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一)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前漢補注序例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五級王先謙撰

自顏監注行。而班書義顯。卓然號爲功臣。然未發明者固多。而句讀譌誤。解釋蹖駁之處。亦迭見焉。良由是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昔在東漢之世。朝廷求爲其學者。以馬季長一代大儒。尙命伏閣下從孟堅女弟曹大家受讀。卽其難可知矣。宋明以來。校正板本之功爲多。國朝右文興學。精研諸史。海內耆古之士。承流嚮風。研窮班義。考正注文。著述美富。曠隆往代。但以散見諸書。學者罕能通習。先謙自通籍以來。卽究心班書。博求其義。畜最編摩。積有年歲。都爲一集。命曰漢書補注。臧之篋笥。時有改訂。忽忽六旬。炳燭餘明。恐不能更有精進。忘其固陋。舉付梓人。自顧材識譾下。無以踰越古賢。區區寸心。頗謂盡力。疏謬之咎。仍懼未免。匡我不逮。敬俟君子。

據敘例。顏監以前注本五種。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也。大氐晉灼於服應外。增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采外。增劉寶一家。顏監於五種注本外。增荀悅漢紀。崔浩漢紀音義。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三家。敍本王鳴盛。顏注發明駁正。度越雅昔非

印人鼻息者也。其中或引舊文。據爲己說。以史記索隱證之。張蒼傳柱下方書注。乃姚察說。淮南王安傳會有詔即訊太子注。乃樂產說。郊祀志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注。乃顏游秦說（本洪頤煊）以文選李善注證之。枚乘傳注。隱匿謂僻處於東南也。乃韋昭說。梁下屯兵方十里。乃張晏說。（本朱一新）以詩王風譜疏證之。地理志內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注。乃臣瓚說。舊唐書顏籀傳。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今書中未見。（本王鳴盛）此外注文。間用舊說。皆爲證明。以資識別。原其本意。非必掩襲前賢。或因己說實符。不復割捨。尚非巨累。至游秦行誼文學。蔚然在前。盜竊遺名。有慚德矣。今補注所采。悉出其人。家世儒素。昆弟相師。先後三人。慘歸黃土。脊令原隰。垂老增唏。片羽可珍。敢忘護惜。宗族講肄。朋好往還。賞析所存。皆登斯簡。亦公善之義也。

顏注漢書。至宋仁宗景祐二年。韶州余靖（宋史本傳。字安道。曲江人。）爲祕書丞。奏言文字舛譌。命與王洙同校。靖撰刊誤一書。增入江南張佖校說六條。（宋祁云。漢書中有臣佖者。乃張佖。江南人。歸本朝。太祖收諸僞國圖籍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皆題名卷末。）所謂景祐刊誤本也。嗣又有宋景文公祁。合十六家校本。至寧宗慶元中。建安劉之問。又取宋校本。更別用十四家本參校。又

采入顏該音義。司馬貞索隱。孫巨源經綸集。學官考異。章衡編年通載。楊侃兩漢博文。漢書刊誤。楚漢春秋。史義宗本。西京雜記。朱子文辨正。孔武仲筆記。三劉刊誤。紀年通譜。刻之爲建安本。周壽昌云。劉之問號元起。書前題云。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余購得之。今存湘潭袁漱六同年芳瑛家。顧千里析劉元起與之問爲兩人。又訛作之問。南監本又作之伺。明南監本。即用建安本者也。但於注文刊落甚多。汲古閣本注文完足。而去其敍例。又於藝文志張良、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賈誼傳後。附臣佖校語六條。即張佖也。而三劉刊誤及景祐刊誤。皆未之采。國朝文教昌明。圖書大備。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漢書。用監本精校付梓。別加考證。今補注以汲古本爲主。佖說併入注文。遇用官本校定。詳載文字異同。備錄諸人考證。顏監敍例。宋劉校語。粲然具列。庶覽者無遺憾焉。

監本列宋景文參校諸本。一古本。顏師古未注以前本。二唐本。張唐公家所得唐本。三江南本。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好。東原樂氏私記云。江南本宣和間尚在御府。四舍人院本。江南本在舍人院。亦曰舍人院本。劉之問云。景文所據爲十五家。按其目實十六。殆因舍人院本即江南本之藏舍人院者。一本二目。故併稱之。五淳化本。國朝會要云。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命陳充、阮思道、尹少連、趙況、趙安仁、孫何校前後漢。畢。遣內侍裴愈齎本就杭州鏤板。六景德監本。國朝會要云。咸平中。眞宗命刁衎、晁迥與丁遜覆校兩漢書板本。迥知制誥。以陳彭年同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衎等上言。

漢書歷代名賢注釋至有乖旬不同。名氏交錯。除無考據外。博訪羣書。徧觀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卷。釐正三千餘字。錄爲六卷以進。七景祐刊誤本。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它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九字。八我公本。今不詳何人。九燕國本。十曾大家本。十一陽夏公本。十二晏本。十三郭本。十四姚本。十五浙本。十六閩本。又列建安本。參校諸本。用宋祁文本校定。復用諸家參校。一熙甯本。熙甯七年。參知政事趙抃奏新校漢書五十冊。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七卷。二卷子古本。古字。三史館本。舊本。四國子監本。宣和六年本。五陳和叔本。熙甯中所校。六邵文伯本。用宋景文本校。七謝克念本。用景文本校。八楊伯時本。用謝本校。九李彥中本。用楊本校。十張集賢本。張瓌得唐世本校。十一王性之本。用張德中監本校。十二趙德莊本。用祕閣本校。十三沈公雅本。用祕閣本校。十四王宣子本。用祕閣本校。景文校本。近儒錢大昕、王鳴盛等皆信之。推全祖望以爲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託爲之。非出景文。列有五證。見結埼亭集外編第四十六卷。今案宋說淺陋。誠所未免。惟劉之問說曾用以校定。則固嘗有是書。不出南渡末也。國朝諸儒。講求板本之學。致力漢書者。多用南監本。此外如景祐本。王念孫父子校。閩本。錢大昭校。明按察司按察使周采、提學副使周琁、巡按副使柯喬等刊。汪本。朱一新校。明汪文盛刊。德藩本。葉德輝校。明德王刊。乾道本。宋乾道中刊。

北監本。以上二本先謙校。並備搜羅。閒有甄采。良由文軌同塗。衆善咸萃。內府精槧。前無以加云。

三劉刊誤。出劉敞與其弟攽、子奉世撰。宋史敞傳云。字原父。臨江新喻人。不言有此書。附攽傳云。字貢父。遂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奉世傳云。字仲馮。精漢書學而已。其實兩漢皆有三劉評論。今書已亡。賴監本存之。斗南補遺。援引兼雜。說詳王氏十七史商榷。頗有芟取。未從割棄。蕭該音義。采自監本。雖非瑰寶。亦資印證。明代史評大暢。競逐空疏。國朝碩學雲興。考訂精能。超踰前古。茲編廣羅衆家。去取務愼。沈文起疏證一書。以後事稽合前言。自爲別派。今但取有關書義者。餘屏不錄。

顏監敍例。言曲覈古本。歸其眞正。史記正義論例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緣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劉之問跋建安本漢書云。自顏氏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雌黃所加字。一從古。愚案從古之字。如供爲共。伺爲司。蹤爲縱。藏爲臧。廂爲箱。慰爲尉。屢爲婁。嗜爲耆。屍爲死。讓爲攘之類。或係最初正文。或出聲近通假。非由古字之少。旣屢轉借寫。彌久失眞。故

東京文字不正。流弊斯極。而許氏說文出焉。刊本存異。不宜輒改。若概目爲古字。其蔽也愚。或乃以爲六書假借之恉。則去之愈遠矣。

汲古本文字無定。如以字作㠯。後多作以。桓字作栢。開亦作桓。及公孫賀等傳贊淵聖御名。悉仍其舊。或有譌脫乖誤之處。並依前式。加以注正。書雖增新。板如逢故。惟官本劉宋注文有隔斷顏注者。輒爲移易舊處。俾免違滯。

顏監於雜家傳記。擇取恭嚴。如太公名字。西皓姓氏。雖登史志。並就棄落。可謂愼矣。西京雜記亦在屏除之列。沈文起詆之。（引見傳中。）愚謂雜記不知撰人。初無妄說。又古事雅語。並資多識。師古棄而不取。而稱引顯相牴牾之楚漢春秋。不悟其僞託。抑又何也。今依沈說。仍采雜記。此外如飛燕外傳之類。概不闌入。

王子功臣外戚恩澤侯表所列。皆受國封。而司馬貞之徒。或云名號。此大謬矣。其不見地志者。皆因免侯併省。亦有侯表相符。而地志不言侯國。則班氏失書也。其有先國而後縣。或一國而前後兩封。取覈表志。原委咸在。疑訟已久。特爲揭明。

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軌迹。立來史之準繩。彙詳水道源流。使後人水地相資。以求往蹟。可謂功存千古者也。元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於漢世水道曲折具存。實爲疏證班志而作。前人引用。不得要領。茲編於酈注諸水。顛末畢備。同郡之水。則云自某縣來。下入某縣。隔郡之水。則云自某郡某縣來。下入某郡某縣。脈絡畢貫。臚載無遺。更取歷代水地諸書爲之疏通發明。訂正訛謬。讀者因酈證班。即漢考古。然後遞推諸史。上下數千年地理。可以了然胸中。

律厤天文。顏監無注。國朝錢李諸儒。洞貫劉術。更迭推衍三統。以明天文。圖籍紛陳。管窺積歲。補苴闕漏。藉覺全功。其餘得失之林。開卷即了。遺俟百世。不煩贅論。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二月初吉識於長沙城北葵園

引用諸書姓氏 非注本書著不列.

蕭該 蘭陵人.隋國子博士.山陰縣公. 著漢書音義.引見官本.

張佖 見上. 有校說.引見官本.

宋祁 字子京.安州安陸人.宋翰林學士承旨.謚景文. 有校說.引見官本.

劉敞 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宋集賢院學士. 有刊誤.引見官本.

劉攽 字貢父.敞弟.宋中書舍人. 有刊誤.引見官本.

劉奉世 字仲馮.攽子.宋端明殿學士. 有刊誤.引見官本.

吳仁傑 字斗南.崑山人.宋淳熙進士.國子學錄. 著兩漢刊誤補遺.

王應麟 字伯厚.河南祥符人.宋淳祐進士.禮部尚書. 著藝文志考證.

張照 字得天。江蘇華亭人。官檢討。刑部尚書。諡文敏。見官本考證。

勵宗萬 直隸靜海人。官編修。刑部侍郎。見官本考證。

陳浩 官詹事府詹事。見官本考證。

齊召南 字次風。浙江天台人。官檢討。禮部侍郎。見官本考證。

杭世駿 字大宗。號堇甫。浙江仁和人。官編修。見官本考證。

張永祚 官欽天監博士。見官本考證。

顧炎武 字甯人。一字亭林。江蘇崑山人。諸生。著日知錄。

閻若璩 字百詩。山西太原人。諸生。著潛邱劄記。

何焯 字屺瞻。江蘇長洲人。官編修。著讀書記。

全祖望　字紹衣。一字謝山。浙江鄞縣人。官庶吉士。
著經史問答。地理志稽疑。

王鳴盛　字鳳喈。號西莊。晚號西沚。江蘇嘉定人。官光祿寺卿。
著十七史商榷。

錢大昕　字曉徵。號辛楣。一號竹汀。江蘇嘉定人。官詹事府詹事。
著廿二史考異。三史拾遺。三統術衍。三統術鈐。

錢大昭　字晦之。一字竹廬。大昕弟。舉孝廉方正。
著漢書辨疑。

陳景雲　字少章。江蘇長洲人。縣學生。
著兩漢訂誤。

李銳　字尚之。江蘇元和人。諸生。
著三統術注。

錢坫　字獻之。大昕姪。副貢生。
著新斠注地理志。

姚鼐　字姬傳。安徽桐城人。官刑部郎中。
著惜抱軒筆記。

王念孫　字懷祖。江蘇高郵人。直隸永定河道。
著讀書雜志。

洪亮吉 字稚存.江蘇陽湖人.官編修.
著四史發伏.

段玉裁 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蘇金壇人.舉人.四川巫山縣知縣.
著地理志校正.

劉台拱 字端臨.江蘇寶應人.官訓導.
著漢學拾遺.

李賡芸 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官福建布政使.
著炳燭編.

沈濤 字西雍.浙江嘉興人.
著銅熨斗齋四史隨筆.

洪頤煊 字筠軒.浙江臨海人.
著讀書叢錄.

汪遠孫 字小米.浙江錢塘人.
著地理志校本.

吳卓信 字立峯.一字項儒.江蘇常熟人.
著地理志補注.

梁玉繩 字曜北.浙江錢塘人.諸生.
著人表考證.

王引之　字伯申。念孫子。官禮部尚書。謚文簡。見讀書雜志。

沈欽韓　字文起。江蘇吳縣人。著漢書疏證。

何若瑤　廣東番禺人。

徐松　字星伯。直隸大興人。官編修。內閣中書。著西域傳補注。地理志集釋。

翟云升　字文泉。山東萊州人。舉人。著校正古今人表。

周壽昌　字荇農。湖南長沙人。官內閣學士。著漢書注補正。

汪士鐸　字梅村。江蘇上元人。舉人。著漢志釋地略。

陳澧　字蘭甫。廣東南海人。舉人。著地理志水道圖說。

李光廷　字恢垣。廣東番禺人。官吏部主事。著漢西域圖考。

張文虎 字嘯山．江蘇南匯人．著舒藝室隨筆．

成蓉鏡 字芙卿．江蘇寶應人．舉人．著史漢駢枝．

俞樾 字蔭甫．浙江德清人．官編修．著湖樓筆談．

同時參訂姓氏

郭嵩燾 字筠仙。湖南湘陰人。官編修侍郎。

朱一新 字蓉生。浙江義烏人。官編修御史。著漢書管見。參訂時書尚未成。

李慈銘 字炁伯。浙江會稽人。進士。官御史。

繆荃孫 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官編修。

沈曾植 字子培。浙江嘉興人。進士。官戶部主事。

王闓運 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舉人。

瞿鴻禨 字子久。湖南善化人。官編修侍郎。

杜貴墀 字仲丹。湖南巴陵人。舉人。

王啟原 字理菴。湖南湘潭人。官江華訓導。

李楨 字佐周。湖南善化人。附貢生。

葉德輝 字奐彬。湖南湘潭人。進士。官吏部主事。

皮錫瑞 字鹿門。湖南善化人。舉人。

蘇輿 字厚康。湖南平江人。舉人。

陶憲曾 字伯成。湖南安化人。廩生。

陶紹曾 字仲甫。湖南安化人。縣學生。

王文彬 字蘊生。湖南長沙人。縣學生。

王先和 字蕙庭。湖南長沙人。

王先惠 字敬吾。湖南長沙人。廩生。

王先恭 字禮吾。湖南長沙人。附貢生。分省補用知府

王先慎 字蘊英。湖南長沙人。官道州訓導。

汲古閣本卷首

先謙補注。不別立目錄。即用此本卷首目錄。以便檢閱。惟地理志上旁注一二三。地理志下旁注一二。共新增五字。雖卷帙加多。無改舊式。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二十卷

〔補注〕洪頤煊曰。敍錄。班氏原目百卷。今本一百二十卷。並師古集注。分高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律曆志、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嚴安以下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敍傳。爲二卷。王莽傳爲三卷。五行志爲五卷。隋書經籍志。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太山太守應劭集解。顏注視應本又多五卷。梁書陸倕傳。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視顏本五卷又異。

十二帝紀一十三卷

八表一十卷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顏師古注

皇明崇禎十有五年歲在橫艾敦牂如月初吉琴川毛氏開雕

宋祁曰、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黓、今從史記歷書。

〔補注〕王鳴盛曰、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本、字畫行多、譌舛擬減、筆便可喜、但前明南監板有師古敍例、此削去不存、則來歷不明。

前漢書目錄

顏師古注

〔補注〕錢大昭曰。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板本以來卽有之。爲便於檢閱耳。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史公之自序。卽史記之目錄。班氏之敘傳。卽漢書之目錄。乃後人以其艱於尋求。而復爲之條列以繫於首。後人又旣習見書前之目錄。卽以爲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譏本書者。史記孟荀列傳。以稱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慎到、騶奭於其閒哉。貨殖等傳。以非名篇。與八書相類。未嘗一一標姓名也。譏漢書者以范蠡子貢白圭非漢人而入漢書。爲失於限斷。其實班氏何嘗爲范蠡諸人立傳。卽彼蜀卓宛孔關里張瑣之流。亦豈屑屑爲之標目。與因人立傳者同乎。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卽據自序敘傳爲目錄。亦爲便於觀者。而尚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爲最善矣。朱一新曰。漢書目錄。刊書者以意爲之。故各本詳略不同。

帝紀

本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補注〕葉德輝曰，監本、越閩本，有子數二小字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儋

韓王信

第四卷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第二十四卷

李廣孫陵　　蘇建子武

第二十五卷〔補注〕先謙曰。傳題衞霍李息等。不應列名。官本注去病下是也。閩本同。皆九人。閩有脫。葉德輝云監本、德藩本。李息以下九人小字注去病下。

衞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郭昌　荀彘

趙破奴　路博德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上下

司馬相如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第二十九卷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補注）葉德輝曰、監本多延壽子放四字。先謙曰、官本無。並以放在佞幸。

第三十卷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欽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補注〕葉德輝曰：三字監本、德藩本小字注第二十三卷下。

戾太子　齊懷王閎

燕剌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髆〔補注〕葉德輝曰：諸王名監本、德藩本小字。

第三十四卷上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疏廣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補注〕葉德輝曰監本德藩本多子駿孫崇四字

貢禹　龔勝

龔舍〔補注〕葉德輝曰監本德藩本有鄭云兩龔是也六字

鮑宣〔補注〕葉德輝曰監本德藩本有唐林薛方四字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補注〕葉德輝曰、二字、監本、德藩本小字注第五十九卷下。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酷吏〔補注〕葉德輝曰、二字、監本、德藩本小字注第六十卷下。

郅都　甯成〔補注〕葉德輝曰、監本、德藩本多周陽由三字。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補注〕葉德輝曰二字監本德藩本小字注第六十一卷下又目白圭前有范蠡子贛二人

白圭　猗頓

烏氏贏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丙氏

刁閒　師史

宣曲任氏

第六十二卷

游俠〔補注〕葉德輝曰二字監本德藩本小字注第六十二卷下

朱家楚田仲　劇孟王孟

附官本卷首目錄

前漢書敍例

〔補注〕洪頤煊曰。金樓子聚書篇。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漢書加前字已見於此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補注〕王鳴盛曰。舊唐書。顏籀字師古。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以字行。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師古貞觀十一年爲祕書少監。時太子承乾命師古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祕閣。其敍例有云。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重光是辛年。當爲貞觀十五年辛丑。承乾以十七年被廢爲庶人。則此書之成必在十五年矣。師古於十九年卒。年六十五。則書成時年六十一也。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疏紊尙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爲牴牾。〔補注〕王鳴盛曰。序述服應蘇晉蔡氏。不及臣瓚。以蔡全取瓚故也。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喩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啟導靑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搉。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補注〕錢大昕曰。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依顏說。知隋志所載。即臣瓚所集。非出劭一人。隋志多承阮錄舊文。則應劭下當有等字。殆傳寫失之也。晉灼集解不載於隋志。則師古所謂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未之見。王阮既未著錄。故隋志亦遺之也。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迺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補注〕錢大昕曰。據此。知不獨服虔音義單行。晉灼瓚兩家。亦不注本文之下。至謨乃取瓚書。散入正文。是漢書注本始於東晉。顏注蓋依蔡本而稍采它書附益之。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眞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脩短有節。不可格以恆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眞。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秖穢篇籍。蓋無取焉。

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

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纇。曲從後說。苟會扃塗。〔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別本俱訛作局塗。非也。今從古本改。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借。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稅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搆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擿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讎。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補注〕陳浩曰。按此另為一條。監本接連前文。非是。今提行寫。朱一新曰。監本載黃紹二年。詔書丞

余靖上書。顏師古纂先儒注解名姓可見者二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考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臚緣件以聞。望行刊於本書之末云云。則此下注語皆余氏所爲。非師古原文也。又余靖言注解二十五人。史通正史篇亦云二十五家。而今本前所列者僅二十三人。又天文志引宋均語。不在二十三家之內。齊召南曰。二十五係二十三傳寫之訛。不然。宋祁謂諸家名氏。已附注師古敍例之下。並不可解矣。王鳴盛曰。二十五人者。外增師古及張佖也。許愼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注者尚多。不知前五書是何書中所采。敍例不列其名。洪頤煊曰。文紀瓚注。元紀百官公卿表如注。並引胡公曰。賈誼傳蘇林注。引胡公漢官。胡公卽胡廣。當時名位尊。故不著其名。敍例不載廣名氏爵里。又高紀十二年顏注引王楙。景紀中三年臣瓚注引王楙。楙是西晉以前人。敍例亦不載。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補注〕宋祁曰。景祐間。余靖校本注末有後人取悅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一字。王鳴盛曰。案漢紀自序。悅蓋專取班書。別加銓次。論斷未嘗有所增益。其間或小有立異。仍常各有所據。若班書傳刻脫誤處。藉此校改者。亦閒有之。然已僅矣。

服虔字子愼。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補注〕先謙曰。新唐書藝文志有服虔漢書音訓一卷。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補注〕宋一新曰。廣韻應姓出南頓。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洪頤煊曰。風俗通聲音篇引漢書注云。篍。吹鞭也。篍者。楸也。言其節楸威儀。又引漢書注云。狄角也。言其聲音狄狄。名自定也。師古敍例。惟服虔與劭同時。餘諸家皆在劭後。則劭以前注漢書者亦多矣。

伏儼。字景宏。瑯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補注〕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晉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爲鄭德。今脊但稱鄭氏。洪頤煊曰。抃本史記索隱以爲鄭玄。案高祀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屬任城郡。郡國志任城國不名爲郡。王子侯表抑裴戴侯道。鄭氏曰。抑裴、音郎非。在肥城縣南五里。肥城縣章和二年置。皆在鄭康成後。抃本索隱誤也。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補注〕齊召南曰。顧炎武日知錄云。敍例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顧說是也。朱一新曰。魏志文帝紀裴注引典論自敍。稱與奮威將軍鄧展。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者。蓋卽其人。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陵府丞。〔補注〕齊召南曰。兩漢無府丞官名。甘陵改自安帝。或如續志太常屬官。每陵園令各一人。丞及校

長各一人則文穎爲甘陵丞不得云爲甘陵府丞也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河閒訛河間今改正魏太和中爲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補注〕王鳴盛曰揖所著今傳者有廣雅卷首題魏張揖撰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衞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補注〕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下有一云彥友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朱一新曰事蹟見三國志劉劭及高堂隆傳注又王肅傳注引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補注〕王鳴盛曰廣韻引晉中經簿云魏有陳郡丞馮翊如淳注漢書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補注〕朱一新曰新唐書藝文志有孟康漢書音義九卷洪頤煊曰史記正義云漢書音義中有全無姓名者裴注史記直云漢書音義今有六卷題曰孟康或曰服虔案鄒陽傳申徒狄自沈於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文選李善注引作服虔司馬相如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殺給張氏皆無名文選注引作孟康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郞。太史令。中書郞。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補注〕朱一新曰。新唐書藝文志有韋昭漢書音義七卷。王鳴盛曰。三國志昭傳。不言注漢書。然昭注國語。今存。而傳亦無。則傳不備也。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郞。〔補注〕朱一新曰。新唐書藝文志有晉灼漢書集注十四卷。又音義十七卷。

劉寶。字道眞。高平人。晉中書郞。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郞。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補注〕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劉寶字道宰。高平人。晉吏部侍郞。餘無說。朱一新曰。新唐書藝文志有劉寶漢書駁義二卷。先謙曰。據宋說。眞當作宰。郞上多侍字。餘無說者。駁義外無說也。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補注〕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駰史記序云。莫知姓氏。韋棱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爲于瓚。酈元〃水疑以爲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爲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爲建威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彪誅之。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衆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中宗。案茂陵書文紀中宗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具其先聲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爲于瓚。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目錄云。祕書校書郞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曰。謹穆天子傳者。汲縣

人不甞盜發古冢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駮衆家訓義。此瓚疑是傅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洪頤煊曰。劉昭續漢志注補杜佑通典作于瓚。司馬貞索隱李善文選注作傅瓚。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此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祕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補注〕宋一新曰。公字衍。王鳴盛曰。晉書本傳謨東晉元帝時始入仕。卒於穆帝永和末。年七十六。謨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案師古云。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然則謨但鈔取也。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補注〕宋祁曰。景祐校本作字伯淵。朱一新曰。唐人避諱。改淵為深耳。新唐書藝文志有崔浩漢書音義二卷。編年類別有崔浩漢紀音義三卷。

前漢書目錄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惠帝盈

前漢書卷三

帝紀第三

高后雉

前漢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帝恒

前漢書卷五

帝紀第五

景帝啟

前漢書卷六

帝紀第六

武帝 徹

前漢書卷七

帝紀第七

昭帝 弗陵

前漢書卷八

帝紀第八

宣帝 詢

前漢書卷九

帝紀第九

元帝 奭

前漢書卷十

帝紀第十

前漢書卷十一

成帝驁

帝紀第十一

哀帝欣

前漢書卷十二

帝紀第十二

平帝衎

表

前漢書卷十三

表第一

異姓諸侯王

前漢書卷十四

前漢書卷二十三

志第三

刑法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志第四上

食貨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

志第四下

食貨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

志第五上

郊祀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

志第七中之下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

志第七下之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

志第七下之下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八上

志第八上

地理

前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前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前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賈誼

前漢書卷五十三

司馬相如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司馬相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前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前漢書卷六十

丁寬
孟喜
京房
高相
歐陽生
夏侯勝
張山拊
申公
轅固
韓嬰
毛公
胡毋生

施讎
梁丘賀
費直
伏生
林尊
周堪
孔安國
王式
后蒼
趙子
孟卿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前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前漢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酷吏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前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貨殖

前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游俠

前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王莽

前漢書卷一百上

列傳第七十上

敍傳

前漢書卷一百下

列傳第七十下

敍傳

西漢十二帝起高祖元年乙未盡王莽地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二十九年

帝紀一十二卷十三

表八卷十

志十 十八卷

列傳七十 七十九卷

共一百二十卷

官本跋尾

侍讀 臣召南 謹言。史之良首推遷固。固才似若不及遷者。然其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與遷書異曲同工。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故其書初成。學者卽已莫不諷誦。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訓。不異注經。更魏晉至唐初名家磊落相望。而顏師古注折其衷。論者以比杜征南注左傳。稱爲班氏忠臣。不謬也。自唐以前。書皆手寫。而校對極精。譌脫相承。無過數處。其有板本。自宋淳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雕板染印。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間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襲。莫識由來。輾轉失眞。烏焉成馬。故書有板本而讀者甚易。亦自有板本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也。以人人所共習之漢書。又經師古注釋。旨趣畢顯。校者似易爲力。乃自淳化歷景德景祐熙寧。百年之中。三經覆校。當時名儒碩學。刁衎、晁迥、余靖、王洙所奏刊正增損之條。累百盈千。積成卷帙。三劉刊誤。又別爲書。陳繹是正文字。又在宋祁之後。亦足以徵善本難得。在北宋時已然矣。況自宋至明。刻本愈雜。學士家校讐之精。遠不如北宋以前者哉。若國子監所存明人舊板。於顏注所引二十三家之說。十删其五。於慶元所附三劉宋祁諸家之說。十存其一。卽本書正文字句。亦多譌脫。則尤板

本中至陋著巳。夫古人撰述旣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後先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噲將兵。文紀書內史欒布。景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宜紀書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皆本書自誤。非關後人。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酈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馬淵雲辭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儀禮之經。倒十七篇爲七十。律歷志載積黍之數。增九十分爲一千。孔穎達。賈公彥。並師古同時人。而所据書本各別。斯則傳寫失眞之明驗也。衍文脫字。離句辨音。三劉於師古注。銖較寸量。未嘗少假借焉。校古人書義。當如是爾。乾隆四年。奉敕校刊經史。如是書尤加詳慎。臣照等旣與諸臣遍蒐館閣所藏數十種。及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讐對。積歲彌時。凡監本脫漏。並据慶元舊本補缺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還古人之舊。臣召南復奉敕編爲考證。謹採儒先論說。關於是書。足以暢顏注所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臣召南謹識

又一葉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讀學士臣董邦達原任侍講學士臣萬承蒼原任庶子臣朱良裘侍讀臣齊

召南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臣李龍官原任編修臣吳兆雯臣杭世駿御史臣沈廷芳拔

貢生臣張本等奉敕恭校刊

漢書補註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補注〕王先慎曰說文統下云紀也紀下云絲別也凡絲必有端別者尋其端故為紀淮南泰族訓云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女工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禮器鄭注云紀者絲縷之數有紀也此紀字本義引申之為凡非統紀之稱史記稱本紀班書單用紀字皆每帝非實分別統紀之意顏說非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刊此六字於第一行下非也今從古本提行顏注紀理也云云卽解此目後凡某紀某傳俱放此王念孫云宋景祐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景祐本是也敍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在高紀（他篇言語在某紀者並同）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他篇註言解在某紀者並同）皆其證先謙案宋乾道本亦無帝字上下字師古分卷加之亦非班氏元書所有官本第一行首列前漢書卷一上六字二三行低二格列班顏銜名四行低一格列高帝紀第一上六字五行低三格師古曰紀理也云云今案漢書上不當有前字汲古閣本大題在下猶存古式茲刻一依汲古惟因補注附列銜名參同官本餘悉仍舊以存其眞

漢書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字季宋祁案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案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

則季亦是名也。故項羽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先謙案。今漢書無此文。宋祁所云。殆漢紀之誤。蕭該從漢書補注云。洪邁曰。之字之義。劉攽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爲否也。他皆放此。棣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有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補注）劉攽曰。予謂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事記錄耳。吳仁傑曰。史記世家列傳所載邑望。大抵書某縣某鄉。或略之則曰某縣。鮮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武戶牖人。項羽下相人。陳涉陽城人。此類是也。至漢書文帝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如史記張釋之。但曰堵陽人。衛青。但曰平陽人。漢書則曰南陽堵陽。河東平陽。此類是也。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皆具。高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文。則知所謂沛豐邑者。沛縣之豐邑。非用漢事紀錄然也。春秋傳郡曰城。邑曰聚。則郡大而邑小。至秦商鞅集小都鄉邑聚爲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栒邑左邑之類爲多。今地理志沛郡屬縣有豐而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名也。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云。劉氏遷於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邦誤以沛豐邑中爲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錄者誤也。齊召南曰。史家記事。必用當時地名。秦無沛郡。沛縣屬泗水郡。若全記郡縣。必云泗水沛矣。時蕭何、曹參、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周緤、周苛、周昌、任敖、皆同縣人。而盧綰則與高同里。故於蕭曹等傳但曰沛人。盧綰傳則曰豐人。又曰與高祖同里也。師古說是。先謙曰。沛、豐、漢縣。並屬沛郡。沛在今徐州府沛縣東。（凡言在今某地。皆謂故城。後不復出。）豐今徐州府豐縣治。

姓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爲劉。因以爲姓。（補注）吳仁傑曰。秦隱因生賜姓。若舜生嬀汭。以爲嬀姓。封之於陳。雖有陳氏。其後子孫歸遂以陳爲姓。云陳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宋祁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豢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別矣。劉本陶唐後。則劉氏非姓。當云劉氏出自祁姓。此誤自太史公啟之。唯唐書世系表言某氏。必曰出某姓。爲得之。然於高祖紀書姓李氏。豈仍史文之舊歟。先謙曰。顏約荀悅漢紀爲注。（例本班贊）下云。當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宋祁並取之。顏略此。則文義不全矣。吳說近迂。詳呂后紀。

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媼、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媼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卽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顏說是。皇甫謐等說、沈約采入宋書符瑞志、司馬貞索隱並引以注史記。今不復取。

嘗息大澤之陂。師古曰、蓄水曰陂。蓋于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大澤在豐縣西六里。王先慎曰、詩陳風彼澤之陂、毛傳、陂、澤障也。說文陂下云、阪也。阪下云、一曰澤障也。是陂卽澤之隄障、顏皆文成訓、蓋未明陂字之義。

夢與神遇。師古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補注〕錢大昭曰、釋言、遇、偶也。對偶之義。王鳴盛曰、詩草蟲亦既覯止、傳、覯、遇也。鄭箋引易男女覯精、此遇義同。沈欽韓曰、讖緯之書、大抵妖妄。而後人公然以汙簡牘。如熹平四年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成陽靈臺碑云、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如生堯。欲以神堯反爲侮聖。班彪王命論云、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若堯與高祖先未有身、而爲怪物所感、以汙族姓、豈帝王應運之本乎。釋典修行道地經云、應來生者、父母精合、便入胞胎。然則高祖是龍來受生耳。先謙曰、沈說允當。正理所夢神卽龍也。遇訓當如顏說。錢、王失之泥。

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晦。

父大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見蛟龍於其上。荀紀亦作蛟。賈山傳交龍驤首奮翼、文選作蛟龍。較交同字。

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爲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字、不作娠。〔補注〕先謙曰、史記正作有身。

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皇蜂目長準。李斐、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頞字豈當借準爲之。服音應說皆失之。〔補注〕沈欽韓曰、齊語韋注、顙、眉目之閒。沈彤釋骨云、橫在髮際前者曰額顱、亦曰顙。額之中曰頞、曰庭。眉目閒亦通曰頞。先謙曰、注準頰權衡之頰、官本作頞、是也。國策及通鑑音注引同。

美須髯。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髯音人

占反。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景德本黶下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削去。寬仁愛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用補吏。〔補注〕先謙曰。史記試下有為字。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為泗水亭長。據後漢郡國志云。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為文。見隸釋。是亭名泗水。不名泗上也。周壽昌曰。北堂書鈔引風俗通云。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為亭長。或謂亭父。漢舊儀云。亭長皆習五兵。書寫弩弓蹤也。先謙曰。史記正義。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補注〕周壽昌曰。釋名。廷。停也。人所停集之處也。狎如水音。不必音定。先謙曰。東方朔傳。柏者鬼之廷也。與殿徑韻。但古音平仄通韻。似不必定讀作定。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媼。王家之媼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貰。賒也。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鄱陽音蒲。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補注〕錢大昭曰。酌當作灼。監本、閩本皆誤。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補注〕宋祁曰。一本無常字。先謙曰。史記作見其上常有龍。怪之。與此義微異。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補注〕錢大昭曰。券當从刀。从力者古倦字。責。南監本、閩本並作負。蓋注文負字為是。惟史記作責。先謙曰。官本責作負。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讀曰傜。古通用字。〔補注〕劉攽曰。常

作書。先謙曰。史記亦作常。渭城。扶風縣。故咸陽。在今西安府咸甯縣東。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補注〕周壽昌曰。顏訓縱爲放。言高祖放觀。蔡忠解已明。下詔云放人令觀。離放之離令之乎。爲此贊文轉失顏旨。觀讀如本音。先謙曰。史記觀下多一觀字。正義引包愷云。上音館。下音官。先謙案。多一觀字。則縱觀上屬爲義。今人宮觀之觀去聲。觀覽之觀平聲。六朝唐人詩賦游觀遊觀壯觀等字皆作去聲。不可悉數。非盡平音。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補注〕周壽昌曰。大息之大音泰。呂覽高注。大、長也。言長歎息。顏訓似誤。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甫作斧音。義即孟康也。索隱引漢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相經云。魏人。名文。字叔平。先謙案。此如泉甫證等造作名字。未可爲據。單父。今曹州府單縣。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爲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爲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贐。又作賮。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贐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矣。其進字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先會食義又與此通。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令也。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補注〕何焯曰。下卷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楚大夫當指此也。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豉下也作反。是。乃紿爲謁曰。賀錢萬。鄭氏曰。紿、欺也。師古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紿音徒在反。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補注〕沈欽韓曰。此或已聞高祖之名。非爲萬錢聳起也。呂公者。好相人。

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上坐音才臥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次下有如字二字。考證云，監本脫如字二字，從宋本添。又監本於顏注本文十刪四五。全非古人之舊。今並從宋本添補。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撓也。音丘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言己所生之女。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嫁於貴人。（補注）宋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王念孫曰，宋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云，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於與貴人上也。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補注）劉攽曰，予謂顏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謚，未必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貫高欲殺高祖，與張敖言稱為高祖。公羊公子翬與桓公言稱為子自隱允，皆此類。何焯曰，西京人質，無文長公主為元理。況一代更無稱元者。齡平田成子，豈非謚耶。韋說無妨並取。何若瑤曰，高祖母謚昭靈，姊謚宣。又謚昭哀。元當是謚。元訓長。魯長不成文。當時已謂之元者，追書之詞。且百官公卿表，帝姊妹曰長公主。時惠帝未即位，不得稱長公主。

高祖少弟楚王交亦謚元。亦可謂最長乎。先謙曰。諸說皆是。服顏非也。注白隱。公羊作曰隱。此誤。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嚳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補注〕先謙曰。史記集解引孟注。授作綬。宋祁引師古告音古篤反。今本無音。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耨字。有一老父過。請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乞漿。呂后因餔之。師古曰。餔食之餔。屈原曰。餔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餔。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餔也。呂氏春秋曰。下壺飧以餔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餔也。餔音必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云。餔當作必故反。考證云。監本脫宋祁一段。今從宋本。凡三劉刊誤。宋祁朱子文諸說。別以一圈。脫者俱補。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㠯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貴。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曰。史記及論衡骨相篇。竝作皆似君。如說為是。蓋言相之大貴。皆似君耳。非謂呂后之貌有類高祖也。漢書凡以字皆作㠯。此獨作以。以即似字。說文。佀。象也。㠯。用也。隸書佀不成字。故加人於左。先謙曰。荀紀作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與顏說合。義得兩存。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補注〕周壽昌曰。誠猶

信也。若云信能知父耆殷謹也。頗謝泥。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補注〕先謙曰。遂、猶竟也。史漢如此用者甚夥。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謂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衆有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爲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脫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爲筍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吕、古以字。籜音託。〔補注〕周壽昌曰。淮南子氾論訓。遂劉氏之貌冠。高注。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禮記。委貌周道也。此冠殆仿周制而爲之。而御覽六百八十四引三禮圖云。長冠竹裏。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據此則高帝仿以楚制爲之。名長冠。似不必知高氏之稱委貌冠也。初學記引此同。先謙曰。後漢輿服志。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版。以竹爲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此下又有委貌冠。稱與竹皮冠不同。明應高二說非。薛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時時冠之。師古曰。愛珍此冠。休息之暇則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爲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補注〕先謙曰。驪山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南。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爲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高祖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並酒二壺。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爲

酒所加被、音皮義反。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補注）先謙曰、宋祁曰、徑音經。案舊音是也。滿耜正作夜行經豐西澤中。又禮祭義是故道而不徑、注、徑、步邪趨疾也。如本音讀之亦通。若訓爲小道、則須增文成義。顏說非。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補注）劉攽曰、行前、但前據前行耳。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補注）沈欽韓曰、三輔黃圖、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治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笑曰、爲天子鑄劍、愼勿言。曰、得公佩劍（拾遺記作刀。此誤）雜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七首投爐中。（拾遺記、俄而埏爐衝天、日爲之晝晦。）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蛇、劍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晉書輿服志、惠帝時武庫火燒之。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十五里入泡水也。蛇分爲兩道、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徑開。行數里、醉困臥。（補注）先謙曰、官本困作因。史記同。周壽昌云、監本汲古稚隆本亦作因。據文義、始曰被酒、中曰醉、末曰醉困臥、情事明析。次第者醉後行數里而困、故臥也。困字較因爲勝。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補注）宋祁曰、舊本注文無少昊金德也。先謙曰、史集解引亦有少昊金德也五字、西下有戎字、是此脫。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師古曰、誠、謂所言不實。欲苦之、

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笞。笞、擊也。音丑之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疑似篇。梁北黎丘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與此義同。作笞者非。先謙曰。史記作笞。徐廣云。一作苦。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而寤也。音功效反。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補注〕王啟原曰。晉書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若有游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有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恆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氣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於是東游以猒當之。師古曰。猒、塞也。音一涉反。〔補注〕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浪反。先謙曰。史記無當字。宋翟引廣雅云。猒、鎮也。當者、始皇以其地有天子氣。故往游自當之。厭讀如字。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爲。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也。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碭當從昜。先謙曰。官本正文及注並作碭。是。芒、沛郡縣。今徐州府永城縣東北有城集。後漢郡改國也。碭、梁國縣。今碭山縣南保山鎮。碭山在永城碭山二縣接界。史記高祖下有即自疑亡匿五字。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補注〕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錢大昭曰。閩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補注〕王先謙曰。史正義引顧云。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今本脫。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望雲氣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連上不提行。二年三年放此。先謙曰、乾道本明注文並本俱不提行。史集解引徐廣云、高祖時年四十八。秋七月、陳涉起蘄。蘇林曰、蘄音機。縣名、屬沛國。〔補注〕先謙曰、蘄、沛郡縣、今鳳陽府宿州南蘄縣集。至陳。〔補注〕先謙曰、陳、淮陽縣、今陳州府淮寧縣治。自立爲楚王。李奇曰、楚滅、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爲掾、蕭何爲主吏。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師古曰、劫、謂威脅之。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補注〕先謙曰、史紀作數十百人。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補注〕王念孫曰、史集解引韋昭曰、以爲保鄣。案韋顏二說皆失之迂。保者依也。僖二年左傳保於逆旅、杜注、猶保爲依。史記周本紀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保歸、謂依歸也。荊燕世家與彭越相保、莊子列禦寇篇人將保女矣、司馬彪注、保、附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諫云、依、保也。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補注〕先謙曰、官本城上作上城。引宋祁曰、景鑑本作城上。考證云、監本作射城上、非也。先謙案、史紀漢紀皆作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

音然。〔補注〕先謙曰、令猶郎也。史漢令字如此類皆訓郎。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目應諸侯、卽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師古曰、擾、亂也。令置將不善、〔補注〕錢大昭曰、令、南監本、閩本及史記竝作今。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卽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補注〕劉攽曰、能雖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之。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故總而言之。〔補注〕齊召南曰、監本作父子兄弟、非也。此及史記竝作父兄子弟、故師古注云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也。今改正。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補注〕錢大昭曰、更、南監本、閩本竝作吏。先謙曰、官本作更、是。史記作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高祖乃立爲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補注〕吳仁傑曰、師古瓚之說皆非也。所祭蓋天星蚩尤之旗。案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耳。封禪書、祠八神曰天主、地主、陰主、

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而兵主居其一焉。兵主所祠、則蚩尤之星也。武王伐商、上祭於畢。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之、非類類此、不然。黃帝擒殺蚩尤者也、旣祠黃帝、又祭蚩尤、何哉。或謂皇覽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焉、則又可疑、是不然。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兵主之在東平、正如天主之在臨淄、地主之在梁父、後人見祠蚩尤於此、遂以冢傳會、不足據也。況八神以類舉、天地陰陽日月四時之外、祭星爲宜、彼貪饕之鬼、烏得竄其間哉。全祖望曰、據管子、則造兵者黃帝之臣、而古書蚩尤與黃帝戰、是諸侯之不終者。特儒據三朝記、以爲造兵非蚩尤、乃黃帝。賈公彥獨用其說、以爲蚩尤與黃帝戰、亦造兵之首、故漢高祭之。夫黃帝使蚩尤造兵、則蚩尤是黃帝賢臣、知竊黃帝之兵而與戰、則不止於旅人之貪者、豈可祭也。後世騶力祗奉其說、謂高祖立蚩尤祠於長安、宣帝則祠於壽良、後漢詔馬嚴過武庫祭蚩尤、不以爲貪鬼。且壽良乃蚩尤之冢所在、豈是星乎。藝文志兵家有蚩尤二篇、則非與之說俱不足信。愚謂蚩尤爲黃帝造兵、自是作者之聖、豈有倡亂之理。而阪泉之戰、傳記有之、疑造兵之蚩尤是一人、阪泉倡亂之蚩尤又一人、知古來作射之人名羿、而有窮之君亦以爲名。後世所祭、乃造兵之蚩尤、非倡亂之蚩尤也。且蚩尤冢在壽張、見於皇覽、而倡亂之蚩尤死於涿鹿、雖爲邊遠鄉之豪彊者、亦可見蚩尤之有二也。蚩尤造兵、則以司兵之星名蚩尤。高祖所祭、自未必是星也。先謙曰、全說是。割盧、管子及史集解、索隱引並作葛盧、此誤。

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則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爲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爲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補注〕沈欽韓曰、周禮太祝隋釁逆牲、鄭云、隋釁謂薦血也。疏云、賈氏云、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鍾鼓、鄭不從、而以爲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旣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爲祭祀薦血解之。是釁廟塗鍾鼓祭器、與薦血之義各別。瓚云無祭事、是。應說釁祭、非也。釁呼者、呼與罅同、釁會、罅隙。或作呼、易解彖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注、坼、呼也。陸德明音義、呼、火嫁切。趙岐孟子注、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郄。邑人注、釁讀爲徽。珫云、徽爲飾治之義、亦塗治其釁郄耳、與應義同。顏兩駁俱非。先謙曰、古幟識同字、故注然、則爲幟、即下並同。

旗幟皆赤。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旗、旃之屬、幟即總稱耳。史家字或作織、或作志、音義皆同。〔補注〕吳仁傑曰、顏注以釁鼓句絕、非是。案封

譯書爾雅尤璧鼓旗。旗字當屬上句讀之。先謙曰。吳說是也。幟是旗稱。言幟皆赤可矣。古書簡要。不當有獘文。鼓旗並舉。上屬為宜。後人習見旗幟字。誤絕耳。史集解宋駰皆如顏讀。官本引蕭該音義。幟音熾。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補注〕朱子文曰。於文為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十字。御覽四字。當曰旗幟皆赤。符應所言赤帝子故也。義自顯然。何必更述斬蛇一事。王念孫曰。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云。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史記封禪書同）。先謙曰。朱宋蕭說少發明。多留誤。載在官本者存之。不復致辨。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補注〕沈欽韓曰。咎為周市所立。蹤位以待咎者四月。史記月表。亦咎在陳。不得歸國。十二月陳勝死。乃自陳歸立。與此所次先後有異。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流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說是。京越郊及擧陵數百里。然始至關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補注〕先謙曰。從漢郡國志。新豐東有戲亭。又有戲水。並詳地理志京兆新豐下。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補注〕先謙曰。文云秦以十月為正月。顏本以為訛。大謬。詳見後春正月下。沛公攻胡陵。鄭氏曰。屬山陽。章帝元和五年。改為胡陸。〔補注〕先謙曰。注胡陵。官本作胡陸。是。胡陵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方與。鄭氏曰。音房預。屬山陽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本紀。此事在上年之末。此從月表在二

年十月。凡漢書月日。與史記本紀不同者。皆據月表也。先謙曰。方輿在今魚臺縣北。史記本紀此事亦在二年。齊說誤。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爲水。其實一也。〔補注〕何焯曰。地理志作泗水郡。川字傳寫之誤。錢大昕曰。羽紡傳亦作泗水。先謙曰。郡有定名。無兩作者。川水篆寫相似而譌耳。顏說非。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蹙戚之戚。如淳曰。音將蹙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本字。〔補注〕齊召南曰。胡三省通鑑注云。以地理考之。沛郡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云。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召南案此說足以正顏注之失。先謙曰。曹參傳。攻轅戚及亢父。又云遷爲戚公。屬碭郡。正義。戚。卽轅戚也。在今濟寧州嘉祥縣西南。卽此戚矣。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補注〕劉攽曰。得。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爲得。王鳴盛曰。史記得下有泗川守壯四字。則得者。得其人殺之。非名。周壽昌曰。案。蓋是左司馬曹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案此說或未然。沛公此時左司馬尙有孔聚、陳賀、唐厲。不止曹無傷一人。功臣表可證。〔孔聚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顏注。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卽秦胡亥元年。是孔聚從起碭。後卽爲左司馬。在入漢前。陳賀亦然。唐厲稍後。〕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答之抗。父音甫。屬任城郡。〔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鄭氏作屬諸。亢父。東平縣。在今濟寧州東南五十里。至方與。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爲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爲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爲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

侯亦居之汲冢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
魏都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則如文氏之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則作即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已齒
爲侯守豐師古曰封爲侯因令守豐不下且居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師古曰爲音于僞反沛公
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補注〕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先謙曰史記還上有病字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
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漢書敘入張耳云云文義稍隔此改史記而失者
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爲趙王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悉歇師古曰俠本字以讀之不當借
音〔補注〕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爲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郯
號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爲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爲君〔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是作且在留師古曰留縣名〔補注〕先謙曰楚國縣在今沛縣東南五十里沛公
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者稱陳師古曰從訓追討也尙書曰夏師敗績
湯遂從之〔補注〕劉攽曰余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周壽昌曰顏引書乃商書序語尙屬作商書下應有序字顏從其統稱耳先謙曰別將劉說是注他許猶他所古許所同字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
地如淳曰𡰥章邯司馬師古曰𡰥古夷字〔補注〕周壽昌曰𡰥疑亦秦將司馬其姓非官稱若章邯之司馬當以章邯冠於上不能隔一事爲稱樊噲傳與司馬𡰥戰碭東上並無章邯事先謙曰周說是史記𡰥作尼屠相師古曰相縣名〔補注〕先

謙曰、相沛郡縣。在今宿州西北。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補注〕先謙曰、蕭沛郡縣、在今蕭縣西北。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若拔樹木、並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補注〕先謙曰、下邑梁國縣。在今碭山縣東。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弟九爵名。以五大夫爲將、凡十人。〔補注〕先謙曰、弟、官本作第。名、史記作也。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補注〕先謙曰、襄城、潁川縣。今許州襄城縣治。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爲秦所幷、楚最無罪、爲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爲楚懷王、以祖謚爲號、順民望也。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補注〕先謙曰、臨濟、後漢縣。屬樂安。前漢縣留平丘縣境。在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爲霖。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愼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訓乖別、故無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爲妄矣。〔補注〕王念孫曰、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廣雅、背、北也。（北音背）則北爲古背

字明矣。管子君臣篇、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尹知章注以北爲敗北、非是)齊策、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卽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走亦謂之北。桓九年左傳、以戰而北。釋文、北、嵇康音胸背。吳語、吳師大北、韋昭注、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爲背、取背而去之之義。(甘誓正義、奔北謂背陳走也。)說文訓北爲乖、正與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其失也鑿矣。(後漢臧宮傳注、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此亦襲師古之謬說。唯荀子議兵篇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尙能運用古訓、不爲顏說所惑)師古不讀北爲背者、特以北爲入聲、背爲去聲、不可合而一之耳。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爲古背字、而背北二字並從北聲。敗北之北、亦取乖背之義。故嵇康、韋昭相承讀爲背。樂書訓北爲敗、安知其不讀爲背乎。大雅行葦之黃耇台背、與翼爲韻、桑柔之職涼善背與極克力爲韻、瞻卬之譖始竟背與忒極慝識爲韻。背字皆讀入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也。鄙拙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矣。至城陽。(補注)先謙曰、城陽、卽濟陰成陽。本非成城通作、在今曹州府濮州東南。攻屠其城。軍濮陽東。(補注)先謙曰、濮陽、東郡縣、在今大名府開州南。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旅、溺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壍。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補注)先謙曰、定陶、濟陰縣、在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補注)先謙曰、雍丘、陳留縣、今開封府杞縣治。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記李斯傳、二世初立、趙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又云、及二世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是斯被罪因由、由死又在斯被刑前。還

攻外黃。外黃未下。（補注）先謙曰。外黃、陳留縣。在今杞縣東。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繫於項。繣者結礙也。繫繞也。音爲結礙而繞項也。繣音獲。繫音頡。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應氏曰。音吁怡。師古曰。盱、音許于反。（補注）先謙曰。盱台臨淮縣。在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彭城、楚國縣。今徐州府銅山縣治。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爲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爲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曆廢也。（補注）劉攽曰。余謂顏說後九月。亦爲未盡。秦知置曆有閏。何故皆以爲九月乎。蓋司馬氏爲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謂之後九月。是司馬氏知此設之。非秦法也。先謙曰。劉注亦疑顏改月之說而發。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爲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靑爲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

破之。歇保鉅鹿城。〔補注〕先謙曰、鉅鹿、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縣治。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軍字。搭下文項羽自立爲上將軍、則有軍字是也。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爲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勢字。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師古曰、慓、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慓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補注〕王念孫曰、禍賊當從史記作猾賊。一切經音義一引三倉云、猾、黠惡也。酷吏傳、寧成猾賊任威、是也。（史記作滑賊。）猾賊與慓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或作禍、猾字或作猾、二形相近、故猾誤爲禍。漢安帝賜豫州刺史馮煥詔、懈輕狡猾、猾字作猾、是其證。懈輕狡猾猾者、慓悍猾賊耳。晉語、齒牙爲猾、史記晉世家猾字亦誤作禍。（猾之爲禍、猶渦之爲滑。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論衡死僞篇作滑山。）又酷吏傳、徒請召猾禍吏與從事、猾禍二字皆猾字之誤。猾見史記。先謙曰、史記慓作僄。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樵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爲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謂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爲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

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補注〕王念孫曰。道。即由也。（見讀書雜志）不當分爲二義。後皆放此。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補注〕齊召南曰。胡三省云。陽城。史記作成陽。宋祁在濟陰。召南案陽城係成陽轉寫之誤。不獨史記可證。本書曹參傳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即此事也。先謙曰。齊說是。成陽與上碭。下成武。道里相接。陽城則遼遠矣。韋昭云在潁川。誤。杠里非縣名。宋祁引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是也。方輿紀要杠里在成陽西。攻秦軍壁。破其二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秦軍夾壁破魏二軍。疑文有譌奪。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補注〕先謙曰。成武。山陽縣。今曹州府成武縣治。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郡縣名也。〔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夏邑縣治。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爲剛侯武。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爲剛侯武。應氏以爲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補注〕吳仁傑曰。剛武侯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爲陳武。若曰陳武爲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目之。案項籍傳。蒲將軍以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諸別將兵皆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爲懷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爲陳武。故謂武爲楚將無據。先謙曰。史集解引功臣表棘蒲云云。屬孟說。功臣表柴武云云。屬瓚說。與此異。奪其軍。

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蒲軍合。〔補注〕齊召南曰。功臣表。樂平侯衞無擇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當郎岳皇欣。武蒲。史記作武蒲。蒲滿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錢大昭曰。滿閩本作蒲。與史記同。先謙曰。乾道本作蒲。汪本作蒲。史記。武蒲魏申徒。攻秦軍。破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敍彭越助攻昌邑。不利。乃還至栗。與此先後異。至合皇欣等軍。後亦不云攻秦軍破之也。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爲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遷之於河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臣瓚曰。陳畱傳在雍丘西南。〔補注〕先謙曰。郡國志。雍丘有酈生祠。高陽亭見水經睢水注。引見陳畱雍丘下。酈食其爲里監門。服虔曰。音歷異基。蘇林曰。監門門卒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宣十五年傳何注。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案此則監門乃主啓閉監視者。常亦有卒主灑掃。監門非卒也。史記。秦二世曰。監門之養。不穀於此。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補注〕先謙曰。史記大度作大人長者。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補注〕朱子文曰。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畱。臣瓚曰。輕行無鐘鼓曰襲。〔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得秦積粟四字。陳畱郿也。沛公曰爲

廣野君。㠯其弟商爲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補注〕齊召南曰。注非也。班時。開封縣屬河南郡。其滎陽郡至晉始置。洪亮吉曰。顏前後注地理。皆舉班志。此云屬滎陽。蓋據見在而言。然考新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徙開封屬汴州。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漢書。在貞觀中。安得猶云屬滎陽乎。依班志。應云屬河南。依見在。應云屬汴州。此注可謂兩失矣。先謙曰。攻圍迺其也。開封在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補注〕先謙曰。在今衞輝府滑縣東二十里。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齲。遇音顒。師古曰。齲音丘羽反。〔補注〕錢大昭曰。郡國志。河南中牟有曲遇聚。先謙曰。在今開封府中牟縣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師古曰。西走也。〔補注〕先謙曰。滎陽。河南縣。在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南十七里。二世使使斬之㠯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徧示衆士以爲戒。四月。南攻潁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潁陽。是也。潁陽、潁川縣。在今許州西南。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地下有轘轅二字。時趙別將司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補注〕先謙曰在今孟津縣東。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轘音環。〔補注〕劉台拱曰。此與魏豹絕河津義同。欲先定關中。距卬使不得渡。顏謂直渡。誤。從轘轅當屬下爲句。先謙曰。緱氏、河南縣。郡國志。緱氏縣有轘轅關。至陽城。〔補注〕先謙曰。陽城。潁川縣。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師古曰。犨、縣名也。齮音蟻。犨音昌由反。〔補注〕錢大昭曰。齮、漢紀作呂齮。先謙曰。犨、南陽縣。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大破之。〔補注〕王念孫曰。大字係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亦無。略南陽郡。南陽守

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補注〕先謙曰、今南陽府治。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補注〕宋祁曰、一作過而西。陽夏公刊唯作而。故師古詳釋之。先謙曰、史記正作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擬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邌、亦徐緩之意也。音黎。〔補注〕王念孫曰、今本史記邌作黎。索隱、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載此事、用文穎說。又別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亦非。史記南越傳之黎旦、一作比旦。衞將軍傳之遲明、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則黎之不訓為黑可知。後人皆訓黎明為將明未明之時、與昧爽昧旦同義、其說實由於此。）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帀耳。黎亦作犂。史記呂后紀、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酖飲趙王。犂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云、犂猶比也。（今本犂下有明字、集解內有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九字、皆後人所加。辯見史記。）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南越傳、犂旦、城中皆降伏波。犂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衞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亦比及之意。魏志張郃傳、諸葛亮參攻陳倉、帝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明為欲天疾明、文穎以為未明、師古以為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非是。先謙曰、文說遲未明也。官本無明字、是。史記偃作更。索隱引楚漢春秋云、上南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已圍宛城三帀。匿與偃義同。言更與情事不合、晉字誤。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音姑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私屬官號。恢音口回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注。私作詞。 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 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補注〕劉敞曰。案文少足下二字。吳仁傑曰。史記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故刊誤云少二字。然漢紀亦載此云宛必隨之。語簡意足。疑漢書但脫一之字耳。先謙曰。據劉吳所云。本當留下缺足下二字。而今本無闕文。官本亦同。乃仍載此注。蓋未審耳。 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共爲要約。許其降也。 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爲侯。即令守其郡。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補注〕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皆不可去。惟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刪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 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補注〕李賢芸曰。漢紀作千戶侯。封恢千戶。猶陳餘在南皮而環三縣。不必侯也。漢紀侯字蓋衍。（高紀十一年。封薛公千戶。亦非侯） 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補注〕先謙曰。丹水、宏農縣。在南陽府淅川縣西。 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者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鰓初從郎爲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瓚說非也。韋氏改襄爲穰者。蓋亦穿鑿也。〔補注〕何焯曰。案下云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亦由武

關之道。則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也。襄侯則初起所假封爵耳。功臣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非別一人可知。全祖望曰、陵聚衆定南陽、本傳亦有之。張蒼傳陵救蒼之死於南陽。是安國侯即襄侯。襄當作穰。南陽地。江夏則不相接矣。韓成之封以元年。陵是時何始自稱穰侯乎。還攻胡陽。〔補注〕先謙曰、胡陽、南陽縣。地理志作湖陽。在今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遇番君別將梅鋗。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爲番令、故號曰番君。鋗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蹢躅之蹢。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補注〕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擲、如音持益反。於吳芮傳則音鄭益反。於樊噲傳則音直益反。皆不同。何也。及酈商傳則音歷。不曉所以。先謙曰、析、宏農縣。在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北。酈、南陽縣。在內鄉縣東北。持、直、鄭皆取酈字雙聲爲音耳。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向反。謂略奪也。〔補注〕宋祁曰、掠、舊作力句反。刊誤案經典釋文改句爲向。先謙曰、宜本作句。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使者未來四字。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補注〕宋祁曰、瑕丘申陽、觀羽封諸王處、例不稱其鄉里。似文穎說勝。先謙曰、它處皆稱申陽、當依羽傳解。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補注〕先謙曰、武關詳地理志宏農商縣下。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

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啗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反。今書以利誘之取食爲譬。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啗與嚪同。史記樂毅傳。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徐廣云。嚪。進說之。先謙曰。史記敘用張良計說秦將。襲破武關。無破嶢關事。此班氏據他書增。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鄭氏曰。蕢音匱。蘇林曰。蕢音蒯。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敏求云。嶢關即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沈欽韓云。秦嶢關。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徙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建德三年。改曰藍田關。隋大業元年。徙復舊所。即今關是。嶢山在縣南二十里。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曆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補注〕先謙曰。官本倉作蒼。是。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補注〕劉攽曰。案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緣應天命。故合而書之。史承人言不改耳。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亦從歲星無疑也。齊召南曰。魏書高允傳。允謂崔浩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初謂不然。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高允此論。足以發千古之蔽。司馬溫公通鑑所以於十月之下。從史記直書沛公至霸上。不書五星聚井。劉攽謂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迺以夏十月入秦。亦即崔浩前三月之說也。周壽昌曰。史記高祖紀未書此事。天官書云。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未書歲

月。劉向上封事則明云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陳餘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案二世三年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所稱引兵西。秦民喜者。正七月五星聚東井之時。故甘公亦止書入關。未云至霸上也。高氏書史官欲神其事。班修漢史。自不得不留。顧棟高云。武帝太初定曆。改用夏正。史官因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也。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似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為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致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先謙曰。劉洪秦冬十月為夏正七月。亦即太初後改曆之七月也。閻云秦改時改月。止能逆推改作七月。不能順數改作正月。與劉秦改冬十月為春正月。並無關涉。後人承用顧說。遂致疑實。擴生不復加察。所當謹正。五星聚井。班氏襲舊。通鑑從史記削之是也。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補注〕先謙曰。滋、官本作茲。是。與地理志京兆南陵下注合。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稱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韍音弗。〔補注〕沈欽韓曰。楚策。蔡聖侯不以國家為事。子發受命乎先王。繫以朱絲而見之。自後獻俘皆如此。五代史劉守光傳。晉王至太原。曳劉仁恭以組練獻於太廟。是也。師古說非。先謙曰。官本係作繫。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補注〕先謙曰。史記術枳並作軹。索隱。枳道亭去霸城觀東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先謙案注成當作城。諸將或言誅秦王。〔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楚漢春秋曰。樊噲請殺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

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補注〕先謙曰。止、即息也。劉舍爲息。於文爲複。一說是也。已居秦宮。而令軍人居舍耳。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珍異者。有青玉五枝鐙。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鐙。鐙然則鱗甲皆動。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綵。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銘曰璠璵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皆明。人照之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硋。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倂將以東。後不知所在。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補注〕何焯曰。此約法。與上背法對。因杞宋有朔。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改約字爲誤。始厚齋王氏。然文紀中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非一。當仍舊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義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史集解。李奇作李斐。臧作贓。非。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應說。按按次第。不重按字。是。凡吾所吕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

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補注〕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先謙曰。史記使下亦有兵字。南本是。正義引顏注夾河之岸之作西。是。漢新安與宏農穀城屬河南二縣接界。唐併新安入穀城。故云穀城即新安。毋內諸侯軍。〔補注〕錢大昭曰。內讀若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補注〕周壽昌曰。藝文類聚引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守函谷關。無內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案此即張良勸沛公所稱鯫生也。遂至戲下。〔補注〕宋祁曰。南本無下字。劉夏公云。案前書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致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於此誤衍。此戲水名。下文注。戲、戲亭也。王先愼曰。宋說非也。戲下謂戲水之下。上云軍霸上。與此云至戲下。文相對。此云至戲下。與下兵罷戲下。文正同。下文戲亦水名。說詳後。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盡作盡。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補注〕劉敞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首者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說。全祖望曰。然則呂不韋稱仲父何也。劉說未之思耳。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旦也。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補注〕錢大昕曰。左尹官名。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爲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補注〕宋子文曰。夜馳見張良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中語意同。亦無張字。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師古曰。籍、謂爲簿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卽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

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補注〕沈欽韓曰。服說乃古義也。荀子修身篇。渠渠然。注。渠讀為遽。渠遽古字通。史記張儀傳。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注。渠音詎。列子黃帝篇。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楚策。臣以為王鉅速忘矣。是渠、詎、鉅、巨字通。顏說疏繆。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補注〕先謙曰。鴻門詳地理志京兆新豐下。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戮作勠。注同。說文。勠、并力也。戮、殺也。其義迥別。偽湯誥。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左昭二十五年石經。勠力壹心。戰國策。勠力同憂。高注。勠力、勉力也。其字皆從力。惟成十三年左傳有戮力同心。然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勠。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補注〕周壽昌曰。不自意。言非意所期。此不注自明。顏注轉晦。吳王濞傳。條侯至雒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語意與此同。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閒間。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補注〕錢大昭曰。生、南監本、閩本皆作至。王念孫曰。生當為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並作至。通鑑漢紀一同。周壽昌曰。宋景祐本、乾道本、明汪本俱作生。生至字近而譌。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諷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

〔補注〕王念孫曰、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本脫之、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三（明陳禹謨本改引史記）御覽兵部七十三（所引御覽、乃鈔本非刻本）文選西征賦注引此、竝作拔劍起舞、史記項羽紀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皆其證。

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補注〕錢大昭曰、方言、譙讓也、齊楚宋衛荊陳之間曰譙、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譙讓。）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不以自隨。）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成步從閒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閒、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趨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補注〕錢大昭曰、滕公、夏侯嬰也、紀成、索隱云、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與今本不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在也、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補注〕先謙曰、說文、督、察視也。廣雅釋詁、過、責也。督過即謂督責、顏釋督不稱適、文義未晰。）脫身去、閒至軍、（師古曰、脫、免也、不敢顯辭、苟自免而去、閒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

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補注）王引之曰。如說三時之月。月當爲首。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月。已歷一時矣。而春夏秋三時。更以春正月爲首。故曰十月爲歲首。正月爲三時之首。各本下首字誤作月。文義遂不可通。金榜醴箋不能釐正。而曰三時之月。謂三正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祗三月耳。不得謂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不繫天正地正言之。何得以爲三正。服云漢正月也者。上下文皆言項羽事。中間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爲何代之正月。故注表之曰。漢正月也。謂非在漢高帝元年之正月也。金氏不達注意。而強解之曰。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疑秦正者不同。其說亦非。上文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爲正月也。秦曆以十月爲歲首。漢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爲正月則同。太初元年正曆。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顏云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上文秦二年十月。文注。秦謂十月爲正月。誤說秦之月號。顏說本之。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爲歲首。商以丑月爲歲首。周以子月爲歲首。而皆謂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曆書謂之正以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孝文紀所謂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爲歲首。究未嘗以爲四時之首。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秦始皇紀。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云陽和方起。則爲建卯之月可知。然則孟春在建寅之月。而建亥之月。不謂之春矣。）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爲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以爲正月者。其所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曆用顓頊。（見史記張蒼傳贊。及本書律曆志。）建寅之月。顓頊曆之正月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云。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卽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曆志。）案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畢陬之月。正月。月在甲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曆術亦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明矣。秦及漢初皆用顓頊曆。正月安得不建寅乎。曆譜

義漢建元。又安得於歷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正月。而以非歷元所起之亥月爲正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案秦雖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月。爲秦第四月矣。而月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首。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月。證一。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十月爲歲首建亥之月。正月爲建寅之月。證二。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酈山。六國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十月後之第三月爲正月明矣。證三。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端月。索隱。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第三月。則建亥之月爲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當時謂建亥之月爲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第三月乎。證四。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案春夏無事。謂自正月至六月。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季秋九月。紀當書夏秋無事。不得書春夏矣。證五。此紀下文曰。十一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爲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十月乎。證六。文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證七。文紀又云。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夏四月當爲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則當時之四月。實爲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證八。文紀又云。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方春和時。則三月爲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上推正月爲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爲四月。則三月當爲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和乎。證九。賈誼傳。單閼之歲四

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閼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據文紀及百官公卿表高后八年有後九月爲閏法一章之第三閏。至文帝二年爲第四閏。五年爲第五閏。)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則六年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證十。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案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誅。在太初厤未作以前。當時猶用顓頊厤。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俱入營室之月。正月令所謂孟春月在營室也。非建寅之月而何。證十一。秦及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歸餘於終。故閏月謂之後九月。史記呂后紀。秦楚之際表。高祖功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王子侯表。將相名臣表。及本書高紀。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皆書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九月爲十二月。閏月當爲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書後九月乎。證十二。本書武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而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蚡死。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則建丑之月爲三月。建辰之月爲六月。可云其夏。不可云其春矣。證十三。武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厤猶未改也。若當時謂歲首十月爲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爲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證十四。武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厤。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注。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厤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何焯讀書記云。既曰正厤。以正月爲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因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案何說是也。)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爲歲首。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爲歲首也。故武紀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建寅之月爲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以四月爲歲首。或云以四月爲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爲歲首。而無以別於建亥之正月乎。證十五。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分關中爲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

名臣表高皇帝元年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蓋事在正月二月三月故統謂之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爲四月二月爲五月三月爲六月則是夏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以云春乎蓋十六史記律書敘十二律始於十月律中應鍾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漢初依秦以十月爲歲首故起應鍾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爲首然但謂之十月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泰蔟之月然則建寅之月爲正月建亥之月爲十月矣綜十七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爲十月寅月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案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見本書叔孫通傳注)案諸書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以上索隱)然則師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矣豈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爲秦及漢初之正月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爲後人追改不知所謂正以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爲正月也當時所用顓頊厤術惟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若以亥月爲正月則顓頊厤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爲正月也顓頊厤術湮廢已久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且秦及漢初之月號若與太初有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何以改爲子長孟堅身爲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書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悉與太初厤合(詳見前)孟堅縱欲遵太初厤法亦安敢舉先帝詔書而改之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或曰賈山傳顏少孫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師古注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爲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者不同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爲正月矣何以必謂當時之正月爲建寅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脩先王之道故以三代書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爲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爲正月而伸追改之說也近世秦蕙田五禮通考金榜禮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先謙曰張蒼傳緒正律厤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此紀云令諸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叔孫通傳亦云諸侯羣臣朝十月是漢十月即秦十月詳考諸書並無改爲正月之文爰

漢舊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及百官賀正月云云。可證西漢未正厤以前。則朝歲首之十月。旣正厤以迄東漢。則朝歲首之正月。續志又云。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據此。東漢雖以正月朝賀。仍於高祖定秦之十月從朝賀故事。尤可證二漢十月之名。自開創至中興。前後脗合。並無改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之事。王說精詳極矣。其引文紀三月春和。魏其冬盡箕市。尤確然無疑。酷吏傳載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數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以爲能。遷爲中尉。據百官表。元狩四年。河內太守王溫舒爲中尉。在太初正厤前十有五年。溫舒謂十二月爲冬月。不謂之春月也。亦其明證矣。師古彼注。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而於此昧昧。何也。顏謂漢改十月爲正月。亦將謂漢移立春而於十月乎。自宋至今。儒者惑焉。不加詳究。或更據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謂漢臘在春三月。爲改時改月之證。案史記三字誤文。郊祀志作春二月。此以仲春及臘月祠社稷。如漢舊儀所謂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非謂臘在春月也。斯句取義。誤會史文特舉正之。

陽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補注〕先謙曰。陽與佯同。史記作佯。

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二月二字。考證云。句上監本衍二月二字。從宋本刪去。

王梁楚地九郡。〔補注〕先謙曰。九郡。全祖望以爲東海、泗水、會稽、南陽、黔中、東郡、碭郡、楚郡、薛郡。錢大昕以爲泗水、東陽、東海、會稽、碭郡、陳郡、鄣郡、吳郡、東郡。劉文淇以爲會稽、東陽、泗水、潁川、郯郡、鄣郡、薛郡、碭郡、東郡。姚鼐以爲泗水、東海、東陽、會稽、碭郡、陳郡、東郡、鄣郡、薛郡。先謙案姚兼陳郡。姚據陳涉世家陳守令一語。以爲陳係郡名。自是誤證。劉數潁川、郯郡、東海、潁川韓地。此時韓王成尚在。史表列於十八王。羽不遣之國。而彭城則在。成未殺以前。潁川非羽有。且亦非梁楚地也。（羽殺成後。封鄭昌爲韓王。尤羽不得潁川之確證。）郯、吳、東陽。楚漢閒分置。錢以實羽初立九郡之數。又謂羽於秦三十六郡中。實得泗水、會稽、碭、薛四郡。而史稱九郡。據當時分置郡名數之。說俱未安。所謂梁楚地九郡。應以秦置郡名爲定。全說得之。未加剖析。今更考

實其地。楚郡一、（秦滅楚爲楚郡、見楚世家、其地廣遠、故後又分九江、長沙、東海、泗水、薛五郡、羽都彭城、楚郡地也、地理志、爲楚國、又志淮陽國地亦屬楚郡、）泗水郡二（志沛郡）薛郡三（志魯國）東海郡四（見志、即郯郡、又志臨淮郡乃東海泗水屬地、又廣陵國亦東海屬地、楚漢閒東陽郡也、）黔中郡五（秦取楚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見秦紀楚世家、志、武陵郡也、長沙一郡、時羽徙義帝郴、仍名秦之故、不在自王之數、及弒義帝後、則長沙亦屬羽、史文不具、推測可知、）會稽郡六（見志、又志丹陽郡、亦會稽屬地、楚漢閒分置鄣郡、吳郡、）南陽郡七（見志、郡介韓梁楚之交、宛、葉、隨、鄧、皆故楚地、韓王信傳云、信王潁川、南迫宛葉、明南陽非韓封域、亦羽地也、又志汝南郡、亦南陽潁川屬地、）碭郡八（志梁國、又志濟陰陳留山陽三郡、亦碭郡屬地、）東郡九（秦拔魏二十城以爲東郡、見魏世家、是東郡故梁地、當在九郡內、）以上九郡、皆秦立郡名、又梁楚故地、較諸說爲得其實。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補注〕先謙曰、巴、蜀、漢中三郡、皆秦置。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補注〕先謙曰、南鄭、漢中縣、在今漢中府南鄭縣東。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即周時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補注〕先謙曰、槐里、扶風縣、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十里。司馬欣爲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爲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樂。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補注〕先謙曰、櫟陽、馮翊縣、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七十里。董翳爲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爲王、更名爲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補注〕先謙曰、高奴、上郡縣、在今延安府膚施縣東、唐鄜州、今鄜州治、顏說非。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補注〕先謙曰、史記月表、韓分爲河南。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補注〕先謙曰、月表、趙分爲殷、朝歌、河內縣、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當陽君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師古曰、六、舊縣名、本古國、皋陶之後。〔補注〕先謙曰、六、六安縣、在今六安州北十二里、月表分

楚爲四，西楚、衡山、臨江、九江也。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爲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都江陵。師古曰：卽今之荆州江陵縣。〔補注〕先謙曰：江陵，南郡縣，今荆州府江陵縣治。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補注〕先謙曰：邾卽今黃州府黃岡縣治。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補注〕先謙曰：濟北、遼東、膠東、代、常山都闕。月表分齊爲三，濟北王都博陽，卽泰山博縣，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非汝南博陽。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都平陽。〔補注〕先謙曰：平陽，河東縣，在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補注〕先謙曰：月表，燕分爲遼東，都無終，案右北平縣也，今順天府薊州治。燕將臧荼爲燕王，鄒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鄒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師古曰：卽幽州薊縣。〔補注〕先謙曰：薊，廣陽縣，在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補注〕先謙曰：月表都卽墨，案膠東縣也，在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菑。師古曰：在今青州。〔補注〕先謙曰：臨菑，齊郡縣，今青州府臨菑縣治。徙趙王歇爲代王。〔補注〕先謙曰：月表分趙爲代，都代，案代郡縣也，在今宣化府蔚州東二十里。趙相張耳爲常山王。〔補注〕先謙曰：月表都襄國，案趙國縣也，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南。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書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旣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書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書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爲麾字，義見竇田灌韓傳。〔補注〕顧炎武曰：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爲是。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耳。他處固有以戲爲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王先愼曰：史記作兵罷戲下，項羽紀索隱云：戲音羲，水名也。

晉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案上云羽入至戲西鴻門。是則軍戲水下。今諸侯各受封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爲麾幟之下乎。顏說非。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補注）王念孫曰。劉楚子爲楚人。於義未安。子當爲予字之誤也。予卽與字（與共之與通作予。猶賜予之予通作與。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竝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史記衞將軍驃騎傳與壯士爲剽姚校尉。儒林傳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漢書竝作予。）言楚與諸侯之人皆慕從漢王也。史記作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是其明證矣。先謙曰。史記作與。此自作子。改文就義。王說亦未安。仍以劉楚人爲是。詳下卷諸侯子下。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程大昌雍錄云。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谿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卽是子午谷。先謙案。索隱云孟康音食。王劭按。說文作鍾。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方輿紀要。子午谷。或曰卽古蝕中。先謙案。秦紀武公縣杜。漢爲杜陵縣。此時但稱杜。在今西安府咸寧縣東南。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卽今梁州之褒縣也。蓋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爲褒內。（補注）先謙曰。褒中。漢中縣。在今漢中府褒城縣東南十里。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卽閣也。今謂之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爲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補注）先謙曰。宋書樂志載漢鐃歌十八曲。其一巫山高云。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此歌蓋將士所作。曰淮水深者。其家在淮上耳。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卽亡歸。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補注〕劉攽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齊召南曰此段語史記但曰韓信與韓王信錄一字不易其上亦無拜大將軍明文似此節本出於韓王信
也漢書韓王信傳直用史記而高紀以為淮陰語自相矛盾矣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
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收
巴蜀租給軍食〔補注〕錢大昭曰軍下南監本閩本俱有糧字先謙曰官本有糧字五月〔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八月非此所謂及其鋒而用之也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補注〕先
謙曰在今階州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補注〕先謙曰陳倉扶風縣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
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補注〕宋祁曰雍兵敗晉本作雍州兵敗先謙曰好時城今乾州東十里好時村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
廢丘而遣諸將略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略定隴西北地二郡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

擊田都。都走降楚。〔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殺田都。案項羽田儋傳並云都走楚。月表亦云都降楚。並殺誤也。此班氏改正之。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爲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爲縣。今屬鄆州。〔補注〕先謙曰。鉅野山陽縣。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補注〕吳仁傑曰。漢所爲不即以兩王地爲郡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雖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誘雍耳。太史公乃於二年始書翟塞降。絀將以其地爲郡。殊失當時經畫先後之意。班氏所書於義爲長。先謙曰。吳謂使王故地。史無其事。據史記月表。置郡在九月。本非異姓諸侯王。表亦在八月。則班書於二年乃統詞。弗非實也。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音辭峻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是下有也字。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翕。〔補注〕先謙曰。歐吸後皆封侯。見表。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

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補注〕先謙曰。陽夏。淮陽縣。今陳州府太康縣治。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林。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琳二字並音丑林反。〔補注〕先謙曰。郴。桂陽縣。今郴州治。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己。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藉。借也。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補注〕先謙曰。陝。宏農縣。今陝州治。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補注〕先謙曰。月表在十一月。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補注〕先謙曰。時隴西屬雍國。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匈奴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補注〕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塞夏州地也。秦時繕治。齊召南曰。河上塞。即河上郡之北境與匈奴邊界處。非秦時蒙恬所取河南地因河為塞者也。蓋自諸侯叛秦。匈奴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匈奴傳可證也。河上郡後為遐胡。南即塞王國。此時初得其地。即復繕治隴塞耳。晉灼注以塞在朔方五原者解之。非也。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

之。師古曰：養禽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謂之圃。田謂耕作也。圃音布。〔補注〕何焯曰：既反暴政，且欲足關中食。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河南尹注，循行二百三十人。循術字易混，兼釋北海相景君碑陰亦作循行。蓋知孝廉茂才本察舉人材之目，而後遂專名。此循行亦類袞也。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沈欽韓曰：倉頡碑陰衙縣三老上官鳳，衙鄉三老時勤，此有縣三老鄉三老之證。又有郡三老，見後書王景父閎為之。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臨晉，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補注〕先謙曰：臨晉，馮翊縣，今同州府大荔縣治。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補注〕先謙曰：脩武，河內縣，今衛輝府獲嘉縣治。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補注〕先謙曰：平陰，河南縣，今河南府孟津縣東。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補注〕錢大昭曰：此與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皆縣三老也。先謙曰：史正義引楚漢春秋云董

公八十二。進封爲成侯。新城、河南縣。本志作与成。續志作新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南。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服虔曰。爲音無爲之爲。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爲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鄧氏曰。爲音人相爲之爲。師古曰。服說是也。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弒。諸弒君者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率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爲義帝發喪。此爲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師古曰。爲並音于僞反。〔補注〕劉攽曰。以告之之字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赤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早反。哀臨三日。師古曰。衆哭曰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應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補注〕全祖望曰。此文史記注不得其說。蓋兵略之。謂三者以爲一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下之軍。水經注云。高祖二年。置長沙黔中郡。是亦南下之軍自漢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長沙乃義帝都。黔中則項王南境。乘虛取之。所謂南浮江漢也。江漢之地。適此二郡。共敖守南郡。漢兵尙未得至其境。是足以補遺。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爲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

號。蓋言諸侯及王耳。自謀言因諸侯王之後也。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補注〕劉攽曰。張耳來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除其一也。非見餘傳。吳仁傑曰。諸侯歸漢者七。申陽降。即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降。即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爲河內郡。此三人皆以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先謙曰。顏氏來引諸王。以足五數。於義亦非。蓋此處五諸侯。有河南、韓、魏、殷等。而項籍傳贊云。遂將五諸侯滅秦。又係何人。若其條貫。當指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定三秦。即故秦地。項羽王楚。即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燕爲五諸侯。劫五諸侯兵。猶後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侯楚。可言五諸侯。楚滅秦。亦可言五諸侯也。全祖望曰。吳氏以史記雖云元年八月降塞翟二王。罷二郡。而漢書云二年六月雍亡後始罷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爲史記之誤。塞翟未亡。足充五諸侯之列。不知史記於元年書罷二郡者。漢滅二國。定其地。漢書於二年書置五郡者。漢盡定三秦。適正其地界。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罷二郡。與史記同。且功臣表云。赫丘侯遷以上郡守擊西魏。其在二年三月。敬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其在二年四月。則翟塞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蓋五諸侯者。魏王從軍。見其傳。韓王從軍。見異姓王表。陳餘以兵從。亦見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淮陰傳。蓋齊人亦以兵從。合殷爲五諸侯也。或謂時漢置河內郡。殷不在諸侯之列。不知此高紀誤也。功臣表。閻澤赤遷殷相。擊項籍。殷尚有相。則卬尚有國。蓋殷巳降

漢。故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卬死。始置郡耳。合史漢陳平傳敍殷王卬觀之。知殷時尚未亡。史漢二本紀及表並誤。又曰。五諸侯當爲塞、翟、韓、魏、衡山。燕趙不奉楚令。恐楚既平齊而討之。故助漢。衡山、楚之所貶。亦恐楚助漢也。周壽昌曰。項羽傳亦云劫。史記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之。荀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三字。蓋以其難確指。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從荀紀。不從漢書。先謙曰。蓋以五諸侯爲即天下兵。古籍既無是說。此與項籍傳五諸侯亦不同。雍、塞、翟、常山、河南不在諸侯之列。諸說允矣。全氏前後兩歧。而臧氏聽命在韓信破趙之後。吳荀在軍。並無確證。揆理考實。顧說爲近。劫有劫持之義。如項羽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焉。下文漢王數羽罪云擅劫諸侯兵入關。意與此同。注二月。官本作三月。是。東伐楚。到外黃。【補注】先謙曰。外黃、陳留縣。在今開封府杞縣東六十里。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補注】先謙曰。魯、魯國縣。今兗州府曲阜縣治。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補注】沈欽韓曰。通鑑作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爲是。一統志。靈壁城在宿州西北。元和志。靈壁故城在宿州符離縣東北九十里。晉豫州刺史劉喬遣其子祐。拒東海王越於蕭縣之靈壁。楚漢大戰。當在蕭縣界。不得與彭城相遠矣。先謙曰。注小縣。汪本作蕭縣。是。官本考證云。大戰靈本譌大敗。從宋本改正。項羽傳。羽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敍次甚明。宜依史記彭城下加一及字。則不累於詞。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師古曰。殺人既多。壅於睢水。圍漢王三帀。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

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鄧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補注〕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日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況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逢孝惠魯元載行爲漢王也。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反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爲異基，審則爲食基，趙則食其，並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致，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三者並爲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見拘執。羽常置軍中爲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爲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將兵居下邑。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補注〕王念孫曰，往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高祖紀亦無。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郡今宋州虞城縣。〔補注〕先謙曰，虞，梁國縣，在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補注〕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況既已曰說九江王，既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

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曰：音冊。師古曰：音求索之索。〔補注〕何焯曰：史記書此戰在六月立太子下，此為得之。先謙曰：京，河南縣，解詳地理志。在今滎陽縣東南。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甬音踊。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補注〕先謙曰：敖倉詳本志河南郡下。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距漢軍。為音于偽反。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補注〕劉攽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先謙曰：劉說是，詳下卷。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置郡即在二年，蓋首書不待章邯自殺，地已入漢，紀敘於六月，蓋因廢丘降總書之。先謙曰：州誤，當為地。官本右作在。引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一斛賈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上於諸士稱儒生稱之，陳平傳稱平先生，亦其證。本非先生，或稱先，或稱生，此類甚

多。

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補注〕李賡芸曰、曹參以假左丞相定魏齊、右丞相侯、酈商遷右丞相、賜爵列侯、後復以右丞相擊陳豨、樊噲亦嘗遷左丞相、皆係空名、不居其職、故公卿表不載。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何作河。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爲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補注〕先謙曰、在斗二十度。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補注〕蘇輿曰、兩月再食、與文三年同。（史記文紀、但書十月日食）春秋如襄二十一年、襄二十四年、並頻月朔日食、歷家以爲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宋古時推步未密、故有此異、天道轉遲古今一理、案驗後來實無此事、又唐以前不知定朔、故日食或不在朔、春秋時日食有在晦者、亦有先晦一日者、差而前也、有在朔之二日者、差而後也、周衰官失、置朔無準、漢用平朔、而史志所書有差而前、無差而後者、東漢則前後並差、唐以後有時差、無日差、元以來則有刻差、無時差矣。先謙曰、在虛三度。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

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閭反。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補注〕先謙曰、成皐、河南縣、在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北。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橈楚權。服虔曰、橈、弱也。師古曰、音女教而、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而作反、是。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補注〕錢大昭曰、八難見良本傳。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次下反閒、其音亦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補注〕王念孫曰、漢下脫王字、則文義不明。文選幽通賦注引此、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竝作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閒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師古曰、閒出、投閒隙私出、若言閒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補注〕周壽昌曰、閒、隙也。乘隙而出。顏注已足、乃繁稱多語、復添私出二字、文義轉晦。兵交之際、多術者皆此、為私出、豈尚有公出者乎。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補注〕王先慎曰、史記有被甲二字、是也。下文楚因四面擊之、正因其被甲、疑為軍士、故擊之耳。班氏删之、失

其指矣。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騑。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樅木之樅。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繆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補注〕錢大昭曰。漢國三老袁良碑云。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為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立姓曰袁。魯僖公四年為大夫。哀十四年頗作司徒。其末或適齊楚。而袁生獨留陳。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案今本左氏傳及石經皆作轅。陸氏釋文本作袁。穀梁傳注晉董作袁。不從車旁。唐宰相世系表。袁生元孫幹。幹八世孫良。則良即袁生之後裔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補注〕先謙曰。葉兩

陽縣。在今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與酈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在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吕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鄭氏曰、趨、促。〔補注〕先謙曰、今、即也。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補注〕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王跳、宜從如說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何乃正解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何若瑞曰、下乃云獨與滕公共車。則跳不得遽訓獨出。說文跳、躍也。躍、迅也。則跳是疾走。與樊王傳跳頭合。亦不必更音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張晏曰、成皋北門。〔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南對玉門。昔南對。知是北門。史記徐廣注同。或以為西門者誤。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補注〕先謙曰、小脩武。詳志河內脩武下。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補注〕先謙曰、宜本注、步作布。五行志云、旬餘乃入。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

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曰。鄉當讀爲饗。漢紀作王饗師河南。先謙曰。錢說是也。史記亦云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此文臨河南句。鄉軍小脩武句。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

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物之綰。師古曰。音烏板反。渡白

馬津。〔補注〕先謙曰。白馬津詳志東郡白馬下。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稾之屬也。積音子賜反。聚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

燕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破字。先謙曰。燕、東郡縣。在今衞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補注〕先謙曰。睢陽、梁國縣。在今歸德府商邱縣南。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

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王欲挑戰。愼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擿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擿音他歷反。撓音乃了反。勿令得東

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

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

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皋。

苦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鄒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補注〕沈欽韓曰。左傳有東汜水、南汜水。僖二十四年王處於汜。注。南汜也。三十年秦軍汜南。杜注。此東汜也。東汜、郎汜水縣。南汜、許州襄城縣。元和志。襄王出居此。因名襄城。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補注〕先謙曰。秦紀。昭王四十三年。城河上廣武。案有東西廣武城。引詳河南滎陽下。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師古曰。眛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補注〕先謙曰。官本眛作昧。錢大昕云。觀文無昧字。當從目作眛。惟汲古閣本是。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補注〕何焯曰。案藝文類聚閒當作澗。周壽昌曰。御覽六十九引本書項籍傳云。沛公與項籍臨廣武澗而語。數籍十罪。今亦作閒不作澗。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據此作澗為是。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已救趙還報。李奇曰。前

受命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也。取其財。以私自有也。掘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其作具。是。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爲王。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補注〕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王先愼曰。宋說非也。諸將。謂燕將臧荼。齊將田都。趙相張耳之屬。下文云令臣下爭畔逆。正指數人徙逐故主。致起爭端。若章邯等爲王。已數入六罪矣。此宋沿晉灼之說而誤。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予。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補注〕先謙曰。已上其字以文義求之。不當有。蓋緣上其字誤衍。史記作殺已降。無其字。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補注〕先謙曰。案上文並稱羽。此輕賤之稱。不得忽稱公。下文公則自謂也。史記正作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班氏涉誤改。而荀紀通鑑從之。並承書耳。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補注〕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毋令楚乘勝。

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爲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爲趙王。漢王疾瘉。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補注〕宋祁曰、欣自到汜上死矣。今梟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補注〕全祖望曰、此田橫二字、當因上文涉而誤。田橫雖於項王有田榮之怨。然是時則項王以橫故。喪其大將並二十萬衆於齊。橫仇漢。不仇楚矣。使橫果爲漢苦楚。則垓下之師。漢亦必召之。以壯聲援。顧事定。亦不必亡入島中矣。先謙曰、全說是也。史記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通鑑亦云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並不及田橫。是其證。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共爲邊界。〔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文穎云、邊、近也。較顏說爲優。通鑑注誤引爲顏說。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八月。初爲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稼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

斂、音力贍反。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補注〕全祖望曰、信豈自淮北搗其因部、當參觀灌嬰傳。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補注〕錢大昭曰、洪當為鴻。注作鴻。周壽昌曰、文注引溝渠志而誤讀、故地勢水道多不可通。志本從會字斷句、於楚屬下文、尤誤。在以官渡水為鴻溝、尤無區別。史索隱云、為二渠、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鴻溝、今之汴河是也。則二渠為一南一東。宋史河渠志云、禹於滎陽下分大河為陰溝、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經陽武縣中牟台下為官渡水、其一為鴻溝。實若渠諸尤辨晰。文混舉官渡、鴻溝而一之。後書郡國志鴻溝下、劉昭引文語作注、顏復襲以注鴻溝、皆失於未考。先謙曰、官本洪作鴻。考證云、監本注後有索隱引張華及北征記一段。案此宋本所無、而監本自增者也。凡索隱說已見史記、不當附著於此。今從宋本刪之。已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將。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補注〕錢大昭曰、荀紀作平國君。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七引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侯公、匿不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先謙曰、官本作君。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大亦作太。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補注〕周壽昌曰、幾猶會也。後書吳蓋陳臧列傳論云、斯誠雄心尚武之幾。注訓幾為會、若今言幾會也。鄭訓本易幾者動之微、單訓微、語意不會、顏訓亦隔。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

王從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帝紀第一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爲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補注〕劉敞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爲句。先謙曰：前漢陽夏、固始爲兩縣，並屬淮陽國。後漢併固始入陽夏，故續志云陽夏有固陵聚。胡三省通鑑注引徐廣云固陵在陽夏也。在今陳州府太康縣西。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補注〕錢大昭曰：塹，南監本、閩本皆作壍。先謙曰：官本作塹。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王啟原曰：地理志周地下云「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則分地是主疆域言，當如師古此音扶問反也。此紀下言捐地以許兩人，則當如三家分知氏之比。割地以與信、越，分當如字。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爲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

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縣。今鳳陽府壽州治。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卽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郡作都。舒、廬江縣。在今廬州府廬江縣西百二十里。舉九江兵迎黥布。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補注〕先謙曰。城父、沛郡縣。今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九里城父村。隨劉賈皆會。〔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隨下有何字。先謙曰。史記作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案隨何無戰功。不當列劉賈之上。疑史何字本衍文。但謂殷、布隨劉賈及信、越等來會耳。項籍傳周殷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此隨劉賈義同。賈傳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佐字與隨義亦合。皆其證。隨下不當有何字明矣。閩本涉因史記妄增。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洨音胡交反。〔補注〕先謙曰。據志洨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耳。若以雞鳴爲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補注〕先謙曰。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

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卽濟北穀城。〔補注〕先謙曰。以魯公三字語意不完。公下當有號字。而史於葬之。史記有號字。項羽傳亦云以魯公號。皆其證。本志東郡臨邑下云。莽曰穀城亭。續志穀城下云。春秋時小穀。劉注有項羽冢。先謙案。據莽名亭之義。是穀城在前漢爲臨邑屬地。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北。水經濟水注云。城西北三里有項王之冢。半許毀壞。石碣尚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誤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漢王爲發喪。〔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喪。是。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補注〕錢大昭曰。四人射陽侯劉纏、平皋侯劉它、桃安侯劉襄也。其一人漢表未聞。史記作元武侯。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爲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衆也。下、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建城侯不見於越傳。惟史記高紀四年五年兩作建成侯。成城同字。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

曰。音弋庶反。〔補注〕劉攽曰。與讀曰歟。助辭。王念孫曰。文紀誅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注。與發聲也。〔四字。師古刪去。據史記集解引補〕案如解是也。若民與苦甚也。若民苦甚也。誅之不明與嘉之。誅之不明嘉之也。與者助句之詞。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爲歟。詳文紀。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補注〕劉攽曰。予案此文。淺學爽是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死刑之名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爲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博物志云。漢承秦。羣臣上書皆曰昧死言。王莽盜位。慕法古。去昧死。改稽首。朝臣曰稽首。親宜稽首再拜。後書律歷志補注。引蔡邕戍邊上章曰。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此可徵王莽改制。中興後遂沿之也。大王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升作外。周壽昌曰。高祖尚未即眞。故稱大王。時上皇帝尊號。故稱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皆稱王。是爲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

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取作守。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㠯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㠯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㠯道之。〔補注〕先謙曰。言非稱頌所能盡。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㠯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爲徼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爲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㠯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劍反。〔補注〕先謙曰。濟水注。菏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濋。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氾。廣異名也。氾水又東合於菏瀆。昔漢祖旣定天下。卽帝位於定陶氾水之陽。氾水之名。於是乎在矣。尊王后曰皇后。〔補注〕周壽昌曰。通鑑尊作更。西漢年紀從之。案此臣下共尊之。不比繼世後由帝詔立后。不妨作尊。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㠯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

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補注〕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樓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之。先謙曰。豫章屬英布。見布傳。劉說是也。象郡、桂林、南海、屬趙佗。虛封芮。下文所謂南方三郡也。桂林、秦郡。元鼎六年入漢。爲鬱林郡。又分蒼梧合浦二郡。南粵傳可證。顏以爲非鬱林。蓋誤。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尙血腥。故曰血食也。〔補注〕先謙曰。亡諸詳閩粵傳。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補注〕錢大昕曰。古人讀文如民。禹貢岷山。史記夏紀作汶山。後漢有汶山郡。亦因岷山得名。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補注〕王啟原曰。定陶爲濟陰郡治。據志。濟陰郡距雒東八百里。帝即位定陶。於洛陽爲東也。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宋祁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先謙曰。諸侯子。釋見下。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喩之。〔補注〕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辯告。非是。王念孫曰。辨讀爲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衆民也。王莽傳辨社諸侯。孟康

注。辨、布也。師古注。辨讀曰班。又云。非五威將帥所班。蘇林云。班猶作辨。韋昭云。辨、布也。音班。皆其證。（士喪禮記。明日以其班祔。古文班或爲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顏注文生訓而非其本旨。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補注〕何焯曰。據此則不獨以罪沒身始爲官奴婢。今賣身券契必云口食不周其來遠矣。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級者。皆賜爵爲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補注〕劉攽曰。予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爲大夫耳。先謙曰。此錄軍功。吏卒皆與。有罪會赦。亦得賜爵。詳文義。如說是。劉說非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方作扶。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補注〕錢大昭曰。賈誼傳。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云。長爵。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補注〕劉攽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之。周壽昌曰。案此承宋祁書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竊謂楚子。諸侯子。楚與各諸侯支屬之從軍者。非泛言國人。故書子以別之。此紀及字。愈可證。觀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衞。若盡爲諸侯國人。當數十萬衆。櫟陽一縣。何能容也。功臣表。樊侯蔡兼。以韓家子還定北地。師古云。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此足爲諸侯子楚子之一證。先謙曰。周說亦通。然不必泥。楚人曰楚子。諸侯人曰諸侯子。猶今漢人曰漢子。回人曰回子。番人曰番子耳。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久立。（補注）先謙曰，謂早立爵者上屬爲句。吏前曾不爲決。師古曰，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爲決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說作訟，是。甚亡謂也。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異日，秦民爵公大夫吕上令丞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罪揖拜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補注）先謙曰，何取輕爵如此也。顏訓非。且法吕有功勞行田宅。蕭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補注）先謙曰，法謂法令。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補注）先謙曰，私取田宅以自益也。而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稱，副也。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吕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覝，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覝作覝。

帝置酒雒陽南宮。（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南宮在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沈欽韓云，更始自洛陽而西，馬奔觸北宮鐵柱門。光武幸南宮却非殿。並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徹侯，並宋人回改。史記作列侯。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皆言其情。吾所吕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吕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雖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

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鄗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舊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補注〕錢大昭曰。漢紀無高起二字。張孟說皆不了。當是衍文。周壽昌曰。漢帝年紀一書不傳。王陵封安國侯。非信平。高祖功臣表無鄗武侯起其人。惟南鄭侯起。孝文時。以信平君侯。則信平屬之起。而高帝時尚未侯也。又云。魏相邴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考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引高皇所述書。有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而無臣起。證奏事所稱。不止一條。孟注或有據。張云。謂使高官者起。語爲不經也。先謙曰。此條所當闕疑。邴吉下脫奏字。官本有。宋祁云。監本魏相邴吉奏下衍事字。妄涉於下文奏事而誤也。今從宋本刪之。邴吉依本書當作丙。 陛下嫚而侮人。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 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運籌策帷帳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必取。捷。先謙曰。史記、漢紀、通鑑與此同。南本不足據。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其桀然特出也。 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先謙曰。史記有其字。漢紀、通鑑依本書。刪無害文義。宋說無謂類如此。 初田橫

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具率。卽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小者下有謂字。徒作從。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

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卽其日也。著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補注〕洪召南曰。史記作是日車駕入都關中。是也。櫟陽、長安、俱是關中。是日但決計入關。營造長安宮殿。實則仍居櫟陽。故至七年二月。春自櫟陽徙都長安也。周壽昌曰。荀紀云。於是上卽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加治櫟陽宮四字。則七年本紀自櫟陽徙都長安語有根。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補注〕何焯曰。荼、項氏所置。又自殺故主之罪。故懼誅。聶先反。先謙曰。月表、通鑑與此同。史記高紀誤為十月。荀紀在八月。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荊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荊、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荊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荊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荊尸而舉。亦已久矣。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

丞相噲將兵平代地。〔補注〕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周壽昌曰，漢初有丞相虛封，猶後世加銜。噲傳噲擊陳豨，以將軍遷為左丞相，後以相國擊盧綰，表均未載。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時，相國之號在高帝十一年，而噲先稱之，皆虛封也。酈商傳遷右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黥布。傅寬傳以相國代丞相噲擊陳豨。商、寬並未為相，亦未列表。韓信傳徙為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先謙曰，史記云燕荼反，攻下代地。本書刪之，則平代為無因。通鑑考異至云時代地無反者，疑噲平代為誤。劉是溫公偶有不照，亦本非誤，刪有以致之也。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風俗通，利、姓也。姓譜，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師古曰，嘗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引程大昌雍錄云，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回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補注〕王啟原曰，秦始皇三十二年壞城郭，故縣邑皆無城，至是復令城之也。漢時皇后公主食邑雖曰邑，而縣又自有邑，如高帝沛豐邑人，此縣邑則非后公主食邑之邑。上文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疑邑即指此。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鳳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

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愍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執信下云是日大赦天下。通鑑作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補注〕王鳴盛曰。田肯。史記同。索隱云。漢紀及漢書作肯。劉顯云。相傳作肯也。案郭忠恕佩觿云。漢書田肯。肯本作肎。故誤爲肯耳。沈欽韓曰。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本皆作肯字。沛國劉瑧嘗謂元帝曰。臣家舊本以雌黃改肯字爲肎。晉至江北。見本爲肯。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多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十一字。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爲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注之下縣字。官本作懸。是。此誤。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言河山之阻千里而遙。非與諸侯縣隔也。猶張良云關中沃野千里耳。史集解引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先謙案。王啟原云。墨子經說。倍爲二也。論語二吾猶不足。言倍於徹。虞說是。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度地篇云。瓴三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案瓴。甄也。詩傳。甓、令適也。屋檐寫水者。或以板爲之。如說誤。先謙曰。注譬。官本作璧。史集解引如說亦作璧。則譬是誤字。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

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灼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何焯云：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西津。地理志平原郡有西縣，平當以為西津。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懷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為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因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考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對便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以為若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先謙曰：史集解云：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又引虞喜云：齊得十二，亦知秦得百二，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形勝，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先謙案：千里之外，裴駰說是；十二，虞說是。此東西秦也。〔補注〕劉敞曰：案文多西字。吳仁傑曰：漢紀作此亦東秦，與劉說之旨暗合。通鑑多采漢紀之文，於此乃獨用漢書本語者，案上文敘齊秦形勝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矣，然復之。語意聯血，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刊誤之意，去西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秦。先謙曰：吳說是。胡三省云：言齊地形勝與秦亢衡也，背劉刪西字，由誤上文百二十二之語未晰耳。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補注〕齊召南曰：此文追敘也。據功臣表，曹參等以十二月甲申封，而淮陰侯之封，直至四月，則知此文為追敘矣。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

縣。〔補注〕先謙曰。韓信徙王楚。後爲齊郡。其復吕爲諸侯。師古曰。爲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吕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鄣郡。今丹楊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鄣也。師古曰。鄣音章。〔補注〕劉攽曰。案地理志。東陽、鄣、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爲吳。今此文殊不可曉。齊召南曰。攽所疑是也。但灌嬰傳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又功臣表博陽侯周聚亦以定吳郡。豈項氏嘗分會稽爲吳。及漢定天下。復合爲一郡乎。攽并疑鄣非秦郡。非也。漢之丹陽。即秦之鄣郡也。何焯曰。文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郯郡義同。先謙曰。注兩楊字。官本並作陽。東陽、鄣、吳。並楚漢間所置郡。東陽兼有廣陵國、臨淮郡地。晉志。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故臨淮有東陽縣。而廣陵國下亦云屬荊也。下郯屬東海。秦爲郯郡地。文說非。丹楊郡下云故鄣郡。不云秦郡。鄣郡自據志以下。皆誤爲秦郡。齊說亦非。詳地理志。吕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郯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郯音談。〔補注〕劉攽曰。郯亦非秦郡。錢大昕曰。楚元王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紀有碭郡而傳無之。考地理志。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爲梁國。梁爲彭越所封。楚元不能得之。當從傳爲是。先謙曰。史記云分韓信地爲二國也。地理志魯國下云故秦薛郡。東海郡治郯。陳勝傳秦嘉等圍東海守於郯。是也。楚漢間稱郯郡。壬子。吕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吕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補注〕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郡臨淄可以爲臨淄。膠西則未有聞。博陽、城陽亦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錢大昕曰。秦三十六郡無東陽、鄣、吳郡及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之名。蓋楚漢之際。諸侯分王其地。各自立郡。非秦之舊。膠東、

濟北。項羽所立國名。與齊雙爲三齊。臨淄即齊郡。博陽即濟北王都也。曹參傳。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並田榮並三齊之後以濟北爲郡。師古以爲史追書之者非也。英布傳。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楚時止有九江郡。其餘皆楚漢之際所置。謂三十六之外皆非郡者。眞契舟求劍之見也。先謙曰。月表項羽分三齊。更名齊爲臨淄。然它處皆稱齊。不稱臨淄也。膠東、濟北二國。羽所立。而田榮倂之。博陽濟北王都。楚榮倂三齊。仍名齊國。臨淄、膠東、濟北、博陽皆爲郡。而膠西、城陽二郡亦於此時分立也。 吕

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今太原府太原縣治。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補注〕周壽昌曰。荀紀作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本書張良傳同。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韓信二十八人。三是二之誤。先謙曰。通鑑亦作二十餘人。此稱蓋傳寫之誤。 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補注〕先謙曰。官本下復作複。是。 見諸將往往耦語。吕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吕天下爲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吕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素嫌者也。 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吕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讀曰促。 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補注〕沈欽韓曰。據此。則太公有湯沐邑。故置家令。漢太子公主並有家令。列侯有家丞。唐六典。家丞凡莊宅田園必書其頃

畝。分其疆界。畫於簿籍。若租稅。隨其良瘠而爲收斂之數。以時入之。如家令丞掌食邑也。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爲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埽也。音似歲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管子弟子職。攝衽埽席。此謂埽席擁敬也。先謙曰。官本注。今作令。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己。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秦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爲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何焯云。皇帝本兼採三皇五帝。蓋三皇古之盛天子也。顏說蓋據定陶恭皇孝德皇諸號。以後事臆斷。周壽昌云。古身爲天子。父爲匹夫。惟舜之瞽瞍。未聞尊號。莊襄爲太上皇。是死後追尊。事係創行。因家令一言發之。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補注〕先謙曰。

馬邑。雁門縣。信以太原郡爲韓國。本都晉陽。自請移治馬邑。則馬邑是時屬韓國。胡三省云。蓋定襄未設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幷有雁門之馬邑也。今朔平府朔州治。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銅鞮。上黨縣。在今沁州西南。斬其將。〔補注〕先謙曰。王喜也。見信傳。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補注〕宋子文曰。考其文理。衍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爲王。如何卻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爲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與匈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皆分明。沈欽韓曰。廣韻丘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齊有曼丘不擇。別有魏母丘儉。非一姓也。先謙曰。史記作白土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爲王。通鑑白土下加人字。此及信傳與字並係誤衍。宋說是也。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補注〕先謙曰。樓煩。雁門縣。在今代州崞縣東北。時御史成諫帝不聽。見主父偃傳。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補注〕先謙曰。平城。雁門縣。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東。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紀傳所說也。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國自歸雒陽。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在八年、表又誤在九年。赦爲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補注〕朱一新曰、如意爲代王、本傳及諸侯王表皆不載、蓋以其年幼未之國也。春、令郎中有罪耐吕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耏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爲長矣。〔補注〕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彡毛髮貌、余以顏氏之說殊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解。且今說文耏鬚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爲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未不爲而音也。顏云耐謂頰旁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爲頰毛耳、衆毛之形、至耐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顏釋通而誤說文。明矣。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補注〕何焯曰、大亂之後、戶口減半、優之使生聚日滋。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回二十八里。元和志云、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補注〕錢大昭曰、注立、閩本作治。沈欽韓曰、案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王莽曰王路四門、顏謂公車司馬惟在北闕、非也。先謙曰、大、官本作太。史記同。集解引關中記、未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正義引顏注、作故立未央宮、立字不當作治。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吕就宮室。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子吕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吕重威、

〔補注〕先謙曰、令字爲贅文、史記、荀紀、通鑑無之、此緣下令字而衍。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補注〕錢大昭曰、宮當作官。宗正、本秦官、是時始置。先謙曰、官本宮作官。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眞定也。師古曰、垣音袁。〔補注〕王先愼曰、史記作韓王信、本書上下文俱作韓王信、則此脫王字。先謙曰、東垣、眞定縣、後改名眞定、在今正定府正定縣南。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補注〕先謙曰、柏人、趙國縣、在今順德府唐山縣西。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服虔曰、槥音衞。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槥音衞、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槥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爲櫝、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爲槥櫝、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爲貫也。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補注〕先謙曰、注令篇者、若當爲名、官本不誤。祠以少牢、長吏視葬。〔補注〕先謙曰、長吏謂丞尉也。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者、是。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

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紵音佇。罽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補注〕錢大昭曰罽當作瀱。說文瀱魚網。纖西胡毳布也。先謙曰通鑑胡注錦襍文也。纖則文而五采備者也。縠縐紗也。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觗。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子外儲右云。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不可以盛水。則卮是注器有當者也。古解觗皆三升酒器。應說受四升。誤。觗卮音義各別。而云卮作觗。未之前聞。爲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已解於上。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閒謂小兒多詐狡猾爲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猾音工外反。〔補注〕周壽昌曰亡賴。無所恃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也。張釋之傳尉亡賴。張晏注。材無可恃也。應說是。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補注〕先謙曰從婁敬之謀。見敬傳。

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非相逮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補注〕劉敞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幷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

曰知說是也。〔補注〕何焯曰。刑法志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爲三族。張說爲是。如淳不惟謬及事宗。從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其爲不仁甚矣。以今法準之。亦知張說。錢大昭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不禁嫁女娶妻。惟尚書歐陽家以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實非也。釋親父之親爲宗族。母之親爲母黨。妻之親爲妻黨。是族與黨殊。然有辨。若合異姓爲族。則名不正矣。如失之。張亦未爲得也。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爲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

春正月。廢趙王敖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補注〕劉敞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職國時俗也。吳仁傑曰。用兵貴右。見老子。衛古凶事尚右。兵者凶器。尚右、蓋以凶禮處之。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乘車貴左。兵車貴右也。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尚左。禮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諸侯王表作左官律。顏注。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爲左官。案士蓄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則左官之言。在春秋已知此。全祖望曰。仲虺爲湯左相。伊尹以右相先之。漢封爲齊左相。崔杼以右相先之。不必軍禮也。軍禮止楚人尚左。故王在左廣中。而終合中軍。季氏將左師。則似登叉尚左。此皆雖強爲之說。大抵位次之間。尚右者多。上說。師古曰。說讀曰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補注〕先謙曰。官本食作蝕。五行志。既在張十三度。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荊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爲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是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爲煩穢，不足采也。〔補注〕先謙曰：通鑑云五月太上皇崩於櫟陽宮，七月葬太上皇於萬年，考異云漢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荀悅時本尚未誤，疑故也。今從之。錢大昭云：案盧綰傳云十年秋太上皇崩，史記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晉說是也。荀紀雖較漢書明晰，然以盧綰傳、史記證之，晉灼說爲優。周壽昌云：趙翼駁李說，引史記項羽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爲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陸機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顏注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案吳王傳，朝錯上言稱高祖庶弟元王，卽異母，豈爲其後母乎？至羽紀所云父母妻子，不過家屬泛詞，遂稱及之。陸頌則文人沿說，尤非事實。案高帝紀六年，詔尊太公爲太上皇，未及太上皇后，若有之，詔不應闕。若未尊號，史不應書。況書崩不書葬，無此體例。班氏明有一誤。又晉注宋景祐、乾道本、明汪本同，或改是作無，案呂覽觀世篇亂世之所以長也，注：是多也。直寔切，音伏，不當改作無。先謙案：官本注作無。此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補注〕沈欽韓曰：韋元成傳云太上皇居陵旁立廟，而昭靈后等各有寢園，後並毀廢。光武東巡，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則高祖母不同葬萬年明矣。黃圖云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者昭靈后，不足據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已作巳，引宋祁曰：巳當作以。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補注〕何焯曰：失禮之始，至韋元成、貢禹始覺其非。

先謙曰。官本有蘇林曰。皇子封爲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爲侯者。謂之諸侯。三十字。九月。代相國陳豨反。應劭曰。東海人名豬曰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師古曰。爲音于僞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赦作舍。上自東至邯鄲。〔補注〕先謙曰。邯鄲。趙國縣。在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十里。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補注〕宋祁曰。而。舊本作北。刊誤據史記改爲而。然據漳水不在北也。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補注〕錢大昭曰。地理志常山郡縣止十八。蓋後又改隸或分析耳。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郡守。尉。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褻汙也。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

封之樂鄉。〔補注〕先謙曰，樂毅傳集解引徐廣云在北新城，正義信都有樂鄉縣。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補注〕先謙曰，史記問作聞。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補注〕劉攽曰，與猶待也。劉敞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昌字。王念孫曰，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所以與之。）襄二十五年左傳，鬪郢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罷，病也。（出方言。）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秦策，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之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趙世家，肥義易與耳。白起傳，廉頗易與。淮陰侯傳，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先謙曰，王說是。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多音據二字。

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補注〕先謙曰，敞，豨丞相也。後爲灌嬰所斬，見嬰傳。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補注〕先謙曰，曲逆，中山縣，在今保定府完縣東南。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補注〕先謙曰，聊城，東郡縣，在今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補注〕先謙曰，道即由也，見上卷。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補注〕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以見

城爲長守，帝雖惡後，不改其寬仁大度。本書顯之，文簡而意隆矣。

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參合，代郡縣，在今大同府陽高縣東北。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補注〕先謙曰：有之，謂以代爲趙屬地。前如意爲代王，張敖爲趙王，各自爲國。敖廢，後徙如意王趙，遂兼有代地。而令陳豨以代相國監趙代邊，及豨反，用周昌相如意之國。常山亡二十城，趙不能兼顧，故仍分趙代爲二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補注〕先謙曰：韓王信反，破後太原已復爲郡，今頗取以益代，故紀稱太原三十一縣，而志止縣二十一也。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補注〕先謙曰：雲中已有郡，前屬代國（見上），今取代邊以西地皆復爲郡，故代受寇益少。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斂也。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爲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補注〕沈欽韓曰：褚少孫梁世家補云：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案賀正月爲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

於官中奔士人所得入也。案此制蓋從高帝是年始。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補注〕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王念孫曰。劉說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驪說諸表通釋云以口率被懸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先謙曰。令諸國皆同之。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補注〕沈欽韓曰。案此於一算之外復賦取六十三錢也。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補注〕何焯曰。當時周昌疑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書昌也。沈欽韓曰。是時未有尚書。則凡詔令御史起草。付外施行。御史大夫為長。故徑下相國也。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霍去病請立皇子為王儀。載其品式。與此正同。先謙曰。昌字當是誤文。何說無據。相國酇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酇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酇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酇縣。云侯國。沛郡酇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酇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酇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酇側近。遞相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酇侯。是知何封酇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酇字別有酇音。是以沛之酇縣。史記漢書皆作酇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

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贊治，然則沛鄼亦有贊音，與鄼相亂，非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爲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補注〕錢坫曰：地理志南陽沛二郡皆有鄼縣，以班文考之，南陽縣作鄼，沛縣作酇，實不同也。何封在沛，故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應劭亦讀其字音嵯，故與何爲韻也。其作泗水亭碑亦然。惟臣瓚據茂陵書以爲何封在南陽，不知封南陽鄼者乃何曾孫慶，非何也。水經注沔水下亦謂何封在南陽，並又因臣瓚而誤。沈欽韓曰：時諸侯王國皆自置二千石，非漢官，故直使諸侯王知之。先謙曰：注鄼當作酇，酇音嵯，在沛地，非沛之鄼也。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補注〕吳仁傑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李注引漢書作懿稱。錢大昕曰：懿稱，美稱也，與明德對文，則懿字爲是，古文懿與意通，周書金縢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懿猶噫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噫，歎辭。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是懿、抑、意、噫四文可通用也。小顏於意稱兩字不解，由於未識古音。遣詣相國府。〔補注〕沈欽韓曰：古文苑董仲舒詣公孫宏記室書云：願君侯大開藩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則此詔實蕭相贊成之，選賢授能，相國事也。故進士皆詣相國。公孫宏爲丞相，開東閤以延賢人。薛宣語朱雲且留東閣以觀四方奇士。後此上計秀孝皆集丞相府，東京猶集司徒府，皆其故事。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補注〕劉敞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圜貌矣。吳仁傑曰：曲水詩序云：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書行義年，日夕於中甸。李注引此詔文爲釋，亦作義。刊誤據作儀，與心儀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云年老癃病，勿遣，若年雖老而非癃病，不害其爲可用，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蓋所云宋祁別本之文。先謙曰：署、署者也。此與今親供正同。署行、若云本身並無違礙過犯，署儀若云身中面白有無鬚，署年若干歲也。蓋說當而失之簡，劉說是，其年二字並衍矣。訓儀爲擬則鑿矣。有而弗言，覺免。〔補注〕先謙曰：免郡守官。年老癃病，勿遣。師古曰：癃，疲病也。音隆。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

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補注〕錢大昕曰、謂分東郡潁川之支縣以益二國、非竟罷此二郡也。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上、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注思上、官本作思土、是。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彊梁地、以爲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補注〕齊召南曰、彊梁地當作陸梁地。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一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也。宋本亦誤。存疑於此。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佗。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爲之長帥而治理之也。〔補注〕先謙曰、注長下治字、官本作帥、是。此誤。考證云、帥字譌師、理字譌李、今改正。甚有文理。〔補注〕周壽昌曰、文理、猶條理也。禮非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並作上召見。先謙曰、官本亦作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

戸。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臣瓚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卽執金吾也。爲皇太子衞。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荊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儈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缶音甀。晉灼曰、蘄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甀、而轉寫者誤爲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正作甀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甀。史記作甄。集解音直僞反。地理志沛縣蘄下云甀鄉。高祖破黥布。顏注甀音直恚反。字作缶甀。皆非。直僞直恚丈瑞三音並同。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縱酒。通鑑從漢書作佐。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上擊筑。韋昭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應說琴作瑟。是也。此字誤。又引顧說作形似瑟而小、細項。謂身小於瑟。小字不可刪。頸項一也。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臥反。上乃起

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泣數行下。師古曰、泣、目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補注〕先謙曰、官本樂作家、引宋祁曰、家或作樂、案史記作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集解引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音來各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父老作父兄。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補注〕先謙曰、史記、請下有留高祖二字、留字似不可去。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還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補注〕齊召南曰、案胡三省謂洮水當在江南、甚是。但即以零陵郡之洮陽當之、零陵去淮南太遠、與下文所云追斬布鄱陽者不合也。全祖望曰、是蓋九江之沘水、沘與洮相似而譌。布敗於蘄、反走、其國又敗於沘、方退投長沙、未至而死於番陽也。沘水見水經。零陵洮水、在長沙國境南、何容布得走之、與漢兵鬬、復任其出境、重入淮南國中之番陽也。顧祖禹欲以豐澤之洮湖當之、則在吳王濞國內、益謬。

先謙曰。余頎顧說近之。此時吳王濞未封。地屬荊王劉賈。布東并荊地。則洪湖在其城中。及戰敗。乃走番陽耳。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先謙曰。故鄡縣也。今饒州府鄱陽縣治。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補注）先謙曰。在今宣化府蔚縣東。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荊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懿反。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遊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撫循之。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諡齊僖諡及禧字例多為釐。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子。為淖齒所殺。趙悼襄王。師古曰。孝成王之子。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之、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基。綰稱疾。食其

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補注〕先謙曰。史記同。官本作三月。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㠯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㠯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㠯爲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爲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爲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補注〕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郡。文穎誤矣。且始敍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疑亦傳寫妄加之。全祖望曰。王隱晉書地道記以爲織封於交阯之羸𨻻。交阯在桂林南。尉佗所屬。役織安得王之。要之織蓋諸越之族。必其種落東接閩越。西接尉佗。其所據南武之地。蓋在南海境中。犬牙交錯。故以南海爲國而王之。文穎以爲虛封。不知文帝時明有南海王反。見淮南王安傳。傳云。前此南海王反。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則非虛封也。淮南王長傳亦曰。南海王織以璧帛獻皇帝。是未滅時。又曰。南海民處廬江界中反。則既遷後也。蓋其地在今汀、潮、贛之間。以其爲諸越之族。知其近於汀。以其所封爲南海。知其近於潮。以其遷於廬江之上淦。知其近於贛。文王二說皆失之。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補注〕周壽昌曰。致猶置也。置致通用字。次爲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而重臣之親。

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補注〕劉敞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爲公子。女爲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爲主。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而生耳。沈欽韓曰。吳起傳。公叔爲相。尚魏公主。李斯傳。諸男皆尚秦公主。劉云出秦舊是也。晉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韋昭注。大夫之妻稱主。案公卿君稱。帝女食邑即是封君。故稱公主。先謙曰。此承上文專就王國言之。下迺言列侯食邑者也。通臣即謂有功爲王者。其親爲列侯者。若吳郢以長沙柱國侯之類是也。女子下公主上當有爲字。疑誤倒在下文。並初王國之制。皆如漢朝。至景帝中五年始天子爲置吏。詳百官表。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補注〕周壽昌曰。史集解引三輔故事云。高祖被大創十二。矢石中通者四。卒征英布中流矢崩。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補注〕宋祁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王念孫曰。景祐本作上問醫。(句)曰疾可治。(句)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

間晉曰速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於是上嫚罵之曰。〔補注〕朱子文曰於文晉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二字宜去之。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補注〕先謙曰史記元有劍字班氏刪之荀紀通鑑俱用漢書無劍字。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號祖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極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絳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補注〕沈欽韓曰。雜記祝稱卜葬虞夫曰乃。乃本夫對妻之稱。先謙曰。乃者呢近之詞。音轉為儞。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補注〕沈欽韓曰。史記注引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通典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案皓木皓皮不詳）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杭世駿曰。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先謙曰。官本注。十二年作十三年。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

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

〔補注〕宋祁曰：滎舊本作熒。吳仁傑曰：惠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產祿等遣潁陰侯灌嬰將兵至滎陽。仁傑案史記本傳，嬰自擊英布歸，以列侯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遣嬰為大將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實以呂后八年。史記、漢書於高惠紀各書之，蓋重出也。文紀詔曰：前產祿擅遣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為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勃為丞相，乃以嬰為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為太尉，又誤也。通鑑於高帝十二年及孝惠七年皆書嬰屯滎陽二事，恐當刪。王念孫曰：案作熒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熒陽字作滎者，皆後人所改。唯此及高后紀、景祿本二條作熒，乃舊本之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考熒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經其川熒雒（逸周書同），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熒澤，左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於熒澤，宣十二年及熒澤，杜預後序云即左傳所謂熒澤也，爾雅注圃田在熒陽，釋文凡六熒字皆從火。隱元年注虢國，今熒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尤為此字起例。玉篇火部熒字下云：亦熒陽縣。漢韓勑後碑河南熒陽劉寬，碑陰河南熒陽鄭烈，碑熒陽將封人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熒陽，字正從火，至今明晝。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鬬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從水者。尚書禹貢熒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尖唐寶中詔以隸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人衛包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然則衛包所妄改熒作滎，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熒字多作滎，蓋天寶以前，確知熒陽、熒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為水名，不當從火，遂甯紛紛改竄，然舊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滎字下曰：滎濘，絕小水也。從水，熒省

熒。（戶扃切。）濘字下曰，滎濘也。從水，熒聲。（奴冷切。此依文選七命李善注所引訂正。）閻若璩潛邱劄記，以絕小水爲滎，雖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沛泆爲滎相發明，其穿鑿傅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熒，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伸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絕小水者，最小水也。絕與極相近，極之爲絕，猶緜蕝之爲緜蕞矣。餘見唐韻正絕字下。）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熒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小水者無涉。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此作比。先謙曰：此謂陳平等也。史記亦作此。荀紀作此四人，疑意皆顯。閩本誤。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嚮。還讀曰旋，猶言反嚮內也。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文穎曰：蹻猶翹也。如淳曰：蹻音如今作樂蹻行之蹻。晉灼曰：許愼云，蹻，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蹻、史記作翹。官本注蹻作僑。案此文本史記。荀紀同。通鑑删之。考異云：呂后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恐妄說。今不取。先謙案：考異之言與上吳說相發。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補注〕沈欽韓曰：宋文鑑唐庚高廟碑陵記云，以厤推之，以法除之，算外至高帝十二年，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黃圖長陵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在中。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棺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謚也。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

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補注]先謙曰。刑法志。何攟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韓信申軍法。[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兵權謀家。韓信三篇。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三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補注]先謙曰。蒼傳云。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為丞相。卒就之。 叔孫通制禮儀。[補注]先謙曰。通傳。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 陸賈造新語。[補注]先謙曰。賈傳。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誓。功臣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乃滅絕。[補注]先謙曰。官本泰作太。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以鐵為契。以丹書之。謂以丹書盟誓之言於鐵券。 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非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補注]先謙曰。通鑑引韋注。采事作朱土。胡注。日不暇給。蓋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 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饒。又音繞。 范氏其後也。師古曰。晉司空士蔿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匄也。 在夏

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魯文公世奔秦。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補注]齊召南曰。孔穎達左傳疏云。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曰。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召南案。孔疏所見甚卓。但加此文於左傳。實不始於賈逵。且並不始於哀平之世。據昭帝元鳳三年。符節令睢弘上書言漢家承堯之後。則彼時左傳已有此文。至劉向頌高祖曰出自唐帝。王莽稱漢為堯後。有傳國之運。迄彪王命論曰。帝堯之苗裔。皆在其後者也。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彊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徙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補注]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都于豐。[補注]沈欽韓曰。此偁劉之先徙也。穀梁僖十六年傳。民所聚曰都。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補注]先謙曰。見上卷。是曰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晉灼曰。涉、猶入也。豐公、蓋太上皇父。

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也。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惠帝紀第二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制、班氏列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已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卽位、爲恩惠也。〔補注〕沈欽韓曰、此賜民爵之始。趙策、趙賂受地者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是古但賜民金也。先謙曰、官本注卽作既。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補注〕何焯曰、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姚鼐曰、此中郎乃天子禁中親近之人、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侍中中常侍之職。其言郎中者、言郎侍於中、非以郎中爲官名也。外郎者、外廷郎也。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三署中郎、侍郎、郎中之職。後之所云中郎者、乃在司馬門中、其周廬之外爲外也。漢初所云中者、宮禁之中、而殿署在司馬門中皆爲外矣。先謙曰、姚解郎中未安。案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應劭曰、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云、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合以郎中爲名、若中大夫令、中書謁者令之比。是秦世卽有郎中叙

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尤漢初有郎中之明證（袁盎馮唐皆爲郎中枚乘爲吳王濞郎中）議郎無所見汲黯傳臣得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吾丘壽王傳遷侍中中郎東方朔傳上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合諸傳參之中郎侍郎親近天子之官郎中較疏郎中部呼爲郎別無外郎之名也此云中郎郎中者蓋漢初之郎中爲中郎官之長故其長官謂之郎中令官署謂之郎中署（見馮唐傳）亦曰郎中府（見高后紀）蘇說中郎爲省中郎其義是矣所謂外郎郎散郎則叔孫通傳高帝悉以通弟子儒生爲郎此類是也其後於郎中上增議郎、中郎、侍郎諸官比漢初之中郎而郎中反退居末秩等於漢初之外郎耳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補注〕劉敞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以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暫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姚鼐曰此合十九等之爵遞加而上故一級貴於萬錢與元年民賜與賣爵之級不同。

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太官尚食用黃金銅器案尚食亦宦官也蘇輿曰郎中疑文誤倒。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廄之御者後又令爲騎因謂騎騶耳〔補注〕沈欽韓曰執楯執戟二者亦郎也滑稽傳優旃呼陛楯郎東方朔曰位不過執戟。

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稱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

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蓋循其等也。

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擴上也如淳曰斥開也。

開土地爲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補注〕劉攽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眞金也。先謙曰。官本改上作土。張照云。監本宋本俱作斥上。今以服如注覈詳之。定爲斥土。服注斥上。壙上也。二上字亦並正。周壽昌云。斥上蓋當時自有此稱。若謂壙。更不必加稱壙土。此如穿中之類。名之曰穿。不必曰穿壙中也。趙廣漢傳。豫作平陵方上。孟康云。壙藏上也。方上與斥上。事皆一類。見張湯傳注。不聞作方土也。直萬錢。官本作直錢萬。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漢。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補注〕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今復復之也。周壽昌曰。鄧云中間廢。今復之也。復與廢對舉。不必更加復字。宋因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也之語。故云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爲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陛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閹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補注〕沈欽韓曰。此頌繫。即唐律之散禁。非謂不入狴牢也。先謙曰。官本注。陛作狴。是。荀紀。盜械作刑械。頌繫作容繫。容頌古通。顏說非是。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

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姓、施德布惠、故非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謂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此推、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諳其葉數、則謬也。鐻音遽。〔補注〕沈欽韓曰、城旦、舂本為髡鉗、今皆完。男鬼薪、女白粲也。漢舊儀、凡有罪、男髡鉗為城旦、女為舂。（威夫人髡鉗令舂、是女當舂者髡鉗也。猶宋配牢城必黥。）皆作五歲。完四歲。（此謂不髡鉗者作四歲。）鬼薪二歲。男鬼薪、女白粲、皆作三歲。罪為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為作、如司寇、皆作二歲。男為戍罰作、女為復作、皆一歲。（此五歲刑至一歲刑之次也。司圜掌收教罷民、任之以事。鄭云、若今罰作。）後周世改為五等徒、自一年至五年。唐因隋制、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辭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鬄音他計反。〔補注〕先謙曰、完、謂免也。荀紀作免之。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荀紀作吏六百石以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

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補注〕錢大昕曰，案班史本紀之例，諸侯王薨，書名不書謚。惠六年齊王肥、呂后二年恆山王不疑、七年梁王建之類是也。而惠元年趙隱王如意、文元年楚元王交，則兼其謚書之。景帝中六年梁王薨，則又失書其名矣。又諸侯王生不稱謚，高帝紀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是也。而惠二年齊悼惠王來朝，則生而謚之矣。丞相相國薨不書姓，惠二年相國何、五年相國參、景二年丞相嘉、武帝太初二年丞相慶是也。而文二年丞相陳平、四年丞相灌嬰、成帝綏和二年丞相翟方進，又并其姓書之，皆義例之不一也。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補注〕王念孫曰，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是其例也。故師古云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御覽封建部一引此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陳禹謨本刪去）。周壽昌曰，成帝鴻嘉三年，令民得買爵，賈級千錢，蓋視惠帝時每級又減去千錢矣。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補注〕齊召南曰，胡三省云，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召南案，功臣表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何焯曰，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築，而後規拓京師，後世所不及也。先謙曰，通鑑云，始作長安城西北方。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懼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爲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以母爲太后故也。是則實因母爲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

偃乃爲太后也。〔補注〕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爲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爲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爲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先謙曰、太后猶權尊之稱。魯元子偃未王、此太后不繫之齊、將何屬。齊王尊魯元爲太后、特一時權計、以圖免禍、豈必除魯元之稱而後得爲齊太后乎。劉說悼惠、公主兄弟、固是正理、然此時惠帝乃公主親弟、尚將爲其壻、何有於齊王之虛尊。顏說未可駁也。城陽、楚漢間郡、秦琅邪郡屬地也。本志爲城陽國、今沂州府莒州。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補注〕錢大昭曰、家人、漢紀作人家。五行志作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則作人家者是。先謙曰、蘭陵、東海縣、在今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厭四百餘人。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補注〕齊召南曰、案高紀及吳王濞傳、並作合陽、則屬平原。此紀作郃陽、則屬左馮翊。以王子侯表作合陽證之、此郃字誤也。然水經注已稱是郃陽矣。錢大昭曰、侯薨不書、此何以書。以高帝親兄且故代王也。先謙曰、作郃陽是。說見地理志。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年隕石緜諸一。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補注〕齊召南曰、顏說非也。閩越王無諸都冶、則泉州地屬閩越矣。東海王搖都東甌、亦號東甌王、即溫州永嘉地、非泉州地也。錢大昭曰、搖、漢紀作繇、字同。漢書搖役字皆作繇。周壽昌曰、越世家句踐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

役也。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補注〕何焯曰：諸侯王遠近地異，故豫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築城仍在春正月。秋七月，都廄災。〔補注〕沈欽韓曰：黃圖，都廄，天子車馬所在。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爲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目下別制名諱，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欲字，引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補注〕王鳴盛曰：惠帝時年二十。景帝後三年，皇太子冠，即武帝也，時年十六。昭紀元鳳四年，帝加元服，時年十八。哀紀成帝爲加元服，時年十七。平紀帝崩年十四，始加元服。以敘案古者天子諸侯皆年十二而冠，冠而生子。漢初經典殘闕，天子冠禮無明文，故無定期。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臺災。〔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引黃圖，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於臺上，故號鴻臺。宜陽雨血。〔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二年。宜陽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陽縣西五十里。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豳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補注〕先謙曰：說詳五行志，作十月，漢紀作三月。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補注〕沈欽韓曰：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以爲草妖，又以爲常奧之罰。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

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江河水少、谿谷水絕。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城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雉高三坂（當爲版）、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漢舊儀、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一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相傳云、盡鑿龍首山土爲城、水泉深三十餘丈、地則饒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先謙曰、史記二年、乃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宋祁引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賜民爵戶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是年罷左右丞相。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補注〕先謙曰、官本賣作買。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讁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劉敞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讁之、自十五至三十爲五等、每等加一算也。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樊噲也。〔補注〕先謙曰、通侯薨不書、因噲妻呂后女弟、黨於呂氏、特書之、爲劉氏得安幸也。起長安西市。〔補注〕沈欽韓曰、文選西都賦注、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黃圖云、西市在醴泉坊。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幷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騎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及嬰傳、嬰爲太尉在孝文時、此時未爲太尉、紀追書之。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危十三度。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補注〕沈欽韓

曰西京雜記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人家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先謙曰五行志先崩一日在七星初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先謙案帝十七即位自是年爲始得年二十三瓚說誤也

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引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已先謙曰官本注十作五引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安陵爲縣志屬扶風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補注〕王念孫曰懼然驚懼兒也叔孫諫築復道事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注瞿然無守之兒案瞿然即駭兒也訓爲無守兒轉失之矣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師古注懼讀曰瞿瞿然無守之兒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注懼然失守之兒案懼然皆驚兒也師古訓爲失守兒無守兒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守之兒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故以瞿瞿爲無守兒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莊子徐无鬼篇李頤注瞿然驚兒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皆謂驚兒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趎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並與瞿然同說文本作界云舉目驚界然也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高后紀第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補注〕吳仁傑曰：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舜之姓姚，四岳稱有鰥在下曰虞舜，至虞思之女歸於夏，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俾爰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於周，傳則曰邑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於卿大夫書爵、書氏、書名、書字，宰渠伯糾、公子益師之類是也。於內女外女則必書姓，或系以字，或系以諡，或系以父國，或系以夫氏，如叔姬、成風、紀季姜、蕩伯姬之類是也。陸滄云：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姒氏，配姓也。高后紀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致和中，嘗用議臣之請，改公主、郡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蓋取周王姬之稱，不知春秋之書王姬，猶紀季姜系以父國云爾。徐氏郁，屢糾載議者之言謂國家趙氏，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是誤以氏爲姓也。左傳有葛嬴、鍾嬴，要當易姬爲嬴，乃與古合。今命婦疏封，止稱父氏而不以姓冢氏，亦沿襲之久，莫悟其非。先謙曰：錢大昕養新錄云：戰國氏族之學久廢，秦改封建，雖公族無譜牒之律，民知有氏，不知有姓。高帝起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考，何知族姓所出？故項伯、婁敬，賜姓劉氏，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史記書姓劉氏，此漢制異於三代者。後人謂漢堯後，本祁姓，觀史公昧於姓氏之別，斯爲誕矣。漢爲堯後，說本向歆，史公時本無此說，即云昔見左傳，而劉夏、劉卷亦載春秋，安知漢劉必爲祁姓，非姬姓？蓋三代以前，姓與氏分，漢魏以後，姓與氏合，於漢之世，未嘗自言姓祁。北華之臣安得輒議國姓？帝姬之議出於蔡京，京固不學，而後來議者乃謂趙本嬴姓，當稱帝嬴，尤爲迂誕。生惠帝。佐高祖定天

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惠帝即位。尊呂后爲太后。〔補注〕宋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即位尊爲太后。

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補注〕何焯曰、名之、名爲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爲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後世不之求備。周壽昌曰、外戚傳、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五行志云、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案志明曰有男、曰嗣子、下又云更立呂氏子弘、可證太子爲孝惠所生也。燕靈王傳云、有美人子、太后殺之、絕後。正言燕王美人子、即王子也、此可例推。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補注〕錢大昭曰、他紀皆云某日太子即皇帝位、此處書法不同、蓋呂后臨朝稱制、與自立無異、且太子是後宮美人之子、不旋踵而爲呂后幽殺、與恆山王無異、故變文書之。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蘇林曰、台音胎。〔補注〕錢大昭曰、四王、台呂王、產梁王、祿趙王、通燕王、封年不同、此總敍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語在外戚傳。〔補注〕先謙曰、據史記、元年封呂平扶柳侯、呂種沛侯、四年封呂他俞侯、呂更始贅其侯、呂忿呂城侯、八年封呂莊東平侯、此言六人爲列侯、亦總敍之。呂祿爲胡陵侯、續建成侯釋之後、呂嬃爲臨光侯、乃婦人、不在六人之數。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爲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補注〕錢大昭曰二千石郡國守相也案其文義當是二千石各一人言令各舉一人也若郎以二千石秩加之必不能如此之優顯殊異 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以爲趙王幽殺之應

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補注〕周壽昌曰如引侯表語今表無之又此注宜在壺關侯下強與不疑徑封王未爲侯與以孝惠子侯語尤不合也不疑於二年死強於五年死故皆未列表惟宏朝武三人在恩澤表表稱襄城侯義後立爲帝仍改名宏 不疑爲恆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爲襄城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先名山 朝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 武爲壺關侯。〔補注〕全祖望曰據恩澤侯表尚有平昌侯大史記云後嗣呂王明爲呂氏之子故本書亦見之異姓王表而封侯之年據恩澤表在五侯之後故史漢本紀並失之 秋，桃李華。

二年春，〔補注〕蘇輿曰案下云春正月則此春當作冬功臣表載此事亦但云高后二年無春字 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敕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虯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爲先後之次〔補注〕王先慎曰高祖已論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此復詔丞差列侯之功排第下竟欲以恩藉列侯 臧于高廟，

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師古曰：酈商。潁陰侯臣嬰、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王陵。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飡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膳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孰食曰飡，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賜，是爲食錢，飡小食也。師古曰：餐飡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飡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補注〕宋祁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算錢，算故作祭。吳補刊誤謂今非租稅，當改爲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沈欽韓曰：唐於月俸之外，諸司各有食料錢，蓋原於漢也。先謙曰：官本注于作千，是也。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虔曰：縣有蠻夷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補注〕先謙曰：在今階州西北百六十里。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補注〕先謙曰：道字衍。前漢爲武都縣，後漢加道耳。在今階州成縣西八十里。五行志作武都山崩，而無羌道。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同。秋七月，恆山王不疑薨。〔補注〕沈欽韓曰：史記立其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與紀同。此條寫脫落也。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補注〕宋祁曰：注文莢字一本作鋏，非是。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補注〕錢大昭曰：江水下脫漢水。南監本、閩本有。漢紀亦作江水漢水溢流。周壽昌曰：何焯校小板宋本江水下有漢水二字，案五行志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

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則應有漢水二字。志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四千餘家。紀八年亦書夏。江水漢水溢。志云復出者。承三年水出而言。紀於八年江漢二水并書。則此亦不容漏矣。先謙曰。汪本、官本有漢水二字。 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太后幽殺之。 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也字下衍也字。今去。 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恆山王弘爲皇帝。 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齊弘以爲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爲襄城侯者。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外戚傳及異姓王表仍作義。五行志。秋、河南大水。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稱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書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稱古乎。（補注）劉敞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爲武王。則亦猶詩謂文王爲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全祖望曰。或謂佗改南海爲南武。引南武侯織以證之。非也。據史記。佗未受漢封時。自稱南粵武王。及僭號。自稱南粵武帝。此是脫文。漏去粵字。或謂佗改南海爲南武。

其說甚確。蓋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當在今福州汀州之交。故織以閩粵之族。侯於其地。而並非尉佗之臣。豈肯取尉佗所改地名以冠其國。是時織與佗已並爲王。則佗欲爲帝。又不肯取織封侯之小縣以自名也。審矣。查南海之有南武。猶東海之有東武。並非佗改南海之名而名之也。觀東粵王之反。亦自稱爲武帝。則知或說非矣。先謙曰。荀紀通鑑皆作南越武帝。全云本書脫文是也。古帝王多有坐號。章說失之。但亂世草澤之雄各自爲制。顏氏必以爲稽古亦太泥矣。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劭監本譌作邵。今改正。 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則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狄譌地。今改正。狄道今蘭州府狄道州治。阿陽在今平涼府靜寧州南。 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補注〕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大昕曰。者南監本閩本俱作也。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營室九度。 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補注〕劉攽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祿、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爲王。又云。病困。以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編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先謙曰。祿產將南北

軍。係后病因事見史記。王外戚傳甚帝崩云云。及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皆拙叙之詞非誤也。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

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

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補注〕錢大昭曰。九月。荀紀作八月。蘇輿曰。史記通鑑作九月。荀紀誤。南越侵盜長沙。遣

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張釋。功臣表作張釋。紀則字。燕王劉澤傳作

張卿。紀釋字。錢大昭曰。恩澤侯。自張釋卿始。張卿。張釋傳表互見。史記表及後漢書宦者傳作張澤。此又作張釋卿。先謙曰。何叔傳作張澤。史記作中大謁者張釋。古釋澤同字。釋其名也。卿蓋美稱。若言某甫矣。諸中官、宦者令丞。皆

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恩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宦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補注〕錢大昭曰。注恩。閩本作異。先謙曰。

宦本作。異是。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

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補注〕先謙曰

史記、高后紀作、乃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爲下文南北軍張本。〔補注〕宋祁曰、宋蔡邕云、皇子封爲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爲侯者、謂之諸侯。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呂祿女爲婦。知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吕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幷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補注〕宋祁曰、景德本榮作熒。先謙曰、作熒是也。詳見惠紀。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吕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師古曰、紿、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吕布告諸侯王。諸侯王吕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之、往也。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吕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吕爲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麂善

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豫音几〔補注〕王念孫曰。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辭之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疏證。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補注〕先謙曰。史記遊下有獵字。荀紀從漢。通鑑從史記。過其姑呂嬃。張晏曰。嬃音須。師古曰。呂后妹。〔補注〕宋祁曰。呂嬃樊噲妻。封臨光侯。錢大昭曰。說文。嬃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離騷女嬃之嬋媛。王逸注。屈原姊也。詩正義引鄭注周易歸妹以須。亦云屈原之姊名女須。是須與嬃古字通。呂嬃爲呂后妹也。王鳴盛曰。陳平傳。高帝命平斬噲。道中計曰。噲、呂后女弟女須夫。則其爲呂后妹甚明。顏說姊妹違誤。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它人守也。八月庚申。〔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八月當作九月。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補注〕劉攽曰。案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爲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先謙曰。史記通鑑亦作行事。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蓋窋前雖眞爲御史大夫。高后已詔張蒼代之。蒼未任事。以前窋尚在官。故循謂之行事。考覈紀表。可得其實。任敖傳云。窋誅諸呂後。坐事免。（劉書周昌傳誤。）案文紀勸進。已稱御史大夫臣蒼。知所謂坐事免者。仍指高后時。窋雖有誅諸呂功。已不預迎立文帝之事矣。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令無賈壽。蓋闕。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爲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

相平、太尉勃。〔補注〕宋祁曰、勃、邵本作以。 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齊召南曰、紀信與紀成、自是兩人。後儒以信死節最烈、沒未得封、故疑紀成即信耳。不知紀成名字早著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畤、則功臣表有明文、非死於滎陽也。高祖於功臣以父死節封其子者三人。一紀通、以父成戰死好畤。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罵項王死事。一高梁侯酈疥、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紀信從公宜有封爵、而侯表無之、必是其人並無子孫可封。晉灼及師古說蓋有見據。攽說非也。 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補注〕錢大昭曰、內讀爲納。下毋內相國產殿門、殿門弗內並同。 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 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補注〕吳仁傑曰、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漢南北軍雖號爲兩軍、相表裏、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爲中尉、請覆脫卒、得數萬人。北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爲衞司馬、衞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爲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猶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卒敗於丞相之兵。將軍之勢大略可觀。先謙曰、通鑑胡注、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注、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據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衞尉

所統。（孟康。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周勃入北軍，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衞尉，毋內呂產殿門。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郎中府吏廁中，以此知南軍屬衞尉也。）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衞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仿偟，不進之意也。徘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補注〕錢大昕曰：史記誦作訟，韋昭云：訟猶公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衞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補注〕宋祁曰：越本、邵本並無日字。）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鬬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補注〕先謙曰：馮唐傳，為郎中署長，郎中府即郎中署也。）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衞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補注〕先謙曰：官本殺作斬。）笞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補注〕周壽昌曰：案前後有兩少帝，前之少帝即後宮美人子，於高后四年幽死；後之少帝為恒山王弘也，亦明前

幽死之少帝。實爲孝惠子也。先謙曰。軹侯朝爲恆山王。壺關侯武爲淮陽王。昌平侯太爲呂王。更名呂曰濟川。所謂三弟爲王者也。史記作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梁是呂之誤。時梁王乃呂產也。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己。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文帝紀第四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應劭曰。謚法慈惠愛民曰文。〔補注〕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周壽昌曰。案民作人。承唐時舊本。非有異也。唐諱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兩漢書注多如此。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姬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補注〕錢大昭曰。六朝人稱妾母爲姨。即此意。但不知姬有怡音。因變文爲姨。此俗謂之謬耳。稱親妻之姊妹同出爲姨。豈可以稱衆妾。顏謂姬不當音怡。失之。李慈銘曰。姬妾是一義。姬姜是一義。二義異音。瓚說本當時官書。豈容臆造。若云因周姓貴而爲婦人美稱。何以無稱姜者乎。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補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恆二字。齊召南曰。監本作立子恆爲代王。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爲代王。下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恆二字。今從宋本。都中都。〔補注〕先謙曰。中都。太原縣。在今汾州府平遙縣西北。先都晉陽。見高紀。此徙都也。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

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補注〕先謙曰。漢初諸王國亦稱大夫。如漢朝。此代國之郎中令也。下文云張武為郎中令。則漢朝之郎中令。故百官公卿表於孝文元年書郎中令張武。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補注〕周壽昌曰。案喋自為唼喋之喋。司馬相如傳唼喋菁藻。注。唼喋、鳧食之聲也。正借作唼血。謂若口唼之也。史記魏豹彭越傳唼血乘勝。集解引徐廣。喋一作跕。足蹈。唼喋二字本通。至蹀字從足。淮南許注。蹈也。不能以蹀作喋。先謙曰。史記作喋。蹀喋同字。周說是也。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補注〕先謙曰。史表宋昌引東觀漢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補注〕先謙曰。史索隱云。言其固如盤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

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illegible] 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illegible] 其黨寧能專一邪？[illegible] 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illegible] 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illegible] 卜之，兆得大橫。[illegible] 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illegible] 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師古曰：[illegible] 所以迎代王之意也。[illegible] 作意字之誤也。[illegible] 所以迎代王之意，是唐時所見本尚作意不作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illegible] 詣長安。至高陵止，[illegible] 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 [illegible] 而使宋昌先

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補注〕先謙曰：史索隱引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閒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師古曰：閒，容也。猶今言中閒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補注〕先謙曰：史記璽下有符字，通鑑同。下文亦言璽符，則符字當有。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閏月己酉，入代邸。〔補注〕劉攽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補注〕錢大昭曰：服說非也。若柴武爲大將軍，位在御史大夫之上，公卿表不應失書。孝高五王傳，漢聞齊王舉兵，相國呂產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灌嬰傳，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風齊王以兵誅諸呂，齊兵不前。絳侯既誅諸呂，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爲太尉。觀本紀元年詔書，益封戶邑者，止有太尉勃、丞相平、將軍嬰，而無名武之大將軍。則其爲灌嬰何疑。嬰之大將軍，是呂祿等所置，故公卿表不載。至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其事在三年，因濟北王反，遣武擊之，事已即罷，故表亦不載。服氏謂文帝即位之初即有大將軍柴武，失之遠矣。先謙曰：錢說是也。史記亦誤作陳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補注〕王念孫曰：此及儒林傳，郢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閒侯者表皆作郢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

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補注〕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爲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爲帝非不詳也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爲酇侯也〔補注〕先謙曰陰安魏郡縣在今大名府清豐縣北二十里　頃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爲代王後廢爲郃陽侯子濞爲吳王故追諡爲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陽侯喜以子濞爲王追諡爲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酇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爲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說爲傾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補注〕齊召南曰林光當作臨光樊噲傳可證先謙曰史記頃王后上有列侯二字索隱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爲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又云蘇林徐廣韋昭以陰安侯頃王后爲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先謙案羹頡侯母亦高帝嫂也非與祠令弁據史記加列侯二字則爲二人明矣宜本注合作佛知上有安字是　琅邪王　文穎曰劉澤也　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不足以稱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補注〕何焯曰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琅邪王疏屬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識體矣　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創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如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非王之得已羣臣扶之使南鄉耳謙以爲南鄉坐可乎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

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補注〕劉敞曰：[illegible]先謙曰：[illegible]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補注〕王先謙曰：其字[illegible]寡人[illegible]
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illegible]皆以為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illegible]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illegible]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備非常。〔補注〕王先謙曰：[illegible]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鎮撫南北軍。[illegible]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illegible]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倣此。〔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制詔二字。先謙曰：官本注倣作放。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補注〕[illegible]曰：[illegible]云女子[illegible]百戶牛一頭，酒十石[illegible]女子百戶者[illegible]

祀。蓋先先年。賜民百戶牛酒。元祀。初元元年。賜吏民五十戶牛酒。而別無女子百戶五十戶之文。或者吏民但賜牛酒而不賜爵。則其婦不別沾賜。非女戶也。惟章帝元和二年詔。賜鰥寡孤獨。此文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或當如章懷之說。河南則止於河南戶所據。不普洽天下。與前書中非不同。沈欽韓曰。顏說是。然婦人無男得爵者。得牛酒。酒大丁與女戶事也。章懷知其不可通。以爲此是女戶頭（唐律疏議戶內並無男夫。直以女人爲戶。其終則爲絕戶）。但女戶甚少。百戶共賜亦疑分布。予以爲係據享中百戶率得牛一頭酒十石。不限有爵無爵之差也。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酺者是也。字或作䣿。書襄傳。〔補注〕宋祁曰。䣿、南本浙本並作酺。沈欽韓曰。說文。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鄭注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禮器注。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賈公彥云。州長黨正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族師卑。不得官物。唯得醵錢爲之。族師卑不得官物爲之。稱醵器用瓦器。明堂禮者有醵之。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然則與醵同是合錢醵飲也。先謙曰。史記集解出錢爲醵出食爲酺。又案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補注〕宋祁曰。呂產南本浙本無呂字。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補注〕宋祁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

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補注〕王先謙曰、東牟侯同時受封賜。見傳。先謙曰、史記有東牟侯劉興居六字。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補注〕王啟原曰、劉澤王琅邪、係奪齊一郡。呂台為呂王、以彭城為國、係奪自楚者。今誅呂祿、呂國廢、澤又徙封、故仍以其地還齊楚。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幷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孥同。假借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並載詔議、本書以入刑法志。又云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為早晚字也。〔補注〕先謙曰、說文、早、晨也。从日在甲上。蚤、齧人跳蟲。蚤叉或體字。此假借通用以為古字。則謬矣。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先謙曰、無也字是也。史記亦無。天下人民未有慊志。應劭曰、慊音愜。慊、滿也。師古曰、慊、快也。〔補注〕錢大昭曰、史記慊作嗛。荀子榮辱篇、嗛之而無嗛於鼻。楊倞注、嗛當為慊。音義與慊同。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晉灼曰、嬗、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兄也下有惠仁以好德五字、無秉上皆字。

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補注〕宋祁曰。越本專作傳。先謙曰。史記亦作專。越本說。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然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穎曰。景帝名。〔補注〕蘇輿曰。史記避諱作子某。此紀直書子啟。蓋親盡不諱也。下文句以啟告朕。史記亦刪啟字。敦厚慈仁。〔補注〕先謙曰。史記、通鑑。皆作純厚。荀紀作敦厚。從漢書。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己生正嫡。但爲後者。即得賜爵。〔補注〕何焯曰。當爲父後。正謂嫡長耳。顏注非其曰非己生。尤乖於理。封將軍薄昭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補注〕何焯曰。先立太子。後立

景后母。時代王王后先卒，竇姬乃以子貴也。立皇后，稱皇太后命，將著代之意。立太子母上，史記有諸侯皆同姓五字。蓋謂之矣，字蓋
后於諸侯之國。今[illegible]
壽。周亦有長[illegible]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
汲王在乎。
曰：阽，音[illegible]反。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illegible]而莫之省憂。師古曰：[illegible]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
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illegible]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illegible]今歲首，不時
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
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音女教反。〔補注〕先謙曰：[illegible]豈稱養老
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illegible]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illegible]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
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illegible]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
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丞或尉自致之也。〔補注〕先謙曰：[illegible]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補

先謙曰、百官志、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云、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通鑑胡注引漢官云、斗食佐史、卽斗食令史、

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卽爲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補注〕周壽昌曰、行猶如本字讀、顏音非、

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補注〕吳仁傑曰、督有兩義、西域傳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此用督察爲義、晉令云、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蓋決罰之名、顏注丙吉傳、但云察視、非也、於文紀亦知其爲責罰、復兼察視爲言、隋志載梁杖督之制云、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宇文周定五刑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笞者笞其臀、鞭者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人加笞者從督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鞭笞之刑、若如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比之爲輕、笞用竹、鞭用生熟韋、而杖則用荊而已、鞭至殘剝、笞至露形體、杖督則不至此、殆晉所謂扑刑、宋子京親執以扶梁者耶、然則督爲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猶存、唐因隋舊、督與鞭罰之制、併廢不用、顏不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爲義而已、說文、督殺同篤音、督察也、殺、擊物也、蓋古字少、故卽以督爲殺、先謙曰、督殺亦假借通用、凡此類言古字少者皆誤、

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耏作耐、古耐耏同字、又據史紀、孤兒九歲以下亦得賜、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涌曰出、〔補注〕先謙曰、二十九山、五行志作山二十九所、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來有也字、史記作乃循從代來功臣、循脩因形似而誤、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

保宗廟。〔補注〕蘇輿曰，史記已作以。以已字通。然依本書例作目爲合。已尊昌爲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補注〕先謙曰，官皆至九卿，非詔文。劉攽云，諸從朕六人，進秩有差，而修史者終書之耳。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目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文二年書衛尉足，史記作定，誤也。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鄔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爲鄔乎。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庶作鹿。是。史記作清郭侯，集解引如注，清音靜。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補注〕錢大昕曰，丞字衍。周壽昌曰，丞字非衍也。此故常山王之丞相也。百官表，諸侯王國，景帝中五年，始改丞相曰相。此在文帝初，宜仍故稱。表下書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即其例。功臣表作常山相，無丞字，省書文。先謙曰，周說是。史記亦有丞字。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補注〕錢大昭曰，丞相薨例書日。不書者，惟陳平、灌嬰書薨不書日，申屠嘉不書日，翟方進書薨仍書日。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益字，義異。各守其地，目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補注〕王啟原曰，三輔不以封列侯。列侯食邑近者距長安數百里，遠者且千里、數千里。惟關內侯則食邑畿中，比於周之圻內諸侯，而降列侯一等。此列侯乃徹侯，故云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

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爲吏，謂爲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王及列侯長子皆稱太子，王母稱太后，不必天子也。下文詔云已立其子太子遂爲趙王，皆是。先謙曰：官本注末無者字。史集解引李奇作張晏，語微異。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婺女一度。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補注〕何焯曰：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聞此言。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補注〕先謙曰：史記士作兆。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師古曰：匄音蓋。匄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爲恩惠也。商書殷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徭。〔補注〕先謙曰：官本繇讀曰徭作繇音徭。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憪，寢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憪，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憪音下姦反。〔補注〕宋祁曰：蘇林注文憪字下疑有然字。先謙曰：官本注貌下無也字。遠德，謂德及遠外人胡越之屬。史集解引漢書音義，憪下有然字。索隱云蘇說蓋近

其京師設皆疏。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衞。師古曰、飭、整也。設與勑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四字作音勑。案此謂京師兵衞。其罷衞將軍軍。（補注）先謙曰、宋昌所領也。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損、纔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補注）宋祁曰、驛、舍。置、廄置、案廚雜云、置、驛也。春正月丁亥、（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吉禮六、齊武帝永平中耕藉田、用丁亥。王儉以爲亥日經藉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甲、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甲、有事於地用辰。何佟之云、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藉、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劉敞曰、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補注）王啟原曰、東方朔傳、顧成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藉田。本紀四年服虔注、顧成廟在長安城南。此漢藉田定所也。孝武耕於上林、昭帝耕於鉤盾弄田、紀故別著之。食貨志云、上感賈誼言、始開藉田。先謙曰、官本藉作籍、注並同。籍藉古書假借通用、故藉或爲籍。注應本作籍、韋本作藉、當正作耤。說文耤下云、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从耒昔聲。藉下云、祭藉也。一曰草不編、狼藉。籍下云、簿書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粢、稷也。在器曰盛。粢音咨。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讁、責也。食者、所以爲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讁作謫。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除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闢疆、開土地也。賈

龍郵曰。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衞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設疆邇也。皆類此。〔補注〕王先愼曰。衞侯事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賈誼本之。顏偶有不照。周時尚不許衞侯名辟疆。漢初不得取名明矣。前說是。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閒王。〔補注〕先謙曰。遂字涉上文而衍。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補注〕宋一新曰。諸侯王表代王等均以二月乙卯立。與紀差一月。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補注〕沈欽韓曰。管子桓公問篇。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文苑英華儲瓘非謗自注兩漢故事文帝三年于永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凡五物。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設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淮南主術訓。舜立誹謗之木。高注。書其善否於華表木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補注〕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賓也。故吏以爲大逆。先謙曰。以與已同。劉攽讀。史記約下有結字。集解引漢書音義云。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後欺而止之。不爲祝詛也。顏說本此。蓋略見集解引。吏

吕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吕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朕甚不取。自今吕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文。用兵取其威武。故玉器皆用虎。先謙曰。郡守。史記作郡國守相。索隱引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鐫取其同心也。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吕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耗。致有天變。故不遂其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乏。是。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吕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十月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在虛八度。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遂率列侯之國。〔補注〕錢大昭曰。遂。南監本閩本作朕。先謙曰。官本作朕。史記亦作朕。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補注〕錢大昕曰。丞相三公除授例皆不書。文三年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以罷太尉書也。成帝綏和元年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大字衍）根（監本無根字）爲大司馬。以罷將軍書也。哀帝元壽二年。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以正三公官書也。成帝初卽位。以元舅侍中衞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特書於本紀者。王氏簒國之漸也。將相罷免例不書。惟建

元二年、丞相嬰、太尉務免。元壽二年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免。猶省。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補注〕先謙曰。詳長傳。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入北地。居河南為寇。是也。此誤倒。白羊、匈奴王也。通鑑胡注。此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取。衛青所奪者是地也。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補注〕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酒葛二字。先謙曰。雲陽。馮翊縣也。遣丞相灌嬰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匈奴傳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五行志云。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補注〕先謙曰。高奴在今延安府膚施縣東。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皆為代王時都。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補注〕先謙曰。高紀、功臣表俱作陳武。史記同。將四將軍。〔補注〕齊召南曰。四將軍。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寧侯魏遬。深澤侯趙將夜。見史記將相名臣表。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秋天下旱。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師古曰。詿亦誤也。音

并。〔補注〕錢大昭曰，詿誤本史記張儀傳。周壽昌曰，顏訓本說文，特誤誤於文不辭。廣雅，詿，縈也。王莽傳，臣莽爲受詿上誤朝之罪，注亦訓欺。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補注〕劉攽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先謙曰，居字不加，文意自明，非脫也。史記亦作與王興居去來，去謂叛去，來謂來降。集解引徐廣云，乍去乍來也。顏云棄之去而來降，則與字意不了，宜當如劉說添居字矣。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興居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上天入雲，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遂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官本，諸曰二字作音字。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六月大雨雹。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補注〕錢大昭曰，王子侯表，悼惠王子十人，皆以五月甲寅封，此作七人，又作九月，皆誤。王鳴盛曰，荀紀同表，是紀誤。先謙曰，高五王傳亦誤作七人。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補注〕先謙曰，坐持兵自衞，人告勃反。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言還顧見城，因即爲名，於義無取，又晉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因即爲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民放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民放倒。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補注〕先謙曰：賈誼、賈山皆諫，詳食貨志及兩傳。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死雍上當更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云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此正釋道死雍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於蜀，道死雍。史記將相名臣表云縣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皆其證。先謙曰：官本脫正文雍字。嚴道，今雅州府榮經縣。雍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罳作思。王念孫曰：江南本是也。說文無罳字，漢書作罘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罘罳者，皆因罘字而誤加网也。且顏注罘字有音，而罳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先謙曰：五行志作罘思，通鑑胡注、古今注云：罘罳，屏也。又云：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蘇鶚演義云：罘者，浮也；罳者，思也。謂織絲之文，輕疏虛浮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罘罳。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率乘輿決罘罳而出也。此罘罳當以舊注為

正。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補注〕先謙曰、賈誼諫、見誼傳。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訶何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補注〕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補注〕先謙曰、狄道、隴西縣、今蘭州府狄道州治。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補注〕先謙曰、詳溝洫志。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棨音啓。

〔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司關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示，示也。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也。如云兩行書緒帛者，乃小宰質劑鄭注所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今之券書。釋名，莂，別也。大書札中破別之也。此又同周官之傳，別以帛書，故移軍郡謂之繻，今謂之路引。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少一闢字。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藝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籍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補注〕洪亮吉曰。此蓋周禮甸師代王受眚烖遺意。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晉灼曰。廑。古勤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勤。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補注〕劉攽曰。謂疑當作爲字。先謙曰。史記作爲。古謂爲同字。劉說非。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功臣表云。缾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誤矣。因曰段會宗即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豈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亦云徐廣曰卬姓段。南史集解引徐說。時與顏同。蓋顏誤採他人說而誤以爲徐也。匈奴傳云。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至彭陽。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補注〕齊召南曰。上郡將軍昌侯盧卿也。北地將軍寧侯魏遫也。隴西將軍隆慮侯周竈也。見匈奴傳。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補注〕周壽昌曰。顏注約束教令於義複。申者重也。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補注〕宋一新曰：監本劫作劫。先謙曰：官本作劫，胡三省云：力止也。較文說爲合。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董赫是董渫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成侯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內史董赤，即侯史記。欒布將未嘗爲內史，故公卿表不書。此文建成侯既衍建字，以內史連欒布爲句，亦非非寬。先謙曰：齊說固當，但董赤爲內史興軍，非無涉，殺入不倫，疑史記誤文，故班氏於匈奴傳但書成侯董赤爲將軍，而刪欒布。然布傳明云孝文時至將軍，則布亦未是也。匈奴傳無建字，與表及史記合，明此建字傳寫譌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場。幣，祭神之帛。〔補注〕先謙曰：史記墠作壇。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師古曰：言賢爲上，然後及親也。〔補注〕先謙曰：顏注當在左戚下。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補注〕周壽昌曰：鄉音享，祭祀饗亦鄉也。燕禮注：主國君饗時。釋文饗本作鄉。後漢光武紀三年詔有曰：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與此意同。先謙曰：周說是也。史記作躬享。通鑑作專享。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又云日中有王字。玉海一百九十五引讖緯同。先謙曰：成紀在今秦州秦安縣北三十里。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補注〕先謙曰：文應說本史記。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補注〕周壽昌曰：此漢廷策士之始。前此即位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未聞舉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鼂錯以高第由太子家令遷中大夫。傅納以言。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鼂音千段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誤矣。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補注〕宋祁曰：案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帝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孫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新元。先謙曰：史索隱云：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春三月，

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補注〕何焯曰、不以后禮喪葬、故不曰崩。書曰皇后、則但退處、未嘗廢也。張說仍外戚傳。周壽昌曰、廢后死不書、哀帝謝后、成帝許后皆廢、不書死、此史例也。孝惠后雖廢置別宮、究無明詔廢之、故仍書薨。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縻。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補注〕蘇輿曰、率意、猶言極意。前詔令三老等率其意以道民、亦謂極其意之所至也。先謙曰、率無極義。元成紀多言悉意、是也。悉率雙聲、故字變為率耳。無有所隱。〔補注〕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錢大昭曰、閩本隱下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蘇林曰、棫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補注〕先謙曰、匈奴傳云、歲入邊、殺略甚眾、雲中、遼東最甚。帝患之、乃使

使遣書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遠達作遠逮。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入作又。是。史記作又。其作吾。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惻怛作怛惕。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結也。〔補注〕錢大昭曰。徹古轍字。南監本、閩本作轍。先謙曰。官本正文注並作轍。史記作結軼。以諭朕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補注〕周壽昌曰。顏注天子二字失檢。匈奴傳解其明。此說為贅。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返、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趨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秋大雨為災。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丙辰，在東井十三度。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稱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補注〕何焯曰：後書郡國志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案此則飛狐口即代郡之常山、曲陽與上曲陽相接者也。句注則雁門關。沈欽韓曰：史集解引蘇林，飛狐在上黨者，誤。元和志：自蔚州飛狐縣北入媯州懷戎縣界，即古飛狐口。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于安次，亦謂此道。明志：飛狐峪在山西蔚州廣昌縣北，今為黑石嶺堡。蔚州志、飛狐口在州南三十里。周壽昌曰：百官表、惠帝七年，奉常免。師古云：免，名也。此蓋即其人，史失姓耳。顏云：下皆姓，此亦應是令姓。案七年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張武非姓，亞夫、悍俱未書姓。猶景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尚不能預稱，則英布為九江王時，已稱淮南王。景帝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而食貨志於衛青擊胡，即稱大司農。武帝以後尚稱大農。武帝始設三輔，而景帝後五年詔已稱三輔。蓋補稱或追稱，此等處班史無定例也。假徐說為正。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補注〕錢大昭曰：漢紀意作蹶。意、蹶古通。春秋季孫意如，公羊傳作隱如。沈欽韓曰：歐陽忞輿地廣記：代州雁門縣有句注山，一名西陘山。方輿紀要：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句注陘。先謙曰：匈奴傳云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補注〕錢大昕曰：景帝中二年，始改

郡守曰太守，此太字衍，本傳無太字。先謙曰：史記亦無太字。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補注】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何焯曰：屯與次異，屯有分地，次備調發也。沈欽韓曰：御覽百九十引三輔故事曰：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徼是也。石徼西有細柳倉。元和志：細柳倉在咸陽西南二十里，周亞夫軍細柳此是。又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南三十二里，別是一細柳。案張說在昆明池南者，是長安之細柳原，非此細柳也。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補注】蘇輿曰：祝茲侯，史紀不書名。祝茲，史表作松茲（徐廣云一作祝），本書功臣表，厲以呂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孝文七年，康侯悼嗣（史表同）。據紀，是年厲爲將軍，則表載薨年誤。厲薨當在六年春後，或在明年，悼嗣封後，爲將屯將軍（見下）。金革無辟，禮宜然也。自呂后四年至孝文後七年，表當云二十七年薨，七年上亦奪後字。史記絳侯世家及本書周勃傳並云是年徐厲屯棘門，知非紀誤。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簸蝩。蝗音胡光反，蝩音鍾。【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蝩作蟲。五行志作春天下大旱。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民得賣爵。【補注】先謙曰：史索隱引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

七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三字作二。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生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師古曰：奚，何也。當今之世，咸嘉

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皆同也。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遭也。音離。哀人父子，傷長者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補注〕王先謙曰：天下當有地字。天地之靈，與下社稷之福文正相對。此脫地字耳。史記作賴天地之靈，是其證。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四方之內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四方之內無四字。通鑑注引作四方之內。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猶忝辱也。行，音下更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補注〕劉攽曰：與讀曰歟，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荷此類，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王念孫曰：天年下脫終字，當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史索解引如注曰下有與發聲也四字，顏刪之，非也。此與商經我民與胥甚之與，皆助句之詞。左僖二十三年傳：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有幾三字連文，釋文與音餘，絕句，亦誤。）襄二十九年傳：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晉語：諸臣之委室而徙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韋注讀曰與，辭也。）又左昭十七年傳：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何辭之與有。

言何許之有也。晉灼曰、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趙語、知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爲語助。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莊序成王踐奄、鄭注、踐爲翦。釋名、三年之喪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此漢人古義、伏說是。王先慎曰、此及下絰帶無過三寸、皆指給喪事者言之。後漢禮儀志、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足爲此文無斬衰之確證。伏說是。既曰衣冠、其無跣足不待言也。先謙曰、史集解引伏儼作服虔、宋祁云、漢語、荀爽所作。又案荀紀皆無踐作皆無跣足、通鑑亦作跣、皆主孟說、然不知伏義之長。絰帶無過三寸。〔補注〕錢大昭曰、絰誤爲經、南監本、閩本及漢紀竝作絰。先謙曰、官本作絰、史記同。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補注〕李慈銘曰、服說是也。古之衣車皆有布、喪車柒車用白布、不得禁之。此自以陳設車器爲言。若如應說、則及兵器難解、豈有以布蒙兵器者乎。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補注〕王先慎曰、後漢悉沿此制、詳見禮志。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無下臨字、是也。非臨時、禁宮中無得擅哭、哭下自不得再有臨字。此誤衍。先謙曰、荀紀亦無臨字。以下、師古曰、爲下棺也。音義與窆紀同。〔補注〕先謙曰、以與已同、下葬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補注〕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

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喪母、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祭也。考之文帝遺詔、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何焯曰、史家服以下、謂服已下、於殯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斷自已葬之後矣。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顧劉駁正者也。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閻若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羣臣便除、罷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元宗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爲始。（案元宗二宗之喪爲二十七日、見崇義碑中。）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爲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所幸慎夫人以下至少使、得令嫁、帝殆有鑒於呂戚之事。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捍爲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補注〕朱一新曰、案史記將相名臣表作捍、索隱云、一作悍、徐廣云、姓徐、一名厲、即祝茲侯也。據表、尚有衞非我叔亦爲車騎將軍。蘇輿曰、徐以悍爲祝茲侯、不誤、至云一名厲、則誤合兩人爲一。悍當爲悼、形近致誤。悼、徐厲之子也。厲發悼嗣、據表文可考、不書祝茲侯、從其官號耳。史表索隱悍亦悼之誤。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又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內史、掌治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臧。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補注)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中民。此避唐諱改。蘇輿曰。古者皆金以斤計。斤率二十兩。與今以十六兩為斤者異。齊策高誘注。二十兩為一金。趙岐孟子梁惠篇注。二十兩為鎰。公孫丑篇注。古以一鎰為一金。是也。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公羊隱五年傳何注。百金猶百萬也。此百金是金百斤。直錢百萬。漢金價賤。故高祖賜宋今則五百金。予陳平則四萬金。唐太宗以孔穎達等著諫太子。賜金一斤。(見唐書穎達傳)是金至唐價貴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王符傳注引謝承書音義云。弋、厚也。綈、默皂也。廣韻又作武。云黑衣。按以弋為皂者。據賈誼書自衣皂綈。疑皂乃皂之誤。說文。綈、厚繒也。則訓弋厚者是也。何必定以黑色為衣乎。又古今注云。文帝履不借親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補注)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沈欽韓曰。晉書索綝傳。三秦人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綝曰。漢陵中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案本紀書如此。則是帝崩後臣子違其素志也。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

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爰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正失篇、孝成帝問劉向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文王、此語從何生、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大小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補注〕何焯曰、冀再從文帝貴廉潔賤貪汙、吏坐贓者皆禁錮、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是帝之爲政不專於寬也、特刑不濫耳、張武獲勛受賂不飭、未至大惡、故加賜以媿之、豈概施諸下、姑息成風、致貪吏放手哉、嗚呼仁哉

景帝紀第五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景皇帝，荀悅曰：諱啟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謚法云：繇義而濟曰景。文帝太子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孝文之中子也。餘詳外戚傳。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補注〕何焯曰：文帝以乙巳葬，既葬，乃即位也。史記云太子即位於高廟，此皆與禮所譏，不宜削略。沈欽韓曰：公羊傳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後世概前即位之制，乃用公羊說。此猶近古。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補注〕劉攽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王啟原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據家語廟制篇，以為孔子之言，雖不足據，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其文而云禮，蓋佚禮之文。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

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補注】王啟原曰、白虎通云、歌者在上、舞者在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補注】錢大昭曰、鄭司農注春官大胥云、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先謙曰、史案隱勸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案今當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師古曰、遂、成也、遂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曰、耆讀曰嗜。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補注】錢大昭曰、毛詩、禮記、漢書皆作帑、今孟子作孥。孥、俗字也、起於呂忱字林、見張參五經文字。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補注】錢大昭曰、案不私其利也五字、當從閩本在不受獻之下。先謙曰、錢說是也。史記五字正在不受獻下。除宮刑、【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除肉刑、與上複、出自是傳寫誤改。且下云重絕人世、知非謂肉刑也。刑法志不言文帝除宮刑、然下文中四年云、死罪欲腐者許之、蓋文帝時實有除腐刑事。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

等也，音平。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補注〕先謙曰：詳禮樂志。以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后祖宗之功德，〔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著於竹帛四字。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補注〕先謙曰：詳文義，功上不當有世字。史記、通鑑俱無。史記議下有曰字，疑世乃曰字之誤。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所作歲，張云歲時遣使，正釋歲字之義。顏注所本自作所耳。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閒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𣪠畜；師古曰：磽謂磽埆、瘠薄也。陿謂褊隘也。𣪠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磽音苦交反。陿音狹。𣪠，古繫字。〔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食貨一引磽陿上有地字，今本脫，當據補。地磽陿與下地饒廣對文。或地饒廣，薦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補注〕劉攽曰。注麋鹿食曰薦。衍一曰字。王念孫曰。如以薦爲草。則薦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薦者。聚也。言地饒廣。薦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荐同。莊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晉語、戎狄荐處。韋杜注並云。荐。聚也。漢書敍傳。薦樹之棘。師古注。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地饒廣爲句。薦草莽爲句。水泉利爲句。周壽昌曰。趙充國傳。令虜亡其美地薦草。唐書契苾何力傳。逐薦草美水以爲生。此言草莽之薦。水泉之利。古人變文以對舉也。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寫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補注〕先謙曰。通鑑作青。胡注。青。陶舍子青。以文後二年爲御史大夫。景二年爲丞相。見百官表。五月。令田半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除田半租。此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詔除田租。至此年始復收其半租也。先謙曰。通鑑云。三十而稅一。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績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相申屠嘉。〔補注〕錢大昭曰。信、廷尉名。百官表。孝文後元年有廷尉信。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行謂行事。若今署任也。顏說非。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

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卽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補注〕沈欽韓曰。此與見爲吏監臨受財物者異科。以其遷免徙罷。非威力所劫。但官屬送財。自不應受耳。故雖奪爵而免其坐臧也。顏說誤。漢法。初罪免官。復論奪爵。已奪爵矣。免官何待言乎。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補注〕先謙曰。通鑑同。漢紀作十一月。誤。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補注〕沈欽韓曰。本年十五以上出算錢。今寬之至二十歲。始傅著於版籍也。先謙曰。史索隱引荀悅云。傅。正卒也。春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閒王。閼爲臨江王。師古曰。閼、音一曷反。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師古曰。係、音胡計反。〔補注〕錢大昭曰。功臣表。孝景二年。侯嘉以則弟紹封二千戶。本傳、漢紀同。係當作嘉。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號。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補注〕先謙曰。晉說誤。詳見表。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補注〕沈欽韓曰。恢說謀反發覺。復誣父爲知情。故云不孝。晉說是。顏謂怨其父而謀

反。欲令遵坐。豈人情邪。其赦囂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闢。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辟作壁。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補注〕先謙曰。官本食作蝕。五行志作壬午。晦在胃二度。漢紀作辛巳朔。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補注〕先謙曰。丹徒。會稽縣。今鎮江府丹徒縣東南十八里。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蓺等與濞等爲逆。師古曰。蓺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補注〕先謙曰。史記在後九月。蕭作律。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閼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補注〕劉敞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何焯曰。此十月或九月之誤。史記是年有後九月。然近下中四年。亦記十月於年終。周壽昌曰。何說非也。此係寫誤衍兩日食於兩年耳。五行志載景帝朝日食前後甚詳。此兩年未載。漢紀同。益知無其事。且紀兩年俱排春夏秋序。獨此無冬字。尤其顯證。先謙曰。通鑑承用漢紀。胡三省亦糾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補注〕先謙曰。陽陵爲縣。志屬馮翊。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在十二月。五行志在虛九度。　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七年冬。表作十一月己酉。通鑑從之。荀紀從本紀。　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補注〕何焯曰。先立皇后。而後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　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爲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幷言之。〔補注〕錢大昭曰、顏說非。功臣表、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功爲侯、孝文時有罪國除、孝景中元年、侯應以成孫紹封。史記同、則應乃苛之曾孫、不得謂之孫矣。汾陰悼侯周昌、傳至孝文時有罪國除、孝景中元年、（俗本作中二年誤。）侯左車以昌孫紹封爲安陽侯、（昌傳亦以左車爲昌孫。）則左車乃昌孫、非昌子也。孫子二字當有闕誤。王先愼曰、史記作封苛孫平爲繩侯、昌子左車爲安陽侯、顏說本此而誤。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補注〕錢大昕曰、謚、誄、死者所用、策則初封及之國者所用、謂諸侯王薨大鴻臚主奏謚誄、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主奏策也。瓚以策爲哀策、非。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漢儀注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爲大鴻臚、改行人爲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令、當是表誤。〔補注〕劉攽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得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稱典客爲大鴻臚、行人爲大行、由它書師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劉攽曰、案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薨、猶云大行令奏謚、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非忠、即大行令也。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

賵。[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賵。師古曰：襚音遂，賵音芳鳳反。（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此亦史臣所追書。] 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竟也。輓音晚。（補注）王念孫曰：案其薨葬，薨字涉上文四薨字而衍。諸王侯薨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故師古云畢事，葬事也。不當更有薨字。史記孝景紀無薨字。先謙曰：官本大作太。] 匈奴入燕。[（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遂不和親四字。] 改磔曰棄市，勿復磔。[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補注）蘇輿曰：案此郡國諸侯新立之太宗廟。] 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郡尉爲都尉。[師古曰：更，謂改其號。] 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補注）錢大昭曰：功臣表皆云四月丁巳封。先謙曰：史記作夏，表是也。封下十九字當在前膠東王下，傳寫者誤移於此。] 皆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同。]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 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迺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

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孝惠張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書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書崩。瓚解爲謬。〔補注〕錢大昭曰。七字衍。史記漢紀俱無。先謙曰。官本注釋作說。夏旱。〔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秋大旱。與此異。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幾盡在尾九度。立皇子乘爲清河王。〔補注〕錢大昭曰。表云三月丁酉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陽德宮。誤。沈欽韓曰。謂廟爲宮。此古義也。春秋經、傳、毛詩皆然。以周有文武世室。魯有魯公武公世室。故爾雅又云。宮謂之室、室皆謂廟也。瓚云。諱廟言宮。文帝何以不諱。而顯言顧成廟乎。此不通雅故而妄說。長安志。景帝廟在咸陽縣東北十五里。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下平。〔補注〕蘇輿曰。史記平準書。益造苑馬以廣用。故綰有此奏。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補注〕何焯曰。以宮易死。是則異於使無罪幼童。輕絕其世。傷天地生物之和者。周壽昌曰。西漢年紀引作欲腐刑者許之。外戚傳。許廣漢有罪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注。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魏志、鍾繇書於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是不獨以宮刑贖死也。十月戊午。日有蝕之。〔補注〕劉敞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補注〕錢大昭曰。表云三月丁巳立。先謙曰。史記、荀紀、通鑑並與紀同。表誤。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

央宮東闕災。〔補注〕先謙曰、說詳五行志。更名諸侯丞相爲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補注〕周壽昌曰、爾雅釋詁、職、事也。業也。周禮天官、閒民無常職。注、謂無事業者。言無罪者失其事業、無以爲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周壽昌曰、通典刑四雜議上云、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荅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正此年事。先謙曰、若猶及也。文致於法者。胡三省云、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傅致之。案如周說所引是也。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補注〕先謙曰、詳百官表。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僞金。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燿。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夏四月。梁王薨。〔補注〕錢大昭曰、梁王武不書名。疑傳寫者脫之。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爲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

師也。車騎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轓以簟為之。或用革。如淳曰。轓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欒盈。即是有鄣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轓音甫元反。版音方遠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吏訛史。從宋本改。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朱軛有吉陽筩。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補注〕劉攽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前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耳。全祖望曰。是時或已分右內史之地以屬中尉。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亦未可定。觀武帝將上林。其時亦尚未定三輔。而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則中尉已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隱然分三輔矣。特其後始改定京兆、馮翊、扶風之名耳。先謙曰。全說近之。然三輔之稱。或係史家追改。本書此類頗多。皆上丞相御史請之。〔補注〕先謙曰。謂請其罪。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蘂反。〔補注〕先謙曰。惟、思也。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補注〕先謙曰。武泉在今朔平府右玉縣西北

境。

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軫七度。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補注〕先謙曰：中三年四旱禁之。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先晦一日在翼十七度。條侯周亞夫下獄死。〔補注〕王先慎曰：史記亞夫死於中三年，是也。亞夫免丞相，公卿表在中三年。本傳亞夫謝病免相，頃之，上召賜食，居無何，買葬器事起，遂入廷尉，不食死。玩文法，亦不應隔免相後四年。侯表，孝景三年為太尉，七年為丞相，有罪國除。自三年順推至中三年，正合七年之數，明不當在後元年也。此文蓋傳寫誤移之。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補注〕周壽昌曰：案高紀已歷舉徹侯作通侯，此仍作徹，轉寫偶誤也。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鴈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沒入者，沒入其馬。〔補注〕先謙曰：上有春字，此不當復出。史記，匈奴入鴈門在三月，禁食馬粟在正月，皆春月，非明下春字為衍文。荀紀删之，是也。通鑑亦誤承漢書而誤衍。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

曰、纂、今五采屬粹是也。組者、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粹、會也。會五採者、今謂之錯採、非纂也。紅讀曰功。粹音子內反。絛音它牢反。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以下語皆與此詔上文同。朕親耕、后親桑、㠯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徭。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㠯備災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彊毋攘弱、眾毋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耆㠯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竝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補注〕周壽昌曰、張瓚二說近之。師古說非也。果詐自稱吏、則須律本罪、已無尚容其從中漁奪哉。觀下文云云、直在察吏。張亦云治其詐稱吏也。詐偽為吏數語、即詔所云不事官職耗亂者也。吏㠯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也。師古曰、漁者若漁獵之為也。〔補注〕周壽昌曰、侵牟猶掠曰漁、漁獵是兩事、顏謂漁為獵、非。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與說。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㠯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

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爲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宦。故減訾四算得宦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它皆類此。〔補注〕何焯曰。董仲舒所謂選郎吏以富訾。指此訾算也。司馬相如以訾爲郎。姚鼐曰。此所云宦。謂郎也。漢初郎須有衣馬之飾。乃得侍上。故以訾算。張釋之云久宦減仲之產。衛將軍舍人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是也。漢之仕進。大抵郎侍及仕州郡及辟府辟召三途。郎乃宦於皇帝者也。無訾不得宦於皇帝。自可仕郡縣及辟府也。至武帝建學校。弟子既後。則郎不必訾算而後登。而入羊入粟補郎吏甚於昔之訾算。皆景帝前所未有。應謂限訾十算乃得爲吏。不悟此制不通行於凡吏也。先謙曰。官本監本正文注宦俱作官。下並同。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貨賄也。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植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

錢。出宮人歸其家。〔補注〕王鳴盛曰、文帝崩、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宮人、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復出陵妾府歸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吕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取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補注〕錢大昭曰、罔古網字。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埽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吕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補注〕王先慎曰、至於二字涉上文而衍、御覽八十八引無至於二字。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武帝紀第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强叡德曰武。〔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諡法云。克定禍亂曰武。景帝中子也。〔補注〕先謙曰。史景十三王傳、廣川王以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帝第九也。先謙案。子長曰伯。末曰季。居中者皆爲中子。非必次二也。文帝前后有三男。竇后生景帝。而史記梁紀云孝文之中子也。亦其證。母曰王美人。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爵少上造。年四歲。立爲膠東王。七歲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爲太子。爲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甲子。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爲列侯。蘇林曰。蚡音鼢鼠之鼢。師古曰。蚡亦鼢鼠字也。音扶粉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鼢。地行鼠。伯勞所作也。一曰鼴鼠。重文作蚡。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補注〕劉攽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謂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

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吳仁傑曰：通鑑考異云：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實後來追改。案魏司空王朗云：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即位以來，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爲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一二數，蓋爲是也。時雖從有司之議，改一元爲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至五元則未有以名，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年爲元鼎四年。然則謂年號起於元鼎，固然。謂元鼎爲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齊召南曰：致論當矣。然謂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則恐無臣子妄造元號之理，蓋必有詔命追稱，而今不可考耳。

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師古曰：衛綰也。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衞公孫鞅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爲關東從長，張儀爲秦昭王相，爲衡說，㠯弱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爲法，賞不失卑，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商君作秦君，又注在請皆罷下。考證云：執術，監本譌執衛，宋本無術字。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㠯齒，朝廷㠯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然則作然即，古字通以即爲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

自遭蠱吕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吕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吕上。已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爲糜鬻。鬻音之六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中也。復音方目反。〔補注〕沈欽韓曰。漢最重復除。故民爵不得過公乘。只五大夫當復除也。蓋此文景雖申養老之典。未有復卒之令。然至九十而復其子孫。則推恩者尚鮮。至唐而老者給侍之恩稍寬。先謙曰。官本注中也作申也。是。）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補注〕沈欽韓曰。語本公羊僖三十一年。）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爲歲事。（孟康曰。爲歲祈也。於此造之。歲吕爲常。故曰爲歲事也。師古曰。歲吕爲常是也。謂致敬耳。非止祈穀。〔補注〕劉攽曰。爲音于僞反。謂爲歲事也加以禮耳。先謙曰。孟劉說是。當下屬爲句。）曲加禮。（如淳曰。祭禮有所加益。）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爲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師古曰。帑讀與孥同。）秋七月。詔曰。衞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補注〕先謙曰。饗遣故衞士儀見續漢禮儀志。）其省萬人。罷苑馬。吕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補注〕蘇輿曰。孝景造。至是罷。）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補注〕先謙曰。申公事詳儒林傳。）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丞相嬰、太尉蚡免。（師古曰。竇嬰、田蚡。）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奎十四度。）夏

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補注〕王念孫曰。此言星狀如日。而夜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九。並作有星如日。夜出。周壽昌曰。案依此紀爲是。蓋有物如日。夜出。既難指爲日。又不得名爲星也。文獻通考日變載此條。無星字。象緯考日變異載此條亦然。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補注〕錢大昭曰。注之鄉二字。南監本閩本並倒轉。先謙曰。官本作鄉之。是。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饑。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卽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卽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便橋在京兆府咸陽縣西南。架渭水上。在長安北茂陵東。去長安二十里。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此橋與門對。因號便橋。案師古云平便同字。攷說文。采古辨字。與平字篆作𠀤者迥別。古讀便辨通耳。非以平爲便也。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補注〕錢大昭曰。表傳並作房陵。先謙曰。今鄖陽府房縣治。紀作防。乃房之形近誤字。胡三省云。漢諸王國有太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義。中傅出入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傅教導王。梁王傳作中尉。閩越圍東甌。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爲閩越王。惠帝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甌音一侯反。〔補注〕周壽昌曰。東甌、地理志不載。續志會稽郡永寧。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地。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尾五度。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新鑄作也。置五經博士。夏四月，平原君薨。服虔曰：王太后之母，武帝外祖母。〔補注〕錢大昕曰：婦人薨，例不書，此以外祖母尊特書。先謙曰：官本注大作太。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六月丁酉。誤承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萬石趾、韋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沈約云：漢氏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主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補注〕先謙曰：文帝竇后也。五行志：六月，有星孛于北方。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長星出於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為蚩尤旗。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補注〕先謙曰：大行，當作大行令。此當稱之大司農，當為大農令。太初元年始更名大司農，百官表可證。此類皆史家追書之。未至，越人殺郢降。〔補注〕錢大昭曰：越上當有閩字。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㠯三星見、故爲元光。〔補注〕錢大昭曰、三當作長。先謙曰、官本作長。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補注〕俞樾曰、謂孝與廉各一人、非郡國各一人也。漢制有以孝舉者、有以廉舉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議曰、不舉孝、當以不敬論。不察廉、當免。是孝異於廉也。馮唐傳、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乃唐以孝舉之證。孺子長夏承碑、察孝不行。孔廟置卒史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並其證。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中尉無程不識。是時中尉爲張歐。又案李廣傳、廣爲未央衞尉、不識爲長樂衞尉。即灌夫傳田蚡所云程李俱爲東西宮衞尉者也。此文當云長樂衞尉、誤作中尉。屯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㠯赭著其衣、犯髕者㠯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㠯鑿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髕、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扉、草屨也。劓音牛冀反、字或作劓、其音同耳。髕、音頻忍反。扉、音扶味反。〔補注〕先謙曰、此說亦見元紀、刑法志。書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孝經援神契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本尙書象以典刑之語、此今文家說。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即此家白虎通五行篇、髕象作髕處、扉上有屨雜二字。大傳亦作髕處。蒙巾作蒙皁巾、與荀子書及楊倞注所引愼子又各不同。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道職而可使也。〔補注〕王引之曰、率俾猶率從也。詳見經義述聞尙書。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愼、晉灼曰、東北夷、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

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即謂此。〔補注〕錢大昭曰，古文愼作昚，不从目。北發渠搜，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為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瓚說近是。〔補注〕錢大昕曰，大戴禮少閒篇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之文凡四見，而南撫交阯僅一見。其文又不相屬，則非以南北對舉明矣。孔子三見哀公為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記。即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也。瓚何不致而妄為此說乎。盧辯注大戴以北發為北狄地名，李善注文選以為國名，與晉灼說同。師古改為徵召之義，誤矣。然小顏之誤，亦自有因。公孫宏傳載元光五年制詔，有北發渠搜南撫交阯之語，明以南北相對，遂為徵召於義似尤然。此實詞詞之誤，平津對策略而不言，蓋知其誤而不欲說破之耳。渠搜西域之國，以為北方亦未通於地理。（新序雜事篇亦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又承武帝制策之誤）氐羌徠服。師古曰，徠古往來之字也。氐音丁奚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嗚虖，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虖讀曰呼，嗚呼，歎辭也。臻，至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吕求，夜寐吕思，師古曰，夙，早也。興，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與，辭也。言美而且大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何行而可吕章先帝之洪業休德，師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師古曰，三王，夏殷周。朕之不敏，不能遠德，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睹，古覩字。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吕書對，著之於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

等出焉。〔補注〕沈欽韓曰、通鑑考異云、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惟建元元年見於紀、故著之。洪邁容齋隨筆云、策問中云、朕親耕藉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齊召南云、本傳仲舒於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則仲舒對策、實在建元元年、無可疑者、又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五行志仲舒對曰云云、本傳在廢爲中大夫時、居家推說其意、是賢良對策、不得反在元光元年也、又案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嚴助傳武帝善助對、擢助爲中大夫、則三人皆同歲舉也、弘後爲博士、免歸、元光元年復徵賢良、俱非元光元年事。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先晦一日、在翼八度、又云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嫚與慢同。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爲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輜重。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爲縣。本衞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補注〕宋一新曰。閻若璩云。當讀東南二字截作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先謙曰。官本勃作渤。注界下也作焉。通鑑刪入勃海三字。考異云。勃海乃在頓丘東。此恐誤。今不取。故閻氏云然。頓丘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爲列侯。〔補注〕周壽昌曰。五人無姓氏。注不詳。表亦未列。考功臣表。是年紹封者。宣平侯張敖後爲廣陵侯。穎陰侯灌嬰孫賢爲臨汝侯。餘三人無考。然皆以列侯紹封。非初封列侯也。封上疑脫紹字。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氾及凡十六郡界也。氾、音敷劍反。〔補注〕先謙曰。濮陽在今大名府開州南。通鑑考異云。河渠書河決瓠子。東決鉅野。蘇林云。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然則瓠子、卽濮陽縣境隄名也。發卒十萬救決河。〔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於其旁。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孟說是也。淬音千內反。〔補注〕劉攽曰。予謂救決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疑當云龍淵廟。案景帝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沈欽韓曰。此武帝所自作廟。服如說是也。長安志、漢武帝龍淵廟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元和志、漢龍泉廟在興平縣東北二十四里。武帝廟號也。水經注。渭水舊枝瀆因故渠。又東逕龍泉北渠北故阪北卽龍泉廟。又云。衞縣河南有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旁。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此亦本如說溝洫志云云也。案溝洫志集龍淵宮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築宣防宮在元封時。非此年也。如淳說耳。假若有之。卽是武帝廟後郡國行幸處所作原廟。或以龍淵故名。非此龍淵宮也。至孟康泛引西平界之龍淵。（元和志。蔡州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與河決東郡遠隔。師古說據上文救決河爲說。又信孟康之說。疏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章譌帝。今改正。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師古曰，坐灌夫也。〔補注〕何焯曰，坐矯先帝詔，非獨如師古所云灌夫也。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草。〔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隕霜殺草木。案荀紀、通鑑與此紀同，志木字蓋衍。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補注〕先謙曰，從唐蒙之請，詳西南夷傳。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補注〕劉敞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王念孫曰，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即此所云治阻險者。謂通道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入寇亦便矣。未聞欲伐人而先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為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補注〕王先慎曰，外戚傳，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是梟首者止楚服一人，皆字當衍。八月，螟。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官本注蟲作蟊。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譌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闕翦不辭，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滋甚。〔補注〕宋祁曰，舊本正文續作給。王念孫曰，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食，則本作給食明矣。荀紀亦有縣次給食之語。若作續食，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食，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食，通典選舉一同。先謙曰，官本偕作階。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補注〕先謙曰：官本算作筭。春，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補注〕先謙曰：從顏說，詳食貨志。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衞青出上谷，〔補注〕錢大昕曰：案是年青自太中大夫爲車騎將軍，元朔五年春青爲大將軍，公孫賀皆不載車騎之號，其時猶未甚貴大將軍之失非則傳寫脫漏也。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爲龍城。〔補注〕先謙曰：據匈奴傳，師出在秋。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閒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晉灼曰：入猶遇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臨時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率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謂古者出則治兵，入則振旅，整齊其衆，不廢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爲害，而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棄軍而奔北也。輯與集同。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補注〕先謙曰：所任不肖，謂不稱其任也。故下廷尉，非但責其任用不肖之人。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文穎曰：少吏，小吏也。〔補注〕何若瑤曰：百官表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爲少吏。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稼反，他皆類此。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

蒯恥改行。師古曰：蒯，除也。音所劣反。〔補注〕錢大昭曰：賈誼傳蒯會稽之恥，注蒯拭除之。復奉正議，厥路亡繇。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復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繇作義，是注無復字。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師古曰：循，從也，由也。夏大旱，蝗。〔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並同。六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月有星孛於北方。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蒙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爲初始也。蘇息之蘇，非息生蘇，應說失之。〔補注〕先謙曰：以置朔方郡，故稱元朔，顏說亦非。武帝初改之元，皆有非實無空言也。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爲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繇讀與由同。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師古曰：天地四方爲宇。臻，至也。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補注〕王念孫曰：旅猶養也，即王制所云養耆老。選豪俊，講文學，師古曰：講謂和習之。稽參政事，祈進民心，師古曰：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之。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閉郡之中，故云闔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總下有一字，是。闔與合同義。太元元攡一闔一合，猶一闢一闔也。合郡猶總一郡，顏訓闔爲閉，轉失之迂。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於天子也。雍讀曰壅。〔補注〕宋一新曰：監本注聞下達作逮。先謙曰：官本作逮，是。通鑑注引亦作逮。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師古曰：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燭，照也。元元，善意。〔補注〕蘇輿曰：案顏紀注元元，善也，此顏所本。史索隱引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據此則元元亦蒸庶通稱，古人自有複語耳。厲蒸庶，師古曰：蒸，衆也。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補注〕沈欽韓曰：鶡冠子道端篇：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黃石公下略：蔽賢者，身受其害。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應劭曰：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一錫，瓚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應說出緯書外，傳禮含文嘉亦有之。蘇輿曰：白虎通攷黜篇：能進善者賜納陛。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賜之納陛以優之也。與大傳不同，蓋今文異說。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補注〕先謙曰：官本而作則。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臣術篇引太誓，與此四語同，此今文太誓也，馬融所致疑者五事而趙岐云後得者，今僞孫書悉據馬融所列者補入，乃轉遺此四語。此所㠯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㠯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㠯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爲不勝任也。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師古曰，暢，通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神農，結網罟，㠯日中爲市，交易之衆，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解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解作懈。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詩也。倘數九，人君當除舊變政，復歸合於先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言天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飭制易數，㠯救流弊也。是㠯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天瑞篇，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又莊子天道篇，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㠯鑒新。師古曰，追觀舊跡，㠯知新致，而爲鑒戒。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㠯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逋音布胡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補注〕錢大昭曰，敗，閩本作殺。先謙曰，匈奴傳，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作敗。

者是也。惟都尉太守又異。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衞青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薉君南閭等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薉，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薉君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口二十八萬人下。薉與濊同。魏志夫餘傳，國有故城名濊城，本濊貊之地。又濊傳，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名。今不耐濊皆其種也。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補注〕先謙曰：食貨志，彭吳開道通薉貊朝鮮，置滄海郡。蒼滄字同。平準書作彭吳賈，而其事不詳。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補注〕先謙曰：菑川王三字誤衍。帝紀不致，而從之遂紕謬。攷異云：按諸侯王表，菑川王志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顏云菑川王志，誤也。石臞王云：志薨，子建嗣。元朔二年，建正新嗣位，何爲有几杖之賜？恐誤或衍文。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文穎曰：慈，愛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補注〕先謙曰：從主父偃策，詳偃傳。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衞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西至符離。師古曰：符離，塞名也。〔補注〕沈欽韓曰：方輿紀要，符離塞在豐州河西北。一統志，豐州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

朔方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前漢郡治三封。三封故城在套外黃河西岸。九原故城在烏喇忒旗北。五原郡治九原縣。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乙作巳。五行志作二月乙巳晦。在胃三度。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吕上于茂陵。〔補注〕先謙曰。此及上立朔方郡。皆從主父偃計。詳偃傳。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吕防姦也。內長文所吕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王念孫曰。困學紀聞云。或云古寫本兼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案舊注皆承強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李慈銘曰。宋劉昌詩蘆浦筆記云。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王應麟所謂古寫本者。蓋即劉氏之說。楊慎從之。以爲於下文尤爲貫串。然晉灼張晏魏晉時人。皆已從內長文之說。章惇所藏古本從何得來。豈又知梁劉之遺所謂蕭該中物耶。蓋由讀者臆託。妄書古本。以欺人耳。吕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其赦天下。夏。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雁門。〔補注〕先謙曰。太守共友也。據匈奴傳。入雁門在秋。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補注〕先謙曰。從公孫宏之請。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同。大將軍衞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補注〕先謙曰。案衞青傳。青出師時。爲車騎將軍。立功後。始拜大將軍耳。游擊將軍蘇建、彊弩將軍李沮、騎將軍公孫賀、輕車將軍李蔡、將軍李息、張次公。凡六將軍也。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教也。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正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訓方爲道。或訓方正者與聞字義不相屬。方聞之士。卽博聞之士也。廣雅。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言禮壞樂崩。下言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召南云。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且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誤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博二字明矣。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師古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學。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爲博士置弟子。旣得崇化於鄉黨。又以獎厲賢材之人。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補注〕何焯曰。歸美於弘。故先著詔書以尊人君。興起絕學之美。而仍不沒其實。秋。匈奴入代。殺都尉。〔補注〕先謙曰。朱央也。見匈奴傳。

六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十一月癸丑晦日有蝕之。漢紀作癸酉。春二月。大將軍衞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六將軍。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彊弩將軍李沮。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

夏四月。衞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寒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渡沙幕。〔補注〕先謙曰。官本。徑萬作經下。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繇讀與由同。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曰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哀公曰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補注〕王念孫曰。韓子雖爲言選賢。此言論臣。論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篇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誘注竝云。論。擇也。擇亦選也。字本作掄。說文。掄。擇也。景公曰節用。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尼曰。政在節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財作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被釋免。或得減輕。今大將軍仍復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

者，無所流貤。應劭曰：貤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為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貤，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貤音弋豉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貤也。〔補注〕宋祁曰：貤音移，又音難易之易。王念孫曰：案貤讀與施于中谷之施同。敘傳「貤于子孫」，貤即施也。周南葛覃傳「施，移也」，故今人猶謂移封為貤封。喪服傳「絕族無施服」，鄭注「在旁而及曰施」，大傳「施」作「移」，是施與移通也。此言流貤，亦取旁及之義。故應劭說為移，若以貤為重次弟，則流貤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詔貤字在流字之下，若如師古說以為無有差次，不得流行，則當移貤字於流字之上，仍須加數字以釋之，而其義始明，何其謬也。說文以貤為重次弟物，乃貤字之本訓，此詔借貤為流移之移，則非重次弟之訓矣。沈欽韓曰：說文「賸，遂予也」。蓋後人通以貤為賸。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補注〕先謙曰：詳見食貨志。

元狩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補注〕先謙曰：據京房易傳，麟腹下黃耳，云白麟，非黃可知，顏說非也。麋身當作麕身，形近致誤。作白麟之歌。〔補注〕先謙曰：歌載郊祀志。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補注〕沈欽韓曰：案淮南謀反在元朔六年，秋祀特以與衡山事相繼，故同在是年冬也。黨與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直云民凍死，於文未安，五行志作民多凍死，明此奪多字。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太子。〔補注〕何焯曰：因治淮南獄，聞武安之謀，故立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等爵。民為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師古曰：憯、

痛也。怛、悼也。憯、音千感反。怛音丁曷反。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服虔曰、怵音裔。應劭曰、狃怢也。如淳曰、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怢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弄也。怵、或體訹字耳。訹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皆如此例。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謏訹、而說者或改爲訹導之訹、蓋穿鑿也。謏音先誘反。訹音述。〔補注〕陳景雲曰、狃怢二字當乙。臣瓚本蓋以怵爲怢也。錢大昭曰、怵讀若訹。說文、訹、誘也。食貨志、善人怵而爲姦邪。李奇云、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王念孫曰、服本怵作怢。案釋詁釋文云、怢、音逝。張揖雜字音曳。曳與裔同音。故服云怢音裔。宋作怢者是也。晉灼注、狃怢也。後漢書蔡邕傳注、狃怢、猶慣習也。言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故習於邪說、而謀叛逆也。淮南衡山傳贊云、剸儀邪辟之計、謀爲叛逆。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怢邪臣計謀爲淫亂。索隱、怢音誓。怢、謂習。言習於邪臣之謀。彼云怢邪臣計、此云怢於邪說、其義一也。故服應本皆作怢、而訓爲狃怢。至如本始作怵、而訓爲誘怵耳。蓋俗書怢字作伏。（今書傳中狃怢字多作伏。猶杕杜之杕俗作枤也）與怵相似而誤。若韓長孺傳之訹邪臣浮說、南越傳之怵好語、則其字皆從朮而訓爲誘怵。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慘慘、憂戚之貌。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耄。耄者稱也。一曰眊、不明之貌。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周壽昌曰、巡行宜讀本音、與前循行同。從故此顏音非。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者宣詔書之文。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

職。使者已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鄉即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贅音之鋭反。〔補注〕沈欽韓曰、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何休云、最、聚也。若今聚民爲投最。方言、萃、雜、集也。東齊曰聚。案最、贅、萃聲同一義也。說苑、秦使黨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柳六度。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陽名也。師古曰、皋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應說並失之。鏖音烏曹反。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補注〕先謙曰、匈奴傳、匈奴聞公孫敖出。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則其水在匈奴北邊。然水生馬。何關漢事。而史紀之。應說非也。地理志上黨郡有余吾縣。水經濁漳水注、涑水出發鳩山。東逕余吾縣故城北。又逕屯留縣北入漳。所謂余吾水。即此水也。余吾、在今潞安府屯留縣西。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師古曰、馴音巡。謂擾也。應說是也。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已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白鸚鵡。時以爲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蓋息取歷。驗有茲獻。上以幽遐勞費。撫慰弗受。〔補注〕沈欽韓曰、唐書音樂志、嶺南有鳥似鸜鵒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武紀、南越獻能言鳥。注漢書者。皆謂爲鸚鵡。若是鸚鵡。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鸚鵡秦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即吉了也。將軍去病、公孫

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補注〕周壽昌曰，案後書明帝紀注，居延，本匈奴地名，武帝因以名縣。案地理志，張掖郡去北地千里，括地志居延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此云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其道里相合。是年置武威、酒泉郡，想卽於其時名縣，但未分隸張掖郡耳。又案霍去病傳云濟居延遂臻，有居延澤在西北，故云濟。豈匈奴別有一居延歟，韋說不誤，顏注失之。王啟原曰，北地六郡之一，秦舊郡。張掖爲河西五郡之一，實在北地之西北。居延今爲蒙古額濟納旗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有居延澤在東北，則張掖郡之居延，實以居延澤而名，非別有居延地。其人降漢而置縣以處之也。顏監從見六朝多僑置郡縣，遂居延亦如此。周申韋說是也。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衞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補注〕劉攽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耳，疑紀誤。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屠音儲。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補注〕齊召南曰，杜佑通典云，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爲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天水屬國都尉治勇士滿福，五原屬國都尉治蒲澤，而張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非確。但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先謙曰，史正義云，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曰屬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補注〕朱一新曰，案地理志，武威太初四年開，酒泉太初元年開，與此不合。豈開郡實在太初時，紀繫於

應。乃終暮之耶。先謙曰。當從祀說。見志。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不載。夏。〔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師古曰。貸音吐戴反。〔補注〕先謙曰。食貨志。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卽此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補注〕先謙曰。因三郡益少胡寇。故減其半以寬天下之繇。發謫吏穿昆明池。如淳曰。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貲者為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謫音讁。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補注〕先謙曰。據食貨志。以貧民尚不能相救。迺徙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會稽自在關東。志未言及。未知紀誤或志漏也。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幣。朝覲以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見食貨志。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賈人末作貰貸。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

算。此緡錢。是緡錢也。故謂其用所施於吏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為是。緡音武巾反。〔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緡下云。釣魚繁也。與緍義別。此借緡為緍。段氏以緍為後人增造字。非也。廣雅釋詁。緍、木也。緍、算也。玉篇。緍本作緡。案緍蓋訓木。若今商賈成本之類。算緡錢者。占度貨物成本直錢若干。準納官稅。有不實則罰以法。詳見食貨志。先謙曰。官本吏重作利重。是。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四月。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補注〕先謙曰。四將軍。前將軍李廣。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曹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其踵。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鄧展曰。闐音填。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得山乃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補注〕王念孫曰。戰字後人所加。云死者數萬人。則戰死可知。且紀本無戰字。匈奴傳作漢士物故者萬數。亦無戰字。先謙曰。官本士戰二字倒。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此紀為誤也。師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為後。食其非襄。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弟也。坐侵陵壖地。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補注〕先謙曰。時既乘牡馬。見平準。非故平其賈。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補注〕先謙曰。通鑑作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考異云。食貨志。前已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此誤。徙天下姦猾吏民於

邊。師古曰。猾、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吕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吕下至乘從者帛。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師古曰。流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補注〕先謙曰。官本金上有百字。引宋祁曰。百金。新本無百字。案監本金上亦有百字。非。注者下。官本無也字。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初作誥。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也。李斐曰。今敕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六月。詔曰。日者有司吕幣輕多姦。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爲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補注〕先謙曰。食貨志。時鑄三銖錢。盜鑄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即此所謂幣輕多姦也。馬匹直二十萬。自上乎之。何預幣輕。李說謬。農傷而末衆。師古曰。末、謂工商也。又禁吕并之塗。李奇曰。制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并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吕作兼。是。故改幣吕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吕檢約姦邪。〔補注〕先謙曰。改幣者。改三銖鑄五銖。非去半兩也。五年紀誤。李據爲說。未檢志文。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師古曰。稽、考也。音工奚反。廢期有月。應劭曰。禁半兩錢及餘幣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淳曰。期音非。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非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而山澤之民未諭。師古曰。未諭者。未曉告示之意。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者所吕導之未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

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孟康曰。虔。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晉灼曰。致擾矯虔。韋昭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虔。劉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蒸。衆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諸說分撟虔爲二義。皆非也。呂刑。奪攘矯虔。周官司刑疏引鄭注曰。矯虔。謂撓擾。春秋傳曰。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如鄭君說。是矯虔爲撓擾之義。故與奪攘連文。此詔於撟虔吏下。即云乘埶以侵蒸庶。又云紛然其擾。則撟虔之爲撓擾。明矣。何紛然其擾也。師古曰。擾。煩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褚大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食貨志。褚大徐偃等。其四人無考。大又見儒林傳。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補注〕王念孫曰。諭當爲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爲民師也。下云舉獨行之君子。舉與論義相近。故古書或以論舉連文。荀子成相篇云。天乙湯論舉當。論舉即選舉也。若云諭三老孝弟。則與以爲民師四字義不相屬矣。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如淳曰。蔡邕云。天子以天下爲家。自謂所居爲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爲行在也。〔補注〕周壽昌曰。帝時方行幸。故有徵詣行在所之詔。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李奇曰。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師古曰。無位。不被任用也。冤。屈也。失職。失其常業也。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爲政尙細刻。〔補注〕先謙曰。食貨志云。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此姦猾爲害。即并兼之徒。上文撟虔吏。即守相爲利者也。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補注〕先謙曰。得鼎汾水上五字。誤文。通鑑刪之。考異云。漢紀亦云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案封禪書。欒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得鼎。詔曰。間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一月辛。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恐深侯爽。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欒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並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得鼎於汾水上也。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補注〕先謙曰。上庸漢中縣。在今鄖陽府竹山縣東南。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死。師古曰。翟音狄。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三月。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雪平地厚五尺。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師古曰。邇近如一。是爲仁也。不憚艱難。是爲義也。今京師雖未爲豐年。〔補注〕錢大昕曰。據魏相傳。是時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稻與草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補注〕沈欽韓曰。火耕者。刈稻了。燒其藁以肥土。然後耜之。稻人職。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師古曰。抵、至也。重、音直用反。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補注〕何焯曰：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關之後。以武帝之雄，豈應拓都邑出臣下之家財乎。應注出於流傳，非實事也。以故關為弘農縣。〔補注〕先謙曰：弘農縣，弘農郡，今陝州靈寶縣南四十里。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孟康曰：有不輸稅，令民得告言，以半與之。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三月水冰，是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與此作雨雹異。案霜雹皆恆寒之罰，霜霰三者分敘，此事載雪下，不載雹下，是雪為正字，而雹為譌文。荀紀通鑑作雹，並承紀誤。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勃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補注〕先謙曰：是歲置弘農郡。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補注〕先謙曰：夏陽在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汾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脽者，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一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脽字耳。故漢舊儀云葵上。〔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鄈，河東臨汾地，即漢之所祭后土處，从邑、癸聲。鄈正字，脽借用字。漢舊儀又作葵。司馬貞云，舊河東呼脽與葵同耳。酈道元分鄈耳與脽為二，失之。先謙曰：官本一里作二里。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補注〕

周壽昌曰。史記封禪書云。遇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語簡略。不如此文周詳。是班述元文。史從删錄。亦一證也。祭地冀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周時乃分爲并州。劉攽曰。兩河間曰冀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并作幷。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師古曰。邈、遠絕之意。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子字。其封嘉爲周子南君。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爲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爲鄭公。建武十三年。此于觀爲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書姓而後稱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補注）宋祁曰。汪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本乃得誤。據平紀改正。錢大昕曰。此於觀爲衛公。閩本此作封。建武十三年。封姬常爲衛公。郡國志。衛公國本觀。沈欽韓曰。鹽鐵論。誅秦篇。大夫曰。先帝大聖。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南君。南與男通。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周語。富辰曰。鄭伯、南也。書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男、任也。白虎通。南之爲言任也。公羊傳云。小國稱伯子男。又云。春秋伯子男一也。董子三代改制篇。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周爵五等。春秋三等。（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又云。杞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案武帝時。春秋惟公羊。故周子南君之號。用公羊杞子伯義。直以子男并稱。不取甸男服名也。戰國時。周之別封。稱東周君、西周君。衛元君亦自侯降號爲君。漢制、未爲通侯而食邑者。皆稱君。王啟原曰。沈說子南義爲子男。是也。殷子男國地五十里。王制、孟子所言是其制。與本紀言天子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則以地言。猶不成子南。雖君三十里。而使同於子男而稱君也。元帝時。進周承休侯。平帝時。進爲公。在後漢改衛公之前。知爲衛子南之後。誠以衛後而進衛公。西京不應先封鄭公矣。先謙曰。官本注。此作封。是。汪文在下。以奉周祀下。

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

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窐曲之窐。師古曰：渥音握，洼音於佳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洼，深池也。蓋在今敦煌縣西。方輿紀要云：沙州境有渥洼水。先謙曰：官本注與凡馬下多異字。作寶鼎天馬之歌。〔補注〕先謙曰：二歌並見禮樂志。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泗水，統淩、泗陽、于三縣，本屬東海郡，帝分爲王國。先謙案：傳，常山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詔立憲王子平爲眞定王，商爲泗水王。是此紀不能獨書立商爲泗水王，而上明脫平爲眞定王五字。據表，王勃之廢，平、商之封，並在元鼎三年，與傳云勃國除月餘合。此立下十字當在三年廢徙房陵下無疑，此乃史表誤班氏也。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應劭曰：隴，隴坻坂也。師古曰：即今之隴山。坻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在天水郡隴縣。三秦記云，其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先謙案：隴縣在今秦州清水縣北。登空同。應劭曰：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作空桐，史記同，通鑑作崆峒。胡注：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漢臨洮之地。先謙案：溢樂即今鞏昌府岷州治。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曰：音嗟賴。〔補注〕錢大昕曰：古祖厲與嗟賴聲亦相近。沈欽韓曰：玉篇，祖子邪切，縣名，字从衣，不从示。河水注：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祖厲川水出祖厲南山，西北流注於河。明志：靖遠衛西南（今寧夏府地）有祖厲河，東北有亥剌河，皆注於大河。一統志：祖厲河在鞏昌府會寧縣南，本名厥花河，亦名南河，又西北逕靖遠縣界爲祖厲河，下流入黃河。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補注〕錢大昕曰：案自是年至太初元年，相距八歲，中積二千九百二十二日，冬至當在癸亥，不得到甲子。再以月法取之，得積月九十八，又二十七日有奇，冬至當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得置閏於天正前也。若用太初之元，則辛巳之冬至又後天一日。史家特據當時所頒之朔書之耳。律歷志載元朔六年甲申朔旦冬至，乃太初改歷後追推之，當時未必以爲算首也。立泰畤

于甘泉。天子親郊見。師古曰。祠太一也。見、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據郊祀志。以十一月朔冬至昧爽郊拜泰一。以得鼎推策與黃帝時等也。立畤甘泉在十月。朝日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吕朝。夕月吕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補注〕先謙曰。郊祀志。朝朝日。夕夕月。則揖。瓚說卽此次所定儀。詔曰。朕吕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師古曰。眇、細末也。德未能綏民。師古曰。綏、安也。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吕祈豐年。冀州脽壤。廼顯文鼎。獲祭於廟。師古曰。得鼎脽旁。祠在脽上。故云脽壤。壤、耕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補注〕錢大昭曰。祭南監本閩本竝作薦。先謙曰。官本祭作薦。是。注故作蓋。禮樂志云。物發冀州。兆蒙祉福。卽此事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補注〕先謙曰。官本兢兢作競競。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吕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補注〕劉攽曰。予謂親省邊垂兩語耳。先謙曰。親省二句當如劉說。望見泰一。修天文襢。文穎曰。襢、祭也。晉灼曰。襢、古禪字也。臣瓚曰。此年初祭太畤於甘泉。此祭天於文襢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修天文襢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月。卽天文襢之祀也。〔補注〕先謙曰。說文。禪、祭天也。襢俗字。望見泰一。謂郊見泰畤。修天文襢。謂朝日夕月。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禮樂志云。光夜燭。德信著也。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齋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補注〕蘇輿曰。白虎通。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見續漢書禮儀志注。王本詔意蓋今文說如此。馬鄭說易。竝以先事布令言之。蓋漢世郊用辛丁。仿古郊用上辛丁巳用牲遺意。朕甚念年歲未咸登。師古

曰登謂百穀成。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丁酉拜況于郊。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補注]錢大昭曰況古貺字僖十五年左傳女承筐亦無貺也釋文本亦作況釋詁貺賜也。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東井二十三。

秋，鼃蝦蟇鬭。師古曰鼃黽也似蝦蟇而長腳其色青鼃音下媧反蝦音遐蟇音麻黽音莫幸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蝦蟇鬭也術起云鬭兩下度。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水經匯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貞女峽合溱水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洭水為湟水徐廣云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鄭氏曰湞音檉孟康曰湞音貞蘇林曰湞音檉柱之檉師古曰蘇音是也音丈庚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引應劭云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水水經湞水逕桂陽郡之湞陽縣南而右注溱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補注]劉敞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宋祁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設干戈於船上以禦敵也錢大昭曰張說以越為故越人降為歸義侯則越字當在歸義上如下文越馳義侯遺之例矣功臣表亦無此侯先謙曰胡注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地理志離水出零陵縣陽海山東南至廣信入鬱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補注]宋祁曰注文吳越蒼本作吳越錢大昭曰不知其名謂之甲也甲漢紀作嚴廣明先謙曰胡注蒼梧本越地帝始置郡有灕水關。皆將罪人，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應劭曰。亦越人也。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牂柯江在貴陽府定番州南。一名都泥江。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亂山中。曰濛潭。經州南界地名破蠻。又南入廣西泗城州界。名牂柯江。南流入泗城界為右江。至潯州與左江合。下番禺入南海。先謙曰。西南夷傳。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而且蘭君遂反。故六年便令征之。咸會番禺。如淳曰。音潘。禺。尉佗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禺作愚。引宋祁曰。刊誤本改禺作愚。案刊誤是也。番禺。南海縣。今廣州府南海縣治。九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秋蝗。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酎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為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音丈救反。〔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丁孚漢儀云。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於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以下者。皆助酎。少府受之。又九眞、交阯、日南。則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案續志注引漢儀云。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孟康曰。枹音鈇。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胡注。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先謙案。安故。隴西縣。在今蘭州府狄道州南四十七里。枹罕、金城縣。今蘭州府河州治。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一自爲。征西羌。〔補注〕錢大昭曰。一當作徐。百官表。元狩六年有郎中令徐自爲。先謙曰。官本一作徐。是。平之。〔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西羌傳。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行東。將幸緱氏。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公孫卿言見仙人迹緱氏也。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補注〕先謙曰。左邑、今絳州聞喜縣治。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補注〕先謙曰。聞喜亦河東縣。在今聞喜縣西南。春。至汲新中鄉。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補注〕先謙曰。汲在今衞輝府汲縣西南二十五里。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補注〕先謙曰。獲嘉亦河內縣。在今衞輝府新鄉縣西南十二里。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眞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爲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崖郡治瞫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瞫音審。〔補注〕錢大昭曰。賈捐之傳云。二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崖。初元三年。并罷珠崖。先謙曰。一十四里。官本作二十四里。二郡今瓊州府地。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孟康曰。巂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筰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筰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崏山。

本冉駹是也。〔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平南夷為牂柯郡。又誅且蘭邛君、殺莋侯、冉駹皆震恐請臣、以邛都為越嶲郡、莋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錢大昕云、宣帝地節三年、省文山入蜀郡。惟沈黎、志不書何時省併、後書西南夷傳天漢四年、併蜀部為西部。此可補本紀之闕。

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東粵傳云、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溫舒出梅領。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補注〕先謙曰、東粵傳、僕出武林。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子閭反。〔補注〕先謙曰、匈奴傳、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苴沮通用。帥軍期至其地、因以為將軍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臣瓚曰、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師古曰、令音鈴。〔補注〕先謙曰、匈奴傳、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令居、金城縣、在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師古曰、敦音徒門反。〔補注〕朱一新曰、地理志、張掖、太初元年開。敦煌、後元年分酒泉置。此與此不合。且武威、酒泉均在太初時開、此時尤無從分其地也。當是紀誤。先謙曰、通鑑從武紀。徙民以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年。〔補注〕先謙曰、注改年、官本作改元、是。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服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補注〕先謙曰、擇當為釋字之譌也。郊祀志、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封禪書同。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案古書釋澤通作、釋擇不通作、因形近致譌耳。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補注〕先謙曰、雲陽、馮翊縣、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南。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

臺。〔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杜佑云，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先謙案，唐雲中縣，今大同府大同縣治。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補注〕先謙曰：據匈奴傳，使者郭吉也。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補注〕先謙曰：匈奴傳，之上有無水草三字。匈奴讋焉。師古曰：讋，失氣也。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匈奴傳云，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上郡陽周下注云，橋山在南，有黃帝冢。應注周陽文誤倒。山在今鄜州中部縣北。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補注〕先謙曰：荀紀同。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通鑑從本紀。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文穎曰：嵩高也，在潁川陽城縣。獲駮麃，〔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索隱注，楚人謂麋為麃。郊祀志顏注，麃，鹿屬，形似麞，牛尾，一角。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為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啟，今此詔云啟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補注〕劉敞曰：此石本名啟母石，武帝避其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啟字，非史之追書也。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六引隨巢子云，啟生于石。御覽三十九嵩高山記云，昔有婦女任身三十月，生子五歲便入嵩高山學道，通神明，為母立祠，號開母祠。又一百三十五引山海經云，太室嵩高陽城西，啟母化為石在焉。（案中山經郭璞注耳，非經文。）唐崔融啟母廟碑記云，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山記，以為陽翟婦人，即上文嵩高記所稱是也。案漢開母廟石闕銘云，

九山栞旅。從納漢山辛癸之閒。則與以爲塗山氏也。淮南子人閒訓僅云禹生于石。注云。禹母脩己感而生禹。拆胸而出。他無所見。師古妄說。

翌日。親登嵩高。應劭曰。翌、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登崇嵩。引宋祁曰。新本作登嵩高。錢大昭云。嵩、閩本作崇。案嵩字說文新附。國語韋注。嵩古通用崇。郊祀志作崇高。王念孫云。嵩高當依景祐本作崇高。崇高卽嵩高。詳見下。

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淳曰。漢儀注。御史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爲乘輿。暫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補注〕沈欽韓曰。晉書職官志。侍御史二漢所掌有五曹。其五曰乘曹。掌護駕。輿服志。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漢舊儀。御史吏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爲吏。（當作史。）少史。屬。案漢之曹吏有掾有屬。見漢碑者不一也。先謙曰。二人、官本作一人。案夾護車駕二人是也。

登禮罔不荅。師古曰。罔、無也。言登禮於神。無不荅應。

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云。

禁無伐其草木。〔補注〕先謙曰。通鑑從紀作草木。郊祀志作山木。荀紀從之。

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補注〕王念孫曰。崇高卽嵩高。崇又作嵩。師古注此及郊祀志。分崇嵩爲二字。非也。紀云。翌日親登崇高。志云。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則崇高本是山名。而因以爲邑名。非以崇奉中嶽而名之也。古無嵩字。以崇爲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潁川郡崇高下云。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崇、崇高山也。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漢仙人唐公房碑。陝南鄭祝恒字子崇。祝恒字仲崇。祝崇字季崇。崇卽嵩字。此三人之名與字皆取諸五嶽。）郊祀志又云。祠中嶽嵩室於崇高。是邑名之崇高字亦作崇也。爾雅。嵩、崇、高也。嵩崇聲近而義同。故崇或作嵩。列子湯問篇。埤然見之。若嵩山之阿。謂崇山之阿也。揚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崇嵩也。（漢桐柏淮源廟碑。宮廟嵩峻。三公山碑。厥體嵩厚。峻極于天。成陽令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太尉劉寬後碑。公目嵩高之門。好探淪之源。嵩字竝與崇同。嵩如不傾。卽崇而不傾。）是經傳中凡言崇高者。其字亦作嵩也。山名嵩高。本取崇高之義。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云。

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是也。後世小學不明。逐以崇爲泛稱。嵩爲中嶽。漢武帝時中那得當稱崇。開改崇高山爲嵩高山（後漢書章帝紀注引東觀記云）則已分崇嵩爲二字。爾雅晉以下皆沿其誤。獨給祠。復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目禮。立身目義。事親目孝。育民目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比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祕。補在郊祀志。〔補注〕錢大昭曰、注比古制也。比、南監本、閩本皆作此。上還二字爲句。先謙曰、官本作此。是。郊祀志云乙卯封泰山下東方。通鑑考異云癸卯自海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降坐明堂。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補注〕先謙曰、泰山郡奉高縣下云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此漢明堂也。東北阯則周明堂。郊祀志所謂處險不敞者也。詔曰、朕目眇身承至尊。師古曰、眇、微細也。兢兢焉。〔補注〕先謙曰、兢兢、官本誤兢兢。通鑑亦作兢兢。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師古曰、菲亦薄也。音敷尾反。又音扉。故用事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並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補注〕劉敞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載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先謙曰、劉說是。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補注〕宋祁曰、姚本云、屑、先結反。與屑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沈欽韓曰、爾雅釋言、僁、聲也。玉篇、僁、小聲也。僁屑通用。釋文音屑。震于怪物。欲止不敢。〔補注〕先謙曰、下云祗江淮物。如淳注、物、謂神也。此怪物猶言神怪。震畏敬也。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肅

聞也。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也。冀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補注〕蘇輿曰。白虎通封禪篇。升封。增高也。升封即登封。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補注〕沈欽韓曰。此十月即年首之十月。自此以上至建元。皆追改紀年之元。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鄧氏曰。蛇音移。〔補注〕先謙曰。博、奉高、蛇丘、梁父、泰山縣。歷城、濟南縣。博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奉高在縣東北十七里。蛇丘在泰安府肥城縣南。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治。梁父在今泰安縣南六十里。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逋貸、官以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戴反。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師古曰。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毋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祠。非算限也。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也。音其列反。〔補注〕宋祁曰。絫縣。舊作參。非。先謙曰。碣石。詳遼西絫縣下。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周萬八千里。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五月。齊王閎薨。

二年冬。〔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蜷踡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緱氏。遂至東萊。〔補注〕先謙曰。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補注〕先謙曰。河決在元光二年。今始臨塞之。命從臣

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補注〕先謙曰。歌見溝洫志。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董卓悉銷以爲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補注〕吳仁傑曰。司馬相如傳推飛廉。郭璞云。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飾有篆飛廉字。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爲龍身而鳥喙。原父釋此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作銘曰。大夏龍雀。名冠九區。然今不見銘處。案晉載記。勃勃造刀爲龍雀環。又於殿前鑄銅爲飛廉。不知當時所鑄飛廉之象爲如何。審如郭晉。龍雀乃飛廉之異名。勃勃二之。何也。存中之鉦。有角羊頭。恐是鹿非羊。其形與龍雀刀不類。卻合於晉灼所謂鹿頭者。原父之刀。鳥喙。乃略與晉符。然一說身似鹿。一說鳥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似小異。刀銘之文。史云大夏龍雀。名冠神都。與原父所記亦不同。案陶洪景刀劍錄。勃勃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縫金鏤作一龍形。劉裕破長安得之。疑五刀各一銘耳。先謙曰。郊祀志。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以候神人。作通天莖臺。招來神仙。封禪書作通天莖臺。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補注〕先謙曰。據朝鮮傳。涉何也。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補注〕先謙曰。內亦房也。詩秦風子有庭內。禮樂志云。芝生甘泉齊房。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爲幽側而隔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圜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凡縣之所居在宮側者耳。賜不徧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宮觀稱都。則非止雲陽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圜作園。禮樂志賦歌

云。玄氣之精。回復此都。卽謂雲陽爲都也。顏謂專指居在宮側者。非據。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依公玉帶明堂圖作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衞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補注〕先謙曰。滅勞深靡莫。時滇王因置郡也。詳西南夷傳。

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補注〕錢大昭曰。刑法志云。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蓋古有此戲。今復作之。沈欽韓曰。李斯傳、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俳優。新書匈奴篇上卽饗胡人大觳抵也。此文帝時亦已有之。御覽七百五十五漢武故事曰。角抵戲。六國所造。秦并滅天下。而增廣之。漢興雖罷。然猶不都絕。至上復採用之。任昉述異記。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鬭。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角而相抵。漢造角抵戲。蓋其遺製也。先謙曰。官本注改名作更名。角抵、以力相角抵。當也。蓋卽今之貫跤。述異記所戲。世俗傳聞之過耳。三百里內皆來觀。〔補注〕王念孫曰。來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御覽工藝部十二引此亦無。漢紀作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先謙曰。官本來作采。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眞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暆音弋支反。霅音丈甲反。〔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無霅縣。東暆則樂浪屬縣也。昭紀始元五年罷眞番郡。王伯厚謂臨屯郡亦始元五年罷。然班史無之。先謙曰。暆誤宜從日旁。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

多。免爲庶民。〔補注〕李慈銘曰，民當作人。古文選曰免爲庶民者，蓋錄小顏本，避太宗諱，於漢書民字皆改作人。後人回改此人字，亦誤改民耳。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

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陝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也。如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爲名耳，非今所通道。〔補注〕王鳴盛曰，顏說於文義不順，蓋自雍通道至回中，遂至回中北出蕭關耳。沈欽韓曰，元和志，秦回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案後書，來歙與祭遵襲略陽，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略陽。是時祭遵屯汧，與雍相連，是回中道與回中宮初非異處，宮以道得名耳。郡國志汧縣有回城，名回中。（劉昭云，來歙開道處。）漢武由此道北至安定蕭關。寰宇記，蕭關故城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三十里。明志，隴州西北有回城，亦曰回中。又西北有回中宮，又有番須口。郡隴山口，而原州平高乃固原州，蕭關在其東，安得云北通蕭關乎。遂北出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名也。皆在涿郡道縣北界也。〔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洛水上承鳴澤渚，渚方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方輿紀要，獨鹿山在涿州西十五里，下有鳴澤。先謙曰，官本道作遒，是。自代而還，幸河東。

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都在太原。〔補注〕先謙曰，此文帝王代時宮。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楊氏、河東縣邑名。〔補

注〕先謙曰、楊氏、鉅鹿縣、今趙州寧晉縣治。河東郡有楊縣、又有皮氏、端氏、猗氏等縣、故師古疑爲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暍死。如淳曰、暍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秋、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說之。〔補注〕先謙曰、匈奴傳、使王烏等。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補注〕先謙曰、匈奴傳及浞野侯屯。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案地里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曰、韋說是也。〔補注〕全祖望曰、盛唐在樅陽、故下云作盛唐樅陽之歌。樅陽今桐城、寰宇記於桐城縣引水經注曰、大雷水東南流、逕盛唐戍。今本水經注失去江水第四篇、故無其文。不應小顏生唐初亦不見也。文說是。沈欽韓曰、韋昭所云、乃後漢作唐縣、屬武陵、吳屬南郡、晉屬南平者、非盛唐。先謙曰、注里官本作理、是。通鑑胡注、唐地理志、舒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名縣。宋白云、舒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爲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先謙案、隋霍州、唐改盛唐、分置霍山、宋改六安。望祀虞舜于九嶷。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云九嶷山。〔補注〕宋祁曰、舊本是也、下有九字、嶷字下無音疑字、刊誤據史節本改。先謙曰、官本注故云作故曰。登灊天柱山、應劭曰、灊音若潛。南嶽霍山在灊。灊、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灊縣南、有祠。灊音岑。師古曰、灊音與潛同、應說是。〔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灊、續志作潛、在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天柱即霍山、在安陸府潛江縣西北二十里。自尋陽浮江、〔補注〕先謙曰、尋陽、廬江縣、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北。沈約云、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通鑑胡注、尋陽在江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四腳、細頸、頸有白

愛、大者數圍。男生子。如一二斛器。能吞人也。〔補注〕王念孫曰。蛟、神物。不可得射。蛟當讀爲鮫。鮫、江中大魚也。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射殺一魚。事與此相類也。鮫爲海魚。而江中亦有之者。呂氏春秋季夏篇。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高注。蛟、鼉、黿皆魚屬。中山經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睢。其中多鮫魚。是他水中亦有鮫魚也。月令呂覽淮南。鮫魚字並作蛟。荀子議兵篇。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亦作蛟。此言射蛟江中。亦是借蛟爲鮫也。漢紀。孝武紀作親射鮫魚于江中。是其證。沈欽韓曰。一統志。射蛟浦在九江府湖口縣東南十里。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軸。艫音盧。〔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舳下云。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艫。一曰舟尾。艫下云。一曰船頭。薄樅陽而出。服虔曰。縣名。屬廬江。師古曰。樅音千松反。〔補注〕先謙曰。案樅陽在今安慶府桐城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有樅陽上下鎭。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師古曰。並讀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補注〕先謙曰。增封、猶郊祀志言修封。五年一修。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補注〕先謙曰。郊祀志。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年受計於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見。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補注〕先謙曰。官本揚作揚。輯江淮物。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所祭祀事也。師古曰。輯與集同。會大海氣。鄭氏曰。會合海神之氣。并祭之。以合泰山。師古曰。集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合致於泰山。然後修封禪祭饗也。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師古曰。見謂顯示也。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

時，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補注］齊召南曰：案晉志，冀、幽、幷、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及朔方、交阯，所謂十三州也。至征和四年，又置司隸校尉，督察三輔、三河、弘農。何焯曰：是時刺史不常厥居，至東漢始有治所，顏注殊誤。劉昭續志注，稱傳車周流，匪有定鎮者得之。全祖望曰：沈約之說與劉昭同，但刺史行部必以秋分，則秋分以前當居何所，豈常萃於京師乎？則顏說未可非也。西京初置刺史，官止六百石，故志略其治。況漢舊儀亦必無誣妄也。先謙曰：六條詳續志注。官本注弃作舊，是。常以作治以。考證云監本十二州，今正。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分奔踶為二義，非也。踶亦奔也。踶之言馳，奔踶猶奔馳耳。說文：趆，踶也。趆字或作跌。史記張儀傳：探前趹後。索隱：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脩務篇：墨子跌蹏而趍千里。高注：跌，疾行也。蹏，趍走也。蹏與踶同，是疾行謂之踶也。馬行疾則能致遠，故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馬行疾則恐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若訓踶為蹋，則與下文都不相涉矣。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補注］錢大昭曰：越絕書云：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音力勇反。字本作覂，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補注］錢大昭曰：馬有餘氣力，乃能覂駕。先謙曰：官本注力作方。跅弛之士，如淳曰：跅，拓也。弛，廢也。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土各反。弛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拓也作音拓，是。亦在御之而已。師古曰：在人所以制御之。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補注］何焯曰：史記儒林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可證茂之為秀。應說是也。秀才所由命名，則出於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

之文。先謙曰。官本注茂下。才作材。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師古曰。絕遐之國。謂聲教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爲出珍物。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杜佑云。昆明、在越巂西南諸蠻所居。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年爲太初也。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補注〕先謙曰。先是大風發屋。說見五行志夏侯始昌傳。十二月。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惑。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高里山在兖州乾封縣西北二十五里。亦曰蒿里山。一統志在泰安府西南三里。又名亭禪山。穎謂死人之里自作蓬蒿之蒿。案玉篇。薨里。黃泉也。死人里也。說文。呼毛反。經典爲鮮薨之字。內則注。薨。乾也。蓋死則槁乾矣。以蓬蒿字爲蒿里。乃流俗所作耳。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補注〕先謙曰。冀至仙人之庭。春。還。受

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二月，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補注〕先謙曰，注越巫名勇，郊祀志作越人勇之。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書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補注〕何焯曰，案既曰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因以建寅之月為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為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為正也。先謙曰，何說是，通鑑胡注亦云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不謂以建亥之月為正月也。是年合有十五月。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土數作上數，案胡三省引張注，以之下有字字，是。郊祀志更印章以五字，張所本也。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師古曰，杅音羽俱反。築塞外受降城。〔補注〕先謙曰，時匈奴左大都尉欲降，故以兵應之，胡三省云受降城在居延北。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並入下注文中。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讁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補注〕先謙曰，以不與善馬，且殺漢使，官本師古上有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九字。蝗從東方飛至敦煌。〔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夏。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師古曰，石慶也。〔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作正月戊寅，年紀考異云，長厤是年二月丙戌朔，逆推之，正月有戊寅無戊申也，宜從表。先謙曰，通鑑荀紀並作戊申。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膢音樓。漢儀注立秋貙膢。伏儼曰，膢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膢，祭名也。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

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貙劉。膢劉又各通耳。膢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膢音來壹反。〔補注〕劉攽曰：膢五日行五字。錢大昭曰：蔡邕以膢為貙膢，貙膢者，立秋行之。後漢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是也。此膢行於三月，恐非其義。說文：膢，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離膢。（槃庵本無離字。）其說近之。沈欽韓曰：韓非子五蠹篇：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食。則其節令久矣。續志劉昭注亦兩事相混。立秋之膢本作劉，謂始殺也。先謙曰：官本注出膢作出貙，是。

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其赦汾陰、安邑殊死已下。〔補注〕先謙曰：安邑，河東縣，在今解州夏縣北。

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補注〕何焯曰：此籍馬為伐宛也。

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取以為障蔽。師古曰：浚音峻。稽音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取作所，是。胡注據班史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師古曰：兒音五兮反。〔補注〕錢大昕曰：御史大夫書卒自寬始。惟元紀失書陳萬年卒，史闕文也。御史大夫卒例書姓，寬寧元年御史大夫延壽卒不書姓，亦闕文。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云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山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石閭山在泰安府南四十五里。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即得所築城。師古曰：稒音固。〔補注〕錢大昭曰：注得閩本作徐。西北至盧朐，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古曰：張說是也。朐音劬。〔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盧朐河今名克魯倫河，源出喀爾喀肯特山，南直河套北二千里許。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秋復蝗。 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音之向反。 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蹏堅利。 作西極天馬之歌。[補注]先謙曰。歌見禮樂志。 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卽此。[補注]沈欽韓曰。程大昌雍錄云。漢明光宮有三。一在北宮。與長樂相連。一在甘泉宮中。一爲尚書奏事之地。宗尚書奏事明光殿。卽桂宮之明光宮。非有二也。周壽昌曰。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屬。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卽此宮也。哀帝元始元年罷。三秦記云。桂宮中有明光殿。漢官儀云。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以丹朱采地曰丹墀。尚書伏其下奏事。似非此明光宮。且稱殿。明與宮有異。 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補注]先謙曰。武關見高紀。 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宣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補注]先謙曰。蕭何傳何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注。其言以漢配天。紀元取此。應說非。壽。官本注少一爲字。是。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月天雨白毛。 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

夏。[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大旱。 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裝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也。[補

注〕錢大昭曰、閩本注無則搜二字。先謙曰、諸家說皆非也。顧炎武云、此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非蒐儞者也。周壽昌云、下文二年大搜索姦人、是年冬又詔關都尉謹察出入。征和元年冬大搜。廣注同。考淮南子天文訓、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商。注、亦用事來冬閉閉、是冬時大搜、漢本有此制。時則訓孟冬月亦有此兩語。大搜蓋起戰國。王粲全非、觀李斯商鞅諸傳及淮南子可證。漢高混一法術勉矣。孝文除關無用傳、則不獨寬於京師。武帝復用此法。迨巫蠱起而禁益密、茲紀特書之、以誌一時苛政。昭宣以後、不見於史、蓋禁已悉除矣。　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尙然。〔補注〕齊召南曰、案晉灼說是、師古說非也。此天山即白山、括地志云、今云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者。師古以甘州張掖縣之祁連當之、則戰於內地、上文不應云出酒泉矣。祁連固即天字、但此天山遠在西北、非前此霍去病所擊之祁連、近在內地者也。王鳴盛曰、寰宇記、天山名折羅漫山、自伊州北連亘而西、至蒲類海東北、東西千餘里。西河舊事云、天山最高、冬夏常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及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又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是天山在磧北、跨唐伊、西、庭三州境、祁連在張掖西南二百里、兩山相去二千餘里、顏氏混而爲一、後人地志因之誤矣。　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出西河。〔補注〕先謙曰、不書名、非史例。將軍下蓋脫公孫敖三字。匈奴傳云、敖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　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秘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

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補注〕沈欽韓曰：周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索隱引李奇云：三輔郡山陵間爲衍。是衍祭謂山陵間之祭，即此祠道中者也。大搜。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曰：搜，巫蠱也。師古曰：瓚說是。渠黎六國使使來獻。臣瓚曰：渠黎，西域討國名。〔補注〕蘇輿曰：渠黎傳載武帝詔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疑即此六國。合渠黎得四國名，其二佚考。泰山琅邪羣盜徐敎等阻山攻城。師古曰：阻謂依山之險以自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敎作勃。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刑斷持之以爲威也。分音扶問反。〔補注〕先謙曰：此云勝之等，明非一人。食貨志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蓋亦繡衣直指也。咸宣傳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盜賊散亦此時。周壽昌曰：江充傳拜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亦在此時。元后傳翁賀爲武帝繡衣御史。後非隗元傳元始四年，擧元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隆等分行天下。又趙充國傳客諫充國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云云。是當日屢遣直指，人不盡傳，武帝以後亦尚有其事也。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榷酒酤。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韋說如音是也。酤音工護反。彴音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韋說六字。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北地非郡名，猶言北邊耳。常山即北岳恆山，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瘞玄玉。孟康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者，示歸于地也。瘞音於例反。

夏。〔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大旱。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愞者要斬。愞音如掾反。師古曰。又音乃館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八月天雨白氂。

四年。〔補注〕錢大昭曰。後漢西南夷傳。是年省沈黎郡。并蜀爲西部。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讁。張晏曰。吏有罪一。亡人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亡人作亡命。通鑑注引同。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出五原下。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爲昌邑王。孟康曰。髆音博。晉灼曰。許愼曰。肩髆字。〔補注〕先謙曰。表作六月乙丑。荀紀通鑑從紀。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補注〕陳浩曰。案此文天漢四年也。至太始二年九月。又云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二文相類。一作令。一作募。一作入。一作人。必有一譌。顧炎武云。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疑衍文也。先謙曰。官本人作入。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礭遭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與紀同。春正月，因杅將軍敖有罪，要斬。〔補注〕先謙曰：敖係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與此微異。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桀也。鉤弋趙倢伃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補注〕先謙曰：通鑑刪雲陵二字，顏說以爲雲陽，蓋是也。荀紀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陵在雲陽，又誤衍陵在二字。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褭蹏以協瑞焉。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褭蹏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褭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褭音奴了反。〔補注〕劉攽曰：案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爲黃金，而此稱泰山，似非是。所謂黃金爲麟趾褭蹏者，蓋用首山金爲之耳。故詔先敘三瑞，下乃云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亦載此事。蕭望之傳所引，止言天漢四年，不云太始二年，復有詔也。朱一新曰：監本死下有罪字，非。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補注〕先謙曰：歌載禮樂

志

幸琅邪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萊作萊是登之罘晉灼曰地理志東萊腄縣有之罘山祠師古曰罘音浮腄音直瑞反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補注〕先謙曰不其在今萊州府即墨縣西南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僊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鄉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之異象鄉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音才臥反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鬭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邑中蛇死〔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以為趙人江充害衛太子之應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斗十九度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夏大旱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文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紀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

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補注〕先謙曰，荀紀、通鑑皆作十一日乃解，則發說所引漢帝年紀作十五日者非也。十一日迺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補注〕先謙曰，是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五行志以為火變使然，與成紀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事同，而此紀不載。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主，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補注〕周壽昌曰，顏說本百官表序然下陽石公主即不稱陽石邑，凡公主封邑，地志中並無邑稱。諸邑只云諸，蓋邑只云蓋，其稱邑者若粟邑、栒邑、高邑、鄗邑之類，並非公主所封。大約因縣止一字，知諸公主、蓋公主名稱不便，加邑著之，究不曾變地名也。雖說本班氏，取注此文則泥矣。先謙曰，官本注主公主作二公主，是。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師古曰，即上游擊將軍韓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太子宮下，桉作按，是。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氂音力之反。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師古曰，亡，逃匿也。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補注〕錢大昭曰，劉屈氂傳，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別之。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虢州湖城、閿鄉二縣皆其地。〔補注〕先謙曰，湖，京兆縣，在今陝州閿鄉縣東。癸亥，地震。〔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厭殺人。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為平干王。〔補注〕錢大昭曰，平下脫干字，南監本、閩本皆有。孟康云平干今廣平。先謙曰，官本有干字。句

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師古曰。音浚雞。〔補注〕先謙曰。官本成作城。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補注〕先謙曰。漢紀車師兵遮馬通。別以兵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補注〕先謙曰。廣利降匈奴在屈氂要斬後。書在前者。以終上伐匈奴之文。夏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氂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補注〕宋祁曰。妻子舊本無子字。王念孫曰。妻下子字。乃後人依屈氂傳加之也。景祐本無子字。據鄭氏注云。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則鄭所見本無子字明矣。五行志。屈氂坐祝詛要斬。妻梟首。漢紀云。屈氂妻坐爲巫蠱祝詛。屈氂要斬。妻梟首。妻下皆無子字。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之數。聲聞四百里。〔補注〕先謙曰。郊祀志。雍縣無雲如靁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棫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敍聲聞於隕石上。似聲非隕石之聲。五行志。隕石雍二。天晏亡雲。聲聞四百里。以聲屬石。與此紀同。三月。上耕于鉅定。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晉灼曰。案地理

志。匯說是。〔補注〕何焯曰。服說亦據溝洫志東海引鉅定之文。不悟東海乃北海之誤耳。先謙曰。鉅定澤郡縣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北八十里有巨淀。即清水泊。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不載知食在亢二度。

後元元年。〔補注〕劉攽曰。案昭帝紀云。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則當但稱後元年也。吳仁傑曰。葛眘稱云。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歷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罪之後則疑若有極不知諱避何耶。案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在元鼎之前。未有年號。尚加追改。最後二年。何獨無之。若但以後元爲稱。則如葛公所云。豈應甚所諱避。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年。史公闕略。故但書後元年。不復有征和字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其以建武冒於中元之上。則倣用征和故事也。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年。獨幸祭祀志略載其事。宋莒公云。今官書歷謬校定。學者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削去。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又曰。昭紀後元元年。刊誤曰。檢前後多元字。案此蓋合於文景稱後元之義。然祭祀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年。皆不去元字。則征和後元元年。雖加元字。未害理也。班於武紀書後元元年。於昭宣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於霍光傳但書後元年。於昭紀但書後二年。必有一繆。要之去元字與否。疑得兩通。朱一新曰。諸侯王表濟北王寬以後二年謀反自殺。地理志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與刊誤劉說合。然他處悉稱後元也。先謙曰。官本考證引王祥云。武帝沿文景故事。復爲後元。然始以後元二字加於年上。此爲異也。非史官追書之。先謙案。王說是也。武帝元鼎以後。既皆用字冠元。則後元二字亦其年號。必無單稱後元年之理。時制不同。不得援文景爲例也。史書應文偶從省。以其義通。若用此爲疑。則謬矣。吳說無據。不可從。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次下光景竝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如淳

日。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雜所獲也。薨于恭時。光景竝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補注〕先謙曰。顏說據功臣表也。公卿表云坐祝詛。二者不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入有反者。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補注〕宋祁曰。案馬亦諸補反。易馬為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譌。既不可改。故但易其形耳。以是知漢雖馬姓。亦謂之譌也。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師古曰。磾、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日磾擒何羅。而光桀討通也。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晉灼曰。盩厔、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盩音張流反。厔音竹乙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五柞宮有柞樹。皆連抱。上枝蔭覆數畝。其宮西有青梧觀。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長安志。五柞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八里。先謙曰。盩厔縣在今鳳翔府盩厔縣東三十里。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故。〔補注〕先謙曰。先帝墓皆稱陵。故不諱陵。非謂二名難諱也。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補注〕錢大昕曰。案武帝十六歲即位。明年改元。壽至七十。瓚說誤。入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

黜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爲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厤數。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類此。(補注)周壽昌曰、正朔之正宜本音讀。音非後放此。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禮。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㠯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三)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昭帝紀第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昭皇帝。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臣瓚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補注〕先謙曰：帝名弗陵，不諱陵，說見武紀。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師古曰：倢，接幸也。伃，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倢音接，伃音余，字或並從女。〔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婕，女字也。妤，女字也。讀若余。二字連文，知倢伃即婕妤。史記外戚世家尹婕妤，索隱云：婕，承；妤，助也。一曰美好也。本以有奇異得幸。師古曰：謂鉤弋者。昔有奇女，天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時伸。及生帝，亦奇異。文穎曰：十四月乃生。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後元二年〔補注〕劉攽曰：檢前後文，多元字。先謙曰：劉說非也，詳武紀。二月，上疾病。師古曰：疾甚曰病。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補注〕先謙曰：鄂邑蓋長公主也，宜本注併入下文注中。益湯沐邑，為長公主，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

非待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他皆類此。〔補注〕周壽昌曰。文選魏都賦禁臺省中李善注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是漢制原有禁與省之別。不自避王禁諱始。且昭帝下距元后時甚遠。何以遽避禁諱。若爲班氏追稱。則班氏時已在中興後。更何所忌於王氏而必爲之避也。　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補注〕劉敞曰。是年二月有赦。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可考。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補注〕先謙曰。坐誖人倫親亂。　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倢伃爲皇太后。起雲陵。文穎曰。倢伃先葬於雲陽。是以就雲陽爲起雲陵。〔補注〕先謙曰。雲陵爲縣。志屬馮翊。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訛屯河西。從宋本改。　左將軍桀行北邊。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羆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爲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爲土德之瑞。故紀之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鵠音胡篤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先謙曰。注以爲上德之瑞。官本上作土。是。　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

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爲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補注〕齊召南曰，案百官表少府屬官有鉤盾令丞，後漢志鉤盾令一人，本注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則應說是。沈欽韓曰，唐六典鉤盾署令掌供邦國薪芻之事。案此，則補續師之職。本業耕籍，有田地，當在上林，旁近，以爲在未央宮，非也。王啟原曰，鉤盾令既典近池苑，自有地可爲弄田，成紀建始三年，號上小女陳持弓至未央宮鉤盾中，是鉤盾在未央宮之證。瓚引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是即在鉤盾署。言未央，舉大名耳。沈言弄田在上林，非。先謙曰，官本、田下爲作爾字通。

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並音伴。〔補注〕宋祁曰，景祐本柯作牁。俞樾曰，並古音如傍，故史記漢書傍河傍海皆作並字，似不得有伴音。此並字疑扶之譌，說文扶，並行也，讀若伴侶之伴。然則顏音伴，正扶字之音也。並古字作竝，學者多見竝少見扶，因改扶爲竝耳。先謙曰，俞說似矣。然地理志西南夷傳皆作並，談指同並牂柯之縣也。時各隸益州牂柯，今雲南府。談指在雲南府桐梓縣西南，同並在今曲靖府霑益州北。應說姑繒不見志。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補注〕錢大昭曰，西南夷傳、百官表，破胡作辟胡。及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奇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爲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爲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犇，古奔字耳。犇音庚，又音鉅昏反。〔補注〕俞樾曰，材官騎士若今額設兵，奔命者臨時選取精勇，若今募勇矣，此自漢已然。先謙曰，胡三省云，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葢屬京師，司隸所部。〔補注〕沈欽韓曰，史記褚田仁傳，仁爲丞相長史，請先刺舉三河，是前此竝司隸皆屬司隸也。地理志河內屬司隸，郡國志河內、河東幷司隸所部，則是年改屬冀并，權制也。洪亮吉曰，魏受禪後始置

司州。漢時不遙以司隸部諸郡耳。無司州之名也。文訛謬。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補注〕錢大昭曰。劉澤齊姓。以其謀反外之。使若異姓然。王先慎曰。紀例、先國書姓。齊孝王傳劉王孫匽王次昌。飲藥自殺亡後。見諸侯王表。高五王傳。錢說非也。二年。劉辟彊、劉長樂皆以茂才為光祿大夫。豈亦因謀反外之乎。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雋音材兗反。又音辭兗反。發覺。皆伏誅。〔補注〕蘇輿曰。上但云劉澤謀反。則皆字當衍。遷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補注〕先謙曰。澤與燕王旦通謀。詳不疑及旦傳。九月。

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補注〕洪頤煊曰。公卿表。始元五年。軍正王平子心為廷尉。四年棄市。前此未嘗為廷尉。疑此誤。先謙曰。下文軍正廷尉。並與表合。此云故廷尉。足證表說。非紀誤也。持節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補注〕錢大昭曰。討馬通事。在武帝後元元年。王念孫曰。漢紀孝昭紀。重合侯馬通上有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案武紀。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日磾、光、桀討之。光、日磾傳具載其事。則此紀脫去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明矣。當據漢紀補。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補注〕沈欽韓曰。時無太后。而置東宮衛尉。妨衰人不執。先謙曰。或設置光。遂有是命。詳楚元王傳。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下並同。〔補注〕周壽昌曰。毋無同。書中每多作毋。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

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補注〕何焯曰。精修文景之政。天下所以復安。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備胡篇。賢良曰。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案此殆桑弘羊所建。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爲屯田也。調音徒釣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斗九度。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文穎曰。上官桀孫安之女。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孟康曰。武帝後二年。〔補注〕周壽昌曰。當作後元二年。此紀元字省文也。紀前稱後元二年可證。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補注〕周壽昌曰。后時年六歲。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已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師古曰。匱。空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冬。遣大鴻臚田廣

明驟益州。〔補注〕先謙曰：時益州蠻夷反，見杜延年傳。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師古曰：縱謂容放之。种音沖。〔補注〕先謙曰：种字季主，見公卿表。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補注〕先謙曰：雋不疑傳作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官本注在要斬下。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是。馬弩關，孟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壹通篇：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案馬不出關之制，漢初已有也。蘇輿曰：禁馬無出關，在孝景中四年，見景紀。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注〕齊召南曰：案驃騎將軍，此與霍光傳、外戚傳及恩澤侯表、公卿表俱作車騎將軍，必有一誤。先謙曰：通鑑作車騎，考異云從表、傳，荀紀同。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師古曰：眇，微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文穎曰：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誦之也。晉灼曰：帝自謂通保傅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師古曰：晉、瓚之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傅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補注〕劉攽曰：予謂瓚說是。李慈銘曰：帝自謂雖通誦保傅傳、授孝經、論語、尚書，皆未能有明。當以傅字絕句。賈所作保傅篇，漢世未聞有傳授者，昭帝安得習之，且冠於孝經諸書之上乎。先謙曰：昭帝此詔，謙言無所通曉，何必以通保傅傳自表。李說是，諸說非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補注〕蘇輿曰：據此及鹽鐵論所列賢良文學，判然二途，或但據儒林傳以為一科者，非也。文帝時立此

名武帝興學之後始定員數至此復申舊制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儋耳眞番郡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眞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儋耳郡罷幷入珠厓至元帝時珠厓亦罷又案後書東夷傳此年罷臨屯、眞番以幷樂浪、元菟則不惟罷眞番一郡也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明田廣明[補注]錢大昭曰此即上文故廷尉王平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補注]先謙曰鹽鐵罷數者下乃書罷榷酤官耳應說非移中監蘇武蘇林曰移音移廄名也應劭曰移、地名監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淳曰移、園名掌拾鞍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廄也師古曰蘇音如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迺還下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迺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幷大鴻臚賜錢百萬夏旱[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大旱此無大字涉下複文大雩不得舉火臣瓚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秋七月罷榷酤官[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第四十一公卿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奏可令民得以律占租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賣餘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補注]劉攽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

升四錢。共是一事。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卽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卽如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爲所著官既罷榷酤矣。何處賣酒乎。賣酒升四錢。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補注〕先謙曰。續地理志。金城郡領十三縣。蕭攘有增益。詔曰。鉤町侯毋波。服虔曰。鉤音左傳射兩鉤之鉤。應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毋波、其名也。今牂柯鉤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劬挺。〔補注〕先謙曰。鉤町縣在今臨安府通海縣東北五里。胡三省云。毋波。漢書作亡波。亡古無字。所見書別一本。官本注在斬首捕虜有功下。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以冠元焉。長公主共養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毋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爲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服虔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謂之

不幸。一襲、一稱也。猶今言一副也。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武都、武都縣。在今階州成縣西。古白馬氐地。見西南夷傳。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頟、漢書本或作雒字。功臣侯表云弓高壯侯韓頽當子說。封龍頟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後元元年。說子增。紹封龍雒侯。而舊說漢紀龍雒皆爲頟字。讚浩曰。雒音洛。今河間龍雒村。與弓高相近。然此旣地名。錯則指義各依書字而讀之。斯則通矣。頟音女交反。〔補注〕錢大昕曰。增表作曾、頟實雒作雒。頟誤。先謙曰。雒說之誤字。顏失考。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補注〕先謙曰。大鴻臚三字誤。據表。時田廣明已遷衛尉矣。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旣。〔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張十二度。乙作己。劉向以爲己亥而旣。其占重。孟康注己土、亥水也。純陰。故食爲最重。據此則乙字誤。八月。改始元爲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年十四。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卽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謀爲燕王上書。追道前年事耳。非今歲也。張說非之。〔補注〕先謙曰。非之、官本作失之。是。覺其詐。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弘上有桑字。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等字上。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師古曰。此杜延年。自別一人。非下諫大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自別作別自。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爲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如淳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補注〕王先愼曰。燕倉子爲蓋主舍人。故得聞其謀。見武五子傳。以告大司農敞。師古曰。敞、楊敞也。敞告諫大夫延年。師古曰。杜延年、杜周之子。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召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爲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也。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如淳曰。漢儀注。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補注〕錢大昭曰。下文封延年、倉、宮、壽。則其人名壽。功臣表作王山壽。補史記作王山。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爲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爲逆。抑而不揚。〔補注〕周壽昌曰。爾雅釋詁。抑、抑密也。言密之而不揚其惡。望王反道自新。師古曰。所爲邪辟。違失正道。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今迺與長公主及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及字。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

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爲吏所執持者。〔補注〕劉敞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師古曰：贍，足也。前年減漕三百萬石，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頗省乘輿馬及苑馬，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苑作菀，是。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張晏曰：驛馬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補注〕沈欽韓曰：武帝令亭畜馬，故斂民出錢爲市直芻秣費也。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補注〕顧炎武曰：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虛豁倚之乏也。何焯曰：此事得爲賢良議本意。沈欽韓曰：案下六年，亦令以叔粟當賦，非常制也。周壽昌曰：以近畿便於輸送，若他郡則須矣。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師古曰：僵，偃也。謂樹枯死偃臥在地者也。僵音杞良反。〔補注〕先謙曰：詳五行志、眭弘傳。罷中牟

苑賦貧民。師古曰、在滎陽。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已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犂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敕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者、〔補注〕先謙曰、反者、侯史吳也。事詳杜延年傳。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補注〕先謙曰、烏桓、東胡種、部役屬匈奴、武帝破匈奴左地、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至是強盛、遂反也。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補注〕齊召南曰、匈奴傳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則此七郡應作十郡、二千騎正合二萬之數。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服之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補注〕錢大昭曰、說苑皇帝冠與此禮法不同。沈欽韓曰、大戴禮記公冠篇、冠辭曰、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注、古者冠以仲春、此夏字為春之誤。）遵並大道、邦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注、免猶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博物志載冠辭云、陛下擬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案譙周云、周成王十五而冠、魯襄公十二年而冠。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高誘淮南注、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重國嗣也。故不幾制。）今昭帝年十八而冠、東京諸帝、和帝十三、安帝十六、

順帝十五。並加元服。後立皇后。昭帝先立后。五年而後加元服。此大臣不學。而廷臣未靜。其失可怪也。禮。四時皆可冠。故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明不專在春。司馬彪禮儀志則以正月甲子若丙子。（和帝獻帝以甲子。安帝以庚子。順帝以丙子。）案大戴及博物志。帝冠亦在二月。耗書正月。誤耳。先謙曰。官本注正作加。

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補注）何焯曰。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如淳所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先謙曰。官本注馮下有也字。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何焯曰。如說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案其實則二也。踐更即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計。私得顧直。過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歲計。人輸戍邊三日之直於官。官為給與久住之人也。蓋卒更、即古者田賦出兵之制。戍邊三日。則彷力役之制為之。踐更、即履役之法所昉。令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師古曰。田千秋。夏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氐。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

功。師古曰、既斬反虜、又獲生口也。俘取曰獲。其封明友爲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爲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補注〕先謙曰、詳西域傳。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火作災。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師古曰、率領五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補注〕王鎍曰、五校、謂中壘也、屯騎、越騎、射聲、虎賁也。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爲庶人。文穎曰、轑音料。德、江德也。轑陽在魏郡清淵。師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書之。〔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始元六年、轑陽侯江德爲太常、四年坐劇夜郎欽失火免。與紀同。水經淇水注云、昭帝封太常江德爲轑陽侯。史記新表作遼陽侯江德。田廣明傳、故衞夫江德封轑陽侯。田延年傳、上封德轑陽侯。而功臣表止有轑陽侯江喜、又不著其有罪免。宜書不見史傳。其爲名德無疑、傳寫誤也。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如淳曰、告者爲人所告也。劾者爲人所劾也。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謂無賴子弟也、謂作爲。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可疑。秦置象郡、後屬南越、漢破南越、即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理志證之、此時無象郡名、且日南郡因始終未罷也。沈欽韓曰、案此云分屬鬱林牂柯者、非日南郡也。日南極遠、不得遠隸牂柯。馬氏輿地考云、秦之象郡、即今合浦郡是也。則是年罷象郡者、罷合浦郡也。先謙曰、官本柯作牁。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師古

曰王訢也。新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夫穀賤傷農。師古曰。糴多而錢少。是爲傷也。今三輔太常穀減賤。鄭氏曰。減音減少之減。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役悉爲縣。故與三輔同賦。右將軍張安世、宿衞忠謹。封富平侯。

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師古曰。罷非要職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官字。減外繇。師古曰。繇讀曰傜。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師古曰。給、足也。家家自給足。是謂家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作爲。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年二十一。六月壬申。葬平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補注〕先謙曰。平陵爲縣。志屬扶風。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

金縢之册。乃不疑周公。事見豳詩。及周書大誥。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補注〕錢大昭曰。蓋與蓋同。鄂長公主。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㠯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減讀爲減省之減〔補注〕何焯曰。武帝之失。因事著見。所謂不諱矣。不隱惡也。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讀曰徭。至始元元鳳之閒。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紀第八

漢　蘭臺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宣皇帝。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應劭曰。謚法。聖善周聞曰宣。〔補注〕錢大昭曰。帝初名病已。元康二年改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韋昭曰。以違戾擅發兵。故謚曰戾。臣瓚曰。太子誅江充以除讒賊。而事不見明。後武帝覺寤。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惡謚也。董仲舒曰。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無其功有其意謂之罪。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說文。戾。曲也。從犬出戶下。戾者身曲也。孫宜未必忍以惡謚加其祖。蓋謂身受曲戾不能自伸。先謙曰。不得以猶不得已也。官本舒下有衛字。太子納史良娣。服虔曰。史。姓也。良娣。官也。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娣音次第之第。生史皇孫。師古曰。以外家姓稱之。故曰史皇孫。〔補注〕先謙曰。皇孫名進。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語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褓。李奇曰。襁。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褓。小兒大藉也。孟康曰。褓。小兒被也。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兒繃也。褓。孟說是也。襁音居丈反。褓音保。繃音補耕反。猶坐收繫郡邸獄。如淳曰。謂諸郡邸置獄也。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繫者眾。故曾孫寄在郡邸獄。而邴吉為廷尉監。師古曰。監者。廷尉之官屬。〔補注〕先謙曰。官本邴作丙。百官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治巫蠱於郡邸。

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李奇曰：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孟康曰：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釱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趙徵卿，淮陽人，胡組，渭城人，皆女徒也。二人更遞乳養曾孫，而丙吉傳云郭徵卿，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更音工衡反。〔補注〕周壽昌曰：案此復作女徒，或傳其家姓，或傳其夫姓，故紀傳有異同也。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補注〕劉攽曰：案武帝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疑本云後元年，後人誤作後元元年，又就元字注二字，後又誤為二耳。吳仁傑曰：武紀後元二年，行幸五柞宮，宣紀、丙吉傳皆云是年帝幸五柞，繫曾孫遭赦，則事在二年，非元年也。後元二年無赦，在武紀文則闕，案是歲凡再赦，六月之赦在昭帝即位之後，二月之赦則丙吉傳所載是也。傳書吉拒使者，使者因劾奏吉，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及四海矣，所謂遭大赦者指此。紀失於登載，貢父亦偶不省其事。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二宮並在盩厔，皆以樹名之。帝往來二宮之間也。柞字或作莋，其音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補注〕先謙曰：條，謂條治之。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師古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少府，續漢書志云掌宮中布張諸褻物。丁孚漢官云令秩千石，遭當時權為此使。〔補注〕劉攽曰：謁字衍。劉敞同。齊召南曰：案丙吉傳亦作內謁者，未必兩文並誤，且據百官表，謁者署與內者署並屬少府，謁字或非衍也。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敕掖庭養視

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師古曰、顧、念也。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爲宦者。作嗇夫也。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職務既多。因爲置獄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應說失之矣。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之嗇夫也。曬、音所懈反。又音所智反。〔補注〕周壽昌曰、自鄉嗇夫外。有上林苑嗇夫、廄嗇夫、暴室嗇夫。皆未入百官表。其秩大約相類。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受詩於東海澓中翁。服虔曰、澓音覆。師古曰、東海人。姓澓。字中翁也。澓、音房福反。中讀曰仲。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師古曰、喜、音許吏反。鬭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爲之。縣即在其側。帝每周游往來諸陵縣。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補注〕先謙曰、顏說上下太泥。諸陵相距遠近不一。數往來。故云上下耳。周徧三輔。師古曰、游行皆至其處。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爲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爲鹵中。蓮音輦。勺音灼。師古曰、如說是也。鹵者、鹹地也。今在櫟陽縣東。其鄉人謂此中爲鹵鹽池也。〔補注〕沈欽韓曰、唐會要、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太和二年度支奏。鹵池周近百里。取水柏柴燒灰煎鹽。每石灰得一十二斤鹽。明志、華州蒲城縣西有西鹵池。舊產鹽。案鹵中即亦謂爲鹽者也。先謙曰、蓮勺、漢縣。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東北。尤樂杜、鄠之間。師古曰、二縣之間也。杜屬京兆。鄠屬扶風。鄠音扈。率常在下杜。孟康曰、在長安南。師古曰、率者、總計之言也。下杜、即今之杜城。〔補注〕王鳴盛曰、渭水注、長安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其南有下杜城。應劭云故杜陵之下聚落也。其地在杜陵縣之西南。鄠縣東北。所謂杜鄠之間也。若唐之杜城。即漢杜陵縣。後魏改名杜城者。非下杜也。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穎

曰、目匿弟尙親、故號時匿宗室朝會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舍、止也。尙冠者、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中止息。請音才姓反。〔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引黃圖、京兆尹治尙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師古曰、遍身及足下皆有毛。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師古曰、讎讀曰售。〔補注〕錢大昭曰、史記高祖紀索隱、樂彥云、借讎爲售。亦以自是怪。〔補注〕先謙曰、是自倒、官本不誤。

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爲鄙、更改諱詢。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兆姓爲子、故云子萬姓。奏可。〔補注〕先謙曰、皇太后詔可。遣宗正德至曾孫尙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近世謂之軨獵車也。孟康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軨、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皆是。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謂高大也。孟說失之。軨音鈴。〔補注〕沈欽韓曰、曲禮注、奇車、獵衣之屬。正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陳祥道禮書引此軨獵車當之。案、據志、重輞縵輪、繫龍穀之一曰闟豬車。就齊宗正府。〔補注〕錢大昭曰、齊讀曰齋。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師古曰、先封侯

者。不欲立賊人爲天子也。〔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補注〕先謙曰、癸巳廢昌邑王、至此漢朝無君二十七日。八月己巳。丞相敞薨。師古曰、楊敞也。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賜諸侯王以下金錢。至吏民鰥寡孤獨各有差。皇太后歸長樂宮。〔補注〕何焯曰、宣帝秋七月即位、十一月太后乃歸長樂宮者、懲昌邑前事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太后常居長樂宮、皇太后自昌邑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居長樂宮也。長樂宮初置屯衛。〔補注〕周壽昌曰、高后紀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武五子傳、戾太子發長樂宮衛、是長樂在漢初已置衛矣。百官表云不常置、蓋置而旋罷、至是又置之、故云初置也。先謙曰、官本脫長樂宮三字、通鑑亦有、荀紀作長樂初置屯衛、無宮字。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文穎曰、昭帝陵。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師古曰、以德化被於下、故云風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萬戶。李斐曰、居光祿位、以車騎官號尊之、兼車騎官也。〔補注〕錢大昭曰、李說非也。百官表、元鳳元年、光祿勳張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六年遷。元平元年、右將軍安世爲車騎將軍、光祿勳、七年遷。是安世初爲右將軍、光祿勳、故表云光祿勳、并右將軍也。迨改官車騎、仍兼光祿勳。車騎本非加銜、安得謂之兼官屬乎。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師古曰、蔡

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龍雒侯增。師古曰、韓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蒲侯昌。師古曰、蘇昌。諫大夫宜春侯譚。師古曰、王譚。當塗侯平。師古曰、功臣表云魏不害以捕反者胡倩功封當塗侯、其子聖以定策功益封、凡二千二百戶。今此紀言當塗侯平、與表乖錯、未知孰是、或者有二名乎。杜侯屠耆堂。蘇林曰、姓復陸、其祖父復陸支本匈奴胡也、歸義爲屬國王、從驃騎有功、乃更封也。〔補注〕錢大昭曰、堂字衍、功臣表但云屠耆。本紀五鳳三年匈奴虖閭權渠單于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非杜侯也。霍光傳亦誤作屠耆堂、疑者乃謂功臣表脫堂字誤矣。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師古曰、夏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爲昌水侯。師古曰、田廣明。後將軍充國爲營平侯。師古曰、趙充國。大司農延年爲陽城侯。師古曰、田延年。少府樂成爲爰氏侯。師古曰、史樂成。光祿大夫遷爲平丘侯。師古曰、王遷。賜右扶風德。師古曰、周德。典屬國武。師古曰、蘇武。廷尉光。師古曰、李光。宗正德。師古曰、楚元王之曾孫劉辟彊子。大鴻臚賢。師古曰、韋賢。詹事畸。蘇林曰、畸音蹄蹊之蹊。師古曰、宋畸也、音居宜反。〔補注〕先謙曰、宋畸之畸宜本作畸、是。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京輔都尉廣漢。師古曰、趙廣漢也。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京輔都尉治華陰、灞毳。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張晏曰、舊關內侯無邑也、以蘇武守節外國、劉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補注〕錢大昕曰、案上文右扶風德在蘇武之前、宗正德在武之後、此文先德後武、則是周德、非劉德也。蘇武傳稱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而劉德傳無食邑之文、張說似未可信。先謙曰、韋賢食邑見本傳、是食邑不獨德武也。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師古曰、中國爲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爲外郡。成帝時

內郡舉方正。考逸二十二郡舉勇猛士。(補注)錢大昭曰。成帝侍、侍字衍。監本閩本並作時。先謙曰。官本作時是。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如淳曰。中都官宦吏。奄人為吏者也。晉灼曰。凡職在京師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都官。謂在京師諸官也。宦吏。謂奄官也。自左更至五大夫。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也。五大夫、第九爵也。更音工衡反。(補注)劉敞曰。案此賜爵不及中二千石者。緣王即位九侯準已為關內侯矣。齊召南曰。案兩句俱有誤字。宣帝以庶人封侯。即帝位。並未為王也。九侯二字尤不可解。據前文自田廣明以下新封五侯而已。以文義推之。應作緣帝即位九卿準已為關內侯。即指上文之右扶風德。典屬國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等也。 賜天下人爵各一級。(補注)錢大昭曰。人當作民。 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師古曰。湖、縣名也。死於湖。因即葬焉。 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語在太子傳。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師古曰。剌、音來曷反。 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補注)齊召南曰。案封廣陽王。表作五月。封高密王。表作十月。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晉灼曰。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官布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鑄錢也。(補注)何焯曰。於為人後之恩。有加隆也。 大司農陽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殺。師古曰。坐增僦直而自入。 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

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也。款塞來享。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寇害也。故曰款五原塞。師古曰、應說是也。此汎說夷狄來賓之事、非呼韓邪保塞意也。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晉灼曰、隄名、在東郡界。李斐曰、決河上宮名也。張晏曰、瓠子隄名。師古曰、蘇張二說皆是。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爲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因國使者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王之號也。國使者、漢稱之使也。言昆彌願發國精兵擊匈奴。唯天子哀憐出兵以救公主。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師古曰、調亦選也。銳、利也。言其勇利也。調音徒釣反。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強也。音口浪反。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應劭曰、祁連、匈奴中山名也。諸將分部。廣明值此山。因以爲號也。師古曰、祁音上夷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應劭曰、蒲類、匈奴中海名也。在敦煌北。晉灼曰、匈奴傳有蒲類澤。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蒲類澤即蒲類海。如蒲昌海之比。亦稱不說名爲海子。邊地多有之。應晉說一也。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

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補注〕先謙曰。爲霍顯所弒。 戊辰。五將軍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有司。皆自殺。晉灼曰。田千秋子也。廣明坐逗留。順坐增鹵獲。〔補注〕齊召南曰。廣明與順。皆姓田。而順則千秋子也。注田上應有順字。各本俱誤脫耳。 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封列侯。〔補注〕先謙曰。右地、謂右谷蠡王庭。 大旱。〔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東西數千里。 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晉灼曰。不給官役也。師古曰。收謂租賦也、事謂役使也。盡本始四年而止。 六月己丑。丞相義薨。師古曰。蔡義。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師古曰。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爲屠殺也。省、減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 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師古曰。都官令丞、京師諸署之令丞。 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師古曰。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傳音張戀反。〔補注〕周壽昌曰。後世關津不稅穀米始此。 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

山崩水出。〔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應變。荅災異也。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師古曰。墮者。毀也。音火規反。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師古曰。二縣皆屬北海郡。〔補注〕先謙曰。安邱在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二十里。淳于在今青州府邱縣東北。秋。廣川王吉有罪。廢遷上庸。自殺。〔補注〕宋祁曰。吉一作去字。錢大昭曰。坐烹姬不道。表傳及洪紀吉皆作去。此誤。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年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正失篇。是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去太白二丈所。

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師古曰。權以給之。不常與。夏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師古曰。尚書堯典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詔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峻作俊。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

自新。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冬十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營室十五度。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馬大將軍光薨。詔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師古曰、尊之故不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師古曰、蒸、衆也。庶、衆人也。康、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庶衆作衆庶。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毋有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功如蕭相國。夏四月、鳳皇集魯郡、〔補注〕齊召南曰、案魯是時尚爲國、不得稱郡。通鑑但云集魯、可謂至慎。王念孫曰、漢有魯國、無魯郡。郡字後人所加。魯即魯國。蒙上文言鳳皇集膠東耳。通鑑作鳳皇集魯、即用漢書之文、非漢書有郡字、而通鑑刪之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御覽刑法部十八、羽族部二引此、竝作鳳皇集魯。宋書符瑞志同。蘇輿曰、霖綠下羣或作群、傳寫者以形似誤衍。羣鳥從之。師古曰、今流俗書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後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蓋以元紀云元帝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爲皇太子、故後人妄於此書加之、舊本無也。據疏廣及丙吉傳竝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此即明驗、而或者妄爲疑說、非於實矣。大赦天下。五月、光祿大夫平丘侯王遷有罪、下獄死。〔補注〕錢大昭曰、坐平尚書聽請受賕六百萬。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師古曰、霍山、光之兄孫。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以下各奉職奏

事。[補注]錢大昭曰，聽事下，南監本、閩本竝有自丞相三字。先謙曰，官本有自丞相三字，通鑑同，荀紀作丞相以下，無自字。吕傳奏其言。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補注]先謙曰，傅、敷古通用。據顏注，疑所見本作敷，與今本異。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補注]劉攽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非謂侍中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先謙曰，顏、劉說皆是。荀紀變其文作輒以加賞賜，不敢改易，則本書之指益明。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補注]何焯曰，久于其任，則諳習故事，故品式備具也。由此尚書權重，人主得倚以裁決庶務。東漢政歸臺閣，不任三公，原於宣帝也。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吕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王成也。勞來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小雅鴻鴈之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補注]王念孫曰，平當傳亦作勞徠。勞來雙聲字，來亦勞也。字本作勑。說文曰，勑，勞勑也。經史通作來，又作徠。勞來二字，有訓爲勸勉者，有訓爲恩勤者。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成帝紀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龔遂傳，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此皆訓爲勸勉者也。爾雅，勞、來，勤也。小雅大東篇職勞不來，毛傳，來，勤也。正義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勸，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鴻鴈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此皆訓爲恩勤者也。宣紀之勞來，對下文流民八百餘口而言，平當傳之勞徠，亦承上文行流民而言，皆是恩勤之義。師古訓爲勸勉，已失其指。又以徠爲招徠，而分勞、徠爲二義，愈失之矣。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治有異等。師古曰，政治異於常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補注]先謙曰，成事見循吏傳。又曰：鰥寡孤獨高年

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謂失其常業也。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夏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張晏曰、自公孫弘後、丞相當封列侯。第二十等爵。故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第十九等爵也。右庶長第十一等爵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以立皇太子國之大慶、故特賜御史大夫及中二千石爵耳。非常制也。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賜廣陵王黃金千斤。諸侯王十五人黃金各百斤。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黃金各二十斤。冬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師古曰、箴、戒也。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毋諱有司。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讀與敕同。飭、整也。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補注〕齊召南曰、此罷兩將軍之屯兵。非罷將軍官也。是時車騎將軍為張安世。右將軍為霍禹。帝此舉以收霍氏權柄耳。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

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種、五穀種也。音之勇反。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十一月、詔曰、朕旣不逮、導民不明、師古曰、不逮者、意慮不及也。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師古曰、羞、謂忝辱也。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師古曰、多歷年載、迄至于今。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師古曰、論語載有若之言。與讀曰歟。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補注〕先謙曰、因路溫舒之疏。見溫舒傳及刑法志。省文山郡、幷蜀。師古曰、以其縣道隸蜀郡。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爲博平君。〔補注〕先謙曰、王夫人之母、詳外戚傳。故酇侯蕭何曾孫建世爲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師古曰、衰、音千回反。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師古曰、繇讀曰傜。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補注〕周壽昌曰、後漢陳忠傳、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據此、舊令分析尤詳。紀特述其大綱也。夏五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殺二十人、飛鳥皆死。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

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師古曰、蒙、冒也。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師古曰、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補注〕周壽昌曰、顏說未晰。直言首謀藏匿罪人耳。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補注〕何焯曰、此詔最得法意。非俗人不知及此也。蓋古者議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因在所原宥耳。父母匿子，情雖同而平居失於不教，故坐之。然猶必上請，將權衡其輕重以行法，或直原宥之也。周壽昌曰、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驗諸是說，疏今王法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是也。邢昺疏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蓋由漢宣此詔推廣之。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蘇林曰、舊時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令史，其主者吏。使魏郡豪李竟，文穎曰、有權埶豪右大家。報冠陽侯霍雲謀為大逆。如淳曰、報，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報張赦因李竟傳言於霍雲，與共謀反耳。非告白其罪也。赦既為織室令史，身在京師，不須令李竟發之。蓋霍禹將其事明矣。〔補注〕先謙曰、宜本注無下令字。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師古曰、據霍光傳，雲、山皆去病之孫，則於禹為子行也。今此紀言從昆弟，蓋轉寫者脫子字耳。當言從昆弟子也。〔補注〕洪頤煊曰、霍光傳載此詔，因作從昆弟子。又恩澤侯表書光為山、雲之從祖，祖父外戚傳言山、雲為去病之孫，皆與光傳同。惟魏相薦疏之傳書光兄子山為奏。諸姊妹壻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

平、長安男子馮殷等。晉灼曰、漢語字子都。〔補注〕周壽昌曰、漢辛延年羽林郎詩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即此馮殷、詩中稱金吾子、題曰羽林郎、殷所居官職也。或謂詔稱男子、似非有官職者。案漢時有官者亦稱男子、功臣表繚侯馮建以長安大夫封侯、劉屈氂傳作長安男子馮建是也。又疑霍光傳殷稱監奴、不當有官。案光傳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又云使樂成以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則以監奴為羽林郎、無足異也。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師古曰、殺讀曰弒。共讀曰恭。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服其辜。〔補注〕先謙曰、官本服作伏。諸為霍氏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衆庶重困。師古曰、更增其困也。重、音直用反。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刑者不可息。李斐曰、息、滅也。若黥劓者、雖欲改過、其創瘢不可復滅也。師古曰、息謂生長也。言劓刖贖罰之徒、不可更生長、亦猶劓子為息耳。李說非也。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師古曰、稱、副也。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因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瘐音庾、字或作瘉、其音亦同。〔補注〕蘇輿曰、掠辜者、情罪未得、笞掠過當。何用

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反。〔補注〕何焯曰、今法監獄犯囚管獄官有罪、蓋始於宣帝。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廢。〔補注〕錢大昭曰、坐爲亂行。遷房陵。

元康元年春。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三月。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師古曰、章、明也。休、美也。烈、業也。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師古曰、省、視也。永、長也。惟、思也。罔、無也。極、中也。帝言內自視察、不敢懈怠、長思正道、恐失其中也。解讀曰懈。〔補注〕周壽昌曰、極、已也。永惟罔極、言永思之無已。正與上匪解對文、顏說失之。先謙曰、官本注正作政。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不允諧。師古曰、虞書益稷之篇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言奏樂之和、鳳皇以其容儀來下、百獸相率舞蹈、是乃衆官之長信皆和諧、故神人交暢。〔補注〕錢大昭曰、不、南監本閩本並作尹。先謙曰、官本作尹是。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師古曰、賜中郎吏爵得至五大夫、自此以上、須爲等級而爵賜也。五大夫、第九爵也。一曰二千石至五大夫、自此以下而差降。〔補注〕劉攽曰、爵自中郎吏文

誤。宋本云自中更至五大夫。傳者誤以更爲吏。遂衍出郎字。與民爵不通。公乘則賜吏爵自五大夫而上也。以中二千石爵中更。二千石亦當左更。眞比同千石當右庶長。六百石則五大夫矣。荀本始元年詔文。則知此說是。蘇輿曰。爵屬上爲句。自中更至五大夫。猶本始詔云自左更至五大夫也。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爲奉明縣。師古曰。奉明園、即皇考史皇孫之所葬也。本名廣明。後追改也。〔補注〕先謙曰。奉明故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北。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錢大昕云。致功臣表。諸功臣之後。詔復家者。實百三十三人。與紀人數不合。或表有脫漏矣。表稱元康四年。而紀書於元年。蓋有司奉詔檢校搜覓。請於朝而復之。非一時所畢了。紀所書者下詔之歲。表所書者賜復之歲也。先謙案。錢說是。宜本注次下作以下。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孟康曰。鬱、不通也。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師古曰。究、盡也。〔補注〕劉攽曰。此詔是下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下云中二千石各一人。於文似少潤飾。何焯曰。宣帝雖不甚用儒。然於通經者未嘗不加勸誘。亦武帝家法也。沈欽韓曰。此詔丞相御史。令各舉二人。大司馬當亦如丞相御史。中二千石各一人。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師古曰。周書康誥之辭也。言文王作法。罰其有亂常逆教者。則刑之無赦。赦、釋也。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

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李斐曰、今吏已修身奉法矣。但不能稱上意耳。故赦之。師古曰、晉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無赦。今我意有所閔。吏修身奉法矣。而未稱其任。故特赦之。與更始耳。李說非也。〔補注〕劉攽曰、言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故須赦也。何則。身不修則不能率下。法不奉則或阿枉。如此則民坐罪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刑茲無赦也。劉敞曰、此詔正謂吏未能修身奉法。有稱上意者。故特赦之。與更始申敕之也。顏李以意疑宣帝不當罪吏皆未修身奉法。乃斷其辭。曲為釋解。失之遠矣。先謙曰、攽說是。官本注無上耳字。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師古曰、王奉光女。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三月。以鳳皇甘露降集。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繇讀與由同。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稱音尺孕反。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

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補注〕先謙曰。字不常用。故難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補注〕周壽昌曰。上書觸諱犯罪。漢制無考。齊書王慈傳。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議。駁儀曹郎任昉議云。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邪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獎達之道。昭然易從。慈議遂止。據昉言。是漢故有班諱之典。石奮傳。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據此。上書誤一字。猶慮譴死。則觸諱之罪。當更不輕。唐律。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又云。即爲名字觸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據此。亦可溯漢制也。其更諱詢。〔補注〕何焯曰。宣帝因人有以觸諱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周壽昌曰。更諱曰詢。禮記。卒哭乃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生稱名。死稱諱。此宣帝生時。詔亦云諱者。漢名諱無異稱。說文木部。秀云上諱。禾部光武也。示部。祜云上諱。則安帝也。許慎卒於建光元年。其子沖即於其年奏上說文。安帝尚存。禮云大夫之所有公諱。注。辟君諱也。是生稱諱也。南齊書鬱林王即帝位曰。漢宣觸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傍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是蕭昭業生自稱諱。且引孝宣此事。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師古曰。令。謂今詔書。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補注〕錢大昕曰。廣漢傳。事在地節三年。相校差三歲。又公卿表。本始三年。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自本始三年數至地節四年。恰是六年。校之本傳後一年。校之本紀又先二年。俱不相合。周壽昌曰。通鑑繫此事於元康元年。考異云。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彭城太守。遺案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爲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爲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壽昌案。考異正本紀之誤。固當。謂必在元康元年。亦有可疑。考蕭望之傳。望之以大行治禮丞。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反誅。望之浸益任用。乃出爲平原太守。考霍氏之反。在地節四年。傳敘望之爲司直。在前。而云其後霍

氏反。知爲司直正當此年。鄭說奏殷漢亦必在此年。及於元康元年稱平原太守蕭望之爲少府。益可知望之爲司直在先一年。而廣漢被誅。不能踰四年之冬。其稱守京兆尹。遺於元康元年。廣漢於四年冬見法。遺受任於元康元年春也。

三年春。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應劭曰。象者、舜弟也。日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猶封之於有鼻之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棄絕也。〔補注〕吳仁傑曰。地理志二百里蔡。刊誤云蔡讀如蔡蔡叔之蔡。案左傳正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本作𥻆字。隸書改作蔡。遂失本體。說文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𥻆與蔡皆當作𥻆。𥻆於說文訓散。而昌邑王傳亦載詔文作析而不殊。說與析同義。則粲之爲𥻆審矣。顏依字釋之。疑非。王念孫曰。師古訓粲爲明。骨肉之親明而不殊。則文不成義。故加數字解之。非矣其繁也。今案粲之言散也。言骨肉之親雖分散而終不殊絕也。文選求通親親表。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李善注漢書宣帝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爲散。是其明證矣。武五子傳載此詔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析亦散也。說文𥻆、𥼶、𥻆散之也。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𥻆。正義。𥻆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散、粲、蔡、𥻆聲之轉。皆謂分散也。蔡之爲𥻆。猶粲之爲𥻆矣。（文選琴賦。新衣翠粲。李善曰。子虛賦。翕呷萃蔡。張揖曰。萃蔡、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𥻆𥻆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粲。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此注甚合古人同意相受之旨。惠氏左傳補注。謂漢書文選粲字皆𥻆字之誤。非也。如淳曰。粲或爲散。散粲聲相近。則粲非𥻆之誤。且洛神賦之璀粲。即𥻆粲之轉。固不可改爲𥻆𥻆也。陸璣遂志賦亦云。擬纖枝之翠粲。矣仁傑謂隸書改𥻆作蔡。遂失本體。說與惠氏同。）先謙曰。官本注。殊作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補注〕先謙曰。事詳賀傳。海昏、豫章縣。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

樂衞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言受人之德、必有報也。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如淳曰、賀弟安世兄有一子早死、故以彭祖爲子。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爲子。〔補注〕何焯曰、平帝元始元年、詔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彭祖特以賀舊恩得封、殊數也。周壽昌曰、安世傳內封關內侯彭祖、無中郎將三字、此無關內侯三字、所謂互文以徵實也。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爲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邢胡、組、趙徵卿之輩也。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嘗有阿保之功、臣瓚曰、阿、倚、保、養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晉灼曰、漢注、大如鷃爵、黃喉、白頸、黑背、腹斑文也。師古曰、鷃音晏。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師古曰、三輔諸縣也。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師古曰、擿、音他狄反、射音食亦反。〔補注〕宋祁曰、南本飛鳥下有鶡隼二字。具爲令。〔補注〕蘇輿曰、上祇一事、不當書具、疑著字音近而譌。立皇子欽爲淮陽王。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

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補注〕何焯曰。誣告人與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耄減舍之科。當時誣告之重如此。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補注〕洪頤煊曰。彊、李彊也。公卿表。元康四年。太中大夫李彊中君守少府。神爵三年。少府李彊爲大鴻臚。杜陵人。梁善揚雄爲益州牧。見王貢兩龔傳序。少府李彊。臨見蕭望之傳。李慈銘曰。王貢兩龔傳序所云之李彊。當別是一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補注〕蘇輿曰。言非朕所克當。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秋八月。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又賜功臣適後師古曰。適讀曰嫡。承嗣者也。或子或孫。不拘後裔。故總言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人二十斤下。黃金人二十斤。丙寅。大司馬衞將軍安世薨。比年豐。穀石五錢。師古曰。比、頻也。〔補注〕周壽昌曰。食貨志。宣帝即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案穀賤傷農。不止少利而已。此耿壽昌常平倉之法。不能不行也。

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故改年。〔補注〕吳仁傑曰。郊祀志明言帝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故改元爲神爵。劭舉前年長樂宮事。非。下文載改元詔曰。幸萬歲宮。神爵翔集。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案萬歲宮在汾陰。正祠后土

處也。上文云神爵仍集，則二年集雍，三年集泰山，四年集長樂也。又歷敘金芝、奇獸、白虎、威鳳，參詳之，深末乃言萬歲宮神爵，則冠元之意在此不在彼。先謙曰：官本注改下作元，是。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師古曰：惟，思也。統，緒也。燭，照也。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服虔曰：玄稷，黑粟也。〔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古今注云：元康四年，長安雨黑粟。又云：南陽雨豆。詔指此。神爵仍集。師古曰：仍，頻也。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如淳曰：函，含也。銅池，承霤也。晉灼曰：以銅作池也。師古曰：函德，殿名也。銅池，承霤是也。以銅為之，函讀與含同。〔補注〕先謙曰：此漢鐃歌上陵曲所稱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也。九真獻奇獸。蘇林曰：白象也。晉灼曰：漢注駒形，麟色，牛角，仁而愛人。師古曰：非白象也，晉說是矣。〔補注〕先謙曰：官本麟作麐，是。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服虔曰：威鳳，鳳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與尚書鳳皇來儀同意。師古曰：晉說是。朕之不明，震于珍物，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震，動也。珍物，瑞應也。師古曰：蘇說是也。獲珍物而心感動也。〔補注〕何焯曰：以震為驚，乃與下懼不能任之意協，服說是。先謙曰：震者悚敬之意，與武紀震于怪物義同。飭躬齋精，祈為百姓。師古曰：飭與敕同，為，音于偽反。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服虔曰：萬歲宮在東郡平陽縣，今有祥。晉灼曰：黃圖汾陰有萬歲宮，是時幸河東。師古曰：晉說是。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

今徒解鉗釱。赭衣置任輸作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弛刑。李說是也。若今徒囚但不枷鎖而責保散役之耳。弛、音式爾反。及應募佽飛射士。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任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臣瓚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矰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愼曰。佽、便利也。便利矰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抉拾既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弋鳧鴈事自使佽飛爲之。非取飛鳧爲名。矰繳矢之。佽音次。〔補注〕周壽昌曰。注抉拾詩本作決拾。先謙曰。官本注度作渡。羽林孤兒。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豫若林木之盛。羽、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補注〕先謙曰。官本豫作喩。是。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

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卽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卽、就也。就酒泉而拜之。不徵入。與兩將軍並進。師古曰。兩將軍。卽趙充國、許延壽。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師古曰。朝來年之正月。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大旱。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語在充國傳。

二年春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補注〕錢大昭曰屢漢書皆作婁此獨不然誤祗事不怠其赦天下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爲酋如中國言魁非首其名也如淳曰酋音酒藏然師古曰文說失矣酋者自其魁帥之稱而此酋不當其義也蓋首惡者唱首爲惡也大豪者魁帥也楊玉及酋非皆人名言斬此二人之首級耳既已書大豪不當重書酋且趙充國傳又云酋非楊玉首此其明驗也酋音才由反〔補注〕宋祁曰予案酋非字當爲酋音酒菸鄭注月令酒熟曰酋沈欽韓曰案趙充國傳明年五月充國奏請罷屯振旅還其秋羌若令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虜充國以五月還兵其時楊玉等未誅觀充國奏甚明紀作五月誤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晉灼曰音田師古曰鄭音是也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補注〕蘇輿曰先賢撣與吉皆封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師古曰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賀正月始和親師古曰賀來歲之正月

三年春起樂游苑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游案其處則今之所呼樂游廟者是也其餘基尚可識焉蓋本爲苑後因立廟乎樂音來各反〔補注〕何焯曰樂游苑猶景帝之德陽宮皆自作廟也徵眇時尤樂杜鄠之間故以杜東原爲葬陵而以樂游名苑沈欽韓曰長安志樂游廟在萬安縣南八里亦曰樂游原（程大昌雍錄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漢爲樂游苑基地最高四望寬敞）三月丙午丞相相薨師古曰魏

相

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其益吏百石已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補注〕宋祁曰。刊誤據後漢志及師古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師古曰。爲音于僞反。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于旁。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也。蜚、古飛字也。覽、謂鳳凰飛翔覽觀都邑也。〔補注〕先謙曰。魏歌上陵曲。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與此文可互證。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師古曰。鬯、香酒。所以祭神。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師古曰。嚮、讀曰饗。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如淳曰。太守雖號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有功德茂異。乃得滿秩。霸得中二千石。尤殊秩也。晉灼曰。此直增秩二千石。增秩爲中二千石耳。不謂滿不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霸秩已二千石矣。今增爲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此與地節三年增膠東相王成秩。其事同耳。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補注〕周壽昌曰。貞婦順女。自古無稱。自李宣有此稱。而後世婦女節孝之旌準諸此矣。順郎孝也。孝慈屬之婦。以其爲女發文稱順也。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若王之號也。勝之其人名。〔補注〕先謙曰。匈奴傳。單于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即其人。此作呼留若王。譯音無定字也。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十二月。鳳皇集上林。

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目改元云。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皇太子冠。〔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荀紀於元康三年二疏去位事已云皇太子冠。至是又重複。荀之誤也。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夫人八十匹。先謙曰。大夫曰太官本作太下有夫人六十匹五字引宋祁曰一本無此五字。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夏。赦徒作杜陵者。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婺女十度。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補注〕錢大昭曰。坐距殺與法大臣。欲以解罪。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補注〕先謙曰。通鑑作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考異云。宣紀作三月。荀紀作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荀紀作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云。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祠后

土。史脫之也。 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增薨。師古曰。韓增。 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補注〕劉敞曰。多樂字。陸夏公曰。古語多此類。非衍字也。 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愆、過也。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以乾餱之事爲過惡也。乾音干。餱音侯。 勿行苛政。〔補注〕周壽昌曰。禮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前漢承周制。故郡國二千石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至此特詔弛禁也。田蚡傳。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似在武帝時已有賀婚之禮。或此辈特詔未通行民間。由禮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婚時具酒食相賀召。亦古禮也。 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師古曰。遬、古速字。累音力追切。〔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與此同。但名爲烏厲溫敦。匈奴傳敦未爲單于。並不在五單于之列。顏注。呼遬累其官號也。而三年下詔。尙稱爲呼遬累單于。通鑑考異云。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壽昌謂此亦非誤。班紀表就當時書法紀之。於匈奴傳紀其實耳。先謙曰。官本切作反。 封爲列侯。十二月。平通侯楊惲坐前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師古曰。惲音於吻反。〔補注〕錢大昭曰。楊、南監本作楊。閩本作揚。先謙曰。官本作楊。是。 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補注〕齊召南曰。案惲之死在四年。此時但與戴長樂相告免官耳。通鑑考異已辨此條之誤。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師古曰。丙吉也。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往者匈奴數爲邊寇。百姓被其害。朕

承至尊。〔補注〕先謙曰、言繼郅尊位。未能綏定。〔補注〕先謙曰、官本定作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耗、損也。言十損其八九也。耗音呼到反。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因大乖亂。單于閼氏、服虔曰、閼氏音焉支。子孫昆弟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師古曰、伊秩訾、且渠、當戶、皆匈奴官號也。訾音子移反。且音子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伊作尹。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師古曰、飭與敕同。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齋宮、十有餘刻。師古曰、燭亦照也。刻者、以漏言時也。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應劭曰、門外闕內行馬之裏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行作衡。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師古曰、婁、古屢字。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爲有德美、當敬於事、無怠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褒作襃。墮作惰。是。公卿大夫其勗焉。師古曰、勗、勉也。減天下口錢。

赦殊死。吕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置西河北地屬國。吕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離反。師古曰。谷服音是也。蠡音落奚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銖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爲誰也。吕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吕給北邊。應劭曰。壽昌奏令邊郡穀賤時。增賈而糴。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見食貨志。〔補注〕先謙曰。兩賈字官本作價字同。省轉漕。賜爵關內侯。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蝕之。〔補注〕王念孫曰。晦當爲朔。五行志云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爲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爲重異。則當作朔明矣。下文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諸日食不言異。而此獨言異。亦以其在正月之朔也。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九並作朔。先謙曰。在婁十九度。詔曰。皇天見異。吕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吕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反。二月

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文穎曰：許延壽。〔補注〕錢大昭曰：表與漢紀俱作三月。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丙申，太上皇廟火。〔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中山太上皇廟災，中山二字衍。◎甲辰，孝文廟火。〔補注〕張照曰：兩火字並應是災字。左傳曰：火，人火之也；災，係人火之必記事實，故知並是災字之譌。四年未央宮宣室閣火亦然。先謙曰：五行志作災，但本書災火二字義不分析，凡言災者志並在火不災上，傳中不能執人火天火為說。上素服五日。冬，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師古曰：囂音敖。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補注〕吳仁傑曰：案漢儒記瑞，有天降膏露、地出醴泉之文，故一時遂用其說。王充非之曰：爾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露也。今儒者或謂從地中出，案爾雅釋水泉，使有醴泉，泉從地出，當於此章言之，何故反居四時章中乎？然則醴泉甘露本一物也。又曰：衡陽舊有甘露降，劉貢父云此戾氣所成，其名爵餳。王定國謂嘗從博識者求甘露爵餳之別，案汝陰先賢傳曰：郡縣事前有甘露降，功曹鄭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露，但木汁耳。又歲祥明中松柏林冬月出木醴，彼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爵餳。貢父所云，其出於此。王仲任曰：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之驗，其言足以祛羣疑也。枯槁榮茂，師古曰：槁，音口老反。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師古曰：禎，正也。祥，福也。禎音貞。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補注〕先謙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補注〕錢大昭曰：祿，漢紀作張祿。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珠崖前後文俱作厓。先謙案：通鑑亦作張祿。秋

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補注〕錢大昕曰，諸侯王表，宇、囂，竝以是年十月乙亥封，與紀異。冬十二月，行幸萯陽宮、應劭曰，宮在鄠，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萯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補注〕錢大昭曰，東方朔傳作倍陽。李斐音萯為倍，故字又作倍。負、倍古通用。夏本紀負尾，地理志橫尾山，古文以為倍尾。月令云王萯生，呂覽作王善。穆天子傳注云，萯，今善字。皆其證也。說文，郿，右扶風鄠鄉，讀若倍。郿鄉即萯鄉，宮在其鄉，故以名焉。郿正字，萯、倍並假借用耳。周壽昌曰，玉海百六十六萯陽宮引應劭注，宮在鄠，秦昭王起，此作秦文王，微誤。屬玉觀。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鸑鷟，其上有此鳥，因以為名。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周壽昌曰，文選西都賦，天子乃登屬玉之館。觀、館字通。黃圖云，萯陵苑有鵲觀。元紀作白鶴館。又飛廉桂館，史記作蜚廉桂觀。成帝紀甲觀，孝元后傳作甲館畫堂。上林雍氏館，史記作雍氏觀。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補注〕錢大昭曰，毛詩禮作履。古禮、履通。蔡邕之傳及韓詩外傳、說苑並引作率禮。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禮不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齊也。師古曰，此商頌長發之詩。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方之外也。匈奴單于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

師古曰。書荒外之人。非禮所敬者。致刑亦不及。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補注〕王先愼曰。通鑑無逮字。以據上疑誤。案蕭望之傳亦有逮字。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補注〕何焯曰。王者所客。讖中已發其端。待以殊禮。則恩自天子出耳。先謙曰。此從蕭望之議。見望之及匈奴傳。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應劭曰。狦音若訕。李奇曰。狦音山。師古曰。稽音古奚反。狦音刪。又音先安反。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如淳曰。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眭城阪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長平阪在涇陽縣西南五里。池陽宮在縣西北八里。涇陽縣志。阪在縣西南十里。長安志。長平阪。俗名眭城阪。師古注作眭城。未知孰是。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拜見也。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孟康曰。左右當戶。匈奴官名。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師古曰。顯示也。二月。單于罷歸。之長樂衞尉高昌侯忠。晉灼曰。功臣表董忠。〔補注〕錢大昭曰。之當作遣。南監本、閩本並不誤。先謙曰。官本作遣。車騎都尉昌。晉灼曰。韓昌。騎都尉虎。文穎曰。不異姓。晉灼曰。百官表雖記三輔都以上。若此皆不見姓。無從知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異作知。是。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孟康曰。光祿徐

徐自爲所築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師古曰：郅音質。匈奴遂定。詔曰：迺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師古曰：行音胡郎反。鄉讀曰嚮。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三月己丑，丞相霸薨。文穎曰：黃霸。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補注〕錢大昭曰：時與議石渠者，易家博士施讎、黃門郎梁丘臨，書家博士歐陽地餘、博士濟南林尊、譯官令齊周堪、博士扶風張山拊、謁者陳留假倉，詩家淮陽中尉韋玄成、博士山陽張長安、沛薛廣德，禮家梁戴聖、太子舍人沛聞人通漢，公羊家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家議郎汝南尹更始、待詔劉向、梁周慶、丁姓、中郎王亥，其可考者凡二十三人。議奏之見於藝文志者，書四十二篇，禮三十八篇，春秋三十九篇，論語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凡一百六十五篇。易、詩二經獨無議奏，或班氏失載之耳。周壽昌曰：後書翟酺傳，孝宣論六經於石渠，章懷注：甘露三年，詔諸儒五經於殿中，雜平公穀同異，上親臨決。時更與穀梁傳，故言六經，即此事也。案宣紀本始四年四月，詔博問經學之士，元康元年八月詔云：朕不明六藝，鬱於大道。穀梁江公傳云：興穀梁春秋，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始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據此，則講自元康中，至是始平議於殿中也。劉向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韋元成傳：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皆一時事。迺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補注〕錢大昭曰：漢紀有公羊春秋左氏傳七字，蓋誤也。劉歆傳可證。蘇輿曰：穀梁春秋學，宣帝為戾園興，詳儒林傳。先謙曰：梁邱賀、大夏侯勝、小夏侯建。冬，烏孫公主來歸。應劭曰：楚王女解憂。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補注〕先謙曰：坐禽獸行、賊殺不辜。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火。

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冠元焉。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然則應說非也。見新豐者於此五載矣。〔補注〕劉攽曰：案宣帝本四年改元，而郊祀志先書改元甘露，其夏黃龍見新豐，其下乃云後間歲改元黃龍。然後又云正月復幸甘泉。然則宣帝自追用五年前黃龍改元爾，若是年黃龍見，史官焉得不書？漢注未可據也。吳仁傑曰：案蘇文忠公云古者有喜則以名物，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併以是名其三子，則可疑。孔穎達謂未必其年頓生三子，蓋是追以前事名之。黃龍紀元，豈其比邪？元鼎皆追用後四年事。然是年始有年號，若黃龍則前四年龍見新豐，宣帝以此年紀元，而漢注遂實以廣漢之說，彼蓋不知有前比也。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師古曰：措，置也，音千故反。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之。順民所疾苦，師古曰：知所疾苦，則順其意也。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補注〕先謙曰：官本謬作繆。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

薄音步戶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而已當屬下讀言雖具文簿而已身固避其罪專務數欺也顏讀已爲巳從而巳斷句則文氣不屬務爲欺謾以避其課。師古曰謾誑言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師古曰言無所委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應劭曰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也故絕之張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有以發官者或承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從衆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爲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如淳曰是時有所省卒徒而羣臣有請之以自給官府者先時聽與之今更悔之不復聽也師古曰應張二說是也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僞毋相亂。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蘇林曰皆星名〔補注〕沈欽韓曰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其四星曰天駟一星曰王良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紫宮垣十五星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効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韋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爲廉吏也〔補注〕王啟原曰吏六百石有罪先請即周禮議貴之遺意周官小司寇注議貴者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百官表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先鄭以爲貴者蓋漢制以紫綬爲公青綬爲卿墨綬比大夫六百石比大夫然有其法而無明文故趙廣漢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平準令適秩六百石是先時官秩六百石有舉廉者自有此明詔遂絕矣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八〔補注〕錢大昕曰諸帝紀書崩之後必書某月日葬某陵惟宣帝紀不書乃於元帝紀書初元元年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以葬在踰年之後也王鳴盛曰監本作四十二汲古閣本八字誤其實宣帝即位明年乃改元壽四十三監本亦誤先謙曰八宜作三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師古曰於此已尊太皇太后而元紀之

首又重書之。然尊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宜同一時。則元紀爲是。而此紀誤重之。〔補注〕周壽昌曰。宣帝崩于十二月甲戌。距癸巳元帝卽位二十日。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卽位後禮也。元帝未卽位。誰爲尊之。此條原出非史紀誤重傳寫之失也。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鮮音先踐反。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而殺之。固存者。譬如鄰國以道治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奮爭有亂。故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單于。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知此。國乃昌盛。故此贊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殺作斃。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爲申。古通用字。一說恩信及威並著於北夷。〔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說音是。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也。殷之高宗及周宣王也。

元帝紀第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孝元皇帝。荀悅曰。諱奭之字曰奭。應劭曰。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師古曰。奭音式亦反。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孫晏曰。禮、婦人從夫諡。因其見殺。故兼二諡。師古曰。共讀曰恭。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師古曰。宣帝即位之明年。改元曰本始。本始凡四年。而改元曰地節。地節三年立皇太子。若初即位年二歲。則立爲太子時年九歲矣。又宣帝以元平元年七月即位。而外戚傳云。許后生元帝數月。宣帝立爲帝。是則即位時太子未必二歲也。參校前後衆文。此紀蓋誤爲錯。（補注）劉敞曰。此言年二歲宣帝即位。指論踰年改元爲即位耳。若春秋諸公也。宋一新曰。此即位從改元之年數起。則與外戚傳不相違戾矣。後讀注云。帝年二十七即位。壽四十三。當作二十六即位。壽四十二。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晉灼曰。刑、刑家。名、名家也。太史公曰。法家嚴而少恩。名家儉而善失眞。師古曰。晉說非也。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繩謂彈治之耳。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師古曰。惲音於吻反。（補注）錢大昭曰。蓋南監本閩本作葢。王念孫曰。景祐本葢作盍。古字假借也。蓋寬饒之蓋本音公盍反。故與盍通。（藝文類聚鳥部上引韓詩外傳蓋胥跪而對。今本作盍胥）後人依本傳改盍爲蓋。未達假借之旨。周壽昌曰。盍蓋古今字。漢世

作盪。唐盪文述碑亦作盪。不作蕩也。今直隸衡水有盪姓士人俗呼合音。先謙曰。漢紀本作蕩。官本汪本作盪。嘗侍燕從容言。師古曰。從、音千容反。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補注〕王先慎曰。御覽卷八十九引雜下有理字。奈何純住德教。〔補注〕錢大昭曰。住當作任。先謙曰。官本作任。用周政乎。師古曰。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師古曰。眩、亂視也。音胡眄反。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補注〕王先慎曰。御覽八十九引應劭漢官儀曰。孝武時天子以下未有幘。元帝額上有壯髮。不欲使人見。乃始施幘。羣寮隨焉。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文穎曰。邛成王皇后。母養元帝者也。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也。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補注〕宋祁曰。古本無黃字。先謙曰。荀紀亦無黃字。吏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

皇后王氏。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及苑。振業貧民。師古曰。振。起之。令有作業。〔補注〕先謙曰。振卽賑之正字。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貸音土戴反。種音之勇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引賈公彥云。種食者。或爲種子。或爲食用。官本注戴作載。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文穎曰。戴侯。許廣漢。〔補注〕先謙曰。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參用士人。東都專以宦者爲中常侍。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補注〕宋祁曰。唐本作栗栗。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師古曰。蒸。衆也。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服虔曰。自臨而約敕乃遣之。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師古曰。失職。失其常業。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師古曰。相者。諸侯王相也。守。郡守也。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言君能任賢。股肱之臣。皆得良善。則衆事安寧。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師古曰。陂。湖。深水。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

者。馬一匹至二駟。師古曰。二駟。八匹。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師古曰。以五十戶爲率。共賜之。六月。吕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吕振困乏。〔補注〕先謙曰。胡注。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武帝所立。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先謙案。此苑馬。蓋京師苑帝所遊。非邊備馬也。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吕相救。詔曰。閒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吕保治。師古曰。保。安也。惟德淺薄。不足吕充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言已德淺薄。不足以充舊貫。舊貫者。常居也。師古曰。論語稱閔子騫云。仍舊貫。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宮室。故引以爲言也。〔補注〕周壽昌曰。哀紀云。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與此語意同。先謙曰。據下云勿繕治宮館。應說是也。宜本注不足以充舊貫下。少舊貫二字。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師古曰。繕。補也。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師古曰。減。損其數。省者。全去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太僕掌輿馬。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禽獸屬焉。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弟竟爲淸河王。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爲王。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黃門寺屬少府。水衡禁囿。〔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禁苑等九官令丞。

宜春下苑。孟康曰、宮名也、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佽飛外池。如淳曰、漢儀注、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補注〕先謙曰、佽飛屬少府。嚴籞池田。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晉灼曰、嚴、嚴籞射苑也。許慎曰、嚴、弋射者所蔽也。池田、苑中田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錢大昭曰、嚴、古籞字。說文、籞、弋射所蔽者也。篽、禁苑也。應劭云、籞在池水上作室、可用棲鳥、鳥入則捕之。〈應說見文選注。〉假與貧民。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師古曰、考、老也。言得壽考終其天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補注〕錢大昭曰、地震事見詔書、故於二月不書、避重出。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補注〕錢大昭曰、高紀十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隴西郡非諸侯王都、何以有此廟、所未解也。又考惠帝紀、令郡諸侯王立高廟、此毀落者或是高廟歟。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師古曰、豲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豲音丸。壓音烏狎反。〔補注〕先謙曰、豲道在今鞏昌府隴西縣東北。山崩地裂、水泉湧出。〔補注〕先謙曰、官本湧作涌。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古曰、師、衆也。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師古曰、鬱、不通之意也。序、次也。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

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爵。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二十萬。五大夫十萬。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師古曰。五穀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顏色變惡。慘怛於心。師古曰。慘。痛也。怛。悼也。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補注〕蘇輿曰。是年地凡兩震。一未書。其時地五行志亦未載。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師古曰。悉意。盡意也。靡。無也。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師古曰。茂。美也。道讀曰導。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按劉向傳云。前弘恭、石顯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今春地震前。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云。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蓋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從此說於後上耳。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師古曰。此諸侯。謂諸侯王也。珠厓郡山南縣反。〔補注〕先謙曰。反在元年。詳賈捐之傳。博謀羣臣。待詔賈捐

之。以爲宜棄珠厓。救民饑饉。師古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蔬、菜也。乃罷珠厓。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補注〕錢大昕曰。五行志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茂陵、即孝武陵也。志不書晦。以三統術推之。是歲四月乙酉朔。乙未乃月之十一日。非晦日也。晦字衍文。荀紀亦不云晦。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師古曰。燭、照也。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師古曰。仍、頻也。加以煩擾虖苛吏。拘牽乎微文。〔補注〕蘇輿曰。謂牽合律文。比傅成罪。宣帝地節詔文所云析律貳端者也。元帝不喜刑名。洞究吏習如此。不得永終性命。師古曰。永、長也。朕甚閔焉。其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師古曰。煬音供養之養也。〔補注〕錢大昭曰。師古南雍本閩本皆作鄭氏。先謙曰。官本注師古作鄭氏。無也字。封故海昬侯賀子代宗爲侯。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師古曰。媮與偷同。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補注〕先謙曰。一本無永字。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衞於不居之宮。師古曰。不急之事。古云非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古作故。通鑑注引亦作故。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衞。令就農。〔補注〕宋祁曰。唐本監本衞字下有各字。王念孫曰。唐本監本是也。各令就農。各含實因各字文義相承。荀紀作令各就農。亦有各字。周壽昌曰。時宜西宮諸

離宮及長樂宮衞可減大半。以寬徭役。帝罷甘泉、建章兩衞。百官表所云不常置也。長樂屬太皇太后上官氏。故不罷。百官各省費。師古曰。費用之物務減省。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補注〕先謙曰。言所行政事務順四時月令。毋得違犯。以致殃咎。時陰陽家盛行。故有此詔。與成帝陽朔二年詔書同意。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補注〕何焯曰。陰陽月令。發於魏相。至此言陰陽者遂盛。人人自已得上意。師古曰。人人各自以爲得天子之意。〔補注〕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王念孫曰。南本是也。今本多一人字者。後人依臣瓚加之。（正文只一人字。故注申之云人人各自以爲天子之意。若正文本作人人。則無須注矣。臣瓚傳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師古無注。即其證。）

四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時皇后曾祖父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是歲王莽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文穎曰。姓姬。名延年。其祖父姬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爲周子南君。令奉周祠。師古曰。承休國在潁川。〔補注〕先謙曰。官本祠作祀。是。承休縣在今汝州東二十六里。位次諸侯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師古曰。逮、及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衆僚久懬。應劭曰。懬音曠。師古曰。懬、古曠字。曠、空也。不得其人則職事空廢。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

者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夭不終命。〔補注〕宋祁曰。刊誤改天作夭。蕭該曰。作夭是也。冊府百四十三引亦作夭。夭不終命。與二年詔老終厥命相對爲文。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師古曰。邶國谷風之詩也。言見人有喪禍之事。則盡力以救之。匍音步扶反。匐音步得反。其令太官毋日殺。師古曰。不得日日宰殺。〔補注〕先謙曰。官本太作大。所具各減半。師古曰。食具也。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也。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供郊祀蒐狩之事。非遊田者也。秣音末。罷角抵。〔補注〕先謙曰。角抵詳武紀。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卽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補注〕吳仁傑曰。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所謂三服官者。蓋言其有官舍三所。非謂其爲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載此疏乃去各字。非也。襄邑亦有服官。獨不罷。蓋所供龍袞之屬。禮不可缺。至臨淄三官。歲輸物不過十笥。如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皆輕靡而歲費數鉅萬。此固可省者。禹又言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亦謂每一工官爲費若此。如顏李之說。三服官以三服爲名。則三工官又可名三工之官邪。先謙曰。吳說是。官本襄邑亦有服官句上有云字。北假田官。李斐曰。主假賃見官田與民。收其假稅也。故置田農之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宋祁曰。田官一本作官田。非。齊召南曰。案河水注云。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鹽鐵官。常平倉。〔補注〕先謙曰。鹽鐵官武帝置。常平倉宣帝置。至是皆罷之。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補注〕先謙曰。胡注。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今不限員數。以廣學者。後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

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補注〕周壽昌曰，刑法志載元帝初年詔云，其令律令可蠲除減者條奏。後漢梁統傳疏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注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共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據此則定律後又有除省，不同紀載也。又哀帝紀惟建平二年，詔大赦天下，無省刑事，亦非元年，附著於此。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師古曰，特為郎中以上除此令者，所以優之也。同產謂兄弟也。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司馬中者，宮內門也。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師古曰，應說非也。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故此下云將郎廬從官。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周壽昌曰，周禮宮正鄭注，若今時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先謙曰，宮司馬中，謂宮中及司馬門中也。顏以司馬為宮之外門，是。應言宮內門，非也。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貢禹卒。〔補注〕錢大昭曰，案是年御史大夫陳萬年先卒，不知何以不書。衛司馬谷吉使匈奴不還。師古曰，即衛尉八屯之衛司馬。〔補注〕先謙曰，為郅支單于所殺。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補注〕先謙曰，禮畢留射獵，薛廣德諫，事詳廣德傳。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

卒帛。行所過毋出租賦。〔補注〕宋祁曰、舊本作毋令出租賦。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所云舉光祿四行者、創起於此。後漢書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注引漢官儀曰、淳厚、質樸、遜讓、節儉也。蓋漢時朝廷從官、俱屬光祿勳、自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及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其員多至千人、故令光祿覈第其賢否也。何焯曰、光祿以此科第郎從官、則周官宰夫正歲於宮中羣吏、辨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之餘意也。 三月、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師古曰、言今所治人、即五帝三王之衆庶。 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服虔曰、壬人、佞人也。 而吉士雍蔽。師古曰、吉、善也。大雅卷阿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雍讀曰壅。〔補注〕錢大昭曰、曰下脫壅字。先謙曰、官本有壅字。 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師古曰、爲澆俗所漸染也。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澆作醨。 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師古曰、此皆謂遇赦新免罪者也、故云如貧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作民。 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補注〕宋祁曰、越本無爲父後者四字。王念孫曰、爲父後者四字涉上文而衍、景祐本亦無此四字、是也。漢紀亦無。上文以立皇太子、故賜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此不當有。其初元二年正月、四年三月、永光元年正月、二年二月、建昭五年三月、賜民爵一級、皆無爲父後者之文、他紀放此。 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是月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時有景亡光。至九月日乃有光。隕霜。傷麥稼。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晉灼曰。或無稼字。或稼字在秋下。稼或作椵。椵或作霖。五行志。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饑。言傷麥稼秋罷是也。師古曰。晉說得之。秋者。謂秋時所收穀稼也。今俗猶謂麥豆之屬爲雜稼云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補注〕劉攽曰。如言爛脫是。錢大昭曰。注南監本。閩本。稼並作桑。沈欽韓曰。荀紀秋七月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罷。此罷秋者。或是其事。又百官表。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則秋罷者。罷太常領陵縣。周壽昌曰。三月去秋尙遠。不能謂遂無所收。若大饑。卽當直書。不得以秋罷代之。武帝成帝紀書秋罷某事者不一。此秋罷下。必尙有字。如說近是。先謙曰。官本注。稼作桑。是。

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殷周法行。而姦軌服。師古曰。軌與宄同。亂在外曰姦。在內曰軌。〔補注〕宋祁曰。法行。唐本作行法。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補注〕宋祁曰。一本無洪字。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竝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師古曰。言何以撫謂百姓。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千石以下至

中都官長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級。〔補注〕錢大昭曰。爵自五大夫以上爲官爵。故必六百石以上乃賜之。其勤事吏之二級民爵也。

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婁八度。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師古曰。荒、廢也。不敢廢事而自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師古曰。婁、古屢字。其後亦同。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施與禁切。未合民心。師古曰。施惠寬緩。禁令煩苛。〔補注〕蘇輿曰。廣雅釋詁。切、斷也。禁切與施與平列爲文。鄭崇傳禁切主上與此義同。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師古曰。氛、惡氣也。邪者、謂非正氣也。太陽、日也。正氣湛掩。日久奪光。師古曰。湛讀與沈同。湛掩者見掩而湛沒。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師古曰。見、顯示。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八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天雨草。如莎。相繆結。大如彈丸。以太常任千秋爲奮威將軍。〔補注〕先謙曰。馮奉世傳作奮武將軍。通鑑從傳。荀紀從紀。別將五校並進。師古曰。別領五校之兵而與右將軍並進。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補注〕先謙曰。賜奉世爵關內侯。詳見傳。三月。立皇子康爲濟陽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薨。師古曰。王接。冬十一月。詔曰。迺者己丑地動。〔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冬地震。此己丑當屬十一月下。中冬二字疑本在己丑上。傳寫誤移之。中冬雨水大霧。師古曰。中讀曰仲。雨音于具反。盜賊竝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悉。盡也。冬。〔補注〕先謙曰。冬字當衍。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無以給中外繇役。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加以邊竟不安。師旅在外。師古曰。婁。讀曰屢。竟。讀曰境。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東闕南方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張七度。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王道。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師古曰。瞻。視也。眩。視亂也。音胡眄反。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李奇曰。還。反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者發號施令。如汗出不可復反。邪說空進。事

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師古曰。愛憎各異也。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虖。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孔、甚也。言災異既多。百姓甚可哀愍。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愼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云愼厥身修思永。言當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故此詔云愼身修永也。今流俗書本永上有職事者。後人不曉。妄加之耳。〔補注〕錢大昭曰。注事南監本閩本竝作字。先謙曰。官本作字是。直言盡意。無有所諱。九月戊子。罷衞思后園。服虔曰。戾太子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及戾園下。及戾園。〔補注〕先謙曰。建昭五年夏。紀書復戾園。秋書復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園。復既書。則罷亦宜書。今紀文有衞思后園、戾園。而無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蓋傳寫奪之。荀紀、通鑑竝書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亦其明證矣。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補注〕先謙曰。此二字皆從頁西前解。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服虔曰。元帝所起陵也。未有名。故曰初。〔補注〕王念孫曰。原字上有北字。而今本脫之。則不知在何方矣。漢紀正作北原。上宣紀云以杜東原上爲初陵。哀紀云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皆其例也。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師古曰。重、難也。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補注〕錢大昭曰。不安。閩本作不自安。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

民。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師古曰：大雅民勞之詩也。止，語助也。迄，至也。康，安也。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遂之施惠京師，以及四遐也。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應劭曰：先后為其父母置邑守冢，以奉祭祀。既已久遠，又非典制，故罷之。師古曰：奉邑，奉音扶用反。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晉灼曰：從官，猶從役從軍也。臣瓚曰：告，休假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官，郎上侍從之官也。言凡為吏及為從官，其本縣有被害者，皆與休告。士卒遣歸。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射，音食亦反。布車騎大獵。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補注〕先謙曰：以親盡毀，詳韋元成傳。

建昭元年春，〔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戊辰，隕石梁國六。三月，上幸雍，祠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如淳曰：三輔黃圖，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城門，其外郭曰東都門也。師古曰：蛾若今之蠶蛾類也，音五何反。枳音只，枳道，解在高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若上有成羣二字，引宋祁曰：顏注南本、唐本並無成羣二字，錢大昭云：閩本若字上有成羣二字。冬，河間王元有罪，廢。〔補注〕先謙曰：坐賊殺不辜。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補注〕王念孫曰漢紀秩下有中二千石四字是也太守秩二千石益之則為中二千石下文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與此文同一例若無中二千石四字則文義不明先謙曰官本郡上有大字 戶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補注〕宋祁曰興越本作與予據裴傳作興是 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深五尺 樹折屋壞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窺其意而道之諸侯王謂淮陽王欽 博要斬房棄市〔補注〕先謙曰房死不在歲末說見傳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補注〕宋祁曰唐本無都字 大郡都尉〔補注〕宋祁曰舊本南本唐本並無郡字和嶽添 秩皆二千石〔補注〕周壽昌曰初比二千石也比二千石穀月百斛二千石穀月百二十斛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師古曰韋玄成 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 撟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師古曰撟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言上命發兵故言矯發也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皆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郅音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矯發作撟發季作李 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

邸門。師古曰、縣、古懸字也。蠻夷邸、若今鴻臚客館。〔補注〕宋祁曰、唐本無門字。

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服虔曰、討郅支之圖書也。或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師古曰、或說非。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調、〔補注〕宋祁曰、不、唐本作未。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補注〕先謙曰、帥率字通。儀禮大射注、古文帥皆作率。本書或言帥意、或言率意、或言悉意、或言壹意、義並相近。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沙石雍霸水、〔補注〕王念孫曰、此文當依漢紀通鑑作藍田地震山崩、沙石雍霸水。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沙石雍水也。今本脫震山崩三字、則敘事不明。御覽咎徵部七引此、正作地震。下文安陵岸崩、亦承地震言之。安陵岸崩、雍涇水、水逆流。孟康曰、安陵岸崩、亦旁涇水岸也。師古曰、雍讀曰壅。

五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

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解怠。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解讀曰懈。德薄明晻，教化淺微。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傳不云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言君天下者當任其憂責。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戮作勠，是。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師古曰：勞農謂慰勉之。勞音來到反。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師古曰：覆音方目反。〔補注〕宋祁曰：唐本無之字。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補注〕周壽昌曰：言吏以覆覈小獄，株引證佐，徵召多人，致百姓廢時失業，後世州縣敝政，不圖西漢時即已有此。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曰：申，重也。一曰約束之耳。〔補注〕何焯曰：此今法農忙停訟所始。夏六月庚申，復戾園。壬申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不載如鉤。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已自有廟，在長安城中，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留穉曰：原者，再也，再作廟也。晉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廟，故曰本也。師古曰：文說是。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補注〕先謙曰：以上疾，夢祖宗譴，復之，惟郡國廟遂毀。

竟寧元年。應劭曰：虖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爲境，古之用字，境竟實同。但此詔云邊垂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讀，義更弘通也。〔補注〕

錢大昭曰。應說是。顏泥讀中長字。故以竟爲終極之音。果知其說。在漢人文義。必曰永寧矣。周壽昌曰。陳湯傳耿育爲湯訟冤疏云。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明指竟寧紀元爲單于保塞安邊事。顏彼注上書者附著耳。通鑑胡注亦引紀元詔駁顏說爲非。先謙曰。邊垂即境上也。顏謂並北境上。與詔意不合。諸說並是。官本注境竟作竟境。

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補注〕宋祁曰。虖當作呼。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虖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王檣。王氏女。名檣。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師古曰。秭音姊。〔補注〕梁玉繩曰。檣。匈奴傳作牆。說文無檣字。左傳妃嬙嬪御。唐石經本作牆。漢書王檣字從爿。此紀作檣。恐是牆之譌。先謙曰。此因單于請而賜之。

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師古曰。第九爵。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師古曰。即繁延壽也。繁音蒲何反。〔補注〕錢大昭曰。延壽不書姓。疑脫。三月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爲列侯。賜副校尉陳湯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補注〕錢大昭曰。漢紀元帝即位年二十六。據本紀云年二歲宣帝即位。則荀紀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補注〕先謙曰。從匡衡之請。秋七月丙戌。葬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

在長安北五十六里也。

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也。外祖、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皮也。師古曰。應說是。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補注)錢大昕曰。應說非也。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見藝文志。)貢禹傳。武帝時。盜賊起。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俗皆曰。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酷吏傳。嚴延年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蓋史書者。令史所習之書。猶言隸書也。善史書者。謂能識字作隸書耳。豈皆盡通史籀十五篇乎。外戚傳。許皇后聰慧。善史書。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王尊傳。少善史書。後漢書安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皇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梁皇后少好史書。章八王傳。安帝所生母左姬善史書。齊武王傳。北海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善史書。喜正文字。諸所稱善史書者。無過諸王后妃嬪侍之流。略知隸楷。已足成名。非真精通篆籀也。魏志管寧傳。潁川胡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竝有尺牘之迹。動見模楷。則史書之即隸書明矣。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底者。(補注)何焯曰。王褒頌曰。原夫簫幹之所生。於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標敷紛曰扶疏。是洞簫以一幹無節。故得此名。惟推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知注非也。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反。(補注)何焯曰。從注中瓚說。則度讀本音。然班之文義。先度而後被之於歌。則應說爲諦也。先謙曰。官本無亦曰二字。分刌節度。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刌音千本反。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師古曰。貢禹、薛

廣德、韋賢、匡衡、迭互而爲丞相也。迭音大結反。〔補注〕齊召南曰、案貢禹、薛廣德止爲御史大夫、而與韋匡並列、漢世以御史大夫爲丞相之副、故與丞相並稱兩府、其後改丞相曰司徒、改御史大夫曰司空、遂並爲三公矣、蕭望之嘗爲御史大夫、後爲前將軍、曰吾備位將相、亦是此義。何焯曰、韋賢爲相、在昭宣之際、則此應謂其子元成也。沈欽韓曰、御史大夫、亦三公之列、故得稱宰相、師古竟目以丞相、謬矣。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師古曰、爲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補注〕先謙曰、謂詔求直言能盡下意。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風烈下有也字。王先慎曰、御覽卷八十九引、亦有也字。

成帝紀第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成皇帝，荀悅曰：諱驁，字太孫。驁之字曰俊。應劭曰：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師古曰：驁音五到反。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補注〕沈欽韓曰：應所言猶廬舍也。畫九子母，蓋應所目知。案玉海晉宮闕名洛陽宮螽斯堂，則畫堂蓋此類也。周壽昌曰：漢宮闕疏云未央宮有畫堂甲觀，非常室。蓋漢制多以干支立名，如律令有甲令、乙令、丙令，對簿有甲帳、乙帳，漏刻稱甲夜、乙夜，甲觀可類推。顏注是。後書清河王慶傳以長別居丙舍，後書百官志有丙舍長一人，是又有甲舍、乙舍等名也。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補注〕何焯曰：漢諸帝高祖、宣帝、光武興於民間，以字著。獻帝遜位，字亦著見。唯成帝之字，則以古無太孫之號，宣帝以世嫡，故特呼之，亦傳為字。後世遂目世嫡皇孫曰太孫也。周壽昌曰：太孫，猶太子之稱。知武帝時戾太子之子曰皇孫，皇孫之子曰皇曾孫也。字非名字之字，亦猶宣帝號曰皇曾孫，非必即其名號，但呼之如此耳。太子必立而始稱，此未立而即稱，則宣帝愛之之故也。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師古

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中近北宮非太子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師古曰：絕，橫度也。西至直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也。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之文。【補注】王念孫曰：顏說非也。云猶焉也，是句之詞，本無意義。封禪書「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語，而以木禺馬代駒焉」，郊祀志焉作云，是其證。顏非中[illegible]之者多矣，若必求云字之義，則皆不可通。其後幸酒、樂燕樂，晉灼曰：幸酒，好酒也。樂燕，沈蕩也。師古曰：幸酒，晉說是也。樂燕樂者，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樂，燕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反。下樂音來各反。今流俗本無下樂字，後人不曉，輒去之。【補注】先謙曰：據晉說，所見本即無下樂字。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補注】先謙曰：事詳丹傳。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補注】錢大昭曰：己未誤，荀紀作乙未。先謙曰：通鑑從紀作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補注】周壽昌曰：太皇太后，邛成王皇后。皇太后，王皇后也。以元舅侍中衞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補注】先謙曰：王氏得權自此始。乙未，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皇考廟災，荀紀、通鑑並作悼考廟。 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為王。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有星孛于營室。〔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 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屬水衡。

二月，右將軍長史姚尹等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發，燒殺尹等七人。〔補注〕先謙曰：荀紀作十餘人。 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張晏曰：天子女曰公主，秩比公也。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吏二千石黃金，宗室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如淳曰：言始即帝之正而有彗星之虧也。〔補注〕蘇輿曰：此承上二者言，天降災以示虧失，非專指彗星。 咎孰大焉！師古曰：孰有大於此者。孰，誰也。 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載武丁之臣祖己之辭也。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災變，則正其行事，以德自應之。 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師古曰：孜孜，不怠之意。孜音玆。 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師古曰：恕者，仁也。恕己之心以度於物。 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應劭曰：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案劾，職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為之，無員也。 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

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四月下當有壬寅二字。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六月。有青蠅無萬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云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服虔曰。公卿以下朝會坐也。晉灼曰。內朝臣之朝坐也。師古曰。朝臣坐之在宮殿中者也。服說是。坐音才卧反。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爲陰所乘。則兩月出。〔補注〕先謙曰。兩月重見。非八月每夜皆然。袁宏書日。五行志作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明此八月下脫戊午二字。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韋以上。師古曰。韋與圍同。〔補注〕蘇輿曰。韋圍旋別。此以韋爲圍。曹參傳索隱作圍。皆通借字。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師古曰。什四。謂田畝所收。十損其四。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補注〕先謙曰。此與前年作郊罷祠。並從匡衡之議。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謂供具張設。他皆類此。〔補注〕宋祁曰。姚本注云。漢每上雍祀甘泉。有千乘萬騎監觀之勞。今移祀於南郊北郊。故有共張繇役也。錢大昭曰。文選東都賦注引張晏云。張帷帳也。小顏以爲供具張設。故不取其說。先謙曰。宋說故有當作故無。南郊北郊。上郊作北。赦奉郊

縣長安長陵。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蠲救之。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師古曰。內郡。謂非邊郡。三月。北宮井水溢出。〔補注〕先謙曰。詳五行志。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師古曰。許嘉女。罷六廄、技巧官。服虔曰。倡技巧者也。師古曰。謂巧蓺之技耳。非倡樂之技也。〔補注〕齊召南曰。百官表。六廄技巧二官。有令有丞。屬水衡都尉。師古但解技巧。未釋六廄。於百官表注引漢舊儀。即以太僕之大廄解之。恐未為當。此所罷者。止言水衡所屬之六廄。非太僕所屬也。下文又云減乘輿廄馬。則太僕所屬者矣。先謙曰。百官表敍水衡九馬官。技巧在六廄上。明是二官。又云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廄官。尤其顯證。服顏失考耳。荀紀作罷少府技巧官。殆轉寫之誤。少府無技巧官也。夏大旱。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縣。師古曰。樊及亢父。東平之二縣也。亢音抗。父音甫。〔補注〕先謙曰。樊在今兗州府滋陽縣西南。亢父見高紀。秋。罷太子博望苑。文穎曰。武帝為衛太子作此苑。令受賓客也。〔補注〕先謙曰。見武五子傳。以賜宗室朝請者。師古曰。請。音才性反。減乘輿廄馬。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秋。關內大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七月。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服虔曰。虒音斯。應劭曰。虒

上、地名，在渭水邊。陳，姓也。持弓，名也。無符籍妄入宮曰闌。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長安城北面西頭第一門。師古曰：掖門在兩旁，言如人臂掖也。〔補注〕王先慎曰：五行志作十月丁未。小女年九歲也。先謙曰：官本宮作官，黃作盘。至未央宮鉤盾中。〔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少府官屬鉤盾五丞兩尉。顏注：鉤盾主苑囿。鉤盾中，未央宮苑中也。吏民驚上城。九月，詔曰：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師古曰：訛，僞言。吏民驚恐，犇走乘城。師古曰：乘，登也。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職者眾。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業也。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日食婺女九度。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補注〕先謙曰：官本中作下。詔曰：蓋聞天生眾民，〔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本無蓋聞二字，別本俱有。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又許慎說文云：二虫為䖵，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兩義並通。而鄭康成以昆蟲為明蟲，失之矣。虫音許尾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䖵蟲之總名，蟲作虫。人君不德，謫見天地，師古曰：責天地見變，所以責之。災異婁發，以告不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治，音丈吏反。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師古曰：虞書益稷之篇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我有違道，汝當正之，無得對面則順從唯唯，退後則有誹謗之言也。故此詔引之。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越巂山崩〔補注〕先謙曰官本巂作嶲

四年春〔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癸卯隕石槀四肥累一罷中書宦官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武帝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補注〕錢大昭曰瓚說非也百官表少府有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又曰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然則漢初但有中書謁者令成帝罷中書之名改為中謁者令耳豈得謂武帝所加乎僕射亦非孝武始置初置尚書員五人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補注〕錢大昭曰漢官儀云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為五有侍曹尚書戶曹尚書主客尚書二千石尚書成帝加三公尚書主斷獄事（見後漢書光武紀注）夏四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燕多死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應劭曰豐為長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校尉臨素與豐有怨見其尊顯畏為己害拜訖未出使人刺殺〔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有中書謁者令丞是時令已改為中謁者則丞亦改矣故有中謁者丞王先慎曰荀紀轅作袁古字通秋桃李實大水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

河平元年春三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二月日赤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師古曰兗州豫州之地校尉王延世

隄塞輒平。〔補注〕先謙曰、事見溝洫志。其改元爲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蝕之。既。〔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東井六度。詔曰、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師古曰、謂不副先帝之意。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爲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師古曰、悉、盡也。逮、及也。百寮各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師古曰、惇、厚也。遠、離也。遠音于萬反。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并大鴻臚。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補注〕先謙曰、從平當之請。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冶鐵飛、語在五行志。夏〔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六月、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補注〕蘇輿曰、五侯同日封、宜著其日。據表在乙亥。

三年春二月丙戌、犍爲地震、山崩、師古曰、犍音其言反、又其連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柏江山崩、捐江山崩、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雍江水、水逆流。師古曰、雍音於勇反。其下皆同。秋八月乙卯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房。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補注〕何焯曰、向校中祕書、非大書於帝紀、尊經籍也。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師古曰、言令陳農爲使、而求遺書也。上使音所吏反、下使如本字。〔補注〕錢大昭曰、吏反下使四字、當在音所二字之下。先謙曰、宋本注不誤。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二月。單于罷歸國。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補注〕錢大昭曰。嘉漢紀作王嘉。行舉瀕河之郡。師古曰。巡行而舉其狀也。瀕、水厓也。瀕河、謂傍河也。行音下更反。瀕音頻。又音賓。傍音步浪反。〔補注〕錢大昭曰。瀕與頻同。俗作濱。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師古曰。財與裁同。謂量其等差而振貸之。〔補注〕錢大昭曰。古財與裁通。史記封禪書。民里各自財以祠。本書作自裁。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師古曰。槥櫝謂小棺。槥音衛。櫝音讀。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穎曰。冗、散也。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如淳曰。散者人間給食之。宜償其直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冗音如勇反。食讀曰飤。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師古曰。勿使失其常理。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壬申。長陵臨涇岸崩。雍涇水。夏六月庚戌。楚王囂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陽朔元年。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胃。三月。赦天下徒。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補注〕何焯曰。章不言爲王鳳所害。於體例不能一也。

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應劭曰。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多也。師古曰。此虞書堯典之辭也。今尚書作變。而此紀作蕃。兩說並通。蕃、音扶元反。〔補注〕錢大昭曰。蕃、當音蒲河切。蘇輿曰。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作蕃。應用古文尚書。讀蕃如變。韋昭讀蕃如多。則如今文說。不改字。案詔意以時雍爲授時後事。亦今文異說。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師古曰。薄爲輕小之事也。所奏請多違時政。李奇曰。時政。月令也。傳以不知。周行天下。如淳曰。在位者皆不知陰陽時政。轉轉相因。故令後人遂不知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遞相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設教命。周徧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三月。大赦天下。夏五月。〔補注〕宋祁曰。古本無夏字。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應劭曰。天井在上黨高都。壺口在壺關。五阮在代郡。如淳曰。阮音近捲反。師古曰。苛、細刻也。阮、音其遠反。苛、音何。〔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代郡無五阮關。有五原關。疑五阮即五原音之轉耳。沈欽韓曰。淮南氾論北至飛狐陽原。注。或曰陽原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代郡廣昌今蔚州縣）後漢烏桓傳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烏桓。方輿紀要。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當太行絕頂。其南即羊腸坂道。壺關山在潞安府東南十三里。山形似壺。古置關於此。紫荊關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代州廣昌縣東北百里。或曰即古之五阮關。然則五阮當在飛狐倒馬閒。非紫荊關也。先謙曰。官本注何作河。流民上疑當有留字。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九月。奉使者不稱。師古

日。不副上意。〔補注〕先謙曰。奉使不稱。非緊月之事。下又無賞譴明文。書法不合史例。疑當在分行視下。傳寫誤移之耳。且奉使者上文有諫大夫博士二者。下文但言博士。不及諫大夫。知不與奉使不稱相繫屬也。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師古曰。溫。厚也。猶厚積於故事也。〔補注〕周壽昌曰。論語集解。溫。尋也。皇疏。溫。燖也。溫是尋繹之義。亦是燖煖之義。禮記中庸注。謂故學之熟矣。復時習之謂溫。顏注誤。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故此詔引焉。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師古曰。卓然。高遠之貌也。是歲。御史大夫張忠卒。師古曰。史不記其月。故書之於歲末。其下王駿亦同。

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二月隕石白馬八。此舉郡。志舉縣。月異。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補注〕錢大昭曰。潁川陽城有鐵官。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補注〕周壽昌曰。聖等亂不逾月即滅。何能經歷九郡。所經何郡。亦無主名。疑郡是縣誤。鴻嘉三年。廣漢鄭躬反。聚衆萬人。逾年始平。不過犯歷四縣。可類推也。先謙曰。周說是也。荀紀改為經歷郡國。蓋已疑及此矣。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師古曰。逐捕之事須有發興。皆依軍法。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補注〕錢大昕曰。案大司馬書薨。自元狩六年霍去病始。其不書姓。亦如丞相例。惟陽朔三年大司馬大將軍王鳳。永始二年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元延元年大司馬大將軍王商。雖

書注。

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師古曰。洪範。尚書篇名。箕子爲周武王所陳。洪。大也。範。法也。八政一曰食。蓋王政之所先。故以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師古曰。言倉廩充實。則家家自足。人不犯禁。無所用刑也。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翹。精異之意也。晉灼曰。劭。勸勉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其字從力。音時召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劭。勉也。讀若舜樂韶。薄其租稅。寵其彊力。師古曰。謂優寵力田之人。令與孝弟同科。師古曰。謂每同蠲舉及加賜也。閒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撟之。師古曰。撟。讀曰矯。方東作時。應劭曰。東作。耕也。師古曰。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東作。虞書堯典曰。平秩東作。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師古曰。阡陌。田閒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蓋秦時商鞅所開也。勞來。勸勉之意也。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盡其膂力。乃有秋收也。師古曰。此商書盤庚之辭。〔補注〕錢大昭曰。嗇古穡字。詩伐檀云。不稼不穡。石經魯詩殘碑作嗇。書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作嗇。商書舍我穡事。史記作嗇。其勗之哉。二月。赦天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四月。雨雪。燕雀死。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師古曰。于定國子。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

絕。是已陰陽錯謬。寒暑失序。師古曰。序次也。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師古曰。蒙被也。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非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非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文氏乃云咎在用非。斯失之矣。〔補注〕蘇輿曰。今尚書作罔或耆壽俊在厥服。顏古定本同。據文注以賢者釋俊字。則漢末所見本耆壽下有俊字。咎在其用非者。正釋厥躬之義。若如顏說。則當云朕躬。而不當云厥躬矣。或以爾雅服訓事。疑文見本作服。亦非。說文所引。蓋今文尚書。或作克俊。下多咎字。服作躬。與古文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師古曰。天子自臨敕而遣。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作役者。已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鄉也。音許宜反。〔補注〕錢大昭曰。郡國志。新豐有戲亭。御覽三十七引三輔舊事。成帝作延陵及起剛。竇將軍有青竹田在廟南。恐犯蹈之。言作陵不便。乃徙作昌陵。取土十餘里。土與粟同價。永始元年詔曰。作治五年。客土疏惡。正謂此也。奉初陵。賜百戶牛酒。上始爲微行出。張晏曰。於後門出。從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白衣組幘。單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冬。黃龍見眞定。師古曰。本趙國東垣縣也。高祖十一年更名眞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作行鄉飲酒禮。周壽昌曰。五行志作大射禮。通鑑同。胡三省注。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

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師古曰：蜚，古飛字也。歷階，謂以次而登也。〔補注〕宋祁曰：歷階，唐本作歷陛。先謙曰：於博士行禮時蜚集也。五行志作歷階，荀紀、通鑑同，則唐本誤。後集諸府，〔補注〕先謙曰：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承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也。令其陳言而皆納之，乃試以事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師古曰：逸，遁也。〔補注〕周壽昌曰：逸，安也，宕惰之民。故其字亦作佚。逸民廢事對舉見義，顏注非。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飢寒，師古曰：婁，古屢字。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帝王之道日以陵夷。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他皆類此。〔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陵爲丘陵，非也。陵與夷皆平也。文選長楊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平曰陵。是丘陵之陵本取陵夷之義，非陵夷之取義於丘陵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陵夷衰微四字平列，陵夷不可謂如陵之夷，猶衰微不可謂如衰之微也。陵夷之爲陵遲，猶陵夷之爲逶遲。故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陂陀也。淮南泰族篇：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逶蛇、陵遲相對爲文。陵遲不可謂如陵之遲，猶逶蛇不可謂如逶之蛇也。又說文：𨓿，𨓿遲也。其字作𨓿不作陵，則非丘陵之陵益明矣。周壽昌曰：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注：陵夷，卽陵遲也。本書司馬相如傳注：弛替也。劉向傳注：頹卑替也。朱博傳注：漸頹替也。刑法志、禮樂志、張釋之、李尋傳注俱訓作頹替，顏謂爲陵阪，轉近迂滯。意迺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補注〕

先謙曰。五行志。五月癸未。隕石杜衍三。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師古曰。冢於昌陵賜之。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補注〕錢大昕曰。羅願新安志云。凡十三王傳。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爲廣德夷王。諸侯王表。雲客以憲王從父弟子紹封。獨成帝紀載雲客是憲王孫。案雲客之祖孝侯安。於憲王爲弟。其父戴侯。遂於憲王爲從父弟。則雲客乃憲王弟孫。懷王從父弟子。表傳所書是也。紀脫一弟字。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蘇輿曰。買爵之令。始於惠帝。孝文時亦令民得賣爵。不言賈若干。惠帝時賈爵一級賈於萬錢（元年紀云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是不及一級賜萬錢。故知一級賈於萬錢）食貨志載武帝時武功爵級十七萬。雖武功異於常爵。然爵不甚賤可知。其後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令伐棘作池供賤役。不欲者又令出馬。吏民受買爵之榮。願買者少。故至是大賤。其賈紀特書之。以究一代之變。大旱。〔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秋八月乙卯。孝景廟闕災。〔補注〕王念孫曰。闕上當有北字。五行志及荀紀皆作孝景廟北闕災。又文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景紀未央宮東闕災。元紀孝宣園東闕災。皆其例也。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師古曰。逆取曰篡。〔補注〕周壽昌曰。五行志。廣漢鉗子謀攻牢。篡死罪囚鄭躬等。是躬與囚徒爲鉗徒所篡取。爲盜。非躬之篡囚徒也。盜庫兵。自稱山君。

四年春正月。詔曰。數赦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

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也。冗音人勇反。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師古曰、孰、誰也。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師古曰、籍其名籍而內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名作民。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師古曰、之、往也。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雨魚於信都。勃海、淸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冬。廣漢鄭躬等黨與寖廣。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犯歷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既黨相捕斬而來者、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護爲執金吾在元延元年。紀蓋終言之。賜黃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北海出大魚。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藏冰之室。戊午。戾后園闕火。〔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南闕災。官本闕作闕。夏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爲成陽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師古曰、趙飛燕也。即上所謂婕妤趙氏。大赦天下。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羣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

師古曰，邁，謨也。萬年，解萬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冢，冢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內，瓚說是也。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師古曰，惟，思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故稱引之。其罷昌陵及故陵。〔補注〕陳景雲曰，及當作反。先是劉向諫昌陵非，有還復故陵之請。而次年詔書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故處即故陵也。反故陵，謂仍還渭城延陵。周壽昌曰，宋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云，汪彥章用南唐本校誤作反故陵。勿徙吏民。〔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謂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補注〕先謙曰，官本動作勤。立城陽孝王子俚為王。如淳曰，俚音里。〔補注〕先謙曰，鴻嘉二年哀王雲薨無後故也。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皇后也。〔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乙酉晦。日有蝕之。詔曰。迺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師古曰，郵與尤同，謂過也。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又曰。關東比歲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吏民以義收食

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如淳曰。賜之爵。復租賦以爲直。師古曰。此說非也。收食貧人。謂收取而養食之。助縣官振贍。謂出物以助郡縣之官也。已賜直。謂官酬其所費直也。今方更加爵及免賦耳。食讀曰飤。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師古曰。第十四爵也。更音工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行作衡。是。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師古曰。先已爲吏。則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師古曰。第九爵也。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補注〕何焯曰。如此乃不傷國體。安世預下詔書。許金授官則市買矣。且安世得至關內侯。此亦不至甚濫也。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補注〕何焯曰。建始二年。罷雍五畤。至此始復。而於後年總書之。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猝謂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猝作猝。是。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師古曰。罷讀曰疲。匱、空也。竭、盡也。常侍閎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師古曰。閎、王閎也。侍中衞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長、淳于長也。朕以長言下閎章。如淳曰。以衞尉長數白罷故。因下閎請奏罷作之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補注〕李慈銘曰。首建上當更有長字。閎典主省大費。師古曰。司農中丞主錢穀。顧廣故云典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

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是歲。御史大夫王駿卒。師古曰。王吉之子也。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天災仍重。朕甚懼焉。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惟民之失職。師古曰。失其常業也。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夏四月大雹。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師古曰。陳寶祠在陳倉。語在郊祀志。〔補注〕先謙曰。官本志作忘。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師古曰。尉氏、陳留之縣。殺陳留太守。〔補注〕錢大昭曰。太守嚴普也。見天文志。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等。〔補注〕先謙曰。功臣表載李譚、稱忠、鍾祖、訾順四人。無五人。通鑑考異云表紀誤。皆封為列侯。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師古曰。趣讀曰促。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師古曰。訢與欣同。令即蘇令。〔補注〕周壽昌曰。令等以十二月反。未久即捕誅

何能經歷郡國十九。疑有誤。天文志、五行志俱云。經歷郡國四十餘。則尤誤也。汝南都尉治汝陰。太守治平輿。不同治所。故平輿有功無罪。先謙曰。荀紀、通鑑皆作郡國十九。崔適傳云。縣令之職。獨稽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隱邪。而無逃匿之意。時朝政不綱。官吏弛慢。姦賊無忌。故至於此。十九或非誤也。志云四十餘。傳誤矣。遷訢爲大司農。賜黃金百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夏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補注〕先謙曰。臨華殿注見五行志。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東闕南方災。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補注〕何焯曰。宣帝之崩至是三十六年矣。以無繼嗣。故出之。詔曰。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師古曰。婁、古屢字。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師古曰。悉、盡也。朕將親覽焉。又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上義而下利。師古曰。以義爲上。以利爲下。方今世俗。奢僭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一曰止也。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師古曰。則、法也。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

服綺縠。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師古曰、寖、漸也。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爲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備爲衆庶所瞻仰。〔補注〕先謙曰、荀紀詩不云乎下多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十字。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師古曰、申、約束也。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師古曰、然則禁紅紫之屬。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師古曰、省、視也。視而改之。論語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補注〕劉敞曰、予謂省者、減省也、改者、變改也。司隸校尉察不變者。秋七月辛未晦、日有蝕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補注〕先謙曰、詳五行志。詔曰、迺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師古曰、令公卿與內郡國各舉一人。〔補注〕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內郡國共舉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封蕭相國後喜爲酇侯。〔補注〕宋祁曰、喜字、唐本南本並作嘉。予據表傳作喜是。

朱一新曰，功臣表永始元年封，紀繫於元延元年下，與表差四年，疑誤。周壽昌曰，功臣表蕭何傳俱作何元孫之子南緣長喜紹封，並不作嘉。其名嘉者係何孫，於景帝二年紹封。殿本南本俱誤，宋氏亦失考。冬十二月辛亥，大司馬大將軍王商薨。是歲，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師古曰，趙飛燕之妹。〔補注〕先謙曰，詳外戚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補注〕先謙曰，通鑑，既祭，行遊龍門，登歷觀，陟西岳而歸。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爲王。〔補注〕宋祁曰，子守爲王，景德本、史館本、唐本並作子守爲王。先謙曰，通鑑作守。考異云，荀紀守作寵，今從漢書。是溫公所見漢書與今本同也。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師古曰，如說非也。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廄成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補注〕劉攽曰，予謂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校亦競也。競，逐獵也。先謙曰，校獵劉說是。通鑑載此事於三年，考異云，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上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三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遂致此誤耳。先謙案，此縱禽獸於長楊館，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則從當讀曰縱。而小顏無音，失之。宿萯陽宮，師古曰，萯音倍。賜從官。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師古曰，岷音武巾反。雍江三日，江水竭。〔補注〕先謙曰，上流不下，故竭也。五行志云，江水逆流，三日乃通。二月，封侍中衞尉淳于長爲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隕石都關二。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師古曰。萌。始生曰萌。定陶王欣於朕爲子。〔補注〕李慈銘曰。爲子者。爲子行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補注〕何焯曰。以此詔文觀之。哀帝背大宗。顧私親。其罪於是爲大。因此傷元后之心。奸臣媚惑。借以竊柄。國之將亡。未有不基於倫紀不立者。其徵則又自成帝昧夫婦判合之重。賤者得以色升。自陷絕嗣。延及宗社也。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卿侯。〔補注〕錢大昭曰。卿當作鄉。先謙曰。官本卿作鄉。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爲帝之後。恐其怨恨。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又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師古曰。天地人是爲三統。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師古曰。夏殷周是爲三代。〔補注〕錢大昕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並當代爲三。漢承周。周承殷。故以殷周爲二王後。並漢爲三代也。若並夏爲三代。則何不兼求夏後封之。故知

此文三代。與它處殊別。沈欽韓曰。詔文將封殷後。故言湯爲三王之代。後氏所言不合此處文義。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臣瓚曰。無若孔吉最正也。其封吉爲殷紹嘉侯。〔補注〕蘇輿曰。元帝時。梅福、匡衡。請封孔子子孫奉湯祀。至是采其說。詳福傳。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根爲大司馬。文穎曰。王根也。〔補注〕沈欽韓曰。大將軍大字衍。當祀無大字。先謙曰。官本大將軍下無根字。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爲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補注〕洪亮吉曰。大司馬奉果如丞相。此何得云益。蓋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無印綬官屬。疑祿亦少減。故此增益之與丞相等耳。注引律。當是武帝時制。〔百官表。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蓋因宣帝時有無印綬者。故云初賜。非有加於舊也。〕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補注〕蘇輿曰。時以定陶王欣爲太子。故別立後以承其宗。定陵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廷尉孔光使持節賜貴人許氏藥。飲藥死。師古曰。卽前所廢皇后許氏也。〔補注〕沈欽韓曰。稱貴人者。雖無位號。猶異凡庶也。始見於李夫人傳。後漢乃以爲次皇后之號。氏下藥字衍。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大廄馬生角。壬子。丞相翟方進薨。三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天水平襄有燕生爵。行幸

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補注〕宋一新曰、帝三歲宣帝崩。歷元帝十六年、凡十九歲而元帝崩、是年即位、踰年改元、在位二十六年、壽正四十五。瓚注不誤。所云二十即位者、據改元之年言之耳、顏氏誤駮。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延陵在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晉灼曰、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顧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輢音於綺反。〔補注〕蘇輿曰、注今論語不內顧、不字當衍。論語釋文、魯讀車中內顧、無不字者、從魯讀耳。顏引說者云云、乃後漢包咸說、見何晏集解。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故此贊引之。〔補注〕何焯曰、謂有其容爽其德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師古曰、稱職、克當其任也。可述、言有文采。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於、如本字、又音烏。邑、又音烏合反。他皆類此。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補注〕

王先謙曰，御覽卷八十九引漸作久。

哀帝紀第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哀皇帝。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恭仁短折曰哀。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歲嗣立爲王。長好文辭法律。師古曰。年長而好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師古曰。三官皆從王入朝。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補注］周壽昌曰。漢律令也。此制在令甲。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師古曰。說其義。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師古曰。中忘之。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韤係解。師古曰。食已猶在後飽。及起。又韤係解也。韤音武伐反。成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

計。皆更稱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藉帝以爲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師古曰。爲之冠。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爲皇太子。〔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臚。以迎定陶王。守者。權守也。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敢言爲太子。故云假充。若言非正。〔補注〕宋祁曰。非正。新本作非知正。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曰。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言成王宜衆宜人。天所保佑。求得福祿。故子孫衆多也。十萬曰億。故此謝辭引以爲言。臣願且得留國邸。〔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侯王各於京師置邸。爲入朝時休沐之所。謙言願留邸舍。不敢入居太子宮。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爲後之誼。師古曰。獎。勸使也。語在外戚傳。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師古曰。有屬。謂親未盡。尙有服者。吏民爵。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師古曰。傅晏女。詔曰。春秋母以子貴。〔補注〕先謙曰。見公羊隱元年傳。尊定陶

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追諡滿父忠為平周懷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成侯。六月，詔曰，鄭聲淫而亂樂，師古曰，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亟於其間聚會，故俗亂而樂淫。聖王所放，師古曰，放，棄也。論語稱孔子曰，放鄭聲。其罷樂府。〔補注〕先謙曰，武帝元狩三年立樂府，此罷鄭聲及不應經法者，餘別屬他官。曲陽侯根前以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師古曰，王根也。建議立哀帝為太子。太僕安陽侯舜輔導有舊恩，益封五百戶，師古曰，王舜。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氾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戶。師古曰，氾音汎。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補注〕周壽昌曰，時無行三年喪者，故特褒獎。下又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由河間謁類之仁也。為宗室儀表。師古曰，儀表者，言為禮儀之表率。〔補注〕王念孫曰，酷吏傳贊亦云，其廉者足以為儀表，案立木以示人謂之儀，又謂之表。說文，檥，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云，儀，榦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注，表，柱也。故德行足以率人者，亦謂之儀表。禮緇衣，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淮南主術篇，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引之表儀，或言儀表，或言表儀，其義一也。師古注此，則云言為禮儀之表率。注酷吏傳則云，謂有儀形可表明者。望文生義，而注各不同，皆由不知儀表之同為立木，又不知儀為檥之借字故也。

益封萬戶。又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言為常法不可改易。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師古曰。失職。失其常分也。重音直用反。其議限列。師古曰。列。令條列而為限禁。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其所食國中也。既收其租稅。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今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復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補注〕何焯曰。哀帝行限田之制。本善。王莽之行王田。蓋務以所據而致不便於民也。先謙曰。名田。占田也。各以名自占。諸王侯各有國。故得名田國中。在長安未就國之列侯與公主。止得名田縣道。其限制與關內侯吏民同。通鑑云。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文注微有乖異。荀紀云。王侯以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與紀文相應。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已上。十歲已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如淳曰。賈人。子孫不得為吏。見食貨志。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補注〕先謙曰。以貴戚近習不便。詔暫不行。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如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補注〕先謙曰。如顏二說非也。胡三省云。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無作難成之物以輸送也。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

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者保也。甄擾也、音丁禮反。

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石作而。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補注〕沈欽韓曰、此詔蓋為司隸解光奏趙氏事發也。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補注〕先謙曰、官本博士上有前字。引宋祁曰、前博士一本無前字。何焯云、漢制之失、莫大於仕者不為父母行服三年。違禮。於是乎甚。其予寧者、不過自卒至葬後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既許博士弟子予寧三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至建光三年。安帝親政。宦豎不便。復議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則終漢之祚、不議行三年喪服也。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八月、男子王褒帶劍入前殿非常室中。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況皆有罪。〔補注〕錢大昭曰、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根就國。況免為庶人。歸故郡。詔曰、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師古曰、比比、猶言頻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地動作動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凡殺四百一十五人。當即此紀所云。官本壞敗作敗壞。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師古曰、舉籍其名籍也。行、音下更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師古曰、賜錢三千以充棺。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

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什四。謂十分損四。〔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十分作什分。

建平元年。〔補注〕周壽昌曰。古今注。哀帝元年芝生後庭木斷樹上。又仲長統昌言曰。漢哀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東廡柏樹及永巷南園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春正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丁未隕石北地十。赦天下。侍中騎都尉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爲庶人。師古曰。訢、欽皆趙昭儀之兄。〔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徙遼西下。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師古曰。塋。冢域也。賦。給與也。塋音營。〔補注〕何焯曰。自此而王氏宗施漸及民矣。二月。詔曰。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爲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師古曰。言有孝弟惇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者。皆令舉之。〔補注〕劉攽曰。此詔亦是下丞相大司空者。王念孫曰。案延于側陋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四字當別爲一句。在州牧守相之下。而以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十五字連讀。則上下文皆貫通矣。據師古注。則所見本已與今本同。俞樾曰。延乃迟字之誤。迟古起字。惟其起於側陋。故能周知民間疾苦。可使親民也。迟字經傳罕見。因誤作延。顏所見本已誤作延。故曲爲之說。而於文勢未合。王氏因欲移延下四字於守相下。以就文勢。義亦未安。三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丞相、將軍、中二千石、中都官、郎吏金錢帛各有差。〔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九月甲辰。隕石虞二。冬。中山孝王太后媛。師古曰。馮奉世之女也。媛音援。〔補注〕周壽昌曰。中山孝王興。元帝子。其太后元帝昭儀。詳馮奉世傳。先謙曰。官本注援作爰。弟宜鄉侯馮

參有罪。皆自殺。

二年〔補注〕先謙曰。宜本連上文。五行志。定襄牡馬生駒。三足。又云。建平中。豫章有男化爲女。春三月。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此下皆同。〔補注〕先謙曰。從朱博之請。官本注皆作亦。

夏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師古曰。天子之至親。當極尊號。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補注〕何焯曰。去定陶而直稱恭皇。以太上皇爲比也。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師。〔補注〕蘇輿曰。事詳師丹傳。

赦天下徒。罷州牧。復刺史。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詩王風大車之篇也。穀、生也。穴、冢壙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成寢、新爲寢室也。事見禮記檀弓。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師古曰。禮記稱孔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周觀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典文大備。吾從周禮也。郁郁、文章貌。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師古曰。爲冢壙也。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近郡國、謂郡國近定陶者。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夏、姓也。賀良、名也。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

是作此讖文。〔補注〕齊召南曰。讖字始見於此。高祖以斬白蛇。旗幟上赤。然張蒼謂漢本水德。公孫臣非之。至武帝時。猶謂以土德王。未有言火德者也。赤精子之說。亦起於此。張平子謂讖起哀平之間。信哉。漢家厤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厤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應劭曰。哀帝自言不材。天降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師古曰。基。始也。元。大也。始爲大事之命。謂改制度也。又曰。更受天之大命。〔補注〕蘇輿曰。李尋傳作夫受天之大命。顏注又曰云云。引尋傳語也。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謬語以明莽當篡立而不知。韋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師古曰。如韋二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元將二字。引宋祁曰。予案王莽傳以讖文解釋。當作太初元將元年。後人不曉四字爲號。輒削去元將二字。非是。後得唐本。元將字果存。胡三省云。韋說不謬於正。如說則近於巫頭。以二說爲是。將安從乎。齊召南云。宋說是也。太初是武帝年號。此時何至重紀。差謬於術士之說。務立四字年號。以示更新。其後雖不施行。然後世四字年號遂起於此。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齊人甘忠可所造。今賀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見李尋傳。〔補注〕沈欽韓曰。百刻分配十二時。一時得八刻二十分。今以百二十刻。則一時得十刻也。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隋書天文志。梁武帝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本朝時憲書用其法。每時均八刻。每刻均十八分。無大刻小刻之別。蘇輿曰。據下詔書施行月餘。仍從舊漏。至莽竊位。復還行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郡國民。使得自安。八月。詔曰。時詔夏賀良等。

〔補注〕錢大昭曰．時當作待．先謙曰．官本時作待． 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師古曰．過．誤也． 冀爲海內獲福．卒亾嘉應．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還之．臣瓚曰．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罪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令皆復故也．師古曰．如釋非也．瓚說是矣．非赦令也．猶言自非赦令耳．也．語終辭也．而讀者不曉．輒改也爲他字．失本文也．〔補注〕沈欽韓曰．赦令不可追改．故不在蠲除之限． 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孔鄉侯晏有罪．師古曰．博．朱博．玄．趙玄．晏．何晏．〔補注〕先謙曰．何．官本作傅．是． 博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戶四分之一．語在博傳．〔補注〕先謙曰．荀紀亦作二等．通鑑作三等．胡注誤．死罪三等爲隸臣妾．晏封五千戶．削千二百五十．

三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東萊平度出大魚． 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桂宮鴻寧殿災． 三月己酉．丞相當薨．師古曰．平當． 有星孛于河鼓．夏六月．立魯頃王子郚鄉侯閔爲王．蘇林曰．郚音魚．縣名也．屬東海．師古曰．又音吾．〔補注〕先謙曰．魯頃王子文王晙薨．無後．以閔紹封． 冬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東平王雲、雲后謁、安成恭侯夫人放、文穎曰．恭侯王崇．王太后弟． 皆有罪．雲自殺．謁放棄市．〔補注〕先謙曰．詳息夫躬傳．

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又言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補注〕王念孫曰：五行志，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案五行志，則此紀建平四年春下當有正月二字。下文二月，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爲汝昌侯，則此所紀爲正月事明矣。漢紀、孝哀紀亦有正月二字。先謙曰：天子將出，一人前行淸道，呼曰傳籌，今制尙有之，蓋昉自漢世。此謂言王母將至，爲之蹕行詔籌，卽其義也。元后臨朝，成莽篡竊，此其先兆，而師古以謂元后壽考之象，殆不然矣。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李奇曰：皆陰爲陽之象。擊鼓號呼相驚恐。師古曰：呼，音火故反。二月，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爲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侍中鄭業爲陽信侯。三月，侍中駙馬都尉董賢、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皆以告東平王封列侯，語在賢傳。〔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夏五月，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后。秋八月，恭皇園北門災。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師古曰：慮，謂籌謀思慮。〔補注〕先謙曰：官本籌謀作謀策。明作民，引宋祁曰：民疑當作明。先謙案：此息夫躬之謀。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志云不盡如鉤，在營室十度。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師古曰：皇，暇也。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師古曰：贍，足也。未睹厥咎。婁敕公卿，庶幾有望。師古曰：望其厲精爲治。婁，古屢字。至今有司執法，未

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或上暴虐。〔補注〕周壽昌曰、上與尚同。假埶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亾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師古曰、悉、盡也。寮、官也。敦任仁人。黜遠殘賊。師古曰、敦、厚也。遠、音手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手作于。是。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嘉有罪。下獄死。師古曰、王嘉。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免。〔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九月大司馬明免。十一月傅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卒。十二月董賢爲大司馬衞將軍。案元成傳、當明時、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卽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董賢傳云、丁明罷、以賢代之。無傅賞。此紀亦未載也。先謙曰、賞以十一月壬午遷。己丑卒。止八日。故紀不載。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鳴呼也。師古曰、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鋪、音普胡反。

二年〔補注〕張黻曰、監本作元壽二年。案帝紀從無此例。凡年號於元年特書。二年以後、即蒙前文。未有再書者。元壽二字明係衍文。今刪去。沈欽韓曰、東觀記、梁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辛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案任橫事在平紀元始中。李慈銘曰、後漢光武紀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章懷注、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哀

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本非公卿表敍亦云元壽二年復爲牧.是年失記此事.

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二月歸國.單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語在匈奴傳.夏四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三月.五月.正三公官分職.【補注】先謙曰.胡注.分職.謂大司馬掌兵事.大司徒掌人民事.大司空掌水土事.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師古曰.司直、司隸.漢舊有之.但改正其職掌.而司寇舊無.今特創置.故云造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無字上有官字.王啟原曰.孝武元狩中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征和中置司隸校尉.從中都官.察三輔三河宏農.成帝時省.綏和二年復置.但名司隸.屬大司空.比司直.武帝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綏和時.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元壽元年.更名司寇.見百官表.蓋以司寇司直司隸.比古孤卿也.丞相改大司徒.司直不改.蓋但稱司直耳.司隸去校尉.當亦在是時.表未析言之.護軍都尉蓋隸大司馬.今省之而置司寇.或司寇即以官都尉之人爲之.故此云造.表第云改也.事未定.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補注】錢大昕曰.哀帝年三歲嗣定陶王.元延四年入朝.年十七.明年立爲皇太子.又明年即位.蓋年十九矣.踰年改元.壽當二十五.宋一新曰.帝即位實十九歲.瓚云二十.蓋據改元之年數之也.壽止二十五.顏注不誤.秋九月壬寅.葬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義陵在咸陽縣北八里.先謙曰.通鑑作冬十月壬寅.考異云.按長歷.九月辛酉朔.無壬寅.壬寅乃十月十二日.又瓚注.自崩至葬凡一百五日.按帝以六月戊午崩.然則葬在十月審矣.蓋本紀月誤.

贊曰。孝哀自爲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師古曰。博、廣也。敏、疾也。令、善也。聞、名也。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師古曰。則、法也。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蘇林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也。晉灼曰。甘延壽傳。試卞爲期門。師古曰。蘇晉二說是。卽位痿痺。蘇林曰。痿、音萎枯之萎。如淳曰。痿音蹞蹷。蹷、病兩足不能相過曰痿。師古曰。痿亦痺病也。音人佳反。痺音必寐反。蹞蹷者。蹷名。非見賢令。蹞音煩。蹷音蹶。〔補注〕沈欽韓曰。玉篇。蹞與蹯同。蹷、扶卧切。足跌也。集韻。蹞蹷、蹷名。蹞蹷。兩足蹋也。張蹷必以足。因爲蹷名。或作蹞。然蹞蹷卽蹞張者也。此謂兩足彳亍之狀。先謙曰。官本注痿音蹞蹷下有之蹷二字。案痿音蹞蹷。蹷當爲一句。末年寖劇。師古曰。寖、漸也。饗國不永。哀哉。師古曰。永、長也。

平帝紀第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平皇帝。荀悅曰。諱衎之字曰樂。應劭曰。布綱治紀曰平。師古曰。衎音口旱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歲嗣立為王。〔補注〕陳景雲曰。三歲當從外戚傳作二歲。下文云。即皇帝位年九歲。中山入繼大統。在嗣王後七載。則三歲字誤無疑。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賢年少。不合眾心。師古曰。董賢。其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補注〕宋祁曰。唐本無即日二字。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師古曰。為使而持節也。使音所吏反。辛卯。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師古曰。北宮及桂宮皆在城中。而非未央宮中也。〔補注〕周壽昌曰。北宮廢后所居。孝惠張后廢處北宮是也。故趙后貶而退居之。孔光傳。光議定陶太后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宮在長安城中。周回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廣五十步。珠簾玉戶如桂宮。見西京雜記。括地志云。在長安西北十三里。桂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周市四十里。在未央宮北。見黃圖。元和志云。在長安縣

北十三里長安故城中。闕補祀。桂宮通未央宮北。中有光明殿。土山復道。從宮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宮。西京雜記。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成帝爲太子時。初居桂宮。後傅太后居之。哀帝建平三年。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是。也。孔鄉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師古曰。恭。董賢之父。〔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建平四年。光祿大夫董恭爲少府。元壽元年遷衞尉。二月爲光祿大夫。此仍云少府者。蓋是時官職遷徙無常。恭是董賢之父。當哀帝時。不應致仕。或以光祿大夫仍爲少府也。九月辛酉。中山王卽皇帝位。〔補注〕劉攽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謁高廟。大赦天下。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師古曰。黎東日總音揔。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性者。〔補注〕錢大昭曰。性當作往。先謙曰。官本作往。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愼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師古曰。洒。滌也。音先禮反。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師古曰。更。經也。難保者。言已嘗有罪過。不可保也。更音工衡反。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師古曰。論語云。仲弓問政。孔子對曰。赦小過。舉賢材。故此詔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對字。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師古曰。有臧。謂以臧貨致罪。令士厲精鄉進。師古曰。鄉讀曰嚮。不以小疵妨大材。師古曰。疵。病也。〔補注〕何焯曰。此莽羅致厞類不逞之人。被以望外過恩。使爲已用耳。莽銷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者。不以小疵妨大材。曹操亦謂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羣賊所求。往往必於其類。以爲此屬皆計不反顧。不得不爲效鳴吠以圖富貴一時。乃可惟我所使也。自今以

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師古曰。置、立也。置奏上。謂立文奏而上陳也。上、音時掌反。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補注〕先謙曰。莽風益州塞外蠻夷為之。詔使三公以薦宗廟。群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及太師孔光等皆益封。語在莽傳。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賜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補注〕劉敞曰。予謂吏秩雖有其名。皆不滿其數。平帝即位推恩。故賜令滿秩如二千石者得兩千石也。顧百官表注吏俸。是其注云。漢制三公號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云云。據後漢注所定千石以下。歲得多少不啟。此自建武時所加者。非西漢舊事也。沈欽韓曰。公羊隱三年傳何休云。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漢法初除試守一歲即真。循其義也。王啟原曰。著於令者。後得援以為例。所謂故事也。此一時之恩。即今所謂從不為例者。況所書漢常時之法。史明著一切。顧祇得之。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平帝入承大宗。故立成都以奉孝王後。齊召南云。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奉定陶恭王祀。即此非所本。先謙案。立開明所以繼東平之

寬而收未窮也。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紀在元年，莽傳在五年。案王子侯表皆元年二月丙辰封，莽傳誤也。胡三省云：案表，桃鄉侯忻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蓋忻等皆宣帝曾孫也。先謙案：荀紀作元孫信。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師古曰：惲，音於吻反。前議定陶傅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右將軍孫建，爪牙大臣，大鴻臚咸前正議不阿，師古曰：左咸。後奉節使迎中山王，師古曰：謂奉持節而爲使。及宗正劉不惡，〔補注〕朱一新曰：案不惡更名睿，見公卿表。執金吾任岑、中郎將孔永、尚書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詡，師古曰：岑，音士林反。恂，音荀。詡，音况羽反。皆以前與建策東迎即位，師古曰：帝本在中山，出關而西，故曰東迎。與讀曰豫。奉事周密勤勞，賜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賜帝徵即位前所過縣邑吏二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爲子者。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謂袒免以上親，以罪絕屬籍者，復其屬籍。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如淳曰：宗室爲吏，及舉廉及佐史，皆補四百石。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師古曰：參、三也。遣諫大夫行三輔，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舉籍吏民，張晏曰：舉，錄賦斂之籍而賞之。〔補注〕蘇輿曰：宣紀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顏云舉其名籍，此義與彼同，張喜說本文爲說耳。先謙曰：官本注賞作償，是。以元壽二年倉卒時橫賦斂者，償其直。師古曰：卒讀曰猝。橫音胡孟反。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宮牆，象生制度爲殿屋，故曰殿中。師古曰：此說非也。殿中謂壙中，象正殿處。天下吏舍亡得置什器儲偫。師古曰：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儲，積也。偫，具也。偫音丈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舍作民，引宋祁曰：唐本無吏字。周壽昌云：吏舍各本作吏民，據顏注無釋吏舍之語，則作吏民爲是。二月，置羲和官，〔補注〕先謙曰：羲和初置自爲一官，劉歆爲之，見歆傳。莽篡後乃改大司農爲羲和。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應劭曰：周禮閭師掌四郊之民，時其徵賦也。〔補注〕蘇輿曰：外史亦周官，夏官外史掌非外令。班教化，禁淫祀，放鄭聲。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文穎曰：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今自出在牀上。師古曰：柙，匱也。音狎。〔補注〕周壽昌曰：漢武故事，高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本書王莽傳，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二事與此類。寢令以急變聞。師古曰：非常之事，故云急變。用太牢祠。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東井。大赦天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六月，使少傅左將軍豐師古曰：甄豐。〔補注〕宋祁曰：傅一作府。周壽昌曰：百官表元始二年四月，少府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則作少府爲是。朱一新曰：中山衛姬傳亦作少傅。賜帝母中山孝王姬璽書，拜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四人號皆曰

君。〔補注〕周壽昌曰中山衞姬傳平帝三妹號爲君非脩同無四人此四字誤先謙曰通鑑作三人省袨誤依本紀食邑各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奉其祀。〔補注〕先謙曰均霸曾孫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補注〕錢大昭曰宣尼之號始見於此罷明光宮及三輔馳道。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曰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爲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補注〕沈欽韓曰楊惲傳宮郎出錢名山郎則女徒出錢亦名顧山義同也先謙曰顧上疑有出字文義乃足疑傳寫奪之通鑑有出字復貞婦。鄉一人。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鄉一人取其尤最者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海稅也果丞掌諸果實也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武帝用桑宏羊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主均輸鹽鐵今以十三人部十三州太皇太后省所食湯沐邑十縣。屬大司農。常別計其租入。以贍貧民。秋九月。赦天下徒。以中山苦陘縣爲中山孝王后湯沐邑。師古曰陘音形〔補注〕先謙曰苦陘縣故城在正定府無極縣東北二十八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師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猪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補注〕宋祁曰南本顏注一角字上有有甲二字先謙曰非厚遺其王使獻之詔

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衎。衎、箕，用器也。故云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師古曰更，改也。）使太師光奉太牢告祠高廟。

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補注〕先謙曰胡注，孝王參孫義，改封清河，傳國至孫年，宣帝地節四年以罪免，今封如意奉孝王後。）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為廣川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補注〕錢大昕曰諸侯王表廣世王宮以易王庶孫盱台侯子紹封，又景十三王傳平帝時立繼弟盱台侯子宮為廣陵王奉易王後，則紀文盱台侯下脫一子字矣。廣川、廣陵、廣世，紀表傳互有不同。孝廣陵王胥以武帝子封，其後絕而更封，至王莽時始廢，不容更封它人。若廣川國，則其時已改為信都，以封楚孝王孫景，未必割其地以封宮也。當從表作廣世為是。沈欽韓曰世與川字相似而誤。廣世國無可考，祀作廣川為是。紹封之王裁數千戶，何不可割之有。先謙曰沈說是。宿祀通鑑並作廣川，並無子字。據表傳，易王非子建，武帝元狩二年反誅。今立宮奉易王後。）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補注〕錢大昕曰諸侯王表倫作綸。廣川惠王傳作綸（師古音愈），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傳皆作倫。朱一新曰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後有廣川惠王曾孫倫，當即此一人，誤繫於靖王傳末。劉攽、羅願、錢大昕皆有辨，詳靖王傳後。參考衆文，作倫者是，宿、榆俱以形似而譌。先謙曰宿祀通鑑並作倫。惠王越，宣帝地節四年以孫文紹封，傳子海陽，甘露四年以罪廢。今立倫奉惠王後。胡三省云此皆莽以繼絕世悅衆。）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玄孫慶忌、絳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樊噲玄孫之子章，皆為列侯，復爵。（師古曰共讀曰恭。復音扶福反。〔補注〕蘇輿曰勃傳作玄孫之子恭，表與紀同。）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玄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補注〕錢大昭曰案功臣表，明友是商元孫之孫，此誤。朱一新曰表作猛友。先謙曰通鑑云列侯及

關內侯凡百一十七人。併器錫較之也。宋祁說作一百三十人。郡國大旱蝗。〔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秋蝗徧天下。此在夏，志蓋終言之。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張晏曰：王莽為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是為四輔。莽復兼大司馬，馬宮為司徒，王崇為司空，是為三公。〔補注〕先謙曰：百下脫姓字，官本有。以口賦貧民。師古曰：計口而給其田宅。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㪷受錢。師古曰：量蝗多少而賞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師古曰：舍，止也。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池音大河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志，中山國無安民縣，何也。全祖望曰：案呼池，則是中山非關中。況乎帝由中山王為天子，故首加恩於潛藩。但中山之安民縣，前志、續志皆無，殆亦不久併省。沈欽韓曰：地理志安定縣屬鉅鹿郡，非中山。案袁宏後漢紀西縣隗囂中郎將來歙兼領衆軍在安民。渭水注：略陽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建武八年，中郎將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鹵刀斧，自安民縣之楊城（元始二年，平帝罷安定滹沱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案其行兵之道，則安民縣屬安定郡無疑。其縣西漢末置，東漢初併改并，故兩志俱未詳。方輿紀要安民縣應在平涼府華亭縣界。先謙曰：趙一清云：據志注，安定郡臨涇縣下引闞駰云，宣仲為長吏，民報留，改宜民。見李賢注。而志無此，改豈承之妄乎。案宜民疑即安民之譌。蓋西京已有是稱，不始於宣仲。昭以斷散為妄，審矣。官本注滹作虖。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師古曰：種音之勇反。又起五里於長安

城中。如淳曰、民居之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以居貧民下。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六月隕石鉅鹿二。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有既字。赦天下徒。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晉灼曰、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兩丞、候、司馬。應劭曰、將帥乃有鉦鼓、今茂官輕兵少、又但往慰曉之耳、所以假鉦鼓者、欲重其威也。鉦者、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師古曰、鉦音征、鐃音女交反。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如淳曰、賊雖自出、得遣其家而已、不得復除、尚當役作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身既自出、又各送其家人歸本屬縣邑、從賦役耳。〔補注〕劉攽曰、賊二百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所收事也。先謙曰、胡三省云、劉說是。何焯云、收事猶今編入里甲當差。重徙雲陽。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賊長帥、故徙之也。賜公田宅。〔補注〕蘇輿曰、莽傳云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創此時非穀梁宣十五年傳古者公田爲居、此蓋放其制、使民即公田爲廬舍、故云賜宅。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李奇曰、吏治獄平端也。

三年〔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十七引古今注、元始三年、延陵園神寢內御戶坐前大鏡皆清液如汗水出狀。春、〔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天雨草、狀如元帝永光時。詔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師古曰、婚禮有納采、問名之禮、謂采擇其可娶者。語在莽傳。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

皆目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音轄。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師古曰、新定此制也。併音步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轄作遙。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學官。如淳曰、郊祀志曰、已有官社、未有官稷、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臣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目夏禹、而不立官稷、至此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但有官社、不立官稷。師古曰、淳瓚二說皆未盡也。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爲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從也。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補注〕沈欽韓曰、隸釋、溧陽長潘乾校官碑云、構修學宮、宗懿昭德。是縣學名校也。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師古曰、聚小於鄉。聚音才喻反。〔補注〕錢大昭曰、韋昭曰、小於鄉曰聚。（見文選吳都賦注）此顏注所本。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安漢公世子宇、與帝外家衞氏有謀。宇下獄死、誅衞氏。〔補注〕先謙曰、詳莽及外戚傳。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目配天、宗祀孝文目配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誠欲目防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師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稱、言其昏暗也。悼者未成爲人、於其死亡可哀悼也。眊音莫報反。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

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師古曰：構，結也。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張晏曰：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補注〕俞樾曰：禮曲禮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此正漢制所本。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八歲亦當作七歲。下文又遂成帝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得減死。知漢制皆以七歲爲斷。周壽昌曰：名捕，謂詔書所指名令捕者。張於名字義未析。先謙曰：官本注特作時。其當驗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補注〕周壽昌曰：即驗問，不稽時也。豈有長吏就訟者之居而聽訟者，情理不合。後非光武紀建武三年，詔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顔說蓋本此。然詔語各不同，此云即驗問，則不稽時；彼云即就驗，是就所居而問，與此有別，不能援以爲據也。先謙曰：周說是。荀紀云其當驗問者則驗問，古即則字同，荀改即爲則，亦不解爲就所居而問也。定著令。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副，副使也。惲等持節，其副則假之以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賜九卿以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賜天下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夏，皇后見于高廟。加安漢公號曰宰衡。應劭曰：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采伊、周之稱以加莽。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補注〕周壽昌曰：帝后之母賜封君，自武帝王皇后母臧兒封平原君始。後漢則惟見莽母爲帝后祖母，故亦得封君。蔡邕獨斷：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封公子安、臨皆爲列侯。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

北。明堂上圜下方。八牖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牖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雍者。象璧圜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三十六風。七十二雨。傳寫倒之。引宋祁曰。注文三十六雨雨字當作旬。七十二風風字當作候。疑此本有誤。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補注〕先謙曰。莽尊孝元。以悅太后意。置西海郡。〔補注〕齊召南曰。案莽所置西海郡。在金城郡臨羌縣塞外西北。地理志可證。西海曰僊海。亦曰鮮水海。即今青海也。先謙曰。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置。官本置上有冬字。引宋祁曰。新本去冬字。周壽昌云。據下書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則此冬字應去。徙天下犯禁者處之。梁王立有罪自殺。〔補注〕朱一新曰。諸侯王表立廢徙漢中自殺。乃元始二年事。考文三王傳立自殺後二年。非自太皇太后封音爲梁王。而音之封在元始五年。則表與傳符。此紀誤。先謙曰。立坐與衞氏交通。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補注〕先謙曰。胡注前煇光主領長安以南諸縣。後丞烈主領長安以北諸縣也。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師古曰。更改也。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師古曰。祫音洽。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師古曰。徵、召也。〔補注〕錢大昕曰。是時諸侯王見存者。城陽王俚。菑川王永。河間王尚。魯王閔。趙王隱。長沙王魯人。廣平王廣漢。膠東王殷。六安王育。眞定王楊。泗水王靖。廣陽王嘉。廣陵王守。高密王愼。淮陽王

縯。東平王開明。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廣宗王如意。廣悳王宮。廣德王倫止二十二人（梁王音以是年紹封在正月以後故不數）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補注〕先謙曰。胡注。已封者益戶。未有爵者賜爵。已有爵者賜金帛。已有秩者增秩。未有官者補吏。

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師古曰。虞書堯典云。昔在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言堯能明峻德之士而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遂令百姓平和章明。舜又厚敘此親。使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也。故此詔引之。〔補注〕錢大昭曰。注睦。閩本作睦。先謙曰。官本睦作睦。是。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師古曰。朕者。太皇太后自稱也。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師古曰。吳頃。謂高帝之兄仲也。初為代王。後廢為合陽侯。而子濞封為吳王。故追謚仲為吳頃王。頃讀曰傾。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元。漢初也。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師古曰。糾謂禁察也。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上能厚於親屬。則下皆化之。起為仁行也。以論語傳聖人之言。故為之傳。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注文為當作謂。先謙曰。為謂通用字。其為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補注〕何焯曰。時諸侯王皆同編戶民。無足憚者。然以十餘萬之衆。盡諸劉相結起事。故陰置其所厚篤於王氏疏衰公室者。陰檢束之。非教訓其人也。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晉灼曰。宗伯。宗正也。師古曰。郵。行書舍也。言為

齊呂付郵亭，令送至宗伯也。郵音尤。〔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帝四年始更宗正名爲宗伯，是年復於各宗室王侯郡國置宗師一員。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師古曰：爲使者而典其事。〔補注〕先謙曰：四人，劉歆、平晏、孔永、孫遷。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師古曰：文王築靈臺，周公成雒邑，言與之符合。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八人，王惲、閻遷、陳崇、李翕、郝黨、謝殷、逯普、陳鳳。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爲列侯。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傳音張戀反。〔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丞相據蓋以詔使案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錢大昭曰：如引律以高祀注所引律合之，此所云五封者，即彼所引四馬高足爲置傳也。如劉屈氂傳長史乘疾置是也。所云四封者，中足爲馳傳也。所云三封者，下足爲乘傳也。以縱參別用馬之上下，此三等乃出使者及吏二千石所乘，故當用御史大夫印封也。若軺傳則乘者卑輕，所在爲置，固不必是御史大夫印矣。如樂稱從縣道求假軺傳，司隸從事爲申屠蟠封傳是也。然則後世有以使臣出，當名乘傳而稱軺傳者，乃是誤也。至漢律所云當乘傳，謂其爵位使命當乘也。發駕置傳，謂其爵位非應乘傳，特發傳以往迎其人也。儒林傳以安車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案申公所乘，則所云發者，與既文棨傳信也，此即如淳所云尺五寸木。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閏月，立梁孝王玄孫之耳孫音爲王。〔補注〕先謙曰：文三王傳作玄孫之曾孫。又五行志：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

年九歲卽位。卽位五年。壽十四。師古曰。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衞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鴆弒孝平皇帝。〔補注〕錢大昭曰。注文鴆當作酖。先謙曰。官本鴆作酖。弒作殺。 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補注〕沈欽韓曰。五經異義云。許君案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禮棄義。罪之大者也。 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師古曰。斂、音力贍反。 奏可。葬康陵。臣瓚曰。在長安北六十里。〔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在咸陽縣西二十五里。雍錄圖經曰。康陵在興平原口。錢大昭曰。孝平爲莽所鴆。不書弒者。春秋諱內大惡之意。惟葬不書日。以示變例。 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師古曰。言帝平生多所顧念哀憐。 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師古曰。媵妾非從皇后俱來者。媵之言送。媵音食證反。又音孕也。〔補注〕何焯曰。出媵妾歸家得嫁者。莽欲階此奪孝平皇后之志。賴其女賢耳。凡奸人爲一善事。亦必爲其私也。錢大昭曰。送下南雍本閩本有也字。此誤刻於又音孕之下。先謙曰。官本注也字在送下。

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師古曰。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其德化。心無不歸服。故此贊引之。 休徵嘉應。頌聲並作。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補注〕王先慎曰。御覽八十九引、民下有人字。 莽亦不能文也。如淳曰。不可復文飾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四）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補注〕先謙曰、此表全倣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例、而增列一統後年數、特月表始秦二世元年、此始漢元年爲異耳。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襢、師古曰、古禪字、音上扇反。積德累功、治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師古曰、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于天、知已合天心不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錢大昭曰、説文、偰、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从人契聲。又曰、禼、蟲也、从厹、象形、讀與偰同。禼古文禼、是卨卽契也。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殺讀曰弒、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師古曰、言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爲諸侯、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爲章著也。襄公、莊公之子、文公、襄公之子也。繆公、德公之少子。獻公、靈公之子也。〔補注〕齊召南曰、月表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史記從文繆斷句、而獻公下遂孝公、云獻孝之後、則昭王、莊襄王皆已包括。此表章字下無於字、則從獻字斷句、蓋秦自獻公以上不過爲西方大國、至孝公以後駸駸乎有并吞天下之勢矣。王念孫曰、獻公在繆公之後十六世、而與文繆竝數之、旣爲不倫、且上下句法亦爲參差、當斷章文繆爲句、獻孝昭嚴爲句、孝公卽獻公之子也。章文繆、據春秋時言之、獻孝昭莊、蠶食六國、則據戰國時言之、文義甚明。師古不以獻孝昭嚴爲句者、其意以蠶食六國自孝公始、不當并及於獻耳。今案史記六國表、秦獻公十九年、敗韓魏洛陰（舊本陰譌作陽、今據魏世家集解所引改正）、周本紀、顯

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秦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畜本晉上有號字，今刪，說見史記）則秦之霸實自獻公始。六國表序，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此又一證也。先謙曰：王說是。

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師古曰：孝謂孝公也，即獻公之子。昭謂昭襄王，即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嚴謂莊襄王，即昭襄王之孫，孝文王之子也。後漢時避明帝諱，以莊爲嚴，故漢書莊及嚴本作莊者皆易爲嚴也。它皆類此。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也。

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師古曰：𣪘，古艱字也。（補注）錢大昭曰：尋顏注，艱當作𣪘。說文，艱，土難治也。籀文艱从喜。周壽昌曰：乾道本、汪本、明鈔本、閩本字俱作𡂏。先謙曰：官本作𡂏。以德謂殷周，用力謂秦也。宋祁以德即契后稷及秦襄文穆，用力謂湯武及始皇。襄文穆之德何所考見？湯武乃與始皇並以用力稱，可謂巨謬。

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服虔曰：言因橫議而敗也。應劭曰：孟軻云，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師古曰：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天下橫發，其音亦同也。

於是削去五等，應劭曰：周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墮城銷刃，應劭曰：壞其堅城，恐復阻以害己也。聚天下之兵，鑄以爲鍾人十二，不欲令民復逆命也。古者以銅爲兵。師古曰：墮音火規反。

箝語燒書，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己。箝，籋也。箝與鉗同。晉灼曰：許慎云，箝，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箝籋其口，不聽妄言也。即所謂禁耦語者也。箝音其占反。籋音躡。

內鋤雄俊，外攘胡粵。師古曰：攘，卻也。粵，古越字。

用壹威權，爲萬世安。師古曰：令威權壹歸於己。

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所不度謂之不虞。

適戍彊於五伯，師古曰：適讀曰讁。讁，咎也。謂陳勝、吳廣也。伯讀曰霸。五霸謂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也。讁音陟厄反。

閭閻偪於戎狄。應劭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閻音簷。門閭外旋下蹊，謂之步簷也。閭閻，民陳勝之屬。言其適秦甚於戎狄也。師古曰：閻，里門也。

閭、里中門也。陳勝吳廣本起閭左之戍。故謂若困閭。應說非也。閭左解在陳勝傳。偪音逼。響應憯於謗議。服虔曰。憯音慘。應劭曰。秦法。誹謗者族。今陳勝奮臂大呼。天下莫不悲然。響應之害。更憯烈於所謗議也。師古曰。憯音慘。慘應者。知苦之塵至、憯、痛也。驅音是也。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昔時也。秦禁謂廢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是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任、用也。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繇下五字。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師古曰。革、變也。烈、餘烈也。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師古曰。鐫、琢石也。音子全反。〔補注〕周壽昌曰。廣雅。鐫、鑿也。方言。鐫、琢也。晉趙謂之鐫。顏注訓石而遺金。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應劭曰。譜音補。項羽為西楚霸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王高祖於蜀漢。漢元年。諸王畢封。各就國。始受命之元。故以冠表焉。張晏曰。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五年誅籍。乃以年紀焉。〔補注〕錢大昕曰。長沙王吳芮。漢高所封。不在十八王之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漢元年（補注）先謙曰.高紀.十月秦王子嬰降.	一月 應劭曰.諸王始受封之月也.十八王同時稱一
楚	西楚霸王項籍.始
分爲衡山	王吳芮.始故番君.
分爲臨江	王共敖.始故楚柱
分爲九江	王英布.始故楚將.
常趙山（補注）先謙曰.月表.趙更名常山.	王張耳.始故趙將.
分爲代	王趙歇.始故趙王.
臨齊淄（補注）先謙曰.月表.齊更名臨淄.	王田都.始故齊將.
分爲濟北	王田安.始故齊將.
分爲膠東	王田市.始故齊將.
分雍關中	王章邯.始故秦將.
分塞關中	王司馬欣.始故秦
分翟關中	王董翳.始故秦都
燕	王臧荼.始故燕將.
分爲遼東	王韓廣.始故燕王.
魏（補注）先謙曰.月表.更名西魏.	王魏豹.始故魏王.
分爲殷	王司馬卬.始故趙
韓	王韓成.始故韓王.
分爲河南	王申陽.始故楚將.

月。趙歇起。已二十七月。徙爲代王。皆以月數旁行題都上云。〔補注〕錢大昭曰。此一月。據本紀是乙未歲之第五月。漢都南鄭。獨不著。以別於十八王。

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師古曰。番音蒲河反。

國。師古曰。共讀曰恭。

七十二

十二 〔補注〕錢大昭曰。項羽傳。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此當云故齊王。先謙曰。官本作王。

〔補注〕先謙曰。羽傳。王咸陽以西。

長史。〔補注〕先謙曰。羽傳。王咸陽以東至河。

尉。〔補注〕先謙曰。羽傳。王上郡。

師古曰。荼音大胡反。

十三

九十 〔補注〕先謙曰。羽傳。王河東。

將。〔補注〕先謙曰。羽傳。王河內。

二十二

二月	
都二	彭城
都二	郯
都二	江陵
都二	六
都二	襄國
都二十八	代
都二	臨淄
都二	博陽
都二十一	即墨
都二	廢丘
都二	櫟陽
都二	高奴
都二	薊
都二十一〔補注〕先謙曰.汪本官本作三十一.是.	無終
都二十	平陽
都二	朝歌
都二十三	陽翟
都二	雒陽

三月

〔補注〕先謙曰此下八格當補五三字一廿九字二三字官本並有

二十二

〔補注〕先謙曰此下四格各補三字官本有

二十三

一十二

三

〔補注〕先謙曰此格補廿四字官本有

〔補注〕先謙曰此格補三字官本亦脫

四

〔補注〕先謙曰此

〔補注〕齊召田榮繫

二

〔補注〕先謙

三

二

〔補注〕泰一新曰

〔補注〕先謙

月　五	月
一三字.五格.下曰.先注〔 字.十一五補七此謙〕補	有.官四字.三字.五格.下 本字.一十一四補七
始.五榮田王	是.都多都史南 字.一下訛曰.楚.降都.四
四十二殺擊榮田	三十
本字.補格下曰.先注〔 有.官五各四此謙〕補	本字.補格.下曰. 有.官四各四此
四十三	三十
三十二	二.三汪二十 是.作本
五	四
五.格六.補曰.先注〔 官補下廿此謙〕補	有.本四.格五.補曰. 並官補下廿此

六月	
六	一五 字官 本有
六	
六	
六	
六	
三十二	
二	故齊相
田榮擊殺 六 安，屬齊。	
	市，屬齊。
六	
六	
六	
六	
三十五	
〔補注〕朱一新曰：三十四 汪本三作二，是。	
六	
項籍 二十七 誅成	無，本有。
六	

七月

七

七

七

七

七

三十三

三

〔補注〕先謙曰．官邯守廢丘．漢圍之．本有七字．是月裴亦有

欣降七漢

翳降七漢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七字．是月裴亦有

臧荼擊殺三十六．廣閭．燕

二十五

七

〔補注〕先謙曰．官本．王王鄭昌始．七項王立．之下入字上一格．是

八月	九月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耳降漢
三十四	三十五 歇復王趙
四	五
八	九
屬漢為渭南河上郡	
屬漢為上郡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八字。是月表亦有。	九
二十六	二十七
八	九
二	三
八	九 陽降漢

十月

十

十

十

十

代王歇遷王趙

〔補注〕先謙曰：歇以陳餘爲代王，號安城君。官本安成作成安，是。

六

漢拔我　十　隴西

十

二十八

十

〔補注〕先謙曰：王韓信始。漢立之。表月作韓王信。

屬漢爲河南郡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三十七	三十八
二	三
七	項籍聚衆.走平原.民殺之.
十一	漢拔我 十二 北地
十一	十二
二十九	三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二年〔補注〕先謙曰.案此三大行.當併爲一行.此二年之一月也.下同.	
二年	
二年	
	十三〔補注〕先謙曰.官本前多二
二年	
	三十九
	四
	項籍復立故齊王田
二年	
二年	
	三十一
	三十三〔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四

一月

一月

一月

年後多一月.

一月

假爲王

二

〔補注〕先謙曰.楚

田榮弟

一月

一月

上三字.是多二年一月四字.

二月

二

三

十四

二

四十

五

橫反城陽。擊假。假奔楚。楚殺假。下當有更楚字。月表有

二

二

豹降三十二爲王

卬降四十漢

五

三月 項王三萬人破漢兵五十六萬	四月
三	四
三	四
十五	十六
三	四
四十一	四十二
六	七
王廣始.故田榮子.橫立之	二
	二（補注）先謙曰.衍.官本無.
三	四
三	四
從漢 三十三 伐楚	豹歸 三十四 畔漢
屬漢爲河內郡	
從漢 六 伐楚	七

五月	六月
五	六
五	六
十七	十八
五	六
四十三	四十四
八	九
三	四
三〔補注〕先謙曰衍宜本無	
漢殺郡屬漢爲中五地隴西北地郡	
五	六
三十五	三十九
八	九

七月	八月
七	八
七	八
十九	二十
七	八
四十五	四十六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三十七	漢將韓信三十八擊虜豹
十	十一

九月
九
九
二十一
九
四十七
〔補注〕先謙曰.月表有漢將韓信斬陳餘七 十二一 字.此當有.於餘事後乃減獻.餘信傳可證.
七
九
屬漢爲河東上黨郡
十二

十　月

十

十

二十二

十

〔補注〕先謙曰.月表有漢滅　四十八歲　屬漢為郡.四字謂為常山郡也.各本脫

〔補注〕先謙曰.後屬漢.為太原郡　二十二　當移入出格.各本俱誤.月表可證

八

十

二年一月

十一月

十一

十一

二十三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十一二字。此脫。月表十二下云：布身降漢。地屬項籍。下布降漢三字。當在此行。

屬漢為太原郡

九

十一

二

十二月	三年〔補注〕先謙曰，此及下當共爲一行。官本不誤。
十二	三年
十二	三年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二十四三字，此脫。	
布降漢	
十	
十二	三年
三	

一月	二月	三月
一月	二	三
一月	二	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四月

（補注）先謙曰.漢談國四梁陽圖當作國.漢官本不誤.

四

八十二

四十

四

七

五月	六月	七月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月	九月	十月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子尉嗣爲王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十一月

漢將韓信十一擊殺龍且

十一

四

復趙王張耳.始漢立之.

漢將韓信擊殺二十一.廣屬漢.爲郡.

十一

二

十二月	四年一月
十二	四年一月
十二	四年一月
五	六
二	三
	齊國
十二	四年一月
三	四

二月	三月
二	三
二	三
七	八
四	五
王韓信.始漢立.之	二
二	三
五	六

四月	五月
四	五
四	五
九	十
六	七
三	四
四	五
七	八

六月	七月
六	七
六	七
十一	十二
〔補注〕先謙曰.王更爲淮南王當.爲國.各本俱誤	王英布始.漢立之.
八	九
五	六
六	七
九	十

八月

八

八

〔補注〕先謙曰，月表同。十二 官本作二年一月。

二

十

七

〔補注〕朱一新曰，高紀荼五

八

十一

九月

九

九

十四〔補注〕先謙曰.月表同.官本作二月.

三月〔補注〕先謙曰.月字衍.官本不誤.月表同.

十一

八

年七月反.九月勝書此假.未合.疑班 反 淡 九 誅.荼. 史本在後五年與後九月十字同格.

趙 梁 國

二十

初置長沙國

五年 即皇帝位。

漢誅籍。王 正月 韓信始。

〔補注〕先謙曰：據芮徙 十 長沙。月表。

〔補注〕先謙曰：月 十二月 滇廢尉。

〔補注〕先謙曰：此爲改 二年 月表年之始。上下文分書

十二月乙丑耳薨

〔補注〕先謙 以太原爲國。曰：都馬邑也。

〔補注〕先謙曰：高紀。王淮北，都下邳 徙韓信王楚。

後九月。王盧綰始。故太尉。 | 轉寫移此。据月表乘照。正本已誤。

〔補注〕先謙 王彭越始 曰：都定陶。

四年

二月乙未。王吳芮始。六

六年	
十一月信廢爲侯	
	衡山屬淮南國。
	表屬漢爲南郡。
三	年月。表同。
〔補注〕先謙子敖嗣爲王曰。官本無一字。	
王韓信始。九月。信反。降何奴。	
	邪。月表。王楚。屬漢南。四郡。
二	
二	
信徙五太原	
成王臣嗣	月。堯

七年	八
四	五
二	三 敖廢 〔補注〕朱一新曰、高祖張耳傳作九年封劫
三	四
三	四
二	三

年	九年
	六
為侯 臣侯奭敖以九年封出列八年餘汪本同先謙曰官本同	
	五
	五
	四

一十年〔補注〕先謙曰，一字衍。	十一年
七	布反。八。誅。
六	〔補注〕錢大昭曰：綰反，降匈奴，在紀。
越反。六。誅。	
五	六

十二年	孝惠帝元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帝字．
七	八

十二年表誤．

二年	三年	四年
哀王回嗣	二	三

五年	六年
四	五

七

初置（補注）錢大昭曰：當在高后元年下。在此下脫也。下並同。

初（補注）王念孫曰：初置當作復置。前已立高帝子友矣。朱一新曰：史表合同。

復置

初置（補注）錢大昕曰：魯本楚地，故與楚一行。呂部濟南，本齊地，興齊。

六

	年
魯國	先謙曰.置國例齊於前一行.非謂在七年下也.錢說誤矣.
置淮陽國	姓異姓爲一.故君復置.漢齊分爲二獎.此前無所承.焉得不言初置.
常山國	
呂國	一行.淮陽東臨江非一地.而同在一行.以其皆楚之分也.

高后元年

四月.王張偃始.高后外孫.

四月辛卯.王強始.高后所詐立孝惠子.

四月辛卯.王不疑始.高后所詐立孝惠子.

四月辛卯.王呂台始.高后兄子.

七

二年

二

二

不疑薨謚曰哀無子十月癸丑王義始故襄城侯

台薨謚曰肅子嘉嗣爲王

共王若嗣

三年

三

三

〔補注〕先謙一一日.衍.官本紙

〔補注〕朱一新曰.史表作七月癸巳.

義立爲帝五

〔補注〕

二

〔補注〕先謙一一日.衍.官本紙

二

四年	五年
四	五
四	強薨.謚曰五懷.無子.
月丙辰.王朝始故軹侯.	二
先謙曰.二衍.官本無.	（補注）先謙曰.四衍.官本無.
三	四
三	四

六年

六

王武始。故壹關侯。

三

〔補注〕先謙曰：誤。嘉坐驕，廢。十一月王呂產始。下一

〔補注〕錢大昕曰：前梁王彭越與魏同一行。以梁本六國故號地也此 初置梁國

五

七　年	
七	
二	
四	
趙王呂祿始.高后兄子.	
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大始	
	格.官本不誤.
初置燕國	
〔補注〕朱一新曰.二月王呂產始.史表	梁國與韓.同行.殊非.其類.恐係寫之誤.
六	

八年	
偃廢（八）爲侯	
武以非子（三）誅	
朝以非子（五）誅	
八月，漢大臣共誅祿	
	故平昌侯
七月癸丑，王呂通。八月，漢大臣	
漢大臣（二）共誅產	作七月丙辰
七	

	孝文元年	二年
共誅.通		
	八	靖王產嗣

三年	四年	五年
二	三	四

六年	七年	八年
五	六	七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八	九	十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五年	十六年	後元元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年	三年	四年
十七	十八	十九

五年	六年
二十	二十一

七年

來朝。薨。無子。國除。

二十二

諸侯王表第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周監於二代。師古曰、監、視也。二代、夏殷也。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師古曰、公、侯、伯、子、男。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衞。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師古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長也。〔補注〕何焯曰、左傳但言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非並有其地。葢班氏誤也。若魯衞各數百里、則以方計之耳。先謙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太公於齊兼五侯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師古曰、大雅板之詩也。介、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牆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爲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於魯衞。以大師爲垣牆、謂封太公於齊也。大邦以爲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爲楨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毀壞、宗不可使單獨。單獨毀壞、則畏懼斯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以爲楨幹作謂同。所以親親賢賢。襃表功德。師古曰、親賢俱封、功德並建。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

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師古曰：伯讀曰霸。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補注〕齊召南曰：案五霸之說不一。通三代言，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異姓諸侯王表應劭注於五伯注是也。此文專言周衰，故注異解。其不數楚莊而數吳夫差者，楚僭王，未有扶弱之事，吳夫差黃池之會，嘗共貢職於周也。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漸平，夷頹替也。〔補注〕先謙曰：頹替非也，詳見成紀。至虖阸陿河洛之閒，應劭曰：阸者、狹也。陿者、隔也。西迫彊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跼蹐不安也。師古曰：阸音於懈反。陿音狹。分爲二周。師古曰：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簃臺是也。應劭曰：竊鈇、鉞，出至路邊，竊取人鈇也。師古曰：服說非也。鈇鉞，王者以爲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簃音皮義反。鈇音膚。簃音移，又音直移反。〔補注〕錢大昭曰：簃、文䜺、離別也。周赧王作洛陽簃臺。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七引帝王世紀云：周人名其臺曰逃債臺，洛陽南宮簃臺是也。列子說符：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鶡冠子王鈇篇：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案此言王者大柄爲人所竊。然天下謂之共主，如淳曰：雖至微弱，猶共以爲之主。彊大弗之敢傾。師古曰：言諸侯雖彊大者，不敢傾滅周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師古曰：既，亦盡也。赧，讀曰赧也。一曰名也。音女版反。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爲三十五年無主也。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間伺隙出兵也。狙音若蛆反。師古曰：音千絮反。〔補注〕王念孫曰：應分狙詐爲二義，非也。狙詐疊韻字，狙亦詐也。荀子大略篇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楊倞注引逵莊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

苴姐苴與狙同。狙詐者有似於智。故曰鑑苴路作似知而非。作卽詐字也。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是也。敍傳曰吳孫狙詐。申商酷烈。狙詐局義。酷烈同義。是其明證矣。朱一新曰閩疑作閩。汪本亦誤。先謙曰官本注閩作閩。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師古曰。蠶食解在異姓諸侯王表。壹切解在平紀也。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删。〔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姍、誹也。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衞。陳吳奮其白挺。應劭曰。白挺、大杖也。孟子書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是也。師古曰。挺音徒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作梃。注仍作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臣瓚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者也。秦以諡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爲不及期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項羽曰。丞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補注〕錢大昕曰。項羽疑項昭之誤。朱一新曰。史表集解引作韋昭。汪本亦誤。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師古曰。九國之數在下也。〔補注〕周壽昌曰。下合長沙計之。本十國。以吳芮爲異姓。止言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師古曰。遼陽、遼水之陽也。〔補注〕先謙曰。史表鴈門下有太原二字。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行音胡剛反。漸音子廉反。亦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漸于海。史表作阿甄以東薄海。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下縣。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爲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注下作卞。

是先謙曰官本下作卞山作水陳浩云案二水名廬作二山名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文穎曰郎今吳也高帝六年爲荆國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也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師古曰瀕水涯也音頻又音賓廬、衡二山名也波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亙竟也音古贈反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陂音彼皮反又音彼義反九嶷山名有九峯在零陵營道嶷音疑〔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班氏剖析更明了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比音頻寐反〔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北作比是先謙曰官本北作比市作而是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補注〕齊召南曰案師古無注此以秦地計之於三十六郡中得十五郡也內史一河東二河南河內即三川郡三東郡四潁川五南陽六南郡七蜀郡八巴郡九漢中十隴西十一北地十二上郡十三雲中十四以史記書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推之則上黨郡十五也若計高帝所自立之郡則不止於十五矣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補注〕先謙曰史表邑上有食字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師古曰夸音跨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師古曰撟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補注〕宋一新曰汪木枉作狂注同先謙曰官本正文注枉並作狂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

末流濫㠯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㠯害身喪國。師古曰。易睽卦九四爻辭曰。睽孤。見豕負塗。睽孤、乖剌之意。睽音工攜反。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補注〕錢大昭曰。册與策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㠯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㠯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師古曰。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平原應作平干。漢世無平原王。平干即武帝征和二年封趙敬肅王小子偃者。各本俱訛。又史記徐廣注云。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也。此說較師古為長。齊分為七。淮南分三。文帝十五年事也。趙分為六。至景帝中四年。而全梁分為五。則中五年事也。師古不數常山清河。而數武帝時所封之平干、真定。非是。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㠯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矣。〔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矣作也。先謙曰。官本作也。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減大夫謁者諸官長丞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補注〕王鳴盛曰。周昌為趙相。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漢人尚右。則誠然矣。若謂自古皆然。則師古之妄也。男左女右。法乎天地。顯然當尚左。所以有尚右者。其說有二。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吳仁傑據禮弓孔子有姊之喪。故拱而尚右。又兵車則尚右。乘車仍尚左。漢初人習於兵革。故相沿尚右。其說確矣。又一說。

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面爲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坐也。人君在堂上自然東爲尊，西爲卑，及入戶在室中，在東者近戶，出入迫，其勢又以坐西而東向者爲尊矣，而分侍兩旁者，則北爲上，南爲下，知漢宮室之制，未大變古，故周勃田蚡皆自坐東嚮，遊宴飲東向特坐，項羽紀沛公見項王鴻門，項王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其坐次尊卑顯然，此雖在軍中，亦倣室中之制耳。王先謙曰，張說是也，周勃彭宣傳可參證，周壽昌曰，注王侯宜作王朝。

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補注〕周壽昌曰，或曰十字是解蓋五王傳贊阿黨之法，踈設入於此。

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裔也，故於天子益疎遠矣。生於帷牆之中，〔補注〕沈欽韓曰，帷在旁，四垂者，言不見外物也。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師古曰，序謂東西廂，顓與專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廂作牆。詐謀既成，〔補注〕先謙曰，官本詐作作。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弑，莫敢怨望，皆頓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曰，應說是也，厥音口蹷反，與蹶同。〔補注〕錢大昭曰，說文䭫下首也，䭫古稽字，先謙曰，官本注，頓並作額。奉上璽韍，惟恐在後，師古曰，韍音弗，璽之組也。

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號謚	楚元王交〔補注〕先謙曰：高紀，王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本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是
屬	高帝弟。師古曰：楚元王，帝弟。而表居代王前者，以封日先後為次也。〔補注〕先謙曰：史表都彭城。
始封	六年正月丙午立，二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傳同。官本三作二。
子	孝文二年，夷王郢客嗣，四年薨。
孫	六年，王戊嗣，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反，誅。
曾孫	
玄孫	
六世	
七世 張晏曰：禮，服盡於玄孫，故以世數名也。	

代 〔補注〕先謙曰.高祖.王	
高	
正月壬子立.七年.爲何	
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王 〔補注〕先謙	孝景四年.文王禮呂元王子平陸侯紹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傳作四年.誤.
	七年.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
	元朔元年.襄王注嗣.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傳作十四年.誤.
	元鼎元年.節王純嗣.十六年薨.
	天漢元年.王延壽嗣.三十二年.地節元年.謀反.誅.

王	齊悼
王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喜	齊悼〔補注〕先謙曰。高祖王
帝兄	高
奴所攻。棄國自歸。廢爲郃陽侯。孝惠二年薨。	正月壬子〔補注〕錢大昭曰。高五
濞以故代吳王子沛侯立。四十二年。孝景三年。反。誅。日。本荊王三郡五十三城。	孝惠七年。〔補注〕先謙
	孝文二

惠王肥

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

帝子

立。十三年薨。

王鄴。正月立。史表作正月甲子。鑑以高紀。王子是。甲子非也。

哀王襄嗣。十二年薨。

曰。本傳孝文元年薨。距嗣位十年。二字誤。

年。文王則嗣。十四年薨。亡後。

孝文十六年。孝王將閭以悼惠

孝景四年。懿王

元光四年。厲王

〔補注〕先謙曰。懿王二十三年薨。表[illegible]

孝文二年二月乙卯，景王章以 〔補注〕朱一新曰：史表赤作二月。	王子楊虛侯紹封。十一年薨。
四年。共王喜嗣。八年，徙淮南。四	壽嗣。二十三年薨。
孝景後元年，頃王延 〔補注〕先謙曰：官本元作六。孝豐云：宋本、監本同。	次昌嗣。五年薨。亡後。 合。是裴注元光四年也。厲王需云元光五年嗣，爲是。
元狩六年，敬王	
元封三年，惠王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十一年。朱一新曰：汪本	
天漢四年，荒王順嗣。 〔補注〕錢大昭曰：	

城陽 悼惠王子朱虛侯立。二年薨。

文紀作三月。地理志云都莒。

年復還。凡三十三年薨。

嗣。二十六年薨。

案當作後元年。景帝後三年即薨。安得有後六年乎。

義嗣。九年薨。

武嗣。十二年薨。

作十一年。先謙曰。十一年。天漢三年也。二當爲一。符不誤。

四十六年。薨。

史表順作貫。

八世 甘露三年。戴王

九世 永光元年。孝王

十世 鴻嘉二年。哀王雲嗣。一年。薨。亡後。元始元年王

〔補注〕先謙曰。

恢嗣.八年薨.	二月乙卯.王興居以悼惠王子**濟北**東牟侯立.二年.謀反.誅.
景嗣.二十四年薨.	
偃.以雲弟紹封.二十五年.王莽簒位.貶爲公.明年廢. 傳作雲兄.	

十六年四月丙寅.懿王志以悼惠王子安都侯**菑川**立爲濟北王.十一年.孝景四年.徙菑川.三十五年薨.

元光六年.靖王建嗣.二十年薨.

元封二年.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

元平元年.思王終古嗣.二十八年薨.

初元三年.考王尙嗣.六年薨.（補注）先謙曰.傳作五年.誤.此是.

永光四年.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

元延四年。懷王友嗣。六年薨。〔補注〕先謙曰：友，傳作交。八世	四月丙寅。王辟光以悼王子劼 師古曰：劼音力。〔補注〕錢大昭曰：悼下 濟南
建平四年。王永嗣。十二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九世	

四月丙寅，王賢以悼惠王子武城侯立。十一年反，誅。〔補注〕朱一新曰。汪本城作成。先謙曰。官本作成。傳亦作成。

菑川

侯立。十一年反，誅。脫事字。

膠西

四月丙寅。王卬以悼惠王子平昌侯立。十一年反。誅。

膠東

四月丙寅。王熊渠以悼惠王子白石侯立。十一年反。誅。

（補注）錢大昭曰。傳作雄渠。

荆

高帝

六年正月丙午立。六年十二月。爲英布所攻。亡後。

〔補注〕宋一新曰。十二月當作十一年。字之誤也。汪本亦誤。上云六年。賈立之六年也。下云十一年。高帝十一年也。據高紀。布以十一年七月反。十二年十月敗。其擊賈當

王

父

從

在十一年七八月間。諸人徙見此表中六年十一年連文。以爲義不可通。妄改爲十二月。不知此時不改正朔。十月爲歲首。十一年十二月。布倘未反。若十二年。布已破敗。均無由攻劉賈也。表中此例甚多。下文濟北王寬之十一年。後二年。功臣侯表淮陰侯下云

賈	淮南厲
弟 (補注)先謙曰.弟.傳作兄.	高帝
六年封.五年十一年坐謀反誅.並其明證矣.先謙曰.官本亦作十二月.傳云爲布軍所殺.此攻乃殺之譌字.	十一年十月庚午立.二十三年.
	十六年四月丙寅.王安以厲王子阜陵侯 (補注)先謙曰.二當爲三.自十六年至

王長	
子	
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死雍。	
紹封。四十二年，元狩元年，謀反，自殺。元狩元年，正得四十三年，史表不誤。	四月丙寅，王賜以厲王子陽周侯立。〔補注〕先謙曰：淮南、衡山同。 衡山

四月丙寅，王勃以厲王子安陽侯立爲衡山王。十二

濟北

孝景六年，成王胡嗣，五十

〔補注〕先謙曰，傳作式。王子侯裴。

天漢四年，王寬嗣，十一年，後二

〔補注〕先謙曰，據傳，坐悖人倫，祝詛上。

爲廬江王。十二年，徙衡山。三十三年，謀反，自殺。

時發覺自殺。三十三，當作四十三年。

趙隱王

〔補注〕先謙曰.

高帝

九年四月立.十二年

〔補注〕朱一新曰.如意先王代.不書者.以年幼未之國也.傳亦未書.先謙曰.

年.徙濟北.一年薨.謚曰貞王.

四年薨.

同.史表作武.

年.謀反.自殺.

自殺.後二年.閒後元二年.

如意 史表都邯鄲.	代 〔補注〕錢大昭曰.凡皇帝初封之國.表不書
子	高帝
爲呂太后所殺.亡後. 如意立四年.薨於惠帝元年.此十二年.乃高帝紀年也.	十一年正月丙子立.十

王	趙共王
名.尊君也.郡東陽王武侯皆同.	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
子	高帝
七年.高后八年.爲皇帝.	十一年三月丙午爲梁王.十六年.高后七年.徙趙.其〔補注〕朱一新曰.史表作十一年二月.下王友同.先謙曰.高紀作三月.

恢	子	年自殺。亡後。此是。下王友同。	
趙幽王友	高帝子	十一年三月丙寅，立為淮陽王。二年徙趙。十四年，高后七年自殺。	孝文元年，王遂以幽王子紹封。二十六年，孝景三年反，誅。〔補注〕先謙曰：文紀元年十二月立。

河間

孝文二年二月乙卯，文王辟彊。以幽王子立。十三年薨。

〔補注〕注一 朱一新曰。文紀作三月。汪本亦作三月。此二月誤。史表云。都洛城。案當作樂成。

十五年。哀王福嗣。一年薨。亡後。

燕靈王建	燕敬
高帝子	高帝從
十二年二月甲午立.十五年.高后七年.薨.呂太后殺其子.	高后七年.以營陵侯立爲琅邪
	三年.康王嘉嗣. 〔補注〕先謙曰.史
	孝景六年.王定國嗣. 〔補注〕先謙曰.二十四年.元朔元年也.傳云

王澤

祖昆弟

王。二年。孝文元年。徙燕。二年薨。

二十六年薨。表同。傳作九年薨。誤。

二十四年。坐禽獸行。自殺。元朔中。紀在元朔二年。徵異。史表與此同。傳作四十二年。非也。

右高祖十一人。吳隨父凡十二人。師古曰。吳王濞從其父代王喜在此表中。故十二人也。

梁

〔補注〕錢大

文

二年

〔補注〕朱一新曰。文紀

懷王揖

昭曰、賈誼傳作小子勝。史記亦作勝。先謙曰、都定陶。

帝子

二月乙卯立。十年薨。亡後。

三月立、汪本作三月。不誤。下同。先謙曰、文紀十一年薨也。十年在位之年。

梁

文

二月乙卯。立爲

孝景後

〔補注〕先謙曰、孝王子五王同以孝景中六年立、而書後元年

建元五

太始元年。

〔補注〕

始元二年。敬王

初元四

永光五

孝王武

帝子

代王。三年徙爲淮陽王。十年徙梁。三十五年薨。

元年。恭王買嗣。七年薨。

嗣者。史書王侯嗣位。例不併數。初立之年。闕有參差。皆傳寫之誤。全書各表。可用參稽。讀者不達斯旨。或反以不書中六年嗣爲誤。失考之甚也。

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

貞王毋傷嗣。十一年薨。

〔補注〕先謙曰。傳貞作頃。

定國嗣。四十年薨。

年。夷王遂嗣。六年薨。

年。荒王嘉嗣。十五年薨。

陽朔元年。王立嗣。二十七年。元

〔補注〕先謙曰。

始三年.有罪.廢徙漢中.自殺.元始五年

予絕元始四年自

八世

二月丁酉.王晉以孝王玄孫之曾孫紹封.五年王莽簒位.貶爲公.明年廢.

殺.以二十七年計之.此三年是.

濟川

孝景中六年五月丙戌．王明以孝王子桓邑侯立．七年．建元三年．坐殺中傅．廢遷房陵．

〔補注〕先謙曰．濟川國．後爲陳留郡．

濟東

五月丙戌。王彭離以孝王子立。

二十九年。坐殺人廢。遷上庸。

補注 先謙曰。元鼎元年。廢。

山陽

五月丙戌。哀王定以孝王子立。

九年薨.亡後.

五月丙戌.哀王不識〔補注〕先謙曰.不識以景帝後元年薨.見史表.距始封僅一年.故傳作

濟陰

以孝立一

代

文

王子立。七年薨。亡後。

年薨。合始封嗣位。共爲二年。官本作二年薨。是也。此七乃二之誤。

〔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二月作三

孝王參

帝子

二月乙卯立爲太原王。王三年。更爲代王。七年薨。

月。是。紀同。王三年。汪本無王字。是。考文紀。王薨於孝文後二年。距始封正十七年。傳作十七年。是也。此七

孝文後三年。恭王登嗣。二十九年薨。

元光三年。剛王義嗣。十九年。元鼎三年。徙清河。三十八年薨。

清河

〔補注〕先謙曰。傳作四十年。誤。

太始三年。頃王陽嗣。二十五年薨。

〔補注〕先謙曰。陽。傳作湯。

地節元年。王年嗣。四年。坐與同產妹姦廢。遷房陵。與邑百家。

〔補注〕先謙曰。傳四年作三年。誤。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王如意以孝王玄孫

廣宗

之子紹封。七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上脫十字。

右孝文三人。齊、城陽、兩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趙、河間、淮南、衡山十二人。隨父凡十五人。

河間獻王

景帝

二年三月甲寅立。二十六年薨。

元光六年。共王不周嗣。四年薨。

〔補注〕王念孫曰。本傳及史表五宗世家作不害。是。隸書害字或

元朔四年。剛王基嗣。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基、傳及史表作堪。

元鼎四年。頃王綬嗣。十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傳綬作授。史表同。孝王天漢四年嗣。此以三年薨。

天漢四年。孝王慶嗣。四十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天漢四年至五鳳三年。是四十三年。非四十七也。

五鳳四年。王元嗣。十七年。建昭元年。坐殺人廢。遷房陵。

德		臨江哀 師古曰.閼音一
子		景帝
		三月甲寅立.三
作曹.與周相似.因誤爲周.		
乃十六年也.七字誤.		
七當作三.傳是.此誤.		
	建始元年正月丁亥.惠王良以孝王子紹封.二十七年薨.	
	建平二年.王尙嗣.十四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王閎 烏反。	魯共王
子	景帝
年薨。亡後。	三月。甲寅立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補注〕朱一新曰：當作二十七年。八字誤。先謙曰：自前二年至元光六年。止二十七年。
	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
	後元元年。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
	甘露三年。頃王封嗣。二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傳封作勁。
	陽朔二年。文王睃嗣。十九年薨。亡後。晉灼曰：睃音鐫。師古曰：睃音子綠反。〔補注〕先謙曰：傳十九作十八。

餘

子

朱說是.傳亦誤作八.

建平三年六月辛卯.王閔以頃王子郚鄉侯.紹封十三年.王莽

師古曰.郚音吾.又音魚.(補注)齊召南曰.

江	
高	
三月〔補注〕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補注〕錢大昭曰。紀作廣川。傳作	
	篡位。貶爲公。明年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周頃王子。宜低一格。與睦同行。古本亦誤。

都易王非

師古曰.諡法好更故舊曰易.

帝子

〔補注〕先謙曰.高當作景.汪本官本不誤.

甲寅.立爲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十八年薨.

先謙曰.自前二年至元朔元年.正二十八年.傳誤八爲七.

元朔二年.王建嗣.六年.元狩二年.謀反.自殺.

〔補注〕先謙曰.國除爲廣陵郡.

王宮以易王庶孫盱廣胎侯子紹封.五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廣陵.案水經陰淮水注.淮世水又東逕廣鄉城北.圖.稱曰蕪邑.有蚰丘亭.故廣鄉矣.改曰廣世.

趙敬肅王彭祖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爲廣川王.四年徙趙.六十三年薨.	
征和元年.頃王昌嗣.十九年薨.	
本始元年.懷王尊嗣.五年薨.	
	地節四年二月甲子.哀王高以頃王子紹封.四月薨. 〔補注〕錢大昭曰.哀王當與讓王同行.此誤下一格.
	元康元年.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元延三年.王隱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補注〕先謙曰.隱下脫嗣字.官本有.

長沙	
景	
三月甲寅立。二	
元朔二年。戴王 〔補注〕錢大	征和二年。頃王僱以敬肅平王小子立。十一年薨。 〔補注〕先謙曰。孟康云、干平于郎廣平。
天漢元年。頃王 晉灼曰。附音符。師古曰。附讀如	元鳳元年。繆王元嗣。二十四年。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
始元四年。剌王	
黃龍元年。煬王	

定王發	
帝子	
十八年薨。	
庸嗣。二十七年薨。昭曰。史表作康王。	
附朐嗣。十七年薨。本字。朐音鮒。本傳作鮒鮈。其音同耳。	
建德嗣。三十四年薨。	
旦嗣。二年薨。亡後。	初元四年。孝王宗以剌王〔補注〕先謙曰。元紀及傳。並作初元三年。四字誤。薨在永光元年。
	永光二年。繆王魯人〔補注〕先謙曰。傳作魯人嗣。王莽
	居攝二年。舜嗣。二年王

膠西于王端	
景帝子	
三年六月乙巳立。四十七年。元封三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國除爲膠西郡。	
	子紹封。三年薨。則四年薨。此作三年。傳作五年。皆誤。
	嗣。四十八年薨。辟兆。下居採云云。傳不載。
	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中山靖

景帝

六月乙巳立，四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自前三年至元鼎四年，止四十二。

元鼎五年，哀王昌嗣，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作二年薨是也，傳

元封元年，康王昆侈嗣，二

師古曰，穅音與康同。穅、惡謚也。好樂怠政曰穅。它若類也。〔補注〕沈欽韓曰，周書謚法解，好樂怠政曰荒，不作穅。又云，凶年無殼曰穅。穅、虛也。案殼粱襄二十四年傳，四殼不升謂之穅。釋文引郭氏音義本穅。

征和四年，頃王輔嗣，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征和四年，後元元年，二年，共三。

始元元年，憲王福嗣，十七年薨。

地節元年，懷王脩嗣，十五年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循，傳作脩。

鴻嘉二年八月，夷王雲客以懷王從父弟

廣德

〔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徽州鄣縣治。遂

王勝	
子	
年.傳二作三.誤.	
作一年.誤.	
十一年.薨. 本或作荒.邢疏引穀梁亦作荒.是.孫興康荒.音莪與通.朱一新曰.與穣之膝.汪本作康.是.先繼曰.宜本作謙.袜王.傳作康王.	
年.是.傳作四年.誤.	
子紹封.一年薨.亡後. 廣德王雲客國.於此.	建平三年正月壬寅.王淡以夷 〔補注〕先謙曰.紀

膠東	
景帝	
四年四月乙巳立。四年。爲 〔補注〕先謙曰。景紀乙	
	王弟紹封。當並作廣 廣平 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漢。此漢上脫廣字。餘詳傳。

王

子

皇太子。

作己。

臨王愍王榮

〔補注〕王先慎曰：臨王當作臨江。

景帝子

七年十一月己酉，以故皇太子立。三年，坐侵廟壖地爲宮，自殺。

〔補注〕朱一新曰：景紀十一月作正月。史表己酉作乙丑。先謙曰：國除，爲南郡。

廣川惠王越

景帝子

中二年四月乙巳立，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自中二年至建元四年，止十二年。傳二作三，誤。

建元五年，繆王齊嗣，四十五年薨。

〔補注〕先謙曰：傳作四十四年，誤。

征和二年，王去嗣，二十二年，本始四年，坐亨姬不道，廢，徙上庸，予邑百戶。

師古曰：忿惡其姬，亨炙而殺。

地節四年五月庚午。戴王文以繆王子紹封。二年薨。

元康二年。王汝陽嗣。十五年。甘露四年。殺人。廢。徙房陵。

〔補注〕錢大昭曰。紀傳汝陽作海陽。是。此誤。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

〔補注〕先謙曰。揄為倫

居攝元

膠東康	
景帝	
四月乙巳立。二	
元狩三年。哀王 〔補注〕先謙曰。傳	
元封五年。戴王通平嗣。	
始元五年。頃王音嗣。五	廣德 靜王楡以惠王曾孫戴王子紹封。四年薨。 之誤。平紀及王子侯表可證。傳作齋。亦誤也。
河平元年。恭王	年。王赤嗣。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永始三年。王殷嗣。二十三年。王 〔補注〕先謙曰。殷	

王寄	
子	
十八年薨。	
賢嗣，十四年薨。〔作十五年，誤。〕	元狩二年七月壬子，恭王慶以六安康王少子立，三十八年薨。
二十四年薨。	始元四年，夷王祿嗣，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傳作十年，薨當元平元年也。此四字衍。
十四年薨。	本始元年，繆王定嗣，二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傳作三十二年，誤。
授嗣，十四年薨。	甘露四年，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
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事亦見莽傳。	陽朔二年，王育嗣，三十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清河哀王乘	常山
景帝子	景
中三年三月丁酉立。十二年薨。亡後。	中五
〔補注〕朱一新曰。紀作九月。史表丁酉作丁巳。先謙曰。官本作二月。	〔補注〕先謙曰。中五年至元
	元鼎三

憲王舜	
帝子	
年三月丁巳立，三十二年薨。 鼎二年。三十一年也。此作三十二。鄭作三十三。並誤。	
年。王勃嗣，坐憲王喪服姦，廢，徙房陵。	元鼎三年，頃王
	本始三年。 〔補注〕先謙曰：自本始三年至永光五年，卅三十
	建昭元年。 〔補注〕
	綏和二年，王楊嗣，十 〔補注〕

眞定 平以憲王子紹封。二十五年薨。	元鼎二年。思王 〔補注〕先謙曰。元鼎二年當作三。
征和四年。烈王偃嗣。十八年薨。	太初二年。哀王
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 三年。非二十二也。表與傳俱誤。由。閩本、汪本、官本、並作申。傳作由。	
安王雍嗣。十六年薨。 先謙曰。傳作二十六年。誤。	
陽朔三年。共王普嗣。十五年薨。	
六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先謙曰。傳楊作陽。	

泗水 商以憲王少子立.十五年薨. 年.十五年當作十一年.當太初元年也.傳作十年.亦誤.	
安世嗣.一年薨.亡後.	三年.戴王 〔補注〕先謙曰.自
	元鳳元年 〔補注〕劉攽曰.昭紀元鳳元年.立
	永光三
	元延三年.王靖

賀以思王子紹封。二十年薨。

太初三年至始元六年。計二十二年。傳是。此年下脫二字。

三月丙子。勤王綜嗣。三十九年薨。

戴王遺腹子煥。此表作綜。二者不同。先謙曰。傳亦作煥。此作綜。誤。

年。戾王殷嗣。三十一年薨。

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右孝景十四人。楚、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五人。隨父凡十九人。師古曰。此表列諸王次第。與本傳不同者。本傳因母氏之次而序其所生。此表則序其昆弟長幼。又臨江閔王封時年月在後。故不同也。它皆類此。

齊

武

元狩六年四月

懷王閎	燕剌王
帝子	武帝
乙巳立。八年，元封元年薨，亡後。	四月乙巳立，三十七年。元鳳元年，坐謀反，自殺。 〔補注〕先謙曰：元狩六年至元鳳元年，卄三十八年，傳是。此作七，誤。主，汪本。
	本始元年五月，頃王建以刺王子紹封，二十九 **廣陽** 〔補注〕先謙曰：宣紀五月作七月。
	初元五年，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
	陽朔二年，思王璜嗣，二十一年薨。 〔補注〕先謙曰：傳作二十年，誤。
	建平四年，王嘉嗣，十二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 〔補注〕先謙曰：後王莽封扶美侯，賜姓，見傳。表例不載。

旦

子

官本作旦。是。

年薨。

年廢。

廣陵厲王胥

武帝子

四月乙巳立。六十三年。五鳳四年。坐祝詛上。自殺。

〔補注〕先謙曰。元狩六年至五鳳四年。六十四年也。傳是。此缺。

初元二年三月壬申。孝王霸以厲王子紹封。十三年薨。

建昭五年。共王意嗣。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傳作三年。是。當建始元年也。十字衍。

建始二年。哀王護嗣。十五年薨。亡後。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護人。先謙曰。官本護作獲。傳作十六年。是。

	本始元年十月，哀王〔補注〕先謙曰：宣紀十月作
元延二年，靖王守以孝王子紹封，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傳作二十年，皆誤。元延二年至居攝元年，十八年。	元康元年，頃王〔補注〕先謙
居攝二年，王宏嗣，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建始二年，懷王
	鴻嘉元年，王慎嗣，二十

高密

弘以厲王子立.八年薨.

七月.傳八年作九年.誤.

章嗣.三十四年薨.

日.傳作三十三年.誤.

寬嗣.十一年薨.

九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昌邑哀

武帝

天漢四年六月乙丑

〔補注〕先謙曰.竟

元始元年.王賀嗣.十二年.徵爲昭帝後.立二十

〔補注〕先謙曰.始

王髆

子

立。十一年薨。紀六月作四月。

七日。以行淫亂廢。歸故國。予邑三千戶。元誤倒作元始。

右孝武四人。六安、眞定、泗水、平干四人。隨父兄八人。（補注）錢大昭曰、兄當作凡。先謙曰、官本作凡。

淮陽

宣

元康三年（補注）

河平二

元壽二年。王縯嗣。十

憲王欽	東平思王
帝子	宣帝
四月丙子立，三十六年薨。先謙曰：宣紀四月作七月。	甘露二年十月乙亥立，三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宣紀作九月立。傳作三十三年薨，誤。
年。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	鴻嘉元年，煬王雲嗣，十六年。建平三年，坐祝詛 〔補注〕先謙曰：傳作十七年，是。此誤。
九年。王莽纂位，貶爲公。明年廢。師古曰：縯音羊善反。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王開明嗣，立五年薨。〔補注〕先謙曰：傳作立三年，是。此誤。

孚

子

上。自殺。

亡後。

中山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王成都以思王孫桃鄉頃侯宣子立。奉中山

〔補注〕先謙曰。官

居攝元年。殿鄉侯子

〔補注〕先謙曰。匡奉兩明後。父信

楚	
宣	
十月乙亥。	
陽朔	
	山孝王後。八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本烈作列。是。丙辰作丙戌。
	匡爲東平王。 起兵討莽。兵敗。皆爲莽所滅。

孝王囂

師古曰.囂音敖.

帝子

立爲定陶王.四年徙楚.二十八年薨.

（補注）先謙曰.宣紀作正月立.

元年.懷王芳嗣.一年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芳傳作文.

陽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十

（補注）先謙曰.陽朔二年至建平四年.計二十一年.傳

元壽元年.王紆嗣.十年.王莽篡位.貶爲公.

（補注）先謙曰.子字衍.

一年薨.

是.此十上脫二字.

子明年廢.

綏和元年十一月壬子.王景以孝王孫立爲定陶王.奉恭王後.

信都

三年.建平二年.徙信都.十三年.王莽篡位.

中山哀王竟	
宣帝子	
初元二年二月丁巳。立爲清河王。五年。徙中山。王十三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傳五年作三年。	
	貶爲公。明年廢。

右孝宣四人。燕王繼絕。高密隨父凡六人。

國	屬	始封	嗣
定陶共王康	元帝子	永光三年三月。立爲濟陽王。八年徙山陽。八年河平四年四月徙定陶。凡十九年薨。	陽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綏和元年。爲皇太子。〔補注〕先謙曰。十四年傳作十五年。是。此誤。
中山	元	建昭二年六月乙亥。〔補注〕	綏和二年。王箕〔補注〕先謙

孝王興
帝子
立爲信都王。十五年。陽朔二年。徙中山。凡三十年薨。先謙曰。傳作十四年。誤。
子嗣。六年。元壽二年。立爲皇帝。曰六年當爲七年。傳是。此誤。

右孝元二人。廣陵繼絕。凡三人。孝成時。河閒、廣德、定陶三國。孝哀時。廣平一國。孝平時。東平、中山、廣德、廣世、廣宗五國。皆繼絕。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五)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子侯表第三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于孝武。以諸侯王畺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師古曰。畺、亦疆字也。替、古僭字也。軌、法也。〔補注〕錢大昭曰。替顏以為古僭字。則字當作簪。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文王有明德。故天祚之子孫。適者為天子。支庶為諸侯。皆不絕也。信矣哉。師古曰。侯所食邑皆書其郡縣於下。其有不書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書薨。不具年月。皆闕文也。

號謚名 （補注）先謙曰、漢代侯國皆縣、雖壯武冠軍、遂取嘉名、仍以氏縣、無庸釋也、其後或併省、不可考釋者、因有爵號侯之疑、其說甚矣。	屬	始封位次	子	孫	曾孫	玄孫
羹頡侯信 服虔曰、音蓋蝦之蝦。師古曰、音居黠反。（補注）先謙曰、羹頡縣名、說見楚元王傳。	帝兄子	七年中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師古曰、不記月日、故云七年中也。				

合陽侯喜〔補注〕先謙曰。合陽、馮翊縣。志。合作郃。說詳志。史表。喜作仲。徐廣云、一名嘉。嘉又喜之譌。	德哀
帝兄。為代王。匈奴攻代。棄國。廢為侯。	〔補注〕錢大昭曰。依例。當於此格書帝兄子。
八年九月丙午封。七年。孝惠二年薨。以子為王。謚曰頃王。〔補注〕先謙曰。高紀。七年十二月。史表與此同。	十二年十一月庚辰。以兄子封。十年薨。一百二十〔補注〕錢大昭曰。百二十。位次也。功臣表朱蒼百二十。表佚一百二十七。蒸廣之位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濞以帝兄子封。十二年為吳王。沛〔補注〕先謙曰。沛、沛郡縣。史表。十二月作二月。	高后三年。頃侯通嗣。三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頃侯孝景三年為宗正。見公卿表。吳王濞傳。
	孝景六年。康侯齕嗣。師古曰。齕音紇。下亦同。〔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二十八年。自孝景六年至元鼎三年。
	元鼎四年。侯何嗣。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廣玄孫長安大夫猛。詔復家。泰山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復家。蠲賦役也。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案陵表在濟

侯 廣	
次.上邳侯郢客百二十八.朱虛侯章百二十九.廣同是宗室.位次必聯屬矣.先謙曰.史表正作百二十七.廣,渭弟.亦見史表.	
	六世
二十四年薨.計三十八年.二表誤.朱一新曰.汪本作三十八年.	七世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侯勳以廣玄孫之孫長安公乘紹封.千戶.九年.王莽篡位.絕.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也.
南.宋後封泰建下注.亦作濟南.與表隱合.則此泰山二字係寫之誤.	

右高祖

號謚名	屬	始封
上邳侯郢客〔補注〕先謙曰，郢客高后二年爲宗正，見公卿表、楚元王傳。上邳，邳鄉，邳在薛縣，見泗水注，詳郡國志下。	楚元王子	二年五月丙申封，七年爲楚王。百二十八
朱虛侯章〔補注〕先謙曰，朱虛，琅邪縣，亦見巨洋水注。	齊悼惠王子	五月丙申封，八年爲城陽王。張晏曰，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令差第列侯位次高下，故王子侯三人有第，二年之後皆不第。〔補注〕錢大昭曰，表不著初封戶數，文紀元年，益封二千戶。百二十九

號諡姓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東牟侯興居〔補注〕先謙曰，東牟，東萊縣。	齊悼惠王子	六年四月丁酉封，四年，爲濟北王。				

右高后

號諡姓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管共侯罷軍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共讀曰恭。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管當爲菅。濟水注可證。史表亦誤。索隱誤以滎陽之管城當之。	齊悼惠王子	四年五月甲寅封，二年薨。〔補注〕錢大昭曰，文紀作九月。	六年，侯戎奴嗣，二十年，孝景二年，反，誅。〔補注〕錢大昭曰，二年當爲三年。先謙曰，史表作三年。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氏丘共侯甯國〔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瓜丘。索隱，縣在魏郡。實作甯。先謙案，志，魏郡有斥丘，無瓜丘。索隱不言漢表文異，似氏瓜二字皆斥之譌。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一年薨。	十五年，侯偃嗣，十年，孝景三年，反，誅。			
營平侯信都〔補注〕先謙曰，營、縣名，平、其謚也。史表上標營字，下云平侯，其明證也。營見淄水注，詳齊郡臨淄下。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年薨。	十四年，侯廣嗣，十一年，孝景三年，反，誅。			〔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在濟南，此脫濟南二字。

楊丘共侯安 〔補注〕先謙曰、楊陽通用、陽丘、濟南縣、亦見濟水注、史表失載此侯、	楊虛侯將閭 〔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楊虛即平原樓虛縣、史表、閭作廬、
齊悼惠王子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薨、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為齊王、
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孝景四年、坐出國界、耐為司寇、〔補注〕先謙曰、官本、耐作耏、	

枋侯辟光師古曰。枋音北力反。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枋。平原縣。亦見河水注。史世家誤扐。後封城陽頃王子讓。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齊南王。〔補注〕先謙曰。齊當作濟。官本不誤。史表同。				
安都侯志〔補注〕錢大昭曰。史正義。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濟北王。				
平昌侯卬〔補注〕先謙曰。平昌。琅邪縣。亦見濰水注。宋隆云。屬平原。非。世家作昌平侯。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膠西王。				

號謚名	屬	始封				
武成侯賢〔補注〕先謙曰.史表成作城.通用字.案東海南城縣.武帝封城陽共王子貞.即晉武城也.晉爲南武城.賢遂封此.後改南城耳.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菑川王.				
白石侯雄渠〔補注〕錢大昭曰.史正義.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宋祁以爲金城縣.非.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膠東王.				

號諡名	屬	始封				
阜陵侯安〔補注〕先謙曰.阜陵.九江縣.	淮南厲王子	八年五月丙午封.八年.爲淮南王.				
安陽侯勃〔補注〕先謙曰.安陽.汝南縣.亦見淮水注.後封周左車.索隱云.屬馮翊.非.屬漢中者亦非侯國.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八年.爲衡山王.				
陽周侯賜〔補注〕先謙曰.上郡有陽周.疑非賜所封.志亦不云侯國.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八年.爲廬江王.				

號謚姓名	屬	始封
東城哀侯良 〔補注〕先謙曰、東城、九江縣、亦見淮水注。後封居殷。良字誤、宜本作良。史表、本傳同。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七年薨。亡後。

右孝文

號謚姓名	屬	始封
平陸侯禮 〔補注〕錢大昭曰、孝景元年爲宗正。先謙曰、平陸後爲陳留尉氏之陵樹鄉。詳志。西河、東平、俱有平陸、皆非此侯國。史表、三千一百六十七戶。後封淮陽徙王孫寵。	楚元王子	元年四月乙巳封。三年、爲楚王。〔補注〕先謙曰、史表、一云乙卯。

休侯富〔補注〕先謙曰．史表．富一人．而休侯紅侯誤分爲二．宋隱．紅休並二鄉名．王莽封劉歆爲紅休侯．一云紅卽虹縣．先謙案．紅卽虹．沛郡縣．亦見獲水注．紅休可合爲一侯封地．則休紅接壤可知．	沈猷夷侯歲
楚元王子	楚元
四月乙巳封．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三年．侯富更封紅侯．六年薨．諡曰懿．〔補注〕先謙曰．史表．富諡莊侯．一云穆侯．錢大昭云．表例．諡當在封地下．史表．千七百五十戶．蘇輿云．侯富二字疑衍．	四月乙
七年．懷侯登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悼侯澄．	建元五年．侯受嗣．十八年．元狩五年．師古曰．受爲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
中元年．敬侯嘉嗣．二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嘉作發．	
元朔四年．哀侯章嗣．一年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瓠子水注．沈猷卽沈猶．史表作猶．食邑在千乘．高苑縣．宋隱．漢表在高苑．此奪高苑二字．

侯號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師古曰.沈音審.（補注）先謙曰.史表.沈作瀋.千三百八十戶.	王子	巳封.二十年薨.	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之中事有不具.而受賕.（補注）先謙曰.史表.請作賕.			
宛朐侯埶 師古曰.埶音藝.（補注）先謙曰.宛朐.濟陰縣.志作宛句.亦見濟水注.	楚元王子	四月乙巳封.三年.反.誅.				
棘樂敬侯調 （補注）先謙曰.史表.戶千二百一十三.	楚元王子	三年八月壬子封.十六年薨.	建元三年.恭侯應嗣.十五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建元三年至元光六年.止十年.五字衍.	元朔元年.侯慶嗣.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國名	屬	侯功
乘氏侯買〔補注〕先謙曰：乘氏，濟陰縣，亦見濟水注。	梁孝王子	中五年五月丁卯封，一年爲梁王。
桓邑侯明〔補注〕先謙曰：桓邑，傳作垣邑。	梁孝王子	五月丁卯封，一年爲濟川王。

右孝景

國名	屬	侯功
茲侯明	河閒獻王子	元光五年正月壬子封，四年，元朔三年，坐殺人自殺。〔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坐謀反殺人棄市。徐廣云：一作掠殺人棄市。

安城思侯蒼	宜春侯成	句容哀侯黨 師古曰．句讀爲章句之句．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封．十三年薨．	七月乙巳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七月已巳封．二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已當爲乙．汪本宜本不誤．史表同．
元鼎元年．節侯自當嗣．		
侯壽光嗣．五鳳二年．坐與姊亂．下獄病死．		
豫章 〔補注〕先謙曰．安城．長沙縣．志城作成．史表同．亦見贛水注．非豫章．	〔補注〕先謙曰．宜春．豫章縣．亦見贛水注．此當有豫章二字．傳寫誤入上行．	會稽 〔補注〕先謙曰．句容．丹楊縣．非會稽．

號謚名	屬	始封
容陵侯福〔補注〕先謙曰。容陵。長沙縣。史表作句陵。徐廣云一作容陵。明句爲誤字。	長沙定王子	七月乙巳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杏山侯成〔補注〕錢坫曰。後漢岑彭傳許邯起杏注。南陽復陽縣有杏聚。郡國志同。寃字訛。光州仙居縣有杏山仙居。於漢爲戰縣。屬江夏。先謙曰。後封楚思王子遐。	楚安王子	後九月壬戌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浮丘節侯不害〔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不審。蓋誤。	楚安王子	後九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元狩五年。侯霸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沛
廣戚節侯將〔補注〕先謙曰。廣戚。沛郡縣。後封楚孝王子勳。史將作揮。徐廣云。揮一作將。明揮爲誤字。	魯共王子	元朔元年十月丁酉封。〔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十一月。薨。	侯始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丹楊哀侯敢	江都易王子	十二月甲辰封。六年。元狩元年薨。亡後。				無湖〔補注〕先謙曰。無錫同。蕪湖亦丹陽郡屬。揭此。丹楊縣乃蕪湖分置。官本楊作陽。

盱台侯蒙之〔補注〕先謙曰，盱台，臨淮縣，亦見淮水注。史表象之兩見。索隱云，漢表作蒙之。是唐本史漢已歧出、	胡孰頃侯胥行〔補注〕先謙曰，史表胡作湖，胥行作胥。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十二月甲辰封，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正月丁卯封，十六年薨。
	元鼎五年，侯聖嗣，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爲保，殺人，免。師古曰，脫亡名數，謂不占戶籍也。以此人爲庸保，而又別殺人也。
	丹陽〔補注〕先謙曰，胡孰見志。

秝陵侯緾〔補注〕先謙曰，史表秝陵作秩陽，緾作纏，兩見。	江都易王子	正月丁卯封，元鼎四年薨，亡後。				
淮陵侯定國	江都易王子	正月丁卯封，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淮陵〔補注〕先謙曰，上淮陵，史表作睢陵，睢水注同，當依史表，睢陵，臨淮縣也。下淮陵乃臨淮之誤，臨誤爲陵，又倒在淮下耳。索隱漢表在淮陵，則唐本漢書已誤。

張梁哀侯仁	龍丘代侯
梁共王子（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江都易王子。	菑川懿王子（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江都易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封，十三年薨。	五月乙巳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鼎三年，侯順嗣，二十三年，征和三年，爲奴所殺。（補注）先謙曰，官本奴上多侚字。	
	琅邪

劇原侯錯〔補注〕先謙曰．劇．北海縣．亦見巨洋水注．

菑川懿王子

九月乙巳封．十七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元朔二年至元鼎元年．止十二年．七字誤．先謙曰．九當爲五．汪本．官本不誤．史表同．

元鼎二年．孝侯廣昌嗣．

戴侯骨嗣〔補注〕朱一新曰．汪本．胥作骨．是也．胥．古字．先謙曰．官本作胥．

質侯吉嗣

節侯䮕嗣

侯勝容嗣〔補注〕王念孫曰．勝容義無所取．當是勝客之譌．功臣表有樂六世唯甘孫勝客．恩澤表有丙吉元孫勝客．念就稱有薛勝客．未有名勝容者．

懷昌夷侯高遂〔補注〕先謙曰，史表誤作壞。無昌字。	平望夷侯賞〔補注〕先謙曰，平望，北海縣。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二年薨。	五月乙巳封，七年薨。
四年，侯延年嗣。〔補注〕先謙曰，史表延下無年字。	元狩三年，原侯楚人嗣，二十六年薨。
節侯勝時嗣	太始三年，敬侯光嗣，十四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太始三年至神爵三年，共三十六年，表作十四，誤。
侯可置嗣	神爵四年，侯頃起嗣。
	孝侯均嗣

臨衆	敬侯	始昌
菑川	懿	王子
五月乙巳封。三十一年薨。		
太始元年。康侯革生嗣。十八年薨。		
元鳳三年。頃侯廣平嗣。薨。		
原侯慶嗣		
節侯理嗣〔補注〕先謙曰。臨原。琅邪縣。志臨原注。侯國。無臨衆縣。此侯至莽篡始絕。若是臨衆。志不當無。史表臨衆正作臨原。臨原。索隱。漢表作臨衆。是唐世漢書已誤原爲衆。或校者注臨原於下。寫本從而誤增耳。		

六世 侯旦嗣

葛魁節侯寬 (補注)先謙曰，史表同。徐廣云，葛一作莒。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八年薨。	
元狩四年，侯戚嗣，五年。元鼎三年，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師古曰，猲，謂以威力脅人也。賕，枉法以財相謝。猲，音呼葛反。賕，音求。(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坐殺人棄市。	六世 蘧侯賢嗣
	侯商嗣，王莽篡位，絕。七世 (補注)先謙曰，官本篡作簒，是。

	益都敬侯胡〔補注〕先謙曰。巨浮水注。百尺溝西北逕益都城。武帝封菑川懿王子胡爲侯國。詳北海益下。	平的戴侯強師古曰。的音丁歷反。〔補注〕先謙曰。平的。北海縣。志作的。史表作平酌。強作疆。蓋彊之誤。
屬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始封	五月乙巳封。薨。	五月乙巳封。十七年薨。
子	原侯廣嗣	元狩元年。思侯中時嗣。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狩作封。是。蘇輿云。自元封元年至太始三年止十六年。表誤。
孫	侯嘉嗣。元鳳三年。坐非廣子免。	太始三年。節侯福嗣。十三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太始三年至神爵三年。凡三十六年。此作十三。誤。
曾孫		神爵四年。頃侯鼻嗣。
玄孫		釐侯利親嗣

	劇魁夷侯黑 〔補注〕先謙曰。劇魁，北海縣。史表黑作墨。	
	菑川懿王子	
	五年，乙巳，封。十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汪本、官本五年作五月，是。史表同。	
六世 侯向嗣	元封元年，思侯招嗣。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招作昭。	六世 侯宣嗣
	四年，康侯德嗣。	
	孝侯利親嗣。 〔補注〕錢大昭曰。與平的盩侯同名，且同是菑川懿王後，疑有誤字。	
	釐侯嬰嗣	

壽梁侯守〔補注〕錢大昭曰、或說壽梁即壽良、東郡縣。	平度康侯行〔補注〕先謙曰、平度、東萊縣、行、史表作衍。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五月乙巳封、四十七年薨。	
	元鳳元年、節侯慶忌嗣、三年薨。	六世 侯嘉嗣
	四年、頃侯帥軍嗣。	
	頃侯欽嗣	
壽樂	孝侯宗嗣	

宜成康侯偃	臨朐夷侯奴 師古曰．朐音劬．〔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哀侯．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十一年薨．	五月乙巳封．四十一年薨．
元鼎元年．侯福嗣．十二年．太初元年．坐殺弟棄市．	戴侯乘嗣
	節侯賞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賞作貿．
	孝侯信嗣
平原〔補注〕先謙曰．宜成．濟南縣．非平原．柴隊．漢表在平原．是趙本已誤．後封孫倉．	安侯禕嗣 師古曰．禕音猗．〔補注〕先謙曰．臨朐齊郡縣．亦見巨洋水注．疑先屬東海．又東萊亦有臨朐．非侯國． 東海

雷侯豨 (補注)先謙曰.史表.豨作稀.兩見.	
城陽共王弟 (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子.是.史表同.	
五月甲戌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世 侯岑嗣
東海 (補注)先謙曰.雷當爲盧.沂水注.盧川水逕城陽之盧縣.武帝封城陽共王子豨爲侯國.(引詳城陽盧下)非東海王念孫云.盧誤盧.(見志)又誤雷.疏方其沒盧推.鄭注.盧當爲雷字之誤也.蓋非盧作雷.上半與雷相似.故轉寫互誤.或謂古字通用.非也.湖書盧在模部.雷在灰部.灰部之字不與模部通.故鄭不云聲之誤.而云字之誤.	

東莞侯吉〔補注〕先謙曰。東莞。琅邪縣。亦見沂水注。	辟土節 師古曰。辟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
五月甲戌封。五年。痼病。不任朝。免。	五月甲戌
	五年。侯明嗣。十二年。元鼎〔補注〕先謙曰。史表明作朋。
	東海〔補注〕先謙曰。史表無土字。索隱引漢表在東海。同。志東海無辟縣。亦無辟土縣。王念孫云。壁辟古字通。（成二年左傳辟司徒。杜注主壁壘者。釋天。營室東壁。曲禮注。壘軍壁也。釋文壁壘作辟。）漢表作壁。寫者誤分爲二字。沭水注。萬陂水西南流逕

號諡名	壯侯音闢。	尉文節侯丙
屬	王子	趙敬肅王子
始封	封。三年薨。	六月甲午封。五年薨。
子	五年。坐酎金免。兩見。蓋明字誤。	元狩元年。侯犢嗣。十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孫		
曾孫		
注	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為侯國。則作辟土者誤也。漢之辟城在城陽莒縣。(見沭水注)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	(補注)錢大昕曰。丙。趙王子。封不應遠置南郡。沈欽韓曰。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尉文自在趙地。紀南郡要。縣在真定府無極縣西四十三里。相傳以廉頗名。或其封邑與。張守節云。尉文蓋蔚州地。其說無稽。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封斯戴侯胡傷〔補注〕先謙曰、封斯、常山縣。史表作共侯胡陽。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二十五年薨。	太初三年、原侯如意嗣、五十二年薨。	甘露四年、孝侯宮嗣。	侯仁嗣	
楡丘侯受福〔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壽福、兩見。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襄晉灼曰、音內言嚵嚵。師古曰、音士咸反。〔補注〕周壽昌曰、號謚侯起、晉灼注號						

瞏侯建

音內言鶡。案音有內言外言之別。釋獸。釋文。狊。音灼。音內言鶪。公羊宣八年傳何休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顏氏家訓音辭篇。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據何注。內言音深。宜重讀。外言音淺。宜輕讀也。地理志。號蔡善音由。音鶡。蓋由為外言。音稍輕。號為內言。音稍重耳。

趙敬　蕭　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廣平

郚會衍侯仁	
〔補注〕先謙曰.郚會.稽郚縣.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薨.	
哀侯慕嗣	六世 節侯重嗣
後元年.勳侯賀嗣.三十五年薨. 〔補注〕蘇輿曰.後元下當更有元字.後並同.	七世 懷侯蒼嗣.薨.亡後.
甘露元年.原侯張嗣.	
釐侯康嗣	

朝節侯義	東城侯遺
〔補注〕沈欽韓曰。杞要故朝城在濮州朝城縣南十七里。舊唐志。昌樂縣有故朝城。唐改置縣於此。	〔補注〕先謙曰。東城。九江縣。但趙地。封域疑不在此。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三年薨。	六月甲午封。十一年。元鼎元年。爲孺子所殺。師古曰。孺子、妾之號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有罪國除。
元鼎三年。戴侯祿嗣。	
侯固城嗣。五鳳四年。坐酎金少四兩免。	

陰城思侯蒼	廣望節侯忠〔補注〕先謙曰。廣望。涿郡縣。史表望廣誤。侯忠作中。上多安字。
趙敬肅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七年。太初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補注〕蘇輿曰。十七年當元封元年。疑有誤。先謙曰。史表作侯蒼有罪絕。除。據恩澤此表為得實。	六月甲午封。三十年薨。
	天漢四年。頃侯中嗣。十三年薨。
	始元三年。思侯何齊嗣。
	恭侯遂嗣
	侯閎嗣

國名	屬	始封				郡
將梁侯朝平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補注〕先謙曰，濕水注，濕水逕將梁縣東，即將梁也。武帝封中山靖王子朝平爲侯國。詳涿郡廣望下。將梁廣望鄰近，蓋國除後併入廣望。
薪館侯末央 〔補注〕先謙曰，史表薪作新。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號諡名	屬	始封				今地
陸城侯貞 〔補注〕錢大昭曰．蜀志．中山靖王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案亭侯．建武始有．蜀志衍亭字．封年涿縣並誤．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補注〕先謙曰．陸城．中山縣．甄後改隸．亦見滱水注．志．城作成．史表作陸城．索隱云．志屬中山．案志．中山無陸城縣．蜀志先主傳亦作陸城．
薪處侯嘉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補注〕先謙曰．薪處．中山縣．志．薪作新．表注涿者．地析自涿郡．國除後．隸中山．

蒲領侯嘉	西熊侯明	棗強侯晏〔補注〕先謙曰、棗強、清河縣、亦見淇水注。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封、有罪絕。	十月癸酉封、薨、亡後。	十月癸酉封、薨、亡後。
東海〔補注〕先謙曰、蒲領、勃海縣、亦見淇水注、東字誤、國除後、封清河綱王子祿。		

畢梁侯嬰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作畢梁.從宋本改.錢大昭云.閩本作畢.朱一新云.汪本作畢.先謙案.作畢是也.國除後.封高密頃王子部.

廣川惠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九年.元封四年.坐首匿罪人爲鬼薪.

十月癸酉封.十年.元鼎元

師古曰.以子錢出貸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占音之贍反.(補注)沈欽韓曰.景紀服虔注.貲萬錢算百二十七.昭紀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

魏

旁光侯殷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殷光.

河間獻王子

年.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

貰萬所謂租銖之律也.周禮小司徒以下.考夫家衆寡.六畜兵器.管子問貸士之受貨大夫者幾何人.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此其貸富生業.皆官司所知.平租.民貸不過二萬.舟租稅.差須去古未遠.故私家具立文券.泉府注.貸萬錢者.并出息五百.是取息無過二分也.

魏

距陽憲侯匄〔補注〕先謙曰。史表。匄作白。	蔞節侯退師古曰。蔞。音力朱反。〔補注〕錢大昭曰。後志濟乘陽有蘇蔞亭。注云。在今饒陽縣東北。即其地。先謙曰。史表作蔞安侯鄉。退非名。錢說是。
河閒獻王子	河閒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六年薨。
元鼎五年。師古曰。渡音斐。侯渡〔補注〕先謙曰。史表。褸作渡。兩見。嗣。坐酎金免。	元封〔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三十二年。誤。元年。釐侯嬰嗣。二十二年薨。
	後元年。原侯益蕃嗣。三十一年薨。
	五鳳元年。安侯充世嗣。三年薨。
	四年。侯〔補注〕蘇輿曰。自五鳳四年至建始四年。凡二十五年。十下奪五字。遺嗣。二十年。建始四年薨。亡後。

阿武戴侯豫

（補注）先謙曰。阿武。涿郡縣。史表戴作洛。

河閒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二十四年薨。

太初三年。敬侯宣嗣。二十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太初三年至始元二年。止十八年。表作二十。誤。先謙曰。史表。宣作寬。

始元三年。節侯信嗣。十三年薨。

神爵元年。釐侯嬰齊嗣。

頃侯黃嗣

六世

侯長久嗣。王莽篡位。絕。

參戶節侯免〔補注〕先謙曰，參戶，勃海縣。史表免作勉。	州鄉節侯禁〔補注〕先謙曰，州鄉，涿郡縣。	
河閒獻王子	河閒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四十六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鳳元年，敬侯嚴嗣。	元鼎二年，思侯齊嗣。〔補注〕先謙曰，史表齊作惠。	侯禹嗣，王莽篡位，絕。六世〔補注〕（一）朱一新曰，汪本禹作禺。
頃侯元嗣	元封六年，憲侯惠嗣。	
孝侯利親嗣	釐侯商嗣	
侯度嗣	恭侯伯嗣	

平城

侯禮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六年，元狩三年，坐恐猲取雞，以令買償免，復謾，完為城旦。師古曰：恐猲取人雞，依令買雞以償，坐此免侯，又犯欺謾，故為城旦也。謾音漫。〔補注〕沈欽韓曰：猲起吏飲食計價買勿論，此謂取飲食物，非令常買價，復欺謾未償，故論城旦也。以宗室故不髡鉗。

〔補注〕先謙曰：濁漳水注：成平故城，武帝封河間獻王子禮為侯國。是道元所見漢書本作成平。成平，勃海縣。史表作成平，索隱漢表在南皮，則此表南皮二字，成平析南皮置，無疑。西漢兩平城，一北海侯國，封膠東頃王子邑，一雁門縣。河間王子封，當在勃海。作平城者，後人傳寫誤倒也。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廣侯順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勃海 〔補注〕先謙曰，廣，齊郡縣，距河間遠，勃海無廣縣，不知併入何縣。
蓋胥侯讓 師古曰，蓋音公臘反。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魏 〔補注〕先謙曰，案匯云，漢志在太山，表在魏郡，但史表標蓋胥二字於上，胥非縣，（免侯不當有縣）則蓋胥是縣名，太山無蓋胥縣，豈小司馬所見本止作蓋耶。恩澤侯表，蓋侯王信孫受，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與讓同時國除，一地亦不能兩封，魏郡無蓋縣，亦無蓋胥縣，不知免侯後地併入何縣，所當闕疑。

陰安康侯不害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元朔三年至元鼎二年，凡十二年。一當爲二。
		元鼎三年，哀侯秦容嗣，三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史表容作客，兩見。容字蓋誤。閩本汪本作客，官本考證云，宋本作客，南監本作容。
		魏〔補注〕先謙曰，陰安見志。史表作陪安。陰陪形近致誤也。表不疑亦封陰安，元朔二年封，元鼎五年免。一陰安不能封兩侯國。存疑。
榮關侯騫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坐謀殺人，會赦免。
		茌平 師古曰，茌音仕疑反。〔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榮簡，徐廣云一作茌簡。索隱，漢表作榮關，在茌平。蓋由析分茌平。縣茌平，東郡縣。

周望康侯何〔補注〕先謙曰。史表。望作堅。	陪繆侯則〔補注〕先謙曰。史表則作明。	前〔師古曰。字或作菆。音側流反。〕〔補注〕先謙曰。史表前作菆。徐廣云。一作叢。案叢菆音鄹。漢表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十年癸酉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十年常爲十月。史表不誤。官本同。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狩五年。侯當時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鼎二年。侯邑嗣。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侯　信

作蓋.若平原.今平原無蓋縣.此例非一.若鄉名也.先謙案.據顏注.則小司馬所見本.乃顏所稱或作本.而顏所見作前之漢書本.小司馬未之見也.王念孫云.前郎蓋之誤.隸書蓋字作蓋.因譌爲前.漢傳蓋字或作蓋.蓋蓋皆以取爲聲.故皆有蓋音.(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取蓋.釋文.蓋作蓋)作散者.亦蓋之譌.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安陽侯樂〔補注〕先謙曰。史表樂作榮。	五據侯臞丘師古曰。臞音劬。又音懼。〔補注〕先謙曰。史表臞作兩見。宋臞。舊作臞。音劬。劉氏烏霍反。
濟北貞王子	濟北式王子〔補注〕先謙曰。史表式作貞。
十月癸酉封。三十八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後元年。孫侯延年嗣。十六年薨。	
本始二年。康侯記嗣。十五年薨。	
五鳳元年。安侯戚嗣。	
哀侯得嗣。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平原有安縣。無安陽。錢大昭云。疑當爲陽。樂之譌。然史表上標安陽。非安樂也。平原	泰山

侯	屬	始封
富侯龍〔補注〕先謙曰，史表龍作穀。	濟北式王子〔補注〕先謙曰，史表式作貞。	十月癸酉封，十六年，元康元年，坐使奴殺人，下獄瘐死。〔補注〕先謙曰，十六年，當元封元年，康是誤字。
平侯〔補注〕先謙曰，索隱，志屬河南。先封工師	濟北式〔補注〕先謙曰，史	十月癸酉封，四年，元狩元年，坐師古曰，有人盜馬，爲賊匿之，雖會赦，猶復作。復作者，徒役也。復音扶目反。〔補注〕沈欽韓

遂 寄。錢大昭以爲距濟北遠。疑非。

王子 表式作貞。

知人曰。案漢法。若盜官以重論。則盜毋馬官毋馬之罪爲臧。與當斬。爲贓者誠一等。遂會赦。敎猶復作一復作。歲刑。

羽康侯成 〔補注〕先謙曰。羽。平原縣。

濟北式王子 〔補注〕先謙曰。史表式作貞。

十月〔補注〕蘇輿曰。自元朔三年至地節二年。止五十九年。不當云六十。癸酉封。六十年薨。

地節三年。恭侯保嗣。

侯乘嗣。王莽篡位。絕。

胡母侯楚	濟北式王子〔補注〕先謙曰.宋騫、自不害以下、騫、何、榮、臞丘、殷、明、信、遂、成、楚、十一人.史是貞王子.而漢表自安陽侯已下是式王子.嗣是元朔三年十月封.恐因此誤也.先謙案.安陽當爲五據之誤.	二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二月當爲十月.史表不誤.				〔補注〕先謙曰.泰山無胡毋縣.錢坫云.風俗通.胡毋姓.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完奔齊. 泰山 有齊國.至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毋氏.據此.則胡毋爲齊地無疑.
離石侯綰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涉侯.坐上書謾.耐爲鬼新.〔師古曰.謾.欺誑也.音謾.〕〔補注〕先謙曰.涉.魏郡縣.今亦誤沙.說詳地理志.官本新作薪.是.				〔補注〕先謙曰.離石.西河縣.亦見河水注.索隱.漢表在上黨.據此奪上黨二字.

邵侯順	〔補注〕沈欽韓曰，邵疑郚之誤。先謙曰，史表順作慎，通用字。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二十六年。天漢元年，坐殺人及奴凡十	師古曰，詐云捕得伺奴賊，故私殺人以當之。〔補注〕沈欽韓曰，順殺良賤十六人，本當重論，以捕得伺奴干賊，故罪免侯也。武帝時，有甄罪者。得自專繫伺奴，顏謂私殺人
	〔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在山陽。此奪山陽二字。

利昌康侯嘉〔補注〕先謙曰。利昌。齊郡縣。	
代共王子	
正月〔補注〕蘇輿曰。自元朔三年至元鳳四年。凡五十年。一字衍。壬戌封。五十一年薨。	
元鳳五年。戴侯樂嗣。十二年薨。	六人。以捕匈奴千騎免。當匈奴騎。此殺人而姦欺詐。至不道。豈但免侯乎。先謙曰。此誤低一格。官本不誤。
元康二年。頃侯萬世嗣。	
節侯光祿嗣	
剌侯般嗣	

闟侯罷軍

〔補注〕先謙曰，史表罷軍作甕。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武原侯，坐盜賊免。〔補注〕先謙曰，五月當爲正月，史表不誤。武原，楚國縣。先封衡陸。

西河 〔補注〕先謙曰，闟見志。宋祁云，志屬西河。是所見侯表本，無西河二字。

六世

侯換嗣，王莽篡位，絕。

侯	屬	始封
臨河侯賢〔補注〕先謙曰．臨河．朔方縣．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高俞侯．坐酎金免．
濕成侯忠 師古曰．濕音它合反．〔補注〕先謙曰．濕當爲隰．隰成．西河縣．亦見河水注．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端氏侯．〔補注〕先謙曰．端氏．河東縣．薨亡後．
土軍侯郢客 師古曰．土軍．西河之縣也．說者以爲洛陽土軍里．非也．〔補注〕先謙曰．先封宜孫．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鉅乘侯．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坐與人妻姦．棄市．不言更侯．案情罪未明．疑彼文有誤．

皋琅侯遷

〔補注〕先謙曰、史表遷作遲。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薨。亡後。

臨淮

〔補注〕先謙曰、史表、琅作狼、錢大昕云、代共王子同時侯者九人、離石、藺、涅成、土軍、皆西河縣名、臨河則朔方縣名、皋琅、千章、亦西河之縣也、（志、西河郡有皋狼縣、）代與西河近、故代所分侯國多改隸西河、表於皋琅下注臨淮、千章下注平原、臨淮、平原、與代風馬牛不相及、表似失之、先謙案、此皆傳寫錯誤、非表失也、

千章侯遇	博陽頃侯就〔補注〕先謙曰、史表頃作胀。
代共王子	齊孝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夏丘侯。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夏丘、沛郡縣。	三月乙卯封。薨。
	侯終古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史表。古作吉。兩見。差形近致誤。
平原〔補注〕先謙曰。徐廣云。千章一作斥章。索隱引表注同。案千章。西河縣。代王子封西河者多。平原誤也。	濟南〔補注〕先謙曰。史表亦作博陽。索隱志屬汝南。是小司馬所見本。無濟南二字。沭水注。祖水逕傅陽縣故城東北。武帝封齊孝王子就爲侯國。（引詳楚傳傅陽下。）據此。知道元所見漢書本。作傅。不作博。濟南無博陽縣。汝南又非齊王子封域。疑道元所見本爲是也。

甯陽節侯恬〔補注〕先謙曰.恬.史表作侲.	瑕丘節侯政〔補注〕先謙曰.據睢水注.作敬丘.屬沛.案史表亦作瑕丘.索隱.志屬山陽.案志不云瑕丘侯國.瑕蓋敬之誤.道元所見漢表本是也.政.史表作貞.	
魯共王子	魯共王子	
三月〔補注〕蘇輿曰.元朔三年至元鳳五年.凡五十一年.二字誤.乙卯.封.五十二年薨.	三月〔補注〕蘇輿曰.案當云五十二年.乙卯.封.五十三年薨.	
元鳳六年.安侯慶忌嗣.十八年薨.	元平元年.思侯國嗣.四年薨.	六世 侯禹嗣
五鳳元年.康侯信嗣.	本始四年.孝侯湯嗣.十年薨.	
孝侯匽嗣	神爵二年.煬侯奉義嗣.	
侯方嗣〔補注〕先謙曰.甯陽.泰山縣.亦見洙水注.案郡表在濟南.此奪濟南二字.	蓋侯遂成嗣	

公丘夷侯順〔補注〕先謙曰.公丘.沛郡縣.	郁根侯驕師古曰.根音狠.〔補注〕沈欽韓曰.郁根.郎郁郎也.一統志.郎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八十里.春秋時魯邑.古名郁郎亭.左隱公元年傳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先謙曰.史表作郁狠.驕作騎.兩見.騎並誤字.
魯共王子	魯共王子
三月乙卯封.三十年薨.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太始元年.康侯置嗣.	
地節四年.煬侯延壽嗣.九年薨.	
五鳳元年.思侯賞嗣.	
侯元嗣.王莽篡位.絕.	

號諡名	屬	始封				地
西昌侯敬	魯共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陸地侯義	中山靖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史表乙卯作癸酉。蓋誤。				辛處〔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陘城。宋陘。漢表作陸地在辛處。於理爲得。靖王子貞封陘城。二人不應重封。先謙案。辛處卽新處。中山縣。

號謚姓名	屬	始封				郡
邯平侯順	趙敬肅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三月乙卯，史表作四月庚辰。				廣平
武始侯昌	趙敬肅王子	四月甲辰封，三十四年，爲趙王。〔補注〕先謙曰，史表甲作庚。				魏〔補注〕先謙曰，武始見志。

號諡名	爲氏節侯賀〔補注〕先謙曰、爲氏、鉅鹿縣。志作象氏。史作象、表亦作象氏。索隱云、在鉅鹿也。	易安平侯
屬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始封	四月甲辰封、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甲作庚。	四月甲辰封、二十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甲作庚。
子	元封三年、思侯安意嗣、二十七年薨。〔補注〕王念孫曰、意當作悳、悳、古德字。與意形相似而誤。史表作德。又高后功臣表有齊受元孫安德。	元封五年、康侯種嗣。
孫	始元六年、康侯千秋嗣、十六年薨。	侯德嗣、始元元年、坐殺人、免。
曾孫	元康元年、孝侯漢強嗣。	
玄孫	侯鄗王嗣、王莽篡位、絕。	

鄗 師古曰、鄗音呼各反。〔補注〕先謙曰、案隱、志屬該郡、表在鄗。

號謚名	屬	始封				地
路陵侯童〔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洛陵。索隱引漢表同。童作章。兩見。章蓋形近之誤。錢大昭云。洛疑昭之誤。昭陵。長沙縣。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封。四年。元狩二年。坐殺人自殺。				南陽
攸輿侯則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二十二年。太初元年。坐篡死罪囚。棄市。〔補注〕蘇輿曰。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一年。				南陽〔補注〕先謙曰。洣水注。攸水逕攸縣北。武帝封長沙定王子則爲攸輿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引詳攸下。）攸。長沙縣。非南陽。索隱攸縣本名攸輿。漢表在南陽。是唐本已誤。

荼陵節侯訢 師古曰。茶音塗。訢與欣同。〔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欣。	建成侯拾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年薨。	三月乙丑封。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師古曰。以皮薦璧也。時以十月爲歲首。有賀而不及會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坐不朝不敬。文異義同。
元鼎二年。哀侯湯嗣。十一年。太初元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史表湯作陽。兩見。	
〔補注〕先謙曰。茶陵。長沙縣。非桂陽 桂陽。亦見洣水注。	〔補注〕先謙曰。案隆。漢表在豫章。此脫豫章二字。見贛水注。詳志建成下。

安衆康侯丹〔補注〕先謙曰，安衆、南陽縣。又見淯水注。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三十年薨。〔補注〕錢大昕曰，元朔四年至元封五年，止二十年，三字誤。	元封六年，節侯山柎嗣，三十八年薨。師古曰，柎、音方於反。	地節三年，繆侯毋妨嗣。	釐侯褒嗣	侯歛嗣師古曰，歛、音非禁反，又音其錦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文音字。
			侯崇嗣。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			
			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	建武十三年，侯松嗣。		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為侯也。

葉平侯喜 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葉、南陽縣。喜、史表作嘉、兩見。平作康。	利鄉侯嬰 〔補注〕先謙曰、淮水注、游水逕利成縣故城東、故利鄉也、武帝封城陽共王子嬰爲侯國。群東淮利成下。
長沙定王子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乙丑封。五年。元狩三年、有罪免。

有利侯釘	東平侯慶
師古曰，音丁，又音鼎。	〔補注〕錢大昭曰，郡元鼎元年為大河郡者，甘露二年為王國。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三年，元狩元年，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	三月乙丑封，五年，元狩三年，坐與姊姦，下獄瘐死。〔補注〕先謙曰，史表姊下有妹字。
東海〔補注〕先謙曰，沐水注，倉山上有故城，即古有利城，武帝封城陽共王子釘為侯國，謂東海即丘下。	東海

運平侯記

〔補注〕先謙曰。史表記作新。兩見。記蓋誤字。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山州侯齒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朱一新曰。元鼎六年。東越反。齒將兵居屯。坐畏懦誅。見兩粵傳。

東海

海常侯福	騶丘敬侯寬〔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鈞丘。寬作憲。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福後擊南越。有功復封。入功臣表。	三月乙丑封。六年。薨。
	元狩四年。原侯報德嗣。〔補注〕先謙曰。史表。報作執。
	侯毋害嗣。本始二年。坐使人殺兄。棄市。
琅邪	

南城節侯貞

（補注）先謙曰.南城.郡南成東海縣.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四十二年.薨.

始元四年.戴侯猛嗣.二十二年.薨.

神爵元年.元侯舜嗣.二年.薨.

四年.節侯充國嗣.

頃侯遂嗣

六世

侯友嗣.王莽篡位.絕.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廣陵虒侯裘 晉灼曰．虒音斯．〔補注〕先謙曰．史表．虒作常．裘作表．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七年．薨．	元狩五年．侯成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杜原侯皋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莊原．非．漢諱．莊皆改嚴．今未改．知非莊也．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臨 師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𣪘．古穆字．〔補注〕王念孫曰．敦字無弋灼反之音．𣪘亦非古穆字．此傳寫𣪘						

樂敦侯光

誤.當作敦字.或作敫.音弋灼反.又作敫.古穆字.說文敫讀若龠.正合弋灼反之音.玉篇穆.古文作敫.集韻云.穆古作敫.皆其證.玉篇作敪.與俗書敦字尤相似.敦與敫皆周非.諡法所無.則當敫之僞也.索隱引諡法.善行不怠曰敦.未詳所出.敫.古穆字.諡法曰.布德執義曰穆.是也.先謙曰.臨樂、勃海縣.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二十年.薨.

元封六年.憲侯建嗣.

列侯固嗣

五鳳三年.節侯萬年嗣.

侯廣都嗣.王莽篡位.絕.

侯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東野戴侯章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薨.	侯中時嗣.太初四年.薨.亡後.			
高平侯喜〔補注〕先謙曰.史表喜作嘉.兩見.錢大昭云.元鳳五年.又封中山康王子嘉爲成侯.此是嘉父.行不應同名.當從史表.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廣川侯頗〔補注〕先謙曰.廣川.信都縣.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重侯擔

師古曰、擔、音丁甘反。

河間獻王子

四月甲午封。四年、元狩二年、坐不使人爲秋請免。師古曰、請、音材姓反。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干。錢徐廣云、一作重。案、臣瓚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攘、表作搖。一云、劉陰。案、洪水注、干、重縣故重也。亦作干。鍾。武帝封河間獻王子陰

平原

爲侯國。說此。重與干童。千鍾、吳名一地。千童。志屬勃海。然與平原接壤。或先屬平原。而後改隸勃海耳。史表陰兩見。又與酈注合。疑作陰爲是。搖、擔、皆傳寫譌也。

被陽敬侯燕

師古曰.被.音皮彼反.于乘之軼也.〔補注〕先謙曰.史表.被作拔.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是.

元鼎五年.蕤侯偃嗣.二十八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偃作郾.

六世

侯廣嗣.王莽篡位.絕.

始元二年.頃侯壽嗣.

孝侯定嗣

節侯閔嗣

定敷侯

〔補注〕王念孫曰.敷、諡法所無.宋麗單行本作敷.引說文敷說如讀.而諡法無敷.知爲敷字之譌.敷又譌作敷耳.今本史記改爲敷侯.又改索隱云漢表作敷.說文云敷.讀如羆.可笑.先謙曰.定、物操縣.亦見河水注.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二年.薨.

元鼎四年.思侯德嗣.五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憲侯福嗣.

恭侯湯嗣

定侯乘嗣.王莽篡位絕.

〔補注〕錢大昭曰.乘耗於王莽之世.不得有諡.其定爲國名.豈得更以定爲諡.衍文無疑.

稻夷侯定〔補注〕先謙曰、稻、琅邪縣。	山原侯國〔補注〕錢大昭曰、山、國名。原、盤也。說文邑部、邖、地名。从邑、山聲。疑即此。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薨。	四月乙卯封。二十七年。薨。五百五十戶。
簡侯陽都嗣〔補注〕先謙曰、史表、陽都、作都陽。	天漢三年。康侯乘嗣。十四年。薨。
本始二年。戴侯咸嗣。四十二年。薨。〔補注〕蘇輿曰。本始二年至甘露元年。不足四十二年。本始疑太始之誤。	始元三年。安侯守嗣。二十二年。薨。
甘露元年。頃侯閎嗣。	侯發嗣
侯永嗣。王莽篡位。絕。	甘露二年。孝侯外人嗣。十八年。建始五年。薨。〔補注〕蘇輿曰。建始無五年。十八年當建昭四年。始乃昭之誤。 勃海

繁安夷侯忠 〔補注〕先謙曰、繁安、千乘縣。		柳康侯陽已 〔補注〕先謙曰、柳、勃海縣。史表作陽。無巳字。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八年薨。		四月乙卯封。薨。
元封四年。安侯守嗣。〔補注〕先謙曰。史表守作壽。案子名壽漢。父必非名壽。作守是也。	六世 侯起嗣	敫侯罷師嗣 〔補注〕先謙曰。此敫亦敫之譌。
節侯孫漢嗣		于侯自爲嗣
元鳳五年。頃侯嘉嗣。		安侯播嗣
孝侯光嗣		繆侯軻嗣

	雲夷侯信〔補注〕先謙曰、雲、琅邪縣、亦見河水注、詳平原富平下。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四年．薨．
六世 侯守嗣．王莽篡位．絕	元鼎六年．侯茂發嗣．〔補注〕先謙曰．史表．茂發．作蕨發．
	太始二年．康侯遂嗣．
	盭侯終古嗣
	侯得之嗣．王莽篡位．絕．

牟平共侯渫

師古曰。渫、音先列反。(補注)先謙曰。牟平、東萊縣。渫、史表作渫。索隱。渫音諜。錢大昭云。後漢劉寵傳。吳志劉繇傳並云孝王少子。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五年薨。

六世

殤侯咸嗣

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

(補注)王念孫曰。自元狩三年至太始元年。凡二十五年。三字誤。景祐本作二十五年。

七世

侯隆嗣。王莽篡位。絕。

太始二年。敬侯更生嗣。一十九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是。

地節四年。康侯建嗣。一年薨。

元康元年。孝侯歆嗣。

柴原侯代〔補注〕先謙曰。柴、泰山縣。亦見汶水注。	柏暢戴侯終古〔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柏暢亭在趙州臨城縣西十五里。俗訛爲柏楊亭。宋史表作柏陽。
齊孝王子	趙敬肅王子
四月乙卯封。三十四年。薨。	五年十一月辛酉封。薨。
征和二年。節侯勝之嗣。二十七年。薨。	侯朱嗣。始元三年。薨。亡後。
元康二年。敬侯賢嗣。	
三年。康侯齊嗣。	
恭侯莫如嗣。薨。亡後。	中山

敵安侯延年	師古曰、敵、音許昭反。〔補注〕王念孫曰、敵當依史表作鄗。地理志、鄗屬常山。左哀四年傳、齊國夏伐晉、取鄗者也。後有鄗侯舟、亦敬肅王子。蓋延年失侯、又封舟於鄗。鄗侯舟下齊常山、則此亦當有常山二字、而寫者脫之。鄗與敵形近而誤。顏說文爲音、失之。先謙曰、官本敵作敵、是。注同。
趙敬肅王子	
十一月辛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乘丘節侯將夜

〔補注〕先謙曰。史表將夜作非。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補注〕先謙曰。三月癸酉。史表作十一月辛酉。案中山王子封。皆同月日。此不得獨異。本表是。

元鼎四年。戴侯德嗣。

侯外人嗣。元康四年。坐爲子時與後母亂。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桑丘。索隱云。表在深澤。此著深澤二字。案乘丘泰山縣。中山封城。當作桑丘。王念孫云。趙世家與齊魏戰於桑邱。正義括地志。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今保定安肅縣西南有桑丘城。漢之北新城地也。地理志作北新成。屬中山國。洪水注。洗水西南逕泰山郡乘丘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於乘丘。即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爲侯國。蓋所見趙世家王子侯表之桑丘。皆誤爲乘丘。遂有此舛謬矣。

高丘哀侯破胡	柳宿夷侯蓋〔補注〕沈欽韓曰、表字誤、柳宿城在定州望都縣東四十二里。紀要、今爲六高堡、音孤也、在保定府慶都縣東南四十五里。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八年、元鼎元年薨、亡後。	三月癸酉封、四年、薨。
	元狩三年、侯蘇嗣、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案羅、沂表在涿郡、此奪涿字。

戎丘侯讓	中山靖王子	二月癸酉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二月當作三月。史表不誤。汪本二作三。三作二。是。官本同。				
樊輿節侯脩〔補注〕先謙曰。樊輿、涿郡縣。史表。脩作條、通用字。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三十六年。薨。	後元年。煬侯過倫嗣。	思侯異衆嗣	頃侯士生嗣	侯自子嗣。王莽篡位。絕。

曲成侯萬歲	安郭于侯傳富〔補注〕先謙曰、史表、傳富作博。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二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二月官作三月。汪本、官本不誤。史表同。	二月癸酉封。薨。五百二十戶。〔補注〕先謙曰。二月。官本作三月。是。史表同。
	節侯假嗣
	侯崇嗣。元康元年。坐首匿死罪免。
涿〔補注〕先謙曰。宋祁引裴注同。案涿郡有成縣。無曲成。東萊曲成縣。封蟲達孫皇柔爲侯國。元鼎二年方免。無並封一地之理。且距中山遼。是涿或別有曲成縣。免侯後併省耳。	涿〔補注〕先謙曰。涿郡無安郭縣。滱水注。滱水逕安郭亭南。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傳富爲侯國。案地與中山安國縣近。（見注。）其後蓋併入安國。

安險侯應〔補注〕先謙曰，安險，中山縣，亦見滱水注。	安道侯恢〔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安遙，誤。國除後，封揭陽，定下注南陽。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夫夷敬侯義

補注先謙曰.夫夷、零陵縣.

長沙定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薨.

元鼎五年.節侯禹嗣.五十八年.薨.

補注蘇輿曰.元鼎五年至五鳳二年.當云五十七年.

五鳳三年.頃侯奉宗嗣.

葢侯慶嗣

懷侯福嗣

六世

侯商嗣.王莽篡位.絕.

舂陵節侯買	都梁敬侯定
〔補注〕先謙曰.此舂陵地屬零陵.紫巖云.志屬南陽.誤也.後書宗室四王傳.買封零陵之舂陵鄉.孫仁乃徙封南陽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買卽光武帝之祖.一統志.舂陵故城.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	〔補注〕先謙曰.都梁.零陵縣.史表.定作遂.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四年薨.	六月壬子封.八月薨. 〔補注〕先謙曰.汪本、官本.八月作八年.是.
元狩三年.戴侯熊渠嗣.十六年薨. 〔補注〕錢大昭曰.後書同.傑景十三王傳.作庶.	元鼎元年.頃侯傒嗣. 師古曰.傒、音胡禮反. 〔補注〕先謙曰.史表.傒作係.
元康元年.孝侯仁嗣. 〔補注〕錢大昭曰.後書城陽共王祉傳.文選南都賦注引東觀記.並作考侯.	節侯弘嗣
侯敞嗣	原侯順懐嗣
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爲城陽王. 〔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祉作祉.是.先謙曰.官本作祉.	煬侯容嗣

洮陽靖侯狩燕〔補注〕先謙曰。史表名狗彘。隨見。索隱。漢表名將燕。是小司馬所見本亦不作狩燕也。洮陽、零陵縣。	
長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七年。元狩六年。薨。亡後。	
	六世 侯佗人嗣。王莽篡位。絕。

衆陵節侯賢〔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泉陵。索隱志屬零陵。而亦言漢表作衆陵。則衆是後來傳寫誤字。	終弋侯廣置
長沙定王子	衛山王賜子〔補注〕陳景雲曰，衛山王疑衡山王賜之誤。但賜坐謀反誅除，事在元狩元年。若有子爲列侯，雖不與逆謀，亦應奪爵，不應至元鼎中始以酎金免矣。則衛山賜三字，恐皆有誤。先謙曰，史表正作衡山王賜，史文不具，所當闕疑。
六月壬子封，五十年薨。〔補注〕蘇輿曰，元朔五年至本始三年，凡五十四年，此奪四字。	六年四月丁丑封，十一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本始四年，戴侯眞定嗣，二十二年薨。〔補注〕蘇輿曰，當云二十一年。	
黃龍元年，頃侯慶嗣。	
侯骨嗣，王莽篡位絕。	
	汝南

麥侯昌	鉅合侯發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元鼎元年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琅邪	平原〔補注〕先謙曰，濟水注，巨合水北逕巨合城，武帝封城陽頃王子發爲侯國，在濟南東平陵界，非平原也。詳志濟南歷城下。

昌侯差	蕢 師古曰、蕢、音口怪反。字或作蕡、音扶未反、又音祕。〔補注〕王念孫曰、蕢不音扶味反、亦不音祕、且不與蕡通、當爲蕡字之誤。蕡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昌見志。琅邪 先封黎痸。	

侯	蕡賁壁。賁音奔。又音彼義反。故蕡音墳。又音扶粉反。又音祕、發與賁同。故字亦相通。內則釋文、蕡扶云反。徐扶畏反。爾雅釋文。賁或作蕡。符分反。又扶沸反。方言郭璞注云。蕡音翡翠。皆其證也。史表作蕡。索隱蕡音祕。又扶味反。單行本如是。今本後人妄改。蕡與蕡字形稍同。即東海蕡縣也。 方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在琅邪。出齊琅邪二字。	

虖葭康侯澤

師古曰。虖音乎。葭音工遐反。〔補注〕先謙曰。琅邪有雩段縣。讀顏音段工下反。則段是葭之誤。段葭字同虖。雩則以形近致誤也。史表作雩殷。索隱。漢表作虖葭。志屬琅邪。據此。小司馬所見史表作雩段。不作雩殷。若作雩殷。與志字互異。小司馬不得言志屬琅邪。知殷字爲後傳寫之誤。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十六年薨。

〔補注〕宋一新曰。自始封至神爵元年。止五十六年。表誤。

神爵元年。夷侯舞嗣。

頃侯閎嗣

侯永嗣。王莽篡位。絕。

號謚名	屬	始封				地
原洛侯敢〔補注〕先謙曰，史表敢作敬。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二十六年，征和三年，坐殺人，棄市。				琅邪〔補注〕先謙曰，史表原作石，索隱引表注同，而不言地名之異，是唐世史漢表本同。
挾術侯昆景〔補注〕先謙曰，史表昆作晉。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十六年，天漢元年，薨，亡後。				琅邪〔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扶溽，索隱溽音洩。

挾釐侯霸〔補注〕先謙曰.史表挾作校.志.琅邪郡有被縣.闕疑.樂史皆以爲校字.索隱校音效.志闕.疑者或以爲琅邪被縣.(祓縣之誤).恐非.又云頃王子二十人.校侯名雲挾.釐侯名霸.史表止十九人.疑脫.	栒節侯讓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三十五年.薨.〔補注〕蘇輿曰.元鼎元年至始元四年.當云三十四年.	四月戊寅封.薨.
始元五年.夷侯成嗣.二十一年.薨.	侯興嗣.爲人所殺.
神爵元年.節侯賢嗣.	
頃侯思嗣	
孝侯隶嗣.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栒見志.先封齊悼惠子辟光. 平原

號謚名	屬	始封			
文成侯光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父城。徐廣云。一作六。索隱。志在遼西。表在東海。案父城潁川縣。文城遼西縣。是小司馬所見史記本仍作文成。不作父城。惟城陽王子封域。不能遠至遼西。蓋東海別有文成縣。爲侯國。王國除併省。 東海
挍靖侯雲 師古曰。挍音效。〔補注〕先謙曰。詳挍戴侯下。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官本脫免字。			

庸侯餘〔補注〕先謙曰：餘，史表作譚。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有罪死。				琅邪
翟侯壽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鱣侯應	彭侯強
號諡名	鱣侯應 師古曰。鱣、音竹連反。	彭侯強 〔補注〕先謙曰。史表名彊、兩見。
屬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始封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所在	師古曰。賁音奔。又音肥。〔補注〕先謙曰。襄 襄賁 賁。東海縣。茲析置鱣縣以封應。國除省併也。	〔補注〕錢坫曰。彭即鄉。郡國志。泰山宗縣有鄉亭是也。實前屬東海。後改屬泰山。說文鄉作聚。本表屈鶩 東海 封彭侯。彭即聚也。亦彊作彭。彭先封秦同。其元孫嘉王為貲公士。彭貲正在一地。足可取證。

瓡	節
師古曰.瓡.即瓠字也.又音孤.(補注)王念孫曰.史表報侯劉息.集解.徐廣曰.一作瓡.(今本報作瓡.瓡作報.後人轉改.)索隱.報.(今本脫此字.)縣名.志屬北海.表作瓡.韋昭以瓡爲諸盤反.(表作以下十一字.今本脫.)索隱單行本如此.)案瓡與報.皆執之譌.隸書執或作報.(見漢溧陽長夏承碑.)故譌爲瓡.又譌爲報.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十五年.薨.(補注)蘇輿曰.元鼎元年至元康三年.當云五十四年.	
元康四年.質侯守嗣.七年.薨.	

侯

（史表鉤丘侯執。錄漢表作報。錐家班七十二弟子篇。子若執其書。今本執譌作報。）韋昭音諸埶反。則非報字明矣。地理志之瓡。師古以爲卽執字。正與諸埶之音合。說文玉篇。有執無瓡。隷書執。又與瓡相似。則瓡爲執之譌。又明矣。顏既云瓡卽執字。又云瓡卽瓠字。又音孤。前後矛盾。則涉河東郡之瓡讘而譌也。

息

（見志。）

盧水康侯禹〔補注〕先謙曰。盧水、琅邪縣。	東淮侯類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三十八年。薨。〔補注〕朱一新曰。三字誤。當作四。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地節元年。息侯爵嗣。七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地節元年至五鳳三年。凡十五年。七字誤。	
五鳳四年。侯敞嗣。王莽篡位。絕。	
	北海〔補注〕先謙曰。索隱。表在東海。與今本異。城陽封國東海是也。

拘侯賢

〔補注〕先謙曰.史表.賢作質.兩見.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枸侯.索隱.漢表作拘.音俱.在東海.案志.枸在扶風.與拘別也.先謙案.本表作拘.不作枸.在千乘不在東海.並與小司馬所見本異.又扶風有栒邑縣.無枸縣.東海有朐縣.索隱注文當是.案志.栒邑在扶風.與朐別也.傳寫誤倒其文耳.當從其說作朐侯.下注東海.則表志俱符.於城陽王子封域.亦無不合矣.

千乘

淯侯不疑

師古曰.淯音育.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涓侯.索隱.表作淯.在東海.案.淯水在南陽有淯陽縣.疑表非也.先謙案.城陽封域.不得至南陽.索隱說未是.王念孫云.濰水注.涓水出馬耳山.

東海

北注於濰水.馬耳山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涓水出其陰.北逕諸城縣西.又北入濰水.此侯封於涓.蓋鄉聚之以水得名者.諸縣在琅邪.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

陸元侯何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薨。

〔補注〕朱一新曰，史表作四月戊寅，誤。

原侯賈嗣

侯延壽嗣，五鳳三年，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

師古曰，妹夫亡命，又有笞罪，而藏匿之，坐免也。〔補注〕沈欽韓曰，謂其妹夫有笞二百罪亡命，延壽知而首匿，故免，非謂亡命後，又有笞罪也。

壽光

〔補注〕先謙曰，壽光，北海縣，蓋當時析置陸縣爲侯國，後復併省。

廣饒康侯國	缾敬侯成
〔補注〕先謙曰、廣饒、齊郡縣、亦見淄水注。	師古曰。缾、音步千反。〔補注〕先謙曰。缾、琅邪縣。先封孫單。索隱引韋昭云。古缾邑。官本注。缾作甁。千作丁。是。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七年辛卯封。十年五薨。〔補注〕先謙曰。七年當爲七月。史表作十月。亦誤。	七月辛卯封。五十四年。薨。〔補注〕周壽昌曰。成以齊孝王子劉澤。與燕剌王謀反。告。雋不疑收捕澤以聞。金封缾侯。此當加地益戶。表漏未敘及。朱一新曰。自元鼎元年至地節元年。止四十八年。表誤。先謙曰。七月。史表作十月。誤。
地節三年。共侯坊嗣。十四年。薨。師古曰。坊音房。〔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	地節二年。頃侯龍嗣。五十年。薨。〔補注〕蘇輿曰。地節二年至元康二年。止五年。十字衍。
甘露元年。侯鱗嗣。王莽篡位。絕。〔補注〕錢大昭曰。王莽傳。有廣饒侯劉京奏符命。	永康三年。原侯融嗣。〔補注〕蘇輿曰。西漢無永康年號。永乃元之誤。
	侯閎嗣。王莽篡位。絕。

俞閭煬侯毋害 師古曰，俞音喻。〔補注〕先謙曰，毋害，史表作不害。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四十四年薨。〔補注〕朱一新曰，自元鼎元年至地節二年，實四十九年，此誤。先謙曰，史表作十月，誤。

地節三年，原侯況嗣，十年薨。

五鳳元年，侯曄嗣，十二年。師古曰，曄音鄴。初元三年薨，亡後。

甘井侯光 〔補注〕先謙曰，史表光作元。

廣川繆王子

七月乙酉封，二十五年，征和二年，坐殺人，棄市。〔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十月，誤。

鉅鹿

襄隄侯聖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皋虞煬侯建 師古曰、煬、音弋向反。後皆類此。〔補注〕先謙曰、皋虞、琅邪縣。
廣川繆王子	膠東康王子
七月乙酉封。五十年。地節四年。坐率酎金斤十兩少四兩。免。〔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十月。誤。	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始元二年。聖子倫以曾祖廣川惠王曾孫爲廣德王。〔補注〕錢大昭曰、始元當作元始。曾祖二字疑衍。	太初四年。穅侯定嗣。十四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太初四年至本始元年。實二十九年。表誤。先謙曰、史表定作虞。
	本始二年。節侯褒嗣。
	蘬侯勳嗣
鉅鹿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襄隄。宋祁曰、漢表在鉅鹿。志屬河東。不言漢表作襄隄。是小司馬所見本與史表不異。	頌侯顯嗣 〔補注〕錢大昭曰、頌非謚。疑頃之譌。

魏其煬侯昌 〔補注〕先謙曰、魏其、琅邪縣。先封竇嬰。史表、煬作觴。	
膠東康王子	
五月丙午封、十七年薨。	
本始四年、原侯傳光嗣、三十三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元封元年始、十七年正當太始三年。本始爲太始之誤。太始三年至甘露二年、實四十二年。此云三十三年、亦誤。	侯樂嗣。王莽篡絕位。 六世
甘露三年、孝侯禹嗣。	
質侯蟜嗣。師古曰、蟜音矯。	
侯嘉嗣。王莽篡位。絕。	

祝茲侯延年	高樂康侯 師古曰、史失其名也。	參鬷侯則 晉灼曰、鬷音倥鬷。師古曰、音子弄反、又音子公反。〔補注〕錢大昭曰、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鬷亭、即此參鬷。
膠東康王子	齊孝王子	廣川惠王子
五月丙午封、五年、坐棄印綬出國、免。	不得封年、薨、亡後。	不得封年、坐酎金、免。
琅邪 〔補注〕先謙曰、膠水注、膠水逕祝茲故城東。武帝封膠東康王子延年爲侯國。詳琅邪黔陬下。	濟南 〔補注〕先謙曰、高樂、勃海縣、濟南蓋誤。國除後、以封東平思王孫修。	東海

沂陵侯喜師古曰：沂，音牛衣反。	沈陽侯自爲	漳北侯寬
廣川惠王子	河閒獻王子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坐酎金免。	不得封年。	不得封年。元鳳三年，爲奴所殺。
東海	勃海	魏

南緣侯佗 師古曰.緣、音力專反.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征和二年.坐酎金免.				鉅鹿 〔補注〕先謙曰.南緣見志.
南陵侯慶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後三年.坐爲沛郡太守.橫恣罔上.下獄瘐死. 〔補注〕宋一新曰.後元三年也.汪本.三作二.蘇輿曰.後元無三年.作二是.先謙曰.官本作二.				臨淮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鄗侯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有師古曰鄗音呼各反八字，宋一新曰，汪本有。先謙曰，官本有。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征和四年、坐祝詛上，要斬。師古曰，詛、古詛字也，音側據反。				常山〔補注〕先謙曰，鄗見志。
安檀侯福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年後三年，坐為常山太守祝詛上，訊未竟，病死。師古曰，訊，謂考問之。				魏

爰戚侯當	栗節侯樂〔補注〕先謙曰。栗、沛郡縣。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後三年。坐與兄廖謀反。自殺。	征和元年封。二十七年薨。〔補注〕蘇輿曰。征和元年至地節三年。當云二十六年。
	地節四年。煬侯忠嗣。
	質侯終根嗣
	侯況嗣
濟南〔補注〕先謙曰。爰戚、山陽縣。非濟南。濟南後封趙長年。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洨夷侯周舍 師古曰，洨音交，又音爻。〔補注〕先謙曰，洨、沛郡縣。先封呂產。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薨。	孝侯惠嗣	節侯迺始嗣	哀侯勳嗣	侯承嗣
猇節侯起 晉灼曰，猇、音內菁鶚。師古曰，音于虯反。〔補注〕先謙曰，猇、濟南縣。內書見爵藏猇侯下。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三十年薨。〔補注〕蘇輿曰，征和元年至始元五年，止十一年，三字誤。	始元六年，夷侯充國嗣，二十年薨。	神爵元年，恭侯廣明嗣。	釐侯固嗣	侯鉅鹿嗣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捌裴戴侯道 鄭氏曰.捌裴、音卽非、在肥鄉縣南五里.卽非成也.〔補注〕先謙曰.注.成.當作城.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十二年.薨.	元鳳元年.哀侯昏嗣.	頃侯章嗣	釐侯景嗣	侯發嗣 東海 〔補注〕先謙曰.捌裴.魏郡縣.非東海.
澎侯屈氂 師古曰.澎音彭.東海縣也.屈、音丘勿反.又音求勿反.〔補注〕先謙曰.彭卽澎也.先封亲侗及城陽頃王子強.	中山靖王子	二年三月丁巳封.三年.坐爲丞相祝詛.要斬.〔補注〕先謙曰.澎侯以丞相封.則恩澤侯也.本傳.以澎戶二千二百封.				

右孝武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六)

王先謙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子侯年表第三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補注〕齊召南曰，元帝三子，一成帝，一定陶王，其子爲哀帝，一中山王，其子爲平帝，二王更無餘子封侯者也。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師古曰，王之孫亦得封侯，謂承鄉侯閎以下是也。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師古曰，王莽所封，故不以爲正也。旋踵亦絕，悲夫。

〔補注〕錢大昕曰、宗室例不書姓、姓字衍文。然北宋本已然。蘇明允謂王莽僞褒宗室、故從異姓例、示天子不得有其屬姓。此不考其本末而妄爲之說也。昭、宣、元、成、哀、

號諡姓名

五朝之侯、與王莽何與。閏元始之際、王子封侯、亦循故事。惟承鄉侯以下二十二人、以王孫得封、出於莽之僞褒耳。入居攝所封、班氏未嘗列於表。何故一例譏之乎。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松茲戴侯霸〔補注〕先謙曰：松茲，廬江縣。	六安共王子	始元五年六月辛丑封，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元始。引劉敞曰：當爲始元。錢大昕云：劉說是也。蘇氏謂此卷皆元始之際王莽僞褒宗室而侯者，正由誤此。殿本不能校正耳。	神爵二年，共侯始嗣。	頃侯䌰嗣。師古曰：䌰音于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䌰作䌰。考證云：宋本作䌰。錢大昭云：䌰不成字。閩本作䌰。朱一新云：汪本作䌰，監與云。通考作䌰。	侯均嗣。王莽篡位，絕。者凡百八十一人。師古曰：此下言免絕者皆是也。	
溫水侯安國	膠東哀王子	六月辛丑封，十年。本始二年，坐上書爲妖言，會赦免。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蘭旗頃侯臨朝〔補注〕先謙曰．旗當爲祺．蘭祺、東海縣．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二十二年．薨．	神爵二年．節侯去疾嗣．七年薨．	甘露元年．釐侯嘉嗣．	侯位嗣絕	
容丘戴侯方山〔補注〕先謙曰．容丘、東海縣．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	頃侯未央嗣	侯昭嗣絕		
良成頃侯文德〔補注〕先謙曰．良成、東海縣．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	共侯舜嗣	釐侯原嗣	戴侯元嗣	侯閔嗣絕

蒲領煬侯祿 〔補注〕先謙曰、蒲領、勃海縣。先封廣川惠王子嘉。

清河綱王子 〔補注〕齊召南曰、綱應作剛。諸侯王表可證。宋本、別本俱誤。謚法未有稱綱者。下南曲、修市、東昌、新鄉、東陽五侯、並剛王子。其誤並同。蘇輿曰、通考作剛。

六年五月乙卯封

哀侯推嗣。亡後。

元延三年、節侯不識以推弟紹封。

侯京嗣免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南曲煬侯遷〔補注〕先謙曰、南曲、廣平縣。	清河綱王子	五月乙卯封。三十年薨。	甘露三年。節侯江嗣。	侯舒嗣免		
高城節侯梁〔補注〕先謙曰、高城、南郡縣。	長沙頃王子	六月乙未封	質侯景嗣	頃侯請士嗣〔補注〕先謙曰、後宣帝封、複出作請士。	侯馮嗣免	
成獻侯喜	中山康王子	元鳳五年十一月庚子封。十五年薨。	神爵元年。頃侯得䝀嗣。師古曰、䝀音才斯反。	煬侯餠嗣師古曰、餠音普等反。	哀侯貴嗣。建平元年薨。亡後。	涿郡〔補注〕先謙曰、成見志。先封黃濃。

新市康侯吉	江陽侯仁
廣川繆王子	城陽慧王子〔補注〕齊召南曰、慧應作惠。音近致譌。宋本別本俱誤。
十一月庚子封，二十五年薨。	六年十一月乙丑封，十年，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師古曰、有聚落來附者、輒役使之、非法制也。
甘露三年，頃侯義嗣。	
侯欽嗣	
堂陽〔補注〕先謙曰、新市、鉅鹿縣。封時分堂陽置。先封王乘之。	東海

陽武侯

孝武皇帝曾孫

元平元年七月庚申封。即日即皇帝位。

右孝昭十二〔補注〕宋一新曰。十二總題上數也。各處皆無之。疑傳寫脫誤。

朝陽荒侯聖

廣陵厲王子

本始元年七月壬子封。

思侯廣德嗣

侯安國嗣免〔補注〕錢典曰。通考作安國。

濟南〔補注〕先謙曰。朝陽見志。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平曲節侯曾	廣陵厲王子	七月壬子封。十九年。五鳳四年。坐父祝詛上。免。後復封。	[illegible]侯臨嗣	侯農嗣免		東海 〔補注〕先謙曰。平曲見志。先封周堅。
南利侯昌	廣陵厲王子	七月壬子封。五年。地節二年。坐賊殺人免。				汝南 〔補注〕先謙曰。南利、地屬女陰縣。見潁水注。蓋免侯後併入。

安定戾侯賢〔補注〕先謙曰。傳作定安。誤。	東襄愛侯寬
燕剌王子	廣川繆王子
十月壬子封〔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十作七。是。先謙曰。官本作七。	二年四月壬申封〔補注〕宋一新曰、汪本二作三。先謙曰、官本作三。
頃侯延年嗣	侯使親嗣。建昭元年薨。亡後。〔補注〕錢大昭曰。使當作便。便親猶利親也。表中參戶、平的、劇魁三侯。皆名利親。
侯昱嗣免	
鉅鹿〔補注〕先謙曰。安定見志。	信都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宣處節侯章	中山康王子	三年六月甲辰封.四年薨.	地節三年.原侯衆嗣.薨.亡後.			
修市原侯寅	清河綱王子	四年四月己丑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二年作三年.是.	地節三年.頃侯千秋嗣.	釐侯元嗣	侯雲嗣免	勃海〔補注〕先謙曰.修市見志.
東昌趮侯成 晉灼曰.音趮疾.師古曰.即古躁字也.〔補注〕沈欽韓曰.謚法好樂動民曰躁.先謙曰.東昌.信都縣.	清河綱王子	四月己丑封	頃侯親嗣	節侯霸嗣	侯祖嗣免	

新鄉侯豹〔補注〕先謙曰、新鄉、清河縣、王莽傳同。地理志作信鄉、古字通。後封東平煬王子開。	修故侯福
清河綱王子	清河綱王子
四月乙丑封。四年薨。〔補注〕錢大昭曰、乙丑當作己下、修故侯亦誤。朱一新曰、汪本作己下同。	四月乙丑封。五年、元康元年、坐首匿羣盜棄市。
地節四年、釐侯步可嗣。	
煬侯晉嗣	
侯佟嗣。元始元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師古曰、佟音徒冬反。	
	清河

東陽節侯弘〔補注〕先謙曰、東陽、清河縣。先封張相如。	新昌節侯慶
清河綱王子	燕剌王子
四月己丑封。十年薨。	五月癸丑封
神爵二年。釐侯縱嗣。	頃侯稱嗣
頃侯迺始嗣	哀侯未央嗣。薨。亡後。
哀侯封親嗣	
侯伯造嗣免	〔補注〕先謙曰。新昌見志。涿

元延元年。釐侯嫋目未央弟紹封。師古曰。嫋音乃了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嫋、姌也。姌、弱長貌。

侯晉嗣免。〔補注〕先謙曰。汪本、官本晉作普。

郚篝節侯偃 師古曰。郚音爽。篝音淤。

趙頃王子

地節三年四月癸卯封。九年薨。〔補注〕宋一新曰。汪本作二年。先謙曰。官本作二年。錢與云。以下紀年推之。作二是。

神爵三年。釐侯勝嗣。

頃侯度嗣

侯定嗣免

魏 〔補注〕先謙曰。志作郚淤。

樂陽繆侯說	桑中〔補注〕先謙曰.桑中、常山縣.戴侯廣漢	
趙頃王子	趙頃王子	
四月癸卯封	四月癸卯封	
孝侯宗嗣	節侯縱嗣	
頃侯崇嗣	頃侯敬嗣.亡後.	元延二年.侯舜以敬弟紹封.十九年免.
侯鎮嗣免		
常山〔補注〕先謙曰.樂陽見志.		

張侯嵩	景成原侯雍
趙頃王子	河間獻王子〔補注〕劉攽曰：獻王薨，至此六十年，不應有未封之子，疑誤。
四月癸卯封，八年，神爵二年，坐賊殺人，上書要上，下獄瘐死。師古曰：要上者，怙親而不服罪也。	四月癸卯封，六年薨。
	元康四年，頃侯歐嗣。
	薇侯禹嗣
	節侯福嗣 免
常山〔補注〕先謙曰：張、廣平縣，非常山，先封彰昭。	勃海〔補注〕先謙曰：景成見志。

平隄嚴侯招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樂鄉憲侯佟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四月癸卯封，一年薨。	四年癸卯封，九年薨。〔補注〕先謙曰，四年，官本作四月。
三年，繆侯榮嗣。	神爵三年，節侯蒯嗣。
節侯曾世嗣	頃侯鄧嗣
釐侯育嗣	釐侯勝嗣
侯迺始嗣，免。 鉅鹿 〔補注〕先謙曰，平隄、信都縣，非鉅鹿。	侯地緒嗣，免。 鉅鹿 〔補注〕先謙曰，樂鄉、信都縣，非鉅鹿。

高郭節侯嚧 師古曰。嚧音一釜反。〔補注〕先謙曰。高郭、涿郡縣。	
河間獻王子	
四月癸卯封。薨。	
孝侯久長嗣	
頃侯非嗣 師古曰。非音斐。	
共侯稱嗣	
哀侯霸嗣。薨亡後。	元延元年。侯巽衆以霸弟紹封。 鄚 師古曰。河間之鄉也、音莫、〔補注〕先謙曰。鄚、涿郡縣。顏說誤。

	樂望孝侯光	成康侯饒
	膠東戴王子	膠東戴王子
	四年二月甲寅封	二月甲寅封
六世 侯發嗣免	蘦侯林嗣	侯新嗣免
	侯起嗣免	
	北海 〔補注〕先謙曰、樂望見志。	北海 〔補注〕先謙曰、當作饒康侯成、文誤倒。北海有饒、注云、侯國、無成縣。

柳泉節侯強	復陽嚴侯延平 師古曰.復音力目反.〔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力作方.蘇輿曰.通考.平作年.先謙曰.官本奪平字.力作方.是.
膠東戴王子	長沙頃王子
二月甲寅封.十七年薨.	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
黃龍元年.孝侯建嗣.	煬侯漢嗣
煬侯萬年嗣	侯道嗣免
侯永昌嗣免	
南陽 〔補注〕先謙曰.柳泉、北海縣.非南陽.	南陽 〔補注〕先謙曰.復陽見志.

鍾武節侯度

〔補注〕錢大昭曰，後書劉聖公傳，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汝南，遂自立爲天子。未知度幾世孫，表未載。先謙曰，鍾武，江夏縣。

長沙頃王子

正月癸卯封

孝侯宣嗣

哀侯霸嗣，亡後。

元延二年，節侯則以霸叔父紹封

高城節侯梁	長沙頃王子	正月癸卯封〔補注〕錢大昭曰.此侯見前.止始封年月不同.重出無疑.但始元所封長沙頃王子惟一侯.而元康元年與復陽、建武同日封.復宜去彼存此.	質侯景嗣	頃侯諸士嗣〔補注〕先謙曰.前昭帝封.複出.作請士.	侯湡嗣免
富陽侯賜〔補注〕先謙曰.富陽、秦山縣.國除後.以封東平思王子萌.	六安夷王子	二年五月丙戌封.二十八年.建昭二年.坐上書歸印綬.免.八百戶.			

海昏侯賀	昌邑哀王子	二年四月壬子.目昌邑王封.四年.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錢與曰.上有二年.此不應複出二年二字.二當爲三.自元康三年至神爵二年.適合四年.明二是三之譌.先謙曰.據紀是三年.昌邑王上當有故字.	初元三年.釐侯代宗目賀子紹封.	原侯保世嗣	侯會邑嗣免.建武後封.〔補注〕錢大昭曰.傳云今見爲.疑脫今見.	豫章〔補注〕先謙曰.海昏見志.

曲梁侯安敬	平干頃王子	七月壬子封	節侯時光嗣	侯瓠辯嗣免		魏郡〔補注〕先謙曰。曲梁、廣平縣。非魏郡。
遽鄉侯宣〔補注〕錢坫曰。後書杜茂傳。茂定封蘧鄉侯。考茂歷封樂鄉、苦陘、廣武、修等地。並近常山。然則遽鄉即蘧鄉與。	眞定列王子〔補注〕齊召南曰。列表作烈。以征和四年嗣眞定王。各本俱誤。	四年三月甲寅封。二年薨。亡後。				常山

新利侯偃	樂信頃侯強
膠東戴王子	廣川繆王子
神爵元年四月癸巳封。十一年。甘露四年。坐上書謾免。復更封戶都侯。建始三年。又上書謾。免。四百戶。	三年四月戊戌封
	孝侯何嗣
	節侯賀嗣
	侯涉嗣免
	〔補注〕先謙曰。樂信見志。鉅鹿

侯號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地
昌成節侯元	廣川繆王子	四月戊戌封，四年薨。	五鳳三年，頃侯齒嗣。	釐侯應嗣	質侯江嗣，建平三年薨，亡後。	信都 〔補注〕先謙曰：昌成見志。
廣鄉孝侯明	平干頃王子	七月壬申封	節侯安嗣	釐侯周齊嗣	侯尤國嗣免	鉅鹿 〔補注〕先謙曰：廣鄉、廣平縣，非鉅鹿。
成鄉質侯慶	平干頃王子	七月壬申封，九百戶。	節侯霸嗣，鴻嘉三年薨，亡後。			廣平 〔補注〕先謙曰：成鄉見志，作城鄉。

平利節侯世	
平干頃王子	
四年三月癸丑封	
質侯嘉嗣	元延二年。侯果以霸弟紹封。十九年免。〔補注〕先謙曰。免。官本作羆。
釐侯禹嗣	
侯旦嗣免	
魏郡〔補注〕先謙曰。平利、廣平縣。非魏郡。	

平鄉孝侯王〔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作王．是．錢大昭云．通考作任．	平籛節侯梁
平干頃王子	平干頃王子
三月癸丑封	三月癸丑封．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後封東平思王孫況．
節侯成嗣	
侯陽嗣免	
魏郡〔補注〕先謙曰．平鄉、廣平縣．非魏郡．	平原

成陵節侯充	西梁節侯闕兵
平干頃王子	廣川戴王子
二月癸丑封，四百一十戶。〔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二月作三月，是。先謙曰：宜本作三。	三月乙亥封，七年薨。
侯德嗣。鴻嘉二年，坐弟與後母亂，共殺兄，德知不舉，不道，下獄瘐死。	甘露三年，孝侯廣嗣。
	哀侯宮嗣
	侯畝嗣，免
廣平	鉅鹿〔補注〕先謙曰：西梁，信都縣，并鉅鹿。

	歷鄉康侯必勝	陽城愍侯田〔補注〕沈欽韓曰.據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先謙曰.陽城侯國在汝南.縣在潁川.疑非平干封城.廣平國有陽臺侯國.當郎封地.臺城二字.未知孰是.
屬	廣川繆王子	平干頃王子
封	七月壬子封.五年薨.	七月壬子封
子	甘露元年.頃侯長壽嗣.	節侯賢嗣
孫	繆侯宮嗣	釐侯說嗣
曾孫	侯東之嗣免〔補注〕先謙曰.官本東作東.	侯報嗣免
郡	鉅鹿〔補注〕先謙曰.歷鄉見志.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郡
祚陽侯仁	平干頃王子	五鳳元年四月乙未封，十三年，初元五年，坐擅興繇賦，削爵一級，為關內侯，九百一十戶。				廣平
武陶節侯朝	廣川繆王子	七月壬午封	孝侯弘嗣	節侯勳嗣	侯京嗣，免	鉅鹿 〔補注〕先謙曰，武陶見志。

陽興侯昌	利鄉孝侯安
河間孝王子	中山頃王子
十二月（補注）沈 癸巳封。欽韓曰、庶 二十六子、列侯屬 年。建始官。續志、列 二年。坐侯置家丞 朝私留庶子各一 他縣。使人。先謙曰、 庶子殺後封東平 人。棄市。思王孫管 千三百 五十戶。生。	甘露元年三月壬辰封
	戴侯遂嗣
	侯固嗣免（補注）先謙曰。汪本、官本、闕作國。
涿郡	常山（補注）先謙曰、利鄉、涿郡縣。表先闕常山。

都鄉孝侯景	昌慮康侯弘師古曰：慮音力於反。
趙頃王子	魯孝王子
二年七月辛未封	四年閏月丁亥封
侯湊嗣，免。師古曰：湊音奏。	節侯奉世嗣
	侯蓋嗣，免。
東海〔補注〕先謙曰：都鄉，常山縣，非東海。	泰山〔補注〕先謙曰：昌慮，東海縣，非泰山。

平邑侯敞	山鄉節侯綰
魯孝王子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二年.初元元年.坐殺一家二人棄市.〔補注〕先謙曰.國除後.以封東平思王孫閔.	閏月丁亥封
	侯丘嗣免
東海	東海〔補注〕先謙曰.山鄉見志.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建陵靖侯遂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一年薨。	黃龍元年，節侯魯嗣。	侯連文嗣，免。		東海〔補注〕先謙曰：建陵見志，先封衞綰。
合陽節侯平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千一百六十戶。	孝侯安上嗣，建始元年薨，亡後。			東海〔補注〕先謙曰：東海有合鄉，無合陽。
東安孝侯強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	侯拔嗣，免。			東海〔補注〕先謙曰：東安見志。

	承鄉節侯當	建陽節侯咸
注	師古曰，承音證。	
屬	魯孝王子	魯孝王子
封	閏月丁亥封，二千七百戶。	閏月丁亥封
子	侯德天嗣，鴻嘉二年，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	孝侯霸嗣
孫		侯竝嗣，免。
曾孫		
地	東海 〔補注〕先謙曰，東海有承縣，疑承鄉，未詳，後封楚孝王孫因。	東海 〔補注〕先謙曰，建陽見志。

高鄉節侯休〔補注〕先謙曰.高鄉見志.	茲鄉孝侯弘〔補注〕先謙曰.茲鄉見志.	藉陽侯顯〔補注〕先謙曰.官本.藉作籍.
城陽惠王子	城陽荒王子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十六年.建昭四年.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六百戶.
頃侯興嗣	頃侯昌嗣	
侯革始嗣免	節侯應嗣	
	侯宇嗣免	
琅邪	琅邪	東海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都平愛侯丘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恭侯訢免〔補注〕朱一新曰。汪本免作嗣。是。先謙曰。官本作嗣。	侯堪嗣免		東海〔補注〕先謙曰。都平見志。
棗原侯山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節侯務嗣	侯妾得嗣。薨。亡後。〔補注〕蘇輿曰。通考妾作妄。先謙曰。官本作妄。		琅邪〔補注〕先謙曰。琅邪有柔縣。無棗縣。柔棗形近致誤。

箕愿侯文 師古曰：愿音願，又音原。	高廣節侯勳
城陽荒王子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
節侯䟫嗣 師古曰：䟫音郊。	哀侯賀嗣
侯欽嗣，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欽作竅。通考同。朱一新曰：汪本作竅。先謙曰：官本作竅。	質侯福嗣
	侯吳嗣，免。
琅邪 〔補注〕先謙曰：箕見志。	琅邪 〔補注〕先謙曰：高廣見志。

郎來節侯佼 師古曰，佼音狡。	右孝宣	膠鄉敬侯漢
城陽荒王子		高密哀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初元元年三月丁巳封，七百四十戶。
侯欽嗣，免		節侯成嗣，陽朔四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國除後，以封東平思王孫武。
琅邪 〔補注〕先謙曰，郎來見志。		琅邪 〔補注〕先謙曰，膠鄉、北海縣，非琅邪。後封東平思王孫武。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桃煬侯良	廣川繆王子	三月封	共侯敞嗣	侯狗嗣免		鉅鹿〔補注〕先謙曰、桃、信都縣、非鉅鹿。
安平釐侯習	長沙孝王子	三月封	侯嘉嗣免			鉅鹿〔補注〕先謙曰、安平、涿郡縣、非鉅鹿。先封楊敞、涿郡有安平、非長沙封域。
陽山節侯宗	長沙孝王子	三月封	侯買奴嗣免			桂陽〔補注〕先謙曰、陽山見志。

庸釐侯談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九百一十戶。	侯端嗣。永光二年。坐強姦人妻。會赦免。			琅邪
昆山節侯光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侯儀嗣免			琅邪〔補注〕先謙曰。昆山見志。
折泉節侯根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侯翊嗣免			琅邪〔補注〕先謙曰。折泉見志。

博石頃侯淵	要安節侯勝
城陽荒王子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三月封
侯獲嗣，免	哀侯守嗣，薨，亡後。
琅邪〔補注〕先謙曰，博石見志。	琅邪〔補注〕錢大昭曰，後漢劉盆子傳，求軍中城陽景王後，得七十餘人，惟盆子與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表中城陽景王之後，有要安，無西安，疑即此侯。西安，齊郡縣，非琅邪也。先謙曰，錢說是也，國除後，封東平思王孫咸。

房山侯勇	式節侯憲
城陽荒王子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五十六年薨。〔補注〕朱一新曰。汪本葉作兗。恐誤。先謙曰。官本作兗。	三月封。三百戶。
	哀侯霸嗣。鴻嘉元年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房琅邪山見志。	〔補注〕先謙曰。式泰山見志。故以爲宮作成。

臨鄉頃侯雲	
廣陽頃王子	
五年六月封	
侯交嗣免	元延元年.侯萌以霸弟紹封.十九年免.〔補注〕錢大昭曰.劉盆子鄉云.王莽篡位.國除.
〔補注〕先謙曰.臨鄉見志. 涿	

西鄉頃侯容〔補注〕錢大昭曰，三國志，容作弘。劉放傳云，廣陽頃王子，西鄉侯弘後也。	廣陽頃王子	六月封	侯景嗣免			〔補注〕先謙曰，西鄉見志。涿
陽鄉思侯發	廣陽頃王子	六月封	侯度嗣免			〔補注〕先謙曰，陽鄉見志。涿
益昌頃侯嬰	廣陽頃王子	永光三年三月封	共侯政嗣	侯福嗣免		〔補注〕先謙曰，益昌見志。涿

羊石頃侯回	膠東頃王子	三月封	共侯成嗣	侯順嗣免		北海〔補注〕先謙曰．羊石見志．
石鄉煬侯理	膠東頃王子	三月封	侯建國嗣免			北海〔補注〕先謙曰．石鄉見志．
新城節侯根	膠東頃王子	三月封	侯霸嗣免			北海〔補注〕先謙曰．新城見志．

上鄉侯歆 師古曰。歆音鑫。	于鄉節侯定	就鄉節侯瑋
膠東頃王子	泗水勤王子	泗水勤王子
三月封。三十九年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九年。	三月封	三月封。七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後封冀平恩王孫不害。
	侯聖嗣免	
北海〔補注〕先謙曰。上鄉見志。	東海〔補注〕先謙曰。于鄉見志。	東海

石山節侯玄〔補注〕先謙曰.石山、瑯邪縣.	都陽節侯音〔補注〕先謙曰.都陽、東海縣.
城陽戴王子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	三月封
釐侯嘉嗣免〔補注〕陳景雲曰.嘉既免.不當有謚.釐字衍.	侯閔嗣免〔補注〕先謙曰.官本閔作閔.考證云.閔.宋本作閎.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參封侯嗣〔補注〕陳景雲曰。侯再傳始奪。則嗣以善終。法當有謚。今奪去。先謙曰。參封、琅邪縣。侯善終無謚者多。疑皆如陳說。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	侯殷嗣免
伊鄉頃侯遷〔補注〕先謙曰。伊鄉、琅邪縣。後封東平思王孫開。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薨。亡後。	

襄平侯疊

〔補注〕先謙曰.襄平、臨淮縣.

廣陽厲王子

〔補注〕劉攽曰.廣陽無厲王.當是廣陵王.

五年三月封.十七年免.

貰鄉侯平

師古曰.貰、音式制反.〔補注〕錢大昭曰.臨淮有射陽縣.射亦作貰.

梁敬王子

建昭元年正月封.四年病狂.自殺.

號諡姓名	屬	始封	子	孫
樂侯義	梁敬王子	正月封．四年．坐使人殺人．髡爲城旦．		
中鄉侯延年〔補注〕先謙曰．中鄉、山陽縣．	梁敬王子	正月封．四十六年薨．		
鄭頃侯罷軍〔補注〕先謙曰．鄭、山陽縣．	梁敬王子	正月封	節侯駿嗣	侯良嗣免

黃節侯順	平樂節侯遷〔補注〕先謙曰、平樂、山陽縣。	菑鄉釐侯就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釐侯申嗣。元壽二年薨。亡後。	侯寶嗣免	侯逢喜嗣免
濟陰〔補注〕先謙曰、黃、山陽縣。此注濟陰。並封時所隸。後改屬山陽。		濟南〔補注〕先謙曰、菑鄉、山陽縣。非濟南。

東鄉節侯方	陵鄉侯訢〔補注〕沈欽韓曰。淇水注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爲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遂立侯城縣治也。當即此陵鄉。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正月封	正月封。七年。建始二年。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師古曰。以穀貸人而多取其息。
侯護嗣免	
沛〔補注〕先謙曰。東鄉見志。	沛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溧陽侯欽 師古曰．溧音栗．	梁敬王子	正月封	侯畢嗣，免			沛 〔補注〕先謙曰．溧陽、沛郡縣．溧當爲漂，説見志．顏音誤．
釐鄉侯固 師古曰．釐音力之反．	梁敬王子	正月封．二十一年．鴻嘉四年．坐上書歸印綬免．四百七十二戶． 〔補注〕先謙曰．後封東平煬王子既．				沛

高柴節侯發	梁敬王子	正月封	釐侯賢嗣	侯譯嗣免		沛〔補注〕先謙曰，高柴見志。
臨都節侯未央〔補注〕先謙曰，臨都、沛郡縣。	梁敬王子	正月封	侯息嗣免			
高質侯舜〔補注〕先謙曰，高、沛郡縣。	梁敬王子	正月封	釐侯始嗣	侯便翁嗣免		

北鄉侯譚〔補注〕先謙曰.北鄉、齊郡縣.	菑川孝王子	四年六月封.四十三年免.				
蘭陵節侯宜〔補注〕先謙曰.蘭陵當作蘭陽.蘭陽、臨淮縣.	廣陵孝王子	五年十二月封	共侯譚嗣	侯便強嗣免		
廣平節侯德〔補注〕先謙曰.廣平、臨淮縣.	廣陵孝王子	十二月封	侯德嗣免〔補注〕錢大昭曰.父子同名.必有一誤.蘇輿曰.通考無子名.			

博鄉節侯交〔補注〕先謙曰．博鄉、九江縣．	六安繆王子	竟寧元年四月丁卯封．	侯就嗣免			
柏鄉戴侯買〔補注〕先謙曰．柏鄉、鉅鹿縣．	趙哀王子	四月丁卯封	頃侯雲嗣	侯譚嗣免		
安鄉孝侯喜〔補注〕先謙曰．安鄉、鉅鹿縣．	趙哀王子	四月丁卯封	釐侯胡嗣	侯合衆嗣免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郡
廣釐侯便	菑川孝王子	四月丁卯封	節侯譴嗣	侯宇嗣免			齊〔補注〕先謙曰．廣見志．
平節侯服	菑川孝王子	四月丁卯封	侯嘉嗣免				齊〔補注〕吳卓信曰．齊郡無平縣．有平廣．注曰侯國．此脫廣字．
右孝元							
昌鄉侯憲〔補注〕先謙曰．此與封東平煬王子旦之昌鄉異地．	膠東頃王子	建始二年正月封．三十年．元壽二年．坐使家丞封上印綬免．					

順陽侯共 〔補注〕錢坫曰．琅邪有愼鄉．無於膠東爲近．愼順古通用字．陽蓋鄉之誤．	膠東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樂陽侯獲 〔補注〕先謙曰．樂陽當作陽樂．東萊縣．距膠東近．膠東王子封當在此．樂陽、常山縣．宣帝封趙頃王子說．傳子至曾孫．非獲所得封也．	膠東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平城釐侯邑	密鄉頃侯林	樂都煬侯訢
〔補注〕先謙曰、平城、北海縣。	〔補注〕先謙曰、密鄉、北海縣。	〔補注〕先謙曰、樂都、北海縣。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節侯珍嗣	孝侯欽嗣	繆侯臨嗣
侯理嗣免	侯敞嗣免	侯延年嗣免

號諡名	屬	始封				
卑梁侯都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爭桑。鍾離爲鳳陽府臨淮縣，今當入鳳陽。卑梁當在縣東。先謙曰，先封廣川惠王子嬰。故卑誤畢。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膠陽侯恁 師古曰，恁音女林反。〔補注〕先謙曰，膠陽，北海縣。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武鄉侯慶〔補注〕先謙曰、武鄉、琅邪縣。	成鄉釐侯安〔補注〕先謙曰、成鄉、北海縣。與封平干頃王子慶之成鄉異地。	麗茲共侯賜〔補注〕先謙曰、麗、琅邪縣。茲字衍。
高密頃王子	高密頃王子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侯勁嗣免	侯德嗣免	侯放嗣免

釐梁懷侯強	廣戚陽侯勳〔補注〕錢大昭曰，陽當作煬。傳云，蓋曰煬鄉，戶數三千六百。此失書。朱一新曰，汪本作煬。先謙曰，官本作煬。廣戚、沛郡縣。先封晉共王子，勝。
河間孝王子	楚孝王子
正月封，四年薨，亡後。	河平三年二月乙亥封
	侯顯嗣
	子嬰，居攝元年爲孺子。王莽篡位，爲定安公。莽敗，死。

陰平釐侯回〔補注〕先謙曰：陰平，東海縣。	承鄉
楚孝王子	
陽朔二年正月丙午封〔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二月。先謙曰：官本作二月。	
侯詩嗣，免	元始元年二月丙午，侯閎以孝王孫封，八年免。〔補注〕先謙曰：承鄉疑即東海承縣。先封當孝王子當。

樂平侯訢	
淮陽憲王子	
閏六月壬午封，病狂易免。師古曰：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元壽二年，更封共樂侯。〔補注〕宋一新曰：元下九字，班自注。誤移顏注削。蘇輿曰：易、難輕讀，爲禮樂記慢易之易。顏讀如亦，音似非。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外黃侯圉以憲王孫封，八年免。〔補注〕先謙曰：外黃，陳留縣。	二月丙辰，高陽侯竝以憲王孫封，八年免。

鄗鄉侯閔 師古曰：鄗音瓜，又音吾。〔補注〕先謙曰：鄗，挪、東海縣。後封楚思王子光。	
魯頃王子	
四年四月甲寅封，十七年，建平三年，爲魯王。	
侯延以頃王孫宰鄉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補注〕先謙曰：當即尉氏縣之陵樹鄉。侯寵平陸以憲王孫封，八年免。前封劉禮者也。詳陳留郡尉氏下。

建鄉釐侯康〔補注〕先謙曰. 建鄉、東海縣.	安丘侯常〔補注〕先謙曰. 安丘、琅邪縣. 先封張說.
魯頃王子	高密頃王子
四月甲寅封	鴻嘉元年正月癸巳封. 二十八年免.
侯自當嗣免	

栗鄉頃侯護（補注）先謙曰.栗鄉、山陽縣.

東平思王子

四月辛巳封

侯玄成嗣免

元始（補注）元年先謙曰.二月後漢山丙辰.陽郡有侯不金鄉縣.金鄉害以蓋據此思王侯國復孫封.設.今爲八年縣.屬濟免.寧州.

平通	西安
二月丙辰，（補注）先謙曰：先侯旦日。先封楊惲，表在博陽。侯旦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補注）先謙曰：先封城陽荒王子。表侯漢

以思王孫封。八年薨。漢作要安。在琅邪。志屬齊郡。官本薨作免。

湖鄉

二月丙辰。侯開〔補注〕陳景雲曰此與金鄉、伊鄉、就鄉並思王孫同時封。不應二人同名。前後必有一誤。

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少柏〔補注〕錢大昭曰。蘄水注。蘄水東逕重鄉城南。左傳所謂臧文仲宿于重館。沈欽韓

重鄉

以思王孫封。八年免。曰。重鄉城在兗州府魚臺縣西北十一里。朱一新曰。汪本免作薨。先謙曰。官本作薨。

桑丘侯頃〔補注〕王念孫曰.桑丘當爲乘丘.泰山縣.與東平相近.中山國北新城縣之桑丘城.去東平遠.互見前乘丘下.	
東平思王子	
四月辛巳封	
陽興 二月丙辰.侯寄生以思王孫封.八年免.〔補注〕先謙曰.前封河間孝王子昌.下注誤寄.	陵陽 二月丙辰.侯嘉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補注〕
丙辰.先謙曰.先封齊
侯修孝王子
高樂
以思趙侯.奭
王孫在濟南.
封.八志屬勃
年免.海.

二月〔補注〕
丙辰.先謙曰.
侯閔先封晉
平邑
以思孝王子
王孫敞.下注
封.八
年免.東海.

二月〔補注〕先謙曰。丙辰。先封平侯況干頃王平篆以思子梁。下王孫注平原。封。八官本況年免。作沈。	二月丙辰。侯輔以思合昌王孫封。八年免。

伊鄉

二月丙辰.侯開以思王孫封.八年免.〔補注〕先謙曰.先封城陽戴王子遷.志屬琅邪.

就鄉

二月丙辰.侯不害以思王孫封.八年免.〔補注〕先謙曰.先封泗水勤王子煖.表注東海.

膠鄉侯武 〔補注〕先謙曰．先封高密哀王子沔．表在琅邪．志屬北海． 二月丙辰．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宜鄉侯恢 〔補注〕先謙曰．先封高參． 二月丙辰．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昌城

二月丙辰。侯豐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樂安

二月丙辰。侯禹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補注）先謙曰。樂安。千乘縣。

桃鄉頃侯宣〔補注〕先謙曰，桃鄉、泰山縣。	新陽頃侯永〔補注〕先謙曰，新陽、東海縣。	陵石侯慶〔補注〕先謙曰，陵石、志無此縣，疑陽石之訛。陽石、東萊縣。膠東王子封當在此。
東平思王子	魯頃王子	膠東共王子
二年正月戊子封	五月戊子封〔補注〕蘇輿曰，與上同日。五疑正之誤。	四年六月乙巳封。二十五年免。
侯立嗣，免	侯級嗣，免	

號諡姓名	屬	始封	子			
祁鄉節侯賢〔補注〕先謙曰。祁鄉、沛郡縣。	梁夷王子	永始二年五月乙亥封	侯富嗣免			
富陽侯萌〔補注〕先謙曰。富陽、泰山縣。	東平思王子	三年三月庚申封。二十三年免。				
曲鄉頃侯鳳	梁荒王子	六月辛卯封。十七年薨。	侯雲嗣免			濟南〔補注〕先謙曰。曲鄉、山陽縣。非濟南。

號諡名	屬	始封
桃山侯欽〔補注〕先謙曰、桃山、泰山縣。	城陽孝王子	四年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昌陽侯霸〔補注〕先謙曰、昌陽、臨淮縣。東萊亦有昌陽、距泗水遠。	泗水戾王子	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臨安侯閔〔補注〕先謙曰、臨安、琅邪縣。	膠東共王子	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號謚姓名	屬	始封			
徐鄉侯炔 師古曰.炔音桂.字或作炔.〔補注〕錢大昭曰.王莽傳漢紀並作快.	膠東共王子	元延元年二月癸卯封.二十一年.王莽建國元年.舉兵欲誅莽.死.			齊 〔補注〕先謙曰.徐鄉東萊縣.非齊.
臺鄉侯畛 師古曰.畛音軫.〔補注〕先謙曰.臺鄉、齊郡縣.	菑川孝王子	二年正月癸卯封.十八年免.			

西陽頃侯竝	堂鄉哀侯恢 〔補注〕先謙曰．此與封楚思王子護之堂鄉異地．
東平思王子	膠東共王子
四月甲寅封	綏和元年五月戊午封．三年薨．亡後．
侯偃嗣免	
東萊 〔補注〕先謙曰．西陽、山陽縣．非東萊．	

安國侯吉〔補注〕先謙曰.安國、中山縣.	梁鄉侯交〔補注〕先謙曰.梁鄉、涿郡縣.良梁通用.	襄鄉頃侯福
趙共王子	趙共王子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
		侯章嗣免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容鄉釐侯強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	侯弘嗣免		
緼鄉侯固 師古曰、緼音於粉反。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廣昌侯賀 〔補注〕先謙曰、廣昌、代郡縣。	河間孝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都安節侯普	樂平侯永	方鄉侯常得
河間孝王子	河間孝王子	廣陽惠王子〔補注〕劉攽曰，廣陽亦無惠王，疑是思王。
六月丙寅封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侯胥嗣，免		

庸鄉侯宰	六安頃王子	三年七月庚午封。十五年免。				
右孝成						
南昌侯宇	河間惠王子〔補注〕先謙曰。官本惠作孝。蘇輿云。通考與今本同。	建平二年五月丁酉封。十二年免。〔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十三年。先謙曰。官本作十三。				

嚴鄉侯信

東平煬王子

五月丁酉封．四年．坐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復封．六年．王莽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擧兵．立信爲天子．兵敗死．〔補注〕錢大昭曰．信二子、嚴鄉侯章．德廣侯鮪．見翟義傳．當是莽居攝時封．故表弗錄．

武平侯璜	陵鄉侯曾
東平煬王子	楚思王子
五月丁酉封。四年，坐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復封。居攝二年舉兵死。	四年三月丁卯封。至王莽六年，舉兵欲誅莽死。

武安侯愋 師古曰，愋音受。〔補注〕先謙曰，武安、魏郡縣。	湘鄉侯昌 〔補注〕先謙曰，續志，湘鄉屬零陵。據此復廢，今縣屬長沙。
楚思王子	長沙王子 〔補注〕錢大昭曰，通考作長沙孝王子，此脫孝字。
三月丁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使奴殺人免。元始元年復封，八年免。	五月丙午封，十一年免。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方樂侯嘉	廣陽繆王子〔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廣陵，廣陵無繆王。先謙曰，官本作廣陵。	元壽元年五月乙卯封，十一年免。				
宜禾節侯得	河間孝王子	二年四月丁酉封	侯恢嗣，免。			

富春侯玄

河間孝王子

四月丁酉封，十年免。

右孝哀

〔補注〕錢大昭曰：燕王澤傳，哀帝時，繼絕世，封澤元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營陵侯，表失載。

陶鄉侯恢

東平煬王子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八年。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有免字，此脫。先謙曰：官本有免字。

鼇鄉侯褒〔補注〕先謙曰.先封梁敬王子固.裴注沛.	昌鄉侯且〔補注〕先謙曰.此與封膠東頃王子遮之昌鄉異地.
東平煬王子	東平煬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新鄉侯鯉〔補注〕先謙曰。先封清河綱王子勃。	郚鄉侯光〔補注〕先謙曰。先封魯頃王子。閔志屬東海。	新成侯武〔補注〕先謙曰。官本成作城。
東平煬王子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侯名	屬	始封				
宜陵侯豐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堂鄉侯護（補注）先謙曰。此與封膠東共王子恢之堂鄉異地。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成陵侯由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成陽侯衆〔補注〕先謙曰.成陽、汝南縣.先封道座.	復昌侯休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安陸侯平〔補注〕錢大昭曰，後書劉般傳作居鄛侯。先謙曰，江夏縣。	梧安侯譽〔補注〕錢大昭曰，後書馬嚴傳注引東觀記，建武三年，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則光武初，其國尚存。
楚思王子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朝鄉侯充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扶鄉侯普

〔補注〕錢大昭曰.莽傳有扶恩侯劉貴.師古云.不知誰子.侯貴普形近.疑即此侯.表傳封地微不同.蓋有一誤.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方城侯宣〔補注〕先謙曰.方城、廣陽縣.	當陽侯益〔補注〕先謙曰.此非南郡之當陽縣.
廣陽繆王子〔補注〕錢大昕曰.王表.廣陽無繆王.有思王.當依下文.一律作思.	廣陽思王子
二年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廣城侯逹 師古曰.逹音竹二反.〔補注〕錢大昭曰.逹不成字.閩本作逵.注同.侯顏音.常爲逵之譌.先謙曰.官本作逵.	春城侯允
廣陽思王子	東平煬王子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昭陽侯賞〔補注〕先謙曰。續志。昭陽屬零陵。緣此復置。紀要。昭陽城在寶慶府東五十里。後漢析昭陵縣置。	承陽侯景師古曰。承音烝。字或作丞。〔補注〕先謙曰。承陽、長沙縣。
長沙刺王子	長沙刺王子
五年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信昌侯廣	呂鄉侯尚
眞定共王子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李鄉侯殷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宛鄉侯隆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侯號	屬	始封
壽泉侯承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杏山侯遵〔補注〕先謙曰：先封楚安王子成。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右孝平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七)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二級臣王先謙補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師古曰。天功、天下之功衆也。虞書舜典曰。欽哉惟時亮天功也。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師古曰。謂陳涉自稱楚王時也。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總計高帝所封。並外戚二人。王子四人在內。故有一百四十三人也。十二年。宋本作十二月。誤。監本是。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黃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黃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為黃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為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黃字。則所

見本已誤。漢紀及吳志周瑜傳有黃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表無黃字。如淳注高紀。引功臣表誓詞云。使河如帶。大山若厲。此引漢表。非引史表也。（史表作如厲。漢表作若厲。）而亦無黃字。則黃字爲後人所加甚明。沈欽韓曰。御覽兩引楚漢春秋作漢有宗廟。爾無絕世。與此二語異。蓋陸賈之辭在先。至文景後。大半絕世。故衆繇者改其語也。

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丹書鐵券在高紀。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爲盟也。（補注）沈欽韓曰。秋官司約鄭注。今俗語有丹書鐵券。然則此約誓之詞。刻在鐵券也。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孟康曰。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竟。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補注）錢大昭曰。注蕭曹。閩本曹作何。朱一新曰。汪本作何。先謙曰。顧炎武云。自蕭曹至蟲達爲十八侯。當時所尙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位。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復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則此可知。齊召南云。案十八侯贊之後。陸機作漢高祖功臣頌。共三十一人。若非當日之功次。故師古注依表中所列位次是也。沈欽韓云。索隱引姚氏云。史漢表自蕭何至蟲達同。而楚漢春秋則不同者。陸賈記事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及陳平受呂后命而定。或已改邑號。故人名亦別。且高祖初定惟十八侯。呂后令陳平終竟已下列侯凡一百四十三人也。案古文苑載因十八侯銘。蕭何一。樊噲二。張良三。周勃四。曹參五。陳平六。張敖七。酈商八。灌嬰九。夏侯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韓信十四。（將軍襄平侯韓信。）陳武十五。蟲達十六。周昌十七。王吸十八。然考其次。的然爲妄者。以鄂千秋云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則蕭曹相繼。不應反居第五。而張良未嘗有戰功。不應在第三。且使高帝時良已有位次。高后方德良。不當又退在第六十二也。兩韓信見爲王。其後楚王信封淮陰。又非襄平。或紀信之說。（銘云御雄乘險。難困不進。）然紀信前死。亦不當以死名叅坐位。（玉海引之。直作紀通。）若然。周苛何不預乎。反覆推之。未可信楚漢春秋爲元定功臣位次也。（玉海引史記正義云。楚漢春秋無奚涓

薛歐有韓欽、陳濞、蜀王吸爲王崇、丁復爲丁佳、又與古文苑不同。）先謙案，楚漢春秋確非陸賈元書，就諸書所稱引悉與正史相違，豈有親見時事如斯乖舛，而前人取以證史，良爲不審。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弟下竟，（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自倍者，前蕃五百戶，今者至千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侯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爲戶口蕃息故也。它皆類此。富厚如之。師古曰，言其貲財亦稍富厚，各如戶口之多也。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云子孫。（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云字，作或亡子孫。南監本有或字，亡譌爲云，閩本是。宋一新曰，汪本作隕命亡國或亡子孫。先謙曰，官本與南監本同，閩汪本是也。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無有毛米在者也。師古曰，孟音是也，而解非也。孑然，獨立貌，言無有獨存者。至於耗盡也。今俗語猶謂無爲耗，音毛。（補注）周壽昌曰，後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李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是耗、毛、無古通訓。案董仲舒傳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注，耗、虛也。虛無字轉相訓。文選注引蒼頡篇云，耗、消也。越人謂無曰耗。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毛讀如謨。馬令南唐書査文徽傳越人謂信注，謂信、無信也。閩人謂音聲即莫前。會莫無也，亦音謨，皆一音之轉。先謙曰，官本無孟注及孟音是也而解非也八字。罔亦少密焉。服虔曰，法罔差密也。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功上並有賃字。宋一新曰，汪本有賃字。是。先謙曰，官本有賃字。並受復除，或加以

金帛。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晉灼曰。綫。今綫縷字也。音先戰反。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師古曰。雍。和也。堯典云黎萌於變時雍。故杜業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改黎民作黎萌。師古避太宗諱也。他處俱改民作人。萌古與氓同。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師古曰。羣后。謂諸侯也。共己。無爲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共己正南面而已。共讀曰恭。〔補注〕王念孫曰。案以下之字涉上下文而衍。漢紀孝成紀無。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師古曰。三聖。謂堯舜禹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禹下有三人二字。朱一新曰。汪本有。先謙曰。官本有。周封八百。重譯來賀。師古曰。重譯。謂越裳氏也。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爲安榮也。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張晏曰。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也。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師古曰。寓。謂啟土所居也。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補注〕蘇輿曰。飭盡與備厚對文。飭亦備也。（見方言及廣雅釋詁）顏訓飭爲謹。於此文義不順。大孝之隆。於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師古曰。謂召伯止於甘棠之下而聽訟。人思其德。不伐其樹。召南甘棠之詩是也。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補注〕何焯曰。薊祀。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薊。陸德明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也。故燕齊並稱。子繼弟及。歷載不墮。師古曰。弟代兄位。謂之及。

也。璽、印也。音火規反。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繼續也。繇讀與由同。〔補注〕王念孫曰。刑辟當爲邪辟。字之誤也。辟與僻同。言燕齊後世豈無邪僻之君。皆賴其先祖之功以免於禍也。成八年左傳。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注。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杜衆之說。即本於左傳。若謂國家豈無刑辟。則非其指矣。漢紀正作豈無邪辟。

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爲徒隸。可哀愍之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仁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古轉轉通用。淮南主術作轉尸。注。轉、棄也。以往況今。甚可悲傷。師古曰。況、譬也。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晉灼曰。許慎云。遴、難行也。柬、古簡字也。簡、少也。言今難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然。此爲布聞彰於天下也。師古曰。遴讀與吝同。〔補注〕沈欽韓曰。廣雅。亂、嗇、遴、貪也。柬擬簡之誤。冊府元龜一百三十一。憲宗元和二年。錄配饗功臣之後詔曰。詔褒勸於襃飾。有司不宜於遴簡。直用晉解。先謙曰。簡、略也。遴柬、即吝嗇簡略之義。文自明。具不須改字。晉、沈說非。厚德疑德厚誤倒。據厚吝簡對文。唐詔亦非用晉解也。非所以視化勸後也。師古曰。視讀與示同。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孟康曰。言人三爲衆。雖難盡繼。取其功尤高者三人繼之。於名爲衆矣。服虔曰。尤功、封重者一人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補注〕何焯曰。從其尤者。亦非以三人一人爲限。孟服二說皆失之。先謙曰。宜本注作一人繼之。是於是成帝復紹蕭何

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補注〕王念孫曰。案以綴上當有是字。而今本脫之。諸侯王表敘云。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外戚恩澤侯表敘云。是以別而敘之。皆其例也。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師古曰。籍謂名錄也。高紀所云通侯籍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云字。宋一新曰。汪本無云字。

號謚 姓名	侯狀 戶數	始封	位次	子	孫	曾孫	玄孫
	以中涓從 師古曰。中涓親近之						

平陽懿侯曹參

〔補注〕先謙曰．平陽、河東縣．

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假左丞相定魏齊．以右丞相侯．萬六百戶．

臣．若謁者舍人之類也．涓、絜也．主居中掃絜也．涓音工玄反．〔補注〕先謙曰．傳爲六百三十戶．此舉成數．史集解引漢儀注．天子有中涓．如黃門．帝時方爲沛公．則顧戲親近之臣是也．入漢謂漢中．

六年十二月甲申封．十二年薨．

孟康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蕭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表以封爵後故也．〔補注〕齊召南曰．表第四屬爲位次．非本文照大書二字．書參位次第二也．孟康卽解此文．徧校各本俱無．明係殿譔．

孝惠六年．靖侯窋嗣．二十九年．薨．

〔補注〕錢大昕曰．高后時．窋爲御史大夫．

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嗣．七年薨．

孝景四年．夷侯時嗣．二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索隱衞青傳．平陽侯曹壽尚陽信公主．卽此人、若是字誤．先謙案．或二名．

元光五年．共侯襄嗣．十六年薨．

〔補注〕先謙曰．武帝時．襄爲後將軍．見武紀、衞青傳．元光五年至元鼎元年．止十五年．六字誤．

六世

元鼎二年。侯宗嗣。二十四年。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闌

〔補注〕錢大昭曰。世家。宗坐太子死。國除。五行志。征和二年四月。巫蠱事興。宗下獄死。與此異。沈欽韓

七世

元康四年。參玄孫之孫杜陵公乘喜。詔

孟康曰。祐推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產子。〔補注〕錢大昭曰。杜陵、

八世

九世玄孫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侯本始以參玄孫之杜陵公士紹

〔補注〕錢大昭曰。侯之下玄孫二字。不應用大字。公士爵一爵。

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戶二萬三千。曰。新書等齊衛。天子宮門曰司馬門。闌入者爲城旦。殿門闌入者棄市。

十世

建武二年。侯宏嗣。以本〔補注〕錢大昭曰。當作本始。

復家。京兆縣自平陽徙居之。公乘第八爵。

十一世

侯贖嗣。〔補注〕先謙曰。洪适云。漢列侯八百餘人。

封千戶。元始元年。益滿二千戶。先謙曰。官本玄孫作小字。不誤。

信武肅侯靳歙 師古曰.歙音翕.〔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無信武.蓋後廢也.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籍.別定江漢.侯.五千三百戶.以將軍攻狶布. 〔補注〕先謙曰.史表.朐作朐.江漢作江陵.是以將軍攻狶布.作以車騎將軍攻狶布、陳豨.傳云.定食四千六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九年薨. 〔補注〕錢大昭曰.自高帝六年至高后五年薨.凡十九年.脫十字.	
十一	
高后六年.侯亭嗣.二十一年.孝文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 師古曰.事謂役使之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夷侯事.疑免侯者未必有誤.	治子舉兵佐軍.紹封. 先謙曰.官本作本始.
孫	今見. 及光武時.在者平陽.富平二侯耳.
曾孫	
玄孫	

汝陰文侯 〔補注〕先謙曰.汝陰、汝	
以令史從.降沛.爲太僕常奉車.竟定天下.及全皇太子 〔補注〕先謙曰.降當爲	
十二月甲申封.	
八	
孝文九年.夷侯	元康四年.嬰玄孫之子. 六世 長安上造安漢.詔復家.
十六年.共侯賜 〔補注〕錢大昭曰.四、閩本作三.	
元光三年.侯頗嗣.十八年.元鼎二年. 〔補注〕朱一新曰.三年.王本史記作二年.是.先謙曰.嬰傳.頗尚平陽公	
玄孫	

夏侯嬰

南縣.亦見穎水注.

魯元公主.侯六千九百戶.

起.史表亦誤.

三十年薨.

竈嗣.七年薨.

嗣.四十一年薨.

是.宋一新曰.汪本作三.

坐尚公主.與父御姦.自殺.

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史表同.此御下脫婢字.

元康四年.嬰玄孫之子長安大夫信.詔復家.

〔補注〕錢大昭曰.長安.京兆長安縣.大夫.第五爵.

六世

清河定侯王吸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作清陽.清河縣也.周呂功比清陽侯.亦謂吸也.索隱引楚漢春秋.作清陽侯王隆.王念孫曰.河水注作清河.則所見漢表已誤.先謙曰.高帝過吸出武關.迎太公呂后.見紀.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為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侯.二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三千一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三年薨.〔補注〕錢大昭曰.三當從閩本作二.先謙曰.官本作二.
十四
孝文元年.哀侯彊嗣.七年薨.
八年.侯伉嗣.二十年薨.師古曰.伉音口浪反.又音工郎反.
孝景五年.哀侯不害嗣.十九年.元光二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吸玄孫長安大夫充國.詔復家.

陽陵景 〔補注〕先謙曰.宋隱.陽陵縣屬馮翊.楚漢春秋作陰陵.錢大昭云.陽陵景帝更名.漢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爲騎將.入漢定三秦 〔補注〕先謙曰.橫陽登鄉名.如	
十二月甲申封.	
位次曰十 師古曰.漢列侯位次傳.有諡號姓名.與史所記不同者.表則具	
孝惠六年.頃侯清嗣. 〔補注〕先謙曰.史表.請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吸代後爵關內侯.不言世. 〔補注〕錢大昭曰.爲吸之後者.故云代後.不知其世次.故不書世.
孝文十五年.共侯朋 〔補注〕先謙曰.	
孝景四年.侯偃嗣.三十一年.元	
玄孫	

侯傅寬

新汞有也.陰陵.九江縣.

屬淮陰.定齊爲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戶.

鄒食其高陽之比.史表新作號.

十二年.薨.

武忠侯.

載矣.（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據下有中字.是.先謙曰.官本作忠武侯.

二十四年.薨.

作靖.官本四作二.

嗣.十二年.薨.

史表明作則.

狩元年.坐與淮南王謀反.誅.

六世

元康四年.寬玄孫之孫長陵士伍景.詔復家.

（補注）錢大昭曰.如淳云.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

七世

廣嚴侯召歐 師古曰。召讀曰邵。歐音烏后反。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史表。廣嚴。班文下作壯。侯呂歐。索隱。晉地道記。廣縣在東莞。嚴、盤也。壯、班馬二史並誤。案漢表不誤。小司馬誤也。呂召形近致譌。歐、齊郡縣。國除後。封菑川孝王子便。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燕將軍。侯。二千二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三年薨。
二十八
孝文二年。戴侯勝嗣。九年薨。
十一年。共侯嘉嗣。十三年。孝文後七年薨。亡後。
曾孫
元康四年。歐玄孫安陵大夫不識。詔復家。

廣平敬侯薛歐

〔補注〕先謙曰．廣平、臨淮縣．國除後．封廣陵孝王子德．廣平國亦有廣平縣．非侯國．高帝遣歐出武關．迎太公呂后．見紀．後爲典客．見公卿表．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爲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將鍾離眛．侯．四千五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表爲郎下有中字．

十二月甲申封．十四年薨．

十五

高后元年．靖侯山嗣．十六年薨．

孝文後三年．侯澤嗣．孝景中三年．有罪．免．中五年．澤復封．三十三年薨．謚曰節侯．

平棘

〔補注〕先謙曰．平棘、常山縣．官本作二十三年．

元朔四年．侯穰嗣．三年．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賂稱臣．在赦前．免．

元康四年．歐玄孫長安大夫去病．詔復家．

博陽嚴侯陳濞（補注）先謙曰.博陽.汝南縣.史表嚴作壯.索隱.楚漢春秋名讚.	
以舍人從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殺追士卒侯.師古曰.楚軍追漢兵者.謀殺其士卒也.（補注）先謙曰.從下奪起字.史表有.	
十二月甲申封.三十年薨.（補注）蘇輿曰.自高帝六年至孝文後二年.爲四十年.三字誤.	
十九	
孝文後三年.侯始嗣.九年.坐謀殺人.會赦免.	孝景中五年.始復封.二（補注）先謙曰.索隱.塞在桃林之西.案 塞 年.後元
孫	
元康四年.濞曾孫茂陵公乘壽.詔復家.	

堂邑安侯

〔補注〕先謙曰、堂邑、臨淮縣.

以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爲王壯息.侯

師古曰、浙、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時又有壯息者稱僭王.嬰復討平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作

十二月甲申封.六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高帝六年至高后四年.爲十八年.六字蓋十八二字之譌文.

八十六

高后五年.共侯祿嗣.十八年薨.

年.有罪免.

以爲封悲王故地也.

孝文三年.侯午嗣.尙館陶公主.四十八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夷侯午.公主.文帝女嫖.

元光六年.侯季須嗣.十三年.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姦.兄弟爭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須.無季字.外戚傳同.

陳嬰

六百戶。復相楚元王十二年。郝折。折卽漸。漸赤漸也。壯息。史作壯寬。

財當死、自殺。

孝景中五年。侯融以長公主子侯。萬五千

〔補注〕先謙曰。隆慮、河內縣。史表融作蟜。姦下有禽獸行當死五字。事在元鼎元年也。中五年。史表同。徐

隆慮

	元康四年，嬰玄孫之子**六世**霸陵公士尊，詔復家。
戶。二十九年，坐毋薨，未除服姦，自殺。廣云。案本紀乃前五年，表又云戶四千一百二十六，與此異。	

右欄	左欄
曲逆獻侯陳平 〔補注〕先謙曰.曲逆.中山縣.亦見涿水注.初封戶牖.徙見傳.	
以故楚都尉.漢王二年.初起修武爲都尉.以護軍中尉出奇計.定天下.侯五千戶.〔補注〕齊召南曰.史表.初起作初從.是.以護軍中尉出奇計.作六出奇計.錢大昭曰.文紀.以誅諸呂產等軍.益封三千戶.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四年薨.	
四十七	
孝文三年.共侯買嗣.二年薨.	元康四年.平玄孫之子〔補注〕錢大
五年.簡侯悝嗣.二十二年薨.	元始二年.詔賜平代後
孝景五年.侯何嗣.二十三年.元光五年.坐略人妻.棄市.戶萬六千.	

畱文成侯張良

〔補注〕先謙曰：畱、楚國縣，亦見濟水注。

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曰：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申徒，都、徒音同，通用。入武關，設策降秦王嬰，解上與項羽隙，請漢中地，常

正月丙午封，十六年薨。

六十二 師古曰：高祖自云，傳天下由張良，稱其才也。敍位次，乃以曹參比蕭何，校其勤也。至於戶數多少，或以才德，或以功勞，亦無定也。故稱蕭何位第一，戶唯八千，張良食萬戶，而

高后三年，侯不疑嗣，十年，孝文五年，坐與門大夫殺故楚 師古曰：門大夫、侯之屬官也。〔補注〕錢大昭曰：當作坐不敬。先謙曰：史表殺上有謀字，是。

孫

曾孫

玄孫

六世 昭曰：簪褭第三爵。長安簪褭莫，詔復家。

著屬爵，關內侯，不言世。

爲計謀。侯萬戶。都、裨官名。顏注誤。詳良傳。

位過六十。官皆類此。〔補注〕先謙曰。鄭乃得之誤。

內史。順爲城旦。

元康四年。良玄孫之子

六世

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

射

師古曰。郎項伯也。射字或作貰。

兵初起。與諸侯共擊秦。爲楚左

正月丙午。封。九年。孝

〔補注〕錢大昭曰。據與彭跖、張越、棘丘

陽侯劉纏	鄉
者.後人改也.〔補注〕先謙曰.射陽、臨淮縣.亦見淮水注.	師古曰.鄉音贊.〔補注〕先謙曰.此沛郡
令尹.漢王與項有隙.於鴻門.纏解難.以破羽.降漢侯.	以客初從入漢爲丞
惠三年薨.嗣子睢有罪.不得代.侯乘、鄒扇、趙堯、六人.皆無位次.蓋呂后時.或以罪免.或以身死.不得與也.陽夏淮陰反誅.其不與.更不待言.	正月丙
	孝惠三年.哀侯祿嗣.〔補注〕朱一新曰.史表

文終侯蕭何

之鄼字.本作酇.後釋爲作鄼.志注.應劭音贊是也.與何曾孫慶所封之鄼地.音俱別.師古不加分晰.非也.詳見志.

相.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定諸侯.爲法令宗廟.侯八千戶.

午封.九年薨.

一

六年薨.亡後.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爲侯.孝文元年罷.

同有罪免.乃封延於筑陽.今謚以何傳.則史表誤.先謙曰.史記同謚懿侯.

高后二年.定侯

煬侯遺嗣.

〔補注〕先謙曰.史表後

筑陽

延以何少子封。孝文元年更爲鄲。二年薨。
〔師古曰。筑音逐。〔補注〕先謙曰。筑陽、南陽縣。〕

一年薨。亡後。
〔元四年闕。以後嗣位之年逆推之。應作孝文四年嗣。延之二年薨。當作十年薨。時代方合。〕

五年、侯則
〔〔補注〕先謙曰。武陽、東海縣。〕

武陽

以何孫遵弟紹封。二十年。有罪免。二萬六千戶。

封嘉。非則也。見何傳。及史表二字當移入嘉格內。國除後。以封師丹。其從爲稱之武陽。非侯國。

孝景二年，侯嘉以則弟紹封，二千戶。七年卒。〔補注〕朱一新曰：汲紹作係。史表謚幽。	
中二年，侯勝嗣，二十一年，坐不齋，耐為隸臣。師古曰：「不齋，謂當侍祠而不齋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勝由奉常嗣侯。史表元朔二年，坐不敬，絕。正二十一年。	元狩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補注〕先謙
	六年，侯壽成嗣，十年，坐

鄼 封。二千四百戶。三年薨。曰。鄼南陽縣。

爲太常。犧牲瘦。免。

地節四年。安侯建世以何玄孫紹封。十四年薨。（補注）錢大昕曰。宣紀作曾孫。非。傳亦作玄孫。先謙曰。傳三千戶。

六世	甘露二年，思侯輔嗣。	永始元年七月癸卯，攣侯喜以 師古曰：攣音力全反。瘢疵之攣也。〔補注〕錢大
七世	侯獲嗣。永始元年，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爲城旦。	永始四年，質侯
八世		綏和元年，質侯章嗣。元始元年，
九世		王莽居攝元年，侯禹嗣。建國元

	絳武〔補注〕先謙曰。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定三秦。食邑。爲將軍。入漢。定〔補注〕錢大昭曰。北宋及鄉。作八千一
	正月丙午封。三〔補注〕先謙曰。官本作
	四
何玄孫之子南長紹封。三年薨。〔補注〕昭曰。紀作元延。元年。宋此云三年薨。四年尊嗣。明紀說。	孝文十二年。侯勝之〔補注〕先謙曰。傳坐殺
尊嗣。五年薨。	
益封滿二千戶。十三年薨。	
年。更爲蕭鄉侯。莽敗。絕。	

侯周勃

絳、河東縣。

隴西。擊項籍。守嶢關。定泗水、東海。侯八千一百戶。百八十戶。文紀以誅諸呂產等功。益封萬戶。

十三年薨。三十二年。

嗣。六年。有罪免。人死。國絕。

後二年。侯亞夫以勃子紹修

師古曰。修讀曰條。（補注）朱一新曰。本二作三。是。傳云。歸之死後。國絕一年。

孝景後元元年，共侯堅以勃子紹封，十 **平曲** 〔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後元年，是。先謙曰：平曲，東海縣。先封公	封。十八年，有罪，免。 則亞夫紹封在後三年。先謙曰：脩，信都縣，亦見泜水注。
元朔五年，侯建德嗣，十二年，元鼎五年。	
元康四年，勃曾孫槐里公乘廣	
元始二年，侯共以勃玄孫 〔補注〕錢大昭曰：以鄉謂之共，紹封釋侯，非平曲也。當注釋字。平紀亦云玄孫。	

舞陽武侯樊噲 〔補注〕先謙曰、舞陽、潁川縣、亦見潕水注。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爲侯。以郎入漢、定三秦、爲將軍、擊項籍、再益封。從破燕、執韓信、侯、五千戶。〔補注〕錢大昭曰、傳云五千四百戶。先謙曰、起沛當作從起沛。	
正月丙午封、十三年薨。	
五	
孝惠七年、侯伉嗣、九年、高后八年、坐呂氏誅。師古曰、伉音口浪反、又音岡。	九年薨。孫璉、邪侯、封廣陵厲王子胥。
	坐酎金、免。
	漢、詔復家。
	紹封、千戶。傳云玄孫之子、小異。

孝文元年。蓋侯市人以噲子紹封。二十九年薨。	元始二年。侯章以噲 六世 玄孫之子。紹封千戶。
老景七年。侯它廣嗣。中六年。坐非子免。〔補注〕先謙曰。官本老作孝。是。	
元康四年。噲曾孫長陵不更勝客。詔復家。師古曰。不更、爵名。勝客、其人名。	
玄孫	

曲周景侯酈商 〔補注〕先謙曰：曲周、廣平縣。亦見濁漳水注。	
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及蜀，定三秦，擊項籍，侯，四千八百戶。〔補注〕錢大昭曰：傳作五千一百戶。王念孫曰：漢下脫中字，當依史表補。定漢中，非。見商傳。	
正月丙午封，二十二年薨。	
六	
孝文元年，侯寄嗣，三十二年，有罪免。戶萬八千。〔補注〕先謙曰：以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	繆 孝景中三年，靖 〔補注〕先謙曰：繆不詳其封
	元光四年，康侯 〔補注〕先謙曰：
	懷侯世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
	元鼎二年，侯終根嗣，二十九年。〔補注〕先謙曰：後二年。

侯堅紹封。鄉所在。公[illegible]裴同。

遂成嗣。史表無成字。

宗嗣　侯宗元朔三年封。

後二年。祝詛上。腰斬。二上衍元字。

元康四年。商玄孫之子長安公士共。詔復家。六世

元始二年。詔賜商代後者猛友爵關內侯。[補注]錢大昭曰。平紀作明友。明孟古通。故明一作猛。

潁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

孝景中三

陰懿侯灌嬰

〔補注〕先謙曰，潁陰、潁川縣，亦見潁水注。

爲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將軍屬韓信，定齊、淮南及八邑。殺項籍，侯，五千戶。〔補注〕錢大昭曰，文紀以合誅呂氏益三千戶。先謙曰，史表八邑作下邑，是。

正月丙午封。二十六年薨。

九

孝文五年，平侯何嗣，二十八年薨。

年，侯彊嗣，十三年，有罪免。戶八千四百。〔補注〕先謙曰，彊、傳作張，史表同，此誤。

元光二年，侯賢以嬰〔補注〕先謙

汾

初起。以職

如淳曰。職志、官名。主旗幟也。師古曰。志音式吏反。

臨汝

孫紹封。九年。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曰。史表作行駐。即此事。臨汝先封褶姘害。元光二年免。以封賢。

元康四年。嬰曾孫長安官首匿。詔復家。

師古曰。官首、爵名。匿其人名也。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嬰代後者館爵關內侯。

陰悼侯周昌

〔補注〕先謙曰。汾陰、河東縣。亦見河水注。

志擊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侯。比清陽侯。

〔補注〕錢大昭曰。清陽侯。即清河侯王吸。此書功相等。吸位次十四。昌十六。先謙曰。史記清陽侯下有二千八百戶五字。以下表例之。擊下當有破字。以御史大夫下。有定諸二字。史表皆有。

正月丙午封。十年薨。

十六

孝惠。四年。哀侯開方嗣。六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上標建平二字。乃徙封也。此脫。建平、沛郡縣。

孝文前五年。侯意嗣。十三年。坐行賕。髡為城旦。

〔補注〕先謙曰。國除後。封程嘉。

安陽

孝景中二年.侯左車以昌孫紹封.八年.建元元年.有罪免.

〔補注〕先謙曰.安陽、汝南縣.先封淮南厲王子勃.免後封.王音.

元康四年.昌曾孫沃侯國士伍明.詔復家.

師古曰.明舊有官爵.免爲士伍.而屬沃侯之國也.〔補注〕先謙曰.漢縣無單名沃者.遷沃、臨沃.亦非侯國.未知何地.

梁鄒孝侯武虎 〔補注〕先謙曰，梁鄒，濟南縣。亦見濟水注。史表虎作儒。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擊定諸侯，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戶。 〔補注〕錢大昭曰，博陽侯、陳濞也。濞位次十九，此二十。	
正月丙午封，十一年薨。	
二十	
孝惠五年，侯最嗣，十五年薨。	元康四年，虎玄孫之子 〔補注〕先謙
元光三年，頃侯嬰齊嗣，十二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元光三年至元鼎三年，止十九年，此云二十，誤。史表作元光元年，下元鼎四年作元光四年，與此異。	
元鼎四年，侯山柎嗣，一年，坐酎金免。 師古曰，柎音府，其字從木。	
玄孫	

成敬侯

師古曰。漢音先列反。字或作楪。〔補注〕先謙曰。索隱成縣名。屬涿郡。案涿水注涿封邑在桑山郡。後漢所

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爲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

〔補注〕錢大昭曰。厩次侯婁類。

正月丙午封。七

二十五

孝惠元年。康侯赤嗣。四十四年。有罪免。

〔補注〕錢大昭曰。匈奴傳作董赫。

節氏

夫夷侯六世

曰。夫夷、零陵縣。

國公乘充竟。詔復家。

建元四年。共侯

〔補注〕先謙曰。

元光三年。侯朝嗣。十二年。元狩三年。坐

元康四年。渫玄孫平陵

董渫

置成縣也。薛
涿山式下。後
封成陽蒹王
子瓌。如宋靡
瓩作成。則陽
除後。脈命以
封中山康王
子寡。赤可通。

以將軍類佐次
定諸侯。廿四。渫
比厥次廿五。
侯。二千
八百戶。

年薨。

五千赤赫。
六百。古通。
孝景先背
中五曰。宗
年。赤隰。新
復封。氏縣
八年名。
薨。

罷軍史表罷
嗣。五作窮。
年薨。

爲濟南
太守與
城陽王
女通。耐
爲鬼薪。

公乘詘。
詔復家。

蓼

師古曰。鮑
元年謂初
起之年。國
秦胡亥元
年。後皆類
此。雖項籍
者。即楚漢

夷侯

〔補注〕先謙曰。蓼、六安縣。索隱家語子文生最。字子產。戢文以最爲稷。聚字官。本作藂。史表同。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

春秋及史記所謂孔將軍居左者。〔補注〕吳仁傑曰。漢紀二年。沛公將碭郡兵西。灌嬰以中涓從。嬰侯狀從起碭。與孔藂同。則前元年乃胡亥二年。非元年也。是歲後九月。沛公封武安侯。藂以封爵之歲稱元年。

正月丙午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三年。官本作三十年。

三十

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爲太常衣冠道

師古曰。游衣冠之道。〔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聚玄孫長安公士宣。詔復家。

孔

聚

鄉.闕韓信.侯.

後王漢中.乃復以丞霸上之臨為漢元年.而謂此為前元年.且參考各侯狀.及傳中非.則知前元年皆胡亥二年.顯非.沈欽韓曰.執盾見魏子.號令篇.其名甚古.

橋坱.不得度免.

費 師古曰.費音扶味反.

以舍人前元年

侯陳賀 說者以爲季氏邑.非也.(補注)先謙曰.賀東海縣.亦見沂水注.卽季氏邑.顏說非.史表說圍侯.徐廣云.圍或作[illegible].

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籍.爲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陵.侯.(補注)先謙曰.湖陵史表作湖陽.

正月丙午封.二十二年薨.

三十一

孝文元年.共侯常嗣.十四年薨.

孝景二年.侯偃嗣.八年有罪免.

孝景中六年.侯最以賀子(補注)蘇輿曰.史表後元三年.(元字衍)薨.

元康四年.賀曾

巢。紹封。二年薨。亡後。

〔補注〕則距中六年爲四年。先謙曰。志有居巢。廬江縣。唐復爲巢縣。今廬江府巢縣是也。

孫茂陵。上造橋。詔復家。

陽夏侯陳

〔補注〕先謙曰。陽夏、淮陽縣。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爲游擊將軍。別定

正月丙午封。十年。以趙相國反。自爲

〔補注〕齊召南曰。趙當作代。各本俱誤。時趙相

豨	隆慮克侯周竈 〔補注〕先謙曰。隆慮、河內縣。亦見洹水注。史表。史作臾。
代。破臧荼侯。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鉟都尉擊項籍。侯。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號。師古曰。長鉟。長刃兵也。爲刀而劍形。史記作長鈹。鈹亦刀耳。鉟音丕。鈹音披。
王。十二年誅。 國周昌。非陳豨也。	正月丁未封。十九年薨。
	三十四
	孝文後二年。侯通嗣。十二年。孝景中元年。有罪。完爲城旦。 〔補注〕蘇輿曰。自文後二年至景中元年。適十四年。二十字譌。
	孫
	曾孫
	元康四年。竈玄孫陽陵公乘。詔復家。 〔補注〕錢大昭曰。史逸其名。

陽都敬侯丁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陽都、城陽縣.亦見沂水注.索隱.漢志闕.不可解.郊祀志有丁夫人.在武帝時.盧湖以爲復後.

以越將從起薛.至霸上.以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屬周呂侯.破龍且彭城.爲大司馬.破項籍葉.爲將軍忠臣侯.七千八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越作趙.葉.南陽縣.

正月戊申封.十九年薨.

十七

高后六年.趮侯甯嗣.十三年薨.

師古曰.趮、古躁字也.〔補注〕錢與曰.自高后六年.至文十年.止十二年.三當作二.

孝文十年.侯安城嗣.十五年.孝景二年.有罪免.戶萬七千.

〔補注〕先謙曰.史表.城作成.國除.後.封張彭祖.

元康四年.復曾孫臨沂公士賜詔復家.

侯國	後世
陽信胡侯呂青（補注）先謙曰.陽信、勃海縣.史表作新陽.汝南縣.新信字通.本表文誤倒.潁水注.新陽、高帝封呂青爲侯國.是其證.史表胡作朝.青作清.朝非誤.宜作胡.	
以漢五年用令尹初從.功比堂邑侯.千戶.（補注）錢大昭曰.堂邑侯、陳嬰也.嬰位次八十六.青八十七.先謙曰.史表令尹上有左字.	
正月壬子封.十年薨.	
八十七	
孝惠四年.頃侯臣嗣.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臣作世.	中三年.侯談嗣.三十五年.元鼎 六世（補注）先謙曰.史表談作譚.
孝文七年.懷侯義嗣.二年薨.	
九年.惠侯它嗣.十九年薨.	
孝景五年.共侯善嗣.五年薨.	元康四年二月.青玄孫長陵大夫陽.詔

東武貞侯郭蒙

〔補注〕先謙曰、東武、琅邪縣。

以戶衞起薛、屬周呂侯。破秦軍杠里、楊熊軍曲遇。入漢、爲城將。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爲將軍、破籍軍。侯、三千戶。

師古曰、城將、將築城之兵也。

正月戊午封。十九年薨。

四十一。

〔補注〕錢大昭曰、丙猗位四十一。表無二十一。疑四當作二。

高后六年、侯它嗣。三十一年、孝景六年、有罪、棄市。戶萬一百。

五年、坐酎金免。兩見。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蒙玄孫茂陵公士廣漢詔復家。

復家。

汁防肅侯雍齒

師古曰。汁音什。防音方。〔補注〕先謙曰。汁防、廣漢縣。說文作什邡。官本師古作如淳。

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二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隙。

〔補注〕吳仁傑曰。月表於胡亥三年十月書漢元年。則武安侯有元年二年無前三年。遂闕侯狀。亦當年從閏。本語十月至十二月未王漢以前爲前三年耳。月表於十月書漢元年。是史家追書。錢大昭曰。平定

三月戊子封。九年薨。

五十七

孝惠三年。荒侯鉅鹿嗣。三十八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鉅作巨。無鹿字。

孝景三年。侯野嗣。十年薨。

終侯桓嗣。不得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孝景中元六年。

元康四年。玄孫長安上造章。詔復家。

故晚從.

侯齊受也.受位次五十四.盧五十七.

棘蒲剛

〔補注〕錢大昭曰.高五王傳云.棘蒲侯柴將軍.張晏以爲柴武.淮南王傳云.柴武子奇.賈誼傳作柴奇.後書魏囂傳云.晉柴將軍與韓信.李注云柴武也.史漢表並作陳武.明有二姓.周壽昌曰.賈山

以將軍前元年率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

〔補注〕王鳴盛曰.監本作甦薛.嶭字誤.朱一新曰.嶭當作齊.古嶭字也.見攟摭

三月丙申封.四十八年.

元康四年.武曾

侯陳武

傳作柴唐.蓋武育於陳後復柴姓.唐或其字.先謙曰.應劭以爲棘蒲即常山平棘縣.師古駁之.以平棘乃林摯侯國也.(見常山平棘注)案一統志.棘蒲故城.今趙州治.平棘故城在趙州南.或棘蒲國除後.併入平棘.陳武一姓柴.如紫延壽之一爲李延壽矣.

別救東阿.至霸上.一歲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臨菑.侯.

傳.樊酋古同字.臨菑即臨淄也.後人加水作淄.非.先謙曰.宜本作臨菑.史表作田既.一臨作二誤.

孝文後元年薨.子奇反.誅.不代.

十三

子

孫

孫雲陽上造嘉.詔復家.

都昌嚴侯朱軫 〔補注〕先謙曰.都昌、北海縣.亦見濰水注.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侯.	
三月庚子封.十四年薨.	
二十三	
高后元年.剛侯率嗣.十五年薨.	
孝文八年.夷侯詘嗣.十六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八年作六年.毀.	
孝景元年.共侯偃嗣.二年薨.	
三年.侯辟彊嗣.五年.中元年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史表彊作疆.兩見是.	元康四年.軫玄孫昌侯國公士 〔補注〕錢坫曰、昌侯國當是都昌侯國.南安侯宣虎曾孫南安響褱.臣如侯蔡

武彊嚴侯嚴不職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莊侯莊不識。

以舍人從起沛公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籍。屬丞相甯功侯。用將軍擊黥布。侯。

〔補注〕先謙曰。公字衍。

三月庚子封。二十年薨。

三十三

高后七年。節侯嬰嗣。十九年薨。

孝文後二年。侯青翟嗣。四十七年。元鼎二年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

師古曰。以獄建之盡而不直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建御史大夫湯。張湯也。此誤。

元康四年。不職曾孫長安公乘仁。詔復家。

先。詔復家。

寅曾孫肥如大夫。皆其例。

貰齊合侯傅胡

師古曰.貰音式制反.〔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合侯作侯合.先謙曰.貰、鉅鹿縣.亦見濁漳水注.作封呂博爲侯國.史表作齊侯呂.徐廣云.呂一作台.索隱.謚法執心克莊曰齊.先謙案.合非謚.蓋呂誤爲台.台誤爲合.又傅在侯上.據史表水經注及各本參之.

以越戶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六百戶.功比臺侯.

〔補注〕錢大昭曰.臺侯戴野也.野位次三十五.此三十六.

三月庚子封.二年薨.

三十六

八年.共侯方山嗣.十二年薨.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二十九年.誤.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九年.

孝文元年.煬侯赤嗣.十一年薨.

十二年.康侯遺嗣.四十四年薨.

元朔五年.侯猜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殺人棄市.

〔補注〕先謙曰.史表猜作倩.兩見.索隱倩音七淨反.

害 當作賁齊侯呂博.此誤博爲傳.又衍胡害二字.史表脫博字.官本作侯合.		
		元壽一年八月.詔賜胡害爲後 〔補注〕宋一新曰.汪本一作二.是.先謙
	元康四年.胡害玄孫茂陵公士世.詔復家.	

海陽齊信侯搖毋餘 〔補注〕先謙曰.宋翔.亦南越.輿地理志閩.毋餘東越之族.先雜察.海陽.遂爲縣.此非王子侯.可比.小司馬謂越人宜封越地.未必然也.果在何地.則不敢臆決耳.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千七百戶.	
三月庚子封.九月薨. 〔補注〕朱一新曰.自高帝六年至孝惠三年.實九年也.月字誤.	
三十七	
孝惠三年.哀侯昭襄嗣.九年薨.	者爵太上造. 曰.官本太作大.是.
高后五年.康侯建嗣.十年薨.	
孝景四年.哀侯省嗣.十年薨.亡後.	
玄孫	

南安嚴侯

〔補注〕先謙曰、南安、犍爲縣。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重將。師古曰、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重音直用反。一曰持重之將也、音直勇反。〔補注〕先謙曰、史表重將作亟將。

三月庚子封、三十年薨。

六十三

孝文九年、共侯戎嗣、十一年薨。

後四年、侯千秋嗣、十一年、孝景中元年、坐傷人

元康四年、虎曾孫南安簪褭讓。

元康四年、毋餘玄孫之子不更未央、詔復家。

六世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毋餘代後者賢爵關內侯。

肥如敬侯蔡寅	宣虎
〔補注〕先謙曰、肥如、遼西縣。	
以魏太僕漢王三年初從、以車騎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戶千。〔補注〕先謙曰、將軍、史表作都尉。	將破臧荼、侯、九百戶。將、索隱、亞將、漢表作迎新、是小司馬與顏所見本異。
三月庚子封、十四年薨。	
六十六 〔補注〕錢大昕曰、六十六已有歸祈、疑當作六十八、表俞有杞通亦六十六、則五十六之譌也。	
孝文三年、戲侯戎嗣、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戎作成。	
後元年、侯奴嗣、七年、孝景元年、薨、亡後。	免、戶二千一百。
元康四年、寅曾孫肥如大夫福、詔復家。	詔復家。

曲成圉侯蟲達

〔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別通篇.劍技之家.鬭戰必勝者.得曲成越女之學.卽蟲達以劍術擅名也.先謙曰.曲成.東萊縣.其初蓋封夜縣.故侯.位次作夜侯.夜侯捷亦東萊縣也.索隱蟲

以西城戶將三十七人.從起碭.至霸上.為執金吾.五年為二隊將.屬周呂侯.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陳下.侯四千

〔補注〕先謙曰.史表.西城作曲城.執金吾作執珪.代下有拔之二字.

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位次曰十八 夜侯恆

〔補注〕先謙曰.史表.菲侯捷二次復封.中標垣字.索隱.捷封垣.故位次曰夜侯垣.亦說.先謙案.位次曰夜侯.屬遂言.垣屬捷晉.幣寓者移垣.于夜侯下.併成一.非.故秦隱以為誤.小司馬折疏裴書.上奉

孝文元年.侯捷嗣.八年.有罪免.十四年.捷復封.十八年復免.戶九千三百.孝景中五年.侯捷復

〔補注〕先謙曰.據史表.侯捷上奉共字.

建元二年.侯皋柔嗣.二十四年.元鼎二年.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為鬼薪.

師古曰.赤側解在食貨志.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遵詔令.〔補注〕先謙曰.皋柔.史

曾孫

元康四年.逢玄孫茂陵公乘宣.詔復家.

注。廢緒疆武曰國。

戶。以將軍擊燕代。

演表二字也。後人又誤竄為恆耳。垣河東縣。

封。五年薨。

表作彔柔。閒見。

河陽嚴侯陳涓

〔補注〕先謙曰。河陽、河內縣。亦見河水注。

以卒前元王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籍。得梁郎將處。侯。以丞相定齊。〔補注〕先謙曰。起碭從。常作擊。起碭。史表。得上有身字。下無梁字。

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二十九

孝文元年。信嗣。三年。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斷訟篇。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黜削之罰。其後皆不敢負民。蓋沿舊制。

孫

曾孫

元康四年。涓玄孫郎丘公士元。詔復家。

淮陰侯韓

〔補注〕先謙曰.淮陰、班淮縣.亦見淮水注.

初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為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為連敖票客.蕭何言信為大將軍.別定魏趙.為

師古曰.高祀及信傳.並云為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蓋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票音頻妙反.〔補注〕先謙曰.史表票作典.案羅.漢裝

六年封.

五年.十

一年.坐謀反誅.

信	芒侯耏跖 師古曰。耏音而。左氏傳曰宋耏班。跖音之亦反。〔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芒侯昭。脫耏跖一代。齊召南云。此表定史表之誤。
齊王。徙楚。擅發兵。廢為侯。 作乘客。蓋字誤。脩作治粟都尉。或先為連敖與客也。與顏本異。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為定武君。入漢。還定三秦。為都 〔補注〕先謙曰。史表定武作武定。
	六年封。三年薨。亡後。
	九年。侯昭嗣。四年。有罪。免。 孝景三年。昭以故列侯 張 將兵擊 〔補注〕先謙曰。張。廣平縣。先封毛釋之。
	侯申嗣。元朔六年。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免。 師古曰。景帝女也。

	敬市閻侯澤赤
芒、沛縣．亦見睢水注．	〔補注〕先謙曰．敬字誤．當依史表作故．故市、河南縣．
尉．擊項羽．功侯．	以執盾初起從．入漢為河上守．遷為殷相．擊項籍．侯．千戶．功比平定侯．〔補注〕錢大昭曰．平定侯齊受也．受五十四．此五十五．先謙曰．史表殷相作假相．
	四月癸未封．三年薨．
	五十五
吳楚復封．後封趙頃王子舊．	九年．夷侯無害嗣．三十八年薨．
	孝文後四年．戴侯續嗣．八年薨．
	孝景五年．侯穀嗣．四十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柳丘齊侯

〔補注〕先謙曰.索隱.縣屬勃海.錢大昭云.勃海有柳縣.

以連敖從起薛.以三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補注〕先謙曰.史表無八字.三隊將作二隊將.錢大昭

六月丁亥封.十八年薨.

三十九

高后五年.侯安國嗣.〔補注〕錢大昭曰.史表謚定侯.

孝景四年.敬侯嘉成嗣.十年薨.

後元年.侯角嗣.有罪.〔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角月.

元康四年.賜玄孫長安公士元

元康四年.澤赤玄孫之六世子長安上造章世.詔復.〔補注〕先謙曰.復下脫家字.官本有.

魏其嚴侯周止	戎賜
〔補注〕先謙曰.魏其、琅邪縣.史表止作定.	非柳丘.小司馬誤.
以舍人從起沛.以郎中入漢.爲周信侯.定三秦.以爲騎郎將.破項籍東城.侯千戶.〔補注〕錢大昕曰.國本將作從.非.	軍爲將軍.侯八千戶.云.陳涓、盎逮.皆爲此官.
六月丁亥封.十八年薨.	
四十四	
高后五年.侯簡嗣.二十九年.孝景三年.謀反誅.戶三千.〔補注〕先謙曰.史表簡作閒.兩見.國除後.封寶嬰.	三十年薨.
孫	
曾孫	免.戶三千.
元康四年.止玄孫長陵不更廣世.詔復家.	生.詔復家.

祁穀侯繒

〔補注〕先謙曰、祁、太原縣.案穀諡法行見中外曰殺.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譟.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戰彭城.斬項籍.

師古曰、謂之祈王.者嘉其功.故寵號之.許以爲王也.爭惡、罪爭惡地.延壁、壁蟲之名也.〔補注〕叢與曰.追騎.史表作追騎.是.讓王作祈子.擢顧注作鄧王以爲

六月丁亥封.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三年.

五十一

孝文十二年.頃侯胡嗣.十七年薨.

孝景六年.侯它嗣.十九年.元光二年.坐射擅罷.免.

師古曰.方大射而擅自罷去也.〔補注〕先謙曰.徐廣云.射一作酎.

曾孫

元康四年.賀玄孫茂陵公大夫賜.詔復家.

賀

爭惡絕。延壁。侯千四百戶。

寵雙。與今本異。壁冢爲壁、

平悼侯工師喜

〔補注〕錢大昭曰。工師喜。史表作沛嘉。旗顓一作東。公師壹。先豫月下、河南縣。後封濟北式王子逆。

初以舍人從。擊破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雒陽。侯。比費侯賀。千三百戶。

〔補注〕錢大昭曰。賀、費賀也。賀三十一。喜三十二。

六月丁亥封。六年薨。

位次曰三十二、聊城侯

〔補注〕先謙曰。聊城、東郡縣。

十二年。靖侯奴嗣。三十一年薨。

孝文十六年。侯執嗣。十九年。孝景中五年。坐匿死罪。會赦。免。戶三千三百。

魯侯奚

〔補注〕先謙曰、魯、魯國縣。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爲郎、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

〔補注〕先謙曰、史表侯下更有侯字、是、疑奪。奚涓一代。

六年、侯涓亡子、封母

重平

底爲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母侯疵、徐廣云、漢表云魯侯涓、涓死無子、封母疵、是徐所見本作疵、不作底、疑

七

涓

陽侯。死軍事。

侯。十九年薨。

之史表作張是也。毋侯則文之倒誤耳。重平、物海縣。

城父嚴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

初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

〔補注〕錢大昭曰。祇次侯爰類也。頌位次二十

六年封。九年薨。

二十六

孝惠三年。侯開方嗣。七年。高后

孫

曾孫

玄孫

尹恢 故城.城父、沛郡縣.	
陽.功比厭次侯.頃侯諸莊.二千戶. 四.恢二十六.先謙曰.史表無頃侯諸莊四字.疑衍.	
三年.奪爵為關內侯.	
	元康四年.恢玄孫之子 六世 新豐簪褭般.詔復家. 〔補注〕先謙曰.此下誤一格.官本不誤.

任侯張越〔補注〕先謙曰。任。廣平縣。	棘丘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爲車騎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表。有功下有侯字。是。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治粟內史。入漢。以上〔補注〕先謙曰。史表。治上有
六年封。十六年。高后三年。坐匿死罪免。戶七百五十。	六年封。十四年。高后元年。有罪免。戶九〔補注〕先謙曰。史表。華

侯
襄

羣守聚，定西魏地功，侯。

以字。此著。

百七十。

侯篤士伍。

河陵頃侯郭亭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阿陵。涿郡縣。河字誤。

以連敖前元年從起單父，以塞路入漢，還定三秦，屬周呂侯，以都尉擊項籍功，侯。

師古曰：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補注〕先謙曰：史表路作疏。徐廣云：一作塞路。一云以梁入漢中。

七月庚寅封。二十四年薨。

二十七

孝文三年，惠侯歐嗣。二十二年薨。

孝景二年，侯勝客嗣。八年，有罪，免。

〔補注〕錢大昭曰：勝非譌。史表作侯勝客，是。

	昌武 〔補注〕先謙曰.史表究作甯.
	初以舍人從.以郎入漢.定三秦. 〔補注〕先謙曰.史表騎作中.九百下有
	孝惠六年.
南 中六年.靖侯延居紹封.十五年薨. 〔補注〕先謙曰.南.縣名.	孝景中元 〔補注〕蘇輿曰.元字當
元光六年.侯則嗣.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光五年.侯德嗣.四 〔補注〕沈欽韓曰.此在保辜限也.唐闘訟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
元康四年.亭玄孫茂陵公乘賢.詔復家.	

靖信侯單究

昌武、郡東縣.

以郎騎將軍擊諸侯.侯九百戶.功比魏其侯.

八十字.下丁義亦爲郎騎.魏其侯.周止也.止四十四.此五十五.

七月庚寅封.十三年薨.

四十五

惠侯如意嗣.四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惠作夷.

四年.侯賈成嗣.十六年薨.

衍.史表多衍元字.而此處無之.先謙曰.史表作康侯.

年.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戶六百.

十日.以它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限內死者.皆依殺人論.與漢制同.先謙曰.史表據作得.附見.

元康四年.究玄

高宛制侯丙猜〔補注〕先謙曰，高宛，千乘縣，亦見瓠子水注。史表宛作苑，猜作倩，索隱音七淨反。	
初以客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項籍，侯，千六百五戶，比斥丘侯。〔補注〕錢大昭曰，斥丘侯唐厲也。厲四十，此四十一。先謙曰，史表客作舍人。	
七月戊戌封，七年薨。	
四十一	
孝惠元年，簡侯得嗣，三十年薨。	六世
孝文十六年，平侯武嗣，二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平作孝。	孫之孫 七世 陽陵公乘萬年，詔復家。
建元元年，侯信嗣，三年，坐出入屬車間，免。戶三千二百。師古曰，天子出行，陳列屬車，而輒至於其間。	

六世

七世

元康四年，猜玄孫之孫高宛大夫齡詔復家。

八世

元始三年，猜玄孫之曾孫內，詔賜爵關內侯。

宣曲

〔補注〕錢大昭曰，史記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

〔補注〕先謙

七月戊

孝文十一年，侯通嗣。十七年，有罪，赦爲鬼薪，戶千一百。

〔補注〕

元康四年，義曾

齊侯丁義 貨殖傳有宜曲任氏。	終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絳陽。王念孫云。下
秦。破籍。軍滎陽。爲郎騎將。破鍾離昧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戶。 曰。史表。郎騎下無將字。	以越將
戊封。三十二年薨。	
四十三	
孝景中五年。復封。十一年。有罪免。 宋一新曰。案史表通中五年復封。中六年免。僅一年。十字衍。先謙曰。發婁縣名。 發婁	
孫	後四年。
孫陽安公士年。詔復家。	

陵齊侯華毋害

〔補注〕有毋害曾孫於陵大夫告。則絳陵乃於陵之爵。（上文南安、唐如。高苑、諸侯皆其證。）於陵、濟南縣。絳陽又絳陵之誤。濟水注以爲河東之絳縣。非也。

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戶。從攻馬邑及布。

七月戊戌封。三十五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高六年至文三年。爲二十五年。三字誤。

四十六

孝文四年。共侯勃嗣。十六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勃齊。

侯祿嗣。七年。孝景四年。坐出界。耐爲司寇。戶千五百。

〔補注〕蘇輿曰。殺常爲寇。

元康四年。曾孫於陵大夫告。詔復家。

〔補注〕錢大昭曰。曾孫上脫毋害二字。

東

〔補注〕錢大昭曰。續志。東平有茅鄉城。沈欽韓曰。一統志。茅鄉

以舍人從起碭。至霸上。

〔補注〕先謙

〔補注〕錢大昭曰。位次

孝文三年。侯告

師古曰。嗣爵十三年至孝文十

元康

茅敬侯劉到

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南。古茅國。周公子所封。謂之東茅者。以解州平陸縣西南亦有茅城。古茅戎之邑。而別之。先謙曰。史表到作劉。後有劉到。此作劉。是。

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破臧荼侯。捕韓王信。爲將軍。邑益千戶。

曰。邑室當作室。邑史表不。騎二隊。郎二隊將也。

八月丙辰封。二十四年薨。

四十八

內。劉。劉、孜平。皆四十八。而三十八無人。歷當作三十八。

嗣。十二年。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

六年而免也。事謂役使之。員數也。〔補注〕蘇輿曰。十二年當作十三年。先謙曰。史表告作吉。兩見。

孫

四年。到曾孫鮦陽公乘咸。詔復家。

師古曰。鮦音紂。〔補注〕先謙曰。鮦陽、汝南縣。說詳志。

斥

以舍人初從起

師古曰。初爲戚武侯。後更封斥丘也。

丘懿侯唐厲

〔補注〕先謙曰.斥丘、魏郡縣.

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卻敵.爲東郡都尉.破籍.侯成武.爲漢中尉.擊布.爲斥丘侯.千戶.

〔補注〕先謙曰.爲東部十字.史表作爲東郡都尉擊破籍武城.徐廣云.一作城武.先謙案.東郡是也.破籍下侯字衍.徐注是其明證.顏云.初爲成武侯.誤也.

八月丙辰封.二十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高六年至文八年.爲三十年.二當爲三.

四十

孝文九年.共侯朝嗣.十三年薨.

後六年.侯賢嗣.四十三年薨.

元鼎二年.侯尊嗣.二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元鼎五年.國除.二年.當爲四年.

臺定侯戴野 〔補注〕先謙曰。臺、濟南縣。亦見濟水注。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率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補注〕錢大昭曰。申屠嘉傳爲隊率。一作隊帥。朱軫爲隊帥。是也。先謙曰。賈、劉	
八月甲子封。二十五年薨。	
三十五	
孝文四年。侯午嗣。二十二年。孝景三年。坐謀反誅。〔補注〕先謙曰。史表午作才。兩見。	
孫	
曾孫	元康四年。厲曾孫長安公士廣意。詔復家。
元康四年。野玄孫長陵上造昌。詔復家。	

安國武侯王陵

〔補注〕先謙曰.安國.中山縣.國除後.封趙共王子吉.

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定天下.侯.五千戶.

〔補注〕齊召南曰.史表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云云.以陵本傳核之.似此表是.

以將軍擊燕代.

貫.史表無代字.

八月甲子封.二十一年薨.

十二

高后八年.哀侯忌嗣.一年薨.

孝文元年.終侯斿嗣.三十九年.

〔補注〕先謙曰.史表斿作游.徐廣云.一作昭.

建元元年.安侯辟方嗣.二十年薨.

元狩三年.侯定嗣.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樂成節侯丁禮 〔補注〕先謙曰.樂成.河閒縣.	
以中涓騎從起碭.爲騎將.入漢定三秦.爲正奉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爲樂成侯千戶.	
八月甲子封.二十六年薨.	
四十二	
孝文五年.夷侯馬從嗣.十八年薨.	
後七年.武侯吾客嗣.四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武侯客.	
元鼎二年.侯義嗣.三年.坐言五利侯不道.棄市.戶二千四百. 〔補注〕先謙曰.五利侯樂大.	
玄孫	元康四年.陵玄孫長安公乘襃.詔復家.

辟陽幽侯審食其〔補注〕先謙曰：辟陽、信都縣。	
以舍入初起侍呂后、孝惠，二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侍從，一歲，侯。〔補注〕蘇輿曰：二歲，漢之二年也。據紀，事在二年四月。史表作補三年，誤。	
八月甲子封，二十五年，爲淮南王長所殺。	
五十九	
孝文四年，侯平嗣，二十一年，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補注〕朱一新曰：二年，史表作三年，是。	六世
	七世 元康四年，禮玄孫之孫長安公士禹，詔復家。
元康四年，食其曾孫茂陵公乘非，詔復家。	

鄡成制侯周緤

師古曰.鄡音苦.又音普肯反.緤音息列反.〔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蒯成.索隱晉地道記屬北地.蒯音苦壞反.一音裴.小顏音普肯反.據此.是小司馬所見顏注漢書亦作蒯.不作鄡也.史表作尊侯.傳作貞侯.案此作鄡成.是.菲緤傳.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籍滎陽.絕甬道.從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楚漢分鴻溝.以緤為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二千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三千三百戶.

八月甲子封.十七年薨.

二十二

侯昌嗣.有罪免.

長沙

〔補注〕朱一新曰.此表末格皆不載郡名.獨此偶一見之.索隱不引此而引地道記.疑小司馬所見漢表.無長沙二字.

鄲

師古曰：鄲，沛之縣也。音多。〔補注〕先謙曰：鄲縣見志，亦見淮水注。

孝景中元年，康侯應以昌弟紹封，一年薨。

中三年，侯仲居嗣，三十四年，元鼎三年，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城旦。

如淳曰：食貨志：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中三年作中二年。

元康四年，緤曾孫長安公士禹，詔賜黃金十斤，復家。死亡子，復免。

沛

元始元年，緤玄孫護，以詔書為次復禹同產弟子。子死亡子，絕。

安平敬侯鄂秋

〔補注〕先謙曰.孫韋安平.注云侯國.涿郡安平非侯國.此蓋讓軍之安平.也.國除後.封楊敞.鄂秋.史表作鄂千秋.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因故侯.二千戶.

師古曰.先以食邑.因就封之也.非見蕭何傳.

八月甲子封.十二年薨.

六十一

孝惠三年.簡侯嘉嗣.九年薨.

高后八年.頃侯應嗣.十四年薨.

孝文十四年.煬侯寄嗣.二十五年薨.

孝景後三年.侯但嗣.十九年.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安通.遣王書稱臣盡力.棄市.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與淮南王女陵通.

元康四年.秋玄孫之子

北平文侯張 〔補注〕先謙曰、北平、中山縣。	
以客從起武陽.至霸上.爲常山守.得陳餘.爲代相.徙趙相.以代相侯.爲計相四歲.淮南 如淳曰.計相、官名.但知計會.〔補注〕先謙曰.史表及傳.武陽作陽武.	
八月丁丑封.五十年薨.	
六十五	
孝景六年.康侯奉嗣.八年薨.	六世 解大夫.后.詔復家.
後元年.侯類嗣.七年.建元五年.坐臨諸侯喪後.免.	
曾孫	
玄孫	

蒼

相十四歲千二百戶。是計會誤倒。

元康四年蒼玄孫之子

六世

長安公士蓋宗詔復家。

高胡侯陳夫乞	〔補注〕先謙曰.史表標高胡二字.案歷漢志闕.是以高胡爲縣名.先謙案.其石侯狀下亦云比高胡侯.或以爲封高鹽胡.非也.胡一作淵.又史表鹽中侯.中蓋忠之譌.
以卒從起杠里.入漢.以都尉擊籍.將軍定燕.千戶.	〔補注〕先謙曰.燕下奪侯字.史表有.
六年封.二十五年薨.	
八十二	
孝文五年.煬侯程嗣.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史表煬作殤.
元康四年.夫乞玄孫長陵公乘勝之.詔復家.	

厭次侯.爰類 〔補注〕先謙曰.柴際厭次、晉地道記屬平原.爰類、史表作元頃.證中侯.案厭次、平原富平縣也.見志.	
以慎將元年從起畱.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 師古曰.以隨愼爲將也.〔補注〕蘇輿曰.愼將、蓋其時官名.若重將之比.顏訓疑非.其實.先謙曰.史表元年上有前字.	
六年封.二十二年薨.	
二十四	
孝文元年.侯嗣.五年謀反誅. 〔補注〕先謙曰.侯下奪賀字.史表賀字兩見.	元康四年.類玄孫之子 六世 陽陵公士世.詔復家.
孫	元始三年.類玄孫之孫 七世 萬.詔賜爵關內侯.
曾孫	
玄孫	

平皋煬侯劉它

師古曰.它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平皋.河內縣.亦見河水注.

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功比軑侯.侯五百八十戶.實項氏.賜姓.

師古曰.軑音大.又音第.〔補注〕先謙曰.軑侯、黎朱蒼也.蒼百二十.它百二十一.史表作功比戴侯彭祖非也.彭祖百二十六.

七年十月癸亥封.十年薨.

一百二十

孝惠五年.共侯遠嗣.二十四年薨.

〔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二作三.是.先謙曰.官本作三.

孝景元年.節侯光嗣.十六年薨.

建元元年.侯勝嗣.二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元康四年.它玄

復陽剛侯陳

〔補注〕先謙曰、復陽、清河縣、亦見淇水注、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籍、侯千戶、

七年十月甲子封、三十一年薨、

四十九

孝文十一年、共侯嘉嗣、十八年薨、

六世

孝景六年、康侯拾嗣、二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五、齊召南云、作三、非也、計孝景六年至元朔元年、恰二十五年、監本

孫之孫

七世

長安簪褭勝之、詔復家、

元朔元年、侯彊嗣、七年、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彊作疆、

胥

別本誤，今從宋本。

玄孫

元康四年，胥曾孫雲陽簪褭幸，詔復家。

六世

元始元年，胥玄孫之子傳，詔賜帛百疋。

陽河齊侯其石

〔補注〕先謙曰.宋祁注云上黨.先謙案.上黨郡有陽阿縣.河字誤.齊侯其石.史表作齊哀侯甯.雖名.沁水注云.陽泉水東逕陽泉城南.卽陽阿縣之故城也.高帝封卞訢爲侯國.則又不名其石矣.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戶.功比高湖侯.

〔補注〕錢大昭曰.高湖侯陳夫乞也.夫乞八十二.石八十三.

十一月甲子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當作十月甲子.復蹈及此以十月甲子封.後柏至以十月戊辰封.知此一字衍.朱一新云.史表作十月.

八十三

十年.侯安國嗣.五十一年薨.

孝景中四年.侯年嗣.三十三年薨.

〔補注〕沈欽韓曰.史表云中絕.故此下更封埤山.

埤山 師古曰.埤音脾.又音婢.〔補注〕先謙曰.埤山縣名.索隱音畢.

元鼎四年.共侯章更封.十三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元鼎四年至元封元年止.當云三年.十字衍.

元封元年.侯仁嗣.征和三年.坐祝詛要斬.

柏至靖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益作温．

以駢鄰從起昌邑．以說衞入漢．師古曰．二馬曰駢．駢鄰謂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衞謂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為

十月戊辰．封．十四年．高后元年．有罪免．〔補注〕先謙曰．史

五十八

孝文元年．簡侯祿嗣．十

元康四年．石玄孫之子

六世

長安官大夫益壽．詔復家．

十五年．侯昌嗣．三十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哀侯昌．公劉表．

元光二年．侯安如嗣．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共侯如

元狩三年．侯福嗣．五年．元鼎二

許盎	
以中尉．擊籍．侯千戶．衛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姚氏．轄解．蠡比解也．	
三年復封．六年薨．表作七月．	
四年薨．	元康四年．盎玄孫之子長安公士建．詔復家． 六世
二年薨．孝景後三年爲太常．	
十三年薨．安．此脫謚．文有倒誤．	
年．坐爲姦．爲鬼薪．	

中水嚴侯呂馬童

〔補注〕先謙曰、中水、涿郡縣。

以郎騎將漢元年從好時，以司馬擊龍且，復共斬項籍，侯，千五百戶。

〔補注〕先謙曰、從下當有起字、史表有。

正月己酉封，三十年薨。

百一

孝文十年，夷侯瑕嗣，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瑕作假。

六世

十二年，共侯青眉嗣，三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十二年作十三年、眉作肘。

七世

元康四年，馬童玄孫之孫長安

建元六年，靖侯德嗣，一年薨。

元光元年，侯宜城嗣，二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城作成。

杜衍嚴侯王翳

如淳曰。翳音翠。師古曰。音之庶反。〔補注〕先謙曰。史表王翳。宋祁引漢表作翳。項羽傳亦作翳。是漢表之譌已久。杜衍、南陽縣。亦見淯水注。

以中郎騎漢王二年從起下邳。屬淮陰侯。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中郎騎。史表作郎中騎。與楊喜同。漢初但有郎中。無中郎。二年。史表作三年。

正月己酉封。八年薨。

百二

高后六年。共侯福嗣。七年薨。

孝文五年。侯市臣嗣。七年薨。

十二年。侯舍嗣。二十四年。有罪。爲鬼薪。戶三千四百。〔補注〕先謙曰。史表舍作翕。

公士建明。詔復家。

赤泉	
以郎中騎漢王	
正月己酉封.十	
孝文十二	孝景後元年.侯郢人以嗇子紹封.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彊侯.徐廣云.彊一作最.
孝景四年.侯毋害嗣.六年坐詐紿人贓六百免.	元光四年.侯定國嗣.十三年.元狩五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嗇曾孫長安大夫安樂.詔復家.
元康四年.喜玄	

嚴侯楊喜〔補注〕錢大昭曰.後漢楊震碑作憙.	
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籍.侯千九百戶.	
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十八年薨.	
百三	
年.定侯敷嗣.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敷作殷.	子恢 六世 代復
臨汝 中五年.毋害復封.十二年.元光二年.有罪免.〔補注〕先謙曰.東漢有臨汝縣.屬豫章.疑即此.國除後.封灌賢.	子譚 七世 代〔補注〕宋祁曰.汪本代下有復字.先謙曰.官本有復字.
曾孫	子並代.永始元 八世 年.賜帛百疋.
孫茂陵不更孟嘗.詔賜黃金十斤.復家.	元始二年.求復不得.

朝陽齊侯華寄	棘陽嚴侯
〔補注〕先謙曰.朝陽、濟南縣、亦見河水注.國除徙.以封廣陵厲王子壹.	〔補注〕先謙曰.棘陽、南
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羽.復攻韓王信.侯千戶.	以卒從.起湖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
三月壬寅封.十二年薨.	七月丙申封.二〔補注〕先謙曰.史作丙
六十九	八十一
高后元年.文侯要嗣.二十一年薨.	孝文六年.侯但嗣.四〔補注〕先謙曰.
孝文十四年.侯當嗣.三十九年.元朔二年.坐教人上書枉法.耏為鬼薪.戶五千.	元光四年.懷侯武嗣.七年.元朔
曾孫	
元康四年.寄玄孫華明大夫定國.詔復家.〔補注〕先謙曰.泰則、京兆縣.	

杜得臣	涅陽嚴侯呂勝
陽縣。亦見淯水注。	〔補注〕先謙曰、涅陽、南陽縣。後武帝以封最。史表勝作騰。
軍擊項籍。侯二千戶。	以騎士漢三年從出關。以郎中共擊斬項羽。侯。千五百戶。比杜衍侯。〔補注〕先謙曰、杜衍侯王翥。翥百二。勝百四。
十六年薨。展。官本同。	七年封。二十五年、孝文五年薨。子成實非子。不得代。
	百四
十三年薨。史表作寅侯。	
五年薨。亡後。	孫
	曾孫
	玄孫

平棘懿侯林 〔補注〕先謙曰。平棘、常山縣。史表作執、侯執。徐廣云派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置蜀守。用燕	
七年封。二十四年薨。	
六十四	
孝文五年。侯辟彊嗣。有罪。 〔補注〕先謙曰。史表彊作礓。閑見五年。作八年。	元康四年。騰玄孫之子 六世 涅陽不更忠。詔復家。
元康四年。穀昔孫項閭大夫常騷。詔復 〔補注〕先謙曰。項、汝南縣。閭、淮陽縣。不能合	

深澤齊侯趙將夕〔補注〕先謙曰。深澤、中山縣。涿郡有南深澤。地亦相近。史表夕作夜。	摯摯作林摯。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功。侯七百戶。	相侯千戶。
八年十月癸丑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二年薨。〔補注〕蘇輿曰。史表。薨作絕。下云。文十四年復封。與此異。案薨後。不應襲久無嗣。疑此有奪誤。	
九十八	
孝文後二年。戴侯頭嗣。八年薨。	爲鬼薪。
孝景三年。侯循嗣。七年。有罪耏爲司寇。〔補注〕先謙曰。史表循作脩。兩見。	
曾孫	家。死。亡子絕。併爲一。疑有衍文。
元康四年。將夕玄孫平陵上造延世。詔復家。	

臾

中五年。爽胡侯以頭子紹封。二十一年。元朔五年。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爽胡侯當作爽侯胡。官本不誤。臾。疑名。

埤頃侯溫疥

師古曰。埤音詢。又音旬。疥音介。〔補注〕王念孫曰。說文、廣韻、玉篇、集韻、皆無埤字。當作栒。此即右扶風栒邑縣也。作埤者。借字耳。說文。栒、大木。可爲鉏柄。廣韻。相倫、詳旬二切。故顏云。栒音詢。又音旬也。史表作栒。即栒之譌。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破曹谷軍。爲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綰。千九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縮作叔。是。

十月丙辰封。二十五年薨。

九十一

孝文六年。文侯仁嗣。十七年薨。

後七年。侯何嗣。七年。孝景四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文後七年至景四年。止五年。此云七年。不合。史表孝景中元四年（元字當衍。）侯河有罪國除。案薨後不應無嗣。下又云詔復家。則史表爲是。先謙曰。史表何作河。兩見。

曾孫

元康四年。疥玄孫長安公士福。詔復家。

歷簡侯程黑 〔補注〕先謙曰。歷、信都縣。史表作磿。	
以趙衛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爲將軍。攻臧荼有功。封千戶。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薨。	
九十二 〔補注〕錢大昭曰。九十二有王翳人。此當是九十七。史表作九十三。非。說見高陵侯下。	
高后三年。孝侯黿嗣。二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黿作鼃。	元康四年。黑玄孫之子 六世
孝文後元年。侯竈嗣。十四年。孝景中元年。有罪。免。	元始五年。詔賜黑代復
曾孫	
玄孫	

武原靖侯衞胠 師古曰、胠音祛。又音祛。〔補注〕周壽昌曰、宋麗、漢表胠作怯。音怯、與顏所見本異。先謙曰、武原、楚國縣。國除、後封代共王子罷軍。	
漢七年、以梁將軍從。初起、擊韓信、陳豨、黥布軍、功侯。二千八百戶。功比高陵侯。〔補注〕錢大昭曰、高陵侯王虞人也。虞人九十二。此九十三。史表作九十二。非。先謙曰、史表七年作四年。	
十二月丁未封。八年薨。	
九十三	
孝惠四年。共侯寄嗣。三十七年薨。	長安。簪褭弘。詔復家。
孝景三年。侯不害嗣。三十年。後二年。坐葬過律、免。〔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景帝時原侯衞不害。坐葬過律、奪國。卽其事。惟少一武字。蘇輿曰、三十年、當作十三年。文誤倒。	者安舒。關內侯。
曾孫	
元康四年。胠玄孫郭公乘堯。詔復家。〔補注〕先謙曰、郭、郿鄉也。扶風縣。	

槀祖侯陳

師古曰.槀音公老反.牿音口駭反.〔補注〕王念孫曰.槀當爲槖.字之誤也.泗水注.高帝封陳錯爲槖侯.五行志.山陽槖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槖.縣名.音拓.地理志.山陽郡槖.臣瓚曰音拓.則字本作槖.而師古此注音公老反.失之矣.索隱.漢志.槖縣屬山陽.司

高帝七年爲將.從擊代.陳豨有功.侯.六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表.將下有軍字.

十二月丁未封.七年薨.

百二十四

孝惠三年.懷侯嬰嗣.十九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

孝文七年.共侯應嗣.十四年薨.

後五年.節侯安嗣.三十一年薨.〔補注〕先謙曰.此以安爲千秋父也.史表.侯安下云不得千秋父.徐廣云.千秋父以元朔元年立.

元狩二年.侯千秋嗣.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鍇

馬所見本正作槀.故引漢志爲辭.今本宋鑒亦作槀.則後人以顏注改之也.通當依史表作祗.蔡邕獨斷說.醫注云.治典不殺曰祗.

元康四年.錯玄孫之子〔補注〕先謙曰.官本主作王.

六世

茂陵公乘主儒.詔復家.

宋子惠侯許瘛

師古曰.瘛音充制反.〔補注〕先謙曰.宋子、鉅鹿縣.亦見濁漳水注.

以漢三年用趙右林將初擊定諸侯.五百三十六戶.功比歷侯.

師古曰.林將、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補注〕錢大昭曰.歷侯程黑也.黑九十七.〈表在九十二誤.〉此九十九.蘇輿曰.侯下當更有侯字.先謙曰.史表右作羽.是.此誤字.顏依文釋之.

二月丁卯封.四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

九十九

十二年.共侯留嗣.二十五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留作不疑.

孝文十年.侯九嗣.二十二年.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免.

曾孫

玄孫

	猗氏敬侯陳遬 師古曰，遬，古速字。〔補注〕先謙曰，猗氏，河東縣。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千一百戶。
	三月丙戌封，十一年薨。
	位次曰五十長陵侯。
六世	孝惠七年，靖侯支嗣，三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支作交。
七世 元康四年，瘛玄孫之孫宋子大夫酒，詔復家。	孝景三年，頃侯羌嗣，一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史表羌作差。
	元康四年，遬曾孫猗氏大夫胡，詔賜黃金十斤，復家。

清簡侯室中同 〔補注〕先謙曰、清、東郡縣、亦見河水注。室中同、史表作空中。祝同、徐廣云、空一作窒。索隱望中。姓、見風俗通。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戶千。 〔補注〕錢大昭曰、彭侯、秦同也。同七十、此七十一。	
三月丙戌封、五年薨。	
七十一	
孝惠元年、頃侯聖嗣、二十二年薨。	
孝文八年、康侯鮪嗣、五十二年薨。	
元狩三年、共侯古嗣、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古作右。	
元鼎四年、侯生嗣、一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同玄孫高宛簪褭武、詔復家。

彊圉侯畱勝	彭
〔補注〕先謙曰。吳卓信云。彊涿郡琅彊也。先謙案。琅彊不得聞稱彊。閫疑。史表。圉作簡。勝作畱。彊作彊。蓋誤。	〔補注〕錢大昭曰。宋縣。後表在東海。今脫。王子侯表
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補注〕錢大昭曰。彭侯表同七十一。此七十二。	
三月丙戌封。三年薨。	
七十二	
十一年。戴侯章。復嗣。二十九年薨。〔補注〕先謙曰。父名章。復子不得名復。史表無復字。是。	
文侯三年。侯復嗣。二年。有罪免。〔補注〕先謙曰。史表。孝文十三年。侯復元年。十五年。侯復有罪。國除。是文侯三年。當爲孝文十三年。	
元康四年。勝曾孫長安大夫定。詔復家。	

簡侯秦同

彭侯強.下注東海.又彭侯劉屈氂.晉灼云.東海縣.然東海無彭縣.錢坫曰.同玄孫爲賁公士.賁亦屬東海.然則彭爲賁縣地矣.郡國志.賁縣有䣥亭.古䣥彭字.疑此彭即䣥.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戶.

三月.丙戌封.二十二年.薨.

七十

孝文三年.戴侯執嗣.二十三年.薨.

孝景三年.侯武嗣.十一年.後元年.有罪.免.

曾孫

元康四年.同玄孫賁公士壽王.詔復家.

吳房嚴侯楊武

（補注）先謙曰、吳房、汝南縣、亦見灈水注、

以郎中騎將漢元年從起下邽、擊陽夏、以騎都尉斬項籍、侯、七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陽夏作夏陽、

三月辛卯封、三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二月辛巳、

九十四

孝文十三年、侯去疾嗣、二十五年、孝景後三年、有罪、耏爲司寇、

（補注）先謙曰、嗣字誤、官本作嗣、史表十三年作十二年、後三年作後元年、

元康四年、武孫霸陵公乘談、詔賜黃金十斤、復家、亡子絕、

談兄孫爲次復、亡子絕、

（補注）先謙曰、次復、猶上云代復、

甯

（補注）先謙曰、史表亦作甯、宋[illegible]、漢表甯、

（補注）蘇輿曰、自文十

嚴侯魏遬	昌圉侯
陽屬濟南郡。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嚴字下。有陽字也。遬。史表作遫。亦見匈奴傳。嚴郎河內之脩、武縣。嚴陽、太山縣。非濟南。	（補注）先謙曰、昌、圉邢縣。後封城陽頃王子羗。史表旅作盧。案遷。漢表姓旅。張郎說。
以舍人從碭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功。侯千戶。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韓信。起無鹽。定齊。擊項羽。
四月辛卯封。三十五年薨。	六月戊申封。三十四年薨。
七十八	百九
孝文十六年。共侯遬嗣。八年薨。	孝文十五年。侯通嗣。十一年。孝景三年。
孝文後元年。侯指嗣。三年。坐出國界。免。六年至後七年。止一年。據上八年推之、孝當景。元年。此誤。史表正作孝景元年。	孫
曾孫	曾孫
元康四年。遬玄孫長安公士。詔復家。	元康四年。卿玄孫昌上造。光詔賜黃金

旅卿

古弢弓字.是旅當爲弢.亦見匈奴傳.

又與韓王信於代.侯千戶.

坐謀反誅.

子賜代.死.亡子絕.有同

六世

產子.元始二年求不得.

十斤.復家.

共嚴侯旅罷師	閼氏節侯
師古曰。共音恭。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皮。〔補注〕先謙曰。共、河內縣。亦見清水注。	〔補注〕先謙曰。柴疑。縣名。屬安定。閼氏即烏氏也。詳涇水注。以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擊項籍。又攻韓王信於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表起下有臨淄二字。是。	以代大與漢王三年降。爲鴈門師古曰。大輿、主羣祿之官。〔補注〕先謙曰。大
六月壬子封。二十六年薨。	六月壬子封。四
百一十四	一百
孝文七年。惠侯黨嗣。八年薨。	十二年。共侯它
十五年。懷侯高嗣。五年薨。亡子。〔補注〕先謙曰。史表高作商。	孝文二年。文侯遺以它
元康四年。罷師曾孫霸陵爵褒信。詔復家。	十六年。共侯勝
	孝景六年。侯平嗣。二十九年。元〔補注〕蘇輿曰。二十九

安丘懿侯	馮解散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安丘.琅邪縣.後封高密頃王子常.	上黨遝氏之闕.與絮當之.非是.說見馮閣傳.史表.散作敢.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一歲五月.以執盾入漢.以司馬擊項羽.以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表.執盾作執鈹.一歲作二歲.二千戶作三千戶.	守.以將軍平代反寇.侯千戶.與、史表.作太尉.索隱.漢表作太與.音余.
七月癸酉封.十二年薨.	年薨.
六十七	
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補注〕王念孫曰.十二年.景祐本作十三年.是也.孝文十三年至孝景二年.凡	嗣.一年薨.亡後.
孝景三年.敬侯執嗣.一年薨.	遺腹子嗣.十四年薨.
四年.康侯新嗣.三十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新作訢.	之嗣.十三年薨.
元狩元年.侯拾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謀盜鹿.師古曰.搏揜、謂拘繫揜縣人而攫其物也.搏字或作博.一曰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	鼎五年.坐酎金免.年.常作三十九年.

張說	
定代侯，二千戶。	
十三年。	元康四年，說玄孫之子陽陵上造舜，詔復。（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有家字，是。先謙曰：官本有家字。
又摶揜，完為城旦。財也。（補注）先謙曰：史表，揜作揗，留見。	

襄平侯

〔補注〕先謙曰.襄平、臨淮縣.國除後封廣陵厲王子聖.

父城以將軍從毄破秦.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

〔補注〕錢大昭曰.平定侯齊受也.受五十四.通當是五十六.尚闕此位次.先謙曰.史表.城作成.與高紀合.

九月丙午封.五十二年薨.

〔補注〕錢大昭曰.孝文元年.通以誅諸呂定策.益封二千戶.

六十六

孝景中三年.康侯相夫嗣.

〔補注〕錢大昭曰.景紀三年.襄平侯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殺嘉.復故爵.論恢說如法.晉灼云.紀通子也.孝孫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恭.正與此合.嘗更名書孚.大昭案.晉說非也.通封在高帝八年.四五十二年

元朔元年侯夷吾嗣.十九年.元封元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通玄孫長安簪褭萬年.詔復家.

紀通

侯，戰好時，死事，子侯。

比平定。是戚非通，差以父功次子位也。

十九年，薨。

薨。正孝景中三年。豈得謝去三年上中字。以就己意。詔書稱嘉爲襄平侯。則嘉嗣封在相夫前。以嘉爲通別名則可。以爲相夫更名非也。

龍陽敬

〔補注〕先謙曰。據汝水注。葉山博縣有龍鄉故城。高帝封陳署

以卒從漢王元年起霸上。以謁

〔補注〕先謙曰。

九月己未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

高后七年。侯堅嗣。十八

侯陳署	平嚴侯張瞻師
爲侯國．是陽字蓋衍．史表作龍．案陳．廬江有龍舒縣．蓋其地．不若爵說爲長．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繁莊侯獻讙．王念孫云．前已有平侯工師喜．此平卽繁．蜀郡縣也．繁平聲近而字通．若詩之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左右矣．
者擊項籍．斬曹咎．侯戶千．官本作千戶．	以趙騎將漢王五年從擊諸侯．比吳房侯．千五百戶．〔補注〕先謙曰．吳房侯楊武九十四．此九十五．史表五年作三年．
封．十八年薨．後九月．官本己作乙．	九年十二月壬寅封．八年薨．
八十四	九十五
年．孝文後元年．有罪免．	孝惠五年．康侯慘嗣．三十七年薨．師古曰．僇音繆．〔補注〕先謙曰．史表僇作昫獨．一云侯僇．
	孝景四年．侯寄嗣．
	侯安國嗣．不得年．元狩元年．爲人所殺．〔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中三年．
	玄孫

陸量侯須無 如淳曰。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陸梁侯須毋。索隱。陸梁地今在江南。	
詔以爲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 〔補注〕先謙曰。史表無諸字。是。	
三月丙戌。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丙戌作丙辰。官本三年作二年。	
七百三十	
十二年。共侯桑嗣。三十四年薨。	元康四年。瞻師玄孫之六世子敏上造連城。詔復家。 〔補注〕錢大昭曰。古繁作緐。故譌爲敏。
孝文後三年。康侯慶忌嗣。五年薨。	
孝景元年。侯冉嗣。四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高景侯周成 〔補注〕先謙曰。史表標高京二字。徐廣云。一作景。則高景是縣名。	
父苛以內史從。擊破秦。為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守滎陽。功比辟陽侯。罵項 〔補注〕錢大昭曰。辟陽侯審食其五十九。成六十。朱一新曰。案周昌傳。苛以卒史從。此云內史。漢。史表	
四月戊寅封。三十五年。孝文侯五年謀反。下獄死。	
六十	
子	
孝景中元年。侯繩應以成孫紹封。 〔補注〕先謙曰。繩、釋名。繩濰同字。此縣蓋以水氏。濰水注可證。	
侯平嗣。元狩四年。坐為太常不繕園屋。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不繕治園陵。	元康四年。無曾孫鄗陽秉鐸聖。詔復家。 師古曰。乘鐸。武功爵第六級。
元康四年。成玄孫長安公大夫賜。詔復家。	

離侯	
四月戊寅封。楚漢春秋亦闕。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補注〕錢大昭曰。四月五字當下一格。楚漢以下二十二字。疑是注文。上脫師古曰三字。蘇輿曰。史表索隱云。按楚漢春秋亦闕。漢表。成帝時云云。與此文同。〔日旁	籍死事。亦作內子侯。史。

鄧弱	義陵侯吳郢 （補注）先謙曰。史表郢作程。通用字。義陵。武陵縣。
日旁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 占驗無日字。）是小司馬所見本。但無楚漢六字。成帝以下。蓋班元文也。先謙曰。史表滑作溍。日旁占驗書見藝文志。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九月丙子封。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子作午。
	百三十四
	孝惠四年。侯重嗣。十年。高后七年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史表重作碬。兩見。

宣平武侯張

〔補注〕先謙曰。宋屬楚漢春秋南宮侯張耳。此作宣平侯敖。敖耳子。辨平錢箸時。耳已薨故也。案耳未爲南宮侯。楚漢不足徵信如此。

嗣父耳爲趙王。坐相貫高等謀反。廢王爲侯。

九月。封十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本傳敖。高后六年薨。自高帝九年至高后六年。正十七年。下高后二年。二是七之訛。

三

師古曰。張耳及敖。尊爲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

高后二年。侯偃爲魯王。孝文元年復爲侯。十五年薨。謚共。

〔補注〕先謙曰。史表偃上有信平二字。徐廣云。改封信平。下又云以故魯王爲南宮侯。此並失載。偃與孝惠後宮子彊同時封。臨在高后元年。異姓王表是。此

六年。哀侯歐嗣。十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六年作十六年。

孝景中三年。侯王嗣。十四年。有罪免。

〔補注〕先謙曰。王當爲生。史表及傳可證。

敖

說。信平即新平。淮陽縣。南宮說詳張耳下。

睢陵

元光三年。侯廣國以王弟紹封。十八

〔補注〕先謙曰。史表陵作陽。案公痲裘作睢睦。傳同。史裘說。王亦

元鼎二年。侯昌嗣。十二年。太初二年。坐爲太常乏祠免。

師古曰。祠事有闕也。

年薨．

當作生．八當爲七．見耳傳．

元始二年．侯慶忌以敖玄孫紹封千戶．

〔補注〕先謙曰．據本傳．紹封宣平．表脫宣平二字．

信都〔補注〕先謙曰。信都縣。

高后八年四月丁酉。侯侈以魯太后子封。孝文元年。以非正免。

樂昌〔補注〕先謙

四月丁亥。侯受

〔補注〕錢大昭曰。傳。受作壽。侈蓋皆敖前婦子。故

元康四年。耳玄孫長陵公乘遂。詔復家。

東陽武侯張相如 〔補注〕先謙曰：東陽，清河縣，後封清河王子宏。臨淮亦有東陽，非侯國。柴陽誤。	
高祖六年爲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封，三十二年薨。	
百一十八	
孝文十六年，共侯殷嗣，五年薨。	
後五年，戴侯安國嗣，六年薨。	
孝景四年，哀侯彊嗣，十三年，建元元年薨，亡後。	曰，東郡縣。以魯太后子封，元年免。云，非正。
玄孫	

	慎陽侯樂說 如淳曰.愼音震.師古曰.字本作滇.音眞.後誤作愼耳.滇陽、汝南釋名也.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地理
	淮陰韓侯信舍人.告信反.侯二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三千戶.
	十二月甲寅封.五十一年 〔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
	一百三十
元康四年.相如玄孫之 六世 子茂陵公乘宣.詔復家.	孝景中六年.靖侯願嗣.四 〔補注〕先謙曰.史表.願下有之字.
	建元元年.侯買之嗣.二十二年.元狩五年.坐鑄
	曾孫
	玄孫

說 志仍作慎.亦見淮水注.史表樂作欒.		開封愍. 〔補注〕先謙曰.開封、河
千戶.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旅罷師〔補注〕錢大昭曰.共侯
羹.		十二月丙辰封.
		百一十
年堯.	元康四年.說玄孫之子長安公士通.詔復家. 六世	十二年.夷侯青〔補注〕先謙曰.史表[illegible]
白金棄市.		孝景中三年.節侯假嗣.
		元光五年.侯睢嗣.十八〔補注〕錢大昭曰.
		玄孫

侯陶舍 南縣.亦見攝水注.	
尉擊燕百十四.代侯.比此百十五.共侯.二千戶.	
一年薨.	
五	
嗣.四十八年薨.帝時爲丞相.	六世
十七年薨.	七世 元康四年.舍玄孫之孫長安公士元始.詔復家.
元狩五年.坐酎金免.元狩當作元鼎.	

禾成孝侯公孫昔	堂陽哀侯孫赤
〔補注〕先謙曰.據國漳水注.禾成作和城.在鉅鹿敬武貫縣之間.史表昔作耳.	〔補注〕先謙曰.堂陽、鉅鹿縣.
以卒漢五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擊陳豨.侯千九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五年作二年.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為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復來.以郎擊籍.為上黨守.擊陳豨.侯.八百戶.
正月己未封.二十年薨.	正月己未封.九年薨.
百一十七	七十七
孝文五年.懷侯漸嗣.九年薨.	高后元年.侯德嗣.四十三年.孝景中六年.有罪.免.
孫	孫
元康四年.昔曾孫霸陵公乘廣意.詔復家.	元康四年.赤曾孫霸陵公乘明.詔復家.

祝阿孝侯高色

〔補注〕先謙曰、祝阿、平原縣、亦見濟水注.史表作高邑.

以客從起畱桑.以上除將入漢.以將軍擊魏、太原、井陘.屬淮陰侯.瞿度軍破項籍、及羅.侯千八百戶.如淳曰.畱桑、邑名.〔補注〕先謙曰.史表桑作栗.叠誤羈上有以字.八百上無千字.

正月己卯封.二十一年薨.

七十四

孝文五年.侯成嗣.十四年.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色玄孫長陵上造弘.詔復家.

長脩平侯杜恬

〔補注〕先謙曰：長脩，河東縣。史表一云杜恪。

以漢王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攻項昌，以廷尉死事，侯，千九百戶。

〔補注〕先謙曰：攻項昌，史表作功比須昌侯。須昌侯趙衍百七，此百八。公卿表孝惠三年，恬為廷尉，下云薨，則死事二字衍。

三月丙戌封，四年薨。

位次曰百八信平侯。

〔補注〕先謙曰：信平，郡新平，淮陽縣。

孝惠三年，懷侯中嗣，十七年薨。

孝文五年，侯意嗣，二十七年，有罪，免。

〔補注〕王念孫曰：史表作侯喜。是，喜與意古字通，此作意，蓋誤為意也。人表司馬喜中山蛇作意。

陽平

〔補注〕先謙曰：陽平，東郡縣。

孝景中五年，侯相夫紹封，三十七年，元封三年，坐為太常與大樂令中可當鄭

師古曰：擇可以為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又闌出

江邑侯趙堯

以漢五年爲御史.用奇計.從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代昌爲御史大夫.從擊陳豨功.侯六百戶.

十一月封.一年.高后元年.有罪免.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作正月辛未封.

鄉人.入擅繇.關闌出入關.免.

營陵侯劉澤	土軍式侯
〔補注〕先謙曰。營陵。北海縣。	〔補注〕先謙曰。土軍。西河縣。亦見河水注。國除後封代
漢三年。為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侯。帝從昆弟。萬一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云。與高祖疏屬劉氏。世為衞尉。萬二千戶。	高祖六年。為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一千一
十一月封。十五年。高后七年。為琅邪王。〔補注〕先謙曰。史表七年作六年。	二月丁亥封。七年薨。
八十八	〔補注〕先謙曰。位次曰二百二十二
	孝惠六年。孝侯莫如嗣。
	孝景三年。康侯
	建元六年。侯生嗣。八年。元朔二
	玄孫

宣義 共王子。鄂客。史裘。式作武。	
百戶。就國。後爲燕相。	
信成侯。曰。信成、清河縣。	
三十五年薨。	元康四年。義玄孫之子六世、〔補注〕先謙曰。阿武、涿郡縣。武阿不更寄。詔復家。
平嗣。十九年薨。	
年。坐與人妻姦免。	

廣阿懿侯任敖

（補注）先謙曰.廣阿、鉅鹿縣.

以客從起沛.為御史.守豐二歲.擊項籍.為上黨守.陳豨反.堅守.侯.千八百戶.後遷為御史大夫.

二月丁亥封.十九年薨.

八十九

孝文三年.夷侯敬嗣.一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敬作竟.

四年.敬侯但嗣.四十年薨.

建元五年.侯越人嗣.二十一年.元鼎二年.坐為太常廟酒酸免.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亦作越人.史表奪人字.

元康四年.敖玄孫廣阿簪褭定.詔復家.

須昌貞侯趙衍

〔補注〕先謙曰、須昌、東郡縣.亦見濟水注.

以謁者漢王元年初從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後爲河間守.豨反.誅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戶.

二月己丑.封.三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二月已酉.官本作三月.

百七

孝文十六年.戴侯福嗣.四年薨.

後四年.侯不害嗣.八年.孝景五年.有罪免.

曾孫

玄孫

臨轅堅侯戚鰓	
初從爲郎，以都尉守鄿城，以中尉侯，五百戶。〔補注〕先謙曰：鄿當爲蘄，閩本、官本不誤，史表同。	
二月乙酉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二月作三月。	
百一十六	
孝惠五年，夷侯龍嗣，三十七年薨。	六世
孝景四年，共侯中嗣，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中作忠。	七世 元康四年，衍玄孫之孫長安簪褭步昌詔復家。
建元四年，侯賢嗣，二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鰓玄孫梁郎官大夫常詔復家。師古曰：仕梁爲郎，有官大夫之爵也。	

汲紹侯公上不害 〔補注〕先謙曰：汲，河內縣。史表紹作紓。濟水注汲作波。	
高祖六年，爲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三百戶，爲趙太僕。〔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趙太傅。三百作二百。	
二月乙酉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乙酉，史表作己巳。	
百二十三	
孝惠二年，夷侯武嗣，二十七年薨。	六世
孝文十四年，康侯通嗣，二十七年薨。	元始二年，緦玄孫之孫 七世 少，詔賜爵關內侯。
建元二年，侯廣德嗣，九年，元光五年，坐妻大逆，棄市。〔補注〕先謙曰：史表坐妻精大逆罪，頗連廣德。	
元康四年，不害玄孫安陵五大夫常，詔復家。	

甯陵夷侯呂臣	汾陽
〔補注〕先謙曰、甯陵、陳留縣、呂臣亦見高紀。	
以舍人從起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皋、爲都尉、聚孫功、侯千戶。	
二月辛亥封、二十七年薨。	
七十三	
孝文十一年、戴侯謝嗣、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謝作射、古字通。	
孝景四年、惠侯始嗣、十七年薨。〔補注〕蘇輿曰、十七年當孝武建元五年、史表作孝景五年薨、相距止一年、不合、疑史表誤上一格。	
曾孫	元鼎五年、侯石封、江嗣。〔補注〕先謙曰、史
元康四年、呂臣玄孫南陵公大夫得、詔復家。	

嚴侯靳彊

〔補注〕先謙曰.汾陽.太原縣.亦見汾水注.官本作靳彊.

以郎中騎千人.前三年從起櫟陽.擊項羽.以中尉破鍾離昧軍功.侯.〔補注〕先謙曰.史表.前三年作前二年.櫟陽作陽夏.

三月辛亥封.十一年薨.

九十六

高后三年.共侯解嗣.十三年薨.

孝景五年.康侯胡嗣.十二年絕.不得狀.

九年.太始四年.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聞.赦免.

表爲太常下.作行太僕事.治諸夫可年.空縱年.園除.江郡.公癰表作江都.封嗣當作紹封.

鄉

元康四年.彊玄孫長安公乘忠.詔復家.

戴敬侯祕彭祖

師古曰。今見有祕祠。讀如祕書。而鄴昭妄爲音讀。非也。（補注）先謙曰。戴故國。後爲甾縣。屬梁國。見汳水注。彭祖所封也。（引詳甾下）讀此高帝時有戴縣。彭祖國。而後併入甾耳。史表無祕字。

以卒從起沛。以卒開沛城門。爲太公僕。以中廄令擊陳豨。功侯。千一百戶。（補注）先謙曰。一百戶。史表作二百戶。沛作漢。

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百二十六

高后三年。共侯禪嗣。十二年薨。（補注）蘇輿曰。自高后三年至文七年。爲十三年。二當爲三。先謙曰。史表禪作悼。

孝文八年。夷侯安國嗣。四十八年薨。

元朔五年。安侯軫嗣。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安侯軫。史表作侯安期。

元鼎五年。侯蒙嗣。二十五年。後元年。坐祝詛上。大逆要斬。

六世

元康四年．彭祖玄孫之

七世

孫陽陵大夫政．詔復家．

衎

師古曰．衎、音況于反．（補注）周壽昌曰．濟水注．清濟又東逕封邱縣．此南燕縣之延鄉也．蓋衎

簡

侯翟盱

封雍盱爲侯國。是道元所見漢表。衍常爲延。蓋音近而譌也。御覽二百二。引陳留風俗傳云。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廷鄉。有雍母者免其難。故以廷鄉爲封邸縣。以封雍母尋。今表無雍母。當即盱母。然則盱衍以北

以漢王二年爲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堅守燕。侯九百戶。

七月己丑封。十二年薨。

百三十

高后四年。祗侯山嗣。一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是。

六年。節侯嘉嗣。四十四年薨。

建元三年。侯不疑嗣。十年。元朔元年。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

師古曰。詔非當挾持之。而挾以行。故爲非也。

元康四年。盱玄孫陽陵公乘光。詔復家。

毋之功.不止如侯狀所云矣.)

平州共侯昭

師古曰.姓昭涉.名掉尾也.音徒弔反.(補注)錢大昕曰.涉當作沙.漢簡沙下.引作昭沙掉尾.以昭沙爲複姓.先謙曰.索隱晉地道記屬巴郡.錢大昭云.左宣元年傳杜

漢四年.以燕相從擊項籍.還擊臧荼.侯千戶.

八月甲辰封.十八年薨.

百一十

孝文二年.戴侯種嗣.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種作福.

五年.懷侯它人嗣.四年薨.

九年.孝侯馬童嗣.二十九年薨.

孝景後一年.侯昧嗣.二十四年.元狩五年.坐行

涉掉尾

注.平州齊地.在泰山平縣西.先謙案.下有平州侯王暎.下注梁父.此封地同.餘說是.

馳道中免.

元康四年.掉尾玄孫涪不更福.詔復家.

〔補注〕先謙曰.涪蜀郡縣.

中牟共侯單右車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單父聖.索隱.漢表作單父右車.是此人姓單父.不疑.此本脫父字.中牟河南縣.

以卒從沛入漢.以郎騎布功侯.二千二百戶.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

十二年十月乙未封.二十三年薨.

百二十五

孝文四年.敬侯繒嗣.五年薨.

十三年.戴侯終根嗣.三十七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七年.

元光二年.侯舜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補注〕宋一新曰.二年.史表作五年.據上文推之.史表是.

玄孫

六世

元康四年.右車玄孫之子陽陵不更充國.詔復家.

邔嚴侯黃極忠 師古曰.邔、音鉅已反.〔補注〕先謙曰.邔、南郡縣.
以羣盜長爲臨江將.已而爲漢擊臨江王及諸侯.破布.封千戶.
十月戊戌封.二十七年薨.
百十三
孝文十二年.夷侯榮成嗣.九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慶侯榮盛.
後元五年.共侯明嗣.三十五年薨. 〔補注〕蘇輿曰.元字衍.
元朔五年.侯遂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掩搏奪公主馬.髡爲城旦.戶四千. 師古曰.搏字或作博.已解於上.〔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坐賣宅縣官故貲.國除.官本作搏掩.

博陽節侯周聚

〔補注〕齊召南曰。陳濞旣封博陽。不應一地兩侯。案縣縣陽彭城。則此應作傅陽。博傅定形近而誤耳。先謙曰。博陽、楚國縣。案亦見南粵傳。

以卒從豐。以隊率入漢。屬項籍。城皋有功。爲將軍。布反。定吳郡。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從城皋。下有起字。城作成。是。

十月辛丑。封。十四年薨。

〔補注〕先謙曰。十月。史表作十一月。

五十三

孝文九年。侯遬嗣。十五年。孝景元年。有辠。奪爵一級。

〔補注〕先謙曰。案元年。史表作中五年。

孫

元康四年。聚曾孫長陵公乘萬年。詔復家。

六世

元康四年。極忠玄孫之子邛公乘調。詔復家。

元始元年。賜極忠代後者爵。關內侯。

陽羨定侯靈常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陽羨。徐廣云。一作羨陽。羨、吳郡縣。

以荊令尹漢五年初從。聚鍾離昧及陳公利幾。徙爲漢中大夫。從至陳取韓信。遷中尉。以擊布。侯二千戶。

〔補注〕先謙曰。利幾見高紀。

十月壬寅封。十四年薨。

百一十九

高后七年。共侯賀嗣。八年薨。

孝文七年。哀侯勝嗣。六年薨。亡後。

曾孫

元康四年。常玄孫南和大夫橫。詔復家。

〔補注〕先謙曰。南和、廣平縣。

下相嚴侯泠耳	高陵圉侯
師古曰。泠音零。〔補注〕先謙曰。下相、臨淮縣。亦見睢水注。	〔補注〕先謙曰。索隱。縣屬琅邪。
以客從起沛。入漢。用兵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距布軍。功侯。二千戶。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
十月己酉封。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己酉作乙酉。	十二月丁亥封。〔補注〕先謙曰。十二月。
八十五	九十二〔補注〕錢大昭曰。九十二有程黑、王虞人。二人。侯史表。衞胠九十二。程黑九十。
孝文三年。侯順嗣。二十三年。孝景三年。坐謀反誅。〔補注〕先謙曰。史表順作愼。通用字。	高后三年。侯弄〔補注〕先謙曰。史表作
孫	孝文十三年。侯行嗣。十
曾孫	
元康四年。耳玄孫長安公士安詔復家。	

王虞人	期思康侯賁赫
史表，王虞人作王周。	師古曰：賁音肥。〔補注〕先謙曰：期思，汝南縣，亦見淮水注。
追籍至東城，以將軍擊布，侯，九百戶。	淮南王英布中大夫，告反，侯，一千戶。〔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史表，布盡殺其宗族。
十年，薨。史表作十一月。	十二月癸卯封，二十九年，孝文十四年，薨。亡後。
三。然睦下云功比高陵，則虞人當九十二，睦當九十三，表闕九十七，其程黑與。	二百三十
弓嗣。惠侯并弓。十八年，薨。	子
二年，孝景三年，謀反，誅。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赫玄孫壽春大夫充，詔復家。

戚圉侯季必

師古曰.漢嬰傳云李必.今此作季.表傳不同.當有誤.〔補注〕先謙曰.戚屬東郡.觀.亦見河水注.又東海亦有戚縣.即晉代所因.宋隱以爲彼是也.史表亦作季必.案當作李.詳灌嬰傳.

以騎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破廢丘.因擊項籍.屬韓信.破齊.攻臧荼.爲將軍.擊韓信.侯.千五百戶.

十二月癸卯封.十六年薨.

九十

孝文元年.頃侯賀嗣.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少一代.此

四年.躁侯瑕嗣.三十八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齊侯班.

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

師古曰.刑法志.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然則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也.〔補注〕先謙曰.丞相侵神道.闕

元康四年.必玄孫長安公士賈之.詔復家.

穀陽定侯馮谿

〔補注〕先謙曰。穀陽、沛郡縣。史表作穀陵。

以卒前二年起拓。擊籍定代。爲將軍功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拓作柘。是。柘、沛郡縣。

正月乙丑封。二十二年薨。

百五

孝文七年。共侯熊嗣。十八年薨。

孝景二年。隱侯卯嗣。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卯作卬。

五年。懿侯解中嗣。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戴侯解。

建元四年。侯假嗣。

〔補注〕錢大昕曰。嗣下史闕文。

元康四年。谿玄孫之子

六世

穀陽不更武。詔復家。

李龔也。見梁安侯下。

嚴敬侯許猜師古曰、猜音千才反。〔補注〕先謙曰、史表嚴作莊、猜作倩、徐廣云、壯一作莊。案莊是也。莊諱爲嚴、壯則不辟矣。莊不詳其封地。	
以楚將漢二年降、從起臨濟、以郎中騎項羽陳、〔補注〕先謙曰、史表二年作三年。籍侯六百戶。	
正月乙丑封、四十年薨。	
二百一十	
孝景二年、侯倰嗣、十六年薨。	元康四年、猜玄孫之子〔補注〕先謙曰、平壽、北海縣。六世平壽公士任壽、詔復家。
建元二年、侯煬嗣、九年薨。〔補注〕周壽昌曰、史表煬作彊。案嗣九年薨則非彊、作煬是。	
元光五年、節侯周嗣、三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少此一代。	
元朔二年、侯廣宗嗣、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成陽定侯意奚	桃安侯
〔補注〕先謙曰、成陽、汝南縣。亦見淮水注。侯絕後封趙陰。史表無奚字。	〔補注〕先謙曰、桃、信都縣。國除。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項籍。屬魏王豹。豹反。徙屬相國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戶。	以客從漢王二年起定陶。以大謁者擊〔補注〕先謙曰。史表。淮南太守
正月乙酉封。二十六年薨。	三月丁巳封。七年。孝惠七年。有〔補注〕先謙曰。史表三
百一十	百三十五
孝文十一年。侯信嗣。二十九年。建元元年。有罪。要斬。〔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有罪鬼薪。	孝文十年。懿侯舍嗣。〔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哀侯舍。
孫	建元元年。厲侯由嗣。〔補注〕先謙曰。
元康四年。意曾孫陽陵公乘通。詔復家。	元朔二年。侯自為嗣。十五年。元
	玄孫

劉襄

後.封廣川繆王子良.

布.侯千戶.作淮陰守.爲淮南太守.項氏親.

罪免.月作二月.二年復封.十六年薨.

十三年薨.帝時爲丞相.

十三年薨.史表由作申.

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襄玄孫之子

六世

長安上造益壽.詔復家.

高梁共侯酈疥

〔補注〕先謙曰。汾水注，汾水逕高梁城西。高帝封酈疥爲侯國。地距楊縣不遠。（引詳河東楊下。）

父食其，以客從。破秦，以列侯入，還定諸侯。常使使約和諸侯。說齊王死事，子侯。

〔補注〕先謙曰。入下脫漢字。史表有。

二月丙寅封。六十三年薨。

〔補注〕杜貴墀曰。據傳，疥後更食武陽。史傳更食武遂。正義云，武陽縣也。武遂即武隧。河間縣。此及史表俱失載。

六十六

元光三年，侯勃嗣。

〔補注〕先謙曰。傳，勃作遂。

侯平嗣。元狩元年，坐詐衡山王取金，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事闕侯勃。無侯平一代。

曾孫

元康四年，食其玄孫陽陵公乘賜，詔復家。

紀信匡侯陳倉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後攻盧綰，侯，七百戶。	
六月壬辰封，十年薨。	
八十	
高后三年，夷侯開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三年。	元康四年，倉玄孫之子 六世 長安公士千秋詔復家。
孝文後二年，侯煬嗣，八年，孝景二年，反，誅。〔補注〕先謙曰，史表煬作陽。	
曾孫	
玄孫	

景嚴侯王競〔補注〕先謙曰。史表。景作甘泉。徐廣云。一作景。競作竟。索隱。甘泉疑是甘水。	張節侯毛釋之〔補注〕先謙曰。張、廣平縣。國除後。封彭昭。史表。毛釋之作毛澤。
以車司馬漢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五百戶。	以中涓從起豐。〔補注〕先謙曰。史表騎字在涓下。郎下有將字。以郎騎入漢。還從擊諸侯。侯。七百戶。
六月壬辰封。七年薨。	六月壬辰封。二十六年薨。
百六	七十九
孝惠七年。戴侯眞粘嗣。九年薨。師古曰。粘。赤黏字。〔補注〕先謙曰。史表。眞粘作莫搖。	孝文十一年。侯鹿嗣。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侯鹿作夷侯慶。錢大昭云。篆文慶從鹿。今作鹿。壞字。
孝文十一年。侯嬹嗣。二十二年。孝景十年。有罪免。師古曰。嬹。音許孕反。〔補注〕先謙曰。史表。嬹作嫖。	十三年。侯舜嗣。二十三年。孝景中六年。有罪免。
曾孫	曾孫
元康四年。競玄孫長安公士昌。詔復家。	元康四年。釋之玄孫長安公士景。詔復家。

費裒端侯朱革 〔補注〕先謙曰.濟陰寃朐縣有費裒城.朱所國.見濟水注.蓋免侯後.併入寃朐.端侯革朱.史表作靖侯赤.	傿陵嚴侯朱濞 〔補注〕先謙曰.傿陵、潁川縣.
以越連敖從起薛.別以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越將作郎將.是.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籍臧荼.侯.二千七百戶.
六月壬辰封.七年.孝惠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十二月封.十一年薨.
七十五	五十一 〔補注〕錢大昭曰.當從史表作五十二.因五十一已有繒賀也.
孝文二年.康侯式以朱子紹封.二十一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文二年至景中二年.當作三十一年.先謙曰.史表式作武.	高后四年.共侯慶嗣.十一年.孝文七年薨.亡後.
孝景中二年.侯昌嗣.二年.有罪.免. 〔補注〕錢大昭曰.公癰表.孝景中.亮班侯乘昌.爲非常乘.與革相似而誤.	
曾孫	元康四年.濞曾孫陽陵公士言.詔復家.
元康四年.朱玄孫陽陵大夫奉.詔復家.	

藏鹵侯張平〔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菌莊侯．徐廣云．菌一作鹵．案閩本、官本．俱作鹵嚴．侯是也．鹵、安定縣．史誤爲菌．鹵又誤加藏．脫嚴也．	
以中尉前元年從起單父．不入關．以擊黥布、盧綰．得南陽．侯二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中尉作中涓．	
十二月封．十二年薨．	
四十八	
高后五年．侯勝嗣．七年．孝文四年．有罪．爲隸臣．	六世 元康四年．平玄孫之子長安公士常．詔復家．
〔補注〕先謙曰．脫孫字．	
曾孫	
玄孫	

右高祖百四十七人。〔補注〕齊召南曰、案應作百三十六人。錢大昭曰、宣紀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家子孫、六當爲七。周呂、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子。凡百五十三人。〔補注〕齊召南曰、應作凡百四十三人。錢大昭曰、此用史記原數也。序云侯者百四十三人、衞紀同、則五當爲四。

便頃侯吳淺	
以父長沙王功侯、二千戶。	
元年九月癸卯封、三十七年薨。	
百三十三	
孝文後七年、共侯信嗣、六年薨。	
孝景六年、侯廣志嗣。	
侯千秋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淺玄孫長陵上造長樂、詔復家。〔補注〕先謙曰、南郡編縣、便、桂陽縣、蓋分縣置。	

侯國	玄孫
軑侯黎朱蒼 師古曰，軑音大，又音第。〔補注〕先謙曰，史表黎朱蒼作利倉，索隱漢表作黎侯朱蒼，是小司馬所見漢表又異。	
以長沙相侯，七百戶。	
二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百二十。案王子侯表，錦衾侯廣位次亦 百一十 百二十。廣實百二十七，脫見彼表，閩本是。先謙曰，官本作百二十。	
高后三年，孝侯豨嗣，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蒼玄孫之子竟陵簪 六世 褭漢詔復家。
孝文十六年，彭祖嗣，二十四年薨。〔補注〕錢大昭曰，彭祖上脫某侯二字。	
侯扶嗣。元封元年，坐為東海太〔補注〕先謙曰，史表扶作秩。守行過擅發卒為衛，當斬，會赦免。	
江夏 〔補注〕先謙曰，軑見志。亦見江水注。	玄孫

平都孝侯劉到

〔補注〕先謙曰、平都、上郡縣。

以齊將、高祖三年定齊、降、侯、千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降字在定齊上、此誤倒。

五年六月乙亥封、十三年薨。

百一十〔補注〕錢大昭曰、前奚意亦百十、此有誤字。

孝文三年、侯成嗣、三十五年、孝景後二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到曾孫長安公乘如意、詔復家。

右孝惠三人

南宮

侯生嗣、孝

〔補注〕先謙曰、史表無此一代、是也。錢大昭云、張生是侯之孫。

侯張買

以父越人爲高祖騎將從軍以中大夫侯.

元年四月丙寅封.

〔補注〕先謙曰.史表.高后八年.侯買坐呂氏事誅國除是也.故孝文以南宮封張敖子偃.

武初.有罪.爲隸臣.萬六千六百戶.

〔補注〕孝武時正爲南宮侯.安得復有張買之子名生者爲南宮侯平.且戶數甚多.必張數之後.封國水大.故有此數.當是鄉寫者.因其姓及封地皆國.顚移於此.

北海

〔補注〕先謙曰.南宮、信都縣.非北海.亦見濁漳水注.

梧齊侯陽城延

〔補注〕先謙曰．梧、楚國縣．史表城作成．字同．陽城復姓．見廣韻．

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

師古曰．郟、潁川之縣也．音夾．〔補注〕周壽昌曰．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十二年．帝崩于長樂宮．是二宮最先就．何督延所修．及安城．始于惠帝元年．落成于五年．時何已故．延一人所修也．

四月乙酉封．六年薨．

七十六

七年．敬侯去疾嗣．三十四年薨．

孝景中三年．靖侯偃嗣．十五年薨．

元光三年．侯戎奴嗣．十四年．元狩五年．坐使人殺季父棄市．戸三千三百．

玄孫

	平定敬 〔補注〕先謙曰。
	以卒從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驍騎 師古曰。家車吏。主漢王之家車。非軍國所用。〔補注〕沈欽韓曰。家車見晉子對策。史記呂后紀。
	四月乙酉封。九
	五十四
元康四年。延玄孫之子六世梧公士注。詔復家。	孝文二年。齊侯
	六年。共侯應嗣。四十一
	元光二年。康侯 〔補注〕朱一新曰。八年
	元鼎四年。侯昌嗣。二 〔補注〕朱一新曰。元鼎

侯齊受

平定、西河縣。

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用齊丞相侯。

封齊丞相蓋爲平定侯即此。齊受音同字。攝先謙曰。史裴駰作集。又云。一云項涓。

年薨。

市人嗣。四年薨。

年薨。亡後。

延居嗣。八年薨。

當作十八年。

元年。鼎二年。有罪免。

四年二年誤倒。

元康四年。受玄孫安平大夫安德。詔代家。

（補注）先謙曰。官本德作惠。

博成敬侯馮無擇

〔補注〕吳卓信曰、博泰山之縣。成敬、謚也。先謙曰、史表標博成二字、則博成是縣、敬是謚、吳說非也。張守節云、括地志、兖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先謙案、隋志、魯郡有博城縣、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

以悼武王郎中從高祖起豐、攻雍、共擊項籍、力戰、奉悼武王出滎陽、侯。師古曰。悼武王、高后兄、周呂侯呂澤也。高后追尊曰悼武王。

四月己丑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四月乙酉。

四年侯代嗣、八年、坐呂氏誅。

沅陵頃侯吳陽

師古曰.沅音元.〔補注〕先謙曰.沅陵.武陵縣.

以父長沙王功侯.

七月丙申封.二十五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十二月壬申封.

百三十六

孝文後二年.頃侯福嗣.十七年薨.

孝景中五年.哀侯周嗣.薨.亡後.

中邑貞侯朱進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沉侯朱進.中邑.渤海縣.

以執矛從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

師古曰.爲呂王之相也.〔補注〕沈欽韓曰.魯頌箋.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

四年四月丙申封.二十二年薨.

孝文後二年.侯悼嗣.二十一年.孝景後三年.有罪免.

樂成簡侯衛毋擇 〔補注〕先謙曰.史表成作平.毋擇作無擇.官本閩本並作樂平.樂成、南陽縣.樂平、後漢爲東郡縣.	
以隊率從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衛尉侯六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隊率作隊卒.皇訢郎皇欣.見高紀.	
四月丙申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	
六年.共侯勝嗣.四十一年薨.	
孝景後三年.侯侈嗣.六年.建元六年.坐買田宅不法.有請賕吏.死. 〔補注〕沈欽韓曰.田宅踰制.漢刺史所察第一條也.有讀爲又.又以財請賕吏.先謙曰.史表賕作求.	

山都貞侯王恬啟	祝茲夷
〔補注〕先謙曰.山都、南陽縣.亦見河水注.史表啟作開.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松.茲屬江縣.陸錫熊云.廬以呂后四年封.十一年殺.又呂榮以呂后八年封.祝茲
漢五年爲郎中柱下令.以衞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 師古曰.柱下令.令主柱下藏史也.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還得 〔補注〕先謙曰.
四月丙申封.八年薨.	四月丙
孝文四年.惠侯中黃嗣.二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黃、史表作蟲.	孝文七年.康侯 〔補注〕先謙曰.後.七年也.孝文.後六年.屬尙爲將軍.未
孝景四年.敬侯觸龍嗣.二十三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景四年至元狩四年.凡三十五年.表有誤字.	孝景中六年.侯偃嗣.九
元狩五年.侯當嗣.八年.元封元年.坐闌入甘泉上林.免.	

徐厲侯	成陰夷侯周信
二侯不應同時並封一地。班於表末已明著祝茲在恩澤外戚，則功臣表之徐厲，從史表作松茲爲是。蓋傳寫誤耳。	【補注】先謙曰：陰，史記作陶。徐廣云：一作陰。
雍王邯家屬。用常山丞相侯。史表，從下有起字，是。	以卒從，起單父，爲呂后舍人，度呂后，爲河南守，侯，五百戶。師古曰：時有急難。得度於水，因以免也。
申封。十一年薨。	四月丙申封。十六年薨。
悼嗣。二十九年薨。史表亦誤作七年。悼或作悍。見文紀。十一年當爲二十七年。	孝文十二年，侯勃嗣。十五年，有罪免。
年。建元六年，有罪免。	

俞侯呂它	醴陵
如淳曰、俞音輸。〔補注〕先謙曰、俞、清河縣、地理志作鄃、亦見河水注。國除、後封欒布。	〔補注〕先謙曰、醴陵、後
父嬰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死事、子侯。〔補注〕錢大昭曰、朝陽侯華寄也。它封在高后四年、不入位次內。先謙曰、史表云、用太中大夫侯。	以卒從漢二年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羽。〔補注〕先謙曰、史表、河
四月丙申封、四年、坐呂氏誅。	四月丙申封、八年、孝文

侯越

漢爲輕。屬長沙。

爲河內內作河南。都尉。用長沙相侯六百戶。

四年。有罪。免。

右高后十二人。扶柳、襄城、軹、壺關、昌平、贅其、騰、昌城、腄、祝茲、建陵、十一人。在恩澤外戚。洨、沛、信都、樂昌、東平五人隨父。上邳、朱虛、東牟三人在王子。凡三十一人。師古曰、腄音直瑞反。洨音交。又音下交反。〔補注〕錢大昕曰。案外戚恩澤侯表。騰作滕。昌城作呂成。高后十人。五人隨父。共十五人。十人者。扶柳、襄城、軹、壺關、昌平、贅其、滕、呂成、祝茲、建陵也。五人隨父者。腄侯呂通、東平侯呂庀、汶侯呂產（汶是洨之誤）皆呂澤子。不其侯呂種、漢陽侯呂祿皆呂釋之子也。信都侯張侈、樂昌侯張受則隨父敖在功臣表。故恩澤侯不復數之也。此表失數不其、漢陽。而多一沛。又別出腄。不入隨父之例。與外戚恩澤侯表互異。

陽信

〔補注〕先謙曰。陽信、勃海縣。後爲武帝姊長公主邑。

高祖十三年爲郎。以典客奪呂

元年十一

〔補注〕錢大昕

十五年。侯中意

夷侯劉揭	壯武侯宋昌
索隱。漢表在新野。此奪新野二字。又云志屬勃海。恐有二縣。案新野是也。或作陽新。後封鄭衆。	〔補注〕先謙曰。壯武、膠東縣。
祿印。閉殿門止產等。共立皇帝。侯二千戶。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王驂乘入即帝位。侯千四百戶。
月辛丑封。十四年薨。日。本紀作十月辛亥。	四月辛亥封。三十三年。孝景中四年。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
嗣。十四年。孝景六年。有罪免。	

樊侯蔡兼	沶陵
〔補注〕先謙曰.樊、東平縣.	晉灼曰.沶、古低字.師古曰.音直夷反.〔補注〕先謙
以睢陽令高祖初從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戶. 師古曰.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也.〔補注〕先謙曰.從阿下當有起字.史表又作起從阿.	以陽陵
六月丙寅封.十四年薨.	七年三月丙寅
十五年.康侯客嗣.十八年薨. 〔補注〕先謙曰.徐廣云.客一作容.	
孝景中二年.共侯平嗣.二十一年薨.	
元朔二年.侯辟方嗣.元鼎四年.坐搏揜.完爲城旦.	

侯號	始封	封年						
康侯魏駟 曰.訴駟.史表作波陵.索隱.漢表波作泝.案晉注.泝當爲泝.與小司馬所見本異.	君侯.	封.十二年薨.亡後.						
南鄭侯起 師古曰.鄳音貞.說者云當爲鄭.非也.〔補注〕先謙曰.索隱.鄭鄳.云.鄳音貞.一音程.李彤云.河內有鄭亭.音頹.起.史失其姓.	以信平君侯.	二月丙寅封.坐後父故.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師古曰.會於廷中而後父.失朝廷以爵之序.故削爵也.						

黎頃侯召奴

師古曰.召平之子也.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黎、東郡縣.史表作黎.通用字.史表云.以齊相召平子侯.此顏注所本.

以父齊相侯.

十年四月癸丑封.十一年薨.

後五年.侯瀆嗣.三十五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瀆作澤.

元朔五年.侯延嗣.十九年.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馬.要斬.戶千八百.

師古曰.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是其事也.黎作黎陽.召作邵.則鄉郘之誤耳.

缾侯孫單	弓高壯侯
師古曰。缾、音步丁反。〔補注〕先謙曰。缾、瑯邪縣。國除後。以封菑川靖王子成。史表缾作缾。單作耶。	〔補注〕先謙曰。弓高、信都縣。亦見濁漳水注。韓王信傳。晉灼注同。索隱。漢表在營陵。此表脫陵。
父卬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侯。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補注〕先謙曰。史表千
十四年三月丁巳封。十二年。孝景前三年。坐反。誅。	十六年六月丙子封。
	不得子嗣侯〔補注〕錢大昭曰。史記以則爲頹當子。此以則爲頹當孫。故云。先謙曰。史漢本傳並
	元朔五年。侯則嗣。薨。亡

韓隤當

二字。閩本、官本有。史表、杜作莊。非。若有莊，班非已改殿究。

韓王子。

二百一十七戶。

者年名。

云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則此表是也。

後。

師古曰。讀音女交反。〔補注〕先謙曰。龍領平原縣。索隱亦云。劉氏

龍

元朔五年四月丁未。侯說以都尉擊匈奴得王。

音額。崔浩音洛。屬齊。又云今在河間。有龍額從村。與弓高相近。先謙案。河頭、金城縣。此河間之誤。奩字當

頟

侯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衍。讀即說之誤與。下一人。頟不檢本傳。謂爲讀字作音。案顏偶漢表以龍頟案道爲二人。非也。據此。小司

馬所見本亦誤作騩.

按

元封元年五月己卯.愍侯說以橫海將軍擊東越侯.十九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作元鼎六年.蓋此紀受封之時.表載出兵之侯.故不

延和三年.侯興嗣.四年.坐

〔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征亦作延.故延和誤爲

齊

〔補注〕先謙曰.

道

年。為衛太子所殺。

同。先謙曰。史表。已卯作丁卯。

祝詛上。要斬。

延和。先謙曰。史表。與闕作長代。

按道見志。

後元元年。侯嘗以興弟紹封。龍額。三十一年薨。

〔補注〕錢大昭曰。侯上脫安字。本傳有監。曾。本紀及韓王信傳作增。此誤。

五鳳元年。思侯賀嗣。鴻嘉元年薨。亡後。

〔補注〕朱一新曰。增以五鳳二年薨。見宣紀、信傳、及公卿表。其子延壽以元年嗣侯。元乃三字之誤。

元封．元年．節侯共以寶從父昆弟紹封．

〔補注〕先謙曰．據增傳．此已入成帝時．元封蓋元延之譌．共、共傳作岑．

侯歆．弓嗣．

六世

王莽敗．絕．

〔補注〕先謙曰．歆弓、傳作持弓．官本脫弓字．

襄城

哀侯

韓嬰

以匈奴相國降.侯二千戶.韓王信太子之子.

(補注)先謙曰.史表.千四百三十二戶.

六月丙子封.七年薨.

後七年.侯釋之嗣.三十一年.元朔四年.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

(補注)周壽昌曰.史表.不從下有不敬二字是也.是年上行幸甘泉.蓋詐病不從往.先謙曰.史表釋作澤.字通.

魏

(補注)先謙曰.韓王傳.晉灼注引表同.案襄城潁川縣.非魏郡.史表.城作成.通用字.

故安節侯申屠嘉

〔補注〕先謙曰、故安、涿郡縣.亦見易水注.

孝文二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功.食邑五百戶.用丞相侯.

〔補注〕朱一新曰.提杞條.舉高祖功臣.胥關內侯.乃孝文元年事.表差一年.史表亦作元年.則此二字譌.先謙曰.史表.侯一千七百十二戶.

後三年四月丁巳封.七年薨.

孝景前三年.侯共嗣.二十二年薨.

〔補注〕沈欽韓曰.史表作共侯蔑.此譌脫.

元狩三年.侯臾更封.五年.元鼎元年.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元狩二年.清安侯臾元年.此表云更封.上格當有清安二字.而傳寫脫之也.二三互異.閩本官本俱有清安二字.封域未詳.

右孝文十八人。軹、鄔、周陽三人在外戚。管、氏營丘、營平、陽虛、楊丘、朸、安都、平昌、武成、白石、阜陵、安陽、陽周、東城十四人在王子。凡二十七人。師古曰：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今書本有鄔字者誤。〔補注〕錢大昕曰：王子侯表管一國，氏丘一國，營平一國。此氏下多營字。先謙曰：官本又下無音字。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八)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書稱蠻夷帥服師古曰舜典之辭也言王者以德澤廣被則四夷相率而降服也詩云徐方既倈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倈言周之王道信能充實則徐方淮夷並來歸也倈古來字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師古曰潞音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會下有也字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師古曰弓高侯穨當襄城侯桀龍皆從匈奴來降而得封也〔補注〕齊召南曰此襄城侯封於文帝十六年即韓王信太子之子韓嬰與韓穨當並時來降一封弓高一封襄城者顏以武帝所封襄城侯桀龍當之誤雖自外倈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應劭曰景帝欲封王皇后兄信亞夫對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也師古曰景帝欲封匈奴降者徐盧等而亞夫爭之以為不可今表所稱蓋謂此耳不列王信事也應說失之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師古曰不從亞夫之言竟封也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師古曰應高祖非有功不得侯之約後有承平〔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作世先謙曰官本作世是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師古曰輯與集

同、元功、謂佐興其帝業者也、〔補注〕何焯曰、以據本約、故亦謂之功臣表、可據元功之次、元功、謂高惠高后孝文功臣、所謂以昭元功侯籍者也、

號諡姓名	功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俞侯 師古曰、俞音輸、〔補注〕先謙曰、俞同鄃、	以將軍吳楚反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	六年四月丁卯 〔補注〕先謙曰、賁以中六年嗣、則布當	中六年、侯賁嗣、二十二年、元狩六年、 師古曰、雍、右扶風縣也、五畤祠在焉、〔補注〕蘇輿曰、二十二年、當元朔六年、史表亦作元狩、則當云二十八年、表誤、史表云中元五年			

欒布	建陵哀侯衛綰
清河縣。先封呂它。	〔補注〕先謙曰：建陵，東海縣。後封魯孝王子遂。
擊齊。侯。戶千八百。	以將軍擊吳楚，用中尉侯。〔補注〕錢大昭曰：史表戶千三百一十。
封，六年薨。作七年，薨六字誤。	四年丁卯封，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四年當爲四月，官本不誤。史表同。
坐爲太常雍犧牲不如令，免。〔元字衍。〕布薨與此合，而以元朔二年爲賁元年，不當曠久無嗣。史表差誤。	元光五年，侯信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建平敬侯程嘉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哀侯、建平、沛郡縣、先封周閒方、後封杜延年。

以將軍擊吳楚、用江都相侯。

〔補注〕錢大昭曰、戶三千百五十。

四月丁卯封、十八年薨。

元光二年、卽侯橫嗣、一年薨。

三年、侯回嗣、四年薨、亡後。

平曲侯公

師古曰、邪、音胡溫反、字或作昆、又作混、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平曲、東海縣、國除後、封周

以將軍擊吳楚。

〔補注〕錢大昭曰、戶三

四月己巳封、五年、中四

南奅 師古曰、音

元朔五年四月丁卯、侯賀以將軍擊何奴

〔補注〕先謙曰、史表、丁卯作

孫渾邪

堅.案隱.漢表在高城.此下奪高城二字.朝錯.李廣傳.及史表作昆邪.

用隴西太守侯.

千二百二十.

年.有罪免.

尊孝反.

得王侯.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丁未.將軍上有騎字.

葛繹

（補注）錢大昭曰.東海下邳.

太初二年.侯賀獲以丞相封.三年.延

師古曰.延亦征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二年下

	江陽 康
	［補注］錢大昭曰.索隱云.江陽在東海.元鳳六年.封城陽慧王子仁爲江陽侯.下亦注東海.然東海無江陽.鍵爲有江
	以將軍擊吳楚.
	中二年.懿侯盧
	［補注］王念孫曰.此格當有四月壬申封三年薨八字.史表六年四月壬
和二年.以子敬聲有臯.下獄死.	建元二年.侯朋
葛嶧山在西.見地理志.此取山以名國.	
有三月丁卯四字.獲當爲復.宜本不誤.延乃延之譌.	［補注］先謙曰.史表二
	元朔六年.侯雕嗣.十一

侯蘇息 臨。武帝建元六年始開。時尚未有也。史記作江陵南郡縣。戶二千五百四十七。先謙曰。史表作蘇嘉。江水注同。

用趙相侯。

嗣。八年薨。寅。康侯蘇嘉元年。是其遷子孫嘗俱當遷下一格。先謙曰。徐廣云。一作哀侯。

嗣。十六年薨。作三。朋作明。

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遽侯橫 師古曰。史失其姓。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鄉名。在常山。此表無之。且諸表無注鄉名之例。索隱蓋誤。王子侯有遽鄉侯寅。然則以遽鄉立縣也。

父建德。以趙相不聽王遂反。死事。子侯千百七十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一百作九百。

中二年四月乙巳。封。六年。後二年。有罪棄市。〔補注〕周壽昌曰。史表但云國除。失一新曰。四月。最紀作九月。乙巳。史表誤己巳。

新市侯王棄之 〔補注〕先謙曰.史表.棄之作康.新市、鉅鹿縣.按封廣川繆王子吉.	商陵侯趙周 〔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在臨淮.此脫臨淮二字.地志.臨淮無商陵.錢大昭云.史記申屠嘉傳作高陵.高陵、琅邪縣.時高陵侯王衍國除.又以封周.
父悍.以趙內史.王遂反.不聽死事.子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悍作愼.附見.戶一千十四.	父夷吾.以楚太傅.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戶千四十五.
四月乙巳封.八年薨.	四月乙巳封.三十六年.元鼎五年.坐為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補注〕朱一新曰.紀作九月.下張當居同.
煬侯始昌嗣.元光四年.為人所賊殺.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作後元元年嗣.	

山陽侯張當居	安陵侯于軍
〔補注〕先謙曰.山陽、河內縣.	〔補注〕錢大昭曰.潁川鄢陵.李奇云.六國時曰安陵.汝南邵陵亦有安陵鄉.
父尚以楚相.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補注〕錢大昭曰.史表.戶千一百二十四.	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五十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五十作一十七.
四月乙巳封.二十四年.元朔五年.坐爲太常擇〔補注〕先謙曰.史表.擇作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	中三年十一月庚子封.十三年.建元六年.薨.亡後.

桓侯賜	迺侯陸彊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垣、索隱、縣屬河東、聖水注以爲涿郡之垣縣。	師古曰、迺、卽古遒字、音子修反、涿郡之縣。〔補注〕先謙曰、亦見巨馬水注、陸作陸、史表迺作遒、陸亦作陸、則陸爲誤字。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王降侯、千五百七十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七十作六十九。
十二月丁丑封。〔補注〕先謙曰、史表六年賜死、不得嗣。	十二月丁丑封。
	侯則嗣、後元年、坐祝詛上、要斬。〔補注〕先謙曰、史表云、使巫齊少君祠祝詛上、徐廣云、[illegible][illegible]云、武後二年、則徐所見本作二、不作元。

容城攜侯徐盧（補注）王念孫曰，攜當爲唯，且當在侯字下，唯徐姓，盧其名，史表作侯唯徐盧（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同，或改爲攜者非）易水注同，公卿表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唯塗光乃盧之孫也，周勃傳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顏注功臣表云唯徐盧，彼正文脫唯字，注雖但唯之誤，則此爲唯徐盧益明，王引之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十二月丁丑封，七年薨。	建元二年，康侯緤嗣，十四年薨。（補注）周壽昌曰，史表緤作綽。	元朔三年，侯光嗣，四十年，後元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盧 曰。徐疑作涂。涂與塗同。故公瘤表作唯塗。徐涂形近而譌也。先謙曰。容城、涿郡縣。亦見易水注。

翕 鄭氏曰。翖音恒。（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並作易侯。鄭氏音恒。則當從黑亘聲。先謙曰。此下有翕侯邯鄲。一地不應同時兩封。史表作易侯是。易水注。僕黥侯國。在涿郡易縣（引見志）。酈元亦不書縣

侯

僕

以何奴王降。侯。千一百十戶。

十二月丁丑封。六年。後三年薨。亡後。

黜 有翕城，則所見本亦作易，無疑。黜、史表作黜。官本、鄉氏作師古。	范陽靖侯范代 〔補注〕先謙曰、易水注、代上無范字、疑范字涉上范字而誤衍、匈奴不得有范姓也。史表作端侯代、蘭亦無范字。	翕侯
	以匈奴王降，侯，六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表戶千一百九十七。	以匈 〔補注〕先謙曰、漢書
	十二月丁丑封，十四年薨。	十二月丁丑封，六年。如淳曰、長信宮、太后所居也、師古曰、請謁也〔補注〕
	元光二年，懷侯德嗣，四年薨，亡後。	
	元始二年。玄孫涿郡政詔賜爵關內侯。〔補注〕先謙曰、范陽見志、亦見易水注。	〔補注〕先謙曰、宋祁引漢表同、內黃、統

邯鄲	亞谷簡侯〔補注〕錢大昭曰。史表及傳作惡谷。亞惡古通。它之。傳作它人。史表作它父。先謙曰。索隱。漢表在河內。此脫河內二字。沈欽韓云。寰宇記。澠泥城在雄州容城縣南四十里。
匈奴王降漢。爲侯。官本不誤。史表同。	以何奴東胡王降。侯千戶。故燕〔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千五百戶。
元光四年。坐行來不請長信免。周壽昌曰、請。朝也。春日朝。秋日請。蘇輿曰。六年上奪十字。	中五年四月丁巳封。二年薨。
	後元元年。侯種嗣。七〔補注〕蘇輿曰。後下衍元字。先謙曰。史表
	建元五年。康侯漏嗣。七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五作元。漏作偃。
	元光六年。侯賀嗣。三十九年。延和二年。師古曰。以衛太子提發兵。而賀受其節。擬有反心。故見考掠而
內黃郡縣。翕蓋分邑。國除後。封趙信。	

盧它之 水經注。泥（今本作遁）同口有遁泥城。漢景帝改爲亞谷城。封盧它之爲侯國。即此地也。一統志。在今保定府雄縣東二里。	塞侯直不疑 〔補注〕錢大昭曰。傳從侯。史表。戶千四十六。
王綰子。	以御史大夫侯。前有將兵擊吳楚功。
	後元年八月封。六年薨。
年薨。作安侯。	建元四年。康侯相如嗣。十二年薨。
	元朔四年。侯堅嗣。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傳。堅作彭通。
坐受衛太子節。掠死。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掠作疑。	

右孝景十八人。平陸、休、沈猷、紅、宛朐。棘樂、乘氏、桓邑八人在王子。魏其、盍二人在外戚。隆慮一

入隨父。凡二十九人。師古曰。據楚元王傳云。休侯富免侯。後更封爲紅侯。而王子侯表但云休侯富。雖遂重封。又無紅邑。其數止七人。然此表乃以休及紅列爲二數。又稱八人在王子侯。是則此表爲誤也。〔補注〕錢大昕曰。案外戚恩澤侯表。尚有章武侯竇廣國。南皮侯竇彭祖二人。

翕侯	以匈奴相國降侯。元朔二年。擊匈奴功。益封千六百八十戶。〔補注〕先謙曰。史表無國字。是。官本考證云。三年。譌二年。匯從宋本改正。先封鄗鄲。	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封。六年。元朔六年。爲右將軍擊匈奴。兵敗。降匈奴。〔補注〕蘇輿曰。六年當爲九年。先謙曰。史表作七年。十月。右當爲前。見衞青及本傳。史表不誤。			
趙信					內黃

國名	侯功	元朔				補注
特轅 侯樂	以匈奴都尉降.侯.六百五十戶.	元朔元年後九月丙寅封.十三年.元鼎元年薨.亡後.〔補注〕蘇輿曰.元朔元年.史表作元光六年.				南陽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持裝.索隱.漢表裝作轅.在南陽.據此上一字.小司馬所見本無誤.今則爲持爲特.莫能定其是非矣.
親陽 師古曰.	以匈奴相降.侯	元朔二年十月癸巳封.〔補注〕錢大昭曰.閩本				〔補注〕先謙曰.親與濕同.舞陽、潁川縣.王念孫云.陽當作陰.地志.水經並言濕水出南陽舞陰.此侯封在濕水之北.舞水之南.

侯月氏 氏音支。	若陽侯猛
六百八十戶。	以匈奴相降侯，五百三十戶。
五年，坐無元朔二字是。謀反入匈奴，要斬。	十月癸巳封，五年，坐謀反入匈奴，要斬。
舞陽 故曰潕陽，而其地則分自舞陰也。舞陰與潕水皆在舞水南，舞陽在舞水北，則潕陽之不屬舞陽審矣。	平氏 〔補注〕先謙曰，平氏，南陽縣。

平陵
侯建 蘇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功侯、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凡千戶。〔補注〕先謙曰、青建傳作校尉、史表作都尉。
三月丙辰封、六年坐爲前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罪免。〔補注〕先謙曰、史表三月作二月、前作右。
武當〔補注〕先謙曰、武當、南陽縣。平陵蓋分置、後封范明友。

岸頭侯張次公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侯.從大將軍.益封.凡二千戶.	五月己巳封.五年.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師古曰.陵.淮南王安女名也.〔補注〕先謙曰.五月己巳.史表作六月.				皮氏〔補注〕先謙曰.皮氏.河東縣.岸頭蓋分置.
涉安侯於單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三年四月丙子封.五月薨.亡後.〔補注〕朱一新曰.五月.史表作五年.以匈奴傳校之.史誤.				

昌武靖侯趙安稽	襄城侯
〔補注〕周壽昌曰．昌武．各本作武昌．史表同．惟毛本作昌武．昌武．膠東縣．武昌不見志．先謙曰．官本作武昌．從同爲是．分引稱騶．國除者僻耳．史表識聖侯．此稱．	師古曰．此龍．姦匈奴名耳．而說者以爲龍祭．非也．〔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無龍．兩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王．〔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左賢王．此省文．下同．益封．	以匈奴相國降．
四年七月庚申封．二十一年薨．	七月庚申封．三十二年．與浞野
太初元年．侯充國嗣．四年薨．亡後．	太初三年．侯病已嗣．十五年．後二年．坐〔補注〕先謙曰．後元二年．武亦
舞陽	襄垣〔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作襄武侯．案韓嬰亦封襄城侯．地理志．襄城在潁川．襄武在隴西．是所據漢書本與

欒龍

見.一云乘龍.小司馬亦未書表.表所作.乘欒二字.形近易譌.顏注.此下脫欒字.

侯四百戶.

侯俱戰死事.

祝詛上下獄瘐死.

稱後二年下並同.

顏與.卽表注邛垣二字.小司馬亦未見也.邛垣.上蓋脫兹分邛邛城而然併舍.非潁川縣也.

安樂侯李

以將軍再擊匈奴得王.

四月乙巳封.六年.元狩五年.坐以丞相

〔補注〕先謙曰.史表.乙巳作丁未.丞相下作從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樂安.索隱.漢表在昌.地理志昌縣在琅邪.非裴所封.安樂作樂安.是也.濟水注可證.昌

昌

上有脫文.濟水注.濟水自高昌逕樂安而至博昌.是高昌.博昌.並樂安

蔡	合騎 侯公孫敖
侯二千戶。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得王。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九千五百戶。
侯賓圜陵道壖地。自殺。坐孝景園神道壖地。	以五年四月丁未封。至元狩二年。坐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罪。師古曰、讋音乃喚反。又曰、音而掾反。
鄰境。樂安紿分二縣、地置。昌上字或高或昌。疑莫能定。	〔補注〕先謙曰、高城、渤海縣。沈欽韓云、一統志、合騎高城 城在天津府鹽山縣北七十五里。今謂爲郛堤城。

軹侯李朔

師古曰，軹音只。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得王，虜閼氏，功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得下有王字，是，得虜文不成義。

四月乙卯封，六年，有罪，當免。

〔補注〕蘇輿曰，六年當元狩四年，史表作元狩元年，有罪闕除。先謙曰，史表，乙卯作丁未，當字衍，官本無。

西安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涉軹，索隱，漢表軹在西安，無涉字，地理志，西安在齊郡，涉軹，猶從驃然，皆當時意也，故上又有涉安侯。先謙案，衛青傳作涉軹，涉又涉之誤，此皆當時析置侯國新命之名，國除併省，無可考實。本表作軹，誤以傳及史表，推文無疑。

從平侯公孫戎奴	隨城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爲雁行上石山先登.侯.千一百戶.	以校尉三從大門.（補 師古曰.辰吾水之上也.時匈奴軍在焉.山稽水.曰龔音
四月乙卯.封.三年.元狩二年.坐爲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免.（補注）陳景雲曰.上黨乃內地.非邊郡.不與匈奴接壤.當從史表作上郡.	四月乙卯.封.三年.元狩
（補注）先謙曰.樂昌、樂昌 東郡縣.從平分置.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隨成.成城通.

侯趙不虞

將軍擊匈奴，攻辰吾，先登石亹，侯，七百戶。〔補注〕先謙曰：石亹，史表作石累。索隱：累音壘，陰陘地名。漢表作亹。沈欽韓云：亹與門同。金城郡浩亹水，亦曰閤門河。

二年，坐為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謾，免。〔師古曰〕謾，誑也，音謾。

千乘〔用。衛青傳亦作成。千乘，千乘縣。〕

博望侯〔補注〕先謙曰：據志，本南陽縣之博望鄉。

以校尉數從大將軍擊匈奴，知〔補注〕先謙曰：道水當

六年三月甲辰封，元狩二年，坐以將軍擊

張騫	衆利侯郝賢
張騫 分爲縣。騫免侯後封許羿。	衆利侯郝賢 師古曰。郝、音呼各反。又音式亦反。
道水。及（作水道。史表不誤。）前使絕國大夏。侯。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侯千一百戶。
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	五月壬辰封。三年。元狩二年。坐爲上容太守入戈守財物計謾。免。師古曰。上財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容作谷。先謙曰。史表容作谷。戈守作戍卒。計上有上字。是。官本谷卒二字不誤。
	〔補注〕先謙曰。案歷漢表在陽城姑莫。案霍去病傳作衆利。衆利古通用。陽城二字衍。國除 姑莫 後。封伊即軒。姑莫作姑幕。瑯邪縣。此衆利縣。析姑莫置也。

潦悼侯王援訾	從票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援作煖.下有繫侯次公.渡服一地.故逢注舞陽.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補注〕先謙曰.史表
以匈奴趙王降.侯五百六十戶.	以司馬再從票騎將軍.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得兩王子騎將
元狩元年.七月壬午封.二年薨.亡後.	二年五月丙戌封.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表.丙戌作丁丑.匈奴.河無奴字.是.武紀、匈奴、傳、衛霍
舞陽	

趙破奴

作從驃．因從票騎得功．故以名其侯國．

得兩王千騎．侯．二千戶．

功侯．此表子誤千．又奪將字．

擊樓蘭．封浞野侯．五年．太初二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爲虜所獲．軍沒．

師、俱無．此衍．依本表志例．浞野三字當另標於上方．此誤．

宜冠侯高

以校尉從票騎將軍．再擊匈奴．侯千一百

五月庚戌．封．四年．坐擊匈奴增首不以

師古曰．增加所獲首級之數也．〔補注〕先謙曰．五月庚

昌

〔補注〕先謙

不識	煇渠忠侯僕朋 師古曰.煇、音許圍反.〔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僕多.與衛青傳同.朋多形近而譌.
戶.故匈奴歸義.	以校尉從票騎將軍再出擊匈奴.得王.侯.從票騎將軍.虜五王.益封.故匈奴歸義.
實.當斬.贖罪免. 戊.史表作正月己亥.	二年二月乙丑封.八年薨. 〔補注〕朱一新曰.二月似當作五月.紀與曰.上巳出二年.此二年二字當衍.
	元鼎四年.侯雷電嗣.二十二年.延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沒. 〔補注〕周壽昌曰.雷電.匈奴傳注作當.屬國都尉.鄭作決眭都尉.先謙曰.史表無雷字.延當爲征.下並同.
曰.昌、琅邪縣.	魯陽 〔補注〕先謙曰.魯陽、南陽縣.

下摩侯謼毒尼

師古曰．謼字與呼同．〔補注〕先謙曰．史表．摩作磨．謼作呼．

以匈奴王降．封七百戶．

〔補注〕蘇輿曰．封疑作侯．

六月乙亥封．九年薨．

元鼎五年．煬侯伊即軒嗣．師古曰．軒．音古言反．

侯冠支嗣．神爵三年．詔居弋居山．坐將家屬闌入惡師居．免．

師古曰．惡師、地名．有官所置居室．〔補注〕陳景雲曰．惡師、烏孫國中地名．見常惠傳．謂違詔而攜家擅居惡師地也．烏孫雖附漢．然未嘗郡縣其地．安得有設官置室事．顏注未當．

猗氏

〔補注〕先謙曰．猗氏、河東縣．

濕陰定侯昆邪	煇渠慎
師古曰，濕、音吐合反。昆、音胡門反。〔補注〕先謙曰，史表昆作渾。	師古曰，庀、音疋歷反。〔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悼侯扁訾。凡咽見。索隱作悼侯應庀。庀
以匈奴昆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	以匈奴
三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補注〕朱一新曰，四月當作四年。	七月壬午封，五
元鼎元年，魏侯蘇嗣，十年，元封五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索隱謚法克捷行軍曰魏。	
平原〔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濕陰，平原縣，亦見河水注。濕、誤字，當作漯。去病傳亦作漯。	魯陽〔補注〕先謙曰，案歷。韋昭云，僕多所封，則作煇渠。應庀所封，則作雚渠。二者皆鄉名，在魯陽。今並作煇，誤也。案漢表及傳亦作煇。孔文祥云，同是元狩中封，則是分封

侯應疕	河綦康侯烏黎
讀爲必二反。先謙案。據此。本表悟乃悼之譌。疕亦不從疒作疕。去病傳作雁庇。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烏犂。索隱。漢書作禽犂。與顏注所見本異。
王降侯。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六百戶。
年。元鼎三年薨。亡後。	年薨。午封。六七月。壬
	元鼎三年。侯餘利鞮嗣。四十二年。本始二年薨。亡後。師古曰。鞮音丁奚反。
二人也。其稱爲襟。先謙案。單獻是孔既非也。一邑分封二人。而又同地名。何以區別。單在漢末。所見作蓮之水。必非無據。當從之。後見錢大昕說與予同。	濟南

常樂侯稠雕 〔補注〕先謙曰。史表。侯上多肥字。索隱。漢表衛青傳作雕離。發大昭云。去病傳作稠雕。注云。功臣表作稠雕。又與今本不同。	邳離
以匈奴大當戶與渾邪降。侯七百七十戶。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擊左王。 師古曰。得重、得輜重也。會期、不失期也。〔補注〕先謙曰。史表。左作右。得作將。索隱。
七月壬午封。八年薨。	四年六月丁卯封。十五年。太初
太初三年。侯廣漢嗣。六年。太始元年薨。亡後。	
濟南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符離。與本傳合。索隱但言志屬沛郡。亦

侯路博德	義陽
得重。會期。虜首萬二千七百人。侯千六百戶。將字上屬。重者再也。會期謂再赴期。將去聲。重平聲。與顏注各依文釋之。虜首當作首虜。史表不誤。	以北地都尉從票騎將軍擊匈〔補注〕先謙曰。史表作
元年。坐見知子犯逆不道罪免。	六月丁卯封。二十六年。太始四年。坐教人誣告〔補注〕先謙曰。
朱虛 索引裴注。此邪雖及注朱虛二字。疑皆傳寫之誤也。	平氏〔補注〕先謙曰。食南陽平氏。義陽因鄉爲侯國。亦見

侯衞山

奴。得王。侯千一百戶。

擊左王。得王。

衆利侯當時棄市罪。獄未斷。病死。

史表。伊即軒子。

淮水注。後封傅介子。魏文帝復置義陽縣。見元和志。

杜侯復陸支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杜作壯。按宜杞書。光傳亦作杜侯。作壯誤。

以匈奴歸義因孰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侯。千三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孰作淳。與去病傳合。此誤。三千作二千。

六月丁卯封。五年薨。

元鼎三年。侯嗣偃。

侯居耆嗣

〔補注〕齊召南曰。宜杞作居耆室。疑祝堂字。先謙曰。齊說非也。彼堂字衍。詳杞。

侯宣平嗣

侯福嗣。河平四重平年。坐非子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重平作東平。誤也。東平國名。重平勃海縣。

衆利侯伊即軒

師古曰.軒、音居言反.〔補注〕先謙曰.史表侯上有賞字.先封紹賢.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票騎將軍擊左王.手劍合.侯.千一百戶.

師古曰.手用劍而合戰也.剸音專.又音之兗反.〔補注〕先謙曰.史表.左作右.手下有自字.索隱.手自劍合.謂手剸其王而合戰.

六月丁卯封.十四年薨.

元封六年.侯當時嗣.

侯輔宗嗣.始元五年薨.亡後.爲諸縣.

〔補注〕先謙曰.上衆利侯郝賢下.班注姑莫.諸、姑莫.並琅邪縣.此縣析自姑莫.後併入諸縣.非改衆利爲諸也.武帝女諸邑公主.見本紀.在始元五年.薨足爲諸縣.非始元時證之明證.

湘城侯敞屠洛	散侯董舍吾〔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董荼吾、索隱、劉氏荼音大姑反、董荼其人名、余吾、余吾、匈奴水名、先謙案、據此知所見漢表不作舍吾也。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千八百戶。	以匈奴都尉降、侯、千一百戶。
六月丙子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史表丙子作丁卯。	六年丙子封、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六年係六月之誤、官本作六月、史表作六月丁卯。
	太初三年、侯安漢嗣。
	侯賢嗣、征和三年、坐祝詛、二下獄、病死。〔補注〕先謙曰、二係上之誤。
陽成〔補注〕先謙曰、疑與監居翁所封同、而注曰陽成、潁川汝南二郡俱有陽城、說詳監居翁下。	陽成

臧馬康侯雕延年	膫侯次公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延年.兩見.無雕字.	師古曰.膫音遼.〔補注〕先謙曰.膫即潦也.先封王援費.史表膫作睬.餘詳後畢取下.
以匈奴王降.侯八百七十戶.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七百九十戶.
六年丙子封.五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史表六年丙子作六月丁卯.亡後作不得罷後.	元鼎四年六月丙午封.五年坐酎金免.
朱虛〔補注〕先謙曰.朱虛、琅邪縣.	舞陽〔補注〕先謙曰.舞陽、潁川縣.

術陽侯建德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侯三千戶。

五年三月壬午封。四年。坐使南海逆不道誅。〔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有罪國除。

〔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地理志、琅邪東莞下云、術水南至

下邳

下邳。入泗。即沭水也。此縣分自下邳。而在術水之陽。故名。

龍侯摎廣

師古曰。摎、音居虯反。〔補注〕先謙曰。索隱。晉灼云。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史表。龍作龍亢。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

父樂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侯。六百七〔補注〕先謙曰。史表。樂

三年壬午封。六年。坐酎金〔補注〕蘇輿曰。年當爲

德 王念孫據史表.史表有亢字.是疑莫能定.

十戶. 作世樂.

免. 月.史表不誤.

成安侯韓延年

父千秋.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侯.千三百八十戶.〔補注〕周壽昌曰.南越傳作故濟北相千秋.

三月壬午封.七年.元封六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爲城旦.師古曰.當有所興發.而其逗留.故闕乏之.〔補注〕先謙曰.史表午作子.非.延年後擊匈奴.戰死.見李陵傳.

郟 師古曰.音夾.〔補注〕先謙曰.成安.郟.並屬潁川.成安.郟之鄉聚.析置.故注曰郟.後昭帝以封郭忠.時爲縣已久.故後注曰潁川.宋歷.志在陳留.誤.

昆侯渠復絫	騏侯駒幾
師古曰、絫、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索隱、樂彥音力委反。	師古曰、騏音其。〔補注〕先謙曰、史表、一云騎幾。
以屬國大首渠擊匈奴侯。〔補注〕先謙曰、史表、首作且。是。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侯五百二十戶。
五月戊戌封。	五月壬子封。
侯乃始嗣、地節四年薨、亡後。	侯督嗣〔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趾始元年、騏侯駒幾為太常、數月薨、其郎督也。表不載薨年、史闕文。
	遼侯崇嗣、陽朔二年薨、亡後。
鉅鹿	北屈〔補注〕先謙曰、縣、北屈、並河東縣、誤、炎析北屈鉅也。

	梁期侯任 〔補注〕先謙曰。梁期、魏郡縣。
	以屬國都尉閒出擊匈奴將軍条繻綬等侯。師古曰。条、音力進反。綬、音莫莧反。〔補注〕先謙曰。史
	五年辛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五年七月辛巳。此不書月。有奪。五年當
	侯當千嗣。太始四年。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補注〕蘇輿曰。武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據云。蓋平其賈。使人饒益。此疑
元延元年。六月己未。侯詩以崇弟紹封。五百五十戶。	

破胡	瞭侯 畢取
表.將軍作得復.	以南越將軍降.侯.五百一十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無軍字.
巳 封 爲五月.官本作五月.	六年三月乙酉封.
過平.臧五百以上免. 其貳.故以過平罪之.又覡臧五百以上免官也.	侯奉義嗣.後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補注〕先謙曰.史表.瞭作暸.朱際表在下邳、初以封次公.又封畢取.先謙案.以封年核之.因是一地.本表並作瞭.史表一作暸.一作暸.傳寫有誤也.

南陽 本表一注舞陽.一注南陽.潁川、南陽.壤地近接.當是先析自舞陽.而後屬

將梁侯楊僕

〔補注〕先謙曰.中山靖王子朝.國除更封.詳校注下.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椎鋒卻敵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椎作推.是.

三月乙酉封.四年.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為城旦.

師古曰.箇、枚也.音古賀反.

南陽.故封事取辟為南陽屬縣.若下邳則隔越矣.

安道侯揭陽定

師古曰.揭音竭.(補注)周壽昌曰.史表作揭陽令定.南越傳作史定.疑史其姓.或疑令史官名.今此表明稱揭陽令.則非令史矣.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六百戶.

三月乙酉封.

侯當時嗣.延和四年.坐殺人棄市.

(補注)先謙曰.後封中山靖王子恢.

南陽

隨桃頃侯趙光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三千戶.

四月癸亥封.薨.

侯昌樂嗣.本始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元始五年.放以光玄孫紹封.千戶.

(補注)先謙曰.案郾.表在南陽.此奪南陽二字.

湘成侯監居翁	海常嚴侯蘇弘
〔補注〕先謙曰、南越傳作湘城、城成字同、索隱、監、官也、居姓、翁名。	〔補注〕先謙曰、弘見南越傳。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補注〕先謙曰、史表民作兵、似誤。諭甌駱民四十餘萬降、侯、八百三十戶。	以伏波司馬得南越王建德、侯。
五月壬申封。	七月乙酉封、七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侯益昌嗣。五鳳四年、坐為九真太守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	
〔補注〕先謙曰、索隱、表在堵陽、此奪堵陽二字、闕、本、官本有、錐水注、食沛郡相縣、疑未可據。錢大昭云、湘成即歙居洛所封、彼注陽城、此注堵陽、或堵陽舊有陽城之名、故王莽改堵陽曰陽城也。	〔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在琅邪、此奪琅邪二字、王子侯海常在琅邪。

外石侯吳陽	下鄜侯左將黃同
	師古曰.鄜音字.〔補注〕先謙曰.史表亦作左將黃同.索隱.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丞說.漢表云.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先謙案.是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斬餘善功.侯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佐繇王下有斬餘善三字.是.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西
元封元年正月壬午封.九年薨.	四月丁酉
太初四年.侯首嗣.十四年.後二年.坐祝詛上.要斬.〔補注〕蘇輿曰.後下當有元字.後凡紀武帝年者並同.	侯奉漢嗣.後二年.坐祝
濟陽〔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濟南.先謙曰.細學隊.外石作卯石.史表作北石.索隱.漢表作外石.在濟南.今表作濟陽誤.	南陽〔補注〕先謙曰.下鄜.史表作下酈.南陽之酈縣.

將黃同 小司馬說是。推所見漢表著左字。至傳稱驃騎將左黃同。證以此表驃騎左將。則傳文將左二字誤倒無疑。

功。侯七百戶。 于誤西千。今改正。

封

詛上要斬。

亦見濕水注。不當作鄗。宋[illegible][illegible]表作鄗。自唐已誤。

繚嫈侯劉福 師古曰。繚音聊。嫈、音於耕反。〔補注〕先謙曰。案、繚。繚音繚撓之繚。嫈。字林音乙庚反。西南夷傳音聊嫈。先謙案、顏讀繚爲聊。郎侯傳作音纑。見兩越傳。故海常侯。

以校尉從橫海將軍擊南越侯。 〔補注〕先謙曰。史表南作東。是。此誤。將軍下有說字。

正月乙卯封。二年。有辠免。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五月。

蓹兒嚴侯轅終古

師古曰。蓹音御。〔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云。蓹兒在吳越界。今爲語。史表嚴作莊。隔耶鄉。蓹作鄒。禦作棣。國語。句踐之地。北至於禦兒。在今嘉興府石門縣東南一里。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侯。

閏月癸卯封。六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補注〕先謙曰。徐廣云。閏四月。

開陵侯建成

（補注）先謙曰，建成其故侯名，其人名數，見兩越傳。

以故東粵建成侯與繇王斬餘善，侯，二千戶。

閏月癸卯，封。

侯祿嗣。征和三年，坐舍衛太子所私幸女子，又祝詛上，要斬。

師古曰，舍謂居止也。

臨蔡侯孫都

（補注）先謙曰，史表亦作孫都，南粵傳云，封稽爲臨蔡侯，無孫都名，未知孰是。

以南粵郎漢軍破番禺，爲伏波得南粵相呂嘉，侯，千戶。

閏月癸卯，封。

侯襄嗣。太初元年，坐繫番禺奪人掠虜，死。

臨淮

（補注）先謙曰，開陵見志。建成，騶除後封成挩。彼雖不得封年，然坐衛太子非得罪者，不得至征和三年也。上格三差二之誤。

河內

東城侯居股	無錫侯多軍
東城侯居股〔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居服.	無錫侯多軍
以故東粵繇王斬東粵王餘善.侯萬戶.	以東粵將軍漢兵至棄軍降.侯千戶.
閏月癸卯封.二十年.延和三年.坐衛太子舉兵謀反.要斬.	元年封〔補注〕先謙曰.史表亦閏月日.
	侯卯嗣.延和四年.坐與歸義趙文王將兵追反虜.到弘農.擅棄兵還.贖罪免.
九江〔補注〕先謙曰.東城見志.先封淮南厲王子良.東越傳作東成.	會稽〔補注〕先謙曰.無錫見志.

涉都侯喜	平州侯王唊
〔補注〕先謙曰。史表。侯上有中字。喜作嘉。兩見。河水注亦作嘉。喜字誤。	如淳曰。唊音頰。〔補注〕先謙曰。史表無王字。唊見朝鮮傳。平州先封昭涉掉尾。
以父棄故南海太守。漢兵至以越邑降子侯二千四十戶。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千四百八十戶。
元年封。八年。太初二年薨。亡後。〔補注〕先謙曰。二年。史表作三年。	三年四月丁卯封。四年薨。亡後。
南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南陽筑陽有涉都鄉。此分置縣。後仍併入。	梁父

荻苴侯韓陶 師古曰，荻音狄。苴音七余反。〔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直作苴。先謙曰，史表直作苴。陶作陰。據顏注本，表元作苴。郭嵩誤之也。朝鮮傳作秋苴。秋又荻形近之譌。	澅清侯參 師古曰，澅音獲，又音胡卦反。
以朝鮮相將，漢兵圍之降，侯，五百四十戶。 師古曰，爲相而將朝鮮兵。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降，侯，千戶。
四月丁卯，封，十九年，延和二年，薨，封終身，不得嗣。	六月丙辰，封，十一年，天漢二年，坐匿朝鮮亡虜，下獄病死。
勃海	齊 〔補注〕先謙曰，此縣名澅清而屬齊郡，澅詳淄水注。

騠茲侯稽谷姑 師古曰.騠音大奚反.	浩侯 王恢
以小月氏右苴王將衆降,侯,千九百戶. 師古曰.苴音子余反.〔補注〕先謙曰.史表右作若.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侯.
四年十一月丁未〔補注〕先謙曰.史表丁未作丁卯.封,三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正月甲申封,一月坐使酒泉矯制害. 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補注〕先謙曰.史表云.四年四月國除.封凡
琅邪	

瓡讘侯杆者

師古曰，瓡讀與狐同，讘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扜者。索隱，扜音烏，亦音扜。明此表作杆爲誤字。

以小月氏王將軍衆千騎降，侯，七百六十戶。

正月乙酉封，二年薨。

六月，侯勝嗣，五年，天漢二年薨。制所幸封，不得嗣。

〔補注〕蘇輿曰，據上二年薨及此五年，爲天漢二年推之，曆嗣當在元封六年。月字誤。史表正作六年。

當死，贖罪，免。

三月。是此表一月當作三月。

河東

〔補注〕先謙曰，地志河東有狐讘縣，說文同。瓡譌字。

幾侯張路 師古曰。路音格。又音各。〔補注〕先謙曰。朝鮮傳作幾侯長。不名張路。	涅陽康侯最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
三年癸未封。六年。使朝鮮謀反。格死。 〔補注〕先謙曰。三年當爲三月。史表不誤。又無格字。疑上格字。錯入。衍文。	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補注〕蘇輿曰。自元封四年至太初元年。止三年。五字誤。
河東	齊 〔補注〕先謙曰、涅陽、南陽縣。非齊也。先封呂勝。索隱引表注同。其誤已久。

海西侯李廣利

〔補注〕先謙曰、東海有海曲縣、蓋海西之誤、說見志。

以貳師將軍擊大宛、斬王、侯八千戶。

太初四年四月丁巳封、十一年、延和三年、擊匈奴、兵敗降。

新畤

以貳師將軍騎

師古曰、郁成、西域國名也。〔補

四月丁巳封、七年、太始三

如淳曰、鞫者、以其辭決罪也。晉灼曰、律說、出罪爲故縱、入罪爲故不直。〔補注〕錢大昭曰、七

侯趙弟

士斬都成王首，侯。

〔注〕〔一〕先謙曰：都是郁傳寫之誤。顏注不誤。官本作郁。

年，坐爲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而完爲城旦。

當作十。閩本不誤。蘇輿曰：自太初四年至太始三年，爲九年。此本七年，閩本十年，並九字之誤。說文：鞠，窮理辠人也。作鞫者假字。本書作鞠作鞫，爲例不一。先謙曰：官本無而字，是。

齊

承父侯續相如	開陵侯成娩 師古曰.娩音晚.又音免.(補注)先謙曰.開陵.臨淮.輕.趙成國.除更封.裴不得封年.核趙成得罪.此封在征和二年.成娩見匈奴西域傳.
以使西域發外王子弟.誅斬扶樂王首.虜二千五百人.侯千百五十戶.	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補注)錢大昭曰.不下四字.當下一格.蔡爽曰.擊車師下.當有侯字.
太始三年五月封.五年.延和四年四月癸亥.坐賊殺軍吏.謀入蠻夷.祝詛上.要斬.	
	侯順嗣
	質侯襃嗣.薨.亡後.
東萊 (補注)先謙曰.後作丞父.俱注東萊.實一地也.齒征和四年四月誅.彼四年三月封.則相如得罪在三月前矣.	

秺侯商丘成 知禧曰.秺、音盧護反.(補注)先謙曰.成及通.延.並見劉屈氂傳.	
以大鴻臚擊衛(補注)先謙曰.屈氂傳.成以捕反將張光侯.太子.力戰亡它意.侯二千一百二十戶.	
延和二年七月(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坐祝詛自殺.與此異.案成以征和二年爲御史大夫.此云爲詹事.誤.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	
	元延元年六月乙未.簡侯殺以褎弟紹封.千二十戶.
	侯參嗣.王莽敗.絕.(補注)先謙曰.官本脫此格.
濟陰(補注)先謙曰.秺見志.後封金日磾.	

重合侯莽通

以侍郎發兵擊反者如侯.侯四千八百.七十戶.

七月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發兵與衛尉潰等謀反.要斬.

〔補注〕杜貴墀曰.據武紀、通、何羅詐反在後元年.此作後二年.表字誤.先謙曰.上商丘成自殺.紀在後元年.下景建同反誅.亦不能逮至後二年.兩二字皆當正作元.衛尉潰死.故公孫遺是年兼守衛尉不害也.

勃海

〔補注〕先謙曰.重合見志.

德侯景建

以長安大夫從莽通共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三千七百三十五戶。

七月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共莽通謀反，要斬。

濟南 〔補注〕先謙曰：志不載。先封高帝兄子廣。

題侯張富昌 〔補注〕先謙曰：題，縣名。富昌、齊人，見戾太子傳。

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李，侯，八百五十八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脫「侯」字，從宋本添。實李乃太子二字合譌一字，官本作太子。是。獲反者，謂之得。詳戾太子傳。

九月封，四年，後二年四月甲戌，為人所賊殺。

鉅鹿

邘侯李壽

師古曰.邘音于.

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一百五十戶.

九月封.三年.坐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

〔補注〕先謙曰.李廣利征匈奴.壽送之.

河內

〔補注〕先謙曰.邘地屬河內野王縣.亦見沁水注.

轑陽侯江喜

師古曰.轑音聊.〔補注〕先謙曰.喜及不害、昌.俱見田廣明傳.史表作江德.公獨表.褚少孫補史記.淇水注同.明喜字誤.

以圉嗇夫捕反者故城父令公孫勇.侯.千一百.二十一戶.師古曰.圉、淮陽縣也.〔師古曰〕圉、淮陽縣也.

二年十一月封.〔補注〕錢大昕曰.不書薨.閩本.沈欽韓曰.昭紀.孝文廟火.太常轑陽侯德免為庶人.曰為庶人.則不獨免官.並奪爵矣.中間宜有還爵事.而表不載.不然.彼紀衍為庶人三字也.

六年.侯仁嗣.永光四年.坐使家丞上書還印符.隨方士免.〔補注〕朱一新曰.方士張宗也.事見郊祀志.符者所剖之符也.

清河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深陽.索隱.深音遂.漢表在清河.不書此作轑陽.是所見本與顏異.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當塗侯魏不害	以圉守尉捕反者淮陽胡倩侯.侯聖與議定策.益封凡二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霍光傳作聖.宣紀作當塗侯平.疑有二名.史表作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下同.	十一月封.薨.（補注）錢大昭曰.天漢四年.爲左馮翊.	愛侯聖嗣	刺侯楊嗣	戴侯而嗣	侯堅居嗣.居攝二年.更爲賀漢侯.王莽篡位.爲賀新侯.莽敗.絕. 九江（補注）先謙曰.當塗見志.
蒲侯蘇昌	以圉小史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千二十六戶.（補注）周壽昌曰.田廣明傳.昌亦以補公孫勇侯.史猪表嗣.	十一月封	侯夷吾嗣.鴻嘉三年.坐婢自贖爲民.後略以爲婢.免.			琅邪

丞父侯孫王

以告反者太原白義等侯，千一百五十戶。

四年三月乙酉封，三年。始元元年，坐殺人，會赦免。

東萊

〔補注〕先謙曰，表承父，亦注東萊。承丞一也。續相如國除更封。

右孝武七十五人。武安、周陽、長平、冠軍、平津、周子南、樂通、牧丘、富民九人在外戚恩澤。南奅、龍頟、宜春、陰安、發干五人隨父。凡八十九人，王子不在其中。

秺敬侯金日

〔補注〕先謙曰，秺，濟陰縣，亦見狐子河注。史表、漢書音義云在濟陰成武。

以駙馬都尉發覺侍中莽何羅反，侯，二千

始元二年，侯丙子封。

〔補注〕朱一新曰，當作始元元年九月封，昭紀可據。日磾以元年薨，見昭紀、公卿表。

始元二年，侯賞嗣，四十二

〔補注〕先謙曰，據傳證節侯。史表賞作弘。

孫

元始四年，侯常以日磾曾孫紹侯，千戶。

彈	建平敬侯杜延年
先封商丘成。	
二百一十八戶。	以諫大夫告左將軍等反。侯二千戶。以太僕與大將軍定策。益封三千三百六十戶。〔補注〕朱一新曰。據傳。三千當作二千。先謙曰。官本作二千。
一日薨。不得至三年。	元鳳元年七月甲子封。二十八年薨。〔補注〕朱一新曰。昭紀作十月。據紀及燕王旦傳。上官桀等誅在九月。則延年等無緣以七月先封。然據紀八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推十月無甲子。所當闕疑。下同。
年薨。亡後。	甘露二年。孝侯緩嗣。十九年薨。
	竟寧元年。荒侯業嗣。三十四年薨。
王莽敗絕。	元始二年。侯輔嗣。
	侯憲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 濟陽 師古曰。梁王劉永也。〔補注〕先謙曰。建平。沛郡縣。非濟陽。

宜城戴侯燕倉	
以假稻田使者.先發覺左將軍桀等反謀.告大司農.敞侯.侯安削戶六百.定七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侯.邑二千戶.	
七月甲子封.六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云爲汝南太守.有能名.	
元平元年.剌侯安嗣.四十一年薨.	
竟寧元年.釐侯舜嗣.十年薨.	
陽朔二年.煬侯武嗣.	
侯級嗣 濟陰 〔補注〕先謙曰.城古成字.宜成.通.宜城.濟南縣.非濟陰.先封菑川懿王子偃.	

弋陽節侯任宮 〔補注〕先謙曰、弋陽、汝南縣。	
以故丞相徵事、手捕反者左將軍桀、侯、九百一十五戶。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為侯、二千戶。	
七月甲子封、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三年、是。史表云、後為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	
初元二年、剛侯千秋嗣、十二年薨。 〔補注〕錢大昭曰、字長伯、初元四年為太常。	
河平三年、愿侯輝嗣、二年薨。	六世 侯褒嗣、王莽敗絕。
陽朔元年、孝侯岑嗣、二十四年薨。	
元始元年、侯固嗣、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商利侯王山壽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王山.三見.無壽字.齊人.昭紀作王壽.

以丞相少史誘反者車騎將軍安入丞相府.侯九百一十五戶.

七月甲子封.十四年.元康元年.坐爲代郡太守故勠十人罪不直死.

〔補注〕蘇輿曰.自元鳳元年至元康元年爲十六年.四當爲六.先謙曰.史表作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

徐

〔補注〕先謙曰.徐.臨淮縣.

成安嚴侯郭忠

〔補注〕先謙曰：忠見匈奴傳。

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黎汗王，侯，七百二十四戶。

三年二月癸丑封，七年薨。

本始三年，愛侯遷嗣，四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本始三年至元康三年，爲八年，四字誤。

六世

居攝元年，侯每以忠玄孫之子紹封，王莽敗，絕。

元康三年，刻侯賞嗣，四十一年薨。

陽朔三年，郹侯長嗣。

師古曰：郹音菜。

節侯萌嗣，薨，亡後。

潁川

〔補注〕先謙曰：成安見志。

平陵侯范明友	義陽侯傅介子
以校尉擊反氐，後以將軍擊烏桓，獲王，虜首六千二百，侯。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凡二千九百二十戶。	以平樂廄監使誅樓蘭王，斬首，侯，七百五十九戶。〔補注〕宋一新曰：傳云七百戶。
四年七月乙巳封。十一年，地節四年，坐謀反誅。	七月乙巳封，十三年，元康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元始四年，侯長以介子曾孫紹封，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武當 〔補注〕先謙曰：武當、南陽縣。先封蔡延。	平氏 〔補注〕先謙曰：先封衞山，後封匽遇數。

右孝昭八人。博陸、安陽、宜春、安平、富平、陽平六人在恩澤外戚。桑樂一人隨父。凡十五人。

長羅	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	本始四年四月	初元二年、嚴侯	建始三年、愛侯	河平四年、侯翕嗣、四十九 〔補注〕錢大昕曰、西漢列侯至光武時猶存者、杜延年元孫緩、趙長年孫牧、甘延壽曾孫相、先賢擇孫顯、及此五人。莽篡後、宗室侯者皆廢。此數侯得保故封、未知其審。若平阿、武始、紅陽、高
壯侯					〔補注〕先謙

常惠

王首虜三萬九千級。侯二千八百五十戶。

癸巳封。二十四年薨。

成嗣。十六年薨。

鄣嗣。五年薨。

年。建武四年薨。亡後。

昌皆先絕。而後封。不在此數。蘇與曰。自河平四年至平帝元始五年爲卅一年。自居攝至光武之興爲十八年。合建武四年凡五十三年。此据年數不合。下推永始四年至建武四年爲四十年。不誤。

陳晉

曰。長羅見志。

爰戚靖侯趙長年	博成侯張章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趙成．宋祁云．漢表作趙長平．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作平．不作年．爰戚、山陽縣．錢大昭云．閩本年作平．	〔補注〕先謙曰．此及下董忠、楊惲、金安上．並見霍光傳．
以平陵大夫告楚王延壽反．侯．千五百三十戶．	以長安男子先發覺大司馬霍禹等謀反．以告期門．董忠．忠以聞．侯三千九百一十三戶．
地節二年四月．癸卯封．十七年薨．	四年八月．乙丑封．九年薨．
節侯訢嗣	五鳳元年．侯建嗣．十二年．建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
永始四年．侯牧嗣．四十年．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補注〕先謙曰．宋祁．淮陽表在臨淮．與此異．

高昌壯侯董忠	平通侯楊惲
以期門受張章言.霍禹謀反.告左曹楊惲.侯.再坐法.削戶千一百.定七十九戶.	以左曹中郎受董忠等言霍禹等謀.以告侍中金安上.侯.二千五百戶.
八月乙丑封.十九年薨.	八月乙丑封.十年.五鳳三年.坐為光祿勳誹謗政治免.〔補注〕蘇輿曰.十年當五鳳二年.三字誤.據宣紀亦在二年.
初元二年.煬侯宏嗣.四十一年.建平元年.坐佞邪免.二年復封故國.三年薨.	
元壽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宏前為佞邪免.	
建武二年五月己巳.侯永紹封.	
千乘 〔補注〕先謙曰.高昌見志.亦見濟水注.	博陽 〔補注〕先謙曰.博陽.汝南縣.後封東平思王孫旦.

都成敬侯金安上〔補注〕錢坫曰.霍光傳及補史記作郝城.宋曆志鄗潁川.案潁川無此縣.地志.山陽郡有郕都侯國.水經注作郕都.云.春秋隱元年.郕使衛京相璠云.東郡廩丘南三十里有郕都故城.褚先生曰.漢封金安上爲侯國.成、城、郕.三字同.	以侍中中郎將受楊惲言發禹等反謀.傳言止內禦氏禁闥.侯千七百七十一戶.	八月乙丑封.十一年薨.	五鳳三年.夷侯常嗣.一年薨.亡後.	元始元年.侯欽以安上孫紹封.爲王莽誅.〔補注〕蘇輿曰.欽上當有所字.日磾傳云.欽自殺.	元始元年.戴侯楊嗣.王莽敗絕.

合陽侯梁喜	安遠侯鄭吉
以平陽大夫告霍徵史．徵史子信．家監迴倫．故侍郎鄭尙時謀反．侯千五百戶．	以校尉光祿大夫將兵迎日逐王降．又破車師侯．坐法削戶三百．定七百九十戶．
康元四年二月壬午封．四十一年薨．〔補注〕蔡輿曰．自元康四年至建始元年，爲三十一年．四字誤．	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建始二年．侯放嗣．	初元元年．侯光嗣．八年．永光三年薨．亡後．
元始五年．侯萌以喜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居攝元年．侯永以吉曾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補注〕錢大昭曰．此當下一格．
平原 〔補注〕先謙曰．合陽見志．	愼 〔補注〕先謙曰．愼、汝南縣．

歸德靖侯先賢揮	信成侯
師古曰：揮音暉。	〔補注〕錢大昭曰：匈奴傳信成
以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率衆降，侯，二千二百五十戶。	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師古曰：驀音莫白反。〔補注〕沈欽韓曰：屠驀是屠耆之譌。軍字衍。屠耆少子
四月戊戌封，二十六年薨。	五鳳二年九月癸巳封。
竟寧元年，煬侯富昌嗣，二年薨。	初元五年，侯廣漢嗣，三年，永光
建始二年，侯颯嗣，五十六年薨。	元始五年，侯楊以定 〔補注〕先謙曰：官本揚。
建武二年，侯襃嗣。	
侯鍇嗣，永平十四年有罪免。 汝南 〔補注〕先謙曰：鍇鍇、見志。	細陽 〔補注〕先謙曰。

義陽侯厲溫敦	王定
（補注）先謙曰。義陽先封傅介子。厲上脫烏字。	作新城。王定作烏厲屈。
以匈奴呼遫累單于率衆降。侯。千五百戶。師古曰。遫與速同。累音力住反。（補注）先謙曰。遫當爲邀。	千六百戶。後坐弟謀反。削百五戶。降侯。別一本此匈奴傳呼遫累烏厲溫敦子左大將也。
三年二月甲子封。四年。坐子伊細王謀反。削爵爲關內侯。食邑千戶。	十二年薨。
	三年薨。亡後。
	孫紹封千戶。作陽。
	細陽、汝南縣。

右孝宣十一人、陽都、營平、平丘、昌水、陽城、爰氏、扶陽、高平、陽城、博陽、邛成、將陵、建成、西平、平恩、平昌、樂陵、平臺、樂昌、博望、樂成二十一人在恩澤外戚。樂平、冠陽、鄗、周子南君四人隨父。凡三

十六人.

	義成侯甘延壽	騏望忠侯冷廣
注	〔補注〕先謙曰.義成、沛郡縣.傳誤壯侯.	師古曰.冷音零.
功狀	以使西域騎都尉.討郅支單于.斬王以下千五百級.侯四百戶.孫遷益封凡二千戶.	以騏沃公士告男子馬政謀反.侯千八百戶. 師古曰、騏、音乞合反.〔補注〕先謙曰、騏沃、千乘縣.
始封	竟寧元年四月戊辰封.九年薨.	煬嘉元年正月辛丑封.薨. 〔補注〕先謙曰.煬、官本作鴻.是.
子	陽朔元年.煬侯建嗣.十九年薨.	侯何齊嗣.王莽敗絕.
孫	建平元年.節侯遷嗣.居攝二年.更爲誅郅支侯.十四年薨.	
曾孫	建國二年.侯相嗣.建武四年.爲兵所殺.	
		琅邪 〔補注〕先謙曰:騏[illegible]見志.

延鄉節侯李譚	新山侯
〔補注〕先謙曰、延鄉、千乘縣。	〔補注〕先謙曰、
以尉氏男子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戶。〔補注〕錢大昭曰、成紀稱尉氏男子樊並、此尉氏男子四字疑在反者下。	以捕得反者樊
永始四年七月己巳封、十三年薨。〔補注〕朱一新曰、己巳在己酉後、不當次在前、此己巳亦當爲己酉。	十一月己〔補注〕錢大昕曰、李譚以下四人、俱以捕樊並功封、其三、在七月而日不同、此十一月亦不當在七月前。
元始元年、侯成嗣、王莽敗、絕。	

稱忠	童鄉釐侯鍾祖
新山、琅邪縣.	〔補注〕錢大昭曰.勃海有章鄉侯國.童疑章之譌.先謙曰.恩澤表有章鄉侯閭殷.元始五年閏月封.祖子匡倚嗣侯.二人不能並封一地.錢說非.
並.侯千戶.	以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戶.
酉封.考成紀.事在永始三年十一月.疑此十一二字.誤合爲七.而四年亦三年之譌.	七月己酉封.薨亡後.
	元始五年.侯匡以祖子紹封.王莽敗絕.

樓虛侯訾順 (補注)先謙曰、樓虛、平原縣。亦作樓獄。詳志。	以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戶。	七月己酉封。				

右孝元一人。安平、平恩、扶陽三人隨父。陽平、樂安二人在恩澤外戚。凡六人。孝成五人。安昌、高陽、安陽、城陽、高陵、定陵、殷紹嘉、宜鄉、氾鄉、博山十人在恩澤外戚。武陽、博陽、贊、騏、龍雒、開陵、樂陵、博望、樂成、安平、平阿、成都、紅陽、曲陽、高平十五人隨父。凡三十人。師古曰、雒字或作額。(補注)錢典曰、據下安平當作安成。郎王崇。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九）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書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師古曰：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法云：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故此序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逸人作逸民。）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師古曰：禮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此其事也。）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師古曰：高紀十二年詔云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張良傳，高帝謂四人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又高紀十年，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也。楚、魏、齊、趙皆舊六國，故總云六國。四皓須眉皓白，故謂之四皓，稱號在王貢兩龔鮑傳。）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己遵業，舊臣繼踵居位。（師古曰：共讀曰恭。）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

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師古曰。海瀕謂近海之地。瀕音頻。又音賓。於是寵目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閒。晚得殷世。目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服虔曰。呂后兄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師古曰。與讀曰豫。言豫其功也。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目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師古曰。脩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衞、霍之侯。目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取於小國。〔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桓二年傳注。紀侯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明當尊而不臣。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應劭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爲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義目爲辭也。寖廣博矣。師古曰。寖、漸也。〔補注〕何焯曰。廣博言其濫。是目別而敍之。〔補注〕何焯曰。皆不應功臣本約。不可傅前二表之後。故別敍之。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臨泗侯呂公	周呂令武
〔補注〕先謙曰，臨泗無考。北魏志，東彭州宿豫郡有臨泗縣，疑因漢舊立名也。在今徐州府境。	〔補注〕先謙曰，案圖，濟陰有呂都縣，案台
以漢王后父賜號 〔補注〕齊召南曰，史表所無，然漢書后父封侯，權輿於此，班氏據外戚世家以頒此表是也。	以客從入漢，定三秦，將 〔補注〕蘇輿曰，據側佐定天下
元年封，四年薨。高后元年，追尊曰呂宣王。	六年正月
	侯台嗣。高祖九年，更封為酈侯。〔補注〕先謙曰，酈
	腄 師古曰，音文瑞 三年，王嘉。師古曰，庀音匹履反。嗣，坐驕廢。侯通，嘉弟。〔補注〕先謙曰，案腄縣 六年

侯澤

嗣侯封呂王.則呂都當即其地.案釋.令武縣.

兵下碭.漢王敗彭城.往從之.佐定天下.下當有侯字.下釋之狀衛太上皇下同.先謙曰.史表云.呂后兄.

丙戌封.三年薨.

四年.高后元年.爲呂王.二年薨.謚曰肅.追尊令武曰悼武王.史表作酈.南陽縣.酈[illegible]縣.

反.〔補注〕先謙曰.歷.東萊縣.史表作鍾.

侯東平

四月丁酉.封.八年.爲燕王.九月反誅.侯庀.通弟.八年五月丙辰封.九月反誅.圈東平.庀.史表作註.案東平朝有東平陸.鉅東平.宅蹶亦無東平縣也.

汶

侯產，台弟。高后元年四月辛卯封。六年爲呂王。七年爲梁

師古曰：汶音問。〔補注〕先謙曰：史表作郊。索隱屬沛郡。此作汶。先謙案：沛郡有汶，無郊。郊是汶之

建成康

〔補注〕錢大昭曰。釋之。留侯世家作呂澤。史表云呂

以客從擊秦。入漢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六月

四月

〔補注〕先謙

孝惠二年。侯則嗣。七年。有罪免。則弟種。高后元

〔補注〕先謙曰。史表第一行標沛字。下云康侯少子種奉呂宣

王。八年反誅。

爲。汝亦汝之彩近誤字。顏音譯。後封趙敬肅王子周會。

侯釋之

后兄。先謙曰：建成，沛郡縣。國除後，封黃覊。勃海亦有建成縣，非侯國。

漢。使釋之歸豐，衛太上皇。

盧云雖丞。監本譌數丞，從宋本改正。

丙戌，封。九月薨。

曰。官本六月作六年，是。

年四月，乙酉，封孝呂宣王國。七年，更爲不其侯。八年，反，誅。

王駆國。後爲不其侯。是此格上失書沛字。國畓爲闕之誤。沛、沛郡縣。不其，琅邪縣。

漢陽

〔補注〕錢大昭曰：漢陽屬犍爲。

侯祿。種弟。高后元年九月丙寅

扶

以皇 師古曰、平旣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其族

元年

右高祖三八

武帝始開也。地理志、漢中、褒中、都尉治漢隱鄉。疑此是。先謙曰、史表作胡陵、山陽縣。

封。八年、爲趙王。追尊康侯曰趙昭王。九月反誅。

柳侯呂平	襄城侯
〔補注〕先謙曰、扶柳、信都縣。	〔補注〕先謙曰、襄城、潁川縣、亦見
太后姊長朐子侯	以孝惠子
也。栒、音況于反。又音況羽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表作昌平。昌呂形近致譌。顧歸史家。唯紀母姓。恐未然。	〔補注〕王鳴盛曰、教、朝、武、太、四人。見高后紀。如淳引表云。皆呂
四月丙寅封。八年反誅。	四月辛卯封。三年爲常山
	〔補注〕朱一新曰。義初名山。爲王更封。後爲帝。更名宏。

義	軹侯朝	壺關陽侯
汝水注。	〔補注〕先謙曰。國除後。封薄昭。說詳彼。	〔補注〕先謙曰。壺關、上黨縣。
侯 兵子也。興今本誤。	以孝惠子侯。	以孝惠子侯。
王。 三嘗爲二。	四月辛卯。封四年爲常山王。	四月辛卯。封六年爲淮陽王。

侯國	始封	元年				
昌平侯大〔補注〕先謙曰、大常爲太。史表不誤。平、上谷昌縣。	以孝惠子侯。	二月癸未封。七年爲呂王。				
贅其侯呂勝〔補注〕先謙曰、贅其、臨淮縣。	以太后昆弟子淮陽丞相侯。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侯號	功狀	封
滕侯呂更始	爲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丞相侯。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呂成侯呂忿〔補注〕先謙曰，成城通用字。楚國有呂縣，忿所封，亦見淮水注。	以皇太后昆弟子侯。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祝茲侯呂瑩	建陵侯張釋寺人
師古曰、壁音紫。又音烏賄反。〔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在琅邪。此下奪瑯邪二字。	〔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表在東海。此奪東海二字。史表作張澤。
以皇太后昆弟子侯。	以大謁者勸王諸呂侯。
八年四月丁酉封。九月反誅。	四月丁酉封。九月免。

右高后十人。五人隨父。凡十五人。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軹侯薄昭〔補注〕先謙曰、軹、河內縣、亦見濟水注。朝國除。後近封。	高祖七年、為郎從軍。十七年以中大夫迎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侯萬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中上有太字。	元年正月乙巳封。十年、坐殺使者自殺。帝臨為置後。	十一年易侯何奴嗣。三十年薨。	建元二年、侯梁嗣。		
鄡侯駟鈞師古曰、鄡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反。〔補注〕先謙曰、鄡、太原縣、本紀作靖郭、史表作清都、蓋靖郭之譌。	以齊王舅侯。	四月辛未封。六年、坐濟北王興居舉兵反、弗救免。				

陽周侯趙兼	章武景侯竇廣國
〔注補〕先謙曰。兼國除。後封田勝。殷祥陂下。	〔補注〕先謙曰。章武、勃海縣。亦見淇水注。
以淮南王舅侯。	以皇太后弟。侯萬一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表。萬一千百六十九戶。
四月辛未封。六年。有罪免。	孝文後七年六月乙卯封。七年薨。
	孝景七年。共侯定嗣。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定作完。
	元光三年。侯常生嗣。十年。元狩元年。坐謀殺人。未殺。免。〔補注〕先謙曰。史表。生作坐。兩見。

右孝文三人

南皮侯竇彭祖	魏其侯竇嬰
〔補注〕先謙曰、南皮、勃海縣。赤見淇水注。	〔補注〕先謙曰、魏其、瑯邪縣。先封周止、後封膠東康王子昌。
以皇太后兄子侯。〔補注〕先謙曰、史表六千四百六十戶。	以將軍屯滎陽、扞破吳楚七國、侯。皇太后昆弟子。
六月乙卯封、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宜本一作二。	三年六月乙巳封、二十三年、元光四年、有罪棄市。〔補注〕先謙曰、史表、侯三千三百五十戶。
建元六年、夷侯良嗣、五年薨。	
元光五年、侯桑林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蓋靖侯王信〔補注〕先謙曰、蓋、泰山縣、說互詳王子侯表、索隱云、表在勃海、此奪勃海二字。	右孝景四人	武安侯〔補注〕先謙曰、武安、魏
以皇后兄侯。		以皇太后〔補注〕錢大昭曰、晉同
中五年五月甲戌封、二十五年薨。〔補注〕蘇輿曰、自景中五年至元光二年、止十三年、表誤、先謙曰、官本二作三。		孝景後三年三
元光三年、頃侯充嗣。		元光四年、侯恬嗣、五年、元朔三師古曰、衣謂著之也、襜褕、直裾禪衣也、襜、音昌占反、褕
侯受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補注〕先謙曰、史表無頃侯充一代、作元狩三年、侯假元年、元鼎五年、國除。		

田蚡

郡縣。本鄉。食邑在鄠。

同母弟侯。

母不同父也。

月封。十年薨。

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

音蹌。〔補注〕先謙曰。史表。襜作檐。褕見。

周陽懿

〔補注〕先謙曰。索隱。縣名。屬上郡。案上郡乃陽周縣。小司馬誤也。涑水注。涑水西過周陽邑。景帝封田勝為侯國地。距

以皇太后

三月封。十

元光六年。侯祖嗣。八年。元狩三年。坐

〔補注〕蘇輿曰。潛夫論斷訟篇。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歸侯宅而不與。免國。即此事。惟祖作彭祖為異。當下奪彭字。先謙曰。史表

侯田勝	長平
周陽不遵.（引詳河東周陽下.）趙兼國除更封.	〔補注〕先謙曰.
同母弟侯.	以將軍擊匈奴.取朔方.〔補注〕先謙
二年薨.	元朔二年二月〔補注〕先謙曰.
當歸軹侯宅.不與免. 鳳作彭祖.兩見.三作二.軹侯作章侯.疑章武侯奪文.時無軹侯.亦無東侯也.	宜 侯伉.五年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元鼎元年.〔補注〕先謙曰.宜春.汝南縣.伉免.復侯.

烈侯衞青

長平、汝南縣。

侯。後破右賢王益封。又封三子。皇后弟。

日。史表。朔方下有河南二字。

丙辰封。二十三年薨。

史表。三月作二月。

春坐矯制不害免。

封王斯。

太初元年。嗣侯。五年。闌入

〔補注〕先謙曰。青薨在元封五年。伉嗣應在六年。青傳云。伉嗣侯六年。坐法免。是免侯在天漢元年。此云太初元年嗣。五年免侯。皆誤。又據戾太子傳。皇后弟子長平侯衞伉。坐祝詛誅。杜周傳。周以

宮。完爲城旦。捕逐衞皇后昆弟子劉深。遷御史大夫。其遷在天漢三年。與侃失侯年歲前後脗合。究竟侃以何罪失侯。無從考實也。闕[illegible]爲闕疑。加辨。	陰安（補注）先謙曰。陰侯不疑。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十二年。元

安、魏郡縣。赤見河水注。鼎五年。坐酎金免。	發干〔補注〕先謙曰。東郡縣。侯登。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詔賜青孫錢五十萬。復家。
	永始元年。青曾孫玄以長安公乘爲侍郎。
	元始四年。賜青玄孫賞爵關內侯。

平津獻侯公孫弘
以丞相詔所褒侯。三百七十三戶。〔補注〕先謙曰。傳作六百五十戶。與此異。
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六年薨。〔補注〕洪頤煊曰。據公卿表。弘爲丞相在元朔五年。薨在元狩二年。是三當作五。六當作四。此並誤。
元狩三年。侯度嗣。十三年。元封四年。坐爲山陽太守詔徵鉅野令史成不遣。完爲城旦。〔補注〕先謙曰。史表度作慶。兩見。
高城〔補注〕先謙曰。招仍元始中賜弘子孫之次見爲使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此闕。高城、勃海縣。與傳合。

冠軍景桓侯霍去病	
以校尉擊匈奴侯.後以將軍破祁連.迎昆邪王.益封.皇后姊子.	
六年四月壬申封.七年薨.	
南陽	元鼎元年.哀侯嬗嗣.七年薨.亡後.師古曰.嬗音上戰反.〔補注〕先謙曰.嬗字子侯.登泰山暴病死.見郊祀志.冠軍見志.
樂平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樂成.集解.漢表在平氏.志屬南陽.今案此作樂平.莽樂成.表亦不書在平氏.是所見本異.	侯山.地節二年四月癸巳.以從祖祖父大將軍光功.封三千戶.四年.坐謀反誅.
東郡 〔補注〕先謙曰.樂平、東郡諸縣之聚邑所分置.詳地理志.	

冠陽

〔補注〕先謙曰.史表仍作冠軍三.見志.鉦冠陽疑.陽字誤.

侯雲.山弟.三年四月戊申.以大將軍光功.封千八百戶.四年.坐謀反.誅.

南陽

周子南君 姬嘉

以周後，詔所褎，侯三千戶。

元鼎四年十一月丁卯封，六年薨。

元封四年，君置嗣，二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置作買。

始元四年，君當嗣，十六年，地節三年，坐使奴殺家丞，棄市。

長社〔補注〕先謙曰，長社，潁川縣，蓋析爲周子南君邑，後爲周承休縣，仍屬潁川。

元康元年三月丙戌。君延年㠯當弟紹封。初元五年。正月癸巳。更封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二十九年薨。諡曰考。

建昭三年。賓侯安嗣。四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建昭三年至陽朔元年爲十三年。此云四年。誤。

陽朔二年。藹侯世嗣。八年薨。

六世

永始二年.侯當嗣.七年.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地滿百里.元始四年.爲鄭公.王莽篡位爲章平公.

〔補注〕先謙曰.鄉常爲郝.詳見平紀.

七世

天鳳元年.公常嗣.建武二年五月戊辰.更爲周承休侯.

〔補注〕錢大昭曰.復舊名也.戊辰.光武紀作庚辰.

八世

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爲衞公.

〔補注〕錢大昭曰.据表.則武乃常之子.光武紀部以更衞公者爲姬常.與表異.

觀

〔補注〕先謙曰.觀.東郡縣.爲衞公國也.

樂通侯欒大	牧丘恬侯石慶
以方術詔所褒.侯.三千戶.	以丞相及父萬石積行.侯.
四年四月乙巳封.五年.坐誣罔.要斬.	五年九月丁丑封.十年薨.
	太初三年.侯德嗣.二年.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
高平（補注）先謙曰.高平、臨淮縣.樂通析高平置.後仍省併.亦見武紀郊祀志注.	平原（補注）先謙曰.平原、平原縣.牧丘蓋分其地置.

富民定侯車千秋

以丞相侯八百戶。以選詔益封。凡千六百戶。

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十二年薨。

元鳳四年。侯順嗣。六年。本始三年。坐爲虎牙將軍擊匈奴。詐增虜獲。自殺。

〔補注〕先謙曰。史表作擊匈奴。不至質。誅死。

蘄

〔補注〕先謙曰。蘄。沛郡縣。

右孝武九人。三人隨父。凡十二人。

博陸宣成侯霍光

以奉車都尉捕反者莽何羅.侯.二千三百五十戶.後以大將軍益封.萬七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表.二千餘戶作三千戶.萬餘戶作二萬戶.

始元二年正月壬寅封.七年薨.

地節二年四月癸卯.侯禹嗣.四年.謀反.要斬.〔補注〕先謙曰.禹當爲禹.

元始二年四月乙酉.侯陽以光從父昆弟之曾孫龍勒士伍紹封.三千戶.王莽篡位絕.

北海　河間　東郡

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補注〕先謙曰.案.顏引文穎云.博廣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瓚云.漁陽有博陸城.先謙案.瓚說是也.侯國必有縣.初封北海.食邑在此.後乃兼食二縣耳.河間東郡誤作河東.

安陽侯上官桀

以騎都尉捕反者莽何羅.侯二千三百戶.女孫爲皇后.

正月壬寅封.五年.元鳳元年.反誅.

桑樂侯上官安

始元五年六月辛丑.以皇后父車騎將軍封千五百戶.二年反誅.

〔補注〕先謙曰.應上一格.官本不誤.

蕩陰

師古曰.菜所食也.〔補注〕先謙曰.蕩陰.河內縣.河水注.裴設桀.譌作菜.

千乘

師古曰.安所食也.

宜春 敬侯 王訢

㠯丞相侯.子譚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坐法削戶五百.定六百八戶.

元鳳四年二月乙丑封.二年薨.

元鳳六年.康侯譚嗣.四十五年薨.

〔補注〕朱一新曰.褚補史云.譚爲屬國都尉.

建始三年.孝侯咸嗣.十八年薨.

元延元年.釐侯章嗣.十八年薨.

〔注補〕蘇輿曰.十字衍.自元延年至建平二年.止八年.

建平三年.侯強嗣.二十六年.更 汝南 始元年.爲兵所殺.

〔補注〕先謙曰.宜春見志.衛侯國除更封.

安平敬侯陽敞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敞姓楊、非姓陽、各本誤、

㠯丞相侯七百戶、與大司馬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子忠凡五千五百四十七戶、

六年二月乙丑封、一年薨、

元平元年、頃侯忠嗣、十一年薨、

〔補注〕朱一新曰、褚補史忠作其、

元康三年、侯譚嗣、九年、五鳳四年、坐爲典屬國季父惲有罪、謂言誹、免、

〔補注〕朱一新曰、褚補史、譚作翁君、先謙曰、官本三作二、誹下有謗字、

汝南

〔補注〕先謙曰、涿郡縣、非汝南、先封鄂秋、後封長沙孝王子習、

富平敬侯

以右將軍光祿勳輔政勤勞侯。以車騎將軍與大將

十一月乙丑封。

元侯。四年，愛侯延壽嗣，十一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元侯作元康，是。

陽都

元康三年三月乙未，侯彭

甘露三年，繆侯

師古曰：自敞以下至耗，皆延壽之嗣也。

初元二年，共侯

思侯放嗣，三十

〔補注〕先謙曰：放建始四年嗣，綏和二年薨，止二十六年，三十字誤。

張安世

軍光定策益封.凡萬三千六百四十戶.

十三年薨.

祖以世父故掖庭令賀有舊恩.封千六百戶.四年.神爵三年.爲小妻所殺.

〔補注〕先謙曰.城陽縣.先封丁復.

敬嗣.四年薨.

〔補注〕先謙曰.敬當爲勃.說見傳.

臨嗣.十五年薨.

六年薨.

平原

〔補注〕先謙曰.富平見志.

建平元年，侯純嗣，王莽建國四年，六世 更為張鄉侯，建武中為武始侯。〔補注〕先謙曰：武始，魏郡縣。詳見後書純傳。

今見 〔補注〕齊召南曰：班自言作表時，此侯見在也。監本脫去，非是。洪邁容齋侯表惟平陽富平者今見，可證。

陽平節侯蔡義

〔補注〕先謙曰：陽平，東郡縣，亦見河水注。國除後封王禁。

以丞相侯，前為御史大夫，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凡七百戶。

元平元年九月戊戌封，三年，本始四年薨，亡後。

國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營平壯侯趙充國	以後將軍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千二百七十九戶。	本始元年八月辛未封,十二年薨。	甘露三年,頃侯弘嗣,二十二年薨。	建始四年,考侯欽嗣,七年薨。	陽朔三年,侯岑嗣,十二年,元延三年,坐父欽詐以長安女子王君俠子為嗣,免。戶二千九百四十四。〔補注〕先謙曰:元始中,復封充國曾孫伋為侯,見本傳,表失載。	濟南 〔補注〕沈欽韓曰:齊乘:營平城在濟南府東三十里,即隋唐營城縣。

右孝昭六人,一人桑樂侯隨父,凡七人。

平丘侯王遷

以光祿大夫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千二百五十三戶。〔補注〕先謙曰:史表,王遷家在衞。(案闕,一作衢。濵翊縣。)為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侯下作二千戶。

八月辛未封,五年。地節二年,坐平尚書聽請受臧六百萬,自殺。如淳曰:律,諸為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為聽行者,皆為司寇。師古曰:有人私請求而聽受之。〔補注〕先謙曰:史表作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泄中事,誅。

肥城〔補注〕先謙曰:肥城,泰山縣。

昌水侯田廣明	陽城侯田
以鴻臚擊武都反氐.賜爵關內侯.以左馮翊與大將軍光定策.侯二千七百戶.	以大司農與大將軍光
八月辛未封.三年.坐爲祁連將軍擊匈奴.不至期.自殺.〔補注〕先謙曰.期謂所期之地.史表作不至質.當死.殺詞.	八月辛未封.二年.坐爲大司農 如淳曰.天子發藏中
於陵 〔補注〕先謙曰.於陵.濟南縣.	濟陽 〔補注〕王念孫曰.宋祁.濟陽在濟陰.非也.濟陰有城陽縣.潁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下.據此.則

延平	爰氏肅侯便樂成
	師古曰：杜周傳作史樂成，霍光傳作使樂成，今此云姓便，三者不同，疑表誤。
定策功，侯，二千四百五十三戶。	以少府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二千三百二十七戶。
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都內，又曰大內。	八月辛未封，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
	本始二年，康侯輔嗣，三年薨。
	地節元年，哀侯臨嗣，二年薨，亡子，絕。
	元始五年閏月丁酉，侯鳳以樂成曾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此表及宣紀、酷吏傳並作陽城，則非濟陰之縣矣。濟陽是陳留郡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單父〔補注〕先謙曰：單父，山陽縣。

扶陽節侯韋賢	平恩戴侯許廣漢〔補注〕先謙曰。平恩、魏郡縣。亦見濁漳水注。
吕丞相侯。七百一十一戶。	吕皇太子外祖父昌成君侯。五千六百戶。
二年六月甲辰封。十年薨。〔補注〕朱一新曰。據公卿表。二年當作三年。先謙曰。官本作三年。	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封。七年薨。亡後。
神爵元年。共侯玄成嗣。九年。有罪。削一級爲關內侯。永光二年二月丁酉。復吕丞相侯。六年薨。	初元元年。共侯嘉吕廣漢弟子中常侍紹侯。二十二年薨。
建昭三年。頃侯寬嗣。	河平二年。殿侯況嗣。
元延元年。僖侯育嗣。	鴻嘉二年。質侯旦嗣。二十九年薨。
侯滿嗣。元始中。戶千四百二十。王莽敗。絕。蕭〔補注〕先謙曰。扶陽、蕭、並沛郡縣。據此注。分蕭所置。滿傳作沈。龔豐節侯。	建國四年。侯敬嗣。王莽敗。絕。

高平憲侯魏相	平昌節侯王無故〔補注〕先謙曰、平昌、平原縣、亦見河水注。
以丞相侯。八百一十戶。	以帝舅關內侯。侯六百戶。
地節三年六月壬戌封。八年薨。	四年二月甲寅封。九年薨。
神爵三年。侯弘嗣。六年。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為關內侯。〔補注〕先謙曰、史表弘作賓。	五鳳元年。考侯接嗣。十六年薨。
	永光三年。釐侯臨嗣。二十一年薨。
	鴻嘉元年。侯獲嗣。三十八年。建武五年。詔書復獲。師古曰、以其失爵、復之也。復音方目反。
栝〔補注〕先謙曰、高平、臨淮縣、栝、淮陽縣、高平、盖析栝縣置、國除、後以封王莽時。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樂昌共侯王武	以帝舅關內侯，侯六千戶。	二月甲寅封，十四年薨。	甘露二年，戾侯商嗣，二十七年薨。	河平四年，侯安嗣，二十七年，元始三年，爲王莽所殺。		汝南〔補注〕先謙曰：樂昌，東郡縣，非汝南。張敖子受國除，更封，亦見河水注，名讎志致同。徐廣云：汝南、細陽之池，鄉諸之樂昌。本後書張酺傳，又一說。
陽城	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爲宗室率，侯。子安	四年三月〔補注〕蘇輿曰：上	五鳳二年，節侯〔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十字，是也。自	初元元年，釐侯	居攝元年，侯颯師古曰：颯音立。〔補注〕先謙曰：	

繆侯劉德	樂陵安侯史高（補注）先謙曰.樂陵.平原縣.見河水注.案臨淮樂陵.志注侯國.疑道元誤.
民以戶五百贖弟更生罪.減一等.定戶六百四十戶.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關內侯.與發霍氏姦.侯二千三百戶. 師古曰.與讀曰豫.
甲辰封.十年薨. 已出四年.此四年二字當衍.	八月乙丑封.二十四年薨.
安民嗣.十八年薨. 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前一年薨.	永光二年.嚴侯術嗣.十一年薨.
慶忌嗣.十二年薨.	建始二年.康侯崇嗣.四年薨.亡後.元延二年六月癸巳.侯淑以崇弟紹封.亡後.
嗣.王莽敗.絕. 劉德傳名岑.失昔武帝紀同.疑共有遺誤.	元始四年.侯岑以高曾孫紹封.王莽敗絕.
汝南（補注）先謙曰.歸城見志.	

武陽	邛成
	邛成共〔補注〕先謙
	以皇后父關內侯.侯.
武陽頃侯丹	元康二年.三月
鴻嘉元年.四月庚辰.以帝太子時.爲輔導有舊恩.侯.千三百戶.七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十年.薨.	初元二年.侯敞
永始四年.煬侯嗣.十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十二年.	鴻嘉二年.侯勳嗣.十四年.建平
元壽二年.侯獲嗣.更始元年.爲兵所殺.	元始元年.侯堅固以奉
郯〔補注〕先謙曰.武陽.郯並東海縣.據丹傳.武陽國.郯之武彊聚.是武陽乃武彊聚析置更名也.	〔補注〕先謙曰.史表亦作邛成.山陽有

侯王奉先 曰。史表作奉光。是。	
二千七百五十戶。	
癸未封。十八年薨。	安平夷侯舜 〔補注〕先謙曰。安平當作平安。說詳外戚傳。
嗣。二十八年薨。	初元元年癸卯。以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封千四百戶。十三年薨。〔補注〕朱一新曰。據元紀。癸卯上當增三月二字。
二年。坐選舉不以實。罵廷史。大不敬。免。	建昭四年。剛侯章嗣。十四年薨。
光曾孫紹封。王莽敗絕。	陽朔四年。釐侯淵嗣。二十五年薨。
濟陰 都成無。差郡邛成之說。先屬濟陰者。誤詳志。	元始五年。懷侯買嗣。王莽敗絕。

將陵哀侯史魯〔補注〕先謙曰.史表魯作曾.宣紀史丹外戚傳作曾.魯曾形近致誤.宜本作曾.	平臺康侯史玄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有舊恩侯二千二百戶.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有舊恩侯千九百戶.
三月乙未封.五年神爵四年薨.亡後.	三月乙未封.二十五年薨.
	建昭元年.戴侯恁嗣.十九年薨.師古曰.恁音女林反.
	鴻嘉二年.侯習嗣.
	〔補注〕先謙曰.平常山縣.見志.

博望頃侯許舜 (補注)先謙曰.博望.南陽縣.先封張騫.	
以皇太子外祖父同產弟長樂衞尉有舊恩.侯.千五百戶.	
三月乙未封.四年薨.	
神爵三年.康侯敞嗣.八年薨. (補注)先謙曰.史表敞作延年.	
甘露三年.戾侯黨嗣.二十六年薨.	
河平四年.藾侯並嗣.薨.亡後.	元延二年六月癸巳.侯報子以並弟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樂成敬侯許延壽

以皇太子外祖父同產弟侍中關內侯有舊恩侯千五百戶。

三月乙未封。十年薨。〔補注〕蘇輿曰，自元康二年至甘露元年，凡十二年，延壽前一年薨，當云十一年。先謙曰，官本十作一。

甘露元年，思侯湯嗣。六年薨。

初元二年，哀侯常嗣。九年薨。

平氏〔補注〕先謙曰，平氏、樂成並南陽縣，樂成蓋析平氏置，史表作樂平。

元延二年，節侯恭以常弟紹封，千戶。

建昭元年，康侯去疾嗣。二十一年。鴻嘉三年薨。亡後。侯修嗣。王莽敗絕。

博陽定侯丙吉	建成
以御史大夫關內侯，有舊恩，功德茂，侯千三百三十戶。	以丞相侯，六百戶。侯賢以定陶〔補注〕陳景雲曰，賢當作輔。定陶太后
元康三年二月乙未封，八年薨。〔補注〕朱一新曰，據宣紀當作三月。	五鳳三年二月
五鳳三年，侯顯嗣，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為關內侯。〔補注〕朱一新曰，孫補表云，子翁孟嗣，霸是顯字。先謙曰，顯上脫侯字，官本有。	甘露三年，思侯
鴻嘉元年六月己巳，康侯昌以吉孫紹。	陽朔三年，忠侯〔補注〕先謙曰，輔以居
元始二年，薨侯，並嗣。	居攝二年，侯輔〔補注〕先謙曰，輔傳作忠，其父
侯勝客嗣，王莽敗絕。南頓〔補注〕先謙曰，南頓、博陽並汝南縣，據陽並析南頓說，據作王莽時絲，與此異。	〔補注〕先謙曰，建成縣，沛而勃海亦有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定侯黃霸	太后不宜立號。益封二千二百戶。立贊寒。在建平元年。乃輔嗣侯後十五年也。	壬申封。四年薨。	賞嗣。三十年薨。	輔嗣。二十七年薨。孫元年薨。當爲二十九年。	嗣。王莽敗。絕。名輔。子不塵復以輔名。傳是也。	沛　建成縣。洪水注云。霸封勃海之縣。疑誤。
西平安侯于定國	以丞相侯。六百六十戶。	甘露三年五月甲子封。十一年薨。	永光四年。頃侯永嗣。二十四年薨。	鴻嘉元年。侯恬嗣。四十三年。更始元年絕。		臨淮　〔補注〕先謙曰。西平見志。

右孝宣二十八人。一人陽都侯隨父。凡二十一人。

陽平頃侯王禁 〔補注〕先謙曰.史表名傑.	
以皇后父侯二千六百戶.子鳳以大將軍益封五千四百戶.凡八千戶.	
初元元年三月癸卯封.六年薨.	安成共 〔補注〕錢大昕曰.表侯國有兩安成.汝南豫章不同.錢大昭曰.
永光二年.敬成侯鳳嗣.二十四年薨. 〔補注〕蘇輿曰.自永光二年至陽朔二年.止二十年.四字衍.	建始元年二月壬子.以皇太后母弟散騎光祿 〔補注〕先謙曰
陽朔三年.釐侯襄嗣.十九年薨.	建始三年.靖侯奉世嗣.
建平四年.康侯岑嗣.十三年薨.	建國二年.侯持
建國三年.侯莨〔補注〕先謙曰.臨平嗣.十二年.東郡更始見志.先封元年.婪殺.爲兵所殺.	〔補注〕先謙曰.安成汝南見志.

		侯崇兩王崇。二建始封。一元始封。	大夫關官本子內侯。侯作午。萬戶。二年薨。	三十九年薨。	弓嗣。王莽敗絕。	
		平阿安侯譚	河平二年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二千一百戶。十一年薨。	永始元年。剌侯仁嗣。十九年。爲王莽所殺。	元始四年。侯述嗣。建武二年薨。絕。〔補注〕先謙曰。述、外戚傳作術。姜述術通用。表又譌術爲述。	〔補注〕先謙曰。平阿沛見志。
		成都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補注〕蘇輿曰。自河平	元延四年。侯況嗣。四		〔補注〕先

景成侯商		紅陽
侯，二千戶。以大司馬益封二千戶。十六年薨。二年至元延三年，計十八年，六寫為八。		六月乙亥封，以皇太后〔補注〕先謙曰。
年。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建平元年，侯邑以況弟紹封。王莽篡位，為隆信公，與莽俱死。	元始四
		曾 武桓侯況，建武元年以
山陽 謙曰。志作城郡。成城字通。		南陽〔補注〕先

荒侯立

弟關內侯。侯二千一百戶。三十年薨。立赤莽。所殺也。非莽史。駮文。

年。侯柱嗣。王莽敗絕。

孫

父丹為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侯。

謙曰。紅陽見志。

曲陽煬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三千七百戶。再以大司馬益封七千七百戶。哀（補注）錢大昭曰。侯下脫侯字。朱一新

建平元年。侯涉嗣。王莽篡位為

九江（補注）先

侯根	高平戴侯逢時	
帝又益二千戶。凡萬二千四百戶。二十一年薨。曰。下七千衍爲六千。方與傳合。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三千戶。十八年薨。	新
直道公。爲莽所殺。	元延四年。侯置嗣。王莽敗絕。〔補注〕先謙曰。置、外戚傳作買之。	
		褒 侯安。元始四年〔補注〕錢大昭曰。莽改汝南新蔡曰新
謙曰。曲陽見志。	臨 〔補注〕先謙曰。高平見志。	

都侯

永始元年五月乙未。以帝舅曼子侯。千五百戶。後篡位誅。

新

四月還。循新甲子。通用。桂以莽則褒新功侯亦卽新秦。二千戶。莽篡位爲信遷公。病死。

賞

侯臨。〔補注〕先謙曰。國在汝南宜祿。四月甲子

〔補注〕先謙曰。莽傳國在新野之都鄉。因爲新都縣。屬南陽。

南陽

樂安	
以丞相侯。六百	
建昭三年七月癸亥封。七年建	
	莽
	都
	以莽功侯。莽後更宜該曰當都亭也。二千戶。莽篡位為天子。子侯為統義陽王。自殺。
僮〔補注〕先謙曰、僮臨淮縣。	

侯衡匡	四十七戶。	始四年，坐顓地盜土免。				樂安鄉名。見衡傳。析置縣也。

右孝元二八人一人安平侯隨父。凡三人。

安昌節侯張禹	以丞相侯六百一十七戶。益戶四百。	河平四年六月丙午封。二十一年薨。	建平二年。侯宏嗣。二十八年。更始元年。爲兵所殺。			汝南〔補注〕先謙曰。安昌見志。
高陽侯辥	以丞相侯千九〔補注〕先謙曰。傳作千	鴻嘉元年四月庚辰封。五年。永始二年。坐西州盜賊羣輩免。其年				東莞〔補注〕先謙曰。高陽。琅邪

宣	安陽敬侯王音〔補注〕先謙曰。安陽、汝南縣。先封周左車。	成陽節侯
十戶。戶。數見傳。	以皇太后從弟。大司馬車騎將軍。侯千六百戶。子舜益封。	以皇后父
復封。十年。綏和二年。坐不忠孝父子賊傷近臣免。	六月己巳封。五年薨。	永始元年四月
	永始二年。侯舜嗣。王莽篡位爲安新公。	元延二年。侯訢嗣。建平元年。坐
	建國三年。公揚嗣。更號和新公。與莽俱死。	
縣。據此。析東莞置。		新息〔補注〕先謙曰、成陽、新息。並闕。汝南。據此縣分新息。

趙臨	
侯二千戶。	
乙亥封。五年薨。	新成侯欽〔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下注穰字、據南陽。縣分置新成。沈欽韓曰、一統志、新城故城在南陽府鄧州西北七十里。木鎮縣地。迺欽所封。先謙曰、官本有穰字。
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	綏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皇太后弟封。一年。建平元年。坐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
匽。先封奚意。後封楚思王子衆。汝水注以爲潁川陽城。非。	

高陵共侯翟方進	定陵侯淳于長
以丞相侯，千戶。哀帝即位，益子宣五百戶。	以侍中衞尉言昌陵不可成，侯，千戶。皇太后姊子。
永始二年十一月壬子封，八千八戶。〔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八千戶三字，考證云：監本訛文，從宋本刪。十一月，官本作十二月。年薨。	元延三年二月丙午封，二年，綏和元年，坐大逆下獄死。
綏和二年，侯宣嗣，十二年，居攝元年，弟東郡太守義舉兵欲討莽，莽誅滅其宗。	
〔補注〕先謙曰：琅邪 高陵見志。	〔補注〕先謙曰：汝南潁川皆有汝南 定陵。汝水注以爲長國潁川，疑誤。

殷紹嘉侯孔何齊

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爲公.也方百里.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師古曰.適讀嫡.孔吉之適子也.〔補注〕先謙曰.成紀封孔吉.與裴異.六月.紀作三月.

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八年.元始二年.更爲宋公.〔補注〕蘇輿曰.据平紀在元始四年.與裴異.

沛

〔補注〕先謙曰.封在新郪縣.屬汝南.弄沛也.亦見潁水注.

宜鄉侯馮參	氾鄉侯何武 師古曰。氾音凡。
以中山王舅侯。千戶。	以大司空侯千戶。哀帝即位。益千戶。
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補注）先謙曰。後封東平思王孫祇。建平元年。坐姊中山太后祝詛自殺。	四月乙丑封。十年。元始三年。為莽所殺。賜諡曰刺。
	元始四年。侯況嗣。建國四年薨。（補注）先謙曰。本傳。莽篡位。免況為庶人。則當云王莽時絕。此表建國四年薨。是未免之文。疑有誤。
	南陽（補注）先謙曰。武傳先食琅邪不其。哀帝改南陽犨之博望鄉為侯國。

博山簡烈侯孔光	以丞相侯千戶。元始元年益萬戶。	二年三月丙戌封。二年。建平二年。坐乘職廢免。元壽元年五月乙卯。復以丞相侯。六年薨。	元始五年。侯放嗣。王莽敗絕。			〔補注〕先謙曰。博山、南陽縣。故順陽 順陽見志。後漢仍為順陽。
陽安侯丁明 〔補注〕先謙曰。陽安、汝南縣。	以帝舅侯。五千戶。	綏和二年四月壬寅封。七年。元始元年。為王莽殺。〔補注〕先謙曰。莽下說所字。官本有。				

右孝成十八人。安成、平阿、成都、紅陽、曲陽、高平、新都、武陽侯八人隨父。凡十八人。〔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侯字。

孔鄉侯傅晏	平周侯丁滿
以皇后父侯，三千戶，又益二千戶。	以帝舅子侯，千七百三十九戶。
四月壬寅封，六年，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徙合浦。	五月己丑封，元始三年，坐非正，免。
夏丘（補注）先謙曰：夏丘，沛郡縣。	湖陽（補注）先謙曰：湖陽，南陽郡縣。

高樂節侯師丹	高武貞侯傅喜 〔補注〕先謙曰、貞侯、本傳非謚、史沿舊文入表、未去之。
以大司馬關內侯侯、二千三十六戶。〔補注〕蘇輿曰、丹傳戶二千一百、二千一百、舉成數。	以帝祖母皇太太后從父弟大司馬、侯、二千三十戶。
綏和二年七月庚午封、一年、建平元年、坐漏泄免、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爲義陽侯、二月薨。	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封、十五年薨。
侯業嗣、莽敗絕。	建國二年、侯勁王莽嗣、敗絕。
新野 〔補注〕先謙曰、南陽縣、高樂所食、析新野置。東海 〔補注〕先謙曰、本傳、義陽食邑在厚丘中鄉、是析中鄉爲義陽國也、厚丘、東海縣。	杜衍 〔補注〕先謙曰、杜衍、南陽縣。

楊鄉侯朱博〔補注〕錢大昭曰，傳作陽鄉。	新甫侯王嘉
以丞相侯，二千五十戶。上書以故事不過千戶，還千五十戶。	以丞相侯，千六十八戶。〔補注〕朱一新曰，嘉傳，千一百戶，聚成數。
建元二年四月乙亥封，八年，坐誣罔自殺。〔補注〕錢大昭曰，元壽作元平。先謙曰，官本作平。	三年四月丁酉封，三年，元壽元年，罔上，下獄瘐死。〔補注〕先謙曰，官本上三字作二。
	元始四年，侯崇紹封，王莽敗，絕。
湖陵〔補注〕先謙曰，湖陵、屬江蘇。	新野

汝昌侯傅商	陽新侯鄭業〔補注〕錢大昭曰、哀紀、杜鄴、外戚傳俱作陽信。王嘉傳作陽新。信新通用。先封劉揭。
以皇太太后從父弟封千戶。後以孝先侯邑。并封凡五千戶。	以皇太太后同母弟子。侯千戶。〔補注〕先謙曰。官本皇太作太皇。
四年二月癸卯封。一年。元壽元年。坐外附諸侯免。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非正免。
元壽二年五月。侯昌以商兄子紹奉祀封。八月。坐非正免。	
陽穀〔補注〕先謙曰。志無陽穀縣。疑穀陽之譌。穀陽。沛郡縣。析置汝昌也。錢大昭云。續志東平國須昌故屬東郡。有陽穀城。	新野

高安侯董賢	方陽侯孫寵
以侍中駙馬都尉告東平王雲祝詛反逆。侯千戶。後益封二千戶。	以騎都尉與息夫躬告東平王反謀。侯〔補注〕錢大昭曰。本紀作南陽太守。千戶。
建平四年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免。自殺。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前爲姦讒。免。徙合浦。
〔補注〕先謙曰。志無高 朱扶 安縣。朱扶疑有脫文。	〔補注〕先謙曰。 龍亢 龍亢、沛郡縣。

宜陵息夫躬	長平頃侯彭宣
以博士弟子因董賢告東平王反謀侯〔補注〕錢大昭曰、本紀作光祿大夫。千戶。	以大司空侯二千七十四戶。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祝詛下獄死。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封。四年薨。
	元始四年。節侯聖嗣。十四年薨。
	天鳳五年。侯業嗣。王莽敗絕。
杜衍〔補注〕先謙曰、杜衍、南陽縣。	濟南〔補注〕先謙曰、長平、汝南縣。非濟南。

右孝哀十三人。新成、新都、平陽、營陵、德、五人隨父。凡十八人。〔補注〕錢大昕曰，新都侯王莽成帝時封，表於成帝隨父十八人之內，此又見於哀帝下，複矣。德侯劉勳見王子侯表，營陵侯劉豬生見荊燕吳傳，而表不書，史之脫漏。又成都侯王邑以建平二年紹封，汝昌侯傅昌以元壽二年紹封，亦當在隨父之例，而此失數之。

扶德侯馬宮	以大司徒侯，二千戶。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王莽篡位，爲太子師，卒官。				贑榆〔補注〕先謙曰，贑榆、琅邪縣。
扶平侯王崇	以大司空侯，二千戶。	二月丙辰封，三年，爲傅婢所毒，薨。				臨淮

廣陽侯甄豐	承陽侯甄邯 師古曰.承音烝.
以左將軍光祿勳.定策安宗廟.侯五千三百六十五戶.〔補注〕先謙曰.左宗作右.見公卿表.	以侍中奉車都尉.定策安宗廟功.侯二千四百戶.
二月癸巳封.王莽篡位.爲廣新公.後爲王莽所殺.	三月癸卯封.王莽篡位.爲承新公.
南陽 〔補注〕先謙曰.廣陽有廣陽縣.此南陽蓋別置.	汝南 〔補注〕先謙曰.承陽、長沙縣.時封剌王子景.不能更封.此蓋別縣汝南之承南.而後併省者.

褒魯節侯公子寬

〔補注〕先謙曰.平紀封公孫相如.與表異.

以周公世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祀.侯.二千戶.

六月丙午封.薨.

十一月.侯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爲姬氏.

南陽平

〔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泰山郡桃山.莽曰褒魯.蓋卽封寬時改名.是褒魯卽桃山也.陽平.平陽倒文.泰山郡有東平陽縣.又有南武陽縣.南平二字當有一誤.蓋前此桃山係析二縣所分置.後改褒魯.故仍係之舊縣下耳.

褒成侯 孔均	防鄉侯 平晏
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補注〕先謙曰、符是當之誤。曾孫奉孔子祀、侯二千戶。	以長安少府與劉歆、孔永、孫遷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得萬國驩心功、侯各千戶。〔補注〕先謙曰、長安誤、當作長樂。
六月丙午封	五年閏月丁丑封、王莽篡位、為就新公。
〔補注〕先謙曰、瑕丘 瑕丘、山陽縣。	

紅休侯劉歆	寧鄉侯孔永
〔補注〕先謙曰.紅休二地合爲一.詳休侯富下.	
以侍中犧和.與平晏同功侯.〔補注〕王先慎曰.犧與羲通.易繫辭眷序包犧氏.釋文豐云本作犧.是其證.此大司農更名.	以侍中五官中郎將.與平晏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爲國師公.後爲莽所誅.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爲大司馬.

定鄉侯孫遷	以常侍謁者與平晏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常鄉侯王惲師古曰、惲、音於粉反。	以太僕與閻遷、陳崇等八人、使行風俗、齊同萬國功、侯各千戶。	閏月丁酉封				

望鄉侯閻遷	南鄉侯陳崇（補注）錢大昭曰.據志.南陽有南鄉縣.
以鴻臚與王惲同功侯.	以大司徒司直.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閏月丁酉封

邑鄉侯李翕	以水衡都尉、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亭鄉侯郝黨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章鄉侯謝殷 〔補注〕先謙曰．章鄉、勃海縣．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蒙鄉侯逯普 師古曰．逯音錄．字或作遂．二姓皆有之．	以騎都尉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為大司馬．				

盧鄉侯陳鳳

〔補注〕先謙曰，盧鄉，東萊縣。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成武侯孫建

〔補注〕先謙曰，成武，山陽縣。

以強弩將軍有折衝之威。

〔補注〕錢大昭曰，下脫侯字。閩本有。先謙曰，官本有。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為成新公。

明統侯侯輔	以騎都尉明為人後一統之義侯。	閏月丁酉封			
破胡侯陳馮	以父湯前為副校尉討郅支單于。侯千四百戶。	七月丙申封			

討狄侯杜勳	以前爲軍假丞。手斬郅支單于首。侯千戶。〔補注〕錢大昭曰。陳陽傳。假作侯。	七月丙申封				

右孝平二十二人。邛成、博陸、宣平、紅、舞陽、秺、樂陵、都成、新市、爰氏、合陽、義陽、章鄉、信成、隨桃、褒新、賞都十七人。隨父繼世。凡三十九人。師古曰。據功臣表及王子侯表。平帝時無紅侯。唯周勃玄孫恭以元始二年紹封絳侯。疑紅字當爲絳。轉寫者誤耳。又功臣表作室𨙶侯。今此作章鄉。二表不同。亦當有誤也。〔補注〕劉攽曰。予謂今有虹縣。音絳。然則紅亦有絳音也。先謙曰。地理制名。不能隨音變字。劉說殊其不達。

百官公卿表七上

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補注〕俞樾曰。初學記引漢官云。秦漢秩有中二千石。眞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凡四等。比二千石月得穀百石。二千石月得穀百二十石。眞二千石月得穀百五十石。中二千石月得穀百八十石。表但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而無眞二千石。後漢百官志亦然。案汲黯傳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朱博傳。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外戚傳。婕妤視中二千石。傛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則漢制自有眞二千石。初學記所引。可補史闕。周壽昌曰。顏引漢制。百官奉自萬石至百石。凡十五等。而無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比五百石四等。續志及續志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亦然。而本表諫大夫比八百石。貢禹傳作八百石。黃霸傳。宣帝以霸爲潁川太守。秩八百石。京房傳。元帝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外戚傳序。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又表。縣令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是不能刪無此四等秩也。孝成紀。陽朔二年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李奇注。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自是漢制遂除去此四秩。後漢及晉猶承之。又八百石僅諫大夫一官。左右庶長爵不常置。五百石僅縣長一官。皆易於省并。何焯以顏注爲脫漏。非也。先謙曰。千石比千石二者。後志止作千石奉月八十斛。而無比二千石。又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者。後志作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而三百石奉與比四百石同。似皆未協事理。蓋顏注所引。爲是後志又云。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官本考證云。監本直刊顏注於表前。非也。蓋標題之下有此注耳。今從宋本。

漢書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易敍宓羲、神農、皇帝、作教化民。應劭曰、宓羲氏始作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氏作衣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師古曰、見易下繫。宓音伏、字本作虙、轉寫訛誤耳。〔補注〕先謙曰、官本皇作黃、是。而傳述其官。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郯子所說也。以爲宓羲龍師名官。應劭曰、師者長也、以龍紀其官長、故爲龍師。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張晏曰、庖羲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師與官也。神農火師火名。應劭曰、火德也、故爲炎帝。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張晏曰、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師與官也。黃帝雲師雲名。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由是而言、故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也。少昊鳥師鳥名。應劭曰、金天氏、黃帝子青陽也。張晏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因以名官。鳳鳥氏爲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師古曰、玄鳥、燕也。伯趙、伯勞也。青鳥、鶬鷃也。丹鳥、鷩雉也。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應劭曰、顓頊氏代少昊者也。不能紀遠、始以職事命官也。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師古曰、自此以上皆郯子之辭也。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應劭曰、少昊有四叔、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故有五行之官、皆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師古曰、上謂其事久遠也。該音該。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教化

包。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師古曰、事見虞書堯典。

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師古曰、四嶽、分主四方諸侯者。〔補注〕先謙曰、此班氏依經爲說、明不以爲羲和四子、與鄭說異。白虎通不著四岳之義、以非後王通制也。

十有二牧、柔遠能邇。應劭曰、牧、州牧也。師古曰、柔、安也。能、善也。邇、近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封公侯篇、州有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方同）

禹作司空、平水土。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與顏解異。

棄作后稷、播百穀。應劭曰、棄、臣名也。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師古曰、播、布也、種也。

卨作司徒、敬敷五教。應劭曰、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師古曰、卨音先列反。〔補注〕先謙曰、白虎通、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

咎繇作士、正五刑。應劭曰、士、獄官之長。張晏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師古曰、咎音皐。繇音弋昭反。墨、鑿其額而涅以墨也。剕、斷足也。劓、割鼻也。宮、去勢也。宮陰刑也。大辟、殺之也。

垂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曰、垂、臣名也。爲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師古曰、共讀曰龔。

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應劭曰、益、伯益也。虞、掌山澤禽獸官名也。師古曰、益、古益字也。虞、度也、主商度山川之事。〔補注〕先謙曰、史記於是以益爲朕虞。漢紀垂爲共工、益作朕虞。後漢劉陶傳益典朕虞。文選注引應劭云、垂共工、益朕虞。本書地理志、爲舜朕虞。及此文皆以朕虞爲官名、乃今文說。王莽傳更名水衡都尉曰予虞、亦用今文義也。

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應劭曰、伯夷、臣名也。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師古曰、秩、次也。宗、尊也。主敬神之禮、可以次序也。

夔典樂、和神人。應劭曰、夔、臣名也。師古曰、夔音鉅龜反。

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龍、臣名也。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也。師古曰、自此以上皆舜典之文。〔補注〕錢大昭曰、納當爲內。帝出入亦作出內。古內字作入。禹貢九江內錫大龜、史記內作入。左傳九年傳以出內火、漢書引內作入。先謙曰、史記舜紀、揚雄尚書箴皆作出入。

夏殷亡聞焉。師古曰、言

夏殷置官事，不見於書傳也。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蓋言其大數，而無職號統屬也。周官則備矣。師古曰：事見周書周官篇及周禮也。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師古曰：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也。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師古曰：言百者，舉大數也。分音扶問反。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應劭曰：師，訓也。傅，覆也。保，養也。師古曰：傅，相也。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補注〕先謙曰：北堂書鈔引許慎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王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許慎謹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師古曰：不必備員，有德者乃處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補注〕先謙曰：舜伊尹事，經文至顯。周禮疏引鄭荅趙商云：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詩大明云：惟師尚父，是太公為太師也。太公薨，周公以太傅遷太師，故書序云周公為師是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是召公為太保也。則周有三公明矣，而周禮無其職者，禮文王世子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然則三公得其人則置，失其人則闕，不必常設，是三公無官之證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補注〕先謙曰：韓詩外傳八云：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白虎通云：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此與上云不以一職為官名者不同。論衡引書大傳有天公、地公、人公之稱，此以分主為義也。三公之外，別有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漢世今文家說若五經異義引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及春秋公羊說官制象天皆如此。異義又云五帝三王不同物者周之制也。則許以今文說為前代制。古文說為周制。月令疏引衛傳鄭注以三公領九卿為夏制。考工記鄭注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與許意同。說苑君道篇稱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是三公領九卿為夏制不疑也。

四岳謂四方諸侯。〔補注〕先謙曰。非大傳四據八伯。鄭云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又周禮疏序引鄭注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主四岳。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四岳為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此鄭本大傳為書今文說也。入為天子之卿。出則為諸侯之長。國語韋注。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與鄭意同。

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張晏曰。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襃二行。故兼稱之。〔補注〕先謙曰。包羲襃。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師古曰。革、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猶厭也。言厭故事。多識故新。則可為師。

相國、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皆秦官。〔補注〕先謙曰。周紀。赧王命其相國之秦。又云蘇代見韓相國。韓世家。烈侯相國公仲連。秦尚在後。表云秦官者。以漢繼秦統言之。餘可例推。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補注〕齊召南曰。荀說非也。秦置左右丞相。始於悼武王二年。時秦已稱王數世。豈猶守以制次國二卿。故非也。且左相右相商謁

已然。左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其明證。但丞相之名始於秦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補注〕先謙曰。伊尹先仲虺。猶杼先虞封。皆右相。故漢以右爲尊。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補注〕錢大昭曰。劉屈氂傳。武帝征和二年。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劉屈氂爲左丞相。留右丞相以待賢人。此不載其事。有兩長史。秩千石。〔補注〕先謙曰。李斯爲郎。說秦王。拜爲長史。是長史秦官。漢丞相長史見五行志、張湯、田叔、文三王、鄭當時、灌夫、景十三王、夏侯勝、黃霸、王嘉、外戚傳。續志。後漢大司徒長史一人。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補注〕錢大昭曰。漢官儀。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周壽昌曰。史記將相表。孝景元年。置司徒官。是漢初故有司徒。至哀帝始加大字。先謙曰。續志。世祖即位。爲大司徒。尋去大。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主術。訓湯有司直之人。其義本此。錢大昭曰。後漢馬援傳云。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漢官儀。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如故。先謙曰。丞相司直見田叔、平當、馬宮、與譚、鮑宣、孫寶、翟方進、何武、師丹傳。大司徒司直見金日磾、諸王莽傳。秩比二千石。〔補注〕周壽昌曰。漢舊儀作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補注〕先謙曰。續志。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尋省。

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補注〕何焯曰。宋時以太尉爲武官相呼通稱。本應說。先謙曰。禮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贊桀俊。鄭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案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束晳據以難鄭。劉昭駁其非實。始皇紀十年。以尉繚爲秦國尉。正義。若漢太尉之比。然則太尉秦稱國尉。與白起傳。起爲國尉。金印。紫綬。掌武事。〔補注〕先謙曰。續志。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

四年。初置大司馬。應劭曰。司馬主武也。諸武官亦以為號。以冠將軍之號。師古曰。冠者、加於其上。共為一官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補注〕王鳴盛曰。司馬本次司徒下。哀帝以大司馬位在司徒上。欲極寵賢之位。命為此官。帝崩而王莽代賢。先謙曰。續志。世祖即位為大司馬。後改太尉。有長史。〔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一人。署諸曹事。秩千石。

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云。臣瓚曰。茂陵書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六年。有御史大夫劫。二世元年。有御史大夫臣德。泰瑯琊臺碑、嶧山、泰山等碑。皆有御史大夫臣德名。結銜在左右丞相下。秩甚尊。漢列御史大夫於三公。即承秦制。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補注〕錢大昭曰。御史大夫亦稱宰相。孔光傳云。上欲致新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又公孫賀等傳贊云。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諫。以輔宰相。朱雲傳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後漢建武中。李通為大司空。其傳云。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是也。蕭望之傳云。故事。輒奏事會庭中。御史大夫差居丞相後。有兩丞。〔補注〕先謙曰。御史丞見爰盎、廣川王去傳。秩千石。一曰中丞。〔補注〕先謙曰。續志。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御史大夫轉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御史中丞見食貨志、張湯、蕭望之、陳咸、朱雲、于定國、翟師、鮑宣、李尋、薛宣、朱博、翟方進、酷吏、佞幸、外戚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補注〕先謙曰。王莽傳云。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亦蘭臺臧祕書之證。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補注〕齊召南

曰。周禮春官之屬御史中士八人。則御史始於周。上云秦官者。謂御史大夫官始於秦也。唐六典。周官有御史。以其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秦改爲侍御史。史記張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即其任也。先謙曰。侍御史見張光于定國、鮑宣、諸葛豐、翟輔、毋將隆、杜鄴、王嘉、息夫躬、杜業、嚴延年、儒林何姓、王莽傳也。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中丞一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補注〕先謙曰。續志。大司空長史一人。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補注〕先謙曰。續志。世祖即位。爲大司空。專去大。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補注〕錢大昭曰。武紀天漢二年。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

太傅。古官。〔補注〕先謙曰。大戴記保傅篇。傅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引賈生云。古者周公職之。續志。掌以善導。無常職。高后元年初置。〔補注〕錢大昭曰。王陵。金印紫綬。後省。八年復置。〔補注〕錢大昭曰。審食其。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補注〕錢大昭曰。孔光、王莽。位在三公上。〔補注〕錢大昭曰。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周壽昌曰。表不言置官屬。孔光傳。光爲帝太傅。賜老予第。官屬案職如故。此亦官屬之證。先謙曰。續志。後漢太傅一人。每帝即位置之。薨輒省。

太師。太保。皆古官。〔補注〕沈欽韓曰。晉文公時。賈佗爲太師。楚穆王命潘崇爲太師。呂覽直諫篇。葆申高誘注。葆。大葆官也。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

在太傅上。〔補注〕先謙曰：太師孔光，見光傳。太傅王舜見莽紀。光由太傅遷太師，是位在上也。 太保次太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無。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補注〕齊召南曰：沈約宋志，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此。左昭二十八年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孔疏，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原始於此。案此說甚當。史記封禪書，周宣王時有右將軍杜伯，然不可爲典要也。先謙曰：孟子魯欲以愼子爲將軍，史記趙世家以李牧爲將軍，皆周末時。始皇遂以王翦爲將軍伐楚。 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補注〕先謙曰：續志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衞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後漢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 有長史，秩千石。〔補注〕先謙曰：長史見衞青、楊敞、丙吉、趙充國、田延年、陳咸、谷永、匈奴、西域傳。續志後漢長史一人。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補注〕齊召南曰：唐六典，漢高名曰太常，惠帝復曰奉常，景帝又曰太常。與此表異。据史記叔孫通傳，高帝拜通爲太常。漢官典職亦云惠帝改太常爲奉常，則六典所云自確。班表蓋祇標其大略耳。先謙曰：續志後漢一人，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 有丞。〔補注〕先謙曰：太常丞見終軍、京房、谷永、陳湯傳。續志後漢丞一人，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 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禮也。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尊大之義也。〔補注〕劉攽曰：顏說太常，都非晉語作執秩之官，亦是主禮者，秩亦猶常也。然則古通訓常耳。王建太常，自是周禮，樂何相知之。且禮官主於一旗，亦非義矣。周壽昌曰：漢無極山碑云，太尙承書從事，大尙即太常也。先謙曰：官本注儀作義，是。 周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補注〕先謙曰：太樂見律

厤、禮樂志。太樂令見表下。（元鼎五年。）又見功臣表陽平侯杜相下。續志。後漢大予樂令一人。（郎太樂令。明帝紀。永平三年改爲大予。）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丞一人。太祝見霍光傳。續志。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丞一人。掌祝小神事。沈欽韓云。御覽二百二十九引東觀漢記曰。陰猛好學溫良。以賢良選爲太祝令。則兩京無雜流官。並以孝秀選可知。太宰令。續志。一人。六百石。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丞一人。太史令見律厤、藝文志、外戚王莽傳。太史丞見律厤志。續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厤。凡歲將終。奏新年厤。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丞一人。太卜見外戚傳。太卜令見龜策傳。續志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并。太史木樂官。見李斯傳。太醫令。樂官。見召信臣傳。續志在少府。亦見禮儀志。餘詳下。

又均官、都水、兩長丞。服虔曰。均官。主山陵上槀輸入之官也。如淳曰。律。都水治渠隄水門。三輔黃圖云。三輔皆有都水也。〔補注〕何焯曰。都水屬太常。治都以內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專責也。先謙曰。都、捴也。謂捴治水之工。故曰都水。非都以內之水也。

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補注〕先謙曰。寢令見平紀、韋賢傳。園令見司馬相如傳。長丞見外戚傳。食官令見馮參傳。廟長丞見王莽傳。園長丞見戾太子傳。續志。後漢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案中興後。惟高廟置官。西京則諸廟皆有。又云。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又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掌望晦時節祭祀。

有廱太宰、太祝令丞。文穎曰。廱主熟食官。如淳曰。五畤在廱。故特置太宰以下諸官。師古曰。如說是也。廱、右扶風之縣也。太宰即是具食之官。不當復置饔人也。〔補注〕劉攽曰。多有字。不然則是又字。先謙曰。官本有作又。陳浩云。案各本俱作又。據敍此條。則宋以前本作有字也。先謙案。高帝召故秦祀官。復置大祝、太宰。如其故儀禮。見郊祀志。

五畤各一尉。〔補注〕先謙曰。續志。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不著其名。甚承太卜令官之。五畤五尉。合雍太宰、雍太祝令丞爲九。加太卜令。爲十也。

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補注〕先謙曰。續志太常下云。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

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

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補注〕先謙曰：據志本注，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又少府下云：祠祀令一人，六百石。典中諸小祠祀。丞一人。案後漢太常屬官，明有太祝令丞，此東西京官名偶同，且武帝已改廟祀矣。本注誤也。 初置太卜。

博士，秦官。〔補注〕齊召南曰：沈約宋志，案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案宋志此文，所以糾正班表之失也。據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則魯有博士官矣。先謙曰：官本迹上不提行，博士屬太常，不提行，是博士始見職爾，不能稱古官。漢又承秦，故云秦官，未為失也。史記秦博士七十人，備員弗用，伏生亦為秦博士。 掌通古今。〔補注〕錢大昭曰：朝錯、匡衡皆為太常掌故，疑即博士之類。應劭云：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孔光傳：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先謙曰：續志：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補注〕周壽昌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漢舊儀：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玄端章甫冠，為待詔博士。本書儒林傳贊云：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詩在文帝時已立博士（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為博士，轅固景帝時為博士）。翟酺傳：文帝始置一經博士，即此（今本後漢書作始置五經博士，玉海引此作一經，是宋時後漢猶本）。武帝復立四經，故稱五經博士也。 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補注〕先謙曰：續志本四百石，宣帝增秩，後漢十四人。 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郎中令，秦官。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世元年，趙高為郎中令。後又一稱中令，徐廣云：趙成。錢大昕云：括蒼鮑氏云：郎與廊同，戰國策括下先生見魏王，趙出至郎門而反，所謂郎門，郎之門也。又段蓋謂秦新

城君曰：今臣處郎中，無偕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無讒臣於君。然則秦昭王時已有郎中之名，其職已親近矣。（方迴據古今考引。）案顏說是也。周禮大司馬注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琅即郎也，叚借字。董仲舒傳游於巖郎之上，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說文廊在新附中，古皆用郎。

掌宮殿掖門戶。〔補注〕先謙曰：續志云：掌宿衞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衞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後漢一人。

有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丞一人，比千石。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補注〕何焯曰：當從如說。勳讀閽，今閩越閽猶有此音。下更中大夫為光祿大夫，亦以在宮門內耳。周壽昌曰：王海引如注：郎中令府在宮中。先謙曰：胡公，胡廣。王莽傳改光祿勳曰司中。

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補注〕先謙曰：大夫見秦紀，郎、謁者並見始皇紀。謁者亦見范雎傳。

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師古曰：羽林，亦宿衞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羽所以為王者羽翼也。

大夫掌論議，〔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此郎中令屬官，不提行是。續志：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惟詔命所使。

有太中大夫、〔補注〕先謙曰：太中大夫見郊祀、律曆志，賈誼、疏廣、李廣、衞青、張湯、東方朔、霍光、平當、龔勝、劉輔、劉德、劉向、劉歆、夏侯勝、孔光、王商、谷永、王嘉、石顯、周仁、張敞、蓋寬饒、文三王、宣元六王、翟方進、申屠嘉、陸賈、樓林、佞幸、西南夷、朝鮮、外戚傳。

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補注〕先謙曰：呂覽知度篇注：魏子以儋胥已為中大夫。魏有中大夫須賈，是六國時官。漢中大夫見郊祀、溝洫志，張耳、曹參、朱建、灌嬰、直不疑、晁錯、張釋之、汲黯、田蚡、董仲舒、兒寬、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酷吏、游俠、佞幸、匈奴、兩粵、王莽、敍傳。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補注〕錢大昭曰：漢紀秩比六百石。先謙曰：諫大夫見藝文、溝洫志，劉向、薛廣德、王襄、王吉、貢禹、揚乾、龔勝、鮑宣、韋玄成、張安世、杜延年、魏相、夏侯勝、彭宣、翟承、韓延壽、王駿、王章、蓋寬

陸、劉輔、孫寶、毋將隆、耿育、蕭望之、馮參、宣元六王、孔光、宋博、何武、王嘉、云敞、甘延壽、儒林、循吏、游俠、佞幸、南越、外戚、元后、王莽、敘傳。續志，後漢有諫議大夫，六百石，無員。齊職儀謂光武增議字，則諫議大夫即諫大夫也。

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光祿大夫見諸表、藝文志、韓王信、武五子、于定國、薛廣德、平當、楚元王、蕭望之傳、介子、夏侯勝、徐廣列、息夫躬、張騫、張安世、霍光、金日磾、韋賢、蔡義、貢禹、趙充國、京房、魏相、丙吉、張敞、王尊、諸葛豐、孫寶、蕭望之、蕭育、馮奉世、段會宗、辛慶忌、彭宣、[illegible]、翼奉、鄭崇、匡衡、張禹、王商、史丹、傅喜、孔光、朱博、陳咸、翟方進、王嘉、谷永、師丹、儒林、酷吏、佞幸、匈奴、西域、外戚、元后、王莽、敘傳、續志。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弔。後漢無員。

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補注〕錢大昕曰，漢紀太中大夫秩比二千石。先謙曰，此荀紀誤也。如故。〔補注〕劉敞曰，此皆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則中大夫舊小於太中，秩無二千石，故書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太中大夫千石，無員。又有中散大夫，六百石，無員。孝蕭由爲中散大夫，見蕭望之傳。是前漢已有，而不見於表。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補注〕錢大昕曰，班史紀傳稱郎者，皆指宿衛之郎，非尚書郎也。以其分隸五官左右中郎將，故又稱三署郎。三署者，五官中郎一署，左中郎一署，右中郎一署，而統屬於光祿勳焉。尚書令丞本少府屬官，武帝以後，遂爲樞機要地。成帝始置尚書員四人，而不聞有尚書郎。後漢初，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光武以孝廉丁邯爲郎，邯恥與令史伍，稱疾不就職。後漸置郎員益多，而職任益重矣。

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補注〕先謙曰，議郎見藝文、郊祀志、金日磾、陳湯、夏侯勝、王嘉、衛青、眭孟、孔光、翟方進、鮑宣、孫寶、儒林、匈奴、外戚、敘傳。中郎見郊祀、卜式、趙廣漢、趙充國、傅介子、張騫、劉向、汲黯、息夫躬、京房、蕭望之、主父偃、翟方進、吾丘壽王、東方朔、嚴安、儒林、酷吏、游俠、西域、王莽傳。侍郎見律曆、藝文志、劉屈氂、傅介子、龔勝、韋玄成、孔光、孫吉、辛慶忌、東方朔、儒林、西域傳。郎中見郊祀、藝文志、樊噲、主父偃、楊惲、甘延壽、匡衡、田叔、盧綰、劉澤、劉德、劉向、劉敬、袁盎、叔孫通、匈奴傳、續志。凡

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後漢議郎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二百石。皆無員。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補注）沈欽韓曰。齊旋。擿國君捐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五官蓋見管子書。師五官命名所自昉。先謙曰。五官中郎將。見儒林、王莽傳。五官掾。見王尊傳。續志。後漢五官中郎將一人。主五官郎。左中郎將主左署郎。右中郎將主右署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無員。左右署中郎、侍郎、郎中。見上。此表專屬中郎。是兼西京制稱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衞曰戶郎。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也。（補注）先謙曰。車郎見藝文志。亦曰騎郎。見劉向傳。戶郎見王嘉傳。騎郎見張釋之、衞青、公孫敖傳。亦曰郎中騎。見功臣表。戶將見楊僕傳。郎中戶將見蓋寬饒、儒林傳。郎中騎將見樊噲傳。亦曰騎郎將。見功臣表、崔寔、李廣傳。郎中車騎將。見辛慶忌傳。續志。後漢省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補注）錢大昭曰。闞駰十三州志云。謁者。秦官。皆選孝廉年未五十。曉解賓贊者。爲盡拜縣令長吏及郡官府長吏。先謙曰。謁者見武紀、食貨、禮樂、藝文志、英布、灌嬰、汲黯、終軍、王商、王嘉、蕭何、周勃、蕭育、辛慶忌、主父偃、楊僕、蕭望之、[illegible]、匡衡、淮南王、江充、汲黯、循吏、佞幸、西域、外戚、王莽傳。謁者僕射。見[illegible]、張釋之、[illegible]、[illegible]傳。據志。後漢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皆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將大夫以下之喪。掌使弔。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人。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又謁者僕射一人。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秩比千石。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補注）先謙曰。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見東方朔傳。亦見霍光、李廣利、趙充國、傅介子、甘延壽、西域、外戚、王莽傳。有僕射，秩比千石。（補注）先謙曰。期門僕射。後爲虎賁僕射。續志。後漢虎賁左右僕射各一人。比六百石。主虎賁郎習射。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賁郎。師古曰：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補注〕先謙曰：虎賁見王莽傳。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所屬有虎賁中郎、侍郎、郎中、節從之名。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補注〕周壽昌曰：文帝時鄧通爲羽林黄頭郎，武帝前已有之。先謙曰：續志，羽林郎比三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名曰建章營騎，〔補注〕沈欽韓曰：武帝起建章宮，設此爲宮衛。後更名羽林騎。〔補注〕先謙曰：羽林見霍光、趙充國、甘延壽、外戚、王莽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也。〔補注〕先謙曰：羽林孤兒見宣紀、趙充國、孔光傳。羽林有令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有羽林左右丞各一人，省令。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補注〕先謙曰：中郎將羽林監見霍光傳。續志，後漢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又有羽林左右監各一人，比六百石，主羽林左右騎。又有騎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本監羽林騎。

僕射，〔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上不提行，是。秦官，〔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有博士僕射周青臣，又有衞令僕射，可證。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補注〕先謙曰：侍中僕射見武紀、霍光傳。續志侍中下云，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或置或否，此侍中有僕射也。又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案元帝時石顯爲尚書僕射，哀帝時鄭崇爲尚書僕射，孫寶傳尚書僕射唐林，又孔光傳兩見，王嘉傳一見，又佞幸傳有中書僕射牢梁，此尚書有僕射也。續志又云，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此博士有僕射也。虎賁僕射主虎賁郎習射，（見上）又郎僕射見霍光傳，此郎有僕射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補注〕何焯曰：

僕射之義如此。則已矣。秦官不徵諸漢者。乃反附會開制耶。以射爲說如夜音者尤謬。

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爲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補注〕沈欽韓曰。曹操孫子注。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官長一人。通典五火爲隊。五十人有頭。則僕射即隊頭也。亦號隊率。申屠嘉以材官蹶張選爲隊率是也。其百人爲官長亦號屯長。秦發閭左戍九百人。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是也。先謙曰。騶僕射見續志祠祀令注引漢官。宰疑卒之譌字。衛卒僕射見褚補史記王先生傳。永巷僕射見廣川王去傳。

衛尉。秦官。〔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有衛尉竭。掌宮門衛屯兵。師古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補注〕錢大昕曰。宮門者。未央宮門也。武帝時。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表有廣。無不識。宣帝時。霍光長女壻鄧廣漢爲長樂衛尉。范明友爲未央衛尉。表有明友。無廣漢。知表所載。惟未央衛尉也。未央長樂二尉。分主東西宮。孟康云。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予謂長樂宮太后所居。太后朝稱東朝。假長樂在未央之東矣。未央衛尉。諸傳皆單稱衛尉。獨李廣范明友稱未央者。以別於長樂也。韋元成傳亦稱未央衛尉。則以其時始置建章衛尉。故亦稱未央以別之。先謙曰。官本仗作伏。續志云。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後漢一人。有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有丞一人。比千石。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補注〕先謙曰。中大夫令見直不疑傳。此亦依秦官名。始皇紀有中大夫令齊。又有衛尉竭。然則秦時中大夫令衛尉本二官也。後元年復爲衛尉。〔補注〕先謙曰。王莽改衛尉曰太衛。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師古曰。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闕下上有四方貢獻四字。公車司馬見王莽傳。公車令見張釋之、外戚傳。公車司馬令見東方朔傳。公車丞見儒林、外戚傳。衛士令見藝文志。亦秦官。省文稱之曰衛令。李斯傳。趙高將衛士。而始皇紀

云。汲闢樂王殿門將衞令。可參證也。續志。後漢有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丞一人。選曉諱。掌知非法。衞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南北宮衞士。丞各一人。省旅賁令衞士一丞。

衞士三丞。〔補注〕先謙曰。公車司馬旅賁止一丞。不與衞士同。別營之。後漢省一存二。故上引續志云云也。

又諸屯衞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補注〕先謙曰。屯司馬。若後漢南宮南屯司馬之比。屯衞司馬一官（亦見下文）。省文則稱屯司馬。或衞司馬。屯而爲衞。上文衞尉云掌宮門衞屯兵。即其證也。衞司馬見元紀、陳湯、段會宗、谷永、鄭吉、傅介子、蓋寬饒、西域傳。衞候見馮奉世、西域傳。候及司馬共二十二官也。據志。左右都候各一人。丞一人。周禮司寤有夜士。干寶注。今都候之屬。若辟變訓。

長樂、建章、甘泉衞尉。皆掌其宮。師古曰。各隨所掌之宮以名官。〔補注〕錢大昕曰。長樂宮。高帝所築。惠帝時。呂后居之。自後遂爲太后所居之宮。武帝時始見長樂衞尉。實甫稱不載此官始置於武帝初也。其後官長樂衞尉者。昭帝時有劉辟彊。昌邑王賀時有安樂。宣帝時有許舜、韋忠。成帝時有史丹、王宏、王安、章安世。哀帝時有王惲。蓋昭宣以後。長樂宮常置衞尉矣。建章衞尉置於宣帝元康元年。罷於元帝初元三年（見紀）。居其職者有丙顯、金安上。皆宣帝朝臣也。甘泉衞尉。亦罷於初元三年（元紀）。而史無置衞尉之文。此宮築於武帝。未審何年始立宮衞。史亦未見除甘泉衞尉者。

職略同。〔補注〕先謙曰。長樂司馬見律厤志。長樂屯衞司馬見馮野王傳。此職同。長樂戶將見霍林傳。建章監見李陵、衞青傳。此職不同。

不常置。

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補注〕齊召南曰。周禮夏官有太僕下大夫二人。不得云始於秦也。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耳。亦不得云穆王始置此官也。表及注並誤。

掌輿馬。〔補注〕先謙曰。續志。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

有兩丞。〔補注〕先謙曰。太僕丞見張敞傳。據志。後漢丞一人。比千石。

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

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補注〕沈欽韓曰：家馬字見管子問篇。武帝以車騎馬乏，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差出牝馬，天下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家馬之名蓋始於此。先謙曰：大廄丞見戚宜傳，未央廄令見霍光、外戚傳，家馬官見地理志。續志：後漢未央廄令一人，主乘輿及廄中諸馬，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中興省約，但置一廄。案大廄、未央、家馬及下路軨、騎馬、駿馬，共爲六廄也。

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軨，今之小馬車，曲輿也。師古曰：軨音零。〔補注〕先謙曰：車府令，秦官，見始皇紀，又見藝文志。路軨廄在未央宮。騎馬廄在長安城外，見黃圖。騎馬令見戴安傳。駿馬監見傅介子傳。續志：後漢車府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諸車，丞一人。

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如淳曰：橐泉廄在橐泉宮下。騊駼，野馬也。師古曰：閑，闌，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騊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騊音徒高反，駼音塗。〔補注〕沈欽韓曰：金日磾傳，武帝拜爲馬監，蓋失其名。黃圖：大宛廄在長安城外，疑此之龍馬監也。又云：騊駼廄在長安城外。漢官儀：承華廄、騊駼廄，馬皆萬匹，令秩六百石。先謙曰：傅介子傳平樂廄監，疑武帝移中監不入此表，未知何故。續志無。劉注引古今注云：漢安元年，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猶存承華之名耳。

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各三丞。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補注〕先謙曰：續志牧師菀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菀苑通用字。

又牧橐、昆蹏令丞。應劭曰：橐，橐佗。昆蹏，好馬名也。蹏音啼。如淳曰：爾雅曰：昆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爲廄名。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佗也。昆，獸名也。蹏研者，謂其蹏下平也。善升甗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蹏即古蹄字耳。研音五見反。甗音言，又音牛偃反。〔補注〕沈欽韓曰：釋畜郭注：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釋文引舍人云：騉蹄者，溷蹄也。郝晉涵云：顏說非，應說是。

皆屬焉。〔補注〕先謙曰：王莽傳改太僕曰太御。

中太僕。〔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於太僕後提行，寔非是。凡九卿屬官，如奉常下博士、光祿勳下大夫、郎、謁者、期門、羽林、僕射，宋本俱不提行，今從之。中太僕見王商、翟方進、石顯、外戚傳。

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中宮僕一人，省太。

武帝

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晉灼曰、挏音挺挏之挏。師古曰、晉音是也。挏音徒孔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挏、擁引也。漢有挏馬官、作馬酒。先謙曰、官本挏作洞、是。初置路軨。

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有廷尉斯。周壽昌云、韓非外傳晉文公使李離爲理。呂氏春秋齊弦章爲大理。說苑楚廷理。新序石奢爲大理。是各國皆名理、或名大理。獨秦稱廷尉也。掌刑辟。〔補注〕先謙曰、續志、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補注〕先謙曰、廷尉正、見廣川王、張湯、黃霸及後書何敞傳。大理正、見何武傳。廷尉監、見宣紀、淮南王安、息夫躬、丙吉傳。又並見食貨志、朱博傳、續志。後漢正、左監各一人、省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補注〕錢大昭曰、不言員數。宣紀及刑法志云四人。先謙曰、廷尉平見刑法志、馬宮傳、續志。後漢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省右。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補注〕先謙曰、大理見何武傳。王莽改曰作士。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有丞。〔補注〕先謙曰、大鴻臚丞、見劉德、文三王、武五子、外戚傳、續志。後漢丞一人。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補注〕周壽昌曰、史記景帝紀無令字。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請立隰朋爲大行。其官尙矣。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聲臚傳之也。〔補注〕先謙曰、韋昭辯釋名云、鴻、大也。臚、陳序也。言大禮陳序於賓客也。屬

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補注〕沈欽韓曰，論語集解引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令。按月令解，無其事。淮南時則訓春服八風水，爨萁燧火，夏服八風水，爨柘燧火，秋同夏令，爨柘燧火。疑漢改火之制也。先謙曰，行人後改大行令，大行丞見張敞傳。大行治禮丞見蕭望之傳。譯官令見儒林傳。續志，後漢省譯官、別火二令丞。及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補注〕錢大昭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名邸。文紀至邸而議之。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為大行令。〔補注〕先謙曰，史記景帝紀中六年更命大行為行人，此再更名也。大行見律歷志、韋玄成傳。續志，後漢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主諸郎。又有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初置別火。〔補注〕先謙曰，言譯官令丞，亦舊有也。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臚。

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為宗正也。師古曰，彤伯為宗伯，不謂之宗正。〔補注〕何焯曰，案宗正亦謂之宗伯。王莽緣此以改官名。應說非無本，但是後儒曲說，與周官不合，故班氏斷為秦官。掌親屬。〔補注〕先謙曰，續志，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有丞。〔補注〕先謙曰，宗正丞見劉德傳。續志，後漢丞一人，比千石。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補注〕周壽昌曰，見平紀五年。置宗師，得郵書宗伯。舊事猶宗伯之職，而非屬也。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補注〕先謙曰，都司空見伍被、灌夫傳。都司空令見儒林傳。續志，後漢省都司空令丞。內官長丞。師古曰，律麻志，主分寸尺丈也。〔補注〕先謙曰，內官見律厤志、東方朔傳。內官長見眭弘傳。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補注〕先謙曰，

續志。後漢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 王莽幷其官於秩宗。初內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

治粟內史。秦官。〔補注〕先謙曰。治粟內史。見陳平傳。又韓信傳。漢王以信爲治粟都尉。蓋內史屬官。猶沿秦稱。故以治粟爲稱。治粟都尉亦見食貨志。 掌穀貨。〔補注〕先謙曰。續志。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 有兩丞。〔補注〕先謙曰。丞見宣成紀、律厤、食貨志、陳湯、蕭望之、循吏傳。續志。後漢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主帑藏。 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補注〕先謙曰。太倉見律厤志。太倉令見刑法志。續志。主受郡國傳漕穀。後漢一人。六百石。丞一人。均輸見食貨志。千乘均輸官見地理志。河東均輸長見黃霸傳。蓋均輸非總於司農。外郡復有官以董之。平準見食貨志、王莽傳。平準令見趙廣漢傳。續志。平準令。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後漢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案續志所書已非前漢平準設官之義。）都內見王莽傳。都內主藏官見張延壽傳。都內令見尹翁歸傳。桓譚新論云。漢之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奉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供常賜。籍田見文紀、食貨志。 斡官、鐵市兩長丞。如淳曰。斡音筦。或作幹。幹。主也。主均輸之事。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晉灼曰。此竹箭幹之官長也。均輸自有令。師古曰。如說近是也。縱作幹讀。當以幹持財貨之事耳。非謂箭幹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有太倉平準令丞。餘均輸等皆省。此蓋悉在所省之內。 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補注〕先謙曰。齊太倉長。見倉公傳。甘泉倉長。見張敞傳。農官倉長。見食貨志。續志。郡有都水官者。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又云。凡郡縣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此設之外。郡蓋漢通屬於司農。而東京改隸郡國者

也。又少府下云、都水屬郡國。此自少府改屬者也。本書都水並有長丞無令。續志亦然。

搜粟都尉。服虔曰、䊮音搜狩之搜。搜、索也。〔補注〕先謙曰、二搜字官本並作䊮、是。**武帝軍官。不常置。**〔補注〕先謙曰、搜粟都尉見食貨志、蘇武、燕剌王旦、李廣利、霍光、西域傳。**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初、斡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少府。秦官。〔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有少府章邯。淮南氾論篇、秦之時、頭會箕斂、輸于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供作共、是。續志、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有六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丞一人、比千石。省五。

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洛陽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也。師古曰、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若盧、如說是也。左弋、地名。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補注〕錢大昭曰、十二疑是十六。以左右司空分兩官、亦是十七。沈欽韓曰、太醫令丞、太常已有之。此官先屬太常、後屬少府。班失刊正。先謙曰、尚書令見藝文志、張安世、賈捐之、諸葛豐、鄭崇、孫寶、方進、傅喜、孔光、何並、孫寶、京房、霍光、金日磾、平當、黃霸、王嘉、師丹、循吏、外戚、王莽傳。尚書丞見三王世家。符節令見眭弘、儒林傳。續志云、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後漢一人、六百石。無丞。有尚符璽郎中四人。注云、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史二百石、掌書。案符節令、因秦之符璽令。李斯傳趙高兼行符璽令事、是也。太醫監見外戚傳。太醫令、續志云、掌諸醫。後漢一人、六百石。藥丞、方丞各一人。太官令、續志云、掌御飲食。後漢一人、六百石。有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

官丞、（主酒。本注又云，省湯官令，置丞。）果丞、（主果。）各一人。太官，見霍光、召信臣、谷永傳。太官丞，見東方朔傳。太官獻丞，見張延年傳。（陳湯傳作獻食丞。）導官，見張湯、谷永傳。導官令，續志云，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後漢一人，六百石，丞一人，屬大司農。說文，導，禾也。玉篇，導，一莖六穗，瑞禾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導一莖六穗於庖，此作導，以擇米爲義，亦通用字耳。樂府，見霍光、佞幸傳。樂府令，見禮樂志。若盧獄，見王商傳。若盧丞，見王吉傳。（吉補右丞，蓋有左右二丞。）考工，見田蚡傳。考工令，續志云，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後漢一人，六百石，左右丞各一人，轉屬太僕。左弋，即佐弋。始皇紀有佐弋竭，左佐字同。邪佐助弋射之事，因以名官。居室，見灌夫傳。甘泉居室，見衞青傳。（青所見鉗徒，蓋於甘泉罰作者。）左右司空，見伍被傳。東西織室，見貢禹傳。東織令史，見宣紀。東園，見孔光、霍光、佞幸傳。續志，後漢又省織室令，置丞。餘不載。官本注十二作十六，是。　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　師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也。胞與庖同。〔補注〕錢大昕曰：庖通作胞，禮記祭統胞者也，肉吏之賤者也。莊子庚桑楚篇，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胞，本又作庖也。先謙曰：庖人長丞，續志後漢省。都水，蓋池藥別屬少府。孫寶傳民假少府陂澤，故亦有都水官。續志，以都水屬郡國。均官，見谷永傳。沈欽韓云：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均官用本價取之。此少府均官，蓋本主市買者。均官長丞，續志不載。　又上林中十池監。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上林中池上籞五所，而此云十池監，未詳其數。〔補注〕先謙曰：霍光傳，女醫淳于衍夫賞求永安池監。此池監蓋十池監之一。續志，後漢省上林十池監。　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　師古曰：鉤盾主近苑囿。尚方主作禁器物。御府主天子衣服也。〔補注〕先謙曰：中書謁者令，見蚡傳、王尊傳。謁者令，見外戚傳。中書令，見霍光、朱雲、陳湯、京房、匡衡、游俠、佞幸傳。續志，尚書令一人，千石。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文書衆事。成紀贊注，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先謙案：昭帝時有尚書，明與中書兩官。續志言更尚書爲中書，誤也。中書兼尚書之任，亦謂之中尚書，見蓋寬饒傳。唐六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司馬遷被刑爲中書令，即其任也。不言謁者，省文。洪邁云：中書尚書令在西漢爲少府屬官，在東漢亦屬

少府。雖典機要而去公卿漸遠。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遂爲三省官。是居眞宰相之任。黃門令。見藝文志、孔光傳。續志。黃門令宦者。主省中諸宦者。鉤盾見昭紀、五行志、陳咸、王莽傳。鉤盾令見京房傳。續志。鉤盾令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尚方見周亞夫、朱雲、谷永傳。續志。尚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御府見谷永、王莽傳。御府令。見霍光傳。續志。御府令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永巷見呂后傳。後改掖廷。掖庭令見宣紀、霍光、張安世、丙吉、外戚傳。掖庭丞見外戚傳。掖庭宦吏見陳咸傳。續志。永巷令宦者。典宮婢侍使。內者令見劉屈氂、李尋、許皇后、王莽傳。內謁者令見宣帝紀、丙吉傳。續志。內者令掌中布張諸衣物。宦者署見東方朔、劉歆、蘇武、翼奉傳。宦者令見東平王宇傳。宦者丞見外戚傳。自黃門下。後漢令各一人。六百石。丞各一人。唯內者左右丞各一人。宦者令丞見下。七官本作八。是。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師古曰。中黃門。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補注〕先謙曰。續志。虎賁中郎將有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又謁者僕射一人。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又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宦者。主中黃門冗從。此諸僕射。官表略有。郎署長。馮唐傳爲郎中署長。儒林傳孟喜爲曲臺署長。續志。有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丙署長。此諸署長也。又云。中黃門掌給事禁中。後漢比百石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中黃門。見霍光、江充、毋將隆、谷永、佞幸、外戚、王莽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左弋爲佽飛。居室爲保宮。甘泉居室爲昆臺。永巷爲掖廷。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補注〕先謙曰。佽飛見宣紀。瓚注。在上林中結矰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又見趙充國傳。保宮見蘇武、儒林傳。掖廷亦作掖庭。見劉輔、韓嫣、匈奴傳。太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庭八丞。〔補注〕先謙曰。續志。掖庭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後漢令一人。（前漢即永巷令也。後漢分爲二令）六百石。左右丞各一人。宦者七丞。鉤盾五丞兩尉。〔補注〕先謙曰。續志。省宦者、昆臺、佽飛三令。二十一丞。刪三署各一令。又宦者七丞。昆臺五丞。佽飛九丞。合之得二十一也。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

〔補注〕先謙曰、成紀所謂罷中書宦官、續志所謂成帝用士人、復故也。中謁者見賈捐之傳。中謁者令見佞幸、外戚傳。初置尙書員五人。〔補注〕先謙曰、成紀注、漢舊儀云、尙書四人爲四曹、常侍曹尙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尙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尙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曹尙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案尙書僕射、別見前僕射下。有四丞。〔補注〕先謙曰、中謁者丞見成紀。續志、掌錄文書期會。後漢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補注〕先謙曰、貢禹傳稱東西織室、是織室爲總名、省東織、故此稱織室耳。織室見谷永傳。續志、後漢省織室令、置丞。綏和二年、哀帝省樂府。〔補注〕先謙曰、事見哀紀。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補注〕先謙曰、共工見劉輔傳。又宋弘爲共工、見後書弘傳。

中尉、秦官。〔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有秦中尉田眞黃、又趙烈侯官有欣爲中尉、則是官不獨秦有也。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徼循禁備盜賊也。師古曰、徼謂遮繞也。徼音工釣反。〔補注〕先謙曰、續志、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師古曰、候及司馬及千人、皆官名也。屬國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云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名也。〔補注〕先謙曰、中尉丞見表下。執金吾候見平紀。中司馬見李布傳。續志、後漢一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補注〕徐鍇曰、崔豹古今注、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據此、漢時有金吾、有木吾、豈得以金吾爲鳥名乎。吾實大棒之名、以大棒可禦非常、故以吾名之。執金吾者、執此棒也。應說是以禦注、其義方確。周壽昌曰、功臣表曲成侯蟲達從起碭、至霸上、爲執金吾。是漢初本有此官、武帝時復故。先謙曰、王莽傳改名奮武。續志、後漢因。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

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引司馬穰苴、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二、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十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此中壘所本。先謙曰、武庫見毋將隆、董賢傳。又雒陽亦有武庫令、見魏相傳。都船見薛宣、王嘉傳。續志、武庫令主兵器。後漢有武庫令丞各一人、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

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中壘尉亦省。

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應劭曰、式道凡三候、車駕出還、式道候持麾至宮門、門乃開。師古曰、式、表也。〔補注〕先謙曰、式道候見東方朔傳。續志、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京輔左右都尉。

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太子太傅、〔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云、皇太子黃金印龜紐、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為通官印。太傅一人、眞二千石、禮如師、亡新更為太子師。先謙曰、太子太傅見食貨志、卜式、疏廣、韋玄成、魏相、丙吉、蕭望之、張禹、周亞夫、叔孫通、衞綰、夏侯勝、師丹、石奮、儒林、循吏、外戚傳。後漢因。續志、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杜佑云、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為術、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稱臣。

少傅、〔補注〕先謙曰、太子少傅見夏侯勝、匡衡、朱雲、疏廣、馮野王、儒林、外戚傳。後漢因。續志、亦以輔導為職、悉主太子官屬。

古官。〔補注〕周壽昌曰、禮文王世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從後扶持、輔翼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胡三省云、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

屬官有太子門大夫、應劭曰、員五人、秩六百石。〔補注〕先謙曰、門大夫見疏廣、金日磾、儒林、王莽傳。後漢因。續志、職比郎將。劉注引漢官云、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與此注微異。

庶子、應劭曰、員五人、秩六百石。〔補注〕錢大昭曰、漢

野王傳云，爲太子中庶子，王商傳同。又考漢舊儀云，中庶子五人，職如侍中，秩六百石；庶子秩比四百石，如中郎，無員。亡新改爲中翼子。據此，則中庶子與庶子有別矣。應所注乃中庶子也，表於庶子上脫中字，庶子下脫庶子二字。先謙曰：史丹、儒林王莽傳亦有中庶子、錢欽，是也。太子庶子見蓋寬饒、蕭育傳。續志，後漢有庶子、中庶子二官。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先或作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注語訛舛，今改正。汲黯傳作洗馬，後漢因。續志：比六百石。注引漢官云選郎中補也。舍人，〔補注〕先謙曰：舍人，秦官，見始皇紀，亦見衛綰、鄭當時、公孫賀、戾太子、雋不疑、周仁、佞幸、外戚傳。後漢因。續志：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此外屬官有率更令一、家令一、倉令一、食官令一、僕一、廄長一、中盾一、衛率一。又云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後漢省。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補注〕先謙曰：秦倣周禮匠人之號。功臣表梧齊侯陽城延以軍匠從起，後爲少府，此將作少府，即沿秦官。有兩丞、左右中候。〔補注〕先謙曰：中候見張蒼傳。續志，後漢止丞一人，六百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補注〕先謙曰：將作大匠見溝洫志、翟義、陳湯、佞幸傳。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如淳曰：章謂大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師古曰：今所謂木鍾者，蓋章聲之轉耳。東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也。〔補注〕先謙曰：右校丞見辛慶忌傳。續志，後漢有左校令、右校令各一人，掌左右工徒，六百石，丞各一人。又主章長丞。師古曰：掌凡大木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補注〕先謙曰：王莽傳有都匠仇延，顏注：都匠，大匠也。蓋莽改大匠爲都匠。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眞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詹事見鄭當時、竇嬰、韓安國、霍去病、孔光、馬宮、外戚傳。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衞率、廚廄長丞，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應劭曰：中盾主周衞徼道，秩四百石。如淳曰：漢儀注衞率主門衞，秩千石。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自此以上太子之官也。更音工衡反。〔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率更令秩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亡新更為中更。丞一人，秩四百石。家令千石，主倉、獄。僕秩千石，主馬。中盾秩四百石，主周衞徼循。衞率秩比千石，丞一人，主門衞。先謙曰：家令見鼂錯、疏廣傳。率更令、家令丞、廚廄長丞見王莽傳。中盾見敍傳。應注徼道乃徼循之誤也，循、道篆文形近。官本無注末五字。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食官令秩六百石，丞一人。先謙曰：續志後漢有中宮私府、永巷令丞各一人。諸宦官皆屬焉。師古曰：自此以上皆皇后之官。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師古曰：省皇后詹事總屬長秋也。長信詹事，〔補注〕先謙曰：官本提行，非。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補注〕先謙曰：長信少府見薛廣德、平當、貢禹、龔勝、夏侯勝、蓋寬饒傳。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補注〕周壽昌曰：哀紀恭皇太后、恭太后各置左右詹事。外戚傳：傅太后、丁后、成帝母太皇太后、成帝趙后并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先謙曰：長樂少府見夏侯勝、外戚、王莽傳。哀帝時傅太后居永信宮，有永信少府，見王嘉傳。

將行，秦官，應劭曰：皇后卿也。〔補注〕先謙曰：續志承秦將行宦者。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補注〕先謙曰：大長秋見外戚傳。或

用中人或用士人。師古曰。中人、奄人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有丞。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補注〕先謙曰。典屬國見李廣、蘇武、馮奉世傳。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

候千人。〔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來降。置五屬國處之。此作三年。誤。五屬國者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也。宣紀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凡屬國皆都尉治之。先謙曰。屬國都尉見劉歆、匈奴、西域、敍傳。屬官九譯令。〔補注〕先謙曰。尚書大傳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故以名官。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鴻臚。

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補注〕先謙曰。食貨志。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禮志。武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有五丞。〔補注〕先謙曰。水衡丞見龔遂傳。屬官有

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辯銅九官令丞。如淳曰。御羞、地名也。在藍田。其土肥沃。多出御物可進者。揚雄傳謂之御宿。三輔黃圖御羞、宜春皆苑名也。輯濯、船官也。鍾官、主鑄錢官也。辯銅、主分別銅之種類也。師古曰。御宿、則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藍田。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義。輯讀與楫同。音集。濯音直孝反。皆所以行船也。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據此表。太僕屬官以有大廄、未央、輅軨、騎馬、騊駼、承華。而水衡又云六廄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六廄者。其官別屬水衡也。〔補注〕劉敞曰。表敍水衡九屬官。技巧、六廄各一物也。後省技巧六廄。顏遂謂此都是一官。非矣。蓋上林自有六廄。一令丞主

之後六廏等各則有官。非此六廏也。何焯曰。御羞與禁圃連類而書。則是出珍羞之地名。如說在藍田者爲近。不得如師古指御宿川以當之也。周壽昌曰。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爲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往來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云。御宿園。顏以羞宿音近當之非。先謙曰。上林令見張釋之傳。續志上林苑令丞各一人。輔灌士見劉屈氂傳。鍾官見食貨志。禁圃元紀作禁囿。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補注〕劉攽曰。都水官處處有之。案表。少府三輔皆有都水衡屬官。先敘九官令丞矣。後列長丞。又云上林。計令長不當並置。然則甘泉上林是一官。甘泉都水是一官。自衡官以下凡六官。書七者誤也。沈欽韓曰。漢李翕碑。郡有衡官掾。衡官有秩。先謙曰。甘泉倉長見張敞傳。上林有八丞十二尉。〔補注〕先謙曰。上林尉見張釋之傳。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又省。屬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並謂此也。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廏官。〔補注〕先謙曰。見成紀。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水衡都尉。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乃罷之。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據史記。知志誤矣。〔補注〕錢大昭曰。案公卿表。景帝元年中大夫朝錯爲左內史。二年。左內史朝錯爲御史大夫。則分置左右。又在景帝之前。地理志以爲武帝建元六年分置者。固非。而此表以爲景二年分置者。亦未的也。王念孫曰。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故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分置。誤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並同。右內史。武

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補注〕先謙曰。長安東西市令。見食貨志。東市令見貨殖傳。長安廚見霍光傳、郊祀志。又都水。鐵官兩長丞。〔補注〕先謙曰。鐵官在鄭縣。見地理志。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張晏曰。馮。輔也。翊。佐也。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補注〕先謙曰。廩犧見韓延壽、谷永傳。續志。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鴈鶩之屬。（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中興皆屬河南尹。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補注〕先謙曰。市長見司馬遷傳。左馮翊都水見溝洫志。鐵官在夏陽。見志。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補注〕錢大昭曰。案公卿表。景帝中五年。尚有主爵中尉不疑。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張晏曰。扶。助也。風。化也。治內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如淳曰。尹翁歸傳曰。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東方朔曰。益爲右扶風。畜牧之所在也。〔補注〕先謙曰。掌畜又見谷永傳。又有都水、鐵官、廄、廱廚四長丞皆屬焉。如淳曰。五畤在廱。故有廚。〔補注〕劉攽曰。有當作右。上云左都水。此爲右都水。先謙曰。領護三輔都水。見劉向、息夫躬傳。鐵官在雍、漆二縣。見地理志。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服虔曰。皆治在長安城中。師古曰。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也。皆有兩丞。〔補注〕先謙曰。內史丞見藝文志。右扶風丞見路溫舒傳。列侯更屬大鴻臚。元鼎四年。更置二輔都尉。〔補注〕錢大昭曰。二當作三。地理志。左馮翊高陵。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郿。

右輔都尉治。不言京輔都尉治。缺文也。田叔傳。少子仁拜為京輔都尉。先謙曰。官本二作三。京輔都尉。亦見霍光、蕭由、田叔、王尊、趙廣漢傳。案京輔都尉見上中尉下。非缺文。錢說誤。左右輔見食貨志。左輔都尉見蕭由傳。右輔都尉見王訢、翟義、酷吏傳。都尉丞各一人。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補注〕先謙曰。續志。太子太傅中二千石。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補注〕先謙曰。護軍都尉。見賈捐之、李廣、衛青、陳湯、蕭咸、匈奴、西南夷傳。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司隸校尉。周官。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補注〕齊召南曰。案劉昭注後志云。登郎司寇平。案周司寇不名司隸。且秦漢以廷尉更司寇名矣。此說非也。蓋周禮秋官之屬有司隸、中士二人。鄭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事。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此其所謂周官也。錢大昭曰。翟方進傳。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武帝征和四年。初置。〔補注〕先謙曰。司隸校尉。見丙吉、王尊、王章、蓋寬饒、蕭育、匡衡、翟方進、何武、儒林、元后傳。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捕巫蠱。督大姦猾。師古曰。督謂察視也。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補注〕先謙曰。續志。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初元四年。去節。〔補注〕先謙曰。亦見諸葛豐傳。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補注〕先謙曰。不云校尉。亦見鮑宣孫寶傳。冠進賢冠。〔補注〕沈欽韓曰。四字不合表例。疑注家語攙入。續志。中二千石以下。皆冠進賢冠。屬大

司空比司直。〔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司隸校尉一人。

城門校尉。〔補注〕先謙曰。城門校尉。見劉向、陳湯、翟義、丙吉、諸葛豐、王莽傳。掌京師城門屯兵。〔補注〕先謙曰。周禮司門職也。續志。後漢同。有司馬。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也。〔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一人。千石。本注。主兵自中壘而下八屯各有司馬。與城門無涉。顏說誤。十二城門候。師古曰。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補注〕錢大昭曰。蔡義傳。遷覆盎城門候。是其一也。先謙曰。後漢同。續志。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補注〕王念孫曰。顏說非也。此涉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遠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領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此自別為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志。蓋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為四城。謂掌北軍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惠紀。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西、城、域字相似。又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禹謨本於此下加掌西域三字。又引師古注為證）亦以外字上屬。御覽職官部三十八、四十。竝同。顏以外字屬下讀。亦非。先謙曰。中壘校尉。見郊祀志、劉向、劉歆、李尋、韋玄成、丙吉傳。

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師古曰。宣紀言佽飛射士胡越騎。又此有胡騎校尉。如說是。〔補注〕何焯曰。騎非越人所長。似晉說是。不當如師古以下文胡騎比例也。先謙曰。屯騎校尉。見佞幸傳。步兵校尉。見藝文志、王尊傳。越騎校尉。見金日磾、薛宣、匡衡、敘傳。三校尉後漢同。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補注〕王鳴盛曰。顏氏云。長水、胡名也。郊祀志。霸、產、澧、澇、涇、渭、長水。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百官志有長水校尉。沈約

宋書云、營近長水、故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荊溪水是也。先謙曰、長水校尉、見溝洫志、趙充國、陳湯、于定國、蕭育、王莽傳、後漢同。長水宣曲皆胡騎屯、長水者謂之長水胡騎、屯宣曲者謂之宣曲胡騎、各爲一校、劉屈氂傳、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可證。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師古曰、胡騎之屯池陽者也。〔補注〕先謙曰、胡騎校尉、見王莽傳。續志、後漢胡騎幷長水。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補注〕先謙曰、射聲校尉、見陳湯、師丹、王莽傳。虎賁校尉、掌輕車。〔補注〕先謙曰、王莽傳云、輕車校尉、則虎賁校尉也。續志、後漢虎賁幷射聲。

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師古曰、自中壘以下、凡八校尉、城門不在此數中。〔補注〕錢大昭曰、胡騎不常置、故亦稱七校、刑法志所謂武帝內增七校是也。先謙曰、軍政丞見胡建傳、當是此所謂丞也。校司馬、見兩龔傳。續志、後漢無校尉有司馬一人、千石、無丞。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自司隸校尉至各校尉皆比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補注〕先謙曰、據宣紀、西域傳、都護加官、始於鄭吉、當是神爵二年、非地節也。吉傳亦云神爵中、而此又誤爲地節。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補注〕先謙曰、領西域騎都尉、見鄭吉傳。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見甘延壽傳。雖段會宗以騎都尉光祿大夫都護西域。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副校尉見陳湯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補注〕先謙曰、都護司馬見西域傳。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補注〕先謙曰、戊己校尉見段會宗、匈奴、西域、王莽傳。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補注〕先謙曰、戊己校尉、

丞、司馬、候見匈奴傳。又有護羌校尉，見趙充國、辛慶忌、王莽傳。護金城屬國降羌。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補注〕先謙曰：奉車都尉見武紀、藝文志、嚴延年、霍去病、孫寶、霍光、儒林、佞幸、外戚、王莽、敘傳。釋名：承車都尉奉天子乘輿，韋昭辨云：主乘輿車，尊不敢言主，故言奉。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補注〕先謙曰：駙馬都尉見武紀、賈捐之、金日磾、孔光、杜鄴、王嘉、王商、史丹、佞幸、外戚傳。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有，皆無員，屬光祿勳。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補注〕錢大昕曰：自侍中而下，漢書所稱中朝官也，亦謂之內朝臣。考高帝時，盧綰為將軍，常侍中。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是漢初已有侍中。武帝初，嚴助、朱買臣皆侍中，貴幸用事，始與聞朝政。厥後衞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皆由侍中進而握勢，出宰相右矣。武帝時，霍光、韓增皆為郎，遷諸曹侍中。宣帝時，蘇武、杜延年、劉安民為右曹，張延壽為左曹，此左右曹之始。宣帝時，楊惲為諸吏光祿勳，此諸吏之始。宣帝時，張霸為散騎中郎將，張勃、劉更生為散騎諫大夫，此散騎之始。司馬相如以訾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則景帝時已有常侍。武帝嘗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微行，而東方朔亦為常侍郎。然其時未見中常侍之名。至元成以後始有之。元帝時有中常侍許嘉，成帝時有中常侍鼂閎。成帝欲以劉歆為中常侍，大將軍王鳳以為不可，乃止。敘傳：班伯為中常侍。哀帝時有中常侍王閎、宋宏等，皆士人也。後漢中常侍並以宦者為之，非西京舊制矣。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如淳曰：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常侍各自一官，亡員也。〔補注〕先謙曰：此言所加侍中等官皆亡員，多至數十人耳。非謂散騎常侍各一官亡員也。如說誤。多至數十人。侍中、

中常侍得入禁中。〔補注〕齊召南曰、案表不言置官本末、蓋漢官也。沈約宋志甚詳、若晉志謂黃帝時風后爲侍中、則杜佑所云出兵家雜書、不足備者。先謙曰、中常侍見王嘉、息夫躬、外戚王莽敍傳。 諸曹受尚書事。〔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左右曹日上朝謁。案武帝後始見、亦知尚書五曹而總於領尚書事者。杜延年、辛慶忌、段會宗、王章、趙卬、劉歆者是也。劉安民、楊惲、陳咸並以郎中爲左右曹。又如金涉爲左曹、蘇武弟子爲右曹、王莽兄永爲諸曹、皆不著其官。或世家門子、便得爲之。 諸吏得舉法。〔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九引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實山王晉選方正之士賢者、使爲常侍諸吏、此諸吏之始也。知諸吏得舉劾姦宄吏不法。 散騎騎並乘輿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補注〕沈欽韓曰、此亦不限本品、辛慶忌子永、劉向、張勃、張霸、趙平、蕭伋等皆是。後世散騎常侍本此。御覽二百二十四引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給事中亦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 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補注〕錢大昕曰、武帝時、將軍以謁者給事中。宣帝時、田延年以大司農給事中、杜延年以太僕給事中、魏相以御史大夫給事中。元帝時、龐宮之以關內侯給事中、劉更生以宗正給事中。成帝時、辛慶忌以右將軍給事中。哀帝時、董賢爲大司馬給事中。是三公、列將軍、九卿皆得加之、不止大夫、博士、議郎也。 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補注〕先謙曰、給事黃門、見劉向、孔光傳。給事黃門侍郎、見藝文志。又黃門侍郎、見李尋、揚雄傳。以志文例之、皆以侍郎而給事黃門、故蒙此稱也。晉丘嵩王顧獎爲黃門、蓋亦給事之義矣。 位從將大夫。〔補注〕王念孫曰、案將下有軍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是其例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先謙曰、將大夫猶上文大夫將也。金日磾傳、謁駿皆侍中、諸曹將大夫。顏注、將、謂中郎將也。是將下不應有軍字、王說誤。從當爲次之譌字、以上例之可見。 皆秦制。

爵。〔補注〕錢大昭曰。自公士至公乘。民之爵也。生以爲祿位。死以爲號諡。凡言賜民爵者卽此。自五大夫至徹侯。則官之爵也。成紀永始二年。詔曰。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是爵至十四級。與三百石吏相埒矣。推是以推。九級之五大夫等比百石。十級之左庶長等百石。十一級之右庶長等比二百石。十二級之左更等二百石。十三級之中更等比三百石矣。故謂之官爵。武帝時又有武功爵。見食貨志。

一級曰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補注〕先謙曰。公士功臣表凡三十一見。

二上造。師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補注〕先謙曰。鼂錯請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見食貨志。又功臣表凡十二見。

三簪裊。師古曰。以組帶馬曰裊。簪裊者。言飾此馬也。裊音乃了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五字。簪裊功臣表凡十二見。

四不更。師古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更音工衡反。〔補注〕沈欽韓曰。爵五大夫以上方不豫更徭。顏說非。先謙曰。不更見左成十三年傳。又功臣表凡八見。

五大夫。師古曰。列位從大夫。〔補注〕先謙曰。大夫功臣表凡二十見。

六官大夫。〔補注〕先謙曰。官大夫功臣表凡兩見。

七公大夫。師古曰。加官公者。示稍尊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以其爵第七品。亦曰七大夫。見曹參、夏侯嬰、灌嬰傳。先謙曰。公大夫功臣表凡三見。

八公乘。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補注〕沈欽韓曰。公乘見墨子號令篇。先謙曰。公乘功臣表凡二十七見。

九五大夫。師古曰。大夫之尊也。〔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境內篇。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亦見曹參、夏侯嬰、樊噲、傅寬傳。爵至五大夫。則復家。民爵不得及此者。案復者多也。蘇輿曰。秦爵尼諡爲五大夫。見呂覽長見篇。先謙曰。食貨志入粟邊四千石爲五大夫。功臣表凡二見。亦見司馬遷傳。

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師古曰。庶長、言爲衆列之長也。〔補注〕先謙曰。左庶長見秦紀。卜式、桑弘羊、徐自爲。皆賜焉。景帝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諸相爵右庶長。武帝元狩元年。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更音工衡反。〔補注〕沈欽韓曰。左更、中更、右更並見秦紀。宣帝卽位。賜二千石左更爵。成帝時。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

十五少上造。

十六大上造。師古曰：言皆主上造之士也。〔補注〕沈欽韓曰：大上造，即史記之大良造。先謙曰：大上造，功臣表一見。十七駟車庶長。師古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長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紀惠王十二年，庶長疾攻趙，六國表為樗里疾。參考紀傳，七年疾為庶長，上左右庶長也。八年為右更，後則此駟車庶長矣。十八大庶長。師古曰：又更尊也。〔補注〕沈欽韓曰：大庶長見秦紀。漢文帝令民入粟於邊，爵二千石為大庶長。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補注〕沈欽韓曰：關內侯見說苑、新序，雖已有之，秦世所置入也。二十徹侯。師古曰：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補注〕沈欽韓曰：秦昭王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皆在關外，郿其比也。呂不韋為文信侯，食河內洛陽十萬戶。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補注〕先謙曰：王莽為新都侯，孔休守新都相，見莽傳。後志：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於侯，以戶數為限。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補注〕先謙曰：此侯之家丞。家丞見丙吉、韋賢傳。留侯張不疑與門大夫殺楚內史，見功臣表。袁盎事呂祿為舍人，見盎傳。衛將軍舍人百餘人，惟田仁、任安可用，見史記仁傳。甘羅年十二為文信侯少庶子，見史記甘茂傳。據後志注，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猶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共五官。此表失載行人、洗馬。後漢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又省行人、洗馬、門大夫。

諸侯王，高帝初置。師古曰：漢舊儀云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也。金璽盩綬。如淳曰：盩音戾。盩，綠也，以綠為質。晉灼曰：盩，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補注〕蘇輿曰：據此知賜匈奴單于印稱璽，比之於諸侯王也。後漢徐璆傳注引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

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敢用其說非也。 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補注〕先謙曰。後志。成帝時改太傅但曰傅。 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補注〕先謙曰。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其官職傅爲太傅。相爲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 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補注〕錢大昭曰。景紀在中三年。 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故王國如故。〔補注〕先謙曰。後志。員職皆朝廷爲置。不得自置。 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補注〕錢大昭曰。孔光傳云。孔霸宣帝時遷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 中尉如郡都尉。〔補注〕周壽昌曰。此從翟方進何武之奏。見武傳。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補注〕王鳴盛曰。魏志夏侯玄傳。玄議時事云。秦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臣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秦宰官即縣令。監牧即郡守。司察即監郡御史也。監在守上。假漢之部刺史。但每郡皆有。又非部刺史比。蓋秦變封建爲郡縣。恐其權重。故每郡但置一監、一守、一尉。此上別無統治之者。先謙曰。紀有秦泗水監平。嚴安傳攻秦監公軍。嚴助傳秦擊越。使監祿鑿渠通道。皆監御史也。而南粵傳有桂林監居翁。亦郡監沿秦制爲之。亦稱郡監。見灌嬰傳。 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補注〕先謙曰。後志。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武帝元封五年。初

詔。（補注）王鳴盛曰。刺史所統轄者。一州中郡國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屬官。得舉劾。秩僅六百石。治狀卓異。始擢守相。如魏相傳。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何武傳。武爲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王嘉傳云。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二千石益輕。或持其微過。言於刺史司隸。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離畔。以守相威權素奪也。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以爲不可行。房上弟子曉考功課吏事者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元帝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可見守相畏刺史如此。朱博傳。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使從事敎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所彈劾如是。王襃傳。王襄爲益州刺史。使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奏襃有軼才。王莽傳。莽風公卿。奏言州部所舉茂才異等吏。率多不稱。此雖莽欲攬威柄。故云爾。要刺史有舉揚人才之任。亦可見其權重矣。其遷擢也。黃霸、陳咸、張敞、王尊、馬宮。皆由刺史爲太守。馮奉世傳。子參由霸陵令遷中郎。超遷代郡太守。中郎出爲太守云超遷。而刺史則多有以卑秩得之者。故京房請以中郎補是職也。孔光傳云。博士選高第爲尚書。次乃爲刺史。而滿宣由謁者出爲冀州刺史（見賈捐之傳）。張敞由太僕丞出爲豫州刺史（見本傳）。皆以朝臣卑者充之。其高第稱奏事京師（見翟方進傳注）。九歲稱職。方得爲守相（見朱博傳）。其內遷則如翟方進、何武。僅得爲丞相司直。特丞相之門下屬官（各見本傳）。王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見本傳）。令可以徑遷刺史。亦由秩卑故也。

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補注）王鳴盛曰。師古引漢官儀。惟一條察強宗豪右。其五條皆察二千石。而歷考諸傳中凡居此官者。率以督察藩國爲事。如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終古罪。文三王傳。冀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五子傳。青州刺史雋不疑知齊孝王孫劉澤等反謀。收捕澤以聞（亦見不疑傳）。又昌邑王

賀封滑侯。揚州刺史何奏其罪。張敞傳，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發不得。敞偵王宮，搜得之，捕格斷頭，縣于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劉其戶，蓋自賈誼在文帝時，已慮諸國難制。吳楚反後，防禁益嚴。部刺史總率一州，故以此爲要務。後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袁宏後漢紀，永寧元年，樂城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然則刺史以察藩國爲事，東京猶然。俞樾曰，漢分天下爲十三部，故有部刺史之名。所謂部者，若唐之言道，宋之言路，元之言行省也。先謙曰，後志劉注引六條，守利作守吏，剝暴作背暴，剝截作剝戮，正令作政令。二千下有石字，當是官本二千下有石字。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補注〕周壽昌曰，陳萬年傳，子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傳，成帝初，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是其時雖嘗監御史，而察州之制，仍歸御史中丞。韓延壽傳，蕭望之遣御史案東郡，亦監御史之類。朱博傳，博奏云，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此成哀兩朝，牧刺史遞改之由。元壽二年，復爲牧。事固哀紀是年正三公官分職，正司直等職事，未定。帝崩時耶。後志不載元壽事。先謙曰，續志，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

郡守，秦官。〔補注〕先謙曰，若任郡爲某中守，王溫舒爲河東守是也。掌治其郡。〔補注〕王鳴盛曰，鼂錯傳，稱郡守爲主郡吏。嚴助傳，爲會稽太守，帝賜書，稱之郡吏。秩二千石。〔補注〕錢大昭曰，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及守京兆尹，秩二千石，然則此秩下當有比字。先謙曰，後志亦作二千石。有丞。〔補注〕先謙曰，太守丞，見朱博、嚴延年、黃霸傳。邊郡又有長史。〔補注〕錢大昭曰，辛慶忌爲金城長史。先謙曰，後志丞一

人。郡爲遂。戍者丞爲長史。掌兵馬。〔補注〕王鳴盛曰，酷吏傳嚴延年爲涿郡太守，趙繡稱爲新將，注，新爲郡將也。謂守爲將，以其兼領武事也。尹翁歸、孫寶傳皆有此稱。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補注〕周壽昌曰，漢京兆尹雖與外郡太守同職，而尹秩中二千石，太守二千石，其太守加秩，則晉中二千石。其尹外遷太守者爲貶，如京兆尹王昌貶爲雁門太守，甄遵貶爲河內太守是也。左馮翊、右扶風與京兆尹同三輔屬官，與外郡略同。先謙曰，王莽傳，改郡太守曰大尹。

郡尉，秦官。〔補注〕先謙曰，若任囂爲南海尉，高紀東郡尉是也。蓋亦有時但置郡尉，不置太守者，丘霸王爲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故賈誼云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補注〕先謙曰，續志，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並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秩比二千石。〔補注〕周壽昌曰，元鳳、建昭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則不得以比二千石槪之也。有丞，秩皆六百石。〔補注〕先謙曰，皆字衍。都尉與太守多別治，故置丞。如太守漢中都尉丞見藝文志，樂浪都尉丞見酷吏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補注〕先謙曰，王莽傳改都尉曰太尉。續志，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入。後漢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關都尉，秦官。〔補注〕先謙曰，此函谷關都尉也。見武紀、金日磾、杜欽、魏相、張敞、翟方進、何並、辛慶忌、循吏、酷吏、西域傳。又地理志敦煌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亦關都尉也。續志，建武中省。農都尉。〔補注〕錢大昭曰，馮參傳，爲上河農都尉，敍傳，班況亦爲之。又地理志，張掖番和有農都尉。先謙曰，續志，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元狩二年置五屬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自此邊塞皆設

都尉，如隴西屬之南部都尉，酒泉屬之北部都尉，東部都尉，西部都尉，敦煌屬之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及田廣明傳之受降都尉，皆屬國都尉也。先謙曰，續志，惟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云，縣戶口滿萬，置六百石令，多者千石，戶不滿萬，置四百石、三百石長。縣令、長，黃綬，皆大冠。亡新令長爲宰，皆小冠。先謙曰，續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較此稍有不同。應劭漢官云，三遂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荊、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湖、南昌、吳三令爾，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後志又云，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皆秦制也。然則漢世遷用，略有改易。先謙曰，王莽傳改縣令長曰宰。

皆有丞、尉。〔補注〕錢大昭曰，隸釋引應劭敍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漢刻武開明碑，吳郡府丞，而武梁碑稱爲吳郡府卿，綿竹江堰碑稱縣丞稷爲王卿，隸續平都道碑云，丞汁邡王卿，尉綿竹楊卿，丞尉皆稱卿，與應說合。今漢石刻有祝其卿墳壇、上谷府卿墳壇，皆縣府丞也。先謙曰，丞見蕭何、朱雲傳，尉見張湯、梅福、尹翁歸、王嘉傳。後志，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師古曰，吏，理也，主理其縣內也。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補注〕先謙曰，斗食見始皇紀、范雎、鄭王尊、宗傳、薛宣、外戚傳之新佐、翟方進傳之小史，皆佐史也。佐史見成宣傳。官本率趙作佛字同。續志，率國鄉說，劉注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

是爲少吏。〔補注〕周壽昌曰，案韓延壽傳，置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賜，郎謂令以下所屬。文紀十二年，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析孝者悌者爲兩號。如漢舊以孝選爲郡，亦其一也。食貨志，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是孝弟力田各令所屬，皆宜有而表中無之，或因人而置，無則省也。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

〔補注〕先謙曰，續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劉注引漢官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應合選爲亭長。風俗通云，亭吏舊名負弩，改爲長，或謂亭父。案高祖爲亭長，未至老衰，此則漢制然也。先謙案，亭長又見食貨志、項羽、韓信、朱博、酷吏王溫舒、又趙廣漢傳，有都亭長。

十亭一鄉，鄉有三老，〔補注〕錢大昭曰，高紀，漢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衆爲善，置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先謙曰，三老見高文紀、戾太子、龔勝、京房、韓延壽、王尊、外戚傳。

有秩、〔補注〕錢大昭曰，方回續古今考云，周顯王十二年，秦初置有秩史。商鞅既廢井田比閭鄰里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撫之。先謙曰，有秩見張敞、外戚傳。續志，有秩百石，掌一鄉人。劉注引漢官云，鄉戶五千，則置有秩。見倉頡廟殺坑君神祠諸碑。

嗇夫、游徼。〔補注〕先謙曰，嗇夫見鮑宣、韓延壽、何武、朱邑、酷吏王溫舒傳。游徼見趙廣漢、朱博、黃霸、胡建傳。續志，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

三老掌教化。〔補注〕錢大昭曰，方回云，假如縣方百里，則爲方十里者十，十亭一鄉，當有十鄉。鄉三老十人，各掌一鄉之教化。縣三老當掌縣城中之教化，且兼十鄉之事矣。先謙曰，續志，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爲表其門，以興善行。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補注〕錢大昭曰，鄉戶不滿五千者，不置有秩，但以嗇夫一人總理之，其不書有秩，所掌與嗇夫同。先謙曰，續志，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

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補注〕王念孫曰，皇太后三字，後人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太后者，言后與公主，則太后可知。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並作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本並作皇太后，太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並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無皇太后三字。張晏注高紀亦同。周壽昌曰，地理志，趙至長沙凡二十國，邑有其名而莫悉其孰爲后公主所食縣。除鄂邑蓋長公主（昭帝姊）、諸邑公主（武帝女）與陽石公主，皆以巫蠱事下獄死，見武紀及

五行志。）潁邑公主。（元帝女。）稱邑外，如魯元公主。（高帝女。）館陶長公主。（文帝女。）平陽、南宮、隆慮。（景帝三女。）夷安、衞長公主、陽石。（皆武帝女。）館陶、敬武。（宣帝二女。）平都、平陽。（皆元帝女。）凡見紀傳可考者，並無邑稱，鄂邑、諸邑、潁邑在志中諸一字名，無邑字，或奪邑後衍。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合之恰符千五百八十七之數，然以每郡國所領縣計之，止千有五百七十八，蓋史文有脫漏也。俞樾曰，漢道以轄蠻夷之地，紀傳中屢稱縣道，道卑於縣也。自唐分天下爲十五道，而道之名始尊。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凡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凡吏提行。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補注〕錢大昭曰，漢制天子諸侯王皆爲璽，三公列侯以下俱爲印。天子玉璽，諸侯王金璽，惟太師、太傅、太保、丞相、太尉、列將軍、列侯皆用金印，而御史大夫不與焉，成帝更名大司空，始用金印。其它或銀或銅。王鳴盛曰，二千石文曰章，故朱買臣傳云，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則但曰印，今有僞爲銅印作蟲獸形，其文或稱章者，皆非眞漢印。光祿大夫無。師古曰，無印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師古曰，大夫以下亦無印綬。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鼻，不爲蟲獸之形，而刻文云某官之印。〔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皇太子黃金印，龜鈕，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爲通官印。案自此以上印皆取方，曰通官印，其百石以下則爲半印，曰半通，仲長統傳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法言孝至篇，不由其據，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仲長統亦云，身無半通青綸之命，則百石雖假印綬，不得爲通官印也。（今國印、邑印皆半方，即此是。）光武時，鮑昱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但稱臣名某及某官某名也。此通印所用，皆單稱名。成帝陽朔

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補注〕俞樾曰：周官所載官數、但曰人而已。如太宰稱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是也。然庾人職曰正校人員選。則員之名亦古。漢志始有吏員之名。功臣表東茅侯吉坐非國人過員免。此民以員稱。禮樂志琴工員五人云云。此工以員稱。翼奉傳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此後宮以員稱。蓋有定數皆曰員。故博士弟子亦稱員。王鳴盛曰：漢官員多。郡國官甚簡。而亭長、鄉三老、嗇夫、游徼、其非長吏而代長吏治民者。又未嘗繁。從簡省。蓋其時風氣猶樸。故能成治。若後世之吏員。其中固無人才。而所謂里長、保正、總甲、牌頭者。又烏可多設乎。先謙曰：官本十二萬作十三萬。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百官公卿表七下

師古曰。此表中記公卿。姓名不具。及但舉其官而無名。或書若干年。不載遷免死者。皆史之闕文。不可得知。〔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

漢書十九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相國	丞相	大司徒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尉		大司馬		
	御史大夫		大司空		
	列將軍				
	奉常		太常		
	郎中令		光祿勳		
	衞尉		中大夫令		
	太僕				
	廷尉		大理		
	典客	大行令	大鴻臚		
	宗正	治粟內史	大司農		
		中尉執金吾	少府		
	水衡都尉		主爵都尉	右扶風	
左內史		左馮翊	右內史	京兆尹	

高帝元年

沛相蕭何爲丞相.

內史周苛爲御史大夫.守滎陽.三年死.〔補注〕錢大昭曰.秦內史.於漢爲三輔.元年.地屬塞雍國.二年.更名渭

滕令夏侯嬰爲太僕.〔補注〕先謙曰.據嬰傳.起兵從.即爲太僕.此斷自元年始.

執盾襄爲治粟內史.〔補注〕先謙曰.此功臣表之棘丘侯.

職志周昌爲中尉.三年遷.師古曰.志、音式異反.〔補注〕先謙曰.志幟同.三當爲二.見下.

內史周苛遷.

南、河上、中地三郡。九年。復爲內史。此時無內史官。周昌路。苛以卒史從。疑此及下內史皆誤。先謙曰。此內史官存其名耳。據下內史杜恬。則非誤也。

二

〔補注〕先謙曰.史表.盧綰爲太尉.與諸將東擊項羽.以太尉常從.今表列於五年.誤.

〔補注〕先謙曰.周昌傳.二年爲御史大夫.案周苛死在三年.此疑假丞相之比.

〔補注〕先謙曰.據曹參傳.是年爲中尉.

三

四

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六年徙爲趙丞相.

五

太尉盧綰.後九月爲燕王.〔補注〕朱一新曰.史表罷太尉官.

〔補注〕先謙曰.據灌嬰傳.是年爲車騎將軍.

郎中令王恬啓.〔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五年爲郎中柱下令.蓋沿秦制稱之.

廷尉義渠.

廣平侯薛歐爲典客.師古曰.歐音一后反.〔補注〕錢大昭曰.歐封侯在六年.此從後追稱之.

軍正陽咸延爲少府二十一年.卒.〔補注〕先謙曰.據功臣表.當爲軍匠陽成延.此字誤.成城通作.中尉丙猗.〔補注〕先謙曰.高宛侯也.

殷內史杜恬.〔補注〕先謙曰.據功臣表.長脩侯杜恬.以內史擊諸侯.以廷尉侯.殷或字衍.或以爲殷王之內史.誤.

六

將軍汲侯

酈商公上

七

博士叔孫通爲

爲衛尉。〔補注〕先謙曰。此商傳所云。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也。

不害爲太僕。〔補注〕先謙曰。此與功臣表汝陰。夏侯嬰自高帝至孝文。常爲太僕。此或偶一代任。

	九	八
	丞相何.遷爲相國.(補注)先謙曰.何爲相國.當從紀傳及表.上在十一年.此誤移前二格.	
奉常.三年.徙爲太子太傅.		

十

符璽御史趙堯爲御史大夫．十年免．

中地守宣義爲廷尉．〔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高帝九年．罷中地郡．此當云故中地守．先謙曰．功臣表亦云．六年爲中地守也．

十一	十二
絳侯周勃爲太尉。後官省。（補注）先謙曰。此勃傳所云。還爲太尉也。後以相國罷。故相。丞官省。	
（補注）先謙曰。據靳歙傳。是年爲車騎將軍。	
	太子太傅叔孫通。復爲奉
	（補注）齊召南曰。據陳平傳。是年爲郎中令。
衞尉王氏。（補注）先謙曰。見蕭何傳。	
	廷尉
中尉戚鰓。師古曰。鰓、音先才反。（補注）先謙曰。臨轅侯也。	

孝惠元年

二

七月辛未，相國何薨。七月癸巳，齊相曹參爲相國。〔補注〕錢大昭曰，傳作齊丞相。

常。

營陵侯劉澤爲衛尉。

育

丞字當衍。先謙曰。次七月七當爲八。

三

長修侯杜恬爲廷尉。（補注）先謙曰。功臣表。恬以廷尉死事侯。（死事二字衍。說見彼表。）高帝十

一年正月封.是侯時已爲廷尉.又三四年.薨.孝惠三年.子中嗣.是恬薨在惠帝二年.亦不應三年.爲廷尉也.此八字當在高帝十一年下.誤移於此.

四	五	六
	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十月己丑.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曲逆侯陳平爲左丞相.
		絳侯周勃.復爲太尉.遷.〔補注〕先謙曰.官本遷上有十年二字.是.
		土軍侯宣義爲廷尉.〔補注〕先謙曰.功臣表.義以廷尉擊陳豨侯.高帝十一年二月

七

奉常

封。與上義爲廷尉。相距一年。又云就國後。爲濟相。不書再爲廷尉。又云七年薨。孝惠六年。子莫如嗣。是惠帝五年。義已致矣。此八字誤衍。

辟陽

高后元年

十一月甲子。右丞相陵為太傅。左丞相平為右丞相。典客審食

上黨守任敖為御史大夫。三年免。〔補注〕

免。師古曰。名免也。〔補注〕先謙曰。文紀有中大夫令免。蓋即其人。

侯審食其為典客。一年遷。

二

其爲左丞相.

朱一新曰.史表.趙堯抵罪.敖爲御史大夫.在孝惠六年.據功臣表.堯以高后元年免.則此表是.

上邳侯劉郢客爲宗正.七

年爲楚王．

三	四	五	六
	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五年免．〔補注〕先謙曰．窋誤窋．官本從宋本改．當下一格．		

七	八
七月辛巳.左丞相食其為太傅.	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九
	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四年遷.〔補注〕先謙曰.蒼補官
奉常根.	
	〔補注〕先謙曰.是年有郎中令賈壽.見呂后紀.
廷尉圍.〔補注〕先謙曰.後為御史大夫.	
典客劉揭.	

月丙戌。復爲丞相。後九月免。此表乃云云。以長厤推之。八年十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迺代邸。羣臣無食其名。表皆誤。周壽昌云。高后紀。八年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史記。七月中。高后病甚。辛巳崩。是七月

在此年。受任在明年。既詳紀。此當上一格。又據灌嬰傳。是年爲大將軍。

有辛巳.辛巳至丙戌.六十六日.正在九月.是九月有丙戌.此長厤誤推耳.食其免相.擢陳平絳.在.誅諸呂後.自不預廼代邸.各本以七月辛巳.列在七年.九月丙戌.列在八年.皆傳刊之誤.宜改正.

孝文元年	二
十月辛亥.右丞相平為左丞相.太尉周勃為右丞相.八月辛未免.	十月.丞相平薨.十一月乙亥.絳
十月辛亥.將軍灌嬰為太尉.二年遷.官省.	
太中大夫薄昭.為車騎將軍.代中尉宋昌.為衞將軍.	
	奉常饒.
郎中令張武.	
	衞尉足.〔補注〕錢大昭曰.文紀
河南守吳公為廷尉.〔補注〕先謙曰.見賈誼傳.	

	三
侯勃復爲丞相。	十二月。丞相勃免。乙亥。太尉灌嬰爲丞相。〔補注〕錢大昕曰。文紀作十一月。史記作十一月壬子。
	〔補注〕先謙曰。據文紀。是年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
元年有衛尉足。表在二年。非。	
	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補注〕先謙曰。釋之傳。爲騎郎。不調。中郎將。袁盎請補謁者。歷官謁者僕射。公
	典客馮敬。四年遷。

車令.中大夫.中郎將至廷尉.考盎傳.淮南王遷蜀.盎時為中郎將.淮南王之遷在文帝六年.約計釋之六年前後.方補謁者.不應三年即為廷尉.又案本傳.釋

之爲廷尉時.中尉條侯見其持議平.遂結爲親友.亞夫以細柳軍罷.始拜中尉.見本傳.在文帝後六年.則釋之爲廷尉.必在其時.表誤移於三年也.

四	五	六	七
十二月乙巳，丞相嬰薨。正月甲午，御史大夫張蒼為丞相。			
御史大夫圍。			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
			典客靚。師古曰：靚與靜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夫.					
					奉常昌閭.
	太僕嬰齊.				
			廷尉昌. 廷尉嘉.		

三十	四十	五十
	〔補注〕先謙曰。據文紀。是年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	
		廷尉宜昌。〔補注〕
	中尉周舍。	
	內史董赤。〔補注〕先謙曰。文紀作董赫。	

	十六	後元年
	淮陽守申屠嘉.為御史大夫.二年遷.	
先謙曰.見鼂錯傳.		廷尉信.(補注)先謙曰.史記.元年有廷

二

八月戊戌，丞相蒼免。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補注)王念孫曰，戊戌當為戊辰，後二日為庚午也。

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為御史大夫。七年遷。

尉信。差代廷尉。敺之任，疑不當在此。

三	四	五	六	七
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先謙曰.官本.倉作蒼.是.				
			〔補注〕先謙曰.據文紀.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	
				奉常信.
			〔補注〕先謙曰.據周亞夫傳.是歲爲中尉.	

孝景元年

〔補注〕先謙曰，據周亞夫傳，是歲爲車騎將軍。

太中大夫周仁爲郎中令，十三年，老病免。食二千石祿。

廷尉殹。師古曰，殹讀與翳同。〔補注〕先謙曰，案張釋之傳，釋之爲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此殹代釋之任也。

平陸侯劉禮爲宗正。二年，爲楚王。〔補注〕先謙曰，周勃傳，文帝後六年，以宗正劉禮爲將軍。文紀同。是禮爲宗正。

中尉嘉。〔補注〕先謙曰，周亞夫傳，孝景三年，以中尉爲太尉，與太尉表合，不得更有中尉嘉。鼂錯傳，斬錯時，有中尉嘉劾奏錯，是嘉以景帝三年爲中尉，疑亞夫遷太尉後，嘉代之，不久免官，而衛綰

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一年遷。

	二	三
	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	
		中尉周亞夫爲太尉，五年遷。官
	八月丁巳，左內史朝錯爲御史大夫。	正月壬子，錯有罪要
		故詹事竇嬰爲大將
	奉常游。	故吳相爰盎爲奉常。
		廷尉勝。
不自景帝元年始。差傳寫誤移。		德侯劉通爲宗正。三
又代之，亦傳寫誤移。		河閒太傅衛綰爲中尉。四年賜

	四	五
省。		
斬。	御史大夫介。	
軍。		
般。〔補注〕先謙曰。官本非常下更有表常二字。是。姜益免而殷代也。	南皮侯竇彭祖爲奉常。	安丘
		姚丘
年薨。		
告。後爲太子太傅。〔補注〕先謙曰。事詳綰傳。		

侯張歐爲奉常。〔補注〕先謙曰。史漢表無安丘侯張歐。惟張敺傳云安丘侯張說少子。景帝時爲九卿。後爲御史大夫。此奉常正與景帝時九	
侯劉舍爲太僕。師古曰。侯表及諸傳皆云桃侯。獨此爲姚丘。疑誤也。〔補注〕沈欽韓曰。史表亦作桃侯。明此姚丘誤。	

	六	七
		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
		太僕劉舍爲御史大夫.三年遷.
獨合.後官表在武帝時.是馱卽蝦也.因係脫子.誤冠以安丘侯耳.		鄴侯蘄勝爲奉常.〔補注〕先謙曰.功臣表.
		〔補注〕先謙曰.是年以立皇后.寀誅大行.見外戚傳.大行不知何人也.
		濟南太守郅都爲中尉.三年免.

鄳侯何下.中二年.侯肆嗣.坐不齋.耐爲隸臣.顔注.師古侍祠而不齋也.踈以罪七年爲來常.中二年.嗣武陽侯.此云鄳侯肆爲來常.從其後官書之.而又誤也.

	中元年	二	三
			九月戊
			太子
爲奉常，而不齊，官爵俱削耳。			煮棗
	廷尉瓶。		
		中尉。〔補注〕先謙曰，中尉郅都三年方免，此處不應有中尉二字，史文錯簡，誤移於此。	

戊.丞相亞夫免.御史大夫劉舍爲丞相.

太傅衞綰爲御史大夫.四年遷.

侯乘昌爲奉常.(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侯革朱孫昌.以孝景中二年嗣侯.此一人而姓異.廣韻.乘姓引索隱侯乘昌.革姓引者隱侯革

四

朱。

五

軑侯吳利爲奉常。師古曰：軑音大，又音第。〔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軑侯黎朱蒼，至曾孫扶失侯。史表作

少府神。

主爵都尉不疑。〔補注〕齊召南曰：直不疑傳但云景帝後元年拜御史大夫，此表由主爵都尉，衛尉遷御史大夫，可補

後元年	六	
七月丙午.丞相舍死.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		
八月壬辰.衛尉直不疑爲御史		
	奉常利.更爲太常.	利著.別無軑侯吳利.
郎中令賀.		
	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爲衛尉.	
	廷尉瑕.更爲大理.	
	〔補注〕先謙曰.典客更爲大行令.此失書.	
	濟南都尉常成.爲中尉.四年遷.	
		降所不及.

為丞相。〔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孝文十年、舍嗣、孫侯、三十年薨、其子由以建元元年嗣、是舍應薨在後三年、竇嬰傳亦云、孫侯免相、可證、死爲免字之譌、官本正作免。

大夫。三年死。〔補注〕先謙曰、功臣表、不疑封侯在八月、六年薨、本傳云、武帝即位、以過免、是不疑免官、又三年乃卒、非卒於官、此三年死、死

	二	三
是兒之誤.		
		柏至侯許昌爲太常.
	大農令惠.	
	中尉廣意.〔補注〕先謙曰.後又有執金吾郭廣意.執金吾.卽中尉更名.疑卽此一人而兩任.	
	主爵都尉奴.	

	孝武建元元年	二
	六月．丞相綰免．後丙寅．魏其侯竇嬰為丞相．〔補注〕先謙曰．後字衍．	十月．丞相嬰免．
	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太尉蚡免．官省．
	齊相牛抵為御史大夫．師古曰．抵音丁禮反．	御史大夫
二年遷．		南陵侯趙
	郎中令王臧．一年有罪自殺．〔補注〕先謙曰．事見田蚡傳．	郎中令石
	淮南太守灌夫為太僕．二年為燕相．〔補注〕先謙曰．南當作陽．見本傳．	
		大理信．
	大行令光．	大行令過
	中尉張敺．九年遷．〔補注〕先謙曰．郎上張歐．	
	中尉甯成為內史．下獄論．內史印．〔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卬．當是．	內史石慶．

三月乙未.太常許昌爲丞相.

趙綰有罪自殺.〔補注〕先謙曰.見田蚡傳.

周爲太常.四年免.〔補注〕先謙曰.南陵.京兆屬縣.不能封國.功臣表.張著鄰.作高陵.

建.六年卒.〔補注〕齊召南曰.六年卒.當作十六年卒.萬石君以元朔五年沒.歲餘建亦死.而李廣代建爲郎中令.兩傳可證.且田竇廷辯時.郎中

期.

	三	四
		武強侯嚴
令石建.分別昔兩人事.若備固六年.安得彼咋尚在平.		
		廷尉遷.
	北地都尉韓安國爲大農令.三年遷.	
	內史石德.(補注)錢大昕曰.德當作慶.先謙曰.慶已見上.錢說非.	江都相鄭

胥翟爲御史大夫.二年.坐賓太后喪.不辦免.【補注】錢大昭曰.趙綰以二年死.胥翟任.當卽在是年.表書於

【補注】周壽昌曰.復大理爲廷尉.廷尉建.

當時爲右內史.五年貶爲詹事.【補注】錢大昭曰.灌夫傳.元光四年.有內史鄭當時.又當時傳.爲右內史.以田竇事.貶詹事.當

	五	六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四年.廷非.		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四
		太常定.
		太僕賀.三十三年.(補注)先謙曰.公孫賀
	廷尉武.	廷尉殷.
	大行令王恢.(補注)先謙曰.見韓安國傳.	
		大農令殷.
		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十
云六年貶.五字誤也.		

年病免。

也。見本傳。年下脫遷字。官本亦脫。

一年徙。

元光元年

太常王臧。

隴西太守李廣為衛尉。〔補注〕錢大昭曰、廣傳、由雲中太守遷。

〔補注〕先謙曰、據武紀、是年有中尉程不識。

二

內史充。

三	四
	三月乙卯.丞相蚡薨.五月丁巳.平棘侯薛澤爲丞相.
	九月.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五年.老病免.食上
	宣平侯張歐爲太常.師古曰.歐音一后反.（補注）齊召南曰.宣平侯張歐.
（補注）先謙曰.是年王恢下獄死.代爲大行令者.史闕.	

	五
大夫祿.（補注）先謙曰.詳本傳.	
敞之孫.景帝中二年卒.不得至元光時.錢大昭曰.此別一人.疑見功臣表.	
	廷尉翟公.（補注）先謙曰.見鄭當時傳.翟公再爲廷尉.表
	詹事鄭當時爲大農令.十一年免.
	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爲中尉.一年遷.
	右內史番係.師古曰.番音普安反.（補注）先謙曰.

六	
太常司馬當時。	
中尉韓安國爲都尉。二年爲將軍。	
	止一見。
大行令丘。	
中大夫趙禹爲中尉。	
	係後爲河東太守。元朔五年遷御史大夫。博士公孫弘爲左內史。四年遷。

元朔元年

二年

蓼侯孔臧爲太常.三年.坐南陵

〔補注〕先謙曰.都當爲衞.見本傳.官本不誤.

三	
左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二年遷。	
	橋壞。衣冠道絕免。〔補注〕先謙曰。臧爲太常。見儒林傳。
衛尉蘇建。	
中大夫張湯爲廷尉。五年遷。	
少府孟賁。中尉李息。	
左內史李沮。四年爲將軍。師古曰、沮音俎。	

四	五
	十一月乙丑,丞相澤免。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
	四月丁未,河東太守九江番係為御史大夫。
	〔補注〕先謙曰:据武紀,是歲衛青為大將軍。
	山陽侯張當居為太常,坐選子弟不以實,免。
宗正劉棄。〔補注〕錢大昭曰:汲黯傳作劉棄疾。	
少府產。	中尉趙禹為少府。中尉殷客。〔補注〕王念孫曰:客當為容,草書之誤也。史記淮南
	主爵都尉李蔡。
右內史賁。師古曰:音奔。	主爵都尉汲黯為內史。五年免。〔補注〕先謙曰:黯為右內史,見

六

緝侯周平爲太常.四年.坐不繕園陵免.

〔補注〕沈欽韓曰.太常.聽遷博士弟子.此子弟誤錯.

右北平太守李廣.爲郎中令.五年免.

衡山郡.元朔五年.遣中尉宏即訊驗王.漢書同.索隱云.案百官表姓殷.則此文之作殷宏甚明.

〔補注〕先謙曰.據趙食其傳.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是元朔六

本傳.此脫右字.

〔補注〕先謙曰。苛元孫。

年。食其已爲主爵都尉。代李蔡。故明年稱樂安侯李蔡爲御史大夫。不得主爵都尉李蔡也。此格當有主爵都尉趙食其七字。下朱買臣爲主爵都尉。王三年。

二	元狩元年	
三月戊寅.丞相		
	樂安侯李蔡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大行令李息.	
	宗正劉受.〔補注〕錢大昭曰.下劉受當別一人.故此不稱侯.	
	中尉司馬安.〔補注〕先謙曰.見汲黯、鄭當時傳.	
	會稽太守朱買臣爲主爵都尉.	復奪主爵都尉.趙食其.是食其免.後復爲出官.
	左內史敘.	

	三
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	
	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辠自殺.
	冠軍侯霍去病爲票騎將軍.〔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在二年.此與上
	衞尉張騫.〔補注〕先謙曰.武紀在二年.又騫傳.元朔六年.封騫博望侯.後二歲爲衞尉.正
	廷尉李友.廷尉安.〔補注〕錢大昕曰.汲黯傳.安因至九卿.表前後倂此爲三.先謙
	中尉霸.
	主爵都尉趙食其.二年爲將軍.

四	
大將軍衛青爲大司馬	
	〔補注〕王念孫曰。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方合六年之數。代李蔡任。不得逕至三年也。莊、裴、汲、祀。俱在二年。
	下文。皆傳寫者誤移下一年。
戚侯李信成爲	
	當元狩二年。且蔡二年緊伺奴得罪。不應三年尚爲官也。
	曰。一年未必三易廷尉。亦是誤移下一年。廷尉禹。〔補注〕沈欽韓曰。趙禹也。傳云嘗中廢。已爲廷尉。
沈猷侯劉受爲	
河內太守王溫舒爲中	
中尉丞陽侯爲	
定襄太守義縱	

大將軍。票騎將軍霍去病爲大司馬票騎將軍。

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論。免。〔補注〕宋祁曰。据功臣表。合在五年。

宗正。二年。坐聽請不具宗室論。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補注〕先謙曰。異事見食貨志。

尉。五年遷。

主爵都尉。〔補注〕先謙曰。殷容爲楊。元鼎五年。爲樓船將軍。官本作楊。

爲右內史。二年下獄。棄市。

五

三月甲午，丞相蔡有罪自殺。四月乙卯，太子少傅嚴青翟為丞相。〔補注〕錢大昭曰，丞紀乙卯作乙丑。少傅作太傅。

郎中令李敢。〔補注〕先謙曰，廣子。見廣及霍去病傳。

衛尉充國。三年，坐齋不謹，棄市。

廷尉司馬安。

六

九月，大司馬去

俞侯欒賁

郎中令徐

大農

右內史王

病薨.〔補注〕周壽昌曰.紀書大司馬驃騎將軍霍去病薨.案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四年.大司馬始不冠將軍.此宜從紀書.

爲太常.坐犧牲不如令免.〔補注〕錢大昭曰.賁、欒布子.史記三王世家.是年有太常充.王先謙曰.此王充也.元光三年嗣蓋侯.參

自爲.十三年爲光祿勳.〔補注〕先謙曰.太初元年.表有郎中令自爲.更爲光祿勳.此十三年爲光祿勳七字.衍文.

令正夫.

憲.〔補注〕先謙曰.見.張湯鄭.作主朝.

	元鼎元年	二
		二月壬辰.丞相青翟.有皋自殺.二月辛
		三月辛亥.太子太傅石慶
龍誰家.下格信當爲光.宜移入此格.	蓼侯王信爲太常.	廣安侯任.越人.爲太常.坐
	廷尉.毆.〔補注〕先謙曰.疑即中尉霸運.	
		中郎將張騫爲大行.令三
		大農令孔僅.〔補注〕先謙曰.見食貨
		少府當.四年下獄死.
		水衡都尉張罷.
	右內史蘇縱.	

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補注〕朱一新曰：武紀、青書自殺在十二月。案下有二月，疑表二月上脫十字。

爲御史大夫。三年遷。〔補注〕周壽昌曰：考是年三月丙申朔，不得有辛亥，當是與趙周二月同日拜也。宋王益之云：周時不應

廟酒酸論。師古曰：在𣪠傳及侯表。皆云廣阿侯。今此爲廣安。此表誤。〔補注〕先謙曰：論免國除。

年卒。〔補注〕先謙曰：表傳作病餘卒。

志。

三

有兩太子太傅.疑此是少傅.案丙吉傳.太子太傅夏侯勝.決吉不死.時元康三年.疏廣爲太子太傅.是兩太子太傅.漢閒有之.

鄣侯周仲

中尉王溫

關都尉尹齊爲

居爲太常。坐不收亦側錢。收行錢論。師古曰。赤側錢廢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鄲音多。〔補注〕先謙曰。仲居。榢

爲廷尉。一年。復徙中尉。

中尉。一年抵辠。〔補注〕先謙曰。見酷吏傳。

四

孫。赤側錢。見食貨志。

睢陵侯張廣國為太常。〔補注〕先謙曰。廣國張敖曾孫。元光三年。封睢陵侯。十八年薨。子昌。元朔二年嗣。鄉侯

故少府趙禹為廷尉。四年。以老貶為燕相。

宗正劉安國為大農令客。〔補注〕先謙曰。為字衍。官本無。

廷尉王溫舒為中尉。二年免。

水衡都尉豹。

右內史李信成。中大夫兒寬為左內史。三年遷。

五

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

平曲侯周建德爲太常.陽平侯杜相

表裝.廣闕爲太常.且蓋在元鼎元年.此時別無睢陵侯張廣國其人.九字當衍.

衛尉路博德.

六

齊相卜式

爲太常。五年，坐擅繇大樂令論。師古曰。擅役使人也。〔補注〕先謙曰。迅逍勃孫。相功臣表作相夫。

大農令張

少府豹爲中尉。

為御史大夫．一年貶為太子太傅．

成．〔補注〕先謙曰．成坐束專反．不致艱．長酷誅．見兩吏傳．

元封元年

左內史兒寬為御史大夫．八年卒．

水衡都尉閻奉．〔補注〕先謙曰．見酷吏傳．

御史中丞咸宣為左內史．六年免．師古曰．

成、音誠省之誠.

二

御史中丞杜周爲廷尉.十一年免.

故中尉王温舒爲少府.三年徙.〔補注〕先謙曰.三當爲二.

三

四

酇侯蕭壽成爲太常.

水衡都尉德遷.

少府王温舒爲右內

	五
	大將軍青薨.
坐犧牲不如令論.	成安侯韓延年爲太常.二年.坐畱外國使人.入粟贖論.
史.二年免.	

〔補注〕宋祁曰、以景武功臣考之、行大行令事、匱外國將六月、乏興、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使人下有自字、先謙曰、官本使人下有八月二字、八蓋六之誤、監

六

閩本、自字又月之誤。上脫六字也。此合功臣表觀之乃明。太常不主外國事。

少府德。有罪自殺。右輔都尉王溫舒。行中尉事。二年。獄

	太初元年	二
		正月戊寅.丞相慶薨.閏
	睢陵侯張昌爲太常.二年.坐乏祠論.	
	郎中令自爲.更爲光祿勳.	
		侍中公孫敬聲
	大鴻臚壺充國.（補注）周壽昌曰.宜加大行令更名五字於前.先謙曰.充國見李廣利傳.	大鴻臚商丘成.
族.	中尉.（補注）周壽昌曰.疑脫更爲執金吾五字.	少府王偉中尉.（補注）先
	故左內史咸宣.爲右扶風.三年.下獄自殺.	
	京兆尹無忌.左馮翊殷周.（補注）朱一新曰.無忌殷周.並見史酷吏傳論.	

	三
月丁丑。太僕公孫賀爲丞相。〔補注〕錢大昭曰。武紀。寅作申。	
	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補注〕沈欽韓
	牧丘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
爲太僕。十二年。下獄死。	
十二年遷。	
蔡曰。中尉衍文。	搜粟都尉上官桀爲少府。年老免。師古曰。疑此非上官桀。表誤也。〔補注〕先

四 天漢元

濟南太守琅邪

曰。荀紀作膠東相王廷廣是。

贖論。

大司農桑弘羊。

謙曰。此又一上官桀。從李廣利征大宛。以敢深入爲少府。見廣利傳。非左將軍上官桀。廣利封侯在四年。此亦當在四年。傳寫者誤移前一格。

年	二
王卿。為御史大夫。二年。有自罪殺。〔補注〕錢大昭曰。帝紀作王延年。	
	新時侯趙弟為太常。
四年。貶為搜粟都尉。	
	故廷尉杜周為執金吾。一年遷。

三

二月。執金吾杜周爲

五年。坐鞫獄不實論。〔補注〕先謙曰。功臣表。李廣利傳。作趙弟。半字誤。官本作弟。亦弟之誤。

廷尉吳尊。

	四	太始
御史大夫。四年卒。		
		廷尉郭居。
		大司農。
	弘農太守沛范方渠中翁為執金吾。師古曰：沛人姓范名方渠字中翁也。中讀曰仲。	
	左馮翊韓不害。	

元年	二	三
		三月.光祿大夫河東暴勝之公子為御史大夫.
		容成侯唯涂光為太常.徙為安定都尉.
〔補注〕先謙曰.闕文.		
	少府充國.	
	水衡都尉守.	直指使者江充.為水衡都尉.五年.為太子所斬.

四

三年。下獄自殺。師古曰。公子亦時之字也。後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武紀。時之死在征和二年。此三年當爲四年。

江都侯靳

石爲太常。四年。坐爲詔問因故太僕敬聲亂發卑免。〔補注〕沈欽韓曰。斬石以列侯。終誤問因爲亂

	征和元年	二
		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死。五月巳丁，涿郡太守劉屈氂
		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爲御史大夫，四
尊卒。先謙曰，官本新作蘇。		
		光祿勳韓說少卿，爲太子所殺。
	廷尉常。	廷尉信。
		〔補注〕先謙曰，據外戚傳，是年有宗正劉長樂。
	光祿大夫公孫遺守少府。	〔補注〕先謙曰，据外戚傳，是年有執金吾劉敢。
		京兆尹于巳衍，坐大逆誅。

爲左丞相．〔補注〕李慈銘曰．賀下獄．紀作正月．表作四月．據屈氂傳．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明表誤．一新曰．侯表．屈氂以三月丁巳封．此五月亦當作三月．史表正作三月丁巳．

年．坐祝詛自殺．〔補注〕先謙曰．功臣表．成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與此異．

三

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要斬。

先謙曰，嘉以右丞相徙，遷見嘉傳。

邘侯李壽為衛尉，坐居守擅出長安界，使吏殺人，下獄死。

廷尉意。

高廟郎中田千秋為大鴻臚，一年遷。

四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

繆侯酈終根為太常。十一年，坐祝詛誅。〔補注〕先謙曰，功臣表，終根元鼎二年嗣侯，後二年祝詛上要斬，與下

光祿勳有祿。〔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脫祿字，從宋本補。

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淮陽太守田廣明為鴻臚，五年遷。

右輔都尉王訢為右扶風，九年遷。〔補注〕先謙曰，訢，陳訢，新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武帝拜為真，十餘年，至昭帝時

後元元年	
	表號不害代任太常之時相符。十一年當爲三年之誤。
守衛尉不害。	
	爲御史大夫。新自眞除至御史大夫。止九年。傳云十餘年。自守官時計之也。表失載守官年歲。
京兆尹建。坐祝詛要斬。	

二

二月丁卯，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

二月乙卯，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七年坐謀反誅。〔補注〕周壽昌曰，車千秋傳作八年，以反誅。

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一年薨。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七年反誅。

當塗侯魏不害爲太常。六年坐孝文廟風發瓦免。

守衛尉遺。

太僕并左將軍。〔補注〕先謙曰，上官桀也。据外戚傳，元年爵當晉太僕上官桀，而表脫之。

執金吾郭廣意，免。〔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作廣義，又作廣意。義字誤也。其免當以對燕王使者數語。

孝昭始元元年	
	王訢為御史大夫之年，計之，正八年也，作七誤。
尚書令張安世為光祿勳。六年遷。	
衛尉天水王莽稚叔。三年遷。	
司隸校尉雒陽李仲季主為廷尉。四年坐誣罔下獄。	
執金吾河東馬適建子孟。任職。六年坐殺人下獄自殺。〔補注〕先謙曰：任職二字當衍。它處所無。	
水衡都尉呂辟胡。五年為雲中太守。〔補注〕先謙曰：昭紀辟作破。酉	
青州刺史雋不疑為京兆尹。五年病免。	

二

光祿大夫劉辟彊爲宗正.數月卒.

棄市.〔補注〕先謙曰.昭紀仲作种.坐故縱死罪也.霍光傳亦作种.

南夷傳與此同.

三

膠西太守齊徐仁中孫。爲少府。六年坐縱反者自殺。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與王平同郡。詳杜延年、霍光傳。

四

衛尉王莽

大鴻臚田

為右將軍。衛尉。三年卒。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三年反誅。〔補注〕齊召南曰。昭紀、霍光傳。

廣明為衛尉。五年遷。〔補注〕先謙曰。昭紀元鳳元年。推大鴻臚廣明。據此知紀誤。

五

並作驃騎將軍。先謙曰。莽若係衛尉。依例。當於第八格衛衛尉幷右將軍。今既遷官。則將軍下衛尉二字衍也。

軍正齊王平子心爲

廷尉。四年，坐縱道匿謀反者下獄，棄市。

〔補注〕先謙曰：謀反者，侯史吳也。詳杜延年、霍光傳。爲軍正，見昭紀。道

六

轑陽侯江德爲太常。四年，坐廟郎夜飲失火，免。〔補注〕錢大昭曰：夜，古掖字。先謙曰：官

是首之顆字。

大將軍司馬揚敞爲大司農。四年遷。

守京兆尹樊福。〔補注〕周壽昌曰：福爲丁外人射殺，見胡建傳。據鹽鐵論賢良文學之議，福死即在是年。

元鳳元年	
九月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三年遷.	
光祿勳張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六年遷.	
	本.廊在夜上.是也.錢既弄.
光祿勳幷右將軍.	
諫大夫杜延年爲太僕.十五年免.	
大中大夫劉德爲宗正.數月免.〔補注〕先謙曰.爲侍御史.劾免.後霍光自還之.復爲宗	
執金吾壺信.	
中郎將趙充國爲水衡都尉.六年遷.	
左馮翊賈勝胡.二年.坐縱謀反者棄市.〔補注〕先謙曰.見霍光傳.	

	二	三	四
			正月甲戌丞相
			二月乙丑
		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衛尉.二十年遷.	
			蒲侯蘇昌
		衛尉并將軍.	
		廷尉夏國.	
正.並見傳.		齊州刺史劉德爲宗正.二十二年薨.	河內太守
		光祿大夫蔡義.爲少府.三年遷.	
		衛尉田廣明爲左馮翊.四年遷.	京兆

千秋薨。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相。〔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相上脫丞字。

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二年遷。

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補注〕顧炎武曰，顧說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

平原趙彭祖爲大司農。三年卒。

尹彭祖。

中有豔記.當密秘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宜淫罪之.山傳害山坐寡豔香.顯爲廣罪.若山之豔香從昌借之.昌之罪.不止免官而已.且如類說.云坐借爨山豔香

五

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脫十二月九字，從宋本補。

免、足矣。何用辭複。

鉅鹿太守淮陽朱壽少樂為廷尉，坐侍中加元下獄，風吏殺元。

詹事京賢為大鴻臚，四年為長信少府。

沛國太守李壽為執金吾。

	六
	十一月己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補注〕朱一新曰。侯表。敞以元鳳六年二
	十一月。少府蔡義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棄市。〔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加作邪。先謙曰。官本作邪。	廷尉李光。四年免。〔補注〕先謙曰。見路溫舒、霍光傳。
	河東太守田延年爲大司農。三年。有辠自
	便樂成爲少府。四年卒。〔補注〕先謙曰。見杜延年、霍光、昌邑王賀傳。功臣表。
	右扶風周德。〔補注〕先謙曰。見霍光傳。

月乙丑封。此云十一月己丑爲丞相。敞以丞相侯。不應爲相在封侯後。此當作二月乙丑也。史表亦誤作十二月乙丑。

殺。

元平元年

八月己巳。丞相敞薨。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

九月戊戌。左馮翊田廣明爲御

右將軍安世爲車騎將軍光祿

執金吾延壽。〔補注〕先謙曰。見霍光傳。

〔補注〕錢大昭曰。當補水衡都尉并將軍七字。

左馮翊武。〔補注〕先謙曰。據霍光傳。是年守京

爲丞相.

史大夫.三年.爲祈連將軍.〔補注〕沈欽韓曰.下脫自殺二字.先謙曰.官本祈作祁.是.

勳.七年.還水衡都尉.趙充國爲後將軍.水衡都尉光祿大夫韓增爲前將軍.十

兆尹.

孝宣本始元年

三年遷.

守京兆田廣陵相成.〔補注〕先謙曰.田是尹之譌.

二

詹事東海朱疇翁壹.爲大

河南太守魏相爲大司農.

博士后倉爲少府二年.執金吾辟兵三

〔補注〕先謙曰.據趙廣漢傳.是年守京兆尹.

二

六月己丑、丞相

六月甲辰、

廷尉

鴻臚。二年遷。〔補注〕先謙曰、宣紀、霍光、黃霸、蕭望之傳、並作宋畸。此作疇誤。

大司　一年遷。

少府惡。年。〔補注〕先謙曰、官本二年作一年遷、三年下有遷字。齊召南云、一年監本譌三年、又說兩遷字、從宋本補。但居倉卒兵後、文並無遷陟、則兩遷字或古本衍文。

〔補注〕先謙曰、趙充

光祿大夫

潁川太守

四	
	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
	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四年遷.
	李義.
山陽太守梁爲大鴻	
	農湻于賜.
左馮翊宋疇爲少府.六年.坐議	國尚.充國擊匈奴還.爲後將軍少府.據宣紀.軍遷置在本始三年.此不載充國爲少府.而衛少府丞.不可曉.豈充國爲長信少府.非此少府邪.
六安相朱山拊爲右	于定國爲水衡都尉.二年遷.
大鴻臚宋疇爲左馮	趙廣漢爲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

體.

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

扶風.一年.下獄死.〔補注〕先謙曰.山拊、賈巨子.見本傳.

翊.一年遷.左馮翊.延年三年免.

地節元年

水衡都尉光祿大夫于定國爲廷尉.

水衡都尉.朱輔.爲右扶風.博.〔補注〕

十七年遷。〔補注〕錢大昭曰，傳作十八年，是。

沈欽韓曰，二官并列一格，爲字衍。

二

三月庚午，大司農光薨。〔補注〕錢大昭曰，農當爲馬。霍光也。先謙曰，官本作馬。

侍中中郎將霍禹爲右將軍。一年遷。

執金吾邪元。

潁川太守廣爲右扶風。三年。

三

五月甲

四月戊

六月

度遼

大

執金吾

左

申。丞相賢賜金免。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

申。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七月戊戌。更爲大司馬衛將軍。右將軍霍禹爲大司馬。七月壬辰。大

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八年遷。

將軍衛尉范明友。爲光祿勳。一年。坐謀反誅。

司農。輔。

延年。〔補注〕先謙曰。此雖延年也。字長孫。見昌邑王賀傳。

馮翊官。

四

司馬禹下獄要斬。（補注）王念孫曰。七月壬辰十四字。當在四年下。七月與上複。其爲四年七月可知。宣紀、外戚傳、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禹、並在四年。

弋陽

北海

勃海

潁川

元

侯任宮爲太常。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補注〕先謙曰。見馮奉世傳。免官。表免侯。

北海

太守朱邑爲大司農。四年卒。〔補注〕先謙曰。據邑傳。神爵元年卒。前云五年卒。四字誤。

平原太

東海

太守聽遂。爲水衡都尉。〔補注〕先謙曰。據尹翁歸傳。是年守右扶風。

守京

太守讓。爲左馮翊。

康元年

太守張延壽爲太僕．四年病免．〔補注〕先謙曰．海當爲地．見安世傳．杜延年代爲北地太守．見延年傳．

守蕭望之爲少府．一年徙．〔補注〕先謙曰．望之由平原太守徵入．先守少府．見傳．

太守尹翁歸爲右扶風．四年卒．

兆尹彭城太守．遷．〔補注〕先謙曰．據張敞傳．趙廣漢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則遺亦在不稱職之列矣．

二

執金吾廣意.

少府蕭望之爲左馮翊.三年遷.

三

守京兆尹潁川太守.黃霸.數月.遷故官.

〔補注〕

神爵	四	
前將軍韓增爲	八月丙寅，大司馬安世薨。	
	蒲侯蘇昌復爲太常，六年病免。	
中郎將楊		
太僕戴長		
左馮翊蕭		
大司農王		
	太中大夫李彊中君守少府，三年遷。師古曰：中讀曰仲。	
廣陵太守	光祿大夫馮奉世爲水衡都尉，十四年遷。	
膠東相張		先謙曰，据張敞傳，是年代守京兆尹。

元年	二
大司馬車騎將軍.	
	後將軍充國.〔補注〕先謙曰.
惲爲諸吏光祿勳.五年免.	
	衞尉忠.
樂.五年免.〔補注〕先謙曰.見楊惲傳.	
望之爲大鴻臚.二年遷.	
禹.四年遷.	
	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
陳萬年爲右扶風.五年遷.〔補注〕先謙曰.時廣陵尚爲國.不得有太守.本郡亦誤.	
敞爲京兆尹.八年免.左馮翊彊.三年免.	〔補注〕先謙曰.據韓延壽傳.是年守左馮翊.

二	
三月丙	
七月	
	據先謙傳.師還.復爲後將軍衛尉.據宣紀在是年.故復爲後將軍.其兼官衛尉.不得於表.蓋是他宮衛尉.非未央衛.下稱衛尉忠.光明證也.
少府	
光祿大	
東郡	

	四
午，丞相相甍。四月戊戌，御史大夫丙吉爲丞相。	
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三年貶爲太子太傅。	
	河內太守韋玄成爲
李彊爲大鴻臚。	
夫梁丘賀爲少府。	
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二年下獄棄市。	

五鳳元年

衛尉.二年遷.(補注)先謙曰.河內、玄成.修作河南.

大司農王禹爲大鴻臚.(補注)先謙曰.見趙王彭祖傳.

大司農延.

守左馮翊渤海太守信.

二	三
	正月癸卯.丞相
四月己丑.大司馬增薨.五月.強弩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有八月壬午太子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一年遷.十八字.此脫.先謙曰.官本有.	六月辛酉.
衛尉韋玄成爲太常.二年免.(補注)先謙曰.此條及衛尉太僕二條.應遷下一格.官本不誤.	
衛尉弘.	
右扶風陳萬年爲太僕.五年遷.	
宗正劉丁.	
	執金吾田
左馮翊五原太守延壽.	

甘露四

吉薨。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

三月丁巳。大司

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三年。以病賜安車駟馬免。

蒲侯蘇昌

聽天。三年遷。

三	二	元年
二月己丑.丞相		
		馬延壽免.
五月甲午.	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鴈門太守		復爲太常.二年病免.
博陽侯丙		
	執金吾田聽天爲廷尉.三年遷.	
	守左馮翊廣川相充郎.	

四	
	鄧莞。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據宣紀作三，是。
	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七年卒。
典屬國常惠爲右將	
	建平侯杜緩爲太常，七年坐盜賊多免。
衞尉順。	
秺侯金賞爲侍中太	顯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衞尉。（補注）先謙曰：吉子，時已乘爵。據上當有故字。
中山相加守廷尉。	
執金吾平。	
右扶風武。	
京兆尹成。	

黃

十二月

太子

軍.四年薨.

僕.七年遷.〔補注〕先謙曰.金日磾傳.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是賞爲太僕在霍氏未反前也.與此異.

廷尉

〔補注〕錢大昭

龍元年

孝

癸酉.侍中樂陵侯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一年爲光祿勳.二年免.〔補注〕先謙曰.據望之傳.一年爲三字當衍.

光祿

平昌

解延年.

大鴻

散騎

淮陽中

水衡

太原

曰.蜀本有左馮翊常四字.先謙曰.官本有.

元 初元元年	二
勳并將軍。〔補注〕先謙曰。六字當移前一格。	光祿勳賞。〔補注〕先謙曰。此非金賞。金賞
侯王接為衛尉。五年遷。	
	京兆尹陳遂為廷尉。二年
臚顯。十一年。〔補注〕先謙曰。下闕文。	
諫大夫劉更生為宗正。二年。免大司農宏。	大司農充郎。〔補注〕先謙曰。
尉韋玄成為少府。二年。為太子太傅。水衡都尉馮奉世為執金吾。二年遷。	
都尉。〔補注〕先謙曰。官本有馮奉世三字。考證云。監本脫。從宋本補。	
太守陳遂為京兆尹。一年遷。〔補注〕先謙曰。遊俠陳遵祖父。	京兆尹代郡范守。左馮翊

	三
	執金吾馮奉世爲右將軍.三年爲諸吏.典屬國.
由太僕爲光祿勳.在永元元年.裴駰可露.此劇一人.	光祿大夫周堪爲光祿勳.三年貶爲河東太守.
卒.	
光祿勳爲左馮翊.	
	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爲執金吾.九年遷.(補注)先謙曰.見蕭望之傳.
	淮陽相鄭弘爲右扶風.四年遷.
延免.	

二年爲光祿勳。〔補注〕先謙曰。光祿勳蓋寬饒未幷。故周堪貶。金賞復爲光祿勳。侍中衞尉許嘉爲右將軍。五年遷。〔補注〕先謙曰。奉世未

四

遷.不得復有一右將軍.來世傳作左將軍.許嘉.永光三年表同.右字誤.

弋陽侯任千秋長伯爲太常.四年.以將軍

廷尉魏郡尹忠子賓.十四年.爲諸吏光祿

少府.延二年.免.

京兆尹成

五

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

將兵。〔補注〕先謙曰，擊羌也。見本書傳。

大夫。〔補注〕先謙曰，見韋元成傳。

河南太守劉彭祖爲左馮翊，二年遷太子太傅。〔補注〕

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一年，以病賜安車駟馬免。

〔補注〕先謙曰、

先謙曰、嚴彭祖也。見儒林傳。歷官與此表略合。劉字誤。

永光元年

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賜金、安車駟馬免.

七月癸未.大司馬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補注〕先謙曰.見馮

七月辛亥.太子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據虞錄郎.凡十月.

太僕金賞爲光祿勳.一年卒.〔補注〕先謙曰.此下三格.四隔棄.俱誤上一格.今改正.

衛尉雲.

故建章衛尉丙顯爲太僕.十年免.

大司農堯.〔補注〕先謙曰.夏侯勝傳.孫堯爲司農.表不載夏侯堯.疑此是也.

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爲少府.五年卒.〔補注〕先謙曰.韋元成傳作歐陽地餘.儒林傳同.此脫地字.

二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

率世傳。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五年，有辠自殺。〔補注〕錢大昕曰：本傳、京房傳皆云免。

光祿大夫非調爲大司農。〔補注〕朱一新曰：事見溝洫志。

右扶風強，五年。

隴西太守馮野王爲左馮翊，五年遷。

三

四月癸未．大司馬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衛尉許嘉爲大司馬

爲庶人．不害自殺．大臣有罪自殺．例書於紀．今紀不書．蓋表誤也．

右將軍奉世．爲左將軍光祿勳．二年卒．侍

四

車騎將軍。

中中郎將王商。爲右將軍。十一年遷。〔補注〕先謙曰。商、武子。

宗正劉隋。〔補注〕先謙曰。四字當下一格。

水衡都尉福。

光祿大夫琅邪張譚仲叔。

二	建昭元年	五	
八月			
左曹	太子少傅.匡衡.爲光祿勳.一年遷.		
執金			
左馮			
	尙書令五鹿充宗.爲少府.五年.貶爲玄菟太守.		
	右扶風.(補注)先謙曰.兩文.		
左馮			爲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

三	
六月甲辰，丞相	
七月戊辰。	癸亥，諸吏散騎光祿衡，匡衡為御史大夫，一年遷。〔補注〕錢大昭曰：光祿下脫勳字。
	西平侯于永為光祿勳，十六年遷。
陽平侯王	吾李延壽為衛尉，一年遷。
	翊馮野王為大鴻臚，五年，為上郡太守。〔補注〕先謙曰：以王舅不宜備九卿出。
	翊郭延。

玄成薨。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

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緐。師古曰：緐音蒲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緐作繁，是也。陳湯、谷永傳

鳳。為侍中衛尉。三年遷。

五	四	
		作繁。馮野王傳作李。
	中郎將丙禹。謂水衡都尉五年。(補注)先謙曰。丙、吉中子。訛爲禹字。官本作爲。	
京兆		

竟寧

六月己未，侍中

七月丙寅。

太僕譚。

陽城侯劉

河南太守召信

尹王昌，稱賓。二年，轉爲鴈門太守。〔補注〕先謙曰：見王尊傳。以逐捕盜賊不能禽，剋貶。

元年

衛尉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

太子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三年.坐選舉不實.免.〔補注〕沈欽韓曰.史表、漢紀作三月丙寅.按漢

匽忌盧君爲宗正.三年遷.〔補注〕沈欽韓曰.匽忌.德孫.

臣爲少府.二年.徙中少府.安平侯王章子然爲執金吾.三年遷.〔補注〕先謙曰.儒林傳.梁丘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此不載.而稱召信臣爲少府.疑五鹿之後.

孝成建	
	野王傳。元帝自選郎中二千石。以譚爲御史大夫。帝崩於五月。則七月是爲寬之誤。朱一新曰。張譚。匡衡傳作甄譚。
騏侯駒普爲太	
衛尉王	
	信臣之辭。臨嘗任職。不久即免。而史失之。又信臣傳。信臣爲少府。以官卒。不云再徙官。徙巻卒字之誤。草、邛成太后兄舜之子。
常山太守溫順	
弘農太守宋平	

始元年	二
.	
常.數月薨.〔補注〕沈欽韓曰.功臣表.駒幾孫蘧侯.字互異.未知孰誤.	宗正劉辟忌爲太常.五年病免.
罷軍.	
	執金吾王章爲太僕.五年病免.
	蜀郡太守何壽爲廷尉.四年徙.
	大鴻臚浩賞.二年徙.〔補注〕先謙曰.賞見王
	右扶風温順爲少府.二年.坐賈公田.與近臣下
子教.爲右扶風.一年遷.	水衡都尉爵.太原太守讓.爲右
次君爲京兆尹.河南太守畢乘.爲左馮翊.	河東太守杜陵甄少公.爲京兆

〔補注〕先謙曰。河平三年。書太僕王章為右將軍。疑病免字誤。當作遷。

尊傳。

獄論。弋陽侯任千秋長伯。為執金吾。一年遷。

扶風。

尹。二千。貶為河南太守。〔補注〕先謙曰。王尊傳作甄遵。河內太守。與此異。

三

十二月丁丑。丞相衡免。

八月癸丑。大司馬嘉。賜金免。

十月乙卯。諸吏左曹

右將軍王商為左將

宗正劉通。〔補注〕先謙曰。此又一

〔補注〕先謙曰。任千秋遷後。執金吾闕。據辛慶忌傳。成帝初

南陽太守王昌為右

四	
三月甲申。右將軍王商爲丞相。	
十一月壬戌。少府張忠爲御史	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一年。坐河決自殺。
右將軍千秋爲左將軍。三年薨。	軍。一年遷。執金吾千秋爲右將軍。一年遷。
河南太守濮爲大鴻臚。一年免。	
	劉涵。非前爲宗正者。
東平相鉅鹿張忠子贛爲少府。十一月遷。	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爽不敢。以時考之。確在是年。後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
	扶風。三年免。
守京輔都尉王遵爲京兆尹。二	

大夫。六年卒。（補注）先謙曰、見王尊、孫寶傳。

長樂衛尉史丹為右將軍。三年遷。

（補注）先謙曰、忠為少府、劾免丞相衡、見衡傳。案衡以三年十二月免、是忠為少府、在三年十二月前、而表繫四年下、誤文也。

年免。大鴻臚浩賞為左馮翊。九月、減死罪一等論。（補注）先謙曰、逭當為尊、本傳、先守京輔都尉、行京兆

河平元年	
衛尉王玄，中郎。師古曰：中讀曰仲。	
千乘太守東萊劉順爲宗正，四年坐	
司隸校尉王駿爲少府，七年徙執金吾輔。	
水衡都尉王勳。	
杜陵韓勳長賓爲左馮翊，三年爲少	尹事，旬月守京兆尹，後爲眞，則不當更拜守京輔都尉王駿也。此史駁文。

使合陽侯舉子免。〔補注〕周壽昌曰，王子侯表，合陽侯平子，安上嗣，建始元年薨，亡後。建始爲孝成初元，距此五年，安能尚有合陽

府。

二

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八年卒.〔補注〕先謙曰.見翟方進傳.

侯.年與事.必有一誤.

廷尉何壽爲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壽見何武傳.

漢中太守平原王賞少公.爲右扶風.三年免.

楚相齊宋登爲京兆尹.三年.貶爲東萊都尉.未發.坐漏泄省中

三

右將軍丹爲左將軍。十三年薨。太僕王章

宜春侯王咸長伯。爲太常。一年。病免。平昌

侍中中郎將王音。爲太僕。三年遷。

右曹光祿大夫辛慶忌爲執金吾。四年。貶雲中太守。〔補注〕先

光祿大夫武爲左馮翊。

語。下獄自殺。〔補注〕先謙曰。貶坐不稱職。見王章傳

	四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張禹爲丞相。
爲右將軍。	
侯王臨爲太常，六年薨。	
	大夫韋安世爲大鴻臚，二年爲長樂衛尉。〔補注〕先謙曰。
謙曰。据傳，坐小法貶，宜水。貶下多爲字。	
	侍中奉車都尉金敞爲水衡都尉，一年遷。〔補注〕先謙曰。
	司隸校尉王章爲京兆尹，一年下獄死。〔補注〕先謙曰。

	陽朔元年
	侍中水衡都尉金敞爲衛尉。四年卒。
賢孫。	
	常山太守劉武成爲宗正。四年卒。
安上子。	水衡都尉順。河內太守甄尊爲右扶風。三年遷。
據薛宣傳。是歲守左馮翊。	弘農太守平陵逢信少子爲京兆尹。三年遷。陳留太守薛宣爲

二

四月癸卯，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一年遷。

史柱國衞公為太僕。師古曰：姓史名柱國，字衞公也。

大鴻臚勳。

左馮翊，二年遷。〔補注〕先謙曰：信見翟方進傳。

三	四
八月丁巳.大司馬鳳薨.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十一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于永爲御史大夫.二年卒.	
右將軍王章爲光祿勳.數月薨.	雲中太守辛慶忌爲
右扶風甄尊爲太僕.	京兆尹逢信爲太僕.
護西域騎都尉韓立子淵.爲執金吾.五年.坐選舉不實免.	左馮翊薛宣爲少府.二月遷.
左曹水衡都尉河內荀參威神.（補注）先謙曰.見樓護元后傳.	水衡都尉禹.太原太
	少府王駿爲京兆尹.

鴻嘉元年	
三月庚戌，丞相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四月庚辰，御史大	
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為御史大夫。四	
光祿勳辛慶忌為右將軍。	
平臺侯史中為太常。六月病免。建平	
	光祿勳。四年遷。〔補注〕先謙曰：四當為一。
陽平侯王襄為衛尉。五年徙。〔補注〕先謙曰：	
	六年遷。
大鴻臚。禎	
千乘令劉慶忌為宗正。六月坐平都	
東郡太守琅邪王賞中子為少府。四年免。師古曰：中讀曰仲。	
	守潟于信中君為右扶風。師古曰：中讀曰仲。
太原太守河內鄧義子華為京兆尹。	一年遷。

夫薛宣為丞相.

月庚辰.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五年卒.

侯杜業君都.為太常.七年免.〔補注〕先謙曰.緩子.見杜欽傳.

遷夏子.

公主殺子.貶為遼東太守.〔補注〕先謙曰.此又一劉慶忌.非前由宗正遷太常者.劉德傳未嘗云慶忌復為宗正也.

〔補注〕先謙曰.東都當為東郡.

一年.為鉅鹿太守.廬江太守趙增壽.稱公.為左馮翊.一年遷.

二

左馮翊趙增壽爲廷尉.五年貶爲常山都尉.(補注)先謙曰.見陳湯傳.

隴西太守劉威子然.爲京兆尹.一年卒.泗水相茂陵滿黯子橋.爲左馮翊.四年.

三

右將軍慶忌爲光祿勳.四年遷光祿勳并將軍.〔補注〕先謙曰.至此方兼官.

張掖太守牛商子夏.爲右扶風.四年免.

丞相司直翟方進爲京兆尹.三年遷.〔補注〕先謙曰.官本丞相上衍都尉二字.

貶爲漢中都尉.

四	永始元
中少府韓勳爲執金吾。四年遷。師古曰、中少府、皇后官。〔補注〕先謙曰、勳永始二年遷光祿勳、任執金吾止二年、四字誤。	南陽太守陳咸爲少府。
	水衡都尉淳于

年	二
	十月己丑.丞相宣免.十一月壬子.執金
	正月乙巳.大司馬音薨.二月丁酉.特進
	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
	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孔光
	太僕逢信爲衞尉.二年免.
	衞尉王蹇爲太僕.三年病
	長信少府平當爲大鴻臚.
二年免.	御史大夫翟方進爲執金吾.一月遷.
長.三年免.（補注）先謙曰.傅不云長免官.後遷衞尉.仍稱侍中水衡都尉.知免當爲遷.	
	信都太守長安宗正子漼.

吾翟方進爲丞相.

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補注〕王先愼曰.乙巳.成紀作己丑.二月當爲三月之誤.紀作二月乙酉晦.則二月不當有丁酉明矣.下格正作三月丁酉.尤其明證.

爲御史大夫.八月.貶爲執金吾.〔補注〕凌稚隆曰.三月任.十一月貶.居官八月耳.荀紀因之.遂誤以八月貶.非.十一月壬子.諸

爲光祿勳.九月遷.執金吾韓勳爲光祿勳.六月遷.

〔補注〕先謙曰.翟方進劾免.

免.〔補注〕先謙曰.外戚郡.襲嗣侯.爲衛尉.不言爲太僕.並脫漏.

三年遷.

爲京兆尹.二年.貶爲河南太守.琅邪太守朱博爲左馮翊.一年遷.〔補注〕先謙曰.博守諸

三	
	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七年貶爲廷尉。
右將軍辛慶忌爲左將軍。三年卒。光祿勳韓勳	
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二年遷侍中光祿大夫。	
琅邪太守陳慶君卿爲廷尉。一年爲長信少府。	
朔方太守劉它人爲宗正。左馮翊朱博爲大司	
光祿大夫師丹爲少府。五月遷。詹事許商爲少府。二年爲侍中光祿大	
東平太傅彭宣爲右扶風。一年遷。	
河南太守杜陵龐眞稺孫爲左馮翊。三年遷。	龐爲眞。

四

十一月庚申，大司馬商、賜金安車駟馬免。〔補注〕先

爲右將軍。一年卒。

執金吾廉褒爲右將軍。五年免。〔補注〕

鄗侯蕭登爲太常。六年薨。

侍中水衡都尉淳于長爲衛尉。三年

右扶風彭宣爲廷尉。三年，以王國人

農。一年，爲犍爲太守。

會稽太守沛劉交游君爲宗正。十年。

夫。金城太守廉褒子上爲執金吾。一年遷。〔補注〕先謙曰：前見僕射。

護羌校尉尹岑子河爲執金吾。一年遷。〔補注〕先謙曰：岑字翁

光祿大夫潁川師臨子威爲水衡都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鼂作鼂。先謙曰：官本作罷。是。

司隸校尉何武爲京兆尹。一年，貶爲

謙曰。以病賜告。見元后傳。

先謙曰。見劉輔、孔光傳。

免。〔補注〕錢大昭曰。永始二年。詔書已稱侍中衞尉長。則非四年遷。

爲太原太守。

汝南太守嚴訢子夏爲大司農。三年卒。〔補注〕先謙曰。十年下。閒次新遷。見成紀。永始三年乃終言之。

魏子。

尉。八年遷。水衡都尉臨爲右扶風。三年爲沛郡都尉。〔補注〕先謙曰。八年、官本作八月。是。

楚內史。

元延元年

正月壬戌．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衞將軍．十二月乙未．遷爲大司馬大將軍．辛亥．薨．庚申．光祿勳王根．爲大司馬票騎

執金吾尹岑爲右將軍．二年薨．〔補注〕先謙曰．據尹翁歸傳．岑爲後將軍．不云右也．此表爲右將軍．安得復有右將軍．岑爲後

大鴻臚平當爲光祿勳．七月．坐前議昌陵．貶爲鉅鹿太守．曲陽侯王根爲光勳

護軍都尉甄舜子節爲太僕．東萊太守平陵范隆偉公爲太僕．二年免．

左馮翊鼂眞爲少府．四年遷廣漢太守．趙護子夏爲執金吾．〔補注〕先謙曰．護以斬反者鄭躬．遷成紀．非於．鴻嘉四年．亦終言之．

侍中光祿大夫趙彪爲大伯．爲侍中水衛都尉．三年卒．〔補注〕先謙曰．敍郡上．於是引師丹．許商入爲光祿大

廣陵太守王建爲京兆尹．河南太守徐讓子張爲左馮翊．四年免．

二

將軍.

將軍號後.朱博代之.明爲右將軍後字之號.

勳.一月遷.(補注)先謙曰.上勳當爲誤.

夫.班伯遷水衡都尉.案丹商爲光祿大夫在是年.而水衡爲趙彭.無伯名.疑奭脫漏.

樂昌侯王安惠公爲光祿勳.數

光祿大夫朱博爲廷尉.一年遷.

太山太守蕭育守大鴻臚.數月

廣陵太守孫寶爲京兆尹.一年

三	
廷尉 朱博	
尚書僕射	月病免。（補注）先謙曰。商子。
護軍都尉	
沛郡太守	
九江太守	徙。
大司農堯。	
水衡都尉	
	免。（補注）先謙曰。宣本。陵作汲。本作鄭局。此誤也。又傳云。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治于是敗。寶坐免。此作一年。免亦誤。

為後將軍。二年免。

超亡少平。為光祿勳。二年。為太子太傅。〔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亡作玄。先謙曰。官本作玄。

任宏偉公。為太僕。二年徙。

何武為廷尉。二年遷。

王嘉為大鴻臚。三年遷。

〔補注〕先謙曰。再任。

南陽王超驃軍。三年。坐淳于長自殺。守鴻臚太山太守蕭育為右扶風。三年免。

綏和元年	四
四月丁丑.大司馬票騎將軍根.更爲大司馬.七月甲寅.賜金、安	
三月戊午.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四月乙	
廷尉孔光爲左將軍.一年遷.執金吾王咸	
侍中光祿大夫師丹.爲諸吏散騎光祿勳.	
成湯侯趙訢君偉爲衞尉.六月.侍中光祿	
駙馬都尉王舜爲太僕.二年.病免.〔補注〕	
御史大夫孔光爲廷尉.九月.遷少府.龐眞	
侍中光祿大夫許商爲大司農.數月遷.太	北地太守谷永爲大司農.一年免.
詹事中陵賈延初卿爲少府.三年.太僕宏爲執金吾.十一月.貶	
京兆都尉甄豐長伯.爲水衡都尉.二年.爲	
長信少府薛宣爲京兆尹.一年.貶爲淮陽	

車騎馬免。十一月丙寅。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大司馬。〔補注〕王念孫曰。七月當爲十月。漢紀、通鑑、皆作十月。先謙曰。是歲。大司馬始置官屬。

卯爲大司空。一年免。

爲右將軍。一年遷。〔補注〕先謙曰。光居右將軍職。歲居後將軍職。見光傳。

十一月。爲太子太傅。大司農許商爲光祿勳。四月遷。

大夫司農趙玄爲衛尉。二月。爲中少府。〔補注〕先謙曰。玄爲司農。與中不敬或疑即司農中丞也。玄入儒林傳。

先謙曰。音子。

爲廷尉。二年。爲長信少府。

原太守彭宣爲大司農。一年遷。

爲代郡太守。光祿大夫王駿幼公爲執金吾。三月遷。南陽謝堯長平。一年遷。〔補注〕錢大昕曰。法上當脫任字。長平下。當有爲執金吾四字。先謙曰。誠

泗州相。〔補注〕先謙曰。州是水之誤。

相。丞相司直琅邪逄義子穎。爲左馮翊。坐選舉免。〔補注〕錢大昕曰。據宣傳。任京兆者非宣。乃宣弟修。不

二	
三月壬子，丞相	
丁卯，大	
癸酉。	
右將軍王	
安丘侯劉	
大司農彭	
太子中庶	譌。官本作陽，是。
執金吾謝	
大司農河	
光祿大夫鉅鹿	當作歲。安成共任十四月，薨任大鴻臚前後，必不足一年，表云一年遷，未爲得實。中陵，官本作平陵，是。
故太僕范	
光祿大夫	晉長信。脫文耳。鮑宣傳，哀帝時郭欽奏免京兆尹薛修等。孝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修任京兆在元年，閒一年貶，正當哀帝時。

方進。三月丙戌。左將軍孔光爲丞相。

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補注〕王念孫曰。十一月丁卯。漢紀作十月丁巳。通鑑作七月丁卯。考異云。師丹若以十一月

大司馬丹爲大司空。一年免。

咸爲左將軍。十月免。衛尉傅喜爲右將軍。十一月賜金罷。太子太傅師丹爲左

常爲太常。四年病。賜金百斤。安車駟馬。免就國。

宣爲光祿勳。六月遷。衛尉王能爲侍中光祿勳。二年。貶爲弘農。坐呂寬自殺。

子傅喜稱游爲衛尉。二月遷。侍中光祿大夫王龔子郎爲衛尉。二月遷。城門校

堯爲大鴻臚。三年徙。

東梁相子夏。一年遷。

閻宗君閎爲執金吾。六年卒。執金吾河內孫雲子叔。三年遷。〔補注〕沈欽韓曰。是年執金吾亦三易。六年當爲六月。先謙曰。宗當爲崇、見兩龔、貢禹、傳昭儀

臨爲右扶風。八月爲冀州牧。太山馮嘉次君爲右扶風。一年免。

朱博爲京兆尹。數月遷。光祿大夫鄠漢游君爲京兆尹。數月病。爲中大夫。大鴻

爲司馬。四月徙。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若紀日誤。先謙曰。傳云月餘徙。此作四月。未知孰是。

將軍。五月遷。光祿勳彭宣爲右將軍。二年遷。〔補注〕沈欽韓曰。是年左將軍再易。王成不得任。十月十字誤。

〔補注〕錢大昕曰。弘農下。脫太守二字。呂寬傳見王莽傳。先謙曰。能富爲裴譚。爲衛尉。二月遷。此官既與表合。又儒林傳有光祿勳王譚。在哀帝時。而表不載。

尉丁望爲衛尉。三年遷。〔補注〕先謙曰。三疑爲一。望、丁太后叔父。

傳。

膠王嘉爲京兆尹。二年遷。〔補注〕先謙曰。漢琅邪人。見酷吏傳。

孝哀建

四月丁酉。侍中光祿大

十月壬午。京兆

右將軍彭宣爲

也。丹傳哀帝即位。爲左將軍。哀帝四月即位。丹任必在四五月。荀紀在五月。至十月遷。正得五月。則王成無十月可知。

故知此能爲錢之詭也。傳言因請立左氏。責讓太常博士。弘農太守。與此亦合。

大司農梁相爲

大司農左咸。一

司隸校尉東海

平元年	二
	四月乙未。丞相光免。御
夫傅喜爲大司馬。	二月丁丑。大司馬喜免。
尹朱博爲大司空。	四月戊午。大司
左將軍。一年。坐與淮陽王婚免。（補注）先謙曰。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故以事免之。見本傳。	光祿勳丁望爲
	衛尉望爲光祿
	少府賈延爲衛
	城門校尉丁憲
廷尉。二年。貶爲東海都尉。（補注）先謙曰。見裴肆傳。王嘉傳云。免爲庶人。與此異。	
	大鴻臚雲陽畢
年徙。（補注）先謙曰。成。張禹入。見儒林傳。	
	衛尉賈延爲少府。一年
	侍中水衡都尉
方賞君賓爲左馮翊。二年遷。	

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八月甲戌。有辠自殺。十二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爲丞相。〔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王當。考證云。案文應作平當。各本俱誤。

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衞將軍。

空博爲御史大夫。乙亥遷。中尉趙玄爲御史大夫。五月下獄論。〔補注〕周壽昌曰。哀紀。罷大司

左將軍。卒、執金吾公孫祿爲右將軍。一年遷。

勳。一月遷。光祿大夫平當爲光祿勳。四月遷。

尉。十一月。還故官。執金吾孫雲爲衞尉。四年遷。

子尉爲太僕。四年遷。〔補注〕先謙曰。憲、丁太后叔父。遷官爲卒。四年後。不書衞遷官。丁姬傳亦云遷爲太僕也。

申世叔。五年徙。〔補注〕先謙曰。申當作由。文三王傳亦作大鴻臚由。與後徙官之名相符。

遷。五官中郎將潁川公孫祿中子爲執金吾。師古曰。中讀曰仲。

讓。大鴻臚謝堯爲扶風。一年遷。

空.復御史大夫.先謙曰.前表.趙玄乃中少府.此云中尉趙玄.疑有誤.時中尉已更名執金吾.不得復有中尉.作中少府是.九月乙酉.諸吏散騎光祿勳平當爲

三

三月己酉.丞相當薨.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爲丞相.

四月丁酉.河南太守王崇爲御史大夫.九月貶.

御史大夫.二月遷.十月丙寅.京兆尹王嘉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右將軍公孫祿爲左將軍.二年免.執金吾蟜望

少府賈延爲光祿勳.三年遷.

左馮翊方賞爲廷尉.四年徙.

御史大夫王崇爲大司農.二年遷.【補注】先謙曰.

尚書令涿郡趙昌君仲爲少府.一年.爲河內太守.將作大匠東海蟜望

光祿大夫東海魏章子讓.爲右扶風.一年免.

潁川太守毋將隆爲京兆尹.一年遷.大司農左

〔補注〕先謙曰。崇、駐子。

爲右將軍。一年遷。〔補注〕錢大昕曰。據何武傳。武策免在元壽三年。距此四歲。表云二年。誤。先謙曰。朱博傳。蟜作蟜。

崇元壽三年遷。衞尉乃四年遷也。二字誤。

王君爲執金吾。三月遷。光祿大夫蕭育爲執金吾。一年免。〔補注〕先謙曰。育傳作以壽終於官。

歐爲左馮翊。三年。爲復土將軍。〔補注〕先謙曰。此復土將軍。治傅太后陵。事訖郎罷。然三輔治民。不能無任也。咸當作咸。官本

四

三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一年遷。〔補注〕先謙曰，孔光傳，御史大

諸吏散騎光祿大夫王安為右將軍，一年遷。

建平侯杜業為太常，三年，貶為上黨都尉。〔補注〕先謙曰，業傳，業左遷上黨都尉，此云三年，與丙昌代

陳留太守勃海劉不惡子麗為宗正，更名容。

光祿大夫董恭君孟為少府，一年遷京兆尹。毋將隆為執金吾，一年貶為沛郡都尉。〔補注〕先謙曰，董賢父。隆以言事貶

光祿大夫龔勝為右扶風，一年，歸故官。〔補注〕先謙曰，勝傳止云守右扶風，而表云為右扶風，疑變誤。

光祿大夫茂陵申屠博奕孫，為京兆尹，一年遷。

亦作咸，

元壽元年	
三月丙午.丞相嘉下獄死.七月丙午.御史大夫孔光爲丞相.	
正月辛丑.大司馬衞將軍明.更爲大司馬票騎大將軍.特進.孔鄉侯傅	
正月乙卯.諸吏光祿大夫孔光爲御史大夫.二	夫實延免.不云遷也.下又無延遷何官之文.遷蓋爲免之誤.
御史大夫何武爲前將軍.二年免.	
	任之年合.蓋傳誤.
詹事馬宮爲光祿勳.二年遷.	
少府董恭爲衞尉.二月.爲光祿大夫.右扶風弘	
衞尉孫雲爲少府.一月.陳留太守茂陵耿豐爲少府.二年.爲復土將軍.	
光祿大夫沛弘譚巨君爲右扶風.冬遷.	歸故官亦.詳肆傳.
京兆尹南陽翟萌幼中.師古曰.中讀曰仲.	

晏爲大司馬衞將軍。辛亥、賜金、安車駟馬免。〔補注〕周壽昌曰、驃騎下衍大字。哀紀可證。

月遷。七月丙午、汜鄉侯何武爲御史大夫。二月免。〔補注〕先謙曰、武徙前將軍、非免也。免當爲徙。

譚爲衞尉。一年遷。〔補注〕先謙曰、譚自衞尉爲大司農、乃貶官、非遷也。史誤云遷。

京兆尹申屠博爲執金吾。一年免。〔補注〕先謙曰、一月下脫文。

二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二字.

九月己卯.大司馬明免.十一月壬午.諸吏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卒.十二月庚子.侍中駙馬都尉董

八月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

光祿大夫南夏常仲齊爲右扶風.

二〔補注〕周壽昌曰.孝哀崩於元壽二年.無三年.各待叅.校皆同.下書董賢、彭宣皆二年	
五月甲子.丞相光為大司徒.九月辛酉為太傅.右將軍馬宮為大司徒.	
五月甲子.大司馬衛將軍賢更為大司馬.六月乙未免.庚申.新都侯王	賢為大司馬衛將軍.〔補注〕先謙曰.賞、賢孫.
五月甲子.御史大夫宣為大司空.三月病免.八	
安陽侯王舜為車騎將軍.八月遷.衛尉王崇為	
博陽侯丙昌長為太常.二年.貶為東都太守.	
左曹中郎將甄豐為光祿勳.一年遷.	
大司農王崇為衛尉.二月遷.建成侯黃輔子元	
長樂衛尉王惲子敬為太僕.五年遷.	
故廷尉梁相復為大理.二年.坐除吏不次免.	
復士將軍左咸為大鴻臚.	
衛尉弘譚為大司農.	
光祿大夫韓容子伯為執金吾.一月免.護軍都尉孫建子夏為執金吾.	
大鴻臚畢由為右扶風.六月.貶為定襄太守.	
京兆尹淸河孫子意.承廷尉方賞為左馮翊.一	

事.檢影景祐本、乾道本、汪本俱是二年.兼三年.此傳刊之誤.近見匡衡已卯何雄對校宋本乙.去稱爲上二字.以其事係之元年.改此三字爲二.皆可據證.先

莽爲大司馬.〔補注〕周壽昌曰.哀紀.六月戊午.帝崩.莽傳.帝崩.賢傳.帝崩後.賢被收.自殺.是乙未乃己未之誤.

月戊午.右將軍王崇爲大司空.

右將軍.二月.光祿勳馬宮爲右將軍.三月遷.光祿勳甄豐爲右將軍.六月遷執

〔補注〕先謙曰.官本部作郡.是.

爲衛尉.〔補注〕先謙曰.輔、霸孫.

三月遷.

年遷.

	孝平元始元年
謙曰.官本三作二.	
	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大司馬王莽爲太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二月丙辰.大司馬莽遷.
金吾孫建爲右將軍.二年遷.	
	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子心.爲光祿勳.三年遷.
	中郎將蕭咸爲大司農.一年卒.〔補注〕先謙曰.咸.望之子.
	少府宗伯鳳君房.中郎將任岑爲執金吾.一年卒.〔補注〕先謙曰.鳳見金安上.王
	右輔都尉趙恢君向爲右扶風.一年免.〔補注〕
	大司徒司直金欽爲京兆尹.一月.爲侍中光祿

舜爲太保車騎將軍。〔補注〕先謙曰：官本二月作三月。下格同。

嘉。外戚傳。

先謙曰：官本向作岡。表傳有車騎將軍趙欽，未知即此趙欽否。

大夫。左馮翊張嘉。〔補注〕先謙曰：官本一月作六月。

二

二月癸酉，大司空王崇爲病免。四月

右將軍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

安昌侯張宏子夏爲太常。二年貶爲

大鴻臚橋仁。〔補注〕先謙曰：仁見儒林傳。

光祿大夫孫寶爲大司農。數月免。

左輔都尉尹賞爲執金吾。一年卒。〔補注〕先謙曰：酷吏傳，賞數年

中郎將幸成子淵爲水衡都尉。大司

丁酉。少府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補注〕先謙曰.甄免上爲字衍.府當作傳.

爲右將軍光祿勳.

越騎校尉.〔補注〕先謙曰.宏、萬子.

卒官.誤.此是.誤群傳.

馬司直沛武襄君孟爲右扶風.三年爲冀州牧.〔補注〕先謙曰.辛慶忌傳.少子茂爲水衡都尉.表不載.史紙辛

三

城門校尉劉岑子張為太常.二年.徙為宗伯.〔補注〕沈欽韓曰.陽城侯慶忌子.

尚書令潁川鍾元盥君為大理.〔補注〕先謙曰.見何並傳.

〔補注〕先謙曰.是年有宗正劉宏.見外戚.平帝王皇后傳.疑顯.誤見傳.

執金吾長安王駿君公.三年遷.〔補注〕錢大昭曰.此別一人.非成帝時王駿.

左馮翊臣咸子期.

[illegible].李成郎辛茂之訛.

四	五
	四月乙未.太師光薨.大司徒宮為大司
	執金吾王駿為步兵將軍.
	太僕惲為光祿勳.
〔補注〕先謙曰.蕭育傳.元始四年.徵入為大鴻臚.病未到官.故表不載.	大鴻臚左咸.
宗正容.更為宗伯.一年免.	太常劉岑為宗伯.大司農
將作大匠謝堯為右扶風.年七十.病免.賜爵關內侯.	尚書令南陽鄧偊君為侯
京兆尹鍾義.左馮翊沛孫信子儒.	宰衛護軍武襄為京兆尹.

馬。八月壬午免。十二月丙午，長樂少府平晏爲大司徒。〔補注〕沈欽韓曰、宮衞。代孔光爲太師、兼司徒官。衞祀同。大司馬乃王莽。表誤。

〔補注〕先謙曰。駿見翟義傳。

尹咸。〔補注〕先謙曰。咸、更始子。

右扶風。

數月。遷中郎將。南陽郝黨子嚴爲左馮翊。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一)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今人表第八

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補注〕何焯曰、今人則褒貶具於書中、雖云總備古今之略要、實欲人因古以知今也。顏說非。錢大昕曰、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爲今人之鑒、俾知貴賤止乎一時、賢否著乎萬世。失德者雖貴必黜、修善者雖賤猶榮。後有作者、繼此而表之、雖百世可知也。班序但云究極經傳、不云褒貶當代、則知此表首尾完具。顏蓋未喻班旨。梁玉繩曰、若表今人、則高祖諸帝悉在優劣之中、非班所敢出也。

漢書二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已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文穎曰、言遠、經傳不復稱序也。師古曰、契、謂刻木以記事。自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見於經典、其臣佐不可得而稱也。〔補注〕梁玉繩曰、謚非謚法、謚若殷爲洞鬷之謚。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虖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補注〕何焯曰、此班以史遷但考信六藝、猶有疏略、故復著此表、存其大都、雖百家所言、不遺其人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師古曰此孔子自謙不敢當聖與仁也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師古曰言能博施於人而濟衆者非止稱仁乃爲聖人也未知焉得仁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補注〕錢大昭曰陸德明論語音義云未知鄭音智讀與班同梁玉繩曰王充論衡問孔篇徐幹中論智行篇作智字解皇疏引李充亦作智周壽昌曰班引此證云尚未能爲智焉得即爲仁也合上所引以證聖仁智三等之序重取智者非抑躬顏注既失本文語氣亦非班引書之旨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師古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補注〕周壽昌曰顏注中庸謂中人猶言中等尋常之人唐以前中庸二字非佳語本書屢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師古曰言上智不染於惡下愚雖教無成自此已上皆見論語凡引此者蓋班氏自述所表先聖後仁及智愚之次皆依於孔子者也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師古曰傳謂解說經義者也〔補注〕梁玉繩曰出賈誼新書連語鮌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師古曰鮌檮杌也讙兜渾敦也〔補注〕梁玉繩曰堯放四罪舜流四凶時異人殊顏誤仍漢書諸儒之說併爲一科王先愼曰與下當有之字而傳寫奪之下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文法正同此不當少之字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王子比干紂之臣也皆直諫而死也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師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崇侯紂之佞臣也〔補注〕梁玉繩曰于當爲干各本俱譌高誘注呂覽當染篇云干莘桀之邪臣注愼大篇云桀之諛臣此言勇人未知所出表無崇侯傳寫失之見墨子所染韓子說疑及當染諸篇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補注〕錢大昕曰依此文桀紂當並列九等今表紂與妲己飛廉惡來列九等桀與末喜干莘

在八等。轉寫之誤。

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師古曰。豎貂。寺人貂也。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

張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爲大賢。文伯之母。達於禮典。動爲聖人所歎。言爲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超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嫪毐上烝。昏亂禮度。惡不忍聞。乃在第七。其餘差違紛錯不少。略舉揚較。以起失謬。獨馳騁於數千歲之中。旁觀諸子。事業未究。而尋遇竇氏之難。使之然乎。師古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捨難壹。張氏輒申所見。掎摭班史。然其所論。又自差錯。且年代久遠。墳典淪亡。學者幷駮。師論分異。是以表載古人名氏。或與諸書不同。今則特有發明。用暢厥旨。自女媧以下。帝鴻以前。諸子雜説。互有舛駮。敍說不同。無所取正。大要知其古帝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彰灼可知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昧者。時復及焉。〔補注〕齊召南曰。人表差謬。誠如張說。但寺人孟子云云。不識其忠義遭讒而作詩以保身。不察其正性疾惡而資其戮刺。此則顏所云又自差錯者也。梁玉繩曰。列老子於中上。抑異端也。即史公老韓同傳之意。如張所說。必依唐宋昇入上聖而後可乎。廣弘明集戰晉釋道安二教論問老子乃無爲之大聖。孫(?)皆品爲中上。雖夜隱(?)嗤。答曰。孔子號素王。未聞毅獨稱老爲聖。言不聞與。君子所惡。然此表歷經傳寫。乖脫尤多。原序有錯倭(?)。張云有錯誤。宋祁簽廣韻公字注。有齊大夫公幹。士字注。有士思癸。通志氏族略四有司獨拘。而今俱無之。斯疏脫之驗也。學林引表。桀在九等。張衡田單。魯仲連。司馬相如五等。寺人孟子三等。史遷前漢隱處父四等。士會高漸離五等。鄧三級。荊軻六等。鄧祁奚欒陽七等。俱與今異。斯紊次之驗也。他若標題譌舛。時代乖迕。均由於此。豈盡班氏之咎乎。

等	人
上上	聖人 太昊帝宓羲氏（張晏曰、太昊有天下號也、作罔罟田漁以備犧牲、故曰宓羲氏。師古曰、宓音伏、字本作虙、其音同〔補注〕）
上中	仁人
上下	智人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愚人

先謙曰.此表首伏羲.與律曆志世經同.亦易春秋之例也.白虎通號篇.三皇竝數燧人.禮記疏引六藝論.路史注引世紀諸書.竝云燧人在伏羲前.班表斷自伏羲以來.故不數燧人.

女媧

氏

師古曰。媧。音古蛙反。又音瓜。〔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上上。次於太昊。說文。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先謙曰。風俗通引運斗樞云。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列子。淮南諸書並引女媧事。

故班雖采之.

共工氏

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世經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又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

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班序共工於太昊後.

容成氏

大廷氏 師古曰.廷讀曰庭.

柏皇氏 〔補注〕先謙曰.柏亦作伯.

中央氏（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

栗陸氏

驪連氏（補注）梁玉繩曰．莊子作驪畜．

赫胥氏

尊盧

氏〔補注〕先謙曰。容成以下八氏。見莊子胠篋篇。

沌渾氏師古曰。沌。音大本反。渾。音胡本反。〔補注〕梁玉繩曰。渾沌氏。見莊子天地篇。諸書無作沌渾者。惟此一見。

昊英氏

〔補注〕梁玉繩曰.見商子畫策篇及通鑑外紀引六韜.

有巢氏

〔補注〕梁玉繩曰.見外紀引六韜.

朱襄氏

葛天氏（補注）先謙曰，宋灝，葛天、陰康，並見呂覽古樂篇。今本陰康誤作陶唐，後漢馬融傳李注引作陰康。

陰康氏

亾懷氏 師古曰，亾

讀曰無。下皆類此。

(補注)梁玉繩曰。見管子封禪篇。史記封禪書。

東扈氏

(補注)錢大昭曰。困學紀聞引子思子云。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卽此東扈

氏。梁玉繩曰。亦見呂覽有度篇。

帝鴻氏

〔補注〕梁玉繩曰。見左文傳。杜注云。黃帝。路史後紀。帝鴻氏。羅黃帝者也。文選干寶革命論云。鴻黃世及。班固炎帝前。失之。案表次於神農前。傳寫

炎帝神農氏	張晏曰.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農.〔補注〕先謙曰.世經引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以火承木.故爲炎帝.
謂耳.	
悉諸	炎帝師.〔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尊師篇.新序五作悉老.
少典	炎帝妃.生黃帝.〔補注〕梁玉繩曰.晉語.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韋注言

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此當云生炎帝黃帝。晳妃字。

列山氏

〔補注〕錢大昕曰。禮祭法作厲山氏。梁玉繩曰。昏翻左昭傳並以爲炎帝別號。與此異。

歸藏

黃帝軒轅氏 張晏曰．以土德王．故號曰黃帝．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補注〕先謙

氏 〔補注〕梁玉繩曰．周禮太卜注．易正義論．並以爲黃帝別號．與此異．

方雷氏 黃帝妃．生玄囂．是爲青陽．〔補注〕先謙曰．晉語．黃

倉頡 黃帝史．〔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君守．淮南本經．論衡骨相

蚩尤 〔補注〕先謙曰．據大戴禮用兵篇．黃帝紀．蚩尤．庶人之貪者．爲暴．莫能伐．帝禽殺之．其爲黃帝

曰.有木紀.案古有三皇五帝之說.白虎通號篇.伏羲神農之後.或益燧人.或益祝融.爲三皇.以黃帝爲五帝之首.諸書無異.皆今文說也.班作人表.用左傳古文說.增入少昊.然未以黃帝爲三皇.自僞書傳序.以

帝子二十二人.唯青陽.夷鼓.皆巳姓.青陽.方雷氏之甥.夷鼓.彤魚氏之甥.班用其說.又云玄囂是爲青陽.則兼用五帝紀文.

絫祖

黃帝妃.生昌意.師古曰.絫音力追反.〔補注〕先

篤.

臣之蚩尤.別一人.見高紀.

黃帝合犧農爲三皇。少昊以下爲五帝。帝王世紀因之。唐宋遵用。併爲一談。要皆襲班而誤。全非古義。

謂曰。五帝紀。縲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據此。縲祖一也。

彤魚氏

黃帝妃。生夷鼓。〔補注〕先

謙曰。說見上。官本形作形。是。

𢄼母

黃帝妃。

生倉林。

師古曰。𢄼音莫。字從巾。即嫫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嫫作嫫。是。嫫母見呂覽遇合篇。習雅。四母之子。雖青陽與蒼林氏。勖於

黃帝。表云倮邱生蒼林。當別有據。律厤志又以昌意蒼林爲一人。世代遼遠。衆說分歧。若此之類。不能盡合也。

封鉅

黃帝師。〔補注〕梁玉繩曰。見史補今上紀。封禪書。

大塡

黃帝師。〔補注〕梁玉繩曰。荀子大略篇楊注引新序云。黃帝學於大塡。

大山稽

黃帝師。〔補注〕梁玉繩曰。見淮南覽冥。列子黃帝篇。案此與封鉅爲帝師。未詳所出。

力牧〔補注〕先謙曰，見五帝紀。集解引班固曰，黃帝相也。疑爲說黃帝相三字。

風后〔補注〕先謙曰，見五帝紀。

鬼臾區 師古曰，郎鬼容區也。臾容聲相

近。〔補注〕先謙曰、見五帝紀、封禪書、號大鴻。

封胡

孔甲

〔補注〕梁玉繩曰、二人惟見藝文志、蓋本七略。

岐伯

〔補注〕梁玉繩曰、見內經素問、靈樞、封禪書。

少昊帝金天氏 張晏曰.以金德王.故號曰金天.

泠淪氏 ⑭ 服虔曰.淪音鮌.始造十二律者.師古曰.音零綸.〔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古樂.說苑修文篇.

五鳥

五鳩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疑說五雉九扈.

〔補注〕先謙曰，五帝紀不載，見左傳。

顓頊帝高陽氏 〔補注〕先謙曰，有本紀。

昌僕 昌意妃，生顓頊。〔補注〕先謙曰，見大戴禮帝繫，史記五帝紀。

女祿 顓頊妃，生老童。〔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篇。

嬌極 老童妃，生重黎。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九黎，在顓頊下，汲古本脫二字。宗少昊時，黎氏九人，見楚語。

〔補注〕錢大昭曰.帝繫篇.老童取高緺.產重黎.蓋嬀極即高緺.

吳回

〔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篇.楚世家.此重黎弟.帝嚳命復居火正.為祝融者.當在下文祝融後.

后土

〔補注〕梁

玉繩曰.禮祭法.左傳.魯語並云.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

蓐收〔補注〕梁書曰.左傳.少皞氏之叔該爲蓐收.

玄冥〔補注〕梁玉繩曰.左傳.少昊氏之叔脩及熙爲玄冥.

熙〔補注〕梁玉繩曰.熙當爲重.左傳.少昊四叔.重.該.修.熙.熙爲水正.句芒.不應獨缺.反覆列熙名也.至或稱官.或稱名.古人不拘.

柱〔補注〕梁玉繩曰.見晉語.左傳.烈山氏之

子爲稷。

帥味〔補注〕錢大昕曰。左昭傳。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此帥昧係師昧。字形相近而譌。

允格

臺駘師古曰。駘音胎。〔補注〕梁玉繩曰。並見

左傳.

窮蟬

顓頊子.生敬康.〔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篇.五帝紀.

大款

顓頊師.〔補注〕梁玉繩曰.朱祥.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大庭氏後.疆云升云.

亦見路史後紀.

柏夷亮父 顓頊師.師古曰.父讀曰甫.下皆同.（補注）王引之曰.呂覽尊師篇.淮南內經.並作伯夷父.亮卽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作㚤.形與亮相似.今作伯

爽亮父者。一本作爽。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路史分伯爽父。伯亮父。爲二人。非也。先謙曰。伯柏通作字。下並同。

綠圖

顓頊師。

〔補注〕梁玉繩曰。見韓詩外傳五。新序五。白虎通辟雍章。

帝嚳高辛氏 張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

僑極。玄囂子。生帝嚳。〔補注〕梁玉繩曰、見大戴禮五帝德、帝繫篇、五帝紀。

姜原。帝嚳妃。生弃。〔補注〕先謙曰、見帝

名。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補注〕先謙曰。有本紀。

繫篇。周本紀。

簡逷 帝嚳妃。生卨。師古曰。逷音吐歷反。即簡狄也。〔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篇。殷本紀。

陳豐 帝嚳妃。生堯。師古曰。即陳鋒是也。

娵訾 帝嚳妃。生摯。〔補注〕先謙曰。並見帝繫篇。五帝紀。

祝融 〔補注〕先謙曰。見鄭語。左傳。楚世家。所謂重黎爲高辛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者。

陸終 祝融子.〔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篇.楚世家.此祝融即吳回.

女潰 陸終妃.生六子.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乙.五曰

皆姓.六曰季連.(補注)先謙曰.並見楚世家.讀作蹊.乙作人.

廖叔安

師古曰.左氏傳作飂.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廖作飂.齊召南云.地理志

注同。此作戮。刊本之誤。

舟人〔補注〕錢大昕曰。見鄒衍。國名。彭祖之別。

赤松子帝嚳師。〔補注〕梁玉繩曰。見韓詩外傳五。新序五。白虎通辟雍章。

柏招。帝嚳師。〔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尊師篇。

句望。敬康子。生蟜牛。師古曰。句音鉤。蟜音矯。

帝摯。〔補注〕先謙曰。並見帝繫篇。五帝紀。

陶唐氏 張晏曰，異善傳聖曰堯。〔補注〕先謙曰，存本紀。錢大昭云，以前後證之，疑脫帝堯二字。先謙案，宜本有帝堯二字，據張注知此奪文。

女皇 堯妃，散宜氏女。〔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篇。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補注〕先謙曰，並見書堯典。

倉舒

朱 堯子。〔補注〕先謙曰，見書堯典。

閼伯

實沈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共工

讙兜

三苗

鮌

隤敳師古曰:隤音頹.敳音五來反.

檮戭師古曰:音疇演.

大臨

尨降師古曰:降音下江反.

咎繇

仲容

叔達〔補注〕先

女志鮌妃.有㜪氏女.生禹.師古曰:㜪音所市反.〔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篇.

〔補注〕先謙曰.共工下.見書舜典.

祿曰。高辛氏才子八。愷。

柏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柏虎
仲熊
叔豹
季熊

師古曰。即左氏傳所謂季貍者

也.（補注）先謙曰.高辛氏才子八元.倉舒下見左傳.

尹壽 堯師.

（補注）梁玉繩曰.見新序五荀子大略篇作尹疇.韓詩外傳.白虎通.辟雍師之.

被衣

師古曰.被音披.（補

注〕梁玉繩曰.見莊子天地.知北遊.[illegible].淮南高注.堯時隱士.

方回

〔補注〕梁玉繩曰.見淮南俶眞.謂堯時隱人.案舜七友之一.與雒陶等並列.疑表不當在此.

王兒

師古曰.兒.

音五奚反.〔補注〕梁玉繩曰.見莊子齊物論.應帝王.天地.篇作倪.字同.高士傳.堯時賢人.

齧缺

〔補注〕梁玉繩曰.見莊子齊物論.應帝王.天地.知北遊.徐無鬼.讓王.篇.許由之師.

許繇

師古曰。卽許由也。〔補注〕先謙曰。見伯夷傳。淮南氾論注。錢大昕云。下子州支父。石戶之農。皆見莊子讓王篇。然以子州支父與許由巢父列二等。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列三等。殊爲乖互。案卞隨。務光。亦在三

等。則巢許。支父。並三存也。

巢父

〔補注〕梁玉繩曰。見法言問明篇。高士傳。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許由之友。文選注引古史考譙書。謂許由夏常居巢。一號巢父。非也。

子州

帝舜有虞氏 張晏曰.仁聖盛明曰舜.舜之言充也.(補注)先謙曰.有本紀.	
娥皇 舜妃.(補注)梁玉繩曰.御覽百三十五引尸子.堯妻舜以娥皇.媵之以女英.	支父 (補注)先謙曰.見莊子讓王.呂覽貴生.尊師篇.五帝紀.
敤手 舜妹.師古曰.敤.音口果反.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補注)梁玉繩曰.見列子楊	
	鼓叟 嬀牛子.生舜.(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篇.五帝紀.

女罃 舜妃。師古曰。即女英也。罃音於耕反。〔補注〕梁玉繩曰。五帝紀索隱。世本作女瑩。帝繫書作女匽。又馬驌繹史本。此下列弃。各本無。

姞人 弃妃。師古曰。姞音其乙反。

董父 朱駿。說文作鬷。首字通。

厉戶之農 〔補注〕先謙曰。董父見左傳。舜賜姓。厉字誤連董父下。官本四字為一行。

北人亾擇 〔補注〕先謙曰。並見

象 舜弟。

商均 舜子。〔補注〕先謙曰。並見五帝紀。官本三人在九等。考證云。監本列第八。今從宋本移列。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梁玉繩云.案傳以姞人有吉義.故曰吉人.此直作姞人.又異.

高

垂

朱斨 〔補注〕先謙曰.路史云.殳一作朱.即指此.

柏譽 師古曰.譽.

莊子讓王.呂覽離俗篇.

雒陶

續身

柏陽

東不訾

秦不虛 師古曰.雒陶已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宇.並見尸子.

音弋於反。〔補注〕先謙曰.禮射義注.嬰或作爽.古通用字.

柏益 〔補注〕先謙曰.有本紀.卽大費也

龍

夔 〔補注〕先謙曰.禹下見書.

〔補注〕梁玉繩曰.陶潛四八目云.國策.顏歜曰.舜有七友.尸子載雄陶等六人.不載靈甫.此表並本尸子.故無靈甫.方回見前.先謙曰.據四八目.國策注.廣韻.雒當作雄.身.呂覽本味篇作耳.韓子說疑篇作牙.支.

帝禹夏后氏〔補注〕先謙曰、有本紀。

女嬌 禹妃、塗山氏女。生啟。師古曰、嬌音丘遙反。〔補注〕先謙曰、見帝繫紀。

啟 禹子。〔補注〕先謙曰、見夏紀。

玄之誤、字。字之誤。

昭明 高子。〔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奚仲〔補注〕先謙曰、夏車正。見左傳。

相土 昭明子。〔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有扈氏 師古曰、郎與啟戰予甘者也。

六卿〔補注〕先謙曰。見書甘誓。

不窋 弃子。師古曰。窋。音竹出反。〔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昌若 相土子。〔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根圉 昌若子。〔補注〕先謙曰。殷紀。根作曹。

太康 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補注〕先謙曰。見夏紀。梁玉繩云。韓子說疑之五觀。即竹書啟季子武觀。非太康兄弟五人也。潛夫五德志。楚語韋注。水經巨洋水注同。

〔補注〕先謙曰。見書夏紀。

肩（補注）先謙曰、見夏紀。

有扔君 師古曰、扔音仍。

武羅

中康 太康弟。師古曰、中讀曰中、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注次中字、當作仲。

相 中康子。（補注）先謙曰、並見夏紀。

后夔玄妻（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齊召南云、此文四字連讀。

班說。

羲和 師古曰、郎廢時亂日、胤往征之者也。（補注）先謙曰、見夏紀。

逢門

羿 師古曰、有窮君也。

韓浞 師古曰、羿

少康 相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夏紀。 二姚

靡 女艾〔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柏因 熊髡 庬圉 師古曰，武羅以下四人，皆羿之賢臣也。庬音尨。 虞后

后緡 相妃，生少康。〔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斟灌氏 斟尋氏 師古曰，二國，夏同姓。

子 補注〔先謙曰，孟子作逢蒙，本書王褒傳作逢門子，蠭門蝥逝。 殪 師古曰，殪音許冀反。 柏封叔 〔補注〕先

之相也。浞音七角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七作土。 奡 師古曰，音五到反。澆讀所謂澆者也。〔補注〕先謙曰，羿下見左傳。

少康妃。〔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芬 師古曰，音紛。〔補注〕梁玉繩曰，據宋槧引

冥 根圉子。〔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垓 冥子。師古曰，音該。〔補注〕先謙曰，殷紀作振，索隱云，世本作核，垓核形近。

氏〔補注〕先謙曰，郎瑛思有扔下見左傳。

杼 少康子。師古曰，杼，音大呂反。〔補注〕先謙曰，見夏紀。

槐〔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有杼子二

諸侯，爲羿所滅。〔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謙曰，逢門下見左傳。叔字衍。

世本.左昭注疏引世紀.芬即槐也.槐見下.此重出.路史後紀已糾之.

芒 槐子.

泄 （補注）先謙曰.當有芒子二字.

不降

微 垓子. （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鞠 不窋子. （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字.先謙曰.官本有.見夏紀.

報丁 微子.

劉公 鞠子。〔補注〕先謙曰：見周

〔補注〕先謙曰：當有杞子二字。杞下見夏杞。

劉絫 師古曰：古累字。〔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夏紀。

扃 不降弟。師古曰：扃，音工熒反。

廑 師古曰：音勤，又音覲。

報乙 〔補注〕先謙曰：當有報丁子三字。

報丙 〔補注〕先謙曰：當有報乙子三字。

主壬 〔補注〕先謙曰：當有

孔甲 不降子。

皋 師古曰：蓋在殺者也。〔補注〕先謙曰：當有

祀.

關龍逢 〔補注〕梁玉繩曰.見莊子人閒世.荀子解蔽.宥坐.呂覽必己篇.周壽昌曰.班序龍比

〔補注〕先謙曰.當有禹子二字.並見夏紀.

報丙子三字.

主癸 〔補注〕先謙曰.當有主壬子三字.報丁下見殷紀.

孔甲子三字.

發 〔補注〕先謙曰.當有皐子二字.孔甲下見夏紀.

韋 師古曰.豕韋國.彭姓.〔補注〕齊召南曰.此與鼓昆吾.並是夏末諸國.助桀為虐.成湯所伐者.

癸 發子.是為桀.〔補注〕梁玉繩曰.夏紀作履癸.竹書與此同.學林三言桀表在九等.今列

並列，必不自爲異同，而一第一，第二，一第三，此傳寫譌也。

鼓 師古曰：即顓頊己姓。〔補注〕先謙曰：鼓順古通。

昆吾 師古曰：姒姓，剛也。三者皆謬所陳也。〔補注〕梁玉繩曰：姒姓

第八，轉寫之譌，下三人並同。

末嬉 桀妃。補注〔先〕謙曰：見晉語、呂覽愼大篇。

干辛 〔補注〕先謙曰：戲見前，官本作干辛，是。

推侈 〔補注〕先謙曰：官本

帝湯殷商

有㜪

仲虺

虞公

慶節

無民。吾必已之謂。先謙曰，韋下見商頌長發。此當與桀同等。亦傳寫譌移。

作羅侈。與困學紀聞引裴駰案晏子新語作推侈。墨子作推哆。淮南又作推移。皆形近字譌。

葛伯 師古曰，湯所征。〔補注〕先謙曰，見孟子。殷紀。

尹諧 師古曰，湯所誅。見孔

氏 師古曰。禹湯皆字。三王去唐虞之文。從高古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爲號也。〔補注〕先謙曰。有本紀。

湯中妃。氏 生大丁。〔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有師古曰㜪與莘同七字。今脫。先謙曰。官本有。見列女傳。

師古曰。湯左相也。〔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殷紀作中䖍。孟子稱萊朱。

老彭 〔補注〕先謙曰。見大戴禮。包咸論語注。殷賢大夫。

義伯

中伯 師古曰。義

遂 〔補注〕先謙曰。殷興而封之。見左傳。

逢公

柏陵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杜注。殷諸侯。

費昌 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補注〕先

公劉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皇僕 慶節子。

子家語。〔補注〕先謙曰。見荀子宥坐篇。

大丁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殷紀。

伊尹 （補注）先謙曰。見書。殷紀。

咎單 師古曰。湯臣主土地之官也。單

仲。湯之二臣。（補注）先謙曰。並見書序。殷紀。

卞隨

務光 （補注）先謙曰。並見莊子秦策。

謙曰湯御。見殷紀。

終古 夏太史令。

外丙 （補注）先謙曰。見呂覽先識篇。大丁弟。

中壬 外丙弟。

音善。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見書序、殷紀。

太甲 太丁子。

讓王篤。

〔補注〕先謙曰：並見孟子、殷紀。

沃丁 太甲子。

大庚 沃丁弟。

小甲 大庚子。

雍已 小甲弟。〔補注〕先

差弗 皇僕子。師古曰：差音楚宜反。

大戊 雍己弟。

巫咸 師古曰，大戊之臣也。

伊陟 師古曰，伊尹子也。〔補注〕先謙曰，大戊臣。見殷紀。

臣扈 師古曰，亦湯臣。〔補注〕錢大昕曰，伊陟、臣扈，當嗣巫咸列上中。轉寫誤也。梁玉繩

謙曰，沃丁下見殷紀。

孟獻 益後。〔補注〕錢大昕曰，秦紀作孟戲。戲、獻聲近。

中衍 〔補注〕先謙曰，秦大費子大廉，大廉玄孫中衍。

中丁 大戊弟。〔補注〕先

毀隃 差弗子。師古曰，隃音踰。

曰.商書序.湯歸夏時有臣扈.故顏云然.孔疏謂湯初臣扈.不得至後仍在.案彼君奭列之太戊時.非商初臣扈可知.唐書世系表.路史後紀.俱臣扈乃仲虺之裔.是有二臣扈也.

外壬

中丁弟.

譙曰.殷祀以爲大戊子.

祖乙　河亶甲弟。〔補注〕先謙曰，殷紀以爲河亶甲子。

河亶甲　外壬弟。

巫賢　〔補注〕先謙曰，外王下見殷紀。

祖辛　祖乙子。

沃甲　祖辛弟。

公非　毀隃子。〔補注〕先謙曰，皇僕下見周紀。

辟方　公非子。師古曰，辟音璧。〔補注〕先謙曰，周紀無。索隱引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與此異。

大彭

豕韋〔補注〕先

祖丁 祖辛子.

南庚 沃甲子.〔補注〕先謙曰.祖辛下見殷紀.

高圉 辟方子.〔補注〕先謙曰.周紀以爲公非子.

夷竢 高圉子.師古曰.竢與俟同.〔補注〕先謙曰.周紀無.索隱引世本.作高圉侯侔.裴似以爲二人.而夷竢與侯侔久

盤庚 陽甲弟.

謙曰.並見鄭語.齊召南云.二人商伯國.殷周之衰桓晉文.興下上之竄有別.楊愼妄糾.

陽甲 祖丁子.

小辛 盤庚子.

異.蓋別有據.

亞圉 高圉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雲都 亞圉弟.〔補注〕先謙曰.周紀無.集解引世本.作亞圉雲都.是

武丁 小乙子。
傅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武丁相也。

〔補注〕先謙曰：殷紀以爲盤庚弟。
小乙 小辛弟。
祖已 〔補注〕先

劉姓豕韋 〔補注〕錢大昕曰：彭姓豕韋爲商滅，劉累之後世復

甫謐云：亞圉字雲都。與此異。
公祖 亞圉子。〔補注〕先謙曰：周紀稱公叔祖類，世表作公祖類，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實一人。

〔補注〕先謙曰，太甲下見殷紀。

甘盤

師古曰，武丁師也。〔補注〕先謙曰，見書君奭。

大王

先謙曰，陽甲下見殷紀。

孝己

〔補注〕先謙曰，高宗太子，有孝行。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見莊子外物，荀子性惡篇及文選長笛賦注引世紀。

祖伊

承其國，爲豕韋氏，左傳范宣子云，昔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者也。故書劉姓以別之。

亶父　公祖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姜女　大王妃.〔補注〕先謙曰.見詩.列女傳.
太伯

〔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祖庚　武丁子.〔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甲　祖庚弟.〔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馮辛　甲子.〔補注〕先謙曰.殷紀作廩辛.
庚丁

中雍〔補注〕先謙曰．並有世家．	王季〔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大任王季妃．生文王．〔補注〕先謙曰．見詩．周紀．	微子紂兄．
馮辛弟．〔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武乙庚丁子．	大丁武乙子．	乙大丁子．〔補注〕先謙曰．武乙	
辛乙子．是			

箕子 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比干 〔補注〕先謙曰、並見殷紀、宋世家。

伯夷

叔齊 〔補注〕先

下見殷紀。

爲紂。

妲己 紂妃。師古曰、妲音丁葛反。〔補注〕先謙曰、並見殷紀。

費中 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補注〕先謙曰、見殷紀、墨子明

謙曰．有列傳．

太師摯

亞飯干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膠鬲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晉語．

微中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呂覽當務篇云．微子同母弟者．與後微中異．

商容 〔補注〕先

鬼廉．

飛廉 〔補注〕先謙曰．秦紀．中衍玄孫中潏生飛廉．

惡來 〔補注〕先謙曰．見秦紀．當有飛廉子三字．

左強 〔補注〕梁

三

綠 師古曰。綠。音來雕反。

飯

錢曰。見禮樂記。殷周祀戲苑敬抗篤作常樅。商常容樅。音近字變。

師涓 師古曰。涓。音工玄反。〔補注〕先謙曰。爲紂作淫聲靡樂。見殷紀。表列四等。尊寵之誤。

梅伯 〔補注〕梁

玉繩曰。見淮南覽冥訓。靈爽傳。蟲云升曰。崇侯虎據序補此下。

四飯缺 鼓方叔 播鞉武 師古曰：鞉音徒高反。

玉繩曰：封諸侯，以數誠被疏，見楚詞天問。情晉。

邢侯 鬼侯 〔補注〕王念孫曰：魯仲連傳作鄂侯、九侯。徐廣云：九一作鬼，鄂一作邢。殷紀徐注，鄂一作邘，紀年作九侯、邘侯。邢邘

少師陽

擊磬襄

皆鄂之譌也.趙策.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卽世紀云.鄂侯以忠諫死者也.文王.鄂侯.九侯.紂三公.羅泌謂別有邢侯.則四公矣.九鬼聲相近.故不同.

伯達

伯适

師古曰.适.

師古曰.自師摯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玄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補注〕先謙曰.太師摯下見論語.梁玉繩云.表及禮樂志.與董仲舒對策.並以爲紂時人.廣韻亦云.殷時賢人.見師字摯字注.

中突 音江闇反.

伯邑考 文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管蔡世家.

文王周氏 〔補注〕先謙曰，有本紀。名昌。

大姒 文王妃。〔補注〕先謙曰，見管蔡世家。

虢中 虢叔 師古曰，中、叔二人，皆文王弟也。〔補注〕梁玉繩曰，文王敬友二虢，存于二虢，見晉語。錢大昕曰，君奭篇敍殷周賢臣，表皆列二等，伊陟、臣扈、巫賢、虢叔在第三。

中惄 師古曰，名與惄同。

楚熊麗 鬻子。師古曰，鬻讀與粥同。〔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梁玉繩云，各本子上訛熊字。周壽昌云，依下熊狂注麗子、熊艾注繹子諸人例之，非脫也。熊圍注不

大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宮适 師古曰.大顛以下.文王之四友

後人校訂亂之也.仲爲叔兄.亦當二等. 鬻熊 師古曰.文王師也.鬻音弋六反.〔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辛甲 〔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及集解引劉向別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 師古曰.伯達以下.周之八士也.騧音瓜.〔補注〕錢大昕曰.國語.詢於八虞.賈待中.唐尙書並云.卽論語

以在名上下有異. 虞侯 芮侯 師古曰.二國訟田.質於文王者.〔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也。〔補注〕梁玉繩曰。太顛下見齊大傅。

誤。

周任 〔補注〕先謙曰。周大夫。見論語。左傳。

史扁 師古曰。扁音篇。〔補注〕梁玉繩曰。爲文王卜畋。得太公望。見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注引六韜。程云升曰。法書

周八士也。

成叔武 文王子。

吳周章 中雍曾孫。〔補注〕先謙曰。見吳世家。

芮伯 師古曰。周同姓之國。在圻內者。當武王時。作旅巢命。

晉子作史書.

祭公 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補注〕梁玉繩曰.祭爲周公子.與凡.蔣.邢.茅並封.見後.此列文王之世.未詳.馬注論語十亂.有榮公.晉語.周.召.畢.榮並稱.表缺.

向摯 殷史.〔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殷太史.先謙曰.官本作殷太史.見呂覽先識篇.

霍叔處 文王子.〔補注〕先謙曰.並見管蔡世家.

巢伯 師古曰.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補注〕梁玉繩曰.二伯並見周書序.先謙曰.官本來下有朝字.是.

	武王 文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名發。	
榮公。蓋祭即榮之誤。	師尙父 〔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畢公 文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魏世家。
	邑姜 武王妃。〔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注。	大姬 武王妃。〔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陳詩譜。女誤妃。
	檀伯達 師古曰。武王臣。	蘇忿生 師古曰。武王司寇蘇公。
		杜伯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語。周成王滅唐。遷之杜。爲杜伯。

太師疪。〔補注〕梁玉繩曰．見周紀．宋世家．疪作疵．索隱太宰注作疵．

少師強。〔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宋世家．

曹叔振鐸。文王子．〔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毛叔鄭。文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書克殷解．

虞閼

滕叔繡。文王子．

原公

楚熊狂。麗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

虞中。周章弟．〔補注〕先謙曰．見吳世家．武王封爲吳公．

杞東

樓公

季勝。惡來弟．〔補注〕先謙曰．見秦紀．趙世家．

父〔補注〕先謙曰．周尉正．見左傳．

陳胡公滿 舜後．〔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文王子．

郜子 文王子．師古曰．郜音告．

禹後．〔補注〕先謙曰．有世家．官本考證云．監本訛列第六格．從宋本移．

邗侯 武王子．

韓侯 武王子．〔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秦女妨 惡來子．〔補注〕先謙曰．秦紀妨作防．據旁皋下作女防．知此

成王誦 武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召公 周同姓。〔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衞康叔封 文王子。〔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聃季載 文王子。〔補注〕錢大昭曰。管蔡世家作冉季。字同。
雍子 文王子。 鄷侯 文王子。	郇侯 文王子。師古曰。郇音荀。〔補注〕先謙曰。權伯下見左傳。
齊丁公伋 師尙父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	魯公伯禽 周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
刊本之誤。 楚子繹 狂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	孟會 季勝子。〔補注〕錢大昕曰。秦紀。趙世家作孟增。後文亦作孟增。會蓋皆

祿父 紂子。〔補注〕先謙曰。見殷紀。	管叔鮮 文王子。

周公 文王子.〔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史佚 〔補注〕梁玉繩曰.汲書克殷解作尹佚.尹蓋其氏.大戴禮保傅篇.與太公周召稱四聖.

君陳 〔補注〕梁玉繩曰.周公次子.世守采地.見禮檀弓疏引鄭詩譜.

芮伯 師古曰.周司徒也.

師伯 師古曰.周宗伯也.尙

唐叔虞 武王子.〔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應侯 武王子.〔補注〕先

凡伯 周公子.

蔣侯 周公子.

邢侯 周公子.

之訛.

蔡中胡 叔度子.〔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蔡叔 文王子.〔補注〕先謙曰.並見管蔡世家.叔下脫度字.

書作彤伯.

毛公 師古曰.周司空也.

師氏 師古曰.周大夫也.

孫曰.見左傳.

右史戎夫 〔補注〕錢大昕曰.當作左史.見逸周書史記解.穆王時作.記.表列成王之世.非.

祝雍 〔補注〕梁玉繩曰.見大戴禮公符篇.

茅侯 周公子.

胙侯 周公子.

龍臣 師古曰，周武賁氏也。尙書作武臣。〔補注〕梁玉繩曰，唐避諱，不僅作武，或譌彪，或爲

邗叔 〔補注〕雅澍曰，邗侯見前五等。此邗當作聃，字之誤也。聃叔成王司徒，見左傳。

商子 〔補注〕梁玉繩曰，見說苑建本篇。

祭侯 周公子。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補注〕先謙曰，凡伯下見左傳。

晉侯燮 虞子。〔補注〕先

衞康叔 封子。〔補注〕錢大昭曰，衞世家，康叔卒，子康伯

默.又聞作約.此則以龍代.

中桓

南宮髦 師古曰.二人亦周大夫也.桓髦皆其名也.自南伯以下.皆見周書顧命.〔補注〕先謙曰.髦.毛通作.

謙曰.見晉世家.

秦旁皐 女防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楚熊艾 繹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

立.叔當爲伯.

陳申公 滿子.〔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名犀侯.

康王釗

成王子.師古曰.釗.音之遙反.又音工遙反.〔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宋微中

啟子.〔補注〕先謙曰.表用微中.此注啟子.不用史記.班必有據.蘇轍古史云.微子卒.世子早死.立世子之弟微仲衍.自注.世以仲為微子之弟.失之.即本人表.

蔡伯

胡子.〔補注〕先謙曰.見蔡世家.名荒.

祭公

魯孝公 伯禽子．〔補注〕梁玉繩曰．魯世家．律厤志作孝公．學字蓋誤．

齊乙公 丁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得．

楚熊宣 艾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又作[illegible]．

宋稽公 仲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

蔡侯宮 伯子．〔補注〕先謙曰．侯宮蓋爲宮侯．見蔡世家．

衡父 孟增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趙世家．

辛餘靡 師古曰．餘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祭公與昭王俱沒漢中．辛餘靡游振得王．見呂覽音初篇．及史正義引世紀．

昭王瑕 康王子．〔補注〕先

晉武公 獎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稱.族.公當作侯.

秦大几 旁皐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魯煬公

衞孝伯 康伯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

陳柏公 申公弟.〔補注〕先謙曰.陳世家柏作相.

謙曰.見周紀.

房后 師古曰.昭王后也.〔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穆王滿 昭王子。〔補注〕先

孝公子。師古曰，[illegible]音氐何反。〔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

齊癸公 乙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慈母。乙下脱公字。

名皐羊。

陳孝公 〔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名突。當有申公子三字。

造父 衡父子。師古曰，造音千到反。〔補注〕先謙曰，見秦紀、趙世家。

謙曰、見周紀。

呂侯 師古曰、穆王司寇也。〔補注〕先謙曰、即甫侯、見周紀。竹書、[illegible]番、呂刑敍。

君牙 師古曰、穆王司徒也。〔補注〕梁玉繩曰、禮

秦大雒 大乙子。〔補注〕先謙曰、秦紀作大駱。乙乃几之譌。

楚熊盤 艾子。〔補注〕錢大昕曰、楚世家、熊艾

徐隱王 師古曰、即偃王也。〔補注〕先謙曰、見秦紀、趙世家。

鉛陵卓子

耨衣作君雅。		伯嬰
生熊䵣。熊䵣生熊咎。熊咎以弟熊楊爲後。鄴䵣生本、楊作錫。又作煬。此熊盤。卽世家之熊䵣也。世家以爲艾孫。表以爲艾子。又以錫爲盤子。並與世家異。	衞嗣伯	孝伯子。
〔補注〕梁玉繩曰。韓子外儲說右。作延陵卓子。廣韻陵字注。引鉛陵卓子。見呂覽。而今本呂覽無之。		

祭公師古曰.祭王太僕也.毀音居永反.〔補注〕錢大昕曰.毀當作毀.轉寫之誤.先謙曰.見書序.周紀.

祭公謀父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語.

〔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

衞建嗣伯子.〔補注〕先謙曰.衞世家作庶伯.疑表譌脫.

秦非子大雒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楚熊錫蚠子.〔補注〕先謙曰.楚世家作熊勝.

宋愍公共公子.〔補注〕先謙曰.宋世家.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

共王伊扈穆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魯幽公煬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宰.

齊哀公

密母 〔補注〕梁玉繩曰.密康公母.見周語.史集解引列女傳云.隗氏.今本列女傳作魏.

子.滑公共立.共公共絳丁公之誤.又脫丁公一代.

衛靖伯 建子.〔補注〕先謙曰.見衛世家.

晉成侯 武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服人.

陳愼侯 孝侯子.

癸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不辰.

密康公 〔補注〕先謙曰.見周語.爲共王所滅.

懿王堅 穆王子.詩作.師古曰.政道既衰.怨

宋煬公 愍公弟.〔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熙.

齊胡公 哀公弟.

楚摯紅 渠子。〔補注〕先謙曰、梁玉繩云、當依繹史本作楚熊渠錫、子、下九等熊摯注、渠子、尤爽有熊渠之驗、熊摯、熊紅、乃渠二子、摯以疾廢、紅嗣渠而
〔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名圉、戎、兩侯字當作公。 蔡厲侯 宣侯子。〔補注〕梁玉繩曰、見蔡世家、宮侯子、宮字誤。
刻之詩始作也。〔補注〕錢大昕曰、周紀、堅作鞮、音相近、先謙曰、詩作亦見周紀。
〔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靜。 魯魏公 幽公弟。〔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潰。

秦嬴 非子子。〔補注〕先謙曰：秦紀，大駱生子成，孝王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是與非子爲兄弟，非

立。史誤合摯紅爲一。俗本混仍之。先謙案，熊渠應補，梁說固當。熊紅渠子，亦不宜缺。補熊渠於前，改摯爲熊，庶合。

衛貞伯 靖伯子。〔補注〕先謙曰：見衛世家。

魯厲公 魏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擢。

孝王辟方 共王弟。師古曰：辟音壁。〔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楚熊摯 渠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世表作摯紅，有惡疾，廢居夔，爲楚附庸。見正義引宋

宋弗父何 湣公子.

弟子子也.

秦侯 厲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魯獻公 厲公弟.〔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具.

燕惠公 鄭公九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公作

晉厲侯 成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福.

衞頃侯 貞伯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

楚熊延

夷王摺 懿王子.師古曰.摺音變.〔補注〕先謙曰.周紀作燮.

齊武公

均注樂肆.

宋厲公 湣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鮒祀.

齊獻公 胡公弟.〔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山.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在上下。先謙曰，官本列上下。此誤，見左傳。

芮良夫 〔補注〕先謙曰，周大夫芮伯，見周語、逸周書、左傳。

共伯和 師古曰，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遷史以爲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補注〕先謙

侯。

宋釐公 厲公子。師古曰，釐讀曰僖。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舉。

摯弟。〔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

蔡武侯 厲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蔡世家。

厲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壽。厲當作獻。

杞題公 東樓子。〔補注〕梁玉繩曰，杞世家，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表紐西樓，以題爲東樓子，與世家異。

厲胡王 夷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曰、見莊子讓王篇。呂覽開春紀。

史伯 〔補注〕張澍曰、四等之史伯、列宣王時、此厲王之世、不聞有史伯、蓋公伯之譌、秦杞、秦侯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表無公伯、而後秦仲注伯子、則此誤無

曹夷伯 振鐸六世。〔補注〕先謙曰、曹世家、振鐸子太伯脾、脾子仲君平、平子宮伯侯、侯子孝伯雲、雲子夷伯喜、此表不全載。

衞釐公 頃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兩公字當作侯。

曹幽伯 夷伯子。〔補注〕先謙曰、曹世家作夷伯弟、名彊。

衞巫 〔補注〕先謙曰、見周語。

疑. 宋父 何子.〔補注〕先謙曰,見詩商頌疏引世本.	秦中 伯〔補注〕先謙曰,伯下脫子字.子字,官本有.見秦紀.
魯愼公 獻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濞.愼作眞.	齊文公 厲公弟.〔補注〕梁玉繩曰,見齊世家.云厲公子.名赤.
楚熊勇 延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	晉靖侯 厲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宜臼.
陳幽公 愼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名寧.	齊厲公 武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無忌.
楚熊嚴 勇子.〔補注〕先謙曰,楚世家云,勇弟.疑不在九等.	

嘉父〔補注〕錢大昕曰：即詩節南山之家父。家、嘉古通。

魯武公 愼公弟。〔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敖。

秦嚴公 仲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楚熊霸 嚴子。〔補注〕先

晉釐侯 靖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司徒。

楚熊絅 嚴弟。師古曰：絅音巡。〔補注〕梁玉繩曰：鄒誕

郳顏夏父〔補注〕先謙曰：並見公羊傳。

蔡夷侯 武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蔡世家。

魯懿公 武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戲。

叔術

盱〔補注〕錢大昕曰：郳顏、夏父、叔術、盱，四人，見公羊傳。

伯御 魯懿公兄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弒懿公。

召虎

方叔

譚大夫。〔補注〕先謙曰，見詩大東序。

寺人孟子。〔補注〕先謙曰，見詩巷伯。據張晏注，元在三等。

謙曰，羼誤。繹史亦作霜，見楚世家。

作季紃。侯表、楚世家作熊徇。熊霜少子。熊霜弟。紃徇音近通借。霜弟當作霜子。或云霜弟。

衞武公。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

楚熊咢。紃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咢，世家咢鄂爲咢。

陳釐公。幽子。〔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名孝。

叔術讓國。雖未合於正，較邾顏，則彼賢於此。表列邾顏、夏父七等，叔術乃八等，疑傳寫之誤。

衞共伯。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名餘。爲弟武公所弒。

周宣王靖　厲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周字衍。

南中

中山父

伯陽父　〔補注〕錢云升曰，見周語。幽王大夫，非老子。周紀唐周注始以老子字伯陽亂之。

史伯　〔補注〕先謙曰，見鄭語。周太史。

宋世子士　〔補注〕梁玉繩曰，家語本姓篇、孝經疏作世子勝，唐書世系表作世父勝，獨此作士，蓋出世本。而商頌疏引世本，宋父生考父。

宋惠公　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覸。

幽下脫公字。

晉獻侯　釐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籍。

晉穆侯　獻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

申伯

尹吉父

韓侯

蹶父 師古曰.蹶音居衛反.

師服 〔補注〕先謙曰.晉大夫.見左傳.

無十一代.必是脫誤.

蔡夷侯 〔補注〕錢大昭曰.前七等已有蔡夷侯.此複出.

奄父 造父六世孫.〔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

燕釐侯 十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宋戴公 惠公子.〔補注〕梁玉繩曰.世家.惠公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

世家.名費.

齊成公 文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脫.

魯孝公 懿公子.〔補注〕梁玉繩曰.世

張中

程伯

休父 師古曰。休。音許虯反。〔補注〕先謙曰。召虎下見詩。

虢文公 〔補注〕先謙曰。見周語。

鄭桓公友 〔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立。是戴公。釐公孫。哀公子也。侯表無哀公一代。此侯侯表不列哀公。又以孫爲子。

家以爲誼公弟。非厲公弟。志以爲伯御叔父。年表以爲伯御弟。疑以傳疑。公羊子已莫能定矣。

陳武公 靈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名靈。

蔡釐

曹戴伯 幽子。〔補注〕先謙曰。曹世家云。幽伯弟名蘇。幽下脫伯字。

晉殤公 繆公弟。〔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作殤叔。經公當作穆侯。

幽王

侯　夷侯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所事。

燕頃侯　十一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齊嚴侯　成侯子。〔補注〕先

曹惠伯　戴伯子。〔補注〕先謙曰，見曹世家。名兕。

宮湦　宣王子。

褒姒

虢石父　〔補注〕先謙曰，幽王下見周紀。

皇父　卿士

謙曰.見齊世家.名躍.厲侯字當作公.

陳夷公 武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名說.

陳平公 夷公弟.〔補注〕先

司徒皮 師古曰.即十月之交詩所謂番維司徒是也.〔補注〕錢大昕曰.番音婆.古讀皮如婆.

太宰家伯 〔補注〕梁玉繩曰.家.當依繹史本作家.家.

楚若敖 咢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儀．

先謙曰．見陳世家．名婁．

其氏也．

膳夫中術 師古曰．卽所謂中允膳夫也．〔補注〕梁玉繩曰．鄭箋．中術本作中允字也．

內史掫子 師古曰．掫．音側流反．〔補注〕先

秦襄公　殿公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魯惠公　孝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弗

諫曰.鄒棸.按本作棸.棸.氏也.

趣馬蹶　師古曰.趣.音千後反.蹶.音居衛反.〔補注〕梁玉繩曰.鄭箋.蹶氏.

師氏萬　師古曰.萬

文子 〔補注〕梁玉繩曰：藝文志，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檢道藏篇平王問一條，無周字，未云寡人敬問命，其非周王。告書通考以為楚平王。士仁篇有王良，更足證為楚。

晉文侯仇 繆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

澧。

秦文公 襄公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讀曰橛。蹶音九衛反。〔補注〕梁玉繩曰：蹶，蔑本作橛，橛氏。先謙曰：皇父以下見詩小雅十月之交。衛蹶，蹶三家詩異文。

申侯 〔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平時人。班此表仍列周平王時。亦疑以傳疑之意也。

辛有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趙叔帶 奄父子。〔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去周如晉。事文侯。

宋武

楚霄敖 若敖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作霄敖。名坎。侯表作宵敖。

〔補注〕錢大昭曰.陳

公戴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司空.
衛嚴公武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衛世家.名楊.
陳文

鄭武公桓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鄭世家.名掘突.
燕哀侯十二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晉昭

平王宜白〔補注〕先謙曰.見周紀.當有崩王子三字.
曹繆

文公之上。閩本有宋正考父，在三等。南監本脫。先謙曰，官本第三格有宋考正父四字。齊召南云，監本別本俱脫。宋本在第三格。今從之。考正父當作正考父。宋本亦脫。

公 平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名圉。

宋宣公 武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力。

燕鄭侯 十三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蔡共侯 簫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蔡

侯 文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伯。

潘父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

曹桓公 經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曹世家，名終生。

公 惠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曹世家，名武。

曲沃桓叔 晉文侯弟。〔補注〕先謙曰，名成師。

宋大 金

楚蚡冒 霄子。師古曰：蚡，音扶粉反。〔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眴。韓非子云：謚厲王。

世家名興。梁玉繩云：前稱懿侯，公字誤。

齊釐公 殿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祿甫。宜本殿下，殿公字。

燕繆侯

蔡戴侯 共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蔡世家，公當爲侯。

蔡宣侯

晉孝侯 昭侯子。〔補注〕先謙曰：名平。

考父子.〔補注〕梁玉繩曰.据世本.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鄒父.鄒父生防叔.大當爲木.表少鄒父一代.又世次倒異.

宋繆公和 宣公弟.〔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

蔡侯封人 宣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蔡世家.

十四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陳桓侯鮑 文侯子.〔補注〕先謙曰.見陳世家.兩侯字當作公.

戴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蔡世家.名措父.

曲沃嚴伯 桓叔子.〔補注〕先謙曰.名鱓.桓叔下見左傳.晉世家.

魯隱公 惠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魯世家.名息姑.隱列九.

等.昔人以爲疑.廣宏明集二教論.謂隱既未自全.陷弟不義.誤并定評.於是爲得.先謙案.隱創釁讒之端.以啓簒弑之禍.名成父志.實愧賢逸.班褒於亡國喪身之主.待列之下愚.欲使後世人君.知所鑒戒也.

臧釐伯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梁玉繩云。即公子彄。字子臧。加臧於僖伯之上。傳寫追書之。錢大昕云。釐伯當與哀伯同在四等。石渚亦當在四等。刊

邾儀父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展亾駭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鄭嚴公寤生 武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鄭世家。

公子翬 師古曰。翬音暉。〔補注〕先謙曰。見春秋傳。魯世家。

本誤下一格.

石碏 師古曰.碏.音千若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衛世家.官本注千作子.

潁考叔

鄭公子呂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宋司徒皇父

司空牛父 〔補注〕先謙曰.左傳作司寇.

叔段 〔補注〕先謙曰.見詩鄭風.春秋經傳.

晉鄂侯 孝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郤.左傳云.孝侯弟.史記.

衞桓公完 莊公子.

公子州吁 〔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衛世家.

楚武王 蚡冒弟。〔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世家。名通。

曹嚴公 亦姑 桓公子。師古曰。即射姑也。〔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曹世家。亦作夕姑。

公子穀生 〔補注〕先謙曰。左傳。生作甥。

耏班 師古曰。耏音而。〔補注〕先謙曰。皐父下見左傳。梁玉繩云。四人在宋武公世。表次

竹書云。李侯子。

宰咺 師古曰。咺音許遠反。〔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宋殤公 宣公子。〔補注〕先謙曰。名與夷。

芮伯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名萬。官本缺芮伯二字。

魯桓公 惠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

宋孔父 大金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衞太

臧哀伯

鄧曼 楚武王夫人。〔補注〕周壽昌曰，同時鄭莊公夫人亦曰鄧曼，見桓十一年傳。注故班注楚夫人以別之。 魯施父

秦憲公 文公子。〔補注〕梁玉繩曰，憲公見始皇紀末。索隱引秦紀亦作憲公。今本秦紀作寧，蓋作寍公，形近致誤。史稱文

春秋謂雖大後。 桓王林 平王孫。泄父子。〔補注〕先謙曰，見隱紀。 衞宣公晉

華督 師古曰，華音下化反。〔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宋世家。梁玉繩云，督弑君，當在下下。 蔡哀侯 桓侯弟。

秋經傳。世家。名允。 夫人文姜 彭生 〔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傳。齊

子伋

公子壽 〔補注〕先謙曰：並見衛世家。

鄅伯比 〔補注〕猨云升曰已

公生瑕公。不娶國而死。婼公太子速公立。是文公子。子蒕作孫。

宋嚴公馮 穆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

燕宣公

桓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衛世家。

虞公

虞叔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公求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蔡世家。名獻舞。

晉哀侯 鄂侯子。〔補注〕先謙曰：名光。

晉小子侯 哀侯子。

晉世家。

陳厲公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桓公弟三字。是。見春秋經傳。

隨季良 〔補注〕先謙曰。隨賢臣。良梁古通。

見四等。宜删其一。

熊率且比 師古曰。率音力出反。且音子余反。〔補注〕先謙曰。鄧曼下見左傳。

十五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公作侯。

觀丁父

璧。叔侯公。

楚瑕丘 〔補注〕先謙曰。文有誤。馬驌正作楚屈瑕。案與隨少師同列。繹史本是也。

〔補注〕先謙曰。楚見左傳晉世家。

秦出公曼 〔補注〕先謙曰。見秦紀。不云名曼。梁玉繩云。秦憲公在七等。憲。史作寧。徐廣云。一作曼。疑皆憲之誤。表當有憲公子

魯申繻 〔補注〕先謙曰。祓哀伯下見左

鄭祭足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鄭世家。

楚文王 武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世家。名貲。

薳章 師古曰。薳。音于詭反。〔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嚴王佗 桓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左

隨少師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魯嚴公同 桓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

三字。先謙案。出公。紀作出子。

鄭厲公突 嚴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鄭世家。

夫人哀姜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長狄僑如 〔補注〕先謙曰。見春

傳。

楚申保

〔補注〕先謙曰、見說苑正諫篇。梁玉繩云、呂覽直諫作葆申、淮南說山作鮑申、保葆古通、保鮑音近。

駐甥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駐作騅、是。先謙曰、官本作騅。

聑甥

師古曰、聑、音乃甘反。

傳。周紀。

鄧祁侯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梁玉繩云、史通品藻篇、謂表居第七、則今本六等誤。

衞惠

秋經傳。晉世家。

秋傳。晉世家。梁玉繩云、獲保如、在晉文之世。表列莊公時、非。

養甥（補注）先謙曰、三甥見左傳、梁玉繩云、史通言表列三甥弟六、今本在五等、譌也。

謝丘章（補注）梁玉繩曰、通志氏族略三引風俗通、路史後紀十引盟會圖及廣

公朔 宣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衛世家。

公子黔牟

顧注.書周宣王支子.食采謝丘.其後爲氏.人表.稀有謝丘章.獨檢譜牒.未見章名.疑羅但引人表爲說.也以爲晉人.並不知所據.

辛甲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辛甲.南監本有.猶湮曰辛

左公子泄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梁玉

鄭昭公忽 厲公兄.

周公黑肩 〔補注〕先

甲前列三等.此是辛伯之謂.故與周公黑肩.上下相𨶹.見左傳.

繩云.元表鲝皆七等.謂入中下.錢大昕云.左傳.灌作逸.陳逸治.表亦作灌.蓋各本左傳如此.唐石經逸龢改逸.相沿到今耳.

潘和

〔補注〕猛云升日.郇卞和.韓非子.和氏.楚人獻玉者.後漢孔融

高渠彌

謀曰.見左傳.周紀.

傳.信如卞和.注引卞.本作弁.弁有潘音也.

齊寺人費 師古曰.即徒人費也.費音祕.〔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齊世家.王念孫云.徒人費.本作侍人費.侍寺同.說詳經義述聞.

石之紛如 師古曰.紛.音扶云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秦武公 出公兄.〔補注〕先謙曰.見秦紀.出公當作出子.

燕桓侯 十六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鄭子亹 昭公弟.〔補注〕先謙曰.昭公下見左傳.鄭世家.高伯弑君.宜列下下.

連稱

管至父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齊襄公兒 〔補注〕先謙曰.見上.脫誤字.當有叢公子三字.

公子亾知 〔補注〕先謙曰.並見

王青二友　〔補注〕錢云。升曰。王靑乃王登之譌。二友。仲章、胥己也。見韓非外儲。當在戰國時。

齊桓公小白　襄公弟。〔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齊世家。

齊公子糾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齊世家。

右公子職　〔補注〕錢大昭曰。左公子洩、六等。此七等。傳寫之譌。

王子克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雍人稟　〔補注〕先謙曰。雍人稟。稟當作雍廩人。稟古廩字。文誤倒耳。左莊八年傳無知虐於雍廩。明是地名。廩又作林。音近字通。齊世家。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

春秋經傳。齊世家。

雍林人詣殺無知.足證雍林齊地.而云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則未定主名之禍也.秦紀亦曰.齊雍林人.左昭十一年傳云.齊渠邱實殺無知.賈逵因有雍廩渠邱大夫之注.(見史集解)杜預疑之.乃云渠邱.齊

大夫雍廩邑。王念孫曲爲之說。遂以史記爲顏。且謂當史公時。左傳尙未有章句。故譔以雍林爲邑名。斯惑之甚矣。

鮒里乙

〔補注〕錢大昕曰。家語始誅篇。管仲誅付乙。荀子宥坐篇作付

管仲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鮑叔牙

召忽

高傒 師古曰，傒音奚。〔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蕭叔

魯公孫隱 〔補注〕李賡芸曰，即左傳公子偃。偃、躍、偃聲近字通。徐偃王亦作徐隱王。

顓孫

紀侯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即大去其國者。

紀季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紀侯弟。

齊伯

里乙。即此謂里乙也。說苑貴德篇作苻里。

宋愍公捷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注殿公子三字。

南宮

師古曰，召讀曰邵。	隰朋〔補注〕先謙曰，鮑叔下見左傳。
大心	石祁子
師古曰，顓音土專反。〔補注〕錢大昕曰，即左傳顓孫也。梁玉繩曰，顓讀从頁，此次公子偃，知非莊二十二年陳顓孫。	曹蠶　公夷　嚴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
氏〔補注〕先謙曰，見論語。	寺人貂〔補注〕梁玉繩曰，此下四人，不當居七等。
萬〔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宋世家。	子游　猛獲

甯戚〔補注〕梁玉繩曰，見齊語、管子小匡篇、呂覽勿躬篇。

宋仇牧〔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王子成父〔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梁玉繩云，管子小匡、呂覽勿躬篇、齊晉世家、並作城父。城、成通用字。

賓須亾〔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齊語、管子大匡諸

原繁

宋桓公禦說 愍公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官本愍下少公字。

易牙〔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公羊傳、管子。

常之巫 師古曰，齊桓時人也。見呂覽。〔補注〕先謙曰，見知接篇、管子小稱作堂巫，索隱引作棠巫，並音形相近。棠其地，巫

南宮牛〔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宋世家。

鄭子嬰齊 子亹弟。〔補注〕先謙曰，左傳作子儀，侯表、世家作子嬰。齊字衍。

魯曹劌 師古曰.劌.音居衞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曹沫.有列傳.

篇.

麥丘人 〔補注〕錢大昕曰.齊桓公所遇者.見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篇.

輪邊 師古曰.輪扁也.扁音翩.〔補注〕梁玉繩曰.見莊子天道.淮南道應篇.新輪

秦德公 武公弟.

其官也.

衞公子開方 〔補注〕先謙曰.見管子大匡篇.

釐王胡齊 殷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傅瑕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晉愍侯 哀侯弟.〔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爲曲沃所滅.梁玉繩云.國語無諡.愍其名.當在侯下.左傳作晉侯緡.侯湣

人名麗同.桓公讀書者.

楚鬻拳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平陵老 〔補注〕錢大昕曰.齊桓時人.見說苑貴德篇.

愚公 〔補注〕錢大昕曰.齊桓時人.見說苑政理.

秦宣公 德公子.〔補注〕先謙曰.並見秦紀.

陳宣公杵臼 嚴公弟.〔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陳世家.梁玉繩云.嚴公名林.見侯表.世家表皆有.傳寫脫之.

作潛.釋潛.悉圖.古字通.

曲沃武公 嚴公子.〔補注〕先謙曰.名稱.見左傳.晉世家.梁玉繩云.莊伯子.誤作公.

王子頹

篇。梁玉繩曰，列子湯問有乎山之愚公，別一人。

陳公子完 佗子。〔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息嬀 〔補注〕梁玉繩曰，表列嬀及息侯於第五，第七，從列女傳同日自殺之說也。

燕嚴侯 十七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侯作

息侯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爲楚所滅。

惠王母涼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紀，梁玉繩云，當

蔿國

邊柏 〔補注〕先謙曰，子頹下，見左傳。

虢史嚚

周內史過〔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虢叔〔補注〕猛云升日.殺王子頹之號叔.與第三別.

魯孫禦〔補注〕先謙曰.禦御通用.

公.

鄭文公椄 厲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鄭世家.名椄.一作名踕.梁玉繩云.捷接字同.古木手通寫.

有蠱王子三字.

鄭高克〔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公孫素〔補注〕錢大昕曰.即詩序公子素.作詩刺文公高克者.

楚杜敖 文王子.師古曰.即堵敖.〔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世家名囏.

陳太子御寇〔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陳世家.

宰孔

魯公子季友〔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楚屈桓 師古曰，屈音九勿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召伯廖〔補注〕先謙曰，新叔大心下見左傳。

齊中孫湫

彊鉏〔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鄭伯肌之。梁玉繩云，不當在第六。

秦成公 宣公弟。〔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陳轅濤塗〔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楚申侯〔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魯公子般〔補注〕錢灝曰，太子不當稱公，公字衍。

魯公子牙

圉人犖

魯公子奚斯 〔補注〕先謙曰.即左傳之公子魚.

桓作完.是.見春秋經傳.

師古曰.紙.音子小反.〔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許夫人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詩載馳序.

曹昭公班 釐公子.作詩.〔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曹世家.錢大昭云.鄭氏詩譜.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先謙案.詩非公作.依周懿王下文之例.亦當云詩.

魯閔公啟 嚴公子.〔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魯世家.

公子慶父 〔補注〕先謙曰.公子牙下見春秋經傳.魯世家.

卜齮大 師古曰.音蟻.〔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衛弘 賁 師古曰.賁音湊.〔補注〕錢大昭曰.見呂覽忠廉篇.淮南繆稱訓.韓詩外傳七.新序八.

荀息 〔補注〕先謙曰.見春

卜偃

辛廖 師古曰.廖音聊.

先丹木

羊舌大夫

作.

衛戴公 黔牟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衛世家.梁玉繩云.子當作弟.

趙夙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趙世家.當有叔帶五世孫五

史華龍滑 〔補注〕先

衛懿公 惠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衛世家.名赤.

晉獻公 武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

秋經傳.

宋公子目夷

梁餘子養　罕夷　生申

史蘇〔補注〕先謙曰.先丹木下見左傳.

魯釐公〔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魯世家.名申.梁玉繩云.當有懿公子三字.

楚逢

字.

畢萬 畢公後.〔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士蔿〔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臣猛足〔補注〕錢大昕曰.太

謙曰.見左傳.衛太史.

奚齊

卓子 師古曰.卓.音敕角反.〔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晉世家.

秋經傳.晉世家.名詭諸.

優施〔補注〕先謙曰.見晉語.

梁五

東關五

晉驪姬〔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語.晉世家.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二)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宮之奇

狐突〔補注〕先謙曰.卜偃下見左傳.

秦繆公 成公弟.〔補注〕先謙曰.見桑杞.名任好.官本脫成公弟三字.

伯

衞甯嚴子

子申生臣.見晉語.梁玉繩曰.臣乃晉之譌.

井伯〔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錢大昕云.或卽井伯卽百里奚者.非.

衞文公 戴公弟.〔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衞

趙孟 夙子.生衰.師古曰.衰.音楚危反.〔補注〕先謙曰.郞共孟.見趙世家.疑脫共字.

虞公 爲晉所滅.太王後.〔補注〕先謙曰.梁五下見左傳.梁玉繩云.與第七等之虞公.非一君.相距四十餘年也.

百里奚〔補注〕先謙曰。百奚下見左傳。

奄息

秦繆夫人

公孫枝〔補注〕先謙曰。並見

富辰

晉冀芮

慶鄭

韓簡

鄭叔詹

世家。名毀。

宋襄公 桓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名茲父。

蔡侯嚴 穆侯子。〔補注〕先

蔡繆公〔補注〕先謙曰。公名作侯。見左傳。蔡世家。名肸。梁玉繩云。當有哀侯子三字。

許釐公〔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名業。

虢公 為晉所滅。王季後。〔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名醜。

鄭華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曹共

中行 師古曰.音戶郎反.〔補注〕先謙曰.音上.官本有行字.是.

鍼虎 師古曰.鍼.音其炎反.〔補注〕先謙曰.奄息下見詩序.左傳.官本

左傳.秦紀.

繇余 師古曰.即由余.〔補注〕梁玉繩曰.見韓子十過.呂覽不苟篇.韓詩外傳九.秦紀.

蹇叔

燭之武

皇武子 〔補注〕先謙曰.逵伯下見左傳.

釐負羈妻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壽昌

謙曰.見楚世家.名甲午.

燕襄公 十八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梁卜招父 師古曰.招.音上遙反.〔補注〕先

襄王鄭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周紀.梁玉繩云.古有襄王子三字.

晉惠公 獻公子.〔補注〕先謙曰.名夷吾.

公 昭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曹世家.名襄.

惠后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紀.

王子帶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傳.周紀.

注。炎作厖。

內史叔興

卜徒父

〔補注〕先謙曰。丕叔

云。梁玉繩依路史本。於羅裴上加羅字。爲二人。案羅裴明智。故班列之。與下列辟司徒裴而不列辟司徒。同例。

曹豎

侯孺

師古曰。孺音乃侯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官本豎

先謙曰。見左傳。

里克

〔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晉世家。里克疑不在

梁伯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爲秦所滅。

下見左鄰.

禽息〔補注〕梁玉繩曰.蹇百里奚.不見納.以死悟穆公.見後漢朱穆傳注.新吏

作堅.

楚子玉

鬭宜申〔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衛元咺師古曰.咺.音許遠反.

叔武〔補注〕先

七等.

虢叔〔補注〕錢大昭曰.叔當作射.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射.見左傳.晉語.

宋襄公成公子.〔補注〕錢大昭曰.前已有宋襄公.此當云

晉懷公惠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

楚成王惲師古曰.左傳作頵.音於倫反.〔補注〕先謙曰.當有杜敖弟三字.

潘崇〔補注〕先

甯武

狐偃

傳引韓詩外傳。

王廖 師古曰。廖音聊。〔補注〕梁玉繩曰。見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外傳。秦紀作內史廖。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晉文公 獻公子。

成大心

欒悼

謙曰。並見春秋經傳。衛世家。

鍼嚴子

宋成公。襄公子。轉寫到誤。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名王臣。

齊孝公 桓公子。〔補注〕先

傳。晉世家。名圉。

衛成公 文公子。〔補注〕先

謙曰。並見左傳。楚世家。

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趙衰 師古曰，衰，音楚危反。〔補注〕先謙曰，趙世家云，共孟子。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世家，名重耳。

夫人姜氏〔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

魏犨 畢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魏世家，魏武子。

子〔補注〕先謙曰，晉欒無悼子，疑貞子之譌，即欒枝也。後韓貞子諡悼子，可互證，並見左傳。

晉李離〔補注〕梁玉繩曰，見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晉文公之理，過聽

倉葛〔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謙曰，見春秋經傳、齊世家，名昭。

謙曰，見左傳、衛世家，名鄭。

曹共公 昭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前，重出，此傳寫誤增。

衰妻　介子推　推母

顛頡　胥臣　賈佗

殺人，自拘，伏劍死。先謙曰：有列傳。　寺人披〔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作履鞮。　曹文公壽共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曹世家。

鄭繆公蘭文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鄭世家。

鄭子臧〔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鄭爲文公所殺。

齊公子無詭師古曰：左氏傳作無虧。

郤縠〔補注〕先謙曰．狐偃下．見左傳．晉世家．

舟之僑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與賈季非一人．顛頡下見左傳．顛頡被戮．疑不在中上．

董因〔補注〕先謙曰．見晉語．

豎頭須

燕桓公 十九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石臭 師古曰．臭音丑略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梁玉繩云．鄭穆公立後六十餘年．臭始見傳．蓋誤寫在前．當列鄭公孫夏下．

陳繆公

齊昭公 孝公子．〔補注〕先謙曰．名潘．見齊世家．云孝公弟．

〔補注〕梁玉繩曰，史通品藻篇譏表敍晉文臣佐，不當置僑於陽處父士會上。

荀林父

先軫

狼瞫 師古曰瞫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韓詩外傳十作里鳧須。

齊國嚴子 〔補注〕先謙曰，名歸父。

周內史叔服 〔補注〕先

秦康公 繆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秦紀。秦紀名罃。

晉襄公 文公子。〔補注〕先

宣公子。〔補注〕先謙曰，名款。

陳共公 繆公子。〔補注〕先

周頃王 周王臣 〔補注〕先謙曰，周字衍，見左傳。周紀、梁玉

子字誤。

音盍。

陽處父 〔補注〕錢

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孟明視

謙曰。見春秋經傳。晉世家名驩。

邾文公 〔補注〕先

謙曰。名朔。並見春秋經傳。陳世家。

魯文公 〔補注〕先

繹云。杞作壬臣。謬。宋成公之名。亦無爲壬臣。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匡謬正俗謂當作王夫。鮮辨。魯峻碑陰有壬端子行。卽王字。蓋古壬作王。而王作壬。故譌亂耳。

夏父不忌 〔補注〕先

大昕曰.史通所見本在第四.此在第三.蓋本之誤.

甯嬴

史駢　師古曰.駢音步千反.

西乞術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錢大昭云.乞古乞字.三帥無白乙丙.蓋脫.

士會　〔補注〕梁玉繩曰.史通引表在

謙曰.名遬.

宋子哀

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名興.穀有蓋公子三字.

周匡王班　〔補注〕先謙曰.周字衍.見春秋經.周本紀.梁玉繩云.當有頃王子三字.

謙曰.弗忌見左傳.錢大昕云.古讀弗如不.

宋昭公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名杵臼.梁玉繩云.當有成公子三字.

鄭弦高

五等，今第四，刊本之譌。

繞朝〔補注〕梁玉繩曰：韓子說難，繞朝戮於秦。

石癸〔補注〕先謙曰：即石甲父。

公孫壽〔補注〕先謙曰：宋公子蕩之子。

邾子玃且 師古曰：玃音居碧反，且音子余反。

齊君舍 昭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據齊世家，被殺。錢大昕云。

胥申父〔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甲父。

狐射姑〔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楚繆王商臣〔補注〕先謙曰：見春

叔仲惠伯〔補注〕先謙曰：并之錯下，見左傳。

宋叔方　嘉子〔補注〕錢大昭曰：見孔子世家。方防古通。衍子二字。

蕩意諸〔補注〕先謙曰：公孫彭之子，死昭公之難。

公冉務人

魯公孫敖〔補注〕先謙曰：邾文公下，見春秋經傳。

蔡文公　莊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

不當在六等。

單伯〔補注〕先謙曰：春秋莊文經傳兩見，疑非一人。

魯叔孫得臣〔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魯宣公〔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世家名倭。梁玉繩云，當有文公子三字。

邴歜　師古曰：歜音觸。

秋經傳。楚世家。梁玉繩云，當有成王子三字。

齊懿公商人〔補注〕先謙曰：見春

誤爲大字。

樂豫

董狐〔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卜楚丘〔補注〕先謙曰：魯掌卜大夫。士會下見左傳。

晉趙盾 衰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世家。

鉏麑〔補注〕先謙曰：見左

秋經傳、蔡世家。兩公字當作侯。名申。

單襄子

靈輒

祁彌明 師古曰：祁、音上尸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秦共公 康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秦紀。

晉成公黑臀 靈公弟。〔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

閻職〔補注〕先謙曰：邴歜下。並見左傳、齊世家。

晉趙穿〔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晉字衍。此與上二人弑君、疑在九等。

秋經傳、齊世家。梁玉繩云：當有昭公弟三字。

晉靈公夷臯 襄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世家。

傳。晉世家。

宋伯

夏叔子

〔補注〕先謙曰。見孔子世家。叔子二字小注誤大字。防叔也。

鬭伯比

〔補注〕錢大昕曰。伯比巳列五

無音字。

鄭子良

〔補注〕先謙曰。汪繩祖云。表於鄭穆氏不褒列。未必及大季子良。疑此乃楚子良之誤。故與令尹子文。楚子越上下

世家。錢大昭云。當作襄公弟。

秦桓公

共公子。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秦紀。

周定王楡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紀。周

鄭靈公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穆公子

陳靈公

共公子。

〔補注〕先

令尹子文

等。此差四上。令尹子文注云。鬭伯比子。既爲正文。面鬭子字。又意伯比不當在三等。面移下一格耳。然子文亦不當在莊王時。

楚嚴王

穆公子。

〔補注〕先

接近。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越椒之父。

士貞子

〔補注〕先謙曰。單襄下見左傳。

泄冶

孔達

衞穆公速

〔補注〕先謙曰。見後七等。此傳寫顚增。

逢大

字衎。梁玉繩云。當有匡王弟三字。

宋文公鮑

三字。是名也。

公子歸生

謙曰。見春秋經傳。陳世家。名午國。

夏姬

孔寍

楚薳賈

王孫滿 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楚世家.名侶.

箴尹克黃

王子伯廖 〔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師古曰.廖音聊.

晉解

夫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王札子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魯公

昭公子.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

翟豐舒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謝潞君目爲酆所殺.疑不在七等.豐酆通用字.

召伯

子公 〔補注〕先謙曰.靈公下.見左傳.鄭世家.二人弒靈公.當在九等.

晉失

儀行父 〔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傳.陳世家.

申叔時　叔孫敖

魏顆　師古曰：顆，音口果反。　五參　〔補注〕先

陽　〔補注〕先謙曰：陽蝎通作，並見左傳。　荀尹　〔補注〕梁玉繩曰：此荀庚，轉寫脫其半耳。　箕鄭　〔補注〕先

子歸生　〔補注〕梁玉繩曰：此公孫歸父之誤，見春秋經傳，字子家，襄仲子。　申舟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齊惠公

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即召戴公。　毛伯　〔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爲王札子所殺。　少師慶

穀　〔補注〕錢大昭曰：失，當作先。先謙曰：官本作先，見左傳、晉世家。　楚子越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世家。名椒，滅若敖氏。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謙曰.五伍通作.王孫滿下.見左傳.

陳應

〔補注〕王念孫曰.潛夫論愼微篇.楚莊出陳應.措命萇蘇.故能中興.強霸諸侯.則應爲楚莊王臣.故列伍參申公之閒.翟云升曰.應.陳軫子.宦在戰

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懿公弟.〔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齊世家名元.

〔補注〕錢大昕曰.楚莊王臣.見說苑至公篇.

閒時。見魏策。先謙曰，王駭是。

申公 申培 師古曰，培音陪。〔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至忠篇。殺隨兕而死。下申當作子。

公子雍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梁玉繩云，表列晉文時，故知非齊公子雍。

秦景公 桓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秦紀。

陳成公 靈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陳世家。名午。

士亹 〔補注〕先謙曰，見楚語。莊王使傅太子。

鄭襄公堅 靈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鄭世家。梁玉繩云，子當作弟。

樂伯〔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優孟〔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鄭公子弃疾〔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穀公[illegible]子去疾、梁玉繩云、去亦作

楚鄖公

鍾儀〔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梁玉繩云、鄖公鍾儀一人、各本誤離爲二。

楚共

燕宣公 二十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曹宣公盧 文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曹世家。

衞繆公 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衞世家、名遫。

周簡王夷 定王子。〔補注〕先謙曰、周字衍、見春秋經傳、周紀。

弃。與弃疾形近音訛。義並得通。故以去爲弃。晉頃公名去疾。史侯表作棄疾。與此同。

子反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王子 嚴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楚世家名審。

晉郤克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世家。

吳壽夢 中雍後十五世。師古曰。夢、音莫鳳反。〔補注〕先謙曰。見左

魯成公 宣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世家名黑肱。

穀陽豎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楚世家作陽穀豎。

逢丑父（補注）先謙曰，見左、公羊傳。

賓媚人（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國佐。

范文子

辟司徒妻師古曰，辟讀曰壁。

荀罃

傳。吳世家。覆云开云。當作十八世。宋聞章見楚。當云聞章後十五世。

鄭悼公襄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鄭世家名費。

齊頃公惠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齊世家名無野。

衛定公穆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衛世家名臧。

鄭公子班

曹郗時 師古曰，即曹欣時也。郗音許其反。

士發。（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士會子。

臧宣叔（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名許，文仲子。

鄭賈人

伯宗

伯宗妻

申公巫臣（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王孫閱（補注）梁玉繩曰，即周語王孫說。說、閱既古通。

衛孫良夫（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中叔于奚（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宋共公瑕 文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

曹成公負芻（補注）先謙曰，見左傳。爲子臧所殺。宣公弟。（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曹世家。

韓獻子厥（〔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韓世家，索隱引世本，韓厥孫。）　程嬰

秦醫緩　桑田巫

燕昭公（二十一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趙朔

（秋經傳，宋世家。）　晉景公（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世家，名獳。）

屠顏賈（師古曰，卽屠岸賈也，音工下反。〔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顏岸一音之轉。）　宋蕩

羊舌〔補注〕先謙曰、孫志祖云、嬰杵臼之閒豈容復有羊舌其人、衍文無疑。

呂相〔補注〕先謙曰、辟司徒妻下。見左傳。

郄至〔補注〕先謙曰、見春

盾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趙世家。

郄犫

郄錡 師古曰、錡音蟻。

宋平公 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錢大昭云、成當作共。

子〔補注〕梁玉繩曰、蕩澤子山也。蓋諸弟彪子。見左文十六年、成十五年傳。表脫山字。或曰、襄六年子蕩樂舉。翟云升曰、此文七年公子蕩。

晉厲公 景公子。〔補注〕先

公孫杵臼〔補注〕先謙曰、與程嬰並見趙世家。

劉康公〔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亦曰王季子。

秋經傳、晉世家。

姚句耳 師古曰、句、音鉤。

中行偃

胥童

欒書〔補注〕先謙曰、郤犫下見春秋經傳、晉世家。

叔孫僑如〔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公子偃〔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以與謀廢立被刺。梁玉繩云、公子偃有三、一魯莊公時大夫、一鄭穆公子子

謙曰、見左傳、晉世家。名州蒲。

單襄公〔補注〕梁玉繩曰.單襄子.前列五等.此單靖公之譌.見左鄉.葭公子.叔向稱單子.不忝前哲.必與單氏.故列中上.

羊魚〔補注〕先謙曰.盧文弨云.左傳夷羊五.亦作夷陽五.晉語作夷陽午.蓋夷其氏.羊五其名.古五吾魚三字通借.羊陽午五亦通.隋張公禮龍藏寺碑.五蓋作吾

游.亦在晉成時.此與儲如並列.是被刺之公子偃也.

長魚矯〔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苗賁皇

呂錡

養由基

蓋.晉語.暇豫之吾吾.韋注.吾讀如魚.漁道志.吾山.水經注八作魚山.列子黃帝篇.魚語女.張注.魚當作吾.是其證.

鮑嚴

子牽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爲齊鮑公所刖.

叔嬰齊〔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即子叔聲伯.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鬭伯芬子.奔晉為大夫.

叔山舟〔補注〕李賡芸曰.左傳作冉.冉舟字形相

鄭成公綸 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睔.音工頓反.

向子〔補注〕錢大昕曰.詩宋有向爲、向帬.當與魚石同在八等.此差別一人.翟云升曰.或左昭二十年向行之譌.

宋華元〔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華督曾孫。 孟獻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名蔑。 樂正求

涉而誤。 匡句須師古曰、句、音其于反。 鮑國 晉解狐

〔補注〕先謙曰、鄭世家亦作陰、疑綸字誤。 燕武公二十二世。〔補注〕先

羊斟〔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宋魚石〔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慶克 國佐〔補注〕梁玉繩曰、國佐即賓媚

牧中〔補注〕先謙曰。蓋見孟子。米益表之省。

晉悼公周〔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世家。襄公曾孫。

祁午

韓亾忌

謙曰。見晉世家。

鄭廖〔補注〕梁玉繩曰。鄭乃鄭之譌。鄭廖楚之良。見左傳。

楊干〔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左傳作揚干。梁玉繩云。疑不在六等。

子服

人。不應重出。此與廢克黃。必廢佐之譌也。佐、克子。黃見左傳。

鄭唐 〔補注〕翟灝曰：左傳，鄢陵之戰，唐苟爲鄭成公右而戰死，此傳寫脫苟字。

楚工尹襄

祁奚

銅鞮伯華 〔補注〕先謙曰：即羊舌赤。

佗 〔補注〕梁玉繩曰：仲孫它，字子服，見魯語。孟獻子之子，謚孝伯。其後爲子服氏。宋衷列獻子庶子它，而無其適，是孟莊子速，疑誤。

叔梁紇 師古曰：紇，音下沒反。

靈王

泄心

楚公子申

羊舌職〔補注〕先謙曰、叔向父、工尹襄下、見左傳。

魏絳〔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魏世家、武子孫、悼子子、謚昭子。

魯匠慶〔補注〕先謙曰、姚句耳下、見左傳。

衛柳莊 師古曰、壯讀曰莊。〔補注〕梁玉繩曰、見檀弓、韓詩外傳七。

秦堇父〔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孔子世家。

狄斯彌〔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梁玉繩云、虒作斯、以音近而誤。

簡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祀、公當作王。

魯襄公〔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公世家、名午。梁玉繩云、當有成公子三字。

公子壬夫〔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鄭釐公 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鄭世家。名惲。

張老

籍偃

汝齊

宋子

罕

吳諸樊（補注）先謙曰．吳子遏．卽諸樊．見七等．宜刪此存疑．

士鞅（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晉世家．

尹公佗

齊靈公環 頃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齊世家．

衞獻

子駟

程鄭（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梁玉繩云．晉語稱其諂而不淫．好諫不隱．似不當列下愚．疑文誤云．疑春秋弒晉厲公之程滑．鄭字誤也．

西鉏吾

白戌〔補注〕錢大昭曰.白當作向.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向.

范宣子

士匄.

齊晏桓子

楚子囊

鄭師

庾公差

公孫丁

無終

公衎.定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衛世家.

衞殤

孫蒯〔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朱庶其〔補注〕先謙曰.朱當作邾.見春秋經傳.

鄭尉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錢大昕云.宋之能臣.似不應列九等.

晉邢蒯	齊殖綽〔補注〕梁玉繩曰.綽非蒯比.不當居四等.
慧〔補注〕先謙曰.晏桓子下見左傳.	衛大叔儀　公子鱄〔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子嘉父	姜戎駒支　楚令尹子
公焱獻公弟.師古曰.春秋作剽.〔補注〕錢大昕曰.焱公被弒.不當在七等.王念孫曰.焱當爲猋之譌.猋剽聲近字通.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衛世家獻當爲定.	孫文子
止〔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子產殺之.官本脫此人.	衛甯喜〔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鄭游販 師古曰、販、音普板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販、多白眼也。引春秋傳、鄭游販。販字子明。是販當從目。先謙曰、販以奪妻見殺、疑不居四等。

曹武公勝 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曹世家。

鄭簡公嘉 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鄭

南

觀起 師古曰、觀、音工奐反。〔補注〕先謙曰、尹公佗下、見左傳。錢大昕云、風建在七等、子南觀起在六等、亦必有誤。

林父。〔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衛世家。

福陽子 妘姓。師古曰、鄅、偪陽也。妘音云。

范武子 師古曰、據今春秋說、范武子即士會也。而此重見、豈別人乎。未詳其說。

魯季文子

齊杞梁

殖妻 〔補注〕先謙曰、殖即梁也。亦見列女傳。

華州 師古曰、即華周。〔補注〕錢大昭曰、周州古字通。先謙曰、說苑又作華舟。

祝佗

世家。

晉陽

罕 〔補注〕梁玉繩曰、各本三字誤分爲二。罕乃畢之譌。陽畢、晉大夫、見晉語。

燕文公 二十三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魯國

歸父 〔補注〕梁玉繩曰、釋史本倒。登字是也。國爲析之譌。齊析歸父、見左襄傳。

楚屈建 〔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魯臧堅

〔補注〕梁玉繩曰、武、疑獻字之誤．晉有兩范獻子．一士鞅．一士富．左襄傳．士富為侯奄．晉語謂之范獻子．或即其人．錢大昕曰．潛夫論云．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已以安

父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補注〕梁玉繩曰．各本佗．誤佗．

翟云升曰．齊國歸父．見左僖傳．

人之功矣。後書周舉傳詔曰。性倖爽魚忠諭國管晏。漢時以二人並稱。故管仲范武子俱列二等。前四等有士會。劉知幾以爲班氏原本在第五等。者疑刪自一人。

晉叔向

欒王鮒

楚申叔豫

申蒯〔補注〕先謙曰。張老下見左傳。

陳不占

行人子員師古曰。員音云。

子朱

楚湫舉

鄭公孫夏〔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燕懿公二十四世。〔補注〕先謙曰。見非

宋華臣

晉叔魚〔補注〕先謙曰。鮒堅下見左傳。官本魚作漁。

齊崔杼

巢牛臣

宋伊戾

向毋 師古曰.向讀曰嚮.

〔補注〕梁玉繩曰.新序義勇篇.赴莊公難.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九引韓詩外傳.

士鞅 〔補注〕梁玉繩曰.士鞅見中下.此蓋士魴之譌.士會子.彘恭子.見春秋經傳.

師古曰.郤叔犨.〔補注〕先謙曰.楚語作郤犨.左傳作叔.

世家.

楚康王 共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楚世家名招.

慶封 〔補注〕先謙曰.並見春秋經傳.齊世家.梁玉繩云.據慶弑君當在下下.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遽伯玉

齊大史三人

南史氏 〔補注〕先謙曰，令尹子文下見。

衛右宰穀臣 〔補注〕梁玉繩曰，左傳無臣字。呂覽觀表作穀臣。文選廣絕交論注作穀臣。

厚成子 〔補注〕梁玉繩曰，左傳作郈成。

蘧奄 〔補注〕先謙曰，子員下見左傳。奄即蘧挖。

趙武 朔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趙世家。

鬷蔑 師古曰，鬷，音子公反。〔補注〕先謙曰，見左

慶嗣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封之族。

吳遏 壽夢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吳世家，即諸樊。

晉平公彪 悼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

吳餘祭 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吳世家。當有遏弟二字。

吳季札

左傳.

陳文子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田齊世家.陳完世

叔.呂覽觀表篇作郈成子.本非五行志.又作后.錢大昕曰.說文.垕.古文厚.鄇讀或作郈.故郈作后、作厚、皆省文.

衛公子荆

傳.梁玉繩云.齊有鬷[illegible].此與子皮雖列.必然明也.

秋經傳.晉世家.

景王貴 靈王子.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紀.

鄭子產 （補注）先謙曰、叔向下見左傳。

晏平仲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孫。

卞嚴子 （補注）梁玉繩曰、見論語、韓詩外傳十、新序義勇篇。

臧文中

絳老人

史趙

士文伯

鄭子皮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鄭世家。

晉亥唐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

秦醫和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齊陳桓子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田齊世家。名無宇。當有文子子三字。

衛襄公惡 獻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衛世家。

魯昭公稠 師古曰、稠、音直流反。（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世家。梁玉繩云、當有襄公子三字。

齊嚴公光 靈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齊世家。

楚夾敖 康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楚世家。夾本作郟。葬於郟、謂之郟

仲尼 〔補注〕先謙曰、有世家。

太子晉 〔補注〕先謙曰、見逸周書、國語、靈王太子。

〔補注〕梁玉繩曰、表次文仲昭公時、反在其子宣叔後、又不列武仲、必傳寫之誤。錢大昕曰、此列卞莊子後、必武仲也。論語稱武仲智、故在智人之列、後人據其要君、改爲文仲、又嫌重出、並去前文仲名耳。

鄭卑湛 師古曰、卑音脾。湛音甚。〔補注〕梁玉繩曰、左傳釋文、脾諶本作諶、後書皇后紀注引風俗通云、脾又作卑。案諶湛古通、卑是脾之省、當與脾竈同族。

晉船人固來 師古曰、卽固來也。〔補注〕錢大昕曰、新序雜事篇、作固桑。說苑尊賢篇、作古乘、與顏注同。（固卽古字。）來乘皆桑之譌。韓詩外傳作壺胥、文選注引作

曹平公 武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曹世家。名須。

晉昭公夷 平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晉世家。

數。名良。

蔡景侯 〔補注〕先謙曰、名同。當有文侯子三字。

左丘明

顏淵

宰我

子貢〔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冉有

行人子羽

馮簡子

蓋胥。蓋盍皆古合切。與因聲近。蓋胥亦聲近也。外傳以爲晉平公時人。蔡邕以爲趙簡子時。炎武按、列亥唐豎和之後蓋據韓詩。

舟人清涓 師古曰、涓、音工玄反。〔補注〕梁玉繩曰、見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北燕伯款四字。梁玉繩云、款卽簡公。見後六等。此重出。

燕惠公 一十五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陳公子招 〔補注〕先謙曰、見春

蔡靈侯 〔補注〕先謙曰、般見春秋經傳。蔡世家名般。當有景侯子三字。

陳哀公弱 成公子。〔補注〕先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補注〕先謙曰、左丘明下、見論

季路

子游

子夏

曾子〔補注〕周壽昌曰、曾子宜列弟

子大叔

衛北宮文子

魯叔孫豹〔補注〕先謙曰、公子荆下、見左

劉定公〔補注〕先謙曰、名夏、見春秋經傳。

公孫楚〔補注〕先謙曰、即游楚、見左傳。

御覽六百二十四引尸子。

魯謝息〔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鄭定公　簡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鄭世家、名寧。

陳惠公　哀公孫。〔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陳世家、名吳。

鄭張孔

秋經傳、陳世家。

周儋桓伯〔補注〕先謙曰、左傳作儋伯。

魯南蒯〔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莒子庚輿〔補注〕先

謙曰、見陳世家。

吳餘昧　餘祭弟。師古曰、昧音秣。〔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吳世家、梁玉繩云、餘祭夷末、其德而度、似非下愚、且兄弟三人分三等、疑傳寫之譌。

路.

二.傳寫誤入三等.其後師列曾晳.必無近在二三人.將父子先後倒置之理.史通數其進伯牛而抑曾子.未經綜覈前後.知此誤在唐以前.

子張

傳.

狐丘子林 〔補注〕錢大昭曰.子產之師.呂覽下賢篇.

公孫黑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燕悼公 二十六世. 〔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周原伯魯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謙曰.見春秋經傳.

晉頃公 昭公子.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鄭.晉世家.名去疾.

宋寺人柳

魯豎牛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楚靈王圍 〔補注〕先謙曰.見春

曾皙　子賤

作壺丘子林。狐壺古字通。先謙曰：表依呂覽，列晉昭公時。列子傳。書列子師之，蓋別一人。　晉趙文子〔補注〕先謙曰：前趙武列中中。馬驌以為重出。梁玉繩云：表不

韓宣子厥〔補注〕梁玉繩曰：韓厥前列四等，此韓宣子起，厥子也。蓋誤厥為大字，又脫下子字。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韓世家。　魯叔孫昭子

蘧啟疆〔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申子麇〔補注〕梁玉繩曰：申

宋元公佐　平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宋世家。　蔡平侯

秋經傳。楚世家當有康王弟三字。　晉邢侯　雍子

南容 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

孟釐子 列文子之子。則文窋作孫。趙孫子見左傳。晉語。伯樂務其纂修。先衆。舐務於國。故居中上。先縠案。孫子世家作孫叔敖。

孟懿子

楚蘧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

左史倚相 公子棄。見楚語。亦曰史老。

申亾宇

樊頃子 晉侯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蔡世家。名盧。

楚公子比

公冶長　公西華

南宮敬叔 師古曰.南宮适.　郯子 〔補注〕先謙曰.孟懿下見左傳.

謙曰.並見春秋經傳.　吳厥由 師古曰.即蹶由.　衛史鼂

申亥 亡宇子.　晉籍談

司徒醜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子鼂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周紀.　賓猛 師古曰.即賓孟也.

觀從 師古曰.觀.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邢侯下見左傳.

有若

漆彫啟

老子 〔補注〕周壽昌曰、唐天寶元年詔、漢書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宋徽宗詔、史記老子傳、升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於上聖。後

師曠

子鉏商 〔補注〕先謙曰、倚相下見左傳。梁玉繩云、鉏商微者、何必置第六。事在哀公中年、亦不當列昭公之世。

周史大弢 〔補注〕梁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蔡悼侯 靈侯孫。

周悼王猛 景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周紀、周字衍。

澹臺滅明 師古曰、澹、音大甘反。

來各本俱道之。惟毛本列第四。猶存班書元式。先謙曰。官本列上上。有列傳。

南榮疇 師古曰。即南榮趎也。趎、音直俱反。〔補注〕梁玉繩曰。南榮疇。見文子精誠。莊子庚桑楚作南

屠蒯

子服

玉繩曰。太史大弢。見莊子則陽篇。廣韻、弢、平義切。弢、土刀切。音義俱別。疑此譌。

蜎子 師古曰、蜎、音一兗反。〔補注〕先謙曰。老子弟子。見藝文志、蓋本劉歆七略。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第七等。俱有齊景公杵臼及注莊公弟共八字。在梁丘據之上。此脫。先謙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蔡世家。名東國。

梁丘據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齊世家。

樊遲　巫馬期　司馬牛

樊遲.

惠伯〔補注〕先謙曰.厥由下見左傳.　晉荀吳〔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裨竈

孝成子〔補注〕梁玉繩曰.孝當作老.見列子周穆王篇.先謙曰.亦見藝文志.　齊虞

曰.官本有八字.見春秋經傳.齊世家.

曹桓公 平公子.〔補注〕先謙曰.桓當爲悼.見春秋經傳.曹世家名午.　南宮極〔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震死.

敬王丙 景王子.悼王兄.〔補注〕先謙曰.見左

子羔

原憲

顏路〔補注〕先謙曰、宰我下見論語。

商瞿 師古曰、瞿音劬。

季次〔補注〕錢

公伯寮〔補注〕先謙曰、弟子傳寮作僚。

公肩子〔補注〕先謙曰、弟子傳名定、肩一作堅。

子石〔補注〕錢

里析

梓愼

申須〔補注〕先謙曰、梓竈下見左傳。

人〔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孟子。

越石父

栢常騫

燕子干

裔款〔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梁玉繩云、郎發子誅鸞之艾孔。

許男〔補注〕先謙曰、翟云升云、當是許男斯。悼公子也。見春秋定四

頓子

胡子髡

沈子逞

侈。巧是句之譌。梁玉繩云、各書以敬王爲悼王母弟。此以敬爲悼兄、疑誤。敬王能終其世、未聞失德。貶居末等。反在子朝之下。蓋傳寫有譌。

楚平王棄疾 靈王弟。

大昭曰.卽公皙哀.季次其字.

公良〔補注〕錢大昭曰.卽公良孺.脫一字.

大昭曰.卽公孫龍.梁玉繩曰.在平原門之公孫龍.與子思玄孫孔穿同時.非此人.先謙曰.見弟子傳.

隰成子〔補注〕先謙曰.弟子傳無隰成子.稚云升云.疑縣成子之誤.見弟子傳.

林既〔補注〕錢大昕曰.見說苑善說篇.齊景公時人.

北郭騷〔補注〕錢大昕曰.見晏子雜篇.呂覽士節.說苑復恩.

〔補注〕梁玉繩曰.石父下見晏子春秋.干當作午.

魏獻子絳孫.〔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魏世家.

年.許君惟斯無聲.故止稱許男.先謙案.蓋脫斯字.

陳夏齧〔補注〕先謙曰.頓子下.並亾於吳楚雞父之戰.見春秋經傳.

魯季平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魯世家.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楚世家.

費亾極〔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世家.

顏刻〔補注〕先謙曰.商瞿下.並見孔子弟子傳.	
琴牢〔補注〕王引之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昭傳及孟子並作琴張.莊子大宗師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注以爲子牢姜據莊賴.	
逢於何〔補注〕錢大昕曰.見晏子諫篇.	司馬穰苴 師古曰.穰、音人羊反.苴、音子余反.〔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司馬彌牟	司馬篤〔補注〕錢大昕曰.即左昭二十二年傳司馬爲也.非左昭十二年楚靈王大夫司馬.
燕共公 二十七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宋樂大心	季公烏 公叔務人〔補注〕張志祖曰.務人死齊師.疑不在八.
曹聲公 悼公弟.〔補注〕先謙曰.見曹世家.名野.	吳僚 餘昧子.師古曰.僚音聊.〔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吳世家.

子則闕篇。長括封人閻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衛人。字開。一字張。又序云。語云。牢曰。子云。讀者不知爲釋。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

楚伍奢
伍尚

音。烏篤形近而譌。

魏戊

智徐吾

孟丙 〔補注〕先謙曰。彌牟下見左傳。王念孫云。孟當爲盂。釋文。廣韻。並作盂丙。唐石經始

楚太子建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世家。

燕平公二十八世。〔補注〕先謙曰。見燕

等。

寺人僚柤 師古曰。柤音則加反。

曹隱公通 平公弟。〔補注〕先謙曰。見曹世家。名通。

說。亦字張。衞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王子雍所僞撰之家語。何得據之而改漢書字。賈逵鄭衆注左傳。以琴張爲顓孫師。而服虔駁之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

魯師已

子家羈 〔補注〕先謙曰。徵審

謂爲孟地。理志作孟丙。此表作孟丙。是後人以說本左傳改之。

成鱄 師古曰。音上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兗作竟。是。

閻沒

汝寬

世家。

專諸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秦哀公

臧昭伯

厚昭伯 師古曰。即郈昭伯也。〔補注〕先謙曰。樂大心下見左傳。

吳夫槩

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則鄭玄服虔諸家。何不援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楚子西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世家。

下見左傳。

吳孫武

楚司馬子

景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秦紀。

楚昭

吳王闔廬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吳越世

師古曰。夫、音扶。槩、音工代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吳世家。

公子閭 〔補注〕錢大昕曰，即楚公子閭。白公欲以爲王，不從，被殺者。梁玉繩曰，左傳、楚世家、淮南繆稱訓作閭。繹史據改。閭蓋譌字。

五子胥 〔補注〕先謙曰，官本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申包胥

期

沈尹戌

王 平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楚世家。名軫。

鍾建

宋。名光。疑當有遐子二字。

楚鄖宛 〔補注〕先謙曰，見左

徐子章禹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作伍。案本書姓例作五。有列傳。

江上丈人〔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異寶篇、吳越春秋、越絕書。

史魚

蔡墨

楚皇史

王孫

衞彪傒 師古曰，傒音奚。

萇弘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鄭獻公禹 定公子。

傳。爲費亡極所譖殺。梁玉繩云，傳稱宛直而和，國人說之，疑不在八等。

越王允常 夏少康後。〔補注〕先謙曰，見越世家。

闞且 師古曰，且、

衞靈公元 襄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衞世家。

南子

公叔文子

中叔圉

由于

鱄金 師古曰：鱄音臧。〔補注〕先謙曰：申包胥下。見左傳。鱄一作鱸。鱸盧古通。

屠羊說 師古曰：說

員公辛 師古曰：員讀曰鄖。〔補注〕先謙曰：成鱄下。見左傳。翟云升云：楚鄖公已見第五，宜刪其一。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鄭世家。名蠆，疑兩誤。

宋景公兜欒 元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宋世家。亦作名頭曼。

音子余反。〔補注〕先謙曰：見楚語。

魯定公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魯世家。當有昭公弟三字，名宋。

宋昭公 〔補注〕梁玉繩曰：宋有兩昭公。

蒯聵 師古曰：蒯音五怪反。

宋朝

祝佗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王孫賈 〔補注〕先
讀曰悅。〔補注〕梁玉繩曰：見莊子讓王篇、韓詩外傳八。	莫敖大心 〔補注〕梁
王孫章 〔補注〕錢大昕曰：此與員公辛並列，楚昭功臣王孫賈也。見左傳。章字譌。	楚石奢 〔補注〕梁玉繩曰：見韓詩外傳二、史循吏
宋中幾	齊高張 〔補注〕先
前枓曰：後得表皆列之，此重出。邾嚴公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夷射姑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彌子瑕 〔補注〕先謙曰：南子下見左傳。	雍渠 黎且子。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先謙曰：見孔

澂曰、史魚下見論語。

公父文伯母 〔補注〕梁玉繩曰、見禮檀弓、魯語、列女傳。叔向母第二、介推母第三、敬姜不在二母下、居第四。

玉繩曰、見楚策、淮南脩務訓。吳楚戰柏舉死。

蒙穀 〔補注〕錢大昕曰、見楚策、昭王反郢、獻雞次之典、自棄於磨山。

陳逢滑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傳作石渚、不以父廢法、自刎而死。

劉文公卷 師古曰、卷音其專反。

澂曰、並見春秋攝傳。

榮駕鵞 師古曰、鵞音加。〔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楚囊瓦

唐成公

子世家、孟子作癰疽。錢大昕云、雍渠嬖臣。似不著其世系。黎且子、別一人。即齊之犂鉏也。此正文而誤入注者。王良伯樂與郵無恤一人、而並列。此注而誤入正文者。梁玉繩云、黎鉏見孔子世家。韓子內儲下作

張晏讀之.

衞公子逞 〔補注〕錢大昕曰.郞左傳公子郢.

司馬狗 師古曰.衞宣公臣也.見魯連子.〔補注〕梁玉繩曰.魯連子今不傳.古書未見.表列狗於衞靈公世.而宣公在春秋初.時代不合.疑靈公臣司空狗之

季康子

公父文伯 〔補注〕先謙曰.劉文公下見左傳.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第七等.俱有蔡悼公及注哀公孫六字.在蔡昭侯之上.此脫.先謙曰.官本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楚世家.

蔡昭侯 悼侯弟.〔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蔡世家.名申.

魏且子字衎.

季桓子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魯世家.

觀射父 師古曰、觀、音工喚反。〔補注〕梁玉繩曰、見楚語。

誤。靈公駁雍疽彌子瑕、適立司空狗。見衛策及韓子難四。

顏讎由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梁玉繩云、卽孔子世家之顏濁鄒。孔叢記義篇可互證。衛賢大夫。非齊之顏涿聚也。

有六字、見春秋經傳。纂紀。

晉定公 頃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晉世家。名午。

大夫選 [補注]錢大昕曰，卽論語大夫僎。

陳司城貞子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左傳稱公孫貞子。

顏燭

東野畢 [補注]錢大昕曰，見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韓詩外傳二。

鄭聲公勝 獻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

陳懷公 惠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陳世家名柳。

滕悼

曹靖公路 聲公子。[補注]先謙曰，侯表作路，曹世家作露，云聲公弟。

雛 師古曰.卽顏涿聚子也.〔補注〕梁玉繩曰.顏注子字衍.梁父之大盜.學於孔子.爲齊忠臣.爲智伯所禽而死.左哀鄭之顏庚也.亦名顏涿聚.說苑正諫主鳥章作燭雛.游海章作燭趨.晏子外

條.鄭世宗.

公〔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名室.

許幼〔補注〕先謙曰.釋文本作許男.錢大昕云.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許少豈卽許幼乎.

莒郊公

范吉射

鐵作燭鄒。集韻作燭。雖俱形近通借。其子名晉。亦見左哀。鄭先謙曰。官本燭作濁。

郵亾卹

王良

周舍 〔補注〕錢大昕曰。見趙世家。韓詩外傳七。新序。

田果 〔補注〕錢

趙簡子 武子孫。〔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趙世家。名鞅。梁玉繩云。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著丘公子。

邾悼公 〔補注〕張璣曰。悼公。莊公之

師古曰。射、音食亦反。

中行寅

柏樂 〔補注〕梁玉繩曰、王良伯樂本四小字、誤爲大字、三名一人、班雙注以定其疑耳、郵区卹見左傳、字子良、故亦稱郵良、孟子、荼雖稱王良、晉語稱伯樂、本非敍傳稱良樂、案列子說符篇、秦穆

大昕曰、藝文類聚二十九、御覽七百二十五、引尸子曰、齊有田果、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云云、梁玉繩曰、田果一愚人、何以列第六、表與叫舍、熠過並列、疑果爲畢字之譌、新序義勇篇中、卒人田畢、不從佛肸

文子武之孫、此云武子孫、誤、趙無武子也、

父、不應列莊公後、此必隱公姪也、見春秋經傳、姪、莊公子、

師古曰、行、音戶郎反、〔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晉世家、

時，有伯樂善相馬，遂因以郵善御，故以梁之，王良亦是名，因字子良，又曰爲王良也。

鳴犢

竇犨〔補注〕梁玉繩曰，鳴犢見孔子世家，竇犨見晉語。

陽城

胥渠〔補注〕錢大昕曰，趙簡子時人，見呂覽愛士篇。

之叛，趙氏求而賞之，辭賞去，皆趙簡子時事。

行人

燭過〔補注〕錢大昕曰，趙簡子臣，見說苑臣術篇。梁玉繩曰，亦見韓子難二、呂覽貴直篇。

韓悼子

宣子子。〔補注〕梁玉繩曰，悼當作貞，與前舉貞子爲悼子可互證。從韓非子注云，貞子子，此悼爲譌文無疑。先謙

頓子〔補注〕先謙曰，此春秋定四年、十四年，見經之頓子，名牂。

胡子〔補注〕先謙曰，見春

杞隱公

悼公子。〔補注〕先謙曰，杞世家，題公後次謀娶公，次武公，次靖公，次共公，次德公。

越句踐 允常子。師古曰.句音鉤.

扁鵲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姓秦.名越人.

董安于 (補注)先謙曰.見左

燕簡公 二十九世.(補注)先謙曰.見春

日.見左傳.韓世家.

齊國夏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桑掩

秋經傳.爲楚所滅.名約.

辟襄子 (補注)梁玉繩曰.子當爲公.辟襄公定.見春秋定十

次桓公姑容.次孝公匄.次文公益姑.次平公鬱.次悼公成.次隱公乞.據表注悼公子.知悼公必已列入.疑傳寫脫去十世.

杞釐公 隱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杞世家.云釐

范蠡

大夫種〔補注〕先謙曰：並見越世家。

傳、晉語、趙旃。田饒〔補注〕梁玉繩曰：見韓詩外傳二。去魯哀公相燕。故表序於定、哀之間。外傳七有陳饒。說苑尊賢篇亦作田饒。齊策作田需。相齊見逐。非此人。　仇牤

秋經傳、燕世家。名款。嚴先生師古曰：卽殺陶朱公兒者也。〔補注〕先謙曰：見越世家。

胥〔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二年。小邾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公弟。名丞。曹伯陽爲宋所滅。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后庸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吳語作舌庸。

諸稽到 〔補注〕先謙曰、宜本攷證云、到當作郢、各本俱譌。

〔補注〕錢大昕曰、晉之賢士也、行年七十、其歌金石、說苑敬愼篇作欣沮。

榮聲期 師古曰、即榮啟期也、聲或作啟。〔補注〕先謙曰、見列子天瑞、淮南主術、齊俗篇、錢大昕云、聲蓋磬之譌、啟

秦悼公 惠公弟。〔補注〕先謙曰、見秦紀、弟當作

魯哀公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魯世家、名蔣、梁玉繩云、當有定公子三字。

齊晏孺子 師古曰、即

齊悼公陽生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齊世家、當有晏孺子兄四字。

公孫彊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齊世家。

苦成

皋如 〔補注〕先謙曰。諸稽下見吳語。

啓聲相近。王念孫云。此因隸書敢作啓形與聲近而譌耳。據顏注。它本因有作啓者矣。不必定其說。而以爲聲之譌也。

楚芋

尹文 師古曰。芋、音于具反。〔補注〕錢大昕曰。見

子。

燕獻公 三十世。

安孺子也。〔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齊世家。名荼。荼有錄公子三字。

鮑牧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田乞 完六世孫。〔補注〕先謙曰。見春秋傳、田齊

葉公子高

計然　（補注）先謙曰，見貨殖傳。

新序義勇、雜事篇。

隰斯彌　（補注）錢大昕曰，見韓子說林篇。

市南熊宜

（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

楚白公勝

高昭子　（補注）梁玉繩曰，高昭子卽高張，已見前。此陳昭子之譌，故與田恒上下相連，非重出也。陳昭子，乞之子，恆之兄，見左傳，名莊。

楚惠王章

田恒　陳乞子。（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田齊世家，當在九等。

諸御鞅

世家，桓子子。

齊簡公壬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齊世家，當有悼公子三字。

子我

〔補注〕先謙曰、見[illegible]孫、左傳。

僚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莊子山木、徐無鬼、則陽篇。

大陸子方 〔補注〕錢大昕曰、即東郭賈也、見左傳。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屈固 〔補注〕錢大昕曰、見楚世家、伍子胥傳、即左傳之箴尹固。

昭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楚世家。

申鳴 〔補注〕錢大昕曰、楚昭王臣、見韓詩外傳十、說苑立節篇。

孔文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田齊世家、梁玉繩云、諸御官名、越世家、諸御十人。

衛大叔遺

衛出

〔補注〕梁玉繩曰、子我、闞止、陳恆之下、姜說。

子行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

嚴善（補注）錢大昕曰。卽莊善也。見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作莊之善。辭其母死白公之難。

魯太

檀弓

子（補注）梁玉繩曰。孔圉已列四等。此必南文子之譌。故敍於公子郢後。猶說苑復恩篇之譌作南文子也。（檀弓篇作南。）南文子。見左傳。衛策。文子之父郢。字子南。故爲南氏。

太叔

公輒（補注）先謙曰。當有劇瓡子三字。

渾良

朱張

達巷黨人 〔補注〕先謙曰、見論語、孔子世家。宋郎項橐、亦作項託。

儀封人

長沮 師古曰、沮、音千余反。

師 〔補注〕梁玉繩曰、此太師非必師摯。注疏但云樂官名、或疑襄、亦出、非。

公明賈

陳亢 師古曰、音剛、又音抗。〔補注〕先

公儀中子 〔補注〕先謙曰、並見禮檀弓篇。

皐魚 〔補注〕梁玉繩曰、見韓詩外傳九、立槁而死。

顏亾

疾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陳轅頗 〔補注〕先謙曰、見春秋經傳。

蔡成公 昭公子。〔補注〕先

夫 師古曰、溉、音下旣反。

孔悝

石乞

狐黶

少連 〔補注〕先謙曰、並見論語。錢大

七歲爲孔子師、見董仲舒傳、淮南說林、修務、論衡實知、[illegible]秦策、甘茂傳。

桀溺

謙曰、官本商作周、是。

子服景伯

父

顏險倫

謙曰、見蔡世家。名朔。梁玉繩云、兩公字當作侯。

齊平公驚 簡公子。〔補注〕先謙曰、驚當

師古曰、郎孟縶。〔補注〕先謙曰、大叔遺下見左傳。衛世家、官本孟作孟。梁玉繩云、孟縶聲近。縶狐字通。史弟子傳作縶縶。作孟者是也。

衛簡公剸 讀 〔補注〕先謙曰、錢大

昕云.表無柳下惠.必寫本脫漏.

丈人

何蕢 師古曰.蕢音匱.

林放

顏夷 〔補注〕先謙曰.錢大昕云.三人皆善御者.見韓詩外傳二.惟匠父作無父.顏侖從文

作譜.見田齊世家.云衛公弟.

厥黨

童子 師古曰.即闕黨童子也.

昕云.前九等已有劇瞭.此重出.劇瞭疑莊公.此亦不合.先謙案.劇瞭不得列出公後.此傳寫妄增.

原壤

叔孫

武孫

楚狂接輿 〔補注〕先謙曰。依封人下見論語。

陳司敗

罪名諭耳。李賢芸云。㠯鉦古通。當從毛本。作匜者㠯字之誤。先謙案。官本作匜。與錢所見本同。

陳弃疾 〔補注〕錢云升曰。楚平王弃疾之外。有左襄二十二年。令尹子南之子弃疾。昭六年

革子戚 師古曰。即棘字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戚作成。字作子。是。並見論語。

衛公孫朝

衛侯起 〔補注〕先謙曰。見衛世家。

宮廄尹弃疾。陳當爲差。先謙曰。此與商陽並。則是檀弓之陳弃疾。不知誰是也。鄭注。陳或作陵。其人存疑可耳。

工尹商陽 〔補注〕先謙曰。禮檀弓注。工尹。楚官名。

陳子禽 〔補注〕梁玉繩曰。此子禽乃子亢之譌。陳子亢是子車弟。禮檀

尾生晦 師古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

石國 〔補注〕錢大昕曰。國當作圃。衞侯趣見

孟之反〔補注〕先謙曰.見論語.左傳.

師襄子〔補注〕梁玉繩曰.見孔子世家.韓詩外傳.五.衡樂師.非論語擊磬者.故表

弓拔明.子亢子車皆字.與陳人名亢字子禽者.判然不同.自鄭注檀弓.誤云子亢.孔子弟子.遂併作一人.

陽膚

尾生高師古曰.即微生高也.

齊禽敖師古曰.郎黔敖也.〔補注〕梁玉繩曰.黔姓.古讀若

周元王赤敬王子.〔補注〕先謙曰.周字衍.周紀名仁.

晉出

〔補注〕先謙曰.畤是畤之誤.

左傳.

陽虎〔補注〕先謙曰.見春秋傳.晉世家.

兒然二人.偶家語辨樂篇.疑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宮之官.遂合二襄爲一.宋翔及朱子集注.幷仍其誤.淮南主術高注云.魯樂太師.尤誤.不但師襄非魯伶官.且魯襄.職司擊磬.豈得稱太師耶.

申棖 〔補注〕先謙曰.弟子傳作申黨.

斎.廣韻音巨金切.釋文作北邪反.非也.

餓者

公定公子. 〔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鑿.

互鄉童子

大連 〔補注〕先謙曰：見禮雜記。

師已 〔補注〕錢大昕曰：前師已列五等，此與賓牟賈並列，乃師乙之譌。

賓牟賈 〔補注〕先謙曰：並見禮樂記。

師冕 師古曰：即師免。〔補注〕先謙曰：魯太師，下見論語。梁玉繩云：冕字未見有作免者。顏注不可曉，疑表是免字，注作冕耳。

鄭戴勝之 〔補注〕梁玉繩曰：鄭乃宋之譌。

陳子亢 〔補注〕先謙曰：詳五等陳子禽下。

公之魚 〔補注〕錢大昕曰：見孔子世家。

茀肸 師古曰：即佛肸也。茀音弼。

陳愍公 為楚所滅。〔補注〕先

顏丁

公肩瑕　師古曰.郎公肩假也.〔補注〕錢大昭曰.見禮檀弓.

鄭無戴氏也.孟子有戴不勝戴盈之.疏謂不勝字盈之.此又誤爲勝之.推表列於宋公時.太早.

南郭惠子　〔補注〕錢大昕曰.見荀子法行.韓子非儲篇.子貢之齊.因以見田常.

陳尊己　〔補注〕先謙曰.陳弃疾下見檀弓.

公山不狃　師古曰.郎公山不擾也.音人九反.〔補注〕先謙曰.原

謙曰.見陳世家.

顏柳

周豐 〔補注〕先謙曰、顏丁下、見禮檀弓。

衞覗夷 師古曰、卽式夷也、見呂氏春秋。〔補注〕梁玉繩曰、呂覽見利篇有戎夷、末

姑布子卿 〔補注〕錢大昕曰、見趙世家、韓詩外傳九、荀子非相篇、善相人。

宋子韋 〔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制樂、淮南道應篇、新序四、宋景公之史。

秦厲共公 悼公子。〔補注〕先謙曰、見秦

宋桓魋

匡人 〔補注〕先謙曰、並見論語。梁玉繩云、當列下下。

魋下見論語。

見式夷事。式觀聲近相借，知今本作我鍔也。式夷遠齊知發天寒而死。寓注齊之仁人，疑不知班表在前爲確。

采桑羽 〔補注〕先謙曰，梁玉繩云，羽本女之譌。采桑女見列女傳陳辯女篇。

史留 〔補注〕翟云升曰，卽史寠，見秦紀。留寠音同。周壽昌曰，卽史籀也。藝文志。

公輸般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宋策、禮檀弓、墨子。

離朱 〔補注〕梁玉繩曰，見列子湯問、莊子駢拇、天地、淮南原道篇。黃帝時明目

杞。

貞定王 元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名介。

杞愍公 簡公子。〔補注〕先謙曰，見杞世家，名維。

樂正子春〔補注〕先謙曰、見檀弓。

周宣王太史籀之爲書、古字通者耳。先謙曰、周說近之、而以太時代稍後。

豫讓〔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青荓子 師古曰、荓、音步丁反。〔補注〕錢

人、差因孟子之言誤與公輸並列。梁書云表有墨翟、無楊朱、疑離爲楊之譌。等次時代皆相近。

陳太宰喜〔補注〕先謙曰、喜是嚭之省。

吳行人儀〔補注〕先

鄭共公丑 哀公弟。〔補注〕先謙曰、見鄭

杞釐公 師古曰、此不當言釐公、字誤也。〔補注〕先謙曰、前已有釐公、世家云、湣公弟閼路弒

吳王夫差

石讐 〔補注〕錢大昕曰。見說苑敬愼篇。

子服子 〔補注〕梁玉繩曰。子服它生椒。椒生回。回生何。數猶缺同一代。此必同也。列哀公時。在子服景伯後。或傳

大昕曰。見呂覽序意篇。豫讓之友。自殺於汾水梁下。

趙襄子 簡子子。〔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名無恤。

謙曰。並見禮檀弓。

鄭鄡魁纍 師古曰。鄭人所殺也。鄡音鴞。魁、口賄反。纍音羸。〔補注〕先謙曰。左哀傳之鄡魁壘也。鄡鴞字。纍壘通。晉士鄡伴。鄭字當衍。官本注。誤作

世家云。襄公弟。

晉定公 昭公孫。〔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昭公子。見晉世家。梁玉繩云。前已列定公。當云晉懿公。哀公子。堊校可得。

晉哀公忌 〔補注〕梁玉繩曰。六國表。出公後次哀公忌。次懿公驕。（據索隱。正義。）世家。出公死。立昭公曾孫哀公驕。趙世家

湣公代立。是爲哀公。蓋當作哀。

鄭哀公易 聲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鄭世家。

蔡聲侯產 成侯子。

太宰嚭 〔補注〕先謙曰。並見左傳。吳越世家。

寫失次。同謚昭伯。見左傳。錢大昕曰。晉語公臣有子服厲伯。見論衡非韓篇。藝文志有子晚子。晚服字形亦相似。

知過

燕考　案。

智伯　作昭公曾孫。懿公驕。宋翔正義引世本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與世宋世系合。是忌乃驕之父。早死未立。哀公或追謚也。後晉陶公。注云懿公子。而不列懿公。蓋傳寫脫去。

惠子〔補注〕梁玉繩曰，卽司寇惠子，見檀弓。

師古曰，卽知果。〔補注〕先謙曰，見趙策、晉語。

鮑焦〔補注〕梁玉繩曰，見莊趙策、韓詩外傳一。

墨翟〔補注〕梁玉繩曰，見齊策、孟荀

公三十一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考作孝，宣本公下多桓字。

魏桓子獻子曾孫。〔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趙世家。

齊宣公平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名積。

蔡侯齊爲楚所滅。〔補注〕先謙曰，並見蔡世家。

傳。

公房皮 〔補注〕梁玉繩曰。廣韻注。楚公子房之後。攷云。御覽八百二十八引尸子。有宋公敖皮。疑是此人。房字誤。

禽屈釐 師古曰。即禽滑釐者是也。屈音其勿反。又音丘勿反。〔補注〕梁玉繩曰。墨翟弟子。見墨子公輸、列子湯問、莊子天下、王先謙曰。官本注。丘作丘。是。

韓康子 貞子子。〔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

高赫 〔補注〕梁玉繩曰。見韓子難一、淮南氾論、

田襄子 悼子子。〔補注〕先謙曰。見田

蔡元侯 聲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蔡世家。

衛悼公 出公叔子。

杞簡公春 為楚所滅。〔補注〕先謙曰。杞世家。哀公卒。出公敕立。出公卒。簡公立。表脫出公一代。

思王叔襲 定王子。〔補注〕先

我子

入間、說苑復恩篇、趙襄子臣。先謙曰、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

原過　〔補注〕錢大昭曰、趙襄子臣、見趙世家。

任章　〔補注〕錢大昕曰、魏桓子臣、見魏策、韓子說林篇。

齊世家、名驁。錢大昕云、襄子卽田常之子、常諡成、非悼。

魯悼公　出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左傳、魯世家、名寧。王鳴盛云、悼公、哀公子也。

〔補注〕先謙曰、見左傳、衞世家、名黔。梁玉繩云、子是父之誤。

衞敬公　悼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名弗。

謙曰、周紀、定王崩、子哀王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自立。表蓋以哀王卽位日淺、故不載。

周考王嵬　哲思王弟。〔補注〕先謙曰、並見周紀、周字衍。梁玉繩云、此表考

田俅子 師古曰：俅音求。

隨巢子

胡非子 〔補注〕先

中山武公 周桓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

韓武子 康子子。〔補注〕先謙曰：見韓

疑出公即哀公，哀卒於越，故以號之。

燕成公 三十二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秦躁公 厲公子。師古曰：躁、音千到反。

西周桓公 考王弟。〔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名揭，考王封之河南。

魯元公 悼公子。

王曰考哲，安王曰元安，烈王曰夷烈，顯王曰顯聖，哲二字謚，不知何出。

秦懷公 躁公立。〔補注〕先謙曰：見秦紀。立字誤，官本作子。梁玉繩云：當爲躁公弟。

衞懷

段干木

謙曰.我子下見藝文志魏家.

魏文侯 桓子孫.〔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名都.

世家.

公季成 〔補注〕錢大昕曰.魏文侯弟.見新序四.

〔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司馬庚

〔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嘉.

周威公 桓公子.〔補注〕先謙曰.周上脫西字.見周紀.

趙獻侯

公 敬公弟.〔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名亹.被弒.梁玉繩云.愼公上爲敬公子昭公糾.在位六年.愼公弒之.表脫昭公.愼爲敬弟.史無明文.未詳所出.

周威烈王

田子方〔補注〕先謙曰.並見魏世家.爲文侯師.

甯越〔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不廣、博志諸篇.中牟人.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李克

〔補注〕錢大昕曰.見淮南修務篇.注云.楽大夫.或作唐.

司馬喜〔補注〕先謙曰.見中山策.三相中山.

襄子兄孫.〔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名浣.兄伯魯也.

趙桓子 襄子弟.〔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

東周惠公 威公子.〔補注〕先謙曰.周紀.威公卒.子

考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周字衍.名午.

鄭幽公 共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鄭世家.名巳.

太史屠黍 〔補注〕錢大昕曰.見呂覽先識篇.晉出公之太史.說苑權謀篇.作屠餘.

魏成子 〔補注〕先謙曰.並見魏世家.梁玉繩云.公季成在五等.即魏成子也.疑成當作文.魏文子相魏王.見魏策.表誤列文侯時耳.

楚簡王 惠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中.

襄公立.乃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此注成公子.則東當作西.蓋表西周惠公賦公子下.當別有東周惠公.惠公子一條.傳寫誤刪併爲一.下四等有西周武公.是西周惠公之子.表不應缺西周惠公一代.尤

宋昭公 景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梁玉繩云.左哀二十六年傳.名得.世家作特.誤.係景公孫子.取得與啟畜諸宮.景公卒.先立啟.後立得.世家謂特殺太子

翟黃〔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下賢、自知篇。韓子內儲說下。魏世家。文侯上卿。

任座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自知

躬吾君〔補注〕梁玉繩曰。衛晉君。見趙世家。古文孫作圂。遂誤爲躬字。

司馬期〔補注〕梁玉繩曰。見中山策。韓子難言。死而浮於江。雅云升曰。說苑正諫篇。作司馬子綦。

燕愍公 三十三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其明證矣。

秦靈公 懷公孫。〔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自立。此又以昭爲景子。三晉不同。

晉幽公 懿公子。〔補注〕先謙曰。名柳。梁玉繩云。世家誤以爲哀公子。

篇。魏文侯直臣。案任座無作塞者。顏音非。

李悝　師古曰：悝，音口回反。〔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驕恣篇、孟荀傳。魏文侯相。

牛畜

荀訢

趙公中達　〔補注〕先謙曰：趙世家公仲連，相烈侯。是連、形近誤字。

田大公和　〔補注〕先謙曰：田齊世家：襄子卒，子莊子白立。莊子卒，和立。表脫莊子一

樂陽　師古曰：即樂羊也。〔補注〕先謙曰：見秦、魏中山策、樂毅傳。

趙烈侯　獻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名籍。

衞慎公　敬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名頹。官本列在

趙倉堂〔補注〕錢大昕曰，卽趙倉唐，見魏世家、武侯傳。

屈侯鮒〔補注〕梁玉繩曰，見魏世家，說苑臣術篇。鮒作附。

徐越〔補注〕先謙曰，牛畜下見趙世家。

代。又說注文莊子子三字。

秦簡公 厲公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索隱云，升云，厲當作懷。

七等。梁玉繩云，猶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當作敬公孫。

楚聲王 簡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當。

西門豹〔補注〕梁玉繩曰、見魏策、呂覽樂成篇、鄴令。

公儀休〔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魯穆公 元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顯。

韓景侯虔 武侯子。〔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武侯當爲武子。

孫子〔補注〕錢大昕曰、藝文志道家、有孫子十六篇、六國時人、非兵家兩孫子也。梁玉繩

燕釐公 三十四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秦惠公 簡公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此又一惠公。

晉烈侯 幽公子。〔補注〕先謙曰、烈侯當作烈公、見晉世家、名止。

元安王驕 威烈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梁玉繩云、史名驕、疑驕之誤。

子思〔補注〕先謙曰。孔子孫。名伋。見孔子世家。表無伯魚。亦必乘本脫漏。

泄柳

申詳〔補注〕先謙曰。並見孟子。

費惠公 師古曰。費音祕。〔補注〕梁玉繩曰。困學紀聞云。鄙費季氏之邑。

顏敢〔補注〕錢大昕曰。敢乃殺之形近譌字。

曰。見莊子達生篇。名休。

南宮邊〔補注〕錢大昕曰。魯穆公時人。說苑至公篇作南宮邊子。

列子〔補注〕梁玉繩曰。見列子、非、楚策、莊子諸篇。名禦寇。

趙武公 列侯弟。〔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

宋悼公 昭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購由。

鄭繻公駘 師古曰。繻音須。駘音臺。〔補注〕先謙曰。見鄭世家。幽公弟。梁玉繩云。史作繻公。集解稱或作繻。皆諡法所無。疑經字之譌。

王愼〔補注〕梁玉繩曰，愼原古字通。

長息

公明高〔補注〕先謙曰，與萬下見孟子。

嚴仲

魏武侯 文侯子。〔補注〕先謙曰，見魏

韓列侯 景侯子。〔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名取。官本列作烈。

吳起〔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韓文

楚悼王 聲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疑。

韓相

鄭相駟子陽〔補注〕先謙曰，見鄭世家。

齊康公 爲田氏所滅。〔補注〕先謙曰，見齊世家。

子〔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聶政傳。疑不在四等。

聶政〔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聶政姊〔補注〕先謙曰、見政

世家。名擊。

陽成君〔補注〕錢大昕曰、荆

侯〔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俱有列侯子三字。先謙曰、官本有三字、見韓世家。

趙敬侯 列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名章。官本列作烈。

俠絫〔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刺客傳。

宋休公 悼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田。

傳.

孟勝

徐弱 〔補注〕錢大昕曰.並見呂覽上德篇.孟勝爲墨者.爲荆之陽成君而死.其弟子徐弱亦死之.

臣.見呂覽上德篇.成作城.

大監突 〔補注〕錢大昕曰.秦大夫.見呂覽當賞篇.

徐子 〔補注〕錢大昕曰.魏策所謂外黃徐子也.說太子申勿戰者.藝文志儒家.

魏惠王 武王子. 〔補注〕先謙曰.武王當作武侯.見魏世家.名罃.

齊桓侯 和子. 〔補注〕先謙曰.見田齊世家.名午.侯當作公.官本子上多侯字.

晉孝公 列公子. 〔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頎.列烈同.

秦出公 惠公子. 〔補注〕先謙曰.秦紀作出子.

韓哀侯 文侯子. 〔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

鄭康公乙 爲韓所滅. 〔補注〕先謙曰.見鄭世家.

白圭

〔補注〕梁玉繩曰.七國前後兩白圭.貨殖傳之白圭.當魏文侯時.爲魏取中山.此周人.白姓圭名.呂覽載白圭與惠施.孟嘗問答.韓子喜白圭之行.隄塞其穴.鉅水雖.魏策載二事.在魏昭王

有徐子四十二篇.

楚肅王

悼王子.

〔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臧.

孟子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鄒忌

孫臏 師古曰.臏.音頻忍反.

時.此魏人.白姓丹名圭字.表列孟子魏惠王之閒.爲魏白圭無疑.惟趙岐高誘誤注周人.注晉云.子之治產.不似丹圭.已先錯矣.

齊威王 田恒侯子.〔補注〕先

趙成侯 敬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趙

韓懿侯 哀侯子.

晉靖公任伯 爲韓魏所滅.

田忌 （補注）先謙曰.鄒忌下見齊策、田齊世家.

謙曰.見田齊世家.名因齊.宮本注.恒作桓.是侯當作公.

章子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齊策.郎匡章.

世家.名疆.

燕桓公 三十五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秦獻公 靈公子.（補注）先謙曰.見秦

（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

魯共公 繆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奮.

龐涓 師古曰.涓、音工玄反.（補注）先謙曰.見魏、田齊世家.

周夷烈王喜 元安王子.（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周字衍.

（補注）先謙曰.見晉世家.名俱酒.此作任伯.形近致誤.梁玉繩云.三晉分其地.表不列趙.傾脫.

趙良 〔補注〕先謙曰，見商君傳。

太史儋 〔補注〕先謙曰，見周紀、老子傳。

商鞅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梁玉繩

大成午 〔補注〕先謙曰，韓策亦作成。趙世家作大戊午。徐廣云，戊一作成，則成字是。

紀。

趙肅侯 成侯子。〔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

秦孝公 獻公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宋辟公 休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名辟兵。

衞聲公 慎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名訓。

楚唐蔑 〔補注〕先謙曰，見楚、

云.疑不在中上.

申子〔補注〕先謙曰.有列傳.名不害.

甘龍

杜摯〔補注〕錢大昕曰.皆秦臣.並見商君傳.

子桑〔補注〕錢大昕曰.若是子桑伯子.似時代不當在此.

韓昭侯 懿侯子.〔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

燕文公 桓公子.三十六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梁玉繩云.文為

韓世家.蔑即蔑.亦作昧.

衛成公 聲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衛世家.名遬.公當為侯.

周顯聖王扁 夷烈王子.師古曰.扁

屈宜咎　〔補注〕梁玉繩曰、韓世家作臼、說苑權謀篇作咎。

鐸椒　〔補注〕先

錢云升曰、疑呂覽審爲篇、子華子之譌、或荀子正論篇、子宋子之譌、宋子、宋牼也。

被雍　〔補注〕錢云升曰、即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之被離、離雍形近而譌。

昭奚恤

檀子、史無其文。

安陵纏　師古曰、纏、即纏字也。〔補注〕梁玉繩曰、見說苑權謀篇、即戰策之楚安陵君壇也。

楚宣王　肅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良夫。梁玉繩云、子當爲弟。

音蘇。〔補注〕先謙曰、見周紀。

宋剔成君

謙曰。見十二侯表。藝文志。儒左儒者。

鄭敖

子華〔補注〕梁玉繩曰。莫敖子華。見楚策。屯本楚策作鄭。又作鄭。又作鄭。尤誤。與史記鴻傳。譌鄧作鄭。同。猶唐志。開元十三年。以鄭頹鄭字。改爲

〔補注〕先謙曰。見楚策。宦本脫奚字。

江乙〔補注〕先謙曰。見楚策。梁玉繩云。韓子七術作江乞。

沈尹華〔補注〕錢大昕曰。見呂覽去宥。載。荊威王學書於華。

蘇秦

張儀〔補注〕先謙曰。並有列傳。

齊宣王辟彊

魯康公〔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屯。錢大昕云。當有共公子三字。

辟公子。〔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

嚴蹻 師古曰。蹻。音居略反。〔補注〕先

莫。莛誤莫鄒僞同字矣。

史皋 〔補注〕錢大昕曰，上蔡監門，甘茂師事之，見楚策。

閭丘光

馮赫 〔補注〕錢大昕曰，楚策有馮郝說楚王楚即其人。梁玉繩曰，東周策、趙策有仇赫，元作郝，楚策公孫郝，元作赫，可互證。

湻于髡

威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田齊世家。

魯景公

謙曰，見西南夷傳。

〔補注〕錢大昕曰。郎園丘先生也。齊宣王時人。見說苑善說篇。孫志祖曰。光乃先之譌。漢人稱先生。每單稱先。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昆辯 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辯。〔補注〕錢大昕曰。昆當作皃。古貌字。呂覽劇字乃劑之譌。國策劑作齊。先謙曰。官本。蓋見倒。

靖郭君 〔補注〕先謙曰。見齊策。孟嘗君父。齊威王子。孟嘗父田嬰。

於陵子中 〔補注〕先謙曰。見齊策、孟子。官本子中作中子。是。

康公子。 〔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匽。

唐尚 〔補注〕錢大昕曰。見呂覽士容篇。

閭丘卬 〔補注〕錢大昕曰，見新序。丘年十八，道遮齊宣王求

司馬錯 〔補注〕先謙曰，見秦策、秦紀。

犀首 〔補注〕先謙曰，即公孫衍，有列傳。

公中用 〔補注〕錢大昕曰，即韓策公仲朋也。用是朋之譌。

秦惠王 孝王子。〔補注〕先謙曰，秦紀亦作惠文君。孝王當作孝公。

魏襄王 惠王子。〔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名赫。

楚威王 〔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商。梁玉繩云，當有宣王子三字。

衛平公 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衛世家。兩公字當爲侯。

仕.

顏歜 師古曰.歜音觸.〔補注〕先謙曰.見齊策.

王升 〔補注〕錢大昕曰.齊宣王所謂王斗先生也.古文斗作升.字每相亂.

尹文

史起 〔補注〕先謙曰.見呂覽樂成篇.亦見溝洫志.

蕩疑 師古曰.即湯疑也.〔補注〕先謙曰.見呂覽務本.韓子七術篇.王念孫云.蕩是湯之譌.雖姓亦有蕩.然據

韓宣王 昭王子.〔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即宣惠王.昭王當作昭侯.

衛嗣君 平公子.〔補注〕先謙曰.見衛世家.

慎靚王 〔補注〕先謙曰.見周紀.名定.王念孫云.各本皆脫顯王子二字.當依漢紀本補.

子〔補注〕錢大昕曰。藝文志名家。有尹文子。說齊宣王。

番君〔補注〕錢云升曰。見高帝紀。當在秦時。先謙曰。吳芮漢臣。不當入表。存疑。

元和姓纂。蔣姓下引風俗通云。衛賢人蔣疑。則當作蔣明矣。古書亦無作蔣疑者。

魏哀王 襄王子。〔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

燕易王 三十七世。〔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魯平公 景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名叔。

越王無彊 句踐十世。爲楚所滅。〔補注〕先謙曰。越世家。句踐卒。子鼫與立。卒。子不壽

唐易子 〔補注〕梁玉繩曰.見韓子外儲說右上.載二說.一云田子方問弋於唐易鞠.一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疑唐易是氏.前後兩人.

如耳 〔補注〕錢大昕曰.見秦策、魏世

韓襄王 宣王子. 〔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名倉.

周昭文君 〔補注〕梁玉繩曰.見呂覽諭大、報更、務大諸篇.亦曰周文君.見東周策.

赧王延

燕王噲 三十八世. 〔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易王子.

立.卒.子翁立.卒.子騂立.卒.子之侯立.卒.子無疆立.裘不具載.十爲七字之譌.

宋、韓子七術、外儲說右。

西周武公〔補注〕先謙曰、見周紀。當有惠公子三字。

蘇代

愼靚王子。〔補注〕先謙曰、靜同靚。見周紀。錢大昕云、周自思王以後、七傳皆在第八。不應靚王獨列六等。故知此葉大率誤趨二格。官本靜作靚、字同。

子之〔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竹書。錢大昕云、燕噲王宜居下下。卽楚懷、靳尚亦當與鄭袖同等。而誤入第七。蓋此數行。

屈原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刊本差錯。均應退下兩格。

楚懷王 威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槐。

夫人鄭袖 （補注）先謙曰、見楚策、懷王之幸夫人、但稱夫人、無所繫屬、亦楚懷本列九等之確證。

蘇厲 （補注）先謙曰、並見國策、蘇秦弟。

馬犯 （補注）錢大昕曰、見周紀。

周景 （補注）錢大昕曰、當

陳軫 （補注）先謙曰有列

傳.

作悶蝕.亦見周祀.翟云升曰.或秦始皇祀贊稷界之誤.

昭廷〔補注〕梁玉繩曰.郎楚懷王良臣昭通也.廷通字形近而譌.

占尹〔補注〕錢大昕曰.當是楚詞之太卜鄭詹尹也.周壽昌曰.文選四五籍致缺.李注.籍與占同.古字通.考異.籍作占.特楚詞卜居

宋遺〔補注〕錢大昕曰.見楚世家.懷王時勇士.

令尹子椒

靳尚〔補注〕先謙曰.見楚策.

漁父〔補注〕先謙曰。見屈原傳。

之爵尹。乃楚人爲爵尹。別一人也。亦不同時。

應豎〔補注〕先謙曰。宜本作應豎。狃云升云。疑即周策屬豎。

秦武

上官大夫〔補注〕先謙曰。見屈原傳。梁玉繩云。新序節士篇以上官即靳尚。非是。錢大昕云。當在第七格。

烏獲

子蘭〔補注〕錢大昕曰。並見新序節士篇。作令尹子蘭。司馬子椒。梁玉繩曰。當在下下。

魏昭王哀王子。〔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哀當作襄。

樛里子 師古曰，樛，音丑於反。〔補注〕先謙曰，有列傳。名疾，秦庶長。

王 悼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錢大昕云，武王、任鄙、烏獲，皆與孟說同等。

任鄙 〔補注〕先謙曰，見秦紀。秦力士。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秦紀。

軋子

聚子 師古曰，聚，字也。〔補注〕錢大昕曰，疑卽荷非林之夾氏、鄒氏也。軋、夾、聚、鄒，音近。稚云，升曰，字非，聚與姝同，能粢字之誤。

孟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魯愍公 平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作文公。索隱，世本作湣公。

趙武靈王 肅侯子。

公羊子

沈子 師古曰、魯人也、善春秋。〔補注〕梁玉繩曰、見穀梁、公羊傳、稱子沈子。

戚子 〔補注〕翟云升曰、元和姓纂、戚子著書、未知所本。梁玉繩曰、戚、疑臧之譌。齊伐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不至、見宋策。

根牟子 〔補注〕錢大昕曰、根牟子受詩

楚頃襄王 懷王子。〔補注〕先

田不禮

李兌

肥義　〔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錢大

穀梁子　〔補注〕先謙曰.並見藝文志.

北宮子

於孟仲子.僕孫㾓.見經典釋文.宋高子仲梁子鄭詩在四等.沈子穀傳春秋在五等.此在六等.有譌.梁玉繩曰.穀荊注.稷孝子.古賢者.著并出風俗通.

申子　〔補注〕梁玉繩曰.申不害已列

謙曰.見楚世家.名槐.

代君章　〔補注〕先謙曰.武靈

昕云。歷義在二等。非班元文。以孔安國牧宥息之例證之。可見。

甘戊 〔補注〕先謙曰。即甘

萬章

告子

薛居州

魯子

公扈子 〔補注〕先

四等。呂覽審應篇有周中向。亦稱申子。乃不害之族。疑此是。

愼子 〔補注〕先謙曰。見孟荀傳。名到。

嚴周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惠施 〔補注〕梁玉繩曰。見

衞懷君 嗣君子。〔補注〕先謙曰。見衞世家。

王下。見趙世家。

齊愍王 宣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田齊世家。名地。

蓋有列傳。下蔡人。梁玉繩云。說苑雜言篇作戊。古通。案官本作甘茂。

滕文公 〔補注〕先謙曰。見孟子。錢大昕云。魏文侯、魯繆公、費惠公、燕昭王。皆四等。文公亦當與彼同科。此列本之

樂正子

說曰。老宮子下。見公羊傳。錢大昕云。以上皆傳春秋者。

尸子 〔補注〕梁玉繩曰。見穀梁傳。名佼。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見藝文志。

捷子 〔補注〕錢大昕曰。捷

楚魏策。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

公孫龍 〔補注〕梁玉繩曰。見孟荀傳、趙策、列子仲尼篇、莊子秋水、天下篇。

魏公子牟 〔補注〕梁

齊襄王 湣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田齊世家。名法章。

淖齒 師古曰。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補注〕先謙曰。見田齊世家。

宋君偃 為齊所滅。〔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

謨。

公孫

高子〔補注〕先謙曰、萬章下見孟子。

仲梁子〔補注〕梁玉繩曰、見禮記檀弓、韓子顯學篇。儒分爲八、有仲梁氏之儒。

與接同。見孟荀傳、藝文志。齊人。

騶衍〔補注〕先謙曰、見田齊世家、孟荀傳。齊人。

田駢〔補注〕梁玉繩曰、見齊策、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篇、孟荀傳。齊人。

惠盎

玉繩曰、見趙策、列子仲尼、莊子秋水、荀子非十二子篇。

狐爰 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補注〕梁玉繩曰、見齊策、呂覽貴直篇。閔王斮之。

丑〔補注〕先謙曰、見孟子。梁玉繩云、孟子弟子、以樂正子爲首、裴駰樂正四等、丑居第三、恐亦列本誤升一格。		
	孔穿 子思玄孫。〔補注〕先謙曰、見孔子世家。	王歜 師古曰、歜音觸。〔補注〕錢大
〔補注〕梁玉繩曰、見列子黃帝、呂覽順說、稱宋人、淮南道應篇作惠孟。	王孫賈〔補注〕先謙曰、見齊策、年十五、與市人殺淖齒。	宋玉〔補注〕先謙曰、見屈原傳。王逸
		唐勒

昕曰.卽田單傳.齊人王蠋也.孤充立節篇.亦作歜.

燕昭王 三十九世.噲子.〔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楚詞注.原弟子.

嚴辛 〔補注〕先謙曰.楚策之莊辛.

范雎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蘇不釋 〔補注〕先謙曰.范蘇云.表與范雎並.必蔡澤之譌也.

景瑳 師古曰.瑳.音子何反.卽景差也.〔補注〕先謙曰.並見屈原傳.

秦昭襄王 武王弟.

燕惠王 四十世.昭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騎劫 〔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樂毅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郭隗 〔補注〕先謙曰、見燕策。

白起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田單 〔補注〕先謙曰、有列

澤釋古通。蔡分爲蘇不二字、有列傳。

葉陽君 〔補注〕錢大昕曰、卽穰侯弟、華陽君也、徐廣云、華一作葉、見秦紀、穰侯傳、卽芊戎。

涇陽君 〔補注〕梁

〔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穰侯 〔補注〕先謙曰、有列

韓釐王 襄王子。〔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名咎。

傳。梁玉繩云，據張注，舊列第五，今在四等，乃後人因張注升之。

趙奢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縮高 〔補注〕梁玉繩曰：見魏策。安陵人，爲其子守管，刎頸而死。

玉繩曰：見秦紀、穰侯傳。卽公子市，秦昭王母弟。與穰侯、華陽、涇陽及高陵君公子悝，稱四貴。表不列高陵，疑寫脫之。

安陸君 〔補注〕錢大昕曰：陸當爲陵。表與唐雎並列，卽魏策安陵君也。

傳。

趙惠文王 武靈王弟。〔補注〕先謙曰：弟當爲子。見趙世家。名何。

魏安釐王 昭王子。〔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

魯仲連〔補注〕先謙曰、有列

廉頗〔補注〕先謙曰、有列傳。錢大昕云、據張晏說、藺相如在五等、廉頗何以得列第三。世因相如升入二等、頗亦妄進之。

虞卿〔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公孫弘 師古曰、齊人也、孟嘗君所使、見戰國策。〔補注〕梁玉繩曰、亦見呂覽不侵篇。

唐雎〔補注〕先謙曰、見秦、魏策。

孟嘗君〔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魏公子〔補注〕梁玉繩曰、脫無忌二字。先謙曰、有

陳筮〔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釐王時人。

雍門周〔補注〕錢大昕曰、見說苑善說篇。

范座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補注〕梁玉繩曰、見魏世家、戰

燕武成王 惠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錢大昕云、脫四十一世四字。

趙孝成王

趙括〔補注〕先謙曰、見趙

傳.

藺相如〔補注〕先謙曰.有列傳.梁玉繩云.據張晏注.登進、相如在第五.後人妄進之.

侯嬴〔補注〕先謙曰.見魏公子傳.

平原君〔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毛遂〔補注〕先謙曰.見平原君傳.

列傳.

朱亥〔補注〕先謙曰.見魏公子傳.

春申君〔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秦孝文王

昭襄王

苑善說篇作范座.通用.

左師觸龍〔補注〕先謙曰.見趙策、趙世家.

龐煖 師古曰.煖、音許元反.又音許遠反.〔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李

惠文王子.〔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名丹.

燕孝王 四十二世.武成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世家.趙奢傳.

韓王安 爲秦所滅.〔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

朱英〔補注〕先謙曰，見楚策。錢大昭云，當與毛遂同等。誤超一格。

蒙恬〔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

華陽夫人〔補注〕先謙曰，見始皇紀、呂不韋傳。孝文王后。

牧傳。

楚考烈王 頃襄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元。

李園〔補注〕先謙曰，見楚策、列女傳。宜列下下。

魯頃公 爲楚所滅。〔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錢大昕云，不當

趙王遷 爲秦所滅。〔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錢大昕云，六國滅亡，宜一例。楚燕魏齊之君皆列九等，韓趙不應獨殊。且

列七等.

王安父桓惠王、王遷父悼襄王向在後.何以二王躋居其前.此皆刊本錯誤之顯然者.

孫卿〔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王翦〔補注〕先謙曰.有列傳.錢大昕云.當與蒙恬同等.

秦嚴襄王文王子.〔補注〕先謙曰.見秦紀.梁玉繩云.文上脫孝字.

韓桓惠王釐公子.〔補注〕先謙曰.見韓世家.

衞元

魏景湣王安釐王子.〔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名增.

趙悼

楚幽王考烈王子.〔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名悍.

楚王負芻為秦所滅.〔補注〕先謙曰.見楚世家.

韓非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燕將渠 〔補注〕先

呂不韋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淳于越 〔補注〕先謙曰：見始皇紀，秦博士。

君 懷君弟。〔補注〕先謙曰：見衛世家。 秦始皇 〔補注〕先謙曰：有本紀，名政。

襄王 孝成王子。〔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名偃。

燕栗腹 劇辛 〔補注〕先謙曰：並見燕趙世家。 代王嘉 爲秦所

燕王喜 爲秦所滅。〔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

謙曰、見燕世家。

樂閒〔補注〕先謙曰、見燕、樂毅傳。

高漸離〔補注〕先謙曰、見燕、荆客傳。史通言漸離居五等、今在第四、轉寫失之。

李牧〔補注〕先謙曰、有列傳、趙將。

燕太子丹〔補注〕先謙曰、見燕世家、刺客傳。

鞠武 師古曰、鞠、音居六反。〔補注〕先謙曰、燕丹太傅、見刺客傳。

李斯〔補注〕先謙曰、有列傳。

秦武陽〔補注〕先謙曰、見燕、刺客傳。梁玉繩云、史通誤武

滅。〔補注〕先謙曰、見趙世家。

秦二世胡亥〔補注〕先

魏王假 爲秦所滅。〔補注〕先謙曰、見魏世家。

齊王建 爲秦所滅。〔補注〕先謙曰、見齊

荊軻 〔補注〕先謙曰、有列傳。梁玉繩云、史通書軻居六等。今列第五。轉寫失之。

樊於期 〔補注〕先謙曰、見燕策、刺客傳。

陽居七等。今在第六。轉寫失之。

項梁 〔補注〕先謙曰、見始皇紀、項籍世家。

秦子嬰 〔補注〕先謙曰、見始

衞君角 爲秦所滅。〔補注〕先謙曰、見衞

謙曰、見始皇紀、宜列九等。

世家。

趙高

閻樂 〔補注〕先謙曰、並見始皇紀。

孔襄　孔鮒弟子。〔補注〕先謙曰：子字衍。見孔子世家。錢大昕云：當與孔鮒同等。

孔鮒　孔穿孫。〔補注〕先謙曰：見孔子世家。爲陳涉博士。孔光傳：穿生順，順生鮒。

皇紀。

項羽　〔補注〕先謙曰：有本紀。

陳勝

吳廣　〔補注〕先謙曰：並見陳涉世家。

世家。宜入九等。

董翳

司馬欣　〔補注〕先謙曰：並見項羽、高祖紀。梁玉繩云：不列章邯。疑脫。

此皆刊本之誤，非班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三)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律歷志第一上 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春秋左氏傳曰前志有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同謂齊等。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戲畫八卦由數起。師古曰、言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補注〕劉攽曰、志言卦起於數。顏云數起於卦、非也。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師古曰、三代、夏殷周也。稽、考也。考於古事而法度益明。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述古帝王之政、以示後世。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也。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師古曰、首謂始定也。〔補注〕錢大昭曰、蒼傳云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先謙曰、晉志、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隋志、漢初興也、而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以爲水德。實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遺聲數者補綴之、未獲詳究。孝武帝時。樂官考正。師古曰、更質正其事。〔補注〕齊召南曰、此即禮樂志所云立樂府、置協律都尉、本志所云造太初歷是也。顏注未明。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補注〕錢大昭曰、上餘字當作有。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鐘律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詣京師。先謙曰、

官本不重除字。使羲和劉歆等。〔補注〕先謙曰。歆傳以哀帝崩後。還羲和。平帝元始元年。說羲和官秩二千石。非王莽改爲大司農之羲和也。典領條奏。言之最詳。〔補注〕先謙曰。魏書律曆志。王莽世。徵天下通鍾律之士。劉歆總而條奏之。最爲該博。故班固取以爲志。隋志。劉歆典領條奏者。其始末理概研精。錢塘律呂古義云。志載律法。雖本於歆。實爲前古定法。歆篡古制作。必依古法。觀其不用京房六十律可知矣。還案歷代律呂之書。至爲紛雜。錢氏篤守漢志。遂其義恉。所論淵乘精碧。較前人所得爲精。故多采用焉。故删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師古曰。班氏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自此以下。訖於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補注〕齊召南曰。一曰備數以下。皆劉歆之詞。而班氏稍加删節。所謂删僞辭取正義也。是以晉志引此志。直云劉歆序論。而風俗通義引劉歆鍾律書。當亦指此。若隋書牛弘傳。引劉歆鍾律書。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云云。今志所無。是則班氏所删去者也。一曰備數。〔補注〕先謙曰。官本提行。攷證云。監本接連前文寫。非也。今另提行。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數下提行。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鍾。子之律也。子數一。泰極元氣。含三爲一。是以一數變而爲三也。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丑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矣。〔補注〕先謙曰。此算術生鍾律之法。詳見行於十二辰下。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

六觚爲一握。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補注〕齊召南曰，隋志，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較此志亦少異。沈欽韓曰，隋志，長三寸，三當爲六。說文亦云六寸也。乾鑿度，臥算爲年，立算爲日，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左傳三十年，絳縣人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如算六位）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即乾鑿度立旁），此則用法須縱橫置之矣。吳志趙達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是也。梅文鼎古算器考云，不知其起於何時，案鄉射禮，二算爲純，十純則縮而委之，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記云，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此則器與法並見於經，但從來乘除布列九章，故短用六寸，取其便於事。唐志，九執曆出於西域，其算皆以字書，不用籌策，則中術皆用籌策明矣。沈彤曰，角至角度一寸者，謂據二百七十枚內外凡九層，每枚一分，則九枚有九分，並中心一枚一分，共一寸也。面容一分者，謂每枚四面皆一分也。相因之數有十者，以一分乘一寸而得也。正面謂每觚外周之面也。表五十四，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者，謂以六觚外周共數五十四，累爲實，另以五十四加內周六，共六十，爲法，相乘得三千二百四十，倍六爲一十二，除之得二百七十，加中心一，凡得二百七十一枚也。

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張晏曰，林鐘長六寸。韋昭曰，黃鐘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補注〕先謙曰，下云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故曰乾律黃鐘之一，韋說非也。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爲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爲周流六虛之象也。〔補注〕劉台拱曰，注是上爻當作觚，以四十九加六得五十五，又加二百一十六得二百七十一，是六觚之數。

夫推曆生律，張晏曰，推曆十二辰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補注〕先謙曰，制器二字上屬爲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

焉。師古曰：賾亦深也。杂，采也。度長短者不失豪氂，孟康曰：豪，兔豪也。十豪為氂。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沈欽韓曰：通雅注氂，馬尾也。十馬尾為一分。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師古曰：撮音倉括反。〔補注〕沈欽韓曰：孫子算經六粟為圭，十圭為秒，十秒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孟康曰：絫音累。應劭曰：十黍為絫，十絫為一銖。師古曰：絫，孟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累紩之累。〔補注〕先謙曰：官本絫作累。隋志云不失黍絫，絫蓋累字之誤。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補注〕葉德輝曰：釋詁，則，法也。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注：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案漢之太史，正當周之保氏，宣於天下，小學是則，人幼而習之，通其法也。羲和掌之。〔補注〕錢大昭曰：此用劉歆原文，故言掌於羲和。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補注〕周壽昌曰：滌，汲本作滌。先謙曰：官本作滌。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應劭曰：世本暴辛公作塤。師古曰：燒土為之，其形鋭上而平底，六孔，吹之。塤音許元反，字或作壎，其音同耳。匏曰笙，應劭曰：世本隨作笙。師古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也，言郭張皮而為之。〔補注〕宋祁曰：郭，景本作廓。竹曰管，孟康曰：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尚書大傳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不但竹也。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師古曰：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柷。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動之，令左右擊。音昌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動作撞。考證云：撞之，別本作動之。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

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錢大昭曰。漢祀云。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商量音近。而義亦相成。然說文商从章省聲。此志又云聲章於商。則章義更切。先謙曰。風俗通引劉歆鐘律書同。白虎通。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案白虎通義亦本所說轉迻。取聲訓爲訓。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補注〕先謙曰。鐘律書同。白虎通。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補注〕先謙曰。鐘律書同。白虎通。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徵、祉也。〔補注〕錢大昕曰。徵祉聲相近。故徵有祉音。物盛大而繁祉也。〔補注〕先謙曰。鐘律書同。白虎通。徵者、止也。陽氣止。羽。〔補注〕先謙曰。說文。翾、水音也。从雨、羽聲。是爲五音之羽。五音翾屬。亦魏晉以來相承作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補注〕錢大昭曰。月令正義引作宇。聚也。臧聚宇覆之也。案下云聲宇於羽。則聚宇非是。先謙曰。鐘律書同。白虎通。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補注〕先謙曰。淮南天文訓。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律書。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索隱。案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云。黃鐘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元等皆以長九寸卽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朱載堉律呂精義云。淮南太史公所謂黃鐘長九寸者。以九分爲寸。九寸乃八十一分也。漢志以十分爲寸。九寸乃

九十分也京房劉歆荀勗律尺每寸十分據下文云十分爲寸則宗隱說是也裴洸律呂新書云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爲八十一分今以十爲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同也王元啟史記正譌云黃鐘之管長九寸以漢志致之亦屬十分之寸而律書有九九八十一之說者蓋律呂相生以三分爲損益以三約九則無餘分以三約十則餘分之多後將不可勝計故必以十分之寸均爲九分更以十釐之分均爲九釐絫絲以下皆然然後以三歸之各得其數之整以之制律審度皆有所徵驗而不爽也 或損或益㠯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 〔補注〕先謙曰陽足以統陰故呂亦稱律 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㠯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 師古曰族音千豆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 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 師古曰亡讀曰無射音亦石反 呂㠯旅陽宣氣 〔補注〕先謙曰旅讀助見下文 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 師古曰中讀曰仲 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 〔補注〕先謙曰書古說相傳如此 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 師古曰泠音零綸音倫也〔補注〕先謙曰人表作泠淪呂覽作伶倫說苑修文篇作泠綸官本注末無也字 自大夏之西 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 昆侖之陰 〔補注〕先謙曰呂覽古樂篇昆侖作阮隃高注阮隃山名山北曰陰宋書律志同風俗通音聲篇及說苑與志同 取竹之解谷 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補注〕陳浩曰依孟說應以取竹之解谷斷句生字連下文讀然於文義不順如晉說則之字當作往解亦與上文不順當以取竹之解谷生（讀）其竅厚均者（句）於文始順先謙曰呂覽取竹於嶰谿之谷則晉說是也句讀當如陳說蜀書解谷所生耳應讀生爲句非晉志律之始造以竹爲管取

其自然。厲廣也。生其竅厚均者。應劭曰、生者、治也。竅、孔也。孟康曰、竹孔與肉薄厚等也。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爲筩、不復加削刮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呂覽作以生空竅厚鈞者。說苑、風俗通同。鈞均通用。但言厚、不言薄。晉志亦然。注增入薄字。殿官本、孔外肉作肉孔外。考證云、監本注孔字上脫肉字、外內譌外內。今改正。又截以爲筩、監本譌筩、從宋本改。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師古曰、黃鐘之宮、律之最長者。〔補注〕先謙曰、呂覽作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晉志同。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作其長九寸。說苑同。李氏光地云、黃鐘長八寸一分、應鐘長四寸二分。此三寸九分、似二律相較之數。畢氏沅云、此三寸九分、備有十二律、非指黃鐘止長三寸九分。下云以爲黃鐘之長者、謂長於應鐘之數。若應鐘十月律、秦歲首所中也。若長三寸九分而得黃鐘、方是十一月律。呂紀本因秦法也。律呂古誼云、黃鐘長八寸一分、應鐘長四寸二分。其間長三寸九分、爲十二筩相生之限也。則人有以黃鐘三寸九分立算者、大謬。若黃鐘止長三寸九分、則不成爲黃鐘矣。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師古曰、筩音大東反。〔補注〕錢大昭曰、月令疏引此文、鳳下有皇字。先謙曰、呂覽作筩、篇筩一字。說苑、風俗通、御覽並作管。呂覽云、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隋志云、取竹於嶰谷、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焉。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師古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比音頻寐反。〔補注〕王念孫曰、比黃鐘之宮、本作以比黃鐘之宮、與上文以爲黃鐘之宮句同一例。今本脫以字。舜典及左傳昭二十七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白帖三十一引此、並作以比黃鐘之宮。呂覽、說苑、晉志並同。先謙曰、呂覽云、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孟康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注、得上律字作物。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補注〕先謙曰、律書、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白虎通、

黃者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蔡、謂、動，皆取同聲字爲訓。黃佐樂典云：凡聲生於鍾，因鍾以名律，律自鍾出，曰均，又一義。天之中數五。錢大昭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錢大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師古曰：孳讀與滋同。滋，益也。萌，始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補注〕先謙曰：樂典云：陽氣滯藏於永土中央，故以中色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鍾陽九，林鍾陰六，言陽唱陰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補注〕錢大昭曰：乾初九也，辰在星紀。大呂，呂，旅也。〔補注〕錢大昭曰：呂旅義同，故說文呂篆文作膂。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大者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旅抑拒難之也。周語注、呂覽注、淮南天文訓高注，皆以旅助爲義，與志合。牙，萌牙也。位於丑，在十二月。〔補注〕錢大昭曰：坤六四也，辰在元枵。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師古曰：奏，進也。〔補注〕錢大昭曰：風俗通云：太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亦此意。先謙曰：律書：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白虎通：太亦大也，族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天文訓：太簇者，簇而未出也。簇、族字同。位於寅，在正月。〔補注〕錢大昭曰：乾九二也，辰在娵訾。夾鍾，〔補注〕錢大昭曰：月令疏引此文，夾鍾下有鍾種也夾助也六字。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補注〕先謙曰：律書：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白虎通：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天文訓：夾鍾者，鍾始夾甲也。與志義異。位於卯，在二月。〔補注〕錢大昭曰：坤六五也，辰在降婁。姑洗，洗，絜也。〔補注〕錢大昭曰：月令疏引作洗之言絜也。荀紀云：姑，因也。言陽氣

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使之絜也〔補注〕先謙曰律書姑洗者言萬物洗生白虎通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天文訓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位於辰在三月。〔補注〕錢大昭曰乾九三也辰在大梁。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補注〕王念孫曰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云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廢著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著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證旅助姑洗。〔補注〕錢大昭曰方言旅力也旅有助義故書旅助先謙曰律書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天文訓仲呂者中充大也義並異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補注〕錢大昭曰坤上六也辰在實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補注〕錢大昭曰賓古文儐見鄉飲酒禮注故訓爲導。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補注〕先謙曰律書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白虎通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天文訓蕤賓者安而服也位於午在五月。〔補注〕錢大昭曰乾九四也辰在鶉首林鐘林君也。〔補注〕錢大昕曰釋詁文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稚古穉字也種音之勇反〔補注〕先謙曰律書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白虎通林者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天文訓林鐘者引而止也宦本注字下無也字位於未在六月。〔補注〕錢大昭曰坤初六也辰在鶉火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補注〕先謙曰律書夷則言陰氣賊萬物也賊一作則白虎通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天文訓夷則者易其則也位於申在七月。〔補注〕錢大昭曰乾九五也辰在鶉尾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補注〕先謙曰律書南呂者言陽氣之旅

入藏也。白虎通、南者、任也。言陰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天文訓、南呂者任保大也。位於酉。在八月。〔補注〕錢大昭曰、坤六二也。辰在壽星。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補注〕先謙曰、律書、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白虎通、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位於戌。在九月。〔補注〕錢大昭曰、乾上九也。辰在大火。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孟康曰、該、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爲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閉曰閡。師古曰、閡音胡待反。下言該閡於亥。音義皆同也。〔補注〕錢大昕曰、應鐘十月之律。於消息爲純陰卦。而八卦之位、乾在十月。是爲陰雜陽氣也。坤之上六云、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而文言傳以爲天地之雜。莊氏謂上六之爻、兼有天地雜氣、故血有天地之色。先謙曰、官本孟注該作閡。是。宋祁引亦作閡。律書、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白虎通、應者、應也。鐘者、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天文訓、應鐘者、應其種也。位於亥。在十月。〔補注〕錢大昭曰、坤六三也。辰在析木。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孟康曰、統、緒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紀下無也字。此謂黃鐘、林鐘、太族三律爲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補注〕先謙曰、樂與云、黃鐘之均、應仲冬中氣。冬至是也。節氣有入他月者、中氣必在正數之月。何以首冬至、陽始生也。候氣者求聲氣之元。推步者求律元、皆以冬至子半爲定。天地之心靜極復動、動之日自是周而復始、故首之也。鐘於太陰。〔補注〕先謙曰、鍾、鐘義同。古書鍾鐘字相亂。故黃鐘古書亦作黃鍾。故黃鐘爲天統。〔補注〕齊召南曰、沈約宋志云、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原、徒領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召南案此志附會三統、說多穿鑿、然皆劉歆條奏本文、而班氏述之、非班氏欲符劉歆三統之數也。律長九寸。〔補注〕先謙曰、律呂新書云、律書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律。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爲寸法、則七三之爲分法、五三之

爲釐法。三三之爲毫法。一三之爲絲法。從可知矣。或曰。從釐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益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九者所吕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師古曰。易說卦之辭。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補注〕先謙曰。月令注。林鐘。黃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六者所吕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師古曰。此亦說卦之辭也。乾知太始。〔補注〕先謙曰。官本太作大。坤作成物。師古曰。此上繫之辭。正月。乾之九三。〔補注〕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齊召南曰。宋說非也。自子至午爲乾卦六爻。自未至亥爲坤卦六爻。此言人生於寅。正是乾之九三。泰卦三陽之象。非九二也。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補注〕宋祁曰。南本有臣瓚曰。案陽氣上下相及。逮而通之也。周壽昌曰。冬氣閉藏。萬物收斂。閉而不通。至春初啟蟄。物與物相及。漸至開通。故孟訓通意也。棣即棠棣。棣文及也。亦作逮。逮及也。郊祀歌。跂行畢逮。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吕養之。義吕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補注〕先謙曰。月令注。太蔟者。林鐘之所生。上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律呂古義云。淮南子。黃鐘之實八十一。林鐘之實五十四。太族之實七十二。是即黃鐘長九寸。林鐘長六寸。太族長八寸也。宓戲氏之所吕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師古曰。宓讀與伏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師古曰。此說卦之辭。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師古曰：此上繫之辭。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此泰卦象辭也。后，君也。謂王者也。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下皆類此。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補注〕先謙曰：丑之爲言紐也。十二月斗建之辰位於東北。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孟康曰：未在西南，陰也。陰而入陽，爲失其類也。師古曰：此坤卦彖辭。答應之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答作荅，字同。及黃鐘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補注〕周壽昌曰：孟說非也。既云細於髮，則亦有而非無也。忽微皆數之名。孫子算經云：度之所起，起於忽。蠶吐絲爲忽，十忽爲絲。周髀算經云：審定分之無令有纖微。趙君卿注：纖微，細分也。元朱世傑算學啟蒙有分、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漠等名。其小數類析數極詳，稱名尚夥。明利瑪竇同文算指略同，但云自分以下什而析之。又云至纖之倪，惟所立名。屈曾發九數通考內歷法云：三十度爲宮，六十分爲度，六十秒爲分，六十微爲秒，六十纖爲微，六十忽爲纖，六十芒爲忽，六十塵爲芒，皆忽微名數之證。本志又云有空積忽微，又云銖者物繇忽微始，曰空積，取數之法曰銖，此數之可名者。班明言算，何得謂之若有若無也。不復與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十二月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爲宮，非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下差降也。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千。〔補注〕李光地曰：以正聲應者，謂太族、林鐘、南呂皆用全聲爲黃鐘之應，不用半聲也。無有忽微者，謂林鐘、太族有全寸，南呂、姑洗有全分，無有毫釐絲忽之算。若它律爲宮，則其和應之律必有空積忽微，而非全寸

全分。且或用半聲變聲。而非其全聲。不得爲正矣。忽微爲空積者。自毫絲以下。非目力所分。惟積其算。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補注〕先謙曰。律呂新書云。他律無大於黃鐘。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鐘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其所以至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倚。立也。參謂奇也。兩謂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曆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補注〕先謙曰。八百一十分爲黃鐘之實。言中積也。繇此之義。師古曰。繇讀爲由。同。由。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爲作與。是。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補注〕先謙曰。律呂新書云。黃鐘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故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其數與此相合。是九寸。積八百一十分。則其圍徑可以數起矣。即胡安定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斷十分二釐八毫者是也。孟氏不察。乃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蓋未之考也。律呂古義云。制器之法。定積爲先。定體爲次。定幂爲後。黃鐘之積八百十分。此定積也。長九寸。此定體也。積與體俱定。則幂自無不定矣。故定幂必爲九分也。然而轉生十二律。則幂定而體與積均無定。幂之一定者。皆體之大小有定也。體積之無定者。其長短無定也。有幂則有周徑。周徑依乎幂。據志文云云。是十二律之周徑。即黃鐘之周徑矣。黃鐘之實八百一十分。以長九十分除之。則分有九分。是所謂幂也。即周徑所由起也。林鐘之實三百六十分。以長六十分除之。則分有六分。太族之實六百四十分。以

長八十分。除之。則分有八分。非太族林鐘之羃也。非其羃。則非其周徑矣。以積計之。則三百六十分。半太族之積。六百四十分。姑洗之積。志以周徑之文屬黃鐘。知不以半族姑洗爲太族林鐘矣。又云。律九寸爲龠長。八百一十分爲中積。此無可損益者也。圍羃周徑經史未言。後儒多言徑三。圍九。圍羃不能得徑。必轉求方羃以與隨渾解推之。（圖見本書。）外圍百。則內方六十四。倍內方爲外方。則外方百二十八。卽內圍百矣。以此爲率。則九分爲圍。卽十一分五十二釐爲方。而有三分三釐九毫四絲一忽之徑。術雖不同。於律管圍無別矣。是爲長九寸。積八百十分之黃鐘。若別爲八百十分之量。以其所容實之管中。斯亦無不合矣。自新時致律。不計中積。僅據此志累尺實龠同用中黍之文。謂是同等之黍。驗而不合。則律竟不成。不知同等不能相容。而中積非以容黍定也。又云。蔡邕時律注失傳。而羃周徑之說不明。以徑一周三之法見於周髀。則姑用之。而徑三與九不足八百十分之積也。漢尺之八百十分。非卽古之八百十分也。因而以聚爲主。抑其高者而下之。使復於古。冀於是直取中黍千二百粒實管中。度其長與徑。而非九寸與三分也。則易之。臣必知其數而止。旣得其徑。因命其周。制爲龠以符於後。銘云。龠、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又著其徑於月令章句。曰徑三分。就其所積。使謂爲方龠以容之。則方一寸。而積千分。律數度量權衡。俱非漢尺之法矣。欲復古音。盡捨漢法。其曰空圍九分者。謂徑三分也。三自乘爲方。則羃有九分。龠豈方邪。刓其四隅而割之九分。如實數何。是故知漢法之積八百十分。始可言空圍九分。空圍非方羃。實圍羃也。用漢法柰何。曰用漢尺一尺七分三釐之度以制律。則得矣。昔所用者。漢尺十分之寸也。既此積如八十一而一。得數十萬乘之。爲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分九毫七釐。立方開之。以爲尺。如尺龠九寸之管以實龠黍。則八百十分而已。得千分者。知空圍必九分也。徑必三分三釐七毫四絲也。周必十分六釐六毫九絲也。漢志所不言者。無不可一一補之。有功於律豈小哉。後人徒知律徑之三分。不知龠尺之脩短不同。何尺必以三分爲徑。大者受黍過多。小者受黍過少。遂至聚律不敢作。胡瑗始悟九分之爲圍羃。而名之曰九方分。范鎭譏之。不有胡說。孰明其旨哉。律與龠之相混久矣。無不以爲律可名龠。龠卽是律者。今分別識之。曰以三分三釐有奇爲徑者。積八百十分之律也。以三分爲徑者。積六百四十分有奇之龠也。庶正法不亂於變法云。

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

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三百六十分也。師古曰。期音基。謂十二月爲一期也。〔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例之。林鐘之實下當有也字。天文訓。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此附會三統爲說。又與淮南訓義不同。　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孟康曰。大族長八寸。圍八分。爲積六百四十分也。〔補注〕先謙曰。孟說非也。律呂古疏云。志計三百六十分、林鐘之實。六百四十分、太族之實者。特依黃鐘之例。備天地人參伍相乘之數。於冪無預。與於周徑無預也。孟氏上林鐘及此兩注。以圍乘長。所謂圍者冪耶。周耶。冪一分者。周必不止一分。而求積者以冪乘。不以周乘。使孟果以冪乘。亦與求太族及姑洗無異。況古訓圍爲周耶。黃鐘長九寸。容千二百黍。乃九分爲冪之故。則林鐘長六寸。而容八百黍。太族長八寸。而容千六十七黍。亦九分爲冪之故。使林鐘之冪止六分。太族之冪止八分。尙能容是黍乎。夫律非徒積也。冪亦然。冪止以積而已。則黃鐘長八百十分。即冪止一分。所容不過數十黍。毋乃空有其積與。此所以當損益其體長。不可損益其面冪也。律呂新書云。此以三律之長自相乘。又各因之以十爲此分數。黃鐘應歷一統。林鐘當期之日。太族應六十四卦。皆術數配合爲說而已。　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聖人奉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師古曰。則、法也。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美帝堯能法天而

行化。地已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饋之象也。師古曰：饋字與餽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婦人之道，取象於陰，無所必遂，但居中主饋食而已，故云然。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補注〕先謙曰：即下文所謂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補注〕王先慎曰：易繫辭：爻也者，言乎變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遂有變動，故曰爻。故引伸為凡有變動之稱。律為陰陽十二律之總名。虛者所以載陰陽之氣而出，故能變動乎陰陽之律也。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獨一也。師古曰：函讀與含同。後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補注〕先謙曰：陳暘樂書云：此借十二辰以列三四之算位耳，裴元定以為張良錯衍，謬矣。始動於子。〔補注〕先謙曰：律書子一分。參之於丑得三。〔補注〕先謙曰：律書丑三分二。又參之於寅得九。〔補注〕先謙曰：律書寅九分八。索隱孟康云：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並是分之餘數，漢書不載也。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補注〕先謙曰：律書卯二十七分十六。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補注〕先謙曰：律書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補注〕先謙曰：律書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補注〕先謙曰：律書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補注〕先謙曰：律書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補注〕先謙曰：律書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又參之於酉

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補注〕先謙曰。律書。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補注〕先謙曰。律書。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補注〕先謙曰。律書。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天文訓。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補注〕先謙曰。律書。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說文。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滋孳義同。釋名。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紐牙於丑。〔補注〕先謙曰。律書。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說文。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釋名。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引達於寅。〔補注〕先謙曰。律書。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索隱。螾音引。說文。寅。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釋名。寅。演也。演生物也。冒茆於卯。師古曰。茆謂叢生也。音莫保反。〔補注〕先謙曰。律書。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也。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釋名。卯。冒也。載冒土而出也。振美於辰。〔補注〕王念孫曰。美當爲羨字之誤也。（淮南主術篇。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並訛作美。）羨之言延也。三月陽氣方盛。句萌畢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璧羨。康成曰。羨猶延。（張衡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綜曰。羨。延也。周官冢人注曰。隧。羨道也。隱元年左傳注作延道。）是羨爲延長之義也。太元元數。辰戌丑未。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義。振羨二字俱是辰字之訓。（孳萌於子。引達於寅。冒茆於卯。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該閡於亥。此兩字共釋一字。）若作振美。則非其指矣。月令正義引作振羨。亦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續志律書。索隱引此並作振羨於辰。先謙曰。律書。辰者。言萬物之蜄也。索隱。蜄或作娠。同音。白虎通。辰者。震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靁電振。民農時也。並取辰聲之

字爲訓。巳盛於巳。〔補注〕先謙曰、律書、巳者言萬物之巳盡也。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气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釋名、巳、巳也、陽氣畢布巳也。咢布於午。蘇林曰、咢音愕。〔補注〕周壽昌曰、咢卽遻、玉篇、遻同迕、遇也。迕、遻一字、與午音義俱協。天文訓、午者忤也、忤卽迕。先謙曰、律書、午者、陰陽交、故曰午。說文、午、啎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釋名、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昧薆於未。師古曰、薆、蔽也、音愛。〔補注〕先謙曰、律書、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釋名、未、昧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申堅於申。〔補注〕先謙曰、律書、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賊一作則。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釋名、申、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留孰於酉。〔補注〕先謙曰、律書、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古文酉从丣、丣爲春門、萬物已出、酉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之象也。釋名、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畢入於戌。〔補注〕先謙曰、律書、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說文、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釋名、戌、恤也、物當收斂矜恤之也。該閡於亥。〔補注〕先謙曰、律書、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釋名、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眞僞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閡義見上。出甲於甲。〔補注〕先謙曰、律書、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說文、甲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釋名、甲、孚甲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奮軋於乙。師古曰、軋、音於黠反。〔補注〕先謙曰、律書、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釋名、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明炳於丙。〔補注〕先謙曰、律書、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說文、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从一入冂、一者陽也。釋名、丙、炳也、萬物炳然皆著見也。大盛於丁。〔補注〕先謙曰、律書、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說文、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釋名、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豐楙於戊。〔補注〕先謙曰、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釋名、戊、茂也、物皆茂盛也。理紀於己。〔補注〕先謙曰、說文、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釋名、己、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斂更於庚。〔補注〕王念孫曰、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更爲斂者、斂當爲改字之

誤也。錢注，月令云，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元元數云，庚取其改更，皆其證也。續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先謙曰，律書，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釋名，庚猶更也。庚、堅強貌也。

悉新於辛。［補注］先謙曰，律書，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說文，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从一从辛。辛，辠也。釋名，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

懷任於壬。［補注］先謙曰，律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說文，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褢妊之形。釋名，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也，至子而萌也。

陳揆於癸。［補注］先謙曰，律書，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說文，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釋名，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土也。

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

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如淳曰，杓音猋。斗端星也。孟康曰，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為四聲綱也。師古曰，杓音必遙反。

日月初躔，星之紀也。孟康曰，躔，舍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而又周之，猶四聲為宮紀也。晉灼曰，下言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是謂天之綱紀也。師古曰，躔，踐也，音直連反。

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

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補注］先謙曰，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鄭注，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太蔟，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疏云，言合者，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之主，陰呂來合之。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已後皆然。又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等。鄭注，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

指顧取象，然

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師古曰，條，達也。鬯與暢同。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孟康曰，成之數者，謂黃鐘之法數。該之積，爲黃鐘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忖，除也。言以法數除積得九寸，卽黃鐘之長也。言該者，該衆律之數也。師古曰，忖音千本反。〔補注〕劉敞曰，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宋上有南呂任成萬物，然後成之數謂酉也。從酉數除亥數，則得九矣。先謙曰，數起建子，歷九辰至酉，五數備成，爲律法。歷十二辰終亥，而辰數該，爲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也。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孟康曰，得一寸，則所謂得九寸也。言一者，張法辭。〔補注〕先謙曰，律書實如法，得長一寸。索隱，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實數，如法，謂以上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實，得九，爲黃鐘之長。言得一者，算術設法辭也。孟云張法，小司馬云設法，張設義一也。晉志，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爲黃鐘之法。又參之，律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爲黃鐘之實。實如法而一，得黃鐘之律，長九寸。十二月冬至之氣應焉。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張晏曰，黃鐘長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鐘六寸，其法率如此。推當算乃解。晉灼曰，禁忌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補注〕齊召南曰，晉志校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同。召南案，是志本劉歆，歆言鐘律，兼主司馬遷，故與呂覽、淮南、京房三家小異。先謙曰，晉志論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空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律呂古義云，三分損益，乃損益其體長，非損益其面冪也。實如法，得長一寸，故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寸，法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黃鐘之實三分損益，則林鐘之實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太簇之實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實如法，非長九寸、六寸、八寸乎。夫黃鐘之積八百一十分者，九分冪九寸之數，本長方形，卷成圓柱，面冪當中，則爲黃鐘之律矣。三分損益，卽損益此圓柱也。六分乘六寸，八分乘八寸，亦可卷成圓柱，面體長而冪不當，雖有損益，故冪皆合三分損益之率，而不至於過高。隋志，舊魏安豐王依空圍六分八分之說作律，吹之不合黃鐘商徵之聲，皆空徑九分，乃與均鐘器合。卽其體也。胡瑗、朱載堉所製十二律，皆空圍各異，誤矣。又論中呂當反生黃鐘，與京房變律之決不當有，及疑志與史有上下相生各異，由所取全律半律不同，以五音七音旋宮之法，爲相生上下，則宮皆下生，徵皆上生，一下一上，至羽與變宮而終，則全半俱備，不必拘

陽下生。陰上生之說。文繁具詳本書。

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補注〕沈欽韓曰。大司樂注、隋志。並從淮南作上生。隋志梁武帝論云。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錢大昕曰。淮南、京、鄭諸儒。以爲蕤賓重上生大呂。故自蕤賓而下。相生之序。與此相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律。所得分寸。皆倍於晉志云。凡聲音之體。務在和韻。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恆爲無爽。然則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蕤賓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爲用之數。故書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今案律書黃鍾子。林鍾丑。太蔟寅。南呂卯。姑洗辰。應鍾巳。蕤賓午。大呂未。夷則申。夾鍾酉。無射戌。中呂亥。陽律自子而戌。陰律自丑而亥。長短以遞降。此相生之序也。至以十二律配十二月。則大呂丑。夾鍾卯。中呂巳。林鍾未。南呂酉。應鍾亥。（六律爲陽聲。故不變。六呂爲陰聲。陰不敵陽。故取其衝以配之。國語所謂六間也。）未酉亥之律。轉長於丑卯巳之律。故大呂、夾鍾、中呂。皆取其倍。然後十二律長短先後適合其節。而爲蕤賓重上生。乃得此加倍之數。此兩法所以不可紛駁也。律書黃鍾長八寸十分一云云。謂之律數。此用倍數也。子一分。丑三分二云云。謂之生鍾分。此正數也。又案周禮賈疏云。子午巳東爲上生。子午巳西爲下生。東爲陽。陽主其益。西爲陰。陰主其減。故上生益。下生減。春秋孔疏云。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是子午以東之管。下而生之。故云下生。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是子午以西之管。上而生之。故云上生。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族。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伍。耦也。八八爲耦。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晉志引此文作八八爲伍傳寫之譌也樂書云諸儒之論律呂罪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管以九寸爲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爲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捨隔九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爲六十律者京房之說也延蕤賓重上生之說至於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爲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於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論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演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生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校定黃鐘每律減三分而以七寸爲法者隋劉焯之論也析毫釐之強弱爲算者梁武帝之法也諸儒之論角立蠭起要之最爲精審者班志而已

其法皆用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補注〕錢大昭曰太常屬官有大樂令丞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下皆類此本起黃鐘之長〔補注〕先謙曰律呂古義云律長九寸尺長十寸是爲含律九分之一以爲度而去尺十分之一以爲律尺非律不成尺律非度亦不成律志云度本起黃鐘之長明其相爲用也宋范鎮司馬光爭論由尺生律由律生尺之是非歷三十年不決何也以子穀秬黍中者孟康曰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子穀猶言穀子耳秬即黑黍無取北方爲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秬音鉅〔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孟注十三字及此說非也四字又無耳字及無取北方爲號六字案爾雅釋草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說文鬯下云黑黍也一稃二米秬下云鬯或從禾詩閟宮鄭箋秬黑黍也世人鄭注秬如黑黍一稃二米（如字當衍）是秬即秠矣後漢制律用秠明朱載堉讀之然秬秠不異律呂古義云黍之爲物大小難齊古用中黍後用大黍理亦可通牛宏請用鐵尺疏云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備之外幾贏十餘是宏效鐵尺已用大黍矣胡瑗制尺一依漢志用秬黍中者累之程子謂胡先生用三等篩子篩之取其中者是也是足明三代用中黍尺也又云度書秬黍而不言一米二米

盈時以秠爲秬，書秬述古法，用秠從所尙也。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補注）齊召南曰：舊本附注，皇祐冬幷州進士房庶言嘗得古本漢志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召南案房庶此說，范鎭深是之，而司馬光力攻其謬。光與鎭書有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誤謬，由古及今，更大儒甚衆，皆不悟也。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將安施乎？駮孟堅之書不宜知此究甚也。張文虎曰：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左文六年傳疏、史記五帝紀正義引，大略相同。尋舜典疏引，度之下有千二百黍四字，蓋涉下文而誤衍。房庶竊之，說云家有古本漢書，作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以行其說。范蜀公深信之，不攷甚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隋志引此文，作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案用黍之法，見於淮南天文訓、孫子算術篇，後魏隋宋諸志，說各不同。律呂古義云：以尺得百粒之黍，實龠則不能容；以九寸五分二釐得百粒之黍，實龠則能容，何也？律體與黍體使然也。律圓柱，黍圓圍，以所圍入圓柱，必有隙，隙之所從，皆律之分，則皆黍之分，故不能容也。律有積黍，亦有積律，以八百十分爲積，以千二百黍除之，得六百七十五釐爲一黍之積，此六七五者，並有隙積，不可得而知也。然不能容，則止爲黍積，若以千分爲律積，千二百黍除之，得八百三十三釐三分一，爲一黍之積，其增多者，即其隙積也。增隙積而後能容，若不能合千二百所圍入圓柱之故也。是以八百十分之積，當容九百七十二黍，以千分爲積，則律長不止九十分，幂不止九分，徑不止三分三釐七毫一絲強。法當先求全律之長，因以定積八百十分爲一率，通積千分爲次率，實長九寸自乘再乘，得七二九爲三率，求得四率，通長立積九十萬分，立方開之，得九寸六分五釐爲通長。不盡九十萬分之一千四百六十七分八百七十五釐，則棄之。以長除積，得十分零三十六釐二十六毫九十四絲三十忽爲圓幂，餘千分之五十忽亦棄之（即千萬萬之五）。其方幂有十三分一十釐七十八毫八十七忽強，開方得徑，則三分六釐二毫強也。六七五爲黍實積，則所推從積原源（術詳本書）爲實數，側匠增加之幂，徑中長可容三黍有弱，厚可容五黍有弱，從側相參約可容十二黍，自上至下九十餘，所隙中可容一二黍，故千分而容千二百黍也。此積千分者，非從制律之度命之，乃從容黍之度命之。若從制律度命之，仍爲八百十分，黃鐘之定積也。又云：或謂容千二百黍之必千分，曷不以一尺爲黃鐘，則黍尺與實管無異黍矣。曰：術有所不能

而黃鍾用陽數以成律。故長必九寸，冪必九分，積必八百十分。若以一尺爲長，而積十分，則冪必十分，若陰數矣。即通其長爲九寸，而十分之冪不能通爲九分，則積亦不能通爲八百十分。蓋算律之度，長用本數，冪用自乘，積用再乘，惟尺非通分，則自乘再乘，皆與本數無異。若通爲九寸，則九寸即爲本數，自乘之得八十一，以爲冪法，再乘之得七百二十九，以爲積法，各以積與冪乘之，論安得九分與八百十分乎。故古人制律，必加一寸以爲度，制龠必加一分以爲謨，而實龠與管，期乎千二百而不期乎累尺之黍。若由律之用陽數而非陰數也。不然，朱載堉附會史記律書以八十一分爲黃鍾，孰云不可，彼何以止用九百八十二分爲破乎。

一爲一分。〔補注〕王念孫曰：一爲一分，本作一黍爲一分，脫去黍字，則文義不明。司市疏、典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志、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爲一分。漢紀同。

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一分，廣六分，一爲陽，六爲陰也。

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師古曰：蒦音約。〔補注〕先謙曰：說文：蒦，一曰度也。或文作彠，云蒦或从尋，尋亦度也。

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補注〕先謙曰：信當讀本字，下云信天下也，明信不得讀爲伸。

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

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

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師古曰：龠音藥，合音閤。〔補注〕先謙曰：隋志龠作籥，誤。

所以量多少也。師古曰：量音力張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本起於黃鐘之龠，用

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 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補注〕先謙曰。律呂古義云。志言龠積千有二百。雖不言面羃周徑。然於斛之方圜。可想見矣。又曰。實黍驗律。非漢志意也。志固云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則是制龠先有定積。而後以黍實之也。實之者驗故。量者權之本。權合兩龠爲兩。重二十四銖。故百黍爲銖。實龠非千二百黍則權必舛矣。黍名中者。適滿千二百而已。豈必累尺之黍哉。又云。隋之驗以千二百黍。依漢志而失其意者也。志之意。先爲八百十分之龠。而後實以千二百黍。非以能實千二百黍者。便爲八百十分也。八百十分之龠。黍尺所制。確有定數。黍則肥瘠不齊。肥則盈。瘠則歉矣。雖中黍能必有定乎。 以井水準其槩。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音工代反。又音工內反。 合龠爲合。〔補注〕宋祁曰。舊本作十龠。杭本作合龠。予以後參考之。十當作合。王鳴盛曰。合龠爲合。(南監汲古同)他本或作十龠爲合。均非。堯與疏所引同、誤。齊召南曰。王溥引胡瑗新樂圖曰。今文訛作十龠。唐六典曰。二龠爲合。然則合龠者二龠也。錢大昭曰。說文。升、十龠也。此云合龠。即一龠也。下云合者。合龠之量也。故曰合龠爲合。廣雅云。龠二爲合。二當爲一字之誤耳。先謙曰。隋志亦誤作十龠。蔡邕銅龠銘云。容黍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志明言千二百黍實一龠矣。兩之爲一合。與二龠爲合說同。廣雅、六典是也。宋史律曆志。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以二千四百黍定爲一兩之則。兩者、二龠爲兩。律呂古義云。合則方九分。而深二寸。半之則爲龠。是錢氏亦以二龠爲合矣。 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師古曰。嘉。善也。〔補注〕王鳴盛曰。古尺小於今尺。是以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古量亦小於今量。後漢南蠻傳。軍行日三十里爲程。人日稟五升。李注。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後漢時升小於今甚遠。魏志管寧傳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纔官給廩日五升。不足。晉書司馬懿紀。與諸葛亮相拒於五丈原。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傳注作食不至數升。宋王楙野客叢書十一。疑引周禮廩人注。魏李悝。漢趙充國。匈奴傳及後漢南蠻傳。與晉顯據之言。證古量之小。又引北史庫伏連性吝。家口人食米二升。常有飢色。南北朝量比漢魏則已略大。然比今則尙小。 其

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氂五豪，然後成斛。今尙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補注〕先謙曰：律呂古誼云：以二千倍黃鍾之積爲一斛，此古法也。黃鍾積八百十分，則斛積百六十二萬分。制法以其尺再自乘爲內方，規其外爲圜，故深必一尺。容受不足，則微增其方圜，又不足，則旁庣以足之。漢斛本於周鬴。周鬴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管子謂升百而成鬴，此圜鬴也。晏子稱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此方鬴也。圜內容方，則十斗容六十四升，其法皆一六二也。方尺深尺，積千寸，如六十四而一，得一五六二五，故鄭康成謂于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攷工記注）。祖沖之云：周以千五百六十二寸半爲斛法也。其實周鬴本出於律，鬴必不以七百八十一分二百五十釐爲黃鍾，則內方固不止一尺，蓋百萬分之外，尙有三萬六千八百分。以此眡方正尺一分一釐有奇。古人止擧大數，故略之也。漢斛亦方尺而圜其外，以百升實之，數猶不足，故有旁庣。知周百升成鬴，亦必然也。又曰：夏侯陽算經引古倉曹云：古者握地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粟一斛。案此用方體，故分數適足。圜體以萬六千二百分爲冪，方圜率數旣無定準，圜方爲徑又難適盈，故不能無旁庣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孟康曰：其上謂仰斛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補注〕先謙曰：律呂古誼云：劉徽注九章算經曰：晉武庫中有漢時王莽銅斛，其篆書題其旁曰：律嘉量斛，方一尺而圜其外，旁庣九釐五豪，冪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斛底云：律嘉量斗，方一尺而圜其外，旁庣九釐五豪，冪一尺六寸二分，深一寸，積一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合龠皆有文字。升居斛旁，合龠在斛耳上，後有讚文，與今律歷志同。此斛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二毫。案今尺者，杜夔樂尺也。徽注九章，尙在荀勖制律尺前，故自以夔尺爲今尺，而尺本之銅斛尺，則以勖尺通夔尺，此斛恰深一尺，而徑有一尺四寸三分三釐五毫有奇。此爲內方斜徑，以此徑自乘得二〇五四九二二二五有奇，開得內方徑一尺一分三釐七絲八忽強。此內方亦容六斗四升弱，則猶賴旁庣以足之也。以其十之一爲斗，故底深一寸。升與合龠，徽皆略之。周鬴升居左耳，方三寸，則冪九寸，而深寸八分，適積千六百二十分。漢升殆亦如此。合則方九分，而深二寸可也，半之則爲龠耳。其狀

似爵。以縻爵祿。（晉灼曰。縻。散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十斤爲鈞。鈞爲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鐘。覆斛亦中黃鐘之宮。宮爲君也。臣瓚曰。仰斛受一斛。覆斛受一斗。故曰反覆焉。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瓚注覆斛作覆底。律呂古義云。斛重二鈞。其聲近黃鐘。何以知之。以其聲中黃鐘之宮耳。一斛之積。爲黃鐘之容受。鐘有輕重。則應律以二千四百四十八倍黃鐘之重百七十七斤四分斤之三。斗之則爲鐘也。斛少鐘之四十八倍。則重當殺。鐘高尺八寸五分弱。而斛僅深尺。則當大殺。故六十斤即中黃鐘。其厚薄殺者。以鈞四十八倍而約之適平也。又云。凡尺不論秬秠。皆可制量用律。權一鈞二鈞之重。以爲鐘斛。其聲無不中本律之黃鐘。雖其容受不同。則音氣有高下耳。然不能不謂之黃鐘者。各得其律之二千倍。即各積其尺之百六十二萬分。而與法密合也。范景仁誤以周禮方尺爲八寸之尺。深尺爲十寸之尺。制以爲量。聲不能中黃鐘。乃未明量法之旨。）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師古曰。米粟之數。故在太倉也。〔補注〕錢大昭曰。大司農有太倉令丞。）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師古曰。底、平也。砥以底石厲物令平齊也。底音指。）以見準之正。繩

之逌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補注〕先謙曰宜本機作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師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故曰玉衡〔補注〕先謙曰斗魁爲旋機杓爲玉衡說詳天文志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衡、量三等爲參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辨物篇十八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說文錙六銖也錘八銖也禮記儒行注八兩曰錙正義云算法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淮南詮山訓注與說文同法言注六兩曰鍰倍鍰曰錘一切經音義引風俗通銖六則錘二錘則錙諸說不同當以鄭注見算法者爲定隋志古有黍、絫、錘、錙、鐶、鈞、鋝、鎰之目歷代差變其詳未聞先謙曰律呂古義云制黃鐘之龠期乎八百十分不期乎千二百黍期乎千二百黍者爲制權也權以一龠所容爲十二銖銖以百計則數奇十分之一爲絫百分之一爲黍非千二百則權法不立矣律、龠容黍之重朱載堉謂羊頭山黍中者百粒重二錢五分二千四百粒重六錢此所制九百七十六分之龠則然若八百十分之律止當重四錢九分八釐載堉尺與古尺約爲匠尺之一分若用匠尺八十一分爲律尺當重五錢一分七釐權有輕重非可預算必依尺制方九分深一寸之龠以千二百黍實其中然後權之方爲定準非單恃權也載堉皆作此龠順用累尺大黍實之不足千二百遂棄不用竟作一尺之律別以小於累尺者實之令滿僅得其重則非矣實律不用累尺黍何以實龠獨必用之邪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鐘、龠、銖、兩、鈞、斤、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也張晏曰象易三揲蓍而成一爻十八變具六爻而成卦〔補注〕錢大昕曰孟說非也一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以易六十四卦之數除之得一十

有八合於易之十八變而成卦也

五權之制吕義立之吕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吕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爲錘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爲肉孔爲好師古曰錘者稱之權也音直垂反又音直睡反（補注）宋祁曰南本爲好字下有肉者環之實好者環之虛十字先謙曰官本注鍾作錘是錘又下音字隋志引脫倍字又云趙石勒十八年造建德殿得員石狀如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成滿是王莽時物錘圓而有孔故知環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十一字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鐘之龠重十二銖兩十二得二十四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補注）錢大昭曰周頌執競云斤斤其明沈欽韓曰釋訓明明斤斤察也是明與斤同義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爲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吕六乘八節得之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孟康曰稱

之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孟康曰。謂錘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韋昭曰。立準吕望繩。吕水爲平。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吕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吕矩方器械。〔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所以二字。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吕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吕定法式。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輔弼執玉。吕翼天子。師古曰。翼、助也。〔補注〕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錢公輔云玉疑是之字。監本之誤。先謙曰。官本無注。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咸有五象。其義一也。吕陰陽言之。大陰者北方。北、伏也。〔補注〕錢大昭曰。五帝紀集解引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先謙曰。白虎通五行篇。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大陽者南方。〔補注〕先謙曰。官本。大陰大陽。大作太。

南。任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補注〕錢大昭曰。白虎通。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於時爲秋。秋、䪿也。師古曰。䪿、音子由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物䪿斂。乃成孰。〔補注〕錢大昭曰。鄉飲酒義云。西者秋。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揫。揫、斂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東、動也。先謙曰。白虎通。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嗇蕃息。師古曰。蕃、多也。息、生也。蕃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師古曰。平均曲直齊一遲速。故在鴻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師古曰。虞書益稷篇所載舜與禹言。〔補注〕劉攽曰。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古文爲在治忽。蓋字之變。師說不同。并孔氏說非也。齊召南曰。案七始之文見於此。洎州鳩對七律。晏子言七音。與此稍異。漢初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注孟康曰。天地四時人之始。卽用此志說。然則漢初所稱尙非其文如此。又案天地人三始。卽黃鐘、林鐘、太族。前文已明。其四時之始。則隋時鄭譯答蘇夔云七調所從出。謂姑洗爲春。蕤賓爲

夏。南呂爲秋。應鐘爲冬。是爲四時始也。王先愼曰。段玉裁尙書撰異云。今本漢書作詠。誤也。隋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實引漢志。劉昺與顏同。案下文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正以歌詠釋此詠字。段改詠爲訓。又釋訓爲順。曲輾附會。以遷就隋志。不知漢志無作訓之本。王氏應麟藝文志考、困學紀聞引。皆作七始詠。尤其確證。不得據隋志單文以改漢書也。七始者。鄭注尙書大傳云。黃鐘、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案黃鐘、子之氣。天統也。太蔟、寅之氣。人統也。大呂、丑之氣。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鐘、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禮樂志孟康注。叙傳劉德注云。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卽用志文。並與鄭合。七始詠。書某傳作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集解引鄭注。滑作曶。此古今文字相傳互異。宋陸云。今文作采政忽。大傳、班書鄭注。皆作七始。不作采政。則宋陸所稱今文。未足徵信。後人改采作來。遂訓來政卽七政。因以牽合七始。尤非。

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師古曰。以德化之。以樂動之。詩序曰。上以風化下。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補注〕先謙曰。廣延羣儒。卽上文所云徵通知鐘律者百餘人是也。歆條奏之文如此。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師古曰。貞、正也。易下繫之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言皆以一爲正也。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言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則一也。故志引之云爾。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師古曰。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補注〕劉攽曰。當云爲銅之爲物至精。

宋祁曰、當去之字。先謙曰、晉志作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師古曰、介然、特異之意。是旨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李奇曰、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唯竹篾柔而堅爲宜耳。曆數之起上矣。〔補注〕沈欽韓曰、晉志、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史記曆書、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先謙曰、上與前同、官本歷下提行。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臣瓚曰、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也。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遂誤耳。師古曰、此說非也。班固幽通賦云、玄黎醇耀於高辛、是則黎爲火正也。〔補注〕先謙曰、曆書同。宋翔鳳云、左傳重爲句芒、木正、黎爲祝融、火正。此言南者、蓋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兼司天地職、而天是陽、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爲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臣瓚以爲古文火字似北、未爲得也。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師古曰、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者、即饕餮也。二官、重黎也。而閏餘乖次。孟康曰、以歲之餘日爲閏、故曰閏餘。次、十二次也。史推曆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也。〔補注〕沈欽韓曰、閏餘乖次、謂不置閏、當閏而失閏也。孟陬殄滅。孟康曰、正月爲孟陬。曆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也。攝提失方。孟康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誥志、用兵爲夏桀商紂、攝提失方、鄒大無紀。鄒與陬同、即孟陬也。先謙曰、官本注無是字。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

欽、敬、若、順也。昊天、言天氣廣大也。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羲氏、和氏、重黎之後。言其繼掌天地。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歷象星辰之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下人也。匝四時凡三百六十六日。而定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則餘六日矣。又除小月六日。是爲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便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則能信理百官。衆功皆美也。 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師古曰。事見論語堯曰篇。〔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至周武王訪箕子。師古曰。訪箕子。謂滅殷之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孟康曰。歲月日星辰。是爲五紀也。師古曰。大法九章。即洪範九疇也。其四曰協用五紀也。 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補注〕先謙曰。歷書史不記時。君不告朔。 疇人子弟分散。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歷者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宋祁曰。南本。世世相傳爲疇下。有歷年二十二傅之疇官。各從其父學也。陳浩曰。案史記集解。亦引如淳此條。鈕作律年二十二云云。蓋引漢律文也。宋祁所見之南本作歷。亦誤。王鳴盛曰。尙書洪範九疇。孔傳皆訓疇爲類。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疇者類也。然則李是如非。程大昌演繁露又云。古字假借。疇人即籌人。以算數而名。尤誤也。樂官亦曰疇人。則不必定屬治算數者矣。閻若璩曰。高祀二年。如注。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齊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注。疇、匹也。先謙曰。索隱引韋昭云。疇、類也。又引李注作孟說。又引樂彥云。疇、昔知星人也。案訓類匹近之。官本無李注十二字。顏注七字。 或在夷狄。〔補注〕沈欽韓曰。唐志。九執歷者。出於西域。夢溪筆談。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元志。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萬年歷。明志論西洋歷云。西洋人之來中土者。皆自稱甌羅巴人。其歷法與回回同。而加精密。周末。疇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諸國。接壤西陲。非若東南有大海之阻。又無極北嚴寒之畏。則抱書器而西征。勢固便也。羲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見者。僅有周髀。而西人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

帝之號，地圖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因辟藏圖，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補注〕齊召南曰：案皆後人依託為之。藝文志有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顓頊曆二十一卷，又夏、殷、周曆十四卷，至魯曆，則杜預釋例云：今世所謂魯曆，不與春秋相符，殆好事者為之，非真也。沈欽韓曰：續志賈逵云：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五紀論云：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晉志蔡邕云：顓頊以今之孟春為元，顓頊聖人，為曆宗也。杜預長曆：蓋自古以來，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春秋四十七日蝕，黃帝曆得一蝕，顓頊曆得八蝕，夏曆得十四蝕，真夏曆得一蝕（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考春秋，其夏周二曆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為真夏、真周曆），殷曆、周曆得十三蝕，真周曆得一蝕，魯曆得十三蝕。唐志：大衍中氣議云：春秋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曆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曆則壬子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周曆得己丑二分，殷曆得庚寅一分，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又合朔議云：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朔，宋楚戰於泓，周、殷、魯曆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衞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盟國人，三曆皆先二日，衞人所赴也。此則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矣。詩大明正義，鄭注尚書為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惟有氣朔而已。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孟康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上黑。師古曰：秦水德，謂有黑龍之瑞。〔補注〕沈欽韓曰：始皇紀在二十六年。宋志，祖沖之曰：顓頊曆元，歲在乙卯，秦代所用。大衍日度議曰：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以及殷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如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

朔立春爲上元。案呂覽序意。惟秦八年。歲在涒灘。則乙卯歲始皇即位之明年。爲呂氏據顓頊歷立法之始。及不韋得罪。一切去其法不用。乃改從十月耳。〔補注〕先謙曰。官本上作尚。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補注〕李銳曰。秦以十月爲正。閏爲後九月。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眞。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師古曰。兒、音五奚反。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補注〕先謙曰。官本陋作陋是。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師古曰。躬聖者。言身有聖德也。發憤。謂念正朔未定也。昭、明也。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師古曰。讎、相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歷書作未能詹也。先謙案。集解引徐廣云。詹一作售。索隱云。漢書作讎。讎即

借也。故徐作借。韋昭云。羅、比校也。鄭德云。相應爲羅。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分。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敍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曆。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曆數之分也。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聖德。與神靈合契。升龍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史記曰。名察宿度。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補注〕杭世駿曰。致藏分發斂至六字難解。以史記注正之。作致啟閉分至五字。較爲明白。或疑當作察寒暑。啟閉分至。理或然也。齊召南曰。案曆家因此有發斂率。謂盈縮也。見唐志。又史記原文。作名察度驗。續注作名察宿度。疑傳寫之譌也。下文又云。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可知班說本不譌。沈欽韓曰。明志古曆以發斂爲一章。日道發南斂北之細數也。案冬至後、日行南陸爲發。夏至後、日行北陸爲斂。周壽昌曰。名、命也。謂黃帝作曆。命察發斂。及下云云也。續志云。道之發斂。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周禮賈疏云。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注。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先謙曰。合而不死。顏說是也。名、命字通。周說是也。或據封禪書云。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以爲名字當上屬爲句非也。義各有當。難牽強爲附會。然則上矣。〔補注〕先謙曰。曆之作蓋遠矣。言其所由來遠也。書缺樂弛。朕甚難之。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師古曰。依違、不決之意也。惟、思也。〔補注〕周壽昌曰。依違猶反覆也。先謙曰。古書修循字多相亂。志文作修。足正曆書循明之誤。其以七年爲元年。李奇曰。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師古曰。姓射名姓也。〔補注〕葉德輝曰。唐林寶元和姓纂引三輔決錄云。漢末馮翊射服。天子以服爲將軍出征。姓射名服。不祥也。改姓謝名威。三國志注引云。射援其先本姓謝。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爲射。子孫氏焉。案二說不同。以決錄爲是。謝姓元和姓纂以爲周宣王舅受封于謝。是謝在射前。不當改謝爲

射。且謝服不得辨非令名。明裴注誤引此射姓又在射服之前。

議造漢歷。迺定東西。〔補注〕沈欽韓曰。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鄭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兩端之內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槷。則南北正。周髀算經。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鄭注本此。）隋天文志。土圭正影。經文闕略。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卽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卽地南北之中也。

立晷儀。〔補注〕沈欽韓曰。易通卦驗。冬至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周髀算經日晷徑千二百五十里。

下漏刻。〔補注〕沈欽韓曰。隋天文志。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一刻爲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漢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疏闊。及孝武考定星歷。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歷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乃詔用夏歷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爲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

㠯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補注〕沈欽韓曰。周髀算經。立二十八宿。以周天歷度之法。分度以定則、正督經緯。而四分之一。合各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於是圍定而正。則立表正南北之中央。卽以一游儀希望牽牛中央星。出中正表西幾何度。各知游儀所至之尺爲度數。（游儀。表也。圜周一尺。應天一度。）游在於八尺之上。故知牽牛八度。其次星放此。以盡二十八宿度。則定矣。

舉終㠯定朔晦分

至纏離弦望。應劭曰：纏、徑也。離、遴也。臣瓚曰：案纏、歷也。日月之所歷也。鄭氏曰：日月纏歷度次。迺召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爲甲寅之歲也。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劉攽曰：十七歲當作十一歲。張永祚曰：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應干支重逢。此不可解。齊召南曰：案太初元年實丁丑歲。通鑑目錄云：太初元年。彊圉赤奮若。丁丑是也。若甲寅則在元朔二年。辨乎此二十四歲矣。唐志日度議云：漢太初曆元起丁丑。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可謂至確。蓋元封之六年。歲在丙子。仲冬朔旦甲子冬至。復得上古曆元之甲寅耳。故後文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又引漢志曰：歲名困敦是也。錢大昕曰：案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東漢以後。術家不知太歲有超辰之法。上溯太初之元。以爲丁丑。非太初本法也。其云閼逢攝提格之歲者。謂是年歲陰在甲寅也。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秦漢之閒。多以歲陰紀歲。淮南子言太陰在寅。名曰攝提格。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之類是也。東漢始專用太歲。而去其超辰之法。故於此文。多不了了。唐一行日度議云：漢太初元起丁丑。推而上之。不値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此亦強作解事。觀太初詔書。固云年名焉逢攝提格矣。安得云實非甲寅乎。劉云十七歲。當作十一歲。此亦妄說。二劉於推步本無所解。宋子京所引沈本。亦無一不誤。今不復辨也。李銳曰：史記亦云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錢案以四分以後之法言之。是年歲在丁丑。王引之曰：錢說歲陰與太歲。（案歲陰即太歲也。不當分以爲二。）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案：太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三統歷。當太初元年。鄧平造漢歷。安得有超辰之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本作四千五百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歷改之也。（史記歷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太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爲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遇甲寅。故曰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歷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漸歷

乃殷歷。與三統歷不同。開元占經古今歷積年。劉歆三統歷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歷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上元乙卯。夏歷上元乙丑。殷歷上元甲寅。周歷上元丁巳。魯歷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歷同。此云前歷上元泰初閼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歷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歷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韓侯之非多據殷歷。（大衍歷議曰。緯所據者殷歷也。）易乾鑿度曰。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書律歷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此紀卽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今本孳誤作蚩。依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歷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知今本所云。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李奇曰。古曰建星爲宿。今日牽牛爲宿。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晉灼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卽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補注）宋祁曰。建星在斗後十三度。在牽牛間十一度。當云在斗牛間。孟說非。

太歲在子。（補注）王引之曰。子當爲寅。後人改之也。（玉海律歷部引此已誤。）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蓋所謂前歷者殷歷也。黃帝以下六歷。惟殷歷元用甲寅。（見續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歷積年。）殷歷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衍歷議曰。湯作殷歷。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元封七年。與殷歷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甲寅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爲歷元。後漢劉洪上書曰。（見續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御覽時序部二引尚書考靈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故續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提格孳。建星牽牛皆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也。易乾鑿度曰。歷元名握先。紀日甲

子。歲甲寅。御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其曰紀日甲子。曰太素十一月。即此所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即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書大歲皆用夏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七年即太初元年。據武紀。太初元年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獨多三月。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後兩見。）為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六度。逆數至六年正月朔。當在斗十五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詳見大歲考殷歷甲寅元表。）後人見下文歲術曰。數從丙子起。又就大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遂改寅為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大初歷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說見大歲攷。）大歲在寅。乃殷歷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在寅則不在子。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乎。錢氏不悟在子之文。為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提格之歲不合。乃為之說曰。大歲在子。為大歲攝提格之歲。則為大陰。豈知在子本為在寅。即上文之攝提格。而無庸強為分別乎。或曰。漢大初歷元。固丙子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歷法。而必以為殷歷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賈逵論曰。大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歷之文。而非大初歷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為殷歷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已得太初本星度例之。已得太初本星度。則得殷歷太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歷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歷。而中間乃言漢大初歷者乎。殷歷紀元。為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志。謂大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壽王歷迺大史官殷歷也。是殷歷為大史官所有之術。元封七年。大史令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歷。故用大史官殷歷。而以甲寅為元。至鄧平造歷。更以丙子為元。（徐幹中論歷數篇。成哀之間。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歷。案三統歷以丙子為元。猶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歷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三統歷。世稱曰漢歷。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歷所引漢志。已與大初元年。歲名困敦。困敦者。大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歷本以丙子為元。不始於三統歷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大初四年。西極天馬

歆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辰曰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冬。歷起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元在丙子矣。而是歆作於鄧平定歷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爲元可知）而斷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故蔡王扶甲寅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歷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歷之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造歷。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顓頊歷以立春爲蔀首。今改用冬至爲蔀首也。蔀首起於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惟殷歷甲寅元爾已。故曰閼逢攝提格之歲。又曰大歲在寅。然六歷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帝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歷元所在代有變易。殷歷元用甲寅。而漢歷因之。則無以別於殷歷。故又取是年顓頊歷之大歲。而以丙子爲元。（顓頊歷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攷。）以裴一代之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也。史記封禪書載大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本齊武紀。則以爲五月正歷。蓋漢歷成於鄧平。鄧平之歷。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謂選鄧平等造漢大初歷也。歷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歷。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歷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歷。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歷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大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歷之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歷元。惟用甲寅。若謂是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歷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即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書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在寅之號。上書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尚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後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既書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爲義也。（大歲在午曰敦牂。）大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歷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師古曰。姓即射姓也。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

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師古曰：可者，司馬之名也。宜君，亦候之名也。候，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晉灼曰：三人姓名也。史記歷書唐都分天部，而巴郡落下閎運算推歷。師古曰：姓唐名都，方術之士也。姓落下，名閎，巴郡人也。尊與閎凡二人，言三人非也。與讀曰豫。〔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昔之明天數者，於楚唐昧。御覽二百三十五引春秋文耀鉤云：楚立唐氏，唐史之策。上說符璽，則唐氏世為楚史，唐都蓋其後也。史記自序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舊唐志麟德歷云：周天二十八宿，漢唐都以渾儀赤道所量，其數常足，蓋赤天中亦以定天度為唐都。）文選注四十九引益部耆舊傳云：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宋祁作落下。）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大初歷，拜侍中，辭不受。元和姓纂作落下仲異。先謙曰：官本無注言下九字。）都分天部，（孟康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孟康曰：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也。〔補注〕李光地曰：案此所言積寸者，面冪九分，以九十乘之，則積八十一寸也。蓋謂長寸爾，故與積八百一十分同法。若論方面之寸，此得八寸十之一；論正方之寸，則尚不足一百九十分，而後滿法也。孟云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孟乃為徑三圍九之說者，其意是以管圍之分容之。如此則當云律徑三分，或曰圍九分，而所謂容一龠者為號誤矣，可悟孟說非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三復而得甲子。（〔補注〕李銳曰：九乘百七十一，得一千五百三十九，而終復為一統，三之，得四千六百一十七，而復於甲子為元。）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

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吕朝諸侯王群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補注〕沈欽韓曰。舊唐志。鄧平、落下閎造太初歷。非之者十七家。涉此而誤用也。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補注〕錢大昭曰。淳于姓。陵渠名也。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補注〕沈欽韓云。唐志傅仁均云。治歷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惟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乃紀其日數之元。而或以爲即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月行遲疾。非當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者。乃爲合璧冬至。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吕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吕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師古曰。更、改也。〔補注〕先謙曰。律字當衍。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補注〕宋祁曰。鈞校當作

鑄校。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補注〕先謙曰、續志所謂靈臺之候也。黃圖云、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始曰清臺、本爲候者觀陰陽天文之變、更名曰靈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蘇林曰、桮、音布回反。師古曰、姓桮名育也。單音善。〔補注〕周壽昌曰、終始亦名。治天文者也。藝文志陰陽家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葉德輝曰、山海經內北經、蛇巫之山、有人操杯而東向立。郭注、杯或作棓字。同。桮棓一字。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桮姓注上引桮育、下並引棓生。知棓桮爲一姓。充棓生見發蒙篇。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補注〕李銳曰、案三千六百二十九、以章歲除之、得一百九十一、適盡、其年至朔同日、故上文云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也。黃帝術上元辛卯至元鳳四年甲辰、積二百七十六萬七十三算外、入天紀一千二百七十三年、入戊子蔀五十七年、是元鳳四年直章首、實等、殷蓋黃帝術也。於太初術、元鳳四年入甲子統二十七年、閏餘十八、與此不合。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補注〕先謙曰、凡官曹平等不相臨敬、則爲移書。後漢文移字始見於此。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師古曰、化益卽伯益。〔補注〕周壽昌曰、伯益稱化益、見易井卦釋文引世本及呂覽求人

焉。益爲天子代禹，或卽孟子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等語，戰國時附會成之。紀年益干啓位，啓殺之，卽此。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補注〕周壽昌曰：此妄語，疑戰國時所造。唐李筌陰符元義，爲驪山老母所傳，附亦本此。唐書藝文志、通志、通考俱載之。皆不合經術。壽王曆，迺太史官殷曆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曆，師古曰：猥，曲也。又妄言太初曆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補注〕錢大昕曰：黃帝六家之術，大略皆與四分同。四分以九百四十爲日法，九百四十之七百五，正四分之三也。則壽王術日法，亦同四分矣。李銳曰：太初元年丁丑歲，入殷術乙酉蔀二章首，入蔀年十九，積月二百三十五，無閏餘，積日六千九百三十九，大餘三十九，小餘七百五，卽四分之三。是歲，至朔同日。冬至大餘亦三十九，小餘四分之三。命大餘乙酉，得天正甲子朔旦冬至。於太初術，是年爲甲子統首，氣朔皆無大餘，無小餘。壽王據殷曆，故曰太初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沈欽韓曰：明天誡，古之六曆，皆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太初曆與四分法同，故壽王言去小餘七百五分，存二百三十五分日之一。張守節正義，以律曆小餘亦爲九百四十分，彼原非太初曆，於率則合，然非太初日分也。張文虎曰：殷術太初元年入天紀乙酉蔀第二章首，天正甲子朔冬至，歲餘二十四，朔餘七百五，若合四分之三，實如壽王所云。而當時欲以太初元年爲曆元，須棄此小餘，故造爲以律起曆，黃鍾九寸，九九八十一分爲日法，卽以八十一章爲統法。於是三統爲一元，多於舊法五十七年。其歲餘千五百三十九之三百八十五，贏於四分之一者小分二五。（四分之一，當三百八十四分，小分七五。）積四千六百十七年，得千一百五十四分，小分二五，適合氣日分千五百三十九（卽統法）四分之三，以消此餘分，而朔餘五萬七千一百五，合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日，亦適盡無餘。乃壽王猶以殷術爭之，不知當時承詔定曆，有所不得已也。㠯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補注〕沈欽韓曰：此成帝未并書以前，故太史令秩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辭，作袄言，〔補注〕先謙曰：官本詳作祥，袄作妖，古字通用。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

課。比三年下。師古曰：比，頻也。下，下獄也。音胡稼反。〔補注〕顧炎武曰：劉貌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顏注非。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曆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補注〕李銳曰：自元封七年起，盡元鳳六年止，三十年。此當云三十，歲六字衍。而是非堅定。〔補注〕先謙曰：言太初曆行之積年，爲世所信也。歆因之作三統曆，不過參驗經義，詳著推法，惟是爲異。至其曆用太初之術，名取兒寬之議，參之班氏文義，三統之即太初，無可疑者。餘詳下卷。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補注〕沈欽韓曰：天文志、續志並引之，大衍曆議亦稱洪範傳。向子歆究其微眇，師古曰：眇，細也。音莫小反。又讀曰妙，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元帝贊窮極幼眇，藝文志樂尤微眇，顏氏皆讀曰妙。易說卦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王肅本妙作眇，音妙，是眇本古妙字。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補注〕沈欽韓曰：晉志，劉歆造三統以說左氏，辨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爲志。杜預長曆說，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案此非也。楊忠輔統天、郭守敬授時，並有歲實消長之法，上考往古，則歲實百年長一，周天百年消一，下驗將來，則歲實百年消一，周天百年長一。）姜岌云：歆曆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恆遲。歆不以己曆失天，反以己曆寃天。宋志：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甚精巧，非其實也。唐志：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傅會之說。宋明天曆議：劉歆三統曆復強於古，（用日法）故先儒謂之最疏。明志：鄭世子曆議，春秋前後千載之間，氣朔交食，長曆大衍所推近是，劉歆班固所說全非也。案衆氏不知曆，故以爲密，亦由當時無李淳風、劉羲叟者相與切究耳。沈括亟斥其力過矣。故述焉。師古曰：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劉歆之說也。夫曆春秋者，天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夫下提行。列人事而目以

天時。〔補注〕錢大昕曰。孔穎達春秋正義云。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可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先謙曰。官本曰作因。傳曰。民受天地之中吕生。所謂命也。師古曰。此春秋左氏傳劉大夫劉康公之言也。中謂中和之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所謂命也上。又無氏周大夫四字。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吕定命也。能者養吕之福。不能者敗吕取禍。師古曰。之往也。往就福也。自此吕上皆劉康公辭。〔補注〕周壽昌曰。敗以取禍與養以之福對文。今左傳作能者養之以福。疑後人傳寫誤倒。五行志引此文同。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吕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吕生。秋爲陰中。萬物吕成。〔補注〕齊召南曰。漢世解春秋名義皆是如此。故賈逵服虔之說左氏。何休之說公羊。並承歆說。以陰中陽中爲義。是吕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吕閏正天地之中。吕作事厚生。皆所吕定命也。〔補注〕錢大昕曰。左文六年傳。閏以正時。（杜注。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時以作事。（注。順時命事。）事以厚生。（注。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師古曰。離下兌上。故云金火相革。此革卦彖辭。又曰。治曆明時。師古曰。此革卦象辭。〔補注〕錢大昕曰。虞翻云。曆象謂日月星辰也。所吕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補注〕錢大昕曰。左桓三年傳杜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曆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曆。故不書王。魯曆不正。吕閏餘一之歲爲蔀首。孟康曰。當吕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吕爲蔀首也。師古曰。蔀音剖。又音部。〔補注〕錢大昕曰。續志。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四章謂爲一蔀） 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於是辰在申。孟康曰。辰謂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爲辰。師古曰。事在襄二十七年。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補注〕錢大昕曰。春秋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杜注。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注。謂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張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劉歆徙以詩七月流火爲據。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補注〕李銳曰。詩曰七月流火。故云建申。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補注〕錢大昕曰。左哀十二年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注。火伏在今十月。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孔疏云。釋例長歷譜諸儒皆以爲冬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子駿說與此同。）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螽。故季孫怪之。仲尼以爲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書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尚可有螽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也。經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又曰。案五行志。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如歆說。則爲三失閏。故張杜駁之。然張以爲在夏之八月。杜以爲夏之九月。亦不盡同。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師古曰。餼。生牲也。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事。故用牲。子貢見其禮廢。而欲去其羊。孔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事見論語。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

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蘇林曰。底、致也。師古曰。音之履反。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師古曰。劉宋本有此語。〔補注〕錢大昕曰。左桓十七年傳文。服虔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賈公彥云。太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太史之職。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明周掌歷數。亦是日官。杜預云。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書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孔穎達云。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從卿。元。典歷始曰元。〔補注〕錢大昕曰。釋詁。元。始也。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師古曰。共讀曰供。〔補注〕錢大昕曰。左昭十七年傳文。杜注。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杜氏本作供養。孔疏。賈逵注本爲共養。解云。謂共所以養成三德也。又曰。元。體之長也。〔補注〕錢大昕曰。左襄九年傳文。孔疏。元者。始也。長也。物得其始爲衆善之長。於人則首爲元。元是體之長。以善爲體。知亦善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補注〕先謙曰。原。本也。據志。元以原之本此。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補注〕錢大昕曰。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爲天地人之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者以三統之數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積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補注〕李銳曰。置元一。一三之得三。二三之得九。三三之得二十七。四三之得八十一。五三之得二百四十三。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七三之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八三之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九三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孟康曰。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三乘之。周十一辰得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補注〕錢大昕曰。律書生鍾分子一分。（黃鍾九寸。）丑三分二。（林鍾六寸。）寅九分八。（太蔟八寸。）卯二十七分十六。（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應鍾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大呂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夾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夾鍾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中呂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李銳曰。置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十三之。得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三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實。先謙曰。闕十一辰。官本一作二。是。

實如法得一。〔補注〕錢大昕曰。本志以成之數、付鼓之後。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沈欽韓曰。梅氏筆算云。以數生數。是之謂乘。皆有法、有實、有得數。以數剖數。是之謂除。皆有法、有實、有得數。除法以實滿法而成一數。故曰實如法得一。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補注〕錢大昕曰。大師鄭注。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夾則之九五。夾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案晉志稱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夾則上生夾鍾。長七寸一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然則大師注文當云蕤賓上生大呂。下生夾則。上生夾鍾。下生無射。上生春秋正義引鄭注。正與此合。今監本蕤賓以下。仍依馬班上下生之序。誤也。周語韋注。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太蔟。乾九二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七月夾則。乾九六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鍾。坤六三

也。又曰。春秋孔疏。揲蓍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者爲占。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李銳曰。置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九。

因而六之。已九爲法。得林鐘。孟康曰。已六乘黃鐘之九。得五十四。〔補注〕錢大昕曰。以九除之。仍得六數。故林鐘六寸。初六。〔補注〕王念孫曰。林鐘下更有林鐘二字。林鐘初六。與黃鐘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大師疏引補。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三而六。參兩之義也。〔補注〕錢大昕曰。賈公彥云。黃鐘在子。一陽爻生。爲初九。林鐘在未。二陰爻生。得爲初六者。以陰故退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也。（易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承順成其歲。又云。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未爲貞。其爻右行。閒辰而治六辰。鄭注。陰則退一辰者。謂左右交錯相避。賈氏疏周禮本此。）

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已九爲法。〔補注〕錢大昕曰。即本志所云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云云也。律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今志云。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其法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四因而三除之。謂得三之四也。今則九其法。六其實。倍六則十二矣。九與十二。不猶之三與四乎。（三三而九。三四十二。）下生者三分損一。二因而三除之。謂得三之二也。今則九其法。六其實。九與六。不猶之三與二乎。（三三而九。二三而六。）李銳曰。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三分益一者。當四乘三除。今六乘而又倍之。即是十二乘。十二乘九除。猶四乘三除也。三分去一者。當二乘三除。今六乘九除。猶二乘三除也。其相與之率同也。

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孟康曰。異類爲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類爲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爲妻也。〔補注〕錢大昕曰。孟說非也。黃鐘陽。林鐘陰。陽初九。陰初六。夫妻之正。如孟說。乃以黃鐘爲母。林鐘爲子。失之遠矣。律娶妻。如淳曰。黃鐘生林鐘。而呂生子。如淳曰。林鐘生太族。天地之情也。〔補注〕錢大昕曰。大師鄭注。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賈疏。同位。謂若黃鐘之初九。下生

林鐘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爲夫妻也。異位爲子母，謂若林鐘上生太蔟之九二，二於第一爲異位，爲母子。但律所生者爲夫婦，呂所生者爲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清一濁，合爲二五聲，凡十，合於十日，從甲至癸也。孟康曰：謂東方甲乙，南方丙丁之屬，分在五方，故五聲屬焉。〔補注〕錢大昕曰：大師鄭注：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丑）。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太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亥）。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寅）。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酉）。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辰）。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未）。林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巳）。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申）。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卯）。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戌）。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月令鄭注：宮數八十一，屬土，最濁。徵數五十四，屬火，徵清。商數七十二，屬金，濁次宮。羽數四十八，屬水，最清。角數六十四，屬木，清濁中。晉志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也。

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張晏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孟康曰：月令五方之味，酸鹹是也。〔補注〕齊召南曰：酸鹹之下，似脫有辛苦甘三字。錢大昕曰：左昭元年傳文。杜注：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孔疏：先儒以爲雨爲木味，風爲土味，晦爲水味，明爲火味，陽爲金味，而陰氣屬天，不爲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案大宗伯賈疏，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鄭義，太陽不變，陰爲金，雨爲木，風爲土，明爲火，晦爲水，與孔氏所云不同，當從賈氏。 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孟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 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補注〕錢大昕曰：藝文志古五子十八篇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

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補注〕錢大昕曰。易乾鑿度云。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此明太易無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曰。易無體。此之謂也。）易變而爲一。（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一變而爲七。（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形見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七變而爲九。（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質之所生也。）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此一則元氣形見而未分者。夫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後化生一之形氣也。）一者形變之始。清濁者上爲天。（象形見矣。）重濁者下爲地。（質形見矣。）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象一七九也。夫陽則言乾成者。陰則坤成可知矣。）案劉歆所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正與此合。三者。太初、太始、太素也。易變而爲一。一者。太極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

㠯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補注〕錢大昕曰。黃鐘管長九寸。九九八十一。黃鐘自乘之數。李銳曰。自此以下。說諸數之生。多不合算術。學者詳之。所㠯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錢大昕曰。黃鐘之重生權衡。其長生度數。其龠生量數。先謙曰。官本無注。經元一㠯統始。易太極之首也。〔補注〕錢大昕曰。乾鑿度孔子云。易始於太極。注、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春秋二㠯目歲。鄭氏曰。春秋則爲二矣。孟康曰。春爲陽中。萬物㠯生。秋爲陰中。萬物㠯成。舉春秋㠯目一歲。易兩儀之中也。〔補注〕錢大昕曰。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虞翻云。兩儀。謂乾坤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補注〕錢大昕曰。易繫辭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補注〕錢大昕曰。公羊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杜預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易繫辭。兩儀生四象。虞翻云。四象。四時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時

月吕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張晏曰：二至、二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補注〕錢大昕曰：杜預云：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乾鑿度：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方，位在四月（立夏）。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立秋）。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立冬）。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立春）。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孔子云：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注：其中猶自有斗分，此直舉大數而已。）故艮漸正月，巽漸四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乾御戌亥，在於十月而漸九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四維正四時之紀，則坎離爲經，震兌爲緯，此四正之卦爲四仲之次序也。）又京房易占云：夏至離王，景風用事；立秋坤王，涼風用事。又御覽載五行休王論云：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立夏巽王，離相，坤胎，兌沒，乾死，坎囚，艮廢，震休。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巽廢，離休。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沒，巽死，離囚，坤廢，兌休。然則震王於春分，離王於夏至，兌王於秋分，坎王於冬至可知。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師古曰：左氏傳韓簡之辭也。物生則有象，有象而滋益，滋益乃數起。龜以象告吉凶，筮以數示禍福。〔補注〕錢大昕曰：在僖公十五年。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補注〕錢大昕曰：一二三四合爲十數。吕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

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以象兩（補注）錢大昕曰王弼云演天地之數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乾鑿度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注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五彖天數奇也十彖地數偶也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大昕案十五即五十也以五乘十日五十以五從十日十五五十者大衍之數五六者天地之中數十五者陰陽之合數陰積八陽積七）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辰十二者六律也（六律孳六呂合十二辰）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四方各七四七二十八周天也）凡五十所以大關物而出之者也（関亦出也）先謙曰官本著作筮考證云監本譌著今改正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滿十九則爲閏也師古曰奇音居宜反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師古曰扐音勒（補注）劉敞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得二百九十四四之得一千一百七十六象閏所據一加之爲一千一百九十六兩之爲二千三百九十二錢大昕曰所據一加之十九與一合二十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補注）李銳曰以日法除月法得二十九八十一分之四十三爲一月日數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孟康曰三辰日月星也軌道相錯故有交會交會即陰陽有干陵勝負故生吉凶也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吕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師古曰，皆上繫之辭。〔補注〕錢大昭曰，二十有五者，總一三五七九爲二十有五。三十者，總二四六八十爲三十也。錢大昕曰，案禮記正義引鄭康成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又虞仲翔云，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至地十此二十字，周易本在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之上，程子移置天數五地數五之上，蓋本漢志。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孟康曰，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言閏亦日之窮餘，故取二終之數以爲義。〔補注〕李銳曰，并天九地十，得十九，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補注〕錢大昕曰，三其九，得二十七。兩其十，得二十。合爲四十七。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補注〕錢大昕曰，三其二十五，得七十五。兩其三十，得六十。合爲一百三十五。吕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孟康曰，會月二十七章之月數也。并朔旦冬至日與歲復。〔補注〕錢大昕曰，以會數四十七，乘百三十五，得六千三百四十五，則五百一十三歲之月數也。計此二十七章之內，積食于八十一，餘分俱盡，復會於章首，故以爲會率也。沈欽韓曰，續志日行十九周，月行三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此小會也。六千三百四十五爲會月，此大會也。九會而復元。孟康曰，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月數也。所謂元月。〔補注〕錢大昕曰，以九乘會月，得五萬七千一百五（即元月），復會於元首，所謂九會而終也。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吕記啓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記作紀。月所吕紀分至也。啓

閏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補注〕錢大昕曰。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賈疏。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啟蟄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啟蟄中。此中氣而。此即是中數曰歲。（案中數者。自去年冬至。數至今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一而帀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也。以中朔兩數相較。則一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也。禮記正義引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云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謂十二月之朔一周。總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說最當。賈氏以閏月內得後年朔氣曰朔數。以後年正月得中氣曰中數。其實節氣一而。與中氣一而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一。有何分別。又上云。正月雨水中。二月啟蟄節。是今歷。此云正月得啟蟄中。又從古歷。抑何不檢點之甚乎。）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爲三十二。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爲八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七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餘三分推入後氣。即有十六日氣者。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日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以後。中氣有（當作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之。故云正之以閏。李銳曰。節謂大雪十一月節之等。中謂冬至十一月中之等。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其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補注〕周壽昌曰。史記餘作邪。履

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師古曰。自此目上。左氏傳之辭也。履端於始。謂步曆之始目爲術之端首也。舉正於中。謂分一歲爲十二月。舉中氣目正月也。歸餘於終。謂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也。誖。乖也。音布內反。（補注）錢大昕曰。誖、春秋傳作悖。文元年傳文也。杜注。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故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孔疏。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曆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於曆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此以四分術而言。三統以八十一爲日法。朔小餘四十三。亦過半也。）今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止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四分之爲二百三十五分。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分。當卻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百四十分。惟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其朔餘八十一之四十三。即千五百三十九分之八百一十七也。積十二月。得三百五十四日。尚餘五百七十分。以減周天。得一年餘十日一千三百五十四分。）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瀸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又曰。史記、漢書於秦時及漢未改秦曆之前。屢書後九月。文穎云。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顏云。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案顏氏於此猶用杜預說。謂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非謂置閏在歲終之解。春秋經傳所載

九閏月。除遷九年閏月。依杜預當作門五日。其餘八閏。僖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昭二十二年閏月取前城。鄭文上有十二月。知此閏閏皆在歲終。（襄二十八年經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休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但經傳無明文。何以意推之。今不數。）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閏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襄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衛良夫與太子入。經傳上有冬字。則未知其閏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俱不得而知也。（僖七年閏月。杜氏長歷。推閏十一月。案僖五年。至朔同日。則是歲閏餘十四。當閏九月。或移至在十月後。不得閏十一月也。）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劉歆以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杜預以爲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案文元年之閏。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非以置閏當在歲終。而譏之也。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孔穎達以爲閏在八月後也。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春秋曆雖不正。知以閏置歲終者。移之或春或秋。恐亦無是事也。然漢所譏後九月。自是秦歷。蓋誤以置閏歲末。傅會歸餘於終之文。顏籀所注甚明。後人乃謂古法閏在歲終。失之甚矣。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補注）李銳曰。以五乘會數四十七。得二百三十五。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補注）李銳曰。置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以四除之。得五百九十八。爲通法。以乘章月二百三十五。得十四萬五百三十。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補注）李銳曰。參閏法十九。得五十七。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補注）錢大昕曰。以周至乘月法。得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四。以減中法。餘四千一百八十六。如通法而一。得七分。又曰。此論中月相求之術也。以理論之。四分章中之一。得五十七。（即周至。）四分章月之一。得五十八又四分之三。然則五十七个中氣所餘。應有一月四分月之三也。今以通法乘章月。（即中法。）是四分章月。以月法乘之也。以周至乘月法。是四分章中。以月法乘之也。又以周至乘日法爲元法。中法既以通元法爲

一日。今以周至乘月法，則亦以通元法得一日矣。（置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四，以元法除之，得二十九日，其餘四千六百一十七之二千四百五十一，即八十一之四十三也。）然則兩數相減之餘數四千一百八十六，乃中多於朔之數，而爲一月之閏法審矣。其云六扐之數者，案六扐當作七扐。置四千一百八十六數，以通法除之，得七分，而通法又即一扐之數。（二千三百九十二者，再扐兩之之數，則五百九十八者，一扐之數也。）則所減之餘爲七扐之數矣。歲有閏餘十九分之七，析之，則每月有閏餘二百二十八分之七也。又置四千一百八十六，如日法而一，得五十一日八十一分日之五十五，即五十七中氣所積之一月四分月之三。李銳曰：置章中二百二十八，以四除之，得五十七，即周至以五十七乘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得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四，爲一月之積分，再四分章中以乘月法，即知四分月法以乘章中與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所得之中法分組相正等，故可相減，以一月之積分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四減一中之積分十四萬五百三十，餘四千一百八十六，爲一月之閏積分，與一月積分求等，得五百九十八，即通法，以約一月積分，得二百二十八，即章中，爲一月之閏法，以約一月閏積分，得七。爲一月之閏分，歲閏十九分之七，通之，則月閏二百二十八分之七也。

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補注）李銳曰：無中氣之月爲閏月。先謙曰：謂，官本作爲。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補注）錢大昕曰：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故閏月有節氣無中氣。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補注）李銳曰：以日法八十一乘閏法十九，得千五百三十九，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補注）錢大昕曰：統歲千五百三十九，以十九乘八十一之數也。元歲四千六百十七，三統歲之數也。李銳曰：三統歲得四千六百一十七，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補注）錢大昕曰：每一元歲中有水旱災歲五十七，即三閏法之數。李銳曰：陰陽水旱也。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戹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也。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也。（補注）錢大昕曰：九戹當作无妄，蓋字形相涉而譌。易雜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爲大旱之

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應劭云。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今無雲而雷。无望者。无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書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氏以爲易傳。殆稽覽圖所中孚傳也。谷永傳。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論衡明雩篇云。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无妄之變。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又云。无妄之氣。歷世時至。又云。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恢國篇云。建初孟年。無妄氣至。須頌篇云。成湯加成。宣王曹宣。無妄之災。不能斷政。寒溫篇云。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三國志云。公孫淵上孫權表。伏惟遭天地之反。易遇無妄之運。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漢書此作。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尚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文。並作陽九厄。則唐時已誤。不始於近代矣。或並改易爲爲。以傅會陽九之文。不知水旱之災。陽不必九。九不獨陽也。王引之曰。作陽九厄者是也。下文孟注。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此正釋陽九厄三字。陽九厄並三統曆篇名也。陽厄五。陰厄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故以陽九厄名篇。三統閏法陽九厄曰者。言三統閏法陽九厄篇有云也。孟注。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謂三統陽九厄篇所云。卽易傳所謂陽九之厄也。俗本陽字。誤而爲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以易九厄爲易傳。何不察之甚也。後李注左思魏都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厄。又無也字。足正今本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歷志。具有其事。（以上吳都賦注。）案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无妄之語。逵遂引易无妄說及漢志。非謂易无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志陽九厄。果爲易无妄之譌。則陽九厄曰下。亦當有災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无妄之文相同。今無此語。則非易无妄也。且志文若作易无妄。則孟顏必釋无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而不及易无妄邪。錢說非。張文虎曰。吳都賦注。譌作易无妄。錢氏據之。反以今本漢書作九厄爲誤。王氏辨之詳矣。乃又據李善注。屢引作陽九厄。而謂今本易字譌。則又好異之過。孟康明引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志文陽厄五。陰厄四。不得但以陽九厄概之。善注自因陽九二字而誤。以爲三統曆篇名。未足爲據。此則錢說緯書之類爲近。　次四百

八十、陽九。孟康曰。亦六乘八之數也。於易爻六有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六八四十八。爲四百八十歲有九年旱。 次七百二十、陰七。孟康曰。九乘八之數也。八九七十二。爲七百二十歲。〔補注〕先謙曰。官本九乘八上有亦字。 次七百二十、陽七。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數也。於易爻九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八十歲紀一甲子冬至。以八乘九。八九七十二。故七百二十歲乃有災也。 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孟康曰。七八爻乘八之數也。七乘八得五百六十歲。八乘八得六百四十歲。合千二百歲也。於易爻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也。如淳曰。爻有七八。八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二爻之數合千二百。消純除七八不變。故通其氣使各六百歲乃有災。 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孟康曰。此六乘八之數也。六既有變。又陰爻也。陽奇陰偶。故九再數而六四數。七八不變。又無偶。各一數。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戹。如淳曰。九六者。陽奇陰偶。偶故重出。翻取上六八四十八。故同四百八十歲。正目九七五三爲災者。從天奇數也。易天之數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繫天故取其奇爲災歲數。八十歲則甲子冬至。一甲子六十日。一歲三百六十日。八十歲得四百八十甲子。又五日五八四十。爲四百日。又四分日之一。八十歲有八十分。八十分爲二十日。凡四百八十日。得七十甲子。八十歲合四百八十七甲子。餘分皆盡。故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也。〔補注〕錢大昕曰。依三統術。四歲而斗分餘一。八十歲應餘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二十。經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餘一日。 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孟康曰。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補注〕李銳曰。并陰陽數得五十七。爲災歲。以減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餘四千五百六十。爲經歲。 是吕春秋〔補注〕錢大昕曰。疑脫傳字。 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吕正時。時吕作事。事吕厚生。師古曰。言四時漸差。則置閏目正之。因順時而命事。事得其序。則年穀豐孰。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

時正也。何以爲民。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左氏傳之辭也。爲、治也。〔補注〕錢大昕曰。時正左傳作時攷。陸德明云。爲民如字。治也。或音于僞反。非。故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補注〕錢大昕曰。案杜注。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視朔。視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其職素察妖祥。逆爲之備。周禮注保章氏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先謙曰。善、官本作務。據杜注。疑善字是。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愼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補注〕錢大昕曰。案杜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日南至。以正歷也。孔疏。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公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爲七章。今年復爲章首。故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朔旦冬至。則正月之朔當書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爲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錯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閏在二月後也。不言在八月後。而云在二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即不可。故據二月言之。時史謂閏月爲正月。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從其誤而書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具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日南至者。謂冬至也。冬至者。閏之正月之中氣。歷法。閏月無中氣。中氣必在前月之內。時史誤以閏月爲正月。而置冬至於二月之朔。旣不曉歷數。故閏月之與冬至。悉皆錯也。杜下注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愼望氣。是杜意以爲時魯之君臣知此己丑是冬至之日。但不知其不合在二月耳。服虔云。梓愼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爲當時魯人謂冬

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丑是寅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補注〕錢大昕曰。馮相氏冬至致日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漢天文志夏至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晉律歷志冬至日中晷影丈三尺三寸。夏至日中晷影尺五寸。）孔穎達云。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補注〕錢大昕曰。三統以斗十二度為星紀之初。牽牛初為星紀之中。上元天統之首。冬至日月合朔在牽牛。五星始見在南斗。其時初昏。斗杓指子。營室見於南方。織女見於西北也。李銳曰。上元之初。五星始見。去日半次。故五星起星紀之初。日月起星紀之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補注〕錢大昕曰。斗建上當有為中二字。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補注〕錢大昕曰。左哀七年傳文。杜注。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師古曰。自此以上左傳之辭。〔補注〕錢大昕曰。左昭元年及昭十七年傳文。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此下亦同。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

施於子半。蘇林曰、子之西、亥之東、其中間也。或曰、於子半日地統受於丑初。臣瓚曰、謂分十二辰、各有上中下、言半、謂在中也。又受於寅初、此謂上也。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補注〕錢大昕曰、檀弓孔疏、引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此上當有注云物之萌五字）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當作於）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猶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又公羊隱元年傳何休注云、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徐疏、凡草物十一月動萌而赤、十二月萌牙始白、十三月萌牙始出而首黑、故各法之。故春秋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云、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是故三統三王、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故也。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如淳曰、地以十二月生萬物、三月乃畢。人生自寅成於申。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畢。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地以甲辰、韋昭曰、殷正月朔日。人以甲申。李奇曰、周正月朔日。〔補注〕錢大昕曰、李韋說皆非也。三統術、天統首日甲子、地統首甲辰、人統首甲申、合於天施地化人生之數、故云。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

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補注〕錢大昕曰。寅申巳亥爲四孟。子午卯酉爲四仲。丑未辰戌爲四季。故甲申曰孟統。甲子曰仲統。甲辰曰季統。淮南天文訓。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孟仲季之序。蓋因於此。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鄭康成注。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正月則泰卦用事。故曰成體而郊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作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補注〕先謙曰。占經填星占引荊州占云。填星常晨出東方。夕伏西方。其行歲填一宿。故名填星。天官書正義。填音鎮。淮南天文訓作鎮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補注〕錢大昕曰。說見下卷。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補注〕錢大昕曰。六體。六爻也。三微而成著。三

著而成象。〔補注〕李銳曰，三三而九。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補注〕李銳曰，二九一十八。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補注〕錢大昕曰，四乘十八之數。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補注〕錢大昕曰，三三而九，二四而八，八九七十二。參之則得乾之策，〔補注〕李銳曰，三乘七十二得二百一十六。兩之則得坤之策。蘇林曰，策，數也。〔補注〕李銳曰，二乘七十二得一百四十四。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補注〕李銳曰，九乘七十二得六百四十八，六乘七十二得四百三十二，并之得一千八十。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師古曰，信讀曰伸。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補注〕錢大昕曰，置此歲數，各以星歲數除之，得歲星八十周，太白四十周，鎮星三十二周，熒惑十周，辰星十五周，餘分俱盡。李銳曰，置一千八十，八乘之得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乘之得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又二乘之得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案此五星會終數，於算術當以約分入之。從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太白歲數三千四百五十六，鎮星歲數四千三百二十，熒惑歲數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辰星歲數九千二百一十六，互約之。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與太白歲數三千四百五十六求等，得一千七百二十八，以約歲星歲數得一，爲歲星約數。既得一，則與鎮星、熒惑、辰星歲數不更約。又以太白歲數三千四百五十六與鎮星歲數四千三百二十求等，得八百六十四，以約鎮星歲數得五，爲鎮星約數。又以太白歲數三千四百五十六與熒惑歲數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求等，得三千四百五十六，以約太白歲數得一，爲太白約數。既得一，則與辰星歲數不更約。又以鎮星約數五與熒惑歲數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辰星歲數九千二百一十六各求等，皆得一，不約。又以熒惑歲數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與辰星歲數九千二百一十六求等，得四千六百八，以約

熒惑歲數。得三。爲熒惑約數。約舉。各爲定數。歲星定數一。太白定數一。鎭星定數五。熒惑定數三。辰星定數九千二百一十六。置歲星定數一。以太白定數一乘之。得一。又以鎭星定數五乘之。得五。又以熒惑定數三乘之。得一十五。又以辰星定數九千二百一十六乘之。得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爲五星俱終之數。以歲星歲數除之。得八十終。以太白歲數除之。得四十終。以鎭星歲數除之。得三十二終。以熒惑歲數除之。得十終。以辰星歲數除之。得十五終也。觸類而長之。已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補注〕錢大昕曰。以會歲五百一十三除之。得五千一百二十會。李銳曰。以會歲五百一十三與五星會終數求等。得四十七。即會數。以約會歲。得十九。即章歲。以章歲乘五星會終數。得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以會歲除之。得五千一百二十終。是月分、月食之分與五星俱終。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補注〕錢大昕曰。以統法除之。得五千一百二十統。李銳曰。三乘與日月會數。得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以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除之。亦得五千一百二十終。是日分、月分、食分與五星俱終。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百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補注〕錢大昕曰。五千一百二十元。而爲太極上元。李銳曰。三乘與三統會數。得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以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除之。亦得五千一百二十終。是日分、月分、食分、月名、與五星俱終。故曰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補注〕錢大昕曰。一百七十一。而六之。〔補注〕錢大昕曰。一千二十六。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補注〕王念孫曰。實如法得一句。此下當更有一字。張文虎曰。萬一千五百二十。乃合三百八十四爻之策。不得云一陰一陽。蓋以千二十六（九章歲而六之數）除太極上元。得二萬三千四十。則兩分之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也。實如法得一。當絕句。算家常語。淺人誤以一陰連屬讀。遂又於陽上亦增一字。王氏謂一下更有一字。非也。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補注〕李銳曰。九乘章歲。得一百七十一。又六乘之。得一千二十六。以除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百四十。

得二萬三千四十。半之。得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天下之能事畢矣。

律歷志第一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統母。〔補注〕先謙曰。官本二字自爲一行。不連下。齊召南云。案各本俱以統母二字連下文日法云云。非也。統母五步。統術。紀術。歲術。世經。凡六項。乃歷法之標目。應另爲一行。以挈綱領。今改正。

日法八十一。孟康曰。分一日爲八十一分。爲三統之本母也。元始黃鐘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補注〕錢大昕曰。三統之法。本於太初。漢志太初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積十二月得三百五十四日八十一分日之三十。此太初之朔實也。而史記歷書歷術甲子篇云。太初二年。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小司馬以爲太初歷法。一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兩月合成五十九日。又餘五十八。今十二月合餘六個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其法與四分同。太初法。每兩月而藏小餘五。四分每兩月而藏小餘五十八。兩法相課。則一章二百三十五月之中。太初四分俱藏七日四分日之一。而太初尙多小分三百二十四之一也。（四章而朔餘一。據此續志章帝下詔稱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者是也。）則朔實之不合一也。賈逵云。太初歷斗分三百八十五分。古法斗分即歲餘。（古人不知歲差故。）則太初以三百六十五日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爲歲實也。而歷術甲子篇。太初二年。大餘五。小餘八。其法亦與四分同。閏餘三十二分日之八也。兩法相課。則四歲之內。太初四分俱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太初尙贏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也。（四歲而中餘一。據此續志所謂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也。）則歲實之不合二也。志載太初以律起歷。則日法八十一。當爲

定率。史記保後人所補妄。或非太初本法耳。（漢書司馬遷傳稱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以爲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筴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案史記無兵書。兵疑當作歷。）志又載太史令張壽王妄書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九百四十之七百五。正四分之三也。則壽王所治歷當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壽王治殷歷。非太初歷也。補史記者治殷歷。以殷歷爲太初。與又曰。歷家推氣朔交會諸術。以大餘命日。以小餘加時。有日法而後可定小餘。三統以八十一爲本母。至推冬至。則以統法爲日法。以十九乘八十一也。推二十四氣。以元法爲日法。以五十七乘八十一也。（推五星見中日亦同。）推星見日以見中日法。見月日法爲日法。又以元法統法乘之也。皆起於黃鍾之數也。李銳曰。此於算術。當以統月爲九千三十五。與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求等得二百三十五。以約統月得日法。以約周天得月法。案統月爲一統積月。周天爲一統積日。凡萬九千三十五月。中積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爲日月相與之率。而爲算之道。省約爲善。故各約之。凡八十一月。中積二千三百九十二日。亦爲日月相與之率也。上元之首。夜半合朔。歷八十一月。而又夜半合朔。則日法者。日分一終之月數也。又日法爲月率。月法爲日率。名月率爲日法。日率爲月法者。見月求日。當以月法乘積月。是每月通爲二千三百九十二分。故二千三百九十二爲月法。月之積分。滿八十一成日。是每月積八十一分。故八十一爲日法也。先謙曰。錢氏謂褚少孫補歷術甲子篇。誤以殷歷爲太初。非也。少孫生元成間。當代歷籍。不應不知。蓋含太初步殷歷之理。成氏蓉鏡書以甲子篇演校之。此數非不合。乃刊本之訛。其演太初歷攷云。議者以律歷志不紀太初歷。疑其術失傳。余曰。太初歷自元封七年演議以來。至元和二年。始廢不行。漢書成於建初。其時所法之歷。猶是元封舊憲。班此不錄。而旁徵三統。恐無是理。劉歆三統。作於王莽居攝時。班孟堅纂漢書。含西京一代之歷。而下錄三統。亦非史例。竊疑三統即太初。志三統。即志太初也。得八證焉。志述歆之言曰。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考元封七年。御史大夫兒寬等議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雖陸下宜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遂詔藏遷漢歷。是三統之名。本於太初。故班固以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歷用太初。行之百八十九歲。而司馬彪亦以爲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其證一也。歆又言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

乘八十一爲日法，故其術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志傳落下閎以律起歷，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與鄧平所治同。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三統之日法月法，卽太初之日法月法也。其證二也。三統歷斗二十六三百八十五分（據錢校）牛八，實逕論歷云太初歷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又續志曰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三統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積至四年，得千五百四十分，故云有餘分一，是三統之統法，周天斗分，卽太初之統法，周天斗分也。其證三也。三統歷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世經謂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以元法除之適盡。考元封七年，詔曰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正與三統元法數合，是三統之元法歷元，卽太初之元法歷元也。其證四也。續志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冬至後天四分日之三，今以三統四分兩術校之，三統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四十七，四分冬至大餘二十九，小餘八，知三統後天四分日之三，是三統之求冬至術，卽太初之求冬至術也。其證五也。續志又云元和二年，太初晦朔弦望差天一日，三統術天正癸未朔，庚寅上弦，戊戌望，乙巳下弦，辛亥晦；四分術天正壬午朔，己丑上弦，丁酉望，甲辰下弦，庚戌晦，三統晦朔弦望皆差一日，是三統之求朔望弦術，卽太初之求朔望弦術也。其證六也。三統歷歲術，置上元以來年盈歲星歲數除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以百四十四爲法，如法得一，歲星。太歲百四十四年，行百四十五次，此超辰之法也。太初三統歷元既同，世經據三統術，推太初元年，得太歲在丙子，故其引漢志曰歲名困敦，而律歷志之載太初歷，亦云元封七年，太歲在子。是三統之太歲超辰，亦本於太初，故虞恭宗訢議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此據四分術言）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其證七也。三統歷星紀中牽牛初，冬至而後，漢元和二年，詔曰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術以爲牽牛中星，實逕亦云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延光論歷，張衡周興以爲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三統術六千一百五十六歲，積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四分，術六千一百五十六歲，積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九，兩歷相課，三統多一日，而衡與興云太初多一日而又上承歆，欲以合春秋之文，此尤爲三統卽太初之明驗，其證八也。議者曰：律歷志稱元封七年，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實逕以爲建星卽斗星，與諸書冬

至日在牽牛者不同。何與。曰。志云。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元封七年。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已得太初本星度。據此則冬至日月在建星。則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所定也。志又云。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據此則冬至日在牽牛初。則鄧平所更定也。故元和詔云。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牽牛中星。（元和詔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此卿遂遷所定。世經引漢歷日。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凡增三十元。此鄧平等所加。亦同此例。）然則三統即太初。志三統即志太初。無可疑矣。難者又曰。班氏之不錄太初而錄三統。抑又何歟。曰。志稱言。劉歆研覈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班氏亦云。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子駿依據太初。以參驗經義。故孟堅錄之。餘詳所著太初歷譜中。

閏法。十九。因爲章歲。合天地終數。得閏法。（補注）錢大昕曰。天九地十。天地之終數也。每歲氣餘五日三百八十五分。朔虛五日九百六十九分。併之得十日又一千三百五十四分。是爲一歲之閏積十九歲。共積一百九十日又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六分。以統法乘一百九十日。得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一十。併入餘分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六。共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爲十九歲之閏積分。乃以十九乘月法。得數四萬五千四百四十八。（月法以諸八十一爲日。以十九乘之。是以統法爲日法也。）爲法以除閏積分。得數七。無餘分。故以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首之歲。至朔必同日也。李銳曰。月分一終之年數也。上元之首。冬至合朔。歷十九年而又冬至合朔。謂之章。凡一章十九年有七閏月。故章歲亦即閏法。

統法。千五百三十九。（補注）先謙曰。官本統法下有一字。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補注）錢大昕曰。八十一章爲一統。又曰。李氏光地云。案太初法。至朔同日爲章。交食一終爲會。分盡日首爲統。統首日名。復於甲子爲元。其日法以八十一爲分。又十九之。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小分。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小分三百八十五者爲日周天之數。以二十九日又小分八百一十七者爲月會日之數。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

爲一章。然每月合朔。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蝕。歷法。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分故章首日月雖會於冬至。而不當交。積二十七章。然後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歷法。而稍贏。蓋從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不在日首。積千五百三十九年。恰滿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明年。朔復。則去酉入子。（四年而朔一復。初年冬至在子。次年冬至在卯。三年冬至在午。四年冬至在酉。第五年始而復於子。今千五百三十九歲。四年之數未盡。冬至當在酉也。然有日分所藏四之一者。積至此時。恰滿小分三百八十五。滿四分日之一。則冬至已不在酉而在子矣。）而冬至交會。起於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爲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始。必須朔值於此日。乃得歷本。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復值甲子朔夜半冬至。楊子雲所謂章會統元與蝕俱沒。則後元之端也。三統歷蓋做因太初而作者。李銳曰。日分一終之年數也。以章歲除之。得八十一。是月分亦終。又以會歲除之。得三。是食分亦終。上元之首。夜半冬至合朔。日月如合璧。歷千五百三十九年。而又夜半冬至合朔。日月如合璧。謂之統。日月如合璧者。合加時在晝。即是日食。既故爲食分終。凡一統積三會八十一章。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元法。〔補注〕錢大昕曰。三統爲一元。案統法爲日行一終。章歲爲月行一終。朔望之會爲交食一終。甲子六旬爲日名一終。置元法以統法除之。得三。因以章歲除之。得二百四十三周。以朔望之會除元月。亦得二百四十三周。以六十除一元積日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得二萬八千一百六周。是日月交會日名俱終。故曰元法。李銳曰。周天下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即統月也。與甲子六十求等。得二十。以約六十得三。以三乘周天。得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爲一元積日。以甲子六十除之。盡。是日名一終也。故亦以三乘統法。得元法。爲日名一終之年數。又元法爲統法三之之數。則日分月分食分亦終。上元之首甲子日夜半合朔。冬至日月如合璧。歷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而又甲子日夜半合朔。冬至日月如合璧。故謂之元。

凡一元積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

會數。四十七。參天九。兩地十。得會數。〔補注〕錢大昕曰。三統歷以五百一十三爲會歲。歲有再食有奇。經十歲二百三十五分歲之二百十五。而食分一終。猶未復於天正朔也。積五百一十三歲。食分四十七終。爲章歲者二十有七。而朔閏與會分俱終。故曰會數四十七。李銳曰。以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與章月二百三十五。求等得五。以約章月。得會數。凡百三十五月有二十三食。爲食分一終。凡六千三百四十五月有二十三食者四十七。爲食分四十七終也。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會數。得章月。〔補注〕錢大昕曰。章中二百二十八。加七閏月。爲一章之月數。李銳曰。以章歲十九減月周二百五十四。餘爲章月。凡十九年中。積二百三十五月。爲年月相與之率。章歲爲年率。章月爲月率。以年率除月率。得十二十九分之七。爲一年月數。又爲一歲月行去日周數。又爲一日月行去日度數。又以章中減之。餘七。爲一章閏月數。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補注〕錢大昕曰。以日法除之。得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乃從前朔至後朔日分。爲一月之日法。即今之朔策也。半之則從朔至望之日分。即今之望策。李銳曰。以日法除之。得二十九八十一分之四十三。爲一月日數。又爲一月日行度數。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補注〕錢大昕曰。以日法除之。得大餘七。小餘三十一。李銳曰。以日法除之。得七八十一分之三十一。爲一弦日數。又爲一弦日行度數。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補注〕錢大昕曰。以元法除之。得三十又四千六百一十七分之二千二十。則一中之日及分也。半之爲七萬二百六十五。即今之氣策。李銳曰。置一元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以歲中十二除之。得中法。凡四千六百一十七中。中積十四萬五百三十日。爲中日相與之率。元法爲中率。中法爲日率。以中率除日率。得三十四千六百一十七分之二千二十。爲一中日數。又爲一中日行度數。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補注〕錢大昕曰：以統法除之，得三百六十五又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則周天之度也。古曆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一歲日行之數定之，故周天亦爲歲周。據志云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古人未知歲差，以天周歲周爲一，至祖沖之以後，始分爲二。）第所謂四分者，古今無定率。古曆四分而有餘，後世四分而不足。（乾象術以五百八十九分之百四十五爲斗分，始不盈四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姜岌難）是四分有奇也。周天以牽牛起算，終於南斗二十六度，所有零分歸於斗宿之終，故曰斗分。今志於斗二十六度之下不云餘分若干，蓋孟堅修志時偶脫之。（賈逵云：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又曰：周天即一統之日數也。既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滿六十去之，餘四十。從甲子起算外，則甲辰日也。從甲辰起算外，得甲申；從甲申起算外，得甲子。以統首日爲紀，三統而復於甲子。李銳曰：即統日也。凡千五百三十九年中，積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爲年日相與之率。統法爲年率，周天爲日率。以年率除日率，得三百六十五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一歲日數，又爲一歲日行度數。

歲中。十二。以三統乘四時，得歲中。〔補注〕錢大昕曰：歲中者，一歲之中氣也。李銳曰：一歲積十二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以章月加閏法，得月周。〔補注〕錢大昕曰：以章歲除之，得每歲月周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凡十九歲而餘分盡，故曰一章。李銳曰：凡一章十九年，月行二百五十四周，以章歲除之，得十三十九分之七，爲一歲月行周數，又爲一日月行度數。

朔望之會。〔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一字。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得朔望之會。〔補注〕錢大昕曰：春秋正義稱三統之術，以五月二十三分月

之二十而一食。以五乘二十三得一百十五。加二十得一百三十五。通一月爲二十三分。滿百三十五而爲食限。通其率。則百三十五月有二十三食也。（與後漢四分術同。）李銳曰。食分一終之月數也。凡二十三食中積百三十五月。爲食月相與之率。二十三爲食率。朔望之會爲月率。以食率除月率。得五二十三分之二十。爲一食月數。上元之首合朔。日月如合璧。歷百三十五月而又合朔。日月如合璧。謂之朔望之會。

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曰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補注〕錢大昕曰。以章月除之。得二十七章。則會月者五百一十三歲之月數也。以二十三乘。以百三十五除。得一千八十一。是爲六千三百四十五月而有一千八十一食也。李銳曰。月分食分俱終之月數也。上元之首冬至合朔。日月如合璧。歷六千三百四十五月而又冬至合朔。日月如合璧。謂之會。設會月以章歲乘之。章月除之。得五百一十三。則會歲也。凡一會積二十七章。

統月。〔補注〕錢大昭曰。監本閩本統月下有一字。先謙曰。官本有一字。萬九千三十五。參會月得統月。〔補注〕錢大昕曰。一統之月數也。以日法乘章月。得數亦同。李銳曰。一元積三統九會。則三會爲一統。故三會月得統月。

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參統月得元月。〔補注〕錢大昕曰。一元之月數也。以月法乘之。如日法而一。得元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

章中。二百二十八。曰閏法乘歲中得章中。〔補注〕錢大昕曰。一章之中數也。以歲閏減章月。得數亦同。

統中。〔補注〕錢大昭曰。監本閩本統中下有一字。先謙曰。官本有一字。萬八千四百六十八。曰日法乘章中得統中。〔補注〕錢大昕曰。一統之中數也。李銳曰。八十一章爲統。

元中。五萬五千四百四。參統中。得元中。〔補注〕錢大昕曰。一元之中數也。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減周天。得策餘。〔補注〕張文虎曰。案八千八十絕句。什乘元中以減周天絕句。古本從八千八十什絕句。非也。錢大昕曰。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有奇。以乾坤二策三百六十減之。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有奇。所謂策餘也。以統法乘之。得策餘八千八十。（五乘統法得七千六百九十五。加斗分三百八十五。合八千八十。）其以什乘元中減周天者何也。蓋周天者一統之日。以統中除之。每一中氣得三十日。去之餘八千八十。卽策餘。參統中爲元中。什乘元中。卽是三十乘統中。故減之卽得。李銳曰。置一歲六甲子積日三百六十。以統法通之。得五十五萬四千四十。爲六甲子積日分。以減周天。餘爲策餘。以統法除之。得五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一歲六甲子外日數。什乘元中者。十二乘統法。爲統中。又三之爲元中。是元中卽三十六乘統法之數。又上十之。卽是以三百六十乘統法也。

周至。五十七。參閏法。得周至。〔補注〕錢大昕曰。四分章中之一。

統母。〔補注〕李銳曰。統母是紀母之誤。下推五星日紀術可證。木金相乘爲十二。〔補注〕李銳曰。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三四一十二。是爲歲星小周。〔補注〕李銳曰。以十二乘見數。得萬八千九百九十六。歲數除之。得十千七百二十八分之千七百一十六。爲十二歲之定見數。幾及十一。故曰小周。春秋緯曰。十二年是爲一終。小周乘巛策。〔補注〕先謙曰。官本巛作坤。考證云。巛古坤字。爲千七百二十八。〔補注〕李銳曰。十二乘百四十四。得千七百二十八。先謙曰。官本千上有一字。是爲歲星歲數。〔補注〕李銳曰。星分一終之歲數也。錢大昕曰。此下推五星之法數也。木三金四。皆生數。三四乘爲十二。木金相乘者。金克木也。所謂五勝相

乘以生小周也。水木土天生。以依旋乘之金火地生。以乾旋乘之。陰陽不交。不能生也。所謂陰陽比類交錯相成也。又曰。春秋傳曰。十二年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故曰小周。但十二歲積日四千三百八十三又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以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率之。應行三百六十七度又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千三百五十九。除行天一周。尚贏二度。又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九百二十七弱。積千七百二十八歲。而多行一周也。以見數論之。歲星十二歲而見十一次。除去十二歲日周。尚餘二日又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十一分日之五百六十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八。積諸歲數。而見數減一也。又曰。星備云。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今以三統小周小復之率推之。亦未盡合。

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補注〕錢大昕曰。一千七百二十八歲之中氣也。李銳曰。星分一終之中數也。

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補注〕錢大昕曰。以見中法除見中分。得一曰積中。不盈曰中餘。又曰。歲星一見三百九十八日又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五百十六萬三千一百二。以中氣三十日有奇約之。應歷十三個中氣。又一千五百八十三分之百五十七也。每一見積中十三有奇。故見數一千五百八十三。則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也。李銳曰。見中法見中分。爲見中相與之率。見中法爲見率。見中分爲中率。以見率除中率。得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爲一見中數。

見中法。千五百八十三。見數也。〔補注〕李銳曰。星分一終之見數也。錢大昕曰。計歲星一千七百二十八歲。實見一千五百八十三次。因以爲見中法。蓋其法得一則積中也。錢大昭曰。監本閩本法下有一字。先謙曰。官本有一字。

見閏分。萬二千九十六。〔補注〕錢大昕曰。見閏分者。歲數所積之閏分也。李銳曰。此當以閏法十九除之。爲星分一終之閏月數。今不除。卽爲星分十九終之閏月數也。

積月十三月餘萬五千七十九。〔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歲數，併見閏分，爲實，以見月法得一，名曰積月，不盡者曰月餘。（又法置見中分以章歲乘之，併閏分，亦得積月分。）又曰，歲星一見三百九十八日有奇，以每月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約之，歷十三箇月又三萬七十七之一萬五千七十九也。每一見積十三有奇，故見數一千五百八十三，積月分四十萬六千八十（以章中乘歲數得三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四，併閏分一萬二千九十六，得此數）也。（置積月分，以十九除之，得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二，閏餘十二，則歲數之定積月也。）李銳曰，見月法見閏分爲見閏相與之率，見月法爲見率，見閏分爲閏率，以見率除閏率，實不滿法，得月餘萬二千九十六，爲一見閏數，以并積中及餘，得積月十三及餘爲一見月數，案月餘以見月法爲母，中餘以見中法爲母，母不同不可相并，當齊其子同其母，然後并之。驗見月法爲章歲十九乘見中法之數，亦以章歲乘中餘百五十七，得二千九百八十三，此餘亦以見月法爲母，以并月餘萬二千九十六，得月餘萬五千七十九也。錢大昭曰，監本閩本月餘下有一字。先謙曰，官本有一字，考證云，監本誤將積月十三爲一行，月餘爲一行，今從宋本移正。

見月法三萬七十七。〔補注〕錢大昕曰，閏餘以滿十九成一月，故見數亦以十九通之。李銳曰，見分十九約之見數也。

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

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補注〕錢大昕曰，以日法乘見月法，得見月日法。

金火相乘爲八，又以火乘之爲十六。〔補注〕李銳曰，地以四生金，二生火，二四如八，二八一十六。　而小復。〔補注〕李銳曰，以十六乘復數，得三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以歲數除之，得十三千

四百五十六分之十六。餘分其微。故曰小復。小復乘乾策爲三千四百五十六。〔補注〕李銳曰。十六乘二百一十六得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太白歲數。〔補注〕李銳曰。晨歲數千九百四十四。夕歲數千五百一十二。錢大昕曰。火二金四。二四而八。二八十六。金火乘者。火克金也。金水晨夕各一見。一伏而後一終。不云見而云復者。以自晨見復於晨見。不得以一見名之也。又曰。太白一復五百八十四日有奇。行星之度亦如之。經十復積十六歲。而與歲相終。所謂小復也。以密率推之。太白十復。凡積日五千八百四十一。又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日之二百九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三。至十六歲之日數。則五千八百四十四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四也。以通率約之。計十六歲而過周二度。又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度之七百二萬七千八十六。積三千四百五十六歲。而脁餘一復數也。

見中分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補注〕錢大昕曰。三千四百五十六歲之中積也。

積中十九。中餘四百一十三。〔補注〕錢大昕曰。太白一復五百八十四日有奇。以中氣三十日有奇約之。得十九箇中氣。又二千一百六十一分之四百十三也。一復積中十九有奇。故復數二千一百六十一。積中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也。

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復數。〔補注〕錢大昕曰。計金星三千四百五十六歲。實復二千一百六十一次。因以爲中法。李銳曰。一晨見一夕見爲一復。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年。有晨見二千一百六十一。夕見二千一百六十一也。

見閏分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補注〕錢大昕曰三千四百五十六歲之閏分也。

積月十九。月餘三萬二千三十九。〔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歲數得七十八萬七千九百六十八，併閏分得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名曰積月分。以見月法除之得十九又四萬一千五十九分月之三萬二千三十九，則一復五百八十四日有奇所歷之月數也。一復積月十九有奇，故二千一百六十一復積月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五又十九分之五也。李銳曰命積中爲積月，又以十九乘中餘得七千八百四十七，加見閏分得月餘。

見月法四萬一千五十九。

晨中分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補注〕錢大昕曰以九乘見中分，以十六除之得一，則晨中分也。（乘除之理詳後）

積中十。中餘千七百一十八。十一作七。〔補注〕李銳曰此晨見積中。錢大昕曰當云積中十。又曰以見中法除晨中分得積中，不盈者爲中餘，即金星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所歷之中氣也。一晨見積中十有奇，故晨見二千一百六十一積中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也。錢大昭曰閩本中餘下有一字。先謙曰十一作七四字乃後人校語，此下並嗣官本十作七無注四字。

夕中分萬八千一百四十四。〔補注〕錢大昕曰以七乘見中分，以十六除之得一，則夕中分也。錢大昭曰閩本分下有一字。

積中八。中餘八百五十六。〔補注〕李銳曰此夕見積中。錢大昕曰以見中法除夕中分得積中，不盈者曰中餘，即金星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有奇所歷之中氣也。一夕見積中八有奇，故夕見二千一百六十一積中萬八

千一百四十四也。

晨閏分萬三千六百八。〔補注〕錢大昕曰、以九乘見閏分、以十六除之、得晨閏分、即太白晨見一千九百四十四歲所積之閏分。

積月十一月餘五千一百九十一。〔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晨歲數、得四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二、併晨閏分、得四十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名曰晨積月分、以見月法除之、得十一又四萬一千五十九之五千一百九十一、則晨見三百二十七日之積月也。一見積月十一有奇、故見數二千一百六十一、積月二萬四千四十四又閏餘四也。李銳曰、此晨見積月、命晨見積中十為積月、又以十九乘中餘千七百一十八、得三萬二千六百四十二、加晨閏分、得四萬六千二百五十、滿見月法得一月、共得積月十一月餘五千一百九十一。

夕閏分萬五百八十四。〔補注〕錢大昕曰、以七乘見閏分、以十六除之、得夕閏分、即太白夕見一千五百一十二歲所積之閏分。錢大昭曰、閩本分下有一字。

積月八月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夕歲數、得三十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六、併夕閏分、得三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名曰夕積月分、以見月法除之、得八又四萬一千五十九之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則夕見二百五十七日有奇之積月也。一見積月八有奇、故見數二千一百六十一、積月一萬八千七百一又閏餘一也。李銳曰、此夕見積月、命夕見積中八為積月、又以十九乘中餘八百五十六、得萬六千二百六十四、加夕閏分、得月餘。

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

見月日法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爲三十。〔補注〕李銳曰。天以五生土。三生木。三五一十五。倍之爲三十。是爲鎭星小周。〔補注〕李銳曰。以三十乘見數。得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以歲數除之。得二十八四千三百二十分之四千二百九十。歲二十九。故曰小周。小周乘巛策。爲四千三百二十。〔補注〕李銳曰。三十乘一百四十四。得四千三百二十。是爲鎭星歲數。〔補注〕錢大昕曰。土五木三。三五乘爲十五。倍之得三十。土木乘者。木克土也。鎭星一見。每一歲又十二日有奇。而行星十二度有奇。約其率。則經三十歲凡二十九見。而行天一周。所謂小周也。其實三十歲之中。論星度則過周而有餘。論見數尚不能盈二十九之數。以術推之。三十歲積日一萬九百五十七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九百七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五。以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計之。應行三百六十七度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度之一千五百十六萬二千九百三分有奇。是過周二度又一千三十四萬七百七十八分有奇也。鎭星二十九見。積日一萬九百六十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二百四十九萬四千八百分。以較三十年之積日。尚羸二日又一千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五十分。積至四千三百二十歲。行天周則積而餘一。見數則積而減一。兩無餘分。而仍復於星紀之初也。

見中分五萬一千八百四十。〔補注〕錢大昕曰。四千三百二十歲之中氣也。

積中十二。中餘千七百四十。〔補注〕錢大昕曰。鎭星一見三百七十七日有奇。以中氣三十日有奇約之。應歷十二箇中氣又四千一百七十五分之千七百四十也。一見積中十二有奇。故見數四千一百七十五。積中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也。先謙曰。官本中餘下有一字。

見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見數也。〔補注〕錢大昕曰。幷鎮星四千三百二十歲。實見四千一百七十五次。因以爲見中法。

見閏分。三萬二百四十。〔補注〕錢大昕曰。四千三百二十歲之閏分。

積月。十二。月餘六萬三千三百。〔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歲數。得九十八萬四千九百六十。幷見閏分。得一百一萬五千二百。名曰積月分。以見月法除之。得十二又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月之六萬三千三百。則一見三百七十七日有奇所歷之月數也。一見積月十二有奇。故見數四千一百七十五。積月五萬三千四百三十一。又閏餘十一也。李銳曰。命積中爲積月。又以十九乘中餘。得三萬三千六十。加見閏分得月餘。

見月法。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見中日法。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補注〕先謙曰。官本法下有一字。

見月日法。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火經特成。故二歲而過初。〔補注〕李銳曰。地以二生火。三十二過初。爲六十四歲而小周。〔補注〕李銳曰。以六十四乘見數。得四十一萬四千一十六。以歲數

除之得二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之萬三千一百二十歲三十，故曰小周。

小周乘乾策，則太陽大周，爲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補注〕李銳曰：六十四乘二百一十六，得萬三千八百二十四。錢大昕曰：水火與日月同體，所謂坎離者，乾坤之大用，物莫能雜之者，故云特祓而無析取雜也。火數二，故二歲而過初也。又曰：熒惑每二歲而行天一周，尚餘二十三有奇，故曰過初。積至六十四歲，則行天三十四周（計多行二周）。天一歲三千八百二十四分之七百有四，以衡推之，六十四歲之積日二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十六（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十六，即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日之三十一萬五百十二也）以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之七千三百五十五計之，應行天一萬二千四百三十七度又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一千四百六十一。歲行三十四周，尚餘十八度又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八千二百九十五有奇。積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凡多行十一周而復其初也。以見數計之，三十見積日二萬三千四百十五又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日之二千二百六十八萬四百五。以較六十四歲之積日，尚贏三十九日又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日之二千二百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三。積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而見數應少十一次也。錢大昭曰：閩本爲下有一字。先謙曰：官本有一字。是爲熒惑歲數。

見中分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補注〕錢大昕曰：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之中積也。

積中二十五，中餘四千一百六十三。〔補注〕錢大昕曰：熒惑一見七百八十日有奇，應歷二十五箇中氣，又六千四百六十九之四千一百六十三也。一見積中二十五有奇，故見數六千四百六十九，積中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也。

見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見數也。〔補注〕錢大昕曰。計火星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實見六千四百九十六次。因以爲見中法。

見閏分。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補注〕錢大昕曰。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之閏分。

積月。二十六月餘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歲數。得三百十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二。併見閏分。得三百二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以見月法除之。得二十六。又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分月之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則熒惑一見七百八十日有奇所歷之月數也。一見積月二十六有奇。故見數六千四百六十九。積月一十七萬九百八十一。又閏餘一也。李銳曰。命積中爲積月。又以十九乘中餘。得七萬九千九十七。加見閏分。得十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五。滿見月法。得一月。共積月六十六。餘爲月餘。

見月法。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二千。一作一千。〔補注〕先謙曰。官本二千作一千。無注六字。

見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

見月日法。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

水經特成。故一歲而及初。〔補注〕李銳曰。天以一生水。六十四及初而小復。〔補注〕李銳曰。以六十四乘復數。得百八十五萬八千六百二十四。以歲數除之。得二百一九千二百一

十六分之六千二百八襲二百二，故曰小復。小復乘巛策，則太陰大周，為九千二百一十六歲。〔補注〕李銳曰：六十四乘百四十四，得九千二百一十六。是為晨星歲數。〔補注〕李銳曰：晨歲數五千一百八十四，夕歲數四千三十二。錢大昕曰：水生數一，故云一歲而及初也。又曰：水星三復，三百四十七日，又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分日之九千七百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一。以除一歲之日，尚贏十八日六千四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六十六分。積六十四歲，則贏二百一復（計多復九次。）又九千二百一十六分之六千二百八也。以術推之，水星二百一復，積二萬三千二百九十七，又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分日之一億二千四百九十七萬二千五百五十一。以較六十四歲之積日，尚少七十八日，又千五十萬三千七百十四分。積九千二百十六歲，更得贏九十七復數也。

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補注〕錢大昕曰：九千二百十六歲之中氣也。

積中三，中餘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補注〕錢大昕曰：晨星一復，百一十五日有奇，躔歷三個中氣，又二萬九千四十一之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也。一復積中三有奇，故復數二萬九千四十一，積中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也。先謙曰：官本三千作二千。

見中法二萬九千四十一。復數也。〔補注〕錢大昕曰：計晨星九千二百十六歲，實復二萬九千四十一次，因以為見中法。

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補注〕錢大昕曰：九千二百十六歲之閏分。

積月。三月餘五十一萬四百二十三。〔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晨數，得二百一十萬一千二百四十八，併閏分，共二百十六萬五千七百六十，以見月法除之，得三又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分之五十一萬四百二十三也。一復積月三有奇，故復數二萬九千四十一，積月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七，又閏餘七也。李銳曰，命積中爲積月，又以十九乘中餘，得四十四萬五千九百一十一，加見閏分，得月餘。

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

晨中分。六萬二千二百八。〔補注〕錢大昕曰，求晨夕中分法，與太白同。

積中。二中餘四千一百二十六。〔補注〕錢大昕曰，水星晨見伏六十五日，有奇，所歷之中氣也。一晨見積中二有奇，故晨見二萬九千四十一，積中六萬二千二百八也。

夕中分。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

積中。一中餘萬九千三百四十三。〔補注〕錢大昕曰，水星夕見伏五十日，所歷之中氣也。一夕見積中一有奇，故夕見二萬九千四十一，積中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也。先謙曰，官本萬上有一字。

晨閏分。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補注〕錢大昕曰，求晨夕閏分法，亦與太白同。此卽晨星晨見五千一百八十四歲之閏分。

積月。二月餘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晨歲數，得一百十八萬一千九百五十二，併晨閏分，得一百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名曰晨積月分，以見月法除之，得二又五十五

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分月之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則晨見六十五日有奇之積月也。一見積月二有奇，故見數二萬九千四十一，積月六萬四千一百十七，又閏餘十七也。李銳曰：命晨積中一爲積月，又以十九乘中餘四千一百二十六，得七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加晨閏分，得月餘。

夕閏分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補注〕錢大昕曰：即辰星夕見四千三十二歲之閏分。

積月一，月餘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補注〕錢大昕曰：以章中乘夕歲數，得九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并夕閏分，得九十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以見月法除之，得一又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分月之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則夕見五十日之積月也。一見積月一有奇，故見數二萬九千四十一，積月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九，又閏餘九也。李銳曰：命夕積中一爲積月，又以十九乘中餘萬九千三百四十三，得三十六萬七千五百一十七，加夕閏分，得月餘。

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

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

合太陰太陽之歲數而中分之，各萬一千五百二十。陽施其氣，陰成其物。〔補注〕錢大昕曰：合乾坤二篇之策數。李銳曰：太陰歲數即辰星歲數九

千二百一十六也。太陽歲數。即熒惑歲數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也。併之得二萬三千四十。半之得萬一千五百二十。

曰星行率減歲數。餘則見數也。〔補注〕錢大昕曰。歲星歲數千七百二十八。減星行率百四十五。得千五百八十三。鎮星歲數四千三百二十。減星行率百四十五。得四千一百七十五。熒惑歲數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減星行率七千三百五十五。得六千四百六十九。與星見數適合。此惟木火土三星爲然。金水通率日行一度。不用此法也。李鋭曰。星謂木火土三星。行率見下五步。木土行率。皆百四十五。火行率七千三百五十五。星行率減歲數爲見數者。歲數爲日行周數。行率爲星行周數。於日行周數內。減去星行周數。餘爲星行去日周數。即見數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補注〕宋祁曰。一本水作木。齊召南曰。案金水相距不遠。不晨見則夕見。故能同符。恐無作木字之理。錢大昕曰。金水晨見伏在東方。夕見伏在西方。約其率則晨見十六分之九。夕見十六分之七。故以九乘歲數十六。除之得一。則晨歲數也。以七乘歲數十六。除之得一。則夕歲數也。依法求得太白晨歲數一千九百四十四。夕歲數一千五百一十二。辰星晨歲數五千一百八十四。夕歲數四千三十二。又曰。以比例之理論之。則十六與九。若三千四百五十六與一千九百四十四也。十六與七。若三千四百五十六與一千五百十二也。（此以太白歲數而論。辰星放此。）十六者。金水之全分。九七者。金水晨夕之各分。以全分比晨夕分。如以全歲數比晨夕歲數。（亦爲以全分比全歲數。若晨夕分與晨夕歲數。故二三率可以互居。）其比例常等。今試以十六除歲數。以九七乘之。其得數必同。但先除後乘。或除數有畸零。即無以御之。故必先乘後除也。求晨夕中分及閏分。其理亦同。李鋭曰。案此衰分法也。九七爲列衰。并九七得十六爲法。

以歲中乘歲數，是爲星見中分。〔補注〕錢大昕曰：歲有十二中，以乘歲數，則歲數之積中也。今以爲見中分者，五星一見所歷中氣，不能無餘分（即中餘），以見數乘一見之積中，以中餘從之，所得即星見中分。蓋每中以見數之分通之，故一見有若干分，化大分爲小分，以御畸零也。李銳曰：以歲中乘晨夕歲數，得晨夕中分。

星見數，是爲見中法。〔補注〕錢大昕曰：見中分者，一見之分，見數積則中分亦必積而漸多，又中分原以見數乘之，故以見數爲中法，滿法爲中，不滿者則入中日分也。

以歲閏乘歲數，是爲星見閏分。〔補注〕錢大昕曰：歲閏十九分之七，以乘歲數，則歲數之積閏分也。今通爲一見之閏分者，閏法原以十九分爲一月，今以章歲乘見中分，是又以一中之分通爲十九分也，以併閏分，得每見月之積分矣。積月多於積中，以有閏分，故以十九乘中分，又加閏分也。李銳曰：歲閏七，一歲閏餘十九分之七也，以歲閏乘晨夕歲數，得晨夕見閏分。

以章歲乘見數，是爲見月法。〔補注〕錢大昕曰：此變中法爲月法也。見中分既以十九乘之，見閏分又不盈十九之餘分，故見中法亦以十九乘之，而爲月法也。李銳曰：本當以歲閏乘歲數，章歲除之，爲見閏分，即以見數爲見月法，今見閏分當一章歲餘，故見月法須以章歲通之。

以元法乘見數，是爲見中日法。〔補注〕錢大昕曰：五星之行，有順有逆，有留有伏，有遲有疾，其日行率與所行之度，俱不能無畸零分，故立日法以御之，因即以爲度法。其日與度兩有分者，各以日法乘全數而納其分子，兩數相較，而盈縮差分即於此得之，此通分之術也。其以元法乘者，何也？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本以元法爲日法，故見中日法亦以元法乘之。李銳曰：見數爲見率，見中分爲中率，以見率除中率，得一見積中，又元法爲中率，中法爲日率，以日率乘一見積中爲實

中率爲法，法除實得一見積日。今不求中閏積中，以中法乘見中分爲實，元法乘見數爲法，而并除，亦得一見積日。故元法乘見數爲見中日法。

日統法乘見數，是爲見月日法。〔補注〕錢大昕曰：以日法乘見月法，所得數亦同。李銳曰：見月法爲見率，見閏分爲閏率，以見率除閏率，得一見積閏月。又日法爲月率，月法爲日率，以日率乘一見積閏月爲實，月率爲法，法除實得一見積閏日。今不求中閏積閏月，以月分乘見閏分爲實，日法乘見月法爲法，而并除，亦得一見積閏日。又見月法爲章歲乘見數之數，則以日法乘見月法，猶以日法乘章歲又乘見數。又統法爲日法乘章歲之數，則以日法乘章歲又乘見數，猶以統法乘見數也。故統法乘見數爲見月日法。又統法爲元法三分之一，故見月日法亦爲見中日法三分之一。

五步。〔補注〕錢大昕曰：此下推五星一見度內順逆遲疾代當之術也。先謙曰：官本二字自爲一行，不與下連。

木晨始見，去日半次。〔補注〕李銳曰：晨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以行星三度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一分減之，餘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半之得去日十五度八十三萬六百四十三分，故曰半次。凡晨見星在日後。順日行十一分度二，〔補注〕錢大昕曰：陳仁錫本作一，誤。百二十一日。〔補注〕李銳曰：百二十一日，日行亦百二十一度。以二乘百二十一，以十一除之，得星行二十二度，以減日行度，餘九十九度，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一百一十四度分如前。始留二十五日。〔補注〕李銳曰：以日行二十五度加前去日度，得去日百三十九度分如前。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補注〕李銳曰：以七除八十四，得星逆行十二度，以加日行八十四度，得九十六度，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百三十五度分如前。復留二十四日三分。〔補注〕李銳曰：此三分以見中日法爲母。凡五步日度下分不言分母者，皆以見中日法爲母。以日行二十四日三分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百五十九度八十三萬六百四十六分。而旋。

復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補注〕李銳曰。置百一十一日及分以見中日法。通日內分。得八億一千三百九萬五千二百八十三。以二乘之。十一除之。得一億四千七百八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分。以見中日法除之。得星行二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以減日行百一十一度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餘九十一度十六萬七千七十六分。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三百五十度九十九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分。反減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分。餘十五度八十三萬六百四十三分。則星在日前。亦去日半次而伏。凡五星伏去日度數與始見去日度數等。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八十五分。此分以統法爲母。今欲令以見日中法爲母。當三因度分。又以見數乘之。置三百八十五。以三因之。得一千一百五十五。又以見數乘之。得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加周天度。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分。錢大昕曰。五星行天。以日爲宗。星與日同度謂之合。合而後伏。如月之有合朔也。其先合而伏。合而仍伏者。星近日則爲所掩。故距日前後十五度以內皆伏也。星與日離。離而始見。見而順。疾疾後遲。遲以去日稍遠。故疾。去日少遠。故遲也。星距於日近一遠三而後始留。如月之上弦也。星距日極遠。遠與日衝。衝而後逆。如月之有望也。（星與日衝。前後皆逆行。如合日前後皆伏也。）逆而後留。如月下弦也。留而後旋。旋而順。遲遲後乃疾。亦以去日少遠而遲。去日愈近而疾也。亦是日行追及於星。而復爲合伏矣。此木土火一見伏之理也。續志云。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斯言得之。又曰。五星在日後。晨而始見。在日前。夕而始見。金水之行速於日。順行而在日前。逆行而在日後。再見伏而一終。故有晨夕之率。木土火之行遲於日。循日以後。日行速。星行遲。以速及遲。稍近於日。亦在日前。不言夕見伏者。以晨統夕也。四分術。推五步以合伏起算。後世術家咸宗之。三統以晨見起算者。彼以與日同度命積度。此以去日半次命度。其術不同。其理一也。又曰。木晨見在日後十五度奇。（以伏日與伏行度相減。餘半之。得星見時在日後之度。即星伏時在日前之度也。五星放此。）順百二十一日。行二十二度。去日百一十四度奇。留二十五日。去日百三十九度奇。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除逆定行十度。）去日二百三十五度奇。留二十四日三分。去日二百五十九度奇。順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

六十二分。行二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去日三百五十度奇。則星在日前十五度奇。故伏也。凡見。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補注〕錢大昕曰。此日與度分並以見中日法爲分母。五星放此。凡見。一歲行一次。〔補注〕李銳曰。并百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八千四日二十四日三分百一十一日百八十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得凡見日數。并二十二度二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除逆行十二度。得凡見定行星度數。又此凡見日數與一歲日數同。三十度爲一次。故曰凡見一歲行一次。而後伏。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一一作三。〔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三。分。〔補注〕錢大昕曰。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即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一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分。故云見一歲而伏也。歲星歲行一次。尚有餘分。此舉其大率耳。不盈十一分度一。當作不盈十一分度二。以伏日行星率之。置伏日及分通分內子。得二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爲一率。伏行度及分通分內子。得二千三百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四爲二率。度法十一爲三率。推四率得一又二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分之一千五百七萬三千二百二十四。故云不盈十一分度二也。伏十六日有奇而與日合。又十六日有奇而在日後十五度奇。則晨見也。李銳曰。十一分度一。當作十分度一。置伏日及分通日內分。得二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爲法。伏行度及分通度內分。得二千三百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四。以分母一十乘之。得二億三千五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四十爲實。實不滿法。故曰不盈十分度一也。以星行三度及分減日行三十三度及分。餘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以加前去日度。得三百八十度二百六十五萬九千八分。滿一周三百六十五度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分。去之。餘十五度八十三萬六百四十三分。又爲去日半次而後見也。一見。三

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補注〕劉歆曰：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者，通計上文見伏之日分也。今作壹見，字疑後人妄改之。以下文金晨見伏夕見伏推之可知。錢大昕曰：此通計一見伏日與度之全分，而以通率約之也。木土火稱一見者，以見統伏也；金水稱一復者，以復該晨夕也。上文見中法下分注見數分數，其義已明。此下又有推五星見復之術，劉氏俱未檢照，輒疑後人妄改，甚違蓋闕之義。先謙曰：官本一見作壹見，下並同。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補注〕錢大昕曰：以見中日法乘三百九十八日，得二十九億八百八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八，併餘分，共二十九億一千四百三萬八十，爲法。又以見中日法乘三十三度，得二億四千一百十八萬七千四百六十三，併餘分，共二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以歲數千七百二十八乘之，得四千二百二十五億三千四百三十六萬一千六百，爲實。法除實，得一百四十五。術焉以三百九十八日有奇比三十三度有奇，若歲數千七百二十八與星行率百四十五也。以率相除，得歲星每日行萬分度之八百三十九有奇，凡十二日而行一度奇也。李銳曰：以伏日及分加凡見日數，得一見日數；以伏行度及分加凡見定行星度數，得一見行星度數。置一見日數、行星度數，各以見中日法通之，日得二十九億千四百三萬八十分，度得二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分。求等得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以約日分，得千七百二十八，約度分，得百四十五。此等數以三除之，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即歸天也。

金晨始見，去日半次。〔補注〕李銳曰：置夕伏十六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以行星十四度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加之，得三十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半之，得去日十五度二百一十八萬二千六百一十分。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補注〕李銳曰：以二除六日，得星逆行三度，以加日行六度，得九度，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十四度，分如前。始留，八日。〔補注〕李銳曰：以日行八度，加前去日度，得去

日三十二。而旋始順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補注〕李銳曰。以三十三乘四十六日。以四十六除之。得星行三十三度。以減日行四十六度。餘十三度。以加前去日度。度分如前。得去日四十五度分如前。爲晨見去日最遠之數。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補注〕李銳曰。以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通度內分得一百七。以乘百八十四日。以九十二除之。得星行二百一十四度。以日行百八十四日減之。餘三十度。以減前去日度。得去日十五度分如前。亦去日半次而伏。凡見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補注〕錢大昕曰。據志云。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按金水之行速於日。其去日也。金星以四十五度。水星以二十一度而極。故無與日衝之時。其逆行而伏。亦與木土火小異。以其段目論之。夕伏西方。始與日合。日遲星疾。故夕見而先日。始見極疾。遲日而遲。遲後而益近。與日近則逆行而伏。又與日合。既合而伏。乃晨見東方而後日。逆而旋。留留而順行。始遲後疾。又及於日。則復爲伏合而一終。木土火以與日衝而逆行。以日行及之而伏。合金水以退合於日而逆行。以星行及日而合伏。故不同也。論金水一終。應先夕而後晨。今不然者。從木土火之例也。又曰。金晨見在日後十五度奇。逆六日。退三度。去日二十四度奇。留八日。去日三十二度奇。順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去日四十五度奇。順疾百八十四日。行二百十四度。去日十五度奇。故伏也。(計一見行二百四十七度。除逆行三度。實行二百四十四度。)李銳曰。伏日并六日八日四十六日百八十四日。得晨凡見日數。并行星三十三度二百一十四度。除逆行三度。得晨凡見定行星度數。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下皆類此。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補注〕錢大昕曰。以率計之。當爲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又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度之七百三十六萬二千九百四十三有奇也。伏四十一日二分日一。而與日合。又四十一日二分日一。在日前十五度奇。而夕見

西方。李銳曰：設伏日數以見中日法通之，得八億二千八百一十一萬八千九百七十一，爲法。伏行度及分通度內分，得一十一億三千一百八十萬四千三百一，爲實。法除實，得一度，不盡三億三百六十八萬五千三百三十。又以分母九十二乘之，得二百七十九億三千九百五萬三百六十。復爲實，如法而一，得三十三，不盡六億一千一百一十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七。故曰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又以日行八十三度減星行百一十三度及分，餘三十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以前去日度反減之，餘十五度分如前，又爲去日半次而夕見也。

凡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補注〕李銳曰：以晨伏日加晨見日數，得晨見伏日數；以晨伏行星度及分加晨見定行星度數，得晨見伏度數。

夕始見，去日半次。〔補注〕李銳曰：凡夕見，星在日前。

順，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補注〕李銳曰：此日度兩有分，各以分母通分內子，度得百七，日得萬九千四百一十二，相乘得二百七萬七千八百四十四，爲實；兩母相乘得九千八百四十四，爲法。法除實，得星行二百一十一度。以日行百八十一度百七分度四十五減之，餘二十九度百七分度六十二。此分與前去日度分母不同，不可相并，乃變之，以六十二乘見中日法，得六億一千八百五十九萬四千八百九十四，以百七除之，得五百七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分小分七十四。大分以見中日法爲母，小分以百七爲母。共得二十九度五百七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分小分七十四，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四十四度七百九十六萬三千八百七十分小分七十四，爲夕見去日最遠之數。

順遲，日行四十六分度三三一作四。〔補注〕錢大昕曰：四當作三。先謙曰：官本作四。十三，四十六日。〔補注〕李銳曰：星行三十三度，以減日行四十六度，餘十三度，以減前去日度，得去日三十一度分如前。

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補注〕李銳曰：如法變日下分，得日行七度五百七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分小分七十四，以減前去日度，得去日二十四度二百一十八萬二千六百一十分。

而旋，逆，日行二

一作三。〔補注〕錢大昕曰。三當作二。先謙曰。官本作三。分度一。六日而伏。〔補注〕李銳曰。以星逆行三度。加日行六度。得九度。以減前去日度。得去日十五度分如前。亦去日半次而伏。凡見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補注〕錢大昕曰。金夕見在日前十五度奇。順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行二百十一度。去日四十四度奇。順遲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去日三十一度奇。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去日二十四度奇。逆六日退三度。去日十五度奇而伏也。李銳曰。并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四十六日。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六日。得夕凡見日數。并二百一十一度。三十三度。除逆行三度。得夕凡見定行星度數。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一作六十。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補注〕錢大昕曰。以率計之。當爲日行八分度七。又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度之一百九十三萬六千四百三十五也。伏八日有奇而與日会。又八日有奇在日後十五度奇而晨見東方。李銳曰。置伏日及分通之。得一億六千九十三萬二千七百四十四爲法。星行度及分通之。得一億四千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六。又以分母八乘之。得十一億四千二百二萬六百八十八爲實。法除實。得七。不盡千五百四十九萬一千四百八十。故曰八分度七有奇也。以星行十四度及分。加日行十六度及分。得三十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以前去日度反減之。餘十五度分如前。又爲去日半次而後晨見也。一凡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一作一。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分。〔補注〕錢大昕曰。一見行二百四十四度。除逆行十七度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定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分。李銳曰。以夕伏日及分。加夕凡見日數。得凡夕見伏日數。以夕伏逆行星度及分。減夕凡見定行星度。得凡夕見伏度數。一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

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補注〕劉攽曰，此又妄改爲晉復，自是通計晨夕見伏之日分也。先謙曰，劉說非也，辨見上。行星亦如之。〔補注〕李銳曰，并夕晨見伏日度數，得一復日度數。故曰。日行一度。〔補注〕錢大昕曰，金水之行遲於日，以有逆行自相除補，故與日平行等。

土。晨始見去日半次。〔補注〕李銳曰，置伏日及分，以行星度及分減之，餘三十度八百四十三萬三千六百分，半之，得去日十五度四百二十一萬六千八百分。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補注〕李銳曰，以十五除八十七，得星行五度十五分之十二，如法變從見中日法分，置十二分，以見中日法乘之，得二億三千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七百，以十五除之，得千五百四十二萬七百八十，共得星行五度千五百四十二萬七百八十分，以減日行八十七度，餘八十一度三百八十五萬五千一百九十五分，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九十六度八百七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分。始留三十四日。〔補注〕李銳曰，以日行三十四度加前去日度，得去日百三十度，分如前。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補注〕李銳曰，以五乘百一，以八十一除之，得六度八十一分之十九，變之，置十九分，以見中日法乘之，得三億六千六百二十四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又以八十一除之，爲分，共得星行六度四百五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五分，以加日行百一度，得百七度四百五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五分，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百三十七度千二百五十九萬三千五百二十分。復留三十三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補注〕李銳曰，以三十三度及分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百七十度千三百四十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補注〕錢大昕曰，土晨見在日後十五度奇，順八十七日行五度又十五分度之十二（卽見中日法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度之一千五百四十二萬七百八十），去日九十六度奇，留三十四日，去日一百三十度奇，逆行百一日退

六度又八十一分度之十九。（即四百五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五分。）去日二百三十七度奇。留三十三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去日二百七十度奇。順遲八十五日行五度又十五分度之十。（即一千二百八十五萬六百五十分。）去日三百四十九度奇。則星在日前十五度奇而伏也。李銳曰。以十五除八十五。得五度十五分度之十。變之爲十分。以見中日法乘之。得一億九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五十。以十五除之爲分。共得星行五度千二百八十五萬六百五十分。以減日行八十五度。餘七十九度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分。以加前去日度分。滿見中日法。得一度。共得去日三百五十度六十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分。反減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百八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五分。餘十五度四百二十一萬六千八百分。亦去日半次而伏。求周天度分者。如上三四三百八十五。又以其見數乘之。得周天全度外不成度之分。火星放此。

凡見三百四十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一多餘字。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補注〕錢大昕曰。自晨見至伏日。實行十一度又十五分度之七。以日法分通之爲八百九十九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行六度四百五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五分。定行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李銳曰。并八十七日三十四日百一日三十三日及分八十五日。得凡見日數。并五度及分又五度及分。滿法成度。得十一度八百九十九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行六度及分。得凡見定行星度數。

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百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萬一百七十分。行星七度八百七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分。〔補注〕錢大昕曰。土星伏三十五日有奇。三上百字衍。以日行十五分度之三計之。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萬一百七十分。應行星七度一千一百一十四萬四千四百二十四分。今尚少二百四十萬七千八百五十四分。故云不盈也。伏十八日有奇。而與日合。又十八日奇。在日後十五度。而晨見東方。錢大昭曰。閩本無百字。李銳曰。以伏日及分通之。得七億三千三十八萬一千二百四十五。爲法。得星度及分通之。得一億四千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五。以分母十五乘之。得二十一億五千五百二萬五千

九百二十五爲實，法除實得二，不盈六億九千四百二十六萬三千四百三十五，故曰不盈十五分度三也。以星行七度及分，減日行三十七度及分，餘三十度八百四十三萬三千六百分，以加前去日度，得三百八十度九百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五分，滿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百八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五分，去之，餘十五度四百二十一萬六千八百分，又爲去日半次而後見也。一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分。〔補注〕劉敞曰：此壹見與火一見字，皆妄衍，不通計，稍周。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萬五百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補注〕錢大昕曰：以見中日法乘三百七十七日，得七十二億六千七百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并餘分，共七十二億八千五百七萬五千二百分，爲法。又以見中日法乘十二度，得二億三千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七百，并餘分，共二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分，以歲數四千三百二十乘之，得一兆五百六十三億三千五百九十萬四千分，爲實，法除實，得百四十五。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也。以率相除，得鎮星每日行萬分度之三百三十五有奇，計三十日行一度有奇也。李銳曰：并見伏日度數，得一見日度數，如法通之，日得七十二億八千五百七萬五千二百分，星得二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分，求等，亦得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以約日分，得四千三百二十，約度分，得百四十五。

火，晨始見去日半次。〔補注〕李銳曰：置伏日及分，以行星度及分減之，餘三十二度七百四十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分，半之，得去日十六度三百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七分半。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補注〕李銳曰：以五十三乘二百七十六，得萬四千六百二十八，以九十二除之，得星行百五十九度，以減日行二百七十六度，餘百一十七度，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百三十三度分如前。始留，十日。〔補注〕李銳曰：以日行十度加前去日度，得去日百四十三度分如前。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六十二日。〔補注〕李銳曰：以星逆行十七度，加日行六十二度，

得七十九度。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百二十二度分如前。

復留十日。〔補注〕李銳曰。以日行十度。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百二十二度分如前。

而旋復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而伏。〔補注〕錢大昕曰。火晨見在日後十六度奇。順二百七十六日。行一百五十九度。去日百三十三度奇。留十日。去日百四十三度奇。逆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去日二百二十二度奇。留十日。去日二百三十二度奇。復順二百七十六日。行一百五十九度。去日三百四十九度奇。則星在日前十六度奇而伏也。凡云半次者。皆舉大分言。故十六度奇。亦得稱半次。李銳曰。以星行度減日行度。餘百一十七度。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三百四十九度分如前。反減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七百四十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分。餘十六度三百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七分半。亦去日半次而伏。

凡見六百三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三百一度。〔補注〕錢大昕曰。自晨見至伏。日實行三百十八度。除逆行十七度。定行星三百一度。李銳曰。并二百七十六日。十日。六十二日。又十日。二百七十六日。得凡見日數。并百五十九度。又百五十九度。除逆行十七度。得凡見定行星度數。

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三分。〔補注〕錢大昕曰。下分字衍。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行星百一十四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補注〕錢大昕曰。以日行九十二分度之七十三計之。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應行百一十六度七百九十萬四千四百分。今尚少一度二千九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六十八分。故云不盈也。以行星度分減日行分。得三十二度七百四十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分。（卽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三百八十五。所謂斗分。）則日行遠於星行之數也。伏八十日而與日合。又六十六日有奇。在日後十六度。而晨見東方。李銳曰。以伏日及分通之。得四十三億七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八爲法。行星度及分通之。得三十四億一千三百九萬八千五百二十七。以分母九十二乘之。得三千一百四十億五百六萬四千四百八十四爲實。法除實。得七十一。不盡三十二億八千五百九十萬七千二百六十六。故曰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

二也。以星行百一十四度及分減日行百四十六度及分，餘三十二度七百四十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分，以加前去日度，得三百八十一度一千一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四十二分半，滿一周三百六十五度七百四十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分去之，餘十六度三百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七分半，又爲去日半次，而後見也。

一見，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通其率，故曰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補注〕錢大昕曰：以見中日法乘七百八十日，得二百三十二億九千六百五十五萬九百四十，併餘分共二百三十三億一千二百二十四萬六百四十爲法。以見中日法乘四百一十五度，得一百二十三億九千四百九十五萬九千七百九十五，併餘分共一百二十四億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又以歲數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乘之，得一百七十一兆四千六百十五億二千九百九十萬七千二百，爲實。法除實，得七千三百五十五，故曰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也。以率相除，得與恐每日行萬分度之五千三百二十有奇，約二日而行一度奇也。李銳曰：如法通日度及分，日得二百三十三億一千二百二十四萬六百四十分，度得一百二十四億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分，求等亦得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以約日分得萬三千八百二十四，約度分得七千三百五十五。

水，晨始見去日半次。〔補注〕李銳曰：以夕伏日及分加晨逆行及分，得三十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半之，得去日十五度二千九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分。逆，日行二度，一日。〔補注〕李銳曰：以星行二度，加日行一度，得三度，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十八度分如前。始留，二日。〔補注〕李銳曰：以日行二度，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十度分如前。而旋，順，日行七分度六，一多十字。七日。〔補注〕錢大昕曰：十字衍。李銳曰：以星行六度，減日行七度，餘一度，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十一度分如前，爲晨見去日最遠之數。先謙曰：官本有十字。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一多一字。十

八日而伏。〔補注〕李銳曰、以一度三分度一通之、得四分、以乘十八日、得七十二、以三除之、得星行二十四度。以日行十八度減之、餘六度、以減前去日度、得去日十五度分。知朔亦去日半次而伏。　凡見二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度。〔補注〕錢大昕曰、水晨見在日後十五度奇、逆一日、退二度、去日十八度奇、留二日、去日二十度奇、順七日、行六度、去日二十一度奇、順疾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去日十五度奇而晨伏東方。計晨見行三十度、除逆行二度、定行二十八度。李銳曰、并一日二日七日十八日、得晨凡見日數、并六度二十四度、除逆行二度、得晨凡見定行星度數。　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七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補注〕錢大昕曰、以率計之、當爲日行一度九分度七。又五億五千一百二十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分度之二億二千二百五十四萬一千一百八十三也。伏十八日有奇而與日合、又十八日有奇在日前十五度奇而夕見西方。李銳曰、置伏日及分、以見中日法通之、得五十億八千三百七萬四千五百九十四爲法。伏行度及分通之、得九十一億六千四百二十萬六千三百二十四爲實。法除實得一度、不盡四十億八千一百一十三萬一千七百三十。以分母九乘之、得三百六十七億三千一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復爲實、以法除之、得七、不盡十一億四千八百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二。故曰九分度七有奇也。以日行三十七度及分減星行六十八度及分、餘三十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以前去日度反減之、餘十五度分、知前又爲去日半次而夕見也。　凡晨見伏、六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夕始見、去日半次。

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日一。〔補注〕李銳曰、以日度各通分內子、日得三十三、度得四、相乘得百三十二爲實、母二三相乘得六爲法、法除實、得星行二十二度。以日行十六度

半減之餘五度半。乃半見中日法爲分，得五度六千七百四萬一千一百四十八分半，以加前去日度，得去日二十度九千六百三十七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分半，爲夕見去日最遠之數。順遲日行七分度六，七一作十。日。〔補注〕李銳曰：星行減日行，餘一度，以減前去日度，得去日十九度分如前。遲一日二分日一。〔補注〕李銳曰：以日行一度六千七百四萬一千一百四十八分半減前去日度，得去日十八度二千九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分。而旋，逆日行二度，一日而伏。〔補注〕李銳曰：以星逆行二度加日行一度，得三度，以減前去日度，得去日十五度分如前，亦去日半次而伏。凡見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補注〕錢大昕曰：夕始見在日前十五度奇，順十六日二分日一，行二十二度，去日二十度奇；順遲七日行六度，去日十九度奇；留一日二分日一，去日十八度奇；逆一日退二度，去日十五度奇，而夕伏西方。計夕見行二十八度，除逆行二度，定行二十六度。李銳曰：并十六日二分日一、七日、一日二分日一，得夕凡見日數；并二十二度、六度，除逆行二度，得夕凡見定行星度數。伏，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補注〕錢大昕曰：以率計之，當爲日行十五分度四，又二億一千四百五十三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分度之五百二萬九千九百有二也。伏十二日而與日合，又十二日在日後十五度，而晨見東方。李銳曰：置伏日，以見中日法通之，得三十二億一千七百九十七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爲法；伏行度及分通之，得八億六千三百一十五萬六千六百二，以分母十五乘之，得百二十九億四千七百三十四萬九千三十，爲實；法除實，得四，不盡七千五百四十四萬八千五百一十八，故曰十五分度四有奇也。以星行六度及分加日行二十四度，得三十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以前去日度反減之，餘十五度分如前，又爲去日半次而後晨見也。凡夕見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補注〕錢大昕曰：一見行二十八度，除逆行六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

定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一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補注〕劉敞曰：當壹復字亦妄也。余通詳義同。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補注〕錢大昕曰：古人推五星之法，疏以爲五星無逆行，甘石經乃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三統則五星皆有之，班氏采其說著於歷志矣。而天文志又非之，班氏不知歷法，故云然。

統術。〔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連接推日月元統，又紀術二字連接推五星見復。不知推日月元統、推五星見復，皆下文之首句也。今移正。

推日月元統，置太極上元以來外所求年，〔補注〕李銳曰：外所求年者，不計所求年。盈元法除之，〔補注〕李銳曰：除之，謂除去之。上元之首，甲子夜半合朔冬至，日月如合璧。盈元法，則非非俱知上元，故須除去之。餘不盈統者，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也。〔補注〕錢大昕曰：不盈統，統當作元。李銳曰：元餘不盈統，爲入甲子統。先謙曰：錢李改志文並同，惟此條有異。盈統除之，餘則地統甲辰以來年數也。〔補注〕李銳曰：元餘在統法以上，除去統法，餘爲入甲辰統。盈統法亦非非知上元，推日名不同，故須以三統別之。又盈統除之，餘則人統甲申以來年數也。〔補注〕李銳曰：元餘以統法除之，尚在統法以上，須又除之，餘爲入甲申統。各以其統首日爲紀。〔補注〕李銳曰：統首日，即甲子、甲辰、甲申。錢大昕曰：歲數滿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爲太極上元。不盈此數者，太極上元以來年數也。外所求年者，步氣朔之術，皆以距天正經朔起算。且如周武王伐紂之歲，去上元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歲，祇以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入算冪上（即算盡也），得本年天正朔日，故云外所求，四分術謂之減一也。以元法除之不盡，則以統法除，不盈統法者，入統歲數也。甲子、甲辰、甲申，皆統首日名。劉洪乾象術曰：凡書如（如法而一）、盈（盈法得一）、約（以法約之）、滿（滿法得一），皆求實之除也。去及除之，取盡之餘也。

推天正曰：章月乘人統歲數。〔補注〕錢大昕曰。人當作入。盈章歲得一。名曰積月。不盈者。名曰閏餘。〔補注〕李銳曰。此今有術也。章歲爲所有率。章月爲所求率。入統歲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積月及閏餘。爲所求數也。九章今有術曰。以所有數乘所求率爲實。以所有率爲法。實如法而一。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補注〕李銳曰。一歲閏餘十九分之七。如年前有閏餘十二。則并其年閏餘七滿章歲成月。故有閏。求地正。加積月一。求人正。加二。〔補注〕李銳曰。上元起天正。故求地正人正當加。錢大昕曰。歲有積月十二又十九分之七。以章月乘積歲。則每月通爲十九分。加入閏分七也。閏分滿十九成一月。以章歲除之者。以積年所有之閏分收爲整月。其有不盡者。則歲前所餘之閏分尚未及一月。而爲所求年之閏餘也。閏餘十二。加歲閏七。（閏餘者歲前所餘。歲餘者歲內所餘。）則滿十九而有閏。如在十二以上。則歲內有閏。而尚剩餘分。爲來年閏餘也。

推正月朔。曰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補注〕李銳曰。此亦今有也。以日法爲月率。月法爲日率。積月爲月數。而今有之得日數。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補注〕李銳曰。一月小餘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如前月有小餘三十八。則并其月小餘四十三。滿日法成日。故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補注〕李銳曰。日名六十而周。故滿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補注〕李銳曰。如大餘五。數從天統甲子起。一甲子。二乙丑。三丙寅。四丁卯。五戊辰。算外得己巳。則朔日也。〔補注〕錢大昕曰。一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月法乘積月者。每日通爲八十一分。加小餘四十三也。以日法得一者。以每月所積之餘分收爲整日。其有不盡者。則月前所積之小餘。即合朔所命時刻也。小餘三十八。加月小餘四十三。則滿八十一而成日。故其月大

也。大餘者六十甲子之餘。小餘者日法之餘。大餘以命日。（算外爲日。如甲子統內第一章。積日六千九百三十九滿六十。去之。大餘三十九。自甲子至壬寅。凡三十九日。知次章首癸卯朔也。）小餘以命時。（如時法見後條。）大餘有定而小餘無定者。以日法有大小也。（或以統法爲日法。或以元法爲日法。如後條。）

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補注〕李鋭曰。以日法除月法。得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

小餘盈日法。得一。從大餘。〔補注〕錢大昕曰。小餘滿日法成日。以併入大餘。（從與併同義。）李鋭曰。如有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得大餘五十八。小餘八十六。滿日法八十一。得大餘一。并入大餘五十八。共得大餘五十九。小餘五。

數除如法。〔補注〕錢大昕曰。大餘滿六十除之如上法。

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十一。〔補注〕李鋭曰。以日法除通法。得大餘七。小餘三十一。

求望。倍弦。〔補注〕李鋭曰。求望。加大餘十四。小餘六十二。錢大昕曰。弦望小餘以命漏刻。四分術以後始有之。

推閏餘所在。以十二乘閏餘。加十得一。〔補注〕錢大昕曰。加十當作加七。

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補注〕李鋭曰。十二歲中也。閏餘本以章歲十九爲毋。以歲中十二乘之。則以章中二百二十八爲毋。一歲閏餘十九分之七。各以十二通之。即爲一歲閏餘二百二十八之八十四。以十二分之。得一中閏餘二百二十八之七。故每加七則得一中。如滿章中。則滿法成月。歲中起冬至。故數起冬至。算外得閏餘所在。

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補注〕李鋭曰。無中氣者爲閏月。中氣在朔或二日。則前月無中氣。故前月閏。錢大昕曰。閏餘原是十九分內之若干分。以十二乘之。則每分又化爲十二分。故滿章中數爲一月也。（十二乘十九。章中數也。）加七得一者。每歲通閏七分。以十二乘。即是以歲中乘。故每中有閏分七。閏分乃中餘於月之數。而閏月無中。閏餘積而漸多。中氣漸向後。中氣在晦而閏分滿。今加七而盈章中。則閏必在

爲中氣之後，知不盈章中，知閏分尚未盈一月，必層累加之盈章中數而止，則中在月終而有閏也。閏前之中常在晦，閏後之中或在朔，或在二日，以中日復盈於月日，積此盈數，即成閏分，故也。又曰：左文元年傳孔疏云：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十二）乘之，章閏（七）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此四分術，其理與三統同。）古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干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恆同初章閏月。（並疏文）今以三統術推之，如入章三年，閏餘十四，以十二乘，得百六十八，加七者九，則盈章中而餘三（盈章中尚有餘分，則棄去不用，所推不滿法亦得一也。）應閏九月。入章六年，閏餘十六，以十二乘，得百九十二，加七者六，則盈章中而餘六，應閏六月。入章九年，閏餘十八，以十二乘，得二百一十六，加七者二，則盈章中而餘二，應閏二月。入章十一年，閏餘十三，以十二乘，得百五十六，加七者十一，則盈章中而餘五，應閏十一月。入章十四年，閏餘十五，以十二乘，得百八十，加七者七，則盈章中而餘一，應閏七月。入章十七年，閏餘十七，以十二乘，得二百四，加七者四，則盈章中而餘四，應閏四月。入章十九年，閏餘十二，以十二乘，得百四十四，加七者十二，則盈章中而無餘分，應閏十二月。所推與數皆同。（正義入章九年閏三月，當作二月，十四年閏八月，當作七月，依四分術推之可見。）

推冬至，日算餘乘入統歲數，〔補注〕錢大昕曰：算當作筭，入當作入。盈統法得一，名曰大餘，不盈者名曰小餘。〔補注〕李銳曰：此亦今有也。以統法爲歲率，筭餘爲大餘率，入統歲爲所有率，而今有之，得大餘。除數如法，則所求冬至日也。〔補注〕錢大昕曰：歲三百六十五日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此從前歲冬至數至今歲冬至之日數也。滿六十去之，餘五日四分一有奇，以統法分通之，則筭餘數也。故以筭餘乘積年，如統法而一，得所求年冬至日，以統首日起算外，命之。又曰：又法以月法乘閏餘，如閏法而一，曰假積日（假積日定積日，本劉洪乾象術），以日法除之，曰定積日，不盈者曰小餘，與天正朔

小餘相加。滿日法從大餘數。從天正朔日起算。外則所求年冬至日也。以經書之冬至。發於朔者。以有閏餘。依異乘同除術。閏法與閏餘。若月法與月餘。則化閏分為日分。（月法原即一月之日分。）故以日法除而得冬至距經朔之積日也。（此法大昕所補）

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百。〔補注〕林文炳曰。當作小餘千一十。錢大昕曰。置歲餘八千八十。以八除之。得千一十。是為每節四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千一十也。李鋭曰。八節。二至二分四立也。置周天以八節除之。得七萬二百六十五。如統法而一。得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十。

求二十四氣。三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補注〕林文炳曰。當云求二十四氣。加大餘十五。三分其小餘千一十。蓋傳寫顛倒。漏一分字。錢大昕曰。林說非也。統法得元法三之一。三其小餘者。以元法為日法也。從八節之小餘千一十。以三除之。得三百三十六分六十六秒不盡。今三其小餘為三千三十。而三分之。各得千一十。是為每氣一十五日又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千一十也。故云推中部二十四氣。皆以元為法。又曰。千一十之數三分之。則有畸零。不可入算。故三倍其小餘。上云千一十者。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餘。此云千一十者。四千六日十一七分日之餘。

推中部二十四氣。皆以元為法。〔補注〕錢大昕曰。部疑節之譌。中法以蔀元法為日。故二十四氣亦同。李鋭曰。置周天。以二十四氣除之。得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一 二十四分之十六。約為三之二。以三通分內子。得七萬二百六十五。亦以三通統法為元法除之。得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故曰以元為法。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統歲分之七十七。〔補注〕宋祁曰。十七當作十四。錢大昕曰。統歲當作統法。宋校本誤一不誤。今並不取。李鋭曰。置周天以五除之。得十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四。以統法除之。得七十三千五百三十九之七十七。為五行各用事日數。云四行者。不數中央。四立以後各七十三日及分。為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統歲。即統法。

中央各十八日。統法分之四百四。〔補注〕李鋭曰。

置周天五分之一十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四，以四除之，得二萬八千一百六，以統法除之，得十八千五百三十九分之四百四，爲土行分王四時之日數，四立以前各十八日及分爲土王用事。冬至後，中央二十七日六百六分。〔補注〕李銳曰：分至距四立各四十五日千一十分，以土王十八日四百四分減之，餘二十七日六百六分，謂分至求中央，皆當加此日數。云冬至者，以冬至爲例。錢大昕曰：此推五行用事日也。留一歲積日及斗分五分之，得七十三日七十七分，以四乘十八日四百四分，亦七十三日七十七分也。自冬至距立冬四十五日千一十分，加二十七日六百六分，則水行之日分已滿，而爲中央用事日也。又曰：星備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當作三）日，其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依則罷廢則內蝕。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國亡土也。

推合晨所在星。〔補注〕沈欽韓曰：晨與辰通用。李銳曰：日月之會謂之辰。置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而并之。〔補注〕李銳曰：積日爲統首以來至所求合朔之日數。日日行一度，統法爲一度積分，以統法乘積日，所得爲統首以來至所求合朔夜半積度分。合朔小餘本以日法爲母，以十九乘之，亦得統法爲母，故可相并，所得爲統首以來至所求合朔加時積度分。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命盈統法得一度。〔補注〕李銳曰：不盈周天者，爲所求年冬至至合朔加時積度分，以統法除之，爲冬至至合朔加時積度及餘。數起牽牛，算外，則合晨所入星度也。

〔補注〕錢大昕曰：合辰，謂合朔所入恒星度分也。日月合朔，乃月行過周道及於日，計一月之朔，實日行二十九度及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八百十七，月行三百九十四度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千二百有二，除周天及斗分，尚贏二十九度八百十七分，而又與日合。推合辰所入星度，但以日爲宗者，因日先在而月從之。又月行一度，易於布算，故以統法乘積日，取日法八十一分，每分通爲十九分，其不盈八十一者（即小餘），亦以十九通之，則分同而可從併，乃以周天除去之，其餘爲今所入度分，知統而一，而得積度也。古歷

冬至日在牽牛。故以牽牛起算外命之。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以章歲乘月小餘。以減合晨度。〔補注〕李銳曰。月小餘爲夜半至合朔加時之日分。卽爲夜半至合朔加時日所行之度分。故以減合晨度。得夜半日所在星。章歲乘月小餘。卽上文十九乘小餘也。小餘不足者。破全度。〔補注〕李銳曰。小餘不足。謂合晨度小餘不足減章歲乘月小餘之數。破全度者。去合辰度一下加統法而後減之。錢大昕曰。月小餘者。合朔小餘也。加時以夜半子起算。如朔無餘分。則先所推入宿度卽在夜半。不須更求。合朔小餘有如干。則方夜半時。日月俱未入此度分。以日法除統法。（卽度法）得每分日行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十九。乃以章歲乘朔小餘。使日法與度法兩分適等。以減合晨度之小餘。得朔前夜半日在某度若干分也。如朔小餘所乘之數。大於合晨度。小餘不及減。則夜半日尙在前一度之某分。故破全度爲千五百三十九分而減之也。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以月周乘月小餘。盈統法得一度。以減合晨度。〔補注〕錢大昕曰。月之行速於日。以月周乘日法。得二萬五百七十四。盈統法而一。得每日行十三度又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五百六十七。（卽十九分之七。）是以朔小餘分每分羨爲二百五十四也。（每小餘六有奇而行一度。）今小餘有若干。以月周乘之。統法而一。卽爲夜半距合朔月行之度分。以減合辰度。得夜半月所入宿度也。李銳曰。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各以十九通之。日得十九。卽章歲。月得二百五十四。卽月周。求日。以章歲乘小餘。求月以月周乘小餘。皆統法爲度。所得爲夜半至合朔加時日月所行之度及餘。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爲實。各盈分母爲法。〔補注〕李銳曰。此亦今有也。分母爲日分率。十二爲時率。小餘爲所有日分。而今有之。得所求時數。數起於子。算外。

則所加辰也。〔補注〕李銳曰。加辰。即加時。錢大昕曰。步氣朔術。以小餘命時。如日法八十一分。十二除之。得六分七十五秒而成一時。數有畸零。難以入算。（如以元法統法為日十二除之亦不能盡故其法並同）今以十二乘之。則通日法為九百七十二分。每時各得八十一分。滿分母而得一時也。

推月食。置會餘歲積月。〔補注〕李銳曰。置入統歲數會歲五百一十三。除去之。不盈者會餘歲也。以章月乘之。盈章歲得一為積月。今案三統不見會歲之數。當置入統以來積月。盈會月除去之。餘即會餘歲積月也。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補注〕李銳曰。此亦今有也。百三十五為月率。二十三為食率。置積月數而今有之得積食。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補注〕錢大昕曰。其當作天。李銳曰。不盈者。食餘也。積月以二十三乘。故每加二十三得一月。加滿百三十五則得一食。起其正者。如前推天正則起天正。地正則起地正也。加時在望日衝辰。〔補注〕李銳曰。加時。月食所加時也。如日加子而望。則食在午。故曰在望日衝辰。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正義云。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今無此文。案正義所云。蓋學三統者依後來術家之說推言之。若三統本術。止以盈百三十五為有食。初無推交在望前望後之法也。錢大昕曰。此推日月交食之術也。左昭二十一年孔疏云。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入出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案月道與黃道相交。正交從黃道北出黃道南。古謂之陽歷。中交從黃道南入黃道北。古謂之陰歷。凡二十七日有奇而月行之出入一終。三統以五月二十三之二十為朔望之會。則一百七十三日八十一分

日之二十七爾一會也。術家謂之入食限。又曰。沈括夢溪筆談。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黃道與月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値。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旣。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蝕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內而交出於外。則蝕於西北。而復於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旣。則起於正西。復於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入內。則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東北。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旣。則起於正東。復於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中交謂之計都。又曰。會歲有五十三。其食數千八十一。以率相除。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之五十五也。驗算術。當云置太極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會歲去之。不盈者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名曰積月。不盈者爲閏餘。今但云盈會餘歲積月者。以其法易知略之也。以異乘同除之理論之。月數百三十五。則食數二十三。今積月若干。應有積食若干次。在所求年天正以前。故除去之。又積月原以二十三乘之。分滿百三十五而得一食。今除去積食之數。尚有餘分。當距積若干月而盈一食。故每加二十三。則命爲一月。從天正起算。滿食分而止。如求次蝕。加五月二十三之二十算外命之。又曰。加時在望日衝辰者。月當日衝。正食甚之時。推得以命時也。推日食亦用此法。今不及者。古以日食爲災。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術家有推月食之術。不及日食。(四分乾象景初各術並同。)皆是也。其實推日食術。卽同月食。其算例詳見春秋日食考。

紀術

推五星見復。置太極上元吕來。盡所求年。〔補注〕李銳曰。盡所求年者。所求年亦置一算。乘大統見復數。盈歲數得一。則定見復

數也。〔補注〕宋祁曰：景本大統作大絡。不盈者，名曰見復餘。〔補注〕李銳曰：此亦今有也。歲數爲所有率，見復數爲所求率，上元以來年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積見復數。見復餘盈其見復數一，曰上見在往年；倍一，曰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補注〕錢大昕曰：今下陳仁錫本衍年字。推中朔外所求年者，以從歲首起算，算盡往年，即得今年天正朔日。推五星積所求年者，以星之見復不皆在歲初，必盡所求年，除去前所積見復數，則所餘者定見復之餘，即星見以後之積日積分也。（所求爲星始見之日，既見之後，各星遲疾留逆行率不一，難以五步術求之，其見復餘可棄去不用。）以見復數乘積年盈歲數得一者，以見復數之分通爲一歲之分，以歲數之分通爲一見之分，如歲星歲數千七百二十八，則見數一千五百八十三，以法乘除，則滿一千五百八十三而爲一年，滿一千七百二十八而爲一見，亦互乘之術也。積年以見復數乘之，故見復餘不滿此數者爲見在今年。五星皆然。歲星太白鎭星歲數雖大於見復數，故見復餘有盈見數以上者，爲見在往年。熒惑歲數倍於見數有奇，故有倍一以上者，則爲見在前往年。辰星歲數少於復數，則無見在往年之理也。（歲星一見三百九十八日奇，太白一復五百八十四日奇，鎭星一見三百七十七日奇，竝一年有餘。熒惑一見七百八十日奇，則二年餘。辰星一復百一十五日奇，則歲有三復也。）李銳曰：所求年以見復數乘，則每歲得一見復數，故每一見復數爲一年。歲星太白鎭星歲數，其在見復數已上，故有見往年者。熒惑歲數在其見數倍一以上，故有見在前往年者。辰星歲數少於復數，無見在往年之事。

推星所一多在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在字。見中，次曰見中分，乘定見復數，盈見中法得一，則積中法也。〔補注〕錢大昕曰：下法字衍。不盈者，名曰中餘。〔補注〕李銳曰：此亦今有也。見中法爲見率，見中分爲中率，置定見復數而今有之得積中。曰元中除積中，餘則中元餘也。曰章中除之餘

則入章中數也。以十二除之。餘則星見中次也。〔補注〕李銳曰。累以元中章中十二除去之者。去其重疊也。下據中元餘推至日。故須先以元中除之。以章中除之者。下推見月以章月除月元餘。故此亦先以章中除之。其實以十二除中元餘。餘即為星見中次。一歲十二中。周天十二次。其數同。故曰中次。 中數從冬至起。次數從星紀起。筭外。則星所見中次也。〔補注〕錢大昕曰。歷家以五星會星紀之初為上元。（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斯時日月合朔在牽牛初。五星始見。並在南斗十二度。相距半次。故曰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也。自入上元以來。五星行天遲疾不等。而每當一見復之始。去日並十五度。推五星術先求積中者。以中日月雖有定度。假知星始見正當冬至日。則當在星紀之初。若始見在冬至後若干日。知其星紀幾何度。故求中次。並為一法也。論異乘同除之理。見中法者大周之定見復數。見中分者大周之積中。故見中法與見中分。若定見復與積中。如法乘除。而得積中。其不滿法者。則始見在中後之日分。故曰中餘也。（如始見正當中日。則無中餘。）既所得積中。復以十二除之。算外即可得所見中次。今以元中除之者。以元首天正至朔同日。並起甲子。後條推中日以中元餘變積日。易以命算。且與求見月同法也。積月以有閏。故以章月除之。今亦以章中除中元餘者。亦以推見月之法例之。

推星見月。以閏分乘定見。〔補注〕李銳曰。據上文。定見下例當復數二字。 以章歲乘中餘。從之。〔補注〕齊召南曰。從之二字必譌。以文義推之。是并之二字。先謙曰。從與併同義。見上。

盈見月法得一。并積中。則積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中餘。〔補注〕錢大昕曰。中字衍。李銳曰。此亦今有也。見月法為見率。見閏分為閏率。置見復數而今有之。得積閏月。以章歲月中餘從之者。中餘本以見中法為母。見月法為章歲乘見中法之數。以章歲乘中餘。則亦以見月法為母。母同子齊。故可相并。一歲正數之月十二。與歲中同。故積閏加積中得積月。 以元月除積月。餘名曰月元餘。

〔補注〕錢大昕曰。月元下本無餘字。以意加。先謙曰。汲古官本並有餘字。錢豈未見耶。以章月除月元餘。則入章月數也。以十二除之。至有閏之歲。除十三入章。三歲一閏。〔補注〕李銳曰。以閏分七乘三歲得二十一。以十九除之得一閏。六歲二閏。〔補注〕李銳曰。以閏分七乘六歲得四十二。以十九除之得二閏。九歲三閏。〔補注〕李銳曰。以閏分七乘九歲得六十三。以十九除之得三閏。十一歲四閏。〔補注〕李銳曰。以閏分七乘十一歲得七十七。以十九除之得四閏。十四歲五閏。〔補注〕李銳曰。以閏分七乘十四歲得九十八。以十九除之得五閏。十七歲六閏。〔補注〕李銳曰。以閏分七乘十七歲得百一十九。以十九除之得六閏。十九歲七閏。〔補注〕李銳曰。以閏分七乘十九歲得百三十三。以十九除之得七閏。不盈者。數起於天正。筭外則星所見月也。〔補注〕錢大昕曰。推上元以來積月。應以章歲乘見中分。以見閏分從之。以乘定見復數。如見月法而一。命爲積月。此但以閏分乘者。以一歲有中氣之月。當有十二。既得積中。即可得積月。惟閏月無中氣。乃中氣之餘積此閏分。故常多於積中。今不求積月。但以見閏分乘定見復數。如見月法而一。即知上元以來。共積有幾許閏月。以加積中而爲積月。乃捷法也。其以章歲乘所得中餘者。以中餘漸多。則中氣移在其月之末。星始見不必在其月而或在其後月（未入後中以前）。故以中餘化爲閏分（閏分者不滿章歲之數。故中餘亦以章歲乘之）。以相併滿法得一。其不滿者。則星見在朔後之日分。命曰月餘也（如星見在朔日則無月餘）。以元月除積月。亦從甲子起算上命日也。積月以有閏。不可以十二除。故以章月除之（滿章歲則閏分盡）。不滿章月者。計其入章之歲。平年除十二。閏年加一。其不滿十二者。則所求年天正至星見以前之積月也。

推至日。〔補注〕李銳曰。此推星所見中日。云至日者。舉冬至爲例也。以中法乘中元餘。盈元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補注〕李銳曰。此亦

今有也。以元法爲中率。中法爲日率。中元餘爲中數。而今有之得日數。小餘盈二千五百九十七已上。中大。〔補注〕李銳曰。一中小餘元法分之二千二十。若小餘盈二千五百九十七。則幷二千二十滿元法成日。故中大。數除積日如法。〔補注〕李銳曰。此以中元餘求積日。當數從元首甲子起。除滿六十除去之。算外則冬至也。〔補注〕錢大昕曰。此所推。乃星見前交中氣。日舉冬至以起例。假如先推星見中在大寒。置積日除如法。算外乃大寒日也。十二中氣放此。中元餘者。入元以來之積中。以中法乘之。則每中化爲日分。如元法而一得積日也。每中大餘三十。小餘二千二十。今小餘二千五百九十七以上。加二千二十。則盈元法而從大餘。故其中大也。（中大三十一日。中小三十日。）中餘分滿法而成日。術家謂之沒日。四分以後。並有求沒日術。三統無之。

推朔日。以月法乘月元餘。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餘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已上。月大。〔補注〕李銳曰。此與推天正術同。數除積日如法。〔補注〕李銳曰。亦數從甲子起。算外。則星見月朔日也。〔補注〕錢大昕曰。月元餘者。入元以來之積月。以月法乘之。則化積月爲日分。如日法而一。爲積日也。

推入中次日度數。以中法乘中餘。以見中法乘其小餘幷之。盈見中日法得一。則入中日入次度數也。〔補注〕李銳曰。中餘本以見中法爲母。前推星日以中法乘積中爲實。元法爲法。今以中法乘中餘爲實。則當以見中法乘元法爲法。又前推星日小餘以元法爲母。今以見中法乘之。亦當以見中法乘元法爲母。母同子齊。故可相幷。元法乘見中法得見中日法。故當見中日法得一。中次至日數。〔補注〕錢大昕曰。次當作以。次以次初數。算外。則星所見及日所在度數也。〔補注〕錢大昕曰。及日當作日及。求夕

在日後十五度。〔補注〕錢大昕曰，中餘者不盈見中法之餘，以中法乘，則以見中法分，每分通爲十四萬五百三十也。小餘又不盈元法之餘，以見中法乘，則以見中法分，每分通爲四千六百十七也，而中法又即元法乘中日之數，故分同而可徑併。如見中日法而一，則星見入中日數，以併中大餘，滿六十去之，算外星見日也。中法以滿元法爲日，今以見中法乘其小餘，故必盈見中日法而得一日。蓋見中日法者，元法乘見中法之積也。中以至日起算，亦舉冬至見例，如前條。又曰，五星晨見，後日命度在日前，金水夕見，先日命度在日後者，天行左旋而成晝夜，五星隨日右轉而生見復，日前乃日已經之度，故後日，日後乃日未經之度，故先日。五星始見，或去日半次，既得始見日，即知所入宿度，無二法也。

推入月日數，以月法乘月餘，以見月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月日法得一，則入月日數也。〔補注〕李銳曰，月餘本以見月法爲母，前推朔日，以月法乘積月爲實，日法爲法。今以月法乘月餘爲實，則當以見月法乘日法爲法。又朔日小餘以日法爲母，以見月法乘之，亦當以見月法乘日法爲法，故可并之。見月法乘日法，與統法乘見中法同，統法乘見中法得見月日法，故盈見月日法得一。

并之大餘，數除如法，則見日也。〔補注〕李銳曰，并之大餘，并朔日大餘也。此亦可數起朔日入中日，亦可并至日大餘，互文也。錢大昕曰，月餘者不盈見月法之餘，以月法乘，則以見月法分，每分通爲二千三百九十二也。小餘又不盈日法之餘，以見月法乘，則以見月法分，每分通爲八十一也，而月法又即日法乘月日之數，故分同而徑併。如見月日法而一，爲星見入月日數，以併朔大餘，如法算外命日，即與所推星見入中日同也。

推後見中，加積中於中元餘，加後餘於中餘。〔補注〕錢大昕曰，後下當有中字。李銳曰，謂星加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它皆放此。盈。〔補注〕宋祁曰，邵本餘下有中字。先謙曰，中字當衍。

其法得一，從中元餘數，如法則見一多中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中字。也。〔補注〕錢大昕曰，數上當有餘字，則下當有後字。又曰，統母之積中中餘一，見所歷之中氣及餘分也，以加先

所推之中元餘及中餘、中餘滿見中法、從中元餘如法命之、即後見中

推後見月、加積月於月元餘、加後月餘於月餘、〔補注〕李銳曰、歲星加積月十三月餘萬五千七十九、它放此、盈其法得一、從月元餘、除數如法、則後見月也、〔補注〕錢大昕曰、歲星之積月月餘、即一見所歷之月及餘分也、以轉加先所推月元餘及月餘、即後見月、

推至日及入中次度數、如上法、〔補注〕錢大昕曰、次下當有日字、

推朔日及入月數、如上法、〔補注〕錢大昕曰、月下當有日字、

推晨見加夕、夕見加晨、皆如上法、

推五步、置始見以來日數、至所求日、各以其行度數乘之、〔補注〕李銳曰、日度兩無分者、直相乘之為積度、如木晨見日行二度一日、但以一二相乘、得二為積度也、

其星若日有分者、分子乘全為實、分母為法、〔補注〕李銳曰、子有所乘、母當報除也、如木始見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此星有分也、以分子二乘全百二十一、得二百四十二為實、分母十一為法、得二十二為積度、日有分放此、其兩有分者、分母分度數乘全、分子從之、令相乘為實、分母相乘為法、〔補注〕李銳曰、分度數三字衍、子相

乘，則母各當報除，故相乘為法，而進除。如金夕見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以度分母九十二乘全一度，得九十二，度分子十五從之，共得百七為度分，以日分母百七乘全百八十一日，得萬九千三百六十七，日分子四十五從之，共得萬九千四百一十二，為日分，令度分日分相乘，得二百七萬七千八十四，為實，以度分母九十二日分母百七相乘，得九千八百四十四為法，法除實，得二百一十一，為積度。實如法得一，名曰積度數。起星初見星宿所在宿度，算外則星所在宿度也。〔補注〕李銳曰：星宿二字衍。錢大昕曰：五緯在天，遲疾留逆，各有本行，其日數與行度皆不等，以通率求之，庶能約其一見所行之中數，今欲求某日星實行在某度分，雖從始見以來起算，各以其行度數乘積日，其行度有分者，以分子乘日數，分滿其母，得一度，以加星始見日所在度，滿三百六十五去之，尚餘斗分，分少破全度，（分母不同者，以斗分乘今所有分母滿統法得一，即為斗分。）如法命之，即星所在度也。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本劉洪乾象術文。）又曰：其星日兩有分者，以通分之法御之，術以分母相乘為法，又各以分母乘全數，分子從之，兩數相乘為實，實如法而一，命為積度也。又曰：以算明之，如木始見日行十一分度二，今行百二十一日，此度有分也，術以二乘百二十一，得二百四十二，滿十一而一，知行度二十二度也。又如金夕見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十五，經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此兩有分也，術以百七與九十二相乘，得九千八百四十四為法，以九十二乘一度，併十五，得百七，又以百七乘百八十一，併四十五，得一萬九千四百十二，兩數相乘，得二百七萬七千八十四為實，實如法而一，得行度二百十一也。

歲術。推歲所在。〔補注〕錢大昕曰：歲術二字當另為一行。推歲所在，當與下相屬。先謙曰：官本不誤。

置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歲數除去之。〔補注〕李銳曰：歲，星歲數也。去之，亦去其重疊。歲數為歲分一終。元法為日月元統一終。求其俱終之歲，以歲數與元法求等，得二十七，以約歲數，得六十四，以乘

元法。得二十九萬五千四百八十八歲。而歲星與元俱終。又八十乘之。得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也。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以百四十四為法。如法得一。名曰積次。不盈者。名曰次餘。〔補注〕李銳曰。此亦今有也。以百四十四為年率。百四十五為次率。不盈者為年數。而今有之得積次。凡千七百二十八年。歲星行百四十五周。以周天十二次乘之。得千七百四十次。則為千七百二十八年。星行千七百四十次也。兩數求等得十二。以約年數。得百四十四為年率。以約次數。得百四十五為次率。歲星大率一歲移一辰。今百四十四年。行百四十五次。是一歲行一次外。又超一辰。計千七百二十八年。超十二辰而一周也。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云。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今三統亦無此文。積次盈十二。除去之。〔補注〕李銳曰。十二次一周天。故去之。不盈者。名曰定次。數從星紀起。算盡之外。則所在次也。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補注〕錢大昕曰。餘字衍。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算盡之外。則太歲日也。〔補注〕錢大昕曰。日字疑。當云太歲所在。左昭九年孔疏云。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按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尚有剩分。滿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剩行一周。而復於星紀之初。故云積終。其不盈歲數者。每年通為百四十五分。滿百四十四而為一次。謂之積次。即入歲數以來歲星所行之定次。故以十二去之。算外所求年歲星所在也。欲知歲星所入次度。說次餘。以三十乘之。滿百四十四得一。名曰積度數。從次初度起算。外所求年歲星入次度。（此法本志所闕。依春秋正義補之。）但歲星歲行一次。既有餘分。則如入上元第一年之末。已歷漸入玄枵初度。以後剩分更多。大率一歲之內。星行常跨兩次。至百三十三年。入星紀宮之二十七度半。則在星紀之時少。在玄枵之時多。又星行遲疾留逆。時時不同。今所推者。以通率約之。不必天正冬至定躔在某次某度也。又曰。三統歷推上元之始。太歲在丙子。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亦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千七百

二十八歲。（因歲星歲數。）而超十二辰。以六十除歲數。餘四十八。加超辰十二。則滿六十而復於丙子矣。故推太歲與歲星所在。通爲一術也。自上元訖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以歲星歲數除去之。（得八十二周。）餘一千四百卅一歲。以百四十五乘之。百四十四爲法。如法得積次一千四百四十。滿六十去之。恰盡。故知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也。古法。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不盡依六十甲子之次。故古人不以干支紀歲。而以歲星所在紀歲。以歲星在天。人所共見。非若太歲之必待推算也。東漢以後古法失傳。乃區太歲與歲星而二之。據志。太史令張壽王治歷。宗新等議以爲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帀。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此不知古法而妄訾前人之失。非定論也。太初之元。太歲當在丙子。而東漢人以爲丁丑。由不用超辰故也。又曰。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歷太歲非此也。賈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星跳度爲龍度天門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以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旣歲星與太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太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爲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是歲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後年歲星移在子上。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已後皆然。引樂說者。證太歲在月建之義也。云然則今歷太歲非此也者。以今歷太歲歲星北辰。太歲無跳辰之義。非此經太歲者也。王引之曰。日字不誤。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太歲日辰。爾雅曰。太歲在甲曰閼逢。此太歲所在之日名也。又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太歲所在之辰名也。淮南天文篇曰。太陰所居。日爲德。辰爲刑。太陰所居。謂太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即太歲所在之日辰。本

錢曰。據積次求太歲。是太歲亦百四十四年超一辰也。案太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而子。右行於天。太歲自子而丑。左行於地。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推之十二次皆然。故周禮鄭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如歲星在丑十一月。日月同在丑。斗建子。太歲在子之類。是也。太歲月者。知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則其年丙子日。爲太歲日。鄭注周禮云。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是後漢有太歲日也。唐杜甫太歲日詩。黃鶴注云。此是大歷三年正月初三日作。攷通鑑目錄。大歷三年戊申正月丙午朔。初三戊申。與黃鶴說合。是唐時尚有太歲日也。又案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又云閼逢攝提格之歲者。太初元年太歲日丙子。後九年至太始二年。超一辰。太歲日丙戌。又百四十四年至建武二十六年庚戌歲。以超辰計之。太歲當爲辛亥。其時當超不超。自漢以後。太歲一歲一名。而不用超辰之法。又即以太歲紀年。而不用閼逢攝提格之等。由是古法亡矣。

贏縮。〔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上不提行。　傳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已害鳥帑。師古曰。帑與奴同。　周楚惡之。五星之盈縮。不是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盈作贏。　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不過者亡咎。〔補注〕錢大昕曰。此論五星之贏縮也。天文志。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春秋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此超舍而贏也。杜注。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孔疏云。歲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今歲星棄其所居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爲客皆也。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爲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此則稗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　次度。〔補注〕李銳曰。此二字衍。　六物者。歲時

數。日月星。辰也。〔補注〕錢大昕曰。數字衍。　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補注〕錢大昕曰。此論次度與辰爲一物也。以列宿所在言之謂之次。以日月所會言之謂之辰。引春秋傳士文伯語釋之。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爲十一月。商爲十二月。周爲正月。〔補注〕錢大昭曰。大雪。十一月節也。時日在斗十二度。冬至。十一月中也。時日在牽牛初度。下放此。李銳曰。無中氣者爲閏月。故有中氣。則爲正數之月也。　終於婺女七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度三百八十五分。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補注〕錢大昭曰。十二月節。　中危初。大寒。於夏爲十二月。商爲正月。周爲二月。〔補注〕錢大昭曰。十二月中。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　終於危十五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度。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補注〕錢大昭曰。正月節。　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補注〕齊召南曰。案古節氣以驚蟄爲正月中。以雨水爲二月節。鄭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穎達春秋疏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據此志云云。則是太初節氣猶仍古時。至東漢始改雨水於驚蟄之前。又改穀雨於清明之後。後志可證也。錢大昕曰。古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夏小正正月啓蟄。春秋傳啓蟄而郊。杜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鄭云。啓蟄。孟春之中也。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皆其證也。漢改啓蟄曰驚蟄。避景帝諱。而中節次第無改。三統術亦如之。注稱驚蟄今

曰雨水。雨水今曰驚蟄者。乃東漢所改。班氏紀之於史耳。（月令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孔穎達謂三統歷驚蟄爲二月節。其說非也。逕始於四分）李銳立春十五日爲雨水。雨水十五日爲驚蟄。蓋出於東漢。則中節亦其時所改矣。（淮南子天文訓。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疑出後人妄改。周秦時則篇本假托。不足信。）終於奎四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一度。）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補注〕錢大昭曰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也。雨水者言雪散爲雨水也。）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終於胃六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度。）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穀雨。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補注〕錢大昭曰。穀雨三月節。言雨以生百穀也。清明三月中。言物生清淨明絜。）終於畢十一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度。易通卦驗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與今法同。當亦四分以後所改。）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補注〕錢大昭曰四月節。）中井初。小滿。（於夏爲四月。商爲五月。周爲六月。〔補注〕錢大昭曰。四月中。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也。）終於井十五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一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補注〕錢大昭曰。五月節。言有芒之穀可稼種也。）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爲五月。商爲六月。周爲七月。〔補注〕錢大昭曰五月中。）終於柳八

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補注〕錢大昭曰。六月節。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爲六月。商爲七月。周爲八月。〔補注〕錢大昭曰。六月中。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月半爲大也。終於張十七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一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補注〕錢大昭曰。七月節。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爲七月。商爲八月。周爲九月。〔補注〕錢大昭曰。七月中。言暑氣將退伏而潛處也。終於軫十一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補注〕錢大昭曰。八月節。陰氣漸重。露濃色白也。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爲八月。商爲九月。周爲十月。〔補注〕錢大昭曰。八月中。終於氐四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一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補注〕錢大昭曰。九月節。言露氣寒。將欲凝結也。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爲九月。商爲十月。周爲十一月。〔補注〕錢大昭曰。九月中。終於尾九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補注〕錢大昭曰十月節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補注〕錢大昭曰十月中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也終於斗十一度〔補注〕錢大昕曰共三十一度漢人言十二次宿度者自劉歆而外又有兩家其一則費直周易分野以星紀起斗十度玄枵起女六度諏訾起危十四度降婁起奎二度大梁起婁十度（疑誤）實沈起畢九度鶉首起井十二度鶉火起柳五度鶉尾起張十三度壽星起軫七度大火起氐十一度析木起尾九度其一則蔡邕月令章句云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地理志同）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地理志同）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自軫六度至危八度謂之壽星（地理志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東井當作軫亢六度亦當作亢八度）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地理志同但訛尾作危）皆與三統不同按費氏之說見晉書天文志其十二次度多少不齊蓋傳寫譌舛無可取證蔡氏所分宿度較之三統率先六度所以然者古人未明歲差之說三統據周末冬至日在牽牛定斗十二度為星紀之初東漢測冬至日躔斗二十一度遂改斗六為星紀之初蓋既以節氣繫於十二次節氣既差而西不得不誠宿度以就之矣其實十二次者恆星天之一周二十四氣者黃道之一周當分而為二不當混而為一左傳梓慎稱玄枵虛中稗竈稱婺女玄枵之維首然則虛五度當為玄枵之中婺女一度當為玄枵之初傳文固有明徵推之十二次皆可定矣（唐一行日度議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三統所定次度似猶未合於古至十二次之名多從星象取義西陸北陸在天自有定位而冬至日躔歲歲不同由於恆星天亦隨黃道東移漢人未識其故并誠宿度以就節氣誤矣又曰保章氏注引堪輿云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諏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按鄭注十二辰始玄枵終諏訾自北而東而南而西隨天體而左旋赤道之定度也此十二辰始星紀終析木自北而西而南而東從七曜而右旋黃道之行度也李銳曰月令正義引三

統歷云。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九十八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錢案此立春正月中。並脫旦中星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十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二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錢案旦奎中當在六月節。據脫去五月中旦中一條。誤在於此。奎十一度數亦有誤。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錢案旦婁中當在六月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錢案旦胃中當在七月節。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錢案旦畢中當在七月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錢案旦井中當在八月節。下云井二度。兩者必有一誤。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錢案此旦中有誤。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錢案此旦中亦有誤。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錢案此脫旦中一條。右昏旦中星。今三統術無此文。以校四分術。昏明中星率後五度。蓋三統起牛初。四分起牛前五度故也。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洛下閎所度星度。祇據赤道。麃志詳書之。其黃道度數。自續志始載。然後世

曆家疏密不一。惟黃道度較赤道爲易差。郭守敬云。赤道列舍相距度數。歷代所測不同。非微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未密也。今以此文星度校之。元史具列唐一行宋皇祐元豐崇寧時所測。元至元中用二綫所測度分稍有不同。然大致不異也。則洛下閎之術亦精矣。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補注〕錢大昕曰。此下當有三百八十五分六字。賈逵云。太初歷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姜岌云。三統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蓋周天以牽牛起算。終於南斗二十六度。所有畸分。歸於斗度之末。故曰斗分。此斗分字當是分注。後人誤寫失之。李銳曰。四分以後各術。一周全度外不成度之分。名曰斗分。三統統母無斗分之目。術中亦不見其求度數起牛初。則餘分三百八十五亦當在斗末也。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營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補注〕錢大昕曰。此下當有三百八十五分六字。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九章歲爲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補注〕錢大昕曰。十九年一章。亦是秦漢以前粗率。祖沖之創新率。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以舊法較之。則七千四百二十九歲之中。舊法當有二千七百三十七閏。新法止有二千七百三十六閏。此戴法興所詆以爲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者也。中朔與閏本相表裏。歲實既減於四分。則章法自難同乎古。李淳風麟德術乃去章蔀之名。並氣朔閏餘通爲一術。但以氣實與十二朔實相校。所多之數即爲一歲之閏。截而不更求齊同之率。其度宜明術。雖有章蔀章月章閏之名。然其所謂章歲者乃歲實也。章月者朔實也。章閏者一歲之閏分也。與古法名同而實異。此後無有復言章蔀者矣。臧元震以章法爲重。又稱一大一小爲平朔。兩大兩小爲經朔。三大三小爲定朔。不知經朔即平朔也。平朔有兩大無兩小。三大三小皆爲定朔。旣用定朔。則十九年七閏之恆率。自不能拘。而當時有司亦不能知也。九終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補注〕李光地曰。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曆法而稍贏。（案四分二百三十五）蓋從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不在日首。積之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卻贏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明年歲復。則去酉入子。而冬至會起於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爲一統也。李銳曰。九九八十一章爲一統。中積三會。三終而與元終。〔補注〕李光地曰。甲子者日名之始。必氣朔聚於此日。乃得歷本。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旣盡。復冒甲子朔夜半冬至。揚子雲所謂章統元與紐俱沒。則後元之統也。李銳曰。九會而復元。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九會陽曰九終。故日有九道。陰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陽名成

功。故九會而終。〔補注〕錢大昕曰，會歲五百十三，九之得四千六百一十七，即元法。四營而成易，故四歲中餘一。〔補注〕錢大昕曰，每歲三百六十五日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四歲凡千四百六十日千五百四十分，滿分母復得一日，仍餘一數。李銳曰，一歲大餘五，小餘三百八十五，四之，小餘滿統法得一從大餘，得大餘二十一，小餘一。四章而朔餘一。〔補注〕錢大昕曰，每章六千九百三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六十一，四章凡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仍餘八十一分日之一。為篇首。〔補注〕李銳曰，一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三，四之，大餘滿六十去之，小餘滿日法得一從大餘，得大餘三十九，小餘一。案此因四分蔀率也。四分之術，四歲而中無小餘，四章而朔無小餘，為蔀首。篇首即蔀首，史記歷書有歷術甲子篇。八十一章而終一統。

一。甲子元首。漢太初元年。〔補注〕先謙曰，錢大昕李銳皆謂今本行列失次，古本三統，每統各八十一章，每九章當為一列（自甲子元首至丙寅孟止為一列），每章又分三行（自甲子元首至丙午為一行，甲辰二統至丙戌為一行，甲申三統至丙寅為一行），以孟中季三字依次分注各行之下，是也。惜古本無存，未便臆改，即今本依例求之，當亦瞭然矣。十。辛酉。〔補注〕錢大昕曰，甲子統內第十章首朔旦冬至之日也，以下放此。十九。己未。二十八。丁巳。三十七。乙卯。四十六。壬子。五十五。庚戌。六十四。戊申。七十三。丙午中。

甲辰二統。〔補注〕錢大昕曰，一。辛丑。〔補注〕錢大昕曰，十。己亥。〔補注〕錢大昕曰，十九。丁酉。〔補注〕錢大昕曰，二十八。乙未。〔補注〕錢大昕曰，三十七。壬辰。〔補注〕錢大昕曰，四十六。庚寅。〔補注〕錢大昕曰，五十五。戊子。〔補注〕錢大昕曰，六十四。丙戌季。〔補注〕錢大昕曰，七十三。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四)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甲申三統。〔補注〕錢大昕曰一。辛巳。〔補注〕錢大昕曰十。己卯。〔補注〕錢大昕曰十九。丁丑。文王四十二年。〔補注〕錢大昕曰二十八。乙亥。微二十六年〔補注〕錢大昕曰魯微公也。三十七。壬申。〔補注〕錢大昕曰四十六。庚午。〔補注〕錢大昕曰五十五。戊辰。〔補注〕錢大昕曰六十四。丙寅孟。懿二十二年。〔補注〕錢大昕曰懿、譜作戲。七十三。

二。癸卯。〔補注〕錢大昕曰甲子元統第二首章朔旦冬至之日也。以下放此。十一。辛丑。二十。己亥。二十九。丁酉。二十八。甲午。〔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是。四十七。壬辰。五十六。庚寅。六十五。戊子。〔補注〕宋祁曰景本作戊午。七十四。乙酉中。

癸未。〔補注〕錢大昕曰甲辰統第二章首也。辛巳。己卯。丁丑。甲戌。壬申。庚午。戊辰。乙丑季。

癸亥。〔補注〕錢大昕曰甲申統第二章首也。辛酉。己未。〔補注〕宋祁曰景本作乙未。丁巳。周公五年。〔補注〕宋祁曰景本作丁酉。甲寅。壬子。庚戌。

戊申。元四年乙巳孟。

三。癸未。〔補注〕錢大昕曰甲子統。十二。辛巳。二十一。己卯。三十。丙子。三十九。甲戌。四十八。壬申。五十七。

庚子。〔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庚午。六十六。丁卯。七十五。乙丑中。

癸亥。〔補注〕錢大昕曰甲辰二統。辛酉。己未。丙辰。甲寅。壬子。庚戌。丁未。乙巳季。

癸卯。〔補注〕錢大昕曰甲申三統。辛丑。己亥。丙申。甲午。壬辰。庚寅。成十二年。丁亥。乙酉孟。

四。癸亥。初元二年。〔補注〕錢大昕曰元統。十三。辛酉。二十二。戊午。三十一。丙辰。四十。甲寅。四十九。壬子。五十八。己酉。六十七。丁未。七十六。乙巳中。

癸卯。〔補注〕錢大昕曰二統。辛丑。戊戌。丙申。甲午。壬辰。己丑。丁亥。乙酉季。

癸未。〔補注〕錢大昕曰三統。辛巳。戊寅。丙子。甲戌。壬申。惠三十八年。己巳。丁卯。乙丑孟。

五。癸卯。河平元年。〔補注〕錢大昕曰元統。十四。庚子。二十三。戊戌。三十二。丙申。四十一。甲午。五十。辛卯。五十九。己丑。六十八。丁亥。七十七。乙酉中。

癸未。〔補注〕錢大昕曰二統。庚辰。戊寅。丙子。甲戌。辛未。己巳。丁卯。乙丑季。商太甲元年。〔補注〕宋祁曰。太甲元年當在楚元三

年。上

癸亥。〔補注〕錢大昕曰，三統。 庚申。 戊午。 丙辰。 甲寅。獻十五年。 辛亥。 己酉。 丁未。 乙巳孟。楚元三年。〔補注〕宋祁曰，洪本無

三字。

六壬午。〔補注〕錢大昕曰，元統。 十五。庚辰。 二十四。戊寅。 三十三。丙子。 四十二。癸酉。 五十一。辛未。 六十。

己巳。 六十九。丁卯。 七十八。甲子中。

壬戌。〔補注〕錢大昕曰，二統。 庚申。 戊午。 丙辰。 癸丑。 辛亥。 己酉。 丁未。 甲辰季。

壬寅。〔補注〕錢大昕曰，三統。 庚子。 戊戌。 丙申。煬二十四年。 癸巳。 辛卯。 己丑。〔補注〕錢大昕曰，昭二十年，春秋昭二十年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是

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書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 丁亥。康四年。 甲申孟。

七壬戌。始建國三年。〔補注〕錢大昕曰，元統。 十六。庚申。 二十五。戊午。 三十四。乙卯。〔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 四十三。癸丑。

五十二。辛亥。〔補注〕宋鄗曰改作辛巳。六十一。己酉。七十。丙午。七十九。甲辰中。

壬寅。〔補注〕錢大昕曰二統。庚子。戊戌。乙未。癸巳。辛卯。己丑。丙戌。甲申季。

壬午。〔補注〕錢大昕曰三統。庚辰。戊寅。乙亥。癸酉。辛未。己巳。定七年〔補注〕宋鄗曰疑作十一年。丙寅。甲子孟。〔補注〕錢大昕曰漢文後三年四分以此為元首。

八。壬寅。〔補注〕錢大昕曰元統。十七。庚子。二十六。丁酉。三十五。乙未。四十四。癸巳。五十三。辛卯。六十二。戊子。七十一。丙戌。八十。甲申中。

壬午。〔補注〕錢大昕曰二統。庚辰。丁丑。乙亥。癸酉。辛未。戊辰。丙寅。甲子季。

壬戌。〔補注〕錢大昕曰三統。庚申。丁巳。乙卯。癸丑。辛亥。僖五年。戊申。丙午。甲辰孟。

九。壬午。〔補注〕錢大昕曰元統。十八。己卯。二十七。丁丑。三十六。乙亥。四十五。癸酉。五十四。庚午。六十

三。戊辰。七十二。丙寅。八十一。甲子中。

壬戌。〔補注〕錢大昕曰二統。己未。丁巳。乙卯。癸丑。庚戌。戊申。丙午。甲辰季。

壬寅。〔補注〕錢大昕曰三統。己亥。丁酉。乙未。癸巳。懿九年。庚寅。戊子。丙戌。甲申孟。元朔六年。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補注〕李銳曰以月法乘章月。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如日法而一。得六千九百三十九爲積日。不盡六十一爲小餘。六十去積日。不盡三十九爲大餘。數除如法。各從其統首起。求其後章。當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各盡其八十一章。〔補注〕錢大昕曰。每章歲積日六千九百三十九又八十一分日之六十一。（卽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其餘三十九。是爲大餘。如元首弟一章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求弟二章首則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推爲癸卯朔旦冬至加時在酉也。又以大小餘轉加。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得大餘十九。小餘四十一。推得弟三章首癸未朔旦冬至加時在巳也。

推蔀大餘亦如之。小餘加一。〔補注〕錢大昕曰。四章爲一蔀。（凡七十六歲。亦名蔀法。）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小餘一。（以八十一爲日法。）積日滿六十去之。得大餘三十九。（四分術四歲恰滿一日。故蔀無小餘。三統術歲餘四分日一有奇。故四章而餘八十一分之一。）求周至。加大餘五十九。小餘二十一。〔補注〕錢大昕曰。五十七歲爲三章。卽周至之數也。積日二萬有八百一十九又八十一分日之二十一。

以六十去積日，得大餘。李銳曰：四章爲蔀，三蔀爲周至歷一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四之餘數知法得蔀大餘三十九，小餘一，三之得周至大餘五十九，小餘二十一。

世經。〔補注〕先謙曰：官本二字提行，不連下文。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師古曰：郯，國名。子，其君之爵也。郯國，即東海郯縣是也。朝，朝於魯也。昭子，魯大夫叔孫昭子也，名婼。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槷之立也，〔補注〕錢大昕曰：槷，監本、閩本皆作摯。先謙曰：官本作摯，是也。下文汲古本亦作摯，明此作槷爲誤字，左傳亦作摯。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師古曰：炮與庖同。〔補注〕錢大昕曰：三統推太極上元之歲爲曆元，但邃古之初，荒忽無稽，讖緯所述三皇之名，錯已不能盡合，故斷自炮犧以來，亦易、春秋之例也。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師古曰：罟音古。〔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故天下號曰炮犧氏。〔補注〕錢大昕曰：帝王世紀云：太皞氏有聖德，爲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太皞。作罔罟以田

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一號黃熊氏。郊祀志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先謙曰：官本與下連文。

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即禮經祭法也。伯讀與霸同，下亦類此。〔補注〕周壽昌曰：文選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禮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晉語作霸九有。有、域字通。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閒，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閒。師古曰：志書秦爲閏位，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鄭氏曰：遷，去也。以其非次，故去之。師古曰：此指謂共工也。遷，古遷字，其下並同。〔補注〕錢大昕曰：郊祀志昔共工氏以水德閒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

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補注〕錢大昕曰：孔穎達云：帝系、世本皆謂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譙周古史以爲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按神農氏亦稱烈山氏，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帝王世紀云：神農本起烈山，蓋稱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稱帝號，初爲諸侯也。

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鄭氏曰：凡冠前卑後高，故曰軒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軒，軒車也。冕，冕服也。春秋左氏傳曰：服冕乘軒。故天下號曰軒轅氏。〔補注〕錢大昕曰：春秋內事曰：軒轅以土德王天下。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如

滿引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師古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書也。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補注〕齊召南曰。案左傳郯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也。是少昊名摯。此志云。名摯立。涉彼文而誤者也。先謙曰。郯子語引見上文。立字與上下文作受即位意同。非誤也。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補注〕錢大昕曰。譙周云。金天氏能修太皞之法。故曰少皞。帝王世紀云。少皞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位百年而崩。(按此則摯者青陽之名。)史記五帝本紀無金天氏。按孔穎達云。史記云。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則不為帝也。系本以為名官。則是為帝明矣。故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春秋昭十七年正義文。)帝系亦云少皞是黃帝之子。今考德謂少昊曰清。似亦以清陽為少昊矣。如劉子駿說。則金天氏又非清陽之身。乃其子孫。此蓋別有所據。曹植少昊贊云。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正用此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也。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疏。案孝經緯云。伏犧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皇甫謐云。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犧以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則此所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據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迺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為水德。天

下號曰高陽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補注〕錢大昕曰。帝王世紀曰。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于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在位七十八年。九十一歲。歲在鶉火而崩。孔穎達云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紀。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與緯散亡。無以取信

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生木故。〔補注〕錢大昭曰。生上脫水字。水下衍。故字監本閩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作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補注〕錢大昕曰。帝王世紀曰。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紀官。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即位七十載。〔補注〕錢大昕曰。陳豐。史記作陳鋒。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帝王世紀。堯即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音人銳反。堯嬗以天下。師古

曰讓、古譯讓字也。其下亦同。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即位五十載。〔補注〕錢大昕曰：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二十（二十從鄭本）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鄭康成以爲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五十年，舜生一百歲也。史記舜生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崩，正合百歲之數。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其載諸史記者，必古文說也。姚方興所上舜典孔傳，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與史記不合，以是疑其僞也。朱子中庸章句又云舜年百有十歲，亦據方興本舜典，而不數服喪之年耳。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補注〕錢大昕曰：史記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則禹爲顓頊之孫。今據帝系顓頊五世而生鯀，則相距六世，與史記不同。今推得禹受禪之歲，距上元十四萬一千四十八歲，入地統九百九十九年。封禪書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按史記所推五德，以五勝相乘；三統以相生爲序，故各不同。鄭康成毛詩箋以叶光紀爲殷感生帝，靈威仰爲周感生帝，與此正合。夏后氏十七王，依史記禹一，啟二，太康三，中康四，相五，少康六，予（春秋傳作后杼）七，槐八，芒九，泄十，不降十一，扃十二，廑十三，孔甲十四，皋十五，發十六，履癸十七。

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補注〕周壽昌曰：孟說非也。鄭氏商頌箋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書盤庚遷于殷，僞孔傳云：殷、亳之別名。鄭氏以商自此號殷，前未有殷名。盤庚殷降大虐，鄭注：殷者，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又鄭注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更號爲殷也。是盤庚以前爲商，盤庚以後始稱殷，不得云二號。此文明書後

曰殷。則前之止曰商不曰殷。豈可知也。

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補注〕先謙曰。官本迮上不提行 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補注〕錢大昕曰。置距算積年以歲星歲數得積終八十一。除去之。歲餘一千五百十二。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二十一萬九千二百四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一千五百二十二。次餘七十二。積次盈十二去之。餘數十。名曰定次。起星紀數壽星。得十次。算外知歲在大火也。又置次餘七十二。以三十乘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如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十五。起氐五度。數房四度。算外知歲在房五度也。又曰。春秋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云。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襄九年傳）又云。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杜云。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昭元年傳）若然。大火商之分星也。歲在大火而湯興。歲在鶉火而周興。故云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也。又曰。又以三統歷術推得湯伐桀之歲。太歲在戊戌。入地統一千四百三十一年。天正前積月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九。閏餘四。積日五十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六。小餘六十二。爲天正戊戌朔。又推冬至積日七千五百一十二。小餘一千五百一十二。爲丙辰日。天正經朔後之七日也。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于朔大小餘。則爲地正庚辰朔。乃商之正月也。 後爲成湯。方即世崩沒之時。爲天子用事十三年矣。〔補注〕錢大昕曰。伐桀之世乃入甲辰統第七十六章之第七年也。又十三年閏餘分盡。則朔旦冬至之歲也。 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辰統七十七章首也。置上元至伐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加湯用事十三年。共得十四萬一千四百九十三歲。滿元法去之。餘二千九百八十三歲。滿統法又去之。餘一千四百四十四。爲入甲辰統年。以章歲除之。得七十六。算外得七十七章首。積月一萬七千八百六十。無閏餘。積日五十

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十九。得殷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成蓉鏡曰：置入甲辰統歲數一千四百四十四，以歲餘八千八十乘之，得一千一百六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盈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得一。冬至積大餘七千五百八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三百六十一。知商十二月乙丑冬至。又曰：世經推商周漢初朔旦冬至，於例當兼用求正月朔、求冬至二術。錢氏惟則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則然，餘第用求朔一術而已。李氏并删此事，今依術補之。故書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補注〕錢大昕曰：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無伊訓，孔氏壁中古文有之。向歆校理秘書，得見中古文及平帝時古文尚書立于學宮，此三統歷所引伊訓、武成、畢命，皆真古文也。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與此所引不同，以此決其僞也。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如淳曰：覲禮，諸侯覲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補注〕吳仁傑曰：案儀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此蓋明堂之制也。鄭康成但以爲會盟之儀，失明堂所以祀上帝及五帝，而因以覲諸侯者也。今知其爲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爲明堂，是知二五而不識十也。明堂者以其加方明於其上，壇而不屋，故曰明堂。宮謂壝土爲埒而已。荀卿書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使治可矣。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壇，加方明於其上，然則方明之爲明堂，先儒其知之矣。覲禮一篇，載明堂之制，爲宮爲門，爲壇高深廣袤，與夫神明之象，圭幣之儀，車旂之制，諸侯及上介之位，天子祀方明，拜日禮月，祭天，祭山丘陵，祭川，祭地之禮，莫不具備，且其制簡而易明，若舉而行之，使天下之人復見三代之盛禮，豈不甚可喜。仁傑紹興中嘗以先人治命爲圖以獻，今藏之祕府云。錢大昭曰：茀與紼同。禮記曰：唯祭宗廟爲越紼而行事。紼是引車索，言不以私喪廢公祀。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補注〕錢大昕曰：商以十二月爲正，故以天正

十一月爲十二月，以歷推之，是歲入地統一千四百四十四年，積月一萬七千八百六十，無閏餘，積日五十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十九，推得殷十二月乙丑朔冬至，同日入統七十七章首也。又曰，禮謂君即位踰年而改元，此稱太甲元年，則湯崩當在前年。但以此推之，則湯有天下至崩歿之時，止有十二年，不得又云十三矣。又按殷十二月，乃建子之月，在周則爲後年之正月，在殷則爲前年之十二月，冬至中氣必在建子之月，殷時章首朔旦冬至，常在年前十二月內，歷家步氣朔，以天正爲宗，或此太甲元年之天正，實湯崩年之十二月，歷家改其文以從算術，非經本文如此也。又曰，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孔穎達以爲私喪者卑，天地社稷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未葬之前，屬紼于輴，以備火災，祭天地社稷，須越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按王制云越紼，漢志云越茀，茀與紼古文通用。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然則方明之神，惟遇殷會同乃祀之，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帝嚳配（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禘者圜丘之祭，故知伊訓所云祀先王者，謂帝嚳也）不聞別祀方明。蓋逸伊訓所云祀先王者，謂冬至越茀圜丘配天之禮，其下云誕資有牧方明者，以湯崩未葬，嗣執摯至，特舉會同之禮，祀方明以盟之。有牧者，九州之牧伯，顧命太保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西方入應門右，其禮與此正相類。祀先王，祀方明，經文明明二事，劉子駿乃誤合爲一耳。 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爲孟統。〔補注〕錢大昕曰：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八歲，如統法而一，得九十二統，九十統爲三十元，餘盈二統，是天統地統歲數已終，天正甲申則爲人統之首也。李銳曰：孟統，甲申統也。至太甲元年入甲辰統一千四百四十四歲，加九十五歲得一千五百三十九歲，滿統法去之，爲入甲申統首。

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補注〕錢大昕曰：左宣三年傳文。 殷曆曰，當成湯方即世用事

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續志云，殷術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依殷術說，是年至獲麟積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以減開闢歲數，餘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八百為開闢至是年積年。以四分術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得六百五，適盡，是年入天紀甲子蔀首。終六府首。師古曰：府首，即蔀首。〔補注〕錢大昭曰：府、蔀聲相近。當周公五年，則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乙丑為甲子，計其年迺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補注〕李銳曰：距太甲元年，入甲辰統一千四百四十四歲，加一百七十一歲，得一千六百一十五歲，滿統法去之，餘七十六，為入甲申統年。以章歲除之，得四，算外為入五章首。積月九百四十，無閏餘，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大餘三十九，小餘一，得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成蓉鏡曰：錢氏失推，今案以統餘乘積年，得六十一萬四千八十，滿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三百九十九，大餘三十九，小餘十九，知冬至與經朔同日。以為甲子府首，皆非是。〔補注〕錢大昕曰：此譏殷曆之失也。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曆十四卷，漢元殷周諜曆十七卷，殷曆今不傳。續律曆志以張壽王曆即殷曆，則以九百四十為日法，與四分合。其推章蔀首比三統曆率後一日，至推殷商享國止四百五十八年，較三統少九章歲，則無稽之言，君子所不信也。蓋曆家以七十六歲為一蔀（四章曰蔀），三統曆亦謂之一紀。六蔀首凡四百五十六歲，加成湯十三年，為四百六十九年，除周受命十一年，則四百五十八也。殷以十二月為正，則天正當在十二月。殷曆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蓋誤以為用夏時也。自太甲元年至入孟統之歲，凡五章，入孟統又終四章，共百七十一歲，故知殷曆所推乃孟統後五章首也。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補注〕錢大昕曰：殷三十一王，依史記次之：湯一，外丙二，中壬三，太甲四，沃丁五，太庚六，小甲七，雍己八，太戊九，仲丁十，外壬十一，河亶甲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沃甲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陽甲十八，盤庚十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庚二十三，祖甲二十四，廩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十七，太丁二十八，帝乙二十九。

受辛三十，此有三十七耳。云三十一者，蓋後太丁書之。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補注〕錢大昕曰：四分歷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乾鑿度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蔀首，與四分不同。）凡紀首皆歲甲寅。（四分歷三紀爲一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而歲與日俱復其初。假如入元初紀首歲在甲寅，則次紀首甲戌，三紀首甲午，終而復始。孔氏謂紀首皆歲甲寅者，非也。乾鑿度、考靈耀、命歷序，歷元皆起甲寅。四分歷元起庚辰，惟此不同。）日甲子，卽以甲子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卽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周而復始，紀還然。（以上詩文王正義文也。續志所載四分歷與此正合。孔穎達誤以爲三統歷，非也。三統有元法、統法，無紀法，今改定作四分。）今自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以紀法除之，得八十六紀，餘有一千三百九十三歲，卽是入後紀之年。加百二十七歲，滿紀法而一，其後年爲八十八紀甲子蔀首也。四分之術，至後漢始行，今劉歆三統歷已著其說，豈西漢時先已有之歟？淮南天文訓所述甲寅元，與四分同。又曰四分上元在三統上元後九千三百六十七歲，詳差兩元又七年，若依東漢不用超辰之說，則元起丁巳歲，與周歷合。又依此歲數推僖公五年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亦與周歷合。李銳曰：置四分上元至伐桀歲數，加一百二十七歲，得十三萬二千二百四十，以四分術紀法一千五百二十除之，得八十七適盡，爲入八十八紀甲子府首，案此卽周術也。李濬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依劉歆說，伐桀至僖五年，積一千九十六歲，以減周術積年，餘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七十三，爲周術上元至伐桀積年。以此四分上元歲數減之，餘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

爲此四分上元在周術上元後之積年。以四分術元會四萬一千四十除之。得六十四適盡。是此四分上元日月閏積及月食並與周術上元同。故曰即周術也。

春秋曆。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統之二會首也。〔補注〕錢大昕曰。史稱劉子駿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故三統亦曰春秋歷。是歲入孟統二十八章首。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一百一歲。距統首五百一十三歲。恰滿一會之數。（會歲五百一十三。）故云孟統二會首也。置入統歲。求得積月六千三百四十五。無閏餘。積日十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大餘五十三。小餘二十七。知天正丁丑朔。又置入統歲。求得積日二千六百九十三。大餘五十三。小餘五百一十三。知冬至與經朔同日。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二十八章首也。置入統年以會歲五百一十三去之適盡。故云孟統二會首。後八歲。而武王伐紂。〔補注〕錢大昕曰。先儒推文王受命之年。其說有二。伏生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今本史記衍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十當作七。）其文與尚書傳微有不同。要亦七年崩也。鄭康成注洛誥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亦同伏生司馬遷以文王受命祇七年也。三統歷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古文武成篇。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東晉晚出古文也。）亦以受命爲九年。二說不同。按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此據觀兵而言也。又云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其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克商在十三年也。依劉歆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後二年觀兵。又二年克商。與書序洪範之文相應。史遷以受命七年。乃遷就其說云。九年東觀兵。十一年殺紂。鄭康成不從史北九年觀兵之說。而以文王崩後四年始觀兵。其實皆不然也。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皇甫謐推祀以文王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然則受命以前四十一年。並數受命九年。合五十年。與無逸正合矣。今三統歷。推文王四十二年爲章首。其後八歲而武王伐紂。則文王崩當在其後四歲。（除觀兵二年。伐紂二年。）追計受命之歲。當在文王之三十八年。又以

三統術推文王四十二年，歲在析木，非鶉火也。與謚所祀不同，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于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書傳史記俱以伐崇在改元之六年，故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爲火，必書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木塞水，是助倉精絕殷之象也。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孔穎達以爲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爲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歷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稽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三統歷推文王受命十三年，殷正月五日甲子殺紂，差一日。）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案乾鑿度又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歷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太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矣，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積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之言，是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法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以上並疑文王正義文。）按易緯並以文王受命入戊午蔀，以四分法推之，遇伐桀百二十七歲，而入後紀，又更四百八十五歲。（六蔀有二十九年。）而文王受命，又十三年，而武王克商，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凡六百二十五歲，較三統歷諸少校四歲，蓋四分之術，行於東漢，大率依倣緯書而爲之，孔穎達以爲三統歷者非也。三統以一蔀爲一紀，志載文王四十二年，丁丑朔旦冬至，則已入丁酉蔀二十年，非戊午蔀

矣。殷曆以成湯用事十三年爲紀首。終六府首。至周公攝政五年天正戊午朔旦冬至。始入戊午蔀。則文王受命之年。尚在己卯蔀。未到戊午蔀也。又曰孔穎達正義又云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推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惟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獨校諸本則無五字也。今按三統推武王伐紂之歲。歲在辛未而魯公元年。止距伐紂四百歲以超辰法推之。歲當在甲寅。非己未也。孔氏正義所云。與三統本術皆不合。一行大衍曆。又引三統以己卯爲克商之歲。葢沿東漢以後諸人之訛。以爲太極上元起庚戌。又不用超辰法。故斷以爲己卯。其實非是。 武王。〔補注〕先謙曰。以上文成湯及伯禹以上例之。武王應提行。 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補注〕王鳴盛曰。五德相代說出孔子。見後書鄭顗傳注引易乾鑿度。但孔子言三百四歲一德。漢志言一代一德。歷代運數短長不定。如夏商周傳世皆數百年。自無既定爲一德三百四歲後歷又更易一德之非。則孔子亦言其理而已。不必泥漢志是也。 天下號曰周室。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上不提行。 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補注〕錢大昕曰。置距算積年。以歲星歲數除之。得積終八十二。除去之。其餘四百一十三。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五萬九千八百八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數四百一十五。名曰積次。不盈數一百二十五。名曰次餘。積次盈十二去之。餘數七。起星紀算外。知歲在鶉火也。又以一次三十度乘次餘。得三千七百五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數二十六。名曰積度。積度起入次初度。算外命度自柳九度。算至張十二度。恰當二十六數。故知歲在張十三度也。以六十除積次。餘五十有五。起丙子算外。知歲在辛未。上溯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歲在己未。與孔氏詩正義所稱正合。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補注〕先謙曰。以下文故書序曰至作洪範例之。太誓上

嘗有作字案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史公用魯詩說）後七年崩（與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合）九年武王觀兵至盟津渡河會八百諸侯還師歸（齊世家云與太公作太誓）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乃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二月甲子昧爽（徐廣云一作正月齊世家同二字誤）武王至牧野乃誓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案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云十二月戊午者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古文書序據周正言史記用今文說仍諸殷正非有異義戊午距甲子七日不得懸隔兩月古文以戊午爲一月則甲子爲二月今文以戊午爲十二月則甲子爲正月也文王受命七年崩又二年爲九年所謂再期觀兵也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爲十一年書序史記大傳同此今文家三統術蓋據逸周書文王受命九年故云九年而崩以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還歸二年伐紂爲十三年即於是年訪箕子此古文說惟既以書序十一年伐紂爲觀兵復引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牧誓甲子昧爽之文牽連推算似有未合前人辨論至紛更詳見於此

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補注〕李銳曰距伐紂歲定次七次餘一百二十五各減十二得定次七次餘一百一十三命如上得文王受命之歲歲在鶉火

故傳曰〔補注〕錢大昭曰春秋外傳周語

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補注〕錢大昕曰孔安國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孔疏曰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知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誤文王受命而數

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泰誓正義。）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親見古文尚書。劉子駿亦親見古文。其所載太誓。似與今文同。然則今文太誓之非僞。悉矣。又曰國語韋注。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按以三統術推殷十一月辛酉朔。其月二十八日得戊子。歲在是也。推歲星所在。依法以見數。（一千五百八十三）乘積年。（十四萬二千一百九。）得數二億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七。如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而一。得定見數十三萬一百八十四。見餘五百九十五。不盈見數。知見在此年也。以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乘定見數。得數二十六億九千九百四十九萬五千四百二十四。如見中法而一。得積中一百七十萬五千三百三。中餘七百七十五。以元中（五萬五千四百四。）除積中。其餘爲中元餘四萬三千二百八十三。以十二除之。餘七。推得武王伐紂前年歲星見在大梁中鶉火之次。又以見閏分（一萬二千九十六。）乘定見數。得十五億七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四。以章歲乘中餘。得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并之得十五億七千四百七十二萬三百八十九。如見月法。（三萬七十七。）而一。得積閏月五萬二千三百五十六。月餘八千九百七十七。以積閏並積中。得積月一百七十五萬七千六百五十九。以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除之。其餘爲月元餘四萬四千五百九。以章月除之。其餘爲入章月數九十四。先除去兩閏月。以十二除之。餘八。推得星見在周正九月也。又以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乘中元餘。得數六十億六千八百五十萬六千九百九十。如元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大餘二十三。小餘六百七十九。推得大暑丁亥日。以月法乘月元餘。得一億六百四十六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如日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大餘二十九。小餘十九。推得九月癸巳朔。大暑在前月二十五日。又以中法乘中餘。得一億八百九十一萬七百五十。見中法乘中小餘。得一百七萬四千八百五十七。并之得一億九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七。盈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而一。得入中日十五。小餘三十五萬四千九百四十二。推得星見在大暑後十六日。入張二度奇。又以月法乘月餘。得二千一百四十七萬二千九百八十四。見月法乘月小餘。得五十七萬一千四百六十三。并之得二千二百四萬

四千四百四十七盈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而一得入月日九小餘十一萬八千三百十四以十二乘之不滿見月日法推得星見在九月十日壬寅加時在子也自星始見距十二月（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凡百六日應順行十九度十一分度三以十一分三與前度餘見月日法分十一萬八千三百十四（度餘本以見中日法爲母子母各三約之即變爲見月日法分以續後之加減）通分子母相并推得星在翼三度二千六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七分度之八百六十一萬一百六十五入鶉尾之次歌云在張十三度非也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舉大率言之耳今以五步推之自前年九月十日壬寅加時子大餘三十八（以朔大餘并入月日得此）小餘見月日法分之十一萬八千三百十四星始見張二度奇入次度十五（即入中日）度餘見月日法分之十一萬八千三百十四始順行是時星距張十三度十度見月日法分度之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三（以度餘減見月日法得此零分）其星行率日行十一分度二乃以二度通爲見月日法分爲一率十一日爲二率今所有距張十三度十度奇通分爲三率推四率得積日六十小餘兩見月日法分之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三距始見大餘加積日六十去之得大餘三十八二乘始見小餘加積日小餘得小餘兩見月日法分之二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十一推爲十一月十一日壬寅加時卯星至張十三度又以始見距張十四度十一度奇如法求得積日六十五小餘兩見月日法分之三百五十七萬一千二十與始見大小餘相加得大餘四十三小餘兩見月日法分之三百八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推爲十一月十六日丁未加時酉星處張十三度順一百二十一日行二十二度與始見大餘入次度相加得大餘三十九小餘見月日法分之十一萬八千三百十四入次度三十七度餘見月日法分之十四萬八千三百十四推爲克商之年周正月十三日癸卯加時子星前留翼六度奇凡二十五日至二月九日戊辰加時子大餘四小餘見月日法分之十四萬八千三百十四始逆行是時星距張十三度十度見月日法分度之十一萬八千三百十四其行率日行七分度一乃以見月日法爲一率七日爲二率今距張十三度十度奇通分爲三率推四率得積日七十小餘見月日法分之八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八與始逆大小餘相加得大餘十四小餘見月日法分之九十四萬六千五百十二推爲三月（上有閏二月故）二十日戊寅加時辰星處張十四度至張十三度加七日推爲三月二十七日乙酉加時辰星退張十三度至張十二度逆八十

四日，與始逆大餘相加，得大餘二十八，小餘見月日法分之十一萬八千三百十四，退十二度，與爾留度相減，得入次度二十五度，餘見月日法分之十四萬八千三百十四，推爲四月四日壬辰，加時子，星後留張十二度奇，留二十四日三分至四月二十八日丙辰，加時子，大餘五十二，小餘見月日法分之十一萬八千三百十五（五步日度分皆以見望日法爲母，故三除三分得一分，居後留小餘相加，得此。）復順行，是時星距張十三度，見月日法分度之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三，如法求得距日五，小餘兩見月日法分之一百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三，與復順大小餘相加，得大餘五十七，小餘兩見月日法分之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十三，推爲五月四日辛酉，加時卯，星至張十三度，又以復順距張十四度一度奇，如法求得距日十，小餘兩見月日法分之三百五十七萬一千二十，與復順大小餘相加，得大餘二，小餘兩見月日法分之三百八十萬七千六百五十，推爲五月九日丙寅，加時酉，星躔張十三度，然則是年歲星在張十三度者，惟三月戊寅以後七日，及五月辛酉以後五日有半，一爲逆行，一爲順行，先後僅十二日半，至前年十一月壬寅以後順行五日有半，又不在此歲內也。齊氏以此文之下即承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云云，誤以歲在鶉火亦在戊子之日，由不明歷術故也。

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補注〕李銳曰：歷下所推周正月大餘七，小餘二十九，減一月大小餘，得殷十一月大餘三十七，小餘六十七，得殷十一月辛酉朔，戊子月之二十八日，距正月合朔三日，小餘二十九，距正月合朔積度三百三十七度，餘四百二十一，減三度，度餘五百五十一，得戊子日夜半積度三百三十三度，餘一千四百九，命如法得戊子日夜半日在箕六度，度餘一千四百九，其日入箕七度。

故傳曰：日在析木。〔補注〕錢大昕曰：國語作析木之津，韋昭云：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閒爲漢津，卽戊子日日宿箕七度。推武王克商年前殷十一月戊子，距統首積日十九萬二百六十四，以統法乘之，得二億九千二百八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六，滿周天去之，餘數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六，盈統法得積度三百三十三度，餘一千四百九。推戊子日夜半日在箕六度，太強，加時在丑，入箕七度。

是夕也，月在房五度。〔補注〕李銳曰：戊子後一日己丑，距周正月合朔二日，小餘二十九，畱二日，以日法通之，得一百六十二，以小餘二十九并之，得一百九十一，以月周乘

之，得四萬八千五百一十四，以統法除之，得三十一度，度餘八百五，為己丑夜半至周正月合朔月行度分。以減合晨度三百三十七度餘四百二十一，得己丑夜半月行積度三百五度餘一千一百五十五，命如法，得己丑夜半月在心一度，是戊子之夕月在房五度也。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補注〕錢大昕曰：韋昭云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俱房五度。案三統歷推克商之歲周正月朔小餘二十九，合晨在箕十度四百二十二分，以月周乘朔小餘，得七千三百六十六（自夜半至合朔月行度分）。又以二萬五百七十四（月行每日所得度分）乘三日（戊子距辛卯三日），得六萬一千七百二十二，并之為六萬九千八十八，如統法而一，得四十四度一千三百七十二分，為自戊子日至辛卯合朔月行之度分，以減合晨度分，則戊子日夜半月在氐八度五百七十九分，其夕加時在亥，月行入房五度（每一時月行一度一百七十五分半）。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年五百二十一，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三，閏餘十八，其年有閏。積日十九萬二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二十九。得周正月辛卯朔。置積日以統法乘之，得二億九千二百八十二萬九百一十三，以十九乘小餘，得五百五十一，并之得二億九千二百八十二萬一千四百六十四，滿周天去之，餘五十一萬九千六十四，以統法除之，得積度三百三十七度，餘四百二十一，數起牽牛，算外得正月朔合辰在箕十度，距斗一度。

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補注〕錢大昕曰：韋昭云：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為十二月，夏為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案推是歲距統積日十九萬二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二十九，以統法乘積日，以十九乘小餘，并之為二億九千二百八十二萬一千四百六十四，滿周天去之，其餘五十一萬九千六十四，如統法得積度三百三十七度，餘四百二十一，推得日月合辰在箕十度，少距前斗一度有奇。

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古晨字也。其字從臼，臼音居玉反。〔補注〕錢大昕曰：案說文晨曟二字有別，晨夕之晨，从臼；曟為房星，从晶。當作曟，或省作晨。此晨星者，水星也，亦从臼。李銳曰：置上元至伐紂歲數，以復數二萬九千四十一乘之，得四十一億二千六百九十八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如歲數九千二百十六而一，得定復數四十四萬七千八百六，復餘七千三百七

十三以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乘定復數得四百九十五億二千三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五十二如見中法而一得積中一百七十萬五千三百四中餘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八除積中以元中去之中元餘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以十二去之餘八得歲見在戊紂鶉單處暑中鶉尾之次又以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乘定復數得二百八十八億八千八百八十六萬六百七十二以乘歲乘中餘得五十二萬六千七十二并之得二百八十八億八千九百三十八萬六千七百四十四如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而一得積閏月五萬二千三百五十六月餘四十四萬五千四百二十以積閏并積中得積月一百七十五萬七千六百六十置積月以元月去之月元餘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以章月去之餘入章月九十五先去兩閏月以十二去之餘九得歲見在十月又以中法乘中元餘得六十億六千八百六十四萬七千五百二十如元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三大餘五十三小餘二千六百九十九命甲子得丁巳處暑又以月法乘月元餘得一億六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二十如日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大餘五十八小餘六十二命甲子得十月壬戌朔又以中法乘中餘得三十八億九千九十九萬四千六百四十見中法乘中小餘得七千八百三十八萬一千六百五十九并之得三十九億六千九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九如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而一得入中日二十九小餘八千九十八萬九千六百八十六數起處暑中丁巳得歲見在處暑中三十日丙戌又置入中日命爲入次度數起鶉尾初張十八度得歲見在軫十一度又以月法乘月餘得十億六千五百四十四萬四千六百四十見月法乘月小餘得三千四百二十一萬二百九十八并之得十億九千九百六十五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如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而一得入月日二十四小餘二千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二數起十月朔壬戌得歲見在十月二十五日丙戌又置歲見中大餘五十三加入中日二十九小餘八千九十八萬九千六百八十六又加歲見伏六十五日小餘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小餘滿見中日法得一大餘盈六十去之得大餘二十八小餘六千八百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命甲子得壬辰夕見正月二日也又置入次度二十九度餘八千九十八萬九千六百八十六加歲見伏行星九十六度度餘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得積度一百二十五度度餘一億二千七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一十四積度滿鶉尾三十度去星三十一

度。大火三十度。析木三十一度。去之。餘入次度三。命起星紀初斗十二度。得夕見在斗十五度。癸巳。〔補注〕李銳曰。周正月三月。武王始發。丙午。〔補注〕李銳曰。正月十六日。還師。〔補注〕錢大昕曰。還當作逮。詩大明疏。引作逮師。戊午。〔補注〕李銳曰。正月二十八日。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補注〕李銳曰。入統年五百二十一。冬至積大餘二千七百三十五。大餘三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得己未冬至。月之二十九日也。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補注〕李銳曰。謂上夕見大餘二十八。加夕見見二十六日。得大餘五十四。命甲子得戊午。晨星夕伏冬至前一日也。又謂夕見入次度三。加夕見定行星二十六度。得入次度二十九。命起次初斗十二度。得夕伏在女七度。建星即斗。見在斗。伏在女。故曰歷建星牽牛。至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補注〕錢大昕曰。韋昭云。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亦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案推辰星始見。依法以復數（二萬九千四十二）乘積年。得四十一億二千六百九十八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如歲數（九千二百一十六）而一。得定復數四十四萬七千八百六。復餘七千三百七十三。以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乘定復數。得四百九十五億二千三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五十二。如見中法而一。得積中一百七十萬五千三百四。中餘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八。以元中除積中。其餘爲中元。餘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以十二除之。餘八。推武王伐紂前年辰星晨始見在處暑中。鶉尾之次。又以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乘定復數。得二百八十八億八千八百八十六萬六百七十二。以章歲乘中餘。得五十二萬六千七十二。相并得二百八十八億八千九百三十八萬六千七百四十四。如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而一。得積閏月五萬二千三百五十六。月餘四十四萬五千四百二十。以積閏并積中。得積月一百七十五萬七千六百六十。以元月除積月。其餘爲月元。餘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以章月除之。其餘入章月九十五。先除去兩閏月。以

十二除之。餘九。推得星見在周十月也。又以中法乘中元餘。得六十億六千八百六十四萬七千五百二十。如元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三。大餘五十三。小餘二千六百九十九。推得處暑丁巳日。以月法乘月元餘。得一億六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二十。如日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四百十八。大餘五十八。小餘六十二。推得十月壬戌朔。又以中法乘中餘。得三十八億九千九十九萬四千六百四十。見中法乘中小餘。得七千八百三十八萬一千六百五十九。幷之得三十九億六千九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九。如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而一。得入中日二十九。小餘八千九十八萬九千六百八十六。推得星見在處暑後三十日入軫十一度奇。又以月法乘月餘。得十億六千五百四十四萬四千六百四十。見月法乘月小餘得三千四百二十一萬二百九十八。幷之得十億九千九百六十五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如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而一。得入月日二十四。小餘二千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二。推星見在十月二十五日丙戌。加時未也。于是置晨始見大餘二十二（以朔大餘。加入月日六十。去之得此。）小餘見中日法分之八千九十八萬九千六百八十六。（入月小餘。亦以見月日法爲母。子母各三乘之。即變爲見中日法分。以便後之加減。）加晨見伏六十五日。見中日法分之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小餘滿其法得一。大餘盈六十去之。得大餘二十八。小餘見中日法分之六千八百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四。推爲正月二日壬辰。加時午。水星夕始見。又置入次度二十九。（即入中日。）度餘見中日法分之八千九十八萬九千六百八十六。加晨見伏行星九十六度。見中日法分之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得一百二十五度。盈次度數去之。餘三度。度餘見中日法分之一億二千七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十四。推爲星始夕見在南斗十五度奇也。五步始見順疾。十六日兩見中日法分之見中日法（即二分日一。）以夕始見大餘。加十六日二乘。始見小餘。加小餘。盈其法。得一。得大餘四十五。小餘兩見中日法分之三百七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一。推爲十九日己酉。加時子。星始順遲。以始見入次度及度餘。加二十二度。據斗除斗分三千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五。（斗分本以統法爲母。今三乘見數以乘之。即變爲見中日法分。）實加二十一度。見中日法分之五十三萬九千九百四十二。得入次度二十四度。餘見中日法分之一億二千八百十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六。推爲星始順遲。在女二度奇。是時星距女八度初五度。見中日

法分度之五百九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一。其行率七日行六度。乃以六度通爲見中日法分爲一率。七日爲二率。今距女八度五度奇通分爲三率。推四率得五日小餘。六見中日法分之七億一千二百一萬九千七十二。以始順遲大餘加五日。得大餘五十。癸始順遲小餘。加小餘。得小餘六。見中日法分之七億二千三百三十九萬四千一百四十五。推爲二十四日甲寅。加時戌。星入天黿之次。滿七日。行六度。更始順遲大餘入次度相加。得大餘五十二。小餘兩見中日法分之三百七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一。入次度三十一度。餘見中日法分之一億二千八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六。推爲二十六日丙辰。加時子。星始留女八度奇。留一日。兩見中日法分之見中日法而旋。以之加始留入小餘。得大餘五十三。小餘兩見中日法分之一億三千七百八十七萬三千九百八十八。推爲二十七日丁巳。加時午。星始逆行。是時星距女八度。初見中日法分度之一億二千八百十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六。其行率日行二度。依上法求之。不滿法命爲小餘。與始逆小餘相加。得小餘兩見中日法分之二億六千六百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四。即推爲丁巳日。加時亥。星出天黿之次。滿一日。行二度。大餘五十四。小餘兩見中日法分之一億三千七百八十七萬三千九百八十八。推爲二十八日戊午。加時午。星退在女六度。見中日法分度之一億二千八百十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六。而伏。云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不云戊午伏者。蓋五星距日十五度以外而見。十五度以內而伏。若正當十五度。則在見伏之交。上云始見。言自此以後乃見。此竟云伏。則始伏在其前可知。云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者。言水星夕見。內自二十四日甲寅以後三日又一時。在天黿之次。以龍傳星在天黿也。戴云。伏天黿之首。與本術不合。又曰。推冬至日躔入統歲五百二十一年。求得積日二千七百三十五。大餘三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自甲申起算外得冬至己未日。

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月魄死死作月生魄死。是。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補注〕錢大昕曰。置天正朔大餘七。小餘二十九。以朔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加之。得大餘三十六。小餘七十二。推二月庚申朔也。又以朔大餘遞加。得閏月大餘六小餘三

十四，為庚寅朔。三月大餘三十五，小餘七十七，為己未朔。四月大餘五，小餘三十九，為己丑朔。孔穎達尚書正義以為三月庚申朔，與歷不合。

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

〔補注〕王引之曰：五字連讀（說詳經義述聞），三當為二。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為二月明矣。武成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

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

〔補注〕錢大昕曰：推閏月，置入統積年，以章月乘，得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五，滿章閏而一，得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三，閏餘十八。以十二乘閏餘，加章閏二，所得章中之數，知閏在二月後也。又曰：推中氣，置冬至大餘三十五，加中大餘三十。又以冬至小餘五百一十五三之，得一千五百四十五，加中小餘二千二十，大餘滿六十去之，得大餘五，小餘三千五百六十五，推得大寒在己丑日也。又以中大小餘轉加，小餘滿元法從大餘，得大餘三十六，小餘九百六十八，推得驚蟄在庚申日也。又曰：置四月朔大餘五，小餘三十九，以大餘十四，小餘六十二（即望策）加之，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得大餘二十，小餘二十，推得四月甲辰望，在十六日也。李銳曰：置上二月大餘三十六，小餘七十二，以一月大小餘累加之，得閏月大餘六，小餘三十四；三月大餘三十五，小餘七十七；四月大餘五，小餘三十九。又加大餘十四，小餘六十二，得四月望大餘二十，小餘二十，各命之，得閏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甲辰望。置上冬至大餘三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三乘小餘，得小餘一千五百四十五，以一中大餘三十，小餘二千二十加之，得大寒大餘五，小餘三千五百六十五，又加得驚蟄大餘三十六，小餘九百六十八，各命之，得己丑大寒，二月三十日也；庚申驚蟄，三月二日也。是無中氣者為閏。

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

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吕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祀馘，獻于廟而告祀也。馘耳曰馘。音居獲反。〔補注〕錢大昕曰：乙巳，月十七日。庚戌，月二十二日。辛亥，月二十三日。乙卯，月二十七日。案志三引武成，皆孔安國所獻壁中之眞古文，藝文志所謂中古文也。顏師古以其與後出古文不同，謂之今文尚書，不知伏生所授二十九篇無武成也。孔穎達以爲焚書之後有人假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案古文于平帝時，因劉歆之請，立于學官。歆號爲信古文，必不引僞非誤之歷譜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年五百三十二，積月六千五百八十，無閏餘，積日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七，得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又置入統年，以章歲除之，得二十八，整，爲入二十九章首。成蓉鏡曰：置入甲申統積年五百三十二，以章餘乘之，得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五百六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二千七百九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一百三十三，知屬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曆吕爲六年戊午，距煬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補注〕錢大昕曰：是歲入統積月六千六百四，閏餘十四，積日十九萬五千二十一，大餘二十、小餘六十七。推正月乙巳朔，以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遞加之，得二月大餘五十一、小餘二十九，爲乙亥朔。三月大餘二十，小餘七十二，爲甲辰朔。又曰：置二月朔大小餘，加大餘十四，小餘六十二，得二月望，爲庚寅，十六日也。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五百三十四年，積月六千六百四，閏餘十四，加積月一，共得積月六千四百五，積日十九萬五千

五十一。得二月大餘五十一。小餘二十九。加大餘十四。小餘六十二。得二月望大餘六。小餘一十。命甲申。得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補注〕李銳曰。置上二月大小餘。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得三月大餘二十。小餘七十三。命甲申。得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孟康曰。朏。月出也。音敷尾反。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補注〕王念孫曰。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采字疑當作令。是歲十二月戊辰晦。〔補注〕李銳曰。置上三月大小餘。其年有閏。加一月大小餘者十。滿去如法。得十二月大餘十六。小餘十六。命甲申。得十二月庚子朔。小餘在三十八已下。其月小。是戊辰爲十二月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補注〕錢大昕曰。孔穎達云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大。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案戊午蔀之說本諸緯候。與三統歷不合。(依三統術。是歲入丁酉蔀四十一年。)三統歷推是歲閏餘十四。閏當在九月後。孔疏亦以爲閏九月。但古人置閏有常率。如謂入戊午蔀五十六年。則是入章十八年。閏餘五。于法不當有閏矣。又孔氏推是歲朔日。徧以一大一小之例推之。今以大小餘相加。得三月甲辰朔大。(小餘三十二。)四月甲戌朔小。(小餘三十四。)五月癸卯朔大。(小餘七十七。)六月癸酉朔大。(小餘三十九。)七月癸卯朔小。(小餘一。)八月壬申朔大。(小餘四十四。)九月壬寅朔小。(小餘六。)閏月辛未朔大。(小餘四十九。)十月辛丑朔小。(小餘十一。)十一月庚午朔大。(小餘五十四。)十二月庚子朔小。(小餘一十六。)孔疏所推。未盡密合也。

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大。(小餘五十九。)

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補注〕李銳曰。置前年十二月大餘十六。小餘十六。加一月大小餘。得是年正月大餘四十五。小餘五十九。如法命之。得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師古曰。俾、使也。封之使爲諸侯。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師古曰。哉、始也。〔補注〕錢大昕曰。是歲距入統積年五百六十四。積月六千九百七十五。閏餘十五。積日二十萬五千九百七十七。大餘五十七。小餘六十二。推得正月辛巳朔大。二月辛亥朔小。（小餘二十五）三月庚辰朔大。（小餘六十八）四月庚戌朔小。（小餘三十）四月望旣在十六日乙丑。（小餘一十一）今云甲子哉生霸。豈望以前已可生霸耶。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五百六十四年。積月六千九百七十五。閏餘十五。加積月三。共得積月六千九百七十八。積日二十萬六千六十六。大餘二十六。小餘三十。得四月庚戌朔。加大餘十四。小餘六十二。得望大餘四十一。小餘十一。如法命之。得乙丑望。是甲子爲月之十五日。在望前一日。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師古曰。洮、盥手也。沬、洗面也。洮音徒高反。沬卽頮字也。音呼內反。〔補注〕錢大昭曰。沬、顧命作頮。馬融云。頮、頮面也。說文。沬、洒面也。从水未聲。頮、古文。說文無頮字。頮與古文沬相似。當卽頮字之譌。翌日。乙丑。成王崩。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五百七十六年。積月七千一百二十四。閏餘四。積日二十一萬三百七十七。正月大餘十七。小餘七十一。二月大餘四十七。小餘三十三。三月大餘十六。小餘七十六。四月大餘四十六。小餘三十八。五月大餘十六。無小餘。六月大餘四十五。小餘四十三。七月大餘十五。小餘五。八月大餘四十四。大餘四十八。得正月辛丑朔。二月辛未朔。三月庚子朔。四月庚午朔。五月庚子朔。六月己巳朔。七月己亥朔。八月戊辰朔。然則此文六月蓋八月之譌。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二年。〔補注〕先謙曰。官本月作有。是。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

春秋殷曆皆已殷。魯自周昭王已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已下爲紀。魯公伯禽。推卽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師古曰。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卽伯禽也。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美稱。言晉侯燮魯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師古曰。又紀此酋者。蓋欺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酋音在由反。〔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志凡某公某立皆係世本之文。其名或異者并記於下。則史記世家文也。如考公世本名就。世家名酋。微公世本名茀。世家作魏公濞。下俱放此。周壽昌曰。此因世家與世本名異。唯志之疑當日原皆如酋字及下之濞擢嗶戲等字。皆小字旁注。後人傳鈔誤入正文耳。考公世家。卽位四年。及煬公熙立。師古曰。及者兄弟相及。非子繼父也。下皆類此。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曆以爲丁酉。距微公七十六歲。師古曰。煬音弋向反。〔補注〕錢大昕曰。是歲入孟統三十三章首。距統首積年六百八。積月七千五百二十。無閏餘。積日二十二萬二千七十二。大餘十二。小餘八。知天正丙申朔旦冬至同日。成蓉鏡曰。設積年六百八。乘餘乘之。得四百九十一萬二千六百四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三千一百九十二。大餘十二。小餘一百五十二。知周正月丙申朔旦冬至。

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補注〕齊召南曰。案世家煬公六年。但此志上文旣曰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蔀首之歲。殷曆必有所據。作卽位六十年者是也。宋本誤作十六年。監本亦從而誤。以積年求之。煬公二十四年爲蔀首。又三十六年而薨。歷幽公十四年。至微公二十六年。復爲蔀首。恰符七十六歲之數。知本文作六十年無疑。卽世家亦於六字下脫十字耳。先謙曰。官本作十六年。不提行。子幽公宰立。幽公世家。卽位十四

年。及微公茀立。濞。師古曰、茀音弗、濞、古沸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爲丙子。距獻公七十六歲。〔補注〕錢大昕曰、微公、史記作魏公。是歲入孟統三十七章首、積年六百八十四、積月八千四百六十、無閏餘、積日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大餘五十一、小餘九、知天正乙亥朔成。蓉鏡曰、設積年六百八十四、旋餘乘之、得五百五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爲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三千五百九十一、大餘五十一、小餘一百七十一、知周正月乙亥朔旦冬至。世家。〔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 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翟立。擢。厲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殷曆以爲乙卯。距懿公七十六歲。〔補注〕錢大昕曰、是歲入孟統四十一章首、積年七百六十、積月九千四百、無閏餘、積日二十七萬七千五百九十、大餘三十、小餘十、知天正甲寅朔成。蓉鏡曰、設積年七百六十、旋餘乘之、得六百一十四萬八百、爲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三千九百九十、大餘三十、小餘一百九十、知周正月甲寅朔旦冬至。世家。〔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 獻公、即位五十年。〔補注〕齊召南曰、案世家作三十二年、又武公二年、世家作九年、與此文不符、又孝公二十七年、世家同、而年表云三十八年。 子愼公執立。嚊。師古曰、嚊音皮秘反、又音呼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呼作許。 愼公。世家。即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武公。世家。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戲。師古曰、戲音許宜反。 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曆以爲甲午。距惠公七十六歲。〔補注〕錢大昕曰、史記獻公三十二年、武公九年、與歷不合、懷、史記作沆。

嗅、史記作潗。是歲入孟統四十五章首。積年八百三十六。積月一萬三百四十。無閏餘。積日三十萬五千三百四十九。大餘九。小餘十一。知天正癸巳朔。成蓉鏡曰、以積年八百三十六。竝餘乘之。得六百七十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四千三百八十九。大餘九。小餘二百九。知周正月癸巳朔旦冬至。

世家。〔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魏公即位九年。兄子柏御立。〔補注〕錢大昕曰、柏御、國語史記俱作伯御。柏御。世家即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稱立。孝公。世家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補注〕梳世駿曰、皇、世家作弗。沒世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殷曆曰爲癸酉。距魏公七十六歲。師古曰、殷曆謂曰、皆下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是歲入孟統四十九章首。積年九百一十二。積月一萬一千二百八十。無閏餘。積日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大餘四十八。小餘十二。知天正壬申朔。成蓉鏡曰、以積年九百一十二。竝餘乘之。得七百三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四千七百八十八。大餘四十八。小餘二百二十八。知周正月壬申朔旦冬至。

世家。〔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補注〕錢大昕曰、息、世本作息姑。春秋疏釋文同。

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春秋。隱公。春秋即位。十一年。及桓公軌立。〔補注〕錢大昕曰、軌、史記作允。

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補注〕黃宗羲曰。伐紂之歲。據漢志推之。斷爲己卯歲。若依史記魯世家推之爲戊子歲。然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無一合者。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乃可得耳。錢大昕曰。此元年。謂曆元年也。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九歲。先謙曰。官本不提行。下至距元公七十六歲皆連文。

桓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莊公同立。

莊公。春秋。即位三十二年。子愍公啟方立。

愍公。春秋。即位二年。及釐公申立。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補注〕錢大昕曰。是歲距統首積年九百八十八。積月一萬二千二百二十。無閏餘。積日三十六萬八百六十七。大餘二十七。小餘十三。知天正辛亥朔。成蓉鏡曰。置積年九百八十八。章餘乘之。得七百九十八萬三千四百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五千一百八十七。大餘二十七。小餘二百四十七。知周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壬子。〔補注〕錢大昕曰。案隋志載春秋命曆序。魯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成公十二年。天正辛卯朔旦日至。昭公二十年。天正庚寅朔旦日至。並與殷曆合。案乾鑿度。考靈曜。命曆序。諸緯皆殷曆也。命曆序言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於後。距成公七十六歲。

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歲。〔補注〕錢大昕曰。案自上元盡僖公五年。得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歲。凡言距算者。皆外所求。則七十七歲當作七十六歲。得孟統五

十三章首。〔補注〕李銳曰。置入統年九百八十八。以章歲除之得五十二。算外爲入五十三章首。故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童謠云。〔補注〕先謙曰。童、官本作童是。丙子之辰。〔補注〕錢大昕曰。今本左傳無子字。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袀音均。又戈均反。振音之人反。〔補注〕錢大昕曰。左傳袀、作均。陸德明云字書作袀。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師古曰。賁音奔。焞音徒門反。又土門反。卜偃曰。〔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卜訛上。今改正。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補注〕李銳曰。丙子下當有朔字。滅虢。〔補注〕錢大昕曰。以上僖五年左傳文。言曆者曰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補注〕錢大昕曰。案杜注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孔疏云以三統曆推之此夜是月小餘蓋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今案三統曆自甲申統首數僖五年十一月積月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一。積日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九十二。無小餘。以統法乘積日得五億五千五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十八。滿周天去之。餘四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八。盈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二十四度。餘一千二百九十二。推周十二月丙子夜半。（無餘分故）日月合朔入尾十五度大強。孔氏以爲尾十四度。疑誤也。李銳曰。是年正月積日及小餘。加十一月積日三百二十四。小餘六十八。共得積日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九十二。大餘五十二。無小餘。得周十二月丙子朔。又以統法乘積日得五億五千五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十八。滿周天去之。餘四十九萬九千

九百二十八。盈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二十四度。餘一千二百九十二。得周十二月朔合晨在尾十五度。是歲。歲在大火。〔補注〕李銳曰。置距上元歲數。滿歲星歲數去之。餘八百八十。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二萬七千六百。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八百八十六。次餘十六。以十二除積次。餘十。得歲在大火。故傳曰。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師古曰。晉侯。獻公也。寺人。奄人也。披、其名也。蒲、晉邑也。公子重耳之所居。獻公用驪姬之讒。故令披伐之。而重耳懼罪出奔也。非見春秋左氏傳及國語。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師古曰。董因。晉史也。本周太史辛有之後。以董主史官。故為董氏。因其名也。〔補注〕錢大昕曰。外傳晉語文。韋昭云。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故晉有董史。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又曰。置距上元積年滿歲星歲數得積終八十二。除去之。歲餘八百八十。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二萬七千六百）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八百八十六。次餘十六。以十二除積次。餘數十。推是歲在大火也。又以三十乘次餘。（得四百八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三。起氐五度。算外則歲在大火氐八度也。後十二年。釐之十六歲。歲在壽星。〔補注〕李銳曰。置上定次十次餘十六。各加十一。得積次二十一。次餘二十七。積次十二去之。餘九。得歲在壽星。故傳曰。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五鹿。乞食於壄人。壄人舉甴而與之。〔補注〕錢大昭曰。甴。左氏傳作塊。說文。甴。正字。塊。或體字。子犯曰。天賜也。後十二年。必獲此土。歲復於壽星。必獲諸侯。〔補注〕錢大昕曰。晉語載子犯曰。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于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韋昭云。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之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以三統歷推。是歲積年一千十一。積月一萬二千五百四。積日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五十三。小餘七十五。推得僖二十八年。天正丁酉朔。其月十二日得戊申。非六

日也）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天正。時以夏正。故歲在鶉尾。歲復于壽星。謂晉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楚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五月。獻俘于王。王策命之以為侯伯。故得諸侯。案是歲距上元積算十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七。滿歲數去之。歲餘八百九十一。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二萬九千一百九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八百九十七。次餘二十七。以十二除積次。餘數九。推得是歲歲在壽星也。又以三十乘次餘。（得九百一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五。起軫十二度。算外歲在軫十七度也。

後八歲。莅之二十四年也。歲在實沈。秦伯納之。故傳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必獲諸侯。〔補注〕錢大昕曰。外傳晉語文。韋昭注。辰大火也。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案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五。歲滿歲數去之。歲餘八百九十九。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三萬三百五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九百五。次餘三十五。以十二除積次。餘數五。得是歲歲在實沈也。又以三十乘次餘。（得一千五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七。起畢十二度。算外歲在參一度也。李銳曰。置上定次九。次餘二十七。各加八。得積次十七。次餘三十五。積次滿十二去之。餘五。得歲在實沈。

春秋莅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文公興立。文公元年。距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正小雪。閏當在十一月後。〔補注〕錢大昕曰。推閏餘。置入統積年一千一十七。以章月乘之。得二十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于法應閏十一月。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一千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其年有閏。以十二乘閏餘。得一百五十六。加七者十一。得二百三十四。滿章中二百二十八。去之。餘六。置加數十一。數起冬至。算外得小雪。是閏在十一月後。又置積月加十。共得積月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八。積日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三十四。大餘三十四。小餘四十二。得十一月戊午朔。以一月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累加前大小餘。得閏月大餘四。小餘四。十二月大餘三十三。小餘四十七。如法命之。得閏月戊子朔。十二月丁巳朔。又是年冬至積大餘五千三百三十九。大餘五十九。小餘六百三十九。三乘小餘。得小餘一千九

百一十七。累以一氣。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加之。滿去如法。得霜降大餘三。小餘三千六百四十九。小雪大餘三十四。小餘一千五十二。知法命之。得丁亥霜降十一月三十日。戊午小雪十二月二日也。是無中氣者爲閏。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補注〕錢大昕曰。杜注云。于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孔疏云。杜以爲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于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案杜征南長歷。但爲經傳上下日月傳合成之。原無當于歷法。今以三統術推之。僖二十九年閏餘十六。宜有閏。僖三十年閏餘四。三十一年閏餘十一。俱無閏。三十二年閏餘十八。宜有閏。三十三年閏餘六。無閏。文公元年閏餘十三。宜有閏。二年閏餘一。無閏。杜氏長歷無一合者也。後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補注〕錢大昕曰。置入統積年一千二十二。以章月乘之。得二十四萬一百七十。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一萬二千六百四十。閏餘十。無閏（十二以上始有閏）

春秋文公即位十八年。子宣公倭立。師古曰。倭、音於危反。

宣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

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補注〕錢大昕曰。是歲距統首積年一千六十四。積月一萬三千一百六十。無閏餘。積日三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六。大餘六。小餘十四。知天正庚寅朔。成蓉鏡曰。置積年一千六十四。筭餘乘之。得八百五十九萬七千一百二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五千五百八十六。大餘六。小餘二百六十六。知周正月庚寅朔旦冬至。殷歷以爲辛卯。距定公七年七十六歲。〔補注〕李銳曰。

定公下。衍七年二字。

春秋成公即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補注〕錢大昕曰。是歲距統首積年一千九十七。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八。閏餘三。積日四十萬六百七十四。大餘五十四。小餘六十二。推得周正正月戊寅朔。二月戊申朔（小餘二十四）三月丁丑朔（小餘六十七）四月丁未朔（小餘二十五）五月丙子朔（小餘七十二）六月丙午朔（小餘三十四）七月乙亥朔（小餘七十七）八月乙巳朔（小餘三十九）九月乙亥朔（小餘一）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七年。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八。閏餘三。加積月八。共得積月一萬三千五百七十六。積日四十萬九百一十一。大餘五十一。小餘一。得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補注〕錢大昕曰。杜注云。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厤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補注〕李銳曰。從僖公五年歲星定次十。次餘十六。各加百一十。得積次一百二十。次餘一百二十六。積次滿十二去之適盡。得歲在星紀。故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補注〕錢大昕曰。襄二十八年左傳文。杜注云。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孔疏云。三統之厤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

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二除之（除積次也），得八十三，去之盡，是謂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于法亦入于玄枵也。

三十年，歲在娵訾。〔補注〕錢大昕曰：左傳歲在娵訾之日，其明年乃及降婁，是歲歲餘九百九十二，積次九百九十八，定次二，次餘一百二十八，推得歲在娵訾東壁九度太強，微弱加一，得明年歲在降婁胃三度太強也。

三十一年，歲在降婁。〔補注〕李銳曰：置上定次、空次餘一百二十六，各加二，得定次二，次餘一百二十八，是三十年歲在娵訾，又各加一，得定次三，次餘一百二十九，是三十一年歲在降婁。

是歲距辛亥百一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為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補注〕錢大昕曰：是歲謂襄三十年也，入統一千一百年，積月一萬三千六百五，閏餘五，積日四十萬一千七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三十三，推得正月辛卯朔小，二月庚申朔，其月二十四日得癸未（杜氏長歷推在二十三日誤）。又上推文公十一年，距入統一千二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七百二，閏餘七，積日三十七萬五千一百一，大餘四十一，小餘三，推其年正月乙丑朔小，二月甲午朔大（小餘四十六），三月甲子朔（小餘八），以晉用夏正，故絳縣人以為正月甲子朔。李銳曰：襄三十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年，積月一萬三千六百五，閏餘五，加積月一，共得積月一萬三千六百六，積日四十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大餘三十六，小餘七十六，得二月庚申朔，其月二十四日癸未，置積日，加二十四日，共得四十萬一千八百二十，為入統至是年二月癸未積日。又文公十一年入統一千二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七百二，閏餘七，加積月二，共得積月一萬二千七百四，積日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六十，大餘四十，小餘八，得夏正月甲子朔，置入統至癸未積日，以此積日減之，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六十甲子除之，得四百四十四，餘二十日，是得四百四十五甲子也。

故傳曰：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

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郤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則其日數也。孟康曰。下二畫佐就身也。師古曰。杜預云。亥字二畫在上。并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補注〕錢大昕曰。自文十一年盡襄三十年。實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者。文十一年夏正月是周三月。今襄三十年周二月。實夏十二月。尙未盈七十三年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春秋襄公卽位三十一年。子昭公稠立。昭公八年。歲在析木。十年。歲在顓頊之虛。玄枵也。〔補注〕錢大昕曰。昭八年距上元積歲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七。滿歲數去之。歲餘一千一。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五千一百四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一千七。次餘一百三十七。以十二除積次。餘數十一。推得歲在析木之津。又以三十乘次餘。（得四千四百一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二十八。推得歲在斗九度半也。又以次轉相得歲餘一千三。積次一千九。定次一。次餘一百三十九。推昭十年歲在玄枵危十五度弱。李銳曰。距襄三十一年歲星定次三。次餘一百二十九。昭公八年各加八。得定次十一。次餘一百三十七。歲在析木。十年又各加二。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一。次餘一百二十九。歲在元枵。十八年。距辛亥百三十一歲。五月有丙子戊寅壬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火。〔補注〕錢大昕曰。是歲距統首一千一百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閏餘五。積日四十萬八千七百七。大餘四十七。小餘十三。推天正辛未朔小。二月庚子朔大。（小餘五十六。）三月庚午朔小。（小餘一十八。）四月己亥朔大。（小餘六十一。）五月己巳朔小。（小餘二十三。）其月八日丙子。十日戊寅。十四日壬午也。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閏餘五。加積月四。共得積月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四。積日四十萬八千八百二十五。大餘四十五。小餘二十三。得五月己巳朔。其月八日丙子。十日戊寅。十四

日壬午。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六十章首也。錢大昕曰。是歲距統首一千一百二十一年。積月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五。無閏餘。積日四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大餘五。小餘三十五。得天正己丑朔。成蓉鏡曰。置積年一千一百二十一。策餘乘之。得九百五萬七千六百八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五千八百八十五。大餘五。小餘六百六十五。知周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盈一次矣。〔補注〕李銳曰。置僖公五年歲星定次十次。餘十六。各加百四十五。得積次一百五十五次。餘百六十一。次餘滿百四十四去之。加積次一。共得積次一百五十六。滿十二去之。盡。得歲在星紀次。餘滿法成一。故曰盈一次。故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補注〕錢大昕曰。孔穎達云。十一年傳稱萇弘對景王曰。歲在豕韋。書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一周。則二十五年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而此年數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千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書數滿此年。則得行天一周三統之曆。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前一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次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七。命起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由其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故此年在星紀也。（服虔注左傳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

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賈公彥云。案括地象。天不足于西北。則西爲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于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

春秋昭公卽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六十一蔀首也。錢大昕曰。是歲距統首積年一千一百四十。積月一萬四千一百。無閏餘。積日四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五。大餘四十五。小餘十五。知正月己巳朔。成蓉鏡曰。訛積年一千一百四十。僅餘乘之。得九百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以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五千九百八十五。大餘四十五。小餘二百八十五。知閏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歷曰爲庚午。距元公七十六歲。

春秋定公卽位十五年。子哀公將立。（補注）先謙曰。官本將作蔣。是。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十一月。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詩曰。七月流火。（補注）錢大昕曰。是年經書五月甲辰孟子卒。依正月朔爲癸卯推之。甲辰當在五月第四日。但旣有失閏。則甲辰當在三月第三日。然則杜氏謂失一閏者非矣。乃再失閏耳。孔氏又謂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者。亦非。十一年爲第六十二章首。則十二年不應置閏。閏當在十年十二月後也。依經冬十二月螽。爲十一月。實則九月。劉氏謂建申之月者是。春秋哀公卽位二十七年。自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六國春秋。（補注）先謙曰。官本

六下提行。 哀公後十三年。遜于邾。子悼公曼立。寧。悼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六十五章首也。錢大昕曰。是歲距統首一千二百一十六年。積月一萬五千四十。無閏餘。積日四十四萬四千一百四十四。大餘二十四。小餘十六。知正月戊申朔。成蓉鏡曰。置積年一千二百十六。策餘乘之。得九百八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六千三百八十四。大餘二十四。小餘三百四。知周正月戊申朔旦冬至。 殷曆曰爲己酉。距康公七十六歲。元公世家。即位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顯。穆公世家。即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恭公世家。即位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補注〕錢大昕曰。毛。史記作屯。 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六十九章首也。錢大昕曰。是歲距入統積年一千二百九十二。積月一萬五千九百八十。無閏餘。積日四十七萬一千九百三。大餘三。小餘十七。知天正丁亥朔。成蓉鏡曰。置積年一千二百九十二。策餘乘之。得一千四十三萬九千三百六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六千七百八十三。大餘三。小餘三百十三。知周正月丁亥朔旦冬至。 殷曆曰爲戊子。距緡公七十六歲。師古曰。緡讀與愍同。下皆類此。 康公。〔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至八百六十七歲皆連文。 世家。即位九年。子景公偃立。〔補注〕錢大昕曰。偃。史記作匽。 景公。世家。即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補注〕錢大昕曰。旅。史記作叔。誤。 平公。世家。即位二十年。〔補注〕錢大昕曰。史記作三十二年。子緡公賈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

寅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七十三章首也。錢大昕曰，是歲距入統積年一千三百六十八，積月一萬六千九百二十，無閏餘，積日四十九萬九千六百六十二，大餘四十二，小餘十八，知天正丙寅朔。成蓉鏡曰，置積年一千三百六十八，策餘乘之，得一千一百五萬三千四百四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七千一百八十二，大餘四十二，小餘三百四十二，知周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曆曰爲丁卯，距楚元七十六歲。

魯公世家即位二十三年，子頃公讎立。〔補注〕錢大昕曰，頃，史記作傾。頃公表十八年，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滅周。

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補注〕錢大昕曰，周三十六王，以史記次之，武王一，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共王六，懿王七，孝王八，夷王九，厲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王十三（五十一年），桓王十四（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十五年），釐王十六（五年），惠王十七（二十五年），襄王十八（三十二年），頃王十九（六年），匡王二十（六年），定王二十一（二十一年），簡王二十二（十四年），靈王二十三（二十七年），景王二十四（二十年），悼王二十五（未踰年），敬王二十六（四十二年），元王二十七（八年），定王二十八（二十八年），哀王二十九（立三月），思王三十（立五月），考王三十一（十五年），威烈王三十二（二十四年），安王三十三（二十六年），烈王三十四（十年），顯王三十五（四十八年），愼靚王三十六（六年），赧王三十七（五十九年），實三十七王。

秦伯。師古曰，伯讀曰霸，其下亦同。昭公。〔補注〕先謙曰，官本公作王，是。本紀無天子五年。〔補注〕沈欽韓曰，史記正義，周王赧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此則專指秦昭也。六國表昭王後王赧五年卒。

孝文王。〔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至五世四十九歲皆連文。本紀即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爲家人，周滅後六年也。莊襄

王本紀。即位三年。

始皇本紀。即位三十七年。

二世本紀。即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歲。漢高祖皇帝。著紀。〔補注〕先謙曰。官本漢下提行。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文不必有年字疑衍。歲在大棣之東井二十二度。

〔補注〕全祖望曰。大棣之名。不見於十二分野。鄭氏賈孔諸書分野。無及之者。但以漢高即位之年在午考之。史記天官書有云敦牂歲陰在午。星在酉。歲陰者。太歲也。即所謂鶉首之六度也。其云星者。歲星也。殆所謂大棣之東井二十二度也。然則大棣即壽星之垣。不知古人何以皆缺之。蓋十二分野間多別名。如元枵一名顓頊之虛。大火一名閼伯之虛。娵訾一名孟陬。則壽星或亦一名大棣。但祇見於此。更無可考。王念孫曰。案二十二度當爲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井十六度。然則鶉首之六度。井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補注〕錢大昕曰。六度當作七度。置積年。以歲星歲數去之。餘一千三百二十九。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九萬二千七百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一千三百三十八。次餘三十三。以十二去積次。餘數六。命星紀。算外得歲在鶉首也。以三十乘次餘。（得九百九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六。起井十六度。算外得歲在東井二十二度。太強。實鶉首之七度。今本七作六。誤也。歲星在天右行。太歲在地左行。與斗建相應。故歲星在未。（鶉首未宮。）太歲必在午也。以六十除積次。餘十有八。起丙子。算外得歲在甲午也。

八年。〔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至高帝即位十二年連文。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距入甲申統七十七章首也。錢大昕曰，漢初用秦正，以夏十月爲正月，冬至當在二月，此云十一月，據太初追改時月并之。是歲距入統積年一千四百四十四，積月一萬七千八百六十，無閏餘，積日五十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十九，知天正乙巳朔。成蓉鏡曰，置積年一千四百四十四，歲餘乘之，得一千一百六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七千五百八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三百六十一，知漢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補注〕先謙曰，劉歆元王後，故兩附著之。故殷歷㠯爲丙午，距元朔七十六歲。

著紀，高帝即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即位七年。

高帝，著紀即位八年。〔補注〕錢大昭曰，帝字誤，監本閩本皆作后。先謙曰，官本作后。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即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即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申統八十一章首也。錢大昕曰，是歲距入統積年一千五百二十，積月一

萬八千八百無閏餘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無大餘小餘二十知天正甲申朔成蓉鏡曰置積年一千五百二十策餘乘之得一千二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七千九百八十無大餘小餘三百八十知漢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

殷歷以爲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

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至即位五十四年皆連文

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 〔補注〕齊召南曰案元史三統積年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一與此文異又案前文曰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又不同也 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 師古曰敦音頓〔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敦頓也 正月歲星出婺女 〔補注〕錢大昕曰置積年以元法除之盡推爲入元甲子統首日月皆無餘分又置積年以歲星歲數去之歲餘一千三百四十一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二十萬七千四百九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一千四百四十次餘一百三十五以十二除積次無餘數則歲在星紀也又以三十乘次餘（得四千五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二十八起斗十二度算外歲則婺女六度也以六十除積次無餘分知太歲復于丙子故云歲名困敦也又曰推星見術以歲星見數乘上元積年（置距算年加一）得二億二千六百五十七萬一千六百二十四如歲數而一得定見數十三萬一千一百十七見餘一千四百四十八不盈見數是見在本年也以見中分乘定見得二十七億一千八百八十四萬二千一百十二如見中法而一得積中百七十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五中餘三十七以元中除積中餘數一推得星始見在大寒中玄枵之次也又以見閏分乘定見得十五億八千五百九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二以章歲乘中餘得七百三并之得十五億八千五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如見月法而一得積閏月五萬二千七百三十一月餘一千六百四十八以積閏并積中得積月百七十七萬二百五十六以元月除之餘數一推得星

見在歲前十二月也。是歲係入元第一年天正甲子朔旦。中朔俱無餘分。故置不求。即命大寒爲甲午日中小餘二千二十。命十二月癸巳朔小餘四十三。乃以中法乘中餘。得五百十九萬九千六百一十。以見中法乘中小餘得三百十九萬七千六百六十。并之得八百三十九萬七千二百七十。如見中日法。得入中日一。日餘一百八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又以月法乘月餘。得三百九十四萬二千十六以見月法乘朔小餘。得百二十九萬三千三百十一。并之得五百二十三萬五千三百二十七。如見月日法得入月日二。日餘三十六萬二千八百五十三。推得歲星始見在歲前十二月三日乙未。加辰丑。入婺女九度强。然則天正朔前後。歲星正在婺女六度。與日同次而伏也。始見時距婺女十二度末三度。見中日法分度之六百二十二萬一百五十二。（見中日法減入中小餘得此）其行率十一日行二度。乃以二度通爲見中日法爲一率。十一日爲二率。今距女十二度末之三度奇。通分爲三率。推四率得二十一日兩見中日法分之二百六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三。以始見大餘。（朔大餘并入中日爲始見大餘）加二十一日得大餘五十二。兩始見小餘。（即入中日餘）加小餘。得小餘兩見中日法分之四百八十二萬三百九十一。推爲十二月二十四日丙辰。加辰卯。星甚女十二度。入虛一度。甄鸞正月歲星在女也。張文虎曰。案太初元年。六歷皆爲丁丑。而武帝詔以爲焉逢攝提格。此又云歲名困敦者。蓋皆承元封六年爲言也。元封六年。歲星在星紀。正月晨見。故謂之焉逢攝提格。其十一月。歲星與日同次。故謂之困敦。治歷起年前天正冬至。又漢初承秦。以年前十月爲歲首。故以太初元年。統於元封六年也。今依三統術推之。元封五年十一月庚子朔。（即元封六年。年前天正月也）十九日戊午冬至。日在星紀中牽牛初度。歲星在析木二十七度百四十四分之百三十三。當斗八度。在日後。去日十八度有奇。晨見三日後。當以前月與日同次。斗建亥。是元封五年。當名大淵獻也。自冬至順日行四十六日。日率十一分度二。元封六年正月己亥朔。初六日甲辰立春。日在陬訾。初危十六度。歲星在星紀斗六度。去日五十四度。歲次晨見。（凡隔次晨見皆日加丑時）斗建寅。天官書所謂攝提格之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自元封五年冬至前三日。歲星去日半次始見。至六年冬至前三日。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星行一次有奇。而入伏限。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即太初元年。年前天正月也）日在牽牛初度。歲星在婺女六度。在日前去日十四度。與日同次。斗建子。是元封六年。當名困敦也。伏限三十三日有奇。順日

行三度奇十二月癸巳朔初二日甲午大寒，日在玄枵中危初度，歲星在婺女九度，在日後去日半次晨見，順日行四十六日，日率十一分度二行星八度十一分之四，太初元年正月癸亥朔十八日庚辰雨水（三統術以雨水為二月節）日在降婁初奎五度，歲星在虛五度，去日五十二度，猶次晨見斗建卯，天官書所謂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在子，與婺女虛危晨出也，是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六日甲申小寒（十二月節）日在玄枵初婺女八度，歲星距初見三百四十日，次在危十二度，去日二十五度，在日前與日同次，斗建丑，是太初元年當名赤奮若也，夫既改用夏正，則紀年自當以正月為斷，而鄧平術定於太初元年五月，其年前亥子丑三月猶冠正月之前（武紀太初元年有十五月）當時未更定，故歆述三統，承其舊文，又特書正月歲星出婺女者，十二月十七日己酉立春入正月節，歲星猶在婺女十一度，明自此始為太初元年也。

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即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即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即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補注〕李銳曰，是歲入甲子統，五章首也。錢大昕曰，是歲入甲子統，積年七十六，積月九百四十，無閏餘，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大餘三十九，小餘一，推天正癸亥朔，成蓉鏡曰，既入甲子統，積年七十六，飯餘乘之，得六十一萬四千八十，盈統法得一，冬至積大餘三百九十九，大餘三十九，小餘十九，知漢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甲子，以為紀首，是歲也。

十月日食。〔補注〕錢大昕曰。置積月以二十三乘之。得二萬一千六百二十。盈百三十五而一。得積會百六十。除去之。不盈數二十爲會餘。加二十三者十一。并會餘。得二百七十三。盈百三十五又去之。其餘數三。是會在十月朔後也。故十月朔日食。非合辰之會。不得爲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補注〕錢大昕曰。凡紀首之歲。中朔交會分俱盡。今以三統術推是歲天正朔。距交分已過。（前月朔後入交）其十月朔日食。亦在交前。不正當交。于法不當爲紀首也。距建武七十六歲七字。班氏所增入。

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卽位十六年。〔補注〕先謙曰。官本不提行。

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卽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卽位六年。

平帝。著紀。卽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孫嬰爲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

盜襲帝位。〔補注〕錢大昕曰。自此以下。皆班氏所增入。非劉歆本文。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

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卽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補注〕先謙曰。志於更始稱帝。以光武先爲其臣也。云赤眉立宗室盆子。

滅更始帝明光武非以臣代君也。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光武皇帝，著紀。〔補注〕先謙曰：官本光武以下提行。以景帝後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補注〕張文虎曰：依前例，此改元建武下當有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旦冬至殷曆以爲癸卯十七字，與上元帝二年文相應，以終曆志。歲在鶉尾之張度。〔補注〕錢大昕曰：建武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五歲，以歲星歲數除之，盈餘一千五百五十九，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二十二萬六千五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一千五百六十九（次餘百十九）以十二除積次，餘數九，從星紀起算，外則歲在鶉尾也。又以六十除積次，餘數亦九，從丙子起算，外則太歲在乙酉也。志云歲在鶉尾之張度者，蓋以太初元年歲在星紀，距是歲一百二十八算，未盈超辰之限，故約略計之，以爲當在鶉尾耳。若以密率求之，則太初改元，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歲星已度諸星而入大火，即太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王莽傳，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蒼龍癸酉，八年，歲纏星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蒼龍庚辰，既明年，歲在實沈，蒼龍辛巳，據此推至光武建武元年，正當在壽星之次，此實算也。張文虎曰：錢氏推建武元年，歲星在壽星，則是前一年在鶉尾，疑此句當在上文更始二年下，錯簡在此。然求其次度，二十四度百四十四分之八十四，鶉尾起張十八度，今至二十四度，餘則已在軫五度，去張遠矣。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

三統術鈐（先謙曰：錢氏大昕作三統術衍三卷，復爲鈐一卷，今以附於後。）

元法鈐。		統法鈐。	
一	四六一七	一	一五三九
二	九二三四	二	三〇七八

三	一三八五一
四	一八四六八
五	二三〇八五
六	二七七〇二
七	三二三一九
八	三六九三六
九	四一五五三

章月餘.

一	二三五
二	四七〇
三	七〇五
四	九四〇
五	一一七五
六	一四一〇
七	一六四五
八	一八八〇
九	二一一五

月法餘.

一	二三九二
二	四七八四

三	四六一七
四	六一五六
五	七六九五
六	九二三四
七	一〇七七三
八	一二三一二
九	一三八五一

章歲餘.

一	一九
二	三八
三	五七
四	七六
五	九五
六	一一四
七	一三三
八	一五二
九	一七一

日法餘.

一	八一
二	一六二

三 七一七六
四 九五六八
五 一一九六〇
六 一四三五二
七 一六七四四
八 一九一三六
九 二一五二八

旋餘斜。

一 八〇八〇
二 一六一六〇
三 二四二四〇
四 三二三二〇
五 四〇四〇〇
六 四八四八〇
七 五六五六〇
八 六四六四〇
九 七二七二〇

周天斜。

一 五六二一二〇
二 一一二四二四〇

三 二四三
四 三二四
五 四〇五
六 四八六
七 五六七
八 六四八
九 七二九

三 一六八六三六〇
四 二二四八四八〇
五 二八一〇六〇〇
六 三三七二七二〇
七 三九三四八四〇
八 四四九六九六〇
九 五〇五九〇八〇

月周餘.

一 二五四
二 五〇八
三 七六二
四 一〇一六
五 一二七〇
六 一五二四
七 一七七八
八 二〇三二
九 二二八六

食法餘.

一 二三
二 四六

會歲餘.

一 五一三
二 一〇二六
三 一五三九
四 二〇五二
五 二五六五
六 三〇七八
七 三五九一
八 四一〇四
九 四六一七

朔望之會餘.

一 一三五
二 二七〇

三 六九
四 九二
五 一一五
六 一三八
七 一六一
八 一八四
九 二〇七

歲星見中法餘.(即見數.)

一 一五八三
二 三一六六
三 四七四九
四 六三三二
五 七九一五
六 九四九八
七 一一〇八一
八 一二六六四
九 一四二四七

歲星歲數餘.

一 一七二八
二 三四五六

三 四〇五
四 五四〇
五 六七五
六 八一〇
七 九四五
八 一〇八〇
九 一二一五

三 五一八四
四 六九一二
五 八六四〇
六 一〇三六八
七 一二〇九六
八 一三八二四
九 一五五五二

歲星見中分鈐.

一 二〇七三六
二 四一四七二
三 六二二〇八
四 八二九四四
五 一〇三六八〇
六 一二四四一六
七 一四五一五二
八 一六五八八八
九 一八六六二四

歲星見閏分鈐.

一 一二〇九六
二 二四一九二

三 三六二八八
四 四八三八四
五 六〇四八〇
六 七二五七六
七 八四六七二
八 九六七六八
九 一〇八八六四

歲星見月法餘。

一 三〇〇七七
二 六〇一五四
三 九〇二三一
四 一二〇三〇八
五 一五〇三八五
六 一八〇四六二
七 二一〇五三九
八 二四〇六一六
九 二七〇六九三

歲星見中日法餘。

一 七三〇八七一一
二 一四六一七四二二

三 二一九二六一三三
四 二九二三四八四四
五 三六五四三五五五
六 四三八五二二六六
七 五一一六〇九七七
八 五八四六九六八八
九 六五七七八三九九

歲星見月日法鈐。

一 二四三六二三七
二 四八七二四七四
三 七三〇八七一一
四 九七四四九四八
五 一二一八一一八五
六 一四六一七四二二
七 一七〇五三六五九
八 一九四八九八九六
九 二一九二六一三三

太白見中法鈐。（即復數。）

一 二一六一
二 四三二二

三　六四八三
四　八六四四
五　一〇八〇五
六　一二九六六
七　一五一二七
八　一七二八八
九　一九四四九

太白歲數餘.

一　三四五六
二　六九一二
三　一〇三六八
四　一三八二四
五　一七二八〇
六　二〇七三六
七　二四一九二
八　二七六四八
九　三一一〇四

太白見中分餘.

一　四一四七二
二　八二九四四

三　一二四四一六
四　一六五八八八
五　二〇七三六〇
六　二四八八三二
七　二九〇三〇四
八　三三一七七六
九　三七三二四八

太白見閏分餘。

一　二四一九二
二　四八三八四
三　七二五七六
四　九六七六八
五　一二〇九六〇
六　一四五一五二
七　一六九三四四
八　一九五五三六
九　二一七七二八

太白見月法餘。

一　四一〇五九
二　八二一一八

三 一二三一七七
四 一六四二三六
五 二〇五二九五
六 二四六三五四
七 二八七四一三
八 三二八四七二
九 三六九五三一

太白見中日法鈐.

一 九九七七三三七
二 一九九五四六七四
三 二九九三二〇一一
四 三九九〇九三四八
五 四九八八六六八五
六 五九八六四〇二二
七 六九八四一三五九
八 七九八一八六九六
九 八九七九六〇三三

太白見月日法鈐.

一 三三二五七七九
二 六六五一五五八

三　九九七七三三七
四　一三三〇三一一六
五　一六六二八八九五
六　一九九五四六七四
七　二三二八〇四五三
八　二六六〇六二三二
九　二九九三二〇一一

鎮星見中法餘。（卽見數。）

一　四一七五
二　八三五〇
三　一二五二五
四　一六七〇〇
五　二〇八七五
六　二五〇五〇
七　二九二二五
八　三三四〇〇
九　三七五七五

鎮星誤數餘。

一　四三二〇
二　八六四〇

三　一二九六〇
四　一七二八〇
五　二一六〇〇
六　二五九二〇
七　三〇二四〇
八　三四五六〇
九　三八八八〇

鎮星見中分鈐.

一　五一八四〇
二　一〇三六八〇
三　一五五五二〇
四　二〇七三六〇
五　二五九二〇〇
六　三一一〇四〇
七　三六二八八〇
八　四一四七二〇
九　四六六五六〇

鎮星見閏分鈐.

一　三〇二四〇
二　六〇四八〇

三 九〇七二〇
四 一二〇九六〇
五 一五一二〇〇
六 一八一四四〇
七 二一一六八〇
八 二四一九二〇
九 二七二一六〇

歲星見月法餘.

一 七九三二五
二 一五八六五〇
三 二三七九七五
四 三一七三〇〇
五 三九六六二五
六 四七五九五〇
七 五五五二七五
八 六三四六〇〇
九 七一三九二五

歲星見中日法餘.

一 一九二七五九七五
二 三八五五一九五〇

三　五七八二七九二五
四　七七一〇三九〇〇
五　九六三七九八七五
六　一一五六五五八五〇
七　一三四九三一八二五
八　一五四二〇七八〇〇
九　一七三四八三七七五

鎭星見月日法餘.

一　六四二五三二五
二　一二八五〇六五〇
三　一九二七五九七五
四　二五七〇一三〇〇
五　三二一二六六二五
六　三八五五一九五〇
七　四四九七七二七五
八　五一四〇二六〇〇
九　五七八二七九二五

熒惑見中法餘.（卽見數.）

一　六四六九
二　一二九三八

三　一九四〇七

四　二五八七六

五　三二三四五

六　三八八一四

七　四五二八三

八　五一七五二

九　五八二二一

熒惑歲數餘。

一　一三八二四

二　二七六四八

三　四一四七二

四　五五二九六

五　六九一二〇

六　八二九四四

七　九六七六八

八　一一〇五九二

九　一二四四一六

熒惑見中分餘。

一　一六五八八八

二　三三一七七六

三　四九七六六四
四　六六三五五二
五　八二九四四〇
六　九九五三二八
七　一一六一二一六
八　一三二七一〇四
九　一四九二九九二

熒惑見閏分餘。

一　九六七六八
二　一九三五三六
三　二九〇三〇四
四　三八七〇七二
五　四八三八四〇
六　五八〇六〇八
七　六七七三七六
八　七七四一四四
九　八七〇九一二

熒惑見月法餘。

一　一二二九一一
二　二四五八二二

三　三六八七三三

四　四九一六四四

五　六一四五五五

六　七三七四六六

七　八六〇三七七

八　九八三二八八

九　一一〇六一九九

熒惑見中日法餘。

一　二九八六七三七三

二　五九七三四七四六

三　八九六〇二一一九

四　一一九四六九四九二

五　一四九三三六八六五

六　一七九二〇四二三八

七　二〇九〇七一六一一

八　二三八九三八九八四

九　二六八八〇六三七五

熒惑見月日法餘。

一　九九五五七九一

二　一九九一一五八二

三　二九八六七三七三
四　三九八二二一六四
五　四九七七八九五五
六　五九七三四九四六
七　六九六九〇五三七
八　七九六四六三二八
九　八九六〇二一一九

歲辰見中法餘。（即復數。）

一　二九〇四一
二　五八〇八二
三　八七一二三
四　一一六一六四
五　一四五二〇五
六　一七四二四六
七　二〇三二八七
八　二三二三二八
九　二六一三六九

辰星歲數餘。

一　九二一六
二　一八四三二

三 二七六四八
四 三六八六四
五 四六〇八〇
六 五五二九六
七 六四五一二
八 七三七二八
九 八二九四四

辰星見中分餘.

一 一一〇五九二
二 二二一一八四
三 三三一七七六
四 四四二三六八
五 五五二九六〇
六 六六三五五二
七 七七四一四四
八 八八四七三六
九 九九五三二八

辰星見閏分餘.

一 六四五一二
二 一二九〇二四

三　一九三五三六

四　二五八〇四八

五　三二二五六〇

六　三八七〇七二

七　四五一五八四

八　五一六〇九六

九　五八〇六〇八

辰星見月法數。

一　五五一七七九

二　一一〇三五五八

三　一六五五三三七

四　二二〇七一一六

五　二七五八八九五

六　三三一〇六七四

七　三八六二四五三

八　四四一四二三二

九　四九六六〇一一

辰星見中月法數。

一　一三四〇八二二九七

二　二六八一六四五九四

三　四〇二二四六八九一
四　五三六三二九一八八
五　六七〇四一一四八五
六　八〇四四九三七八二
七　九三八五七六〇七九
八　一〇七二六五八三七六
九　一二〇六七四〇六七三

辰星見月日法餘.

一　四四六九四〇九九
二　八九三八八一九八
三　一三四〇八二二九七
四　一七八七七六三九六
五　二二三四七〇四九五
六　二六八一六四五九四
七　三一二八五八六九三
八　三五七五五二七九二
九　四〇二二四六八九一

元中餘.

一　五五四〇四
二　一一〇八〇八

三　一六六二一二
四　二二一六一六
五　二七七〇二〇
六　三三二四二四
七　三八七八二八
八　四四三二三二
九　四九八六三六

元月餘。

一　五七一〇五
二　一一四二一〇
三　一七一三一五
四　二二八四二〇
五　二八五五二五
六　三四二六三〇
七　三九九七三五
八　四五六八四〇
九　五一三九四五

中法餘。

一　一四〇五三〇
二　二八一〇六〇

三	四二一五九〇
四	五六二一二〇
五	七〇二六五〇
六	八四三一八〇
七	〇九八三七一〇
八	一一二四二四〇
九	一二六四七七〇

二十八宿餘.

牛	虛	室	奎	胃	畢	參	鬼	星	翼	角	氐
〇〇〇	〇二〇	〇四七	〇七二	一〇〇	一二五	一四三	一八五	二〇四	二二九	二六四	二八五

女	危	壁	婁	昴	觜	井	柳	張	軫	亢	房
〇〇八	〇三〇	〇六三	〇八八	一一四	一四一	一五二	一八九	二一一	二四七	二七六	三〇〇

心　三〇五　尾　三一〇
箕　三二八　斗　三三九

三統術衍補。（先謙曰。董氏祐誠撰。不便分注正文下。並附於此。）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冬至無餘分。　以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爲歲實。以千五百三十九爲中日法。

天正朔無餘分。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爲朔實。以八十一爲朔日法。

甲子無餘分。　甲子六十。

交會無餘分。　一食五月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

歲星距始見一歲又千五百八十三分歲之十。　一見一歲又千五百八十三分歲之百四十五。（歲星一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以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爲母。以母通作分。以減天數。如見中日法變分去之。滿一歲。餘分約命之。五星並同。）

太白距始見一歲又二千一百六十一分歲之五百六十六。　一復一歲又二千一百六十一分歲之千二百九十五。

鎭星距始見一歲又四千一百七十五分歲之十。　一見一歲又四千一百七十五分歲之百四十五。

熒惑距始見一歲又六千四百六十九分歲之五千八百七十。　一見二歲又六千四百六十九分歲之八百八十六。

辰星距始見二萬九千四十一分歲之六千一百八十三。　一復二萬九千四十一分歲之九千二百一十六。

甲子朔旦冬至。此當時實測也。五步皆郞據本法推之。其數當亦由推測而得。然後以算術緣之也。

求章歲章閏。

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об從中日法。得四萬五千四百四十八爲定母。以一歲閏餘萬六千七百四十四爲奇數。（以朔虛分亦

變從中日法。得五日九百六十九分。加氣盈分五日三百八十五分。並通爲分。則閏餘分也。）列之。

四　八〇商二
四　四六
七　四九
六　五一
一│四一
一│二
四　〇二商二
八　六九
七　九三
四　一二
　　一
三│八
二　二減盡商一
九　九
三　三
二　二
十一│十九

商一四四　〇
四八　六
七七　九
六四　一
一│一
三│二
商一四二相等　二
八九　九
七三　三
四二　二
十一│八

求得等數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減盡左行數爲十九。以等數約奇數。得七爲章閏。其左行數十九。卽章歲爲冬至與天正朔同日。無閏餘。

求統歲。
以中日法千五百三十九爲定母，以十九歲之冬至小餘千一百五十九爲奇數。（十九乘歲餘三百八十五，滿中日法去之，則小餘也。）列之。

九　九〇商一　商三九九　〇
五　三八　五一　八
一　五三　一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一
九　〇九商十九
一　八一相等　商一九減盡　九
三　一　一
四　七十七　八十一　七十七

求得左行數爲八十一，以乘章歲，得千五百三十九，卽統歲爲冬至與天正朔同在日首，無小餘。
求元歲。
以甲子六十爲定母，以千五百三十九歲之冬至大餘四十爲奇數。（周天以統法爲母，故卽爲一統之日數，滿六十去之，則大餘也。）列之。

〇　〇〇商一　商一〇〇相等　〇
四　六一　四二　二
一　一　二　一
〇　〇減盡商一

二　　二
一一
二　　三

求得左行數爲三．以乘統歲．得四千六百一十七．即元歲爲冬至．與天正朔同在甲子日首．無大餘．無小餘．（凡有歲餘．即可徑求統法元法．茲必由章歲遞求者．欲其與朔分齊同也．三統術太初元年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即爲元首．故不更求入元歲．）

求交會．

以一食之分母二十三爲定母．分子二十爲奇數．列之．

○	三三商一	商六○二	三
一	二	二	
一	一	七	一
二	三一商一	商一二一相等	一
七	八	十五	八
一	一減盡商一		
十五	二十三		

求得等數爲一．左行數仍爲二十三．遂以二十三乘五月內子二十．得百三十五．即朔望之食．爲交分．與朔分俱終．

又以章月二百三十五爲定母．朔望之食百三十五爲奇數．列之．

五	五○商一	商一五五	○
三	三○	三三	○
一	二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五	○○商二	商一五五	○

三　〇三　三　三
一　五　七　五
五　〇五商五相等
三　商一五減盡　五
七　四十　四十七　四十

求得等數爲五，左行數爲四十七，迺以四十七乘朔望之會，得六千三百四十五爲會月，其四十七即爲會數，既會月，以章歲乘之，章月除之，得五百一十三，即會歲爲會分與冬至分朔分皆終。

又以統歲爲定母，會歲爲奇數列之。

三　九三商二
一　三一相等　商一三減盡　三
五　五五　一　一
一　五　五
一　二　三　二

求得等數爲五百一十三，左行數爲三，以三乘會歲，仍得千五百三十九爲會分，冬至分，朔分，小餘皆終，與統法等，三乘之，即元歲四千六百一十七，而交會亦復於甲子。（太初元年爲元首，亦不更求入會歲。）

求歲星大周及入大周歲

以千五百八十三爲定母，百四十五爲奇數，列之。

五　三三商十
四　八三　▲　商一五二　三

一　五一
一　一
一　十
二　三一商十一
一　三
十一　百三十一
一　一減盤商一
千四百五十二　千五百八十三

四一　三
一　一
十一　十
商十一二一相等　一
一
千四百五十二　百三十一

求得等數爲一。減盤左行數，仍得千五百八十三，即爲歲星見數。以通一見一歲又百四十五分，得千七百二十八，爲歲星大周歲數。

又以大周千七百二十八爲定母，見數千五百八十三爲寄數，列之。

三　八五商一
八　二四
五　七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五二商一
三　四一
一　一

商十三三　五
八三　四
五一　一
一
十一　一
商十一三一　二
三　一
一

十一　十二　百四十三　十二

求得左行乘積百四十三，以乘星距始見千五百九十三分（通分內子），得二十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九，滿大周去之，餘千四百三十一，爲歲星入大周歲。

求太白大周及入大周歲。

以二千一百六十一爲定母，千二百九十五爲奇數，列之。

五　一六　商一　商一　五九　六
九　六六　九二　六
二　一八　二四　八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九　六八　商二　商五十三　九五　八
二　六　二
四　八　四
二　五　二百六十七　五
五　八三　商一　商一　五二　三
二百六十七　二百七十二　五百三十九　二百七十二
二　三一　商一　商一　二一相等
五百三十九　八百一十一　千三百五十　八百一十一
一　一　減盡商一
千三百五十　二千一百六十一

求得等數爲一。減盡左行數。仍得二千一百六十一。卽爲太白復數。以通一復一歲又千二百九十五分。得三千四百五十六。爲太白大周歲數。

又以大周三千四百五十六爲定母。復數二千一百六十一爲奇數。列之。

一　六五　商一　商一　一六　五
六　五九　六六　九
一　四二　一八　二
二　三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六　五九　商一
六　九二　商二　六八　九
八　二四　六　二
一　八　四
二　三　八　三
八　九五　商五十三
二
四　商一　八三　五
八　四百二十七　四百三十五　四百二十七
三　五二　商一　商一　三一　二
四百三十五　八百六十二　千二百九十七　八百六十二

求得左行乘率千二百九十七。以乘星距始見二千七百二十七分。（通分內子）得三百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一十九。滿大周

去之餘千四百三十一爲太白入大周歲

求鎭星大周及入大周歲

以四千一百七十五爲定母百四十五爲奇數列之

五　五五　商二十八
四　七一　商一　五〇　五
一　一一　四三　一
四　一　一
一　二十八　一十九　二十八
〇　五五　商三
三　一二　商一　〇五　五
一　三　二
二十九　百一十五　百四十四　百一十五
五　五五　商四相等
二　商一　五減盡　五
百四十四　六百九十一　八百三十五　六百九十一

求得等數爲五減盡左行數得八百三十五即爲鎭星見數亦即以爲一歲之分以等數五約百四十五得二十九相加得八百六十四爲鎭星大周歲數而元術以四千三百二十爲大周四千一百七十五爲見數者欲以合小周乘除策之數實則鎭星行八百六十四歲凡八百三十五見已無餘分不待四千三百二十歲也

又以八百六十四爲定母八百三十五爲奇數列之

五　四九　商一　商二十八　五三　九

三　六二
八　八
一　一
三　九六　商一
二　二
二十九　三十
五　六一　商一
百一十九　百四十九

商三　三二　二
八
二十九　一
三五　六
二
百一十九　三十
商四　五一
七百一十五　百四十九

求得左行乘率七百一十五。以乘星距始見八百三十七分（星距始見、一歲又四千一百七十五分歲之十。通分內子。又以蔀數五約之）得五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五。滿大周八百六十四去之。餘五百六十七為鎮星入大周歲。

求熒惑大周及入大周歲。

以六千四百六十九為定母。八百八十六為奇數。列之。

六　九七　商七
八　六六
八　四二
六
一　七
五　七二　商三
八　六一
二

商三　六五　七
八八　六
八　二
二十二　七
商七　五一　二
八　一

二十二　七十三　五百三十三　七十二

一　二一　商十一相等　商一　一　減盡　一

五百三十三　五千九百三十六　六千四百六十九　五千九百三十六

求得等數爲一。減盡左行數仍得六千四百六十九，即爲熒惑見數。以通一見二歲又八百八十六分，得萬三千八百二十四，爲熒惑大周歲數。

又以大周萬三千八百二十四爲定母，見數六千四百六十九爲奇數，列之。

九　四六　商二

六　二八　商七　九七　六

四　八八　六六　八

六　三　四二　八

一　六

一　二　十五　二

七　六五　商三　商三　七二　五

六　八八　六一　八

二　八　二

十五　四十七　百五十六　四十七

二　五一　商七　商十一　二一　一

一　八　一

百五十六　千一百三十九　萬二千六百八十五　千一百三十九

求得左行乘率萬二千六百八十五。以乘星距始見萬二千三百三十九分。（通分內子。）得一億五千六百五十二萬二百一十五。滿大周去之。得四千八百八十七。爲熒惑入大周歲。

求辰星大周及入大周歲。

以二萬九千四十一爲定母。九千二百一十六爲奇數。列之。

六　一三　商三
一　四九
二　〇三
九　九一
　　二
一　三
八　三五　商一
五　九三
八　三五
　　一
十九　二十二
三　五二　商一
二　三一
三　五二
四十一　六十三
一　二一　商一
一　一〇

商六　六八　三
一五　九
二八　三
九　一
十九　三
商一　八三　五
五二　三
八三　五
四十一　二十二
商一　三一　二
二一　一
三一　二
百四　六十三
商一　一〇　一
一一　〇

一　二一　　一　一
百四　百六十七　　二百七十一　百六十七
〇　一一　商十　商九　〇一　紐等　一
一　〇　　一
二百七十一　二千八百七十七　　二萬六千一百六十四　二千八百七十七
一　一　減盡商一
二萬六千一百六十四　二萬九千四十一

求得等數爲一，減盡左行數，仍得二萬九千四十一，卽爲辰星復數。一復九千二百一十六分，卽爲辰星大周策數。

又以大周九千二百一十六爲定母復數，去大周之餘千三百九十三爲奇數，列之。

三　六八　商六　商一　三五　八
九　一五　九三　五
三　二八　三五　八
一　九　一
一　六　七　六
五　八三　商一　商一　五二　三
三　五二　三一　二
五　八三　五二　三
七　十三　二十　十三
二　三一　商一　商一　二一　一

一　二一　一〇　一
二　三一　二一　一
二十　三十三　五十三　三十三
一　一〇　商一　商十　一一　〇
〇　一一　〇　一
一　一　一
五十三　八十六　九百一十三　八十六

求得左行乘率九百一十三。以乘星距始見六千一百八十三分。得五百六十四萬五千七十九。蒲大周去之。餘四千八百八十七爲辰星入大周歲。

求太極上元及距上元歲。

以五星歲數列之。

歲星	太白	鎮星	熒惑	辰星
八	六	〇	四	六
二	五	二	二	一
七	四	三	八	二
一	三	四	三	九
			一	

連環求等歲星與太白求等。得千七百二十八。約太白爲二。與鎮星求等。得八百六十四。約鎮星爲五。與熒惑求等。得千七百二十八。約熒惑爲八。與辰星求等。得五百七十六。約辰星爲十六。又以太白二與鎮星五。求等得一。不約。與熒惑八求等。得二。約熒惑爲四。與辰星十六求等。得二。約辰星爲八。又以鎮星五與熒惑四辰星八求等。俱得一。不約。又以熒惑四與辰星八求等。得四。

約辰星爲二各爲定母列之.

歲星	太白	鎭星	熒惑	辰星
八	二	五	四	二
二				
七				
一				

以諸母連乘得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爲五星會終之歲.

以五星會終與章歲列之.

章歲	五星會終
九	〇
一	四
	二
	八
	三
	一

求等.得一.不約即以章歲乘五星會終.得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爲五星與日月會之歲.

以日月五星會歲與統法列之.

統法	日月五星會歲
九	〇
三	六

五　五
一　六
二
六
二

求等得五百一十三，約統法爲三，以乘日月五星會歲，得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爲日月五星與三統會之歲。

以日月五星三統會歲與元法列之。

元法	日月五星三統會歲
七	〇
一	八
六	六
四	九
	七
	八
	七

求等得千五百三十九，約元法爲三，以乘日月五星三統會歲，得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爲復於太極上元之歲。

以五星歲數與元法錯行列之。（上星歲數用八百六十四，以從簡易。）

熒惑	辰星	元法	太白	歲星	鎭星
四	六	七	六	八	四
二	一	一	五	二	六

八　二　六　四　七　八
三　九　四　三　一
一
遞環求等、熒惑與辰星、得四千六百八、約辰星爲二、與元法得二十七、約元法爲百七十一、與太白得三千四百五十六、約太白爲一、與歲星得千七百二十八、約歲星爲一、與鎭星得八百六十四、約鎭星爲一、次求環等熒惑與辰星得二、約辰星爲一、乘熒惑爲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四星既皆約爲一、無衍數元法又無餘、（甲子朔旦冬至故無餘分）可不求衍數、
迺徑以熒惑數與元法木數列之、
七　八三　商五
一　四六　商一　七四　三
六　六五　一五　六
四　七四　六　五
二　四　四
一　五　六　五
四　三七　商八十四
五　六二
五　商一　四七　相等　七
四　五二　二
六　五百九　五百一十五　五百九
求得等數爲二十七、乘率爲五百一十五、迺以熒惑數乘元法、約數百七十一、得四百七十二萬七千八百八爲衍母、（此卽日月五星元統會終之歲、而術作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者、術中鎭星歲數多五倍、故太極上元歲亦多五倍也）以乘率

　乘元法本數得二百三十七萬七千七百五十五。又以章數二十七約癸。恐入大周歲四千八百八十七。爲百八十一。乘之得四億三千三十七萬三千六百五十五。滿衍母去之得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爲太初元年距上元歲。

三統術詳說。（先謙曰。陳氏澧說中多倒亂志文。不便分注。亦附於後。）

黃鐘。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

統母　日法八十一。元始黃鐘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

　命一日爲八十一分。其云黃鐘自乘者。黃鐘九寸自乘得八十一。此借黃鐘爲說耳。其實則因月行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而與日會。故命一日爲八十一分也。

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

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月行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而與日會。爲月朔。以二十九日每日通爲八十一分。得二千三百四十九分。加入分子四十三。共得二千三百九十二分也。其云推大衍象者。借易數以爲說耳。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

　當時測定三百六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而日行一周天。以三百六十五日。每日通爲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得五十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五分。加入分子三百八十五。共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也。其云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者。先有周天之數。然後有章月之數。謂周天數由章月數而得。則先後倒置矣。章月乘月法。適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遂借以爲說耳。

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

會數四十七，參天九，兩地十，得會數。

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會數，得章月。

閏法十九，因爲章歲。合天地終數，得閏法。

章者，月朔與冬至同日也。一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與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兩數不齊，故以兩數展轉相減，皆餘十九，乃以十九乘八十一，得一千五百三十九，則兩分母齊同矣。又以十九乘分子四十三，得八百一十七，是爲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八百一十七。每月二十九日，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通之，得四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分，加入分子八百一十七，得四萬五千四百四十八分，爲一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乘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得五十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五，加入分子三百八十五，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爲一歲。兩數相乘，得二百五十五億四千七百二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分，則歲與月齊同矣。然其數太繁，故以兩數展轉相減，皆餘二千三百九十二，以除二百五十五億四千七百二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分，得一千零六十八萬零二百八十分，則歲與月已得齊同，是爲一章之分數。乃以一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除之，得十九，則爲章歲。以一月四萬五千四百四十八除之，得二百三十五，則爲章月也。十二箇月爲一年，以十九乘之，得二百二十八，以減章月二百三十五，餘七箇月爲十九歲有七閏也。十九歲七閏，而月朔與冬至同日，因謂十九爲閏法。其云閏法十九，因爲章歲，則倒置矣。云合天地終數得閏法，則假託易數也。其云五位乘會數，說見下。十九歲有二百三十五月，以十九除二百三十五，每歲得十二箇月又十九分月之七。

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

朔望之會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得朔望之會。

五月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食。者白道斜交於黃道。日月同至相交處。則日食。日行至此交。月行至彼交。則月食。每歲十二箇月又十九分月之七日。行黃道一周。必過兩交。是六箇月又三十八分月之七而一過交也。但黃白之交。以漸而移。當時測得五箇月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過一交。即以五箇月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為一食之限。其食不食。則不定也。必過交之日。值朔則日食。値望則月食。若日過交不值朔望。則日雖過交而月不過交。仍不食也。五箇月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食。以五箇月乘每月二十三分。為一百一十五分。加入分子二十。為一百三十五分而一食。然以每月二十三分除之不盡。乃以二十三乘之。為三千一百零五分。是為二十三食。以每月二十三除之。得一百三十五箇月也。

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于朔旦冬至。是為會月。

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以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

一章二百三十五箇月。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箇月。兩數不齊。以二百三十五與一百三十五相乘。得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五箇月。而冬至朔旦日食。皆齊同矣。然其數太繁。故以兩數輾轉相減。皆餘五。以除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得六千三百四十五箇月而冬至朔旦日食齊同矣。故六千三百四十五為會月也。以章月二百三十五除之。得二十七章。以章歲十九乘二十七。得五百一十三歲也。其云以會數乘朔望之會而得會月者。因章月與朔望之會兩數輾轉相減。得五。遂不以章月二百三十五與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相乘。而但以五除章月二百三十五。得四十七。以乘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即得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此省乘除之繁也。會數四十七。本由以五除章月而得之。其云參天九兩地十者。假託易數也。本以二百三十五與一百三十五輾轉減而得五。其云五位者。亦假託易數也。本先有章月之數。後乃以五除之。而得會數。其云以五位乘會數得章月。亦倒言之也。

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

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

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參會月得統月。

一會五百一十三歲，而月朔冬至日食，同在一日矣。然月朔冬至日食，不能定在是日之初也。乃以一日八十一分與五百一十三歲相乘，得四萬一千五百五十三歲，則日與會皆盡。然其數太繁，故以兩數轉相減，得二十七，乃以二十七除之，得一千五百三十九歲，以一會五百一十三歲除之，得三，是三會爲一統也。其云以閏法乘日法者，因用日法八十一與會歲五百一十三轉減，得二十七，以除四萬一千五百五十三，而得統法。既得此數，乃以二十七除會歲，得十九。此十九亦可以強立一名，如會數之例，而適有閏法十九，遂曰閏法耳。以十九乘日法，則無四萬一千五百五十三之繁，而已得統歲。然如此反不明白矣。

一統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元法。

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參統月，得元月。

一統一千五百三十九歲，而月朔冬至日食，同在一日，且在是日之初矣。然每統之首日，不能定爲甲子日也。一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歲乘之，得八億六千五百一十萬零二千六百八十分，爲一統之分，以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除之，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爲一統之日，乃以甲子六十日乘之，得三千三百七十二萬七千二百日，而統與甲子俱盡矣。然而太繁且久也，兩數轉減，餘二十，以除之，得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日，爲一元之日，而六十甲子亦終矣。以一統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除之，得三，是三統爲一元也。

歲中十二。以三統乘四時，得歲中。

一歲十二中氣。此與三統無涉，乃附會耳。

章中二百二十八。以閏法乘歲中，得章中。

一歲十二中，以十九歲乘之，得二百八十八中也。

統中萬八千四百六十八。以日法乘章中，得統中。

八十一章爲一統。故以八十一乘章中得統中也。此八十一者。八十一章也。非一日八十一分也。云日法者假借耳。

元中五萬五千四百四。參統中。得元中。

三統爲一元。故三乘統中。得元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以章月加閏法。得月周。

月行白道周與至朔同日也。一月二千三百九十二分。以一章二百三十五箇月乘之。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是爲一章之分。以月行二百五十四周除之。得每一周二千二百一十三分。又二百五十四分分之十八。乃以二百五十四周。乘二千二百一十三分。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零二分。加入十八分。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是爲白道一周之二百五十四倍也。此數既爲一章之分。是一章二百三十五箇月。一章二百五十四箇白道周也。

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

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周至五十七。參閏法。得周至。

此爲中月相求之定率也。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爲一章之分。以章中二百二十八除之。則得一中之分。然除之不盡。故不除。卽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爲一中之分之二百二十八倍也。一中之分既加二百二十八倍。則一月之分亦加二百二十八倍。以二百二十八乘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爲五十四萬五千三百七十六也。然以兩數皆太繁。算法約分可半者半之。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可半而又半。故四分之爲十四萬零五百三十也。月法乘章月。既可四分。則先四分月法。而乘章月。省其數之繁也。五十四萬五千三百七十六。亦可半而又半。故亦四分之爲十三萬六千三百四

十四也。既可四分。故亦先四分章中得五十七。而名之曰周至。則月法加二百二十八倍者。止加五十七倍耳。周至五十七。實由四分章中而得之。其云參閏法得周至者。閏法十九參之。適得五十七。途以爲參閏法。其實非由於參閏法也。十四萬零五百三十。與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四。可以爲月與中相求之率。然其數猶繁。又以兩數轉相減。餘五百九十八。而約之。故曰以減中法而約之也。以五百九十八除十四萬零五百三十。得二百三十五。爲中之定率。又以除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四。得二百二十八。爲一月之定率。中多於月者七。故曰其餘七分也。云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錢氏云當作七扐。非也。上文云歸奇象閏十九。以再扐兩之。是三十八也。六倍之則爲二百二十八也。

中法十四萬零五百三十。此以元法爲日法也。以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除十四萬零五百三十。得三十日又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二千零二十。爲一箇中氣之日數及分數也。

中法十四萬零五百三十分者。每日爲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一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以十二除之。則不盡。若以十二乘一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爲六百七十四萬五千四百四十分。爲一歲。則每一中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亦以十二乘之。爲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分。如此則太繁。乃以約分半之又半之。每一歲爲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分。每一中爲十四萬零五百三十分。每一日爲四千六百一十七分。置一中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爲實。以每日四千六百一十七分除之。得三十日又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二千零二十。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減周天。得策餘。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其三百六十日爲甲子六周。餘五日有奇。謂之策餘也。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即一歲之分。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共五十五萬四千零四十分。以減周天。餘八千零八十。爲策餘之分。三統術不言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故於此假託於元中也。三百六十日五十五萬四千零四十分。適爲元中五萬五千四百零四之十倍。故假託什乘元中而得之也。

策餘本為六甲子之餘。謂之策餘者。六甲子三百六十。易乾坤之策亦三百六十。此假託易數也。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

歲星一千七百二十八歲而一周。太白三千四百五十六歲而一周。太白一周。適為歲星之再周也。鎮星四千三百二十歲而一周。與太白一周三千四百五十六歲相乘。得一千四百九十二萬九千九百二十歲。其數太繁。乃以鎮星歲數太白歲數展轉相減。得八百六十四。以除一千四百九十二萬九千九百二十歲。得一萬七千二百八十歲。而歲星太白鎮星皆周而齊同矣。

熒惑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而一周。與歲星太白鎮星皆周一萬七千二百八十歲。相乘得二億三千八百八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其數太繁。乃以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與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數輾轉減餘三千四百五十六。以除二億三千八百八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得六萬九千一百二十歲。而歲星太白鎮星熒惑皆周而齊同矣。辰星九千二百一十六歲而一周。與上四星皆周之六萬九千一百二十歲相乘。得六億三千七百萬零零九千九百二十。其數太繁。乃以九千二百一十六歲。與六萬九千一百二十歲。兩數轉減。得四千六百零八。以除六億三千七百萬零零九千九百二十。得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歲。故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五星會終也。其所言易則皆假託也。

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

十九歲日月會為一章。置五星會終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歲。以章歲十九除之。不盡。乃以章歲十九乘之。得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章。故五星與日月會也。

以一會二十七章除之。得五千一百二十會。

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

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歲。爲五千一百二十會。以一統三會除之。不盡。乃以三乘之。得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歲。以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歲除之。得五千一百二十統。是五星與日月三會也。

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于太極上元。

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歲。爲五千一百二十統。以一元三統除之。不盡。乃以三乘之。得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零四十歲。以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歲除之。得五千一百二十元。而五星與元法齊同矣。

統母。　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巛策。爲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

歲星一千七百二十八歲。行天一百四十五周。此由於當時測定。於是以一周天命爲一千七百二十八分。以一百四十五周乘之。得二十五萬零五百六十分。以一千七百二十八歲除之。每一歲。行一百四十五分也。乃以一周一千七百二十八分爲實。以每一歲一百四十五分除之。得十一歲有奇。故定爲十二歲。以十二乘一百四十五分。得一千七百四十分。較一周止多十二分。故以十二歲爲一小周也。日一歲一周天。一千七百二十八歲。則日行一千七百二十八周天。日行一千七百二十八周天。而歲星行一百四十五周天。乃命周天爲一千七百二十八分。則日行一周天。而歲星行一百四十五分也。一千七百二十八分。分爲十二次。每一次一百四十四分。歲星一歲行一百四十五分。是行一次又過一分也。一歲過一分。則一百四十四歲。過一百四十四分。而過一次一百四十四歲。行一百四十五次也。一百四十四歲過一次。則一千七百二十八歲。過十二次而多一周。復於故處也。

以歲中乘歲數。是爲星見中分。

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

一歲十二箇中氣。以一千七百二十八歲乘之。得二萬零七百三十六箇中氣。以此爲實。以見中法除之。則得一見內有若干箇中氣之數。故此據中氣之數。謂之見中分也。

星見數。是爲見中法。

見中法一千五百八十三。

以星行率減歲數。餘則見數也。

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

見者。歲星與日會則伏。伏後復見也。星行率者。歲星一千七百二十八歲。行天一百四十五周。爲歲星行率也。日一歲一周天。與歲星一會。而歲星伏。伏而復見。但一歲日行一周。歲星亦行一次。又一千七百二十八分之一。每歲伏見遞遲。至十一歲有奇。一周天則少一伏一見矣。一千七百二十八歲。行一百四十五周。少一百四十五伏見。故以星行率一百四十五減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餘一千五百八十三。爲一千五百八十三伏見。謂之見數。又謂之見中法也。一千七百二十八歲。有二萬零七百三十六箇中氣。以一千五百八十三爲法除之。得一十三。又一千五百八十三分之一百五十七。其一十三爲一十三箇中氣。謂之積中。其一百五十七謂之中餘也。

以歲閏乘歲數。是爲星見閏分。

見閏分萬二千九十六。

一千七百二十八歲。有二萬零七百三十六中氣。卽有二萬零七百三十六箇月矣。又每十九歲有七閏。以七閏乘一千七百二十八。得一萬二千零九十六。謂之見閏分。以十九歲除之。則得閏月之數。但十九除之不盡。故不除。而但以一萬二千零九十六爲閏月之分。謂之見閏分也。一萬二千零九十六。亦以十九歲除之。則爲閏月之十九倍。其二萬零七百三十六箇月。亦當乘爲十九倍。得三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四箇月。加入一萬二千零九十六箇閏月。共四十萬零六千零八十箇月。是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歲內月數之十九倍也。

以章歲乘見數。是爲見月法。

見月法。三萬七十七。

一千七百二十八歲。歲星一千五百八十三見。欲求一見若干月。當以一千五百八十三見。除一千七百二十八歲內之月數。但月數已加十九倍。故見數亦當加十九倍。其云以章歲乘見數者。章歲十九也。以十九乘一千五百八十三。得三萬零零七十七。以此爲法除月數。故謂之見月法也。

積月十三。月餘一萬五千七十九。

以見月法三萬零零七十七。除月數四十萬零六千零八十。得十三個月。謂之積月。又三萬零零七十七分月之一萬五千零七十九。謂之月餘也。

以統法乘見數。是爲見月日法。

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

一見十三個月又三萬零零七十七分之一萬五千零七十九。以三萬零零七十七乘十三個月。得三十九萬一千零零一。加入分子一萬五千零七十九。得四十萬零六千零八十。是爲一見之月數之三萬零零七十七倍。每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二十九日乘每日八十一分。加入分子四十三。得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每月日數之八十一倍。乃以四十萬零六千零八十個月乘每月二千三百九十二日。得九億七千一百三十四萬三千三百六十日。以三萬零零七十七倍與八十一倍相乘。爲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倍。謂之見月法。以此除之。得一見三百九十八日又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分日之一百七十二萬一千零三十四。術云以統法乘見數。得見月日法者。本以見數與閏法相乘爲見月法。又與日法相乘。爲見月日法。是見數閏法日法三者連乘也。日法與閏法相乘得統法。又與見數相乘。亦是日法。閏法。見數。三者連乘也。故得數無異。然此與統法無涉也。見月日法所求得一見之日數分數。即見中日法所求得一見之日數分數也。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比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零

八千七百一十一。爲三分之一。其分子一百七十二萬一千零三十四。比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零二。亦爲三分之一也。金土火
水四星皆倣此。

以元法乘見數。是爲見中日法。

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

一見十三箇中氣。（此積中也。）又一千五百八十三分。（此見中法也。）中之一百五十七。（此中餘也。）以十三箇中氣。乘每箇中氣一千五百八十三分。得二萬零五百七十九。加入分子一百五十七。得二萬零七百三十六。是爲一見之中數之一千五百八十三倍。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十二除之。爲每箇中氣之分數。但除之不盡。卽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爲一箇中氣之十二倍。

求一中日數。　一統則中與日俱盡。

一統。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箇中氣。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以統中除統日。一箇中氣。得三十日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分日之八千零八十。以分母（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分。）分子（八千零八十。）紐數轉減。得四。乃以四除分母分子。得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二千零二十。是爲一箇中氣。三十日又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二千零二十也。乃以分母四千六百一十七分乘三十日。得一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加入分子二千零二十。得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是爲一箇中氣日數之四千六百一十七倍。凡五星見中日法皆同用。）

乃以二萬零七百三十六箇中氣。（此積中乘見中法。加入中餘之數。）乘每箇中氣日數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此一箇中氣日數之四千六百一十七倍。）得二十九億一千四百零三萬零零八十。乃以一千五百八十三倍。乘四千六百一十七倍。得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倍。爲見中日法。以除二十九億一千四百零三萬零零八十日。得每一見三百九十八日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零二。

衡文云。元法乘見數。爲見中日法。者。本以統中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約爲四分之一。通得四千六百一十七。與元法數同。與見數相乘。而得見中日法。實與元法無涉。其數偶合耳。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爲三十。是爲鎮星小周。小周乘巛策。爲四千三百二十。是爲鎮星歲數。

星行率減歲數。餘則見數也。鎮星見數四千一百七十五。以減歲數。餘一百四十五。爲行天一百四十五周。此亦由於實測也。於是以一周天命爲四千三百二十分。以一百四十五乘之。得六萬二千六百四十。爲趕分。以四千三百二十歲除之。每歲行一百四十五分也。以三十歲乘之。得四千三百五十分。較一周四千三百二十分。多三十分。故以三十歲爲一小周也。

見中分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一歲十二中。以四千三百二十歲乘之。得五萬一千八百四十箇中氣也。

見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

積中十二。中餘千七百四十。

日一歲行一周。與鎮星一會。但鎮星一歲亦行一百四十五分。每歲伏見遲速。至將及三十歲一周天。則少一伏一見矣。四千三百二十歲行一百四十五周。少一百四十五伏見。故減一百四十五伏見。餘四千一百七十五伏見。爲見數。衡之見中法也。四千三百二十歲。有五萬一千八百四十箇中氣。以四千一百七十五爲法除之。得積中十二。又四千一百七十五分之一千七百四十。爲中餘。

見閏分三萬二百四十。

四千三百二十歲。有五萬一千八百四十箇中氣。卽有五萬一千八百四十箇月矣。又每十九歲有七閏。以七閏乘四千三百二十歲。得三萬零二百四十。以十九歲一閏除之。則得閏月之數。但十九除之不盡。故不除。而但以三萬零二百四十爲閏月之分。謂之見閏分也。是爲閏月數之十九倍。其五萬一千八百四十箇月。亦當加十九倍。得九十八萬四千九百六十箇月。加入三萬零二百

四十。共一百零一萬五千二百。是爲鎮星歲數之月數之十九倍也。

見月法。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積月。十二月餘六萬三千三百。

四千三百二十歲。鎮星四千一百七十五伏見。欲求一見若干月。當以四千一百七十五除四千三百二十歲之月數。但月數已加十九倍。故見數亦加十九倍。爲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以此爲法。除月數得十二箇月又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之六萬三千三百爲月餘也。

見中日法。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

一見十二箇中氣又四千一百七十五分中之一千七百四十。以十二箇中氣乘每箇中氣四千一百七十五分。得五萬零一百分。加入分子一千七百四十。得五萬一千八百四十。是爲一見之中數之四千一百七十五倍。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日爲一箇中氣日數之四千六百一十七倍。（見前歲星下。）乃以五萬一千八百四十箇中氣乘每箇中氣日數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得七十二億八千五百零七萬五千二百日。乃以四千一百七十五倍乘四千六百一十七倍。得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爲見中日法。以除七十二億八千五百零七萬五千二百。得每一見三百七十七日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一千八百零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五。

見月日法。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一見十二個月又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之六萬三千三百。以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乘十二箇月。得九十五萬一千九百。加入分子六萬三千三百。得一百零一萬五千二百。是爲一見之月數之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倍。

每月之日數八十一倍。爲二千三百九十二。（見前歲星下。）

乃以一百零一萬五千二百箇月。乘每月二千三百九十二日。得二十四億二千八百三十五萬八千四百。爲實。以七萬九千三百

二十五倍與八十一倍相乘。得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倍。謂之見月日法。以此除實。得一見三百七十七日又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分日之六百零一萬零八百七十五。

火揮特成。故二歲而過初。三十二過初。爲六十四歲而小周。小周乘乾策。則太陽大周。爲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是爲熒惑歲數。熒惑見數六千四百六十九。以減歲數。得七千三百五十五。爲行天七千三百五十五周也。以七千三百五十五除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得一歲又七千三百五十五分歲之六千四百六十九。是不及二歲而一周。二歲則一周而過初也。於是以一周天命爲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以七千三百五十五周乘之。得一億零一百六十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分。以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除之。每歲行七千三百五十五分也。以六十四歲乘之。得四十七萬零七百二十分。以一周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除之。得三十四周又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周之七百零四。所差甚微。故爲一小周也。

見中分。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一歲十二中。以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乘之。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箇中氣也。

見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

積中二十五。中餘四千一百六十三。

熒惑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行天七千三百五十五周。乃命周天爲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則熒惑每歲行七千三百五十五分也。以減一周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餘六千四百六十九分。爲次年所行。是爲一歲又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歲之六千四百六十九。而熒惑一周而與日一會。則一伏見。則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得六千四百六十九伏見。是爲見數。即爲見中法也。以除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箇中氣。得積中二十五又六千四百六十九分中之四千一百六十三。爲中餘也。

見閏分。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

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有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箇中氣。即有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箇月矣。又每十九歲七閏。以七乘一

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得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以十九除之則得閏月之數除之不盡故不除卽以爲閏月之數之十九倍也閏月數既爲十九倍則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箇月亦爲十九倍得三百一十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二箇月加入十九倍閏月數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共三百二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箇月爲歲數之月數并閏十九倍也

見月法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

積月二十六月餘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

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發斂六千四百六十九見冠以見數六千四百六十九除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之月數但月數已加十九倍故見數亦加十九倍爲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以此爲法除三百二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箇月得二十六箇月又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分月之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也

見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

一見二十五箇中氣又六千四百六十九分中之四千一百六十三以二十五箇中氣乘每箇中氣六千四百六十九得一十六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加入分子四千一百六十三得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是爲一見之中數之六千四百六十九倍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日爲一箇中氣日數之四千六百一十七倍

乃以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箇中氣乘每箇中氣日數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得二百三十三億一千二百二十四萬零六百四十爲實以六千四百六十九倍與四千六百一十七倍相乘得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倍謂之見中日法以法除實得每一見七百八十日又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日之一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

見月日法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

一見二十六箇月又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分月之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以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乘二十六箇月得三百一十九萬五千六百八十六加入分子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得三百二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是爲一見之月數之一十二

萬二千九百一十一倍。

每月之日數八十一倍爲二千三百九十二。與歲星同。

乃以三百二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個月。乘每月二千三百九十二日。得七十七億七千零七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爲實。以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倍與八十一倍相乘得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倍謂之見月日法。以法除實得一見七百八十日。又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分日之五百二十二萬九千九百。

金火相乘爲八。又以火乘之爲十六而小復。小復乘乾策爲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太白歲數。

見與復。其名不同。其理則一耳。近代所謂金水二星繞日而行。卽此理也。太白三千四百五十六歲。復數二千一百六十一。以二千一百六十一除三千四百五十六歲。得一歲又二千一百六十一分歲之一千二百九十五。爲一復之數。乃命一歲爲二千一百六十一分。加入分子一千二百九十五分。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分。爲一復之分。乃置一歲二千一百六十一分。以十六歲乘之。得三萬四千五百七十六分。以一復之分三千四百五十六分除之。得十復。又三千四百五十六分復之十六。是十復爲小復。卽小周也。

見中分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

積中十九。中餘四百一十三。

一歲十二中。以三千四百五十六歲乘之。得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個中氣也。

此所謂見者。一晨見一夕見合而謂之一見也。三千四百五十六歲而太白二千一百六十一見。以除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個中氣。每一見得十九個中氣又二千一百六十一分中之四百一十三也。

見閏分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

見月法四萬一千五十九。

積月十九。月餘三萬二千三十九。

三千四百五十六歲。有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箇中氣。卽有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箇月矣。又每十九歲七閏。以七乘三千四百五十六歲。得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以十九除之。則得閏月之數。除之不盡。故不除。卽以爲閏月之數之十九倍。閏月數既爲十九倍。則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箇月亦爲十九倍。得七十八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加入十九倍閏月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得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箇月。爲三千四百五十六歲之月數之十九倍。

三千四百五十六歲。太白二千一百六十一見。當以見數除三千四百五十六歲之月數。而得每見之月數。但月數已加十九倍。故見數亦加十九倍。爲四萬一千零五十九。以此爲法。除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箇月。得十九箇月。又四萬一千零五十九分月之三萬二千零三十九。爲月餘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

晨中分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

積中十。中餘千七百一十八。

晨見者。星在日西。日未出。星先出也。夕見者。星在日東。日巳沒。星未沒也。晨見十六分之九。夕見十六分之七者。卽後世所謂金水二星隨日而行。而不以日爲心也。三千四百五十六歲。乘十六分之九。爲晨見歲數。乃先以九乘之。得三萬一千一百零四歲。後以十六除之。得一千九百四十四歲。爲晨見歲數。以每歲十二中氣乘之。得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箇中氣。爲晨見中氣之數。謂之晨中分。以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見除之。每一見得十箇中氣。又二千一百六十一分中氣之一千七百一十八。爲中餘也。

夕中分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積中八。中餘八百六十五。

三千四百五十六歲。乘十六分之七。爲夕見歲數。先以七乘三千四百五十六。得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後以十六除之。得一千五百一十二歲。爲夕見歲數。以每歲十二中氣乘之。得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箇中氣。爲夕見中氣。謂之夕中分。以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除之。每一見。得八箇中氣。又二千一百六十一分中之八百五十六。

晨閏分。萬三千六百八。

積月十一。月餘五千一百九十一。

晨見一千九百四十四歲。有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箇中氣。即有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箇月矣。又每十九歲有七閏。當以十九除一千九百四十四。乃以七乘之。得晨見歲數之閏數。乃先以七乘之。得一萬三千六百零八。以十九除之不盡。乃即以一萬三千六百零八爲閏月數之十九倍閏月數。既爲十九倍。則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箇月。亦以十九乘之。得四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加入十九倍閏月一萬三千六百零八。得四十五萬六千八百四十箇月。爲一千九百四十四歲月數之十九倍。月數既加十九倍。則見數亦加十九倍。爲四萬一千零五十九爲法。除之得十一箇月。又四萬一千零五十九分月之五千一百九十一。爲月餘也。

夕閏分。萬五百八十四。

積月八。月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夕見一千五百一十二歲。有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箇中氣。即有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箇月矣。又每十九歲有七閏。以七乘一千五百一十二歲。得一萬零五百八十四。當以十九除之。得閏月之數。除之不盡。故不除。即以爲閏月數之十九倍。閏月既爲十九倍。則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箇月。亦以十九乘之。得三十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六。加入十九倍閏月數。共三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箇月。爲一千五百一十二歲月數之十九倍。乃以見數加十九倍。爲四萬一千零五十九爲法。除之得八箇月。又四萬一千零五十九分月之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爲月餘也。

見月日法。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一見十九箇月又四萬一千零五十九分。（此見月法也。）之三萬二千零三十九。（此月餘也。）以四萬一千零五十九乘十九箇月。得七十八萬零一百二十一。加入分子三萬二千零三十九。得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是爲一見之月數之四萬一千零五十九倍。

每月日數八十一倍。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日。與歲星同。

乃以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箇月。乘二千三百九十二日。得一十九億四千二百六十八萬六千七百二十爲實。以八十一倍與四萬一千零五十九倍相乘。爲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倍。爲見月法以除之。得五百八十四日又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分日之四十三萬一千七百八十四。

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

一見十九箇中氣又二千一百六十一分中之四百一十三。以十九箇中氣乘每一箇中氣二千一百六十一分。得四萬一千零五十九。加入分子四百一十三。共得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是爲一見之中數之二千一百六十一倍。

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日爲一箇中氣日數之四千六百一十七倍。乃以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箇中氣乘每箇中氣日數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得五十八億二千八百零六萬零一百六十。爲實。以二千一百六十一倍與四千六百一十七倍相乘。得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倍。爲見中日法。以法除實。得每一見五百八十四日又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日之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

水經特成。故一歲而及初。六十四及初而小復。小復乘巛策。則太陰大周爲九千二百一十六歲。是爲辰星歲數。

辰星九千二百一十六歲。復數二萬九千四十一。本以二萬九千零四十一。除九千二百一十六得一復歲數。惟法大於實。則不必除。而但命爲二萬九千四十一分歲之九千二百一十六。爲一復之分。乃置一歲二萬九千零四十一分。以六十四歲乘之。得一百八十五萬八千六百二十四。以一復之分九千二百一十六除之。得二百零一復又九千二百一十六分復之六千二百零八。是爲

小復。卽小周也。

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九千二百一十六歲。一歲十二箇中氣。共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箇中氣也。

見中法二萬九千四十一。

九千二百一十六歲而辰星二萬九千四十一見。以除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箇中氣。每一見。得三箇中氣又二萬九千零四十一分中之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也。

積中三。中餘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

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

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

積月三。月餘五十一萬四百二十三。

九千二百一十六歲。有一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箇中氣。卽有一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箇月矣。又每十九歲七閏。以七乘九千二百一十六得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以十九除之。則得閏月之數。除之不盡。故不除。卽以爲閏月之數之十九倍。閏月數旣爲十九倍。則一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箇月。亦以十九乘之。得二百一十萬零一千二百四十八。爲月數之十九倍。加入閏月十九倍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得二百一十六萬五千七百六十。爲九千二百一十六歲之月數之十九倍也。

九千二百一十六歲。辰星二萬九千零四十一見。當以見數除九千二百一十六歲之月數。而得每見之月數。但月數已加十九倍。故見數亦加十九倍。爲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以此爲法。除二百一十六萬五千七百六十箇月。得三箇月又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分月之五十一萬零四百二十三。爲月餘也。

晨中分六萬二千二百八。

積中二。中餘四千一百二十六。

九千二百一十六歲。乘十六分之九。爲晨見歲數。以九乘之。得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以十六除之。得五千一百八十四歲。爲晨見歲數。以每歲十二中氣乘之。得六萬二千二百零八個中氣。爲晨見中氣之數。謂之晨中分。以見中法二萬九千零四十一除之。每一見得二個中氣又二萬九千零四十一分中之四千一百二十六。爲中餘也。

夕中分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

積中一。中餘萬九千三百四十三。

九千二百一十六歲乘十六分之七。爲夕見歲數。先以七乘九千二百一十六。得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後以十六除之。得四千零三十二歲。爲夕見歲數。以每歲十二中氣乘之。得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個中氣。謂之夕中分。以見中法二萬九千零四十一除之。每一見得一個中氣又二萬九千零四十一分中之一萬九千三百四十三。爲中餘也。

晨閏分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

積月二。月餘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晨見五千一百八十四歲有六萬二千二百零八個中氣。即有六萬二千二百零八個月矣。又每十九歲有七閏。當以十九除五千一百八十四歲。乃以七乘之。得晨見之閏數。先以七乘得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以十九除之。不盡。乃即以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爲閏月數之十九倍。閏月數既爲十九倍。則六萬二千二百零八個月亦以十九乘之。得一百十八萬一千九百五十二。加入十九倍閏月數。得一百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四十。爲五千一百八十四歲之月數之十九倍。月數既加十九倍。則見數亦加十九倍。得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爲法除之。得二月又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分月之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爲月餘也。

夕閏分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積月一。月餘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

夕見四千零三十二歲。有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箇中氣。卽有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箇月矣。又每十九歲有七閏。以七乘四千零三十二歲得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以十九除之不盡。故不除而卽以爲閏月之數之十九倍。其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箇月亦以十九乘之得九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加入十九倍閏月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共九十四萬七千五百二十。爲四千零三十二歲之月數之十九倍。其見數亦加十九倍得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爲法除之得一月又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分月之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爲月餘也。

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

一見。三箇中氣又二萬九千零四十一分中之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以三箇中氣乘每一箇中氣二萬九千零四十一分得八萬七千一百二十三加入分子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得一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是爲一見之中數之二萬九千零四十一倍。

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日。爲一箇中氣日數之四千六百一十七倍。

乃以一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箇中氣乘每箇中氣日數一十四萬零五百三十日。得一百五十五億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六十。爲實。以二萬九千零四十一倍乘四千六百一十七倍。得一億三千四百零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爲見中月法。以法除實。得每一見一百一十五日又一億三千四百零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分日之一億二千二百零二萬九千六百零五。

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

一見三箇月又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分月之五十一萬零四百二十三。以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乘三箇月。得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七。加入分子五十一萬零四百二十三。得二百一十六萬五千七百六十。是爲一見月數之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倍。

每月之日數八十一倍。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日。乃以二百一十六萬五千七百六十箇月乘每月二千三百九十二日。得五十一億八千零四十九萬七千九百二十。爲實以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倍乘八十一倍得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零九十九倍。謂

之見月日法。以法除實。得一見一百一十五日又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零九十九分日之四千零六十七萬六千五百三十五。

五步。

木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復留。二十四日三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凡見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凡見一歲行一次而後伏。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一分。一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

周天分爲十二次。日與歲星合。而歲星伏木星行遲。日行速。日行在歲星東半次。則木星見。木星在日西。故日未出。木星先出。而晨見也。周天爲十二次。其半次則周天二十四分之一也。十一分度二者。十一分度之二也。下倣此。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者。錢氏云以見中日法爲分母。五星倣此。是也。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此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一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也。

始見順行一百二十一日。留二十五日。逆行八十四日。復留二十四日又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三。復順行一百一十一日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一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共三百六十五日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一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也。

始順行一百二十一日。每日行十一分度之二。以一百二十一日。乘每日二分。得二百四十二分。以每度十一分除之。得二十二度

也。

逆行，每日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得八十四分，以每度七分除之，得十二度，與前順行二十二度相減，餘十度也。

復順行一百一十一日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一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以一百一十一日與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相乘，得八億一千一百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二十一，加入分子，得八億一千三百零九萬五千二百八十三分，爲順行日數之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倍，以二分乘之，得十六億二千六百一十九萬零五百六十六，爲以每度十一分除之，又以每日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除之，乃以十一與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相乘，得八千零三十九萬五千八百二十一以除之，得二十度又八千零三十九萬五千八百二十一分度之一千八百二十七萬四千一百四十六，乃命一度爲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乃以八千零三十九萬五千八百二十一分爲一率，一千八百二十七萬四千一百四十六爲二率，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爲三率，求得四率爲一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併前順十度，爲三十度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度之一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

歲星一見三百九十八日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零二，除順逆與留三百六十五日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一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餘三十三日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之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爲伏行之日也。

一見行三十三度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度之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除順行三十度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度之一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餘三度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度之一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一分，爲伏行之度分也。

推其率云云者，以見中日法命一度爲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取其入算之細密耳。然其數太繁，故又爲簡數也。算木星歲數，木以周天爲一千七百二十八分，日一歲行一周，木星一歲行一百四十五分，以此比例，則日一日行一度，木星一日行一

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一百四十五矣。

伏行每日不盈十一分度之一者，伏行三十三日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日之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以分母乘三十三日，得二億四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四百六十三。加入分子，共二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是爲伏行日之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倍。

伏行三度又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分度之一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一。以分母乘三度，得二千一百九十二萬六千一百三十三。加入分子，共二千三百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四。是爲伏行度之七百三十萬零八千七百一十一倍。以伏行日除伏行度，得零零九六五有奇。若盈十一分度之一，則以十一除一度，得零零九九有奇。此僅得九六五有奇，故不盈十一分度之一也。

土辰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日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復留。三十三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

凡見三百四十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

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萬一百七十分。

行星七度八百七十三萬六千五百七十分。

一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分。

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萬五百分。

通其率，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

此以見中日法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爲分母。順行八十七日，留三十四日，逆行一百零一日，復留三十三日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復順行八十五日，共三百四十日又一千九百二

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也始順行八十七日每日行十五分度之一八十七日得八十七分以每度十五分除之得五度又十五分度之十二也

逆行一百零一日每日行八十一分度之五以一百零一日乘每日五分得五百零五分以每度八十一分除之得六度又八十一分度之一十九也乃以逆行度之分母八十一與順行度之分母十五相乘爲每度一千二百一十五分順行度之分子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爲九百七十二分逆行度之分子一十九以十五乘之爲二百八十五分是爲順行五度又一千二百一十五分度之九百七十二逆行六度又一千二百一十五分度之二百八十五每度以一千二百一十五分通之順行五度通爲六千零七十五分加入分子九百七十二分共得七千零四十七分逆行六度通爲七千二百九十分加入分子二百八十五分共得七千五百七十五分相減得逆行五百二十八分

復順行八十五日每日行十五分度之一八十五日得八十五分以每度十五分除之得五度又十五分度之十以逆行分母八十一乘之爲一千二百一十五分度之八百一十也減去逆行五百二十八分得五度又一千二百一十五分度之二百八十二也乃以分母一千二百一十五爲一率分子二百八十二爲二率見中日法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爲三率求得四率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故云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也

下文云一見三百七十七日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一千八百零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五除順逆與留三百四十日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餘三十七日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一千七百一十七萬零一百七十分也

一見行星十二度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度之一千三百二十一萬零五百分除順行五度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度之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得七度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度之八百七十三萬六千五百七十分也

伏行。每日不盈十五分度之三者。伏行三十七日。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日之一千七百一十七萬零一百七十。以分母通三十七日。得七億一千三百二十一萬一千零七十五。加入分子。得七億三千零三十八萬一千二百四十五。是爲伏行日之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倍。伏行七度又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度之八百七十三萬六千五百七十。以分母通七度。得一億三千四百九十三萬一千八百二十五。加入分子。共得一億四千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五。是爲伏行度之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倍。以伏行日除伏行度。得零一九有奇。若盈十五分度之三。則以三乘一度。以十五除之。得零二。此僅得零一九有奇。故不盈十五分度之三也。

通其率云云者。以見中日法。命一度爲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分。取其入算細密耳。此又爲齣數也。算土星齣數。本以周天爲四千三百二十分（見上）日一歲行一周。土星一歲行一百四十五分。以此比例。則日一日行一度。土星一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一百四十五究。

火。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　二百七十六日始留。　十日而旋。　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　六十二日復留。十日而旋。　復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　二百七十六日而復。凡見六百三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三百一度。

順行二百七十六日。留十日。逆行六十二日。復留十日。復留二百七十六日。共見六百三十四日也。

順行二百七十六日。每日行九十二分度之五十三。以二百七十六日乘每日五十三分。得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分。以每一度九十二分除之。得一百五十九度。

逆行六十二日。每日六十二分度之一十七。以六十二日乘每日一十七分。得一千零五十四分。以每度六十二分除之。得十七度。與順行相減。得順行一百四十二度。

復順行二百七十六日。每日九十二分度之五十三。與始見順行。同得一百五十九度。與前一百四十二度相加。得三百零一度也。

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三。 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 行星。百一十四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一見。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 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

一見。七百八十日又一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此亦以見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爲分母也。除順逆與留六百三十四日。除一百四十六日。又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日之一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爲伏行日數分數也。

一見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又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度之八百二十一萬八千零零五分。除見行三百零一度。餘一百一十四度又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度之八百二十一萬八千零零五分。爲伏行度分也。

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之七十三者。每一度。以七十三乘之。以九十二除之。得零七九有奇。伏行一百四十六日又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日之一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以分母乘日數。得四十三億六千零六十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八。加入分子。共得四十三億七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八日。是爲伏行日之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倍。伏行。一百一十四度又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分度之八百二十一萬八千零零五。以分母乘度數。得三十四億零四百八十八萬零五百二十二。加入分子。共得三十四億一千三百零九萬八千五百二十七度。是爲伏行度之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倍。以四十三億七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八日。除三十四億一千三百零九萬八千五百二十七度。得零七七有奇。若盈九十二分度之七十三。則以七十三乘一度。以九十二除之。得零七九有奇。此僅得零七七有奇。故不盈九十二分度之七十三也。

通其率。故曰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

通其率云云者。算火星歲數。本以周天爲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日一歲行一周。火星一歲行七千三百五十五分。以此比例。則日一日行一度。火星一日行七千三百五十五分矣。

金。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順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

凡見。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

始見逆六日。留八日。順四十六日。順疾一百八十四日。共二百四十四日也。

逆行每日二分度之一。六日則逆三度。

順每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以四十六日乘三十三分。得一千五百一十八分。以每度四十六分除之。得三十三度。減前逆行三度。得三十度。順疾每日行一度又九十二分度之一十五。以一度通爲九十二分。加入一十五分。爲每日行一百零七分。以一百八十四日乘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八分。以每度九十二分除之。得二百一十四度。與前三十度相加。得二百四十四度也。

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

凡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

分子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亦以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爲分母也。一百一十三度。以分母通之。得一十一億二千七百四十三萬九千零八十一。加入分子。共得一十一億三千一百八十萬零四千三百零一分。以八十三日除之。每日行一千三百六十三萬六千一百九十六分有奇。以分母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除之。得一度又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度之三百六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九有奇。乃以分母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爲一率。以分子三百六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九爲二率。以每度九十二分爲三率。求得四率三十三有奇也。見二百四十四日。伏八十三日。共三百二十七日也。見行二百四十四度。伏行一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共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也。

夕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順遲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始留。

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而伏。

凡見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

順遲四十六日。逆行六日。相加得五十二日。始順行一百八十一日又一百零七分日之四十五。以分母通一百八十一日。爲一萬九千三百六十七分。加入分子。得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二分。

留七日又一百零七分日之六十二。以分母通七日。爲七百四十九分。加入分子。得八百一十一分。與順行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二分相加。得二萬零二百二十三分。以每日一百零七分除之。得一百八十九日。與順遲及逆行五十二日相加。得二百四十一日也。

始見順行每日一度又九十二分度之一十五。順遲每日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乃以兩分母相乘。得四千二百三十二爲分母。以順遲分母四十六乘順行分子一十五。得六百九十分。以順行分母九十二乘順遲分子三十三。得三千零三十六。於是順行爲每日一度又四千二百三十二分度之六百九十。以一度通爲四千二百三十二分。加入分子。得四千九百二十二分。順遲爲每日四千二百三十二分之三千零三十六。順行一百八十一日又一百零七分日之四十五。以一百零七乘一百八十一日。得一萬九千三百六十七日。加入分子。得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二日。是爲順行日之一百零七倍。

順遲四十六日。亦以一百零七乘之。得四千九百二十二日。乃以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二日乘每日四千九百二十二分。得九千五百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以四千九百二十二日乘每日三千零三十六。得一千四百九十四萬三千一百九十二分。相加。得一億一千零四十八萬九千零五十六爲積分。本當以分母四千二百三十二除之。但日數加一百零七倍。乃以一百零七乘分母。得四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四。以除積分。得二百四十四度。

逆行每日二分度之一。行六日。得三度。以減二百四十四度。得二百四十一度也。

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

此亦以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爲分母也。伏行十六日又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日之一百二十

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以分母通十六日。爲一億五千九百六十三萬七千三百九十二日。加入分子。得一億六千零九十三萬二千七百四十四。是爲伏行日之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倍。伏行十四度又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度之三百零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以分母通十四度。爲一億三千九百六十八萬二千七百一十八。加入分子。得一億四千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六。是爲伏行度之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倍。乃以一億六千零九十三萬二千七百四十四日。除一億四千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六度。得每日行零八八有奇。若日行八分度之七。以八除七。得零八七有奇。尚不及八八。故爲八分度之七有奇也。

凡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分。

二百四十一日。伏十六日又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共二百五十七日又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也。見行星二百四十度。伏逆行十四度又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以十四度減二百四十度。得二百二十六度。以三百零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分減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得六百九十萬零七千四百六十九分也。

一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又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相加。得五百八十四日又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也。晨見伏。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夕見伏。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又六百九十萬零七千四百六十九分。相加。得五百八十三度又一千一百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分。以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分。取爲一度。得五百八十四度又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也。

水。晨始見。去日半次。　逆日行二度。　一日始留。　二日而旋。　順日行七分度六。　七日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　十八日而伏。

凡見二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度。

始見逆行一日留二日順七日順疾十八日相併得二十八日也

逆行一日二度順行七日每日行七分度之六順疾行十八日每日行一度又三分度之一以兩分母七與三相乘得二十一爲總分母以順疾分母三乘順行分子六得一十八是爲順行每日二十一分度之十八以順行分母七乘順疾分子一得七又以一度通爲二十一分加入分子七得二十八是爲順疾行每日二十八分

以順行七日乘一十八分得一百二十六分以順疾行十八日乘每日二十八分得五百零四分相加得六百三十分以分母二十一除之得三十度減逆行二度得二十八度也

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　三十七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　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

此以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零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爲分母也以分母通三十七日爲四十九億六千一百零四萬四千九百八十九加入分子得五十億零八千三百零七萬四千五百九十四爲日數之一億三千四百零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倍爲法以分母通六十八度爲九十一億一千七百五十九萬六千一百九十六加入分子得九十一億六千四百二十萬零六千三百二十四爲度數之一億三千四百零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倍爲實以法除實得一度又五十億零八千三百零七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分度之四十億零八千一百一十三萬一千七百三十乃以五十億零八千三百零七萬四千五百九十四爲一率四十億零八千一百一十三萬一千七百三十爲二率以九爲三率求得四率七有奇故爲九分度之七有奇也

凡晨見伏六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

見二十八日伏三十七日又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零五分相併得此數

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

見行二十八度伏行六十八度又四千六百六十一萬零一百二十八分相併得此數

夕始見　去日半次　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　十六日二分日一　順遲日行七分度六　七日始留　一日二分日一而旋

逆日行二度。一日而伏。凡見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

順疾十六日又二分日之一。順遲七日。留一日又二分日之一。逆行一日。相併得二十六日也。

順疾每日行一度又三分度之一。順遲每日行七分度之六。以兩分母三分七分相乘。得二十一。爲總分母。以順遲分母七乘順疾分子一。得七分。以順疾分母三乘順遲分子六。得一十八。則順疾爲每日行一度又二十一分度之七。以一度通爲二十一分。加入分子七。爲每日行二十八分。順遲每日行二十一分度之一十八。順疾十六日又二分日之一。以二分通十六日。得三十二。加入分子一。得三十三。是爲順疾行日數之二倍。順遲七日亦爲二倍。得十四日。乃以三十三日乘每日二十八分。得九百二十四分。以十四日乘每日一十八分。得二百五十二分。相加。得一千一百七十六分。以二乘分母二十一。得四十二。爲法除之。得二十八度。減逆行二度。得二十六度也。

伏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

伏逆二十四日行星六度又一億三千四百零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分度之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以分母通六度。爲八億四千四百九十三萬七千八百二十。加入分子。共得八億六千三百一十五萬六千六百零二。爲總分。當以二十四日除之。又當以分母除之。乃以二十四日與分母相乘。得三十二億一千七百九十七萬五千一百二十八。以除總分。得零二六八有奇。

若行十五分度之四。以十五除四。得零二六六有奇。不及零二六八。故曰十五分度之四有奇也。

凡夕見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一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見二十六日。伏二十四日。相併得五十日也。見行星二十六度。伏逆行六度又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以六度減二十六度。得二十度。又以一度爲一億三千四百零八萬二千三百九十七分。減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餘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故得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也。

晨見伏六十五日又一億二千二百零二萬九千六百零五分。夕見伏五十日相併。爲一百一十五日。又一億二千二百零二萬九千六百零五分。

晨見伏行星九十六度又四千六百六十一萬零一百二十八分。夕見伏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九十六度與十九度相併。得一百一十五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零一百二十八分。與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相併。得一億二千二百零二萬九千六百零五分也。

推日月元統。置太極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元法除之餘。不盈元者。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也。盈統除之餘。則地統甲辰以來年數也。又盈統除之餘。則人統甲申以來年數也。各以其統首爲紀。

此推所求之年。在天統。在地統。在人統也。太極上元至後之太極上元。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零四十歲。其間有五千一百二十元。所求之年。爲太極上元以來若干年。乃減去所求之年不算。而算以前之年數。故曰外所求年也。必算以前之年。乃可得所求之年也。以前年數滿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爲一元。則天正之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食。同於太極上元之年。可以不算。故滿一元則除去之。滿若干元者除去不算也。除去之餘若干年。是入今之元若干年矣。一元三統。天統之首日甲子。地統之首日甲辰。人統之首日甲申。三統之不同。惟首日干支不同耳。其餘天正月朔夜半冬至日食。並同也。一統一千五百三十九年。若入今之元。不盈此數。則入天統之內。若滿一統年數而有餘。則入地統之內。若滿二統年數而有餘。則入人統之內也。

推天正。以章月乘入統歲數。盈章歲得一。名曰積月。不盈者名曰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求地正加積月一。求人正加二。

此推入統以來至所求前一歲。止得若干月。因而知所求歲有閏無閏也。前已得積歲。此欲得積月。以歲求月。當用歲月並盡之率。十九歲爲一章。有二百三十五月。而歲月並盡矣。故以十九歲爲一率。二百三十五月爲二率。入統以來若干歲爲三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則爲入統以來至所求前一年止之月數。名曰積月也。一率除之不盡。則除至月數而止。其餘爲十九分月之

若干分名曰閏餘也。一章十九歲。內有七閏。欲求一歲之閏分。以十九歲除七閏不盡。卽以一歲之閏爲七。而以一閏月爲十九分。而所除不盡之數。亦以一月爲十九分。正相合也。故所求年以前閏餘不盈十九分。但在十二分以上。卽以所求年之閏餘七分相加。得十九則所求年十二箇月之外。復有十九分爲一月。而有閏。若閏餘更在十九分以上。除十九分爲一閏。其餘又爲後一閏之分矣。若所求年之閏餘不及十二分。則與所求年之七分相加。亦不及十九分。則所求年無閏矣。天正者建子之月。地正者建丑之月。人正者建寅之月。每一統。以統本天正爲首。若求地正之月。則當於積月數內加一月。若求人正之月。則當於積月數內加兩月也。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則朔日也。

此推入統以來至所求前一歲止。得若干日。及所求年天正月朔之干支。前已得積月。此欲得積日。當用月日並盡之率。一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分母通二十九日。加入分子。得二千三百九十二分。則八十一月有二千三百九十二日。而月日並盡矣。故以八十一月爲一率。二千三百九十二日爲二率。以入統至所求前一年止之月數爲三率。求得四率。則爲入統至所求前一年止之日數。名曰積日也。本以八十一月爲一率。其云日法者。日法八十一之數同也。本以二千三百九十二日爲二率。其云月法者。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之數同也。然算數雖同。算理則不合矣。一率除之不盡。則除至日數而止。其餘爲八十一分日之若干分。名曰小餘也。每月旣爲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所求年天正月之前一月。旣有小餘未盡。但在三十八分以上。併入所求年天正月之四十三分。得八十一分。而天正月大矣。若更在八十一分以上。除八十一分爲月大之三十日。其餘又爲後一月之分矣。若小餘不及三十八分。則併入所求年天正月之四十三分。亦不及八十一分爲一日。而是月止有二十九日。而爲月小矣。

又欲知所求天正月朔之干支。於入統至所求前一年之積日數。內盈六十日。則干支一周。除去之。除去之餘。不盈六十。謂之大餘

若餘分謂之小餘，故餘日謂之大餘也。大餘第一日與入統第一日之干支同。若入天統，天統第一日甲子，則大餘第一日亦甲子也。若入地統，地統第一日甲辰，則大餘第一日亦甲辰也。如入人統，人統第一日甲申，則大餘第一日亦甲申也。數盡大餘之日，其外一日，即所求年天正月朔之干支也。

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小餘盈日法得一，從大餘，數除如法。

一月二十九日四十三分，求次月合朔，則二十九日四十三分也。但加小餘四十三，與前月小餘相併，或盈八十一分為一日，則加大餘一，其餘乃為小餘也。其盈六十日除去，如上法，則得日之干支也。

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十一。求望，倍弦。

自朔至上弦，為四分月之一。一月二十九日四十三分，以二十九日四分之，得七日，餘一日為八十一分，加四十三分，共一百二十四，四分之，得三十一分，故加七日又三十一分也。自朔至望，為月之半，為弦之倍，求望加大餘十四日，小餘六十二分也。

推閏餘所在，以十二乘閏餘，加七得一，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

此推所求年閏在何月也。前一年之閏餘，在十二分以上，與本年閏餘七分，盈十九分而有閏矣。但必以無中氣之月為閏。一歲有閏餘七分，有十二中氣，以十二除七不盡，故以十二乘七，得八十四，以每歲之閏餘為八十四分，每一箇中氣閏餘七分也。每歲閏餘本為十九分之七，此分子七，既以十二乘之，則分母十九亦當以十二乘之，為二百二十八，則每歲閏餘為二百二十八分之八十四矣。章歲十九，每歲十二中，故十二乘十九，為二百二十八，章中二百二十八，正與同數，故借章中為分母也。本年閏餘七分，既以十二乘之，為八十四，則前年閏餘亦當以十二乘之，皆以一分化為十二分也。本年天正冬至以前，有若干分，至本年第一箇中氣冬至，則多七分，第二箇中氣小寒，則又多七分，如是遞加，一箇中氣，即加七分，故曰加七得一也。加至二百二十八分，則滿一閏之分。其中氣在月終後一月，無中氣而為閏月矣。故曰中至終閏盈也。月之定率，為二百二十八，中之定率，為二百三十五，中多於月者七。閏月合朔之後二百二十八分，而為後月合朔，閏前之中氣，後二百三十五分，而為閏後之中氣，故中氣與合朔，或同日，或

在二日也。

推冬至。以旋餘乘入統歲數。盈統法得一。名曰大餘。不盈者名曰小餘。除數如法。則所求冬至日也。

此推所求年天正冬至之干支及時刻也。每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其三百六十日。滿六甲子。餘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以分母通五日。加入分子。得八千零八十分。爲旋餘。以入統歲數乘之。則入統以來旋餘也。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則得一日云。盈統法者。統歲亦一千五百三十九。故假借其名也。既得入統以來旋餘若干日。其餘分數不盈一日者名曰小餘。其日數仍當盈六十日甲子一周則除之。其不盈六十者乃名曰大餘。故曰除數如法。正月朔法。盈六十除之也。大餘第一日干支與統首日干支同。大餘外一日爲冬至。從大餘第一日干支數至冬至。得冬至日之干支也。其小餘。則是日夜半至冬至之時刻也。

一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不全用者。以其數太繁。故除去六箇甲子三百六十日。而但用五日有奇也。

此法本當以入統以來積日。以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乘之。然後以每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除之。除不盡者。以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除之。而得冬至之日。除不盡者。爲冬至時刻。但其數太繁。故不用每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而但用旋餘也。

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十。

一歲三百六十日。分爲八節。每節四十五日。一歲旋餘八千零八十分。分爲八節。每節一千零一十。故從冬至求立春。則四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一千零一十也。

求二十四氣。三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

推中節二十四氣。皆以元爲法。

八節。每一節分爲三氣。其大餘四十五。可分爲三。每節一十五。其小餘一千零一十不可分爲三。則以一千零一十爲小餘。則小餘

每一分化爲三分。故曰三其小餘也。此分子既以三乘之。則分母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亦當以三乘之。爲四千六百一十七。與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正同。故曰以元爲法。亦假借之數也。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統歲分之七十七。

中央各十八日統法分之四百四。　冬至後中央二十七日六百六分。

一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以五行除之。得一十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四。以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除之。得七十三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七十七也。云統歲者。統歲亦一千五百三十九。與一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同數。三統曆本以一日爲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既以八十一爲日法。則凡遇一日爲一千五百三十九者。皆假統歲言之矣。中央土一十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四分。皆王於四時。以四除之。得二萬八千一百零六分。以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除之。得一十八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四百零四也。冬至至立春。四十五日又一千零一十分。內減後十八日又四百零四分。爲土王。餘二十七日又六百零六分。爲水王。自冬至上至立冬。四十五日又一千零一十分。皆水王。相加爲七十三日又七十七分也。春夏秋皆如之。

推合晨所在星。置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令盈統法得一。度數起牽牛。算外則合晨所入星度也。

此推所求年天正合朔時日月所在星度也。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每一度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一日行一度。置積日以統法乘之者。每日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通之也。其小餘本爲八十一分內之若干分。以十九乘小餘者。欲以小餘與積日之分相併。但積日之分。每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小餘之分母。則八十一。以十九乘八十一。則得一千五百三十九。以十九乘分子。即爲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內之若干分。與積日之分齊同。可相併也。一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分。日行一周天。故除去之。其餘不盈周天者。每一千五百三十九分爲一度。得若干度。則從牽牛數起。至數盡。則爲合朔前一日日所在之星度。此外一度。即合朔之日。日所在星度也。日月合朔日所在。即月所在也。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以章歲乘月小餘。以減合晨度。小餘不足者。破全度。

前推合晨所在星面合朔不必在夜半。此推夜半未合朔時日所在星度也。推合朔以積日。積日有月之小餘。（此小餘。乃積日之數之小餘。謂之月小餘者。計日得本無小餘。此小餘實由月法而來也。）本爲前年之餘分。日法已盡而月法未盡者。遂入於所求年天正朔旦夜半以後。故減去月小餘。即得夜半日所在也。但推合晨以一日爲一千五百三十九分。而月小餘以一日爲八十一分。故以十九乘月小餘。即爲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分子。與推合晨之分母齊同。故可以減合晨之小餘也。若月小餘數多。合晨小餘數少。則取合晨之一度。破爲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乃減之也。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以月周乘月小餘。從統法得一度。以減合晨度。

此推夜半未合朔時月所在星度也。一章十九年。月行二百五十四周。以十九歲除之。每歲月行十三周又十九分周之七。每歲日行一周。月行十三周又十九分周之七。則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以十九分通十三度。加入分子七。得二百五十四分也。但此以一度爲十九分。與推合晨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一度。不能齊同。必以八十一乘十九分。得一千五百三十九爲分母。又以八十一乘分子七。得五百六十七。則爲每日月行十三度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五百六十七。以分母通十三度。加入分子。則爲二萬零零五百七十四分。然則每日日行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月行二萬零零五百七十四分也。夫二萬零零五百七十四分者。乃二百五十四。與八十一相乘之數也。八十一。即月小餘之分母也。以二百五十四與月小餘之分母相乘。爲每日月行之分度。則以二百五十四與月小餘相乘。即爲月小餘月行之分數矣。故一千五百三十九分而得一度。以減合晨度。則得夜半月所在星度也。二百五十四與月周同數。故謂二百五十四爲月周也。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爲實。各盈分母爲法。數起於子。算外則所加辰也。

此推每月合朔弦望。及冬至八節二十四氣。諸加時也。推合朔弦望。以八十一分爲一日。推冬至八節。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爲一日。推二十四氣。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分爲一日。皆不可分爲十二時。故各分母皆以十二乘之。則每一時即以分母爲分數也。乃各

以十二乘分子。以分母除之。即得一時。除去若干時。其算外除不盡者。即爲所加時矣。

推月食置會餘歲積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加時在望日衝辰。

一百三十五月。而有二十三食。一會五百一十三歲。共六千三百四十五月。而冬至朔旦必日食。置入統以來。外所求年。滿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除去之。其餘爲會餘歲。然如此必又以歲求月。不如置入統以來積月。滿六千三百四十五爲一會。除去之。其餘即爲會餘歲積月矣。乃以一百三十五月爲一率。二十三食爲二率。會餘歲積若干月爲三率。故以二十三乘會餘積月。而以一日三十五除之也。除得四率爲若干食。即除去之也。其餘月數。本以二十三乘。即爲二十三倍矣。一百三十五月有二十三食。今月數已加二十三倍。故盈一百三十五月。止得一食。今既不盈一百三十五。即不滿一食。必加至一百三十五。乃滿一食矣。餘月爲二十三倍之虛數。故加每一月亦爲二十三虛數以加之。如虛數二十三。乃爲實加一月也。加至一百三十五虛數。則後一月當食也。每一月加二十三。而得一百三十五。則爲日食。若加至一十一有奇。爲半月而已。滿一百三十五。則爲月食也。從天正起。故曰起其正也。加時在望日衝辰者。日當作月。望時月與日衝。月衝之辰。即日所在也。

紀術。

推五星見復。置太極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乘大統見復數。盈歲數得一。則定見復數也。不盈者名曰見復餘。見復餘盈其見復數一以上。見在往年。倍一以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

此推五星每一星最後一見。始在今年。抑在前一年二年也。五星各有若干歲數。而一見復。如木星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有一千五百八十三見復。故以歲數爲一率。見復數爲二率。太極上元以來盡今年爲三率。以三率太極上元以來年數乘二率見復數。以一率歲數除之。得四率。爲自上元以來至今年。共有見復若干。各爲定見復數也。除不盡者。名曰見復餘。此爲最後一見未盡之數也。既以積年乘見復數。即無異每年分爲若干分如見復之數。故每一見復數即爲一年。若所餘雖不盈歲數。而多於一見復數。則爲

一年有奇。減去今年一年。尚不足也。此其初見在前一年也。若又借於見復數有奇。則爲二年有奇。又減去前一年。此其初見在前二年也。若不盈一見復數者。卽是不盈一年。是其始見在今年矣。

推星所見中次。以見中分乘定見復數。盈見中法得一。則積中也。不盈者名曰中餘。以元中除積中。餘則中元餘也。以章中除之。餘則入章中數也。以十二除之。餘則星見中次也。中數從冬至起。次數從星紀起。算外則星所見中次也。

既得星始見之年。此推始見在其年之某中氣。其始見在何次也。自上元以來。至前一見復。共若干見復。名曰定見復數。乃求自上元至前見復。共有若干中氣。共行若干次。以每星歲數內若干見（卽見中法）爲一率。以歲數內若干中氣（卽見中分）爲二率。今有若干見復（卽定見復數）爲三率。求得四率。卽上元至前一見復內中氣之數。如不滿法者。卽不滿一箇中氣。名曰中餘也。此乃前一見復最後中氣之後之數也。十二箇中氣爲一歲。故以十二除之。其餘若干中氣。自冬至數起。卽得某中氣也。星之始見距日十五度。今既推得始見在某中氣。卽知日所在矣。日在冬至。則星距日十五度在星紀。故自星紀數起也。數至冬至後第幾中氣。爲前見復之末。故算外得此次始見之中氣也。數至星紀後第幾次。爲前見復之末。故算外得此次始見之次也。以元中除積中。以章中除之者。此可以不必如此。因下推星見月如此。故此推見中亦如此耳。既得積中。是自上元以來至前一見復之末中氣之數。故以一元內五萬五千四百零四中除之。除去若干元。其餘不盡者。今之一元未滿。謂之中元餘也。中元餘內有若干章。故以一章二百二十八中除之。除去若干章。其不盡者。今之一章未滿。爲入章中數也。然後以十二中除之。爲一歲也。

推星見月。以閏分乘定見。以章歲乘中餘。從之。盈見月法得一。并積中。則積月也。不盈者名曰月餘。以元月除積月。餘名曰月元餘。以章月除月元餘。餘（此餘字元脫。今補之。）則入章月數也。以十二除之。至有閏之歲。除十三。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不盈者。數起於天正。算外則星所見月也。

既得星始見之中氣。此推星始見之月也。前所得積中。爲自上元至前一見復所積中氣之數。夫有一中氣。必有一月矣。惟閏月無中氣。故但推上元至前一見復。有閏月若干。與積中相併。卽得月數也。此當以每星歲數內若干見爲一率。以歲數內若干閏爲二

率。今有若干見。（即定見。）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定見內若干閏也。歲數內若干見。以章歲十九乘之。所謂見月法也。歲數內若干閏。以章歲十九乘之。所謂見閏分也。若加十九倍。則其率亦同。故以見月法爲一率。見閏分爲二率。定見爲三率。求得四率。即定見內之閏數。併入積中。即爲月數也。但積中尙有中餘。中餘不滿一中。而或滿一月。故更當以中餘求月。夫五星統母以見中分求月。當以十九乘見中分。而以見月法除之。故此中餘亦以十九（即章歲）乘之。乃以見月法除之也。前之閏分乘定見爲實見閏分。本是十九倍。此中餘亦加十九倍。則實數齊同。前以見月法除之。此亦以見月法除。則法亦同。故可併而除之。即得積月。除不盡。則除至月數而止。其餘名曰月餘也。

旣得積月。是爲上元以來至前一見復之末之月數。欲知是今之幾月。故以一元五萬七千一百零五箇月除之。除去若干元。除不盡者。是今之一元未滿。故謂之月元餘也。月元餘內有若干章。故以一章二百三十五箇月除之。除不盡者。是今之一章未滿。爲入章月數也。故以入章以來某歲無閏。除十二箇月。某歲有閏。除十三箇月。除不盡者。爲今年天正數起至某月爲星見以前之月。故算外則星見之月也。

推至日。以中法乘中元餘。盈元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盈二千五百九十七。以上中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冬至也。

此當以一元五萬五千四百零四中。（即元中。）爲一率。二元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日爲二率。入今元以來若干中。（即中元餘。）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入今元以來至前見復之末若干日。但一元五萬五千四百零四中一元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日。其數皆太繁。一元中數十二分之一。得四千六百一十七。即元歲數。一元月數十二分之一。得十四萬零五百三十。即中法之數。故取其簡者。以元法爲一率。中法爲二率。中元餘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入今元以來至前見復之末之積日。除不盡者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若干分。名曰小餘也。每日四千六百一十七分。則一中爲三十日又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二千零二十。（見前統法解。）此積日之外。尙有小餘若干分。則非次日之首交後中氣。其小餘入於今星見之中氣之首日。今之中氣自有小餘二

千零二十分。若前之小餘在二千五百九十七以上。則相併得四千六百一十七分以上。而得一日。而今星見之中氣得三十一日。而中大矣。若小餘不及二千五百九十七分。則併入今星見之中氣。小餘二千零二十分。尙不及四千六百一十七分。則不及一日。而此中氣止有三十日。而中小矣。積日後一日。交入此次星見之中氣。故算外則冬至也。云數除積日如法者。以六十甲子除積日。而知冬至日之干支也。

推朔日。以月法乘月元餘。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餘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月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星見月朔日也。

旣得星見之年月。此推其月朔日及干支也。嘗以一元之月朔（卽元月）。五萬七千一百零五箇月爲一率。一元之日數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日爲二率。入今元以來至前見復之末之月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積日。但一元之月數日數皆太繁。故不用爲一率二率也。一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欲求月與日俱盡之率。則八十一箇月得二千三百九十二日而月與日俱盡。故以八十一箇月爲一率。二千三百九十二日爲二率。取其數之簡捷也。八十一與日法同。故謂之日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與月法同。故謂之月法。其餘不盡者。八十一分日之若干分。名曰小餘也。每日八十一分。則一月爲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此破月之外。尙有小餘。則合朔不在次日之首。其小餘入於今星見之月之朔日。而今月自有小餘四十三分。若前小餘在三十八分以上。則相併得八十一分以上。而得一日。而今月得三十日。而月大矣。若前月小餘不及三十八分。而併入今月小餘。不及八十一分。不及一日。而此月止有二十九日。而月小矣。積日之後一日。交入此次星見之月。故算外則月朔也。數除積日如法者。以六十甲子除積日而得月朔之干支也。

推入中次日度數。以中法乘中餘。以見中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中日法得一。則入中日。入次度數也。中以至日數。次以次初數。算外則星所見日及所在度數也。求夕在日後十五度。

旣得星見在某中氣之後。及見於某次。此推見於某中氣後若干日。及見於某次若干度也。前推至日已推算積中日數矣。此推中餘及小餘日數。中餘者。本爲見中法除不盡之數。而不除。若除之。則當以中法乘之。以元法除之。而得日數。此以元法爲日法也。

（中法十四萬零五百三十，以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除之，得三十日又四千六百一十七分日之二千零二十。）然則以中餘求日數，當以見中法除之，以中法乘之，又以元法除之也。爾除並爲一除，則當以見中法與元法相乘爲法除之。夫見中法與元法相乘，乃見中日法也。故以中法乘之，以見中日法除之，而得日數也。小餘者，本爲元法除不盡之數而不除，然終當以元法除之，故并入中餘而除之。但除小餘，止當以元法爲法，而除中餘者，以見中法乘元法爲法，故先以見中法乘小餘，乃并入中餘而除之也。除之，則是中餘及小餘之日數，是爲入中日數矣。云中以至日數者，此亦舉冬至爲例，猶云中以中日數耳。日數若干，則從交中氣之日數起，數盡日數，其外，卽星見之日也。

推入次度數者，星所見之次之度數，據距日十五度，推中氣，則知日所在，卽知星所在，故推得入中日數，卽得入次度數也。云次以次初數者，以其次之初度數起，數盡日數，其外，卽星見之度也。云求夕在日後十五度者，五星晨見者，日未出時星已出，是星在日西，星所在之度，日已行過，謂之日前也。夕見者，日已入，星未入，是星在日東也，星所在之度，日未行至，謂之日後也。晨見在日西十五度，夕見在日東十五度也。

推

推入月日數，以月法乘月餘，以見月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月日法得一，則入月日數也。并之大餘，數除如法，則見日也。

旣得星見在某月朔之後，此推見於朔後某日也。前推朔日，已推盡積月之日數矣，此推月餘及小餘之日數。夫月餘者，見月法除不盡之數而不除者也。若除之，則當以月法乘之，以日法除之，而得日數。然則以月餘求日數，當以見月法除之，以日法乘之，又以日法除之也。爾除并爲一除，則當以見月法與日法相乘爲法除之。夫見月法與日法相乘，乃見月日法也。故以月法乘之，以見月日法除之，而得日數也。小餘者，本爲日法除不盡之數，然終當以日法除之，故并入月餘而除之。但除小餘，止當以日法爲法，而除月餘者，以見月法乘日法爲法，故先以見月法乘小餘，乃并入月餘而除之也。除之，則是月餘及小餘之日數，是爲入月日數也。并之大餘，數除如法者，前推朔日之積日，是入今元至前星見復之月止之日數，以六十甲子除之，已有不滿六十之大餘若干日，自

入今月。又有若干日。故與大餘相并。若滿六十。則除去其餘。從甲子起數。至星見之日。而知其日之干支也。

推後見中。　加積中於中元餘。　加後中餘於中餘。　盈其法得一。從中元餘。　除數如法。則後見中也。

此推後見之中氣也。推今見中。則自入今元至前見若干中爲中元餘。不滿一中者爲中餘。推後見中。則今見若干中。亦爲前見之中矣。故以今一見之積中（五星每一見復積中若干。詳見紀母。）加於前中元餘之內。以今一見之中餘（五星每一見復中餘若干。亦見紀母。）加於前中餘之內也。中餘者本爲不滿見中法之數。若滿法則得一中矣。今以前之中餘。加入今之中餘。則或滿見中法而爲一中。故加入中元餘之內。其餘乃爲中餘也。其以章中除之。以十二除之。諸法皆與推星所見中次法同。如法求之。則後見之中也。

推後見月。　加積月於月元餘。　加後月餘於月餘。　盈其法得一。從月元餘。　除數如法。則後見月也。

此推後見之月也。推今見月。則自入今元至前見若干月爲月元餘。不滿一月者爲月餘。推後見月。則今見若干月。亦爲前見之月矣。故以今一見之積月（五星每一見復積月若干。詳見紀母。）加於前月元餘之內。以今一見之月餘（五星每一見復月餘若干。詳見紀母。）加於前月餘之內也。月餘者本爲不滿見月法之數。若滿法則得一月矣。今以前之月餘。加入今之月餘。或滿見月法而爲一月。故加入月元餘之內。其餘乃爲月餘也。其以章月除月元餘。以十二除之。諸法皆與推星見月法同。如法求之。則得後見之月也。

歲術。

推歲所在。置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歲數除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以百四十四爲法。得一。名曰積次。不盈者名曰次餘。積次盈十二除之。不盈者名曰定次。數從星紀起。算盡之外。則所在次也。

歲星一千七百二十八歲。行天一百四十五周。而復於故處。故推歲星所在。自上元至所求年前若干歲。凡滿一千七百二十八歲。除去之。其不滿者爲歲星最後所行。今若干歲也。歲星一百四十四歲行一百四十五次。今若干歲當行若干次。故以一百四十四

歲爲一率。一百四十五次爲二率。今若干歲爲三率。求得四率。得所行若干次名曰積次。其不滿一次者。則爲一百四十四分次之若干分、名曰次餘也。

十二次一周天。故滿十二次則除去之。不盡者是爲天之第幾次。名曰定次也。星紀爲第一次。故從星紀起算定次若干。則至第幾次是爲所求年前一歲歲星所在之次。其外則今歲歲星所在之次也。

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餘不盡者。數從丙子起。算盡之外。則太歲所在也。

周天十二次星紀。（正北子。）析木。（北之東丑。）大火。（東北寅。）壽星。（正東卯。）鶉尾。（東南辰。）鶉火。（南東巳。）鶉首。（正南午。）實沈。（南西未。）大梁。（西南申。）降婁。（正西酉。）娵訾。（西北戌。）元枵。（北西亥。）日行右旋。冬至在星紀子。大寒在元枵亥。雨水在娵訾戌。春分在降婁酉。以下倣此。一歲而右旋一周也。

歲星亦右旋。第一歲在星紀子。第二歲在元枵亥。第三歲在娵訾戌。第四歲在降婁酉。以下倣此。十二歲而右旋一周也。故古以歲星所在十二次紀年。（如左傳所謂歲在娵訾。歲在降婁是也。）而不以干支紀歲。若以十二支紀歲。則子、亥、戌、酉、申、未、午、辰、卯、寅、丑、倒行矣。後人以干支紀歲。則不用歲星紀歲。而別立太歲之名矣。歲星右旋。自丑而子。太歲左旋。則自子而丑。歲星在丑。則爲子年。明年歲星在子。則爲丑年。又明年。歲星在亥。則爲寅年。又明年。歲星在戌。則爲卯年。以下倣此。

旣用太歲干支紀年。則一歲一名。（如名曰甲子。曰乙丑之類。）六十歲。六十名矣。然太歲本與歲星所在之次左右相應。歲星在丑。乃爲太歲在子。歲星在子。乃爲太歲在丑也。歲星一百四十四歲而行一百四十五次。是超過一次。則太歲亦當一百四十四歲而超過一辰。如第一歲。歲星在子。太歲爲丑。第一百四十四歲。歲星行過酉而在申。則太歲亦超過辰而爲巳年矣。此謂之超辰也。若無超辰。則欲知所求年太歲干支之名者。當以上元以來至所求年前歲星行若干次。乃以一百四十五次爲一率。一百四十四歲爲二率。今有積次若干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積年。然後以太歲六十甲子除之。除不盡者若干歲。從太歲丙子起。數盡之。而知所求前一歲之干支。今旣有超辰。則太歲十二支與歲星十二次。左右相應。但知十二次。即知十二支矣。故置積次而以六十甲子除

去之。除不盡者若干歲。第一歲。爲丙子。從此數盡之。卽知所求前一歲之干支。而不必以一百四十五次爲一率。一百四十四歲爲二率也。

上元第一歲所以爲丙子者。是歲歲星在星紀丑也。故太歲在子矣。其以爲丙子者。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三統術。推得上元至太初前一年。共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爲法。求得積次一千四百四十。滿六十。去之。以六十恰盡。故以上元第一年爲丙子也。故數丙子起算也。

九章歲爲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

此推冬至日躔所在也。九章爲一會。謂之小終。九會爲一統。謂之大終。三統爲一元。故曰三終而與元終。（與、爲也。卽上文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之與。）進退牽牛之前四度五分者。歲差密率七十年餘差一度。每年差五十一秒。續漢志元和二年太史令候。日行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自元和上推天正。劉歆作三統術。時約七十年。歲差將及一度。其時冬至日躔當在斗二十二度四分度之一稍弱。恰去牽牛前四度稍強。斗分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以斗餘分命之。故曰五分也。不言在斗而言在牽牛者。三統術本乎太初。太初術。冬至日起牽牛初。（見續漢志賈逵論。）而劉歆已測得在斗二十二度四分度之一弱。漢人未識歲差。不敢改太初舊法。故還就其算。曰進退牽牛前四度五分。以爲若五星之有贏縮云爾。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數除如法。各從其統首起。求其後章。當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各盡其八十一章。

此推每一統第一章第一日之干支也。每章六千九百三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六十一。以六十甲子除之。餘三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六十一也。天統第一章首第一日甲子。則所餘三十九日之第一日亦甲子。第三十九日是壬寅。其明日癸卯。爲第二章之首。故曰一甲子。二癸卯也。但一章尚有餘分六十一未盡。第二章六千九百三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六十一。加第一章未盡餘分之六十一。得一百二十二分。以八十一分除之。得一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一。其一日加入六千九百三十九日爲六千九

百四十日。以六十甲子除之。餘四十日。其第一日是癸卯。則第四十日是壬午。其明日癸未。爲第三章之首。故曰三癸未也。仍有餘分四十一未盡。又入於第四章矣。第四章以下。皆仿此推之。

地統第一章首甲辰日。故曰甲辰二統一。人統第一章首甲申日。故曰甲申三統一。餘皆仿此。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五)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禮樂志第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於此卷脫注尤多今並從宋本補。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師古曰。斯須猶須臾。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含同。它皆類此。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師古曰。稟、謂給授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吕通神明立人倫。師古曰。倫、理也。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補注〕錢大昭曰。別、汲本作心。先謙曰。禮記經解云。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其上文言朝覲喪祭鄉飲酒。皆志所取裁。則此文當作男女之別明矣。妒忌以情言。疑別與情誤倒。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正人足吕副

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師古曰。訓、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道行盬、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辟讀曰僻。〔補注〕王念孫曰。孟說是也。行盬謂不堅固也。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云。行、遐孟反。又如字。苦、胡㦿反。苦音古。行苦即行盬（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眞謂之濫。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孟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音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盬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盬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小顏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盬。食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不攻嚴也。是也。而小顏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辨見食貨志。先謙曰。官本孟注無道字。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他皆類此。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補注〕宋祁曰。祖考下、添也字。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補注〕先謙曰。自故婚姻至此。取經解爲文。而略有刪易。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此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譱、古善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譱吉也。从誩从羊。譱篆文。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樂以治內而爲同。李奇曰。同於和樂也。禮以脩外而爲異。李奇曰。尊卑爲異也。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

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師古曰、見、謂彰顯也。〔補注〕沈欽韓曰、儀禮之坐皆跪也。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師古曰、說、讀曰悅。形亦見也。筦字與管同。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移於音聲也。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禮以節人爲貴、樂以和人爲本。玉帛鐘鼓、乃其末也。〔補注〕宋祁曰、其末下當添事字。先謙曰、官本鐘作鍾。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循行作修行。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王者下提行。陳浩云、自六經之道至之謂也、統論禮樂大致。自王者必因前王之禮以下、則禮志本文。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則樂志本文也。自今海內更始、統論禮樂、以結斷文。監本並段不明。今過起處另提行寫。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師古曰、即、就也。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師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補注〕王念孫曰、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相對爲文。則曲非委曲之謂。故稱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師古曰、浹、徹也。洽、霑也。浹音子牒反。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應劭曰。囹圄、周獄名也。師古曰、囹、獄也。圄、守也。故擧言囹圄。拘繫於囹圄。音來丁反。圄音牛呂反。〔補注〕王念孫曰、小顏分囹圄爲二義、非也。蔡注月令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然則囹圄爲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囹爲獄、訓圄爲守也。囹之言令、圄之言敔也。說文曰、敔、禁也。廣雅曰、令敔、禁也。是囹圄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圄。孟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囹圄爲二義。又案說文曰、圄、獄也。又曰、圉、囹圄、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圄字本作圉。說文又曰、圉、守之也。此自訓圉爲守、非訓囹圄也。小顏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郁郁、文章貌。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給、足也。言事務殷多、日日修造、尚不能足、故無暇也。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補注〕先謙曰、事詳通傳。高祖說而歎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則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補注〕先謙曰、通傳、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非在惠帝立復爲奉常時。官本則作卽。卽則字譌。未盡備而通終。〔補注〕王應麟曰、叔孫通禮儀藝文志不載。曹襃傳云、章和元年正月、召襃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漢儀十二篇。又王充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齊召南曰、案通定朝儀及宗廟儀法、具載本傳、史記禮書、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爲得其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不知何所據也。通所撰禮制、後世罕見。惟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衰賢不肆、致享

蕭帝王公同嫛，減黜蔡賈，若此數非，未聞於古。又孔穎達禮記疏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假其非倫，有難者不可解也。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師古曰：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謂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答爲事也。簿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誼傳作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此刪節其文耳。廣雅釋詁：故，事也。顏訓故爲大事，則非。至於風俗流溢，〔補注〕先謙曰：誼傳作俗流失，案流溢即淫泆也。流與淫，溢與泆，字誼並通。失則泆誤文耳。恬而不怪，師古曰：恬，安也。謂心以爲安。以爲是適然耳。師古曰：適，正當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師古曰：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誼書以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補注〕先謙曰：六親辨見誼傳。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壞。師古曰：爲，作也。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迺草具其儀，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它皆類此。天子說焉。師古曰：說，讀曰悅。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師古曰：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則當謂周勃、灌嬰也。〔補注〕先謙曰：案不修則壞以上，皆誼爲梁太傅後所上治安策中語。漢興以下，則誼爲太中大夫時事，志因其前後意略相同而統括之。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

服以與太平。師古曰：服，謂衣服之色也。〔補注〕周壽昌曰：與謂趙綰、王臧也。事見武紀。禮書云：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云。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補注〕錢大昕曰：案仲舒對策已見本傳，而志復載其文至四百言。王吉疏已見本傳，而志復載其文至百五十餘言。司馬遷書李陵事已見遷傳，而陵傳又載其文百五十言。元帝初元二年地震下詔已見本紀，而翼奉傳又載其全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臧。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行禮養老之處也。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補注〕先謙曰：兩已字，官本皆作以，以已字同。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補注〕先謙曰：此與下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乃三策對中語，餘皆初對文也。至周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

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仲舒傳補。習俗薄惡。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抵音丁禮反。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它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俞古愈字。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師古曰。辟、讀曰譬。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時時而一出。難常遇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

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補注〕王鳴盛曰。濟字本傳同。詩朝隮于西。又南山朝隮。隮、與躋通也。監本改躋。非。先謙曰。官本作躋。躋隮同。濟不通。隮王說非。濟義較長。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德可尊。故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補注〕王念孫曰。案古文尚書。殷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小顏不見今文。又未參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小顏云。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攘、推也。讓、相責讓也。纕、援臂也。曲禮云。左右攘辟。鄭注。攘、古讓字。然則揖讓字古作攘。謙讓字古作讓。攘臂攘羊字古作纕。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爲難者之言。而後荅釋也。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

師古曰、過差、謂失錯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删去、㠯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㠯筆就而書也。〔補注〕沈欽韓曰、孔子世家文。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蔽失莫甚於此。〔補注〕先謙曰、下大不備三字誤衍、或古逗字、通鑑不重三字、或作惡、是所見本不誤。漢紀刪或莫甚焉、備下加也字、亦不重三字。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且教化、所恃㠯爲治也、刑法、所㠯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㠯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行之也。〔補注〕宋祁曰、宋本無之字、邵本有之。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行險曰詖、饕音吐高反、詖音彼義反。不示㠯大化、而獨敺㠯刑罰、終已不改。師古曰、敺與驅同。故曰、導之㠯禮樂、而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㠯向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補注〕先謙曰。官本雍作廱。案行長安城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孟康曰。謚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廱。未就而崩。羣臣議謚。引爲美謂之成。及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師古曰。謂從漢光武帝也。改定京師于土中。師古曰。謂都洛陽。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師古曰。給、足也。言家家皆足。迺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李奇曰。明帝曰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鄭展曰。漢直言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毋常人行禮乃置。師古曰。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蔡邕以爲更當爲叟。叟老人之稱也。〔補注〕周壽昌曰。蔡說在獨斷內。且鄙俗書叟作更。謂更與叟互通。說甚陋。不足據。疑非邕書。先謙曰。毋常人行禮。官本作每當大行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言爲山欲成。尚少一匱之土。止而不爲。則其功終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辟讀曰譬。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爲臧耳。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補注〕劉攽曰。法家當屬上句。先謙曰。劉說非也。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理官者。掌刑法之官。法家者習刑法之家也。官非無藏於私家之理。特禮儀以藏在理官。而法家又無誦習之者。故不傳耳。漢典寢而不著。

民臣莫有言者。師古曰、寢、息也。〔補注〕王先慎曰。民臣疑本作人臣。唐避諱。改民爲人。此又回改之誤耳。先謙曰。後書曹褒傳。章和元年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云固從通得之。衛宏撰舊儀亦在班氏前。是民臣非無言者。作志時適未見耳。又通沒之後。河閒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河閒獻王所輯合樂記共二百三十餘篇耳。疑五百誤也。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補注〕先謙曰。藝文志言禮古經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猶愈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與志文相證合。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師古曰。寖、漸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樂者下提行。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古曰、易音弋豉反。〔補注〕宋祁曰。邵本於感人深上無其字。故先王著其教焉。師古曰。著、明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曰。言人之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是以纖微癄瘁一作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師古曰。癄瘁。謂減縮也。音子笑反。〔補注〕劉敞曰。樂聲纖瘁。宜依禮記爲噍殺。錢大昕曰。樂記作志微噍殺之音。鄭氏解志微爲意細。似此當依此文作纖。纖與䜟字形相涉。而志又䜟之古文。遂譌爲志耳。衰殺聲相近。較之瘁字爲長。嘽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師古曰。嘽、寬也。諧、和也。嫚易。言不急剡也。易音弋豉反。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師古曰。麤厲。抗厲也。猛奮。發揚也。麤、古麤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古下有作字。引宋祁曰。姚本改古作作字。若云麤古麤字。非是。先謙案。宋說有誤。文當是姚本改古作或字耳。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

之音作。而民慈愛。師古曰。裕、饒也。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亂也下。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師古曰。稽、考也。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師古曰。生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師古曰。集、謂聚密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師古曰。暢、通達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補注〕宋祁曰。景本舊無也字。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補注〕宋祁曰。善心疑當作善心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補注〕先謙曰。自樂者先王之所樂也至此。皆用樂記而微刪易其文。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師古曰。說樂其俗、使和說而安樂也。說讀曰悅。樂音來各反。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樂崇表其德。大薦於天。而以祖考配饗之也。昔黃帝作咸池。〔補注〕先謙曰。呂覽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師古曰。嚳音酷。〔補注〕齊召南曰。案六莖五英。此與白虎通同。又有稱五莖六英者。周禮疏引樂緯曰。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又元結補古樂歌。亦作五莖六英。先謙曰。廣雅釋樂。莖作頸。英作韺。堯作大章。舜作招。師古曰。招讀曰韶。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古樂篇。帝堯立。命質爲樂。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案大司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又云。大章。咸池。堯樂也。樂記注。大章。堯樂名也。周禮

周之或作大卷。二注不同。據孔賈疏云。咸池。黃帝之樂。堯增修之。至周謂之大咸。大韶。舜樂。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夏本紀。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蓋舜樂。禹復修之。**禹作夏。湯作濩。**師古曰。濩、音護。〔補注〕先謙曰。古樂篇。禹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湯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武王作武。**〔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文王世子下管象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獨斷云。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所歌也。維清亦稱象者。以其同為象功德。故亦有象名也。案毛傳。維清奏象舞也。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似武王時但有舞。周公作維清之詩。歌以奏之。奏文王之樂也。傳又云。武。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此則樂歌樂舞。並周公所作。以奏武王。詩觀可證。然則歌維清之詩以祀文王。則用武王所作之象舞。歌武詩以祀武王。則用周公所作之大武舞。故蔡說謂象與武。並屬武王。不與周公之大武溷也。蓋云武王作者。舞是武制。歌又奏武。故以歸之。左傳。武王克商作武。與乘蔡表同。**周公作勺。**〔補注〕先謙曰。勺、詩作酌。左傳作汋。繁露質文篇。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又作汋。毛傳。酌。告成大武也。白虎通。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然則歌勺詩舞大武不疑也。儀禮禮記皆言舞勺。明勺有舞。周禮禮記左傳言舞大武。蓋勺舞即大武舞耳。**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酌。取也。〔補注〕錢大昭曰。勺、漢紀作酌。先謙曰。白虎通。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初學記引宋均云。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獨斷云。勺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文武之道以養天下也。董仲舒傳云。於周莫盛於勺。**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補注〕王念孫曰。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義聲音篇(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通典樂一並同。**濩。言救民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初學記引宋均云。殷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大濩。御覽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夏。大承二帝也。**師古曰。夏、大也。二帝。謂堯舜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尚

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初學記引宋均云。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其德能大諸夏也。御覽引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招繼堯也。師古曰。韶之言紹。故曰繼堯也。〔補注〕先謙曰。樂記。韶、繼也。白虎通。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初學記引宋均云。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詩譜疏引元命苞云。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大司樂作大磬。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韶、磬、招同字。並以紹繼爲義。大章。章之也。師古曰。章、明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初學記引宋均云。堯時仁義大行。法度章明。故曰大章也。五英。英華茂也。〔補注〕宋祁曰。邵本英華無華字。先謙曰。白虎通。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御覽引樂緯注云。道有英華。故曰五英。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及下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呂以調陰陽。莖者萬物也。義與志同。律呂皆六。故以調律呂言之。御覽引樂緯注云。道有根莖。故曰六莖。咸池備矣。師古曰。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矣。〔補注〕先謙曰。白虎通。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北堂書鈔引劉向通義云。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也。初學記引宋均樂緯注云。咸、皆也。池、音施。道施於民。故曰咸池也。取無不浸潤萬物。故定以爲樂名。此顏注所本。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師古曰。言歌頌皆亡也。已、語終辭。殷頌猶有存者。師古曰。謂正考甫所得。商頌以下是。周詩既備。師古曰。謂雅頌皆得其所。而其器用張陳。〔補注〕先謙曰。張陳一義。左隱五年傳杜注。陳、張設也。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司樂以下諸官所掌。典者

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師古曰。師、樂工。瞽、無目者。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故言九德也。誦六詩。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習六舞。五聲。

八音之和。師古曰。六舞。謂帗舞。羽舞。翟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翟音狄。旄音毛。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師古曰。虞書舜典所載也。夔。舜臣名。胄子。謂國子也。直而溫。師古曰。正直而溫和也。寬而栗。師古曰。寬大而敬栗。剛而無虐。師古曰。剛毅而不害虐也。簡而無敖。師古曰。簡約而無傲慢也。敖讀曰傲。（補注）宋祁曰。簡約而無傲慢也。無字當作不字。詩言志。歌咏言。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詠、永也。永。長也。歌所㠯長言之。聲依咏。律和聲。師古曰。依、助也。五聲所㠯助歌也。六律所㠯和聲也。八聲克諧。師古曰。諧亦和也。自此㠯上皆帝舜之言。此之謂也。又㠯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㠯充目。音聲足㠯動耳。詩語足㠯感心。（補注）王念孫曰。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爲詩謌字之誤也（說文。歌或作謌。五行志。怨謗之氣發於謌謠。）上文和親之說難行。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弦。又引舜典詩言志。歌詠言云云。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謌足以感心。承上詩謌而言。則語爲謌字之誤明矣。漢紀孝惠紀。正作詩謌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謌。蓋此篇內歌字本皆作謌。後人多見歌少見謌。故皆改爲歌也。此謌字若不誤爲語。則後人亦必改爲歌矣。）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師古曰。省、視也。論其數而法立。是㠯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師古曰。竦、敬也。說讀曰悅。是㠯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言蒙其風化若被而服之。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㠯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鍾鼓鍠鍠。磬管鏘鏘。降

福穰穰。師古曰、此周頌執競之詩也。鍠鍠、和也。鏘鏘、盛也。穰穰、多也。言周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和盛、則神降之福至多也。鍠音皇。穰音人羊反。〔補注〕錢大昭曰、今詩鍠作喤、鏘作將、古字也。鏘字說文所無。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舜典也。石、謂磬也。言樂之和諧也。至於擊拊磬石、則百獸相率而舞也。〔補注〕宋祁曰、和諧也應刪去也字。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古曰、言若周時尚有殷紂之餘聲。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師古曰、乘、陵也。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說讀曰悅。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犇、古奔字。論語云、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敍者皆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而馬鄭羣儒皆在班揚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棄。其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指趣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賢達之意、非苟越異、理固然也。它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文義競馳、姚本作文義并馳。劉敞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吳仁傑曰、案地名齊楚秦蔡雖商紂世固已有之、但未爲國號耳。然摯干繚缺等實非商人、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考之、此八人者、蓋從樂師、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者也。故稱師摯之始、洋洋盈耳。又語魯太師樂、此太師摯也。學琴於師襄、此擊磬襄也。案商本紀、紂世固嘗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者矣、然非摯與陽、蓋太師疵

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然則志文言樂師作散未爲失之第誤合兩事爲一不當又云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耳齊召南曰案此志本史記殷本紀言紂時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周班氏遂以論語實其事耳先謙曰官本注誤作證移上無適字

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即敬仲也莊二十二年遇難出奔齊也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師古曰事見論語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補注〕何焯曰怨刺起人表注以爲懿王時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師古曰錯雜也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事亦見論語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設闕門遂兩觀也禮諸侯一觀大路天子之車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重也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專執國政而奢僭也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故曰三歸蓋非管仲耳雍樂詩也徹饌奏之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此謂季氏耳〔補注〕先謙曰顏解三歸本論語包注案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孔子聞之曰泰侈偪上是三歸爲富侈之事論語所謂不儉也韓非又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家有三歸晏子春秋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是仲自朝歸家有三處桓公之賜永爲世業又在老時知非取三姓女矣周策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既病善毀篤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是仲意在爲公分謗未得正君之道三歸之家置樹侍女情事所有劉三歸爲臺名及取女則謬也既病又云桓公以

管仲爲上卿。管仲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管仲曰。疏不能制近。與韓非文異事同。市租。即三歸之家所資給耳。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師古曰。陵夷。頽替也。解在成帝紀及諸侯王表。桑閒濮上

鄭衛宋趙之聲並出。應劭曰。桑閒。衛地。濮上。濮水之上。皆好新聲。師古曰。鄭衛宋趙諸國。亦皆有淫聲。（補注）王念孫曰。漢紀趙作楚。是也。自殷周觀兼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疋。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曰。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鄭衛宋趙當爲鄭衛宋齊。桑閒濮上亦本樂記。志並采其文也。先魏志。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廢矣。詳其語氣取義志文。足證唐以前本尚不誤。王據漢紀改趙爲楚。失之。呂覽。楚衰作巫音。是侈樂非淫聲也。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

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補注）王念孫曰。此顏氏望文生義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瑩。說文曰。瑩。惑也。從目。熒省聲。玉篇。嚾井胡扃二切。或作熒。通作營。又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莊子人閒世篇。而目將熒之。向注本熒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楚辭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是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爲婁姿役使所營。亦謂爲其所惑也。顏注訓營爲繞。誤與此同。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故秦穆遺戎而由

余去。應劭曰。戎。西戎也。由余。其賢臣也。秦欲弱之。遺以女樂。由余諫而不聽。遂去入秦。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曰。餽。亦饋字。論語云。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至於六國。魏文

侯最爲好古。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僭稱侯者。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

之。終不見納。師古曰。事見禮之樂記。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魯人也。善樂事也。〔補注〕宋祁曰。當闕也字。何焯曰。雅樂在魯。故制氏猶傳其聲律。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鎗。金石之聲也。鏗音丘耕反。鎗音初庚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丘作立。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也。〔補注〕錢大昭曰。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皆樂章篇名。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補注〕王念孫曰。案永至〔通典樂一同〕二字。於義無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于廟中。故下文云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乱。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樂而誤。先謙曰。永至者。神長至而永享之也。（長至二字見下郊祀歌十一）永至樂宋志一見。南齊志二見。隋志四見。王氏據漢紀孤證以爲永當作禮。誤甚。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劉德曰。歌樂在逸詩。師古曰。薺音才私反。禮經或作齊。又作茨。音並同耳。〔補注〕沈欽韓曰。樂師注。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中。出以陔夏爲節。（案此則疑尚有陔夏。）玄謂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詳見尚書大傳。）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

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補注〕宋祁曰。又有當刪又字。周有房中樂。〔補注〕宋祁曰。周上有曰字。何焯曰。案有曰字爲是。蓋相傳唐山夫人云。然而孟堅所見非周之舊。特楚聲也。與下曰本舜招舞也義同。先謙曰。詳文義不當有曰字。宋何說非也。本舜招舞也上曰字亦衍文。說見下。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補注〕何焯曰。案武帝始立樂府。此樂府令疑作大樂令。沈欽韓曰。日知錄云。下云武帝始立樂府。此兩處而未貫通者也。案樂書亦云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此以後制追述前事。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補注〕王念孫曰。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紀本作高廟是也。高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增祖字）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更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補注〕宋祁曰。邵本以明示。無明字。王念孫曰。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

也。無「厲」，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所見邵本亦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師古曰：言自制作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師古曰：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蘇林曰：昭容樂生於武德舞。〔補注〕劉奉世曰：予謂主出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下文云「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補注〕齊召南曰：宋志作「弘曰禮容生於文始，猶奏之五行」。召南案：言猶非也，蓋禮容樂生於文始、五行二舞也，故本文云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補注〕沈欽韓曰：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案：侯，語辭也，兮亦語辭，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之作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師古曰：甘泉在京師之西北也。祭后土於汾陰，

澤中方丘也。師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澤中方丘也。祭地㠯方。象地形。〔補注〕吳仁傑曰。案郊祀志。祠官寬舒議。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於是立后土祠於汾陰。然則汾陰之祠。實用圜丘。今云方丘。傳寫誤也。封禪書曰。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乃知汾陰之誤。蓋有所祖。學者但見周官奏樂於圜丘方丘。以禮神示。謂圜丘以象天圜。方丘以象地方。於是改漢史之文。以從周官之制。不知武帝祠汾陰之日。周官書猶未出也。顏依文解釋。不以寬舒本議及八神之說。考訂其誤。通鑑元鼎四年。載立后土祠于澤中圜丘。此爲不失其實。乃立樂府。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補注〕宋祁曰。歌誦下當添之字。錢大昕曰。顏說非也。夜誦。官名。員五人。古宮掖之掖。亦作夜。因誦於宮掖之中。故謂之夜誦。下文云。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是也。後漢馬廖傳。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章懷注亦誤。何焯曰。夜誦與祕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哉。下文云。昏祠至明。蓋遠臨祭或倦惰。獲罪於天神地示。故先教之夜誦。以肄習樂章也。周壽昌曰。詩辭爲上所欲聽。則不得使人誦爲下所欲聽。則不得令宜采。且既誦矣。雖夜能勿聽乎。蓋夜時清靜。循誦易調。志後云。案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是置官選詩合於雅樂者。夜靜誦之。晉語云。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又云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又云。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知古人習業。夜亦不輟。先謙曰。周說近是。有趙代秦楚之謳。㠯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十二。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善雅歌。與李延年同時。每奏新歌。莫不稱善。又聲音篇云。案樂記。笛。武帝時丘仲所作。以簫十二節例之。蓋時作此器以協律。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補注〕周壽昌曰。郊祀志。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是爲元鼎六年。相如死當元狩五年。死後七年。延年始得見上。定郊祀之樂。即安得面舉之。延年傳。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是相如嘗與造詩。延年後爲新聲。多舉者。言舉相如等數十人之詩賦。非舉其人也。多舉至詩賦爲句。爲猶作也。言昔相如等所造作之詩賦。略論律

呂。㠯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補注〕沈欽韓曰。樂府非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案當日博士之陋如此。㠯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師古曰。用上辛。用周禮郊天日也。辛取齊戒自新之義也。爲圜丘者。取象天形也。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臣瓚曰。以竹爲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補注〕齊召南曰。案周詩所謂房中樂者。人倫始於夫婦。故首以關雎。漢安世房中歌。直是祀神之樂。故曹魏初改名正始之樂。後因疑其名。又改名享神歌也。先謙曰。宜本安下提行。陳浩云。案此猶郊祀歌十九章。宜提行寫。不與前文接連。其詩曰。〔補注〕劉敞曰。案此書房中歌十七章。推尋文理。不見十七章。疑本十二章。誤爲十七章也。此書房中歌十七章。今分別之。大孝備矣。一章八句。七始華始。一章十句。我定歷數。一章八句。王侯秉德。一章七句。海內有姦。一章八句。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依注當有蕩蕩愉愉字。大海蕩蕩。一章六句。安其所。一章六句。豐草葽。一章八句。雷震震。一章十句。桂華。一章十句。桂華馮馮翼翼。此桂華前章之名也。古詩皆有章名。今此獨兩章存矣。芳。一章八句。磑磑即即。一章八句。嘉薦芳矣。一章八句。皇皇鴻明。一章六句。浚則師德。一章四句。孔容之常。一章八句。承帝明德。一章八句。吳仁傑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刊誤爲區分之。一章多或十句八句。少或六句四句。未有用奇數者。獨王侯秉德章。一章七句。仁傑案。既酌詩及下文安其所章。皆用疊句。此章當云。王侯秉德。其鄰翼翼。其鄰翼翼。顯明昭式。衍本脫誤。今改定作八句。又大海蕩蕩高賢愉。刊誤云。依注當有蕩蕩愉愉字。故定作大海蕩蕩章。一章六句。仁傑案。大海蕩與大山崔相偶成文。又安其所章亦云。高賢愉樂民人。注言有愉愉之德。然則解蕩爲蕩蕩。愉爲愉愉。自是文勢如此。恐止當用三字句讀之。亦與下文叶。今改定作八句。杭世駿曰。案舊本監本。俱以大孝備矣爲一段。粥粥音送爲一段。我定歷數爲一段。豐草葽爲一段。雷震震爲一段。都荔遂芳爲一段。桂華馮馮翼翼爲一段。嘉薦芳矣爲一段。皇

皇遹明至末爲一段列於九章與志所云十七章者數不相應今從劉敞分十七章章首俱提行寫

大孝備矣休德昭淸〔補注〕先謙曰釋詁休美也易彖上傳虞注淸猶明也 高張四縣樂充宮庭 晉灼曰四縣樂四縣也天子宮縣師古曰謂設宮縣而高張之縣古懸字〔補注〕先謙曰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注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簴者宮縣四面皆縣如宮有牆也四面縣故曰四縣廣雅釋詁充滿也 芬樹羽林雲景杳冥 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衆多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芬草初生其香分布引伸爲衆多意與下羽旄殷盛芬哉芒芒義同下章言神來宴娭此及下二語狀神來羽葆衆盛非謂樂上之飾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曹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唐杜甫渼陂行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並本此文爲義 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末有華飾也旄鍾之旄也文穎曰析羽爲旌翠羽爲之也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瓚說是也庶衆也庶旄翠旌謂析五采羽注翠旄之首而爲旌耳〔補注〕先謙曰續漢輿服志羽蓋華蚤注引徐廣云翠羽蓋金華施橑末有二十八枚薛綜云金作華形莖皆低曲支與枝古字通薛所謂莖也秀華其華秀出也樂記注旄旄牛尾也後漢東平憲王蒼傳注云旄謂注旄於竿首詩常云析羽爲旌釋天孫炎注云旌析五采羽注旄上也旄非一故言庶旄羽是翠故曰翠旌瓚注流遡即流蘇遡蘇音轉字變流蘇施於車上見輿服志鍾簴亦有之用綵翠絲絨垂兩旁見舊唐書音樂志及樂府雜錄張注百二十疑二十八之譌旄鍾上於古未聞此一章八句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 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師古曰肅敬也言歌者敬而倡諧和之聲〔補注〕錢大昕曰七始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是也先謙曰官本七下提行注倡作唱七始說見律歷志肅倡和聲相對爲文敬而和也樂記注倡發歌句也 神來宴娭庶幾是聽 師古曰娭戲也言庶幾神來宴戲聽此樂也娭音許其反〔補注〕先謙曰招魂娭光眇視

王逸注、娭、戲也。此顏所本。廣韻引蒼頡云、娭、婦人賤稱。訓作戲者、以娭為嬉借字。一切經音義三引蒼頡云、嬉、戲笑也。方言、江沅之間、戲或謂之嬉。廣雅釋詁、嬉、戲也。皆其證矣。嬉又與喜通。人表末嬉、晉語作妹喜、是也。娭、嬉、喜、轉相通假。然則此歌之娭、與詩燕喜同耳。魏志、晉庚志引作神來宴嬉。此不明假借之誼、以為其詞不莊、不當施於祀神而改之也。官本與下連文。

粥粥音送、細齊人情。晉灼曰、粥粥、敬懼貌也。細、微也。以樂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齊肅也。師古曰、粥音弋六反。〔補注〕先謙曰、月令注、送猶畢也。忽乘青玄、熙事備成。師古曰、言還神禮畢、忽登青天而去。顧熙之事皆備成也。熙與禧同。〔補注〕先謙曰、青玄謂天。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李注、青即蒼也。梁祁宋昇傳望明御字上疏青玄若玄、又青玄變文。熙事猶言盛美之事。後書竇武傳注、熙、盛也。尚書庶績咸熙、律歷志作衆功皆美、並其證。清思眑眑、經緯冥冥。蘇林曰、眑音窈。師古曰、眑眑、幽靜也。經緯、謂經緯天地。〔補注〕先謙曰、柴開注、窈窈冥冥、言元遠也。書己之清思、上達於冥漠之表、祀禮成秩、各得理緒、故曰經緯冥冥。顏云經緯天地、非也。此一章十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師古曰、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誠愛也。〔補注〕先謙曰、釋名、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顏注氏下意隔。敕身齊戒、施教申申。應劭曰、敕、謹敬之貌。師古曰、齊讀曰齋。〔補注〕先謙曰、案官本孝雅云監本訛甲申、今從宋本改正。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師古曰、熙、亦禧也。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音彬。轃字與臻同。〔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八句。

王侯秉德、〔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下提行。其鄰翼翼。師古曰、鄰、言德不孤、必有鄰也。翼翼、恭敬也。〔補注〕劉敞曰、鄰謂近臣也。先謙曰、劉說是。吳氏謂此當叠句。

一

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師古曰、鬯、古暢字。鬯、通也。竟全大功、撫安四極。〔補注〕先謙曰、此一章七句。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師古曰。謂匈奴。詔撫成師。武臣承德。師古曰。成師。言各置部校。師出以律也。春秋左氏傳曰。成師以出。〔補注〕先謙曰。顏說非也。廣雅釋詁。撫。安也。小司徒注。成。猶定也。師、民衆也。左桓二年傳。命之曰成師。杜注。謂能成其衆。此成師。已定之民。高祖慮用兵擾之。故詔以撫安已定之民。而武臣能奉承德意也。注。官本郊作部。是。行樂交逆。簫勺羣慝。晉灼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逆亂之徒。盡交歡也。慝。惡也。勺。讀曰酌。〔補注〕劉攽曰。予謂逆。迎也。樂音洛。言師行而衆樂。迎逆皆迎也。李光地曰。簫勺。即銷鑠也。注謬。先謙曰。交逆。劉說是。簫勺。李說是。楚辭質銷鑠以汋約兮。王注。銷鑠。化其渣滓也。戰國策蔡澤韓位周則趙自銷鑠。與此同意也。簫勺與銷鑠。同聲字。故取相代。又簫取肅清之義。（釋名。簫、肅也。肅肅然清也。）勺取挹取之義。（說文。勺。挹取也。）訓亦相近。唐韓愈詩。思濯賦布濩蠻頑已簫勺。則已直用爲銷鑠意。不作樂名解矣。肅爲濟哉。〔補注〕先謙曰。行師以肅靜取濟。蓋定燕國。師古曰。匈奴服從則燕國安靜。無寇難也。〔補注〕沈欽韓曰。燕國。謂臧荼也。五年。臧荼反。又利幾反於潁川。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又韓王信降匈奴。上文所謂紛亂東北也。顏但指匈奴。非則然矣。何有於東。先謙曰。此一章八句。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李奇曰。愉愉。樂也。師古曰。蕩蕩。廣大貌也。愉愉。和樂貌也。懷。思也。言海以廣大之故。衆水歸之。王者有和樂之德。則人皆思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下提行。案劉氏所見本。是大海蕩。高賢愉。不重字。與今本異。故吳氏以爲當作八句。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師古曰。言大山以崔嵬之故。能生殖百卉。明君以崇高其德。故爲萬姓所尊也。卉音才回反。〔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六句。

安其所。樂終產。師古曰。萬物各安其所。而樂終其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安下提行。注。生作產。樂終產。世繼緒。師古曰。言傳祚無窮。飛龍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揚雄賦曰。秋秋蹌蹌入西園。其義亦同。讀者不曉秋義。或改此秋字爲秋稷之秋。失之遠矣。高賢愉。樂民人。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衆人皆安樂。

〔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八句。

豐草葽。女羅施。孟康曰。葽音四月秀葽。葽盛貌也。臣瓚曰。女羅兔絲也。延於松柏之上。喻類而猶親之。況同姓言族親不可不覆邁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秀葽下有之字。是。善何如。誰能回。師古曰。回。亂也。言至德之善。上古帝皇皆不如之。而不可干亂。大莫大。成教德。〔補注〕先謙曰。以德道民而成教於天下。長莫長。被無極。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八句。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服虔曰。與臣民之約。師古曰。鄉。方也。言王者之威。取象雷電。明示德義之方。而治政本之約。約讀曰要。〔補注〕先謙曰。二說皆非也。荀子儒效篇楊注。鄉讀曰向。廣雅釋詁。約。少也。上有明德。則爲衆所向。圖治之本。所操不在多也。治本約。澤弘大。師古曰。政教有常。則恩惠滂洽。〔補注〕李光地曰。大忽久之訛。德施大者弘也。世受壽者久也。蓋久字則與保壽叶。加被寵。咸相保。師古曰。言德政所加。人被寵澤。則室家老幼皆相保也。德施大。世曼壽。師古曰。曼。延也。〔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十句。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蘇林曰。窅音窅眇之窅。窊音窊下之窊。孟康曰。窅出窊入。都良薜荔之香。鼓動桂華也。晉灼曰。桂華殿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言樹此香草。以絜齊其芳氣。乃達於宮殿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歌都護桂英。美芳鼓行。如此。復不得爲殿名。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也。此言都良薜荔俱有芬芳。桂華之形窅窊然也。皆謂神宮所有耳。窅音一校反。窊音一瓜反。〔補注〕宋祁曰。諸家下添之字。先謙曰。官本脫作挩。校作交。孝奏天儀。若日月光。師古曰。言曰孝道已承於天。天神下降。故有光。〔補注〕宋祁曰。有光下添也字。先謙曰。釋詁。儀。善也。言天善之。故神來下降。光若日月。乘玄四龍。回馳北行。〔補注〕先謙曰。左昭二十九年傳。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

鷙之乘龍。河洛各二。杜注云。合爲四。此象四龍也。張衡應閒。玄龍迎夏。則陸雲而奮鱗。故乘玄龍之兆。行。胥行。與同。龍同義。兆古胥字。見高紀注。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師古曰。芬亦謂衆多。芒芒。廣遠之貌。〔補注〕先謙曰。微文芒芥當引伸爲芒昧芒遠意。芒芒。言羽旄隨行。愈遠而不可見。非謂廣遠也。孝道隨世。〔補注〕先謙曰。隨世。言相承不替。漢代諸帝廟號。並冠以孝。是其義也。我署文章。師古曰。署猶分部也。一曰表也。〔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十句」

桂華〔補注〕錢大昕曰。此二字是篇時日。帝臨青陽之類。所以記章數也。但存桂華。美若二章之名。其餘俱脫去耳。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翼翼。衆貌也。〔補注〕先謙曰。此說非也。馮馮翼翼。用詩卷阿有馮有翼文。與孟子輔之翼之同義。百官表張注。馮。輔也。惟天愛民。輔翼百姓。所以承天。易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晉灼曰。易。穢易也。久。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廣遠安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久猶是也。自言疆易遠大耳。非武帝時也。不得云拓境。〔補注〕先謙曰。燭明四極。謂用知民情。官本與下連文。

慈惠所愛。美若休德。師古曰。若。順也。休。亦美也。〔補注〕先謙曰。上有慈惠之休德。民皆美而順之也。杳杳冥冥。克綽永福。師古曰。綽。緩也。亦謂延長也。〔補注〕先謙曰。詩角弓傳。綽綽。寬也。克綽猶克寬。居上寬仁。則杳冥之中。永福貽之類。說非。此一章八句。

美芳〔補注〕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篇之末。鄭寫之誤。遂以冠後。後篇無美芳。亦當作美若矣。磑磑即即。師象山則。孟康曰。磑磑。崇積也。即即。充實也。師。衆也。則。法也。積實之盛衆。類於山也。師古曰。磑音五回反。〔補注〕先謙曰。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磑磑。高貌。即無充實義。古即就同字。即即猶就就也。呂覽振亂篇。就就乎其不肯自是。磑磑即即。蓋居高思深之義。故衆之來附。其象若山甚永固也。

烏呼孝哉。案撫戎國。〔補注〕先謙曰。案。即安也。荀子非。安案同字。王制。西方曰戎。高帝西都。先安撫之。官本烏作嗚。蠻夷竭歡。象來致福。李奇曰。象。譯也。蠻夷遣譯致福貢也。〔補注〕先謙曰。王制。

南方曰蠻，東方曰夷。不言北狄者，匈奴方為邊患。秋官序官象胥注，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蠻夷通使，民免兵禍，是致福也。祭祀歸胙曰致福，實兼福義，李說非。官本注譯作譯，是。

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師古曰：兼臨，言在上位者普也容也。〔補注〕先謙曰：言匈奴懾服被。立施德惠，不尚武力。此一章八句。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師古曰：饗字合韻，音鄉。孔，甚也。臧，善也。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師古曰：建侯，封建諸侯也。易屯卦曰，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也。〔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八句。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瓚曰：天下蕩平，惟帝之休德。〔補注〕先謙曰：論語蕩蕩乎集解引包注，蕩蕩，廣遠之稱。侯與兮同義（見上注）。蕩兮猶蕩蕩，大則皇皇然美盛，休德蕩蕩然廣遠，相耦為文。以蕩為天下蕩平，增文成義，又訓侯為惟，並不相屬，非也。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師古曰：伊，是也。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師古曰：則，法也。〔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六句。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師古曰：浚，深也。師，衆也。則，法也。殖，生也。舊，久也。翼翼，敬也。言有深法衆德，故能生育羣衆，久有善名，其容甚敬也。〔補注〕先謙曰：詩噫嘻，浚發爾私，釋文浚本作駿，浚駿字同，故書皋陶謨馬注訓浚為大。浚則，師大法也。高祖約法，蕭何造律，義主寬仁，惟德是師，民以生殖。老子孔德之容注，孔，大也。有容乃大。廣雅釋詁，翼翼，盛也。訓敬與上文不屬。官本浚下題行。此一章四句。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師古曰：帝，謂天也。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孔下提行。下民之樂，子孫保光。師古曰：言永保其光寵也。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師古曰：不忘，言長久也。〔補注〕先謙

曰。此一章八句。承帝明德。師象山則。師古曰。象放山而爲法。言不虧不崩。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師古曰。言稱物平施。其澤如雲也。稱音尺孕反。承容之常。〔補注〕先謙曰。此下就後闕言。承有容之常德而無改也。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師古曰。疆。竟也。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此一章八句。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師古曰。練。選也。〔補注〕先謙曰。釋訓。侯。乃也。宋志。漢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轉韻。案牲繭栗以下八句一轉韻也。焫膋蕭。延四方。李奇曰。膋。腸閒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以蕭焫脂。合馨香也。四方。四方之神也。膋音來彫反。焫音人悅反。〔補注〕先謙曰。說文。膫。牛腸脂也。或作膋。从勞省聲。焫與爇同。郊特牲。然後焫蕭合羶薌。鄭注。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曰。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顏注所本。九重開。靈之斿。師古曰。天有九重。言皆開門而來降厥福。垂惠恩。鴻祜休。師古曰。鴻。大也。祜。福也。休。美也。祜音怙。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師古曰。紛紛言其多。靈之下。若風馬。師古曰。言速疾也。左倉龍。右白虎。師古曰。以爲衞。靈之來。神哉沛。師古曰。沛。疾貌。音普蓋反。〔補注〕先謙曰。溝洫志。武帝瓠子歌。歸舊川兮神哉沛。蓋流行意。先以雨。般裔裔。師古曰。先以雨。言神欲行令雨先驅也。般。讀與班同。班。布也。裔裔。飛流之貌。〔補注〕先謙曰。乘雲駕龍。故先雨。史記司馬相如傳。班乎裔裔。本書班作般。郭璞注。裔裔。羣行貌也。顏屬雨言恐非。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垂陰覆福於下。〔補注〕王念孫曰。案慶讀爲羌。發聲也。先謙曰。說文。陰。闇也。相放怭。震澹心。師古曰。放怭。猶髣髴也。澹。動也。放音昉。怭音沸。澹音大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沸作怫。靈已坐。五音飭。師古曰。飭。整與敕字同。

鑑也。虞至旦，承靈億。師古曰：虞，樂也。億，安也。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應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晉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大宰丞李元記云以水漬桂為大尊酒。師古曰：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八鄉，八方之神。〔補注〕先謙曰：楚辭奠桂酒兮椒漿，王注與應同，蓋楚俗之舊，漢因已不用矣。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師古曰：服說非也。吟，謂歌誦也。青黃，謂四時之樂也。徧觀此，眺瑤堂。應劭曰：眺，望也。瑤，石而似玉者也。師古曰：以瑤飾堂。瑤音遙。眾嫭並，綽奇麗，孟康曰：嫭音互。嫭，好也。如淳曰：嫭，美目貌。晉灼曰：嫭音坼嫭之嫭。師古曰：孟說是也。謂供神女樂並好麗也。〔補注〕先謙曰：揚雄傳知眾嫭之嫉妒兮，本此。楚辭滂心綽態，王注：綽，猶多也。顏如荼，兆逐靡。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言此奇麗白如荼也。孟康曰：兆逐靡者，兆民逐觀而猶靡也。師古曰：菅，茅也。言美女顏貌如茅荼之柔也。荼者，今俗所謂蘆䒗也。荼音塗。菅音姦。靡合韻音武義反。〔補注〕洪亮吉曰：詩鄭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玩兆逐靡句，當取飛行為義，不以柔為義，師古說誤。先謙曰：此以顏言，況其白耳，當如應說。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也。師古曰：廁，雜也。霧縠，言其輕細若雲霧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鍚，細布也。其字从糸，古亦通用錫。燕禮云冪用綌若錫，鄭注今文錫為緆。先謙曰：阿錫，互詳司馬相如傳。俠嘉夜，茝蘭芳。如淳曰：佳俠，猶美人之稱也。嘉夜，芳草也。師古曰：俠與挾同，言懷挾芳草也。茝，即今白芷。茝音昌改反。〔補注〕先謙曰：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即夾陛。邀嘉夜猶言良夜，上云昏祠至明，是其義也。茝蘭迺芳草耳。自眾嫭至此，言供神女樂之容飾。澹容與，獻嘉觴。師古曰：澹，安也。容與，言閑舒也。澹音大濫反。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宇也。壇字或作禮。讀亦曰壇。字加示者。神靈之耳。下皆紫壇𡏮壇。其義並同〔補注〕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吳仁傑曰。此章言帝臨中壇。繼之以青陽。朱明。西顥。元冥。四章。蓋祠五方帝所歌也。師古以帝爲天神。刊誤以爲天子。皆與志不合。此帝謂下方之帝。月令中央土是也。王念孫曰。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蓋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爲腏食。蓋此歌之言四方承宇也。若如劉說。以帝爲天子。則與四方承宇何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揄。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文義相同。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孟康曰。衆多也。臣瓚曰。爾雅曰。繩繩。戒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清和六合。制數以五。張晏曰。此后土之歌也。土數五。〔補注〕劉攽曰。制數以五。即謂武帝改服色而上黃。數用五也。王念孫曰。此即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以爲祭后土之歌是也。劉說亦非。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師古曰。匽。古偃字。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曰。媼。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補注〕劉攽曰。言后土富媼者。由漢以土德也。顧詳中壇。故疑是祠祭。但以堂壇論中央中。吳仁傑曰。媼當爲煴。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案字書。媼有四義。一曰煴媼。天地合氣也。一曰[illegible]媼也。富媼以煴媼爲義。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澂地富煴物時執之意。婁說謬矣。沈欽韓曰。媼煴形近而誤。新書道術篇又云。欣熏可安謂之煴。反煴爲鷙。則煴乃坤厚載物之義。釋爲媼母。其俗同於小說之后土夫人也。王念孫曰。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又云。祠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優遊。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媼。亦非是。倘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穆穆優遊。嘉服上黃。孟康曰。土色上黃也〔補注〕先謙曰。此祀中央黃帝歌。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臣瓚曰：春為青陽。師古曰：草根曰荄。遂者，言皆生出也。荄音該。膏潤并愛，跂行畢逮。孟康曰：跂音岐。師古曰：并，兼也。逮，及也。凡有足而行者，稱跂行也。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晉灼曰：壧，穴也。謂蟄蟲蕃藏也。師古曰：壧與巖同。言雷霆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之在巖者，莫不頃耳而起也。頃讀曰傾。〔補注〕王念孫曰：晉說是也。古書多以巖穴連文，故晉以穴釋壧。楚辭七諫注並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霆聲發榮，壧處頃聽。顏以壧為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巖言之。先謙曰：釋草：草謂之榮。推言之，為凡物滋長之稱。發榮者，植物將萌，更得雷霆以發動之。顏以發字上屬，非。枯槁復產，迺成厥命。師古曰：枯槁，謂草木經冬零落者也。槀音口老反。眾庶熙熙，施及夭胎。師古曰：熙熙，和樂貌也。施，延也。少長曰夭，在孕曰胎。施音弋豉反。夭音烏老反。群生啿啿，惟春之祺。孟康曰：啿音湛湛露斯。如淳曰：祺，福也。師古曰：啿啿，豐厚之貌也。音徒感反。祺音其。

青陽三〔補注〕先謙曰：宋志，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迎時氣五郊，春歌青陽，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據此四歌，迺迎時氣之樂歌。

鄒子樂〔補注〕先謙曰：官本上空七格，下同。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臣瓚曰：夏為朱明。師古曰：旉，古敷字也。旉與，言開舒也。與音弋於反。〔補注〕先謙曰：顏說非也。與當如字讀，與施同義。旉與猶敷施，非卒閑說，命受敷施，夏祀作命受普施，此謂陽氣盛長，普施萬物耳。桐生茂豫，靡有所詘。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無所詘者，申遂也。詘音丘物反。〔補注〕劉敞曰：桐，幼稚也。揚子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沈欽韓曰：桐侗通。法言學行篇注：桐，侗也。侗然未有

所知。孔安國云。侗未成器之人。臯侃謂穜侗（赤與穜童通）與此義同。**敷華就實。旣阜旣昌。**師古曰。敷、布也。就、成也。阜、大也。昌、盛也。**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進也。嘗、謂歆饗之也。言此樂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祀所。而爲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樂作迪。**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也。宥、祐也。

朱明四。　鄒子樂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韋昭曰。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音胡浪反。碭、音蕩。沆碭、白氣之貌也。（補注）王念孫曰。韋以顥爲少昊。非也。西顥、謂西方顥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顥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顥天。（淮南天文篇作皓天。高注同。）說文。顥、白皃。楚詞曰。天白顥顥。故曰西顥沆碭。秋氣肅殺。顥以沆碭爲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青陽。夏朱明。秋西顥。冬元冥。則顥爲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顥也。若少昊則對太昊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師古曰。五穀百草。秀穎旣成。皆因舊苗。無廢絕也。不榮而實曰秀。葉末曰穎。廢、合韻音發。（補注）何焯曰。續猶嗣續也。不曰登新而曰續舊。善言天地生物之心矣。**姦僞不萌。祅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辟讀曰僻。貉音莫客反。（補注）先謙曰。貉貊字通。孟子大貉小貉。設梁疏作大貊小貊。史記匈奴傳以胡貉索隱。貉即濊也。此以濊爲貉。濊貉即濊貊。漢朝鮮地。四貉咸服。武帝平定朝鮮。故云。周禮職方云。九貉。詩韓奕疏引鄭志。九貊即九夷也。統言之四方皆曰夷。析言之夷是東方專稱。夷言四貉。亦可言四。種類不一。統舉之詞耳。顏說未晰。**旣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師古曰。純、大也。言畏威懷德。若來賓附。無敢驕慢。盡虔敬。（補注）宋祁曰。虔敬下當添也字。先謙曰。官本注敬下有者字。

西顥五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師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 屮木零落，抵冬降霜。孟康曰：抵，至也。至冬而降霜。音底。師古曰：屮，古草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抵音底二字，引宋祁曰抵作底。 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師古曰：易、革，改也。〔補注〕何焯曰：秦所銷刑易者其義如此。 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師古曰：條，分也。暢也。 籍斂之時，掩收嘉穀。師古曰：籍斂，謂收籍田也。〔補注〕先謙曰：南齊志祠五帝通郊祀歌皆四言，卽祈以上諸篇。

玄冥六　鄒子樂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李奇曰：元尊，天也。媼神，地也。祭天燔燎，祭地瘞埋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泰元，天也。蕃，多也。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蕃音扶元反。釐讀曰禧。〔補注〕吳仁傑曰：泰元媼神果如顏說，下文何爲復言經緯天地乎。泰元者泰一也。泰一與天地並而非天也。志載天子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又載北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皇帝敬拜泰一。又爲泰一鋒旗，命曰靈旗。故此章顛末有泰元及靈旗之文。然則媼神字亦當作煴，而以禋燎爲義可也。煴神者，禋燎以祀神，東京賦所謂致高煙乎泰一是已。禮祭天以煙爲歆神始，祀泰一之禮同於祀天，故燎禋皇天，皐搖泰一。揚子雲以爲並稱云。 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師古曰：蕃，多也。滋，益也。循，順也。緒，業也。 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師古曰：共讀曰恭。皇，皇天

也。此言天子繼承祖統。恭敬爲心而順天也。鸞路龍鱗。罔不肸飾。蘇林曰，肸音陛盻之盻。盻，飾也。師古曰，罔，無也。肸，振也。謂皆振整而飾之也。肸音許乙反。嘉籩列陳。庶幾宴享。師古曰，嘉籩謂祭祀之籩實也。木曰豆，竹曰籩。享字合韻，宜因鄉。〔補注〕先謙曰，官本因作音，是。滅除凶災。列騰八荒。師古曰，言威烈之盛，騰於八荒。〔補注〕先謙曰，官本列作烈，是。鐘鼓竽笙。雲舞翔翔。〔補注〕先謙曰，曲禮朝廷濟濟翔翔。此以狀舞之容。招搖靈旗。九夷賓將。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斗杓端有兩星，一爲招搖。郊祀志，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故有九夷賓將之頌。賓，導也。將，送也。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

涓選休成。臣瓚曰，涓，除也。除惡選取美成者也。〔補注〕錢大昕曰，志云奏罷鸞路龍鱗句，改爲涓選休成也。下章云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亦刪去黼繡句改爲肅若舊典也。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奏定南北郊，又言甘泉泰時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宜皆勿修。故更去鸞路龍鱗、黼繡周張二語。其餘仍用舊文也。監本以涓選休成句題天地章，以肅若舊典題日出入章，此誤之甚者。然文獻通考載元豐六年，判太常寺陳襄議引郊祀歌涓選休成，天地並況，證天地合祭之說，則北宋本已誤矣。沈欽韓曰，涓與蠲同，詩傳，蠲，絜也。瓚說非。周壽昌曰，案彭氏帖本、慶元本、汲古本、毛本皆誤，與監本同。又各本雖以涓選休成、肅若舊典冠兩章，而標題仍作天地日出入，知當日本不誤，傳刻失之。先

讓曰、官本移此始以下於惟泰元七下、空一格、寫移涓選休成四字於更定詩曰下、下章同、齊召南云、案監本以涓選休成爲下章天地並況之首句、又以漸若鴽奥爲下章日出入安窮之首句、此大誤也、今改正、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師古曰、況、賜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並祠天一地一泰一、所謂三一、

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師古曰、熙、興也、紫壇、壇紫色也、思求降神之路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案此疑忌所云開八通之鬼道、故曰思求厥路、

恭承禋祀、縕豫爲紛。孟康曰、積聚紛飾爲此紛華也、師古曰、縕音於紛反、〔補注〕先謙曰、縕與絪縕、後漢班彪傳注、絪縕、陰陽和一相扶兒也、劉輔傳注、豫、悅豫也、縕豫、神享其祀而和悅也、楚辭王注、紛、盛貌、

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師古曰、白與黑謂爲斧形謂之黼、〔補注〕先謙曰、黼繡見上注、周張、謂周徧張設於壇上、

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佾同、佾、列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滅南越後、始用樂舞、益用歌兒千童、蓋書之、

合好効歡虞泰一。師古曰、虞與娛同、

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師古曰、軒朱、即朱軒也、晉總合音樂、會於軒檻之前、〔補注〕先謙曰、郊祀志、泰帝〈即黃帝、說見郊祀志〉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呂覽古樂篇、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高注、士達、朱襄之臣〉是軒朱、謂軒轅朱襄二帝、會、集也、上言樂器、故下言始制樂器之人、顔謂即朱軒、則文不成理、南齊志軒朱混會、即承用志語、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師古曰、璆、美玉名、以爲磬也、喜合韻音許吏反、

百官濟濟、各敬厥事。〔補注〕宋祁曰、邪本厥作其、

盛牲實俎進聞膏。師古曰、言以牲實俎、以蕭焫脂、則其芬膏達於神所、故曰盛牲實俎進聞膏、

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師古曰、奄讀曰淹、〔補注〕錢大昭曰、須搖即須臾、搖與臾相近、先謙曰、此留下當有兮字、而班氏刪之、即上下文八字七字句旁有兮字、無則不成一體、此班氏例刪之文、下天馬歌及司馬相如傳可互證也、

長麗前掞光耀明。孟康曰、欲令神宿留、言日非恐長更星在前掞

馳。常有光明也。扶或作扶。晉灼曰。扶。即光炎字也。臣瓚曰。長麗。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矞皇。舊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麗使拂羽。師古曰。晉瓚二說是也。麗音離。扶音融。〔補注〕先謙曰。官本更作庚。下同。寒暑不忒況皇章。晉灼曰。況。賜也。皇。君也。章。明也。言長更星辨始不改其光耀。永以此明賜君也。臣瓚曰。忒。差也。寒暑不差。言陰陽和也。以此賜君章賢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展詩應律鋗玉鳴。晉灼曰。鋗。鳴玉聲也。師古曰。鋗音火玄反。〔補注〕先謙曰。展謂展誦之。楚辭展詩兮會舞。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㠯商。晉灼曰。下有梁黃鼓員四人。似新造音樂者姓名也。師古曰。晉說非也。自函宮吐角㠯下。總言五聲之備耳。中。重也。發梁。歌聲繞梁也。函與含同。造茲新音永久長。〔補注〕先謙曰。官本久作欠。引宋祁曰。欠當作久。聲氣遠條鳳鳥鷃。師古曰。條。達也。鷃。古翔字。神夕奄虞蓋孔享。師古曰。虞。樂也。蓋。語辭也。孔。甚也。享。合韻音鄉。〔補注〕先謙曰。南齊志。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並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即指此下諸篇而言。南齊志。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讖緯。非全雅什。亦即此也。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鸞輅周張。更定詩曰。

肅若舊典。師古曰。肅。敬也。若。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點作舊。是。此亦當屬上章。日出入安窮。〔補注〕先謙曰。郊祀志朝朝日。此其祀神歌。時世不與人同。晉灼曰。日月無窮。而人命有終。世長而壽短。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補注〕先謙曰。言日所歷四時無紀極。而人壽不過百年。無以齊之。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

謂何。晉灼曰，言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觀，是乃知命甚促。謂何，當如之何也。師古曰，泊、水貌也，音步各反，又音魄。〔補注〕張照曰，案言人之壽命較之於日，日如四海，人如池也。日行於天，出東入西，徧觀居此世者，其謂之何，作問之辭，以起下文欲仙之意也。晉灼注未明。先謙曰，日者傳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枚乘傳朝夕之池，謂海中潮汐往來，與此四海之池同義。言日出入四海，徧觀此世，誰謂若非，謂何當知張說。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應劭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武帝願乘六龍，仙而升天，曰吾所樂獨乘六龍然，御六龍得其調，使我心若。〔補注〕先謙曰，吾知所樂，獨樂六龍，謂日御以六龍行速爲樂也。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謂見日御之調良，使我心善之也。應說未是。廣雅，日御謂之羲和。魏曹植與吳質書，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本志文而反用之，下遂致欲仙意。訾黃其何不徠下。應劭曰，訾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來邪。師古曰，訾、嗟歎之辭也。黃、乘黃也。歎乘黃不來下也。訾音咨。

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師古曰，言此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補注〕沈欽韓曰，樂書云，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彼歌辭略舉之，非全篇也。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李奇曰，沫音靧面之靧。晉灼曰，沫、古靧字也。師古曰，沫沬兩通。沬者，言被面如靧也，字从水傍午未之未，音呼內反。沫者，言汗流沫出也，字从水傍本末之末，音亦如之。然今書字多作沬面之沬也。志俶儻。精權奇。〔補注〕先謙曰，後書馮衍傳注，俶儻，猶卓異也。春秋繁露玉英篇，權，譎也。權奇者，奇譎非常之意。籋浮雲。晻上馳。蘇林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師古曰，晻、音烏感反，言晻然而上馳。〔補注〕先

謙曰。說文。晻、不明也。此本義。武班碑。晻忽徂逝。借晻爲奄。方言。奄。遽也。二說並通。體容與。迣萬里。孟康曰。迣、音逝。如淳曰。迣、超踰也。晉灼曰。古迾字。師古曰。孟音非也。迣。讀與厲同。音能厲渡萬里也。〔補注〕錢大昕曰。晉讀迣爲迾。雖據說文。迾於文義未協。迣當讀如遮過厲之迣。音去之遠也。孟如二說近之。今安匹。龍爲友。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者。唯龍可爲之友耳。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補注〕先謙曰。見武紀。官本接前空一格。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師古曰。言九夷皆服。故此馬遠來也。徠、古往來字也。〔補注〕先謙曰。樂書云。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爲歌。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案歌詞既異。又弘以元狩二年薨。不及見太初獲宛馬。此則樂書出後人所附益。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補注〕先謙曰。官本兩上有者字。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歷鹵之地。無草者幾千里而至東道。〔補注〕先謙曰。官本幾作凡。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孟康曰。東方震爲龍。又脊龍宿。言以其方來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太初四年庚辰。將搖舉。誰與期。如淳曰。遙、遊也。搖、或作遙。師古曰。如說非也。言當搖蕩高舉。不可與期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應劭曰。言天馬乃去人遠。當竦攢門以待之也。文穎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登昆侖也。師古曰。文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水經河水注。廣武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得大宛天馬。有角。故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徑千里兮循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驟首而

騁。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又因此歌而附會也。天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游閶闔，觀玉臺。應劭曰：閶闔，天門。玉臺，上帝之所居。

天馬十。〔補注〕先謙曰：官本三字在太初四年後一行。案馬生渥洼及獲宛馬二事不同時，今二章統爲天馬十，則三字應在後行，官本是也。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補注〕先謙曰：武紀云西極天馬之歌。官本此行接觀玉臺注下空一格。

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讀如迭。詄蕩蕩，天體堅清之狀也。師古曰：詄，音大結反。〔補注〕先謙曰：歌文詄宕也。論語皇疏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天體廣遠，書衆俱忘，故曰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師古曰：言衆神穆然方駕並騁而臨祠祭。光夜燭，德信著。師古曰：神光夜照，嚮然而來，是德信著明。〔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所謂光夜燭也。又云已封泰山，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故末云專精厲意逝九閡，紛云六幕浮大海也。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師古曰：神靈澤所浸，溥博無私，其福甚大，故我得長生之道而安豫也。〔補注〕先謙曰：八字不成句義，平而二字當衍。顏注亦未爲平字釋義，衍文明矣。荆注志注：寖，登也。鴻，鴻者，衆登穴也。郊祀志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長生豫，言長生可樂。大朱涂廣，夷石爲堂。師古曰：涂，道路也。夷，平也。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又甚廣大，平夷磬石，累以爲堂。〔補注〕先謙曰：宋范鎮大雅天賦涂大朱以潤圖，承用志文。明祀天神用此禮也。由地多石，須平夷之。堂，明堂也。古明堂處險不敞，上欲治之，故云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師古曰：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飾之也。招搖，申動之貌。永，長也。梢音所交反。招音韶。望合韻音亡。〔補注〕先謙曰：郊祀志禱祠泰一后土，用樂舞歌兒。封泰山，如祠泰一禮。親拜然如祭后土禮，盡用樂，故有舞歌也。爲伐南越，告禱泰一，爲泰一鋒旗，上畫北斗，上云招搖靈旗是也。封禪書亦用此旗，故云體招搖。體之爲言貌也，即圖畫意。永望者當

得望見之。此上句中皆有兮字。此二句獸下有兮字。非氏删之。下月穆穆。神裴回。四句例同。星留俞。塞隕光。師古曰。俞、答也。言衆星留神答饗喜。降其光耀。四面充塞也。俞、音踰。〔補注〕先謙曰。郊祀志。望氣王朔言見填星出如瓜。有司曰。建封禪。天報德星。此所謂星留俞也。塞、讀如塞禱之塞。謂報祭神而星光下臨也。照紫幄。珠熉黃。如淳曰。熉、音殞。黃貌也。師古曰。紫幄、饗神之幄也。幄上四下而覆曰幄。言光照紫幄。故其珠色熉然而黃也。熉音云。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封禪時。從遠方飛禽及白雉諸物。故此云然。翄、文翅字也。釋覬釋文。翅本或作翄。韋元成傳注。翄翅不一也。翄飛下皆有兮字。假清風二句同。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宣、徧也。〔補注〕先謙曰。言自夜達旦光景。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師古曰。軋忽、長遠之貌也。重觴、謂累獻也。〔補注〕先謙曰。假、借也。觴、饗也。神借清風而來。其至激疾。而長若重累觴饗也。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孟康曰。殣、音覲。師古曰。言神饗裴回留而不去。故我得覲見。冀以親附而陳誠意。達章明之。〔補注〕先謙曰。淮南兵略訓高注。放、寄也。言神裴回若留寄於此。函蒙祉福常若期。師古曰。函、包也。蒙、被也。言爲神所饗。故能包函蒙被祉福。應誠而至。有常期也。寂漻上天知厥時。應劭曰。言天雖寂漻高遠。而知我饗祀之時也。漻音來朝反。泛泛滇滇從高斿。應劭曰。泛泛、上浮之意也。滇滇、盛貌也。晉灼曰。滇音振旅闐闐。師古曰。音徒千反。殷勤此路臚所求。應劭曰。臚、陳也。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陳所求也。師古曰。臚、音力於反。〔補注〕先謙曰。所求長生不死。佻正嘉吉弘以昌。如淳曰。佻、讀曰肇。肇、始也。〔補注〕先謙曰。說文。佻、愉也。言所愉悅嘉樂者至正且吉。故大以昌也。休嘉砰隱溢四方。師古曰。休、美也。嘉、慶也。砰、音普萌反。砰隱、盛意。〔補注〕先謙曰。文選藉田賦注引字書云。砰、大聲也。隱、與殷同。亦聲之大也。帝封禪後。休嘉衆盛。洪聲遠聞。溢於四方也。官本無音字。專精厲意逝九閡。

如淳曰：閡，亦陔也。淮南子曰：若士者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師古曰：閡，合韻音改，又音亥。紛云六幕浮大海。師古曰：紛云，興作之貌。六幕，猶言六合也。（補注）先謙曰：九閡謂天，六幕謂地。遊[illegible]天地，浮乎大海，與蓬萊諸仙爲徒也。自兩裳至此每四字下有兮字。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出有道之國。鎮星爲信星，居則宜地。師古曰：彪，著而爲行列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上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是時填星見，有司以爲天報德星。德星即景星也。詳見天文志。開元占經引五行傳云：填星於五常爲信，故又謂之信星。天文志亦云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廣雅釋詁：彪，文也。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師古曰：象謂懸象也。載，事也。懸象之事，昭顯於庭，日來親近，甚可察也。（補注）劉敞曰：象載則瑞應車也。先謙曰：象載當如顏說，劉說文生義，非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應劭曰：參，三也。謂景星光明開闔，乃三於日月也。晉灼曰：侔，等也。開闔，猶開闢也。言今之祥瑞，參等於上世。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開闔不得謂之開闢，晉說亦非也。易繫辭：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阮籍通易論：乾以一爲開，坤以二爲闔。楚辭天問王逸注：陰闔而晦，陽開而明。然則開闔者乾坤陰陽之謂，即天地也。參侔開闔，即謂與天地參。爰推本紀，推本瑞應以紀元也。汾脽出鼎，皇祜元始。師古曰：皇，大也。祜，福也。脽，音誰。祜，音怙。（補注）先謙曰：汾脽出鼎，在元鼎四年。景星見，在元封元年秋。武紀、郊祀志可互證。此當在元封二年祠時追作是歌，故下有河龍供鯉，薦鮪切和之語。五音六律，依韋饗昭。師古曰：依韋，諧和不相乖離也。饗讀曰響。昭，明也。言聲響之明也。（補注）周壽昌曰：依韋即依違也。韋違通用。先謙曰：此下言祠用樂。雜變並會，雅聲遠

姚。師古曰、姚、羅姚、言飛揚也。〔補注〕王念孫曰、姚、讀爲遙。遙亦遠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昭 空桑琴瑟結信成。張晏曰、爵曰、
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楊倞云、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 空桑爲瑟一
彈三歎。祭天質故也。師古曰、空桑、地名也。出善木、可爲琴瑟也。 四輿遞代八風生。應劭曰、四時遞代成陰陽、八風以生也。臣瓚
〔補注〕何焯曰、空桑琴瑟見周禮大司樂夏至祀地示所奏也。 曰、舞者四縣代奏也。左氏傳曰、夫舞者所以
節八音而行八風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八方之風、謂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 殷殷鐘石羽籥鳴。師古曰、殷殷、聲盛也。
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石、謂磬也。羽、謂翳舞
所持者也。 河龍供鯉醇犧牲。晉灼曰、河龍、夏之所賜者也。供鯉、給膳祭也。師古曰、醇、謂色不雜也。犧、牲牛羊全體者也。〔補
殷音隱。 注〕沈欽韓曰、謂河龍出鯉以供祀。古謠獻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注以爲夏所賜之龍、非。 百
末旨酒布蘭生。張晏曰、百末、末作之末也。晉灼曰、百日之末酒也。芬香布列、若蘭之生也。師古曰、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
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補注〕沈欽韓曰、繁露執贄篇、天子用暢（同鬯）、暢者、陽芬香以
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疑脫一字）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暢達天此（疑文誤、百草之
華、遠方獻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與此合。）先謙曰、官本列作剡、引宋祁曰、百末作百米、布剡作布列。 泰尊柘漿析朝酲。
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爲飲也。酲、病酒也。析、解也。言柘漿可以解朝酲也。 微感心攸通修名。師古曰、言精誠所感、其心收邈、
〔補注〕沈欽韓曰、司尊彝注、太尊、太古之瓦尊也。楚辭、胹鼈炮羔有柘漿。 故得通遂成其久之名。〔補注〕
先謙曰、管子、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帝 周流常羊思所并。師古曰、周流、猶周行也。常羊、猶逍遙也。思
欲使精修之名上通冥漠也。攸與悠同。 所并、思與神道合也。下言合所思是也。 穰穰復正直往甯。
師古曰、穰穰、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甯、願也。言獲福既多。 馮蠵切和疏寫平。晉灼曰、馮、馮夷、河伯也。蠵、蟲、蠵龜屬也。師古曰、言
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復音扶目反。甯合韻音寧。 馮夷合蠵蟲使切磨和水神、令之疏導川瀆

散平均．振災害也．螣音弋職反．又音搊．〔補注〕先謙曰．釋魚二曰靈龜．郭注．即今觜蠵龜．一名靈蠵．揚雄傳所云抾靈蠵也．一作觜蠵．孫綽望海賦蟕蠵焕爛以映漲．顧野王輿地志云蟕蠵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蓋其物能穴土潰隄．故必乘夷與靈蠵相切厲以踏河．庶蟕蠵得平也．武紀元封二年．上至瓠子．臨決河．使從臣皆負薪寘河隄．郊祀志留二日沈祠而去．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補注〕先謙曰．此歌亦每四字下有兮字．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補注〕先謙曰．武紀．得鼎在四年．五宮作四．官本此行連上．空一格．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師古曰．齊讀曰齋．其下並同．宮童效異．披圖案諜．臣瓚曰．宮之童豎致此異瑞也．蘇林曰．諜．譜弟之也．〔補注〕宋祁曰．弟之當之字．先謙曰．官本弟作第．玄氣之精．回復此都．師古曰．玄．天也．言天氣之精．回旋反復於此雲陽之都．謂甘泉也．〔補注〕先謙曰．武紀．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蔓蔓日茂．芝成靈華．師古曰．蔓蔓言其長久．日以茂盛也．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上．空一格．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師古曰．壇．祭壇也．服．祭服也．〔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晉灼曰．得寶鼎於汾陰也．臣瓚曰．汾陰屬冀州．〔補注〕先謙曰．武紀．

歌中亦有祭地冀州之語。

沇沇四塞，假狄合處。孟康曰，沇音兗。師古曰，沇沇，流行之貌也。假狄，遠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遐字耳。其字从彳，彳音丑亦反。〔補注〕先謙曰，狄即逖之借。詩、舍爾介狄，說文，狄作逖。毛傳，狄，遠也。注作遠夷解，非。經營萬億，咸遂厥宇。師古曰，宇，居也。言既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咸遂其居。〔補注〕先謙曰，此得鼎汾陰時作。

后皇十四

華爗爗，固靈根。〔補注〕先謙曰，此謂靈之車也。華與上金支秀華同義。金華下有根莖，故云固靈根。後書輿服志，金根車重翟羽蓋者也。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師古曰，拔，舍止也。音步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祁顏注則本文拔字應作召伯所茇之茇。先謙案，刑法志，秋拔舍，以苗，亦作拔。茇正字，拔借字。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孟康曰，縱，音總。晉灼曰，音人相慫勇作慫。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沓沓，疾行也。般，相連也。縱縱，衆也。容音勇。縱音總。一曰，容讀如本字。縱音才公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東京賦紛焱悠以容裔，薛注，容裔，高低之貌。重言之則曰容容裔裔。上云裔裔，此云容容，其義同也。官本縱縱作從從，注全同，疑下有也字。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如淳曰，天文志云，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師古曰，翊，音弋入反，又音立。〔補注〕先謙曰，說文，翊，飛兒。神之揄，臨壇宇。師古曰，揄，引也。壇宇，謂祭祠壇場及宮室。言神引來降臨之也。揄音踰。九疑賓，夔龍舞。如淳曰，九疑，舜所葬。言舜為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見召樂神。神安坐，鴹吉時。師古曰，鴹，古翔字也。言神安坐回翔，皆適吉時也。共翊翊，合所思。師古曰，共，讀曰恭。翊翊，敬也。神嘉虞，申貳觴。師古曰，虞，樂也。貳，益。

將歌騰也。福滂洋，邁延長。師古曰：滂洋，饒廣也。滂音普郎反。洋音羊，又音祥。沛施祐，汾之阿。師古曰：沛，音普大反。沛然，泛貌也。阿，水之曲隅。揚金光，橫泰河。師古曰：橫，充滿也。泰河，大河也。莽若雲，增陽波。師古曰：莽，雲貌。言光明之盛，莽莽然如雲也。〔補注〕先謙曰：此所謂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也。莽若雲，言波如雲興貌。文帝臨渦賦，微風起兮水增波，本此。陽、揚古通。徧臚驩，騰天歌。師古曰：臚，陳也。騰，升也。言陳其歡娛，合歌上升於天。〔補注〕先謙曰：帝自作秋風辭，故曰天歌。此禮后土歸，舉濟汾河作。

華爗爗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如淳曰：五帝為太一相也。師古曰：包，含也。四鄰，四方。〔補注〕先謙曰：此雲陽始郊見泰一作。五神者，五帝壇環居其下也。四鄰者，其下四方地為醊也。官本四方下有也字。土地廣，揚浮雲。扢嘉壇，椒蘭芳。孟康曰：扢，摩也。師古曰：音公忽反。謂摩拭其壇，加以椒蘭之芳。璧玉精，垂華光。師古曰：言禮神之璧，乃玉之精英，故有光華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有司奉瑄玉，又云祠上有光。益億年，美始興。師古曰：言福慶方興起也。交於神，若有承。師古曰：言神來降臨，故受其福祐。〔補注〕先謙曰：郊祀志祭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有司云神靈之休，祐福兆祥。此所謂若有承也。廣宣延，咸畢觴。師古曰：言徧延諸神，咸獻祭祀，畢其觴爵也。靈輿位，偃蹇驤。師古曰：神既畢饗，則嚴駕整輿，引其侍從之位，偃蹇高驤也。蹇音居偃反。〔補注〕先謙曰：位各就其列也。猶如中庸天地位焉之位。下六龍位義同。注非。卉汨臚，析奚道。師古曰：卉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奚，何也。言遂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汨音于筆反。〔補注〕錢大昭曰：道，監本、閩本皆作遺。先謙曰：官本作遺，是。淫淥澤，洽然歸。師古曰：淫，久也。淥澤，名言我靈神

之後，久在橾澤，乃湼然而斷也。橾音條。湼音烏黃反。（補注）宋祁曰：案湼淥澤，湼然斷，師古注義似取未安。法當是觸睽之睽，湼湼也。言神之賜樑湼然廣溢，然後斷而上天也。先謙曰：說文：湼，深廣也。从水，旦聲。諸作汪。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臣瓚曰：謂朝於隴首而覽西北也。師古曰：隴坂之首也。垠，厓也。垠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武紀太始二年詔云：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雷電尞，獲白麟。臣瓚曰：其祭五時皆有報應，聲若雷，光若電也。師古曰：尞，古燎字。爰五止，顯黃德。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止，足也。時白麟足有五蹄。圖匈虐，熏鬻殛。應劭曰：熏鬻，匈奴本號也。師古曰：殛，窮也。一曰殛，誅也。音居力反。

闢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爲開道路，使之安集。遊道不詳善者，則抑黜之。言申慈勸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闢爲開，以流離爲不得其所者，則闢流離三字義不相屬，故增數字以釋之曰爲開道路使之安集，其失也迂矣。余謂流離者梟也，所以喻惡人。（邶風旄丘篇流離之子，陸璣曰：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闢之言屏除，謂屏除惡人也。（荀子解蔽篇闢耳目之欲，楊注：闢，屏除也。字亦作辟。周官小司寇辟王而辟，先鄭司農注：辟除姦人。）闢流離，抑不詳，兩句同義，皆承上文圖匈虐熏鬻殛而言。周壽昌曰：詳即祥也。詳、祥古通。賓百僚，山河饗。師古曰：百僚，百神之官也。饗，合祭也。音鄉。掩回轅，鬗長馳。如淳曰：鬗音樠。鬗，長貌也。師古曰：音武元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鬗，髮長也。鬗長兒，若受。先謙曰：掩與奄同。鬗，超貌也。騰雨師，洒路陂。師古曰：洒，灑也。路陂，路傍也。言使雨師灑道也。洒音灑，又音山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豉作鼓。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師古曰：懷心，懷柔之心也。籋音躡。（補注）先謙曰：見流星之隕，與好風之感，歸途撫此懷集四夷之心，不能忘也。蓋即所見書之。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上空一格。

象載瑜。白集西。服虔曰、象載、鳥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瑜、美貌也。言此瑞車瑜然色白而出西方也。西合韻音先。（補注）先謙曰、官本山作出。食甘露。飲榮泉。師古曰、饗者之所飲食也。榮泉、言泉有光華。（補注）劉攽曰、此詩四句、先敘所見祥瑞之物也。象載瑜、瑞車也。白集西、雍之麟也。甘露榮泉、天之所降地之所出也。注非。赤鴈集。六紛員。師古曰、言六者所獲赤鴈之數也。紛員、多貌也。言西獲象輿、東獲赤鴈、祥瑞多也。員音云。（補注）錢大昭曰、紛員即紛紜、員云古字通。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翁、頸毛也。頸上毛易雜色。荀子樂論塤篪翁博、翁亦有雜義。墨子節葬篇縗絰、亦用縗之乘如鳥頸毛。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師古曰、見、顯示也。蓬萊、神山也。在海中結成也。（補注）先謙曰、武紀所謂朱鴈之歌也。上自此遂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故末云然。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上空一格。宋志、漢武帝雖頗造新哥、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爲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

赤蛟綏。黃華蓋。師古曰、綏綏、赤蛟貌。黃華蓋、言其上有黃氣、狀若蓋也。（補注）先謙曰、綏與蓋對文、皆謂車所有也。說文、綏、車中把也。綏設車上、其色赤、故以赤蛟爲比。其蓋弓金華黃色、故云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

師古曰。晻、音烏感反。藹、音靄。晻藹、雲氣之貌。〔補注〕先謙曰。官本藹作靄。離騷揚雲霓之晻藹兮。晻藹即晻靄之變文。故音與靄同而訓為雲氣貌。百君禮。六龍位。師古曰。百君。亦謂百神也。勺椒漿。靈已醉。師古曰。勺、讀曰酌。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師古曰。芒芒、廣大貌。音莫郎反。靈殷殷。爛揚光。師古曰。殷殷、盛也。爛、光貌。殷音隱。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師古曰。塞、滿也。輯、和也。天地四方。謂之六合。汪濊、言饒多也。濊音於廢反。又音烏外反。輯與集同。靈禗禗。象輿轙。孟康曰。禗音近枲。不安欲去也。轙、待也。如淳曰。轙、俟人嚴駕待發之意也。師古曰。禗、孟音是也。轙、如說是也。轙、音儀。〔補注〕宋祁曰。原本儀作蟻。洪亮吉曰。爾雅。載轡謂之轙。郭注。車軛上環。轡所貫也。則轙是載轡之環。宜從本訓為是。淮南說山訓高注。轙、所以縛衡也。先謙曰。官本、如淳曰下。無轙字。轙音儀三字在師古曰下。票然逝。旗逶蛇。師古曰。票然、輕舉意也。逶蛇、旗貌也。票音匹遙反。蛇音移。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師古曰。言託侍天德。獲長生。無衰竭也。〔補注〕先謙曰。宋志漢郊祀迎神。亦三言。謂此。

赤蛟十九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補注〕齊召南曰。案藝文志有泰一雜甘泉壽宮歌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是亦郊廟樂章也。不知何以遺之。沈欽韓曰。巡狩之事。武帝也。福應之事。宣帝也。武帝巡狩詩歌若瓠子盛唐樅陽秋風辭之類。宣帝福應。若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云。上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是也。先謙曰。藝文志所載。即此十九章也。十四加五。共十九。齊未悟耳。是時河閒獻王有雅材。亦以為

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補注〕先謙曰。宋志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予樂官。常存肄之。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應劭曰。簡狄。有娀之女。吞燕卵而生契。師古曰。姜嫄。后稷之母也。禼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太姒之德。師古曰。禼。殷之始祖。稷。周之始祖。玄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玄王。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古公。亶父。即爾公也。大伯。大王之子。王季之兄也。王季。文王之父也。姜女。亶甫之妃也。大任。文王之母也。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毛萇說詩以玄王即禼也。此志既言禼。又有玄王。則玄王非禼一人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亶父亦作亶甫。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師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周成王。武王之子也。康王。成王之子也。宣王。厲王之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師古曰。阿衡。伊尹稱號也。周。周公旦也。召。召公奭也。太公。師尚父也。申伯召武仲山甫皆周宣王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武作虎。後人所改。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閒。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補注〕先謙曰。官本協作協。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可

閒樂。〔補注〕錢大昭曰。可當作河。藝文志。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是其事也。先謙曰。官本作河。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師古曰。曅、音于輒反。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閒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謂論習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論字。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補注〕先謙曰。官本鏗作鏗。是。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河閒區區。不國藩臣。師古曰。區區、小貌也。〔補注〕錢大昭曰。不疑下字之譌。先謙曰。官本不作小。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補注〕先謙曰。謂訪求遺書存其篇籍注非。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皮義反。〔補注〕宋祁曰。況於當作況以。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

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師古曰：五侯，王鳳兄弟也。定陵，淳于長也。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補注〕先謙曰：事見元后傳。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衞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曰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趨並作趍。鄭衞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師古曰：辟，讀曰僻也。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淸流，師古曰：源，水泉之本。〔補注〕王念孫曰：當作猶濁其源而求淸其流。今本誤其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衞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補注〕錢大昭曰：嘉至，樂章名，迎神廟門所奏。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補注〕沈欽韓曰：宋志，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江南鼓員二人，〔補注〕先謙曰：晉志，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采蓮之屬也。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淮南鼓員四人，〔補注〕先謙曰：司馬相如封上林賦云淮南干遮。巴俞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俞人，並趫捷善鬭，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

今之俞州。各其本地。〔補注〕沈欽韓曰，晉志，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先謙曰，官本注俞州作渝州，是。 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補注〕沈欽韓曰，皇當作王。唐志，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 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晉灼曰，邡音方。〔補注〕先謙曰，茲邡即什邡，茲什雙聲。 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補注〕先謙曰，莊子達生注釋文引司馬注，族，雜也。下族歌同。 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翹同。〔補注〕錢大昭曰，魏志繆襲云，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 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補注〕錢大昭曰，盛德，即孝武廟所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沈欽韓曰，隋志，掆鼓一曲十二變，剛與掆同，別柎疑即搏拊也。書大傳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亦鼓類。先謙曰，給盛德三字當下屬。 主調篪員二人。師古曰，篪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音池。 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補注〕先謙曰，此漢世候氣法，詳後書律曆志上。 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三十六簧。音于。 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箏瑟之柱者。 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 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

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補注〕先謙曰，上文所云沛中僮兒習歌風起之詩，吹以相和者也。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補注〕沈欽韓曰，晉職官志，光祿勳統清商令。魏少帝紀注，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隋百官志，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然則商樂要倡優之樂也。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縵樂，雜樂也。音漫。〔補注〕沈欽韓曰，周禮磬師掌教縵樂，注，雜聲之和樂者。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引梁元帝纂要，魚龍曼延，復有象人，則非戲蝦魚師子者矣。通典，窟礧子亦云魁礧子，〔即傀儡之戲〕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觀此則不始漢末。周壽昌曰，象人，蓋楚優孟著衣冠為孫叔敖之比，如孟說，象物非象人矣。先謙曰，沈周說並通。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李奇曰，疑是鏵。韋昭曰，銚，國名。音鏵。師古曰，韋說是也。銚音姚。〔補注〕吳仁傑曰，韋以銚為國名，須考諸書，不知所出。說文但謂銚為田器。世本，垂作銚。莊周書，銚鎒於是乎始脩。銚乃鏟鎒，又其鑄斯趙，毛鑄鏵錢為銚，銚與鏵相須為用者，故詩人言鎛必以是兼之。疑古銚趙通，詩所謂四會員，楚巴齊蔡皆國名，則銚之為趙，理或近之。或謂蔡巴皆部郢鼓員，此不應斷出。案前有淮南鼓員，後有楚四會員，淮南故楚地，其比也。沈欽韓曰，漢無銚國，云鏵得之。案多稱四會者，通典引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

有琴筑。但誦詩。雅樂耶。郭璞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 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補注）沈欽韓曰。陸士衡集有齊謳行。 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挏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 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補注）錢大昭曰。湛沔與沈湎同。 陵夷壞于王莽。今海內更始。（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下提行。 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師古曰。今謂光武時也。息。生也。（補注）先謙曰。歸本謂還務本業。 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師古曰。家給解已在前。庶。衆也。論語云。孔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班氏引之也。 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補注）宋祁曰。遺制下疑添誠字。 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雖字。引宋祁曰。繼周者下當添一雖字。先謙案注對作答。 今

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宜、仲舒、王吉、劉向之徒。〔補注〕先謙曰。宜本宜作誼。是。所爲發憤而增嘆也。師古曰。感嘆也。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夫人宵天地之貌。應劭曰、宵、類也。頭圜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應說是也。故厮妾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貌古貌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皃、頌儀也。皃或作貌、从頁、豹省聲。沈欽韓曰、淮南要略覽取撟掇、浸想宵類。高注、宵、物似也。懷五常之性。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聰明精粹。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細密也。粹、淳也。音先遂反。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吕供耆欲。趨走不足吕避利害。師古曰、耆、讀曰嗜。無毛羽吕禦寒暑。必將役物吕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吕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補注〕先謙曰、說文卓、高也。衆心說而從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之成羣。是爲君矣。〔補注〕錢大昭曰、荀子王制篇云、君者、善羣也。春秋繁露滅國篇云、君者、不失其羣者也。又曰、君者羣也。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歸而往之。是爲王矣。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補注〕先謙曰、荀子正論篇、天下歸之謂之王。韓詩外傳五、王者往也。天

下往之謂之王。穀梁莊三年傳、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文耀鉤、元命苞並有王者往也之文。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師古曰。躬、謂身親有之。〔補注〕先謙曰。說文悊下云。哲或从心。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師古曰。則。法也。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太叔之辭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師古曰。震、雷電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補注〕先謙曰。四句。後書應劭傳引之。惠和作和惠。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敍也。言有禮者。天則進敍之。有罪者。天則討治之。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師古曰。其數在下也。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補注〕王鳴盛曰。此數語出國語。班氏撮此。故以戰守之兵與鄉國之刑合爲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之者。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刖刑也。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臏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臏骨也。鑽音子端反。臏音頻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忍作刃。薄刑用鞭扑。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

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炎。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書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書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也。彭城者上谷之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補注〕葉德輝曰。火災與下水害對文。淮南兵略訓。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先謙曰。官本注火炎作火災是

顓頊有共工之陳。吕定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師古曰。共讀曰龔。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次下四字。

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讙兜作驩。

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見夏書。扈國今鄠縣是也。甘。即甘水之上。

殷周吕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吕文德。師古曰。戢。斂也。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萬一千。邵本作萬二千。蓋宋所據本弄一也。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補注〕錢大昭曰。術紀。終作衆。古字通。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租。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斂財也。〔補注〕王鳴盛曰。案下文即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證之顏注。則合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同。亦云有稅有賦。若作租。租即稅也。不可通矣。先謙曰。官本租作賦。注發下多賦字。引宋祁曰。邵本云發賦斂之賦也。

稅吕足食。賦吕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

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荀紀卒上有步字。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祇。陳留人謂舉田為祇。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隄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補注〕王念孫曰。諸說皆非也。廣雅曰。提封、都凡也。都凡者。猶今人言大凡諸凡也。提與提古字通。都凡與提封。一聲之轉。皆是大數之名。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井耳。食貨志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地理志曰。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匡衡傳曰。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王莽傳曰。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義並與此同。若訓提為舉。訓封為四封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頃。則甚為不詞。又東方朔傳曰。迺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亦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賈直耳。若云舉封頃畝。則尤為不詞。且上言舉籍。下不當復言舉封。以此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啼。紐韶音常支切。字作隄。引廣雅、隄封、都凡也。李善本文選西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並作隄封。提封為都凡之轉。其字又通作堤隄。則亦可讀為都奚反。凡假借之字。依聲託事。本無定體。古今異讀。未可執一。顏以蘇林音祇為非。匡謬正俗又謂提封之提。不當作隄字。且不當讀為都奚反。皆執一之論也。先謙曰。官本注。祇作祇。謂之隄封。隄作提。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舄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補注〕王念孫曰。沈當為沆。（胡朗反）沆、大澤也。其字或作吭。或作坑。或作亢。又為鹽澤之名。其字或作航。或作坈。說文。沆、大澤也。徐鍇傳引博物志曰。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沆。廣雅曰。吭、斥、澤池也。玉篇曰。航、鹽澤也。太平御覽地部四十。引述征記曰。齊人謂湖曰沆。沆與斥同類。故志以沆斥連文。故薛瓚以為水田舄鹵。漢紀孝文紀作除山川坑斥（坑與沆同。斥、今本作墊。非。蓋後人誤以坑為坑塹字。因改斥為墊。）城池邑居園囿

甸路三千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斥（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厈俗作斥因譌而為岸）三十六井定出賦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從亢之字隸或作允故沆字或作沇一譌而為沆再譌而為沈顏氏不達乃曰沈謂居深水之下其失甚矣沆坑亢三字諸書或譌為沆或譌為沈或譌為坑或譌為元而學者莫之能辨也（凡從亢從元從宂之字傳寫易致差誤爾雅釋木杬魚毒今本杬譌作杭廣雅釋宮甿道也今本甿譌作䟴齊語至于石抗韋昭音抗苦浪反作杭者非列子黃帝篇搲𢭏扶抗釋文抗一本作㧓淮南說林篇在於批㧓今本㧓譌作伉楚辭七諫與麋鹿同坑今本坑譌作阬史記仲尼弟子傳原亢籍正義亢作宂漢紀孝昭紀楚亢陽舉兵於外今本亢譌作宂後漢書光武紀琅邪宮與延岑戰於沆水注本或作沅水及沆水者並非）風俗通曰謹案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沆澤數沆字皆是沆字之譌沆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沆大水一曰大澤者也故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淮南俶眞篇茫茫沈沈是謂大治高注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數沈字亦沆字之譌茫茫沆沆即莽莽沆沆故高誘以為盛貌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師古曰沆碭白氣之貌也故曰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沆亦沆之譌沆與象量藏為韻渾與沆一聲之轉渾渾沆沆猶言茫茫沆沆耳若作沆沆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沆又為鹽澤故曰斥鹵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在方城縣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是其證也（太平御覽引作言其平望沆莽無崖際也）水經河水注曰蒲水東北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滱水注曰滱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譌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煮坑水為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譌（說見淮南）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竝作沆是其證也又文選西京賦游鷮高翬絕阬踰斥阬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阬即沆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阬李善注阬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阬澤皋牢陵山陵與山同類阬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阬為壑亦失之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寀、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乘則具車一乘、四馬、步卒三十六人。千乘之國、馬四千匹、步卒三萬六千人、爲三軍。大國也。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爲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田。一曰、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搜、周禮及左傳原文俱作蒐。案荀紀亦作蒐。蒐搜義同字通。若謂擇之意、釋天郭注、搜索不任者。主父偃傳注、蒐、聚也、取不孕者。任、即孕也。顏注作任孕、明衍一字。拔當爲茇、茇舍見大司馬。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師古曰、隙、空閒也。講、和習之也。〔補注〕宋祁曰、邵本習之也無之字。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師古曰、長音竹兩反。帥音所類反。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頻年也。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徒、人衆。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撱。師古曰、撱、即墮字。墮、毀也。音火規反。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管仲曰、公欲定

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內政而修軍令也。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攘、卻也。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也。攘音人羊反。齊威既沒。晉文接之。〔補注〕先謙曰、官本齊威作齊桓。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師古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義反。總帥諸侯。迭為盟主。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寖以陵夷。師古曰、寖、漸也。陵夷、頹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至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令作之、譏不正也。〔補注〕沈欽韓曰、案顏前說襲杜預、後說本穀梁（何休注同穀梁）皆非也。顧炎武左傳補正云、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葉德輝曰、詩南山疏引左傳服虔注云、司馬法、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據此服引司馬法丘甸之制、以明古者丘無甲、甸始有甲、今丘而作甲、雖所出之數不盡如甸賦、而要為擾民之事。杜注云、此甸所賦、今丘出之、則一丘而

具一甸之賦。是四倍其賦也。顏注誤杜失經意矣。

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爲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補注〕葉德輝曰。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本疏引賈逵注云。欲令一井之閒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案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仲尼曰。先王制土。其藉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仲尼惟言一井所出。則此云田賦者。謂用一井之田賦耳。

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㠯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罷。讀曰疲。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㠯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之閒。加之㠯師旅。因之㠯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方。道也。比音必寐反。治其賦兵。教㠯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㠯爲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補注〕先謙曰。南齊樂志。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有也。其增損緣起事不可詳。大略漢世張衡西京賦是其始也。似未讀此志者。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爲權詐。㠯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補注〕葉德輝曰。四人之書並見藝文志。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爲從。秦國爲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爲衡也。

轉相攻伐。代爲雌雄。師古曰、代、亦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亦字。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補注〕先謙曰、孟說本藝文志。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補注〕先謙曰、技擊、武卒、銳士並詳見荀子議兵篇。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也。姓荀、字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補注〕先謙曰、官本字作名、是。無也字。孫卿非避諱、詳藝文志。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師古曰、言有閒隙、不諧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卬。師古曰、卬、讀曰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師古曰、扞、禦難也。音下旦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作卜。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猶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補注〕王念孫曰。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並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毛傳訓旆爲旗。非也。說見經義述聞）據顏氏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興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

據。則所見本是效字明矣。先謙曰、官本注無罰字、猶作由。言以仁誼殺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補注〕先謙曰、荀子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楊注、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褌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音之欲反。髀音陛。脛、卽脛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盆作盌、是。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胄、兜鍪也。冠胄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音盈。〔補注〕先謙曰、荀子負下有服字。服、盛矢器也。此無服字、言負矢則有服可知。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中、一日之中。〔補注〕先謙曰、俞樾云、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若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先謙案、官本注、曰下有日字。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如此。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陿、地小也。阸、險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補注〕先謙曰、郝懿行云、陿阸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荀子王霸篇、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案郝說是也。劫之以埶、隱之以阸、鄭氏曰、秦地多隘、藏隱其民於隘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鄭說是也。〔補注〕劉台拱曰、隱、如隱民多取食焉之隱。秦生民之道、陿阸無餘地、使之隱約窮困、不自聊賴、乃重爲殺敵之賞以誘之。故荀子又曰、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亦此意。狃之以賞

慶。道之吕刑罰。師古曰、狃、串習也、音女九反。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荀子道作鰌、蓋卽道之借字。說文、迺、迫也、或作遒、遒之以刑罰、道之以刑罰也。彊國篇云大燕鰌吾後、亦謂迫吾後也。班改鰌爲道、傳寫者遂訛爲道耳。顏讀道爲導、不思刑不可言導也。使其民所吕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爲相君長。是最爲有數、〔補注〕先謙曰、比之齊魏、最爲有術數也。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鬻音育。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矜、持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持作特。安制、安習制度、矜節、矜尚節義。荀子矜作綦。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蘇林曰、鰓音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張晏曰、軋、踐轢也。師古曰、鰓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盡善也。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吕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吕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吕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吕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命吕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諸夏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

外爲姦。在內爲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泰誓、牧誓是也。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陘。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存亡繼絕。功爲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衞、邢、魯也。伯讀曰霸。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雎濟江。入于雲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師古曰。言無有如此君者。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犇、古奔字。秦人憐之。謂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先謙曰。官本謂作爲。謂爲同字。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遂射之子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補注〕先謙曰。遂當爲逐。各本皆誤。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猋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猋、疾風也。如猋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猋音必遙反。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至

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補注〕錢大昭曰：功，監本閩本作國。先謙曰：官本作國，是。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曰：踵，因也。〔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民。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補注〕沈欽韓曰：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又掌西域，不領兵，故但云七校。晉灼言胡騎不常置，故七，蓋是在後之制，非武帝制也。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補注〕先謙曰：初元五年事。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補注〕先謙曰：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子罕之言也。鞭扑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尒反。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呂覽蕩兵篇。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出文子。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

功也。師古曰。刑錯、兵寢。若措置而弗用也。〔補注〕何焯曰。此兼爲建武以還。悉罷郡國都尉之官。罷材官樓船士。終不踐兵革。武稱書之。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誥。音工到反。誥、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敕也。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

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皆司寇所職也。〔補注〕周壽昌曰。漢避邦爲國。此出周禮秋官。本作新國平國亂國。此志引之皆云邦。蓋因避邦作國之故。後人回改顛倒皆誤作邦。下文善人爲國百年。避邦字。與論語異。可證。先謙曰。官本皆作大

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

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刖、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也。劓音牛冀反。刖音五刮反。又音月。凡殺人者踣諸市。師古曰、踣、謂斃之也。音蒲付反。

墨者使守門。師古曰。黥面之人。不妨禁衛也。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貌毀。故遠之。宮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刖者使守囿。師古曰。驅御禽獸。無足可也。

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爲奴。女子入舂槀。孟康曰。主暴穀舂之也。韋昭曰。舂、舂

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槁音古老反。〔補注〕王念孫曰：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㠯上也。齔，毀齒。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齔矣。自此㠯上司厲所職也。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㠯詰四方。師古曰：穆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王眊亂荒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制，㠯治四方也。甫，國名也。眊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眊，古文尚書作耄。甫侯作呂侯。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髕罰，去膝頭骨。大辟，死刑也。髕音頻忍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尚書呂刑作剕，周禮司刑亦作剕。先謙曰：荀紀作剕。五刑之屬三千。師古曰：五者之刑凡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補注〕何焯曰：志中雖序肉刑，而無一言及於金贖，蓋以唐虞之法，止於官府學校鞭扑輕刑，而又情法可議者。至穆王則五刑皆得罰贖，以見衰世敗法，不可以訓，故從削略。而於穆王之際中敘雖衰之語，致其意焉。

春秋之時，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師古曰：寖，漸也。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晉叔嚮非之曰：師古曰：叔嚮，晉大夫羊舌肸也。追其事㠯非之。嚮音許兩反。昔先王議事㠯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虞舜則象㠯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㠯詰邦國，非不豫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補注〕王引之曰：議讀為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為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懼民之有爭心也。〔補注〕先謙曰：杜注：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㠯誼，糾之㠯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㠯禮，守之㠯信，奉

之吕仁，師古曰：亦養也。制爲祿位，吕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吕威其淫。師古曰：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吕忠，僾之吕行，晉灼曰：僾，古竦字也。師古曰：僾，讀與聳同，又音所項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僾，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駟氏僾，僾即僾也。顏訓僾爲聳，非。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左傳作聳之以行。教之吕務，師古曰：時所急。使之吕和，師古曰：悅以使人也。臨之吕敬，莅之吕彊，師古曰：莅，臨也，謂監視也。斷之吕剛。〔補注〕先謙曰：杜注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佐也。長、師，皆列職之首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吕徵於書，而徼幸吕成之，弗可爲矣。師古曰：辟，法也。爲，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吕生詐妄，徼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補注〕先謙曰：杜注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於義爲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補注〕沈欽韓曰：案此肉刑之制，非始於禹，乃後王之法耳。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呂覽孝行篇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先謙曰：晉志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又云：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案叔向所云，據以作刑爲非治世之政耳，下叔世對上世言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諫篇三辟著於國。左傳正義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

（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吕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吕爲儀式，則四方日吕安靖也。〔補注〕錢大昭曰：左傳同，今詩作典。）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又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言，不宜制刑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師古曰：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微細。）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虖！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吕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補注〕先謙曰：唐志「古之爲國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知爭端也。後世作爲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爲法雖殊，而用心則一，皆欲民之無犯也」。）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吕德，齊之吕禮，有恥且格。導之吕政，齊之吕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恥而自正，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禮吕治人，樂吕易俗，二者不舉，則刑罰濫矣。錯，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所字，末作也，是。）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獄官。）問於曾子，（師古曰：問何吕居此職也。）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對辭。前所俗澆離，輕犯於法，乃由上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汝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補注〕宋祁曰：自喜，姚本刪自字。先謙曰：官本對作答，前所作言民。）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補注〕先謙曰：藝文

志。法家有申子六篇。秦用商鞅，〔補注〕沈欽韓曰。魏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于秦。唐律疏議。商鞅傳授。改法爲律。連相坐之法。〔補注〕沈欽韓曰。史記。衞鞅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補注〕先謙曰。晉志。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說又不同。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執持也。音千高反。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呈與程同。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師古曰。禦。止也。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師古曰。攈摭謂收拾也。攈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補注〕沈欽韓曰。晉志。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蠚。音呼各反。〔補注〕先謙曰。說文。蠚。螫也。从虫若省聲。今作蠚同。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師古曰。言以無爲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音竹刃反。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補注〕何焯曰。此平刑之本。而

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語集解，包咸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顏解本說文。先謙曰：官本注作訐面相斥罪也。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師古曰：畜、讀曰蓄。寖、益也。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姓淳于，名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補注〕先謙曰：一說是，官本禦作防。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益也刪去也字。先謙曰：倉公傳作緩急無可使者，文紀與此同。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補注〕先謙曰：宋祁，緹、音啼。鄒氏音體也。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補注〕朱子文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曰上書，非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奏于天子而何？若曰書奏天子，豈成其意。文字直而美。先謙曰：此即用史記文，紀文宋強作解，非。多此類。天

子憐悲其意。〔補注〕先謙曰。倉公傳贊。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補注〕先謙曰。注詳武紀。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補注〕宋祁曰。姚本二則。劉去則字。先謙曰。二則。則乃刖之誤。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文紀訓作馴。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簡易作易簡。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補注〕先謙曰。文紀十三年。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爲庶人。具爲令。師古曰。使更爲條制。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補注〕先謙曰。詳繹紙。至字下屬。則至於二字聯文。上云。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是至字當上屬明矣。下引平勃奏云。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與此文法一例。於疑甚之誤。臣謹議。請定律曰。

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目易之。故目完易髡。目笞代劓。目釱左右止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目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代刖作代刑。引宋祁曰。代刑姚本改作代刖。先謙案注此當言髡者完也。言字應在當字上。不加髡鉗。則謂之完。男子城旦婦人舂。目釱左右趾代刖。尋志文定律。實不然。既文釱趾詁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目其身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舊本無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補注〕先謙曰。鬼薪白粲三歲刑。解見惠紀。此下並就已論決者言之。鬼薪白粲輕於城旦舂。已滿三歲。得減此刑。是鬼薪白粲三歲。當城旦舂一歲也。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補注〕先謙曰。此自鬼薪白粲遞減。故隸臣妾一歲。即免為庶人。與下本罪為隸臣妾者不同。注三歲誤。當為一歲。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補注〕先謙曰。此本罪為隸臣妾者。功臣表戚侯李信臣。坐縱丞相侵道。為隸臣。是也。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補注〕先謙曰。既者依司寇男備守女為作如司寇皆作二歲。其亡逃及有罪耐目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補注〕宋祁曰。

罪耐。姚本作耐罪。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臣瓚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補注〕宋祁曰。如完姚本無如字。先謙曰。但

非須加禁錮。並依四歲例免之。臣昧死請。制曰可。〔補注〕先謙曰。據刑紀文帝並除宮刑。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

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目笞五百代斬左止。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改入於作人多。先謙曰。後漢書崔寔傳。右趾者既殞其

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官本右作者。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爲人。

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

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補注〕沈欽韓曰。唐律疏議。今律云。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

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蘂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衞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補注〕先謙曰。唐志。漢用竹。後世更以楚。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曰。臀音徒門反。〔補注〕周壽昌曰。案漢法先或笞背。後但鞭背耳。書稱鞭作官刑。鞭也。扑作教刑。杖笞也。自是以來。鞭

杖笞並用。梁天監時。尚有制鞭法鞭常鞭三等之差。載在令典。鞭以皮爲之。有生革熟革之分。至隋始除鞭刑。唐太宗覽明堂鍼灸圖。

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鞭背。自

是輒刑。永除。知當曰是輒背。非曾背也。毋得更人。師古曰。罰行當者不更易人也。〔補注〕周壽昌曰。罰更人則力紓。行當者頑。毛奇刑律。當者當斃而不中。易人。皆承漢法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爲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補注〕先謙曰。食貨志。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咸宣傳。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爲寬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師古曰。寖、漸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補注〕先謙曰。晉志。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賈之交易。〔補注〕先謙曰。官本交作文。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

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定國爲廷尉。在地節元年。前一歲。本始四年。詔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見宣紀。北魏志。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晉說是也四字。獄刑號爲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補注〕先謙曰。開。啓導之意。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

平吕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者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及修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正監本譌政、今改。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吕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補注〕先謙曰、初元五年、省刑法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吕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見元紀。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卽周書呂刑。初爲呂侯。號曰呂刑。後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吕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吕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吕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師古曰、由、從也。欲吕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吕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恤、憂也。言當憂刑也。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實也。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吕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詩

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吕為美。傷今不能然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吕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也。〔補注〕先謙曰。注者當在甚字下。後書梁統傳疏云。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吕後者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又言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東觀紀云。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成孝哀。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吕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據此統奏不專斥嘉也。班云有司毛舉蓋詆。蓋亦即指嘉等。但統吕輕減為非。班吕毛舉為非。用意各別。亦足見當日有司去取失宜。無所適從矣。是吕大議不立。遂吕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閉不通也。故略舉漢興吕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補注〕先謙曰。官本止作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補注〕李光地曰。菹醢殷紂之刑。楚辭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祅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吕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

之及收。〔補注〕沈欽韓曰。坐者。核其輕重。減本人一等二等也。收者。無少長皆棄市也。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孝文元年十月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太尉周勃爲右丞相。八月勃免。平獨爲丞相。二月十月丞相平薨。十一月勃復爲丞相。是平勃同爲丞相。在元年。非二年也。文帝紀。元年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正平勃並相之時。志云二年。誤。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淮南氾論。故因太祖以累其心。高注。累。恐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師古曰。慤、謹也。音丘角反。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以善導之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爲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矣作也。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罰釋置也。五

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眸視。不直則亂。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注。謂皇帝袒免已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已上親。皇后小功已上親。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之故舊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疏議。謂宿得侍見。特蒙接遇歷久者。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補注〕沈欽韓曰。周官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罷。遣有辠也。從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即貰遣之。五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補注〕沈欽韓曰。疏議。謂能斬將搴旗。摧鋒萬里。或率衆歸化。寧濟一時。匡救艱難。銘功太常者。六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補注〕沈欽韓曰。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師古曰。謂憔悴事國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疏議。謂大將吏恪居官次。夙夜在公。若遠使絕域。經涉險難者。八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自五聽已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

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師古曰。訊。問也。音信。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勿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勿作忽。是。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惷愚。師古曰。幼弱。謂七歲已下。老眊。謂八十已上。惷愚。生而癡騃者。自三刺已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與耄同。惷。音丑江反。又音貞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又作一。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弊。斷罪也。自此已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篤反。拲。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敝。〔補注〕周壽昌曰。鄭司農注。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顏從後鄭說爲是。高皇帝七年。〔補注〕先謙曰。據高紀。是年令郎中有罪

尉以上。請之。 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罪下少一者字。 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補注〕先謙曰。讞者。平議其罪而上之。 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謂處斷也。 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師古曰。傅、讀曰附。 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補注〕先謙曰。此止摘詔末語。餘見景紀。 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補注〕先謙曰。讞先已著令。 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師古曰。厭也。在景紀。 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 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 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 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于文法。〔補注〕先謙曰。官本羅作罹。是。 執于

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殺。不行殺戮也。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至右止。爲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師古曰。鄉。讀曰嚮。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補注〕葉德輝曰。文選笙賦注引說苑曰。古人于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衆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隅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

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㠯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續志注孝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此二千餘所，二百一字之誤。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㠯未洽者也。原獄刑所㠯蕃若此者，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犴。臣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瓚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服虔說本韓詩。釋文云：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風俗通：犴，司空也。案司空即獄主之類。說文：一曰犴，野犬，大所以守，故謂獄為犴。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㠯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補注〕先謙曰：世本伯夷作五刑，此與禮兼作刑之證。大傳引書曰：折民㠯刑。則今文作折。袁用今文，據下文，志文作折無疑，後人用馬本改悊，顏注未審。言制禮㠯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淩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師古曰：狃，串習也。寖，漸也。狃音女救反。此刑之所㠯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罪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斷獄，所㠯為末。〔補注〕沈欽韓曰：孔叢論刑篇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滋，防深治乎本。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㠯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㠯

生之。〔補注〕沈欽韓曰、孔叢子、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師古曰、鬻、賣也。疫、癘病也。鬻音育。疫音役。〔補注〕葉德輝曰、淮南說林訓、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蓋此則諺語相承久矣。先謙曰、官本癘作厲。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補注〕先謙曰、禮教不立、一也。刑法不明、二也。民多貧窮、三也。豪桀務私、姦不輒得、四也。獄犴不平、五也。上又分序言之。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補注〕宋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之禍、當曰人有樂生之意、意慮字相去不遠、此傳寫之誤也。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補注〕先謙曰、語見正論篇。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補注〕先謙曰、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當黥、不加刻涅也。荀子楊倞注、引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紺當刖、以艾畢當宮。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案菲履與履紺同、或草或紺、爲履紺菲也。是不然矣。以爲治

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師古曰。懲。止也。〔補注〕錢大昭曰。荀子作徵其未。楊倞注曰。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案徵。古懲字。詩頌荊舒是懲。史記建元已來侯者表引作荊荼是徵。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補注〕先謙曰。官本生下有於字。是。荀子亦有。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補注〕先謙曰。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平。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補注〕錢大昭曰。焉字衍。荀子及漢紀皆無。先謙曰。官本無焉字。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補注〕先謙曰。荀子悖作悍。威作盛。並形近字。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補注〕錢大昭曰。李說非也。楊倞曰。為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其說得之。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補注〕先謙曰。郝懿行云。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象刑。監本訛眾刑。今改正。

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補注〕先謙曰。自此以下班氏之言。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丁謐論曰。堯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呂刑。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案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因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先謙曰。據此文。知班以肉刑始於夏禹。而叔向所云叔世對上世言之。尤其明證。丁說雖辨。臆測之辭耳。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孟康曰。以鞿繩爲口之鞿。晉灼曰。鞿。古羈字也。如淳曰。駻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也。〔補注〕先謙曰。說文。駻。馬突也。淮南氾論作馯馬。高注。駻馬、突馬也。馯、鄙騁之者。官本羈作羇。鞊作驗。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謂羅網也。〔補注〕王念孫曰。本惠當爲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死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師古曰。佚、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

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補注〕先謙曰。豈、宜也。周語豈聚多寵。韋注。豈、辭也。刪定律令。籑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籑、音撰。〔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籑、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作饌。从巽。今人撰述字从手。乃後人增加。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補注〕王鳴盛曰。魏志陳羣傳云。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者下於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代。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班氏。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罪擬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後書陳寵傳。寵請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班同旨。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書曰。立功

立事。可㠯永年。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永、長也。　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君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事。則衆庶咸賴之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六)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食貨志第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旣反。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以表飾。故皆爲寶[illegible]也。二者生民之本。〔補注〕先謙曰。日本影唐寫管子本食貨志。民字治字皆缺末筆。見黎刻古逸叢書。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煣木爲耒。耒耜之利。以[illegible]下而食足。師古曰。斲、斫也。煣、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耜音似。煣音人九反。耒音來內反。耨音乃搆反。〔補注〕宋祁曰。煣木當爲揉木。揉、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案易作揉。張照曰。案揉者必以火熨。則其字從火亦未爲非。古字不傳于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爲經文古今異同之致。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宋說未必然。又案宋本宋祁語至當爲揉木而止。糅玉篇以下云云。今攈改本添錢大昕曰。說文。煣、屈申木也。揉字。說文不載。當以煣爲正。史漢多古字。率爲校書人妄改。子京猶不免爾。何況餘子。錢大昭曰。耒耜。南雍本閩本作耒耨。先謙曰。官本耜作耨。據顏注。作耨是。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斲木爲耜

㠯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㠯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用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㠯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補注〕宋祁曰。堯典也。越本刪去也字。先謙曰。唐寫本無也字。舜命后稷㠯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師古曰。事見舜典。〔補注〕宋祁曰。祖。俴古文言阻。先謙曰。五帝紀作黎民始飢。徐廣注。今文尚書作祖飢。孟康本馬融說也。宋說以注複出。唐寫本事見下有虞書二字。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補注〕先謙曰。謂禹復九州之舊。說詳地理志。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所㠯盛。方曰筐。隋曰棐。師古曰。棐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圜而長也。隋音他果反。〔補注〕先謙曰。注禹貢所謂。唐寫本作貢篚謂若。楙遷有無。萬國作乂。師古曰。楙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㠯守位曰仁。何㠯聚人曰財。師古曰。下繫之辭。財者。帝王所㠯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無兩而字。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㠯聖王域民。師古曰。爲邦域。築城郭㠯居之。制廬井㠯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爲園廬。開市肆㠯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㠯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養老之處。士、農、工、商四

民有業。[補注]宋祁曰：姚本民作人。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鬻音弋六反。[補注]葉德輝曰：公羊成元年傳作邱甲注云：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闢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疏云：四民之言出齊語也。即彼云處士就閒宴，處農就田野，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是也。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敖謂逸遊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著音直略反。[補注]周壽昌曰：地著，劉宋時謂之土著。孝武帝大明初，公卿博議有云土著之人，習翫日久，通役田賦，二云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南齊時亦稱土斷。皆地著二字變文也。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師古曰：晦，古畝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句下。六尺為步，[補注]先謙曰：司馬法云六尺為步。釋宮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人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跬三尺者半步，然則六尺為步蓋通稱也。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補注]宋祁曰：則去，當作即去。齊召南曰：井田晦數，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皆本此志之說，惟鄭康成毛詩箋稍為不同，詳見甫田孔疏。先謙曰：古即則字同，宋說非。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補注]先謙曰：官本則作相，是。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

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錢大昕曰。春秋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說文爰作𧺆。𧺆田易居也。張湯傳、傳爰書。師古訓爰爲換。與易同義。先謙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先鄭注。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賈疏。家百畮者。此謂上地。年年佃之。家二百畮者。謂年別佃百畮。廢百畮。家三百畮者。以其地薄。年年佃百畮。廢二百畮。三年再易乃得。據此則爰訓易甚明。農民戶人。〔補注〕王念孫曰。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下衆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引此並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尚未誤。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㠯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補注〕先謙曰。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志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比。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朱子注。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㠯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潟、鹹也。舄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㠯肥磽多少爲差。師古曰。磽、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補注〕沈欽韓曰。左襄二十五年傳正義。賈逵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淳、鹹也。）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稻人疏引賈逵云。疆、堅也。此疆字亦同。謂非疆梁。杜云。疆界。誤。）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先謙曰。官本顏注。磽字不重。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

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衆也。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補注〕沈欽韓曰：案志言六十歸田，疑非也。一夫受田，其長男則為永業矣，苟非戶絕與遷徙，不得還於公家。餘夫壯有室，猶受百畝之田。豈老者不得還授其子，而官更追入之乎。魏齊以下有還受之限者，原以墾荒招亡，使定土著之籍，公田有限，既與其事則任其營生，意非主乎養民也。蔡德輝曰：六十歸田，謂歸公田，非歸私田也。故下文云七十以上上所養也，正謂六十歸田以後，則上養之。十歲以下，十一以上，正謂二十以內，此時未授田，故上所長所彊。沈說非。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師古曰：彊謂勸之令習事也。彊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注種上有兩五字，當衍一字，存一字，各本脫五字，非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補注〕錢大昭曰：齊民要術注云，五穀之田，不宜樹果。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匪直妨耕種，損禾苗，抑亦嗇夫之所休息，豎子之所嬉遊。沈欽韓曰：管子輕重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補注〕錢大昕曰：還與環同。錢大昭曰：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釋名，寄止曰廬。廬，慮也，取自覆慮也。廬在田中，故詩曰中田有廬。農功已畢，乃居於里。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案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蓏音來果反。〔補注〕梁德繩曰：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有種桑、種芋區、種瓜瓠諸法。尹都尉書有種芥、種葵、種薤、種蔥諸法。二書藝文志入農家，知以上為農家本業也。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

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卽謂此也。〔補注〕先謙曰、注場當作埸、是古字。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彘卽豕。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補注〕先謙曰、地官序官云、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王畿六鄉則公有三人也。賈疏、六鄉則鄉六人、各主一鄉之事。又鄉大夫下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於里有序而鄉有庠。〔補注〕宋祁曰、於里有序、於字下當添是字。先謙曰、御覽五百三十五引五經通義云、殷曰庠、周曰序、周家又兼用之、鄉爲庠、里爲序、家爲塾。序以明教、〔補注〕先謙曰、白虎通云、序者、序長幼也。又云、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爲示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白虎通、庠者庠禮義。盛文弨云、下庠當作詳。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師古曰、此豳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畮治田之處而餉之也。饁音于輒反。〔補注〕錢大昭曰、詩七月舊作舉趾。士昏禮皆有枕北止。鄭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周壽昌曰、本將刑法志、趾皆作止。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蛬也、今謂之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

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䢼音共〔補注〕錢大昭曰詩七月篇聿作曰曰聿古通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秋出民〔補注〕張文虎曰學本秋作將是荀紀作春則出民先謙曰官本作將 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右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塾音孰〔補注〕沈欽韓曰里宰職以歲時合耦於鋤注云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金石錄有都鄉正街彈碑右塾左塾即漢街彈室也）公羊傳注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先謙曰宜本下右塾作左塾是 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書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補注〕先謙曰通考引許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白虎通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 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班作斑通用字大傳又云輕任並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補注〕葉德輝曰說文巷里中道从𨛜从共同巷謂同里耳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之費也燎所以爲明火所以爲溫也燎音力召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說文燎作尞毛晃增韻禮部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竝與說文同又引顏注尞以爲明火以爲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爲燎矣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補注〕周壽昌曰公羊宣十四年傳何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此顏注意所本又案爾雅悠傷憂思也詩卷耳傳深

陂𨻶、傷退也。各言其傷害各述其憂勞之思。所謂歌也。有思田家作苦。歌詠寫情。雖不得所。亦未必皆怨刺。輶軒采刻井鉎。似不容過泥爲刺詩。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爲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適庶乎。〔補注〕先謙曰。大傳又云。耰鉏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白虎通曰。若旣收藏。皆入教學。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顧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周壽昌曰。此禮記內則之書、數。九年教之數日。鄭注。朔望與六甲也。猶書學數干支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鄭注。方名東西。即所云五方也。以東西該南北中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即書計也。書文字。計籌算也。六書九數。皆古人小學之所有事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補注〕先謙曰。蕭正注。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白虎通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補注〕何焯曰。諸侯之國學爲少學。不敢僭天子之大學也。先謙曰。官本攷證云。案少學即小學也。下文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亦然。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補注〕先謙曰。白虎通。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補注〕先謙曰。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白虎通云。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故可以選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補注〕先謙曰。官本孟春作春秋。羣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趣農畮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遒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

木爲舌，鐸之木鐸。徇，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補注〕周壽昌曰，公羊宣十四年傳何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所苦。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比音頻二反。〔補注〕宋祁曰，比謂下當添調字。先謙曰，宋說是也，唐寫本有調字。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爲奢侈，愛養其民，無奪農時。〔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民作萌，是，唐寫本竝同。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民庶殷從，審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補注〕宋祁曰，興雲當改興雨。錢大昕曰，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興雲祁祁。漢無極山碑，亦有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文，蓋漢世經師傳授皆然。顏之推家訓云，詩，有渰淒淒，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之推在南北朝，雖疑雲爲誤字，不聞指據本以正之，則六朝本亦皆作興雲矣。大雅韓奕篇云，祁祁如雲，可證祁祁爲雲行貌，非轉寫之誤。後書左雄傳作興雨祁祁，或後人校改。先謙曰，官本民作萌。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竝同。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民者，三年一考其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民作萌。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爲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說三考黜陟義云，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

於是賞有功。黜不肖。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補注〕沈欽韓曰。此別農功畢上歲計耳。新穀既升。裹耶注。升字當爲登。登、成也。此專言五穀成熟耳。注非。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補注〕先謙曰。官本目德作王德。引宋祁曰。邵本王德作至德。先謙案至德是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道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也。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汙、謂貪穢也。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徭。橫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畮。〔補注〕劉敞曰。稅畮。所謂二也。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譏之履畮。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魏用李克。藝文志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儒家有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此志後云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則作李悝爲是。先謙曰。人表李悝三等。李克四等。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補注〕先謙曰。提封解詳刑法志。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畮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爲斗。瓚說是也。〔補注〕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勸謹。下不勤同。先謙曰。官本作勸謹。下作不勸。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

〔補注〕姚鼐曰。古人大抵計米以石權。此志鼂錯云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是也。計粟以斛量。此志趙過代田。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是也。惟李悝法以石計粟。云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此則鼂錯之百石也。蓋粟百五十石。得二百斛。爲米百石矣。

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謂士下多民字。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注云。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唐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三兩爲小兩。合湯藥及冠冕則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以李悝說考之。則戰國公私大已倍半。穀價亦倍於管子時。（沈彤云。一石當今二升。此錢乃景王大錢。其重半兩。當今錢二枚。）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補注〕先謙曰。荀子非十二子注引周禮說。二十五家爲社。說文。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立土神於里門。里人共祀之。嘗新則薦春則祈秋則報皆有祠也。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㠯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

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畮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爲糴三舍一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爲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畮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飢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一。大飢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此准之。大小中飢之率也。（補注）王鳴盛曰。何校飢俱改饑。飢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可通用。但有飢餓。無饑饉。先謙曰。官本並作饑。

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藏出糶也。（補注）宋祁曰。糶也。姚改也作之字。先謙曰。監本也作之。官本糶作糴。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補注）宋祁曰。仟伯。王本伯作陌。吳仁傑曰。張晏云。商鞅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其說誤也。阡陌開而井田壞。正以無常制耳。董仲舒云。商鞅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故欲限民名田。蓋爲是也。案井田之制。變之於公。孰得弱貧。故王制有田里不鬻之文。一夫所耕不出百畝。故受田以此爲準。二者之制。所以使民力均一。而無貧富之殊。至秦不然。民田既得買賣。又賦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是而起。民田多者至以千畝爲畔。少者乃以百畝爲畔。無復限制。而井田壞矣。先謙曰。據吳說。此處脫張注一條。官本考證云。朱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案阡陌者舊說田間之道。蓋卽周禮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

治上之道也。其亦臨古地不爲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壞之。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是以蹶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也。

急耕戰之賞。〔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外內篇。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又慎法篇。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又利賞爵。貴富之家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

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資財積累萬萬也。

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師古曰。泰半。三分取其二。

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閭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閭門作里門。

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師古曰。饟、古餉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也字當刪。葉德輝曰。文選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注引許慎注。澹、猶足也。知澹贍古義通。先謙曰。注其下並同。官本作下同。

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師古曰。下畔北上曰潰。

漢興。〔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此處及宣帝即位。元帝即位。成帝時。哀帝即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俱提行。惟文帝即位。至武帝之初二處。又不一律。疑後人轉寫改之。此唐本猶可想見當日班志面目。各卷不異。至宋本改爲首尾相銜。非復舊式。禮樂志今海內更始。官本提

行。猶其痕迹之未盡泯者也。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補注)周壽昌曰。沈彤云。前石五十者。謂景王大錢也。重半兩。此石五千者。莢錢也。祇半輕時米價已十六七倍。壽昌案志明云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此是接秦之敝。恐尚用秦錢。未鑄莢錢也。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蘇林曰。無物可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駟。謂四馬雜色也。(補注)宋祁曰。越本醇作醇。先謙曰。平準書作鈞駟。索隱。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騂。非。宋作騂者。醇之字誤耳。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總取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補注)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齊召南曰。案文知作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爲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作自天下耳。又案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爲天子私藏。其封君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俱不領於大司農也。此志作天子之經費。子字係傳寫之誤。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關東作山東。索隱。說文云。漕、轉穀也。一曰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畜官儲者也。孝惠高后之閒。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

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補注〕先謙曰。賈子無而字。下又有衣食足知榮辱六字。唐寫本亦無而字。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補注〕沈欽韓曰。呂覽愛類引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亦見文子。先謙曰。賈子受並作爲。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師古曰。孅、細也。悉、盡其事也。孅與纖同。〔補注〕錢大昕曰。說文。孅、銳細也。先謙曰。賈子無至孅二字。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殘、謂傷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謂字。賈子作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十字爲句。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覂。此通用也。〔補注〕宋祁曰。勇當作隴。錢大昕曰。案方勇卽泛之轉聲。說文。覂从凡聲。而泛亦有覂音。今人呼帆爲篷。亦聲之轉也。宋不知古音。故疑其誤。先謙曰。賈子將泛作泛敗。案泛者如舟之隨流欲覆。酒正疏引泛泛楊舟意同。故下文云然。唐寫本勇作踴。用也作用耳。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補注〕先謙曰。唐寫本靡作糜。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應劭曰。蹶、頓躓也。師古曰。蹶音厥。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歲已多。而無儲積。〔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痛下有也字。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宜

本姦作姦。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補注〕先謙曰。賈子作請賣爵鬻子。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補注〕沈欽韓曰。如說非也。竊聞之猶言不動心。徒聞之耳。耳者且止之辭。曾操抓耳非佳語。即此意。周壽昌曰。聞自是聞於耳。何煩贅辭。耳是語助。猶云既聞之矣。先謙曰。賈子既下有或字。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阽危。欲墮之意也。音閻。又音丁念反。〔補注〕先謙曰。注阽危官本作阽危者。引宋祁曰。注阽危當刪危者。案賈子阽危下無者字。是也。此者字當涉下者字而誤衍。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常反。〔補注〕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饑穰。乃天之道也。（劉安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天行即天道。說見經義述聞乾行也下。）前礎去國三世。釋文虞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謂歲之不足也。史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飢饑。天之常行。蔡鐵鑵曰。穰字平上兩讀。廣韻一汝陽切。一汝兩切。先謙曰。賈子作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十作千。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補注〕先謙曰。賈子作橫。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齩。齧也。音五巧反。〔補注〕宋祁曰。越本而齩齧而字齩。下狡反。先謙曰。賈子子下有孫字。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補注〕先謙曰。賈子無能字。文義自明。此能

字誤沂。顏讀疑爲擬。能擬二字甚爲不辭。又賈子服疑篇云：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強；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與此遠方疑者爭起文義相發。何焯本注擬並作疑。迺駭而圖之，豈將有

及乎。師古曰：圖，謀也。〔補注〕先謙曰：賈子作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此用無蓄篇。校臺氏讀語亦有同者。唐寫本無將字。汪本調作亦。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

爲而不成。〔補注〕先謙曰：賈子作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補注〕先謙曰：賈子懷敵作懷柔。無

蓄篇。夫積貯至此在篇首。今下閒末三句同。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毆，亦驅字者，音直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毆作毆，字同。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補注〕先謙曰：今毆民下，賈子又在瑰瑋篇，此句作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

誼言，始開籍田。〔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籍作藉，汪本作籍。躬耕以勸百姓。〔補注〕劉奉世曰：事見前二年春正月丁亥詔。荀悅漢紀二十九年耳。通鑑云漢之爲漢幾四十年，適在其後，非也。應題言而然。鼂

錯復說上曰：〔補注〕先謙曰：錯傳，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傳止載守邊備塞一事，而以勸農力本之奏分載於此。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既反。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補注〕沈欽韓曰：墨子七患篇：夏書曰：禹七年

水。服虔曰。湯五年旱。然而民不凍飢者。其生財常用之節也。管子權數篇。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無饘賣子。荀子王霸篇。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莊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旱。皆與此異。賈子新書。禹有十年之畜。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與此同。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矣。〔補注〕先謙曰。唐寫本謂民下無有字。捐者作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補注〕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宋祁曰。舊土地人民之衆不讓湯禹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畜作蓄。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言禦風霜。不求麗靡也。煖音乃短反。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飢作饑。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補注〕王念孫曰。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父者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竝作慈父。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

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徧也。周徧所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補注〕先謙曰。輕資、即輕齎也。說文。齎、持遺也。張去病傳。約輕齎。古資齎字通。見周禮注。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補注〕王念孫曰。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市。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百晦百晦四字作百百晦晦。古人疊字多如此例。詩委蛇委蛇與委委佗佗同也。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暴虐

作爲賦。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周官通以政爲征。）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征，爲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爲賦言之。作政者借字耳。政字師古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爲賦爲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爲賦。漢紀及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同。先謙曰：唐寫本作爲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補注〕王念孫曰：改本作得。言急征爲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朝令暮得。當具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吕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其奇贏，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字作奇，是。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補注〕先謙曰：官本梁作粱，是，下同。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補注〕吳仁傑曰：此亦可證之仟佰耳。蓋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仟佰之中，言其拔起於隴畝，正前所謂仟佰，而史記索隱乃以爲千人百人之長，亦非也。周壽昌曰：吳說是也。言商賈無農夫之苦，有農夫之利，即下所云商人兼并農人也。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吕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吕兼并農人，農人所吕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

入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也。（補注）宋祁曰。有所渫下。疑衍字。先謙曰。官本作下同。無此亦也三字。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師古曰、爲、音于僞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基。（補注）先謙曰。官本邊下衍池字。基作甚。是。監本亦作甚。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此其與騎

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無之字。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是輸者轉者皆得拜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補注〕先謙曰。爲。官本作有。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補注〕先謙曰。錯傳又載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案此志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句。元文當在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句下。屯戍之事益省。指募民徙塞下言。輸將之費益寡。指入粟塞下以拜爵言。此下奏文皆與傳中所奏爲一篇。而班氏分載入志者。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補注〕錢大昕曰。俞。古愈字。下文貧弱俞困。民俞貧困之俞。宜同。先謙曰。唐寫本勤作勸。是。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

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裁、謂減省之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裁作賤。官本無賈讀曰價四字。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解在宣紀。〔補注〕沈欽韓曰。宣帝時張敞亦理此議。而蕭望之駁之。語詳望之傳。先謙曰。官本房作方。在作見。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爲苑以牧馬。〔補注〕錢大昭曰。邊郡有六牧師苑。養馬三十萬匹。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爲務。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補注〕先謙曰。平準書則民作民則。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累巨萬。無百字。集解引韋昭云巨萬。今萬萬。唐寫本計數下有之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踶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牸牝。不必以其踶齧也。踶、蹋也。音大奚反。〔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牸作字。廣雅釋言。字、乳也。又釋獸。牸、雌也。案此字牸義同。即謂牝馬之乳子者耳。集解引孟說。則下有相字。出在會字上。此作斥出。文義較順。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長生子孫而不轉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長生作生長。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

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言行誼爲先。言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而後絀恥辱焉。絀黜字同也。又太史公贊云。先本絀末。是先與絀對文。明史記後字淺人妄加。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補注〕先謙曰。案應劭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竝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說下有而字。當據補。宋本無也字。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顓與專同。管。主也。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

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㠯貪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㠯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補注〕先謙曰。馬端臨云。吏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賦法。取㠯自豐。非縣官經費所領也。 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猝。近音其靳反。 限民名田。㠯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補注〕宋祁曰。專當改作顓字。 薄賦斂。省繇役。㠯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愈作俞。案官本作俞。此不應獨用愈。當據正。 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師古曰。耗、音呼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天下虛耗下。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韋昭曰。沛、蘄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補注〕先謙曰。田千秋也。見本傳。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㠯

趙過爲搜粟都尉。〔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搜監本訛捜、今改正。案百官表作穀。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甽。師古曰、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補注〕吳仁傑曰、案鄭氏注考工記曰、古者耦迮之閒通水、又曰甽上高土謂之伐、其壟中曰甽、蘇是晉之壟者、甽上高土、甽者、壟中通水之道、而非壟也。顏於劉向傳忠臣雖在甽畝釋云、甽者田中之溝也、此以爲壟、何哉、疑有脫文、當云甽、壟中溝也。沈欽韓曰、呂覽辯土篇、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甽中上有三字、引宋祁云、三甽中越刪去三字。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鉏也。〔補注〕王念孫曰、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隤其土以附苗根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張文虎曰、案三字宜有、壯字則疑因下文稍壯而衍。稍耨云者、即下文所云每耨輒附根、蓋以漸隤其土（說文、稍、出物有漸也）、故下云比盛暑隴盡平而根深。先謙曰、唐寫本鈕下有之字、當據補。因隤其土以附根苗。師古曰、隤、謂下之也、音頹。〔補注〕先謙曰、官本根苗作苗根、是。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芸音云、芓音子、儗音擬。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耔作芓、是。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王念孫曰、本作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附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甽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隴盡平而根深。先謙曰、官本注八字在比盛暑下。能風與旱。

師古曰。能讀曰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畮。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畮。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畮。古千二百畮。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補注〕齊召南曰。案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耦。又案葉少蘊云。古耕而不犂。後世變為犂法。耦用人。犂用牛。過特為之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云。疑耕犂起於春秋之世。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案葉周二說是。但謂古耕而不犂。耕犂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藉田之禮曰三推。不用犂。安用推乎。葉德輝曰。齊民要術引崔寔政論云。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數與志不同。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㠯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甽者也。縵音莫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為畮作為甽。是。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甽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也。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補注〕周壽昌曰。力田。農官之稱。漢時與孝弟并舉。有孝弟力田科。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㠯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㠯人輓犂。師古曰。輓、引也。音晚。〔補注〕何焯曰。以人輓犂。似始於此。齊召南曰。唐夏州都督王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宋武允成獻踏犂。不用牛。以人力運之。皆人輓犂之遺式也。過奏光㠯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補注〕王念孫曰。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侬、比、侹、更、佚。（與迭同。）代也。（廣雅同。）齊曰佚。江淮陳楚之間曰侹。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从

用㢈。㢈、更事也。又曰、代、更也。然則㢈輓犂者、猶言更輓犂代輓犂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卽方言佽字）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訓換功共作、與斯實同義、是矣。而仍謂㢈爲功、則未考方言也。先謙曰、官本注換作換、是。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爲田也。壖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補注）顧炎武曰、壖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人常反。（補注）宋祁曰、人常當作人羊。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補注）周壽昌曰、九數、五曰商功。九章算術注、宋積尺法、既得積尺、功乃可商。先謙曰、官本注在羽下。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補注）宋祁曰、水運下當添也字。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補注）何焯曰、此郎

後代相襲所本。又白增海租三倍。〔補注〕周壽昌曰。海租稅漁戶。即今漁課。漢有海丞。官主海稅。屬少府。故有海租。此特增三倍耳。王莽詔設六筦之令。論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由海租推廣也。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服虔作師古。引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王念孫曰。穀貴時減其賈而糶。今本脫其字。宜依上文及御覽引補。而糶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李悝說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以利民。（此民字對農而言。下文民便之之民字則兼農而言。）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一。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並作減其賈而糶以利民。漢紀作減賈而糶以賑貧民。義亦同也。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爲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補注〕先謙曰。癸。邯鄲人。官弘農太守。見藝文志。官本史作吏。據寫本同。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

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集解：北假，地名，近五原。水經河水注：河水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地名也。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董祐誠云：陽山當即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外翁金爾隆迤東迄爾鍾爾諸山。河目，漢屬五原。自河目迤山迤東至烏喇特，南至黃河，皆古北假地。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師古曰：比，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人相食下。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偽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補注〕宋祁曰：王本所以上無然字。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謂悉備也。

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非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無非字。 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 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補注〕洪亮吉曰。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故地理志戶口皆取元始二年以為準。

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 陿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姦疏闊。而更之令陿小。〔補注〕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陿小下當添也字。錢昭曰。顏注非也。蓋陿小者即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而為疏闊。不詳備也。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 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

江淮而至北邊。如淳曰、貣、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自貣注下。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補注〕先謙曰、驕、官本作貲。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師古曰、警警、衆口愁聲也。音敖。後三年、〔補注〕先謙曰、官本年作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誖亂。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回作音、是。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晉灼曰、翔音祥。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若如鳥之回翔、謂不離于貴也。若桑貴、稍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

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餠糒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木不皆有實，亦不多有杏酪，更非饑歲所常服也。王莽傳分教民煮草木爲酪，多一草字是也。蓋猶近世饑歲民屑榆樹爲粥，取穀樹汁爲漿之類。 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補注〕先謙曰：莽傳澹作贍。 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盜其稟者四字。 飢死者什七八。莽恥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補注〕張文虎曰：案律歷志以平帝元始三年（癸亥）入中統第六章之十二年，自此至王莽建國三年（辛未）是爲陽九，故莽云然。而莽傳建國五年，莽則云陽九之阸既度，百六之會已過也。傳贊云餘分閏位，亦指此（鑒志孟注：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也。） 枯旱霜蝗，饑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作究究也，誤甚也。是 歲爲此言，日至於亡。

食貨志第四下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補注〕齊召南曰：案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卽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靡得而記。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其辭甚覈，蓋據尚書禹貢之文。此志不著，蓋因下文有司書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補注〕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葉德輝曰：蔡雲癖談云：圜法二字統金錢布帛言之，自李奇誤解上下兩圜字，並遂謂周家錢法皆如孟康所云外圜而內孔方者，其誤殊甚。觀下文云利於刀，則錢中有刀矣。不言布者，蓋混於布帛之布，實則周家圜法，泉布刀俱有，故顏氏舉周官大府以下九職當九府，而以圜爲均而通也。上圜字主義，下圜字主形。泉爲圜法之一，圜方之泉，又爲泉法之一。班氏以是爲周家摠制，故特言之。其他作刀形者，稱幣如肉好若一之環，作睥睨形者，是謂如火，以圜之半環，皆不離乎圜，而爲圜方者之別種。謂圜卽錢，李奇妄說，豈特重九兩之無稽哉。德輝案：重九兩爲疑銖之譌。九兩銅不能鑄爲徑寸錢，夫人知之，譌不至此。原文當是徑一寸而重九銖，故下文云輕重以銖也。韋昭注國語，言周錢重十二銖。意者十二銖重者爲母，九銖重者爲子乎。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補注〕王鳴盛曰：孫子算經上：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

曰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補注〕葉德輝曰，董逌錢譜云，圜法之有刀，非直利於刀之削。古人銘器，往往作執刀狀，以昭武事。如父癸尊子執刀，父丁鼎孫執刀之類，不一而足。鼎尊彝之以告成功於祖廟，泉幣衆之以示遺烈於國人，其義一也。流於泉，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補注〕王鳴盛曰，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四種，或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實殊一物兩名是也。而與此處所書布帛之布不同。書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民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然即此可見古朝有以布帛爲市者，而布固非錢也。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師古曰，穰音人掌反。〔補注〕宋祁曰，人當作入。先謙曰，官本注在歲有凶穰下。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補注〕先謙曰，上得民所食若干步畝之數，則可計本而量其積。志引管子文多删易。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爲斂糴之；重之時，官爲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

準平。〔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何焯曰、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需守字補有關係、近刻脫下守準平句者失之。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李奇曰、繦、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繦、錢貫也。管子曰、凶民糴釜十繦。師古曰、孟康是也。繦音居兩反。〔補注〕王鳴盛曰、下文賈人緡錢、顏亦云緡、錢貫。通典注、緡者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宋人亦以千錢為一貫。緡繦同一錢貫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則、繦既是千錢、則一繦當為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悝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餘為錢一萬、可備饑饉稅及買耒耜器械井鹽鐵之用。曰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臧繦、皆人君所臧以賙民者、萬鍾以備饑饉、繦以備稅也。先謙曰、官本注民作饑、是。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耘、謂鉏草也。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饟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補注〕宋祁曰、取澹當作取贍。先謙曰、澹、贍字同、宋說未是、後不復出。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勢、蓋通用耳。〔補注〕周壽昌曰、豪、強也。豪奪猶言強奪。先謙曰、官本注用下有字字。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

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補注〕先謙曰：宜本亡作亡是。且絕民用㠯實王府，猶塞川原爲潢洿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補注〕葉德輝曰：周語韋昭注、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云云。韋注與漢志不合。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補注〕王鳴盛曰：據此則知景王以前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郭矣。㠯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是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卒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補注〕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義矣。洪亮吉曰：劉秩云錢以平輕重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此云蒙利，恐未必然。孟注是。先謙曰：宜本注，但是之是作自。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㠯溢爲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爲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

金爲上，而錢爲下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溢作鎰，爲名二字倒，官本鎰作并，注爲溢下有也字。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補注）葉德輝曰：宋洪遵泉志，秦半兩下引敦素曰：嘗得此錢，徑寸三分，重八銖。案平準書亦云半兩重如其文，而本志又云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是秦錢或有重八銖者。漢權八銖，今重一錢五分，十二銖則當秦之半兩。今世所存秦半兩最薄者重一錢五分，最厚者重二錢，因其明證。然則敦素所見八銖重者，乃其錢之輕者耳。先謙曰：平準書有爲下幣三字。宋祁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志曰鑄榆莢錢，榆字蓋後所加也。宋祁顧氏案古今注云：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爲漢興。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黃金上有一字。宋祁引臣瓚云：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字似不可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畜積眾貨，使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物下作物踊騰躍，句釋米至石萬錢。注宋祁云：漢書釋字作躍，不云踊字作痛，是痛字乃踊形近致誤，顏據所見爲定本，而不顧文之不詞，是其偏也。集解引晉注作踊甚也，亦不作痛。宋祁引如淳云：踊騰猶低昂也。低昂者，作貴作賤也。又云：漢書騰作騰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先謙案：說文：踊，跳也。躍，迅也。廣雅釋詁：騰，上也。諸書釋踊騰躍皆爲跳，今既以踊騰躍相貫爲文，則是言其物價跳上迅速，若今俗云斗漲矣。宋祁引韋昭云：稽，留待也。與李說意合。晉訓稽爲計，非。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

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爲吏。〔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宦作官。南雍本作爲官吏。先謙曰：官本作爲官吏。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補注〕錢大昭曰：錫字疑衍。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殽，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殽音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贏作亡，引宋祁曰：亡，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殽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補注〕張照曰：顏說非是。錢之爲用甚廣，一錢之殽，其微已甚，然統而計之，爲利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卽毀本而無利矣。先謙曰：官本無不可覺知四字。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補注〕周壽昌曰：隱，避藏也。屏，私處絕人蹤跡也。屏音丙。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鄧展曰：報，論。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補注〕先謙曰：次後亦同，官本作後同。今公鑄錢，黥罪積

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曰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失之矣。〔補注〕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王鳴盛曰：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若干，今人猶然。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謂數為若干。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縱而弗呵虖下。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補注〕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於僞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甚迂。五穀不為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為音於嬀反，不音於僞反。為，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韋注：為，成也。（廣雅同。）呂氏春秋任地篇穜稑禾不為稑，穜重禾不為重，言不成稑、不成重也。墨子雜守篇歲不為，賈子孽產子篇歲適不為，皆言歲不成也。史記天官書歲從西北來，戎菽為，集解引孟康漢書注：為，成也。淮南天文篇敦牂之歲，禾不為；協洽之歲，菽麥不為；大荒落之歲，君臣不和，五穀不為。（高注：不為，五穀不為。）續漢書律厤志注引易緯：小寒晷未當至而至，來年麻不為；穀雨晷當至不至，水物稻等不為。是不為

郎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善人怵而爲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戮，辱也。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忘也。〔補注〕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忽忘也。周壽昌曰，詳，即書呂刑祥刑之祥，猶申祥多作詳，詳、祥古通，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注，詳，善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吕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補注〕先謙曰，賈子銅布篇，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雖非不爲，有疑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姦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與志文皆不同。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補注〕先謙曰，賈子無天字，其上文皆作銅布於下，下文皆作銅不布下，明此天字衍。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吕御輕重，師古曰，挾，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吕術斂之，重則吕術散之。〔補注〕何焯曰，此中即兼寓斂散民粟之術。王鳴盛曰，與前減價糴，增價糶，及減粟減擅一意。先謙曰，此下賈

子有則錢必若四字。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補注〕先謙曰，賈子奇一作琦，或作倚。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實作貴。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致力，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補注〕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壞字。先謙曰，懷民故鑄，則是棄財，今收銅以為御物之具，故曰制吾棄財。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補注〕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先謙曰，賈子久作斷，自何罪七福以下，班氏多刪節其文。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補注〕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字。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補注〕葉德輝曰，西京雜記云，文帝賜鄧通蜀銅山，聽自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據此，則吳、鄧所鑄錢，悉遵漢制，故能流行天下也。

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

昔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通鑑考異曰，平準書亦言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案滅朝鮮，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補注〕錢大昭曰，共讀與供同，謂供給其勞役也。顏訓非。張文虎曰，平準書共作苦，疑共乃苦字爛文。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師古曰，抏，訛也。謂摧挫也。巧法，爲巧詐以避法也。抏音五官反。〔補注〕先謙曰，宋祁引鄒氏又音五亂反。案抏者耗也，消耗之名。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減也。澹，足也。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師古曰，饒，亦饋字。饟，古餉字。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僰以輯之。應劭曰，邛僰，屬越巂。邛僰，屬犍爲。晉灼曰，僰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種也。邛，今邛州也。僰，今僰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補注〕先謙曰，邛，今四川邛州。僰，今宜賓縣境。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補注〕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俱不重吏字。先謙曰，官本不重吏字。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

更、音庚。〔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說、後復云或曰更錢也、則顏注仍用韋說。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縣下有官字。東置滄海郡、〔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東至滄海之郡。案上文已言置滄海郡矣、此不當復云置也。作至是。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擬。擬、謂比也。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補注〕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張照曰、案宋不言注、則爲正文可知。正文有數十無萬字、顏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書亦祇言數十百巨萬也。府庫並虛。〔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益虛、是也。益字與並形近而誤。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爲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爲郎、舊爲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爲郎、始於此。〔補注〕葉德輝曰、此疑即卜式輸家財事。式傳云、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蓋式先入羊而後上知其善牧、傳云輸財殆從諱也。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師古曰、比歲、頻歲也。〔補注〕王念孫曰、羣書治要引此十餘萬衆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將字。先謙曰、比歲謂元朔五年六年。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於是大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

罪。〔補注〕先謙曰。減衍爲滅字之誤也。免罪不應獨言減罪。平準書作免減罪。謂免罪及減罪也。滅與減形近而誤。武紀云得免減罪。尤其明證。通鑑誤與本志同。　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瓚說。政戾庶長作左庶長。其下又引漢書音義云十爵左庶長。則此爵爲左庶長無疑。政戾二字非佳號。必不取以名爵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已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吏。比於五大夫也。〔補注〕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疑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賞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舊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吏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周壽昌曰。劉謂上萬字衍。是也。何焯校本謂宋本亦有萬字。上顏注引此語亦有萬字。先謙曰。平準書同。則萬字非衍也。宋祁引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又云。官首爵第五位稍高。故得試爲吏。先除用。千夫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特使以千夫爲吏。殆謂此。胡三省云。級十七萬者。賞爵一級爲錢十七萬。至二級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每級加增。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十萬金。爲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賣武功爵所直之數也。先謙案。胡說是。　其有罪又減二等。〔補注〕沈欽韓曰。有罪者。得計其所買之爵減二等也。　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晉

冝爵雖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殺所作注者乃目簋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删而不取。目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補注〕周壽昌曰。超等超於常等之上。今龠沿此名。先謙曰。平準書作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郎下有吏字。是。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師古曰。秏。亂也。音莫報反。自孫弘目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補注〕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自下俱有公字。先謙曰。官本有公字。平準書亦有。張湯目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爲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師古曰。沮上壞之音材汝反。〔補注〕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閣。先謙曰。平準書同。索隱格音閣。官本注上壞作止壞。是。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據武紀爲元狩元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悲也。察。覈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目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爲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下上有天字。務作騖。是。說文。騖。亂馳也。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元狩二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二萬兩。汲黯傳通鑑同。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

楚地。固已數困。〔補注〕齊召南曰、案平準書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既改觀作灌、則當連下梁楚地爲句、但㠯事核之、此即指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事也、瓠子地在濮陽、其對岸即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工系反〔補注〕先謙曰、詳溝洫志、係音工系反、官本作係。音系。 穿汾河渠㠯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 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補注〕先謙曰、平準書各字在歷上。費亦各㠯鉅萬十數。師古曰、鉅十萬萬也〔補注〕宋祁曰、鉅下當添數字。 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食、讀曰飤。 卒掌者。〔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卒牽掌者、言卒之牽馬掌馬者、固牧人也。 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釣反。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 縣官不給。師古曰、給、足也。 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㠯澹之。〔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 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㠯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狩三年、舉吏民能假貸者以名聞、即此事也。 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㠯西。及充朔方㠯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

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應說以河南造陽塹解新秦中，非也。河南即朔方郡，及北地上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塞地也。造陽則在上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以其斗辟，築七百里，安得徙貧民以充實其中耶？史記集解載臣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其說甚確。先謙曰：官本注在七十餘萬口下。七十餘萬口。〔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狩四年冬，作七十二萬五千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補注〕王念孫曰：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竝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字。或蹛財役貧，孟康曰：蹛，停也。晉灼曰：蹛音滯。〔補注〕先謙曰：官本蹛並作滯，音下作直吏反。引宋祁曰：滯財，滯字當從土。注同。王本蹛音滯。先謙案：平準蹛作躇，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躇，停也。一曰貯也。此言居積停滯，作躇，滯躇字不同，其義一也。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宣七年傳：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與此廢同。居讀如奇貨可居之居。周壽昌曰：志又云賤買居邑，即此義。先謙曰：如沈說，是廢即居也，於義為複。宋祁引劉氏云：廢，出貨也。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索隱：廢，謂物貴而賣之。與顏同。說合集解引服說，轂作穀，承上文轉穀言之，此說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皆氐首仰給焉。晉灼曰：氐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氐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氐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丁上有音字。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補注〕宋祁曰：

澹。當作贍。而推浮淫幷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㠯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補注〕周壽昌曰。輕對重言。非賤之謂也。鑄錢益多則工省而質薄也。觀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可知。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㠯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補注〕先謙曰。索隱。穎文。銅赤金也。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爲四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實下爲作重。是。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㠯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愼云。鋊。銅屑也。摩錢漫而㠯取其屑。更㠯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鋊音浴。瓚說是也。〔補注〕宋祁曰。鋊俞玉反。先謙曰。如瓚二說皆是也。平準書質作裏。義同。鋊作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㠯白鹿皮方尺。緣㠯繢。師古曰。繢。繡也。繪五綵而爲之。〔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繢上有藻字。徐廣注藻一作紫。通鑑亦有。官本注在爲皮幣下。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㠯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白上有爲字。通鑑同。此脫。㠯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補注〕先謙曰。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禮云。諸侯㠯龜爲寶。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

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撱，圜而長也。音佗果反。」〔補注〕劉攽曰：「白撰當在其一曰之下，術名字。二曰三曰之下，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姚鼐曰：「劉說非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有此字，故加曰字，而白撰乃其名，非白金上字。如王莽鑄錢文曰小錢、曰幺錢、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錢上有此字也。」葉德輝曰：「尚書大傳夏后氏死罪罰二千饌。周本紀其罰百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即此白選二字所本。選、饌聲近，故古字通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平準書作白選。又二曰以重差小，平準書無以字。先謙案平準書撱作橢。宋祁引蕭該按錢譜，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圜，文又作雲霞之象。遷，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漢書作撰，二字音同。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其文馬者，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其文龜者，肉圜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補注〕宋祁曰：「為大下當添司字。」先謙曰：「百官表大農令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史文元不必過泥，若以例相繩，元狩中尚可不添司字也。平準書亦作大農，通鑑同。」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用籌算。」年十三侍中。〔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案其進，蓋亦入羊為郎之類。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補注〕宋祁曰：「買復當作買復。」先謙

曰平準書亦作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言其久為姦利。〔補注〕先謙曰、索隱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是也。上文正言吏多廢免、顏說未晰。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擊胡事、與造白金皮幣、俱在元狩四年。此不應分敍。大氐造金幣之議、起於三年、成於四年、故紀志異也。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補注〕錢大昭曰、鋊當作鋊。鋊、銅屑也。先謙曰、官本鋊作鋊、不誤、非仍作鋊。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補注〕先謙曰、馮廷櫆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為作曰。索隱引蘇說作顧手牢盆。此無盆字。顧手牢不知何語。詳其文義、當是雇庸價直耳。無盆字是也。此是官與以煮鹽器作、而定其價直、故曰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與下羨饒也七字、併在以致富羨下、刪下師古曰三字。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也。音弋戰反。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師古曰：釱，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補注〕宋祁曰：史記上使作便，言以其便屬之也。注音上脫行字。作官府，師古曰：主鼓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有賦字，是也。無則文不成義。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稼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皆字。引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軺，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軺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補注〕沈欽韓曰：異時者，謂元光六年初算商車也。先謙曰：官本差下有下字，引宋祁曰：皆有差下姚本作皆有差小。平準書無下字。請算如故。〔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狩四年初算緡錢。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貰，賒也。貸，假與也。貰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補注〕先謙曰：集解引臣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算百二十錢。解詳武紀。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

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商賈人軺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三年、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已徙算緡錢六年矣、此行文省併之故。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補注〕沈欽韓曰、載師有賈田、通典唐制、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是賈人亦受田也。漢禁其自有之田、盡列其田沒入之也。先謙曰、官本注在以便農下。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補注〕先謙曰、是平準書作田僮。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爲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補注〕先謙曰、大農屬無中丞、中字衍。平準書正作大農丞。通鑑據漢志錄之訛。三省云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然百官表所無、當以平準書爲正。胡氏說既不可據也。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補注〕王鳴盛曰、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尚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爲不可。李注、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沈欽韓曰、九章術均輸以御遠近勞費。鹽鐵論本議篇、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文學曰、古者賦稅於民、因其所

工．不采所鬻．農人納其穫．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補注〕沈欽韓曰．前此鬻爵者．復除而已．此乃直任職也．貲罰亦以是進．然晉吏則庶民商賈不得也．靈帝懸賜貲官．亦由卑至尊．如崔烈以鄉入錢五百萬爲公也．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氐讀曰抵．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補注〕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字．王念孫曰．無或作亡．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顏注．亡慮．大計也．案顏以無慮爲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是以無爲有無之無．慮爲計慮之慮．其失甚矣．今案無慮．疊韻字也．無慮古讀若閭．溝洫志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河渠書慮作閭．宣十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是其證也．廣雅曰．無慮．都凡也．高注淮南俶眞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髀算經無慮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漢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園陵都凡制度也．是無慮爲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故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心所無慮．謂心揣其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壙裝之事．無則慮之．說則計功愈失之矣．先謙曰．官本注抵下不重抵字．大歸作大氐．　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

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大見武紀。假事終見終軍傳。舉幷衆之徒守相爲利者。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狩六年。詔云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所謂撟虔吏，即守相爲利者也。舉幷衆，官本注無也字。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補注〕先謙曰：減宣以下皆在酷吏傳。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蘇林曰：夏蘭、人姓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誅矣下。而大農顏異誅矣。〔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元狩四年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六年再書大農令正夫。以此文序事推之，異誅當在六年。徐廣注云元狩四年，非也。初，異爲濟南亭長，吕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吕倉璧，〔補注〕先謙曰：官本倉作蒼。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吕它議，事下湯治異。〔補注〕先謙曰：官本重異字。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補注〕先謙曰：此客語，文甚明，注云異語，誤。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之。〔補注〕張照曰：顏注蓋雖是而未盡。蓋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不覺微笑而脣聳耳。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論死下。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下既下緡錢令。〔補注〕錢大昕曰：天下之下字，疑是子字。先謙曰：錢說是也。官本作天子，平準書同。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 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補注〕宋祁曰、鉛錫下、當添也字。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今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鍾官赤仄、注令字應作今。蓋本亦訛。周壽昌云、史記仄作側。案鑑疑官當鑄赤仄之錢、此云官、即鍾官省文也。當時赤仄甫行、嚴防私鑄、宜以官赤仄呼之。先謙按、集解引如淳今錢郭見有赤者、作今錢見有赤側者。又引漢書音義子紺錢作紫紺錢。索隱韋昭云、側、邊也。梁志亦作紫紺錢。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 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補注〕先謙曰、武紀湯死在元鼎二年、徐廣注三年、非也。湯附上罔下、當時民之怨嫉、豈止不思。此史公微文而班因之。湯子孫稱漢貴盛、雖良史不能無阿曲也。 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補注〕齊召南曰、三官錢、即水衡錢也。據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輸鍾官辨銅三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即言此事也。裴駰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輸爲一官、則爲訛耳。先謙曰、水衡都尉、武帝置於元鼎六年、見百官表。上云湯死後二歲、此禁令當在元鼎四年。通鑑繫在二年、似未審。 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 唯眞工大姦迺盜爲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 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

告。中家吕上。〔補注〕周壽昌曰。中家猶文帝所云中人產也。今俗亦稱上戶中戶下戶。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罪從輕而出。〔補注〕宋祁曰。而出下當添之字。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補注〕先謙曰。顏說本如淳。見宋霖引。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不重往字。往當上屬爲句。其重文蓋衍。得民財物吕億計。奴婢吕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吕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縣官吕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補注〕何焯曰。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關。關字誤。先謙曰。徐廣注。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置左右輔。〔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元鼎四年更置二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補注〕先謙曰。斡者。追溯置水衡前事。斡誤。當作幹。平準書作筦。同。官布謂官錢。置水衡。欲吕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館作觀。字同。治樓船。高十餘丈。旗織加其上。師古曰。織、讀曰幟。音昌志反。〔補注〕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先謙曰。官本注在甚壯下。織作幟。是。平準書作幟。甚壯。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鼎二年。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

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比、謂比者所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千。徙置苑中養鹿。因收取鹿矢。人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億萬。以給軍擊西域。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衆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諸近臣所忠。濟川王傳云。嘗從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非一人也。而說者或目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後書劉茂傳云。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大夫華所事之後。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蔕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完徒役。而能入財者即得補郎。〔補注〕先謙曰。案隱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補注〕先謙曰。武紀關東水災在元鼎二年。飢人相食在三年。此併敘之。方二三千里。〔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一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亦留而處之。〔補注〕宋祁曰。處之當改處也。先謙曰。官本注無亦字。往疑作住。使者冠蓋相

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㠯振焉。〔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鼎二年。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補注〕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辨。周壽昌曰、辯辨本字。亦即辦也。說文、辯、治也。辦、致力也。魏志鍾會傳、當何所能一辦耶。一辦即一辦。本書王訢傳後上行幸雍過虢。訢供張如法而辦。正作辦。此言河東守不意天子行至。供張不具。遂自殺也。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補注〕先謙曰、幸河東在元鼎四年。西踰隴在五年。此併敘之。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㠯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瓚注。徼作邀。是。於是誅北地太守㠯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㠯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㠯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補注〕先謙曰、顏注秦中上脫新字。除告緡者。惟邊縣畜馬得除此令。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補注〕先謙曰、此又追敘也。得鼎立祠在元鼎四年。南越反在五年。故下文云明年也。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㠯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

〔補注〕先謙曰，官本僾作渡。 築令居。師古曰，令音零。 初置張掖、酒泉郡。〔補注〕先謙曰，據武紀，武威、酒泉置在元狩二年，張掖、敦煌分在元鼎六年，通鑑從之。此酒泉字誤，當作敦煌。地理志年歲參差，說詳見彼志。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餽、音匱。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 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

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補注〕宋祁曰，牡當作牝。〔補注〕錢大昭曰，牡當作牝，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是也。 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六十斤。 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補注〕先謙曰，據表，坐酎金失侯者一百六人。 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在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盬，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苦讀與盬同。唐風鴇羽傳云，盬，不攻致也。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爲一句，下言鐵器既盬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

皆其證。師古讀苦爲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邀橫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盬惡。何武傳云不備者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荀卿書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沈欽韓曰。鹽鐵論水旱篇。賢良曰。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又曰。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 賈貴。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讀曰價。 或彊令民買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師古曰。說、音悅。〔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六字。 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郡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補注〕宋祁曰。邵本。治無賦稅無無字。 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補注〕先謙曰。因初郡無賦稅。故令南陽漢中諸地與之比近者。各給其役。被具。文不成義。當作傳車駕被具。書鄉車駕車被馬之物皆具也。郊祀志兩言駕被具。是其證。駕字脫去上半。故訛爲馬耳。平準書亦誤。 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師古曰。閒歲。隔一歲。 費皆仰大農。〔補注〕宋祁曰。邵本。費下無皆字。 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 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補注〕何焯曰。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擅取諸民以訾給所過軍也。徐廣注。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

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師古曰。代孔僅。〔補注〕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爲搜粟都尉也。宋祁曰。領大農當作司農。弘羊吕諸官各自市相爭。物吕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師古曰。僦。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僦音子就反。〔補注〕宋祁曰。償其餘當删餘字。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補注〕錢大昭曰。河東有均輸長。見黃霸傳。郡國有鹽官者三十六。有鐵官者五十。皆桑弘羊請置。先謙曰。平準書置上有縣字。不可省。令遠方各吕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貶者。〔補注〕錢大昭曰。貶。閩本作販。先謙曰。官本貶作販。平準書亦作販。如異時作貴時。文義較明。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補注〕葉德輝曰。據漢志補注引漢官解詁云。委。積也。郡國所發粟金帛貨賄。隨時輸送詣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吕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天子吕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吕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吕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

及罪以贖。〔補注〕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入字。先謙曰、平準書作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不復告緡。〔補注〕沈欽韓曰、入粟蠲復者不再告緡也。史記無復字。它郡各輸急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再百斤、通鑑同。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補注〕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亨、謂煑也、音普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補注〕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補注〕先謙曰、官本榷作搉、是。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難議者之言也。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補注〕沈欽韓曰、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鹽鐵論輕重篇、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則酒榷亦弘羊所建也。王莽以後、因其蹤跡、但禁釀而已、不榷酤也。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

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補注〕先謙曰。宣紀。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賈。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補注〕先謙曰。據本紀。罷在初元五年。復在永光三年。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補注〕先謙曰。已上見禹傳。而微刪併其文。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補注〕沈欽韓曰。周書大匡解。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行旅。使無滯。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補注〕沈欽韓曰。泉志。張台曰。此錢亦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譎亞方者。葉德輝曰。蔡雲癖談云。外府注。莽大泉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闕錯注引之。改從漢志。賈疏亦據漢志正之。鄭氏誤也。不然。豈賡成但見大錢十五一品。而漫以爲莽錯耶。德輝案。朱彝尊曝書亭集有跋新莽錢範云。範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即此錢範也。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

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假扎畢迭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補注]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數子也。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撰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鎌形未環邊。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斷文鑿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彩不散。雖肉好剝蝕。全。齊召南曰。案當時乃奉世弟以下十二字。不應爲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沈欽韓曰。張台云。契刀古有此錢。但溥於錯刀柄上文曰五百。李孝美云。其文錯成。非陷金也。錢坊款識考。契刀二字在周郭。五百二字在柄。長二寸。字並陽識。錯刀長二寸。文曰一刀平五千。一刀陰識。以黃金錯之。平五千陽識。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補注]先謙曰。莽傳云民多盜鑄者。莽即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

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補注]沈欽韓曰。舊見小如榆莢。而銅質精好。文分明。非如宋二銖之濫也。泉志引李孝美曰。莽大小錢文無錢字。而皆曰泉。與食貨志所載不同。案周官注並作泉字。又云。泉或作錢。（泉府注鄭司農云）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曰。檀弓注。古者謂錢曰泉。知漢時謂錢曰泉也。此志文作錢。錢文作泉。不可拘耳。先謙曰。莽傳先但言此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而無以下錢貨云云。其後又云。迄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則此下錢貨。銀貨。龜寶。貝貨。布貨。共五物也。又云。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明此係兩時事。志則統言之。

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

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 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補注〕沈欽韓曰、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頯也。千歲之龜青髯。鼈人注互物謂有甲蕳胡。蕳胡即頯。說文頯、頰須也。龜之蕳胡即著頰邊處耳。 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 公龜九寸。〔補注〕王念孫曰、九寸下有已上二字。與下侯龜、子龜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讀器正義、初學記鱗介部引此皆作九寸已上。 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已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已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已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已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補注〕葉德輝曰、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與志異義。蓋鄭所指古者非漢時貝直也。 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補注〕葉德輝曰、紫琅辭說云、厚乃序之誤。莽泉貨六品曰小曰幺曰幼曰中曰壯曰大。布貨十品則於大壯間增其二曰次曰弟。於中幼間增其二曰差曰序。所增四名。文異義同。若作厚則遂

乎中而幾乎壯矣。豈宜在中之下、幼之上乎。序與厚古文相類。傳寫誤也。古文厚作垕。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補注）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一字。顧炎武曰。宋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誤改作貨布之制。安得制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歧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葉德輝曰。葉豐辨鐵云。十布文曰小布一百。曰幺布二百。曰幼布三百。曰序布亖百。曰差布五百。曰中布丅百。曰壯布丌百。曰弟布𠔁百。曰次布亣百。曰大布黃千。中布以下。皆用錐篆。紀大布之黃。猶當文。橫即衡也。刀曰平。泉曰直。布曰黃。其義一也。此莽先後制作之通例。先謙曰。一寸。官本作二寸。是。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鏈、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爲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補注）沈欽韓曰。連與鉛聲同。李奇云鉛錫璞者是也。說文云鏈、銅屬。取大概耳。廣雅、玉篇並云鏈、鉛礦也。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者云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

者，為惑衆，投諸四裔㠯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為非，合事宜。〔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禁人作禁民。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除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㠯國服為之息。謂人㠯祭祀喪紀故從官除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㠯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㠯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萬之月出息五百。貸音土戴反。樂語有五均，孫屈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㠯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補注〕沈欽韓曰：樂語，白虎通引之。案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樂語又本於周書也。先謙曰：官本注土作士，是。傳記各有斡焉。今開除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㠯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補注〕王念孫曰：案稱字涉下四稱字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即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㠯王孫

稱爲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並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並作五均司市稱師二字 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 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自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其下並同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 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亢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亢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飤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紝紝音人禁反 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之客舍也 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 爲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 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緜之物周於民用而不

讎者。師古曰。讎讀曰售。下亦類此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均官有吕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上列反。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吕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卬、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貴氐爲卬。賤則爲氐。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氐作邸是。吕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吕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吕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無過旬日。〔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作毋。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吕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去食之費已用者也。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補注〕宋祁曰。斡南本作幹。主領下當添之字。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吕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補注〕周壽昌曰。毛詩酤一宿酒也。鄭箋云。酤買也。班志吕酤爲買。即鄭所本。顏注則本之鄭箋。晏子春秋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韓非子作宋人有酤酒者。皆吕酤爲買也。先謙曰官本注詩下無也字。飲作飲。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載孔子齊之時也。〔補注〕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字。周壽昌曰。案論語沽酒市脯不食。即此志所云薄惡不誠。疑而弗食也。志引吕證榷酤。顏云孔子齊之時。不獨有違經旨。亦與此志引者之意不合。古者齊時不飲酒。將酒非由酤出。齊時即可食乎。先謙曰官本齊作齋。二者非相反也。

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補注〕宋祁曰、在字下一有齊字。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壚。故以壚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讎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雅盧亦謂所居罌瓮之處耳。〔補注〕劉奉世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算。兩欲一一相附類可乎。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酨灰炭。師古曰、酨、酢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補注〕先謙曰、官本工作丁。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姓。名偉也。〔補注〕宋祁曰、叔疑作督。洪亮吉曰、三人皆見貨殖傳。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

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補注〕錢大昭曰，田疑當作田。先謙曰，官本田作田。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鐵布銅冶，〔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鐵作錢。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家謂家家自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下無家字，是。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補注〕先謙曰，莽傳斡並作筦。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補注〕葉德輝曰，御覽資產部引應劭漢官儀云，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罷五銖，更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眞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

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而枯旱蝗蟲相因。〔補注〕王念孫曰。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見月令）亦猶齊言草茅。傳言烏鳥。荀子言禽犢。今人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今本改爲蝗蟲。辯見經義述聞。）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皆其證也。又荊燕吳傳。蝗蟲起（史記亦誤作蝗蟲）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爲災也。他蟲亦有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爲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螽也。加一蟲字。則大爲不詞。後漢書酷吏傳引漢書。無蟲字。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

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荊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鬭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猳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補注〕周壽昌曰：後書五行志云，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裒音薄侯反。書云「楙遷有無」，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勉勸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售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補注〕宋祁曰：此時下當添則字。王應麟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應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疑周禮耳。孟子書今文作檢，惟漢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耿中丞，不知乃古法。先謙曰：官本斂作熱，無宋也字。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應劭曰：莩音蔈有梅之蔈。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補注〕宋祁曰：而弗知發，當倒而字。錢大昭曰：今孟子莩作殍。張有復古編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一曰餓死曰受，从爪又，別作殍、莩，並非。先謙曰：張說本說文，莩卽受轉寫之誤。人飢腹空

而死。亦知華秀不實者之受落也。官本注貸之下無也字。亦同作不同。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徠久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徠作來。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師古曰。乂、治也。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郊祀志第五上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洪範八政，三曰祀。師古曰：祀、謂祭祀也。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獺祭魚。豺、狼搏之獸，形似狗。獺，水居而食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豺音仕皆反。獺音吐曷反。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齋、莊敬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師古曰：巫覡亦通稱耳。覡音下狄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周禮賈公彥春官神仕疏曰：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稱。然則顏注所云巫覡亦通稱者，指男巫而言也。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鬼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鍼公使祝應宗區享祭也。又云：祝宗用馬於四墉。豈非宗伯及大宗也。〔補注〕劉敞曰：予案春秋外傳曰：夏父弗蕙為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伯非宗何哉。何焯曰：宗

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先謙曰、官本注祝宗二字倒。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師古曰、黷、汙渫也。黷音讀。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衆瑞。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敍也。〔補注〕王念孫曰、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凡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敍、此則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似（趙策享萬古之勳、史記趙世家享誤作序）、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作民以物享。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匱、乏也。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者也。韋昭曰、黎氏九人也。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師古曰、齊讀曰齋。蠲、絜也。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顓頊受之、迺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師古曰、屬、委也。以其事委之也。屬音之欲反。使復舊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師古曰、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無祿而王、故謂之霸。句讀曰鉤。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師古曰、尚、上也。謂起於上古。

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以玉為璣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璣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補注〕先謙曰、詳見天文

志。

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類祭也。上帝，天也。絜精曰禋。祀六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補注〕先謙曰：六宗說見下卷。又後漢安帝時立六宗祀於雒陽，據志注備載六宗之義，不更繁稱。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秩，次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揖，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玉。〔補注〕錢大昭曰：尚書作輯，史記及魏修孔子廟碑並作揖，古字通。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牧，謂四方諸侯也。班，布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爲天子守土，故巡行。〔補注〕朱一新曰：汪本行作狩，是。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柴，積柴而燎。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師古曰：后，君也。東方諸侯，故謂之東后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兩也。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補注〕先謙曰：據大傳是五樂，封禪書作五玉，宜兩存之。三帛二生一死爲贄。師古曰：三帛，玄、纁、黃也。二牲，羔、鴈也。一死，雉也。贄者，所執以爲禮也。〔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生作牲。葉德輝曰：據潘本作牲。先謙曰：官本注二牲作二生。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師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載。

禹遵之。後十三世，〔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十四。案自禹歷啟、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而至孔甲，並禹數之爲十四，志除禹數之則十三也。下十三世同。至帝孔甲，淫德

好神瀆亂，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媟瀆擾神，故龍去之。〔補注〕先謙曰，孔甲亦辟夏紀。其後十三世，湯伐桀。〔補注〕齊召南曰，宋封禪書作其後三世，是也。自帝孔甲、帝皋、帝發至桀，祇更三世。此文十三世，十字當是衍文，宋本亦誤。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曰，遷古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制樂篇，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與此同。雖作湯爲異，書大傳、說苑敬慎篇並作七日大拱，以爲武丁時，韓詩外傳作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傳記各異，當從書序作太戊。昏生旦拱，已涉怪妄，五行志作七日，爲是。先謙曰，官本注并在祇不勝德下，刪下師古曰三字。懼。伊陟曰，祇不勝德。師古曰，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因此作咸乂四篇，非見商書序，其篇亦亡逸也。〔補注〕先謙曰，此句下，封禪書有巫咸之興自此始。七字，索隱，尚書伊陟贊於巫咸，巫咸臣名。今此以巫咸爲巫覡，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後十三世，〔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十四。案自太戊歷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至武丁，共十四世，除太戊數之爲十三。帝武丁得傅說爲相。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曰作爲。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雊、雉鳴，音工豆反。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師古曰，事見商書說命及高宗肜日。祖己，殷之賢臣。後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師古曰，帝乙，武乙也。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號曰射天，後遊獵震而死。後三世，帝

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師古曰。明堂辟雍解在平紀。諸侯曰泮宮。師古曰。泮之言半也。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也。泮音普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二之字。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尊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上帝。大微五帝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鄭元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百者。言其多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師古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視謂其禮物之數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主。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師古曰。疆。境也。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補注〕沈欽韓曰。韋注卽月令鄭注。彼正義云。庾蔚之云。複謂地上累土為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劉熙釋名。古者寢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案古制。上棟下宇。其彩但蓋。故穿霤之處適在中也。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補注〕齊召南曰。案自成王至幽王。歷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凡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此文作十三世。誤。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雒邑。〔補注〕先謙曰。官本邑作陽。引宋祁曰。越本陽作邑。考證云。監本作雒邑。今從宋本。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

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駵、赤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駵音留。羝音丁奚反。〔補注〕沈欽韓曰、周禮正祭皆無用馬牲之事。大司馬職喪祭奉詔馬牲。鄭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則遣奠始用馬牲。校人職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狩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歟。覲禮祭之馬牲、當亦告於所過山川。祭祀四井包之入塞耳。古禮僅用之沈奉祈禳。或以盟、漢高帝刑白馬而盟、漢武帝幸瓠子決河沈白馬玉璧、是也。至匈奴殺馬以祭天、戎狄皆然。魏書禮志、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元史郊祀志、冬至用純色馬一。然則秦乃循西戎之俗也。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牽。〔補注〕齊召南曰、案封禪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核之、周平王元年、秦襄公之八年也、初立西畤。及文公十年、作鄜畤、恰十四年、此文是也。又下文作陳寶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封禪書云作鄜畤後七十八年、以年表核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德公元年正七十一年、若自文公作鄜畤計之、當作八十年。凡此類皆班氏密於史記。又下文後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封禪書曰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以年表核之、秦宣公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年也、宣公四年作密畤、此云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之失。卜居之而吉。〔補注〕先謙曰、索隱引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也。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師古曰、屬、著也。音之欲反。〔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夢作夢。是。封禪書亦作夢。葉德輝曰、德藩本作夢。先謙曰、官本作夢。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爲衍。晉灼曰、左馮翊鄜縣之衍也。師古曰、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也。文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也。敦、其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下無也字。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李奇曰、於旁有吳陽地也。〔補注〕先謙曰、吳陽、吳山之陽。吳山見下。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六反。故立畤。

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補注〕沈欽韓曰。段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案此即禮經之郊兆。小宗伯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周之故都所在有之。而或說以爲神明之隩。諸神祠皆聚。非也。先謙曰。官本無神字。

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師古曰。晚、謂末時也。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搢。索隱引鄭衆注周禮云。搢、讀曰薦。作縉者借字耳。瓚訓非也。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臣瓚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語辭也。〔補注〕劉敞曰。蓋於陳倉北阪上築城作祠祠之。下文云集於祠城是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來下有也字。是。來也下屬爲句。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作東南。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駮文也。殷音隱。〔補注〕顧炎武曰。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恆曰常。諱啟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恆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曰。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仙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所諱而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陳浩曰。案此上文即云若雄雉。可爲不諱雉之確證。王念孫曰。其聲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亦謂若石然也。僖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謂其聲魄然也。顏曰云傳聲之亂也。則誤讀爲紛紜之紜矣。王引之曰。史記封禪書集解。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案雉字見於史記漢書者甚多。皆不爲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

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於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野雞皆鳴。一篇之中。既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殽文若是之多也。證郡國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爲雉之別名。杜鄴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是也。一爲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雌飛雄遝。踒伏不起。狐狼嗚。野雞驚駭。四句之中。兩雉與野雞並見。則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篇頌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鶩雉。其敍六畜則云。豭豶狡犬野雞雛。然則野雞爲常畜之雞矣。（師古注急就篇云。野雞生在山野。鶡雞、鶤雞、天雞、山雞之類。如此則非復常畜者矣。何以急就篇數六畜而及之乎。）野雞夜鳴。猶淮南書雞夜鳴耳。（見繆稱篇。）郊祀志之雉雊野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封禪書作野雞夜雊。義與漢書同。（雊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雊者鳴也。鄭注論語先進篇云。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淮南兵略篇云。彈琴瑟。聲鐘竽。是聲與鳴同義。宋王觀國學林引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又引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雊。雊字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爲雉而妄改之。）

呂一牢祠之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之雊也。〔補注〕沈欽韓曰。文選羽獵賦注。太康記曰。秦文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猬弗述。（索隱引列異傳云。此名爲猬。在地下食死人腦。水經注三十一。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曰舀曰被。）猬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釋猬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雌止陳倉。化爲石。雄知楚止南陽也。此臣瓚所云葉君祠。其止南陽之雄者。宋書符瑞志云。其後光武興於南陽也。

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七十八年。此是。說見上。秦德公立。卜居雍。師古曰。即今之雍縣。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補注〕先謙曰。故城今在陝西鳳翔縣南。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補注〕先謙曰。索隱。秦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鄜畤。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邑四門。〔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

辟蠱賊。以御蠱災。〔補注〕周壽昌曰。正義。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案說文。梟桀死之鬼亦為蠱。左傳昭元年。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注。蠱惑疾。是凡厲氣傳疾者皆可謂之蠱也。禮月令季春之月。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說文。禳。磔禳祀除厲殃也。後四年。〔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六年。此是。說見上。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二年。〔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作十四。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師古曰。寤、覺也。覺音公孝反。寤迺言夢見上帝。師古曰。上帝、謂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師古曰。府、藏書之處。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師古曰。葵丘會。在僖九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東。封禪者。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也。禪音上戰反。解在武紀。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師古曰。父音甫。〔補注〕周壽昌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案志。自桓公既霸至桓公乃止。管子封禪篇文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史記注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韓非河圖真紀作七十二人。許慎說文序作七十有二代。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虙羲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虙讀曰伏。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

泰山。禪會稽。〔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索隱引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諸侯。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補注〕沈欽韓曰。梁書許懋傳。懋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啟。湯不應傳外丙也。又道紀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符瑞伏羲禪云云。黃帝禪亭亭。皆不禪奕奕。顓頊以下禪云云。亦不禪亭亭。禹禪云云。周成王禪社首。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師古曰。令音郎定反。支音神祇之祇。西伐。〔補注〕周壽昌曰。此句下封禪書有大夏涉流沙五字。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公曰。寡人大惑。今者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冠右祛衣。走馬前疾。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此。南伐至召陵。師古曰。召陵。楚地也。在汝南。召讀曰劭。登熊耳山。㠯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盧氏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亦若熊耳。因以爲名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於鄄。十五年。又會於鄄。十六年。同盟於幽。僖五年。會於首止。八年。盟於洮。九年。會於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谷。無貯粟。無以妾爲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諸侯莫違我。

昔三代受命。亦何吕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吕辭。因設之吕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吕爲盛。應劭曰。鄗音臛。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實簠簋。江淮閒一茅三脊。所吕爲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師古曰。藉以藉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音土盍反。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蠻蠻。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師古曰。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弘迺明鬼神事。師古曰。萇弘。周大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補注〕何焯曰。史記作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注。貍一名不來。錢大昕曰。案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大射儀奏貍首。鄭康成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萇弘所行。乃是古禮。但國祚衰弱。乃疑其神怪爾。沈欽韓曰。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彊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考工記。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云云。諸侯不臣。謂之不寧。易曰。不寧方來。是周王之責射也。御覽七百三十七引六韜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

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亦猶首之比。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萇弘。李奇曰。賜爲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傳稱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也。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陪臣祭泰山。僭諸侯之禮。孔子非之曰。嗚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事見論語。〔補注〕先謙曰。官本嗚乎作嗚呼。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則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補注〕錢大昭曰。封禪書索隱引韋昭。案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聃也。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翳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勤力。列爲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爲別。秦并周爲合。此蓋王爲霸。始皇爲王也。韋昭曰。周封秦爲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彊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案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爲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爲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爲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應注西周作西州。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爲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嫪毐。止十

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頗.而章氏乃合武王昭王爲數.失之遠矣.伯讓曰.霸 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爲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補注〕錢大昭曰.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爲畦時.此司馬貞說也.較顏注爲優.先謙曰.案官本無自字.引宋祁曰.越本獻公下有自字. 後百一十歲.〔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封禪書同.徐廣注.去太史儋見時百二十年. 周赧王卒.九鼎入於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泰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泰丘也.郭璞云.宋有泰丘.蓋以丘名此地也.〔補注〕先謙曰.宋祁引邢昺曰.云亡.淪入地.非也.案亡謂社主亡也.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顏注作以丘.蓋誤. 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補注〕沈欽韓曰.周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姚氏本春秋後語.在周顯王齊宣王時.)顏率東備救於齊.是九鼎在東周也.周祀.周君王赧卒.周民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始皇紀.二十八年.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則史公敘事自相乖戾.以理推之.周鼎至赧.何得輕擲往宋.從河南府卻至徐州千二百里乎.愚謂九鼎之亡.周自亡之.懷大國之數甘心也.爲宗社之殃.又當困乏之時.銷毀爲貨賂.云鼎亡耳.(左傳正義.其鼎有九.故稱九鼎.召誥正義.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兩說雖出不類如此.)先謙曰.水經泗水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當是孟浪之談耳.先謙案.志文本封禪書.既書鼎入於秦.又引或說鼎沒泗水.正與周秦本紀兩文相應.史公敘事.固未誤也.當時列國分爭.紀載互異.秦之滅周.取鼎.自由時人揣度之詞.而鼎實未入秦.淪沒泗水.則係秦人傳聞如此.故始皇有禱祠出鼎之事.全祖望以爲浮河入渭.即至秦土.不得由泗.其說是也.鼎早不見.周自亡之.沈說可翻.惟見王歷顯王四十二年.封禪書無此文.蓋氏增之. 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

秦始皇帝既卽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淳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師古曰。螾、音蚓。螻、音樓。謂螻蛄也。〔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二十一。有大螻如羊。大螾如虹。先謙曰。官本丘作蚯。音蚓作引。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尙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烏。五至。㠯穀俱來。〔補注〕宋祁曰。濟化本注末云。五至之數也。無以穀俱來四字。葉德輝曰。封禪書索隱引尙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作以數俱來。蓋穀數二字形譌。濟化本之數也二字。卽以穀俱來之譌文。今秦變周。水德之時。〔補注〕宋一新曰。汪本無今字。先謙曰。官本無今字。考證云。監本秦上衍今字。從宋本去。先謙案。始皇紀云。方今水德之始。又云。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時字無義。似作始爲是。下文正當水德之時。封禪書時作始。亦其證也。昔文公出獵。〔補注〕錢大昭曰。獵。南雍本。閩本皆作獵。葉德輝曰。德藩本作獵。封禪書同。先謙曰。官本作獵。是。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㠯冬十月爲年首。色尙黑。度㠯六爲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㠯方六寸爲符。六尺爲步。〔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尙作上。先謙曰。官本作上。始皇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陰律之始也。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尙法令也。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亦。〔補注〕先謙曰。始皇二十八年也。官本瓚作贊。頌功業。師古曰。謂刻石自著功業。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

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 掃地而祠。席用苴稭。應劭曰。稭。禾藁也。去皮以爲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如戛。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字本作蒩。假借用。 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師古曰。黜。退也。 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下字。 禪於梁父。其禮頗采秦祀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補注〕先謙曰。始皇紀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師古曰。與。讀曰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來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爲仙字。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注文僊字下當有字字。下字字當刪去。錢大昭曰。來南雍本閩本皆作求。朱一新曰。注本來作求。是。封禪書亦作求。葉德輝曰。德藩本亦作求。先謙曰。官本作求 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衆神異。如天之腹齊也。 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者。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蓋謂此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先謙曰。封禪書下字不重。索隱引顏注。作下者。謂在下也。地理志溜蝸谷口有天齊公祠。臨菑齊郡之縣。今山東臨淄縣治。此蓋於谷口望祭之。官本注者作也。 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補注〕

先謙曰。祠二山。

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畤。命曰畤。師古曰。名其祭處曰畤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高山之下。作小山之上。命曰畤。集解引徐廣云。一云。之下上畤命曰畤。索隱云。此之一云。與郊祀志文同。是小司馬所見漢書。下下多一上字。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補注）錢大昭曰。續志。東平陸有闞亭。劉昭云。左傳桓十一年。會於闞。杜預云。在須昌縣東南。有闞城。博物記云。即此亭是也。大昭案。監與闞古字通。齊太公世家。監止。索隱云。左氏監作闞。田齊世家亦作監止。東平陸與東郡之壽良接壤。故地理志。蚩尤祠在壽良。先謙曰。官本不重蚩尤二字。以上下文例之。二字當衍。東平陸。東平國縣。今山東汶上縣北。

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補注）錢大昕曰。小司馬引顧氏說。東萊曲成參山。即此三山者是也。顏注誤。沈欽韓曰。輿地廣記。萊州掖縣有三山。案後文亦作參山。知非三神山也。甚字訛。三山在掖縣北五十里海之南。先謙曰。地理志。曲成有參山祠。曲成在今山東掖縣東北。

五曰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師古曰。罘音浮。腄音直瑞反。（補注）宋祁曰。越本注文無之字及縣字。沈欽韓曰。元和志。之罘山在登州文登縣西北一百九十里。先謙曰。地理志腄下云。有之罘山祠。腄在今山東文登縣西。

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里。先謙曰。之字不當有。蒙上之字而衍。地理志。長廣有萊山萊王祠。下卷云。祠萊山於黃。萊山祠月。則是祠在長廣。宣帝移祀於黃。故兩地俱有祠也。長廣今在山東萊陽縣東。

皆在齊北。竝勃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

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補注）齊召南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此文盛字譌也。然顏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山矣。王念孫曰。古字多以盛爲成。則盛非譌字。（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成竝作盛。

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楊倞注盛讀爲成）沈欽韓曰。元和志。成山在拔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先謙曰。地理志。不夜有成山日祠。不夜在山東文登縣東北。最居齊東北陽。〔補注〕宋祁曰。新本最作聚。錢大昭曰。封禪書陽作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補注〕齊召南曰。琅邪在齊東南海濱。非在東北也。封禪書作在齊東方。可謂至確。地理志琅邪郡。琅邪有四時祠。即此文四時主也。顏不言此文北字之訛。於地理志注引山海經琅邪臺在琅邪之東。於此志注又引山海經臺在勃海間。意欲以勃海解東北二字。非也。先謙曰。琅邪在今山東諸城縣東。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牲牢皆同。而圭幣各異。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尙。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韋昭曰。皆古人之名。效爲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補注〕王鳴盛曰。案服虔。司馬貞說。最後者自是謂其在騶子之後耳。非姓名。其實止四人。顏注誤。洪亮吉曰。急就篇有仙人宋毋忌。及魏志管輅傳言宋毋忌之妖。即此。沈欽韓曰。索隱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藝文類聚八十。引白澤圖。無之字。說鄂州多有大火。占之曰。東南望亦然。宋無忌遺迹。觀察使牛僧孺立廟祀之。司馬相如傳注。正伯僑。古仙人。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元尙。封禪書作充尙。羨門高作羨門子高。沈濤云。元尙當作元谷。即列仙傳之元俗也。谷俗之省。篆書谷字與尙字相近。訛而爲尙。史記又誤元爲充。遂不可曉矣。列仙傳言元俗河間人。亦與燕人相合。形解銷化。服虔

曰、尸解也。服虔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應劭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化為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則為大鳥飛而去。師古曰、服張二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如作節、於王子喬下重王子喬三字、見之作見為、皆是。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韋昭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也。如淳曰、今其書有王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而為服也。〔補注〕先謙曰、燕昭師騶衍、作主運、見孟子列傳。官本注在諸侯下。有王運作有主運、方而作方面。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迂謂回遠也。音于。〔補注〕王念孫曰、迂、讀為訏。說文、訏、詭譌也。字又作謣。說文、謣、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譁言敗俗、謣好敗則。訏謣並與迂通。妄言與詭譌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郤犨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譌也。故賈子禮容語篇迂作訏。（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史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並同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人相傳云爾。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子湯問篇、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五山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帝恐流於四極、失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僊聖之播遷巨億計。岱輿員嶠已失、故但云三神山也。葉德輝曰、封禪書傅在、服虔曰、傅音附。或曰其傳書云爾。按傳傅形近、服所見本當作傅、故音附。或曰傳書、則是一義。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

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補注〕先謙曰。交。交往來相錯也。皆以風爲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爲風不得至。〔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索隱引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風不至也。即顏氏所本。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三十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補注〕宋祁曰。邵本考作拷。葉德輝曰。封禪書集解。服虔曰。疑詐。故考之。又引瓚曰。與覈同。從上郡歸。後五年。〔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三十七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師古曰。附海而上也。並。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讀曰冀。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補注〕張照曰。案宋本刻勒字作胡亥。監本作刻勒。玩上下文俱稱二世。而此獨云胡亥。自無此理。但刻即勒也。漢人文字似不如此率意。刻字與胡亥字蓋俱非也。齊召南曰。案封禪書已作刻勒矣。以始皇紀證之。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碣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案碣石。之罘。琅邪。泰山。鄒嶧。會稽。始皇皆有刻石。二世東行。則盡刻其石旁也。封禪書及此文疑並是盡刻二字之訛。錢大昭曰。閩本刻作胡亥二字。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焉。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

詩書。【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秦下有皇字。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說作譌。譌。謫言也。始皇上泰山。爲風雨所擊。【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風雨上有暴字。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閒。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皆下有在字。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下。【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作子。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崤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崤卽今之陝州二崤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泲。曰淮。師古曰。泲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補注】宋祁曰。浙本泗作相。先謙曰。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長沙國益陽。湘山在北。扶風武功有淮水祠。淮不祠於臨淮境而祠於武功。亦猶天齊不祠於臨菑而祠於谷口也。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補注】先謙曰。因其時而禱之。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冱同。冱。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冱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補注】先謙曰。官本固陰作涸陰。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並同也。【補注】陳浩曰。塞賽字。封禪書作賽。是也。以師古注推之。似本文原作賽。錢大昕曰。塞古賽字。說文無賽字。當依班志。下並同。先謙曰。班志並作塞。陳說非。其牲。

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志云自華以西者。則今閿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補注〕齊召南曰。案水經注。襄山在蒲坂縣。爲永樂澗水所出。然則襄山卽古之雷首。首陽亦名中條。亦名薄山。而後人謂之蒲山者也。但此志上文明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蒲山顯在華東。何也。師古所云。正當闕疑耳。先謙曰。官本闕作闕。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亦云河西曰嶽。說者咸云。嶽卽吳嶽也。今志有嶽。又有吳山。則吳嶽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嶽之所在耳。徐廣云嶽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嶽山也。岐山卽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爲箭括嶺。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鴻冢蓋在下。岷山在湔氐道。〔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吳山作吳嶽。地理志右扶風汧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案卽周禮之嶽山也。武功下云垂山。古文以爲敦物。有垂山祠。錢坫成蓉鏡皆謂垂嶽形近致誤。當從之。案卽今武功山。說詳地理志。官本岳作嶽。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卽今之同州朝邑縣界。〔補注〕先謙曰。今山西臨晉縣治。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沔音彌善反。〔補注〕先謙曰。今陝西漢中南鄭。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湫音將蓼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諠污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朝那湫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宋一新曰。反下。汪本衍在涿郡遒縣五字。案當在下文鳴澤下。史索隱引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遒縣。正義曰。遒縣在易州淶水縣北一里。故遒城是也。澤在遒南。據此。則五字當在鳴澤下審矣。必是顏引服說。汪本誤羼入蘇林注下。毛本則直此五字挩之也。先謙曰。官本師古曰上有在涿郡遒縣五字。地理志朝那有湫淵祠。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

嶽。〔補注〕先謙曰宋歷案謂四山爲大冢。爾雅山頂曰冢蓋亦因鴻冢而爲號也。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補注〕先謙曰其字無義當爲及謂陳寶及河禱祭禮同也。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豐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澇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澇音勞〔補注〕齊召南曰長水水名。師古注以長水總承霸產等水而言非也。封禪書敘長水於霸產下豐澇涇渭上亦可云罪言霸產二水源流長乎水經注渭水下云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西北流謂之荊谿可爲水名之確證沈欽韓曰索隱云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云營近長水因以爲名長安志萬年縣荊谿兩京道里記曰荊谿本名長水後秦姚興避諱改。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騮駒之屬。汧洛二淵。〔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扶風郡有汧水祠郡在今陝西隴州西。鳴澤。〔補注〕沈欽韓曰武紀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彼鳴澤同在涿郡遒縣此云以近咸陽則非涿郡之鳴澤也。蒲山嶽埒山之屬。蘇林曰埒音骭。韋昭曰音蘇骭反。師古曰韋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埒作壻。爲小山川。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遂音求。屏音步丁反〔補注〕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蓋衍字也。何焯曰。參即參字。謂三辰也。仲馮誤以參爲宿之耳。王念孫曰。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鄭注與及獨斷風俗通義並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舊說。若飛廉

爲風伯，箕星爲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名爲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爲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旣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旣有專祀，不得不別言之也。（晉語辰參天之大祀也，故與南北斗並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漢書舊儀曰，祭參辰星於池陽谷口，是其證。）大宗伯疏，旣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封禪書文正與此同。劉攽參南斗爲衍字，何又讀參辰爲三辰，其謬甚矣。沈欽韓曰：諸布者，爾雅祭星曰布，淮南氾論，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注，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皮錫瑞曰：九臣十四臣，疑九臣六十四臣之脫誤。九皇六十四民，見小宗伯都宗人注，又漢舊儀祭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是在漢時皆列祀典。九臣當是九皇之臣，六十四臣當是六十四民之臣，漢時亦列祀典，故志著之。葉德輝曰：諸嚴當作諸莊，避漢明帝諱改字。爾雅釋宮，六達謂之莊。釋名釋道，六達曰莊。即此義也。諸逑當作諸遂，周禮稻人注，遂田首受水小溝也。考工記匠人注，遂者夫間小溝，地官序官注，遂謂王國百里外，皆主道路言之，此諸嚴諸逑謂路神耳。遂逑古字通，顏注云，或作逑音求，逑當爲遂字之誤，音求亦當爲音北之譌。南監封禪書諸逑作諸逑，其譌謬已久矣。惟索隱云漢書作遂，則小司馬所見漢書逑尚作遂，今官本索隱又云漢書作逑，必據誤本漢書所改。證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道路之神，固祀典所不廢也。

西亦有數十祠。〔補注〕先謙曰：索隱西卽隴西之西縣，秦之舊都，故有祠。案索隱說非也。西者長安之西，數十統謂對上百有餘廟言之。地理志西縣下並無一祠也。

於湖有周天子祠。〔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京兆湖縣有周天子祠二所。

於下邽有天神，〔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下邽不載。

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補注〕沈欽韓曰：關辟雍故地，故曰辟池，所祀者滈池君也。程大昌雍錄，梁載言十道志，滈池一名元阯，在昆明池北，始皇毀之。先謙曰：索隱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爲昭明。

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薄縣是也。師古曰：杜卽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斯近之矣。〔補注〕朱一新曰：五杜主，封禪書作三社主。先謙曰：官本薄縣作亳縣。正義，角亢在辰爲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祈。先謙案：地理志京兆杜

陸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與三五俱異。而雍菅廟祠亦有杜主。李奇曰。菅、茅也。師古曰。菅、音姦。〔補注〕先謙曰。謂雍縣。菅縣。俱有此廟祠也。菅濟南縣。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以歲時奉祠。

唯雍四畤上帝爲尊。〔補注〕錢大昭曰。時。南雍本閩本並作畤。葉德輝曰。德藩本作時。先謙曰。官本時作畤。是。四時四帝、總謂上帝祠。下文可證。宋祁引顏氏說。以爲四時雖上帝爲五。誤矣。此尚述秦舊制。未入漢也。亦詳地理志雍下。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補注〕先謙曰。以其有聲光。故雍四畤。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補注〕先謙曰。五月嘗則加駒。及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補注〕宋祁曰。新本無若字。春夏用騂。秋冬用駵。師古曰。騂、純赤色也。音先營反。〔補注〕先謙曰。騂兼赤駒言之。畤駒四匹。師古曰。每畤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補注〕宋祁曰。李奇注寓寄也。姚本作寓木以主之頌。裴武曰。李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者。皆木偶人。木偶馬。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宋祁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字之爲偶矣。王鳴盛曰。封禪書寓作偶。集韻。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顏說是也。後書劉表傳論。言表猶木偶之於人。李注。如刻木爲人。是與偶同矣。而其下文又引李奇注。自歧其說。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

宿上齋戒也。〔補注〕宋祁曰、越本注云、上宿、月上旬也。錢大昭曰、閩本上齋戒作月上旬。朱一新曰、汪本作月上旬。案二本似皆誤。史集解引李奇曰、宿猶齋戒也。據此則原注似當作上月上旬也、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挈皋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畤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火爲之節度也。它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惠士奇云、通權火、蓋燔柴之遺法。甘泉賦、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崖。所謂通權火也。惠說是也。張如顏三說皆非。先謙曰、宋祁權如字一音灌、周禮有司爟、爟火官、權乃借字。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祠下有神字。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補注〕宋祁曰、赤帝子也、邵本無也字。及高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枌榆。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立名也。枌音符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徇沛、〔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狥、案作徇是。爲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

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蔡邕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夏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通典禮二禮五並同。）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補注〕何焯曰。無黑帝者。秦自以水德當其一也。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補注〕宋祁曰。淳化本作各以其禮時祠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治上有謹字。時上有四字。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祝下有官字。下祀官作祝官。上文悉召秦故祀官。祀亦作祝。長安置祠祀官女巫。〔補注〕宋祁曰。邵本無下長安二字。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補注〕錢大昕曰。當封禪書作堂。南雍本閣本同。下云荊巫祠堂下。則梁巫祠堂上矣。沈欽韓曰。後漢桓紀。壞郡國諸房祀。欒巴傳巴悉毀壞房祀。賢注云。謂為房堂而祀者。朱一新曰。汪本作堂。葉德輝曰。德藩本作堂。先謙曰。官本作堂。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饎爨也。〔補注〕沈欽韓曰。東君即東皇太一。巫祠者。詛楚文云有秦嗣

王。告於不顯大神巫咸。此秦蠱典也。族人者。祭法有族厲。炊者。禮器注。老婦先炊者也。葉德輝曰。東君。雲中君。皆見楚詞九歌。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族人炊監本訛巫祠皆三字。今改正。先謙案。封禪書作先炊。正義。古炊母之神。 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杜主也。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 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糜粥者也。〔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今民間獨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葉德輝曰。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皆荊巫祠所本。 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義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浩作皓。三輔故事云。胡巫祠九天於神明臺。 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彊死。魂魄為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補注〕宋祁曰。舊本河作祠。 各有時日。〔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日作月。 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師古曰。言其有播殖之功。故令天下諸邑皆祠之。〔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邑上有郡字。 至今血食天下。師古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徧天下也。 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晨見而祭之。〔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續志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注引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官本辰作晨。是。 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補注）王念孫曰。稷上脫社字。下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卽其證。初學記歲時部御覽時序部十八引。並作祠社稷。史記同。先謙曰。封禪書二誤三。及下有時字。以羊彘。（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官太社及太稷。一歲各再祠。太祝令常以一太牢。使者監視。南向立不拜。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補注）沈欽韓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又有二十五家爲社。則書社是也。各自逐便置社耳。顏注非。制曰可。文帝卽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補注）先謙曰。正義。齊有太山。淮南有天柱山。明年。以歲比登。師古曰。年穀頻孰也。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被音皮義反。下亦同。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玉加作加玉。正義。祭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鄭氏曰。音亭傳。師古曰。音張戀反。謂轉次之。（補注）先謙曰。終始五德之際也。見始皇紀。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迺水德之時。（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時作始。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

故內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補注〕周壽昌曰。此文帝十五年事。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顏於文紀注云。成紀。隴西縣。此注云天水縣。一紀其時。一舉其實也。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後例皆同也。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讀曰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師古曰。無諱以朕爲勞。自嘗不以爲勞也。晉灼曰。諱。忌難也。〔補注〕先謙曰。晉注師古注顏前。疑師古二字誤也。封禪書朕勞作勞朕。文紀同。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補注〕劉攽曰。予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時猶十月爲歲首。故書夏郊也。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濛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爲居。西方爲冢墓之所。故立廟於渭陽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所下故作故。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齊同一屋之下。而別爲五廟。各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補注〕先謙曰。據下此祭泰一地祇。蓋祠五帝而共一牲。以高帝配。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帝一殿。面五門。〔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面下有各字。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

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爲池而種蒲。蒲字或作蘭。言其水滿也。〔補注〕宋祁曰。姚本無下五帝二字。錢大昭曰。閩本不重五帝二字。先謙曰。正義引顏注云。蒲字或作蘭。案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疑蘭字誤作爲蒲。是張守節所見漢書注本作蘭。不作蒲也。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之也。音千賜反。〔補注〕王鳴盛曰。案臣瓚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案卽封禪書所謂王制也。非今禮記所有王制。盧植妄以當之。孔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又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鄭意不以王制爲文帝作。明矣。藝文志禮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大小戴删取之。今存四十九篇。王制在此內。與文帝所作何涉。許慎說文自序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禮記亦孔壁中所得。其非漢儒作甚明。下文武帝得寶鼎。命羣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事。此王制則是文帝所作。蓋文帝原爲封禪作之。武帝亦以議封禪采之也。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作長安門。集解引徐廣曰。在霸陵。正義引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名宮。卽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

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史記直隨其體、已下義正同。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音之成反。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興兵守御。〔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禦。是此誤。後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補注〕宋一新曰、謂在位之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乂、治也。漢書皆以艾為乂。其義類此也。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而上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師古曰、就、成也。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元光元年。徵文

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補注）先謙曰。朱邇。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徧。皇帝自行。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館。如淳曰。蹏音啼。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從虒。（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館作觀。古字通。蹏並作磃。字不從石。當從如說。神君者。長陵女子。吕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搆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音軸里。（補注）沈欽韓曰。釋名。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傚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也。或曰先後。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引漢武故事云。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先謙曰。孝武紀。死下有悲哀二字。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吕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補注）先謙曰。此蹏氏館內中也。內中說見下。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是時李少君亦吕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吕致福。李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深澤侯人。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據功臣表。武帝初年。深澤侯是趙將夕孫胡也。先謙曰。胡三省云。景帝三年。將夕孫脩嗣侯。七年有罪。耐為司寇。少君當是為脩舍人。案云故深澤侯。則胡說是也。孝武紀作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入又人字之譌。集解引徐廣注。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作入字解。又曰。一云侯人主方。與志文合。匿其年及所生長。師古曰。生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其游吕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常餘金錢衣食。人皆吕為

不治產業而饒給。師古曰、給、足也。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補注〕周壽昌曰、資、藉也。好方、好爲方也。善爲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常從武安侯宴。〔補注〕先謙曰、侯田蚡。封禪書孝武紀宴作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少君二字。引宋祁曰、字上疑更有少君二字。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師古曰、以柏木爲寢室於臺之上。〔補注〕沈欽韓曰、晏子雜篇、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齊桓公時無柏寢。金樓子立言篇云、齊桓公臥於柏寢。又本此而誤說。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銘記。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師古曰、物、亦謂鬼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服虔曰、古之眞人也。師古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師古曰、食讀曰飤。〔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臣作巨。索隱引包愷云、巨、或作臣。案臣是也。巨與大意複。食臣棗文義較順。通鑑亦作臣。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師古曰、合、謂道相合。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

諸藥齊爲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反。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師古曰。錘音直垂反。〔補注〕王鳴盛曰。封禪書徐廣注。錘縣。黃縣。皆在東萊。此說得之。黃錘之史。其名寬舒。觀下文寬舒凡五見。而絕不見所爲黃錘者。孟說誤。周壽昌曰。王說是也。始皇紀竝勃海以東過黃腄。主父偃傳秦始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皆黃腄連稱。與勃海琅邪對舉。史臣仍之爲黃爲腄。未能定也。錘、地志作腄。先謙曰。孝武紀封禪書。此下有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九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所謂薄忌也。晉灼曰。濟陰薄縣人也。〔補注〕朱一新曰。孝武紀作薄誘忌。薄即亳。誘則謬之譌也。沈欽韓曰。楚辭九歌有東皇太一。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宋均叶徵圖注。北極神之別名。先謙曰。封禪書奏作太同。胡三省云。據地理志。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與繆同。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府。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補注〕朱一新曰。孝武紀作用太牢具七日。封禪書作用太牢七日。當有脫字。爲壇開八通之鬼道。〔補注〕沈欽韓曰。禮志注引黃圖。上帝壇圓八觚。脾神道八通。廣各三十步。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補注〕先謙曰。始事爲泰一祠。不竝祠五帝。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補注〕先謙曰。天一地一泰一爲神三一。郊祀歌云天地竝況維予有慕也。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

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爲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補注〕沈欽韓曰。論衡解除篇。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案此則解祠者祓除之祭也。述異記。獍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孟郭食父。非也。獍獸本無父。宋一新曰。汪本張注歲上有春字。是。先謙曰。孝武紀孟注吏作物。冥羊用羊祠。〔補注〕沈欽韓曰。東山經。自尸胡之山至於無皋之山。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殆所謂冥羊也。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補注〕宋一新曰。封禪書作泰一澤山君地長用牛。徐廣云。澤。一作皋。索隱。澤山本紀作嶧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用太牢。故云用牛。一新案。據索隱云云。則武紀當作嶧山。而今史武紀仍作皋山。則後人以此志改史本文。非其舊也。又案此志以泰一與皋山君爲二神。封禪書索隱亦以太一與澤山君地長爲二神。蓋謂地長即澤山君也。而武紀正義乃以太一及嶧山君與地長爲三神。亦誤。先謙曰。此又釋祠之泰一也。此志無地長二字。下諸祠亦有皋山山君而無地長。則索隱以爲一神是也。武夷君用乾魚。〔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武夷山在建州建陽縣北一百二十八里。顧野王謂之地仙之宅。傳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得名。又郡國志。漢武好祀天下幽濆。此山與祭。故曰漢祀山。陰陽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補注〕王鳴盛曰。上泰一兩字衍。封禪書及武紀無。上文已言祠三一於忌泰一壇上。此復有言祠黃帝等方。故又祠於壇旁也。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師古曰。麃。麞也。形似麋。牛尾。一角。音蒲

交反。〔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麃作麇。後二年者。元狩元年。據此。上文人言解祠諸祀。在元朔五年也。韋昭云。楚人謂麋爲麃。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補注〕先謙曰。據表。濟北成王胡。常山王有罪，䙴。師古曰。䙴、與遷同也。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補注〕先謙曰。據紀表。元鼎三年。常山憲王舜子勃有罪。徙房陵。上更封憲王子平爲眞定王。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郡作邦。是。此誤。嵩、衡本在天子之邦。合泰山常山爲五。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補注〕先謙曰。通鑑、移文成在元狩四年。下云居歲餘云云。是見上或在元狩三年。上有所幸李夫人。〔補注〕沈欽韓曰。封禪書。孝武紀。作王夫人。案李廣利以太初元年爲貳師將軍。若李夫人以元狩三年卒。距太初之元十有五年。廣利不應至此時始進用也。又南粵滅在元鼎六年。此志有云。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而李夫人之進。以延年歌北方有佳人。得召見。又在延年後明矣。其死安得反在元狩時乎。考史記三王世家。王夫人者。與衛夫人並幸。計其始進。當在元光時。至元狩二年卒。前後相當。然外戚傳、漢武實悼李夫人。惟少翁之誅在元狩中。李夫人卒。不得有少翁。此傳誤也。史記作王夫人。又一事兩傳之誤。論衡自然篇。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王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又本史記而附會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卽欲與

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補注〕先謙曰：宋祁、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元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梁解引如說作逐御音義。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為字。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補注〕宋祁曰：新本去書字。王念孫曰：案少翁若言牛腹中有奇書，則恐人覺其偽，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書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封禪書暨孝武紀皆無。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迹。〔補注〕宋一新曰：史手下有書字是也。據顏注，則唐初本已誤。注本注迹下有也字。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問之，果為書。〔補注〕先謙曰：為偽古通。封禪書、孝武紀作偽。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通鑑，起柏梁臺事在元鼎二年。黃圖：柏梁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文成死明年，〔補注〕先謙曰：通鑑在元狩五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宮名，在京兆。地理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也。〔補注〕顧炎武曰：宮名。是湖當作胡，見揚雄傳。湖縣非避，且無行宮。先謙曰：地理志下駁文當刪。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

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過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縣下無名字。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瘉。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瘉，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瘉也。〔補注〕宋一新曰。汪本注良已之已作訖。先謙曰。官本已作訖。是。大赦。置壽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置下有酒字。通鑑以置酒壽宮為句。而屬神君二字。胡三省云。帝置壽宮以奉神君也。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最貴者曰太一。〔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同。李武紀作大夫。蓋誤。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祟絜自除祓。然後入也。師古曰。祓音發勿反。〔補注〕宋一新曰。言天子入常以夜。因巫為主人。關飲食。〔補注〕先謙曰。關。猶通也。所欲飲食。巫輒白之。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於巫。師古曰。晉說是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李武紀畫作策。集解引孟注作或云策畫之法也。似孟所見本作畫。正義。策音畫。案畫一之法。先謙案。策無音畫之理。張解未當。然可推知所見漢書本作畫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憙。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憙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憙作喜。是也。喜。樂也。音許里反。憙。好也。音

許吏反。（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憙獵。釋文。憙。虛記反。）獨憙。獨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借字耳。注當作喜讀曰憙。憙好也。音許吏反。今本既改正文作憙。又互改注內喜憙二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賈子階級篇同。）喜亦借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憙。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爲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爲憙。注文喜憙二字亦互改矣。（唯憙好也之憙未改。）蘇輿曰。案天子心獨憙。當句絕。與齊祀高祖乃心獨喜同。一句例。其事祕。世莫知也。對世俗所知言之。言其所言淺近。皆世所知。至其事祕。非世所知。查書所受之書不可信。頗致微詞。此史公藉而述因之。

後三年。（補注）先謙曰。案承上文成死明年爲元狩五年言之。則後三年爲元鼎二年。而下云今郊得一角獸曰狩。必非元鼎年中言也。後三年。疑是後一年之誤。荀悅諸人皆知後三年之不可通。故漢紀即書於獲麟之下。云由是改元朔爲元狩。通鑑亦於獲麟下。書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云云。莫能定爲何年事。封禪書孝武紀竝作後三年。班氏承用之。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諸瑞以名年。（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年下有耳字。先謙曰。官本有耳字。一元曰建。蘇林曰。建元元年是。二元以長星曰光。蘇林曰。以有長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補注）宋一新曰。注汪、汪本年下有也字。先謙曰。官本有也字。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改元狩元年。（補注）宋一新曰。封禪書孝武紀。今作三元二字。案元光下尚有元朔年號。則元狩不得稱之三元。先謙曰。事畢天瑞。故略元朔不言。武帝於元狩中追改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於元封追改元鼎。係兩次追改。

其明年。（補注）先謙曰。謂武紀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師古曰。荅。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故不爲神所荅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補注）沈欽韓曰。此與前文天好陰。於高山下畤。地貴陽。於澤中圜丘同。禮器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鄭以圜丘方澤解之。是也。若但好陰貴陽。何不夕日朝月。蓋當時廷臣鮮有通禮經者。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師古曰。滂音普郎反。洋音羊也。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師古曰。脽音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縣。寖尋於泰山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寖、漸也。尋就也。〔補注〕宋一新曰。孝武紀索隱寖尋即浸淫。故晉曰遂往之意也。寖淫聲近。假借用耳。其春。樂成侯登。〔補注〕齊召南曰。通鑑考異云。案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爲丁義。胡三省云。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也。召南案。封禪書但云樂成侯。無登字。先謙曰。孝武紀亦無登字。蓋衍。上書言欒大。〔補注〕何焯曰。元鼎五年。大坐誣罔腰斬。丁義亦坐言五利不道棄市。見功臣表。欒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補注〕周壽昌曰。據此。男子亦得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師古曰。主方藥。〔補注〕先謙曰。膠東康王寄。武帝弟。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無子下。康王寄。景帝子。無子。王死。它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師古曰。言神仙之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大爲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爲甘美之言也。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補注〕先謙曰。官本常作嘗。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師古曰。顧、念也。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師古曰。惡音烏。猶於何也。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補注〕沈欽韓曰。案隱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儒林傳食肉毋食馬肝是也。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補注〕先謙曰。尙未敢定之詞。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索隱引顧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擣和磁石棊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據此則鬭棊小方本世所有。方士用以惑上耳。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棊通鑑作旗。考異云。封禪書。郊祀志。俱作棊。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案漢武故事云。欒大嘗於殿前樹旍數百枚。令旍自相擊。繙繙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先謙案漢紀亦作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師古曰。鑄黃金不成。迺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補注〕齊召南曰。案得字當依史記作佩。以下文大見數月佩六印證之可知。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

將軍印。〔補注〕朱一新曰，李武紀大通將軍下，誤衍天道將軍四字，後人妄加。 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閒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師古曰，皐，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皐及陸，而築作隄防，備役甚多，不暇休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欒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補注〕錢大昭曰，今本周易作磐，宋屯初九磐桓利居貞，隸釋仲秋下旬碑作般桓，知磐字古作般也。 朕意庶幾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 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 又以衞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衞太子妹。如淳曰，衞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說非也。〔補注〕何焯曰，以衞主妻大者，令為親屬，如大所言也。周壽昌曰，案隱衞后長女，故曰長公主，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案婁敬傳長公主是魯元公主，外戚傳館陶長公主是文帝女，媟一當高帝時，一當文帝時，皆是也。 齎金十萬斤。〔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無十字。 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補注〕葉德輝曰，南雍本、德藩本作弟。先謙曰，官本作弟。 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屬，及也。音之欲反。 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姑，竇太后之女也。〔補注〕周壽昌曰，大主若後世稱大長公主矣。 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仙

飛翔之意也。視讀曰示。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道天神，道讀曰導。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下云「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掔，師古曰：搤，捉持也。掔，古手腕之字也。搤音厄。（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能神僊矣」下。集解引服虔云「溢手曰搤」。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脽本魏地之境，故云魏脽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顔說，境作墳。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手杷土也，音蒲溝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類此亦同也。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作「行上」。案如注，似亦作「行上」。通鑑作「從上行」。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爲異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中山，亦同也。（補注）錢大昕曰：說文「晏，天清也」。濟與霽同。洪範曰「雨曰霽」。史記作濟。沈欽韓曰：長安志，仲山在雲陽縣西北四十里。雲陽宮記曰：宮南三十里有仲山，俗傳高祖兄仲所居，今山有仲子廟。淮南繆稱訓「日知晏」注云「晏，無雲也」。周壽昌曰：封禪書作「曣嗢」。有黃雲焉。（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焉」下有「鹿」字，是也，此脫。有鹿過，（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鹿」作「麃」。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

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爲出哉。師古曰：楙，美也。言豐楙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未報賽也。一曰：雖祈穀而未獲年豐之穀也。其下張敞引此詔文云穀嗛未報，嗛者少也。〔補注〕宋一新曰：解當從後說。汪本注穀也作報也，是。先謙曰：官本穀作報，考證云：報字監本訛穀，今改正。案封禪書、孝武紀楙作廡，廡亦借訓豐茂。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曰：泰帝者，即泰昊伏羲氏也。〔補注〕先謙曰：宋祁云，師古以太帝文在黃帝之前故也。案泰昊無得鼎事，泰帝即黃帝也。顏說誤，詳下。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象作終。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師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錡及釜。亨，音普庚反。〔補注〕何焯曰：鬺古烹字，下亨乃古享祀字也。一之者非。亨音香兩反。葉德輝曰：德藩本亨作享。封禪書同。宋一新曰：汪本作享。先謙曰：官本作享。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以象三德。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饗承天祜。師古曰：祜，福也。音詁。夏德衰，鼎遷於殷；殷德衰，鼎遷於周；周德衰，鼎遷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吳，讙譁也。敖，傲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羊牛之牲，及舉大小之鼎，皆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鼐音乃代反，鼒音茲。敖讀曰傲。〔補注〕宋一新曰：史敖作鷔，武紀吳作虞。宋國何承天謂虞當作吳。案此作虞者，虞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

者本文當此謨爲職娛字周壽昌曰詩載芟胡考之寧傳胡壽也周書諡法彌年壽考曰胡胡考之胡不得訓何也。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數見若龍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無窮竟也有黃白雲降與初至中山黃雲之瑞相合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無以字疑衍蓋若獸爲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瑞鹿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爲符瑞也〔補注〕宋祁曰獸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曰蓋者雲如車蓋若及也獸謂瑞鹿也言有雲降如車蓋及鹿爲符瑞蓋當上屬爲義上有黃雲蓋封禪書本作有黃雲蓋焉是蓋訓車蓋明矣風俗通黃帝與蚩尤戰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與此類也路弓乘矢集獲壇下。李奇曰宜官歌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師古曰韋說是也又於壇下獲弓矢之應〔補注〕劉奉世曰指謂鹿也言以大弓四矢而後獲之於壇下也義甚通先謙曰顏說無據當如劉說與上文相屬爲義報祠大享。〔補注〕宋一新曰孝武紀享作饗封禪書作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象於其廟也師古曰合德謂與天合德鼎宜視宗禰廣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師古曰視讀曰示宗謂先帝有德可尊者也禰父廟也帝庭甘泉天神之庭〔補注〕錢大昭曰廣南雍本閩本作廟蓋其字本作庿而譌爲廣耳庿古廟字葉德輝曰續漢志本作廟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迺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音時勇反〔補注〕王念孫曰上雍當從封禪書孝武紀作上幸雍上謂武帝也且郊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雍即其證本書言幸雍者多矣此文誤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爲之說宋祁本從師古作上雍皆非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

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師古曰、等、同也。卿有札書。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曰黃帝得寶鼎冕候。（補注）先謙曰、官本候作侯。案王念孫云、冕侯、封禪書作宛朐。據孝武紀作宛侯、案冕侯當爲冕句。（音劬）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竝作冕句。水經濟水篇作冕朐。王子侯表楚元王傳竝作宛朐。今作冕侯者、冕冕形近而譌。句侯聲近而溈。故據孝武紀作宛侯也。問於鬼臾區。師古曰、鬼臾區、黃帝臣也。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臾區。臾區臾容聲相近、蓋一也。今流俗書本臾字作申、非也。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補注）沈欽韓曰、素問天元紀大論、黃帝問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臣稽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廖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旣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又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一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此所云迎日推策也。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貨志。所忠視其書不經。師古曰、不合經典也。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師古曰、謂不須更言之。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補注）錢大昕曰、下云申公齊人、則非魯之申培公。蓋別是一人。宋一新曰、孝武紀作功。封禪書作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

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曰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續孝武紀。並與景祐本同。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言術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群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也。〔補注〕何焯曰。封君七千。當如李說。此方士自為地也。又慮有斥其妄者。故下文又有斯斬之說。王念孫曰。君當依封禪書作居。（孝武紀亦作居。）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又涉注文汪芒氏之君而誤。（上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閒。史記封禪書居譌作君。）何謂封君七千。如李說。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為國而以僊道得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為君。而即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補注〕宋祁曰。滴化本無下中國二字。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補注〕周壽昌曰。以非鬼神為非而誅之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補注〕何焯曰。惑其言不驗被誅。故遷其期於百餘歲。即後言弄少寬暇神不來之意。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

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為縣，今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也。〔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云：雲陽宮記曰：治谷去雲陽宮八十里，封禪書所謂谷口也。其山出鐵，有冶鑄之利，入谷便洪流沸騰，飛泉激射，爾岸皆峭壁孤豎，橫盤坑谷，凜然凝沍，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暑，當暫暄涼，秋晚候，緩袍不煖，所謂寒門者也。朱一新曰：索隱引作治谷。先謙曰：作治是也。治字誤。谷口，漢縣。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荊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顫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顫，其毛也。音人占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去。〔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龍迺上去。史記同，此脫上字。先謙曰：官本有上字。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顫，龍顫拔，墯，墯黃帝之弓。百姓卬望，師古曰：卬讀曰仰。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顫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音山爾反。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鼎五年。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補注〕先謙曰：下卷所謂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也。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音該。〔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陔作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

脯之屬。殺一犛牛。李奇曰，音貍。師古曰，西南夷長尾髦之牛也。一音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以爲俎豆牢具下。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爲餟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餟字與醊同。謂聯續而祭也。音竹芮反。食讀曰飤。〔補注〕沈欽韓曰，春官神仕注云，圜天神人鬼地示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鄭此之餟也。餟與綴同。禮志作醊云，郊兆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外壝五帝陛，郊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是也。亦與蕝義殘義相通，用各異耳。樂記，其舞行綴遠，注作綴，正義綴謂酇也。酇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說文，酇，聚也，神位亦立表酇，依四方。朱齊志作攢，皇帝到郊壇，博士太常引入黑攢，宋一新曰，封禪書餟作醊，孝武紀作餟，先謙曰，官本注，聯作連，餟作綴，通鑑作醊，注引說文，醊，祭酹也，顏注食字下屬爲句是也，孝武紀索隱正義讀誤。已祠。胙餘皆燎之。師古曰，胙，謂祭餘酒肉也。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酒。酒，眞酒也。晉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以白鹿內牛中，以彘內鹿中，又以水及酒合內鹿中。〔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不重白鹿中三字，酒作洒，徐廣注，灑水於釜中曰洒，官本注，玄酒之酒作洒，晉灼注，當在上句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師古曰，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牲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師古曰，昒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昒音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以朝旦拜日爲朝，下朝音丈昭反。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補注〕劉敞曰，則揖當屬上句。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師古曰，贊饗，謂祝辭。〔補注〕沈欽韓曰，春秋繁露郊祀篇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

饗，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赤見大戴公冠。案此古祝辭，漢所用也。今以得寶鼎，故別爲辭。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也。〔補注〕朱一新曰：史正義引作二千斤。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補注〕先謙曰：談，即司馬遷父。寬舒，佚其姓。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師古曰：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二歲天子壹郊見。〔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二作三。先謙曰：封禪書、通鑑作三。是此誤。下卷作二，亦誤。又云與雍更祠，亦以爲祖配。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泰一鋒旗。李奇曰：牡荊，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荊，荊之無子者，皆襍齋之道。晉灼曰：牡荊，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爲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泰一鋒旗也。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荊爲幡竿，而畫幡爲日月龍及星。〔補注〕宋祁曰：濟化本作泰一鋒旗，注同。越本此云泰一鋒，無旗字，新本云泰一鋒，亦無旗。王念孫曰：鋒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太一之前，爲泰一鋒。（鏠與鋒同。）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鋒旗也。封禪書、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泰一鋒。亦無旗字。沈欽韓曰：抱朴子雜應篇：或問辟五兵之道，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先謙曰：孝武紀上太一作天一，案天一是也。太一無三星，天太形近。又此志頻見太一，故無能正其誤者。天文志前列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所謂天一三星也。又在紫微垣前，故爲泰一之鋒。若晉前鋒矣。三星二在垣內，一在垣外，後世以二星爲陰德，一星爲天一。

而天一遂無三星晉灼所引乃三公之三星迺北極五星之三與此無涉北斗登龍師所謂北斗七星杓攜龍角也謂連龍角若登之然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不讎無驗也上迺誅五利其冬〔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則元鼎六年冬也當云明年冬其字誤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補注〕先謙曰緱氏河南縣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暇作假是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以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矣作也是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師古曰泰帝即泰昊也不止謂不能自止也〔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十過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淮南覽冥訓昔者師曠（黃帝臣）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注白雪太乙五十絃瑟樂名也抱朴子極言篇黃帝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既云使素女鼓之則黃帝也先謙曰世本庖羲瑟五十絃黃帝損之為二十五絃王嘉拾遺記黃帝使素女鼓庖羲之瑟滿席悲不能已後破為七尺二寸二十五絃則為黃帝不疑顏

說誤也。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爲伐南越。告禱泰一。故今賽祠。益召歌兒。師古曰。益。多也。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補注〕宋祁曰。邵本空作坎。王念孫曰。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風俗通義曰。謹案漢書孝武皇帝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藝文類聚樂部四引風俗通云。鍾磬竽笙筑坎侯。）蘇林曰作空侯與瑟。此是以空侯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箜篌引注引漢書亦作坎侯。坎侯即空侯也。故封禪書作空侯。其來年冬。〔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元封元年。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李奇曰。地名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須如。集解徐廣云。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公孫卿曰。考異云。史記漢書皆云或對。從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補注〕先謙曰。通鑑云。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將也。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之。〔補注〕周壽昌曰。類亦祭名。書肆類於上帝是也。爾雅類作禷。先謙曰。官本注末之作也。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體作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事見國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齊人丁公年九十餘。

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師古曰稍漸也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師古曰韋説是也〔補注〕劉敞曰予謂董仲舒春秋繁露言周人推神農爲九皇此是矣沈欽韓曰史記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若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之義殷建白統與夏虞爲三代而退居於五帝之末與高辛高陽黃帝神農爲五帝推庖犧爲九皇恐非此義先謙曰神人蓬萊封禪書孝武紀作神僊人蓬萊士高世高出世主下屬爲義此謂士字則以蓬萊高世四字爲句謂蓬萊之高世士耳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視羣儒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師古曰徐偃博士姓名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周霸亦人姓名也屬音之欲反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補注〕先謙曰兒寬傳上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三月〔補注〕宋祁曰本紀作正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補注〕先謙曰山上下人皆未言是以神之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爲之奉

邑。師古曰、崈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崈高奉邑、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崇高。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上因東上泰山。如淳曰、言昜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補注〕先謙曰、官本昜上之上作土。泰山草木未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木下有葉字是。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也〔補注〕齊召南曰、宋後書祭祀志引此文注、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共四十五字、此石立山巔、卽馬第伯封禪儀記所云封所始登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者、又山下有一石、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詳後志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公也、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欲反、留音力就反、它皆類此。與方士傳車。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及閒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閒、微也、隨閒隙而行也。四月。還至奉高。〔補注〕先謙曰、泰山縣。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師古曰、人人殊異、又不合經、故難施行〔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無人字。天子至梁父。禮祠

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補注〕沈欽韓曰。夏官司射。祭祀則贊射牲。注云。烝嘗之禮有射豕者。楚語。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册府元龜封禪門。唐高宗永徽二年。詔以今年十月有事嵩嶽。議射牛事。太常博士裴守眞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事。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不可復行。據封禪祀禮。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祠所。牢牲總畢。若令祀前一日射牲。事既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竟寢。昨不可行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洛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補注〕先謙曰。封禪故事。略具據志。又云。恐所施用非是。故祕其事。舊唐志。元宗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祕之。賀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子侯亦云小侯也。御覽六百六十三。劉向列仙傳曰。稷邱公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東巡。將至太山。稷邱公乃冠章甫。衣黃撰。擁琴來迎上。曰。陛下勿上也。恐傷足。帝必欲上。及數里。果如言。但諱之。故祠而還。爲稷邱公立祠。復戶。梁有許邁傳云。子侯暴卒。厥足用傷。指此事也。周壽昌曰。去病子名嬗。字子侯。以奉車都尉從。是志不書姓名。而官且字之。承用史記文。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音止。〔補注〕沈欽韓曰。輿地廣記。襲慶府（即兖州）萊蕪縣有肅然山。漢武帝禪肅然。即此。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案長白山在齊州章邱縣東南三十里。距泰山遠。非翌日所能至也。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補注〕先謙曰。宋書樂志言盡用者。爲盡用宮縣之樂也。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藉。薦

也。宋以藉地也。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吕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補注〕朱一新曰。封禪。祠作禮。孝武紀。牛上有旄字。皆至泰山然後去。〔補注〕先謙曰。諸獸本以加祠。今並縱去之。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吳仁傑曰。兒寬傳。巡守封禪之事。上以問寬。乃自制儀。既成。拜寬為御史大夫。還登明堂。寬上壽云云。事在元封元年。與志相應。然此年祀太山用乙卯丙辰。而寬上壽之辭。乃云癸亥甲子。則似可疑。寬書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志稱元封七年。號改正朔。寬與博士議云云。與寬上壽辭大略相似。議既上。乃改元太初。然則以寬上壽為元封之元年者非也。臣瓚解武紀降坐明堂云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蓋元封初元。猶未有明堂。故瓚以古明堂曲為之解。寬上壽之辭。所舉當時事月日可以考見。大抵皆在元封二年以後。如觀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此謂作堂汶上。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也。事在元封二年。又曰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此謂立樂府。協音律也。事在太初元年。又曰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此謂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冬至前一夕也。又曰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此謂甲子朔旦。祀上帝於明堂也。然則寬之上壽。不在元封元年。而在太初元年。非四月丙辰而十一月甲子也。通鑑亦誤書於元封改元之歲。先謙曰。此初封泰山。羣臣上壽。情事所必有。瓚說此明堂為古明堂。是也。吳說見寬傳以為上壽在太初元年。辨見寬傳。下詔改元為元封。〔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為元封元年。沈欽韓曰。自此以前。皆是從後追稱。至此始眞改元有號也。後世因之。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本作改元封元年。案封禪書孝武紀竝云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在下文五月返至甘泉下。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補注〕沈欽韓曰。據公羊義。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左傳正義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狩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齊戒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 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補注〕沈欽韓曰宋歷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肯棨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案文心雕龍哀弔篇云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豈有殺之之理乎 上迺遂去並海上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於三能 師古曰能讀曰台〔補注〕錢大昭曰樂記注云古以能爲三台字王莽傳云三能文馬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 〔補注〕朱一新曰封禪書填作旗孝武紀旗誤作其瓜作瓠先謙曰官本誤作後 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補注〕張文虎曰填星土也公孫臣說漢以土德王文帝以來用之故謂填星爲德星史記作旗字說索隱以爲歲星非也先謙曰天文志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故禮樂志有景星之歌即指此事有司以填星爲德星之瑞固與土德王無涉也 其來年冬 〔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元封二年 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 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 師古曰昭明衍大休美也 壽星仍出淵燿光明 〔補注〕先謙曰官本燿作耀 信

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補注〕先謙曰。信星亦見禮樂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重東萊二字。引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王念孫云淳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記皆無。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淳曰。故謂萬里沙以爲名也。〔補注〕先謙曰。據地理志。城當作成。過祠泰山。鄭氏曰。泰山東自復有小泰山。臣瓚曰。即今之泰山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郊祀志第五下　　漢書二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補注〕葉德輝曰：說文云：魊，鬼俗也。從鬼，戊聲。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魊。先謙曰：孝武紀作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火到反。迺命粵巫立粵祝祠。〔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馮翊雲陽有越巫（古死）䢸祠三所。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師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並作天神上帝。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卜筮篇：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初學記二十九、楊方五經鉤沈云：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御覽七百二十六引春秋後語：蒙驁卜。隋書西域傳：女國有鳥卜。然則夷卜用鳥獸多術矣。先謙曰：正義：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通鑑胡注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綫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筳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右骨為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筳長寸餘遍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

雜姦黠積栽祠當擧遊辨殺中白之以漸以定儆人吉凶。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師古曰：言國家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師古曰：依其制度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補注〕先謙曰：武紀元封二年夏，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而無桂館。益延壽館，黃圖飛廉館在上林，又引漢武故事云，上於長安作飛廉館，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館，亦知之。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亦二館名。〔補注〕齊召南曰：館，封禪書俱作觀。王鳴盛曰：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史記作益延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得古瓦，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館當時瓦也。括地志，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為正，志誤衍一壽字。顧云二館非。先謙曰：本書館、觀字同，官本注無亦字。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師古曰：漢舊儀云，臺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補注〕齊召南曰：通天臺，封禪書作通天莖臺。沈欽韓曰：隋書宇文愷傳，明堂表曰，黃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八十一尺。又云，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案彼所云明堂重屋皆謂之通天臺，非漢武者名耳。黃圖，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此妄說也。先謙曰：索隱漢書亦無臺字，疑衍。案孝武紀亦無臺字。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補注〕先謙曰：武紀及封禪書、孝武紀並作內中。讀禮樂志，則齋房也。詳武紀。張照以內為衍文，誤。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天下有詔字。迺下詔

赦天下。〔補注〕先謙曰、官本詔下有甘泉房中生芝九莖八字、赦天下下有無令復作四字。引宋祁曰、南本云詔下詔字下、無十二字。考證則云案監本及劉本乃下詔之下無甘泉房中生芝九莖八字、赦天下之下無無令復作四字、今從宋本補。

其明年、伐朝鮮。〔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元封二年伐朝鮮、三年平之、此繫於平朝鮮之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上迺下詔、天旱、意乾封乎。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欲乾我所封乎。〔補注〕沈欽韓曰、唐高宗封禪、因改元乾封。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補注〕先謙曰、以天旱恐妨農。

明年、上郊雍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師古曰、解並在武紀。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灊、廬江縣也。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灊音潛。〔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浮江、自潯陽出樅陽、師古曰、樅、音千庸反。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補注〕王鳴盛曰、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趙岐注、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侵地而得有之、是也。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阨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蓋其苗裔、而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單姓玉者、後漢司徒玉況、自音宿耳。〔補注〕錢大昭曰、漢韓勅碑陰有公玉虎、楊震碑陰有北海公玉子舉。沈欽韓曰、隋宇文愷議、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

能備、遲延而入之、則明堂又不始於黃帝。黃圖明堂黃帝曰合宮。明堂中有一殿。〔補注〕王念孫曰、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明堂圖中有一殿。封禪書、孝武紀、並同。續漢書祭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並引作圖中有一殿。（此皆去明堂二字）水經汶水注同。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師古曰、爲圜繞也。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師古曰、復、讀曰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名曰昆侖。〔補注〕吳仁傑曰、明堂者、壇也。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鄭康成曰、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上等中等下等。爾雅、丘三成爲昆侖。古之所謂昆侖者蓋如此。而公玉帶乃爲複道、上有樓、甚者紛爭於階陛戶牖之間、與夫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所謂明堂者、未始施屋室也。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室。蓋公玉帶之前、堂未爲屋室之稱。如玉堂殿止、謂以玉石爲基耳。是後乃有畫堂、至新莽、遂改於未央前殿曰王路堂、而名實自此舛矣。沈欽韓曰、唐志、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後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昆侖道上層祭天。又尋後魏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案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上坐、祀后土於下房。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房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圖、公玉帶所上明堂圖。汶音問。〔補注〕齊召南曰、顏注汶水非也。胡三省云、地理志、明堂在奉高縣西南四里、則禹貢浮汶達濟之汶。若琅邪汶水入濰而入海、非立明堂處。及是歲修封、〔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是歲作五年。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

高祖坐明堂。羣臣亦盡想。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陵館。先謙曰。官本注。高祖下有時字。引劉敞曰。案王莽奏事文帝祠泰一。已用高祖配矣。何罰未平。宋祁曰。注文高祖時配天時字當删。封禪書合作今。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補注〕沈欽韓曰。蓋其祠泰一及五帝高帝后土。合用八太牢。盡其外尚有配食者。而史不詳也。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尞堂下。而上師古曰。尞古燎字。〔補注〕劉敞曰。而上字屬下句。葉德輝曰。封禪書畢上更有禮字。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竝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陰。祠后土。〔補注〕宋祁曰。越本春字上有明年二字。先謙曰。此元封六年也。以下文與武紀校之。此明年二字當有。各本脫。明年。〔補注〕先謙曰。太初元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補注〕宋祁曰。越本每作毋。新本無後字。但云毋修封。先謙曰。封禪書亦作毋修封禪。則毋字是也。集解引徐廣云。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孝武紀作每修封禪。每字亦誤。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祝者辭。〔補注〕先謙曰。案既宋黃帝得寶鼎神策。則泰元者古昔上皇創歷之號。案册府元龜三十六。開元十三年。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進稱曰。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宋史志。眞宗封禪。據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告依做漢世爲之。是泰元即泰一也。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益。多也。幾讀曰冀。言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幾正作冀。下同。乙酉。柏梁災。〔補注〕沈欽韓曰。唐會要。漢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先謙曰。封禪書徐廣注。乙

西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名。解在武紀。〔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脫解在武紀四字。從宋本添。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庭作廷。下明庭同。孝武紀作庭。通鑑作廷。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孝武紀。受上有朝字。是也。下云又朝諸侯甘泉。可證。先謙曰。正義引顏肩云。柏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於甘泉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師古曰。就。成也。造靈臺適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

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迺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補注〕先謙曰。武紀在二月。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大各反。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北闕闕上有銅鳳凰。〔補注〕沈欽韓曰。黃圖。鳳闕高七十丈五尺（水經注作七丈五尺）。亦名別風闕。又云。嶕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宋敏求長安志序云。秦漢規模。廓然泯毀。惟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秦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案銅雀即銅鳳皇也。楊慎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皇闕為貞女樓。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言廣數十里。於其中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其圈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商中本作唐中。如注本作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並作唐中。索隱。如淳云。唐。庭也。（今本脫此三字。據後漢書注。文選注補。下文詩云中唐有甓云云。乃小司馬語。非如語。）詩云。中唐有甓。鄭元曰。唐。堂塗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象。是也。（以上索隱）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選

注引漢書、並作唐中。又引如淳云、唐、庭也。是二李、司馬所見本並作唐中。師古所見本、譌作商中。如淳亦謂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字連讀、而訓爲西方之庭。其失甚矣。案書唐商相似、故唐譌作商。韓詩外傳、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即高唐之譌。

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 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三輔黃圖、或爲瀸字、瀸亦浸耳。〔補注〕宋祁曰、泰液、浙本作泰浸。據昭紀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據泰浸也。沈欽韓曰、今本黃圖云高十丈、黃圖誤也。（玉海與志同）御覽一百七十八漢武帝內傳曰、漸臺高二十丈、南有璧門三層、內殿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黃金於樓屋上。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鼈三枚、長六尺。〔補注〕朱一新曰、史集解、龍作龜、三作二也。先謙曰、官本州作洲、石鼈作石龜。通鑑注引顏注作石鼈。

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 師古曰、立大鳥象也。〔補注〕沈欽韓曰、黃圖、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門。

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幹或作韓、其義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韓作翰。引宋祁曰、邵本翰作韓。錢大昭云、案作韓者是。說文、韓、井垣也。從韋、取其帀也。倝聲。

夏、漢改曆、〔補注〕先謙曰、武紀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 師古曰、解在武紀。 因爲太初元年。

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 應劭曰、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其後、以詛軍爲功。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薛綜注、

小錢。皆巫覡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朱一新曰。虞初又見藝文志。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馬代駒云。〔補注〕宋祁曰。南本無木馬二字。沈欽韓曰。畏宛。馬少也。先謙曰。封禪書云字下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十字。孝武紀作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案五月嘗駒見上文。孝武紀誤也。此删五月嘗駒而餘文皆併於下。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它禮如故。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太初三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執期。鄭氏曰。地名也。名曰迎年。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著明其得延年也。〔補注〕先謙曰。下文兩作延年。似延年是也。然封禪書亦作命曰明年。命即名也。孝武紀無命曰二字。以明年二字屬下讀。當是後人妄删。下諸明年三字。史記並同。顏本注又作明年解。是明年即延年。而有二名。同無疑矣。上親禮祠上犢黃焉。〔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上親禮祠上帝焉。無犢黃二字。孝武紀作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瓚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鉅作巨。孝武紀與此同。集解引應劭云。封鉅。黃帝師。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見地理志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當删。錢大昭曰。武帝本紀。東至於海。登丸山。徐廣曰。丸一作凡。裴駰案地理志。丸山在琅邪朱虛縣。索隱作凡。音扶嚴反。正義。音桓。括地志。丸山即丹山。在青州臨朐縣界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據此。則丸凡即是一山。其字當爲丸矣。合符。然後不死。

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琅邪朱虛下云。東泰山汶水所出。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作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補注〕宋祁曰。南本修皆作脩。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師古曰。下基之南面。方士言僊人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天漢三年。太初止四年。後五年者。併太初三年計之。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十二歲。後五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太始三年。天漢止四年。後五年者。亦併天漢三年計之。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師古曰。解在武紀。延年。即上所謂延年者。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師古曰。如有神人就案據祠坐而拜也。事具在武紀。據讀與據同。〔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太始四年。又上有脩文。據紀。太始三年。無復至泰山修封事。修封迺四年。志併於一年書之。紀稱是年幸不其。地理志。琅邪不其有太一僊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後五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征和四年。此後五年。亦併太始四年計之。上復修封於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無雲如靁者三。師古曰。靁。古雷字也。空有雷聲也。〔補注〕錢大昭曰。如讀與而同。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棫陽宮南。師古曰。棫音域。〔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棫陽宮。秦昭王所作。今在岐州扶風縣東北。案岐州移在貞觀七年。非黃圖本文。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有司以為美

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師古曰。言見大人之迹。以自解說也。天子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也。牛靷曰縻。幾遇其眞。師古曰。幾讀曰冀。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李奇曰。皆祠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訛肸詞名。今改正。案封禪書。孝武紀。竝無牀字。索隱注祀云。赤星。即上靈星祠。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泰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祠。令祠官寬舒領之。五者之外。有正泰一后土祠。故云六也。又注封禪書云。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一人之說。前後互異。當以祀注為正。五牀牀字疑後人據下文五牀曲誤加。以合下六祠之數。封禪書孝武紀宮竝作官。是。此誤。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補注〕先謙曰。言諸者統各祠。封禪書同。孝武紀。諸下有神字。並衍。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於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

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己正南面。師古曰。共讀曰恭。非宗廟之祀不出。〔補注〕先謙曰。官本祀作祠。十二年。〔補注〕錢大昕曰。元康四年。宣帝即位之十二年也。迺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師古曰。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東萊臨朐有海水祠。臨淮海陵有江海會祠。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泰山博縣有泰山廟。中嶽泰室於嵩高。〔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作崈高。屬潁川。班注。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嶽。有太室少室山廟。南嶽灊山於灊。師古曰。灊與潛同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南嶽衡山也。自元封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於是南嶽之名移於灊山。而長沙湘南之衡山。自古稱南嶽者反無祠矣。先謙曰。地理志。廬江灊縣。天柱山在南。有祠。西嶽華山於華陰。〔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京兆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上曲陽。班注。恆

山北谷在西北有祠。河於臨晉。師古曰：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岸。江於江都。師古曰：廣陵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班注有江水祠。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師古曰：東郡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班注有泲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補注〕齊召南曰：案歐陽修集古錄引漢西嶽華山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祠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可爲此文確證。但又云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失考耳。地理志華陰下自注，集靈宮，武帝起，非明文乎。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補注〕劉敞曰：四祠，隨侯珠一也，劍寶即斬蛇劍二也，玉寶璧即受命寶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漢天子世傳者，并周康寶鼎爲四。周康寶鼎，似汾上所獲鼎也。蘇浩曰：案劉敞注，則古本隨侯下有珠字，後來本並脫耳。齊召南曰：案劉敞解珠、劍、璧三物並確，惟汾上鼎可疑。上文書汾陰寶鼎，明曰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故但云寶鼎，不云周康寶鼎也。且四物祠未央宮中，旣是宮中寶物，若寶鼎則已遷至甘泉祀天之處，不得於宮中立祠。又後文張敞曰，昔寶鼎出於汾脽，有司驗脽上非舊藏處，則所謂寶鼎者，正以不知其來處爲神奇，安得指實以周康乎。敞說未確。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亦隨侯下有珠字之證。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太室山名同中嶽嵩高，三戶山名同三戶津，山川固有同名異地者，但以地理志證之，此二山名俱誤。膠東國即墨有天室山祠，非太室山也；下密有三石山祠，非三戶山也。玩顏注云，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則唐初本必猶未誤。錢大昕曰：地理志三石山祠，汲古本石作台，亦誤。注引地理志亦作石。沈欽韓曰：寰宇記萊州即墨縣天室山，引此作天室。一統志在即墨縣西南三十里，亦作天室。紀要，三阜山在萊州府平度州西七十里，一名三戶山。下密城在濰縣西三十里。一統志，漢縣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

升。漢匹界有二下。祭乃所所從。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補注〕宋祁曰。南本無城字。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作曲成。參山即三山。八神之一。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師古曰。臨朐。齊郡縣也。朐音劬。地理志。蓬山作逢山也。〔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臨朐縣有逢山祠。注誤蓬爲逢。沈欽韓曰。水經注云。洋水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逢山祠西。洋水又東南歷逢山下。即石膏山也。山麓三成。壁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聲聞數十里。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腄音甄。晉灼曰。腄、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腄、音丈瑞反。〔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班注。黃有萊山松林萊君祠。黃在今山東黃縣東南。與上萊山祠異處。志東萊惤縣又有百支萊王祠。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班注。蚩尤祠在西北涉上。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渭水篇。甘水又東得涝水口。水出南山涝谷。上林賦作潦。李善注。潦水即涝水。亦作澇谷。長安志。五牀山在鄠縣境。眞誥。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說文引甘氏星經云。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祀之。曰明星。先謙曰。地理志馮翊谷口有五牀山。僊人。五帝祠。扶風陳倉有明星祠。即玉女祠矣。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虯反。屠音除。〔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馮翊雲陽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膚施。上郡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上郡膚施注。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

雞。〔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後志。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水經注曰。禺同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師古曰。洪、大也。苑秘者、言祕術之苑囿也。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師古曰。遠、音於萬反。遊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尚方是也。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曰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桉鼎銘勒。〔補注〕先謙曰。官本桉作按。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師古曰。斄讀與邰同。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今豳州是也。大王建國於郊梁。師古曰。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嵕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郊、古岐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郊、周大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或作岐。因岐山以名之。文武興於酆鎬。師古曰。酆、今長安城西豐水上也。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閒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補注〕先謙曰。官本祀作祠。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栒邑、即豳地。栒、音荀。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師古曰。交龍爲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服也。琱戈、刻鏤之戈也。琱與雕同。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

休命。師古曰，拜手，首至於手也。臣愚不足吕迹古文。師古曰，尋其文迹。竊吕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吕褎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吕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音於偽反。今穀嗛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獲豐年也。嗛音苦簟反。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服虔曰，言鼎豈舊藏於此地。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錢大昭曰，意讀與抑同。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音式志反。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師古曰，祋祤，馮翊之縣也。祋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祤音況矩反。〔補注〕宋祁曰，況矩反，姚本作王矩反。先謙曰，官本祋祤作祋翊。於所集處得玉寶，〔補注〕宋祁曰，姚本所作是。起步壽宮，〔補注〕沈欽韓曰，黃圖，秦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今案其地與秦異，秦漢各有步壽宮耳。長安志，華原縣本漢祋祤之地，漢步壽宮在縣東北三里。迺下詔赦天下。後閒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師古曰，閒歲，隔一歲也。〔補注〕先謙曰，神爵四年。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迺作鳳皇殿，〔補注〕沈欽韓曰，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鳳皇殿，然也。西都賦即無鳳皇殿。吕答嘉瑞。師古曰，答，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答竝作荅。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

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改元爲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師古曰。虡、神獸名也。縣鍾之木。刻飾爲之。因名曰虡也。〔補注〕錢大昭曰。所、猶許也。許所古字通。小雅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沈欽韓曰。陝茘册錄(?)云。宣帝甘露元年。建章宮銅人生毛。以爲美祥。作一金雞堰之木宮。時召爲美祥。後間歲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爲黃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其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衡。譚、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

極盧。呂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地曰瘞薶。故云瘞地也。卽、就也。〔補注〕先謙曰。漢紀用於字作之。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補注〕先謙曰。皇官本作黃。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補注〕宋祁曰。淳化本無行字。錢大昭曰。閩本無行字。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陝且百里。〔補注〕張照曰。阸陝。宋本監本竝作阨陝。今仍之。然阸陝無通用之義。究是誤字。周壽昌曰。陝應作陿。誤脫去兩畫也。阸陿兩字本書中屢見。先謙曰。漢紀作狹。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師古曰。楫音集。其字從木。〔補注〕宋祁曰。建本楫音側涉反。此云音集。疑非是。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下皆類此。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師古曰。保、養也。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補注〕沈欽韓曰。吳志注。江表傳曰。嘉禾元年冬。羣臣奏議。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鄗。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書。匡衡奏文王郊於鄷。〈從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宋志、晉志。林云。吳主親殿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歎然稱善。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

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八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韋昭曰。大折。謂爲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鄧展曰。除地爲祭、埒有形兆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補注〕沈欽韓曰。周公加牲告徙新邑。顏誤引洛誥。此召誥也。僞孔傳云。以后稷配。故二牛。正義云。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案作雒誥、乃殷丘墟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郊特牲正義云。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若孔安國之義。后稷配天。亦用太牢。故召誥注云。后稷既於天。有羊豕。王商等以爲告徙新邑加牲。非也。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恖明上通。師古曰。恖與聰同。承天之大典。覽羣下。〔補注〕周壽昌曰。各家讀德字通字典字斷句。何焯讀明字典字斷句。方扶南讀德字通字大字斷句。典覽羣下作一句。云典。猶也。案典

銑孫謂法者。旣爲大典。命於注。典或謂主未暨猶綠覽也亦通。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補注〕宋祁曰。南本作合於天下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補注〕蘇輿曰。史記宋世家。公羊桓二年何注引洪範。二人下竝有之字（何注占作謀）是今文尚書本有之字。此或奪文。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師古曰。論、謂也。音來頓反。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案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天之高而又疏遠在上。而不加敬。天乃上下升降。日日監觀於此。觀人之所爲者耳。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顧。以周國爲居也。商紂在東。故謂周爲西也。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旣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

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千。女樂卽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壇席皆紫以象紫宮。御覽五百二十七漢儀曰。玉飾器七千三百物備具。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補注〕先謙曰。官本紫作柴。無壇字。何焯云。監本作紫壇。宋本同。以文義求之。作柴爲是。亦不當有壇字。更考善本。宋有壇字。周壽昌云。各本俱作紫壇。文義不合。宜遵官本。如何說。先謙案。漢紀正作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㠯竢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鍾。黃鍾陽聲之首也。雲門。黃帝樂也。太蔟陽聲次二者也。咸池。堯樂也。〔補注〕齊召南曰。顏注誤。禮樂志明曰黃帝作咸池。安得云堯樂乎。沈欽韓曰。案此律呂相和爲二調也。隋音樂志牛弘曰。奏黃鍾。歌大呂。黃鍾所以宣六氣也。羅蓋天神。最爲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蔟。歌應鍾。太蔟所以贊陽出滯。萬物厚載之重。故奏太蔟以祀之。其牲用犢。其席稾稭。其器陶匏。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稭音戛。〔補注〕先謙曰。官本稾作藁。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㠯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㠯報功。唯至誠爲可致。上質不飾。〔補注〕宋一新曰。汪本致作故。是。先謙曰。官本作故。㠯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㠯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師古曰。異世。前代。今雍鄜密上下畤。晉灼曰。秦文公宣公所立畤也。本秦侯各㠯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

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遊。〔補注〕沈欽韓曰。周官書五帝者多矣。郊特牲正義。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案家語五帝篇云。孔子曰。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如家語。則五帝自爲天之佐。非五人帝也。郊祭豐鎬之閒。周之郊兆壇在焉。雖世移禮廢。故老相傳。自可指識。五帝之位。豈擬虛設。但秦漢習其名而失其義耳。匡衡不得究禮詳。乃以爲諸侯所妄造。使王莽之徒。得闚而起。遷附漸多。紛紜莫定。周禮昊天之祭。專在圜丘。五帝分祭在五郊。合享於明堂。其祀秩然分明。兩爲制作者。於郊丘竝舉六天。遂令五帝終不得伸其尊。又非禮也。及北畤。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重、音丈庸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右扶風雍有五畤。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彼作三

百。此作二百。未知孰是。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補注〕齊召南曰、萊中應作秦中。宋本監本並誤也。上文高祖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注張晏曰、成帝時匡衡奏罷之。正指此文。若東萊郡黃縣之萊君祠、雖經之百支萊王祠。並非高祖所立。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補注〕先謙曰、因薄人謬忌所奏祠、故曰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補注〕先謙曰、上黍尙有陰陽使者、疑脫。夏后啓母石、〔補注〕宋祁曰、本無石字。萬里沙、〔補注〕先謙曰、官本重萬字、引宋祁曰、姚本無一萬字。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補注〕宋祁曰、參山下據孝宣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於臨朐、與此相應。不然、太山自在五嶽、何可罷之。陳浩曰、宋參山據宋祁注、則舊本作參山。而郡改爲參山者也。今從之。先謙曰、以上文及地理志證之、原上奪一帝字。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補注〕周壽昌曰、樓護傳、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西漢時已有方藥本草一書。然藝文志不載。非今世所傳之神農本草也。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補注〕朱一新曰、竹宮、宮名。見禮樂志。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補注〕宋祁曰、向字下當更有向字。家人尙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

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師古曰，敕，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砰音普萌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傳音張戀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南雍本無乘一兩字。葉德輝曰，官本無乘一兩字。先謙曰，官本無乘一兩字。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補注〕沈欽韓曰，大戴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亦見家語。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補注〕宋祁曰，令字下疑有白字。先謙曰，永始三年十月事。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

下之祀。師古曰、上下謂天地。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師古曰、職、主也。咎過主於此也。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太后自謂。〔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營畤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師古曰、言復古爲大、以順祀爲善也。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先謙曰、官本或作惑、下同。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先謙曰、胡三省云、余謂罔、欺也、欺人以所無曰罔。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補注〕宋祁曰、祠當作祀。先謙曰、祠、亦祀也。通鑑作祠、漢紀作祀。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補注〕周壽昌曰、不終猶言不死也。遙興

輕舉。如淳曰、遙、遐也。興、舉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反字上當添日月二字。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昆侖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則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冀氏風角五穀、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其地而耕耘也。〔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其作此。是。先謙曰、官本作此。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作砂。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銷治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或說非也。淖溺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洋音羊、又音祥。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盪音蕩。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補注〕沈欽韓曰、抱朴仙藥篇、韓衆服菖蒲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衆、終同字。先謙曰、衆元帝洞林序云、韓終六壬。是六壬出自終也。楚辭九歎哀韓衆之得一、注、衆與終同。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

不遐。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補注〕先謙曰。官本碑作僊。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師古曰。絫、古累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擥。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補注〕先謙曰。官本祀作祠。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謂僞主上得其詐僞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僊。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謂三皇。五謂五帝也。〔補注〕劉奉世曰。周秦之末三五之隆。語有害而理未通。疑有誤。三五似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可見。宋祁曰。顏注三五之隆疑非是。余謂五字當作主。蓋指漢三主耳。新垣平在則文帝時也。元鼎元封則武帝時也。初元則元帝時也。指異代則曰周秦之末。於今世則曰三主之隆。文意較然明甚。師古於漢書他所是正者甚多。而不察於此。所未鑒也。齊召南曰。宋說亦非也。元帝無求僊事。未若劉奉世謂三世文帝五世武帝爲確實。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氂作釐。葉德輝曰。德藩本作釐。先謙曰。官本作釐。釐氂字通用。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師古曰。說謂論語之說也。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成

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東鄰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禴祭，謂瀹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蘩也。瀹音藥。〔補注〕先謙曰：禴官本作礿。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尞禋有常用，師古曰：尞，古燎字。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奉其禮，〔補注〕錢大昕曰：宋、南雍本、閩本俱作舉。宋一新曰：汪本作舉，是。葉德輝曰：錢謙本作舉。先謙曰：官本作舉。助者歡說。師古曰：助謂助祭也。說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黎元不知，言無傷費，不勞於下也。〔補注〕宋一新曰：傷，汪本作徭，是。先謙曰：官本作徭。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敺失道；師古曰：敺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昭曰：奉引，前導引車。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平陽封宮，武公二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於平陽封宮。案史記正義，帝王世紀：秦寧公都平陽，案岐山縣有平陽鄉，鄉內有平陽聚。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處。宮在岐州平陽城內。攷水經注渭水篇，汧水東南逕郁夷縣平陽故城南。史記：秦寧公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郿之平陽亭也。（寰宇記：郁夷故城在隴州汧源縣西五十里。地道記云：郁夷者衍縣。）今以此志核之，則云在岐山縣者是也。元和

志。鳳翔府岐山縣。本漢雍縣之地。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元和志。雲陽宮即秦之林光宮。漢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迹謂觀其事迹也。不答不饗。何以甚此。師古曰。不答不當天意。不饗不為天所饗也。〔補注〕周壽昌曰。不答其誠。不饗其祀。詩曰。率由舊章。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率、循也。由、用也。循用舊典之文章也。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師古曰。說讀曰悅。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諸字。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補注〕先謙曰。哀紀。建平三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師古曰。解讀曰懈。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

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齊亡逸禮曰。厥兆天子爵。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曰。謂卜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師古曰。共讀曰恭。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補注〕宋祁曰。牲景德本作特。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伏下有誅字。宋一新曰。汪本有誅字。葉德輝曰。德藩本無誅字。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荅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補注〕錢大昭曰。二歲。南雍本閩本作三歲。宋一新曰。汪本二作三。是即前所謂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三年一郊祠也。葉德輝曰。德藩本作三。先謙曰。官本作

三。與雍更祠。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補注〕先謙曰。元年三月。誤也。當作三年十月。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補注〕洪亮吉曰。百官表。元始五年。大司農爲尹咸。若左咸爲大司農。則在哀帝時。左當作尹。似寫誤耳。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墬之祀。師古曰。墬。古地字也。下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籀文地从隊从土。淮南子墬形訓。亦用籀文。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六律。合陽聲者。六鐘。以六律六鐘之均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大合樂者。徧作之也。先妣。姜嫄也。先祖。先王先公也。〔補注〕宋一新曰。注以六律六鐘之均也。律下脫立字。當依周禮注補。先謙曰。官本注護作濩。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補注〕宋一新曰。贏當作蠃。先謙曰。官本作蠃。四望。蓋謂日

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廣大下有而字。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天墬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墬配。一體之誼也。天墬位皆南鄉。同席。師古曰。鄉讀曰嚮。其下並同。〔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天地位其上。各用一犢。中元元年。初營北郊。是光武初以未暇他營。權合天地。亦不取王莽共牢之說。魏王肅僞造尙書家語。以難鄭氏。并丘郊爲一。唐許敬宗等從肅議。亦不敢言天地合祭。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知合祭禮之所必無者也。墬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師古曰。謂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晦。以事天墬。師古曰。晦。古畝字。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墬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墬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別字。冬日至。於墬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

之職也。天神之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地祇之樂。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

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補注〕沈欽韓曰。唐志賈曾引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與王莽之說並時而作者也。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陽爲剛。陰爲柔。陰陽既分。則剛柔迭用也。迭。互也。音大結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師古曰。道讀曰導。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冬夏日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補注〕錢大昕曰。易復象辭。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虞翻云。至日。冬至之日。姚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既復下后不省方。宋衷亦云。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是古義並以方爲四方之事。志此語正用易義。下云天子不親而遣有司。即不省四方之驗。顏訓方爲常。失之。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補注〕宋祁曰。一本作承順天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補注〕葉德輝曰。德灊本。地作墬。先謙曰。官本作墜。

下詞。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師古曰。虞書舜典也。並已解於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

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爲父，坤爲母，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及也。誖，亂也。既，盡也。靁，古雷字也。誖音布內反。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於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爲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墬，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

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補注〕劉敞曰、北字衍。錢大昕曰、案周禮春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說文、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月廟雨師廟之屬皆在北郊營域之中、與上文未墬兆、東郊兆、西郊兆、南郊兆同、皆於兆字斷句。劉氏乃於郊字斷句、而謂兆字衍、文義舛矣。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師古曰、共讀曰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緜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太社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爲農求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音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補注〕沈欽韓曰、晉志、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通典、社

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之。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師古曰、費直萬金也。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補注〕葉士奇曰、案內經黃帝問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病、未有藥劑鍼石、先有湯液醪醴。故謂之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湯液者、時則謂所謂服八風水也。故王莽起八風臺、作樂其上。說者謂八方之風朝會太乙、豈其然。周壽昌曰、藝文志經方家有液湯經注三十二卷、殆服食之法。又種五粱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永所非耕耘五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玉作五、是。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鬻、古煮字也。髓、古髓字也。謂煮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反。〔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作鬻。先謙曰、官本鬻作髓、引宋祁曰、髓景本作髓、別本並從左、與此本不同。又考證云、髓監本訛鬻、注同、從宋本改正。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補注〕錢大昭曰、李少君之穀道、疑即此也。李奇以爲辟穀不食之道、非是。以樂爲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祀、師古曰、崈、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補注〕錢大昭曰、案志中所載鬼神名目甚多、數之不能終矣。自孝武信方士之術、所祠神數、鑿空無證者多。新莽末年、淫神尤甚、卒以敗亡、非所謂淫祀無福者邪。今攷地理志所載、得三百八十九所。用三牲鳥獸三千

餘種。後不能備。迺昌雞當鶩鴈。犬當麋鹿。數下詔自昌當僊語在其傳。〔補注〕何焯曰。終以莽事者。懷東京之主藉口法顯宗復爲武宣之淫祀傳璽於莽也。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昌夏郊。而張倉據水德。〔補注〕先謙曰。官本倉作蒼。公孫臣、賈誼更昌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昌五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當昌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便昌火代金。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昌爲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師古曰。包、讀曰庖。其後昌母傳子。〔補注〕周壽昌曰。木生火。故云以母傳子也。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昌水德閒於木火。師古曰。共讀曰龔。閒音工莧反。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補注〕宋祁曰。南本無下一句。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七)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天文志第六 〔補注〕齊召南曰後志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此志續所撰也故晉志引凡天文以下五句直曰馬續云 漢書二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凡天文在圖籍 〔補注〕先謙曰據志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 〔補注〕先謙曰開元占經引有石氏中官石氏外官甘氏中官甘氏外官巫咸中外官志中官外以東西南北四官爲外官也晉志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一千五百二十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張衡靈憲星數同隋志一千五百六十五星明志一千七百二十五星國朝乾隆間欽定儀象考成後編測定恆星大小分爲七等計一等十七星（如五帝座織女類）二等六十九星（如帝星開陽類）三等三百十二星（如太子少衛類）四等四百七十五星（如上將柱史類）五等七百三十四星（如上相虎賁類）六等一千五百六十三星（如天皇大帝后宮類）氣等十三星共三千八十三星道光甲辰重修儀象續編測定一等十七星二等六十二星三等二百二十二星四等四百八十九星五等八百十四星六等一千六百四十六星氣等九星共三千二百三十九星較乾隆時增一百六十三星少七星蓋恆星高卑上下與七政同自本天下行則自無之有自小而大上行則自有之無自大而小隨時測量數各不同視自來天官家推算爲精爲萬世準則矣 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 〔補注〕先謙曰州國謂星所分主十二州諸國官如三公諸臣宮如紫宮閣道物類如槍棓矛盾龜魚雞狗之屬皆是 其伏見蚤晚

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孟康曰：伏見蚤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爲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之類也。闊陿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爲妖星也。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蝕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鬭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荊州占云：相去一尺內爲合。郗萌云：二十日以上爲守。石氏云：五星入度，經過宿星，光耀犯之爲犯，在上犯下爲陵。本志：散者，不相從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絕跡而去也。流，光跡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曰食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齊顏云：孛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見，其光芒長，狀如埽彗。又引董仲舒云：孛星者，彗星之屬也。芒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一說云：孛，則彗也。彗星所散爲孛。春秋有星孛者，皆彗散也。晉志：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薄食者，謂而食之。占經引京房易傳云：日蝕皆於晦朔，有不於晦朔者，名曰薄。又引韋昭云：月氣往迫之爲薄。此注引脫月字。暈適背穴抱珥虹蜺。孟康曰：皆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蜺或作虹，妙蒙曰：奮蝃蝀謂之虹。表云：雄爲虹，雌爲蜺。凡氣食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抉傷也。〔補注〕錢大昭曰：注皆，閩本作衆。凡氣食日上，南雍本、閩本食作在。王念孫曰：孟注背形如北字也，各本北作背，涉上文而誤。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然則日兩旁氣外向者爲背，以與北字相似，故云背形如北字也。抱、珥皆內向之名，背、鐍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倍，鐍字或作鷸，又作僪。呂氏春秋明理篇：日有倍僪，有暈珥。高注：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僪，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珥。淮南覽冥篇：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然則背鐍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天下篇：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謂其各守所見，分踐乖異也。如說以氣刺日爲鐍，失之。朱一新曰：汪本皆作衆。先有黑之變也，史記集解引黑下有氣字。凡氣食日上，汪本食作在，是。先謙曰：官本注皆作衆，食

作祚。考證云。祚、監本訛旹。從宋本改。占經引石氏云。日旁有氣。員而周帀。內赤外青。名爲暈。呂覽明理篇高注。暈讀爲君國子民之君。氣圍日周帀有似軍營相守。故曰暈。左昭三十一年傳日始有謫。注。謫、遣氣也。周禮占夢注引作日始有適。是適即謫也。人事不修。天降貴怒。先見於日。故曰適。晉志。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爲珥。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虹蜺。日旁氣也。占經虹蜺占云。色著爲虹。色微爲蜺。如注云。氣刺日。迥周禮眡祲之鑴。非鐫也。 迅雷風袄。怪雲變氣。〔補注〕先謙曰。占經有雲氣占。雜氣雲占。宋志亦雲氣雜氣分列。明氣與雲爲二。 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讀曰響。 是已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中宮天極星。〔補注〕王念孫曰。宮當爲官。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宮。並同。史記亦誤作宮。先謙曰。錢氏大昕史記考異云。下文云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此天之五官坐位也。可證史公本文皆作官。索隱於中宮下。引春秋元命包官之爲言宣也。（古文取音義相協。展轉互訓。以宣訓官。音相近也。俗本亦訛作宮。由於不知古音。）下文紫宮下。乃引元命包宮之言中也。又可證小司馬元本中宮作中官矣。小司馬解天官云。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愚案天極星。北極五星之一。宋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爲天樞。即天極矣。官本中下提行。考證云。監本接連前文自然之符也。非是。今另提行。 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索隱引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正義云。泰一。天帝之別名也。 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補注〕先謙曰。三星合極星明星爲五。晉志。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後云太乙。即此泰一。（宋志即作太一。）云太乙之坐最赤明者。即上云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隋志。北極大星。太一之座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所謂第二星者最

赤明者也。以太一之座與極星誤。）惟五星與數其一。唐王希明步天歌紫微垣下云：中垣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第三之星庶子居。（今儀象攷成增三星。）第一號曰爲太子，四爲后宮五天樞。它史以北斗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爲三公，與志異。子屬即後世太子庶子之說所由昉也。志以後句四星爲後宮，故此不云后宮。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官之屬也。〔補注〕朱一新曰：汪本官作宮，是。先謙曰：官本官作宮。天官書亦作宮。索隱：句，曲也。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從。大星光明。星經以後句四星名爲四輔。晁崇晉隋志並言抱北極四星曰四輔。宋志自注：後四星句曲以抱之者，帝星也。說雖不同，而釋後句之義更顯。參證衆說，後世所稱四輔，即志之正妃後宮，而異其說也。禮檀弓鄭注：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與援神契合。其說古而可據。或以此四星爲句陳，誤矣。句陳六星，既與四數不符，且象與極星相背。其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天文家云主天子六軍，最爲得之。不當混指爲後句四星也。步天歌紫微垣下云：左右四星爲四輔。（今增一。）天乙太乙當門路。天乙、太乙，即天一、太一也。天一見下，太一志不載。晉隋宋志有。孫星衍天官書補目云：史公稱巫咸、甘、石，據志劉昭注引黃帝占。今其文及三家星占，具見開元占經中，所載恆星名數多出天官書、天文志之外，而其書皆在先秦。不知遷固何以不載。劉逵祿甘石星經正誣，謂東漢人取無名小星，皆入强以人事定之，致多野鄙之名。因據史記明文正僞經之失。至如天廁諸名，則以爲史公刪之未盡。不知天象不背由人指目，豈必古者爲是，而後者盡非。宋蘇軾所謂南箕與北斗，本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是也。若以晚出概從菜刪，不免拘滯難通。今於志所有諸星，旁采它書，證明其義。志所無者，皆以唐王希明步天歌所引儀象攷成新增之數，注明其下。晉隋宋志有無，亦并注焉。新法三垣二十八舍所統錯座，與步天歌不同，新增之星亦中法所無，因并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所載西步天歌於後，並注儀象攷成增減星數，以備參考，庶古今星象可得其全，致焉無疏略之嫌，而諸志獲貫通之用矣。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補注〕齊召南曰：天官書同。但紫宮匡衛十五星，西藩七，東藩八，與太微垣十二星不同。晉志可證。此與史記並曰十二星，何也。先謙曰：二當爲五。藩亦作蕃。匡正其內，衛扞其外也。宋志：紫微垣東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左右環列，翊衛之

象也。東蕃近閶闔門。第一星爲左樞。第二星爲上宰。三星曰少宰。四星曰上弼。一曰上輔。五星曰少弼。一曰少輔。六星爲上衞。七星爲少衞。八星爲少丞。或曰上丞。其西蕃近閶闔門。第一星爲右樞。第二星爲少尉。第三星爲上輔。第四星爲少輔。第五星爲上衞。第六星爲少衞。第七星爲上丞。步天歌紫微垣下云。左樞右樞夾南門。左八右七十有五。上少宰兮上少弼。上少衞兮少丞數。(今上衞增三。少衞增八。少丞增一。)前述左樞共八星。後述門東大贊府。少尉上輔少輔繼。(今少尉上輔各增二。少輔增一。)上衞少衞上丞比。(今上衞增三。少衞增一。上丞增三。)以及右樞共七星。兩藩營衞於茲至。案隋引元命包云。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宋均又以爲十二宮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叚案非也。所覆之內。統曰紫宮。四中有紫微大帝之坐。(見晉隋志。韶謂天子之常居。)故名。晉隋志。紫宮垣十五星。明垣內是紫宮。不兼外爲說矣。唐李淳風觀象玩占云。紫微宮垣十五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南兩蕃兩星之間。如朋閉之象者。謂之閶闔門。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隨北端銳。作隨北端兌。不下。兼見字。索隱。直當也。隨音他果反。兌、一作比。漢志。兌作比。銳、謂星形尖邪也。案今漢書作北。明小司馬所見本異。隋隨端。兌銳字通。詩破斧釋文。隋形狹而長也。正義引星經云。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晉志。天一星在紫微宮右星。南天帝之神也。案陰德二星在垣內。天一一星在垣外。志併三星數之。故謂陰德或曰天一也。步天歌紫微垣下云。陰德門裏兩黃聚。(今增一。)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星。御女四星天柱五。大理兩黃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顚。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並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個星。名曰傳舍如連丁。案尚書五星。(今增二。)女史一星。(增一。)柱史一星。(增二。)御女四星。天柱五星。(增六。)大理二星。(增一。)鉤陳六星。(增十。)天皇大帝一星。六甲六星。(增一。)五帝內座五星。(增三。)華蓋七星。杠九星。(舊七星今增一。晉隋志。晉華蓋杠各九。宋志及它天文家。言華蓋七杠九。諸說皆以星圖。證華蓋九杠七也。)傳舍九星。(增四。)志不載。晉隋宋志有。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蘇林曰。音棓打之棓。師古曰。棓音白講反。(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四作三。索隱。棓音皮。韋昭音剖。持

緯云。天槍三星。天棓五星。石氏星讚云。天棓天槍八星。備非常之變也。晉志。天槍三星。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所以禦難也。(隋志無右字是。)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一星不具。國兵起。據此天棓五星云三四皆誤也。步天歌紫微垣下云。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廚下五箇天棓宿。(今增十。)天牀六星兩樞外。內廚兩星左樞對。紫內階六星。(增十。)天廚六星。(增二。)八穀八星。(增三十四。)天牀六星。(增二。)內廚二星。(增二。)志不載。晉隋宋志有。

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補注)齊召南曰。此志於經星。俱直用天官書。閣道星數。天官書云六星是也。何以訛十七星乎。晉志亦作六星。疑十七二字係傳寫之訛。沈欽韓曰。晉志以下。不著閣道於中宮。以去極較遠也。先謙曰。劉逢祿天官書經星補攷云。漢書作十七星六字。並淺人妄竄。按本故占經又誤作六十七也。正義。漢天河也。直渡曰絕。抵至也。營室七星。天子之宮。占經引黃帝占云。閣道。天子御道也。絕漢直紫宮。後名曰閣道。隋志。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主道里。天子遊別宮之道也。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宮旗。步天歌奎宿下云。河中六箇閣道形。(今增五。)附路一星道旁明。附路。(一作傅路。)志不載。晉隋宋志有。營室見下。

北斗七星。(補注)沈欽韓曰。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天官書索隱引徐整長歷。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

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補注)王先謙曰。史記。旋作璿。馬融注。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旋璣。衡。其中橫筩。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索隱謂非也。此以旋璣玉衡。釋北斗七星。非以七政釋北斗七星也。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旋璣。蕭吉五行大義引尚書說云。旋璣斗魁四星。玉衡杓橫三星。合七。是旋璣玉衡。卽謂北斗七星。七政者。五行大義引尚書考靈耀七政篇曰。日月者。時之主。五星者。時之紀也。是七政爲日月五星。視斗所建。以定四時。而日月五星之行。不失其躔度。故曰以齊七政。本書律歷志云。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顏注。七政。日月五星也。與此正合。

杓攜龍角。孟康曰。杓。

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補注〕先謙曰。此晉七星定位。北斗之杓。連於東方龍角之宿。衡直當南斗。魁枕於參宿之首也。分之七星各有名。春秋運斗樞云。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星經作闓陽）第七搖光。（淮南本經訓作瑤光）步天歌紫微垣下云。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爲樞精（今皆三）第二第三璇璣是（天璇皆八）第四名權第五衡（天權皆三）開陽搖光六七名（開陽皆二）搖光左三號天槍（天槍見上今皆四）天樞即魁（宋志魁第一星曰天樞正星主天）衡即此志之衡。（天官書集解引徐廣曰衡第五星）搖光即杓（本經訓高注瑤光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合之則衡亦在杓中。運斗樞云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龍角南斗參並見下。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爲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補注〕朱一新曰。以下文魁第一星法爲日主齊例之。此主下當有齊字。史集解引皆脫。先謙曰。正義。準。由也。言北斗昏建。用斗杓星指寅。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補注〕先謙曰。正義言。北斗夜半建。用斗衡指寅。殷。當也。斗衡。黃河濟水之閒地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魁第一星法爲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明將在東方。故主東北方。〔補注〕先謙曰。正義言北斗旦建。用斗魁指寅。遂三時所指有三建也。自杓攜龍角以下。占經引春秋緯作鬪。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補注〕朱一新曰。天官書海作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補注〕先謙曰。淮南天文訓。日冬至則斗北中繩。日夏至則斗南中繩。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匡。故曰戴匡。〔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匡作筐。字同。宋賢引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晉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步天歌紫微垣

下云文昌斗上半月形，依稀分明六箇星。（今增八。）文昌之下曰三師，太尊只向中台明。案三師三星（晉赤作三公，今增一。）太尊一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司祿作司中，司災作司祿。索隱引元命包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晉志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德；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案大宗伯祀司中司命，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與天官書同。先鄭以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後鄭以三台文昌皆有司中司命。是文昌宮有司中一星。元命包晉司命主災咎，則司災統於司命也。晉志又合司中於司祿，而增出司寇，蓋與司災同意。在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也。（補注）先謙曰：晉志魁中四星為貴人之牢，曰天理。又有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見隋宋志。步天歌紫微垣下云：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柄西偏，杓下元戈一星圓。（今增二。）天理四星斗裏暗。（增一。）輔星近著太陽淡。（增三。）案天牢六星（今增二。）太陽守一星（增一。）勢四星（共增十九。）相一星（增三。）三公三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元戈、輔見下。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補注）先謙曰：三台六星，詳東方朔傳泰階六符注。大宗伯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晉志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步天歌太微垣下云：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今上台增七，中台共增四，下台增二。）柄輔星。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無柄字。上下魁杓皆承北斗，書柄字當有。晉志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宋志北斗第九星曰輔星，在第六星左，常見。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蘇林曰：斥，遠也。（補注）先謙曰：晉輔星明而近斗，則輔臣親彊；輔星小而遠斗，則輔臣疏弱也。輔星附北斗柄第

六星。近密大臣之象。隋志。輔星明而斗不明。臣彊主弱。斗明輔不明。主彊臣弱也。　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晉灼曰。梗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補注〕先謙曰。晉以天矛天鋒招搖一星。（史記引晉注。鋒上有天字。）非也。晉志。帝席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一曰天鋒。其北一星曰招搖。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玄戈。皆主胡兵。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案梗河。招搖天鋒。名稱互混。當以此爲正。觀象玩占云。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次北斗杓端。一曰天矛。一曰天庫。步天歌氐宿下云。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梗河三星。（今增五。）帝席三星。（增一。）亢池六星。（今四星。）志不載。隋宋志有。（晉無亢池。）　一外爲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天鋒。〔補注〕朱一新曰。天官書集解引作一名玄戈。先謙曰。據此。天鋒亦名盾也。宋志天戈一星。又名元戈。在招搖北。主北方。　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補注〕先謙曰。句圜。曲而圜也。宋琨。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晉志。貫索九星在七公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漢志云十五。步天歌天市垣下云。垣北九箇貫索星。（今增十三。）索如橫著七公成。天紀恰是七公形。數著分明多兩星。（共增十五。）紀北三星名女牀。此座還依織女旁。案七公七星。（增十六。）女牀三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天紀見下。　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補注〕先謙曰。此數星或動搖。或有芒角。及大。皆兵起之象。占經引黃帝占云。天一星。地道也。欲其小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天一星大而盛。水旱不調。五穀不成。天下大饑。人民流亡。去其鄉。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補注〕沈欽韓曰。宋中興志。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氐胸房腹。箕所糞也。　不欲直。直。王失計。〔補注〕先謙曰。晉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則王失勢。占經引石氏云。星常曲。天下安。直則天子失計。觀象玩占引星贊云。心爲天王。故

謂積卒以爲衞。步天歌心宿下云。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今共增九。）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案積卒十二星。（今共四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房爲天府。曰天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府上無天字。占經引石氏云。房爲天府。一曰天馬。或曰天駟。爾雅釋天。天駟。房也。郭注。龍爲天馬。故房四星爲天駟。**其陰右驂。**（補注）先謙曰。南曰陽。北曰陰。宋志。南二星爲陽環。亦曰陽間。其南爲太陽道。北二星爲陰間。亦曰陰環。其北曰太陰道。南爲左驂。次上爲左服。北二星爲右驂。次下爲右服。劉逢祿經星補攷云。石氏云。兩服之閒。是中道。今中道在右驂服之閒。**旁有兩星曰衿。**（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亦作矜。索隱。矜音其炎反。矜、鈐通借字。或徑改爲鈐。非。晉志。房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占經引二十八宿山經云。鉤鈐。天子御也。**衿北一星曰舝。**晉灼曰。舝。古轄字。（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說文云。舝。車軸端鍵也。又星經云。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籥也。是舝卽鍵閉矣。步天歌房宿下云。房。四星直上主明堂。（今增六。）鍵閉一星斜向上。鉤鈐兩箇近其旁。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下一星號爲日。從官兩星日下出。案罰三星。（增三。）東咸四星。（共增二。）西咸四星。（增二。）日一星。（增一。）從官二星。（增一。）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罰日。）**東北曲十二星曰旗。**（補注）沈欽韓曰。正義云。左右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者。非也。河鼓在北宮。不得涉此。晉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衡權。一曰天旗庭。先謙曰。正義天市下注云。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國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是張氏亦知旗星之名。而於此失之。所謂二十二星者。宋志。東蕃十一星。南。一曰宋。二曰南海。三曰燕。四曰東海。五曰徐。六曰吳越。七曰齊。八曰中山。九曰九河。十曰趙。十一曰魏。西蕃十一星。南。一曰韓。二曰楚。三曰梁。四曰巴。五曰蜀。六曰秦。七曰周。八曰鄭。九曰晉。十曰河間。十一曰河中。一曰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又曰天旗庭。主斬戮事。參鍾之。此二十二星。卽旗也。志文十二上疑脫二字。步天歌天市垣下云。魏（今增八。）趙（增三。）九河（增一。）中山（增七。）齊（共增十二。）吳越（增七。）徐（增四。）宿。東海（增四。）與燕及南海。宋國（增二。）分明在左裝。河中河間（增一。）晉（共增五。）鄭周。（共增十六。）秦（增二。）蜀（共增二。）巴（共增五。）分梁楚求韓地。右當垣十一天市宮中子細觀。**旗中四星曰天市。**

〔補注〕先謙曰。天官書。此下有中六星曰市樓六字。志不應獨闕之。蓋傳寫奪文。天市四星當倒列肆車肆各二星。古今異名耳。詳見下。

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補注〕先謙曰。正義。耗。貧無也。市中星衆則歲實。稀則歲虛。步天歌天市垣下云。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當垣二十二。當門六箇是市樓（今增一。）門右兩星是車肆（增二）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茫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增四。）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案天市垣中宗正二星（增三）宗人四星（增四）宗二星。帛度二星（增三）屠肆二星（增三）候一星（共增六）帝座一星。宦者四星（增五）斗五星（增十一）斛四星（共增七）志不載。蓋統於此文。晉隋宋志有。（晉無車肆帛度屠肆斗斛）

房南衆星曰騎官。〔補注〕沈欽韓曰。星經。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主天子騎虎賁。貴族子弟宿衛之象。星衆天下安。星少兵起。先謙曰。步天歌氐宿下云。氐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今十星）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之下三車騎。天輻兩星立陣旁。將軍陣裏鎮威霜。案陣車三星（增二）車騎三星。天輻二星（增一）騎陣將軍一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天輻）

左角理。〔補注〕周壽昌曰。天官書理作李。理。法官也。姓譜以李為皋繇理官之後。李理古今字。

右角將。〔補注〕先謙曰。晉志角二星為天關。其閒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角為天田（天田別二星。志誤入左角。非也）為理。主刑。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星經南左角名天津。蒼色。為列宿之長。北右角為天門。黃色。中閒名天關。步天歌角宿下云。角兩星南北正直著（共增十六）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前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案平道二星。天田二星（共增七）進賢一星（增九）志不載。晉隋宋志有。

大角者。天王帝坐廷。〔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無坐字。天王。即帝也。無坐字則文不成義。宋隆援神契云。大角為坐候。廣雅大角謂之棟星。通考引張衡云。帝座有五。一在紫微。一在大角。一在心中。一在天市垣。一在太極宮。咸云帝座。

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足之句曲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閒。人君之象也。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也。步天歌亢宿下云。亢四星恰似

彎弓狀。（見下今增十二）大角一星直向上。（共增二）折威七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連鼎足形。（左共增四。右共增六。）折威下左頓頑。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頑下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存。案折威七星。（共增七。）頓頑二星。（增一。）陽門二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補注〕先謙曰。索隱。元命包云。攝提之爲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晉志。攝提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案釋天。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以取此星爲名也。律書索隱。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亢爲宗廟。〔補注〕王念孫曰。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爲疏廟。（詳內凡兩見）索隱文耀鉤云。亢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晉志。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曰疏廟。（隋志同。）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主疾。〔補注〕先謙曰。晉志主疾疫。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補注〕先謙曰。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晉志。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子外門也。步天歌角宿下云。南門樓外兩星橫。（今增二）氐爲天根。主疫。〔補注〕先謙曰。釋天。天根氐也。孫炎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步天歌氐宿下云。氐四星似斗側量米。（今共增三十。）天乳氐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名。案天乳一星。（共增四。）志不載。隋宋志有。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補注〕先謙曰。索隱。宋均云。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箕四星。爲後宮之場也。案爲曰同義。尾爲九子。曰君臣。與房爲天府。曰天駟。箕爲敖客。曰口舌。（據天官書）同一句例。猶言爲九子。又爲君臣也。對天子言。故爲君臣。皇子衆多。亦自有君臣之象。或疑君臣爲孫姬之誤。非也。斥絕不和。與上斥小疏弱同義。斥。遠也。星象相去遠絕。則君臣不和。步天歌尾宿下云。尾九星如鉤蒼龍尾。（今共增四。）下頭五點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橫是。（增十一。）尾東一箇名傅說。傅說東畔一魚子。尾西一星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案傅說。（一作傳說。）天龜、神宮、各一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龜天江見下。箕爲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無后妃之府四字。索隱。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去來來客之象也。劉逵蜀都賦注云。占經引石氏云。

一曰天司空，為宮客。差攷讀如遊逛之逛。此石氏本義也。詩箋云，箕為天口，主出氣。詩大東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是也。晉志箕四星亦後宮后妃之府。步天歌箕宿下云箕四星形狀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粒是糠皮，案杵三星（增一）糠一星（增一）志不載。晉隋宋志有。

火犯守角，則有戰。〔補注〕錢大昭曰，戰閩本作賊。火，熒惑也。朱一新曰，汪本作賊。天官書亦作賊。先謙曰，官本作戰。是占經引石氏云熒惑犯左右角，大人憂，一曰有兵。黃帝占云熒惑貫若守左右角，大戰。

房心，王者惡之。〔補注〕先謙曰，占經引洛書云熒惑犯房，國君出亡。黃帝占云熒惑守房三日五日，天子非親有驚。演孔圖云熒惑在心，則縞素麻衣。春秋緯云，熒惑守心，海內哭。

南宮朱鳥。〔補注〕沈欽韓曰，宋中興志，石氏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嗉，翼翮，軫尾。

權衡。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補注〕先謙曰，正義權四星在軒轅尾西，主烽火，備警急。案張說非也。此乃爟星。晉志軒轅西四星曰爟。爟者，烽火之爟也，邊亭之警候。宋志同。非在軒轅西，不足以當黃龍體之軒轅。志分列權衡星甚明，不得以爟權形近致誤，遂以主烽火之爟星為權衡之權星也。隋志軒轅西四星曰權。權者烽火之權也，承誤踵謬不顯其妄，又誤之甚者矣。

衡，太微，三光之廷。〔補注〕先謙曰，索隱宋均云，太微，天帝南宮也。晉志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又為天庭。劉逢祿經星補攷云，衡無星，以權得名，太微為朝，故衡為廷。三光，日月五星也，法皆由朝，不得入廷也。

筐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筐作匡，此誤，如竹案隱合誠圖云，太微主法式，陳星十二，以備武急也。宋志引作匡衛，誤。晉志東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輔也。南藩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步天歌太微垣下云，南面宮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左右執法各一星，合將相為十。此與晉志以下方位數目不同。（今左執法次相各增一上將共增四次將增三右次相增三上相增二）

中端門左右掖門〔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左右上更有門字晉志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步天歌太微垣下云上元天庭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掖門內六星諸侯〔補注〕先謙曰晉志左執法東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隋宋志同與志六星異步天歌太微垣下云門左皁衣一謁者（今增二）以次即是烏三公三黑九卿公背旁（增九）五黑諸侯卿後行（增七）謁者三公九卿志不載其內五星五帝坐〔補注〕先謙曰晉志黃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四帝星夾黃帝坐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步天歌太微垣下云四個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座於中正（今共增四）幸臣太子並內官烏列帝後從東定案內屏四星（增六）幸臣太子從官各一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補注〕王念孫曰曰字本在哀烏下史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徐廣云蔚然一云哀烏索隱云漢書作哀烏則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昭然所以象郎位也（以上索隱）是郎位爲星名而哀烏乃衆星相聚之貌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烏（句）曰郎位今本作曰哀烏郎位則哀烏亦似星名矣晉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亦曰依烏郎府也尤非（依烏即哀烏）王引之曰烏疑當作焉字相似而誤哀焉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皆衆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牽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即依也焉者狀事之詞與然同義若小弁惄焉如擣桑柔其心疚疚焉之類是也衆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焉先謙曰晉志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郎主守衛旁一大星將位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宋均云爲群郎之將帥正義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爲武備今之左右中郎將步天歌太微垣下云郎將（今增二）虎賁居左右常陳郎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郎位陳東十有五（增三）案虎賁一星常陳七星（共增七）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月五星順入軌道〔補注〕先謙曰此謂太微庭中之軌道循常行之道索隱韋昭云順入從西入

也。

司其出〔補注〕先謙曰，錢氏史記攷異云司伺同字。所守，天子所誅也。〔補注〕先謙曰，誅，責也。索隱宋均云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請官屬不去十日者，於是天子命使誅之。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補注〕先謙曰，若，及也。天官書名作命，名命字通。中坐成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成形，禍福之形見。〔補注〕先謙曰，中音竹仲反。皆羣下不從謀也。〔補注〕朱一新曰，天官書無不字，正義皆是羣下相從而謀上也，則無不字是。金火尤甚。〔補注〕先謙曰，正義若金火逆入不軌道，犯帝坐，尤甚於月及水土木也。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反。此志宋本監本並作隨星，蓋誤。王念孫曰，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近，（說見唐韻正）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篇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反。先謙曰，廷藩西，太微廷藩衞之外。天官書四作五，索隱宋均云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晉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步天歌太微垣下云，宮外明堂布政宮，三個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今共增九）長垣雙雙微西居，案明堂三星，（共增七）靈臺三星，（增八）長垣四星，（增九）志不載，晉隋宋志有。〔元〕〔空〕權，軒轅。〔補注〕朱一新曰，權字以下監本汪本提行，先謙曰，官本上不空，是。

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補注〕先謙曰，正義，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補注〕先謙曰，晉志，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餘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案軒轅二角爲司民，故周禮天府小司寇並祀之。步天歌星宿下云，星七星如鉤柳下生，（今增十五）星上十七軒轅形，（共增五十九）上頭四箇名內平，平下三星名天相，星下天稷橫五靈。案內平四星，（增十一）天相三星，（增十二，稷少增七）稷五星（今無）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星見下。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補注〕先謙曰，逆入不軌道，權衡占同也。東井爲

水事。〔補注〕沈欽韓曰，晉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先謙曰，廣雅，東井謂之鶉首，南方朱鳥七宿以井爲首也。步天歌井宿下云，井八星橫列河中淨。（今共增十九） 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爲敗。〔補注〕沈欽韓曰，此三句，史記所無，蓋水下文晉灼解爲成井語而錯入之。 東井西曲星曰戉。〔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戌，齊召南云，戉之譌也，戉即古鉞字，天官書曰其西曲星曰鉞，又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又曰，傷成鉞，其文甚明，晉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即解字義，此志宋本別本並作戌字，非也。先謙案，隋宋志並作鉞。 北、北河。南、南河。〔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北上有鉞字，步天歌井宿下云，一星名鉞井邊安。（今增一）兩河各三南北正。（北河增四，南河共增十一）天罇三星井上頭，罇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覓積薪東畔是。（增三）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邊四星序，四瀆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個野雞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東說，案天罇三星（今增九）五諸侯五星（舊增五，據增一，少前增四五）水府四星（增八）水位四星（共增十二）四瀆四星（共增八）軍市十三星（舊六增七）野雞一星，子二星（增一）孫二星（增四）丈人二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積水、積薪見下。 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補注〕先謙曰，晉志，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關門也，主關梁，日月五星之常道也，天闕者，晉志，南河南二星曰闕丘，主宮門外象魏也，正義以爲即天闕。 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補注〕先謙曰，劉逵注引緯星補攷云，鬼祠事，當爲主祠事，愚按，以上東井爲水事例之，下鬼字是爲字之誤，質同鑕，晉志，輿鬼五星，天目也，中央星爲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鑕，主誅斬，觀象玩占云，如雲非雲，如星非星，見氣而已，步天歌鬼宿下云，鬼四星四方似朱櫃（今共增十九）中央白者積尸氣（增三）鬼上四星是爟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廚六星柳星次，天社六星弧東倚，社東一星是天紀，案爟四星（增十一）天狗七星（今少一）外廚六星（增十七）天社六星（增五）天紀一星（紀一作記，增二）志不載，晉隋宋志有。 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

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大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五帝車舍也。（補注）先謙曰。天潢見下。索隱云。德成衡。衡則能平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形於衡。觀成潢。潢爲帝車舍。言王者遊觀亦成形於潢也。**傷成戉。**晉灼曰。賊傷之占。先成形於戉。（補注）先謙曰。索隱。傷成鉞者。傷敗也。言王者敗德。亦先成形於鉞。以言有敗亂。則有鉞誅之形。案文耀鉤云。德成潢。敗成鉞。其意異也。**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誅成質。**晉灼曰。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爲鳥喙。主木草。**（補注）王念孫曰。喙當爲啄（音晝）字之誤也。（淮南氾論篇。顏啄聚。今本譌作顏喙聚。凡隸書從從彖之字多相亂）字本作咮。或作噣。通作啄。又通作注。說文。咮、鳥口也。噣、喙也。玉篇引曹風候人篇不濡其噣。今詩作咮。毛傳。咮、喙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啄、鳥觜也。音竹救反。咮、噣、注、啄、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天官書作柳爲鳥注。注、啄古字通。則此喙字。明是啄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須作音。若啄字。則當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喙亦啄之譌。爾雅。咮謂之柳。柳、鶉火也。襄九年左傳。咮爲鶉火。心爲大火。是柳星謂之咮。不謂之喙。不得言喙爲鳥星。爾雅釋文。咮、竹究反。本或作喙。許穢反。則亦未知喙爲啄之譌也。先謙曰。索隱案漢志注作咮。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不誤。其作喙者。傳寫譌之也。爾雅孫炎注。咮、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以注爲柳星。故主草木。晉志。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步天歌柳宿下云。柳八星曲頭垂似柳。（今共增十三）近上三星號爲酒。享宴大酺五星守。案。酒旗三星（增五）志不載。晉隋宋志有。**七星頸。爲員宮。主急事。**（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宮作官。又辰星下云。七星爲員官。則作官者是。案隋宋均云。頸。朱鳥頸也。員官。喉也。物在喉嚨。終不久留。故主急事。晉志。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盜賊。餘詳上軒轅注。**張嗉。爲廚。主觴客。**（補注）先謙曰。釋天。鳥張嗉。郭注。鳥受食之處也。晉志。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步天歌張宿下云。張六星似軫在星旁。（今共增五）張下只有天廟光。十四之星冊四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數星欹在太微旁。太尊一星直上黃。案天廟十四星（今無）太尊一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翼。爲羽翮。主遠**

客。〔補注〕先謙曰：晉志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外夷遠客負海之賓。步天歌翼宿下云：翼二十二星大難識，上五下五橫著行，中心六箇恰似張，更有六星在何處，三三相連張畔附。（今增七）五箇黑星翼下遊，欲知名字是東甌。案東甌五星，（今無）志不載，晉隋宋志有。軫為車，主風。〔補注〕先謙曰：案晉隋宋均云：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為左右轄，車之象也。軫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也。晉志：軫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廣雅：軫謂之鳥孥。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補注〕朱一新曰：星星，微明也。先謙曰：朱說是也。正義亦從長沙斷句。志序次諸星名下不著星字，則星星當屬下讀，謂明矣。星星者，白微有光，以狀不欲明之象。因在軫四星內，特書此別之。西步天歌所謂長沙一黑中間藏也。若明，則與軫四星不異，故曰明與四星等。天官書同。其下又云：危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宋史謝靈運傳：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青青星星四字，即本史文。晉志：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步天歌軫宿下云：軫四星恰與翼相近，（今增五）中間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西四箇土司空，門東七烏青丘子，青丘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是太微宮，黃道向上看取是。案左轄右轄各一星，軍門二星，（今無）土司空四星，（今無）青丘七星，（增三）器府三十二星，（今無）志不載，晉隋宋志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補注〕先謙曰：五星，謂木、火、水、金、土星。

軫南眾星曰天庫，庫有五車。〔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天庫下有樓字，此脫。晉志：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一曰天庫，兵甲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步天歌角宿下云：數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今增一）樓中柱有十五星，三三相聚如鼎形。（今十一星）其中四星別名衡。案周鼎三星，天門二星，（增十一）平二星，（共增四）志不載，晉隋宋志有。諸志不言五車，蓋即衡柱諸星，後世異名。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亡處車馬。〔補注〕朱一新曰：晉五車星或生芒角，或益眾，或不具，則其占當無以處車馬也。

西宮咸池。〔補注〕吳仁傑曰。蒼龍。總東方七宿言之。朱鳥、元武、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之。至咸池則別一星名。自在二十八舍之外。晉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豈所以總西方七宿。今以咸池與蒼龍朱鳥元武並稱。又別參白虎於昴畢後。何類例之殺也。謙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洪公投志文。謂其爲胃昴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案古者謂非爲歲。取歲星行一舍十二年周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當胃昴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案左傳襄公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韋。則歲星自居亥而當室壁之分。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咸池者。水魚之囿也。高注。咸池、星名。水魚、天神。晉志。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先謙曰。錢氏史記拾遺云。天文訓。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蓋斗爲帝車。有運轉之象。咸池以五車爲匡衛。亦有運行之象。故古人指其所建。以定四時。古書言咸池者。皆兼五潢五車三柱言之。故史公以咸池爲五帝車舍。春秋元命包云。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然則五車即咸池也。後人析爲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而淮南、太史公書。遂不能通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坐位。豈專指三小星而言哉。洪家伯謂咸池每歲自卯逆行。四仲經星。隨璇璣之運。不可離其次周流四仲。當是其神爾。洪亦未解五車隨天轉運。皆旦易方。各有所指。故也。參爲白虎。在西南未申之隅。不當西方正位。故史遷不以表西方諸宿。或疑西宮當有白虎字。非也。漢儒說易。以兌爲虎。虞仲翔斥爲俗儒。獨以坤爲虎。蓋依天象而言。

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補注〕先謙曰。索隱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爲害也。

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補注〕先謙曰。晉志。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步天歌畢宿下云。畢口斜對五車口。（今五車共增十九。）車有三柱任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增二。）潢畔咸池三黑星。

奎曰封豨。爲溝瀆。〔補注〕先謙曰。天官書。豨作豕。正義。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曰瀆爲也。

釋天、降婁、奎婁也。孫炎注、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觀象玩占云、奎主溝瀆、故將有陂池江河之事、皆占於奎。步天歌奎宿下云、奎、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繞鞋生（今共增二十三）。外屏七烏奎下橫、屏下七星天溷明、司空右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南門。案外屏七星（今增十五）。天溷七星（舊四星今增六）、土司空、軍南門、各一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外屏天溷土司空）。

婁爲聚衆。〔補注〕先謙曰、隋志、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爲興兵聚衆。觀象玩占云、婁、聚也。故又主興兵聚衆之事。星經、婁者、天獄、主萬物之所藏聚也。步天歌婁宿下云、婁、三星不勻在一頭（今增十五）。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四星倉東脚、婁上十一將軍侯。案左更五星（共增八）。右更五星（增五）。天倉六星（共增二十一）。天庾三星（增三）。天大將軍十一星（共增十七）。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左更右更）。

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曰、芻藁積爲廥也。〔補注〕先謙曰、晉志、胃三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隋志、天苑西六星曰芻藁、以供牛馬之食、即此廥積也。步天歌胃宿下云、胃、三星鼎足河之次（今增五）。天廩胃下斜四星（增三）。天囷十三如乙形（共增二十一）。河中八星名大陵、陵北九箇天船名、陵中積尸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精。案大陵八星（共增二十一）。積尸一星。天船九星（增十）。積水一星（增一）。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志又云、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主蓄黍稷以供饗祀。隋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以方位合之、似亦在衆星之內也。

昴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補注〕先謙曰、天官書旄作髦。同。晉志、昴七星、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昴明、則天下牢獄平。昴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黃、兵大起。一星亡、爲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白衣之會。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觀象玩占云、昴爲天耳目、又爲白衣聚、主兵喪。步天歌昴宿下云、昴、七星一聚實不少（今共增十三）。阿西月東各一星、阿下五黃天陰名。案天阿（一作河）一星、月一星（增一）、天陰五星（共增六）。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月、天陰）。

畢曰罕車。〔補注〕先謙曰、說文、畢、罔也。案爾雅、濁謂之畢。孫炎謂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以名星也。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鄭注、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步天歌畢宿下云、畢、恰似丫叉八星出（今共增十八）

文選羽獵賦，罕車飛揚。注，罕，畢罕也。東京賦，雲罕九斿。薛注，雲罕旌旗之別名也。蓋象畢星爲旗，樹於車上，故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補注〕錢大昭曰，後書蘇竟傳云，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先謙曰，晉志，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補注〕先謙曰，晉志，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移動，佞讒行。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象坤維，河山已北國也。陽，河山已南國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天街二星在昴畢間，主國界也。街南爲華夏之國，街北爲夷狄之國。宋陳琢炎云，畢昴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觀象玩占云，畢主河山以南中國也。中國於四海內在東南，爲陽。昴畢之間，陰陽兩界之所分。畢爲陽國，昴爲陰國。似較孟說爲允。步天歌畢宿下云，附耳畢股一星光（今共增四）天街二星畢背旁（增四）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皁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天節八星，諸王六星（增四）天高四星（增四）九州殊口九星（舊六星共增十一）志不載，晉隋宋志有。參爲白虎。〔補注〕沈欽韓曰，晉志，參十星。陳氏啓源稽古編云，古以爲三星，攷工記，數伐而爲六星，丹元子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股爲七星，天官家各有師承，古今多不相同。先謙曰，觀象玩占云，參七星，伐三星，七星爲虎身，伐爲虎尾，觜爲虎首，共爲白虎，主西方。三星直者，是爲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集解引孟注，無東字。晉志，參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以爲頻列三將。下有三星，銳，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晉灼曰，三星小邪列，無銳形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小邪作少斜，正義罰亦作伐。爲斬艾事。〔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也。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補注〕先謙曰，晉志，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步天歌參宿下云，參總有七星觜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裏深（今共增三十九）小三星

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孼生為葆晉灼曰禾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旅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補注〕先謙曰晉志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宋志動而明盜賊群行葆旅起動移將有逐者宋志動則盜賊行葆旅起暗則不可用兵案旅有陳義釋詁旅陳也又有衆義後漢光武紀注旅衆也諸侯隨軍而行陳列衆觀故謂之旅葆者保守之也故軍行則葆旅起如晉宋説皆失之步天歌觜宿下云觜三星相近作參蘂觜上座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司怪曲立座旗邊四烏大近井鉞前案座旗九星（今增十一）司怪四星（增六）志不載晉隋宋志有 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天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補注〕先謙曰隋志天廁四星在屏東溷也天矢一星在廁南宋志作天屎步天歌參宿下云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四星天廁名（今共增八）廁下一星天屎沈案玉井四星（增三）軍井四星（增二）屏二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屏） 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無列字晉志參旗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天苑十六星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步天歌畢宿下云天關一星車腳邊參旗九箇參車間（共增十二）旗下直建九斿連（增七）斿下十三烏天園九斿天園參腳邊又昴宿下云參下六烏芻藁營（芻藁見上）（今增五）營南十六天苑形（共增十八）河裏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讒星礪石舌旁斜四丁案天關一星（增六）天園十三星（增六）卷舌六星（共增七）天讒一星礪石四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礪石）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補注〕先謙曰晉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 下有四星曰弧直狼〔補注〕先謙曰晉志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步天歌井宿下云闕丘兩箇南河東（丘上天闕下今增七）丘下一狼光蓬茸（共增六）左邊九箇彎弧弓（共增三十二）一矢擬射頑狼胸 比地有大星曰

南極老人。晉灼曰，比地，近地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比上有狼字。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補注〕先謙曰，晉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景（唐諱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步天歌井宿下云，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入壽無窮（今增四）。此下天官書有附耳入畢中兵起七字，班氏刪之。

北宮玄武。〔補注〕沈欽韓曰，宋中興志，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爲七宿。虛、危。危爲蓋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旁兩星下，似蓋屋也。〔補注〕先謙曰，正義云，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宮室之官也。危爲架屋，蓋屋自有星，恐文誤也。案星經蓋屋二星在危宿之南，主宮室之事。晉志，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隋志同，宋志云，主天府天市架屋受藏之事。但蓋屋二星距危三星切近，志中諸星隱同而名稱別異者多矣，何獨蓋屋一星？星官家師承各殊，後世尤加繁密，不得據以斠志也。步天歌危宿下云，危三星不直舊先知（今共增十四）。虛爲哭泣之事。宋均曰，蓋屋之下中無人，但空虛，似乎殯宮，故主哭泣也。〔補注〕先謙曰，釋天，元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郭注，虛在正北，北方黑色，枵之言耗，亦虛意。顓頊水德，位在北方。虛星之名凡四。星經虛二星主廟堂哭泣。步天歌虛宿下云，虛上下各一如連珠（今增八），命祿危非虛上呈（辨見下。司寇下司祿二，舊增二，據少二，司非二，今共增三），虛危之下哭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團圓十三星，敗臼四星城下橫，臼西三箇離瑜明。案哭二星（增四），泣二星（增二），天壘城十三星（增二），敗臼四星（增一），離瑜三星（增三），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敗臼離瑜）。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陰終始之際會之閒，恆多姦邪，故設羽林爲軍衛。〔補注〕先謙曰，宋志，羽林軍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出壘壁之南。軍西爲壘，〔補注〕先謙曰，宋志，壘壁陣（一作壁壘）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主天軍。或曰戉。〔補注〕先謙曰，隋志，八魁西北三星曰鈇質，一曰鈇鉞。案鈇鉞星正承壘壁之下，故或以壘爲鉞。旁一大星，北落。〔補注〕先謙曰，晉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

搖以候兵。步天歌室宿下云：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升（共增八），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爲羣，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鈇鉞（共增三），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個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雷旁兩星土功吏，室上騰蛇二十二。案八魁九星（今六星），天綱一星，土功（一作公）吏二星，騰蛇二十二星（共增十九），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土功吏）。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稀作希。星動角益稀，猶動搖生芒角。或芒稀少也。上文東星角若益眾同一句例。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孟康曰：木星土星入北落，軍則吉也。〔補注〕張文虎曰：上晉入軍，此入字疑當即金字之誤。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司空。正義：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惟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誤爲空也。司命二星在虛北，主褒賞。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官爵。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危北，主愆過。皆冢宰司之職。隋宋志觀象玩占略同。觀此云六星爲多，亦無作司寇者。營室爲清廟，〔補注〕先謙曰：國語：日月底於天廟。韋注：天廟，營室也。天官書營室爲清廟。蓋星廟也。曰離宮閣道。〔補注〕先謙曰：晉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宋志：營室一星爲天子宮，一星爲太廟。故置羽林以衞。又爲離宮閣道，故有離宮六星在其側。案此閣道與抵營室之閣道相距遼遠。晉志閣道六星下云天子遊別宮之道，此是當之。步天歌室宿下云：室兩星上有離宮出（今室增七），繞室三雙有六星（離宮增八），下頭六個雷電形。案雷電六星（增八），志不載，隋宋志有。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補注〕先謙曰：官本攷證云：天官書作王良。晉志亦作王良。案晉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春秋合誠圖云：王良主天馬也。隋宋志及它書並作良，下同。王梁策馬，車騎滿野。〔補注〕先謙曰：正義：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爲策馬，策馬而兵動也。步天歌奎宿下云：五個吐花王良星（今增十四），良星近上一策名。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橫。〔補注〕

先謙曰：官本攷證云：横，天官書作潢。案隸宋均云：天潢，天津也。晉志：天津九星，横河中，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步天歌女宿下云：天津九箇彈弓形，（今共增四十）兩星入斗河中横，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星。案奚仲四星，（增七）扶筐七星，（增四）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奚仲）

天横旁江星。江星動，吕人涉水。〔補注〕先謙曰：晉志：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動若跪，大水出。天官書人上無吕字，此衍。

杵臼四星，在危南。〔補注〕先謙曰：宋志：杵三星，在人星東。臼四星，在杵下。步天歌危宿下云：危上五黑號人星，人畔三四杵臼形。（今杵增二，臼共增八）人上七烏號車府，府上天鉤九黃晶，（共增十八）鉤下五鴉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錢梁下黃，墓旁兩星名蓋屋，身著烏衣危下宿。案人五星，（增四）車府七星，（共增二十）造父五星，（增五）墳墓四星，（增四）虛梁四星，天錢十星，（舊五增四減少增二）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車府）蓋屋互見上。鉤星互見下。

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補注〕先謙曰：匏一作瓠。青黑星，客星也。宋陳剩州占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正義：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天子果園。步天歌女宿下云：五箇離珠女星上，敗瓜之上匏瓜生，兩箇各五匏瓜明。（今共增九）案離珠五星，（增一）敗瓜五星，（增三）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敗瓜）

南斗，〔補注〕先謙曰：言南以別於北斗也。詩大東維北有斗，箕斗並見南方，時箕在南，斗在北，故云。爲廟，〔補注〕先謙曰：晉志：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褰命之期也。宋志：南星者，魁星也；北星，杓也。

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補注〕先謙曰：晉志：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南二星，天庭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鑕也。上二星，旗跗也。斗建與三光道。步天歌斗宿下云：斗六星其狀如北斗，（今共增五）魁上天建六相守，（增十）天弁河中建上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鼈貫索形。（今十一）天雞建背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雞下生，天淵十星鼈東邊。（舊三星，今增三）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色黃狗色元。案天弁九星，（共增六）天雞二星，（增三）天籥八星，（增四）狗國四星，（增三）狗二星，（共增七）農丈人一星，志不載，晉隋宋志有。鼈、天淵見下。

牽

牛爲犧牲。〔補注〕先謙曰：晉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河鼓。〔補注〕先謙曰：晉志，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釋天，何鼓謂之牽牛。旛同。書之河又作何。郭注：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

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補注〕先謙曰：官本左下將作星。引劉敞曰：星衍將字。晉志：河鼓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步天歌牛宿下云：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脚（今共增十四）。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河鼓（增九），鼓上三星號織女（增四），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右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居，四箇輦道四漸臺，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案天田九星（今四），九坎九星（今四），左旗九星（共增三十），右旗九星（增十二），天桴四星（增二），羅堰三星（增一），輦道五星（增九），漸臺四星（共增七），志不載，晉隋宋志有。

婺女。〔補注〕先謙曰：索隱，爾雅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字。晉志：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步天歌女宿下云：女四星如箕主嫁娶（今增五），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臻，東西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向西一晉申，韓魏各一晉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鄰，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案十二國十六星在九坎東，牛女南，齊鄭越晉韓魏楚燕各一星，趙周秦代各二星（今代增二），志不載，隋宋志有。

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徐廣曰：孫一作名。宋志：織女三星在天市垣東北，一曰在天紀東，天女也，主瓜果絲帛珍寶。又志缺東壁一宿，晉志：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步天歌壁宿下云：壁兩星下頭是霹靂（壁今增二十二），霹靂五星橫著行，雲雨次之口四方，壁上天廄十圓黃，鈇鑕五星羽林旁，土公兩星壁下藏。案霹靂五星（共增九），雲雨四星（共增十），天廄十星（舊三星，今增一），鈇鑕五星（惟見宋志，占與鈇鑕略同，俗鐵作鈇，與鈇形似，疑鈇鑕訛變此名），土公二星（增十一），志不載，晉隋宋志有（晉無霹靂、雲雨、土公）。

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補注〕吳仁傑曰。淮南書謂太陰在四仲四鉤。與晉說同。則太陰卽太歲矣。天官書攝提之歲。歲陰左行。在寅。則歲陰亦太歲也。淮南書又指太陰或曰青龍。或曰天一。則青龍。天一。亦太歲也。凡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書所指太陰青龍天一。皆太歲之異名。而天一又謂之陰德。其名之不一如此。又案淮南書太陰元始建於甲寅。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則淮南書所謂太陰天一。其說叄本於志所載陰德天一之星也。然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其行度與天一正兩相違。天一左行十二次。每歲一移。終而復始。寅年在析木。卯年在大火。咸池右行十二次。凡一歲閱三歷四仲之月。寅月在酉。卯月在子。丑月在午。子月在卯。此其所以異也。洪亮吉隸釋云。咸池爲星。不可離次。周歲四仲。當是其神爾。仁傑於天一亦云。又案淮南書云。天一可避而不可背。故謂鶡冠知所避。博物志作於後則鵲知太歲所出於此矣。以鵲爲背降寓失之。而埤雅乃以天一太歲爲二。殆據淮南博物志之說。而未之抉擇。邪王充書載移徙法云。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則避與背皆不可矣。大抵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忌。而其說又自不一。此類是也。搜珊經曰。自此以下與史記有異同。先謙曰。天官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索隱引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也。宋志。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說亦非。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有盈縮。豈得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一行始書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其說尤迂。擬乃爲後來謝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悖矣。今新與曆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贏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餘四星之行。與無逆順中間亦豈無差忒。一行不復詳書。蓋亦知之矣。

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

〔補注〕先謙曰。淮南天文訓。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爲青龍。其音角。其日甲乙。

〔補注〕先謙曰。占經引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恭孝慈於五事爲貌。威儀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爲災。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曰。

又引荊州占云。歲星居次順常。其國不可以加兵。可以伐無道之國。伐之必克。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補注〕先謙曰。天官書超作趨。宋祁趨音聚。猶促也。正義。舍。所止宿也。將音子匠反。案有兵不復。與下有軍不復義同。謂敗散不還也。占經引七曜云。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一舍二舍三舍謂之贏。退舍以下一舍二舍三舍謂之縮。史志皆作超舍。無作趨舍者。宋祁望文生義。非也。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補注〕先謙曰。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隋志。所居久。其國有德厚。占經引荊州占云。歲星所居之宿。其國樂。所去宿。其國饑。石氏云。若居之。又東西南北去之。搖動不留。名曰六搖。皆陰謀。其陰臣下謀其主。人主有大憂。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祅見其舍也。〔補注〕先謙曰。晉志。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歲星贏而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祅星。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甘石並見天官書。宋志作石申甘德。非。隋志及後書作石申夫。天官書同。正義誤斷夫字連下文。續疑宋志誤同也。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尺。〔補注〕先謙曰。覺星即天棓也。隋志。歲星之精。流爲天棓。一名覺星。或曰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晉志。天棓一名覺星。是天棓覺星異名同實。天官書。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與此同。隋志作四丈。誤也。縮西南。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行遲早沒。變爲祅星也。石氏。見槍雲如牛。韋昭曰。槍音毫釐之釐。〔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隋志。槍並作攙。字通用。甘氏。不

出三月。迺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槍。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欃。長數丈。兩頭兌。隋志天槍主捕制。或曰。欃雲如牛。槍雲如馬。或曰。如槍左右銳。長數丈。天欃本類星。末銳。長丈案長下當脫數字。或四字。石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亂作危。先謙曰。汪本誤也。晉志及占經引石氏並作必有破國亂君。占經必有上多其出不過三月六字。文義較顯。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補注〕先謙曰。必有下數語。晉志專屬天槍言之。無凶字。旱飢暴疾皆凶也。多凶字。不詞。志蓋涉下凶字而誤。衍暴疾謂疫也。占經引石氏云。餘殃不盡。當有旱飢暴疾疫疾。多疫疾二字。而亦無凶字。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迺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補注〕先謙曰。日行一尺。皆其遲。出二十餘日迺入。則見日久。其國有凶。易疾過也。與日行一尺相對爲文。若疾過而易。指所當之國實受其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補注〕宋祁曰。三年當作五年。錢大昕曰。祆。俗作妖。三國本作五。朱一新曰。汪本作五。先謙曰。槍欃棓彗。總名爲祆星。晉志以下皆列妖星。占經妖星占引甘氏云。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蓋以祭之。其災必應。黃帝占云。凡妖星所出。形狀不同。爲殃如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必有破國屠城。其君死亡。並與志文說合。

熒惑。〔補注〕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曰南方夏火。〔補注〕先謙曰。天文訓。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爲朱雀。其音徵。其日丙丁。禮也。視也。

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補注〕先謙曰：占經引五行傳曰：熒惑於五常爲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爲旱災，爲火，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天怪也。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補注〕先謙曰：書逆行一舍二舍皆爲不祥，漢初測候，知五星皆有逆行，然班氏以爲非正，下明書之。或以爲至二舍迺不祥，非班意也。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補注〕宋祁曰：亡因疑作亡國。先謙曰：宋說非也。天官書作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因與俱出入者，至九月後罔止不去，與俱出入也。占經引春秋緯云：反道者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淫泆，五月受兵，狄之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宿俱入俱出，國絕祀。彼文亦作因，尤其確證。志作地太半亡，特依史文倒之。宋見因在亡下，欲改亡因爲亡國，屬上爲句，而不顧文義之不安，斯爲謬矣。熒惑爲亂，爲成，爲疾，爲喪，爲飢，爲兵。〔補注〕錢大昭曰：成，南雍本、閩本及天官書並作賊。宋一新曰：汪本成作賊，是。先謙曰：官本作賊。占經引巫咸曰：留一月以上爲憂，爲喪，爲饑，爲兵。晉隋志以舍屬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補注〕先謙曰：還至謂速。宋隱還音旋，旋疾也。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補注〕先謙曰：謂居之去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言徵驗利速見也。宋隱久謂行遲，與上文義不合，非。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補注〕先謙曰：角與動及繞環爲三。天官書作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晉隋志環繞鉤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爲殃愈甚。占經引荊州占曰：熒惑成句己，環繞有芒角，如鋒刃，命無出宮下殿，有伏兵。又云：熒惑角則主怒。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吳龔天文志作入則兵敗，疑誤。晉隋宋志亦作兵散。周還

止息。迺爲其死喪。〔補注〕先謙曰。晉隋志。熒惑。幷作則旋止息。乃爲死喪。其字衍。寇亂在其野者。亡地。已戰不勝。〔補注〕先謙曰。晉隋志。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云。熒惑之東行也。急則一日一夜行七寸半。其以舍此。則行疾。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其北。爲有死喪。其南丈夫之喪。其北女子之喪。熒惑。天子理也。〔補注〕先謙曰。晉志。熒惑又爲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爲天子理也。案廣雅。熒惑謂之罰星。或曰執法。占經引荊州占云。其行無常。司無道之國。此星執法以罰無道。故曰天子理官。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補注〕先謙曰。明天子孫天道以知人非。然後伐人之國。取亂侮亡之義也。案隱。此本祚秋文纏鉤誤。

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攷證云。寅戌宋作辰戌。曰西方秋金。〔補注〕先謙曰。天文訓。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補注〕先謙曰。占經引五行傳曰。太白於五常爲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爲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動。爲兵爲殺。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補注〕先謙曰。日方南。夏至後。日方北。冬至後也。正義引鄭元云。方

殘向也。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與此作墓異。占經引石氏作必有死王亡國。無之墓有三字。一曰。天下匽兵。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補注〕先謙曰。雖值天下匽兵時。其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也。占經引甘氏云。以時出而不出。時未入而入。天下偃兵。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與此義同。惟時未入而入與當入不入異。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同。當出上有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八字。占經引石氏云。太白當出而不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偃兵。兵在外而入。惟當入而不入與未當入而入異。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無天字至字。占經引石氏同。無至字。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甘氏云。太白未及其時而出。不及其時而入。天下舉兵。所當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同。又荊州占云。太白出入如度。天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同。天官書作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疾過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上言出而易者疾過。是也。〔補注〕先謙曰。鄉讀曰嚮。國當爲鄉字之誤。天官書。國作鄉。易作疾。其鄉利。其鄉凶。相對爲文。占經引石氏云。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所居易。其鄉凶。引荊州占云。居宿如度。其鄉利。易。其鄉凶。並作其鄉。尤明證矣。此國字緣上文其國而誤。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云。太白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將軍死。入又復

出。入君死。惟將相倒置爲異。荊州占云。今日入。明日出。其君死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耎而伏。晉灼曰。耎、退也。不進而伏。伏不見也。〔補注〕先謙曰。集解。耎音奴亂反。索隱作儒字。占經引石氏作儒。荊州占作是謂逆伏。其下國有軍。其衆敗將北。〔補注〕先謙曰。衆敗則將北不待言。疑於文爲複。占經引石氏。作其將死。荊州占亦云其下之國有敗軍死將。不出其軍。疑北迺死之誤。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及占經引石氏。略同。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補注〕先謙曰。天官書。晉隋志同。占經引石氏云。太白出西方。失行。夷狄之國敗。又云。陽爲中國。陰爲夷狄國。荊州占云。太白出東方。失行而北。中國敗。失行而南。夷狄國敗。微異。一曰。出蚤爲月食。晚爲天祅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國。〔補注〕先謙曰。天官書。色白五芒。出早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其上文云。太白司兵月行及天矢。矢皆天之誤。（說詳王氏史記雜志。）祅天字誤。占經引甘氏云。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及彗星將發於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閒。病其下國。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病作疾。下同。御覽天部引淮南天文訓云。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注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今淮南子無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晉灼曰。三分天過其一。此戌酉之閒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期作其。晉隋志占經引此志仍作期。太白上疾。不能未盡一日即過而參天。則其爲誤字。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作天下革政。民更王。天官書作天下革政。無民更王三字。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

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同、晉隋宋志自太白經天至此文並與志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及占經引石氏同。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同石氏又云、太白行疾、前用兵者善行遲後用兵者善天官書、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云、太白赤角、用兵敢戰吉不敢戰凶順角所指擊之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圜以靜。用兵靜吉趮凶。〔補注〕先謙曰、占經引荊州占云、凡我軍在外必視太白太白西、與之西東與之東短與之短長與之長陰與之陰陽與之陽翕與之翕張與之張善順其道以戰大勝當前戰者軍破將死與志文皆合、趮卽當前戰也趮與躁同猶言急也天官書、角敢戰動搖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國乃圜之誤字圜與角對靜與動搖躁對謂角則敢戰吉動搖急則急吉圜以靜則靜吉反之皆凶也占經引石氏云、太白動搖進退左右用兵躁吉靜凶太白圜以靜用兵靜吉躁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出則出兵入則入兵無下七字。赤角戰。〔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赤角有戰下有白角有喪數語志專撮兵事爲文故刪之。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補注〕先謙曰、占經熒惑占引巫咸云熒惑主憂患遊惑禍福所由生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補注〕先謙曰、相隨曰從占經五星占引郗萌云、太白乘熒惑軍敗隨熒惑軍憂又引文耀鉤作離之軍卻天官書及正義晉隋宋志引亦作卻此作舒蓋誤。出太白之陰。有分軍。〔補注〕先謙曰、占經引黃帝兵法云熒惑出太白之陰若不有分軍必有他急分大軍也。出其陽。有偏將之戰。〔補注〕先謙曰、占經引荊州占云、出太白之左小戰出太白之左去之三尺軍小敗。當其行。太白

遻之、破軍殺將。〔補注〕王念孫曰、遻當爲遝字之誤也。（遝之誤爲遻、猶蹋之誤爲蹹。律歷志、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遝與逮同。今本誤作遻。漢書敘異已辨之。晏子非攻篇、遝至乎夏王桀、今本亦誤作遻。）遝、與逮同。（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遝。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遝。漢太尉陳球碑、發碑遝完徵齊賓爲陳氏。太尉劉寬碑、未遝誅討、嘗作不旋。吉成侯州輔碑、遝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並以遝爲逮。又晏子見上。）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太白及之、則主破軍殺將也。天官書及占經五星占引春秋文耀鉤、並作太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鬭、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先謙曰、自熒惑從太白下、占經引文耀鉤同。後引又作環、則係寫所改。又荊州占云、太白居熒惑之後而相及、破軍殺將、即逮之之義也。

辰星、殺伐之氣、戰鬭之象也。〔補注〕先謙曰、晉隋志亦爲殺伐之氣、戰鬭之象、無軍爲刑事。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夷狄作倍海國、義同。倍猶負也。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作負海之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雖上有野字、與下對文。占經辰星占引荊州占云、太白辰星更迭出入、以爲主客。太白出而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而太白不出、辰星爲客。熒惑出而金水俱不出、熒惑爲客、無主人。有兵雖盛不合戰。又石氏云、辰星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補注〕先謙曰、自與太白俱出東方下、天官書略同。索隱、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東方、太白、金也。水生金、母子不相從、故野有軍不戰。今母子各出一方、故爲格。格謂不和同、故野雖有兵不戰也。辰星入太白中、五日

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軍。〔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無入太白中五日乃出一條。來抵太白下。更有太白二字。正其上出。視其所指。二其字並作旗。索隱。旗、蓋太白芒角似旌旗。正義。旗、星名。有九星。案天市垣之天旗。及河鼓旁左右旗。星與此無涉。小司馬以爲太白芒角似旗。近之。占經引石氏兩旗字作旂。旂旗通用字。又引石氏云。逸星（卽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及入西而出。破軍殺將。辰星繞環太白。若鬭。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補注〕先謙曰。占經引荆州占云。太白與辰星合。太白爲主人。辰星爲客。則有兵戰。客勝。若辰星環繞太白。主人偏將死。謂此。吏卽將也。辰星過太白。間可椷劍。小戰。客勝。蘇林曰。椷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及注椷作械。占經引春秋緯云。過太白。間可容劍。不戰。是椷卽容也。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無旬三日三字。占經引石氏與此同。有出太白後兵起六字。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補注〕王念孫曰。說文。歷、過也。言過太白右。則與下文出太白右無異。歷當爲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作剛柔相摩。王注云。相切摩也。釋文京云。相磑切也。馬云。摩、切也。蓋寬饒傳云。摩切左右。）天官書正作摩太白右。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耀鉤云。辰星摩太白。入相傾（此三字有誤）。又引荆州占云。辰星從太白。光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補注〕先謙曰。占經引春秋緯作出太白右。軍急。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鄭色黃而赤角。小敗。宋色黃而赤黑。小敗。楚色赤而黑。小敗。燕色黑而黃。小敗。皆大角鬭也。〔補注〕先謙曰。晉志。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歲星以德。熒

惡有禍。填星有福。太白兵強。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故下云色勝位也。晉注官本脩作持。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補注〕先謙曰。晉志。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故下云行勝色也。五星色比同。不獨太白。色勝位。晉灼曰。有色勝得位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有色也。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補注〕先謙曰。行得上天官書有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二句。集解引晉注脫誤。

辰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曰北方冬水。〔補注〕先謙曰。天文訓。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補注〕先謙曰。占經辰星占引五行傳曰。辰星於五常為知。亂饑貪逆（有誤）於五事為聽。不聰是非。知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為變怪。為水災。為四時不和。出蚤為月食。晚為彗星及天妖。〔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夭。夭亦妖之譌。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補注〕先謙曰。占經引荆州占云。辰星不以時效者。用刑罰不中。一時不效。其時不和。二時不效。風雨不適。三時不效。水旱不調。四時不效。王者憂綱紀。天下饑荒。人民流亡去其鄉。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元命包云。辰星不以時出。當寒反溫。四時錯政。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補注〕

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云，辰星當出而不出，罰之變，卒伏兵待兵大起，紊條發。與它星遇而鬭，天下大亂。晉灼曰，祅星彗孛之屬也。一曰五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巫咸云，五星鬭，天下大亂。出於房心閒，地動。〔補注〕先謙曰，天官書、晉隋宋志及占經引巫咸同。

填星，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補注〕張文虎曰，注甲辰元，淮南子天文訓作甲寅元，占歷皆託始甲寅，辰疑寅字之譌。先謙曰，填與鎮字同，說詳律歷志。曰中央季夏土，〔補注〕先謙曰，天文訓，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迺為之動。〔補注〕先謙曰，占經引五行傳云，填星於五常為信，書行不二，於五事為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為變動，為土工，為女主，為山崩，為地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補注〕先謙曰，天文訓，未當居而居之，其國增地，歲熟。不迺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迺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補注〕先謙曰，不迺，否字。不迺得女子，不得土，必得女子也。反是，不失土，必失女，又不然，則有土事及女之憂。天官書無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句，占經引石氏云，必有土事若女子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易，猶輕速也。占經引石氏云，居之久，福祿厚，居之易，福祿薄。當居不居，為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云，是謂黃帝之子，主德，女主之象，宜受而不受者為失填，其下國可伐也，德者不可伐也，德迺得之譌。其贏，為王不寧；縮，有軍不復。〔補注〕

先謙曰。占經引洛書云。填星贏縮。九州騷動。四方相賊。漢含孳云。動而盈。王者以貪擾不審。不復解其上。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及占經引石氏。略同。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迺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慼。其歲不復。不、迺天裂若地動。〔補注〕葉德輝曰。易復卦。先王以至日閉關。王弼注。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其歲不復。即陰陽失和之證。先謙曰。不成下不承命也。天官書上一舍三舍作上二三宿。下二舍作下二三宿。占經引荊州占云。填星失次上及二舍。大水出。三舍則天裂地陷。又云。失次逆一舍至二舍。其國饑荒。人民流亡。去其鄉。又云。離宿一丈之陽。女主不用事。去宿一丈之陰。女主死。又引黃帝云。西行一舍以上。吏棄法。令民棄其君。與志微異。義可互證

凡五星。〔補注〕先謙曰。官本凡下提行。歲與填合。則為內亂。與辰合。則為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為飢。為旱。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若水。占經引巫咸云。太白與木星合。有白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牡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牡牡。〔補注〕宋一新曰。牡牡。汪本作牝牡。是。注同。先謙曰。官本亦作牝牡。天官書。金在南曰牝牡。宋祁引晉注。亦作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補注〕沈欽韓曰。太玄晟上九。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乖。注。蒼靈。歲星也。其雌謂太白也。先謙曰。天官書。金在北。歲偏無。熒惑與太白合。則為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為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為北軍。〔補注〕先謙曰。軍敗為北。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補注〕先謙曰。下師無義。天官書作有覆軍。無下師二字。五行傳亦但云將有覆軍。

則下師爲衍。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補注〕先謙曰、自熒惑與太白合以下天官書略同。辰與太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鬭、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補注〕先謙曰、自辰與太白合以下占經引甘氏略同。一曰、火與水合爲淬。晉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云、逸星與熒惑會冬爲淬、他時爲淬。與金合爲鑠、不可舉事用兵。〔補注〕沈欽韓曰、魏收天象志、熒惑犯太白占曰、是謂相鑠、不可舉事用兵、成師以出而喪其雖之衆。先謙曰、占經引荊州占云、太白熒惑合去之一尺曰鑠。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爲雍沮。晉灼曰、沮音沮洳之沮、水性雍而溢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壤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壅而擁閼。五行傳云、占曰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補注〕先謙曰、自一曰以下天官書略同。惟不言與木合則國饑、以彼上文云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也。志上文删饑字、故入於此。史漢此雖引大官家占而銓裁不同。木與金合鬭、國有內亂。〔補注〕先謙曰、令鬭者合而至於鬭也、故別爲一條。占經引石氏云、太白與歲星鬭、所在之國有內亂。晉隋宋志、合鬭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皆以此併入爲水上、非也。爲水者、迺水與金合、非鬭也。同舍爲合、相陵爲鬭。〔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陵作陵。集解引韋昭云、突掩爲陵。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海中占、作其殃小無傷。從七寸以內必之。韋昭曰、必有敗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同。凡月食五星、其國必亡。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必作皆。先謙曰、官本作皆、晉志同。正義孟康云、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蝕月、月掩星、星滅、爲月蝕星也。案此撮舉、下乃析言之。歲以飢、〔補注〕先謙曰、占經月占引荊州占云、月蝕歲星、邦主飢、人入相食。又云、月蝕歲星、其國十二歲而飢。天官書、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義微異。熒惑以亂。〔補注〕先謙曰、

占經引荊州占云、月蝕火星、天下滅亡、期九年。填以殺。〔補注〕先謙曰、占經引河圖帝覽嬉云、月蝕填星、其國以殺亡、若以殺亡。太白、彊國以戰。〔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甘氏云、月行宿太白而蝕、彊國戰、不勝亡城、大將有兩心、不出三年。辰以女亂。〔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甘氏云、月行宿辰星而蝕、其國有女亂而亡國、期三年、若五年。月食大角、王者惡之。〔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主命者惡之、占經引陳卓云、月蝕大角、天子死、期十三年中。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補注〕先謙曰、占經引運斗樞云、歲星帥五精聚於東方七宿、蒼帝以仁良溫讓起、熒惑帥五精聚於南方七宿、赤帝以寬明多智略起、天官書、義失者、罰出歲星、禮失、罰出熒惑、罰見之兆、皆以其類相應。從填以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可下脫以字）正義謂其下之國倚重而致天下、王氏念孫史記雜志云、張守節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厚重二字同義、填星為土、土德厚重、（宋翔注復卦云、坤為厚、又注繫辭傳云、坤為重）故五星從填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占經引運斗樞云、填星帥五精聚于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又引石氏云、填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德致天下、皆其明證矣。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運斗樞云、太白帥五精聚于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誠信多智起、辰星帥五精聚于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靜深通明起、天官書、殺失者、罰出太白、刑失者、罰出辰星、亦以類相應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驚改王、故曰絕也。〔補注〕錢大昕曰、立、古位字、下文作驚位、可證、周壽昌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位作立、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飢、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盪滌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志文同、又引晉注云、湯與盪同、滌也、續異晉隋志俱作太陽、蓋誤、宋志仍作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

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晉灼曰。宗廟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補注〕先謙曰。自三星若合以下。天官書及占經引海中占略同。（惟四星條無海中占）晉隋宋志同。凡五星。色皆圜。〔補注〕先謙曰。皆圜統下下皆角同。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靑爲憂、爲水。黑爲疾、爲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靑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補注〕先謙曰。凡五星下。天官書晉隋志同。隋志爲憂在靑上。蓋誤倒。

凡五星。

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補注〕先謙曰。緩急以政治言。占經引荊州占云。君治急。歲星行疾。緩者行遲。即其義也。此及下五條。說本甘氏。引見占經各門。（歲星門甘氏說班同）五緩字上皆有政字。惟塡星條無。蓋殺。晉志並有政字。隋志有爲政二字。逆則占者。五星逆行。通用占也。

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

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補注〕先謙曰。晉隋志並作緩則不還。汲古本晉作進。下注云一作行。占經作建。還建字形近而譌。建字無義。疑還是也。

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

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

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同自凡五星至此。皆本連文。

凡㠯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孟康曰。散在尾北。韋昭曰。信、音申。〔補注〕沈欽韓曰。晏子雜篇。晏子語柏常騫曰。昔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宋志以斗杓後三星爲維星。則晏子所云樞星者。當卽北辰樞星。晉隋志云。房北二小星曰鉤鈐。鉤鈐有星。及疏拆則地動。又造父星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隋志作伸）則地動。據此。又不獨極後句星爲然矣。 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補注〕先謙曰。廣雅天淵謂之三淵。宋志天淵十星。一曰天海。在鼈星東。占經引郗萌云。歲星守天淵。天下有大水。海水出江河決溢。若海魚出。荊州占云。熒惑入天淵。大旱。山魚枯。若守之。海水出江河決溢。若海魚出。又云填星守天淵。海水出。江決溢。若海魚出。太白辰星說同。故志云有星。不言主名。 紀星散者。山崩。不、卽有喪。〔補注〕先謙曰。占經引荊州占云。紀星散絕不出。崩則主死。紀星天紀也。 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云。龜五星在尾南。鼈十四星在南斗。又云。龜星常居漢中。則陰陽和。雨澤時。若不居漢中。有大水。黃帝占云。鼈星常居漢中。微而不明。則天下和。雨澤時。若不居漢中。則陰陽不和。天下旱。易者。水道改移。或溢

或塢。辰星入五車，大水。〔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元命包云，辰星入五車，則水關。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甘氏云，熒惑守積水，兵起，國有水災。郗萌云，熒惑守積薪，多火災，若火事旱兵起。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孟康曰，散不復行列而聚也。〔補注〕先謙曰，句星即紫宮中之後句四星。超絕者，天維三星在尾北斗杓後，詳其方位積數，惟杓後之三公星當之。占經引甘氏云，三公三星在北斗柄南。石氏云，三公星，天子輔臣也。黃帝占云，三公一星去，天下危。二星去，天下亂。三公去，天下不治。案去句不相從之訓，姿疑而不見也。官本注散作撒。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晉灼曰，柱、音注釋之注。〔補注〕先謙曰，蓋者、疑詞。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此文作三淵者，五車柱也。上文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也。中有三柱。案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宿中。此三淵在斗宿中，渺不相涉。諸書亦無以三淵爲即五車三柱者。蓋三淵一名天淵（見上），三柱一曰天淵（見宋志），名稱易溷，或有以星守爲災之三淵即五車旁之三淵者，班氏旁采異說以存疑耳。天紀屬貫索。〔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石氏云，天紀九星在貫索東。晉志云，九稱也，主萬事之紀，理怨訟也。積薪在北戍西北，積水在北戍東北。〔補注〕錢大昕曰，戍、當作戌。先謙曰，此下亦有南戍、北戍之文，作戍是，錢說非也。說詳下。占經引石氏云，積薪在積水東南（當作北）。積水在北河西北。

角、亢、氐，沇州。〔補注〕先謙曰，晉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列卓所次云，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二度，東平入氐七度。案分野之說至爲雜糅，惟卓所次是漢郡縣，故備引之。房、心，豫州。〔補注〕先謙曰，晉志，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

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幽州。〔補注〕先謙曰：晉志，尾、箕，燕，幽州。涼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

斗，江、湖。〔補注〕先謙曰：九江、廬江、豫章、丹陽諸地皆襟帶江湖，故云。天官書同。

牽牛、婺女，揚州。〔補注〕王念孫曰：案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又鼂錯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並作楊。案景祐本是也。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獨檢汪本，如何武傳之遷楊州太守、儒林傳之楊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楊粵、王莽傳之荆楊之民、大將軍楊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皆作揚矣。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揚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江南曰楊州，字亦從木。）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楊州，及夏本紀淮海維楊州，楚世家伍庸楊粵，三王世家楊州保彊，甦澤傳南收楊越，南越傳略定楊越，其字亦從木。隋臟云：楊，揚也，亦州名。又云：案禹貢淮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包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爲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本從木矣。（臧琳經義雜記亦云：楊州宜楊，荆州宜荆。）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爲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今本作揚，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案冀近、兗信、徐舒、楊揚、荆彊、豫舒、雍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改楊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壅州乎？楊州字既改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楊爲揚，遂删此三字耳。獨尚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删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雍壅也、荆彊也、兗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楊揚也。爾雅釋

文於荊徐楚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雍擁也。兗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較尙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删。)今晉傳中揚州字改從手旁。唯漢魏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尙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郃陽令曹全碑兗豫荊楊。魏公碑上尊號奏領揚州刺史。其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揚州。荊州刺史度尙碑。揚賊畔於□□。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揚二州。(此碑今本誤作揚。依萬歷本改。)太尉陳球碑。陸梁荊揚。陳球後碑。剿蕩荊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梗□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食楊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證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先謙曰。晉志。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楊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青州。〔補注〕先謙曰。晉志。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九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并州。〔補注〕先謙曰。晉志。營室東壁。衞。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徐州。〔補注〕先謙曰。晉志。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婁十度。

昴、畢、冀州。〔補注〕先謙曰。晉志。昴畢。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一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昴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眞定入畢十三度。

觜、觿、參、益州。〔補注〕先謙曰。晉志。觜參。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輿鬼、雍州。〔補注〕先謙曰。晉志。東井輿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三河。〔補注〕先謙曰。晉志。柳七星張。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案輔疑河之誤。

翼、軫、荊州。〔補注〕先謙曰。晉志。翼軫。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

度。

六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之。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補注〕先謙曰。官本攷證云。戊譌戌。今改正。庚辛、華山㠯西。壬癸、常山㠯北。〔補注〕先謙曰。以上天官書同。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補注〕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作壬衞癸越。先謙曰。一曰下占經引石氏同。東夷作東海。南夷作南楚。燕下無趙字。注云。一云戊爲韓。己爲魏。子周。丑翟。寅趙。〔補注〕王念孫曰。邯鄲。卽趙也。辰爲邯鄲。則寅非趙矣。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天文訓及廣雅並作寅楚。先謙曰。占經作寅爲趙。注云。一云丑魏。寅梁。荊州占寅爲楚。卯鄭。辰邯鄲。〔補注〕先謙曰。天文訓作辰晉。占經引石氏、亦作辰爲晉。注班固、劉表、韓揚、並以辰爲邯鄲。一云辰爲趙也。巳衞。午秦。未中山。〔補注〕沈欽韓曰。天文訓作未宋。申齊。〔補注〕先謙曰。占經注。一云申爲晉。爲魏。荊州占申爲晉。酉魯。戌吳越。亥燕代。〔補注〕沈欽韓曰。天文訓戌趙亥燕。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補注〕先謙曰。正義、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補注〕先謙曰。正義、熒惑、鳥衡、皆南方之星。故吳楚占候。鳥衡、柳星也。燕齊之疆。候辰星。占虛危。〔補注〕先謙曰。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宋鄭之疆。候歲星。占房心。〔補注〕先謙曰。正義、歲星、房、心、皆東方之星。故宋鄭占候。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補注〕先謙曰。正義、辰星、參、罰、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晉占候也。及秦幷吞三晉燕代。自河山㠯南者中國。〔補注〕先謙曰。正義、河、黃河也。山、華山也。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補注〕先謙曰。正義、日、陽也。歲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填星屬中央。皆在南及東。爲陽。占於街南。

畢主之。〔補注〕先謙曰、正義、天街二星、畢昴主國界。街南爲華夏之國、則畢星主之陽也。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爲陰。〔補注〕先謙曰、正義、從河山西北及秦晉爲陰也。陰則月、太白、辰星。〔補注〕先謙曰、正義、月、陰也。太白、西方。辰星、北方。皆在北及西、爲陰。占於街北、昴主之。〔補注〕先謙曰、正義、天街星北爲夷狄之國、則昴星主之陰也。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補注〕先謙曰、正義、謂中國山及川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崑崙蔥嶺、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渭水、岷江發源出隴山、皆東北東入渤海也。是以秦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補注〕宋一新曰、注孟康說、宋祁引作韋昭。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趮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張子信云、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補注〕先謙曰、斗杓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五星失行、則天應隨之而見。詳下。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補注〕先謙曰、攝提格解見上。寅者、太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太歲在寅之號。錢氏謂志誤以歲陰爲太歲、王氏辨之詳矣、說具律曆志。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德。在斗、牽牛。〔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此太初以前故云）與之

歲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占經引許慎注，東井與鬼在未，斗牽牛在丑，故爲對。失次，杓早水，晚旱。〔補注〕宋一新曰，失次則應見於杓，早則水，晚則旱也，下皆同。天官書，其失次有應見柳。甘氏在建星婺女。〔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甘氏云，攝提格之歲，攝提格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太初曆在營室東壁。

在卯曰單閼。〔補注〕沈欽韓曰，淮南高誘注，單閼，單，盡也，閼，止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索隱，降入，謂歲星二月晨見東方之名，其餘準此。天文訓，柳七星張爲對。在婺女虛危。甘氏在虛危。失次，杓，有水災。〔補注〕先謙曰，六字當在甘氏在虛危上，與班氏文例合。占經引甘氏云，其失次，見於張，與班異。天官書亦云，其失次有應見張。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補注〕沈欽韓曰，高注，執，蟄，徐，舒也，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也。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青章下有青青甚章四字，正釋青章之義。天文訓，翼軫爲對。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補注〕先謙曰，占經引甘氏云，其失次有應見軫，與天官書同。太初在胃昴。

在巳曰大荒落。〔補注〕沈欽韓曰，高注，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天官書落作駱。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補注〕王念孫曰，踵本作蹱，說文，蹱，跡也，踵，追也，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踵字皆作踵，而蹱字遂廢。天官書路踵作啓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蹱，引字詁云，蹱今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蹱，與史記不同，而今本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隸從重從童之字，隸變相承，其字正作蹱。先謙曰，南監本史記索隱蹱又誤爲蹱。

在奎婁。甘氏同。〔補注〕先謙曰。天官書。與奎婁晨出。天文訓。舍奎婁角亢。爲對。占經引甘氏云。其失次。見於亢。與天官書同。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補注〕沈欽韓曰。高注。敦、盛。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五月出。石氏曰。名啟明。〔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開明。索隱云。漢志作啟明。在胃昴畢。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補注〕先謙曰。天文訓。氐房心爲對。占經引甘氏云。其失次。見於房。與天官書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曰協洽。〔補注〕沈欽韓曰。高注。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及占經引甘氏。作長列。在觜觿參。甘氏在參罰。〔補注〕先謙曰。天文訓。尾箕爲對。甘氏。其失次。見於箕。與天官書同。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曰涒灘。〔補注〕沈欽韓曰。高注。涒、大。灘、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正義引李巡云。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大音。（汲古南監二本）或作天音（官本）占經引甘氏作大晉。在東井輿鬼。甘氏在弧。〔補注〕先謙曰。天文訓。斗牽牛爲對。甘氏其失次。見於牽牛。同天官書。太初在翼軫。

在酉曰作詻。爾雅作作噩。〔補注〕沈欽韓曰。高注。零落也。正義李巡云。萬物皆落枝起之貌。先謙曰。天官書作作鄂。索隱。漢志作路音而格反。爾雅五字。漢書無此例。非班自注。蓋校書者誤加之。八月出。石氏曰。名長王。〔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占經作長王。在柳七星張。失次。杓、有女喪民疾。〔補注〕先謙曰。天文訓。須女虛危爲對。天官書。失次有應見危。甘氏。在注張。失次。杓。

有火。太初。在角亢。

在戌曰掩茂。〔補注〕沈欽韓曰。高注。掩、蔽茂冒也。言萬物蔽冒。 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甘氏。在七星翼。〔補注〕先謙曰。天文訓。營室東壁爲對。甘氏其失次見於東壁。同天官書。 太初。在氐房心。

在亥曰大淵獻。〔補注〕沈欽韓曰。高注。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 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大章。徐廣曰。一曰大星。宗騣云。漢志亦作大星。此又誤爲天皇。先謙曰。沈據監本史記耳。大星可決爲誤字。占經引甘氏作大皇。遐是。 在角亢始。甘氏。在軫角亢。〔補注〕先謙曰。天文訓。奎婁爲對。甘氏其失次見於婁。同天官書。 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補注〕沈欽韓曰。高注。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櫱也。 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氐房始。甘氏同。〔補注〕先謙曰。天官書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與此異。天文訓。胃昴畢爲對。甘氏其失次見於昴。同天官書。 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曰赤奮若。〔補注〕沈欽韓曰。高注。奮、起也。若、順也。言陽氣奮萬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又地形訓注。赤奮若。天神也。 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名天晧。天文訓。觜觿爲對。甘氏其失次見於參。同天官書。 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曆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

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補注〕先謙曰。四星、火土金水。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㠯熒惑太白爲有逆行。〔補注〕沈欽韓曰。隋志、秦歷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補注〕先謙曰。占經日占引夏氏日蝕圖及月占。此引夏氏說。即其人也。星占亦閒引之。不著其名。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補注〕王鳴盛曰。星傳不云某氏。賈孔經疏中每引武陵太守星傳。疑即其說。五行志引星傳。又引劉向所引星傳。然則星傳漢初已有。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補注〕葉德輝曰。李淳風乙巳占引。故曰日變修德。禮重責躬。月變省刑。恩從肆赦。並天文家古訓相傳之說。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寖。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㠯爲紀。皆非正行也。〔補注〕先謙曰。五星皆有逆行。三統術詳之。班氏采入麻志。此以甘石經言逆行爲非。是其疏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補注〕葉德輝曰。毛傳無此文。陳喬樅齊詩遺說攷云。此齊詩說也。馬續述天文志。據父嚴爲說。兄子伏波父子並習齊詩。李則當亦傳其家學也。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志記不盡也。〔補注〕朱一新曰。當其衝。則不利也。汪本不重兵字。先謙曰。天官書占經引巫咸並無兵字。又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國皇。孟說所本。下皆五星精並同。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孟康曰。形如三足几。几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巫咸云。西方有星。大而白。有角。自下視名曰昭明。隋志亦作有角。據孟注。有角是也。無字蓋誤。天官書亦誤作無角。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巫咸云。可去地六七丈。大而白。黃帝占云。去地可六丈。大而赤。狀之中青。隋志同。無言黃者。天官書無而黃二字。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孟康曰。形如彗。芒九角。太白之精。〔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但云賊星。正義。天賊星者一名六賊。是六賊卽賊星異名也。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孟康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及晉書。詭作危。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孟康曰。一名獄漢星。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亦填星之精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黃帝占。及隋志。並云類辰星。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巫咸云。去地六丈餘。荊州占云。去地二丈。又云四填星見四隅。皆爲兵起其下。宜本天官書。填作鎭。正義亦作鎭。地維臧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補注〕先謙曰。占經引荊州占云。有星出大而赤。出地二三丈。如月始出。是謂地維臧光。黃帝占云。出東北隅。天下大水。出東南隅。天下大旱。出西南隅。則有兵起。出西北隅。則天下亂兵大起。天官書臧作咸。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也。〔補注〕先謙曰。見則滅。隋志及占經引石氏。並作見則不久而滅。諸書皆不言是填星之精。

如星非星。〔補注〕先謙曰：官本提行。張永祚云：監本連上文，非也。今另提行。又星者金之散氣句、始出于北方句、天類而見景星句、日有中道句，皆自為一段，監本並連接寫，今俱提行。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氣下連星。歸邪出，必有歸國者。〔補注〕先謙曰：如星非星下，占經引作巫咸。歸邪出下，引作天官書。此晉志以為瑞氣，隋志列之雜妖。星者，金之散氣，〔補注〕先謙曰：官本星者下提行。其本曰人。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人作火。天文錄：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蓋星為陽精，為外景。史記作火是。星眾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也。〔補注〕沈欽韓曰：晉志：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發其下。〔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天鳴無天鼓。天官書住作往。

天狗，狀如大流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補注〕宋一新曰：集解引孟說彗上有短字。先謙曰：晉志及占經引並有短字。有聲，其下止地，類狗。〔補注〕錢大昭曰：共，南雍本、閩本作其。先謙曰：官本作其，是。所墜及，〔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所墮及炎火。宋祁：炎，音豔。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補注〕宋一新曰：天官書中作衝。案：此中當讀為沖。其下圜如數

頓田處。上銳見則有黃色。〔補注〕先謙曰。見天官書作者。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如字。黃白。起地而上。〔補注〕先謙曰。隋志及占經引黃帝占作上黃下白。從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

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大害。隋志。占經並作大客。黃帝占云。必有客自遠國來者。期一年。遠二年。明大害誤也。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占經引黃帝占云。本類星而後委曲象旗。旗長可二三丈。隋志或曰四望無雲。獨見赤雲蚩尤旗也。

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鼈。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宋均曰。怒。謂芒角斡出。〔補注〕錢大昭曰。首南雍本閩本並作青。沈欽韓曰。御覽三百二十引玄女兵法云。北斗之中。禽有旬始。狀象蜚雞。制百兵之非。能得其術。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袠裹。三奇六合。主威軍士。李說怒爲帑是也。帑同鳥帑之帑。杜預云。鳥尾曰帑。先謙曰。官本首作書。南監本天官書作怒當音帑。汲古本作怒當作帑。義並通。占經引河圖云。觜星之精。散爲旬始。

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補注〕沈欽韓曰。呂覽明理篇。有游蛇西東。案即枉矢。高誘解爲蛇妖。非。先謙曰。隋志。辰星之精。散爲枉矢。考工記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

毛日天官書誤毛羽。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列雜妖中。爾雅，太白謂之長庚，此亦太白所變。星碊至地，則石也。如淳曰，碊亦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星碊下提行。天官書下云，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暒而見景星。孟康曰，暒，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也。〔補注〕何焯曰，天暒而見景星，當屬下。朱一新曰，說文夕部有姓字，云雨夜而除星見也，從夕生聲。徐鉉云，今俗別作晴，非是。段氏玉裁云，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精也。案精，今晴字。孟康曰，暒，精明也。韋昭曰，精，請明也。郭璞曰，暒，雨止無雲也。古暒、姓、精皆今之晴字。爾詩作星，韓非子云，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夜星即夜姓也。雨夜止，星見，謂之姓。姓星疊韻，引申為晝晴之稱。故其字又作精，漢書當亦作精，故孟康曰，精，暒明也。今本正文及注文，皆後人所改。史漢之天精，猶晶之假借。一新案，玉篇日部敢暒字，又取晴字，云雨止也，精明也，無雲也。先謙曰，官本天暒提行，連下文。朱引段說是也。但天官書作精，索隱引韋昭云，漢書作暒，亦作暒。暒正姓字傳寫之誤。是志不作精。占經引志作暒，注云，六十占曰，晴，精明也。則唐以前本亦或作晴，而皆無作精者，尤其明證矣。

景星者，德星也。〔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含文嘉，王者有道，則德星應之。其狀無常。〔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宋均云，景星大而中空。瑞應圖云，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與上文孟說皆不同，是狀無常之證。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日下提行。先謙曰，官本提行。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補注〕先謙曰，黃光古字通。左襄二十年傳，陳侯

之弟黃公毅作光光黃道故从黃聲如橫廣等字皆與光通釋名光晃也晃晃然也黃晃也猶晃晃象日光色也可釋光道黃道之義

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補注〕先謙曰中下而字衍當作故此綠上下文而晷而誤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補注〕先謙曰隋志引劉向洪範傳二至二分景長短與此同 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補注〕沈欽韓曰案此以渾天言之也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北極之下常見不沒南極之上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至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至復正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曜云夏至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為三萬里日有九道（九道見本志下文彼云月行道異）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做此可知計夏至之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

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懸殊遼遠。於數不合。鄭氏潛釋。其事有疑。（案志書皆以景長短隨志以爲用。劉向洪範傳所說也。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長短。）舊唐志。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以水準繩。樹八尺之表。而以引度之。陽城北至之晷。一尺四寸八分弱。冬至之晷。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其長五尺四寸三分。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北極差一度半。而先儒以爲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又乖舛而不同矣。

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補注〕錢大昭曰。過、衍耙作進。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補注〕葉德輝曰。此卽土圭測景之灋也。說文、晷、日景也。釋名釋天。晷規也。猶規畫也。周禮地官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云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之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之處。大西遠日也。元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于土圭。謂之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也。景長于土圭。謂之日北。是地于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兩鄭意。是謂四游之表以釋經。本志則但就日晷以測南北極去地之遠近。日進而北。則地升而近日。故晝長爲溫暑。日進而南。則地偏而遠日。故晝短爲

涼寒。春溫夏暑。秋涼冬寒。四時之氣。皆以日與地之遠近爲測驗也。鄭注。寒暑陰風。亦是此理。先謙曰。下文一曰日爲寒溫。蓋天官家有此語。加故曰以釋之。一曰。晷長爲涼。（補注）葉德輝曰。說文。涼、雨水大皃。此即晷過長常寒之理。短爲旱。（補注）葉德輝曰。說文。旱不雨也。論衡明雩篇。久暘爲旱。此亦晷過短常燠之理。奢爲扶。鄭氏曰。扶當爲蟠。齊魯之閒。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奢形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補注）沈欽韓曰。遯卦驗云。晷進爲贏。退爲縮。縮爲扶。贏者賞無功。富民實有餘。縮者罰無罪。貧民重不足。扶者。讒臣進。忠臣退。鄭康成注云。扶亦作此扶字（下有脫誤）說文。扶、竝行也。蟠字從此。讀若伴侶之伴。集韻。古扶字作扶。然則此扶字義當如許說。與蘇說之文相配。與蟠聲亦近。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補注）沈欽韓曰。續歷志。孫平中。治歷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隋志。京房別對云。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又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傍雖近而微。遂考引王蕃案渾天說。黃道九道。其初本無。是因日行而強名之。日行曰黃道。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日道居中。月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日道獨黃。月行青朱白黑道。各統黃道而言。故又謂之九道也。是故月道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歷。行黃道之外曰陽歷。北爲內。南爲外。然漢志。偁黃道北至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晉葛洪則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南至斗。北至井。唐志又云。黃道春分與赤道交於奎。秋分交於軫。南至斗。北至井。與漢志殊。何也。蓋赤道分天之中。今古不易。黃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爲之名。日之行也。每歲有差。漢志主太初而言。此古今所以不同也。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補注）

錢大昕曰。尚書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與天文志正合。廣雅云。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出黃道東。交於房二度中。立夏夏至。南從赤道二。出黃道南。交於七星四度中。立秋秋分。西從白道二。出黃道西。交於胃十二度中。立冬冬至。北從黑道二。出黃道北。交於虛二度中。四季之月。還從黃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補注〕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決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曰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知此。則一決於中道爲允矣。一新曰。房中道。謂房星之中道也。史記東宮蒼龍房心索隱引尚書運期授曰。所謂房四表之道。宋均云。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先謙曰。下文云月出房北。出房南。占語引京房別對災異云。行房乘三道。蓋日行常道。出房星左右股閒。故曰房中道。宋引朱說非也。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其行有遲疾。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月令疏。照案之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

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爲一月。（考證曜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爲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日冬至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爲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陰。爲地統。故爲地事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補注）先謙曰。官書失。去字誤也。上文月失節度。下云月失中道可證。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劉向洪範傳云。月入畢中。將若相有以家事坐罪者。近期百二十日。遠期十月。此洪範傳舊說者卽稱星傳邪。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補注）錢大昕曰。南戒當作南斗。先謙曰。占經引洪範傳云。月入南河戌門。民疾疫。南河戌門。即南戌也。此南戒當爲南戌。錢氏以牛斗連文。故爲之說。疑非。荊州占云。月行犯牽牛。天下牛馬多疾死。傳民間疾言之。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補注）先謙曰。坐。五帝坐也。月出其坐北。及犯坐。象爲下謀上。占經引石氏云。月入太微中。從東西門。若左右掖門。而南出端門者。皆爲必有反臣。一曰。月爲風雨。日爲

寒温。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温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補注〕先謙曰。官本日作月。是。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夭喪。水旱至。衝而應。〔補注〕沈欽韓曰。通卦驗。抃氣不至。其災各以其衝應之。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兩軍相當。〔補注〕先謙曰。官本兩下提行。日暈等力均。〔補注〕先謙曰。天官書日暈曰。晉隋志並云。日旁有氣。員而周帀。內赤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帀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隋志所云暈等力均也。又云。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相應。等者勢等。厚長大有勝。薄短小亡勝。〔補注〕先謙曰。晉隋志。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重抱大破亡。〔補注〕先謙曰。抱背謂俱見。上天官書亡作無。字同。晉隋志。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又云。日一抱一背爲破走。重背大破。故重抱大破無抱者。抱爲和。背爲不和。爲分離相去。〔補注〕先謙曰。晉隋志。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直爲自立。立兵破軍。若曰殺將。〔補注〕先謙曰。隋志。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案天官書云。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占經引夏氏日飛關云。日旁有一直。色黃白潤澤。有立侯王。又云。日暈有直珥爲破軍。貫日中爲殺將。案貫日與指暈意同。志因立侯王不涉軍事。倒之。並謂指暈者。兼統於直也。若概及曰。謂殺若曰殺將者。立兵破軍。及爲殺將也。天官書暈若字當在指暈上。否則義不可通。抱且戴。有喜。〔補注〕先謙曰。晉志。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夏氏云。日暈而珥。外有一抱。

所謂圍城者。外人勝。又引孝經內記云。日暈。暈中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中。中人勝。背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背中。以惡相去。〔補注〕先謙曰。隋志。凡占分離相去。赤內背外。以和相去。背內赤外。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補注〕先謙曰。言後至先去。雖居軍不勝。居軍相主人。占經雜氣暈占云。凡日月暈與氣以先有（當作至）者爲（脫勝字）先去者爲敗。與此文相發。見而去。其後發疾。雖勝亡功。〔補注〕先謙曰。官本疾作病。王念孫云。天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既見而速去也。今本疾或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疾字不誤。見半日以上。功太。〔補注〕沈欽韓曰。大誤爲太。隋志。有軍日暈不市。半暈在東。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南北亦如之。朱一新曰。太汪本作大。先謙曰。官本作大。白虹屈短。上下銳。李奇曰。屈或爲尾。韋昭曰。短而直者也。或曰。短屈之虹。有者下大流血。〔補注〕先謙曰。晉志。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占經引抱朴子云。凡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補注〕先謙曰。占經引京房云。日蝕。所戴相當。即從食所擊之。大勝。殺將。洛書云。日蝕復生者。日光復故也。從日蝕生地擊敵。破之。不然。食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補注〕先謙曰。占經引河圖云。月蝕盡者。主位也。不盡者。大臣位也。近期三月。遠期三年。天官書作而食益盡爲主位。王氏雜志云。而讀曰如。益即盡字之誤而衍。漢志襲上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衍誤。凡望雲氣。〔補注〕先謙曰。官本提行。張永祚云。凡望雲氣。凡候歲美惡。皆自爲一段。不相連接。監本誤也。今於每段俱另提行。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

三千里。〔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千餘里。二千里作餘二千里。無居字。晉隋志。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若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補注〕王念孫曰。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沈欽韓曰。隋志。敵上氣如乳虎將伏者。難攻。軍上雲如馬。頭低尾仰。勿與戰。軍上雲如狗形。勿與戰。先謙曰。官本戰作獸。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補注〕先謙曰。晉隋志。氣下黑上青作氣青。氣皆黑作氣皆正黑。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如淳曰。摶。專也。摶音徒端反。〔補注〕先謙曰。晉隋志作土功氣黃白。集解引如說作摶專也。或曰。摶音徒端反。前說讀摶為專。後說訓摶為聚。此引併為一。非。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王氏雜志云。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史記高後二字互易。（官本不誤）漢志則高上衍後字。高下衍者銳二字。最案隋志與晉同。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補注〕王念孫曰。遇本作偶。偶讀為偶。謂兩氣相敵偶也。（偶耦古字通。管子海王篇禺筴之。尹知章曰。禺讀為偶。偶。對也。史記封禪書。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二匹。索隱曰。禺一音偶。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禺馬代駒。孝武紀禺作耦）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偶。據此則小司馬所見本正作偶。今作遇者。後人以史記改之耳。（或曰。若本作偶。而讀為偶。則師古何以無音。不知師古此篇之注甚少。而音亦甚略。後人正以師古無音。故得改之耳）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

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造作遙。差形近而誤。裴駰以爲避漢武諱。以徹爲通。五六十里。見捎雲精白者。其將悍。晉灼曰。捎音菁。韋昭曰。音髮。〔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精與菁同。下精白天官書作青白。是其證。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卬者。戰不勝。〔補注〕先謙曰。天官書芒作前。陳雲如立垣。〔補注〕先謙曰。占經雜雲氣占云。有雲如敵人列陣。天下兵起。杼雲類杼。柚雲摶而耑銳。〔補注〕先謙曰。天官書柚作軸。耑作兩。是。宋隆兵書云。雲上雲氣如織。勿與戰也。宋雲摶若而兩耑銳。形似杼柚也。杓雲如繩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補注〕先謙曰。宋隆劉氏杓音時酌反。說文音丁了反。許愼注淮南云。杓。引也。晉隋志。杼柚雲鋒銳。摶兩端銳。杓雲如繩。居前亙天。其半半天。杓當杓之誤。唐蕊霧望氣經。杼雲類軸。杓雲如繩。能以杼雙杓雲爲兩。非。蜺雲者。類鬬旗故。〔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其蜺者類鬬旗故。宋隆蜺音五結反。亦作蜺。音同。（官本斯句如此有點。故字下屬。不如官本義長。）晉謂之蜺雲者。以氣鬬旗故也。晉隋志。望氣經並作閗旗。鬭與鬪形近致誤。銳鉤雲句曲。〔補注〕先謙曰。鉤字衍。天官書。晉隋志皆無。正義句音古侯反。諸此雲見。已五色占。〔補注〕先謙曰。各以其色練之。天官書占上有合字。義亦通。而澤摶密。其見動人。迺有占。〔補注〕沈欽韓曰。通典雜占云。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須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先謙曰。澤摶雲氣潤澤。京房易飛候。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亦其義也。天官書密作宓。字通。兵必起。占鬬其直。〔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占作合。是。言如此必兵起。合鬬其所也。晉隋志作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補注〕朱一新曰。天官書。漢之爲天數者。

氣則王朔。王朔，人姓名。先謙曰：亦見李廣傳。藝文志有漢日旁氣行事占驗，殆朔撰邪。占經日占中多引朔說。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天子氣內赤外黃，正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恆帶殺氣，敵上氣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此帝王之氣，不可擊。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補注〕王念孫曰：天官書文與此同。宋祁、陸、鄭氏云「一作弓」，則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本作弓，而讀爲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謂之穹隆（說文「淮陽名車穹隆轒」），攷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先謙曰：晉志閭作廬，望氣經亦作廬。晉隋志：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閣臺，或類舟船。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錢。集解：徐廣云：古作泉字。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補注〕先謙曰：望氣經：如藤蔓者，寶氣也；紫氣如樓者，玉氣也；赭氣有鋼，紅氣有環。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補注〕先謙曰：望氣經：海旁蜃氣如樓閣，廣野之氣成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補注〕先謙曰：上文自華以南云云，即其義。史志諸家多以國域山川言之，不復具引。正義引淮南山氣多勇，澤氣多瘖等語，是地氣，非雲氣也。故候息秏者，〔補注〕先謙曰：息秏即盈虛消息之謂。息，生長也。秏，虛損也。猶伸縮。察天下之息秏。後漢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秏」，是其義也。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整治，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秏者凶。〔補注〕先謙曰：淮南墬形訓：息土人美，秏土人醜。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補注〕先謙曰：晉志亦曰景雲，太平之應。若霧非

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補注〕先謙曰。天官書。城作域。晉志同。隋志作衣冠不雨而濡。說此雲氣。沈氏以爲霧。非也。夫雷電赮虹。〔補注〕朱一新曰。赮字。說文新附有之。玉篇廣方赤色也。廣韻曰。朝赤色也。郭景純江賦。璧立赮駮。李注。赮古霞字。又通作瑕。揚雄傳徧諸雲之流瑕。師古注。瑕謂日旁赤氣也。史記作蝦。蓋古借用字。先謙曰。天官書夫作天。辟歷夜明者。〔補注〕先謙曰。春秋繁露云。王者下不從卒。則秋多霹靂。說文。霹靂振物也。占經引孝經內記圖曰。日夜出。明臣賤其主奪其家。一曰。兵起天下飢。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審者亡不司。〔補注〕先謙曰。候審者。候而審之。左氏傳。書其雲物是也。司、讀曰伺。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也。天開示縣象。〔補注〕先謙曰。占經引天鏡云。天裂見牛馬。又引洪範傳云。天裂見人與有聲。至尊憂且驚。地動圻絕。〔補注〕先謙曰。占經引攷異郵云。臣恣地裂坼。山崩及陁。〔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陁作徙。案崩者陷而下也。陁、俗阤字。一作陁邪貌。徙則移動。占經引地鏡云。山無故自徙。天下兵。社稷亡。川塞谿垘。孟康曰。垘、音雜襍。謂谿垘崩也。蘇林曰。垘、音伏。伏流也。如淳曰。垘、填塞不通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土壅曰垘。音服。孟康云。谿谷也。垘崩也。與此引微異。官本無孟注。水澹地長澤竭見象。〔補注〕朱一新曰。天官書地長誤在澤竭下。此文用韻。若竭與象。則失韻矣。先謙曰。說文。澹、水搖也。占經引崔鴻北燕錄云。龍城東溝場閻積年夏四月。溝中墳起有聲。俄而泉涌出。闞駰曰。溝中墳起。所謂深谷爲陵。泉涌出。所謂百川沸騰。陰旺之所致也。案此水澹地長也。又云。水無故自竭。邑凶不吉。此澤竭見象也。城郭門閭。潤息槀枯。〔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枯槀。王念孫云。枯槀當依景祐本作槀枯。枯與閭爲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槀。史記考異已辨之。先謙又案。孟子。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潤息二字連文見於天官書。潤息作闔臬。蓋形近致誤。

宮廟廊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廏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

就。魚鱉烏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謼。與人逢遻。〔補注〕先謙曰。天官書作其人逢俉。集解。俉迎也。索隱。逢俉謂相逢而驚也。俉亦作迕。玉篇。遻亦作迕遌也。訛言誠然。〔補注〕宋一新曰。天官書。訛作化。索隱以化爲訛字之誤。案訛本訓化。見釋言。此借字非誤字。喜與然叚。訓譌言之興。其後必誠有此事。明訛言非徒興也。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補注〕先謙曰。官本凡下提行。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補注〕先謙曰。產氣。生氣也。大宗伯注。生其種曰產。臘明日。人眾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補注〕沈欽韓曰。荊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曰。臘鼓鳴。春草生。四民月令云。透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補注〕先謙曰。歲首正月旦日及立春。共爲四始。通候歲吉凶之日也。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孟康曰。魏鮮。人姓名。作占候者也。〔補注〕宋一新曰。臘明。謂臘明日也。天官書。占歲則魏鮮。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占經候星善惡占引漢魏鮮正月朔旦八風占。集要斛同。劉殺合成書。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爲。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爲。成也。〔補注〕吳仁傑曰。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戎。叔也。疏謂管子以戎爲豆。蓋戎叔自后稷時有之。非始於齊侯。詩曰。蓺之荏菽。爾雅曰。戎叔謂之荏菽。郭璞。樊光。舍人。李巡。皆云胡豆。孫炎云。大豆也。芍正菽。郭璞等以戎是夷名。故以爲胡豆。但知郭言齊威始布其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絕乎。稷有戎菽。不可謂之胡菽。然則戎叔當謂大豆。孟說非也。沈欽韓曰。通卦驗。清明風爲至不至。菽豆不爲。與此爲字義同。天文訓。禾不爲。管子五行。順逆竊。魚大爲。並同也。小雨。趣兵。〔補注〕先謙曰。索隱。趣音促。風從西北來。則戎叔成而又有小雨。則其國趣兵起也。集解引徐廣云。一無小雨兩字。案八風占云。西北來。有邊兵。野豆成。野豆成。卽戎叔爲也。有邊兵卽趣兵也。似無小雨二字是。北方爲中歲。〔補注〕先謙曰。八風占云。北來爲中歲。有水。東北爲上歲。韋昭曰。上歲。大穰。〔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言。課。第也。以八方相衝之風對攷第其多少久亟疾徐以定勝負。旦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疾。〔補注〕段大昭曰。南雅本昳作跌。疾作稷。朱一新曰。天官書跌作昳。說文無昳字。新附有之。云日昃也。大司徒先鄭注景夕謂日跌景。釋文。跌。徒結反。左昭五年傳正義曰。跌。謂蹉跌而下也。玉篇。昳。謂日跌。博雅。昊。跌也。並作跌。疾、汪本作稷。是。先謙曰。官本疾作稷。天官書亦作稷。跌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叔。下餔至日入爲麻。〔補注〕先謙曰。占風者。以其時知五穀之美惡。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補注〕先謙曰。書欲正月旦終一日有雲風日。則一歲中五穀熟。甚災害。天官書。終日下有有雨二字。旣欲終日有日。何又欲終日有雨。明二字衍。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美吉。〔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美作善。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補注〕先謙曰。從旦日比而數之。以雨卜歲之法也。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正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已來驗也。〔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淮南術曰。從冬至日數至來年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者。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斗。亦其類也。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一日雨。正月水也。〔補注〕先謙曰。天官

書。直上更有日字。文義較明。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卽爲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補注〕先謙曰。言爲其國占。知上所云若爲天下占候。當竟正月也。天官書。卽爲天下。作則其爲天下。卽與則古通用。則其爲天下者。皆其爲天下也。則與若同義。上文風復起有雲。天官書作則風復起有雲。則有斷若。王氏史記雜志言之甚詳。而於此獨遺之。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補注〕先謙曰。宋祁。韋昭云。離。歷也。天官書在下更有在字。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來。若旦有黃雲。惡。〔補注〕先謙曰。謂蠶惡也。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歷律作律歷。夏至陽氣應。陽作陰。是。天官書引同。冬至下兩字作日。炭動。麋鹿解角。〔補注〕先謙曰。說文。麋。鹿屬。中由經注。麋似鹿而大。故麋亦謂之麋鹿。冬至麋解角也。若鹿則以夏至角解。天官書麋作麋字。則益舛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補注〕先謙曰。以晷景知日至。上文云。日之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是也。而晷景四率。亦略可爲要決之助。夫天運。〔補注〕先謙曰。官本夫下提行。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補注〕先謙曰。恆作常。避文帝諱。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補注〕宋一新曰。殺同弑。古弑殺多通用。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補注〕先謙曰。官本齊作齊。下並同。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如淳曰。呂氏春秋荊人鬼。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晉下九字。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補注〕先謙曰。十二者。史記所表十二諸侯。七國謂七雄也。既以天官書推斷。正義以爲漢世吳楚七國。謬矣。言從衡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補注〕朱一新曰。占天文者。天官書作皋唐甘石。謂齊尹皋。楚唐眛。齊甘德。魏石申夫。故其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補注〕先謙曰。天官書鱗作淩。正義。淩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周室爲秦所滅。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肉。戮將相。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補注〕周壽昌曰。張楚。陳涉號也。興。兼項羽之楚而言。兵相跆籍。蘇林曰。跆音台。登躡也。或作蹈。〔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登至蹈六字。天官書作駘藉。集解引蘇注。亦作駘。駘藉並通假字。秦遂以亡。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執矢者

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也。羽遂合從，阬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補注〕先謙曰：高紀同。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隨比常正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先至爲主也。〔補注〕劉攽曰：案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理。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王引之曰：此用崔浩駁三月聚東井之說（見魏書高允傳），其實非也。下文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下遂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爲受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爲歲首，弗革。若以十月爲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首建十月而終于九月，其第四月避諱改正月爲端月。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第四月。然以十月爲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爲十月者。蓋秦用顓頊曆，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秦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爲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見高允傳），是也。必欲強爲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丼秦地，〔補注〕錢大昕曰：丼，南雍本作井。先謙曰：官本作井，是。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補注〕先謙曰：上文云從歲以義。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於霸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

五年，遂定天下，卽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爲秦之地明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効作效。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近踰身。〔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韋昭曰：法當出四仲，出四孟爲易主之象也。〔補注〕沈欽韓曰：天文訓，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効見也），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先謙曰：祀不載，又是年巢孛大角，入五行志。是時，項羽爲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補注〕宋一新曰：汪本無國字。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補注〕宋一新曰：汪本王作主。先謙曰：官本作主也，下誤重也字。後二年，漢滅楚。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閒，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所圍，七日迺解。〔補注〕先謙曰：天官書索隱，七重者主七日也。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奇曰：心爲天王也。四月，宮車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爲宮車當駕而出耳。〔補注〕宋一新曰：汪本注殞下爲作溯。先謙曰：官本作隕，殞隕字通。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補注〕先謙曰。以上不入紀。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欃夕出西南。孟康曰、歲星之精。 占曰。爲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三軍。已衛京師。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月。天狗下梁壄。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十一月戊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爲雍沮。〔補注〕宋一新曰。水與土合。爲雍沮。見上。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補注〕沈欽韓曰。陽、天街之南也。天文志月蝕在畢。直徹垣之陽。又云月再犯畢陽。皆謂街南。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迺東行。占曰。爲喪死寇亂。畢昴、趙也。〔補注〕先謙曰。以上不入紀。是年星孛西方。入五行志。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爲變謀。爲兵憂。婺女。粤也。又爲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

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爲楚。其二年七月丙子。〔補注〕先謙曰。下云十二月三月。此七月是十月之譌。是時猶以十月爲歲首。不當先七月也。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占曰。其國絕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爲淬。〔補注〕宋一新曰。火與水合爲淬。見上。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爲北軍。〔補注〕先謙曰。兵敗北也。見上。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爲粵。是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爲王。〔補注〕宋一新曰。王下空格。蓋衍文。汪本重王字。是。先謙曰。官本無王字。〔原空〕淮陽、汝南、河閒、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兵先至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三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補注〕錢大昕曰。是時擊齊者爲將軍欒布、平陽侯。則布之副也。見齊悼惠王傳。（師古以爲平陽侯曹窋。小司馬則以爲曹奇。當從小司馬。）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爲王。王膠西、中山、楚。徙濟北爲淄川王。淮陽爲魯王。汝南爲江都王。七月、兵罷。天狗下。占爲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降。以戒守禦。吳楚攻梁。梁堅城守。遂

伏尸流血其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二年、星孛西南、餘不載。史記景紀、八月、彗星出西北、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庭中。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爲得填。是歲、魯爲國。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補注〕沈欽韓曰、謂黃道之北。晉志、東井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戊寅出。占曰、爲誅罰、又爲火災。後二年、有栗氏事。其後未央東闕災。

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觿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迺有女憂。其三年〔補注〕王念孫曰、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觿、爲白衣之會。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觿、且去益小、〔補注〕錢大昭曰、且、南雍本閩本作旦。先謙曰、官本作旦。王念孫云、案旦當爲且。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下文云彗星始出小、且入大、與此相反。占經引此正作且去。十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觜觿、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補注〕宋一新曰、戊、汪本作戊戌、是。甲午至戊戌、凡五日。先謙曰、官本作戊戌。二十日。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戊作戌。王念孫云、案戌當依宋祁本作戉。戉、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戉〔今本戉譌作戌、齊氏已辯

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上文兩斧戉字亦譌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補注〕先謙曰：占經引荊州占云：蓬星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則至四五，少則一二。一曰蓬星在西南，修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志與後說合。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補注〕錢大昕曰：且，閩本作旦。先謙曰：官本作旦。王念孫云：案旦亦當爲且。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御覽咎徵部二同。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閒，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補注〕先謙曰：按，官本作按。斧戉用。梁王恐懼，布車入關，伏斧戉謝罪，然後得免。〔補注〕先謙曰：以上不入紀。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爲鑠爲喪。〔補注〕朱一新曰：火與金合爲鑠，見上。先謙曰：紀不載，惟於九月星孛西北。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非秦也。〔補注〕錢大昕曰：非，南雍本閩本作非。朱一新曰：汪本作非，是也。先謙曰：官本作非。紀不載。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鑠，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補注〕先謙曰：紀書地震。廣雅釋訓：鈴鈴，聲也。詩盧令令，傳：令令，纓環聲。疏作鈴鈴。文選游天台山賦：振金策之鈴鈴。注：鈴鈴，策聲。疑策上設金，其聲令丁，故亦以鈴鈴爲況。此則以鈴鈴狀地動聲也。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於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於天漢。〔補注〕錢大昭曰：注，即柳也。釋天：咮謂之柳。律書：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索隱：注，咮也。天官書：柳爲鳥注。先謙曰：紀不載。春秋星孛於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補注〕王先慎曰：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杜注：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是魯爲宋字之誤。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天紀爲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補注〕先謙曰：紀不載。惟書七月星孛西北。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爲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后崩。〔補注〕先謙曰：官本六年提行。紀不載。書八月

星孛東方。五行志作星孛東北。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爲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以待之。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補注〕先謙曰。官本。元光中提行。紀並不載。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補注〕先謙曰。紀不載。書元狩三四年。星變。四年入五行志。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守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補注〕先謙曰。紀不載。

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

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補注〕錢大昕曰南戍北戍皆戉字之譌東井西曲星曰戉戉北三星爲北河南三星爲南河所謂南戉北戉也天官書謂之鉞星叢於河戒蓋亦戉字俗儒不通六書謂爲戒備一行因有兩戒之說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且引星傳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之文不知爲戉之譌也先謙曰王氏引之史記雜志云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並作河戒王本河下缺一字載索隱云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戍（東遇反今本漢志誤作戌支之戌）占云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又曰北河戍即南河北河也字並作戍（宋本越本正文作戒所載索隱皆作戍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皆改爲戒矣）引之案作戍者是也說文戍守邊也戍謂守邊故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晉隋志並云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占經南北河戍字前後百餘見皆作戍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四占並引石氏曰守南河戍蠻夷兵起邊戍有憂太白占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流星占引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夷兵起防戍有憂辰星占引海中占曰辰星犯南河蠻越將起邊戍有憂然則河戍之戍本作邊戍字明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云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戍（今本正義戍作戒後人所改戍可言置戒不可言置也）南河南戍一曰陽門一曰越門北河北戍一曰陰門一曰胡門置而爲戍者謂置守邊之亭障也故占經石氏中官引黃帝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養取戍邊之人登高亭以候望也唐志略云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於兩戍北戍所以限戎狄南戍所以限蠻夷故星傳北戍爲胡門南戍爲越門案一行所謂正取邊戍之義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曆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占經之瞿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誤戒文義遂不可通淺人反以作戒者爲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則惑矣（惟漢晉隋志未改）且戒界二字古不同聲故以前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爲戍之譌而以兩戒爲兩界則誤之又誤也（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屬祭部自顏籀以戒界爲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爲兩界矣志祭二部古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記考異誤從作戒之本至作養新錄又謂戒當爲戉戉古鉞字遂欲改漢志河戍爲戉案北河在鉞北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爲河鉞也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戉俱爲帝關上爲邊戍之戍下爲斧戉之戉較然甚明若改作兩河戉則不須

更書與戉突。且戉止一星。何得稱南河戉乎。錢說非也。先謙案王說甚晰。當從之。惟志中河戌南戌北戌之戌。南監毛本官本並無誤作戌亥之戌者。或所據建坊行本誤耳。不可不辨。星經武紀不載。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補注〕錢大昭曰。傳上南雅本閩本有星字。朱一新曰。汪本有星字。此脫。先謙曰。官本有星字。紀不載。

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見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有戮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廷作庭。下同。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熒惑在婁。逆行至奎。法曰。當有兵。後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門。漢有死將。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兵當起。主人不勝。後流星下燕萬載

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也。三輔閒名爲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閒名棟爲極。孛從棟東去也。延篤謂之堂前閣楷也。〔補注〕宋一新曰。注廷、汪本作延。是。延篤、後漢有傳。先謙曰。官本作延。法曰。國恐有誅。〔補注〕先謙曰。貫如爲非臣。故殊漢殷國。是也。不載。然後元二年。星孛東方。其後左將軍桀。票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剌王謀作亂。咸伏其辜。兵誅烏桓。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閒。〔補注〕王念孫曰。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爲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閒。後人以樞爲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閒也。占經客星占七引此無斗字。占曰。爲兵。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閒。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鬊。音舜。〔補注〕葉德輝曰。古無鬊字。說文鬊。釋文莽舜。又引劉音旬。疑此音上脫師古曰三字。先謙曰。官本焱作猋。案焱當從三犬。亦不從火。焱、猋之通借字。猋風、即飆風也。釋天郭注。猋、暴風從下上。玉篇。鬊巾鬊髻。並釋文。鬊、亂髮也。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補注〕先謙曰。以上不入紀。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牂雲如狗。〔補注〕沈欽韓曰。晉志妖氣二曰牂雲。如狗。爲亂君。爲兵喪。赤色。長尾三枚、

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補注]宋一新曰。卒起。星名。太白之星精散而爲天狗及卒起見史正義。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牂雲爲亂君。到其四月。[補注]宋一新曰。到、猶至也。與下文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同例。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補注]先謙曰。紀表大星西行。天狗及下流星不載。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于太微。入紫宮。[補注]宋一新曰。汪本於作干。是。先謙曰。官本作干。始出、小。且入。大。有光。[補注]先謙曰。官本且作旦。說見上。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爲蚤。占曰。大臣誅。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鈐。鉤鈐。天子之御也。晉灼曰。上言房爲天駟。其陰右驂。旁有二星曰鈐。故曰天子御也。占曰。不太僕。則奉車。[補注]周壽昌曰。不、猶非也。言非太僕。卽奉車當之。不黜。卽死也。房心。天子宮也。房爲將相。心爲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補注〕宋祁曰。翼下當添軫字。先謙曰。翼軫各爲宿。宋說謬甚。又此占以辰星爲主。占經引齊寶曆三月犯辰星兵大起上卿死。與此正同也。占曰。兵起。上卿死。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者。名曰天賊在大人之側。〔補注〕先謙曰。以上不入紀。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食月。月奄星。星滅。爲月食星。〔補注〕宋一新曰。此注當在上文月食五星下。今上文無注。是小顏之疏也。熒惑在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有內亂。讒臣在旁。其辛酉。熒惑入氐中。氐、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閒。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遠二年。是時。楚王延壽謀逆自殺。〔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下文是。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山。及諸昆弟賓婚爲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辜。〔補注〕先謙曰。紀不載。紀正月星孛西方。及神爵元年星孛東方。是誤星孛入五行志。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閒。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補注〕先謙曰。王梁卽王良。宣紀同。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爲水饑。其五月。勃海水大溢。

六月。關東大饑。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爲神人。論死。父免官。孟康曰。姓謝。名君男者。兒也。不記其名。直書男耳。〔補注〕先謙曰。以上不入紀。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補注〕王念孫曰。上文言七國反。則幷及漢滅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幷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則幷及捕殺歆事。此不當但書西羌反而不及平羌事也。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西羌反。右將軍率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先謙曰。紀書有星孛於參。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可五

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合所。〔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一合作一刻。先謙曰。官本作刻。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為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妬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補注〕先謙曰。紀皆此及星孛營室。星孛入五行志。

四年。七月。熒惑隃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補注〕周壽昌曰。連李即連理也。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補注〕沈欽韓曰。天關一星在五車東南。畢西北。天門也。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補注〕錢大昭曰。上往。閩本作注。先謙曰。官本上往作住。占曰。熒惑與歲星鬭。有病君饑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知濡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或曰。郡病謝君男。故避其時。〔補注〕劉奉世曰。謝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乃河平二年。云病何也。或設未曉。沈欽韓曰。史記呂不韋傳。太后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論衡辨祟篇。占射事者曰。宅有盜賊。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宅盜賊。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此避時者。謂所居衝對於己有刑也。後齊魏不絕。趙王滿書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奕曰。禮。諸侯斃於路寢。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齊夫崎浮侈。儀巫祝熒惑百姓。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縣。風寒所傷。姦人所利。晉書庾翼傳。自武昌移鎮襄陽。議者謂其避衰。避衰即避時也。周壽昌曰。太皇太后。邛成王太后也。避時。避與熒惑犯之時。因其占有病君也。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

御。見後書來歷傳。此足與進時之說相證。

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補注〕先謙曰：官本進下文是十一月上有四年二字。

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補注〕錢大昭曰：前已云河平元年矣，此河平二字疑衍。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殺歆。〔補注〕先謙曰：官本進下文是。

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羣黨為盜，〔補注〕劉敞曰：莊乃茌。宋一新曰：毋，汪本作母。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

取印綬。自稱將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補注〕宋一新曰。弋陽侯任千秋。見百官表。右將軍史丹爲左將軍。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喪。房心爲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皐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補注〕劉奉世曰。有字下當有氣字。或色字誤也。錢大昭曰。閩本赤下有白字。王念孫曰。東方有赤白色下。赤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御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色氣。是其證。又下文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亦氣二字。雖上文東南兩方而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宋一新曰。汪本赤下有白字。先謙曰。索索猶瑟瑟也。索瑟一聲之轉。故索或爲瑟。索居或爲瑟居。其義同也。詩旱麓。瑟彼柞棫。傳。瑟。眾貌。釋名釋樂器。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此云索索如樹。蓋不獨以狀言。且兼聲言矣。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

子樊並等謀反。賊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爲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令等同月俱發也。〔補注〕先謙曰。以上不入紀。惟是年星隕見紀及五行志。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天曜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執。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顓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帝下有時字。朱一新曰。汪本有時字。先謙曰。官本有時字。是吕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補注〕先謙曰。星隕不入紀。惟星孛見紀及五行志。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二月丙戌。宮車晏駕。〔補注〕宋一新曰。乙丑。成紀。百官表俱作壬子。二月丙戌。汪本作三月。是。成紀亦作三月。先謙曰。官本作三月。以上不入紀。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補注〕王念孫曰。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衍。御覽咎徵部二引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言讙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西北子亥間。留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二刻所息。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曰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並與此所字同義。占經妖星占中引此正作一刻所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讙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補注〕葉德輝曰。從讀如縱橫之從。人爲橫目之類。從目則爲妖。先謙曰。官本迻下文。

十二月。白氣出西南。〔補注〕先謙曰。官本攷證云。監本十上衍建平元年四字。從宋本刪去。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

而久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目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補注〕先謙曰。官本脫元將二字。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目百二十爲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干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補注〕先謙曰。以上不入紀。惟建平三年書星孛。

西步天歌。（先謙曰。丹元子步天歌。宋志采之。新法三垣二十八宿所統諸座。與丹元不同。新增諸星。中法所無。恆星有無增減。亦與舊歌時有不合。此歌逐宿諸座。一依新法。星名詳備。故將歌備攷。惟積數閒有不明。因取儀象攷成後編恆星之數。加案於下。庶幾適用。明史天文志所采徐光啟崇禎歷書星數。與此歌亦未盡合。較其同異。成此注焉。）

（紫微垣歌。）垣高先譜極出地。北向須尋不動處。欲知眞極本無星。列宿若旋斯獨異。近極小星強名極。后宮庶子遙相類。帝星最明太子次。述極五星作斜勢。（案今庶子增三。共八。）帝下陰德橫兩扁。（案今三。）極下四輔承四綱。（案今五。）句陳七星中甚明。（案今十六。）離極三度認最易。句陳柄曲句更曲。句內微星天皇帝。（案今一。）太子上有無名星。下方左樞少宰備。（案今左樞少宰各一。）上宰少弼與上弼。（案今上宰少弼上弼各一。）少衞上衞迤少丞。（案今少衞九。上衞四。少丞二。）其中五位皆朗朗。上下衞丞弼次列。右邊右樞與左對。（案今一。）太乙天乙顯微楷。（案今太乙天乙各一。）少尉上輔次少輔。（案今少尉上輔各三。少輔二。）上衞少衞共上丞。（案今上衞四。少衞二。上丞四。）左弼之內五尙書。（案今七。）一徵一顯三潛行。尙書之後小明二。左柱右女皆史稱。（案今柱史三。女史二。）上少丞閒曰華蓋。因蓋兩兩遶北門。（案今華蓋九。杠七。明志華蓋十六星。今止有四。與歌合。）蓋外六星名天棓。（案今十五。）其曲似斗雜紛星。扶筐四星三略暗。（原譌女。案今十一。明志扶筐七星。今四。與歌合。）天厨五星長方形。（案今八。明志天厨六星。今五。與歌合。）二巨三小近少弼。後有一顆無能名。六星卻承名天鉤。（原譌危。案今二十七。明志天鉤九星。今六。與歌合。）漸北第三光獨發。河中六星名造父。（案今十。）三晴三微錯雜陳。三隔叢衆曰王良。（原譌奎。案今十九。）尖角一珠微邐則。良旁一顆名策號。（原譌奎。案今一。）策後八星閣道稱。（原譌奎。案今十一。）三暗下連奎宿角。二巨三細與諸親。附路一顆王良下。（原譌奎。案今一。）滿當壁宿上端停。王良策星並閣道。內有五箇光權均。五顆四在河岸邊。一條閣道穿河身。閣道盡處名傳舍。六星隱現斜直形。（案今十三。明志傳舍九星。今五。）右下七星名北斗。（案今天樞四。天璇九。天權四。開陽三。天璣玉衡搖光各一。）天槍三星斗柄銳。（案今七。）三公三點與槍類。（案今三。）斗柄之旁隱輔星。（案今四。）天理四星斗內隱。（案今五。明志天理無。）三師小星少輔鄰。（案今四。）文昌六星如半月。（案今十四。）其角下星光更清。師昌之間名內階。六星微茫兩旋分。（案今十六。）八穀九星一最著。（案今四十二。）已載紫微垣內星。（案轄讀綱。少御女四。天柱十一。大理三。六甲七。五帝內座八。天牀八。內廚。四勢二十三星。明志六甲六星。今止有一。又四勢、五帝內座、天柱、大牀、大贊府、大理、女御、內廚、皆無。與歌合。大贊府止丹元歌一見。諸史皆無。）

（太微垣歌。）北斗四星南向軫。翼軫之北太微垣。垣中最巨五帝座。（案今九。）帝旁小星四點攢。座前四黑內屏撓。（案今十。）座後三小橫斜安。正中稍明爲太子。（案今一。）右後幸臣左從官。（案今各一。）謁者一黑在屏左。（案今三。）九卿三點（案今十二。）三公三。（案今三。）座隅數點名郎位。（案今十八。明志郎位十五星。今十。）一援聯輝珠入絲。郎將微星位之左。（案今三。）更與問鼎三小連。（原屬角。案今三。）位上常陳三可見。（案今十四。明志常陳七星。今三。與歌合。）二微在上一巨懸三公三小與下應。（案此謂紫微垣之三公與下常陳相應。非太微垣之三公也。）相亦同之斗柄前。（原屬紫微垣。案今四。）座北一點太陽守。（原屬紫微垣。案今二。）太尊天牢守亦遠。（原屬紫微垣。案此以太尊天牢證明守之位次。其星數見張宿下注。五字當衍。）左垣執法上次相。（案今左執法次相各二。上相一。）次上將星五位聯。（案今上將五。次將四。）右垣執法上次將。（案今各一。）次上相星亦復然。（案今右次相四。上相三。）虎賁一星左垣末。（案今一。）少微曲四虎西尉。（案今十三。）長垣亦四曲且斜。（案今十三。明志。長垣四星。今二。）上與少微相後先。三點靈臺一稍白。（案今十一。）正當右將長垣間。右前三小稱明堂。（案今十。）左外一小名進賢。（原屬角。案今十。）靈明之際一珠曉。微茫可見難名晉。（案數稍稀。少五諸侯。十二星。明志。五諸侯五星緜。與歌合。）

（天市垣歌。）房心尾箕宿之北。天市名垣列兩行。中有明星稱帝座。（案今一。）候星一位在其旁。（案今七。）階下四叢名宦者。（案今九。）宗正雙星俱並光。（案今五。）一顆無名宗之類。宗人四小入天淵。（案今八。）前左一綱名車肆。（案今四。）市樓二小偪河上。（案今七。明志市樓六星。今二。與歌合。）後左連二名帛度。（案今五。）居肆連珠共帛長。（案今五。）宗星二小在帛左。（案今二。）下與東齊相頡頏。列肆二星右垣內。（案今六。）斗五（案今十六。）斛四（案今十一。）皆微茫。左垣之星首稱宋。（案今三。）南齊與燕爲雁行。（案今南海燕各一。）東海（案今五。）徐州（案今五。）吳越（案今八。）齊（案今十三。）中山（案今八。）九河、（案今二。）趙（案今四。）魏（案今九。）秦右垣之星首稱韓。（案今一。）楚（案今一。）梁（案

今一。）巴（案今六。）蜀（案今三。）秦（案今三）周（案今十七。）鄭。（案今一。）晉（案今六。）河間（案今二。）與河中。（案今一。）星微微異光皆揭右上圖八名貫索。（案今二十二。）索上七公首射芒。（案今二十三。）左手曲九稱天紀。（案今二十四。）耙上三星號女牀。（案今三。）中山之顛名織女。（原屬牛。）一巨二細三隅張。（案今七。）其左四黑是漸道（原屬牛案今十四。）道前四顆漸斜方。（原屬牛案今十一。）

（角宿歌。）角宿兩星南最巨。（案今十八。）中間平道黑星二。（案今二。）左右九黠無名星。天田二小角上對。（案今九。）北頂正向搖光星。角下天門兩黑是。（案今十三。）平星兩白不甚平。（案今六。）庫樓七星屏屏似。（案今十一。明志庫樓十星今八。）屏內五小名曰衡。（案今四。）那圍六小作三柱。（案今十一。）樓下馬腹三星明。（古無案今有三見明志。）南門小星當殷處。（案今四。）

（亢宿歌。）亢宿四星兩頭黑。（案今十六。）左邊無名附兩翅。亢上大角懸明珠。（案今三。）角上元戈與斗直。（原屬紫微垣。案今元戈三。）元戈斜帶梗河三。（原屬氐。案今梗河八。）惟有南星光欲滿。角東四星左攝提。（案今七。）垂下一星芒熠熠。角西四星右攝提。（案今九。）亢北第三獨異色。角下四小曰亢池。（原屬氐。案今四。）形如方矩欹斜立。亢下迤迤北頓頑四星微遐陽門白。（案今頓頑三。陽門二。）庫樓東角右來使。南門最明近南極。（案騎縱縱。少折威十四星。明志折威七星。無與歌合。）

（氐宿歌。）氐宿四明側斗形。（案今三十四。）無名五黠雜來使。上與七公明縱對。（見天市垣。）頭公北有招搖星。（案今一。）兩星上與元戈友。（見紫微垣。）下左復與貫索親。（見天市垣。）索外無名多纍纍。直下正當天市梁。氐下二小陣車是。（案今五。）天輻亦與車同輪。（案今三。）平三平二皆車騎。（案今三。）一明二暗騎將軍。（案今一。騎縱縱。少天乳五帝席四騎官十星。明志帝席三星。今無與歌合。）

（房宿歌。）誰傳夏夜有星象。纍如巨人冠進賢。日鼻四星曰房宿。（案今十。）二三斯剛下闕然。當頭一點鈎鈐是。（案今二。）鈐畔一微鍵閉首。（案今一。）頭上雙星近者日。（案今二。）冠兩曲四是西咸。（案今六。）沖冠三暗稱為罰。（案今六。）冠後

四黑名車成。（案今六。）當蹤兩點積卒是。（原屬心案今四。）稍前相似名從官。（案今三。）

（心宿歌。）更有心三最明顯。（案今十二。）中巨旁纖當背肩。

（尾宿歌。）接心是尾九點曲。（案今十三。）車如衣角飄風霸。神宮一星尾內坐。（案今一。）傅說獨立尾之尖。（案今一。）天江六點當河隙。（案今十五。）魚星一點浮江邊。（案今一。）龜星有五三時見。（案今五。明志。天龜五星。今四。）西去三星河外接。巨人側身向西北。其上正當天市垣。

（箕宿歌。）箕星有四明相等。（案今四。）大口知箕正向西。當前一點糠星黑。（案今二。）何年旋向河之湄。（案較撮編少杵四星。）

（斗宿歌。）箕北六星名斗宿。（案今十一。）北斗相方柄不知。斗下曲圍十三點。形皆其名鼈似龜。（案今十一。明志。鼈十四星。今十三。與歌合。）天淵四微避所向。（案今六。）狗國小方淵上圍。（案今七。）國外雙烏名曰狗。（案今九。）其旁相似立天雞。（案今五。）斗背六星稱作建。（案今十六。）下五微星若仰盂。河中九點天弁斜。（案今十五。）兩旁中高若磬堆。（案較撮編少天籥十二農丈人一星。明志天籥農丈人俱無。與歌合。）

（牛宿歌。）牛宿六星大小牛。（案今二十。）一巨居中上下齊。牛上三星是河鼓。（案今十二。）中間一巨三之魁。鼓下四星天桴臥。（裴挺案此罪新法恆星表。今有六。）鼓旁各豎左右旗。左旗曲七星皆小。（案今三十九。）右旗亦七三獨輝。（案今二十一。）牛前二小名羅堰。（案今四。明志。羅堰三星。今二。與歌合。）堰上瓠瓜四粒球。（舊屬女。案瓠一作匏。今十四。）瓠下五星名敗瓜。（原屬女案今八。）一粒淨瓠餘並微。天津如弓跨河七。（案今四十九。當有原屬女三字。）二明四小一更欹。天津之下十

三小據闕無名不必疑。（案較據稿少
天田四星。明志天田九星。無。與歌合。）
（女宿歌）女宿三微一稍白。（案今九。）非方非斜形不係。右方數起趙與越。（案今趙二越一。明志趙一。）周楚鄭齊燕一流。
（案今周二。楚鄭齊燕各一。明志周一。）並楚爲秦並隔代。（案今秦二代四。明志秦代今各一。）鄭星方在魏之前。魏韓相並望
齊楚。（案今魏韓各一。）十星皆暗此舒睥。下爲九坎四可見。（原闕牛。案今四。）平衡三白微難求。離瑜三點均且直。（原
闕虛。案今六。明志離瑜三星今二。）坎下四微散不收。（案較據稿少離珠五。奚仲十一星。明志離珠五星。無。與歌合。）
（虛宿歌）虛宿兩星南最明。（案今十。）南下圓三天壘城。（案今十五。明志天壘十三星今五。）城下四星壁壘陣。（原闕室。
案今二十。）五顆偏有四顆飄。壁陣東行十三點。彼端亦作小方形。陣頭之下天錢繞。（原闕危。）稍微四點卻難成。（案今八。明
志天錢十星今四。即天錢。與歌合。）錢下二箇名敗臼。（案今五。明志敗臼四星今二。與歌合。）臼下雙珠莫可名。壘東一小名司
命。（案今二。）司危司非虛上承。（案歌無司祿。今司祿二。司非五。司危二。明志司危司祿各二星今各一。）人星只有三星確。（原
闕危。案今九。明志人五星今三。與歌合。）六星車府射天津。（原闕危。案今二十七。明志車府七星今五。）
府上騰蛇六圓一。（原闕室。）兩尾八星透對分。（案今四十一。明志騰蛇二十二星今十五。與歌合。）
（危宿歌）危宿三星若磬折。（案今十七。）中間一點光微暗。危上微光蓋屋名。（案今二。明志蓋屋二星今一。）屋西三星墳
墓接。（案今八。）三箇略明各自異。四小虛梁參左點。（案今四。）壘下雙烏哭泣臨。（原闕虛。案今哭六泣四。）一局土公墳後
歆。（原闕壁。案此土公吏也。今二。壁宿別有土公三字當衍。）十二橫遮壘壁南。羽林軍士縱橫列。（原闕室。案今四十五。明志羽
林軍四十五星今二十六。）軍前統御有天綱。（原闕室。案今一。）北落師門光更烈。（案今一。）危端白杵四星懸。（案今杵五。
臼十二。明志杵三星今一。臼四
星今三。）其南敗臼牛邊缺。

（室宿歌。）室宿兩箇光縱同。（案今九。）無名一箇頂中衞。室旁壁星共三座。或小或大宮離宮。（案今十四。）雷電六星偏右大。（案今十四。）壘壁曲五牛寰壘。（原脫壁。案今十四。）羅兩平方四點小。（原脫壁。案今十四。）鈇鉞三小羽林中。（案今六。）上顯直與騰蛇接。其下復與火烏逢。（案較續縮少八魁六星。明志八魁六星無與歌合。）

（壁宿歌。）壁宿二明與室似。（案今二十五。）其上三星圍天廄。（案今四。明志天廄十星。今三。與歌合。此下原有廄上一穎附路兩。原脫奎。其中正與王良對。原脫奎二十字。案附路王良已見紫微垣。複出今刪。）陣上壁烏有土公。（案今十三。）火烏十星兩翼細。（古無。案今有十一。）

（奎宿歌。）奎宿十六連錯形。（案今三十九。）東北一星芒獨異。奎尖上與閣道通。奎下七星外屏樹。（案今二十二。）屏間五點不甚明。兩箇揭鞬屏裁處。六箇天倉繞曲屏。（原脫婁。案今二十七。）天溷二黑倉右附。（案今十。明志天溷七星。今四。）溷下一明土司空。（案今一。）鐵鑕五小倉前地。（原脫婁。案今五。）永委三星南極傾。（古無。案今有三。見明志。）其左一星最明巨。

（婁宿歌。）婁三不均光甚均。（案今十八。）上疏下密雜星臨。右更左更各五點。（案今左更十三。右更十。）雖若琵弦兩翼分。當瓶敦點琵弦似。其名總曰大將軍。（案今二十八。）弦中一派光殊顯。弦背一黑軍南門。（原脫奎。案今一。）天庾三點天倉下。（案今六。）芻藁六星左編明。（原脫昴。案今十一。）

（胃宿歌。）胃宿三星案一隔。（案今八。）無名兩點胃之餘。胃下左更五點小。（案左更見上。此來以明天廩位次。）更四天廩四星際。（案今七。）天囷十三圍一狀。（案今三十四。）右下三星光頗殊。曲環十六箇天苑。（原脫昴。案今三十四。）北猶南微

正背西更有天關十三點。（原屬畢。案今十九。）東征五小勢光奇。大陵橫入中更明。（案今二十九。）當陵之中名積尸。（案今一。）天船雜七與陵背。（案今十九。）船中積水看欲抵。（案今二）

（昴宿歌。）昴宿七星天讒下。亂落圓珠一簇奇。（案今二十。明志又言昴宿有三十六星。皆得之於窺遠鏡者。）其上六個名卷舌。（案今十三。）天讒一點舌尖居。（案今一。）天阿點附天陰上。（案今天阿一。）天陰五星皆隱微。（案今十一。）昴東孤月光如鮮。（案今月二。）礪石四小拱舌旋。（案今四。）陳囷積米堪飽胃。發阿西去致積屍。

（畢宿歌。）畢宿八星如小網。（案今二十六。）左角一珠光獨朗。珠邊一顆名附耳。（案今五。）天節九小畢居上。（案今八。明志天節八星今七。）九州珠城畢之南。翩翩七點依稀傍。（案今十七。）畢上天街二箇斜。（案今六。街一作階。）街上五車載河往。五車皆則左右巨。（案今二十四。）天潢五星小中故。（案今七。）潢旁三柱柱各三。（案今九。）河中細密知指掌。車中積六名諸王。（案今十。）天高四小斜方狀。（案今八。）下垂九點曰參旗。（案今二十一。）旗中九斿與旗倣。（案今十六。較稍縮少成池三星。明志咸池三星。與歌合。）

（觜宿歌。）觜宿三小當參上。（案今三。）觜上天關一獨招。（原屬畢。案今七。）司怪四星明晦半。（案今十。）水府相同莫混瞧。（原屬井。案今十二）

（參宿歌。）參宿七星明煽煌。兩肩兩足三為腰。參伐下垂三四點。（案今共四十六。）玉井四星右足交。（案今七。）玉井下方曰軍井。（案今六。明志軍井十三。今五。）屏星二點井南標。（案今二。）四顆廁星屏左立。（案今十二。）屎星一點廁下拋。（案今一。）丈人子孫各連二。（原俱屬井。案今丈人二。子三。孫六。）老人最巨南認遙。

（井宿歌。）井宿八星形似井。（案今二十七。）廣旗六爪垂其頂。（原屬觜。案今二十。明志。坐旗九星。今五。）旗東五小皆無名。貼旗斜下四星整。左斜五點五諸侯。（案今七。）其上北河兩明瑩。（案今七。）河上一顆名積水。（表無。案今一。）河左斜方爐星命。（原屬鬼。案今十五。）河下一微名積薪。（案今四。）南河似與北河證。（案今十四。）水位四小若仰盂。（案今十六。）上下數顆難考訂。井下四星名四瀆。（案今十二。）闕丘之上與河映。（案今九。）天狼最巨當其南。（案今七。）一矢加弧一矢發。野雞一白軍市旁。（案今野雞一。軍市十三。）老人獨向天南炤。（案今五。）弧矢十星儼張弧。（案今四十一。）內外無名難究竟。（案較撥遺少天罇十二。缺二星。）

（鬼宿歌。）鬼宿四星方似櫃。（案今二十三。）中間一白積尸氣。（案今四。）其下五小爲外廚。（案今二十三。明志。外廚六星。今五。與歌合。）五稍五小居其內。

（柳宿歌。）柳宿曲八名垂柳。（案今二十一。）其上無名三點聚。酒旗斜三宿上覷。（案今八。）其上爵與文昌對。天狗盤七當其南。（原屬鬼。案今六。）天社七枝星頗巨。（原屬鬼。案今十一。）

（星宿歌。）星宿七星大小異。（案今二十二。）中間一巨首尾細。垂頭曲尾如蚓形。其上一白名天紀。（原屬鬼。案紀一作記。今三。）紀下天稷五個星。（表無。案今無。）南隅一顆與紀類。

（張宿歌。）張宿六星芒甚小。（案今十一。）中如方勝兩角邪。軒轅大星當其額。（原屬星。）一十五星龍天矯。（案今七十六。）小方內屏轅上居。（原屬星。案今十五。）轅下御女一星杳。（案晉志。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原在軒轅十七星內。）宿端天相有三星。（原屬星。案今十四。）向右一顆光頗皎。三台三座上尤明。（原屬太微垣。案今上台九。中台六。下台四。）相與雁行大道台。北二小名天牢。（見紫微垣。案今八。明志。天牢六星。今二。與歌合。）一點太尊牢左照。（見紫微垣。案今一。據編無天廟十四星。明志。天廟十四星。無。與此歌及據編合。）

（翼宿歌。）翼宿微星二十二。（案今二十九。）上横五星下無異。東畔五小在其南。（表無。案今無。明志東畔五星。無與表及續撰合。）青丘三箇翼下宿。（案當有原屬軫三字。今十。明志青丘七星。今三。與歌合。）丘南馬尾橫三星。（中無。案今有三。見明志。）

上爛一箇

尤明亘。

（軫宿歌。）軫宿四珠不等方。（案今九。）長沙一黑中間藏。（案今一。）左右二轄屑之附。（案今左轄右轄各一。）

一顆無名南向光。（案攬撮無軍門二。土司空四。器府三十二星。明志軍門土司空器府俱無。與此歌及攬撰合。）

南極諸宿。（據曆書及儀象志。）

鳥喙西七星。（古無。案今八。）附白西一星。外增一星。（古無。案今二。）海石西五星。（古無。案今八。）孔雀西十八星。（古無。案今十五。）飛魚西七星。（案今六。）夾白西三星。（案今二。）三角形西三星。外增二星。（案今七。）蛇腹西四星。鶴西十二星。（案今十四。）金魚西五星。（案今六。）十字架西四星。異雀西十二星。（案今九。）蛇首西四星。（案今二。）南船西五星。（案今六。）蜜蜂西四星。海山西六星。小斗西九星。（案今十。）蛇尾西七星。（古無。案今四。）

（補南極諸宿歌。）南極諸星中未志。蜜蜂之下鳥喙是。鳥喙頭兩七星則。其上卽是鶴十二。（表鶴室。）喙東十八孔雀星。異雀十二近南極。孔雀之上卽波斯。（見牛宿。案今十一。）三角形上房心次。蜜蜂四星三角東。軫翼尋頭架十字。小斗九星南船南。南船五星海州截。南船左右十一星。海石五星海山六。附白夾白黃極邊。夾白三星附白一。金魚五尾七飛魚。蛇首蛇腹星各四。欲知蛇尾又七星。上邊卽是異雀壁。此星原非見界星。利氏西來始能述。經天該中亦未言。今據曆書爲補足。（案明志云。古無今有者。紐星旁有客星。萬曆元年新出。先大今小。南極諸星。古所未有。近年浮海之人。至赤道以南。往往見之。因測其經緯度。其餘增入之星甚多。並詳儀象表。今案見志者鶴、蛇首、鳥喙、三角形、十字架、南船、蜜蜂、海山、海石諸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八）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行志第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則。效也。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師古曰。效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言圖書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故則之以畫八卦。卽尚書本文祇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以洛書。亦不云禹因洛書以陳洪範也。以洛書爲洪範。始於劉歆父子。後儒遂信之。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卽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爲太師。故曰父師。〔補注〕先謙曰。晉志作典斯大範。周旣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此已下。皆周書洪範之文。王迺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敍。服虔曰。騭。音陟也。應劭曰。陰。覆也。陟。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敍。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

序也。師古曰、騭、音質。騭、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補注〕朱一新曰、下文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卽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也。倫當訓事。先謙曰、官本應注敍作敘。應注末無也字、顏注末有也字。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應劭曰、陻、塞也。汩、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師古曰、汩音骨。〔補注〕何焯曰、天一生水。水失其性、則五行由此皆亂其序列也。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卽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卽九章也。斁、敗也。音丁故反。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師古曰、殛、誅也。見誅而死。殛音居力反。〔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禁作誅。是。先謙曰、官本作誅。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敍。師古曰、自此已上洪範之文。〔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師古曰、謂之行者、言順天行氣。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補注〕錢大昕曰、案古文敬作羞、與羞相似、蓋疑敬之譌也。又考藝文志引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五行、藝文二志皆取劉歆之說、則歆所傳尙書本是羞字。孔光對日蝕事亦引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言厚用之、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補注〕朱一新曰、顏用尙書注。農訓厚、蓋孔義也。書正義曰、鄭元云、農讀曰釀。是農卽釀字、故爲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釋文引馬融云、農、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次四曰叶用五紀。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師古曰、叶讀曰協、和也。〔補注〕周壽昌曰、顏曰叶古文協字。先謙曰、官本注爲作謂。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次六曰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讀曰乂。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次九曰嚮用五福、畏

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儆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其文也。演音弋善反。）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補注〕蘇輿曰：春秋繁露有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諸篇名，蓋即志文所本。）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師古曰：旤、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傅，讀曰附，謂附著。〔補注〕錢大昕曰：或說是也。）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補注〕先謙曰：說文：乖，戾也。晉志作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是以攬仲舒，別向、歆，（師古曰：攬字與擥同，謂引取之。擥音來敢反。）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師古曰：眭音息隨反。說在眭孟傳。〔補注〕錢大昕曰：陳亦當爲傳。說曰附書以仲舒向歆爲主，而附設眭孟諸人說也。先謙曰：官本無顏注。）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傅春秋，著於篇。（師古曰：傅讀曰附，謂比附其事。〔補注〕先謙曰：晉志云傅通詳之，以傅（傳誤）作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沈約宋志云：班固述宋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

經曰。〔補注〕王鳴盛曰。志先引經。是尙書洪範文。次引傳。是伏生洪範五行傳文。又次引說。是歐陽大小夏侯等說。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習者。以下歷引春秋及漢事證之。所采皆仲舒、向、歆說也。而歆說與傳說或不同。志亦或舍傳說而從歆。又采京房易傳甚多。今所稱京氏傳中無之。蓋非足本。閒采眭谷李尋說。眭谷語略見傳中。尋說無之。先謙曰。尋說見谷永傳下。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銷鑄也。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斂曰穡。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或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引鄭注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禮也。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猶難歷數之事也。臣瓚曰。姦謀。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李說是三字。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爲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補注〕葉德輝曰。蕭吉五行大義引洪範傳曰。東方。易云地上之木爲觀。言春時出地之木。無不曲直。花葉可觀。如人威儀容貌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古者佩玉。右徵角。而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爲行步之節度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玭音步千反。〔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玭作蚍。是。蚍珠即蠙珠。禹貢釋文。蠙或作蚍。先謙曰。注文玭蚍雜見。官本皆作玭。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爲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爲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上。動皆有聲。以爲舒疾之節也。〔補注〕朱一新曰。汪本衡上有接衡二字。又之疾也。疾作節。是。先謙曰。官本有接衡二字。疾作節。考證云。衡、監本訛衡。從宋本。

改。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湎音彌善反。）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直也。）及木爲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是爲木不曲直。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補注〕王念孫曰：兩施字，師古無音。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爲弛。（經傳通以施爲弛）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師古曰：雰音紛。）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補注〕先謙曰：晉宋志刪而水滯三字，隋志作陰之盛而凝滯也。先謙案：此水字當爲冰，凝冰同字，冰俗作氷，傳寫遂誤爲水耳。金不從革條下冰滯尤其明證。）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補注〕錢大昭曰：脅，南雍本閩本作脇。朱一新曰：汪本作脇。葉德輝曰：據本作脅。先謙曰：官本作脅，晉宋隋書志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作亂，不克而出奔齊。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與喬如之謀，故見誅。事並在十六年冬。）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

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於沙隨。晉受僑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之譖而執行父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本此說。以爲幼君大臣之象。成公季孫行父見執於晉之徵。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補注〕先謙曰。木介唐志作樹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師古曰。晉楚戰於鄢陵。呂錡射楚王。中目。鄢陵鄭地。屬常雨也。〔補注〕先謙曰。木不曲直。與視傳下草妖互見。又恆雨互見。以文義言。屬上當有又字。晉志此段全做漢志。屬上有又字。亦其證矣。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師古曰。鄉、讀曰嚮。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悊、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登高官下。遠四佞而放諸埜。師古曰。四佞。謂四凶也。邈、離也。埜、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者、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由、從也。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由下五字。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師古曰。適、讀曰嫡。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師古曰。篤、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讀曰燄。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

申，御廩災。董仲舒吕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臣瓚曰：魯郭門。〔補注〕蘇輿曰：四國，謂齊宋衞燕，共伐魯，為魯所敗，事在桓十三年。經不書地，何休公羊注說龍門本於此。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吕戒之。〔補注〕沈欽韓曰：何休公羊注說其誼。劉向吕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吕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補注〕沈欽韓曰：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公羊僖二十年傳何注：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古曰：謂欲弒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吕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夫人譖桓公於齊侯，師古曰：言世子同非晉子，齊侯之子。〔補注〕周壽昌曰：見公羊莊元年傳。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殺之，公薨於車。劉歆吕為御廩，公所親耕藉田吕奉粢盛者也。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劉向吕為齊桓好色，聽女口，吕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衞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衞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吕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衞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請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角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寺作侍。故致太

災。〔補注〕錢大昭曰，太，南雍本閩本作大。葉德輝曰，德藩本作大。先謙曰，官本作大。桓公不瘳，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齊立孝公，不勝，曰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爲過於九月乃得葬也。〔補注〕宋一新曰，注曰公子之徒，汪本曰作四，是。先謙曰，官本作四。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傳作瘠，何休云，瘠者，民疾疫也。董仲舒以爲，釐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公羊疏引晏子春秋，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爲疫殺其民人。

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師古曰，蘇說曰，僖後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左氏作乙巳，南雍本閩本同。宋一新曰，汪本作乙巳。葉德輝曰，德藩本作乙巳。先謙曰，官本作乙巳。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諡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嫡，僖既爲君，而母遂僭夫人禮。文四年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公爲弟，故云卑。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師古曰，僖公初娉楚女爲嫡，齊女爲媵。時齊先致其女，脅僖使立爲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補注〕沈欽韓曰，此亦可疑。左傳宗人釁夏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先謙曰，官本注娉作聘。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補注〕沈欽韓曰，據何休說，則西宮是右媵所居。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答，悲愁怨曠之所生也。後書陳蕃疏曰，楚女悲而西宮災。若

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㠯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㠯爲西宮者公宮也。〔補注〕錢大昭曰。左傳無此文。蓋左氏說。沈欽韓曰。此據漢法知之。竇嬰傳田蚡云程李俱東西宮衞尉。時程不識爲長樂衞尉。長樂太后所居曰東宮。李廣爲未央衞尉。帝所居曰西宮。則公宮爲西宮明矣。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國。先謙曰。官本作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也。成周。洛陽也。〔補注〕沈欽韓曰。此左氏據文公殺戎作災。先謙曰。注上也字官本作曰。是。榭者。所㠯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㠯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卽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二大夫也。召讀曰邵。後皆類此。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㠯禮樂爲而臧之。〔補注〕沈欽韓曰。此說較踳。何休以春秋宣新王因天災樂器示周不復興之語。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補注〕周壽昌曰。人火也上脫去傳曰二字。下文陳災引左氏可證。不則經字當作傳。前有公羊傳曰。後引左氏傳曰可證。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補注〕葉德輝曰。左傳成周宣榭災。疏引服虔注。宣揚威武之處。與此合。則此文所引爲左氏家說也。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㠯爲宣宮。不言謚恭也。劉向㠯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

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而宣公甍。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文公之庶子。遂弑殺赤而立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補注〕錢大昭曰。心閩本作宜。予謂心下脫宜字。先謙曰。上下文俱屬成說。宜字不當有。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耦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轡以弓梏弱于朝。宋平公怒逐之。遂來奔。事在襄六年。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公之諱。故改其官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及之。故徹去。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燒。陳畚挶。應劭曰。畚、草籠也。挶與本同、舉所以舉土也。師古曰。挶、音居玉反。〔補注〕錢大昭曰。挶左氏作梮。先謙曰。官本挶下無音字。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也。缶、盆盎也。綆、音工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工作王。備水器。師古曰。器、罃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罃、備火。金之長頸缾也。〔補注〕宋祁曰。注罃。汪本作罃。同。金作今。是。先謙曰。官本罃作罃。金作今。畜水潦。積土塗。師古曰。潦、行潦也。畜讀曰蓄。蓄聚隄障塞救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補修之也。繕守禦之備。恐因火有它故也。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之道。皆立標記也。儲正徒。師古曰。儲、偫也。正徒、役徒也。偫音丈紀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民。謂郊野

之外保聚者也。使奔火所，共救災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民作人，是。又飭衆官各慎其職。師古曰，飭讀與勅同。〔補注〕宋祁曰，汪本勅作救，是。先謙曰，官本作敕。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師古曰，士弱，晉大夫士莊伯。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師古曰，咮，音竹救反。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天下皆告，故無象。〔補注〕宋祁曰，注汪本下作不，是。先謙曰，官本下作不。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補注〕宋祁曰，咮本作喙。先謙曰，咮喙字通，詳天文志。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曰，契讀曰偰，音先列反。字或作卨，其用同耳。據譜與籍，相土即卨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

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轉寫誤。〔補注〕朱一新曰、汪本轉作傳。先謙曰、官本作傳。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本其說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案宋數年內。寧無患禍。董說非。伯姬既能守禮。一老婦人何所悲思。何更難通。惟劉向合鴻範傳殺太子之應。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云與楚各盟。平公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戈反。〔補注〕朱一新曰、汪本各作客。是。先謙曰、官本作客。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著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補注〕先謙曰、官本著作鑄。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師古曰、公羊經。〔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作經。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大夫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淫于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殺之。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事在宣公十一年。〔補注〕劉敞曰、予案昭九年。夏徵舒卒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乎。錢大昕曰、當云陳公子招殺太子。楚靈王託欲為陳討賊。傳寫

幷誤。校者妄以意改寫耳。劉攽曰。其釋闕宿。然董子斷於春秋。不應乖舛若此。恐非董生元文也。先謙曰。官本射作對。亂上氏作兵。夏上殺作役。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㠯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韶。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補注〕周壽昌曰。言不詳其火之所因。故火何宮館也。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雖縣陳。納申叔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爲楚靈王所滅。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爲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師古曰。裨竈鄭大夫。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補注〕宋一新曰。左傳杜注。相。治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㠯五陳。〔補注〕錢大昭曰。陳。左氏作成。南雍本閩本同。下文亦云故曰妃以五成。宋一新曰。汪本作成。葉德輝曰。德藩本作成。先謙曰。官本作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㠯水王。陳。其族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㠯一生水。地㠯二生火。天㠯三生木。地㠯四生金。天㠯五生土。五位皆㠯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

妃㠯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㠯天一。爲火二牡。木㠯天三。爲土十牡。土㠯天五。爲水六牡。火㠯天七。爲金四牡。金㠯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董仲舒㠯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衞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㠯同日災也。劉向㠯爲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有虞苗裔。皆王者之後。衞、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衞康叔。文王之子。鄭桓公。宣王之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劉獻公摯也。單子。穆公旗也。皆周大夫也。猛。景王太子。猛音蒙。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圉也。召伯。莊公奐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鼂。景王庶子也。鼂。古朝字。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及宋衞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補注〕蘇輿曰。案春秋。景王崩於昭二十二年。合本年計之。則後五年。三當爲五。王室亂。

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補注〕周壽昌曰。天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此敘周景王太子猛事。稱世子。周制也。立不正。㠯害王室。明同辠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闕觀。董仲舒劉向㠯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師古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勸定公受之。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乃行。〔補注〕沈欽韓曰。雉門兩觀災在定二年。退孔子在十五年。安可傅會。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辠。亡㠯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㠯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㠯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㠯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社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作蒲社。蒲是薄之訛耳。范寧解引劉向曰。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董仲舒劉向㠯爲亡國之社。所㠯爲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閒。〔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定哀。監本作哀定。非也。今改正。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㠯亡國。

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爲是時呂氏女爲趙王后。嫉妒。將爲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補注］蘇輿曰。十月。惠紀作七月。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藏冰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以爲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闕之屏也。具在文紀。［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罳並作罳。先謙曰。官本作罳。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卽位。賈誼等以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

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爲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補注〕錢大昕曰。武紀作二月乙未。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補注〕周壽昌曰。仲舒時居家。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而奏焉。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師古曰。省、察也。〔補注〕先謙曰。注六字官本無。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補注〕沈欽韓曰。案桓釐廟親盡當毀。此孔子所言者。禮運正義。何休公羊注。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

子之禮。故得有之。案郊特牲不言兩觀爲僭。彼疏云。雖上榮屋曰雉門。則雉門非闕門之證。亳社者。左氏解云。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傳云。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正義云。左有亳社。右有周社。猶大夫有大事詢衆庶在其閒也。二傳亦不譏魯有亳社也。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爲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也。音胡電反。次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補注〕何焯曰。此實爲匡衡罷諸廟所本。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吕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吕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補注〕周壽昌曰。揚。輕揚也。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意怒貌也。師古曰。睢。音呼季反。〔補注〕先謙曰。此連上四字爲句。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吕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離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高廟迺可。〔補注〕先謙曰。遼下官本有東字。是。視近臣

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師古曰：仄，古側字。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補注〕先謙曰：據傳云常山王數犯法，趙王逆劫皆訐二千石，其夷滅人家及藥殺二千石，則膠西王事也。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乃發覺而伏辜。〔補注〕先謙曰：伏辜在元狩元年，但元朔六年後一年，發覺在六年，淮南衡山傳可證。或疑此志文誤，非也。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顓與專同。不請者，不奏待報。〔補注〕周壽昌曰：仲舒傳，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此乃復用步舒治獄。據淮南王傳，是獄所連引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先謙曰：注奏待官本作待奏。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補注〕先謙曰：亦見始昌傳。後有江充巫蠱衛

太子事。〔補注〕先謙曰、謂衛太子爲巫蠱也。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補注〕宋祁曰、鐵鐵疑作鋑鋑。齊召南曰、宋此條及下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其事正同。宋祁致疑鑄鐵當作鑄錢、非也。元狩五年以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行、安得有外郡鑄錢之事。且涿郡鐵飛、武紀不載、而涿郡有鐵官、地理志有明文矣。至河平沛郡鐵散、則孝成紀亦載其事、不得疑鐵字爲錢字之訛也。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補注〕先謙曰、說文、氂、犛牛尾也。此通用字。侯表作屈釐、與此同。杞鄉作屈氂、趙目同、則作氂者是也。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補注〕先謙曰、侯表、宗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不言爲巫蠱下獄死、疑有誤。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閿鄉湖城二縣界。明年、屈氂復坐祝詛要斬、師古曰、祝、古詛字也。音側據反。妻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補注〕宋祁曰、作鋑鋑不下。先謙曰、宋說非、見上。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補注〕王鳴盛曰、殿本立作音。沈欽韓云、恩澤侯表立與譚商根逢時

攷河平二年六月乙亥封。五人皆皇太后弟。音封在鴻嘉元年六月。淩本誤成紀。亦作立。先謙曰。官本立作音。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顓權。鳳誣章以大逆辠。下獄死。〔補注〕錢大昭曰。辠閩本作章。葉德輝曰。諸本作辠。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爲皇后。妹爲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從革。〔補注〕先謙曰。金不從革互見。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爲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顓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補注〕錢大昭曰。外戚傳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此十三年當作十年。三字衍。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通謂冠也。通

詩尙桝。有朋慾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旣已冠。而不歸政。將爲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補注〕葉德輝曰。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高祖廟在長安城中西安門內東太常街。此廟在城中之證。又云文帝廟號顧成廟。不云在何處。西漢會要十二引云。文帝廟在長安城南。此所云居外。是也。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旣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葉德輝曰。西漢會要三十引亦無中山二字。是宋人所見本皆與景祐本同。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爲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爲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illegible]。晉灼曰。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爲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

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闕，法令所從出也。〔補注〕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闕上有門字。葉德輝曰：德藩本有門字。先謙曰：官本有門字。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爲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補注〕周壽昌曰：成紀皇曾祖悼考廟災，注，宣帝父史皇孫劇，若皇考廟，則孝元廟矣。此句明有脫文。初，宣帝爲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顓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寖盛，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補注〕先謙曰：元后傳云，三世據權，五將秉政。贊亦云，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案鳳、商、根，大將軍，音，車騎將軍，莽未爲將軍，而與鳳等四人同爲五將者，以皆爲大司馬故也。百官表大司馬初置，本以冠將軍之號，故得稱之。其實惟將軍稱將。匈奴傳，漢遣田廣明等五將軍出塞，匈奴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是其證也。恩心傳亦云鳳爲上將秉國政。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

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衞太子妾。遭巫蠱之禍。〔補注〕先謙曰。官本妾作妄。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補注〕錢大昭曰。同字下。南雍本閩本皆有應字。先謙曰。官本有應字。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禍。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補注〕沈欽韓曰。黃圖。長樂宮有臨華殿在前殿後。武帝建。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補注〕沈欽韓曰。班倢伃傳。求共養太后長信宮。趙昭儀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傳昭儀傳。成帝母太皇太后稱長信宮。水經注。長樂宮殿西有長信長秋諸殿。（玉海引黃圖。長樂宮有長信宮。）是長信又長樂之別殿。就其見居者名之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侯鳳。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故天象仍見。師古曰。仍。重也。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桂宮。漢武帝造。水經注。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營飛閣複道。用相延通。案孔光傳。大司空何武奏。傳太后可居北宮。則桂宮也。傳言紫房複道通未央宮者是也。

因傅太后居此，名曰永信宮耳。黃圖復云永信宮在甘泉宮，繆誤非也。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重也。〔補注〕沈欽韓曰：盡俗為燼。高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復道，〔補注〕先謙曰：官本復作複。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補注〕葉德輝曰：非具叔孫通傳。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補注〕先謙曰：隋志作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蓋文有譌易。內事謂此。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若不得禮之中，而失於奢，則不如儉。故禹卑宮室，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謂勤於治水而所居狹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乎作於。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

室家鄭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妾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邦此聖人之所𠂢昭教化也師古曰昭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補注】朱一新曰監本汪本亡作有葉德輝曰據閩本亡作有先謙曰官本亡作無（今本尙作有然據考證定改爲無）考證曰無監本訛有從宋本改正王念孫云景祐本毛本作亡永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爲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左氏春秋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正義曰此年不書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即用劉向之說）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非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恆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亡麥禾爲大水亡麥禾故又改此文之亡水旱爲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謬也是爲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補注】蘇輿曰嚴公上當有春秋二字劉知幾所謂賢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晉公同爲一體者也案班氏體大思精動爲文則致有疏略劉氏毛舉遂成隱見耳此下失書春秋者甚多冬大水亡麥禾【補注】齊召南曰案穀梁但云大無麥禾三家所同並無大水水字故劉向以爲土不稼穡然玩董仲舒說又似公羊經有大水之文乃今本公羊亦無水字何也王念孫曰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偏書大水者其意以爲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用仲舒之說董仲舒𠂢爲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𠂢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

父及叔牙。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也。郎、薛、秦皆魯地也。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補注〕先謙曰：寤、覺也。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並麥禾凡四歲也。禍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及閔公皆殺死。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補注〕先謙曰：續志引作攻戰。晉宋志與此同。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㠯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興師出征，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之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櫜、韜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韜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臧。動靜應誼，〔補注〕先謙曰：晉宋志引誼作宜。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卦彖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讀曰悅。〔補注〕蘇輿曰：注本雖犯作難犯，是。金得其性矣。〔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金上有如此則三字。先謙曰：官本有如此則三字。此說晉志亦無。若迺貪欲恣睢，師古曰：睢、音呼季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睢下。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補注〕劉敞曰：冰、音凝。沈欽韓曰：涸、當爲涸。左傳音文作固。郊祀志：秋涸凍。涷、涸、凝也。沍、閉寒也。顏謂涸與沍同，非。朱一新曰：疑注本作凝，是。先謙曰：官本疑作凝。及爲變怪。〔補注〕錢大昭

曰、及、閩本作乃、非是。蘇輿曰、及下疑當有金字。上文及木爲變怪、與此一例。是爲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古曰、晉掌樂大夫。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師古曰、讟、痛怨之言也。音讀。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言不得申其性命也。〔補注〕蘇輿曰、左傳信作保。此因信保形近而誤。顏曲爲之說、非。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師古曰、虒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虒音斯。〔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絳、監本訛絳、今改正。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許兩反。字亦作嚮。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向音下十二字。劉歆以爲金石同類。〔補注〕葉德輝曰、白虎通五行云、金、少陰。又云、金者陰始起。公羊僖十六年傳、隕石于宋五。何休注、石者陰德之專者也。據此則金石性皆主陰。故劉歆以爲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補注〕先謙曰、白祥互見。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冀縣南山也。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韋昭曰、天水縣。壄雞皆鳴。師古曰、雉也。〔補注〕先謙曰、此自壄地之雞、非雉也。顏說詳郊祀志。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牢、係重囚之處。篡死辠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

號曰山君。黨與寖廣。師古曰。寖、漸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六字。明年冬。迺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

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補注〕周壽昌曰。成紀永始三年作經歷郡國十九。此作四十餘。不合。漢郡國共一百三。據此當半天下矣。成帝時無此大亂。明此衍四字。皆踰年迺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

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迺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令皆還其本居。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

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虒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壄。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

土。外內之別云。〔補注〕先謙曰。又一條互見火不炎上下。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

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

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

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令逆時，〔補注〕朱一新曰：致，汪本作政，是。葉德輝曰：德藩本作政。先謙曰：晉志作政。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補注〕先謙曰：晉宋志作顓非者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補注〕先謙曰：飢，凶年也。損，如減膳省費之類。茲謂泰，厥災水。〔補注〕先謙曰：晉宋志竝作厥大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遏不見用也。師古曰：遏音一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八字。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己也。張晏曰：獄，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補注〕朱一新曰：下文云解，舍也，即解字之義，不必訓爲止。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師古曰：函，與含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叔。〔補注〕宋祁曰：叔當作菽。先謙曰：晉宋志作菽。

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爲太宰，弒殤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郜大鼎。又背宋。諸侯由

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殺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殺人怨而求助。齊衛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 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師古曰。已解於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位。乃以許田與鄭而取祊之田。故云不祀周公。〔補注〕宋祁曰。注汪本。廟作廟。是。先謙曰。官本作廟。 廢祭祀之罰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注參用舊劉三家之說。要歆說非也。許田。朝宿之邑。本非祀周公之所。左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行人之辭。杜預云。後世朝宿邑立周公別廟。果爾。鄭于祊亦祀泰山乎。傳云。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子弟同姓食采得立廟。於禮則非也。朝宿邑而立廟。其義尤無據矣。劉歆欲附鴻範傳嚴祭祀之文。理不可通。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補注〕周壽昌曰。左傳正義云。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此秋是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苗。故知熟麥及五穀之苗皆爲水漂殺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苗。監本譌田。今改正。 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補注〕錢大昭曰。威。閩本作桓。上文桓字互見。此處不應獨作威。閩本是。葉德輝曰。德藩本亦作桓。先謙曰。官本作桓。 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補注〕沈欽韓曰。娶哀姜在二十四年。與七年大水非涉。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乘丘、鄑。皆地名。鄑音子移反。 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補注〕沈欽韓曰。謂魯宋同在十一年被水。公羊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劉向以爲時宋愍

公驕慢。詻哭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讎。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爲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愍公。絕其脰而死。事在莊十二年。〔補注〕宋一新曰。注爾虜焉故。汪本故作知。案公羊傳作故。何劭公注。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賢。春秋繁露。韓詩外傳均作知。莊迺下七字爲句。先謙曰。官本作知。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瀆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師古曰、仍、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臣瓚曰。桷、椽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將迎夫人。故爲盛飾。簡宗廟之罰也。師古曰、簡、慢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依侯讀駁。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頻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故云比年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宣既即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貜且。亦齊出也。師古曰。貜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女所生。貜音俱碧反。又音钁。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師古曰、比、頻也。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師古

曰、剏、蹙又也。音初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作艾。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鄆。鄆、季氏邑、音運。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顓與專同。專者、不稟命于公。〔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乘作稟。先謙曰、官本作稟。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衞、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後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是也。莒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又侵齊。是重犯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依董說。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音彌善反。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

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補注〕王念孫曰。燕壞民室。本作漢水出壞民室。今本漢譌作燕。（孔以本漢譌作漢。漢字作漢。其右邊與燕相似而譌。）又脫水出二字矣。漢水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書水出。而但書壞室。則敘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師古曰。事並見郊祀志。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頻也。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冒頓單于閼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事在韋玄成傳。迭、音大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為違古制。〔補注〕王鳴盛曰。末致水災之應。觀郊祀志。知說出劉向也。班志采輯諸家而成。郊祀志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以毀廟從郊為正。與此不合。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

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補注〕先謙曰。成祀但存雍五畤。郊祀志。匡衡等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是所罷者不止六所。凡六下疑有脫文。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應劭曰。思。思慮。〔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正文思下當有心字。注思思慮當作心思慮。說詳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容。〔補注〕錢大昕曰。案伏生傳本作容。董子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爲包容之容。非睿智字明矣。容與恭從聰明爲韻。鄭氏破容爲睿。於義爲短。今漢書刊本作睿。非容非睿。亦失班志之舊。王念孫曰。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失覆公隔。霧自用。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此又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睿。本作思心曰容（思心說見下）應注本作容。寬也。古文作睿。容。寬也。顏用班氏釋文。睿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睿。若正文本作睿。而訓爲通。則睿容聖義自同。何必別言之乎。下文睿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卽應注所本。後人旣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爲思思慮。甚矣其妄也。其春秋繁露之五曰思。思曰容。

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爲思心贏蟲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贏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心字。蓋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容，容作聖。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春秋繁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思慮亦本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霿亂。敘傳曰，思心既霿，牛禍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霿亂之告也。皆其證矣。又律歷志，宮爲土，爲信，爲思。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義正與此同。（下文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心上亦當有思字。）漢紀孝武紀曰，宮爲土，爲信，爲思心。此尤其明證。（今本作爲思，爲心，下爲字因上而衍。）

恭作肅，從作艾。師古曰，艾讀曰乂。乂，治也。其下亦同。明作悊，聽作謀。應劭曰，上聰則下謀，故聽爲謀也。〔補注〕王先謙曰，鄭康成注大傳五行傳云，君貌不恭，則不能敬其事。君言不從，則不能治其事。君視不明，則是不能昭其事。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肅艾悊謀聖皆就君言，與下張晏說合。其尚書注云，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昭悊。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容則臣賢智。以肅艾悊謀聖皆就臣言，與應說合。案上循其政而臣下化之，於休徵之義更爲允當，以應注爲是。容作聖。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休徵，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曰肅，時雨若。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艾，時陽若。應劭曰，君政治，則陽順之。悊，時奧若。應劭曰，悊，明也。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溫也。音於六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未四字。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咎徵，師古曰，言惡行之驗。曰狂，恆雨若。僭，恆陽若。應劭曰，僭，僭差。〔補注〕先謙曰，

官本作逆。僭、考證云、監本訛潛逆、今改正。舒恆奧若。急恆寒若。霿恆風若。服虔曰、霿音人傋霿。鄭氏曰、人君設霿闇、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恆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咎異風雨不時而恆久為災也。霿音莫豆反。傋霿、傋音構、又音寇。〔補注〕錢大昕曰、霿蒙聲相近。周壽昌曰、荀子儒效篇愚陋溝瞀、注、溝音寇、溝瞀無知也。溝亦作傋、瞀作霿、即霿也。先謙曰、官本注傋作溝。傳曰、〔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下提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師古曰、孽音魚列反。其下並同。時則有雞旤。師古曰、旤與禍同。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痾也。師古曰、痾音阿。〔補注〕先謙曰、韋說非也。五痾皆屬人言、如牛旤見思心傳。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唯金沴木。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亦作木、是。葉德輝曰、德藩本作木。先謙曰、官本作木。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草木、晉志同。妖猶夭胎、言尚微。師古曰、夭音烏老反。蟲豸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補注〕葉德輝曰、續志引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言乎禍則著矣。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師古曰、寖、漸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

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嫚下暴。〔補注〕先謙曰。官本嫚作慢。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師古曰。剽音匹妙反。故有服妖。〔補注〕先謙曰。續志引鄭注、服貌之飾也。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為魚孽之比。〔補注〕先謙曰。續志引鄭注。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也。屬木。案龜孽無證。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衡氣相通也。〔補注〕先謙曰。續志注引鄭注、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怒。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

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

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補注〕齊召南曰。案班書十志中取衷於劉歆。惟五行志時糾劉歆之失。沈欽韓曰。逸人注云羊屬司馬。火也。故班氏譏劉歆非是。月令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

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單襄公見晉厲公一段。史記晉世家不載。此國語文也。國語本於各國之史記。故以史記稱之。顏以司馬遷所撰爲解。非也。下文尙有數處稱史記。皆國語文。錢大昕曰。此外所引史記。如單襄公見晉三郤齊國佐一條。晉惠公時童謠一條。穀洛水鬭將毀王宮一條。周三川震伯陽甫言周將亡一條。夏后氏之衰二龍止于夏廷一條。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一條。隼集陳廷楛矢貫之石砮一條。皆國語之文。惟夏后二龍伯陽甫事見周紀。土缶楛矢事見孔子世家。餘皆無之。又戰國及秦事。志稱史記者。僅與太史公合。而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赤。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見於臨洮。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今史記亦無之。則班志所云史記。非專指太史公書矣。古者列國之史。俱稱史記。周本紀云。太史伯陽讀史記。陳杞世家云。孔子讀史記而漢書藝文志。稱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然則邱明所論次者。謂之春秋傳國語

乃左氏所錄史記舊文。故亦可稱史記。劉知幾以班志所引不云國語。惟稱史記。尚其宗本循末。逐近棄遠。蓋未識此旨也。史通者書。未嘗以史記名之。即孟堅亦未嘗以史記目太史公書。小顏考之未詳耳。沈欽韓曰。古人以春秋爲史記。董子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杜預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觀此志。則兼以外傳爲史記。遷書在後。自名太史公書。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補注〕蘇輿曰。案國語以此事屬柯陵之會。據春秋書同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此云十六年。不合。周語。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三年。晉侯弑。簡王十一年。正當成公十六年。〔韋昭云。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非也。〕左國互歧。志用國語也。劉知幾以爲春秋史記雜亂。離別錯成公即魯侯。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謂非魯史。而公諱魯名。用爲識題。案志文偶脫耳。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師古曰。抑。發語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周語韋注。故。事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樂太師。史。太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足之進退皆無違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虖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理。無可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補注〕蘇輿曰。案周語曰作日。下同。韋注。言日日絕其宜也。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師古曰。爽。差也。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淫。邪也。

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所履皆德行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則為信矣。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曰：若其一，則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也，步高二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

左氏傳桓公十三年，〔補注〕錢大昭曰：使，南雍本、閩本皆作傳。葉德輝曰：德藩本作傳。先謙曰：官本作傳，是。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即莫敖也。鬭伯比，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莫敖必敗。師古曰：莫敖，楚官名也。字或作敖，其音同。舉止高，心不固矣。」師古曰：止，足也。遂見楚子，以告。師古曰：遽，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敖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不為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敖縊死。

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賜命圭以為瑞。受玉惰。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比之於輿。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郤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以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牛綺反。孟獻子曰：「郤

氏其亡乎。師古曰、孟獻子仲孫蔑。〔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乎作虖。先謙曰、官本作虖、注末有也字。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衞、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七年、郤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服虔曰、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師古曰、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脤讀與蜃同。以出師而祭社、謂之宜。脤者、即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音上忍反。〔補注〕錢大昭曰、脤當作脈。葉德輝曰、德藩本作脈。字本作祳。說文云、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是也。假借爲脤。先謙曰、官本作脈。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左傳禮義二字在動作之下。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既。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補注〕齊召南曰、案之字訓往、與下句取字相對。今俗本左傳作能者養之以福、非是。顏注與杜注孔疏合、是古本不誤也。監本從俗本左傳、亦作能者養之以福。今從宋本改正。錢大昕曰、律歷志引此文作養以之福、此志亦當然。阮元曰、漢隸叚令爲能、碑作以之。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服虔曰、膰、祭肉也。師古曰、膰音扶元反。神之大節也。師古尸。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衞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名臧。苦

成叔，晉大夫郤犨也。晉使郤犨如衞，故定公享之。惠子，衞大夫甯殖也。相，謂贊相其禮。 苦成叔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其下並同。 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虖！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師古曰：食讀曰飤。 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張晏曰：觵，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爵徒觩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儌訐，不倨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儌，謂儌倖也。萬福，言其多也。罰飲酒者，不儌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觩音虯。儌音工堯反。〔補注〕錢大昕曰：詩作彼交匪敖，春秋傳作匪交匪敖，古書彼與匪通。詩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作匪交匪紓，左襄引詩如匪行邁謀，杜預云匪，彼也。王念孫曰：今左傳仍作彼交匪敖，與班所據本異。杜注云，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是杜所見本不作匪儌匪傲也，則左傳文已順毛傳改矣。先謙曰：官本注倖作幸。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師古曰：十七年，晉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郤錡、郤犨、郤至，而滅其家。 襄公七年，衞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衞大夫孫林父也。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 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子，叔孫豹。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安，徐也。 孫子亡辭，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音千全反。 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衞獻公出奔齊也。外叛，謂以戚叛之。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 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虖！師古曰：言不免於禍。 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師古曰：日，謂往日始適晉之時。

也。子服惠、大夫公孫舍之。吾曰。猶將更之。師古曰。更、改也。今還受享而惰。廼其心也。師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爲小國之君而事於大國。而惰敖以爲己心。將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通太子之妻。如是者。必有子禍。三十年。爲世子般所殺。師古曰。般、讀與班同。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師古曰。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裯音直留反。穆叔曰。楚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豹也。不度、不遵禮度也。鮮、少也。音先淺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鮮下七字。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師古曰。衣削曰衽。言游戲無已也。比音必寐反。衰音千回反。衽音人禁反。是爲昭公。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師古曰。謂死于乾侯。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師古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爲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爲君之心。言其視瞻非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補注〕先謙曰。注末之字當作也。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師古曰。遂以殺君篡國而取敗於乾谿也。〔補注〕王念孫曰。不可以終。各本及左傳並同。景祐本作何以終。非。僖十一年左傳。禮不行。則

上下移。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移。轉是後人以左傳改之也。先謙曰。此亦移言之疑辭文。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於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衞地。視下言徐。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虖。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許兩反。朝有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者也。著音直庶反。又音除。（補注）錢大昭曰。著通作宁。門屏之閒也。周禮云。大夫士日朝位者以辨其官。釋名。宁、宁也。將見君所宁立之處也。會有表。師古曰。會於野。設表以爲位。衣有禬。帶有結。師古曰。禬、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禬音工外反。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師古曰。昭、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六字。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讀曰導。其下並同。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師古曰。昭子、叔孫婼。昭子歎曰。蔡其亡虖。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墍。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墍、息也。君在上者能舉位不忘。則其臣下得以安息也。解讀曰懈。墍音許旣反。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

稱魏獻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志不書者蓋闕文。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師古曰。攝代天子大夫爲政以臨其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師古曰。傒、衞大夫。建天子、謂立天子之居也。傒音奚。大事奸誼。必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虖。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以城闕之功役委簡子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故火田燬而見燒殺也。說者或以爲大陸即鉅鹿北大陸澤也。據會於狄泉。則其所田處因當在近。非大陸澤也。〔補注〕吳仁傑曰。志所載田於大陸。焚而死。國語文也。內傳亦載此事。云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觀此則非因獵被焚而卒。禮記春出火爲焚也。注謂焚者焚萊。志本指言舒以諸侯之臣。而代天子大夫涖政。是爲設之不祥。故不旋踵而卒。大陸不過如此。先謙曰。官本注無說者下三十四字。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玉謂朝者之贄。子贛觀焉。師古曰。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贛音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虖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虖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不度、不合法度。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祀也。不體、不得其體之節。高仰、驕也。卑俯、替也。師古曰。替、廢惰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虖。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來也。〔補注〕先謙曰。亦未終書之。以上說不祥。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也。劉向

以爲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師古曰：雨雪，雨音于具反。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師古曰：下雨音于具反，後類皆同。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補注〕先謙曰：恆寒互見。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補注〕劉敞曰：也字衍。王先謙曰：也與矣同義。禮祭義可謂能終矣，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矣作也；中庸民不可得而治矣，孟子離婁篇矣作也，是也矣二字古本通用，隨文爲義。此謂雷既已發矣，則雪不當復降。劉以爲衍文，非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震上也。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兌下震上也。〔補注〕錢大昕曰：案孟喜卦氣圖，二月豫，八月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育同。核，亦荄字也。草根曰荄，音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補注〕先謙曰：官本代作入。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勸殺桓公，已求爲太宰。翬音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翬作揮。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師古曰：反譖桓公云隱欲殺之。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

水而雷雹。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補注〕葉德輝曰、南齊志引洪範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避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補注〕先謙曰、以上恆雨、又二條見聽傳下。又互見木不曲直下。左氏傳。魯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也。金玦、以金爲玦也。半環曰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爲太子御戎也。徵、證也。章、明也。旗、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補注〕朱一新曰、汪本證作鑒、是。先謙曰、官本作證。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當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師古曰、純、壹其色。用其衷。則佩之度。師古曰、佩玉者、君子之常度。〔補注〕劉奉世曰、欲表其衷、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應劭作師古。衣以尨服。遠其躬也。師古曰、尨、雜色也。謂偏衣也。遠音于萬反。其下並同。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也。尨色不純、故曰薄也。冬

主殺氣。金行在西。是罰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大夫也。時為下軍御。軍之常服則韋弁。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金玦、玦猶玦去不反意也。師古曰。罕夷。晉大夫。時為下軍卿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猶下玦作決。是。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補注〕蘇輿曰。上已言左氏傳。劉知幾所譏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是也。鄭子臧好聚鷸冠。張晏曰。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韋昭曰。鷸、今翠鳥也。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蚌鷸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蓋以鷸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鷸音聿。又音術。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故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閒。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師古曰。晉文公之為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焉。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及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補注〕錢大昭曰。注士下。南雍本閩本有洩字。朱一新曰。汪本士下有洩字。是。先謙曰。官本有洩字。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秦伯。師乃退也。幾音鉅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謁者服之。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尺。鐵為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權反。〔補注〕錢大昭曰。注尺。南雍本閩本作寸。沈欽韓曰。史記

師古曰其衣服象冠側注。徐廣云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秦以賜謁者。朱一新曰。尺汪本作寸。是。先謙曰。官本作寸。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周壽昌曰。王有疾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師古曰。騶。廄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僖。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師古曰。墜。墮也。音直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補注〕先謙曰。官本亂作悖。縛戮諫者夏侯勝等。〔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戮。辜也。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師古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樂舞人所服。〔補注〕錢大昭曰。昌邑王傳云。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此服妖。亦犬禍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其下亦同。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辠。死不得置後。又犬禍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師古曰。辟音璧。適讀曰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顏注十字。妾子拜。如淳曰。無適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補注〕先謙曰。犬禍互見。

成帝鴻嘉永始之閒。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補注〕沈欽韓曰。案袒幘者。空頂幘也。續漢志。幘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未冠童子。幘無屋。無屋則袒幘也。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還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因。〔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三字。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師古曰。損卦上九爻辭。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爲卑字。師古曰。爲微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師古曰。票音匹妙反。又音頻妙反。〔補注〕先謙曰。永傳票作僄。置私田於民閒。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引也。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乍離。如烏之集。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師古曰。溷肴、雜亂也。溷音胡困反。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勉、猶黽勉。言不息也。遯樂、言流遯爲樂也。〔補注〕周壽昌曰。遯、猶逸也。言逸樂也。先謙曰。永傳作遁字同。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事在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

史蘇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補注〕先謙曰官本嚚作囂是言將吕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補注〕蘇輿曰劉知幾以此為直引時談竟無它述云以下不言成帝從與不從永谷書效與不效諫疏雖具銘事闕如案志中此類頗多疑皆闕文先謙曰以上服妖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即賓孟劉向吕為近雞禍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于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子王子猛反後為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補注〕朱一新曰反汪本作及案二本均誤當作也先謙曰官本作及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子猛弟敬王丐也劉子遂攻賓起殺之事竝在昭公二十二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公字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召伯盈逐王子鼂子鼂奔楚定公五年王人殺之於楚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為雄。孟康曰輅軨殿名也師古曰百官表太僕屬官有輅軨丞輅與路同軨音零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反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吕為己知時恐當之劉向吕為

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㠯爲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㠯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補注〕沈欽韓曰。終竟元后非。則非劉向。豈班彪乎。石顯何足㠯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爲政。猶牝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索音息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繇是論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黃龍、初元、永光雞變。廼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㠯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爲元帝。王妃將爲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㠯爲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爲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卽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侍中

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吕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言政皆出鳳。天子不豫。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 師古曰。視讀曰示。 顓君害上 師古曰。顓與專同。其下類此。 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吕至於莽。遂篡天下。卽位五年。王太后廼崩。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 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言日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傷。故取明夷之義。 或衆在位。師古曰。言賢僞無實之人。遝遝於衆在職位也。 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補注〕朱一新曰。獨角與政靜鳴榮。均韻語。 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爲已亦在占中矣。〔補注〕先謙曰。以上雞禍。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 師古曰。鼷、小鼠也。卽今所謂甘鼠者。音奚。 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傋霿之所致也。〔補注〕錢大昕曰。上霿音霧。傋人傋霿本此。先謙曰。官本傋作霧。牛禍互見。 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

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 師古曰更互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歸十六年秋公會晉侯於沙隨晉受叔孫僑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苕丘十二月乃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更音工衡反 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 師古曰襄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溴梁者溴水之梁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音工覓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晉下有侯字 天下大夫皆執君政 師古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晉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 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 師古曰已釋於上 幾絕周公之祀 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 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於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詐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臣陽貨以鄆讙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鄆讙二邑名龜陰龜山之陰夾音頰讙音驩 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 師古曰桓子季平子之子季孫斯也女樂已解

於上。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師古曰、鄘詩相鼠之篇也。無儀、無禮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儀作亡儀、是。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師古曰、聖人、孔子也。見、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師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遜於邾、遂如越。國人施罪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補注〕先謙曰、黃祥互見此條、已采入思心傳黃祥下、不應重出、此班氏失删。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百十六引京房曰、鼠無故舞邑門外、厥君亡於廷中、遺上、其邑有大兵。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柏、本亭名、衛思后於其地葬也。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百十六引京房曰、鼠無故巢木上、邑且大水。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

也。桐柏、衞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衞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師古曰。鳶、鴟也。音弋全反。天象仍見。甚可畏也。師古曰。仍、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上及此兩注。一曰。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擅私得祿。誣罔其君。厥妖鼠巢。〔補注〕先謙曰。以上青祥。又二條互見青傳視節下。一條互見皇極傳下。又青眚一條互見雞傳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下同。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師古曰。主、廟主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二月乃作主。閒有一閏。故十六月也。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師古曰。禘、祭也。二而祭之。文二年八月而禘。距作主六月也。致、謂升其主於廟。〔補注〕宋祁曰。汪本二作一。外作升。是。先謙曰。官本二作一。外作升。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師古曰。躋音子奚反。又音子詣反。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禘祫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

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穀梁公羊經曰。〔補注〕蘇輿曰。經當作傳。以前後例之可見。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師古曰。祫、合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太祖。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爲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補注〕王鳴盛曰。范成大吳郡志城郭篇。閶門亦名破楚門。而無所謂楚門魚門者。要之二門必當在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此志特因吳本屬吳國。濞又常東渡之吳。西十日去。故此下文遂以二門之傾爲濞亡之兆。濞都廣陵。不都吳。若據此誤認濞之所都即今蘇州府治。則非矣。沈欽韓曰。越絕書。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魚門。越絕作巫門。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門壞。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補注〕先謙曰。以上金沴木。又一條互見視傳下。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艾讀曰乂。〔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厥咎僭，厥罰恆陽。〔補注〕先謙曰：晉志亦作陽，下同。續志宋志作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補注〕先謙曰：介蟲之孽，從劉歆入蠃傳下。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補注〕先謙曰：此下並無說曰二字，上已見，不重出。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蜩，蟬也。螗，蝘也，即蝒蟧也。謂政無文理，讙言譁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涫，羹之將孰也。蜩音調。螗音唐。蝘音偃。蝒音綿。蟧音勞。涫音工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蝒作蝘，是。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炕音口浪反。臣畏刑而柑口，師古曰：柑，鉗也，音其廉反。鉗音女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柑作拑，晉志作鉗。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引鄭注，螽，蜩蝗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旤。一曰，旱歲犬多狂

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曰爲於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補注〕先謙曰。下敘證皆毛蟲之孽。劉班氏不以伏傳爲然。宋志云。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蠃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案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犫。郤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單襄公解已在前。郤錡。駒伯也。郤犨。苦成叔也。郤至。昭子。郤溫季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少大夫二字。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虖。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補注〕錢大昭曰。二。閩本作三。朱一新曰。汪本二作三。是。葉德輝曰。德藩本作二。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顚。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顚。仆也。腊。久也。言位高者必速顚仆也。味厚者爲毒久。〔補注〕朱一新曰。今本國語顚作僨。誤。明道本國語作顚。與此合。韋昭注。腊。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溫季也。犯。陵也。迂。夸誕也。伐。矜尙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豫於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師古曰。盡言。猶極言也。〔補注〕沈欽韓曰。宋祁校此云。孝德彝未獲爲翹之意。淮南主術訓。力招城關。注。招。舉也。呂覽愼大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是招爲舉義也。唐六典兵部員外郎試武舉七日舉重。注云。謂翹關舉。以五次爲上第。是招關即翹關。王逸楚詞注。以手

曰招。以告曰召。毛詩傳。招招、號召之貌。蓋招本訓召。無用力軒舉意。故須讀招爲翹。實竝通叚借。招八州。薛林音翹。則知漢學者皆讀爲翹也。先謙曰。招翹字訓通。蓋翹卽搖招。見禮樂志。 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

齊其有虖。師古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 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

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僖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來從己。當戰時而生。故取仇怨之義以名子。〔補注〕蘇輿曰。晉上當有左氏傳三字。劉知幾譏其下宜六年鄭受齊興伯屢罪非爲遺左氏而無言不知應在此處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太子之弟。卽桓叔也。畝、古畝字也。千畝、地名。意取能成其師衆也。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服、晉大夫。

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師古曰。先制義理。然後立名。義理既定。禮由之出。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師古曰。政以禮成。民所以正。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

生亂。師古曰。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曰。本自古昔而有此名。 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兄其替虖。師古曰。替、廢也。 及仇嗣立。是爲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闇懦。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爲曲沃伯也。桓、謚也。昭侯叔父。故謂之叔也。 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師古曰。事不遂。〔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

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稱公也。非在桓三年。 宣

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師古曰。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也。廖音聊。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也。弗過之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閒一歲。鄭人殺之。師古曰。閒一歲者。中閒隔一歲。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師古曰。專、自是也。侈、奢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敝。專則人實敝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補注〕葉德輝曰。燕、左傳作北燕。蕭與曰。春秋云高子出奔北燕。此燕上當有北字。史通引此文亦有。明此脫也。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師古曰。穆叔、卽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澶淵。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師古曰。諄諄、重頓之貌也。諄音之閏反。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虖。師古曰。韓子、韓宣子也。名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素厚之。以立善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師古曰。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

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師古曰。周。周景王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劉。名夏。是時孟與諸侯會於虢。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古曰。時館於洛汭。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今服冠冕有國家。何不追敘禹功而庇蔭其人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補注〕周壽昌曰。古者七十致仕。自稱曰老夫。今趙孟年未盈五十。遇對王朝之辭。自稱老夫。故劉子料其不復年。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長久也。儕音仕皆反。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虖。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也。言人年老閱歷既多。則將益智而又耄亂也。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賤隸而無恤下之心。人為神主。故神人皆去也。趙孟不復年矣。師古曰。謂其即死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師古曰。后子。即公子鍼。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虖。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國于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欲輔助。相與共成立之。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虖。〔補注〕錢大昭曰。天。宋板左氏傳作夭。王念孫曰。天當從景祐本作夭。下文其夭何。正承夭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誤。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時也。音居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對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

五稔。師古曰，贊，佐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孰爲一稔。言少尙當五年，多則或不啻也。稔音人甚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師古曰，蔭，謂日之蔭影也。趙孟自言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蔭讀與陰同。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愒，貪也。與，讀曰歟。幾何，言不能久也。愒音口蓋反。〔補注〕朱一新曰，一本玩作忨。說文，忨，貪也。引傳忨歲而㵣日。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共王之子也。時爲楚令尹，與齊、宋、衞、陳、蔡、鄭會于虢。設服離衞。張晏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衞者，二人執戈在前也。師古曰，離，列也。人君之侍衞也。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言其服美似人君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師古曰，伯州犂，楚太宰也。言受楚王之命，假以此飾耳，貰爲其令尹文過。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師古曰，行人，官名。子羽，公孫揮字也。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應劭曰，子晳攻殺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子晳，鄭大夫公孫黑也。背誕者，背命放誕，欲爲亂也。子且自憂此，無憂令尹不反戈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虖。師古曰，言令尹將圍爲君，則楚國有難，子亦有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師古曰，國子，齊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爲圍所殺，故言可閔。應說非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應劭曰，言國有憂，已乃得以成功也。師古曰，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以成事，非成而樂也。招音韶。衞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師古曰，齊子，衞大夫齊惡也。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退，會子羽告人曰，齊、衞、陳大

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己而妄憂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師古曰：太誓，周書也。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師古曰：兆憂，謂開憂兆也。〔補注〕蘇輿曰：案能無至乎，語意未全。左傳作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矣蓋憂之誤文。先謙曰：官本考證曰：三監本訛二，今改正。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師古曰：物，類也。察其所宜以知禍福之類。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謚穆也。既除喪而燕。師古曰：燕與宴同。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師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寶用之器也。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周壽昌曰：分者，分寶玉於伯叔之國，上所謂受明器也。宜平聲讀，顏音誤。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師古曰：而，亦汝。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師古曰：忘祖業。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事。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師古曰：爲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適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適既葬，故譏其早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師古曰：經謂常法也。既不遂服，又即宴樂，是失二禮。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也。志，記也。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補注〕先謙曰：此未終言之疑衍文。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慭，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師古曰：慭音魚覲反。〔補注〕錢大昭曰：旻天，南雍本閩本作昊天，注同。先謙曰：官本並作旻天。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失志爲昏，失所謂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師古曰：孫讀曰遜。遂死於越。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謙曰：以上言不從。

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韋昭曰：曠，怨曠也。其旱不生。上下皆

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補注】宋一新曰：汪本三作二。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衆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威既死，【補注】先謙曰：官本威作桓。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宜申來獻捷，十二月盟于薄，釋宋公也。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稷門，更改高大而作之，事在二十年。諸雩旱不雨，略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師古曰：萊國，即東萊黃縣也。【補注】葉德輝曰：御覽時序部引洪範傳曰：魯宣公七年秋，大旱。是時，公與齊伐萊，夫伐國，亢節也，師徒百姓所不欲也，故應是而大旱也。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師古曰：犇，古奔字也。事在成十五年。魚石，宋左師也，公子目夷之曾孫也。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鄢陵戰後，鄭遂不服，故諸侯屢侵伐之。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師古曰：事在二年。武牢本鄭邑，時已屬晉，蓋追書之。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師古曰：公子發，鄭穆公之子，子產之父也，字子國。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師古曰：使仲孫蔑會吳也。善道，地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地名作吳地。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

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三卿遞帥之而征伐。今季氏欲專其人。故幷立中軍。三卿各主其一也。事在十一年。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荀吳。晉大夫。卽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晉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齊侯使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卽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犇。師古曰。事在五年。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謂牟婁及防茲也。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爲援好也。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慼。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事在昭十一年。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卽齊歸也。齊。謚也。蒐。謂聚衆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比音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三字。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慼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師古曰。謂徐鉏、丘弱、茅地也。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師古曰。叔

是春，薨歸之。師古曰：孫昭子也。婼音丑略反。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郈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郈之雞鬭，季氏芥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責讓之，故郈昭伯怨之。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父公鳥之妻季姒與雍人檀通，而譖季氏之族人季公亥、公思展，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師古曰：子家駒，即子家懿伯，莊公之玄孫也，一名羈。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犇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補注〕蘇輿曰：據春秋經定十年無大雩事。其書九月大雩在定七年。十疑七之誤。史通作十二年。案十二年經但書秋大雩。班氏所引悉經元文，不當改秋為九月。史通亦誤也。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事並在六年中。城，魯之邑也。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孫何忌。嚴公二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秦、郎、薛皆魯地。奢侈不恤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補注〕宋祁曰：朱子文云者字宜去。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犇莒。釐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邾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莒，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也。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

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之內史也。叔氏服字。會葬、葬僖公。毛伯賜命。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國伯爵也。賜命者、賜以命圭爲瑞信也。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敖會之也。戚、衞邑。在頓丘衞縣西。公子遂如齊納幣。師古曰。納玄纁之幣。謂公爲娶於齊。又與諸侯盟。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也。垂隴、鄭地。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師古曰。沛、音普大反。躋僖公。大夫始顓事。師古曰。謂季孫行父也。顓讀與專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五字。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以救之。楚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椒、楚大夫名也。事亦在九年。秦人歸襚。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僖公及成風之襚也。凡問喪者衣服曰襚。成風、僖公之母也。成、謚也。風、姓也。襚音遂。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奔。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郕國伯爵也。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遂、秦大夫名。即左氏所謂西乞術。〔補注〕錢大昭曰。術、遂古字通。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師古曰。亦在十二年。諸、鄆二邑名也。諸、即琅邪諸縣也。二年之閒。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

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廼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屬上郡之縣。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補注〕先謙曰。皆字疑衍。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武都之縣。〔補注〕齊召南曰。案注非也。廣昌縣屬代郡。地理志甚明。至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始置。文帝時豈容有其地乎。葉德輝曰。武代都郡形近傳寫致誤。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也。六將軍者。衞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補注〕朱一新曰。見刑法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

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適讀曰讁。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也。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衞皇后、太子敗。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渡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是為二十萬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渡作度。考證云：度，監本訛渡，今改正。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補注〕先謙曰：此下有脫文。以上恒陽。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丙下有子字，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為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為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曆志引傳作丙子之晨，正與此志同，是景祐本之不誤。律曆志亦本於劉歆也。朱一新曰：景祐本固不誤，若以為歆所見左傳本如此，則非。歆特因下文有丙子旦等語，遂增子字，漢人引經辭，好減其文者甚多，未可據以斷原本如此。又王氏謂此謠皆以四字為句，亦非。謠辭安可執此以律也。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謠。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貌也。袀音匀，又音弋春反。振音只人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匀作均。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

中成軍。虢公其犇。師古曰，犇音奔。焞音吐敦反，又音敦。犇古奔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犇字作奔，是。無末四字。是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補注〕王念孫曰，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亢衡于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補注〕先謙曰，官本乎作虖。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補注〕沈欽韓曰，晉世家之文。略與此同，疑今本外傳說去。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迺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鄭。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民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爲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爲文公，遂伯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師古曰，鸜音劬，鵒音欲。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師古曰，饋亦餽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跦跦，行貌也。跦音誅。乾音干。徵褰與襦。師古曰，徵，求也。褰，袴也。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鸜鵒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

稷。〔補注〕錢大昭曰，春秋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王念孫曰，以搖搖爲不安貌，則與遙字義不相應，顏說非也。搖搖即遙遙，說文作搖，搖猶言殆哉岌岌耳。禂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禂甫、宋甫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補注〕朱一新曰，禂今左傳作裯。阮元云，石經宋本岳本左傳俱作裯，與漢志合。先謙曰，官本禂甫宋甫二甫字並作父。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禂。公子宋立，是爲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鸜鵒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涎涎作㳂㳂，是。下同。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補注〕何焯曰，河陽當作陽阿，注家未及舉正。王念孫曰，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案地理志陽阿屬上黨，阿陽屬平原，師古以陽阿爲平原之縣，失之）

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高祖功臣表陽河下。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鍰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當作象漢家。從宋本移正。然正文仍作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補注〕先謙曰。以上詩妖。

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補注〕先謙曰。青祥互見。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縊死。叔牙鴆卒。齊人殺哀姜也。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閔公前後見殺。而齊侯欲取魯國也。幾音鉅依反。〔補注〕沈欽韓曰。何休云。象魯爲鄰國所迷惑。此不過以自貫上接人來之語。子政之說。猶爲近情。先謙曰。官本注無末五字。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補注〕沈欽韓曰。范書引京房作爲

火不明，則國多麋。疏云：視與禮同，配南方。言火不明，猶言視與禮不明也。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至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曰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泥音乃計反。〔補注〕沈欽韓曰：虞翻注，坤土得雨為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厥咎國多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曰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補注〕先謙曰：以上毛蟲之孽。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師古曰：猘、狂也，音征例反。〔補注〕錢大昭曰：今左氏傳作瘈狗。說文無猘字，當依此作猘。朱一新曰：左傳釋文云字林作狾，說文引傳亦作狾。猘狗入於華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為宋卿，師古曰：為右師。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迺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犇亡也。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也，音廢。還過枳道，〔補注〕錢大昭曰：枳道即軹道。見物如倉狗，撠高后掖，師古曰：撠、謂拘持之也。撠音戟。拘音居足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𢧢、𢧢持也。拘當作抅。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

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搉其服，吕爲人彘。師古曰：搉謂敲擊去其精也。搉音口角反。凡言彘者，皆豕之別名。〔補注〕錢大昭曰：服當作眼，南雍本閩本不誤。葉德輝曰：監本作眼。先謙曰：官本作眼。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陰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荻，是也。〔補注〕劉敞曰：平陰當作平陰。朱一新曰：注伐雍門之荻，汪本作萩，是。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爲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非城陽菑王喜，是爲七王。兄弟並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此。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師古曰：與讀曰豫。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此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爲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

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附它類失衆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人共止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交。〔補注〕先謙曰。以上犬禍。此表於昔之疑豕文又一條互見劉傳。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湛讀曰沈。後皆類此。幾以獲神助。師古曰。幾讀曰冀。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師古曰。鄉讀曰嚮。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爲石。貴將爲賤也。後二年。子鼂奔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住而待此車馬。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紂。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師古曰。鎬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鎬池之神。

云始皇將死耳。無預於武王也。張說失矣。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璧。卽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補注〕先謙曰。晉志作爲君添危。是。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補注〕蘇輿曰。秦紀云。盡取石旁居人誅之。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眭孟以爲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今易崩字作朋也。〔補注〕錢大昭曰。陸德明易釋文云。朋。京房本作崩。先謙曰。注末也字宜本作字。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顚而下。師古曰。顚、隕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補注〕宋一新曰。言立於山。則爲同姓將興之象也。下同。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

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 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補注〕沈欽韓曰。晉志復引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先謙曰。以上白祥。又二條互見金不從革下。二條互見視傳皇極傳下。 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孟康曰。威烈、一王之號也。六國時也。師古曰。即赧王之高祖也。 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也。謂致德祚也。〔補注〕陳景雲曰。後三世謂顯王之世也。致德祚謂顯王九年致文武胙於秦也。以胙為祚。傳寫失之。晉說非。 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眾甚。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非出籥也。 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出入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 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李奇曰。易妖變傳。 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補注〕

先謙曰、以上木沴金。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漢書二十七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奧。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暖也。音於六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不作燠字。諸史志奧並作燠。此借字。厥極疾。韋昭曰。目疾爲罰。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師古曰。蠃蟲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蠃蟲也。音郞果反。〔補注〕先謙曰。下文明言謂螟螣之類。若蠃則與蜾同爲介蟲。已見言部下。顏說誤也。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補注〕先謙曰。水沴火無徵。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目亡陪亡卿。不明爾德。目亡背亡仄。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非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仄古側字。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與並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補注〕葉德輝曰。隋志引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士不從。此過在政教舒緩。與此志文異而義同。盛夏日長。暑目養物。政強緩。故其罰常奧也。奧

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言誅罰由於臣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讀與由同四字。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補注〕先謙曰。晉志視下則作不。是也。傳說服妖與貌。詩妖與言。鼓妖與聲。皆相應。視當與色應。此草妖非色。是視不以色矣。所以然者。以五色分在眚祥也。若仍作則字。則理不可通。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眚監本譌告。從宋本改正。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秉。失所執之權也。音彼命反。〔補注〕沈欽韓曰。秉。晉志引作物柄。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四字。續志引鄭注。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溫與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螣音徒得反。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補注〕先謙曰。容官本作睿。於易。剛而包柔爲離。師古曰。兩陽居外。一陰在內。故云剛包柔。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蹏。〔補注〕錢大昭曰。蹏南雍本作蹏。葉德輝曰。德藩本作蹏。先謙曰。官本作蹏。晉志同。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爲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則旤更爲福。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旤。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喙監本訛冢。陳浩云。宋天文志柳爲鳥喙。從宋本改正。先謙案。喙當爲咮。詳天文志。咮又作味。晉志作朱張二字。朱迺咮之誤。咮張同爲鳥星也。故爲羽蟲。既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補注〕先謙曰。言雞說非是。羽蟲之說。班氏因采之。庶徵之恆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補注〕王念孫曰。無當依上下文作亡。此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亡。其或作無者。即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與鄭師伐宋。戰于宋。十三年。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郎之戰。穀梁傳曰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據左氏傳。公羊。穀梁亦曰無冰。皆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師古曰。突。鄭莊公子。即厲公也。兄謂太子忽。即昭公也。莊公既卒。突因宋莊公之寵而得立。遂使昭公奔衛。故云篡兄也。公與相親者。謂十五年突爲祭仲所逐。奔蔡。遂居櫟。而昭公入。公再與諸侯伐鄭。謀納厲公。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師古曰。言桓公篡立。與突志同。故曰長養同類。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師古曰。夫人姜氏通于齊侯。故云不正。〔補注〕沈欽韓曰。范甯解依董義。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

舒。吕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師古曰。時宣公薨。始踰年。故云有喪也。丘甲解在刑法志。劉向吕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不用董劉之說。云季孫行父專政所致。據蔽敗之云。桓十四年。季氏不專政。亦無冰。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吕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說非也。侵陵用武者。謂入鄆取邿也。邿音詩。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師古曰。謂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二月。齊侯伐我北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吕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師古曰。有從楚心。謂二十八年公朝于楚。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弒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師古曰。隱攝公位。又桓之兄。故云殺兄弒君也。成宋亂者。謂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吕郜大鼎賂公。公會齊侯鄭伯于稷而平其亂也。與鄭易邑。謂吕太山之田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而吕與鄭。明背之不朝於王。故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師古曰。謂成二年。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六年七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九年。嬰齊帥師伐莒。十五年。楚子伐鄭。十六年。楚子與晉侯鄭伯戰于鄢陵。十八年。楚子伐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謂王子捷也。召伯毛伯。皆周大夫也。今春秋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詳其說。召讀曰邵。〔補注〕錢大昕曰。漢儒言無冰之災。由誅罰不行。失在前而應在後。成公元年無冰。距宣十五年僅三載。故援以爲驗。非有誤也。晉敗天

子之師于貿戎。師古曰、貿戎、戎別種也。公羊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貿音莫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候。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師古曰、謂襄十六年會于溴梁、諸侯之大夫盟皆類此。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奧年。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幕。師古曰、比、類也。祁連、山名也。幕、沙磧也。直度曰絕。祁音上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比類也三字及末五字。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閔海內勤勞。是歲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補注〕齊召南曰、孝武紀作郡國有以為便者、無宜字。上丞相御史以聞。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以上恆奧。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為草妖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下為字。朱一新曰、汪本無下為字。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師古曰、坤下艮上。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命而後殺也。

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師古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卽東門遂仲也。時爲卿。專執國政也。三桓始世官。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師古曰。竝已解於上。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補注〕沈欽韓曰。范甯引京房曰。君假與臣權。賜霜不殺草。與此小異。先謙曰。此條引向說。與桓與互通。書序曰。伊涉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乂之序也。其書亡。伊陟。伊尹子也。太戊。太甲孫也。亳。殷所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補注〕先謙曰。官本涉作陟。是。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手合爲拱。音久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哀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反。謂今尙書及諸傳記。太戊卒。子仲丁立。卒。弟何亶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是爲高宗。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卽高宗時出。其說與尙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補注〕錢大昕曰。此自劉向差謬。非伏生誤也。郊祀志亦以桑穀爲太戊事。王鳴盛曰。志引書序大傳伊陟相太戊事下。又引劉向說爲武丁時事。此向之誤。班氏兩存異說。沈欽韓曰。說苑敬愼篇與大傳同爲高宗時。顧少見多怪耳。注中不同不字當衍。先謙曰。官本注哀作喪。何作河。是。桑穀生本有二說。故班氏兩引之。下文一日以下。則以木爲辭爲武丁事也。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補注〕葉德輝曰。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何休注。桑猶喪也。儀禮士喪禮。鬠笄用桑。鄭注。桑之爲

君變也。害取同聲爲訓。穀猶生也。〔補注〕葉德輝曰、詩大車穀則異室傳、穀生也。小宛、自何能穀、箋同。晉語是焚穀也、韋昭注、穀所仰以生也。亦以生訓穀。殺生之秉失而在下。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師古曰、虛、讀曰墟。

書序又曰、〔補注〕先謙曰、此因一說而牽連及之、與草妖無涉。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序也。蜚、古飛字。雊音工豆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己、賢臣。假、大也。言先代大道之王、能正其事而異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假古文格、格、至道之王。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爲羽蟲之孽。〔補注〕先謙曰、赤祥羽蟲之孽互見。易有鼎卦。師古曰、巽下離上也。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鼎非舉耳不得行。故云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脩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夢得賢相、乃以所夢之像使求之。得於傅巖、立以爲相、作說命三篇。說讀曰悅。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夏、大也。中國大於戎狄、故曰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師古曰、攘、却也。音人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

適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己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補注〕王念孫曰。下文云。改行循正。共御厥罰。又云。人君能循政。共御厥罰。則禦災之說是也。故鄭注五行傳共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補注〕先謙曰。二亦互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補注〕沈欽韓曰。范甯引京房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補注〕王念孫曰。故冬華華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朱一新曰。此當以故冬華為句。上文冬當殺反生。釋冬華之義也。華者二字屬下為句。臣邪謀有端而不成。正釋華字之義。王氏誤以故冬華華者連讀。故謂景祐本為是。實不然也。景祐本固遜諸本。此條似不若今本為長。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補注〕葉德輝曰。此即藝文志劉向五行傳記之說。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應劭曰。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冬實者、變置丞相與宮室也。但華則變大夫也。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合前故書相室。相室者相王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蟲為孼。思心蠃蟲孼也。〔補注〕先謙曰。班從歆說。以蠃蟲孼入思心傳。故此無證。李梅實屬草妖。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閒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衞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師古曰、大過九二爻辭也。稊、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

〔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百十二引京房易候曰。枯楊生荑。斷枯復生。天辟當之。又引京房易傳曰枯楊生荑。國后當之。文與此不同。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師古曰、莽高祖父也。故下云高祖考。卒讀曰猝。猝、暴也。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簒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張晏曰。民間三月九月又社。號曰私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師古曰、瓚說是。〔補注〕葉德輝曰。禮祭法。太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皆王侯大夫自立。及爲百姓立者。

此官社也。民私立者謂之私社。先謙曰。官本注又作立。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屬山陽郡。茅鄉、橐縣之鄉也。橐音拓。〔補注〕錢大昭曰。杜預曰。茅鄉在高平昌邑縣西。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樗樹似椿。樗音丑余反。椿音丑倫反。眉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師古曰。仆、頓也。音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頿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哀帝建平三年。〔補注〕蘇輿曰。案上已云哀帝建平三年。劉知幾所謂哀曰建平。同年必錄者也。但中間京房易傳。並非連文。劉氏所譏。無害宏旨。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僵、偃也。音薑。〔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二字。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師古曰。卒、讀曰猝。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四字。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師古曰。顓、讀與專同。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師古曰。辟音璧。〔補注〕蘇輿曰。左昭七年傳。魯衛惡之。杜注。受其凶惡。此云天辟惡之。語意一例。又天文志入又復出。人君惡之。義同。先謙曰。官本無顓注六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摎結。大如彈丸。師古曰。摎、絞也。摎音居虯反。〔補注〕王念孫曰。葉本作莎（先禾反）。即爾雅所謂薃侯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不得泛言雨草也。相摎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摎

莙。不專指茸之後人不知而之續爲知。遂不得其解。而改莙爲茸。其失甚矣。而莙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御覽皆羅部四引此。誤與今本同）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雨草如莙相揚結如彈丸。宕本亦志。今據以訂正。先謙曰。宜本樛致作樛。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前所云誅不逮行也。厥妖天雨草。（補注）先謙曰。以上草妖。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師古曰。此蜚謂負蠜也。生爲蟲臭惡。蜚蠜強即今所謂水弩也。隱元年。有蜚。莊十八年。有蜮。蜚音翡。蠜音煩。蜮亦作蟚。其音同耳。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依用官而言。但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爲魯所常無。故異而書之。而此云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也。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卽去也。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犇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

劉向吕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師古曰、戊、楚元王之孫也。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鬭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墯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墯死於水之效也。〔補注〕劉奉世曰、死於丹徒者吳王濞耳、向說誤。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鬭燕王宮中池上。烏墯池死。近黑祥也。〔補注〕先謙曰、以上黑祥三、白祥一、互見。時燕王旦謀爲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吕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鵲鬭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鵲鬭於宮中。而黑者死。楚吕萬數鬭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鬭。昭帝時。有鵜鶘或曰禿鶖。師古曰、鵜鶘、即汙澤也、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鶖、亦水鳥也、鵜音大奚反、鶘音胡、鶖音秋。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吕爲水鳥色青。青祥也。〔補注〕先謙曰、青祥互見。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

師古曰：謂多治仄注冠，又以冠奴也。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辟，君也。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䳘焚其巢。師古曰：䳘，鵰也。音緣。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䳘鵲聲，往視，見巢燃，盡墮地中。師古曰：燃，古然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地作池。有三䳘鷇燒死。師古曰：鳥子新生而哺者曰鷇。音口豆反，又音工豆反。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䳘色黑，近黑祥，〔補注〕先謙曰：黑祥互見。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師古曰：旅卦上九爻辭也。咷音逃。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師古曰：曹偉能，宮人姓名也。偉能一名宮，見外戚傳。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

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流俗書本寵上輒加孫字、非也。) 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云雉雊雞乳也。) 經載高宗雊雉之異、(師古曰、已解於上。) 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也。音呼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音上有睢字。) 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師古曰、言人故出雉、故欲爲變異者。) 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讇之計、(師古曰、讇、古諂也。〔補注〕宋祁曰、注注本也作字是。先謙曰、官本也上有字字。) 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讇而足。(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 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

出洪行流聞。師古曰：言帝行多驕洪，故惡聲流布聞於遠方也。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師古曰：見，顯示。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已受罪誅也。又謂已言深切，觸悟人主，積惡而死，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總謂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知所誡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反。〔補注〕王念孫曰：顏說非也。終已不改，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變，即師古所謂危亡也。故下文即云老母安得處所，高祖天下當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爲不從誡，則與下文不相貫注，故又加國家危亡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鼂子辭過篇：府庫實，蓄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先謙曰：言人尚不知處所，何論尊號，官本注無罪字。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師古曰：哺音蒲固反。食讀曰飤，謂與母俱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補注〕先謙曰：以上羽蟲之孽，又一條互見草妖下。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師古曰：缶，盎也，即今之盆。〔補注〕蘇輿曰：魯語作其中有羊焉。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

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師古曰、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所受於周也。定八年陽虎作亂。不克、竊之而入讙陽關以叛。〔補注〕先謙曰、以上羊說。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共公之子也。名成。共讀曰恭。因名曰弃。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師古曰、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才戈反。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師古曰、華元奔在成十五年。〔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舊本作襄十七年、非也。今從汲古閣本改正。先謙案、官本注華元奔三字作事字。華弱奔魯。師古曰、事在襄六年。華臣奔陳。師古曰、事在襄十七年。華合比奔衞。師古曰、事在昭六年。據今春秋、合比奔在殺太子痤後、而志總言先是、未詳其意。〔補注〕先謙曰、注、官本瘞作痤、是。劉向以爲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爲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奧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皆高帝子也。建立非嗣、謂立後宮美人子爲嗣。及不當立之王。孟康曰、呂氏三

王也。退王陵、趙堯、周昌。師古曰：惠帝六年，王陵爲右丞相。惠帝崩，呂后欲廢陵，遷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高祖召趙堯爲御史大夫。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策，乃抵堯罪。周昌爲趙相，趙王見鴆殺，昌謝病不朝，凡三歲而薨。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獄，監本訛獄，從宋本改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師古曰：僇，古戮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補注〕錢大昭曰：象，閩本作象。朱一新曰：汪本作衆，是。葉德輝曰：德藩本作衆。先謙曰：官本作衆。誅死者少，雨血亦少。〔補注〕先謙曰：以上亦皆赤祥。又一條互見草妖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

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補注〕葉德輝曰。南齊志引五行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聲屬。一曰。寒氣動。故有魚孼。雨以龜爲孼。服虔曰。多雨則龜多出。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孼也。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孼也。庶徵之恆寒。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補注〕先謙曰。劉歆一條。互見後傳。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奧煖而已。故籍秦以爲驗。師古曰。籍、假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有也字。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師古曰。嫪毐音居虯反。嫪、姓也。毐、名也。許愼說以爲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郞到反。毐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拐樂之匪。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奧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

死者。數年之閒。緩急如此。寒與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常雨屬貌不恭。〔補注〕先謙曰。官本。叔作菽。貌不恭互見。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補注〕先謙曰。晉宋志誅下有罰字。其下又云誅罰過深之應。明此脫罰字。當與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師古曰。蜚讀曰飛。道人始去茲謂傷。服虔曰。有道之人去。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媢之心。師古曰。媢。謂夫妬婦也。音莫報反。〔補注〕錢大昭曰。媢閩本作媚。沈欽韓曰。召南小星箋云。以色曰妒。以行曰忌。說文。妒。婦妒夫也。媢。夫妒婦也。析傳通用。禮記大學注。媢。妒也。葉德輝曰。德藩本作媢。五宗北宋槧景本引三蒼郭注云。媢。丈夫妒也。與說文合。志作媢字是。先謙曰。官本作媚。無注末四字。夫人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欲殺桓公。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補注〕先謙曰。大官本作夫。是。釐公十年。冬。大雨雪。〔補注〕錢大昕曰。劉知幾譏此條。以爲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蓋知幾所見本誤雪爲雹。因謂誤文妄生駮難。不知班史敘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故引劉

南說。宋引公羊經作大雨雹。雜采董仲舒說。蓋以經有異文。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精如此。今南北監本俱作大雨雪。與左穀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粗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師古曰。已解於上。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陰氣漸脅。行專壹之政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師古曰。昭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爲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孟子也。取讀曰娶。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師古曰。侮古侮字。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師古曰。季孫宿。季武子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從董說。劉向以爲取吳孟子。蓋約略昭公除喪後娶也。而何休以爲十年經去冬（二傳並無冬字）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尤誤。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道死。師古曰。遷於蜀。未至而死於雍。故曰道死。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爲亂。〔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百一引京房易候曰。夏雨雪。司馬爲亂。文與此異。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坐死者數萬人。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補注〕王念孫曰、案上下皆言雨雪、則此亦當有雨字（雨于具反）御覽咎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為丞相長史、王朝及邊通皆守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鼎三年。〔補注〕蘇輿曰、上文有元鼎二年、劉知幾所譏武帝元鼎每歲皆書者也。然事各有指、文不相屬、與上哀帝建平三年正同。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緡錢。有告者以半畀之。師古曰、有政令也、占音之贍反。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師古曰、視讀曰示。博要斬。光房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冤博。辭語增加。師古曰、言博本為石顯所冤、增加其辭、故昭雪。家屬徙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補注〕王念孫曰、建昭四年、當為成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為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即蒙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為三月。不知漢時行親蠶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禮儀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親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明證。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

事天地宗廟。師古曰、共讀曰恭。正㠯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㠯章不鄉。師古曰、言不當天心。鄉讀曰嚮。宜齊戒辟寢。㠯深自責。師古曰、齊讀曰齋。辟讀曰避。請皇后就宮。鬲閉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鬲與隔同。擅上、謂輒至御所也。上音時掌反。一曰、擅專也。上謂天子也。讀如本字。勿令皇后專固天子。且令衆妾人人更進。㠯時博施。皇天說喜。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說讀曰悅。庶幾可㠯得賢明之嗣。卽不行臣言。災異俞甚。【補注】先謙曰、官本俞作愈。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弃捐其身。不顧忌。極陳計策。關說天子。亦無所及。【補注】先謙曰、弃捐官本作捐棄。其後許后坐祝詛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補注】周壽昌曰、成紀鴻嘉三年、皇后許氏廢。許后傳廢後九年、上憐許氏云云。后乃自殺。是后死在元延三年。距此十二年。距帝崩亦止十五年。不得云十六年也。先謙曰、以上書。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師古曰、菽、大豆。劉向㠯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師古曰、坤下巽上也。【補注】周壽昌曰、各本消作於。案作消者是也。觀爲八月辟卦。京房上封事有曰、辛酉以來、少陰倍力而乘消息。注孟康云、房以消息卦爲辟。辟、君也。消卦曰太陰。姤、遯、否、觀、剝、坤。息卦曰太陽。復、臨、泰、大壯、夬、乾。此八月消卦爲觀。息卦爲大壯也。葉德輝曰、德藩本作於。先謙曰、官本作於。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㠯視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師古曰、朔

遂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遂弱。秉音彼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師古曰。言其事爲重不比於殺草也。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補注〕先謙曰。晉宋志云。班固書九月二日。明未可以傷穀也。天下大飢。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補注〕先謙曰。以上霜。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補注〕沈欽韓曰。范甯解依劉向。而何休以爲夫人

事變之所生　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師古曰：霰，雨雪雜下，音先見反。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而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脅陰作薄陰。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師古曰：公子遂，東門襄仲也。赤，文公太子，即惡也。〔補注〕劉敞曰：案自僖公末年至文公卒，凡二十三年，今言二年，誤也。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元封三年〔補注〕蘇輿曰：元封上當有武帝二字。劉知幾所譏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者也。然此文偶脫耳，劉用爲譏，適以自彰其淺陋。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師古曰：蜚讀曰飛。〔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其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補注〕王念孫曰：十月當

爲七月宜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許張兩事皆在七月御覽咎徵部五引此志亦作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在十月後故删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爲七月之譌也宜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御覽引此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補注〕先謙曰此末終言之疑脫文以上雹也曰恆寒

左傳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即原軫遂要崤阸師古曰即今之二崤山也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晉盡虜獲之觭音居宜反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操音千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五字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師古曰舊者謂晉襄之父文公本爲秦所納而得國是舊恩也虐謀先軫之計也四被秦寇謂僖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十年秦伯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秦伯伐晉取羈馬禍流謂自襄公至厲公凡五君與秦構難也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作乙未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元由中尉遷非少府也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誥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臨延登受策本作臨拜（句）延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

無拜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北齊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延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先謙曰。官本鍾作鐘。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執兵列於陛側。上以問

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

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補注〕沈欽韓曰。洪範五行傳。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跌。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案此為四月乙亥朔。實歲月日之朝。李尋所對猶未致正言哀帝之咎耳。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

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期音基。〔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三字。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

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八月。博玄坐為姦謀。博自殺。玄減死論。京房易

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若有音。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託於雲。猶

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

曰。易震爲雷。爲貌不恭也。〔補注〕先謙曰。以上鼓妖。此條應在左傳後。哀帝前。蓋誤錯。又貌不恭互見。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吕爲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亂。故賜長安君死。斬其軍吏。遷其黔首也。屯留。上黨縣也。臨洮。卽今之洮州也。屯音純。洮音土高反。明年。有嫪毐之誅。〔補注〕先謙曰。毐。官本作毒。是。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補注〕先謙曰。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曰。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入尾十四度。去極百二十二度。在黃道外十二度也）又引黃帝占曰。魚星常居河旁。中河而處。則兵起。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羣鬭。師古曰。蛙音胡媧反。蝦音遐。蟇音麻。〔補注〕先謙曰。媧。官本作蝸。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師古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皇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補注〕先謙曰。官本皇作湟。離作灕。開九郡。師古曰。謂得越地吕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也。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補注〕王鳴盛曰。漢紀作新都。新都見王莽傳。乃南陽新野之都鄉。地理志本無此縣。荀悅後漢紀誤也。長五寸吕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

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先謙曰。以上魚孽。桓公五年。秋。螽。師古曰。螽卽阜螽。卽今之䗐蟲也。螽音終。䗐音之庸反。劉歆以爲

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補注〕先謙曰。言孽互見。是歲。公獲二國之聘。

取鼎易邑。師古曰。二國。宋、鄭也。宋以郜鼎賂公。鄭以泰山之田易許田也。興役起城。師古曰。謂五年夏城祝丘也。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云。〔補注〕先謙曰。以上螽。向說卽董說也。不同則

出蜚。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師古曰。蜚音伏味反。蠜音煩。劉向以爲蜚色

靑。近靑眚也。〔補注〕先謙曰。靑眚互見。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師古曰。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獸。未詳向所

說。〔補注〕葉德輝曰。公羊莊二十九年傳。秋。有蜚。何休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據此則何注亦用班說矣。春秋南越未入版圖。故云非中國類說。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

夫人。旣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尙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

叔作亂。二嗣以殺。師古曰。二嗣。謂子般及閔公也。卒皆被辜。師古曰。謂二叔哀姜皆不得其死也。已解於上。董仲舒指略同。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

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師古曰。僖十二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衞地。十四年。而與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是歲。復以兵

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大夫、即所與會諸侯也。時楚伐徐、故救之。兵比三年在外。師古曰、比、頻也。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殺其大夫、不稱名、言其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師古曰、謂宋昭公也。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師古曰、上下皆合、言螽之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事見公羊傳。取讀曰娶。〔補注〕葉德輝曰、公羊僖二十五年傳、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大夫專恣、殺生不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郚。師古曰、須朐、邾邑。郚、魯邑也。事並在文七年。朐音鉅俱反。郚音吾。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時宣伐莒向。師古曰、事在四年。向、莒邑也。向音餉。〔補注〕蘇輿曰、案向上當有取字。公羊何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郎本於此。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師古曰、比、頻也。謂四年秋及五年春公如齊、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比頻也三字。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亦在十一年。歸父、東門襄仲子也。字子家。父讀曰甫。〔補注〕蘇輿曰、案公孫上當有先是二字。下云宣亡熱歲數有軍旅、即承此言之。公羊何注、先是歲歲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是也。十五年秋、螽。宣亡熱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

劉向以爲先是襄與師救陳。師古曰：襄五年楚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太子光救陳也。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師古曰：六年，滕子來朝。七年，郯子、小邾子來朝。夏，城費。師古曰：亦七年之夏。費，魯邑也，音祕。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師古曰：賦，重斂也。解在刑法志。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師古曰：比，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師古曰：爾雅曰：蝝，蝮蜪。說者以爲螽蝗之類。蝮音蒲北反，又音服。蜪音徒高反。劉歆以爲蝝，螕蠹之有翼者。孟康曰：螕蠹音蚍蜉。〔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說叢：蝝仆柱梁，蚊蝱走牛羊。劉向以爲飛蟓者是矣。爾雅翼云：蟓，飛蟻，蠹柱中白蟻之所化。白蟻狀如蟻卵，凡斬木不以時，木未及燥而作柱，或柱礎去地不高，則是物生其中，以泥爲房，屈曲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溫，羣隊而出，飛亦不能高，著則脫翼，藉藉在地而死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謂即是物，又董仲舒說蝗子也。說者亦多以蝝爲螽蝗之類，失之愈遠。（郭璞亦以爲蝗子）案魯語：蟲舍蚳蝝。蚳是蟻子，則蝝亦蟻類可知。食穀爲災，黑眚也。〔補注〕先謙曰：此傳黑眚黑祥無證，劉歆以蝝生當之，蓋以前史志書黑氛，宋明史志有黑眚，則物眾黑氣也。又黑祥四條互見視傳下，一條互見皇極傳下。董仲舒、劉向以爲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補注〕葉德輝曰：下螟爲蝗之訛。既云一曰，則非螟明矣。爾雅釋蟲：蝝，蝮陶。左傳疏引李巡注云：蝗子也。郭注亦云：蝗子未有翅者。則是蝗始生無疑。說文：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董仲舒說：蝗子也。據許氏，是以蝝蝗爲二物，故劉董竝引也。說文又云：蝝

蚍蜉也。从蟲、蠶聲。蜉或从虫、从孚。是本志蝗蠶即說文引劉之蚍蜉。禮內則注又作蚍蜉。皆假借字。蝝亦名螟者，呂氏春秋不屈篇蝗螟農夫得而殺之，高誘注：蝗、螽也，食心曰螟，食葉曰䘌，則螟、蝗實一物二名。蝝即蝗之小者，諸書稱引不同，蓋各就其大小名之，非異物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師古曰：解讀曰懈。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孽。〔補注〕先謙曰：蠃蟲解見思心傳。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師古曰：魏不害。〔補注〕沈欽韓曰：景紀匈奴攻燕及百官表，俱無可考。顏云魏不害，蓋誤以征和二年所封當塗侯魏不害爲景帝時也。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先是，五將軍衆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也。師古曰：已解于上。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衞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驃騎。將軍公孫敖爲騎將軍，非驃騎將軍也，驃字衍。元鼎五年秋，蝗。是歲，四將軍征南越。師古曰：已解於上。及西南夷。師古曰：越騎義侯遺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征西南夷，平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騎作馳，是。開十餘郡。師古曰：定越地爲九郡，定西南夷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凡十四郡。元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征朝鮮，師古曰：二年，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開三郡。師古曰：武紀云目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蓋傳寫志者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菟作兎。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蜚至敦煌。師古曰：蜚讀曰飛。〔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三年秋，復蝗。元年，貳師將軍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

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補注〕錢大昭曰。以上文例之。四年夏下當有復字。先是一年。三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三年。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征和三年。〔補注〕錢大昭曰。遣三將軍亦在征和三年。此承上四年言之。征和三年四字當衍。貳師七萬人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是時。王莽秉政。〔補注〕先謙曰。以上介蟲之孽。劉歆以為與魚同占。班氏從之。左氏傳曰。嚴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師古曰。貝丘。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為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公。〔補注〕先謙曰。官本威作桓。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師古曰。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謂僖公。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於田所。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稱管至父久戍葵丘也。襄匿其戶間。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師古曰。圂者。養豕之牢也。都竈。烝炊之大竈也。圂音胡頓反。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晉灼曰。鬴。古文釜字。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為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

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百十九引京氏曰。豕入君室中。其社屋君且亡。又曰。豕無故入君室。且有女憂。爲亂。文並與此異。先謙曰。以上豕禍。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鬭。〔補注〕朱一新曰。洛當作雒。下同。將毀王宮。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補注〕朱一新曰。擁當作壅。壅、即雍也。漢術凡雍皆作雍。下同。有司諫曰。〔補注〕沈欽韓曰。案外傳是太子晉諫。而云有司。非也。周本紀無其事。蓋明史記爲別有所據。非謬誤矣。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師古曰。長謂爲之長也。崇、聚也。藪、澤之無水者。墮、毀也。防、止也。竇、穴也。墮音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兩作民。顏避諱作兩爲是。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服虔曰。音邪辟之辟。〔補注〕朱一新曰。國語辟作避。韋注。避、違也。避違義。文文選西征賦注引亦作辟。藝文類聚水部引作辟。而滑夫二川之神。師古曰。滑、亂也。音骨。使至于爭明。臣瓚曰。明、水道也。師古曰。明、謂神靈。〔補注〕朱一新曰。國語韋注。明、精氣也。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師古曰。言爲欲防固王宮。使水不得毀。故遏飾二川。〔補注〕王先愼曰。顏說非。防當作妨。聲之誤也。說文。妨、害也。以妨王宮室。連上爲句。謂二川之神因爭明以害王之宮室。而王又飾其宮室也。周語作妨不誤。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師古曰。穀洛皆大水。故爲四瀆之次。爲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儋括將有篡殺之謀。師古曰。儋括。儋季之子。簡王之孫也。篡殺之謀。謂除喪服。將見靈王。過庭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師古曰。匡、正也。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

聽諫謀。簡嫚大異。師古曰。諫謀、謂單公子愆期、閻儋括之言。恐必爲害。將殺之。王不聽也。簡嫚大異、謂不憂殺洛。任其私心。塞埤擁下。師古曰。埤、卑也。音婢。以逆水埶。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幷誅佞夫。師古曰。事在襄三十年。〔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師古曰。五大夫、謂劉子、單子、尹氏、召伯、毛伯也。已解於上。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補注〕王念孫曰。力政、又見藝文志、游俠兩傳、晉鄭齊王、東方朔傳。案政讀爲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爲政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並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霸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厥異水鬬。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爲政。以弃灰於道必坋人。坋人必鬬。故設黥刑以絕其原也。臣瓚曰。弃灰或有火。火則燔廬舍。故刑之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坋音蒲頓反。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師古曰。謂夏都安邑。即河東也。殷都朝歌。即河

內也。周都洛陽。即河南也。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師古曰。數音山角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于酒。淫于色。師古曰。湎、流也。音莫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淫于色上。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補注〕先謙曰。以上火沴水。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師古曰。霿音莫豆反。〔補注〕先謙曰。郊志霿作瞀。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容。〔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師古曰。區音口豆反。霿音莫豆反。其下竝同。〔補注〕錢大昭曰。宋區霿卽傋霿。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九字。故其咎霿也。雨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師古曰。奧音於六反。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屮木曰折。師古曰。屮。古草字。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補注〕先謙曰。大傳鄭注。殖氣失則

於人爲凶短折。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褭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師古曰。脂妖及夜妖。〔補注〕沈欽韓曰。大傳注。夜讀曰液。謂以脂液汙人也。志於後一曰夜妖者。方讀作夜。（案即液之妖。如孔甲龍漦之類。晉志以晝暝爲夜妖。宋志以鬼哭當之。非也。）先謙曰。官本褭作裹。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竝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師古曰。螣音徒得反。有裸蟲之孽。師古曰。裸亦蠃字也。從衣。果聲。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補注〕錢大昕曰。易乾鑿度巽位在四月。又云。巽漸三月。蓋立夏巽始用事。在三月四月之閒。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補注〕先謙曰。秋冬木華。已見視傳下。故此無證。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補注〕葉德輝曰。隋志引五行傳云。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先謙曰。晉志女上爲作訓。是。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新唐志。京房易傳曰。牛少者穀不成。又晉書曰。金革動。魏書靈徵志。轉輸煩則牛生禍。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

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師古曰．壽考而終其命． 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劉向吕爲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 左氏傳曰．風也．劉歆吕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吕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吕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師古曰．子魚．公子目夷也．桓公之子．而爲司馬．爭盟．謂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子魚諫曰．小國爭盟．禍也．公不聽之． 後六年．爲楚所執．師古曰．僖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以伐宋．距六鶂退飛凡六年． 應六鶂之數云．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師古曰．乾初九爻辭． 衆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師古曰．不解物．非物遂之而不解散也．不長．所起者近也． 雨小而傷．政悖德隱．兹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兹謂耄．〔補注〕先謙曰．晉宋志耄作眊．是． 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兹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師古曰．焱、疾風也．音必遙反． 賦斂不理．兹謂禍．厥風絕經紀．如淳曰．有所破壞．絕匹帛之屬也．晉灼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風暴亂不端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紀作緯．據注文．官本是也． 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兹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謂無

澤。（師古曰、道讀曰導。不惡導示於下而安利之。）厥風不搖木。〔補注〕先謙曰。宋志。木作水。晉志作木。注一作水。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師古曰。公、上爵也。常於利。謂心常求利也。）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補注〕先謙曰。晉志。正作政。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而殺人。〔補注〕先謙曰。晉宋志。而作雨。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劉向以爲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丞相辟陽侯。上赦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道死廱。文帝五年。吳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王濞謀爲逆亂。天戒數見。終不改寤。後卒誅滅。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毀市門。殺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後坐淫削國。與吳王謀反。刑僇諫者。（師古曰。謂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也。僇古戮字。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吳在楚東南。天戒若曰。勿與吳爲惡。將敗市朝。王戊不寤。卒隨吳亡。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師古曰。薊。縣名。燕國之所都。）拔宮中樹七圍以上十六枚。〔補注〕周壽昌曰。枚、幹也。枝曰條。幹曰枚。壞城樓。燕王旦不寤。謀反發覺。卒伏其辜。〔補注〕先謙曰。以上恆風。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

晦。〔補注〕沈欽韓曰二傳竝以爲晦冥。左傳以爲晦日。正義云杜預以長歷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稱朔稱晦。値晦非晦。無義例也。案董仲舒以夷伯爲陪臣。劉向以爲夜妖。皆非。震夷伯之廟。師古曰。夷伯。司空無駭之後。本魯公族也。展氏。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畫雷。〔補注〕先謙曰。官本畫作晝。是。其廟獨冥。師古曰。冥。暗也。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補注〕先謙曰。晉宋志將下竝有令字。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師古曰。謂季友之孫行父。仍執政專國。自此以後常爲卿。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補注〕沈欽韓曰。公羊仍以爲晦冥。（疏猶執春秋例。不書晦日。）若果白日晦冥。則不能克期戰。左傳云陳不違晦。則晦日矣。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師古曰。爲季文子所殺也。已解於上。季氏萌於釐公。師古曰。萌。喩草木始生也。言其始有成權。〔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注成作威。是。先謙曰。官本作威。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師古曰。孚。信也。所信任之臣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補注〕朱一新曰。歆說本左傳。其晦朔之說。則爲杜預注所本。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補注〕先謙曰。以上言夜妖。隱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

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師古曰、棠、魯地也。陳漁者之水而觀之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師古曰、臧僖伯、公子彄也、孝公之子。諫觀漁。貪利區霿。以生蠃蟲之孽也。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師古曰、邴、鄭祀泰山之邑也。音彼命反。已解於上。〔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邴作祊、是。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補注〕先謙曰、晉志祿下有位字。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師古曰、奪農時也。蟲食節。〔補注〕先謙曰、晉志節作孽。蔽惡生孽。蟲食心。師古曰、蔽、謂蔽惡人蔽君之明。孽、災孽也。〔補注〕朱一新曰、注謂災孽也、汪本謂作爲、是。葉德輝曰、爾雅釋蟲、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孫炎注、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義本此。先謙曰、官本作爲。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衞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師古曰、朔、謂惠公也。桓十六年以左公子泄、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故惠公奔齊。至莊五年、會齊人、宋人、陳人伐衞而納惠公也。〔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注泄作洩、是。先謙曰、官本作洩。許諸侯賂。師古曰、許諸國各有賂。齊人歸衞寶。魯受之。師古曰、以伐衞所獲之寶來歸魯。〔補注〕朱一新曰、衞寶亦公穀說、左氏作俘。貪利應也。文帝後六年秋。螟。是歲、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遣三將軍屯邊。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並已解於上。〔補注〕先謙曰、以上蠃蟲孽、又一條互見皇極傳下。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師古曰、已解於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又

吕喪娶。師古曰。宣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時成公喪制未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成作文。區霿昏亂。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師古曰。謂郊牛傷死。是天不欲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師古曰。成三年。新宮災。新宮者、宣之廟也。以其新成。故謂之新宮。董仲舒指略同。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師古曰。朐衍。地名。在北地。朐音許于反。〔補注〕齊召南曰。案秦紀作遊。傳寫誤耳。但孝文王即位纔一年遂卒。安得有五年也。此文可疑。劉向吕爲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補注〕錢大昕曰。史記惠文王十三年始都咸陽。則惠王也。此作文惠。誤。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如淳曰。建立基止。秦奢泰。〔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注末秦作也。先謙曰。官本作也。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吕力爲人用。足所吕行也。其後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師古曰。負海。猶言背海也。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吕爲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補注〕先謙曰。官本苑作菀。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於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爲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

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師古曰。奸、犯也。音干。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補注〕先謙曰。以上牛禍又二條互見眭傳。

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射鍾。師古曰。鍾聲中無射之律也。射音弋石反。泠州鳩曰。應劭曰。泠官也。州鳩名也。師古曰。樂官曰泠。後遂以爲氏。泠音零。其字從水。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應劭曰。風、土地風俗也。省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移惡風易惡俗也。臣瓚曰。省風俗之流遷作樂以救其敝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省、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遷作遷。敝作弊。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師古曰。窕、輕小也。摦、撼大也。窕音乍堯反。摦音胡化反。〔補注〕朱一新曰。左傳摦從木旁。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𢦟。孟康曰。古堪字。〔補注〕錢大昭曰。𢦟閩本作戡。說文。𢦟、殺也。从戈今聲。郭注爾雅引書西伯堪黎。堪𢦟同。朱一新曰。汪本作𢦟。是。葉德炯曰。鑑淸本作𢦟。先謙曰。官本作𢦟。其能久乎。劉向以爲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太子壽卒。王立子猛爲嗣。後又欲立子朝也。思心霿亂。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凶短之極者也。昭二十五年。春。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元公與燕。飲酒樂。語相泣也。師古曰。昭子、叔孫婼也。元公、宋平公子也。相泣、相對而俱泣也。樂祁佐。師古曰。樂祁、宋司城子梁也。佐、佐酒。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師古曰。哀樂、可樂而反哀也。樂哀、可哀而反樂也。喪、失之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十月。叔孫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補注〕先謙曰。

五鼠惟必有證。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補注〕齊召南曰：案此事已見於中上卷內，引京房易傳亦同，此一事重見，未及刊除者也。往觀之。〔補注〕先謙曰：說傳下往上有王字，此脫。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補注〕王念孫曰：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鼠舞不休，夜死。〔補注〕錢大昕曰：搜神記載此事云一日一夜死，此當有脫字。先謙曰：說傳下作一日一夜死。黃祥也。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敗，死亡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是歲，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始用事；又封鳳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復益封鳳五千戶，悉封譚等為列侯，是為五侯。哀帝即位，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為列侯。師古曰：外戚傳，傅太后弟子喜封高武侯，晏封孔鄉侯，商封汝昌侯，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丁太后兄明封陽安侯，子滿封平周侯，傅氏、鄭氏侯者四人，丁氏侯者二人。今此言六人為列侯，其數是也。傅氏、丁氏、鄭氏則有之，而不見周氏所出，志傳不同，未詳其意。〔補注〕周壽昌曰：注引傅氏封三人，鄭氏封一人，丁氏封二人，已是六人。當時外戚並無周氏，或因丁明子滿封平周侯而誤衍周氏兩字也。晉志引此，無周氏，並無鄭氏。楊宣對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服虔曰：楊宣，諫大夫。

也。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師古曰。易觀卦上九爻辭。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補注〕蘇輿曰。性生字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師古曰。徒知之而已。不能進助也。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異至絕世也。經曰。良馬逐。師古曰。此易大畜九三爻辭。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補注〕朱一新曰。言得賢者與謀也。當顯進其人。否則爲下相攘善。師古曰。攘、卻也。言不進達之也。一曰。攘、因也。因而竊取曰攘。音人羊反。茲謂盜明。厥咎亦不嗣。至於身僇家絕。師古曰。僇、古戮字。〔補注〕先謙曰。以上黃祥。又一條互見皇極傳下。史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應劭曰。震、地震。三川竭也。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即漆沮也。川自震耳。故斯竭塞。非地震也。劉向以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服虔曰。周太史。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補注〕蘇輿曰。過。史記國語並作失。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應劭曰。迫、陰迫陽。使不能升也。〔補注〕朱一新曰。升。國語作烝。升烝同訓。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曰。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爲陰所填。不得升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原塞。國必亡。〔補注〕朱一新曰。今本國語脫此五字。明道本有之。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應劭曰。演、引也。所以引出土氣者也。師古曰。演音衍。〔補注〕朱一新曰。國語韋注。水土氣通爲演。演猶潤

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補注〕朱一新曰。今本國語。土上衍水字。脫所字。皆誤也。史周本紀。說苑辨物篇。皆與此同。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補注〕朱一新曰。國語。原上有川字。塞必竭。川竭。山必崩。〔補注〕朱一新曰。國語。此五字在亡之徵也下。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二川竭。〔補注〕錢大昭曰。二、閩本作三。朱一新曰。汪本二作三。史記國語皆作三。葉德輝曰。德藩本作三。後又書三川竭而幽王亡作三。是也。先謙曰。官本作三。岐山崩。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勢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正后、申后也。蓋白華之詩所爲作也。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爲辰星。辰星爲蠻夷。月食辰星。國以女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內。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師古曰。有名之水。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師古曰。齊桓晉文。二伯也。魯釐。賢君也。伯讀曰霸。周襄王失道。師古曰。謂避叔帶之難而出奔。失爲君之道。楚穆王殺父。師古曰。穆王、商臣也。殺其父成王也。諸侯皆不肯。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

殺君。師古曰。文十六年。宋人殺其君杵臼。十八年。襄仲殺惡。宣二年。晉趙盾殺其君夷皐。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文十八年。齊人殺其君商人。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服虔曰。經。常也。辟音刑辟之辟。蘇林曰。大經。五行之常經也。在辟、求陰犯殺其上也。師古曰。辟。讀曰辟。罪常法。辟壞而易臣也。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補注〕王念孫曰。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師古曰。雞澤。衞地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也。〔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注大上有之字。此脫。是歲三月。諸侯爲溴梁之會。〔補注〕朱一新曰。溴當作湨。而大夫獨相與盟。師古曰。經書諸大夫盟。謂晉、宋、衞、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之大夫。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師古曰。崔氏。齊卿崔杼也。欒盈。晉大夫欒桓子之子懷子也。二十一年。奔楚。二十三年。復入于晉而作亂。良霄。鄭大夫伯有也。三十年。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遂奔許。晨自墓門之竇入。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閽。守門者也。吳子。餘祭也。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二十九年。餘祭觀舟。閽以刀殺之。燕。北燕國也。昭三年。冬。燕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滅蔡也。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師古曰。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曹會。大夫公孫會也。二十年自鄸出奔宋。穀梁傳曰自鄸者。專鄸也。鄸曹之邑也。鄸音莫鳳反 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師古曰。昭二十一年。蔡人信費無極之言。出蔡侯朱。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國人患之。秋七月。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出奔魯。戊辰。吳敗楚、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師古曰。已解於上 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師古曰。黑肱、邾大夫也。三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濫、邾邑 吳殺其君僚。師古曰。二十七年。吳公子光使專設諸抽劍刺王是也 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師古曰。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春。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師古曰。哀四年。經書盜殺蔡侯申。左氏傳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陳乞。齊大夫陳僖子也。六年。乞殺其君荼。荼、景公之子安孺子也。荼音大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 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隴西。厭四百餘家。師古曰。厭音一甲反。次下亦同 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地震。厭殺人。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

元帝永光三年。冬。地震。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補注〕王念孫曰。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凡殺四百一十五人。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沙、其名也。劉向㠯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師古曰。蔽、掩也。蔽而晦也。及齊威死。〔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作齊桓。先謙曰。官本作桓。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師古曰。二大夫、召伯毛伯也。晉敗天子之師。師古曰。謂敗之於貿戎也。已解於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末也字。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㠯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㠯爲沙麓。晉地。〔補注〕朱一新曰。案此謂治左氏者之說耳。非左氏本文也。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補注〕朱一新曰。杜注左傳用此說。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粱。師古曰。懷公、謂子圉。惠公之子也。文公入國而使殺之。高粱、晉地。京房易傳曰。小

人剝廬。師古曰。剝卦上九爻之辭。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師古曰。廱讀曰壅。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師古曰。從伯宗用輦者之言。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師古曰。三卿。郤錡、郤犨、郤至也。厲公殺之。而欒書、中行偃又弒厲公。事在成十七年。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師古曰。已解於上。其後孫甯出衛獻。師古曰。孫、孫林父。甯、甯殖。皆衛大夫也。衛獻公、定公之子也。名衎。獻公戒二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因作亂。公知難。遂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河澤。事在襄十四年。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師古曰。並解於上。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師古曰。弛、解散也。弛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弛作施。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迺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補注〕王念孫曰。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水潰出也。且上下文皆

起山崩之事，則此亦當有崩字明矣。文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劉向以爲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爲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王之孫文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爲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賈誼、鼂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師古曰：宋、衛、陳、鄭。漢七國同日衆山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爲柏江山崩，捐江山崩，〔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江水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也。案柏江、捐江，今無其名，不可考。皆廱江水。師古曰：廱讀曰壅。次下亦同。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廼通。劉向以爲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如淳曰：孛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於參至辰也。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簒位。〔補注〕先謙曰：以上金木水火沴土。

傳曰。皇之不極。〔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云。大傳皇作王。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是謂不建。厥咎眊。服虔曰。眊音老耄。〔補注〕先謙曰。續志注云。大傳作瞀。鄭注。瞀與思心之咎同耳。故隱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補注〕先謙曰。續志注引鄭注。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先之痾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毒。增以爲痾。將以開賢代之也。案勝傳作伐上。鄭說未詳所出。續志亦作伐。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音布內反。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師古曰。彌、竟也。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師古曰。乾上九爻辭也。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服虔曰。陽行輕且疾也。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韋昭曰。將祭。與羣臣射。謂之大射。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師古曰。乾九五文言。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下繫辭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彊力。

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引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又曰。馬者兵象。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 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弒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㠯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㠯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皇極之常陰。劉向㠯爲春秋亡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劉歆㠯爲自屬常陰。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賀。賀即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補注〕錢大昕曰。此事又見勝傳。 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㠯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㠯爲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臣瓚曰。不敢察察明言之。 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㠯此益重經術

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明效也。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孟康曰。專。員也。若五月畢赤而員。至十一月旱也。妻不壹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陽。解而溫。服虔曰。蜺解而溫。內取。茲謂禽。服虔曰。人君內淫於骨肉也。臣瓚曰。人君取於國中也。師古曰。取。如禮記聚麀之聚。瓚說非。（補注）沈欽韓曰。內取當從瓚說。公羊傳宋三世內娶。禮坊記諸侯不下漁色。鄭注內取國中爲下漁色。先謙曰。官本無瓚注及瓚說非三字。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廼除。夜星見而赤。韋昭曰。六辰。謂從卯至申。女不變始。茲謂乘夫。孟康曰。始貞寓於夫。終行此不變也。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氣正直。師古曰。果、謂干之也。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專。夫妻不嚴。茲謂媟。韋昭曰。媟。言媟慢也。師古曰。音先列反。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師古曰。頃讀曰傾。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服虔曰。蜺背日。適不荅。茲謂不次。服虔曰。言適妻不見荅也。臣瓚曰。夫不接妻。師古曰。適讀曰嫡。荅、報也。言妻有承順之心。不見報荅也。一曰。荅、對也。言不以黑蜺對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作爲。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於不專。茲謂危嗣。蜺抱日兩未及。君淫外。茲謂亡。蜺氣左日交於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師古曰。取讀曰娶。尊卑不別。茲謂媟。蜺三出

三巳。三辰除。韋昭曰。若從寅至辰也。蜺且見西爲則雨。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韋昭曰。辟、君也。師古曰。辟音璧。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顏注。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茲謂不見。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聽。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師古曰。試、用也。茲謂主窳臣夭。孟康曰。謂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爲夭也。師古曰。窳音庾。蒙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怙祿。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補注〕先謙曰。懼疑拒。聲近而譌。拒下使不言道。所謂閉下也。作懼則無義。茲謂閉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閉。監本譌蔽。案此與前文閉上相對。宋本作閉。是也。從之。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雲蔽日。祿生於下。茲謂誣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陳功。求於上。茲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茲謂

閉。蒙霧卦用事。孟康曰。辟卦。乾坤也。臣瓚曰。京房謂之方伯卦。震兌坎離也。師古曰。孟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三日而起。日不見。漏言亡喜。茲謂下厝用。師古曰。厝、音千各反。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絀。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茲謂遏。師古曰。試、用也。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眾在位。茲謂覆國。蒙微而日不明。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溫。君臣故弼。茲謂悖。師古曰。弼、猶相戾也。悖、惑也。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庶正蔽惡。茲謂生孽災。厥異霧。此皆陰雲之類云。〔補注〕先謙曰。以上恆陰。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師古曰。以氣射人也。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即射工也。亦呼水弩。〔補注〕沈欽韓曰。陸璣疏。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葉德輝曰。毛詩何人斯疏引洪範傳曰。蜮如鼈。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開元占經百二十引五行傳曰。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蜮氣精也。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

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補注〕先謙曰。官本取作娶。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㠯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師古曰。並解于上。劉歆㠯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補注〕沈欽韓曰。紀年。晉獻公二年。王子頹亂。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御覽九百五十。抱朴子曰。射工蟲冬天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欽韓按此說實亦有理。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師古曰。試、用也。〔補注〕蘇輿曰。范甯集解引易傳試作識。先謙曰。官本無注。史記。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師古曰。隼、鷙鳥。即今之鶻也。說者以爲鶻。失之矣。廷、朝廷也。鶻字音胡骨反。楛矢貫之。應劭曰。楛、木名。師古曰。音怙。其木堪爲笴。笴、今豳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爲楛子也。石砮。應劭曰。砮、鏃也。音奴。又乃互反。長尺有咫。張晏曰。八寸曰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師古曰。閔公名周。懷公之子。〔補注〕錢大昭曰。春秋作陳湣公。韋昭曰。湣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也。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㠯方物來貢。肅愼貢楛矢。臣瓚曰。肅愼、東北夷。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㠯遠方職。使毋忘服。師古曰。服、事也。故分陳㠯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師古曰。得昔所分之矢於府藏中。劉向㠯爲隼近黑祥。貪暴類也。〔補注〕先謙曰。黑祥互見。矢貫之。近射妖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師古曰。眊音莫報反。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爲所滅也。是時。中國

齊晉南夷吳楚爲彊。師古曰：中國則齊晉爲彊，南夷則吳楚爲彊。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師古曰：白公，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也。建遇讒奔鄭而死，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因作亂，子西、子期皆死。事在哀十六年。陳乘而侵之，師古曰：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事見哀十七年。卒爲楚所滅。師古曰：陳閔公之二十年，獲麟之歲也。其二十四年而爲楚所滅。〔補注〕先謙曰：以上射妖，又一條見下。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師古曰：褒，古國名。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應劭曰：漦，沫也。鄭氏曰：漦音牛齝之齝。師古曰：去謂驅逐也，止謂拘留也。去音丘呂反。漦音丑之反。於是布幣策告之。師古曰：奠幣爲禮，讀策辭而告之也。讀者以爲姓者，猶未盡失之矣。龍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師古曰：匵，匣也。去，藏也。匵音讀。去音丘呂反。其後夏亡，傳匵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應劭曰：羣呼曰譟。師古曰：譟音先到反。漦化爲玄黿，韋昭曰：玄，黑也。黿，蚖蜴也，似蛇而有足。師古曰：黿似鼈而大，非蛇及蜥蜴也。〔補注〕朱一新曰：史索隱黿亦作蚖。說文：榮蚖，蜥蜴。故韋昭訓爲蜥蜴。案爾雅：榮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舍人注：榮螈名蠑，一名蜥蜴；蜥蜴又名蝘蜓；蝘蜓又名守宮也。是舍人所據本榮螈下有蠑字。榮螈、蜥蜴皆是一物，韋注不爲無本。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師古曰：處妾，宮中之童女。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謠曰：「檿弧萁服，實亡周國。」服虔曰：檿，山桑也。師古曰：女童謠，閭里之童女爲歌謠也。檿，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弧。服，盛箭者，卽今之步叉也。萁，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也。檿音一簟反。萁音基。荻音敵。〔補注〕先謙

曰宜本無此注。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師古曰。鬻、賣也。音弋六反。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襃。後襃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襃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襃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師古曰。畎戎卽犬戎。亦曰昆夷。詩曰。赫赫宗周。襃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宗周、鎬京也。威、滅也。音呼悅反。劉向以爲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誖亂逆天。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故有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漦、血也。一曰沬也。檿弧、桑弓也。萁服、蓋以其草爲箭服。近射妖也。〔補注〕先謙曰。射妖互見。女童謡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亡也。師古曰。因婦人以致兵寇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師古曰。時門、鄭城門也。洧泉、洧水之泉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也。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閒。師古曰。攝、收持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重以彊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鄭當其衝。不能修德。〔補注〕蘇輿曰。劉知幾云。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通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夾衝。謂當要衝。殊爲乖角。將鬭三國。以自危亡。師古曰。言若不修德。則三國伐之。必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

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鬭。〔補注〕葉德輝曰。隋志引洪範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鬭者兵革之象也。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師古曰。蘭陵縣之廷東里也。溫陵、人姓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李巡杞作見蘭陵家人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補注〕葉德輝曰。隋志引洪範傳曰。龍陽類。貴之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處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是不祧之告也。其後。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補注〕沈欽韓曰。此下脫成帝時黑龍見東萊事。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左氏傳。齊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師古曰。厲公母宋雍氏之女也。祭仲。祭封人仲足也。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曰。不立突。將死。仲乃與宋盟而立厲公。昭公奔衛。祭音側介反。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師古曰。桓十五年。厲公與祭仲之壻雍糾謀殺祭仲。不克。五月出奔蔡。六月昭公復歸于鄭。九月厲公殺檀伯而居櫟也。死。弟子儀代立。師古曰。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其弟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乃立亹之弟儀也。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師古曰。傅瑕。鄭大夫也。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於是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補注〕葉德輝曰。後漢書楊賜傳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初。

鄭厲公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糾之亂。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旣立。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納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親察左右以禽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也。嚴公聞之。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師古曰。申繻。魯大夫也。繻音須。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師古曰。炎。音弋贍反。〔補注〕錢大昕曰。今左氏傳炎作燄。陸德明本亦是炎字。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師古曰。已解於上。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鬭。左氏傳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師古曰。泉宮。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劉向以爲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又讀如本字。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師古曰。惡。即子赤也。視。其母弟。文公夫人大歸于齊。師古曰。本齊女。故出而歸齊。所謂哀姜者也。武帝大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

蛇死。後二年秋。有衞太子事。事自趙人江充起。〔補注〕先謙曰。以上龍蛇之孽。左氏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師古曰。地、宋元公子也。四馬曰駟。公嬖向魋。魋欲之。師古曰。公、謂景公。即地之兄也。魋、宋司馬桓魋也。向音式尙反。魋音大回反。公取而朱其尾鬣。師古曰。鬣、領上鬣也。音力涉反。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師古曰。扶、擊也。音丑失反。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師古曰。辰亦元公子也。言若見君怒懼而出奔。是爲臣之禮也。竟讀曰境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也字。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應劭曰。迋音君狂。臣瓚曰。迋音九放反。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迋、欺也。音求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應瓚二注及二說皆非也五字。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以叛。大爲宋患。師古曰。蕭、宋邑。近馬禍也。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師古曰。烈、猛也。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曰上有一字。先謙曰。官本有一字。是。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

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補注〕錢大昕曰、漢紀作上無天子。王念孫曰、開元占經馬占引此、亡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羊傳。沈欽韓曰、據漢志及晉志引京房有上字、此脫。先謙曰、官本天子作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師古曰、高紀云六年春、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十二年十月詔曰、吳、古之建國。日者荊王兼有其地、今死無後、朕欲復立吳王。長沙王臣等請立沛侯濞爲吳王。而荊燕吳傳云荊王劉賈爲黥布所殺、無後、上患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乃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是則濞之所封、賈本地也。止有三郡。荊燕吳傳與紀同矣。今此云四郡、未詳其意。若以賈本不得會稽、濞加一郡者、則不得言五十三城也。〔補注〕顧炎武曰、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爲四國也。錢大昕曰、高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城立劉賈爲荊王。吳濞所封、卽賈故地。故傳云王三郡五十三城、而伍被傳云吳王王四郡之衆、此志亦云四郡者、楚漢之際、會稽嘗析爲吳郡。灌嬰傳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此有會稽又有吳郡之證。吳王濞傳上患吳會稽輕悍、亦兩郡兼舉也。吳郡本會稽所分、言吳可以包會稽。高帝紀單稱吳郡、則爲三郡。此兼舉吳會、故言四郡也。朱一新曰、注閩汪本作同、是。先謙曰、官本作同。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成帝綏和三年二月、〔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二年。葉德輝曰、德藩本作二年。先謙曰、官本作二年。大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

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師古曰。萌若草木之始生也。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太守吕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爲大司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召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賢印綬。賢恐。自殺。莽因代之。並誅外家丁傅。又廢哀帝傅皇后。令自殺。掘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陵。更吕庶人葬之。辜及至尊。大臣微弱之禍也。〔補注〕先謙曰。以上馬禍。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師古曰。鹹、魯地也。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師古曰。防風之後。漆姓也。國號鄋瞞。鄋音所求反。瞞音莫干反。〔補注〕葉德輝曰。初學記人部引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魯。師古曰。僑如也。來伐魯爲叔孫得臣所獲。一者之齊。師古曰。榮如也。齊襄公二年伐齊。爲王子成父所獲。一者之晉。師古曰。焚如也。宣十五年晉滅潞國而獲之。皆殺之。身橫九畮。師古曰。畮、古畝字。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師古曰。軾、車前橫木。何吕書。記異也。劉向吕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師古曰。謂晉文公薨。襄仲弒惡及視而立宣公。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而立無知。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而立悼公。〔補注〕陳景雲曰。齊襄之弒。在魯莊公八年。去文公遠矣。此當謂邴歜閻職弒懿公事。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劉歆吕爲

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贏蟲之孽。〔補注〕先謙曰。黃祥、贏蟲之孽互見。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補注〕先謙曰。因此類記人變。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師古曰。豐其屋。易豐卦上六爻辭也。豐、大也。長狄生。世主虜。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師古曰。隴西之縣也。音吐高反。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補注〕錢大昭曰。賢聖、閩本作聖賢。燔詩書。阬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陳餘傳。塹山填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補注〕葉德輝曰。太平御覽妖異部引洪範傳曰。魏襄王十三年。張儀詐得罪于秦而去。相魏。將爲秦而欺魏君。是歲。魏有女子化爲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用張儀。陰變爲陽。臣將爲君。是時魏王亦覺之。不用儀。儀免去歸秦。魏無害。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如淳曰。宮刑之行大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女化爲

男。婦政行也。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將復一世乃絕。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師古曰。方與、縣名。山陽之縣也。女子姓田。名無嗇。方與音房豫。先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聲。母掘收養。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師古曰。廣牧、朔方之縣也。姓趙名春。斂棺。積六日。師古曰。斂音力贍反。棺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夫死父當作見死夫死父。今脫一死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死夫與父。是其證。蔡邕輝曰。西漢會要三十引。亦云見夫死父。按文義。猶言見夫故父耳。下文年二十七。不當死。亦一人之辭。王說非也。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曰。聞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韋昭曰。蠱、事也。子能正父之非。是爲有子。故考不爲咎累。師古曰。易蠱卦初六爻辭也。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事。當遂改之者。唯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重音直用反。〔補注〕周壽昌曰。禮郊特牲疏引賀氏云。重、難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重猶難也。此重亦當訓難。顏注不合。不則爲私。厥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尻上有目長二寸

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師古曰。易睽卦上九爻辭也。睽、乖剌之意也。塗、泥也。睽音苦攜反。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吕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補注〕王念孫曰。下不壹當爲上不壹。人首在上。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不一也。是其證。足多當爲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共匈而言。故曰手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差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齊四主。〔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主作王。是。先謙曰。官本作王。有舉兵反謀。謀由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師古曰。四齊。即上所云膠東、膠西、濟南、齊也。本皆齊地。故謂之四齊。角。兵象。上鄉者也。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吕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云。諸侯不寤。明年。吳王先起。諸侯從之。七國俱滅。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成帝

建始三年十月。（補注）王念孫曰。十月當爲七月。字之誤也。成紀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 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師古曰。虒上。地名也。音斯。 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補注）王念孫曰。門衛戶者。當作門戶衛者。言門戶之衛者皆莫之見也。今作門衛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衛者。葉德輝曰。門衛卽衛尉者。掌宮門衛屯兵。見百官表。續志本注謂之宮門衛士是也。戶者。郎司戶之人耳。志文不誤。王說非也。 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句盾。少府之署。覺得。非覺而見執得也。（補注）王念孫曰。此當作至句盾禁中（句）覺而得（句）。卽師古所謂非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民㠯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 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爲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其後。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後云。京房易傳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亡人。司馬死。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縣之通里。 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師古曰。入北司馬門。又入殿之東門也。 上前殿。入非常室中。如淳曰。殿上室名。（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漢宮殿疏曰。未央宮有非常室。

解帷組結佩之。師古曰：組，綬類，所以係帷。又垂以爲飾也。佩，帶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諸僕射署長皆屬少府。「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應劭曰：在司馬殿門掌讙呵者也。服虔曰：衞士之師也，著樊噲冠。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而應氏乃以讙譁爲義，云大讙呵，不當厥理。後之學者輒改此誰字爲讙，違本文矣。大誰本以誰何得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天運篇「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注「誰者，別人之意也」。宗案門衞者見人輒呵問曰誰，故取以爲名。大誰長屬公車司馬令。病狂易，師古曰：病狂而變易其常也。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哀帝即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而見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徑上前殿路寢，入室取組而佩之，稱天帝命，然時人莫察。後莽就國，天下冤之，哀帝徵莽還京師。明年，帝崩，莽復爲大司馬，因是而篡國。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五月。民驚走，持稾或棷一枚，如淳曰：棷，麻幹也。師古曰：稾，禾稈也。音工老反。棷音鄒，又音側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工作二。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師古曰：徒踐，謂徒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徒作徙，是。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㠯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伯，設祭張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補注〕錢大昭曰：仟伯，即阡陌也。閩本無祭字。朱一新曰：汪本無祭字。先謙曰：官本作阡陌。下同。

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師古曰。樞、門扇所由開閉者也。音昌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四字。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故杜鄴對曰。春秋災異。吕指象爲言語。籌所吕紀數。民陰、水類也。水吕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吕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弈。男子之事。於街巷仟佰。明離闑內師古曰。闑、門橛也。音魚列反。與彊外。師古曰。與讀曰豫。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補注〕王念孫曰。其當爲甚。謂所謂災異之象。甚明甚著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吕甚此。師古曰。皇甫、周卿士之字也。用后嬖寵而處職位。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指象昭昭。吕覺聖朝。柰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補注〕先謙曰。以上下人伐上之痾。

漢書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師古曰凡伯周大夫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鄭獲魯隱。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平墮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何以不言戰諱獲也〔補注〕王鳴盛曰狐壤之戰自是隱爲公子時事故洪邁譏之朱一新曰注渝平當作輸平左氏作渝公羊作輸此引公羊傳文下墮城注本作爲成爲字誤成字是先謙曰官本作墮成 滅戴。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隨室置載州焉〔補注〕先謙曰官本隨作隋 衞魯宋咸殺君。師古曰四年衞州吁殺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殺公于寪氏桓二年春宋督弑其君與夷 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補注〕錢大昕曰越本或作趙者誤也劉歆說春秋日食各占其分野之國蓋本左氏去晉地如衞地之旨而推衍之如隱正月日在星紀爲吳越分其前月日在析木爲燕分故正月朔食以燕當之二月爲齊越三月爲齊衞四月爲魯衞五月爲魯趙六月爲晉趙七月爲秦晉八月爲周秦九月爲周楚十月爲楚鄭十一月爲宋鄭十二月爲宋燕也若食在晦者則以本月及後月日所在分野之二國占之如襄公十八年三月食劉以爲食在晦宣

公十七年六月食、劉亦以爲在三月晦、故皆云脅衡分三月之晦。與四月之朔。等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師古曰、躔、踐也。音纏。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又讀如本字。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曰、息、謂蕃滋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師古曰、班、布也。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補注〕錢大昭曰、日、南雍本闕木作日。先謙曰、官本作日、是。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京房易傳曰。亡師。茲謂不御。厥異日食。其食也既。並食不一處。誅衆失理。茲謂生叛。厥食既。光散縱畔。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卽食。專祿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燭。韋昭曰、中無光。四邊方明外燭。君臣不通。茲謂亡。厥蝕三既。同姓上侵。茲謂誣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雲。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諸侯相侵。茲謂不承。厥食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上。茲謂亂。厥食既。先雨雹。殺走獸。弑君獲位。茲謂逆。厥食既。先風雨折木。日赤。內臣外鄉。茲謂背。師古曰、鄉讀曰嚮。

厥食食且雨。地中鳴。（韋昭曰。地中有聲如鳴耳。或曰。如狗子聲。）冢宰專政。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亡雲。伯正越職。茲謂分威。（師古曰。伯讀曰霸。正者長帥之稱。）厥食日中分。諸侯爭美於上。茲謂泰。厥食日傷月。食半。天營而鳴。（韋昭曰。食半、謂食盡也。臣瓚曰。月食半、謂食月之半也。月食常以望。不爲異也。）賦不得。茲謂竭。厥食星隨而下。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師古曰。試、用也。自擅意也。一說。試與弒同。謂欲弒君。〔補注〕宋一新曰。試。謂試其端事。征則假端見。但事未成耳。故云厥食雖侵光猶明。一說未當。下方言弒君也。）若文王臣獨誅紂矣。（韋昭曰。是時紂臣尚未欲誅紂。獨文王之臣欲誅之。）

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隕霜。（師古曰。殺亦讀曰弒。）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矣。（韋昭曰。紂惡益甚。其臣欲順武王而誅紂。）諸侯更制。茲謂叛。（師古曰。更、改也。）厥食三復三食。食已而風。地動。適讓庶。茲謂生欲。（師古曰。適讀曰嫡。）厥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見。（師古曰。晻、音烏感反。見音胡電反。）酒亡節。茲謂荒。厥蝕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發霧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從中成之形也。後衞州吁弒君而立。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

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距王師。〔補注〕先謙曰。官本距作拒。考證云。拒監本訛距。從宋本改正。射桓王。師古曰。並已解於上。又二君相篡。師古曰。謂厲公奔蔡而昭公入。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子亹。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晉灼曰。周之六月。今之四月。始去畢而入參。參晉分也。畢趙也。日行去趙入晉分多。故曰與。計二十八宿分其次度。其月及所屬。下皆以爲例。先是晉曲沃伯再弒晉侯。師古曰。曲沃伯本桓叔成師之封號也。其後遂繼號焉。魯惠公三十年。大夫潘父殺昭侯而納成師。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成師之子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也。是歲晉大亂。師古曰。桓三年。莊伯之子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而殺之。滅其宗國。師古曰。桓八年。曲沃武公滅翼。遂并其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師古曰。楚武王荊尸。久已見傳。今此言莊始稱王。未詳其說。〔補注〕沈欽韓曰。劉知幾史通云。楚自武王稱王。歷文成穆。至嚴已四世。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劉向以爲是時衞侯朔有罪出奔齊。師古曰。朔。衞惠公也。桓十六年經書衞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得罪乎天子。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天子更立衞君。師古曰。謂公子黔牟。〔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作衞。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師古曰。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莊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衞。夏。衞侯朔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是也。魯夫人淫失於齊。卒殺威公。師古曰。失讀曰佚。董仲舒以爲

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劉歆以爲楚鄭分。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九引易萌氣樞曰。日夜蝕者天中無影。言日當夜食。建八尺竹。觀其無影。蝕不可見。故以表候之耳。此與張說同。蓋古法也。史推合朔在夜。〔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下有說字。考證云。監本無說字。宋本有。從之。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是爲夜食。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其後遂九合諸侯。師古曰。解在郊祀志。天子使世子會之。師古曰。僖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太子于首止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補注〕先謙曰。官本劫作弒。是。劉歆以爲晦魯衛分。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師古曰。春秋閔元年。狄伐邢。二年。狄滅衛。其後雖爲齊所立。而邢遷于夷儀。衛遷于楚丘。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師古曰。綫。縷也。音先箭反。劉向以爲

時戎侵曹。（師古曰。事在莊二十四年。）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師古曰。比、頻也。見、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弒。（師古曰。謂子般爲圉人所殺。閔公爲卜齮所殺也。）夫人誅。（師古曰。哀姜爲齊人所殺。）兩弟死。（師古曰。謂叔牙及慶父也。）狄滅邢。（師古曰。已解於上。）徐取舒。（師古曰。僖三年。徐人取舒。舒、國名也。在廬江舒縣也。）晉殺世子。（師古曰。僖五年。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楚滅弦。（師古曰。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國名也。在弋陽。）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師古曰。伯讀曰霸。江、黃、二國名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伯讀曰霸四字。）南服彊楚。（師古曰。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盟于邵陵。）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師古曰。邵陵盟後。以陳轅濤塗爲誤軍而執之。陳不服罪。故伐之。楚自是不復通。〔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邵作召。）鄭伯逃盟。（師古曰。僖五年秋。齊侯與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師古曰。事在僖五年。）楚國許。（〔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國作圍。是。葉德輝曰。德藩本作圍。先謙曰。官本作圍。）諸侯伐鄭。（師古曰。事在僖六年。）晉弒二君。（師古曰。謂里克弒奚齊及卓子。）狄滅溫。（師古曰。溫、周邑也。僖十年。狄滅之。）楚伐黃。（師古曰。僖十一年。黃不歸楚貢。故伐之。）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十二年三月庚午朔。

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案僖十二年經無朔字，王引之曰，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食書日不書朔者凡七，公羊以爲二日，穀梁以爲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辯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書日不書朔，故或以爲晦日，或以爲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左氏以爲朔十六，今編數上下文，劉歆以爲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又稱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爲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爲二日，凡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食，劉歆以爲正月二日，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劉歆以爲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食，劉歆以爲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食，劉歆以爲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食，劉歆以爲三月晦，既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食，劉歆以爲五月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爲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今編數上下文，劉歆以爲二月者十六（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衛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食三十六之內，故不數也）尙缺其二，蓋一爲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一爲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爲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書齊衛分可矣（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 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師古曰，事在十二年夏。 狄侵衛鄭，師古曰，僖十三年，狄侵衛。十四年，狄侵鄭。 莒滅杞。師古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也。〔補注〕蘇輿曰，劉知幾云，如中壘所釋，以公羊爲本，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 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師古曰，事

事在二十八年。再會諸侯。師古曰，二十八年五月，盟于踐土，冬會于溫。召天王而朝之。師古曰，晉侯不欲就朝王，故召王使來，經書天王狩于河陽。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為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攘，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董仲舒以為後秦獲晉侯。師古曰，晉侯，夷吾也，僖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秦獲晉侯以歸也。齊滅項。師古曰，事在公羊傳僖十七年，項國，今項城縣是也。〔補注〕朱一新曰，左氏謂魯滅項，以為齊滅者，二傳之說。楚敗徐于婁林。師古曰，事在僖十五年冬，婁林，徐地。劉歆以為二月朔，齊越分。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師古曰，謂東門襄仲也。公子遂如京師。師古曰，事在僖三十年，解在周公之聘。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師古曰，已解於上。宋子哀出奔。師古曰，宋子哀，宋卿高哀也。不義宋公而來奔魯，事在文十四年。晉滅江。師古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今此云晉，未詳其說。〔補注〕蘇輿曰，劉知幾亦云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案晉字直是誤文，疑或本作宋子哀出奔魯，楚滅江，滅六。魯晉形近，因誤魯為晉（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以遺魯，魯作以遺晉，與此正同）校書者妄移楚字於滅六上耳。楚滅六。師古曰，六，國名也，在廬江六縣，文五年楚人滅之。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師古曰，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十一年，叔彭生會郤缺于承匡。公孫敖，孟穆伯；叔彭生，叔仲惠伯也。劉歆以為正月朔，趙越分。十三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閒五君殺死。師古曰。文十六年。宋弑其君杵臼。十八年夏。齊人弑其君商人。冬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也。楚滅舒蓼。〔補注〕沈欽韓曰。舒蓼事在宣八年。胡可以十五年日食歷之。不得已當言滅庸耳（在十六年）。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衞分。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師古曰。六侵伐者。謂宣元年侵陳。三年侵鄭。四年伐鄭。五年伐鄭。六年伐鄭。八年伐陳也。一滅國者。謂八年滅舒蓼也。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師古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觀兵者示威武也。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師古曰。事並在十二年。邲。鄭地。色水。謂血流入水而變水之色也。邲音蒲必反。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師古曰。事在十五年。炊。爨也。言無薪樵。示困之甚也。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師古曰。弑靈公也。事在十年。楚滅蕭。師古曰。蕭。宋附庸國也。事在十二年。晉滅二國。師古曰。謂十五年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事在十五年。劉歆以爲二月魯衞分。〔補注〕錢大昕曰。月當作日。謂食在四月二日也。經書四月丙辰而不言朔。故知食二日。王引之曰。二月當爲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衞也。奎。魯也。故曰魯衞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

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書越齊分。不當書魯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爲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爲二月。而左氏以爲二日之十八。遂鈌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鄫子。師古曰。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支解而節斷之謂解其四支。斷其骨節。晉敗王師于貿戎。師古曰。事在成元年。〔補注〕齊召南曰。貿戎與王師戰。此實事也。以王師自敗爲文。此書法也。若實晉人。豈可易爲戎乎。此穿鑿也。敗齊于鞌。師古曰。事在成二年。劉歆以爲三月晦朓魯衛分。服虔曰。朓。相覲也。日晦食爲朓。臣瓚曰。志云晦而月見西方曰朓。以此名之。非日食晦之名也。師古曰。朓音他了反。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師古曰。事在十六年。鄢陵。鄭地。執魯侯。師古曰。已解於上。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楚滅舒庸。師古曰。事在十七年日食之後。舒庸。羣舒之一種。楚與國也。晉弒其君。師古曰。厲公也。事在十八年。宋魚石因楚奪君邑。師古曰。魚石、宋大夫也。十五年。出奔楚。至十八年。楚伐宋。取彭城而納之。莒滅鄫。齊滅萊。師古曰。事竝在襄六年。鄫萊皆小國。鄭伯弒死。師古曰。鄭僖公也。襄七年。會于鄬。其大夫子駟使賊夜殺之。而以虐疾赴。鄬音蔿。〔補注〕先謙曰。官本虐作瘧。作爲。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孟康曰。剽音飄。師古曰。孫林父、甯殖逐獻公。在十四年。四月。出奔齊。而立剽。剽。穆公之孫也。剽又音匹妙反。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十

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補注〕錢大昭曰。丁巳下閩本有朔字。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師古曰。並已解於上。君若綴斿。不得舉手。應劭曰。斿、旌旗之流。隨風動搖也。師古曰。言爲下所執。隨人東西也。〔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注流作旒。先謙曰。官本作旒。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師古曰。二慶。並陳大夫也。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將出。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邾庶其有叛心。師古曰。庶其。邾大夫。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師古曰。事在二十一年。漆及閭丘。邾之二邑。陳殺二慶。師古曰。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訴二慶。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二慶也。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師古曰。已解於上。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師古曰。公子追舒。楚令尹子南也。二十二年。楚殺之。齊慶封脅君亂國。師古曰。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及彊。盡俘其家。崔杼縊而死。自是慶封當國。專執政也。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衞侯入陳儀。師古曰。衞侯衎也。前爲孫甯所逐。二十五年入于陳儀。陳儀。衞邑。左傳云夷儀。

甯喜弑其君剽。師古曰。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衎入于衛。甯喜。甯殖子也。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師古曰。比。頻也。象陽將絕。孟康曰。陽。君也。夷狄主上國之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上作中。後六君弑。師古曰。謂二十五年齊崔杼殺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班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令尹子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楚子果從諸侯伐鄭。師古曰。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滅舒鳩。師古曰。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亦羣舒之一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魯往朝之。師古曰。二十八年。公如楚。卒主中國。師古曰。謂楚靈王以昭四年與諸侯會于申。伐吳。討慶封。師古曰。慶封以二十八年爲慶舍之難。自齊出奔魯。遂奔吳。至宗之食。楚靈王伐吳。執慶封而殺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師古曰。吳子即餘祭也。刑人。閽者。蔡侯通於世子之妻。師古曰。即蔡侯固。爲太子所殺者也。莒不早立嗣。師古曰。即密州也。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後閽戕吳子。師古曰。戕。傷也。它國臣來弑君曰戕。音牆。〔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二字。蔡世子般弑其父。莒人亦弑君而庶子爭。師古曰。展輿因國人攻其父而殺之。展輿即位。去疾奔齊。明年。去疾入而展輿出奔吳。豈非嫡嗣。故云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

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天仍見戒也。（師古曰：仍，頻也。）後齊崔杼弑君。（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宋殺世子。（師古曰：宋平公太子痤也，事在二十六年。）北燕伯出奔。（孟康曰：有南燕，故言北燕。南燕姞姓，北燕姬姓也。師古曰：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師古曰：謂伯有也，已解於上。〔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指略如董仲舒。

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師古曰：已解於上。）執徐子，滅賴。（師古曰：申之會，楚人執徐子，遂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師古曰：招，成公子，哀公弟也。昭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偃師即哀公之子也。招音韶。）楚因而滅之。（師古曰：偃師之死，哀公縊，其九月，楚公子棄疾奉偃師之子孫吳圍陳，遂滅之。）又滅蔡。（師古曰：十一年，楚師滅蔡也，執太子有以歸用之。）後靈王亦弑死。（師古曰：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是也。）

劉歆以為二月魯衛分。（〔補注〕錢大昕曰：月當作日，與宣十年同。）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對曰：魯衛惡之。（〔補注〕朱一新曰：左傳釋文，惡如字，杜注謂受其罪也。）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有曰字。先謙曰：官本有曰字。）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師古曰：從，謂如士文伯之言也。可常，謂常可以此占之下。〔補注〕朱一新曰：汪本注下作不，是。先謙曰：官本作不。）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

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如淳曰。顇、古悴字也。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宴宴、安息之貌也。盡悴、盡力而悴病也。〔補注〕葉德輝曰。宴宴、今詩作燕燕。陳喬樅齊詩遺說攷。劉歆述士文伯引詩語與今左傳異。知其從齊詩之文也。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師古曰。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臧、善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師古曰。適讀曰謫。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補注〕蘇輿曰。公曰詩所謂云云至此。左傳在前同發將上痛下。此參錯其文。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師古曰。謂易、詩、春秋。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服虔曰。日中而昏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也。言遇此災。則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師古曰。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司徒、地官卿也。掌邦教。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番、蹶、楀、皆氏也。美色曰豔。豔妻、褒姒也。豔或作閻。閻亦褒姒之姓也。煽、熾也。詩人刺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徒。皆用后寵而處職位。不以德進也。趣音千后反。蹶音居衛反。楀音居禹反。番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豔竝作艷。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

子。陰侵陽之原也。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魯衞分。〔補注〕錢大昕曰。魯當作齊。三月朔爲齊衞分。若云魯衞。則當食於四月矣。依三統術推得是年三月丁巳朔。王引之曰。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衞也。故曰齊衞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非正月之宿矣。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師古曰。四大夫謂三郤及胥童也。胥童非厲公所誅。以導亂而死。故總謂四大夫。厲公竟爲欒書中行偃所殺。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師古曰。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韓、魏、趙也。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魯趙分。〔補注〕錢大昕曰。魯當作晉。六月日在實沈。爲晉分。其前月日在大梁。爲趙分。(凡六月朔。爲晉趙分。五月朔。爲魯趙分。二文易譌。故特辨之)左氏傳平子曰。師古曰。季平子。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

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補注〕先謙曰、須待也。嗇夫馳。嗇夫、掌幣吏。庶人走。其徒役也。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補注〕錢大昕曰、魯當作晉。王引之曰、六月當爲五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哀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先謙曰、王說是。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師古曰、已解於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師古曰、蔡侯朱、蔡平公之子。說讀曰悅。後蔡侯朱果出奔。師古曰、昭二十一年出奔楚。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師古曰、天王、敬王也。避子朝之難。故居狄泉。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閒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師古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國在河南新城縣。晉滅陸渾戎。師古曰、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其地今陸渾縣是也。盜殺衞侯兄。師古曰、衞靈公兄也。名縶。二十年、爲齊豹所殺。以豹不義、故貶稱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蔡莒之君出奔。師古曰。蔡君、即朱也。莒君、莒子庚輿也。二十三年出奔。〔補注〕先謙曰。官本庚作輿。是。吳滅巢。師古曰。二十四年。吳滅巢。巢。吳楚間小國。即居巢城是也。公子光殺王僚。師古曰。事在二十七年。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師古曰。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它如仲舒、劉歆以為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師古曰。梓慎、魯大夫。昭子曰。旱也。師古曰。叔孫昭子。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為不克。陽勝則盛。故言甚。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蘇林曰。莫、莫曆不勝為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師古曰。定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周是也。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中幾、宋大夫。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為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中幾讀曰仲。劉向以為時吳滅徐。師古曰。事在昭三十年。而蔡滅沈。師古曰。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師古曰。事在定四年。劉歆以為二日宋燕分。〔補注〕先謙曰。錢氏大昕所見本作二月。云月當作日。又引陳詩庭云。南雍本作日。今案官本作日。與汲古本同。定公五年三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補注〕蘇輿曰：案三月當作正月，字之誤也。春秋經作正月，說見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師古曰：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師古曰：已解於上。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補注〕錢大昕曰：趙當作越。王引之曰：周之正月，今十一月，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分。若作趙，則爲晉之分野，晉爲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蘇輿曰：案趙字不誤，乃正月爲三月之誤也。春秋經本作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三傳同）。上文三月當作正月，此正月當作三月，轉寫互誤。歆所讀本春秋經前後無一異者，歆凡出某月二字，所推皆與經異，此以經作正月，故云三月二日。否則對矣。且三月適趙分，天文志長術躔（王念孫云當作郎趙）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卽正本作三之顯證。蘇王不據以正今本月分之誤，轉改趙爲越，失之。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師古曰：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薛弒其君比。〔補注〕先謙曰：官本弒作弑。楚滅頓、胡。師古曰：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越敗吳。師古曰：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是也。檇音醉。衛逐世子。師古曰：十四年，衛太子蒯聵出奔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補注〕錢大昕曰：當作十月，二字衍。十月朔爲楚鄭分，十二月則爲宋燕分矣。王引之曰：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爲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

蔡。師古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衆謀曰衆衆不絕之貌。蔡恐。遷于州來。師古曰。哀二年十一月。蔡遷于州來。州來、楚邑。今下蔡縣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是下有也字。晉人執我戎蠻子歸于楚。師古曰。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京師。楚也。師古曰。言以楚爲京師。〔補注〕沈欽韓曰。因歸字與歸於京師相同。遂以楚爲京師。何休又甚爲之詞。云晉人執戎蠻子不歸天子而歸於楚。惡晉背叛當誅之。然歸文非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同文。故稱晉人稱戎蠻子名。以避之。非眞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師古曰。哀四年。蔡公孫翩殺蔡侯申。翩非大夫。故賤之而稱盜。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師古曰。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即景公之子也。陽生、荼之兄。即悼公也。荼音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荼音塗三字。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獲麟後。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衛分。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上連文不提行。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補注〕錢大昕曰。案劉歆所說。僖三年。莊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文十五年。宣八年。十年。成十六年。襄十四年。十五年。二十三年。昭七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定五年。十二年。哀十四年。皆食在二日。正合十八之數。至莊十八年。宣十七年。兩食皆在晦。此云晦一。當是誤二爲一也。經書日食三十有六。並十四年一食數之。實三十有七。除去食晦與二日者。則朔食蓋十有七。此云十六。亦恐誤。不書日者二。〔補注〕王鳴盛曰。七國及秦代。生民之禍甚烈。宜有日食而志。錄之史失其官。不可考耳。先謙曰。周定王二十六年。考王六年。威烈王十六年。安王二十年。烈王元年。七年。赧

王十四年。日蝕見史記年表。（在秦下。）秦莊襄王三年。日蝕見。秦紀志不錄者。七國喪亂。其應殆不時書。以爲史不可考。則非也。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後二年。燕王臧荼反。誅。立盧綰爲燕王。後又反敗。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虛三度。齊地也。後二年。齊王韓信徙爲楚王。明年廢爲列侯。後又反。誅。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張十三度。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三度。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補注〕錢大昕曰。案漢初以十月建亥爲歲首。正月非歲首也。尊者惡之。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後皆類此。在七星初。〔補注〕葉德輝曰。西漢會要引。星下無初字。劉向以爲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中。時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明年應。師古曰。謂高后崩也。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

二十三度。〔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二十二度。葉德輝曰德藩本作二十三度。西漢會要二十九引亦作二十三度。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本作二十二度。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虛八度。後四年。四月丙辰晦。〔補注〕齊召南曰文紀作丙寅。日有食之。在東井十三度。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文紀未書。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補注〕齊召南曰景紀作壬子。日有食之。在胃二度。〔補注〕齊召南曰紀於四年十月戊戌晦書食。志不書。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虛九度。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景紀未書。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尾九度。〔補注〕齊召南曰紀於中四年十月戊午書食。志不書。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軫七度。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補注〕齊召南曰紀但書晦。不言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補注〕先謙曰史記景帝紀。後三年日月皆蝕。赤五日。十二月日如紫。本書景紀及志皆不載。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劉向以為奎為卑賤婦人。後有衞皇后自至微興。卒有不終之害。師古曰。皇后自殺。不終其位也。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武紀不書。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紀不書。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

翼八度。劉向以爲前年高園便殿災。與春秋御廩災後日食於翼軫同。其占內有女變。外爲諸侯。其後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紀作三月乙亥晦。在胃三度。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紀不書。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傳推以爲是時日食從旁右。法曰君失臣。明年。丞相公孫弘薨。日食從旁左者。亦君失臣。從上者臣失君。從下者君失民。元鼎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三度。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紀不書。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紀不書。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

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燕地也。後四年。燕剌王謀反。誅。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昭紀作乙亥。幾盡。在張十二度。劉向以爲己亥而既。其占重。孟康曰。己、土。亥、水也。純陰。故食爲最重也。日食盡爲既。後

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亡嗣。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在營室十五度。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四年。四月辛丑朔。（〔補注〕齊召南曰。宣紀朔作晦。）日有食之。在畢十九度。是為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為重異。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婁八度。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張七度。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因入。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對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師古曰。蕭牆。謂門屏也。蕭。肅也。人臣至此加肅敬也。）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亶日食。則妾不見。（師古曰。亶。讀曰但。下例並同。）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眾妾。（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補注〕先謙曰。二人謂許皇后、班婕妤。永傳所云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者也。此永應直言詔對。使上特復問永。永對云云。）杜欽對亦曰。日以戊申食。時加未。戊未。土也。中宮之部。其夜殿中地震。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

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謫。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司德。則咎異消。忽而不戒。則禍敗至。師古曰。忽、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補注〕先謙曰。文與欽傳大同。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補注〕葉德輝曰。本紀無末四字。在東井六度。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補注〕何焯曰。孝惠時以十月為歲首。今食於夏正之四月。雖變之大者。月固不同也。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日蚤食時。從西南起。三年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房。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昴。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在胃。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補注〕齊召南曰。成紀不書。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蝕。酒亡節之所致也。〔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九引京房易妖曰。人君荒酒無節。則日蝕。乍青乍黑乍赤。先謙曰。官本蝕作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今年二月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茲重。而百姓屈竭。師古曰。茲、益也。屈、盡也。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屈竭同

訓、荀子榮辱、王制、議論等篇注、屈、竭也。淮南原道訓悅兮忽兮用不屈兮、不屈猶不竭。禍在外也。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四年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營室十度、與惠帝七年同月日。二年三月壬辰晦、〔補注〕齊召南曰、哀紀作夏四月。日有食之。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既。〔補注〕朱一新曰、平紀無既字。

凡漢著紀〔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上不提行。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

成帝建始元年、〔補注〕先謙曰、官本連上不提行。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師古曰、小畜上九爻辭也。幾音鉅依反。言君弱而婦彊、為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孟康曰、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師古曰、朓音吐了反。〔補注〕錢大昕曰、周禮疏引尚書五行傳作側匿。先謙曰、匿正字、慝借字、亦作縮肭。說文、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肭。側與縮、匿與肭、聲近義同。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為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

疾也。〔補注〕先謙曰。後漢盧植傳。植封事云。五行傳曰。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朓與向說同。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故。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補注〕先謙曰。後書郎顗傳。顗疏云。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極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與歆說同。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服虔曰。朒音忸怩之忸。鄭氏曰。不任事之貌也。師古曰。朒音女六反。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十字。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漢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終亡二日仄慝者。歆說信矣。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韋昭曰。日下無景也。無景。謂唯質見耳。正中時。有景亡光。韋昭曰。無光曜也。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補注〕先謙曰。元紀不載。亦見劉向傳。京房易傳曰。美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溫。順亡所制。茲謂弱。孟康曰。君順從於臣下。無所能制。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有任。茲謂不亡。日白不溫。明不動。辟僭公行。茲謂不伸。孟康曰。辟。君也。有過而公行之。厥異日黑。大

風起。天無雲。日光晻。師古曰。晻與闇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也字。不難上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京房易傳曰。辟不聞道。茲謂亡。厥異日赤。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師古曰。虞書舜典帝曰。咨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謂敕六官十二牧四嶽。令各敬其職事。信定其功。順天道也。故志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六作九。是。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燿亡主。有主則為異。應行而變也。色不虛改。形不虛毀。觀日之五變。足以監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補注〕先謙曰。以上日月亂行日光有異附見。又哀帝元壽元年。月行失道。見李尋傳。志不載。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補注〕葉德輝曰。穀梁莊七年傳范甯注引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文與此向說同。惟彼說夜中為異。故下重舉劉向以為云云。人君之象也。眾星。萬民之類

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師古曰、鄉讀曰嚮。中國、中夏之國也。良、猶信也。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師古曰、遠、離也。音、觀。〔補注〕先謙曰、官本也字在注末。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雊雉之異、而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爲王請命。王翌日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即位。管蔡流言而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遣使者逆公。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師古曰、下學、謂博謀於羣下也。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師古曰、古之田租、十稅其一。一歲役人、不過三日也。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師古曰、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也。譚遂邢衞之國滅。師古曰、十年、齊侯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閔二年、狄人入衞。僖二十五年、衞侯燬滅邢。宿遷於宋。師古曰、莊十年、宋人遷宿、蓋取其地也。宿國、東平無鹽縣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蔡

獲於楚。師古曰：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也。晉相弒殺，五世乃定。師古曰：謂殺奚齊、卓子及懷公也。自獻公以至文公反國，凡易五君乃定。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補注〕葉德輝曰：公羊傳云：如雨者，非雨也。又云：不修春秋曰：雨星，則是無雨也。穀梁傳亦云：其隕也如雨。均與左傳異。劉歆古文學，故與左傳同。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師古曰：解，卦彖辭也。是歲，歲在玄枵，齊分壄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壄也。先是衞侯朔奔齊，衞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衞。師古曰：已釋於上。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師古曰：溺，魯大夫名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衞，疾其專命，故貶而去族。天子救衞而溺伐之，故云犯王命。〔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專作顓。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衞，逐天王所立。師古曰：謂故黔牟也。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名去其上。〔補注〕葉德輝曰：宋本名作民。德按：張本亦作民。先謙曰：官本名作民，是。政繇下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尤著，故星隕於魯，〔補注〕朱一新曰：尢，過也。尢著者，言其過甚著。天事常象也。成帝永始

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采貌。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其下亦同。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言紂惑於妲己。而昵近亡逃罪人。信用之。（補注）錢大昭曰。此牧誓文也。志及谷永傳注。師古並以為泰誓。疑誤。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已解於上。威音許悅反。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刺王傾敗其德。荒廢政事而耽湎。（補注）朱一新曰。沈當作湛。師古上文注云其下亦同。正謂此湛字也。今作沈者。後人誤改。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大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京房易傳曰。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師古曰。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襄仲殺惡及視。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補注〕先謙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爲貴人之牢。詳天文志。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師古曰。視讀曰示。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師古曰。宋魯莒晉已解於上。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齊再弒焉。師古曰。再弒者。謂向人殺舍而邴歜等又殺商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向作商。是。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師古曰。謂邲戰之後。六侵伐。師古曰。謂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與晉師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三年。楚子伐宋。十四年。楚子圍宋。成二年。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成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一滅國。師古曰。謂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觀兵周室。師古曰。已解於上。晉外滅二國。師古曰。謂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氏也。內敗王師。師古曰。謂成元年晉敗王師于貿戎是也。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師古曰。謂成二年。晉郤克會魯季孫行父、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師古曰。謂逐之三周華不注。又從之入自丘輿。擊馬陘。東至海濱也。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師古曰。炎音弋贍反。其下並同。〔補注〕錢大昭曰。炎與燄同。後說炎芒炎故此。宋一本曰。謂自文十四年星孛之時。至成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鄭。適將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孟康曰。抵得名臣也。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
夫。大棘之戰。華元獲於鄭。師古曰。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大棘。宋地。傳舉其效云。左氏傳曰。有星孛北斗。周史
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師古曰。史服、周內史叔服也。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
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
弒昭公。師古曰。卽杵臼。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師古曰。卽商人。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補注〕先謙曰。官本象作爲。是。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師古曰。三王已解於上。
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
分爭也。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
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鼂。子鼂。楚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時楚彊。宋、衞、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

卽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師古曰。昭二十三年。楚薳越帥師。及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與吳師戰于雞父。楚師敗績。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大夫夏齧。雞父。楚地也。父讀曰甫。〔補注〕先謙曰。官本髡作髠。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師古曰。沈、楚之與國。定四年四月。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秋。楚爲沈故圍蔡。冬。吳興師以救之。與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撻平王之墓也。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申繻。魯大夫。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補注〕宋一鈞曰。左傳見下有之字。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其下竝同。皆火房也。星孛及漢。〔補注〕宋一鈞曰。今本左傳作天漢者。非。阮元云。宋本左傳天作及。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張晏曰。水以天一爲地二牡。丙與午。南方火也。子及壬。北方水也。又其配合。其以丙子若

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淮南子曰。東北曰炎風。高誘以爲艮氣所生也。炎風一曰融風。 七日。其火作乎。張晏曰。自丙子至壬午。凡七日。戊其配合之日。又火以七爲紀。 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師古曰。太甚者。又更甚也。 宋、衞、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虙羲木德。火所生也。師古曰。虙讀與伏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木德下。 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衞。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孟康曰。不在二十八宿之中也。 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師古曰。哀十七年。楚公孫朝帥師滅陳也。 田氏簒齊。師古曰。齊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卒後七十年。而康公爲田和所滅。 六卿分晉。師古曰。晉出公八年。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卒後八十年。至靜公爲韓魏趙所滅。而三分其地。盡晉之衰也。六卿擅權。

其後范氏、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篡其土田人衆，故諱言六卿分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靜作靖，是。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以爲不言所在，官失之也。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補注〕先謙曰：高紀無四字。劉向以爲是時項羽爲楚王，伯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而漢已定三秦，與羽相距滎陽，天下歸心於漢，楚將滅，故彗除王位也。一曰，項羽阬秦卒，燒宮室，弒義帝，亂王位，故彗加之也。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補注〕先謙曰：紀見孫紀。劉向以爲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爲燕，又爲吳、越、齊。宿在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鼂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七國舉兵反，師古曰：四齊，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皆誅滅云。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補注〕先謙曰：武紀不載。劉向以爲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而陳皇后驕恣，其後陳后廢，而淮南王反

誅。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四月。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元封元年。五月。〔補注〕宋祁曰。武紀作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其後江充作亂。京師紛然。此明東井三台爲秦地效也。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劉向以爲太白爲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明年。大將軍霍光薨。後二年。家夷滅。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劉向、谷永以爲營室爲後宮懷任之象。〔補注〕先謙曰。官本任作姙。下同。姙俗字。當作任。彗星加之。將有害懷任。絕繼嗣者。一曰。後宮將受害也。其後許皇后坐祝詛後宮懷姙者廢。趙皇后立妹爲昭儀。害兩皇子。上遂無嗣。趙后姊妹卒皆伏辜。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孟康曰。五諸侯。星名。出河戍北。率行軒轅太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十三日夕見西方。犯次妃、長秋、斗、填、鋒炎再貫紫宮中。〔補注〕先謙曰。長秋。見百官表。此謂皇后星位也。天文志。中宮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天官書索隱引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從。禮檀弓疏注。后妃四星其一明者

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書孛星犯次妃。長秋。又犯北斗。又犯塡星。再貫紫宮。次妃長秋。在紫宮中。故此云再貫也。鉞、與鈇同。見藝文志及各傳注。炎俗作燄。餘炎猶下言芒炎矣。大火當後。達天河。除於妃后之域。〔補注〕先謙曰。當字宜衍。彗有除舊布新之義。在妃后之域。縱橫馳騁若將除然。南逝度犯大角攝提。至天市而按節徐行。服虔曰。節行遲。炎入市。中旬而後西去。五十六日與倉龍俱伏。谷永對曰。上古以來。大亂之極。所希有也。察其馳騁驟步。芒炎或長或短。所歷奸犯。師古曰。奸、音干。內爲後宮女妾之害。外爲諸夏叛逆之禍。〔補注〕先謙曰。此永傳所謂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也。杜鄴傳云。永言彗星之占。詳在五行志。即此。內有二句轉不如本傳之詳。劉向亦曰。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是歲趙昭儀害兩皇子。後五年成帝崩。昭儀自殺。哀帝即位。趙氏皆免官爵。徙遼西。哀帝亡嗣。平帝即位。王莽用事。追廢成帝趙皇后。哀帝傅皇后。皆自殺。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歸故郡。平帝亡嗣。莽遂篡國。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鶂。水鳥。六。陰數。

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補注〕先謙曰。白祥青祥互見。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齊喪。師古曰。僖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補注〕先謙曰。官本威作桓。下同。執滕子。囚曹。師古曰。十九年。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秋宋人圍曹。爲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師古曰。二十一年。春爲鹿上之盟。秋會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鹿上、盂、薄、皆宋地。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師古曰。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二十三年。卒。傷於泓故也。泓、水名也。音於宏反。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鶂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師古曰。今茲、謂此年。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是歲。魯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孫茲、皆卒。師古曰。僖十六年三月。公子季友卒。四月。鄫季姬卒。七月。公孫茲卒。季姬、魯女適鄫者也。公孫茲、叔孫戴伯也。明年。齊威死。適庶亂。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爲楚所敗。師古曰。已解於上。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劉歆曰。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師古曰。降、音胡江反。降婁。魯分壄也。

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玄枵。齊分壄也。石。山物。齊。大嶽後。師古曰、齊、姜姓也、其先爲堯之四嶽。四嶽分掌四方諸侯。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師古曰、五公子、謂無虧也、元也、昭也、潘也、商人也。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於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鶂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鶂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於盂也。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鶂退飛。適當黜。則鶂退飛。師古曰、適、讀曰嫡。惠帝三年。隕石緜諸一。師古曰、緜諸、道也、屬天水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壹。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隕石雍二。天晏亡雲。聲聞四百里。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晏、天清也。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隕石梁國六。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隕石槀四。肥累一。孟康曰、皆縣名也、故屬眞定。師古曰、槀音工老反、累音力追反。〔補注〕葉德輝曰、本紀不載。陽朔三年二月壬戌。〔補注〕宋一新曰、成紀作三月。隕石白馬八。師古曰、東郡之縣名。鴻嘉二年五月癸未。隕石杜衍三。師古曰、南陽之縣名。元延四年三月。隕石都關二。師古曰、山陽之縣名。〔補注〕先謙曰、杜鄴傳谷永言隕石之占語在五行志、此未見。哀

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隕石北地十，其九月，甲辰，隕石虞二。師古曰，梁國之縣名。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隕石鉅鹿二。自惠盡平，隕石凡十一，皆有光燿雷聲，成哀尤屢。〔補注〕朱一新曰，隕石十一，惟征和四年，陽朔三年，二者見於本紀，餘皆不載。先謙曰，以上星辰逆行至隕隕石備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九）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地理志第八上一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補注〕先謙曰：御覽舟部引世本，共鼓、貨狄作舟。注云：黃帝二臣。釋名：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易繫辭：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師古曰：旁行，謂四出而行之。〔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旁，廣也。亦與方通用。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注：方，猶橫也。廣、橫一義。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師古曰：方制，制爲方域也。畫，謂爲之界也。壄，古野字。畫音獲。〔補注〕王先謙曰：廣雅釋詁：方，始也。言黃帝徧行天下，始裁制萬里，區別州野。顏說襲。先謙曰：說文：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釋名：州，注也，郡國所注仰。得百里之國萬區。〔補注〕先謙曰：御覽封建部引東觀漢記，博士丁恭等議云：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黃帝紀：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封禪書：黃帝時萬諸侯。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師古曰：易比卦象辭。〔補注〕王念孫曰：建上本無以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書云協和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之謂也。堯遭洪水，〔補注〕錢坫曰：說文：洪，洚水也。洚，水不遵道也。史記作鴻水，字通。褱山襄陵，師古曰：褱字與古懷字同。懷，包也。襄，駕也。言水大氾溢，包山而駕陵也。〔補注〕錢坫曰：褱，古正字。汪遠孫曰：北宋本無古字二字。天下分

絕爲十二州。師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營州，故曰十二。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汎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補注〕宋祁曰：注文南本無九州以下十五字，杲本無注末凡十二處四字。錢坫曰：九州之名，禹貢周官而下，又有爾雅。冀州之外，有幽州，以青州爲營州，無梁州。郭璞以爲是殷制。說苑以徐州爲青州，餘與爾雅同。尚書十二州，僞孔傳以爲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青州爲營州，與此云云不合，非也。先謙曰：谷永傳永奏云，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堯與舜十有二州。鄭注：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說與此同。時舜攝政，堯尚在，故此言堯也。馬融以爲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爲十二州，在九州後，此古文異說，非是。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舜典肇十二州，若十二牧，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爲正。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補注〕先謙曰：陳祥道禮書云：禮書共工霸九州，黃帝書言地有九州，則堯以前九州耳。及水土既平，禹又卽舊域而辨之，以爲九州，故書言禹別九州，傳言貢金九牧也。列五服。師古曰：其致在下也。任土作貢。師古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也。〔補注〕錢坫曰：貢其非諸名也。先謙曰：志明言任土作貢，又據溝洫食貨兩志，貢皆作貢賦解，錢說誤。曰：禹敷土。師古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自此以下，皆是夏書禹貢之文。〔補注〕先謙曰：敷，夏紀作傅。段玉裁、成蓉鏡，定數爲古文，傅爲今文。案下數淺原，志仍作數，而豫章歷陵下云傅易山，古文以爲傅淺原，是古文作傅，不必定作數；今文作數，不必定作傅。班氏並謂夏侯尚書，三家異字，亦有與古文合者（詳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且漢書本多假借古字，不得執一二異字，以爲今古文尚書之證。段云：班用今文，淺人改傅爲敷。成云：班用古文，故作敷，不作傅，皆非也。至班氏學宗今文，兼采古文，後書稱其學無常師，顯然可證。此志所用古文，皆特著之，下云古文以爲，及桑欽所言是也。餘稱禹貢，皆是今文。蓋地理之學，或今文說解不全，或後儒徵引較精，學問之途，日闢擇善而從，通人不廢。以大體論，後漢若賈逵，今文其古文雖立學官，尊信者少。至鄭氏以大儒倡明古文，羣猶爭趨，風會一變。千載以下，今文一綫，殆將斷絕。就其時代推究義例，猶存舊觀。從此附較論於文字異同，轉失之矣。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師古曰：栞，古刊字也。

奠、定也。言禹通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補注）錢坫曰：奠、祭也。先謙曰：官本安定也作其安定。說文栞，槎識也。引書隨山栞木。夏紀作行山表木，用故訓代經也。紀奠作定，足徵錢說之非。

冀州既載。師古曰：兩河閒曰冀州。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補注）汪遠孫曰：禹貢釋文引韋昭曰：載、事也。與鄭注尚書合。先謙曰：呂覽有始覽：兩河之閒爲冀州，晉也。高誘注：東至清河，西至西河。顏及張守節史記正義並從載字斷句，既者謂夏紀作禹行自冀州始，訓載爲始，是今文說。案史記始下，仍有冀州既載句，則上句史公敘述之詞，不必執爲今文訓始之證。

壺口治梁及岐。師古曰：壺口山在河東。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之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禹循山而西，治梁水。（補注）先謙曰：本志馮翊夏陽下云梁山在西北。壺口、岐山見下道山。

既脩太原，至于嶽陽。師古曰：太原、即今之晉陽是也。嶽陽在太原西南。（補注）汪遠孫曰：案說文嶽岳一字。先謙曰：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嶽即太嶽，見道山。

覃懷底績，至于衡章。師古曰：覃懷、近河地名也。底、致也。績、功也。衡懷致功，以至衡章也。底音之履反。（補注）錢坫曰：章字同漳。漳水過鄴縣以下，稱衡漳。汪遠孫曰：底當作厎。先謙曰：夏紀厎績作致功。鄭注：衡漳，漳水橫流入河。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案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當時共爲一地之名。先謙案：說衡爲橫，用今文說。馬融以衡漳爲二水名，王肅從之，此古文說。上黨長子下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沾下云：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

厥土惟白壤。師古曰：柔土曰壤。（補注）錢坫曰：釋名：壤、瀼也。肥瀼意也。後字厥讓作踐。經典通借厥。先謙曰：夏紀厥改其，下並同。土下無惟字。

厥賦上上錯。師古曰：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上上、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又雜出第二也。（補注）先謙曰：夏紀無厥字。

厥田中中。師古曰：言其高下之形，視於九州之中爲第五也。一曰：爲其肥瘠之等差也。它皆類此。（補注）皮錫瑞曰：敍傳云：坤作墬勢，高下九則。劉德注：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班氏以高下九則屬陸勢，則顏前說爲正。先謙曰：夏紀無厥字。

恒衞旣從，大陸旣作。師古曰：恒衞二

水名。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名，在鉅鹿北。言恒、衛之水，各從故道，大陸之澤已可耕作也。〔補注〕先謙曰：夏紀作改爲。常山上曲陽下云：恒水出，東入滱。靈壽下云：衛水出東北，入滹沱。大陸見道川。淮南墬形訓晉之大陸，趙之鉅鹿，高注：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焚而死者，是也。鉅鹿，廣阿澤，禹貢大陸，即趙之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廣河（阿之誤）澤，與班高合，今文說也。惟周禮疏所引鄭注，用爾雅十藪，晉有大陸，以釋禹貢，失之。餘詳鉅鹿。

鳥夷皮服。師古曰：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補注〕先謙曰：大戴禮五帝紀、說苑並作「鳥」，裴駰史集解引鄭注云：東北之民搏食鳥獸者也。此顏前說所本。鄭王本尚書作「鳥」，今古文同。唐石經誤「島」，後人遂併夏紀改之。

夾右碣石入于河。師古曰：碣石，海邊山名也。言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補注〕先謙曰：夏紀河作海，徐廣云：海一作河。河字是。碣石見下道山。

泲河惟兗州。師古曰：泲，水，濟水之字，從水𠂤聲。言此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𠂤音姊。〔補注〕先謙曰：呂覽有始覽：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高注：河出其北，濟經其南。說文泲下云：沇也，從水𠂤聲。濟下云：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從水齊聲。志文於房子之水作濟，餘皆作泲，與說文合。惟濟陰、濟南、濟陽之類作濟，以郡縣之名，世俗相沿，不能改而從古也。夏紀作濟，亦三家尚書之本有異。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以濟爲字誤，是也。成蓉鏡以濟、泲爲今古文異，殆非。夏紀惟作維，而惟徐州、惟揚州、惟荊州並作維。本志道作惟，下文維淄亦作惟，而琅邪朱虛、箕下維水作淮，靈門、折泉、横下維水作淮，則無一定。成蓉鏡以夏紀作維，謂惟，古文；維，今文。引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爲惟，今文尚書爲維。復據說文引夏書淮淄其道，以淮爲古文，又因夏紀作淮，而以淮爲今文，惟爲古文，展轉紛紜，徒形糾葛。周禮古文之學，淮字作維，毛詩維字，韓詩作惟，近人據此爲今古文之辨，要是偏端，無與大體也。下文道沇水，及河東垣下自注：沇水所出，天文志：角亢氐，沇州，並作沇。知此兗字，後人妄改，夏紀亦作沇州。

九河既道。師古曰：九河，河水分爲九，各從其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是曰九河。一說，道讀曰導。導，治也。〔補注〕先謙曰：九河見道川，亦詳溝洫志。

雷夏既澤，雍沮會同。師古曰：雷夏，澤名，在濟陰城陽西北。言此澤還復其故，而雍、沮二水同會其中也。沮音千余反。〔補注〕齊召南曰：城陽。

當作成陽。尙書疏亦訛城字。蓋人傳寫誤添土旁耳。此成陽有堯冢靈臺。漢時故縣。在今濮州東南。曹州東北。若城陽國。則在今莒州。非雷夏澤所在也。先謙曰。本志濟陰成陽下云。雷澤在西北。酈注。雍水沮水相觸而入澤中。今古文雍皆不從水。故本改雝。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師古曰。降。下也。宅。居也。言此地宜桑。先時人衆避水。皆上丘陵。今水害除。得以蠶桑。故皆下丘。居平土也。〔補注〕先謙曰。夏紀作於是民得下丘居土。段玉裁云。風俗通義引尙書。民乃降丘度土。是證今文作度。史遷改居。知度西曰柳谷。改居西也。班志作宅土。後人用古文改之。案此班用夏侯尙書。與古文合。非後所改。厥土黑墳。師古曰。色黑而墳起也。墳音扶粉反。〔補注〕錢坫曰。方言。靑齊之閒。凡土高而且大者謂之墳。屮繇木條。師古曰。屮。古草字也。繇。茂也。條。暢也。繇音弋昭反。〔補注〕先謙曰。夏紀作草繇木條。同。惟班作屮。全書多如此。非今古文之異。說文蘨下引夏書曰。厥艸惟蘨。知有厥惟者古文。無者今文。厥田中下。師古曰。第六也。〔補注〕宋祁曰。正文厥字。別本無。先謙曰。下文無厥字。別本是也。夏紀亦無。賦貞。師古曰。貞。正也。州第九。賦亦正當也。〔補注〕劉敞曰。田中下而言厥賦貞。乃第六明矣。自孔氏誤之。何焯曰。賦乃與田正當。不訓與州也。王先愼曰。此當連下作字爲句。集解引鄭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顏訓作爲治水。誤。禹貢言作者。皆訓耕作。若訓治水。其文不當在降丘宅土下。九州之賦。惟兗下下。兗賦至少。固當第九。劉何說亦非。作十有三年。迺同。師古曰。治水十三年。迺同於它州。言用功多也。〔補注〕先謙曰。夏紀同。馬鄭本亦作年。是今古文同。枚改載。皮錫瑞云。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魏志高堂隆傳。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合禹十三年。與鯀九年計之。今文說也。馬注。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十三年。兼鯀九年數之。蓋古文異說。厥貢漆絲。師古曰。貢。獻也。地宜漆林。又善蠶絲。故以獻也。〔補注〕錢坫曰。漆。誤作桼。借水名爲之。厥棐織文。師古曰。棐與篚同。篚。竹器。筐屬也。織文。錦綺之類。盛於筐篚而獻之。〔補注〕先謙曰。夏紀棐作篚。本書通作棐。並借字。依說文。當作匪。官本注篚訛末。非。從承舊本。浮于泲

漯通于河。師古曰：浮，以舟渡也。泲、漯，二水名。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因水入水曰通。漯音它合反。〔補注〕宋祁曰：漯疑作濕，注同。徐松曰：應作濕。先謙曰：夏紀亦作通，校改誤。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班氏兼采今古文也。漢隸變古，此作漯，亦班用今文之證。成蓉鏡又以爲後人據夏紀校者所改，非矣。

海岱惟青州。師古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即太山也。〔補注〕先謙曰：本志泰山博下云岱山在西北。夏紀正義舜分青州爲營州，遼西及遼東。

嵎夷既略，惟甾其道。師古曰：嵎夷，地名也，即陽谷所在。略言用功少也。惟、甾，二水名，皆復故道也。惟水出瑯邪箕屋山，甾水出泰山萊蕪縣。惟字今作濰，甾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補注〕錢坫曰：陽谷即暘谷，亦云湯谷，並字通。蘇輿曰：顏用馬訓，見集解引。說文略下云：經略土地也。廣雅釋詁：略，治也。先謙曰：說文堣下引書宅堣夷，此古文作堣，班作嵎，與夏紀同，用今文也。一作禺銕，見說文嵎下，與釋文引史記及考證曁一作禺鐵。見索隱引今文尚書及帝命驗。書正義引夏侯等書一作禺夷，皆今文也。禺，嵎之籀文。夷通借作銕。銕，古文鐵字。鐵又鐵之壞文耳。瑯邪箕下云：濰水北至都昌入海。泰山萊蕪下云：甾水東至博昌入泲。察志文，彼作濰，水此仍作惟，不雜出。

厥土白墳，海瀕廣潟。師古曰：瀕，水涯也。潟，鹵鹹之地。瀕音頻，又音賓。潟音昔。〔補注〕先謙曰：夏紀同，作瀉，用今文。瀕作濱，俗字。史集解、釋文引鄭注並云：斥謂地鹹鹵。是鄭本作斥，用古文。志下又作舄，通潟之借。陳奐云：斥讀爲開拓之拓，言海濱地廣，可以煮鹽，所本字爲假借。閟宮傳：舄，大貌。此取廣斥之誼也。

田上下，賦中上。師古曰：田第三，賦第四。〔補注〕先謙曰：夏紀同。

貢鹽絺，海物惟錯。師古曰：葛之精者曰絺。海中物產既多，故雜獻。〔補注〕宋祁曰：獻下當添也字。先謙曰：夏紀貢上有厥字，後人妄增，史公以其代厥，不得有厥字明矣。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師古曰：畎，小谷也。枲，麻屬也。鈆，青金也。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言岱山之谷出絲、枲、鈆、松、怪石五種，皆獻之。畎音工犬反。〔補注〕先謙曰：說文：畎，作く，古文作甽。釋名釋山云：山下根之受霤處曰甽。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師古曰：萊山之夷，地宜畜牧。檿，檿桑也。食檿之蠶絲，可以弦琴瑟。檿

音烏簟反。〔補注〕劉敞曰：貢篚絲不特書檿，既特書檿而敍萊夷之下，明此萊夷之貢。先謙曰：夏紀作改爲，既作會，蓋三家尚書異文。**浮于汶，達于泲。**師古曰：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言渡汶水而達于泲也。汶音問。〔補注〕王念孫曰：達，本作通。凡古文尚書言達于某水者，今文尚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先謙曰：此入泲之汶，與琅邪朱虛出東泰山入維之汶有別，見下道川。

海岱及淮惟徐州。師古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乂，蒙羽其蓺。**師古曰：淮沂二水已治，蒙羽二山皆可種蓺也。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沂音牛依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然泰山乃郡名，非謂沂水出泰山之麓也。注與淮出大復對言，竟似沂出東岳矣。先謙曰：淮沂見道川。本志泰山蒙陰下云蒙山在西南，東海祝其下云羽山在南。段玉裁云：乂，今文當作艾。於漢石經殘字知之。案漢人引書艾乂互見，石經亦一家之學，漢書不必與之同也。夏紀乂改治。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師古曰：大野即鉅野澤也。豬，停水也。東原，地名。底，致也。言大野之水既已停蓄，東原之地致功而平，可耕稼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底作厎，下並同。停蓄作渟蓄。山陽鉅野下云大野澤在北。案說文埜下云古文野。夏紀豬作都，集解引鄭注云：今東平郡即東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師古曰：埴，黏土也。漸包，言相漸及包裹而生。〔補注〕先謙曰：漸包，夏紀同，今文也。釋文：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說文蔪下引書草木蔪苞，是古文作蔪蔪苞。

田上中，賦中中。師古曰：田第二，賦第五。〔補注〕先謙曰：夏紀同。田上衍其字。

貢土五色，師古曰：王者取五色土以爲太社，而此州舉貢之，言備有。〔補注〕先謙曰：正義引太康地記：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爲社，即禹貢徐州土也。又寰宇記云：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藉土山。夏紀土上有維字。

羽畎夏狄，嶧陽孤桐，師古曰：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狄，狄雉之羽可爲旌旄者也。羽山之谷出焉。嶧陽，嶧山之陽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也，可爲琴瑟。嶧山之南生焉。嶧音驛。〔補注〕先謙曰：東海下邳下云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夏紀狄作翟，毛

詩衞風右手秉翟，韓詩今文作狄。據此，翟狄古通。成蓉鏡以作狄爲古文，非也。班用古文，以嶧陽爲山名。說文及史集解引鄭注以嶧爲山名，顏用以注志，與班恉不合。**泗瀕浮磬。**師古曰：泗水之涯，浮出好石，可爲磬也。泗水出濟陰乘氏。〔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泗監本訛四，今改正。先謙案：泗水出魯國卞，顏注未審，見下道川。夏紀瀕作濱。**淮夷蠙珠臮魚。**師古曰：淮夷，淮水上之夷也。蠙珠，珠名。臮，及也。言其地出珠及美魚也。蠙音步千反，字或作玭。〔補注〕先謙曰：說文，玭，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珠之有聲者，重文作蠙。案馬注以淮夷爲二水名，古文說。顏注淮水之上夷，民與宋宏合，用今文說也。夏紀亦作蠙。索隱云一作玭，是史漢二書皆有兩作。漆水岐出，非今古文異。臮，古暨字。**厥棐玄纖縞。**師古曰：玄，黑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者也。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補注〕劉敞曰：此棐亦屬淮夷。**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補注〕王念孫曰：河當依說文作菏，顏依文作解，而不知其誤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今本譌作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菏。菏，舊本史記皆譌作河。自魏會釋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閻若璩、胡渭言之益詳，錢坫復辨地理志菏字多作荷。下文道菏澤，又東至于菏，及濟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是也。水經注亦作菏（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菏水在南）。五經文字云：菏，古本亦作荷。先謙曰：遂字誤，當作通。夏紀作通，山陽湖陵下亦作通。菏水見道川。**淮海惟揚州。**師古曰：北據淮，南距海。〔補注〕汪遠孫曰：揚當從木旁，凡地名姓名字皆作楊。先謙曰：汪說是也，詳見天文志。**彭蠡既豬，陽鳥逌居。**師古曰：彭蠡，澤名，在彭澤縣西北。陽鳥，隨陽之鳥也。言彭蠡之水既已瀦聚，則鴻雁之屬所共居之。瀦音豬。〔補注〕先謙曰：彭蠡見道川。夏紀豬作都，逌作攸。說文，逌讀若攸。漢書多古字，故此作逌。**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師古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在吳西，即具區也。厎，致也。言三江既入，則震澤致定。〔補注〕先謙曰：本志會稽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中江、北江見道川。夏紀厎作致。**篠簜既敷。**師古曰：篠，小竹也。簜，大竹也。敷，謂布地而生也。篠音先了反。簜音蕩。〔補注〕先謙曰：篠當爲筱，疑後人據校者改之。說文筱，箭屬，簜可爲幹，筱可爲矢。夏紀作

竹箭既布。屮夭木喬。師古曰：夭，盛貌也。喬，上竦也。夭音於驕反。喬音橋，又音驕。〔補注〕先謙曰：夏紀多兩其字、兩惟字，後人妄刪。厥土塗泥。師古曰：漸洳濕也。田下下，賦下上錯。師古曰：田第九，賦第七，又雜出第六。〔補注〕先謙曰：夏紀重上字，錯改雜。貢金三品。師古曰：金、銀、銅。〔補注〕先謙曰：鄭注：銅三色也。三色者，青白赤。顏用僞孔說。瑤、琨、篠、簜、齒、革、羽毛。師古曰：瑤、琨，皆美玉名也。齒，象齒也。革，犀革也。羽，翡翠之羽可爲旌者也。琨音昆。〔補注〕先謙曰：說文琨或作瑻，夏紀作瑻，亦三家本異。篠當爲筱，簜當爲簜，紀作竹箭。毛作旄，顏注作羽旄，是證毛字後人妄改。下荊州正作羽旄。枝幹下有惟木二字，史漢無，明衍文。鳥夷卉服。師古曰：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卉服，絺葛之屬。〔補注〕先謙曰：夏紀作島夷，後人妄改。厥篚織貝。師古曰：織，斑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爲貨。〔補注〕劉敞曰：予謂織貝皆敘島夷之下，明島夷之篚也。織貝爲布，如厚緜，今亦有之。貝，木名也。先謙曰：顏用僞孔說。集解引鄭注云：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劉以貝爲木名，亦非。厥包橘柚錫貢。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酢。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錫貢者，須錫命而獻之，言不常來也。柚音弋救反。〔補注〕先謙曰：夏紀亦作包，今文也。古文作苞，見說文柚下及詩木瓜箋。引史集解引鄭注：錫貢，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皮錫瑞云：史記錫大龜、錫土姓，皆改作賜，惟此與錫貢砮箭作錫，蓋今文當爲貢錫。顏引王肅說以注漢志，非。均江海，通于淮泗。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故云平。〔補注〕先謙曰：夏紀同，志多于字。集解引鄭注：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釋文：沿，鄭本作松。松是沿之誤。馬本作均，云均，平。顏用馬說。孫星衍云：均讀沿字。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㳂，古文作㕣，與沿義合。荊及衡陽惟荊州。師古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補注〕先謙曰：荊衡見道山。江漢朝宗于海。師古曰：江漢二水歸入于海，有似諸侯朝於天子，故曰朝宗。宗，尊也。〔補注〕先謙曰：江漢見道川。閻若璩云：江所歷之州曰梁、曰荊、曰揚；漢所歷之州曰梁、曰豫、曰荊。九江孔殷。師古曰：孔，甚也。殷，中也。言江水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形之中。〔補

注〕先謙曰。九江見道川。夏紀孔殷作甚中。今文說。鄭注。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而出。其孔衆多。古文說。

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師古曰。沱、潛二水名。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雲夢。澤名。言二水既從其道。則雲夢之土可爲畎畝之治也。沱音徒何反。潛音潛。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畎畝作畎畝。是。南監本同。本志南郡枝江下云。江沱出西。東入江。潛水不見志。枚書作涔。夏紀作涔。古潛涔通用。毛詩潛有多魚。韓詩作涔。非今古文異也。雲夢土。一本作雲土夢。夏紀索隱單行本出雲土夢三字。云。雲土夢。二澤名。引韋昭云。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證也。是小司馬史記本及韋昭漢書音義本竝作雲土夢。古土杜通用。皮錫瑞云。王逸楚詞注。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爲夢中。左傳江南之夢。即江南之澤。雲土夢亦即雲土澤耳。其說是也。又案史記各本作雲夢土。爲治顏注漢書。亦作雲夢土。明史漢又皆有作雲夢土者。成蓉鏡云。雲夢本一藪。見周官、爾雅、呂覽、戰國策、淮南、說苑、劉熙、鹽鐵論、說文、宋玉高唐賦、司馬相如子虛賦。或單稱雲。見左定四年。或單稱夢。見左宣昭歸。杜預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是也。雲夢土作乂者。蓋雲夢爲地至廣。其中有澤有土。當洪水汎濫。皆在巨浸中。至是而水豬於澤。其土乃可治。禹貢所記者雲夢澤。而楚王宋玉所遊者則雲夢土矣。先謙案。南郡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荊州藪。正應禹貢。蓋雲杜縣名必本雲土。則出三家異本。凡志用古文尚書者。明著古文及桑欽說。今志不言。其非今古文異可知矣。小司馬以雲夢爲二澤。李吉甫諸儒並說江北爲雲。江南爲夢。非是。

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師古曰。田第八。賦第三。〔補注〕先謙曰。夏紀同。

貢羽旄、齒、革。金三品。師古曰。自金以上所貢與揚州同。〔補注〕先謙曰。夏紀同。

杶、幹、栝、柏、厲、砥、砮、丹。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幹。柘也。栝木柏葉而松身。厲。磨也。砥。其尤細者也。砮。石名。可爲矢鏃。丹。赤石也。所謂丹沙者也。杶音丑倫反。栝音古活反。砥音指。又音祗。砮音奴。〔補注〕先謙曰。官本祗作祇。是。釋文。杶又作櫄。說文。櫄。杶或從熏。史漢同作杶。考工記注。禹貢荊州貢櫄幹栝柏。夏紀厲作礪。俗字。

惟箘簬楛。三國底貢厥名。師古曰。箘、簬。竹名。楛。木名也。皆可爲矢。言此州界有三國致貢斯物。其名稱美也。箘音囷。簬音路。楛音

栝。〔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栝作楛。是。說文簬下引夏書曰。惟箘簬楛。簬下云。簬古文。栝下云。楛也。夏書曰。惟箘輅（脫上竹。）栝、木名也。夏紀簬作簵。楛同。按顏注一作箘足。杼杼即楛也。音怙。先謙案。史記用今文作楛。則栝是古文作簬者。或夏侯尚書與古文合耳。皮錫瑞云。夏紀箘簬作竹箭。故箘一作箭足。簬之壞字。竝以簬名。絕下讀。古文異義。**包匭菁茅。**師古曰。匭、匣也。菁、菜也。可以爲葅。茅可以縮酒。包其茅。匭其菁而獻之。匭音軌。菁音精。〔補注〕先謙曰。晉志零陵泉陵縣有香茅。古貢之以縮酒。正義括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厥篚玄纁璣組。**師古曰。玄、黑色。纁、絳也。璣、珠之不圜者。組、綬類也。纁音勳。璣音機。又音祈。**九江納錫大龜。**師古曰。大龜尺有二寸。出於九江。錫命而納。不常獻也。〔補注〕先謙曰。下文納並作內。此後人據枚書改。納錫。史記作入賜。以詁訓代也。皮錫瑞云。錫大龜三字當連讀。蓋天子賜諸侯之大龜。禮樂記。賞黑綠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屬。則所以賜諸侯也。公羊傳書寶玉大弓。有龜青純。公羊以寶即寶龜。與樂記合。是古天子有錫諸侯寶龜之禮。納錫大龜。謂納此錫諸侯之大龜。史記作入賜。亦謂入此賜諸侯之大龜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師古曰。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補注〕王念孫曰。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尚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隹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稱有雍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禹貢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衞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其秩然不紊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爲洛。斯惑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瀍澗。其川熒雒。（今本熒作滎。雒見宏紀滎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雒出、新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城下之雒字。則仍然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辯。古文尚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先謙曰。夏紀潛沔作浮于沔。于字衍。（詳禹貢班義述。）潛潛字同。逾于洛。夏紀作踰于洛。下逾並作踰。**荊河惟豫州。**師古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補注〕先謙曰。

官本考證云，荊山監本訛荊州，從宋本改正。伊、雒、瀍、澗既入于河。師古曰：伊出陸渾山，雒出冢領山，瀍出穀成山，澗出沔池山，四水皆入河。〔補注〕先謙曰：伊雒瀍澗並見道川。滎波既豬。師古曰：滎，沇水泆出所爲也，即今滎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過滎矣。一說，滎水之波。〔補注〕先謙曰：滎古从火作熒。左僖元年傳釋文本或作滎，非（詳古文尚書撰異）。夏紀作滎播既都。案職方其浸波溠，鄭注波讀爲播，是波即播，鄭以今文讀古文也。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滎陽。陳喬樅云：漢書作波，乃潘之假借。詩番爲司徒，人表作司徒皮，儀禮既夕設披，鄭注今文披皆爲藩，是其證。先謙案：此水本字作潘，假字作播，志作波者，班特用古文改之，俾後人曉然於職方之波即禹貢之播耳。班學無常師，於此益見。顏引一說非。索隱訓潘爲播溢，尤謬。道荷澤被盟豬。師古曰：荷澤在湖陵。盟豬亦澤名，在荷之東北。言荷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盟豬，不常入也。道讀曰導。荷音歌。被音被馬之被。盟音孟。〔補注〕先謙曰：菏荷通用，見上菏澤在濟陰，見道川。顏云澤在湖陵者，其誤也。水志梁國睢陽下云盟諸澤在東北。案大傳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則諸豬非今古文異，班豬諸並用，亦如上濰水維濰兩作之例。夏紀作明都。段玉裁云：明盟孟望古音皆讀如芒。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師古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墳壚。壚謂土之剛黑者也。音盧。〔補注〕先謙曰：夏紀無惟字。田中上，賦錯上中。師古曰：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雜上有又字，南監本同。貢漆、枲、絺、紵，篚纖纊。師古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纖纊，細綿也。紵音佇。纊音曠。〔補注〕宋祁曰：練，淳化本作練。先謙曰：夏紀枲作絲，蓋亦三家文異。揚雄豫州箴作枲。又紀纊作絮，故訓字。既夕記注：纊，新絮也。錫貢磬錯。師古曰：錫，若玉之石。磬錯，言可以治磬也。亦待錫命而貢。〔補注〕宋祁曰：注末貢下當添之字。皮錫瑞曰：夏紀錫不改賜，或亦當如鄭注貢錫之義。浮于洛，入于河。師古曰：因洛入河也。〔補注〕先謙曰：段玉裁云：入當通之誤，唐本已然。夏紀作逆，亦通之誤。華陽黑水惟梁州。師古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岷、嶓既藝，沱、灊既道。師古曰：岷、岷山也。嶓、嶓冢山也。言水

已去二山之土.皆可種蓺.沱灊二水.治從故道也.岷音旻.嶓音波.道讀曰導.(補注)宋祁曰.岷疑作嶓.注同.錢大昭曰.岷閩本作嶓.注同.下文岷山皆作嶓.閩本是.蘇輿曰.說文作㟭.嶓即㟭.徵.段玉裁謂古文尚書作嶓.今文作汶.案漢志作岷.或作嶓.(蒲氏道下)亦作汶.(有汶江道.)又作文.(武都西南夷傳同.即汶之省.)夏紀作汶.而河渠書作岷.參差不一如此.未可據爲今古文之辨.先謙曰.岷嶓見道山.沱見道川.水志巴郡宕渠下云.灊水西南入江.夏紀灊作涔.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師古曰.蔡蒙二水名.旅.陳也.旅平.言已平治而陳祭也.和夷.地名.亦以致功可耕種也.(補注)蘇輿曰.顏謂旅平爲平治而陳祭.既鉏經文.且禹貢三言旅.皆屬山.言治畢陳祭山川皆同.何獨於山彙之.竊謂旅.陳也.陳.列也.洪水泛溢.山沒於水.水歸山出.表識可驗.蔡蒙陳列而平治也.故下以刊旅並言.荊岐既旅.義亦同.先謙曰.官本注.水作山.是.南監本同.蜀郡青衣下有蒙山.和即桓水.見下.厥土青黎.師古曰.色青而細疏.(補注)先謙曰.夏紀黎作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師古曰.田第七.賦第八.又雜出第七至第九.凡三品.貢璆、鐵、銀、鏤、砮、磬.師古曰.璆.美玉也.鏤.剛鐵也.砮.砮石也.璆音虯.熊、羆、狐、貍、織皮.師古曰.織皮.罽屬也.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補注)先謙曰.官本雜作雜.是.南監本同.西頃因桓是徠.師古曰.西頃.山名.在臨洮西南.桓.水名也.言治西頃山.因桓水是來.無它道也.頃讀曰傾.(補注)先謙曰.西頃見道山.蜀郡下云.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鄭注以織皮西頃爲句.以桓是爲隴阪名.與史漢句讀不同.乃古文異說.浮于潛.逾于沔.師古曰.漢上曰沔.音莫踐反.(補注)先謙曰.夏紀潛作涔.後人妄改.仍當爲潛.沔水一名沮水.與漾水合.故漾兼沔稱.沔見道川.入于渭.亂于河.師古曰.正絕流曰亂.(補注)先謙曰.渭見道川.黑水西河惟雍州.師古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補注)先謙曰.揚雄雍州箴.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弱水既西.師古曰.治使西流.至合黎.(補注)先謙曰.弱水見道川.涇屬渭汭.師古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也.

屬音之欲反。汭音芮，又音而銳反。〔補注〕先謙曰：涇水見道川。說文：水相入曰汭。漆沮既從，酆水逌同。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酆水出鄠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酆水亦來同也。逌，古攸字也。攸，所也。沮音七余反。〔補注〕先謙曰：漆沮、酆見道川。荆、岐既旅，師古曰：荆、岐，二山名。荆在岐東。言二山治畢，已旅祭也。〔補注〕先謙曰：荆岐見道山。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師古曰：終南、惇物二山，皆在武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西南。自終南西出至于鳥鼠也。〔補注〕先謙曰：本志扶風武功下云：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夏紀惇作敦。鳥鼠見道山。原隰底績，至于豬壄。師古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豬壄，地名。言皆致功也。〔補注〕先謙曰：武威武威下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夏紀作都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師古曰：三危，山名。已可居也。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徙居於此，分而爲三，故曰三苗。今皆大得其次敘。〔補注〕先謙曰：夏紀宅作度，丕敘作大序。丕、大故訓字。御覽引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地道記云：三苗所處，今安西州。五帝紀：三苗在江淮荊州。舜遷三苗于三危，故雍州有三苗也。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師古曰：田第一，賦第六。貢球、琳、琅玕。師古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也。球音求，又音虯。琳音林。琅音郎。玕音干。〔補注〕先謙曰：夏紀球作璆，蓋三家異字。論衡率性篇禹貢曰：璆琳琅玕，此則土地所生眞玉珠也。段玉裁云：眞玉謂球琳，眞珠謂琅玕。此今文說也。釋文：琳又作玪。鄭注：璆，美玉。玪，美石。案說文玪下云：玪塾，石之次玉者。鄭訓美石，則其本琳必作玪，此古文異說。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皆河水所經。〔補注〕先謙曰：積石、龍門見道川。會于渭汭。師古曰：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流西上。織皮、昆崙、析支、渠叟，西戎即敘。師古曰：昆崙、析支、渠叟，三國名也。言此諸國皆織皮毛，各得其業，而西方遠戎，並就次敘也。叟讀曰搜。〔補注〕宋祁曰：姚本各得其下添業字，次字改作此。先謙曰：夏紀崙作侖，叟作搜，敘作序。案昆崙山祠見金城臨羌。昆

侖障見敦煌廣至。並不從山，溝洫志亦作侖。朔方渠搜縣亦不作叟。西域傳贊云「昔曰西戎即序」，言西戎而序之。又敘傳「西戎即序，夏后是表」，亦不作敍字。皆通用，非今古文異。

道汧及岐，至于荊山，師古曰：自此以下更敘所治山水首尾之次也。治山通水，故舉山言之。汧山在汧縣西。道讀曰導。後皆類此。汧音苦堅反。〔補注〕先謙曰：夏紀道下有九山二字。本志扶風汧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美陽下云岐山在西北。馮翊褱德下云北條荊山在南。

逾于河；師古曰：即梁山龍門。

壺口、雷首，至于大嶽；師古曰：自壺口、雷首而至大嶽也。雷首在河東蒲阪南。大嶽即所謂嶽陽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南監本同。本志河東北屈下云壺口山在東南。蒲反下云雷首山在南。彘下云霍太山在東。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師古曰：厎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析城山在濩澤西南。王屋山在垣縣東北。〔補注〕先謙曰：夏紀厎作砥，下同。厎柱見溝洫志。本志河東濩澤下云析城山在西南。垣下云王屋山在東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師古曰：太行山在河內山陽西北。恒山在上曲陽西北。言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海。行音胡郎反。〔補注〕先謙曰：本志河內野王下云太行山在西北。常山上曲陽下云恒山北谷在西北。右北平驪成下云大揭石山在西南。

西頃、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師古曰：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太華即今華陰山。〔補注〕宋祁曰：陰山，姚本作陽山。先謙曰：官本頃作傾，南監本局本同。本志隴西臨洮下云西頃山在西南。天水冀下云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京兆華陰下云太華山在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倍尾。師古曰：熊耳在陝東。外方在潁川，故縣即崇高也。桐柏在平氏東南。倍尾在安陸東北。言四山相連也。倍讀曰陪。〔補注〕先謙曰：本志弘農盧氏下云熊耳山在東。潁川崈高下云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南陽平氏下云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江夏安陸下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夏紀作負尾。三家異文。

道嶓冢，至于荊山；師古曰：嶓冢山在梁州南。此荊山在南郡臨沮東北。嶓音波。〔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作北。齊召南云：南北當作西北，各本俱誤。先謙案：顏言此者，以別於北條荊山。本志隴西西下云禹貢嶓

冢山。南郡臨沮下云。南條荆山在東北。內方、至于大別。師古曰。內方在荆州。大別在廬江安豐也。〔補注〕先謙曰。本志江夏竟陵下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六安安豐下云。大別山在西南。皮錫瑞云。自杜預始疑大別不在安豐。元和志遂以翼際山當之。非古義。嶓山之陽。至于衡山。師古曰。嶓山在蜀郡湔氏西。衡山在長沙湘南之東南。嶓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補注〕齊召南曰。此本孔傳之說也。衡山。湘水所經。北去岷江甚遠。安得謂江所經乎。先謙曰。本志蜀郡湔氏下云。嶓山在西徼外。長沙湘南下云。衡山在東南。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師古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歷陵南。〔補注〕先謙曰。官本博作傅。是。引宋祁曰。傅陽。尙書注作博陽。一本作溥陽。案。南監本亦作博陽。九江見下。本志豫章歷陵下云。傅昜山。古文以爲傅淺原。道弱水。至于合藜。餘波入于流沙。師古曰。合藜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補注〕先謙曰。官本藜作黎。南監本同。道下夏紀有九川二字。本志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說文。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全用志文。案。釋文。弱本作溺。疑古文作溺。班氏從俗。特以今文易之。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篇作合離。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師古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又南流而入于南海。〔補注〕先謙曰。本志益州滇池下云。有黑水祠。禹貢山水澤地篇。三危山在敦煌縣南。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師古曰。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龍門山在夏陽北。言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補注〕先謙曰。本志金城河關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馮翊夏陽下云。龍門山在北。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師古曰。自龍門直流以至華陰。又折而東經底柱。〔補注〕先謙曰。夏紀無兩于字。志京兆有華陰縣。禹貢山水澤地篇。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又東至于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補注〕先謙曰。夏紀同。故書作孟津。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師古曰。洛汭。洛入河處。盖今所謂洛口也。山再重曰伾。大伾山在成皋。伾音平鄙反。（補注）錢坫曰。洛水入河處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北。先謙曰。溝洫志作雒內。此洛字後人所改。汭內通。夏紀作大邳。溝洫志亦作伾。禹貢山水澤地篇大伾在河南成皋縣北。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師古曰。降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降作洚。南監本正文注並作洚。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當作入漳。河水注引正作漳。）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入海。（郡國志亦云信都有絳水。）字並作絳。此作降。後人所改。夏紀作降。宋祁云。地理志從糸作絳。尤其明證。鉅鹿郡鉅鹿下云。大陸澤在北。是志云。桑欽以絳水爲入漳。古文說。信都下絳水入海。今文說。又北。播爲九河。師古曰。播。布也。（補注）先謙曰。志九河有三。渤海成平下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下云有胡蘇亭。平原鬲下云平當以爲鬲津。同爲逆河。入于海。師古曰。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即渤海是也。（補注）宋祁曰。迎改作逆。錢大昕曰。逆當作迎。迎逆聲相近。義亦不異。宋改迎爲逆。於義雖通。終失班氏之舊。先謙曰。溝洫志作迎河。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迎河亭。此作逆河。蓋後人依夏紀河渠書作逆河。又太史公云。東陶洛汭大伾迎河。是據夏紀河渠書之逆河。後人據古文改之。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爲漢。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漾音恙。（補注）先謙曰。說文漾下云。從水羕聲。瀁下云。古文從養。夏紀作漾。是兼存古文。志作漾。用今文。下作養。亦兼錄古文。養即瀁之省也。嶓冢見上本志隴西氐道下云。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武都下云。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東爲滄浪之水。師古曰。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浪音琅。（補注）皮錫瑞曰。文選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注引左傳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是滄浪即漢之別流。馬鄭皆以爲夏水。蓋今古文說不異。沔水注以武當之千齡洲當之。非是。先謙曰。夏紀滄作蒼。過三澨。至于大別。師古曰。三澨水在江夏竟陵。澨音逝。（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注云。馬鄭王孔咸以爲三澨水名。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左傳有句澨、漳澨、薳澨、雍

虎、武關之邑。又關之地。京相璠杜預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淯陽二縣閒有南滋北滋。諸儒之論水陸相半。惟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南入于江。師古曰。觸大別山而南入江也。東匯澤爲彭蠡。師古曰。匯、迴也。又東迴而爲彭蠡澤也。匯音胡賄反。〔補注〕先謙曰。豫章彭澤下云。彭蠡澤在西。東爲北江。入于海。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逕爲北江而入海。〔補注〕何焯曰。史記注。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逕爲北江而入海。案入震澤之語。最爲謬妄。顏削去。得之。先謙曰。會稽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崏山道江。東別爲沱。師古曰。別而出也。江東南流。沱東行也。沱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本志蜀郡湔氐下云。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郫下云。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又東至于醴。師古曰。醴水在荆州。〔補注〕先謙曰。馬鄭注本及史記同。是今古文並作醴。枚本作澧。漢石經以下從之。非。集解引鄭注云。醴陵名。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過九江。至于東陵。師古曰。東陵、地名。〔補注〕先謙曰。廬江尋陽下云。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又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先謙案此九江。今文說禹貢山水澤地篇。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本山海經洞庭九江爲文。桑欽古文說也。班鄭皆不用之。東迆北會于匯。師古曰。迆、邪也。東邪分流。都共北會彭蠡也。迆音弋爾反。〔補注〕先謙曰。匯謂震澤。東迆者。北會于震澤。出爲南江。詳會稽吳下。東爲中江。入于海。師古曰。亦自彭蠡出。〔補注〕先謙曰。自震澤出。丹揚蕪湖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道沇水。東流爲泲。師古曰。泉出王屋山。名爲沇。流去乃爲泲也。沇音弋轉反。〔補注〕宋祁曰。沇音一作流。入于河。軼爲滎。師古曰。軼與溢同。言濟水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一曰。軼、過也。音逸。〔補注〕先謙曰。本志河東垣下云。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東出于陶丘北。師古曰。陶丘、丘再重也。在濟陰定陶西南。〔補注〕先謙曰。濟陰定陶下云。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又東至于荷。師古曰。即荷澤。〔補注〕段玉裁曰。此謂定陶之菏澤。非謂胡陵之菏水也。

先謙曰。濟陰郡下云。荷澤在定陶東。又東北會於汶。師古曰。濟與汶合。〔補注〕汪遠孫曰。於。當作于。尚書作于。不作於。先謙曰。此浮汶通泲之汶也。泰山萊蕪下云。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又北
東入于海。師古曰。北折而東也。〔補注〕先謙曰。夏紀作又東北。道淮自桐柏。〔補注〕先謙曰。本志南陽平氏下云。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東會于泗沂。東
入于海。〔補注〕先謙曰。魯國卞下云。泗水東南至方與入泲。濟陰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當作淮陵）入淮。泰山蓋下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道渭自鳥鼠同穴。〔補注〕先謙曰。本志隴西首陽下云。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東會于酆。〔補注〕先謙曰。扶風鄠下云。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又東至于涇。〔補注〕先謙曰。安定涇陽下云。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至。當作會。夏紀同。又東過漆沮。入于河。〔補注〕先謙曰。扶風漆下云。漆水在縣西。北地直路下云。沮水出西。東入洛。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說者以為漆沮。道洛自熊耳。〔補注〕汪遠孫曰。洛當作雒。先謙曰。本志宏農上雒下云。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東北會于澗瀍。〔補注〕先謙曰。宏農新安下云。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穀成下云。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又
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補注〕先謙曰。宏農盧氏下云。伊水出。東北入雒。九州逌同。師古曰。各以其所而同法。〔補注〕錢坫曰。顏說非。逌攸字同。此攸訓所。不可通。說文攸。行水也。戴侗六書故引唐本水行攸攸也。案當作行水攸攸。行水順其性。則安流攸攸而入於海。正與此攸義合。九州之水皆攸行而會同於海。承上文言之。史公於禹貢攸皆改所。惟此作攸。而於句上加於是二字。明不訓攸為所。顏說失其指矣。四奧
既宅。師古曰。奧讀曰墺。謂土之可居者也。宅亦居也。言四方之土已可定居也。墺音於六反。〔補注〕先謙曰。夏紀亦作奧。大傳說四奧。是今文作奧。說文墺。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玉篇土部引夏書四墺既宅。蓋古文作墺。夏紀宅改居。九山

栞旅。師古曰：九州之山，皆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補注〕先謙曰：夏紀亦作栞。今文同，枚析作刊。皮錫瑞云：史記道九山，則禹貢之山實有九數，非謂九州之山。以經攷之，汧及岐至于荊山，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嶽，二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也；嶓冢至于荊山，七也；內方至于大別，八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九也。其數適合。蓋山之數不止於九，而脈絡相承，數山實止一山，故可合爲一山。觀經文皆自某山至於某山，此數山可合爲一山之證。九川滌原。師古曰：九州泉源皆已浚滌無壅塞。〔補注〕先謙曰：九川，弱水一、黑水二、河三、漾四、江五、沇六、淮七、渭八、洛九也。史公弱水上有九川二字，則九川非九州泉源可知。九澤既陂。師古曰：九州牧澤皆已遮障，無決溢。〔補注〕先謙曰：皮錫瑞云：九山、九川皆實有九，則九澤亦當實有九數，非謂九州之澤也。以經攷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澤四，雲夢五，滎波六，荷澤七，盟豬八，豬野九，適符九數。雷夏、彭蠡、震澤、荷澤，禹貢明著澤名；雲夢、盟豬、大野皆爲澤，見職方；滎澤見左傳；豬野澤見水經。其或一州無澤，或一州二澤三澤，蓋無一定，非如職方所在一州一澤也。四海會同。師古曰：四海之內皆同會京師。〔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皆字，引宋祁曰：之內下越本有皆字。六府孔修。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皆甚治。〔補注〕先謙曰：夏紀孔改甚。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師古曰：言衆土各以其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財，以供貢賦。〔補注〕先謙曰：夏紀庶改衆，厎改致。集解引鄭注：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顏說非。咸則三壤，成賦中國。師古曰：言皆定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賦於中國也。中國，京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田作地，下有自字，引宋祁曰：邵本其土地下自字作田。南監本與此本同。史集解引鄭注，中國二字屬下爲句，古文說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咸則三壤。顏與鄭讀不同，蓋據漢人舊說。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師古曰：台，我也。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爲姓。所敬慕者，惟德爲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台音怡。〔補注〕先謙曰：夏紀錫作賜。集解引鄭注：祗台，敬悅。顏注不同，蓋亦據漢人舊說。五百里甸服。師古曰：規方千里，最近王城者爲甸服，則四面五百里也。甸之爲言田也，主爲王者治田。

（補注）先謙曰，夏紀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皮錫瑞云，此言甸服在帝畿千里之外，如職方甸服在王畿千里之外也，其外，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五服四面相距，方五千里，加帝畿千里，則六千里，賈逵、馬融以爲中國方六千里，蓋同史公之說，然史公意以爲帝畿之外，乃爲五百里甸服，納總之屬，即在五百里甸服中，而馬注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據此，則馬意以爲五百里甸服，即是帝畿千里，甸服外乃別有納總之屬，雖皆云六千里，而其義稍異。百里賦內總。師古曰，自此以下，說甸服之內，以差言之也，總，禾藁總入也，內讀曰納，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總作緫，南監本同，夏紀內作納，通用字，下同。二百里納銍。師古曰，銍，謂所刈，即禾穗也，銍音窒，（補注）錢大昭曰，納，南監本閩本作內，上下文皆爲內，此納字誤，先謙曰，官本作內。三百里內戛服。師古曰，戛，稾也，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戛音工黠反，（補注）錢坫曰，戛，夏紀作秸，依義即楷字也，別作秸耳，禮器注又作稭，亦別字，此則借用戛戟字，陳奐曰，戛服，亦作秸服，二字連文得義，謂去其穗又去其穎，謂之秸，猶稃音稃訓之秸服，秸者，實也，秸服者，粟之皮也，服與稃聲相近，〔〕僞孔傳誤秸爲藁，而顏又誤解服字耳。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師古曰，精者納少，麤者納多。五百里侯服。師古曰，此次甸服之外，方五百里也，侯，候也，斥侯而服事也。百里采。師古曰，又說侯服內之差次也，采，事也，王事則供之，不主一也。二百里男國。師古曰，男之言任，任王事者，（補注）先謙曰，夏紀作任國，任男通用字，今文男皆作任，此疑後人據枚書改之，王莽傳，莽封王氏女皆爲任，用今文尚書制爵也，莽下書曰，在采任諸侯，是謂維翰。三百里諸侯。師古曰，三百里同主斥侯，故合而言之爲一等，（補注）先謙曰，夏紀枚書亦作三，疑三當爲二。五百里綏服。師古曰，此又次侯服外之五百里也，綏，安也，言其安服王者政教，（補注）先謙曰，夏紀五上增侯服外三字。三百里揆文教。師古曰，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二百里

奮武衞。師古曰：奮其武力以衞王者。二百里皆同。五百里要服。師古曰：此又次綏服外之五百里也。要，以文教要來之也。要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夏紀五上增綏服外三字。三百里夷。師古曰：夷，易也。言行平易之法也。三百里皆同。二百里蔡。師古曰：蔡，法也。受刑法而已。二百里皆同。〔補注〕先謙曰：顏用馬鄭說。鄭注：蔡之言殺，減殺其賦。義異。五百里荒服。師古曰：又次要服外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在外者也。荒，言其荒忽，各因本俗。〔補注〕先謙曰：夏紀五上增要服外三字。三百里蠻。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慕而服之。三百里皆同。〔補注〕先謙曰：正義引馬融云：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與顏說異。二百里流。師古曰：任其流移，不考詰也。三百里皆同。〔補注〕劉敞曰：予謂唐虞九州，州方千里，通三千里也。要荒乃在九州外矣。夷者，言稍以夷禮通之，於春秋時杞莒也。蔡，讀如蔡蔡叔之蔡。蠻者，蓋言蠻俗矣，於春秋時楚越也。流，讀如流共工之流。此兩者之分，夷近而蠻遠，蔡輕而流重。王制曰：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亦當作蔡，聲之誤耳。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師古曰：漸，入也。被，加也。朔，北方也。訖，盡也。言東入于海，西加流沙，北方南方皆及聲教，盡於四海也。一曰：漸，浸；暨，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暨作洎，引宋祁曰：洎疑作暨。註同。皮錫瑞云：賈誼之傳以朔南暨聲教爲句，荀悅漢紀亦云北盡朔方，南暨聲教，後漢杜篤傳：朔南暨聲，諸夏造和。是兩漢人皆以朔南暨聲教爲句，近人於暨字斷句，非古義也。且漢志作臮，又何以解乎。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師古曰：玄，天色也。堯以禹治水功成，故賜玄圭以表之也。自此以上皆禹貢之文。〔補注〕先謙曰：官本天作水。南監本亦作天。夏紀云：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後受禪於虞，爲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補注〕陳奐曰：爾雅釋地說者以爲殷制。

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師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

并梁州以合雍州。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補注〕何焯曰，周禮注，此州界揚、荊、豫、兖、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梁屬於雍，徐屬幽，并之屬於冀也。故周官有職方氏，師古曰，夏官之屬也，職、主也，主四方之土地。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師古曰，在山陰縣。〔補注〕先謙曰，本志會稽山陰下云，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藪曰具區，師古曰，藪、大澤也，具區在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會稽吳下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川曰三江，寖曰五湖，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川、水之通流者也，浸、謂引以溉灌者，五湖在吳。〔補注〕汪遠孫曰，寖隸省作浸，俗作祲，先謙曰，會稽吳下南江，毗陵下北江，丹陽蕪湖下中江，並云揚州川，即禹貢三江也，五湖志不載，錢坫云，今松江也，亦名笠澤，春秋傳哀公十七年，吳越戰于笠澤，史記孔子列傳及越絕作戰于五湖，是也，今蘇州府吳江縣東有水盪漾諸湖者皆是。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師古曰，鳥、孔翠之屬，獸、犀象之屬。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補注〕先謙曰，本志長沙湘南下云，衡山在東南，荊州山，南郡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荊州藪，江漢朝宗于海，禹貢在荊州，志不書。寖曰潁湛，師古曰，潁水出陽城陽乾山，宜屬豫州，許慎又云，湛水，豫州浸，並未詳也，湛音林反，又音直減反。〔補注〕先謙曰，潁川陽城下云，陽乾山，潁水所出，至下蔡入淮，荊州浸，湛水志不載，據汝水注，湛水出南陽犨縣，至潁川昆陽入汝，（分見犨下）注云，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元云，未聞，蓋偶有不順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書水則有符經文矣。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河南曰豫州，其山曰華，師古曰，即華陰之華山也，逶迤東出，故屬豫州。〔補注〕先謙曰，本志京兆華陰下云，太華山在

南。豫州山。藪曰圃田。師古曰。在中牟。〔補注〕先謙曰。河南中牟下云。圃田澤在西。豫州藪。川曰滎雒。寖曰波溠。師古曰。滎、卽沇水所溢者也。波、卽上禹貢所云滎波者也。溠水在楚。亦不當爲豫州浸也。溠音莊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卽下沇作流。引宋祁曰。流當作沇。滎、卽禹貢之滎波。卽禹貢之播。志不載波。見湖水注。詳南陽舂陵下。溠見溳水注。詳南陽隨下。其利林漆絲枲。〔補注〕先謙曰。周禮鄭注。林、竹木也。官本林作麻。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師古曰。馬牛羊豕犬雞也。馴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擾音人紹反。〔補注〕錢坫曰。擾讀爲犪字。蓋柔馴之意。其穀宜五種。師古曰。黍稷菽麥稻。〔補注〕蘇輿曰。依志例。其字當衍。下其畜宜雞狗。其川曰河泲。其畜宜六擾。其民三男二女。並衍其字。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藪曰孟諸。師古曰。沂山在蓋縣。卽沂水所出也。孟諸卽盟豬也。〔補注〕先謙曰。沂山、志不載。沂水、舊沂水出泰山艾山。注云。鄭元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據此沂山卽艾山也。梁國睢陽下。盟諸澤亦不言青州藪。蓋脫文。川曰淮泗。寖曰沂沭。師古曰。沭水出東莞。音術。〔補注〕先謙曰。本志南陽平氏下云。淮水出。青州川。魯國卞下云。泗水出。青州川。泰山蓋下云。沂水出。青州寖。琅邪東莞下云。術水出。青州寖。顏注。術、卽沭也。鄭司農以淮爲雅。沭爲洙。與漢志不合。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補注〕錢坫曰。周禮作二男二女。鄭注二男二女。數似誤也。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藪曰泰壄。師古曰。卽大野。〔補注〕先謙曰。本志泰山博下云。岱山在西北。兗州山。（今本誤作岑山上）山陽鉅野下云。大壄澤在北。兗州藪。案大通用。周禮作大野。其川曰河泲。〔補注〕先謙曰。禹貢泲河惟兗州。志不言。寖曰盧維。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維、琅邪或說曰。維非也。〔補注〕先謙曰。琅邪箕下云。維水出。兗州寖。盧、志不載。顏謂在濟北盧縣。案泰山盧下。濟北王都。並無盧水。顏注誤也。琅邪橫縣有久台水。濰水注以爲盧水。當從之。詳

橫下鄭讀戲爲虧。讀濉爲雍。以爲雷澤雍沮與漢志異。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穀宜四種。師古曰。馬牛羊豕犬雞。黍稷稻麥也。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師古曰。即吳嶽也。〔補注〕先謙曰。本志扶風汧下云。吳山在西。雍州山。明志以嶽爲吳。藪曰弦蒲。師古曰。在汧縣。〔補注〕先謙曰。汧下云。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川曰涇汭。師古曰。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之篇曰。汭鞫之即。〔補注〕先謙曰。安定涇陽下云。涇水出。雍州川。扶風汧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芮即汭也。不育雍州川符文。其浸曰渭洛。師古曰。洛即漆沮也。在馮翊。〔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其字。是。南監本同。隴西首陽下云。渭水出。雍州寖。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師古曰。在遼東。〔補注〕先謙曰。遼東有無慮縣。後漢因。續志注有醫無慮山。案續志山水多本前志。疑此志原有醫無閭山在西。幽州山九字。而歸本奪之。藪曰貕養。師古曰。在長廣。〔補注〕王念孫曰。貕本作奚。此後人依職方改之。杜子春讀貕爲奚。是奚爲本字。貕爲借字。故班志作奚。琅邪下作奚養澤。是其證。說文豕字注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若志文作貕。則注當云貕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先謙曰。本志琅邪長廣下云。奚養澤在西。幽州藪。川曰河泲。浸曰菑時。師古曰。菑出萊蕪。時水出般陽。〔補注〕先謙曰。泰山萊蕪下云。甾水出。幽州浸。齊郡臨淄下云。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淄水注云。即時水也。顏云出般陽誤。志無幽州寖三字。蓋奪文。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師古曰。馬牛羊豕。穀宜三種。師古曰。黍稷稻。河內曰冀州。山曰霍。師古曰。在平陽永安縣東北。〔補注〕汪遠孫曰。山上當有其字。先謙曰。官本有其字。本志河東彘下云。霍太山在東。冀州山。藪曰揚紆。師古曰。爾雅曰。秦有揚紆。而此以爲冀州。

未詳其處及所在。〔補注〕先謙曰：周禮揚作楊。鄭注陽紆未聞。川曰漳。寖曰汾潞。師古曰：漳水出上黨長子。汾水出汾陽北山。潞出歸德。〔補注〕錢大昕曰：志不載潞水所出。其出北地歸德者，乃洛水，非潞水也。顏注誤。先謙曰：上黨沾下云：清漳水出，冀州川。太原汾陽下云：汾水出，冀州寖。濁漳水注以潞水爲即濁漳。詳上黨潞下。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恆山。藪曰昭餘祁。師古曰：在太原鄔縣。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補注〕先謙曰：志常山上曲陽下云：恆山在西北，并州山。太原鄔下云：昭餘祁在北，并州藪。爾雅、說文作昭余祁。淮南子作燕之昭余，無祁字。呂覽作大昭。川曰虖池、嘔夷。寖曰淶易。師古曰：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虖音呼。池音徒何反。嘔音於侯反。〔補注〕先謙曰：代郡鹵城下云：虖池河，并州川。張耶下云：滱河，并州川。錢大昕云：顏注本周禮鄭注，以祁夷當嘔夷。然班實以滱水爲嘔夷，故於張耶之滱河云并州川，而於平舒之祁夷水不云并州川，是班與鄭異也。顏注雖宗後鄭，卻失班旨。又廣昌下云：淶水并州寖。涿郡故安下云：易水出，并州寖。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師古曰：馬、牛、羊、犬、豕。穀宜五種。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師古曰：保章氏，春官之屬也。保，守也。言守天文之變也。分音扶問反。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閒，列國秏盡。師古曰：秏，減也。音呼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秏作耗。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師古曰：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迭，互也。伯讀曰霸。迭音徒結反。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師古曰：謂秦、韓、魏、趙、燕、齊、楚也。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師古曰：胡廣記云，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別於諸州，令持節治蒼梧。分雍州置朔方刺史。〔補注〕先謙曰：揚雄并州箴云，雍別朔方也。餘詳朔方郡。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師古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互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補注〕錢大昕曰：水經載禹貢山川澤地所在，不見於此志者，如河東大陽縣砥柱，敦煌敦煌縣三危，河南

成皋縣大邳，南都邵縣縣三澨，是也。志與水經異者，碣石在遂西臨渝，而志在右北平驪成。龍門在河東皮氏，而志在馮翊夏陽。九江在長沙下雋，而志在廬江尋陽。嶓冢在隴西氐道，而志在西縣。大別在廬江安豐，而志在六安。積石在隴西河關，而志在金城。太華在恒農華陰，而志在京兆。恒山在中山上曲陽，而志在常山上曲陽。嵩高在潁川陽城，而志屬潁川之崈高。太岳在河東永安，而志屬河東之彘。案光武省六安入廬江，順帝改彘名永安，華陰之改屬恒農，河關之改屬隴西，上曲陽之改屬中山，續漢志有明文。若右北平之驪成，潁川之崈高，續漢志俱不載，則亦班氏所非也。水經所據，皆後漢之疆域，假異而實同也。若龍門之在夏陽，九江之在尋陽，西縣之嶓冢，兩漢志並同。此其不能強合者。又志於禹貢山川，不稱禹貢，又不稱古文者，京兆華陰之太華，河東蒲反之雷首，泰山博之岱山，河內埜王之太行，皆從班氏之意耳。南郡華容之雲夢，廬江之東陵，丹陽蕪湖之中江，會稽毗陵之北江，山陽鉅野之大埜，南郡枝江之江沱。先謙曰：錢所舉不能合者三事，龍門所在之夏陽，皮氏，嶓冢所在之氐道，西縣，皆壤地錯入，非有歧異。惟九江一以爲在尋陽，一以爲在下雋，則今古文之不同也。其不稱禹貢者，著文，後不復出。

京兆尹，【補注】先謙曰：漢錄注：京，大也。天子曰兆民。潘岳關中記云：治長安城中。黃圖云：京兆治所在故城南尚冠里。續志後漢同。（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劉注：雒陽西九百五十里。（後漢都雒陽，故以雒陽爲主，錄之藉以推見漢郡所在方隅道里遠近。）故秦內史，【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高帝元年屬塞國，【補注】先謙曰：司馬欣爲桃林之塞，因取名焉。汪遠孫云：京兆尹、左馮翊皆屬塞國，項羽所立。史記以漢入關爲元年，二年，漢并三秦，爲渭南、中地郡，志仍記也。膠東、衡山亦羽所封故國，必繫之高帝元年者，同此尊漢之例。二年更爲渭南郡。【補注】全祖望曰：渭南河上置郡，異姓諸侯王表以爲元年八月，可據此與高紀作二年，誤也。功臣表敬市侯閻澤赤以二年四月由河上守遷殷相，矣豈待翟亡之後。先謙曰：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非八月。司馬欣、董翳降漢，九月屬漢，爲渭南郡、上郡。班氏於高紀書二年，乃統詞，非事實。全說是也。九年罷，復爲內史。【補注】閻若璩曰：秦之內

史。治咸陽縣。漢更名曰渭城。漢之內史則治長安城中。

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補注]齊召南曰。百官表。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與此不同。顏彼注謂據史記。知志誤。案史記景紀二年。秋。但云置內史祋祤爲縣。未云分置左右內史也。未知顏氏何據。若據本書表。則孝景元年。即書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矣。先謙曰。鄭當時傳。建元四年爲右內史。汲黯傳。召爲主爵都尉。公孫弘請徙爲右內史。東方朔傳。又謂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右內史。即京兆尹也。事皆在建元六年前。知分置左右。不始於武帝。

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補注]全祖望曰。志於王莽所改郡縣諸名皆臚。而京輔三郡之分爲六尉。獨略之。此當云王莽曰西都京兆大尹。後又分其旁縣爲郡。二曰京尉、師尉。先謙曰。自故秦內史至此。班氏本文小字。續志劉昭注云。本志唯郡縣名爲大書。其山川地理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甚乖斯例。進班氏元注大書直行。視元書正文略小。以存古本之眞。各家詮發。依文集釋。顏注仍其舊次不移。後並同。不復出。

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師古曰。漢之戶口。當元始時。最爲殷盛。故志舉之以爲數也。後皆類此。[補注]王鳴盛曰。元始王莽秉政。戶口之盛。必多矯飾。班豈不知。直取最後之籍以爲定。不必以其盛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司隸校尉部。

縣十二

長安。[補注]先謙曰。始皇紀。始皇封弟成蟜爲長安君。是長安地名秦時已有。高帝五年置。[補注]錢坫曰。史記將相名臣表作六年置。先謙曰。據表。六年更名。錢引以駁志文。非。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補注]先謙曰。薛惠。杞縣人。許商。見儒林傳。樊中子。萬章。見游俠傳。谷永。見本傳。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補注]王鳴盛曰。志每郡有戶口數。縣下惟京兆尹長安。左馮翊長陵。右

扶風茂陵。潁川郡陽翟。傿陵。並有戶口。河南郡雒陽。南陽郡宛。蜀郡成都。魯國魯。楚國彭城。有戶無口。詳略皆無義例。有則書之。無則闕也。各縣戶口皆注其縣下。獨雒陽注於郡名下。書法參差。亦無義例。王莽曰常安。師古曰。王莽篡位改漢郡縣名。普易之也。下皆類此。〔補注〕吳卓信曰。莽篡。始建國元年。改曰常安。三年。以爲新室西都。先謙曰。後漢因。續志。鎬在上林苑中。（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劉注謂散皆舊引。）有細柳聚（周亞夫屯處。）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有曲郵（張良送高祖。）有杜郵（白起死處。）劉注（凡旁采者統詳劉注以省繁文。）畢國在西北。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衛思后葬城東南桐柏園。今千人聚是。渭水注（水經注文皆節引）渭水自扶風渭城來。東合泬水。又分爲二。爾雅曰水自渭出爲奐。其水注渭。水上有梁。謂之渭橋。渭水又逕長安城北。卽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之。渭水又合昆明故渠。下入霸陵。先謙案。咸陽在高帝時。併於長安。武帝別爲渭城。說在王非北未嘗合也。云長安卽咸陽者。誤關耳。注又云。泬水自杜陵來。北逕長安城西。合昆明池水。又逕鳳闕東。又分爲二。一北逕神明臺東。又逕漸臺東。入渭。昆明故渠上承昆明池東口。又東合泬水。亦曰漕渠。又逕長安縣南。又逕明堂南。又東而北屈。逕青門外。與泬水枝渠合。泬水枝渠上承泬水於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又逕未央宮桂宮間。爲明渠。又逕長樂宮北。又東出城。分爲二渠。所謂王渠者也。一注渭。一右入昆明故渠。下入漕。明一統志。故城今長安縣西北十三里。錢坫云。俗呼楊宗城。新豐。驪山在南。〔補注〕吳卓信曰。驪或作麗。驪新同山。在今臨潼縣南二里。藍田山在今藍田縣東南三十里。渭水注。驪戎之山。一名藍田。蓋驪山卽藍田之北山。綿亘而東五十餘里。陰屬臨潼。陽屬藍田。實一山也。故驪戎國。〔補注〕段玉裁曰。晉故驪戎國者。殺晉獻也。先謙曰。一統志。驪戎城在今臨潼縣東。秦曰驪邑。〔補注〕錢坫曰。史記。始皇十六年。置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補注〕王念孫曰。七當爲十。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驪邑曰新豐。是其證。周壽昌曰。據三輔舊事及渭水注。新豐爲太上皇置。與應說合。案太上皇上尊號在六年。崩在十年七月。則七年置新豐無疑。史記言更名在十年。此以七年紀其改置之實也。王改七爲十。太上皇崩於十年。尙何用作新豐耶。先謙曰。官本注。寺作市。後漢因。續志。東有鴻門亭（高祖見項羽處。）戲亭（周幽王死處。）有驪

城。劉注。姑皇墓在驪山北。陵北十餘里。有鬬聚。渭水注。渭水自遷鬬高陵來。右逕新豐縣故城北。合魚池水。又東逕鴻門北。又合石川水、戲水、冷水、酋水、西陽水、東陽水、下入下邽。魚池水出驪山東北。西北流。逕始皇冢北。北對鴻門十里。又逕鴻門西。又逕新豐縣故城東。又逕陰槃城。北出爲陰槃水。又絕漕渠入渭。戲水出麗山馮公谷。北逕麗戎城東。而右總三川。逕鴻門東。又逕戲亭東。又分爲二水。入渭。冷水出肺浮山。蓋麗山之異名。北會三川。歷陰槃新豐兩原閒。入渭。酋水出倒虎山。合五水。逕秦步高宮東。歷新豐原東而北逕步壽宮西。入渭。霸水自霸陵來。東逕新豐縣。右會霸水故渠。又北逕秦虎圈東入渭。先謙案。本志。南陵下。霸水北入渭者也。注又云。霸水故渠。自新城來。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而入霸水。漕渠、鄭當時所開也。一統志。故城今臨潼縣東北。 船司空。莽曰船利。 服虔曰。縣名。師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爲縣。〔補注〕何焯曰。百官表。都司空注。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賦既司空所主。縣有罰作船之徒役。皆在此縣也。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志云。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併省也）河水注。河水自河東蒲反來。歷船司空。與渭水會。下入華陰。又渭水注。渭水自華陰來。東入河。春秋之渭汭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三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爲縣。先謙案。本志。隴西首陽下。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者也。一統志。故城今華陰縣東北。 藍田。〔補注〕先謙曰。秦取楚漢中。再戰於此。呂不韋爲相。食藍田。並見國策。楚世家。梁惠成王三年。秦子向命爲藍君。見紀年。縣見五行志。夏侯嬰擊此。見嬰傳。南有嶢關。見高紀。續志後漢因。渭水注。霸水與滻水皆出縣。割屬南陵。詳南陵下。又滻水篇。滻水出藍田谷。北入霸。注云。滻水自南陵來。北歷藍田川。下入霸陵。一統志。故城今藍田縣西三十里。 山出美玉。〔補注〕先謙曰。南山出玉石。見東方朔傳。藍田璧見外戚傳。續志劉注。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銅鐵石。一統志。山在今縣東三十里。 有虎候山祠。〔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地道記。有虎候山。長安志亦載之。吳卓信云。藍田縣志。縣西十五里有虎珂山。疑是。 秦孝公置也。〔補注〕先謙曰。六國表。秦獻公六年。縣藍田。孝當獻之誤。 華陰。〔補注〕先謙曰。全祖望云。當有京輔都尉治五字。傳寫脫之。先謙案。此據百官表。趙廣漢傳。其治華陰。見黃圖。及宣紀本始元年注。縣人楊敞見本傳。 故陰晉。〔補注〕段玉裁曰。故陰晉所指下及戰國秦漢也。先謙曰。故魏地。文侯時。秦侵陰晉。見魏世家。惠王與趙肅侯遇此。見趙世家。

公孫衍、陰晉人。見秦紀。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寍秦。〔補注〕齊召南曰：秦紀，惠文王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非五年。寍是寧寫之訛。錢坫曰：六國表亦作六年。華山記云，華山界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先謙曰：曹參賜食邑寧秦，見參傳。高帝八年更名華陰。〔補注〕先謙曰：華陰名始見禹貢。寰宇記云，以在華山之陰故名。太華山在南。〔補注〕段玉裁曰：大華作太者非。古有大無太，太出於後漢厎作耳。太華山上當有禹貢二字，傳寫奪之。（已詳志首注中，於此一見，後不復出。）先謙曰：劉注，左傳晉賂秦南及華山。禹貢山水澤地錄華山爲西嶽，在華陰縣西南。輿志合一統志，山在今縣南十里。有祠。〔補注〕先謙曰：宣帝設，見郊祀志。豫州山。〔補注〕段玉裁曰：凡言某州山、某州川、某州藪者，皆以釋職方殺周官也。集靈宮，武帝起。〔補注〕吳卓信曰：桓譚集靈宮賦序，華陰集靈宮，武帝所造，欲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向，署曰望仙門。莽曰華壇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宏農。劉注，呂覽九藪，秦之陽華。高注，或在縣西。河水注，河水自船司空來，南至華陰潼關，合漢水，又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河水下入湖。又渭水注，渭水自鄭來，合敷水、糧餘水、黃酸水，逕平舒城北，江神返璧於華陰平舒道也。下入馮翊懷德。又自懷德來，東逕長城北，合長澗水，史記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渭水又合洛水，（見馮翊懷德。）逕華陰縣故城北，又合沙渠水、泥泉水、符禺水，下入船司空。敷水出敷谷，北逕集靈宮西，西北入渭。一統志，故城今華陰縣東南。

鄭，〔補注〕先謙曰：秦武公時縣鄭，見秦紀。魏文侯攻秦至此，見魏世家。商鞅發邑兵擊鄭，見商君傳。新鄭反，見始皇紀。縣有通里，見五行志。縣人田廣明，見酷吏傳。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有鐵官。應劭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師古曰：春秋外傳云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左氏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鄭莊公云我先君新邑於此，蓋道新鄭也。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瓚說非也。會音工外反。〔補注〕吳卓信曰：史記索隱引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

宋忠注。棫林與拾，皆舊地名。自封桓公，乃名爲鄭耳。汪遠孫曰：後書百官志，郡國鹽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錢坫曰：今華州南山商洛之間出鐵。先謙曰：秦紀晉悼公追秦軍，渡涇至棫林。據志，後漢因渭水注，渭水自下邽東，逕鄭縣故城北，故鄭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渭水合灌水，（今名蒨谷水。）西石橋水逕鄭縣故城北，又合東石橋水，下入華陰。西石橋水出馬嶺山，北逕鄭城西，入渭。東石橋水即沈水，自遷翎武城來，逕鄭城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鄭城東西十四里，各有石梁者也。下入遷翎沈陽。一統志：故城今華州北。

湖，〔補注〕先謙曰：范雎傳，王稽載雎入秦，至湖。闕，索隱云：湖，京兆湖縣。先謙案：秦時因其地有鼎湖，以名闕耳。初縣名胡，索隱據未改縣名言。有泉鳩里，見武五子傳。有周天子祠二所。〔補注〕先謙曰：祠見郊祀志。錢坫云：四夷縣道祠，故祠在湖城縣西南十里。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補注〕齊召南曰：建元下脫某年字，宋本亦然。錢大昭曰：建字疑作延。元元年。段玉裁曰：胡者大也，見釋詁。蓋周時舊名，武帝嫌其爲匈奴之稱，易之。錢坫曰：胡，周厲王名。或天子祠即厲王。周壽昌曰：河水注引魏土地記云：湖縣有黃帝登仙處，帝鑄鼎荊山下，有龍垂胡於鼎，帝登龍升天，名其地爲鼎湖。縣之名胡，蓋以龍胡故也。地曰鼎湖，故武帝改爲湖耳。先謙曰：顧炎武云：晉有二瑕，其一、左傳所謂郇瑕之地，詳河東解下。其一、河外之瑕，左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即此胡縣。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注：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胡即瑕之音轉字變。先謙案：胡瑕音轉義元可通，惟胡之爲縣在函谷關內，函谷即桃林，其山自崤嶺綿亙，迄於宏農郡宏農縣，統爲桃林之塞。河水注云：自潼關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又云：燭水入門水，左右即函谷山也。其云全鳩澗水逕是天原東，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引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中。輿地志云：宏農有桃丘聚，故桃林者，皆據一隅言之耳。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塞外屯守，以禦秦之從軼，非遂入函谷而守胡縣之桃林也。左僖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杜注：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雖未指實其地，然宋本志宏農陝下班注有焦城，故焦國。河水注云：菑水逕曲沃城南，道元以爲瑕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其地距陝至近，瑕之爲邑，度不能遠至桃林塞內，然則顧氏以胡爲瑕，似未可據。余謂胡縣地與鄭比。紀年及韓非子俱載鄭武公滅胡，殺關其思事，此乃武公所滅之胡國。後因置縣，故受是名耳。西域傳顏注：故、謂舊時也。下並同。後漢改屬宏農。續

志有閿鄉。劉注。戾太子南出。鄉在閿鄉南。河水注。河水自華陰來。右合玉澗水。全鳩澗水。下入河北。又自河北來。右合槃澗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合湖水。下入宏農陵。玉澗水出玉溪。北逕閿鄉城西入河。全鳩澗水出南山。北入河。槃澗水出胡縣桃林塞之夸父山。北逕武帝思子宮歸來望思臺。東入河。湖水亦出夸父山。逕湖縣東而北入河。一統志。故城今閿鄉縣東。

下邽。應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師古曰。邽音圭。取邽戎之人而來。為此縣。〔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下邽有天神祠。續志後漢省。屬下邽。注引黃圖云。下邽縣併城。桓帝西巡復之。魏志華歆來出為下邽令。則續志脫漏。渭水注。渭水自新豐來。東逕下邽縣故城南。合竹水。又得白渠口。下入鄭。一統志。故城今渭南縣東北。

南陵。文帝七年置。〔補注〕吳卓信曰。史記孝紀二年。置南陵縣。本志及百官表。將相表云。南陵、文帝置。蓋文帝置陵。景帝置縣也。薄太后以孝景前二年崩。以呂后合葬長陵。故特起陵近文帝霸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咸寧縣東南。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音先歷反。此〔補注〕宋祁曰。沂、越本作泝。段玉裁曰。渭水注。泥水。滻水。皆出藍田谷。入霸。沂蓋泥之譌誤也。沂又譌析。故顏音先歷反。此當云泥水滻水皆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今本脫滻水。酈所據脫泥水。故敘泥水不引志文。而滻水篇引志文也。然據宋敏求長安志。則酈注逮泥水所脫多矣。安知不在所脫中也。今正沂作泥。又補滻水。庶合。先謙曰。諸家改沂為滻。不如段說之精。泥亦作塈。塈滻霸三水。出藍田。入霸陵。因二縣地割置南陵。故繫之此下。渭水注。塈水合銅谷水。輞谷水。西逕嶢關北。歷嶢柳城西北。入霸。又滻水注。地理志曰。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合荊谷水。下入藍田。

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顏說曰示。〔補注〕宋祁曰。章、當化本作革。（宋說多譌。不復加駁。）錢大昕曰。古下皆班氏本文。謂霸水古曰茲水。秦穆公始更名耳。非顏注也。師字後人妄加。沂音上當有師古曰三字。錢坫曰。說文灞作滻。潘岳云。元霸素滻。以玄霸為稱。本名茲水。茲字從二玄。左傳何故使我水茲。茲者黑也。先謙曰。滋茲古今字。渭水注。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霸水出藍田谷。北合鏊水。又北逕藍田縣東。左合滻水。下入霸陵。

奉明。宣帝置也。〔補注〕先謙曰。因宣帝皇考史皇孫陵置。紀在元康元年。續志。後漢省。渭水注。昆明故渠合明渠。自長安

來。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又北分爲二。一入霸水。一北合渭。今蒱水。一統志。故城今長安縣北八里。**霸陵。故芷陽。**〔補注〕先謙曰。秦宣太后悼太子葬此。見秦紀。亦作茝陽。見始皇紀。高帝宴鴻門。脫身從驪山道芷陽間行。見高紀。夏侯嬰戰芷陽。見嬰傳。**文帝更名。**〔補注〕先謙曰。文帝陵。將胡棐。孝文九年。以芷陽鄉爲霸陵。縣人杜君敖。見游俠傳。**莽曰水章也。**〔補注〕先謙曰。莽名縣。即取秦穆霸功之義。續志。後漢因。有枳道亭。（秦王子嬰降軹道旁。）有長門亭。（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立五帝壇。）渭水注。渭水自長安來。合霸水。東逕霸陵縣北。（晉霸城縣。）下入馮翊高陵。霸水自南陵來。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也。謂之霸上。霸水又合長水。又北故渠右出焉。又逕王莽九廟南。又逕枳道。有霸橋。又左納漕渠。東逕霸城北。又逕子楚陵北。下入新豐。長水。即荊溪水。自杜陵來。北逕霸陵縣。合溫泉水。入霸。霸水故渠上承霸水。東北逕霸陵縣故城南。下入新豐。又滻水注。滻水自藍田來。北至霸陵。入霸水。一統志。故城今咸寧縣東。**杜陵。**〔補注〕先謙曰。縣人朱博、史丹、韓延壽、薛宣、張禹。見本傳。蔣詡見鮑宣傳。田何見儒林傳。陳遵見游俠傳。**故杜伯國。**〔補注〕錢坫曰。周宣王臣。事見墨子。先謙曰。續志劉注。古唐杜氏。案杜伯事見紀年。**宣帝更名。**〔補注〕先謙曰。宣帝陵。秦武公縣杜。見秦紀。宣帝樂之。起陵更名。見宣紀。瓚注。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杜亳有三杜主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祠。杜亳者。徐廣注。京兆杜縣有亳亭也。郊祀志作五杜主。與此云四並異。雍菅廟杜主祠在雍縣。與此無涉。右將軍即杜伯。**莽曰饒安也。**〔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鄠在西南。渭水注。沉水即潏水。一曰高都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其地即杜之樊鄉。高帝賜樊噲邑於此。沉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又逕杜伯冢南。又歷下杜城。即杜伯國也。又合交水故渠。又北合昆明故池。又逕秦通六基東。又逕堨水陂東。下入長安。又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先謙案注云故芷陽引見霸陵下。蓋地跨兩縣。）西北流爲荊溪。左合狗枷川水。下入霸陵。狗枷川水有東西二源。合流逕宣帝許后陵東北。去杜陵十里。又北逕杜陵東北。去長安五十里。陵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縣之。其水注荊溪水。一統志。故城今咸寧縣東南。

左馮翊。〔補注〕先謙曰。決諸注。馮、憑也。翊、羽也。先謙案。憑也之讀。說詩卷阿。有馮有翼。翊翼字通。郡名取此。圖若雍云。左馮翊雖先帝高陵。不爲治。治長安城中。以趙廣漢傳及郊祀注百官表注知之。韓延壽傳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誰最分明。先謙案。黃圖云。馮翊治所。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續志劉注。關中記。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注又云。雒陽西六百八十八里。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補注〕先謙曰。辨見京兆尹下。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左內史。〔補注〕先謙曰。亦當從百官表。景帝二年分置。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補注〕全祖望曰。莽分左馮翊曰前煇光。後又分其郡爲二。曰翊尉、光尉。戶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司隸。縣二十四。〔補注〕吳卓信曰。韓延壽傳爲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

高陵。〔補注〕先謙曰。秦昭王封同母弟顯爲高陵君。所謂高陵進退不請也。是高陵地名秦時已有。左輔都尉治。〔補注〕錢坫曰。百官表。武帝元鼎元年。置三輔都尉。莽曰千春。〔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渭水注。渭水自京兆新豐陵來。與高陵分水。水西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又逕王襃墓北。左合渼水。又合白渠枝水。又合五丈渠水。下入京兆新豐。枝渠下入櫟陽。五丈渠水自殺新來。東南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爲曲梁水。又逕高陵縣故城北。絕白渠瀆。下入萬年。白渠自池陽來。又東枝渠出焉。東南歷高陵縣故城北。下入櫟陽。一統志。故城今高陵縣西南一里。

櫟陽。〔補注〕先謙曰。項羽紀。司馬欣都。高祖二年。都櫟陽。七年。徙長安。秦獻公自雍徙。〔補注〕先謙曰。

徒下語意不完。蓋釋此字。秦紀。獻公二年。城櫟陽。徐廣云。徒郡之。六國表十一年。縣櫟陽。又秦紀云十八年。雨金於此。

莽曰師亭。 知滾曰。櫟音藥。〔補注〕段玉裁曰。漢郡縣名字多異讀。殆因方語之音。吳卓信曰。王莽傳天鳳元年。改諸郡縣名。縣以亭名者。三百六十。先謙曰。據志。後漢省。萬年下。劉注。秦獻公都櫟陽。是也。據此。縣併入萬年。渭水注。白渠自高陵來。東逕櫟陽城北。又逕秦孝公陵北。下入蓮勺。一統志。故城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

翟道。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縣有蠻夷曰道。穆天子傳天子南征朔野。逕絕翟道。升於太行。是翟道地名。周時已有。**莽曰涣。** 〔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省。寰宇記。中部縣下。引洛水注云。豬水出翟道縣西石堂山西南入洛。一統志。故城今中部縣西北四十里。

池陽。惠帝四年置。 〔補注〕先謙曰。周緤傳。賜食邑池陽。是秦有地名。惠帝置縣耳。縣人韓幼孺。見游俠傳。據志。後漢因。劉注。有鬼谷。先謙案。卽梗谷。見齊策。秦封涇陽君市於此。故西晉時。析置涇陽縣。渭水注。白渠自谷口來。東南逕池陽城北。下入高陵。又沮水注。鄭渠故瀆上承涇水於中山西邸。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昔鄭國爲渠。並北山。東逕宜秋城北。又逕中山南。又絕岩谷水。又逕嶻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逕北原下。合濁水。自濁水以上。今無水也。濁水下入萬年。一統志。故城今涇陽縣西北二里。

嶻嶭山在北。 應劭曰。在池水之陽。師古曰。嶻嶭。卽今俗所呼嵯峩山是也。音嶻嶭。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補注〕汪士鐸曰。並據池水。此仲遠習語。適在大白渠之陰耳。先謙曰。顏注嶭下。當更有嶭字。今案。一統志。嵯峩山在今涇陽縣北。東入三原界。西入淳化界。本名嶻嶭山。亦作嶻嶭。九嵕嶻嶭。並見上林賦。雍錄云。咸陽縣東二十五里。蘭池陂。卽始皇逢盜之地。漢於其北立池陽縣。先謙案。渭城下云有蘭池宮。渭城去池陽中隔涇水。以此爲池陽立說。未爲得也。

夏陽。故少梁。 〔補注〕段玉裁曰。少梁見左傳。此說春秋也。先謙曰。本梁國。秦滅之。見左桓僖傳杜注。後爲秦少梁邑。晉取之。見文傳。戰國屬魏。文侯城之。惠王時。與秦戰敗於此。地遂入秦。見魏世家。**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 〔補注〕先謙曰。更名見秦紀。**禹貢梁山在西北。** 〔補注〕蘇輿曰。敘禹貢梁山於此。明冀州梁岐卽雍地。證之尸子、呂覽、淮南。（竝龍門呂梁連言）韓奕箋。河水酈注。竝同。宋儒說之始指離石呂梁介休狐岐。雖梁岐在冀。（見王天與尚書纂傳）近朱鶴齡禹貢長箋。

（四庫提要有駁辯）殿本水地記等書亦其說。似遂非旨。先謙曰。詩奕奕梁山。禹貢山水澤地篇梁山在夏陽縣西北河上。輿志合。一統志山在今韓城縣西接郃陽界。

龍門山在北。〔補注〕段玉裁曰。此釋禹貢雍州道河之龍門。凡言禹貢某山某水者視此。緩禹貢也。先謙曰。司馬遷生龍門。見遷傳。禹貢山水澤地篇龍門山在皮氏縣西。一統志云。山在今韓城縣東北黃河西岸。跨山西河津縣界。

有鐵官。莽曰翼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先謙案。北有韓原。秦獲晉惠公於此。秦繆公城籍姑。括地志云。故城在北。河水篇。河水自河東皮氏來而出龍門口。注云。昔禹疏決梁山。謂斯處。魏土地記云。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河水南合陽谷水。又逕梁山原東。原自山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夏陽縣西北。河水又合陶谷水。陶渠水。徐水（見郃陽）下。入河。東汾陰鄤谷水自溪東南流。逕夏陽縣西北入河。崌谷水出縣西北梁山。合橫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北入河。陶渠水出梁山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又逕夏陽縣故城南。又逕司馬子長冢北。入河。徐水出梁山東南。逕武帝登仙宮東。下入襄德。一統志。故城今韓城縣南二十里。

衙。〔補注〕先謙曰。春秋秦邑。國語范無宇云。秦有徵衙。襄公出子葬此。見始皇紀。**莽曰達昌。**如淳曰。衙音牙。師古曰。即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彭衙冢在利陽亭南。先謙案。秦紀武公伐彭戲氏。張守節以爲即彭衙。一統志。故城今白水縣東北。吳卓信云。六十里彭衙堡。

粟邑。〔補注〕先謙曰。縣小邑在山中。見薛宣傳。**莽曰粟城。**〔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永元九年復。沮水注。沮水自蓮勺來。東逕粟邑縣故城北。入洛。先謙案。北地直路下云沮水東入洛者也。一統志。故城今白水縣西北八十里。

谷口。〔補注〕先謙曰。案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也。亦見溝洫志。淮南王傳。孝文後三年置邑。見將相名臣表。

九嵕山在西。〔補注〕先謙曰。文選西都賦。其陰則冠以九嵕。李注。九嵕。山名。上有九峯。寰宇記醴泉縣下引水經注云。涇水逕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祀要。九嵕山在今醴泉縣東北六十里。中山在涇陽縣西北三十里。

有天齊公。五牀山。僊人五帝祠四所。〔補注〕吳卓信曰。長安志云。昭陵圖有天齊公祠。在陵東北。又有僊人祠。在巴水谷東。又云。武將山在醴泉縣西北五十里。五牀疑武將。武五聲近。

時牀彩近。又鄠縣有五林山。林或牀之譌。先謙曰。齊同爾。云公尋之也。天齊。五牀山。五帝。錮人祠。並見郊祀志。宣帝說。稚彼云在鄠爲異。莽曰谷喙。師古曰。喙音子公反。又音子孔反。喙音許穢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渭水注。白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出鄭渠南。又東逕宜春城南。下入池陽。一統志。故城今醴泉縣東北七十里。

蓮勺。如淳曰。音輦酌。(補注)先謙曰。宣帝嘗困於此。見紀。張禹父家蓮勺。見禹傳。續志。後漢因。渭水注。白渠自池陽來。東南逕蓮勺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入渭。又沮水注。沮水自頻陽來。東逕蓮勺縣故城北。下入粟邑。一統志。故城今渭南縣東北七十里來化鎮是。吳卓信云。漢自渭水南。東逕鄭西。還新豐渭北。逕下邽。東北逕蓮勺。其境以渭爲界。鄭今華州。新豐今臨潼。下邽蓮勺並今渭南。符秦析新豐置渭南縣。然下邽蓮勺尙在也。隋併蓮勺入下邽。元復併下邽入渭南。而渭南之境始跨於渭北矣。

鄜。莽曰脩令。孟康曰。音敷。(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鄜。左馮翊縣。从邑。麃聲。作鄜。非。錢坫曰。始皇紀有鄜公。應劭云。鄜。秦邑。宮即此。封禪書。鄜衍。即其地。李奇云三輔訓三國曰衙。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洛川縣東南七十里。

頻陽。(補注)先謙曰。頻陽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見許宜傳。秦厲公置。應劭曰。在頻水之陽。(補注)先謙曰。厲共公縣頻陽。見秦紀。縣人王翦見傅介子等傳贊。續志。後漢因。沮水注。沮水自萬年來。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城在頻陽縣故城南。頻陽宮也。城北有頻山。縣在山南。故曰頻陽。應劭云。在頻水之陽。今縣之左右無水以應之。所可當者。惟鄭渠與沮水也。沮水下入蓮勺。吳卓信云。余嘗過此。頻水出頻山。微北出山二里即涸。山前有通川。名錦川。王翦求美田。即其地也。一統志。故城今富平縣東北五十里。

臨晉。故大荔。秦獲之更名。(補注)吳卓信曰。秦紀。厲共公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徐廣云。今臨晉。有河水祠。(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宣帝置。括地志。大河祠。在朝邑縣南三十里。芮鄉。故芮國。(補注)錢坫曰。芮伯萬國也。在今同州府朝邑縣南。全祖望曰。大荔之戎。亦名芮戎。在北地。芮伯國在臨晉。秦滅大荔。其種落蓋有居於臨晉者。後人遂合而一之。謂臨晉即古大荔。非也。水經注云。歷直大荔故芮也。此亦有誤。則二芮了然矣。先謙曰。續志有芮鄉。劉注。古芮國。與陝相讓者。又云有王城。劉注。秦厲共公取王城。即此。左傳晉陰飴甥與秦伯會王城。證以徐廣之說。大荔芮鄉同在臨晉無疑。全說未睹。莽曰監

晉。應劭曰：臨晉水，故曰臨晉。臣瓚曰：晉水在河之間，此縣在河之西，不得云臨晉水也。舊說曰：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說者或以為魏文侯伐秦始置臨晉，非也。文侯直城之耳，豈始置乎。〔補注〕吳卓信曰：史記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集解，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西關。案臨晉關即蒲津關，今在朝邑縣東，河東之臨晉，乃漢解縣，唐天寶十三年改名，今因之，屬蒲州府，雖去蒲津止百里，然不可混。周壽昌曰：莽於縣名臨者改監，下一字多仍之，或以其子臨為太子，故為之諱，而取守臣監臨之義乎。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河之間，疑作河之東。晉縣在河西岸，而晉水入河在其東岸也。先謙案：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見魏世家。晉臨晉者，蓋先於此，即齊策所謂臨晉之關也。瓚以為秦築，顏以為文侯直城，或別有據。愚謂文侯伐秦，不能越河列障，所築者當在河東，唐改解縣為臨晉，疑即本此。豹盛兵蒲坂以塞臨晉，猶晉軍河東以塞河西來路耳，故索隱云自臨晉渡河。魏豹降，正謂此臨晉，與文侯所城不相涉。秦紀初作河橋，是其地也。（韓秦魏王俱會此，見秦紀韓魏世家。）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大荔縣治。重泉。〔補注〕先謙曰：秦邑，簡公城之，見秦紀。莊熊羆請穿洛漑重泉，見河渠書。縣人李必見項羽傳，王吉見儒林傳。莽曰調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蒲城縣東南五十里，引縣志云今重泉里。郃陽。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文侯築合陽，見魏世家。後入秦，高帝封合陽侯喜，見表。索隱云郃，張揖。錢坫云：詩在洽之陽，說文作郃。漢制三輔地例不封列侯，平原郡有合陽縣，字作合，與表相符，疑是平原之縣，而非此縣。先謙案：後漢因，續志永平二年復。河水注：河水自河東汾陰來，逕郃陽城東，故有莘邑，為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也。河水合城北城中二瀵水，城南又有瀵水入河，水南猶有文母廟，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云在郃水之陽也。河水下入河東蒲反。徐水自宜德來，右逕劉仲城北，是漢祖兄劉仲封邑也。徐水東入河。先謙案：據此，劉仲邑與有莘國為二城。三輔不封列侯，此或以親親之故，一時變例與。一統志，故城今郃陽縣東南四十里，引縣志云西河鄉洽陽里。祋祤。景帝二年置。師古曰：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補注〕錢坫曰：祋，歷生音都會反。吳卓信曰：祤字說文所無，方以智通雅云，衛青傳又作栩。王厚之集古印譜有祋栩丞，亦從木旁。先謙曰：宣帝時鳳皇集，見郊祀志。縣人趙食其見本傳。後漢因，續志永元九年復。沮水注：沮水自

北地直路來。爲宜君水。得黃嶔水口。（見雲陽。）又東南逕穀口縣故城西。合銅官水。又南出土門山。謂之沮水。下入萬年。銅官水出縣。東北西南逕穀口縣東。又逕其城南原下。而注宜君水。又渭水注。五丈渠水自雲陽來。南入祋祤縣。歷原南出。又東南流。絕鄭渠下入高陵。一統志。故城今耀州東一里。

武城。（補注）先謙曰。本晉地。入秦。厲共公時。晉復取之。見秦紀。戰國屬魏。秦敗我武下。見魏世家。酈商食邑於此。見商傳。莽曰桓城。師古曰。即左氏傳所云伐秦。晉取武城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伐秦作秦伐。是。據志。後漢省。渭水注。東石橋水出馬嶺山。故沈水也。北流逕武平城東。地理志之武城也。下入京兆鄭。一統志。故城今華州東北十七里。

沈陽。莽曰制昌。（補注）段玉裁曰。戴氏水經注改作沈陽。謂即潘水。恐誤。漢書作沈。疑有沈水。先謙曰。據志。後漢省。渭水注。東石橋水即沈水。自京兆鄭來。又北逕沈陽城。北注渭。一統志。故城今華州東北十五里。

褱德。（補注）先謙曰。秦邑。周勃食邑於此。見勃傳。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補注）段玉裁曰。此釋道汧及岐。至於荊山之荊山也。此曰北條荊山。南都曰南條荊山。則知三條之說。自古而然。錢坫曰。禹貢道九山。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也。馬融以汧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鄭康成分四列。汧爲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爲陽列。岐山次陽列。彊梁當作荊渠。原在今富平縣北二十里。荊山在富平西南三十里。徐松曰。胡渭云。寰宇記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俗謂之朝阪。今富平無洛水。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在荊山下。一證也。同州志云。華原在朝邑縣西。迤北而東。以絕於河。古河壖也。一名朝阪。亦謂之華原山。蓋華原即胡坂。朝阪即彊梁原。荊山之麓。直抵河壖。禹治水從此渡河。故禹貢曰。至于荊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不合。二證也。朝邑實西漢之褱德。荊山當在其境。唐人所以致誤者。蓋由先儒謂漆沮即洛水。而澤泉經富平褱德城北。東南絕沮。注濁水。得漆沮之名。遂以此爲漢志東南入渭之洛。並荊山亦移之富平耳。松案。褱德所在。當以胡說朝邑西南者爲正。閻氏若璩。親至朝邑。縣治在彊梁原上。爲荊山北麓。然則謂朝邑無荊山者。誤矣。吳卓信曰。今富平亦有褱德城。寰宇記。謂後漢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今有廢城存。是也。與西漢舊縣無涉。而傳志誤繫荊山於富平縣。李吉甫、宋敏求因之。後人遂沿其誤。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荊山在褱德縣南。與志合。河水注。徐水自夏陽

來。東南流。絕彊梁原。下入郃陽。又渭水注。渭水自華陰來。水[於]。即懷德縣界也。城在渭水北。沙苑南。即懷德縣故城也。世謂之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九鼎處也。渭水仍下入華陰。先謙案。黃帝鑄鼎荊山。與龍鼎湖荊山在今朝邑。鼎湖在今閿鄉。相距不遠。傅事較合。富平則遼遠不關。疑戲非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補注)段玉裁曰。此非出上雒之雒水。即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者也。入渭以入河。故稱曰入河。以漆沮爲洛。始於小顏。然地理志。有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西。東入洛之文。水經注亦明言沮水漆水所在。則不得與洛混爲一水也。先謙曰。歸德縣下入河二字。王念孫以爲衍文。是也。水經洛水篇佚。寰宇記所引釋之。洛水出歸德後。所逕諸縣。上郡之雕陰。本郡之祋祤。(慶州樂蟠縣。坊州中部縣下引。)歷彊梁原而入渭。(同州朝邑縣下引。)沮水入之。故洛水亦名漆沮水。(同州白水縣下引。)又渭水注云。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是誤不始小顏。胡渭云。沮水舊從歸渠東注洛。今自富平縣界已絕。朝邑縣志。洛水舊自縣南趙渡鎮。經華陰縣西北薪蘆灘。入渭。明成化中。改流。東過趙渡鎮。徑趙河。不入渭。先謙案。洛入渭。在縣境沙苑西。依渭水注。敍入京兆華陰下。郊祀志。汧洛二淵。皆有祠。志扶風郁夷下。有汧水祠。此亦當有洛水祠四字。在何縣下。則不可知。莽曰德驩。師古曰。異亦徵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雲陽下。劉注有荊山。帝王世紀云。禹鑄鼎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南。今其下荊渠也。據此。縣併入雲陽。一統志。故城今富平縣西南十里。徵。莽曰汜愛。師古曰。徵音懲。即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云取北徵。謂此地耳。而杜元凱未詳其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取上多王字。春秋。晉地入秦。見左傳。釋文引三蒼解詁。徵蕭該云。秦有徵衙也。徵澄同音。後遂爲澄耳。有王官城。秦穆公伐晉取之。見左傳。孝公會魏王杜平。與魏戰元里。張守節以爲並在縣界。張湯請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見溝洫志。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澄城縣西南二十五里。雲陵。昭帝置也。(補注)先謙曰。昭紀。後元二年。置外戚傳。昭帝母趙倢伃死。葬雲陽。即位。起雲陵。是雲陵地割自雲陽。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淳化縣北二十里。萬年。高帝置。莽曰異赤。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葬櫟陽北原。起萬年陵。是也。(補注)吳卓信云。遺冢巍然。俗呼大蛇塔。吳卓信曰。黃圖。置萬年縣於櫟陽大城內。以爲奉陵邑。其陵在東

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也。據此，萬年卽治櫟陽縣，非城其長安城中萬年縣，迺宇文周所置。先謙曰：高紀十年置。續志後漢因。沮水注：沮水自祋祤來，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漢魏爾縣）城在北原上，又逕太上皇陵北，陵在南原上。沮水東注鄭渠。渠谷。水自雲陽來，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一東南出爲泪水，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城卽櫟陽宮也。闞駰云：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也。其水南出爲石川水，又西南逕郭獄城西，合白渠枝渠，南入渭。一水東出爲沮水，合澤泉，入鄭渠，又合白渠，下入頻陽。澤泉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之漆水，東逕漢昭墓南，冢在北原上，又逕懷德城北，入鄭渠，合沮水。又渭水注：五丈渠水自高陵來，東南入萬年縣，又逕藕原東，入渭。一統志：故城今臨潼縣北五十里。長陵。〔補注〕先謙曰：有望夷宮，在長陵西北，見始皇紀。高帝置。〔補注〕先謙曰：高帝陵，十二年置，見史記年表。縣見成帝紀。縣人田蚡、車千秋見本傳，高公子見游俠傳。戶五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莽曰長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京兆。劉注：蔡邕樊陵頌：前漢戶五萬，口十有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領戶不盈四千。渭水注：成國故渠，自扶風渭城來，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又逕周勃冢南，冢北有亞夫冢，故渠下入陽陵。一統志：故城今咸陽縣東北四十里，蕭何所築，俗呼蕭城。陽陵。故弋陽，景帝更名。〔補注〕宋祁曰：弋當作昜。吳卓信曰：史記景紀四年後九月，更以弋陽爲陽陵，本書景紀在五年正月。先謙曰：縣亦見平紀。縣人田延年、王溫舒見酷吏傳。莽曰渭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京兆。渭水注：成國故渠自長陵來，東南逕陽陵南，入渭，今絕。水本志涇水至縣入渭。一統志：故城今咸陽縣東四十里。吳卓信云：咸陽縣東，高陵縣西南，東苑原，自咸陽來，當涇渭二水間，卽陽陵所在。雲陽。〔補注〕先謙曰：秦邑，蒙恬通直道，自九原抵雲陽，徙五萬家於此，韓非死焉，並見始皇紀。武帝徙郡國豪傑於雲陽，成帝幸焉，並見本紀。縣人董賢見佞幸傳。續志後漢因。沮水注：黃嶔水出雲陽縣石門山黃嶔谷，東南流注宜君水（見祋祤）。濁水上承雲陽縣大黑泉，東南流爲濁谷水，又出原注鄭渠，下入萬年。又渭水注：五丈渠出雲陽縣石門山，爲清水，東南流逕黃嶔山西，下入祋

縣。一統志、故城今淳化縣西北。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補注】先謙曰、休屠王祭天金人、徑路刀、見匈奴傳。又郊祀志、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則徑路是休屠王名、沒而爲神、故匈奴祠、而漢因之。非祠寶刀也。其神遺有寶刀、因名徑路刀耳。越巫䢮鄉祠三所。孟康曰、䢮音辜磔之辜。越人祠也。鄉音襄。休音許虬反。屠音除。【補注】錢大昕曰、䢮、虞翻、顏、篤俱作䢮、从卵从邑、皆無意義、當是𨟚之譌。說文、辜、辠也。古文作𦍒。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司農云、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䢮、𨟚即疈辜之遺制。與說文𠂔部又有𣧛字、訓爲枯者、義亦近。劉台拱曰、辜、亦磔也。䢮鄉即磔攘。古文辜從死、勞古死與卵字形相近、因誤從卵。䢮攘皆假借字、禳乃正字。女祝、掌以時招梗襘禳之事。注云、四禮唯禳、其遺像今存。漢有䢮鄉法、故鄭云遺像今存。先謙曰、此越巫越祝祠、武帝置、詳郊祀志。

右扶風。【補注】先謙曰、洪頤煊注扶風化也。趙廣漢傳、治長安城中。黃圖云、扶風治所在夕陰街北。有衆官見尹翁歸傳。續志、後漢治槐里。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補注】先謙曰、章邯國。二年更爲中地郡。【補注】先謙曰、見高紀。九年罷、復爲內史。【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高帝十年有中地守宣義、疑非九年罷。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師古曰、主爵都尉、本秦之主爵中尉、掌列侯。至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而治於內史右地。故此志追亦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又云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補注】全祖望曰、當云景帝二年屬右內史也。主爵都尉本不治民、蓋省其員爲扶風。莽更名、莽分其郡曰後丞烈、後又分其郡二曰扶尉列尉。戶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司隸。

縣二十一

渭城。故咸陽。〔補注〕先謙曰。秦紀孝公作咸陽。築冀闕。徙都之。三秦記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補注〕錢坫曰。曹參世家。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補注〕先謙曰。渭水注。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始隸扶風。後併長安。先謙案。咸陽統於長安。秦都規模尚小。猶得長安城北地。故西都賦曰。秦里其朔。實爲咸陽也。併長安罷後漢。有蘭池宮。莽曰京城。〔補注〕先謙曰。蘭池宮見酷吏傳。長安志在咸陽縣東二十五里。錢坫云。土人往往於故址得宮瓦。文作蘭池宮當四字。續志後漢省。據郡注併長安。渭水注。渭水自槐里來。東北逕渭城南。下入京兆長安。成國故渠自安陵來。東逕渭城北。地理志曰。縣有蘭池宮。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今不知所在。故渠下入京兆長陵。一統志。故城今咸陽縣東。

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補注〕汪遠孫曰。史高紀二年。更名廢丘爲槐里。本書高紀同。三當爲二。吳卓信曰。世本懿王二年。自鎬徙都犬丘。紀年懿王十五年。自宗周遷於槐里。是周時已有槐里之名。周既自鎬遷此。豈有天子所都仍名犬丘之理。蓋已更名槐里矣。據周勃樊噲酈商傳。漢初有廢丘。又有槐里。或其後罷縣。乃統謂之槐里耳。先謙曰。非子居犬丘。見秦紀。章邯都。見項羽傳。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補注〕錢坫曰。宮在今興平縣西南三十里馬嵬坡。土人往往於故址得宮瓦。有黃山二字。先謙曰。渭水注引志此文。黃山宮亦見東方朔傳。元后。王莽傳。西京賦云。繞黃山而款牛首。莽曰槐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渭水注。渭水自雍來。東逕槐里縣故城南。李奇謂之小槐里。縣之西城也。又東合芒水枝津。（見盩厔。）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合就水。田溪水。（見盩厔。）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縣南對渭水。北背通渠。世謂之大槐里。（晉始平郡治。）其城遞帶防陸。舊渠猶存。漢書所謂槐里環隄也。又東得漏水。（見盩厔。）甘水。豐水。（見鄠。）鄗水。下入渭城。成國故渠自武

功來。東逕槐里縣北。下入茂陵。一統志故城今興平縣東南十里。

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南山有王季冢。一統志故城今鄠縣北。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補注〕王念孫曰。鄠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啟所伐。即承此扈字言之。甘誓正義及夏紀索隱正義。引此志並曰。扶風鄠縣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玉篇同。）續志右扶風鄠有甘亭。帝王世紀云。在縣南。渭水注。甘水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南。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吳卓信曰。此縣夏為扈國。殷為崇國。周為豐邑。秦改鄠。漢置縣。說文扈鄠為二字。與志合。帝王世紀。扈至秦改為鄠。是也。姚鼐謂漢以戶扈鄠三字為一。疏矣。

酆水出東南。〔補注〕吳卓信曰。詩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惟豐為大。特關中諸水自周而後。歷代建都。盤引諸川。多非禹迹。胡渭謂禹時豐西之澇。豐東之鎬、潏、滈、滻。當悉合豐水以入渭。是以得成其大。而志云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禹貢渭汭會于豐。當在漢霸陵縣北。灞滻入渭之處也。先謙曰。酆豐字同。續志作豐水。渭水注。豐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為枝津。一水西北流合交水。昆明池水北逕鎬京西。又至石墩。注于渭。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於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水上有便門橋。武帝建元三年造。去長安西北四十里。據宋敏求長安志。長安縣下引墩作堨。是。一統志。豐水出鄠縣東南終南山。北流。經縣東。又經長安咸陽二縣東。南入渭。

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補注〕王念孫曰。潏當為澇字。或作潦。通作勞。封禪書。霸產長水灃澇涇渭。說文。澇水出右扶風鄠。北入渭。渭水注。澇水出南山澇谷。（郊祀志作勞谷。）北逕鄠縣故城西。又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即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右扶風鄠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澇水。非潏水也。又案說文潏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司馬相如傳。鄗鎬潦潏。師古云。潦水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於渭。地理志鄠縣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潏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渭水注。沈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西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為潏水。）將鄠縣潏水今則

攷名人不識也。案顏以沈水爲湳水之譌，但未知地理志湳水乃涝水之譌，故明知鄠縣無湳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疑。段玉裁曰，湳音非。湳水亦名沈水。沈今音冘，尤乖。變聲。上林賦李注，湳水出杜陵，今名沈水。字尚不誤。顏字誤爲沈，因謂湳爲沇，沇譌沈，而戴氏校水經注，盡改沈水爲沇水。不知沈乃沈之誤耳。先謙曰，張揖明有沈陽縣，則李注沈水爲沈之誤，則可。段反執互譌變聲以爲得，則致與前文不照。亦見其傎也。渭水注，涝水出南山涝谷，北逕宜春觀東，又逕鄠縣故城西，際城北出，合渼陂水，入甘水（見下）。一統志，涝水出今鄠縣西涝谷，經咸陽至長安縣，北入渭。

有萯陽宮，秦文王起。師古曰，湳音扶，萯音倍。〔補注〕錢坫曰，東方朔傳作倍陽。李斐音萯爲倍。說文，鄠縣有萯鄉，讀若倍。是萯即萯，萯即倍矣。吳卓信曰，說苑，秦始皇遷太后於萯陽宮。先謙曰，黃圖，宮在鄠縣西南二十三里。亦見宣成紀。渭水注，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五柞宮東，又逕甘亭西，合涝水入渭。即上林故地也。

盩厔。〔補注〕段玉裁曰，盩、張流切。厔、陟栗切。二字皆見說文。厔、從广。俗從厂，非也。廣韻，水曲曰盩，山曲曰厔。集韻，山水字互易。案盩厔與周折同音，取旋中規，折旋中矩，山水兼有之。先謙曰，平帝時，張鴻爲衛盩厔芒竹，見翟義王莽傳。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盩厔縣東，錢坫云，三十里終南鎮，唐終南縣城，漢盩厔城也。

有長楊宮，有射熊館，秦昭王起。〔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訛長陽宮，從宋本改正。亦見元成紀，揚雄傳，黃圖，長楊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以爲名。又云，長楊宮門曰射熊館。秦漢遊獵長楊宮在上林苑中。而射熊館題在宮門之額。上博獸射熊必在此館，爲其在門上，凡獸可籠人力可及也。渭水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竹圃中，分爲二，一水北入渭（見耿），一枝流東北下入耿里，就水出南山就谷，歷竹圃北，會耿水入渭。略溪水出南山田谷，北流，逕長楊宮西，又逕盩厔縣故城西，有一水承盩厔縣南源，北逕其縣東，北注之田溪水，北入渭。田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東，又北歷黃麓西，爲仙澤，又逕思仙宮，合耿谷水入渭。耿谷水出南山耿谷，北合柳泉，東北逕五柞宮西，長楊五柞二宮相去八里，並凝云，宮在盩厔縣西。又北逕思仙宮東，入涌水。

靈軹渠，武帝穿也。〔補注〕先謙曰，渭水注，成國渠自武功來，東逕盩厔縣北，爲蒙蘢渠，亦曰靈軹渠。河渠書以爲引堵水，徐廣云，一作諸川，是也。先謙案，本志靈下成國渠至上林入蒙蘢

栗者也。**斄。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部同。音邰。(補注)王鳴盛曰。注邰。南監本作駘。是。段玉裁曰。史記。封棄於邰。徐廣云。今斄鄉亦作斄鄉。漢以名縣。斄鄉之名。必起於古。因邰戰來牟。而有此字。斄即來字。音斄。亦音來。先謙曰。官本注。邰、作駘。斄縣。曹參攻之。見參傳。續志後漢省。郿下云。有邰亭。據此。縣併入郿。劉注王忳傳郿之斄亭。尤爲確證。又引新論云。邰在漆縣。其民有會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然則地或分隸漆與。渭水注。渭水自武功來。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詩所謂有邰家室也。城東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渭水下入雍。一統志。故城今武功縣西南。吳卓信云。非漢武功縣志。古邰城在武功縣八里。漢斄城在縣西南三十里。

郁夷。詩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師古曰。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字。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補注)王鳴盛曰。書盤庚遲任。陸德明音直疑反。匡謬正俗云。遲音夷。亦云遲陵。遲或言陵夷。遲即夷也。周壽昌曰。詩釋文引韓詩作倭夷。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周道威夷。天台山賦。石梁銘注同。顏延年北使洛詩。威遲良馬煩。注。韓詩曰。周道威遲。疑郁夷爲魯詩。無據。班習齊詩。或齊說也。郁倭威一聲之轉。夷遲又通假字耳。蘇輿曰。班用齊詩。如子之營兮。自杜沮漆。是其明證。周說是也。威郁古通。爾雅。西陵威夷。即郁夷。先謙曰。西征賦注。引薛君章句云。威夷、險也。縣地險。因受名矣。汧水祠。見郊祀志。續志後漢省。地道記。郁夷省併郿。蓋王莽之亂。郁夷之人。補寄理郿界。因併於郿。渭水注。渭水自陳倉來。東逕郁夷縣故城南。下入郿。汧水自隃麋來。東南逕郁夷縣。下入郿。一統志。故城今隴州西五十里。汧水祠。在今寶雞縣東。

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補注)段玉裁曰。此謂雍州荆岐既旅。道汧及岐之岐。周太王文王。因岐山爲郊邑。漢時書岐山之字作岐。書地之字作郊。郊字地理志再見。郊祀志一見。匈奴傳一見。音皆巨支切。吳卓信曰。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西自鳳皇山。逾天柱山。東至箭括山。六十餘里。皆岐山也。薛綜西京賦注。山有兩岐。因以名。其說未諦。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與志合。**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起也。**(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周城。劉注。大王所徙。南有周原。說文。郊。周大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渭水注。橫水出杜陽山。爲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大巒水。俗稱小橫水。通

爲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卽岐山矣。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東入雍水。杜水自杜陽來。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入雍水。謂之中亭水。雍水自漆來。東南合横水。又南逕中亭川。合杜水。又逕美陽縣西。入渭。先謙案。本志杜陽下。杜水南入渭者也。長安志。高泉宮在美陽城中。一統志。故城。今武功縣西南。高泉宮在今縣西。錢坫云。扶風北二十五里崇正鎮。是今武功縣西北七里美陽城。乃後魏徙置。非漢縣。寰宇記作西四十里。誤。

郿。〔補注〕先謙曰。詩崧高。王餞于郿。秦縣。見元和志。周勃樊噲並下之。見勃噲傳。本志。武功下。斜水至郿入渭。

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補注〕錢大昕曰。龍當作蘢。先謙曰。蒙蘢卽蒙籠。渭水注云。成國故渠上承渭水於郿縣東。下入武功。注又云。魏衞臻所開成國故渠。自陳倉來。東逕郿縣。下入武功。先謙案。晉西京此渠引渭。衞更引汧耳。

右輔都尉治。師古曰。郿音媚。〔補注〕段玉裁曰。郿、媚、麋、湄。皆眉聲二音。先謙曰。據志。後漢因。渭水注。渭水自郁夷來。合汧水。碣溪水。東逕積石原。卽北原也。又逕五丈原北。（諸葛亮卒處。）又逕郿縣故城南。又逕鄉塢南。下入武功。汧水自郁夷來。逕平陽故城南。秦紀。寧公二年。徙平陽。徐廣云。郿之平陽亭也。汧水又東入渭。先謙案。本志汧下。汧水出西北入渭者也。平陽有封宮。秦武公所居。見秦紀。一統志。故城今郿縣東北。

雍。〔補注〕先謙曰。秦邑。始見左僖傳。秦始皇宿此。見始皇紀。晉麥攻之。見奎傳。亦見五行志。續志劉注。召穆公采邑。史記有鴻家。

秦惠公都之。〔補注〕王念孫曰。封禪書。秦德公既立。卜居雍。（郊祀志同。）詩譜亦曰。秦德公徙居雍。惪惠字形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陳杞世家。杞共公卒。子德公立。徐廣云。世本曰惠公。惠亦德字之誤。）而顏氏不云惪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爲惠矣。先謙曰。秦紀。渭水注。尚書中候注。續志注引帝王世紀。並作德公。

有五畤。〔補注〕先謙曰。渭水注。雍有五畤。以上祠祀五帝。封禪書。惟雍四畤上帝爲尊。索隱云。密畤並上畤、下畤、畦畤、爲四。並高祖尊黑帝爲五。秦密畤在渭南。畦畤在櫟陽。並始皇後並祀於此。五帝之祀通篇小司馬說是也。或疑密畤畦畤不當在雍。非是。後書鄒衍傳注引史記云。秦并天下。祠雍四畤。漢加黑帝之五畤。其明證矣。

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補注〕先謙曰。郊祀志。雍有百有餘廟。又云。舊祠二百三所。此三百疑二百之誤。

橐泉宮。

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補注〕先謙曰，渭水注，胡城（見下）俗名也，蓋秦惠公故居，所謂祈年宮，孝公又謂之橐泉宮。崔駰云，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皇覽說同。劉向言穆公葬無丘壟。惠公孝公並穆公後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知二說非實也。祈一作蘄，見始皇紀。蔡邕云，黃圖蘄年宮，穆公所造，與志異。或穆公起而惠公更修之與。紀要，橐泉宮在今鳳翔府內城東南隅，本名祈年宮，蓋孝公重修更名。或云今東湖即橐泉遺迹。棫陽宮。昭王起。〔補注〕先謙曰，見文紀郊祀志蘇武傳。一統志，棫陽宮在今扶風縣東北，引縣志云三十里，遺址尚存。有鐵官。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師古曰，棫音域。〔補注〕段玉裁曰，雍讀平聲，不讀去聲。應云四面積高曰雍，猶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曰邕，其理一也。自邕即自擁，九州中雍州在四山之內，古亦讀平聲。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有鐵。渭水注，渭水自鷲來，東逕雍縣南，合雍水，洛谷水，芒水（見盩厔）下入槐里。雍水出雍山，東南流歷中牢溪，爲中牢水，南逕胡城東，又東會左陽水，東水（今東湖），鄧公泉水，又逕召亭南，爲樹亭川，下入美陽。鄧公泉數源俱出雍縣故城南，東入雍水。一統志，故城今鳳翔縣南。漆。〔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豳鄉在東北，有豳亭，有循獲冢。漆邑，周勃北攻漆，見勃傳。水在縣西。〔補注〕段玉裁曰，水上當有漆字，各本無，淺人刪之。此以水名縣，刪之則不可通。漆水出今邠州（即公劉所居）西南，流至麟遊扶風閒（周郊地南）入渭。詩率西水滸箋云，漆沮水側，是此水原委。自豳至郊，漢人審知形勢。錢坫曰，今漆水亦曰新平水，出白土原東，陳陽原西，下流入涇。又有漆水出麟遊縣西漆溪，下流合岐水入渭。山海經，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於渭。水經，漆水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說文，漆水出杜陽岐山。考二漆水實出一原，麟遊之東北即邠州之西南耳。其水一流入涇，一流入渭，亦猶駱谷水同出一原，一流入渭，一流入漢也。古字隃俞同，俞山即岐山連麓。徐松曰，錢用戴震說，謂涇西有二漆，一北流注涇以入渭，一南流入渭，緜詩之漆南流入渭者也。先謙曰，水在縣西，不更出漆字，與法羨丹水下水出上雒冢領山例同，不加漆字亦可。漆水注，周山圖云，岐山在杜陽北，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班志云，漆水在漆縣西。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溪，西南流注岐水。又渭水注云，漆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合大橫水，小橫水通稱岐水之目（互見美陽）。案

杜陽。今麟遊西。漆縣在其西。案諸說並與酈合。有鐵官。莽曰漆治。（補注）錢坫曰。元和志。今普潤縣西有小城。蓋漢鐵官處。案普潤今麟遊地。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一統志。今邠州治。

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應劭曰。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師古曰。瓚說是也。此栒讀與荀同。自別邑耳。非伐晉者。（補注）王念孫曰。豳本作邑。後人改之也。上文漢中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即其證。栒邑本正作邑。錢謂正義文選北征賦注引此並作邑。吳卓信曰。說文邠豳二字並收。元和志開元十三年以豳字與幽字相涉。詔曰。豳與幽文相類。并聲且同。欲求訴誤。必也正名。改為邠字。唐會要同。自是後皆作邠。先謙曰。栒邑見郊祀志。周時已有其地。屬商破周頭軍於此。見商頌。後漢因。續志有豳鄉。劉注又有豳邑。先謙案。漆有豳亭。此又有豳鄉。二縣相接。一統志。故城今三水縣東北。

隃麋。（補注）錢坫曰。元和志。縣東八里有隃麋澤。澤輿道記云。縣因澤為名。吳卓信曰。石門遺事云。汧陽縣有石墨洞。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麋墨二斤。然粗不可用。洞在縣東南三十里。先謙曰。縣人郭欽見鮑宣傳。有黃帝子祠。莽曰扶亭。師古曰。隃音踰。（補注）宋祁曰。南本黃帝下無子字。下同。先謙曰。陳倉有黃帝孫祠。有子字當不誤。後漢因。續志作渝麋。渭水注。汧水自汧來。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屈逕山東南。下入郁夷。一統志。故城今汧陽縣東三十里。

陳倉。（補注）先謙曰。秦文公得陳寶於此。見郊祀志。高帝自漢中出故道。擊章邯軍。由此北出。見高紀。續志。後漢因。劉注。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渭水注。渭水自汧來。東逕陳倉縣西。縣有陳倉山。山下有陳寶雞鳴祠。渭水合陳倉水。綏陽溪水。下入郁夷。陳倉水出陳倉山下。東南入渭。斜水支流自斜谷上承斜水（見武功）分注綏陽谷。為綏陽溪水。北屈陳倉入渭。又衛臻所開成國故渠。上承汧水於陳倉東。下入郿。應劭云。縣氏陳山。皇甫謐云。黃帝都陳。言在此。又漾水注。故道水出陳倉縣大散嶺。西南流下入武都故道。一統志。故城今寶雞縣東二十里。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祠。（補注）錢坫曰。說文甘氏星經云。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始皇紀。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梁玉繩曰。

竹書，舜三十年，葬后育於渭，育乃后名，盲必育之誤。吳卓信曰，路史疏仡紀帝舜有淡氏，娥妃以育，娙以甍。注云，育即娥皇，甍即女英，見世本。

有羽陽宮，秦武王起也。〔補注〕錢坫曰，宮在今陳倉故城，人或於此得羽陽千歲瓦當也。

杜陽，〔補注〕先謙曰，秦邑，詞箋蘇代說向壽封小令尹以杜陽。杜水南入渭。〔補注〕先謙曰，渭水注，武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俗名大横水，疑即杜水矣。東逕杜陽縣故城，世謂之故縣川，又謂縣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有地穴北入，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攝目矣。故地理志曰，縣有杜水。又合二坑水、荐水（見好畤）下入美陽。吳卓信云，杜水下流為武功河，源出麟遊縣西五十里招賢鎮杜山之陰，酈所謂大横水也。其名小横水之杜水，來自鳳翔之杜陽川，源發麟遊之鐵鑪川，出杜山之陽（互見美陽），乃岐梁諸山之水，自汧以東，在岡脊之南者，俱與雍水北，俱歸杜水，而會於武功之川口以入渭，其大凡也。莽曰通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補注〕宋祁曰，詩作當作詩曰。段玉裁曰，杜水南入渭下，各本無詩曰自杜四字，惟景祐二年本有之，據顏注，此班引齊詩，而顏說之也。王應麟詩地理考、胡三省通鑑周紀注所見漢書皆如此。顏謂為齊詩，必是疑漢書音義，唐初齊詩久亡也。近人云莽曰通杜四字乃詩曰自杜之譌，非矣。古土杜同音通用，故毛詩桑土，韓詩作桑杜。杜，訓塞，故莽以為名不善，而曰通杜。王念孫曰，景祐本是也。顏注沮漆誤作漆沮（辨見經義述聞自土沮漆下），若無詩曰自杜四字，則注為贅設。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阮之即，而但曰芮阮矣。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永和二年復。漆水無，漆水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渭（互見漆）。又渭水注，漆水出杜陽縣漆溪，為漆渠，南流合大巒水，水出大道川，即岐水也。二川合為一，而入横水，自下通得岐水之目，亦名小横水，下入美陽。一統志，故城今麟遊縣西北。

汧，〔補注〕先謙曰，秦邑，文公徙都汧，見帝王世紀，隴勃定之，見勃傳。後漢因，續志有蒲城，名回中。渭水注，渭水自天水縣諸來，東南逕小隴山，逕南由縣南（後魏立），合楚水，又東合汧、汙二水。案括地志，汧水出汧縣西北隴，十三州志與此同。復以汧水為龍魚水，蓋以津流逕通，更攝通稱也。渭水東入散關，又逕西武功北，又合扞水，又右會南山五溪水，下入陳倉。漨水一名長蛇水，出汧縣數歷山南，逕長蛇戍入渭。錢坫以為汧水。一統志，故城今隴州南。吳山在西。

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補注〕段玉裁曰。凡云古文以爲者。古者五經皆謂之古文。此古文卽謂禹貢。釋禹貢道汧。以證禹貢也。不言禹貢汧山在西。而云吳山古文以爲汧山者。今曰吳山。古曰汧山。以今證古。兼戴之。謂之古文者。漢謂尙書爲古文。太史公十歲則誦古文。亦謂尙書也。非必孔壁出者乃爲古文矣。雍州山者。釋職方雍州其山鎭曰嶽山。以證周官。一物而兼證二經也。職方曰嶽山。不曰周官以爲嶽山者。甯稚曰。嶽。秦漢曰吳嶽。其卽吳山不待煩言矣。錢大昕曰。志稱古文者十一。汧山終南惇物在扶風。外方在潁川。內方陪尾在江夏。嶧陽在東海。震澤在會稽。傅淺原在豫章。豬壄澤在武威。流沙在張掖。皆古文尙書家說。與水經所載禹貢山澤所在無不脗合。相傳水經出於桑欽。欽卽傳古文尙書者。則水經爲欽所作信矣。（駿震以水經有廣魏縣。斷爲魏人所作。余謂水經郡縣。閒有與西漢互異者。乃後人附益改竄。猶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之語。史記司馬遷作而有揚雄之辭也。然則志何以別有桑欽說。曰。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篇。本古文家相傳之學。而欽引以附水經之末。水經則欽自出新意爲之。故不可合而爲一。）陳奐曰。吳山。禹貢正義引作吳岳。鄭注職方。孔注逸書並云。嶽。吳嶽也。周人以汧爲雍州鎭。尊之曰嶽。吳大也。以配巡狩之四嶽。故因有五嶽之稱。岳嶽一字。先謙曰。凡志稱禹貢者。今古文說同也。其言古文者。今文所無也。其例蓋如此。禹貢山水澤地。實汧山在汧縣西。與志合。吳山。䦨書作虞山。吳虞通。廣雅釋山作閔山。並汧山之異名。說文有汧無岍。今書作導岍。非也。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以吳嶽爲二山。近志因之。然吳山在西。岡巒綿亙。延及於南。與嶽山爲一。周禮總稱嶽山。禹貢總稱汧山。當以志文爲正。今俗分隴州西四十里爲汧山。南八十里爲嶽山。亦非也。續志汧下云。有吳嶽山。本名汧。劉注引郭璞云。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其說至晰。至封禪書言吳岳。又言岳山。此古文以爲敦物之岳山。與職方氏嶽山無涉。渭水注。吳山三峯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捭。望之恒有落勢。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補注〕段玉裁曰。蓋今之蒲谷鄉弦中谷。卽雍州弦蒲藪。釋職方其澤藪曰弦蒲。以證周官也。先謙曰。周禮鄭司農注。弦或作汧。蒲或作浦。渭水注云。汧水出弦中谷。決爲弦蒲藪者也。今隴州西四十里有蒲谷水。下流入汧。卽此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補注〕段玉裁曰。西北句絕。此水自西北而東南。先謙曰。渭水注。汧水出汧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甯稚曰。水決之澤

爲汧。水有二源。一出縣西小隴山。爲龍魚川。東逕汧縣故城北。又歷澤亂流爲一。右得白龍泉。又會吳出西側川水。自水會上下。疏歸之龍魚川下入隴塞。齊召南水道提綱云。今汧陽河出隴州西北吳嶽。

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䦈。雍州川也。師古曰。䦈讀與鞫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卽。韓詩作芮䦈。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䦈之䦈耳。〔補注〕段玉裁曰。當從匡內爲䦈。外爲鞫。鞫字林作𡑞。䦈、隈、埏三字皆九六反。䦈從皀尻聲。尻從尸九聲。九之入聲。得九六反。俗本譌䦈。則不可通。云雍州川也者。蒙上文芮水出西北。東入涇。開涇芮皆卽職方之雍州。其川涇芮。以證周官也。芮、今周禮作汭。如銳反。先謙曰。樂記䏂水匡外也。或作坭。又作汭。詩鄭箋水內曰隩。水外曰鞫。疏亦同也。讀寰宇記、紀要引水經注逸文。汭水出小隴山。（杞要。山在華亭縣西三十里。）東逕宜祿縣。（杞要。縣在長武縣東南。）俗謂之宜祿川。水有岸川水。出羅川縣子午山。（羅川今正寧縣。）東流逕宜祿縣北。注之宜祿川。又過淺水原入涇。（淺水原卽鶉觚原。在長武縣北五里。）案今水自華亭來。經崇信、涇水、長武入涇。其水會曰亭口鎭。源流尚合。官本䦈作隩。

好畤。〔補注〕先謙曰。秦邑。樂毅斬於此。見呂不韋傳。雍東有好畤。故縣得名。見郊祀志。曹參破章平於此。周勃攻之。見參勃傳。

埢山在東。〔補注〕先謙曰。名勝志。永壽縣有稠金坪。去坪十里曰埢山。特高聳。一統志。山在今乾州東北。

有梁山宮。秦始皇起。〔補注〕吳卓信曰。此大王所踰之梁山。弄西貫梁山也。緜詩孔疏說而一之。不知岐周韓國。東西相距五六百里。太王率西水滸。甚走馬徂東之理。禹貢梁山非指此。則岐在梁東。禹奠東兩西。當言岐及梁。不云岐及梁。今吉甫宋敏求並主其說。先謙曰。梁山宮見始皇紀。三秦記。梁山宮城。有文石名機鎭城。渭水注。莫水出好畤縣梁山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水東有好畤縣故城。莫水又南入杜水。（見美陽。）一統志。山在乾州西北五里。

莽曰好邑。師古曰。埢音丘毀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乾州東北七里。引州志云。東十里好畤村。

虢。〔補注〕先謙曰。本小虢。秦武公滅之。見秦紀。縣人徐敖。見儒林傳。渭水注。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虢地也。漢志以爲西虢縣。太康地記曰。虢叔之國。有虢宮。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趙一清云。杜預云。陝縣東南有虢城。卽西虢國。乃虢仲所封。大陽之下陽城。蓋其別都。河東去陝。地界相接。非兩國也。然則新鄭之號。爲虢叔所封。在陝

縣之南，故當年虢仲之北虢，亦得西虢之稱。若扶風之虢，與周室二虢無與，審是誤矣。續志後漢省。本志宏農陝下班注，西虢在雍州，此。知縣併入雍。一統志，故城今寶雞縣東。錢坫云，今虢州鎮。紀要，虢縣城在縣東五十里，古虢君之支屬也，二城相距十餘里，俗亦謂之橫虢川。有黃帝子、周文武祠。〔補注〕段玉裁曰，謂皆有祠。虢宮，秦宣太后起也。〔補注〕先謙曰，雍錄，虢宮在岐山虢縣，剛記云在城外。

安陵，惠帝置。〔補注〕先謙曰，惠帝陵。黃圖，去長陵十里。關中記，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以爲陵邑，善為啁戲，故俗呼女啁陵。縣人馮唐徙此，見本傳。莽曰嘉平。師古曰，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補注〕吳卓信曰，詩大雅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孔疏，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程一作郢，孟子所云畢郢矣。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西北有秦武王冢。渭水注，成國故渠自平陵來，東逕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成國故渠下入渭城。一統志，故城今咸陽縣東二十一里。

茂陵，武帝置。〔補注〕先謙曰，建元二年置，見武紀。縣人張敞、杜鄴見本傳，原涉見游俠傳。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七。莽曰宣城。師古曰，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補注〕宋祁曰，宜下當添室字。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渭水注，成國故渠自槐里來，東逕茂陵南，又逕茂陵縣故城南，王莽之宜成也（城作城異），成國故渠下入平陵。一統志，故城今興平縣東北。

平陵，昭帝置。〔補注〕先謙曰，昭帝陵。黃圖，陵去茂陵十里，東西廣三丈五步，通與槐里縣。武帝嗣置茂陵，昭帝又嗣置平陵。有肥牛亭，見張禹傳。縣人士孫張、平當、吳章、張山拊、鄭寬中、塗惲見儒林傳，朱雲、李尋、鄭崇、何並、王嘉見本傳。莽曰廣利。〔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渭水注，成國故渠自茂陵來，又東逕姜原北，渠北有漢昭帝陵，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東逕平陵縣故城南，又逕竇嬰冢南，又逕成帝延陵南，陵東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又逕元帝渭陵南，哀帝義陵南，下入安陵。一統志，故城今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武功，〔補注〕先謙曰，扶風西界小邑，見史記田叔傳。有中水鄉，見王莽傳。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補注〕錢坫曰，終南，左昭傳作中南，淮南子作終隆，終中通用，南隆聲轉，亦曰太白山，在郿縣東南四十里。

山在今鄠縣南者曰終南。在今西安府城南者。古止稱南山。從未被以終南之名。後人以陝西省邐南一帶山並曰終南。而別太白爲終南之一峯。其說始自唐柳宗元髣。不符班旨。舛繆甚矣。先謙曰。成蓉鏡禹貢班義述云。古文以終南太壹爲一。故郡國志以下并從之。而張衡西京賦。潘岳西征賦。歧而爲二。文選注。元和志。雍錄。詩地理考。遂據以駁志。但班氏明云古文以爲終南。或今文家以終南太一爲二。而張衡據以爲說。正不必以彼易此也。

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補注〕錢坫曰。垂當爲岳。形近而誤。今曰武功山。在郿縣東南。俗呼鳌山。封禪書郊祀志並稱岳山。徐廣云。武功有太壹山。又有岳山。是作岳山爲當耳。先謙曰。成蓉鏡云。漢隋書志有垂山無岳山。是唐本已誤。續志垂亦當作岳。據水經注。按其方位。太壹山在武功縣南。岳山又在太壹山南。志東當爲南字之誤。先謙案。酈注引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是太白。武功。明爲二山。又郿縣有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孫星衍據長安志。亦曰上。校補三秦記三字）太白山是終南。則武功山爲敦物。無疑矣。禹貢山水澤地篇。終南山惇物山在武功縣西南。與志合。

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補注〕先謙曰。渭水注。斜水出武功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一曰武功水。北流注渭。引志此文。（又有斜谷支水。見陳俞。）一統志。山在今褒城縣北。斜水自褒城流逕岐山郿縣入渭。名斜谷河。上流名桃川。

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補注〕王念孫曰。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郿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若南流。先謙曰。南鄭。漢中縣。沔水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得丙水口。逕小石門。又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斜也。褒水下入漢中褒中。紀要衙嶺山俗名馬鞍山。雍涼之間。稱爲阻隘也。斜水出其北。褒水出其南。褒水俗稱黑龍江。（互詳褒中。）

有垂山、斜水、淮水祠三所。〔補注〕先謙曰。趙一清云。淮疑雍之誤。雍水出雍山。引見雍縣下。汪士鐸云。淮水當作褒水。先謙案作褒是。

莽曰新光。師古曰。斜音弋奢反。衙音牙。〔補注〕錢大昭曰。莽傳云。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其後莽改國號爲新。故曰新光。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永平八年復。渭水注。渭水自郿來。東逕武功縣北。合斜水。又逕武功縣故城北。又合溫泉水。下入濛。溫泉水出太一山。北入渭。成國渠自郿來。東逕

武功縣。爲成林渠（林是國之誤）下入盩厔。成國故渠自郿來東逕武功。下入槐里。一統志。故城今郿縣東四十里。吳卓信云。漢武功實今之郿縣。今武功乃漢斄美陽二縣地。名縣境有武功山。武功水見水經注引諸葛亮表及杜彥達說。是縣本以山水立名也。

弘農郡。〔補注〕先謙曰。寰宇記。義取宏大農桑爲名。錢坫云。郡治宏農。先謙案。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武帝元鼎四年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京兆尹。武帝分置。錢坫曰。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然則置郡亦當在三年。四字疑誤。莽曰右隊。〔補注〕先謙曰。王莽傳以宏農、河東、河南（當爲滎陽）、河內、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吳卓信云。莽傳有右隊大夫宋綱。戶十一萬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四。有鐵官。在黽池。〔補注〕吳卓信曰。寰宇記志。河南府、澠池、宜陽、登封、新安諸五縣出鐵。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司隸。

縣十一

弘農。〔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桔柣山。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務鄉。有曹陽亭。一統志。故城今靈寶縣南四十里。故秦函谷關。〔補注〕先謙曰。武紀。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荀子所謂秦有松柏之塞也。一統志。關在今靈寶縣西南里許。衙山領下谷。爥水所出。北入河。〔補注〕段玉裁曰。衙領之作衙山領。乃衙誤爲衙。嶺析爲山領也。古嶺祇作領字。水篇內可證。高紀文穎注。是時函谷關在宏農縣衙嶺。項羽紀注。奪衍山字。河水注引地理志云。爥水出衙嶺下谷。郡國志宏農下云。燭水出。劉注。前志出衙山嶺下谷。亦衍山字。可合以正譌。戴趙二家。依漢書誤本改水經注爲衙嶺者非也。武功衙領。不與此相涉。玩文穎語。當以衙領爲句。班累燭水。即瞗門水。非與瞗異。先謙曰。爥燭字同。河水注爥

水有二源。左水南出衙嶺，世謂之石城山。右水亦出山，合左水。地理志曰：燭水出衙領下谷。開山圖云：衙山在函谷山西南。燭水又東北合田渠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田渠水出衙山白石谷，歷田渠川，爲田渠水，西北入燭水。柏谷水出宏農縣南石隄山，北流入河。門水自上雒來，東北合燭水，北逕宏農縣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其水側城北流入河。曹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章邯斬周章於此。魏以爲好陽亭，在宏農縣東十三里。曹水西北入河。又湍水注：湍水出宏農界冥谷山，水甚清徹，下入南陽澗。案段云山字衍，是也。開山圖亦作衙嶺。似戴趙未誤。山與武功無涉，固不妨同名耳。一統志：石城山在靈寶縣西南，本名衙山。燭水在縣南，門水在縣西南。 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補注）王念孫曰：出上當有所字。舊此由爲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據志則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汝南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辨見後淮水出下。）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山，毋血水出。留川國東安平下云：菟頭山，女水出。（瀰水注引作女水所出。）此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依鄭說，則在上雒者爲禹貢熊耳。伊水篇：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互見魯陽）。注云：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先謙案：此謂蔓渠亦兼熊耳之名矣。注又云：伊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世謂伊水爲鸞水。合蓋水、陽水、解水、鸞水，下入陸渾。鸞水出盧氏縣鸞谷，東入伊。一統志：伊水出盧氏縣東南百六十里之鸞山，一名悶頓嶺，即蔓渠也。盧氏縣志云：熊耳雖有伊源之名，而無流衍之跡，此誤以上雒之熊耳當之。 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補注）先謙曰：志敘水道無過郡一者，本郡則不可言過也。一是二之鈇誤，郡二：宏農、河南。 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補注）先謙曰：順陽，哀帝改名博山，南陽縣。後漢仍爲順陽，故班用舊稱。育水即均水也。均水注：均水出盧氏縣熊耳山（出南，即後魏修陽郡修陽、葛陽二縣）。雙峯秀峙，若熊耳，因以爲名。齊桓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均水下入析。地理志謂之育水，言熊耳之山育水出

爲。

又有洱水東南至魯陽亦入沔。〔補注〕先謙曰。魯陽。南陽縣。育水注。洱水出熊耳。東南流。下入南陽縣。地理志云熊耳之山出三水。洱水其一焉。先謙案。入沔者注淯以入沔也。皆過郡二。行六百里。〔補注〕先謙曰。過宏農南陽。莽曰昌富。師古曰。洱音耳。〔補注〕宋祁曰。昌富疑作昌當。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緱水注。緱水自上緱來。逕厖鄉聚闕北。合鴆渠水。又逕盧氏縣故城南。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緱水又合盧氏川水。南山三川水。葛蔓谷水。高門水。松陽溪水。黃亭溪水。有公溪水。下入宜陽。盧氏川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氏城東入緱。又丹水注。析水出盧氏縣大嵩山（見析）又汝水注。汝水或言出盧氏縣還歸山（見汝南定陵）又清水篇。清水出盧氏縣支離山（見南陽酈）。一統志。故城今盧氏縣治。陝。〔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戰國屬魏。秦孝公圍陝城。惠文王取之。出其人與魏。見秦紀。又魏世家云秦圍我曲沃。括地志云曲沃城在縣西南。（河水注。有曲沃城。晉解嘉以曲沃之官守桃林之塞。）故虢國。〔補注〕先謙曰。此焦虢之虢。左傳杜注。虢公敗戎于桑田。在縣東北。桑田亭。河水注。昔周召分陝。以此城爲東西之別名。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爲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先謙案。下文並此是四虢。陝與大陽夾河對岸。故有上陽下陽之分。亦有南虢北虢之稱。實一虢也。左僖傳杜注。上陽在陝縣東南。續志陝下云本虢仲國。有焦城。故焦國。〔補注〕先謙曰。周紀。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河水注又云。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括地志。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百步。古虢城中東北隅。左襄傳。焦瑕注。焦先併於虢也。春秋屬晉。爲河外邑。晉惠公許秦晉約秦伐而國之。見左僖傳。戰國屬魏。秦攻降之。歸魏。復降之。見秦紀魏世家。北虢在大陽。〔補注〕先謙曰。今平陸。河水注於大陽縣下引竹書云晉滅下陽。地理志云北虢也。餘詳河東大陽。東虢在滎陽。〔補注〕先謙曰。今汜水。續志。滎陽有虢亭。虢叔國。國語所謂虢鄶爲大。左隱元年傳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也。餘詳河南滎陽。西虢在雍州。〔補注〕王念孫曰。州字後人所加。西虢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右扶風有雍縣。秦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云西虢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亦後人據誤本地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西虢在雍。則羅泌所見本尚無州字。）渭水注云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虢地也。漢書地

理志、以為西虢縣。太康記云、虢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為西虢地、故曰西虢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和帝紀、元興元年、雍地裂。李賢云、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後學人不知雍為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先謙曰、本志扶風有虢縣、續志無。蓋後漢併入雍。故赤云在雍也。紀要云、桃虢城在寶雞縣東十里、古虢君之支屬也。秦滅小虢、即其地。河水注引太康地記云、虢叔之國矣。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為南虢矣。先謙案、據續志南虢道仲後、非叔後。地記誤也。錢坫云、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東六十里。帝王世紀、以大陽為西虢。成皋即滎陽、為東虢。陝州平陸縣即此、為北虢。賈逵、杜預、以此為西虢。段玉裁云、韋昭云、虞虢之虢、西虢也。虢叔之後、虢鄶之虢、東虢也。虢仲之後、賦本賈逵、與續志不合。

莽曰黃眉。（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陝陌（二伯所分）。河水注、河水自京兆湖來、得柏谷水、門水（見宏農）、洹水（見河東河北）、曹水（見宏農）、灌水、七里澗水、漸水、又東逕陝縣北、合橐水。河北對茅城、故茅戎邑、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秦伯自茅津濟、是也。又東合成陽澗水（見河東大陽）。河南即陝城也。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河水下入河東大陽。七里澗水在陝城西七里、因名。其水自南山入河。橐水出橐山、合灌水、安陽溪水、又西北逕陝城西入河。安陽溪水出石崤南、東合漫澗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合漫谷水、入橐水。一統志、故城今陝州治。

宜陽。（補注）先謙曰、戰國韓地。秦武王拔之、昭襄王會魏王於此、見秦紀。維水注、故韓地、後乃縣之。先謙案、甘茂為宜陽大縣也、名曰縣、其實郡也。則為縣不自秦始、亦見五行志。縣人楊僕見酷吏傳。續志、後漢因。劉注、有金門山、山竹為律管。甘水、甘水出宜陽縣鹿蹏山（互見陸渾）。又雒水注、雒水自盧氏來、東合庫谷水、鵜鶘水、北山水、侯谷水、又左合宜陽北山水、廣由澗水、直谷水、東北逕蠡城邑南、城西有塢、水出北西里山上原、高二十五丈、故澠池縣治。南對金門塢。水南五里、舊宜陽縣治也。雒水又合金門溪水、款水、黍良谷水、太陰谷水、白馬溪水、昌澗水、杜陽澗水、渠谷水、又過宜陽縣南。水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光武破赤眉、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雒水又合西度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合厭染水、黃中澗水、禄泉水、共水、黑澗水（見陸渾）、臨亭川水、黍水（見新安）、下入河南。河南庫谷水出宜陽山南、三川並發、合為一溪、東北入雒。金門溪水、黍良谷水、俱出金門山、入雒。白馬溪水出宜陽山、東北入雒。昌澗水出宜陽山、逕宜陽故郡南（後魏郡）、至宜陽市邑也。其水南入雒。渠谷水出宜陽縣

南女几山。東北入雒。西度水出熊耳山。東南逕宜陽縣故城西。入雒。厭染水出縣北傅山。東南流。逕宜陽縣故城東。入雒。先謙案。注合西度水後方云逕宜陽縣故城南。則上文逕宜陽縣治非漢宜陽縣。蓋戰國時舊縣也。或據此改下文在黽池為故黽池。黽池縣下復黽池。改為復宜陽。若與證據。不足據證。一統志。故城今宜陽縣西五十里。在黽池。有鐵官也。〔補注〕齊召南曰。在黽池有鐵官也七字。乃郡戶口下自注有鐵官在黽池誤衍於此。宜陽與黽池各自為縣。使宜陽有鐵官。安得在黽池邪。一文重見。補誤不言何也。先謙曰。在疑有之誤。雒水注。熊耳山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即上引西度水）。水側有一池。世謂之黽池。此宜陽有黽池之證。

黽池。〔補注〕先謙曰。戰國鄭地。入韓。商君傳云。鄭黽池在西河之南。藺相如傳云。秦趙為好會於西河外黽池也。元和志。韓哀侯東徙。其地入秦。高帝八年。復黽池中鄉民。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為縣。〔補注〕先謙曰。高帝先復中鄉民。至景帝遷城爲縣之也。穀水注。穀水歷黽池川。本中鄉地也。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戶為縣。即用志文。案志云復黽池中鄉民。則中鄉元屬黽池可知。而黽池舊為縣更可知。宜陽下引雒水注云。黽城西山上原高二十五丈。故黽池縣治。此晉治也。中鄉城。景帝時改治也。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補注〕先謙曰。穀城。河南縣。穀水篇。穀水出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注云。出千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逕秦趙二城南。土崤北。北溪水出黽池山。東南注之。疑孔安國所謂澗水也。下入新安。莽曰陝亭。師古曰。黽音莫踐反。又音莫忍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據志有二崤。一統志。故城今黽池縣西。

丹水。〔補注〕先謙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見呂氏春秋。后稷放丹朱於此。見紀年。秦破楚師於丹析。見屈原傳。王陵起兵丹水。以應高祖。見高紀、陵傳。據志。後漢改屬南陽。一統志。故城今淅川縣西。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補注〕段玉裁曰。水上應有丹字。先謙曰。丹水出冢領山。應在上雒下。班繫此者。所以著縣氏也。凡班書以水氏縣。即繫本縣下者。不復出水名。段說非。丹水注。丹水自析來。合析水。又東南逕三戶城南。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又至其縣南。合黃水（見析）。下入南陽博山。析水自析來。南入丹水縣。注丹水。黃水自析來。南逕丹水縣。注丹水。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

密陽鄉，故商密也。師古曰：鈞亦水名也，音均。〔補注〕全祖望曰：鈞水即盧氏縣下之育水，班錯舉其名，而顏氏不能實指之，但別有一鈞水矣。水經作均水。段玉裁曰：商密見左僖傳，以說春秋也。先謙曰：丹水注，縣有密陽鄉，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云：縣北有三戶亭。續志有章密鄉。先謙案：章是商之誤，鈞是均之誤，非異文。水經注不言均亦作鈞，知道元所見漢書本不誤也。

新安。〔補注〕先謙曰：秦邑。項羽阬秦卒於城南，見羽傳。武帝徙函谷關於此，見武紀。續志後漢因。穀水注：澠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坂，東入穀。又穀水注：穀水自澠池來，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黽，合北川水、廣陽川水、石默溪水、宋水，又逕函谷關南，東北流，合皂澗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爽水、澗水（詳下）、波水、少水、孝水，下入河南穀城。一統志：故城今澠池縣東，俗名之曰搽泥鎮。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補注〕段玉裁曰：此當在東斷句。閻若璩云：澗水、穀水，一東流，一東北流，折而會於新安縣東，自是澗遂兼穀之稱，故洛誥澗水東，瀍水西，周語穀洛鬭，穀即澗也。蔡沈書傳謂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大非。洛未嘗經新安縣境，何得於此入洛？蓋蔡氏誤就班志之文。班志澗水在新安，東南入洛，南入洛者，周時澗水本在王城西入洛，非新安也。逮延武以後，穿渠作堰，水之變遷非一道矣。先謙曰：澗水償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注云：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地理志曰：澗水在新安縣，東南入雒，是為密矣。東北流，歷函谷東坂，東謂之八特坂。孔安國云：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入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互見澠池）。又河南有雒山水，謂之為澗水，出雒山，東南流歷那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穀亂流，南入洛，疑是此水，然道元所未詳。又穀水注云：穀水又東，澗水注之，亦引山海經文，而無所考實。蓋澗水上出白石山，下至穀城入穀，澠池北溪水近似其源，河南雒山水適符其委，既酈所不究，所當闕疑。提綱云：澗水出澠池縣北白石山，南流經縣東，稍南折而東流，經義昌驛南，又東合穀水，又東前南經新安縣城南，又東稍北，至府西境，又東南入雒。一統志：白石山在澠池縣東北三十里。

商。〔補注〕先謙曰：春秋楚邑，以封子西，為公，見左文傳。戰國入秦。續志後漢改屬京兆。劉注：左傳少習，縣東之武關。丹水注：丹水自上雒來，東南過商縣南，契始封商，皇甫謐、闞駰並以為斯縣也，殷商之名起於此矣。丹水自商縣東南歷少習，出武關

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京相璠云。楚通上雒阨道也。秦相衞鞅邑也。〔補注〕段玉裁曰。此下及析。〔補注〕先謙曰。春秋之白羽。
丹水下入析。一統志。故城在今商州東八十五里。酈國也。先謙曰。見秦紀。楚邑。秦人過析隈。見左僖傳。
又遷許於此。見昭傳。莊王時。秦取黃水。出黃谷。〔補注〕先謙曰。丹水注。黃水北出芬山黃谷。下入丹水縣。鞫水出析谷。俱東
之。見楚世家。高祖攻降之。見高紀。不言入淯。一統志。黃水在內鄉縣西。東南流。繞縣城入淯。
至酈。入湍水。〔補注〕先謙曰。酈。南陽縣。湍水注。菊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
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
其臭尚矣。菊水下入酈。一統志。菊水在內
鄉縣西北五十里。亦名菊潭。蓋以此名縣。莽曰君亭。師古曰。析音先歷反。鞫水即今所謂菊潭也。酈音持益反。讀音直。〔補注〕先
謙曰。後漢改屬南陽。續志有武關。在縣西。有豐鄉城。丹水注。丹水自商來。東
南縣白日戍下。入丹水縣。析水出析縣西北宜氏縣大蒿山。南逕析縣北鄉。（後魏立修陽縣。）又東流結成潭。謂之龍淵。又逕縣故
城北。又歷其縣東。下入丹水縣。又均水篇。均水出析縣北山。南流過其縣東。注云。均水自宜氏來。縣即析縣之北鄉。故經言出析縣北
山也。又東南流。逕其縣。下入南陽博山。又湍水注。豐鄉川水出豐鄉東山。西南流。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云。析
縣有故酈鄉。春秋所謂豐析也。今屬南鄉。（後漢縣。）下入酈湍水。一統志。故城今內鄉縣西北百二十里。陸渾。〔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
因。甘水注。鹿蹄山（互見宜陽。）在陸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縱山。甘水發於山曲之中。故人目其所爲甘掌焉。下入河南河南。又雒
水注。昆濶水出陸渾西山。西北入雒。（見宜陽。）又伊水注。伊水自盧氏來。東北過陸渾縣南。合瀆灑水。又歷崖口峽。北流。即古之塗
山也。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伊水又合七谷水。蚤谷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北合溫泉水。（見新成。）
焦澗水。涓水下入河南新成。涓水出陸渾西山。即陸渾都也。其水二源。俱導東注。虢略在陸渾縣西九十里。春秋所謂東暨虢略者也。
北水東流。合侯澗水。又逕陸渾縣故城北。又左合南水。南水出西山七谷。逕其縣南。又東南合北水。又合陸渾縣東禪渚水。入伊。大穀
水自河南新成來。西流逕陸渾縣南。下仍入新成。一統志。故城今嵩縣東北。去伏流城北二十餘里。即古伊川地也。元和志。伏流城以

城北鼎湖水伏流地下。西有伏流阪。因名。卽東魏所置南陸渾故城也。春秋遷陸渾戎於此。〔補注〕王念孫曰。志述春秋時事。皆不加春秋二字。（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若河南郡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爲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爲春。後人遂改爲春秋耳。有關。師古曰。關音胡昆反。〔補注〕錢坫曰。卽伊闕關也。在今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後書云靈帝中平元年。置董增修之。先謙曰。唐志。陸渾有故關。一統志。陸渾關在今嵩縣東北七十里。上雒。〔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見左哀傳。自此東至陸渾。晉之陰地。見宣傳杜注。烈公時。楚伐我南鄙至此。見紀年。戰國屬魏。與楚兵以上雒許秦。見魏策。漢元鼎四年置縣。見寰宇記。後漢改屬京兆。續志有菟和山。有蒼野聚。丹水。舊丹水出上雒縣北冢嶺山。（志入丹水縣下。）注云。丹水東南流合清池水。過上雒縣南。（晉上洛郡。）地道記云。在洛上。故以爲名。紀年。楚人伐晉南鄙。至於上雒。也。丹水合楚水。自倉野東歷菟和山。春秋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是也。下入商。楚水出上雒縣西南楚山。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翼帶衆流。北入丹水。一統志。故城今商州治。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補注〕段玉裁曰。云禹貢雒水者。所以識禹貢也。禹貢五言雒。故蒙上文釋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若如今本作洛。則上文禹貢皆改爲洛矣。則此四字何所承乎。先謙曰。鞏。河南縣。雒水注。地理志曰。雒出冢領山。山海經云。出上洛西山。又云。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流合丹水。（此與丹水縣之丹水無涉。全祖望誤爲一。）尸水。乳水。龍餘水。玄扈水。武里水。又東門水出焉。雒所謂洛別爲波也。又東合要水。獲水。（見下。）又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其源者是也。下入盧氏。又河水注。洛水自上雒縣東北於拒陽城西北分爲二。一爲門水。東北歷陽華之山。又歷峽爲鴻關水。世亦謂之鴻頭。裂地志非也。上雒有鴻臚關池。故謂斯水爲鴻臚澗。鴻關之名。乃起是矣。又合陽華山左右二水。下入弘農。案冢領山在今雒南縣西。卽秦嶺也。雒水出其縣北五里。東流入盧氏。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補注〕先謙曰。

過宏農、河南。又有甲水、出秦領山、東南至錫入沔。〔補注〕段玉裁曰、甲水自上雒至錫、當云西南東、誤。先謙曰、錫、漢中縣。沔水注、甲水出秦嶺山、東南流逕上雒郡北、合闕甜水、下入錫。闕甜水出上雒陽亭縣北（後魏志）育泥西山、南逕陽亭聚西、俗謂之平陽水。又合豐鄉川水（見析）、南入上津、注甲水（上津、唐縣、隋時蓋甘鄉名）。一統志、商州西北諸山皆秦嶺也。甲水出南、丹水出東、雒水出北。後人分爲蹏舉冢領等名、實一山耳。甲水一名吉水、一稱夾河、皆甲音之變字。自商州經鄖安山陽鄖西入漢者也。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補注〕錢坫曰、過宏農漢中、三當爲二。熊耳獲輿山在東北。師古曰、獲音穫。〔補注〕先謙曰、雒水注、獲水南出獲輿山、俗謂之備水、東北逕獲輿川、世名爲郁川（俗名八里乾澗水）入雒。先謙案、熊耳獲輿、遞疏異名、書熊耳而必兼獲輿者、以明近獲輿之熊耳爲禹貢導雒之山、不與盧氏宜陽二熊耳溷也。隱寒（見上）則獲輿音形相近、傳寫稽譌、非有二究。

河東郡。〔補注〕先謙曰、據涑水注、郡治安邑。續志後漢因。劉注、雒陽西北五百里。錢大昭云、河東有都尉、見薛宣傳。今諸表不著都尉治、或闕文。河南河內河東屬司隸、爲三河。丞相遣史刺之、故田叔傳云使刺三河。秦置。〔補注〕錢大昕曰、凡言秦置、因其名不改也。吳卓信曰、秦紀、昭襄王二十一年置。先謙曰、高帝二年、虜魏豹、置郡、見高紀。全祖望云、武帝末屬司隸、昭帝元始元年屬并州（見本紀）、未幾復故（不知年）。莽曰兆陽。〔補注〕全祖望曰、據非隊、河東乃六隊之一、曰兆隊、非兆陽也。然水經注引此、已作兆陽、是六朝本已誤。錢坫曰、兆卽洮孫之洮、古通用。有根倉、溼倉。戶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司隸。

縣二十四。〔補注〕錢大昭曰，尹翁歸傳，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今云二十四，蓋元始時縣數。先謙曰，見功臣侯表者有騏縣，無考。郡人張次公，附延，見本傳。始平，見儒林傳。蔡縱，見酷吏傳。

安邑，巫咸山在南。〔補注〕先謙曰，涑水注，海外西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嶺上有巫咸祠。巫咸山在今夏縣南五里。鹽池在西南。〔補注〕先謙曰，秦祀五國攻秦至鹽氏，括地志以爲在此。涑水注，涑水自左邑來，西南過安邑縣西，禹都也。又西南逕監鹽縣故城（晉縣，今運城）下入猗氏城南，有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逕巫咸山，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長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黃統麟云，今鹽水出夏縣南中條山，一名白沙河，又名姚暹渠，又名巫咸河，自夏陽逕安邑解州之北西，底猗氏北入五姓湖。水若入鹽池，則鹽不成，故障之不復入池。蓋今昔縣殊矣。河水注以中條山在蒲坂者爲薄山，此安邑之薄山，亦中條山，河水注所云亦謂之薄山也。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補注〕先謙曰，梓徙安邑，武侯城之。襄王三十一年，秦地東至河，安邑近秦，於是徙都大梁，見魏世家。孝公時圍魏安邑，降之。昭襄王時魏獻安邑，見秦紀。有鐵官、鹽官。莽曰河東。〔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劉注有鳴條陌、昆吾亭。昆吾與桀同日亡。一統志，故城今夏縣北。吳卓信云，夏王城墟，鳴條陌周三十里，西南遺址尚存，縣西一里亦有安邑故城，乃後魏分置之南安邑縣。

大陽。〔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取茅戎於此，見公羊傳。戰國屬魏（見下）。縣人郅都，見酷吏傳。禹貢山水澤地，底柱山在大陽縣東河中，案志文疑脫禹貢底柱山在東七字。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補注〕段玉裁曰，吳世家，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公。史記公字今譌仲。史記云求大伯虞仲之後，此云大伯後者，大伯無子，虞仲爲大伯後。史兼言之，此專言之，皆可以明兄弟相後之義也。周章既君吳矣，又君虞仲於虞者，虞大

伯之後，即虞仲之後也。先謙曰：河水注，虞山有傅巖，傅說隱於虞虢之閒，即此處也。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晉太康地記所謂北虞也。晉取虢滅虞，其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戰國策所謂驥驂鹽車上虞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也。趙一清云：虞仲是仲雍之曾孫，周章之弟，小司馬以為祖與孫同號也。人表中雍在上中，列太伯之次，虞仲在中中，云周章弟，與史記合。續志吳城作虞城。劉注：史記秦昭王伐魏，取吳城，即此城也。吳虞古通。一統志：吳山在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界。

有天子廟。莽曰勤田。應劭曰：在大河之陽。（補注）吳卓信曰：名勝志：開田在平陸縣西六十里，虞芮相讓處也，故莽改曰勤田。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下陽城，（左傳虞晉所滅。）有茅津，（秦伯所濟。）劉注[illegible]臨河。河水注：河水自弘農陝來，合交澗水、路澗水，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合沙澗水、積石土柱二溪水，過砥柱山間，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又合婦水、千橋水，下入河。南平陰咸陽澗水出虞山，南至陝津入河，（見弘農陝。）交澗水出吳山，東南入河。路澗水出吳山，東逕大陽城西，西南入河。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大陽城東，（後魏河北郡治。）南入河。一統志：故城今平陸縣東北。

猗氏。（補注）先謙曰：功臣下摩侯[illegible]猗尼[illegible]注猗氏晉析置下摩縣。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郇瑕盬，在縣東北。涑水注：涑水自安邑來，西逕猗氏縣故城北，春秋晉敗秦令狐，至於刳首，闞駰云：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南對澤，即猗頓故居也。涑水下入解。又云：鹽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縣故城南。（本司鹽都尉治，領兵千餘人守之，故杜預云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一統志：故城今猗氏縣南二十里。

解。師古曰：音蟹。（補注）先謙曰：唐叔虞食采於解，見廣韻。戰國屬魏，因襄王時秦敗魏師於此，見國策。後漢因。續志有桑泉城，（晉文公入桑泉。）有臼城，（臼季邑。）有瑕城，（郇瑕在河北。）劉注：有郇城，晉盟於郇，在縣西北。有智邑，有卑耳山，在縣西南，齊桓公所登。涑水注：涑水自猗氏來，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其故國也。涑水西南逕解縣故城南，晉惠公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又逕瑕城，又逕張陽城東，漢書之東張矣。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為二，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反十五里，即張陽池。（董祐誠云：今曰五姓湖，在永濟東南三十里，分屬臨晉虞鄉界。）而下不當涑水所

入。則非蒲反下。一統志。故城。今臨晉縣西南五姓湖北。

蒲反。有堯山首山祠。

〔補注〕錢坫曰。堯山在今蒲州府城東南十五里。首山在府城南三十里。馬融云。首陽山在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也。考古夷齊所隱首陽有三說。曹大家幽通賦注。則在隴西。即隴西郡首陽縣。在今渭源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謂在洛陽東北。水經注云。或云夷齊餓死在此。在今偃師縣西北二十里。一書在此。但夷齊之歌。自稱西山。而蒲坂之山無西山之目。若以在周之西論之。則作隴西者是。惟自唐以後。皆推本馬融。建祠定祀。雖古者因循莫改。殊難辨其眞正焉。又武帝元封六年。作首山宮。文穎以爲亦在此。先謙曰。河水注。雷首俗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闞駰云。蒲坂堯都。千載眇邈。非所詳耳。山有夷齊廟。闞駰云。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俗謂之夷齊墓。趙盾田首山。即於此也。案如酈說。堯山首山。邐迤異名。志云。有二祠。首山蓋祠夷齊。堯山即祠堯矣。括地志。中條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城。長數百里。隨地異名是也。

雷首山在南。

〔補注〕汪遠孫曰。夏紀集解。南上有夷字。錢坫曰。山海經。蒲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封禪書。薄山者。襄山也。徐廣云。薄山在此縣。古文蒲薄字形相近。然則薄山即蒲山。穆天子傳。河首襄山。亦指此。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謂雷首山在蒲坂縣東南。河水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胡渭云。雷首之脈爲中條。東盡於垣曲。一統志。山在今永濟縣南。

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

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孟康曰。本蒲也。晉文公以賂秦。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邪秦名之。非也。臣瓚曰。秦世家云。以垣爲蒲反。然則本非蒲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全祖望云。孟解因魏譜餘事。而妄乘其說。先謙案。秦紀以垣爲蒲反。索隱云。爲字當作易。是瓚說沿史記譌字立解。秦紀魏世家稱蒲坂。在秦始皇前。則應說亦未是也。宋之經解既無蒲名。魏地秦名。更於何世。班氏所本。無以明之。後漢郡國志作蒲坂。有沙丘亭。劉注。秦晉戰河曲。在縣南。六國表。秦與魏封陵。張守節云。在縣西南河曲之中。河水篇。河水南逕蒲坂縣西。注云。河水自郃陽來。合汾陰瀵水。又南逕陶城西。有陶河之稱。南對蒲津關。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阪關。又南過縣。地理志曰。縣故蒲也。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河水又合瀉涑二水。南逕雷首山西。又合涑水。下入京兆船司空。涑水自汾陰來。西南歷蒲坂西。西入河。涑水自河北來。西南流。亦曰雷水。入河。左傳謂之涑川。（趙一淸云。全

雖名稱與聞喜之涑不同，非也。左傳成十三年杜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是二涑水本相通，直涑之別曰洮。其證爲二，則自金天氏始。左傳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是張鶴澤乃臺駘遺迹。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始汾洮之水也。曰修者，修縣之功，至岳陽而止。岳陽當太山之陽也。其不及河可知。唐志虞鄉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徹所開，自聞喜引涑入臨晉。涑因蓋至是遂涑爾通之，此數千年之水道一變也。）一統志，故城今永濟縣東南。

河北。〔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韓亭。河水注，涑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山，下入蒲坂。河水自京兆湖來，東逕河北縣南。縣與湖縣分河（互見湖）。河水合蓼水，永樂澗水，又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下，仍入湖。永樂澗水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入河。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也。今城南西二百步，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又河北縣有溼水，南入河（見安邑陝）。故河水有溼涬之名。一統志，故城今芮城縣東北一里。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補注〕先謙曰，魏，姬姓，見左傳。晉滅以封萬，見閔傳。曾孫絳徙安邑也。〔補注〕錢坫曰，世本，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武仲生莊子絳。史記萬生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是絳爲萬曾孫。世本有芒季，無悼子，與史記異。史記又云，悼子徙治霍。世本居篇亦云，武子居魏，悼子徙霍。此志所不詳。

左邑。〔補注〕先謙曰，武帝至此，見本紀。莽曰兆亭。〔補注〕先謙曰，兆洮之省字。續志，後漢省。涑水注云，王莽之洮亭也。又引司馬彪云，洮水出聞喜，故王莽以縣爲洮亭。然則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稱乎。據此，縣併入聞喜。注又云，涑水自聞喜來，西合沙渠水，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秦改爲左邑，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又西逕王官城北，下入安邑。一統志，故城今聞喜縣治。

汾陰。〔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秦王時，秦取之，見秦紀、魏世家。高帝封周昌爲侯國，見表。武帝幸此，立后土祠。元帝亦幸焉，見本紀。續志，後漢因。劉注，古之輪少梁邑，有狐谷亭。河水篇，河水南過汾陰縣西。注云，河水自臨晉縣來，東際汾陰脽。縣故城在脽側。號土地記云，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三里。河水下入臨晉郃陽。瀵水出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涌，俗呼瀵魁，與郃陽瀵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潛相通。古人壅其流，以爲陂水，種稻。其

水下入滿反。又汾水注，汾水自皮氏來，西至汾陰縣北，入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漢書謂之汾陰脽。先謙案：本志太原汾陽下，汾水西南至汾陰入河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榮河縣北。 介山在南。〔補注〕先謙曰：武紀用事介山者也。汾水注，介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十餘里。晉太康記及地道記、永初記並言子推所逃隱，即實非也。子推隱綿山，杜預云在西河界休縣，今俗呼孤山，孤、介聲轉，字譌也。 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補注〕王念孫曰：武公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涑水注：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子燮改爲晉侯。至曾孫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乎。 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今曲沃也。秦改爲左邑。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補注〕錢大昭曰：事見武紀。三國志高貴鄉公詔亦云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是武帝以左邑之桐鄉特置此縣，非改曲沃爲聞喜也。先謙曰：曲沃，秦改左邑，武帝析左邑之桐鄉置聞喜，後漢併左邑入聞喜，故班於此縣注云故曲沃，而應云今曲沃也。若無左邑之併，則故曲沃三字當注在左邑下矣。後漢因。續志：聞喜邑本曲沃，有董池陂，古董澤，有稷山亭（晉治兵於稷）。劉注有乾河，見史記晉世家，涑原在北（稷涑原互見皮氏）。涑水篇：涑水出聞喜縣東山黍葭谷。注云：水出黍谷，西過周陽邑南，景帝封田勝爲侯國。涑水又合洮水，又逕董澤陂南，又合乘水，又逕桐鄉城北，下入左邑。一統志：故城今聞喜縣西南。 濩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沁水注：沁水自上黨陽阿來，南合濩澤水，又東南合陽阿水（見陽阿）下入河內沁水縣。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東逕濩澤。墨子云：舜漁濩澤。又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濩澤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清澗水、陽泉水，上澗水東南入沁。清澗水出濩澤縣北，南逕濩澤城東，又南入濩澤。陽泉水自陽阿來，南入濩澤。上澗水出輔山，南歷析城山北，入濩澤。一統志：故城今陽城縣西。引舊志云：澤城村，濩澤在縣西獲嶢山下，深闊盈丈，澄清不竭。 禹貢析城山在西南。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師古曰：濩音烏號反。〔補注〕

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析城山在濩澤縣西南。與志合。沁水注。析城山在濩澤南。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杞要山在陽城南七十里。太行支山也。

端氏。〔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後入韓。趙策。韓欲存宜陽。必以噲氏路趙也。續志。後漢因。沁水注。秦川水出巨駿山東。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韓趙魏分晉。遷晉君於端氏縣。即此。其水南流入沁（見上猗氏）一統志。故城今沁水縣東北三十五里。引縣志云。三家遷晉君處在縣東四十五里端氏聚。

臨汾。〔補注〕周壽昌曰。莽於漢縣名臨字者。或改監。或別改兩字。獨此與下臨淄臨沂臨湘四縣及涿郡臨鄉未改。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董亭（左傳晉蒐於董）劉注。有賈鄉賈伯邑。汾水注。汾水自襄陵來。南過臨汾縣東。合天井水。又屈從縣南西流下。入絳。古水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晉武公滅之。以賜大夫原氏。古水西南入汾（見絳）一統志。故城今絳州東北二十五里。

垣。〔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一名王垣。武侯城之。秦取復予。後終取之。見秦紀始皇紀魏世家。亦名武垣。晉嘗得魏駒於此。見季傳。後漢因。續志。有邵亭（左傳郭鄗）河水注。清水出清廉山。東流逕皐落城北。服虔云。赤狄之都。所謂東山皐落氏。合倚亭川水。南溪水。乾澗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清水東南入河。乾澗水出石人嶺下。南逕垣縣故城北。入清水。教水出垣縣北教山。合乎山水。南入河。庸庸水出垣縣宜蘇山。分爲二水。俱東北入河。滐水出垣縣王屋山西溪。東入河（三水見河東平陰）一統志。故城今垣曲縣西二十里。先謙案。續注引晉書（史集解引）職方及說文作東垣。通鑑六十四建安十年。會白騎攻東垣。胡三省云。此東垣乃河東垣縣。今本續志無東字者。疑建安末復故名。至晉未改。故晉志河東郡亦作垣。

禹貢王屋山在東北。〔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王屋山在垣縣東北。與志合。一統志。山在今垣曲縣東北百里。陽城濟源接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故名。

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補注〕先謙曰。沇。俗作兗。莽。武德。河內縣。案濟水至河內溫入河。言至武德入河者。酈元以爲枝瀆條分。所在布稱。遂濟水故瀆。合奉溝水入河。奉溝分流爲奉溝。其正流合沁水。先儒以爲濟渠。故酈元云然。詳見武德、溫、平皐諸縣下。濟水篇。濟水出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璞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下入

河內觀。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補注〕先謙曰，說文，軼，車相出也。職方注，作洪爲泆。泆、溢，今古文異。琅槐，千乘縣。詩正義引鄭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志云，軼出滎陽北，而鄭云在縣東者，胡渭以爲澤起縣北，歷其東也。據後漢明紀、王景傳云，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滎澤在所謂諸縣中，汎決既久，空實泄竭，地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於此。但禹迹之改，自周已然。職方豫州其川滎雒，穆天子傳浮於滎水，則周初滎澤已塞爲川，東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故志云，東至琅槐入海也。沇水自滎陽至琅槐中，歷陽武、封丘、平丘、濟陽、冤朐、定陶、乘氏，至壽張西界安民亭，汶水注之。又歷須昌、穀城、臨邑、盧縣、臺縣、菅縣、梁鄒、臨濟、利縣，至琅槐入海。今自安民亭以西遺迹尚湮。自安民亭以東，章邱以西之大淸河，鄒平迤東至海之小淸河，則猶是古沇水之故瀆也。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師古曰，琅音郎。槐音回。〔補注〕先謙曰，過河東、河內、河南、陳留、濟陰、東郡、泰山、濟南、齊郡、千乘，九當爲十。

皮氏。〔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秦惠文王取之，復入魏。秦圍之，見秦紀、魏世家。功臣表岸頭侯張次公，表注皮氏。蓋嘗析置岸頭縣。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補注〕先謙曰，耿，姬姓，晉滅之，事見左閔傳。杜注據志。劉注尚稱耿。祖乙徙耿，有耿城。一統志，在河津縣南十二里。後十世獻侯徙中牟。〔補注〕錢坫曰，趙世家，夙生共孟，共孟子衰，衰子盾，盾子朔，朔子武，武子成，成子鞅，鞅子毋卹，毋卹子獻侯，是爲十世。有鐵官。莽曰延平。〔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有冀亭（左傳冀爲不道）。河水舊河水南過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注云，河水自北屈來，皮氏縣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屆龍門也。河水下入馮翊夏陽。又汾水注，汾水自長脩來，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處也。又逕其亭南，合華水，又逕稷山北，晉侯治兵於稷是也（舊說但以稷山爲險害地，今案當爲皮氏東境）。又逕鄈邱北，漢之方澤也。又逕耿鄉北，又逕皮氏縣南。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汾水下入汾陰。一統志，故城今河津縣西二里。

長脩。〔補注〕先謙曰，高帝封杜恬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汾水注，汾水自絳來，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合脩水，下入皮氏。脩水出縣南，西南入汾。

一統志。故城今絳州西北。紀要。後周天和五年。韋孝寬築於長秋築城。秋乃爲之鎮。今名長秋鎮。**平陽。**（補注）先謙曰。戰國趙邑。惠文王封趙豹爲平陽君。見趙世家。始皇攻定之。見始皇紀。魏王豹都。見項羽紀。曹參取之。見參傳。高帝封參爲侯國。見表。姬人衞青父鄭季。霍光。霍去病。尹翁歸。見本傳。**韓武子玄孫貞子居此。**（補注）先謙曰。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汾水注引同。韓世家。武子子貞子徙居平陽。索隱。世本作平子。名須。亦作景子。居平陽。並與志異。**有鐵官。莽曰香平。**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劉注。左傳。晉侯獲馬隧在東南。汾水注。汾水自楊來。南逕白馬城西。又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堯舜並都之。（後魏平陽郡治）汾水合平水。下入襄陵。平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東逕平陽城南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先謙案。注平河蓋平水之譌。錢坫引作平水。一統志。故城今臨汾縣西南。**襄陵。**（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文侯時。齊取之。後入魏。惠王時。諸侯圍之。襄王時。爲楚敗於此。齊威王命田忌攻之。並見齊楚魏世家。昭襄王與楚王會此。見秦紀。**有班氏香亭。莽曰幹昌。**應劭曰。襄陵在西北。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補注）朱一新曰。汪本香作鄉。是。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汾水注。汾水自平陽來。南逕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西北有晉襄公陵。縣蓋即陵以命氏也。汾水下入臨汾。王念孫云。廣韻犨字注。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郤犨之後。然則犨氏爲郤犨之後。而襄陵又爲犨之故邑。故其地有犨氏鄉亭。作班者非也。案。犨字或通作犫。（潛夫論志氏姓篇作郤犫）與班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犨。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則所見本已誤爲班矣。一統志。故城今襄陵縣東南十五里。犨氏鄉亭在縣東南汾水東岸。**彘。霍大山在東。冀州山。**（補注）宋祁曰。州山一作代山。先謙曰。大山。禹貢太嶽山也。因周官云山曰霍。故志兩舉之。以應周官。禹貢山水澤地篇。太嶽山在永安縣。汾水注。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有岳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祀。一統志。霍山在今霍州東南十五里。南接趙城洪洞二縣界。周二百餘里。今謂之中鎮。**周厲王所奔。**（補注）先謙曰。事見周紀。元和志。周厲王陵在霍邑縣東北二十五里。**莽曰黃城。**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補注）先謙曰。魏世家。悼子徙霍。後漢因。續

志。陽嘉三年更名永安。劉注有呂鄉。呂甥邑。汾水注。汾水自太原界休來。南逕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合彘水。南逕霍城東。故霍國。晉獻公所滅。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合霍水。下入楊。彘水出東北太岳山。西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入汾。霍水亦出霍太山。西南逕趙城南。西入汾。澗水自上黨穀遠來。西南逕霍山南。下入楊。一統志。故城今霍州治。

楊。（補注）先謙曰。周宣王子尚父封於楊。見唐書宰相世系表。晉滅之以賜大夫羊舌氏。見元和志。楊侯遁而逃楚。見楊雄傳。縣人成宣見酷吏傳。

莽曰有年亭。應劭曰。楊侯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梁城。叔向邑。汾水注。汾水自彘來。南逕楊縣故城西。晉大夫僚安之邑也。汾水合澗水。黑水。又逕高梁城西。晉害懷公於此。高祖封酈疥為侯國。汾水下入平陽。澗水自彘來。西逕楊縣故城北。入汾。黑水出黑山。西逕楊城南。會巢山水。勞水。逕高梁城北。西入汾。一統志。故城今洪洞縣東南十五里。

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壺口山在北屈縣東南。與志合。尚書鄭注同。案冀州有三壺口。一左襄四年傳齊國夏取晉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今在長治縣東南。一平水所出之壺口山。見平陽下。一即此。今吉州東南是。成蓉鏡云。諸書所指為壺口者。即古孟門。出尸子。呂覽。淮南子所云河出孟門之上者也。或分在北者為孟門。在南者為壺口。非是。尚書全解引晉成云。志謂壺口在北屈東南。酈元稱孟門在北屈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括地志諸書。謂此在吉州西南者失之。

莽曰朕北。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於南屈。師古曰。屈音居勿反。即晉公子夷吾所居。（補注）王鳴盛曰。注、王、南監本作次。蘇輿曰。御覽引應注。有南下有屈字。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劉注。屈產駿馬。河水注。河水自上郡高奴來。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實為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在陝西宜川縣東南二十里。與絳陽孟津有別。）河水合罷完水。鯉魚水。羊求水。又南為採桑津。晉里克敗狄於採桑是也。又合赤水。蒲水。（見西河陰山）丹水。黑水。洛水。下入皮氏。羊求水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入河。一統志。故城今吉州東北二十一里。

蒲子。應劭曰。故蒲反舊邑。武帝置。師古曰。重耳所居也。應說失之。（補注）先謙曰。戰國魏邑。一曰蒲陽。襄王七年。降於秦。復入魏。景湣王時秦拔之。見魏世家。始皇紀。續志。後漢因。河水注。蒲川水出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

縣故城西。闞駰云。蒲城在西北。其水南合黃盧水。紫川水。入河。（見上郡高奴。）黃盧水出蒲子城南。入蒲水。一統志。故城今隰州東北八十里。吳卓信云。蒲子村。

絳。〔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周勃為侯國。見表。 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補注〕錢坫曰。詩譜。穆侯徙于絳。蓋穆侯先徙都。至武公自曲沃幷晉。仍居之。閻若璩曰。晉前後四都相去。止在平陽百五十里之內。翼在今翼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曲沃在聞喜縣東北。去翼約百五十里。絳。即今太平縣二十五里故晉城。東距翼約百里。獻公徙新田。在曲沃南二十里。去晉城僅五十里耳。 有鐵官。應劭曰。絳水出西南。〔補注〕吳卓信曰。唐志。絳縣有鐵。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絳邑。有翼城。（左傳曲沃伐翼。）汾水注。汾水自臨汾來。逕絳縣故城北。又西逕虒祁宮北。（後魏正平郡治此。）又逕王澤。合澮水古水。（見臨汾。）下入長脩。又澮水注。澮水出絳縣高山。西逕翼城南。詩譜言晉穆侯孫孝侯。改絳為翼。後獻公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為絳。其水西南合黑水。賀水。高泉水。紫谷水。于家水。范壁水。謂之澮交。（今絳縣東北四十里大交鎮。）又合絳水。又西逕縣南。晉景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韓獻子曰。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又西南逕虒祁宮南。宮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其宮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又西至王澤入汾。絳水出絳山東。西北注澮。應劭云。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也。先謙案。據此。翼城是故絳。漢縣即新田矣。寰宇記南部有陘廷邑。實遂設。一統志。故城今曲沃縣西南。寰宇記云。城南對紫金山。有中城外城。南面為澮水衝沒。東西北遺址尚存。

狐讘。師古曰。讘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武帝封析者為侯國。表作瓡讘。顏注。瓡讘與狐同。說文。讘多言也。河東有狐讘縣。當以狐為正。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永和縣西南。

騏。侯國。師古曰。音其。〔補注〕先謙曰。駒幾國。武帝封。表注。北屈。明析北屈。疑。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鄉寧縣東南。

太原郡。〔補注〕先謙曰。禹貢太原。即此。春秋經謂之大鹵。左傳。史記。謂之大夏。傳又謂之夏墟。據汾水注。郡治晉陽。續志。後漢治同。 秦置。〔補注〕先謙曰。本趙地。莊襄王二年。定之。三年。置郡。見秦紀。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西魏國。（從本

紀及本傳異姓諸侯王表以爲屬代誤）高帝二年屬漢六年爲韓國七年復故十一年屬代國文帝元年復故二年爲太原國四年仍屬代國武帝元鼎三年復故 有鹽官在晉陽。〔補注〕吳卓信曰太原府志太原淸源二縣出鹽 屬并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 戶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家馬官。臣瓚曰漢有家馬廄一廄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在此家馬後改曰挏馬也師古曰挏音動〔補注〕何焯曰咸宣傳衛青先使買馬河東太原家馬官其以此時說邪先謙曰家馬改挏馬見百官表

縣二十一：〔補注〕先謙曰高紀以太原三十一縣爲韓國王韓王信此云二十一後有析併郡人趙破奴常惠見本傳晉翁孺見游俠傳鄔越鄔相見鮑宣傳

晉陽，〔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戰國屬趙秦始皇拔定之見趙世家秦紀韓王信都見信傳文帝爲代王始亦都此見高紀續志後漢因刺史治晉水注城在晉水之陽故曰晉陽又汾水篇汾水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注云汾水自陽曲來至縣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豫讓死於津側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汾水西逕晉陽城南下入榆次又洞過水篇洞過水自榆次來西到晉陽縣南入於汾出晉水下口者也一統志故城今太原縣治 故詩唐國，〔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堯始都於此後遷河東平陽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帝堯之裔子所封 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補注〕先謙曰晉水注晉陽縣故唐國也唐滅成王乃封叔虞於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爲晉故子夏敍詩稱此晉也而謂之唐 龍山在西北。〔補注〕先謙曰晉水注云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名結絀山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先謙案道元駁西北之文甚確然據此以爲龍山非懸甕誤會酈旨後魏志晉陽有懸甕山一名龍山元和志同一統志山在太原縣西南十里 有鹽官。〔補注〕錢大昭曰太原郡下云有鹽官在晉陽此三字衍先謙曰此三字上下文義隔閡錢說是 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

晉四百里。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汪遠孫曰。永安即彘縣。先謙曰。晉亦舊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又東過其縣南。入汾。注云。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蹟其遺跡。蓄以為沼。水分二派。北瀆即智氏故渠也。東流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溉。東南出城。注。汾南瀆於石塘之下伏流。逕舊溪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入汾。一統志。晉水源曰難老泉。

葰人。如淳曰。音瑣。師古曰。又音山寡反。(補注)先謙曰。周勃傳。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樊噲傳。破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共定之。史正義。霍當作葰。蓋以漢縣無霍人。諸兩傳在代。故知即葰人也。晉有霍邑。即彘。屬河東。距此甚遠。續志。後漢省。說文。滹水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則後漢縣屬雁門。據山海經郭注。滹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戍夫武夫皆泰戲之一名。續志鹵城下劉注。亦引泰戲山呼沱水。是戍夫即武夫。亦即泰戲。則漢末葰人省入鹵城矣。一統志。故城今繁峙縣西。

界休。莽曰界美。師古曰。休音許虬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界山。有綿上聚。有千畝聚。(左傳晉敗于千畝之戰)晉世家。介之推入綿上山中。文公環山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是界介字同。汾水注。汾水自平陶來。合䢼水。又西南逕界休縣故城西。又南過冠爵津。汾津名也。在界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汾水下入河東。綿水即石桐水。出界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祠也。綿水西入汾。一統志。故城今介休縣東南十五里。介山在縣南四十里也。

榆次。(補注)吳卓信曰。淑案偶從昔烈山氏帝榆罔之後。其國為榆州。周滅榆州。其社存焉。謂之榆社。地次相接者為榆次。先謙曰。春秋晉地。但名榆。屬魏邑。見左昭傳。戰國屬趙。秦莊襄王取之。見秦紀。趙世家。

塗水鄉。晉大夫知徐吾邑。(補注)先謙曰。見左昭傳。洞過水注。洞過水自上艾沾來。西過榆次縣南。縣故塗水鄉。縣南側水有鑿臺。(據劉注。並作鑿臺。韓魏殺知伯處。)先謙案。國策黃歇所云。智伯不知榆次之禍也。洞過水又西南為洞過澤。合塗水。(見陽邑)下入晉陽。一統志。塗水城今榆次縣西南二十里。塗水今金水河。

梗陽鄉。魏戊邑。(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戊監本譌戍。今改左傳史記改正。先謙案。秦昭王取之。見趙世家。汾水注。汾水自晉陽來。南逕梗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梗陽鄉。魏獻子以邑魏戊。京相璠云。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汾水又南即洞過水會。下入大陵。先謙案。續志榆次下劉注云。左傳曰。訓塗水晉縣。下劉注云。漢官曰。南有梗陽城。證之京說。蓋梗陽後併入晉陽

莽曰大原亭。師古曰：涂音塗，梗音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榆次縣西。

中都。〔補注〕先謙曰：春秋晉邑，見左昭傳。戰國屬趙，惠文王時秦取之，見秦紀。文帝爲代王，自晉陽徙都此，見文紀。續志後漢因。汾水注：婴侯水、祀水亂流逕中都縣南，爲中都水，合侯甲水，下入鄔。侯甲水自京陵東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城臨際水湄。侯甲水又西合婴侯水，下入鄔。一統志：故城今平遙縣西北。中都水在縣東南三十里。

于離。莽曰予合。〔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李兆洛云：當在今汾州府境。

茲氏。〔補注〕先謙曰：夏侯嬰食邑茲氏，見嬰傳。莽曰茲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入汾。注云：縣故茲氏也。水注文湖。又文水注：文水自平陶來，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東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湖，在縣直東十里，下入西河中陽。一統志：故城今汾陽縣治。

狼孟。〔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秦莊襄王取之，復入趙，始皇取之，見秦紀、始皇紀。莽曰狼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汾水注：洛陰水自孟來，西逕狼孟縣故城南，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云狼馬澗（案孟馬擊韓而誤），舊斷澗爲城，有南北門，門闕故壁尚在。洛陰水下入陽曲。一統志：故城今陽曲縣東北六十里。

鄔。〔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史記韓信破夏說于鄔，徐廣云：音于庶反。一統志：故城今界休縣東北二十七里，今名曰鄔城店。

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補注〕先謙曰：爾雅十藪，燕有昭余祁。郭注：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與班既合。陂澤連接，其藪有九，故謂之九澤，總名之曰昭余祁。餘余同字。蓋在鄔爲昭餘藪，在祁爲祁藪，昭餘祁合言之也。汾水注：汾水自大陵來，左迤爲鄔澤，東西四十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鄔，呂覽謂之大陸，又名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泊。侯甲水自中都來，西逕鄔縣故城南，爲鄔水，又西北入鄔陂，注汾。汾水下入平陶。餘互見祁下。一統志：故城今平遙縣西南。

晉大夫司馬彌牟邑。師古曰：音一戶反，又音於據反。〔補注〕先謙曰：見左傳。

盂。〔補注〕先謙曰：西有應門，見趙世家。續志後漢因。汾水注：洛陰水出新興郡（後漢末置）西南，逕洛陰城北（後魏志陽曲有羅陰城，洛羅聲轉），又逕盂縣故城南，下入狼孟。元和志：智伯所滅仇由國在此。一統志：故城今陽曲縣東北八十里，世謂之大盂城，亦稱曰大鄔城。

晉大夫孟丙邑。

〔補注〕段玉裁曰，孟或作盂。廣韻，左傳晉有盂丙，則是以邑爲姓。魏戊，是舒之餘子，丙盍亦是魏之餘子，故同以十月爲名。先謙曰，續志注作盂，邢，亦見左傳，作盂，是賦，黃武云，以其爲盂大夫而稱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平陶，莽曰多穫。〔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汾水注，汾水自鄔來，南逕平陶縣東，合文水，下入界休。又文水注，文水自大陵來，南逕平陶縣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右會隱泉水，下入茲氏。一統志，故城今文水縣西南。

汾陽，〔補注〕先謙曰，春秋晉汾陽邑，襄公以命里克，見晉世家。齊帝封靳彊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戴祜斠云，後漢併入晉陽。先謙案，濕水注，汾陽縣北燕京山有大池，在山原之上，澄渟鏡淨，渾而不流，無能測其淵深，與桑乾泉潛流通注，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清深鏡潔，不異大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下入雁門陰館。一統志，故城今陽曲縣西北九十里。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補注〕先謙曰，汾陰，河東縣。汾水篇，汾水出汾陽縣北管涔山。注云，十三州志云，出武州之燕京山。（武州見雁門郡。）亦管涔之異名也。汾水南合東西溫溪，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峘山夾水。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山有羊腸坂，汾水合酸水，洛陰水（見孟），下入陽曲。一統志，管涔山在今靜樂縣北。吳卓信云，跨昔武寧嵐朔州界，周百餘里。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寖。〔補注〕先謙曰，過太原、河東。

京陵，莽曰致城。師古曰，卽九京。〔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汾水注，侯甲水自鄔來，西逕京陵縣故城北，於春秋爲九原之地，其故京尙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侯甲水下入中都。一統志，故城今平遙縣東。

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師古曰，隋文帝自以姓陽，故惡陽曲之號，乃改其縣爲陽直，今則復舊名焉。〔補注〕王先慎曰，御覽百六十一引應注，河上有黃字。先謙曰，官本注姓陽作姓楊，考證云，監本楊訛陽，今改正。續志，後漢因。汾水注，洛陰水自狼孟來，西南逕陽曲城北，入汾。汾水自汾陽來，南逕陽曲城西，下入晉陽。一統志，故城今陽曲縣東北。

大陵，〔補注〕吳卓信曰，左傳司馬烏爲平陵大夫，疑卽此，趙改之。先謙曰，戰國趙地，肅侯武靈王俱游大陵，見趙世家。漢初屬代，縣人衞綰，見綰傳。有鐵官。莽曰大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文水篇

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注云，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合巡水，下入平陶。又汾水注，汾水自榆次來，南逕大陵縣東，下入鄔。一統志，故城今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原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雁門。劉注，趙衰居原，今原平縣。先謙案，衰居者，襄王賜晉文之原，非此也。一統志，故城今崞縣南三十里。**祁。**〔補注〕先謙曰，晉祁奚食邑，見左襄傳。闞駰趙，見闞駰。高帝封繒賀為侯國，見表。**晉大夫賈辛邑。**〔補注〕先謙曰，亦見左傳。**莽曰示。**〔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汾水注，侯甲水出祁縣胡甲山，逕太谷，為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為祁藪，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下入京陵。一統志，故城今祁縣東南五里。**上艾。**〔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常山。一統志，故城今平定州東南。**綿曼水東至蒲吾入虖池水。**師古曰，虖音呼，池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蒲吾，常山縣。濁漳水注，綿曼水上承桃水，水出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東流逕井陘關，注澤發水，亂流下入蒲吾。先謙案，酈注則指桃水之名，志則以綿曼水統之。此水不入虖池，道元亦未據志文辨晰，未知其審。水道提綱，桃河即甘淘河，出平定州西壽陽縣東南新興鎮之南山。**慮虒。**師古曰，音廬夷。〔補注〕錢坫曰，乾隆三十七年，故戶部主事曲阜孔繼涵有漢銅尺，文作慮俿，從人旁虎。漢時篆書多不正，此俿是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後魏志作驢夷，字變音同。齊改五臺縣。寰宇記云，漢因慮虒水立縣。一統志，故城今五臺縣北。慮虒河出縣西王村，流經縣東南，入滹沱。**陽邑。莽曰繁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洞過水注，涂水出陽邑東北大嵰山涂谷，西南合蔣谷水，入洞過澤。蔣谷水出縣東南蔣溪，西北流，逕箕城北。春秋，晉敗狄于箕。水北即陽邑縣故城。紀年，梁惠成王與邯鄲榆次陽邑者也。蔣溪又西入涂水。一統志，故城今太谷縣東南十五里。**廣武。**〔補注〕先謙曰，高祖械繫婁敬於此，見敬傳。縣人有瑕，見樊傳。**河主賈屋山在北，都尉治。莽曰信桓。**師古曰，賈屋山即史記所云趙襄子北登夏屋者。〔補注〕王念孫曰，河主當作句注。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行無拘繼之人，拘字作抲。朐忍蜺爽，朐字作朐。冀州從事郭君碑，涸河霜禁，河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故從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溷。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今本作盡執拘。考工記，㢮胡之笱，注，故書笱為筍。

杜子春云，荀當爲笱，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今本誤作荷。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苛一本作苟，皆其證也。）蓋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爲河主二字，從雁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兩郡之史記劉敬傳正義：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其證也。賈屈山在今代州東北西與句注相連，故言句注賈屈山在北。趙世家正義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屈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是其證也。（趙世家：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過於句注之塞。或言夏屋，或言句注，蓋二山相連，並爲塞。）錢坫曰：服虔讀句爲拘，伏儼讀爲俱，包愷讀爲劬，賈屈即夏屋，知淮陽國陽夏縣，應劭，知適音夏爲賈，是矣。句注，淮南子作句望，洪頤煊曰：史記范睢傳：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索隱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後漢馬成傳：代杜茂繕治障塞，自河西至渭橋，河上至安邑，此河上蓋河上之誤。先謙曰：河上統謂，非有實地可指，若云河上在此，則不稱突王以爲句注之誤，是也。後漢改屬雁門，續志有夏屋山，故城今代州西十五里，句注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上爲太和嶺，俗爲白草溝，夏屋山在州東北六十里，俗名草垛山

上黨郡，（補注）先謙曰：釋名，黨，所也，在於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閻若璩云：郡治長子，以鮑宣傳知之。先謙案：據濁漳水注，郡治長子，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北千五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先屬韓，降趙，後入秦，莊襄王四年因之。見秦紀。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西魏，與高帝二年，屬漢。四年屬趙國，景帝復以支郡收。（見史記諸侯王表。）屬并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蜀同。周壽昌云：杜衆傳左遷上黨都尉，疑脫有都尉三字。先謙案：續志劉注長子下引上黨記云，關城都尉所治。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師古曰：研音形。（補注）吳卓信曰：壺口、石研、天井，後齊遇衍傳所謂上黨三關也。先謙曰：一統志，上黨關在今屯留縣境，壺口關詳壺關縣下，石研關即井陘關，又見常山井陘下，天井關又見高都縣下。戶七萬三千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六。

縣十四

長子。〔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見左襄傳。戰國屬趙，襄子出亡，欲入焉，見趙策。一作尙子，入魏。襄成王時韓取之，見紀年。趙成侯時韓以與趙，見世家。續志後漢因。劉注：今狐啟君縣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即甄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即葬其山。一統志：故城今長子縣西。周史辛甲所封。〔補注〕吳卓信曰：劉向別錄，辛甲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公卿封於長子。錢坫志：長子縣有辛城。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師古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爲長幼之長，非也。〔補注〕王鳴盛曰：背南監本作諸，是。錢坫曰：山海經發鳩之山，章水出焉。章、漳同。淮南子作發包山。鳩、包聲同。又說文有匑字，云讀若鳩。匑讀爲鳩，是匑、鳩同字，發包當爲發匑之譌。發匑與發鳩無異。地形志又云：鹿山。鹿、鹿形近而譌也。先謙曰：官本背作諸。鄴，魏郡縣。左襄十八年傳釋文：長，丁丈反，或如字。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尙子、涅。孔注：尙子即長子之異名。長讀上聲，故長尙以音近而字變，則丁丈反是也。顏說非。濁漳水篇：濁漳水出長子縣西發鳩山。注云：漳水出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匑山，故異名互見也。合陶泉水、儆堊水，又東合堯水、梁水、陶水，下入屯留。堯水出西山，東逕長子縣故城南，東北入漳。梁水出南梁山，北流逕長子縣故城南，北入漳。陶水南出陶鄉，北流逕長子城東，西轉逕城北，東入漳。又洹水注：洹山在長子縣。餘見泫氏下。一統志：鹿谷山在今長子縣西五十餘里。

屯留。〔補注〕先謙曰：春秋晉邑，作純留，見左襄傳。趙惠成王時，韓趙徙晉君於此，見紀年、趙世家。旋入韓，見紀年。又入趙，秦長安君反死此，見始皇紀。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屯留縣南。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師古曰：屯音純。〔補注〕宋祁曰：音純當作音純。王念孫曰：入海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故改入漳爲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濁漳水注：絳水東逕屯留入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則此文本作入漳明矣。先謙曰：濁漳水注：絳水自穀遠來，東逕屯

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漳。故梁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涑水自余吾來，東逕屯留縣故城北，東入漳。濁漳水自長子來，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合絳水，又東合涑水，下入壺關。錢坫云：絳水今出屯留縣西南盤秀山，俗稱藍水，東北流逕縣城北，至潞城縣西北安昌鎮入漳。

余吾。〔補注〕吳卓信曰：通典作徐吾。先謙曰：武帝時，馬生水中，見本紀。續志，後漢省屯留下。劉注，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據此，縣併入屯留。濁漳水注，涑水出發鳩山，東逕余吾縣故城南，下入屯留。一統志，故城今屯留縣西，縣志云十八里，城周九里，今爲鎮。

銅鞮。有上虒亭、下虒聚。師古曰：虒音斯。〔補注〕先謙曰：春秋晉邑，羊舌爲大夫，見左昭傳。有鞮宮，晉執鄭伯於此，見成傳。周勃破韓王信軍於此，見勃傳。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銅鞮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合專池水、女諫水，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面阻袤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即縣之上虒亭也。又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又東南流逕頃城西，即縣之下虒聚也。銅鞮水下入襄垣。一統志，故城今沁州西南四十里，上虒亭今城東南，下虒聚今襄垣縣西。水道提綱，銅鞮水曰小漳河，亦名西漳河。

沾。〔補注〕先謙曰：東有昔陽，齊趙取之，見趙世家。元和志，即韓閼與邑。續志，後漢因。洞過水篇，洞過水出沾縣北山，注云，西流合南溪水、黑水、蒲水、原過水，下入太原榆次。一統志，故城今平定州南八十里。

大黽谷。〔補注〕王念孫曰：黽當爲𪓐字之誤。𪓐即要領之要。玉篇，𪓐與要同，於霄切，又於笑切。漢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屬道要，要字作𪓐，上從一點者，省筆耳。此大𪓐谷當讀要領之要，非谷之中廣者也。後北地郡有大𪓐縣，顏注，𪓐即古要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文，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字，據山海經水經補）。水經，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譌作黽，今據注改）。是大黽爲大要之譌（黽與𪓐字形相似，𪓐之譌爲黽，猶𪓐之譌爲黽。後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要爲孟字之譌。此因孟𪓐形相近，而借𪓐爲孟，因譌爲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而𪓐字師古無音，至後北地郡大𪓐始音一遙反，是則大𪓐谷之𪓐，唐時本已譌作黽矣。先謙曰：山海經曰少山，今猶仍舊名。一統志，山在樂平縣西南二十里。

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城入大河。〔補注〕齊召南曰：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作至邑成入大河，非也。漢無邑城縣名，阜城則勃海屬縣也。尚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北至阜

城入大河。可爲確證。王鳴盛曰。邑城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作阜城。錢坫鄒衡諸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錢坫曰。入河者。入虖池。段玉裁曰。王伯厚言漳舊入河。自定王時河徙而南。故漳不入河。而自達於海。此特臆度之詞。班志與許書皆言入河。則漢時未嘗不入河也。先謙曰。濁漳水篇。清漳水出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注云。淮南子曰。清漳出楬戾山。高誘云。山在沾縣。今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後漢樂平郡治）俗謂之沾山。亦曰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西也。又合梁榆水。轑水。（並見涅）下入魏郡涉

過郡五。〔補注〕錢坫曰。上黨。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徐松曰。段氏數無廣平。鉅鹿有清河。勃海。先謙曰。清漳至魏郡武安合濁漳（卽濁水）幷本郡數之止過郡二。班云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者。是以漳川之名專歸清漳。而濁漳與寖水自爲首尾。二水合流以入河。知江漢并行之例耳。五當爲六。錢氏遺河間未數。信都東昌以下漳已入河。清河勃海乃河漳并行之道。段氏數之。因志文阜城誤就爲誤。然當云過郡七。亦不止五矣。

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應劭曰。沾水出壺關。師古曰。沾音他兼反。〔補注〕段玉裁曰。沾水。廣韻集韻皆音店。沾縣因水取名。然則縣名亦當都念切。顏音他兼反。非也。左昭十二年傳釋文。沾縣。韋昭音玷。下云。字林他兼反。不謂地名也。全祖望曰。有沾水。因有沾縣。有沾城。有沾聚。魏志。樂平縣有沾城。晉書誤爲玷城。惟音玷。故誤玷耳。

涅氏。涅水也。師古曰。涅水出焉。故以名縣也。涅音乃結反。〔補注〕先謙曰。此涅縣。非涅氏縣。氏字涉下涅水也爲句。此班自注以釋名縣之義。顏注正爲班注作解。濁漳水注。縣氏涅水也五字。（引見下。）卽用漢志元文。如果前漢涅氏。後漢改涅。道元必分析言之。而注中單稱涅縣。並無涅氏之文。則前漢亦是涅縣甚明。此淺人不曉文義。見郡中涉氏。猗氏諸縣名。以爲涅氏亦同斯例。妄進氏爲大字。率爾改刊。不知涅水也三字。班志中無此淺易文法。而地理家相承不悟。何也。錢坫曰。續志有閼與聚。劉注。趙奢破秦兵閼與。謂此。沾涅皆閼與地。濁漳水注。涅水西出覆甑山。東流合西湯水。東逕涅縣故城南。縣氏涅水也。又合白雞水。武鄉水。東南入漳。（見後）西湯水出涅縣西山湯谷白雞水出西山。武鄉水（晉因立武鄉縣。）出武山。俱入涅。又沁水一名涅水。沁水篇。沁水出涅縣謁戾山。注云。沁水卽涅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下入穀遠。又諸濩水注。梁榆水出梁榆城西大嵰山。有二源。俱東北逕梁

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又東南入漳。猍水出猍陽縣（漢涅縣地，晉改為猍陽）西北猍山，南流逕故城西南，又東入漳。一統志故城今武鄉縣西五十五里，吳卓信云故城村。

襄垣。（補注）先謙曰：官本垣作桓，引宋祁曰：桓，邵本作垣。元和志，趙襄子所築，因以爲名。功臣表襄城侯桀。

莽曰上黨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漳水自壺關來，逕鹿臺山，合銅鞮水，東北流逕襄垣縣故城南，下入潞。銅鞮水自銅鞮來，東逕襄垣縣入漳。一統志故城今縣。下注：襄垣晉書分置襄垣縣。襄垣縣北。縣志云：有故縣中里，在四北四十里，故縣東里在北三十里。

壺關。（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錢坫以爲左傳孟口即壺口也。戰國屬趙，國策、魏世家所謂趙羊腸也。呂后封孝惠子武爲侯國，見表。縣有三老茂，見戾太子傳。濁漳水注：有壺口關，故曰壺關。又云：濁漳水自屯留來，東北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下入襄垣。白水溪出壺關縣東，白水川下入河內隆慮。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長治縣東南。寰宇記云：十六里壺口山下。

有羊腸阪。（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阪作阪，是。先謙曰：官本作阪。一統志阪在今壺關縣東南。案羊腸阪有三：此及鳳臺、陽曲戰國時之羊腸。鳳臺近之。紀要：阪長三里，盤曲如羊腸。

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補注）先謙曰：淇水注：沾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合金谷水，東入淇。不言至朝歌。金谷水即沾臺之西溪也，東北入沾水。續志有黎亭，故黎國。劉注：文王戡黎即此。（先謙案：此黎本國，路史國名紀文所據之黎。史記作阰，即伊耆之耆，與此異。）東山在城東南，申生所伐，今名平泉。說文：𨛫下云：殷時侯國，在上黨東北。沾下云：水出壺關，東入淇。

泫氏。（補注）先謙曰：戰國屬韓，獻子城之，見紀年。後漢因。續志有長平亭。洹水篇：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注云：東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下入河內隆慮。一統志故城今高平縣治。

楊谷，絕水所出，南至壄王入沁。應劭曰：山海經：泫水所出者也。師古曰：泫音工玄反。（補注）宋祁曰：沁，別本作泌，下同。泫，工玄反，一本作故玄反。先謙曰：壄王，河內縣。沁水注：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會長平水。又逕泫氏縣故城北，入泫水。泫水出泫氏縣西北泫谷，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南，而東會絕水，亂流下入高都。長平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泫氏縣）泫氏之長平亭也。白起坑趙括四十萬衆於此。長平水入絕水。案絕入丹以入沁，不在壄王，此

文有誤 高都〔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秦莊襄王拔之見秦紀亦云韓邑見淮南高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鳳臺縣東北三十里吳卓信云丹水北高都村 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泫水〔補注〕先謙曰沁水注丹水出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丹水又東南流注丹谷地道記云縣有太行關丹溪為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人北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為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境丹水又南會白水下入河內由陽泫水合絕水自泫氏來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先謙案據此注道元所見班書入泫水作入絕水但絕泫二水相亂義可兩通又云白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歷天井關會天井溪水入丹水 有天井關 師古曰莞音丸〔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國策梁居天井即天門也亦見成紀沁水注蔡邕云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一統志今名雄定關又名平陽關在鳳臺縣南太行山上 潞故潞子國〔補注〕先謙曰縣人為奔並見本傳續志後漢因劉注上黨記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建安十一年從洵河口鑿潞河通渠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程恩澤云晉重立之黎國）濁漳水注漳水自甕垣來闞駰云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縣北對故臺壁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為臺壁漳水又合黃須水涅水（見涅）倉谷水（見河內隆慮）下入魏武安一統志故城今潞城縣東北潞安府志四十里 猗氏 師古曰音於義反〔補注〕先謙曰段文蔚下云上黨猗氏阪也後漢因續志作猗與河東猗氏混查傳寫致誤劉注亙音猗縣出鹽沁水注沁水自穀遠來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又歷猗氏關合朕水桑川水（見河東端氏）下入陽阿後魏改冀氏一統志故城今岳陽縣東南百里 陽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沁水注沁水自猗氏來南逕陽阿縣故城西（後魏建興郡治）下入河東濩澤陽泉水出鹿臺山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水歷離峨山東合黑嶺水下入濩澤黑嶺水出黑嶺東南逕陽陵城東入陽泉水陽阿水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又西南入沁（見濩澤）一統志故城今鳳臺縣西北四十里俗呼曰大陽鎮 穀遠〔補注〕先謙曰濁漳水注梓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谷謂之澁水下入屯

晉地道記.後代謂爲五遺. 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補注〕錢坫曰.沁水古亦曰少水.戰國策曰.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少曲者少水之曲耳.戴震云.羊頭山在今武鄉縣西北二十里.西北接榆社縣.平遙.西南接沁源縣.一名鹿谷山.迤西爲綿山.其北爲介休縣.西爲靈石縣.皆謂其山也.先謙曰.沁水注.沁水自邊來.南過穀遠縣東.下入陭氏.先謙案說文.沁水出羊頭山.與志合.酈注水經.二說並存.(互見涅下.)

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莽曰穀近.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補注〕王念孫曰.水經.沁水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卽求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汳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卽此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若徑至武德.(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南.)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得言過郡三矣.(水經.沁水出上黨涅縣.過穀遠.陭氏.陽阿.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至滎陽入河.涅縣.穀遠.陭氏.並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並屬河內.滎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吳卓信曰.武陟河北.滎陽河南.相距至近.說俱得通.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汾水注.澗水出穀遠縣西山.下入河東垣.一統志.故城今沁源縣南.

河內郡.〔補注〕先謙曰.胡渭云.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內河東之名.而秦漢因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內.不止河內郡地也.史正義.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內西距王屋.諸山.其北又有太行.截之與河東隔絕.先謙案.據沁水注.郡治懷.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北百二十里. 高帝元年.爲殷國.〔補注〕先謙曰.司馬卬國. 二年更名.〔補注〕錢坫曰.諸侯王表.二年三月.屬漢爲河內郡. 莽曰後隊.〔補注〕周壽昌曰.後漢伏湛傳.王莽時爲後隊屬正.卽此.下文懷.莽曰河內.亦易郡名.而以郡名其縣.此類甚多. 屬司隸.〔補注〕全祖望曰.武帝未屬司隸.昭帝元始元年.屬冀州.(見本紀.)未幾復故.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

戶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口百六萬七千九十七。

縣十八。〔補注〕先謙曰。見功臣侯表者。有邸蔡。縣無考。郡人趙子食子公。見儒林傳。

懷。〔補注〕先謙曰。禹貢覃懷在此。見晉孔傳。後但稱懷。武王伐紂至懷而壞。見荀子儒效篇。周爲蘇忿生邑。以與鄭。見左隱傳。晉啟南陽。遂屬晉。赤狄圍焉。見宣傳。戰國分屬趙魏。魏敗趙於此。安釐王時爲秦所拔。見趙魏世家。傅寬從擊項籍。待高祖於此。見寬傳。有工官。〔補注〕錢坫曰。貢禹傳三工官。如淳說河內懷。蜀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物者也。莽曰河內。〔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隰城（左傳攢邑）。劉注。有鄇人亭（郤至鄇田）。沁水注。沁水自州來。東過懷縣北。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縣北有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下入武德。朱溝水自州來。東逕懷城南。又逕殷城北。述征記云。懷縣有殷城。朱溝水下入武德。沙溝水自沁水來。分朱溝南流。東南逕安昌城西。又東逕隰城北。又逕殷城西。下入武德。又河水注。河水自平皋來。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下入河南成皋。先謙案。據荀子。則懷非武王改名。外傳似誤。左傳狄圍懷及邢丘。則懷非邢丘也。邢丘近懷地。徐廣注以爲邢丘在平皋。是。一統志。故城今武陟縣西南。

汲。〔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秦莊襄王拔之。見秦紀。始皇紀。趙世家。續志。後漢因。劉注有銅關。清水注。清水自獲嘉來。東過汲縣北。（晉汲郡治）太公望汲人。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清水又逕故石梁下。又合重水。又東南逕合城南。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清水又屈而南。逕鳳皇臺東北。南入河。謂之清口。卽淇河口也。互受其名耳。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惟泜是水耳。蓋河徙自注。清水瀆移。匯流逕絕。餘目尚存。一統志。故城今汲縣西南二十五里。

武德。孟康曰。始皇東巡置。自以武德定天下。〔補注〕王先慎曰。御覽百六十三引孟注。末有故名之也四字。今本脫。先謙曰。元和志。本蘇忿生州邑地。漢以爲縣。續志。後漢因。沁水注。沁水自懷來。東過武德縣南。水積爲陂。通結數湖。合朱溝水、沙溝水。下入河南滎陽。朱溝水、沙溝水自懷來。東南入湖。先儒成謂是溝爲濟渠。故班因及闞

築並言濟水至武德入河蓋濟水枝瀆條分所在布稱亦兼丹水之目矣又河水注河水自河南登來東北過武德縣東合沁水下入陳留酸棗一統志故城今武陟縣東南 波 孟康曰今有䢵城晉文公所得賜者〔補注〕錢坫曰說文作䢵云周邑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過水裁過水東過波縣北注云南逕向城東西南注下入河陽又濟水注濟水即沇水自軹來東南逕䢵城北下入溫湨水自軹來東北逕波縣故城北合天漿澗水（見軹）同水又東南入河一統志故城今濟源縣東南二十里 山陽〔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秦攻定之以予穰侯見始皇紀後漢因續志作山陽邑有雍城（古雍國）有蔡城（蔡叔邑此猶鄭晉城之類）清水注長明溝水自野王來東逕雍城南合寒泉水下仍入野王荷泉水出山陽縣故修武城西南分爲二水南荷泉北吳瀆俱東入吳陂山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陸眞阜南有皁母馬鳴二泉東北有覆釜堆南三泉入吳陂長泉水出白鹿山伏流重源出鄧城西北又合一水南逕鄧城東爲鄧瀆又曰白屋水下入修武又沁水注丹水自上黨高都來東南出山逕鄧城西城在山陽京相璠云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鄧城又南屈西轉光溝水出焉又西逕苑鄉城北又東南入沁謂之丹口一統志故城今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 東太行山在西北 師古曰行音胡郎反〔補注〕錢坫曰太行一耳於此云東太行者山陽在野王之東故也先謙曰釋文行戶剛反又如字列子作太形 河陽〔補注〕先謙曰周蘇忿生之田頁以與鄭見左隱傳後屬晉文公召王狩焉見僖傳分屬魏趙惠文王得之見趙世家高帝封陳涓爲侯國見表縣人息夫躬見本傳 莽曰河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湛城河水注河水自河南[illegible]縣來東逕河陽縣故城南十三州志云治河上河孟津河也下仍入緜陽又湛水注湛水自波來東逕湛城東下入緜陽一統志故城今孟縣西三十五里孟津在縣南十八里又名富平津 州〔補注〕先謙曰州縣連下共官本不誤蘇忿生地以與鄭見左隱傳復入晉賜公孫段見昭傳復歸晉韓宣子徙居之見韓世家續志後漢因清水注蔡溝水上承州縣北白馬溝枝流入長明溝水又沁水注沁水自野王來東過州縣北合白馬溝水下入懷白馬溝水首受白馬湖上承長明溝水東南逕金亭西分爲二一東爲蔡溝一南入沁朱溝水自野王來東南逕州城南下入懷一統志故城今河內縣東南四十里 共故國〔補注〕先謙曰紀年厲王奔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國卽

此.莊子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荀子儒效篇所謂共頭也.共.是山名.故國氏焉.後滅於衞.鄭叔段所奔.見左隱傳.戴公廬曹.舍以共民.見閔傳.秦破齊.王建遷此.見田齊世家.高帝封盧罷師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汎亭.(凡伯邑.)淸水注.丁公泉.焦泉.魚鮑泉.張波泉.三淵泉.俱在重門城西.(晉齊王芳爲司馬師廢之宮於此.在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城南有安陽陂.卑水陂.百門陂.陂方五百步.在共縣故城西.卽共和之故國也.共水三川.南合謂之淸川.又南逕凡城東.周凡伯國.其水與前四水.總爲一瀆.謂之陶水.南流入淸水.(見脩武.)一統志.故城今輝縣治.

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也.師古曰.共音恭.[補注]先謙曰.黎陽.魏郡縣.淮南地形訓.淇出大號.高注.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隆慮西.說文.淇水出共北山.一曰.出隆慮西山.淇水篇.淇水出隆慮西大號山.先謙案.隆慮共.相距頗遠.非一山二名.故道元淇水注.亦不下己意.先敍大號水源.還朝歌合泉源水下.迺云.淇水又南歷枋堰.爲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既不欲顯駁班志.又不肯竟指泉源爲淇水.但渾舉之而已.許氏兼采二說.實則大號之源爲正也.一統志.北山在輝縣東北十里.

平皋.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衞人伐邢.邢遷於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在河之皋.處勢平夷.故曰平皋.臣瓚曰.春秋傳.狄人伐邢.邢遷于夷儀.不至此也.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邢是丘名.非國也.師古曰.應說非也.左氏傳曰.晉侯送女於邢丘.蓋謂此耳.[補注]先謙曰.邢.周公子封國.見說文.非齊遷之邢.後屬晉爲邢丘.亦狄圍之.見左宣傳.分屬魏.安釐王時.秦取之.見秦紀.魏世家.又分屬韓.爲秦所圍.見白起傳.高帝封項佗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李城.河水注.河水自河南縈來.又東左逕平皋縣南.下入懷.河水濟水注.乖溝水自野王來.東南逕李城西.於城西南爲陂水.號李陂.下入脩武.又自脩武來.東逕平皋城南.武帝以爲縣.乖溝水合濟水.故瀆入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溫縣東二十里.

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衞.莽曰雅歌.[補注]先謙曰.紀年.商武乙自河北遷沬.卽此.太公於此居牛.見古史考.周爲衞地.後入晉.齊伐取之.見左襄傳.仍屬晉.荀寅士吉射據以叛.見定傳.戰國屬

殷京淮于時。秦拔之。見魏世家。楚漢時。司馬卬都。後漢因。續志。南有牧野。北有獲嘉。南有甯鄉。劉注。有鹿腹山。前書注云。鹿臺在城中。（先謙案今本脫）東有雍城（左傳雍榆）淇水注。淇水自隆慮來。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右合泉源水。下入魏縣陽泉源水有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東合左水。左水謂之馬溝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合美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即詩泉源之水也。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入馬溝水。落水上承淇水於元甫城西北自石堰東落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流。下入頓丘。又清水注。倉水出方山。東南流。潛行地下。復出為雹水。歷牧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牧野矣。雹水又東南入清水。一統志。故城今淇縣東北。

脩武。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脩武。臣瓚曰。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劉敞曰。予謂脩武則周武王伐紂名之。錢坫曰。高誘云。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河內溫陽樊之屬皆是。非定指脩武言之。先謙曰。南陽戰國魏地。秦昭襄王取之。見秦紀。分屬韓。白起攻韓南陽太行道。絕之。見起傳。曹參下脩武。見參傳。楚漢時。大小脩武。曹為高帝駐軍地。見高紀。後漢因。續志。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先謙案。魏安釐王時。茅為秦有。見魏世家）有小脩武聚。有隤城。清水篇。清水自溫來。屈從縣東南流。過隤城西。又南當梁縣。北入於河（案自在河南。非入河處與梁相直）注云。清水故瀆東南合乘流水入河。乘流水自平皋來。逕隤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下仍入平皋。又清水注。清水出脩武縣北黑山。合小瑤水。吳澤水。陶水（見共）下入獲嘉。吳澤水上承吳陂於脩武縣故城西北。故甯也。亦曰南陽。馬季長云。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甯曰脩武。魏獻子田大陸。還卒于甯。是也。亦曰大脩武。有小故稱大。小脩武在東。漢高祖與滕公濟自玉門津而宿小脩武者也。大陸即吳澤。魏土地記云。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陂北瀕有隤城。又東合長泉水。又為八光溝入清水。長明溝水自野王來。東逕脩武縣之吳亭北。入吳陂。一統志。故城今獲嘉縣治。

溫。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也。（補注）錢坫曰。顓頊裔孫。吳回生陸終。陸終生昆吾。為己姓。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後忿生為周司寇。故蘇為己姓。先謙曰。蘇忿生見左隱成傳。狄滅之。周以與晉。見僖傳。戰國分屬魏。宋王偃死溫。安釐王元年。予秦。並見魏世家。縣入石齊。襄蔡。傅寬。

見本傳。後漢因。續志，蘇子所都。濟水舊流水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注云，濟水自波來，至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又歷虢公臺西，又南入河。述征記云，濟出河內溫縣，注於河，蓋沿歷之實證，非爲謬說也。下入河南成皋，其濟水故瀆於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故瀆合奉溝水，下入脩武。一統志，故城今溫縣西南三十里。

壄王。〔補注〕先謙曰，左傳王取邘田於鄭，則野王鄭邑，後屬衛，詳本志。又屬韓，秦昭襄王伐降之，見白起傳。野王好氣任俠，見本志及貨殖傳。太行山在西北。〔補注〕先謙曰，西貫山水澤地謂太行山在野王縣西北，續志合。沁水注，山即五行之異名，淮南子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杞要今懷慶府城北二十里。衞元君爲秦所奪，自濮陽徙此。〔補注〕先謙曰，官本僕作濮。是見本志及衞世家、始皇紀。莽曰平壄。孟康曰，故邘國也，今邘亭是也。師古曰，邘、音胡耶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射犬聚。河水濟水注，奉溝水上承朱溝於壄王城西，東南逕陽鄉城北，下入平皋。又清水注，長明溝水上承野王縣東北界溝，枝津下入山陽，又自山陽來，東逕射犬城北，合奉溝水，（見州）下入脩武。又沁水注，沁水自沁水縣來，又東合邘水，又逕野王縣故城北，又合朱溝枝津水、丹水（見高都）、光溝水、界溝水，下入州。邘水出太行之阜南谷，逕邘城西，故邘國城南有邘臺，武之穆也，京相璠云，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武帝封李壽爲侯國，邘水南注於沁。光溝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沁水界溝水承光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歷中都亭西，入沁。長明溝水下入州。朱溝水自沁水來，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溝左出焉，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入沁。朱溝水自枝渠東南下入州。一統志，故城今河內縣治。

獲嘉。故汲之新中鄉，武帝行過更名也。〔補注〕先謙曰，見武紀。續志，後漢因。清水注，清水自脩武來，東北逕獲嘉縣北，又東逕新樂城，城在獲嘉縣故城東北，即汲之新中鄉也。清水下入汲。一統志，故城今新鄉縣西南十二里。

軹。孟康曰，原鄉，晉文公所圍，是也。師古曰，音只。〔補注〕徐松曰，太行山八陘，第一曰軹關陘，蓋以縣命名。先謙曰，戰國魏地，後入韓，聶政，軹深井里人也。梁惠成王取軹道，見紀年。秦昭襄王伐魏取軹，見秦紀。文帝封薄昭爲侯國，見表。縣人郭解，見游俠傳。後漢

固。續志。有原鄉。（左傳王以與原。）有湨梁。湨水篇。湨水出軹縣西北山。注云。出縣南原湨溪。南流。過其縣北。下入波。又濟水注。濟水自河東垣來。重源出軹縣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西源出原城西。合流。又東逕原城南。又東南分為二。一、東南流為衍水。即沇水也。下入波。一、枝津南入湨水。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湨梁。梁水隄也。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南源出陽城南溪。陽亦樊也。一曰陽樊。其水東北合漫流水。又合北水。又合濟水枝渠。又東南合塗溝水。下入波。漫流水出軹關南。東北入湨。塗溝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又東北入湨。天漿澗水出軹南皋向城北。城在皋上。周書云。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程恩澤云。此蘇忿生采地。非向國。紀年。魏襄王四年。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平。趙策云。反溫軹高平於魏也。）其水二源。俱導東入湨。一統志。故城今濟源縣南十三里。

沁水。師古曰。沁音千浸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沁水注。沁水自河東濩澤來。南出山。過石門。謂之沁口。水分為二。一、南出為朱溝水。沁水又逕沁水縣故城北。春秋之少水也。又合小沁水。借澗水。下入野王。又云。朱溝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枋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右泄為沙溝水也。朱溝水下入野王。一統志。故城今濟源縣東北。引縣志云。沁水南沁登西王寨城。

隆慮。（補注）先謙曰。荀子彊國篇。秦地東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楊倞注。臨慮。即林慮。案臨之改隆。隆之改林。並以避殤字。高帝封周竈為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林慮。故隆慮。殤帝改。洹水注。縣北有隆慮山。因山以取名。又淇水篇。淇水出隆慮縣西大號山。注云。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側。頽波瀾注。東北合沾水。又歷三羅城北。合女臺水。又合西流水。又東出山。分為二水。水會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溝。左為菀水。右則淇水。下入朝歌。又濁漳水注。倉谷水出縣之倉谷溪。北逕解橫東。即縣之嶠嶺抱犢固也。北合白木溪。又逕碮陽城東。入漳。白木溪水自上黨壺關來。東逕縣之石門谷。入倉谷水。一統志。故城今林縣治。

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補注）先謙曰。信成。清河縣。左成。孫杜注。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續志劉注。引徐廣云。洹水所出。蘇秦合諸侯盟處。班叔皮遊居賦亦曰。激余馬乎洹泉。睹西伯於羑城。劉不引班志之國水。疑所見漢書乃洹水。非國水也。但洹水至內黃入白溝。不至信成入張甲河。此不可解。洹水注。洹

水自上黨泫氏來，東逕隆慮縣北，合黃華水，下入魏郡鄴。並泉水出林慮山北澤中，合雙泉水，東南入黃華水。**有鐵官。**應劭曰：隆慮山在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也。師古曰：慮音廬。〔補注〕先謙曰：續志有鐵。**蕩陰。**〔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晉鄙救趙止此不進，見魯仲連傳。恩澤安陽侯上官桀表注蕩陰。晉書析置安陽縣。續志後漢因。蕩水注，羑水出黑山北谷，東流爲宜師溝，又逕蕩陰縣南，下入魏黎陽。一統志：故城今湯陰縣西南。**蕩水東至內黃澤。**〔補注〕王念孫曰：此文本作蕩水東至內黃入黃澤。（魏郡內黃，應劭云：黃澤在西。）下文羑水亦至內黃入蕩，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說文：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黃澤。水經蕩水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理志。先謙曰：蕩水篇：蕩水出蕩陰縣西山東，注云：蕩水出縣西石尚山，東流逕縣故城南，縣因水以取名也。下入魏內黃。一統志：蕩水今名湯水，在湯陰縣北二里。**西山，羑水所出，亦至內黃入蕩。**〔補注〕先謙曰：蕩水注：羑水出蕩陰西北韓大牛泉。地理志曰：縣之西山，羑水所出也。東流逕羑城北，故羑里也。水積成淵，方十餘步，深一丈餘，下入內黃。**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師古曰：蕩音湯。羑音羊九反。〔補注〕先謙曰：蕩水注、史記音義：牖里在蕩陰縣。廣雅：牖，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若圜土，蓋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一統志在今湯陰縣北七里。

河南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雒陽，以伍被、賈誼諸吏游俠傳知之。先謙曰：續志後漢爲帝都。**故秦三川郡，**〔補注〕錢大昕曰：凡漢志稱故秦某郡，謂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如三川更名河南，泗水更名沛郡，九原更名五原，桂林更名鬱林，象郡更名日南。邯鄲爲趙國，碭郡爲梁國，薛郡爲魯國，是。先謙曰：秦莊襄王紀、始皇紀並稱置三川郡，蓋規模至始皇還定。韋昭注：有河雒伊，故曰三川。全祖望云：宋白謂秦三川郡治雒陽，後徙滎陽。胡三省云：秦滅周，置三川郡，則其治宜在雒陽。予謂秦莊襄王元年，取韓滎陽，已置三川郡矣，不治滎陽而安治乎？其後或徙雒陽耳。先謙案：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此秦末郡治滎陽之明證，未嘗徙雒陽也。秦紀始皇紀兩書置三川郡，前則雒陽未入秦，後雖得雒陽，亦無徙治之文，諸說皆非。**高帝更**

名。〔補注〕先謙曰：高帝二年，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見高紀。雒陽戶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補注〕錢大昕曰：縣邑有戶口數者，京兆之長安、馮翊之長陵、扶風之茂陵、河南之雒陽、潁川之陽翟、傿陵、南陽之宛、蜀郡之成都、魯國之魯、楚國之彭城，凡十縣。雒陽注於郡名之下。錢大昭曰：脫口數。莽曰保忠信鄉。〔補注〕全祖望曰：莽曰東都河南大尹，後又改名曰保忠信卿，分郡之滎陽諸縣別為郡，曰祈隊。莽將都雒，故欲進其官於京兆尹之上，名曰卿。若其名曰保忠信，是官名，非地名也。今誤卿為鄉。班氏六隊志其五，而滎陽以分郡故脫之，則汝南之分為賞都，何以得載乎？王念孫曰：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不誤。保忠信卿以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屬司隸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河南尹，屬同。戶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萬二百七十九。〔補注〕宋祁曰：戶，二部本作戶三。有鐵官、工官。敖倉在滎陽。〔補注〕先謙曰：殷祀仲丁遷敖，即此。詩「搏獸于敖」，左傳云「敖鄗之間」也。續志滎陽有敖亭。濟水注：濟水又東逕敖倉北，其山上有城，即仲丁所遷，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一統志：敖倉在滎澤縣西北，與河陰縣接界。

縣二十二。〔補注〕先謙曰：郡人卜式，見本傳。乘弘、桑欽，見儒林傳。

雒陽，〔補注〕先謙曰：縣人賈誼、賈捐之，見本傳。周王孫、丁寬、賈嘉，見儒林傳。劇孟，見游俠傳。虞初，見藝文志。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補注〕先謙曰：鄭詩譜：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雒水篇：雒水東過雒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注云：雒陽，周公所營雒邑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八百里為千里。春秋晉合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洛水自河南縣來，東過雒陽縣，合伊水，下入偃師。又伊水注，

伊水自新城來逕前亭西，又北入伊闕，東北流，一枝津右出，一枝渠左出，今無水，又東北至雒陽縣南入洛。先謙案：本志弘農盧氏下，伊水東北入雒者也。又瀍水注：瀍水自穀成來，東南於千金渠合穀水，東過雒陽縣南，下入偃師。又河水注：河水自平陰來，東至雒陽縣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下入河內河陽。又自河陽來，東逕雒陽縣北，下入平。又湛水注：湛水自河內河陽來，東南逕鄧南，流入河，故河濟有鄧津之名矣。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補注】王鳴盛曰：二十一年，南監本作二十二年，當作三十二年。先謙曰：敬王以子朝之亂，自王城徙此，傳至赧王，復徙河南。穀水注：穀水自河南來，枝分注天淵池，池水又東入雒陽縣之南池，池即故翟泉也，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案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雒陽東北，周之葬地。案周威烈王葬雒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冢在雒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於雒陽爲東北。後秦封呂不韋爲雒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晉永嘉元年，雒陽東北步廣里地陷，董養云：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陸機雒陽地記云：步廣里在雒陽城內宮東，是翟泉不在太倉西南也。京相璠作春秋地名，言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翟泉。又云：舊說言翟泉本自在雒陽北，其後成周，乃繞之。杜預用其一證，斯必是翟泉，即實非也。又云：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翟泉北，今無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餘，似是人功，不類泉陂，是驗非之一證也。皇甫謐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泉既堙塞，明無故處，是驗非之二證也。杜言翟泉在太倉西南，既言西南，於雒陽不得爲東北，是驗非之三證也。先謙案：道元詳言翟泉在雒陽東北，不在太倉西南，以正京杜之失，並翟泉本在成周外，晉合諸侯，始以其地大而城之。志文所云，具證其城成周繞之，合呂不韋大其城，後起之說，非班志也。道元於此未能分晰，續志承前，但云有狄泉在城中而已。莽曰宜陽。師古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補注】錢大昭曰：莽傳作義陽。先謙曰：職方雒豫州川，洛雍州浸，本志及說文並不相混。魚氏說疑誤，後人裴松之注魏志引之，顧承其誤也。有粟軒里，見趙策。闕塞在西南，見左昭傳杜注。後漢因。續志：有唐聚（見左昭傳韓策），有上程聚（伯休父國），有士鄉聚，有褚氏聚（左傳王宿褚氏），有榮錡澗（周景王崩于此），有前亭（杜注泉亭即泉城），有圉鄉（單氏伐東圉），有大解城（晉師次于

解）劉注.皇覽云.古之周南.今之雒陽.有委粟山.在陰鄉.有莫宏呂不韋冢.一統志.故城.今雒陽縣東北三十里.

榮陽.

〔補注〕先謙曰.榮當作熒.詳上榮澤.滎陽.春秋鄭制邑.見左隱傳.（亦見成皋下）後屬韓.莊襄王時.蒙驁拔之.見韓世家.項羽圍漢王.紀信詐楚於此.見高紀.後漢因.續志.有鴻溝水.有廣武城.有薄亭.有敖亭.有隴澤.劉注.有三皇山.先謙案.魏世家.與韓會宅陽城.括地志云.在縣東北.河水經.河水東過榮陽縣北.注云.河水自成皋來.過縣下.入卷.又濟水注.濟水自成皋來.分河東南流.又東逕西廣武城北.得櫟泉水.又逕東廣武城北.又逕敖山北.又合榮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地形殊卑.蓋故榮播所導.自此始也.榮瀆東南入濟.又東得宿須水口.（別一宿胥）水受大河.合扈亭水.入濟.今皆無水.濟水又東逕榮陽縣北.又合礫溪水.（見下）又合索水.又逕榮澤北.故榮水所都也.京相璠云.榮澤在榮陽縣東南.與濟隧合.（見卷）濟瀆又出垂隴城北.春秋晉士穀盟于垂隴也.在榮陽東二十里.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下入卷.是爲北濟.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左傳所謂釐也.在榮陽東四十里.又右合黃水.下入陽武.是爲南濟.索水自京來.東逕虢亭南.合須水.又逕榮陽縣故城南.其城跨倚岡原.居山之陽.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榮陽城東.入濟.杜預云.旃然水出榮陽成皋縣.東入汳.即是水也.濟渠水斷.汳流惟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矣.亦謂之鴻溝水.蓋因楚漢分王.指水爲斷.故也.須水自京來.東北流.於榮陽城西南入索水.先謙案.濟水自成皋榮陽分河.本志河東垣下.所謂濟水自河軼出榮陽北地中也.又云.黃水自故市來.東北至榮澤南.分爲二水.一北入榮澤.下爲李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一.東北流爲黃雀溝.又合靖水.枝津爲黃淵.北入濟.又沁水注.沁水自河內武德來.結爲滿陂.南至榮陽縣北.東南入河.先謙案.上黨穀遠下沁水東南至榮陽入河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榮澤縣西南十七里.

卞水.馮池.皆在西南.

〔補注〕先謙曰.濟水注.濟水於榮陽.又兼邲目.春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京相璠云.在敖北.先謙案.晉地理者.皆謂卞即汴.乃水經之汳水.酈注汳水下.未引此文.志以卞水與馮池相屬.若流脈地.惟是爲宜.抑或入濟小水.故有卞名.酈所不究耳.又濟水注.礫溪水出榮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地理志曰.榮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虢亭北.又東北逕榮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案韓策宛馮.索隱云.即馮池.

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

〔補注〕先謙曰，陳、淮陽縣。河水篇，河水又東逕滎陽縣北，蒗蕩渠出焉。又濟水注，南濟水自滎陽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餘見陽武下）。案蒗蕩即狼湯異文。渠水篇，渠出滎陽北河，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水，下入中牟。先謙案，南泲與河亂流，統爲狼湯渠，故河水篇以爲自河出，濟水注以爲自濟出，蓋其原委。志云首受泲者是也。渠自泲出後，別爲沙，故陳留浚儀下睢水出渠水，志云首受狼湯水；陳留陳留下，魯渠水出沙水，志亦云首受狼湯渠也。過郡四，〔補注〕先謙曰，河南、陳留、汝南、淮陽。行七百八十里。應劭曰，故虢國，今虢亭是也。師古曰，狼音浪，湯音宕，泲音子禮反，本濟水字。〔補注〕宋祁曰，狼湯，鄭本作狼浪。錢大昭曰，王莽傳云以陳留以西付新隧，新隧故滎陽，據此疑脫莽曰新隧四字。隧與縣同。莽置六隊，河南亦在其中，是滎陽乃新隧大夫治。先謙曰，虢國見宏農陝下。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補注〕先謙曰，田儋傳田橫死此。曹參傳破趙賁軍尸北。莽曰師成。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匽師。雒水注，雒水自雒陽來，東會合水，逕計素渚，直偃師故縣南，下入緱氏。又自緱氏來，北合陽渠水，又逕偃師城東，王莽之師氏也（與志作成異）。下入鞏。又濁水注，濁水自雒陽來，東逕偃師縣，入雒。先謙案，本志穀成下，濁水東南入雒者也。又穀水注，陽渠水自河南來，東逕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所謂偃師西山也。又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自此始也。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亦曰湯亭。薛瓚、皇甫謐並以爲非矣。郡國志以爲春秋之尸氏也。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皇甫謐云，帝嚳作都於亳，偃師是也。又東入雒。（此張純所穿也。酈述所在，自是河南縣城西死穀，當時由彼入洛，而後爲周靈王所壅）一統志，故城今偃師縣治。京，師古曰，即鄭共叔段所居也。〔補注〕先謙曰，春秋鄭地，見左隱傳。有京氏，見昭傳。繻公時城之，見鄭世家。後入韓。申不害，縣人，見不害傳。楚漢時戰地，見高紀。續志，後漢因。濟水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東北流，合器難水，又北逕小索亭西，爲索水，合梧桐澗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漢書京索之間也。下入滎陽。須水出京城東北二里楠子涼，或謂之小索水，合木鹽漭水，下入滎陽。木鹽漭水上承京城南車輪澗，東北入須水。黃水出京縣黃堆山，世謂之京水，合

魚水，下入故市。重泉水出京城西南少陘山，下入故市，又渠水注。不家溝水出京縣東南梅山北溪。杜預云，梅山在密東北。不家溝水下入中牟。一統志，故城今滎陽縣東南二十一里。

平陰。應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陰。〔補注〕先謙曰，春秋鄭地。觀闕入周，王子朝作亂，晉師軍於此，見左昭傳。有河津，見高紀及酈平曹參傳。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河東大陽來，合湛水、教水（俱見河東垣）、畛水、正回水、庸庸水（見垣），東逕平陰縣北，三老董公說高祖處。又合湛水（見垣），下入雒陽。一統志，故城今孟津縣東。引括地志云，有古城在縣西牛莊北，扁於河，蓋其處。

中牟。〔補注〕先謙曰，春秋鄭地。晉國入韓，高帝封單父聖為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曲遇聚（高帝破楊熊於此，見高紀），有蔡亭。渠水注，渠水自滎陽來，逕中牟縣之圃田澤北（互見陽武），右合十字溝水、五池溝水。不家溝水、清池水下入陽武。五池溝上承圃田澤水，下入渠，為五池口。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詩衛人在彭，杜預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又北流，至清口澤，合華水，下入陽武。華水自密來，東逕渠林北，即北林亭也。杜預云，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又北為七虎澗，合期水，入清口水。據志，中牟有清口水，即是水也。白溝水自密來，歷而南流，東注清水，潘岳所謂自中牟故縣以西，至於清溝，是也。下入陽武。不家溝水自京來，東北逕管城西，為管水，又分為二，一東北注黃雀溝，為黃淵，一為百尺水，東越長城，入圃田澤，又分為二，二下入陽武，又自陽武來，東北左注渠，為不家水，一東注白溝。沫水出中牟城西南，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西，入役水。役水自苑陵來，合沫水，東北逕中牟縣澤，入渠水。氾水自苑陵來，東北逕中牟縣南，又逕中牟澤（即圃田澤），合淵水，下入陳留浚儀。淵水出中牟縣故城北，圃逕城西，東南入氾。一統志，故城今中牟縣東六里。

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補注〕先謙曰，渠水注，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春秋傳之原圃也。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斯乃水澤之所鍾，為鄭隰之淵藪矣。爾雅十藪，鄭有圃田。詩東有甫草，鄭注，甫田之草，甫即圃字。

有筦叔邑。〔補注〕王念孫曰，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據志，中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于管，杜注，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渠水注，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西，故

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皆本地理志。先謙曰。見管蔡世家。春秋鄭邑。楚子文娶見左傳。後入韓。魏安釐王攻拔之。見韓非子。一統志。故城今鄭州治。趙獻侯自耿徙此。師古曰。莞與管同。〔補注〕徐松曰。經傳所載中牟。皆趙之中牟。所謂河北之中牟也。至此志之縣。則鄭之中牟。所謂河南之中牟。而名未見於經傳。先謙曰。渠水注。昔趙獻侯自耿都此。班固云。趙自邯鄲徙焉。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田英將襲之。卽此也。薛瓚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爲鄭地。三卿分晉。則在魏邦。趙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傳。衞侯如晉。過中牟。非衞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云。齊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東。當在漯水之上矣。案春秋齊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預云。今滎陽有中牟。回遠。疑爲非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隨其強弱。自相吞并。疆理流移。寧可一也。兵車所指。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趙之南界。極於浮水。匪直專漳也。趙自西取後止中牟。齊師伐其東鄙。於宜無嫌。而瓚徑指漯水。空言中牟所在。非論證也。全祖望云。有河南之中牟。有河北之中牟。強守篇以鄴西牟山爲趙中牟者近之。管子所謂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然則非獨滎陽有之矣。趙一清云。孔穎達正義。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非趙得都之。獻侯所治。非河南之中牟也。此書晉車在中牟。趙襄伐魏。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獻侯所都。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一地耳。紀要。中牟城在湯陰縣西五十里。此卽河北之中牟也。先謙案。道元引班云。自邯鄲徙。顏文有誤。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此志文所本。但與趙地不相連屬。疑僞未審。全趙二氏以爲趙所治中牟。當在河北。誠爲篤論。韓非外儲說。晉平公問趙武云。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矣。道元展轉解釋。未免曲徇之失也。平。〔補注〕先謙曰。高帝時。工師喜。武帝時。濟北式王子遂侯國。見表。莽曰治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緱陽來東逕平縣故城北。俗謂之小平。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於斯有盟津之目。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也。又曰富平津。又東合溴水。濟水下入焉。一統志。故城在今孟縣東。吳卓信云。寰宇記。孟縣西北有河津。曰小平津。卽城之隅也。陽武。〔補注〕先謙曰。戰國屬齊。秦并齊。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也。秦爲縣。縣人張蒼見蒼傳。陳平別見陳留東昏。曹參攻之。見參傳。有博狼沙。〔補注〕先謙曰。渠水注。服虔曰。博浪。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寰宇記。在縣東南五里。始皇紀作博浪。汪士鐸云。在清水之東。

莽曰陽桓。師古曰，獄音濕。〔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濟水注，南濟自滎陽來，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南濟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爲白馬淵，東西二里，南北百五十步，下入陳留封丘。北濟自原武來，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紀年云，梁惠成王築北濟。下入陳留酸棗。又渠水注，渠水自中牟來，與陽武分水，又合清溝水，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合役水，下入陳留浚儀。清溝水自中牟來，東北逕沈清亭，疑即博浪亭也，歷博浪澤，北入渠水，謂之清溝口。不家溝水自中牟圃田澤來，東北逕東武強城北，晉荼攻武強，薛瓚云，城在陽武縣，即斯城也。不家溝又左入渠水。十字溝水自陳留酸棗來，逕陽武縣南出，屬於渠水。或謂是瀆爲梁惠之年所開，不能詳也。又陰溝水篇，陰溝水出陽武縣蒗蕩渠，注云，陰溝水自卷來，右瀆東南逕陽武城北，下仍入卷。一統志，故城，今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師古曰，郟音夾，鄏音辱。〔補注〕先謙曰，平王東遷，至敬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遷雒陽，王城廢。考王封弟揭於河南，復居於此，是爲西周桓公。王赧亦自雒陽徙居西周，見周紀。說文，郟鄏，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帝王世紀，城西有郟鄏陌，有白里，即九里。見韓疏。韓非子。後漢因。續志，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鼎門，北城門名乾祭。又有甘城，有鄩鄉。（左傳，尹辛攻鄩。）劉注，有負黍山。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有周靈王冢。穀水注，穀水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於雒。注云，穀水自穀城來，東逕河南縣王城西北，水右有石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周靈王時，穀洛二水鬭。潁容春秋條例，晉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王城即成周，故郟鄏地。京相璠云，郟，山名，鄏，地名也。卜年定鼎，爲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爲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爲鼎中。穀水又東逕乾祭門北，入千金堨，又左合金谷水，又枝分，一東注天淵池，下入雒陽，一爲陽渠水，下入偃師。又甘水注，甘水自宏農陸渾來，北屈逕故甘城東，王子帶之故邑。又合非山水，於河南縣城西北入雒。又雒水注，雒水自宏農宜陽來，又東，枝瀆左出，東出關，絕惠水，又東北歷制鄉，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郟鄏陌，而北入穀，一出關，合惠水，猴水，甘水，東北過河南縣南，合澗水，瀍水，於千金渠下入雒陽。惠水即八關水，出白石山，東南流，合曒水，幽水，交觸水，南逕關城北入雒。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而南流注於洛。

聞是水也。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西北五里。**緱氏。**〔補注〕先謙曰。春秋周侯氏。見左昭傳。周旋。作緱氏。曾參下之。見參傳。武帝幸焉。見武紀。**劉聚。周大夫劉子邑。**〔補注〕先謙曰。維水注。劉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劉水又西北入合水（見偃師）。一統志。劉在偃師縣南。聚在西南。**有延壽城。仙人祠。**〔補注〕先謙曰。維水注。休水出少室山。伏流東屈罕至塢。直源又發。側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休水又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滑費。春秋滑國所都。即緱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謂之仙人觀。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又北入維。**莽曰中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鄔聚（左傳王取鄔劉）。有轘轅關。劉注有百坏山。維水注。維水自偃師來。與緱氏分水。又合休水。陽渠水下。仍入偃師。合水出半石山。合劉水。北入維。一統志。故城今偃師縣南二十里。引舊志云故縣村。**卷。**師古曰。音去權反。〔補注〕先謙曰。春秋鄭地。戰國分屬韓魏。韓獻垣雍於秦。昭襄王取魏卷。並見秦紀。又國策。信陵君謂魏王有鄴垣雍。是其證。後漢因。續志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劉注。左傳。修澤。縣東。修武亭。河水注。河水自滎陽來。東北逕卷縣扈亭北。（晉趙盾盟諸侯處）又東逕卷縣北。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酈還。即是處也。河水下入河內武德。又濟水注。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之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左傳。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也。濟水自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謂十字溝。又南會於滎澤。又云。北濟自滎陽滎澤。東逕卷縣之武修亭南。左傳。鄭子然盟於修澤也。下入原武。又陰溝水注。陰溝水首受大河於卷縣故瀆。東南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蒙城北。分爲二。世謂之陰溝水。俱東絕濟隧。右瀆下入陽武。又自陽武來。東南絕長城。逕安亭北。會左瀆。左瀆又東絕長城。逕垣雍城南。調光亭南。清陽亭南。合右瀆。下入陳留封丘。一統志。故城今原武縣西北。吳卓信云。通志北七里圈廂城。**原武。莽曰原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濟水注。北濟自卷來。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國也。北濟下入陽武。一統志。故城今陽武縣治。**鞏。**〔補注〕先謙曰。戰國屬周。後分爲韓地。韓策。蘇秦云。韓北有鞏也。莊襄王時以鞏棄。見秦紀。項羽拔成皋。高帝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見羽傳。後漢因。續志有鄩谷水（左傳王師圍鄩中

有東訾聚。今名訾城。（畢子取訾。）有坎埳聚。（周襄王納之坎埳。）有黃亭。有湟水。（王子猛居于湟。）有明谿泉。（貫辛軍于谿泉。）濟水篇濟水自滎澤來過隱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入河。又河水注河水自平來東過鞏縣北爲五社津。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原，邱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河水又合維水，下入河內平皋。又維水注洛水自偃師來，東北歷鄩中，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也。合鄩水，東逕訾城北，合羅水，又合明樂泉，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居也。本周畿內鞏伯國，左傳尹文公涉于鞏，即此。維水又東，合澗水，洞水東北入河，謂之洛汭。先謙案本志宏農上雒下所謂雒水至鞏入河者也。鄩水出北山鄩溪，南流，世謂之溫泉水，於訾城西北東入雒。羅水出方山羅川，合蒲池水，白馬溪水，白桐澗水，於訾城東北入雒。明樂泉出南原下，即古明溪泉，春秋師次於明谿也。洞水會黃水，亦出南原，春秋所謂次於黃也。洞水出南溪石泉，京相璠云，鞏東地名坎埳，在洞水之東，疑即此水也。北入雒。一統志，故城今鞏縣西南三十里。

東周所居。〔補注〕先謙曰，周赧西周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封少子班於鞏，號東周惠公，而班之兄仍父爵，居王城，爲西周武公。韓趙分周地爲二之後，顯王雖在成周，特起空名，寄東西周之名。前後三變。平王東遷後，豐鎬爲西周，河南爲東周。考王封桓公後，河南爲西周，雒陽爲東周。惠公封班後，河南爲西周，鞏爲東周也。

穀成。〔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穀城，有函谷關。穀水注穀水自宏農新安來，東北過穀城縣南，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又東，雒水枝流入焉，今無水。下入河南。先謙案本志宏農黽池下，穀水東北至穀城入雒。水經云至河南縣入雒，酈注分見雒陽偃師二縣下。一統志，故城今雒陽縣西北。

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師古曰，即今新安朁音潛。〔補注〕先謙曰，淮南子作廛水，俗加水旁耳。續志劉注引博物記云，出瀍亭山，亦後人所加。瀍水篇瀍水出穀城縣北山。注云，縣北有朁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其水歷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朁亭之處也。東南注穀，下入雒陽。

故市。〔補注〕錢坫曰，余得漢時故市馬丞印，功臣表作敬市者，非。先謙曰，高帝封閻澤赤爲侯國，見史表，本表誤敬市。續志。後漢省。濟水注黃水自京來，北逕高陽亭東，又至故市縣，合重泉水，又東北逕故市縣故城南。下入滎陽。重泉水自京來，東北流，又北逕高陽亭西，入黃水。一統志，故城今鄭州西北三十五里。

密。故國。〔補注〕先謙曰，晉志，密周畿內國。國語有密康

公。王滅之。後屬鄭。爲新密。亦曰新城。戰國屬韓。秦昭襄王拔之。復入韓。秦攻之。又與韓王會此。並見秦紀。漢初有三老董公。說高祖。先謙案。下新成。是惠帝置。戰國秦所稱新城。蓋指新密而言。地說家以屬下新成。誤。後漢因。續志有梅山。(左傳。右回梅山)有陘山。(魏世家。敗楚陘山。或云在召陵陘亭。)劉注。春秋時曰新城。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洧水。廣。洧水出密縣西南馬領山。注云。亦言出潁川陽城山。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嶺之統目焉。洧水東南流。合綏水。粱苟水。瀷瀝水。東西承雲水。微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又合瓚泉水。馬關水。武定水。虎牘山水。赤澗水。龕水。又東南逕鄶城南。徐廣云。鄶在密縣。妘姓矣。又東逕陰坂北。杜預云。陰坂。洧津也。下入新鄭。又云。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云。華。國名。史記。秦破魏華陽。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密縣。(案非郡國志文。)黃水又合黃瀝澗水。下入苑陵。又渠水注。華水亦出華城南岡。一源兩派。西入黃瀝澗。東爲七虎溪。亦曰華水。東北流。合紫光溝水。下入中牟。紫光溝水出華陽城東北。入華水。白溝水出密之梅山東。合太山水。山海經曰。承水出太山之陰。東北流注於役水者也。承水東北合太水。黃崖澗水。北逕中陽城西。杞年。鄭莊侯來朝中陽者也。又東北爲白溝。下入中牟。一統志。故城今密縣東南三十里。 有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 應劭曰。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也。臣瓚曰。密姬姓之國也。見世本。密須。今安定陰密是也。師古曰。應瓚二說皆非也。此密即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而詩所云密人。則左傳所謂密須之鼓者也。在安定陰密。騩音隗。潩音翼。又音昌力反。〔補注〕宋祁曰。音隗。當作音塊。王先愼曰。宋說非也。西山經騩山。郭注。一音隗囂之隗。與顏注合。騩、一作隗。莊子徐无鬼篇。將見大隗於具茨山之下。大隗即大騩。此騩讀爲隗之證。隗本崑之或體。御覽地部七引陽城記作大嵬山。古人音說。取諧通假之字。何必改作塊。錢坫曰。說文。潩水出密縣大隗山。入潁。又有溵水出密縣。東入潁。古今地書。密縣止有溱水。無溵水。複出者誤也。先謙曰。臨潁。潁川縣。潩水篇。溱水出密縣大騩山。注云。即具茨山也。溱水出其阿。流而爲陂。俗謂之玉女池。東逕陘山北。史記。魏敗楚陘山者也。下入潁川長社。一統志。大騩山在禹州北四十里。河南通志。潩水名雙洎河。又名淸流河。 新成。〔補注〕先謙曰。秦紀。白起傳。並云攻韓新城。括地志以爲即漢縣。 惠帝四年置。蠻中。故戎蠻子國。〔補注〕先謙曰。

後漢因。續志作新城。有高都城。（見周紀。）有廣成聚。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左傳楚殺鄤子。）伊水注。伊水自安樂陸渾來。東北合馬懷橋長水。明水。大戟水。又北逕新城東。合吳澗水。狂水。土溝水。板橋水。厭澗水。又逕高都城東。合來儒水。下入雒陽。還泉水出新成縣狼皋山西南阜下。西南入伊。（見陸渾。）馬懷橋長水出新城西山。東入伊。明水出狼皋山西北。合淮水。西南入伊。（狼皋山上聚以梁縣西望山跨二縣。）大戟水二源北水出廣成澤（亦云梁縣西。）西南合南水。南水亦出廣成澤。下入陸渾。河南十二縣境簿云。廣成澤在新成縣界黃阜西北。流合注者。吳澗西入伊。吳澗水出縣西山東流。南屈逕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又東北入伊。狂水自潁川綸氏來。西逕缶高山北。西南合逗水。西入伊。土溝水出玄望山東。逕新城縣故城北。入伊。厭澗水出西山東流。逕郟垂亭南。杜預云。新城縣北有郟垂亭。其水東入伊。來儒水出半石山西。至高都城東。入伊。又汝水注。汝水自南陽魯陽來。自狼皋山東出峽。謂之汝阨。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樊籬聲近也。汝水東合三屯谷水。廣成澤水。下入梁。一統志。故城今洛陽縣南。

開封。（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韓纂救魏走此。見韓世家。曹參圍趙賁於此。周勃攻之。見絳侯世家。高帝封陶舍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渠水注。渠水卽沙水。自陳留浚儀來。東南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睢水見陳留。）又右合新溝水。（見下。）下入陳留尉氏。又淮水注。渙水首受莨蕩渠於開封縣。東南流。下入陳留。一統志。故城今祥符縣南五十里。

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補注）王先慎曰。左哀十四年傳疏引注。發作廢。逢陂忌澤作逢忌陂。御覽百五十八引注。亦作廢。宋左綿疏合刻。發是誤字。先謙曰。逢澤蓋先屬宋。戰國入魏。秦策云。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也。秦紀亦云率師會諸侯逢澤。淺世改稱逢池。班氏或之以存疑也。晉志。宋逢池在東北。或曰逢澤。字既譌誤。又倒宋於逢池上。殊非其義。渠水注。新溝水出逢池。池上承役水於苑陵縣。別爲魯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魯溝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卽古之逢澤也。其水東北流爲新溝。又逕牛首鄉北。入渠水。卽沙水也。逕東有沙水。謂此水也。百尺陂水逕開封城東三里岡西南入八里溝。八里溝水上承沙河。逕牛首亭南。合百尺陂水。又南合野兔水。東入沙。一統志。逢澤今祥符縣南。舊志二十里。俗角河。亦名東漢河。卽此。

成皋。故虎牢。或曰制。

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虎、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虎牢。〔補注〕先謙曰、顏注虎作獸、避唐諱。春秋鄭地、左襄二年傳、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是虎牢即制矣、經以鄭無明文、故或之。左隱傳杜注又以制爲滎陽。晉智伯得成皋、分屬韓、遂以取鄭、見韓策。秦莊襄王時、韓獻之、後復入韓、桓惠王時、秦拔之、見秦紀、韓世家。楚拔滎陽、高帝保此、見高紀、羽傳。後漢因、續志有旃然水、（左傳楚伐鄭、次旃然。）有瓶丘聚、有浸水、（當即水經注鄭之水。）有汜水、（周襄王處鄭地汜。）瓦實山水澤地記、大孫地在成皋縣北、志不載。河水注、河水自河內懷來、與成皋分河、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皋西大坂、升陟此坂而東、即成皋也。又東逕成皋大伾山下、尚書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華濟水入之、即濟沇之故瀆矣。成皋縣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諸侯城虎牢以逼鄭、故耳、秦以爲關、漢乃縣之、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河水又東合汜水、下入滎陽。汜水出浮戲山、北流合東關水、石城水、鄭水、又北逕虎牢城、漢破司馬欣、曹咎於是水之上、又東入河。又濟水篇、濟水自修武來、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注云、晉地道記云、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洪爲滎澤、濟水分河東南流、下入滎陽。一統志、故城今汜水縣西北。

苑陵、莽曰左亭。〔補注〕先謙曰、樊噲傳作宛陵、蓋秦邑、後漢因、續志有柴林、（即鄭世家之林鄉。）有制澤、有東侯亭、（東侯即鄭侯、左傳突于東。）劉注、有大陵澗、鄭莊公所闕。渠水注、役水出苑陵縣西隙侯亭東、中平陂世謂之陘泉、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又逕焦城東、爲焦溝水、又逕山民城北、爲高榆淵、又東北爲酢溝、又會清水出焉、又鄧溝水出焉、又爲八丈溝、又東合清水枝津、下入中牟、爲清水、下入開封。汜水上承役水於苑陵縣、縣故鄭都也、役水枝津東派爲汜水、世謂之恐溝水、左傳秦軍汜南、所謂東汜者也、下入中牟。長明溝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城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古制澤即春秋之制田也。有白雁陂、在長社縣東北、（互見長社。）林鄉之西南、司馬彪云、苑陵有林鄉亭、白雁陂引瀆南流、爲長明溝、下入潁川長社。龍淵水、重泉水、俱出故城西北平地、逕陵邱亭西合流、東南逕凡陽亭西、入白雁陂。又洧水注、黃水自密來、東南逕縣、春秋所謂黃崖也、杜預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者也、又逕積粟聚、又東合鵲鎖山水、下入新鄭。七里溝水出隙侯亭東南平地、東注下入新鄭。一統志、故城今新鄭縣東北。案苑陵城、新鄭、潁川尉氏三縣並有、以地密邇

之新鄭東北即洧川西北.漢縣在此.唐武德四年.始移尉氏.

梁.(補注)先謙曰.春秋川邑.楚既得之.以與魯陽文子.見楚語.後爲南梁.韓趙擊魏敗此.見田齊世家.後漢因.續志.故國伯翳後.有霍陽山.有注城.(史記魏敗秦于注.)汝水篇.汝水出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注云.汝水自新成來.東合魯公水.(見下.)霍陽山水.杜預曰.梁縣有霍山也.水東北逕霍陽聚東.左傳哀四年.楚使梁及霍.服虔云.梁霍.周南鄙也.又逕梁城西.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霍陽山水東北入汝.汝水又合三里水.(見下.)下入潁川成安.先謙案.曰南梁者.以別於浚儀之大梁.夏陽之少梁.續志云.故國.爲應劭所誤.(見下.)一統志.故城今汝州西四十里.

憚狐聚.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補注)先謙曰.事見周紀.汝水注.三里水出梁縣西北.東南流.逕縣故城西.故憚狐聚也.地理志云.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因乃縣之.杜預云.河南縣西南有梁城.即是縣也.水又逕注城南.合注城東坂下水.入汝.案.酈道元說是以憚狐聚爲即縣城.一統志.憚狐聚今汝州西北四十里.

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應劭曰.左傳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師古曰.瓚說是也.憚音乃旦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梁下脫班志本文憚狐聚以下二十四字.又脫應劭注十八字.今從宋本添.先謙案.事見秦紀.汝水注.魯公水上承陽人城東魯公陂.城古梁之陽人聚也.魯公水合潤水入汝.一統志.陽人聚今汝州西陽人城.

新鄭.(補注)王先愼曰.帝王世紀.黃帝都於有熊.今新鄭是也.

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後爲韓所滅.韓自平陽徙都之.應劭曰.國語曰.鄭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敗.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雒邑.遂伐虢會.而幷其地.而邑於此.(補注)先謙曰.鄭取虢檜事.詳鄭語及世家.韓哀侯二年.滅鄭.徙都.見鄭韓世家.後漢因.續志.詩鄭國祝融墟.洧水注.洧水自密來.東逕新鄭縣故城中.又爲洧淵.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又東合黃水.下入潁川長社.黃水自苑陵來.南至鄭城北.東轉於城之東北.合黃溝水.七里溝水.入洧.黃溝水出捕獐山.東南流.至鄭城東北入黃水.七里溝水自苑陵來.南逕升城東.又歷燭城西.鄭大夫燭之武邑也.七里溝入黃水.又洧水篇.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注云.潧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

南流合澇水承雲山水逕郁城西爲柳泉水又南入淯茍所謂澇與淯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新鄭縣北

東郡〔補注〕先謙曰案隱魏郡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案魏世家云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秦在西故此爲東時尙未滅魏不得以魏都立名索隱非也閻若璩云郡治濮陽以王尊及翟方進傳知之秦時已然先謙案據甄子河注郡治濮陽續志後漢治同劉注去雒陽八百餘里秦置〔補注〕先謙曰始皇紀在五年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十一年屬梁國（見高紀）文帝元年復故先謙案高紀從東郡頗益梁非全屬亦非文帝復故也莽曰治亭屬兗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四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萬九千二十八縣二十二〔補注〕錢大昭曰信陵君傳秦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始皇紀同是秦時領縣二十先謙曰霸人趙玄見儒林傳

濮陽〔補注〕先謙曰田齊世家濮之陽地高帝與項羽破秦軍於此見羽傳縣人汲黯見本傳衞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墟〔補注〕先謙曰左傳三十一年狄圍衞衞遷於帝丘昭十七年傳梓愼曰衞顓頊之墟也故爲帝丘甄子水注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衞成公自楚丘遷此莽曰治亭應劭曰濮水南入鉅野師古曰墟讀曰虛〔補注〕徐松曰東郡下莽曰治亭不應縣與同名疑誤先謙曰郡縣同名者多何疑於莽徐說非後漢因續志古昆吾國春秋時曰濮有鹹城或曰古鹹國有鈕城劉注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桑中在其中濟水注濮水自陳留長垣來分爲二濮北濮出焉（案即甄子水注之濮水枝津）濮水又北逕鄄邱亭南又東逕濮陽縣故城南下入離狐又注引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趙一清云此非班氏原文疑誤先謙案封丘下濮渠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乃北濮水其至乘氏入鉅野之濮水志所

不誤。董氏不應讀漏削濮水南入鉅野六字。是董氏原文。屬所見本尚無。應劭曰。三字後來傳寫誤衍。非脫誤也。又河水注。河水自畔觀來。南有龍淵宮。武帝起。河水東北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下仍入畔觀。白馬故瀆自白馬來。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又瓠子水。瓠子河出濮陽縣北河。注云。縣北十里。卽瓠河口也。武帝塞瓠子決河。築宮其上。名宣房宮。亦謂瓠子堰爲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平帝後。未及修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後漢自王景治渠築隄後。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昔東決逕濮陽城東北。又逕鹹城南。春秋會於鹹。是也。下入濟陰鄄城。又自鄄城來。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同盟於清丘。在縣東南三十里。瓠子水下入濟陰句陽。濮水枝津卽北濮。上承濮渠。東逕沮邱城南。在濮陽西南十五里。又逕凌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也。濮水枝渠下入句陽。一統志。故城今開州西南。

畔觀。〔補注〕陳說云。畔字衍。恩澤侯表。溝洫志。翟方進傳。可證。先謙曰。據志衛下。稱本觀。不云本畔觀。亦其證。戰國魏地。惠王時。齊敗我觀。見魏世家。旋以觀獻齊。見田齊世家。後入趙。封樂毅觀津。見毅傳。燕取之。見穰侯傳。武帝時河決觀。見平準書。

莽曰觀治。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師古曰。觀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後漢更名衛。續志。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有河牧城。有竿城。河水注。河水自白馬來。東逕鐵丘南。左傳。衛太子登鐵丘。京相璠云。鐵丘名也。杜預云。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河之西岸有竿城。河水下入濮陽。又自濮陽來。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口津。下入濟陰鄄城。浮水故瀆自衛繁陽來。東絕大河故瀆。逕五鹿之野。又東南逕衛國邑城北。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紀年。梁惠成二年。齊田壽伐我。圍觀。觀降。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下入東武陽。王莽河故瀆自白馬來。東北逕戚城西。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高帝封李必爲侯國。王莽河故瀆下入魏繁陽。一統志。故城。今觀城縣西。

聊城。〔補注〕先謙曰。戰國齊地。入燕。復入齊。見魯仲連傳。高帝時工師喜先封聊城侯。見表。後漢因。續志有夷儀聚。（邢遷夷儀。）有摐城。河水注。河水自茌平縣來。西與聊城分河。河水下入臨邑。漯水自清來。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應劭云。甘陵故清河。漯水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下入博平。黃溝承聊城郭水。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摐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京相璠云。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摐城。今此城西去聊城

二十五六里許。卽搖城也。又東逕文鄕城北。又東南逕王城北。下入平原高唐。一統志。故城今聊城縣西北十五里。**頓丘**。莽曰順丘。師古曰。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成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補注〕王鳴盛曰。一成而成。南監本作一頓而成。是。先謙曰。官本一成作一頓。舜販頓丘。見書大傳。國屬衞。見詩。後屬晉。定公城之。見紀年。戰國屬魏。見國策。東有觀津。齊敗趙於此。見趙世家。武帝時河徙。從此東南入海。見武紀。縣人京房。見本傳。據志。後漢因。淇水注。淇水自魏黎陽來。合宿胥故瀆。又東北流。爲白溝。逕雍榆城南。又逕同山東。又逕帝嚳冢西。皇覽云。冢在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又北逕白祀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又北屈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縣故城西。下仍入黎陽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之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令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卽指是瀆也。蕩水自河內朝歌來。分爲二。一西注淇水。一分爲蓼溝。入白祀陂。又南分東入同山陂。二陂所結。卽臺陰野矣。又東南入淇水。又河水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下入魏繁陽。一統志。故城今淸豐縣西南二十五里。**發干**。莽曰戢栒。〔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魏郡元城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下入淸河貝丘。一統志。故城今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范**。〔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作笵。此古字之僅存者。漢廬江大守范式碑。碑額篆文亦作笵。今則范縣范姓字皆從艸。無從竹者矣。莽曰建睦。〔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士會采邑。見左傳。戰國入齊。孟子自范。後漢因。據志。有秦亭。瓠子水注。瓠河自廩丘來。東北逕范縣。合濮渠枝渠。又合將渠。北逕范城東。俗謂之趙溝非也。下入東阿。濟濮枝渠自濟陰乘氏來。北逕范縣左納瓠瀆。故經書瓠河北過范縣東北。爲濟渠也。將渠受河於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又逕范縣故城南。入瓠瀆。自下又通謂之將渠矣。將渠枝瀆。承將渠於范縣東北。逕縣北。下入東阿。又河水注。河水自濟陰鄄城來。北岸有新臺。衞宣公所築。詩齊姜所賦也。爲濮陽津。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莊公築臺於秦者也。下入東武陽。又自東武陽東。范縣西。東北流爲倉亭津。述征記云。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河水下入東阿。先謙案。春秋莊築臺不得在此。疑誤。一統志。故城今范縣東南二十里。吳卓信云。城址如故。一塔孤存。**茌平**。莽曰功崇。應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師古曰。音仕

疑反。〔補注〕宋祁曰。茌當作茬。周壽昌曰。泰山有茬縣。此當茬山平處也。宋云茬當作茌。茬下亦有此語。續志茬皆作茌。非傳。封其孫宗為功崇公。即此。先謙曰。說文茬下云。濟北有茬平縣。从艸在聲。作茌非。宋說誤。王子侯表有榮關侯騫。注云茬平。蓋昔析為榮關縣。縣人尹齊。見酷吏傳。續志。後漢改屬濟北國。瓠子水篇。瓠河故瀆自臨邑來。東北過茬平縣東。為鄧里渠。注云。自宣防已下。將渠以上。無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南北為鄧里渠。（鄧里渠見河水注。此下水經皆誤。備見注中。不復引。）又河水注。鄧里渠自臨邑來。北逕茬平縣東。下仍入臨邑。河水自東阿來。東北逕昌鄉亭北。又逕碻磝城西。即故茬平縣也。大河在其西。鄧里渠歷其東。河水下入聊城。又自平原楊虛來。逕茬平城東。疑縣徙也。城內有故臺。世謂之時平城。非也。蓋茬時音相近。河水下入平原高唐。一統志。故城今茬平縣西二十里。

東武陽。〔補注〕錢大昭曰。泰山有南武陽。故此云東。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補注〕宋祁曰。漯當作濕。錢坫曰。說文作濕。古燥溼字作溼。漯水字作濕。不同。今借濕作溼。而別漯以為水名。非也。水自漢後。其流已絕。今朝城縣南有大隄。曰漯河故瀆。當是舊址。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禹治當作禹貢。各本俱誤。案千乘千乘縣。郡三。當作郡四。東郡、平原、濟南、千乘。河水注。河水自范來。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又東逕東武陽縣。下仍入范。浮水故瀆自畔觀來。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謂之武水也。河水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下仍入范。又云。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又自城西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應劭云。縣在武水之陽。然則漯水亦或武水矣。水市隄逕於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下入陽平。莽曰武昌。應劭曰。武水之陽也。師古曰。漯音它合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朝城縣西四十里。

博平。〔補注〕先謙曰。戰國齊博陵。見田齊世家。地近趙。渡濟河。則至博關。見蘇秦張儀傳。莽曰加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漯水自聊城來。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內有層臺秀上。漯水下入平原高唐。一統志。故城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

黎。〔補注〕先謙曰。春秋衛邑。亦作犂。大叔疾。置妻娣於此。見左傳。文帝封召奴為侯國。見表。史表作犂。本表作犂。犂黎通用。莽曰黎治。孟康曰。詩黎侯

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全祖望曰。黎在上黨之壺關，不在此。其得名蓋以此爲黎侯所寓耳。先謙曰。全說是。續志後漢省。瓠子水注。瓠河自山陽城都來，東逕黎縣故城南。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瓠河下入濟陰阨。一統志。故城今聊城縣西四十五里。

清。〔補注〕先謙曰。春秋齊地。關蹐待命於此。見左傳。高帝封室中同爲侯國。見表。

莽曰清治。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補注〕先謙曰。後漢改樂平。續志樂平故清。外戚表。樂平侯衞山。注云。東郡。則樂平不自後漢始有。或是清之鄉聚。章帝因以名其縣耳。河水注。漯水自陽平來，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縣故清也。漯水下入聊城。一統志。故城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

東阿。都尉治。應劭曰。衞邑也。有西，故稱東。〔補注〕先謙曰。春秋齊柯邑。登齊盟也。見左莊經。戰國爲阿。見田齊世家。非衞邑。應說誤。河水注仍之。未審。項羽紀。大破秦軍東阿。則秦時已加東。（西阿見趙，葛城。史記。趙與燕會阿。是也。今直隸安州。）周勃傳阿下。蓋仍舊稱。後漢因。續志有清亭。劉注。左傳會於桃丘。縣東南桃城有渠丘山。河水注。河水自范來，右歷柯澤。左傳。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者也。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枝津東出爲鄧里渠。河水下入茌平。鄧里渠上承大河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下入臨邑。又瓠子水注。將渠枝瀆自范來，東北逕東阿城南，入瓠瀆。瓠瀆自范來，東北左合將渠枝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下入臨邑。又濟水注。濟水自須昌來，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又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也。東阿東北四十里。是下濟水通得清水之目焉。下入臨邑。馬頰水自須昌來，又逕桃城東。在東阿縣東南。又東北逕魚山南，入濟。一統志。故城今陽穀縣東北五十里。世俗謂之阿城鎮。

離狐。莽曰瑞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濟陰。後魏志作離孤。字誤。濟水注。濮水自濮陽來，東逕離狐縣故城南，下入濟陰冤句。一統志。故城今東明縣東南。

臨邑。有泲廟。莽曰穀城亭。師古曰。泲，古濟水字也。其後並同。〔補注〕先謙曰。泲廟，宣帝置。見郊祀志。官本泲並作沛。是後漢因。續志有沛廟。沛亦泲之訛。又續志穀城下云。春秋時小穀，有溷下聚。劉注。有項羽冢。先謙案。據莽名亭之義。是後漢分臨邑置穀城也。河水注。鄧里渠自東阿來，逕臨邑縣，合將渠水，下入茌平。又自茌平來，北逕臨邑縣故城西。入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濟受河。然滎口石門水斷不通，始自是出東北流。

逕九里。與濟水合。故濟瀆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河水下入平原楊墟。又濟水注。濟水自東阿來。北過穀城縣西。故春秋小穀城也。縣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又合狼水。逕扇首亭西。又過臨邑縣東。下入泰山盧。狼水出狼溪。西北逕穀城西。入濟。又甄子水注。甄河故瀆自東阿來。東北過臨邑縣西。下入茌平。一統志。故城今東阿縣北。吳卓信云。近茌平縣界。今濟南臨邑縣北三十五里臨邑故城。乃劉宋僑置。

利苗。〔補注〕先謙曰。王莽傳有利苗男苗訢。如淳注。邑屬東郡。續志。後漢省。李兆洛云。當在今泰安府境。

須昌。〔補注〕先謙曰。高帝封趙衍為侯。見表。

故須句國。大昊後。風姓。師古曰。句音劬。〔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東平。續志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陽穀城（左僖會陽穀在縣北）濟水注。濟水自壽良來北分二水。一、為馬頰水。一、北逕須昌縣西。京相璠云。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來以為縣。濟水於縣。趙溝水首受馬頰水注之。濟水馬頰水俱下入東阿。先謙案。志以此為故須句國。下壽良又有朐城。故志兩釋之。又汶水注。禹貢汶水自東平無鹽來。西南入茂都淀。淀水西南出。為巨野澤。又逕致密城南。即夫子所宰之邑。又入桓公河。其北水西出淀。為巨良水。逕致密城北。西南入洪瀆。長直溝水出須昌城東北穀陽山。南逕須昌城東。合蘧溝水（見無鹽）。分為二。一、西逕須昌城南。入濟。一、南流。注汶入濟（見壽良）。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

壽良。〔補注〕吳卓信曰。王莽傳。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是莽曾分壽良為郡。先謙曰。汶水注。春秋之良縣也。縣有壽聚。梁孝王世家。北獵良山。縣得名蓋以此。周勃傳。攻壽張。為作壽良。此後人所改。

蚩尤祠在西北涑上。〔補注〕先謙曰。宣帝置。見郊祀志。涑當為泲。濟水注。皇覽云。蚩尤冢在壽張縣闞鄉城中。冢高七尺。案今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南旺湖中。

有朐城。應劭曰。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補注〕王鳴盛曰。注父叔。南監本作叔父。是。故當作改。南監本亦誤。世祖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故諱之。先謙曰。官本作叔父。後漢改屬東平國。續志作壽張。春秋曰良。有堂聚。汶水注。禹貢汶水自東平無鹽來。分四汶。次一汶。西至壽張縣故城東。瀦為澤渚。其右一汶。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合長直溝水。（見須昌）入濟。先謙案。本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西南入泲者也。又濟水注。濟水故瀆自濟陰乘氏來。出巨野澤。北合洪水。東北過壽張縣西。合汶水。戴延之所謂清口也。述征記云。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濟。

或謂清卽濟也。又東北會於汶。今枯絕。注鉅澤。鉅澤北則清口。清與汶會也。濟水又北逕梁山東。又逕須朐城西。城臨側濟水。故須朐國也。地理志曰有朐城。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卽無鹽縣界也。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云。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濟水下入須昌。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又北逕闞鄉城西。又北入濟。自渚迄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西南。

樂昌。〔補注〕先謙曰。高后封張壽。宣帝封王武。爲侯國。見表。功臣從平侯公孫戎奴表注。樂昌。蓋嘗析置從平縣。續志後漢省。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魏郡陰安來。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下入魏元城。一統志。故城今南樂縣西北。

陽平。〔補注〕先謙曰。昭帝封蔡義。元帝封王禁。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莘亭。有岡成城。劉注。岡作新。莘在縣北。河水注。漯水自東武陽來。逕陽平縣之岡成城西。又北逕陽平縣故城東。又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衛宣公子伋壽死此。漯水下入清。一統志。故城今莘縣治。

白馬。〔補注〕先謙曰。高帝與楊熊戰此。見高紀。後漢因。續志有韋鄉。（古豕韋氏國。）河水注。河水自魏郡黎陽來。爲鹿鳴津。又爲白馬濟。津東南有白馬城。衛文侯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白馬有韋鄉韋城。故津亦有韋津之稱。史記所謂渡白馬武下韋津也。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金隄既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縣有神馬亭。亭上有涼城縣治。此白馬故瀆下入濮陽。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又爲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所謂王莽河也。昔西屬二渠。一漯水。今所流也。一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爲王莽河。河水下入畔觀。王莽河故瀆。亦下入畔觀。又濟水注。濮渠自南燕來。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又逕韋城南。有馳道自城屬於長垣。濮渠下入陳留長垣。一統志。故城今滑縣東二十里。

南燕。〔補注〕王念孫曰。南字涉下南字而衍。國有南北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於戰國時爲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燕。又秦策。王舉甲而攻魏。拔燕。高注。燕。南燕也。史記高紀。復軍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爲縣。曹丞相世家。從還反於燕。集解。徐廣云。東郡燕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漢書並同。）後書吳漢傳云。徙封舞侯。續漢郡國志。東郡本南燕國。河水注。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姞姓之國

也。有北燕。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縣。乃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與上文不合。）皆其證也。通典州郡十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志云古之燕國。漢爲南燕縣。則杜李所見漢志皆有南字。隱五年左傳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燕國。則唐初本尚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則所見本亦不誤。）今據以訂正。

南燕國。姞姓。黃帝後。 師古曰。姞音其乙反。〔補注〕錢大昭曰。羅泌云南燕伯爵。伯鯈國。后稷妃南燕姞氏也。先謙曰。戰國魏地。秦蒙驁攻拔之。見始皇紀。後漢因。續志。燕本南燕國。有雍鄉。有胙城。古胙國。有平陽亭。（衛侯飲孔悝於平陽。）有瓦亭。（會於瓦。）有桃城。濮水注。濮渠自酸棗縣來東逕胙亭東注。又東北逕燕城南。爲陽淸湖。陂水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里。亦曰燕城湖。逕桃城南而東注濮。國策所謂酸棗虛桃也。又東北合酸水。故瀆下入白馬。酸瀆水自酸棗來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入濮渠。世謂之百尺溝。又河水注。河水自陳留酸棗來逕南燕縣故城北。爲棘津。亦曰石濟津。下入黎陽。一統志。故城今延津縣東三十五里。吳卓信云。僞關因訛。俗名城上。

廪丘。〔補注〕周壽昌曰。管蔡世家。封叔武於成。索隱。地理志廪邱縣南有成故城。今志無此注。疑脫。先謙曰。春秋齊地。見左襄傳。後會晉伐取之。見哀傳。戰國仍屬齊。田會以之叛於趙。見紀年。六國表。趙敬侯救魏取齊於此。見趙世家。後漢改屬濟陰。續志。有高魚城。（左傳。襲我高魚。）瓠子水注。瓠河自濟陰成陽來。河北即廪丘縣。王隱地道記云。春秋齊邑。實表東海者也。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廪丘爲濮水也。縣南瓠北有羊角城。春秋衛羊角也。瓠河又逕陽晉城南。蘇秦說齊云。過衛陽晉之道者也。在廪丘城東南十餘里。與都關爲左右。瓠河下入山陽城都。又自濟陰乘氏來。東逕郓城南。左傳成公十六年。白沙隨還待於郓。京相璠云。公羊作運。今廪丘東八十里。有故運城。瓠河下入范。一統志。故城今范縣東南七十里。

陳留郡。〔補注〕先謙曰。全祖望云。故屬秦碭郡。楚漢之際。屬楚劉。先謙案通典云。故屬秦三川郡。據元和志。郡治長垣。又云治陳留。蓋後漢治也。據志劉注。雒陽東五百三十里。武帝元狩元年置。〔補注〕先謙曰。錢大昕云。諸侯王表。梁分爲五。其一濟川國。志無濟川郡。亦不言濟川國所在。濟水注引應劭云。濟川今陳留濟陽縣。乃知陳留郡即濟川。志稱陳留郡武帝元狩元年置。不言故屬梁國者。史之闕也。濟川國除在武帝建元三年。其時當爲濟川郡。至元狩初移治陳留。乃改

爲陳留郡耳。先謙案，武帝以前，梁國地無改易。高帝五年，以王彭越。濟川自在域內。越誅之後，梁當爲郡。景帝中六年，王梁孝王諸子。始分爲濟川國。武帝建元三年國除，爲濟川郡，見梁孝王傳。元狩元年改名陳留。錢說是也。全祖望云，前三當失考，謂濟川在陳留東郡之閒。不知濟川郡即陳留也。元帝永光三年，復爲濟陽國。建昭五年復故。至高后以濟南爲呂國，又改呂國曰濟川，不久即廢，非梁之濟川也。先謙案，紀要謂陳留爲本梁地，呂后七年分立濟川國。誤矣。卓信云，王莽時以圉縣以南付新平，雍邱以東付陳定，封丘以東付治亭，陳留以西付新鄭。則非時陳留已無復有郡矣。

屬兗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一百五十萬九千五十。

縣十七。〔補注〕先謙曰：郡人假倉、許晏，見儒林傳。

陳留，〔補注〕先謙曰：秦始皇二十六年置縣，見寰宇記。高帝與項羽攻之，見羽傳。後漢因。續志有鳴雁亭（鄭鳴雁在縣西北）。劉注有桐陵亭，古桐丘。汳水注：汳水自浚儀來，東逕陳留縣之鉼鄉亭北，下入小黃。又睢水注：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互見浚儀）下入雍丘。又淮水注：渙水自河南開封來，東南逕陳留北，下入雍丘。一統志：故城今陳留縣治。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幷，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渦音戈。〔補注〕先謙曰：鄭世家，鄭桓公以周衰徙都于留。公羊傳：古者鄭處於留，後鄭伯取鄶遷鄭，而野留。蓋此後留爲陳有，故受陳留之名。經籍所載，更無他留。孟說固未誤也。陽夏，淮陽縣。渦，說文作過。水經作過。渠水注：沙水自開封來，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渠水出焉，亦謂之宋溝也。沙水又逕陳留縣故城南，又逕牛首亭東，八里溝水出焉。又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又合八里溝水，下入淮陽扶溝。魯渠水下入淮陽圉。

小黃。〔補注〕王鳴盛曰：黃

下南豐本空一格是。此誤連成安。先謙曰。官本不誤。小黃。戰國魏地。春申君傳。所謂王取首垣。以臨平丘。小黃也。續志。後漢因。濟水注。南濟自封丘來。東逕小黃縣故城北。又謂之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也。因水以名縣。高帝起兵。母死黃鄉。南濟下入東昏。又汳水注。汳水自陳留來。逕小黃縣故城南。下入雍丘。又濁水注。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吳會諸侯於黃池也。黃水下入外黃。一統志。故城今陳留縣東北。

成安。（補注）先謙曰。潁川亦有成安縣。先謙疑此縣人韓安國見本傳。續志。後漢省。汳水注。汳水自外黃來南逕利望亭南。風俗傳云。故成安也。汳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西征記云。龍門。水名也。汳水下入梁國甾。一統志。故城今考城縣地。

寧陵。（補注）先謙曰。魏豹傳。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是寧陵故魏邑。索隱云。寗甯字轉異耳。高帝封呂臣為侯國。見表。

莽曰康善。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補注）吳卓信曰。路史有二葛。在陳留者嬴姓。黃帝後。在河內脩武者嬴姓。左傳齊昭公母葛嬴之國。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梁國。劉注。有沙隨亭。又陳留己吾下云。有大棘鄉。（鄭敗宋大棘。）有首鄉。即首止。先謙案。杜注。大棘在襄邑南。首止在襄邑東南。蓋後漢割甯陵襄邑二縣地置己吾。陰溝水注。谷水自襄邑來。東南逕己吾縣故城西。陳留風俗傳云。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甯陵縣之徙種龍鄉也。永元十二年。以大棘鄉直陽鄉自鄢隸之。渦有陳楚之俗焉。谷水下入睢陽。拓。又云。渦水自睢陽夏來。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又逕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云。大棘鄉。故安平縣也。（此安平不知何時置。）又逕鹿邑城北。春秋之鳴鹿。杜預云。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又逕武平縣故城北。（後漢縣。）下入襄邑。又淮水注。渙水自襄邑來。東南逕己吾縣故城南。下仍入襄邑。又汳水注。汳水自梁國甾來。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矣。又逕黃蒿塢北。又逕斜城下。又逕周塢側。又逕葛城北。葛於六國屬魏。魏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在寧陵縣西十里。又逕夏侯長塢。下入梁國睢陽。又睢水注。睢水自襄邑來。東逕寧陵縣故城南。下入偶。一統志。故城今寧陵縣南。縣志。南關外俗呼寧王城。

雍丘。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補注）閻若璩曰。杞初封即在此。至先春秋時。所徙未知何所。惟僖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杞侯來朝。七月。伐杞。入之。其與今莒州及曲阜相鄰可知。

桓六年，杞幷淳于而遷都。僖十四年，遷緣陵。襄公時又遷淳于。淳于，漢縣，屬北海，今安丘縣東北三十里。緣陵，漢北海營陵縣，今昌樂縣東五十里營邱城。宋安邱正在營東北。杞先春秋而徙，故入春秋邑輒爲莒得也。錢坫曰：杞世家自東樓公至簡公十九世，惟共公子德公，徐廣云：世本作惠公。春秋傳又有成公，是惠公之子。世家無之，亦但有二十世也，與此不合。先謙曰：雍丘，春秋鄭地。宋敗鄭師於此，見左哀傳。戰國韓伐取之，見六國表、鄭韓世家。又入魏，亦作雝丘。齊韓取以與宋，見燕策。復屬魏，始皇攻定之，見始皇紀。高帝與項羽破斬李由於此，見高紀、羽傳。續志：後漢因。劉注：城內有神井，能興霧雹。有呂蒙壍。有酈生祠。睢水注：睢水自陳留來，東逕高陽故亭北，留故鄉聚名也，酈食其所居。又逕雍丘縣故城北，秦始皇以爲縣。圖稱云：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城內有夏后祠。睢水東爲白羊陂，合蓑瀆陂，亦洛架口水，下入襄邑。蓑瀆陂水上承白羊陂水，東北逕雍丘城北，又東分爲雙溝，仍入白羊陂。洛架口水上承汳水，東南入睢。又睢水注：渙水自陳留來，東南逕雍丘縣故城南，下入襄邑。又汳水注：汳水自小黃來，東逕鳴雁亭南。左傳：衛侯伐鄭，至於鳴雁者也。杜預云：在雍丘縣西北。今俗名白雁亭。（續志在陳留下。）又逕雍丘縣故城北，陽樂城南。西征記：城在汳北一里。雍丘縣界。又東，故渠出焉，南通睢水，謂之董生決，今無水。又東，枝津出爲洛架口水（見上）。汳水下入外黃。一統志：故城今杞縣治。

酸棗，〔補注〕先謙曰：秦縣。以地多酸棗，故名。見通典、元和志。春秋鄭地，駟帶與游吉盟此，見左傳。戰國魏文侯伐酸棗城之，見魏世家。韓哀侯滅鄭，地入韓，爲郡。見韓世家。旋入魏，故國策蘇秦云：魏有酸棗。襄王時，河水決其郛，見杞年。始皇攻定之，見始皇紀。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鄭廩延。延津在縣北。有棣城，有烏巢城，內有韓王故宮闕。河水注：河水自河內武德來，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今無水。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下入東郡南燕。又濟水注：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杞年：魏襄十年，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漢世塞之，故班固云：文湮棗野，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棣城間，入濮渠。濮渠受濟，自封丘來，東北左會別濮水，又逕酸棗縣故城南。闞駰稱云：酸棗以棘名邦，漢官儀曰河隄謁者居之。濮水北積爲同池陂。濮渠下入南燕。酸水故瀆首受河於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北，延津南，爲酸水，下入南燕。北濟自河南陽武來，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有故市亭，晉太康地記云：澤在酸棗之東南。北濟下入封丘。又渠水注：十字溝水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歷酸棗，下入河南陽

武。一統志，故城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東昏。莽曰東明。〔補注〕先謙曰，本春秋戶牖，左傳吳囚子服景伯及戶牖也。後爲鄭邑。戰國以致魏。惠成王，見紀年。入秦爲戶牖鄉，屬陽武，見陳平傳。漢置縣。續志，後漢因。濟水注，南濟自小黃東東逕東昏縣故城北，陽武之戶牖鄉，陳平家焉。南濟下入濟陽。平居鄉上里，見莽傳里社碑。一統志，故城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襄邑。有服官。〔補注〕錢大昭曰，司馬彪輿服志，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先謙曰，淮水注，縣南有渙水，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先謙案，楚取睢濊之間，蓋渙水一名濊水。莽曰襄平。應劭曰，春秋傳曰師于襄牛是也。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溼，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然則應說以爲襄牛，誤也。〔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滑亭（左傳大於滑）。劉注，有桐門亭，有黃門亭。陰溝水注，濄水自寧陵來，東逕廣鄉城北，圈稱云，襄邑有蛇丘亭，故廣鄉矣。下入淮陽苦。又云，谷水首受渙於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下入寧陵。又淮水注，渙水自雍丘來，東逕承匡城，又逕襄邑縣故城南。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衛、齊圍我襄陵，即此。西有承匡城，春秋會於承匡者也。渙水下入寧陵。又自寧陵來，東逕鄫城北，春秋晉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云，襄邑縣東南有鄫城。渙水下入傿。又睢水注，睢水自雍丘來，東逕襄邑縣故城北，下入寧陵。一統志，故城今睢州西一里。外黃。都尉治。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云惠公敗宋師于黃，杜預以爲外黃縣東有黃城，即此地也。〔補注〕先謙曰，春秋宋黃邑。戰國屬魏，故國策蘇代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亦稱外黃，見魏世家太子申過外黃。張耳爲魏外黃令，見耳傳，亦見項羽、彭越、樊噲傳。後漢因。續志，有葵丘聚，有曲棘里，有繁陽城。汳水注，汳水自雍丘來，東逕外黃縣南，又逕大齊城南，陳留風俗傳云，外黃縣有大齊亭。又逕科城北，俗曰縣有科稟亭也。又逕小齊城南，下入成安。又泗水注，黃水自小黃來，東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春秋爲曲棘里，宋別都。春秋宋元公卒於曲棘，是也。淮元居稷里。黃溝逕葵丘下，齊桓會諸侯於此。又注大澤，世謂之大齊陂。陂水下入濟陰定陶，一入鉅鹿，貫爲豐水上源。一統志，故城今杞縣東六十里。封丘。〔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劉注，有狄溝，敗狄於長丘是也。有鞠亭，古鞠居。濟水

注，北濟自酸棗來，東逕封丘縣北，南燕縣之延鄉也，在春秋爲長丘。濮水出焉（見下）。北濟下入浚儀。南濟自河南陽武來，東逕封丘縣南，下入浚儀。又陰溝水注，陰溝水自河南卷來，東南逕封丘縣，絕濟瀆，下入浚儀。一統志：故城今封丘縣治。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補注〕王鳴盛曰：泲，南監本作沛，是。先謙曰：都關，山陽縣。羊里水，瓠子河之別稱。濟水注：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即地理志所謂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闞駰云首受別濟，即北濟也。濮渠故瀆自濟東北流，左迤爲高梁陂，方三里，下入酸棗。過郡三，〔補注〕先謙曰：過陳留、東郡、濟陰、山陽三，當爲四。行六百三十里。孟康曰：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溝是。長羅，侯國。〔補注〕先謙曰：常惠國，宣帝封。莽曰惠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濟水注：濮渠自長垣來，闞駰稱言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後漢省并長垣。有長羅澤，即吳季英牧豬處也。又有長羅岡、蘧伯玉岡。濮渠下入東郡濮陽。一統志：故城今長垣縣北。尉氏。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爲邑。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爲族耳。應說是也。〔補注〕全祖望曰：鄭之尉氏，以其官氏而食邑於此，因以名縣，非獄在此也。先謙曰：縣見成紀。續志後漢因。劉注：有陵樹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囿，有秦樂廄。漢諸帝以騁養猛獸。渠水注：長明溝水自潁川長社來，東逕尉氏縣故城南，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溝瀆自是三分，一北爲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高后（孝衆誤）封劉禮爲侯國，建武元年，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故陳留風俗傳云：陵樹鄉，故平陸縣也（據此，前漢有平陸縣，或班氏失記）。康溝水下入淮陽扶溝。又自扶溝來，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云：尉氏縣有少曲亭，俗謂之小城，下仍入扶溝。一統志：故城今尉氏縣治。傿。莽曰順通。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鄢是也。師古曰：鄢音偃。〔補注〕洪亮吉曰：潁川有傿陵縣。郡國志：春秋時曰傿。注：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過兩縣爲一，誤。當以應說爲是。先謙曰：鄢故國，妘姓，鄭武公滅之，見周語韋注，互見傿陵下。楚靈王、秦昭王會此，見秦紀、楚世家。後漢改屬梁國。續志作鄢。睢水注：睢水自寧陵來，歷鄢縣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睢水下入梁睢陽。又渙水注：渙水自襄邑來，東南逕鄢城北，新城南，又合明溝水，下入山陽湖。一統志：故城今柘城縣北二十九里。長垣。莽曰長固。孟康曰：春

秋會于匡今匡城是〔補注〕先謙曰春秋鄭首垣邑趙惠成王時致之魏見紀年趙肅侯攻之見趙世家亦稱垣國策黃歇說秦王曰非蒲衍垣也後漢因續志有匡城（次於匡在縣西南孔子所畏）有蒲城（會於蒲縣西南）有祭城劉注會平丘在縣西有宛亭衛人覆究假濟水注濮渠自東郡白馬來東絕驪道逕長垣縣故城北衛地也故首垣矣秦更從今名陳留風俗傳云縣有防垣故縣氏之濮渠逕祭城北鄭祭仲邑也下入長羅一統志故城今長垣縣東四十里

平丘〔補注〕先謙曰春秋衛邑戰國鄭地魏惠成王時致之魏見紀年史記春申君說秦王以臨仁平丘也後漢因續志有匡有黃池亭（韓世家宋取我黃池徐廣以爲在此）濟水注北濟自封丘來東過平丘縣南故衛地春秋諸侯盟於平丘者也縣有臨濟亭田儋死處又有曲濟亭又臨側濟水北濟下入濟陽一統志故城今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濟陽 **莽曰濟前**〔補注〕先謙曰春秋鄭地戰國屬魏國策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也漢初靳歙攻之登秦邑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武父鄉盟於武父有郗鄉光武皇帝生濟水注北濟自平丘來逕武父城北闞駰云在縣西北鄭邑也又逕濟陽縣故城北闞駰稱云縣故宋地也紀年梁惠成王城濟陽長帝封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北濟下入濟陰冤句南濟自東昏來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爲名南濟東逕戎城北杜預云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是也又東北菏水東出焉南濟下入冤句菏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爲五丈溝下入濟陰定陶一統志故城今蘭儀縣北五十里

浚儀 **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補注〕先謙曰安邑河東縣禹避商均於此見世紀儀封人縣人見地道記西有榆關故關魏楚取之仍以賂鄭見六國表三晉取楚大梁榆關見楚世家縣人張耳陳餘見本傳續志後漢因渠水注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故居後魏惠王都之梁惠成王六年徙都於大梁者也秦滅魏以爲縣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爲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云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余謂故汳沙爲陰溝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乎漢之浚儀水無他也皆變名矣先謙案酈說爲是詩浚有寒泉在浚之下志云今祥符縣西三十里有寒泉詩所謂浚水爲汴所奪故汴水經大梁北亦兼浚水之名蓋不始於漢也又云渠水自河南陽武來東南逕赤城北左則故瀆出焉秦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渠水逕大梁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水

據述征記云，汳沙到浚儀而分也。汳東注，沙南流。（沙卽渠也。）渠水南逕梁王吹臺東。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焉。楚漢分王，指是水以爲東西之別。晉志浚儀有鴻溝，漢高祖項羽約分處。又合汳水，下入河南開封。汳水自河南中牟來，東逕大梁亭南，又逕梁臺南，入渠。又濟水注，北濟自封丘來，東逕大梁亭之赤亭北而東注，下入平丘。南濟自封丘來，東逕大梁城北，又逕倉垣城，下入小黃。又陰溝水注，陰溝水自封丘來，至大梁，合蒗蕩渠，梁溝旣開，蒗蕩渠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陰溝水東南逕大梁城北，左屈與梁溝合，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川流之會，左瀆東導者，卽汳水也。蓋津源之變名矣。故經云，陰溝出蒗蕩渠也。下入淮陽扶溝。又汳水篇，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注云，陰溝卽蒗蕩渠也。或言汳受旃然水，又言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濟水斷，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卽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故闞駰著陳留風俗傳云，浚水逕其北也。又東，汳水出焉，故經云汳出陰溝於浚儀縣北也。汳水東逕倉垣城南，卽縣之倉垣亭也。下入陳留。一統志，故城今祥符縣西北。

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補注〕先謙曰，取慮，臨淮縣。渠水注，渠水又東南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又睢水注，睢水出梁郡鄢縣。注云，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陳留浚儀狼湯水也。經言出鄢，非矣。案睢水所出在陳留縣之西，浚儀之東，故志繫之縣也。下入陳留。過郡四。〔補注〕先謙曰，謂陳留、梁、山陽、沛、臨淮，四當爲五。行千三百六十里。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師古曰，取慮，縣名也。音秋廬，取又音趨。

潁川郡。〔補注〕先謙曰，據潁水注，郡治陽翟。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南五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始皇十七年，盡納韓地爲郡，命曰潁川。見始皇紀、韓世家。吳卓信云，國策游騰謂楚王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據此則潁川之名，不始於秦。高帝五年爲韓國。六年復故。〔補注〕先謙曰，韓王信王潁川爲國，六年徙太原，則潁川仍爲郡。並見高紀。又云，淮潁川郡頗益淮陽國，非全罷也。全祖望謂十一年屬淮陽國，惠帝元年復故，非也。

莽曰左隊。[補注]吳卓信曰王莽傳左隊大夫王吳後書郭伋傳左隊大夫逯並。陽翟有工官。[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工官監本訛二官今改正。屬豫州。孟康曰夏啓有鈞臺之饗今鈞臺在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萬九百七十三。

縣二十。[補注]先謙曰郡人灌夫賈山見本傳。滿昌堂谿惠見儒林傳。

陽翟。夏禹國。[補注]先謙曰潁水注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金鶚云禹都有二始都陽城即避舜子處以爲都後都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服虔左傳注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鄭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近同在河北冀州故祝鮀云唐叔封於夏虛啓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啓以商政則禹都即唐國杜注今太原晉陽是也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都而曰夏禹國知禹不都陽翟矣先謙案金說與道元夏禹始封於此之文互相印證足以發明班指惟潁水注不當云安邑夏都爲皇甫謐之說所亂亦愛博之過也劉昭直云陽翟禹所都誤矣。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補注]錢坫曰韓世家貞子徙平陽哀侯徙新鄭不書景侯徙陽翟姚鼐曰韓之都三平陽陽翟新鄭也韓至哀侯滅鄭都新鄭景侯乃哀侯曾祖魏世家景侯九年鄭圍我陽翟安得有新鄭哉當時韓北有平陽南有陽翟蓋包新鄭於腹中迨哀侯滅鄭定居故志於新鄭下云韓自平陽徙都之遂自景侯至哀侯雖居陽翟而平陽之爲都猶南北并建故於新鄭尚可云自平陽徙於陽翟必不可云自新鄭徙耳先謙曰此景字誤也哀侯之後有懿侯昭侯更後則稱王或懿昭有徙都之事班氏書之字誤爲景耳潁水注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承用志文則酈氏所見漢書本已然矣。戶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口十萬九千。莽曰潁川。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也。應瓚

之所皆弃。（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鈞臺，有高氏亭（衛侵師高氏），有雍氏城（楚侵鄭雍梁）。先謙案：韓世家云：雍氏之旁，亦見周紀。）潁水注：潁水自陽城來，逕上棘城，左傳楚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縣西有故堰，潁水枝流所出也。其故瀆東南逕三封山北，今無水。渠中有泉流出，爲陂，水東逕三封山東，又東南逕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筵，亭啓亭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亦稱爲陂，謂之鈞臺陂。又逕夏亭西，下入郟。潁水自堨東逕陽翟縣故城北，春秋鄭伯突入於櫟，宋忠云：今陽翟也。潁水下入潁陽。又汝水注，藍水出陽翟縣北嶺山，東南流，下入郟。一統志：故城今禹州治。

昆陽。 應劭曰：昆水出南陽。（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魏世家，蘇秦說魏王，南有昆陽。後入秦。信陵君陳對安釐王云：秦昆陽也。後漢因。續志：有滍水。汝水注：昆水自南陽魯陽來，東南逕昆陽縣故城西，又屈逕城南，茲雍水以氐縣，下入定陵。滍水自南陽犨來，東南逕昆陽縣北之雍城北，東入汝（見襄城）。周禮荊州，其浸潁湛也。又滍水注：滍水自南陽犨來，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光武破王邑等於此），下入襄城。一統志：故城今葉縣治。昆水俗名潕河，亦曰禹京河。

潁陽。 應劭曰：潁水出陽城。（補注）先謙曰：秦縣，始皇紀二世二年，高帝略潁陽。續志：後漢因。潁水注：潁水自陽翟來，東南過潁陽縣西。應劭云：縣在潁水之陽，故邑氏之。潁水下入潁陰。一統志：故城今許州西南。

定陵。有東不羹。（補注）周壽昌曰：陸氏釋文云：羹，漢地志作更，是唐本漢書有因羹音近而訛更者。先謙曰：不羹見左昭十一年。續志同。一統志：東不羹城今舞陽縣西北。**莽曰定城。** 師古曰：羹音郎。其後亦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滍水注：滍水自襄城來，於定陵城北東入汝。先謙案：本志南陽魯陽下，滍水東北至定陵入汝者也。又汝水注：昆水自昆陽來，東逕定陵城南，入汝。先謙案：本志魯陽下，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者也。又云：汝水自襄城來，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定城矣。汝水右合滍水，左則百尺溝出焉。自定陵城北通潁水於襄城縣，潁盛則南播，汝泆則北注。溝之東有澤，曰龍淵。溢則東注㶏水矣。汝水又合昆水，又逕奇頟城西（後魏南潁川郡治）。濆水出焉，亦名大㶏水。爾雅：汝有濆。然則濆者，汝別也。是或濆、㶏聲近，亦或下合㶏、潁，兼統厥稱耳。汝水下入郾。葉陂水斥滍水也，自潕陽來，東逕定陵縣南，東南入醴。疑呂忱所謂㶏水也，下入郾。㶏水注：㶏水自汝南㶏強來，潁水南有二瀆，南瀆東南流，歷臨潁亭西，入汝。今無水，疑即㶏水之故瀆。汝水於奇頟城西別東派，時人謂之大㶏水，下入汝南召陵。一統志，

故城今舞陽縣北十五里。**長社**。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師古曰：長，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春秋鄭地，戰國屬魏。昭襄王取之，見秦紀。樊噲攻之，見噲傳。後漢因。續志有長葛城（一名葛城，見田齊世家）。有向鄉（諸侯師於向，縣東北）。有蜀亭，有蜀津（津當爲澤。濁澤見趙魏世家，亦作濁。蜀濁通用字）。潩水注：潩水自河南密來，東南逕長社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俱東入洧，與洧過沙枝流派亂，互得通稱。是以春秋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潩水下入潁陰。皇陂水出皇臺七女岡，北，即古長社縣之濁澤也。北對雞鳴城，即長社縣之濁城也。陂水下入潁陰。又洧水注：洧水自河南新鄭來，過長社縣北，合南濮北濮二水。洧水分爲二，一東北注沙，一下入許。龍淵水出長社縣西北，有故溝，上承洧水，水盛則通注龍淵，東逕長社縣故城北（後魏潁川郡治）。京相璠云：長社北界有䓘水。又京杜地名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然則是水即䓘水也。又東南逕穀城北，左傳楚伐鄭，次於棘澤者也。䓘水又東左入洧。又渠水注：康溝水首受洧水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鄉西，即鄭之向鄉也。合長明溝水，下入陳留尉氏。長明溝水自河南苑陵來，爲白雁陂，在長社縣東北，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南流爲長明溝，東轉北屈，又東逕向城北，又右迆爲染澤陂，而東注蔡澤陂，下入尉氏。一統志：故城今長葛縣西。**新汲**。師古曰：闞駰云：本汲鄉也。宣帝神爵三年置，以河內有汲，故加新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匡城，衛侵鄭及匡；晉伐齊至曲洧。杜預云：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洧水注：洧水自許來，東逕新汲縣故城北，宣帝還於許之汲鄉曲洧城，城在洧水南隄上。又右迆爲濩陂，下入淮陽扶溝。濩陂水上承洧水於新汲縣，南逕新汲縣故城東，又積爲濩陂，陂西北即長社城。濩陂下入扶溝。一統志：故城今扶溝縣西南二十里，俗呼之曰離下村。**襄城**。〔補注〕先謙曰：春秋鄭地，後屬楚，楚懷王時秦取之，見六國表（秦紀作新城，地同）。項羽攻拔之，見始皇紀。呂后封孝惠後宮子義爲侯國，見表。**有西不羹**。〔補注〕先謙曰：續志同。一統志在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俗呼堯城。**莽曰相城**。〔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氾城，有汾丘（楚師汾陘之塞，謂此，及召陵陘山）。有魚齒山。劉注：左傳卑魏在東南。汝水注：汝水自郟來，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王隱云：楚靈王築，既爲襄城，君始封之日，翠衣帶玉佩，徙倚於流水之上，即是水也。後乃縣之。其城南對氾城，周襄出鄭居氾，即此城也。京相璠云：襄王居之，故曰襄城。汝水又逕西不羹城南。

又逕繁丘城，合湝水（見昆陽）下入定陵。養水自南陽犨縣來，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郡國志，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云，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右會邡湝水，又東北入東長湖，亂流注汝（見郟）。又湝水注。湝水自昆陽來，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背汝水，湝水下入定陵。又潁水注。潁水自潁陰來，歷岡丘城南，故汾丘城也。杜預云，在襄城縣東北。潁水下仍入潁陰。漻水出襄城縣之邑城下，東流下入潁陰。一統志，故城今襄城縣治西壖之外，遺蹟迴亘，迤於城隅。

郾。師古曰，音一戰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汝水注。汝水自定陵來，東南逕郾縣故城北，故魏下邑（亦見舞陽）。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郾，是也。又東合醴水，又東南流，逕邪城西，左傳蔡侯鄭伯會於鄧者也。下入汝南上蔡。醴水自定陵來，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先謙案，水志南陽雉下，澧水東至郾入汝者也。一統志，故城今郾城縣西南五里遼州城是。

郟。師古曰，音夾。（補注）先謙曰，春秋鄭地。據謂郟之田，後入楚。左傳昭公時城之。楚王郟此，爲郟敖也。韋昭破陳郟將師衢於此。見始皇紀。縣人韓千秋，見南粵傳。續志，後漢省。汝水注。汝水自成安來，東合强譽泉，又分爲西長湖，又合區澗水，東長湖水（見襄城）。又逕郟縣故城南，合潕水、藍水、白潕水、龍山水（見父城）下入襄城。潕水自父城來，東北至郟入汝。藍水自陽翟來，東南逕杞氏城西，在郟城西北十餘里。又逕黃阜東，而南入汝。白溝水出夏亭城西，又南逕龍城西北，卽郟之廉陂，自潕水南入汝。又潁水注。潁水自陽翟來，東南爲郟之靡陂。一統志，故城今郟縣治。

舞陽。應劭曰，舞水出南。（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蘇秦說魏王，大王之地，南有許郾舞陽。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見信陵君傳。高帝封樊噲爲侯國，見表。功臣表舞陽侯月氏裴注，舞陽昌武侯趙安稽，深侯王援，訾服侯畢取，注同。酈道元讀舞陽昌武深（服同字）三縣。後漢因。續志加邑。汝水注。葉陂水自南陽葉來，東逕潕陽縣故城北，下入定陵。又潕水注。潕水自南陽舞陰來，東北歷舞陽縣故城南，下入汝南西平。潕卽舞。應注南下脫陽字。一統志，故城今舞陽縣西。

潁陰。（補注）先謙曰，高帝封灌嬰爲侯國，見表。縣人灌夫，見本傳。後漢因。續志，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亭。有岸亭。劉注有狼陂。潁水注。潁水自潁陽來，南逕潁鄉城西（魏縣）。潁陰縣故城在東北。潁水下入襄城，又自襄城來，逕繁昌縣北（晉不受禪處）。潁陰之繁陽亭也。潁水又東南逕青陵亭城北，枝入爲青陵陂。潁水陂水並下入臨潁。漻水自襄城來，東入青陵陂。又潩水注。潩水自長社來，南分二水，一南出，逕胡城

東。潁陽縣之狐人亭也。南爲胡城陂。瀙水東逕曲強城東。合皇陂水。又逕東西武亭間。兩城相對。疑古岸門。史記所謂走犀首于岸門也。徐廣云。潁陰有岸亭。（韓世家。秦破我岸門。）又南逕射犬城東。鄭公孫射犬城也。又逕潁陰縣故城西。下入許。皇陂水自長社來。東南逕胡城北。潁陰縣之狐宗鄉也。又東合胡城陂水。入遲宜陂水。上承狼陂水於潁陰城西南。左傳楚師於須澗也。下入許。一統志。故城今許州治。

崈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置。詳武紀。釋山。嵩高爲中嶽。又云。山大而高崧。嵩、崧、說文所無。續志。後漢省。陽城下云。有嵩高山。據此。縣併入陽城。劉注。山海經謂爲太室之山。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在嵩高北。潁水注。五渡水導源嵩高縣東北太室東谿。下入陽城縣。武帝置嵩潁之嶽陽城。一統志。故城今登封縣治。

有太室少室山廟。〔補注〕錢坫曰。戴延之西征記。東爲太室。西爲少室。相去十七里。名嵩高。水經注。合而言之爲嵩高。分而言之爲二室。西南爲少室。東北爲太室。先謙曰。宜帝神爵元年定制廟祀。見郊祀志。

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師古曰。嵩。古崇字。〔補注〕先謙曰。劉注。鄭詩譜云。外方之山。即嵩也。禹貢山水澤地篇。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又云。外方山嵩高是也。中嶽外方。今古文之異。

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太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補注〕錢坫曰。孔穎達春秋傳正義引作文叔。杜預譜云。許、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則作文叔是也。太字誤。周壽昌曰。韓非子。許恃楚而不聽魏。魏攻宋而魏滅許。則似許附於楚而滅於魏也。韓非戰國時人。當較確。春秋世族譜亦云楚滅之。先謙曰。說文鄦下云。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潁川。從邑無聲。俗作許。說文自敘云。呂叔作藩。俾侯于許。甫侯呂姓。故呂刑一云甫刑。然則文叔卽呂叔之字矣。戰國入魏。國策。蘇秦說魏王。大王之地。南有許鄢。是也。然則魏滅爲是。田齊世家。伐晉魯葛。及安陵。是魯亦魏地。括地志以爲縣南四十里魯城。續志。後漢因。洧水注。洧水自長社來。東逕縣。（魏改許昌）故許男國也。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見許男于洧上者也。下入傿陵。又自傿陵來。東南逕桐丘城。左傳。鄭人將奔桐丘。杜預云。許昌城東北西南去許城可二十五里。洧水下入新汲。又潩水注。潩水自潁陰來。東南逕許昌城南。合宣梁陂水。入潁。先謙案。本志河南密下。潩水南至臨潁入潁者也。水會在二縣之

交注又云獲陂水自潁陰來東南入許昌縣下入臨潁一統志故城今許州西南

傿陵戶四萬九千一百一口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八莽曰左亭

李奇曰六國爲安陵師古曰傿音偃〔補注〕徐松曰鄭克段及晉楚戰皆此鄢陵者元和志之誤也趙匡則以鄢爲鄔之誤地在焦氏西南閻若璩從之然則克段者鄢氏之鄔晉楚遇者此傿陵皆與陳留之傿陵無涉先謙曰官本注無陵字引宋祁曰安下當添陵字先謙案魏世家所謂安陵氏也齊宣公伐之見田齊世家高帝封朱濞爲侯國見表縣人孫寶見本傳後漢因傳作傿續志春秋時曰鄢劉注鄭共叔所保晉敗楚於鄢陵然則此說不始元和志鄢陵之鄢釋云亡師於鄢是鄢陵亦單稱鄢故致此誤趙云作鄔程恩澤駁之矣洧水注洧水自許來東逕鄢陵縣故城南六國爲安陵昔秦求易地唐雎受使於此洧水合鄢陵南陂水下仍入許又渠水注蔡澤陂水出鄢陵城西北晉楚相遇處也陂東西五里南北十里下入淮陽扶溝一統志故城今鄢陵縣西北至許州七十五里

臨潁莽曰監潁〔補注〕先謙曰鄭城潁也見左隱傳正義續志後漢因潁水注潁水自潁陰來東南逕臨潁縣而西注小濦水出焉潁水東南逕皋城北春秋之皋鼬也潁水下入汝南濦強青陵陂水自潁陰來東入臨潁縣狼陂又濦水注濦水自陽城來東南逕臨潁縣西北小濦水出焉（卽上小濦水）東逕臨潁縣故城北下入汝南濦強又濦水注狼陂水自許來逕巨陵城北鄭大陵也京相璠云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巨陵亭又東爲宜梁陂又東南入濦一統志故城今臨潁縣西北十五里

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應劭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是也臣瓚曰呂氏春秋曰成王以戲授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矣又據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補注〕全祖望曰周武王係成王字誤作武先謙曰應說故曰應侯下奪應字春秋父城楚地（見下）戰國入秦秦客謂周最以應爲太后養地見周紀魏惠王秦惡文會此見秦紀魏世家續志後漢因汝水注龍山水出龍山龍溪北流逕父城縣故城東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杜預云卽襄城之父城縣也龍山水合二水又東北入汝溢

水自南陽魯陽來入父城縣。合𣵀水。下入郟。𣵀水自魯陽來。東北至父城縣北。右入滍水。又云。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坂。名湛坂（互見南陽犨。）又滍水注。滍水自魯陽來。東逕應城南。故應鄉。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滍水合彭水。橋水。下入南陽犨。彭水自魯陽來。東北逕應城南。入滍。橋水自魯陽來。東南逕魚齒山北。又南逕應城西。戰國范睢封邑。謂之應。水入滍。一統志。故城今寶豐東四十里。縣志。郎父城保應城。今寶豐縣西南。**成安。**（補注）錢坫曰。成安侯韓延年封邑。表云屬郟。是地分郟縣置。先謙曰。陳餘稱成安君。見項羽紀。正義云。在潁川郡。則地蓋秦邑。陳留郡亦有成安。**侯國也。**（補注）先謙曰。韓延年。武帝封。郭忠。昭帝封。續志後漢省。汝水注。汝水自河南梁來。東逕成安縣故城北。世謂之白泉城。非也。汝水下入周承休。一統志。故城今汝州東南三十里。**周承休。侯國。元帝置。**（補注）錢大昭曰。姬延年所封。姬嘉初封周子男君。至初元五年。由君進爵。表注。長社。蓋析長社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補注）王念孫曰。二當爲四。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元始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表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元始四年爲鄭公。錢坫曰。鄭字誤。說文。郲。潁川縣。**莽曰**後漢黃瓊傳。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更名曰郲。因其地有郲鄉。是矣。徐松曰。趙一清云。黃瓊。黃琬皆封郲鄉侯。屬是郲之譌。**嘉美。**（休音許虯反。（補注）錢大昭曰。休字上。脫師古曰三字。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汝水注。汝水自成安來。東爲周公渡。藉承休之徽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又合黃水。下入郟。黃水出梁山。東南逕周承休縣故城東。爲承休水。縣故子南國也。世謂之黃城水。或曰黃水。皆非也。其水逕梁郟鄉西。爲黃陂。東入汝。一統志。故城今汝州東二十六里。**陽城。**（補注）先謙曰。陽城見孟子。春秋鄭地。戰國韓哀侯取之。秦惠王時爲秦所拔。見鄭韓世家。秦縣。縣人陳涉。見涉傳。高帝從雒陽東還至此。見高紀。功臣潁城侯數居洛。散侯黃舍奪其地。注。陽城蓋皆析置潁城放二縣。又汝南亦有陽城侯國。後漢因。續志有負黍聚。戰國鄭地。敗韓兵於此。鄭君乙時負黍反歸韓。遂滅鄭。桓惠王時秦拔之。見鄭韓世家。劉注有啟母冢。一統志。故城今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俗名之爲告成鎮。**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補注）先謙曰。長平。汝南縣。洧水篇。洧水出密縣西南馬嶺山。注云。亦云出潁川陽城山。山在縣東北。蓋馬嶺之統目焉。（下互見河南密。）說文亦云。洧水出河南密

縣西南馬領山，東南入潁。一統志：陽城山在今登封縣東北，舊志俗名車嶺山。過郡三，行五百里。〔補注〕先謙曰：過潁川、河南、淮陽、汝南，三當爲四。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補注〕先謙曰：下蔡，沛郡縣。說文：潁水出潁川陽乾山，東入淮。與志合。潁水篇：潁水出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注云：潁有三源，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逕負黍亭東，亦或謂是水爲潁水，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潁水東合五渡水，逕陽城縣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啓，並於此。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潁水東合龍淵水、平洛水，又東出陽關，下入陽翟。五渡水自崈高來，東南逕陽城西入潁。龍淵水導源龍淵，東南流，逕陽城北入潁。平洛水出玉女臺下平洛澗，入潁。呂忱云：勺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一統志：陽乾山在今登封縣西南，舊志：少室山正南。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荊州寖。〔補注〕先謙曰：過潁川、汝陽、沛。有鐵官。師古曰：乾音干。洧音于軌反。〔補注〕先謙曰：續志有鐵。伊水注：狂水東出陽城縣之大𡸣山，下入綸氏。又程水注：潁水出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潁，亂流下入臨潁。案即潁水注所稱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故云程水者也。故酈云亂流矣。綸氏。〔補注〕先謙曰：春秋鄤邑，楚吾得及秦伐鄤。國之見紀年。後漢因。續志作輪氏，云：建初四年置，疑復之也。陳寶傳亦作輪氏。吳卓信云：後漢注及括地志、元和志並以爲即夏少康綸邑，非也。綸在梁國虞城縣。伊水注：狂水自陽城來，西逕綸氏縣故城南，合倚薄山水、又風溪水、三交水，下入河南新城。倚薄山水出倚薄山，南逕綸氏縣故城東，入狂水。又風溪水出又風山，南流逕綸氏縣故城西，又西南入狂水。一統志：故城今登封縣西南七十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汝南郡〔補注〕閻若璩曰：秦先并平輿縣，卻不為治，治上蔡縣，以翟方進傳知之。其傳首敘次與賈誼傳正同。元和志謂治平輿者，并汝水注於上蔡縣云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又於平輿縣云東漢汝南郡治是。元和志所言誤，以東漢為西漢也。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平輿。劉注：雒陽東南六百五十里。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潁川、南陽二郡。楚漢之際屬楚國。高帝四年，屬漢，分置。十一年，屬淮陽國。十二年，復故。景帝二年，別為汝南國。四年，復故。置郡之年見水經注。蓋謂既屬潁川、南陽，故不待楚亡已分置矣。莽曰汝汾。〔補注〕錢坫曰：汾當為墳。汝南故為汝墳地，於汾無涉。觀下女陰，莽曰汝墳，可證。水經注作汝墳。分為賞都尉。〔補注〕錢大昕曰：王莽傳有賞都大尹王欽，則賞都郡名。後人誤添尉字耳，宜刪。莽改曰賞都亭，亦賞都為郡名之一證。屬豫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萬六千一百四十八。〔補注〕徐松曰：三國志陳羣傳注引漢書地理志，汝南郡上戶有三十餘萬戶，與今本異，或字之誤。縣三十七：〔補注〕先謙曰：見侯表者有弋陽、安平、承陽三縣，無考。郡人尹更始見儒林傳。

平輿 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輿音預.〔補注〕錢坫曰.續志也.杜注.菑蔡宋.武王封弟季載子於.春秋傳作聃.唐書宰相世系表.顓頊云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字亦作鄩.案古聃字從冉.耽字從冘.聃同字.沈字亦從冘.故與聃通.是沈即季載之國.先謙曰.蔡滅沈.見左定傳.後入楚.王翦至平輿.破荊王.見始皇紀.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摯亭.見說文.汝水注.汝水自上蔡來.合溱水(北宜春)又東南逕平輿縣南.下入安成.葉灌水自上蔡來.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為澺水.縣蓋沈國也.楚以為縣.史記.秦李信攻平輿.敗之者也.澺水又東.右會左迆為葛陂.陂方數十里.東出者為鯛水.下入鯛陽.澺水自葛陂東南出.下入新蔡.一統志.故城今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陽安 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補注〕先謙曰.成帝封丁明為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道亭.故國.(在縣南)劉注.有[illegible]山.一統志.故城今確山縣東北.

陽城 侯國.〔補注〕先謙曰.劉德國.宣帝封.又潁川亦有陽城.莽曰新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汝陽縣界.

濦強 應劭曰.濦水出潁川陽城.師古曰.濦音於靳反.又音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濦.說文作濦.云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從水.㥯聲.濦水篇.濦水出濦強縣南澤中.東入潁.注云.濦水出陽城縣少室山.說文合也.注又云.小濦水自潁川臨潁來.東逕濦陽城北.又逕濦強縣故城南.為濦陂.(小濦水出此)余按濦陽城在濦水南.然則此城應為濦陰城.而有濦陽之名.明在南猶有濦水.故此城以陽為名矣.大濦水下入潁川定陵.又潁水注.潁水自臨潁來.東逕濦陽城北.紀年云.孫何取濦陽.濦強城在東北.潁水又合濦水.下入西華.一統志.故城今臨潁縣東.濦水今殷水.一名沙水.

富波 〔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永元中復.淮水注.谷水上承富水.東南流.為谷水.東逕原鹿縣故城北.(後漢縣)又逕富波縣故城北.俗謂之成閭亭.非也.地理志.汝南郡有富陂縣.世祖封王霸為富陂侯.十三州志.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谷水下入汝陰.據此.後漢省併汝陰.後復置.引二志及霸傳皆作陂.波陂通用.一統志.故城今阜陽縣南.

女陽 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入淮.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汝陰亦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女作汝.潁水注.潁水自西華來.南逕女陽縣北.縣故城南有汝水枝流.故縣得稱焉.闞駰云.本汝水別流.其後枯竭.號曰死汝水.故其字無水.余謂汝女乃方俗之音.字隨讀改.未必如闞氏之說.以窮通損字也.潁水東合大隱

水下入潁陽。又云。汝水別瀆自召陵來。東逕西門城。即南利。宣帝封廣陵厲王子昌爲侯國。（表注汝南。）縣北三十里。有執城。謂曰呂利。故瀆出於二利之間。關汝陽之縣。世名死汝。殆取永名。故曰女陽也。下入汝。又㶏水注。大㶏水自西華來。東逕女陽縣故城北。入潁。一統志。故城。今商水縣西北。吳卓信云。汝寧府附郭汝陽縣。係析上蔡置。非漢縣。

鮦陽　應劭曰。在鮦水之陽也。孟康曰。鮦音紂。（補注）王引之曰。孟康音鮦爲紂。紂下或多紅反二字。乃後人妄加。有七證以明之。玉篇。鮦直隴切。又直久切。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略。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紅。則孟音紂可知。證一。廣韻一東。鮦徒紅切。引廣雅。鱧。大鮦。二腫。鮦直隴切。魚名。皆未引鮦陽縣。至四十四有。鮦除柳切。始云鮦陽縣。在汝南。集韻。類篇。並與廣韻同。是地理志之鮦陽。孟但音紂。證二。顏注高紀云。鮦陽音紂。此句音。蓋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可即定其字以爲紅音乎。然則鮦陽音紂。師古方不釋其意。則其爲孟音而非師古所疑甚明。證三。後書陰興傳。汝南之鮦陽。吳祐傳。鮦陽侯相。李注並云。鮦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鮦陽。何超音義云。鮦音紂。若孟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說。即不以音紂爲非。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更無他音。則孟康與師古並音紂。證四。御覽州郡部。河南道。引漢志。鮦陽縣。汝南郡。鮦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字。證五。左襄四年傳釋文。鮦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釋文何得言孟音直九反。證六。又殿本汪本地理志。鮦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加。實自明監本始。證七。（汲古閣本亦無紅反二字。蓋從舊本。）說者皆謂鮦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古音在東部。東部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從由爲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爲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馬通并從融作調。（見隱五年左傳正義。）調從周聲。古讀若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遠遊篇。七諫。韓子揚搉篇。並以同與調韻。鮦從同聲。而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云。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雖。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鮦從同聲。而亦讀如紂。（說文。䌸讀若絝襱。襱从衣龍聲。或作襩。從衣賣聲。賣字古音在幽部。龍字古音在東部。則字自是東幽相通之字。鮦讀若紂。則宜其轉入幽部而音紂矣。）詩言曰。矛之聲音武工反。而其字以矛爲聲。尻字以九爲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讀如窮窮之窮。此皆幽部之聲。而讀

入東部也。牢字古讀若霤，而說文從冬省聲。猶字從狃聲，古讀與狃近，而齊風遭我乎峱之間，今漢書地理志引作嶩，其字以農爲聲。此諧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鮦之音紂乎。先謙曰，官本紂下多紅反二字，沿監本之誤。續志後漢因。劉注有葛陂鄉，楚武王冢。汝水注，葛陂水自平輿來，東爲鮦水，俗謂之三丈陂，亦曰三嬰水，逕鮦陽縣故城南，應劭云縣在鮦水之陽。鮦陂東注爲富水。淮渠受諸陂，枝布川隱矣，下入富波（富波下入淮水注）。又潁水注，汝水別瀆自南頓來，東南逕鮦陽城北，下入濦。一統志，故城今新蔡縣東北。

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爲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補注〕先謙曰，周語昭王取於房，項羽紀作吳防，防乃房之誤。高帝封楊武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棠谿亭。劉注有吳城。滍水篇，滍水出吳房縣西北奧山，東過縣北，入汝。注云，縣西北有棠谿城，滍水合白羊淵水，下入瀙陽。又瀙水注，瀙水自南陽舞陰來，東過吳房縣南，下入灈陽。一統志，故城今遂平縣西四十里，棠谿城遂平縣西北百里。

安成。〔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安城，秦取之，見秦紀。侯國。〔補注〕先謙曰，王崇國，元帝封。莽曰至成。〔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安城，有武城亭。汝水注，汝水自平輿來，東南逕安成縣故城北，合西陂水（見慎陽）下入新蔡。一統志，故城今汝陽縣東南七十里。

南頓。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潁水注，谷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左傳所謂頓迫於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谷水下入項。又云，汝水別瀆自女陽來，北逕南頓縣故城東，北下入鮦陽。一統志，故城今項城縣北五十里。

朗陵。應劭曰，朗陵山在西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楚拒晉欒盈。縣東象里亭。汝水注，溱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曰青衣，東南逕朗陵縣故城西，又西屈逕其縣南，下入宜春。一統志，故城今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吳卓信云，朗陵山一名月明山。

細陽。〔補注〕先謙曰，夏侯嬰從食細陽千戶，見嬰傳。蓋秦邑。功臣信成侯王定表注細陽，蓋書析置信成縣。莽曰樂慶。師古曰，居細水之陽，故曰細陽。細水本出新郪。郪音千私反。〔補注〕錢坫曰，後漢於此分征羌縣，屬汝南征羌人謝承書云，細陽人。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潁水注，新溝水自新郪來，至細陽入細水。細水自新郪來，南逕細陽

縣。合新溝水。又東南逕細陽縣故城南。又積而爲陂。謂之次塘。又屈而西南。入潁。其枝分爲上染百尺二水。亦南入潁。（見潁。）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縣東南入潁。先謙案。今志無此文。疑文作潁水。又案潁水注。征羌縣故召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續志亦云。有安陵亭。然則征羌非分細陽置。錢說非。一統志。故城今太和縣東。吳卓信云。在茨河西岸。茨河。即細河。

宜春。侯國。〔補注〕先謙曰。衞伉國。武帝封。王訢昭帝封。莽曰宣孱。〔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加北。汝水注。溎水自期陵來。東北逕宜春縣故城北。豫章有宜春。故加北。溎水又逕馬香城北。入汝。（見平輿。）一統志。故城今汝陽縣西南六十里。

女陰。〔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夏侯嬰爲侯國。見表。故胡國。都尉治。〔補注〕先謙曰。都尉亦見成紀。莽曰汝墳。〔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汝陰。劉注。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潁水注。潁水自項來。東南逕胡城東。故胡子國。定公十五年。楚滅之。杜預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潁水又合汝水枝津。東逕汝陰縣故城北。縣在汝水之陰。故以汝水納稱。城西有一城。故陶丘鄉也。潁水下入慎。汝水枝津自鄢來。逕胡城東。而東逕汝陰縣故城西北。入潁。又淮水注。淮水自期思來。東合谷水。潤水下入六安安風。谷水自富陂來。東於汝陰城東南注淮。潤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爲高塘陂。又東注焦陵陂。其北出爲鯛陂。陂水潭漲。引瀆北注女陰。四周隍壍。下入潁水。其東注爲潤水。逕汝陰縣東剸亭北。入淮。一統志。故城今阜陽縣西。吳卓信云。有二城。南城周五里餘。相傳故女陰城。北城周四里餘。相傳即胡國城。

新蔡。〔補注〕先謙曰。宣帝甘露三年。鳳皇集。見紀。蔡平侯自蔡徙此。〔補注〕吳卓信曰。左昭十一年。傳楚滅蔡。平王立。復封蔡於是。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是爲平侯。徙此當在其時。事不見經傳。惟見杜氏釋例。後二世徙下蔡。〔補注〕錢坫曰。吳遷昭侯於州來。即下蔡也。宋忠謂平侯徙下蔡者非。莽曰新遷。〔補注〕吳卓信曰。後漢爲侯國。劉注。引謝承書。新遷都尉[illegible]爲功曹即此。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大呂亭。（故呂侯國。）汝水注。汝水自安成來。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杜預云。縣東北有櫟亭。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城北半淪水。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又左合澺水。又逕下桑里。左迆爲橫塘陂。又東北爲青陂。又逕鹽邸城北。左傳楚克鹽邸是也。又東合青陂水。逕褒信之褒信鮦陽二縣城。入淮。先謙案。本志定陵下。汝水至新蔡入淮。明二縣

分新蔡，蓋也。青陂水自新息來，東逕蔡鄉，東南爲壁陂，又爲青陂，陂東對大呂亭，又分爲二，一南入淮，一東北屈逕壺丘東，入汝。澺水自平輿來，由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入汝。一統志：故城今新蔡縣治。

新息，莽曰新德。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云。〔補注〕先謙曰：說文息作鄎。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淮水自安陽來，東逕故息城南，左傳息侯伐鄭，鄭伯敗之者也。下入弋陽。又自弋陽來，東逕新息縣故城南，又合慎水，中陂水，慎水中陂枝水，黄陂水，黄水。又東北逕褒信縣故城北（後漢縣），下入期思。慎水自慎陽來，東南逕息城北，入淮，爲慎口。中陂水上承中陂於新息縣北，東南分爲二，一遊湖水，南入淮，枝水逕陽亭入淮。黄陂水自慎陽來，東逕新息亭北，爲綢陂，又東逕新息縣，爲牆陂，下入新蔡。一統志：故城今息縣東，舊志云有新息里，又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息里，即息侯國。

灈陽。應劭曰：灈水出吳房，東入濦。師古曰：灈音劬，濦音於靳反，又音於刃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灈水注：灈水自吳房來，東逕灈陽縣故城西，入濦。又濦水注：濦水自吳房來，東過灈陽縣南，合灈水，縣之西北即灈川之交會也。下入上蔡。一統志：故城今遂平縣東南，灈水在縣北五里，一名石羊河。

期思。師古曰：故蔣國。〔補注〕先謙曰：春秋楚地，見左文十年。孫叔敖爲其鄙人，見荀子、呂覽。高帝封賁赫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蔣鄉，故蔣國。淮水注：淮水自新息來，東過期思縣北，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楚滅爲縣。淮水又逕原鹿縣南（後漢縣），合汝水，又合決水，下入女陰。一統志：故城今固始縣西北，蔣鄉在縣東。

慎陽。應劭曰：慎水出東北，入淮。師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眞，後誤爲慎耳。今猶有滇丘，滇陽縣字並單作眞，知其音不改也。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補注〕先謙曰：高帝封欒說爲侯國，見表。宋祁引如淳曰：音慎（如氏見字作滇，音爲慎耳，今玄引如說作音慎，疑又顏所改）。若闞駰合作順陽，續志作滇陽，洪頤煊云：據此闞以誤刻以水爲心，是故順陽作滇陽。川水篆形相近，滇陽又慎陽之誤字也。後書黃憲傳：汝南慎陽人，李注：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作顛者，誤。則劉昭本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慎水出慎陽縣西，東逕縣故城南，縣取名焉。慎水積爲燋陂，陂水又東南爲上慎陂，中慎陂，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下入新息也。又汝水注：南陂水首受慎水於慎陽縣故城南陂，陂水兩分，一自陂北繞慎陽城，四周城壍，流注北陂，一東北積爲鯛陂，又承北陂，東北流爲蒼陂、壁陂、太陂，東入汝（見安成）。又云：青陂水上承慎水於慎陽縣之

上慎陂。右溝北注馬城陂。陂下入新息。一統志。故城今正陽縣北四十里。慎水在縣南一里。

慎。〔補注〕先謙曰。功臣安國侯郟。莽表注作槇。蓋晉析置安遠縣。

莽曰慎治。〔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潁水注。潁水自女陰來東南逕左會上吳百尺二水。及江陂水。逕慎縣故城南。縣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左傳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潁水又逕蜩蟟郭東。又東南入淮。左傳楚子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先謙案。本志潁川陽城下。潁水東至下蔡入淮者也。潁淮水會在慎縣下蔡縣之間(淮水注引見壽春下。)注又云。江陂水受大漴陂水。積爲江陂。陂東逕慎城西側城南入潁。一統志。故城今潁上縣西北四十里江口鎮。

召陵。師古曰。即桓公伐楚次於召陵者也。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黃帝南伐至此。見封禪書。後爲楚地。秦惠文王伐取之。見秦紀。後漢因。續志有陘亭。(齊伐楚次陘。先謙案。陘亭蓋楚魏交界之陘山也。蘇秦說魏。南有陘山。)有安陵鄉。劉注。有鄧城。楚蔡公盟於鄧。潁水。濦水注。汝水自潁川定陵來。於奇頟城西別東派爲大濦水。東北流。汝水枝瀆出焉。上承汝水別瀆於奇頟城東三十里。世謂之死汝。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云。召者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汝水枝津又逕彼召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後漢征羌縣。)下入女陽。大濦水(注亦謂別汝。)東北逕召陵城北。練溝出焉。又東逕征羌城北。小濦水(又一小濦水。)即濦水。合洽陂水。青陵陂水西注之。大濦水下入西華。練溝水上承汝水別瀆於奇頟城東。東南逕召陵縣西下入上蔡。一統志。故城今郾城縣東三十五里。

弋陽。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補注〕先謙曰。任宮國。昭帝封。後漢因。續志有黃亭。故黃國。嬴姓。淮水注。淮水自新息來。東逕浮光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陽山也。鱗映長淮。每有光耀。下仍入新息。(新息在淮北。弋陽山在淮南。)經亦出白沙山。東北逕柴亭西。爲柴水。又合濟溪水。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也。柴水東北入淮。爲柴口。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合木陵關水。(酌左傳之穆陵。南史俱作木。)又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北逕弋陽郡東。有虞丘郭。黃水又東北入淮。爲黃口。澤水出弋陽縣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逕鄙袋水口。西北去弋陽虞丘郭二十五里。又東北入淮。俗名白鷺水。一統志。故城今光州西。黃城在今州西十二里。浮光山在今光山縣西北八十里。一名浮弋山。

西平。有鐵官。莽曰新亭。應劭曰。故柏子國也。今柏亭是。〔補

注〕先謙曰，有溎陽鄉，見五行志。後漢因。續志有潕。潕水注，潕水自潁川舞陽來，東過西平縣北，縣故柏國也。左傳所謂江黃道柏。漢曰西平。其西呂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是以龍泉之劍為楚寶也。潕水下入上蔡。一統志，故城，今西平縣西四十五里師靈鎮。又西七十五里治鑪城，韓王鑄劍處。蘇秦說韓王，韓有劍戟出於棠谿，今縣西棠谿村也。漢晉皆置鐵官。

上蔡，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補注〕先謙曰，詳管蔡世家。十八世徙新蔡。〔補注〕先謙曰，平侯也，見新蔡下。戰國楚地，書為郡。楚世家云上蔡之郡也。紀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是後旋入魏，趙世家亦云上蔡不安也。縣人翟方進見本傳。續志後漢因。灈水注，灈水自灈陽來，東過上蔡縣治，入汝。先謙案，本志南陽舞陰下，灈水東至蔡（明脫上字）入汝者也。又汝水注，汝水自潁川郾來，東南合潕水，又過上蔡縣西。九江有下蔡，故稱上。（案九江是沛郡之誤）汝水又東逕懸瓠城北（後魏汝南郡治）合汝水枝流，下入平輿。澺水自召陵來，東南流至上蔡西岡北，為黃陵陂，陂水東流於上蔡岡東，為蔡塘，下入平輿。又溱水注，溱水自西平來，東過定潁縣北（後漢分上蔡置）入汝。一統志，故城今上蔡縣西十里。

寖。〔補注〕先謙曰，秦蒙恬大破楚軍於此，見王翦傳。莽曰閏治。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師古曰，寢音子荏反。〔補注〕劉奉世曰，案後漢國已有固始，此寢疑自別地。全祖望曰，仲馮以淮陽國別有一固始縣，故疑此縣非孫叔敖所封，非也。汝南之寢，實與淮陽之固始接，春秋時寢丘之地，世祖并淮陽之固始入於寢，而以汝南之寢為固始。志不盡詳，故啓仲馮之疑。先謙曰，續志固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潁水注，潁水別瀆自鮦陽來，東逕邸鄉城北，又逕固始縣故城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寢丘名縣矣。枝汝下入汝陰。案孫叔敖事見呂覽及淮南人間。一統志，故城今沈丘縣東南三十里。

西華，莽曰華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潁水注，潁水自臨潁來，東過西華縣北，有東，故言西矣。縣北有習陽城，潁水逕其南，下入女陽。又澺水注，大澺水即別汝，自召陵來，東逕西華縣故城南，下入女陽。一統志，故城今西華縣南。

長平，〔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國策芒卯曰，秦王欲魏長平。始皇攻定之，見始皇紀。武帝封衛青為侯國，見表。莽曰長正。〔補注〕先謙曰，

後漢改屬陳國。續志。有辰亭。有鳿丘城。劉注。宋華氏戰於鬼閻。西北有闞亭。洧水注。洧水自淮陽扶溝來。東南逕辰亭東。春秋楚陳鄭盟於辰陵。京相璠云。長平有故辰亭。洧水又南逕長平縣故城西。又分爲二。一東爲五梁溝。逕習陽城北鳿丘南。丘上有故城。續志所謂鳿丘城也。又逕長平城南。注滑陂。洧水南出爲鵝鶴水。東逕習陽城西。西南入潁。地理志曰。洧水至長平入潁者也。又渠水注。渠水即沙水。自淮陽扶溝來。東逕長平縣故城北。下入淮陽陳。一統志。故城今西華縣東北十八里。

宜祿。莽曰賞都亭。(補注)錢坫曰。非以子臨爲賞都侯。宮即其地。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永元中復。渠水注。明水上承沙水枝津。東出逕宜祿縣故城北。東北入陽都陂。陽都陂水下入新陽。一統志。故城今沈丘縣北。

項。故國。(補注)先謙曰。項羽家世楚將。封項。見羽傳。續志。後漢因。潁水注。潁水自新陽來。東南逕項縣故城北。春秋魯滅項。是矣。潁水又東右合谷水。又逕臨潁城北。(此別一臨潁。非潁川之臨潁縣)又逕丘頭。又東南於故城北合細水。細水下入女陰。谷水自南頓來。東逕項城中。楚襄王所郛。以爲別郛。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後魏潁州治。)谷水東出城。入潁。一統志。故城今項城縣東北。

新郪。莽曰新延。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爲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臣瓚曰。光武改封殷後於宋。又封新郪。師古曰。封於新郪。號爲宋國耳。瓚說非。(補注)先謙曰。魏策蘇秦說魏。南有新郪。則非漢改是名也。一名郪丘。安釐王時爲秦所拔。見魏世家。後漢改宋。續志有繁陽亭。(楚師繁陽)潁水注。細水自新陽來。東南逕縣故城北。成帝紹封殷後於此。只存三統。平帝改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邑於此。故號新郪爲宋公國矣。細水下入細陽。一統志。故城今太和縣北七十里。吳卓信云。俗訛宋王城。

歸德。侯國。宣帝置。(補注)先謙曰。先賢撣國。宣帝封。莽曰歸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李兆洛云。當在今潁州府境。

新陽。(補注)先謙曰。呂臣起此。見陳涉傳。高帝封呂青爲侯國。見表。莽曰新明。應劭曰。在新水之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潁水篇。潁水東南至新陽縣北。注云。潁水自淮陽陳來。合新溝水。自是東出。潁上有堰。謂之新陽堰。新溝自潁北東出。縣在水北。故應劭云。縣在新水之陽。(渠水注。亦云新溝水注潁。爲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俗呼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於百尺溝。故堰兼有新陽之名。以是推之。悟故俗謂之非矣。)今縣城在東。明潁水不出其北。蓋經誤耳。潁

水自潁東南流下入項。潁水上承陽都陂。枝分東南出爲潁水。東逕新陽縣故城北下入新蔡。新溝水首受交口。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陰。今無水。故渠舊瀆而已。東入澤渚。下入細陽。又渠水注陽都陂水。即沙水自淮陽泰平來東南流爲細水。東逕新陽縣北。又東。葭陂水出焉。沙水又分爲二枝。津下入沛郡譙。沙水下入沛城父。一統志。故城今太和縣西北六十里。舊志俗呼倚陽城。安昌。侯國。〔補注〕先謙曰。張禹國。成帝封。莽曰始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汝水注。澺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爲白水。又南逕安昌故城東。屈逕其縣南。縣故蔡岡之白水鄉也。白水左會昆水下入南陽蔡陽。昆水出城東南小山。西南流逕縣南。又西入白水。先謙案。白水鄉。又分爲舂陵縣。見南陽舂陵下班注。一統志。故城今確山縣西。安陽。侯國。〔補注〕先謙曰。淮陽憲王子勃國。文帝封周左車。景帝封王音。成帝封。莽曰均夏。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淮水自成陽來。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今其地有江亭。漢乃縣之。淮水又合瀙水谷水。下入新息。一統志。故城今正陽縣西南。博陽。侯國。〔補注〕先謙曰。邴吉國。宣帝封。表屬南頓。是博陽分南頓置。功臣平通侯楊惲表注。博陽並曾析置平通縣。莽曰樂家。〔補注〕趙一清曰。樂家。水經注三國晉書。俱作樂嘉。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潁水注。潁水自女陽來。東南逕博陽縣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潁水下入淮陽陳。一統志。故城今商水縣東北四十里。成陽。〔補注〕先謙曰。戰國楚地。楚襄所都。襄王常游於成陽也。侯國。〔補注〕先謙曰。奚意國。高帝封。趙臨。成帝封。楚思王子衆。平帝封。趙臨表注。新息是成陽分新息置。莽曰新利。〔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淮水注。淮水自褒信縣平氏來。東北逕成陽縣故城南。（後魏城陽郡治）又合大木水。湖水下入安陽。大木水出大木山。東逕成陽縣北。入淮。一統志。故城今信陽州東北。定陵。〔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案潁川亦有定陵。後漢因。在汝水南。此在汝水北。一統志。故城今郾城縣西北六十里。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補注〕先謙曰。淮南子。汝出猛山。高注。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並本漢志爲說。汝水篇。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天息山。趙戴注。梁縣乃汝水所經。非水源也。案注云。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此用班高二說。而不明言山所

在之渠縣。又云。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弘農盧氏還歸山。博物志云。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此則廣引衆說。而云並異名。意在爲兼解紛。又云。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黎柏谷。西卽盧氏界也。則明以出魯陽盧氏爲是。又云。其水東屆堯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派堯山南。爲滍水。一東逕出。爲汝水。案班志魯陽下自注。魯山。滍水所出。疑高陵卽大盂之異名。酈說可信。而此注高陵山汝水出一十三字。亦本當在魯陽下。自漢北轉寫脫誤。已誤移於此。後人莫能是正耳。定陵新蔡一出一入同在本郡。若汝水出定陵。爲漢志元文。酈氏爲得。謂過郡四乎。餘詳魯陽下。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補注〕先謙曰。過南陽。河南。潁川。汝南。

南陽郡。〔補注〕先謙曰。釋名。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閻若璩云。郡治宛。以地理志翟方進王莽事知之。又高紀。南陽守齮戰敗於犨東。走保城守宛。是秦已治宛。王鳴盛云。據翟義傳。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至宛。知宛非太守治也。周壽昌云。南陽郡都尉治在鄧。翟義以都尉行太守事。由鄧行縣至宛耳。王說未審。先謙案。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七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昭襄王三十五年置。見秦紀。晉豐齡夏陽記。秦幷天下。自漢以北爲南陽郡。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楚國。高帝二年屬漢。莽曰前隊。屬荊州。〔補注〕周壽昌曰。莽傳。有前隊大夫甄阜。前隊屬正梁丘賜。又詔左隊大夫王吳。率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鄧訓光武。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萬二千五十一。〔補注〕宋祁曰。戶三十當作戶四十。朱一新曰。汪本口一百作口三百。

縣三十六。〔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路陵。見功臣表者。有特轅、隨桃、涉都。見外戚表者。新野。成陽。共六縣。攸考。郡人直不疑。見本傳。

宛。〔補注〕先謙曰。春秋戰國楚地。百里奚亡秦走此。見秦紀。文種爲令。范蠡縣三戶人。見會稽典錄。秦昭襄王攻楚取之。又入韓。秦拔之。以封公子市。楚頃襄王與秦會此。見秦紀。楚韓信宛。高帝圍宛。見高紀。故申伯國。有屈申城。

〔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有申亭。縣南有北筮山。〔補注〕王念孫曰：南陽府地無北筮山，山當爲聚。筮即澨字也。淯水注：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澨者，水側之濆（楚辭九歌注：澨，水涯也）。聚在淯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聚，則此當爲北筮聚明矣。戶四萬七千五百四十七。〔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四十萬，誤。有工官、鐵官。莽曰南陽。〔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有夕陽聚，有東武亭。淯水注：淯水自西鄂來，南逕預山東，又西爲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謂之瓜里渡。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滅申以爲縣，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淯水屈逕縣南，南都賦所謂淯水蕩其胸也。又合梅溪水，下入育陽。梅溪水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呂尙先祖爲四岳，虞夏之際受封於呂。徐廣云：呂在宛縣。高后封呂忿爲呂城侯，疑即此。梅溪水下入杜衍。一統志：故城今南陽縣治。犨。師古曰：音昌牛反。〔補注〕先謙曰：春秋師犨陸入楚伯州犂城之，見左昭傳。高祖破秦軍於此，見高紀、曹參、樊噲傳。有博望鄉，爲何武氾鄉侯國，見武傳。齊召南云：氾鄉，續志後漢因。滍水注：滍水自潁川父城來，東逕犨縣故城北，出魚齒山下，又合犨水，下入潁川昆陽。犨水二源：東源出縣西南踐犢山，東北流逕犨縣南，屈逕縣東，合西源。西源出縣西南魯陽山，東北流逕犨城西，屈逕縣北，合東水，亂流入滍。又汝水注：滍水出犨縣北魚齒山（亦分屬潁川襄城父城）爲滍浦，方五十餘步，水盛亦枝其山阜，於父城東南滍水之北有長阪，蓋春秋之氾阪也。下入潁川昆陽。一統志：故城今魯山縣東南五十里。杜衍。〔補注〕先謙曰：高帝封王翳爲侯國，見表。外戚恩澤高武侯傅喜、宣陵侯息夫躬表並注杜衍。蓋哀帝析置高武、宜陵二縣。縣人杜周見本傳。莽曰閏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淯水注：梅溪水自宛來，南逕杜衍縣東，故城在西。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於安衆堨之，今湍水是瀦，謂之安衆港。梅溪水又南爲石橋水，又曰女溪，南入淯。一統志：故城今南陽西南二十三里。酇侯國。〔補注〕先謙曰：新表國武帝封。莽曰南庚。孟康曰：音讚。師古曰：即蕭何所封。〔補注〕錢大昕曰：蕭何初封本是沛郡之酇，其後嗣乃封南陽之酇。師古於此殊未了了。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沔水注：沔水自筑陽來，東南逕酇縣西南，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酇頭。沔水下仍入筑陽。一統志：故城今光化縣北。育陽。有南筮

聚在東北 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加邑有小長安有東陽聚盧氏所出有兩育水盧氏下班注之育水乃水經之均水至順陽入沔者也此育水即水經之淯水至鄧入沔者也淯水注淯水自宛來水南有南就聚案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濆聚在淯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淯水屈南入縣逕小長安又西南逕其縣故城南（後漢淯陽郡）下入新野先謙案據酈注南就即南澨也聚在宛育陽二縣界一統志故城今南陽縣南六十里

博山侯國〔補注〕先謙曰孔光國莽注順陽 哀帝置故順陽 應劭曰漢明帝改曰順陽在順水之陽也師古曰順陽舊名應說非〔補注〕陳景雲曰據孔光傳封侯後十日哀帝始即位則博山封邑置自成帝非哀帝也吳卓信曰平當傳察廉爲順陽長此舊名順陽之證先謙曰後漢改順陽續志故博山有須聚應說改上少一復字致干顏駁耳丹水注丹水自宏農丹水來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後漢南鄉郡晉順陽郡南鄉縣）又東逕南鄉縣北逕流兩縣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又南合均水謂之析口先謙案本志宏農丹水下丹水東至析入鈞者也南鄉立於建安中班氏時地蓋錄宏農析縣又均水注均水自宏農析來南逕南鄉縣合丹水（互見筑陽）又逕順陽縣西應劭云縣在順水之陽今於是縣無聞於順水矣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又入沔爲均口先謙案本志宏農盧氏下育水南至順陽入沔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淅川縣東紀要東北三十里順陽保

涅陽〔補注〕先謙曰呂勝國高帝封嚴武帝封見表 莽曰前亭 應劭曰在涅水之陽師古曰涅音乃結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湍水注涅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縣故城西下入安衆案馬融廣成頌淅之涅池一統志故城今鎮平縣南涅水今照河

陰 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遷陰於下陰者也與鄧相近今襄州有陰城縣有鄧城鄉〔補注〕先謙曰汪士鐸云陰在鄧之東南續志後漢因沔水注沔水自筑陽來東南逕陰縣故城西又合洛溪水下仍入筑陽洛溪水出縣西北集地故東南逕洛陽城入沔一統志故城今光化縣西紀要今漢水西岸古縣城是

堵陽〔補注〕先謙曰縣人張釋之見本傳 莽曰陽城 韋昭曰堵音者〔補注〕先謙曰縣在秦名陽城見曹參傳注莽復故續志後漢因沔水注漢水自漢中長利來東逕堵陽縣合堵水爲堵口又爲游湛爲淨湛下仍入長利堵水自漢中上庸來東逕方城亭南又東北

歷翳山下。東逕堵陽縣南。入汝。又淯水注。堵水自棘陽來。南逕小堵鄉。謂之小堵水。東源方七八步。騰涌若沸。世謂之騰沸水。南流逕堵鄉。爲堵水。以水氏縣。故有堵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堵水。（今志無此文。）堵水於縣堨以爲陂。南注爲二湖。西爲堵水。東爲榮源。堵水流結南湖。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蓄。其水枝分東南。至會口入比。是以地理志堵水比水皆入蔡。互受通稱故也。（今志無堵水入蔡之說。卽比水入蔡亦應酈誤。）二湖合爲黃水。下仍入棘陽。又淯水注。澧水上承堵水。東流。合東西遂水。下入淯陰。一統志。故城今裕州東六里。雉。〔補注〕先謙曰。秦縣。見于寶搜神記。續志後漢因。淯水注。淯水自雉縣來。東南流。歷雉縣之衡山。東逕百章郭北。合魯陽關水。下入博望。魯陽關水自魯陽來。歷衡山西。南逕雉縣故城南。又屈而東南入淯。又澧水注。房陽川水出雉縣西房陽川。北入滍。（見舞陽。）又滍水注。澧水出雉衡山。東南流。下入葉。（此入滍非下文澧水。）一統志。故城今南召縣南。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鄾入汝。師古曰。舊讀雉音弋爾反。而太康地志云。卽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雄止陳倉爲石。雌止此縣。故名雉縣。疑不可據也。鄾音偃。〔補注〕齊召南曰。漢無鄾縣。以水經注證之。鄾字自是郾字之訛。郾。潁川郡縣也。然師古云鄾音偃。則唐初本已訛矣。錢大昕曰。郾卽今河南郾城縣。自師古誤釋。廣韻、集韻始出鄾字。云地名在南陽。皆誤也。先謙曰。說文。澧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與志合。汝水注作醴。云醴水出雉縣。亦云導源雉衡山。（淯水注同。）卽山海經衡山也。郭景純以爲南岳。非也。馬融廣成頌曰。面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東流。歷唐山下。又東南合皋水。下入葉。山都。〔補注〕先謙曰。高帝封王恬開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沔水注。沔水自筑陽來。東爲涤灘。山都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此。又逕山都縣東北。沔水中有固城。城側沔川。卽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沔北有和城。卽郡國志武當之和城聚。（案地形。此和城志武當注中隔酇、陰、筑陽三縣。蓋誤道廣武當。必非劉注之和城。道元蓋誤。）山都縣舊治此。故亦謂是處爲故縣灘。沔水下入南郡襄陽。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西北。蔡陽。〔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秦昭襄王取之。見秦紀。莽之母功顯君邑。應劭曰。蔡水所出。東入淮。〔補注〕吳卓信曰。通志。莽母城在今信陽州城北。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松子亭。下有神陂。魚不可得。沔水注。溠水出襄鄉縣（後漢立。今棗陽縣東北。）東北陽中山。西逕襄鄉縣故城北。又逕蔡陽

縣故城東入白水。白水自汝南安昌來。合濜水。西逕蔡陽縣城南。應劭云。蔡水出蔡陽。東入淮。今於此城南更無別水。惟是水可以當之。川流西注。若其不東。且淮瀆阻礙山河。無相入之理。蓋應說耳。白水西南入河。亦曰潤水。(見南郡宜陽)先謙案。比水注比陽縣城南有蔡水。注比。比水又南會澧水。澧與淮同出桐柏山而流別。應氏所說。疑此水也。然其地去蔡陽闊遠。道一漸以爲房陵之淮山淮水。蔡陽中隔。相距不遠。疏亦近假。但既以比水注之蔡水爲是。則蔡水與淮由淮水實不相入。不如道元之指爲殺實耳。又淯水篇淯水出蔡陽縣。注云。淯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之西南。竟陵之東北。廣圓百餘里。淯水出其陰。以淯水所導。亦謂之淯山。東北流合石水。下入春陵。石水出大洪山。東北入淯。爲小淯水。均水亦出大洪山。東入淯。(見春陵)于支水亦出大洪山。東入淯。(見隨)一統志。故城今棗陽縣西南。

新野。(補注)先謙曰。功臣表陽信侯劉揭。外戚恩澤高樂侯師丹。新甫侯王嘉。陽新侯鄭業。(信新字通)封此。並注新野。並嘗析置高樂、甫新、陽新三縣。後漢因。據志有黃郵聚。淯水注。淯水自育陽來。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隰衍。覆注。左積爲陂。東西九里。南北十二里。陂水所溉。咸爲良沃。淯水又合湍水。又逕新野縣故城西。(晉新野郡)東合朝水。棘水又逕士林戍東。戍左爲鄧章大陂。溉田三千許頃。淯水下入淯。朝水出赤石山下入冠軍。棘水自棘陽來。南逕新野縣。歷黃郵聚。爲黃郵水。自縣東而南流入淯。又湍水注。湍水自安衆來。東南至新野縣西北。分爲鄧氏陂。東入淯。又白水注。白水自朝陽來。東逕新野縣南入淯。又比水注。比水自新都來。西至新野縣。合南長坂縣二水入淯。坂縣水自湖陽來。至縣入南長水。南長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水。西南流。至新野縣。合板橋水入比。一統志。故城今新野縣南。

筑陽。故穀伯國。(補注)先謙曰。一統志。穀城縣西北穀山有穀伯墓。高后封蕭延爲侯國。見表。莽曰宜禾。應劭曰。筑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沔。師古曰。春秋云。穀伯綏來朝。是也。今襄州有穀城縣。在筑水之陽。筑音逐。(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涉都鄉。劉注。縣西四里有關林山。西北有嶷山。沔水注。沔水自武當來。東南逕涉都城北。故鄉名也。武帝封南海守降侯子嘉爲侯國。沔水合均水。下入鄧。又自鄧來。逕穀城南。城在穀城山上。穀伯綏之邑也。墉闕頹毀。基塹亦存。沔水下入陰。又自陰來。合汎水。又南逕閼林山東。又逕筑陽縣東。合筑水。下入山都。筑水自漢中房陵來。東南逕筑陽縣。又東逕筑陽縣故城南。縣故逆附庸也。秦平鄢郢。立以爲縣。筑水又入河。爲筑口。汎水自汎

中上庸來。東逕汎陽縣故城西。晉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猛湍激溢。水陸徑絕。又逕學城南。梁州大路所由也。汎水又入河。爲汎口。先謙案。闕林疑卽淵林。謂淵形互對。注誤也。又均水篇。均水南當涉都邑北入沔（互見博山）先謙案。酈注及志書。至順陽入沔。沔水注又云。均水於涉都入沔。爲均口。順陽在沔南。涉都在沔北。非有異也。筑水源流。已具本志房陵下。自注。顏引應說。疑出又粉水注。粉水自房陵來。至筑陽縣西入沔。爲粉口。一統志。故城今穀城縣東。

棘陽。 應劭曰。在棘水之陽。（補注）先謙曰。戰國時黃棘。楚懷王。秦昭王會此。見楚世家。高帝封杜得臣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藍鄉。有黃淳聚。劉注。東北百里有謝城。淯水注。淯水出棘陽縣北山。數源並發。下入堵陽。又自堵陽來。合爲黃水。逕縣之黃淳聚。爲黃淳水。又南逕棘陽縣故城西。應劭云。縣在棘水之陽。是知斯水爲棘水也。棘水下入新野。又比水注。謝水出謝城北。其城南有大城。周回側水。申伯之都邑。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謝也。俗名淳濁水。其城之西。舊棘陽縣治。故亦謂之棘陽城也。謝水下入新都。一統志。故城今新野縣東北。

武當。 （補注）先謙曰。功臣平陵侯蘇建。范明友。表注。武當。並嘗析置平陵縣。後漢因。續志有和城聚。劉注。有女思山。南二百里有武當。河水注。沔水自濁中長利來。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縣北四十里。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洲。又東爲假子潭。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合平陽川水。又逕縣故城東。合曾水。又逕龍巢山下。山在沔水中。下入筑陽。平陽川水出縣北伏親山。南入沔。曾水出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發源山龍顏山陰。東北入沔。爲曾口。一統志。故城今均州北。武當山在州南百里。

舞陰。 （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如邑。潕水篇。潕水出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注云。山海經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滎。扶予其山之異名乎。潕水東南合祭水。其道稍西。不出其縣南。故城在山之陽。城東有馬仁陂。水出潕陰北山。在比陽縣西五十里。水積成湖。溉田萬頃。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出會於比。（見比水注）潕水不得復逕其南也。且邑號潕陰。故無出南之理。出南則爲陽。突。潕水下入瀙。潕水自堵陽來。東北於潕陰縣北。左會潕水。一統志。故城今泌陽縣西北六十里。

中陰山。瀙水所出。東至蔡入汝。 （補注）王念孫曰。蔡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瀙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其證。今瀙水東北過上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縣西。先謙曰。瀙水篇。瀙水出潕陰縣東上界山。注云。山海經謂之

親水。郭注。親宜爲瀙。出蔵山。許愼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東合泌水。殺水。淪水。奥水。下入汝南吳房。泌水出潕陰縣旱山。殺水出大熟山。淪水出宣山。奥水出奥山。俱入瀙。案此作中陰。殿文作中陰。未知孰是。

西鄂。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精山。有九鐘。霜降則鳴。王子朝冢在縣西。淯水注。淯水自博望來。東南逕西鄂縣故城東。又南合洱水。下入宛。洱水自雉來。東南逕房陽城北。又逕西鄂縣南。又入淯。世謂之肄水。肄洱聲相近。非也。地理志曰。洱水東南至魯陽入沔。是也。先謙案。西鄂在魯陽淯水之西。洱水之東。則魯陽境。故志云然。河南通志。故城今南陽縣南。

穰。〔補注〕先謙曰。楚別邑。秦得之。封公子悝爲穰侯。後入韓。秦又取之。昭襄王與楚頃襄王會此。見秦紀楚韓世家。縣人甯成。見酷吏傳。**莽曰農穰。**師古曰。今鄧州穰縣是也。音人羊反。〔補注〕洪亮吉曰。說文。今南陽鄉縣是。穰字亦作鄉。元和志。以爲取豐穰之意。非。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淯水注。朝水自冠軍來。東南逕穰縣故城南。楚別邑也。秦以爲縣。昭王封魏冉爲侯邑。朝水東南分爲二。一枝分東北爲樊氏陂。又有六門陂。(即召信臣遺迹)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朝水下入朝陽。又湍水注。湍水自冠軍來。逕穰縣爲六門陂。溉穰新野昆陽三縣。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下入安衆。一統志。故城今鄧州東南。

酈。〔補注〕先謙曰。戰國楚地。秦取之。見楚世家。高帝攻降之。見高紀。武帝封左將黃同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湍水篇。湍水出酈縣北芬山。南流過其縣東。注云。湍水自宏農宏農來。東南流。逕酈縣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酈析也。湍水又合菊水。又逕縣東。下入冠軍。菊水自宏農析來。東南流入湍。先謙案。本志宏農析下。鞠水東至酈入湍水者也。又淯水注。洱水自宏農盧氏來。東南逕酈縣北。下入西鄂。一統志。故城。今內鄉縣東北七十里。**育水出西北。南入漢。**如淳曰。酈音蹢躅之蹢。〔補注〕劉奉世曰。吳芮傳。酈音鄉益反。此乃音蹢。如音非也。先謙曰。育亦作淯。淯水篇。淯水出宏農盧氏縣支離山。注云。淯水導源東流。逕酈縣故城北。郭仲產云。酈縣故城在支離山東南。酈有二城。此北酈也。(後魏析置南北酈。淯水逕南酈城東。)下入雉。

安衆。侯國。〔補注〕先謙曰。長沙定王子丹國。武帝封。**故宛西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土魯山。湍水注。湍水自穰來。過白牛邑南。又東南逕安衆縣故城南。本宛之西鄉。湍水又合涅水。下入新野。涅水自涅陽來。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爲陂。謂之安衆港。(亦見杜衍)又東南入湍。一統志。

故城，今鎮平縣東南。冠軍。武帝置。故穰盧陽鄉。〔補注〕錢坫曰，說文，穰縣有鄛鄉。寓郎出。鄛讀聲韓。宛臨駣聚。應劭曰，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匈奴，功冠諸軍，故曰冠軍。駣音桃。〔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加邑。湍水注，湍水自酈來，東南逕冠軍縣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下入穰。又涓水注，涓水自新野來，東南逕冠軍縣界，地名沙渠，下入穰。一統志，故城今鄧州西北四十里。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補注〕段玉裁曰，比水與廬江郡灊縣沘水異，本皆不誤，趙一清改水經之比水爲沘水，并漢志而改之，乃大誤矣。比與沘別，非沘之沘別也。後漢光武紀，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比水西，章懷注作沘水。沘陽縣，唐加水旁也。比陽，比水所出，字不從水。廬江灊縣，沘水所出，字從水。志本甚明了。趙氏欲改沘陽沘水，所出義乃憒憒。王念孫曰，作比者正字，作沘者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沘陽，則當音且時反，今注內無音，則其爲比字甚明。洪氏隸釋載漢冠軍中侯郭仲奇碑云，舉䧦比陽長。又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水經云，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今本作沘，並據新校本改。）瀙水從南來注之。酈氏駁之云，比陽無瀙水。蓋誤引呂氏春秋之沘瀙耳。比與沘同音，故水經誤以爲呂氏春秋之沘水，若字本作沘，則不得有所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比水或謂之泌水，唐改泌陽縣，即因水以立名。（漢比陽故城，即在今泌陽縣西。）比泌一聲之轉，猶呂氏春秋之沘水，或謂之溳水也。若本名泚水，則不得轉而爲泌矣。後漢和帝紀，劉聖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竇皇后紀，和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訛作沘陽。（比或作沘，因沘而爲泚。）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譌作方，據篇內三分字改。）章子與荊人夾泚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沘水。蓋後人多見沘，少見比，故沘譌作泚。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沘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相合。光武紀作沘，章懷注云，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爲非，而唯誤本水經是從，傎矣。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比水注，比水出比陽縣東北太胡山，東南流過其縣南，注云，太胡山在比陽北如東三十餘里。張衡賦南都所謂天封大狐者也。應劭曰，比水出比陽縣，東入蔡。比水又西合蔡水、瀙水、馬仁陂水，（見舞陰。）堵水枝津，澳水。自下亦通謂之派水。又南趙醴二渠出焉，下入新都。蔡水出縣南磐石山，亦曰磐石川，西北流入比。瀙水出茈丘山，南入比。一統志，故城今泌陽縣西。平

氏。〔補注〕錢大昕曰：五嶽四瀆之祠，皆載於志，平氏有淮水祠，獨失書，傳寫有脫誤。先謙曰：功臣若陽侯孫表注平氏，義陽侯衛山傳介子表注同，蓋皆析置若陽、義陽二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補注〕段玉裁曰：淮自平氏至入海，大致東北行，東多北少，此志及文俱作東南，南字誤。齊召南曰：淮陵當作淮浦，各本俱誤。淮浦故城在今東安縣，淮水於此入海。若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去海尚遠。水經曰：淮水東至淮浦入海是也。先謙曰：淮水篇，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淮澧同源俱導，西流為澧，東流為淮。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下入復陽，又自復陽來東逕義陽縣（通鑑八十五注，劉昫云：義陽本漢平氏之義陽鄉，魏置縣。沔石城晉分南陽立義陽郡，治安昌城，領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平春五縣）縣南對固成山，山有石泉水，北入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武帝封衛山為侯國。淮水合九渡水，又過江夏平春縣北（後漢縣）合油水，下入汝南成陽。瀙水出大復山東北流，又北逕賢首山西，又東南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分南陽置）又歷金山北，又逕義陽故城北（郡舊治）下入江夏鄳武。油水出油溪，東北逕平春縣故城南入淮。淮陵宜作淮浦，臨淮縣，齊說是。一統志：桐柏山在今桐柏縣西南三十里，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桐柏支脈胎簪山，縣西南二十里，桐柏旁小山也。過郡四。〔補注〕先謙曰：過南陽、汝南、六安、九江、沛、泗水、臨淮，四當為七。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補注〕王鳴盛曰：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當作二千，南監本誤同。徐松曰：禹貢錐指引易氏曰：淮自桐柏至海，道才一千八百里，志三千字誤。莽曰平善。〔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宜秋聚，劉注有陽山。比水注：澧水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亦猶之派水，西北逕平氏縣故城東北，合溲水，下入比陽。溲水自湍陽來，西流北屈逕平氏城西入澧。一統志：故城今桐柏縣西。

隨，故國。〔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西有斷蛇丘。溳水注：溳水自舂陵來，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為大也，楚滅之以為縣（晉隨郡）。又合漻水、于支水（見蔡陽）逕隨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下入江夏安陸。漻水出隨縣西北黃山，逕㵐西縣西（晉義陽郡縣，今隨州西北）合㵐水，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楚莫敖斯道梁送師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見大蛇中斷，藥之，後蛇銜珠報德。

丘南有隨季梁池。溠水又南合義井水。入溳。義井水出隨城東南入溠。一統志。故城今隨州治。

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補注）先謙曰。溳水篇。溳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後漢志據注引隨縣記）注云。溳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合賜水南逕隨縣。下入江夏安陸。賜水出大紫山。分二水。一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一穴。父老相傳是神農生處。故禮謂之烈山氏。亦云賴鄉。故賴國也。賜水西南入溳。賜厲聲近。宜爲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注溳。

葉。楚葉公邑。（補注）先謙曰。春秋戰國屬楚。楚昭王取之。見楚紀。後漢因。續志。有卷城。（季然郭卷）劉注。有葉公諸梁冢。汝水注。醴水自雉來。東南逕葉縣故城北。楚惠王以封沈諸梁。醴水又逕其城東。合燕東水。東逕葉公廟北。又合葉西陂水。縣南有方城山。山有湧泉北流。畜以爲陂。陂水散流。東逕葉城南。又東北注醴水。醴水又東注葉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並諸梁之所堨也。葉陂水下入潁川潕陽。醴水下入潁川郾。滍水導源葉縣。下入潕陽。一統志。故城今葉縣南三十里。

有長城。號曰方城。師古曰。音式涉反。（補注）王念孫曰。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齊世家。楚方城以爲城。索隱云。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先謙曰。續志有長山曰方城。汝水注。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余案春秋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云。方城山名。未詳孰是。又潕水注。潕水自潕陰來。東北合澧水。葉陂水。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下入潁川舞陽。澧水自雉來。東南逕建城東。建當爲卷。郡國志云。葉縣有卷城。其水東入潕。黃城溪水東北逕方城。郭仲產云。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及于東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其水東入潕。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逵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然。先謙案。據之二志。殺疑爲尤。

鄧。故國。（補注）先謙曰。鄧侯吾離朝魯。見左桓傳。楚文王滅之。見莊傳。韓魏南疑楚至此。見楚世家。秦昭襄王取以封公子悝。見秦紀。秦爲縣。見淯水注。

都尉治。應劭曰。鄧侯國。（補注）徐松曰。翟方進傳。翟義收宛令劉立。

傳逕鄧獄。楚莊以南陽郡尉行太守事。郡尉治于鄧。故逕鄧也。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鄧聚。（楚師圍鄧。）淯水注。淯水自新野來。南
過鄧縣東。右合濁水。又逕鄧塞東。又逕鄾城東。又南入河。先謙案。水志酈下。脊水南入漢者也。注又云。潤水自朝陽來。東南逕鄧縣故
城南。又逕鄧塞北。鄧城東南小山也。濁
水東入淯。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北。

朝陽。莽曰厲信。應劭曰。在朝水之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白水縣。白水出朝陽
縣西。東流過其縣南。注云。應劭云。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不出
其南。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也。白水下入新野。又淯水注。朝水自穰來。東逕朝陽縣故城北。
而東南入淯。濁水上承白水於朝陽縣。東南流下入鄧。一統志。故城今鄧州東南八十里。

魯陽。有魯山。（補注）先謙曰。戰國
楚地。魏武侯取之。見
楚魏世家。後漢因。功臣表。堵陽侯賜。表注。魯陽、瀕堵侯應。先注同。姜嶺析置堵陽瀕堵二縣。續志。有牛蘭累亭。滍水注。有魯山。縣居其
陽。故因名焉。又伊水篇。伊水出魯陽縣西蔓渠山。（下見宏農盧氏）又汝水注。汝水出魯陽縣大盂山黎柏谷西。即盧氏界也。（五見
盧氏。）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逕其城北。屈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東逕堯山南。爲滍水。一東北出。爲汝水。歷蒙柏谷。又北歷長白
沙口。合狐白溪水。又東北逕狼皋山下。入河南新城。條評汝言定陵下。又云。養水出魯陽縣北將孤山北長岡下。東逕沙川。世謂之沙
水。下入潁川郟城。滍水亦出將孤山下。入潁川父城。桓水出魯陽北山。東
北流下入父城。一統志。故城今魯山縣治。山在縣東十八里。爲邑巨鎮。

古魯縣。御龍氏所遷。（補注）先謙曰。左昭二十九
年傳。劉累學擾龍。夏后使求
之。懼而遷於魯縣。說郡古文。
孔甲七年。劉累遷於魯陽。

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補注）王念孫曰。魯山當爲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
文。滍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
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滍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滍水所出。先謙曰。定陵潁川縣。下同。滍一作泜。見左昭傳。滍水
注。堯之末孫劉累。遷于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於堯山。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滍
水出焉。東合還泉水。歷陽川水。（見雉。）波水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滍水右合魯陽關水。牛蘭水。下入潁川父城。還
泉水有二。俱出北山。入滍。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形聲。廣成頌云。浸以波溠。波水又南分三川於白

亭東，而南入潕。水自下灈波水通稱，是以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此引班志，而稱闞駰，殊未晰。）昆陽闕水出闕外分頭山，東北入舞，其南流逕犨縣者，下入滍（見滍水注。）牛蘭水出縣北牛蘭山，東南逕犨縣城東，合柏樹溪水，逕魯山南，入滍。彭水出魯陽縣南彭山，北流逕彭山西，下入父城。橘水出魯陽縣北侍山，下入父城。一統志，堯山在伊陽縣西南，滍水今沙河。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滍音峙，又音雉。（補注）王念孫曰，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爲魯山。水經注云，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先謙曰，汝水注，昆水出魯陽縣唐山，東南流下入潁川昆陽。又汝水注，昔在于楚，文子守之，與韓遘戰，有返景之誠，虞字祀。魯陽公墓在東北，去縣二十五里，有碑。一統志，昆水今灰河，亦名滍泉河。

春陵，侯國。（補注）先謙曰，長沙定王子買國，武帝封。

故蔡陽白水鄉，上唐鄉，故唐國。師古曰，漢記云，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舂陵侯，至戴侯仁，以舂陵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徙仁爲舂陵侯。（補注）王鳴盛曰，王子侯表，戴侯名熊渠，孝侯名仁。師古引作戴侯仁，非。先謙曰，後漢改章陵，續志，世祖更名。沔水注，漢元帝以長沙卑溼，分白水上唐二鄉爲舂陵縣。光武即帝位，置園廟焉。白水（互見安昌）於縣合昆水，水北有白水陂，其陽有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蘇伯阿望氣處也。白水又合澧水，下入蔡陽。昆水出城東南小山，逕縣南入白水。又溳水注，溳水自蔡陽來，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縣不知始置。）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春秋唐成公如楚是也。溳水又東合均水（見蔡陽）下入隨。一統志，故城今棗陽縣，并唐城今隨州西北九十里。白水今滾河。

新都，侯國。（補注）先謙曰，南陽新野之都鄉也。王莽國，平帝封。

莽曰新林。（補注）先謙曰，後漢省。據志，新野有東鄉，故新都。據此，是仍併入新野。比水注，謝水自棘陽來，東南逕新都縣入比水。比水自棘陽來，合謝水，西南逕新都縣故城西，下入新野。趙醴二渠上承派水，南逕新都縣故城東，入板橋水（見新野）。一統志，故城今新野縣東。

湖陽，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蓼字，其音同耳。（補注）錢坫曰，春秋傳作蓼，太康地志，蓼國先在南陽。廖鄝蓼三字通用。先謙曰，楚共王、宋平公會於此。見杞

年。高紀作胡陽。外戚平周侯丁緩表注湖陽。是嘗析置平周縣。後漢因。續志有邑比水。注。泚水出湖陽北山。下入平氏。枝撫水出湖陽東。歷山西南逕湖陽縣故城南。其水四周城溉。南入大湖。湖陽之名縣。藉茲而納稱也。湖水西南流。與湖陽諸陂散水合。下入新野。一統志。故城今唐縣南八十里。

紅陽。侯國。〔補注〕先謙曰。王立國。元帝封。**莽曰紅俞。**師古曰。俞音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舞陽縣西北紅山南。紀要。紅山在城北。故名。

樂成。侯國。〔補注〕先謙曰。表。許延壽國。宣帝封。表屬平氏。當是分平氏置。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鄧州西南三十里。紀要。即樂鄉城。

博望。〔補注〕先謙曰。戰國齊地。三晉朝齊王於此。見田齊世家。齊宣王於此會趙侯魏。見六國表。**侯國。**〔補注〕先謙曰。張騫國。武帝封。許舜。宣帝封。**莽曰宜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淯水注。淯水自雉來。東南逕博望縣故城東。郭仲產云。在郡東北百二十里。漢武帝置。淯水下入西鄂。一統志。故城今南陽縣東北六十里。

復陽。侯國。〔補注〕先謙曰。長沙頃王子延年國。宣帝封。**故湖陽樂鄉。**應劭曰。在桐柏下復山之陽。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補注〕王鳴盛曰。下當作大。南監本誤同。先謙曰。官本注下作大。房作方。引宋祁曰。方郁本作房。後漢因。續志有杏聚。淮水注。淮水自平氏來。水南即復陽縣也。在大復山陽。故曰復陽。下仍入平氏。一統志。故城今桐柏縣東。

南郡。〔補注〕全祖望曰。南郡故楚地也。韓亦有南郡。秦紀。昭襄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是也。蓋西楚接境之地。後漸併入。閻若璩曰。郢治江陵。以郊祀志知之。秦亦治江陵。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昭襄王二十九年置。見秦紀。通鑑胡注。襄陽記。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爲南郡。**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補注〕錢大昭曰。郡當作國。錢大昕曰。高帝元年。楚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即南郡故地也。項羽所封。史家據之言高帝耳。**五年。復故。**〔補注〕錢大昕曰。敖子尉爲漢所虜。復爲南郡。**景帝二年。復爲臨江。**〔補注〕先謙曰。子哀王閼國。**中二年。復故。**〔補注〕錢坫曰。王表。哀王閼。二年立。三年薨。亡後。閔王榮。

七年立。三年自殺。國除。景帝子。立又異時。是闕國在先。梁國在後也。志統舉之。 莽曰南順。屬荊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 戶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有發弩官。 師古曰。主教放弩也。

縣十八。〔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尉文。麵。絫考。

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補注〕徐松曰。楚相孫叔敖碑云。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先謙曰。丹陽丹揚縣。楚世家。文王熊貲始都郢。說文。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江水注。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又沔水注。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城之。班固書楚之郢都也。後九世平王城之。〔補注〕錢坫曰。在平王十一年。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補注〕齊召南曰。東當作陳。此頃襄王二十一年事也。志於九江壽春邑自注曰。楚考烈王自陳徙此。即與此文相應。各本俱誤。周壽昌曰。楚世家。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顏引史記多一我字未刪。先謙曰。秦昌平君徙此。始皇遊雲夢。見始皇紀。莽曰江陸。〔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津鄉。劉注。孫叔敖冢在城中白土里。有治父城。有紀南城。有夏州。夏水篇。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也。下入華容。先謙案。本志華容下所謂夏水首受江也。又江水注。江水自枝江來。縣西三里。有津鄉。里名也。春秋莊十九年。楚子禦巴人。大敗於津。郭仲產云。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即其地也。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北有洲。號曰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為南北江也。江水又合靈口水。靈溪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江水下入郢。又沔水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江陵西北有紀南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入城。名子胥瀆。又為西京湖。出城。注於龍陂。陂水又逕郢城南。為揚水。下入華容。沛溪水出江陵縣北。諸池散

流會合成川下入華容又沮水注沮水自枝江來東入江為沮口先謙案水志漢中房陵下沮水東至鄀入江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江陵縣治沿江半入江陵境

臨沮。(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西北三十里有青谿沮水注沮水自漢中房陵來南逕臨沮縣西合青溪水又屈逕縣南(晉沮陽郡治)下入當陽青溪水出縣西青山東入沮一統志故城今當陽縣西北遠安縣臨沮地南漳縣半入臨沮境

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荊山在臨沮縣東北與志合漳水篇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注云荊山在景山東百餘里新城沶鄉縣界(晉縣)雖羣峰競舉而荊山獨秀(互見漢中房陵)漳水東南流下入編又自編來南歷臨沮縣之章鄉南下入當陽至江陵入陽水酈氏駁之見下段玉裁謂陽水即沮水謂傳之譌

陽水入沔行六百里。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音千余反(補注)先謙曰案陽水它無所見惟沔水注有揚水是揚非陽亦與臨沮無涉矣東信以為即陽水非是道元漳水注引志作陽不作揚也王鳴盛以為即夏水尤屬臆揣段謂陽水即沮水則陽水入沔四字難通此條蓋有脫譌所當闕疑

夷陵。都尉治。莽曰居利。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補注)先謙曰後漢因據志有荊門虎牙由江水注江水自秭歸來又逕空泠峽(宜都建平二郡界)又東逕流頭灘又逕宜昌縣北(南宋縣)分夷道佷山所立縣治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又逕狼尾灘而歷人灘又逕黃牛山下又逕西陵峽歷禹斷江南出峽逕陸抗城北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白起伐楚三燒夷陵者也應劭云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此二山楚之西塞也下入夷道一統志故城今東湖縣東

華容。(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鄀來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又至華容縣西左則中夏水出焉右則中郎浦出焉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閻敖游涌而逸者也江水又逕孱陵縣樂鄉城北(晉縣屬南平郡)又合油水又逕公安縣北(漢末置)油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合景水東通澧水及諸陂湖江水又左會高口又得故市口又右逕陽岐山北又左合子夏口侯臺水口右得龍穴水口又得俞口謂陽土塢二口又右逕石

首由北。又左會飯筐上口。右得清水口。又左會飯筐下口。又右得上檀浦。下入是沙下鎮。又涌水注。揚水自江陵來。東北合路白湖水。赤湖水。東入華容縣。合靈溪水。柞溪水下入江夏竟陵。路白湖合中湖昏官湖爲一水。東通荒谷。東岸有治父城。左傳莫敖縊荒谷。羣帥囚治父。是也。路白湖下注揚水。赤湖周五十里。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側有章華臺。其水北入揚水。柞溪水自江陵來。東入船官湖。又東北入女觀湖。東入揚水。一統志。故城今監利縣西北。監利。石首並漢華容地。雲夢澤在南。荊州藪。（補注）先謙曰。雲上當有西頁二字。禹貢山水澤地篇。雲夢澤在華容縣東。夏水注。監利縣士卑下。（晉縣。即今監利縣治。）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界。逕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昭云雲夢在華容縣。按春昭公三年。鄭伯如楚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應劭曰。春秋。許遷于容城。是。（補注）先謙曰。夏水注。夏水自江陵來。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晉成都王穎國。）夏水東逕監利縣南。（見上。）合夏揚水。（見江夏竟陵。）下入江夏雲杜。吳卓信云。許遷之容城。在葉縣西。故定四年許遷。後二年。鄭因楚敗滅許。華容在郢都側。鄭不得至此。應承應說。先謙案。一統志。夏水自江陵東流。入監利東。又東入沔陽州界。一名長夏港。又名晉㳄江。又名大馬長川。在監利東南三十里。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補注）先謙曰。戰國楚地。秦昭襄王取之。見秦紀。續志。後漢因。劉注。縣西有羅國。後徙枝江。沔水注。沔水自邔來。南得木里水會。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又塹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入沔。沔水又南過縣東。合夷水。下入若。夷水自中廬來。逕宜城西南爲夷溪。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又謂之鄢水。春秋楚伐羅渡鄢者也。又合蠻水。亂流東出爲淇水。逕蠻城南。城在宜城南二十里。莫敖自鄢敗退。亂次以濟淇水是也。（與今左傳異。）夷水東入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長谷水。即是水也。舊堨去城百許里。水從城西灌城東。入爲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角。百姓隨水流死數十萬。城東皆臭。名其陂爲臭池。後人因渠流以結陂田。城西陂謂之新陂。與北爲土門陂。水流周通。自新陂入城。城故楚鄢之舊都。秦以爲縣。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水出城東注臭池。下入朱湖陂。朱湖陂餘水入木里溝。蠻水即夷水。自中廬來。東逕

宜城西山。鄢之涑谿。東入漢水爲涑口。一統志。故城今宜城縣治。

郢。楚別邑故郢。莽曰郢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劉注江陵下云。東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據此縣併入江陵。江水注。江水自江陵來。又東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築城也。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江水下入華容。一統志。故城今江陵縣東南。段玉裁云。楚有二郢。都曰郢。別邑曰郊郢。左傳。闞駰曰。君次於郊郢。只襄四邑。杜注。郊郢。楚地。此必非郢都也。故志前江陵下注。故楚郢都。此云楚別邑故郢。封然二縣。故郢當作故郊郢。先謙案。鄢注引闞無郊字。非奪文也。稱楚別邑。志文甚明。不必加郊。

邔。孟康曰。音忌。師古曰。音其己反。〔補注〕先謙曰。高帝封黃極忠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犁丘城。劉注。有蘇嶺山。禹貢山水澤地篇。三澨地在邔縣北沱。而志無之。沔水注。沔水自中廬來。東南逕犁丘故城西。其城下對繕洲。沔水又南。合疎水。又過邔縣東北。水左有騎城。周回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即騎亭也。縣故楚邑。秦以爲縣。沔水下入宜城。疎水自中廬來。東至邔縣北界。入沔。謂之疎口。一統志。故城今宜城縣東北。

當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東有權城。楚武王所克。東南有麥城。城東有驢城。沮水西有磨城。伍子胥造二城以攻麥城。沮水注。沮水自臨沮來。東南逕當陽縣故城北。城因岡爲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東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林長坂南。（長坂。即張飛橫矛處。）沮水又逕驢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下入枝江。又漳水注。漳水自臨沮來。南逕當陽縣。又逕麥城。東合沮水。下入枝江。又沔水注。沔水自江夏竟陵來。東過荊城東。又東南逕當陽縣之章山東。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既滯帶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又東合權口。又東南合揚口。（見江夏竟陵。）又東合諸口。下入江夏雲杜。權水出章山。東南逕權城北。東入沔。揚水承大湖馬骨諸湖。周三四百里。郭璞江賦。其旁則有朱湖丹漅。是也。一統志。故城。今當陽縣治。

中廬。師古曰。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只隋室諱忠。故改忠爲次。〔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古盧戎。沔水注。沔水自襄陽來。東過中廬縣。東合維水。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東流百四十里。逕城南。名浴馬港。港水諸[illegible]北逕是水。南對維川。以別國界。下流入沔。沔水下入邔。夷水出中盧縣界維山。山與荊山相接。夷水下入宜城。疎水出中廬縣西南。下入邔。潼水即涑水。自漢中房陵來。東歷鞨鄉。爲鞨水。（晉武帝封監沮北鄉。中盧南鄉。並上黃縣。治鞨鄉。）涑水下入宜城。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西南、南漳、漢中廬地。

枝江。

〔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丹陽聚。（秦破楚屈匄。取丹陽）一統志。故城今枝江縣東。丹陽城在縣西。　故羅國。〔補注〕先謙曰。江水注。其地故羅國。蓋羅徙也。羅故居宜城西山（見上）楚文王又徙之於長沙　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荊州沱水。在枝江縣。與志合。江水注。江水自此道來。東過枝江縣南。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東入江。是也。盛弘之云。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百六十里。縣左右數十洲。槃布江中。百里洲最大。江水下入江陵。先謙案。據此。是枝江縣治洲上。乃後所移。故江陵津鄉。去枝江縣治三里也。（見江陵下。）一統志引寰宇記云。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王晫叔云。枝江縣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蓋南江在古時爲岷江之正流。江陵縣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南江從此東南流。注於澧水。而北江則沱水也。其後北江漸盛。南江漸微。世反以南爲沱。北爲江矣。又沮水注。沮水自當陽來。南合漳水。又東南逕枝江縣。下入江陵。又漳水篇。漳水自當陽來。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沮。注云。地理志曰。漳水東至江陵入陽水。非也。今漳水經當陽縣東南百餘里。右會沮水也。先謙案。經不書烏扶邑所在。蓋二縣接界。　襄陽。莽曰相陽。應劭曰。在襄水之陽。〔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阿頭山。劉注。舊楚之北津。從襄陽渡江。經南陽。出方關。是周鄭晉衞之道。其東津經江夏。出平澤關。是通陳蔡齊宋之道。沔水注。沔水自南陽山都來。東逕樂山北。又逕隆中。又逕萬山北。過襄陽縣。合檀溪水。又逕平魯城南。東對樊城。樊仲山甫所封也。襄陽縣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淯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魚梁洲。又逕峴山東。合襄陽湖水。湖水（見汝南安昌）下入中廬。檀溪水出縣西柳子山。東爲鴨湖。自湖兩分。北渠爲檀溪水。傍城北流入沔。一水東南出。應劭云。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陽縣之故城也。楚之北津戍。今大城西壘是也。其土古鄀都盧羅之地。秦滅楚。置南郡。號此爲北部。（魏立襄陽郡）襄陽湖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西。又注百馬陂。下入沔。魏源云。襄乃滄浪急呼之。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治。　編。有雲夢官。〔補注〕周壽昌曰。江夏郡西陵。亦有雲夢官。此兩官字。各本俱作宮。案宋洪邁容齋隨筆續集引作雲夢官。入漢郡國諸官條內。四筆雲夢澤條內。亦云漢志有雲夢官。宋姚氏西漢會要。宋王氏玉海所引。

皆同。足證宋本實作官。不作宮。此亦如南海郡湟浦官。九江郡陂官湖官之類。未可輕改作宮也。又案。晉志南郡編下有有雲夢官四字。則晉時尚存此官。先謙曰。官本官作宮。

莽曰南順。孟康曰。編音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藍口聚。劉注。楚那盧縣東南那口城。沔水注。沔水自鄀城來。屆西南。逕編縣南。縣舊城之東北百四十里也。西南高陽城。移治鄀茂故城下仍入沮。一統志。故城今荊門州界。吳卓信云。郡高陽城也。晉隆安五年。移治鄀茂城。在今南漳縣。

秭歸。歸鄉。故歸國。孟康曰。秭音姊。(補注)先謙曰。據水經注。屈上脫子字。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巫來東過秭歸縣南。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云。昔歸典叶聲律。宋忠云。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楚有熊摯。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僖公二十六年。楚滅之。縣城依山即坂。周回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縣北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宅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江水又逕一城北。其城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城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所都也。(丹陽說與志異。見丹陽下。)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南宋縣。今巴東縣東北。)城東有鄉口溪水。江水又逕信陵縣。(晉縣。今歸州東。)縣東傍深溪。江水下入夷陵。溪水自漢中上庸來。東南逕縣下注江。一統志。故城今歸州治。歸州與山並漢秭歸地。丹陽城在州東。亦稱楚王城。

夷道。莽曰江南。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補注)宋祁曰。巫字下當添山字。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西北有宜陽山。東南有羊腸山。江水注。江水自夷陵來。東南過夷道縣合夷水。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魏分南郡。置臨江郡。蜀改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為二江(夷水江水。)之會也。北有湖里淵。江水下入枝江。又夷水注。夷水自武陵佷山來。東逕虎灘。又逕釜瀨。又東北合丹水。又逕夷道縣北而東注。逕宜都北。(晉郡。)東入大江。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北入夷水。一統志。故城今宜都縣西北。宜陽山在長陽縣北。羊腸山在宜都縣南七十里。夷水自白巖鋪入宜都界。逕龍著河市。至清江口入大江。丹水在宜都縣西南。東北流入夷水。

州陵。莽曰江夏。(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史記。楚考烈王納州于秦。江水注。長洋港水東北逕石子岡。岡上有故城。即州陵縣之故城也。莊辛所言左州侯國矣。又東逕州陵新治南。入江為港口。亦為班口。(見江夏沙羨。)一統志。故城在沔陽州東南。州地半入州陵境。

若。楚昭王畏

吳。自郢徙此。〔補注〕先謙曰、昭王十二年徙、見楚世家。 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鄀、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鄀。永平元年、復。劉注、楚文王遷及鄀縣、東南有鄀城、沔水注、沔水自宜城來逕鄀縣故城南、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楚昭王爲吳所迫、自紀郢徙都之、秦以爲縣。沔水又合敖水、下入江夏竟陵、敖水出新市縣東北（劉宋縣、今京山東北）西南流逕新市縣北、右合枝水。入沔枝水出大洪山西南、流逕鄀縣界、又逕狄城東、左注敖水。一統志、故城今宜城縣東南。

巫。〔補注〕先謙曰、楚爲巫郡、見國策、秦昭王取之、及江南爲黔中郡、見秦紀、後漢因、續志同、有白帝城、江水篇、江水自魚復來、東出江關、入南郡界、又東過巫縣南、注云、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秦兼天下、置南郡、自巫東上、皆其域也。江水合烏飛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孫吳建平郡治）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傍深谷、南臨大江、故夔國也。江水又合巫溪水、東逕巫峽、郭仲產云、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此應劭語、見下）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恆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因山爲名也。又逕石門灘、下入秭歸。烏飛水出天門郡（晉郡、今天門縣治）漊中縣界（晉縣、今安福縣西北）北流逕沙渠縣南（晉縣、今恩施縣治）又逕巫縣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入江。巫溪水即鹽水、出宜漢縣東（後漢縣、今建始縣治）南逕建昌郡泰昌縣南（晉縣、今巫縣北百二十里）又逕北井縣西（晉縣、巫山縣北九十五里）逕縣北、又南屈逕巫縣東、合聖泉、入江。一統志、故城今巫山縣東、巴東縣西、建始巫縣地。

夷水東至夷道入江。〔補注〕先謙曰、江水篇、江水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注云、縣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又夷水注、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於夷水、據捍關而王巴。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晉郡縣）縣有巫城、水南岸山道五百里、夷水歷縣東、出焉、自沙渠縣入、水流淺狹、裁得通船、夷水下入武陵佷山。先謙案、清江今自四川酉陽州屬之黔江逕石砫廳、歷利川、入施南府利川縣境、至硃洞、伏流三十里、至七藥山紅花園、復出、東南流、過龍潭、三渡河、水自西南注之。又東南逕馬橋屯、平溝河水自西南注之、又經乾洞、伏流數十里、復出、爲雷照河、又名銀照河、亦曰官渡河、逕利川縣城前、元置官渡壩於

施州衛。馬溪水自東南注之。又伏流三十里。至府治恩施縣境木撫村。復出。注所謂東溪北乎沙渠縣也。新田溪水自北流注之。又東南逕馬寨村。乾坪溪水自西南流注之。又十里。落葉壩溪水自北流注之。又十五里。歷柱溪水自西南流注之。又十里。帶河水自北流注之。又十五里。鹽水溪水自西南流注之。又五里。錯龍溪水自東北流注之。又逕府城北繞而東。通灣溪水自東流注之。又繞城南衛。梨溪水自西南流注之。鎮龍溪水自西流注之。巴公溪水自南流注之。入峽口五里。洗霸溪水自北流注之。又十里。大橋河水自南流注之。又十五里。金雞溪水自南流注之。又五里。爲長沙河。復入峽。逕芷藥坪。忠建河水自南流注之。又二十里。爲風水河。又五里。爲銀溪河。又五里。南陵渡水自北流注之。又五里。東繞村水自南流注之。又十里。爲忠建渡口。又十里。紅瀾溪水自東南流注之。至新渡壩。逕龍州驛。入建始縣境。尹家村水自南流注之。又三里。眠羊口水自北流注之。又三十里。入宜昌府巴東縣境。爲九龍潭。野三河水西北流注之。又十五里。支井河水自北流注之。又二十里。四渡河水自北流注之。又三十里。逕長樂縣之監非關。牟水自北流注之。又六十里。爲替顏口。高家堰水自北流注之。下入長陽界。案胡渭云。禹導江。不出三峽。蓋夷水而東。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湮塞。先謙昔奉使黔南。由施南利川出四川萬縣。則利川城外之夷水。道元所謂[illegible]通[illegible]者。宜猶見之。（即宜渡河。）其上里許。有大山嶺。橫亘水上。有若飛梁。夷水入嶺底。南復出。始爲通津。自縣以上。時露時隱。如野三場等處。皆懸險。自道爭流。及嶺阻大山。則奔注地上。得孔即入。不知所歸。謂之落水洞。蓬古如茲。豈有昔通今塞之理。胡氏臆論。疑誤後人多矣。故於巫縣以上。不詳夷水之源流。則偽復以西來者分流之跡。若緣其地險阻。中把其主流。地理之學。非可臆測爲能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補注〕先謙曰。過南郡武陵。有鹽官。應劭曰。巫山在西南。〔補注〕先謙曰。江水注。巫溪水南有鹽井。

高成。〔補注〕徐松曰。說文作高城。又勃海亦有高成。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補注〕先謙曰。說文。洈水出南郡高成縣洈山。東入繇。油水注。洈水出高城縣洈山。東逕其縣下。入武陵孱陵。又潯水注。亦有洈水。引山海經洈水出東北宜諸之山。南流注于潯水。此別一洈水也。一統志。洈山。今名起龍山。松滋縣西南八十里。洈水二源。一出山南。一出山北。合流東入王家湖。至公安縣。入油河。今曰栖溪河。繇水南至華

容入江。［補注］先謙曰，江水篇，江水又東南，油水從東南來注之。注云，江水自武陵孱陵來，又東右合油口，又逕公安縣北。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又油水篇，油水出孱陵縣西界，注云，油水東逕其縣西，與洈水合。一統志，油水在公安縣西，自松滋縣流入，一名白石水，今名油河。過郡二，行五百里。［補注］先謙曰，過武陵、南郡。莽曰言程。師古曰，洈音危。錢坫曰，由。［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松滋縣南。

江夏郡。［補注］先謙曰，據江水注，郡治安陸。續志，後漢治西陵。劉注，雒陽南千五百里。元和志，唐雲夢縣東南，溳水之北，有江夏故城，周數里，據山川言之，此城南近夏水，故址寬大，漢郡所理也。此說存攷。高帝置。［補注］先謙曰，沔水注，高帝六年置。全祖望云，楚漢之閒，分九江置衡山郡，江夏屬衡山，以吳芮都邾知之也。時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以屬淮南國。尋分衡山置郡。文帝十六年復別屬衡山國（此時衡山國都六）。武帝元狩元年復故。屬荊州。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補注］汪士鐸曰，應注不分析，當云夏水首受江於華容東，至雲夢入沔。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戶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

縣十四

西陵。有雲夢官。莽曰江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軑來，東逕南陽磯，又逕西陵縣故城南。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江水右逕黃石磯，一名石茨圻，有西陵縣（吳縣）。縣北則三洲也。山連延江側，東山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于山之間為闕塞（西塞山高一百六十丈，周三十里。黃公九磯，今北岸腰頭磯、亞潭磯、黃磯、潤磯、水滙磯、趙水磯、貓兒磯、鱸魚磯、茅山磯是）。從此濟于土復（大冶縣道士洑，亦名土洑，即此）下入蘄

春。一統志。故城今黃岡縣西北黃陂中。入西陵境。孫吳所置。西陵城在蘄水縣西南。白起所拔西陵。荊州記自夷陵縣泝江二十里入峽口名西陵者也。今宜昌府治。蓋誤說。

竟陵。〔補注〕先謙曰。楚澤出林。見越世家。秦昭襄王三十年兵拔郢。東至竟陵。見白起傳。

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補注〕宋祁曰。章山上當添丘字。王鳴盛曰。章山前書無注作立章山。續志同。或是別名。揮傳寫誤分章頤別加立字也。先謙曰。宋說丘當爲立。河水注作章山。括地志同。紀要引圖經云一名障山。障卽章聲轉之誤。晉書太安二年。華宏討義陽賊張昌於江夏。敗於章山。則章山爲是。立衍字也。據宋說。知所見漢書各本並無立字。蓋衍自隋注始耳。禹貢山水澤地篇。內方山在竟陵縣東北。注云。禹貢章山也。河水注。內方山架南郡當陽下二縣境相接。河水中流。內方與當陽同在河北也。一統志。章山今鍾祥縣西南接荊門州界。周百里。亦名馬良山。

鄖鄉。楚鄖公邑。〔補注〕先謙曰。據下引河水注。鄖鄉卽竟陵縣城。宛志則自有鄖鄉。非鄖縣也。疑道元所未分晰。

莽曰守平。師古曰。音云。〔補注〕宋祁曰。音云當作鄖音云。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南郡若來。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分江夏西部立竟陵郡治此。）河水又東南合臼水。下入南郡當陽。臼水出竟陵縣東北聚屈山。西入河。左傳楚昭王奔于成臼。謂是水也。揚水自南郡華容來。北逕竟陵縣西。又北納巾吐柘。柘卽夏揚水也。巾水出縣東百九十里。西逕巾城。逕竟陵縣北。入揚水。爲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矣。秦以爲縣。城旁有甘魚陂。左傳公子黶陳次於魚陂者也。（秦館所謂甘魚之口。）揚水又北入河。爲揚口。中夏口也。又夏水注。夏揚水上承揚水於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合中夏水。謂之夏揚水。（見南郡華容。）一統志。故城今天門縣西北。經注。京山、天門。並漢竟陵地。沿江。牛入竟陵境。

西陽。〔補注〕先謙曰。由陽郡亦有西陽侯國。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邾來。東逕西陽郡南。（晉郡。）郡治。卽西陽縣也。下入鄂。一統志。故城今黃岡縣東黃安廟城。漢西陽縣地。黃岡牛入西陽境。

襄。〔補注〕先謙曰。高紀襄侯王陵。蓋黃以爲此是封地。**莽曰襄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邾。〔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沙羨來。東逕白虎磯。右會赤溪夏浦。浦口又逕貝磯。右會赫口爲石水。又徘築磯。又合舉水。又會文方口。鳳鳴口。東逕邾縣故城南。楚宜王滅邾。徙之於此。故曰邾也。

江水右得樊口。又左逕赤鼻山南。（宋蘇軾所賦。）下入西陽。一統志、故城今黃岡縣治。

衡山王吳芮都。 師古曰、音汭。又音蕤。（補注）先謙曰、亦見高紀項羽傳。

軑。故弦子國。 孟康曰、音汏。師古曰、又音徒系反。（補注）周壽昌曰、說文、軑、車轄也。從車大聲。今從大者誤。後書王霸傳注、軑音大。先謙曰、惠帝封梨朱蒼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劉注、邾國在東南。有邾城。江水注、江水自鄂來、東得穴浦、左合巴水、為巴口。（見廬江雩婁今巴河。）又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春秋僖五年、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城在山之陽。（考案形勢、當在今羅田山南。）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今蘄水縣西四十里閻溪江中諸洲是。）東會希水口。右有厭里口、安樂浦。又東得桑步赤水浦、下入西陵。希湖水自廬江潛來、南流逕軑縣東、入江、為希水口。先謙案、一統志、故城在蘄水縣西四十里。希水亦作浠水。劉宋因此置浠水縣。浠水出英山縣西南、逕羅田縣為英山河。又西南為落錢河。又稍岩石為岩石河。輿地紀勝、岩石在蘄水縣東北羅石三溪之水會、為高數十丈、寬十餘里、橫截溪流、水注石罅、若成巖竇、玲瓏明通、衝琮而下、湍迅殊常。河水自此入蘄水界、為浠水。又西南流、為蔡家河。又會九曲河水。又東分為倒流河。又西南逕縣城南。又西流、逕蘭溪鎮、入江。吳卓信云、左昭三十一年、吳圍弦、蓋楚復其國也。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蓋因光山縣西有僊居軑縣而誤。地道記、謂弦國在西陽、非也。通典輿地廣記、誤承之。

鄂。 師古曰、音五各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西陽來、江右岸有鄂縣故城、舊樊楚地。世本、熊渠封其中子紅為鄂王。太康地記、以為東鄂矣。（孫權都武昌、即此。）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江中有節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於斯石也。江水下入軑。一統志、故城今武昌縣治。武昌、漢鄂縣地。輿圖、大冶半入鄂縣境。

安陸。（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溳水注、溳水自南陽隨來、合漳水。又南逕石巖山北。左傳吳敗楚及於清發。蓋溳水兼清水之目矣。又東南合富水、溳水、濜水。又南分二水、東通濁水、西入沔、為溳口。隨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南齊縣、今應山縣北。）逕永陽縣西、歷橫尾山、又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入溳。故鄖城也。因岡為墉、峻不假築。富水出竟陵郡新市縣東北大陽山、（南宋縣、今京山縣東北。）逕南新市縣城西、（後漢分安陸縣立。）至安陸縣界、合章水、入溳。溳水出竟陵郡新陽縣東澤中、（南宋縣、今京山縣治。）東南入溳。濜水出江夏郡曲陵縣西北潼山。

（晉郡縣）東至安陸入溳。章水出土山。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晉縣）南入富水。又溳水注。溳水自南陽隨來。南逕安陸入溳。又江水注。灄水上承溳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南朱縣今黃陂縣南）入江。（見沙羨）一統志。故城今安陸縣北。安陸、雲夢、應城、孝感、並漢縣地。漢川、黃陂。半入安陸境。

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補注〕錢坫曰。鄭康成云。山若橫尾。故名。史記作負尾。負讀爲倍。猶實讀爲倍也。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陪尾山在安陸縣東北。與志合。胡渭云。元和志云。陪尾山一名橫尾山。在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舊經此。禹導山至陪尾。蓋實爲溳水。溳之與淮。猶伊之與洛也。先謙案。溳水注。橫尾山即禹貢之陪尾山也。承用志文。一統志。橫尾山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

沙羨。晉灼曰。羨音夷。〔補注〕先謙曰。沙羨始見荀子彊國篇。續志。後漢因。沔水注。沔水自雲杜來。東逕臨嶂故城北。（亦臨嶂山也。）南至沙羨縣北入江。庾仲雍云。夏口亦曰沔口矣。案地記。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今不知所在。沔水下入豫章彭澤。先謙案。本志。武都沮縣下。沮水南至沙羨入江。武都縣下。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皆謂此也。據志文。西漢沙羨縣不治此。皆爲縣境。又江水注。江水自呂沙下得來。右得蒲磯口。即陸口也。（北岸有蒲塔洲。新陸口在舊陸口上三里。吳寇所據也。自引水入新口而舊口之水並絕。）又逕蒲磯山北。北對蒲圻洲。（晉蒲圻縣治在嘉魚西南。非今縣治。）洲上有白面洲。（洲南爲山。山東南即嘉魚縣治。）洲南又有溢口。江水左得中陽水口。白沙口。又逕魚嶽山北。下得金梁洲。沙步洲。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晉太康中。改沙陽縣。馬徵麟云。自嘉魚西南七里。江心有洲。江分爲二。又東北三十五里。右逕魚磯頭。南江合爲一。洲長四十餘里。蓋古金梁、沙步、沙陽三洲。聯屬爲一。先謙案。道元言沔縣洲居。焉意以今嘉魚之復從洲、護和洲當之。考案地形。江之上下游亦甚古洲可容縣治。然則漢之沙羨。即今之嘉魚。但治有移改耳。注又云。江右岸得業口。（見南郡州陵。）義口合塗水。（塗口即金口。）沌水。（此漢水分派。由赤野湖西來者。）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魯山今龜山。）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此江夏郡城。吳始徙此。距今漢陽府治不遠。）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曰卻月城。又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也。（黃祖守此。

爲吳所據。先謙案，曲陵營壘。吳志孫權從孫皎討黃祖於沙羨，則沙羨乃漢末移治，不得先有曲陵，後爲沙羨也。後並先之說云。沔左則今漢口鎭地）江之右岸有船官浦（今鮎魚套）直鸚鵡洲之下尾。船官浦東即黃鵠山（今蛇山）山東北對夏口城（孫吳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此吳縣治。非黃祖所守郤月壘城。魯山城在沔右，爲吳江夏郡治。故鄂郡武昌以沙羨隸武昌郡也。夏口城、偃月壘各爲一城，在沔左）又得太白湖口、湖口（見安陸）龍驤水口、武口、松柱水口、苦菜、夏浦、廣武口，下入鄂。濆口亦自陵章艾來，至縣西北魚嶽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揚子洲南，孤峙中洲。陸水自下雋來入蒲圻縣北，又逕蒲磯山北入江，爲刀環口。一統志：今江夏、漢陽、嘉魚、蒲圻、咸寧、崇陽並漢沙羨地，漢川半入沙羨境。

蘄春。晉灼曰：音蘄。〔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西陵來，得苦口（即漳源口也。內湖即漳源湖）右得石口，合蘄水，東逕蘄春縣故城南。又得銅零口、梅口、臧口、長風口，又逕積布山南（今猶名積布磯。其下即田家鎭）右岸有土復口、識口，下入下雉。又蘄水篇：蘄水出蘄春縣北山。注云：山即蘄山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歷蘄山，出蠻中，此蠻爲五水蠻。五水，謂巴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蘄水也。其水南過其縣西（晉改蘄陽縣，縣徙江洲，此罷。大陽戍，後齊齊昌郡治此）又對蘄陽洲入江，爲蘄口（洲上有蘄陽縣徙）一統志：故城，今蘄州西北。蘄州、羅田、蘄水並漢蘄春地，廣濟半入蘄春境。

鄳。蘇林曰：音盲。師古曰：音萌，又音莫耿反。〔補注〕先謙曰：鄳塞，見楚策，一作澠阨，見淮南地形訓，亦作冥阨之塞，見左定四年傳、信陵君傳。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淮水自[illegible]武來，東逕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記：魏攻冥阨。徐廣云：冥阨或曰在鄳縣葙山。案呂覽九塞，其一也。溮水又逕鄳縣故城南，又逕七井岡南，入淮。一統志：今羅山縣，漢鄳縣地，信陽州半入鄳縣境。故城在羅山西南九里。平靖關在信陽東南九十里，羅山縣北九十里，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極爲險隘，即冥阨也。左傳楚左司馬戌謂塞大隧、直轅、冥阨。大隧即黃峴關，距信陽南，應山北各九十里，亦名百雁關，一名九里關。直轅即武陽關，距信陽東南百五十里，應山東北百三十里，亦名武勝關，一名澧山關，又名大寨嶺，南史所云義陽三關也。溮水出信陽州西南七十里，爲黃土河，逕州治，爲柳河，又名楊龍河，東逕張抱州城東北，至羅山縣入淮。

雲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取于䢵，今䢵亭是也。師古曰：䢵音云。〔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于作非，引宋祁曰：非字當作於字。續志：後漢因。沔水注：沔水自南郡當陽來，東

南過雲杜縣東，合夏水。即堵口也。是爲中夏水。縣故邔亭。雲土夢作乂。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城在東北。沔水又東合巨亮湖口，力口又合涢水。又逕沌水口，又逕沌陽縣北。（南宋縣）下入沙。揚溲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池河山。（晉郡縣）東流逕新陽縣南。縣治雲杜故城，分雲杜立。溲水又東南注，晉城縣南大湖。（南宋縣，今天門縣東、）又南入沔，爲力口。沌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爲沌口。又夏水注，夏水自南郡華容來，至雲杜縣入沔。應劭云，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夏之爲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旣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先謙案，本志南郡華容下，夏水東入沔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沔陽州西北。

下雋。莽曰閏光。如淳曰，音羊氏反。〔補注〕錢大昕曰，南陽有雉，故此加下。先謙曰，下雋見荊楚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新灘來，東逕琵琶山南，潘夫山南，又得苦菜水口，又合宮水。（今宮池口）西北逕下雋縣，王莽更名之潤光矣。（不作閏）江水又得陽溪水口，下入廬江蒲陽。一統志，故城今興國州東南呂平鄉。有下雋潭通山。西下雋地，興國大冶半入下雋境。

鍾武。侯國。〔補注〕先謙曰，長沙頃王子度國，宣帝封。錢大昕云，志有南鍾武縣，一屬零陵，一屬江夏。鍾武爲侯國，是後來徙封，如舂陵侯本在冷道，後移於南陽也。莽曰當利。〔補志〕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後書臧宮封期思武竹里，下之是後漢別猶有此縣。淮水注，澧水自南陽平氏來，東逕鍾武縣故城南，下入淮。一統志，故城今信陽州東南。

廬江郡。〔補注〕先謙曰，郡屬縣無江以南地，互見豫章下。然通鑑胡注云，文帝分廬江國，在江南。廬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於江。陵陽屬丹陽郡。金榜云，淮南厲王子賜爲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此廬江在江南之證。先謙案，郡稱廬江，明以水氏。疑文帝時，郡跨江南，陵陽、黟、歙諸縣本其所屬，其後諸縣割隸丹陽，僅存廬江空名耳。此志文不載，而可以理推者。廬江王都舒，則郡治亦當在舒。續志，後漢治舒。劉注，雒陽東一千七百里。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九江郡，楚漢之際，分置衡山郡，即九江國，見英布、揚雄傳。高帝五年，屬漢，仍爲淮南國。文帝十六年，別爲廬江國，封淮南厲王子賜。景帝三年，賜徙衡山，復故。金蘭西北有東陵鄉。〔補注〕

周壽昌曰志無金蘭縣疑轉寫脫漏綜郡國領縣核之校百官表及本志後序之數尙少九縣此差其一也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東陵地在金蘭縣西北與志合決水注灌水導源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餘見雩婁下)據此大蘇山卽東陵也今商城縣東南五十里又江水注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尙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先謙案注雖未言金蘭縣然與決水注符合則知鄉隸金蘭不誤後世言東陵者紛紛並據未足據也阮元浙江圖說云灌水利水同出東陵一地金蘭附注郡下則在郡治其後改爲舒也廬江治舒據續志舒縣有桐鄉劉注鵲岸在縣今桐城縣在漢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鵲州卽鵲岸是漢舒地直逾大江洲渚西貫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其指至此東進爲南江也(說文迆衺行也)江之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六安蓼縣在霍邱縣西北灌水自東陵至蓼行五百一十里(見下)今自桐城歷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則江至東陵東迆卽石城分水何疑注又云水積爲湖(今馬口武山連城諸湖皆是)湖西有青林山謂之青林湖湖水西流謂之青林水下入蓉陽

淮水出。〔補注〕王念孫曰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淮當爲灌卽下文灌水北至蓼入決者也決水注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舊本此下有卽淮水也四字乃後人惑於誤本漢書而妄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爲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刪)許愼云出雩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淮之間嘉林之中(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林中乃後人所改辨見史記)蓋謂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於蓼入決據此則淮水爲灌水之誤明矣(今灌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決水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南雩婁故縣在商城縣東北蓼縣故城在固始縣東北)全謝山趙一淸並以爲班志原是淮字淮水卽灌水非出桐栢之淮水也案說文灌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若灌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且儻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書淮水出東陵鄉下書灌水入決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卽爲灌水乎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爲淮不必曲爲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雩婁縣下復有灌水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先謙曰王說淮卽灌是矣然改淮爲灌則非徑刪卽淮水也四字以就己說則謬矣此淮水乃漢世俗稱班雖知其非四瀆之淮而未

明其即爲灌水。故酈裴下注云。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又有云者。特著之詞。非承上之語也。決水注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淮水也。正用志文。趙一清云。據志是淮水。淮即灌也。非出桐柏之淮。然其字相承已古。不可改而作灌。又云。志是淮字。道元故以釋灌水。若破淮作灌。則以灌釋灌。義豈可通。其說是也。蓋此水數名。實緣音轉字變。注又云。俗謂之澮水。又云。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眞耳。說文。澮水出廬江入淮。从水。害聲。灌澮澮淮音出一原。字經數變。疑志此郡未有澮水。可悟說文之澮水即此志之淮水。各據所聞見記之。而皆不知爲灌水也。（說文別出灌水。）知淮之即灌。自道元發之。（道元以澮爲俗稱。而不悟澮爲澮之誤字。）後人迺反改酈注。以倂改漢志。誤之又誤矣。屬揚州。〔補注〕先謙曰。三字當在別爲國下。錯寫誤移之。續志後漢因。屬國。

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應劭曰。故廬子國。〔補注〕先謙曰。陵陽。丹陽縣。廬江水。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注云。山海經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王彪之廬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孫放廬山賦曰。丹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鎭也。丹陽即宛陵縣。有彭澤聚。是此彭澤耳。先謙案。彭澤聚。孫說非。道元以爲彭澤聚。誤。廬江水出處近丹陽。入江處不近丹陽也。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在今黟縣。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在今婺源縣。相去密邇。二水同發一地。入江者。入鄱陽湖。即彭蠡澤也。此水出婺源。南流入德興。後西流。志北字誤。一統志。廬源水。即廬江水。出婺源縣西北靈巖山。南流逕雙路口。浙源西水出縣西北浙源山。西南注之。又南沱水出縣西北三源。同注。下爲沱口。入焉。又南與婺水合。婺水出縣西大廣山。東南流爲萬徑水。又合施村水。月嶺水。入廬源水。廬源水又東。與武溪水會。武溪水亦名斜水。出縣東北同嶺、覺嶺諸山。東西四源合注。至汪口。會大鏞水。大鏞水出縣東大鏞山。東流會芙蓉山水。又西逕江灣。入武溪水。武溪水又西南入廬源水。曰武口。廬源水又逕石門灘南。逕縣城。爲績水。又西南小敓水。出縣東南小敓山。西流逕縣南注之。又西南花溪水。出縣西鷄峰山。南合考川水注之。又西南梅源水。出嶺溪山。杭溪水出石龍山。同注之。又西南濟溪水出縣西翅峴山。南逕烏龍潭。爲清溪。亦曰澄溪。又逕清村。入廬源水。廬源水又東。澄源水出縣西南澄源山。南會吳山水注之。下入樂平。鄱陽。

戶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口四十五萬七千三百三十三。

〔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二作三先謙曰官本作三　有樓船官〔補注〕錢坫曰武帝時楊僕爲樓船將軍擊南越東越故置官於此

縣十二

舒〔補注〕先謙曰縣人文翁宗邑見循吏傳　故國〔補注〕全祖望曰詩云故廬江王都先謙曰舒始見詩魯頌左傳杜注僖姓洪亮吉云玉篇引春秋云徐人取郚杜預云今廬江郚縣案此則舒又作郚然說文止云郚邑名不云即廬江舒縣

莽曰昆鄉〔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桐鄉劉注古桐國有鵲尾渚先謙案左僖鵲岸杜注舒縣有鵲尾渚是也鵲尾渚今銅陵縣鵲頭山對面當在無爲州外舒爲舊屬舒城故云一統志今廬江縣地故城在縣西　居巢　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補注〕先謙曰秦爲縣范增縣人見項羽紀作居鄛續志後漢因劉注有范增冢有二大湖（案巢湖白湖也）沔水篇沔水自樅陽彭澤來東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古巢國也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謂有巢伯來朝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又東左會清溪水自石山水又東南積爲寶湖又入江爲柵口江水下入丹陽石城先謙案江水自雍安來左逕樅溪口濡須之音變也亦無爲州境濡須水在今巢縣南出巢湖東南流湖在縣西十里周回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納諸水以注大江爲淮西巨浸濡須水一名柵口水亦曰石梁河又曰馬尾溝自湖東口流經巢縣南漢居巢故城在今縣東北五里有桀王城桀所奔也在今縣城內臥牛山北濡須水又東南清溪河水自清溪鎮西流入之又南逕濡須七寶二山之間即水經注之夠史山綜山也濡須山東關矣所置七寶山西關魏所築也濡須水於此有東關水之名出關口爲盤子口河黃洛河水出巢湖東北流入之濡須水又東逕銅城閘其支流爲馬腸河合運漕河水歷運漕鎮東流入之銅城閘之東北匯下爲閘花後港北流三樣又東北出爲牛屯河口濡須水東逕裕家鎮又北入於江（濡須水即本志六安六下之如谿水互詳彼注）江水下入九江歷陽（右見丹揚春穀蕪湖）又施水注施水自合肥來東逕湖口戍入巢湖爲施口先謙案據通考金斗河在廬州源出雞鳴山東流至廬州府城自西

水關流入城中，至東門外，歷金斗驛，流入巢湖，即施水也。龍舒。應劭曰：羣舒之邑。〔補注〕先謙曰：左傳羣舒叛楚，所謂舒鳩、舒庸者也。續志後漢因，有龍舒山、龍舒水。一統志：今舒城縣地，故城今縣治。龍舒山即龍眠山，在縣西八十里。寰宇記：龍舒河出三角山，東北流。杜預云：廬江西南有龍舒水是也。舒城縣志：有南溪，一名賦溪，發源縣西五拜，東經七門堰，又經縣城南，入巢湖，即龍舒水也。臨湖。〔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無為州西南八十里臨監山下臨湖圩是。雩婁。〔補注〕先謙曰：楚東邑，與吳界，見左襄、昭傳、吳世家注。淮南子：孫叔敖決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期思陂即芍陂也。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霍邱縣西南，商城縣東北。決水北至蓼入淮。〔補注〕先謙曰：蓼，六安縣。說文：決水出大別山。決水篇：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云：俗謂之檀公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其水歷山委注，北逕其縣東。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即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婁，下入六安安豐。又江水注：巴水出雩婁縣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世謂之分水山，或曰巴山，南歷蘄中，逕巴水戍南，入江為巴口（見江夏軑）。馬徵麟云：今巴水出羅田縣北山，俗稱騾堆山，南流逕蘄水縣界，又西南逕黃岡縣界入江，其上流名乎渦鄉河，蓋巴源已湮，可見者惟此。一統志：決水出商城縣牛山，今名牛山河。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補注〕先謙曰：說文：灌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決水注：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餘引見上）。許慎云：出雩婁縣，猶北山所謂神皐出於江淮之間，蓋謂此水也。下入蓼。一統志：灌水今名石槽河。過郡二，〔補注〕先謙曰：廬江、六安。行五百一十里。師古曰：雩音許于反。婁音力于反。襄安。莽曰廬江亭也。〔補注〕洪亮吉曰：今無為州北境有襄河，與全椒縣界，則漢襄安之名，蓋取襄水安流之義。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自桐城來，左入無為州境，漢襄安地也。西對臨湖，東下繁昌荻港巡檢司，於此江水北逕劉宋渡，在今襄安鎮南鄉，即縣治也。江水又逕鳳凰頸至鎮，水路三十里，陸路十五里。江水又北逕泥汊口，廬江縣黃泥河東流注之。又北逕神塘河口，江寬三十餘里，內水路至州四十里。江水又南為橫江口，又東北逕蚬磯下，入居巢（右見丹揚陵陽）。樅陽。師古曰：音七容反。〔補注〕先謙曰：武帝擢出作歌，見祀。續志後漢省。吳卓信云：御覽引謝承書云：劉騊駼除樅陽長，騊駼仕郡

太后時。是安帝爲有樅陽。晉書庾亮傳。亮領樅陽令。而晉志無樅陽縣。不可解。名勝志桐城縣下引水經注云。樅陽湖水繞圜亭。與江水合而東流。先謙案。江水自皖來。左入桐城縣境。漢樅陽地也。故城在桐城縣東南一百里。江水左逕樅陽鎮。與樅陽水合。水上源爲孺山湖。在桐城縣南六十里。即圜亭湖也。寰宇記云。與白石湖相連。湖中出兩小山。亭亭峻嶺。白石皎然。二水相連。遂爲圜亭白石之號。湖水又合石塘湖水。古湖水。嬰子湖水。逕練潭驛爲練塘河。俗名曰菜子湖。東南流。出羅塘州上下樅陽鎮之間而入於江。武帝紀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但薄其水。不歷其縣也。江水左逕王家套。望江縣之羅昌河水及桐城東白蕩竹子破罡諸湖水注之。江水又東北。左逕老洲頭。其下爲六百丈汎。江險也。又北逕仁祿洲西。下入懷安。（右見丹揚石城）尋陽。〔補注〕閻若璩曰。漢尋陽縣在大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蘄水城是。東晉成帝移於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杜佑云。溫嶠所移也。徐松曰。廬江郡無江以南地。洪氏亮吉立五證以明之。錢氏坫謂在九江府城西者誤。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下雉來。又東。左得青林水口。青林水自東陵鄉來。西南歷尋陽縣。分爲二。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入江。先謙案。通大雷者。今望江縣境雷港。古大雷戍。大雷水出宿松縣界。東南流爲龍南湖。合青林水。又南流出湖口。爲洿池河。是曰雷池。晉庾亮所謂無過雷池一步也。又東入望江縣境。合泊湖。又東至嶂家洑。分爲二。一逕望江縣城。合武昌青草白土漳湖之水而入於皖水。青林支水自華陽鎮合大雷枝水而入江也。一統志。故城今黃梅縣界。地理通釋云。晉惠帝時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治豫章之柴桑。而尋陽之名亂。成帝移江州治尋陽。而江南之尋陽著。江北之尋陽益晦。久之。遂廢尋陽入柴桑。先謙案。江水自下巢來。富口之對岸爲蟠塘鎮。蘄州廣濟分界於此。廣濟以下。漢尋陽地也。江水左逕武穴鎮。又逕龍坪鎮。鎮有龍坪山。江水又逕團湖尖。廣濟黃梅界也。又逕小池口。又東至段窯鎮。爲老江。黃梅宿松界也。下入皖。（右見豫章彭澤。江水篇闕不具。今依靈記輯補）

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九江地在下雋縣西北。庾志略。詳見志首。

灊。〔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潛。古通。劉注。左傳吳人侵楚潛六。楚沈尹戌救潛是也。沘水注。灊者。山水名也。縣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爲霍山。郭景純云。灊水出灊縣。即其稱矣。先謙案。灊水出霍山西。東南流入皖水。下入皖縣。一統志。今霍山縣。漢灊縣地。故城在縣東北三十里。

天柱山在南。有祠。〔補注〕先謙曰。爾雅。霍山爲南嶽。郭注。卽天柱山。潛水所出。禹貢山水澤地。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注云天柱山也。紀要。一名皖公山。在潛山縣西北二十里。祠見郊祀志。江水注。沔水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卽霍山也。有祠。南嶽廟。西南流分爲二水。枝津出焉。又南積爲湖。謂之沔湖。下入江夏軑。先謙案。入軑縣之沔水。源出英山縣境。距霍山較遠。殆天柱之支山矣。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晉灼曰。音漑。師古曰。沘音比。又音布几反。芍音酌。又音鵲。〔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縣。沘水。篇。沘水出潛縣西南霍山東北。注云。地理志曰。沘水出沘山。不言霍山。沘字或作𣳎。先謙案。此以沘𣳎爲一水也。淮水注。淮水又東北。𣳎水注之。水出弋陽山南垂山下。又云。淮水又東。左合沘口。案此又以爲二水。說文。𣳎水出汝南弋陽垂山。東入淮。从水。畀聲。沘水出灊縣西南霍山東北。過六安縣東北入於淮。从水比聲。與淮水注合。疑二水是也。沘水注全以沘爲𣳎。今姑依而次之。𣳎水下入九江博鄉。一統志。𣳎水卽沘水。今白沙河。出霍山縣南流。寰宇記云。出多智山。爲喚晨河。舊志云。水有二源。一出霍山。一出蘄口。至九公山麓合流也。𣳎水北逕縣西。繞縣城而東。爲北龍河。又北入潁州府霍邱縣界。芍陂在壽州東南。皖。〔補注〕王鳴盛曰。皖从白。後書馬援傳。作晥。从日。李賢注。皖今舒州懷寧縣。俗作皖。遂盛行。幸漢書可考。先謙曰。宜本作皖。後譌因續志作皖。寰宇記。皖國偃姓。皋陶後。春秋時楚滅之。一統志。故城今潛山縣治。懷寧、潛山、太湖、望江、並皖縣地。先謙案。江水自尋陽來。左入宿松縣境。逕歸林灘。古桑落洲也。又逕老洲頭。古雷江口也。又逕嚀宋洑、宿松、望江縣界。有沙溝口。內通泊湖。又逕望江縣東南。又逕華陽鎮。背林水入之。（見尋陽。）又逕雷港。又逕八洞崇。入懷甯界。又逕山口鎮。皖水自潛山縣入之。水出縣北天堂山南流。逕縣東南。與潛水合。土人謂皖水爲前河。潛水爲後河。皖水南逕上下石牌。英山。太湖二縣水入之。皖水又東北逕黃城圩。右合大雷水。又左逕石庫。合治湖水。東入江。爲皖口。江水又逕鹽河口。合石門湖水。又逕懷甯縣。今安徽省治也。又逕上新河。合菱湖水。又逕前江口。江岸古晃風沙也。又逕下新河。下入樅陽。（右見豫章彭澤）有鐵官。師古曰。音胡管反。〔補注〕宋祁曰。官當作館。先謙曰。續志有鐵。湖陵邑。〔補注〕吳卓信曰。自來地志未詳。疑今太湖縣。先謙曰。續志從省。北湖在南。〔補注〕錢坫曰。今泊湖也。在望

江既西四十里。合宿松、太湖二縣諸水。東入江。先謙曰。今案泊湖。合大雷水。流出江。通本志末云。沔舒合肥受南北湖。則北沔又非泊湖矣。

松茲。侯國。〔補注〕先謙曰。史表。徐厲國。呂后封。六安共王子霸。昭帝封。莽曰誦善。〔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宿松縣北元十里。其地曰仙田。有蒜不蕃種自生。故名。又縣東北三十五里有舊縣埠。其河亦曰舊縣河。

九江郡。〔補注〕先謙曰。據淮水注。秦立郡。治壽春。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淮南王都壽春。郡治亦當在此。續志。後漢治陰陵。劉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江水注。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補注〕全祖望曰。楚漢之際爲九江國。高帝三年。復屬楚國。四年更名淮南國。以封英布。文帝六年。爲九江郡。十六年。復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國除。復故。又曰。英布以四年復封。然遙授耳。楚以周殷守之。布不能取也。五年殷叛。始得之。莽曰延平。屬揚州。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補注〕先謙曰。應說九江與志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五萬五十二。口七十八萬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

縣十五。〔補注〕先謙曰。郡人朱普。張耽。陳俠。見儒林傳。

壽春邑。〔補注〕先謙曰。秦縣。劉賈國壽春。見荊燕吳傳。淮南王都。見五行志。縣人梅福。見本傳。召信臣。見循吏傳。後漢因。續志無邑字。肥水注。芍陂自淠道來。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孫叔敖所造。陂有五門。西北爲香門。陂香門陂東北爲芍陂瀆。又分爲二。一東注黎漿水。黎漿水東入肥。芍陂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城北。逕芍陂門右。北入城。複出城注肥。肥水自成德來。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津。西北右合東溪。南播爲東臺湖。又西逕壽春故城北。右合北溪。又分二水。右會肥之故瀆。遙爲船

官渭左瀆。又左納芍陂瀆。又左合羊頭溪水。又北注蒼瀆之橫塘。又西北入淮。爲肥口。又淮水注。淮水自六安安風來。東北至壽春縣西。合泄水。又東逕中陽亭北。爲中陽渡。水淺可厲。又合潁水。又東南逕蒼陵城北。又東北逕壽春縣故城西。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晉改壽陽。）合肥水。下入沛下蔡。一統志。故城今壽州治。

楚考烈王自陳徙此。【補注】先謙曰。考烈王二十二年。東徙都壽春。命曰郢。見楚世家。

浚遒。晉灼曰。音揫斂之揫。師古曰。浚音峻。遒音才由反。【補注】周壽昌曰。晉志浚作逡。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唐后二山。肥水注。閻澗水自合肥來。北流逕浚遒縣西。水積爲陽湖。陽湖水逕死虎亭南。夾橫塘西注。水分爲二。洛澗出焉。閻濼水受芍陂水注之。芍陂水上承澗水於五門亭南。別爲斷神水。（沘水注云。淠水又西北分爲二水。芍陂出焉。淠水又北逕五門亭西。逕安豐。舊潴水。據此芍陂自淠水出也。而沘水注不著芍陂原委。它亦無所見。惟肥水注云。閻濼水受芍陂。陂水上承澗水於五門亭南。別爲斷神水。又下爲芍陂云云。其上文並無澗水專名。然則澗水實係淠水之誤。今正澗爲淠。庶二注之文脗合。而芍陂來源不至終古不明也。）又東北逕五門亭東。亭爲二水之會。斷神水又北爲黎水。實一水也。又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下入壽春。一統志。故城今合肥縣東北瀨水橋。

成德。莽曰平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肥水篇。肥水出成德縣廣陽鄉西。注云。呂忱字林。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施水出焉。肥水又逕荻城東。又逕荻丘東。右會施水枝津。逕成德縣故城西。又逕芍陂東。又逕死虎塘東。又合閻澗水。又合黎漿水。下入壽春。施水枝津首自合肥來。西逕成德縣。入肥。又施水注。施水受肥於廣陽鄉。東南流。下入合肥。一統志。故城今壽州東南。

橐皋。孟康曰。音拓括。【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又浚遒下劉注。左傳會吳于橐皋。杜注在縣東南。據此知併入浚遒。故縣在浚遒東南也。橐皋河出合肥浮槎山。入巢湖。見名勝志。一統志。故城今巢縣西北。

陰陵。【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郡治。淮水注。淮水自曲陽來。北逕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縣故城。項羽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陷大澤。灌嬰追及之斯縣者也。淮水下入當塗。濠水（此東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東北流逕其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入淮。（入淮在鍾離界。）一統志。故城今定遠縣西北。城周三里。故址猶存。

莽曰陰陸。【補注】錢坫曰。通典云。王莽改

陽陵。先謙曰。淮水注亦作陰陵。通典蓋誤。

歷陽。 都尉治。莽曰明義。〔補注〕先謙曰。范增侯國。見項羽紀。續志後漢因。先謙案江水自盧江居巢來。左入含山縣境。漢歷陽地也。含山和州與居巢北以濡須水中流為界。江水左逕西梁山。與東梁山對峙。江險也。江水又東北。牛屯河水注之。又東北。睹下河水出歷湖。逕睹下鎮注之。又東北。太陽河逕太陽鎮注之。江水又逕牛渚。又東北逕和州城東。漢歷陽縣治也。十道志。縣南有歷水。故曰歷陽。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不知何世事也。湖在州西。與含山縣接界。亦曰麻湖。東西周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明永樂初。湖水涸。議墾為田。凡三萬六千二百餘畝。景泰二年。田始成。然地平衍。時患漫溢。陵谷流移。竟為明驗矣。含山縣東北有大峴小峴二山。小峴山亦名昭關山。兩山對峙。為驛道往來之衝地險。宋云。史記范雎傳。伍子胥橐載以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溧水。指謂此昭關山也。山有馬跑泉。南流為清江新溝水。有大溝水出桑山流注之。其流始盛。又東逕含山縣城南。又東分為二。一南入睹下河。一東北逕和州城北。又分為二。一東南為橫江河。宋開寶間鑿以通漕也。又東南為新河口入江。一東北為顯譙河。分二支。東南流入江。其一東北流為石跋河入江。江水又東北。駐馬河水注之。上有駐馬墩。烏江亭長檥舟待項王處也。漢東城縣境。江水下入臨淮堂邑。(右見丹陽丹陽)

當塗。 侯國。〔補注〕先謙曰。魏不害國。武帝封。**莽曰山聚。** 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補注〕錢大昭曰。侯字衍。先謙曰。說文。𡍬會稽山。一曰九江當𡍬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後漢因。續志有馬丘聚。劉注。楚大夫子思系在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芍陂。淮水注。淮水自陰陵來。東北逕馬頭城。（魏馬頭郡治。）故當塗縣之故城也。禹墟在塗山西南。縣即其地也。淮水又合沱水。又北合沙水。所謂蒗蕩渠也。下入沛平阿。洨水（元和志謂之西濠水）出莫耶山東北溪。引瀆逕禹墟北。又西入淮。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東南。

鍾離。 〔補注〕先謙曰。楚邊邑。與吳邊邑卑梁接界。見楚世家。因爭桑興兵伐鍾離。見伍傳。一作終黎。見秦紀。**莽曰蠶富。** 應劭曰。鍾離子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淮水自義成來。東逕鍾離縣北。世本云。鍾離。嬴姓也。楚滅之以為縣。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淮水合濠水。下入沛夏丘。輿地廣記。縣有濠水。寰宇記所謂東濠也。西濠在懷遠界。見元和志。一統志。故城今鳳陽縣東。

合肥。 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

曰合肥。〔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施水注：施水自成德來，東南逕合肥縣。應劭云：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闞駰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爲肥。余案川殊派別，無沿注之理，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非實夏水也。（夏水謂夏肥水。）施水東逕合肥縣城南，城居四水中。又東有逍遙津。又分爲二枝：水北出，下注陽淵。（卽關湖水陽淵，蓋陽湖之誤，見肥水注。）施水下入巢江、居巢。又肥水注：施水枝津首受施水於合肥縣城東，西流下入成德縣。團淵水上承施水於合肥縣，下入逡遒。一統志：故城今合肥縣北金斗城。

東城。〔補注〕先謙曰：秦縣。葛嬰於此立襄彊爲楚王。灌嬰斬項羽於此。並見高紀。文帝封淮南厲王子良，武帝封居股爲侯國，見表。莽曰武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淮水注：池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又歷二山間，入淮爲池河口。（見臨淮徐。）一統志：故城今定遠縣東南，和州半入東城境。

博鄉。侯國。〔補注〕先謙曰：六安繆王子交國，元帝封。莽曰揚陸。〔補注〕吳卓信曰：魏志吳朱異救諸葛誕，留屯於都陸。通鑑胡注：都陸卽錫陸也。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沘水注：泄水自芍來，東北逕縣，泄水出焉。沘水下入六安、六。又灌水篇：灌水出博安縣。注云：博安，地理志之博鄉縣也。泄水自縣上承沘水於麻步川，西北出，下入六。案博安後漢、晉志無，疑文亦云淮水受博安洵陂，或順帝前曾改名。一統志：故城今霍邱縣南。

曲陽。侯國。〔補注〕先謙曰：王根國，元帝封。莽曰延平亭。應劭曰：在淮曲之陽。〔補注〕錢大昕曰：東海曲陽注亦引應劭曰在淮曲之陽，二注當有一誤。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曲上加西。淮水注：淮水自浦下蔡來，右納洛川於曲陽縣北，下入陰陵。洛川水分閼溪，北絕橫塘，合論淮谿水，北逕曲陽縣故城東，下有曲陽，故是加西也。洛澗水北歷秦墟，下入淮，爲洛口。一統志：故城今鳳臺縣東北。

建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唐李吉甫十道圖：清流縣有建陽城。一統志：故城今滁州東四十里，來安半入建陽境。

全椒。〔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全椒縣治，來安半入全椒境。

阜陵。〔補注〕先謙曰：文帝封淮南厲王子安爲侯國，見表。莽曰阜陸。〔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晉志明帝時淪爲麻湖。紀要：歷湖一名麻湖，則與歷湖一事也。然歷陽爲湖，已見淮南子，非明帝時。晉志殆傳譌耳。一統志：故城今全椒縣東十五里。

山陽郡。〔補注〕先謙曰：據濟水注，郡治昌邑。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八百一十里。闞駰云昌邑國即治昌邑縣，以昌邑哀王髆傳知之。故梁。〔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碭郡，楚漢之際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以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為郡。〔補注〕先謙曰：景帝封梁孝王子定，九年薨，亡後，國除。全祖望云：後為昌邑國（見昌邑下）。宣帝本始元年復故，元帝竟寧元年復為山陽國，成帝河平四年復故。莽曰鉅野。屬兗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補注〕徐松曰：張敞傳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可知宣帝時戶口尚不如元始之盛也。有鐵官。〔補注〕吳卓信曰：成紀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攻殺長吏，盜庫兵。縣二十三：〔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邐縣（索隱引），無考。郡人曹竟見鮑宣傳，張無故、張長安、張就見儒林傳。

昌邑，〔補注〕先謙曰：秦邑。高帝初起，擊之，見高紀。縣人彭越見越傳。周亞夫擊吳，壁縣南，見吳王濞傳。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補注〕先謙曰：武五子傳封子哀王髆，王孫賀，國除，復為山陽郡。有梁丘鄉。春秋傳曰「宋、齊會于梁丘」。〔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梁丘城，有甲父亭。又分為金鄉縣（據輿地廣記，縣本昌邑地）。濟水注，黃溝枝流自成武來，東北逕梁丘城西，下入濟陰乘氏。菏水自乘氏來，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又逕金鄉縣故城南（後漢置），北有金鄉山也。菏水下入東緡。一統志，故城今金鄉縣西北四十里，梁丘城在成武縣東北二十五里。

南平陽，莽曰黽平。孟康曰：邾庶期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補注〕錢大昭曰：泰山有東平陽，故此云南。先謙曰：縣人龔遂見循吏傳。後漢因。續志有漆鄉，有閭丘亭。泗水注，泗水自瑕丘來，南過平陽縣西。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宋伐我東鄙，圍平陽者也。泗水逕故城西，世謂之漆鄉。應劭云：漆，邾邑。杜預云：平陽

東北有漆鄉也。泗水下入濟。又洙水注。洙水自瑕丘來。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鄒邑也。春秋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預云。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記云。縣有閭丘鄉。從征記云。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洙水下入泗。(見泗水互證)一統志。故城今鄒縣治。本邾地。後爲魯平陽邑。戰國爲齊南陽邑。

成武。[補注]先謙曰。秦縣。高帝破東郡尉於此。見高紀周勃傳。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補注]陳奐曰。成武楚邱。春秋戎伐凡伯於楚丘是也。衞文所徙之楚丘。在東郡濮陽縣西白馬縣東。鄭志答張逸問曰。楚邱在河濟間。疑在今東郡界內。然則鄭不從班說矣。蓋此志誤也。程公說。顧炎武。顧祖禹。趙一淸。皆能辨之。先謙曰。濮陽見東郡下。莽曰成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濟陰。濟水注。黃溝枝流自梁巳氏來。東北逕楚邱城西。又逕成武城西。下入昌邑。又泗水注。黃水自濟陰定陶來。東逕成武縣之楚邱亭北。又逕成武縣故城南。下入郜成。一統志。故城今成武縣治。

湖陵。[補注]先謙曰。高帝初起攻之。見高紀。項梁追破秦嘉軍於此。見項羽傳。蓋秦縣。紀傳志湖胡互見。二字通用。亦見五行志。恩澤侯表注。湖陵蓋書析[illegible]縣。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補注]王鳴盛曰。河當作菏。今尚書誤與班志同。錢坫曰。說文。菏澤水在湖陵。則菏水之下流也。元和志。菏水一名五丈溝。今魚臺縣北十里。蓋故瀆矣。段玉裁曰。當作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菏。菏水在南。志例云。禹貢菏水在南而已。而必舉此七字。正以此菏水別于菏澤之菏也。徐松曰。錢所據說文誤也。此禹貢徐州之菏水。其在湖陵定陶東者。禹貢豫州之菏澤。失傳寫云菏澤水。說文云在湖陵。或志云在定陶東。不同者。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湖陵者其流也。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菏水在湖陵縣南。與志合。河當作菏。說見下。濟水注。菏水自方與來。東過湖陵縣南。東入於泗。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下入沛郡沛縣。又泗水注。泗水自方與來。菏水注之。卽濟水所苞注以成湖澤也。泗水合於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於菏。故因以名焉。泗水又東逕湖陵城東南。左會南梁水。浦水下入沛郡沛。涌南梁水自魯國蕃來。至縣入泗。志云。其水西流注於濟渠。濟在湖陵西。而左注泗。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

受涿邪，故有入濟之文。既謂之涓涓水也。泗水自魯國卞來，西至湖陵縣入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陸。〔補注〕錢大昭曰：注蒼當作菏，陸皆當作陸。趙一清曰：一名湖之湖，亦當是菏字。舊應氏引尚書之菏以證通于河之誤，傳寫者譌而爲湖，更名湖陸，陸當作陸。郡國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注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晉以後總曰湖陸。朱一新曰：趙說是。但云應氏引尚書之菏以證通于河之誤，似未當。竊謂班氏通于河當作通于菏，應注一名湖當作一名菏。舊應氏引尚書之菏，以證班志菏字即菏字之異文，非謂班志字誤也。志中菏字多作荷。上文譯菏澤，又東至于菏。濟陰郡下，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是也。五經文字云：菏，古本一作荷。泗水注引亦作荷。先謙曰：續志劉注，縣西有費亭城。一統志：故城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東緡，師古曰：春秋僖廿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音昬。〔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濟水注，菏水自昌邑來，東逕東緡縣故城北。鄭衍云：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菏水下入方與。一統志：故城今金鄉東北二十里。方與，晉灼曰：音房豫。〔補注〕先謙曰：春秋宋邑，見楚語。後入魏，爲郡。楚世家云：大宋方與二郡也。秦縣。高帝起兵攻之，還軍亢父，從至此。秦嘉亦至焉。見高紀、陳勝傳。又見五行志。後漢因。續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有泥母亭，或曰古蒲母。劉注，西北有重鄉城。濟水注，菏水自東緡來，東逕方與縣北，逕重鄉城南，又逕武棠亭北，在縣故城北十里，又逕泥母亭北，又合鉅野黃水，下入湖陸。黃水自東平亢父來，南至方與縣入菏水。又泗水注，泗水自橐來，南逕方與縣東，下入湖陸。一統志：故城今魚臺縣北。橐，〔補注〕先謙曰：有茅鄉。見五行志。高帝封陳錯爲侯國，見表。莽曰高平。臣瓚曰：音拓。〔補注〕全祖望曰：橐音是也。師古於功臣表以公老反音之，誤。先謙曰：後漢改高平。續志故橐，章帝更名。劉注，章帝復莽此號。東南有茅鄉亭。泗水注，泗水自南平陽來，南逕高平山，縣取名焉。又逕縣故城西，合洸水（即洙水），下入方與。又洙水注，洙水自南平陽來，合洸水，南至縣入泗。西有茅鄉城，東去縣三十里。一統志：故城今鄒縣西南。鉅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西南有鄆亭。濟水注，鉅野黃水，菏澤別名也。黃水上承鉅澤諸陂，澤有濛澱、育陂、黃湖，水東流，謂之黃水。又有薛訓渚水，分爲二，一注黃水，一西北入澤，爲洪水也。黃水東南流，逕鉅野縣北，又東逕咸亭北，春秋之咸邱也。水南有金鄉山，縣之東界也。黃水下入東平亢父。一統志：故城今鉅野縣南。大壄澤

在北。兗州藪。〔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大野澤在鉅野縣東北。爾雅。十藪。魯有大野。彭蠡舊瀆。此見本傳。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澤。見溝洫志。濟水注。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設戍於此城。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於是處也。胡渭云。鉅野自漢至元屢遭河患。及河南徙。澤遂涸爲平陸。單父。〔補注〕先謙曰。呂覽作亶父。宓不齊。巫馬期宰此。見仲尼弟子傳及說苑。呂后父呂公縣人。見高紀。晁澤梁武侯恆樂成夷注。單父釜舊析置爰氏縣。都尉治。莽曰利父。師古曰。音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濟陰。泗水注。黃水上源自郜城來。東逕單父縣故城南。下入平樂。一統志。故城今單縣南一里。薄。臣瓚曰。湯所都。〔補注〕先謙曰。本宋邑。見左傳。後漢改屬梁。分置穀熟。續志穀熟下云。有新城。有邳亭。古邳國。劉注。世紀云。有南亳。湯所都。劉注。城中有湯冢。西有微子冢。睢水注。睢水自梁睢陽來。東逕新城北。又逕高鄉亭北。又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下入睢陽。又自睢陽來。逕穀熟縣故城北。又東。蘄水出焉。下入沛郡栗。又淮水注。蘄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下入沛建成。又云。渙水自陳留僃來。又逕亳城北。世紀云。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又東逕穀熟城南。又逕陽亭北。左傳。伐宋師於楊梁。京相璠云。宋地。今睢陽東南五十里有故楊梁城。今曰陽亭。西北去梁國八十里。渙水下入沛建平。一統志。故城今商丘縣南二十餘里。都關。〔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注君焚二字。都有焚義。或莽曰君焚。係一新曰。汪本下有君焚二小字。汪遠孫謂君焚上疑脫莽曰二字。此併脫君焚二字。先謙曰。秦邑。周勃攻之。見本傳。成帝時隕石二。見五行志。續志。後漢省。瓠子河注。瓠河故瀆自濟陰句陽來。河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西。爲羊里水。蓋資城地而變名。魏封賈逵爲羊里亭侯。即斯亭也。又東右會濮水枝津。下仍入句陽。濮水枝津於句陽入瓠河。地理志云。濮渠水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案志山陽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邱城西。句陽。廩邱俱屬濟陰。則都關無緣山陽矣。又郕都亦山陽屬縣。而京杜考地驗城。又敍昔在廩邱城南。推此而論。似志誤矣。亦或疆理參差所未詳。一統志。故城今濮州東南。郕都。侯國。〔補注〕先謙曰。王商國。元帝封。莽曰郕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瓠子河注。瓠河自東郡廩邱來。河北又有郕都城。春秋。郕侵衛。京相璠云。廩丘縣南三十里有郕都故城。瓠河下入東郡黎。一統志。故城在濮州

東南。黃。〔補注〕先謙曰春秋晉邑田莊子伐晉毀黃城見齊世家戰國屬魏趙敬侯拔之後入魏肅侯圍之見趙世家。侯國。〔補注〕先謙曰梁敬王子順國元帝封表注濟陰者後來屬據志後漢省。爰戚。〔補注〕先謙曰爰邑曹參條作鞍戚。史正義云近亢。侯國。〔補注〕先謙曰趙長年國宣帝封。莽曰戚亭。〔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嘉祥縣西南。郜成。侯國。莽曰告成。〔補注〕宋郜曰郜當作邛錢大昕曰表未見封郜成者外戚侯表邛成侯王奉光注云屬濟陰濟陰距山陽近疑宋說是也先謙曰說文郜下云周文王子所封國邛下云邛地在濟陰縣案此六字文不成義段玉裁正爲邛成濟陰縣注云玉篇邛字下曰山陽邛成縣此邛成之確證前漢時當有改屬故表志不符邛成之譌郜成者以莽曰告成之故也水經注黃溝東逕邛城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郜城可證漢志本作邛舊本邛譌作卬校者依今志改邛城爲郜城改郜城爲告成非也先謙案志文郜譌已久猶幸班注侯國與侯表邛成足資參證而玉篇及水經舊本殊蹤遇跡猶可窺尋段說精覈當從之續志後漢省濟陰成武下云有郜城知併入成武也泗水注黃水自成武來東北逕郜城北春秋取郜大鼎於宋十三州志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也黃水下入平樂豐水上源自梁睢陽來東逕郜成縣故城南山陽縣也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論泡水下入單父寰宇記南郜在北郜南二里一統志故城在成武縣東南八十里。中鄉。侯國。〔補注〕先謙曰梁敬王子延年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平樂。侯國。〔補注〕先謙曰梁敬王子遷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在單縣東四十里。淮水東北至沛入泗。〔補注〕齊召南曰案沛非縣名蓋沛字之誤水經注引此文云泡水東北至沛入泗是也先謙曰齊說是淮當爲泡說文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泗水注黃水自郜成來東逕平樂縣故城南右合泡水即豐水之上源也時人又謂之狂水狂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豐水上源自單父來東逕平樂縣右合泡水泡水二源一上承睢水於梁下邑界東北注一上承睢水於梁杼秋界東北流世謂之狐瀆瀆滿水積爲瀦東北流二渠雙引俗謂之二泡左合豐水自下豐泡互得通稱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泡水所出下入沛郡豐。鄭。侯國。〔補注〕先謙曰梁敬王子罷軍國元帝封據志後漢省。瑕丘。應劭曰瑕丘在西南〔補

注〕先謙曰。恩澤表成侯孔均表注。瑕丘。並云析置爲成縣。縣入大江公孫述。見儒林傳。陳湯見本傳。續志。後漢因。泗水注。泗水自魯國卞縣來。西逕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泗水下入南平陽。又洙水注。洙水自卞縣來。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古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也。西南流爲社武溝。下入南平陽。洙水枝津首受洙。亦自卞來。西南逕瑕丘城北。下入梁山寧陽。一統志。故城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甾鄉。侯國。**師古曰。音緇。其反〔補注〕先謙曰。梁敬王子就國。元帝封。表注。濟南。續志。後漢省。**栗鄉。侯國。**〔補注〕先謙曰。東平思王子護國。成帝封。**莽曰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曲鄉。侯國。**〔補注〕先謙曰。梁荒王子鳳國。成帝封。表注。濟南。續志後漢省。**西陽。**〔補注〕吳卓信曰。今金鄉縣西有西陽城。本春秋宋防邑。隱十年。敗宋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是也。後漢劉永。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章懷注。西防縣在宋州單父縣北。二漢志無西防縣。而山陽郡有西陽縣。疑陽爲防之誤。**侯國。**〔補注〕先謙曰。東平思王子並國。成帝封。表注。東萊。續志後漢省。

濟陰郡。〔補注〕先謙曰。彭越王梁都定陶。郡治當亦在此。續志。後漢治定陶。劉注。雒陽東八百里。**故梁。**〔補注〕全祖望曰。故屬梁碭郡。楚漢之際屬楚。與高帝五年。屬漢。自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補注〕先謙曰。封梁孝王子不識。濟水注。漢景帝以濟水出其北。東注。分梁於定陶置濟陰國。指北濟而定名也。周壽昌云。不識死無子國除。爲郡。在武帝建元三年。與濟川王廢國。濟東王廢國除爲大河郡。皆不自還梁國可知。**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補注〕先謙曰。封子囂爲王。後徙楚。全祖望云。黃龍元年。復故。成帝河平四年。復爲定陶國。哀帝建平二年。復故。**禹貢荷澤在定陶東。**〔補注〕錢大昭曰。湖陵但有荷水。非澤所鍾。故繫於此。禹貢之郡荷澤正在定陶。先謙曰。荷菏兩作。詳山陽湖陵注。禹貢山水澤地蓋菏澤在定陶縣東。史志合。紀要菏澤在今曹州府城東南三十里。據括地志。唐時名龍池。亦名九卿陂。**屬兗州。**師古曰。荷音柯。〔補注〕先謙曰。

宜本注。柯作祁。續志後漢因屬同。

戶二十九萬二千五，口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七十八。

縣九。〔補注〕先謙曰：郡人侯霸，見兩龔傳。

定陶〔補注〕先謙曰：故陶，范蠡止此，稱陶朱公，見越世家。秦魏冉受封陶為諸侯，見秦紀、穰侯傳。秦為定陶縣。高帝與項羽攻之，見羽傳。章邯破殺項梁於此，見高紀、羽傳。彭越為梁王所都，見高紀。縣人魏相，見本傳。續志後漢因。濟水注：南濟自宛句來，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側城東注。縣，故三朡國也，湯伐三朡即此。南濟又屈從縣東北流，右合菏水，下入乘氏。菏水自濟陰濟陽來，東逕陶丘北。墨子曰為釜丘，紀年：薛侯會魏惠王於釜丘也。菏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合氾水，又逕定陶縣南，右會黃水枝渠，下入乘氏。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縣南，東入菏，高帝即位處也。黃水枝渠上承黃溝，東北入菏。北濟自呂都來，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下入乘氏。又泗水注：黃水自陳留外黃來，東北逕定陶縣南，下入山陽成武。一統志：故城今定陶縣西北四里。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補注〕先謙曰：詳曹世家。左傳哀八年宋滅之。禹貢陶丘在西南。〔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陶丘在定陶縣西南，與志合。說文：陶丘，再成丘也，在濟陰。陶邱有堯城，堯嘗居此，故號陶唐氏。續志劉注：郭璞云：城中有陶丘，有伯樂冢。一統志：陶丘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陶丘亭。〔補注〕王念孫曰：陶丘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所引已與今本同。）濟水注：菏水東逕陶丘北。地理志云：禹貢陶丘在定陶西南（今本譌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陶丘亭在南，是其證。先謙曰：續志劉注：世紀云：舜陶河濱，縣西南陶丘亭是。

宛句〔補注〕吳卓信曰：封禪書、絳侯世家、本表、侯表、靳歙傳作宛朐，盧綰傳及晉志竝作冤句，古通用。孝武紀作宛侯，郊祀志作冤侯，冤即宛之譌，侯句聲近也。先謙曰：呂后封楚元王子埶為侯國，見表。縣人[illegible]，見[illegible]傳。莽改定陶曰濟平。〔補注〕錢坫曰：改郡名。後書耿純傳：父艾為莽濟平大尹。

宛句

縣曰濟平亭。師古曰：句音劬。〔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煮棗城。劉注：蘇秦說魏襄王，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煮棗。先謙案：東周策云秦救煮棗也。濟水注：南濟自陳留濟陽來，東北逕冤句縣故城南。南濟下入定陶。北濟自濟陽來，東北逕煮棗城南。（案見魏策）高祖封革朱為侯國。又東北逕冤句縣故城北，下入呂都。一統志：故城今菏澤縣西南。

呂都。莽曰祁都。〔補注〕先謙曰：侯表，周呂侯呂澤。索隱：濟陰有呂都縣。紀要或云呂后割濟南郡封呂台為呂王，都於此，因置縣。續志後漢省。濟水注：北濟自冤句來，東北逕呂都縣故城南，下入定陶。一統志：故城今菏澤縣西南呂陵集。

葭密。師古曰：葭音家。〔補注〕先謙曰：魯孝孫會晉侯，取葭密，見紀年。齊田忌敗魏師於此，見田齊世家。續志後漢省。濮水注：濮水自東郡離狐來，東逕葭密縣故城北，下入乘氏。一統志：故城今菏澤縣西葭密寨。

成陽。〔補注〕先謙曰：瓠子河注：雷澤東南即成陽縣故。史記曰：武王封弟叔武於成。應劭云：其後乃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也。本秦邑，有城陽君，見燕紀。高帝與項羽攻屠之，見高紀、羽傳。曹參擊王離於此，見參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濮州東南。

有堯家靈臺。〔補注〕錢大昭曰：家當作冢。酈氏詩譜云：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錢坫曰：後漢堯母碑文云：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踐帝（下有闕文）慶都仙歿，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據之，則靈臺堯母冢也。碑延熹五年造。先謙曰：官本冢作家。瓠子河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祠南有仲山甫冢，於城為西南，在靈臺東北。

禹貢雷澤在西北。〔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雷澤在成陽縣西北，與志合。瓠子河注：瓠河自句陽來，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即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即成陽縣。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名歷山，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鄭玄云：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余謂爲昔爲然。定陶西南陶丘，舜所陶也，不容在此。瓠河下入東郡廩丘。一統志：雷澤今濮州東南，接菏澤縣界。曹詩譜疏引此作雷夏澤。

鄄城。〔補注〕先謙曰：故曰鄄。史記或作甄。春秋衛地，見左莊、襄、昭、哀傳。戰國趙，成侯伐齊於此，遂取之，見趙世家。後入齊，趙又取之，再入齊。宣王會魏惠王於此，見田齊世家。莽曰鄄良。師古曰：鄄音工掾反。〔補注〕先謙曰：續志。

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東郡畔觀來。東逕鄄城縣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爲峻固。河水下入東郡范。又瓠子水注。瓠子水自東郡濮陽來。東逕洮城。春秋僖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或謂之洮也。下仍入濮陽。一統志。今濮州東二十里。谷城集。隋寰宇志。林邑爲觀涉死馬陵。在縣東北六十里。

句陽。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師古曰。音鉤。〔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垂亭。瓠子河新。瓠子水東至句陽縣。爲新溝。注云。瓠河故瀆自東郡濮陽來。逕句陽縣之小成陽城北。側瀆。世紀。堯葬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蓋是此也。瓠子水下入山陽郡都關。又自郡都關來。又東右會濮水枝津。逕垂亭北。春秋宋公衛侯遇於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云。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下入成陽。濮渠枝津自東郡濮陽來。東逕句陽縣西。句瀆出焉。濮渠枝津又東北逕縣小成陽東。垂亭西。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泲於封丘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先謙案。句陽在瓠河右。都關在瓠河左。地理錯入。故志繫都關。而注繫句陽。又濟水注。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也。左傳曰爲句瀆之丘。縣處其陽。故縣氏焉。句瀆下入乘氏。一統志。故城今菏澤縣北句陽店。

秺。〔補注〕王鳴盛曰。說文。秺从禾、乇聲。濟陰有秺縣。此作秺。誤。先謙曰。武帝封商丘成。昭帝封金日磾爲侯國。見表。莽曰萬歲。孟康曰。音妒。〔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妒、監本訛如。從宋本改正。續志。後漢省。成武下劉注。地道記有秺城。知併入成武也。瓠子河注。瓠河故瀆自東郡濮陽來。東逕秺縣故城南。王莽之萬歲也。世謂之爲萬歲亭也。瓠河下入東郡廩丘。一統志。故城今成武縣西北。

乘氏。〔補注〕先謙曰。故乘丘。戰國趙地。三晉伐楚至此而還。見周紀。齊取之。見魏策。封梁孝王子買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鹿城鄉。（司馬貞以爲宋鹿上）濟水注。濮水自段寧來。東北逕鹿城南。又東合句瀆。句瀆自句陽來。東入乘氏縣。左會濮水。與濟水同入鉅野澤。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也。先謙案。辨互見濮陽下。知彼注應劭曰衍文無疑。南濟自定陶來。合荷水。逕乘氏縣。與北濟濮水合。北濟自定陶來。逕乘氏縣。合南濟濮渠。同入鉅野澤。下入東郡壽良。又瓠子水注。濟濮枝渠上承濟瀆於乘氏縣。下入東郡范。先謙案。桂城在東北。故桂陵。齊敗魏於此。見趙魏齊世家。一統志。故城今鉅野縣界。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補注〕先謙曰。泗、當作菏。菏水注。以志云出乘氏縣爲非。則漢時承譌已久。濟水注。菏水自定陶來。

合濟後、復出東南、右合黃溝枝流、又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即春秋宋乘邱邑也。地理志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菏澤也。尚書有導菏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于菏、無泗水之文。又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東北。十三州記云、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澤水淼漫、俱鍾淮泗。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然菏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終歸泗水、便得擅通稱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異、其自所未詳也。菏水下入山陽昌邑。黃溝枝流自昌邑來、東北於乘氏縣西而北注菏水。先謙案、菏水之源、具見濟水注中。注云、南濟自濟陽又東北、菏水東出焉。又云、菏水上承濟水於濟陽東、世謂之五丈溝。一云、菏水分濟於定陶東北。又經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注云、南爲菏水、北爲濟瀆。綜觀之、似導菏濟陽、定陶、乘氏三縣。然三縣地境相接、菏水祇是一源。蓋船於五丈溝至定陶而通行、乘氏適爲巨川耳。睢陵當作淮陵、說見彼注。 過郡六、〔補注〕先謙曰、過濟陰、山陽、沛、楚、臨淮、六當爲五。 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師古曰、睢音雖。〔補注〕先謙曰、應說、續志引見泰山乘丘下、一統志云、續志注、乘氏宋乘丘邑。則似以乘丘爲宋地。考左傳乘丘之役、公子偃自雩門出、則乘丘去魯城不遠、以爲宋地、恐未必然。顏注兩引、亦自相矛盾。

沛郡、〔補注〕錢坫曰、說文作郝、正字。沛、借字。先謙曰、據睢水注、郡治相。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南千二百里。 故秦泗水郡。〔補注〕先謙曰、睢水注、始皇二十三年置。 高帝更名。〔補注〕先謙曰、睢水注、高帝四年更名。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楚國、高帝二年、屬漢、更名、以屬梁國、武帝後以支郡收。 莽曰吾符。屬豫州。〔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爲沛國、屬同。 戶四十萬九千七十九、口二百三萬四百八十。 縣三十七。〔補注〕先謙曰、見侯表者、有浮丘、陵鄉、蘄鄉三縣、無考。郡人施讎、戴崇、翟牧、戴彭祖、高相、唐林、唐尊、褚少孫附入道、漢陵、蔡千秋見儒林傳。

相（補注）先謙曰。春秋宋邑。戰國入楚。國策。黃歇說秦昭王。魏出攻銍碭蕭相。故宋必盡也。司馬尼居之。見高紀。曹參所定。見本傳。縣人陳萬年。薛廣德。見本傳。　莽曰吾符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盟於蒙。在縣西南。一名舉。睢水注。睢水自梁國碭來。東過相縣南。故宋地也。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所都。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即伯姬焚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冢。睢水左合白溝水。又逕彭城郡之靈璧東。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宋始爲縣。今靈璧縣治）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名因地受。穀水。即睢水也。下入竹白溝水。上承梧桐陂水。西南逕相城。東入睢。睢盛則入陂。陂溢則入睢。出入通環。更相通注。又睢溝水注。溝水所經之相。非此相也。見淮陽苦下。一統志。故城今宿州西北。

龍亢。應劭曰。亢音岡。（補注）先謙曰。恩澤方陽侯孫寵表注。龍亢。蓋嘗析置方陽縣。續志。後漢因。陰溝水注。渦水自山桑來。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又南流出石梁下。入義成。又渠水篇。沙水自山桑來。東南過龍亢縣南。注云。沙水逕故城北。又東南逕白鹿城北而東注。下入義成。先謙案。龍亢在山桑北。非沙水所逕。此故城別一城。非縣治。一統志。今懷遠縣西北七十五里龍亢集。

竹。莽曰篤亭。李奇曰。今竹邑。（補注）先謙曰。秦竹邑。曹參所定。見參傳。續志。後漢因。加邑。睢水注。睢水自相來。東逕竹縣故城南。又合滭溝水（見楚甾丘）下入符離。一統志。故城今宿州北二十五里符離集。

穀陽。應劭曰。在穀水之陽。（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馮遵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渙水自蘄來。東逕穀陽縣。左會八丈故瀆。（渙水支流）又逕穀陽戍南。又東南逕穀陽故城東北。右合穀水。下入洨。解水承縣西南解塘。東北逕穀陽城南。即穀水也。又入渙。洨水自蘄來。東南逕穀陽縣。八丈故瀆出焉。又東合長直故瀆。（蘄水支流）下入洨縣。一統志。故城今靈璧縣西南。

蕭。（補注）先謙曰。秦縣。見元和志。高帝時。司馬尼戰蕭西。項羽從蕭晨擊漢軍。並見高紀。曹參定之。見參傳。續志。後漢因。劉注。城周十四里。南臨於水。獲水注。獲水自碭來。東逕蕭縣南。縣南對山。則之蕭城南山。戴延之。謂之同孝山。云取漢陽城侯劉德所居里名目山也。城東西南三面臨側獲水。故沛郡治。縣亦同居矣。獲水合箕谷水。東逕同孝山北。山陰有楚元王冢。又合淨淨溝水。下入楚彭城。箕谷水。淨淨溝水。上承梧桐陂水。入獲。一統志。故城今蕭縣西北。　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補注）吳卓信曰。唐世系表。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

寄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目爲附庸。自是遂爲國。左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宣十二年。楚伐蕭。蕭潰。後還爲宋邑。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於蕭目叛。是也。先謙曰。戰國入楚。見相下。

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陰溝水注。北歷水自山桑來。東南逕向縣故城南。杜預云。龍亢縣東有向城。俗謂之圓城。非下入蕤城。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

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師古曰。音餉。〔補注〕先謙曰。陰溝水注世本。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炎顧炎武云。春秋隱二年。莒人入向。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遬會莒人。盟於向。杜注二年注。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宣四年注云。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疑遠。疑以爲實一地也。先爲國。後併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承縣因遠。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則更遠矣。惟于欽齊乘。莒今沂州西南百里向城鎮近之。

銍。師古曰。銍音竹乙反。〔補注〕先謙曰。齊邑。百里奚乞食于此。見秦紀。秦爲縣。縣人董緤。宋留。見陳涉傳。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渙水自酇來。東逕銍縣故城南。昔吳廣起兵。使葛嬰下之。渙水又合苞水。下入蘄。苞水自酇來。東逕嵇山北。嵇康先人自會稽遷銍縣。居此。入渙。一統志。故城今宿州西南四十六里。

廣戚。侯國。〔補注〕先謙曰。魯共王子將國。武帝封。楚孝王子勳成帝封。莽曰力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彭城。泗水注。泗水自沛來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下入楚國。一統志。故城今沛縣東。

下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九江。淮水注。淮水自九江壽春來。會夏肥水。（據城父縣表自注。）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又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即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淮水東逕八公山北。歷潘城南。又逕梁城。左有湄城。淮水左迤爲湄湖。下入九江曲陽。一統志。故城今鳳臺縣西北三十里下蔡鎮。

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補注〕吳卓信曰。左成七年。吳入州來。王昭四年。然丹城州來以備吳。迭屬吳楚。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奔州來。遂爲吳有。封季札於此。爲延州來。

至夫差遷昭侯於此。〔補注〕何焯曰。昭侯上脫蔡字。王鳴盛曰。南監本亦脫。於此知。春秋哀二年遷也。

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補注〕先謙曰。蔡世家。侯齊四

年。楚惠王滅之。竟字當衍。**豐。莽曰吾豐。**[補注]先謙曰。秦邑。魏王假徙此。見魏世家。高祖中陽里人。見高紀。縣人盧綰。見綰傳。樊噲破泗水監於此。見噲傳。後漢因。續志。西有大澤。高祖斬白蛇於此。有枌榆亭。劉注。案前志注。枌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今案。注見郊祀志。泗水注。泡水自山陽平樂來。又逕豐西澤。謂之豐水。又東逕大堰。水分為二。又逕豐縣故城南。側城東北流。上合枝水。枝津水上承豐西大堰。東北逕豐城北。入泡水。又東合黃水。亦兼通黃水之名。下入沛縣。一統志。故城今豐縣治。**酇。**[補注]先謙曰。景帝封周應為侯國。見表。**莽曰單城。**孟康曰。音多。[補注]宋祁曰。屬當作酇。段玉裁曰。酇之音多。其音古矣。史記周緤傳。史漢二侯表。水經注皆同。集韻頌酇水之不可易。徐松曰。全氏經史問答據漢書周緤傳引蘇林酇多奏鄲以駁之。非也。毛本無奏鄲二字。先謙曰。酇多雙聲。俗呼轉變。段徐說是。後人紛紛辨難。適形其陋。續志。後漢因。淮水注。苞水自鄲來。東逕酇縣故城南。下入銍。一統志。故城今鹿邑縣西南七十里酇城集。**譙。**[補注]先謙曰。周杞武王封神農後於譙。通典云。即此。後為陳邑。楚成得臣取之。見左傳。**莽曰延成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陰溝水注。渦水自陳國苦縣來。東逕譙縣故城北。(魏譙郡沛州治)合沙水枝流。四周城側。下入城父。又陰溝水。渠水注。沙水枝津自汝南新陽來。北逕譙縣故城西。側城入渦。又淮水注。苞水出譙城北自汀陂。下入鄲。一統志。故城今亳州治。**蘄。**[補注]先謙曰。王翦破楚項燕於此。見楚世家。有大澤鄉。陳勝起此。見陳勝傳。恩澤富民侯車千秋表注。蘄。莽當析置富民縣。**垂鄉。高祖破黥布。**[補注]朱一新曰。此與下文垓下高祖破項羽文例正同。淮水注自增字。或據以正班志。非。**都尉治。莽曰蘄城。**師古曰。垂音直恚反。[補注]先謙曰。垂。高紀作缶。史記作甀。蘇林音垂。並誤。此字音是也。垂上聲。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渙水自銍來。東南逕蘄縣故城南。水上有古石梁處。遺基尚存。下入穀陽。蘄水自建成來。東南逕蘄縣南。則洨水出焉。又東南北則八丈故瀆出焉(見符離)。又東。長直故瀆出焉(見臨淮取慮)。下入夏丘。洨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下入穀陽。一統志。故城今宿州南蘄縣蘄縣集。**虹。莽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補注]先謙曰。孔光傳作虹。後漢因。續志作虹。獲水注。獲水自梁杼秋來。東歷洪溝。東注。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洪溝。非也。春秋。宋于虹。杜預曰。蘄縣西有虹亭。以地理

志之虹縣也。景帝封楚元王子富爲侯國。溝名音同，非楚漢所分也。淺水下入鄱，又淮水注：淺水自穀陽來，東南逕白石戍南，又逕虹城南，又合洨水（見洨）亂流入淮（見夏丘）。一統志：故城今五河縣西。輒與。莽曰華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山桑。〔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汝南。續志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渠水篇：沙水東南逕山桑縣北，注云：沙水自城父來，山桑故城在渦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誤也。下入龍亢。又陰溝水注：渦水自城父來，東逕下城父北，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東南屈逕此山南。山東有垂惠聚，世謂之禮城。又逕渦陽城北（後魏渦州治）。下入龍亢。北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東南逕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又東逕山桑縣故城南，俗謂之都亭，非也。今城內東側猶有山桑亭，崇立陸阜高峻，非洪崖所擬。十三州志所謂山生于邑，其亭有桑，因以氏縣者也。北肥水東積爲陂，陂東南逕瑕城南，左傳楚師還及瑕者也。下入向。一統志：故城今蒙城縣北。

公丘。〔補注〕先謙曰：秦滕縣。夏侯嬰爲令，因號滕公，見嬰傳。後分爲縣，屬魯。至武帝分置公丘，見元和志。縣城記。續志後漢因。泗水注：南梁水枝流自魯國蕃來，西逕滕城北，高帝封夏侯嬰爲侯國，預說云今沛郡公丘也。其水又激於邱爲縣故城，在滕西北，城周二十里，內有子城。按地理志曰滕也，齊滅之，秦以爲縣。世以此水激我良田，遂及百稅，故有兩滕之名。一統志：故城今滕縣西南十四里。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共王子順國，武帝封。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宋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耳。〔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錯叔繡下有文公二字，案景祐本是也。今本脫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諡而刪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諡。周公之諡曰文，固與文王同諡矣。晉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諡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遽謂妄刪乎。泗水注：公邱，地理志曰：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正與景祐本同（路史後紀十、叔繡下亦有文公二字）。錢坫曰：宋忠云：滕國補因公邱是。

符離。〔補注〕先謙曰：楚之湣秦，見國策。秦爲縣，縣人葛嬰、朱雞石，見陳涉傳。王孟見游俠傳。武帝封路博德爲侯國，見表。劉雅、先符離也，地多此草，故名。見元和志。先謙案：符離之符當從草，莽改符合，取合符之義，似從竹已久矣。莽

曰符合。〔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睢水注。睢水自竹來合丈八故瀆水。（見前。）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下入臨淮取慮。一統志。故城今宿州治。靶要州北二十五里符離集。敬丘侯國。應劭曰。春秋遇於犬丘。明帝更名大丘。〔補注〕汪士鐸曰。下犬當作大。先謙曰。武帝封魯共王子政為侯國。錢大昕云。表政封瑕邱侯。疑即此敬丘也。山陽郡有瑕丘縣。然不云侯國。後漢因。續志作太丘。睢水注。睢水自栗來。東逕敬丘縣故城北。下入芒。一統志。故城今永城縣西北。夏丘。〔補注〕先謙曰。千乘侯邁更封夏丘。見表。即此。外戚孔鄉侯傅晏表注夏丘。晏蓋析置孔鄉縣。莽曰歸思。〔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下邳。淮水注。淮水自鍾離來。東逕夏丘縣南。又合渙水。又至蟂石山合潼水。又逕浮山。山北對蟂石山。淮水下入臨淮徐。潼水自臨淮僮來。南逕夏丘縣。絕蘄水。又逕夏丘縣故城西。又東南逕臨潼戍西。又至蟂石西南入淮。蘄水自蘄來。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逕夏丘縣故城北。下入臨淮僮。一統志。故城今泗州治。洨侯國。〔補注〕先謙曰。趙敬肅王子周舍國。武帝封。又高后封呂產亦在此。詳見表。垓下。高祖破項羽。〔補注〕王念孫曰。垓下下脫聚字。續志洨有垓下聚。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理志。高祖圍項羽垓下。李奇云。沛洨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祖但言垓下者。蒙上文言垓鄉高祖破項羽而略聚但言鄉也。此紀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某鄉某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南五十里。莽曰有成。應劭曰。洨水所出。南入淮。師古曰。洨音肴。〔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成作育成。王念孫云。有當為肴字之誤也。師古云。洨音肴。是洨肴同音。故莽改洨為肴成。猶上文鄲縣之改鄲城。蘄縣之改蘄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為肴城。是也。先謙案。淮水注。洨水自穀陽來。東南逕洨縣故城北。入渙。（見前。）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靈璧縣南五十里。縣志。今謂城集。洨水。今沱河。案據城即肴成之音轉。字雖亦有當為肴之一證。沛。〔補注〕先謙曰。孔子南之沛。見老子。見莊子。秦縣。縣人蕭何曹參王陵周勃樊噲周緤周昌任敖。見本傳。高帝封代王喜子濞為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泗水亭。劉注。有許城。左傳。定八年。[illegible]伐[illegible]。泗水注。泗水自山陽湖陵來。東過沛縣東。昔許由隱於沛澤。即是縣也。縣取澤為名。宋滅屬楚。在泗水之濱。於秦為泗水郡治。黃水注之。（即泡水。豐水別稱。）泗水南逕沛縣東。蘢

治故城南陸上。東岸有泗水亭。高祖爲泗水亭長。卽此亭也。泗水下入濉。豐水自豐來。東逕沛縣故城南。東入泗。卽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又濟水注。菏水自山陽湖陸入泗。後東南逕沛縣東北。泗、濟亂。故濟納互稱矣。菏水下入楚國。通鑑胡注。沛郡治相縣。而沛自爲縣。漢時人謂沛縣爲小沛。一統志。故城今沛縣東。

有鐵官。〔補注〕先謙曰。亦見五行志。

芒。莽曰博治。應劭曰。世祖更名臨睢。睢水出焉。師古曰。芒音莫郎反。睢音雖。〔補注〕先謙曰。官本。博治作傳治。水經同。高帝封彭祖爲侯國。見表。續志。臨睢故芒。光武更名。睢水注。睢水自敬丘來。東逕芒縣故城北。下入梁國碭。一統志。故城今永城縣東北甫城鄉。俗呼大睢城。

建成。侯國。〔補注〕先謙曰。呂釋之國。高帝封。長沙定王子拾。武帝封。黃霸。宣帝封。曹參號建成君。見參傳。索隱以爲此縣。續志。後漢省。淮水注。蘄水自山陽湖來。東逕建成縣故城北。下入蘄。一統志。故城今永城縣東南。

城父。〔補注〕先謙曰。陳夷邑。楚取之。見左僖傳。後改名城父。見昭傳。章邯殺陳勝於此。見秦紀。劉賈屠之。見項羽傳。高帝封尹恢爲侯國。見表。

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補注〕先謙曰。淮水注。夏肥水上承沙水於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左傳。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書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卽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夏肥水自縣東逕思善縣故城南。（後漢分城父立）又爲高陂。又爲大漴陂。水分爲二。南爲夏肥水。北爲雞陂。雞陂東流爲黃陂。又東南積爲茅陂。又東爲雞水。呂氏春秋云。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雞水又右會夏肥水。亂流東注。下入下蔡。一統志。今名西肥河。一名淝河。淸淝之音轉。雞水今名雉河。

過郡二。行六百二十里。〔補注〕錢坫曰。過沛臨淮二郡。先謙曰。夏肥水不至臨淮。錢說似誤。夏肥水源自沙水分。疑班所謂過郡二者。沛汝南言之耳。

莽曰思善。〔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汝南。續志。有章華臺。劉注。有乾谿。在縣南。濮水注。沙水自汝南新陽來。東南逕城父縣西。枝津出爲章水。（見下）一水東注爲濮水。（卽夏肥之上源。）俗謂之艾水也。沙水逕縣故城南。東流。下入山桑。又陰溝水注。渦水自譙來。東南逕城父縣故城北。合章水。下入山桑。章水上承沙水枝流於思善縣。（後漢縣。今潁州府亳州東南。）有章頭之名。東北逕城父縣故城西側城東北入渦。一統志。故城今亳州東

南城父村。建平侯國。〔補注〕先謙曰：杜延年國。昭帝封。莽曰田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渙水自山陽蒲來，東逕建平縣故城南，下入酇。後書姚期傳注一名馬頭城。一統志：故城今永城縣西南。酇。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嵯。師古曰：此縣本為𨞪，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酇字為之耳，讀皆為嵯，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補注〕吳卓信曰：說文，𨞪，沛國縣，从邑虘聲。今酇字。南陽之酇，形聲俱別。師古言沛郡之酇亦有贊音，乃後來借酇為𨞪之故，非本音也。考班固泗水亭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酇與何叶。班氏漢人，必知本朝故實。江統徂淮賦亦云：戾酇城而倚軒，實蕭公之故國。戴規辨字，姚察訓纂，並從其說，定為不疑。固知小司馬謂何初封沛，後閒改封南陽，其說為最當矣。先謙曰：秦邑。葛嬰攻之，見陳涉世家。後漢因。續志有𨞪聚。劉注：東北有棘亭。有大丘城。有敬亭。淮水注：渙水自建平來，東逕酇縣故城南。春秋襄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鄫（左傳作柤），今其地酇縣也。又東南逕贊亭南，下入銍。苞水自譙來，東逕酇縣南，下入銍。一統志：故城今永城縣西南。酇縣。酇，官本注誤作嵯。栗。〔補注〕先謙曰：秦邑。章邯擊楚軍至此，見項羽傳。高帝引兵至此，見本紀。周勃取之，見勃傳。侯國。〔補注〕先謙曰：趙敬肅王子樂國，武帝封。莽曰成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睢水注：睢水自山陽蒲來，東逕栗縣故城北，下入敬丘。一統志：故城今夏邑縣治。扶陽侯國。〔補注〕先謙曰：韋賢國，宣帝封。裴注蕭蓋分前縣置。莽曰合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蕭縣西南。寰宇記：六十五里。高侯國。〔補注〕先謙曰：周成國，高帝封。梁敬王子舜，元帝封。續志後漢省。高柴侯國。〔補注〕先謙曰：梁敬王子發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漂陽。如淳曰：漂音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溧陽。注漂音票作溧音栗。案侯表有梁敬王子溧陽侯欽，元帝封，注曰沛。此溧陽屬丹陽，梁國分封不得至此。續志後漢省。平阿。〔補注〕先謙曰：魏惠王與齊宣王會此，見魏世家。侯國。〔補注〕先謙曰：王譚國，成帝封。莽曰平寧。〔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九江。續志有塗山。淮水注：淮水自九江當塗來，淮西有平阿縣故城。淮出於荊山左，當塗右，奔流二山之閒，而揚濤北注，下入義成。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西南六十里平阿集。東鄉。〔補注〕先謙曰：元帝

封梁敬王子方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臨都。〔補注〕先謙曰：元帝封梁敬王子未央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義成。〔補注〕先謙曰：成帝封甘延壽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改屬九江。淮水注：淮水自平阿來，於荊山北合渦水，又東北逕義成縣東，下入九江。據辨。又陰溝水注：北肥水自向來，東南逕義成南，入濄。濄水自龍亢來，東南逕荊山北，合北肥水，入淮。經言下邳淮陽入淮，誤矣。又渠水篇：沙水自龍亢來，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淮。注云：沙水入淮，謂之沙汭。京相璠云：楚東地也。左傳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也。先謙案：義成更在龍亢北，亦非沙水所逕也。道元不言以山桑銍二縣。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東北十五里。推近渦口城之譌也。祁鄉。〔補注〕先謙曰：沛郡邑。曹參取祁善置。見參傳。侯國。〔補注〕先謙曰：梁夷王子賢國，成帝封。莽曰會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曹相國世家文穎注：穀熟有鄗亭，是縣併入穀熟矣。一統志：故城今夏邑縣北歸邑鄉。

魏郡。〔補注〕先謙曰：據濁漳水注，郡治鄴縣。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北七百里。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河東郡，高帝分置。先謙曰：濁漳水注：高帝十二年置，後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故曰三魏。先謙案：此後徙鄴安事。莽曰魏城。屬冀州。〔補注〕錢大昭曰：城亦作成。王莽傳有魏成大尹。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九，口九十萬九千六百五十五。縣十八。〔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畢梁、旁光、距陽、漳北、安樓五縣。魏郡人蓋寬饒見本傳。

鄴。〔補注〕先謙曰：濁漳水注：城本齊桓公置。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是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先謙案：西門豹守鄴，晉鄙救趙止壁於此，並見魏世家。趙悼襄王時，魏以與趙。始皇十一年攻拔之，並見趙世家。後漢因。續志有滏水，有汙水，有

汙城。有平陽城。有武城。有九侯城。劉注。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之。西北有鼓山。南有交谷水。有西唐山。北有太行山。濁漳水注。漳水自武安來。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案。項羽傳。蒲將軍引兵度三戶）又合汙水。逕武城南。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又會合漳水枝流。（見鄴會）又合滏水。下入梁期。又自梁期來逕平陽城北。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於平陽者也。下入斥丘。汙水自武安來。東南逕汙城北。東入漳。（羽傳。大破秦軍汙水上）又洹水注。洹水自河內隆慮來。東北出山。逕殷墟北。（羽傳。羽與秦將期。盟洹水南殷墟上。卽此。）過鄴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自鄴東逕安陽縣故城北。（晉縣）城在鄴城南四十里。又至長樂縣。（晉縣）左則枝津出焉。又逕長樂縣故城南。下入內黃。洹水枝津東北流逕鄴城南。爲新河。又東分爲二。一西入漳。一東北合洞溝及台陂水。入白溝。一統志。故城今臨漳縣西。故大河在東北入海。〔補注〕錢坫曰。此禹河也。由故鄴東斥丘縣東至列人縣東。得横漳。東北入於漳。王横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此是也。閻若璩曰。故大河者。禹之故河也。至周定王五年。始不復從此行。王鳴盛曰。此水流亦與河絕。後從魏相亂。班固只稱故大河。實非禹河。陳奐曰。漢溝洫志。王横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當魯宣公之七年也。禹大河至此始徙耳。其故瀆當在鄴之東。內今濬滑二縣之西。先謙曰。河水注。河水自黎陽來。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漳也。館陶。〔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冠氏邑。齊取之。見左哀傳。續志。後漢因。淇水注。白溝自魏來。東北逕趙城西。又北阿難河出焉。又北逕蔚亭城西。東去館陶縣故城十五里。（後魏陽平郡治）又屈逕縣北。下入平恩。一統志。故城。今邱縣西南四十里。延轄半入館陶境。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補注〕先謙曰。章武。勃海縣。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元城沙邱堰南分爲屯氏河。其水北逕館陶縣東。東北出。溝洫志曰。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使王延世塞之。隄成。是水亦斷。又云。屯氏河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下入清河信成。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下入清河信鄉。先謙案。屯氏故瀆及別河南北瀆。俱不至章武。自鳴犢河於清河鄃縣合大河後。所行皆穿流故道也。過郡四。行千五百里。〔補注〕錢大昭曰。溝洫志。河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清河、信都、勃海入海。所謂過郡四也。斥丘。〔補注〕先謙曰。

高帝封唐厲爲侯國，見表。莽曰利丘。應劭曰，斥丘在西南也。師古曰，闞駰云，地多斥鹵，故曰斥丘。〔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葛。劉注，有乾侯。晉昭公所居。濁漳水注，漳水自鄴來，又東右逕斥丘縣北，下入館陶。又洹水注，坰溝水上承洹水，北絕新河。北逕高陵城東，又北逕斥丘縣故城西，縣南有斥丘，蓋因丘以氏縣。其水又屈逕城北，東北注白溝。一統志，故城今成安縣東南。沙。〔補注〕王念孫曰，續志同。濁漳、清漳二水注，沙並作涉。趙一清云，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志太祖紀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案趙說非也。水經清漳水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注云，地理志，魏郡之陟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沙河之名乎。魏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西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志，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爲名。（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沙縣，後改爲涉縣也。道氏以兩漢志皆作沙，遂謂涉縣本名沙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石侯綰後更爲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龍山。清漳水注，清漳水自上黨沾來，東過涉縣，於此有涉河之稱，下入武安。一統志，故城今涉縣西北二里。內黃，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補注〕王鳴盛曰，齊當作商，即宋也。汪士鐸曰，今陳下脫留字。先謙曰，功臣表，翕侯邯鄲趙信，注云，內黃。蓋暫析置爲縣，後漢因。續志，有蕩陰聚，有黃澤。劉注，東北有柯城，北有戲陽城。淇水篇，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注云，淇水自東郡頓丘來，東北逕并陽城，郡國志所謂內黃縣有并陽聚者也。又東北合蕩水，又東北逕內黃縣故城南，縣有對黃澤，郡國志云，縣有黃澤者也。史記，趙廉頗伐魏，取黃，即此縣。又自縣北逕戲陽城東，世謂之羛陽聚。又北逕高城亭東，合洹水，下入魏。先謙案，白溝又歷魏、館陶、平恩三縣，至清淵縣，爲清淵。清河之名由此始。遂謂清河水出南者，溯其源耳。又案清水注云，清水至河內汲縣，爲清口，入河，即淇河口也。地理志云，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惟泜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匯流逕絕，餘有清河之稱，相聞不斷。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先謙案，據此，益信白溝之下爲清淵，有自來也。又蕩水注，羑水自河內蕩陰來，東至內黃會防水，又歷黃澤入

蕩水。地理志曰，羑水至內黃入蕩者也。長沙溝水自黎陽來，東北至內黃縣，右入蕩水，亦謂之黃雀溝。蕩水自蕩陰來，合羑水。長沙溝水，逕內黃城南，東入白溝。又洹水注，洹水自鄴來，東逕內黃縣北，東入白溝，謂之洹口。一統志，故城今內黃縣西北。

清淵。應劭曰，清河在西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淇水注，白溝自平恩來，東逕清淵縣故城西，又歷縣西北，爲清淵，故縣有清淵之名矣。世謂之魚池城，非也。又東北逕廣宗縣東（後漢縣），爲清河。又逕廣宗縣故城南，下入清河郡信鄉。案應云清河在縣西北，而水經謂至廣宗爲清河，然則廣宗分清淵置也。一統志，故城今臨清州西南。

魏。都尉治。莽曰魏城亭。應劭曰，魏武侯別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淇水注，白溝自內黃來，北逕問亭東，即魏界也。魏縣故城應劭云魏武侯之別都也。城內有武侯臺。白溝又左合新河，洹水枝流也。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下入館陶。一統志，故城今大名縣西。

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張晏曰，其界爲繁淵。〔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趙拔之，見趙世家、趙奢傳。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東郡畔觀來，逕繁陽縣故城東，下入陰安。浮水故瀆自東郡頓丘來，東逕繁陽縣故城南。春秋襄二十年，公與齊侯、晉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形音轉。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也。浮水故瀆下入東郡畔觀。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內黃縣東北。澶水在開州西南，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故注，其界爲繁淵。河水注引作縣有繁淵。

元城。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補注〕先謙曰，西有鼓土釋，嘗作王宮於此。田齊、魏世家，秦伐我陽狐。括地志以爲縣東北陽狐郭。有委粟里，見元后傳。縣人淳于長，見佞幸傳。後漢因。續志，故沙麓有沙亭。劉注，左傳會馬陵，龐涓死處（涓死或云在鄄城）。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東郡樂昌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紀年，趙城平邑也。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郭東有五鹿墟，縣北有沙邱堰。堰障水也。此即禹貢北過降水之故道，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自此始也。及齊桓霸世，廣塞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廣陶、貝邱、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王莽河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屯氏河下入館陶。王莽河故瀆下入東郡發干。先謙案，道元謂此堰北是禹河故道，自齊桓隔河而堰以趣九河遂亡也。一統志，故城今元城縣東。

梁期。〔補注〕先謙曰、武帝封任破胡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漳水自鄴來、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云、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下仍入鄴。案據應說、縣併入鄴、旋復置縣。一統志、故城今磁州東。

黎陽。〔補注〕先謙曰、縣人賈護。見儒林傳。莽曰黎蒸。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補注〕汪士鐸曰、取水之陽謂淇水宿胥口之陽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黎城。淇水注、淇水自河內朝歌來、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人號其處爲枋頭。後戰魏熙平中復通之、故瀆廣熙枋城北東出、南過枋城西、分二水、一南注、清水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瀆、自此始矣。（此由黎陽入河之淇水口）一、東流逕枋城南、下入東郡頓丘。又自頓丘來、東北逕枉人山東。（隋志、黎陽有枉人山）牽城西。杜預云、黎陽東北有牽城矣。淇水又東北逕石柱岡、而東北注、下入內黃、又爲蕩水注。長沙溝水自河內蕩陰來、東逕枉人山、下入內黃。又河水注、河水自東郡南燕來、東合淇水、又逕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又右逕滑臺城北、城即故廩延邑也。下有延津。又東北逕黎陽縣南、今黎山之東北故城、蓋黎故城也。山在城西、城憑山爲基、東阻于河。河水下入東郡白馬。一統志、故城今濬縣東北、黎山在縣東南二里。

即裴。〔補注〕先謙曰、說文及本表作揤、水經注與志同。侯國。〔補注〕先謙曰、趙敬肅王子道國、武帝封。莽曰即是。應劭曰、裴音非。〔補注〕先謙曰、案莽曰即是、足證漢世裴讀爲非、與今音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漳水自斥丘來、東逕即裴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云、列人縣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故縣也。漳水下入廣平列人。案據應說、縣併入列人。一統志、故城今肥鄉縣南。

武始。〔補注〕先謙曰、戰國韓地。秦昭襄王取之。見秦紀。武帝封趙敬肅王子昌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晉張純封武始侯、在建武初。一統志、故城今邯鄲縣西南。漳水東至邯鄲入漳。〔補注〕段玉裁曰、上漳字、當作滏。今滏水北流入滹沱。先謙曰、邯鄲趙國縣。北山經、神囷之山、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參之它書、歐即漳矣。續志、鄴下有滏水。劉注、魏都賦云、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注云、水經、鄴西北滏水熱、故名滏口。御覽引水經注云、滏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源奮涌、若釜之揚湯矣。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

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又東流。注於漳。謂之合河。先謙詳滏源所出。似在鄴縣。班氏不當繫此。段說存考。汪士鐸云當作渚水。卽渚沁水也。又有拘澗水。東南至邯鄲入白渠。應劭曰。拘音矩。〔補注〕先謙曰。漳水注。拘澗水導源縣東山北際。謂是水爲拘河也。又東下入趙邯鄲。

邯會侯國。張晏曰。漳水之別。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旁猶有溝渠存也。師古曰。邯音下安反。〔補注〕先謙曰。趙世家樂毅攻魏伯陽。括地志以爲卽邯會。趙敬肅王子仁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邯水出邯山。東北逕邯會縣故城西。北注漳水。枝津故曰邯會也。漳水枝流上承漳水於邯會縣西。而東別與邯水合。又東北入漳(見鄴)。張說在也二字。道元引作存焉。一統志。故城今安陽縣西北。

陰安。〔補注〕先謙曰。武帝封濟北貞王子不害。及衞不疑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加邑。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繁陽來。北逕陰安縣故城西。下入東郡樂昌。一統志。故城今淸豐縣北二十里。

平恩侯國。〔補注〕先謙曰。許廣漢國。宣帝封。莽曰延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衡漳故瀆自廣平斥章來。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應劭云。縣故館陶之別鄉。宣帝地節三年置。故瀆下入廣平南曲。又淇水注。白溝自館陶來。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下入清淵。一統志。故城今邱縣西。

邯溝侯國。師古曰。邯水之溝。〔補注〕先謙曰。趙頃王子偃國。宣帝封。表溝作溝。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白渠故瀆自武安來。南出。所在枝分。右出卽邯溝也。歷邯溝縣故城東。蓋因溝以氏縣。地理風俗記云。邯溝城西北二十里。有邯溝城。故縣也。邯溝水下入廣平列人。案據應說。及卽裴下應說。縣亦併入列人。一統志。故城今肥鄉縣西北。

武安。〔補注〕先謙曰。戰國秦地。昭襄王以封白起爲武安君。趙奢破秦軍於此。蓋以此時屬趙。秦王翦取之。並見秦紀。李牧又封武安君。後復屬趙。見趙世家。高帝封武安侯。見項羽紀。武帝封田蚡。哀帝封楚思王子侯爲侯國。見表。欽口山。白渠水所出。東至列人入漳。〔補注〕先謙曰。列人。廣平縣。濁漳水注。白渠水出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下入趙邯鄲。又有寖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池河。〔補注〕先謙曰。東昌。信都縣。說文。寖水出武安。東北入呼沱水。水經注無之。錢坫云在今武安縣東三十里。下流合洺水。洺水所行皆寖水也。京北

逕磁州南，邯鄲縣東南，廣平府城東南，肥鄉縣北，曲周縣東南，平鄉縣東，鉅鹿縣西，下流入老泊。先謙案：滏水即濁漳也。汪士鐸云：入虖池河者，與虖池故瀆通也。志於上黨長子下云濁漳至鄴入清漳，此齊又有滏水云云，亦未著水所出，但班氏尚未審滏、濁漳之爲一水，亦由圖記不明，名稱歧出，致斯舛漏耳。 過郡五，行六百一里。〔補注〕先謙曰：過魏、廣平、鉅鹿、信都，五當爲四。 有鐵官。莽曰桓安。 師古曰：滏音子廷反。虖音呼。池音徒何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清漳水篇：清漳水自沙來，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濁漳。又濁漳水注：漳水自上黨祁來，合倉谷水（見河內隆慮）東逕武安縣，於縣東合清漳水，謂之交漳口，下入鄴。先謙案：本志上黨長子下濁漳水東至鄴入清漳者也。水經注以濁漳爲主，以清漳爲網耳。此下水道所接述，元仍主濁漳，志則清漳從水并行也。注又云：汙水出武安縣山，東南下入鄴。一統志：故城今武安縣西南。

鉅鹿郡。〔補注〕先謙曰：據濁漳水注，秦漢郡治鉅鹿。續志後漢治廮陶。劉注：雒陽北千一百里。 秦置。〔補注〕先謙曰：濁漳水注：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爲鉅鹿郡。全祖望云：楚漢之際爲趙國，尋屬常山國。八月（案此直繫以月而不年者，猶首八閏月也，後同）復屬趙國。高帝三年屬漢。四年復以屬趙國。高后八年復故。文帝元年復屬趙國。景帝三年復故。四年復屬趙國。後以支郡收。周壽昌曰：後漢光武紀有王莽和戎卒正邳彤，注引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戎郡。此志郡下當有莽曰和戎四字。 屬冀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 戶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七。 縣二十。〔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廿井昆題三縣，無考。

鉅鹿。〔補注〕先謙曰：項羽救趙，大破秦軍於此。路溫舒，縣東里人。並見本傳。亦見五行志。後漢因。續志：故大鹿。劉注：史記紂益鉅橋之粟。許慎云：鉅鹿之大橋也。南有鉅原，章邯所軍處。濁漳水注：衡漳故瀆自廣平曲周來，北逕巨橋邸閣西，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尚書堯將禪舜，納之大鹿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衡漳故瀆下入堂陽，又自堂陽來，逕沙邱臺東，下入信都南宮。一統志：故城今平鄉縣治。禹貢大陸澤在北。〔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注：廣阿澤也。山海經曰：九陸之水。一統志：澤在今任縣東北，在鉅鹿隆平接界。水道提綱云：俗稱寧晉北泊。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應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瓚曰：山足曰鹿。師古曰：應說是。〔補注〕先謙曰：濁漳水注：在故城東北七十里，趙武靈王、秦始皇並死於此。一統志：在今平鄉縣東北。舊志：王閭與東北十餘里有大平臺村，東又有小平臺村，即沙邱臺遺址。南䜌。〔補注〕先謙曰：左哀傳齊伐晉取欒。杜注：在趙國平棘縣西北。本梁武子封邑，其後南徙，因曰南欒。武帝封趙敬肅王子佗為侯國。蕭何四世孫有南䜌長喜，並見表。莽曰富平。孟康曰：䜌音良全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或作欒。許光武紀亦作欒。一統志：故城今鉅鹿縣北。

廣阿。〔補注〕先謙曰：高帝封任敖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元和志：趙州昭慶縣本漢廣阿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故縣取名焉。案光武初拔廣阿，登樓披輿地圖，謂天下郡國，其時尚有此縣。高誘以鉅鹿澤為即廣阿澤（見上），知後廣阿併入鉅鹿矣。一統志：故城今隆平縣東十二里舊城村。象氏侯國。〔補注〕先謙曰：趙敬肅王子賀國，武帝封。莽曰寧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隆平縣東北二十五里。廮陶。師古曰：廮音一井反。〔補注〕先謙曰：說文：廮，安止也。鉅鹿有廮陶縣。後漢因。續志有薄落亭。一統志：故城今寧晉縣西南二十五里。宋子。〔補注〕先謙曰：觀圖趙邑。燕王喜使廉頗軍至此，見燕世家。高帝封許瘛為侯國，見表。莽曰宜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大白渠自常山郡來，東逕宋子縣故城北，謂之宋子河。昔高漸離擊筑傭工，自此入秦。大白渠下入敬武。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東北二十五里，城址尚存。楊氏。〔補注〕先謙曰：縣人尹賞，見酷吏傳。莽曰功陸。

（補注）先謙曰，陸蓋睦之誤，王莽傳可證。後漢孟敏傳注引十三州志云，縣在魏郡北。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甯晉縣治。

臨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後漢紀建武四年，帝幸臨平。時尚未省也。後魏志曲陽縣有臨平城，蓋自漢世併入下曲陽。一統志，故城今晉州東南。

下曲陽。都尉治。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師古曰，常山有上曲陽，故此云下。（補注）先謙曰，王莽分和戎郡治此，見東觀漢記。後漢因。續志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滹沱水注，大白渠自敬武來，又東謂之斯洨水。地理志，大白渠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者也。東分為二枝，北出東南流，為石尺洪，又逕和城北（即和戎郡治）下入貰。斯洨水下亦入貰。白渠枝水自新市來，東逕昔陽城南，又東逕下曲陽城北，下入安平。一統志，故城今晉州西。

貰。師古曰，音式制反。（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傅胡害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滹沱水注，石尺滹水自下曲陽來，東南逕貰縣西，下入廮陶。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貰城北，又東積為陂，謂之陽縻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祗水也。斯洨水下入信都西。渠白渠枝水自安鄉來，東逕貰縣，入斯洨水。又泗水注，謂水上源上承大陸陂（見鉅鹿郡）東逕貰城北，下入梁巳氏。一統志，故城今束鹿縣西南。

鄡。莽曰秦聚。師古曰，音苦么反。（補注）段玉裁曰，鄡與鄵篆郮陽縣字不同，玉篇鄡顙可證。眞定國綿曼下，斯洨水東至鄡入河，則字從俗體，不學以彼證此。說文昭云，仲尼弟子鄡單，縣當本作鄡，攗弓縣鄡，即鄡字。趙一清曰，作鄡者是。今本說文乃是淺人所改，如谿谷改為谿谷，谿音改為谿音也。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于師古曰音苦么反之下有又羌梟反四字。今說。先謙曰，官本有又羌梟反四字，引劉攽曰，府文，案後漢郡國志作鄡。濁漳水注，衡漳水自信都枝來，合斯洨故瀆，又北逕鄡縣故城西，下入信都。下博斯洨水自樂信來，至縣東入衡水。趙一清云，本志斯洨水東至鄡入河，蓋即衡水也。一統志，故城今束鹿縣東。

新市。（補注）吳卓信曰，趙世家，孝烈王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宋隱趙地無新中，當為新市。

侯國。（補注）先謙曰，廣川繆王子吉國。昭帝封表注堂陽，則縣分堂陽置。

莽曰市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白渠枝水自眞定肥纍來，東逕新豐城北。案地理志云，鉅鹿有新市縣，王莽更之曰樂市。（不作市樂，以志為是。）而無新豐之目，所未詳也。白渠枝水下入下曲陽。今地闕。中山縣同名。或云此改屬非。

堂陽。（補注）先謙曰，

宣帝封孫赤為侯國。見表。有鹽官。嘗分為涇縣。應劭曰，在堂水之陽。〔補注〕錢坫曰，元和志，後漢分堂陽於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城縣。是分經縣在後漢時也。今經城在威縣北。此五字不似本文，疑後人以注語竄入。王鳴盛曰，涇，南監本作經。朱一新曰，汪本涇作經，是。段玉裁云，即續志安平國之經縣。先謙曰，官本涇作經。嘗分，則後已併省，後漢復置耳。錢說非。續志堂陽後漢改屬安平。又經下云，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河水注，張甲河故瀆自信成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後漢縣屬鉅鹿）分為二。左瀆逕廣宗縣故城西（今威縣東二十里）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石趙置）又逕經城東，下入清河。緣右瀆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逕界城亭北，下入清河故瀆。又濁漳水注，衡漳故瀆自鉅鹿來，又逕經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下仍入鉅鹿。又云，衡漳水自信都南宮來，北過堂陽縣，分為二水。一北出，逕縣故城西，水上有梁，謂之旅津渡。下入信都扶柳。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為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長蘆水東逕堂陽縣故城南，闞駰云在堂水之陽，今於縣故城南更無別水，惟是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包堂水之兼稱矣。長蘆水下入常山九門。一統志，故城今新河縣西。安定，侯國。〔補注〕先謙曰，燕剌王子賢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馬武從世祖擊尤來、五校，進至安定，時尚未併也。一統志，故城今束鹿縣西北。敬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大白渠水自宋子來，東逕敬武縣故城北。元帝封女敬武公主為湯沐邑。十三州志云，楊氏縣北四十里有敬武亭，故縣也。今其城實中小邑耳。故俗名之曰敬武壘，即古邑也。大白渠水下入下曲陽。一統志，故城今趙州東北。歷鄉，侯國。〔補注〕先謙曰，廣川繆王子必勝國，宣帝封。莽曰歷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斥漳水自貰來，東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後魏志，廣陶縣有歷城。一統志，故城今寧晉縣東二十五里。樂信，侯國。〔補注〕先謙曰，廣川繆王子強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斯洨水自信都西梁來，東北逕樂信縣故城南，下入鄡。一統志，故城今束鹿縣西。武陶，侯國。〔補注〕先謙曰，廣川繆王子朝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柏鄉，侯國。〔補注〕先謙曰，趙哀王子買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柏鄉縣西南。安鄉，侯國。〔補注〕先謙曰，趙哀王子富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白渠枝水

自下曲陽來東逕安鄉縣故城南下入寘一統志故城今晉州東

常山郡。〔補注〕先謙曰治所無攷。續志後漢治元氏。 高帝置。〔補注〕錢大昕曰項羽封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是常山之名不始於高帝蓋趙將既滅秦因爲郡耳先謙曰高祖三年置全祖望云故屬秦邯鄲郡楚漢之際屬趙國尋爲常山國八月復屬趙國高后三年屬漢爲郡四年復以屬趙國高后二年復爲常山國文帝元年復屬趙國景帝二年復故（以遺創）中五年復爲常山國武帝元鼎三年復故 莽曰井關。屬冀州。張晏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爲常山國屬同 戶十四萬一千七百四十一。口六十七萬七千九百五十六。

縣十八。〔補注〕錢大昕曰高祖稱常山二十五城志止十八蓋後來稍分析之趙國本王都所在而志隸趙國亦一證也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遂鄉縣無攷

元氏。〔補注〕先謙曰戰國趙邑孝成王城之見趙世家 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補注〕趙一清曰入黃河當作入橫河倒橫漳也代稱黃城下有從河此橫從之橫王念孫曰沮當爲泜凡隸書從氐之字或作互又作亙故泜字或作沍（玉篇曰泜俗作沍）又作沍形與沮字相似因譌而爲沮（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夷侯陳鍇漢表鍇作羅亦是祗或作迺因譌爲祖也）下文濟水東至廮陶入泜風俗通之譌作入沮是其明證也說文泜水在常山郭璞注北山經云今泜水出中丘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本地志則沮水爲泜水之譌甚明而泜字師古無音至下文洨水東南至廮陶入泜始云泜音脂又音丁計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泜上索隱云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注似唐時地理志泜字已譌爲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注以泜水漸漬爲字李善注漢書恆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唐時本尚有作泜者矣又案北

出經注。舊泜水入滹。而此云入黃河者。蓋本借章爲滹。（禹貢。至于衡漳。地理志。滹作章。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漳河在北。）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舛爲黃也。（錄本章字作章。黃字作黃。二形相近。）漢之堂陽。卽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水經曰。漳水逕堂陽縣西。）非河水所經。地理志亦不謂河爲黃河也。而文選注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徐松曰。胡盧河卽泜之下游。故古稱之泜湖。是此縣之泜。正洨濟所幷之水。錢坫歧而二之。非也。蓋洨濟所幷爲南泜。別有一小水曰北泜。錢氏或以此條指小水之北泜。故云然耳。然非班氏之旨。先謙曰。堂陽。距鹿縣首受二字。當作出。山海經郭注引作泜水出中丘西山窮泉谷。卽其證。此與牂柯郡沅水首受故且蘭。鬱林郡鐔水首受牂柯東界之類。誤同。中丘見下。莽曰井關亭。師古曰。闞駰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補注）周壽昌曰。趙魏有公子皆名元。皆以氏其邑。亦可疑。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石臺三公塞。一統志。故城今元氏縣西北。泜水今槐河。水道提綱。槐河源出贊皇縣西南山中。合諸水東流出山。經縣城北。又東經元氏縣南。高邑縣北。欒城縣西。趙州南。柏鄉縣北。又東南逕甯晉縣城南入泊。

石邑。（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董閼于行石邑山中。見韓非子。後入中山。武靈王復攻取之。見趙世家。亦名石城。秦拔之。見廉頗傳。秦楚之際。李良略地至此。見陳餘傳。續志。後漢省。魏志。建安中石邑縣屬皇見。蓋復立。一統志。故城今獲鹿縣東南。井陘山在西。（補注）段玉裁曰。井陘縣下應劭注。井陘山在南。是則井陘縣在石邑之西。井陘山在石邑西南。非井陘縣南也。井陘山之東南則石邑地也。洨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師古曰。洨音效。又音交。泜音貽。又音丁計反。其後亦同。（補注）王鳴盛曰。洨音效。效字脫。宜從南監本補。先謙曰。廮陶。距鹿縣。說文。洨水出常山石邑井陘。東南入於泜。與志合。全祖望云。洨水與泜水不可溷。二水並行於常山距鹿之間。首尾亦時貫輸。而實各自爲水。古今注。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用大白渠水以通漕。亦謂之蒲吾渠。此用斯洨水也。通鑑長編。咸平五年。河北漕臣凱鑿開鎮州常山南河入洨水。至趙州以利漕。此用洨水也。水道提綱。洨水源出獲鹿縣西南蓮花山曰白鹿泉。先謙案。此洨水注所謂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者也。又東流爲四河。過欒城縣北。趙州南。入胡盧河。寰宇記。鎮州石邑縣下。引水經注云。洨水出常山郡石邑縣。洨卽洨之譌。又云洨水一名蘆水。

桑中。侯國。（補注）先謙曰。趙頃王子

廣漢國宣帝封。據志。後漢省。滹沱水注。桃水自蒲吾來。東南逕桑中縣故城北。俗又謂之高功城。桃水下入眞定縣界。一統志。故城今平山縣東南。

靈壽中山。桓公居此。〔補注〕錢坫曰。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顧、卽鼓也。先謙曰。樂羊拔中山。魏文侯封之於此。見樂毅傳。趙武靈王滅中山。起靈壽。北從代道大通。見趙世家。據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靈壽縣西北十里靈壽村。

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補注〕先謙曰。據志靈壽下云。衛水出。酈說其衛水尋源記云。據靈壽縣東北十五里有良同村。衛水發源於其北。則禹貢恆衛既從之衛水也。由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池。胡渭禹貢錐指謂恆自滋。衛自滹沱。並今恆水由唐縣入滋。衛水由鎮定縣入滹沱。滋沱並甚近。不足當禹功荒度。酈道元謂恆水注滋。自下滋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則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然則曲陽以下之滋。本名恆。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諸儒多從之。

蒲吾。〔補注〕先謙曰。戰國趙番吾邑。亦番吾君。見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番、蒲古今字異耳。牧破秦軍於此。見牧傳。一作鄱吾。見六國表。蘇秦說趙肅王云。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程恩澤謂番吾、蒲吾非一地。按趙世家。秦攻番吾。正義云又作蒲。則括地志之說未可非。續志後漢因。劉注引古今注云。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也。一統志。故城今平山縣東南。

有鐵山。〔補注〕宋祁曰。有鐵下或有北字。先謙曰。紀要。今靈壽縣西南三十五里有鐵山。石色如鐵。元末土人結寨於此。號鐵山寨。一統志以為平山縣西北之房山。

大白渠水首受緜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應劭曰。蒲水出中山蒲陰。東入河。〔補注〕先謙曰。下曲陽、鉅鹿縣。酈注。斯洨水注。緜曼水自眞定藁城來。枝津出焉。又東謂之大白渠。地理志所謂首受緜曼水者也。大白渠水下入關。諸水合澤發水。亂流自大原上艾來。東北逕蒲吾縣西。又南逕蒲吾縣故城西。下入桑中。

上曲陽。〔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武靈王攻中山。合軍曲陽。見趙世家。惠文王從駱陳歸於此。見本傳。滋水注。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二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返。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城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矣。

恆山北谷在西北。〔補注〕何焯曰。北谷即飛狐口。王念孫曰。飛狐口無北谷之名。北谷疑當作代谷。晉

子輕兵戍萬云。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代功篇云。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史記趙世家云。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云。地道記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濡水注引梅福上事云。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蓋恆山與代谷相連。故連及之也。太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賈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段玉裁曰。北谷當作岳。徐松曰。案郊祀志神爵元年祠北岳常山於上曲陽。則作恆山北岳者是。若作代谷。下文不得云有祠也。先謙曰。下文禹貢二字疑水在恆山上。禹貢山水澤地篇。恆山爲北嶽。在上曲陽縣西北。一統志。恆山在今曲陽縣西北。亦曰常山。亦曰北岳。直隸保定府西境。山西大同府東境。

有祠。〔補注〕先謙曰。宣帝置。詳郊祀志。

并州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補注〕先謙曰。滱水篇。滱水東南過上曲陽北。恆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滱水自中山唐來。東合恆水。自下滱水兼納恆水之稱。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滱水又東合馬溺水。仍入唐。馬溺水出上曲陽城東北馬溺山。東入滱。長星溝水出上曲陽縣西北長星渚。東合洛光水。亂流逕恆山下廟北。又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合胡泉水。下入中山盧奴。胡泉水首受胡泉。逕上曲陽縣南。下入盧奴。

莽曰常山亭。應劭曰。滱音彊。〔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中山。一統志。故城今曲陽縣西四里。

九門。〔補注〕先謙曰。戰國趙邑。武靈王爲野臺於此。以望齊中山之境。惠文王使藺相如城之。見趙世家。

莽曰久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章水注。故蔣溝自信都南宮來。東南逕九門城南。下仍入南宮長蘆水。自蒲虎堂陽來。東逕九門城北。下入信都扶柳。一統志。故城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

井陘。應劭曰。井陘山在南。音刑。〔補注〕先謙曰。縣以山氏也。戰國趙邑。始皇使王翦下之。見本紀。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井陘縣北。

房子。〔補注〕先謙曰。故曰房。周穆王東至此。見穆天子傳郭注。戰國中山邑。趙敬侯與中山戰此。武靈王略地亦至房。後屬魏。惠文王使廉頗攻拔城之。見趙世家。後漢光武紀作防子。防乃房之譌。

贊皇山。〔補注〕先謙曰。贊皇山始見穆天子傳。一統志。今贊皇縣西南。舊志。二十里。高百餘丈。

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補注〕王念孫曰。濟水上衍石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濟水爲四瀆之濟。則濟上本無石字明矣）

續志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先謙曰：地說家多謂宜有石字，王說據說文、風俗通、續志爲證，不可易也。劉昭曰鉅鹿縣。一統志：水出贊皇山，流逕高邑縣南二里，又東逕柏鄉縣北，合槐河，又曰沁河。莽曰多子。師古曰：濟音子詣反。〔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劉注有欒塞、中谷塞。一統志：故城今高邑縣西南有房村。

中丘。〔補注〕先謙曰：十三州志：縣西北有蓬山，丘在其閒，故曰中丘。後齊趙孝王傳注：隋諱忠改內丘。逢山長谷。〔補注〕先謙曰：寰宇記內丘縣下引水經云：中丘有蓬鵲之山。又龍岡縣下引水經云：鵲山有穴出雲，其西有龍巖漢鵲廟。一統志：鵲山在內丘縣西，即古蓬山。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補注〕先謙曰：說文：渚水出常山中邱逢山，東入濁。諸家並以爲諸當作渚，濁當作湡，是也。張廣平縣，邑字衍。濁漳水注：衡漳水在信都，其水與隱醴通爲衡津。案隱即湡也。寰宇記邢州龍岡縣下云：湡水一名澧水，即酈注之隱醴矣。莽曰直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趙國有中丘。不言故屬常山，疑脫文。一統志：故城今內丘縣西。

封斯侯國。〔補注〕先謙曰：趙敬肅王子胡傷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趙州北。舊志：有河屯營城，在州西北二十里，疑是。

關。〔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省。寰宇記：後魏於漢關縣故城置欒城縣。案續志常山縣有欒城，蓋即關縣更名，然則謂後魏置者非也。胡注通鑑注宋白說，謂關當作關。今據水經注亦作關，而各本皆改爲關。説文舊本無作關者，地志諸本同，仍作關爲是，不必據新立說，致地無定名也。此在鉅鹿之南，繇前人皆謂欒武子封邑，地望比近，後傳訛，故假此爲門之。濁漳水注：大白渠水自蒲吾來，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又東爲成郎河，又逕欒城南，下入鉅鹿宋子。一統志：故城今欒城縣北十里趙保邨。

平棘。應劭曰：侯國，取棘蒲也。師古曰：功臣表棘蒲侯陳武，平棘侯林摯，是則平棘、棘蒲非一地也。應說失之。〔補注〕宋祁曰：林當作杜。先謙曰：棘蒲，戰國魏邑，趙取之，見趙世家。錢坫云：新歙傳安陽以東至棘蒲，是棘蒲在安陽西，本趙邑，不得合平棘爲一。錢大昕云：平棘、棘蒲壤相距不遠，或前漢棘蒲國除之後，省入平棘耳。先謙案：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漢棘故城今趙州治。平棘故城在趙州南。後漢亦稱南平棘。光武建武元年，行到南平棘，是也。舊志或謂平棘在棘蒲南，後移治棘蒲，故以平棘爲南平棘也。

鄗。〔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齊取之，見左哀傳。戰國分屬趙中山。

趙武襄王伐取之，見趙世家。燕栗腹來攻鄗，破之，見燕世家。奉誠公子鎮邑為湯沐邑，見信陵君傳。武帝封趙敬肅王子丹為侯國，見表。

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師古曰：鄗音呼各反。〔補注〕王念孫曰：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攷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𧮫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殤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清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改曰壽張；汝南郡寢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侯國，更名胡陸；沛郡敬丘，明帝更名大邱；芒縣，世祖更名臨睢；清河郡厝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厝，改曰甘陵；渤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更名厭次；千乘郡，和帝更名樂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武陵郡索縣，順帝更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更名漢昌；安險，章帝更名安憙；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梁國甾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注，則鄗之更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先謙曰：官本世作高，引宋祁曰，高祖當作世祖。續志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即位於此。一統志：故城今柏鄉縣北。

樂陽，侯國。〔補注〕先謙曰：趙頃王子說國，宣帝封。

莽曰暢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滋水自真定縣東來，東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又屈逕城南，俗名曰臨清城，非也。滋水下入真定斷城，井陘山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逕樂陽縣西，又屈逕城南，又南逕城西，東注滋水。一統志：故城今獲鹿縣東北。

平臺。〔補注〕錢坫曰：秦本紀云沙邱平臺是也。

侯國。〔補注〕先謙曰：史玄國，宣帝封。

莽曰順臺。〔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都鄉，侯國。〔補注〕先謙曰：趙頃王子景國，宣帝封。

有鐵官。莽曰分鄉。〔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

南行唐。〔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惠文王城之，見世家。

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虖池。〔補注〕先謙曰：說文滋水出牛飲山白陘谷，東入呼沱。王念孫云：作白陘是也。爾雅山絕陘，故河北八陘有白陘之目（見元和志引述征記），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陸谷，則義無

所取，蓋俗書陘字作徑，與陘相似而誤。先謙案，新市、鉅鹿縣。山海經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蓋異名也。一統志，牛飲山在莪山之西。元和志，滋水出靈邱縣西，自其高是山連麓接勢，其水懸河百丈，瀑激之聲，震動山谷，樵牧之士，啟由此渡，巨木浮行，久乃方出，或落崖谷，無不粉碎。水道提綱，滋水出山西五臺縣東界烏牛山，東穿長城，逕平山縣西北山中，又東南經靈壽縣北，行唐縣南，又東歷正定、藁城二縣北，無極縣南，折而東北，經晉州西北，深澤縣北，祁州東南，合沙河，入唐河，不入虖沱。都尉治。莽曰延億。【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石臼谷。一統志，故城今行唐縣北。

清河郡。【補注】先謙曰，清河，即淇水也。續淇水注，郡治清陽。續志，後漢治甘陵。劉注，雒陽北千二百八十里。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鉅鹿郡，高帝分置，仍屬趙國。景帝中三年，別為清河國，武帝建元六年復故，元鼎三年復為國，宣帝地節四年復故，元帝初元二年復為國，永光元年復故，平帝元始二年，莽又分清河地為廣宗國，其郡如故。（志無廣宗縣，蓋莽分置也。其地當在清河，續志鉅鹿郡有廣宗縣也。）莽曰平河。屬冀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為清河國，桓帝改甘陵，屬同。戶二十萬一千七百七十四，口八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二。【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二十一。

縣十四。【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餘故、棘陽二縣，無考。郡人胡常、張禹見儒林傳。

清陽。王都。【補注】錢大昕曰，漢志言王都者，惟清河之清陽，信都之信都，泰山之盧，則云濟北王都，江夏之邾，則云衡山王吳芮都，以郡與國不同名也。廣陵之廣陵，則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此外無言王都者。淮南王安都壽春，則

朱贛言風俗及之。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淇水注，清河自信成來，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下入東武城。又河水注，屯氏別河枝津自信成來，東逕清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郡自清陽徙置）下入東武城。屯氏別河自信成來，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故城西，（此別一城。）高帝封王吸為侯國。別河下入繹幕。一統志，故城今清河縣東。

東武城。〔補注〕先謙曰，戰國，平原君趙勝封此，見列傳。續志，後漢因。淇水注，清河自清陽來，東北逕陵鄉西，應劭云，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後漢侯城縣治。）又逕東武城西。定襄有武城，故加東。左下入復陽。又河水注，屯氏別河枝津自清陽來，東北逕陵鄉南，又逕東武城縣故城南，下入東陽。一統志，故城今武城縣西。

繹幕。應劭曰，繹音亦。師古曰，本音弋尺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平原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下入平原鬲。屯氏別河自清陽來，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而東絕大河故瀆，下入平原。南瀆亦下入平原。一統志，故城今平原縣西北。

靈。〔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靈縣，殆即衛之靈丘。

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補注〕先謙曰，蓨、信都縣。溝洫志，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厝來，東北逕靈縣故城南。河水於縣別出為鳴犢河。王莽河故瀆下入鄃。屯氏河故瀆自厝來，東逕靈縣北，下入鄃。鳴犢河故瀆上承王莽河故瀆於靈縣南。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為鳴犢河者也。東北逕靈縣東，下入鄃。案鳴犢河不至蓨，疑誤。詳鄃下。一統志，鳴犢河故瀆在景州西南。

莽曰播。師古曰，播，音蕃。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河水注作播亭，此奪文。後漢因。續志，和帝永元九年復。一統志，故城今高唐州西南，與博平縣接界。

厝。莽曰厝治。應劭曰，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厝，改曰甘陵也。師古曰，音趙亦反。〔補注〕段玉裁曰，謂孝德皇孝德后同葬於厝也。先謙曰，續志，甘陵故厝，安帝更名。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貝丘來，東逕厝縣故城南，是周之甘泉市地也。故瀆下入靈。屯氏河故瀆自信鄉來，東逕厝縣故城北，下入靈。一統志，故城今清平縣南。

鄃。〔補注〕先謙曰，鄃居河北，見河渠書。呂后封呂它，景帝封欒布，為侯國，並作俞字。通

莽曰善陸。師古曰，音輸。〔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靈來，東逕鄃縣故城東，下入平原。平原屯氏河故瀆自靈來，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合。

鳴犢河故瀆自靈來，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稱也。（屯氏故瀆止此。）又逕鄃縣故城北，東北合王莽河故瀆，謂之鳴犢口。十三州志云，鳴犢口東北至蓨入屯氏，考瀆則不至也。（鳴犢河止此。）一統志，故城今平原縣西南，府故設於夏津，非漢。莽。

貝丘。都尉治。 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于貝丘是。〔補注〕先謙曰，亦作浿丘，楚世家云夕發浿丘也。續志後漢因。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東郡發干來，東逕貝丘縣故城南。應劭云，齊襄所田也。余案京相璠杜預並言在博昌，郡國志所謂貝中聚也。應注於此，非近從完故瀆下入厝。一統志，故城今清平縣西南，冠縣中入貝丘境。

信成。 〔補注〕先謙曰，高帝時宜義先爲信成侯，見表。續志後漢省。淇水注，清河自信鄉來，東北逕信成縣故城西。應劭云，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亭，故縣也。（趙置永東縣於此，故亦曰永東城。）清河下入清陽。案據應說，縣併入厝。一統志，故城今清河縣西北。

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東北至蓨入漳水。 〔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屯氏別河故瀆自魏郡館陶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者也。屯氏別河又東，枝津出焉，屯氏別河下入厝。枝津東逕信成縣故城南下，入清陽張甲河故瀆下入鉅鹿堂陽。

𢘅題。 師古曰，𢘅，古䰠字。〔補注〕王念孫曰，𢘅題。𢘅亦作𢘅。王引之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徙音。𢘅當爲𢘅。說文沙或作沚，故徙從沙聲，而或作𣥺，今作𢘅者，𣥺之省文也。隸書心字作心，與止相似而誤。（止，少也，讀若撻。）錢大昕曰，說文無𢘅字，當是𢘅之譌。說文𣥂，心疑也，讀若易旅瑣瑣。瑣與𢘅音相近。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寰宇記云，地理非唯失其所在，郡國縣道記云，在貝德冀三州之界，蓋即今冀州地也。

東陽。 〔補注〕先謙曰，春秋東陽晉之山東境，見左襄昭傳。戰國屬趙，國策所謂趙之東陽也。惠文王之東陽決河水伐魏，見趙世家。**侯國。** 〔補注〕先謙曰，張相如國，高帝封。清河綱王子弘，宣帝封。**莽曰胥陵。**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屯氏別河枝津自東武城來，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俗謂之高黎郭，非也。應劭云，東武城東北三十里有陽鄉，故縣也。又東散絕無復津逕。案據應說，縣併入東武城。一統志，故城今恩縣西北六十里衛河南岸。

信鄉。侯國。 孟康曰，順帝更名安平。〔補注〕先謙曰，清河綱王子豹國，宣帝封。東平煬王子雛，平帝封。表作新鄉，古字通。續志安平國安平縣故屬涿，信鄉所改之安

平。不見於續志，蓋後省。河水注、屯氏河故瀆自魏館陶來、東逕信鄉縣故城南、應劭云、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屯氏河故瀆下入鄃。案據應說縣併入鄃。又淇水注、清河自魏郡清淵來、東北逕信鄉西、下入信成。一統志、故城今夏津縣西。

繚。師古曰、音良笑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絳水故瀆自信都南宮來、東南逕繚縣故城北、十三州志云、繚縣東五十里有絳城、故縣也。絳水故瀆下入信都。信都又河水注、張甲河左瀆自鉅鹿堂陽所分之絳縣來、北逕繚城西、下入信都南宮。一統志、故城今南宮縣東南

棗彊。〔補注〕先謙曰、武帝封廣川惠王子晏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西南有棗彊城、見寰宇記。河水注、張甲河二十六里。右瀆自鉅鹿堂陽來、東北逕長樂郡（晉太康置）棗彊縣故城東、下入信都廣川。又淇水注、清河自復陽來、東北逕棗彊縣故城西、應劭云、東武城縣西北五十里有棗彊城、故縣也。清河下入信都廣川。案據應說縣併入東武城。一統志、故城今棗彊縣東南。

復陽。〔補注〕先謙曰、高帝封陳胥爲侯國、見表。莽曰樂歲。應劭曰、音腹。〔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淇水注、清河自東武城來、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應劭云、東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非也。清河下入棗彊。案據應說縣併入東武城。一統志、故城今武城縣東北。

涿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涿縣、以酷吏傳知之。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高帝置。〔補注〕先謙曰、聖水注、高祖六年、分燕置。全祖望云、故屬秦廣陽郡、楚漢之際屬燕國。高帝分置、仍屬燕。武帝元朔二年復故。元狩三年、復屬燕。昭帝元鳳元年復故。莽曰垣翰。屬幽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口七十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四。有鐵官。〔補注〕先謙曰、鐵官亦見五行志。縣二十九。〔補注〕先謙曰、見侯表者有柳宿、曲成、陽輿三縣。餘考。郡人韓生見儒林傳。

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聖水注，涿縣，莽更名垣翰。趙一清云，漢志涿郡，莽改垣翰，而縣無說，此當是垣翰亭落亭字，志亦闕此文。先謙案，郡曰垣翰，武垣曰垣翰亭，無涿縣復名垣翰之理，此道元誤郡爲縣耳。一統志，故城今涿州治。**桃水受首淶水，分東至安次入河。**應劭曰，涿水出上谷涿鹿縣。師古曰，淶音來。〔補注〕先謙曰，受首當作首受，官本不誤。安次，勃海縣，入河者入聖水以入巨馬河也。聖水注，桃水自涿來，東逕涿縣故城下，合涿水，又逕涿縣故城北，又東北合垣水，下入陽鄉。涿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北合樂堆泉水，又逕涿縣故城西，入桃水。應劭云，南有涿水，郡蓋氏焉。今於涿城南無水以應之，惟西南有是水矣。酈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余案涿水自涿鹿東注濡水，濡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涿之爲名，當受涿水通稱，故郡縣氏之。但物理潛通，所在分發，故亦何妨爲涿耶。水由川瀆，阻無沿注之理也。垣水自武垣來，東逕涿縣北，入桃水，故應劭曰，垣水東入桃。闞駰云，至陽鄉注之。余案經脈而不能屬也。先謙案，本志良鄉下云，垣水至陽鄉入桃，道元引駁闞說，意不欲與班相違也。又云，聖水自良鄉來，自涿縣東合桃水，下入陽鄉。又巨馬水注，督亢溝水自迺來，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又東逕督亢澤（見廣陽方城），其水自澤枝分者，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散爲澤渚，北屈注桃水。督亢水又南，爲白溝水，合巨馬枝溝，南入巨馬河。

迺。〔補注〕先謙曰，武帝封匈奴降王陸彊爲侯國，見表。**莽曰迺屏。**師古曰，迺，古遒字，音字由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段文迺作遒。巨馬水注，淶水自代廣昌來，分爲二，東逕徐城北，故瀆出焉，世謂之沙溝水。（南北涉溝，即桃水垣水所分）又東督亢溝出焉，一東南流，即督亢溝，一西南出，即淶水故瀆。水盛則長津注，水耗則通波潛伏，其水於迺縣北垂，重源再發，結爲長潭，潭引泉水，自成潤渚，長川漫下十許里，東南逕迺縣故城東，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下入范陽。督亢溝水上承淶水於淶谷，東南流逕迺縣北，下入涿。又於迺縣東，東南流，分爲酈亭溝，下入容城。又聖水注，桃水自良鄉來，東逕迺縣北，下入涿。鳴澤渚方十五里，武帝行幸鳴澤者也。服虔云，澤在迺縣北界，下合獨樹水，甘泉水（見良鄉）東出爲洛水，下入西鄉。獨樹水出迺縣北山，東入鳴澤渚。又易水注，濡水出迺縣西白馬山南溪中，東南入濡。白楊水出迺縣西山白楊嶺下，東南入濡（並見故安）。檀水出迺縣西北檀山西南，合石泉水，有非溝之稱，下入故安。一統志，故城今淶水縣北

拒馬河西北二里關城聚。**穀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安平縣西南十五里角丘社，蓋穀角音轉字變。**故安。**〔補注〕先謙曰，文帝封申屠嘉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雹水出。劉注，永元十五年，復置鐵官。蓋卽郡下鐵官，前漢在此也。一統志，故城今易州東南。**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藪。**〔補注〕王念孫曰，也字涉注文入淶也而衍。先謙曰，易水篇，易水出閻鄉西山。注云，出西山寬中谷，東合子莊溪水、女思谷水、樊石山水（見代廣昌），東歷燕長城，又逕武陽城南。易水自寬中谷歷武夫關東出，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擅武陽之名。左合濡水枝津故瀆。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卽故安縣故城也。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闞駰云，易水逕故安南城外，東流，卽斯水也。世又謂易水爲故安河。武陽，蓋燕昭王所城。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易水下入范陽。先謙案，此爲北易，今日中易水。注又云，易水自代廣昌來，合雹水同注，俗謂之雹河。郡國志云，雹水出故安縣。又東逕孔山北，又逕西故安城南，卽閻鄉城也。下入河閒武隧。先謙案，此爲南易水。注云，二易同出一鄉，同入濡水也。**水亦至范陽入淶。**師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淶也。濡音乃官反。〔補注〕王念孫曰，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淶也。說文，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淶（今本淶字譌作漆。淶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師古所見本，已脫濡字，乃曲爲之說，謬矣。又案，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辨見後海陽下）。此濡字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于反，昭七年左傳，盟於濡上是也。而師古曰濡音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爲遼西之濡矣。又案，遼西之濡字本作渜，說見後渜水下。先謙曰，易水注，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流合源泉水，又逕武陽城西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其水之故瀆南出，東轉分爲二，一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一東出注金臺陂，又北合派堆溝水，又東合白楊水（並見遒），總水下入容城，沿水自遒來，東南流，歷故安縣北，入濡。案此爲北濡，今名北易水。注又云，闞駰云，濡水合渠，許慎云，濡水入淶，淶、渠二號，卽巨馬之異名也。南濡入濡水。**南深澤。**〔補注〕錢大昕曰，中山有深澤縣，故云南以別之。元和志，定州深澤縣，本漢南深澤縣，以涿郡有深澤縣，故此加南以別之。然則中山之深澤有南字，涿郡之深澤無南字矣。今本互異，以里望準之，中山實在涿郡之南。

然據志安平國南深澤云故屬涿，假令本元不誤。先謙曰：紀要：故城今深澤縣東南三十五里。十道志：漢置深澤縣，屬中山國，今縣治是也。又於滹沱河南置南深澤，屬涿郡。後漢廢深澤縣，而南深澤如故。後魏改為深澤縣。北齊廢。隋復置於滹沱河北，即漢故深澤縣，而南深澤遂廢。

范陽。（補注）先謙曰：燕縣。蒯通縣人，說令降，見張耳陳餘傳。景帝封匈奴降王代為侯國，見表。

莽曰順陰。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巨馬水注：淶水自遒來，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合易水，下入容城。又易水注：南易水自河間武隧來，東分為梁門陂，水上承易水於梁門，東入長城，東北入陂。陂水北接范陽陂，陂在縣城西十里，方十五里。陂水南通梁門淀，方三里。淀水東南出長城注易，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稱，又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即應劭所謂范水之陽也。易水下入樊輿。又易水注：北易水自固安來，東逕范陽縣故城南，下入容城。一統志：故城今定興縣南四十里故城鎮。

蠡吾。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謙曰：縣故屬河間。縣人趙廣漢，見本傳。續志後漢改屬中山。滱水注：滱水自中山安國來，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應劭云：縣故饒陽之下鄉也。滱水下入中山陸成。一統志：故城今博野縣西南。

容城。（補注）先謙曰：景帝封匈奴降王徐盧為侯國，見表。

莽曰深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巨馬水注：淶水自范陽來，東合酈亭溝水，又逕容城縣故城北，合督亢溝水，下入安昌。酈亭溝水自遒來，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易水注：濡水自故安來，東南流於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南注巨馬水。先謙案：水志故安下易水東至范陽入濡，而注在容城者，酈土錯入也。易水注又云：北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渾濤東注，下入勃海東平舒。南易水自樊輿來，東逕容城縣故城南，又合埿水，逕渾埿城南，合滱水。自下滱易互受通稱，南易水下入易縣。埿水上承梁門陂、范陽陂於容城縣東南，謂之大埿淀、小埿淀，南至埿渦口，入南易。一統志：故城今容城縣北十五里城子村。

易。（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惠文王與燕易地，見趙世家。蘇秦破燕於此，見勃海傳。景帝封匈奴降王僕黠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改屬河間。易水注：南易水自容城來，東逕易縣故城南。燕文公徙易，即此。南易水下入勃海安次。一統志：故城今雄縣西北十五里太平社。

廣望侯國。（補注）先謙曰：中山靖王子忠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滱水注：博水自中山曲逆來，東逕白陸亭南，又逕廣望縣故城北，合堀溝水，南瀦水下入高

陽。滱河水上承清涼陂，又北逕清涼城東，即將梁也。武帝封中山靖王子朝平為侯國。其水東北入博水。一統志，故城今清苑縣東南四十里，王莽城，蓋音轉字變。鄚。〔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惠文王與燕，見趙世家。後屬勃海。扁鵲鄚人，見列傳。宣帝封高郭侯霸弟異衆為侯國，見表。莽曰言符。應劭曰：音莫。〔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河間。易水注，南易水自勃海安次來，逕鄚縣故城北，下入勃海文安。一統志，故城今任邱縣北。先謙案：北音呼鄚為貊。高陽。〔補注〕先謙曰：趙策，燕封榮蚠為高陽君。縣人王尊，見本傳。莽曰高亭。應劭曰：在高河之陽。〔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河間。續志有葛城。滱水注，徐水自樊輿來，入博水。地理志曰：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入博。博水自廣望來，東入滱。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滱是也。先謙案：今志入滱作入河。據注，知其誤也。滱水自中山陸成來，又北，左會博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地說無依城之名，即古葛城，燕以與趙者也。滱水下入河陵。先謙案：葛城亦名西阿城，趙世家「與燕會阿」也。一統志，故城今高陽縣東。州鄉。侯國。〔補注〕先謙曰：河間獻王子禁國，武帝封。唐志，河間，瀛州鄚縣，武帝得鉤弋夫人於此。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河間縣東北四十里。寰宇記，後漢省入武垣。安平。都尉治。莽曰廣望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安平。一統志，故城今安平縣治。樊輿。侯國。〔補注〕先謙曰：中山靖王子脩國，武帝封。莽曰握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易水注，南易水自范陽來，東逕樊輿縣故城北。應劭云：北新成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易水下入容城。案：據應說，縣併入北新成。又滱水注，徐水自中山北平來，東南逕故城北，俗謂之祭隅城，所未詳也。徐水下入高陽。趙一清云：寰宇記引輿地志云，樊輿城西南隅有聖女祠，女姓薛，字義姜，鹿人，嫁為樊輿王文婁，死於此城之隅，號而祭之，俗名祭隅城。然則是城即樊輿縣之故城也。得樂氏之書，其義始明。先謙案：道元於易水注中明說縣城，何至於斯忽有未達，將以於此聊廣異聞。一統志，故城今清苑縣東南。據水經注，城在北新成東，容城西，應在今清苑縣東北，安肅縣界，與寰宇記不合。成。侯國。〔補注〕先謙曰：董渫國，高帝封。（據史表）中山康王子憙，昭帝封。莽曰宜家。〔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良鄉。侯國。〔補注〕先謙曰：趙共王子交國，成帝封。表作梁鄉。

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補注〕王念孫曰：南東當作東南。先謙曰：聖水注，垣水上承涞水於良鄉縣，分桃水，世謂之白沙溝，下入武垣。又云桃水首受涞水於徐城東南良鄉西，分垣水，世謂之南沙溝，即桃水也。下入遒。先謙案：桃水。志桑派下。莽曰廣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聖水注，聖水自上谷郡來，南逕良鄉縣故城西，合防水、樂水，東逕縣故城南，合侯河。下入涞。涞水、樂水並出縣西北大防山南，入聖水。侯河水出縣西甘泉原東谷，下入西鄉，又自西鄉來，東逕良鄉縣城南，入聖水。甘泉水出良鄉西山，下入西鄉，又東南注涞水。涞水自上谷遒縣來，東南逕良鄉縣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涞水下入廣陽。廣陽又與郡水注。高梁水首受涞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流逕梁山南，下入廣陽縣。一統志：故城今房山縣東、涿州北四十里。利鄉侯國。〔補注〕先謙曰：中山頃王子安國，元帝封。莽曰章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臨鄉。〔補注〕先謙曰：趙世家，孝成王與燕臨樂，徐廣以爲即臨鄉。續志劉注同。侯國。〔補注〕先謙曰：廣陽頃王子雲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方城下云：有臨鄉故縣。據此，知併入方城（志闕說）。應下引應注合。巨馬水注：淀水上承涿縣於臨鄉縣故城西，東南逕臨鄉城南。應劭云：方城南十里有臨鄉城，故縣也。淀水下入益昌。一統志：故城今固安縣南。益昌侯國。〔補注〕先謙曰：廣陽頃王子嬰國，元帝封。莽曰有秩。〔補注〕宋祁曰：作有祑。錢坫曰：秩，即義字。水經注作秩。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巨馬水注：巨馬水自容城來，東南逕益昌縣，合護淀水。又東逕益昌縣故城南。應劭云：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也。巨馬水下入勃海東平舒。又淀水自臨鄉來，東南逕益昌縣故城西，入巨馬水。案據應說，益併入方城。一統志：故城今霸州東北。陽鄉侯國。〔補注〕先謙曰：廣陽頃王子發國，元帝封。莽曰章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聖水注：聖水自涿來，合廣陽水，東南逕陽鄉城西，城故涿之陽亭也。應劭云：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爲縣。即長鄉縣也。案太康地記，涿有長鄉而無陽鄉矣。聖水下入廣陽方城縣。桃水自涿來，東逕陽鄉，入聖水。廣陽水自廣陽來，東南至陽鄉縣入聖水。一統志：故城今固安縣西北。西鄉侯國。〔補注〕先謙曰：廣陽頃王子容國，元帝封。莽曰移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聖水注：

甘泉水自良鄉來。東南逕西鄉城西南。入鳴澤渚。鳴澤渚水自迺來。爲洛水。東逕西鄉城南。下入武垣。

侯河水自良鄉來。東逕西鄉縣故城北。世謂之都鄉城。非也。下仍入良鄉。一統志。故城今涿州西北。

饒陽。應劭曰。在饒河之陽。〔補注〕先謙曰。趙世家。悼襄王封長安君以饒。徐廣以爲斯縣。後漢改屬安平。續志。故名饒。有蕪蔞亭。滹沱水注。白馬河水自信都樂鄉來。東逕饒陽縣南。下入河間武隧。一統志。故城今饒陽縣東。饒河在縣西南。舊志。本虖池支流。昔北入易水。今湮。

中水。應劭曰。在易滱二水之間。故曰中水。〔補注〕汪士鐸曰。據後漢孝明八王傳注。在樂成縣西北。則滱虖池二水之中。非易滱二水之中也。先謙曰。高帝封呂馬童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改屬河間。一統志。故城今獻縣西。

武垣。莽曰垣翰亭。應劭曰。垣水出良鄉。東入桃。〔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樂毅之見趙世家。曹參追魏王豹至此。見本傳。聖水注。垣水自良鄉來。東逕垣縣故城北。（案垣上脫武字）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謂之頃城。非也。世名之頃前河。合洛水。下入派。洛水自西鄉來。東逕垣縣（案垣上亦脫武字）而南入逕水。續志。後漢改屬河間。一統志。故城今河間縣西南三十五里。內外二城。外城周四十里。內城十六里。俗名元城遺址。

阿陵。〔補注〕先謙曰。高帝封郭亭爲侯國。見表。莽曰阿陸。〔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滱水注。滱水自高陽來。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又至長城。入南易水。寰宇記。故城今任邱縣東北。舊志今其地皆爲水鄉。

阿武。侯國。〔補注〕先謙曰。河閒獻王子豫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獻縣西北。

高郭。侯國。〔補注〕先謙曰。河閒獻王子蒼國。宣帝封。莽曰廣隄。〔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任邱縣西十七里。

新昌。侯國。〔補注〕先謙曰。燕剌王子慶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新城縣東三十里。

勃海郡。

〔補注〕先謙曰。說文郣下云。郣海地。一曰地之起者曰郣。勃下云。勃澥。海之別也。史索隱引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齊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與說文海之別義合。封禪書作渤澥。本書武紀作浡海。揚雄傳作勃澥。傳

郡互異。閻若璩云。郡治浮陽。見舊唐志。先謙案。續志後漢治南皮。劉注。雒陽北千六百里。 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鉅鹿郡。高帝分置。仍屬趙國。景帝發以支郡收。武帝元狩三年。屬燕國。昭帝元鳳元年復故。 莽曰迎河。〔補注〕先謙曰。迎逆字同。今文尚書作逆河。莽用今文也。 屬幽州。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改屬冀州。 戶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七。

口九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

縣二十六。〔補注〕先謙曰。見侯表者有廣由沘陽孫直四縣。無考。郡人雋不疑。見本傳。

浮陽。莽曰浮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淇水注。清河自南皮來。東南分爲二瀆。枝分東出。謂之浮水故瀆。清河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下入章武。浮水故瀆者。史記。趙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北有浮陽之稱者。浮水出入津流同逝。混并清漳二瀆。河之舊道。浮水故迹。又自斯別。是縣有浮陽之名也。首受清河於縣界。下入高成。應劭云。浮陽無浮水。所出入海潮汐往來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又濁漳水注。衡漳自南皮來。東北逕浮陽縣西。下入章武。一統志。故城今滄州東南四十里。臥牛城。浮河在州東南。 陽信。〔補注〕先謙曰。文帝封劉揭爲侯國。見表。武帝姊長公主邑。見衛青傳。後漢因。續志。延光元年復。河水注。屯氏別河北瀆自定來。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爲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東入海。屯氏別河南瀆。卽篤馬河。自平原樂陵來。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入海。先謙案。本志平原平原下。篤馬河東北入海者也。一統志。故城今陽信縣南。海豐縣界。 東光。有胡蘇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本志河間樂成下云。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至縣入虖池也。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平原安來。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又淇水注。清河自信都脩來。北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地理志東光有胡蘇亭者也。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逕東光縣故城西。下入南皮。一統志。故

城。今東光縣東。胡渭禹貢錐指云，許商云，胡蘇在東光。于欽齊乘以滄州之大連淀爲胡蘇河，非之。

阜城。莽曰吾城。【補注】宋祁曰，阜城南本作阜成。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衡漳自河間弓高來，東北逕阜城縣故城北，下入河間樂成。稽排洪水（見信都弓高）上承從澱，東逕阜城南，下入建成。一統志，故城今阜城縣東。

千童。應劭曰，靈帝改曰饒安。【補注】宋祁曰，千當作平。齊召南曰，宋說非也。自是千萬之千，不當作平，水經注可證。先謙曰，續志改饒安，而續志無饒安縣，疑脫。武帝封代共王子遇爲侯國，表遇誤童。亦見表。淇水注，無棣溝枝瀆自高成來，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又屈東北入無棣溝。元和志，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萊，置此城以居之，故名。一統志，故城今滄州東南。

重合。【補注】先謙曰，武帝封莽通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屯氏別河北瀆自重平來，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下入定。一統志，故城今樂陵縣西。

南皮。【補注】先謙曰，陳餘棄將印居此，項羽環封之三縣，見羽傳。景帝封竇彭祖爲侯國，見表。莽曰迎河亭。師古曰，闞駰云，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補注】先謙曰，據淇水注引應劭云，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則北皮亭在章武縣，或闞氏時有改隸也。續志後漢因。淇水注，清河自東光來，又東北無棣溝出焉，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北皮城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下入浮陽。無棣溝東逕南皮縣故城南，下入樂。又濁漳水注，衡漳自成平來，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之北皮亭，下入浮陽。一統志，故城今南皮縣東北八里。

定。【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越國，武帝封，據志後漢省。河水注，屯氏別河北瀆自重合來，東北逕定縣故城南。應劭云，饒安縣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縣也。北瀆下入陽信。案據應說，縣併入千童。一統志，故城今滄州東南。

章武。有鹽官。【補注】先謙曰，景帝封竇廣國爲侯國，見表。渤海鹽池，見洪適志，蓋不領於官者。**莽曰桓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清漳水自浮陽來，東北逕章武縣故城西，故濊邑也。說水出焉，清漳水亂流而東入海。淇水下入參戶。趙一清云，漢志自鄴以下皆清漳之流，而注皆以爲濁漳，與志異。至此忽敘入清漳，蓋欲應志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河之說。然不云入河，而云入海，又與志異。先謙案，清濁二漳并行，不異江沔，故注云然。凡并行經流之水，惟道元敘述分明，此水經注所以獨有千古也。漳水於南皮已合虖池，自浮陽章武

以下兼敍其委耳。又淇水注，清河自浮陽來，東北逕談邑北，談水出焉。又逕鄒邑南，又東分爲二枝津，右出東逕武帝望海臺，臺在章武縣東百里。兵南盆桐去六十里枝津又東入海。清河又東北逕窮河邑南，下入漁陽泉州。浮水故瀆自高成來，東逕章武縣故城北（晉章武郡治）下仍入高成。一統志：故城今滄州東北。

中邑。〔補注〕先謙曰：高后封朱通爲侯國，見表。

莽曰檢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寰宇記：舊地理書並失其所在，蓋即今清池縣地。一統志：故城今滄州界。

高成。都尉治。〔補注〕先謙曰：恩澤平津侯公孫宏、功臣合騎侯公孫敖表並注高城。成城通用字。錢大昕云：平津合騎二縣人，並見本傳。後漢因。續志作高城。淇水注：清河自漂陽泉州來，東逕漂榆邑故城南。魏土地記云：高成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illegible]，自此始也。清河自是入於海。浮水故瀆自浮陽來，逕高成縣之苑鄉城北，下入章武。又自章武來，東逕[illegible]山北。又高成東北五十里，故瀆下入加。無棣溝自高樂來，東分爲二瀆，無棣溝東逕樂陵郡北（後魏郡），又東屈而北出，又東轉逕苑鄉縣故城南，又東南逕高成縣故城南，合無棣溝枝瀆（見千童），又東北逕功城北，又逕鹽山，入海。[illegible]神云：屬太公履北至於無棣也。無棣溝枝瀆上承無棣溝，南逕樂陵郡西，下入千童。一統志：故城今鹽山縣東南。

高樂。〔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齊孝王子某爲侯國，見表。

莽曰爲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淇水注：無棣溝自高樂來，東逕新鄉城北，即地理志高樂故城也。下入高成。一統志：故城今南皮縣東南董鎮村。

參戶。〔補注〕先謙曰：左襄傳，杜注：脩音[illegible]，晉木門邑，在縣西北。

侯國。〔補注〕先謙曰：河間獻王子免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滹水東北逕參戶亭，分爲二瀆。應劭云：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枝水東爲蔡伏淀，又積而爲淀。一水逕亭北，下入東平舒。案據應說，縣併入東平舒。一統志：故城今靑縣西南三十里木門鎮。

成平。〔補注〕先謙曰：武帝封河間獻王子禮爲侯國，表誤平城，說見表。

虖池河。民曰徒駭河。〔補注〕王念孫曰：禹貢錐指云：滹故徒駭也，土俗猶[illegible]謂之，故不言滹沱，仍曰徒駭。案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爲或曰，字之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錢坫曰：許慎云徒駭在成平，攷此虖池

別河也。在今獻縣南。**莽曰澤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河間。濁漳水注。衡漳自建成來。成平縣故城在北。城南北相直。衡漳下入南皮。一統志。故城今交河縣東。**柳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陽已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淇水注。浮水故瀆自高成來。東北逕綱縣故城南。應劭云。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綱亭。故縣也。世謂之路亭。非也。浮水故瀆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南。又東入海。案據應說。縣併入高成。一統志。故城今鹽山縣東五十里。**臨樂。**〔補注〕先謙曰。戰國齊地。孝成王與燕。見趙世家。**侯國。**〔補注〕先謙曰。中山靖王子光國。武帝封。**莽曰樂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淇水注。無棣溝自南皮來。東逕樂亭北。地理志之臨樂縣故城也。晉齊地道志。樂陵國有新樂縣。即此城矣。無棣溝下入高樂。一統志。故城今寧津縣北。**東平舒。**師古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補注〕先謙曰。齊召南曰。徐州高注。或作舒州。張守節以爲即東平舒。爲齊西北界上地。威王云。黔夫守徐州。則燕祭北門。趙祭西門也。續志。後漢改屬河間。本志河間弓高下云。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也。濁漳水注。滱水自參戶來。逕東平舒縣故城南。魏土地記曰。章武郡治。故世以爲章武故城。非也。又東北分二水。一右出爲淀。一北入虖池。爲誠口。與漳水亂流入海。又易水注。北易北瀆自涿容城來。至縣合南易水。（下見涿郡易。）又巨馬水注。巨馬水東逕東平舒縣北。東入海。注云。巨馬水自涿郡易來。合八丈溝水（見渤海泉州）於平舒城北。南入虖池。同入海。一統志。故城今大城縣治。**重平。**〔補注〕先謙曰。高帝時奚涓母底侯國。見表。又杜侯復陸支表注。重平。姜背析說杜縣。續志。後漢省。河水注。屯氏別河北瀆自平原平原來。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應劭云。重合縣西南八十里有重平鄉。故縣也。屯氏別河北瀆下入重合。案據應說。縣併入重合。一統志。故城今吳橋縣南。寰宇志。縣南三十里重合城。即重平之譌。又德平縣西北重平城。北魏改說。地理志多誤。**安次。**〔補注〕先謙曰。次下誤逗。宜空一格。南監本官本不誤。續志。後漢改屬廣陽。易水注。南易水自涿郡易來。東逕安次縣南。下入涿郡鄚。又聖水注。聖水自廣陽方城來。東逕安次縣故城南。東南入巨馬河。又巨馬水注。八丈溝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東南逕安次城東。下入渤海泉州。虖池河枯瀆自安次縣西北。東逕安次縣故城西。下入泉州。一統志。故城今東安縣西北。**脩市。侯國。**〔補注〕先謙曰。清河綱王子寅國。宣帝封。

莽曰居寧。應劭曰，音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桑社溝水自信都縣津來，東逕脩市縣故城北，俗謂之溫城。應劭云，脩縣西北廿里有脩市城。桑社溝下入信都縣。案據應說，縣併入脩。一統志，故城今景州西北。

文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河間。易水注，南易水自鄚縣來，東至文安縣，與虖池合。史記蘇秦云燕長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謂此水也。是以班固闞駰之徒，咸謂斯水爲南易。下入漁陽泉州。一統志，故城今文安縣東北柳河鎮。

景成侯國。〔補注〕先謙曰，河間獻王子雍國，宣帝封。寰宇記，清池縣西南二里有五壘城。輿地志，雍五子分居城中，俗呼爲五壘城。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交河縣東北六十里。

束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河間。一統志，故城今河間縣東北。

建成。〔補注〕先謙曰，沛郡亦有建成。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衡漳自河間樂成來，東逕建成縣故城南，右會楊津溝水。下入成平。楊津溝水自阜城來，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爲楊津口。一統志，故城今交河縣東。

章鄉。〔補注〕先謙曰，趙繆國，成帝封謝，平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滄州東南。

蒲領侯國。〔補注〕先謙曰，廣川惠王子嘉國，武帝封；清河綱王子祿，昭帝封。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柏梁淀水上承李聰淀（見弓高），東北爲柏梁淀，亦謂之向氏口，東逕蒲領縣故城南。應劭云，脩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柏梁淀水下入信都弓高。案據應說，縣併入脩。一統志，故城今阜城縣東北十里蒲領鎮。

平原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郡治平原。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北一千三百里。高帝置。〔補注〕先謙曰，河水注，高帝六年置。全祖望云，故屬秦齊郡。高帝分置，屬齊國。景帝後以支郡收。徐廣云平原以分濟北，誤。

莽曰河平。屬青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三。

縣十九。〔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陪湡高平平棗。見恩澤表者。牧丘。共五縣。無考。

平原。〔補注〕先謙曰。春秋齊地。戰國入趙。爲公子勝封邑。見平原君傳。秦始皇至平原津而病。見始皇紀。曹參攻之。見參傳。武帝時河溢於此。見武紀。續志後漢因。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清河鄃來。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下入清河繹幕。商河自樓虛來。又北逕平原縣東。下入安德。大河自高唐來。北逕平原縣故城東。應劭云。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右溢爲甘棗溝。大河右下入阿陽。左下入安德。甘棗故溝東北歷長隄。下入漯陰。屯氏別河北瀆自清河繹幕來。東北逕平原縣。有枝津下入安。北瀆下入勃海重平。一統志。故城今平原縣東。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補注〕先謙曰。入海下。脫行字。河水注。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枝津右出。下入安德。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於平原界。又有枝渠右出。下入安德。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下入安德。案道元所見漢書本未脫行字。篤馬河亦見溝洫志。一統志。土河在今河間府寧津縣南二十五里。東入山東樂陵縣界。相傳即古篤馬河。

鬲。〔補注〕先謙曰。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見續志。秦爲縣。曹參下齊取之。見參傳。平當以爲鬲津。〔補注〕先謙曰。當。哀帝時領河隄。溝洫志許商云。鬲津在鬲縣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相去二百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錢坫云。魏都賦注。釋北有蓋節淵。蓋節即鬲津也。莽曰河平亭。師古曰。鬲與隔同。〔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並作隔。先謙曰。官本作隔。續志後漢因。劉注。城南有蒲臺。秦始皇所頓處。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清河繹幕來。西逕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故有窮后羿國也。故瀆下入信都脩。一統志。故城今德州北。

高唐。〔補注〕先謙曰。春秋齊邑。見左襄傳。孟子。田齊世家。戰國趙肅侯攻拔之。後入齊。惠文王取之。並見趙世家。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大河自東郡茌平來。東北過高唐縣。漯水注之。商河出焉。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又北逕張公城。有津曰張公渡。下入平原。漯水自東郡博平來。右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自東郡聊城來。東北流。左與漯水隱覆。東出於高唐縣。

大河右逕。東注漯水。漯水舊出爲瀆河（詳下）下入漯。又自漯來。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下入漯陰。南河首受河水。亦漯水及澤水所潬也。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雖沙漲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潜發。亦謂之小漳河。商河首受近謂移耳。下入平原。一統志。故城今禹城縣西四十里。齊高唐在縣南。漢高唐在西。二地雖殊。界實相近。蓋禹城西南境。今東昌府之高唐州。乃漢漯縣也。取故名耳。

桑欽言漯水所出。師古曰。漯、音它合反。（補注）宋祁曰。漯改作濕。下同。先謙曰。漯水源流。詳上桑說。非也。班氏錄之以廣異聞。河水注。桑欽云。漯水出高唐。余尋其沿歷徑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所出。次於是間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

重丘。（補注）先謙曰。春秋齊地。見左襄傳。戰國湣王時。與秦敗楚於此。見田齊世家。續志。後漢省。河水注。屯氏別河南瀆。自篤馬河自安德來、東北逕重丘縣故城西。應劭云。安德縣北五十里重丘鄉。故縣也。篤馬河下入平昌。案據應說。縣併入安德。一統志。故城今德州東。

平昌侯國。（補注）錢大昕曰。續志謂之西平昌。以琅邪郡亦有平昌縣也。先謙曰。莽無改。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其琅邪之平昌改屬北海國。晉志平原國西平縣。蓋誤脫昌字。後魏志安德郡平昌下云。二漢晉屬平原。後漢晉曰西平昌。據此。後漢又似有此縣。或先省後復。而續志無之。錢說是也。河水注。屯氏別河南瀆自篤馬河自重丘來。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篤馬河下入般。南河自安德來。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下入般。一統志。故城今德平縣西南。

羽侯國。（補注）先謙曰。濟北式王子成國。武帝封。莽曰羽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般。莽曰分明。如淳曰。般音如面般之般。蘇林曰。音逋坦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孫炎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然今其土俗用如淳之音。（補注）王鳴盛曰。注逋坦。宋本同。南監本作逋桓。一作逋完。朱一新曰。汪本逋桓作逋完。先謙曰。官本作逋桓。是。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屯氏別河南瀆自篤馬河自平昌來。故瀆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又東爲白鹿淵水。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餘。淵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通往般瀆。又逕般縣故城北。下入樂陵。南河自平昌來。東逕般縣故城南。下入樂陵。大河自安德來。東北逕般縣。下入樂陵。一統志。故城今德平縣東北。紀要。二十五里。

樂陵。（補注）先謙曰。宣帝封史高爲侯國。見表。都尉治。莽曰

美陽。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晉爲樂陵郡。）河水注。大河自般來。東北逕樂陵縣。下入勃。屯氏別河南瀆自鬲。篤馬河自般來。東逕樂陵縣故城北。下入勃海。鬲信南河自般來。東逕樂陵縣故城南。下入勃。一統志。故城今樂陵縣西南三十里。祝阿。〔補注〕先謙曰。故曰祝。武王封黃帝後於此。見郊祀志。高帝封高色爲侯國。見表。莽曰安成。〔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春秋時曰祝柯。有野井亭。（左傳。昭公野井。）濟水注。玉水導源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西北逕玉符山。爲玉水。又西北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時祝柯。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改爲祝阿。俗謂是水爲祝阿澗水。北入濟。先謙案。公羊傳祝作祝阿。一統志。故城今長清縣東北。齊河縣。亦祝阿地。瑗。莽曰東順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祝阿下劉注。左傳哀十年。取犂及轅。杜預云。縣西有轅城。故縣。省并此。併入祝阿。河水注。漯水自高唐來。東北逕瑗縣故城西。下仍入高唐。據此瑗轅援三字通用。一統志。故城今禹城縣南。阿陽。〔補注〕先謙曰。當作陽阿。外戚傳。趙飛燕微時。屬陽阿主家。成帝微行。過陽阿主。見說之。師古云。陽阿。平原之縣也。俗本阿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妄改。先謙案。陽阿乃上黨縣。此師古誤。誤爲平原。後人據顏說。併改此作陽阿。誤矣。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河水自平原來。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朱趙本作陽阿。官本改阿陽。下同。）應劭云。漯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下入漯陰。案據應說。縣併入漯陰。一統志。故城今禹城縣東。漯陰。〔補注〕先謙曰。左襄傳杜注。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隰漯字通。齊邑。晉婁攻之。見襄傳。武帝封匈奴降王昆邪爲侯國。見表。莽曰翼成。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漯音它合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濕陰。河水注。甘棗故瀆自平原來。東北逕漯陰縣北。下入濟南著。漯水自高唐來。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犂邑也。王莽更名翼成。逕北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地理風俗記云。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下入著。又河水篤河。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注云。河水自阿陽來。右逕漯陰縣故城北。王莽之巨武縣也。河水下入千乘。逕沃地。說宋因謂漢志脫漯陽一縣。並脫莽曰巨武四字。案寰元兩注。皆作漯陰縣。無漯陽縣之名。疑之。漯陽舊本自作漯陰。至注中北漯陰及漯陽城。並不稱縣。後人因巨武疑文。必爲漢志脫漯陽縣。亦爲微信也。據說文。濕正字。漯隸省。濕漯疑字。一統志。故城今臨邑縣西。朸。〔補注〕先謙曰。高后封齊悼惠王子辟光。

武帝封城陽頃王子璟爲侯國，見表。莽曰張鄉。應劭曰：音力。〔補注〕先謙曰：齊悼惠王傳作朸，服虔云音勒，通鑑史炤釋文同，與應音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商河自樂陵來，東逕朸縣故城南，應劭云般縣東南六十里有朸鄉城，故縣也。商河合沙溝水入富平。大河自樂陵來，東北逕朸鄉，下入富平。案據應說，縣併入般。一統志，故城今商河縣治。

富平，侯國。莽曰樂安亭。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補注〕先謙曰：本名厭次，宣帝封張延壽改富平，後漢復故。河水注，商河自朸來，東北逕馬嶺城，又逕富平縣故城北，闞駰云厭次縣本富平侯張安世封邑，非也。案漢書昭帝封張安世爲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上書請減戶，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稅減半。史記侯表高帝封爰類爲厭次侯，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商河分爲二，南爲長叢溝，北爲百薄瀆，並東入海。大河自朸來，東北至厭次縣故城南，爲厭次河，下入齊郡利。先謙案，東方朔爲平原厭次人，厭次名舊，顏說是也。一統志，故城今陽信縣東南二十里。舊志云陵縣東北二十五里神頭店。

安悳。師古曰：悳，古德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來，枝津右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入商河。又南瀆枝渠自平原來，右出至安德縣，遂絕。篤馬河自平原來，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下入重丘。大河自平原來，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下入般。商河自平原來，北逕安德縣故城南，下入平昌。一統志，故城今陵縣治。

合陽，侯國。〔補注〕先謙曰：梁喜國，宣帝封。莽曰宜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寰宇記，故城在信都縣東。後漢併入扶柳。

樓虛，侯國。〔補注〕齊召南曰：當作楊虛，各本俱誤。文帝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爲楊虛侯，後漢光武封馬武爲楊虛侯，即此縣也。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商河出焉。注云，地理志楊虛，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於此，是不比也。（此謂河先逕楊虛，乃至高唐。）商河下入高唐。又云，河水自東郡臨邑來，東逕楊虛縣故城東，俗猶謂是城爲陽城矣。下仍入東郡茌平。案據此，樓當爲楊，亦通作陽，倉公傳身居陽虛侯國是也。功臣表又有樓虛侯訾順，道一誤以爲二名，並見漢封。或元是楊虛，後改樓虛，東京以後，旋復故稱，明章以後，乃歸省併也。一統志，故城今禹城縣西南。

龍頟，侯國。〔補注〕先謙曰：韓說國，武帝封。莽曰清鄉。師古曰：今

青本額字或作額而崔浩云有能額村作額者非〔補注〕先謙曰史表引崔浩云額音洛今河間有龍額村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景州東三十里

安侯國〔補注〕先謙曰趙世家悼襄王時龐煖取安徐廣以爲漢安縣濟北貞王子樂國武帝封錢大昭云表作安陽疑陽當作場是其證先謙案續志後漢省寰宇記安陵縣在德州西北百里本漢安縣舊地理家皆失理所據此安卽安陵河水注王莽故瀆自信都爲來北逕安陵縣西本修之安陵鄉也應劭云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故縣也故瀆下入勃海東光是漢代本有安陵縣而地理皆未之及疑安縣以安陵鄉取名或後更安陵而旋併入脩縣耳又注云屯氏別河北瀆枝津自平原來至安陵縣遂絕一統志故城今吳橋縣西北

千乘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郡治千乘續志後漢治狄劉注雒陽東千五百二十里 高帝置〔補注〕先謙曰河水注高帝六年置全祖望云故屬齊郡高帝分置屬齊國景帝後以爲郡收 莽曰建信〔補注〕朱一新曰後書淮陽傳崔篆爲建新大尹孔僖傳同李注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案王莽傳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改新爲信據此建新當是莽初改之名後改建信如十一公號之改新爲信也 屬青州 應劭曰和帝更名樂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永元七年更爲樂安國郡本有樂安縣故以名之應劭所云取休令之名也屬詞 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萬七百二十 有鐵官鹽官均輸官

縣十五〔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隨城見外戚表者有桑樂二縣無考郡人倪寬見本傳

千乘〔補注〕先謙曰秦縣韓信破田吸於此見田儋傳縣人歐陽和伯見儒林傳續志後漢因伏琛齊記千乘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其一城縣治一城太守治河水注河水自遝沃來東逕千乘城北伏琛之所謂千乘北城也下入齊郡利縣水自建

信來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故齊地。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漯水之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於海。河海之饒、茲焉爲最。地理風俗記云、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消絕流。齊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胡渭云、此自西漢末迄後魏漯川之源流。）一統志、故城今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有鐵官。〔補注〕全祖望曰、郡下已云有鐵官、複出。

東鄒。〔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漯水自濟南鄒平來、又東北逕東鄒縣城北、下入臨信。一統志、故城今青城縣境、以在鄒平東、故加東。晉志樂安國復領鄒縣。蓋即古東鄒、或以鄒爲鄒平者誤。

溼沃。莽曰延亭。〔補注〕錢大昕曰、溼、當作濕、音它合反。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河水自平原漯陰來、又東北爲漯沃津。在漯沃縣故城南。應劭云、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河水下入千乘。案據應說、縣併入千乘。一統志、故城今蒲臺縣西北。

平安。侯國。莽曰鴻睦。〔補注〕先謙曰、王舜封安平侯。表傳同。而史記將相表、有平安侯王章爲右將軍。章即舜之子、則舜封是平安、非安平。許后傳、亦有平安剛侯。濟水注、濟水自菅陽來、東北逕爲遇潴、謂之平州。漯沃縣側有平安故城、俗謂之會城、非也。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應劭云、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故縣也。世猶存平州之名矣。濟水下入高昌。案應酈相承、並作平安、合之史表、許后傳、可訂安平之訛。續志、後漢省。據應說、縣併入博昌。一統志、故城今新城縣東北四十里、或即之高會城。

博昌。〔補注〕先謙曰、錢漢因。續志有薄姑城、有貝中聚。濟水注、濟水自樂安來、東北逕薄姑城北。地理志云、呂尚封於齊郡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濟水東北又逕狼牙固下入齊郡利。一統志、故城今博興縣南二十里。

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浸。應劭曰、時水出東萊昌陽。臣瓚曰、從東萊至博昌、經歷稽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師古曰、瓚說是。〔補注〕錢大昕曰、時水、水或作溡水。說文、職方氏幽州、其浸菑時、是也。先謙曰、鉅定、齊郡縣。據水經淄水注、瓠子河注、時水即如水。（詳齊郡臨淄。）支分爲二瀆。水注、時水自齊西安來、東北合澠水、逕博昌城北、下入齊郡利。澠水自齊臨淄來、西逕博昌縣故城南、闞駰云、縣處勢平、故曰博昌。澠水西歷貝丘、在齊城西北四十里、春秋齊侯田于貝丘是也（案齊世家作沛丘）。澠水又西北入時水、從征記

曰.水出臨淄縣.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亦通謂之澠.齊侯云有酒如澠.指喻此水也.

蓼城.都尉治.莽曰施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引杜預云.縣東北有聊城.案此左傳所謂聊攝也.蓼城非聊城.劉引差誤.據河水注引應劭說.建信爲都尉治.〔詳下〕志云.蓼城都尉治.非建信也.二縣相近故耳.

建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漯水自東北來.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應劭云.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都尉治.故城者也.漯水下入千乘.案據應說.縣併入狄.一統志.故城今高苑縣西北.

狄.〔補注〕先謙曰.孔子臨狄水而歌.見琴操.戰國齊地.秦爲縣.田單田儋皆邑人.見田單傳.陳涉世家.續志.劉注.地道記云.狄伐衛懿公.莽曰利居.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名臨濟.續志亦云安帝更名.但臨濟之名.歷見高紀田儋曹參傳.及田都所都.必非小邑聚.或漢初以戶口稀少.併臨濟於狄.後漢以狄爲樂安所治.嫌非佳名.故易之耳.濟水注.濟水自濟南梁鄒來.東北過臨濟縣南.下入被陽.一統志.故城.今高苑縣西北.

琅槐.師古曰.槐.音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淄水注.淄水自壽光縣來.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逕馬井城北.與時澠之水互受通稱.又至皮丘坑.入海.故晏謨.伏琛言.淄澠之水.合於皮丘坑.地理志.馬車瀆至琅槐入海.蓋舉縣言也.先謙案.瀰水亦至琅槐入海.故本志泰山萊蕪下云.甾水東至博昌入泲也.地望相接.諸水亂流.故無病於參差矣.濟水注.濟水自齊郡利來.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應劭云.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又東北入海.先謙案.本志河東垣下云.濟水又東至琅槐入海者也.據應說.縣併入博昌.一統志.故城今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

樂安.〔補注〕先謙曰.武帝封李蔡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濟水注.濟水自高昌來.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伏琛齊記云.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隔時濟二水.指此爲博昌北城.非也.樂安與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樂安越水差遠.驗非尤明.應劭云.取休令之名矣.濟水下入博昌.一統志.故城.今博興縣北.

被陽.侯國.如淳曰.一作疲.音罷軍之罷.師古曰.音皮彼反.〔補注〕宋祁曰.被或作彼.先謙曰.齊孝王子燕國.武帝封.見表.作披陽.索隱.披音皮.續志.後漢省.濟水注.濟水自臨濟來.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濟

水。其南城。卽被陽縣故城也。（後魏渤海僑郡治。）北被濟水下入平安。一統志。故城今高苑縣西。高昌。〔補注〕先謙曰。宣帝封董忠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濟水注。濟水自平安來。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俗謂之馬昌城。非也。濟水下入樂安。一統志。故城今博興縣西南。繁安。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忠國。武帝封。莽曰瓦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高宛。〔補注〕先謙曰。戰國齊地。見齊策。高帝封丙猜爲侯國。見表。史表作高苑。莽曰常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瓠子河注。時水自齊西安來。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俗人遏令側城南注。又屈逕其城南。史記文帝分齊爲膠西。都高苑。徐廣音義云。樂安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高苑也。其水又西北注故瀆。又西合萊水。又逕西高苑縣故城南。王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云。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爲春秋乾時。齊魯戰地。時水下入濟南梁鄒。益野溝水自延鄉來。西北逕高苑縣北。入時水。一統志。故城今新城縣境。楚元王子訟封沈猶侯。元王傳注云。王子侯表沈猶屬千乘高苑。今表無注。沈猶宿高宛之鄉名與。延鄉。〔補注〕先謙曰。成帝封李譚爲侯國。見表。續省。瓠子水注。益野溝水導源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流。逕延鄉城北。世謂爲從城。延從字相似。讀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爲益野溝。下入高宛。一統志。故城今新城縣東。

濟南郡。〔補注〕先謙曰。濟南爲漢據濟水注。郡治東平陵。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千八百里。故齊。〔補注〕先謙曰。故屬秦齊郡。高帝時。仍屬齊悼惠王肥國。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補注〕先謙曰。以王悼惠子辟光。景帝二年爲郡。〔補注〕王念孫曰。二當爲三。齊悼惠王世家。濟南王辟光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於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表。全祖望曰。高后元年。封平昌侯太爲呂王。七年。改號濟川。見史記。則濟南曰濟川。胡三省失攷。乃曰在濟南濟北之間。誤也。顧祖禹又失攷。謂太所封之濟川。卽梁之濟川。而不知梁之濟川是陳留。乃景帝所封梁孝王子在濟陽。其國名亦曰濟川。而非太所封之濟川也。莽曰

樂安。屬青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四萬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四。縣十四。〔補注〕先謙曰：見侯表者有河葉、當樂、鄉三縣。錢考。郡人終軍、王訢見本傳，伏生、張生、林尊見儒林傳。

東平陵，有工官、鐵官。〔補注〕先謙曰：春秋譚國，齊滅之，見左傳。據說苑，齊桓公之平陵，是當時已有平陵之號矣。東平陵見五行志。後漢因，郡治。續志有鐵，有譚城，有天山。濟水注：巨合水出歷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至東平陵城下，入歷城。武原水出譚城南平澤中，北逕譚城東，又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武原水下入歷城。于欽齊乘：扶風有平陵，故此加東。一統志：故城今歷城縣東，章丘亦東平陵地。

鄒平。〔補注〕齊召南曰：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以鄒為一縣，平臺為一縣。此大誤也。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鄒縣屬魯國者不同。臺縣則高祖功臣戴野侯國，非常山郡屬之平臺縣。宣帝封史元為侯者，又不同也。當以鄒平連寫。先謙曰：鄒下誤空一格，平下誤連臺，官本正之。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漯水自朝陽來，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古鄒侯國，舜後姚姓也。漯水下入千乘東鄒。一統志：故城今鄒平縣北，齊東縣半入漢鄒平境。

臺。〔補注〕先謙曰：春秋齊邑，景公以封晏子，見晏子春秋。高帝封戴野為侯國，見表。莽曰臺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濟水注：濟水自泰山縣來，東北逕臺縣北，右合巨合水。芹溝水下入菅。巨合水自歷城來，西北逕臺縣故城南，其水西北合白野泉水，泉水亦入濟。白野泉水出臺城西南白野泉，北逕留山西，北入巨合水。營水上承深水，東流北屈入巨合水。芹溝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逕臺城東，入濟。一統志：故城今歷城縣東北三十里。

梁鄒。〔補注〕先謙曰：高帝封武虎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濟水注：濟水自菅來，東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入濟。一名袁水，京相璠云：梁鄒縣有袁水者也。又魚子水注：時水自千乘高苑來，西北至梁鄒城東北入濟。先謙案：水志齊郡臨淄下，如水至梁鄒入泲者也。酈元以時、如為一水，此為時之支流。淄水注：時水枝津自齊安來，西北合隴水。時水下入千乘。狀隴水自般陽來，西北至梁鄒，東南合魚子溝水（見於陵）。

至梁鄒入濟也。一統志故城今鄒平縣治。

土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濟水注。百脈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曰百脈水。下入陽丘。楊渚溝水自於陵來西北逕土鼓城東。下入陽丘。一統志故城今淄川縣西。

於陵。都尉治。〔補注〕顧炎武曰。濟南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又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觀此二事。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莽曰於陸。〔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西北有于亭。陳桓子以封齊公子周。濟水注。楊渚溝水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後漢改於陵爲逢陵）下入土鼓。魚子溝水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山即陳仲子所隱也。其水逕於陵縣故城西。又北入隴水。（見梁鄒）一統志。故城今長山縣西南二十里。

陽丘。〔補注〕先謙曰。文帝封齊悼惠王子安爲侯國。見表。藝文志有陽丘侯偃。續志後漢省。濟水注。百脈水自土鼓來。西北逕陽丘縣故城中。俗謂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其水西北出城北。又東北入濟。楊渚溝水自土鼓來。西北逕陽丘城東。又北逕甯戚城西。入濟。一統志故城今章邱縣東南。

般陽。莽曰濟南亭。應劭曰。在般水之陽。師古曰。般音盤。〔補注〕吳卓信曰。宋魏志作盤陽。北齊平州刺史朱修林墓志作盤陽。古字通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齊。濟水注。般水出般陽縣南龍山。俗謂之左阜水。西北徑其城南。又南屈西入隴水。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合般水。又逕縣西北。合蒯水。下入梁鄒。蒯水出西南甲山。又東北逕蒯山西。入隴水。一統志。故城今淄川縣治。般水在縣東南十五里。俗名魚顧河。

菅。應劭曰。音姦。〔補注〕先謙曰。文帝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菅亭。（左傳公如菅。）濟水注。濟水自營來東逕菅縣故城南。右合百脈水。楊渚溝水。（俱見陽丘）下入梁鄒。一統志。故城今章邱縣西北。

朝陽侯國。〔補注〕先謙曰。華寄國。高帝封。廣陵厲王子聖。宣帝封。莽曰脩治。應劭曰。在朝水之陽。〔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東朝陽。劉注。縣西有崔城。河水注。漯水自著來東北逕崔氏城北。左傳崔成請老于崔者也。漯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應劭云。南陽有朝陽縣。故此加東。漯水下入鄒平。朝水無攷。後漢耿弇傳。從朝陽橋河以渡。章懷注。朝陽縣城在濟水北。有漯河。然則朝水即漯水之別名與。一統志。故城今章邱縣西北。齊東縣

牟入朝。嬴境。

歷城。有鐵官。〔補注〕閻若璩曰，元和志，漢景帝二年，以爵濟南郡爲國，時理歷城縣，是歷曾爲治。全祖望曰，當云有濼水。先謙曰，春秋齊地，濼見左桓傳，亦爲齊邑，見成傳（顧祖禹說）。又曰原下，見晉世家。戰國同，見田齊世家，及高祖韓信傳，無城。蓋漢初縣。後漢因，續志有鐵，有巨里聚。劉注，太甲冢在歷山上。濟水注，濟水自豫山虛來，東北合濼水。濼泉下入濟。濼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祠，舜耕歷山，亦云在此。其水北爲大明湖，引瀆東入西郭，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陂水。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泉流逕歷城東，分二水，左水西逕歷城北，爲陂，謂之歷水，與濼水合。其枝津首受歷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入濼水。濼水又北，聽水出焉。又北入濟，爲濼口。華泉出華不注山，北絕聽瀆，二十里入濟。巨合水出雞山，北逕巨合故城西，即巨里城也。巨合水合關盧水，下入濟。關盧水自東平陵來，入武原水。武原水自東平陵來，北逕巨合城東。武帝封城陽頃王子發爲侯國。關盧水西入巨合水。一統志，故城今歷城縣治。

猇，侯國。〔補注〕先謙曰，趙敬肅王子起國，武帝封。莽曰利成。應劭曰，音莞。蘇林曰，音爻。今東朝陽有猇亭。睪聲音由，音鴞。師古曰，蒭音是，音于虯反。〔補注〕錢大昭曰，猇，閩本作號。是王鳴盛曰，南監本作猇。宋一新曰，汪本作猇。先謙曰，應音誤，爻爲字譌，分陰陽賓一音也。顏云于虯反，即由之切音，但專取由音，故專是蒭。續志後漢省。據蘇注，併入朝陽。一統志，故城今章邱縣北。

著。師古曰，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而韋昭誤以爲著龜之著字，乃音耗吝反，失之遠矣。〔補注〕洪頤煊曰，魏書地形志，濟南郡著，二漢晉屬，此即韋昭本。先謙曰，當水紀作馳，著邑魯孝所收，見本傳。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漯水自平原漯陰來，東北逕著縣故城南，下入朝陽。晉省。故漯自漯陰來，東逕著城北，東爲陂淀，淵潭相接，世謂之穢野薄。一統志，故城今濟陽縣西南。

宜成，侯國。〔補注〕先謙曰，燕倉國，昭帝封。菑川懿王子偃，武帝封。續志後漢省。

泰山郡。〔補注〕先謙曰，據江水注，郡治奉高。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千四百里。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齊郡，楚漢之際屬齊國，尋爲濟北國。五月復屬齊國，分置濟北、博陽二郡。高帝四年，屬漢，改博陽曰泰山。

仍屬齊國。文帝二年。別屬濟北國。四年。復故。十六年。復屬濟北國。景帝四年。復故。五年。復屬濟北國。武帝元鼎元年。獻泰山及其旁邑。其國如故。後元二年。并濟北入泰山。又云博陽郡。楚漢間分濟北置。見高紀。以封齊王。按月表。濟北國都博陽。則本屬濟北。及封齊王。已分置矣。蓋自漢之泰山而後。併濟北入之者也。東京又分泰山濟北爲二。則泰山仍得博縣。是其證也。又云。前志泰山郡之博縣。卽博陽也。劉攽疑博陽置郡之無徵。不知卽泰山也。奉高未置縣以前。泰山郡治博縣。以是益知其爲博陽也。屬兗州。〔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屬國。戶十七萬二千八十六。口七十二萬六千六百四。有工官。汶水出萊毋西入濟。師古曰。汶音問。毋與無同。〔補注〕錢大昭曰。萊蕪縣下。亦載汶水。較此加詳。則此八字是衍文。錢大昕曰。注毋與蕪同。蕪作無。誤。先謙曰。有工官三字。與奉高下複。疑亦衍文。縣二十四。〔補注〕先謙曰。見侯表者。有蘧五據胡毋三縣。無考。郡人毛莫如。梁豐。冥都見儒林傳。

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有工官。〔補注〕先謙曰。造明堂事。詳郊祀志。續志。後漢因。郡治。劉注。左傳。大蒐於紅。紅亭在縣西北。汶水注。禹貢汶水自萊蕪來。西南逕奉高縣北。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之祀。汶水屈從縣西南流。合牟汶水。北汶水。石汶水。西南逕徂徠山西。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汶水又合三小水。下入博。牟汶水自牟來。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西。入汶。北汶水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東南流。逕泰山東。右合天門下溪水。（見博）入汶。環水出泰山南溪。東南流逕明堂下。古引水爲辟雍處。基瀆存焉。世謂此水爲石汶。又左入汶。一統志。故城今泰安縣東北十七里。縣東北四十里。有周明堂故址。縣東十里。有漢明堂故址。博。〔補注〕先謙曰。濟北王田安都博陽。卽此。見項羽傳。灌嬰破田横於此。見嬰傳。後漢因。續志。有龜山。有龍鄉城。劉注。楚有蜀之役。縣西北有蜀亭。汶水注。禹貢汶水自奉高來。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伐齊取博者也。汶水屈從其城南。西流。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齊侯圍龍者也。高帝封陳署爲侯國。汶

水下入鉅平。天門下溪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又東南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其水入北汶水。一統志，故城今泰安縣東南。有泰山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定祀。一統志，廟在今泰安縣城西北隅。岱山在西北。〔補注〕錢坫曰，岱泰字古通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與此合。一統志，山在今泰安縣城北五里。求山上。〔補注〕錢大昕曰，求山上三字，兗州山之譌。茬應劭曰，茬山在東北。音淄。師古曰，又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茬當作茌。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晉魏名縣爲山茌。濟水注，中川水出山茌縣之分水嶺，一源兩分，泉流半解，半水南出泰山入汶，半水出山茌縣西北流，逕東太原郡南（劉宋置）下入盧。一統志，故城今長清縣東北。

盧。〔補注〕先謙曰，春秋齊邑，見左隱成襄傳。泰縣，曹參攻之，見本傳。地道記，故扁鵲所生。都尉治。濟北王都也。〔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子勃封濟北王，都此。傳云，國除爲北安縣。若後改名盧。後漢改屬濟北。續志，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有敷山，有清亭，有長城至東海。劉注，縣北有郱山，東有地名石窌。濟水注，濟水自東都臨邑來，水有石門，故濟水之門。春秋齊鄭會於石門也。今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流移也。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在縣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防門北有光里，濟水右迤，遏爲湄湖，方四十餘里。濟水又東北逕洛當城北，征記云，濟水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河水自四瀆口東北流入濟，魏土地記云，盟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逕湄湖，南東南流注也。濟水又與湄湖合，又逕盧縣故城北，濟北都治也。又合中川水，玉水（見平原祝阿）下入濟南歷城。中川水自茬來，北合賓溪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爲沙溝水，入濟。賓溪水出南格馬山賓溪谷，北逕盧縣故城北，入中川水。一統志，故城今長清縣南二十五里。

肥成。應劭曰，肥子國。〔補注〕洪亮吉曰，眞定國肥纍下原注云，故肥子國。杜預左傳注，肥國在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纍城，則肥子國爲眞定者爲是。又留川國劇縣，應劭亦云故肥國。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汶水注，汶水出肥成縣東北原，西南流，逕縣故城南。樂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左逕句窳亭北，下入東平富城。案，酈不采應說，其證允矣。一統志，故城今肥城縣治。

虵丘。隧鄉，故隧國。春秋曰，齊人殲

于隧也。師古曰，蛇音移，隧音遂。〔補注〕全祖望曰，隧當作遂，此俗本之譌。先謙曰，齊世家，桓公滅遂邑于齊，則遂爲齊滅，後漢改屬濟北。續志，有遂鄉，有下讙亭，有鑄鄉城。劉注，東觀書有芳陘山。汶水注，禹貢汶水自牟汶陽來，又西，洸水出焉，又逕蛇丘縣南。杜預云，縣治鑄鄉城也。下入剛。又自剛來入縣，合蛇水。蛇水下仍入剛。蛇水自汶陽來，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又逕夏暉城南，左傳之下讙也。又西南入汶。淄水出東北馬山，西南逕鑄亭南，春秋叔孫僑如圍棘是也。又逕遂城東，又西逕下讙城西而入汶。一統志，故城今肥城縣南。

剛。〔補注〕先謙曰，縣人膠弘見本傳。

故闡，莽曰柔。應劭曰，春秋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師古曰，讙音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濟北。汶水注，禹貢汶水自蛇丘來，西南過剛縣北。杜預云，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人又謂之闡亭。京相璠云，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未知孰是。汶水下入蛇丘，又自蛇丘來，逕鉏亭西，亭東去剛城四十里。汶水下入東平章。蛇水出剛縣東北泰山西南，下入魯國汶陽。又洸水注，洸水上承汶水於剛縣西闡亭東。爾雅曰，汶別爲闡，其猶洛之有波矣。又西南逕盛鄉城西。京相璠云，縣西南有盛鄉城者也。下入寧陽。一統志，故城今寧陽縣東三十五里。

柴。〔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齊孝王子代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汶水注，淄水自梁父來，西南逕柴縣故城北，非闡之稱。汶水下入式。一統志，故城今泰安縣南柴城堡。

蓋。〔補注〕先謙曰，戰國齊邑，見孟子。武帝封王信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會于防，縣東南有防城。一統志，故城今沂水縣西北八十里。

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補注〕齊召南曰，池應作泗。水經注引此文云，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蓋字誤也。觀此，則道元以前本已訛作入池水矣。先謙曰，洙水注，洙水自臨樂山西北逕蓋縣，下入東平陽。與志文皆誤于字，則于字爲衍，官本于作子。又蓋縣所出之水，無仍云至蓋入它水之理，與全志體例不合，而水經注已引作至蓋，則北魏前志文已誤。王念孫云，至蓋當爲至卞。卞縣有泗水，蓋縣無泗水。卞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洙水至卞入泗水。今之洙水，乃在曲阜縣北，上源既不逕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班志水經故道迴殊矣。先謙案，一統志，臨樂山在今蒙陰縣東北。

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沂水，續志沂水出蓋縣艾山。注云，酈元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

有二源、南爲柞泉、北爲魚刮泉、東南流、合成一川、合洛預水、桑預水、螳螂水、東逕
蓋縣故城南、合連綿水、下入琅邪東莞、連綿水出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入沂。過郡五。〔補注〕先謙曰、過泰山、琅
邪、城陽、東海五、當爲四。行六百
里。青州浸。師古曰、蓋猶知水字。
又音古盍反。洙音殊。梁父。師古曰、以山名縣也。父音甫。〔補注〕先謙曰、功臣平州侯王唊表注梁父、蓋誓析置
平州縣、後漢因、續志父作甫、有菟裘聚、汶水注、淄水出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
北、春秋隱公將之、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山圖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
生、梁父知死、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故縣取名焉、淄水下入洙。一統志、故城今泰安縣南六十里。東平陽。〔補注〕先謙曰、秦邑、灌
嬰破楚騎於此、見本傳。
續志、後漢省、洙水注、洙水自蓋來、西逕東平陽縣、春秋城平陽是也、河東有
平陽、故此加東。(晉改新泰)洙水下入魯國卞。一統志、故城今新泰縣西北。南武陽。〔補注〕徐松曰、東郡
有東武陽、故加南。冠石山、治水
所出、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二、行九百四十里。〔補注〕錢坫曰、過泰山、東海二郡、自南
武陽至下邳無九百四十里、當有誤字。莽曰桓宣。應劭曰、武水所
出、南入泗。〔補
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沂水注、治水出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治水所出、應劭云、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下入蒙陰。先謙案、道元
書治水既與臨沂入沂、不言至下邳入泗、疑志遺異泗水注、又言武水至下邳入泗、不言出冠石山、以地形測之、冠石山在南武陽及
楚國武原縣界、武水治水皆出焉、流入費縣者爲武水、至臨沂入沂、南武陽以武水得名也、流入武原者爲治水、亦謂之武水、合武原
水入泗、故應所說也。志專治水、不及入沂之武水、應舉武水、不析言有二道、元既引志以釋治水、而於下流入沂不入泗、未加剖駁、此
蓋偶有不照、非有意分歧、可知。一統志、故城今
費縣西北七十里。冠石山名龜山、治水名浚河。萊蕪。〔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
淄川縣東南六十里、博山縣亦漢萊蕪地。原山、甾水所出、東至
博昌入泲、幽州浸。〔補注〕王鳴盛曰、博、南監本作傅、是。甾川禹貢在青州、而職方以爲幽州浸者、青地固入幽也。先謙曰、博昌
千乘縣、甾禹貢作淄、周禮作菑、淄水篇、淄水出萊蕪縣原山、注云、淄水出縣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淮南子

云水出鎰山蓋山則名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縣故城南從征記云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范史費萇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余案漢高祖置左傳與之萊柞應劭云萊蕪魯之萊柞邑淄水又西北轉逕城西又東北合宗桑谷水又北出山謂萊蕪口下入齊臨淄家桑谷水出縣東南從征記名曰聖水西北入淄一統志原山在今博山縣東二十五里府志一名馬耳山

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

師古曰泲音子禮反〔補注〕先謙曰汶水篇汶水出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其縣南注云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云汶水出縣西南流下入嬴先謙案云汶水桑欽所言者舉汶水以別於淄水又琅邪朱虛亦有汶水入濰禹貢無之此入泲之汶故冠以禹貢其舉欽言者明古文說之不及而今文家所未及也說文汶下云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與班義正同

鉅平有亭亭山祠

應劭曰左氏傳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今陽關亭是也〔補注〕先謙曰春秋魯城邑始見左桓傳戰國齊取之徐俊齊入陽關見田齊世家縣人王章見本傳後漢因續志有亭亭山有陽關亭汶水注禹貢汶水自牟來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汶水又逕陽關故城西又南左合淄水又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也汶水下入剛汶陽淄水自式來西逕陽關城南入汶一統志故城今泰安縣西南亭亭山南五十里

嬴有鐵官

師古曰音盈〔補注〕先謙曰春秋戰國齊邑始見左桓傳及孟子灌嬰敗田橫軍於此見嬰傳後漢因續志有鐵山汶水注禹貢汶水自萊蕪來西南逕嬴縣故城南下入牟一統志故城今萊蕪縣西北四十里汶水北城子縣

牟故國

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春秋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汶水注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云汶出弗其高誘云山名或斯阜矣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應劭云魯附庸俗謂是水為牟汶也下入奉高案據酈引應說明注附上脫魯字一統志故城今萊蕪縣東二十里牟汶水出縣南

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

〔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所

山在蒙陰縣西南與志合。顓臾國在蒙山下。莽曰蒙恩。〔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沂水注桑泉水出縣五女山。合巨圍水。又合堂阜水。春秋管仲稅囚於堂阜也。桑泉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又合與爵水、
濁川水。（見城陽慮）蒙陰水東北入沂。（見東海東安）與爵水二源雙會。世謂一川。俗亦謂之汶水。東逕蒙陰縣入桑泉水。蒙陰
水出蒙山之陰。東北入桑泉水。又云蒙山水亦出蒙山陰下。入城陽陽都。沂水自南武陽來。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下入
東海費。案據續志。南武陽有顓臾城。則蒙陰後漢併入南武陽。一統志故城今蒙陰縣西南十五里。蒙山在縣南四十里。接費縣界。華。莽曰翼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吳卓信云。後漢光武十王傳。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時
尚有華縣。三國志稱臧霸泰山華人。郭璞世語言曹嵩在泰山華縣。泰山尉孔宙碑陰所列門生故
吏諸名。亦有題泰山華者。然則東漢元有華縣。殆省併旋復耳。一統志故城今費縣東北六十里。寧陽。侯國。莽曰王子恬。〔補注〕先謙曰
武帝封。莽曰寧順。〔補注〕張祐曰。表侯恬作寧恬。河部。先謙曰續志改屬東平。洙水注洸水自剛來。西逕寧陽縣故城
西合洙水枝津。下入乘丘。洙水枝津自山陽瑕丘來。西逕寧陽城南。又西南入洸。一統志故城今寧陽縣南。乘
丘。師古曰。春秋莊公十五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即此是也。〔補注〕先謙曰。顏引左傳。亦見齊世家乘丘下。據見前注。齊地戰國屬趙。齊
取之。見韓策三。晉伐楚。至此而返。見趙世家。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將夜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洙水注洸水自寧陽來。西南逕
乘丘縣故城東。又東南入洙。（見臨淮高平）一統志故城今滋陽縣西北。富陽。〔補注〕先謙曰。宣帝封六安夷王子賜爲侯國。
封東平思王子萌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桃山。侯國。〔補注〕先謙曰。成帝封城陽孝王子欽國。成
帝封。莽曰真（?）。〔補注〕段玉裁曰。恩澤侯表有冀。高節侯公子寬。各本作真。疑皆誤。錢大昭曰。閩本真作寞。王先謙曰。宋一本曰。
汪本作寞。先謙曰。宜本作寞。案寞（?）是也。改封侯表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滕縣東。縣東南有桃山。以
此得名。桃鄉。侯國。〔補注〕先謙曰。東平思王子宣爲成帝封。莽曰鄣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汶水注。汶水自東平章來。西南逕桃鄉縣
故城。世以此爲鄣城。非也。蓋因巨新之故目耳。汶水自桃鄉四分當派

別之處謂之四汶口，下並入東平無疑。一統志，故城今汶上縣東北。

式。〔補注〕錢大昭曰，當作成，續志作成，云本國。劉注，左傳，衞師入郕，杜預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李賢云，志泰山郡有式無成，後漢分屬濟北，有成而皆無式，蓋東郡省式置成也。王子侯表，式節侯憲，下注泰山郡。後書劉盆子傳，盆子，泰山式人，祖父憲，封爲式侯，章懷注，式縣名，中興縣廢，是泰山之有式縣，史文甚明，豈得據東漢濟北之成縣，而以西漢泰山之式縣爲誤耶。先謙案，李說甚辨，然式究不知何地，成則確有可疑，此當闕疑。汶水注，濁水自柴來，又逕郕縣北，高帝封董渫爲侯國，濁水下入東平。一統志，成縣在甯陽縣北。

齊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臨淄，以齊悼惠王子及主父偃傳知之。先謙曰，據淄水注，秦時即治臨淄。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千八百里。 秦置。〔補注〕先謙曰，始皇二十六年置，見本紀。治臨淄，見淄水注，注作三十四年，誤。全祖望云，楚漢之際，改名臨淄郡，屬齊國。漢復故，仍屬齊國。五年，屬楚國。六年，復爲齊國。武帝元朔三年，復故。元狩二年，復爲國。元封元年，復故。 莽曰濟南，屬青州。〔補注〕先謙曰，後漢爲齊國，屬同。 戶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口五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四。

縣十二。〔補注〕先謙曰，見功臣表者，故道、薪、新時三縣，無考。郡人浮丘伯、服生、包邱、衞成、周堪、伏欽、鞮鼠、胡毋生，見儒林傳。樓護見游俠傳。婁敬、鄒陽見本傳。薛方、栗融見鮑宣傳。

臨淄。〔補注〕先謙曰，有昌鄉亭，見王莽傳。縣人殺安、主父偃，見本傳。淄水注，淄水自泰山萊蕪來，東北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得天齊水口，又逕四豪冢北，田氏四王也，又東北逕蕩陰里西，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淄水下入甾川東安平。天齊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即牛山，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水在齊八祠中，齊之爲名，起於此矣。應劭云，齊所以爲齊者，即天齊淵名也。其水北入淄。女水自東安平來，東北逕甾丘東，東北入巨淀。地理志曰，菟

頴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淄入巨淀。（據注引志文女水下有所字。志脫。）先謙案。臨淄在東安平西南。巨淀湖亦不在臨淄界。女水出東安平。不應反東北至臨淄入巨淀。蓋志有誤文。道元所見已然矣。系水出齊城西南。爲寒泉。東北流。直申門西。爲申池。齊懿公見弒處也。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齊之稷下也。又北逕臨淄城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南。又逕葵丘北。襄公使戍卽斯地也。又左迤爲潭。又逕高陽僑郡南。（元魏立。）又西北入時水。（見西安。）文安水自營川東安平來。東北至縣入巨淀。澠水出臨淄縣北。逕營城東。爲漢溱水。西北逕樂城北。文帝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爲侯國。澠水下入千乘博昌。　師尚父所封。〔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引皇覽云。呂尚冢。在縣城南。去縣十餘里。在齊桓公冢南。　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補注〕先謙曰。梁鄒。濟南縣。淄水注。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卽如水也。亦謂之源水。水色黑。俗又目爲黑水。西北逕黃山東。又北歷愚山東。有愚公冢。又屈逕杜山北。有愚公谷。亦謂之石梁水。又合灌水。下入西安。灌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灌中也。俗以灌水爲宿留水。西北入時水。孟子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爲澅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蠋墓。又逕子水注時。卽彭水也。音而。春秋齊晉盟于彭者也。京相璠云。今臨淄惟有澠水。西北入泲。卽地理志之如水矣。彭、如聲相似。然則澠水卽彭水。以澠爲時合得通稱矣。　有服官。〔補注〕先謙曰。齊三服官見元帝二紀、貢禹傳。　鐵官。〔補注〕吳卓信曰。一統志。南山在臨淄縣西。卽古鐵山。崔琰述征賦云。登鐵山望齊。俗是也。　莽曰齊陵。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曰。臨淄卽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今齊之城中有丘。卽營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築營之丘。言於營丘地築城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淄水南有桓公冢。西北有晏嬰冢。南小山曰牛山。縣西有天齊淵。淄水注。爾雅云。水出其前左爲營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都營丘。爲齊。史記。成王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或以爲都營陵。營陵亦丘也。余案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東北流。（詳營陵下。）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丘矣。營丘者。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作者多以丘陵號同緣陵。又去萊差近。故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諸侯城緣陵。左傳曰。遷杞也。並無營字。瓚以爲非。近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

檡相符。城對天齊淵。故城有齊城之稱。因巴入齊。過淄自鏡。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非營陵明矣。獻公之自營丘徙臨淄。猶晉氏深翼名絳。非謂自營陵而之也。其外郭。即獻公所徙臨淄城也。先謙案。道元之辨至晰。應說誤也。齊世家十五世。胡公徙薄姑。六世。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是皆因薄姑之舊。仍治臨菑為都耳。史文甚明。地理家猶泥後起之稱。以為營丘不在臨淄。殊謬誤也。一統志。故城今臨淄縣北八里古城店。亦曰齊城。

昌國。〔補注〕先謙曰。戰國齊地。亦名昌城。趙惠文王取之。見趙世家。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淄川縣東三十五里。

德會水西北至西安入如。〔補注〕先謙曰。如即時水枝津也。甄子水注。德會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封此。德會水又合五里泉水。又會逆濮溝。下入西安。（據志文）五里泉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水。一統志。德會水在淄川縣東北。通志。出淄王莊。名曰泉河。舊府志。今日響水。亦曰失龍河。

利。莽曰利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樂安。河水注。河水自千乘千乘來。東北過利縣北。又東分為二枝津。東逕甲下邑城南。歷馬常坑。入濟。河水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北。入濟。又濟水注。濟水自千乘博昌來。東北過利縣西。晏謨云。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也。下入千乘琅槐。又淄水注。時水自千乘博昌來。東北逕利縣故城北。下入鉅定。一統志。故城。今博興縣東四十里利城鎮。

西安。〔補注〕先謙曰。成帝封東平思王孫漢為侯國。見表。功臣涉軹侯李朔。裴注西安並嘗析置涉軹縣。莽曰東寧。〔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棘里亭。有蘧丘里。古渠丘。淄水注。時水自臨淄來。西北逕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丘也。齊大夫雍廩邑。時水又西至石洋堰。分為二瀆之石洋口。時水北逕西安城西。又北合系水。（見臨菑）下入千乘博昌枝津下入濟南鄒澤。又甄子水注。如水即時水枝津。自西安城西南別出。會德會水。下入千乘高苑。德會水自昌國來。至縣入如。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西北至西安入如者也。一統志。故城今臨菑縣西三十里。

鉅定。〔補注〕先謙曰。武帝耕於此。見本紀。續志。後漢省。淄水注。淄水自菑川東安平來。東逕巨淀縣故城南。縣東南則巨淀湖。蓋以水受名也。淄水下入廣饒。時水自利來。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下入廣饒。一統志。故城今樂安縣北。壽光縣西北八十里。齊乘。巨淀湖即清水泊。一名青邱濼。

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

入海。（補注）先謙曰，淄水注，馬車瀆水首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見廣饒）。巨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見臨淄）。又北為馬車瀆，北合淄水（見千乘博昌）。又北，時澠之水注之（見廣饒）。亂流東北下入千乘琅槐。一統志，馬車瀆在樂安縣東北五十里，今名高家港。

廣。（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召歐，元帝封菑川孝王子便，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益都縣西南四里。

為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補注）先謙曰，為山，說文作嶠山。濁水注，呂忱云，濁水一名溷水，出廣縣為山，世謂之冶嶺山，東北流逕廣固城西，城在廣縣西北四里，𠂆側山際，有五龍口。濁水又逕堯山東，又逕東陽城北，合長沙水，下入北海益。長沙水出逢山北阜（逢山詳臨朐），為陽水，東北流逕廣縣故城西（舊齊州刻良裕），合石井水，東逕東陽城東南，以在陽水之陽，謂之東陽城，世以濁水為西陽水。陽水又北屈，逕城陽惠王劉章廟東，東入巨洋水。故人堨斷，令北注濁水，時人通謂濁水為陽水，故有南陽北陽水之論。二水渾流，世稱長沙水，亦通名濁水，故伏琛、晏謨齊記並云，東陽城既在濁水之陽，宜為濁陽城，非也。世又謂陽水為洋水，余案群書，盛言洋水出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兩縣雖鄰，川土不同，於事疑焉（此辨俗以陽水為濁水洋水之誤，至為詳晰。地理家猶罪道元，已不能知擇矣）。

廣饒。（補注）先謙曰，武帝封菑川懿王子國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淄水注，淄水自鉅定來，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又東合馬車瀆水，又北合時水，下入千乘琅槐。濁水自北海益來至縣，入巨淀。先謙案，本志廣下所謂濁水至廣饒入鉅定者也。時水自巨淀來，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入淄。應劭云，淄入濁，謂斯水矣。先謙案，知濁古通用。本志千乘博昌下云，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入淄，則入馬車瀆矣。又歷利、鉅定、廣饒三縣，以補志所不及。一統志，故城今樂安縣東北。

昭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臨朐。（補注）先謙曰，武帝封菑川懿王子奴為侯國，見表。

有逢山祠。（補注）先謙曰，宣帝置祠，見郊祀志，逢作蓬。

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莽曰監朐。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師古曰，朐音劬，洋音祥。（補注）先謙曰，後漢省，續志有三亭，古郱邑。巨洋水注，洋水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逢山祠西，又歷逢山下，即石膏山也。山麓三成，壁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述征記云，逢山在廣固

南三十里。有祠。並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聲聞數十里。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又出委粟山北。而東入巨洋水。謂之石溝口。是水下流。有時通塞。及春夏水泛。川瀾無輟。亦謂龍泉水。地理志石膏山洋水所出。是也。今於此縣。惟是渡宮之似符篆證矣。巨洋水自琅邪朱虛來。北入臨朐縣。合熏冶泉水。又逕臨朐縣故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應劭云。臨朐山名。故縣氏之。朐亦水名。其城側臨朐川。是以王莽用表厥稱焉。巨洋水又北逕委粟山東。孤阜秀立。形若委粟。又東北合洋水。又得邪泉口。又北會建德水下入龍川劇。先謙案。巨洋水之下流。即洋水下流。道元因洋水下流。時有通塞。巨洋導源較遠。其洋水異出同歸。故以巨洋為正。洋水為支。此後人害於前人之處。正以發明漢志。各不相掩。地理家紛紛竄改。皆謬論矣。一統志。故城今臨朐縣治。逄山在縣西二十五里。地道記。石膏山作石竄。山。說文作高山舊文。

北鄉。侯國。〔補注〕先謙曰。菑川孝王子譚國。元帝封。莽曰禺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平廣。侯國。〔補注〕先謙曰。菑川孝王子服國。元帝封。表務廣字。續志。後漢省。臺鄉。〔補注〕先謙曰。成帝封菑川孝王子畛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

北海郡。〔補注〕先謙曰。治所無攷。續志。後漢治劇。景帝中二年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齊郡。文帝屬菑川國。景帝分置。屬青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為北海國。縣同。戶十二萬七千。口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九。縣二十六。〔補注〕先謙曰。郡人禽慶。薛章。見鮑宣傳。

營陵。〔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劉澤為侯國。見表。或曰營丘。〔補注〕先謙曰。志於齊郡臨淄。明云師尚父所封。又於此下云。或曰營丘。廣異說也。或曰者。傳疑之詞。淄水注以此為非。辨之最晰。史記齊世家營丘臨淄二文。故出。又云竝

丘邊萊。此異論所由起也。莽曰北海亭。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舊營丘地。〔補注〕先謙曰。春秋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注。緣陵。杞邑。案此以緣陵與齊爲近。故遷而庇之。若是營丘。則太公開國之地。豈得以居他國乎。顏氏取人之說。未爲得也。續志。後漢因。淄水注。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東北流。俗謂凡山也。又巨洋水注。白狼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下入平壽。一統志。故城今昌樂縣東南。

劇魁侯國。〔補注〕先謙曰。甾川懿王子黑國。武帝封。莽曰上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昌樂縣西北。

安丘。〔補注〕先謙曰。宣帝時鳳皇集見紀。莽曰誅郅。孟康曰。今渠丘是。〔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渠丘亭。汶水注。（此入濰之汶）汶水自琅邪朱虛來。東逕安丘縣故城北。王莽之誅郅也。孟康云。今渠丘亭是。伏琛晏謨齊記並言莒渠丘亭在安丘城東北十里。非矣。城對牟山。汶水下入淳于。一統志。故城今安丘縣西南。

瓡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頃王子息國。武帝封。莽曰道德。師古曰。瓡。即執字。〔補注〕王念孫曰。韋昭音瓡爲諸瑩反。顏讀入聲二十六緝。瓡之入切。縣名在北海。則瓡爲執之譌。明矣。至河東之瓡讘。乃瓡之譌字。故集韻十一模有瓡云。瓡讘。晉地名。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淳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所都。〔補注〕先謙曰。宣帝時鳳皇集見紀。後漢因。續志。永元九年復。汶水注。汶水自安丘來。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濰縣。故夏后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先謙案。志云。汶水至安丘入維。蓋二縣地相比。又濰水注。濰水自高密昌安來。北過淳于縣東。又左會汶水。下入平城。一統志。故城今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益。莽曰探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樂安。巨洋水注。巨洋水自甾川劇來。東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探陽也。晏謨云。南去齊城五十里。又東北積爲潭。枝津出爲百尺溝。巨洋水下入壽光。百尺溝西北逕益都城。武帝封甾川懿王子胡爲侯國。又西北入巨淀。又淄水注。濁水自齊郡廣來。北逕臧氏臺西。又逕益城西。又入巨淀。地理志曰。廣縣爲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巨淀。先謙案。洋水濁水志並云至廣饒入巨淀。酈注二水並自益入巨淀。知廣饒益二地相比也。後漢劉盆子傳有王莽探湯

侯田況。彙纂注。莽改縣曰揆遇。則揆陽。揆落皆誤。一統志。故城今壽光縣西。舊都。今壽光北十五里王城店。

平壽。應劭曰。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臣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大康所居。爲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師古曰。應說止云斟尋本是禹後耳。何豫夏國之都乎。瓚說非也。斟音斟。〔補注〕錢大昕曰。壽光縣下亦引應劭云。古斟灌。禹後。注中諸斟字皆斟之譌也。斟舊甚作古。與土相混。因譌爲斟。師古不能是正。乃音斟爲斟。廣韻二十二侵部亦兼收斟斟二字。蓋六書之不講。唐人已然矣。王鳴盛曰。應以平壽爲古斟尋。壽光爲古斟灌。而班於斟縣自注故國禹後。本之史記夏本紀。此其確然者。斟灌。斟尋則專見左襄四年。哀元年傳。魏絳。伍子胥之言。據彼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疏以爲在北海。故國與平壽壽光二縣相近。故應劭析言之。杜預亦用之。至於啓子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書序言。則是太康爲羿拒。在於河南。蓋河北之地皆爲羿所據矣。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此夏本紀文也。據杜預謂相依於二斟。則三世失國無歸。而依同姓。羿爲寒浞所弑。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至少康。滅澆。殪豷。夏遺臣靡。復收灌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返國。復歸河北。竊計羿浞以篡僭立。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播遷。號在二斟。此書序。左傳與應杜說之可信者。臣瓚乃依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然則謂羿安斟云。羿因夏衆。王制有因國。瑒元帝傳。商人是因。是若羿居斟尋。則非因矣。乃并謂斟尋在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南甚遠。且伍子胥謂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返國河北。而桀都亦在河北。瓚說皆非也。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斟城。有寒亭。古寒國。浞封此。劉注。杜預云。有斟亭。古斟國。故縣。後省。合應說觀之。明是前漢之斟縣。後漢併入平壽。故應注於此縣下。如王氏說。以斟縣與斟尋斟灌並數。是有三斟。不止二國矣。西漢之時。斟自爲斟。與平壽無涉也。巨洋水注。杜預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後號北海郡治。）白狼水自營陵來。東北逕平壽城東。西入別畫湖。（見斟。）亦曰朕懷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溉水自西川劇來。流入平壽縣。積而爲潴。水盈則北注。東南流。屈而東北流。逕平壽縣故城西。而北入丹水。爲魚合口。丹水亦自劇來。東北出逕

濟濁北合濟水下入平望溝亭亦在壽光縣見卸下一統志故城今濰縣西南

劇，侯國。〔補注〕先謙曰：菑川懿王子錯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案西漢兩劇縣，一在菑川，一在北海。此在北海者，專爲侯國，故與菑川之劇雖壤地相接，而名稱不混。後漢併入北海，則菑川之劇轉爲北海之郡治。續志北海劇下自注與菑川國劇下應劭注同，合之巨洋水注古紀國也云云，足爲確證。惟注敍劇縣又云武帝封菑川懿王子錯爲侯國，則未免淆混不明耳。紀要：故城今昌樂縣，菑川劇在今壽光縣，並隸青州府東，各七十里。

都昌，有鹽官。〔補注〕先謙曰：齊景公以封晏子，見晏子春秋。高帝封朱軫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濰水注：濰水自縣東下密來，東逕都昌故城東，入海。先謙案：本志琅邪箕下濰水至都昌入海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昌邑縣西二里。

平望，侯國。〔補注〕先謙曰：菑川懿王子賞國，武帝封。莽曰所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巨洋水注：丹水自平壽來，東北逕望海臺東，入海。臺亦縣所氏者也。先謙案：據注，縣即指平望言，而今注無之，疑道元疏略。或轉寫奪文。後漢並省入壽光，故本志琅邪朱虛下云丹水東北至壽光入海者也。巨洋水自壽光來，東北逕望海臺西，伏琛、晏謨並以爲平望亭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所未詳也。又東北入海。先謙案：齊乘朐下云洋水至廣饒入鉅定，此云巨洋水至平望入海爲異。一統志：故城今壽光縣東北。

平的，侯國。師古曰：的音丁歷反，其字從白。〔補注〕宋祁曰：的當作的，從日。先謙曰：菑川懿王子強國，武帝封。宋說據侯表也。續志後漢省。

柳泉，侯國。〔補注〕先謙曰：菑川懿王子強國，武帝封。莽曰弘睦。〔補注〕宋祁曰：睦當作陸。周壽昌曰：莽改縣名，易陸爲睦者多，此外亦多作睦，因其改制封王氏男爲睦也，睦字似不誤。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益都縣東。

壽光，有鹽官。莽曰翼平亭。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補注〕吳卓信曰：莽傳有翼平連率田況，則當分北海之壽光爲郡矣。先謙曰：菑川靖王子陸侯何表注壽光，蓋嘗析置陸縣。續志後漢改屬樂安。巨洋水注：巨洋水自益來，東北自巨淀湖逕壽光縣故城西，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故廟堂也。又合堯水下入平望。堯水即洱水，自菑川劇來，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云：壽光縣有灌亭。杜預云：在縣東南，有灌國也。堯水又東北入巨洋。地理志曰：洱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

沿其逕趣卽是水也一統志故城今壽光縣東樂望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戴王子光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壽光縣東十五里饒〔補注〕先謙曰趙世家悼襄王時龐煖取饒徐廣以爲漢饒縣侯國

〔補注〕先謙曰膠東戴王子成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斟故國禹後〔補注〕先謙曰據續志自注劉注本志平壽下應注後漢省併入平壽巨洋水注溉水自桑犢來北逕斟亭西北合白狼水（見平壽）案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

云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溉水又北逕寒亭西而入別畫湖東北入海郡國志平壽有斟城有寒亭（互見平壽）一統志故城今濰縣東桑犢〔補注〕先謙曰說文作桑瀆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濰縣東覆甑山

溉水所出東北至都昌入海師古曰溉音功代反〔補注〕先謙曰巨洋水注溉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亭故斟尋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之塔山水曰䴸孟水亦曰湊孟水皆非也地理志桑犢北海之屬縣矣有覆甑

山溉水所出下入斟寰宇記唐天寶六載敕改覆甑爲溉源山一統志在今濰縣東南六十里平城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頃王子邑國成帝封續志後漢省濰水注濰水自濰于來北逕平城亭西應劭云濰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故

縣也下入密鄉案據濰水注縣併入濰于一統志故城今昌邑縣東密鄉〔補注〕先謙曰春秋紀子莒子盟于此見左傳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頃王子林國成帝封續志後漢省濰水注濰水自平城來東北逕密鄉亭西郡國志

云濰于縣有密鄉應劭云平城又東北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下入膠東下密案據續志及應說縣併入濰于一統志故城今昌邑縣東南十五里羊石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頃王子回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樂

都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頃王子訢國成帝封莽曰拔壟一作杖一作枝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樂都石鄉注皆無一作巳下字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作七字乃後人校語攙入石

鄉侯國一作正鄉〔補注〕先謙曰膠東頃王子理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一作四字語與上同官本正作止上鄉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頃王子歙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新成侯國

〔補注〕先謙曰、膠東頃王子根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

成鄉侯國。〔補注〕先謙曰、高密頃王子安國。成帝封。莽曰石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安丘縣北。

膠陽侯國。〔補注〕先謙曰、高密頃王子恁國。成帝封。續志後漢省。膠水注、膠水自高密夷安來、北逕膠陽縣東、晏、伏並謂之東亭。自亭結路、南通夷安。應劭云、淳于縣東南五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合張奴水、下入膠東下密。張奴水亦自夷安來、西北逕膠陽縣入膠。案據晉說、縣併入淳于。一統志、故城今高密縣西北。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一)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東萊郡。〔補注〕先謙曰、治所無考。續志、後漢治黃。劉注、雒陽東三千二百二十八里。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瑯邪郡。高帝分置、屬齊國。景帝後以支郡收。屬青州。師古曰、故萊子國也。〔補注〕吳卓信曰、國語、齊分國之舊於東萊。韋注、東萊、齊東萊夷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三。

縣十七。〔補注〕先謙曰、見功臣侯表者、有承父縣。（又一見作丞父）無考。郡人費直、見儒林傳。

掖。〔補注〕先謙曰、亦作夜。戰國齊邑、田單所封、見國策。高帝時、蟲達先封夜侯、見表。元和志、掖水出縣南三十五里寒同山、故縣取爲名。莽曰掖通。〔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過鄉、古過國。一統志、故城今掖縣治。掖水出縣南、西北入海。

腄。〔補注〕先謙曰、秦縣、見始皇紀。高后封呂嬃爲侯國、見表。史記作錘。續志、後漢省。案始皇紀作歷志、主父偃傳皆有腄、並稱齊。併入黃縣。一統志、故城今文登縣西。有之罘山祠。〔補注〕先謙曰、郊祀志、陽主祠之罘。宣帝祀之罘山在今福山縣東北三十五里、接文登縣界。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東北入海。師古曰、腄音直瑞反。洋音祥。〔補注〕錢坫曰、御覽引此作梁山、丹水所出。疑聲洋二字誤也。王鳴盛曰、上山當作山上。師古音洋爲祥、則

聲洋非衍文。全祖望曰。欒史於文登縣云。丹水蓋在今縣西七十里清陽水發。近與之罘山相對。顧祖禹云。亦謂之清洋河。殆即聲洋之轉。今觀山境也。然則漢志殆失去一河字。朱一新曰。汪本。監本東上衍丹字。先謙曰。官本東上有丹字。與洋下丹字皆衍也。王氏謂上山當作山上。以祠居山上爲句。案志郡縣祠。皆但云有某祠。不言祠在山上下。據一統志。陽主祠在之罘山下。則並非山上矣。全謂聲洋下脫河字。蓋以爲丹水出聲洋河。果爾。當云丹水首受聲洋河。方與志例相同。不當云聲洋河丹水所出也。今案志文當爲居上山。聲洋水所出。居上山名。聲清二字疊韻轉變。今之清陽河。即漢之聲洋水。洋又轉寫作陽。于欽齊乘。言秦漢睡縣。後併入牟平。唐置清陽縣。後廢入文登。以西清陽水故名清陽城。此清陽水在腄之明證。一統志作清陽。祀要提綱作清陽。而皆不言縣有丹水。則丹是衍文。御覽删去聲洋。但言梁山丹水。顯有改易。寰宇記。知清陽即聲洋。然牽于丹水。依違其詞。究不能確指丹水所在。足爲宋世志文已誤衍丹字之證。提綱云。清洋河源出棲霞縣東南翠屏山。西北流逕縣城西。又東北流逕福山縣城東南。又北入海。一統志亦謂出翠屏山。然則翠屏即居上之異名與。

平度。〔補注〕先謙曰。縣見五行志。武帝封菑川懿王子行爲侯國。見表。莽曰利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膠水注。膠水自當利來。北逕平度縣。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脩煑不輟。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溟海者也。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也。一統志。故城今平度州西北六十里。

黃。〔補注〕先謙曰。春秋萊國。見左宣傳杜注。秦縣。見始皇紀。有萊山。〔補注〕先謙曰。一統志。萊山一名萊陰山。元和志在黃縣東南二十里。松林萊君祠。〔補注〕先謙曰。宣帝時祠萊山爲月主。山有月主眞人祠。見封禪書及郊祀志。莽曰意母。〔補注〕洪亮吉曰。郡有鹽官者五。黃縣亦有鹹泉池。百姓取以爲鹽。蓋境瀕海。故處處有鹽。不盡設官。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東二百三十里至海中。逕岑有士道。秦始皇登刻二碑。東二百三十里有始皇漢武帝二碑。一統志。故城今黃縣東南。

臨朐。有海水祠。〔補注〕先謙曰。一統志。海神廟在今萊州府城西八十里。莽曰盛朐。師古曰。齊郡已有臨朐。而東萊又有此縣。蓋各以所近爲名也。斯類非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掖縣北。

曲成。〔補注〕先謙曰。高帝封蟲達。武帝封中山靖王子萬歲爲侯國。見表。

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掖縣東北。有參山。萬里沙祠。〔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宣帝祠參山八神於曲成、又云、武帝禱萬里沙、一統志、沙在掖縣東北、紀要三十里、爾旁即萬歲沙也、舊志萬歲河出小石湖入海。陽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補注〕王念孫曰、沂非縣名、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水、皆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爲至計斤、（計斤縣屬琅邪）因脫去計字、後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陽丘山、南入海、玉篇餘之切、治水、即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即陽丘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南流至平度州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即墨縣西、至膠州之麻灣口入海、大沽河即古之姑水也、昭二十年左傳、姑尤以西、杜預云、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句）南入海、齊乘云、姑即大沽河、尤即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姑入海之處、即漢計斤縣地、則沂爲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雁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云、治音弋之反、）左傳作尤、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全祖望乃謂漢志誤以治水爲治水、是未究古音而輕議前人也、先謙曰、王說是、于欽齊乘云、姑水起南至尤、行三百餘里、絕齊東界、故傳曰姑尤以西、一統志、大沽河出黃縣蹕大山、小沽河出馬鞍山、在平度州東南朱毛城。有鹽官。牟平。〔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齊孝王子渫爲侯國、見表、府志、牟平有牟山。莽曰望利。〔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黃縣東南十五里馬嶺山下。東牟。〔補注〕先謙曰、高后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侯國、見表。有鐵官。鹽官。莽曰弘德。〔補注〕洪亮吉曰、寰宇記、鐵官山去牟平城百里、鐵鑛之處、猶有漢置鐵官、今考地理志牟平無鐵官、惟東牟有之、蓋此山屬東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文登縣西北、鐵官山今寧海州西南四十里。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南有蹕大山、似犬、謂突、續志晉書㡉作絃、廣韻作拙、說文、㡉布出東萊、从巾弦聲、是作㡉爲正、縣蓋以布得名也、一統志、故城今黃縣西南。有鹽官。師古曰、㡉音經。百支萊王祠。〔補注〕先謙曰、劉注引地道記、作百支萊君祠。有鹽官。育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據于欽齊乘、併入牟平、一統志、故城今寧海州界。昌陽。〔補注〕先謙曰、元和志在昌水

之陽。故名。提騏。昌水河出萊陽東南昌山合酒水爲五龍河入海。有鹽官。莽曰夙敬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萊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昌山南。

不夜。有成山日祠。〔補注〕先謙曰。宣帝祠日主成山見郊祀志莽曰夙夜。師古曰。齊地記云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文登縣東北八十五里。吳卓信云。王莽傳有夙夜連率韓博。則嘗分東萊之不夜爲郡矣。

當利。〔補注〕先謙曰。五利將軍欒大妻衛長公主邑。見郊祀志。有鹽官。莽曰來萊亭。〔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來作東。王鳴盛曰。監本作東。先謙曰。官本作東。是。續志。後漢因。膠水注。膠水自膠東郡治來。北過當利縣西北下入平度。一統志故城今掖縣西南。

盧鄉。〔補注〕先謙曰。平帝封陳恢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伏琛齊記。盧鄉城東南有大掖口與小掖口相峙。中通驛路。一統志故城今萊陽縣西南四十里。

陽樂。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頃王子獲國。成帝封。莽曰延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據寰宇記。併入當利。一統志故城今掖縣西南。

陽石。〔補注〕先謙曰。武帝以封公主。見武紀。莽曰識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寰宇記併入當利。一統志故城今掖縣南。

徐鄉。〔補注〕先謙曰。成帝封膠東共王子炔爲侯國。見表。于欽齊乘云。縣蓋以徐福求仙爲名。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黃縣西南五十里。

琅邪郡。〔補注〕閻若璩曰。濰水注。秦始皇即句踐故都爲琅邪郡。漢因之。班志於琅邪縣下注句踐嘗治此。則琅邪郡治琅邪縣。水經言故琅邪郡治瑯琊。指東漢時也。先謙曰。輿地記。諸城縣有南北二城。漢所築東武縣城也。有四門。爲琅邪郡治此。漢初以封諸侯王。而東武縣爲附郭。據此則西漢郡治東武。縣本屬東海。續志。後漢屬琅邪爲郡治。劉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六年置。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齊國。高帝四年屬漢。以屬齊國。五年屬楚國。六年仍屬齊國。高后七年。爲琅邪國。文帝元年。復屬齊國。（水經注云二年誤）景帝後以支郡收。莽曰填夷。屬徐州。師古曰。填音竹人反。〔補注〕先謙曰。後漢爲琅邪國。屬同。戶二十二萬八千九

百六十口一百七萬九千一百。有鐵官。

縣五十一。〔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龍丘、海常、（功臣亦見、）麥、饒、原洛、挾術、蚼、膠鄉、要安、騠兹、蒲十一縣。無考。菑人晉伯郡丹王琅邪崇王扶伏理皮容徐良王中公孫文東門雲樊路左咸見儒林傳、貢禹諸葛豐見本傳、王恩見鮑宣傳。

東武。〔補注〕先謙曰、高帝封郭蒙爲侯國、見表。琅邪人王同見儒林傳、師丹見本傳。莽曰祥善。〔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濰水注、濰水自諸來、逕東武縣西、縣因岡爲城、城周三十里。又北、左合扶淇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入濰。晏伏並以濰水爲扶淇之水、以扶淇之水爲濰水、非也。按經脈誌、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伏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合盧水、下入高密石泉、堤水即久台水、自呂來東北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地理志曰、久台水東南至東武入濰者也。尙書所謂濰淄其道矣。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治。不其。〔補注〕先謙曰、武帝幸此、見紀。如淳注、不其、山名、因以爲縣。有祀鄉、何武侯國、見武帝紀。縣人房鳳見儒林傳。後漢改屬東萊。續志作不期、字誤。伏湛封不其侯、不作期。一統志、故城今即墨縣西南二十七里不其社。有太一、僊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如淳曰、其音基。〔補注〕先謙曰、有交門宮、見郊祀志、宮字誤、中山祠在今即墨縣東南五里、亦九所之一。明堂遺蹟、相傳在縣西南三十八里女姑山北。海曲。有鹽官。〔補注〕全祖望曰、當作海西、東京初年、劉永封董憲之地、東海亦有此縣、今誤爲海曲。先謙曰、全說是。後漢因。續志又誤爲西海、即其顯證。劉注、有勝山、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元和志、青州海曲、呂望太公望所出。則志之海曲、確爲漢志之海西、大抵此字誤久矣。王莽傳、呂母起兵海曲、即作曲矣。濰水注、分諸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謂此城爲東諸城。一統志、故城今日照縣西十里。贛榆。師古曰、贛、音紺、榆音

瑜。〔補注〕先謙曰，官本瑜作榆。點得扶鍾侯爲宮裴注。贛榆晉書析置扶鍾縣。田橫島在海中，海州，見通典。後漢改屬東海，續志。建初五年復。劉注，左傳莒子奔紀鄣。縣東北有紀城。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淮水注，游水自暫斤來，東北逕贛榆縣北，又逕紀鄣故城南，入海。地理志，游水自淮浦北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也。一統志，故城今贛榆縣東北。丁履恒云，北三十里朱汪鎮有磨山，山下有土城，當是漢縣。寰宇記亦云，縣在東海縣東北五十里，青山之陰，故城猶存者是也。

朱虛。〔補注〕先謙曰，惠帝封齊悼惠王子章爲侯國，見表。功臣藏馬侯雖延年表注，朱虛晉書析置臧馬縣。後漢改屬北海，續志。永初元年屬。巨洋水注，巨洋水出東泰山，國語所謂具水，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北流逕朱虛縣故城西，城西有長坂，遠峻，名爲破車峴。巨洋水下入寶臨朐。一統志，故城今臨朐縣東北爾山社，土人呼城頭。

凡山，〔補注〕先謙曰，巨洋水注，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也。五帝紀登丸山，徐廣云，丸一作凡，裴駰以爲即此山。先謙案，據此，丸又凡之誤也。此山當如應劭說。（見下）

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補注〕先謙曰，壽光，北海縣。巨洋水注，地理風俗記云，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有二源，各導一山，世謂之東丹西丹水也。西丹水出凡山下，入臨川劉。昫此志丹水矣。

東泰山，〔補注〕先謙曰，夏官職方，青州山鎮曰沂山，鄭注，一名東泰山。公玉帶云，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即此山也。說文亦作東泰山。續志劉注作小泰山。巨洋水注同。

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補注〕宋祁曰，維，邪本作淮。先謙曰，安丘，北海縣。維，即潍水也。作維、作淮、作潍，皆字之省。安丘見下。汶水篇，汶水出朱虛縣泰山，注云，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伏晏並言水出縣東南峗山，山在小泰山東。汶水下入桮成。

有三山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五帝祠在汶水之上。〔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汶作維，是。本篇汶水顏說誤，詳萊蕪下。

諸。〔補注〕先謙曰，武帝公主邑，見紀。梁利侯伊郡軒表注，後爲諸縣，是梁利侯國併入此縣。縣人梁丘賀，見儒林傳。

莽曰諸并。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入作及，是。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莒伐杞，取牟婁。東北有婁鄉。潍水注，潍水自箕來，東北逕諸縣故城

西。又合涓水。下入東武。涓水出馬耳山陰。北逕婁鄉城東入濰。又沐水注。箕水出諸縣西箕山西南入沭（見東莞）。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西南三十里。**梧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汶水注。汶水自朱虛來東北逕郚城北。應劭云。朱虛縣東四十里有郚城亭。故縣也。汶水又逕柴阜山北。下入北海安丘。續志朱虛下劉注。左傳齊遷紀郚縣。東南有郚城。案據二書。梧成一作郚城。據應說。後漢併入朱虛。一統志。故城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梧山北。**靈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今莒州北百二十里石阜城。**有高稾山。**〔補注〕先謙曰。一統志。高柘山在今莒州北。西接浯山。稾字訛作高原山形近而誤。**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師古曰。柘即柘字也。浯音吾。〔補注〕宋一新曰。汪本拓作柘。是。先謙曰。官本作柘。淮作濰之省（說見上）。說文亦云浯水出靈門壺山。壺浯同音變字也。濰水注。浯水出浯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志。壺山浯水所出。是山西接浯山。水曰浯汶。下入姑幕。**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睦。**應劭曰。左氏傳曰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補注〕先謙曰。衆利侯郝賢下表注。姑莫。莫幕字通。是曾析置衆利縣。續志。後漢因。劉注。莒牟夷以防茲來奔。縣東北有茲亭。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治長墓。濰水注。浯水自巍門來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闞駰云。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曰薄姑也。薛瓚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浯水下入平昌。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西南五十里。**虛水。侯國。**如淳曰。虛音墟。〔補注〕先謙曰。城陽頃王子禹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臨原。侯國。**〔補注〕先謙曰。菑川懿王子始昌國。武帝封。**莽曰塡夷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臨朐縣東。**琅邪。**〔補注〕先謙曰。武帝兩幸此。見紀。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在諸城縣東南百五十里琅邪山下。**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補注〕先謙曰。紀年。貞定王元年。越徙都琅邪。句踐二十五年也。續志劉注引越絕云。句踐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觀即館也。本書觀館字通。**存四時祠。**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琅邪之東。〔補注〕錢大昭曰。存當作有。先謙曰。官本作有。祠詳郊祀志。**祓。**〔補注〕錢坫曰。春秋定公二年。盟于拔。左傳云郚。是拔郚

鄑也。今鄑城縣地。案，封城陽頃王子讙在此。十三州志，朱虛縣東十三里有校亭，故縣也。寰宇記，故城在臨朐縣東九十里。此則以拔爲校字。先謙曰，鄑是東海郡治，錢說誤。侯國。師古曰，音拔。〔補注〕錢坫曰，武帝封城陽頃王子霸，史表作校，本表作拔，應即此也。舍此別無以當之。本表又有校靖侯雲，亦是年封，史表無之。以重出而誤。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膠州西南木馬城。

柜。根艾水東入海。〔補注〕錢大昕曰，根當爲柜。水經注或從手旁作拒，亦非。先謙曰，膠水注，柜艾水自黔陬來，東北逕柜縣故城西，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爲洋水矣。又東北流，逕伏所謂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膠水者也。又東入海。地理志，瑯邪有柜縣，柜艾水出，東入海，即斯水也。一統志，柜艾水今膠州南洋河。莽曰祓同。如淳曰，音巨。〔補注〕何焯曰，莽曰祓同四字，疑或下注誤入柜下。先謙曰，續志，北海有拒，非柜。錢大昕以爲拒之誤。一統志則云後漢屬北海，在今膠州西南。

鉼。侯國。如淳曰，音瓶。〔補注〕先謙曰，孫單國，文帝封菑川靖王子成，武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臨朐縣東南。亦作郱。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杜注，郱，紀邑，在臨朐縣東南，即此。

邞。膠水東至平度入海。莽曰純德。師古曰，音夫，又音扶。〔補注〕王念孫曰，膠水注引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邞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海倉口入海。先謙曰，說文，邞，瑯邪縣，从邑夫聲。平度，東萊縣。續志，後漢省。膠水注，膠水自黔陬來，北逕西黔陬城東，逕伏所謂高密郡側有黔陬縣。地理志曰，膠水出邞縣，至非東之純德矣。疑即是縣。所未詳也。下入高密夷安。案注此文以西黔陬城爲即邞縣，不然，逕伏指此城爲黔陬之說。乃其上文又云，膠水自祝茲逕扶縣，至黔陬扶，是地理志瑯邪之屬縣。文帝封呂平爲侯國。案，志有邞無扶，若以扶爲邞，不當上下文不相應。既疑西黔陬城即邞縣，爲膠水自黔陬北流之所經，何以扶縣反在黔陬之前，略不致疑。且呂平封扶柳，非扶縣，屬信都，非瑯邪，是高后非文帝，謬誤迭見，殆非原文所有，今故不取。一統志，故城今膠州西南。

雩段。侯國。師古曰，雩音許于反，段音工下反。〔補注〕先謙曰，城陽頃王子澤國，武帝封。據顏注，段當作叚。今本譌也。表作虖葭，史表作雩殷，皆誤。續志，後漢省。

黔陬。故介國也。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補注〕先

謙曰。後漢改屬東萊。續志有介亭。黝水篇。膠水出黔陬縣膠山。注云。齊記云。膠水出五弩山。蓋膠山之殊名也。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武帝封膠東康王子延年爲侯國。又逕扶縣故城西。（說見邦）又逕黔陬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云。縣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國也。春秋。介葛盧來朝。膠水下入邦。又云。晏謨伏琛並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膠水。非也。斯乃柜艾水也。柜艾水出縣西南柜艾山。即齊記所謂黔艾山也。柜艾水下入柜。案。劉注引左傳介根以證介國。誤也。一統志。故城今膠州西南。介亭在州南七十里。

雲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信國。武帝封。續志。後漢省。

計斤。莒子始起此。後徙莒。有鹽官。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補注〕先謙曰。杜預注。謂之計基城。介根計基雙聲轉變。續志。後漢省。濰水注。游水自東海祝其來。左逕計斤縣故城西。世謂之故莒也。游水下入贛榆。一統志。故城今膠州西南。

稻。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孝王子定國。武帝封。于欽齊乘。高密西南濰水堰側。土人呼爲趙貞女坊。南有高隄。即稻城遺跡。春秋所謂郱之稻。漢有齊渠。蓄濰水以溉稻。因名其城。旁有稻田萬頃。斷水遺爲渠。蹤跡猶存。萬歷萊州府志。今遺跡猶存矣。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高密縣西南。

皋虞。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康王子建國。武帝封。縣人王吉見本傳。莽曰盈廬。〔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即墨縣東北五十里皋虞社。

平昌。〔補注〕先謙曰。文帝封齊悼惠王子卬爲侯國。見表。後漢改屬北海。續志有莫鄉。劉注。左傳莒牟夷以牟婁來奔。縣西南有防亭。濰水注。濰水自高密石泉來。北逕平昌縣故城東。合荊水。浯水下入高密。高密荊水出平昌縣南荊山阜。東北流逕縣故城東。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荊水通。物墜於井。則取之荊水。昔有龍出入其中。世亦謂之龍臺城也。荊水又東北入濰。浯水自姑幕來。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古堨此水以溉田。南注荊水。浯水又東北入濰。先謙案。木志叢門下云。浯水東北入濰者也。一統志。故城今安丘縣南。

長廣。〔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東萊。一統志。故城今萊陽縣東。有萊山萊王祠。〔補注〕先謙曰。詳郊祀志。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池。幽州藪。〔補注〕錢坫曰。秦地圖蕭何所收秦圖籍是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奚字應作奚。于欽齊乘。高密縣有都濼者。水經注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案夷

安邱見膠水注。一統志。殘義澤在今萊陽縣東五十里。

有鹽官。橫。故山。久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補注〕汪士鐸曰。東南當作西北。先謙曰。官本作名台水。齊召南云。名台水當作久台水。久名字形相近而誤。入淮之淮。卽濰水也。志中作維亦作淮。宋庠之汶水曰入維。箕門之浯水。橫縣之久台水。折泉之折泉水。皆曰入淮。實皆入濰水耳。今俗猶呼此水爲東淮河。知自漢已然矣。水經注引此志。維曰入濰是也。王鳴盛云。久南監本作名。錢大昭云。閩本作名。朱一新云。汪本作名。先謙案。作久是也。或云志文橫。（句）故山名。（句）台水所出。（句）以爲台水出橫山。反謂久台爲誤讀。然酈元卽云故山久台水。與漢志文合。信疑既不知前古。苟也後人遇山水名之可解者。卽妄生意見。陋之居上山。此之故山。皆其證矣。濰水注。盧水卽久台水。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久台水下入昌顧祖禹云。職方兗州其浸盧濰。班僅志禹貢維水。而盧無聞。師古以爲在濟北盧縣。而泰山之盧又無盧水也。全祖望欲以城陽盧縣之盧川水當之。竊謂不知此水出盧山名盧水。入濰。以此當職方之浸。較爲可據。

莽曰令丘。師古曰。台音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東南四十里。

東莞。〔補注〕先謙曰。武帝封城陽共王子吉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鄆亭。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沂水注。沂水自泰山蓋來。東逕浮來之山。卽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合浮來水。南逕爆山西。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魏東莞郡南青州治）合小沂水。左傳莒魯爭鄆。今城北鄆亭是也。沂水又南合閭丘山水。下入東海東安。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城北入沂。一統志。故城今沂水縣治。

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補注〕先謙曰。過琅邪城陽東海臨淮三。當爲四。

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師古曰。莞音官。術水卽沭水也。音同。〔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說文。術作沭。沭水篇。沭水出東莞縣西北山。注云。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控引衆流。積以成川。東南逕邳鄉南。南去縣八十許里。城有三面而不周於南。俗謂之半城。沭水又左合峴水。又逕縣東。合箕山水。（見諸。）下入城陽莒。峴水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邳鄉。東入沭。箕水自諸來西南入沭。

魏其。侯國。〔補注〕先謙曰。周止國。高帝封。實嬰。景帝封。郡東康王子昌。武帝封。莽曰青

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蘭山縣南

昌。〔補注〕先謙曰高帝封旅卿武帝封城陽頃王子差爲侯國見表功臣宣冠侯高不識表注昌晉析置宣冠縣續志後漢省濰水注盧水即久台水自橫來西北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下入東武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東南

有環山祠。

茲鄉。〔補注〕先謙曰一統志春秋傳所茲杜注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頃王子宏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西北

箕。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荒王子文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莒州東北百餘里齊乘在箕屋山下

禹貢濰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補注〕先謙曰昌都係都昌誤倒官本不誤北海縣過琅邪高密膠東北海三當爲四

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寖也。〔補注〕先謙曰說文作徐州寖濰水篇濰水出箕縣濰山注云許慎呂忱云出屋山淮南子云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合析泉水下入諸析泉水自析泉來東南逕仲固山東北入濰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

椑。〔補注〕王鳴盛曰說文椑禾別也從禾卑聲琅邪有椑縣此作椑誤齊監本同此字去聲而藝文志小說家出于稗官如淳音排則此字固有平聲矣

夜頭水南至海。〔補注〕趙一清曰寰宇記夜頭水諸地書皆失所在輿地志云向水南至海夜頭向水蓋異名也今莒縣南七十里故向城春秋時故邑創椑縣也興折泉境相屬錢坫曰疑即今傅疃河源出莒州東北高柘山東南流逕日照縣東入海

莽曰識命。應劭曰音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莒州南亦曰向城

高廣。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荒王子勳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寰宇記蓋在莒州南界已無迹可考

高鄉。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惠王子休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莒州南

柔。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荒王子山國宣帝封表柔誤環續志後漢省

即來。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荒王子佼國宣帝封

莽曰盛睦。〔補注〕宋祁曰睦字當作陸周壽昌曰睦字不誤說見前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麗。侯國。〔補注〕先謙曰高密頃王子賜國成帝封表麗下多茲字續志後漢省

武鄉。侯國。〔補注〕先謙曰高密頃王子慶國成帝封

莽曰順理。

〔補注〕宋祁曰、理當作里。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伊鄉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戴王子遷國。元帝封。東平思王孫閔成帝封。續志後漢省。新山侯國。〔補注〕先謙曰、釋忠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寰宇記當在莒縣界。高

陽侯國。〔補注〕先謙曰、蔣宣國。成帝封。裴注、東莞、蓋析東莞置。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高密縣西北。寰宇記三十四里。錢坫云、東莞今沂水縣、與高密東西相去遼、寰宇記或非也。今地志相承用之。昆山侯國。〔補注〕先謙曰、

城陽荒王子光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西南六十里。昆山西七里。縣以山名也。參封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戴王子嗣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折泉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荒王子根國。元帝封。

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西南。鄉注折作析。折泉水北至莫入淮。〔補注〕先謙曰、莫、當作箕。淮、卽濰也。濰水注、析泉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逕縣東、下入箕。一統志、松山卽芬流山、在今諸城縣南七十里。博

石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荒王子淵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房山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荒王子勇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慎鄉侯國。〔補注〕先謙曰、表無慎鄉。武帝封膠東頃王子共爲順陽侯。錢

坫以爲卽此。蓋是慎順古通。續志後漢省。騶望侯國。〔補注〕先謙曰、冷廣國。元帝封。莽曰冷鄉。師古曰、冷音零。〔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安丘侯國。〔補注〕先謙曰、張說國。高帝封。高密頃王子常國。成

帝封。孔瀞有安丘。非侯國。莽曰寧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云、西二安丘在今縣西南者屬北海、在縣東南者屬瑯邪。高陵。〔補注〕錢坫曰、項羽紀有齊使者高陵君顯。侯國。〔補注〕先謙曰、翟方進國。成帝封。

莽曰蒲睦。〔補注〕宋一新曰、汪本睦作陸。周壽昌曰、監本作陸。是。先謙曰、官本作陸。續志後漢省。臨安侯國。〔補注〕先謙曰、膠東共王子因國。成帝封。莽曰誠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石山

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戴王子玄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

東海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郯，以于定國尹翁歸傳知之。陳勝傳，秦嘉等將兵圍東海守於郯，是秦時郯已為郡治。先謙曰：沂水注亦云東海郡治郯。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千五百里。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故秦郡，楚漢之際改名郯郡，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復故。仍屬楚國，景帝二年復故。（以邁補）莽曰沂平。（補注）先謙曰：後漢劉盆子傳有沂平大尹。屬徐州。應劭曰：秦郯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縣三十八：（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睢土、東平、運平、文成、羅彭、東淮、容丘、沂陵、江陽、平邑、合陽、襄陽、就鄉十五縣。兼考郡人白光、殷嘉、孟卿見儒林傳。

郯，故國，少昊後，盈姓。應劭曰：音談。（補注）錢坫曰：李杞嬴姓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三國皆姓，盈嬴字通，故史公云爾。先謙曰：史丹封武陽，食郯之武彊聚，見丹傳。縣人薛宣、于定國見本傳，后蒼見儒林傳。續志後漢因。沂水注：沂水自襄賁來，又屈南逕郯縣西，郯故國，昭公十七年朝魯，紀年晉烈公四年越滅郯。沂水下入良成。一統志：今郯城縣西二十里故城社，又西南三十里故縣社，蓋其遺址。蘭陵，莽曰蘭東。孟康曰：次室亭，魯伯是。（補注）先謙曰：伯、與荀同。戰國楚縣，荀卿為令，家此，見列傳。有廷東里，見五行志。縣人蕭望之、毋將隆、疏廣見本傳，孟喜、毋將永、王臧、繆生、褚大見儒林傳。後漢因。續志有次室亭，劉注：地道記云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漆室之女，或作次室。一統志：故城今嶧縣東五十里。襄賁，莽曰章信。應劭曰：賁音肥。（補注）先謙曰：戰國魯地，後屬楚，荀子說齊相所謂楚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也。城陽頃王子建侯國，表在襄賁，是晉灼所謂屬縣。續志後漢因。沂水注：沂水自開陽來，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為蓮子湖，齊湣王曰發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者也。沂水下入郯。又沭水注：桑堨水出襄賁縣，泉流東入沭水左瀆（見建陵）。一統志：故城今蘭山縣西南百二十里。下邳。（補注）先謙曰：商邳侯國，見左昭傳及紀年。春秋、戰國屬齊，以封鄒忌，見田齊世家。項梁

渡淮軍此。見羽傳。縣人戰彭城。見儒林傳。嚴延年。見酷吏傳。功臣術陽侯建。據裴注。下邳是舊術陽縣。**萬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補注〕先謙曰。官本萬作葛。是。禹貢山水澤地篇。嶧陽山在下邳縣西。與志合。一統志。葛嶧山在邳州西北六里。嶧縣東十五里。嶧縣以此名。亦名嶧陽山。亦名柱子山。續志劉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云。今盤根往往而存。**有鐵官。莽曰閏儉。**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下邳。續志有鐵。泗水注。泗水自楚國呂來。歷下邳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邳嶧者也。又東南逕縣故城西。又合沂水。韓信爲楚王都之。後乃縣焉。東陽郡治。縣爲沂泗之會也。又合武原水。桐水下入臨淮下相。武原水自楚武原來。又南合武水。亦謂之淌水。又逕關亭城。又至下邳入泗。爲武原水口。桐水自容丘來。東南至下邳入泗。先謙案。本志容丘下。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者也。祠桐未知孰是。又沂水注。沂水自良成來。南至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張子房遇黃石公於此。先謙案。本志泰山蓋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邳州東三里。

良成。侯國。〔補注〕先謙曰。發安王子文德國。昭帝封。**莽曰承翰。**師古曰。左氏傳所謂晉侯會吳子於良。即此是。〔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下邳。沂水注。沂水自郯來。南過良城縣西。下入下邳。案又見左哀傳杜注。吳地。酈注成作城。一統志。故城今邳州北。

平曲。莽曰平端。〔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沭陽縣東北。郡有二平曲。說詳彼縣。

戚。鄭氏曰。音蹙戚。〔補注〕先謙曰。高帝封李必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滕縣南七十里。城周四里。

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闕。有鐵官。〔補注〕先謙曰。秦縣。據始皇紀。闕字當衍。後漢因。續志有鐵。有伊盧鄉。案。鍾離昧所家也。見韓信傳。淮水注。游水自臨淮淮浦來。歷朐縣。與沭合。又逕朐山西。山側有朐縣故城。秦始皇二十五年於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東北海中有大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游水下入利成。又沭水注。沭水自楚國傅陽來。東南至朐縣入游。注海。一統志。故城今海州南。朐山在州南四里。

開陽。故鄅國。〔補注〕錢坫曰。妘姓國。說文鄅讀如規榘。**莽曰**

厭虜。師古曰、鄅、音禹、厭、音一涉反。〔補注〕王先謙曰、莽封羣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雍以雍爲號、志此類皆可考見、先謙曰、戰國楚地、荀子云、楚有開陽也、後漢改屬琅邪爲郡治、續志、建初五年、屬沂水注、沂水自臨沂來、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更名開陽、經書城啓陽是、縣故琅邪郡治也、沂水下入莊寰、一統志、故城今蘭山縣北十五里、古城社。

費。故魯季氏邑。都尉治。〔補注〕先謙曰、高帝封陳賀爲侯國、見表。莽曰順從。師古曰、音祕。〔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泰山、續志有祊亭、有台亭、劉注、縣有密如亭、沂水注、治水自泰山蒙陰來、東南逕費縣故城南、魯季孫邑、說文、沂水出費縣東、西入泗、字林亦言是矣、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言東南趣也、皆爲疑矣、故俗謂此水爲小沂水、治水又逕祊城南、鄅祀泰山之邑、治水下入臨沂、一統志、故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

利成。莽曰流泉。〔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利城、淮水注、游水自朐來、北逕利成縣故城東、故利鄉也、武帝封城陽共王子嬰爲侯國、游水下入祝其、一統志、故城今蘭山縣東百里。

海曲。莽曰東海亭。〔補注〕錢大昕曰、曲、當作西、沈約宋志、臨淮郡海西縣、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廣陵是也、蜀志、麋竺傳、先主轉軍廣陵海西、先謙曰、後漢改屬廣陵、續志、海西故屬東海、地理家皆云曲爲西之誤是也、武帝封李廣利爲侯國、一統志、故城今海州南百二十里。

蘭祺。侯國。〔補注〕先謙曰、魯安王子臨朝國、昭帝封、表祺誤旗。莽曰溥睦。〔補注〕先謙曰、官本溥作博、續志、後漢省。

繒。故國。禹後。〔補注〕先謙曰、說文、鄫、姒姓國、在東海、繒鄫字同、爲莒所滅、見左襄傳、魯取之、見昭傳、後屬齊、吳伐齊至此、見吳世家、漸欲略地至此、見敘傳、亦見貨殖傳。莽曰繒治。〔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琅邪、續志有繳亭、一統志、故城今嶧縣東八十里。

南成。〔補注〕先謙曰、成城字同、南成即魯武城、子游所宰、曾參、澹臺滅明皆邑人、非有二地、戰國屬齊、威王云、檀子守南城、則楚不敢爲寇、晉始爲南武城。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共王子貞國、武帝封、表成作城、後漢改屬泰山、續志有東陽城、劉注、左傳、司馬牛葬邱輿、縣西北有輿城、一統志、故城今費縣西南九十里。

山鄉。侯國。〔補注〕先謙曰、魯孝王子宿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

建鄉。侯國。〔補注〕先謙曰、魯頃王子康國、成帝封、續志、後漢省。

即丘。莽曰

就信。孟康曰，古祝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琅邪。沭水注，沭水自成陽陽都來，南合武陽溝水，又逕卽丘縣，春秋之祝丘也。漢立爲縣。闞駰云，卽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矣。沭水下入厚丘。武陽溝水東出倉山，山上有故城，卽古有利城。武帝封城陽共王子釘爲侯國。水導山下，西北流爲武陽溝，又西逕卽丘縣入沭。一統志，故城今蘭山縣東南。祝其。〔補注〕先謙曰，周紀，封黃帝之後於祝。應劭曰，卽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羽山在祝其縣南，與志合。莽曰猶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淮水注，游水自利成來，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案據此南上有東字）。又逕祝其縣故城西。左傳定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縣東有夾口浦，游水下入琅邪計斤。一統志，故城今贛榆西五十里。夾谷山在西南五十里。顧棟高云，此地去齊魯之間各數百里，夾谷之會不當在此。或謂淄川西南三十里有夾谷山，上有夾谷亭，爲齊魯會地。然去齊近，去魯尚遠。惟萊蕪縣夾谷峪，爲萊人劫魯侯處，殆近之。臨沂。〔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琅邪。續志有叢亭。劉注，左隱傳盟于艾，縣東南有艾山。城中丘縣西北有中丘亭。縣東外文雖有太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次睢之社。沂水注，沂水自城陽陽都來，南逕中丘城西，又逕臨沂縣故城東，合治水，下入開陽。治水自費來，東南入沂。一統志，故城今臨沂縣北五十里臨沂社。厚丘。〔補注〕先謙曰，恩澤侯表，高樂侯師丹表注東海，本傳食邑厚丘中鄉，是析中鄉置義陽縣。此侯王莽敗絕，未嘗省併，故表注東海，不係於厚丘，蓋志漏載。莽曰祝其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左成傳城中城。縣西南有中鄉城。沭水注，沭水自卽丘來，南逕厚丘縣，分爲二瀆。一瀆自厚丘西南出，今無水，世謂之枯沭也。一瀆下入建陵。一統志，故城今沭陽縣西北四十里厚丘鎮。容丘。侯國。〔補注〕先謙曰，魯安王子方山國，昭帝封。續志，後漢省。錢坫云，故城當在今邳州北。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補注〕先謙曰，酈道元作桐水，桐祠形近致譌。泗水注，桐水出容丘縣，下入下邳。東安。侯國。〔補注〕先謙曰，魯孝王子強國，宣帝封。莽曰業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沂水注，沂水自琅邪東莞來，南逕東安縣故城東，合時密水、桑泉水（見泰山蒙陰），下入城陽陽都。時密水出時密山，春秋莒地，左傳共仲及密而死是也。時密水

東南逕東安城南又東南入沂一統志故城今海州西 合鄉莽曰合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泗水注漷水出合鄉縣西南春秋襄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漷水下入魯國鄒元和志即論語互鄉一統志故城今滕縣東

承〔補注〕先謙曰縣人匡衡見本傳 莽曰承治應劭曰音蹇〔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承始徐松曰承縣以承水得名作承者誤先謙曰廣韻承縣名在沂州匡衡所居案表魯孝王子當魯孝王孫陽皆封承鄉侯即此元和志縣西北有承水故名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嶧縣西北一里承水在縣西

建陽侯國〔補注〕先謙曰魯孝王子侯國宣帝封 莽曰建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嶧縣西

曲陽莽曰從羊應劭曰在淮曲之陽〔補注〕王鳴盛曰此注蓋九江郡曲陽縣下亦引之恐非朱一新曰汪本羊作陽先謙曰官本作陽續志後漢改屬下邳一統志故城今海州西南

司吾莽曰息吾應劭曰左傳楚執鍾吾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下邳沭水注沭水左瀆自建陵來南逕於遏（即堨）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為司吾縣沭水左瀆下入臨淮去猶沭水故瀆自下邳東南逕司吾縣城東下入淮陽一統志故城今宿遷縣北六十里司吾鎮

于鄉侯國〔補注〕先謙曰泗水戴王子定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

平曲侯國〔補注〕先謙曰公孫渾邪因堅國景帝封廣陵厲王子曾宣帝封 莽曰端平〔補注〕齊召南曰縣邑同名者皆異郡故或加東西等字以別之東海一郡而平曲二邑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更名一曰平端一曰端平推之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乎全祖望曰水經注誤引平曲作西平苟非曲平何以成此誤乎亦可證第二平曲當為曲平也先謙曰王子功臣兩侯表並是平曲諸家穿鑿為說非也此一縣一侯國故雖同郡兩載然不混北海僮川一地兩縣可分可合即其證也非不為侯國故一曰平端一曰端平以別之不得據以為平曲本有顛倒之證續志後漢省

都陽侯國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補注〕先謙曰城陽戴王子昔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錢坫云城陽國有陽都縣在今沂水縣西南後漢注都陽在承縣南則此亦在今嶧縣西南矣錢大昕云城陽國陽都下亦引應此注似有一誤然都陽侯昔本城陽戴王之子或當日即以陽都之鄉為侯國本非兩地乎

陰

平。侯國。〔補注〕先謙曰：楚孝王子國國，成帝封。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嶧縣西南三十里。莽曰徐亭。師古曰：郚音吾，又音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泗水縣東南。郚鄉。〔補注〕先謙曰：左文韓城郚，杜注，卞城南有郚城。說文，郚，東海縣，故紀侯之邑。侯國。〔補注〕先謙曰：魯頃王子閔國，成帝封。武陽。侯國。〔補注〕先謙曰：齊則國，文帝封。史丹成帝封。丹傳云食東海郯之武彊聚，是武陽郯地析置。莽曰弘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新陽。侯國。〔補注〕先謙曰：魯頃王子永國，成帝封。莽曰博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建陵。侯國。〔補注〕先謙曰：張釋國，高后封。衛綰景帝封。魯孝王子遂宣帝封。莽曰付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沭水注，沭水自厚丘來，南逕建陵故城東，又逕建陵山西。魏正光中，齊王鎮徐州，立大堨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自堨流三十里，西注沭水舊瀆，謂之新渠。舊瀆右會新渠，是爲沭水左瀆。自大堰水斷，故瀆東南出，合桑堰水（見襄賁），枝溝水下入司吾。沭水故瀆亦下入司吾。一統志，故城今沭陽縣西北建陵山下。昌慮。侯國。〔補注〕先謙曰：魯孝王子宏國，宣帝封。莽曰慮聚。師古曰：慮音廬。〔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藍鄉，劉注，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杜云縣所治城東北有郳城，郳，小邾國也（宋說作倪）。一統志，故城今滕縣東南六十里。府志，城周十里，有子城。都平。侯國。〔補注〕先謙曰：城陽荒王子丘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

臨淮郡。〔補注〕先謙曰：據濟水注，郡治徐。續志，後漢治下邳，劉注，雒陽東千四百里。武帝元狩六年置。〔補注〕錢大昭曰：濟水注引六作五。錢大昕曰：晉志，漢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東陽，楚漢之際所置郡也。全祖望曰：楚漢之際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仍屬楚國。六年屬荊國。十二年屬吳國。景帝四年屬江都國。武帝元狩二年屬廣陵郡。六年分置郡，仍屬廣陵國。宣帝五鳳四年復故。莽曰淮平。〔補注〕吳卓信曰：後漢侯霸傳，初爲王莽淮平大尹。先謙曰：續志，後漢更爲下邳國，屬徐州，志失書。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四。

〔補注〕宋祁曰口百二十邵本作百三十。

縣二十九。〔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皋琅、南陵，見恩澤表者，有扶平，共三縣。無考。郡人兒長卿見游俠傳。

徐，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為楚所滅。〔補注〕劉奉世曰，為吳所滅，非楚也，誤。王鳴盛曰，南監本楚作吳，事見春秋昭公三十年。先謙曰，盈嬴字同，左傳作徐嬴。秦縣。丁疾起此，見陳涉傳。黥布與楚戰此，見布傳。功臣表有利侯王山壽，表注徐。楚晉祈望商利縣。莽曰徐調。〔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樓亭，或曰古蕤林。濟水注，濟水自楚彭城來，東南過徐縣北，下入淮陵。又淮水注，淮水自沛夏丘來，東逕徐縣南，合歷澗水。池水（見九江東城）蘄水下入盱眙。歷澗水出徐城西北徐陵，南流經蘄水，逕歷澗戍西，東南入淮。蘄水自僮來，東流入徐縣，絕歷澗水，又逕大徐縣故城南入淮。一統志，故城在舊泗州城西北，舊州城在今泗州城東南百八十里。取慮，師古曰，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補注〕徐松曰，左傳釋文，如淳讀取為陬，訾慮為諸要。吳卓信曰，築顧三輔取下云，取慮縣名，作入聲。先謙曰，秦縣。鄭布起此，見陳涉傳。灌嬰攻之，見嬰傳。後漢因。續志有蒲姑陂。睢水注，睢水自沛符離來，東逕取慮縣故城北，合烏慈水，下入睢陵。烏慈水出縣西南烏慈渚，合長直故瀆，東逕取慮縣南，又屈逕東而北入睢。長直故瀆上承蘄水，北入烏慈水（見沛郡蘄）。一統志，故城今睢甯縣西南。淮浦，游水北入海。莽曰淮敬。應劭曰，淮、涯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淮水注，淮水自泗水淩來，東至淮浦縣。應劭云，淮、崖也（崖涯字同），蓋側臨淮瀆，故受此名。又逕縣故城東，又於縣枝分，北為游水，又東入海。先謙案，本志南陽平氏下，淮水東南至淮浦入海者也。游水下入東海朐。郊祀志有游水發根。一統志，故城今安東縣西。游水今漣河。盱眙，〔補注〕先謙曰，春秋吳善道邑，見一統志。秦為縣。楚懷王都，見項羽傳。武帝封江都易王子蒙之為侯國，見表。都尉治。莽曰武匡。應劭曰，音吁怡。〔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盱台。史記

紀勝淮水注淮水自徐來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匡武（輿志文詳異）淮水下入淮陰一統志故縣今盱眙縣東北縣東四十里有盱眙山說文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名

厹猶 莽曰秉義

師古曰厹音仇〔補注〕先謙曰說文厹下云高氣從口九聲臨淮有厹猶縣集韻亦作厹然則厹字誤也續志後漢省泗水注泗水自下相來東南逕宿預城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王莽名之曰康義矣（康與秉形近而誤）今城在泗水之中泗水下入淮溲又沭水注沭水左瀆自司吾來西南至宿預縣注泗地理志所謂至下邳入泗者也一統志宿預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漢爲厹猶縣晉改宿預酈道元引莽更名於宿預實即厹猶而不著厹猶之名是其疏略之過

僮

〔補注〕先謙曰秦縣灌嬰攻之見嬰傳英布與楚戰此見布傳劉澤樂安侯匡衡表注僮是皆析置樂安縣續志亦作僮水經注作潼

莽曰成信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潼水注潼水首受蘄縣西南蘄陂下入沛夏丘蘄水自夏丘來東南逕潼縣南下入徐又睢水注潼水故瀆上承潼陂東北逕潼縣故城北下入睢陵一統志故城今泗州東北

射陽 莽曰監淮亭

應劭曰在射水之陽〔補注〕先謙曰高祖封項纏爲侯國見表射水即射陂見廣陵王胥傳後漢改屬廣陵續志劉注有渠湖博支諸淮水注中瀆水卽渠水自廣陵縣來由樊梁湖（一曰樊良湖卽渠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卽博支）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湖乃至山陽（晉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直至夾邪興寧中又自津湖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案此敘改道文有譌脫並敘建安東道不通陳登改道鑿馬瀨及穿樊良湖事方輿下引三州論相應白馬未鑿之先中瀆水由東道出博支至射陽陳登既鑿之後乃改由西道出津湖至白馬亦經書中瀆水出白馬湖是建安改道輿地志所云出博芝射陽者不同二道不能合一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南宋郡）即射陽縣之故城也中瀆水又東謂之山陽浦下入淮陰先謙案本志廣陵江都下渠水北至射陽入湖者也劉文淇揚州水道記云此言中瀆水既注樊良湖後乃分二道舊道由博支至射陽爲東道改道由津湖至白馬爲西道二道皆先由樊良湖故於注樊良湖後始言舊道見舊道由樊良出博芝與建安後由樊良出白馬湖異而由樊良則同云東北出博

芝射陽二湖者，謂舊道由樊良至博芝，又至射陽也。云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者，則中瀆入淮之道也。道元與左傳杜注皆言東北至射陽，志言北至射陽入湖，言其略耳，不得據此所云，遂謂北至射陽爲吳故道，東北至射陽，非吳故道也。推循廣陵考，蓋謂博支射陽在東，樊良在西，既至樊良，不得更捨博支，不知未殺隄岸之先，東西本可通行，既至樊良，又捨博支，與蔣濟三州論淮湖紆遠之言合。況博支在今寶應東南九十里，射陽湖在寶應東六十里，去廣陵孫水甚遠，而氏謂舊道不由樊良，自廣陵直北至博芝射陽，則越去高郵一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後果由何道至博支耶。府志，博支湖西北通寶芥湖，北接馬長江，亦不能逕入射陽湖。舊謂博芝射陽南北相連，亦非也。舊志以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爲漢射陽城，考宋志，蔣縣中立山陽郡縣，而射陽舊縣爲難，又云山陽去州水三百，諸同，是宋山陽門今山陽城無疑。射陽故城在今寶應縣東七十里，俱與山陽無涉，蓋與舊唐書謂山陽爲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爲山陽縣，非也。道元謂中瀆水逕山陽城西，不誤，惟以東晉所立山陽城即漢之射陽城，則誤矣。一統志：射陽湖在縣東南七十里。周三百里。

開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東海亦有開陽縣。

贅其。師古曰：贅音之銳反。〔補注〕先謙曰：高后封呂勝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紀要：故城今盱眙縣西。

高山。應劭曰：高山在東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睢陵。莽曰睢陸。師古曰：睢音雖。〔補注〕宋一新曰：元本陸作睦，非。先謙曰：武帝封江都易王子定國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睢水注：睢水自取慮來，東逕睢陵縣故城北，又合滌水，故瀆下入相，滌水故瀆自滌來，東北逕睢陵縣入睢。一統志：故城今睢甯縣治。

鹽瀆。有鐵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廣陵。一統志：故城今鹽城縣西北。

淮陰。莽曰嘉信。〔補注〕先謙曰：秦縣，見寰宇通志。高帝封韓信爲侯國，見表。功臣博成侯張章裴注，淮陰並嘗析置博成縣，莽名嘉信，因韓侯也。縣人枚乘，見本傳。續志，後漢因。劉注：下鄉有南昌亭，信寄食處。淮水注：淮水自盱眙來，東北至淮陰縣西，合泗水，淮泗之會，即角城也。二水決入之所，謂之泗口。又東過淮陰縣北，又逕淮陰縣故城北，又合中瀆水，下入泗水淺。中瀆水自射陽來，東入淮，爲山陽口。又泗水注：泗水自泗水縣來，東入縣，逕角城北入淮。諸地說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此刑自今清河入淮，然自水道爲黃河所經，奪淮會之文，遂不可考）又濟水注：濟水自徐來，與泗水

渾濤東南流至角城同入淮。先謙案：本志濟陰乘氏下：菏水東南至睢陵入淮者也。睢陵則爲淮陵之誤矣。一統志：故城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淮陵。**莽曰淮陸。〔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下相。**〔補注〕先謙曰：秦縣，見括地志。縣人項羽，見羽傳。莽曰從德。應劭曰：相水出沛國，故加下。〔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冷耳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睢水注：睢水自睢陵來，東南逕下相縣故城南。據應劭說，則相又睢水之別名也。東南入泗，爲睢口。先謙案：本志臨淮郡凌縣下：睢水東至取慮入泗。道元於取慮下增睢陵、下相二縣水道，較班志爲密矣。又泗水注：泗水自東海下邳來，東南逕下相縣故城東，又得睢水口，下入於淮。一統志：故城今宿遷縣西七里下相社。**富陵。**〔補注〕先謙曰：荊王賈爲黥布敗走，死於此，見本傳。莽曰撫陸。撫音彌。〔補注〕齊召南曰：案撫音彌之上脫師古曰三字，各本俱誤。此顏注，非班氏本文也。錢大昕曰：說文、廣韻俱無撫字，以顏音推之，當是揳之譌。集韻四覺部有撫字，知北宋本已譌。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盱眙縣東北。**東陽。**〔補注〕先謙曰：秦縣，見括地志。陳嬰縣令史起兵下之，見項羽紀。縣人陳君孺，見游俠傳。續志後漢改屬廣陵。一統志：故城今天長縣西北七十里，俗名凮城。**播旌。**莽曰著信。〔補注〕先謙曰：陳嬰母縣人，有墓，見嬰傳集解引張晏。後漢因。續志作潘旌。潘播古通。**西平。**〔補注〕先謙曰：宣帝封于定國爲侯國，見表。莽曰永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高平侯國。**〔補注〕先謙曰：魏相國，宣帝封；王逢時，元帝封；又恩澤樂通侯欒大表注高平，蓋誓析置樂通縣。莽曰成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在今泗州城北。**開陵侯國。**〔補注〕先謙曰：建成及成娩國，並武帝封。莽曰成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昌陽侯國。**〔補注〕先謙曰：泗水戾王子霸國，成帝封。續志後漢省。**廣平侯國。**〔補注〕先謙曰：薛歐國，高帝封；廣陵孝王子德，元帝封。莽曰平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蘭陽侯國。**〔補注〕先謙曰：廣陵孝王子宣國，元帝封；表臨淮陵。莽曰建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襄平侯國。**〔補注〕先謙曰：紀通國，高帝封；廣陵厲王子聖，元帝封。莽曰相平。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海陵。〔補注〕先謙曰。戰國楚地。海陽見楚策。吳注有發繇口。見春秋哀十二年杜注。有江海會祠。〔補注〕先謙曰。江海會者。謂江入海處是也。吳卓信云。晉志廣陵屬縣有海陽。無海陵。以晉志祠在海陽攈之。知海陽即海陵也。莽曰亭間。〔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間作門。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枚乘云。海陵之倉。韋注。海陵有吳太倉。續志東陽下自注云。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然則海陵併入東陽矣。宋志云。三國時廢。晉太康二年復立。又吳志呂岱。廣陵海陵人。是漢末復立。吳復廢之。一統志。故城今泰州治。先謙案。江水自廣陵江都來。左入今泰興縣境。爲海陵地也。江水東南逕永安沙。又南逕界河。泰興靖江分界於此。江水東逕靖江縣。舊爲東西馬馱沙。明天啓中漲爲北岸。因置縣。江水又逕張王港入如皋境。又逕縣魚港入通州境。皆海陵地也。又逕狼山港。又東南包海門廳崇明縣二沙入於海。（右見會稽毗陵）

輿。莽曰美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廣陵。錢坫云。晉書徐寧傳。寧爲輿縣令時。廷尉桓彝去職之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上岸見一驛。詢云是輿縣。彝造之。則輿與海陵當相近矣。一統志。故城今甘泉縣西四十五里。

堂邑。有鐵官。〔補注〕先謙曰。高帝封陳嬰爲侯國。見表。後漢改屬廣陵。續志。有鐵。春秋時曰棠。棠堂同字。楚地。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師於棠。是也。伍奢子棠君尚。杜預云。棠邑大夫。棠堂古通。後屬吳。刺客傳。專諸。吳堂邑人。一統志。故城今六合縣北。六合。漢堂邑地。江浦半入堂邑境。先謙案。江水自九江歷陽來。左逕江浦縣。江中四洲相接。上爲響水洲。次大勝洲。次張家洲。次九洑洲。江水自張家洲迤下。得新河口。江浦縣城河之水入焉。江水又東北逕浦口城東。老河口水入焉。江水逕六合縣東。滁黃廠河水入之。又東逕玉帶洲。得划子口。內通瓜步河。又東逕龍袍洲。得瓜步口。瓜步河水入之。其上源爲瓦梁河。即滁河也。五代時南唐於滁水上立瓦梁堰。故受斯名矣。滁水出合肥縣東北。東流逕六合縣南。又合靈巖山水。南流逕瓜步鎮西。又東入於江。江水又右得東溝口。下入廣陵江都。（右見丹陽秣陵）

樂陵。侯國。〔補注〕先謙曰。史高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

會稽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吳。以嚴助朱買臣傳攷知之。案時郡即治吳。故項籍傳云。初起兵吳也。先謙曰。嚴助傳。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郡地形略具是矣。續志劉注。後漢會稽治山陰。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本治吳。立吳郡。乃治山

陵。吳郡治吳。雒陽東三千二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五年置。楚漢之間分爲吳郡。詳高紀。高帝六年。爲荆國。〔補注〕先謙曰高紀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更名吳。〔補注〕先謙曰高紀十二年。詔復立沛侯濞爲吳王。景帝四年。屬江都。〔補注〕劉敞曰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吳。名曰江都。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王鳴盛曰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與此注不合。考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顏注。治謂都之。既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非都此者誤。先謙曰據五宗世家及本書非傳。會稽屬江都。宋志同。此非初封時全有會稽郡之證。武帝建元三年。遣嚴助發會稽兵救東甌。會稽守欲拒不爲發。又助與朱買臣相繼爲會稽守。此會稽後別爲郡。不屬江都。而廣陵國得鄣不得吳之證。志文不顯。諸說非也。屬揚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吳郡下云順帝分會稽置。屬並同。

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

縣二十六。〔補注〕先謙曰郡人鄭吉見本傳。

吳。〔補注〕先謙曰縣人朱買臣。嚴助見本傳。故國周太伯所邑。〔補注〕先謙曰詳太伯世家。續志無錫下劉注引皇覽云。有太伯冢宅。是始所居地。國自在吳縣。不在無錫。劉駁之是也。後來地誌多誤。以班志爲正。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補注〕先謙曰職方注。具區在吳南。禹貢山水澤地篇。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酈注水經多本班志。皆云吳南。則志文不當作在西。以地望測之。西南皆通。然以南爲正。釋地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今吳南太湖。即震澤也。案具區即震澤。郭以太湖當之。非是。太湖乃五湖之總名。禹貢錐指引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藪者人資以爲利。浸則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蓋藪

羣起。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然菰魚蓮芡之利。所資甚廣。亦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黄儀云。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自古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並混謂之太湖耳。成蓉鏡云。疑禹時震澤水巨浸。太湖水小。故禹貢稱震澤。不稱太湖。隄防而田。震澤漸淤爲藪。而水乃瀦於太湖。故職方以五湖爲浸。震澤爲澤藪也。不知今震澤鎮西南四十五里平望鎮。八尺在縣南二十里八赤鎮。震澤在縣西南八十五里。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南江自丹揚故鄣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浸澤。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五湖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云。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阮元浙江圖考云。道元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北。毗陵南可知。文選江賦李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今水經注無此語）滆湖在常州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滆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處。但中江由滆湖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必繇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自中江由滆湖之口既湮。南江運瀆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究詰。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滆湖而出滆湖者。道於此可也。何至出滆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邪。道元敘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並指吳松口而言耳。范本禮吳郡城圖說云。吳松口在今寶山縣南。考丁取忠輿地經緯度里表。寶山縣當緯度三十一度二十分。蘇州府當緯度三十一度二十三分。是吳松口在蘇州東南。阮氏既云中江在吳北。直貫太湖東出。而以吳松口爲即中江入海之口。亦矛盾也。中江入海之道。當在今劉河口北。先謙案。一統志。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吳江、崑山、太倉、嘉定境入海。婁江自長洲婁門外承太湖東流。逕崑山、太倉界入海。宋元以來。水道變遷。朱長文始以至和塘爲婁江。（即劉河口）盧熊指松江爲二派。謂一出長橋。一出甘泉橋。已非一地。王鏊又分松江吳松江爲二派。以吳松爲東江。又謂自大姚分支。與盧熊說又異。且謂婁江自太湖鮎魚口分流。則其

口又不出自松江矣諸說皆無的據唐張守節謂三江口在蘇州府東南三十里但論舉之蓋古今水道不同漢世中江入海之道無能確定以方隅言謂河口近之者是也注又云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歧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名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非禹貢之三江也浙江圖考云庾氏三江之說道元駁之趙一清云明此可以辨正蔡沈辨解之惑注又云吳地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溪自湖東南出爲谷水下入由拳成蔣毓云志言分江水首受江水歸貫分江水自石城東出即經所謂東迤者也歸書南江東注于具區即經所謂北會於匯者也鄭云東迤者爲南江歸南江由江分出書之志云南江在吳南禮南江北會于匯書之也道元敍述南江與經文及班鄭並合惟自由拳以下雜敍谷水而古南江至餘姚入海之委又別承南江枝分之水與古不同今案南江由具區東北屈而西南歷今嘉興桐鄉石門至杭州府治東入海即說文始皇紀集解文選北山移文李注所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亦即志所云南江在吳東入海者也班云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分江水即南江餘姚東即山陰矣（案分江實至餘姚入海成泥山陰爲誤非也）錢塘云餘姚入海之江即吳縣南入海之江餘姚吳之閒南江由之入海是以志南江入海既繫之吳又繫之餘姚也金榜云班於石城著南江原委猶於湔氐道著北江原委故志於中江著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於石城湔氐道也先謙案諸說並足發明班恉

莽曰泰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吳一統志故城今蘇州府治吳縣長洲元和吳江震澤並漢吳縣地常熟昭文半入吳境

曲阿。故雲陽。〔補注〕先謙曰太康地記曲阿本名雲陽秦時望氣者云有王氣鑿之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

莽曰風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吳一統志故城今丹陽縣治丹陽金壇並漢曲阿地江水自丹徒來右入丹陽縣境江水東南逕烏宋橋又逕黃金橋又逕太平港又逕包港又逕若鶴港江中有洲上起丹徒下迄武進名曰太平洲江水下入毗陵（左見臨淮海陵）

烏傷。莽曰烏孝。〔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義烏縣治金華義烏永康蘭谿武義並漢烏傷地東陽浦江湯溪半入烏傷境穀江水注浙江自餘杭

來。東逕烏傷縣北。異苑云。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羣烏助銜土塊爲墳。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浙江下入錢唐。浙江圖考云。烏傷間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烏傷北。甚誤。浦陽江爲浙江。注又云。穀水自太末來。東逕長山縣南。(後漢末分烏傷立。吳東陽郡治。)合永康溪水。靈鵠溪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合烏傷溪水。下入錢唐。先謙案。一統志。靈鵠山在義烏縣南二十五里。一名雲橫山。亦名松山。周三十里。有峭壁高百丈。下臨靈溪。注又云。永康溪水出永康縣。(吳分烏傷上浦立。)飛湍北注。至縣南門入穀。先謙案。一統志。永康溪水出永康縣南。爲南溪。東北流至永淨巖。合李溪水。又西逕金勝山麓。爲石簋潭。又西北合華溪水。又西合西門溪水。又逕武義縣東南。合盤溪水。又西北逕金華縣。爲金華江。亦爲南港。合梅溪水。又北入婺港。此水入婺港。不入衢港。道元誤注。又云。定陽溪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姑布。(後漢新安晉改。)東逕定陽縣。(後漢分立。)又逕長山縣北入穀。浙江圖考云。定陽溪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溪。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即今西安。衢江即穀水也。衢江源出開化縣東北六十里。經縣城東爲金溪。又東南入常山境。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溪之水入之。又東南。經府城北。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溪谷之水入之。又至府城東下五里。定陽溪水入之。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是爲盈川溪。亦曰穀溪。又東北經湯溪縣北。至蘭溪城西。金華江入之。道元既以穀水出大末。又以定陽溪逕長山注穀水。案之形勢。俱有未合。先謙案。一統志。定陽溪即金溪也。水有二源。一出開化縣北馬金嶺。一出縣西北百際嶺。合流。俗名馬金溪。南流逕鍾山下。環縣治東。又東南流至華埠。始容小舟。又南逕常山縣。爲金川。又逕縣北。爲金川溪。縣北諸溪水入焉。至此勝三百斛舟。繞縣城。又東南合文溪。又東南流逕西安縣。亦名信安溪。以在衢州府西。又名西溪。至縣西南入於衢江。東溪在西安縣。府志以爲定陽溪。出紫微山。東北流入信安溪。阮氏依隋志以西溪爲定陽溪。與一統志異。(互見大末。)注又云。烏傷溪水出吳寧縣。(晉縣。)爲吳寧溪。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溪水。浙江圖考云。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溪水即金華江。東陽溪導義烏之水爲烏傷溪。入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溪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道元以穀水至蘭溪逕金華、義烏、東陽。既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溪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溪入金華江。而以爲吳寧溪入穀水。又以吳

東溪入穀水。謂之烏傷溪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卽此烏傷溪水矣。烏傷溪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東注。是則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既歷諸暨諸山而浦陽一江。道元又以爲由烏傷歷諸暨。始寧爲對技江。入海。此烏傷溪何由入浙江乎。錢唐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南岸。何由至錢唐乎。其誤無疑。先謙案。一統志。吳寧故城在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溪水卽婺港也。源出東陽縣大小盆山。屈曲行二百里。逕縣北爲東陽江。又西逕義烏縣。爲義烏溪。亦名大溪。卽古之烏傷溪也。又逕縣東爲東江。又西。合繡湖水。又西。逕金山之麓。又西南與航溪水合。又遇金華縣爲東溪。合航慈溪水。又西南。逕縣城南。與南港水合。(見上)爲雙溪。又名婺港。又西逕蘭谿縣南。入衢港水。衢港水自龍游入湯溪縣。合梅溪水。又北逕蘭谿縣西南。爲金港灘。又遇嚴陵山下。與婺港合。統名曰蘭溪。又北逕嚴灘。至建德縣界。入浙江水。本志大末縣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者也。(下見富春)注又云。浦陽江導源烏傷縣。下入諸暨。先謙案。一統志。浦陽江出浦江縣西深裊山。曰東溪水。東流逕縣郭南。又東北流逕浦百餘里入諸暨。

毗陵。季札所居。(補注)先謙曰。札居延陵。見公羊襄傳。吳因爾封之。見吳世家。皇覽。季子冢在暨陽鄉。今江陰西三十里申浦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江上有北字。是。宋一新曰。汪本監本有北字。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海。與志合。續志亦作北江。在北。此與吳下南江在南。東入海對注同。卽今大江由江寧鎭江常州入海者也。江水自曲阿來。右入武進縣境。決毗陵地也。江水東逕孟河口。唐時引江以通漕瀆。又逕小河口南。達常州七十里。宋之小河寨也。又逕桃花港。武進江陰分界於此。又逕申港。春申君所開也。又東北逕黃白港。當江陰縣城西北。又北逕鵝鼻嘴。江陰也。又東逕石牌港。又東南逕福山港入海。(左見臨淮海陵)莽曰毗壇。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吳。一統志。故城今常州府治武進陽湖江陰無錫縣地。常熟昭文半入毗陵境。

餘暨。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引魏都賦注云。有蕭山。潘水出焉。潘水卽潘水也。循江自錢唐來。入餘暨縣。疑潘水而東流。下入山陰。浙江水注。浦陽江自上虞來。東北逕永興縣。(卽餘暨見下。今蕭山縣。)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東入海。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浙江

圖考云。道元敍浦陽江。與今合。酈敍烏傷溪水爲穀水。可則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唐江。何也。全祖望云。浦陽江。發源義烏。分於諸暨爲曹娥錢清二江。自義烏山南出者。道由諸暨。所謂東小江也。下流爲曹娥。自山北出者。道由義橋。所謂西小江也。下流爲錢清。曹娥之水。由諸暨紆而東。至嵊。至餘姚。則已折而北。始至上虞。遂由會稽入海。錢清之水。至諸暨境西下。至蕭山。反東向山陰入海。一曲一直。源流不同。然六朝皆以浦陽之名概之。考浦陽之名。漢所未有。故齊志不錄。然志於浦陽東道之水。則曰柯水。而系之上虞。卽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曰潘水。而系之餘暨。卽錢清也。隋志有潘水而無柯水。韋昭始以浦陽當三江之一。六朝時合曹娥錢清二江總曰浦陽。故謝靈運山居賦所云。皆指曹娥。李善因之。而南史爭戰之地。則皆在錢清。歷唐五代作志乘者。尙無曹娥錢清之名。故九域志以曹娥隸會稽。錢清隸蕭山。然尙未有江名。其以江名也。自南宋始。酈注水經所志浦陽之水。本爲曹娥。其末始引及蕭山之潘水。則是錢清之上流。而疏析不精。不知其分爲二。反以爲合而爲一。故曰上虞江。東至永興。與浙江合。則是太康湖埠浦之水。能至義橋麻溪以入海。移東就西。其謬已甚。或者六朝之世。隄堰未備。東小江之水。尙能西出。則東道之水得至永興。亦未可定。南史浦陽江南北津。各有埭司。以稽察行旅。通鑑胡注云。浦陽江南津埭。卽今梁湖堰。北津埭。卽今曹娥堰。與西陵埭。柳浦埭。稱四埭。然則浦陽終以東道曹娥之水爲經流。而西道匯於錢清者爲支流。六朝官制。足與水道相證明。蓋浦陽之水東行者。當隄壩未興之日。自餘姚達句章。凡嵊浦、姚浦、漁浦、剡溪、蜂溪、皆會焉。由柯水而東。直達於句章之渠水而止。非猶今之曹娥也。道元以上虞江稱曹娥。而錢清則否。知曹娥爲浦陽經流無疑。吳寰域圖記云。自諸暨以上。則今浦陽江。自剡縣以下。則今曹娥江。自隔市以下。則今紹興運河之道。蓋今浦陽江。自諸暨以北入錢塘江者。乃古之東江。古之浦陽江。東流而爲曹娥江。後乃中絕耳。夫曹娥江以曹娥投江得名。其未投江前。江必有名。以水經注曹娥碑在上虞江南。及謝賦。南史證之。曹娥之本名浦陽無疑。至浦陽遷永興者。全氏以爲錢清是矣。而其者錢清之經流。則恐非是。竊意浦陽江自諸暨以北者。於古爲東江。乃臨浦之支流。入錢塘江者。與錢清本不相通。故班氏潘水屬之餘暨。若如全氏所言。則班當屬之諸暨矣。然則今紹興運河之道。或卽古錢清江所逕。而卽班所謂潘水。道元所謂浦陽江乎。但班志明言潘水入海。則錢清當自蕭山東流。會浦陽江以入浙。道元乃欲強合入海之文。故曰上虞江東逕周市而注永興。又曰。又東北

逕永興縣東。合地勢方向。茫不可辨。今錢清鎭在蕭山縣東。與山陰接界。疑古錢清江本自蕭山東流至鎭。合浦陽江。卽於此入浙江。班書入海者。亦如武林水。漸水之例耳。蓋浦陽江分三派入海。在西爲錢清。道元所謂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者。卽志之潘水也。其中爲曹娥。卽志之柯水也。全氏謂道元疏析不精。不知其已分爲二。而反以爲合爲一。亦未盡然。志言柯水東入海。道元以柯水猶上虞江。亦知曹娥江之自入浙矣。既以柯水當上虞江。而下文又引志之潘水。疑卽浦陽江之別名。則亦疑其分爲二矣。惟於引志柯水上。未明言上虞之入浙。則其疏耳。先謙案。一統志。餘暨今蕭山縣西。潘山在縣治西。浦陽江自諸暨來。逕蒲浩潭。分爲二。正流名下東江。西爲下西江。至三江口復合爲一。又北流至紀家匯。爲錢清江。以後漢劉寵受父老一錢。事爲名。又西北至蕭山縣南二十里之臨浦鎭。注山陰之麻溪。又北。過烏石山爲烏石江。又東北過蕭山縣東十五里。九折而東。復入山陰縣界。經錢清鎭入海。志所謂潘水東入海也。明天順初。知府彭誼以江水泛溢。築臨浦大小壩。爲之內障。而江分爲二。又鑿白馬山閘以過三江口之潮。閘東盡漲爲田。自是江水不通於海。近人謂錢清本不入海者。誤也。南宋時。開運河。自蕭山縣南西興鎭東流。逕蕭山縣治北。又東接錢清江。凡五十里。又東出至紹興府城西。長五十五里。又自城西東南出。逕會稽縣界。東流入上虞縣。接曹娥江。長百里。又自上虞縣西三十里。梁湖堰流至通明壩。入姚江。換亘三十餘里。今人知爲宋漕渠故道。而不悟卽南江故道。夫柯水卽曹娥。潘水卽錢清。各自入海。六朝前二水之通。南江通之也。宋後二水之通。運河通之也。南江絕潘水柯水而至餘姚。故錢清曹娥得通名浦陽江。中閒湮廢。自有運河。而曹娥錢清復派爲一。至水絕注謂浦陽自諸暨入剡。此道元之誤。南江運河之通。俱在錢清曹娥下游。若諸暨剡縣閒重嶺疊嶂。水無通道。徒因酈注強爲附會。似可不必。故備引諸說而折衷焉。

莽曰餘衍。應劭曰。吳王闔閭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應說非也。暨、音旣。下諸暨亦同。潘、音甫元反。（補注）徐松曰。宋本衍、作行。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引越絕云。西施之所出。謝承書有涉屺山。漸江水注浙江。自由拳來。東逕永興縣北。縣在會稽東北百二十里。故餘暨縣也。（吳改）縣濱浙江。浙江又東合浦陽江入海。山海經云。浙江在閩西北入海。韋昭以浙江、松江、浦陽江爲三江。又沔水注。（上見餘杭。）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下入餘姚。浙江圖考云。臨平湖在江西。浦陽江在江東。此文有誤。辨見後。（以上與錢唐參看。）

陽羨。（補注）

先謙曰，高帝封靈常為侯國，見表。水經注，蕪湖下云，中江水至縣入海。續志，後漢屬吳。劉注，有張公山洞，前有二堂，有荊山、荊溪在縣南二十步。一統志，故城今宜興縣南五里。宜興、荊溪，並漢陽羨地。

諸暨，莽曰疏虜。〔補注〕先謙曰，有句無亭，見越語韋注。續志，後漢因。劉注，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浙江水注，浦陽江自烏傷來，東逕諸暨縣，合洩溪，凡有五洩，土人號瀑布為洩也。又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流，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諸暨，亦曰句無，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夾水多浦，中有大湖，浦陽江下入剡。先謙案，一統志，故城今諸暨縣治。東浦陽江，南入諸暨境，五洩溪出縣北富陽山，亦名五洩山，東流三十餘里，有石潑溪，匯諸山水入之，又東北入浦陽江。縣北七十五里，有杭烏山，發拔霄漢，疊嶂七十有二，即注所云烏山也。縣南五十里，有句乘山，括地志以為即句無亭。縣北五十里，有泌浦湖，湖周八十五里，宋時縣境有七十二湖，蓄水溉田，今半為平陸。

無錫。〔補注〕先謙曰，史記，太伯始居吳，在此。後屬吳縣。武帝封多軍為侯國，見表。有歷山，〔補注〕先謙曰，毗陵志，歷山在今無錫縣西北三十里。春申君歲祠以牛。〔補注〕先謙曰，輿地紀勝引此文，春申君下有祠字，歲祠作歲祀，是。春申君傳，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也。莽曰有錫。〔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吳。一統志，故城今無錫縣治。無錫、金匱，並漢縣地。

山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浙江水注，浙江自錢唐來，逕山陰縣，有苦竹里，里有舊城，句踐封范蠡之邑也。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曰蘭亭。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又東北得長湖口，有秦望山，在城南，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也。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舊都也。又有會稽山，東有若邪溪，溪水下入湖，邪溪東又有寒溪，鄮公泉、銅牛山，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練塘里，縣南九里有侯山，孤立湖中，南六里有麂野山，越之麋苑也。湖北有陳音山，秦為縣，太史公云，禹會諸侯計於此，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始以山名，因為地號。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有怪山，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文種所葬也。浙江下入由拳。先謙案，一統志，故城今紹興府治。山陰、會稽，並漢縣地。苦竹里在縣西南二十九里。越絕書云，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蘭溪在縣南，源出古博嶺，蘭亭山一名蘭渚山，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允常冢在縣南十五里木客山。長湖在縣南三里，即鏡湖也，周三百五十八里，總納二縣三十六源之水，南傍山，北屬郡城，東至曹娥

江。西至西小江。其初本通潮汐。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瑘湖築塘。瀦水溉田。又界湖爲二。曰東湖。曰西湖。宋時縱民耕種。湖遂湮廢。今自會稽五雲門。東至娥江七十二里爲東湖。自常禧門西至小江。凡四十五里爲西湖。府東二十里曰賀家池。周四十七里。南通鏡湖。北抵海塘。唐賀知章放生池也。舊有鑑湖塘。西起廣陵斗門。東抵曹娥斗門。亘百六十里。明嘉靖十七年。知府湯紹恩改築永濟。東西橫亘百餘里。遂爲通衢。秦望山在縣東南四十里。若耶溪在縣東南二十里若耶山下。北入鏡湖。侯山在縣南九里。俗名九里山。其蕺山在縣西北四里。其冢嘗有龍作蘇射之衆。怪山亦名飛來山。在臥龍山南。臥龍山卽種山矣。府治據其東麓。南江自餘暨來。入山陰縣境。猶存浙江之目。許晉所謂江水東至山陰爲浙江也。江自太湖出。大勢俯流。絕錢唐江。後折而東。其形方折。故曰浙江。蕭山、山陰兩下所行皆運河水道。以此推知後之錢清曹娥二江。在漢世皆絕南江而入海。二江。一爲柯水。一爲浙水。本有專名。因南江而二江通流。因二江通流而後通名爲浦陽江。六朝以後南江之名旣晦。浦陽之蹟湮。曹娥錢清各自爲江。人不知柯浙二水之稱。復不解浦陽通貫之故。遂朱賜運河。不悟其因舊迹反以爲新工矣。南江此下。當入上虞。由餘姚之謬。分見諸縣下。

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補注〕先謙曰。浙江水注。會稽山古防山也。亦云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山海經曰。勺水出焉。南流入於湖。山上有禹冢。東遊狩崩於會稽。因而葬之。山東有禹井。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一統志。山在會稽縣東南十三里。

越王句踐本國。〔補注〕先謙曰。本國對瑯邪言。瑯邪下。越王句踐治此。言浙江水注。句踐稱王都於會稽。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界山陰縣樂里。

有靈文園。師古曰。靈文侯薄太后父。〔補注〕先謙曰。詳外戚傳。後爲靈文鄉。見後書隗囂傳注。史表隱引顧氏云。冢葬此。父冢在會稽縣西北瞰山上。

丹徒。師古曰。卽春秋云朱方也。〔補注〕先謙曰。朱方後名谷陽。秦曰丹徒。見宋志。吳王濞走死此。見漢將周亞夫傳。續志。後漢屬吳。一統志。故城今丹徒縣東南丹徒鎮。土人稱舊縣。先謙案。江水自丹陽。句容來。右入丹徒縣境。漢縣也。江水東南逕炭渚港。又逕高資港。又東逕金山北。又逕蒜山北。又逕丹徒縣城北。今鎮江府治。又逕北固山北。又屈而東南逕丹徒口。南運河於此入也。又逕諫壁口。又東北逕蔣山北。又逕鎮匙港。亦謂之三江口也。又南逕圌山

灘。又逕黃泥灘。下入曲阿（左見廣陵江都）

餘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篇。江水又東至餘姚縣。東入海。注云。（上見海鹽）謝靈運云。具區在餘暨。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浙江圖考云。此文有訛誤。餘暨非餘姚。道元當知之。注又云。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下見烏程）浙江圖考云。以漸為浙。自道元始。道元敘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詞。惟誤漸為浙。遂疑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自有道元此誤。漸浙二字。雖明著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注又云。浙江自餘暨來。自谿谷分派。東至餘姚又為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城南臨巨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謂若海浩浩萬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又東入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推綜所緣。亦未必一得其實也。浙江圖考云。道元敘南江。自石城至餘姚。歷歷如繪。雖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誤也。先謙案。赭山在海甯州西南五十里。與蕭山縣龕山對峙。東接龍子門。為錢塘江入海之道。非南江所逕。一統志。餘姚縣西燭山。有漢日南太守虞國宅。餘姚故城今餘姚縣治。南江自上虞來。由梁湖堰逕通明壩。皆逕河水道。又東北逕石堰鎮。歷觀海衛入海。本志吳下南江東入海。丹揚石城下。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皆謂此也。

婁。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補注）先謙曰。越絕書。婁北武城。去縣三十里。今為鄉。一統志。南武城在今崑山縣西北。劉王孫姑蘇志。縣朱塘鄉有武城村。莽曰婁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吳。通典。因吳之婁門為名。一統志。故城今崑山縣東北。崑山、新陽、太倉、鎮洋、寶山諸縣地。

上虞。有仇亭。柯水東入海。（補注）先謙曰。浙江水注。浦陽江自剡來。東北逕始寧縣。（晉立。今上虞縣西南五十里）嶀山之成功嶠。嶠北有嶀浦。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又逕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後漢分立）合峽浦水。東逕上虞縣南。亦謂是水為上虞江。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又有吳濱破山。導源注於上虞江。上虞江東逕周市而注永興。（晉縣今蕭山縣

西）地理志云，縣有仇亭，柯水東入海。仇亭在縣東十里，江北。柯水疑即江也。下入餘暨。先謙案，一統志，蕭山在上虞西南五十里，浦陽江至縣爲上虞江，又逕會稽縣東九十里曹娥廟前曰曹娥江，又北經南江，逕瀝海所入海，志所謂柯水東入海也。南江水自山陰來，入縣境亦絕。柯水東入餘姚。莽曰會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漢末分南鄉，立始寧縣。浙江水注，本司鹽都尉治，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云，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同，未詳孰是。縣南有蘭風山。一統志，故城今上虞縣西北四十里百官市。海鹽，故武原鄉。有鹽官。莽曰展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之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之當湖，大湖堨，城郭之處可識。兩水注，谷水自由拳來，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谷水右有馬皋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爲鹽於此縣也。是以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下見餘姚）。一統志，故城今平湖縣東南，鹽官今海甯州治。海甯、平湖、海鹽，並漢縣地。當湖在今平湖縣東門外，周四十餘里，一名鸚鵡湖，俗呼東湖，即海鹽縣陷處。浙江圖考云，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海寧、海鹽、平湖、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故澉浦之水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於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松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松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經目驗者。吳疆域圖說云，阮於此言谷水通澉浦未確，而於酈注言南江枝分下，則云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與此矛盾。古南江中江皆東流，今皆西流，古今水道，容有變遷。阮謂自海甯、海鹽、平湖、接松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安知昔自唐築捍海塘後，海漸日高，水始不通海，迄元時尚自通海邪，似未得以今之地勢準古之水道也。剡。莽曰盡忠。師古曰，音上冉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漸江水注，浦陽江水自諸暨來，東南逕剡縣，合白石山水，亦瀑布也。浦陽江又東流南屈，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縣開東門向江，江廣二百餘步，江水累縣轉注，故有東渡西渡，江邊有查浦（見句章）。浦陽江又東逕石橋北，逕嵊山下，入上虞，先

謙案，一統志，故城今嵊縣西南。嵊、新昌並漢剡縣地。太白山在嵊縣西七十里，有瀑布，即注之白石山。嵊山在縣東三十四里。宋書張稷為剡令，至嵊亭生子，名嵊字四山。嵊之為字，取四山相合，如乘馬乘雁之義。寰宇記，剡溪在剡縣南百五十步，一出台州天台縣，一出婺州武義縣。（武義之水，至注婺港，此武義應作東陽。）即王子猷雪夜訪戴逵之所也，亦名戴溪。下流為曹娥江，與諸暨之下流為錢清江者，水道不相合。其合因南江水之絕流而東，道元以為本一水，誤也。

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師古曰：拳音權。辟，讀曰壁。檇音子遂反。（補注）王鳴盛曰：柴，讀曰寨。先謙曰：武帝封稽終古為語兒侯國，此見表。據志，後漢屬吳。劉注：左傳越敗吳于檇李。杜云：縣南醉李城也。沔水注：谷水自吳來，出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神異傳云：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治陷為谷，因目長水城水曰谷水。吳記云：谷中有城，故由拳縣治也，即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檇李之地。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吳時，嘉禾生縣，改禾興，後改嘉興。春秋之檇李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下入海鹽。先謙案：南江自吳東南出逕嘉興、秀水、嘉善、桐鄉、石門五縣境，並漢由拳地也。道元皆誤以為谷水，又誤以浙江水注。浙江自山陰來，東逕禦兒鄉。國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韋昭云：越北鄙在嘉興。又東逕柴辟南，故吳越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夷，奏山陰，是也。浙江下入餘暨。浙江圖考云：案此條可為南江即浙江之證，可為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唐入海之證，可為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唐通名浙江之證。道元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即泥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得之舊也。惜道元惑於以漸江即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河水下之南江，而歸入漸江水下，以敍浙江。既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以名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為谷水，下自餘杭為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唐之正流也。特道元時已中塞耳。一統志，故城今嘉興縣南。柴辟亭、語兒鄉俱在石門縣東南。

大末，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補注）先謙曰：漸江水注，穀水西出大末縣，縣是越之西鄙，姑蔑之地也。秦以為縣。穀水下入烏傷。先謙案：今

姑蔑故城，在龍游縣北。穀水即衢江，班書入江者，入浙江也。元和志作瀫水，方輿紀要作瀫溪。（瀫、瀔皆穀之變字，說者遂以爲水紋如縠，謬也）一名䲸溪，一名鹿頭溪，又名須江。出龍游縣仙霞諸嶺。巖溪水、柴口溪水、金溪水入之。（金溪，詳見烏傷。此水入穀水在烏傷境。）大末境。不在莽曰末治。孟康曰：大音如闥。〔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反字。續志，後漢因。劉注：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盡如蓮花。一統志：故城今龍游縣治。龍游、西安、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並漢大末地。湯溪，半入大末境。龍丘山在龍游縣東三十五里。

烏程，有歐陽亭。師古曰：歐音烏侯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吳。河水注（上見餘姚）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下入餘杭（詳見餘杭）。蓋字訛。楚春申君立菰城縣，秦改烏程。郡國志：古烏程氏居此，能醞酒，故以名縣。一統志：故菰城今湖州府南二十五里。歐陽亭在烏程縣東昇山南。今烏程、歸安、德清、武康，並漢烏程地。長興半入烏程境。

句章，〔補注〕先謙曰：國語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十三州志：句踐滅吳，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秦置縣。續志，後漢因。劉注：山海經：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云：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爲名。句踐欲遷吳王于甬東，韋昭云：縣東洲。一統志：今慈溪縣西南三十五里城山渡東，慈谿、定海，並漢句章地。句餘山在縣西南四十里。渠水東入海。〔補注〕先謙曰：漸江水注（上見剡）剡溪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有管溪、餘洪溪、大發溪、小發溪，江上有六溪，六溪列溉，散入滄陽江，夾溪上下，崩崖若傾，東有簟山，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爲縣之秀翠，由下衆流泉湧，溜石激波，浮險四注。全祖望云：六溪即渠水也。凡言渠水，必皆以人力爲之。句章之渠水，亦居民苦江潮之斥鹵，而引山溪之水爲渠，以利田溉，是即所謂渠水矣。蓋六溪皆簟溪之支流，溉而爲渠，遂獨擅句章之望。雖在前漢非明文，然舍此無水以當之。汪士鐸云：渠水，今甬江。先謙案：一統志：簟山在嵊縣東北三十里，山勢平如簟，故名。白石山在嵊縣西七十里，連跨三邑。在嵊曰西白，在諸暨曰東白，在東陽曰北白，所謂白石三山也。六溪即長潭溪、條溪、鄞溪諸水，以上山水俱不入句章境。六溪非渠水，全說誤。甬江則通之天門水，汪說亦誤。今案渠水乃慈溪江上流，即姚江也。出餘姚縣南太平山，曹由二源合注爲菁江，亦曰舜江，北流逕上虞縣東通明壩爲通明江，又東北逕餘姚縣西關堅橋，南分爲關堅江，又東逕縣西六浦橋，北分爲後清江，又東貫兩城之間，至縣東竹山潭，與堅江水、後清江

水相次注之，又東入慈谿縣爲慈谿江，至丈亭分爲二（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慈谿江分流處，舊建丈亭於其上，今丈亭渡也。）一爲東渡水，歷西渡，逕寧波府城北，合鄞江，一穿縣城東出爲管山江，又逕縣東南十五里之茅洲閘（宋建以蓄洩管山江之水者），又逕鎮海縣爲中大河，又逕駱駝橋分二派入海。

餘杭。莽曰進睦。孟康曰：杭音行伍之行。〔補注〕何焯曰：宋本作進睦。錢大昭曰：閩本作進睦。全祖望曰：進字是也。梁稱劉仁茂反，侯景拒謝答仁於下淮，陳稱留異出下淮抗禦沈恪，皆其地。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吳。劉注：顧夷云：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史記：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度。徐廣云：餘杭也。據案始皇所臨乃在錢唐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浙江水注云：始皇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浙江水經漸江水北過餘杭，東入於海。浙江圖考云：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稱漸江，不稱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舊北湖餘杭者，漢會稽郡富春在西，爲今桐廬建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間錢唐、餘杭二縣，今海寧、仁和、錢唐，以至富陽皆是，蓋穀水之東爲錢唐，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唐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唐地者，在漢爲餘杭地矣。復置錢唐，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新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既移而東，錢唐則移而西，於是錢唐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鄭昭以狹中在錢唐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溪，其古狹中乎？）注云：浙江自富春東逕縣左合餘杭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吳分縣立。圖考云：此誤也。渐江北即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漢末移築）。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浙江下入烏傷。浙江圖考云：後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溪北，後復治於溪南。此溪即苕溪，道元誤以苕溪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二派之餘杭，而以苕溪當江水，其傳聞致誤與又兩水注南江枝分自烏程來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下見餘暨）浙江圖考云：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即注錢唐，異於班志南江在南之說，故道元因以爲枝分，然從錢唐至餘杭之道未運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唐，是

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於是錢唐東折之南江，且西接於烏程，上承安吉南南江之流，皆於枝分。從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澉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南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道元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浙江而爲浙所冒矣。下豬延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是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溪一帶，有古蕩等地，皆下於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迤邐湖瀆排餘杭，即餘姚之誤，非也。吳疆域圖說云：自長興、安吉，歷烏程、餘杭，至錢唐，則必經東西苕溪，復流東南注，恐紆此程。漢烏程縣，在今縣南。道元所謂南江枝分，歷烏程通餘杭者，即東苕溪也。蓋道元泥於誤本山海經以漸爲浙，於漢晉諸儒所言江至山陰爲浙江，求其義而不得，又未敢違以爲非，於是以東苕溪之北入太湖者，謂爲南江枝分，強爲傅會，而引闞駰之言於沔水篇，又敘許慎、晉灼之言於漸江水篇，以調停其說，不知漸江自黟縣至錢唐，雖有屈曲，未嘗方折，豈可以當折之義。漸江水亦未可以去漸稱江，而東苕溪之自南而北者，又何得反謂之自北而南乎。阮氏謂南江枝分今不可見，亦未深考矣。一統志，故城今餘杭縣治，餘杭、臨安並漢縣地。

鄞，〔補注〕先謙曰：闞駰訛句踐之地，東至于鄞，據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鄞縣東五十里鄞山下，奉化、甯海並縣境。有鎮亭，〔補注〕先謙曰：一統志，鎮亭山在今奉化縣西南百里。有鮚埼亭。〔補注〕先謙曰：鮚埼山在奉化縣東南五十五里，以近古鮚埼亭而名，宋嘉泰中寘鮚埼寨。說文：鮚，蚌也。漢律，會稽郡獻鮚醬，出此縣。東南有天門水入海。〔補注〕先謙曰：天門水即鄞江，一名南江（齊召南誤以爲姚江），出四明山之陳公嶺，山在鄞縣西南百五十里，周回八百餘里，跨連七縣。天門水導源東流，右合奉化江水，奉化江亦出嵊縣界，東北流爲東剡溪（與入上虞縣之剡溪各一水），凡九曲至奉化縣公棠嶺，合晦溪水，又東北逕嶠山，合上元溪水，又東逕縣西泉口，合棠溪水，又東逕縣北江口，合范家河水、澄河水，又東北逕縣東北之北渡，合鎮亭水爲奉化江，亦曰北渡江，又東北逕縣東南入天門水。天門水又東，左合慈谿支水（見句章），爲三港口，又東入鎮海縣境，爲大浹江。東晉時置浹口戍，孫恩爲劉裕所敗，自浹口竄入海，即此。小浹江水自竹嶼山港口西流注之，天門水入於海。有越天門山。〔補注〕先謙曰：一統志，在奉化縣南六十里，接象山縣界。陶宏景眞誥，天門山在鄞縣南甯海北半

亞於海。又象山縣南百二十里。海中兩崖對峙。其狀若門。亦名天門山。高三百丈。周二十五里。莽曰謹。師古曰。鄞、音牛斤反。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埼音鉅依反。〔補注〕全祖望曰。當有東部都尉治五字。見宋志。而今本脫之。先謙曰。會稽典錄。陽朔元年。徙東部都尉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金石錄。後漢永平八年。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吳志。張紘、全琮、諸葛恪傳。並有會稽東部都尉。是此官至後漢三國時未甞省併。前漢當有之明證矣。

錢唐。

〔補注〕先謙曰。秦縣。始皇紀。至錢唐臨浙江也。隋以前皆作錢唐。至唐以字係國號。加土為錢塘。漸江水注。浙江自烏傷來。東北流至錢唐縣。穀水入焉。又云。穀水自烏傷來。東至錢唐縣。而左入浙江。地理志曰。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圖考云。穀水至錢唐入浙江。道元所云浙江正穀水也。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曰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唐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至蘭谿與衢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亦名東陽江。即婺港也。在浦陽江南。無北入錢唐之理。道元不知浙之非漸。既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唐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謂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為穀水之流矣。道元不明漸江非浙。故莫能辨穀水也。先謙案。穀水合婺港水而入漸江。本志大末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者也。漸江至錢唐入海。本志。丹揚黝下。漸江水東入海者也。道元以漸為浙。故謂入漸為入浙。但漸浙水道相入。此處尚未甚誤。其引孝志多浙字。乃譌衍。注又云。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先謙案。元和志引錢唐記云。昔縣境逼近江流。縣理靈隱山下。今餘址猶存。通志云。錢唐舊治有四。一在靈隱山麓。一在錢湖門外。當漢魏時治。一在錢唐門內。今為教場地。唐縣治。一在紀家橋華嚴寺故址。宋時治。一統志云。靈隱山下並無錢唐之跡。亦萬無可作縣治之理。道元沿錢唐記之誤。至今俱莫能定。通志所云舊縣有四。實則止有三也。注又云。浙江北合詣息湖浙江圖考云。通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云。在縣東北十八里。先謙案。一統志同。注又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浙江圖考云。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近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必不可上通浦陽。毛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即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積亘於浦浙之間。先謙案。一統志。臨平山在仁和縣東北五十四里。平疇遙遠。無崇岡峻阜。唐置臨平監於山下。咸淳志。山下有藕花洲。

鼎湖也。又云。臨平湖在山東南五里。漢物異錄。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通志。湖在縣東長樂鄉。周迴十里。南宋爲運道所經。中有白龍潭。風波最險。紹定中。築塘捍之。曰永和。後漸日淤。多墾爲桑田。流地僅存小河。今上塘河所經也。案今縣東北四十里臨平鎭。卽唐臨平監治所。臨平湖距浦陽江爲遠。不相通。吳越圖說云。西興驛。下臨西興渡。渡浙江而西。至錢唐。永驛十八里。在蕭山縣西十里。西興塘。錢鏐始築臨浦壩。明代始築（並詳餘暨）又蕭山縣西十里。永興閘舊爲大堰。外障江潮。內節運渠。並宋時所建。明萬歷間。改建石閘。是臨浦西興一帶。古若無隄塘隔堨。而西興渡爲商旅必經之道。與酈注行旅所從以出浙江。相合。可知古之浦陽江。其徑流東爲曹娥江。（此語非。說見餘暨）而其支渠北入臨浦者。復自臨浦出西興渡。入浙江。毛氏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譌。而卽臨浦。其說不可易也。注又云。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又逕祖塘。謂之祖瀆。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浙江下入山陰。吳越圖說云。一統志。固陵城在今蕭山縣西十二里。祖塘在縣西南九里。西陵湖在縣西二十五里。夏架山卽翠峰山。亦在縣西二十五里。案。浙江逕固陵祖塘。合西陵湖。西陵湖不應反在固陵之西。固陵亦名西陵。西陵湖自以西陵城得名。故謂之西城湖。則湖當與城相近。今蕭山西九里城山。亦曰越王山。又名越王臺。李白詩。西陵拱越臺。卽此。疑是湖城山也。先謙案。紀要。吳越時。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祖瀆卽查瀆。一名查浦。吳志。孫韶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是也。浙江圖考云。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道元至此稱浙江不誤。宜合上文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陵城北爲合。又云。今之海塘所以捍潮。自尖山至海甯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推老鹽倉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暮成滄海者。且如築隄塘。難施樁石。潮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知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而謂爲禹貢南江乎。吳越圖考云。謂息湖在今仁和縣東北。則浙江水注自北合謂息湖起。皆正浙江。不自固陵始也。先謙案。漢晉諸人。明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則固陵謂息之間。皆不得有浙名也。浙江圖考又云。江水自九江至江甯。乃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於毗陵記北江在北。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唐。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唐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於吳記南江在南。以明南江入海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唐折

而東南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吳中淛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唐。雖非直注。何有於折。寰宇記引虞喜志林。及盧肇海潮賦。皆假借浙潮之回旋以爲浙之取義。尤非也。先謙案。南江自由黟境西南流逕仁和縣東北五十里之塘棲鎭東。又屈而東南流。逕臨平鎭北。自此南行。宋時下塘運河。其故道矣。南江又逕錢唐縣東。右合餘干大溪(見餘杭下當在此)又絕武林水。漸江水而東流。又東北合詔息湖。又東合臨湖。又逕固陵城北。又東逕柤塘。(下見餘暨。)

西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東南一尉。孟康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如淳云。地理志。在會稽。今志錢唐有西部都尉。回浦有南部都尉。無東部。且二尉非一尉。因有疑此爲誤者。案據孟說。疑所見止東部。然漸江水注於錢唐下。引作會稽西部都尉治。則道元所見與今本同。證以後書伍延傳。嘗爲會稽西部都尉。是官制沿自前漢。不疑也。一尉一條。行文相偶。書之未爲不可。固不得據逸文以駁實記耳。

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注]先謙曰。漸江水注。錢唐記云。防海大塘在縣東里許。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全祖望云。武林山即靈隱山。在今錢唐縣治西五里。武林水東入海。則是錢唐江而東逕龕赭以達海。不然。不得云東入也。計其里數。不及二百。何云八百三十里乎。趙一清云。錢水因武林山泉。瀦而爲湖。舊湖水通江。後人築塘以隔江湖。故湖曰錢湖。江曰錢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泉錢通用。並改泉亭。闞駰云。錢水可證也。浙江闕考云。武林水即錢水也。錢唐至海止百數十里。行八百三十里六字。疑當在穀水條下。傳寫誤之。古錢唐當爲今昭慶寺及錢唐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築城。湖內藏錢水。古杭城尚在西湖之西南也。先謙案。一統志。西湖即古明聖湖。三面環山。溪谷諸水匯而爲湖。周三十里。以在郡西。故名西湖。道元不言明聖湖即武林水。亦不知靈隱山即武林山。自是元和志、寰宇記諸書。皆止稱靈隱。不詳武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謂武林即靈隱。後人多主其說。錢水入海。惟班固書之。後鮮及者。蓋據之甚古。莫能詳其時代矣。

莽曰泉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鄮。[補注]先謙曰。秦縣。名勝志引陸雲集云。始皇南巡會稽。留鄮縣三十餘日。是縣置自秦。

莽曰海治。孟康曰。音貿。[補注]朱一新曰。正統本作海治縣。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

統志故城今鄞縣東三十里官奴城今鎮海漢鄮縣地鄞縣中入鄞境紀要有鄮山一名阿育王山

富春。〔補注〕錢坫曰越紐云富中即此。莽曰誅歲。〔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吳一統志故城今富陽縣治西北隅富陽新城分水、建德、桐廬、壽昌地漢富春地漸江水注浙江自丹陽歙來東北逕建德縣南（晉縣）縣北有烏山又東逕壽昌縣南（晉縣）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險又北逕新城縣（吳分縣立）合桐溪水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富陽）東分爲湖浦又東北逕富春縣南（吳東安郡）又逕亭山西下入餘杭先謙案浙江水自歙來東逕建德縣爲歙港又逕縣城東南與新安二港水合形如丁字故有丁字水之目漸江水又北入桐廬縣合桐溪又東北入富陽界兩岸高山水深如旒烏山今建德縣北三里烏龍山高六百丈周百六十里爲府鎮山宋宣和中以龍爲君象凡山水地名有龍字者避之改名仁安山注又云紫溪水自丹陽於潛來逕桐廬縣東（吳分縣立）爲桐溪自縣至於潛凡十六瀨第二是嚴陵瀨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先謙案紫溪水自於潛來入分水縣界同流於天蘇黃潭諸山之下曰印渚溪又入桐廬縣爲桐溪東南流繞縣郭而南出桐君山下入浙江一名學溪又名橫港亦名分水港也

冶。師古曰本閩越地。〔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治齊召南云冶各本作治非也東越傳秦幷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即此冶縣沈約宋志云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是其說也玩師古說知古本必作冶今改正先謙案續志亦作冶章安下云故冶閩越也光武更名又永寧下注云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是後漢之章安永寧皆前漢冶縣地後又改爲東侯官（侯是侯之譌）見太康地記元和志一統志故城今閩縣東北冶山之麓皇朝文獻通考今福建全省皆漢冶縣地惟漳州之漳浦、詔安二縣兼有南海郡揭陽縣地

回浦。南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章安下劉注引晉元康記云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案此劉昭兩存而未定者然回浦前漢爲縣與冶縣兩不相涉劉說偶有不晰據元康記後漢併入鄞也一統志今溫州府永嘉、瑞安、樂清、平陽、泰順五縣台州府臨海、天台、黃巖、仙居、太平五縣處州府麗水、青田、縉雲、龍泉、松陽、慶元、雲和、宣平、景甯九縣皆漢回浦地象山半入回浦境一統志故城今臨海縣東南百五十里

丹揚郡。〔補注〕宋祁曰。丹揚當作丹陽。王鳴盛曰。揚字從手。其屬縣丹陽則從阜。而南監本俱作陽。晉志或作揚。或作陽。而屬縣則作楊。且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然則縣名從木甚明。而郡亦當以此得名。凡从手从阜皆傳寫誤也。朱一新曰、汪本作陽。先謙曰。官本作陽。下同。元和志。漢郡治宛陵縣。續志後漢治昌。劉注。雒陽東二千一百六十里。故鄣郡。〔補注〕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不當衍郡字。錢大昕曰。劉說非也。志云故梁。故淮南。故齊。故楚。皆謂諸侯王國。郡非國名。何以得稱故郡乎。秦無鄣郡。而楚漢之際則有之。高紀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荊王。是高帝之世有鄣郡矣。若縣名有故郡。此猶河南之故市。涿郡之故安。當時或別有取義。豈可援以為郡非郡之證。借如劉說。但當云故屬江都。何必又云故郡。而下文更名丹陽之語。更不可通矣。先謙曰。鄣之名郡。因山海經之天子都。一名天子鄣。受是名也。續志云秦鄣郡。史記徐廣音義云。江南者丹揚也。秦稱鄣。括地志亦謂丹揚郡秦并天下以為鄣郡。皆誤。屬江都。〔補注〕錢大昕曰。屬上當有景帝三年四字。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補注〕錢坫曰。江都王建。以元狩二年自殺國除。非元封也。當依宋志改正。屬揚州。〔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會稽郡。楚漢之際分置鄣郡。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仍屬楚國。六年。屬荊國。十二年。屬吳國。景帝三年。屬江都國。武帝元狩二年。為郡。六年。屬廣陵國。元封二年。更郡名。仍屬廣陵國。宣帝五鳳四年。復故。成帝鴻嘉二年。分丹陽之鄣縣為廣德國。其郡如故。四年。復屬於郡。平帝元始二年。復為國。其郡如故。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孫權分新都郡。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一。〔補注〕先謙曰。官本七十下衍一字。有銅官。〔補注〕洪亮吉曰。輿地志曰。宛陵縣銅官山者。漢采銅所治也。

縣十七。

宛陵。(補注)先謙曰。沔水注。南江自涇來。東逕安吳縣。(晉分縣立。)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分縣立。卽今寧國縣。)下入故鄣。旋溪水自陵陽來。北逕安吳縣東。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阮元浙江圖考云。旋溪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迥然各別。今則南江既湮。而旋溪北合涇水。爲淸弋江。然舒溪涇水之間。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先謙案。據一統志。安吳縣在涇縣西南五十里藍山內。今有安吳市及安吳渡。旋溪水自陵陽來。東北流至落星潭。卽注所云落星山下深潭也。(潭蓋卽舒溪水所匯。互見涇下。)花林夏浦諸水注之。又東北與涇水合注淸弋江。案此水注淸弋。而道元以爲注南江。則淸弋江之爲南江故道。明甚。注云。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南當爲北之誤。宛陵故城。今宣城縣治。寧國故城。今寧國縣南十三里。宣城在寧國西北。南江不得又逕寧國之南也。彭澤聚在西南。(補注)先謙曰。一統志。彭澤聚在今宣城縣西南。淸水西北至蕪湖入江。(補注)先謙曰。說文。泠水出宛陵西北入江。段玉裁云。卽班志之淸水也。今爲淸弋江。先謙案。據一統志。淸弋江卽淸水也。其源有三。一舒溪。卽旋溪。(見宛陵。)一涇水。(見涇。)一濮水。(見陵陽。)旋溪涇水合流後。北逕施家渡。有淸弋江之名。又北過牌灣。左與五丈湖通。湖水自湖東流注之。又北自浮塞亭水注之。又逕方山南至灣址鎭北出。右合水陽江。蓋南江水道。由此東也。淸弋江之下流。又西北歷黃池鎭爲黃池水。又北左與天成湖通。淸弋江又北逕龍王廟。有淸水河口之目。水地俗傳猶資古證矣。淸弋江又北逕大荆山東。山左濱湖。湖西對峙爲小荆山。淸弋江又西逕蕪湖縣南入江。莽曰無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宣城寧國二縣。漢宛陵地。宛溪水出縣東嶧山。東北流爲九曲河。折而西。橫湖橋水入之。又北張家湖水入之。又崔村水入之。繞縣城東。爲宛溪。石子澗諸水入之。又逕縣東北與句溪水合。句溪水出寧國縣東西二溪水合流。逕宣城縣城門外爲句溪。北流。華陽溪水入之。又北逕三汊河口。入宛溪水。宛溪水逕敬亭山東。爲敬亭潭。又逕縣北。楚溪水入之。又北港溪水入之。又北爲龍溪。又西北至水陽鎭。爲水陽江。又西合於淸弋江。南江之東。由淸弋江入水陽江以達南湖也。

於朁。師古曰。朁、音潛。(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於潛。浙江水注。桐溪水出於潛縣北天目山。逕縣西爲西溪。合紫溪水。紫溪出縣西百丈山。卽

潛山也。水又名赤瀨。東南逕白石山陰。下入會稽富春。先謙案一統志。故城今於潛縣北。於潛、昌化、臨安縣地。元和志。天目山在於潛縣北六十里。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山海經所謂浮玉之山也。一統志。桐溪水出天目山翔鳳林之巔。謂之西關溪流逕顏荆山。有潭形如甕。號曰甕潭。懸布從峻壁下注。匯爲蛟龍上中下三池。又東合東關溪水。又南合雙清溪水。正清溪水。又南爲浮溪。合錢溪水。藻溪水。交溪水。又東南與紫溪水合。紫溪水出昌化縣南百丈山。山在縣西三十里。高千五百丈。周回二十里。紫溪水東流爲巨溪。又東爲雙溪。中有洲。水分南北流。此復合爲一。又東南逕下阮村。爲下阮溪。又南爲柳溪。又東逕於潛縣東南。合浮溪水。二水既合。通名紫溪。又東南逕白石山陰。又西南流下入富春。

江乘。〔補注〕先謙曰。秦縣。始皇遊自會稽。渡此。見紀。

莽曰相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句容縣北。

春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繁昌縣西北。南陵、繁昌、蕪湖地。又銅陵半入春穀境。先謙案江水自陵陽來。右入繁昌縣境。又東。荻港水出銅陵縣北流入之。又北逕荻子磯。西歷蕃縣。桓溫所築赭圻城也。又東北逕蘆磯。夾內水通三山夾江水。東北歷成德洲而逕關門洲。與夾水合。而東注。下入蕪湖。（左見廬江居巢。）

秣陵。〔補注〕先謙曰。武帝封江都易王子纏爲侯國。見表。莽曰宣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南有牛渚。劉注。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一統志。故城今江寧縣東南。上元、江寧、句容、溧水地。先謙案江水自丹陽來。右入江寧縣境。今江南省治。江水東北逕烈洲。古亦曰栗洲也。江水又逕大勝關。又逕北河口。內通秦淮河。又逕金陵下關、秦淮河。水出溧水、句容二縣界。合流西北注之。又東逕燕子磯而出草鞋夾。又東逕黃天蕩。下入句容。（左見臨淮堂邑。）

故鄣。莽曰候望。師古曰。鄣音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秦鄣郡所治。沔水注。南江自宛陵來。又東與桐水合。（此句注文在東漢安吳縣上。今依地望訂正於此。）浙江圖考云。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紀要。在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溪。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埼湖。其北爲北埼湖。今總名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匯焉。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在

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其曰桐汭者。正桐水入江之處。道元未晳其方向。蓋桐水自北而南注江也。晉時已北入於湖。道元所叙蓋猶古迹矣。先謙案：阮氏既以桐水爲出廣德。則南江先合水陽江。而後至廣德。桐水當移前於此。南江自合水陽江後。又東入南湖。其北與固城湖相連。南江又與桐水合。據一統志。桐水出白石山。匯諸山澗水。北流逕廣德州西。折而西北流。逕巖頭山。又西北逕建平縣東南。與碧溪合。謂之合溪。又西逕大溪山。又西逕縣城南爲郎溪。又西逕赤山爲赤山溪。匯於南湖。桐水今尚有栟溪河之目。注又云：南江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漢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水懸涌一仞。乃流於川。川水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下入會稽吳。浙江圖考云：按治湖州志。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紀要。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寰宇記又云。箬溪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顯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蓋即長瀆之故迹。先謙案：據一統志。故鄣故城在廣德縣東北。安吉縣西北十五里。廣德安吉今分隸蘇浙二省。漢並爲故鄣地。南江由此入太湖。禹貢所謂北會於匯也。

句容。（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黨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句容縣治。先謙案：江水自秣陵來。右入句容縣境。濱縣也。江水東逕三江口。淵渚羅立。港汊參分。故有三江之名。又東逕李宋港。又東逕大套口下入會稽丹徒。（左見廣陵江都。）

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補注）宋祁曰：邵本蕪作毋。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涇縣、旌德、太平、南陵縣地。又青陽縣半入涇縣境。河水注南江。自石城來。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晉宣城郡。今南陵縣西。吳臨城縣。今青陽縣南五里。）又東合涇水。浙江圖考云：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通。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出黃湓而合其會於浦處。尚是南江之遺。蓋既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承於石埭櫟山之源也。貴溪上通清弋江。下接舒溪。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蓋合舒溪清弋江而北向。通志書宋崇慶中縣尉劉龍以溪流東徙。於貴溪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當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先謙案：臨城河。即大通河。已於銅陵之大通鎮入分江。（見陵陽。）分江水又出章家洲、丁家洲之間。東逕紫沙洲。又逕新洲。合荻港水。又逕黑沙洲。入蕪湖。夾逕虎檻洲。出三山夾。入魯港。分江水蓋由此爲南江也。一統志引太平府志云：大江在府西。又西則曰夾江。上有

棠沙湖。下至和尙港。共二百四十里。又引繁昌縣志云。江面廣闊。凡數十里。荻港縣有新生洲界之。亦曰夾江。縣界江中之洲。曰棠沙。曰峯山。曰黃沙。曰白馬。曰雞心。曰靑沙。曰楊家套。曰魚家灘。案夾江亦分江之義也。分江水入魯港。東南流。左與天成湖通。湖在蕪湖縣東南十五里。廣百八十頃。又東南與五丈湖通。湖在東南七十里。廣十頃。分江水又與涇水合。水在涇縣南。出績溪徽嶺山。爲徽水。北流入旌德縣境。合清澤水。又逕縣南。折至縣東北。合東溪水。又北逕石壁山北。又西合拖藍溪水。又北逕龍首山北。入涇縣境。爲涇水。亦謂之藤溪水。西逕桐嶺南。又西北合楓溪水。匯爲落星潭。下三門灘。又北至纍潭。與旋溪水合而北流。逕縣北。西爲賞溪。又東北。螺溪水注之。又東北逕板山。又北逕赤灘。籛琴溪水注之。又北入淸弋江。

丹陽。〔補注〕先謙曰。始皇東巡過此。見紀。武帝封江都易王子敢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宛陵爲丹陽郡治。故此有小丹陽之名。故城今當塗縣東。先謙案。江水自蕪湖來。右入當塗縣境。逕丹陽地也。江水東北逕東梁山。其上爲龍山。桓溫以九日宴此。又逕當塗縣西。又逕采石磯。丹陽湖水北分一支爲姑孰溪入之。又逕慈湖。夾縣北有慈湖。今湮。餘水北流入江。江水下入秣陵。（互見九江歷陽。）

楚之先熊繹所封。〔補注〕先謙曰。楚世家。熊繹居丹陽。徐廣注。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江水注。亦以此志爲非。地說並不從之。王鳴盛云。左傳。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蚡冒言。又辟在荆山。篳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文。則指熊繹言。酈氏引此駁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卽使藍縷啓山在荆州。熊繹始封。何妨在揚州丹揚。屬成王時。吳尙微甚。其地狹小。皆在蘇松一隅。何知丹揚郡之丹陽。必吳境非楚境乎。志後說論一段。以丹陽爲吳分。此乘或就晚周之吳境言之耳。其實丹陽未必吳始封卽得也。先謙案。王說是也。陳宣帝紀云。龍山南指。牛渚北臨。熊繹之遺封。對全琮之舊壘。卽本班志爲文。吳錄載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是春秋之初。江南猶爲楚境。廣封在東方。今之丹徒。以屈楚彊不逮。舊王故能伐而取之。伍子胥潛行入吳。乞食投金於瀨陽境內。則溧陽在平王時爲吳邊邑。可見江南乃楚國累世經營之地。始封在此。未必定非。世代縣邈。載籍罔知。徐廣之言。亦無左證。假不若班說近古。闕見較有可憑也。

十八世。文王徙郢。〔補注〕先謙曰。郢、卽江陵。詳南郡江陵下。

石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貴池縣西七十里。鐵店。亦曰赭圻潭。以東有石山夾河如城而名。貴池、建德。

並泝石城地。先謙案、江水自豫章彭澤來。右入貴池縣境。東北逕寶莊。黃湓水注之。又東北逕攔江磯。又東爲李陽河。又東逕太子磯。又東逕貴池縣北。貴池水注之。又東上下清溪水注之。又郭港水入之。下入陵陽。（左見廬江樅陽）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補注〕先謙曰、餘姚、會稽縣。分江水者、江至此而分爲南江也。班以分江著其首。以餘姚入海標其委。會稽矣。下復舉其經歷之地。明著之曰南江在南。合中北江爲三江。以應禹貢三江之文。今鄭注殘缺。孔疏引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又云、東迆者爲南江。斷禹貢東迆爲句。用班志南江之文。言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言分於彭蠡爲三孔。則非合於彭蠡爲一孔。言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溪入三江。後世紛紜之說。無得而託之。且三江中惟南江北會具區。所謂北會於匯也。若彭蠡在江之南。無所謂北會矣。江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東迆也。徐堅初學記地部引鄭玄孔安國注云、左合溪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浙江圖考駁之曰、鄭注禹貢專宗班志。它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諸哲明析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之甚者。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初學記譌舛尤甚。非徐堅元本。且標云鄭玄孔安國注。今僞孔傳見在。並無此說。於是專歸之鄭注。以疑班。不亦傎乎。古之南江。蓋由今安徽池州甯國二府。合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臨平、牛山之西南。（今著犢。）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南江故道。所當以鄭注說文。一正諸家之誤。先謙案、沔水篇、江水東過牛渚南。又東至石城縣。注云、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方屆石城。蓋經之謬誤也。浙江圖考云、石城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道元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當塗。烏江、漢九江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不知此牛渚。即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沔水篇又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又東至會稽餘姚。東入於海。注云、江即北江也。經書爲北江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經誤矣。浙江圖考云、此非經誤。傳寫譌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注又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浙江圖考云、班志分江水、南江本兩條。道元知分江水即是南江。故

合而言之。智足以知其失矣。趙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質而通之。非枝而竄之也。注又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浙江圖考云。江南通志。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鑽口。宋時始稱池口。齊非。沈仲玉自鑽口欲臨江。通鑑胡注。即今之池州貴池口也。杞要。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注又云。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浙江圖考云。江南通志。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即清谿口。道元言溪水受江。蓋即此水。注又云。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下入涇。貴長池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案貴口池口。皆以貴長池得名。今有上池口下池口。上池口在洲內。下池口入大江。疑古貴口更在今上池口之上。故分江入爲貴口。而池水得注南江也。）浙江圖考云。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杞要。池口即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櫟山。一出府西南百八十里古源山。一出孝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玉鏡潭。入池口。達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南江下入涇。先鄰案。一統志云。古分江水。在貴池縣西。今湮。隋唐後。諸志鮮及分江水者。近人因此誣班酈之妄。然言之鑿鑿。必非無據。今其道雖湮。未可輕置也。今以輿圖覈之。蓋分江水首受江。當自今李陽河而分也。（引見上）据一統志。李陽河在貴池縣西六十里。源引大江。以江流之消長爲盈縮。西五里曰新河。自河口出江中。有石礎橫突。爲攔江羅刹二磯。南唐役三十萬夫作支流以避其險。是河水受江。遺迹猶在。一證也。宋史河渠志。宣和六年。前太平判官盧宗元言池州大江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言舟至此必毁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杜坞。使舟經平水。徑出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拆船之險。詔遂開修從之。案杜坞在貴口殷家匯之下游。故貴池水一名杜坞河。是沙地通河。古今不易。二證也。今新河車軸河。證埏涇縣李陽河之名尚存。竊意江岸淵瀦遷徙。今自李陽河以下。入古夾洲。烏落洲。裕生洲。泥洲。相屬爲一。其下即下池口。貴池水合清溪水由此入江。疑當日即分江水道。受此兩水。又下爲鐵板諸洲。及銅陵之荷葉洲。新洲。老洲。頭復興洲。稍陵洲。東屈而入丁家洲。以至涇縣。皆即分江中流。其外洲岸聯屬。自爲一水耳。一統志云。貴池縣境之洲。曰古夾。曰烏落。曰官。曰新。曰上荷葉。曰武梁。浚江相接。銅陵縣境之洲。曰下荷葉。曰橫港。曰曹韓。曰白沙。曰千斤。曰新洲。曰小洲。曰錢溪。曰丁溪。名多互異。乃古今省減不同。又引銅陵縣

志云、江水經曹韓、白沙二洲之間、分爲二流、名曰夾河、在縣西南二十餘里、今黃州府西三十里、有三江口、江寧至丹徒境、有小三江口、及三江頭、三江口之目、因洲渚叠分、名稱斯立、吳江水師、於此建三江游擊營、是皆分江之證也、時代悶久、洲岸流移、而分江水道、半合於大江、獨辛江源別派、沙堆通河、蹤緒尙存、足爲左驗、考分江水者、可不必致疑矣、

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補注〕先謙曰、過丹陽會稽、

胡孰、〔補注〕宋祁曰、孰當作姑、先謙曰、宋說非、武帝封江都易王子胥行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作湖熟、一統志、故城今上元縣東南、錢大昕云、五十里湖熟鎭、

陵陽、〔補注〕先謙曰、平帝封東平思王孫嘉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劉注、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故以爲名、河水注、旋溪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溪水、又北合東溪水、（見下）下入宛陵、浙江圖考云、江南通志、舒溪在石埭縣、據文獻通考、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弦歌鄉、一出石埭縣舒泉鄉、先謙案、據一統志、今石埭縣、漢陵陽地、貴池、銅陵、半入陵陽境、陵陽故城、在青陽東南六十里、石埭東北二里、陵陽鎭、是陵陽山、在石埭北五里、陵陽潭在縣東舒溪東南、岸長里許、舒溪一名旋溪、亦名舒姑溪、元和志、溪源出蓋山下、陶潛搜神後記、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舒姑泉、俗傳舒氏女與父析薪於此、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父遽告家、及再至、惟見清泉湛然、其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湧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泉、輒涌出、劉孝標云、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指、謂此也、太平石埭縣境相比、弦歌、舒泉各據鄉名、實一事也、旋溪自黟縣界流入石埭縣西舒泉鄉、故有舒溪之名、余溪水出蓋山下注之、又五溪水出縣西南、五溪山注之、又北甯溪水注之、又洪溪水注之、又北逕太平縣西北縣境之澗溪、婁溪、磻溪、三水注之、又折而東北流、與麻川水合、麻川水出太平縣黃山之麓、東流至涇縣東南、逕麻陂潭、受旌德縣西北境諸水、爲麻川、又西北合富溪水、又北合桃溪水、又西北爲麻溪口、入於旋溪、旋溪水逕涇縣爲涇溪、又逕縣西南之涇灘、與太平縣分界、下入宛陵、以輿圖覈之、旋溪余溪同出蓋山、今石埭縣西有余溪山、少西南即琁溪山、古志有旋溪、無琁溪、是旋琁音轉字變可知、而二山連麓、皆即古蓋山、更可知後人緊爲之名耳、先謙又案、江水自石城來、右入銅陵縣境、又東、梅根港水入之、即錢溪也、六朝時置梅根監於此、鼓鑄、又東逕荷葉洲北、南即大通鎭、今鎭移洲上、大通河水出九華山、西流入之、江水西北逕楊山磯、又北逕銅陵縣城西、又北逕滷梓港、支分入姚家

逕出圍廬夾江水，北流東屈逕新淦合面東注，下入春穀。（左見廬江灊安。）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補注〕先謙曰：沔水注：東溪水出南里山，北逕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北逕蜀由山，又北，左合旋溪水，下入宛陵。先謙案：據一統志，淮水出南陵縣南呂山，山去縣六十里，上有石室，南爲石寶，有泉涌出，名涌珠泉，北流逕孔鎮浦，合漳水。漳水出縣西南水龍洞，南東入淮水，曰合河，亦名澄清河。鷄翁水出鷄嶺，東流入之。淮水繞縣城東門，謂之東溪，亦名浣溪。又北，中港、後港諸水注之。又北，蒲橋水注之，亦名小淮河，入繁昌縣界。紀要云：淮水匯於蕪湖之石碱渡，入清弋江。浙江圖考云：淮水即東溪水，入舒溪，即入旋溪。桑欽謂入大江，此大江即南江也。以與劉琰之淮水所出之呂山，今南陵縣南龍山，漳水所出之水龍洞，今水龍山也。合旋溪者，自五丈湖東流，而同注清弋也。蕪湖。〔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楚子伐吳克鳩茲，杜云：在縣東。一統志：故城今蕪湖縣東。先謙案：江水自春穀來，右入蕪湖縣境，漢縣也。江水東逕蟂磯，又東逕魯港，魯江水合石碓河水，西流注之。江水又北，逕蕪湖縣城西。丹陽湖水南分一支入蕪湖界，爲長河，自縣左入江。江水又北逕寡婦磯，下入丹陽。（右見居巢。）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中江在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與志合。陽羨，會稽縣。續志縣下云：中江在西。寰宇記：中江即荊溪也。輿地紀勝：荊溪首受蕪湖水，東至陽羨出湖，逕大江至蕪湖西南東出者也。宋傅寅禹貢集解云：班氏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自宜興縣泝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係大江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即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八里。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浙江圖考云：中江者，江水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又云：班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僅云陽羨入海，何也？蓋自廣陵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志云：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曲阿，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今崑山，兼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屬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濱猶荒斥，爲淮潮所往來，故敘北江止毗陵，敘中江止陽羨，且云南江在吳南，北江在毗陵北，則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由

而詳。南江以折而詳。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之不詳而詳者也。成蓉鏡云。以今輿圖按之。東壩在高淳縣東南。自東壩以西。爲南碕。固城諸湖。又西爲丹陽湖。又西卽志所稱中江出蕪湖西南者也。東壩以東爲胥河。又東爲西九。汶逕江賦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西九、北卽滆湖也。由滆湖東出。又東入太湖。悉與傅說合。蓋中江水本自今蕪湖。經高淳、溧陽諸縣。至宜興。入具區。復由具區東出入海。考元和志。當塗縣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然則元和以前。中江水已不復東。而今則建平、宣城、寧國、涇、旌德、太平、石埭諸縣水。皆由此而西達江矣。先謙案。中江水自蕪湖入。而東流。傅氏所謂蕪湖斷港。卽今蕪湖縣河也。東北經黃池水入府溝河。又東左入丹陽湖。湖東卽高淳縣治也。中江又東南入固城湖。湖北有固城鎭。故受此名。固城湖右與南湖通。中江水又東逕東壩。又東爲胥溪。又東北逕溧陽縣城北。又東會滆湖。滆湖之北卽長蕩湖也。右爲西沈。卽西九也。又東爲東沈。東沈南岸。今宜興縣城也。又東出爲沙港。而入太湖。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指謂是矣。北江入海。中江南江入湖。三江入。而震澤以致奠定也。紀要引建康府志云。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百里。長十二里。自銀林稍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今蕪湖縣南有支江。俗稱爲縣河。東逕黃池。入三湖。三湖、丹陽、固城、石臼也。至銀林而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卽此也。蘇常承此下流。常病漂沒。故築銀林五堰以節之。自是中江不復東。而宣歙之水。皆由蕪湖逕於大江。濱湖之地。皆隨爲圩田。而中江亦漸隘狹。故老云。當時懼後人復開此道。則蘇常之間。必被水患。遂以石窒五堰路。又滾鐵以錮石。故曰銀淋。今訛爲林。又云。中江舊逕溧陽縣界。古三江之一。今永陽江。一名九陽江。一名瀨陽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卽其遺迹。唐開元十七年。蔣日用作本縣城隍記云。此縣南臨中江。風波不借。舟楫無施。縣宰蔣翔。翔浮梁以便行旅。中江橋梁之設昉此。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是時中江置堰。江流亦既狹矣。東坡奏議云。溧陽之西。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因給官中。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時元祐六年也。一統志引寰宇記云。宋宣和七年。詔開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城、溧水至鎭江。渡揚子趨淮浙。免六百里江行之險。是此時中江已在通塞之間。又有宜

興進士單鍔著書，備論三州五堰，荊谿之水，十可去其七八。明程拜綸東壩考云：太祖初都金陵，以蘇浙糧道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復濬胥溪河為運河，建石閘啟閉，因置廣通鎮，又鑿溧水縣胭脂岡，引丹陽諸湖之水會秦淮以入江，於是蘇浙運道經東壩直達金陵。永樂初，遷都，糧道改，築土壩，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嘉靖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多由壩上行，復於壩東十里許分水堰處更作下壩，謂之東西二壩，而統名曰東壩，自是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矣。中江入海，互見會稽吳下。黝，〔補注〕王念孫曰：說文，黟，黑木也，從黑多聲，丹陽有黟縣。又云：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則地理志本作黟，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黟。黟從多聲，於古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幽部，幽之字無與支歌部通者，黟字不得借作黝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譌耳。各史志或作黟，或作黝，其作黝者，皆為誤本漢志所惑。王篤黟字辨伊吾，廣韻、集韻於脂切，縣名，屬歙州。誤與各史志同。先謙曰：漸江水注：黟，居黟山之陽，故縣氏之。一統志：黟縣在縣南，山出石墨，縣名以此。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補注〕宋祁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疑此無漸水，漸字當作浙字。先謙曰：宋說誤也。說文：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漸江水篇：漸江水出三天子都。浙江圖考云：此水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浙，水注云，由歙經州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浙江圖考云：道元時由經本巳誤漸為浙，道元未加深考，遂仍浙之。即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十洲記當是十三州記之譌。以新安江水東流為浙，則誤漸為浙不始於道元矣。注又云：北逕其縣南，有博山，浙江又北歷黟山下，入歙。浙江圖考云：此新安江漸水，道元誤為浙江。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即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數百里內之專名（互見石城下）。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侔。惟自杭州府城東北為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逵富陽，斷不能名之為浙江也。說文浙下云：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从水折聲。漸下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南入海，从水斬聲。二水分別可證。道元所據乃山經誤本，故與桑欽所引不符。先謙案：說文繫注南蠻下並無夷字，此夷字疑衍。三天子都，即三天子鄣。郭璞山海經云：三天子鄣山在新安歙縣東，即志所云蠻中矣。東漢時，新安一帶山越所居，故謂之蠻中。唐虞漸解由海經引漢志以南蠻中為縣南率山。羅願新安志同。自是羅改，但率山實為漸源。一統志云：以水源校之，

維準出水分陰陽。其陰水東流爲濟。陽水南流爲廬。與山海經及水經合。今漸溪出婺源縣浙嶺山。與縣北之回嶺竟嶺相接。高三百餘丈。周二十餘里。漸溪水出山東流。遇梅溪口。又東逕祁門縣東南。仍入婺源縣東北。合浮溪水。上漸水下入歙。成帝鴻嘉二年。爲廣德王國。〔補注〕先謙曰。封中山憲王孫雲客。（晉爲廣德縣。隸宣城郡。）莽曰愬虜。師古曰。虜。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林歷山。（見吳賀齊傳）一統志。故城今黟縣東。黟縣。祁門並漢黟地。

溧陽。應劭曰。溧水所出南湖也。師古曰。音栗。〔補注〕先謙曰。成帝封梁敬王子欽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溧水高淳並漢溧陽地。范本禮云。寰宇記於溧陽縣云。溧水西自溧水縣界流入。溧水縣云。古固城。按祿公廟記云。其城是吳瀨渚地。記要。溧陽縣云。溧水在縣西北四十里。即永陽江也。一名瀨水。案。溧水自瀨渚東流爲瀨水。瀨渚即固城。固城在固城湖旁。則溧水自固城湖東出可知。固城湖北通丹陽湖。丹陽湖即南湖。故今固城湖。俗稱之小南湖。則溧水本自丹陽湖東出。可知。丹陽湖西通蕪湖水。溧水東入荊溪。與班志中江水道合。則溧水即中江。又可知。中江逕溧陽曰溧水。猶南江逕安吳曰安吳溪也。自應劭云溧水出南湖。而溧水之即中江始晦。然由南湖上溯其源。則溧水之即中江。猶可沿溯而得也。唐以前無固城湖之名。故溧水入固城湖。杜預謂之入丹陽湖。竊疑固城丹陽本一湖。其後中淤平地。僅一水相通。乃以南近固城者名固城湖耳。元和志於固城湖不言溧水所自出。而溧陽縣則云溧水在縣南六里。案溧陽舊縣在今縣西北。南去永陽江三四十里。其所謂在縣南六里。乃舊縣江之入溧水者。非溧水正流也。先謙案。范曄傳。伍子胥至陵水。索隱引劉氏云。陵水即溧水。陵溧聲近字通。康志。溧水一名瀨水。江上有渚曰瀨渚。即子胥乞食投金處。東流爲瀨溪。入長蕩湖。溧瀨亦聲近字通。謂之瀨湖也。段玉裁云。長蕩湖分流東行爲吳王濟。五代時楊行密漕運所經也。先謙案。一統志引康志云。溧水一派東流爲吳王濟。則長蕩湖實溧水所匯矣。

歙。都尉治。師古曰。音攝。〔補注〕先謙曰。說文作歙。續志。後漢因。劉注。山海經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郭璞云。在縣東。魏氏春秋有黟爲鄣山。先謙案。郭注在縣東者爲玉山。今揚溪之大鄣山也。顧祖禹以爲即三天子鄣。非也。漸江水注。浙江自黟來。北逕歙縣東。合一小溪。又東逕遂安縣南。（吳分歙縣立。）右合絕溪於始新縣。（吳分歙縣華鄉立。晉改新安郡。）浙江下入會稽。富春。小溪水出

歙縣東北黟山西，逕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浙江圖考云：新安江自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南流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今壽昌縣在嚴州西南，漸水既至建德，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先謙案：一統志：故城今歙縣治。歙、休寧、婺源、績溪、淳安、遂安、建德縣地。漸溪水自黟來，東逕休寧縣之江潭磯，又東南合五城水、汉水，又逕縣東南與黟水合。黟水出黟縣吉陽山，爲吉陽水，亦曰白嶽溪，南流合牛泉水，又東南逕嶂潭，又東逕白嶽渡，合橫江水，又東南逕休寧縣西鐵島山，合夾溪水，爲婺溪口，又東南爲夏紋溪，又東逕富郭潭，又東入漸溪水，謂之率口，亦曰屯溪。漸溪水又東逕歙縣東南之歙浦口，與揚溪水合。練溪水二源，大鄣水出績溪縣東南大鄣山，西南流合登水，又逕豸山，與揚之水合。揚之水出績溪縣西北龍從山，南流合乳溪水，又西南合徽水爲徽溪，亦名績溪，又西北合大鄣水爲臨溪，又西南逕歙縣，合布射水、富資水、大小舟坑水、豐樂水爲練溪，又繞歙城西屈而東南，逕呂公灘爲歙溪，又東逕歙浦入漸溪水。漸溪水又出新安關爲新安江，又東南爲深渡水，又逕街口鎮爲街口渡水，東南流入淳安縣。有清溪之目，唐光化二年，淮南將康儒攻睦州，食盡，自清溪遁歸，是也。漸溪水下入富春。

宣城。〔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城作成。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今南陵縣漢宣城地。故城在縣東四十里清弋江上。建安三年，孫策平定宣城以東。二十年，孫權使蔣欽屯宣城，皆即故城也。隋改宛陵縣爲宣城，而故城遂廢。

豫章郡。〔補注〕先謙曰：據贛水注，郡治南昌。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二千七百里。高帝置。〔補注〕先謙曰：據贛水注，六年置。全祖望云：故屬秦九江郡，楚漢之際分置郡，屬九江國。高帝五年因之，屬淮南國。文帝六年復爲郡。十六年復屬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又云：楚漢間分廬江置豫章郡，漢因之，見灌嬰、英布傳。蓋秦九江郡治廬江，項氏先分廬江郡，而豫章又自廬江而分也。又云：吳豫鄉中之豫章，皆鄣郡之訛，韋昭言之甚詳。胡三省乃云豫章分鄣郡置，妄也。先謙案：贛水注：南昌縣，春秋屬楚。即令尹子蕩師于豫章者也。秦以爲廬江南部，高祖始命陳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即嬰所築也。城之南門曰松陽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疏，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云：豫章樟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顧棟高云：左傳豫章凡六見，地極廣大，

跨大江南北。以及淮南。盡廬陽以西。蓋霍光周之境。皆近淮壖。爲吳楚交兵處。後分九江置豫章。乃逕取春秋之豫章爲名耳。莽曰九江。屬揚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

縣十八。

南昌。〔補注〕先謙曰。哀帝封河間惠王子字爲侯國。見表。莽曰宜善。〔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贛水注。豫章水自新淦來。合盱水。蜀水。歷白社西。又北歷南塘。又逕谷鹿洲。又逕南昌縣故城西。又逕郡北爲津步。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回折至南塘。水通章江。增減與江水同。湖東水又東北逕王步。又北逕龍沙西。下入鄱陽。盱水自南城來。西北逕南昌縣南。西注湖漢水。先謙案。本志南城下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者也。注又云。濁水自建成來。東至南昌縣。入湖漢水。先謙案。本志建成下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一統志。故城今南昌縣東。贛江水自新淦來。東北逕豐城縣西。爲劍江。折而北。稱磯頭山。稍而東逕縣東北數里。復折而北。名曰曲江。形如半月。中分三派。又北合豐水。又北合雩都水。又逕龍窩洲。入南昌新建二縣境。合撫河水。即盱水也。又合瑞河水。即蜀水也。稱爲象牙潭。又北逕南昌府城西。今江西省治。下入鄱陽。撫河水自南城來。北逕南昌縣東三十五里武陽渡。爲武陽水。又北逕新建縣西。入贛水。瑞河水自建成來。一名蜀河。又曰錦江。東逕新建縣西南象牙潭入贛水。

廬陵。莽曰桓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贛水注。豫章水自贛來。西北過廬陵縣西。合廬水。又東北過廬陵郡（吳立治石陽）石陽縣西（後漢分廬陵立）又逕其郡南。下入新淦。廬水自長沙安成來。東至廬陵入豫章水。十三州志。稱廬江至廬陵入湖漢水者也。先謙案。本志安成下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道元駁之。而引闞說。乃偶然遺誤。一統志。故城今廬陵縣南。贛水自贛來。逕萬安縣西。折東北流六十里。逕泰和縣東。又東北八十里。逕廬陵縣東。水流澄澈。有澄江之目。又與廬水合。又逕螺子山爲

鄡川。又逕鄱陽爲吉文水。又與恩江水合。恩江水出樂安縣界。流逕永豐縣爲永豐水。合諸水東逕吉安縣。注贛水。贛水下入新淦縣水今瀘江自安成來。東折而南。八十里與永新江水合。永新江水出永新縣南禾山。合諸水東流注瀘水。瀘水又逕廬陵縣四十餘里。至縣城南十五里之大皋渡。入贛水。在安福者名安福水。在廬陵者又名神岡山水也。

彭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贛水注。湖漢水自鄱陽來。北過彭澤縣西。合修水總納十川。同臻一瀆。俱注彭蠡。北入江。先謙案。本志贛下。豫章水出西南。東入大江。雩都下。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俱言入江者。明二水皆大支并行也。渾之則豫章。湖漢。贛水。並納通稱。析之則豫章爲後世所稱之章水。湖漢爲後世所稱之貢水。而贛水乃其總號也。注又云。修水自艾來。東北入湖漢。先謙案。本志艾下。修水至彭澤入湖漢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湖口縣東三十里彭澤鄉故縣里。

禹貢彭蠡澤在西。(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所。彭蠡澤在彭澤縣西北。與志合。沔水注。沔水自江夏沙羡來。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尚書禹貢匯澤也。鄭元云。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沔水下入廬江居巢。案澤即今之鄱陽湖也。亦曰宮亭湖。又廬江水注。廬山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先謙案。江水自廬江尋陽來。右逕武昌大冶縣與興國州境。並漢鄂下雉二縣地(分見各縣)又逕瑞昌德化二縣境。漢柴桑地。又右入湖口縣。漢彭澤地也。江水東逕梅家洲。與鄱陽湖水合。又東逕石鐘山。湖口縣城在焉。貫山面湖。唐分彭澤置縣。江水又東逕彭澤縣城西。又逕彭浪磯。有小孤山峙立江心。又東逕馬當磯入東流縣境。亦彭澤地。澴子港水出彭澤縣。浩山北流與大泊湖合。世曰香口入江。江水又北逕東流縣城西。又北逕黃石磯。下入丹陽石城。(左見廬江皖)

鄱陽。(補注)先謙曰。故曰番。番秦楚地。吳取之。見左定傳。秦爲番縣。見括地元和一志。洪亮吉云。隸字記引漢志云。鄱陽縣。豫章郡。後漢加邑作鄱陽。則知今鄱字乃後人從續志所增。高紀番君吳芮。陳涉傳番盜英布。並引蘇林注云。番陽縣。此尚從舊本未改。

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補注)先謙曰。貨殖傳。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代貨也。東越傳。索隱云。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續志。武陽亭在今鄱陽縣東五十里。

鄱水西入湖漢。(補注)先謙曰。贛水注。湖漢水自鄱陽來合鄱水。鄱水下入彭澤。鄱水出鄱陽縣東。(吳分鄱陽郡)西逕

其縣南。武陽鄉也。地有黃金采。鄱水又西入饒水。先謙案。本志云。鄱水西入湖漢者也。據一統志。廬源水自廬江郡來。西南流入江西德興境。逕縣東北落口村。銀港水（一名銀潭水）自縣東北入之。又南部水出縣東南部鄉入之。又西南洎水入之。水出縣南洎山下洎灘里。西流。龍頭水桐水入之。又西逕縣南。入廬源水。下流通名洎川。故樂平縣亦號洎陽也。廬源水又西入樂平縣境。與長樂水合。水出德興南大茅山。西流合上饒縣之桐川水。又西合横溪水。又西逕樂平之明口入廬源水。於是有樂安江之名。亦曰大溪。樂安江又西逕桐山港口。建節水出弋陽縣露山。會上饒縣深港水入之。又西。吳溪水出婺源游汀鄉。西流入縣境。合浮梁計坑水入之。又西入鄱陽縣境。合鄱水入鄱陽湖。本志廬江郡下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者也。鄱水今鄱源水。出婺源縣張公山。西流逕浮梁縣。又西南三十餘里。與天寶水合。天寶水出縣東南。有二源。東源出同聯山陰。西源出彭先塢西。至程村合流。西北入鄱源水。鄱源水又西南與槭槎港水合。槭槎港水二源。東出牛頓嶺。西出桃溪。合流西南注鄱源水。鄱源水又西南。江家山水蒸濮水合流入之。又西南流爲龍潭。是爲浮梁東河。鄱源水又西南。大共水。王公峯水。禾戍嶺水。虎溪水。武亭水。大小北港水自祁門縣流爲浮梁北河。至昌江口入鄱源水。鄱源水又西。大演水出建德縣。合江山水。洗馬橋水。南流爲浮梁西河。至景德鎭西港口入之。鄱源水又南。歷降水出婺源長溪。合鯉里橋水。柳潭水。西流爲浮梁南河。至景德鎭西南小港嘴入之。鄱源水又南逕金魚灘。又南逕管莊。入鄱陽湖。今人書鄱水。多混廬江爲一。乃失於剖析之過也。莽曰鄉亭。孟康曰。鄡音梟。師古曰。采者。謂采金之處。［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鄱陽縣東六十里。故縣鎭。

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莽曰蒲亭。師古曰。傅讀曰敷。易古陽字。［補注］徐松曰。宋本作蒲立。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德安縣東。傅陽山在縣南十二里。傅陽川在南。寰宇記。敷淺水源接建昌縣。及鄂州永興界。屈曲二百餘里至縣。案。今禹貢作敷。志作傅者。今古文之異。禹敷土。史記作傅土。其例同也。或作博陽。轉寫之誤耳。通典。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蔡傳引晁以道云。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胡渭云。杜佑以驛爲歷陵。殆因莽改歷陵爲蒲亭。遂以蒲塘附會。黃儀云。漢歷陵屬豫章。晉志歷陵與餘汗（今餘干）鄱陽（今鄱陽西北）同割屬鄱陽。而柴桑（今

德化縣西南。）則屬武昌郡（今武昌縣治。）不應歷陵反出柴桑之西。因以吳說爲是。且云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卽今饒州府鄱陽山。亦歷陵在鄱陽之一證也。成蓉鏡云。鄱陽山在府治西北百五十里。鄱陽湖中。亦名石印山。鄱陽縣故城在今府城東六十里。吳至隋皆爲鄱陽郡。後唐移今所。然則府城西。當郡故歷陵地。蒲塘驛距九江甚近。以此當敷淺原。與經文至于義例不合。明輿地圖。饒州府治鄱陽縣西有數淺二字。以地望測之。今北珠湖、土湖、西湖之西。鄱陽湖之東。有平原長數十里。卽其地。殆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有山稜。故稱博昜山。猶張渠原亦爲華原山也。先謙案。禹貢山水澤地篇數淺原地在鄱陽縣西。與志合。

餘汗。〔補注〕先謙曰。汗干字通。戰國策作餘干。淮南人間訓。始皇使尉屠睢爲五軍。一軍結餘干之水。卽志之餘水也。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補注〕王念孫曰。衍在字。餘水自餘汗北至鄡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安成郡廬氏下云。膚水南至廬陵入河是也。其言某水在某縣之某方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先謙曰。饒水注。餘水東出餘汗縣。下入鄡陽。據一統志。餘水出玉山縣懷玉山。爲上干溪。西南流會下干溪。又逕縣南爲玉溪。又西逕上饒縣。與永豐溪水合。逕縣城南爲上饒江。又西合鉛溪水。逕鉛山縣西北三十里最深處曰大王潭。鉛山諸水皆流入焉。又西逕弋陽縣。合信義港水、弋溪水、葛溪水。爲弋陽江。又西。逕貴溪縣南。爲貴溪。亦曰蘆溪。以北岸白茫洲上產蘆金香草。故受此名。又西合須溪水。逕安仁縣。爲安仁港。又西逕餘干縣。爲龍窟河。俗稱之信河。下入鄡陽。讓溪水出福建崇安縣五鳳山黃石口。其水深黑。北流逕貴溪縣。爲上清溪。有水自南城縣高阜山注之。合流入安仁港。支分自柳口逕北流。又分爲二。一逕餘干縣東。遇田渡。爲遇田水。又北逕沙港古埠。水自萬年縣流注之。又北合陳猪港水。入珠湖。一爲西津水。逕餘干縣南于越渡。邊西北又分爲二。一南流入龍窟河。一北入珠湖。並詳鄱陽下。先謙案。地理家專指遇田西津爲餘水。誤。由此水名稱歧出。以致源流未晰。今特正之。莽曰治干。應劭曰。汗音干。師古曰。鄡音口堯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餘干縣東北。

柴桑。莽曰九江亭。〔補注〕先謙曰。山海經有柴桑之山。縣名以此。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德化縣西南。柴桑山在縣西南九十里。

艾。〔補注〕先謙曰。吳公子慶忌居此。見左哀傳。湘水注。汨水出艾縣桓山。下入長沙羅。濆水

篤。濱水出艾縣，下入羅。又江水注，湖口水出艾縣，東入蒲圻縣（晉置），下入江夏沙羨。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補注〕先謙曰：續水注，脩水出艾縣西，東北逕豫寧縣，又逕永脩縣（二縣後漢立），下入彭澤。脩即脩之譌，古書脩、脩字多相亂。據一統志，脩水出義甯州西南黃龍山，東北流，合彖阜山水，又東合東津水，又東合百萬水，又東合杭口水，又東北合高城港水，又東南合武甯鄉水，逕州南，至旌陽潭，合秀水，又合安坪水，又東合吳坊水，又東合㶇溪水，曰渠口，又東合雙溪水，又逕武甯縣，合官源港水、郭溪水，又南受蒲江、長田、楊浦、石鐵、鳳口諸水，北受茶培水，東北受陂田、箬溪諸水，東受礄溪、箬港水，又東北逕建昌縣東南，長樂水自靖安縣流注之，又東北滆水支流自奉新縣分注之，又分爲數派入贛。

莽曰治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義甯州西百里龍岡坪。

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贛縣西南。湊水注，東溪水出始興東江州南康縣（宋郡縣，今贛縣西南），界石䃍山，西流與湖水合。水一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合邪階水，下入桂陽曲江。湖水出南康縣涼熱山之湖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故曰東嶠山。湖水南入東溪，爲湖口，庾仲初謂之大庾嶠水也。邪階水出縣東南邪階山，合聚頭水，西北入東溪。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如淳曰：音感。〔補注〕先謙曰：續志，贛水。贛水自南壄來，過贛縣東。注云：山海經，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於江，入彭澤西。郡國志云，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案謂豫章郡名）。劉澄之云，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是爲謬也。劉氏專以字說水，而不知遠失其實矣。豫章水自南壄東北逕贛縣東（晉南康郡治），合湖漢水。湖漢水自雩都來，西北逕贛縣東，西合豫章水，下入廬陵。先謙案：章、貢二水，後起之名。班志所稱豫章水即章水，貢水即湖漢水，當以一統志爲正。章水自南康來，東北逕贛縣西，環城而北，謂之西江，合於貢水，通曰贛江，北流三百里，歷十八灘，在縣境者百八十里，有九灘，其九在萬安縣。貢水自雩都來，西逕贛縣東，又北合章水，是曰東江。下入廬陵，說互詳雩都下。

新淦。都尉治。〔補注〕先謙曰：名勝志，清江縣有清江鎮，鎮北有漢都尉城。清江縣志，在今縣東北三十里。莽曰偶亭。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也。師古曰：淦音紺，又音古含反。〔補注〕先謙曰：淮南鄉

盧之上淦。酈注云。淦水上流。曰上淦也。續志。後漢因。贛水注。豫章水自廬陵來。東北過漢平縣南。（後漢立。）又過新淦縣西。合淦水。淦水下入南昌湖漢及淦。非通稱也。（先謙案。此書甚覈。故下仍依志文。稱湖漢水。）案水自宜春來。東逕吳平縣。舊漢平也。案水東逕新淦縣入湖漢。先謙案。本志宜春下。案水東至新淦入湖漢者也。注又云。淦水出縣。入湖漢。一統志。故城今清江縣東北樟樹鎮。贛水自廬陵來。東北流逕峽江縣城南。又東北逕新淦縣西。又北逕清江縣。與袁水合。舊自縣南十里萬石洲。南折而西。會袁水。名曰清江。繞城而北。明成化末。贛水北衝蛇溪。不復西折。止有橫流一綫。與袁水相吐納。至城北二十里。二水復合。水勢益大。時有衝齧之患。又十里逕清江鎮。下入南昌。袁水即案水。自宜春來。東逕新喻縣。九十九灘。八十八灘。至縣城南。混漭如練。東有巨洲。屹峙中流。盤回百餘畝。袁水又下入贛水。淦水出縣東南離嶺。遇紫淦山。出浮潤。至清江鎮。合蛇溪水。入贛水。蛇溪水自縣境永泰市北五里。分江水為溪。流行三十里。復與江合。自贛水北衝蛇溪。遂成大川。俗名同羅江。

南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在建昌府治東。

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師古曰。盱音香于反。（補注）先謙曰。贛水注。盱水出南城縣西北流。下入南昌。據一統志。盱水即建昌江。出廣昌縣南血木嶺。東北流二十里為巴溪。又十五里為小竺溪。又東北百里逕南豐縣。斤竹澗水。軍港水。宜濮水。盤河水。紫溪水注之。又東北逕南城縣東南。梁川水出紅水嶺。合九折水。飛猿水。逕雙港口注之。又北逕金谿縣西石門山。金谿水。苦竹水。赤搖水。清江水注之。又逕臨川縣南。梁安峽。為汝水。後分派臨汝縣。又北宜黃水合臨水注之。盱水於此有撫河之目。下入南昌。

建成。（補注）先謙曰。雷次宗豫章記云。漢高帝六年。灌嬰定豫章。以其地建城邑。故曰建成。先謙案。武帝封長沙定王子拾為侯國。見表。

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莽曰多聚。（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建城。劉注。此地立名上蔡。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贛水注。蜀水出康樂縣。故陽樂也。（吳晉改名。今萬載縣東。）又東逕望蔡縣。（後漢上蔡。晉更名。今上高縣。）又東逕建成縣。縣出然石。濁水下入南昌。案蜀濁字通。宋以後地說家皆稱蜀水。一統志。故城今高安縣治。蜀水今蜀江。出萬載縣西九十里鐵樓嶺。有池曰劍池。廣丈餘。其水東流。會涿水注之。又東合金鐘湖水。湖在縣西百二十五里。其水分二派。一西入湖南瀏陽縣。為瀏水。一東至宜

莊。過竹渡。入蜀水。蜀水又東出大鬭嶺。逕高城市。南至龍山。爲龍江。又東逕上高縣西。淡江水出新昌縣西北八疊山。合藤江水東流注之。又東逕高安縣城中。南東出下入南昌。皇朝通志云。蜀水出萬載縣西北。東流逕上高縣西北。合新昌縣之藤江。與龍江水會。以藤江爲蜀水經流。與一統志異。宜春。〔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成爲侯國。見表。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莽曰脩曉。〔補注〕全祖望曰。南字乃豕字之譌。王念孫曰。隸書豕字或作𧰲。與南相似而譌。先謙曰。據志。後漢因。地道記。縣出美酒。贛水注。豕水西出宜春縣。下入新淦。一統志。故城今宜春縣治。豕水即袁水。出萍鄉縣東南羅霄山。爲羅霄水。（提綱云。分爲二。一西北流。逕醴陵縣。入洞庭湖。一北流爲秀水。）東逕宜春縣城西十五里。爲稠江。至縣城北。澄清深碧。名曰秀江。清瀝江水。仰山水。九曲水。鸞溪水入之。又逕昌山峽。東南流至分宜縣城南。爲縣前江。大龍塘水。硯江水。赤江水。嚴塘江水。竹橘水。介溪水。楊江水。次第異注之。又出鍾山峽。下入新淦。海昏。莽曰宜生。師古曰。即昌邑王賀所封。〔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劉注。有昌邑城。贛水注。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案元帝時所置縣。無不入志之理。續志。建昌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知此文誤也。）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又逕海昏縣。爲上繚水。又爲海昏江。分爲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爲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別注入脩水。一統志。故城今建昌縣治。縣志。蘆潭東北二里許。繚水即奉新江。出奉新縣百丈山。東北流至側潭。深可艤舟。亦曰馮水。寰宇記云。漢遷江東馮氏之族於海昏西里。賜之田。曰馮田。水因以爲名也。奉新江又東逕安義縣。又逕新建縣西北。入贛水。雩都。〔補注〕先謙曰。寰宇記。本南海揭陽縣地。漢高六年。灌嬰所立。雩水出縣北雩山。入湖漢。先謙案。陳嬰所立也。灌嬰不聞至此。下同。據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雩都縣東北。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師古曰。音于。〔補注〕先謙曰。贛水注。湖漢水出雩都縣。導源西北流。逕金雞石。其石孤峙。臨川耆老云。時見金雞出於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下入贛。搭一統志。貢水即湖漢水。出福建汀州西六十里新路嶺。寰宇記云。貢水出新樂山。盜樂音轉。譌爲路。明統志云。綿水出汀州白頭嶺。即此水也。西北流逕瑞金縣南門。與綿水合。又西

南逕會昌縣東北與湘水合亦名湘洪水又逕縣北七里折而西北流與安遠水合安遠水出安遠縣東南八十里欣山其地有三百坑水源出焉亦名三百坑水南流百里至定南廳界爲九洲河始通舟楫又二百五十里至廣東龍川縣界爲東江諺曰贛州九十九條河卽有一條通博羅卽此水也安遠水又合濂江水流注於貢水又西北流逕會昌縣東南常都水自常都州東北來合諸水入之又西流雩水出雩都縣東北雩山西南流注之貢水又西南濂江水出興國縣東北覆公山合諸水西流注之貢水又西桃江水出龍南縣西南冬桃山合諸水東北流注之貢水下入贛一統志又云漢世豫章之水湖漢爲大故志此下獨云東北入江其彭蠡盱汝諸水皆云入湖漢豫章水雖亦言北出大江然不言諸水所入亦不詳其里數疑當時尚未知二水之源異流同姑並著之而專以湖漢爲經流也自酈注以豫章水爲正而湖漢之名遂隱先謙案豫章湖漢並言入江大水並行志例如此非不知其源異流同也

鄡陽〔補注〕先謙曰鄡陽故縣高祖六年置　莽曰豫章〔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贛水注湖漢水自南昌來北逕鄡陽縣合餘水下入鄱陽餘水自餘汗來北至鄡陽縣入湖漢水先謙案本志餘汗下餘水北至鄡陽入湖漢者也一統志故城今鄱陽縣西北信河水自餘汗來有錦江之目西北注瑞洪入贛水案餘水代有變更漢世西津塞則龍窟爲大河齊梁閒龍窟河塞則遷田西津爲大河隋開皇中何祀塞西津關龍窟既而龍窟復塞遷田西津復爲大河宋咸平間陳堯叟塞西津龍窟復爲大河今大河走龍窟而遷田西津冬涸如行陸地鄡湖在鄱陽縣西南三十里納古埠沙港諸水入鄱湖互見餘汗下

南埜〔補注〕先謙曰淮南人閒訓始皇使尉屠睢爲五軍一軍守南埜之界卽此有橫浦關見南越傳案隋漢置縣見元和志後漢因續志有臺領山案卽庾嶺也一統志故城今南康縣西南章江南岸九域志有南埜鎮　彭水東入湖漢〔補注〕先謙曰贛水篇贛水出南野縣西北注云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先謙案此道元以彭水卽贛水亦卽豫章水也又云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川石阻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下入贛先謙案章水出崇義縣西南九十里聶都山高百六十仞亙四十里故隸大庾縣之平政鄉明正德中割屬崇義章水所出曰沙溪洞泉源頭流俗曰平政水東

流。合諸小水。又東與涼熱水合。水出大庾縣西百三十里。水源一溫一冷。熱水湍圍二丈餘。深三尺餘。袤四步。合涼水東流。寰宇記。一名豫水也。東入章水。豫章合名。殆肇於此。章水又逕南康縣東。合上猶江水。下入贛。自漢後彭水名隱。就地望徵之。即今上猶江水也。出湖南桂陽縣東四十里螢嶸嶺。為螢嶸水。有麟潭水牛皮能水入之。又東北逕崇義縣北。又東逕上猶縣西五十里。為琴江口。碣信水入之。又東十里逕吳公峽。又東合猶水為上猶江。又東至南康縣東北入章水。舍此無足當彭水者。安平。侯國。〔補注〕先謙曰。長沙孝王子習國。元帝封。莽曰安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更名平都。一統志。故城今安福縣東南。

桂陽郡。〔補注〕先謙曰。據耒水注。郡治郴。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長沙郡。義帝都。高帝二年。分長沙置。（見湘水注）五年。屬長沙國。景帝後以邊郡收。（南粵國尚未平。故桂陽、灕江、豫章、會稽皆為邊。史記所謂南邊也）莽曰南平。屬荊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灕水注。灕水自零陵零陵來。南逕始安縣東。孫吳分桂陽南部立。灕水下入零陵始安。戶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金官。〔補注〕先謙曰。官本金作鐵。引宋祁曰。鐵官。當本作金官。徐松云。宋本作鐵官。縣十一。

郴。〔補注〕先謙曰。昭帝封長沙王孫楊為侯國。見表。耒山。耒水所出。西南至湘南入湖。〔補注〕王念孫曰。入湖當為入湘。湘湖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耒水。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志作耒水入湘。是其證。先謙曰。湘南。長沙縣。湘水注引十三州志曰。日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西至湘南縣入湘。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先謙案。道元稱引不斷。並不悉此水是一是二。今考寰宇記。郴地自耒水外。更無它水直達湘流者。一統志云。耒水一名

日鄯水，當從之。又耒水，舊志耒水出郴縣南山。注云：耒水出汝城縣東（宋縣），爲龍白芻山，西北流有十四瀨，又逕晉寧縣北（即汝寧改）合清溪水。汝城縣（今桂陽縣地）在郡東三百餘里，山又在縣東，耒水無出南山理也。耒水又合渙水、黃水，又西逕華山之陰。其東則黃溪、耒水之交會也。耒水下入便，清溪水出縣東黃皮山，西北入耒水。深水出縣東狹公山，入耒水，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黃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庾仲初云：嶠水南入始興溱水，注海，即黃岑水入武溪者也（見下）。北水入桂陽湘水注江，即是水也。右合千秋水，又東北逕縣東，右合除泉水。黃水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又北流入耒，爲郴口。千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千秋水下入黃水。除泉水出縣南湘波村，村有圓水，可二百步，一溪暖，一溪冷，冷水盛則冒黃溪，水耗則津徑輟流。先謙案：據志有客嶺山，據注，馬嶺山有仙人蘇耽壇。據一統志，耒山在桂陽縣南十里，耒水出焉，西北流與熹江水合。水出桂陽縣東二十里龍須坳，分爲三，二爲清泉水，一東合絲水，入江西南安府崇義縣境，一南入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境，一爲熹江水，西南入耒水。耒水又西北與屋嶺水合，水出桂陽縣南六十里屋嶺山，分爲二，一至仁化縣入大江，一西北流入耒水。耒水又西北流逕會溪，與漚江水合。漚江水出桂東縣界，水由西南流合胸堂山水，又西南逕縣南，而西合雙溪水，又西南與桂水合，水出桂東縣西北五十里小桂山，至縣西南入漚江水。漚江水又西南合滁渡水，水出桂東縣西萬王城山，西流逕縣北，接鄰縣界，復折流而西南，逕縣西，又南入漚江水，於是有滁渡江之目，亦曰洪江也。漚江水又逕桂陽縣北三十里之南延里，與河稠水合，中有二瀧十二灘，亦名三瀧水。又西北流四十里，逕興寧縣境之興樂，又二十里至滁津，又六十里至高栝水，外險惡，其旁鑿山通道，行者至此舍舟從陸以避險，又五里至結魚，又六里至濱渡，又十五里至永江口，凡四十八灘，巨石嶙峋，不能方舟。又十五里至東江渡，入耒水。耒水又逕滁口，有東江之目。又西北與資興水合，即注之清溪水也，出結鎮泉，合平石、杭溪二水，逕興寧縣南，折流十里入耒水。耒水又西北逕程江口，與程水合，即注之深水也，出興寧縣東北四十里羅酸泉，西流合並，一出回龍山，一出瓜梠山，一出九峯山，一出周原山，合流而下，爲郴州江口，又西入耒水。耒水又西北逕郴江口，與郴水合，即注之黃水也，出黃岑山，山在郴州南八十里，接宜章縣界，一名客嶺山，又曰黃箱山，明統志云：爲楚粵之關，與諸嶺連屬，橫經衡北，來

暖氣候頓殊。酒與郡之騾嶺。郴水北流。沙江水出五茬山注之。又北四十里。逕州城南少西。而東北逕高岩嶺。湧嶺的山下。兩岸山勢如峽。郴水又與千秋水合。水在州西南三十里。出黃岑山。郎注之萬歲山也。周回三十七里。唐天寶六年更名千秋水。又入於郴水。郴水又西北合北湖水。湖在州西五里。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泛北湖之空明者也。郴水又西北合溫泉。郎注之除泉水也。州境溫泉有三。一見桂縣。一在永興縣西四十里。湧流灣下。溫暖如湯。此泉在永興縣西六十里。一邊暖一邊冷。輿地紀勝云。平地湧出。沐浴可已疥。東流合郴水者也。郴水又北逕馬嶺山。山在州東北五里。一名牛皮山。又曰龍騎嶺。蘇耽仙處也。郴水又北至州城東北六十里入耒水。當峯石山下。即注之華山也。俗謂鶴石山。耒水下入鍾。

項羽所立義帝都此。（補注）先謙曰。耒水注。其城項羽遷義帝所築。縣南有義帝冢。內有石虎。因呼爲白虎郡。續志劉注引湘中記。今有義陵祠。

莽曰宣風。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耒音郎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郎作耶。續志。後漢因。淥水注。黃岑溪水出郴縣黃岑山。西南流入武溪水。（見臨武）一統志。故城今郴州治。黃岑溪水在宜章縣南。一名黃陂溪水。水出黃岑嶺。至縣西兩江口。合一水。東逕縣城南。又東南過小瀧。逕平石村。一名谷溪水。又名龍河。至七姑灘入溱水。即酈仲初所云暢水者也。（見上）與郴水同出一山之陰陽有異耳。

臨武。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行七百里。（補注）段玉裁曰。秦水。他書皆作溱水。師古注不言秦音溱。然則此作秦。鄭溱洧作溱爲正。王念孫曰。秦讀爲溱。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今本鬱下有林字。辨見下條。）匯皆當爲洭字之誤也。洭讀若匡。隸書作洭。說文。洭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洭浦關爲桂水。（出字舊本譌作山。山上又脫南字。今據水經訂正。）從水匡聲。又曰。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洭。洭字或作匩。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爲匯。宋方言。南楚瀑洭之間。郭璞云。洭音匡。洭水在桂陽。水經云。洭水出桂陽縣盧聚。（今本譌作匯。）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爲桂水。史記南越傳。出桂陽下匯水。（今本譌作匯。）漢書作湟水。（水經注云。洭水。山海經謂之湟水。今山海經海內東經作潢水。）匯與湟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匯。則聲與湟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本作方湟。說苑正諫篇。後漢書文苑傳。並作方淮。淮亦匯之譌。故與湟近。）下文有含洭縣。南海郡有洭浦關。（舊本關譌作官。今據說文水經改。）其字正作洭。不作匯也。

又案，漢成陽令唐扶頌云：賦政于外，發及鬼方，匯夷來降，寇賊迸亡。匯即洭字，匯夷謂匯水上之夷也。上文云：除豫章郡彭澤長，夷粵揺伎強難化，君奮威勵武，親以好惡，蠻貊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匯水發源於連州，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之西江）。於漢為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揺伎，又云匯夷來降也。而隸釋乃誤匯為匯，而以為匯澤之匯，漢隸字原又誤為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文，則此志之匯水即是匯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匯（匯含匯縣匯浦關兩匯字不誤）。師古又有胡瞶反之音，後之學者多見匯，少見匯，遂莫能正其失矣。先謙曰：溱水篇，溱水出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注云：溱水導源縣西南，北流逕縣西，而南合武溪。山海經曰：肄水出臨武西南，而東南注於海，入番禺西。肄水蓋溱水之別名也。武溪水出臨武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右合溱水，亂流逕縣西，謂之武溪。溪側鹽溪東四日臨武縣，又東南流，左會黃岑溪水（見郴），下入曲江。一統志：溱水出臨武縣華陰山，東南流，與武溪水合。武溪水出縣西山下，地名鸕鷀石，流逕縣西北入溱水。　莽曰大武。師古曰：湞音丈庚反，又音貞。匯音胡賄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臨武縣東。

便。（補注）先謙曰：惠帝封長沙王子吳淺為侯國，見表。　莽曰便屏。（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耒水注：耒水自郴來，北逕便縣西，縣界有溫泉水，在郴縣西北，左右有田數千畝，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水散流入耒水，耒水下入耒陽。一統志：故城今永興縣治，耒水自郴來至便縣，曰便江，北流與長安水合，又北與白豹水合，水出永興縣南白豹山，東合棲流水入耒水，耒水又北與油藷江合，水出永興縣西二十里，東南入耒水，耒水又逕森口為森水，下入耒陽。溫泉在州西北，元和志：溫水在高亭縣北，常溉田是也。高亭廢縣在永興縣西十五里。

南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鍾水篇：鍾水出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諸亭，又北過鍾亭，與溱水合。注云：都山即都龐嶠，五嶺之第三嶺，鍾水即灌水也，灌水即桂水，灌桂聲相近，故字隨讀變。桂水自桂陽來，北逕南平縣而東北流，屈據亭，右會鍾水，通為桂水。又北過漢寧縣東（後漢立），入湘。縣在桂陽郡東北二十里（案今桂陽州界）。又深水注：許慎云：深水出桂陽南平縣，故深山在南平縣之南，九疑山東也（互見桂陽）。一統志：故城今藍山縣東南平廢縣。都山在藍山縣南，輿地紀勝：都山在縣南九十里，與連州分界，即都龐之嶠，鍾水出縣北，分為二

北流逕嘉禾入桂陽。一南入廣東連州。本朝康熙四十七年。溝爲疑河。洭水又北合桂水。**耒陽。**〔補注〕先謙曰。說文作邦。**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酃入湖。過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補注〕先謙曰。過桂陽、長沙。官本作舂山舂水。是。灌水注。湘水西北得舂水口。水上承營陽舂陵縣。（劉宋營陵縣。）西北潭山。又北逕新甯縣東。（晉宋湘東郡新甯縣。今常甯縣西。）又西北入湘。爲舂水口。先謙案。一統志舂水出新田縣舂陵山。東西二源合流。逕桂陽州爲舂陵水。又逕石口。鍾水自藍山縣來注之。（詳桂陽下。）又新州西下十八灘。桂水自藍山縣來注之。又逕常甯縣爲白河。又逕遮遙山東。又自縣東北折而西逕鳳仙山北入湘。案入湘之處去湖尚遠。此入湖亦當是入湘之誤。**莽曰南平亭。**師古曰。在耒水之陽也。酃音靈。〔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耒水注。十三州志云。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山。下入長沙酃。耒水自郴來。西北逕耒陽縣東。縣因水以制名。東傍耒水。水東里面有郡故城。縣有溪水。東出侯計山。西流謂之肥川。川北有溫塘。其深不測。耒水又西北逕蔡洲。下入長沙酃。一統志。故城今耒陽縣東北四十五里。耒水自郴來。北至衡陽縣東北爲耒河口。亦在耒陽縣東南六十里侯憩山西流入耒水。由一名侯憩。憩、憩皆計之同音變字。**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補注〕宋祁曰。鬱林。景本無林字。王念孫曰。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爲水名。故加林字耳。水經。溱水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合。（即洭水。）南入於海。注云。溱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餘見上條。）下文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是也。宋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傳正義引此已有林字。）水經云。灕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鬱水。是其證。今灕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梧縣入鬱。先謙曰。匯亦洭之訛。四會。南海縣。說文。洭水出桂陽縣盧聚。出洭浦關爲桂水。洭水篇。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注云。水出桂陽縣西北上騎山。爲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城。謂之洭水。又合盧水。下入陽山。盧水出都溪。歷貞女峽南流入洭水。先謙案。紀要。洭水出常道縣九疑山。入連州境。輿地紀勝。盧水北出黃岑嶺。今案盧水即洭水也。山在藍山縣北九十里。九疑山在縣西南。接常道縣界。黃岑乃九疑支山也。洭水出下村之廣溪。亦曰盧溪。自藍山縣界繞連州西而下。宋岡水注之。又高良水注之。又

有華化水，出宜章黃岑山，至連州，合湟水，並卽嶠水矣。又歷楞伽峽而南出，注於龍潭。是曰湟水。通志：楞伽峽在連州東南十五里，雙巖壁立，飛瀑傾注，下有貞女石，卽貞女峽也。過郡二，（補注）先謙曰：桂陽、南海。行九百里。應劭曰：桂水所出，東北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深水，舊深水出桂陽盧聚。注云：深水一名邃水，導源盧溪。（互見南平。）深水下入營陵營道，又鍾水注，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下入南平，故應劭云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紀要：桂陽州藍山縣，漢南平縣地，有舜水，出九疑山，一名舜水，合縣諸水，入桂陽州界，會舂陵水，豬灘堅轉驛水，卽灌水，亦卽桂水矣。與湟水出湟浦關為桂水者有別。一統志：故城今連州治。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此說非也。（補注）先謙曰：有陽山關，見南越傳。長沙孝王子宗國，元帝封。續志：後漢省。鄭氏說則縣併入陰山。洭水注：洭水自桂陽來，東南入陽山縣，合連水，翼水南逕陽山縣故城西，又逕縣南。縣故含洭縣之桃鄉，孫皓分立為縣也。洭水下入含洭。先謙案：陽山漢縣，道元蓋見後漢無有，遂引孫吳於班志，偶有不照也。一統志：故城今陽山縣南二里。陽山溪：洭水自桂陽入縣，有陽溪之口，東南流逕龍濛南，與連水合。水出縣西北百一十里石塘村，一名滑水，又名同官水，逕連州南至同官峽入洭水。洭水又下龍官灘，至陽山縣南，合通儒水，又東南與肄水合。水出縣東二里東嶺下，南流為消息溪，亦謂之桃江，又合兩溪水入洭水。

曲江，莽曰除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北有臨沅山，湊水注：湊水合武溪水，自臨武來，南入重山，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險阻，巖嶺疊出，名曰瀧水。又南出峽，為瀧口。又合冷水、林水、雲水、蒲水，又歷鞭鑿，由逕曲江縣東。云縣昔號曲紅，曲紅，山名也。（孫吳始興郡治。）東湞閩是矣。縣東為瀧溪，號曰北瀧水，亦曰北江。左合東溪水，溱水自此有始興大庾之名，下入湞陽。冷水出冷君山，林水出縣東北雲山。雲水出縣北陽泉，蒲水上承滄浪水，俱入瀧。東溪水自豫章、贛來，西逕始興縣南，（今曲江縣西晉立。）入曲江縣，合斟水、利水，入北江。斟水出浮岳山，利水出韶石北山，逕韶石，韶石下，東南入東江。一統志：故城今曲江縣西。藍豪山在樂昌縣東北六十里，溱水合武水自臨武縣流入宜章縣，又逕乳源縣西北，又東逕樂昌縣西，與瀧溪水合。酈注之冷水也，出冷君山，西南流四十里入溱水。溱水又合林水，水在今曲江縣北七十里。又合雲水，水在曲江縣北，又合蒲水，今不知何水也。又歷鞭鑿山，山在曲江縣北。九域志由似天

笙竹叢蘢，故名。溱水又逕曲江縣東，與東江合，即注之東溪水也。水自江西南康縣石鼓山來，逕曲江縣，合邱水，水在曲江縣東南，資溪五行志，永明二年，曲江縣山崩壅底溪水成陂，即此水也。東溪水又合利水、澌錦二溪之下流也。澌溪出溱諸，逕仁化縣西，合錦石溪水。錦石溪水二源，一出崇義縣仙人嶺，一出太平山，合流扶溪水入之，又西南逕仁化縣，又南歷錦石巖，與澌水合爲濛口，又南逕曲江縣，入東溪水。通志以修仁水爲利水，修仁水出始興縣東嶠山，通志誤也。東溪水又入於溱水。

含洭。應劭曰：洭水所出，東北入沅。師古曰：洭音匡，沅音元。（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洭水注，洭水自陽山來，左合翁水、陶水，又東南逕含洭縣西，下入南海中宿，匯三東北入沅。據注，則沅在武陵，去洭甚遠，又隔湘水，不得入沅也。翁水出東北利山湖，陶水東出堯山西，逕縣北，並入洭水。一統志，故城今英德縣西。翁水出翁源縣東北百四十里翁山，陶水出英德縣西四十里，一名桃溪。

湞陽。莽曰基武。應劭曰：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桂領山。劉注，有吳山。溱水注，湞水自南海龍川來，西逕湞陽縣南，右入溱水。溱水自曲江來，南逕湞陽縣西，王莽之基武矣。（基不作甚。）縣東有湞石山，廣圓三十里。溱水又西南歷皋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湞陽峽，又出峽，左合湞水，下入南海中宿。一統志，故城今英德縣東。溱水自曲江來，逕英德縣東，有英山在縣東三十里，產奇石，即古湞石山也。太尉山在縣西南二十二里。湞水之西岸石山在縣南十五里，一名湞陽峽，岸壁千仞，猿狖所不能逕。宋嘉祐六年，轉運使榮諲開峽作棧道七十餘里，明嘉靖四年，壘石修復舊棧，水陸通之。溱水出峽，始合湞水也。元和志，曲江縣下云湞水在縣東一里。寰宇記，混東江於湞水，並誤。湞水自龍川入翁源縣，爲南浦水，又西南與龍仙水合，曰三合水，又西芙蓉水入之，又西南逕利陂舖，爲羅江水，有蕉陂水注之，又西南逕九龍，周陂水注之，又西南逕瀧口，橫石水注之，又西逕英德縣入溱水。

陰山。（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湘水注，湘水自長沙湘南來，東北過陰山縣西，合洣水，下入長沙臨湘。又洣水注，洣水自長沙攸來，西北過陰山縣南。縣本陽山縣也，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彭宗疾其勢王，故塹山堙谷，改曰陰山縣。洣水合容水西北逕縣東，又西合歷水、洋湖水，西北入湘。先謙案，長沙茶陵下泥水西入湘者也。注又云，容水出侯盛山，入洣，爲容口。歷水出縣，入洣，爲歷口。洋湖水出縣西北藥藪岡，入洣，爲洋湖口。洣水東北有峨山，縣東北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一統志，故城今陽山縣

北。祀要。今敘縣西北六十里。元和志。舊山縣。即漢陰山縣東北二十里有陰山也。先謙案。今廢東連州陰山縣北。侯國。〔補注〕先謙
非酒沐二水所經。祀要近之。即今安仁縣無疑也。沐水自敘縣西流逕舊山縣舊山下。又西逕縣東雷家埠入湘。曰。表無。荅對。

武陵郡。〔補注〕閻若璩曰。元和志。漢改秦黔中爲武陵郡。移理義陵。今辰州溆浦縣。是則義陵爲郡治矣。先謙曰。據志。後漢治臨沅。劉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高帝置。〔補注〕先謙曰。續志。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沅水
注。本楚黔中郡。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楚世家。秦紀。六國年表皆有黔中郡。梁氏失載。五年二年二郡莽曰建平。屬荊
不同。全祖望云。漢改其名。非溯也。考國策史記。楚皆有新城郡。巫郡。秦省新城。並併入漢中。省巫。並併入黔中。
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萬五千七百五十八。

縣十三。

索。漸水東入沅。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壽。如淳曰。音繩索之索。師古曰。沅音元。〔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更名漢壽。劉注。去雒陽二千里。沅水注。漸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折。逕其縣南。縣治索城。即索縣之故城也。劉璋以爲興水。是水
又東歷諸湖。方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漸口。沅水自臨沅來。東入龍陽縣。（晉置）合漸水。又逕龍陽縣北。合漸溪。下
入長沙下雋。一統志。今武陵龍陽縣地。故城在縣東北六十里。漸水出梁山西猿泉寺側石碑中。東北逕螳螂城下。即漢索城故址也。
又東北歷諸湖而出。非沅。縣志云。漸口旁有小港。在龍陽西北四十里。去沅陵亦四十里。即漸水入沅處。今溪在龍陽縣東北。陳灃云。
漸水今桃源縣漆家河也。水經注。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氾洲。今龍陽西北。沅水分二派復合。即所謂氾洲也。漆家河在其西。其水南
流東折而南注沅。與注合。故知爲漸水也。孱陵。莽曰孱陸。應劭曰。孱音踐。師古曰。音仕連反。〔補注〕先謙曰。高帝五年置。見名臣表。續志。後漢因。（劉注。魏氏春秋云。劉備在荊州。所都改曰公安。）江水注。江水自南郡華容來。逕縣

之樂鄉城北又東合油水又東逕公安縣北合涌水景水又得高口故市口逕陽岐山北仍入華容又油水篇油水出孱陵縣西界注云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縣西合洈水又逕縣北縣治故城劉備孫夫人更修之北城背油向澤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入江洈水自南郡高成來東至孱陵縣入油水先謙案本志高成下洈水東入繇者也又高成下班注洈水至華容入江孱陵華容地望相距至近據一統志江水與油水合今油河也出松滋縣白石山為白石水東逕縣西與洈水合今洈溪河也洈㵧以音轉變字突出松滋縣西南起龍山有二源一出山南一出山北合而東流入王宗湖至公安縣入油水油水又逕公安縣西北流入江江水又東合涌水涌水與景水合西虎渡河也在公安縣城東河水自江陵虎渡口分流入縣東北境為東西港又東南流至四水口又四十里至三汊河分為二一南出安鄉縣為景港河又分為二一西南為中游港又南為南游港入澧一由華容縣境入澧禹貢導江所謂東至于澧也一西流與縣南牛浪湖通入松滋界為河陽岐山在石首縣西百步一名東撥山晉書隱逸傳劉驎之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是也唐石首縣移治陽岐山下又澧水注澧水自零陽來東過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立）左合涔水又東澹水出焉又南逕作唐縣南又逕南安縣南（晉分孱陵立）合澹水又合赤沙湖水又東南入沅下入長沙下雋涔水出天門郡界（吳分武陵立）南逕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東南入澧涔水上承澧水於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入澧為澹口王仲宣詩悠悠澹澧者也先謙案一統志今華容安鄉縣地故城在公安縣南作唐故城在安鄉縣北郡文涔陽渚在郢中屈原所謂望涔陽兮極浦也涔水出澧州西北龍洞為龍洞水分為二一逕龍神灘一逕石馬堰合流而東為晉泥灘再下為竹根灘又東逕夢溪寺澗淳水注之又東為黃潭黃溪水注之又東為涔水逕州東入澧澹水今後河在安鄉縣東上承澧水逕縣城東南名兔兒港又南入澧明志治中逕塞澧水合涔水東逕安鄉縣城西名縣前河亦曰長河分為二一東流逕華容縣入湖一東南於安鄉縣入湖赤沙湖在華容縣南一名赤亭湖夏秋水漲與洞庭通

臨沅。莽曰監元。應劭曰沅水出牂柯入于江。〔補注〕先謙曰官本元作原。王念孫云當依水經注作沅監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非多改監而下一字不改先謙案據志後漢因沅水篇沅水又東北過臨沅縣南注云沅水自沅陵來臨沅縣與沅南縣分水（沅南後漢立）沅南縣西有夷望山有夷望溪水入沅沅水又東得關下山

有瀏水入沅。又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璧灣，又歷三石澗、綠蘿山，又逕平山西，又逕臨沅縣南，縣南臨沅水，因以爲名，南對沅南縣，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沅水下入江。一統志：今武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沅水逕桃源縣，合大小穀溪水，又與夾溪水合，水在縣西南百二十里，俗謂恰望溪。又逕漸溯溪，沅水又逕白馬洞，爲白馬江，亦名桃川江。又東得延溪水、鄢溪水，又東逕綠蘿山，山在縣南十五里，下有潭。又逕平山西，山在武陵縣東三十里，一名太和山，又名武陵山，亦名河洑山。又東歷枉渚，楚辭朝發枉渚者也。枉水出縣南蒼山，東北流逕善德山入沅水。山舊名枉人，隋開皇中刺史樊子蓋以善卷居此，改名善德山。

沅陵，莽曰沅陸。〔補注〕閻若璩曰：黔中郡治此。故郡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先謙曰：官本阮作沅，是。後漢因。續志有壺頭山。劉注：有松梁山。沅水注：沅水自辰陽來，逕沅陵縣西，合武溪，又東合施水，又逕沅陵縣北。漢頃侯吳陽邑也，王莽改曰沅陸縣。北枕沅水。又逕縣故治北，移縣治之舊城，置都尉府，臨沅對酉二川之交會也。沅水又合酉水，又合君山溪水、諸魚溪水、夾水。夾水下入兆沅。酉水自酉陽來，東逕沅陵縣北，又南入沅，謂[illegible]之受水，其水所決入處名酉口。又資水注：高平水出沅陵縣首望山，西南流，下入長沙昭陵。一統志：今沅陵、瀘溪、辰谿、永順、龍山縣地，故城在沅陵縣西南。沅水入縣北流與武溪水合。水出武溪縣西武山，會諸小水，逕武溪縣城南，又南入沅，一名潕水。後漢南蠻傳劉尚泝沅水入武溪，擊蠻於此也。沅水又與施溪水合，注之施水也，在沅陵縣西南，一名施黔水。沅水又折而東，逕沅陵縣城東，爲百曳、高栢、九溪、橫石諸灘，與酉水合。又與諸魚溪水合，水在縣東七十里，今名蒸魚灘水。沅水又與夾水合，水在縣東。沅水又東爲北斗灘，又東爲鵲灘，又東爲清浪灘，洞庭二灘也。酉水入沅陵縣，與會溪水合，水出永順縣高望山，西南流入酉水。酉水又東與羅滄溪水合，又東入沅。

鐔成。〔補注〕先謙曰：淮南人閒訓尉屠睢五軍，一塞鐔城之嶺。鐔成即鐔城也。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靖州、黔陽、綏甯、通道、會同、天柱縣地。故城在黔陽縣西南。沅水篇：旁溝水自牂柯故且蘭來，東至鐔成縣爲沅水，下入無陽。先謙案：清水江自天柱縣境東北流，逕黔陽縣之通州溪，有渠江水自通道縣歷靖州會同縣北流合諸水入之。清水江又東北流，始有沅水之名矣。康谷水，南入海。〔補注〕先謙曰：沅水篇：泿水出鐔成縣北界沅水谷。注云：山海經曰：禱過之山，泿水出焉，西南流注於海，是也。下入鬱林潭中。鄰水

出据陽縣。故鐔成也。(晉改。)俗謂之移溪。下入潭中。鉄坫。吳卓信箋云。泿水卽康谷水。是也。一統志。羅蒙江在通道縣西四十里。其源有三。一出縣西南佛子山。爲羊肫堡江。一出縣西南天星里。爲天星江。一出黎平府洪州長官司界。爲洪州江。合流逕縣西。西南流逕柳州府懷遠縣界。入融縣江。又云。多星江在縣西四十里。出黎平府界。流入羅蒙江。宋元豐中置多星堡。以此爲名。先謙案。此外出鐔成境者。別無南流之水。然則羅蒙江卽泿水。入羅蒙江之多星江。卽注泿之鄰水矣。陳澧以爲出永甯州分派南流之鎭甯江。一統志。永甯。溝潭中地。不屬鐔成。陳說非也。　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應劭曰。潭水所出。東入鬱。音淫。孟康曰。鐔音潭。師古曰。孟音是。(補注)宋祁曰。正文鐔字或作潭。注。阿林入鬱下。當添林字。音淫上。當添潭字。王鳴盛曰。以縣名及應音參之。作鐔是。南監旣說作潭。又脫去音淫及師古云云。先謙曰。郡二。武陵。鬱林。阿林。鬱林縣。入鬱下不當有林字。旣見上。說文。潭水出武陵鐔成玉山。東入鬱。與志文合。作潭是。王說非。溫水注。潭水出鐔成縣玉山。東流下入鬱林潭中。先謙案。一統志。潭水卽柳江。出貴州披得生苗山中。東南流逕黎平府西。爲平江。又東逕永從縣南福祿村。爲福祿江。與都江水合。(創潭水見牂柯毋斂下。)又東與羅蒙江合。下入廣西界。　無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沅水篇。沅水自鐔成來。東過無陽縣。注云。沅水東逕無陽縣。合無水。南[illegible]逕水。又合龍溪。下入辰陽。龍溪南帶移山。下注沅。亦逕水出縣東南許山。西北逕縣南。入龍溪。注又云。西水自充來。東南逕無陽故縣南。下入沅陵。又資水注。資水出無陽縣界。(互見零陵都梁。)一統志。今芷江縣地。故城在沅州府東南搖亂山。先謙案。方輿紀要。芷水在龍陽縣西。卽資水之別派。兩岸多生杜衡白芷。故名。一統志云。自方輿紀要以沅水爲芷水。而芷資發源迥。後人遂以資爲芷。卽以芷爲沅。三水經流各異。未可牽附也。案道元之說已開其先。　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八上脫行字。洪亮吉曰。無陽隨代改名。水亦因之以改。三國吳時名潕陽。晉宋志作舞陽。則水亦作潕與舞。唐名武谿。又曰巫溪。置巫州。則水亦作武與巫。先謙曰。此志例。凡自某水出者。云首受某水。自某地出者。云出某處。全志皆然。此故且蘭下不出水名。當云無水出故且蘭。首受二字誤。故且蘭。牂柯縣。沅水注。無水自故且蘭來。南流至無陽縣。縣對無水。因

以氐縣。無水東南入沅。謂之無口。先謙案說圖說。無水二源。一出平越府黃平州南金鳳山。一出城北三十里都凹山。爲都凹水。一曰北牧河。二水合於州西門。曰西門河。又謂之黃平河也。寰宇記引荊州記云。牂柯在無水之際。今黃平清平等州縣。並在是水之南。可知漢時牂柯郡。即在今黃平州左近。故班云。無水出故且蘭也。黃平河又東南有飛雲洞水入之。又有興隆大河。興隆小河。北入之。又有苗眞水。處洞河水入之。又東南逕施秉縣城南。與施秉小江合。又東南逕鎮遠府鎮遠縣城南。爲鎮陽江。有宛溪、清溪、楊溪、松溪、牙溪、小由溪、兎溪、白水溪、羅溪、諸水入之。宋咸平中。以田承寶爲九溪十洞撫諭。諸溪即此九溪也。鎮陽江又東南逕清浪衛城南。又東南逕中羊坪。有異溪、鐵廠河諸水流逕思州府城北。合爲思州河入之。鎮陽江又北流逕玉屏縣城西。貢溪水西流入之。又北流至南宿塘。灑溪水自都素司來入之。鎮陽江至此。又有平江之目。亦曰平溪。貴州紀事云。宋寶祐四年。詔京湖帥臣。黃平、清浪、平溪、分駐屯戍是也。明置平溪衛。黃道溪水出思州府北境山東流。又折而東南流。元明之世。置黃道溪長官司。即其地也。黃道溪水至司西南折而東流。合銅鼓塘水。入於平江。世亦謂之鎮陽江。皆無水之異稱也。無水又逕湖南晃州廳南。又東北逕江口塘。皁溪水入之。又東北屈而東南逕沅州府芷江縣城西。又逕其城南。又屈逕其城東。又東北流至魚木塘。有懷化驛水入之。無水又屈而南流。逕黔陽縣西之牛角鋪。合於沅水。自黃平至此。實八百里。於氏之言爲不爽矣。今俗謂之洪江。明志。黔陽縣有洪江。即無水也。無沅二水既合。遂受洪江之統稱。故黔陽縣下游。置洪江司。並會同入沅之渠水。皆冒洪江之目矣。

遷陵。莽曰遷陸。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沅水注。酉水自鎮陽來。東逕遷陵故縣界。合酉溪。又東逕遷陵縣故城北。下入酉陽。又逕江水注。更始水自巴涪陵來。會酉鄉水。東南入遷陵縣。下入酉陽酉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互見酉陽。）一統志。今保靖縣地。故城在縣東。

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補注〕錢坫曰。七上脫行字。齊召南曰。志文南入誤也。應劭云。東入。先謙曰。沅水注。辰水出辰陽縣三山谷。東南流。獨母水注之。又逕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辰水又入沅。爲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獨母水南出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沅水自無陽來。東逕辰陽縣。合龍溪水、遂水、序溪水、

潕水，又東逕辰陽縣南，合辰水，下入沅陵。龍溪水出龍蟠山，注水出扶陽山，潕水出潕溪，俱北入沅。序溪水自義陵來，西北至縣入沅。先謙案：本志義陵下序水西入沅者也。洪亮吉云：辰水出銅仁府銅仁縣城西烏羅司西南六十里九龍山，即古三山谷也。元和志三山谷一名辰山，今俗又名梵淨山。今水經辰水逕出三磴山，蓋三山谷之異名。提綱云：辰最遠者出銅仁府西北界，曰順溪，其山北即鄖溪司水入烏江者也。余按：辰順音同，流俗變轉耳。東南流逕銅仁縣城北，一水出北山繞濟，河東南流百餘里，逕府城西北來會。世稱銅仁大小江，是大江爲辰水，小江即獨母水。北山當即龍門山也。入湖南，逕麻陽縣南，爲麻陽江，又東北逕辰谿縣西入沅。莽曰會亭。錢坫曰：辰水所出，東入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辰谿縣地。故城今辰谿縣西。酉陽。錢坫曰：酉水所出，東入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沅水注：酉水自遷陵來，東逕酉陽故縣南，縣故酉陵也。酉水下入沅陵。又延江水注：酉鄉水自遷陵來，東南至酉陽縣界，入酉。酉水北岸有黚陽縣（晉置）。許愼云：溫水南入黚，蓋黚水以下，沿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酉水又東，際遷陵縣故城北，又逕酉陽故縣南，而東出酉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於酉陽合也。先謙案：酉水出充入沅，顏引誤。說詳一統志：故城今永順縣南。義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師古曰：鄜音敷。（補注）先謙曰：高祖封吳郢爲侯國。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漵浦縣南三里龍堆。沅水注：序溪水出義陵縣鄜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縣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修作無廢。序溪水下入辰谿。先謙案：據一統志，鄜梁山即漵浦縣東南百五十里頓宗山，接邵陽縣界。漵水古名序水。提綱云：漵水二源，南曰龍潭河，出龍坪司之南山東，曰龍溪河，出番刀界北，西北流合爲雙龍江，又北流逕漵浦縣城南，又西流入辰谿縣南界入沅。案酈注以序溪漵水爲二，諸地說宗合爲一，詳其形勢及命名之由，實一水也。龍溪水、漵水酈分爲二（見上），提綱合爲一。假山。孟康曰：音葭。出藥草恆山。（補注）吳卓信曰：御覽藥部有恆山，引廣雅曰：恆山，蜀漆也。又引永嘉記：諸山並同，則恆山即藥草之名。段玉裁曰：古語假讀恆，如銅之讀封。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南郡。夷水注：夷水自南郡夷道來，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西面上里餘，得五穴，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因名難留城也。夷水又東逕石

室。又東與溫泉三水合。又東逕佷山縣故城南。縣即山名也。今訛以銀爲音。南一里即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溪水重源顯發。北入夷水。夷水下入南郡夷道。先謙案。孟注引見夷水注。或以恆山爲衍字。非。一統志。故城今長陽縣西。佷山在縣西北八十里。雖崖城山在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又名武落鍾離山。後漢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亦名龍角山。輿地紀勝。龍角山在長陽縣清江北。山有陰陽石。即此。長楊溪在縣西南。變稱爲陽耳。當爲隋皇中改也。

零陽。應劭曰。零水所出。東南入湖。〔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澧水注。澧水自充東。合茹水、溫泉水、零溪水、九渡水、婁水。又東逕零陽縣南。縣因零溪以著稱矣。又逕迷平郡溇陽縣（晉立）右會溇水。又東逕天門郡（吳分武陵立）澧陽縣南（晉立）下入孱陵。茹水出龍茹山。非辛既楚莊王所謂茹溪之源也。溫泉水出北山石穴。零溪水出零陽山。九渡水出九渡山。婁水出巴東界。（晉置）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晉置縣。婁當爲溇。今澧州安福縣西北）又逕零陽縣。並入澧。溇水出建平郡。逕溇陽縣南。左合黃水。入澧爲溇口。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逕巫山北入溇水。一統志。今澧州、慈利、石門、永順、龍山縣地。故城今慈利縣東。先謙案。澧水自永定縣東流。茹水自安福縣西東流注之。又東茹溪水自永定縣西南東北流注之。又東逕大庸所在永定縣西四十里。又東溫泉水自慈利縣西南流注之。大庸水自永定縣西北流注之。又東合約人溪水、倫溪水、鍛魚溪水。又東入慈利縣。合圖布溪水。又東九渡水自石門縣南北流注之。又東合圍巖溪水。又東逕觀音諸與溇水合。即注之婁水也。出湖北鶴峯州界。合溪水九爲九溪河。在安福縣北百六十里。九溪衛今爲九溪巡司也。溇水入慈利縣界。匯爲牛野潭。又逕澧入由東流。合四十澗水。自容美土司至此。凡百三十。又東南逕鐵鑪山入澧。澧水又逕縣城北。有茹溪水注之。又東零溪水出慈利縣南。逕宋家原北流入澧。酈注以爲入溫。誤也。澧水又東得道溪水、英溪水、茶陵溪水。又東逕東陽山下爲東陽潭。一曰界溪河。逕石門縣南爲零陽河。又東逕澧州東二里爲繡水。又東與渫水合。水出九溪衛添平所西龍門山。東南流合熱水溪。又東逕石門縣龍角山。合陽泉南溪之水。始通舟楫。又逕縣西十里入於澧。黃水出慈利縣黃石山。東北流至石門縣。入渫水。一名黃石溪。按渫水入澧在澧水會溇水之東。注以爲在合溇水之西。疑誤。

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桑植、安福、永定縣地。故城今永定縣西。

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

行千二百里。〔補注〕先謙曰：沅水注：酉水導源巴郡臨江縣，（互見臨江。）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下入辰陽。據一統志云：按湖南通志沅陵縣有酉谿水，出小酉山，東北流入酉水，此禹貢錐指酉水出今沅陵縣者也。永順縣有酉水，出縣之中正堡，為白羊水，經葛藤寨入沅陵縣為酉溪。劉沅陵縣志云：酉水出苗地了角山者也；其自四川酉陽州而下，經保靖、永順、沅陵入沅者，曰北河，匯酉水者，乃更始水。先謙案：酉水出今咸豐縣，沿河司大酉洞，前人皆未得其實。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補注〕先謙曰：下雋，長沙縣。澧水篇：澧水出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注云：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磔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為石，東標零陽，西揭充縣。充縣廢省，臨澧即其地。縣即充縣之故治，臨側澧水，故為縣名。（晉立。）澧水下入零陽。一統志：歷山在永定縣西北。澧水三源，一出桑植縣七眼泉，一出桑植縣栗山坡，栗、歷音同，疑即歷山字異也；一出永順縣十萬坪，至龍江口合流入永定縣。過郡二，〔補注〕先謙曰：武陵、長沙。行一千二百里。師古曰：澧音禮。雋音辭兗反。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補注〕先謙曰：湘水注：郡治泉陵。元鼎六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九疑，實惟零陵，郡取名焉。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莽曰九疑。屬荊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縣同。戶二萬一千九十二，口十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縣十：

零陵，〔補注〕先謙曰：秦縣，有令，信見藝文志。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全州北三十里。州志：在梅潭，有故城遺址。資水注：夫水出零陵縣界，（互見夫夷。）又資水注：營泉水出零陵永昌縣營泉山，（永昌在今祁陽縣西八十里，永昌晉所置，郡屬晉

分零陵置）西北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補注〕先謙曰。酃。長沙縣。字誤。說見長沙下。僞下。說文亦作陽海山。續志。陽朔山。湘水出。湘水注。陽海山即陽朔山。應劭云湘出陽山（說見長沙流下入長沙昭陵。

昭陵下）蓋山之殊名也。湘水自始安來。東北流過零陵縣。東合越城嶠水。又逕縣南。又逕觀陽縣。（晉立灌陽縣境）合觀水。下入洮陽。觀水自昔栝謝沐來。西北逕觀陽縣西。入灌爲觀口。一統志。陽海山在興安縣南九十里。先謙案。今灌陽縣亦漢零陵地。陽海山在灌陽西境。據輿圖。湘水北流逕龍縣山西。右合浙泉山水。又北左合石村鋪水。其流自越城嶺北來。即嶠水矣。湘水所歷。當全州灌陽之西境。注云逕縣東者非也。湘水又折而東。逕廷安司南。右合倚石山水。又東南逕其東。左合咸水。小江耆水。羅江水。又東逕全州南。直灌陽縣北。與觀水合。觀水（上見謝沐）又東北右合三峯山水。吳川水。鋅水。北逕灌陽縣西。歷閩上塘左合朴羅江水。又北逕永安關。又北逕石人山。爲灌江。又北左合揚子江水。入於湘。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補注〕先謙曰。逕零陵、長沙。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行九百八十里。〔補注〕先謙曰。林字衍。說見前廣信。蒼梧縣。離亦離灕水亦出陽海山。注云。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陽南流注灕。曰始安水。灕水又南合溈水。下入始安。溈水自長沙昭陵來。東南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入灕。全祖望云。灕水一名融水。又非牂牁江之下流。分鬱水。厭水。諸川入交州。復至中國。歷三十六灘。而爲灕水。本無關於湘水。其引灕通湘。乃秦史祿鑿渠之故。水經以爲湘灕同源。此大誤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灕水乃牂牁江下流。南下興安。地勢高。與湘水源不相謀。史祿始作靈渠。派湘流而注之灕。使北水南合。然則灕水不出陽海。其自陽海導湘合灕者。史祿力也。先謙案。史祿通渠。分湘流入灕。是矣。至謂牂牁水南下興安而爲灕水。此范全說灕不分湘。所合之大小融江水源。固在越城嶠南之水。必有所歸。今牂牁鬱水東下蒼梧入海。乃並謂其下興安而爲灕水。然則灕水下流將安往乎。參證輿圖。灕水自陽海山北流十餘里。逕興安縣城東北。又折而西南。六洞水自六洞山南流注之。又大融江水東流注之。又小融江水東南流注之。下入靈川。昭陵之水北入資以合湘。無東南至零陵者。即新甯（沅夫夷縣）之夫夷水。亦入資。其山陰所出之羅水。又入湘。道元云。溈水自

洮陵至零陵，差誤。惟云逕越城西入灕，則六洞水似之。其源赤與尖水都梁爲近，然則六洞即灕水矣。

營道，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瀧水注：營水自泠道來，西流逕九疑山下，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互湖，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山之東北泠道縣界又有舜廟。營水又西逕營道縣，合馮水，又西北屈而逕營道縣西，下入營浦。馮水自蒼梧馮乘來逕營道縣，右入營水，又深水注。深水西北逕營道縣南，注云：深水自桂陽南平來，西入營水，亂流營波，同注湘津，下入營浦。一統志：故城在甯遠縣西，九疑山在縣南六十里。據輿圖，營水（上見泠道）又北逕白花營西、白芒營東，又逕東水營西、安樂鄉東，又西逕虎威營南、老壽營北，冬冷山水合春頭嶺水，東北流注之。營水又逕江華縣東，又北逕沱江舖，又西北逕曲江口，與馮水合，下入道州。深水班志所無，詳疑輿圖不見自桂陽郡西注之水。既云亂流營波，惟昔稱泠水，今日瀟源者，與桂陽南平爲近，尼當深水之目。道元分爲二水，疑誤。

始安。〔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劉注引始安郡記云：縣東有數樂山，有遂山，灕水籌，灕水出始安縣陽海山。注云：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南部也。（孫吳立始安郡）下入零陵灕水注：灕水自零陵來，南合彈丸溪水，又南逕始興縣東（吳立），右會洛溪水，又東南入熙平縣。縣本始安之扶鄉，孫皓割以爲縣。（今陽朔縣東北）灕水又逕羊瀬山、雞瀨山，又南合熙平水口，縣南有朝夕堆。灕水下入蒼梧郡。洛溪水自蒼梧郡來，東南逕始安縣東，入灕。熙平水出熙平縣東龍山，西南流逕其縣南，又西合北鄉溪水，入灕。北鄉溪水出縣東北北鄉山，西流逕其縣北，又西流南轉逕其縣西，又南入熙平水。一統志：今臨桂、興安、靈川、陽朔、永福、義甯縣，永甯州地。故城今桂林府治。據輿圖，灕水（上見零陵）又西南逕靈川縣城東南，合白石淑水，又西南逕府治臨桂縣北十里，彈丸江水合鷲劍江水入之，卽注之彈丸溪也。灕水逕府治，分爲二，復繞城南合爲一。陽江水西北注之。又東南，馬溪水合薮溪水西注之。又合相思江水。又逕設山西、寶山東，合龍頭山水。又折西南流，逕陽朔縣東北，合聚寶水。據一統志，朝夕堆在陽朔縣東，熙平水在縣東北三十里，今不知何水當之。灕水又逕陽朔縣城東北，下入平樂府。洛溪疑卽猴溪，與馬溪合者。故由蒼梧郡境逕始安縣東入灕，右合當爲左合之誤。灕水之右無蒼梧郡地也。

夫夷。〔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義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後書第五倫傳作扶夷。

資水注資水自都梁來東北過夫夷縣下入長沙昭陵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互見零陵）少延山東北流逕扶縣南（宋隸）水夫夷縣也夫水下入昭陵一統志故城今新甯縣東北資水（上見都梁）又東逕桃花坪南其地今駐通判又東逕雙井左右各一水注之又東至邵陵浦口即注之邵陵浦水口也覓水自邵陽縣西北覓水洞北來注之夫夷水自南來注之水出全州寶鼎山北流百里逕新甯縣城東南爲大羅江又合數小水入於資今武岡界接邵陽爲新甯地大抵邵陵浦口以西桃花坪一帶皆隸漢夫夷縣矣

營浦〔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劉注引營陽郡記云縣南三里餘有舜南巡止宿處今立廟溯水注營水自營道來東北逕營陽縣南（孫吳立營陽郡）又北合都溪水（見冷道）又入營陽峽又至觀陽縣（晉立）出峽大小二峽沿瀬極險於水下入泉陵又深水篇深水自營道來西北逕營浦縣南下入泉陵一統志故城今道州北據輿圖營水東北逕道州東合瀟溪水溪出州南二十里安定山下宋大儒周敦頤故居也又東北合小灘水又東北合宜山水（並見冷道）又合烏江水即都溪也以出營道縣又謂之營道水闞駰云淮水東北至宜陽鄉合營道水曰永江口是也亦曰營口自營口南下謂之入瀟至零陵縣界之瀧曰瀧謂之瀧瀧名凡二十餘即注之入峽出峽矣觀陽今灌陽在今永州西縣境不至此觀陽當爲泉陵之誤

都梁侯國〔補注〕先謙曰長沙定王子遂國武帝封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武岡州城步綏甯縣地故城在州東北

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補注〕陳澧曰入沅者志以洞庭湖西滙爲沅水所匯也資水入沅彷此先謙曰益陽長沙縣資水篇資水出都梁縣路山注云資水出武陵郡無陽縣界唐糾山（互見無陽）蓋路山之別名也亦謂之大溪水東北逕邵陵郡（孫吳立）武岡縣南（劉宋立）縣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間可二里大溪逕建興縣南（晉立）又逕都梁縣南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於資水下入夫夷縣一統志資水出武岡州西南百里路山山接靖州綏甯縣界西流逕黃茅山西北又東北逕青坡司南又東逕花園司南又東逕鑿溪司南又東南逕銅鼓嶺東北又東南逕高沙市東直今武岡州北幷逕其南也建興縣在州東北不可考資水逕都梁縣南疑漢縣即今高沙州同治所資水又東右合長塘水又東濟水從西來注之今輿圖以資水爲武陽河而

以濟水當資水，蓋誤。濟水出州西南城步縣角山，東南流合蔵溪水，入資。資水又東，洞口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州北百六十里瑤峒諸小溪，至州境爲洞口河，東南入資。今輿圖有大麻溪、奔龍江、白面江、救江，諸目也。資水又東南至紫陽山，南名紫陽河，入邵陽界。

過郡二，行千八百里。【補注】先謙曰：過零陵、長沙。

泠道，【補注】先謙曰：景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此得玉琯。見晉律厤志及說文。說文作伶道。泠、伶古字通。莽曰泠陵。應劭曰：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臣瓚曰：宛陵在豫章北界，相去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泠道而復入江也。師古曰：瓚說是。泠音零。【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劉注有舂陵鄉。湘水注：營水出營陽（宋郡）泠道縣南山，西流下入營道。都溪水出舂陵縣北二十里仰山，南逕其縣西，本泠道縣之舂陵鄉，蓋因舂溪爲名。長沙定王分爲縣，武帝封王中子買爲舂陵侯。縣故城東又有一城，東西相對，各方百步，古老相傳，言漢家舊城，漢稱猶存，知是廟侯故邑也。都溪水又東逕新甯縣東（晉立），又西逕縣南，左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一溪，五水會於縣門，故曰都溪也。又西北流，逕泠道縣北，合泠水入營水（見營浦）。泠水南出九疑山，北流逕其縣西，而縣指泠溪以因名入都溪水。一統志：今甯遠新田縣地，故城在甯遠縣東。泠水今謂之瀟水。營水出甯遠縣南，西流逕江華縣東，又北逕道州東，又北至零陵縣西入湘。自道州以上今曰沲水，道州以下今曰瀟水。明統志：沲水出江華縣東九疑山石城峯。道州志：瀟水有三，一出州北瀟山，東繞宜南爲宜水，自州東北宜江口入沲水；一曰小瀟水，自州西門穿城入，復出，從玉城橋入沲水；一出甯遠九疑山。班志、水經不言瀟水，唐柳宗元始稱瀟水上，而不詳其源流。細考之，惟道州北出瀟山者爲瀟水。其下衹若營水故道也。先謙案：據此則瀟水可定。營水究未定也。依酈注，營水先合泠水，後合都溪水。泠水、都溪之方位明，而後營水可定。以此推之，今輿圖出甯遠縣南李塘村者，實營水也。此水不列其名，北流左合岑界水，右合沂村水，又北逕白石關，癥江水自金竹塘二派南流入之，又西北逕錦田司，以錦田諸要名也。舊志以錦田諸水爲馮水源流，誤矣。一統志云：都溪水自甯遠縣西流，至道州入營水。縣志有東鄉水，在縣東北百二十里，源出芬水嶺；西鄉水在縣北六十里，二水合流，至新州水營入瀟水，即都溪水也。參證輿圖，今烏江水出甯遠縣北白虎營舂陵山，直其左，爲江水又出東西二鄉之閒，又南逕新甯鎮西，即新甯故縣所在，注言逕新甯故縣者也。一水西流入之，又逕甯遠縣西草子塘東，與

沿水合。歐陽崙以爲即春陵水。非也。春陵水下入桂陽。特相距近耳。沿水即湘源水。出甯遠縣南大馬營。北流合三分石水。又繞逕九疑司西。又北與洑水合。又屈西流入都溪水。都溪水又西左合孟橋水。又西北入舂水。其入舂之處謂之青口。舂水厚山水志。瀟水出九疑三分口。自夏陽至甯遠城。過大洋出青口入瀟者也。

泉陵。侯國。〔補注〕先謙曰。長沙定王子賢國。武帝封。詳表。莽曰溥閏。〔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因。一統志。今零陵祁陽東安縣地。故城在零陵縣北。湘水注。湘水自洮陽來。東北過泉陵縣西。合營水。又合應水。洮水（見零陵）又逕祁陽縣南。又合餘溪水。下入鍾武。營水自營浦來。西北逕泉陵縣西。莽名之溥潤。（不作閏）縣有白土鄉。晉地道記云。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貢之以縮酒也。營水北入湘。應水自邵陵來。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立。又逕有鼻墟南。王隱云。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應水入於湘。洮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燕山東。又逕永昌縣南。東入湘。餘溪水出邵陵縣。東南入湘。其水揚清汎濁。水色兩分。又深水。深水合營水。自營浦來。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石。邪入湘。注云。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爲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是曰龍淵。謂與營湘水（上見洮陽）東北逕獅子舖。諸溪江亦曰陽江。自東安縣西合東溪江。夏溪江。賓水。諸水。東南流逕淥埠市東。注之湘水。又屈東南合石期江水。又東逕湘口。合營水。深水屈北流。逕曲窩爲冷水灘。又北逕高溪江口。合蘆洪江水。即古應水也。一統志。應水在東安縣北。引舊志云。蘆洪江在縣東北百里。出四十八渡山。深瀏於蘆洪司東南。會龍合江水。水出縣北百里黃石洞。懸崖千尺。飛瀑從空而下。蓋道元所云應水瀦於上也。兩流逕翁山至龍合入蘆洪江。又有南江北江二水入焉。此水源北距邵陽至近。又與注云應水出昭陵合。一統志又云。應陽廢縣在東安縣東北。宋志晉惠帝分觀陽立。蓋誤。隋省入零陵。水狀地形。尚符舊證。當即應水也。湘水又北折而東。得諸溪水。又逕祁陽縣城南。折繞其東。與祁水合。一統志。祁水在縣北十五里。古名浯口水。有二源。一出駿嶺。一出桃塘山。至雙江口合流。逕祁山下爲祁江。又東逕縣城東入湘。其流正在石燕山東。故知爲洮水無疑。永昌縣當在縣西北。湘水又北右合塔山水。又北逕歸陽墟。左合清江水。即餘溪水也。在祁陽縣東百里。出七泉龍潭。東南流至歸陽司南江口。白河水出馬江埠黃龍町大泉陂。南流入之。清江水綠。白河水白。注所謂揚清汎濁。水色兩分也。舂水（上見營浦）又北逕長亭里。直零陵縣西。舂水屈而西。又折而南。又西逕

縣城南。又西北流左合兩小水入湘。洮陽，〔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狗為侯國，見表。莽曰洮治。如淳曰：洮音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灕水注，湘水自零陵來，東北過洮陽縣東，合洮水，下入泉陵。洮水出縣西南大山，東北逕其縣南，因洮水以立稱矣。洮水東入湘。一統志：故城今全州北三十五里，故州灘。洮水在州北五十里。據輿圖，湘水（上見零陵）北逕全州東，又北逕岩木堡西，有黃沙河水自由撥司東流，合二水，歷由角司北注之，即洮水也。方輿紀要：洮水出文山，南流入湘。今案由撥司在文山北，洮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矣。漢縣當在於洮水南，即此。鍾武，莽曰鍾桓。應劭曰：今重安。〔補注〕先謙曰：續志，永建二年更名重安。灕水注，湘水自泉陵來，東北得宜溪水，又西北得舂水口（見桂陽耒陽），又東北過重安縣東，下入長沙醴陵。宜溪水出湘東郡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郡縣孫吳立），西北流入湘。承水出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邵陵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斯，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故長沙頃王子度邑，故鍾武縣也。承水合武水，下入酃。武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又東北流至重安縣，入承水。一統志：今清泉縣地，故城在衡陽縣西南。據注，武水至鍾武故城南，又至重安縣，是後漢時已徙治，而鍾武尚在重安之西南，今其地無可考。據輿圖，湘水（上見泉陵）東南逕河洲驛，又屈曲逕松柏市，直常寧縣北，右與宜水合，即宜溪水也。一統志：新平故城在常寧縣西。縣之南有黃沙江、伊陵江，西有南江，北有瑰石江，皆入宜水。宜水之源分而復合，流百餘里，貫闤闠之中，又七十里，鑿石為九曲，達其流於湘水。湘水又東與舂水合也。邵陵山在今衡州石灣市西南，承水出焉，北流屈曲而東，逕大雲山北，又逕石灣南，又逕烏符山北，又逕祁山司北，又東與栗江水合。水出衡陽縣西百六十里雲阜山，入之。又東合武水，水出縣西南百二十里邵陽縣界，東北流入之，今名白塔河也。承水又東，梁江水出縣西百里邵陽縣界，北注之。又東，演陂水出縣西南百里金蘭橋，北注之。又東，清陽水出縣西三十里，注之。

漢中郡，〔補注〕閻若璩曰：元和志，漢中郡自漢以還，多理南鄭。高帝都之，是漢中治南鄭矣。又案水經注云，秦惠王置漢中郡，南鄭縣即郡治，漢因之。可知南鄭之為郡治，實始於秦也。通鑑胡注謂漢中治西城，誤。徐松曰：仙人唐公房碑：公房，成固人。

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歎，西成即西城。秦置。〔補注〕先謙曰：沔水注，是漢中治始在南鄭，後移西城，胡氏未爲誤。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南鄭，劉注，雒陽西千九百九十里。秦惠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楚世家，秦敗楚丹陽，遂取漢中之郡，蓋郡名自楚。莽曰新成。〔補注〕吳卓信曰：後書馬援傳，初爲王莽新成大尹。屬益州。〔補注〕吳卓信曰：西南夷傳注，孟康云，莽改益州爲庸部。莽傳有庸部牧史熊，後書廉范傳，父丹爲莽庸部牧。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郡同。

戶十萬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萬六百一十四。

縣十二：〔補注〕先謙曰：郡人張騫，見本傳。

西城，應劭曰：世本，嬀虛在西北，舜之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漢末爲西城郡。沔水注，漢水自城固來，東逕嬀虛灘。世本，舜居嬀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嬀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虛，故後或姓姚，或姓嬀。姚嬀之異，是妄未知所從。余按應劭之言，是地於西城爲西北矣。漢水又逕猴徑灘，又合蘧谿溪口，又右會洋水，又歷敖頭，（魏興安康縣治，故城在今漢陰）又合直水，又逕直城南，又逕千渡而至蝦蟆頓，歷漢陽濟口而屆彭溪龍竈埡溪洄灘頭之名，又逕晉昌郡寧都縣南，（後魏立，今漢陰）又逕魏興郡廣城縣，（南齊縣，漢陰境）又逕魚脯谷口，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分界，又逕鼈池南鯨灘，又有得大勢，又逕西城縣故城南，（漢末爲西城郡，魏魏興郡治）城內有舜祠，漢高帝祠，又爲鱣湍，下入旬陽，洋水出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後漢定遠，晉西鄉縣）入漢。一統志，今平利紫陽縣地，故城今興安府西北。

旬陽，〔補注〕先謙曰：戰國楚地，作郇陽，見楚策，有關名旬關，見鄧禹傳。續志後漢省。沔水注，漢水自西城來，東合旬水，又逕木蘭寨南，右岸有城，名伎陵城，（通鑑注，城在洵陽縣）又左合育溪，興晉（晉立）旬陽二縣，分界於此谷，下入漢。一統志，故城今洵陽縣北，旬關在縣東。（郇旬洵三字通）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補注〕先謙曰：沔水注，旬水北出旬山，東南流逕平陽戍下，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

陽皮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合梓水又逕旬陽縣南縣北山有懸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人不能上不知所道旬水又入漢爲旬口疏證云今鎮安縣洵河出太乙山南入漢

南鄭〔補注〕先謙曰秦厲公時南鄭反秦其地入蜀故秦公伐蜀取南鄭見秦紀河水注漢水自褒中來東逕漢廟堞下（俗名漢山在南鄭縣西南）東過南鄭縣南縣故褒之附庸也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強之蜀王衰弱秦略取焉高祖都南鄭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晉梁州刺史司馬勳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爲梁州漢中郡南鄭縣治宋齊魏因之）水南即漢陰城相承言呂后所居漢水又合廉水池水鰥余水文水黑水下入安陽又漢水注宕渠水出南鄭縣巴嶺東南流合難江水下入巴郡宕渠難江水出東北小巴山入宕渠水又潛水篇潛水出南鄭縣東南旱山注云潛水即黃水也東北流下入安陽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漢中府南鄭縣東

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池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蓋社主之流百姓四時祈禱焉俗謂之獠子水夾溉諸田散流左注漢水寰宇記旱山下有石池多蒲菜即池水之源也輿地紀勝作老子水案老即獠之字變一統志旱山在南鄭縣西南府志縣南六十五里

褒中〔補注〕先謙曰張良說歸韓高帝送至此見紀昭帝元鳳元年罷見華陽國志沔水注作六年置

都尉治漢陽鄉〔補注〕先謙曰元和志漢陽關在褒中縣北九十里漢都尉治續志後漢因沔水注漢水自沔陽來合黃沙水南有女郎山（今黃沙河出沔縣東南雲霧山至褒城界入漢府志褒城縣有女郎山）漢水又東合褒水又逕萬石城下（在今褒城）下入南鄭褒水自扶風武功來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又逕三交城城在三水之會一水北出長安一水西北出仇池一水東北出太白山故名又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出嘉魚又歷小石門蜀都賦阻以石門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又歷褒口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褒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本褒國矣又南流入漢先謙案本志武功下褒水至南鄭入沔者也水會蓋在二縣之交一統志故城今褒城縣東南

房陵〔補注〕先謙曰春秋麋地防渚見通典元和志秦爲縣見廣韻秦滅趙流王遷於此見淮南子又徙嫪毐舍人四千餘家呂不韋舍人萬家於此見始皇紀華陽國志續志後漢因劉注引巴漢志曰建安十三年別爲新城郡河水注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東（晉立郡

今巫山縣境）歷新城郡（漢末房陵郡魏立新城郡）即房陵縣也有粉水縣居其上爲上粉縣（寰宇記房陵縣有粉城疑即上粉縣）堵水旁有別溪又有白馬山堵水下入上庸汎水出梁州閬陽縣（南宋新城郡縣在今鄖陽府境）東逕巴西歷巴渠下入上庸沶水上通梁州沔陽縣之默城山其水東逕新城郡之沶鄉縣縣分房陵立沶水下入中廬又粉水篇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逕鄧邑南注云粉水導源東流逕上粉縣（諸志皆無疑曹魏置旋廢）粉水下入筑陽一統志故城今房縣治　淮山淮水所出東至中廬入沔（補注）先謙曰中廬南郡縣續志劉注引巴漢志有維山維水所出水經舊本作淮今本改維案淮維古通禹貢之濰本志作維又作淮其證也沔水經有維水注但言此水下流而不溯其源蓋酈所未究也（餘見中廬）陳澧云今南漳縣欽馬河出龍潭北下流爲蠻河東至宜城縣入漢房陵有三水一沮水一南河欽馬河在沮水南河之閒故知爲淮水矣　又有筑水東至筑陽亦入沔（補注）先謙曰筑陽南鄉縣沔水注筑水杜預以爲彭水也（見釋例）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魏分房陵縣立）下入筑陽　紀要筑水出竹山縣之竹山爲筑江一名南河東流逕房縣又逕廢魏昌縣又東逕保康縣與注合　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補注）師古曰筑音逐（補注）段玉裁曰沮左傳作雎皆七餘反後譌爲租說曰租今襄陽沮水左右地皆曰沮中亦謂之租中吳志赤烏四年諸葛瑾取租中與魏志正始四年諸葛瑾攻沮中正是一事先謙曰郢南郡縣據江水注沮入江在江陵境江陵故楚郢都郢縣即楚郢都邑故城在今江陵縣東南後漢省郢縣並併入江陵故水注渾言之淮南地形訓沮出荊山說文亦云沮水出房陵東入江沮水篇沮水出房陵縣淮水（二字蓋東山之誤）注云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劉宋郡縣今保康縣西）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杜預云水出新城郡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沮水東南流逕沮陽縣合滙水又逕汶陽郡（劉宋立今遠安縣北）北臨高安縣界沮水下入南郡臨沮一統志沮水出房縣東流逕保康縣又東南逕南漳縣爲大市河又東南逕遠安縣與注合　安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沔水注沔水自南鄭來合溍水左谷水下入成固一統志今石泉漢陰縣地故城今成固縣東　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補注）段玉裁曰此雖不系之禹貢

然據鄭注梁州沱潛云，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則志述禹貢作灊，此安陽下作鬻，實一物也。王念孫曰：鬻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鬻作涔，河水篇涔水篇皆無谷字（涔或作潛，史記夏本紀索隱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亦無谷字）。先謙曰：沔水注，安陽縣漢中（魏分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又涔水注，涔水自南鄉來，東北逕成固南城北（劉宋義熙中索邈自成固移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北有桁渡，涔取北城，城即大成固縣治。涔水又歷悅蹊館北，至安陽左入沔，爲涔水口。一統志：涔水在今成固縣南。

在谷水出北，南入灊。師古曰：鬻音潛，其字亦或從水。（補注）先謙曰：在乃左之誤，沔水注左谷水出西北，即壻水也，出驪山下穴，東南流歷平川中，爲壻鄉水，曰壻水。（因後漢唐公房得名）又東南流，逕通關勢南，山高百餘丈，又逕吳漢壘南，又逕大成固北城，乘高勢北臨壻水，水北有韓信臺，相傳高祖齋壇拜信處也。左谷水南入漢，謂之三水口。一統志：壻水出南鄭縣西北，亦曰左谷水，又名驄水。

成固。（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婿鄉在西北。沔水注，漢水自安陽來，東合益谷水、洛谷水、灙水，又逕小成固南，州治大成固，移縣於此，故曰小成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漢水又逕石門灘，山峽也，合西水，爲西口，下入西城。一統志：今洋縣西鄉城固地，故城在城固縣西北，今縣兼有漢安陽地。

沔陽。有鐵官。應劭曰：沔水出武昌東南入江。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師古曰：沔上曰沔，音莫踐反。（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昌作都，是。朱一新曰：汪本亦作北。先謙曰：宜本昌作都，此作北，後漢因，續志有鐵。劉注引華陽國志云：有定軍山。博物志云：縣北有丙穴。巴漢志云：縣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一曰濁檢。沔水注，沔水自武都沮來，東逕沔陽縣故城南，舊言漢祖在漢中，蕭何所築也。又逕西樂城北，城在沔陽東山上。沔水合容裘溪水，又左合度水，又右會溫泉水，下入褒中。度水出陽平北山，又南逕陽平縣故城東（不知始置）。又逕沔陽縣故城東，西南入漢。一統志：故城今沔縣東南十里。

鍚。莽曰鍚治。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錫，云有錫，春秋時曰錫穴。沔水注，漢水自旬陽來，東合甲水，又爲龍淵，逕錫縣故城北，爲白石灘。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石壇，世傳列仙所居。漢水下入長利。甲水自宏農上維來，東南逕魏興郡興晉縣南（晉武帝立，今鄖陽府鄖西縣西北）右入漢水。先謙案：本志宏農上維

下甲水東南至錫入沔者也。案錫穴，麇國地，見左文傳。釋文云：錫音羊，或作鍚，星歷反。是古本原兼定字，故縣名亦有更改。然應劭後漢人，時尚有此縣，應音必不誤。水經注又與應音合，則作錫爲正。一統志：故城今白河縣東。武陵。〔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竹溪縣東。上庸。〔補注〕先謙曰：春秋庸國，楚滅之，見左傳。後爲上庸，秦取之。國策張儀謂鄭袖欲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也。昭王時以賂楚，後敗楚復取之，見秦紀、六國表。濟東王彭離、廣川王孝徙此，見武、宣紀。續志，後漢因。沔水注：堵水自房陵來，東北逕上庸縣，故庸國也，楚滅之以爲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下入南陽堵陽。汎水自房陵來，東逕上庸，下入南陽筑陽。又江水注：有堵水出上庸縣界，南流下入南鄉筑陽。一統志：故城今竹山縣東南。長利。有鄖關。師古曰：音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蓋字混，併入錫縣。沔水注：漢水自錫來，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歷姚方，下入南陽堵陽。又自堵陽來，東逕鄖鄉縣南（晉立）之西山，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爲鄖鄉灘。縣，故黎也，即長利之鄖鄉矣。地理志曰有鄖關，李奇以爲鄖子國。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下入南陽武當。鄖關亦見貨殖傳。一統志：黎子山在鄖縣東北七十里，上有關，即鄖關也。

廣漢郡。〔補注〕先謙曰：江水注：高帝分巴、蜀，置廣漢郡於乘鄉。又云：雒縣有沈鄉，去江七里。華陽國志：廣漢郡本治繩鄉，後漢安帝時移治涪，後治雒城。乘、沈、繩音同字變。續志：後漢治雒。劉注：雒陽西三千里。高帝置。〔補注〕全祖望曰：高帝六年分置，見江水注。錢坫曰：華陽國志：高帝分巴、蜀置廣漢，武帝又割置犍爲，故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莽曰就都。〔補注〕吳卓信曰：莽傳有就都大尹馮英。屬益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又廣漢屬國都尉下云：故北部都尉，安帝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三城，屬也同。戶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九。有工官。〔補注〕吳卓信曰：貢禹傳有三工官。如淳曰：一在廣漢。

縣十三。

梓潼。〔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元年置，以縣東倚梓林，北枕潼水，因以爲名。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浹反。師古曰：潼音童，涪音浮。〔補注〕宋祁曰：巴郡墊江，墊音重疊之疊。吳卓信曰：莽傳自晉定命於子同。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建安二十二年，劉備以爲郡。梓潼水，續梓潼水出其縣北界，注云：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氏山爲五婦山，又曰五婦候。馳水所出，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山中，南逕梓潼縣，下入涪。案說文亦云潼水出梓潼北界，知漢時一水，顏引應說，並未晰也。一統志：故城今梓潼縣治，劍州亦有梓潼地。五婦山在縣北，馳水自梓潼水出龍安府平武縣山溪，東南流入梓潼縣，又南逕鹽亭縣、射洪縣入涪。潛溯江東遷，突潼水注涪水自陰平來，東北逕梓潼下入雒爲南安。先謙案：雒爲南安，山川隔越，無相入之理，此水有誤。

汁方。〔補注〕先謙曰：高帝封雍齒爲侯國，見表。莽曰美信。應劭曰：汁音十。〔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汁作什。朱一新曰：汪本作什。先謙曰：表作汁防，後漢因，續志作什邡，說文同。江水注斂洛水云：常璩曰，李冰導洛通山水，流發瀑口，逕什邡縣，下入雒。一統志：故城今什邡縣南，洛通山在縣西北。

涪。有孱亭。莽曰統睦。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補注〕周壽昌曰：莽傳陳崇封統睦侯，即此。汪士鐸曰：涪，西漢水也，下甸氏道白水注同。先謙曰：官本孱作潺，續志後漢因。劉注：巴漢志云孱水出孱山。涪水注：涪水自剛氏道來，東南逕涪縣西，合潺水，下入緜竹。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下入緜竹，又梓潼水注，梓潼水自梓潼來，南逕涪城東，下入廣漢。一統志：故城今綿州東北，潺山在州北三里，潺亭在德陽縣。

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師古曰：湔音子先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新都縣名，谷字衍。水經注雒作洛。中山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江水篇：洛水從三危

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注云洛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云出三危山所未詳又云洛水自什邡來南逕洛縣故城南下入新都先謙案湔水自新都來至漢州（綿縣地）東南折南流與綿水沱水合下入資爲牛鞞沱水自新都來又東入湔水志蜀郡郫下江沱在西東入大江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漢州北堤綱草山卽什邡縣雒通山雒水俗名鴨子河會綿水後通稱雁水至金堂縣入清白江工宜並銅官紀要銅官山在漢州東二十里前代鑄錢處也

緜竹〔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德陽縣 紫巖山緜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補注〕先謙曰江水注緜水西出緜竹縣下入新都又涪水注涪水自涪來東北南逕緜竹縣北又合建始水又逕江油戍北南安郡南（南齊立）又南合金堂水（見新都）下入廣漢一統志紫巖山在今緜竹縣西北三十里蜀都賦云浸以緜洛謂此 都尉治

廣漢 莽曰廣信〔補注〕先謙曰縣亦見成紀後漢因續志有沈水涪水注涪水自緜竹來又南枝津出焉又至廣漢縣合梓潼水下入巴墊江涪水枝津西逕廣漢五城縣（晉立屬廣漢郡今中江縣東）爲五城水下入蜀成都又梓潼水注梓潼水自涪來西南至廣漢縣南入涪水謂之五婦水先謙案本志梓潼下馳水南入涪者也注又云涪水至此入漢水亦謂之爲內水也沈水出廣漢縣入涪一統志故城今遂寧縣東北紀要射洪縣東南百里

葭明 應劭曰音家盲師古曰明音萌〔補注〕錢大昕曰古音明如萌先謙曰秦破趙多遷其民於此見貨殖傳後漢因續志作葭萌劉注華陽國志有水通於漢川有金銀礦民洗取之（案晉下注文作漾水）漾水注西漢水自白水來東南至葭萌縣合羌水（通稱白水）下入巴閬中白水自白水縣來東南於吐費城南（西晉壽東北）入西漢水蜀王弟葭萌所封爲苴侯邑故遂名城爲葭萌（劉備改漢壽後爲西晉壽）水有津關一統志故城今昭化縣南

郪 師古曰音妻又音千私反〔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縣並取郪江爲名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三台縣南紀要今潼川府治郪江在州西南出中江縣銅官山東南流逕射洪縣又至遂寧縣入於涪故謂之郪口

新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華陽國志云有金堂山水通巴漢江水注洛水自雒來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雒水又合緜水本志雒下云雒水南至新都入湔者也緜水自緜竹來東逕新都合湔水又合湔水先謙案本志緜竹下

綿水東至新都北入錐者也。注又云亦謂之郫江，又言是涪水。呂忱云一曰湔，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下入犍爲牛鞞。先謙案，湔水自蜀郡繁來，又東逕新都金堂（亦新都地）二縣北，合獨橋河水，名爲中江。又東爲水河，自彭縣來入之，下入𨾔沱水，自繁來東逕新都金堂二縣南，中分數派，仍合爲一，謂之北江，亦曰郫江，下入犍爲。又涪水注金堂水出新都縣東南入涪（見綿竹）。一統志故城今新都縣東二里。

甸氐道，白水出徼外，東至葭明入漢。（補注）先謙曰，漾水注，白水出臨洮，詳見隴西臨洮下。凡言徼者，去其境不遠。張揖云以木𦁱水爲蠻夷界也。過郡一，（補注）先謙曰，武都、廣漢，一當爲二。行九百五十里。莽曰致治。李奇曰，甸音勝。師古曰，音食證反。（補注）王鳴盛曰，甸，古讀爲乘，又或爲隊。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廣漢屬國，一統志故城今文縣西。

白水，應劭曰，出徼外，北入漢。（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漾水注，西漢水自武都沮縣來，東南至白水縣西，下入葭明。白水自陰平道來，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劉宋白水郡治），合西谷水，東流，水側稜水清水下入葭明。一統志故城今昭化縣西北。

剛氐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廣漢屬國。一統志故城今平武縣東。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補注）先謙曰，墊江，巴郡縣。涪水注，涪水出剛氐道徼外，東南流，下入涪。一統志，涪水出松潘廳北小分水嶺，東南至龍安府城，又逕江油彰明，以達綿州。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補注）先謙曰，謂廣漢、巴。

陰平道。北部都尉治。莽曰摧虜。（補注）徐松曰，宋本摧作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廣漢屬國，北部都尉改屬國都尉治此。漾水注，白水自隴西臨洮來，東南入陰平，合東維水，又逕陰平道故城南，即廣漢之北部也。合白馬水，又東逕陰平大城北，蓋其渠帥自故城徙居也。合偃溪水，又東北逕橋頭，合羌水（孫星衍云，白水至此行可二百五十里）。自下羌水通稱，又東合雍川水、空冷水、南五部水，又東南逕建昌郡東（西魏析陰平置），下入白水縣。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下入武都，又自武都來，東北逕陰平，下入梓潼。又羌水注，羌水自隴西羌道來，東南逕葭蘆城西，合羊湯水，又逕五部城南（後魏縣，階州境），右合妾水，又左合五部水，又至橋頭入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里。先謙案，水志羌道下云羌水南至陰平入白水者也。羊

湔水出陰平北界湔氐，入羌水。一統志：故城今文縣西北。紀要：陰平橋在文縣東，跨白水上，即所謂陰平橋頭也。

蜀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成都，以王貢兩龔鮑傳序及循吏傳知之。水經注云：漢武帝蜀郡初治廣漢之雒縣，元鼎二年始徙治成都。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江水注：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全祖望云：高帝始建國三郡之一。武帝元鼎六年，以旄牛地置沈黎郡，天漢四年省入蜀郡西部；又以冉駹地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省入蜀郡北部。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補注】宋祁曰：循本改并作闕，亦未允。王念孫曰：案入當為八，字之誤也。謂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文遂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真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補注】先謙曰：桓水，續志文同，惟蜀山作嶓山，嶓蜀一也。注云：禹貢嶓冢既藝，和夷厎績。鄭康成云：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齊召南又曰：西傾因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余按經據嶓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水浮於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為、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厎績也。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為兩川之通稱矣。余考校諸書，略綜川流沿注之緒。自西傾至葭萌入西漢，即所謂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屆於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於褒水，溯褒暨於衙嶺之南，溪水枝灌於斜川，屆於武功，北達渭水，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先謙案：道元舉禹貢和夷之桓水，以實志文，而以出西傾之桓水為別一水，故云二水別名，兩川通稱。其實蜀郡之水皆入江，不入南海，錢坫、陳澧、成蓉鏡諸人推測之詞，今皆不錄。莽曰導江。【補注】吳卓信曰：後書公孫述傳：莽以述為導江卒正，郡

此。

屬益州。〔補注〕先謙曰、武帝改梁州曰益州、以新啟犍爲牂柯越巂、疆域益廣、故稱益云。續志、後漢因。又蜀郡屬國下云、故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四城。屬整同。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口百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九。縣十五。〔補注〕先謙曰、郡人王褒、見本傳。趙賓、見儒林傳。

成都。戶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六。〔補注〕先謙曰、縣人司馬相如、揚雄、見本傳。續志、後漢因。劉注、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郭十八門。江水注、江水自郫來、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水下入犍爲。先謙案、郫流二江、合於成都城東、又東流與新開河水合。新開河自灌縣分江、逕郫縣南、溫江縣北、又逕雙流縣東、又東南逕華陽縣境入江、一名酸棗河、又名馬壩河、即元時馬壩渠也。詳元史河渠志。江水於是有錦江之目焉。又涪水注、涪水枝津五城水自廣漢廣來、西至成都入江。先謙案、五城縣在今中江縣東、與成都山川間阻、灘瀨水道距五城較近、故有五城水口之名。涪水支流無西至成都入江之理、此文有誤。一統志、故城今成都府治。有工官。〔補注〕錢大昭曰、成都、廣漢之工官、皆冶金銀器。貢禹傳、蜀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郫。〔補注〕先謙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見蜀王本紀。秦爲縣、見元和志。在岷山之陽、見揚雄傳。縣人何武、見本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郫縣北。江水注、江水自江源來、東北逕郫縣下、下入成都。先謙案、大江自灌縣分流、此李冰所穿郫江、檢江也。檢江亦謂之流江、俗名爲走馬河、子二河、郫縣居其中。二江下入成都境。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師古曰、郫、音疲。沱、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禹貢由水澤地篇、稱郫縣江沱、與志合。引見汶江下。釋水、江爲沱。李巡注、江水溢出爲沱。郭璞注、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即此。然據成璞沱注云、郫縣江沱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別歟。先謙案、郫水即大江

非沱江（詳江原下）郫縣江沱出江入江亦或不可通道元止謂汶江之沱而遺郫縣之沱亦其疏也據一統志沱水自灌縣西首受大江東流經崇寧縣南（漢郫縣地）郫縣北下入繁湔水自縣既來入江自灌縣復出南分沱江東流逕崇寧縣北下入繁

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華陽國志縣在蜀郡北九十里江水注廣都北對繁田文翁又穿湔洩以灌溉繁田千七百頃先謙案湔水自郫來又東逕彭縣南（繁縣地）新繁縣北自彭以東有清白江之目下入廣漢新都沱水自郫來東逕新繁縣南（成都縣北）又分爲疏構河水下入新都後漢廢宮傳注繁江名因以爲縣一統志故城今新繁縣北二十里

廣都。莽曰就都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有望川源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廣都田江水注江水自成都來東逕廣都縣武帝元朔二年置李冰識察水脈穿縣鹽井江西有望川源鑿山崖度水結諸陂池故盛養生之饒即南江也江北則左對繁田灑水東絕縣洛逕五城界（晉縣今中江縣東）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爲北江（此明南北江所由名）江水下入犍爲武陽一統志故城今華陽縣東南府志元和志謂雙流縣即漢廣都據寰宇記注參考岑彭吳漢傳漢縣當在府東南江北岸不知徙置在何時耳先謙案雙流南有廣都驛疑即其地

臨邛。（補注）先謙曰秦張儀所城見華陽國志卓氏程鄭居此致富見貨殖傳江水注江水自縣既來逕臨邛縣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江水下入江原

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補注）先謙曰武陽犍爲縣江水注布僕水自旄牛來東逕臨邛縣合文井水先謙案華陽國志臨邛有布僕水合文井江者也注又云文井水自青衣來至臨邛縣合布僕水下入江原先謙案一統志邛水在邛州南東流入新津縣界即古僕千水今曰南河元和志有白木水經臨邛縣南二里又東南經依政縣南十里（縣後魏置在邛州東南）即此水也唐宋以前謂之文井江或名白木水初無邛水之名古邛水出邛崍山在今榮經縣界至雅安合青衣水未嘗北至臨邛道元誤謂邛水東至臨邛入青衣（見下）舊唐志於臨邛縣下又引其說於是邛水及邛崍山名皆移於州境其實非也先謙案志以文井水布僕水爲一案文井水即百丈河與邛水異出也邛水即僕千水出邛州西伏牛山東流逕火井漕左納牛心山水又左右一水入之右納大塘鋪水逕州城南故有南河之目又左納白鶴水又東百丈河水右注之又東北霧神山水自大邑縣來注之下入新津界

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補注〕先謙曰：過蜀、犍爲。齊召南云：此水不及二百里，志五字誤。有鐵官、鹽官。〔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縣有古石山，出石鑛，文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又云：地節中，穿臨邛、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鹽井詳見續志劉注。莽曰監邛。應劭曰：邛水出嚴道邛來山，東入青衣。〔補注〕先謙曰：青衣水注，邛水自嚴道來，東至臨邛縣入青衣。案道元以邛來山出之邛水爲在臨邛，其誤自應劭開之。又沫水注，沫水自犍爲南安來，東逕臨邛南，下入江原。續志改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邛州治。青衣，禹貢蒙山谿。〔補注〕先謙曰：依志文例，當云禹貢蒙山在西，有蒙溪。疑奪文。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師古曰：渽音哉。〔補注〕先謙曰：南安，犍爲縣。續志漢嘉下云：故青衣，陽嘉二年改。屬蜀郡屬國，爲治所。一統志：故城今雅安縣北。大渡水，今青衣水，渽當爲涐（見汶江下）。青衣水即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注云：縣故青衣羌國也。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武帝天漢四年，罷沈黎郡，分兩部都尉，一治青衣，主漢民。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東逕其縣，合沫水，又合邛水，下入犍爲南安。又沫水注：沫水自旄牛東過漢嘉郡（晉立），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於青衣縣東合青衣水，自下亦謂之青衣水，下入南安。又江水注有蒙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下入南安。先謙案：一統志：青衣水源有東西二派，東派出蘆山縣東北邛州西界伏牛山，注所云蒙水出蒙溪，即大渡水者也。有三水會流而南，逕蘆山縣東，元和志謂之羅帶水，俗謂之龍門河水。與西派（見旄牛下）合於縣城之南，注所云青衣水會沫水也。又南至三江口，會和川水，爲多功河。又南下飛仙關，逕雅州府城北，俗呼雅河，滎經水自滎經縣東注之，注所云合邛水也。下入樂山界。今人多以涐爲渽。今考青衣先合沫水，後入邛水，然後入今大渡河，知沫非渽矣。注又云：文井江，李冰所導也。自蒱道蒙溪分水，下入蜀臨邛。先謙案：一統志：蒙山跨雅安、名山、蘆山三縣及邛州境。又始陽山在蘆山縣東七里，本名蒙山，唐天寶中敕改爲始陽山。歷嚴道縣，復入邛州界。寰宇記雖隨地異名，歷歷可考，則志以蒙山、始陽截然分見，非是。文井江與蒙溪分水，當即今百丈河也。水出名山縣東北六十里蓮花山，流逕百丈縣縣東（唐置，在臨邛縣南百二十里百丈驛），又東入蒲江縣，爲鐵溪河，一名千丈濉，入邛州界。江原。鄁水。

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補注〕先謙曰。武陽見上。說文。郫、蜀江原地。江水注。江水自臨邛來。逕江原縣。郫江水出焉。江水下入郫。先謙案。郫水分於灌江。灌縣亦兼有江原地也。注又云。郫水出江原縣。首受大江。東南流。向新繁康成注。疑此爲禹貢江沱。一統志云。自漢以來。皆以李冰所鑿經成都者爲大江。其南流者爲郫水。轉謂之入江。漢志郫水云云是也。元和志以郫江即卓江。與溫江分爲二。又與流江互稱大江。寰宇記。謂郫爲郫。源流皆未明晰。宋元以來。專以卓江爲正源。近時南流數道。有金馬、羊馬、白馬諸名。而卓江之名又混。舊志或以白馬河爲卓江。或以羊馬河爲郫江。紛紜無定。先謙案。江自灌縣分流。約數十道。其大名。曰灌水。曰沱水。曰入成都之郫流二江。曰逕溫江之馬壩渠（元世所開）曰郫江。而郫江分兩大支。曰白馬。曰羊馬。又各分數支。其分而右出者。入崇慶州界。逕州東。爲白馬河。合逕州西之西河。西河上流曰味江。流爲黑石溪河。與白馬河合。又謂之白西河。其西南出者。下流又分爲二。東曰溪水河。西曰乾溪河。總匯於白馬河。舊志以此爲岷江正流。即郫水矣。其分而左出曰龍安河。下流爲羊馬河。亦入崇慶州界。其東北出者。入溫江縣西。爲金馬河。其東又分歷溫江縣南。雙流縣西。爲楊柳河。總匯於羊馬河。以合於白馬河。同注新津縣。道元引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又穿羊摩江。灌江。竊謂李冰所穿之羊摩江。即今羊馬河。摩馬音轉。字變。古跡猶可推尋。羊摩郫水各有主名。似不必如舊志羊馬白馬之爭訟也。郫水下入武陽。莽曰邛原。應劭曰。郫音蠶。〔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崇慶州東。江水注。僕千水合文井水自臨邛來。東逕江原縣。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隄。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卓氏之所徙也。下入武陽。先謙案。據注。江原縣濱文井江。元和志。文井江在唐興縣二十里。其地皆屬崇慶州。今水至新津入江。不入州界。又沫水注。沫水自臨邛來。東至江原入江。先謙案。道元指所逕臨邛江原二縣。其實沫水至南安境。已與江會。其下則合流所經耳。

嚴道。〔補注〕先謙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其地。因名。見華陽國志。淮南王長遷此。見文紀。縣銅山見佞幸鄧通傳。南史劉俊傳。青衣水左側。並是秦嚴道地。邛來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補注〕先謙曰。青衣水注。邛水出嚴道縣邛來山。下入臨邛。邛來一作邛崍。一統志。山在滎經縣西南。邛水即滎經水。又江水注。崍山。邛崍山也。在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王陽案轡處也。平恒書是中

江所出。（互見汶江。）先謙案。出邛來之邛來山。與出中江水之崍山。相去懸遠。道元並稱。亦并邛崍。元和志。邛來山在榮經縣西五十里。九折坂在縣西八十里。通志。由牛關榮經牛關諸溪。邛水匯榮水。自諸溪界五水并發於縣西合流。經水出縣東南瓦屋山西北流逕縣東至城北。與榮水合。又北至雅安縣西。會西來一水。折而東流入青衣。有木官。〔補注〕王念孫曰。木官。當作橘官。蜀都賦注可證。下文巴郡朐忍魚復二縣。並云有橘官。周壽昌曰。宋洪邁容齋隨筆續集於漢郡國官條內引此作木官。而別引朐忍魚復之橘官。足證宋本此處本作木。非橘字傳寫。劉注或因朐忍魚復之橘官誤引耳。莽曰嚴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蜀郡屬國。一統志。故城今雅安縣西。緜虒。〔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緜虒道。一統志。故城今保縣南。保縣、汶川、灌縣。皆其地。江水注。江水自汶江來。又歷都安縣。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檢江以行舟。俗謂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隄。江水下入臨邛。據一統志。江水南逕汶川縣城西。左則寒溪水注之。又草坡河合諸水入之。右則大渡水注之。江水又逕桃關而歷娘子嶺。納回河水。三江河水東流注之。江水屈而東。白沙河水自光溪口西南流注之。江水下入灌縣境。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補注〕先謙曰。江陽。犍為縣。玉壘山在今松潘衛境。蜀都賦廓靈關以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劉逵注。玉壘山名。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在後。故曰宇。據關在前。故曰門也。說文。湔水出蜀緜虒玉壘山。東南入江。江水注。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綿虒縣之玉壘山。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案此因說文而誤。）先謙案。下入郫。過郡三。〔補注〕先謙曰。蜀、廣漢、犍為。行千八百九十里。應劭曰。虒音斯。湔音子千反。旄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蜀郡屬國。後書西羌傳。羌各自為種。或為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水經沫水篇。作旄牛縣。江水。青衣水注。作旄牛道。案縣以都尉主外羌。作道為是。然前漢志先無道字。仍以縣為正。一統志。故城今清溪縣南。江水注。布僕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武帝以蜀郡西部邛莋理旄牛道。天漢四年。罷郡尉主外羌。在邛崍山表。水從縣西分為二。一逕其道。下入臨邛。一下入越巂邛都。先謙案。一統志。布僕水在邛州南八十里。自天全土司界流入。合於臨邛之南河。即僕千水也。邛來山即清溪縣之大相嶺。出北之水即邛水。（見嚴道。）非入臨邛之布僕水。其山南

之水合流爲滿溪流沙河以入大渡河可證此西入越嶲河達邛部土司蓋即注所云一入邛都者但非此水下流其水程亦不通邛都也道元蓋誤又沫水篇沫水自廣柔來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注云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沫水東流下入青衣先謙案一統志青衣江有東西二派西派出天全州北界木坪土司境東南流逕蘆山縣南有四水夾天全州城東流逕始陽鎮北而東注即水經注之沫水元和志之浮圖水俗謂之魚鷩河水也蘆山縣西北有靈關砦縣通典雅州蘆山縣有靈關山是也其地蓋沫水所經越嶲靈道縣去此甚遠經注並誤 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補注〕先謙曰若水注鮮水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入若水先謙案以地望測之當即今儲拉河南入鴉礱江者州江大度水五字水名不合當有誤文 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繩。〔補注〕先謙曰大莋越嶲縣若水注山海經云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東南流合鮮水下入邛都先謙案據輿圖若水出西番巴延喀喇山南流千餘里逕敏樹雅克山西爲鴉礱江又南逕多竹拉嶺瑞拉河水入之下入西昌縣境注又云繩水自越嶲遂久來南逕旄牛道下入大莋先謙案金沙江東距清溪甚遠似繩水逕遂久後不能越若水而上至旄牛道元蓋誤 過郡二。〔補注〕先謙曰蜀徙爲 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莋音才各反〔補注〕劉奉世曰里數蓋誤錢坫曰自占對入境至入金沙江約一千六百餘里 徙。師古曰音斯〔補注〕先謙曰徙國名見西南夷傳一作斯榆見司馬相如傳亦稱斯都見蜀志張嶷傳徙斯音同續志後漢屬蜀郡屬國劉注出丹砂雄黃空青青碧一統志故城今天全州東 湔氐道。〔補注〕先謙曰湔氐蓋氐名也孝惠三年蜀湔氐反見史將相表續志後漢因劉注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彭門一統志故城今松潘廳西北 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補注〕先謙曰江都廣陵縣禹貢山水澤地篇岷山在湔氐道西與志合江水篇岷山在湔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注云岷山即瀆山水曰瀆水又謂之汶阜山益州記云江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天彭谷又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蜀漢改氐道）武帝元鼎六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置後爲昇遷縣（晉改）江

水下入蜀境。先謙案。華陽國志。岷山一名汶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禹貢地理今釋。岷山跨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連谷。諸峯起伏。西南走疊宕中。抵威都府西境。凡茂州、疊溪、灌縣、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志所云湔氏道西徼外也。一統志云。俗名潘州河。出西爽路鳴鼻浪架嶺。分爲二。一西南流。一東南流。歷東勝至尖藥。合滴灙水。水出滴灙山。分爲二。一西南流。爲出斷溝。與西南一源合。入西番界。一東流。逕鵝落村。入浪架水。浪架水又東南入黃勝關。又四十里至虹橋關北。合漳臘河水。水出生番弓槓嶺。亦分爲二。一東入上羊峒生番界。一西南至漳臘境。又南逕漳臘城西。玻璃泉入之。又南入浪架水。浪架水又南流二十八里。逕松潘衛城東入城。復出城西而南折。又東南流入蜀陵境。岷汶字同。古從民從文之字多相假借。天彭闕。云在灌縣西北(華陽國志)及彭縣彭門山者(明一統志)並非。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師古曰。音丁奚反。(補注)齊召南曰。案里數大誤。江爲南紀巨川。自蜀至海。卽以地形東西直計。亦五六千里。況水道紆曲乎。過郡七。七字其上不有脫文。則字誤也。且湘漢皆入江之支水。漢由西縣東南至江州入江。曰行二千七百八十里。湘由零陵北至酃縣入江。沅由牧且蘭至益陽入江。並曰行二千五百三十里。以岷江之遠。從西塞蜿折巴蜀。綿帶荆揚。其里數乃僅與沅湘埒。反不如漢水之長乎。此爲轉寫脫誤灼然易曉。又案。宋本旄牛下。班氏自注。鮮水若水云云之外。有劉奉世曰里數差誤八字。鮮若源出徼外。里數難以測量。疑此八字當注此條之下。閻若璩曰。水經江水東過夷陵縣南注。說宜昌縣流頭灘。而引袁山松云。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干寶晉紀。吳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都縣。在西陵之東。自江發源松潘至此四千四五百里。西陵今宜昌府治東湖縣。自此至江都。不過四千里。由松與涉言皆夸。然共計亦當有八千餘里。二當作八。王念孫曰。趙一清水經注釋云。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錐指云。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云。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案後人所計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兩不及八千

也。雖衔又云。行二千二百六十里。二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宜據以訂正。

汶江。(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汶江道。劉注華陽國志云。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孝安延光元年。復立之為郡。一統志。故城今茂州北。

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補注)先謙曰。渽、當作涐。江水注。渽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云。渽水出蜀。許慎以為涐水也。出蜀汶江徼外。从水我聲。先謙案。道元言涐水逕汶江道。因襲班志。致有此誤。水逕汶江道者。皆入於江。無別行至南安方入江之水。涐水秖行不逕汶江道境。志文涐水二十一字。疑當在濊柔下。傳寫誤移之。酈注如此。蓋其誤久矣。三當為二。蜀徼外據輿圖。涐水出西北小阿樹土司中。東南流。合阿壩土司一水。又南至黨壩土司。合捘磨土司兩水。又南逕大金川勒烏圍西。又南逕章谷屯。合小金川諸水。為大渡河。因古名。大渡水合於斯川。故得大渡之名。涐水又西南逕下魚通營。合巴旺巴底二土司三水。又南格濟河亦左入之。打箭鑪諸水合為鑪河。右入之。又南逕瀘定橋。歷沈邊土司。梧林地土司之間。左合三水。右合五水。又折而東。老鴉漩河合三水入之。又東入清溪境。漢旄牛縣也。(見上)流沙河合數水自清溪縣南流注之。又東金水河合數水南流注之。又東南逕曲曲烏。越巂河水自越巂縣合諸水逕邛部土司東北流注之。涐水又東。峨邊廳二水東北流注之。下入峨眉縣境。

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師古曰。沱、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茂州沱水在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與志合。江水注。江水自蠶陵來。又六十餘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此宣帝廢郡)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東北百四十里曰崍山。中江所出。東注大江。(互見蜀道)郭璞注江賦曰。流二江於崌崍。又東百五十里曰崌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山海經云。崌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多怪蛇。江水又逕汶江道。又合湔水。(見綿虒)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郭即汶山郡治。(蜀漢置)渡江有笮橋。先謙案。據輿圖。江水自疊溪南流五十里。與黑水合。水出生番界古拉嶺。為雅謝隆河。合楚納克河。東南流數百里。為黑水河。逕長寧堡西入江於茂州以上。謂二江之道路。惟黑水河與岷源可以并稱。似崌崍皆在西番中。不得涉及滎

羇縻之邛崍山矣。江水又東南逕茂州城西，又折而西南，白水河入之，又西南逕舊威州（今省入保縣）保州城北，花衣水入之，在州界，亦名湔水，每斤較江水輕二兩。又西南，沱水出雜谷腦花崖山，東南流逕寨子，又東南至保縣北入之。元統志，沱江自維州流經威州界，至汶川合大江。本志所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者也。道元以為開明所鑿，華陽國志望帝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即其事也。謙遵云，鑿即今理番縣孟董溝水東南入江，其自江水分出之處已湮。江水下入汶川縣境。北部即蜀郡北部都尉治所，在今茂州北。遷坂在汶川縣南。元和志，嶺上樹木森沈，常有水滴，未嘗暫燥，故曰遷坂。

廣柔。〔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汶江縣西北。沫水，沫水出廣柔徼外。注云：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祐之也。沫水出岷山西，下入沱牛。先謙案：寰宇記，石紐村在汶川縣西百四十里。元和志，至今其地名刳兒坪。地理通釋，沫水一名羊山江，出蠶約嶺，即岷山羊膊嶺之異名，蓋與汶江同出一山，而東西各別矣。但揚輿圖，沫水之源，不能遠出岷西，出岷西者，惟沫水足當之。道元宗書又若水注：繩水枝流自越嶲遂久來，東出逕廣柔縣入江。先謙案：據水經，金沙江源距廣柔迤甚遠，山川隔絕，安有枝流已南至遂久，復東北上遡廣柔之理，此文有誤。

蠶陵。莽曰步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湔氐道來，益州記云：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蠶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下入汶江。一統志，故城今松潘廳疊溪營西，蠶陵山在營北五里，江水自松潘廳東南流百八十里，合梁山溪水，逕平番營入疊溪營。明一統志，漢蠶陵縣在疊溪所城北三里，梁於舊縣置翼州，周改翼針縣。江水逕營城西入汶江境。石紐山名在疊溪營東南。

犍為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僰道，以西南夷傳知之。元和志云，昭帝時，移為郡，自僰道移理武陽，今眉州彭山縣西北五里有犍為故城，是犍為郡先治僰道，後治武陽也。段玉裁曰：從宋本。説文从木。夢釋云：漢碑皆作楗為。先謙曰：續志，後漢治武陽。劉注，補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里。武帝建元六年開。〔補注〕先謙曰：開郡事詳西南夷傳。莽曰西順。屬益州。師古曰：故夜郎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又犍為屬國下云：故郡南部都尉，永元元

年，以為蜀國都尉，別領二城。屬並同。劉注，劉璋分立江陽郡。

縣十二。戶十萬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六。

僰道，莽曰僰治。應劭曰，故僰侯國也。音蒲北反。〔補注〕先謙曰，賨文僰，從為蠻夷。後漢因。劉注，華陽國志云，治馬湖江會江水。經江水自資安來，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注云，縣本僰人居之。地理風俗記云，僰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秦紀所謂僰僮之富者也。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武帝開通僰道，縣有蜀王兵闌（劉注，訛為玉岳闌）。其神作大難。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猶有五色焉。又東合符黑水，下入江陽。符黑水自南廣來，北徑僰道入江。謂之南廣口。又若水注，繩若水自朱提來，東北至僰道縣入江。先謙案，本志越巂遂久下，繩水東至僰道入江者也。注又云，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若水至縣，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葛亮紀謂水或言入若，或言注繩，亦或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一統志，故城今敘州府宜賓縣治。江陽，〔補注〕先謙曰，景帝封蘇嘉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劉注，蜀都賦注云，江潛戲道，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剛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出水是也。江水注，江水自僰道來，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又逕漢安縣北（後漢立，今江安縣東）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下入符洛水合縣水（湔水）自黃中來，又逕漢安縣，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縣洛為沃沃也。縣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為縣水口，亦曰中水。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之會。江中有大闕小闕，季春黃龍堆沒，闕乃平。先謙案，據志，縣水至新都入雒，雒水至新都入湔，湔水至江陽入江。以湔為經流，蜀縣既下云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行千八百里者也。水經注則雒合縣，縣合湔，以雒為經流。主名雖異，尾閭同歸。但與志三郡千八百餘里之文不符耳。一統志，故城今瀘州治。武陽，〔補注〕先謙曰，張儀司馬錯滅蜀王開明於此，見蜀本紀。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之，後遂為郡治，見華陽國志。有

鐵官。〔補注〕先謙曰：據元和志、與地紀勝，地有鐵山。莽曰戢成。〔補注〕先謙曰：後漢因。郡治。續志有彭亡聚。一統志：故城今彭山縣東十里。江水注：江水自蜀虒部來，東南過武陽縣。縣故大夜郎國，武帝開道，置以為縣。江水合都水、赤水。此縣藉江為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王喬所升之山也。江水又合文井江，又東至彭亡聚，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下入南安。郫水自江原來，東南至武陽縣入江。先謙案：本志江原下，郫水南至武陽入江者也。赤水出縣入江，僕千水合文井水自江原來，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先謙案：本志蜀臨邛下，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者也。一統志：邛水自邛州來，至新津縣入江。新津亦漢武陽地。南安。有鹽官。鐵官。〔補注〕錢坫曰：南安本屬蜀郡，見鄧通傳，後改屬也。先謙曰：高帝封宣虎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劉注：南有五岷山，一山而五峰，在越巂界。江水注：江水自武陽來，東至南安，為璧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懸溉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溉，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襟帶二水，即蜀王開明故治。縣南有峨眉山。江水合大渡水，渡水下入僰道。又青衣水注：青衣水自青衣來，逕平鄉（晉縣），謂之平鄉江。益州記云：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青衣水又東入江。先謙案：本志蜀青衣下云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者也。又沫水注：沫水自青衣來，東逕開刊縣，故平鄉也（晉初置）。晉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李冰鑿平溷崖，操刀入水與河神鬭，通正水路，開處即沫所穿也。沫水下入臨邛。據與圖，沫水自清溪縣東流，有二水自峨邊廳東北流注之。又東北逕峨眉縣三峨山南，又逕樂山縣城南，與青衣江合。又漾水注：漾水自廣漢梓潼來，東北逕南安，入西漢水（見巴郡閬中）。一統志：故城今夾江縣西北二十里。資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雒水合綿水（湔水）自牛鞞來，東逕資中縣，下入江陽。一統志：故城今資陽縣北。符。〔補注〕先謙曰：縣在江陽縣東二百里，武帝元鼎二年置，見華陽國志。溫水南至鄨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補注〕洪亮吉曰：鄨水，為今湘江。溫水、黚水為今合湘江之洪江、仁江。洪江出婁山關南山，東南流至遵義東境之清乘樓北，有鳳皇溪東北自綏陽西山西南流來會，又東南入湘江。仁江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源出永安舜山，下流合湘江。班云至鄨入江者，謂入延江水也。先謙曰：鄨、

牂柯縣。延江水注。溫水亦曰煖水。出符縣。而南入黚水。黚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闔興郡之闔水下入鼈入江（當作入延。與下漢陽一例。鼈即鄨字。

莽曰符信。師古曰。鄨音敝。又音鷩。黚音朐炎反。〔補注〕先謙曰。續志作符節。江水篇江水自江陽來東過符縣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縣故巴夷之地。武帝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縣治安樂水會。安樂水自鄨縣來。逕安樂縣東（晉立。今合江境）又逕符縣下。北入江。鰼部水未聞。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矣。江水下入巴江州。一統志。故城今瀘州合江縣西。

牛鞞。孟康曰。音髀。師古曰。音必爾反。〔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縣去郡三百里。元鼎二年置。有陽明鹽井。即牛鞞井也。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湔水合綿水（涪水）自廣漢新都來。又逕牛鞞縣。為牛鞞水。縣以元封二年置（與國志異）。牛鞞水下入資中。一統志。故城今簡州東。

南廣。〔補注〕先謙曰。武帝太初元年置。見華陽國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珙縣西南。阮元雲南通志稿云。今鎮雄州。延江水稱延江水。出南廣縣。東流下入牂柯鄨。先謙案。本志漢陽下。漢水入延。牂柯鄨下。鼈水入延。志氏既載入延之水。無反遺延江大水不錄之理。今志既無之。道元延江水注又不引漢志。則舊寫奪文久矣。洪亮吉延江水考云。烏江即古延江也。出貴州威寧州東北山。東北流。山接四川屏山縣境。距僰道縣不遠。元豐九域志。戎州南溪郡治僰道。其地界東南至南廣鎮百八十里。知威寧東北境在漢為南廣縣地。至宋時為苗蹊。故曰南廣鎮也。先謙證以圖志。延江水出威寧城西大山箐。為八仙海。東北流逕州城北。又東逕羅章汛右。有黑章水入之。又東北逕七星關。為七星水。左有三道水入之。餘見鄨。

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補注〕先謙曰。江水注。符黑水出南廣縣（劉禪立南廣郡）。北流逕汾關山。北流合大涉水。下入僰道。據志稱符黑水。今南廣水。一曰宋江。出鎮雄州東北二百二十里威信州判界。白水漲鐵河。桃壩。黑林子。三岔合流。經黑墩為黑墩河。會是官司水。亦曰玉黃河。北流經羅星渡。出南廣口。又北逕筠連、高二縣界。又北逕慶符縣西。又東北逕宜賓縣入江。一統志同。

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補注〕先謙曰。江水注。大涉水出南廣縣。北流注符黑水。與志文異。過郡三。未詳。洪亮吉以為鰼部水。即今安樂水。據志稿云。安樂水俗名赤水河。出鎮雄州烏通山。為托洛河。又為白烏河。東南合耳朗河。至畢

節縣北。爲赤水河。又東經遵義府西。折而西北。經仁懷縣西。折北流。至四川合江縣東。入大江。過郡三者。謂自犍爲南廣。經牂柯鱉縣。又經犍爲符縣。爲三郡。又据水經延江水所出南廣縣。當北自四川珙縣南及鎮雄白水江以東。又南至威甯州北境。皆見酈注。靳大涉水入符黑水。疑說。使兩水果合爲一。則源流不出犍爲一郡。大涉水何以爲過郡三乎。先謙案。志稱說是。惟赤水河源。據輿圖出水鹿山。爲陂丈河。南流合兩觀河。洛甸河。逕妤亨司。爲妤亨河。下流爲赤水河。其托洛白烏河。乃入烏江之水。疑志稱有誤。

漢陽。都尉治。山闟谷。漢水所出。東至鼈。入延。莽曰新通。師古曰。闟音它盍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犍爲屬國。延江水注。漢水出漢陽道山闟谷。下入牂柯鼈。延即延江省文。與入符衣。入繩。入若。入僰。入勞。同例。鼈注遵字誤。一統志。故城今慶符縣南。縣北八十里有漢陽山。先謙案。慶符。長甯。興文。皆古漢陽地。据輿圖三縣但有入江之水。無入延之水。所當闕疑。

郁鄢。〔補注〕王念孫曰。郁本作存。此因鄢字而誤加邑也。說文存鄢犍爲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爲郁）而無郁字。自玉篇始有之。郁字并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郁鄢。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志亦作存鄢。且師古注。鄢字有音。而郁字無音。則本作存明矣。洪亮吉曰。晉志作存駹。今玉篇廣韻訛鄢爲鄢。廣韻兩載郁鄢存鄢縣。尤誤。

莽曰厚鄢。師古曰。鄢音於亞反。厚音仕連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存注水。存水出存鄢縣。注云。存水自縣東南流。下入益州牧靡。一統志。故城今敘州府東南徼外。志稱云。在今貴州威甯州境。先謙案。存鄢隋代復置。唐因之。隸犍爲。天寶初更名義賓。改隸戎州。宋改爲宜賓。今敘州宜賓縣。一統志又可据。但宜賓縣南在金沙岷江水會。前志以爲漢犍道治。金沙江自北流屈而東。出宜賓之右。則存鄢當在宜賓之左。跨威甯北境。志稱是也。宜賓威甯二縣之西。水皆入金沙江。東水由貴州以下過粵。叅證圖說。惟北盤江足當存水。與前志不戾。今案北盤江出威甯西南猓羅坪。二源合併。南逕瓦査汛。爲瓦査河。東流逕關嶺爲關嶺河。右會柞吉河水。又東北逕可渡汛爲可渡河。又與阜衛河水合。又東爲楊柳河。又東逕鳥遇山北。又東爲女兒河。又東與宛溫水合。同爲北盤江。互見牂柯談稾。水經注。有存水。無北盤江。以北盤江統於存水矣。

朱提。山出銀。應劭曰。朱提山在西南。蘇林曰。朱音銖。提音時。北方人名匕曰匙。〔補注〕錢坫曰。余得漢漢安洗。朱提字作提。案玉篇提同匙字。是義與蘇林合。譜

葛武侯云。漢嘉金。朱提銀。采之不足以自食。謂此。徐松曰。樊敏碑陰。有功曹李邪朱提李敞之。又作提。先謙曰。朱提銀見食貨志。續志。後漢屬犍爲屬國。爲治所。劉注。南中志云。縣有大淵池水。名千頃池。西南二里。蜀都賦注云。有靈池。在縣南數十里。周四十七里。若水經若水東北至朱提縣西爲瀘江水。注云。提若水自越巂界來。至朱提縣。以山氏（後漢朱提郡治）在犍爲郡南千八百許里。（下見堂琅）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瀘水自益州不韋來。合諸水而總其目。故有瀘江之名。合羅若水。下入僰道。一統志。故城今屏山縣境。朱提山在宜賓縣西五十里。志稿云。據水經若水逕朱提爲瀘水。今金沙江東北經恩安縣西。則朱提爲今昭通明甚。又酈注。朱提在郡南千八百里。犍爲治僰道。爲今敘州府。南千八百里。即今昭通矣。又云。朱提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堂琅今東川府。由東川東北二百里。非昭通乎。則昭通確爲烏蒙故地之爲朱提。更明。舊志以昭通爲牂柯郡地。非是。蓋北之敘州南之東川皆屬犍爲。則中間昭通不入牂柯。況鎮雄爲芒部。則鎮雄以西更不得爲牂柯也。一統志載土夷考。烏撒府有銀鑛之饒。朱提山蓋在其境。烏撒或烏蒙之誤。

堂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朱提下。劉注引南中志云。有堂琅山。多毒草。蓋此縣併入朱提。晉宋志作堂琅。華陽國志。縣因山爲名。若水注。朱提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志稿云。堂琅今東川府。

越巂郡。【補注】閻若璩曰。越巂治邛都。以西南夷傳知之。先謙曰。據若水注。郡治邛都。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武帝元鼎六年開。【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司馬相如開僰道。通南中。置越巂郡。若水注。通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爲越巂郡。莽曰集巂。屬益州。應劭曰。故邛都國也。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師古曰。巂音先蘂反。【補注】先謙曰。通典元和志並云有越巂水。西南夷傳作粵巂。粵越同字。足徵應說之非。若水注。莽遣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巂。案續志後漢因屬同也。戶六萬一千二百八。口四十萬八千四百五。

縣十五。

邛都。南山出銅。有邛池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東南數里有水名邛廣都河，（案廣字衍。）從貲二十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似戴鐵釜狀。江水注：布僕水自蜀旄牛來，其分流南逕邛都縣西，下入青蛉。先謙案：此注誤，辨見旄牛。又若水篇：若水自蜀旄牛來，南過邛都縣西。注云：邛都縣，武帝開邛莋置之。縣陷爲池，今名邛池，南人謂之邛河。河中有嶋巂山，越巂水（見上）即繩若矣，似說水地，蓋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可燖雞豚。若水下入會無。孫水自臺登來，南逕邛都縣。司馬相如云：橋孫水，即是水也。下入會無。一統志：故城今甯遠府西昌縣東南。李賢金州記云：邛河土人謂之陷河。元和志：陷河在縣東南十里。輿圖，今縣南有熱河瀦，疑即此。邛河出瀘山溪，穿中流逕瑞山寺，入寗遠河。寗遠河出縣東北山麓，西逕城南，合甯遠河水，入安甯河。安甯河即注孫水也。自冕甯縣南流，熱水河入之，即注溫水也。又南逕西昌縣西，又南，南橋河水入之。又南逕德昌所東，若水河水右入之，瀘河水出瀘山，左入之。又左納落溝河水、梁山河水一疏水，下入會理州。若水即打沖河，自徼外來，逕冕甯縣西，折東流，逕西昌縣西南，下入鹽源縣。

遂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縹碧石，有綠碧。淹水，繩水出遂久徼外。注云：呂忱云：淹水一曰復水也。下入青蛉。先謙案：淹水蓋甚蘊河，出打箭鑪邊外瓦達毛了土司，爲札穆楚河，東南流合下瞻對土司拉克河，又南流合裏楚河，又南逕崇隆圖拉嶺東，合碩爾楚河，又南爲雅礱河，又西南合多克楚大河，又南爲五郎河，即無量聲轉。又南逕中甸廳東，下見青蛉。又葉榆水注：葉榆水自宕州不韋來，南逕遂久縣東，下入姑復。一統志：故城今鹽源縣西。阮元雲南通志稿云：據下繩水即金沙江，遂久當在金沙江入滇處。後漢南蠻傳注：遂久在今麗州界。唐志：麗州南接姚州，領麼些七部二縣。又微州北接麗州，領深利十部二縣。又名勝志：漢遂久在金沙江北，古稱爲白門，是遂久當在江北，唐麗州地。麗州在微州北，又南接姚州，當在今永北廳邊西北至中甸廳金沙江，而微州則順州土司境也。

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下無入字。引宋祁曰：道字下當添入字。僰道，犍爲縣。若水注。

繩水出徼外。山海經云、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二水、一下入蜀麻柔、一下入蜀旄牛。据志稿、金沙江出西藏衛地巴薩通拉木山、即古犂石山、在黃河源西、徑千五百里、曰木魯烏蘇、東北流三百里、有水曰喀齊烏蘭木倫、出其西五百里勒斜爾烏監逆布遜山、東南流入之。又東北、拜都河水南流注之。又東北、阿克達木河水南流注之。又折而北、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水西北流注之。又折而東、而伯瑪河水南流注之。又北折而東、玉樹土司二水南流注之。又折而西北、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水自戈壁發源、東南流千里來注之。下見旄牛。山海經云巴遂之山、即巴薩通拉木也、遂薩音轉字變、上古之名迄今數千載、尚堪印證。酈注又云、若水自會無來、南逕大莋、入繩水、合青蛉水（見青蛉）、下入三絳。 過郡二、行千四百里。〔補注〕先謙曰、二當爲三、過越巂、蜀、犍爲。金沙江入境、至敍州府城東、大江水會、二千數百里、漢里數又短、知千上亦脫字。

靈關道。〔補注〕先謙曰、司馬相如傳通靈山道、即此。續志、後漢因。沫水出。沫水東至越巂靈道縣、注云、靈關道縣一名靈關道、有銅山、又有利慈渚（晉武時黃龍二見利慈池、改雝龍縣）。案沫水所經、乃青衣縣之靈關（見宋符瑞志、禹貢錐指引之）、去此縣甚遠（詳蜀旄牛下）。道元誤就經文釋之、而銅山、利慈渚則與劉注所引華陽國志同、蓋地理未熟也。一統志、故城今蘆山縣西北。

臺登。〔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出鐵。縣去越巂郡三百餘里、見蜀志張嶷傳。一統志、故城今冕寧縣東。紀要、建昌衛指揮司北百二十里、有瀘沽鎮巡司、即縣故治。 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補注〕先謙曰、若水注、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下入邛都。據一統志、孫水一名長河、元和志謂之長江水、出寧番衛北架州寓下、今所謂架州土司。元和志云出臺登縣西北羅山中也。東南流、有蘇州小河出架州西番山流入之、即今蘇州土司水合爲五那河者也。又南逕冕寧縣東、有小對河合三源東流、逕縣南入之、即舊志南河在衛南二里、出西烏西番山箐者也。又南、松溪河合數水西流入之、即舊志甲瓜河也。又南合太平播河、總名爲安寧河、下入西昌境。 行七百五十里。應劭曰、今臺高。〔補注〕先謙曰、臺高縣名、蓋漢末所改、亦見若水注。

定莋。出鹽。〔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縣在郡西三百餘里、本摩沙夷所居。文穎云、即莋都、沈黎郡治。據志、後漢因。劉注國志云、渡瀘水賓剛徼、曰摩沙夷、有鹽坑、積薪、以齊水灌而焚之、成白鹽、漢末夷皆錮之。一統志、故城今

鹽源縣南。志稿云。凡書筰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筰。定筰。今鹽源西去瀘水甚遠。不能跨瀘而西。考永甯土府。東北有瀘沽湖。其東爲鹽井河。所謂渡瀘水者。蓋即此。是定筰當自鹽源縣西。兼有永甯土府蒗蕖土州。蒗滄土州同諸處。先謙案。元和志。昆明縣東北至巂州三百里。本漢定莋縣。後沒蠻夷。周武帝立定莋鎮。唐武德中。於鎮置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又唐宋皆以若水爲瀘水。似不必專指瀘沽湖爲瀘水也。

步北澤在南。〔補注〕先謙曰。一統志。澤在鹽源縣東。陳澧云。鹽源縣其大澤。無以小池澤當之耳。瀘沽湖。乃小澤。志必不遺之。疑步北澤即瀘沽湖也。先謙案。陳說是。志稿云。瀘沽湖出永甯土府東左所山麓。縱二十五里。南流折而東北。中有三島。又東北流百餘里入打沖河。

都尉治。師古曰。莋音才各反。其下並同。木莋都也。

會無。東山出碧。〔補注〕先謙曰。後漢郡國志。出鐵。劉注。郭璞云。山海經稱縣東山出碧。亦玉類。華陽國志云。故濮人邑。今有濮人冢。冢不閉戶。其中多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元馬河。一統志。故城今會理州治。若水注。若水自邛都來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迹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出貝子胎鍼。以羊祠之。聞可取也。若水下入遂久。孫水自邛都來。南至會無入若水。先謙案。本志孫登下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者也。州城東有玉璩河。出州北分水嶺。南流逕玉璩山。有東安河。出婁州堡西。南流注之。又南逕白馬口。入金沙江。一統志以爲即駿馬河也。安甯河水自西昌西南流。逕州西北八十里之迷易所巡司。乃元會川路地也。又西南入打沖河。若水自鹽礦江。自西昌來。南流逕鹽源縣西北。右打沖小河。東流注之。於是總名打沖河。又納鹽井河水。又東逕縣北。屈南流。左納七司中南水。右納瓦尾山水。又南合右所河。普石河。淑崽河。鄉場河。紅果河諸水。又南逕理會州西。合安甯河水。又西南入金沙江。水會在會無大莋之間。由遂久境至會無。不更由會無至遂久也。繩注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疑若水爲繩水之誤。下見大莋。

莋秦。〔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或作莋奏。奏秦形近而誤。

大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若水注。若水自會無來。逕大莋縣入繩。先謙案。本志旄牛下若水南至大莋入繩者也。注又云。繩水自旄牛來。至大莋。合若水。自下亦通稱之繩水矣。繩。猶涐也。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巂曰莋。皆夷種也。繩水下見邛都。一統志。故城今冕甯縣西。繩若二水合流處。志稿云。今會理州西金沙江自蜀旄牛徼外來入鹽源。麗江府西北

逕境之塔城關，又東南逕巨甸汛東，右納巨甸河水，又東南逕橋頭汛北，右納橋頭河水，又南逕石鼓汛北，右納石鼓沖河水，又東北逕阿喜汛北，左納中甸廳之額多剛河水，又東北逕雪山北，折而南，右納麗江府玉龍縣白二水，又南左納永北廳黑盤河水、順州水，又南與鶴慶州漾共江水合。漾共江水出麗江縣雪山西麓，南流爲白沙溪，一曰鶴川，又南逕黃山西，折而東，會白馬潭水，又東，玉河水合東河水入之，又南爲[illegible]溪，又南逕邱塘關東，爲漾共江，又南合黑龍潭香水、龍潭西諸龍潭水、石洱河水、落鎖河水、甚康河水、南供河水，又南入龍珠山下水洞，復出龍山南，爲駿江，右納三莊河水，折東流逕江邊村北，入金沙江。金沙江又東南，右合鄧川州枯木河水，又東，左會永北廳二道河水，右納賓川州杏貝河水，又東，右納大理府一泡江水，又東北，右納大羅河水，又東與打沖河合，即若水也。繩若合流，處覽甯羌邏，會理州近之。

姑復，〔補注〕先謙曰：王莽時，有夷人大牢叛，見莽傳。續志後漢因。臨池澤在南。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引地道記，臨池澤作澂池澤。陳澧云：臨池澤，即今永北廳程海。其水南入金沙江。姑復近鶴羅金沙二江合流處。其地大澤惟程海，若水注。繩若水自三絳來，逕姑復縣北，下仍入三絳，又淹水注。淹水自青蛉來，東逕姑復縣之臨池澤，東北流，下入金州雲南。先謙案：五郎河自永北廳東北流，程海正當其北，又南與觀音河合，下見雲南。又葉榆水注。葉榆水自遂久來，逕姑復縣西，合淹水。（二水合處在雲南縣西）下入金州邪龍。

三絳，〔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三縫，劉注：華陽國志云：通道甯州，渡瀘，得眥蛉縣。若水注。繩若水自遂久來，逕三絳縣西，下入姑復，又自姑復來，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注至會無注若水（此駁正經文）。繩若水又東合母血水。涂水下入卑水。母血水自金州橋梓來，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若水。先謙案：本志構雄下云，母血水北至三江入繩者也，注又云，涂水自金州收靡來至越嶲入繩若水。先謙案：本志收靡下涂水西北至越嶲入繩者也。志稱三絳，今會理州東南跨金沙江，江以東之巧家廳，江以南，元謀、祿勸縣北境何諸地，皆是。據收靡下注，則涂水西北至越嶲入繩，以今考之，僅有豎谷江，南出尋甸州西北，至豎谷塥，爲越嶲三絳地。若三絳不至金沙以東，不得云過郡二也。母血水，即龍川江，江在元謀縣北，入金沙江。知三絳在會理州南，又當西漢姜驛至龍川江入江以北也。

蘇示，〔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國志作蘇祁，新唐志，自嶲登城南九十里至蘇祁縣，又南八十里至嶲

州。一統志、故城今西昌縣北。紀要、即禮州守禦所治。邛江在西北。師古曰、示、讀曰祇。邛、古共字。〔補注〕先謙曰、官本邛並作卭。卭江不見它書。錢坫以為開基河、陳澧云、開基河與瀘沽湖會。志既載瀘沽湖（見定莋）、則稱開基河或以為在西昌縣北、則與孫水混。蓋顯沿縣頸井河也。其水西入鴉礱江。先謙案、蘇示在西昌北、則開基頸井二河、皆在縣西南、不在西北。然舍二河無足當邛江者。開基距蘇示遼遠、今從陳說、指與斷。頸井河出頸井衛西五里深山溪、稷驛源縣西、合龍源水、又西與別列河水合。水出撲蠻頸、則為麥架河、合白角河水、又北逕漢蘇土舍西、又西合空闌河水、又北為別列河水、又北入頸井河、頸井河水又北入打沖河、即一統志之雙橋河也。闌。師古曰、音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音蘭。後漢因。續志作闌。華陽國志、縣故邛人邑、治邛都城。案宋志沈黎郡、領闌縣。漢舊縣。作闌。然則作闌是也。一統志、故城今越巂縣北。卑水。孟康曰、音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華陽國志、縣距郡三百餘里、水通馬湖。若水注、繩若水自三絳來、逕越巂郡之馬湖縣（二漢無馬湖縣、後來惟元有馬湖路、明有馬湖府、地既宋以為今敘州府屏山縣。元明皆有所因。漢志說此（一縣也））為馬湖江、又左合卑水、下入雖為朱提。卑水出卑水縣、東流注馬湖江。一統志、故城今會理州東北。紀要在越巂衛指揮司東南近馬湖江。灊街。師古曰、灊音潛、又音才心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漢志後漢省。據志稿以為今劍川州、又鶴慶州亦灊街地。青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元和志、青蛉舊縣漢名、大姚縣與栟棟川相接。一統志、故城今大姚縣治。臨池灊在北。〔補注〕先謙曰、臨池灊、即臨池澤也。以地望推之、即永北廳程海、南流入金沙江、當大姚北境。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惟入勞。〔補注〕宋祁曰、惟、後作唯。王鳴盛曰、惟、南監本作唯。是。先謙曰、續志劉注有駹宮溪水出（溪當為僕）來唯益州縣。江水注、布僕水自邛都來、東南至青蛉縣、入僕水、僕水下入益州邪龍。先謙案、布僕水不至青蛉縣、并見邛都。據志稿、僕水即禮社江、出蒙化廳西北定西嶺土司花判山、東南流逕廳城南、為陽江。定邊河窩接河合流注之、又東與白岩江水合。又志稿以白岩江為禮社江東源、陽江為西源。由不知白岩江為貪水也。今案陽江當為禮社經流、白岩江則為青蛉所出之貪水、形勢既合。下見邪龍。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補注〕先謙曰、為越巂、益州。則禺同山。

有金馬碧雞。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師古曰：蛉音零。禺音虞。〔補注〕先謙曰：則當作有。續志，有禺同山，俗謂有碧雞金馬。是其證也。淹水注：淹水自遂久來，東南至青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條忽，民多見之。淹水下入姑復。先謙案：五郎河自中甸廳東南流，逕十二關干山東，又東北流合走馬河水，當永北廳之西北，下見姑復。又若水注：青蛉水出青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青蛉水又東入繩若水（見遂久）。先謙案：水志，益州葉榆下云，貪水首受青蛉，班無。疑青蛉原委不書之理，此注青蛉水出西，東入江，當爲班志元文，應劭曰三字衍。入江者，入繩若水也。又江水注：貪水上承青蛉縣青蛉水，下入益州葉榆。先謙案：一統志、紀要皆以出姚州南入金沙江之大姚河爲青蛉水，與酈注不合。青蛉縣爲大姚，此水出其南，非出其西也。青蛉水卽大姚西之苴龍河，出雲南縣北二十五里之梁王山，西南流，納諸山水，又南逕團山壩東，爲青龍品甸二海，又合爲一，東北逕老虎關爲一泡江，又北逕北極山左合米甸水，又右合一字水，入金沙江。此青蛉水出西，東入繩若水也。其自團山壩支分者，南流爲萬花溪，此貪水自青蛉水出也。又東南納二水爲白岩江，又東逕楮由北與陽江合，又東南爲禮社江，此貪水入僕也（詳見葉榆）。

益州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滇池，以西南夷傳知之。先謙曰：據溫水注，郡治滇池。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西五千六百里。永昌郡治不韋，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武帝元封二年開。〔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而江水注引地理風俗記云：華陽黑水惟梁州，武帝元朔二年改梁州爲益州，以新啟犍爲、牂柯、越巂，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案元朔二年帝方有事朔方，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尚未及取服巴蜀。應說誤也。莽曰就新。屬益州。應劭曰：故滇王國也。師古曰：滇音顚，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又永昌郡下云：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屬縣同。戶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萬四百六十三。

縣二十四。〔補注〕錢大昭曰。昭紀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西南夷傳同。今志中牂柯郡有談指、同並。而益州郡無廉頭、姑繒。或是改名。或是并省。不可知矣。

滇池。〔補注〕先謙曰。說文。滇。益州池名。楚武王時。莊蹻王此。王之見西南夷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昆明、宜良、呈貢縣、晉寧州地。故城今晉寧州東。阮元雲南通志稿云。漢滇池治當在宜良縣地。大澤、滇池是二。在西在西北方位又不同。大約大澤今爲陽宗海子。滇池乃今昆明海子。陽宗海子在西。非今宜良南何。其滇池爲郡治。當較他縣稍廣。今晉寧州及併入呈貢之歸化縣。皆當屬之。惟宜良北境當屬昆澤縣耳。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補注〕先謙曰。溫水注。溫水自味來。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故曰滇池。先謙案。阮福云。上林賦。文成顛歌。文穎注。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與滇同。然則武帝前滇池縣本作顛縣。後人因池加水爲滇耳。滇池亦作顛池。以顛爲義。說文。顛。頂也。言益州各水四面下注於卑地。此縣之地與池獨居高頂。如金沙江在滇池東北。若至鄉渡河。因顛高不能南注。折往東北。入四川敘州矣。瀾滄江在金沙江之西。因顛高不能東注。但往正南入南掌國界矣。南盤江因顛高不能北注。而東行入廣西矣。東洪江因顛高不能西注。亦東北入金沙江矣。皆因滇池居地高顛之故也。不當以顛倒爲義。據志。滇池海出嵩明州西北梁王山。南流逕牧養村。爲牧養河。合邵甸河水。爲盤龍江。又南逕松華壩。支分東出爲金稜河。又西逕雲南省城東。北合銀稜河水。又南逕城東南。分水爲西支。分爲玉帶河。又南逕螺螄壩。西支分爲採蓮河。又南屈西流。支分爲太家河、楊家河、金家河。又西逕雖川閘。出羅公閘。共百三十里而爲滇池。袤長百二十餘里。東西廣三四十里不等。歷昆明、呈貢、晉寧、昆陽。西北爲草海。東南爲水海。滇池自盤龍江口折而東南。合寶象河分流諸水。又合馬料河分流諸水。屈西南逕呈貢縣西。合落龍河分流水、南衝河水、盤龍河水。又西南逕海寶山北。合大塢、大堡二河。及分流子河諸水。集鹽川水。又西屈北逕昆陽州東北二十里爲海口。屈西北合楊金太三河、采蓮河、永樂河、鼓樓河、美塘河、西塢河、洞滄河、玉帶河諸水。又北合海源河水。折而南逕石鼻山東北。合拱盤山水。又逕碧雞山東。又歷太華山東。又逕昆陽州北諸山東至龍王廟灘。爲海口。當豹子山右。西出爲大河。合海門村南諸水。又西南川漸狹。又北屈西流爲武趣河。又合嘛姿河。河水爲螳

經川。又屈東北流逕天津橋南。合沙河水。迴龍橋水。又北折東流。逕富民縣。合豬札鄭水。清水。河水。又北逕武定州。合撒抅河水又北。爲普渡河。入金沙江。注又云。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下入牂柯郡界。（舊作郡毗。說見前元。）又葉榆水注。葉榆水自秦臧來。南與僕水同注滇池澤。於連然雙柏縣。（連然雙柏下互見。）葉榆水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下入牂柯同竝。先謙案。葉榆僕水皆不注澤。道元誤。大澤志稿以爲陽宗海子。是也。陽宗元爲縣。在今河陽縣東北四十里。陽宗海子在縣北。周七十餘里。出羅藏山東支條西流爲鐵櫛石溪。合鐵溪水。豬爲明湖。又北合七古泉水。日角溪水。大新河水。龍池溪水。又北爲海口。又北入宜良爲大城江。又分爲二。一東北流入大池江。渠水卽古盤江。自於霑州西流。（上見昆澤。）逕宜良縣東北爲大池江。（亦作大赤江。）合大城江水。注所謂溫水又會大澤者也。大池江水。又屈東南。合三台山水。又屈西南合大城江支水。黑泥河水。又西南逕竹子山。又屈東南入路南州境。合巴盤江水爲鐵池河。又東南入霑州境。

有黑水祠。（補注）蘇遺曰。黑水今雲南怒江。西南流入緬甸國。其水在古邊徼。故但於昆明縣望祀之。怒江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水曰烏蘇。其爲古黑水無疑。五經異義云。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袤略萬里。禹貢導黑水。注今中國無也。合二說觀之。則漢地至黑水爾甚。故班志不著其源流耳。先謙曰。黑水卽怒江。詳見嶲唐下。

雙柏。（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出銀。志稿云。易門縣。舊志不詳。據葉榆水注。雙柏當東臨滇池。又卽水至此入僕。則雙柏當兼南安嶍峨逸界西。及新平丁癸江入禮社江處。易門爲雙柏。似爲可據。江水注。僕水自咴來。逕雙柏縣。合卽水。下入來唯。卽水自秦臧來。南至雙柏縣。東注僕水。先謙案。本志秦臧下。卽水南至雙柏入僕者也。據志稿。僕水卽禮社江。東南流。（上見邪龍。）逕新平縣西北。又逕斗門鄉南。三江口與麻哈江會。（見下。）又東南爲戛洒江。逕[illegible]宇山東麓。合化龍河水。南合河水。茂蔻河水。磾尋河水。了味河水。又至磨沙爲磨沙江。合馬龍河水。稅家沖水。樹布拉河水。苾菁河水。南齡河水。又東南爲元江。合漫線河水。甘莊河水。西溪河水。逕元江州城東。合清水河水。雙渠[illegible]水。南僕河水。老落河水。又東南逕臨安府。合羅山溪水。清水河水。末竜河水。蠻樞河水。爲河底江。又合洛街河水。龍孟河水。曲通山水。（下見來唯。）卽水卽星宿江。自祿豐入境。（上見秦臧。）南流逕易門爲九渡河。又南爲綠汁江。屈西南逕嶍峨縣。爲丁癸江。亦曰小江。逕新平縣北。又逕太和山北爲麻哈江。又西入禮社江。此卽

水入僰也。又葉榆水注葉榆水入濮池澤在雙柏縣界。詳見葉榆。同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志稱云同勞今南甯縣南陸涼州北。銅瀨。〔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銅瀨。志稱云。銅瀨當在今南甯縣西北。今南甯以北水自西東流入溫者爲白石江。談稾在溫水東南甯霑益東畔。今白水站諸處白石江卽迷水。是馬龍爲銅瀨可知。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稾入溫。〔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地道記云。銅虜山。米水所出。談作銅。迷作米。彩架之變。談稾。牂牁縣。溫水注。迷水出銅瀨縣談虜山。下入談稾。據志稱。迷水出馬龍州東南山中。爲響水河。東北流合札海子水。又東北合三岔河水。又東南合馮家橋水。又東逕柳家壩爲白水江。連然。有鹽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元和志。連然卽滇國故地。一統志。故城今安甯州治。華陽國志。縣有鹽泉。南中所共仰。志稱云。安甯爲古連然。其南併入之三泊縣。實兼有俞元縣地。故安甯西之祿豐亦連然地也。據葉榆水注。葉榆水入滇池澤在連然縣界。詳見葉榆。俞元。〔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縣在河口洲上。溫水注。縣治龍池州。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河陽縣地。志稱云。南齊志曾有七縣。有俞元。諸志以爲澂江江川寧當屬。今昆陽及舊三泊縣南境。新興江川皆是。昆陽三泊北境。當分屬連然雙柏爲是。（三泊元舊縣。今隸昆陽）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行千九百里。〔補注〕先謙曰。毋單。牂牁縣。溫水注。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互見邪龍）下入毋單。又云。梁水上承河水（卽橋水）於俞元縣東南流。下入勝休。先謙案。此卽班志勝休下之河水也。志稱云。毋單或毋棳之誤。毋單屬牂牁。不應至彼。毋棳在今甯州甯州地。庶可以南及建水同述。先謙案。俞元卽河陽。橋水所承之俞元南池。卽縣城南撫仙湖也。據志稱。出江川縣西北綠龍山爲河件溪。南流爲中河。支分西流與冷水泉合。冷水泉出縣西西山黑龍潭。東南流。會中河支水爲西河。西河又南合中河。匯爲星雲湖。周八十餘里。中河水又左納東河水。三源匯會。東逕海門橋爲港河。又東逕河陽縣。匯爲撫仙湖。一曰羅伽湖。周三百餘里。界河陽、南江、川東、甯州西北。湖水自玉筍峯東南。合西浦泉水羅藏溪水（一曰西大河水）玗札溪水（一曰東大河水）又東爲海口。入南盤江。其入盤江。在甯州境。卽漢毋棳縣地。志稱云。單爲棳誤。是也。此水以當橋水入溫地望適合。至道元謂卽勝休之河水。前人皆疑其誤。

此源納衆流而無別出之水。其明證矣。里數亦不合。當有譌文。懷山出銅。〔補注〕先謙曰。續志作裝山。一統志以爲即羅藏山。在河陽北十里。收靡。〔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牧靡。說文同。華陽國志直作升麻。云山出升麻。段玉裁云。牧升牧三字同紐。隸釋益州太守碑。牧靡字三見。晉志作牧麻。先謙案。若水注。縣山並即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存水注。存水自犍爲郁鄢來。東南逕牧靡縣北。下入牂柯且蘭。志稿云。牧靡在今會澤縣尋甸州境。參證輿圖。存水即可渡河。合宛溫水後。正當會澤東。尋甸東北。宣威州北。疑牧靡至今宣威州境。存水又東屈北。左納秋花溪黑石汛合流水。楮里汛南出東山二水。又東南。右納木冬河水。又東逕天生橋下。入那岱龍境。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巂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李奇曰。靡音麻。即升麻。殺毒藥所出也。師古曰。涂音塗。〔補注〕先謙曰。臘下脫谷字。郡二。益州。越巂。若水注。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臘谷。西北流下入越巂郡。據志稿云。涂水即璧谷江。出尋甸清水海西北。至東川璧谷壩入金沙江。然云至越巂入繩。過郡二。則漢越巂東南界至繩水以南。今之東川巧家廳皆越巂郡地也。先謙案。據志稿。楊林海子出尋甸州西南果馬山。爲果馬溪。南流爲龍巨河。亦曰龍濟溪。東南流合花箐哨水、閣易屯水。又逕嵩明州城北。合福礦河水、羅錦溪水。又逕王師壩南。匯爲嘉利澤。周百餘里。又東南合楊林河、寬郎河、䴉良河、天生橋河、對龍河、遞溜河、玉龍河水。又東南逕宜良縣北。納邑市屯河水。又東北逕楊橋高橋爲河口。又東北爲阿交合溪。又北爲車洪江。江西爲東川府界。東爲霑益州界。又北逕平溪衝。又逕歹拉西。俱流高山中。又逕宣威州西。合赤水河、水西澤河水。又屈西北流爲牛欄江。又東北。右爲宣威州。左爲東川府。合沙河水。又東北。右爲貴州威甯州。左爲東川。又北逕者海東。合車烏小河水。又西北。右爲昭通府魯甸通判境。左爲東川境。合㵼遊河水。又西入金沙江。疑此爲涂水。其入金沙江西北流。與志合。璧谷江源流甚短。無千餘里。且直北流。非西北。故知非也。穀昌。〔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武帝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名縣爲郭昌。以威夷人。孝章時。改爲穀昌。案西京已名穀昌。章並宜之號。續志。後漢因。志稿云。今昆明呈貢地。一統志。故城今昆明縣北七里。秦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葉榆水自邪龍來。東南逕秦臧縣。下入

滇池一統志今富民縣武定州地故城今富民縣治志稿云雲南府南流之水惟星宿江可當卽水牛蘭山當卽今武定羅次界之白花山則秦臧實兼有今羅次祿豐及武定祿勸南境地不僅富民一縣又述舊故縣舊志並以爲在府城西北則富民又當兼有述舊地先謙案葉榆水今西洱河入澤治江不東注滇池道元誤也 牛蘭山卽水所出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 [補注]先謙曰江水注卽水出秦臧縣牛蘭山南流下入雙柏據志稿卽水卽麻哈江出羅次縣南九渡山北流合分水嶺水普渡山水又西爲金水河又屈西南會一水至祿豐境爲星宿江 邪龍 [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改屬永昌志稿云蒙化永平順寧地葉榆水注葉榆水自嶲唐縣故復來東逕邪龍縣（蜀漢雲南郡）縣於不韋縣爲東北葉榆水下入秦臧又江水注貪水自葉榆來至邪龍縣入僕先謙案水志葉榆下貪水南至邪龍入僕者也僕水自青蛉來逕邪龍縣合貪水下入味據輿圖僕水卽禮社江（上見青蛉）自白崖弱江合流後又東南爲大麻河又南爲禮社江（互詳葉榆）下入雙柏不至味酈注不能強通又溫水注橋水一名河水自俞元來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縣並在洲中）橋水下仍入俞元 味 孟康曰音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僕水自邪龍來又逕寧州建寧郡（晉志郡蜀置治味縣）下入雙柏又溫水注溫水自昆澤來又逕味縣故滇國都也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溫水下入滇池先謙案又逕味縣以下注文當移西逕昆澤縣南之上說詳昆澤一統志故城今南寧縣西十五里舊名洪範川通志地名三岔故城遺址尙存 昆澤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溫水自牂柯談稾來西逕昆澤縣下入味紀要故城今昆陽州治志稿云宋志晉惠帝分建寧西七縣爲益州郡皆周今雲南府而昆澤隸建寧本郡不屬益州當在七縣之東昆陽在滇池迤然西南非昆澤也惟嵩明有楊林大澤在晉寧七縣東當爲昆澤溫水逕縣合滇池卽今盤江源昆澤當在今嵩明南及陸涼西之雁芳華縣若酈注昆澤縣下中隔又逕味縣一段本當在上談衍在下味縣卽今南寧其東無昆澤縣地溫水亦非西流故縣始逕味縣味縣雖有滇池其道溫水自味縣流是西流逕昆澤南又西南逕滇池城並非由味縣逕西南至滇池城者明乎此則昆澤爲嵩明無疑先謙案溫水卽南盤江自曲靖府西南流（互見

諾棄。）逕陸涼州。合板橋河水。屈而南匯。為中埏澤。又西合興上河水。乾沖河水。大龍潭水。為赤江河。又合洗馬河水。雲南橋河水。西由大河亦稱上河水。又西為蠻水。雜合諸水溝水。下入宜良縣。宜良西滇池志稱以陸涼西宜良北（見滇池）為漢昆澤境。今從之。

葉榆。（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永昌。續志作楪榆。一統志。今太和浪穹縣。鄧川。賓川州地。故城今太和縣東北。志稱云太和縣。漢以前為昆明所據。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為嶲昆明者是也。武帝併昆明地。屬益州。立楪榆縣。見後書西南夷傳。楪榆地北及浪穹鄧川東。有賓川西半地。不止太和一縣。又跨鶴慶州亦楪榆地。

葉榆澤在東。（補注）先謙曰。葉榆水。經作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注云。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縣西北八十里。有弔鳥山。衆鳥千百為羣。其會嚶呼啁啾。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俗言鳳皇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弔鳥。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下入不韋。一統志。弔鳥山今名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葉榆澤。即洱海也。據志稱西洱河出鶴慶州西南罷泥埼山。西流會諸山水。逕觀音山西為觀音河。亦曰瀰苴河。合九龍池水。又南為大焚河。出湖尋。逕浪穹縣東北。右與洱源海子合。洱源海子出浪穹縣東北龍谷山。水自海而出為茈碧湖。湖中有九氣臺。又南合羅鳳溪水。為寧河。又逕紅山口入大焚河。大焚河又南入鳳羽河。為三江口。又逕鄧城南。入龍陵。又南出為彌苴佉江。又逕德源城。北折東流。逕德源由東折南流。逕鄧川州東。又南逕上關合羅時江水。閟地江水。匯為洱海。北自鄧川州東南。南至趙州西北。長百三十里。闊三四十里。形如月生五日。首尾抱珥。南萊合十八溪水。東山水。波羅江水。西南流出下關。東南流。過天生橋。折西而西北。繞蒼山後五十里。至合江鋪。西北入漾備江。先謙案。葉榆水鍾為葉榆澤。流為葉榆河。惟與洱海匯流之漾備江（見不韋下）當之。但水經注言葉榆水逕遂久姑復。合淹水。又東南由邪龍秦臧與僕水同注滇池。又自滇池出。東北由同並。溺江貫古東。合盤江。非但與漾備江源流不合。且非益之交。山川間阻。何由牽擬。因遍稽圖志。實無一水相似。以道元地學之精。不應鑿空失實至此。疑此篇或為後人所竄託也。

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師古曰。葉音弋涉反。（補注）先謙曰。蛉下奪水字。江水注。貪水自越巂青蛉來。逕葉榆縣。下入邪龍。據志稱。萬花溪水（上見青蛉）出雲南縣西。逕大理府太和縣東。漢葉榆境也。下流為白崖江。與勝江合。在今雲

化縣境。二江并行。爲大渡河。又南逕石羊山東。合馬龍河水。又下爲礦祉江。源流約當漢五百里。即貪水也。

律高。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師古曰。監音呼鑑反。町音挺。〔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石空作石室。蜀都賦。劉注。監作盤。孔要。故城今馬龍州東。志稱云。據溫水葉榆兩注。毋掇爲今阿迷。逵水則律高乃今之廣西州彌勒縣也。盤町山爲晉梁水郡地。梁水在律高東南。貫古在梁水北。漢時無梁水。則律高以東皆貫古。師宗邱北等處皆是。又路南州赤律高西北境。溫水注。溫水自毋掇來。東南逕律高縣南。（蜀晉興古郡治。）又逕梁水郡。（蜀分興古之盤南置郡於梁水縣東晉因。）因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溫水下入牂柯鐔封。又葉榆水注。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監町山。東逕梁水縣北。下入貫古。案。溫水即南盤江。（上見毋掇。）自阿迷州南與彌勒縣分界。折東流合巴甸河水。又東北逕縣南盤江山。合石穴中混水爲混水江。又逕邱北縣北。合五羅河水。又逕師宗縣東南。爲八達河。合馬別河、清水河二水。又東北下入羅平縣。以地望推之。律高爲廣西彌勒地。則盤水出縣。惟巴甸河足當之。道元所指。當即是也。梁水郡縣在今寧州。盤水出其東北也。

不韋。〔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永昌。續志出鐵。劉注。華陽國志云。孝武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居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葉榆水。據葉榆水自葉榆來。過不韋縣。注云。縣故哀牢九隆之國也。有牢山。至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葉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葉榆水下入越巂。蓋久。又若水注。蘭倉水出博南縣。（後漢置。）其水東北逕博南山。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作人。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合類水。禁水下入瀘。津水瀘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爲高山。數百丈。瀘出聚爲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水之左右。馬步之逕裁通。時有瘴氣。瀘水下入犍爲朱提。類水自嶲唐來。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入蘭倉水。先謙案。本志嶲唐下。類水至不韋者也。注又云。禁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入蘭倉水。一統志。故城今保山縣治。府志。相傳在鳳溪山下。志稱云。據嶲唐下周水及類水至不韋云云。是周水今怒江。類水今枯柯河。自今保山縣北沖西南流。經老姚關南。西南入怒江。嶲唐在今保山北境及雲龍南界。不韋在今保山縣南。自蒲縹以南至灣甸鎮康皆是。舊志以嶲唐爲雲龍州地。又以不韋在保山縣北三十里鳳溪山。皆未確。先謙

案。不專名矣。常璩二說互異。常說近之。枯柯河即南甸河。入怒江不入瀾滄。與酈注不合。類水即洪江。（見下）楪水即漾備江也。本
漾濞江支流自小甸者分東出爲二江。又東南爲白石江。納劍川州劍湖水。又西爲漾備江。逕浪穹縣西。又納太和縣洱海水。又南合
勝備江。又南爲黑惠江。入瀾滄江。一統志。博南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崇坡峻阪。委曲縈繞三十里。上有銀礦。爲西陲要道。九隆山
在保山縣西十里。即哀牢山。全祖望云。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傳說九隆名義。常璩南中志九隆作元隆。凡五見。皆然。應從范書爲是。

雲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永昌。劉注。南中志云。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遇河。縣西北百數十里有山。衆
山之中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結。視之不見其山。固陰冱寒。雖五月盛暑不熱。一統志。故城今雲南
縣南八十里安南坡。南中志所書即點蒼山也。今太和縣西南三里。志稿云。今雲南縣及太和縣南境。又賓州趙州亦有雲南地。遇河
在今點蒼山頂。今蒼山洱海皆屬漢雲南縣地。洱上關以北。乃楪榆也。淹水。注。淹水自越嶲姑復來。東北逕雲南縣西入若水。先謙案。
五郡河又東（上見姑復）注於金沙江。又南左合烏龍河水。又東左合程海水。而今賓川雲南之北。會理州之西。
（見三絳）考按方位。頗有參差。證其源委。蓋即淹水。道元若水注所云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也。

嶲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永昌。劉注。本西南夷。史記。古爲嶲昆明。一統志。故城今雲龍州南。志稿
云。嶲唐雖在雲龍州西南境。其地屬永昌府保山縣。蓋保山西境。漢不韋嶲唐二縣也。

周水首受徼外。〔補注〕先謙曰。首受二字當作出塞。賜闕志有周水
自徼外來。周水即周水也。周周形近而誤。此周水非存水。注徼外定周縣之周水。錢坫以爲怒江。是也。據一統志。出西二十六度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之布咯鄂拉番中大澤也。西北流折而東南。迺匯爲澤。東南流會諸水行數千里。自怒夷界流入麗江府西北境。過普
鹿渡口西。自雲龍州曹澗西保山縣西北崩甚東。騰越廳東北大塘壁東四十里。南流逕保山境。又南逕馬面關東。又南逕騰越東至
龍川西。合西溪水雲山水。又南逕羅明西。合蒲縹河水八捨渡水平市河水。又南逕潞江安撫司東北。（潞乃怒之聲轉字變）又東南。
合野猪河水施甸河水。過灣河水。又東風南流。合南甸河水。又西南逕孟定土府爲喳里
江。又西南直騰越廳南徑東三百餘里出邊。入緬甸。同瓦逕木邦孟乃至羅古東入南海。

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

十里。〔補注〕先謙曰：至不韋下，奪入蘭倉水四字。若水注，淹水出遂久縣，縣武帝置，淹水下入不韋。錢坫以爲瀘江，是也。出麗江府麗江縣（越巂徼外地）西南山中，曰碧弓河，東南流合小漾井水，折西南流，又南逕順盪井，再折東南合大厲河水，又南逕大波浪村西，又東南逕諾鄧井西，又南逕雲龍州故城，合小蠻馬河水，又南逕乾海子，屈西南流入瀾滄江，源流五百里，與漢志里數爲近。

弄棟。東農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補注〕先謙曰：說文梇下云，梇，木也，从木弄聲，益州有梇棟縣。後漢因，續志作梇棟，此作弄，傳寫之誤。劉注地道記云，迷山，無血水所出，蓋東農山異名也。水下脫所字。若水注，毋血水出弄棟縣東農山毋血谷，下入越嶲三絳。一統志：故城今姚州北。志稱云：三絳在今四川會理州南，北至三絳南入繩者，惟大姚河、龍川江二水。然大姚東入繩，與北入不合，亦非三絳南。則北入繩在三絳南者，惟鎮南州之龍川江耳。出州西北境山，北流至四川黎溪州土司南境入金沙江。毋血水既爲龍川江，則弄棟當兼有楚雄、姚州、大姚、鎮南、定遠、廣通、元謀各州縣。陳澧漢志水道圖說同。

比蘇。師古曰：比音頻二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永昌。宋志作比蘇。一統志：故城今雲龍州西。志稱云：晉咸和中分河陽郡置西河郡，治比蘇縣，則比蘇當屬雲龍州瀾滄江西，西及潞江以外，北及麗江縣西皆是。

賁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葉榆水自牂柯漏江來，逕賁古縣北，東合盤江，下入牂柯西隨。盤水自律高縣東來，東逕賁古縣，亦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盤水又逕漢興縣（晉興古郡縣）北入葉榆水。一統志：故城今建水縣東南。志稱云：舊志以臨安爲漢賁古，考酈注，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合盤江。盤江出律高縣，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則賁古當在今師宗以北、羅平州東及貴州興義府、興義縣境。舊志以臨安爲賁古者，或因馬援上書從麋冷出賁古，擊益州，又云從麋冷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以爲從越南龍門洞流至蒙自，即爲臨安，豈知麋冷自乃來，唯非賁古。想漢賁古縣有梁水一郡，南亦紅水江，與鄰封交界，蓋麋冷水道乃由龍江出鎮南關，走廣西古進桑，自越南臨洮府，北及廣西鎮安府，皆是水道，由鎮南關出鬱江，順流至潯州，復由紅水江、溯流至賁古甚易。葉榆水不合盤水，水經注未加詳考，細所書賁古之方位，則可悉也。北采山出錫，西羊山出銀鉛，南烏山出

錫。師古曰。賁音奔。（補注）先謙曰。續志采山出銅錫。此錫上脫銅字。

毋棳。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莽曰有棳。師古曰。毋讀與無同。棳音之悅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同。志稱云今當州者受二字依志例當作出。續志劉注引地道記云有橋水出橋山。即本志文。四當作三。過益州牂柯鬱林中留鬱林縣。溫水注。溫水自牂柯毋單來。東南逕興古郡（晉置）毋棳縣。東合南橋水。（加南字者以別於龍元之橋水）下入律高。南橋水出縣之橋山。東流合梁水入溫。梁水即河水。自勝休來。東逕毋棳縣左注南橋水。先謙案。本志勝休下河水東至毋棳入橋者也。全祖望云。道元加南字別之。然南橋水即河水之所入也。又引龍元之橋亦名河水。則二橋互相出入矣。恐誤。注又云地理志曰橋水東至中留入潭。余診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橋溫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中留入潭。潭水又得鬱之兼稱。而字當爲溫。非橋水也。然字誤矣。先謙案。溫鬱源在中留合流。乃橋水下游。故道元言如此。志稱云南橋水當爲今曲江。是也。出江川縣西南觀頓山。屈西流逕河西縣爽雖山。北折東北流逕江川縣。又東北合香柏河水、撒喇哨河水、羅廣溪水。又屈南流逕新興州城西北。合羅木箐水。又西南逕通海縣爲玉溪。合西河水、九龍池水、蓮花池水、底澁水、半溪水。又逕何尾村。流出山中。合黑龍潭水、句苴河水。又西南合良江河水、清水河水。又南逕嶍峩縣爲現江。屈東流逕縣城北。又南流逕城東南。與辣江會。辣江水出嶍峩縣西六十里勝鄰山。東北流逕新平縣爲蘇莊河。又逕石屏州爲龍車河。又逕嶍峩縣西。合老脊溯水。又東北流爲辣江。又逕縣東南入現江。水爲合流江。又東南逕河西縣西。合東山河水爲瑤碌河。又合舍郎河水、六村河水爲曲江。折東流至館驛。合石壁泉水、東山龍泉水。流江水又東北流逕寧州南婆兮鄉。入南盤江。南盤江（上見滇池）入寧州境南流。合分水嶺水。又逕州南婆兮鄉爲婆兮江。曲江水東北注之。此南橋水入溫也。婆兮江又合七郎潭水。又折東流爲盤江。又逕阿迷州境。瀘江水東北注之。此南橋水入溫。而河水入橋以入溫也。志言橋水入潭。亦兼舉其委耳。南盤江又折東北流。下入彌勒縣。

勝休。河水東至毋棳入橋。莽曰勝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南中志云有大河從廣四十里。深數十丈。地道記云水東至毋棳入橋水。紀要故城在今臨安府境。溫水注。梁水即河水。

自俞元來，東南逕興古郡勝休縣下，入牂牁。先謙案：橋水俞元下詳之。河亦即梁水，酈注是也。晉時梁水郡治當州，在後漢當州為興古郡地。阿迷州為梁水郡地，若今之臨安府境，勝休地志不詳。考梁水者，因當於臨安求之。梁水蓋即瀘江，出臨安府石屏州西三十里。寶山南麓會關口橫岡以東諸山水，東流為寶秀湖，一曰赤瑞湖，延袤二十餘里，東流合大松樹泉水、舊瑞水，又分為二，各繞至城東合流，匯為異龍湖，廣袤百五十餘里，中有三島，與南中志從廣百四十里相應。又東為瀘口，合王家沖水、沙河水，又東為瀘江，合瞜野河水、黃龍潭水，折而南，又折而東，逕臨安府城南，又東北流，合白沙河水、象沖河水，又東合瀘公河水，又東北入巖洞，伏流十餘里，至阿迷州為象灣，出為樂榮河，繞探田山麓，又東至燕子洞，伏而復出，合雞街河水，又東逕阿迷州城南，折東北流，合東山水，又東北入南盤江。志云入橋者，與盤江同注也，互詳牂牁下。

建伶，應劭曰：音鈴。〔補注〕宋祁曰：健字當本作建。先謙曰：案宋祁所見本作健。說文：伶，弄也。益州有建伶縣。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昆陽縣西北。

來唯，〔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據志稿：今廣西酒城鎮安及蒙自開化南。又云：當自蒙自、蘭及越南交岡水尾至寂興州蒙縣龍門江入洮江，逸古人都縣，北狹而南廣，故益州南陲如此之廣。先謙案：劉城鎮安遠不相及，當從蒙自開化可矣。從陸山出銅。〔補注〕錢坫曰：陸古陸字。先謙曰：集韻：從陸山名，在益州。

勞水出徼外，東至麋伶入南海。〔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麊泠，齊召南云：各本俱作麋泠，又牂牁郡西隨縣麋水至麊泠入尚龍谿，亦作麋泠，誤也。麊泠，交阯縣，今改正。宋一新云：據說文當作麊。麊，籀字，麊借字。泠亦借作伶。江水注：僕水自雙柏來，東至來唯縣，入勞水。先謙案：水志謂據肯蠻下，僕水東南至來唯入勞者也。志稿云：僕水即河底江，自臨安府東南流，（上見雙柏）逕蒙自縣南，合清水河、木倚廠水，又逕縣東南為梨花江，又逕開化府為磐諾河，又南逕攝竇汛，南合新現河水，又東南入越南國境，合三岔河水，又南逕通化府西，合盤龍河水，又東南逕嘉興州蒙縣，會洮江。此僕水入勞也。注又云：勞水出徼外，東逕縣，與僕水合，下入交趾麊泠。據志稿，勞水即瀾滄江，出西藏三格爾吉土司南格爾吉市噶那山，為市楚河。又一源出巴爾克拉丹蘇克山，名鄂穆楚河，東南流至察木多廟前而合，又東南合楚楚河水、子楚河水，千餘里，逕巴塘土司南入邊，又東南逕怒山東，合怒山水，又南逕維西廳西，又西逕小甸塘西，分為二：一東流為漾備江，一南流為瀾滄江，東南

逕雲龍州西。合泚江水。又東南。銀龍河水自永平縣南注之。又東逕高梘槽。與漾備江合。折南流。逕雲州東南。納順甸河水。景東廳水。猛麻河水。折西南合分水嶺水。又逕猛廷南。合棱蒜江水。折東南入普洱府境。至猛班南。納威遠江水。東那河水。又南逕巨洲。分而復合。折東流合猛撒江水。又屈東流合南溪水。北溪水。又折而南繞九龍山。謂爲九龍江。又南屈西南。逕撒撥壩西。又屈東南逕猛崙南。左納猶梭江水。又東南流右爲補旬猛竜。左爲遥羅廷辛。又東南入南掌界。爲南龍江。右爲南掌。左逕臨安府夫通壩南。又東爲烈瑪渡。又東逕把哈南。又東逕猛丁南。又東逕猛蚌南。爲猛蚌渡。又東逕猛賴東南。左會藤條江水。右爲老撾。又東南爲關瑪渡。下入越南國。自雲州普洱以下。在漢皆益州徼外地。適符僕會之文矣。又溫水注。溫水自牂柯鐔封來。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先謙案。溫水逕鐔封後。東南至虜鬱。無反西逕來唯之理。僕水右出。更不知何指。當有譌文。詳見鬱林虜鬱下。過郡三。〔補注〕先謙曰。越巂益州交趾。行三千五百六十里。師古曰。隃音胡工反。倫音零。

牂柯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故且蘭。以西南夷傳知之。先謙曰。據溫水注。郡治故且蘭。據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西五千七百里。武帝元鼎六年開。〔補注〕先謙曰。溫水注同。華陽國志。能豪析稱王。首邑牂柯郡。莽曰同亭。〔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夜郎國有且同亭。莽更名取此。有柱蒲關。〔補注〕周壽昌曰。初學記。州郡部作柱浦。溫水注作桂浦。屬益州。應劭曰。臨牂柯江也。師古曰。牂柯。係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杙音弋。〔補注〕先謙曰。溫水注。牂柯亦江中兩山名。吳都賦。吐浪牂柯者也。（今吳都賦無之）亦引常璩說。通鑑注引後漢志注。牂柯江中名山崇牂柯。南夷國名。見管子小匡篇。是春秋時已有。非至楚頃襄時改名。鄺珍云。果如常說。且蘭自應改名牂柯。何以終兩漢世止稱且蘭。不一及牂柯。蓋秦以前牂柯自爲國。後臣屬夜郎。史記西南夷傳所稱此諸國及夜郎旁小邑者。異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俗人謂之越王牂柯。交州記云。俠石孤絕。高數丈。名爲牂柯。在海中。與酈注言江中兩山異。要是山似繫船牂柯。故以爲名。在其國境。郎以名國。漢開郡。取管子舊名耳。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九。

口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

縣十七。

故且蘭。〔補注〕先謙曰，洪亮吉貴州水道考云，以沅無二水出黃平州金鳳山證之，縣在黃平州以西，都勻府以北，左近界中。檢補地志，貴筑、貴定、清平皆注云故且蘭地。圖經云，且蘭在沅無黃施之交。明漢時縣大，自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皆其地也。知且蘭即知牂柯郡治所在，並可因此正漢晉地志之誤矣。鄭珍云，貴州通一府及貴陽之龍里、貴定、平越州之甕安、餘慶諸縣，都勻府之麻哈州、清平縣，石阡府之烏江以南境，皆且蘭地。元和志以播州為且蘭，後人因以遵義地當之，誤也。先謙案，續志、後漢因晉志去故字。劉注地道記云有沈水。（洪亮吉云，即沅水，傳寫之誤。）沅水注，無水出故且蘭，下入武陵無陽。牂柯下又謂水注，豚水自夜郎來，東逕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是也。牂柯水下入毋斂。又存水注，存水自益州收靡來，東逕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下入毋斂。先謙案，豚、存二水皆不逕無斂。考按輿圖，牂柯豚水即三岔河，存水即可渡河，合為北盤江，彼東南流逕郎岱廳南，又南與西坡河合。西坡河水出普安州西大坡鋪，導二源，東北流為拖長江，又逕州城北，繞逕城東為豬腸河，右有三水合注，又東逕普安縣北，右有三水合注，又東北，右一水自安南縣北流注之，又東北入北盤江。北盤江水又南歷永寧州西盤江橋，東屈西流，納馬涼河水，又屈東南，納馬軍河水，又東逕貞豐州西，當谷河水自安順府西南流注之，又南逕冊亨司，納岩下河水，又南納牂柯河水，又南逕興義府城東，又南逕泗城府北境，把闌村東北界，與南盤江合（見鐔封）。以二水所逕推之，則故且蘭當兼有郎岱、永寧、安順、貞豐等境。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補注〕洪亮吉曰，沅水自黔陽以下至入江，皆東北流，惟經辰州府城外，稍東南流數里，即折向北，故說文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入江。志作東南，傳寫誤也。先謙曰，益陽，長沙縣。沅水篇，沅水出且蘭縣，為旁溝水，下入武陵鐔

成。據貴州水道考云。今黃平州。屬重安長官司。北有金鳳山。山北即興陽江。古無水也。出南即重安江。古沅水也。重安江出都勻府都勻縣城內之東山。亦曰馬尾河。東北流有龍潭河水入之。又東北入八寨同知境。又東北入麻哈州境。歷平定上下司。爲平定河。又東北入清平縣之凱里。爲凱里河。又東北合諸梁工水。諸梁江水出平越府西北大山。東南流百餘里至府南境。有一水出貴定縣東南山。流經黃絲驛。合數小水入之。又東北羊場江合馬場江來入之。又東與麻哈江水合。麻哈江水出麻哈州西。有三源會而北流。逕州西。合東來一水。又屈而東北。逕楊老驛。又北逕林茂驛。又西北合諸梁江水。至重安驛。東南入重安江。重安江水又東逕黃平州界。自都勻至此三百餘里。又東逕平谷寨。入生苗界。有大丹江小丹江。合流歷九股苗洞。爲九股河。入之。重安江又逕施秉舊縣南。爲前江。又東北歷長忠堡。爲長忠河。有德明河水出播水堡東南流入之。又東逕邛水司南。宋邛水縣故治也。邛水南流入之。重安江又東南逕清江廳界。爲清水江。又東南逕黃牛汛。有烏下江水出古州土司中。北流逕下江廳西。合西來一水。又逕苗光砦爲烏下江。合西來一水。又東逕神林土司北。南入清水江。清水江又東與瀰溪水合。瀰溪水出開泰縣西山。爲沙寨河。合西南一水。逕八舟土司境。爲八舟江。東北流逕瀰溪土司北。故有瀰溪之目。又北逕新化所。爲新化江。又逕錦屏司西而入清水江。清水江又東北流逕毛坪西。等溪水出天柱縣北合直銀水東流入之。餘見鐔成。

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且音苴。師古曰。音子閭反。〔補注〕段玉裁曰。郡二。當作郡三。牂柯、武陵、長沙。洪亮吉曰。沅水經都勻、平越、鎮平、鎮遠、沅州、五府。八寨、清江二廳。都勻、麻哈、清平、黃平、施秉、開泰、天柱、黔陽、八州縣。合無水後已千一百餘里。又歷辰州、常德、長沙三府。辰谿、漵浦、瀘溪、沅陵、桃源、武陵、龍陽、益陽八縣。由洞庭湖入大江。共千二百里。合前實行二千三百餘里。古里較短。故班云然。

鐔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元鼎南通志稿云。今廣西北境西林縣西隆州境。

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師古曰。鐔音尋。又音淫。〔補注〕先謙曰。廣鬱林縣。過牂柯、益州、鬱林二郡。爲三。里數亦誤。溫水注。溫水自益州律高來。東南逕鐔封縣北。下入益州來。唯志稱溫水於鐔封而水經皮注上溯其源。云出夜郎。此補班氏之闕也。溫水即南盤江。（上見律高貢古）自羅平州東境東北流合塊澤河水。屈而東南。合上

中下三江水。又東西。為紅水河。合清水河水。直廣南府寶寧縣之北。與鄰注東南逕羅封縣北合。然則寶寧北境。即羅封矣。南盤江水。
又東南合馬別河。又逕西隆州北板期塘南。又東北流至白樂寨。折而東至把側村南。合北盤江。（見故且蘭）此存水豚水與溫水
會也。三水既會。總名曰紅水河。逕蘿蘿山南。定番州之延江水。廣順州之包河水。合為梁江。南流注之。又東南逕上隆村南。又東逕
東蘭州北。又東南逕州東北雙鳳山北。龍[illegible]山南。龍折而北流。巴盤江水自都勻府麥沖堡西南流注之。又東北逕那地州西北。又屈
而南流。逕吉那協司。東龍泉水西流注之。（互見毋斂定周）餘見廣鬱。

鄨。（補注）先謙曰。說文。鄨。牂柯縣。从邑敝聲。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遵義府城西。不狼山。鄨水所出。東入沅。（補注）先謙曰。以水經注證之。
沅是延之誤。延江水注。延江水自牂為南廣來。東至鄨縣。又屈北流。鄨故犍為郡治也。（華陽國志有此說蓋誤。）縣有從山。（晉屬
平夷郡。）延江水合鄨水。鄨水下入巴溶陵洪。亮吉延江水考云。烏江自威寧州逕畢節縣南。又東逕大定府南。黔西州南。又北折而
東。逕清鎮縣鴨池汛北。又東北逕修文縣西北。開州西。烏江城南。又東南逕遵義府南。餘慶縣西北。又東北逕石阡府西。龍泉縣南。思
南府城東南。又北而東逕印江縣西北。婺川縣東北。大定。黔西。修文。開州。遵義。餘慶。石阡。皆漢牂柯郡地。畢節。遵義。則鄨縣地。水經云。
延江水。至牂柯鄨縣。又東屈北流。此水自西而東北。一一不爽。先謙案。以圖志。延江水自七星關至司家屯。右有暑沖河入之。次通德
河合趾瓜河入之。次西江溝水入之。左有落折河自畢節縣來合諸水入之。延江水又東入大定府境。為六廣河。亦曰六歸河。左有烏
西河入之。又東。左有激溪河。合播木溪水入之。又東。右有猴探河。焦家河。及平遠州之卜牛河。以麥河相次入之。又東與鴨池河合。鴨
池河水出水城廳西。為以且河。東南流逕安順府普定縣境。為三岔河。又北流逕鴨池汛。為鴨池河。而入六廣河。六廣河水又東逕修
文縣界。於此有烏江之名。踰豎河水入之。那大步河水自廣順州來。北逕清鎮縣城西。合安平縣之羊腸河水。又北逕修文縣城西而
入烏江。烏江水又北。沙河水自黔西州來。合諸水東北流注之。烏江水又東。逕烏江城北。右則猿水河洋水河注之。左則樂閩河水注
之。又東與清水江會。清水江源出龍里縣之朵花山。北流逕貴定縣界。豎城河入之。又西北流。牛路河水自貴陽府貴筑縣合諸水北
流注之。又北洗泥河水入之。又北逕開州界入烏江。一名皮龍江也。烏江水又東。左則湘江東南流注之。湘潭河水自湄潭縣南流注

之右則乾溪河水自寶安縣北流注之烏江水又東清水河牛腸河自餘慶縣合流注之又東北龍底江水自石阡府北流注之清江溪自龍泉縣東流注之又東北逕思南府安化縣城東又北清水河自印江縣西北流注之又北洪渡河自婺川縣合諸水東北流注之南溪河自黔江縣合諸水西南流注之餘見涪陵注又云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東合溫水鹽水於其縣東入延江水溫水鹽水俱自犍為符來南至縣入鄨水溫水自漢陽犍為來東至鄨邑入延江水洪亮吉云鄨水即今之湘江水出遵義府遵義縣北境桐梓縣南境之龍巖山流逕湘山南與桃溪水合迂回五百餘里入烏江龍巖山即不狼山也

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孟康曰鄨音鷩師古曰音不列反〔補注〕先謙曰郡二牂柯犍為洪亮吉鄨水考云道元云鄨水於符縣而東注延江水符縣今仁懷縣及仁懷縣以北地漢鄨縣屬牂柯符縣屬犍為故知過郡為此二郡也圖經云迂回五百餘里又南入烏江與班志七百三十里之數亦合

漏臥應劭曰故漏臥侯國〔補注〕先謙曰漏臥侯嘗與夜郎句町相攻見西南夷傳係河平中非則此亦縣與並置據志後漢因紀要故城今羅平州南據志稿當在今安順府興義州諸處

平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亦見蜀志李恢傳一統志今曲靖府平夷縣地故城在今南寧縣境據志稿今平夷縣西境為漢談稾地東境為平夷地平夷亦兼有普安廳地先謙案志稿是南寧境故城疑未可據

同並應劭曰故同並侯邑並音伴〔補注〕先謙曰昭帝時反見本紀及西南夷傳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葉榆水自益州滇池來東逕同並縣南下入漏江是縣在滇池東境或云今澂江府河陽縣地

談指〔補注〕王念孫曰指南監本作拒拒給也从手臣聲章刃切續志仍作指今人雖不識拒字然北方以物與人猶有拒音裁文字今廢不用者多既見此志存之先謙曰昭帝時反見本紀及西南夷傳蘇林云亦西南夷別種宋志作談柏華陽國志作談指皆誤後漢因續志出丹劉注南中志云有不津江江有瘴氣紀要故城今桐梓縣西南志稿當在今安南縣郎岱廳諸處

宛溫師古曰宛音於元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南中志云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瘴氣據溫水注華陽國志劉璋分牂柯置興古郡并此止稱溫無宛字蓋脫一統志今羅平州地志稿宛溫二水名在宣威州舊志以宛溫為平夷縣又以為羅平州皆非先謙案宛溫水出宣威州南四十里東屯志稿以為北盤江源水北流逕畏神又

北爲龍潭。又北逕壁塘。左納乾河水。又東北流爲宛水。右與温水合。（一名温泉水。在州東南六里。）又北納若孤沖水。又北納龍潭水爲龍潭河。又左納米屯水徐屯水。又北逕大屯東。左納龍洞水。又北逕以地羅南。左納平川水。折東北爲革香河。右納句納河水。又東北入可渡河。同爲北盤江。案劉引南中志。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即可渡河也。唐於此置盤州盤水縣。今普安州縣正宛温屬地。

毋斂。剛水東至潭中入潭。〔補注〕先謙曰。潭水注。剛水西出毋斂縣。下入鬱林潭中。案潮水即獨山河也。出獨山州西搭狻寨。東流逕州城南。又東逕荔波縣北。又東逕羅土土司北。又東逕都勻土司南。八寨水出八寨古州苗山中。南流注之。又東逕都江廳南。爲都江水。又東逕古州廳南。爲古州江水。又逕西山錄折東南逕福祿村西南。入福祿江。即潭水也。

莽曰有斂。師古曰。潭音大含反。〔補注〕先謙曰。據志。從漢因。先謙案。今獨山州荔波縣地。温水注。豚水即牂柯水。自且蘭來。又東南逕毋斂縣西。毋斂水出焉。豚水下入鬱林廣鬱。又存水注。毋斂水首受牂柯水。東逕毋斂縣爲毋斂水。又東注於存水。存水下入鬱林定周。案毋斂水當即荔波縣之勞村江。故一統志以勞村江下流爲周水。但其水源不出自豚水。亦不入於存水。未志無文。此桑酈之誤也。詳定周。

夜郎。〔補注〕先謙曰。温水篇。温水出夜郎縣。注云。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爲縣。温水自縣西北流。下入談稾。據志稱。温水即南盤江。出霑益州西九十里花山洞。曰交河。其隱出。即東洪江也。交河水東南流逕九龍山下。有石鼓九。水出石鼓入大谷中十餘里。逕天生橋。層巖歷級。第三級高數十仞。有洞曰仙人洞。交河水屈曲三十里。折而東北逕黑橋。折而南逕太平橋。左納玉光溪水。沙河水。折西南流逕州城西南。右會臘溪水。下入南甯境。

豚水東至廣鬱。〔補注〕先謙曰。温水注。鬱水即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唐蒙開牂柯。斬之。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豚水下入談稾。先謙案。豚水諸家異論。以地望推之。即宣威州北之三岔河。提綱以爲北盤江源者是也。

都尉治。莽曰同亭。應劭曰。故夜郎侯邑。〔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出雄黃雌黃。據志稱。夜郎今霑益州。亦兼有宣威州地。先謙案。當在宣威霑益西界。西南夷傳。夜郎國有且同亭。把要因有桐梓縣東有且同亭。夜郎縣亦在此。考西南夷傳。成帝河平中。倚有夜郎王興。未除其國。是縣自爲縣。國自爲國。夜郎疆域較大。不必同在一地。無容泥。莽改同亭爲縣。在桐梓之鹽。（莽改牂柯郡爲同亭郡。不

得徧見同亭一碣於夜郎縣地也）夜郎後立爲王。應云夜郎侯邑在此縣，亦未爲覈實也。

毋單。師古曰，毋，讀與無同。單，音丹。〔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溫水自益州漢池來，東南逕毋單縣（蜀漢屬建寧郡）合橋水。橋水下入益州毋單縣，一名河水，自益州俞元來，東流至毋單縣，注於溫。先謙案，本志益州俞元下橋水東至毋單入溫者也。毋單，當爲毋斂，詳俞元下。

漏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葉榆水自同並來，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蜀都賦云，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湧波。葉榆水下入益州賁古。先謙案，志稿云，杞麓河出河西縣曲陀關，爲長河，匯爲湖，周百五十里，如環而缺，納諸山水，東爲落水洞，復出，又納通海縣甸苴關諸山水，又東爲落水洞，湖水由此洩，不知所終，並伏流東入婆兮江。案流逕四山環合，水無所歸，穴地自入，謂之落水洞。然其下流復出，皆可考究，不得執此爲漏江之證。杞麓湖水不知所終，或漏江也。疑縣即今通海縣地矣。

西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宋志作西隨。葉榆水注，葉榆水自益州賁古來，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下入進桑。由西隨至交趾，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據志稿，西隨當在今廣南南境及越南界內。又云，西隨在富良江南。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谿。〔補注〕先謙曰，麋泠，官本作靡泠，下同。交趾縣也。受乃出之誤。過郡二。〔補注〕先謙曰，郡二，牂柯、交趾。行千一百六里。

都夢。〔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據志稿，當在今開化府南境及越南界內。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尚龍谿。〔補注〕先謙曰，水經注不載。志稿云，水東南至交趾入江者，惟開化之天生橋河，廣南之者賴普梅二河。天生橋河自入宣光江，者賴普梅合小鎭安水，以入宣光江，自此以東無水東南入交趾者，則壺水即此二水中之一水可知。都夢當自開化以東，東至廣南南境，皆是。而西隨又在其南。陳澧云，壺水葢今寶寧縣南境普梅河，南流入越南國，曰宣化水，入洮江。安南志略云，宣化水出特磨道，今寶寧縣爲宋特磨道地，普梅河出其南，是其水爲越南宣化水之源也。過郡二。〔補注〕先謙曰，牂柯、交趾。行千一百六十里。

談稾。師古曰，稾音工老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志稿云，談稾在今南寧、平彝二縣交界。溫水注，溫水自夜郎來，西北逕談稾，合迷水。下入益州昆澤。迷水自益州銅瀨來

東逕鎮寧縣，右注溫水。先謙案：本志牂柯下，迷水東至談槀入溫者也。據志稿云：南盤江自霑益州南流，（上見夜郎。）入南寧縣境，會白石江水，（見銅瀨。）爲北河，又逕曲靖府城東南，納瀟湘江水，又東南逕上據入山峽，折西南流，納龍潭河水，下天生大橋，亦曰響水壩，又逕越州下橋，下入陸涼州境，其逕霑益州宋縣，卽今曲靖府南寧縣，當在陸涼州境之上。注文倒亂，致毀說，詳見釋注。又云：溫水自夜郎來東北逕談槀縣，下入故且蘭。先謙案：三岔河水自宣威州倘塘驛東北流，逕阜衙村爲阜衙河，又東北注可渡河水，互見犍爲存鄢。

進桑，南部都尉治。有關。（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進乘，誤。葉榆水注：葉榆水自西隨來，東出進桑關，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曰進桑關。故馬援言從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並兵車資運所由矣。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下入交趾麊泠。先謙案：溫水注，溫水合鬱水後，右納西隨三水，（引見南海番禺。）卽所云南絕溫水者也。據志稿，進桑在越南交阯境。又云：古進桑當自越南府臨洮府東北及廣西鎮安府皆是。又云：進桑在西隨東，及越南奉天府東北。此當在交趾能彌朱西驛恰等處。

句町。（補注）先謙曰：句亦作鈎。鈎町侯毋波有功，立爲鈎町王。又成帝時，鈎町王禹與夜郎相攻，見西南夷傳。此亦國縣並置。**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補注）先謙曰：增食，鬱林縣。溫水注：文象水導源句町縣，又蒙水、盧唯水、來細水、伐水並自縣東下入鬱林廣鬱。唯，讀惟。據注，諸水皆入鬱，又有下疑奪蒙水二字，伐水下疑奪亦至增食入鬱六字。續志劉注引地道記：文象水又謂爲文采水。先謙案：據輿圖，文象水卽西洋江，出廣南府寶寧縣西北六十里者，逕堯蘿之西南山，逕府城西，支分爲同舍河，折而東南合響水河水，又東南逕百約村，同舍河水合馱娘江水，繞西林縣東南流注之，西洋江水又東南逕剝隘北，與者郎河水合。者郎河水出花架山，東流支分，東南入那洞水。者郎河水又東北入西洋江。西洋江又東合那洞水，又東逕百色廳南，泗城府泗河水南流注之，疑古蒙水也。西洋江又東逕奉議州北，東蘭州勞毆溪水南流注之，疑古盧唯水也。又東南逕上林縣北，鎮安府天保縣宏治江水東北注之，疑古來細水也。又東逕歸德州南，隆安縣沛水東北注之，疑古伐水也。又東稍南，逕都結土司水口，又東南逕永康州北馱泰江口，（詳鬱林廣鬱。）今以爲鬱水北源，名曰右江，以在麗江之北也。此水曲折千餘里，句町國縣

邕寧。輻員自廣。其縣當在後皆百色泗城鎮安之間。文象水歷廣西至增食。西洋江所逕下旺舊城。定羅諸土司。鎮德土州。皆爲廣鬱境。增食縣當在隆安永康。武緣境內。故文象水於此入鬱。入鬱者因鬱水以通鬱水也。 莽曰從化。應劭曰。故句町國。師古曰。音劬挺。〔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桄榔木。

巴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江州。以揚雄傳注知之。先謙曰。據江水注。秦即治江州。又云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西三千七百里。 秦置。〔補注〕全祖望曰。高帝始建國三郡之一。王念孫曰。左傳正義云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先謙曰。江水注。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於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置巴郡。 屬益州。應劭曰。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 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

縣十一。

江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郡治。江水注。江水自犍爲符來。東北至江州縣東。西漢水注之。巴水出晉昌郡（晉郡）宣漢縣（宋縣）巴嶺山。縣南去郡八百餘里。西南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縣下又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皭曜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江北岸有塗山。江水下入枳。又漾水注。西漢水自宕渠來。東南過江州縣東。合涪水入江。一統志。故城今巴縣西。 臨江。莽曰監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涪陵來。東逕臨江縣南。華陽記云。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注江。江水又東得黃華水。江浦也。左逕石城南。庾仲雍云。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又東至平洲。逕壤塗而

歷和灘。又逕界壇。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江水下入魚復。又沅水注。酉水導源臨江縣。下入武陵。充一統志。故城今忠州治。

枳。如淳曰。音徒。或音抵。師古曰。音之豉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史記蘇代云。楚得枳而國亡。華陽國志云。有明月峽。廣德嶼者是也。江水注。江水自江州來。東逕陽關巴子梁。巴三關之一也。又右逕黃葛峽。左逕明月峽。至梁鄉。歷鷄鳴峽。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陽記云。枳縣在江州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故亦云涪陵水也。江水下入涪陵。又延江水注。涪陵水自涪陵來。北至枳縣入江。一統志。故城今涪州西。

閬中。〔補注〕先謙曰。華陽國志。閬水迂曲。徑其三面。縣居其中。故名。巴子後治此。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渝水。渝水注。西漢水自廣漢葭明來。東南逕閬中縣。（劉璋巴西郡治。）合彼水。（見漢爲南安。）南逕縣東。合閬水。東遊水。南溪水下入宕渠。閬水出閬陽縣東。（南宋縣。）逕其縣南入漢。又羌水注。羌水自廣漢白水來。東南逕縣下入墊江。一統志。故城今閬中縣西。

彭道將池在南。〔補注〕先謙曰。方輿紀覽。南池在今閬州高祖廟旁。即彭道將池也。寰宇記。南池東西二里。南北約五里。一統志。池在閬中縣南。自漢以來。堰大斗小斗水溉田。里人賴之。唐時堤壞。漸成平陸。

彭道魚池在西南。師古曰。閬音溟。〔補注〕先謙曰。方輿紀覽。魚池即今郭池。寰宇記。閬州西南十里有郭池。周約五十畝。劉注引巴漢志云。有彭池大澤。名山簡鑿。見孔子內讖。陳湯云。四川通志。蒼溪縣若池潭產魚。疑即彭道魚池。

墊江。孟康曰。音重疊之疊。〔補注〕先謙曰。讀如云。音徒浹反。說文。褺。重衣也。从衣執聲。巴郡有褺江縣。段玉裁云。褺江縣爲嘉陵江。渠江。涪江會合之地。水如衣之重複。故曰褺江。淺人譌作昏墊之墊。觀應孟之音。則知漢時字故从衣也。今忠州墊江縣。漢巴郡臨江縣地。與漢墊江相距甚遠。先謙案。續志後漢因。涪水注。涪水自廣漢廣漢來。東逕墊江。入西漢。本志劉氏逕下涪水南至墊江入漢者也。一統志。故城今合州治。

朐忍。〔補注〕錢大昭曰。郡國志。晉全部作朐忍。顏音朐爲劬。是也。闞駰十三州志乃云。朐音春。忍音閏。其地下溼多朐䏰蟲。因以名縣。既有春音。則字已近朐。然玉篇尙無朐字。通典州郡門作朐䏰。朐音如順切。䏰音如尹切。讀如閏。蠢杜雖用闞音。字猶未變。至徐鉉校定說文。竟於肉部附入朐䏰二字。可謂好信異說矣。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臨江來。東得將龜溪口。又會南北集渠。又逕汜溪

口。荖江汜決入也。又逕羊腸虎臂灘。又合彭水。右逕朐忍縣故城南。常璩云縣在巴東郡（晉郡。今奉節縣東。）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江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側枕江濆。江水又逕下瞿灘。左合湯溪水。又逕東陽灘。常璩云。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援齊木。及橘圃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橘官。江水下入魚復南。與渠水自涪陵來北逕巴東郡南浦僑縣（晉縣。今萬縣治。）西溪。硤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蔭資不絕。溪水北入江。北集渠水出新浦縣（南宋立。今開縣西南。）北高梁山分溪南流百里。至朐忍縣入江。謂之北集渠口。朐忍縣治此。彭水出巴渠郡（南宋立。開縣東北。）獠中。東南逕漢豐縣東。（南宋縣。開縣東）合巴渠水。南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入江。湯溪水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又合撤溪水入江。一統志。故城今雲陽縣西。容毋水所出。南。（補注）先謙曰。南下脫入江二字。一統志容毋水今名東瀼河。有橘官。鹽官。師古曰。朐音劬。（補注）先謙曰。江水注引志橘官下有有民市三字。不合志例。乃酈注文。或以補志。非也。紀要。雲陽縣西五峯驛南有橘官堂故址。安漢。是魚池在南。莽曰安新。（補注）先謙曰。池無考。據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南充縣北。宕渠。（補注）先謙曰。華陽志長老言宕渠蓋爲古賨國。今有賨城。後漢因。續志有。一統志故城今渠縣東北。符特山在西南。（補注）先謙曰。寰宇記。今流江縣有龍驤山。蓋即古符特山。（隋縣。今符縣治。）一統志龍驤山在今渠縣北。潛水西南入江。（補注）王念孫曰。明監本入江譌作入潛。胡渭遂引之以駁水經。大謬。趙一清辨之是。潛水本作灊水。即下文入灊之灊。今作潛者。灊入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灊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爲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灊。水經作潛者借字耳。先謙曰。潛水篇。潛水出宕渠縣。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鄭元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賨民所居。潛水又南入江。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晉縣。今昭化縣東南。）即潛水也。其南源取道巴西。是西漢水也。又江水篇。江水在江州。合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注云。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又諸水注。宕渠水自漢中南鄭來。東南流逕宕渠縣爲宕渠水。入西漢水。西漢水自關

中來，東南逕宕渠縣東，合宕渠水，下入江州。說文作灊。應劭音潛。文穎音岑。官本潛作灊。先謙案，據說文，潛水西南入江，與宕渠水入西漢方位正合，則潛水即宕渠水也。今通江縣渠河是，亦曰巴江。一統志保寧府巴江下云，出南江縣北，即古宕渠水。此以難江水為宕渠水。又達州通川江下云，自太平縣發源，至渠縣為宕渠江。此以通川江為宕渠矣。惟水經注以出南鄭者為宕渠水，而通川難江皆入之。源流較合，今從之。說文一曰漢為潛者，與鄭說合。一統志云，嘗羅水自漢出為潛。鄭注有水從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即禹貢之潛。括地志，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出龍門山大石穴下。廣元縣志，出縣北百三十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是潛水即西漢水。後人知有西漢而不知潛水久矣。輿地紀勝云，自朝天驛入谷十五里，有石洞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下合嘉陵江，即所謂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者也。自此而下，嘉陵水通謂之潛水矣。先謙案，以西漢為潛，其說甚古。惟大穴潛通，源徵流短，後人究其未安，遂不從舊說，而以宕渠水當潛水之目。說文兩存之。本志則潛水西漢水並載，知班氏不復以西漢為潛矣。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徐谷。師古曰，宕音徒浪反。〔補注〕王念孫曰，灊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潛水注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灊水，不言入灊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譌。先謙曰，官本不作徐。先謙案，徐谷二字當在東北之下，言不曹水出縣東北徐谷，而南入灊也。今案綏定府太平縣所出前中後三河之水，東北流至東鄉縣，合為一，逕達州為通川江，入宕渠水，以當不曹之目，方位略合，似為得實。

魚復，江關都尉治。〔補注〕先謙曰，魚復在周為南蠻國，見逸周書。後屬庸。續志，後漢因。劉注，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江水注，江水自朐忍來，逕魚復縣之故陵，又東為落牛灘，逕故陵北，左岸有巴鄉村，村側有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浦故縣陂湖。（晉縣）江水又東合陽元水，又逕南鄉峽，又逕赤岬城西，又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國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劉璋巴東郡治，即白帝城）東傍東瀼溪，為隍，西南臨大江。縣有夾溪，即假山渧江也。江水又東逕廣溪峽，三峽之首也。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璞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江水下入南鄉巫，又夾水焉。夾水出魚復縣江。注云，夾水即假山渧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渧江也。夾水又

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鹽城水。（晉郡縣。今恩施縣治。）南岸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出焉。夷水下入武陵佷山。一統志：故城今來鳳縣東北。羅塘關在縣東。即古江關。案郡國志以為扞關。括地志：扞關在巴山縣界。今長陽縣。有橘官。應劭曰：復音腹。〔補注〕先謙曰：魚復梁出橘。見蜀都賦注。充國。〔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永平二年。分閬中置。（後分南充國縣。）蜀都賦注：縣有鹽井數十。一統志：故城今南部縣西北。涪陵。莽曰巴亭。師古曰：涪音浮。〔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出丹。（後分永寧縣。）江水注：江水自枳東逕涪陵故郡北。（晉郡。今彭水縣治。）又逕文陽灘。又逕漢平縣左。（蜀漢縣。）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於黃石。東為銅柱灘。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後漢縣。今酆都治。）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江水右逕虎鬚灘。下入臨江。南東渠水出涪陵縣界。謂之陽溪。下入朐忍。又延江水注：延江水自牂柯來。分為二。一北入涪陵水。下入枳。先謙案：洪亮吉延江水考云：烏江自婺川縣折西北流。逕四川酉陽州西南。又北稍西逕彭水縣南。又西逕武隆廢縣南。又北屈逕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總名曰涪陵水。注又云：一枝分為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晉郡縣。）其水注引瀆口石門。又謂之西鄉水。亦曰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餘里。方出山。又通波注𨔨。復二百餘里。下入武陵遷陵。洪亮吉更始水考云：更始水今名豐樂河。亦名水德江。明志：安化縣東南有水德江。即烏江之分流。與道元言更始水為延江水之支津。其說若一。河左側有豐樂場。故受豐樂之名矣。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魏立涪陵郡。）合延江水。一統志：故城今彭水縣治。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二)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地理志第八下一

漢　蘭臺令史班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武都郡。（補注）先謙曰。漾水注。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循虜即武都是武都爲郡治也。續志後漢治下辨。劉注。雒陽西千九百六十里。武帝元鼎六年置。（補注）先謙曰。武紀同。後書西南夷傳。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魚豢魏略。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稱青氐。或稱白氐。華陽國志。東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莽曰樂平。應劭曰。故白馬氐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涼州。志失書。戶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

縣九。

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補注）王念孫曰。東漢水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氐道下云。養水至武都爲漢。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先謙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說文。漾水出隴西豲（氐字之誤）道。東至武都爲漢。本志氐道下云。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是漢水在氐道曰漾水。至武都曰漢水也。云一名沔者。互詳沮縣下。此舉江夏郡名。沮下

畢沙漠縣名。用明互見之義耳。其原委備具沮下。沈垚云。二漢水俱出隴西西縣嶓冢山。西漢水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漢水在氐道則爲漾水。至武都。則爲漢水。蓋嶓冢山包絡數縣。班氏著嶓冢於西縣。而氐道則不書。以既書禹貢漾水。則知是禹貢之嶓冢導漾。不必再書嶓冢也。西縣在西。氐道在東。二縣相聯。嶓冢綿亘二縣之南。山之西南。西漢水所出。山之東南。東漢水所出。細檢班志。源流極分明。漢水至武都。又受沮縣之沮水。猶西漢水至廣漢葭明。又受甸氐道之白水也。後世自氐道至武都。漾水故瀆不可見。於是專以沮縣之沮水爲漢源。而西縣之嶓冢。遂屬之西漢所出。又別名一山曰嶓冢。而眞嶓冢之在西與氐道者。轉付之茫昧矣。沮水特漢別源。其正源之漾水。實在隴西。而經武都耳。陳澧云。氐道下云。養水至武都爲漢。此云漢水受氐道水。皆存禹貢故道。漢世漢水已不受氐道水。故更以沮水爲其源。凡漢水所納之水。志云入漢。或云入沔。惟不云入沮。以沮水本非漢水正源也。天池大澤在縣西。〔補注〕先謙曰。據志劉注。華陽國志云。有大池澤。疑文有脫誤。天池大澤卽仇池。紀要。天池山在徽縣南三十里。提綱。洮州衞湫池是也。卽白水之源。漾水注。西漢水自嘉陵道來。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其南。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上有平田百頃。煑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武帝以爲武都郡。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卽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氐。西漢水又東合洛谷水。洛谷水(見上祿。)下入平樂道。莽曰循虜。師古曰。以有天池大澤。故謂之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漾水注。強水自廣漢陰平來。東北逕武都下辨入陰平。又沔水注。濜水北發武都氐中南流。水西有山名白馬塞。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又南入沔。爲濜口。一統志。故城今成縣西。上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漾水注。洛谷水出洛谷。南逕威武戍南。又西南合龍川水。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修源濬導。逕引北溪。南總兩川。流入西漢水。(見武都。)一統志。故城今成縣西南。故道。〔補注〕先謙曰。高祖用韓信計。從此襲章邯。見高紀。曹參攻之。見參傳。莽曰善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渭水注。扞水出周道谷。北逕故道縣故城西。縣有怒特祠。本南山大梓。秦文公時。立祠扞水。東北至大散關入渭。(見扶風武功。)又漾水注。故道水自扶風陳倉來。西南流入故道川。逕故道城東。(元魏梁。)合馬鞍山水。北川水。廣香川水。兩谷水。黃盧山水。下入下辨道。案元和志。漢縣。晉永嘉後沒入氐羌。後魏孝文爲固道。

今梁泉兩當二縣，並漢縣地。故道水入故道川。今州治郎故道川也。一統志，故城今鳳縣西北，接兩當縣境。

河池，〔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池監本訛地，從宋本改正。泉街水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補注〕先謙曰：續志劉注，有泉街水。沔水注，泉街水出河池縣，東南流，下入沮縣。陳澧云：今鳳縣嘉陵江源，南至徽縣，合西漢水者也。今略陽縣北三水合流：一西漢水，一嘉陵江（即濁水），一嘉陵江源。其水自發源至與西漢合，約三百餘里，爲漢時五百餘里，知爲泉街水矣。莽曰樂平亭。師古曰：華陽國志云：一名仇池，地方百頃。〔補注〕先謙曰：河池即仇池異名。此山接界廣遠，故在武都者，爲武都山，而河池又以山氐縣。續志後漢因。漾水注，仇池水出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南流入濁水。河池水出河池北谷（今九龍池水），南逕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並見下辨）。一統志，故城今徽縣西。

平樂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漾水注，西漢水自武都來，東南逕濁水城南，合平樂水，下入循成道。平樂水自下辨道來，東逕平樂戍南，入西漢水，謂之會口。趙一清云：平樂道即平樂戍也。樂一作洛。故地形志，後武都有平洛縣。一統志，故城今階州東北。

沮，〔補注〕徐松曰：郡國志，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道徑失日晷，猶此縣之人至武都郡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略陽縣東。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補注〕先謙曰：續志，沔水出東狼谷。沔水篇，沔水出沮縣東狼谷口。注云：沔水一名沮水。闞駰云：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合泉街水。又東南逕沮水戍，注漢，曰沮口。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漾。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此說似漾水口，又合沮口，同爲沔水之源也。又東逕白馬戍南，合濜水，下入漢中沔陽。泉街水自河池來，東南入沮縣，注沔。先謙案：陳澧云：此沮水，今沔縣之上沮水，有濜水，東南行數十里注之。案水經注所稱漢水，皆西漢也。於禹貢之漾，則但謂之沔水、沮水。沮縣南與葭萌接壤，東狼谷自西禹貢嶓冢山（通典所謂金牛之嶓冢）爲東漢水所自出。閻若璩謂當以武都郡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十字，補入此處東狼谷之下，然後東漢水原委方備，非也。此志所載嶓冢，正自分明，後人讀之不審耳。過郡五，〔補注〕先謙曰：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荊州川。師古曰：沮音千余反，羨音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羨作夷。漾水注，沮水枝津，承沮縣之沮水

漢西南流。入兩當溪。下入下辨。逕沮至下辨山道險絕。水中多石。後漢虞詡所開。又云西漢水自循成道來。東南於槃頭郡南（元和志。城在長舉縣三里。後魏改）合濁水。又逕挾崖合挾崖水。又東逕武興城南。（後魏郡。元和志以為即漢沮縣）又東南合北谷水。又西南逕關城北。合除水。又逕通谷。合通谷水。又合柒水。廣平水。平阿水。漢壽水。下入旋溪。白水縣。濁水自下辨道來。南逕槃頭郡。合瓜溪水。（見下辨道）南入西漢。通谷水出西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先謙案。漾水在此與西漢水通。遂為西漢水之名。始於此矣。

嘉陵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漾水注。西漢水自隴西西縣來。南入嘉陵道。為嘉陵水。世俗名之為階陵水。非也。又東南。合北谷水。武街水。倉谷水。下入武都。一統志。故城今成縣西北。後魏為階陵縣。嘉陵水逕流。酈注甚晰。後人以故道水當之。誤矣。

循成道。〔補注〕王念孫曰。循、當為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續志。脩志。漾水注。並作脩城。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漾水注。西漢水自平樂道來。東南逕脩城道南。合脩水。下入沮縣。脩水發二源。東北入西漢水。一統志。故城今略陽縣西北。

下辨道。〔補注〕先謙曰。曹參攻之。見參傳。**莽曰楊德。**師古曰。辨、音步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後漢因。續志無道字。劉注有赤亭。華陽國志。下辨一曰武街。漾水注。平樂水出武街東北四十五里。更歷南溪。導源東北流。由側有甘泉涌注。又逕甘泉戍南。下入平樂道。濁水出濁城北。（今黑峪江）東流合丁令溪水。又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後魏廣業郡治。）濁水又合安你水。逕白石縣南。（後魏縣。）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濁水即白水之異名也。又東南合埿陽水。仇鳩水。河池水。（見河池。）兩當水。下入沮縣。故道水自故道來。南入縣。（後魏東益州廣業郡。）合沮水枝津。又西南入濁水。沮水枝津自沮縣來。西南入故道水。為兩當溪水也。鳳溪水上承濁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皇止焉。謂之鳳皇臺。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東南流。左注濁水。（見沮縣。）一統志。故城今成縣西三十里。

隴西郡。〔補注〕先謙曰。郡治未詳。續志。後漢治狄道。劉注。雒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秦置。**〔補注〕先謙曰。河水注。秦昭王二十八年置。以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為六郡。所謂六郡良家子給羽林期門是也。綏大昭云。異姓諸侯王

裴云。漢拔我隴西。則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方屬漢。莽曰厭戎。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卽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坻、音丁計反。又音底。〔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涼州。志失書。河水注引應劭云。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此注脫東故曰隴四字。戶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鐵官。鹽官。

縣十一。

狄道。〔補注〕先謙曰。漢初。匈奴頻寇之。見高后文紀。縣人辛武賢。辛慶忌。見本傳。白石山在東。莽曰操虜。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云狄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洮水自安故來。北逕狄道縣故城西。又合隴水。又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見大夏。）下入金城抱罕。隴水卽山海經所謂濫水也。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隴坻。其山岸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頹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又逕武街城南。（晉分狄道置縣。）又逕狄道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洮。一統志。故城今狄道州西南。白石山在今州東。隴水所經。自寰宇記謂山有瀵泉。後人遂誤以爲卽蘭州之山。蓋蘭州東南八十里。亦有白石山。山有瀵泉也。河水西亦有白石山。

上邽。應劭曰。史記。故邽戎邑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先謙曰。秦伐邽戎。以爲縣。見秦紀。周勃所攻。見世家。縣人趙充國。段會宗。見本傳。上官桀。見外戚傳。續志。後漢改屬漢陽。劉注。秦州記。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生細竹。翠茂殊常。二楊樹大數十圍。百姓祀之。渭水注。渭水自天水冀來。東歷上邽縣北。邽山之陰。流逕固嶺東北。又東南合闕渠川水。神澗水。歷泉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合藉水。下入天水綿諸道。藉水出西山。（今秦州岡城山。）東歷當亭川。（後魏當亭縣。今伏羌縣南。）左合當亭水。右合皆席水。（地形志。上邽有席水。）大弁川水。

又東南合竹嶺水。又東北逕上邽縣。左右各帶四水。又東合黃瓜水。（後魏立黃瓜縣。今秦州西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故城南。得覆泉水。濛水。陽谷水。宕谷水。段溪水。（在今秦州南。）入渭。濛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衆流。東流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爲天水郡治。（晉魏亦治此。）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調之。故武帝元鼎三年。改爲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經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洋藉水。即洋水也。先謙案。藉渭水注上邽在前漢必皆爲天水。而後復故。故本非趙充國上官皇后傳並云隴西上邽人。段會宗傳又云天水上邽人。是其證也。又譙水注。馬池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里。謂之龍淵水。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也。西流入西漢水。（見西。）一統志。故城今秦州西南。邽山在州西北。

安故。〔補注〕先謙曰。縣見武紀。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洮水自臨洮東北逕安故縣故城西下入狄道。一統志。故城今狄道州南。

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補注〕齊召南曰。養當作漾。說文引禹貢嶓冢道漾。即其證也。王念孫曰。說文。漾古文作瀁。今志作養者。瀁之假借字也。隸志亦作養。淮南地形篇作洋。高注。洋。或作養。是古書多以養爲漾。又云至武都爲漢。至上脫東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即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西豲道。（當依漢志作氐道。水經注已辯之。）又云。東至武都爲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皆本班志。先謙曰。續志。養水出此。劉注。巴漢志云。漢水二源。東源出縣之養山。名養。漾水注。孔安國云。泉始出爲漾。其猶濛耳。常璩專爲漾山漾水。當是作者附爲山水之稱耳。先謙案。注引常璩闞駰。皆言東源出氐道。爲漢西源出西縣。爲西漢。與司馬彪袁山松同。闞駰言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爲漾水。則本之山海經及高誘。然道元於漾水篇。但辨常璩西漢始源曰沔之說。許慎呂忱漾水出隴道之非。以下專敘西漢源流。不言漢水。良以養水初源。無可推識。水經既附西漢於漾水。因而釋之。至漾水下至武都。則分斯於沔水沮水篇下也。莽曰亭道。師古曰。氐、夷種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氐、音丁奚反。養音弋向反。字本作漾。或作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錢坫云。故城今清水縣西南。縣在上邽之東南。下辨之東北。

首陽。〔補注〕先謙曰。有西傾山。見元紀。續志。後漢因。劉注。有三危。三苗所處。一統志。故城在渭源縣東北。禹貢鳥鼠同穴山在

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鳥鼠同穴山在首陽縣西南。與志合。船司空。京兆縣。說文。渭水出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渭水注。渭水出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其水南出鳥鼠山渭水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閒。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次廣相溪水。次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伯陽谷水。亂流東南出。下入襄武。一統志。鳥鼠山在今渭源縣西。鳥鼠同穴。詳山海經郭注。過郡四。〔補注〕先謙曰。隴西、天水、扶風、京兆。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補注〕先謙曰。胡渭引易氏云。渭水自渭源至入河。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一里。

予道。莽曰德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大夏。莽曰順夏。〔補注〕朱一新曰。順夏。汪本作順陵。誤。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大夏川水出西山。二源合舍。亂流逕金紐城南。十三州志云。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去縣四十里。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道記云。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入洮。一統志。故城今河州東南。大夏水今三岔河。

羌道。〔補注〕先謙曰。高帝時地震。見紀。續志。後漢改屬武都。一統志。故城今階州西。成縣西北。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補注〕先謙曰。陰平。廣漢縣。羌水。經羌水出羌中參狼谷。注云。彼俗謂之天池白水。地理志曰。出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羌水又逕宕婆城東。而東南注。合陽部溪水。又逕武階城西南。（後魏縣。今階州東。）下入陰平。一統志。羌水今白龍江。出洮州衛西南番界。東南流逕岷州。又東逕階州。合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師古曰。水經云。羌水出羌中參谷。〔補注〕先謙曰。郡三。當作郡二。隴西、廣漢也。顏注參下奪狼字。

襄武。莽曰相桓。〔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五雞聚。渭水注。渭水自首陽來。合廣陽水。又東南逕襄武縣東北。合荊頭川水。又東合菒水。下入天水獂道。廣陽水出西山。（鞏昌府西九十里。）二源合注。共成一川。東北入渭。荊頭川水出襄武西南鳥鼠山荊谷。（府南三十里。）東北逕襄武縣故城北。入渭。菒水出雀窩谷。東北逕襄武縣南。入渭。一統志。故城今隴西縣東五里。

臨洮。

〔補注〕先謙曰秦縣始皇築長城起於此見水經注蒙恬築長城起此至遼東見本傳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西〔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西作河是朱一新曰汪本作河先謙曰河水注引地理志云洮水出塞外羌中又云沙州記云洮水與墊江水（卽白水）俱出嵹臺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嵹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逕吐谷渾中又逕洮陽曾城北（洮陽晉縣）沙州記云嵹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後魏置洪和郡）又逕迷和羌城北又逕甘枳亭歷望曲谷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又逕臨洮縣故城北又東北流屈逕索西城西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又西北逕步和亭東合步和川水又北出門峽（董祐誠云峽當在今狄道州南界）合蘭川水又北歷峽出夷始梁右合蘭堤川水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合藍川水又逕和博城東合和博川水下入安故禹貢西頃山在縣西〔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西頃山在臨洮縣西南與志合山在洮州衞西南三百三十餘里番名羅插黃蘭山綿亘千餘里黃河以南諸山雖大於此者南部都尉治也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桓譚說曰病頃讀曰傾〔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讀水注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合黑水洛和水夷水安昌水下入廣漢陰平道一統志故城今岷州治白水出松潘廳北境東流至昭化縣入嘉陵江西〔補注〕先謙曰史記秦本紀和仲居西土徐廣以爲此縣秦縣也有丞爲鄰散樊增關破見劉曜傳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嶓冢山在氐道縣南與志合西與氐道接界也通典所謂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西漢下脫水字入當作會陳澧云南入廣漢白水六字衍氐道下云白水入漢此云漢入白水志無此例且既云入白水又云入江亦無此例也江州巴郡縣續志西下云有嶓冢山西漢水漾水注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微涓細注若通冪歷津注而已西流合馬池水（見上邽）又西南流左得五水右得三水又合黃水峽石水楊廉川水逕始昌峽（晉始昌縣）又逕宕備戍合宕備水籠宕水左谷水蘭皋水又逕郡山東合雒水建安川水漢水之北連山秀舉羅山在嶓冢西七十許里漢水逕其南又合甲谷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中又合武植戍水夷水下入武都沮陵道博罪川水出西谷衆川瀉流合成一川東南逕西縣故城北又

右合茅川水。入西漢。建安川水出建威城西北。白石戍東南。合黑坑水。又東逕黑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也。去仇池百二十里。又合錯水。雉尾谷水。太谷水。小祁山水。泐谷水。又東北出寒峽。西北流入西漢。先謙案。西漢水自今西河縣。至成縣。即漢志嘉陵也。過郡四。〔補注〕先謙曰。隴西、武都、廣漢、巴。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補注〕王念孫曰。此下脫有鹽官三字。漾水注。鹽官水北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先謙曰。據志。後漢改屬漢陽。一統志。故城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

金城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郡治允吾。續志。後漢同。劉注雒陽西二千八百里。昭帝始元六年置。〔補注〕先謙曰。見昭紀。莽曰西海。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師古曰。瓚說是也。一云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金。西方之行。〔補注〕何焯曰。平紀。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將平憲等持金幣誘羌豪良願等獻地為之。非改金城故名也。注疑有譌字。特附見西海之名於此郡下耳。先謙曰。莽時獻地之羌。租羌在臨羌縣西。見後闕駰注。莽納其地。因併金城之名改為西海耳。志文不誤。何說誤。續志。後漢因屬涼州。志失書。戶三萬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萬九千六百四十八。

縣十三。〔補注〕錢大昕曰。昭紀。始元六年。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是金城始置止有六縣。此十三縣之中。惟破羌、允街兩縣。宣帝所置。其餘俱不書置自何時。可見志之闕漏者多也。先謙曰。破羌、允街。外榆中。秦置。令居。武帝置。河關。宣帝置。白石。見元紀。臨羌。見趙充國傳。（並詳下。）餘無考。

允吾。烏亭逆水出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補注】先謙曰：河水注，逆水（不言烏亭）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逕陽非亭北，下入枝陽。元和志，羨字訛，稱烏逆水。一統志，逆水出平番縣西。舊志，即莊浪河。入河不入湟。其下流去湟入河處甚近，蓋水道微有變遷。陳澧云：今可可河出莊浪縣西境山，東南流至縣西南境入湟水。先謙案：陳說是，詳令居下。莽曰修遠。應劭曰：允吾音鉛牙。【補注】錢坫曰：梁鴻父讓，王莽時封修遠伯，即此地。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西羌傳有唐谷，奔州有牢北山，傍有三宿。河水篇，河水東過允吾縣北，注云：大河自枹罕來，逕縣南，不在其北，合湟水，下入金城。湟水自破羌來，東南逕小晉興城北，闞駰云：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湟水又合浩亹水，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又合澗水（見令居），下入允街。浩亹水自浩亹來，東流至縣入湟。先謙案：水志云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者也。一統志，故城今皋蘭縣西北。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莽曰興武。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爲閤耳。亹音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雒都谷。河水注，閤門河即浩亹河也，出西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又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當在今西寧北），又合鹽水，又東逕養女北山（在今大通縣西），左合南流川水，又逕浩亹縣故城南。闞駰云：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縣其稱矣。下入允吾。一統志，故城今碾伯縣東，接平番縣界，與西大通堡近。浩亹水今大通河。令居。【補注】先謙曰：縣詳趙充國、匈奴傳及後書西羌傳。澗水出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莽曰罕虜。孟康曰：令音連。師古曰：令音零。【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鄭伯津即河津也（見允吾）。河水注，澗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甘肅通志，澗水即可可川，出古浪縣西南，南流逕大通堡東，又南逕紅城子入湟。一統志，故城今平番縣西北。陳澧云：澗水即莊浪河。志言逆水出參街谷，澗水出塞外。今可可河出莊浪縣西境，而莊浪河出其北百餘里，故知莊浪河爲出塞外之澗水，而可可河爲逆水也。枝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逆水

自允吾來，東南逕廣武城西，（元和志，漢枝陽縣，前涼置廣武郡。）城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湟。地理志曰，逆水東至枝陽入湟。湟水自允吾來，東逕枝陽縣，合逆水，下入金城。一統志，故城今平番縣城南，接皋蘭縣界。錢坫說云，當在今莊浪廳南。 金城。莽曰金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湟水自枝陽來，東入金城河，卽積石之黃河也。闞駰云，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闞駰云，在金城西北。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合梁泉，下入榆中。梁泉出縣南山，北入河。一統志，故城今皋蘭縣西南。 榆中。〔補注〕先謙曰，秦縣，見始皇紀。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東過榆中縣北。注云，河水自金城來至縣，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徐廣史記音義云，榆中在金城。卽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河水下入天水勇士。一統志，故城今金城縣西北，在黃河之北。寰宇記謂卽大小榆谷。明統志云，在蘭州西二百里，皆誤。 枹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枹音鈇。師古曰，讀曰膚。木枹鼓字也，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顧祖禹云，寰宇記枹罕縣下引周地圖云，枹罕，卽故枹罕侯邑也。蘇注，故下脫枹字。縣亦見武紀。續志，後漢改屬隴西。河水注，河水自河關來，東歷鳳林北。秦州記，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又東合灕水，又逕左南城南，（張軌縣。）又東逕赤岸北。秦州記云，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又東合洮水，下入允吾。灕水自白石來，東合罕开南溪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十三州志云，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又東北合故城川水，又東合白石川枝津水，又東北出峽，（峽在今河州東北。）北入河。志云灕水東至枹罕入河也。罕开南溪水出罕开西，東南流逕罕开南，入灕。十三州志云，廣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开在焉。（罕开羌所居，在今河州西。）白石川枝津水自白石來，東絕罕开溪，又逕枹罕城南，（後魏枹罕城，疑卽今河州治。）入灕。洮水自狄道來，又北與灕三水亂流北入河。志云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一統志，故城今河州治。 白石。〔補注〕先謙曰，任立屯軍於此，見元紀。 離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莽曰順礫。應劭曰，白石山在東。〔補注〕宋祁曰，礫一本作樂。先謙曰，河水注，灕水導源塞外羌中。（董祐誠云，今大夏河出循化廳西南邊外山，曰谷羅璊河林水，曰那帶藏必拉。）故志云出西塞外也。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

（當在今循化廳南。）又逕列城東。合列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今河州西南。）又右合黑城溪水。又東北逕榆城東。（循化廳東南。）合榆城溪水。又逕石門口。疑卽皋蘭山門也。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謂是山之關塞也。灕水合皋蘭山水。又東合白石川水。又逕白石縣故城南。闞駰云。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灕水逕其北。今灕水逕其南。不出其北也。又逕白石山北。應劭云。白石山在東。又合羅溪水。下入枹罕。白石川水出縣西北山下。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縣城西。入灕白石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下入枹罕。先謙案。水經注作順礫。則宋祁一本作樂者。誤也。續志。後漢改屬隴西。白石山與狄道白石山各別。一統志。故城今河州西南。灕水今大夏河。

河關。（補注）王念孫曰。河水注引地理志云。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隴西。一統志。故城今河州西。

積石山在西南羌中。（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積石在河關縣西南。注云。山海經云。在鄯林東。河所入也。一統志。積石山卽今大雪山。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黃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爲青海諸山之冠。河流其南。至山之東。乃折而北。土人以爲西海之望。四時禱祀。唐時名爲大積石。元史譯爲昆侖者也。西域水道記云。自章懷注後書熲龍支縣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杜佑通典襲其誤。至蔡傳援以釋經。而大小積石合而爲一矣。小積石山在今甘肅河州西北七十里。山之西北百二十里爲積石關。

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補注）先謙曰。章武。勃海縣。班氏知河源荒遠。故志但言行塞外。而不詳所出。國朝乾隆中。平定回部。侍衞阿彌達往窮河源。見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爲眞黃河上源。其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在星宿海西南。水色黃。回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中。自蒲昌海。（卽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至星宿海。始出爲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塔拉。其水在庫爾坤之東。）而河源黃色。獨爲艱異。更在星宿海上。合流至貴德堡。始名黃河。元史志言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史記大宛傳。本書西域傳。于闐之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皆相符合。詳見御製河源紀略。水經河

永篤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注云河水自蒲昌（見敦煌郡下）有隱淪之證並閒關入塞之始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應劭云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而隴積逕矣（董祐誠云詳考三郡以致地望河去三郡尚遠逕字必誤求河於三郡中誤矣）河水自河曲又東逕西海郡南王莽置郡五縣又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今貴德廳西）又右逕沙州北（在今河關縣境）地理志云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又東北入西平郡界（晉郡）左合二川又合濟川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尖縣）又逕石城縣南（後魏縣）合北谷水逕黃（當作湟）河郡城南（前涼郡）又北逕廣違城北（循化貴德二廳閒）合烏頭川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巴燕戎格廳境內）納鄯亭二水臨津溪水白土川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又合唐述水研川水下入枹罕西故水道記云羅布淖爾水伏流東南千五百餘里涌出於巴顏哈喇山之麓爲阿勒坦郭勒東北行三百里入鄂敦塔拉會諸水黃色稍淡縱廣百里南北長而東西狹泉數百如星故有星宿海之號又東出鄂敦塔拉東南流百三十里滙爲扎陵淖爾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滙爲鄂陵淖爾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逕阿彌耶瑪勒津木遜山南麓又東流折而北又折而西北凡千六百餘里逕山之東麓迄於克僖渡口出即古大積石也自先秦古書言河出崑崙而不言崑崙所在言河伏流而不言伏流所出至漢書始有源出葱嶺于闐潛流地下南出積石之文得河之初源而未言重源唐劉元鼎使吐蕃誤指庫爾坤山爲崑崙（巴顏哈喇山阿克塔沁山巴爾布哈山三山並峙總名庫爾坤山）而云河源出其間則失河之初源重源而並失崑崙元潘昂霄撰河源志以火敦惱兒（即鄂敦塔拉）爲河源而誤指大積石山爲崑崙小積石山爲禹貢積石則失河之初源重源而並失崑崙與積石自非八荒在宥千載一時淆亂之說孰使辨哉 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補注）王鳴盛曰河所過郡據顧成衡書注當爲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西河、上郡、河東、弘農、河南、河內、魏郡、鉅鹿、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凡二十三郡此言十六疑有闕漏

破羌 宣帝神爵

二年置。〔補注〕王念孫曰，河水注，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祖望謂此「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劭曰三字。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並云宣帝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湛水注，白渠又東，水逕平皋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云，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何以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河水注以爲地理風俗記文。日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班志原文也，而溫水注亦以爲地理風俗記文。然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爲故咸陽，彼書文穎以爲故咸陽，猶此書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湟水自安夷來，逕樂都城南，東流，右合來谷乞斤二水，左合勒非溪、潛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城有南門，十三州志云，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下入允吾。一統志，故城今碾伯縣西。　安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湟水自臨羌來，東合龍駒川水，長甯川水，牛心川水，又逕西平城北（曹魏西平郡），又逕土樓南，右合五泉，又右合蓖谷水，又逕東亭北，出漆峽，右合漆谷常溪水，左合甘夷川水，又合安夷川水，又逕安夷縣故城，城有東西門，在西平亭東七十里，又左合宜春水，勒且溪水，又合承流谷水及六山溪水，下入破羌。安夷川水出遠山，西北流，逕引衆川，北屈逕安夷城西，北，東入湟。宜春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入湟。勒且溪水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入湟。一統志，故城今西甯縣東七十里。　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修遠。孟康曰，允音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修遠下宜有亭字，以別於羅治。今脫。河水注，湟水自允吾來，東逕允街縣故城南，王莽之修遠亭也，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下入枝陽。一統志，故城今平番縣南。寰宇記，其城極險阻，沮渠蒙遜增築防戍，今尚堅完。　臨羌。〔補注〕先謙曰，縣見趙充國傳。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補注〕錢坫曰，爾雅四荒有西王母，國名。竹書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侖邱，見

西王母。卽此地矣。依水經注。石室下當有石釜二字。先謙曰。董祐誠云。河水注作西海。卽僊海。今曰青海。蒙古曰庫克諾爾。鹽池在其西南。蒙古曰達布遜諾爾。庫克。譯言青。諾爾。譯言澤。達布遜。譯言鹽。諾爾則積水之名也。先謙案。僊西青也。聲轉字。變僊海之爲西海。猶先零之爲西零矣。趙充國王莽傳又作鮮水海。鮮僊亦音同變字。一統志。青海在西甯府西五百餘里。周回七百五十餘里。鹽池在青海西南。周百餘里。產青鹽。

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云。其西卽湟水之源也。地理志云。湟水所出。董祐誠云。湟水出青海東北。實不逕青海鹽池之北。志云北則湟水所出。蓋指縣北言之。與上西北一例。非蒙上僊海鹽池也。闞駰失檢。注又云。湟水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云。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云。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右合四溪水。又東逕赤城北。經戎峽口。右合羌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武帝封孫都爲侯國。王莽之監羌也。郡之設戎城。非也。湟水又東合盧溪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蓋魏晉間徙）又東右合四川。左會臨羌溪水。下入安夷。羌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通鑑注。高帝置。治令居。東漢初。治安夷。建初二年。徙治臨羌）又東北逕臨羌故城西。東北入湟。

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昆侖山祠。[補注]先謙曰。弱水昆侖山二祠也。續志有昆侖山。通典。昆侖祠字。後人多據此以爲山水在縣境。非也。陳澧云。今青海之南。有功額池。鄂納池。奇爾多克池。殷得爾圖池。未知孰爲須抵池也。此弱水祠。非謂張掖刪丹水。蓋祠青海。卽僊海也。青海水不能浮舟。故亦謂之弱水矣。

莽曰鹽羌。師古曰。闞駰云。西有卑和羌。卽獻王莽地爲西海郡者也。抵音丁禮反。[補注]王念孫曰。鹽當依水經注作監。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莽多改爲監。王鳴盛曰。注卑。南監本作畢。先謙曰。作卑是也。據河水注。和與禾同。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西甯縣治。

天水郡。

[補注]閻若璩曰。天水治平襄。以五行志知之。水經注。晉故天水郡治冀。指東漢時。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冀。劉注。雒陽西二千里。又分置南安郡。永陽郡。渭水注。上邽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帝元鼎三年。改爲天水郡。

隸此。置郡時上邽未屬。後改屬隴西耳。河水篇。河水自金城榆中來。東逕天水北界。下入武威媼圍。武帝元鼎三年置。〔補注〕錢大昕曰。班析隴西置。李廣隴西成紀人。志屬天水。是其證也。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漢陽。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填音竹真反。其後皆同。〔補注〕錢坫曰。後書馬援傳作鎮戎。吳卓信曰。本書原涉傳。後書隗囂傳。並有填戎大尹。朱一新曰。渭水注作鎮戎。此填字當音竹刃反。顏云竹眞反。未喩。陳景雲曰。明帝六字。疑是後人注。非班語。先謙曰。續志。後漢屬涼州。志失書。戶六萬三百七十。口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四十八。

縣十六。

平襄。莽曰平相。師古曰。闞駰云。故襄戎邑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渭水注。溫谷水導源平襄縣南山溫溪。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南。又東南歷三堆南。又東流南屈。歷黃槐川。入渭（見冀下岑峽十一水之一）一統志。故城今通渭縣西南。紀要伏羌縣西南三十里。錢坫云。通典故城在伏羌縣南。後郡注在伏羌縣西北。寰宇記在大潭縣南一百三十里。案寰宇記之說。似與通典同。今大潭縣在西河縣東南也。但以為天水郡治。則當在伏羌爲是。街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略陽縣下云。有街泉亭。劉注。街泉故縣。省。寰宇記。俗名漢街城。在隴城縣東北六十里。馬謖爲張郃敗處。一統志。故城今秦安縣東北。戎邑道。莽曰填戎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魏置安戎縣。爲略陽郡治。故城今秦安縣東百二十里。望垣。莽曰望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望恆。恆垣形近而誤。一統志。故城今秦州西北。罕开。應劭曰。音羌肩反。師古曰。本破罕开之羌。處其人於此。因以名云。〔補注〕先謙曰。罕开。羌種。趙充國傳。蘇林云。在金城南。續志。後漢省。紀要故城今秦州南。緜諸道。〔補注〕先謙曰。緜諸本戎名。見匈奴傳。縣見五行志。續志。後漢省。渭水注。緜諸水出西北緜諸溪。合是想溪水。東南歷緜諸道故城北。入清水。清水自清水縣來。西南得

緜諸水口。又東南入渭。渭水自隴西上邽來。歷橘亭南。逕緜諸縣東。合東亭水。亦爲橫水。卽清水也。渭水又東南。合涇谷水。伯陽谷水。又東歷大利。合苗谷水。又東南流。左右合九水。出石門。（卽金門山。在今隴州西南。）下入扶風汧。一統志。故城今秦州東四十五里邽山下古城遺址是。

阿陽。〔補注〕先謙曰。縣見高后紀。續志後漢因。渭水注。瓦亭水自安定烏氏來。南逕阿陽縣故城東。又會燕無水。入瓦亭水。又左會方城川水。下入成紀。一統志。故城今靜寧城南。

略陽道。〔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無道字。渭水注。略陽川水出隴山香谷。西流。右合黑溪。左合閻川水。西歷瀾池郊。合石脅水。又歷略陽川。得破社谷水。平相谷水。金里谷水。南室水。蘇谷水。並出南山。於略陽城東。揭逕北注略陽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合堰渠水。又合白揚泉。蒲谷水。龍尾溪水。又西南。得石門水。又西北入瓦亭水。（見成紀下。）堰渠水出南山。北逕泥峽。北入城。自城北注略陽川水。石門水出隴山。逕水洛亭西南。合犢奴水。逕石門峽。入略陽川水。一統志。故城今秦安縣東北九十里。

冀。〔補注〕先謙曰。冀戎地。秦武公伐而縣之。見秦紀。亦作冀。見說文。

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與志合。渭水注。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宋五行志云。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者也。一統志。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圜圍古通用。

莽曰冀治。師古曰。據漢郡國志云。有提蔡山落門聚。圜與圍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落門作雒門。（來歙破隗囂處。）渭水注。渭水自獂道來。東逕武城縣西。（今隴西縣界。）合武城川水。又東入武陽川。合關城川水。安城谷水。又東合落門西山三谷水。有落門聚。渭水又自落門。東至黑水峽。左右六水夾注。又東出黑水峽。歷冀川。至岑峽。合南北十一水。又東出岑峽。入新陽川。逕新陽下城南。合溪谷赤蒿二水。又東合新陽崖水。卽隴水也。下入隴西上邽。武城川水出鹿部西山。合昌邪水。入渭。（在寧遠縣西。）牛谷水。長塹谷水。安蒲溪水。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北逕冀縣城北。入渭。冀水出冀谷。濁谷水。當里溪水。新里水。渠谷水。黃土川水。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而北入渭。一統志。故城今伏羌縣南。

勇士。

屬國都尉治滿福。〔補注〕先謙曰。別爲一城治。錄於勇士縣。霍去病傳。分處匈奴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

莽曰紀德。師古曰。卽今土俗呼爲健士者也。隋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遂改。

〔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下有圭字、疏作府、引宋祁曰、圭土當衍圭字、先謙案、續志後漢因、河水篇、河水東過天水北界、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南、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注云、苑川水出勇士縣子城南山、東北流爲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又北入河、河水合苑川水、下入媼圍、又自媼圍東至縣、合二十八渡水、赤蹄川水、下入安定屬國、二十八渡水出縣西、東北流入河、一統志、故城今金城縣東北、

成紀、〔補注〕先謙曰、元帝時、黃龍見、見本紀、縣先屬隴西、縣人李廣、見廣傳、續志後漢因、渭水注、瓦亭水自河陽來、南逕成紀縣東、歷長離川、爲長離水、右合成紀水、受瑱水、略陽川水、（見略陽道、）又西南出顯親峽、合石宕水、又西南逕顯親縣故城東南、（後漢縣、舊唐志分成紀置、）合蝦蟆溪水、金黑水、宜都溪水、安夷川水、大弊谷水、折里溪水、六谷水、又出新陽峽、爲新陽崖水、又東南入渭、成紀水導源西北當亭川、東流出破石峽、津流遂斷、故瀆東逕成紀縣、故帝太皞庖犧所生處、王莽之阿陽郡治也、（此莽支郡、所謂大郡至分爲五者也、）又東流源發通入成紀水、東南入瓦亭水、先謙案、莽郡有成紀大尹李育、莽阿陽郡治成紀、故有此稱、一統志、故城今秦安縣北、

清水、莽曰識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渭水注、東亭水即橋水、出小隴山、衆川瀉注、西入東亭川、爲東亭水、又合九水、西得清水口、清水出隴山、二源俱發、西南出隴口、合成一水、歷細野峽、逕清池谷、又逕清水縣故城東、西南流合東亭川、自下通謂之清水、又逕清水城南、合秦水、羌水、下入緜諸道、秦水出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自是矣、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不知何代置、）又自亥松多合二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盤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羌水出羌谷、引納衆流、合小羌水、長谷水、東部水、南入清水、通典云、秦州清水縣、秦仲始所封地、漢置縣也、據續志、成紀下注云、有秦亭、則後漢併入成紀、一統志、故城今清水縣西五十里牛頭山下、清水在縣北、

奉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隴、師古曰、今呼隴城縣者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清水縣北、晉大興初、南陽王保故將陳安保隴城、劉曜攻拔之、卽故縣城也、後魏改置隴城縣於略陽界、非故治、顧注誤也、舊唐志、隴城、舊隴縣、所加城字誤同、

豲道、〔補注〕先謙曰、秦孝公斬戎之豲王、見秦紀、匈奴傳所謂隴西有豲豲之戎也、縣見元紀、

騎都尉治密艾亭、應劭曰、豲、戎邑也、音完、〔補注〕錢坫曰、亭

在今府城東北。陳奐曰。密艾亭上疑脫莽曰二字。朱紀據解引應注。豲音桓是也。說文。豲讀若完。朱一新曰。陳說非也。騎都尉治密艾亭。與上屬國都尉治滿福一例。皆七字連讀。滿福。密艾亭爲屬國都尉騎都尉治所。勇士。豲道爲縣令長治所。兩不相蒙也。張掖郡休屠下兩都尉治所。一在熊水障。酒泉郡之會水。乾齊。敦煌郡之敦煌。廣至。龍勒。北地郡之富平。五原郡之成宜。皆都尉別有治所。與此同例。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渭水注。渭水自隴西襄武來。東過豲道縣南。右合岑溪水。司水過水。又東南逕豲道縣故城西。（後漢別爲南安郡。）合赤亭水。又逕城南。合粟水。又東合新興川水。下入冀。赤亭水出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粟水出西南安都谷。東北入渭。（粟水以上皆在今隴西縣以下諸縣。）新興川水出西南鳥鼠山（今渭州界）東北流合彭川水爲伯川水。又逕新興縣北。（晉縣今隴西界）合箱川水入渭。一統志。故城今隴西縣東北渭水北。

蘭干。莽曰蘭盾。〔補注〕陳奐曰。干音戰。說文。戰。盾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吳卓信云。典略馬騰父子碩響爲蘭干尉。

武威郡。〔補注〕先謙曰。西貴山水澤地爲注。郡治武威。續志。後漢治姑臧。劉注。雒陽西三千五百里。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補注〕齊召南曰。武紀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豈遲至太初四年乎。志與紀自相矛盾。自應以紀爲實。下三郡同。莽曰張掖。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直閭反。其後皆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涼州。志失書。戶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九。縣十。

姑臧。〔補注〕先謙曰。西河舊事。涼州城。匈奴故蓋臧城。音訛爲姑臧。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武威縣治。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補注〕先謙曰。海。即休屠澤也。西貴山水澤地爲注。武始

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逕姑臧縣故城西。水側有靈淵池。武始澤水下入休屠。積水出姑臧城下。謂淵水。亦名五澗水。出姑臧城東。逕下入休屠。道元未言何者爲谷水。蓋谷水正源即武始澤也。一統志。南山在今武威縣西南百二十里。西連永昌縣界。谷水在武威縣東。亦名武始澤。即今三岔河。土人呼爲郭河。案郭谷雙聲變字耳。陳澧云。今武威縣沙河出縣南境山。北流至鎮番縣出邊入休屠澤。

行七百九十里。張掖。〔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唐志。涼州南二百里有張掖守捉。蓋因舊縣爲名。一統志。故城今武威縣南。

武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鎮番縣北。寰宇記謂在番和縣西北三百里。誤也。

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補注〕王鳴盛曰。豬當從本作豬是。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又云。馬城河自宣威來。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陳澧云。今鎮番縣東北邊外大池。

休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禹貢山水澤地篇注。武始澤自姑臧來。東北流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合橫水。謂淵水。長泉水（見揟次）下入宣威。橫水自姑臧來。側城北流注馬城河。謂淵水自姑臧來。西北入馬城河。

莽曰晏然。〔補注〕吳卓信曰。水經注。馬城河東北逕晏然亭東。晉志。永寧中張軌以秦雍流人置武興郡。後魏志武興郡領休屠、晏然、馬城三縣。據本志。莽改休屠爲晏然。蓋析休屠置晏然、馬城二縣也。先謙曰。據水經注。馬城即休屠縣城。是休屠縣更名馬城也。馬城河自休屠歷宣威。方至晏然亭。是晏然亭乃後魏晏然縣。非莽更名休屠之晏然甚明。吳說未晰。一統志。故城今武威縣北。

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補注〕吳卓信曰。李廣利傳。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衞酒泉。如淳注。立二縣以衞邊。或曰置二部都尉。謂此及張掖居延都尉也。

揟次。〔補注〕先謙曰。揟次一作且次。見三國魏志。一作揟次。見晉書張駿傳。呂光載記。魏地形志揟且聲近變字。揖則揟之譌文。

莽曰播德。孟康曰。揟音子如反。次音咨。諸本作恣。〔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禹貢山水澤地篇注。長泉水出姑臧東揟次縣西北。歷黃沙阜。

而東北流注馬城河。（見休屠。）志云。嵇陝水至縣入海。酈注失載。一統志。故城今古浪縣北。

鸞鳥。〔補注〕宋祁曰。鳥。邵本作烏。段玉裁曰。宋有神烏縣。烏是也。見輿地紀。先謙曰。舊唐志。元和志皆作神烏縣。段說未諦。後書趙紀注。鸞音鵲。段顧傳注。烏音爵。舊志。鸞鳥讀曰鵲雀。唐於此置嘉麟縣。若作烏。不能讀爲爵也。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武威縣南。紀要。永昌衞西南有鸞鳥山。

撲𠜱。莽曰敷虜。孟康曰。音蒲環。〔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撲作樸。𠜱同。一統志。故城今古浪縣東。續志改爲媼安。

媼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篇。河水自天水郡北界來。東北過媼圍縣南。注云。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河水下仍入天水勇士。通鑑胡注云。禿髮傉檀之拒赫連。其臣俱延。勸令從溫圍水北渡。疑因媼圍水得名。譌媼爲溫。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則今文也。後此拓跋伐沮渠牧犍。自溫圍水至姑臧。又譌圍爲圍矣。先謙案。溫圍水即縣泉源入河者是也。說文又作媼閹。一統志。故城今皋蘭縣東北。後周爲白山縣者也。

蒼松。南山。松陝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莽曰射楚。師古曰。松古松字也。陝音下夾反。兩山之間也。松陝。陝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倉松。劉注引地道記云。南山松陝水所出。一統志。故城今古浪縣西。後漢改爲昌松。松陝水在古浪縣西。蓋厄魯特旗南界。東北至土門堡出邊至旗界。豬爲澤。志所謂入海也。凡邊外積水處通謂之海。

宣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禹貢山水澤地篇注。馬城河自休屠來。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澤東。下入武威。一統志。故城今鎮番縣南。

張掖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觻得。見舊唐志。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西四千二百里。獻帝分置西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補注〕錢大昕曰。武紀言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敦煌爲酒泉所分。則張掖必武威所分矣。四郡之地。雖皆武帝所闢。然先有武威酒泉。而後有張掖敦煌。以內外之辭言之。武威酒泉當云元狩二年開。張掖敦煌當云元鼎六年分某郡置。昆邪來降。在元狩閒。而志以爲太初。張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以

張掖縣元年，武威屬四年，皆誤。吳卓信曰，武紀明言分武威置，然則非昆邪所屬。胡氏注通鑑，亦從紀文。莽曰設屏。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師古曰，昆音下門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涼州。志失書。又張掖屬國下云，武帝置屬國都尉，以處蠻夷降者。安帝時，別領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五城。又張掖居延屬國下云，故郡都尉，安帝別領居延一城，屬並同。戶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萬八千七百三十一。縣十。

觻得。〔補注〕先謙曰，覆去樹條所謂攝武平隸得也。元和志引西河舊事云，本匈奴觻得王所居，因以名之。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補注〕先謙曰，樂涫，酒泉縣。一統志，千金渠在張掖縣西，蓋引羌谷水也。錢坫云，即永昌衛河。案提綱云，永昌衛水出衛西南鹽山中，東北百餘里，流遶新城堡北，又東稍北出毘遶水關北，又東遶衛城北，又東北出長城關門，遶西山龍首諸堡西，又東北流四百里，於沙漠中匯爲一瀦，周三十餘里。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補注〕先謙曰，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黎水，一名張掖河。一統志，張掖河在今張掖縣西，即羌谷水也。胡渭云，張掖河出山丹衛西、吐谷渾界，北流遶張掖縣北，合弱水爲張掖河，俗謂之黑河，自下通稱河水之目。又云，羌谷水，張掖江之上源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行千五百里，溯源則二千餘里。提綱，羌谷水出甘州西南邊山，東北流遶酈連，又北合數小水，又東北遶張掖縣西，又北與山丹水合也。過郡二，〔補注〕先謙曰，張掖、酒泉。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應劭曰，觻得渠西入澤羌谷。孟康曰，觻音鹿。師古曰，孟音是也。涫音官，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張掖縣西北。紀要，千金渠或謂之觻得渠。案應注亦與志文複出，澤羌谷文不成義，蓋羌谷澤

之僞文。或衍澤字。酒泉祿福下。呼蠶水入羌谷是其證。

昭武。莽曰渠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張掖縣西北。

刪丹。【補注】先謙曰、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縣東南五十里。縣以此名。匈奴傳、霍去病過焉支山。西河舊事云、匈奴失焉支山、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補注】先謙曰、說文、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與志同。淮南子、弱水出窮石山。括地志、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弱水所出也。胡渭云、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歷鎮夷、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鎮夷所界。羌谷水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先謙案、下流并入居延澤。合繹居延志文觀之、則弱水之委了然矣。合黎、詳酒泉會水下。莽曰貫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山丹縣治。焉支山在縣東南、接永昌縣界。

氐池。莽曰否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山丹縣西南。

屋蘭。【補注】先謙曰、匈奴傳、昭帝時犯屋蘭敗去。莽曰傳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山丹縣西北。

日勒。【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各本俱作日。案匈奴傳亦作日勒。先謙案、匈奴傳、昭帝時寇日勒、敗去。趙充國傳、日勒當北塞有通谷水草。都尉治澤索谷。莽曰勒治。師古曰、澤、音鐸。索、音先各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山丹縣東南。

驪靬。【補注】先謙曰、說文作麗靬。張騫傳作犛軒。西域傳作犂靬。匈奴傳作犂汗。音同通用。犛軒即大秦國。蓋以其降人置縣。莽曰揭虜。李奇曰、音遲虔。如淳曰、音弓軒。師古曰、驪音力遲反。軒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驪軒疾言之曰力虔。揭音其謁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隋志併力乾縣入番和。力乾即驪軒之誤。足徵顏引土音至確。李如音皆非。一統志故城今永昌縣南。

番和。農都尉治。【補注】先謙曰、匈奴傳、昭帝時犯番和敗去。莽曰羅虜。如淳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永昌縣西。

居延。【補注】先謙曰、以澤氏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流沙地在居延縣東北。注云、澤在縣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

也。彤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沙與水流行也。一統志。流沙在今安西府沙州衞西。陳澧云。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札薩克旗。莽曰居成。師古曰。闞駰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張掖居延屬國。獻帝建安末。立爲西海郡。紀要。居延城在甘州衞西北千二百里。顯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武威。一統志。故城今永昌縣東。

酒泉郡。〔補注〕閻若璩曰。郡治祿福。見舊唐志。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西四千七百里。武帝太初元年開。〔補注〕全祖望曰。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元狩二年開。據匈奴傳則列置止酒泉一郡。武威亦稍後之。今從本紀。錢坫曰。史記匈奴傳。漢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莽曰輔平。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涼州。志失書。戶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萬六千七百二十六。縣九。

祿福。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補注〕先謙曰。一統志。討來河。古呼蠶水也。出肅州西南五百餘里番界中。最西者曰討來河（以討來堡得名）。西流合額圖巴爾呼河。又南合巴哈額濟納河。入邊。繞肅州南。至州東北。合西來水。又東北入邊。過金塔寺。稍折而北。又轉東入張掖河。北入居延海。其發源甚遠。與志云出南羌中及寰宇記云出吐谷渾界之說符合。先謙案。羌谷水見張掖觻得下。莽曰顯德。〔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福祿。誤也。吳卓信云。晉隋唐並作福祿。考郃陽令曹全碑云。拜酒泉祿福長。三國志龐淯傳。有祿福長尹嘉。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親事。亦云祿福趙君安之女。是漢魏之間猶稱祿福。其改爲福祿。當自晉始。晉書張軌傳。封中堅將軍謝艾爲福祿伯。

是其證也。一統志、故城今肅州治。 表是。莽曰載武。〔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表氏。氏是古通用。一統志、故城今高臺縣西。 樂涫。〔補注〕洪亮吉曰、玉篇廣韻涫字注云、縣名、在酒泉。今志从官作涫、非。陶濬宣曰、說文無涫字、涫下云、从水、官聲。酒泉有樂涫縣。則字本从官甚明。古寫本玉篇涫下云、古亂胡亂二反、漢有酒泉有樂涫縣。是顧氏元書亦作涫。（廣韻平聲二十六桓涫下亦云樂涫縣在酒泉。）今玉篇廣韻作涫、蓋唐宋漢志涫字或有誤从宮者、孫強陳彭年輩因而改之。洪不加訂正、反以涫字為非、其失甚矣。先謙曰、說文涫、灊也。灊下云、涫灊、溢也。今西河朔方皆謂沸溢為涫。據本志、張掖觻得千金渠至縣入澤中。 莽曰樂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高臺縣西北鎮夷城西南。 天陈。師古曰、音衣。此地有天陈阪、故以名。〔補注〕先謙曰、說文酒泉有天陈阪、从𨸏、衣聲。據志、後漢省。 玉門。莽曰輔平亭。師古曰、闞駰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玉門縣東。 會水。北部都尉治偃前障。東部都尉治東部障。莽曰蕭武。師古曰、闞駰云衆水所會、故曰會水。〔補注〕朱一新曰、汪本蕭作肅。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禹貢山水澤地篇、合離山在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山也。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張掖删丹下班注、弱水至酒泉合黎。案弱水至此亦有合黎水之稱、是所謂會水者、謂衆水會於弱水也。志文删丹下但言酒泉合黎、而此不明著所在。元和志、酒泉縣東北四十里有白亭海、一名會水、以衆水所會、故曰會水。以北有白亭、故名白亭海。又別一義。一統志、故城今高臺縣鎮夷城西北。 池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沙頭。一統志、故城今玉門縣西南。 綏彌。如淳曰、今曰安彌。〔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安彌。一統志、故城今肅州東。 乾齊。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測虜。孟康曰、乾音干。〔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玉門縣西南。

敦煌郡。〔補注〕先謙曰、郡治未詳。續志、後漢治敦煌。劉注、雒陽西五千里。 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補注〕齊召南曰、武紀、敦煌與張掖並元鼎六年置。又太初元年、杜欽從東方來至敦煌、則置郡久矣。朱一新

曰。後元元年。猶後元年。蓋當時通稱。昭紀。故天下繫獄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注。後二年。謂後元二年也。諸侯王表。濟北王寬以後二年謀反自殺。亦謂後元二年也。與此同例。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補注〕先謙曰。西域傳樓蘭王最在東垂。當白龍堆。一統志。白龍堆在今安西州治西。舊志。沙形如臥龍。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東倚三危。北望蒲昌。綿延起伏。西盡流沙之地。是爲西極要路。有蒲昌海。〔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自西域鄯善國來。東注於泑澤。鄯善蒲昌海也。亦有鹽澤之稱。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河水下入金城河關。蒲昌海今名羅布淖爾。一統志。在安西縣沙州衛西北境外。天山以南。莛該以東之水。皆會於塔里木河。而瀦於淖爾。自此伏流而至鄂敦他拉也。莽曰敦德。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補注〕錢坫曰。說文作焞煌。段玉裁曰。左氏音義。敦。徒門反。集韻。敦煌郡名。敦。徒渾切。此皆本應劭集解。又云燉煌郡名。燉。他昆切。此亦必出漢書音義。當是本作敦。後人改燉。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涼州。志失書。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

縣六。

敦煌。〔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三危在敦煌縣南。注云。山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非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案導黑水之三危。在大河之南。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番界。故志不載。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補注〕段玉裁曰。步廣候官。宋本官作宮。先謙曰。官本步作部。步廣地名。候官與縣道同。不爲縣道。則別立候官以領之。續志。張掖屬國有候官。後書云。涼州刺史部縣道候官九十八。是其明證也。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補注〕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注云。杜林云。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於月氏者也。縣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案前涼州張駿於敦煌置沙州。因此。今鎮西府哈密通判地出瓜。曰哈密瓜。莽曰

敦德。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補注〕先謙曰：郡縣無嫌同名，或於敦煌下加郡字，非也。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敦煌縣治。瓜州今安西府治。

冥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要：冥安，晉爲晉昌郡治，唐爲瓜州治。西涼置常樂、永興二郡，亦在縣境。一統志：故城今淵泉縣南。

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補注〕王念孫曰：南籍端水，南字涉下文南羌而衍。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籍端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元和志云：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爲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籍端水出於冥澤，因謂之冥水也。故曰冥水出北，入冥澤。冥澤既爲冥水所入，又爲籍端水所入，故曰籍端水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爲不詞。朱一新曰：班注其字蓋涉應注而衍，應注其字，則未審誤也。班注與下文龍勒縣下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一例，此其字當爲衍文。應注云云，蓋以見冥安之所由名。縣以冥水得名，與班注各申一義，兩不相蒙。應注云入其澤者，承冥水言之，猶云冥水入冥澤耳，奚謂不詞。先謙曰：南字衍，王說是。其字衍，朱說是。寰宇記：籍端水一名冥水。然則水非二也。應說乃地理風俗記之文，自爲一書，本非爲志作注。顏引之而不加分䟽，是其失也。一統志：籍端水今布隆吉爾河，源出靖逆衞南山，爲昌馬河，北流轉西，經柳溝衞北，會十道溝水，爲蘇賴河。又西逕淵泉縣北三十里，又西逕敦煌縣西北，合黨河，又西流三十里許，入哈喇淖爾。流七百餘里，澤方數十里。今淵泉、敦煌屯田並藉此水灌溉。

效穀。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補注〕王鳴盛曰：漁，南監本作魚，是。孫寶傳：悲林左遷敦煌魚澤障候。胡渭云：師古曰三字後人妄加，此非師古所能引也。地理志引桑欽者六，皆班氏原注，此桑欽說亦必班注。先謙曰：官本漁作魚。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安西府治西。

淵泉。師古曰：闞駰云：地多泉水，故以爲名。〔補注〕宋祁曰：淵泉，一本作拼泉。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拼泉。一統志：故城今淵泉縣東。其縣東二百五十里有三道溝，自此西至柳溝衞東二里，又有四道至三十道七溝，皆草地出泉，北入蘇賴河，惟四道溝泉流特盛。

卽所云昌馬河，乃蘇賴河源也。因謂以地多泉水，並卽指此。

廣至，宜禾都尉治昆侖障。〔補注〕先謙曰：後書明紀注，伊吾盧城，本匈奴中地名，漢破呼衍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紀要：唐納職縣城在哈密衞西南，漢宜禾都尉地也。

莽曰廣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後書蓋勳傳注：故城在唐常樂縣東，謂之縣泉堡。一統志：故城今淵泉縣西。

龍勒。〔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括地志：龍勒山在玉門縣南百六十五里，縣因以名。一統志：故城今安西府治西。龍勒山在州西南三百里。

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補注〕段玉裁曰：據此則北一候，孟康注敦煌玉門關候也。文選注引如淳云：地理志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今志有缺。先謙曰：候不入志，上文效穀下魚澤障候是其例，非缺也。續志之屬國候官，時與縣道等，非此候。段說未審。西域傳：阸以玉門、陽關。一統志：玉門關在今安西府治西百五十里，陽關在安西府治西南百三十里。

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補注〕先謙曰：一統志：氐置水卽今黨河，一名錫喇哈勒津河，源出敦煌縣東南山中，北流二百餘里，折西流百餘里，一水自南來會之，又折北流，徑沙州故城東、新城西，又百餘里入蘇賴河，溉田甚廣。先謙案：下流亦入冥澤，幷冥安下。陳澧云：錫喇哈勒津河西北流，與志云東北不合。又本入布隆吉爾河，與志不言入籍端水亦不合也。今玉門縣故赤金衞南山水出縣南境，東北流入哈喇淖爾，疑卽氐置水。

安定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郡治高平。續志後漢治臨涇。劉注：雒陽西千七百里。河水篇：河水東北逕安定北界麥田山。注云：河水自朔方來，北逕麥田城西，合麥田泉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皆在今靖遠縣東北）。又東北逕于黑城北（今中衞縣南），又東北合高平川水，下入眴卷。

武帝元鼎三年置。〔補注〕全祖望曰：武帝元鼎三年，分隴西置。錢大昕曰：蓋析北地郡置。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涼州，志失書。

戶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補注〕宋一新曰：三，汪本作二。

縣二十一。

高平。莽曰鋪睦。〔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第一城。河水注，高平川水即苦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縣西十里有獨阜，俗呼風堆。其水北合龍泉水，又北出秦長城，城在縣北十五里。又西北逕東西二土樓故城門北（隋他樓縣），合湫水，又北合石門水，自延水下入北地。肥龍泉水出縣東北七里，東北入高平川。湫水出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見朝那），北流合四水入高平川。石門水五源皆出縣西，同爲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川之石門口在縣西北八十餘里，東北入高平川。自延水出自延溪，東流歷峽，爲自延口，在縣西北百里，東入高平川。肥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即雞屯音樂），東北流，合若勃溪水，逕泉水下入三水縣。一統志，故城今固原州治，高平水在州東，今清水河。

復累。師古曰，復音服，累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安俾。孟康曰，俾音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撫夷。莽曰撫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鎮原縣北。

朝那。〔補注〕先謙曰，說文，那，西夷國。安定有朝那縣。通典，詩公劉逝彼百泉，漢爲朝那，唐百泉縣也。有蕭關，見文紀、匈奴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平涼縣西北。段玉裁云，左襄十三年傳釋文，朝那如淳朝音株。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秋淵祠。應劭曰，史記故戎那邑也。師古曰，湫音子由反。〔補注〕錢坫曰，即朝那湫也。祠在今固原州東十五里。秦人詛楚投文於此湫。封禪書，湫淵祠朝那。蘇林云，湫淵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括地志，祠在平高縣東南二十里。先謙曰，官本秋作湫，是。河水注，湫淵在隴山西，山中湫水北流，下入高平。寰宇通志，湫有二，俱在山間，土人謂之東海、西海。蔣祐誠云，今平涼縣西北，與固原州西南接境，有六盤山，其陰山麓有泉，徑廣一里，名曰西海，下流爲海子河，即湫水。

涇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平涼縣西四十里。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即此地也。案秦紀，昭王母弟曰涇陽君。通典云，唐京兆府涇陽縣本秦舊縣地，非漢縣。开頭山在西。〔補注〕先謙曰，开頭，一作雞頭，見五帝紀、始皇紀。

崇隆崆峒山之別名一名牽屯見北史尒朱天光賀拔岳傳一統志即笄頭山也蓋在平涼府西北固原州界諸書皆言在平高縣西百里與涇水發源處不合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涇水訛巠水今改正陽陵馮翊縣淮南墬形訓涇出薄落之山莖幵頭異名亦經注佚涇水篇惟長安志醴泉縣下引水經注云涇水導源朝那縣西笄頭山秦始皇逕北地西出笄頭山即是山也蓋大隴之異名寰宇記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於渭入關謂之八水案涇水有二源北源出固原州南界隆德縣北界二源會流經瓦亭南南合四水又東南經固安鎮至平涼府城西北合南源即平涼府志所云北支出老山曰後峽流爲百巖川下流會於崆峒之前峽者也南源出華亭縣西北八十里隆德縣東南界二源合流亦曰頳水東流折東北與北源會即府志所云南支出崆峒峽中曰前峽者也南爲正源北爲別源合流後東南逕府城北又東南逕涇州北又東南逕陝西之長武、邠、三水、淳化、永壽、醴泉、涇陽諸州縣至高陵縣西南咸陽縣東北入渭即漢陽陵地也過郡三、〔補注〕先謙曰安定、扶風、馮翊。行千六十里。雍州川。師古曰幵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今靈州東南土俗語訛謂之汧屯山〔補注〕王鳴盛曰詩谷風疏引鄭元尚書注所引地理志作行千六百里其上文說涇水自發源至入渭豈二千里禹貢疏所引地理志亦作千六百里今毛本南監本作六十誤也陳奐曰涇水出今甘肅平涼府西北至陝西高陵縣西南入渭詭行不及千里則六百里是六十之訛然從續志而云豈二千里歟渭水害之臨涇莽曰監涇。〔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鎮原縣西二里鹵灈水出西。師古曰灈音其于反〔補注〕先謙曰說文鹵西方鹹地也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續志後漢省陳澧云灈水蓋今靜寧州羅玉河南入渭烏氏〔補注〕先謙曰本烏氏之戎見匈奴傳秦惠王取之置縣見紀要酈商破雍將軍於此見商傳王念孫云史記商傳烏氏索隱本作焉氏音於然反呂氏春秋秦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高注塞在安定是焉氏即烏氏也又作閼氏高帝封馮解散爲侯國見表烏水出西北入河。〔補注〕先謙曰續志有瓦亭山薄落谷〔寰宇記引作烏氏縣有瓦亭一名薄落亭疑志缺文當作有瓦亭一名薄落亭瓦亭水出薄落谷〕

劉注地道記云烏水出薄落山名也㕥笄頭之異名（見上）故元和志云涇水亦謂之薄落水南流逕都盧山謂之彈箏峽全祖望謂黑水卽志之烏水先謙案黑水西南流非西北亦是合瓦亭川以入渭非入河也（引見下）寰宇記漆原縣下云烏水出都盧山有西烏水又東北逕烏氏縣東注於涇謂之閼川水然涇水閒有石嶺東會閼川也據此則烏水入涇爲閼川水亦見渭水注中（引見天水略陽道）入河者入涇也道一淸必以入五亭之黑水當之而以涇水爲西烏水誤矣陳澧云烏氏與今固原州接界有淸水河出州南境北入河蓋卽烏水　**都盧山在西**（補注）先謙曰寰宇記百泉縣彈箏峽引水經注云經水逕都盧山山路之內常有如彈箏之聲行者聞之鼓舞而去又九域志云都盧峽卽彈箏峽據此山爲涇水所逕也元和志都盧山一名可藍山一統志可藍山在今平涼縣西南　**莽曰烏亭**　師古曰氏音支（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烏枝渭水注瓦亭川水卽籠水東北出隴山西流左逕瓦亭川南又一水逕瓦亭川北合爲一川謂之瓦亭川西南合黑水苦水下入天水河陽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合黃苦南川水西南出懸鏡峽入瓦亭水苦水自西來會世謂之鹿角口一統志故城今平涼縣西北寰宇記宋涇州保定縣東有烏亭卽漢縣故城

陰密（補注）先謙曰秦邑秦白起於此見秦紀續志後漢省陰盤下劉注舊有陰密縣未詳所并一統志故城今靈臺縣西五十里　**詩密人國**（補注）錢坫曰密有二一姬姓河南郡密縣也一姞姓此是也國語云密須之亡由伯姞寡注世本云密須姞姓吳卓信曰兩密地近並一國也周滅密須以封同姓先謙曰周語恭王游涇上密康公從竄注姬姓陰密近涇與說亦通　**有囂安亭**　師古曰卽詩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

安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涇州北十五里

參䜌主騎都尉治　師古曰䜌音力全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北地劉注有青山一統志故城今安化縣西北

三水屬國都尉治有鹽官莽曰廣延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左谷河水注高平川水自北地郡來北逕三水縣西合肥水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於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卽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河肥水自高平來東北出峽入高平川一統

志。故城今固原州北。又云。括地志、通典。皆謂在安定縣南。元和志又以原良縣爲漢三水地。今考其地當在固原州北。高平川西。唐水東。蓋後漢末縣廢入高平。魏置西川都督。後遂爲西川縣。晉初因之耳。在安定南者。或後人徙置。又後魏改置三水縣於豳州界。皆非漢治。

陰槃。〔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陰盤。一統志。故城今長武縣西北。

安武。莽曰安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鎮原縣南。府志。府東北。

祖厲。〔補注〕全祖望曰。祖、本作組。其作祖者。後世之省文也。故易溷於祖。而竟忘其爲[illegible]覰之稱矣。先謙曰。武帝西臨祖厲河。見紀。莽曰鄉禮。應劭曰。祖音罝。師古曰。厲音賴。〔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罝作苴。是。先謙曰。罝、宜本作苴。後漢改屬武威。續志作租厲。河水注。河水自天水勇士來。東北流逕祖厲縣故城西北。合祖厲川水。下入安定郡。祖厲川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入河。一統志。故城今靖遠縣西南。

爰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涇州東南。

眴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中衛縣東。舊志。靈州西南二百里。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應劭曰。眴音旬日之旬。卷音箘簵之箘。〔補注〕陳澧曰。康熙輿地圖。河水至中衛分爲二派。皆北流。乾隆輿地圖。二派之外。復於靈州分一派。東流屈北流。與志合。朱一新曰。箘、廣韻有兩音。一收入十七眞。去倫切。一收入十六軫。渠殞切。此當從去倫切。眴卷疊韻。先謙曰。富平、北地縣。河水注。河水自安定都來。合高平川水。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卽上河峽也。世謂之爲青山峽。河水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卽志所云河溝也。下入富平。河水亦下入富平。

彭陽。〔補注〕先謙曰。縣見文紀。北征賦所謂釋余馬於彭陽也。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鎮原縣東八十里。隋改彭原。金志有彭原池。

鶉陰。〔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武威。續志作鸇陰。寰宇記。鸇、水名。其城俗名正陰城。正鸇一聲之轉。一統志。故城今靖遠縣西北。其在平涼縣西南者。後魏置。非漢縣。

月支道。〔補注〕錢坫曰。本在敦煌祁連閒。後爲匈奴所逼。西去。此蓋以其國降人所置者也。莽曰月順。應劭曰。氏音支。〔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北地郡。〔補注〕先謙曰，郡治未詳。續志，後漢治富平。劉注，雒陽西千一百里。秦置。〔補注〕全祖望曰，故秦郡。楚漢之際屬雍國。高帝二年屬漢。先謙曰，史匈奴傳，秦昭王伐殘義渠，於是有北地郡。莽曰威成。〔補注〕先謙曰，河水注，莽名郡爲威戎，疑戎是也。續志，後漢因，屬涼州，志失載。戶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萬六百八十八。

縣十九：

馬領，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領，頸也。〔補注〕先謙曰，縣人禮君賓見游俠傳。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環縣東南。馬領山在安化縣西北七十五里，接環縣界。馬領水今名環河，在環縣西南。直路，〔補注〕先謙曰，蒙恬傳贊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蘇林注，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值道也。此直路名縣之由。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中部縣西北二百里。沮水出東西入洛。〔補注〕宋祁曰，洛疑作路。先謙曰，宋說謬。說文，濾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全祖望云，此與江南之沮不同，今概作沮文，而沮漆與沮漳淆矣。王念孫云，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洛。據說文及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則此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先謙案，沮水注引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西，東入洛，尤爲今志文西東誤倒之明證。注又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下入馮翊祋祤縣。證云，今沮水出陝西中部縣西境，東流入洛。

靈武，莽曰威成亭。〔補注〕錢大昭曰，水經注作威戎亭。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後書段熲傳注，靈武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一統志，故城今甯武縣西北，隋縣在漢渾懷障，唐縣在靈州西北。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補注〕先謙曰，河水注，神泉障北山龍尾溪，龍尾水出焉，東北流注清水。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莽曰特武。師古曰，渾音胡昆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

自安定眴卷來，北逕富平縣故城南，秦置北部都尉，治縣城。（趙一淸云：注誤。先謙案：秦治縣城，道元自別有據。）莽名縣曰持武。（與志作特武異。）河水又逕薄骨律鎭城，又逕典農城東，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云：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卽此也。又北逕典農城東，俗名爲呂城，皆諸參所屯。河水下入渠。又自渠來，北合枝津，又東北逕渾懷障西。地理志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南去北地三百里。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下入朔方三封。河水枝津自安定眴卷來，首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灉北流入河。今無水。爾雅曰：灉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汳之有潛。志云河渠至富平北入河也。一統志：故城今靈州西南，渾懷障在平羅縣東河東岸。

靈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邊郡六牧師苑是也。其二在北部歸德、西河鴻門。莽曰令周。師古曰：苑，謂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州字官本作洲。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靈州境。後漢書注云在馬領山西北，則去今州絶遠。通志謂在州北，亦無所據。後魏置靈州，卽薄骨律鎭城，在今靈州西南。唐肅宗卽位靈武，卽此，非漢縣。

昫衍。應劭曰：昫音煦。師古曰：音香于反。（補注）先謙曰：說文昫，日出溫也。北地有昫衍縣。昫衍本戎名，見匈奴傳，誤作朐衍。秦孝文遊此，見五行志。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靈州東南花馬池北。

方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環縣南，紀要七十里。宋省爲方渠砦。

除道。（補注）錢坫曰：秦始皇除道，九原抵雲陽，此以其非氏縣，疑與直路縣近。莽曰通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五街。莽曰吾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鶉孤。（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安定。續志作鶉觚。晉志同。一統志：故城今靈臺縣東北。

歸德。（補注）宋祁曰：歸德舊本無德字。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紀要故城今慶陽府東北百里。一統志：安化縣東北府洛汭故城，卽漢歸德縣。

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補注）王念孫曰：前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云：歸德下云洛入河，褱德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洛水出北地歸德北

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路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褱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注，而皆言入渭，則褱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河之文明矣。）凡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或謂渭曲爲之匯，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辨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都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今本漢下有東字，辨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流。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今本濡譌作洫，又脫中字，辨見後洫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辨見後海陽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蠻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郁郅下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亦不言其所入。）先謙曰：漢時沮水由郁郅東注洛，故洛水下流亦蒙漆沮之名。自鄭渠鑿，而漆沮與洛不相入矣。以今水道考之，洛水上源出陝西安塞縣西，甘肅安化縣東北白於山，東南流逕甘泉縣西，又東逕洛川縣西，中部縣東，又東南逕宜君縣東，又逕白水縣東北，又南逕澄城縣西，蒲城縣東，又東南逕同州府城西，又東逕朝邑縣南，又東南入河，與史記魏世家自鄭濱洛以北至上郡，及漢志出歸德北之文皆合。御覽白於山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源出洛源縣北白於山。洛水下引云：白於山今名女郎山，上多松柏，下多櫟檀，其獸多牸牛羬羊，鳥多白鷸。洛水出其陽，東注於渭也。先謙案：山海經云：孟山西北五十里曰白於之山，是也。元和志：洛源縣本漢歸德縣地。一統志：白於山在安化縣東北，洛水出定邊縣東南家領下。

有堵苑、白馬苑。回獲。〔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獲作護。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略畔道。莽曰延年道。師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慶州界，其土俗呼曰洛盤，音訛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合水縣西南。元和志：慶州樂蟠，合水二水並漢略畔地。是略畔音又訛爲樂蟠。寰宇記樂蟠縣下引水經注云：有水出

略畔道故城西北與青山水合入泥水。**泥陽**。（補注）先謙曰：秦縣，酈商破周類軍於此，見商傳。**莽曰泥陰**。應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補注）先謙曰：應注與郁郅下複出。後漢因。續志有五作亭。一統志：故城今甯州東南五十里泥陽里。**郁郅**。（補注）先謙曰：本義渠戎地，秦惠王伐取之，見後書西羌傳。縣人王圍見藝文志，李息、甘延壽見本傳。**泥水出北蠻夷中**。（補注）先謙曰：說文同。一統志：東洛河在今安化縣東，即水經注所云洛川南逕郁郅城東北，合馬嶺水，馬嶺水即白馬水也，今曰馬蓮河，即泥水。徐松云：泥、洛字形相近，元和志誤作洛水，其地本有漆沮之洛，於是調停之者分為東洛水、西洛水，後又並二水為一，其誤甚矣。**有牧師菀官**。（補注）先謙曰：本書菀苑通作。錢大昭云：漢制，邊郡牧師苑官有六，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志中惟記其一。遂東平亦有牧師官，又在六郡外矣。**莽曰功著**。師古曰：郁音於六反，郅音之日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安化縣治。**義渠道**。（補注）先謙曰：本義渠戎國，秦惠文王十一年縣之，見秦紀。縣人公孫賀、公孫敖、傅介子見本傳。**莽曰義溝**。（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甯州西北。**弋居**。**有鹽官**。（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紀要：故城今甯州東。**大𡚸**。師古曰：𡚸即古要字也，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後漢鄧禹傳作大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甯州東南。**廉**。**卑移山在西北**。（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引同。一統志：山在今甯朔縣西北。**莽曰西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高平川自安定高平來，北逕廉城東。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爲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高平川下入三水。案道元雖引廉縣爲證，而意不謂然。其後又云河水自富平來，東北逕廉縣故城東，王莽之西河亭，下仍入富平。一統志：故城有二，一在甯夏縣北，一在固原州東北，不可考。案高平川所逕之廉城當在固原州北，則在甯夏縣北者乃漢縣也。

上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秦治膚施，漢因之。續志後漢治同。注云：諸水（即山海經區水）出中山，東流入上郡，吳城逕若人山下，又東合龍尾水、三川水，下入高奴。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諸次水下入鹽中沙陵。

秦置。〔補注〕先謙曰：秦惠文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見秦紀。昭王三年置上郡，見河水注。高帝元年更爲翟國。〔補注〕先謙曰：董翳國。七月復故。〔補注〕全祖望曰：異姓諸侯王表作元年八月，本紀作二年六月，此又作元年七月，紀志誤，表是。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補注〕錢坫曰：後書馬援傳有增山連率，注：莽改上郡爲增山。志脫「莽曰增山」四字。先謙曰：河水注又引司馬彪云：增山者，上郡之別名。屬并州。師古曰：匈歸者，言匈奴歸附。〔補注〕全祖望曰：本屬涼州，武帝後屬并州。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

縣二十三：

膚施，〔補注〕先謙曰：戰國屬趙，滅中山，遷其王於此，後乃入秦。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補注〕錢大昕曰：郊祀志宣帝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五龍山一也，帝即天神帝二也，原水三也，黃帝四也。先謙曰：錢說亦有理，然酈注以帝原爲水名，姑闕疑。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奢延水自奢延來，東逕膚施縣，合帝原水，又逕膚施縣南，東入五龍山。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帝原水，自下亦爲通稱也。歷長城東，出合平水、走馬水、白羊水入河。帝原水自龜茲來，東南注奢延水。走馬水自陽周來，流入長城，東北注奢延水。一統志：故城今綏德州東南。合龍山在州西南五里，疑即五龍山。帝原水今名西河。獨樂，有鹽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葭州東南。寰宇記謂在定平縣東北三十里者，後魏移置之縣也。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補注〕先謙曰：秦縣。二世賜蒙恬死處，見恬傳。河水注：走馬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山上有黃帝冢，帝崩，惟弓劍存，故世稱黃帝

仙矣。昔段熲追羌出橋門，即橋山之長城門。始皇令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注奢延水。案黃帝冢橋山，見帝紀。武帝祠之，見武紀。王莽稱橋畤，見莽傳。紀要：橋山在今中部縣北，一曰子午山，又名翟道山，自慶陽府境綿亘延安西境，其南麓跨縣界。舊志云：有水自縣北穿山而過，山若橋然，因以爲名。莽曰上陵畤。〔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在安定縣北。元和志謂在眞寧縣者，乃後魏僑置。木禾。〔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平都。〔補注〕先謙曰：趙敬肅王子平都侯差封此。續志後漢省。括地志：與陽周縣相近。淺水。莽曰廣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長武縣北五里淺水城。京室。莽曰積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洛都。莽曰卑順。〔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白土。〔補注〕先謙曰：縣見高紀、韓王信傳。圜水出西，東入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圁水出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東入河。又東至長城，合神銜水。水下入西河鴻門，神銜水出縣南神銜山，出峽，東至長城入圁。一統志：圁水在今葭州境，陝西通志謂禿尾河也，自延安榆林縣北塞外流入，東南逕高家堡西，合永利河、葫蘆川，又東南合開化川，又東南入河。元明統志謂無定河爲圁水，誤。莽曰黃土。師古曰：圁音銀，其字在下。〔補注〕王念孫曰：下文西河郡圜陰，莽曰方陰。顏注：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圜陽，顏注：此縣在圁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河西圜洛之閒。晉灼云：圜音銀，三倉作圁。顏注與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圜洛之閒。集解：徐廣云：圜在西河，音銀。索隱：圜，晉灼音銀，三倉作圁（今本史記正文圜作圁，集解作徐廣云圁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圜作圁，此校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地理志云：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圜當爲圁。續志及太康地志竝作圁字也。（以上索隱）案圁與圜聲相近，古無圁字，故借圜爲之。顏竝以圜爲圁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圁水作圜水，全氏校本云：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誤，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圁字以實之乎？案全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圜字，則韋不當云圜當爲圁矣。水經注引作圜者，據韋注改之耳，乃謂善長所見本不誤，後人始

改圜爲圖，何不察之甚也。）王莽誤以圜爲方圜之圜，故改圜陰爲方陰，而圜陰之圜，實非誤字。史記秦非之圜水、圜陰、圜陽、圜洛，其字皆不作圖。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是平周、平定、圜陰（三縣皆屬西河）。漢印有圜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圜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圜陽田穰，是圜水之圜古皆作圜也。王莽誤改圜陰爲方陰，師古誤讀圖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圜無圖。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南，其地近神木縣北。

襄洛。莽曰上黨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葭州東北。魏廢下爲梁鎮。元和志：後魏孝文帝改洛爲梁。

原都。（補注）先謙曰：縣見史記秦紀。續志，後漢省。

漆垣。莽曰漆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奢延。莽曰奢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奢延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山海經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因縣土稱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赫連改爲統萬城），又東北合溫泉，又東合黑水、交蘭水（見龜茲），鏡波水，下入膚施。溫泉西北出沙溪，下入奢延水。黑水出奢延縣黑澗，下入雲中沙陵。鏡波水出南邪山南谷，東北入奢延水。一統志：故城今懷遠縣西。提綱：無定河有東西二源，西曰額圖渾河，即奢延水也，出右翼前旗戊刺虎地，東南流入榆林邊，會於波羅堡北，而東流，又合諸水，東南至綏德州西，又東南爲無定河，又逕米脂縣城西南，又逕綏德州東北，又東入河。

雕陰。應劭曰：雕山在西南。（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秦敗龍賈軍於此，見魏世家、蘇秦傳。傅寬食邑，見寬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鄜州北。雕山在州西南，一名雕陰山。

推邪。莽曰排邪。師古曰：邪音似嗟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楨林。莽曰楨幹。師古曰：楨音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高望。北部都尉治。莽曰堅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榆林北。

雕陰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龜茲。（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縣因處龜茲降胡著稱。帝原水下入膚施。諸次水自雲中沙陵來，經龜茲縣西北，東入長城，合小榆水，首稱水東入河（見西河圜陽），山海經曰諸次之水東流注于河也。屬國都尉治。有鹽官。應劭曰：音丘慈。

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補注〕先謙曰，上郡屬國領護降胡，見馮奉世傳。有鹽池，爲民利，見後書西羌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榆林縣北。 定陽。應劭曰，在定水之陽。〔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齊魏，魏拔邯鄲，西圍定陽也。河水注，黑水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瀉一壑，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流，右合定水，俗謂之白水也。西出其縣南山定水谷，東逕定陽縣故城南，又東注黑水，亂流東南入河（見高奴）。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宜川縣西北。 高奴。〔補注〕先謙曰，翟王董翳都，見項羽傳。文帝幸，將見文紀。 有洧水，可䵒。莽曰利平。師古曰，䵒，古然火字。〔補注〕王念孫曰，可䵒本作肥可䵒。肥者，脂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也。既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云，高奴縣有洧水，肥可䵒。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爲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爲肥，故此云肥可䵒。說文亦云，膏，肥也。脂，肥也。肪，脂間肥也。段注說文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臨字之譌，豈其然乎。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西河土軍來，南逕高奴縣東，合清水、蒲水（見河東蒲子）、黑水（見定陽）下入河。東北屈，清水自上郡來，東逕高奴縣，民俗語譌，謂之高樓城也。清水合豐林水、奚谷水，東入河。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呂津遠注，北會洧水。一統志，故城今膚施縣東。續志云，洧水出安塞縣。 望松。北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一郡二北部，蓋誤文。續志後漢省。 宜都。莽曰堅寧小邑。〔補注〕先謙曰，縣無四字爲名者，疑小字衍。續志後漢省。

西河郡。〔補注〕先謙曰，後書順帝紀李注，西河本理平定縣，永和五年徙離石。元和志云，理富昌。非。續志後漢治離石。劉注，雒陽北千二百里。 武帝元朔四年置。〔補注〕全祖望曰，戰國魏郡。文侯以來即有之，然魏之西河，自雕[illegible]林之塞，西抵關洛，其界最廣。秦以其東界併入內史，而西界併入上郡。漢分置者，特秦上郡所屬地耳。東界則別置宏農。宋白、樂史並云，漢分南陽、河南二郡以爲宏農，蓋即內史東界撥之。 南部都尉治塞外翁

龍坤是。〔補注〕錢坫曰，是即氏，氏者山阜之稱，揚雄稱響若氏隕，古氏是字通用。先謙曰，紀要，二障在廢勝州北。莽曰歸新。屬并州。師古曰，翁龍、坤是，二障名也。坤，音婢。〔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國。戶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萬八千八百三十六。縣三十六：〔補注〕先謙曰，郡人郭翁仲、濟中叔見游俠傳。

富昌，有鹽官。莽曰富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湳水自美稷來，東逕富昌縣故城南，入河（見定襄桐過）。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紀要，勝州西南。騶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鵠澤，孟康曰，鵠音告。師古曰，音古篤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平定，莽曰陰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要，故城今榆林衛東南界。美稷，屬國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說文，湳，西河美稷保東北水。河水注，湳水出美稷縣，東南流，俗謂之溞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合鹹水、溷波水，下入富昌縣。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溷波水出西南窮谷，入湳。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東南，紀要，故勝州西南，通典，汾州隰成縣有美稷鄉，漢縣也。案此後漢中平中所徙置，非前漢縣。西河屬國，見宣紀、馮奉世傳。中陽，〔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秦取之。秦昭襄趙惠文王會此，見秦紀、趙世家。續志，後漢因。說文，酒水出西河中陽北沙，南入河。文水注，文水自大陵茲氏來，東逕中陽縣故城東，又東南合勝水，入汾。勝水出狐岐山，東合陽泉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入文水。河水篇，河水南過中陽縣西，注云，河水自離成來，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濱河也。河水下入土軍。先謙案，一統志云，故城今寧鄉縣西。西河所領縣，皆夾河兩岸，無東逾汾水者。曹魏移郡東出，縣亦隨之。元和志所云魏移中陽於茲氏縣界，是已。注反以為漢縣，誤。董祐誠云，經所稱河水過中陽西者，兩漢之中陽也。文水注所稱文湖逕中陽縣故城東者，曹魏之中陽，在今孝義縣北。注於茲下僅引晉代地志，初不以為二漢之中陽，此敘

詛以駁據僞有不顯耳。樂街。莽曰截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徒經。莽曰廉恥。〔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皋狼。〔補注〕先謙曰。秦祖孟增居此。見秦紀。戰國地入趙。見趙策。亦作郭狼。見趙世家。亦作皋狼。見王子侯表〔敍詳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永寧縣西北。大成。莽曰好成。〔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朔方。續志作大城。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紀要在榆林衛東北。廣田。莽曰廣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圜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補注〕先謙曰。圜不當作圁。說見上。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圁水自鴻門來。東逕圜陰縣北。又合桑谷水。下入圜陰。一統志故城今神木縣南。益闌。莽曰香闌。〔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益闌。平周。〔補注〕王念孫曰。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平定、圜陰三縣。皆屬西河。錢大昕曰。王莽傳。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注通鑑。以爲時無平州。疑字誤。考路博德傳云。西河平州人。是平州爲西河屬縣。州周古字通用也。先謙曰。戰國魏地。襄王時秦取之。見魏世家。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介休縣西。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補注〕王念孫曰。地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猶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云。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皆有中字。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圁水自上郡白土來。東逕鴻門縣。縣故鴻門亭。應劭云。圜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圁水又東合湳水。下入圜陰。案雕陰縣併入圜陰。一統志故城今神木縣西南。紀要。榆林衛東。藺。〔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魏敗趙於此。秦攻之。藺從時秦取之。復入趙。武靈王時爲秦所拔。並見趙世家。亦稱離石。見魏世家。武帝封代共王子羆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永寧州西。宣武。莽曰討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千章。〔補注〕先謙曰。武帝封代共王子遇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補注〕先謙曰。匈奴傳。從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云。地在烏孫北。史記作

眩雷。北部都尉治。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套內之南，接榆林邊界，紀要榆林縣東北。

圜陽。師古曰：此縣在圜水之陽。〔補注〕段玉裁曰：漢朔印有莫陽宰之印，莫陽即圜陽，莽縣令爲縣宰，此莽印也。荷蘭隋唐地志皆作銀，以圜字音銀改之。王念孫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並有西河圜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圜陽田植。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圜水自圜陰來，東逕圜陽縣南，東入河。河水自定陽桐過來，南逕圜陰縣東，合圜水、環水、諸次水（見上郡雕陰），過水下入離石。一統志故城今神木縣東。

廣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武車。莽曰桓車。〔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虎猛。西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有制虜塞，見匈奴傳。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內，直匈奴北。

離石。〔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戰國時秦取之，見周紀、趙世家。武帝封代共王子綰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圜陰來，南過離石縣西，合奢延水、陵水，下入隰成。離石水出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下入隰成。一統志故城今永寧州治。府志東關北隅有縣街遺址，古井尚存。離石水今北川河。

穀羅。武澤在西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套內之南，接榆林邊界。紀要：永寧州北。武澤在榆林衛東北。後漢建武二十八年，郡南匈奴徙居美稷之虎澤。永初三年四年，梁慬擊單于於屬國故城南，單于敗走，還虎澤乞降，即此。唐諱虎，改武澤。先謙案：據後書，知穀羅併入美稷也。司馬相如傳禁淵徙其屯，文穎注：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在西北。茈澤別名也。通鑑胡注：虎澤縣在五原曼柏之北，在今榆林鎮之東北。

饒。莽曰饒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方利。莽曰廣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隰成。〔補注〕先謙曰：武帝封代共王子忠爲侯國，見表。莽曰慈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離石水自離石來，南屈西轉，逕隰成縣南，俗訛于城。離石水西流入河。河水自離石來，合離石水，下入中陽。一統志故城今永寧州西。

臨水。莽曰堅水。〔補注〕吳卓信曰：趙世家集解引張華云，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并上氣成樓闕。錢大昕曰：南監本、閩本監作監。先謙曰：宜本作監，是。續志後漢省。

土軍。〔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宣義，武帝封代共王子郢客爲侯國，見表。續志後

漢書河水注，河水自中陽來，南過土軍縣西，吐京郡治（後魏郡），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音爲謬，堊其城圓是前不方。河水合龍泉水、契水、祿谷水、大蛇水、尋水、信支水、石羊水、域口水、乳溪水，下入上郡高奴。龍泉水出城東南道左山下，牧馬川上多產名駒。北水西北流至城東南。土軍水出道左高山，西南注之龍泉水。又北屈逕其城東，而西入河。一統志，故城今石樓縣治。

西都。莽曰五原亭。〔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武靈王時秦取之，見趙世家。續志後漢省。錢坫云，今孝義縣地。

平陸。〔補注〕吳卓信曰，平陸侯劉禮，應劭、韋昭並以爲此縣，誤也。辨東平國東平陸下。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陰山。莽曰山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蒲水出陰山縣，合昆松水、北溪水，東北入河（見河東北屈）。

觬是。莽曰伏觬。蘇林曰，音麑。師古曰，觬音倪，其字從角。〔補注〕先謙曰，說文觬，角觬曲也。西河有觬氏縣，氏是古字通。續志後漢省。

博陵。莽曰助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鹽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朔方郡。〔補注〕閻若璩曰，武帝置朔方郡，築朔方城，則朔方郡治朔方縣矣。三封乃元狩三年城也。元和志以爲治三封，誤。先謙曰，閻說是，河水注可證（見朔方縣下）。續志後漢治臨戎。武帝元朔二年開。〔補注〕先謙曰，武紀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郡，衞青傳同，亦見主父偃傳。西部都尉治窳渾。〔補注〕先謙曰，中東部都尉在縣下，此獨在郡下，志變文無義例。莽曰溝搜。屬并州。師古曰，窳音庾，渾音魂。〔補注〕錢大昕曰，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并與朔方各自爲部，未嘗屬并州也。朔方之屬并，乃光武建武十一年事耳。上郡亦屬朔方部，故馮野王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之。全祖望曰，故屬秦九原郡，漢初入匈奴，武帝元朔二年開，別稱朔方州，置刺史，監河西諸郡事。中興後，始省朔方入并州，而以所監諸郡屬涼州。本志以爲元朔即屬并州，誤也。揚雄十二州箴，已無朔方，蓋平帝時并省，而中興因之。又曰，自顏注平當傳，誤言朔方不在十三州之內，則以司隸爲一部，是蓋以東京之制爲武帝制。宋王應

隸因之區分其目，載入通鑑地理通釋。知涼州刺史部，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九郡，并州刺史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八郡。不知前漢之涼州止武都、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五郡，并州止六郡，其朔方、五原二郡，合河以西之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共七郡，爲朔方州所統也。若云朔方未得爲州，而不與，則交阯亦未得爲州，何以獨與乎。先謙曰：晉地理志注西漢十三部，涼、益、荊、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全說是也。依錢說，則上郡當日亦統於朔方刺史。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縣十。

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也。河水注云：河水自北地富平來，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十三州志云：在臨戎縣西百四十里。河水下入臨戎。一統志：故城在塞外河西岸，今鄂爾多斯後旗正西河外。元和志謂夏州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寰宇記、通典因之，非是。朔方，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莽曰武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五原西安陽來，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衛青取河南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魏土地記云：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藥分。漢置典鹽官，池在新秦之中。薛瓚云：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也。河水下入渠搜。吳卓信云：元和志以唐什賁故城爲漢朔方縣，而云近在唐朔方縣理之北。不知漢之朔方在上郡北，與河北相近，唐之朔方縣在今榆林西南，本漢上郡地。如元和志所言，則漢之朔方在今榆林邊內，而上郡轉在朔方之北矣，非是。陳澧云：今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南境有喀喇莽尼池，爲鹽池，即此二澤，其孰爲金連鹽澤，孰爲青鹽澤，未詳。修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臨河。莽曰監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河水自窳渾來，爲北河，東逕高闕南。衛青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又東逕

臨河縣故城北。武帝封代共王子賢爲侯國。（說詳莽見表。）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漢書注，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逕石跡阜西，下入五原河目。南河自臨戎來，東逕臨河縣南，下入廣牧。吳卓信云：縣在北河之南，當今榆林邊外河套內，今延川縣北臨河故城，當是晉魏僭置。

呼遒。師古曰：遒音在由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窳渾。〔補注〕先謙曰：衛青傳作寘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補注〕先謙曰：雞鹿塞見匈奴傳，紀要在故夏州西北。屠申澤在東。莽曰極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河水自沃野來，又北屈而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武帝開朔方郡縣，卽西部都尉治。其水積而爲屠申澤，澤東西百二十里，闞駰謂之窳渾澤矣。又屈而東流爲北河，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下入臨河。南河下入臨戎。一統志：故城今套外西北河北流折東之處。屠申澤，舊名騰格里泊，東西正長，其西有哈喇哈納河南流入之，黃河自澤東溢入，又自東北流出。

渠搜。中部都尉治。莽曰溝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河水自朔方來，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王莽之溝搜亭也。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河水下入五原西安陽。案依注文，志溝搜下脫亭字。揚雄解嘲所謂大漢左東海右渠搜也。宋惟寅云：漢朔方渠搜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胡渭云：禮三朝記渠搜與交趾對舉，則不在朔方可知。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渠搜之在西益明矣。一統志：故城在故朔方城東，紀要在廢夏州北。

沃壄。武帝元狩三年城。有鹽官。莽曰綏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臨戎來，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枝渠東注以溉田，河水下入窳渾。一統志：故城今套外河北流一曲之西。河套志：後魏置沃野鎮於此，又於鹽澤北之黑池西置沃城郡，故城猶在。

廣牧。〔補注〕先謙曰：縣見五行志。河水注，南河自臨河來，東逕廣牧縣故城北，逕二百許里，下入五原河目。東部都尉治。莽曰鹽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要：故城在廢夏州東北。

臨戎。武帝元朔五年城。莽曰推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三封來。

北逕臨戎縣故城西。下入沃野。南河自窳渾來。東逕臨戎縣故城北。下入臨河。一統志。故城在故朔方城西大河北流之東岸。

五原郡。秦九原郡。〔補注〕先謙曰。通典。趙置九原郡。秦因之。漢爲九原縣。五原郡治焉。續志。後漢治同。案。九原見趙世家。始皇紀。全祖望云。不在始皇所并三十六郡內。說詳後三十六郡下。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補注〕全祖望曰。漢初入匈奴。武帝始與朔方同置。非但更名而已。五原朔方斷中國而後河西闢。故別爲州。東部都尉治稒陽。〔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自宜梁來。東逕稒陽城南。東部都尉治。河水下入河陰。錢坫云。在今榆林府城東北鄂爾多斯界內黃河北岸。與下稒陽縣是兩地。莽曰獲降。屬并州。師古曰。稒音固。〔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

縣十六。

九原。莽曰成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河陰來。東逕九原縣故城南。始皇置九原郡。治此。下入五原。一統志。故城今大同縣西北大河外。董祐誠云。當在今烏喇特旗東南境。固陵。莽曰固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五原。莽曰塡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九原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障爲河上塞。徐廣云。陰山在五原北。卽此山也。河水下入臨沃。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西。紀要。故豐州西。董祐誠云。當在今烏喇特旗之東。近茂明安旗界。臨沃。莽曰振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五原來。東過臨沃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合

石門水。下入稒陽。石門水自稒陽來。逕臨沃城東。東南入河。枝津上承大河於臨沃縣下入稒陽。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東。紀要。稒陽縣東。

文國。莽曰繁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文或爲父。

河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東部都尉所治稒陽來。東逕河陰縣故城北。下入九原。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東。紀要。故豐州西南。董祐誠云。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界內。

蒲澤。屬國都尉治。〔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作蒱澤。朱一新曰。汪本。正統本作蒱。先謙曰。官本作蒲。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在故豐州東。

南輿。莽曰南利。〔補注〕齊召南曰。河水注於雲中北輿縣下曰。五原有南輿。故此加北。據此則縣名南輿。不名南興也。各本俱誤。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武都。莽曰桓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寰宇記。在銀州界。

宜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成宜來。東逕宜梁縣故城南。闞駰云。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河水下入東部都尉所治稒陽。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西。紀要。故豐州東。

曼柏。莽曰延柏。師古曰。曼音萬。〔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在黃河北岸。紀要。故勝州西。

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有鹽官。莽曰艾虜。師古曰。辟讀曰璧。艾讀曰刈。〔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西安陽來。東逕田辟城南。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原亭城南。下入宜梁。案據此志。高當作亭。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西。紀要。在故豐州界。董祐誠云。當亦在烏喇特旗南。

稒陽。〔補注〕先謙曰。匈奴傳。趙地作固陽。魏世家。惠王築長城塞固陽。正義。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此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此作北。是。朱一新曰。汪本作北。汪本又西下有北字。錢坫曰。虖河。括地志作牢河。先謙曰。官本。此作北。光祿城。徐自爲築。見武紀。頭曼城。蓋即冒頓父所築。河水注。河水自臨沃來。東逕稒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障。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合枝津。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下入雲中成陽。石門水出石門山。

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其水自障東南流，下入臨沃，河水枝津自臨沃來東流七十里，北紆田南北二十里，入河。莽曰固陰。師古曰：曼音莫安反，虖音呼。〔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東北，近雲中郡。紀要：廢勝州西南。

莫䵣，如淳曰：音僈恒。師古曰：音丁葛反。〔補注〕先謙曰：說文䵣白而有黑也。五原有莫䵣縣。續志後漢省。

西安陽，〔補注〕何焯曰：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莽曰漳安。〔補注〕錢大昭曰：河水注作鄣安。朱一新曰：汪本漳作鄣。先謙曰：官本漳作鄣。後漢因。續志：北有陰山。河水注：河水自河目來南逕馬陰山西。漢書音義云：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云：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河水下入朔方，朔方又自朔方渠搜東逕西安陽故城南，下入成宜。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西。紀要：豐州東北。

河目。〔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北河自朔方臨河來，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地名也，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北河又南合南河，下入西安陽。南河自朔方廣牧來東會北河。一統志：故城在故九原城西，當在陽山南、高闕東南，北河之間。紀要：廢豐州東北。

雲中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郡治雲中。續志後漢治同。秦置。〔補注〕先謙曰：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攘地至此，因置郡。見趙世家、匈奴傳。秦始皇十三年因之。見河水注。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趙國，尋分屬代國。高帝三年，屬漢。四年，復以屬趙國。六年，屬代國。十一年，以邊郡收。（見本紀）莽曰受降。屬并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三萬八千三百三十，口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

縣十一：〔補注〕錢大昭曰：周勃世家，定雲中郡十二縣，是秦領縣十二。先謙曰：郡人李沮，郭昌，見本傳。

雲中。莽曰遠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郡治。河水注。白渠水自定襄成樂來。西南逕雲中故城南。下入沙陵。芒干水自原陽來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芒干水又西南逕雲中城北合白道中溪水。又西合塞外鎮東北芒中塞水。下入沙陵。中陵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南流逕武川鎮城又西南歷中溪出山西南流于雲中城北南入芒干水。一統志。故城今大同府西北塞外托克托城地。其漢縣西南雲中故城乃後漢建安中移置。咸陽。莽曰賁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五原稒陽來。東逕咸陽縣故城南。又屈西流合沙陵湖水（見沙陵）下入楨陵。一統志。故城今托克托城地。陶林。東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朔平縣左雲縣西北塞外歸化城界內。楨陵。緣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楨陸。〔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河水注。河水自咸陽來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下入沙南楨陵縣在山南王莽之楨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一統志。故城今托克托城地與河南縣隔河相對即遼金東勝州地也。歸綏誌云。緣胡山當即今托克托城西北臨河諸山。楨陵城當在托克托城西南。寰宇記謂在榆林縣西北。非。犢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沙陵。莽曰希恩。〔補注〕宋一新曰。汪本恩誤思。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白渠水自雲中來。西北逕沙陵縣故城南。又西注沙陵湖本志定襄武進下云。白渠水西至沙陵入河也。芒干水自雲中來。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河。（見咸陽）本志定襄武皋下云。荒干水西至沙陵入河也。歸綏誌云。據志。白渠、荒干俱至縣入河。是漢時二水各入河。此注俱入沙陵湖。是白渠下流。徙而東北。與荒干水相合。今黃水河合黑水河。東在沙陵湖之上流。是白渠舍徙而東也。今圖賽楞必拉逕薩拉齊廳南境。又西南匯為澤。西流入河。即沙陵湖也。注又云。諸次水自上郡來。緣歷沙陵下入上郡龜茲。黑水自上郡奢延來。東南歷沙陵入奢延水。一統志。故城今托克托城北。原陽。〔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武靈王破原陽為騎邑。見趙策。續志。後漢因。河水注。芒干水自定襄武皋來。南逕原陽縣故城西。合武泉水（見武泉）下入雲中。一統志。故城今歸化城西。沙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河水自楨陵來。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楨陵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

西枕河。河水南流下入定襄桐過。一統志。故城當在河套內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地。元和志。榆林河濱二縣本漢河南縣地。是也。漢雲中地。推沙南在河南。縣在河東。北輿。中部都尉治。師古曰。闞駰云。廣陵有輿。故此加北。〔補注〕錢大昕曰。輿屬臨淮。後漢始屬廣陵。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武泉水自武泉來。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按地理志。五原有南輿縣。故此加北。闞駰云。廣陵有輿。故此加北。疑太疏沒也。其水又西南入荒干水。董祐誠云。今哲爾德必拉西流至歸化城東境。合哈爾烏蘇通為圖爾根必拉。北輿故城當在今歸化城東哲爾德必拉之北。一統志。當在古雲中城北武泉縣南。武泉。〔補注〕先謙曰。縣見紀。周勃灌嬰破胡騎於此。見本傳。莽曰順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武泉水東出武泉縣故城西南。下入北輿。一統志。故城今右玉縣西北邊外歸化城西界。董祐誠云。當在今歸化城東。武泉水今之哲爾德必拉也。陽壽。莽曰常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歸化城界內。吳卓信云。府志。金河縣初曰陽壽。莽以二名相近。故取名也。

定襄郡。〔補注〕先謙曰。一統志。漢置成樂縣。為定襄郡治。杞要同。續志。後漢治善無。高帝置。〔補注〕先謙曰。高帝六年置。見河水注。全祖望云。故屬秦太原雁門二郡。高帝分置。屬代國。景帝後以邊郡收。莽曰得降。屬并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縣十二。〔補注〕吳卓信曰。諸縣。並在今歸化城左右。

成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雲中。河水注。白渠水自武進來。西北逕成樂城北。魏土地記云。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白渠水下入雲中。雲中一統志。故城今殺虎口北歸化城南。桐過。莽曰椅桐。師古曰。過。音工禾反。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篇，河水南過赤城東，又南過桐過縣西。注云：河水自雲中沙南來至縣，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君子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河水又東南，合契吳東山水、樹頹水（見雁門沃陽）、太羅水（見雁門武州）、誥水（見西河富昌）、呂梁洪水（見雁門善無），下入西河圁陰。一統志：故城今右玉縣東北塞外歸化城西南，濱河。紀要：朔州西。寰宇記引冀州圖云在雲中郡西五十里者誤。都武，莽曰通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武進，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補注〕先謙曰：沙陵，雲中縣。河水注：白渠水出塞外，西逕武進縣故城北，下入成樂。董祐誠云：白渠水當即今黃水河，蒙古曰西拉烏蘇，出托克托東山。西部都尉治。莽曰伐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雲中。一統志：故城今成樂縣東南。紀要：大同府西北塞外。襄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武皋，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荒作芒，云芒干水出塞外，南逕鍾山，即陰山也。其水西南逕武皋縣，下入雲中原陽縣。董祐誠云：今歸化城黑河，出察哈爾右翼西，流至薩拉齊廳入河，即荒干水。中部都尉治。莽曰永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歸化縣東北。董祐誠云：當在綏遠城東北四子部落旗南。駱，莽曰遮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平魯縣西北塞外歸化城界內。紀要：今朔州北，俗名大駱城，即北魏大洛城也。定陶，莽曰迎符。〔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安陶。先謙曰：官本作安陶，續志後漢省。武城，〔補注〕先謙曰：趙策封孟嘗君以武城，秦攻定武城，見趙世家、始皇紀。莽曰桓就。〔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武成。一統志：故城今平魯縣西北塞外歸化城西南。武要，東部都尉治。莽曰厭胡。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右玉縣北塞外歸化城界內。後魏太祖紀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即此。定襄，莽曰著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雲中。一統志：故城今歸化城東。明統志謂在大同府西北三十八里，乃唐之定襄，非漢縣。復陸，莽曰聞武。師古曰：復音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鴈門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郡治善無。續志後漢治陰館。劉注雒陽北千五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趙武靈王置鴈門郡。見匈奴傳。秦因之。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趙國。尋分屬代國。高帝三年。屬漢。四年。仍屬趙國。六年。屬代國。景帝後以邊郡故。句注山在陰館。〔補注〕段玉裁曰。陰館。前漢作觀。後漢晉作館。見沈約宋書。先謙曰。夏侯嬰破胡騎於山北。見嬰傳。蘇意屯此。見文紀。一統志。山在今代州西二十里。莽曰塡狄。屬并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

縣十四。〔補注〕錢大昕曰。周勃世家。定鴈門郡十七縣。是秦領縣十七。

善無。莽曰陰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定襄。爲郡治。河水注。中陵水自中陵來。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又西北合吐文水。下入沃陽。呂梁洪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西流歷於呂梁之山。爲呂梁洪。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入河。（見定襄桐過。）一統志。故城今右玉縣南。紀要。代州西北七十里。

沃陽。鹽澤在東北。有長丞。西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河水注。中陵水自善無來。北分爲二。一水東北流。爲沃水。東逕沃陽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可不埿城。又東北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埿水。又逕參合縣南。（後魏縣。非漢屬代郡者。）西去沃野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又東合炭豆溪水。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者也。西南去沃陽城六十七里。池水澂渟。淵而不流。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卽涼城郡治。（後魏郡。）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長丞。此城卽長丞所治也。中陵水自枝津西北流。又合諸升袁河水。亂流西南。合樹頹水。西南分爲二水。左水枝分南出。爲太羅河。下入武州。右水西逕昆新城南。入河。（見定襄桐過。）諸升袁河水出沃陽縣東北山下。北俗謂之烏伏眞山。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入中陵水。陳澧云。鹽澤今甯遠廳代哈池。莽曰敬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

省。一統志、故城今左雲縣西北塞外鑲藍旗察哈爾界中。紀要、應州西南。繁時。莽曰當要。師古曰、時音止。〔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滱水注、崞川水自崞來、北流逕繁時縣故城東、下入劇陽。一統志、故城今渾源州西、其代州之繁時縣乃後魏置、非漢縣。中陵。莽曰遮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中陵水出縣西南山、北俗謂之大浴眞山。中陵水東北流逕中陵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十三州志云、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其水又西北右合貸敢山水、下入善無。一統志、故城今平魯縣北。中陵水即兔毛河。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補注〕王念孫曰、樓煩上當有故字。晉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㶟水注正作故樓煩鄉。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補注〕先謙曰、泉州、漁陽縣。㶟水舊瀆水出陰館縣。注云、㶟水出累頭山、一曰治水。泉發山側、沿波歷澗、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又左會桑乾水、又東合崞山水（見崞）、下入代。洪氏桑乾水自太原汾陽來、於陰館縣西北上平、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溹涫水也。右會馬邑川水（見馬邑）、又東南右合㶟水亂流。枝水南出、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州塞水（見武州）、又右合枝津、又東北爲㶟水。自下通受通稱矣。一統志、累頭山在今代州西北。州志、山有七泉、如斗形、一名北斗山。治水今桑乾河。過郡六。〔補注〕先謙曰、過雁門、代、上谷、廣陽、漁陽、六當爲五。行千一百里。莽曰富代。師古曰、累音力追反、治音弋之反。燕剌王傳作台字。〔補注〕王念孫曰、㶟水注作富臧。亦於義爲長。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郡治。一統志、故城今朔州東南八十里。樓煩。有鹽官。應劭曰、故樓煩胡地。〔補注〕先謙曰、樓煩始見王會解。戰國燕縣。蘇秦說齊閔王、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是也。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高闕、見趙世家。是樓煩縣與樓煩戎爲二。秦爲縣。灌嬰傳、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周勃傳、還攻樓煩三城、是其證也。高帝逐韓王信至此、見高紀。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甯武府界雁門關北。晉縣今崞縣東。唐縣今靜樂縣南。武州。〔補注〕先謙曰、武帝時匈奴穿武州塞、見匈奴傳。莽曰桓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太羅水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州縣故城南。十三州志云、縣在善無城西南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西

南流合一水、又西南入河。（見定襄桐過。）又灅水注、武州塞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逕日沒城東、流右入桑乾水。武州川水出縣西南山下、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逕武州縣故城西、又東北合黃水、又東合火山西溪水、山有火井、湯井、風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出山、谿土地記云、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溉諸園池、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合火山水、下入平城。一統志、故城今左雲縣南、後魏縣、今代州、山西通志、武州山在今大同縣西二十里、武州水出山之西白羊山溪谷中。

㶟陶。孟康曰、音汪。（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㶟、邵本作汪、音枉。段玉裁云、集韻三十六養、㶟、嫗往切、引㶟陶縣名。十一唐、㶟、烏光切、不載縣名、然則丁度所據志作汪也。先謙案、後漢因、續志作汪陶。灅水注、桑乾枝水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乾郡北、（後魏郡。）合夏屋山水、東流、長津委浪、通結兩湖、淵潭相接、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故曰南池也、南池水又東北入桑乾水。一統志、故城今山陰縣東、紀要、應州西。

劇陽。莽曰善陽。（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灅水注、崞川水自繁畤來、北逕劇陽縣故城西、十三州志云、在陰館縣東北一百三里、其水東注灅水。（見陰館。）一統志、故城今應州西北。

崞。莽曰崞張。孟康曰、音郭。（補注）先謙曰、說文、崞山在雁門。續志、後漢因。灅水注、崞川水出崞縣故城南、縣南面元岳、右背崞山、處二山之中、故莽以崞張爲名、其水西出山、謂之崞口、下入繁畤。一統志、故城今渾源州西、山西通志、二十里、瓶山左猶遺壁尚存。

平城。（補注）先謙曰、縣見高紀、周勃、夏侯嬰、韓王信、匈奴傳。 東部都尉治。莽曰平順。（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灅水注、如渾水出涼城郡旋鴻縣、（後魏郡縣。）東合旋鴻池水、又東南逕永固縣、（後魏屬代郡。）右會羊水、又南分二水、一水逕平城西郭內、又南逕平城縣故城南、（後魏天興中都此。）又南繞出郊郭、長塘曲池、所在布濩。一水南逕白登山西、高帝爲匈奴所圍處、又東逕平城縣故城東、又南合武州川水、下入代。班氏羊水出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入如渾水。武州川水自武州來、逕平城縣南、東流入如渾水。一統志、故城今大同縣東五里、白登臺在高陽縣南。

埒。莽曰填狄亭。（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垺。陳奐云、集韻十一沒、埒、垺也、不引縣名、作埒是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馬邑。（補注）全祖望曰、故韓王信都。先謙曰、縣見高紀、韓王信、匈奴傳。莽曰章昭。師古曰、音

太原地記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爲馬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馬邑川水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馬磨聲相近，其水東逕馬邑縣故城南，入桑乾水（見陰館）。一統志，故城今朔州治，舊志城外西北隅。

彊陰，諸聞澤在東北。莽曰伏陰。〔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疆陰，並誤。一統志，故城今大同縣西北塞外。諸聞澤，或曰即旋鴻池，或曰即岱海。先謙案：㶟水注，旋鴻池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對涼川城之南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陳澧云：諸聞澤今豐鎮廳奇兒池。

代郡，〔補注〕先謙曰：據㶟水注，郡治高柳。閻若璩云：張守節云，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飛狐，漢廣昌縣地，則漢代郡治廣昌縣，秦亦當云治高柳者，恐誤。案續志，後漢治高柳。劉注，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秦置。〔補注〕錢坫曰：始皇二十三年置。全祖望曰：楚漢之際，以趙國爲代國。高帝三年屬漢，六年仍爲代國，武帝元鼎三年復故。莽曰厭狄。有五原關。〔補注〕先謙曰：說文阸下作五阮關，阮、阸同。如淳注說阮爲近卷反，後非爲枑傳，同。紀要，紫荊關在易州西八十里，廣昌縣東北百里。或云即五阮關，阮字並誤。常山關。〔補注〕先謙曰：寰宇通志，倒馬關在唐縣西北，漢置，名常山關。紀要，關在定州西北二百二十二里，廣昌縣南七十里。滱水注，滱水自廣昌來，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最爲深峭，故關受其名。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滱。滱水又自倒馬關南流，合大嶺水、兩嶺溪水、懸水，又東歷鴻山，疑即地道記所謂鴻上關也。滱水左納鴻上水，下入中山唐。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五萬六千七百七十一，口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四。縣十八：

桑乾。莽曰安德。孟康曰，乾音干。〔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㶟水自上谷昌平來，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㶟水又東合祁夷水、石山水，下入上谷潘。祁夷水自代來，北逕桑乾縣故城東，而北入㶟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北至桑乾入㶟，是也。一統志，故城今蔚州東北。道人。莽曰道仁。師古曰，本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爲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自涿氏來，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云，昔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爲城名。今城北有潭，淵而不流，故俗謂之爲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㶟水下入陽原。案注師古二字乃應劭之譌。一統志，故城今陽高縣東南。當城。師古曰，闞駰云，當桓都城，故曰當城。〔補注〕先謙曰，周勃斬陳豨於此，見高紀。續志後漢因。㶟水注，連水自廣昌來，北逕當城縣故城西。應劭云，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也。連水下入代。先謙案，據此闞駰乃應劭之譌，桓都下脫山作二字。一統志，故城今蔚州東。括地志，縣當常山，故曰當城。高柳。西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秦帝時，魏不害屯此，見五行志。續志後漢因。㶟水注，山海經云，雁門水出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城在平城東南六十七里，於代爲西北。雁門水又東南屈逕此隍城，又東北積爲潭，斜長二十餘里，廣十五里，敦水注之（見參合）。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陽門水，合神泉水、託台谷水。又東逕大寧郡北（後魏郡），合脩水，即山海經所謂脩水東流注於雁門水也。地理志有于延水，而無雁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脩水雁門之目，而無于延之稱。河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林，時人亦謂是水爲濼桑河也。下入上谷寧。一統志，故城今陽高縣西北，在大同府東南九十里。馬城。東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于延水即脩水，自且如來，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俗謂是水爲河頭。又東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又東南於大寧郡北（後魏郡），合雁門水（見高柳），下入上谷寧。延鄉水出馬城縣西山，下入延陵。又自延陵來，東逕馬城南，入脩水。先謙曰，雁門馬邑下顏注引太康地記，有依馬走築城之異。道元云，或以爲代之馬城，誤記紛競，未識所是也。一統志，故城今懷安縣北。班氏。秦地圖

書班氏。〔補注〕錢大昕曰，注疑有脫誤。秦地圖，蓋蕭何所收者。琅邪長廣下，奚養澤在西。秦地圖云，劇清池。班引秦地圖祇此二條。　莽曰班副。〔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濕水注，濕水自雁門陰館來，東逕班氏縣南，合如渾水，下入平邑。如渾水自雁門平城來，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十三州志云，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北。俗謂之去留城。如渾水又東南入濕水。一統志，故城今大同縣東南。紀要，渾源州西北。　延陵。〔補注〕先謙曰，戰國趙邑。趙世家有延陵鈞。韓非子有延陵生。續志後漢省。濕水注，延陵水自馬城來，東逕延陵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陵鄉，故縣也。俗指爲琦城。延鄉水又逕羅亭下，仍入馬城。據此，縣併入當城。一統志，故城今天鎮縣北邊牆外正黃旗察哈爾界中。延鄉水即西洋河。　犹氏。莽曰犹聚。孟康曰，犹音權，氏音精。〔補注〕先謙曰，說文，犹，从示，聲。代郡有犹氏縣。讀又如銀。權精切，銀，明漢魏音皆合，氏音二字蓋衍。精下不著反字，本書此例多有。漢縣名氏者，無異讀也。後人誤竄氏音二字，錢坫因云犹有權音，莫能是正矣。續志後漢因。濕水注，濕水自平邑來，東逕犹氏縣故城北。十三州志云，縣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苦力干城。濕水下入道人。一統志，故城今廣靈縣西北。紀要，在渾源州東。　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補注〕王念孫曰，寧上脫廣字。此沽及下文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沽皆當爲治字之誤。上文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即此水也。濕水注云，濕水一曰治水。又云，東左得于延水口。地理志云，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案注云于延水又東逕大寧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又東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濕水。是于延水至廣寧尚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趙氏東潛未解非矣二字之意，而改入治爲入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譌治爲沽，故道元以爲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濕水左會于延水於下洛縣故城東南。濕水即今之桑乾河。漢下洛故城在今直隸保安州西。于延水即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邊外，東至保安州入桑乾河，與水經注合。）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濕水注云，祁夷水出平舒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濕水。地理志云，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濕，是也。濕水即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此即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寧、桑乾皆治水所經，

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治之譌。先謙曰。濡水注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鎮西（後魏六鎮之一。通鑑胡注。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云當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縣也。代稱不狗名。變改校其城郭。相去遼遠。山海經云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石。脩水出焉。于延水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下入馬城。一統志于延水即東洋河。一名兆哈河。在天鎮縣北孫哈爾東南六十里。

中部都尉治。師古曰。且音子如反。沽音姑。又音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按據上應說。縣併入當城。一統志故城今天鎮縣北。

平邑，莽曰平胡。〔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北平邑。濕水注。瀔水自班氏來。東逕平邑縣故城南。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十三州志云。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北俗謂之甌貢城。瀔水又東逕沙陵南。下入孫氏。先謙案。平邑後入魏。悼襄王時。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見趙世家。一統志故城今陽高縣西南。紀要靈邱縣西北。

陽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瀔水注。瀔水自道人來。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北俗謂之比鄰州城。瀔水下入東安陽。一統志故城今西寧縣南。

東安陽，莽曰竟安。師古曰。闞駰云五原有安陽。故此加東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濕水注。瀔水自陽原來。東合安陽水。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此即章封邑。瀔水下入上谷昌平。安陽水出縣東北澤中。北俗謂之太拔迴水。自澤東南流入瀔水。一統志故城今蔚州西北。

參合。〔補注〕先謙曰。柴武斬韓王信於此。見信傳。續志後漢省。瀔水注。敦水導源西北少咸山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魏土地記云。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又東合諧水。東北入雁門水。山海經云。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雁門之水。謂斯水也（見高柳）案據應說。後漢縣併入道人。一統志故城今陽高縣東北。其左雲縣北塞外參合縣。乃後魏分沃陽置。

平舒。〔補注〕先謙曰。戰國燕地。後屬趙。見趙世家。**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補注〕先謙曰。沽當作治。說詳上。濕水注。祁夷水出平舒縣。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云。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注代水。非也。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下入代。**莽曰平葆。**〔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廣靈縣西。縣志十里平水村。南俗呼平水城。即舒之轉音字變。

代。〔補注〕

先謙曰，戰國代滅於趙，楚漢之際，趙王歇都，見項羽傳。莽曰厭狄亭。應劭曰，故代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祁夷水自平舒來，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魏土地記云，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祁夷水合關水東北流逕代城西。樹稱上郡云，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祁夷水合城內二泉，又合谿水谷水（見上谷昌平）逆水青牛淵水下入上谷昌平，逆水自寧城來，逕故代城西北入祁夷水（見昌平）。一統志，故城今蔚州東。

靈丘，〔補注〕先謙曰，戰國趙邑，敬侯敗齊於此，後入齊，與樂毅復伐取之，孝成王以封楚黃歇，並見趙世家。魏武侯伐齊至此，見魏世家。因劉破陳豨於此，見勃傳。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靈邱縣東。括地志十里。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補注〕段玉裁曰，滱水故道，本由今清苑縣東南與諸博諸水合流注易，後徙而東，不入縣境，大河之名，非志所宜有誤。陳澧曰，今靈丘縣唐河東流至文安縣西境入西淀，云入大河者，以今西淀為河水所匯也。博水、盧水、淶水入河並仿此。先謙曰，文安，勃海縣。滱水篇，滱水出靈邱縣高氏山。注云，即漚夷之水也。山海經云，高氏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東南流合溫泉水，溫泉水又東逕靈邱縣故城南，南流入峽，謂之隘門，歷南山，沿洞西轉，又南轉東屈，下入廣昌。過郡五，〔補注〕先謙曰，代、常山、中山、涿、勃海。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氏焉。臣瓚曰，靈丘之號，在趙武靈王之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滱音寇，又音苦侯反。其下並同。〔補注〕全祖望曰，職方氏注，誤以嘔夷為祁夷，而師古從之，不知此志已自了然，蓋以嘔夷即滱水，故於滱河下書曰并州川也。先謙曰，滱水注，史記趙敬侯九年敗齊于靈邱，則名不因武靈王事，如瓚注。

廣昌，〔補注〕先謙曰，涿縣，樊噲破綦毋卬尹潘於此，見噲傳。文帝發車騎材官屯焉，見五行志。易水注，南易水出廣昌縣東南郎山，據所謂閻鄉西山，下入涿，故安樊石山水出廣昌縣之樊石山，東流逕覆釜山入易水（見涿故安）。又滱水注，滱水自靈邱來，東逕嘉牙川，合南來一水，水北山行，即廣昌縣界，下入本郡常山關下。徐水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北逕南山下，入中山北平。又淶水注，淶水自上谷雊瞀來，西逕廣昌城南。魏土地記云，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即實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城，疑是城也（此道元以為非廣昌）。淶

水又西逕王莽城南，又合到劇山水，下入容城。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補注］先謙曰：容城，涿郡縣。巨馬河，舊巨馬河出廣昌縣淶山。注云：即淶水也。有二源，俱發淶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射魚城又合白澗溪水、桑谷水、紫水，又東南逕楡城，爲楡城河，又南逕蔡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干霄。淶水下入涿郡，酈注又云：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河即濡水也。（濡謂南濡）並互以明會矣。先謙案：淶水至容城，復逕定昌、東平舒二縣，方入滹沱也。過郡三。［補注］錢坫曰：過代、涿二郡，三字誤。先謙曰：併東平舒數之，則過勃海爲三郡也。行五百里。并州寖。莽曰廣平。師古曰：淶音來。［補注］先謙曰：據志，後漢改屬中山。一統志：故城今廣昌縣北。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補注］齊召南曰：班注參合當是參戶之譌。參戶，勃海縣，故下文曰過郡九。若東至參合入虖池別，同在一郡，安得云過郡九乎？且參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限隔重山，既北至參合，安能復南注勃海也。又案：虖池別見河間國弓高下，云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平舒之上脫東字。東平舒，勃海屬縣也。但曰平舒，便疑向代郡之平舒矣。王念孫曰：齊說是也。虖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間國弓高下云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是其證。段玉裁曰：毛傳，沱，江之別。說文，勃，澥，海之別。此云虖池別者，謂虖池之別，不必有河字。下文弓高下則或加河字矣。錢坫曰：從河當作別河。水經無虖池河，於二滱易巨馬諸經中雜出一二語，並疏漏也。今河上流爲虖池正流，下流則爲別河正流，爲滱水所亂，莫可考矣。水出繁畤縣東北泰戲山，西流逕縣城南，折南逕崞縣東，折東逕定襄縣東北五臺縣南，折東南出長城，逕平山縣北，獲鹿縣北，藁城縣南，真定府城南，藁城縣北，晉州南，束鹿縣西，入大陸澤，曰北泊，出澤東北流逕武邑縣北，武強縣南，至獻縣西分爲二，一流北出，逕河間府城南，文安縣南，青縣西北，大城縣南，至東安縣東，會桑乾河，一流南出，逕交河縣北，東南至靜海縣北，會桑乾河，同入於海。河北之水，惟虖池決徙無常，漸趨而南，無復舊迹矣。經過代、雁門、常山、信都、河間、勃海六郡，九郡不可晰。徐松曰：從河當作徙河。周壽昌曰：代屬幽州，此與上滱水皆引并州川，知幽并兩州地互相屬也。徙河

屬遼西郡孤蘇。唐就才至徒河入海。距唐城遼。無緣受此河。徐說非也。濁漳水注。衡漳東逕羅領縣城。趙一清云。案寰宇記引水經云。今滄州魯城縣。水經注又云。又東北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世稱盛達從藪。趙氏謂卽此志唐城縣下之從河也。壽昌謂從疑讀如從横之從。濁漳水注。衡漳。稱衡水亦稱衡河。孔安國曰。衡。横也。言漳水横流也。則從河之稱。安知非因虖池別河之徑行入海。而得此名乎。沽水直流者曰直沽。女郝水横流者曰横水。滱水東南逕由郵之曲河。皆此類。陳澧曰。今虖池河出山西繁峙縣。東南流至直隸蠡城縣。皆故道。自蠡城以東。古今異流。考本志諸水出入虖池河之地。有新市。（滋水入）東昌。（寖水入）弓高。（虖池別河首受）樂成。（虖池別水首受）東光。（虖池別水入）諸縣。皆當時虖池河所逕也。參合當作參戶。既云東至參戶入虖池別。又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各紀所過郡數。所行里數者。其水分二派也。以今地考之。自今蠡城縣。（漢新市）過武邑縣。（漢東昌）今已湮。其二派之分。蓋始於此。其至參戶入虖池別者。東一派也。勃海成平下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卽此一派。當逕今阜城。（漢弓高）交河。（漢成平）東光。（漢東光）青縣。（漢參戶）今湮。其至文安入海者。西一派也。當逕今獻縣。（漢樂成）至文安。（漢文安）今武邑縣北境虖池河。俗曰子牙河。蓋其故瀆。其自文安入海之瀆。今亦湮矣。云從河東者。漢時大河北至今天津縣入海。此水自河西絕河而過。從河之東入海。或從卽絕之譌。段鈺云。從當作別。謂虖池別河也。然別河見弓高縣下。無庸復出。此至文安入海者。必更爲一派。又滱河、博水、盧水、涞水、桃水。皆在虖池河北。志皆云入河。則漢時河水過虖池河北。虖池河入海。必東絕河水而逕。絕字草書頗從。傳寫之誤也。過郡九。過郡六。亦當有譌字。二派相去不遠。不得一派多過三郡。一派少過三郡也。先謙曰。河間樂成下。有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弓高下。有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明是二水。此志若祇稱虖池別。則文不分曉。是別下應有河字或水字。段說未審。虖池別者。受虖池河而別流。卽水決復入。當云虖池別入虖池河。不當反云虖池河入虖池別。惟此敍虖池大川正流。又不應虖池別在上。疑從當作絕。陳說是也。虖池河至參戶入虖池別。又出而絕河。至文安入海。志分敍其所過之郡及所行里數。其郡數里數不可究矣。案虖池故瀆可考見者。濁漳水篇。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注云。衡漳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卽班志魏郡武安下云。寖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池也。東昌。信都縣。）又寰宇記。深州。饒定縣。滹沱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當

山城北。又東南。爲蒲浮濟水。有渠焉。俗謂之蒲澤口。忻州秀容縣下。引注水經云。滹沱南歷忻中口。南會忻川水。水出西宮浮山東。出。虖池別瀆可考見者。滱濟水。舊濟水至樂成陵縣北別出。注云。衡漳於縣縣別出之。涭出縣北者。乃滹沱別水。分滹沱故瀆之所絡也。又云。衡漳自勃海建成下。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入清河。謂之合口。又云。白馬河上承滹沱。至武邑。入衡水。又巨馬水注云。虖池枯溝。自勃海安次。東南至泉州縣入八丈溝。又南入巨馬水。又鮑丘水注云。泉州渠故瀆上承虖池水於漁陽泉州縣。至雍奴。入鮑丘水。又寰宇記。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疑卽上白馬河）古水入虖池可考見者。濁漳水注云。漳水枝津謂之濊水。逕東平舒北注滹沱。謂之濊口。又易水注。南易水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又滱水注。滱水歷中山安國縣東分爲二水。一枝分東南。逕安國亭南。入虖沱。又巨馬水注。巨馬水於勃海東平舒城北。南入虖池。同歸於海。又寰宇記。眞定縣滋水下。引水經注云。滋水東至新市。入滹沱河。又河間縣大浦淀下。引水經注云。大浦淀下導陂澤。既弄成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當罪之百道口。九域志。定襄縣三會水下。引水經云。三會水出九原縣西。入滹沱水。逕定襄界。水經敘述滹沱原委甚詳。姑存其略於此。莽曰鹵盾。師古曰。虖音呼。池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入漢改屬雁門。一統志。故城今繁畤縣東。州志。百里。其地多鹵。故名。故城周三里有奇。

上谷郡。〔補注〕先謙曰。晉志。郡在谷之上頭。故因名焉。濕水注。秦上谷郡治沮陽。漢治蓋亦在此。溼水。纂水出上谷。注云。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東。又東逕玉石山。伏流里餘。潛源東出。下入涿良鄉。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本燕郡。見匈奴傳。爲三十六郡。爲秦道攻得。見戰國策。秦始皇二十三年。置郡見聖水注。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燕國。高帝六年屬漢。仍屬燕國。景帝後以邊郡收。莽曰朔調。屬幽州。〔補注〕周壽昌曰。後書耿弇傳。父況爲王莽朔調連率。又郭伋傳。王莽時爲上谷大尹。既有朔調。復存上谷。莽傳。大郡至分爲五。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朔調之又名上谷。亦其類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

戶三萬六千八，口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

縣十五：〔補注〕錢大昭曰，周勃傳，定上谷十二縣，是秦領縣十二。段玉裁曰，說文上谷有䣙縣，讀若蜀，今志無。

沮陽，莽曰沮陰。孟康曰，音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濕水注，濕水自涿鹿來，合清夷水，南逕馬陘山，爲落馬洪，出山謂之清泉河，下入涿鹿。清夷水自居庸來，合滄河水、靈亭水、馬蘭溪水、泉溝水、桓公泉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魏土地記曰，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入濕水。牧牛山水出沮陽城東八十里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上源也。西南流，合谷水、浮圖溝水（見夷輿），分界水下入居庸，又自居庸來，西合陽溝水，入清夷水。陽溝水自居庸來，西逕大翮小翮山南。魏土地記云，山在沮陽城東北六十里，合土亭山水，南入滄河。桓公泉水出沮陽縣東，西北入清夷水。一統志，故城今懷來縣南。泉上，莽曰塞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潘，莽曰樹武。師古曰，音普半反。〔補注〕全祖望曰，據水經注，潘乃潘字，自此志、續志、晉志、魏志俱作潘，以致今本水經注亦作潘，若非道元注引水經，則誰能蹤跡而正之。段玉裁曰，謝、全據水經河水注潘作潘，考集韻有潘無潘，潘則知潘獨據誤本水經注也。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濕水注，濕水自代桑乾來，東逕潘縣故城北，合協陽關水，下入下落。協陽關水自下落來，東北流，逕舜頭山。闞駰云，舜頭山在潘城南也。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潘泉故瀆，東北入濕。潘泉故瀆上承潘泉於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記云，下落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其泉從廣十數步，東出城，注協陽關水。一統志，故城今保安州西南。軍都，〔補注〕先謙曰，秦縣，一作運都，見絳侯世家、樊噲及本書周勃傳注。續志後漢改屬廣陽。一統志，故城今昌平州西。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補注〕王念孫曰，溫餘本作濕餘（濕，力追反），濕字作㶟，與溫之譌相亂，譌而爲溫（溫，它合反，即濕字之省），故今本水經注作溫餘水。又譌而爲溫（濕字俗書作𣹢，溫字俗書作溫，二形相似而誤），而師古濕字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

溫矣。先謙曰。路滄陽縣。趙一清云。朱彝尊日下舊聞云。後世王新等。從溫水清。章懷引水經注溫餘水以證之。因謂水經作溫不誤。譖矣。漯譌爲濕。濕又譌爲溫。水經濕餘之名。蓋上篇出累頭山之濕水。以受稱。漢昌平舊縣自有溫水。見溼水注中。豈可便以溫餘水當之。方輿紀要云。榆水一名濕餘河。或名溫榆河。即濕餘之譌也。金石文字記云。水經濕餘水。亦漯字之譌文。昌平山水記云。芹城水出芹城北。南入沙河。水經注。芹城水出北山。南逕芹城東。南注濕餘水。以此知沙河爲古濕餘水也。傳寫之訛。或爲溫水。遂更作溫餘河。本水經之濕餘河。以字相似而譌。即昌平之榆河。下流爲沙河。入順義西南。謂之西河者也。金人名縣曰溫陽。以此。先謙曰。漯餘水注。漯餘水自居庸來。故瀆東逕軍都縣故城南。又東。重源潛發。積而爲潭。謂之漯餘潭。又合易荊水。（見昌平）又東南合芹城水。下入漁陽。

居庸。有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漯餘水篇。漯餘水出居庸關東。注云。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漯餘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又歷山南。逕軍都縣界。謂之軍都關。又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下入軍都。先謙案。志係軍都下。此上溯其源也。又濕水注。清夷水出長亭南。又西北合平鄉川水。逕陰莫亭。在居庸縣南十里。下入沮陽。滄河自沮陽來。西逕居庸縣故城南。（魏上谷郡治）合眾水。下仍入沮陽。眾水出縣。下城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入滄河。陽溝水出縣東北。西南逕居庸縣故城北。下入沮陽。一統志。故城今延慶州東。紀要。東南五十里。居庸關門南北相距四十里。兩山夾峙。巨澗中流。稱爲絕險。呂覽九塞之一也。安樂。

雊瞀。孟康曰。音句無。師古曰。雊音工豆反。瞀音莫豆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濕水注。逕水出雊瞀縣東。西北流逕雊瞀縣故城南。下入代廣昌。一統志。故城今蔚州東。

夷輿。莽曰朔調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濕水注。谷水。浮圖溝水出夷輿縣故城西南。俱西南流入滄河。（見沮陽）一統志。故城今延慶州東北。

寧。西部都尉治。莽曰博康。（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甯。漯水注。于延水自代高柳來。東逕聞城南。合寧川水。又逕小寧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魏土地記云。大寧城西二十里有小寧城。于延水下入廣寧。寧川水出西北。東南流逕小寧縣故城西。入于延水。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西北。寧川水今清水河。

昌平。莽曰長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廣陽。漯水注。漯水自代東安陽來。東逕昌平縣。合溫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昌也。下入

代桑乾。谷水出昌平縣故城南。東北入鄣夾水。鄣夾水自代郡代縣來。北逕昌平郡東。（後魏置。）合逆水。（見代郡代。）下入代桑乾。湯餘水注焉。荆水自廣陽薊來。東逕昌平縣故城南。謂之昌平水。魏土地記云。薊城東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東入湯餘水。一統志。故城今昌平州東南。

廣寧。莽曰廣康。〔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廣甯。潘水注。于延水自寧來。東合鷄城川水。又逕大寧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魏土地記云。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寧城。于延水下入茹。鷄城川水三源出鷄土城西北。總爲一川。東南逕鷄土城西。又逕大寧縣西。而南入于延水。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西北。

涿鹿。莽曰抪陸。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潘水注。涿水自下洛來。東逕涿鹿縣北。合涿水。下入沮陽。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卽於是也。又東北合阪泉。又東逕平原郡南。（後魏僑郡。）東北逕祚亭北。入漯。阪泉水導源縣之東泉。魏土地記云。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泉水東北流。合蚩尤泉。入涿水。蚩尤泉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并注阪泉水。一統志。故城今保安州南。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下東作南。是。王念孫曰。樂陽當爲陽樂。入海當爲入沽。沽水注。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云。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姬子山。東南至鵰鶚堡合南河。（卽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界。尙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先謙曰。官本東東作東南。沽水注。鵰谷水二源。南卽陽樂水也。出且居縣。地理志曰。水出縣東。東南流逕大翮山小翮山北。下入女祁。陳澧云。今龍門縣。龍門水東流至赤城縣。及赤城東南之白河是也。東南流與瀾河合。莽曰久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潘水注。于延水自茹來。南逕且居縣故城南。又東南入潘。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沽。非矣。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東六十里。城周一里。

茹。莽曰穀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潘水注。于延水自廣寧來。東南逕茹縣故城北。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云。城在雞鳴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寧川。于延水又逕鷄鳴山西。魏土地記云。下洛城東北三

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亦名磨笄山，趙襄子姊代夫人於此自殺也。于延水下入且居。一統志：故城今宣化縣南。女祁，東部都尉治。莽曰祁。〔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沽水注：陽樂水自且居來，逕女祁縣故城南，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田河，又東合娭鹵水，又東南傍狠山南，又逕溫泉東，泉在山曲之中，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河，即沽水之殊稱也。一統志：故城今龍門縣東。下落，莽曰下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落作洛。云：㶟水自潘來，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記云：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有雍洛城，桑乾水在城南東流者也。㶟水又逕下洛縣故城南（後魏燕州廣甯縣，廣甯郡治）。魏土地記云：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堯祠。㶟水又逕高邑亭北，又逕無鄉城北，又合溫泉水。魏土地記云：下洛城東四十里有橋山，山下有溫泉，又東合于延水（見代且如）。下入涿鹿。協陽關水出協溪。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通代郡。關水下入㶟。一統志：故城今保安州西。

漁陽郡，〔補注〕先謙曰：據鮑邱水注，漁陽郡治漁陽縣，並沿秦舊。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北二千里。秦置。〔補注〕先謙曰：鮑邱水注：始皇二十二年置。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燕國。高帝六年屬漢，仍屬燕國。孝景帝後以邊郡收。莽曰北順。〔補注〕錢大昭曰：右北平莽改北順，此必不同。閩本作通路，當從之。宋一新曰：汪本作通路。先謙曰：官本作通路。御覽州郡部入同。鮑邱水注作通路。此北順涉下右北平而誤。屬幽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六萬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六。

縣十二：〔補注〕錢大昭曰：周勃傳定漁陽二十二縣，與此文不同，疑彼傳衍二字。燕領縣亦止十二。

漁陽，〔補注〕先謙曰：秦縣。始皇時發閭左戍之，見紀。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補注〕先謙曰：沽水篇：沽河從塞外來。注云：沽水出禦夷鎮西北九十里（城在居庸縣西北二百里，本名俟斷城，

魏太和中更名。）丹花嶺下。東南流。合大谷水。南出峽。合乾溪水。又西南逕赤城東。爲赤城河。又東南合鹽谷水。（卽陽樂水。見上谷且居。）高峯水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漁水、爆山水。下入安樂。漁水出縣東南平地泉。流西逕漁陽縣故城南。應劭云。在漁水之陽也。考諸地說。則無聞爆水。尋川則有。自今城在斯水之陽。有符應劭漁陽之名。當謂此。漁水又西南入沽水。爆山水出漁陽城南小山。西南入沽水。齊召南云。沽河今密雲縣潮河。出古北口外。南流至縣南境。及縣南之白河是也。行七百五十里。有鐵官。莽曰得漁。（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鮑邱水注。鮑邱水自獷平來。東南逕漁陽縣故城南。下入狐奴。一統志。故城今密雲縣西南三十里。漁水在縣南。狐奴。莽曰舉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鮑邱水注。鮑邱水自漁陽來。西南歷狐奴城東。入沽河。亂流而南。下入路。又沽水注。沽水自安樂來。西南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縣故城西。又合陽重溝水。又合濕餘水。又合鮑邱水。世所謂東潞也。下入路。陽重溝水出狐奴山南。轉逕狐奴城西。側城南。注沽水。又濕餘水注。濕餘水自安樂來。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南。東入沽河。地理志曰。濕餘水東至路。南入沽。是也。一統志。故城今順義縣東北。路。莽曰通路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潞。沽水注。沽水自狐奴來。南逕潞縣。爲潞河。魏土地記云。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下入雍奴。又鮑邱水注。鮑邱水自狐奴來。至潞縣。入潞。通得潞河之稱矣。合高梁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入夏澤。澤南紆曲。諸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下入雍奴。高梁水自廣陽薊來。東至潞縣。入鮑邱水。一統志。故城今通州東。雍奴。（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㶟水自廣陽薊來。東至雍奴縣西。入笥溝。笥溝。潞水之別名也。㶟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散漫難尋。故俗諺云。高梁無上源。清水無下尾。先謙案。本志㶟門陵節下云。㶟水東至泉州入海者也。又沽水注。沽水自路來。東南至雍奴縣西。爲笥溝。㶟水入焉。俗謂之合口。下入泉州。又鮑邱水注。鮑邱水自路來。南至雍奴縣。自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出。今笥溝水斷。衆川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合泃河。（見平谷。）泉州渠水、庚水。（見右北平無終。）又逕右北平縣故城南。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北平既治無終。不得別爲一城。此蓋後移治。）鮑邱水又合巨梁水。自是水之南。南極滹沱。西至泉州雍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條分。往往

逕蓮東入於海。庚水自右北平無終來。世亦謂之柘水。南逕燕山下。又逕北平城西入鮑邱水。謂之柘口。先謙案。本志無終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者也。泉州渠水自泉州來。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百二十里。自虖池北入其下。歷水澤百八十里入鮑邱水。（曹操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今無水。又潞水注。新河故瀆自雍奴縣。承鮑邱水東出。曹魏與泃口俱導以通海。世謂之新河。東北絕庚水。下入右北平。一統志。故城今武淸縣東。縣志。邱家莊東距白河七十里。

泉州。有鹽官。莽曰泉調。〔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此云有鹽官。未知孰譌。沽水注。沽河自雍奴來。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與淸、淇、漳、洹、滱、易、淶、濡、沽、虖池同歸于海。又淇水注。淸河自勃海章武來。東北至泉州縣北入虖池。水經曰。笥溝東南至泉州縣。與淸河合。自下爲派河尾也。又東泉州渠出焉。淸河下入勃海高成。又鮑邱水注。泉州渠故瀆上承滹沱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爲名。北逕泉州縣東。下入雍奴。又巨馬水注。八丈溝水自勃海安次來。東南逕泉州縣故城西。又南右合滹沱河故瀆。滹沱河故瀆自安次來。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入巨馬河。（見勃海東平舒。）又易水篇。易水東逕泉州縣南。東入於海。注云。南易水自勃海文安來。經濡水之所歷。沿次注海也。一統志。故城今武淸縣東南四十里。

平谷。〔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鮑邱水注。泃河水自右北平無終來。逕平谷縣。屈西南流。合獨樂水、盤山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合泃河。又南逕絳城東。合五百溝水。又東南逕臨泃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出入鮑邱水。（見雍奴。）獨樂水出北抱犢固。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入泃。泃水自厗奚來。東南流逕平谷縣故城西。入泃。五百溝水出七由北。東逕平谷縣之絳城南入泃。一統志。故城今平谷縣東北十二里城子莊。

安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濡餘水注。濡餘水自上谷昌平來。東南逕安樂縣故城西。下入狐奴。又沽水注。沽水自漁陽來。南逕安樂縣故城東。俗謂之西潞水。下入狐奴。又濡水注。五渡水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水三會成也。五渡水南入濡。高石水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三會城南入濡。（見白檀。）一統志。故城今順義縣西南。

厗奚。莽曰敦德。孟康曰。厗、音題。字或作蹏。〔補注〕王念孫曰。厗皆當爲虒。虒、厗二字。皆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虒字或作厎。形與厗亦相亂。（案古語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蓋俗書虎字作𧆞。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經傳相承。嗁字作啼。蹏字作蹄。皆其類。然則虒

奚之作厗奚，當亦是傳寫者以厗為虒，因譌而為厗矣。）故虒誤作厗。郡國志、鮑邱水注並作傂奚，傂字以虒為聲，則漢志之本作虒奚甚明。集韻厗虒二字並田黎切，厗字注引說文，唐厗石也，虒字注云，虒奚縣名，是厗字自為唐厗石，而虒字則為虒奚縣，作厗奚者誤也。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虒奚縣。又引漢志，虒奚屬漁陽，虒音題，則宋本尚不誤。先謙曰，王說是也。王云或作蹄，是本作傂，誤為蹏，再誤為蹄也。續志，後漢因。鮑邱水注，鮑邱水自濡縣來，南逕傂奚縣故城東，下入獷平。溫河水出北山，山在傂奚縣故城東南。溫水東南逕博陸故城北，又屈逕其城東，武帝封霍光為侯國。溫水下入平谷。一統志，故城今密雲縣東北口外獷平城東北。

獷平。莽曰平獷。服虔曰，獷音鞏。師古曰，音九永反，又音獷。〔補注〕先謙曰，官本獷作鑛。說文獷從犬廣聲。漁陽有獷平縣。續志，後漢因。鮑邱水注，鮑邱水自厗奚來，西逕三城，為三城水。西南逕獷平縣故城東，又南合三城水，下入漁陽。三城水出白里山，西北流合石門水，西南逕獷平城東南，右注鮑邱水。一統志，故城今密雲縣東北，在潮河西，近古北口地。

要陽。都尉治。莽曰要術。師古曰，音一妙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濡水注，要水出塞外三川，北蠻謂之大要水，東南流逕要陽縣故城東，下入白檀。一統志，故城今承德府西，古白檀城西北。地形志要陽縣有檀花山，在順義，乃僑置，非漢縣。

白檀。〔補注〕先謙曰，縣見李廣傳。洫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洫音呼鵙反。〔補注〕齊召南曰，宋本經注引此文云濡水，是古本作濡字也。然師古注洫音呼鵙反，則唐初本已作洫字。錢大昕曰，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濡水所經。濡溼古今字，則無洫水之名。王念孫曰，白檀塞外之濡水，字本作溼，从水㬎聲。㬎、俗作耿，故溼從耿聲，而音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音儒）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漆，不言出漁陽白檀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經、溼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需（易需卦釋文曰，需字從雨重而者非。）與㬎相似，故從㬎之字多譌從需（若㒋之為儒，擩之為擩，碝之為礝，蝡之為蠕，皆是。）溼水之為濡水，猶士喪禮溼棄于坎之溼，大都譌作濡也。㬎與洫字形相似，故溼譌為洫。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為洫矣。（世人多見濡，少見溼，故溼水字今皆作濡。此溼字若不譌為洫，則後人亦必改為濡矣。）又考水經注，濡水亦名難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蓋其字本從㬎聲，故聲與難相近。（溼

水亦名難水，狄有并薩罪之願，而字或作甝也。）今人謂之灤河，鑿與臾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鑿、奴官切，水名，在遼西肥如。或作濡（類篇同）云濡水在遼西肥如，即本於漢志，而又云或作潞，則仍爲俗本所誤，然以濡爲正文，而以潞爲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先謙曰：濡水篇濡水自塞外來，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合成一川，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北流，左合逕渦水，右合汙水，又北逕沙野西，又逕箕安山東，又東北逕林山北，又逕孤山南，合呂泉水，盤泉水，又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左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中也。又合要水、柴頭水、武列水、五渡水、高石水，（並見安樂）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度濡水，向林蘭陘東至青陘，濡水又南合黄洛水，東南合洛水，又屈而流，左得去潤水、敖水，下入遼西令支。要水自要陽來，東南流逕白檀縣入濡。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承德州西古北口東北百四十里。後魏密雲郡白檀縣治，漢厗奚城北齊省白檀入密雲。府志：密雲縣有漁陽螺山，則在故漁陽縣界，並非厗奚故治矣。一統志稱云金志興州興化縣有白檀鎮，泰和三年，升爲宜興縣，此亦白檀縣也。明統志謂白檀縣在密雲南，有白檀山，非漢縣。

滑鹽，莽曰匡德。應劭曰：明帝改名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鮑邱水注：鮑邱水出禦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爲大榆河，又逕傂奚東南九十里之西密雲戍西，又南合道人溪水、孟廣硎水、白楊泉水、龍芻溪水，又東南出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合北溪水，南流爲鮑邱水，下入傂奚。北溪水出縣北廣長壍南，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漢明帝改曰鹽田，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南入鮑邱水。案據此，酈注鹽下脫田字。一統志：故城今承德府西南，杷要薊州平谷縣西北。

右北平郡。（補注）閻若璩曰：鮑邱水注，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漢李廣爲郡於此縣。又案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剛，是北平郡治先平剛而後無終矣。先謙曰：前漢右北平治當在平剛。續志，後漢治土垠。劉注，雒陽東北二千三百里。宋琬云：括地志，漁陽郡東南七十里，有右北平城，當在今薊州玉田縣界。此後漢之右北平也。若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此前漢之右北平，而李廣之所守也。射虎石道元書玉田無終之間，是以後漢之右北平爲李廣所治，與注中東越晉陸之說自相矛盾。

水注。新河故瀆自漁陽雍奴來。東北出。逕右北平。絕巨梁水。下入昌城。秦置。〔補注〕先謙曰。鮑邱水注。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燕國。悉分爲遼東國。六月復故。高帝六年。屬漢。仍屬燕國。景帝後以邊郡收。莽曰北順。

屬幽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

縣十六。〔補注〕錢大昭曰。樂鎭縣亦止十六。見周勃傳。

平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濡水注。庚仲初注揚都賦。言盧龍山在平岡城北。殊爲孟浪。遠失事實。余案盧龍東越靑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平岡即平剛。魏志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剛。登白狼。望柳城。平岡在盧龍東北。遠矣。仲初言在南。非也。紀要。故城在營州故城西南五百里。無終。故無終子國。〔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無終爲故無終子國。證以史記范雎傳。昭國語注。水經注。魏土地記。無終之爲今玉田縣。無可疑者。然左傳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請和諸戎。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漢書樊噲傳。擊陳豨。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則去玉田千餘里。豈無終國先在雲中代郡之境。而後遷右北平歟。趙一淸云。顧說是也。不然。右北平去太原東北二千餘里。嘉父安得遠涉而與晉和。先謙案。無終一作無窮。終窮字通。史記云。至之代北。至無窮也。遂東王韓廣。郡國志。擊殺廣於此。見項羽傳。縣人徐樂見本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薊州治。舊以玉田縣爲古無終。考玉田乃唐初析置之無終。非漢縣。浭水西至雍奴入海。〔補注〕先謙曰。浭水即庚水。雍奴。漁陽縣。言入海者。合鮑邱水以入海也。鮑邱水注。庚水自徐無來。至縣合灅水。下入雍奴。過郡二。〔補注〕先謙曰。右北平。漁陽。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補注〕先謙曰。鮑邱水注。灅水自俊靡來。東南逕石門峽。爲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灅水又合藍水。西南入庚水。地理志曰。灅水南至無終東

入庚者也。藍水出北山，東流屈而南，逕無終故城東。魏土地記云，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藍水又南入灅水。沽河出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下入漁陽平谷。一統志以水經注藍之沽河即淶水，還鄉河乃巨梁水，遵化州西之沙河則灅水也。 石成。〔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作石城。先謙曰，戰國趙地，秦拔之，見趙世家。續志後漢省。大遼水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石城川水下入廣成。一統志，故城今口外大甯故衛界，其灤州西南石城故城乃遼置，非漢縣。 廷陵。莽曰鋪武。〔補注〕朱一新曰，汪本廷作延。誤。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補注〕先謙曰，說文作浚靡。鮑邱水注，灅水出浚靡縣，東南流，世謂之車軬水。又合溫泉水（見徐無）下入無終。一統志，沙河在今遵化州西，源出州北，凡分十二派，與湯泉合，即古灅水也。舊志以沽河爲灅水，非。魏瑤因云，灅水自州西北十五里黏魚石關入口，東經溫泉，注所云溫泉水也。又東逕南十五里曰水門口，注所稱石門峽也。又西南入梨河，即庚水也。庚水既得灅水，又稍西，淋河南入之，淋河即藍水也。潮河合洵水入之，潮河即鮑邱水也。又東，還鄉河西南入之，注所謂巨梁水也。還水俗呼梨河，還梁一聲之轉，因使所入之庚水冒稱梨河，而巨梁水冒稱庚水，皆誤。 莽曰俊麻。師古曰，灅音力水反，又音郎賄反。〔補注〕宋祁曰，灅當作㶟。先謙曰，灅水从水纍聲，與㶟迥別，宋說誤。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遵化州西北。 資都尉治。莽曰裒睦。師古曰，音才君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徐無。莽曰北順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鮑邱水注，庚水出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合黑牛谷水、沙谷水，逕徐無縣故城東。魏土地記云，右北平城東北百一十里有徐無城。庚水又西南合周盛溪水，下入無終。周盛溪水出徐無山，東南入庚。溫泉水出北山溫溪。魏土地記云，徐無城東有溫湯，其水南流百步，伏流入地，水盛則通注灅水（見俊靡）。一統志，故城今遵化州西。 字。〔補注〕錢坫曰，疑即城子谷口，古子字聲同通用，在今山海關西北邊城外。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渝水出東。〔補注〕先謙曰，紀要，榆水在城子谷，今曰榆河，亦曰右河。提綱，榆水兩源出北邊城外，一東北自城子谷口西南流入，一西北自義苑口東南流入，至石門寨東北合流，又東南經山海關城之西南入海。 土垠。

師古曰。埧音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鮑邱水注。巨梁水出土垠縣北陳宮山。西南流逕觀雞山。爲觀雞水。水東有觀雞寺。又西南合區落水。又南逕土垠縣故城西。合寒溱水。溜于水。五里水亂流入鮑邱水。區落水出縣北山。寒溱水出縣東北。溜于水出東北山。西南流逕土垠縣故城東。並入巨梁水。一統志。故城今豐潤縣東十里。南對城是其窮塁之土垠城。後魏廢置。

白狼。莽曰伏狄。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大遼水注。白狼水出白狼縣東南。北流。下入廣成。又自廣成來。北逕白狼縣故城東。又東合方城川水。下入遼西交黎。耙要故城在營州故城西南。白狼山亦在西南。一統志。曹操登白狼山望柳城。其山嶇高峻。可縱覽二百里之遙。今喀喇沁左翼東三十里白鹿山近之。柳城今土默特右翼西京故蘇巴爾漢城。

夕陽。有鐵官。莽曰夕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灤州西南。燕慕容寶封高雲爲夕陽公。即此。

昌城。莽曰淑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濡水注。新河故瀆自右北平縣來。東北逕昌城縣城北。又東分爲二。一枝瀆東南入海。一自枝渠東出。下入遼西海陽。一統志。故城今灤州西南。

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補注〕先謙曰。揭當爲碣。從志例。成下當有禹貢二字。大字蓋衍。說文作碣。云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河水注。昔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云。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漢王璜云。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又禹貢山水澤地篇。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云。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秦始皇漢武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先謙案。驪成故縣地。說家皆失所在。班志遼西絫縣下但有揭石水。不言有揭石山也。自武紀文穎注云。碣石在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碣石著海旁。始與班異。後之言碣石者。不得驪成所在。皆從穎說矣。餘見遼西絫下。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輿地廣記。碣石城縣。故驪成也。孝石城在今灤州。則驪成當在今樂亭縣。志有古城在縣西南三十里。疑即是。然今縣境實無碣石山也。

廣成。莽曰平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大遼水注。白狼水自白狼來。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

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合石城川水。下仍入白狼。石城川水自石城來東北入廣成縣東入白狼水。聚陽。莽曰篤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平明。莽曰平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遼西郡。秦置。〔補注〕先謙曰。寰宇通志。遼西故城在今永平府治東一里。西漢爲郡於此。遺址尚存。紀要。城在今永平府治東。杜佑謂盧龍縣西有遼西故城。漢郡治此。後廢。案盧龍爲漢肥如縣地。漢遼西郡治且慮。後魏始治肥如。通典所言。或後魏郡治也。先謙案。濡水注。地理風俗記云。陽樂。故燕地。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則是自秦至漢。以陽樂爲郡治。不獨後漢治陽樂也。蓋疑其未確。續志劉注。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遼東國。六月復故。高帝六年。屬漢。仍屬燕國。景帝後。以邊郡收。有小水四十八。幷行三千四十六里。〔補注〕錢大昭曰。當有莽曰令支四字。何以知之。鴈門郡莽曰填狄。其屬縣狄則曰填狄亭。代郡莽曰厭狄。其屬縣代則曰厭狄亭。上谷郡莽曰朔調。其屬縣夷輿則曰朔調亭。漁陽郡莽曰通路。其屬縣路則曰通路亭。右北平莽曰北順。其屬縣徐無則曰北順亭。今遼西屬縣惟令支莽曰令氏亭。亦其例也。屬幽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

縣十四。〔補注〕錢大昭曰。釋侯詳究。定遼東遼西二十九縣。今地理志遼東西有三十二縣。與史記不同。蓋後有析置。

且慮。有高廟。莽曰鉏慮。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慮音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遼史地理志。興中府閭山縣。本漢且慮縣。盧閭音近。字變閭。以山名。然則且慮是山也。又遼山城在錦州故城西。故且慮縣地。紀要。故城今永平府東。海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要。故城今灤州西南。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綏虛水皆南入海。〔補注〕先謙曰。濡水注。龍鮮水出新安平縣西北。世謂之

馬頭水。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封大水自新安平來，合龍鮮水，亂流南會新河，入於海。地理志曰，封大水於海陽縣南入海也。緩虛水自令支來，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注海。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也。新河故瀆自右北平昌城來，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又東出海陽縣，合緩虛水，又合素河水，又至九過口，分爲二，一南注海，一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齊封搖毋餘爲侯國。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合洧水，又南流十許里，西入九過注海。又東絕清水，下入素，素河水自令支來，合新河，謂之白水口。清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入新河。一統志，龍鮮水蓋今陡河，封大水蓋宜興河，緩虛水蓋沙河。　有鹽官。〔補注〕錢坫曰，王尊傳，尊補遼西鹽官長。　新安平。〔補注〕先謙曰，水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濡水注，封大水出新安平縣，西南流逕新安平縣故城西，又東南流，下入海陽。緩虛水出新安平縣，東北謂之大籠川，下入令支。一統志，故城今灤州西。　夷水東入塞外。〔補注〕先謙曰，水經注不載。入塞爲出之譌。陳澧云，今蒙古喀爾喀左翼搗楞木河，東流至科爾沁左翼爲漢塞外地，又南入大遼水。大遼水之西惟此水東流，疑即夷水也。　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補注〕先謙曰，馬首山未詳。陳澧云，今蒙古土默特左翼某拉特河，北流入澤中。大遼水以西惟此水入澤，當是參柳水也。　西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即後魏及唐之營州，遼金之興中府，在今錦州邊界。　令支。〔補注〕錢坫曰，齊世家作離支。離、令聲相轉。呂氏春秋，九塞有疵塞，淮南子作令疵。高誘云，令疵在遼西，亦即此。支、疵聲相近，皆通用。　有孤竹城。〔補注〕先謙曰，孤竹，不令支，皆見王會解，亦見齊語，無不字，是其先二國也。爾雅作觚竹。一統志，孤竹山在盧龍縣西，孤竹城在其陰。　莽曰令氏亭。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令音鈴。孟康曰，支音秖。師古曰，令又音郎定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濡水注，緩虛水自新安平來，東南逕令支城西，下入海陽。素河水出令支縣之藍山，下入海陽。濡水自漁陽白檀來，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魏土地記云，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水，濡水下入肥如。玄水自肥如來，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世謂之小濡水，非也。一統志，故城今遷安縣西。　肥如。〔補注〕先謙曰，高帝封蔡寅爲侯國，見表。　玄

水東入濡水。〔補注〕段玉裁曰、濡乃𣻑之譌。集韻、𣻑、奴官切、水名、在遼西。類篇亦同。是知宋初班志之非舛未誤。丁度溫公所據可考也。至脫脫宋史、乃易其字爲灤、易其音爲盧丸切、而𣻑之音義亡矣。𣻑訓熱水、水經注武列水入𣻑水、武列卽熱之反語。其地多溫泉、𣻑之所以得名也。先謙曰、濡水注、玄水出肥如縣東北玄谿、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謂之肥如水。應劭云、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故曰肥如也。西南流、右會盧水。溫水下入令支。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肥如縣南十二里、二水之會也。溫水出肥如城北、西入玄。先謙案、孤竹城在令支肥如二縣界、濡水亦逕肥如、故志稱濡水之委於此。一統志、玄水今白洋河、出偏山之陰、繞故龍縣城東北、西入青龍河。陳澧云、今遷平縣以西之沙河、東南流至縣東境合熱河、卽玄水也。濡水南入海陽。〔補注〕先謙曰、陽字當衍。此著濡水之委、但云南入海而已。海陽又非其入海處也。濡水注、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注云、濡水自令支來、自孤竹城東南、逕西鄉北、合新漢水、又逕故城南、分爲二北水、枝出爲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合新河故瀆（見絫）下至絫縣入海、不逕海陽西。蓋據酈注耳。孤濡水出城東北、東入濡水。陳澧云、今承德府熱河出蒙古喀喇沁右翼西南境、南流至府南境、及府南之灤河、東南流至樂亭縣入海。卽濡水也。又有盧水、南入玄。〔補注〕先謙曰、濡水注、盧水出肥如縣東北沮溪、南流爲大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又西南合小沮水、爲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大沮小沮、合而入於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南入玄也。一統志、盧水今青龍河。陳澧云、今遷平縣北境宜孫河、南流入灤河、卽盧水也。水經注、言濡水西北流、又北流、東北流、東流、東南流、與今灤河上源自獨石口外西北流、屈而東南流正合。但灤河上源既爲濡水、則其西別無二水可當玄水盧水者。蓋元以來指玄水西入濡水、而以志言玄水東入濡亦者爲自東而注矣。今以遷平縣灤河東流、而宜孫河南流注之、與志言玄東入濡、盧南入玄正合。故知灤河爲玄水、宜孫河爲盧水、而熱河爲濡水之源也。莽曰肥而。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也。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補注〕宋祁曰、入玄當作入濡。全祖望曰、宋祁乎作濡、妄也。錢坫曰、古而知字通用。先謙曰、肥訛以濡水注駁之。（引見上。）似顏引不全。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盧龍縣西北三十里。賓從。莽曰勉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遼東屬國。

作賓徒晉志同此作從誤通鑑晉趙王倫貶吳王晏爲賓徒縣公秦苻堅封慕容垂賓徒侯並取此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徒音近而誤遼史作賓從沿漢志傳寫之誤紀要遼大定府長安勸農富庶歸化四縣並在今大寧衛東南皆漢賓徒縣地

交黎 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 〔補注〕先謙曰大遼水注渝水自臨渝來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邱城西又東南入海地理志渝水自塞外南入海也先謙案志書首受者皆必有所受之水今言首受塞外大爲不詞據酈注首受塞外作自塞外是也渝水今大淩河自土默特右翼東流至義州又南入海合下臨渝注觀之知首受二字爲衍誤文矣

東部都尉治莽曰禽虜 應劭曰今昌黎師古曰渝音喻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據應說後漢爲昌黎而續志無交黎亦無昌黎惟遼東屬國下云昌遼故天遼屬遼西此志無天遼縣竊以爲昌遼卽昌黎遼黎雙聲變轉後書安紀作夫黎鄧單傳作扶黎夫扶一字明天乃夫之誤交黎改夫黎又改昌黎遼黎一字故續志云昌遼故夫遼屬遼西也續志後漢遼東屬國都尉治此劉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大遼水注白狼水自右北平白狼來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合蒿平川水自脅水又逕龍山西又北逕黃龍城東魏土地記云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是也又東北合濫眞水又東分爲二一下入臨渝一東北出塞爲白狼水下入遼東房紀要故城今錦州故城東南百七十里晉爲棘城縣

陽樂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郡治渝水注陽樂水出東北陽樂縣溪魏土地記云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西南入沮水爲陽口

狐蘇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唐就水至徒河入海 〔補注〕先謙曰寰宇記彭盧水一名唐就河水卽唐就水也後魏風土記云水至徒河入海與地平故曰平盧一統志故城今撫寧縣西爲彭盧陳澧云今蒙古土默特右翼小淩河東南流至錦縣入海疑卽唐就水

徒河 莽曰河福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遼東屬國一統志故城今錦州西北劉昭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卽徒河也據遼志天定府神水縣是其地

文成 莽曰言虜 〔補注〕先謙曰司馬相如傳文成顚歌是也續志後漢省遼志中京松山縣本文成縣地

臨渝 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 〔補注〕先謙曰

大遼水注白狼水自突篆來東分爲二水右水疑卽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也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世以爲河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渝水又南流東屈合檣倫水下入突篆先謙案塞外止當言出不當言入說文渝水在遼西臨渝東出塞明班志入爲出之譌一統志云酈注所言白狼水道今不能一一考證但今塞外入遼之水惟老哈河合西喇木倫河老哈河東北流經黃龍府城之北與水經注合所指時白狼之名尚在至遼金時爲土河陳澧云遼河以西之水東流屈南入海者惟大淩河故知爲渝水大淩河首受西境阿喇善河巖巴爾噶圖河塞因台河和爾圖河諸水東流至土默特右翼所謂首受白狼東出塞外也又東流至義州邊復入塞內矣。

又有侯水北入渝。（補注）先謙曰大遼水注檣倫水（引見上）並戎方之擬名疑卽地理志所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云侯水南入渝地理志並言自北而南也又西南流注於渝陳澧云今大淩河之源曰喇木倫水北流與西境阿喇善河諸水合卽侯水也今圖其北入大淩河之水惟大淩河源北流故知爲侯水矣。

莽曰馮德。師古曰馮讀曰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謂漢臨渝縣所改石城有臨渝故城在縣北今考無的據。

絫下官水南入海。（補注）先謙曰濡水注新河自海陽來東絕清水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迤爲北陽孤淀又東會於濡孫星衍、錢坫以爲卽下官水下木究字形相亂一統志舊志下官水卽濡河案在今昌黎縣東二十里源出仙巖頂後東南流合飲馬河入海先謙案舊志說亦可據。

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補注）先謙曰卽下官水也官上疑奪下字單稱官則不詞一統志舊志云揭石水今急流河賓水今飲馬河案急流河在今昌黎縣西門外一名西沙河源出龍灘下流至縣西南里許合飲馬河飲馬河在昌黎縣南五里源出盧龍縣界碣石山中東逕西安山下又東與深江河合流爲沙河又東合蒲河入海。

莽曰選武。師古曰絫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武紀文穎注縣併入臨渝濡水注濡水自肥如來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漢武帝登之以望巨海勒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狀韋昭亦指此爲碣石也一統志故城今昌黎縣南。

遼東郡，秦置。〔補注〕先謙曰：大遼水注：襄平，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後漢亦爲郡治。前漢志同。續志劉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全祖望云：楚漢之際，爲燕國，尋分爲遼東國，六月，復故。高帝六年，屬漢，仍屬燕國。景帝後，以邊郡收。屬幽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又遼東屬國下云：故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房六城，治昌遼，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屬同。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

縣十八：

襄平，〔補注〕先謙曰：戰國燕時築此城，自遼陽至此，見匈奴傳。高帝封紀通爲侯國，見表。有牧師官。莽曰昌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郡治。大遼水注：大遼水自望平來，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下入遼隊。又小遼水注：小遼水自遼陽來，西南逕襄平縣，爲淡淵，下入遼隊。遼志爲廣州、瀋州、錦州、貴德縣、東平縣。金志爲咸平府銅山縣。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北。盛京通志：遼陽城西北隅，故定遼左右後三衛治。新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唐志爲安東都護府。金志遼濱縣有新昌鎭。一統志故城今海城縣東。無慮。西部都尉治。應劭曰：慮音閭。師古曰：即所謂醫巫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又分爲遼東屬國屬縣，下注云：有醫無慮山。遼志顯州奉先縣，本漢無慮縣，即醫巫閭。又乾州奉陵縣，並無慮縣地。一統志故城今廣甯縣治。又義州亦無慮縣地。醫無閭山在縣西十里，高十餘里，周二百四十里。望平。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補注〕先謙曰：大遼水注：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海內東經郭注作塞外衛皋山，白平二字係皋之誤）。注云：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望平縣西，下入襄平。案大遼水，山海經作潦水，一統志即句驪河，案今名巨流河，句巨、驪流，音轉字變。行千二百五十里。

莽曰長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悅作說。續志後漢因。遼志：遼陽府析木縣，顯州山東縣，漢望平縣地。一統志：故城今廣甯縣東北。

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遼東屬國。大遼水注：大遼水自遼隊縣來，東南過房縣西，右會白狼水，下入安市。白狼水自遼西交黎來，東南流至房縣，注於遼。魏土地記云：白狼水下入遼也。一統志：故城今廣甯縣東南。考後漢遼東屬國六城，昌黎、賓徒、徒河，舊屬遼西，無慮縣屬遼東，亦在遼水之西，不應房縣獨在水東，如在水東則去遼東郡治甚近，且與安市、平郭接壤，何獨析隸屬國，蓋房與險瀆皆遼水西濱河海之地，水經西字乃東之譌。

候城，中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又分為玄菟屬縣。後齊陳暉傳為玄菟候城障尉，卽此。

遼隊，莽曰順睦。師古曰：隊音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小遼水注：小遼水自望平來，西南逕遼隊縣，入大遼水。又大遼水注：大遼水自望平來，南逕遼隊縣故城西，下入房。遼志：遼陽府仙鄉縣，本漢遼隊縣，又順州遼隊縣地。一統志：故城今海城縣西。

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補注〕先謙曰：小遼水注：大梁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遼陽，入小遼水。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其水西南流，故渠之為梁水也。小遼水自玄菟高句驪來，逕遼陽縣，合大梁水，下入襄平。一統志：大梁水今太子河，在遼陽州北十五里。國語曰塔思哈河，字音譌變為太子河，又名東梁河，出古林巖穆禪山，自遼子峪東入邊，西南流至州西北入渾河。陳澧云：至遼陽當作至遼隊。此水源委若皆在遼陽縣，則不當書所至也。

莽曰遼陰。〔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玄菟。一統志：故城當在今遼陽州西北界，承鑑：遼陽之閒梁水渾河交會之處，今遼陽州則遼金之遼陽也。

險瀆，應劭曰：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此自是險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浿音普大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遼東屬國。一統志：在遼東之西境，故城今廣甯縣東南。遼志以集州為漢險瀆縣，非是。

居就，〔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西南。紀要：海州衛東北。遼志：遼陽府鶴野縣，漢居就縣地。

室僞山，室僞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補注〕先謙曰：梁上脫大字。一統志：渴河在遼陽州東南五十二里，源出分水嶺，北流入太子河。分水嶺疑卽室僞山，渴河疑卽室僞水也。陳澧云：今遼陽州沙河

出千山。北流至州西北境入太子河。高顯。〔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玄菟。安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大遼水。經大遼水東過安市縣。西南入於海。注云大遼水自房來至縣。十三州志云大遼水自塞外西南至安市入於海。遼志鐵州建武軍。本漢安市縣。一統志故城今蓋平縣東北。武次。東部都尉治。〔補注〕先謙曰。武帝時涉何爲遼東東部都尉。見朝鮮傳。莽曰桓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紀要故城在遼東都司北。平郭。有鐵官。鹽官。〔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鐵。新唐志自安東都護府西南至建安三百里。故平郭縣也。遼志遼陽府與遼縣。漢平郭縣地。一統志故城今蓋平縣南。今奉天府各州縣皆有鐵出產。西安平。莽曰北安平。〔補注〕何焯曰。涿郡有安平。故此加西。留川知東。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魏氏春秋云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因名之小水貊。案即吳志所謂安平口也。新唐志安東府南至鴨淥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西安平縣也。遼志爲上京臨潢府。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城東。文。莽曰受亭。〔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文作文。宋一新曰。汪本作文。先謙曰。官本作文。是。後漢因。續志作汶。紀要故城今蓋州衞西。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外。西南入海。番音盤。師古曰。沛音普蓋反。汗音寒。〔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無應下十二字。則番音盤似並自音矣。並是。宋一新曰。汪本無沛下九字。應注汗水作沛水。汪遠孫云。九字乃注語。毛本誤入正文。又重出應注。惟沛作汗是也。顏注又爲沛字作音。殊不可解。案說文。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從水市聲。大徐本說文沛音普蓋反。玉篇沛。滂蓋切。水出遼東塞外。宋重修廣韻十四泰。沛。普蓋切。水名。出遼東。音與顏同。則此志沛水非誤字。亦非衍文也。應注云云。蓋別申一義。以釋番汗所由得名。與班注不相蒙。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要漢元封三年。置眞番郡。茂陵書云。郡治霅。昭帝時幷入樂浪。霅縣。志不載。徐廣云。遼東郡有番汗縣。故城疑即眞番也。陳澧云。今朝鮮國博川城大定江。西南流入海。蓋沛水也。馬訾水不出塞外。此水出塞外。必更在馬訾水之東。馬訾水至西安平入海。西安平屬遼東。今鴨淥江入海處爲漢遼東地。大定江距鴨淥江入海處不遠。亦當爲遼東地。又其水西南入海。故知爲沛水也。沓氏。應劭曰。氏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補注〕徐松曰。應注

氏水也。蓋以沓水得名。地之以山氏者、若猨氏、乘氏、以水氏者、若涅氏、泫氏。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氏水作沓水。朱一新曰、汪本作沓水。先謙曰、官本作沓水。案說文、沓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曰。遼東有沓縣。據此、說文無氏字。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界。紀要、金州衞東南、縣西南臨海、謂之沓渚矣。志、孫權謀討公孫淵、陸瑁諫曰、沓渚去淵、道里尚遠。蓋泛海至遼沓渚北登涉之所也。魏景初三年、以沓氏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因置新沓縣於濟南郡矣。

玄菟郡。〔補注〕先謙曰、大遼水注、高句驪、武帝平右渠、置玄菟郡於此。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北四千里。 武帝元封四年開。〔補注〕王念孫曰、四年、遼水注作三年、是也。武紀、朝鮮傳並作三年。（史記朝鮮傳、漢紀並同。）樂浪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高句驪。莽曰下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眞番、朝鮮胡國。〔補注〕先謙曰、莽更名亦詳莽傳。續志、後漢因。屬同。據武紀、玄菟眞番同時爲郡、玄菟非故眞番也。應說眞番二字衍文。

戶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

縣三。

高句驪、〔補注〕先謙曰、王會解之高夷也。續志、後漢因。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使屬玄菟。一統志、故城在興京城北。 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補注〕先謙曰、遼隊、遼東縣。小遼水篇、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注云、水出遼山、西南流、下入遼東遼隊。一統志、渾河即古小遼水、在承德縣南十里。從綱羅河出盛京東北柳條邊英額門外東山、爲英額河。又合蘇子河、西南流至遼陽州西北、合太子河、入大遼水。 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應劭曰、故句驪胡。〔補注〕先謙曰、一統志、蘇子河在興京城北半里、蓋即南蘇水也。晉永和元年、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驪、拔南

蘇。晉安二年，慕容盛取高句驪，拔新城、南蘇二城。隋大業七年，伐高麗，遣段文振出南蘇道。唐顯慶中，置南蘇州於此。後廢。遼志蘇州安復軍節度，本高麗南蘇，蓋因此水爲名。陳澧云，今興京北界，昌圖廳東境，黑爾蘇河西北流出柳邊，經蒙古科爾沁左翼，爲漢塞外地。又西南入大遼水，與志合。

上殷台，莽曰下殷。如淳曰：台音鮐。師古曰：音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西蓋馬。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補注〕先謙曰：西安平，遼東縣。新唐書高麗傳，鴨綠水與鹽難水合。一統志，馬訾水今鴨綠江，出長白山，西南流至朝鮮國山陽公城，入佟家江。鹽難水今佟家江，在興京南境，南流合鴨綠江，又西南流至其國義州入海。陳澧云，鹽難水下當復舉鹽難水三字。西北當作西南。過郡二，〔補注〕先謙曰：玄菟、遼東。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誤作西蓋烏。東夷傳，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李注，山在平壤西。平壤即王險城。據此，蓋馬乃山名。一統志，漢之蓋馬，即唐蓋平城，今蓋平縣也。今海城西南至蓋平界八十里，是海城在蓋平東北境。自此觀則知在漢爲沃沮，在唐爲沙卑，在渤海爲南海府，在遼爲海州，無疑。

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補注〕先謙曰：樂浪，王會解之良夷也。大遼水注，郡治朝鮮。續志後漢因。劉注，雒陽東北五千里。莽曰樂鮮。屬幽州。應劭曰：故朝鮮國也。師古曰：樂音洛，浪音狼。〔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有雲鄣。〔補注〕先謙曰：史記東夷傳有上下鄣。

縣二十五。

朝鮮。應劭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補注〕先謙曰朝鮮見海內北經續志後漢因浿水注浿水自鏤方來西流逕故朝鮮縣下入增地據括地志高麗王險城即古朝鮮一統志王險城即平壤城 䛁邯。孟康曰䛁音男師古曰邯音乃甘反邯音酣〔補注〕先謙曰說文䛁多語也樂浪有䛁邯縣續志後漢因 浿水。水西至增地入海。〔補注〕朱一新曰汪遠孫云注文水上當有浿字案此承上文當書之汪說非先謙曰說文浿水出樂浪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所郡一曰者即用志文餘見鏤方一統志浿水、今大同江在平壤城東西流至三和城入海 莽曰樂鮮亭。師古曰浿音普大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浿誤浿遼志高麗改為句驪縣將溝為常樂縣今隸朝鮮 含資。帶水西至帶方入海。〔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含資一統志故城今朝鮮南境紀要隋大業中伐高麗分軍出含資道唐以為縣為名成蓉鏡云帶水今朝鮮平壤城南黃州城北之黑河是也陳澧云朝鮮國水皆西流大同江之南有駒芩山水又南有臨津江水逕流五百里凡志行千里之水約得今六百里列水行八百二十里正合今五百里疑即臨津江帶水不言里數其水必短疑即駒芩山水也 黏蟬。服虔曰蟬音提〔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占蟬據本志列水至縣入海樂祖十二齊蟬下云黏蟬縣名即用服音一統志故城在平壤西南 遂成。〔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遂城晉志秦築長城之所起太康地記遂成縣有碣石山通典以為左碣石一統志故城在平壤南境 增地。莽曰增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浿水注浿水自鏤方來逕朝鮮縣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也紀要故城在平壤南境隋伐高麗分軍出增地道即此 帶方。〔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據本志帶水至縣入海紀要故城在平壤南漢末公孫度置帶方郡隋伐高麗分軍出帶方道即此成蓉鏡云含資在平壤南志云帶水至縣入海則帶方當在平壤西南紀要謂在南恐非 駟望。〔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 海冥。莽曰海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遼志興州與中郡本漢海冥縣地 列口。〔補注〕先謙曰武帝滅朝鮮楊僕兵先至此見朝鮮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朝鮮國城西南 長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遼志崇州隸安郡本漢長岑縣地一統志崇浙縣在今承

鑄縣東。屯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昭明。南部都尉治。[補注]吳卓信曰。樂浪有南部尉。薛宣傳爲樂浪都尉丞。不知何縣。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鏤方。[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浿水篇浿水出鏤方。東南過臨浿縣（續志無此縣。蓋浿水縣之誤文）東入於海。注云。許愼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分見浿水縣）十三州志云。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昔燕人衞滿自浿水西至朝鮮。楊僕、荀彘破右渠於浿水。遂滅之。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水西逕朝鮮縣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爲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分見朝鮮）遼志。遼陽府紫蒙縣。本漢鏤方縣地。紀要。紫蒙城在遼東都司東。提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渾彌。師古曰。渾音下昆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吞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補注]先謙曰。海內北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列即列水也。史記張晏注。朝鮮有濕水、列水、汕水。三水合流爲列口。亦作洌。揚雄方言所云朝鮮洌水之間也。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朝鮮國城東南。東暆。應劭曰。音移。[補注]先謙曰。武紀臣瓚注引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眞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昭帝元始元年。罷眞番郡臨屯。省併不知其年。藝文志有東暆令延年賦文。暆下云。日行暆暆也。樂浪有東暆縣。讀若酏。又鰅下云。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續志後漢省。不而。[補注]錢坫曰。魏志毋丘儉傳作不耐。通典同。唐書外國傳。新羅兼有沃沮不而韓濊之地。東部都尉治。[補注]宋一新曰。汪本部作都。是。先謙曰。官本作部。據武紀元朔元年。以東夷濊君地置蒼海郡。三年。罷。蓋改置樂浪東部都尉治之也。魏志。漢武設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即所謂不耐濊也。續志後漢省。遼志。正州東那縣。本漢東暆不而縣地。在州西七十里。一統志。故城今朝鮮國韓興府治。蠶台。師古曰。台音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華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東夷傳。元初五年。句驪王宮寇元菟。攻華麗城。則縣固在也。一統志。開原縣南四十里有花豹蓋。疑即華麗縣遺址。音證。邪

頭昧。孟康曰：昧音妹。〔補注〕先謙曰：說文，鮸魚、鮒魚，並出薉邪頭國。濊字同。邪頭，國名，後置縣，因名邪頭昧矣。續志，後漢省。

前莫。〔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夫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地理志第八下(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南海郡。〔補注〕先謙曰。據浿水注。郡治番禺。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七千一百里。秦置。〔補注〕先謙曰。始皇三十三年置。見紀。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開。〔補注〕先謙曰。見武紀。全祖望云。尉佗据南海。南武侯織亦稱芬之。漢封為南海王者也。淮南厲王滅織。遷之上淦。佗始得據之。屬交州。〔補注〕錢坫曰。舊曰南交。故以名州。全祖望曰。南粵七郡。至後漢末始稱交州。前此但稱交阯刺史。班史安得遽稱交州。是必後人妄行竄改。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萬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三。有圃羞官。

縣六。

番禺。〔補注〕先謙曰。始皇使尉屠睢為五軍。一軍處番禺之都。見淮南人間訓。亦見南粵傳。續志後漢因。浿水注。鬱水自牂牁高要來南逕南海郡西。浿水出焉。鬱水又右納西隨三水。下入四會。先謙案。入四會者下引浿水注所云鬱水分浿者也。浿水出焉者。浿水注所云別逕番禺者也。又浿水注。浿水合鬱水。自高要來。東至番禺縣西。仍分為二。鬱水分浿南入海。浿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

偪有水坑陵城倚其上此縣人目之爲番山縣名番禺儻謂之番山之禺也泿水逕番禺城下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越也泿水又東逕懷化縣入海（宋縣今番禺縣東南）其枝津衍注自番禺下入博羅一統志今南海番禺順德從化龍門增城香山三水花縣地故城今南海縣治西江即鬱水自高要縣流入逕三水縣南又南逕南海縣西南又南逕新會縣西南又南入江門海先謙案酈注鬱水分泿南入海者也一統志又云牂柯江亦即鬱水東支自三水縣南流逕南海東入番禺縣界又東南至虎門入海先謙案酈注泿水東別逕番禺又東逕懷化縣入海者也鬱泿合流後人不加識別故皆以鬱水目之其入博羅者爲東江見博羅下

尉佗都。〔補注〕先謙曰元和志佗故城在今南海縣西三十七里佗墓在縣東北八里

有鹽官。如淳曰番音潘禺音愚

博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浮山從會稽浮往博羅山故置博羅縣泿水注泿水枝津自番禺來歷增城縣（後漢縣今增城縣東北）又逕博羅縣下入龍川一統志今歸善博羅長寧永安東莞新安縣地故城今博羅縣羅水浮水出杞要浮山在縣西北三十里袤延五百里高三千六百丈先謙案一統志東江即古泿水在番禺縣南八十里自博羅縣西流逕東莞增城二縣界至番禺縣東南之南江頭與西北二江合寰宇記引廣州山水記云有白路水石陝水符水三水上源出龍川流經增城入海即此先謙案水經注敘泿水由博羅東入龍川今云此水由龍川西至增城入海則不得謂即古泿水矣據輿圖今興寧長樂一帶下至揭陽入海之水與東江並不相通道元以爲由龍川下揭陽者非也後人迷水道既與前哲相迷而不言龍江之非泿水枝津則未知詳審故也

中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溱水注溱水自桂陽湞陽來西南合洭水由海經所謂湞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肄入敦浦西者也又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岐峽峽亂峙川水沸騰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吳孫皓分四會之北鄉立焉溱水又南注鬱而入海先謙案水志桂陽臨武下秦水東南至湞陽入洭（洭爲匯改下同）桂陽下云洭水南至四會入鬱志以入鬱之委屬之洭道元以委屬之溱其實一也中宿漢縣注略志不言而況引孫吳疑有誤一統志故城今清遠縣西北六十里池水鄉溱洭湞三水合流爲北江入清遠縣又南入三水縣與鵝浦水合水出四會縣萬山中夏冷冬溫東南流入北江曰鵝浦水口在三水縣北四十六里疑即注之一里水也北江又西南入西江即鬱水也

互見下。

有洭浦官。 師古曰。洭音匡。（補注）錢大昭曰。官當作關。王鳴盛曰。官卽關也。管叔、蔡子作關叔。錢坫曰。卽湞溪關。在今韶州府英德縣西南四十里。周壽昌曰。此亦如南郡雲夢官之類。宋洪氏容齋隨筆。宋徐天麟西漢會要。宋王氏玉海。漢官內俱引此官。無作關者。足知宋本漢書是洭浦官。卽水經溱水注。亦無誤。及洭浦官之誤者。似未可輕改也。先謙曰。縣自有洭浦關耳。與洭浦官無涉。周說是也。溱水篇。溱水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合。又洭水篇。洭水出洭浦關。爲桂水。注云。洭水自桂陽含洭來南出洭浦關。關在中宿縣。洭水出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山海經謂之湟水。徐廣云。亦曰溼水也。漢武帝時。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卽此水矣。桂水其別名也。

龍川。 師古曰。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出。卽穴流泉。因以爲號。（補注）先謙曰。秦縣。趙佗爲令。見南越傳。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龍川、永安、海豐、陸豐、連平、河源、和平、興寧、長樂地。故城今龍川縣西北。湞水篇。湞水餘水。東至龍川。爲湟水。注云。湞水枝津。自博羅來。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垌也。趙佗乘此縣。跨據南越矣。湞水下入揭陽。先謙案。一統志。東江卽龍江。有二源。一出贛州府安遠縣。經定南縣。流入龍川。一出長寧縣東岑岡堡西南。逕興寧縣。至龍川合流。又西南合利溪水、雷江水。又逕河源縣胡蝶山。合藍溪水。又西南合新豐水。又南流逕永安縣。與博羅縣分界。左受神江、義容、秋鄉三江之水。右受瀧頭、公莊、珉瑂諸水。又西逕惠州府歸善縣城北。合金雞逕水。又西逕博羅縣城南。合榕溪水。又西受蘇州水、大羅坡太、橫沙水、羅陽水。逕增城縣界。抵虎頭門入海。案水經所云湟水。卽龍江也。然非湞水支餘。辨見博羅。又溱水注。湞水出龍川縣西。下入桂陽湞陽。先謙案。一統志。湞水出龍川縣。經連平州。至翁源縣南。又東逕英德縣東南。入溱水。連平州志。有銀梅水。入州界。逕英村舖入翁源縣。連平州在漢亦爲龍川縣。銀梅水西流入江。其爲湞水無疑。元和志云。湞水在曲江縣東一里。輿地紀勝云。溱水亦名湞水。避仁宗名。改爲眞水。混湞於溱。寰宇記。又謂湞水從虔州信豐縣分流。西合大庾嶺及兩水。入湞陽縣界。至韶州。考元和志據漢書征南越出豫章下湞水語。不知龍川本與豫章接界。出虔州而至龍川。則下湞水矣。寰宇記謂湞水出信豐者。因水經注文云。東溪水出始興東江州南康縣界。晉之南嶺。唐宋之信豐也。注又云。西流與湞水合。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卽大庾嶺。故記云。西合大庾嶺及兩水者也。不知出信豐者乃東溪。一名東江。亦曰始興水。與龍川之湞水無與。若韶州湞水經行之道。則斷自翁源始。

四

會。〔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温水注：鬱水自番禺來，南逕四會浦，下入日南西捲。一統志：今四會、廣寧、新會、三水、鶴集縣地。故城今四會縣治。先謙案：四會者，縣西有綏江水，又有湊滇涯水爲北江，浪鬱水爲西江，四方來會，故名。寰宇記以爲四水俱歸此縣所會之水，不止四也。鬱水所逕之四會浦，則在新會境內。揭陽。莽曰南海亭。韋昭曰：揭音其逝反。師古曰：音竭。〔補注〕先謙曰：東越王餘善擊南海兵至此，以海風波爲解，見東越傳。續志後漢因。泿水篇：泿水屈北入員水，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注云：泿水自龍川來，東歷揭陽縣而注於海。一統志：今潮州一府、嘉應州、平遠鎮平，皆其地。故城今揭陽縣西。揭嶺在縣西北百五十里，縣以山氏。案泿水不至揭陽，辨見博羅。至所謂千五百里入海之員水，亦不知何指。

鬱林郡。〔補注〕先謙曰：據肄河水注，郡治布山。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六千五百里。故秦桂林郡。〔補注〕先謙曰：始皇三十三年置，見紀。舊唐志：江源多桂，不生雜木，故秦立爲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補注〕先謙曰：說文：鬱，芳艸也，遠方鬱人所貢，鬱今鬱林郡也。從臼缶冖鬯，彡其飾也。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莽曰鬱平。屬交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二。

縣十二。

布山。〔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温水注：鬱水自領方來，東逕布山縣北，下入中留。留水南出布山，下入中留。一統志：今貴縣興業地。故城今貴縣南。先謙案：紅水江（上見領方）又北逕來賓縣龍降村南，又東逕文筆山南，潭水來會，其地當阿林西北。紅水江又折而南流，直大藤山北，貴縣正在其南，故注云逕布山北，而水程所逕，尙隔中留也。符水見中留。安廣。〔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橫州境。阿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温水注：潭水於中留東阿林縣西。

右入鬱水。先謙案：水志譚成下，潭水東至阿林入鬱者也。潭水於中留會鬱水，不至阿林始入也。注又云鬱水自中留來，東逕阿林縣。下入蒼梧猛陵。先謙案：紅水江自武宣又東流為黔江，又東南逕潯州府桂平縣北，分為二，南逕府城東北，與西南鬱江諸水會（詳領方）。總曰潯江，又東北與支流合，又北歷大黃江司，折而東，合相思江水，又東南合乾江水，下入平南。一統志：故城今桂平縣東。

廣鬱。〔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潯州府貴縣南。溫水注：文象水、蒙水、盧惟水、來細水、伐水並自牂柯句町來，東歷廣鬱，下入增食。先謙案：詳句町下。

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補注〕先謙曰：四會，南海縣。溫水注：鬱水即夜郎豚水也。自牂柯毋斂來，逕廣鬱縣為鬱水，下入領方。先謙案：志所謂鬱水首受夜郎豚水者也。（一統志：貴陽府牂柯江下云在定番州南，一名抓泥江，源出州西北三十里覷山中日漈潭，經州南界地名破簟，又南入廣西泗城府界。名勝志：牂柯江南流入泗城界為右江，至潯州與左江合。案此水入廣西後烏泥江永歷易其名，然其委曰黔江，則自來鬱水以夜郎豚水為正源無疑。）又溫水篇云溫水東至廣鬱縣為鬱水。先謙案：本志牂柯鐔封下云溫水東至廣鬱入鬱，不言溫水為鬱水也。豚溫雖并行，班專以鬱屬豚水，水經失其意矣。參證酈說，豚水溫水合流（上見鐔封）自舊郡司東南流為烏泥江，又東南逕三旺司西，又南逕舊東蘭州東，折西南，至北荷山東麓，又南流逕郝鈴山麓，又東南逕十八鷄山，歷猺山中百餘里，又東南逕思恩府西北境，折東北而東，逕安定土司，雖水於此南出也（詳增食下）又西南逕大鳴山，歷忻城土縣西南，又東南逕思吉鎮東，下入遷江縣。舊以廣鬱在今貴縣北，今案自來賓以西下旺土司以東猺山以南皆當為廣鬱境，按之水道地望脗合，據水經豚溫二水至廣鬱合為一，可知不但至貴縣境方為廣鬱地也。**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補注〕先謙曰：過牂柯、鬱林、蒼梧、南海。

中留。師古曰：留音力救反，水名。〔補注〕先謙曰：說文溜水出鬱林郡，後漢因，續志作中溜，此作留，通借字。一統志：今象州武宣縣地，故城今武宣縣西南。溫水注：溜水自布山來，逕中留入鬱。先謙案：據輿圖溜水發源武宣縣南之東鄉江，有二源，出貫利仙石二山，合而東流，逕喬石山北，入黔江。此水出布山北境，入鬱在中留阿林界，方位脗合。屯水不足以當之。注又云潭水自潭中來，逕中留縣東，下入阿林。先謙案：潭水即柳江，東南流逕象州北為象江，合運江水，又西南右

合晉題堡水。又南合紅水江。即鬱水也。注又云。鬱水自布山來。逕中留縣南合溫水。右則留水注之。下入阿林。先謙案。溫水已於廣鬱入鬱。本志水經可證。此道元之誤。據輿圖。紅水江合潭水後。東南逕武宣縣西北。又東逕碧石山。合東鄉江水。又東逕勒馬山南入鬱平境。

桂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象州東南。**潭中。莽曰中潭。**師古曰。潭音大含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永寧、馬平、雒容、羅城、柳城、懷遠諸縣地。故城今馬平縣東南翼鵠山下。存水注。周水自定周來。東北逕潭中縣入潭水。先謙案。本志定周下云。周水東入潭者也。據一統志。周水即金城江。自宜山縣東南流。折而東爲龍江。又東逕柳城縣西入柳江。又溫水注。潭水自武陵鐔成來。東逕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合剛水。下入中留。先謙案。潭水即融縣江。東南流入懷遠縣。潭中北境也。潭水逕縣城西。孔江水、小溪水合注之。又南合保江水。又南合孤溪江水。又西南逕融縣城東。爲融江。又西屈南流合諸水。爲柳江。又南逕柳城縣城西。合龍江水。（即周水。見定周下。）又東南逕柳州府馬平縣城西。復逕其南。又北逕城東。又東逕三門塘。又南逕洛沖塘。又東逕江口司。與雒清江合。下入象州境。注又云。剛水自牂柯毋斂來。東至潭中入潭。先謙案。本志毋斂下。剛水至潭中入潭者也。詳毋斂下。又溫水注。鄰水自鐔成來。南逕潭中入溫。溫水自鐔成來。南至潭中縣合鄰水。下入蒼梧猛陵。案溫鄰二水。已詳鐔成。其入猛陵。乃與潭水並行。志文不言。此通例也。**臨塵。**〔補注〕先謙曰。高紀臣瓚注。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朱涯水入領方。又有斤員水。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補注〕宋祁曰。員。邵本作南。先謙曰。溫水注。朱涯水出臨塵縣。東北流。合驍水。（見增食。）朱涯水又逕臨塵縣。縣有斤南水。侵離水。並逕臨塵下入領方。又侵離水注。侵離水出晉興郡。（晉分鬱林置。）東至臨塵入鬱。又斤江水注。斤江水自交趾龍編來。東北逕臨塵縣。下入領方。先謙案。龍江水。（上見龍編。）東流逕南岸村北。又東南逕江口汛。明江水入焉。即侵離水也。龍江水又東。爲麗江。又東北逕那勒塘。又東。與麗江北源合。即朱涯水也。二水既合。東逕太平府崇善縣城西南。又逕其東。又東北逕土江州諸湘塘北。又東北屈曲逕馱盧塘南。又逕新寧州城西。納定祿江水。又東北流爲左江也。明江水出上思州。爲馱白水。西南流逕州城南。又逕龍東山南。爲明江。又逕摩天山南。又逕寧明州城東。上下石土州水合板典溪水入

之。又北逕盤龍峰西。入龍江。龍江北源出鎭順州北爲龍潭水。東南流逕州城東。又逕吞墨村西。又出峨滯陸東口。逕交趾高平府境四十餘里。又流入下雷州西境。又逕安平州北。又逕太平州北。又逕養利州城東。又逕萬縣北。又南逕太平府西北。與南源合爲龍江。

斤員水。見鐔方。莽曰監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太平府崇善縣地。定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錢坫云。今慶遠府西北地。水首受無斂。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補注〕先謙曰。無斂。牂柯縣。水上奪周字。謂水首受無斂水也。存水。謂存水東南至定周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牂柯水逕毋斂縣。爲毋斂水。東注存水。存水自毋斂來。又東逕定周縣。爲周水。蓋水變名也。先謙案。一統志以龍江爲周水是也。柳州府下云。龍江出慶遠府天河縣。與融水合入潭江。慶遠府下云。自都勻府荔波縣流入。經河池州東北。又東經府城北。入柳州府界。今案此水源出獨山州爛土土司西。唐朴營逕荔波縣東。西流合勞村江水。又南。右合孟英山水。左合永昆溪水。又東南逕南丹州東北。合南丹州水。又逕河池州東北爲金城江。以宋置金城州而名。那地州紅盆江。合諸水東流。逕河池州城南。注之。又逕思恩縣南。爲龍江。又逕慶遠府宜山縣城北。屈曲東流。與東小江合。東小江水出天河縣。流逕縣城西。又東南合羅城縣水。又南入龍江。龍江水又東逕柳城縣西。與融水合。爲柳江。融水即潭水也。就地望以推班意。蓋以出天河者爲周水。出獨山荔波者爲無斂縣水。與一統志所述相同。故云周水首受無斂。無斂原委分明。提綱諸書。則以出獨山者爲龍江上源。併爲一水。不加分析。而班氏首受之指淆矣。水經注則牂柯河豚水逕毋斂。爲毋斂水。又別存水逕定周。爲周水。此南大誤。都勻以北。皆牂柯且蘭地。其所出之水。皆可蒙牂柯江之名。（一統志貴州省大定府七星關河下云。據輿圖爲撒七星關水。即牂柯江。源出芒部界麓莚水西境。下流會可渡河。爲盤江。此盤江上流所受之水。皆蒙牂柯江名之證。）然非豚水也。（豚水溫水。同出夜郎。同逕談藁。不能遠越至毋斂。詳毋斂縣下。）毋斂爲獨山荔波地。毋斂水雖出其境。然與出獨山東入潭之周水。（詳毋斂。）比地密邇。不相通注。即使移豚水於牂柯且蘭。欲其匯爲毋斂水。而亦不可得也。至存水入北盤江後。下流同爲烏泥江。南入廣西思恩。不能東逕河池。參證圖志。無入定周爲周水之理。惟那地土州之紅盆江。（見上。）與入烏泥江之龍泉水。（見牂柯鐔封。）相距至近。或當日地圖誤爲相通之水道。水經注遂爾相仍。致斯乖剌邪。

班志舛文。增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文象水、蒙水、盧惟水、來細水、伐水。自廣鬱來。並至增食縣。注於鬱水。先謙案。所當據正。本志牂柯句町下云。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者也。牂柯句町下注又云。溫水自益州來唯來。東逕增食縣。合文象水。下入領方。先謙案。溫水既至廣鬱爲鬱水。則已與豚水合而東行。非來自來唯。亦不入領方。其合文象水者。惟鬱水耳。此道元之誤。驩水首受牂柯東界。入朱涯水。行五百七十里。〔補注〕先謙曰。東界二字當作水。溫水注。豚水即牂柯水。自牂柯毋斂來。又東。驩水出焉。注又云。驩水源上承牂柯水。東逕增食縣下。注朱涯水。先謙案。驩水即今馱蒙江也。東北與烏泥江通。西南與右江通。中歷思恩府武緣縣。舊志以武緣爲領方。今案當爲增食。阮元雲南通志稿云。增食今思恩境是也。惟此水由南而北。則古今水道容有變遷。如廣陵中瀆水之比。當時蓋合右江水以注左江。故云合文象水入朱涯水耳。領方。斤員水入鬱。〔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員作南。先謙曰。溫水注。鬱水自廣鬱來。東北逕領方縣北。下入布山。先謙案。豚溫二水爲鬱水後。（上見廣鬱）東南流逕遷江縣西北。注所云領方北也。又東北逕來賓縣城南。（一統志云。屬潭中。案當爲廣鬱境。）爲紅水江。注又云。朱涯水。斤南水。侯離水。自臨塵來。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先謙案。本志臨塵下云。朱涯水入領方。又有斤員水。又有侯離水者也。又斤江水注。斤江水自臨塵來。至領方入鬱。先謙案。道元此注引志文。又以斤江爲斤員水。臨塵云。又有斤員水。此云斤員水入鬱。乃本志原委分見通例。志稿云。斤員水即龍江。提綱云。龍江水流爲左江後。又逕宣化縣白沙墟。合龍床江水。又東至合江鎮。與右江水會。即文象水也。諸水既合。又東南逕綱降山北。又逕南寧府城南。又東北逕道人山南。又逕永淳縣西北。又東南逕縣城東。又逕飛龍山北。又東北逕橫州南。又東北爲鯉魚江。又逕興業縣西北。又東逕貴縣城南。納武思江水。又東納沉江水。又北逕縣東。納沙江水。又東納東津江水。又東北納橫眉江水。又逕潯州府桂平縣城南。又逕城東。與黔江會。所謂入鬱也。興業、貴縣皆布山地。今地説家以左右江爲鬱水正源。不知鬱水自廣鬱豚溫古説昭然可案。自鬱源逕湮。而文象朱涯諸水。遂無能指目而追尋矣。又有橋水。〔補注〕先謙曰。溫水注。地理志曰。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又云。領方縣又有橋水。今診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橋溫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潭水又得鬱之

變郡，而字當爲逕，非橋水也。蓋誤字誤矣。先謙案：據注，道元所見漢志本作橋，不作增，以地望擬之，領方地廣，宜以賓州爲治所。其所云橋水，即恩攬江，下通遷江之清水江，以入烏泥江。九域志云賓州有賓水者也。或漢世有橋水之目，與今州南橋水無涉。都尉治。師古曰：增音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賓州、遷江、上林、宣化、永淳縣地，故城在賓州西。領方山在州南三十五里，漢以山氏縣。雍雞，有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今崇善縣地。

蒼梧郡，〔補注〕全祖望曰：故秦桂林郡，後爲蒼梧國，屬尉佗。先謙曰：淮南子所稱有浯也，浯、梧字之別。據灕水注，郡治廣信，元封五年交州自羸陵縣移治於此。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武帝元鼎六年開。〔補注〕先謙曰：見武紀、南粵傳。莽曰新廣。屬交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灕水注：灕水自零陵始安來，西逕平樂縣界，合平樂水口。孫晧割蒼梧之境立以爲縣，北鄰始安。灕水下入荔浦。洛溪水出永豐縣西北洛溪山，東流逕其縣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晧割以爲縣。洛溪水下入零陵始安。先謙案：灕水（上見始安）又東南逕平樂府北浮嶼山西，又南逕府城西北，與龍江水合，即平樂水口也。有離水關。〔補注〕先謙曰：紀要：關在今蒼梧縣西。戶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縣十：〔補注〕先謙曰：郡人陳欽，見儒林傳。

廣信，莽曰廣信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今蒼梧封川縣地，故城今梧州府治。灕水注：灕水自荔浦來，南至廣信縣入鬱。先謙案：本志零陵零陵下，灕水東南至廣信入鬱者也。又泿水注：泿水合鬱水，自猛陵來，逕廣信縣，下入高要。又溫水注：鬱水自猛陵來，東逕廣信縣，合灕水、封水，下入高要。臨水即封水，自封陽來，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於鬱，謂之封溪水口。據輿圖，潯江水（上見猛陵）又東逕龍潭，又東分爲二，又東與長行江合，又東與支流合，又東，灕水自昭平縣東南流爲

桂江.注之.潯江水又逕府治城南.又折而東南.與賀江水會.又東南逕封川縣城西.合錦江水.下入德慶州.賀江水.(上見封陽.)西逕扶蠶村西.合廣信河水.又西南逕豐壽山西.又逕槃山北.大洲嶺南.又西逕封川縣北.入潯江.

謝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永明縣西南二十五里.謝沐縣.溫水注.封水出馮乘縣西謝沐縣.東界牛屯山.亦謂之臨水.東南流逕萌渚嶠西.左合帽水.下入臨賀.先謙案.據輿圖.臨水出江華縣萌頭嶺山.直縣西南謝沐鄉.東即牛屯山也.水西南流.爲龍溪.臨佃以犖轉嬰字.折南流.逕富川縣城東.左合四水.蓋皆帽水矣.又灕水注.平樂溪水出謝沐縣南歷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南流逕平樂縣東南.(孫吳立.)左會謝沐梁溪.西逕平樂縣南.又西南入灕.先謙案.一統志.沐水出永明縣西南三里謝沐鄉.西北流逕桃川北.與邀水合.邀水出富川縣禾馬山.西北流入永明縣界.逕邀岡鋪西.與扶蠶水合.扶蠶水出新城縣新洞.北流逕扶蠶山東.入邀水.邀水又北逕桃川西.入沐水.沐水又西逕荊峽鋪.又逕新城縣南.爲樂川水.與平川水合.平川水.一名上平江.出新城縣北九十里瀟陽縣界.平川南流逕張家渡.入樂川水.樂川水又西.與南平江水合.水在新城縣東南十六里.西入樂川水.樂川水又西.與沙江水合.水出平樂縣東北洛山.西流合青溪江水.又西逕潛浦.合蒜山江水.又西入樂川水.樂川水又西南逕平樂府城東北.入灕水.又灕水注.觀水出謝沐縣界.下入零陵營陵.先謙案.據輿圖.觀水出灌陽縣西觀川山.爲觀川水.東南流.合大溪水.市溪水.鳳東北逕冷水營.爲觀水.當謝沐西境.有關.〔補注〕先謙曰.一統志.謝沐關.即今永明縣六十里鎮峽關.

高要.有鹽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鬱水自封陽來.東逕高要縣.合牢水.下入南海番禺.牢水自合浦臨允來.北逕高要縣.入鬱水.先謙案.水志.臨允下.牢水北至高要入鬱者也.又浪水注.浪水合鬱水.自廣信來.逕高要縣.晉志.縣東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徙縣水居止.縣有鵠奔亭.浪水合鬱水.下入南海番禺.一統志.今高要高明縣地.故城今肇慶府高要縣.據輿圖.潯江水(上見端谿.)又東逕高要縣城南.右有西江之目.新江水流入之.即牢水也.又東北逕高峽[illegible]侯二山之間.又逕梳查司.合真山水.背峻水.又東南出大吉峽.下入番禺.

封陽.應劭曰.在封水之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封水即臨水.自臨賀來.西南逕封陽縣東.爲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有封水.下入廣信.案注誤認應說爲志文.一統志.今開建賀縣徙築地.故城今賀縣南百里信都鎮封陽

燧據輿圖、賀江水（上見臨賀。）又東南逕開建縣西、合水富山水、金裝水、金垍水、折西南流、合大玉水、下入封川縣。

臨賀、莽曰大賀。〔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封水即臨水、自謝沐來逕臨賀縣東、又南至臨賀郡（孫吳立）左會賀水。賀水出興安縣（晉縣、今賀縣東北。）西北羅山、東南流逕興安縣西、又西南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郡對二水之交會、故郡縣取名焉。臨水又西南逕郡南、下入封陽。一統志、今昭平賀縣地、故城今賀縣治。先謙案、據輿圖、臨水（上見謝沐。）又南流合石墻斯水、又南與賀水合、又南合長昇溪水、羊頭塘水、芳林塘水、又東南逕賀縣城北、繞其東、折而西南、右合四水、有賀江之目。又逕樂安村、折而東南、下入開建。賀水出賀縣東北大拱嶺、南流合敖水、爲金窩塘河水、又東南逕鬯刀山北、左合宜善河水、又西北逕桂嶺北臨賀嶺南、又西北出雞石塘北、入臨水。明統志以出桂嶺之小水爲臨水、提綱已糾之。

端谿、〔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後唐志、端山下有谿。一統志、今德慶州、羅定州、信宜、東安、西寧縣地、故城今德慶州治。端山在州東北、端谿水在州東。據輿圖、諸江水（上見廣信。）又東逕西寧縣北、合武倉水、又逕德慶州南、左合端山水、分山水、右有羅江水、自羅定州合上烏水注之。又東合羅陵河水、又逕大湘峽、合大湄水、又逕小湘峽、合小湘水、下入猛陵、高要。端溪爲鬱水所必經、而酈注不及。

馮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封水出馮乘縣西、（互見謝沐。）下入謝沐。又溫水注、馮水出馮乘縣東北馮岡、其水導源馮溪、西北流、帶約衆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溪、歷縣西至關下、地名也、是商舟改裝之始。溪水又左合萌渚嶠水、下入零陵營道。萌渚水南出萌渚嶠北、逕馮乘縣西、面北注馮水。一統志、今江華富川縣地、故城在江華西南六十里、富川東北七十里。馮水在縣東南。據輿圖、馮水出江華縣南新造營、二源合注、北流逕平立舖、又北逕安東營、營即注關下。又北、洪洞水自大溪猺下江猺山中北流逕永明縣西、合牛堂嶺、大猺舖、十字舖、火水猺等衆川、總歸一壑、入於馮水、即注萌渚嶠水矣。馮水又北逕永明縣東、右合山炎營水、又北逕曲溪口、而入於營水。舊志以萌渚水爲西河、馮水爲東河、又謂東河即瀛貝二江、自錦田嶺東流合牛蹄山之牛蹄水、皆古馮水源、不知自錦田嶺出者、營水正流、非馮水也、詳治道。一統志、萌渚嶺在江華縣西南十五里。通典、道州有萌渚嶺、今謂之白芒嶺。先謙案、嶺嶠迤邐、不專一地。今江華縣東南有白芒營、道州東又有白芒舖、皆緣嶺因在立名也。

富川、〔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溫水注、

羅溪水出富川縣北符羅嶺，南流逕其縣東，入灕。（見荔浦）一統志：今平樂、恭城、富川縣地，故城今富川縣西南。荔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灕水注，灕水自蒼梧郡來，南過荔浦縣，合湖水、羅溪水（見富川）下入廣信。湖水出縣西北魯山東，逕縣西，合潞水入灕。潞水出永豐縣西北潞山，東南逕其縣西，又東南入荔浦縣，注湖水。據一統志，今平樂、荔浦、修仁縣，永安州地，故城今荔浦縣治。荔江即注灕水荔湖雙髻字，出永福縣西南，流逕修仁縣北十里朝陽東坡，諸水注之，又東逕荔浦縣山月、丹竹、延賀諸江水注之。山月江即注潞水也，出荔浦縣北雞籠嶺南，東南流逕山月嶺，入荔水，荔水又逕平樂縣西五里入灕，爲荔浦江口。灕水逕平樂縣西（上見本部）右合荔江水，又東南逕昭平縣東，與富江合，即注羅溪水也。出富川縣西四十里浮蓋山，南流爲沙江，又南逕自嚴寨，歷思勤驛，爲思勤江，與罕峒、潞水江合，又西南逕昭平縣東北入灕。有荔平關。師古曰：荔音隸。〔補注〕錢坫曰：灕水注，灕水之上有關，然則即灕水關矣，在今荔浦縣東。先謙曰：郡下灕水自別一關。李尤函谷關賦，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臨浦、零中。注云：蒼梧以下六關在南，明荔浦、離水各自爲關。錢說疑。元和志：荔浦縣南有荔平關，久廢。猛陵。龍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補注〕先謙曰：布山，鬱林縣。此水水經注不載。以今地覈之，蒼梧、岑溪、平南、藤縣皆漢猛陵境。布山在猛陵之西，凡出猛陵之水，俱東合鬱水入海，無西行至布山者。一統志潯州府下云：相思江在桂平縣東六十五里，與平南縣接界，源出平南縣麒麟山，自宜斯祭分派而入，直逕潮化內孩，流入潯江。今桂平縣漢阿林、布山二縣地，相思江出猛陵境，入布山境，又係南流，似足當合水之目，入海者，入鬱以達海耳。莽曰猛陸。〔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浪水篇，浪水東至猛陵縣，爲鬱溪。注云：浪水自鬱林潭中來，東至猛陵縣，左合鬱水。先謙案：浪水合鬱，不在猛陵，詳潭中。此下仍二川并行。注又云：鬱水自鬱林阿林來，東逕猛陵縣，縣在廣信之西南，鬱水於縣合浪水，亂流下入廣信。溫水注同。先謙案：潯江水又東逕平南縣城南，爲龔江，又東逕白馬塘，又東，蒙江水自永安州南入之，又東北逕藤縣北，左則四浯江水南入之，右則藤江水北入之。一統志：故城今蒼梧縣西北。

交趾郡。(補注)宋祁曰。趾、邵本作止。先謙曰。交趾國見山海經。交趾、見禮王制。顏班紀作阯。通借字。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眞二郡。即甌駱也。詳南越傳。宋隱廣州記。據葉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記。郡治嬴𨻻。續志。後漢治龍編。劉注。雒陽南萬一千里。又葉榆水篇。葉榆水自麊泠來。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見龍編西于九眞郡下。武帝元鼎六年開。(補注)先謙曰。見武紀。南粵傳。屬交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

戶九萬二千四百四十。(補注)徐松曰。宋本二千作一千。口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補注)王鳴盛曰。三下脫十字。宋一新曰。汪本有十字。先謙曰。官本有十字。

縣十。

嬴𨻻。有羞官。孟康曰。嬴音蓮。𨻻音受土簍。師古曰。𨻻簍二字。並音來口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嬴𨻻。晉省。地道記作嬴陵。查後人因孟音而誤嬴字。旅顏載之皆誤。葉榆水注。交阯次水自西于來。東逕嬴𨻻縣北。下入北帶。又中水自西于來。東逕嬴𨻻縣南。下入安定。紀要。故城今安南國交州府西。隋改交趾縣。據元和志。唐交州南定縣。本漢嬴𨻻縣地。漢故城在州治宋平縣西七十五里。安定。(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或誤定安。劉注。交州記。越人鑄銅爲船。在江潮退時見。葉榆水注。交趾中水自嬴𨻻來。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又東南合南水。南水自苟屚來。其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紀粟者也。又東合北水。(三水合一)又東注鬱。鬱瀆而逝矣。不據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苟屚。師古曰。屚與漏同。(補注)段玉裁曰。廣韻四十五厚五十候。皆書苟屚縣名。字皆從竹。不從艸。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苟訛苟。今改正。此縣即後世所謂句漏也。後漢因。續志作苟漏。劉注。交州記云。有潛水牛上岸共鬥。角軟。還復出。(據水經注。復出上當有入

水僞學四字。）葉榆水注，交趾南水自九眞無切來，東逕句漏縣，縣帶江水，下入安定。一統志，句漏山在今安南國交州府石室縣，相傳古句漏縣在其下。

麊泠。都尉治。 應劭曰，麊音彌。孟康曰，音螟蛉。師古曰，音麋零。〔補注〕王念孫曰，馬援傳注引越志同。但說文米部云，𥻆，潰米也，从米尼聲，交趾有𥻆泠縣，武移切。應劭音彌，與說文合，从鹿非聲，傳寫誤也。葉榆水篇作麊，皆非。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晉志作麊泠，宋志有麊泠縣，麊泠案麊泠屬日南，當在古城國境，或以爲即麊泠，非也。江水注，勞水合僕水，水自益州來唯來，東至麊泠，南流入於海。先謙案，本志來唯下，勞水東至麊泠入南海者也。阮元雲南通志稿云，瀾滄江自臨安府東南流（上見來唯），入越南國界爲洮江，亦曰洪水江，江以南爲老撾江，以北爲交趾，又東南全入交趾境，南別爲洮江，又東逕宣光道南歸化府北，又東與洮江會，又東逕臨洮府南，又東逕嘉興州蒙縣，左合諸水，江亦曰龍門口，其上流即河底江也，又東爲富良江，逕白鶴縣南，分流南出，又東逕加林縣南，又分流南出，又東逕越南國奉天府北，又東流至安林縣南，分支東出，會諸流入海。其正支折南流，逕奉天府東，東南流，復會諸洮江，屈而東流，分合甚多，其正支折東南流，逕太平府北，又東南合諸分流入南海。又葉榆水注，葉榆水自牂柯進桑來，過麊泠縣北，分爲五水，下入交趾郡。紀要，故城今安南國太原府西。

曲易。 師古曰，易、古陽字。〔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曲陽。葉榆水注，交趾南水合北水，自龍淵來，東逕曲易縣，東流注於浪鬱，撰營於鄒東界，復合爲三水，此其二也（此二水合一）。

北帶。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比帶，誤。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交趾次一水自贏𨻻來，東逕北帶縣南，下入稽徐。

稽徐。 師古曰，稽音古奚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交趾次一水自北帶來，東逕稽徐縣，合涇水，併爲中水，下入贏𨻻。涇水自龍淵來，東南入稽徐縣，注中水。

西于。 〔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葉榆水自交趾郡分五水，後北二水，左水即北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後漢分西于置，見馬援傳），下入龍編。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後漢亦分西于置），又西南逕西于縣南，下入贏𨻻。寰宇記，漢西于縣在今愛州無編縣。錢坫云，愿安南國清化府。

龍編。 師古曰，編音[illegible]。〔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交趾左水即北水，自西于來，東逕龍淵縣北，合南水，南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又逕浪泊，又逕龍淵縣故城南，左合北水，龍編即龍淵改名也。下入曲易。又云，涇水出龍揚縣高山，東南流，

下入積徐。又斤江水注。斤江水出龍編縣。東北流下入鬱林臨塵。先謙案。斤江水當即麗江別源。據提綱出交趾廣源州。東流入廣西上下凍州西。又東逕州南。又東南逕龍州南。爲龍江。有邏祥州水。西南自鎮南關北流逕州城東而東北流注之。即麗江南源也。紀要。故城今安南國交州府東。據元和志。寰宇記。漢縣在唐宋爲交州龍編縣。朱䳒。（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葉榆水注交趾南水自九眞郡來。對朱䳒縣。又東逕浦陽縣北。下入九眞。熊切。紀要。故城今安南國交州府東南。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補注）全祖望曰。故屬秦桂林郡。後復爲駱越諸稱國。屬尉佗。先謙曰。溫水注。合浦郡治合浦縣。武帝平越所置。見武紀南粵傳。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莽曰桓合。屬交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萬八千九百八十。

縣五。

徐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交州記云。出大奐公皮以冠鼓。溫水注。朱崖儋耳二郡。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徑望朱崖州如囷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一統志。今海康、遂溪、徐聞縣地。故城即海康縣治。紀要。今徐聞縣西北。高涼。（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孫吳立高梁郡）一統志。今化州、陽春、陽江、恩平、茂名、電白、吳川縣地。故城今陽江縣西。有高涼山在茂名縣東北。合浦。有關。（補注）先謙曰。一統志。今合浦縣有條風關。舊名東關。莽曰桓亭。（補注）錢坫曰。疑當作桓合亭。先謙曰。溫水注亦作桓亭。志文不誤。續志後漢四。一統志。今欽州、合浦、石城、北流、陸川、鬱山、東安、容縣地。故城在合浦東北。臨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鬱。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補注）先謙曰。上入當爲至。郡三當作郡二。合浦、蒼梧。溫水注。牢水南出合浦郡臨允縣。自縣北流。下入蒼梧高要。一統志。新江即牢水。寰宇記。端州南有新江。出新州東南山谷間。新興縣志。縣

南盧溪諸水北流逕縣城東，又北合錄山水，為新江，又北五十里至東安縣駿古驛，又北九十里出高要縣界，入新江，曰新江口。此水出新興，為古臨允地，入江處又適在高要，故說者以為即牢水。然叙述不滿二百里，與志不合。或以羅定州之瀧水當之，近是。先謙案羅定，漢端溪地，水流雖遠，地望則非，疑志文五百三十里五字有誤，終以新江為合。莽曰大允。〔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誤臨元。一統志：今新興開平縣地，故城在縣南七十里。朱盧，都尉治。〔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朱崖。案志序，朱崖、儋耳二郡並立，昭帝罷儋耳，元帝並罷朱崖，今併入瓊州府，是漢朱盧縣當今一府也。

九真郡。〔補注〕先謙曰：據溫水注，郡治胥浦。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十里。葉榆水注：交趾南水（此又一南水）自交趾郡來，東南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域記曰：交趾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是水也。下入交趾朱鳶。又溫水注：交州外域記云：九德縣屬九真郡，在郡南，與日南接。吳定為九德郡，隸之，屬越裳氏之夾國。武帝元鼎六年開。〔補注〕先謙曰：見武紀、南粵傳。據元和志，故秦象郡地。安南志略：清化府路，漢九真郡，隋唐愛州。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補注〕先謙曰：溫水注：竺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先謙案：大川上當有入字。續志，後漢屬交州。志失書。戶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口十六萬六千一十三。有界關。

縣七。

胥浦。莽曰驩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要：故城在清化府西。居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交州記曰：縣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一統志：金牛山在安南國北江府武寧縣。紀要

故城在淸化縣西北。據通典、寰宇記。唐爲愛州、九眞、安順、崇平、日南四縣。宋爲愛州所治九眞縣。及州東北二百二十里日南縣。

都龐。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聾。〔補注〕汪遠孫曰。龐、校本作龐。初學記獸部引吳錄地理志云。九眞郡龐縣多象。郡查稱字之誤。然則龐字亦未必非也。集韻、都龐縣在九眞。或作龐。朱一新曰。作龐者本字。因龐音轉爲龍。傳寫作龐耳。先謙曰。官本豎作龐。續志、後漢省。紀要、故城在淸化府北。據元和志、唐爲愛州軍寧縣。

餘發。〔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咸驩。〔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咸懽。溫水注、咸驩已南。麞鹿滿岡。鳴咆命儔。聲響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紀要、故城在安南國新平府東南。寰宇記、縣自漢迄隋不改。據元和志、唐爲演州忠義、懷驩二縣。

無切。都尉治。〔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無功。馬援將嗣、葉榆水注、交阯南水自交阯朱䳒來。東逕無功縣北。下入交阯郁扁。

無編。莽曰九眞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紀要、故城在安南國淸化府北。據通典、唐爲愛州無編縣。元和志、輿地廣記、唐爲演州龍池縣。宋爲愛州長林縣。後書馬援傳、援兵南自交阯入九眞。由無功進入餘發。分兵入無編。至居風。九眞乃靖。

日南郡。〔補注〕先謙曰。據溫水注、郡治西捲。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故秦象郡。〔補注〕先謙曰。始皇三十三年置。見紀。唐志、因象山爲名。山形如象也。溫水注、郎湖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補注〕先謙曰。見武紀南粵傳。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補注〕先謙曰。日南水爲容容、夜郎、沮、渠牛、洛、須無、無濡、蘂道、阜無、地零、侯離、無會、重瀨、夫省、無薄、由蒲、王都、魁、勇外、二十水。注云、此皆出日南郡西。東入於撈容。容水在南垂。名之以次轉北也。屬交州。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萬五千四百六十。口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五。

縣五。

朱吾。〔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引交州記云：其民依海際居，不食米，止資魚。溫水注：林邑記云：渡比景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晉書地道記：朱吾縣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調求，引屈都乾爲國。林邑記云：屈都，夷也。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泠浦。紀要：故城今占城北境，本越裳地。

比景。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補注〕吳仁傑曰：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考古編云：舊唐志：景州北景縣，晉將灌邃破林邑，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表南，郡名日南，則無爲北景，因相應。案唐命太史往安南測候日影，夏至影在表南，與灌邃同，郡得名因以此。然王充論衡日南郡有徙民還者，問之，云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蓋日南郡唯五月日影在南，常時影不在南，亦不在北，故水經云：北讀爲莊芘之芘，言影爲身所芘。此爾雅所謂距齊州以南戴日者也。漢民徙者但以當時所見言之。北景音芘影，水經書是也。若列戟倒景，則謂日月之光若倒在下，又與芘影音訓不同。段玉裁曰：文選吳都賦注引如淳注與此同，比方利反，一作北。景云：漢武時，日南郡置北景縣，言在日之南，向北看日，故名。此則漢志字本有二。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博物記云：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溫水注：自盧容至無變（日南二十水中有無變水）越烽火（蓋地名）至比景縣。紀要：故城在占城北境。

盧容。〔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交州記云：有採金浦。溫水注：四會浦水上承盧容縣西古郎究，東南曲屈通郎湖，郎湖水亦承郎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泠二水（見西捲），發爲郎湖，自湖南望外通壽泠，從郎湖入四會浦，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康泰扶南記云：從林邑至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林邑記云：地濱滄海，衆國津逕。鬱水南通壽泠，即一浦也。

西捲。水入海，有竹，可爲杖。莽曰日南亭。孟康曰：音卷。師古曰：音權。〔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西卷。溫水注：鬱水自南海四會來，南自壽泠縣注於海。山海經：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者也。先謙案：本志鬱林廣鬱下：鬱水南至四會入海者也。又云：盧容水出區粟城南高山，東逕區粟城北。

合壽泠水。壽泠水出壽泠縣界。東逕區粟故城南。古志無區粟之名。應劭云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云城出林邑步道四百餘里。交州外域記云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準逕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海。林邑記云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壽泠水自城南合盧容水。先謙案。晉武帝太康十年。分西卷立壽泠縣。以注證之。注云水入海者。即盧容壽泠二水。合入四會之鬱水以注海也。紀要。故城今古城朱晉故縣東北。據寰宇記。宋爲交州朱平縣。及州西南六十里。南定縣。

象林。〔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今之林邑國。溫水注。阿貢浦入彭龍灣浦西即林邑都。治典沖。去海岸四十里。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晉縣）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其地先接澗。有大源淮水出南閱澗。有小源淮水。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水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即彭龍區粟之通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出徐狼。自此外行。得至扶南。扶南至林邑四千里。水步道通。船官川下注大浦之東湖。亦曰象水。又兼象浦之名。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云。漢置九郡。儋耳與焉。儋耳即離耳也。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逕望朱崖州。如囷廩大。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身。南裔異物志云。儋耳朱崖。俱在海中。分爲東蕃。故山海經曰在鬱水南也。林邑記云。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一統志。故安南國有布政府路。林邑故地也。紀要。象林故城在占城西北。後改象浦。

趙國。〔補注〕閻若璩曰。治邯鄲縣。以趙幽王友及趙敬肅王彭祖傳知之。秦時邯鄲郡。即治邯鄲縣。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北千一百里。故秦邯鄲郡。〔補注〕先謙曰。始皇十六年置。見紀。高帝四年。爲趙國。〔補注〕先謙曰。封張耳。表作三年。全祖望云。楚漢之際爲趙國。秦爲常山國。八月復爲趙國。高帝四年屬漢。仍爲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補注〕錢坫曰。耳子敖以高帝八年廢。除。九年立子如意爲趙王。惠帝元年爲呂后所殺。徙淮陽王友爲趙王。高后七年自殺。孝文元年友子遂紹封。孝景三年以反誅。史記景紀作四年。非。五年。復故。〔補注〕先謙曰。封子彭祖。莽曰桓亭。屬冀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

戶八萬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縣四。〔補注〕錢大昭曰。柔爾縣六。見斬獄傳。先謙曰。國入晉丘縣王。見本傳。毛公貫長卿見儒林傳。

邯鄲。〔補注〕先謙曰。邯鄲始見左定傳。戰國入趙。魏拔之。復歸趙。見趙魏世家。高帝擊陳豨至此。見高紀。亦見貨殖傳。縣人蔡癸見藝文志。堵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補注〕先謙曰。先山經謂山牛首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漳水。漳水注。牛首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為二。洪湍雙逝。澄映兩川。歸窮闉邯鄲。引牛首拘水灌城是也。其水東入邯鄲城。又逕叢臺南。六國時趙王之臺也。又歷邯鄲阜。又出城合成一川。又澄而為渚。東南流注拘澗水。先謙案。班固拘澗入白渠。故志文以白渠統之。注又云。拘澗水自魏武始來。東合牛首水入白渠。先謙案。本志武始下。拘澗水東南入白渠者也。白渠水自魏武安來。東南逕邯鄲縣南。又東合拘澗水。又東。故瀆出焉。一水下入廣平曲梁。其白渠故瀆南出。所在枝分。右出者下入魏縣鄴。一統志。堵山今邯鄲縣三十里。渚河。沁河。即古牛首拘澗二水。耙要。堵河在城南五里。沁河在城西半里。合為西河。趙敬侯自中牟徙此。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云。師古曰。邯音寒。〔補注〕段玉裁曰。水經注引此注。無鄲字。後書注亦云。邯山名。單。盡也。邯山至此而盡也。亦無鄲字。單本作單。單與鄲同。故謂邯單。邑字後人加邑。自左傳已然。先謙曰。敬侯元年都邯鄲。見趙世家。後漢因。續志有叢臺。劉注。有洪波臺。一統志。故城今邯鄲縣西南十里趙王城。

易陽。應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師古曰。在易水之陽。〔補注〕全祖望曰。此是洺水。亦謂之南易水。故曰易陽。應說非。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魏都賦云。溫泉毖涌而自浪。注。溫泉在易陽。世以治疾。洗百病。案易水即洺水。全說是也。廣韻。洺水在易陽。春秋時為赤狄之地。後屬晉。水經注。失洺水篇。寰宇記。磁州武安縣下。引水經注云。洺水出易陽縣西山。洺州永年縣下云。風土記云。南易水。本名漳水。源出三門山西。自肥鄉縣界流入趙地。記云。六國時此水名易水。培齋及水經云。洺水之目。不知誰改。俗謂山之下地名洺水因

經之。故曰洺水。初學記邢州下引注云、洺水一名漳水、俗名千步。又注云、洺水東逕柏暢亭。又洺州下引注云、狗山頂上有狗迹。今在臨洺縣西。澄清濁二源會流於灘花、斯有洺水之目也。一統志、故城今永年縣西十五里。

柏人。〔補注〕先謙曰、堯都、見帝王世紀。春秋晉地、見左哀際。戰國入趙。王遷城之、見趙世家。高帝過此、弗宿、見高紀。莽曰壽仁。師古曰、本晉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唐山縣西。

襄國。〔補注〕先謙曰、常山王張耳都、見項羽紀。後漢因。續志、秦爲信都、項羽更名。有檀臺、有蔡人亭。一統志、故城今邢臺縣南百泉村、遺址尚存。故邢國。〔補注〕陳奐曰、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昔與班說不同者、漢襄國縣、卽今直隸順德府附郭邢臺縣、漢懷縣、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並國爲邢始封國、懷卽春秋之夷儀、爲邢徙封國也。凡班志故國、皆是始封國矣。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𣶒。〔補注〕先謙曰、任、廣平縣。說文、湡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𣶒、卽用志文。據此、渠當作湡、湡卽渠也。寰宇記邢州龍岡縣下云、湡水一名澧水、俗謂之百泉水、出縣東平地、以其導源總納衆泉、合成一川故也。亦謂之鴛鴦水、魏都賦云、鴛鴦交合、合當作谷。劉逵云、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又沙河縣下云、沙河卽湡水也。水經云、湡水出趙國襄國、通鑑胡注引水經此句下有東過沙河縣五字。宋白云、沙河卽湡水也。先謙案、湡亦作隅、澧亦作醴、濁漳水注、衡漳水與隅澧通、爲衡津、知入𣶒卽入漳矣。湡亦作禑、列子中缺下之節、禑逕於禑沙之中、隅醴、禑沙通謂、實卽一水也。一統志、湡水今百泉河、在邢臺縣東南八里。寰宇記、西山卽湡山也。山海經云、湡山之下、湡水出焉。紀要、西山今封山、在順德府西二十里。又有蓼水、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湡。師古曰、湡音藕、又音牛凡反。〔補注〕先謙曰、朝平、廣平縣。寰宇記龍岡縣下云、蓼水一名逢活水。水經云、蓼水出襄國西石井岡、岡上有井、大如車輪。朱弁曲洧舊聞云、去鉅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水、經名逢活、源流深長、廣輪數百步、人享其利。說文、澀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湡。今志舉入湡之水、有馮無澀、然則馮水蓋澀水之誤、或別稱也。隋志亦云龍岡縣有澀水。當以澀爲正。一統志、逢活水出邢臺縣治西北五里、東流合牛尾河、又東經小呂社、合百泉支流、又東北經任縣城北、又東入大陸澤、古蓼水也。澀水一名任水、出邢臺縣東南、東流逕南和縣西南、又東北逕任縣、又東入大陸澤。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補注〕先謙曰：據表，平干國封趙敬肅王子偃，偃子元。以五鳳二年國除。全祖望云：故屬鉅鹿郡，景帝中六年分置廣平郡，武帝置平干國。水經注云：景帝中六年改鉅鹿為廣平，誤。廣平乃鉅鹿之分郡，鉅鹿故無恙也。故中興復省廣平入鉅鹿。錢大昕云：王溫舒為廣平都尉在元朔、元狩之間，是平干國未置之前已為廣平郡矣。五鳳二年平干繆王坐殺謁者，會赦，不得代，國除，仍為廣平郡，故云復故也。當云故廣平郡某年置，乃與復故之文相應。哀帝建平三年更置廣平國，志文失書，蓋脫漏之甚者。莽曰富昌。屬冀州。〔補注〕先謙曰：據志，鉅鹿郡下云：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戶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口十九萬八千五百五十八。縣十六。〔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襄嚵、鄗平、成陵、祚陽四縣，無考。

廣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鉅鹿。初學記洺州下引水經注云：洺水東北逕廣平縣故城東，水積於大澤之中，為澄泉，南北四十里，東西二十里，亦謂之黃塘泉。一統志：故城今雞澤縣東二十里舊城村。張。〔補注〕錢坫曰：元和志，張城一名洺陽城，在任縣西南二十七里。史記曹參世家云東取張，即此。先謙曰：侯表，毛釋之國，高帝封；彭昭，景帝封；趙頃王子嵩，宣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任縣西南。朝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本志趙國下，蓼水、馮水至縣入湡。南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鉅鹿。寰宇記南和縣下引水經注云：北有和城，故此云南也。澫水在縣北五里。水經注：南和西，官治東，有湡水，一名沙澫水。先謙案：即洺水也，亦見趙國下。一統志：故城今南和縣治。列葭水東入湡。師古曰：葭音家，湡音斯。〔補注〕段玉裁曰：湡入湡，湡入虖池，虖池移徙不常，故道今不可考。先謙曰：武五子傳所云葭水也。寰宇記邢州南和縣下云：列家水在縣西南十里，下至張淵河。列家即列葭之同音變字。又洺州雞澤縣下引水經云：葭水出列人縣，以其旁多

蓬萊故名。（今本無）渪漳水注：衡水自鉅鹿堂陽分爲二水，其右水東北出石門，謂之長蘆淫水，蓋變引葭之名也。引葭當卽列葭之譌，是列葭水卽長蘆水。列人南和壤地相比，故寰宇記云長蘆出列人，而志係列葭於南和下也。餘見堂陽下，滏水見襄國下。

列人。〔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梁惠成王八年取之，見紀年。 莽曰列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鉅鹿。渪漳水注：滏水自魏郡武安來，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合白渠故瀆，下入斥章。白渠故瀆自魏郡涉來，東逕肥鄉縣故城北，（晉縣）紀年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取列人者也。渠道交徑，互相纏際，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至列人入漳是也。一統志：故城今肥鄉縣東北。

斥章。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其國斥鹵，故曰斥章。〔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鉅鹿。渪漳水注：漳水自列人來，東北逕斥章縣南，後漢建安十八年，曹魏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斷，舊溪東北出，涓流濗注而已。尙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衡漳故瀆下入魏平恩。一統志：故城今曲周縣東南。

任。師古曰：本晉邑也。鄭皇頡奔晉，爲任大夫。〔補注〕先謙曰：春秋晉邑，齊取之，見哀四年傳。高帝封張越爲侯國，見表。本志襄國下，湡水至縣入寖。續志後漢屬鉅鹿。一統志：故城今任縣東南。名勝志：任水在縣東南二十里，從南和流入，縣以此名。

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補注〕先謙曰：渪漳水注：衡漳故瀆自南曲來，東北逕曲周縣故城東。地理志曰：武帝建元四年置。余案史記酈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爲侯國，漢表同，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衡漳故瀆下入鉅鹿鉅鹿。錢大昕云：平帝之世屬信以郡廢國除，爲鄉，孝武復置也。 莽曰直周。〔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鉅鹿。一統志：故城今曲周縣東北。

南曲。〔補注〕先謙曰：昭帝封清河綱王子遷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渪漳水注：衡漳故瀆自魏平恩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應劭云：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衡漳故瀆下入曲周。據此說，縣併入平恩。一統志：故城今邱縣北。

曲梁。〔補注〕先謙曰：春秋晉地，見左桓[illegible]傳。 侯國。〔補注〕先謙曰：平干頃王子敬國，宣帝封。錢大昕云：漢侯國例不屬諸侯王，故王子面侯者必別屬漢郡。廣平信都亦諸侯王國也，而得有侯國者，蓋志郡國之名，以元始二年戶口籍爲斷，其侯國之名，則以成帝元延之末爲斷。元延之世，廣平信都皆郡也，非國也。國已除爲郡，則從前之改屬它郡者復

還其舊。追哀帝建平中復置此二國。則侯國必仍改屬它郡。特史家不能一一敘之耳。試觀廣平領縣十六。戶二萬七千有奇。信都領縣十七。戶止萬五千有奇。以附近郡國準之。不應縣多而戶少。乃知莽改郡爲國之後。未必仍領若干縣也。　莽曰直梁。〔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魏郡。續志有雞澤。濁漳水注。白渠水自趙郡邯鄲來。一水東爲澤渚。曲梁縣之雞澤也。國語所謂雞澤矣。東北逕澄湖下。合白渠故瀆入列人。九域志洺州古迹引水經云。洺水東流逕曲梁城。一統志故城今永年縣治。　廣鄉。〔補注〕先謙曰。宣帝封平千頃王子明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任縣界。　平利。〔補注〕先謙曰。宣帝封平千頃王子世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　平鄉。〔補注〕錢坫曰。劉向列仙傳。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是其先爲鄉。先謙曰。宣帝封平千頃王子王爲侯國。見表。通典元和志以爲秦鉅鹿郡。王離圍趙王歇在此。據志後漢屬鉅鹿。一統志今平鄉縣西北六里大老莊南。　陽臺侯國。〔補注〕錢大昭曰。臺、閩本作臺。說文籀文堂从高。疑此卽臺字。先謙曰。平千頃王子田國。宣帝封。表作陽城。未知孰是。續志後漢省。　廣年。莽曰富昌。〔補注〕陳奐曰。廣平國莽既更名富昌。則廣年下當云富昌亭。此脫亭字。他郡國皆如是。先謙曰。據志後漢屬鉅鹿。一統志故城今永年縣西北。　城鄉。〔補注〕先謙曰。宣帝封平千頃王子慶爲侯國。表城作成。續志後漢省。

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補注〕先謙曰。中山憲王子平國。表作三年。全祖望云。故屬常山郡。　屬冀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常山國下云。建武十三年省眞定國。以其縣屬。　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縣四。

真定。〔補注〕先謙曰：縣見成紀。故東垣，高帝十一年更名。〔補注〕先謙曰：戰國中山地，趙取之，見趙世家。高帝更名，見陳豨傳。莽曰思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常山。一統志故城今正定縣南。

藁城。〔補注〕先謙曰：縣見五行志。武帝元鼎四年置，見元和志。濁漳水注：緜蔓水自常山樂陽來，又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緜蔓水又東，謂之大白渠，地理志所謂首受緜蔓水者也。白渠水下入常山與白渠枝津，俗謂之泜水，上承白渠於藁城縣之烏子堰，下入肥纍。莽曰藁實。師古曰：藁音工老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藁城縣西南邱頭社。

肥纍。〔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亦稱肥，下見趙世家。五行志作肥累。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白渠枝水自藁城來，東逕肥纍縣故城南，又逕陳臺南，下入鉅鹿新市。一統志故城今藁城縣西七里。故肥子國。師古曰：纍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詳見鉅鹿下曲陽下。

緜曼，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鄡入河。〔補注〕先謙曰：河即滹河也。鄡，鉅鹿縣。濁漳水注：斯洨水首受大白渠，大白渠首受緜蔓水，緜蔓水上承桃水，桃水自常山桑中來，東南流逕緜蔓縣故城北，自下通謂之緜蔓水，下入常山樂陽。又云：白渠水自下曲陽為斯洨水，東分為二，枝津右出，下入鉅鹿稱成，斯洨水下入鉅鹿。莽曰緜延。師古曰：曼音萬，鄡音口堯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獲鹿縣北，今平山縣治。河漢時分派為大白渠，東南流至今獲鹿縣為斯洨水，又東至束鹿縣，今湮。

中山國。〔補注〕先謙曰：滱水注：十三州志云中山治盧奴。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北一千四百里。高帝郡，景帝三年為國。〔補注〕先謙曰：封子靖王勝。全祖望云：故屬代郡，高帝分置，屬趙國，景帝二年別為國，宣帝五鳳三年為郡，元帝永元元年復為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劭曰：中山故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十六萬八百七十三，口六十六萬八千八十。

縣十四。〔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柏鄉縣，無考。

盧奴。應劭曰：盧水出右北平，東入河。〔補注〕先謙曰：注右字衍。水經注可證。本秦縣。漢興降之。見本傳。續志後漢因。滱水注：滱水之右，盧水注之。水上承盧奴城內黑水池。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案此以爲班注）疑爲疏闕。闞駰應劭之徒，亦咸著是矣。（案此謂北平盧水不能至縣）余案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曰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池水東北際水有漢中山王故宮處，臺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城，開四門，穿北城，累石爲竇，下通池，流於城中，東北注滱。又云：長星溝自上曲陽來，東南合胡泉水。胡泉水亦自上曲陽來，東逕平樂亭北，合長星川，東南逕盧奴城南，又東北入滱。又云：滱水自安憙來，東逕鄉城北，舊盧奴之鄉也。中山記云：盧奴有三鄉，斯其一焉。後隸安憙城。滱水下入安國。一統志：故城今定州治。

北平。〔補注〕先謙曰：趙簡子築北平距燕，見趙世家。高帝封張蒼爲侯國，見表。滱水注：魚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東入滱水。

徐水東至高陽入博。〔補注〕先謙曰：滱水注：徐水自代廣昌來，又逕北平縣，又東南歷石門中，其山上合下開，山關高六丈，飛水歷其關南出，乘崖傾澗，瀉注七丈有餘，東南出山，逕其城中。其水東流，別名順水，又東逕蒲城北，（元和志：蒲城縣本漢北平縣地）又逕清苑城，又合盧水、曹水（見北新成）下入涿梁與。案志繫徐水北平下，注更於廣昌溯源也。一統志：徐河出易州五回嶺，東南逕滿城縣北，又東逕清苑縣北，又東逕安州，合清苑石橋二河。

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補注〕先謙曰：河當作博。滱水注：盧水出蒲城西，俗謂之泉頭水也。地理志曰：北平縣有盧水，即是水也。東逕其城，又東南左入徐水。地理志曰：東至高陽入博。今不能也。一統志：清苑河出滿城縣，東南流逕保定府城南，又東與石橋河合，即古盧水也。

有鐵官。莽曰善和。〔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滱水注：蘇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山石若巨魚，水發其下，東流入蒲水。（見曲逆）一統志：故城在滿城縣西二里。

北新成。〔補注〕何焯曰：河南有新成，故此加北。先謙曰：志末論十二國分域，北新成屬涿郡。桑欽

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補注〕先謙曰：易水注：南易水自淶容城來，亦側有渾塘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成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南易水下入淶易縣。莽曰朔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滱水注：曹水出西北朔寧縣曹河澤，東南流合岐山水，又逕北新成縣故城南，又東入徐水（見北平）。一統志：故城今安肅縣西南二十里。

唐。〔補注〕先謙曰：春秋燕別邑，見左昭傳。齊策云「趙可取唐」，即其地。堯山在南。莽曰和親。應劭曰：故堯國也。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孟康曰：晉荀吳伐鮮虞及中人，今中人亭是。〔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中人亭，有左人鄉也。滱水篇：滱水東逕唐縣南。注云：滱水自代郡常山關來，東逕左人城南，縣有雹水，亦曰唐水，出中山城西北，西逕郎山北，又歷左人亭入滱。滱水又東，左會一水，出中山城北郎阜下，亦曰唐水，俗又名之爲雹水，西南流入滱。滱水下入常山上曲陽，又自上曲陽來，東逕中人亭南，又逕樂羊城北，又逕唐縣故城南，有一水出縣西北平地，俗一名唐水，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爲湖，俗名唐池，南入小溝，下注滱。應劭云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滱，與應符合，惟堯山在南，則無山以擬之，爲非也。唐城北去堯山五里，俗謂之都山，山南有堯廟，是即堯所登之山也（餘見望都）。滱水又合盧水（見盧奴）、胡泉水，是惡濟水（見上曲陽），下入安險。一統志：故城今唐縣東北。

深澤。〔補注〕先謙曰：高帝封趙將夕爲侯國，見表。又樂丘侯將夜，表注深澤，當析爲樂丘縣。莽曰翼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深澤縣東南。寰宇記云：祁州深澤縣南二十五里有南深澤故城，以城名當之，則涿郡屬縣；以去國里數較近，則中山屬縣。餘詳涿郡下。

苦陘。〔補注〕先謙曰：戰國中山邑，入魏，見說苑。踐餘游此，得公乘氏女，見餘傳。中山孝王后湯沐邑，見平紀。莽曰北陘。應劭曰：章帝更名漢昌。陘音邢。〔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更名漢昌。一統志：故城今無極縣東北。

安國。〔補注〕先謙曰：高帝封王陵，成帝封趙共王子吉爲侯國，見表。莽曰興睦。〔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滱水注：滱水自盧奴來，歷安國縣東，分爲二，一枝分東南，逕解瀆亭南，又逕任邱城南，又逕安郭亭南，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傅富爲侯國，其水東南入虖沱。滱水逕解瀆亭北，下入陸城。一統志：故城今祁州南。

曲

曲逆。（補注）先謙曰：戰國燕地，見齊策。一作曲晉，見趙策。高帝封陳平為侯國，見表。蒲陽山，蒲水所出，東入濡。又有蘇水，亦東入濡。莽曰順平。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更名蒲陰，有陽城。劉注：有陽安關。陽城蒲城山，蒲水出也。滱水注：蒲水出縣西北蒲城山西南，流積水成淵，東西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南逕陽安亭東，世俗名斯水為陽安瀆。蒲水又東南歷壙，逕陽安關下，出關北流，又東逕夏屋故城，實中險絕。紀年：魏殷臣趙侯伐燕，取夏屋城曲逆者也。蒲水又東南逕蒲陰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在蒲水之陰。（此以張說為志文）又合魚水（見北平），東入濡，為蒲水口。蘇水出縣西南近山，東北流，逕皋姑亭南，又東逕其縣入濡。故地理志曰：蒲水、蘇水並從縣東入濡也。濡水（此南濡）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為曲逆水也。張晏云：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是受此名，故縣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濡水又東合蘇水，又合蒲水，又東北逕樂城南，又東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矣。博水自望都來，東逕陽城縣，散而為澤渚，渚數里，世謂之為陽城淀。陽城縣故城近在西北，故陂得其名。今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下入派濊。案。先謙案：濡乃南濡也。北濡即北易，在今易州界，下流為定興縣之沙河。明統志溷為一。一統志：故城今完縣東南。蒲水在縣北。蘇水在縣西南。濡水自縣發源，為祁水，東南流為方順河，又東至清苑縣南，為石橋河。蒲陽山在完縣西北四十里，俗訛為白居山。

望都。（補注）先謙曰：戰國屬趙，為慶都邑。秦始皇七年攻之，見始皇紀。博水東至高陽入河。莽曰順調。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為名。（補注）先謙曰：高陽，涿郡縣。河窊為瀆。續志，後漢因。劉注：縣西北有中人城，有馬安關。滱水注：自唐縣城之南如東十餘里，有一城，謂之高昌縣城，或望都縣之故城也。縣在唐南。皇甫謐云：相去五十里，稽諸城地，猶十五里，蓋書誤耳。城東有山孤峙，名曰孤山。孤、都聲相近，疑即都山也。堯母慶都，故縣目之曰望都。（餘見唐）又云：博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東南潛入地下，又東南循瀆，重源湧發，逕三梁亭南，又逕樂梁亭南，下入曲逆。一統志：故城今望都縣西北三十里。博水今界河。新市。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補注）先

謂曰後漢因。續志有鮮虞亭故國子姓。劉注杜預云白狄別種。一統志故城今新樂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城鋪河朔訪古記縣有藺相如廉頗李牧宅相如祖塋皆在城中。

新處。〔補注〕先謙曰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嘉爲侯國。表新作薪。又臨地侯嘉表注辛處。新辛皆通用字。據表書析爲辟地縣。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定州東北。

毋極。〔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唐志縣有無極山。一統志故城今無極縣西二十五里新城村。無極山在元氏縣西距縣百六十餘里。

陸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滱水注滱水自安國來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應劭云縣故饒陽之下鄉也。自河間分屬博陵。滱水又逕博陵縣故城南。即古陸成。武帝封中山靖王子貞爲侯國。（桓帝尊父冢陵曰博陵因置郡縣）滱水又逕侯世縣故城南又逕陸成亭東下入饒陽。先謙案史表作陸成。本表陸成。田叔傳作陸成。三國志劉先主祖作陸成。或先名陸成後改陸成也。一統志故城今蠡縣南。

安險。莽曰寧險。應劭曰章帝更名安憙。〔補注〕宋祁曰寧險邵本作寧陸。先謙曰武帝封中山靖王子應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更名安憙。滱水注滱水自唐來東過安憙縣南。縣故安險也。其地臨險有井陘之難。中山記云縣在唐水之曲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憙。滱水下入蠡奴。一統志故城今定州東三十里。

信都國。〔補注〕先謙曰據濁漳水注治信都。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北二千里。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補注〕先謙曰滱水注信都縣信都郡治也。漢高帝六年置。劉攽云景帝前二年初封王子彭祖爲廣川王。都信都。四年徙趙國除爲信都郡。中二年封皇子越爲廣川王。傳國至王汝陽廢當甘露四年也。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有信都太守。是廣川削國除爲信都郡矣。後漢志劉昭注云安平故信都郡高帝置。疑此信都下注當云高帝置。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故。又案志云景帝增六郡。若信都高帝置則不及此數。疑注當云景帝前二年爲廣川國。四年爲信都郡。中二年復爲廣川國。宣帝四年復故也。全祖望云當云故屬秦鉅鹿郡。信都縣是高帝置郡則景帝置也。信都本秦縣。項羽改襄國。高祖分之。仍置信都。續志省誤以置縣爲置郡也。元帝建始二年更爲信都國。成帝陽朔二年復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信都國。先謙案續志趙國襄國下云秦爲信都。項羽更名。此縣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與信都國距遠。故錢坫以全說爲非。

終其舊置縣非置郡則可從也。志文有脊誤。三年當作四年。莽曰新博。〔補注〕吳卓信曰。後書李忠傳。王莽時爲新博長。屬冀州。續志。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補注〕先謙曰。據志安平國下劉注。故信都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仍屬冀州。應說樂安。係樂成之譌。濁漳水注。亦作樂成。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

縣十七。〔補注〕先謙曰。見王子侯表者有東襄縣。無考。闕人秦。莽見信林辭。

信都。王都。〔補注〕先謙曰。縣、見五行志。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補注〕先謙曰。濁漳水篇。漳水東北過扶柳縣。又東北過信都縣西。注云。扶柳在信都西。漳水逕扶柳西。則漳不過信都西也。餘見扶柳下。虖池水無考。陳澧云。虖池河自槀城至武邑。其間必過冀州北境。爲漢信都北境矣。此故虖池之異者。蓋於信都絕故大河而東出耳。故大河卽漢世漳水之瀆。水經漳水過信都。是故大河過信都也。故大河北流。故虖池東流。皆過信都。而故虖池東入海。其絕大河而東出明矣。志存古水道。故於其絕河東出之絕著之。此似無可疑者。惟故章河。卽淸濁二漳。至鄴合流。而故大河在鄴東。故章河至鄴。必入故大河。鄴縣爲今河南臨漳縣。北至冀州三百餘里。故章河不得如故虖池。在信都絕河東出也。志以故章河故虖池連言。今以故章河疑不能明。故於故虖池亦闕疑矣。禹貢絳水亦入海。〔補注〕先謙曰。濁漳水注。絳水故瀆自堂陽縣來。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下入辟陽。又自辟陽來。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於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於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於海也。胡渭云。漢志雖援古說。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道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稱。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別。志云。故漳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卽禹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道元所謂絳瀆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爲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敍漳水。仍自信都西。東北逕

下博縣。而道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忘謂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絳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一統志。絳水故道。自順德府廣宗縣。流入冀州。逕南宮縣北。又東北逕州城北。又東逕衡水縣南。至武邑縣界。合於滹水。亦名枯絳。舊志。今南宮縣東南有紅江。一曰牛口峪。又有破擴在縣東北二十里。疑卽古洚水所經。今皆湮塞。 莽曰新博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絳水呼沱河。漳水注。長蘆水自扶柳來。又東屈北逕信都縣故城西。其水側城北注。又東逕安陽城東。又東北逕武陽城東。（故縣無考）下入下博。一統志。故城今冀州治。

歷。莽曰歷寧。〔補注〕先謙曰。高帝封程黑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淇水注。清河自廣川來。東北逕歷縣故城南。應劭云。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東如北。水濟尙謂之歷口渡。清河下入脩。據應說。縣省入廣川。一統志。故城今故城縣北。括地志。樂毅云。故鼎返乎歷室。卽此。

扶柳。師古曰。闞駰云。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補注〕先謙曰。帳國中山地。趙取之。見國策。高后封呂平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長蘆水自常山九門來。東逕扶柳縣故城南。下入信都。衡水自鉅鹿堂陽來。東北逕扶柳縣故城西。下入昌城。一統志。故城今冀州西南六十里蒲笠城。

辟陽。〔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審食其爲侯國。見表。 莽曰樂信。師古曰。辟音壁。〔補注〕先謙曰。宜本作辟。音壁。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絳水故瀆自信都來。東北逕辟陽亭。應劭云。廣川縣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絳瀆下仍入信都。案據應說。縣併入廣川。一統志。故城今冀州東南三十里。

南宮。〔補注〕先謙曰。高后封張買爲侯國。見表。 莽曰序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河水注。張甲河左瀆自清河來。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又濁漳水注。衡漳故瀆自鉅鹿堂陽來。逕南宮縣故城西。王莽之序下也。（府縣志當時改之）其水與隅醴通爲衡津。又有長蘆淫水之名。絳水之稱。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下入常山九門。又自九門來。東南逕南宮城北。下入清河。故漳水下入鉅鹿堂陽。一統志。故城今南宮縣西北。

下博。莽曰閏博。應劭曰。博水出中山望都。入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長蘆水自信都來。北爲博廣池。又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入衡漳。衡漳自鉅鹿歸來。右逕下博縣故城西。應劭云。太山有博。故此加下。衡漳於下博城西逕迆東北注。謂之九移。下入樂鄉。先謙案。出望都入河之博水。與縣無涉。應說誤。一

統志故城今深州南。**武邑。**莽曰順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衡漳自河間武隧來，東逕武邑縣故城北，（晉武邑郡治此）又東北右合張平溝，下入東昌。張平溝水上承武強淵，淵西南側水有武強縣治，淵水東北爲張平澤，北注衡漳。一統志故城今武邑縣治。**觀津。**〔補注〕先謙曰：戰國魏地，齊宋敗魏於此，見齊魏世家。後入趙，以封樂毅，見毅傳。莽曰朔定亭。師古曰：觀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桑社溝（見河間弓高）上承從陂，世稱盛溝從海，亦謂之摩訶河，東南逕諸河，西北逕衡水。春秋雨泛，觀津城北方二十里盡爲澤藪，蓋水所鍾也。其瀆逕觀津縣故城北，又南屈東逕竇氏青山南，側堤東出。青山即文帝竇后父少翁冢也。下入芻漳衛南。一統志故城今武邑縣東南。**高隄。**師古曰：隄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棗強縣東。**廣川。**師古曰：闞駰云其縣中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也。至隋仁壽元年，初立煬帝爲皇太子，以避諱故改爲長河縣，至今爲名。〔補注〕先謙曰：武帝封中山靖王子頗爲侯國，見表。縣人董仲舒，見本傳。孟但、段仲、溫呂步舒，見儒林傳。後漢改屬清河。續志有棘津城。案長河即清河也。淇水注，清河自清河蓨、棗強來，北逕廣川縣故城南，下入歷。又河水注，張甲河右瀆自清河棗強來，東北逕廣川縣，與絳瀆水故道合，又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下入脩。一統志故城今棗強縣東三十里。**樂鄉。**侯國。〔補注〕先謙曰：河間獻王子侯國，宣帝封。莽曰樂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衡漳自下博來，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合引葭水，下入河間武隧。自馬河水上承滹沱，東逕樂鄉縣北，下入安饒縣。一統志故城今深州東南。其樂毅後所封樂鄉，注於宛縣東南，見漳水注。地説家混而一之，非。**平隄。**侯國。〔補注〕先謙曰：河間獻王子招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棗強縣東。**桃。**〔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劉襄，元帝封廣川繆王子良爲侯國，見表。莽曰桓分。〔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衡漳自西梁來，東北逕桃縣故城北，下入鉅鹿郡。一統志故城今冀州西北。**西梁。**侯國。〔補注〕先謙曰：廣川戴王子闔兵國，宣帝封。續志後漢省。濁漳水注，斯洨水自鉅鹿貰來，東逕西梁城南，下入鉅鹿樂信。衡漳自扶柳來，北逕西梁縣故城東，應劭云，扶柳縣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故縣也。世以爲五梁城，蓋字狀致謬。衡漳下入桃。先謙案：據

廮陶縣併入扶柳。一統志，故城今束鹿縣南六十里。

昌成。〔補注〕先謙曰：戰國趙地，秦拔之，見趙世家。侯國。〔補注〕先謙曰：廣川繆王子元國，宣帝封。濁漳水注，衡漳自扶柳來，東北逕昌城縣故城西，應劭云，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衡漳下入西梁。續志，後漢改名阜城。一統志，故城今冀州西北。

東昌。侯國。〔補注〕先謙曰：清河綱王子成國，宣帝封。莽曰田昌。〔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濁漳水篇，衡漳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注云，衡漳自武邑來，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俗名之曰東相，蓋昌相聲亂，合故致茲謬。西有昌城，故目是城爲東昌矣。衡漳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下入河間弓高。先謙案，漳水一名䆇水，本志魏郡武安下䆇水至東昌入滹沱河者也。一統志，故城今武邑縣東北。

脩。莽曰脩治。師古曰：脩音條。〔補注〕先謙曰：官本洽作治，是。案脩縣，史紀周亞夫傳作條，晉志作蓨，魏志作蓚，高祖紀傳仍作蓨。蓨脩通用。續志，後漢改屬勃海。淇水注，清河自歷來，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亂流逕高郭縣，無復有水矣。又逕脩縣故城南，屈逕其城東，又東北左與橫漳枝津故瀆合，又東北逕脩國故城東，文帝封周亞夫爲侯國，故世謂之北脩城也。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脩縣治）。清河下入勃海東光。又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平原鬲來，北逕脩縣故城東，下入平原安。張甲河左瀆自廣川來，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十三州志云，張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先謙案，本志清河信成下張甲河東北至蓨入漳水者也。又濁漳水注，桑社溝水自勃海脩市來，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亦曰桑社淵。從陂南出夾隄東派，逕脩縣故城北，合清漳。漳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從陂北出者下入河間弓高。一統志，故城今景州南。

河閒國。〔補注〕先謙曰：濁漳水注，前樂成。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北二千五百里。故趙。〔補注〕錢大昕曰：河閒與真定、信都、廣昌皆故趙地。常山、中山雖爲郡，仍屬趙也。志或書或不書。齊召南曰：高祖置河閒郡。功臣表，張相如，趙將，以爲河閒守是也。文帝二年別爲國。〔補注〕先謙曰：封趙幽王子辟彊。全祖望云，十五年復爲郡，景帝二年復爲國，元帝建昭元年復爲郡，成帝建始元年復爲國。莽曰朔定。應劭曰：在兩河之閒。〔補注〕何焯曰：兩河，

別虖池河，虖池別河。先謙曰：續志，後漢爲河間郡，屬冀州，志失書。戶四萬五千四十三，口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十二。

縣四。

樂成，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補注〕先謙曰：東光，勃海縣。淇水篇，衡漳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樞帝加陵字）注云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出縣北者乃虖沱別水分虖沱故瀆之所纏絡也。衡漳東分爲二，左出爲向氏口，瀆水自此決入也（互見弓高）。先謙案：此志所云虖池別首受虖池河者也。酈道元云，漢時虖池河西派，過今直隸獻縣，又分一派東流至東光縣西北境入虖池河，東派也。今時虖池河至獻縣分一派東流，達其故瀆，今又東北流至滄州，則與古異矣。莽曰陸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衡水自勃海阜城來，東逕樂成縣故城南，今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舊引衡水北入城注池，衡漳下入勃海建成。一統志，故城今獻縣東南。

候井。〔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寰宇記，定遠軍東光縣有候井城，候井，漢縣也。舊地理書並失其所在，以理推之，當在今弓高縣西北三十五里胡蘇池側。舊傳此池每日再溢再減，疑其與海潛通，而池形窄小，有似於井，故以候井名其縣，歲月既久，今井泉不復有溢減之候矣。一統志，故城今東光縣西。

武隧，莽曰桓隧。師古曰：隧音遂。〔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安平，作武遂。濁漳水注，衡漳自信都樂鄉來，東北逕武邑郡南（後魏郡），又東逕武強縣北（後魏縣），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史記，秦破趙將扈輒於武隧，斬首十萬，卽於此處也。又合白馬河，下入信都武邑。白馬河自涿饒陽來，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漳，謂之交津口。又易水注，南易水自涿故安來，東流屈逕長城西，又南逕武隧縣南，新城縣北。史記，李牧伐燕，取武隧、方城是也。俗謂是水爲武隧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趙世家，趙以龍兌、汾門與燕，燕以葛城、武陽與趙，是也。亦曰汾水門，又謂之梁門，下入涿范陽。一統志，故城今武強縣東北沙窪村。

弓高。〔補注〕先謙曰：文帝封韓隤當爲侯國，見表。虖

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補注〕齊召南曰：平舒上脫東字，東平舒，勃海縣。錢曰：平舒，則疑代郡之平舒矣。先謙曰：此又一虖池別河也，與上至東光仍出虖池者不同。陳澧云：漢時虖池河至今直隸阜城縣，又分一派，在正流二派之東也。志言虖池河至參戶入此水，是此水自今阜城縣東北流過青縣（漢參戶）今滹水東北流一派過阜城至青縣，蓋其故瀆。又自青縣絕河而東，至靜海縣入海。今滹沱河二派，又有此別河，則爲三派。志言滹河至文安入河，則虖池至文安一派，與滹河相近，而參戶一派在其東。參戶一派，東入別河，則別河更在東也。　莽曰樂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濁漳水注：衡漳自信都東昌來，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淀，左出爲向氏口，虖池故水自此決入也，亦曰柏梁渰。下入勃海蒲領。衡漳東逕弓高縣故城北，王莽之樂成亭也（多亭字）。又東北右合柏梁渰，又右會桑社溝，下入勃海阜城。柏梁渰水自勃海蒲領來，東北會桑社枝溝，又逕弓高城北，又東入衡漳，爲柏梁口也。從陂水（見信都縣）北出東北分爲二川，一北逕弓高城西，入柏梁渰，一東逕弓高城南，又東北，掛非溝水出焉，下入阜城。一統志：故城今阜城縣西南，其東光縣西之弓高故縣所改置。

廣陽國，〔補注〕全祖望曰：濕水注，秦始皇二十一年滅燕，以爲廣陽郡。案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皆燕所置，以防邊也。漁陽四郡在東，上谷在西，而其國都不與焉。自薊至涿三十餘城，始皇無不置郡之理，亦無反併內地於邊郡之理。且始皇併六國，其國都如趙之邯鄲，魏之碭，楚之江陵，陳之九江，齊之臨淄，無不置郡，何以燕獨無之？道元之言，容必有據。志以爲昭帝始改，殆攷之未詳歟。顧炎武主漢志，以駁水經，予則謂漢志則失黔中、楚郡，安保其不失廣陽？而廣陽之爲秦郡，又以例推之而可信者。或曰：然則三十六郡多其一矣。曰：吾固嘗以九原不當在三十六郡之內，則進廣陽以足之，而退九原於南海四郡之列，所謂三十六郡者，脗合矣。先謙曰：據五行志，燕王都薊，廣陽蓋仍之。續志後漢省，劉注：雒陽東北二千里。　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補注〕先謙曰：高帝時，燕王臧荼、盧綰，帝子燕王建。建死，呂后立敬王澤，澤孫定國，有罪自殺。武帝立子剌王旦，謀反誅，國除爲郡。全祖望云：楚漢之際爲燕國，高帝六年屬漢，仍爲燕國，武帝元朔二年爲

燕郡。(見徐樂傳。)元狩二年爲國。昭帝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補注)先謙曰。立刺王子建。莽曰廣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爲廣陽郡。屬幽州。志失書。戶二萬七百四十。口七萬六百五十八。

縣四。

薊。(補注)先謙曰。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周杞云。帝堯之後。)說文云。封於鄚。讀若薊。上谷有鄚縣。是鄚即薊也。上谷當是誤文。水經注。薊南通齊趙渤碣之間一都會也。㶟水注。城內西北隅有薊邱。因邱以名邑也。猶郡之曲阜。齊之營邱矣。故燕國。召公所封。(補注)先謙曰。燕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封于北燕。蓋燕薊各一國。後併徙都之。燕王喜時。秦拔薊。見燕世家。莽曰伐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篇。㶟水過薊縣北。注云。㶟水自廣陽來。東北逕薊縣故城南。魏土地記云。薊城西七里有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經誤證矣。㶟水又東合洗馬溝水。高梁水下入漁陽潞縣。洗馬溝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俱出縣西北平地。泉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湖水東流爲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入㶟。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流東注。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入㶟。又鮑邱水注。高梁水自涿良鄉來。東南流逕薊縣北。下入漁陽潞。又㶟餘水注。易荊水出于鑿泉。東南逕都山西。合虎眼泉水。孤山水。東逕薊城下。入上谷昌平。一統志。故城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薊邱在宛平縣北。方城。(補注)先謙曰。戰國燕地。趙拔之。見燕趙世家。後漢改屬涿。續志。有臨鄉。有督亢亭。聖水注。聖水自涿陽鄉來。東逕方城縣故城北。又左會白祀溝水。(見廣陽。)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聖水又右會湝淀水。下入勃海安次。又巨馬水注。督亢澤苞方城縣。縣有督亢亭。(見涿郡涿。)一統志。故城今固安縣西南方城村。廣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㶟水注。㶟水自涿良鄉來。東逕廣陽故城北。謂之小廣陽。㶟水下

入鉅。又聖水注。濮陽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合濁滨水，下入濮陽鄉。濁滨水亦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而東入廣陽水。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娶城，東南合長城水，入聖水。一統志：故城今良鄉縣東北十里。

陰鄉。莽曰**陰順**。〔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寰宇記：蓊先所在，蓋在今蓊縣南界、良鄉東界、臨安北界，三縣交入之地。一統志：故城今兗今縣西南。紀要：二十五里龍火城，唐武德三年竇建德將高士興退軍龍火城是也。

菑川國。〔補注〕先謙曰：閻若璩云：國治劇縣。先謙案：此據巨洋水注所敘推之，別無證據。**故齊。**〔補注〕先謙曰：書故齊者，悼惠王封國。**文帝十八年別為國。**〔補注〕先謙曰：封悼惠王子賢。王念孫云：十八年當為十六年。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高五王傳：齊濟北、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孝文十六年同日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並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國。高密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菑川不合。）全祖望云：景帝二年為郡，四年復為國。武帝時其地多并入北海，而割臨菑之東予之。**後并北海。**〔補注〕劉敞曰：案菑川於漢俱不見并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菑川入北海耳。先謙曰：續志北海國下劉注：建武十三年省菑川國，以其縣屬。先謙案：後并北海四字不合志例，非班語。高密、膠東二國俱并北海，而志不書，知此為後人竄入也。**戶五萬二百八十九。**

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補注〕錢大昕曰：史記平津侯傳：弘，齊菑川薛縣人。漢表同。是漢初菑川與魯俱有薛縣。其後并省，班志據元成以後版籍，故菑川無薛。徐松曰：菑川始立國，恐不止領縣三。案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薛初屬楚，故為薛郡，不止一縣地，實臨菑東境也。宣帝五鳳中，王終古有罪，詔削四縣。若止領縣三，何足當削？此恐薛先為所屬，削後移屬之也。先謙曰：國人公孫弘，見本傳。楊何、長孫順、任公，見儒林傳。

劇。〔補注〕先謙曰，此與北海之劇即一地，彼是侯國，此爲縣治。漢世縣與侯國分治，仍各自爲縣者，二劇、二東安是也。其侯國在縣內，仍各自爲城治者，淇水注，清河先逕脩縣故城，後逕脩國故城是也。（趙一清疑脩國爲誤字，非。）迨後漢菑川併入北海，則菑川之劇轉爲北海郡治，互詳北海劇下。義山，蕤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補注〕先謙曰，巨洋水注，蕤水出劇縣南角崩山，即故義山也。俗人以其山角若崩，因名爲角崩山，亦名爲角林山，水即蕤水矣。地理志曰，劇縣有義山，蕤水所出也。北逕嶰山東，俗亦名爲青山矣。蕤水下入北海壽光。莽曰俞。應劭曰，故厄國，今厄亭是。〔補注〕先謙曰，注兩厄字皆紀之誤。後漢屬北海。續志有紀亭，故紀國。巨洋水注，巨洋水自齊臨朐來，東北合康浪水，又逕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後改曰劇。故晉遊子曰，朐劇之人辨者也。巨洋水下入北海。益康浪水出縣西南峓山，齊都賦云，峓嶺鎮其左，是也。康浪水北入巨洋。丹水自瑯邪朱虛來，北逕劇縣故城東，合東丹水。東丹水出方山，北逕縣，合西丹水，下入北海平壽。渾水亦出方山，下入平壽。紀鄣故城在壽光縣東南。

東安平。〔補注〕先謙曰，春秋紀酅邑，見左莊三年傳注。戰國齊田常自安平以東至瑯邪爲封邑，見田齊世家。田單封此，見單傳。後漢屬北海。續志有酅亭。淄水注，淄水自齊臨淄來，東北逕東安平城北，下入齊鉅定。一統志，故城今臨淄縣東十里。菟頭山，女水出，東北至臨菑入鉅定。孟康曰，紀季以酅入于齊，今酅亭是也。師古曰，闞駰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酅音攜。〔補注〕錢坫曰，闞說非也，千乘有安平耳。先謙曰，臨菑齊郡縣。巨洋水注，女水出東安平縣菟頭山，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南，緣述征記云，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里，然後更流，北注陽水城故鄣亭也。又逕東安平城東，下入齊臨淄。一統志，菟頭山在今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女水出，東北至樂安縣界入巨陽水。晉地道記作兔頭山。括地志一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樓鄉。〔補注〕錢坫曰，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有樓鄉，水經注涓水所逕者也。去此遠，疑非是。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膠東國。〔補注〕先謙曰，郡即國。見項羽傳。膠水注，膠水自下密來，東北逕膠東縣故城西，高帝元年別爲國，王莽更之郁秩也。（後漢是國都治。）伏琛書，膠水東北回遶於膠東城北百里，下入東萊當利。先謙案，膠東，後漢始置縣。漢非王都在

卽墨，則膠東郡卽卽墨縣也。而水經注一書不見卽墨。反以漢事繫膠東縣下，又不稱其國名，斯爲疏謬矣。故齊。高帝元年，別爲國。五月，復屬齊國。〔補注〕先謙曰：項羽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見羽傳。田榮擊破市，屬齊。全祖望云：屬秦琅邪郡。楚漢之際，屬齊國。尋別爲膠東國。五月，復屬齊國，因置郡。高帝四年，屬漢，仍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爲國。〔補注〕先謙曰：封悼惠王子雄渠。十一年，反，誅。景帝四年立，武帝四年，入爲皇太子。中二年，立康王寄。莽曰郁秩。〔補注〕先謙曰：續志北海郡下云建武十三年，省膠東國，以其縣屬。戶七萬二千二，口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一。

縣八：〔補注〕先謙曰：國人庸生，見儒林傳。

卽墨，〔補注〕先謙曰：戰國齊地，見田齊世家、蘇秦、田單傳。有天室山祠。〔補注〕先謙曰：宣帝置，郊祀志作太室。一統志：天室山在今卽墨縣西南三十里。莽曰卽善。〔補注〕先謙曰：後漢屬北海。續志有棠鄉，劉注左襄六年，圍棠。一統志：故城今平度州東南，俗名康王城。昌武，〔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單究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省。下密，有三石山祠。應劭曰：密水出高密。〔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北海。濰水注：濰水自北海密鄉來，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城東有密阜。案應劭云：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俗以之名阜，非也。濰水下入北海都昌。又膠水注：膠水自北海郡陽來，東北逕下密縣故城東，下入膠東國下。先謙案：密水入濰，濰亦兼密通稱，故下密得稱密水之目（見高密下）。祠宣帝置。石當爲戶，見郊祀志。濰水注同。魏地形志：卽墨縣有三戶山，今譌爲三岡山，岡又戶之音變字。一統志：故城今昌邑縣東，其濰縣界二下密縣皆府從置。三戶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壯武，〔補注〕先謙曰：文帝封宋昌爲侯國，見表。莽曰

壯武。〔補注〕先謙曰。後漢屬北海。續志。安帝復。劉注。故夷國。左傳紀伐夷。紀要。故城今即墨縣西。郁秩。有鐵官。〔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一統志。故城今平度州治。挺。師古曰。挺音徒鼎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與拒。屬北海。詳續志。一統志。故城今萊陽縣南七里。觀陽。應劭曰。在觀水之陽。師古曰。觀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北海。一統志。故城今萊陽縣東七十里。鄒盧。莽曰始斯。〔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

高密國。〔補注〕先謙曰。據濰水注。國治高密。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補注〕先謙曰。封悼惠王子卬。十一年。反誅。景帝三年。立子端。元封三年。薨。國除。全祖望云。故屬秦琅邪郡。楚漢之際屬齊國。分置膠西郡。高帝四年。屬漢。仍屬齊國。文帝爲膠西國。景帝二年。爲郡。三年。復爲國。武帝元封三年。爲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補注〕先謙曰。立廣陵王胥子宏。續志北海國下劉注。建武十三年省高密國以其縣屬。戶四萬五百三十一。口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六。縣五。

高密。莽曰章牟。〔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北海。濰水注。濰水自琅邪平昌來。北逕高密縣西。應劭云。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今所謂百尺水。蓋密水也。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鄣日山。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瀉一壑。世謂百尺水。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龍蒞逕縣西南。蒞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蓋壘石豎柱。斷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岸。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縣故城南。縣南十里。蓋以爲塘。方二十餘里。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決水散流。下注夷安澤。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即韓信決水斬龍且處也。水西有厩阜。下入昌安。一統志。故城今高密縣西南。密水自諸城縣流入濰。昌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北海。濰水注。濰水自高密來。北逕昌安縣故城東。下入北海淳于。一統志。故城今安邱

縣治。石泉。莽曰養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濰水注：濰水自琅邪東武來，北逕石泉縣故城西，應劭云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下入琅邪平昌。先謙案：據應說，縣併入平昌。一統志：故城今諸城縣東北，寰宇記謂在安邱西南者，乃誤指平昌故城。夷安。莽曰原亭。應劭曰：故萊夷維邑。（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北海。汶水注：汶水自琅邪黔陬來，北過夷安縣東，應云故萊夷維邑，太史公云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西去濰水四十里，下入北海膠陽。張叔水出夷安縣東南阜下，西北流，下入膠陽，膠水左為澤渚，東北百許里，謂之夷安潭，周四十里，亦濰水枝津之所注也。一統志：故城今高密縣治。成鄉。莽曰順成。（補注）先謙曰：北海亦有成鄉，續志後漢並省。

城陽國。（補注）先謙曰：觀國齊地。齊王遣龍且之救，走城陽山中，見國。韓信追田廣至此，田橫擊項羽於此，見信橫傳。官本城作成，考證云：案當作城陽國，宋本誤也。先謙案：據沭水注，國治莒。故齊。文帝二年，別為國。（補注）先謙曰：封悼惠王子章。全祖望云：本秦琅邪郡，楚漢之際屬齊國，分置郡。高帝四年屬漢，仍屬齊國。惠帝元年，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屬魯國。文帝元年復屬齊國，二年別為國，八年復為郡，屬齊國。（城陽王徙淮南後，以城陽郡予齊，見史記諸侯王表。）十二年復為國，成帝鴻嘉三年復為郡，永始元年復為國。莽曰莒陵。屬兗州。（補注）先謙曰：續志琅邪國下劉注：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後漢琅邪，屬徐州。戶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縣四：

莒，故國，盈姓，三十世為楚所滅。少昊後。（補注）錢坫曰：少昊後三字當在故國之下。下文淮陽國陳，故國，舜後；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是其例也。先謙曰：少昊後三字在三十世為楚所滅之下，文妥

不順。齊說是也。惟或在故國下。或在盈姓下。則不可定耳。沭水注引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文略有刪易。據此則三字似在盈姓下矣。盈嬴同字。春秋世族譜作嬴姓。正義引世本作己姓。爲異。楚簡王滅莒。見楚世家。　有鐵官。莽曰莒陵。〔補注〕先謙曰。後漢屬琅邪。續志。有鐵。有峥嵘谷。先謙案。有鼓里。見齊策。國人衡胡。見儒林傳。沭水注。沭水自琅邪東莞來。東南過莒縣東。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故縣之。沭水又南合袁公水。潯水。葛陂水。下入陽都。葛陂水出三柱山。西南流逕盛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武帝封城陽共王子壯爲侯國。葛陂水積爲辟陽湖。西南入沭。一統志。故城今沂州府莒州治。　陽都。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補注〕先謙曰。高帝封丁復。宣帝封張彭祖爲侯國。見表。後漢屬琅邪。續志。有牟臺。沂水注。沂水自東海東安來。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也。沂水又南合蒙山水。溫水。下入東海臨沂。蒙山水自蒙陰來。東逕陽都縣南入沂。又沭水注。沭水自莒來。南過陽都縣。下入東海即丘。一統志。故城今沂水縣南。　東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琅邪。一統志。故城今沂水縣南三十里。錢坫云。東海亦有此縣。疑一地也。今沂水縣與海州境壤南北相接。先謙案。錢說是也。東海侯國。此爲縣治。不妨接壤。與留川北海二劇同。　慮。〔補注〕王念孫曰。慮當爲盧字之誤。沂水注可證。全祖望云。今本漢書盧作慮。慮有盧音。如呂慮取慮之類。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盧音。而古書盧字無通作慮者。若果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盧。今注內無音。則本是盧字明矣。　莽曰著善。〔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沂水注。盧川水出東盧山東南流。左則二川雙溪。右有諸葛泉源。亂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屬泰山郡）之上里也。武帝封城陽共王子豨爲侯國。盧水又入桑泉水（見泰山蒙陰）。先謙案。表作雷侯豨。盧雷通用。益證縣字當爲盧。若是慮字。無緣與雷通也。一統志。故城今沂水縣西南。

淮陽國。〔補注〕先謙曰。據渠水注。國治陳縣。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南七百里。晉志。漢分潁川立淮陽郡。全祖望云。淮陽是陳。陳乃楚地。安得云屬潁川。蓋因漢初韓王信亦有淮陽而誤。先謙案。此因高紀稱潁川郡頗益淮陽誤也。　高

帝十一年置。〔補注〕先謙曰，封子友。全祖望云，故屬秦楚郡。楚漢之際，屬楚國。六年，置淮陽郡。十一年，為國。先謙案，惠帝元年，友徙趙，國為郡。高后元年，復為國，立彊及武。文帝誅武，復為郡。五年，徙子武淮陽。十年，徙梁，復為郡。景帝二年，立子餘。二年，徙魯，又為郡。宣帝元康三年，立子欽。莽曰新平。屬兗州。孟康曰，章帝更名陳國。〔補注〕先謙曰，續志陳國下劉注，高帝置為淮陽，章和二年，改屬豫州。戶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三。縣九。〔補注〕先謙曰，國人洽豐，見儒林傳。

陳，〔補注〕先謙曰，秦楚郡治陳，故陳涉世家，陳守令皆稱。亦見張耳陳餘傳。縣人陳嵩，時見本傳。故國，舜後，胡公所封，為楚所滅。〔補注〕先謙曰，胡公封此，見陳世家。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見左哀十七年傳。楚頃襄王自郢徙此。〔補注〕先謙曰，二十一年，為秦白起所逼，徙都，見楚世家。沙水注，文穎以為西楚，三楚斯其一焉。始皇滅楚，後游焉，見始皇紀。莽曰陳陵。〔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陳。渠水注，渠水即沙水，自汝南長平來，東南逕陳城北，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城之東門內有池，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城南郭裏又有一城，名曰淮陽城，子產所置也。地道記云，城北有故沙，名之為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運所由矣。沙水又東南屈逕陳城東，為百尺溝，又南分為二。新溝水出焉。百尺溝東南流，下入寧平。新溝水東南合谷水，入潁，謂之交口。先謙案，本志河南滎陽下狼湯渠東南至陳入潁者也。谷水上承游陂，陂在陳城西北，南暨苦城，皆為陂。東流為谷水，逕苦城北。王隱云，苦北有谷水也。苦即檉，春秋會公會齊宋于檉者也。谷水又逕陳城南，入新溝水。又潁水注，潁水自汝南博陽來，東南逕陳縣南，南合交口，下入汝南新陽。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淮寧縣治。苦。〔補注〕先謙曰，春秋楚縣，見老子傳。秦因之。陳涉將葛嬰攻下之，見涉傳。莽曰賴陵。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城

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補注〕先謙曰：後漢屬陳。續志：春秋時曰相，有賴鄉。劉注：古史考云：曲仁里，老子里也。地道記云：城南三十里有平城。先謙案：賴鄉即史記厲鄉，厲、賴古通，莽氏縣以此。陰溝水注：渦水自陳留鄢邑來，東逕苦縣西南，分爲二水，枝流東北注於賴城，入谷水，爲死渦也。渦水又東南屈，逕苦縣故城南，又東北屈，至賴鄉西，合谷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實中。邊韶老子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鄉之東，渦水處其陽，疑即此城也。渦水下入沛郡譙。先謙案：此殷國以前之相，非漢沛郡相縣也，故邊云今屬苦。沛郡之相，爲睢水所經，與苦縣地中隔渦水，非渦水所能至也。又云：谷水自柘來，東逕苦縣故城中，水注則四周隍塹，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逕賴鄉城南，東入渦。一統志：故城今鹿邑縣東十里，相城在縣東十五里。

陽夏。應劭曰：夏，音賈。〔補注〕先謙曰：秦縣，縣人吳廣，見始皇紀。高帝追項羽至此，見羽紀。高帝封陳豨爲侯國，見表。縣人黃霸，見循吏傳。彭寵見本傳。後漢屬陳。續志：有固陵聚。陰溝水注：渦水自扶溝來，東南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邈城北，下入陳留寧陵。又濄水注：脊溝水自圉來，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又南入渦，今無水。先謙案：本志陳留陳留下，脊渠水至陽夏入渦渠者也。一統志：故城今太康縣治。

寧平。〔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陳。渠水注：沙水自陳來，由百尺溝東逕寧平縣故城南，又東爲鄲郡陂，下入汝南新陽。一統志：故城今鹿邑縣西南五十里。

扶溝。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補注〕先謙曰：向，沛郡縣。渦，說文、水經注並作濄，字同。陰溝水篇：陰溝水東南至沛爲濄水。注云：陰溝水自陳留浚儀來，始亂流蒗蕩，終別于沙，而濄水出焉。濄水受沙水於扶溝縣。（與渠水注參看。）許慎云：濄水首受扶溝縣蒗蕩渠，不得至沛，方爲濄水也。爾雅曰：濄爲洵。郭璞云：大水洪爲小水也。呂忱云：洵，濄水也。濄水逕大扶城西，下入陽夏。一統志：濄水在今扶溝縣東，即蔡水分流。過郡三，〔補注〕先謙曰：河南、淮陽、沛。行千里。師古曰：狼音浪，湯音徒浪反，渦音戈，又音瓜。〔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陳留。渠水注：渠水即沙水，自陳留陳留來，南逕扶溝縣故城東，縣即潁川之穀平鄉也，有扶亭，又有洧水溝，故縣有扶溝之名焉。沙水又東合廣漕渠，及南水，又合蔡澤陂水，又南逕小扶城西，即扶溝縣之平周亭。又東南逕大扶城西，即扶樂故城也。（後漢縣。）渦水於是分焉。沙水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有枝瀆西南達洧，爲甲庚溝，今無水。沙水又南合廣漕渠，下入汝南

長平，康溝水自陳留尉氏來，東逕扶溝縣之白亭北，陳留風俗傳云，扶溝縣有帛鄉帛亭，名在七鄉十二亭中。下入尉氏。又自尉氏來，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東面東南入沙水。其南水分爲二，一南逕闕亭東，東南合左水，一自枝瀆南逕召陵亭西，疑即扶溝之亭也。東南合右水。又東南入沙水。蔡澤陂水自穎川郾陵來，東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東北，即扶溝之匡亭也。陂水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入沙水。又洧水注，洧水自潁川新汲來，東逕匡城南，又左迆爲鸭子陂，謂之大穴口。又東南逕洧陽城西南，逕茅城東北，又南左合甲庚溝，又右合濩陂水，下入汝南長平。甲庚溝上承洧水於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洧陽城南，又東南爲鸭子陂，餘波南入甲庚溝，西注洧，東北注沙。濩陂水自新汲來，東翼洧隄，西面茅邑，陂水北出，東入洧。一統志，故城今扶溝縣東北五十里。

固始。師古曰，本名寢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補注〕先謙曰，據高紀晉灼注，固陵即固始，此表志之固始也。其世祖更名之固始，自屬汝南蔣國。蕃昌云，寢下注引應劭云，孫叔敖子所邑之寢邱是也。世祖更名固始，續志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汝水注，汝水別瀆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云，縣，故寢也。寢邱在南，故藉邱以名縣矣。城北又有孫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要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更名固始，莅淮陽屬下。已有固始志文，亦係縣故寢也四字，蓋縣境實與汝南之寢接壤。光武幷固始入於陽夏，而以汝南之寢爲固始，故東漢但有固始，無寢縣也。先謙案，續志自注，陽夏有固陵聚，合之晉注，足爲前漢固始倂入陽夏之確證。謂就是也。高帝擊楚，軍至固陵，見羽傳，史記作故陵。一統志，固始故城今淮寧縣西北，固陵聚在太康縣西。

圉。〔補注〕王念孫曰，王莽傳，其以奎蓋以南付新平。蘇林云，陳留圉縣，莽改曰奎蓋。然則圉縣下當脫莽曰奎蓋四字。先謙曰，春秋鄭地，見左昭傳。戰國入魏，楚世家云，射圉之東，紅塞爲衛夫，見侯表。續志，後漢改屬陳留。渠水注，谷溝水自陳留陳留來，東南逕圉縣故城北，縣苦楚難，修其干戈以圉其患，故曰圉也。或曰，遂陸之號矣。又歷萬人散，孫建破翟義處也。又歷谷溝亭，下入陽夏。一統志，故城今杞縣南南圉鎮。

新平。〔補注〕先謙曰，高帝時杜括先爲新平侯，又封張嚴，並見表。信新同字。續志，後漢屬陳。一統志，故城今淮寧縣東北。

柘。〔補注〕先謙曰，春秋陳國株邑，見元和志。秦縣，葛嬰攻下之，見陳涉傳。灌嬰破柘公軍於此，見嬰傳。續志，後漢因。陰溝水注，谷水自陳留寧陵來，東逕柘縣故城東，下入苦。一統志，故城今柘城縣北，寰宇記，縣有柘溝，故以爲名。

梁國。〔補注〕閻若璩曰，秦碭郡治碭縣，故沛公取碭，遂以沛公爲碭郡長。長即守也。漢改爲梁國，治睢陽。又曰，梁國不治碭縣，而治睢陽，以梁孝王武傳知之。吳楚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王國以內史治其民，而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非以睢陽爲治而何。王鳴盛曰，賈誼請徙代王都睢陽，代王即孝王武，後果徙王梁，知誼欲睢陽爲梁都甚明。志乃居末，此國至元始方除，並始終都睢陽，而志以居末，可見王國都不必定首縣，舉一可知其餘。先謙曰，據睢水注，梁國治睢陽，續志後漢治下邑。劉注，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故秦碭郡。〔補注〕先謙曰，睢水注，秦始皇二十二年爲碭郡，高帝嘗爲碭郡長。高帝五年爲梁國。〔補注〕先謙曰，王彭越。全祖望云，楚漢之際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王越。六年，倘爲碭郡，封楚王。是漢初仍有碭郡之名，且分屬楚。十一年，越反誅。十一年，立子恢。高后七年，徙恢王趙。文帝元年爲郡。二年，立子揖。十年，立子淮陽王武。平帝元始三年，嗣王以罪死，爲郡。五年，封孝王元孫之曾孫音爲國。案水經注，汳水、獲水、睢水三篇俱稱爲梁郡。本書王莽傳，陳定，故梁郡，殆莽時國廢爲郡也。高紀十一年，罷東郡，頗益梁國。孝王傳，梁爲大國，四十餘城，多大縣。景帝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嗣梁，次子明王濟川，濟川即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云，今陳留濟陽縣是。必初爲濟川國，武帝建元三年國除，始改陳留郡也。彭離王濟東，武帝元年王以罪廢，國除爲大河郡，卽東平國也。定王山陽，不識王濟陰，皆以無子國除爲郡。傳所云分梁爲五國也。梁國初建，不止領八縣，迨孝王孫平王襄以罪削去五縣，又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之屬陳留者，傳云梁餘尚有八城，卽此志所書領縣八也。莽曰陳定。〔補注〕吳卓信曰，莽傳有陳定大尹沈意。屬豫州。師古曰，以有碭山，故名碭郡。〔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屬同。戶三萬八千七百九，口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二。縣八：〔補注〕先謙曰，國人欒布、申屠嘉見本篇。丁寬、項生、褚延壽、陳翁生、戴崇、戴聖、橋仁、楊榮、周慶、丁姓，皆見儒林傳。

碭。山出文石。莽曰節碭。應劭曰：碭山在東。師古曰：碭，文石也。其山出焉，故以名縣。碭音唐，又音徒浪反。〔補注〕先謙曰：縣人田王孫、矜賜，見儒林傳。續志：後漢因。睢水注：睢水自蘄郡芒來，縣北與碭縣分水，有碭山，芒碭二縣之閒，山澤深固，高祖隱於是處也。睢水下入沛郡相。又獲水注：獲水自下邑來，東逕碭縣故城北，梁立碭郡，取山之名也。獲水又東合穀水。下入杼秋。穀水上承碭陂，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其陂散流，爲零水、㴚水、清水，積而成潭，爲碭水。又東注，爲穀水，逕安山北，即碭北山也。有陳勝墓。穀水又東北入獲。一統志：故城今碭山縣南保山鎮。碭山在永城縣北八十里，與碭山縣接界。

甾。〔補注〕先謙曰：梁縣。碭欽破稱殺罪於菑南，見欽傳。王莽諸將破翟義於此，見翟傳。故戴國。〔補注〕先謙曰：見左隱十年傳。𢦔文作𢧵。公羊隱作載。穀留戴州。徐松云：左傳正義，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元箋詩讖根戴爲甾，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甾縣。莽曰嘉穀。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名考城，屬陳留。劉注有穀亭，古甾丘之丘。汳水注：汳水自陳留成安來，東逕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縣，周之采邑，春秋爲戴國。高帝封彭祖爲侯國，是漢並因縣以甾名矣。汳水下入陳留寧陵。一統志：故城今考城縣南二十五里。

杼秋。莽曰予秋。師古曰：杼音食汝反。〔補注〕先謙曰：後漢改屬沛國。續志有澶淵聚。獲水注：獲水自碭來，東歷藍田鄉郭，又逕杼秋縣故城南，下入沛郡蕭。又泡水注：泡水上承睢水於杼秋縣界，北流，下入山陽平樂。先謙案：杼秋及下下邑縣，泡水所承之睢，皆獲水也。因與睢水徑復通，故獲亦稱睢。一統志：今碭山縣東六十里。

蒙。〔補注〕先謙曰：戰國楚地。邑人莊子。見史記。秦縣。周勃攻取之，見勃傳。獲水首受甾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補注〕先謙曰：甾獲渠見甾下注。彭城，楚國縣。說文：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獲水。獲水注：獲水出汳水於梁縣北。注云：地理志曰：獲水首受甾獲渠，亦兼丹水之稱。紀年：宋殺其大夫皇瑗於丹水之上。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蓋汳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出，下入巳氏。一統志：汴水一名獲水，舊自河南永城流逕江南碭山縣，至徐州府城東北入泗。唐宋以來，汴渠多自夏邑永城達宿州界，東至泗州入淮，而入泗之汴甚少。其後九河洪嚙，遂稱河之故道，爲絕流矣。陳澧云：據酈注，汳水自考城逕甯陵、睢陽，以今地考之，爲自河南考城（後漢考城）逕甯陵（漢甯陵）商邱（漢睢陽）今河南

考城以東之黃河。蓋其故瀆也。下流爲獲水。自蒙逕已氏、虞、下邑、杼秋、彭城。以今地考之。爲自今商邱。（漢蒙縣。）過山東曹縣。（漢已氏）河南虞城（漢虞縣。）江蘇碭山（漢下邑杼秋）蕭縣（漢蕭縣）銅山（漢彭城）今商邱縣之黃河。其故瀆也。東南流至銅山以下。爲漢時泗水。過郡五。〔補注〕先謙曰。據獲水注。過梁、沛、楚。五當作三。行五百五十里。莽曰蒙恩。〔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蒙澤。（宋萬弑湣公處。史集解引賈逵云。宋澤名也。亦見已氏下。）汳水注。汳水自睢陽來。東逕貰城南。在蒙縣西北。春秋。齊宋江黃盟於貫。杜預以爲貰也。汳水又逕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卽莊周邑也。其自縣南出者。仍入睢陽。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闞駰云。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爲亳與葛比。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汳水下見獲水篇。一統志。故城今商邱縣東北。已氏。莽曰已善。〔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改屬濟陰。劉注。有平和鄉。鄉有伊尹冢。濟水注。黃溝枝流上承黃溝。俗謂之界溝也。北逕已氏縣故城西。下入山陽成武。又獲水注。獲水自蒙來。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於蒙澤。十三州志云。蒙澤在縣東。獲水下入虞。又泗水注。黃水上源自鉅野溝來。東逕已氏縣故城北。下入睢陽。一統志。故城今曹縣東南。虞。〔補注〕先謙曰。古史考。商均所封。梁爲縣。高帝至此。使隨何說英布。見高紀。周勃攻取之。見勃傳。亦見五行志。莽曰陳定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有空桐地、有桐亭。有綸城。少康邑。獲水注。獲水自已氏來。東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少康所奔也。獲水又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又東逕龍譙固。合黃水。又入櫟林。下入下邑。一統志。故城今虞城縣西南三里。下邑。〔補注〕先謙曰。戰國魯地。楚滅魯頃公。遷此。見魯世家。周勃攻此。先登。見勃傳。莽曰下洽。〔補注〕宋一新曰。洽。汪本作治。是。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乘丘在縣西南。獲水注。獲水自虞來。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兄澤軍於下邑。高帝敗。從澤軍。子房發捐地之策。收散下之師。陸機所謂卽下邑也。獲水下入碭。又泗水注。泡水上承睢水於下邑縣界。東北注。下入山陽平樂。一統志。故城今碭山縣東。睢陽。〔補注〕先謙曰。世本。相土居商邱。宋更名睢陽。秦爲縣。項羽拔外黃。東下睢陽。見羽傳。縣人灌嬰。見本傳。後漢因。續志。有盧門亭。有魚門。有陽梁聚。

睢水注。睢水自陳留傐來。東逕穀城北。左傳樂大心盟華向於穀。今在睢陽縣西南。下入山陽瀆。又自蘄來。東逕睢陽縣故城南。於城之陽積爲逢洪陂。又合明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圃。人言梁王竹園也。下仍入蘄。又溷水注。豐水上源自己氏來。東逕孟諸澤。下入山陽都成。又汳水注。汳水自陳留浚儀來。東逕睢陽縣故城北。而東逕襄鄉塢南。續述征記云。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汳水逕其南。下入泗。又自泗南出。今無水。惟睢陽城南側有小水。南入睢。汳水下仍入泗。一統志。故城今商邱縣南。

故宋國。微子所封。〔補注〕先謙曰。見宋世家。元和志。齊楚魏滅宋。三分其地。魏得梁陳留。齊得濟陰東平。楚得沛。

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師古曰。睢音雖。〔補注〕王念孫曰。此下當有青州藪三字。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明都澤在睢陽縣東北。與志合。濟水注。尚書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之東北。十三州記云。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一統志。孟諸澤在今商邱縣東北。接虞城縣界。虞城縣北有孟諸臺。俗謂之婟澤。亦故澤地。杜預所謂水草之交曰麋者也。元時蹙爲河水衝突。湮遂不可復問矣。

東平國。〔補注〕閻若璩曰。國治無鹽。以東平思王宇。及翟方進傳。知之。先謙曰。續志。後漢治同。劉注。無鹽東九百七十五里。任城國治任城。雒陽東千一百里。

故梁國。〔補注〕先謙曰。孝王武國。全祖望云。東平本宋地。宋亡。齊得之。本不屬梁。其屬梁。自封彭越始。秦屬齊郡。楚漢之際屬楚國也。錢大昕云。當云故梁。衍國字。水經注引此文無國字。

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補注〕先謙曰。立孝王子彭離。續志。景帝分爲濟東國也。

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補注〕先謙曰。濟東國除爲大河郡。見文三王傳。徐松云。夏侯勝傳。初。魯共王分魯西甯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據此則東平國。蓋魯西甯鄉地。先謙案。此鄉爲大河屬地耳。非大河郡即西甯鄉也。宣元成書爲大河都尉。

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補注〕先謙曰。立子宇。哀帝建平三年。國除爲郡。平帝元始元年。開明紹封。復爲國。

莽曰有鹽。屬兗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爲東平國。又任城國

下劉注。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國。縣並同。 戶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萬七千九百七十六。有鐵官。

縣七。〔補注〕先謙曰。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今案東平無新桃。止信都有桃縣。亦非新桃國人。夏侯勝見本傳。唐長賓褚公見儒林傳。

無鹽。〔補注〕先謙曰。春秋宋義遂子襄相齊。至此見項羽傳。有危山見東平王王莽傳。 有郈鄉。莽曰有鹽亭。師古曰。郈音后。〔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本宿國。任姓。有章城。汶水注。西頁汶水自泰山桃鄉來。分爲四。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汶水下入東平陸。又自東平陸來。逕危山南。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陂水之異名也。澱水下入東郡須昌。次一汶西逕郈亭北。下入東郡壽良。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南。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武帝封城陽共王子廣爲東平侯國。汶水又逕郈鄉城南。下入壽良。桀漭水出無鹽城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入長直溝（見東郡須昌）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東二十里。郈城在州南四十里。 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補注〕先謙曰。任國見左僖二十一年。濟水注。夏后氏之任國也。在亢父北。先謙案。孟子季任爲任處守是也。縣人周仁見本傳。 莽曰延就亭。〔補注〕先謙曰。後漢屬任城。續志有桃聚。一統志。故城今濟寧州治。 東平陸。應劭曰。古厥國。今有厥亭是。〔補注〕先謙曰。西河有平陸。故此加東。宣帝封楚元王子禮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六國時曰平陸。有闞亭。先謙案。厥闞同。屬齊。齊策云魏攻平陸也。晉數齊於此。見田齊世家。趙成侯與齊宋會此。見趙世家。汶水注。西頁汶水自無鹽來。西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下仍入無鹽。一統志。故城今汶上縣北。寰宇記云。中都縣。漢爲東平陸縣。亦古之厥國地。今邑界有厥亭存。案據汶水注。中都在須昌境。地與東平陸接界耳。 富城。莽曰

成富。〔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富成。汶水注。洸水自泰山肥成來。西南逕富城縣故城西。入汶（見寧）山東通志。故城今東平州東北平陰界上。寧。〔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汶水注。禹貢汶水自泰山南來。西南逕章縣南。卒任姓國。齊人降章者也。故城在無鹽縣東北五十里。汶水又合洸水（見富城）。下入泰山桃鄉。一統志。故城今東平州東六十里章城集。亢父。〔補注〕先謙曰。戰國齊地。齊策云。徑亢父之險。秦縣。見高紀。項梁攻之。見項羽傳。縣人宗壽。見樹聊傳。詩亭。故詩國。〔補注〕先謙曰。詩當作邿。見左襄十三年傳。說文。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一統志。在今濟寧州東南。案春秋時有兩邿。一在今平陰縣東南。晉魏絳以下軍克邿。杜預以為在平陰西者是也。與此不同。莽曰順父。師古曰。音抗甫。〔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任城。劉注。左傳。宋要盟有常要城。濟水注。黃水自山陽鉅野來。東南逕亢父縣故城西。郡之桓公瀆。下入山陽方與。一統志。故城今濟寧州南五十里。樊。〔補注〕王鳴盛曰。成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二縣。志仍有者。其後又復。詳宇本傳。紀有削不書復。疏漏也。先謙曰。文帝封蔡兼為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屬任城。一統志。故城今滋陽縣西南。

魯國。〔補注〕閻若璩曰。國治魯。以孔光傳知之。先謙曰。據泗水注。秦薛郡郎治魯縣。續志。後漢治同。故秦薛郡。〔補注〕先謙曰。濟水注。始皇二十四年。泗水注云二十三年。高后元年。為魯國。〔補注〕先謙曰。王張偃。據張耳傳在六年。八年廢。景帝二年立子共王餘。屬豫州。〔補注〕先謙曰。續志。魯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此豫字傳寫之誤。王鳴盛云。魯世家。魯為楚滅。秦滅楚後。改為薛郡者。當以其所屬之薛而名之。高紀云。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降。其下又云。漢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堅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為魯也。羽王梁楚地九郡。魯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或魯或薛。殆錯書之至。張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為魯國耳。又高紀云。沛公如薛。與立楚懷王。時諸侯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約為薛郡之屬縣。未必遽復魯國之稱。全祖望云。成帝陽朔三年。為郡。哀帝建平三年。復為國。惜語高帝所以封楚王。而薛之魯縣。魯元公主之食邑。當高后時。未嘗奪楚之薛郡以封張偃也。張偃之國。乃齊所割之城陽郡。故莒國也。莒與魯接。而公主

食邑在魯,因稱魯王,非能全得薛郡之地也.楚之薛郡,至景帝時削.(見兆錯傳)次年,景帝始以封其子.志書高后元年爲魯國,誤也. 戶十一萬八千四十五,口六十萬七千二百八十一.

縣六.[補注]先謙曰:魯人丙吉,見本傳.夏侯始昌、申公、周霸、孔安國(?)

縣六.[補注]先謙曰:魯人丙吉見本傳.夏侯始昌、申公、周霸、溉賓、許生、徐生、闕丘、獨夏侯敬、榮廣、瑕丘江公見儒林傳.朱家見游俠傳.

魯,伯禽所封.[補注]先謙曰:見魯世家. 戶五萬二千.有鐵官.[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奚涓爲侯國,見表.後漢因.續志:有大庭氏庫.有鐵.有闕里,孔子所居.有牛首亭.有五父衢.泗水注:泗水自卞來,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水,側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南則泗水.從征記云: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泗水南有夫子冢.泗水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下入山陽瑕丘.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即魯南門,亦曰雩門.縣即曲阜之地.沂水又西逕圜丘北,又右入泗.又洙水注:洙水自卞來入泗,亂流從西南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側有故城,二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是謂洙泗之間矣.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洙水下入山陽瑕丘.枝津亦下入瑕丘.一統志:故城今曲阜縣治.

卞.[補注]先謙曰:春秋魯地,子路,邑之野人,見尸子.後漢因.續志:有盜泉.有郚鄉城.劉注:有姑蔑城,有桃墟.洙水注:洙水自泰山東平陽來,西南合盜泉水,又流於卞城西,入魯縣.亂流下入魯縣.盜泉水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西北入洙.一統志:故城今泗水縣東五十里. 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補注]王念孫曰:入沛當爲入渮渠,今本渮譌作沛,又脫渠字.渮渠者,渮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菏水.即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菏,水在南者也.水經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即湖陵,章帝更名)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注云:菏水即濟

水之所蓄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即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菏渠者也（泗水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爲菏渠水經注引此正作菏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菏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菏菏下當有渠字矣先謙曰方與山陽縣泗水篇泗水出卞縣北山注云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山海經云泗水出魯東北余路逕洙泗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謂之運於桃也杜預云卞縣東南有桃墟墟有澗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遊岡蓮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云泗出陪尾蓋斯阜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穴各徑尺餘泗水西逕卞縣故城南南有姑蔑城春秋魯邾盟於蔑也水出二邑間西逕郡城北而會於洙水下入卞縣 過郡三（補注）先謙曰魯濟陰山陽 行五百里青州川 師古曰卽春秋僖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者也方與音房豫 汶陽 莽曰汶亭 應劭曰詩曰汶水湯湯師古曰汶音問卽左傳所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汶音問三字擬誤後漢因汶水注禹貢汶水自泰山萊蕪來西南逕汶陽縣北縣北有曲水亭春秋盟於曲池也汶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而西注下入泰山蛇丘蛇水自泰山剛縣來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蛇水下入蛇丘一統志故城今寧陽縣東北 蕃（補注）先謙曰縣人眭孟見本傳續志後漢因劉注左傳台縣東南有蕃台亭泗水注漷水自騶來西南逕蕃縣故城南下入薛一統志故城今滕縣治滕國故城在縣西南十四里 南梁水西至胡陵入沛渠 應劭曰邾國也音皮師古曰自裏云陳蕃之子爲魯相國人爲諱改曰皮此說非也蕃縣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補注）全祖望曰顏說善矣然未知蕃之本無皮音則三蒼云據通典則蕃乃音反然則皮字乃反字之譌非既有皮音也斯言足以辨顏說矣朱一新曰汪本莫下有公字先謙曰胡陵山陽縣沛是沛之誤泗水注正作沛渠也注云地理志南梁水出蕃縣今縣之東北平澤出泉若輪發源成川西南流分爲二水北水枝出西逕蕃縣北下入沛公丘南梁水自枝渠西南逕蕃縣故城東俗以南鄭於沛故謂之西鄰水南梁水又屈逕城南應劭云縣故小邾邑也下入胡陵案據注引應說知志注邑誤爲國又奪小字也一統志南梁水

在滕縣北十五里。源出趵突荊溝二泉，合而爲一，會漷水入運河。自明嘉靖間運河東徙，又過漷水，導之北出薛溝，與南梁會，而同入於漕。齊乘、明統志所書南梁河流，皆與今不合。

騶，故邾國，曹姓。〔補注〕先謙曰：寰宇記：邾，魯附庸國。左傳、穀梁、桓間於鄒，是也。說文騶作鄒。韋賢傳作魯國鄒人。段玉裁云：邾婁之合聲爲鄒。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者，古今字之異也。案楚世家：陸終氏生子六人，五曰曹姓。索隱：世本云：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是也。宋忠云：曹姓，諸曹所生。二十九世，爲楚所滅。〔補注〕先謙曰：齊乘云：邾爲楚滅，遷之江夏，故黃岡縣有邾城。嶧山在北。莽曰騶亭。應劭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音釋。〔補注〕段玉裁曰：嶧，當作繹，與下邳葛嶧山字從山者不同。先謙曰：秦李斯所篆嶧山碑作[illegible]。後來通作，更不分別矣。續志：後漢因。劉注：有騶山，高五里，秦始皇刻石焉。對蒼騶山記云：鄒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北有繹山。泗水注：漷水自東海合鄉來，逕魯國騶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京相璠云：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以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漷水下入薛。一統志：故城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嶧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古無鄒山之名，魯頌止稱嶧，史記始兼稱鄒嶧。漢志仍稱嶧山。劉昭、魏收始分鄒嶧爲二。孝始皇勒石鄒嶧，宋書載魏主燾登鄒山，併秦碑，可知鄒嶧互稱，分爲二者誤。

薛，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補注〕先謙曰：項梁引兵入此，見項羽傳。高帝於此治竹冠，見高紀。縣人顏安樂，見儒林傳。後漢因。續志：六國時曰徐州。劉注：史記云：齊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先謙案：戰國齊地，稱齊世家田氏執簡公於此，或以爲在東平舒。又齊敗楚徐州，在此。亦分屬魯，魯世家頃公時，楚伐我，取徐州，是也。奚仲事見左定傳。邳，上邳也。下邳在東海。泗水注：漷水自蕃來，西逕薛縣故城北。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於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齊封田文於此，號曰孟嘗君。今邪墳猶有文冢。漷水又西逕仲虺城北。晉太康地記云：奚仲遷於邳，仲虺居之，爲湯左相。其後當周世，爵稱侯，後見侵削，爲霸者所絀，爲伯，任姓也。應劭云：邳在薛。徐廣史記音義云：楚元王子郢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有下，故此爲上矣。地道記云：仲虺城在薛

城西三十里。泗水逕留之上邳城西而南注，下入山陽胡陵。一統志，故城今滕縣東南四十四里。

楚國。〔補注〕閻若璩曰，治彭城。以楚元王交及龔勝傳知之。先謙曰，五行志楚郡彭城亦見獲水注。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高帝置。〔補注〕先謙曰，王韓信。信死後立弟交，及孫戊，以孝景三年反誅，復立元王子禮。全祖望云，故秦楚郡，楚漢之際爲楚國。高帝五年屬漢，仍屬楚國。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補注〕先謙曰，禮元孫延壽反誅，世家作二年。黃龍元年，復故。〔補注〕先謙曰，徙子定陶王囂。莽曰和樂。屬徐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彭城國，下劉注，高帝置爲楚，章帝改。屬同。戶十一萬四千七百三十八。〔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引宋祁曰，十二郡本作十一。口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四。縣七。〔補注〕先謙曰，郡人季布、陸賈、朱建、伍被見本傳。韋昌見儒林傳。曹羽見藝文志。

彭城，古彭祖國。〔補注〕先謙曰，世本，堯封彭祖於彭城。彭祖即陸終氏第三子籛鏗，號爲大彭氏。彭城，春秋宋邑，見左成傳。戰國韓執宋君於此，見韓世家。秦縣，始皇過之，見本紀。項梁敗秦嘉於此，見項羽傳。羽爲西楚霸王，都於此，見高紀。有陳里。見龔勝傳。戶四萬一百九十六。有鐵官。〔補注〕先謙曰，後漢屬彭城國。續志，有鐵。劉注，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有宋桓魋石槨，皆青石，隱起龜龍麟鳳之象。泗水注，泗水自留來，南逕桓魋冢西，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南合獲水，又逕彭城縣故城東，又逕龔勝墓南，亞父冢東，下入呂。又獲水注，獲水自沛郡蕭來，東合安陂水，又逕溼裘城北，又於彭城西南回而北流，逕彭城城南，北有龔勝宅，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城之東北角起層樓於其上，號彭祖樓，下曰彭祖冢，其樓

之側。縈汳帶泗。東北爲二水之會也。先謙案。本志梁國碭下。獲水東北至彭城入泗者也。又濟水注。濟水自留來。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北隅。獲水自西注之。城北枕水。泗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下入臨淮徐。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銅山縣治。

留。〔補注〕先謙曰。春秋宋邑。見左哀傳。蕭縣。曹參定之。見參傳。高帝封張良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屬彭城國。泗水注。泗水自沛廣戚來。東南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下入彭城。又濟水注。濟水自沛郡沛縣來。東南過留縣北。留縣故城。翼佩泗濟。城內有張良廟。濟水下入彭城。一統志。故城今沛縣東南。

梧。〔補注〕先謙曰。高后封陽成延爲侯國。見表。莽曰吾治。〔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彭城國。

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傳所云偪陽妘姓者也。〔補注〕先謙曰。傅偪聲近字通。春秋傳。偪陽。穀梁傳作傅陽。人表作福陽。續志。後漢屬彭城國。沭水注。沭水故瀆自東海司吾來。東南逕祖口城中。合祖水。下入東海朐。祖水出於楚之祖地。襄公十年。會吳於祖。京相璠云。宋地。今偪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武帝封齊孝王子就爲侯國。郡國志云。偪陽有祖水。祖水又東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祖口。城得其名。一統志。故城今嶧縣南五十里。

呂。〔補注〕先謙曰。春秋宋邑。見左襄傳。呂忿封呂成侯。疑國此。續志。後漢屬彭城國。泗水注。泗水自彭城來。東南過呂縣南。縣對泗水。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懸濤崩渀。實爲泗險。孔子云。魚鼈不能游。又云。懸水三千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泗水又東南合丁溪水。下入東海下邳。丁溪水上承泗水於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高山。而注於泗。先謙案。明嘉靖間。黃河主事陳洪範。鑿石破害運船。鑿之使平。無復有險。一統志。故城今銅山縣北。呂梁洪在縣東南五十里。

武原。〔補注〕先謙曰。高帝封衛胠。武帝封代共王子羅軍爲侯國。見表。縣人蕭舍見本傳。莽曰和樂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彭城國。泗水注。武原水出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其城西。縣東有徐廟山。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謂之泇水。下入東海下邳。一統志。故城今邳州西北八十里泇口社。

甾丘。莽曰善丘。〔補注〕先謙曰。續志作菑丘。後漢屬彭城國。睢水注。潼湖水上承甾丘縣之潼陂。西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解亭。西屆甾丘縣之故城東。其水自陂南系於睢水。（見沛郡竹。）一統志。故城今宿州東北六十里。

泗水國。[補注]先謙曰，據淮水注，都淩。故東海郡。[補注]先謙曰，漢之東海郡，秦爲郯郡。此則秦東海郡也。全祖望云，高帝因秦，屬楚國，景帝二年復故。武帝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補注]先謙曰，封常山憲王舜子商。諸侯王表作三年。莽曰水順。[補注]先謙曰，淮水注作順水。續志廣陵郡下劉注，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戶二萬五千二十五，口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

縣三。

淩。[補注]先謙曰，說文，淩水在臨淮，從水夌聲。案縣秦置，起此，見陳涉世家。莽曰生夌。應劭曰，淩水所出，入淮南。[補注]王鳴盛曰，注入淮南，南監本作南入淮，是。宋一新曰，汪本作南入淮。先謙曰，官本作南入淮。續志，後漢屬廣陵。淮水注，淮水自臨淮淮陵來，左逕泗水國南，合淩水。下入臨淮淮浦。淩水出淩縣，東流逕縣故城東，又東南入淮，曰淩口。應劭云，淩水出縣西南入淮。先謙案，據此，應注南入淮上更有西字。又泗水注，泗水自臨淮下邳猶來，東逕陵柵南，西征記云，舊陵縣之治也。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城臨泗水。又下入泗陽。先謙案，淩作陵，蓋傳寫誤。趙一清本作淩。一統志，故城今宿遷縣東南五十里。泗陽。莽曰淮平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泗水注，泗水自淩來，東南逕魏陽城北，城枕泗川。陸機行思賦云，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城北，又東南入淮。諸地說或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先謙案，本志於國下，下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渠，蓋叙泗、泲交會而止。泲水即泲渠也。自湖陵以下，皆不及焉，故道元補之。一統志，故城今桃源縣東。角城，晉縣，故城今清河縣南。于。莽曰于屏。[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省。寰宇通志，故縣在海州西。

廣陵國。〔補注〕先謙曰：治廣陵。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高帝六年，屬荊州。〔補注〕先謙曰：州字衍。錢大昕云：高帝六年，封劉賈為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荊州也。全祖望云：故秦東海郡。楚漢之際，屬東陽郡，屬楚國（見高紀）。高帝五年屬漢，仍屬楚。六年，屬荊。十一年，更屬吳。〔補注〕先謙曰：屬劉濞國。諸侯王表、史記諸侯表作十二年，一字誤。王念孫云：文選蕪城賦注引此已誤。景帝四年，更名江都。〔補注〕先謙曰：徙汝南王非。王念孫云：四當為三。諸侯王表，非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四年。史記孝景紀三年六月，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漢紀同。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補注〕先謙曰：元狩二年，非子建反，死，國入漢，為廣陵郡，見建傳。三年，更立子胥。全祖望云：宣帝五鳳四年，為郡。元帝初元二年，復為國。平帝元始二年，分廣陵國為廣世國，以封江都易王後廣世，不知其地，非所匠。莽曰江平。屬徐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為廣陵郡，屬同。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有鐵官。

縣四。

廣陵。〔補注〕先謙曰：春秋吳地。戰國時屬楚。懷王十年，城廣陵，見史記六國表。二世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則秦時已置縣矣。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補注〕先謙曰：本志丹陽郡下云：故鄣郡，屬江都。元封六年，更名丹揚。是胥得鄣郡，不數年，郡別為丹揚郡矣。史記吳王濞傳云：削吳會稽郡。徐廣注云：荊王劉賈都吳，吳王稱廣陵。此吳王濞不都吳之明證。續志劉注：廣陵，濞所都，城周

十四里中。又非僑云。徒王江都。治吳故國。是都廣陵自漢始。志專舉非晉者。爲不得吳立文耳。廣陵。楚漢之間。爲東陽郡。並有廣陵臨淮二郡地。王子侯表。封江都易王子蒙之盱眙侯。定國淮陵侯。皆臨淮郡屬縣。廣陵王胥傳。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張晏云。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射陽亦屬臨淮。是臨淮先屬江都。後屬廣陵。故晉志云。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也。

莽曰安定。〔補注〕先謙曰。淮水注作定安。後漢因。續志有東陵亭。淮水注。中瀆水自江都來六十里。至廣陵城。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今高郵州南）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高郵州西北五十里。）下入臨淮射陽。劉文淇揚州水道記云。洛橋在廣陵東門外。中瀆水從邗城引入。遂從廣陵城東門洛橋下出也。中瀆水自廣陵云云。仍晉吳邗溝舊道。元和志。合瀆渠在江都縣東二里。（此據唐縣言。合瀆即中瀆。）寰宇記。廣陵有邵伯埭。有斗門。在縣東北四十里。恐合瀆渠。蓋中瀆水由廣陵城北出至邵伯。皆是渠水。不由湖。邵伯以北。有武廣陸陽二湖。中瀆水出二湖之間。亦由渠不由湖也。至樊良則下注湖矣。注於中瀆水自廣陵北出之後。詳著邵伯以北。不著邵伯以南。以邵伯以南皆由渠不由湖。故略之。一統志。故城今揚州府東北。元和志。江都縣北四里。

江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江都縣西南。又儀徵縣東北。亦江都地。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志云。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直其上。新唐志。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此據唐江都縣治言之。至漢江都縣。酈注云。縣城臨江。寰宇記。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城臨江水。今爲水所侵。無復餘址。先謙案。江水自臨淮堂邑來。左入儀徵縣境。江水東得泗源港。又東得沙河口。由舊江口內通上江運道。東遶於三汊河。冬月水涸。江水東得貓兒頸。儀徵江都分界於此。江水東得瓜洲口。北通運河。以遶江都縣。今揚州府治也。入口東行。爲伊婁河。自此東北。皆運河也。漢故縣城在今縣西南四十里。唐已無存。江水又東得七濠口。又東得八濠口。又東逕焦山北。山孤峙江中。又東屈南。逕順江洲。又東北爲三江口。下入臨淮海陵。（有見丹陽、句容、會稽、丹徒。）

有江水祠。〔補注〕先謙曰。祠。宣帝置。見郊祀志。淮水注。應劭地理風俗記曰。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

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補注〕先謙曰。射陽。臨淮縣。淮水篇。江水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注云。中瀆水首受江于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云。縣爲一江之會。

故曰江都。舊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下入廣陵。揚州水道記云。道元云。縣城臨江。舊江水道也。此謂漢江都縣。至晉世江都水斷於歐陽。引江入埭。則非舊道矣。昔吳王入淮云云。釋中瀆即渠水。與夫差溝通者。闕若璩云。今儀徵縣南有上江口下江口。舊江口。或者舊江口為吳夫差所穿。故志云渠水首受江也。又志云渠水入湖。不言入淮。殆有分別。桑酈直以此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營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此水自南入北。非自北入南。至隋文帝開山陽瀆。煬帝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而孟子淮注江之言乃驗。

高郵。〔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寰宇記。本秦之高郵亭。因以立名。一統志。故城今高郵州治西北三里。高郵湖一名新開湖。長闊百五十里。天長以東之水匯此入運。　平安。莽曰杜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一統志。故城今寶應縣西北。

六安國。〔補注〕先謙曰。據英布傳都六。　故楚。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補注〕先謙曰。封吳芮。全祖望云。故鄣郡九江郡。楚漢之際為衡山國。仍屬楚國。（吳芮地為項王所奪。見高帝詔。）　五年。屬淮南。〔補注〕先謙曰。屬英布。布死。屬厲王長。　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補注〕先謙曰。立淮南厲王子勃。後徙廬江王賜。　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補注〕先謙曰。立膠東康王子慶。表作三年。史記作二年。　莽曰安風。〔補注〕先謙曰。續志廬江郡下云。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　戶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

縣五。

六。（補注）先謙曰。秦縣。見項羽紀。縣人英布。見布傳。續志。後漢改六安。屬廬江。沘水注。淠水自九江博鄉來。東北右會蹺殼川水。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又分爲二水。芍陂出焉。淠水下入安豐。芍陂下入九江浚遒。一統志。故城今六安州北。寰宇記云在舒城縣東六十里者誤。故國。皋繇後。偃姓。爲楚所滅。（補注）先謙曰。沘水注。夏禹封皋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皋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帝王世紀。皋繇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賜姓曰偃。楚滅六。見文五年傳。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沘音比。又音鄙。芍音鵲。（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縣。沘水注。沘水或作淠。灌水注。淠水自博鄉上承沘水於麻步川。西北出爲濡溪。謂之濡水。下入安豐。案如谿即濡溪也。如濡音同字變。今謂爲濡溪。說詳下。蓼。（補注）先謙曰。高帝封孔聚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屬廬江。決水注。決水自安豐來。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謂之史水。又西北合灌水。又北右合陽泉水。（見陽泉）北入淮。灌水自廬江雩婁來。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入決。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至蓼入決也。（見雩婁下）一統志。故城今固始縣東北七十里蓼城岡。故國。皋繇後。爲楚所滅。（補注）先謙曰。楚滅蓼。見左文五年傳。說文。蓼作鄝。楚世家作英。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補注）錢坫曰。山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八十里。寰宇記。縣在山北。考大別山有二。一在今漢陽府城東北一里。京相璠云。漢東山名。一即此。沈堯云。大別山在光州西南。黃州西北。漢陽東北。霍邱西南。班志屬之安豐。但據山之東北一面言也。若論其西南。則直至漢水入江處。故商城西南。麻城黃陂之山。古人皆目爲大別。洪氏亮吉有大別山釋一篇。甚詳核。先謙曰。禹貢山水澤地篇。大別山在安豐縣西南。與志合。亦見廬江雩婁下。莽曰美豐。（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廬江。劉注云。縣南有雞備亭。決水篇。決水北過安豐縣東。注云。決水自廬江雩婁來。北逕雞備亭。春秋吳敗諸侯之師於雞父者也。（晉立安豐郡。元魏邊城郡治。）決水自縣西北流。下入蓼。又沘水注。淠水

自六來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又北合濡水。亂流西北入淮。爲淠口。又灌水注。灌水自六來。爲濡水。逕安豐縣。北流。注淠。爲濡須口。先謙案。本志六下云。如谿水至壽春入芍陂。据此水肥水注芍陂自淠水出。而淠水會濡水。亂流北注。此云濡水注淠。而志謂入芍陂者以北沿流逕注。故云然耳。言至壽春著其委也。又案沔水注。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一統志云。濡須水一名柵口水。自巢湖東口流出。北入於江。（詳見廬江居巢）注不言濡須水即柵口水。與一統志異。又注言濡須水注淠。而今水注江。此古今水道變遷不能強合者。一統志故城今固始縣東。

安風。莽曰安風亭。〔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廬江。淮水注。窮水出安風縣窮谷。左傳楚沈尹戌與吳師遇於窮者也。川流瀆注於決水之右。北灌安風之左。世謂之安風水。亦曰窮水。流結爲陂。謂之窮陂。陂水四分。北流注淮。京相璠云。安風有窮水。北入淮也。淮水自汝南女陰來。合窮水。又東爲安風津。水南有城。故安風都尉治。（曹魏立）淮水下入九江壽春。一統志故城今霍邱縣西南二十里。與固始接界。

陽泉。〔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屬廬江。劉注。有陽泉鄉。決水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陽泉水西北流左入決水。爲陽泉口。（見蓼）又灌水注。灌水自廬江合肥來。東分二水。枝水北出。下注陽淵。趙一淸以爲即陽泉也。一統志故城今霍邱縣西。寰宇記。安陽山在霍邱縣西九十里。西屬固始。東屬霍邱。西陽泉縣在山西北。安豐縣在山東北。各取縣之一字爲名。又霍邱縣西北九十里有臨水山。山東有古城。即漢陽泉縣也。其泉於縣西北流入決水。城在泉水之陽。故名。

長沙國。〔補注〕先謙曰。都臨湘。見高紀及湘水注。續志。後漢治同。劉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秦郡。高帝五年爲國。〔補注〕先謙曰。王吳芮。全祖望云。楚漢之際。爲義帝郡。高帝爲國。文帝後七年爲郡。景帝元年王子發。復爲國。莽曰塡蠻。屬荊州。〔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爲長沙郡。屬同。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

縣十三。

臨湘。莽曰撫睦。應劭曰。湘水出零山。（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湘水注。湘水自桂陽陰山來。北過醴陵縣西。（後漢縣。）會漉水。又逕建寧縣。（晉立。）有空冷峽。又逕建寧縣故城下。又逕臨湘縣南石潭山西。又逕昭山西。又逕南津城西。西對橘洲。爲南津洲尾。又左會瓦官水口。又逕船官西。北對長沙郡。（郡在水東州城南。舊在城中。後移此。）又左逕麓山東。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又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故楚南境之地也。秦滅楚。立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荊王獻青陽以西。漢封吳芮。是城即芮築也。城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縣治西北有北津城。湘水左合誓口。又得石槨口。右合麻溪水口。又得三石水口。水北有三石戍。又逕瀏口戍。合瀏水。又合溈水。又合斷口。又北合下雋口。又合高水。又得陵子口。水之右岸。有銅官浦出焉。又北逕銅官山。下入羅溈水自益陽來。東入臨湘縣。歷溈口戍。東南入湘。溈水自益陽來。逕溈口戍南。合上鼻浦下鼻浦水。西北右屬。爲陵子潭。東北入湘。爲陵子口。又漣水注。漣水自湘南來。東至衡陽湘西縣界。（晉湘鄉縣。）入湘。於臨湘縣爲西南。（見連道。）又漉水。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逕其縣南。屈從縣西。西北流。至漉浦。入於湘。注云。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越爲國。縣南臨漉水。水東出安城鄉翁陵山。余謂漉淥聲近。後人藉便以淥爲稱。雖翁陵名異。而即麓實同。又瀏水焉。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趙一清云。孫吳析臨湘置。）北合撈水。西入湘。注云。瀏水出縣東首稱山。（即大圍山。）西北流。逕縣南。又注臨湘縣。入湘。一統志。今長沙、善化、瀏陽縣地。故城在長沙府城南。參讀圖志。湘水（上見湘南。）又北逕朱亭鎮。又北爲昭陵灘。又北逕洙口市。合漉水。又西北合涓水。今名易俗河。因縣西易俗鄉得名。又北合漣水。又逕湘潭縣城東。又爲空靈灘。梁王僧辯傳。步洪擾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是也。土人謂之空洲。兩岸石如懸鐘。故名。一曰空靈峽。一名空靈岸。唐杜甫有次空靈岸詩。在縣北六十里。湘水又逕石潭山。山在縣東。瀕江峭立。洞壑杳然。又逕昭山西。一名昭山。在善化縣南六十里。與湘潭分界。截江而起。仄立萬仞。又北左會靳江。河水出湘鄉縣大瓏塘。東北逕甯鄉。入善化界黑石渡。入湘。過楚大夫靳尚墓前。因有靳江之目。即

注瓦官水口也。俗謂見家河。又謂建港河。湘水又左逕嶽麓山東。長沙府城西。今湖南省治也。據一統志。今長沙縣治。酈水經所謂臨湘新治。本在城外。隋唐時。始入城中。湘水又歷牛頭洲而過。水陸洲、牛頭、古橘洲。語云。昭潭無底橘洲浮。此洲水盛時不沒。湘水又歷城西北。而至三叉磯。瀏水自瀏陽縣大圍山。挾大小二溪水。合流出駱駝嘴注之。方輿勝覽所云駱駝嘴在瀏口者也。又北。溈溪水注之。今俗名瀏渭河。又謂溈刀河。據水經。瀏溈合爲一水。今案溈水出界方嶺。敷水西流至湘陰舖。合爲一水。西入湘。不與瀏合。將古今異勢。判舊說失實也。湘水又北合新康河水。即注溈水也。又北合喬口水。即注喬口水也。舊宜湘在西北喬口山下。舊傳楚錢處。今謂爲同關。下入湘陰境。

羅。應劭曰。楚文王徙羅子。自枝江居此。師古曰。盛弘之荊州記云。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從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沈處。（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艾。監本訛芠。今改正。續志。後漢因。湘水。黨湘水北過羅縣西。濆水從東來注之。注云。湘水自臨湘來。北逕錫口戍東。左派爲錫水。湘水又合錫水。自錫口北出。又得容屯浦。又合門涇口三溪水口。又東合大對水口。西接三津涇。又逕黃陵亭西。合黃陵水。又逕白沙戍西。又右會濆水。又左合洪湖口。又合汨水。又枝分北出。逕磊石山東。又逕磊石戍西。爲荷導涇。又西北逕磊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西對懸城口。又北得九口。並湘浦也。又東北爲青草湖口。右會荷導涇北口。旁口同并口。下入下爲汨水。自豫章艾來。西南逕吳昌縣北。（孫吳立。）合純水。又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楚以爲縣。水亦謂之羅水。又逕玉笥山。又爲屈潭。曰汨羅淵。屈原自沈於此。又逕汨羅戍南入湘。春秋之羅汭也。錫水西北流逕錫口戍北。又屈而東北。合玉池水。東湖水。爲三陽涇。入湘。又濆水注。濆水自豫章艾來。西過羅縣西。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爲羅侯城也。濆水西流積爲陂。謂之町湖。又西至黑石山。亦謂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狀。故以名之。山在羅口北。濆水又合羅水。南入湘。謂之東町口。一統志。今湘陰平江縣境。故城今湘陰縣東北六十里。參證圖志。湘水。（上見臨湘。）又北爲醉磨潭。又出於文武二洲之間。爲鯿魚潭。注所謂左派爲錫水者也。縣志云。今縣治後二十里。有上錫江。下錫江。並存其舊稱。又分流爲文逕江。而西北流注所謂門涇水口者也。其西岸爲臨資口。因資水於此出。故以臨資爲名。俗謂陸子口。亦曰林子口。道元敍陵子口於銅官浦上。誤也。或者日自有陸子口名。而今無考矣。湘水北逕湘陰縣城西。又左會濠河。又北爲楊雀潭。又左會磊蕎口。又東北匯爲蘆林潭。又北逕白沙戍。戍在縣

北五十七里。唐杜甫詩注。白沙驛過湖南五里者也。又與瀆水合。考平江縣志。甕灣水。以爲即汨水。案湘陰圖經。縣東少北有丁傅二家湖。西流會汨水。又分流逕汨羅祠南爲擢舟潭。又西北流爲荷包潭。入湖。疑即瀆水故道。湘水又北與汨水合。提綱以爲平江水。是也。湘水又逕磊石山入湖。汨水出今義寧州西南柏山。蓋桓山字誤。西流四十里。逕長壽司。與白沙水合。水出瀏陽縣大圍山。北流入汨水。是有雙江之目。汨水又逕㽘木潭義口。水可方舟。汨水又西逕闗田。合横江水。又逕塔水橋。與統水合。水出平江縣連雲山。東北流。繞觀石山東。又折而西北。至縣東南之昌江山北。入汨水。汨水又西逕潭灣。合淺灘大坑小坑水。又逕香油合石淵新江水。又逕白渦。與中洞水合。水出縣北幕阜山。南入汨水。汨水又逕江口。與盧水合。水出縣東南盧山。入汨水。汨水又逕平江縣城南。又北出其西門。水合鍾仙水。水出幕阜山。西南注之。汨水又逕湘陰縣歸義市。歷磊石山入湘。

連道。〔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注云。水出邵陵縣界。南逕連道縣。故城在湘鄉縣（後漢縣）西北六十里。控引衆流。合成一溪。東入衡陽（晉郡）湘鄉縣。歷石魚山。又逕湘鄉縣南。臨漣水。本屬零陵（後漢零陵縣。晉改屬衡陽）。長沙王子昌邑。漣水屈逕其縣東下入湘南。一統志。故城今湘鄉縣西。亦名龍城。先謙案。漣水出邵陽縣龍山之陰。資水出其陽。水經以爲資水之別。即實非也。水北流入湘鄉縣西。折而東北。會藍田水。伏溪水。又東逕婁底司南。合滎堪河水。永豐河水。豆溪河水。花橋河水。逕湘鄉縣城南。繞而東。又合數水。至湘潭縣西八十里入湘。

益陽。湘山在北。應劭曰。在益水之陽。〔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資水注。資水自昭陵來。東北出益陽縣。其間逕流山峽。名爲茱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爲資水。應劭云。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或亦資水之殊目矣。又東與沅水合於洞庭湖中。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先謙案。水志。零陵都梁下。資水東北至益陽入沅者也。又湘水注。澬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改新康。今寧鄉縣西十里。）下入臨湘。高水出益陽縣西北。下入臨湘。一統志。今寧鄉、益陽、安化、新化、沅江縣地。故城在益陽縣西八十里。湘山見始皇紀。封禪書。正義。湘山一名編山。在巴陵縣南。方輿紀要。湘山在洞庭中。湘君所游處。一曰君山。據二書。則君山即編山。湘水注分君山編山爲二。編音近字變。蓋湖中相近之山。統曰湘山耳。

下雋。莽曰閏雋。師古曰。雋音字兗反。又音辭兗反。〔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湘水注。湘水自羅來。左合資水

左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戍。又合査浦。萬石浦。又左合沅水。右合微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又左合鹽水。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曰五渚。國策秦取洞庭五渚者也。湘水又北至巴丘山。山在湘水右岸。有巴陵故城。（晉巴陵縣）西對長洲。其洲東分湘浦。北屆大江。三水所會。亦曰三江口。先謙案。本志零陵零陵下。湘水北至酃入江者也。湘水過酃後。據水經注。歷湘南、陰山、臨湘、羅、下雋五縣。且江水亦不能上至酃縣。酃當爲下雋二字之誤。注序合資水於逕孤石山後。並以益陽江出資口者爲正流。與湘水同匯於湖中也。又北合沅水。則沅江出南岸對後。與湘流合也。又合微水。即合巴陵縣南之新牆河。出相思山。自灃口注洞庭者也。又北灃水出安鄉縣。會灃而湖流益大。湖水又逕岳州府巴陵縣城西。巴邱山在府城內西南隅。一名天岳。湖水又逕城陵磯入江。又沅水注。沅水自武陵臨沅來。東至下雋縣西北入洞庭湖。先謙案。本志牂柯故且蘭下。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沅者也。下雋益陽。水次相比。非有狡出。又澧水注。澧水自武陵孱陵來。東至下雋縣西北入洞庭湖。先謙案。本志武陵充下。澧水東至下雋入沅者也。岳陽風土記云。據注。澧合沅乃入湖。今澧水注洞庭。謂之澧口。沅水注洞庭。謂之鼎江口。豈歲月已久。水爲洲渚所隔。不復相通。遂變至斯耳。又江水注。江水自南郡華容來。東至下雋縣北。右合洞庭諸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右岸有城陵山。（即城陵磯）又逕彭城口。合玉潤水。（今乘晉港）又左逕白螺山南。（今白螺磯）右歷鴨闌磯。北江中山也。（今淤爲岸不在江中）東得鴨闌治浦二口。（西臨湘境。東嘉魚境）又逕上中下烏林南。又左得子練口。下入江夏沙羨。陸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東逕陸城北。又逕下雋縣南。又屈而西北流。逕其縣北。下入沙羨。一統志。今巴陵臨湘通城地。故城在沅陵縣東北。後漢馬援傳。援征五溪。軍次下雋。析其地當在澧州安鄉縣。然歷代地志。俱以通城巴陵臨湘當之。馬援軍次下雋。進營壺頭。去岳州武昌相隔千里。必非其地。即以沅陵爲下雋。亦屬可疑。沅陵在武陵西。下雋屬長沙。不應反在武陵西也。紀要。巴陵縣本漢下雋縣地。故城今沅江縣東。章懷注云在沅陵縣。誤也。

攸。〔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作攸。下注云音收。今本攸作收。又顏注二字。王鳴盛曰。何氏所見北宋本音收二字在音鈴下。據此可見皆孟注。其酃音收之上。別有孟康曰三字。在攸字下方。傳寫脫去三字。又誤移於下耳。北宋本亦誤。朱一新曰。汪本收作攸。下注云。音收。集韻、類篇又作攸。亦誤字。先謙曰。官本作攸。音收。音上奪文。王說是也。續志。後漢因。洣水注。洣水自茶陵來。西北過攸縣南。下入桂陽陰山。攸

水自安成來。西北流。逕其縣北。縣北帶攸溪。蓋即溪以名縣也。武帝封長沙定王子則爲攸輿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攸水下入茶陵。一統志。故城今攸縣東。攸水自安福縣流逕縣東司空山。左會銀坑水。又南流。右會東江水。又南入洣。洣水合攸水西北逕攸縣南白茅洲。又逕武甲洲。陰山江水出縣西北鳳凰山。分東西二流。各繞山下。合爲一水注之。洣水又西逕來遊嶺入衡山縣界。注云逕桂陽陰山縣。陰山即今安仁縣境。舊說以安仁爲漢湘南地。非也。

酃。孟康曰。音靈。〔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縣西南有山周回四百里。一統志。今衡陽酃縣地。故城今清泉縣東十二里。耒水注。耒水自桂陽耒陽來。北過酃縣東。縣有酃湖。湖中有洲。居人釀酒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酃縣故治。西北去臨承縣十五里。（晉縣）耒水西北至臨承縣入湘。爲耒口。先謙案。水志桂陽郴下。耒水西至湘南入湘者也。水會實在二縣界。一統志引輿地紀勝。酃湖冬夏不涸。衡陽縣志。即今零湖。與耒水通。可溉田百頃。注又云。大別水自耒陽來。北至酃縣入湘。先謙案。一統志謂江水在耒陽縣西北四十里。出安仁縣界。西北逕駱山。至大陂市。枝流而西南入耒水。又名大別水。曹學佺名勝志云。陂別音近而譌。孫星衍謂即舂水。非也。又湘水注。承水自承陽來。至湘東臨承縣北。東入湘。爲承口。臨承即故酃縣也。湘水自零陵鍾武來。東北過酃縣西。合承水下入湘南。先謙案。湘水北流逕衡州府治東。承水入焉。又北。耒水入焉。下入衡山縣。

承陽。應劭曰。承水之陽。師古曰。承水原出零陵永昌縣界。東流注湘也。承音烝。〔補注〕汪遠孫曰。零陵無永昌。宋一新曰。晉荊州零陵郡有永昌縣。南宋南齊改屬湘州。其郡縣則同。顏注疑晉地道記之文。而失改永昌二字。先謙曰。續志作烝陽。改屬零陵。一統志。今清泉縣地。故城在衡陽縣西。烝水在縣北二里。自邵陽縣流入。東北入湘。先謙案。湘水注。承水自零陵鍾武來。武水入承水之下。至湘東臨承縣北之上。文句有訛。當是說承陽一縣水道也。承水下入酃。

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衡山在湘南縣南。與志合。漣水注。漣水自連道來。東北過湘南縣南。下入臨湘。（見連道）又湘水注。湘水自酃來。北歷印石。石在衡山縣南。湘水右側又逕衡山縣東。（紀要。孫吳析湘南置衡陽。晉改衡山）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吳分湘南置衡陽郡治）又北逕麓山東。下入桂陽陰山。一統志。今湘潭衡山縣地。故城在湘潭縣西六十里。俗名花石城。衡山在衡山縣

四三十里。

昭陵。〔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資水經。資水東北過邵陵縣北。注云。資水自零陵夫夷來。縣治邵下。南臨大溪。水逕其北。爲邵陵水。（孫吳立邵陵郡邵陵縣）縣故昭陵也。邵水東合夫水、高平水、雲泉水。下入益陽。夫水自零陵夫夷來。東注邵陵水。爲邵陵浦水口。高平水自武陵沅陵來。西南逕高平縣南。（晉縣。今新化縣西南）又東入邵陵縣界。南入邵水。雲泉水自零陵來。西北流逕邵陽南。縣故昭陽也。（後漢昭陽縣。趙清云。析昭陵置）雲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謂之邵陽水口。又連水注。連水出邵陵縣界。（互見連道）又酃水注。酃水出邵陵縣。東南流。下入零陵泉陵。餘溪水出邵陵縣。東南入湘。（見泉陵）承水出邵陵縣界。（見零陵鍾武）又邏水注。邏水出邵陵縣界。東南流。下入零陵零陵。一統志。今邵陽縣地。故城今寶慶府治。

茶陵。〔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訢爲侯國。見表。

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補注〕先謙曰。洣水經。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注云。水出江州安成郡廣興縣。（晉郡縣。趙以水經查析茶陵置）太平山。西北流逕茶陵縣南。洣水又屈過其縣西北。地理志謂之泥水者也。又合攸水。下入攸。攸水自攸來。西南流至茶陵縣。入洣水。一統志。洣水出酃縣東桃花坤。一名桃花洞。西南流合太和山水。又北河漢波水出縣南萬洋山黃岔源。西北流注之。又北雲秋水出縣西雲秋山。東流注之。又北逕茶陵州西南。稍折而東。洣江水出州西南青茶山。北流注之。又東與洣江水合。水出酃縣東萬洋山。曰河渡水。西北流逕縣北。爲洣水。又逕州東。西流入洣水。洣水又逕州城南。少東百丈山水注之。繞城東而北。茶水出景陽山。西流合月江水、暗水、蒲江水注之。少西。腰陂水。皆溪水注之。又西北流。與攸水合。

莽曰聲鄉。師古曰。茶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茶陵。說文。茶。苦茶也。从艸。余聲。徐鉉云。卽今之茶字。一統志。今茶陵州地。故城在州東五十里。茶王城。

容陵。〔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福爲侯國。見表。續志。後漢因。今攸考洣水注。陰山縣上有容水自侯曇山下注洣水。謂之容口。水有大穴。容一百石。水出於此。因以名焉。容陵殆以此氏與。

安成。〔補注〕先謙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蒼爲侯國。見表。

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補注〕先謙曰。廬陵。後並縣。贛水注。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吳立安成郡。晉改安復縣）下入廬陵。據一統志。廬水卽瀘江水。出安福萍鄉二縣界之盧蕭山。東流一百八十里。逕安福縣北。下

見廬陵。莽曰思成。〔補注〕先謙曰、後漢因、續志作安城。一統志、故城今吉安府安福縣西。沭水注、攸水出安成郡安復縣封侯山、西北流、下入攸。先謙案、一統志吉安府下云、義川水在安福縣西、一名南溪水、出袁州府萍鄉縣界、湖南攸縣水亦合流焉。南流合永新江水。案永新江入贛水、非攸水所匯也。據輿圖、攸水出今攸縣東柴嶺、曰永頭、直安福縣西、舊志於水源未晰。

本秦京師為內史、師古曰、京師、天子所都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補注〕先謙曰、漢之京兆、馮翊、扶風是也。又宏農郡亦由內史東界廣之。全祖望云、內史不在三十六郡內、郡京師也。續志、晉志、皆誤以為三十六郡之一。案史記裴駰注、王應麟地理通釋、胡三省通鑑注、說同。分天下作三十六郡。〔補注〕先謙曰、河東一、太原二、上黨三、三川四、（漢河南。）東郡五、潁川六、南陽七、南郡八、九江九、泗水十、（漢沛郡。）鉅鹿十一、齊郡十二、瑯邪十三、會稽十四、漢中十五、蜀郡十六、巴郡十七、隴西十八、北地十九、上郡二十、九原二十一、（漢五原。）雲中二十二、鴈門二十三、代郡二十四、上谷二十五、漁陽二十六、右北平二十七、遼西二十八、遼東二十九、邯鄲三十、（漢趙國。）碭郡三十一、（漢梁國。）薛郡三十二、（漢魯國。）長沙三十三、（漢長沙國。）南海三十四、桂林三十五、（漢鬱林。）象郡三十六、（漢日南。）並見本志。全謝山說以內史為三十六郡之一、誤也。史記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為三十六郡。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又尉佗傳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是分三十六郡、乃初并天下事、而況桂林等三郡在三十三年。故裴、全及王鳴盛、皆以此三郡不在數內、而三十六郡尚闕其三。據闕補、史記楚置有新城郡、巫郡、秦皆併省。東越傳云、秦并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東海王搖、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案秦雖罷郡、地仍為無諸搖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漢又省閩、會稽、不在數內。據志、晉志、及裴、王、胡氏、數楚漢間置之鄣郡三。劉料之、全云、楚世家、秦本紀、六國年表、並載黔中郡、楚置、秦因、本志無、續志有、（即漢武陵。水經注所引剖黔中置武陵、誤、漢改其名、非剖也。）始皇二十四年、置楚郡、見楚世家、（胡云、三十六郡無楚郡、蓋滅楚時所嘗置、後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案秦滅楚、置楚、九江、泗水、薛、東海五郡、及定江南、又置會稽、無

鄣郡也。楚郡。蓋自淮陽以至彭城。泗水、則沛也。薛、則魯也。東海、則郯以至江都也。皆江北地。會稽。則江南地。惟九江跨淮江介。非由楚郡分出爲三也。胡因二漢晉志皆無。欲護其失而爲此語。）又據陳勝周勃傳。秦有東海郡。本志東海郡下云高帝置。蓋據續志漏載。胡云秦無東海非也。又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廣陽郡。高帝改曰燕。又分燕置涿郡。本志云昭帝改廣陽。案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皆燕所舊置以防邊。漁陽四郡在東。上谷在西。其國都不預焉。自薊至涿三十餘城。始皇無不置郡之理。亦無反幷內地於邊郡之理。且始皇幷六國。其國都如趙之邯鄲。魏之碭。楚之江陵、陳、九江。齊之臨淄。無不置郡。不應燕獨否。本志以爲昭帝改廣陽。殆考之未詳。以上楚郡、東海、廣陽合黔中爲四。全又云。本志五原郡下。班云秦九原郡。案匈奴傳。趙有鴈門、代郡、雲中三郡。以備胡。而九原特雲中北界。未置郡也。始皇二十五年以前。邊郡多仍前舊。不聞增設。三十三年。蒙恬闢河南地四十餘縣。蓋以此四十餘縣置九原。何以知之。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以爲俱屬九原之安陽。則九原統屬河南四十餘縣可知矣。不然。不應以四十餘縣之多而不置郡也。然則九原不當在始皇二十六年所幷三十六郡之內。先謙案。知全氏去九原恰得三十六郡之數。較前人爲覈實。　漢興。㠯其郡大大。（補注）先謙曰。官本上大作太。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補注）先謙曰。河內一（河東分）汝南二（潁川南陽分）江夏三（九江分）魏郡四（河東分）常山五（邯鄲分）清河六（鉅鹿分）涿郡七（漁陽分）勃海八（鉅鹿分）平原九（齊郡分）千乘十（齊郡分）泰山十一（齊郡分）東萊十二（琅邪分）豫章十三（九江分）桂陽十四（長沙分）廣漢十五（巴蜀漢中分）定襄十六（太原鴈門分）中山十七（邯鄲分）膠東十八（琅邪分）淮陽十九（楚國分）衡山二十（九江分）武陵二十一（黔中改）梁國二十二（秦碭郡改）楚國二十三（秦楚郡改）燕國二十四（秦廣陽郡改）陳留二十五（楚漢間郡。高帝因後爲幷陽）東海二十六（秦郡志以爲高帝置）　文景各六。（補注）宋祁曰。各六越本作五十六。先謙曰。文帝。廬江一。濟南二。河間三。淄川四。膠西五。城陽六。景帝。山陽一。濟陰二。北海三。廣川四。濟東五（即東平）江都六。

見本志。孝惠時，齊王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高后割齊濟南郡，爲呂王奉邑。疑高帝即有此二郡名，而文帝因以爲二國名也。錢大昕云：景帝置濟川，不久即廢，故不數。

武帝二十八。〔補注〕先謙曰：漢明一，扶風二，宏農三，陳留四，臨淮五，零陵六，犍爲七，越巂八，益州九，牂柯十，武都十一，天水十二，武威十三，張掖十四，酒泉十五，敦煌十六，安定十七，西河十八，朔方十九，玄菟二十，樂浪二十一，蒼梧二十二，交趾二十三，合浦二十四，九眞二十五，平干二十六（即廣平），眞定二十七，泗水二十八，並見本志。錢大昕云：沈黎、文山、珠厓、儋耳、臨屯、眞番、蒼海，後皆廢，故不數。

昭帝一。〔補注〕先謙曰：金城，見本志。

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補注〕宋一新曰：汪本作二十四。道三十二，〔補注〕齊召南曰：百官公卿表，邑有蠻夷曰道。志中縣邑之以道名者，得二十九。南郡一，夷道。零陵二，營道、泠道。廣漢三，甸氐道、剛氐道、陰平道。蜀郡二，嚴道、湔氐道。犍爲一，僰道。越巂一，靈關道。武都五，故道、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隴西四，狄道、氐道、羌道、予道。天水四，戎邑道、緜諸道、略陽道、豲道。安定一，月氏道。北地三，除道、略畔道、義渠道。上郡一，雕陰道。長沙國一，連道。尚缺其三。以隸志證之，則蜀郡汶江道、緜虒道，武都武都道，與三十二之數合。本志於汶江、緜虒、武都三縣不言道，殆闕文。王鳴盛曰：後漢仲長統辯注作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補注〕周壽昌曰：百官公卿表云：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綜此計之，適符其數。而以諸郡國所領縣計之，止有一千五百七十八。本注侯國一百九十三，尚有四十八未注，則皆傳寫脫漏之失也。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補注〕王鳴盛曰：後書注，九千三百作九千二百，無三千二字。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師古曰：提封者，大舉其封疆也。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

羣不可墾。〔補注〕王念孫曰，山川林澤，常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補注〕宋祁曰，可墾下越本無不可墾三字，淳化本無不墾二字，邵本無可字。王鳴盛曰，此誤衍不可墾三字，南監無。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補注〕齊召南曰，帝王世紀，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粵甫謐所紀戶口必本此志，而數目參差，似所見古本異也。王鳴盛曰，據志元始二年民戶口數，與世紀同。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師古曰，函，包也。讀與含同。而其剛柔緩急，〔補注〕王念孫曰，其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函五常之性，亦有剛柔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匡篇，則有制令，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並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並作有。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年之末，〔補注〕朱一新曰，汪本年作王，是。先謙曰，官本作王。

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地分。引宋祁曰。地字越本作域。錢大昭云。閩本域作地。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師古曰。輯與集同。終其本末著於篇。〔補注〕汪遠孫曰。案秦地不空格提行。因秦地即漢都也。毛本空格。各本不如是。先謙曰。上文是總論。不專漢都也。提行是。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史記天官書。東井輿鬼雍州。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補注〕錢坫曰。秦故關在宏農。宏農縣。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補注〕錢坫曰。古字柏與伯同。即伯益也。禹益治水有功。故禹稱神益稱化。律歷志化益爲天子。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師古曰。伯益一號伯翳。蓋翳益聲相近故也。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師古曰。造、音七到反。父、讀曰甫。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師古曰。華騮。言其色如華之赤也。綠耳。耳綠色。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爲趙氏。〔補注〕

錢坫曰，今衞州趙城縣，汾水注汾水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閒。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補注〕錢坫曰，詩譜孝王謂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按婁氏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是知禽獸者，謂知其語言也。迺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補注〕宋祁曰，秦字景本作槃。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此隴西非郡名，言隴坻之西，有秦亭秦谷，即是其地。隴縣屬天水郡。按續郡國志，隴有大坂名隴坻，豲坻聚有秦亭。注云，秦之先起於此。錢坫曰，今曰亭槃山，山下有秦亭，在秦州清水縣東三十里。至玄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補注〕周壽昌曰，案氏爲莊公，氏即謚也，亦猶名也。水經注於某水或稱縣受名焉，或云以氏縣，此常例也。古人名謚通用尤多，如幽厲謚也，而孟子名之曰幽厲，洞簫物名也，而王褒賦云體爲洞簫，司馬相如告巴蜀檄有身死無名，謚爲至愚之語，顏注以氏是古通，必謂氏爲是，拘矣。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邠酆之地，列爲諸侯。師古曰，邠亦岐字。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師古曰，伯讀曰霸。竟讀曰境。言其地界東至於河。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轅爰同。〔補注〕錢坫曰，春秋傳晉作爰田，服虔曰，爰，易也。國語作轅田。古爰轅字同用。說文爰籀文以爲車轅字。然轅田之轅，解字又作𧺆，是𧺆正字，爰轅並通借。開仟伯。師古曰，南北曰仟，東西曰伯，皆謂開田之疆畝也。伯音莫

白反。（補注）錢坫曰。秦本紀作阡陌。按仟伯爲田閒交午之稱。說文有汗洦。當是正字。蓋破溝洫之制而爲此。先謙曰。程瑤田阡陌考云阡陌田閒之道也。劉攽家釋阡陌者皆言南北阡東西陌。惟風俗通具二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補注）先謙曰故古字同。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師古曰。斄讀曰邰。今武功故城是也。（補注）錢坫曰。字無作邰。斄借用也。公劉處豳。師古曰。即今豳州栒邑是。大王徙郊。師古曰。今岐山縣是。文王作酆。師古曰。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是。（補注）錢坫曰。豐在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鎬在西安府城西南三十二里。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師古曰。謂七月之詩。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腴之下服曰腴。故取喻云。（補注）先謙曰。官本譬作喻。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師古曰。鄭國人姓名。事具在溝洫志。（補注）錢坫曰。故渠在今西安府涇陽三原二縣。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謂溉灌也。言千里之地皆得溉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訾謂多財也。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如淳曰、黃圖謂陵邑爲山。師古曰、京師爲幹、四方爲支也。是故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反。〔補注〕朱一新曰、汪本反作字、是。錢坫曰、厝錯古字同用。先謙曰、官本反作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師古曰、瀕、濱也。瀕音頻、又音賓。近夏陽、師古曰、夏陽、即河之西岸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界。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師古曰、小戎之詩也。美襄公出征、則婦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師古曰、無衣之詩也。言於王之興師、則修我甲兵而與子俱征伐也。及車轔、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師古曰、車轔、[illegible]

婆皆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轔轔，有馬白顛。四臷，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臷孔阜，六轡在手。輶車鸞鑣，載獫猲獢。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文茵暢轂，駕我騏馵。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轔音鄰。臷音鐵。輶音猶，又音酉。獫音力驗反。猲音許昭反。俴音踐。楘音木。馵音霔。鋈音沃。觼音玦。軜音納。〔補注〕宋祁曰，臷，獫當作驖。錢坫曰，臷，驖古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如淳曰，醫、商賈、百工不得豫也。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羽林、期門解在百官公卿表。㠯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補注〕錢坫曰，所謂山西出將，山東出相者，以華山為界也。六郡並山西地。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也。〔補注〕錢坫曰，誼義古字通用。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師古曰，質木者，無有文飾，如木石然。自武威㠯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師古曰，昆音下門反。休，音許虯反。屠音除。武帝時攘之，師古曰，攘，卻也。音人羊反。初置四郡，㠯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師古曰，鬲，與隔同。其民或㠯關東下貧，或㠯報怨過當，師古曰，過當，謂報仇太重而殺傷人。或㠯誖逆亡道，家屬徙焉。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宜畜牧，師古曰，屮，古草字。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補注〕宋一新曰，汪本古作故。是。先謙曰，官本作故。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㠯兵馬為務；酒禮之會，〔補注〕宋一新曰，案醳通醳。上下通焉，吏民相親。

是吕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吕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師古曰：疏，菜也。南賈滇僰僮，師古曰：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隸也。滇音顛。僰音蒲北反。〔補注〕先謙曰：賈，猶市也。官本重滇僰二字，引宋祁曰正文滇僰二字當刪。西近邛莋馬旄牛。師古曰：言邛、莋之地出馬及旄牛。莋音材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重莋字，引宋祁曰正文莋莋當刪一莋字。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師古曰：言其材質不彊，而心褊陿。景武閒，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補注〕先謙曰：言讀者皆讀律也。未能篤信道德，反吕好文刺譏，貴慕權埶。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吕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師古曰：遵，卽嚴君平。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倡，始也。音充向反。〔補注〕錢坫曰：三國志秦宓傳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受七經，還教吏民。故孔子曰：有教無類。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言人之性術，在所教耳，無種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

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嘏。〔補注〕王念孫曰，秦嘏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上文兼秦嘏兩國而衍。吳札觀樂。爲之歌秦。師古曰，札，吳王壽夢子也。來聘魯而請觀周樂，事見左氏傳襄二十九年。曰。此之謂夏聲。師古曰，夏，中國。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補注〕先謙曰，先天文，次地形，次世繫，及風俗。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補注〕錢大昕曰，十二次宿度，惟鶉首、鶉火、壽星、析木餘皆兩國，如蓋班氏未定之本，其諸分野既以東平、須昌、壽張爲宋分，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齊，非宋地也，當考，亦疑而未決之詞也。所述星度與蔡邕月令章句合，較之律曆志每次大率差五六度。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師古曰，觿音弋隨反。〔補注〕錢坫曰，天官書觜觿參益州，與武帝所置益州異。其界自高陵以東。〔補注〕先謙曰，魏初地自鄭濱洛以東，故起高陵。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師古曰，召讀曰邵。㶏音於靳反，又音殷。〔補注〕先謙曰，㶏當爲濦，見本志。新汲屬潁川，非汝南。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師古曰，郾音一扇反。傿音偃。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師古曰，卷音去權反。〔補注〕先謙曰，酸棗屬陳留，非河南。皆魏分也。〔補注〕顧炎武曰，左傳子產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以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氐之分也，不當

并入魏本郡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誤

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師古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庸東謂之衛邶音步內反字或作鄁庸字或作鄘〔補注〕錢坫曰鄁字本或作邶別字說文邶自河內朝歌以北詩譜自紂城而北以南庸以東衛今衛輝府滑縣東南有邶水府城西有故庸城有庸水出宜蘇山當是其地 鄁以封紂子武庚。〔補注〕朱一新曰鄁當作邶涉上注文而誤 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師古曰武庚即祿父也尹主也管叔蔡叔皆武王之弟〔補注〕先謙曰陳奐云監者以監殷民三監者管、蔡及武庚也武庚既叛管蔡從者見於國語、左傳、詩序、詩譜俱無有霍惟逸周書作雒篇有霍叔監殷之說鄭作詩譜遂以管蔡霍為三監始與古相背偽孔氏為書又從而附會之有降霍叔之語又逸周書作雒解言中旄父宇于東孔晁注云中旄父代管叔此與志言鄁以封庸封康叔不合鄭作詩譜依據逸書故有彼我移併邶庸之說 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師古曰周書大誥之序 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師古曰康叔亦武王弟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周室下 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補注〕先謙曰謂同為一國風惟毛詩誤分為三卷故說不可通 邶詩曰。在浚之下。師古曰凱風之詩也浚衛邑也音峻 庸曰。在浚之郊。師古曰干旄之詩 邶又曰。亦流于淇。師古曰泉水之詩 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補注〕王念孫曰說文引云玉篇水部洋亡甫切亦涵字集韻涵或作洋然則洋洋乃洋洋之訛即衛之河水涵涵也廣雅釋邱有

洋字今亦譌爲洋（念孫案廣雅釋邱涣匡也宋本涣譌作洋集韻遂誤收入洋字音迷浮切引廣雅洋匡也今本廣雅又譌洋爲洋遂以洋爲洋之誤非也河水洋洋洋不得訓爲匡）宋說殆是也洋字本作𦍩以羋姓之羋爲聲俗書羋姓字作芈與篆文羊字無異故洋譌爲洋也下文引衞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洋洋之譌明矣 庸曰送我淇上 師古曰桑中之詩淇上淇水之上 在彼中河 師古曰柏舟之詩也中河河中也 衞曰瞻彼淇奧 師古曰淇奧之詩也奧水隈也音於六反〔補注〕宋一新曰奧古澳字汪本作澳 河水洋洋 師古曰碩人之詩也洋洋盛大也音祥又音翔 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衞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衞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 師古曰曹及楚丘二邑名〔補注〕先謙曰陳奐云曹楚丘皆衞邑名曹詩作漕即漕虛戴公初廬於漕虛未踰年而卒立文公文公初年在漕虛自漕虛而徙楚丘故鄘詩序露于漕邑野處漕邑皆指戴公不及文公自毅錢坫云漕在今滑縣南二十里舊白馬縣也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 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 師古曰殷虛汲郡朝歌縣也虛讀曰墟 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師古曰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補注〕先謙曰生分蓋夫婦乖異下韓地民以生分爲失同顏以生爲父母在分爲昆弟不同財於文不順且昆弟同財固善分亦未爲大失若以父母在而分財爲非豈父母死而分財即是乎知其義之未安矣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

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師古曰。謂懷孕時。武王夢帝謂己師古曰。帝、天也。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參音所林反。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師古曰。蟋蟀之詩也。邁、行也。言日月行往。將老而死也。蟋音悉。蟀音率。宛其死矣。它人是媮。師古曰。山有樞之詩也。媮、樂也。言己儉嗇。死亡之後。留爲他人所樂也。媮音偷。又音踰。樞音甌。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師古曰。葛生之詩也。居、謂墳墓也。言死當歸于墳墓。不能復爲樂也。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補注〕先謙曰。陳奐云。詩唐風正義引左傳作遺風。此作遺民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師古曰。汾沮洳之詩。沮音子豫反。洳音人豫反。寘諸河之側。師古曰。伐檀之詩。寘、置也。音之豉反。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師古曰。畢萬、畢公高之後。魏犨祖父。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師古曰。趙夙、趙衰之兄。及大

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師古曰。韓武子。韓厥之曾祖也。本與周同姓。食采於韓。更爲韓氏。此說依史記。而與春秋傳者不同。〔補注〕錢坫曰。春秋傳。秦穆公晉惠公戰于韓原。杜注。韓原。晉地。舊解相承以爲在今同州府韓城縣東南二十里。非也。考傳。穆公伐晉。涉河。侯車敗。又曰。獲晉君以歸。至于王城。穆公都今鳳翔府城。若戰晉在韓城。不得路出王城。今韓城縣自古相傳是梁國。本非韓侯國。惟括地志云。韓國在今韓城縣南十八里。此乃指韓國。非由經故秦晉戰地。自當在今解州芮城縣。郡國志。河東河北有韓亭者是也。今謂武子所封亦應是此。又史記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按水經注。聖水逕韓城東。詩韓奕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今順天府固安縣地也。潛夫論亦云然。是韓侯國非韓城縣之證。又春秋傳稱邘晉應韓爲武王之後。而世本謂曲沃桓叔生武子萬。萬生定伯。定伯生子輿。則晉之支庶。又與武穆之說不同。於世家更戾矣。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師古曰。伯、讀曰霸。始有河內之土。師古曰。左氏傳所謂始起南陽者。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師古曰。渢渢。浮貌也。言其中庸。可與爲善。可與爲惡也。渢音馮。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趙、魏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柳七星張。三河。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

（補注）先謙曰。官本成作城。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屛四方。師古曰。言雒邑四面皆有諸侯爲蕃屛。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師古曰。伯讀曰霸。解在刑法志。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周作王。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作赧王。是。先謙曰。官本作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補注）王鳴盛曰。南監作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是。宋一新曰。三都當作二都。謂宗周及雒邑也。汪本幷脫此字。者下當有百字。此脫。汪本有。顏監此注全襲臣瓚。見詩王城譜正義。今據以補改。先謙曰。官本作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墬小。師古曰。墬古地字。（補注）錢坫曰。墬籀文地字。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師古曰。憙音許吏反。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角亢氐兗州。韓分晉得南陽郡。〔補注〕全祖望曰：楚有南陽，韓亦有南陽，蓋潁川之西，如宛如穰，與楚南陽接，故地取名焉。六國年表，秦拔韓非宗，可考非故晉所啟之南陽也。晉之南陽，趙得其溫原，韓得其州，魏得其脩武，即河內也。三晉同分河內之地，而魏獨多，及韓趙相繼失上黨，而河內道斷，魏之脩武亦不保，是非可并晉楚之南陽而合之也。志云韓分晉得南陽，下文云秦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又云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則即以為楚南陽矣。不知河內之南陽，得名在春秋之世，三晉分之，非韓所獨。始皇十六年所受之南陽，地在宛穰，與楚境相犬牙者，不得混而舉之。秦并天下，盡并韓境以入楚之南陽矣。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師古曰：郟音工洽反，即今郟城縣是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皆類此。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補注〕宋一新曰：詩譜正義引弟上有母字。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師古曰：即今之華陰鄭縣。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師古曰：濟音子禮反。子男之國，虢、會為大。師古

曰會讀曰鄶字或作檜檜國在豫州外方之北熒播之南溱洧之間妘姓之國〔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引康成詩譜應作熒播宋本監本作熒播是也別本作滎波依禹貢較是錢坫曰會即鄶也妘姓之國史記楚世家所稱會人是也詩作檜今鄭州府新鄭縣地

恃埶與險崇侈貪冒師古曰冒、貪也載於狻荖〔補注〕先謙曰密崇字同故上文之崇高即潁川之密高縣（即嵩高）而此崇侈爲密侈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師古曰帑讀與孥同謂妻子也君目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目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師古曰代、遞也干、犯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目佐堯伯益能儀百物目佐舜師古曰儀、與宜同宜、安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威公死〔補注〕宋一新曰威公即桓公也汪本仍作桓先謙曰官本作桓公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補注〕宋一新曰沛、當作泲汪本不誤食溱洧焉師古曰溱洧二水也溱音臻洧音鮪〔補注〕錢坫曰溱說文作溍水經同惟詩春秋內外傳作溱古溱溍字音聲皆異無通用之例或水有二名故詩以溱與人字相協爲韻若以溍協人則失之遠矣土陿而

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師古曰。出其東門之詩也。東門。鄭之東門也。如雲。言其衆多而往來不定。〔補注〕先謙曰。陳奐云。毛詩以此閔亂而作。孟堅以爲俗淫。蓋齊詩說。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之詩也。灌灌。水流盛也。菅。蘭也。恂。信也。盱。大也。伊。惟也。謔。戲也。言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與女執芳草於其間。以相贈遺。信大樂矣。惟以戲謔也。灌音胡貫反。菅音姦。〔補注〕先謙曰。陳奐云。毛詩渙渙。韓詩作洹洹。則灌灌爲齊詩也。蕑魯同毛。韓作蘭。齊作菅。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臣瓚曰。細音煩細。弱也。此衰弱之徵。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補注〕王鳴盛曰。地下誤空一格。南監下陳字誤提行起者非是。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補注〕王念孫曰。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師古曰。宛丘之詩也。坎坎。擊鼓聲。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值。立也。鷺鳥之

羽㠯為翿，立之面舞㠯事神也。無冬無夏，言其恆也。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師古曰：東門之枌，陳國之東門也。枌，白楡也。栩，杼也。子仲，陳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亦言於枌栩之下歌舞㠯娛神也。枌音扶云反。栩音許羽反。杼音神汝反。〔補注〕錢坫曰：婆應作㜑，娑俗字。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師古曰：言政由婦人，不㠯君為主也。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補注〕宋祁曰：世字下淳化本有亦字。

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師古曰：不軌，不循法度者。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都會之間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師古曰：召讀曰邵。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㠯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師古曰：申子，申不害也。烈，業也。高士宦，〔補注〕錢大昭曰：士，南監本、閩本作仕，是。朱一新曰：汪本作仕。先謙曰：官本作仕。好文法，民㠯貪遴爭訟生

分爲失。師古曰、遺與吝同。〔補注〕錢坫曰、說文、遺、行難也。易曰、以往遺。今易作吝。王莽傳性實遺嗇、杜欽傳誠難以怨不可以遺、義皆與吝同。韓延壽爲太守、先之吕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吕本業。師古曰、召父、謂召信臣也。勸其務農目致富。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吕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從教而化。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補注〕齊召南曰、壽星之次、星曰角亢、非歷志壽星初軫十二度、中角十度、終于氐四度、烏在其爲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也。夫自東井十度至柳三度、爲鶉首之次、秦分野也。柳七星張爲鶉火之次、周分野也。翼軫爲鶉尾之次、楚分野也。豈有自未至辰、越及四次、以爲一地之分星乎。二句必係舛寫之誤。

趙地、昴畢之分壄。〔補注〕王引之曰、昴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紀曰、胃昴、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賈逵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胃昴在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昴、趙之分野。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昴畢、趙也。（廣雅同）卽本漢書。尤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錢坫曰、天官書昴畢冀州。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師古曰、鄚音莫。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

閒。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補注〕汪遠孫曰。繁陽、繁淵、酈注云。即浮水舊瀆併入。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晉灼曰。晉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也。不說沙丘在中山也。〔補注〕宋祁曰。正文中山地下別本又一地字。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師古曰。椎殺人而剽劫之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掘冢。發冢也。作姦巧。多弄物。〔補注〕朱一新曰。弄。史貨殖傳作美。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如淳曰。跕音蹀足之蹀。躧音屣。臣瓚曰。躡跟爲跕。挂指爲躧。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字與屣同。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補注〕錢坫曰。躧。舞屣也。跕。即蹀字。跕躧。服虔所謂蹀屣履是也。古無蹀屣二字。蹀亦即跕。屣即躧耳。先謙曰。官本桂作挂。是。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埶。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

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師古曰。直、亦當也。〔補注〕宋祁曰。一本傾下有矜字。朱一新曰。汪本有矜字。 嫁取送死奢靡。師古曰。取、讀曰娶。其下並同。 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列反。又音居謁反。〔補注〕宋祁曰。訐、相字。邵本作猜。 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曲陽。〔補注〕錢坫曰。鍾、鍾山。亦曰陰山也。在今榆林府城北鄂爾都斯界黃河北岸。知以爲未聞。非矣。代郡縣名石、石城。北北平。知以石爲在上曲陽者。常山石邑。非此耳。先謙曰。官本如淳作師古。 民俗懻忮。臣瓚曰。懻、音冀。今北土名彊直爲懻中。師古曰。懻、堅也。忮、很也。音章豉反。〔補注〕錢坫曰。懻即冀字。別也。釋名亦云。冀懻。冀爲北方州者。以民俗堅冀稱之然。 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師古曰。剽、急也。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疋妙反。悍音胡旦反。 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師古曰。言四國之人被遷徙來居之。 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尾箕、幽州。朱一新曰。燕下汪本提行。王鳴盛曰。誤連上。南監本提行。是。先謙曰。官本提行。 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補注〕王鳴盛曰。城當作成。南監亦誤。先謙曰。北新成屬中山。非涿郡。此與上新汲並誤、或班偶誤。或先後改屬。皆不可知。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補注〕朱一新曰。正統本汪本作七世。是。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師古曰。薊、燕之所都也。勃、勃海也。碣、碣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多此石著海旁揭揭然特立之貌也十三字。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如淳曰。赴人之急。果於赴難也。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如淳曰。有怨隙也。或曰。隙、際也。師古曰。隙際是也。烏丸。本東胡也。為冒頓所滅。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夫、讀曰扶。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

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師古曰、濊音穢。字或作薉、其音同。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師古曰、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於朝鮮、與此不同。教其民㠯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師古曰、八條不具見。相殺㠯當時償殺。相傷㠯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補注）先謙曰、官本償作價。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師古曰、讎、匹也。一曰、讎讀曰售。是㠯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其田民飲食㠯籩豆。師古曰、以竹曰籩、以木曰豆、若今之槃也。槃音共敬反。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㠯杯器食。師古曰、都邑之人頗用杯器者、效吏及賈人也。效音前往反。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濅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師古曰、三方、謂南西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歟。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桴音孚、筏音伐。（補注）宋祁曰、頭注先引子欲居九夷

事。夫。〔補注〕劉攽曰、夫字宜屬上句。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㠯歲時來獻見云。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師古曰、如淳云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今猶有倭國。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補注〕齊召南曰、按析木之次。星曰尾箕。律歷志、析木初尾十度。中箕七度。終于斗十一度。此言一次之全度也。燕地祇占尾箕。不及南斗。何緣自危四度至斗六度乎。若順數之。幾乎過天矣。若逆數之。則自危歷虛。而女。而牽牛。而南斗。正當元枵星紀二次。又何以云析木也。宋本監本俱誤。

齊地。虛危之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虛危。青州。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㠯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補注〕宋祁曰、分也。一本作分地。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師古曰、崱音仕力反。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㠯封師尚父。是爲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

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巙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於嶩山也〔補注〕錢坫曰說文作峱今山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南十五里錢大昕曰古者營與還通說文營市居也讀如闤闠之闤還與環音亦同也猱嶩聲相近故文或為嶩又曰竢我於著乎而。師古曰齊國風著詩之辭也著地名也濟南郡著縣也乎而語助也一曰門屏之閒曰著音直庶反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師古曰泱泱弘大之意也音烏郎反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人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師古曰舄鹵解在食貨志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十五案齊世家汪本是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師古曰解在食貨志合諸侯成伯功。師古曰伯讀曰霸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師古曰三歸三姓之女〔補注〕錢坫曰顏說非桓公設女市女閭而管仲有三歸之臺謂此也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紈綵也繡絲組之屬也麗好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也純麗謂純美靡之物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冰者也紈素也綺文繒也即今之所謂細綾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紈音丸純音淳〔補注〕王念孫曰案冰紈謂素色鮮絜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為二物亦非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師古曰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補注〕錢坫曰漢制齊有三服

之宜。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補注〕莊與曰。士、疑士之篇。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師古曰。不可得其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師古曰。上道讀曰導。〔補注〕宋祁曰。慎疑作順。蘇輿曰。順字於文自順。宋說非。

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師古曰。公子完。陳厲公之子也。左氏傳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蓋禦寇之黨也。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師古曰。如說是。

魯地，奎婁之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奎婁胃徐州。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師古曰：睢音雖。取音趨，又音秋。慮音閭。〔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睢音雖三字。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師古曰：少昊金天氏之地。〔補注〕汪遠孫曰：詩魯頌譜正義引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以為周公主。師古曰：主周公之祭祀。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師古曰：魯庶幾至道，齊人不知魯也。瀕洙泗之水，師古曰：魯所居皆瀕於洙、泗二水也。瀕音頻，又音賓。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師古曰：任，負戴也。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師古曰：齗齗，分辨之意也。音牛斤反。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師古曰：寖，漸微弱也。〔補注〕錢坫曰：魯世家太公伯禽報政周公，周公曰：魯後世北面事齊，與此異。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

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壄。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眾，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師古曰：以訾相毀曰訾。訾音子爾反。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師古曰：愈，勝也。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良，〔補注〕王鳴盛曰：南監本作壽張。此與前東郡下良字不當互異。作良是。先謙曰：官本作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之。其事未詳。〔補注〕顧炎武曰：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齊地下又云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錢坫曰：自東平以下十八字似非原文，或後人因其地屬魯而分壄在宋，故增記於此以俟再核耳。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房心豫州。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

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今有堯冢。師古曰：作游者，言爲宮室游止之處也。）舜漁靁澤，（師古曰：漁、捕魚也。靁、古雷字。）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㠯致畜藏。（師古曰：畜、讀曰蓄。）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畱，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師古曰：顓、與專同。急疾顓己，言性褊狹而自用。）而山陽好爲姦盜。

衞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營室至東壁并州。）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衞分也。衞本國既爲狄所滅，（師古曰：衞懿公爲狄人所滅，事在春秋閔公二年。）文公徙封楚丘，（〔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封字。）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衞䙴于帝丘。（師古曰：䙴、古遷字。〔補注〕錢坫曰：說文䙴、升高也，遷、登也，聲義同，故通用。）今

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衞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衞地有桑閒濮上之阻.師古曰.阻者.言其隱阨得肆淫僻之情也.〔補注〕先謙曰.桒當爲桑.官本不誤.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師古曰.亟.屢也.亟音丘吏反.故俗稱鄭衞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師古曰.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性好勇.夏育亦古之壯士.皆衞人.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翼軫荊州.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

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補注〕錢坫曰：鬻古音鬻米，說文鬻從䰜米聲是也。鬻熊本姓芈，古字芈與鬻聲同通用，故芈熊亦稱鬻熊耳。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寖以彊大。師古曰：寖，漸也。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閒，內滅陳魯之國。〔補注〕劉攽曰：嚴王未嘗滅魯也。齊召南曰：案楚之滅魯在頃襄王時，去莊王時甚遠。又莊王雖嘗入陳，旋復其國，至惠王始滅陳也。汪遠孫曰：案此蓋後言，不指莊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補注〕朱一新曰：案陳屬淮陽國，頃襄王自郢徙此。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師古曰：蓏音來戈反，蛤音閤，似蚌而圓。〔補注〕錢坫曰：史記作果隋，隋俗字。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應劭曰：呰，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媮生而已，無久長之慮也。如淳曰：呰或作紫，音紫；窳音庾。晉灼曰：呰，病也；窳，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偫也。如音是也。〔補注〕朱一新曰：史記正義，淮南子曰：古者民食蠃蚌之肉，多疹毒之患也。飲食還給，不憂凍餓，師古曰：還，及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也。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泆。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

氣鄣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斗江湖。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補注)吳仁傑曰。史記周本紀、吳世家所載虞仲仲雍非不同。自本紀書之。則仲雍為太伯之弟。而虞仲乃仲雍曾孫周章之弟也。然本紀書太伯弟曰虞仲。而世家書太伯弟曰仲雍。是虞仲仲雍合而為一人也。本紀書虞仲為太伯之弟。而世家書虞仲為周章之弟。是虞仲有兩人也。紀與世家皆出太史公。而自相戾如此。太史公采論語春秋傳為書。今案左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為太伯之弟。太王之子明矣。孔子亦稱虞仲隱居放言。與夷齊並稱之曰逸民。夫虞仲唯未嘗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使其繼太伯君句吳。則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左氏又載子貢之言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此推之。則虞仲仲雍。決非一人。虞仲則終於逸民。仲雍嗣有吳國。虞仲為太伯之弟。則仲雍蓋太伯之子也。孟堅既承誤於太史公。顏注又從而和

之適矣。大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夷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為于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於。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吳仁傑曰，案周章之弟，世家作虞仲，志作吳中，吳聲變而為虞，仲中古字通，則吳中即虞仲矣。然周本紀以虞仲為太伯之弟，而世家與志以虞仲為周章之弟者，案周章弟其初必自有名，而史失之，方武王封周章弟為虞公，本以為逸民虞仲之後，當時因以虞仲目之，知二號之後稱號仲、號叔，趙盾之後稱趙孟也。張守節云，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後人以國配仲，故又號為虞仲，如其說，則是以曾孫而擬祖字，恐無是理。先吳亦謂之吳，故以北冠之，以別荊蠻之吳，知號之分東西耳，其轉而為虞，則猶號為郭也。志以虞為北吳，而齊語謂為西吳者，蓋在北在西，從周所都言之。世家曰，封周章弟於周之北，則以為北吳者，以其在鎬京之北。鄭語曰，當成周者西有虞號，則以為西吳者，以其在成周之西，二說所以不同。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為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大伯壽夢稱王六世，〔補注〕先謙曰，陳奐云大伯二字疑衍。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為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師古曰，嚭，音披美反。為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

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師古曰。皮革。犀兕之屬也。鮑。鮑魚也。木。楓柟豫章之屬。〔補注〕錢坫曰。鮑卽鞄字。說文鞄柔革工也。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師古曰。諸賦。謂九歌天問九章之屬。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晉灼曰。有女者見優異。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如淳曰。得女寵。疏去男也。臣瓚曰。周官職方云。揚州之民二男而五女。此風氣非由淮南王安能使多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志亦言土地風氣旣足女矣。因淮南之化。又更衆焉。〔補注〕劉敞曰。班氏作史。雜采異說。亦安能無失。瓚舉揚州之說是矣。錢坫曰。多女少男。謂多少之也。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伯天下。是其徵。而說者乃譏點之何歟。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

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㠯更費。應劭曰。堇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耳。取不足用顧償用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此言所出之金既以少矣。自外諸物亦不多。故總言取之不足償功直也。堇讀曰僅。更音庚。〔補注〕錢大昭曰。償。閩本作償。先謙曰。官本作償。江南卑溼。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孟康曰。音題。晉灼曰。音鞮。師古曰。孟音是也。分爲二十餘國。㠯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補注〕錢坫曰。天官書。牽牛婺女揚州。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臣瓚曰。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按世本越爲芊姓。與楚同祖。故國語曰。芊姓夔越。然則越非禹後明矣。又芊姓之越亦句踐之後。不謂南越也。師古曰。越之爲號。其來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瓚說非也。〔補注〕劉攽曰。瓚所云越非禹後。亦謂百越之君耳。豈指七八千里內之民乎。垂兵所舉。但是會稽一越。瓚以一越證之。亦未爲失。而顏遂曲排之。非通論也。文身斷髮。㠯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字本作檇。其旁從木。〔補注〕錢坫曰。會稽郡下作就李。即今醉李也。何焯曰。西漢會稽一郡。吳越共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敘封于會稽。爲百越始。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師古曰。會稽。山名。登山而處。以避兵難。書

若鳥之棲。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補注〕朱一新曰。案史越世家作六世者是。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師古曰。非楚爲君而服從之。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也。師古曰。毒音代。冒音莫內反。璣謂珠之不圜者也。音祈。又音機。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補注〕先謙曰。即今瓊州府。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師古曰。著時從頭而貫之。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師古曰。牛羊豕雞、犬。山多麈麖。師古曰。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麈音主。麖音京。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師古曰。鏃、矢鋒。鏃音子木反。自初

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弃之。〔補注〕先謙曰詳賈捐之傳。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補注〕宋一新曰障塞猶築亭燧障塞之、障塞非縣名也。汪氏云障塞縣聞殊誤。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師古曰諶、音士林反。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師古曰。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也。夫音扶。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㠯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師古曰稟、給也。耦、媲也。給其食而侶媲之相隨行也。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又苦逢風波溺死。〔補注〕宋祁曰。逢越本作逢。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㠯下。〔補注〕先謙曰通典云至圍者謂之平地終日不停。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

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補注）錢大昭曰、八、南監本閩本竝作二。先謙曰、汪本官本作二。象林、日南縣也。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溝洫志第九

應劭曰，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師古曰，洫音許域反。〔補注〕先謙曰，說文溝下云，水瀆廣四尺深四尺。瀆下云，溝也。一曰邑中曰溝。洫下云，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渠下云，水所居也。史遷作河渠書，班易爲溝洫志，用論語盡力溝洫之文。書云，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孔子云盡力以此。溝瀆通訓，大小皆得稱之。釋水注，澮曰瀆。又云，江淮河濟爲四瀆。參之說文邑中曰溝之訓，班用溝洫二字，卽指距川通渠言之，不泥廣深尺數爲說。應說過拘，殊失班意。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如淳曰，堙，沒也。師古曰，堙，塞也。洪水汜溢，疏通而止塞之。堙音因。〔補注〕周壽昌曰，河渠書作禹抑洪水。案尚書鯀堙洪水，非禹也，宜從史記。蘇輿曰，索隱，抑者遏也。案堙抑同義，堙訓塞，塞亦遏也。抑堙音轉。（史賈誼傳，猶堙鬱兮，本書作壹鬱。）張守節正義引河渠書作湮，殆因志文作堙遂改字。索隱亦云，漢書作堙。知舊本如是。司馬相如傳難蜀父老辭，昔者洪水沸出，夏后氏戚之，乃堙洪源。史記亦作乃湮鴻水。可見西漢舊籍必有禹堙洪水之文，故志文稱引亦同。尚書鯀陻洪水，自爲障塞，義不相妨。石經洪範作伊鴻水。伊、抑、堙亦聲之轉。湮、陻、堙同字。今書無此語，班馬異字，殆今古文之別與。先謙曰，官本堙如注。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補注〕先謙曰，夏本紀、河渠書同。書下乘作載，紀舟作船。呂覽愼勢篇、淮南修務訓高注並云，水用舟，陸用車。文子自然篇及修務訓止云水用舟，不言陸用車。泥行乘毳，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師古曰，孟說

是也。毳、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夏本紀毳作橇。河渠書毳作蹈。集解徐廣云：它書或作橇。正義：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自然篇、修務訓並作泥用輴。愼勢篇作塗用輴。高注云：澤行用毳。澤行，即泥行也。說文：澤行用輴。（僞孔傳作輴。）案毳橇字同，徐廣作橇，故如讀毳爲橇。集解又引尸子曰：行塗以楯。又云：行險以撮，撮與橇音義亦同。又分楯橇爲二事。

山行則梮。如淳曰：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梮音居足反。〔補注〕先謙曰：河渠書作橋，即則字同。夏本紀作樏。集解：樏，一作橋，橋、直轅車也。又引如注，與此同，而梮作樏車。正義：謂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先謙案：直轅車與韋訓輿牀合。正義說乃晉世所用遊山屐，如注則似今蜀人所用腳馬子，三說各一物。若作樏車，而以鐵錐訓之，則謬矣。書益稷疏引鄭玄云：梮或作欙，爲人所乘引也。說文及集解引尸子並云：山行乘樏。自然篇、愼勢篇並作山用樏，修務訓及高注作山用蔂。沈欽韓云：樏、即蔂，盛土之器，踰山者以此懸度，又爲鹿盧以縛，故亦謂之橋。段玉裁云：梮、樏、橋三字，以梮爲正。橋者，音近轉語也。樏與梮一物異名，梮、自其盛載而言，樏、自其縱引而言。乘、大乘也。樏從乘，此聲義之相備者也。廣釋樏輂、釋梮，兼兩說而後全。孟子蔂梩，趙云：蔂、籠屬。毛詩傳：捄、蔂也。亦謂土籠，舁之曰梮，人引之而行，則曰樏也。蔂者，樏之借字，或省作累者，非。毛詩之捄，亦梮之借字。先謙案：愼勢篇、脩務訓並云：沙用鳩。自然篇云：沙用駃。淮南齊俗訓亦云：譬若舟車楯肆窮廬，各有所宜也。又在四載之外。

㠯別九州。師古曰：分其界。

隨山浚川。師古曰：順山之高下而深其流。

任土作貢。師古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也。〔補注〕蘇輿曰：任土與作貢，是兩事。周禮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大司徒：以任土事。鄭注：任，謂就物所生，因民所能。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鄭注：任土者，任其勢力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案周禮即沿夏法，既任土事，因定賦差，顏義微隘。

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師古曰：謂通九州之道，及鄣遏其澤，商度其山也。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九澤、九山，並詳地理志。

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師古曰：羨、讀與衍同，音弋展反。〔補注〕先謙曰：河渠書作衍。

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

師古曰、道、治也、引也。從積石山而治引之、令通流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積石見地理志金城河關。

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師古曰、底、音之履反。〔補注〕先謙曰、龍門見馮翊夏陽、華陰京兆縣、底柱在河東大陽。

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鄭氏曰、山一成爲伾、在脩武武德界。張晏曰、成皋縣山是也。臣瓚曰、今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曰、內、讀曰汭。伾音皮彼反、解在地理志。〔補注〕劉奉世曰、瓚說是也。師古以爲在成皋、非也。先謙曰、官本盟作明、引宋祁曰、明、邵本作盟。先謙案、盟津見河南平陰、雒內見河南鞏、大伾見河南成皋。

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師古曰、急流曰湍、湍、悍、勇也。湍音它端反。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師古曰、釃音山支反。漯音它合反。〔補注〕王念孫曰、釃本作灑。（注內釃字並同。）此後人不識古字、而以意改之也。河渠書作廝、索隱、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爲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揚雄傳、灑沈菑於豁瀆。師古並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爲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閼寶灑流。李善注、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即孟康注。先謙曰、孟注貝丘乃頓丘之誤。河水注、河水東逕燕縣故城北、（東郡南燕。）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案此謂禹河故道。）又云、河水又東北爲長壽津。（見東郡白馬。）河之故瀆出焉。溝洫志曰、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王莽河故瀆東北逕戚城、（東郡畔觀。）繁陽、陰安、（並魏郡。）樂昌（東郡）元城、（魏郡。）館陶、（餘見下。）漯亦上承河水於東武陽縣東南、（東郡縣。胡渭云、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北也。）東北逕平陽、聊城、（並東郡。）高唐、漯陰、（並平原。）著、朝陽、鄒平、（並濟南。）東鄒、建信、千乘、（並千乘。）諸縣入海。

載之高地。〔補注〕沈欽韓曰、謂乘高注北也。王楨亦云、使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

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師古曰、播、布也。〔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

至沙邱堰。堰、障水也。書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至於大陸。北播爲九河。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句盤。鬲津也。

同爲迎河。入于勃海。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師古曰。瓚在地理志。（補注）齊召南曰。書云入于海。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班志用之。本無差訛。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遷移不定。而入海口總在直沽至滄州。故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故道從頓邱移徙耳。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於勃海郡成平縣曰。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此則班河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使禹河不注勃海。則史記於宣房既築。又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瓚說非。沈欽韓曰。地理志。勃海郡。非曰迎河。南皮縣。非曰迎河亭。則以爲禹貢逆河在是也。先謙曰。官本迎作逆。迎逆古今文之異。河水注。鄭元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迎受矣。蓋疏瀏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伯世。廣塞田居。同爲一河。故自鬲以北。館陶、廣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

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師古曰。疏、分流。（補注）蘇輿曰。河渠書陂作灑。

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補注）先謙曰。謂禹以後。

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補注）先謙曰。宋祁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爲二流。一南經陽武。爲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先謙案。地理志河南滎陽下云。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汳水注云。陰溝即蒗蕩渠也。陰溝水注云。陰溝水受河於河南卷縣。東南經封丘縣。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蒗蕩渠。蒗蕩渠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東南逕大梁城北。與梁溝合。（王賁灌大梁者爲梁溝。）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東導者。即汳水也。渠水注云。渠水。（即蒗蕩渠。）北屬。分爲二水。據述征記曰。汳沙到浚儀而分。汳東注。沙南流。逕梁王吹臺東。渠水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蘇秦說魏襄王云。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時有之。然非禹迹也。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補注）先謙曰。據地理志及水經注。沙水自陳留浚儀。始與蒗蕩別。爲沙水。逕扶溝（淮陽）長平（汝南）陳（淮陽）一爲新溝水。

入潁。一逕寧平（淮陽）新陽（汝南）城父。山桑。龍亢。義成（並沛郡）蘄縣。入淮。又濄水自沙出。逕扶溝。陽夏（並淮陽）寧陵。襄邑（並陳留）苦（淮陽）譙。城父。由桑。龍亢。義成（並沛郡）蘄縣。入淮。又睢水自浚儀首受狼湯水。至取慮（臨淮縣）入泗。又爲渠水。自陳留首受狼湯水。至陽夏（淮陽縣）入渦。又汳水自浚儀。逕陳留。小黃。雍丘。外黃。成安（並陳留）留（梁國）爲獲渠。又逕甯陵（陳留）睢陽。蒙（並梁國）爲獲水。逕已氏。碭。下邑。碭。杼秋（並梁國）蕭。相（並沛郡）彭城（楚國）蘄縣。入泗。案濟水至定陶（濟陰）爲菏水。又至湖陵（山陽）入泗。書云浮于淮泗。達于菏（從說文。正河爲菏）是其道也。獲水於彭城入泗。即入濟。汝泗濟潁又皆入淮。故云鴻溝底濟汝淮泗會也。睢陽宋地。滎陽鄭地。淮陽陳地。下蔡蔡地（潁水至下蔡入淮。見地理志）定陶曹地。濮陽衛地（濮水首受泲。見地理志）其餘枝瀆互通。不可悉記。故云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也。

於楚。（補注）劉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之間。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於楚也。齊召南曰。泲渠首受滎澤。即是濟水。何必遠求於千乘注海之濟口乎。劉疑於所不必疑。何也。周壽昌曰。劉說與齊說亦非。困學紀聞引朱子云。溝洫志於楚字本屬下文。下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此本史記原文。劉齊全未一考。又文穎注漢書時。已誤讀會於楚。見高帝本紀鴻溝注。厥後程大昌禹貢論。亦引河渠書作會於楚。是誤讀者不止一劉仲馮也。

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補注）全祖望曰。息號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即此事也。雲夢見於禹貢。豈叔敖作。蓋激沮水以入之者叔敖也。沮非沮漳之沮。即漢水也。漢一名沔。一名沮。見地理志。沈欽韓曰。沔水注。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櫟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側有章華臺。臺北有瀆。蓋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先謙曰。河渠書。際作野。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者。謂大澤旁地。激沮水通渠而興作田功耳。全說未當。事無明文。不必遂謂非沮漳之沮也。

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外傳。吳王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宋也）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會晉公午於黃池。淮水注。昔吳將伐齊。北伯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楚事無明文。楚世家。惠王四

十四年。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又越世家。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是其時。當考。先謙曰。河渠書漢上衍滅字。不可通。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補注〕沈欽韓曰。案外傳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云。三江。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三江但就吳越言。與大江無與。先謙曰。三江並即禹貢南北中三江。見地理志會稽郡下。韋昭云。五湖。湖名。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先謙案。即禹貢震澤。於齊。則通菑濟之間。〔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泰山萊蕪下云。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晉灼曰。堆、古堆字也。堆、岸也。師古曰。音丁回反。〔補注〕錢大昭曰。案、當作𡶇。說文。𡶇、高也。從屵、隹聲。徐鉉音都回切。先謙曰。宋史河渠志。離堆之址。舊鑿石爲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洩而歸於江。蓋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元史河渠志。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鬬雞臺。臺有水則。以尺畫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則民喜。過則憂。沒其則則困。又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旁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一統志云。舊志。離堆在灌縣西一里。或曰灌口山也。華陽國志。離堆在南安縣界。洪氏隸釋在今夾江縣。又保寧府南部蓬溪二縣皆有之。避沫水之害。師古曰。沫音本末之末。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補注〕先謙曰。沫水注。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害。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溷崖。通正水路。穿二江成都中。〔補注〕先謙曰。二江即郫江、流江。詳蜀郡成都、郫下。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師古曰。溉、灌也。音工代反。百姓饗其利。至於它。〔補注〕蘇輿曰。河渠書作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用溉田疇之渠。甚多。然莫足數也。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師古曰。有善政之稱。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

皆西門豹之爲人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皆作如是。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師古曰、賦田之法、一夫百畝也。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補注〕先謙曰、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褚先生補滑稽傳言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後漢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不及史起。班取呂覽樂成篇補之。然後起事以傳。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史正義引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皆豹起並稱。但豹既引漳、起無容不知。顧實之呂覽乃敵國記載之詞、不免失實。班固之全沒豹事、亦狥其偏。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蘇林曰、終古、猶言久古也。師古曰、鹵、鹹苦也。師古曰、舄、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補注〕先謙曰、呂覽云、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與此微異。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如淳曰、欲令秦疲、韓之計也。師古曰、罷讀曰疲。令其疲勞、不能出兵。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其下亦同。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邸、至也。〔補注〕先謙曰、邸、抵借字。案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沈欽韓云、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注、今扶風池陽瓠中是也。長安志、焦穫藪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口。案鄭說云、郎谷口非也。谷口即冶谷、在雲陽縣、與中山同處、何云自中山西抵瓠口乎。元李好文長安志圖、於三原縣西注焦穫、又於永壽縣北圖瓠口。胡渭云、瓠口即冶谷、亦稱瓠中。冶水出谷處、俗謂之東谷口。距谷口二十餘里。亦沿舊說失考。宋志、至道元年、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度鄭白渠利害。選等言周覽鄭渠之

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頹毀。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斗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先謙案。沮水注。鄭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邸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鄭渠故瀆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俗謂之仲山。非也。鄭渠又東絕冶谷水。（紀要。冶谷在涇陽縣西北五十餘里。亦謂之谷口）鄭渠故瀆又東逕截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與濁水合。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又東。南注沮水合。又謂之爲漆沮水。卽洛水也。圖經。中山北絕巒巀。西距冶谷。南連九嵏。涇河自中而出。故名中山。一云以山在冶谷水西。涇水東也。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師古曰。並音步浪反。洛水卽漆沮水。欲以溉田。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閼、讀與淤同。音於據反。塡閼、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補注〕王念孫曰。上溉字涉下溉字而衍。下言溉舄鹵之地。則此句不得先言溉。顏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溉字明矣。上文云並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溉也。史記及水經沮水注。通典食貨二皆無上溉字。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師古曰。潰、旁決也。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隄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酸棗。陳留縣。河水注。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濟水注。紀年。魏襄王十年。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漢世塞之。故表云文堙棗野也。案紀年與漢二事。不相蒙。道元敍濟水注。敍酸水故瀆自酸棗東至南燕（東郡縣）入濮渠。詳地理志。於是

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補注）齊召南曰。案河渠書作四十有餘年。自孝文十四年河決東郡至元光三年河決濮陽實三十六年。無四十餘年也。此則志訂史記之失。東南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舊屬兗州界。即今之鄆州鉅野縣。（補注）先謙曰。山陽郡鉅野縣有禹貢大野澤。濟水注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接清濟。通於淮泗。（補注）先謙曰。瓠子河注。瓠子河口東出東郡濮陽縣北十里。逕句陽（濟陰）郕都（山陽）為羊里水。合濮水枝渠。又逕廩丘（東郡）城都（山陽）鄄（東郡）秺（濟陰）范（東郡）諸縣。合濟渠又合將渠。逕東阿臨邑茌平（東郡）為鄧里渠。河塞之後。宜防以下將渠以上無復有水。鄧里渠下逕四瀆口（見臨邑）河濟淮江水逕周通。有四瀆之名。入淮即入泗。故云通於淮泗也。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蚡監本譌汾。今改正。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師古曰。奉音扶用反。鄃音輸。清河之縣也。（補注）錢大昕曰。鄃與俞同。清河縣俞侯欒布子賁。以景帝中六年嗣侯。元狩六年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當武安為相時。賁尚無恙。而奉邑得食鄃者。布封邑僅千八百戶。除所封之外。仍屬之有司也。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順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公卿表。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然則元光時止應言大農。史記作鄭當時為大農是也。司字衍。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師古曰。異時。往時也。度六月罷。師古曰。計度其功。六月而後可罷也。度音大各反。而渭水道九百餘里。（補注）先謙曰。河渠書渭作漕。較合。時有難處。（補注）先謙曰。言水道多阻。引

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補注〕蘇輿曰，旁，史作並，字同。但上文並北山，志仍作並，它傳文義類此者亦皆作並，則此疑後人所改。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補注〕劉奉世曰，案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固又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沈欽韓曰，此謂關東漕粟由河入渭之路耳。唐食貨志，北運自陝州太原倉浮於渭，以實關中。計漢時當由陝稜起也。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補注〕蘇輿曰，史不重罷字，疑衍。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師古曰，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今之豎標是。〔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圖，凡水廣尺深尺爲一徼，以百二十徼爲準（古有徼道，水家取以爲量水準則之名，今農者耕地一方謂之一徼，義與此同。假令渠道上廣一丈四尺，下廣一丈，上下相折，則爲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計積一百二十尺，爲水一百二十徼，是水之至限也。守限者每日具徼數申報所司）。徼即表之字異也。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二歲。以漕，大便利。〔補注〕先謙曰，渭水注，漕渠，鄭當時所開也。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爲便，今無水。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師古曰，姓番名係也。番音普安反。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師古曰，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更底柱之艱，師古曰，更，歷也，音庚。〔補注〕蘇輿曰，史艱作限，通典、食貨志作險。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師古曰，引汾水可用溉皮氏及汾陰以下，而引河水可用溉汾陰及蒲坂以下，地形所宜也。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師古曰，謂河岸以下，緣河邊地，素不耕墾者也。壖音而緣反。〔補注〕先謙曰，故猶舊

也。官本㶇作奥。引宋祁曰奥邪本作㶇。民茭牧其中耳。師古曰。茭、乾草也。謂收茭草及牧畜產於其中。茭音交。今溉田之。師古曰。溉而種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㠯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師古曰。雖從關外而來。於渭水運上。皆可致之。故曰與關中收穀無異也。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㠯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補注〕先謙曰。汾水注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田者不能償種。師古曰。言所收之直不足償糧種之費也。種音之勇反。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師古曰。越人習於水田。又新至。未有業。故與之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谷皆各自有水耳。斜音弋奢反。〔補注〕錢大昕曰。道字句絕。及漕當屬下爲文。謂以此及漕事下湯議也。（唐書食貨志裴耀卿言漕事二字本此。）史合刻本及通典十並入注於道下。較合顏晉見本書以事下爲文而志及漕二字文義未足也。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補注〕先謙曰。河渠書作湯問其事。因言云云。疑本書作湯問之而以字形近誤爲問也。又問義太淺易明。非志文。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師古曰。抵、至也。故道屬武都。有蠻夷。故曰道。即今鳳州界也。回音胡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迴作迴。河渠書亦作迴。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補注〕先謙曰。沔水注褒水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褒斜二水並詳扶風武功。皆可㠯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補注〕沈欽韓曰。泝漢水而上。自襄陽府均州西入鄖陽府鄖西縣。又西入鄖縣。又西至陝西興安州。西北至漢中府西鄉縣也。褒絕水至斜。閒百餘里。㠯

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補注〕先謙曰。漢世謂關外爲山東。無限言無艱阻也。上文更砥柱之艱。河渠書作更砥柱之限。郎其證。正義云。無限言多也。誤矣。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師古曰。擬比也。上曰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補注〕沈欽韓曰。郡里頌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沔水注。褒水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又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所開。案張良勸高祖燒絕棧道。是漢初本通褒斜。後來棧道崩壞。時從子午谷耳。西漢通蜀道者。惟褒斜子午谷二道。漢魏閒復有駱谷道。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其後嚴熊言〔補注〕先謙曰。河渠書作莊熊羆。莊字避明帝諱。誤奪羆字。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師古曰。臨晉重泉皆馮翊之縣也。洛卽漆沮水。〔補注〕先謙曰。河渠書惡作鹵。誠卽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曰。徵在馮翊。商顏。山名也。師古曰。徵音懲。卽今所謂澄城也。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額。象人之頸領。〔補注〕劉奉世曰。洛水南入渭。商山乃在渭水之南。甚遠。何由穿渠至其下也。蓋自別一山名。顏說失之。先謙曰。徵。馮翊縣。今同州府澄城縣也。寰宇記同州馮翊縣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東逕商原西。俗謂之許原也。紀要引作濟原。云沮水之譌也。在同州府北三十五里。通典。商原亦謂之商顏。同州志。俗名鐵鐮山。又名長虹嶺。西盡州境。絕於洛東。經新邑。絕於河。延袤八十餘里。集解引服虔云。顏音崖。音義俱明。知小顏誤也。宜本注山額作山領。是。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也。師古曰。善崩。言憲尉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補注〕何焯曰。多鑿井。則可以灌溉。此法行之尤便易而有漸。非若大役難興也。金史。太和八年七月。詔諸路規畫

水田。部民諳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須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淮令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關河或擲井如何爲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惜當時未及盡行。平陽邳沂則仿井渠而有效者也。然井非極深。亦不能蓄水。水隤。以絕商顏。師古曰。下流曰隤。〔補注〕先謙曰。欲令水下相通。徑度此山而東也。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伏龍祠在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爲名。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師古曰。乾、音干。解在郊祀志。上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補注〕先謙曰。以巳同事。見郊祀志。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師古曰。湛、讀曰沈。沈馬及璧以禮水神也。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師古曰。寘、音大千反。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晉灼曰。淇園。衞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楗、音其偃反。〔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李冰作楗尾堰。以防江決。破竹爲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此下竹爲楗之法。先謙曰。河渠書楗作揵。集解引如注。接作捷。裏作裹。宜本揵。楗作鍵。裏作中。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如淳曰。殫、盡也。師古曰。浩浩洋洋。皆水盛貌。慮、謀慮也。浩音胡老反。洋音羊。〔補注〕王念孫曰。

師古訓殫爲恐非恐殫爲河非也下句云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則是已殫爲河矣今案殫猶大氐也言河水所浸之地浩浩洋洋大氐盡爲河矣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亡與無同）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氐莫不王也（師古曰慮計也計亦謂大計也今本慮莫譌作莫慮賈子五美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改）又曰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言大氐有德色也又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大氐非顧行也（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失之）又曰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言大氐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爲大氐之辭也或謂之無慮亦複字也高注淮南俶眞篇無慮大數名也食貨志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以無慮爲總計猶計慮非是辯見經義述聞）或作亡慮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用（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爾雅釋木諸慮山櫐釋文曰諸慮如字又力余反又地理志河內郡隆慮東海郡昌慮臨淮郡取慮遼西郡且慮遼東郡無慮並音閭）故河渠書作閭殫爲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爲名也張璠謂州閭盡爲河尤失之先謙曰浩浩洋洋河渠書作皓皓旰旰

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填河師古曰韋說是也已止也言用功多不可畢止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

如淳曰瓠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補注）周壽昌曰新學記八引漢書此語並引注云吾山卽魚山也今集此注必傳寫脫去先謙曰河水注馬頰水東北流逕魚山南山卽吾山也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西去東阿城四十里

魚沸鬱兮柏冬日

孟康曰鉅野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迫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沸鬱不樂也水長涌溢溷濁不淸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柏讀與迫同沸音佛（補注）王念孫曰孟說非也注本非作是涉上注韋說是也而誤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删此四字尤非顏說亦非也河水本濁不待汎溢而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余謂沸鬱讀爲沸渭（河渠書作沸鬱）沸渭猶紛紜衆多之貌也揚雄長楊賦紛紜沸渭李善曰紛紜沸渭衆盛貌也河溢鉅野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沸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汎溢也（迫冬日

指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此道冬日同意。〕先謙曰。官本無孟說非也四字。又無說字。正道弛兮離常流。晉灼曰。言河道皆弛壞。〔補注〕先謙曰。河渠書正作延。徐廣云。延、一作正。案延乃正誤字。蛟龍騁兮放遠游。〔補注〕先謙曰。河渠書故作方。歸舊川兮神哉沛。臣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也。師古曰。沛音普大反。不封禪兮安知外。師古曰。言不因巡狩封禪而出。則不知關外有此水。〔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將作狩。是。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也。河公、河伯也。〔補注〕先謙曰。河渠書作為我謂河伯兮。下河公同。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如淳曰。齧桑。邑名。為水所浮漂。〔補注〕沈欽韓曰。楚世家懷王十年。秦使張儀與楚齊魏會齧桑。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紀要齧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先謙曰。齧桑亦見周勃傳。久不反兮水維緩。師古曰。水維、水之綱維也。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師古曰。歌有二章。自河湯湯以下。更是其一。故云一曰也。湯湯。疾貌也。潺湲。激流也。湯音傷。潺音仕連反。湲音于權反。北渡回兮迅流難。師古曰。迅、疾也。音訊。〔補注〕先謙曰。回、迂還也。河渠書作迂迅作浚。搴長茭兮湛美玉。如淳曰。搴、取也。茭、草也。音茭。一曰。茭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閒。以塞決河也。臣瓚曰。竹葦緪謂之茭也。所以引置土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搴、拔也。緪、索也。湛美玉者。以祭河也。茭字宜從竹。搴音蹇。茭音交。又音爻。湛讀曰沈。緪音工登反。〔補注〕錢大昭曰。注音茭。閩本作音郊。先謙曰。官本作郊。是。河公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也。師古曰。沈玉禮神。見許福祐。但以薪不屬逮。故無功也。屬音之欲反。薪不屬兮衞人罪。師古曰。東郡本衞地。故言此衞之人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衞之人作衞人之。是。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師古曰。燒草皆盡。故野蕭條然也。噫乎、歎辭也。噫音於期反。〔補注〕先謙曰。河渠書御作禦。義同。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隤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也。石菑

者謂甾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菑亦甾耳音側其反義與剚同〔補注〕沈欽韓曰菑讀如詩葉壞菑之菑即宋志所云馬頭踏牙也俗謂之捲埽累石爲之先謙曰官本注塞下有之字剚作甾 宣防塞兮萬福來〔補注〕先謙曰防乃房之誤河渠書作宣房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師古曰道讀曰導 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補注〕先謙曰瓠子河注平帝以後未及修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王景治渠築隄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胡渭云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溝洫志書濮陽瓠子而頓丘之決口入海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遷頓丘縣西北至是故瀆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爲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而北瀆之流微矣及塞宣房河道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爲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逕朔方臨戎縣故城西又北有支渠東出謂之銅口東注以溉田地理志張掖郡觻得縣千金渠至酒泉郡樂涫縣入澤中（此渠引羌谷水志所云引川谷也）西河郡有廣田縣疑亦因水利得名又敦煌郡效穀縣因孝武時魚澤尉崔不意教力田以勤效得穀故名龍勒縣氐置水東北入澤溉民田又河水注河水北逕北地富平縣西上河城東典農城東廉縣故城東與枝津合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而志不及 而關中靈軹成國湋渠如淳曰地理志盩厔有靈軹渠成國渠名在陳倉湋音韋水出韋谷〔補注〕先謙曰渭水注盩厔縣北有蒙蘢渠承渭水於郿縣東逕武功縣爲成林渠（林是國誤）又東逕縣北亦曰靈軹渠故地理志郿下云成國渠至上林入蒙蘢渠而盩厔下但云靈軹渠武帝穿也長安志韋谷渠在盩厔縣西南三十五里自南山流下至清化店入渭寰宇記湋水在今縣北五里盩厔縣志韋水源出韋谷其正流西經郿縣境

支流東引爲渠.散沒縣界. 引諸川. (補注)先謙曰.河渠書作引諸水.徐廣曰.一作諸川.諸水誤字.渭水注云.河渠書以爲引諸水.徐廣曰一作諸川.是也.則其誤久矣. 汝南九江引淮. (補注)先謙曰.詳地理志汝南郡富陂.俱縣.九江郡壽春. 東海引鉅定. 臣瓚曰.鉅定.澤名也.(補注)先謙曰.詳地理志齊郡鉅定. 泰山下引汶水. 師古曰.汶、音問.(補注)先謙曰.汶水注.汶水西南逕亭亭山東.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汶水自桃鄉經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 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 師古曰.陂山.因山之形也.道、引也.陂、音彼義反.道、讀曰導.一曰.陂山.通山之流以爲陂也.音彼皮反.(補注)先謙曰.河渠書陂作披.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 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補注)蘇輿曰.六輔渠遺跡.唐時尚在三原雲陽界.(唐地志.雲陽有古鄭白渠.)見元和志.長安志圖說.謂六小渠.輔助鄭國.故名.韋昭於三輔外加三河.爲六輔.誤甚.駮見兒寬傳注.御覽七十五引內黃圖經云.前漢兒寬.選內黃令.吏民大信愛.開六輔渠.以大溉灌.獲利.因名曰兒公渠.案寬未嘗令內黃.準以地望.亦與內黃無涉.圖經附會.殊難據信. 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 師古曰.謂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也.卬、謂上向也.讀曰仰. 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 師古曰.寖、古浸字. 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 師古曰.畜、讀曰蓄. 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 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郡、謂四方諸郡也.挈、音苦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收田租.監本訛收臣租.今改正.又注挈音苦計反.據注.與契字同.顧炎武云.挈、偏也.說文有觭字.注云.角一俛一仰.遞同.先謙案.二義並通. 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

行水。勿使失時。師古曰。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利也。繇讀曰徭。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鄧氏曰。白姓。公爵。時人多相謂爲公。師古曰。此時無公爵也。蓋相呼尊老之稱耳。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師古曰。谷口。今雲陽縣治谷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音茂。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補注〕先謙曰。起馮翊郡谷口。歷池陽、高陵、櫟陽、蓮勺諸縣。入渭。詳地理志。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師古曰。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補注〕蘇輿曰。御覽七十五作白公。舉臿爲雲。決渠爲雨。師古曰。臿、鍫也。所以開渠者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如淳曰。水停淤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師古曰。史不得其姓。〔補注〕蘇輿曰。廣韻延下云。亦姓。案後漢有延篤。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埶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晉灼曰。上領。山頭也。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㠯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㠯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

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師古曰。道、讀如導。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所室分析州縣。說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補注〕先謙曰。館陶。魏郡縣。王莽世河隄成。是水亦斷。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補注〕先謙曰。至章武入海。行千五百里。詳地理志。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㠯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埶。皆邪直貝丘縣。師古曰。直、當也。〔補注〕先謙曰。貝丘。清河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淸河靈鳴犢口。師古曰。淸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而屯氏河絕。〔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大河故瀆至靈縣別出爲鳴犢河。逕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稱。又逕鄃縣故城北。合大河故瀆。爲鳴犢口。詳地理志。成帝初。淸河都尉馮逡。師古曰。逡、音七旬反。〔補注〕先謙曰。逡。野王子。見本傳。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㠯闊無大害者。㠯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闊、稀也。〔補注〕先謙曰。闊、疏久也。諸葛豐傳闊何闊。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

灌。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子計反。又音才詣反。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補注〕沈欽韓曰。鄭云。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書正義。許商上書。三河下書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常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春秋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於徒駭也。案後之言九河故迹者。水經注。故瀆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明志。德州德平縣東北有般河。或以爲古鉤盤也。）通典。古馬頰覆釜二河。在德州安德縣。鉤盤河在滄州樂陵縣。（今爲武定府樂陵縣。）古胡蘇河在東光縣北。（明志。景州東光縣東有胡蘇枯河。）元和志。鬲津枯河在德州安德縣南七十里。即九河之一。馬頰河在平昌縣南十里。鉤盤河在棣州信陽縣北四十里。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縣西五十里。（明志。滄州東北有廢饒安城。）史記正義。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明志。歷亭元省入高唐州恩縣。）九域志。瀛州樂壽有徒駭河。（樂壽今河間府獻縣。）輿地廣記。滄州南皮縣有潔河。（金地理同。）明一統志。太史河在南皮縣北。于欽齊乘。許商孔穎達之書。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雜舛。反見淆亂。嘗往來燕齊。遍河瀆。東致諸滄。然訪九河故道。蓋言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耶。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淀。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淀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曰古黃。縣北地名八會口。鹽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潔等河歟。無棣縣東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紀要。士傷河在濱州北。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道之。令其深也。浚音峻。〔補注〕劉攽曰。

河不流行。不字宜爲水字。或衍不字。先謙曰。官本注無道字。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分下竝有流字。朱一新曰。汪本有流字。先謙曰。官本有流字。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師古曰。白、白於天子也。度、音大各反。〔補注〕周壽昌曰。商字長伯。長安人。事光祿勳周堪。治尚書。由博士四至九卿。遣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師古曰。言國家少財役。〔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補注〕錢大昭曰。廣韻、非、亦姓。風俗通有非子伯益之後。是姓非名調耳。公羊疏亦有此人。顏以非調爲名。誤。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遣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釣反。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㮴。師古曰。一船爲一㮴。音先勞反。其字從木。〔補注〕錢大昭曰。說文㮴、船總名。從木叜聲。徐鉉曰。今俗別作艘。非是。先謙曰。官本㮴作艘。徙

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師古曰。命其爲使而塞河也。華陽國志云。延世字長叔。犍爲資中人也。〔補注〕周壽昌曰。河隄使者漢因事置無常員故不見百官表。後許商又爲河隄都尉。不稱使者。此詔稱校尉延世。案漢置八校尉。皆無與治河事。延世故官校尉。特使治河。遂有河隄使者之稱。下云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考當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與延世以校尉領河隄一也。又李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馮野王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皆以他官出使河隄。無專官。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如淳曰。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著音竹助反。下云非受平賈爲著外繇。其義亦同。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埶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

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耳。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反壤者。水壅不通。故令其土壤反還也。羨音弋㮟反。淤音於庶反。如此。數郡種不得下。師古曰。種。五穀之子也。音之勇反。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㠯相難極。師古曰。壞。毀也。音怪。極。窮也。音居力反。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師古曰。商。度也。足㠯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價。〔補注〕先謙曰。受平賈者。顧庸於官得直。既得直。故不著外繇。其充役未受直者。乃著之。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師古曰。鐫。謂琢鑿之也。音子全反。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師古曰。湓。踊也。音普頓反。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師古曰。圖。謀也。行音下更反。禁㠯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

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韋昭曰。在平原縣。〔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據河水注。鄃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者也。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言禹治此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也。鬲津。言其陿小可鬲以為津而度也。鬲與隔同。〔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津按非大河。則班氏不以為徒駭河也。與許商名著所聞耳。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注隔訛陋。從宋本改正。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補注〕王念孫曰。案鬲下有津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為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九河以徒駭為極北。鬲津為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之文。則有津字明矣。）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並作自鬲津以北。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補注〕先謙曰。胡渭云。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西北。故渭云然。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師古曰。經、常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

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補注〕沈欽韓曰。宋志。李垂書稱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大河在平原西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 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補注〕先謙曰。滿昌見儒林傳。 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其居業。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爲使而領其事。 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 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師古曰。雍。讀曰壅。〔補注〕先謙曰。當言可謂明禹貢矣。然與後世築隄束水藉水刷沙情勢又自不同 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補注〕先謙曰。言無應詔書者。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

數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留川澤水所蓄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大各反。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汙音一胡反。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也。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補注〕先謙曰：為，猶治也。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臣道篇，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趙策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號旄。蘇子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蓋齊竟西北，趙竟東南，魏則三面跨河，宜遊渫滯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又音賓。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

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師古曰。屬。連及也。音之欲反。 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補注〕王念孫曰。上既言居。則下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西。而民居在隄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自衞也。下文云。往十餘歲。卽其證。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補注〕沈欽韓曰。郡國志內黃縣有黃澤。元和志在相州內黃縣西北五里。 環之有隄。師古曰。環。繞也。 往十餘歲。〔補注〕先謙曰。官本往作住。 太守以賦民。師古曰。以隄中之地給與民。 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音工歷反。〔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東郡無平剛縣。疑當爲剛平。趙世家。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衞。五年。齊魏爲衞攻趙。取剛平。剛平在衞地。正義云。剛平在河北。非也。衞文公東徙渡河久矣。先謙曰。聚石隄旁曰激。水經注屢見。但此文爲石隄。與下文西又爲石隄相應。則激字不應上屬。又下文激使東北。與此文激使東義同。則當訓如孟子激而行之之激。非石激也。顏說誤。 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也。音工喚反。〔補注〕齊召南曰。案觀下當是黎陽縣近河地名。不然。畔觀屬東郡。觀津屬信都。皆不得獨稱觀字。又上文言東郡平剛。下文言魏郡昭陽。皆非縣名。乃地名耳。先謙曰。畔觀。畔字衍。詳地理志。齊說非。 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注。河水東北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又逕衞國縣南。爲郭口津。又逕鄄城縣北。河之北岸有新臺。爲盧關津。

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昭陽亭在大名府濬縣東北。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注，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一統志，遮害亭在衞輝府濬縣西南五十里。紀要，大河經亭南，又東至黎陽縣東大伾山北，入冀州。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難，監本訛𦍒，今改正。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闕塞山在河南府西南三十里，亦曰龍門山，亦曰伊闕山。山之東曰香山，西曰龍門。大禹疏以通水，兩山對峙，石壁峭立，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析底柱，破碣石，師古曰：析，分也。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師古曰：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

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㠯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補注〕先謙曰：淇水注：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淇水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後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淇水入白溝，故號其處爲枋頭。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如淳曰：然則隄在郭內也。臣瓚曰：郡亦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如瓚說，則是河已沒黎陽城矣，非也。如說爲是。不然，則黎陽因隄一面爲城，如今之澶州，故郭門乃在隄外矣。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二所二字。引宋祁曰：姚本隄潰下有二所兩字。朱一新云：汪本無二所兩字，以水流十三日隄潰七字爲句是也。二所字涉上文而衍。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㠯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㠯下之。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濟水東逕礫谿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濟作涉，是。水經濟水與河合流，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滎澤北。注云：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王景始作浚儀渠。云云。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引詳下）又東得宿

須水口．水受大河渠．側有扈亭．水自亭東南流．注濟．自西（謂滎瀆以下．宿須口以上）縈帶山阜．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東注．晉桓溫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又命劉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山崩．壅塞．於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即古馮池也．池水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濟．世謂之礫口澗．與經礫溪也．據此．渡舊渠始於後漢．滎陽漕渠當包滎瀆及宿須渠口一帶．故下文云仍此而漕之．然與滎陽縣東之礫溪口無涉．礫溪口並非漕渠．如注殊誤．

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補注）先謙曰．濟水注．濟水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陽嘉三年．使河隄謁者王誨云云．則水門非用木與土矣．據注．秦漢以來．亦有通否云云．明故渠水門非一．讓所指或更是舜前事．今據堅地作石隄．激．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師古曰．卬音牛向反．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此一害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師古曰．此二害．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師古曰．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師古曰．此二利也．秔．謂稻之不黏者也．音庚．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

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補注〕蘇輿曰。倍薄。謂薄者倍益使厚。御覽六十一引作陪。字通。）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路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竝。（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竝字子陽。材智通達也。〔補注〕宋一新曰。注陽。汪本作揚。）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補注〕蘇輿曰。案此處文義。當以猥字絕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二語對文。猥與隈通。訓隈有曲義。（本書律曆志元后傳等注屢見）說文隈下云。水曲也。（據西都賦薄賦注）隈下云。水隈厓也。言禹空此地。不留民居。為水隈厓。水盛任其放溢。水少漸自索盡也。（本志注。稍、漸也。）若訓猥為多。而屬下為義。則以為二字無著。多盛義亦複。御覽六十一引此文至水猥無下數語。雖屬斷節。而以猥字為句可資印證。）少稍自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雜論云。字仲功。習灌溉事也。）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補注〕先謙曰。自刮除。即後世藉水刷沙之意。成空。謂河身疏通。稍深。謂日益就下也。）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

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也。御史臨淮韓牧，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水事。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師古曰：橫字平中。琅邪人。見儒林傳。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河水注作王璜。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師古曰：漸，浸也。讀如本字，又音子廉反。〔補注〕閻若璩曰：逆河為九。先謙曰：河水注，璜作橫。又引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闊，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師古曰：行，謂通流也。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譜音補。世統譜諜也。〔補注〕沈欽韓曰：梁書文學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劉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案藝文志歷譜類有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即此周譜也。先謙曰：敘傳云：商竭周移。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補注〕沈欽韓曰：蘇秦傳，蘇代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魏無忌謂魏王曰：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韓非子：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城壞，其王請降，蓋秦之滅魏，知無忌之料，以前所指，皆虛擬耳。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師古曰：空，

開空。(補注)蘇輿曰。案說文空、竅也。謂開通孔竅利水流行。上云成空而稍深義同。但彼藉水刷泥。此則開由人力耳。 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補注)周壽昌曰。自上謂之使。自下謂之事。而義可通。觀高紀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史記傅靳蒯成傳坐事國人過律。與此事義同。 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爲。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爲公私兩便也。 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師古曰。左氏傳載周大夫劉定公之辭也。言無禹治水之功。則天下之人皆爲魚鼈耳。 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志、記也。字亦作識。音式異反。 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三）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藝文志第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補注〕先謙曰：二語亦見劉歆傳。）故春秋分爲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爲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師古曰：殽，雜也。）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燔音扶元反。黔音其炎反，又音琴。）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補注〕齊召南曰：此二句既敍在孝武之前，則指高祖時蕭何收秦圖籍、楚元王學詩、惠帝時除挾書之令、文帝使晁錯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其非也。）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簡脫。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之貌也。音丘位反。）朕甚閔焉。（〔補注〕先謙曰：劉歆傳云：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尋武紀元朔五年詔書，闕書缺簡脫一句。）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補注〕何焯曰：文選注三十八引劉歆七

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又向書有實核錄目錄。即此所謂藏書之策也。先謙曰。官本藏作臧。是。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補注〕先謙曰。成紀在河平三年。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補注〕沈欽韓曰。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讎校者。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先謙曰。向傳。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補注〕齊召南曰。據宣紀。公孫弘有任宏。字偉公。爲執金吾。守大鴻臚。蓋即其人。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補注〕先謙曰。案太史令本常屬官。咸先爲丞相史。見劉歆傳。更始子官至大司農。見儒林傳。百官表。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補注〕周壽昌曰。隋志作太醫監。葉德輝曰。百官表。奉常屬官有太醫令丞。少府屬官亦有之。焦侍醫之名。惟張禹傳云。禹病。上書乞骸骨。成帝賜侍醫視疾。顏注。侍醫。侍天子之醫。蓋若今御醫矣。先謙曰。官本。何末有也字。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括反。〔補注〕沈欽韓曰。向上奏子列子奏。並云。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其錄奏者。並先殺青書簡也。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先謙曰。隋志。每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歆作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補注〕王應麟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孔子删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別錄七略。各有其部。推尋事迹。則古之制也。先謙曰。隋志。哀帝使歆嗣父之

集。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書撮其指要著為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補注〕吳仁傑曰。時猶未以集名書。故志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勖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亦未以集名之。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集錄。隋志遂以荀況等詩賦之文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案閔馬父論商頌稱輯之亂。韋昭云。輯、成也。竊謂別集之名雖始於東京。實本於歆之輯略。而輯略又本於商頌之輯云。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轉為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補注〕先謙曰。官本轉作傳。為作寫。考證云。傳監本訛轉。今從舊本改正。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補注〕王應麟曰。今易乾卦垂用九。即古易之本文。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先謙曰。志言易經全文。惟此三家。其餘傳說諸家經文。蓋不悉錄。王充論衡云。河內女子發屋。得逸易一篇。隋志承之以為先失說卦三篇。案志既云傳者不絕。是此書未佚。發屋得易之事。道俗說也。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補注〕先謙曰。儒林傳。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寬至雒陽。復從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補注〕先謙曰。御覽三百八十五。會稽先賢傳。諸于長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案宓與伏同。（見本志及律歷志注）服亦與伏同。（見文選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詩注）故服宓伏三字互相通假。所稱宓氏易即此服氏也。（服宓字通亦見後宓子下）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補注〕王應麟曰：太史公受易於楊何。先謙曰：儒林傳，何受易王同。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補注〕先謙曰：李鼎祚周易集解上經謙卦，稱蔡景君說，疑即其人。或衛人而官彭城與。

韓氏二篇。名嬰。〔補注〕王應麟曰：韓嬰傳，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蓋寬饒從受焉。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沈欽韓曰：經典序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韓嬰傳。

王氏二篇。名同。〔補注〕先謙曰：儒林傳，東武人，字子中，受易田何。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六百四，開元初，禮部奏，據荀勖中經簿，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經典序錄同。先謙曰：儒林傳，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補注〕齊召南曰：易有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巳日之文。然古人說易，未有以甲子配卦爻者。至漢始有。律歷志曰：日有六甲，辰有五子。注云：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然則後世占易以六辰定六爻，亦不自京房始也。沈欽韓曰：初學記文部引劉向別錄云：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補注〕王應麟曰：張平子思玄賦注引淮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啟注亦引之。沈欽韓曰：初學記，劉向別錄云：所校讎中書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三篇。每

覽六百九引劉向別錄云，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志作二篇，與錄數不合，則脫十字。王先愼曰，九師不著其名，疑即淮南高誘注所稱蘇飛李尚諸人。朱氏彝尊謂陸氏釋文所引稱淮南者，當即九師本。案釋文所引，乃陸氏授經之師，故羣經釋文皆稱師說，不得以九師當之。且道訓僅見漢志，後絕無引之者。文中子云，九師興而易道微，則其書甚貴於聖經，故其亡獨早耳。錢大昭曰，法，南雍本、閩本並作訟。先謙曰，官本法作訟。

古雜八十篇。〔補注〕沈欽韓曰，此即乾鑿度、稽覽圖之類。後漢張衡歷言尚書詩春秋讖之譌妄，而不及易，則易緯爲古學也。又乾坤鑿度，炎帝黃帝有易靈緯。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禮運注，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據鄭注，則漢時二易尚存其一也。隋志云，漢初已亡，並見志無其目。云古雜者，蓋年代汗遠，雖有其書，莫究其用，亦未知是周太卜所掌與否，故存疑云爾。或雜說古帝王卜筮之事，如汲冢師春，但取左傳卜筮事爲書耳。既宛縷縱論引易，皆本經所無，亦古雜之屬也。

雜災異三十五篇。〔補注〕沈欽韓曰，後書郎顗傳，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並雜災異之流。

神輸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補注〕王應麟曰，釋文序錄云，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隋志八卷，殘缺。）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五十卷。）晁氏云，今其章句亡，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先謙曰，新唐書曆志云，十二月卦出於孟喜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補注〕沈欽韓曰，後書郎顗傳，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李注，京房作易飛候。隋志載周易占諸書，並京房撰，其名目甚夥誕異，不知誰所定也。儒林傳，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然則京氏之易，託諸孟喜，故京易冠以孟氏。隋志又有焦贛易林十六卷，今見行，而志不列，殆以焦氏無師法，故不錄中祕，或以京氏包之耳。先謙曰，儒林傳喜從田王

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云師且死，獨傳喜，故書災異首孟氏。易林當在蓍龜家周易中。沈說非。五鹿充宗略說三篇。〔補注〕沈欽韓曰，朱雲傳，充宗爲梁丘易。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林曰，東海人，爲博士。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補注〕錢大昭曰，傳作殷嘉。沈欽韓曰，京房弟子所撰，故冠以京氏。史記索隱引別錄，易家有救氏注，救乃段之訛。先謙曰，據傳當云從京房受易者也。顏注誤。蘇林官本作蘇氏。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補注〕先謙曰，儒林傳，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隋志，梁丘施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宋施孟說略見禮曲禮、郊特牲正義，詩干旄疏，穀梁集解，經典釋文，朱震漢上易中。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師古曰，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謂其跡在地者。宓讀與伏同。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補注〕王應麟曰，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證于後云包犧因

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淮南子：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張行成云：伏羲先天，示易之體，故孔子謂之作八卦；文王後天，明易之用，故子雲謂之重六爻。楊絢云：蓋非八卦之可爲，必六十四之，然後爲蓋舜禹之際，日儀策協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據此而言，畫卦之始，其在上古乎。京房引夫子曰：神農重乎八純。齊召南曰：王氏糾漢志之失，是也。但易大傳明曰因而重之，卽伏羲重爲六十四耳。王弼之說殆當。　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補注〕沈欽韓曰：孔氏第六論夫子十翼云：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　世歷三古。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補注〕沈欽韓曰：乾鑿度：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辨終備云：至哉易，三聖謀。注云：三聖，伏羲、文王、孔子。則三聖之數也。班氏以前並知此說。論衡正說篇云：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始漆殺周公。馬融之徒因之。孔穎達、陸德明並承俗訛。　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補注〕葉德輝曰：秦始皇紀云：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漢興，田和傳之。〔補注〕錢大昭曰：和、當作何。先謙曰：官本作何。　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補注〕先謙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易唯楊何。宣帝立施孟梁丘易，元帝立京氏易。見儒林傳贊。　而民閒有費、高二家之說。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新舊唐志：費直章句四卷。隋志又言：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古文易。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案：儒林傳：費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則費氏無章句，或後師爲之。晁公武云：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皆祖費氏。文獻通考亦

云。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魏志。高貴鄉公問易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合彖象
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則合彖象等始自鄭氏。不關費氏。或鄭名重。遂專舉之耳。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彖本釋經。宜相附近。
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是漢魏閒注費氏本者。共分析連綴之也。
隋志。高氏亡於西晉。儒林傳云。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耳。或脫去無咎悔亡。〔補注〕周壽昌曰。無作无。易經中未有無字。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補注〕王應麟曰。釋文引古文。如棄作弃。翩作偏。介作砎。枕作沈。蹢躅作蹢䠱。蒺作蘺。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補注〕先謙曰。四十六卷者。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以考伏
生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共四十五篇。加孔子序一篇。（陸德明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爲四十六篇。故云四十六
卷也。爲五十七篇者。據尚書孔疏云。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故二十九篇者。堯典一。（連慎徽以下。）皋陶謨二。
（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案三篇同卷。）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案三篇同卷。）
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
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案此二篇同卷。）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鄭
注於此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其得多十六篇者。案舜典一、（別有舜典。非梅頤所分。）汨作二、九
共九篇三、大禹謨四、棄稷五、（別有棄稷。）五子之歌六、胤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
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九共九篇。出八篇。又爲二十四篇。以二十四加三十四。爲五十八篇。桓譚新論所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
爲五十八篇是也。云四十五者。除序言之也。後又亡其一篇。據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桓譚沒於世祖時。在建武
前。武成未亡。故云五十八。班氏作漢書。在顯宗時。武成已亡。故云五十七也。顏引孔安國序。乃梅頤所上僞序。梅氏卷數篇數。亦非孔

簡卷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補注〕王應麟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篇數也。後得泰誓一篇也。齊召南曰。案泰誓即僞泰誓。凡漢儒所引赤烏白魚等語皆是也。故併伏生所傳爲二十九卷。先謙曰。大小夏侯本經與伏生卷同。歐陽分析。增多其數。注二十二。官本汪本並作三十二。案三十是也。下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不應本經卷異。卷上二字當爲三。王氏引之謂當爲三十三。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泰誓。改志文以就己說。非也。伏生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以本書及史記儒林傳爲定。王氏經義述聞謂二十九篇今文有太誓。非宣帝時河內女子始得是也。王齊說非。

傳四十一篇。〔補注〕王鳴盛曰。以大傳系經下。尊伏生也。先謙曰。鄭敍云。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同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今本並略說爲四卷。官本經二十九卷二句。各自提行。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補注〕沈欽韓曰。章句者。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左宣二年疏。服虔載賈逵鄭衆或人三說。解叔牂曰子之馬然也。此章句之體。解故者。管子刑法解。墨子經說。尚書大傳。毛詩傳之類。解故不必盡人能爲。章句各師具有。煩簡不同耳。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言。其子郁復刪省成十二萬言是也。先謙曰。鄭敍云。歐陽生別作章句。是也。儒林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補注〕先謙曰。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勝傳云。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補注〕先謙曰。故詁字同。

歐陽說義二篇。〔補注〕先謙曰。歐陽夏侯書說。略見近人陳喬樅輯本。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本傳云，洪範五行傳論。沈約云，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沈欽韓曰，隋志伏生之徒，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其卷數與此同。後書鄭興傳奏便宜四事，引尚書洪範記。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補注〕先謙曰，商治尚書，善爲算，見溝洫志。著五行論曆，見儒林傳。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補注〕王先慎曰，顏云存四十五篇者，係據孔晁注本，其亡二十五篇，當在唐初。今孔注止四十二篇，是後又亡其三矣。然劉知幾史通言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是劉氏所見別一本，故唐志八卷本與十卷本並列。今案自度訓至器服，凡七十篇，合序爲七十一篇。中亡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共十一篇，尚存六十篇。其逸文，近儒朱右曾輯附本書後。隋志繫之汲冢，非是。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韋昭曰，閣名也，於此論書。〔補注〕先謙曰，詳見儒林傳。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補注〕先謙曰，稽疑非目無名，蓋入五行傳記中。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詞也。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孟康曰，纂音撰。上斷於堯，下訖于秦。

凡百篇。〔補注〕沈欽韓曰、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論衡正說篇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案此言得孔子百篇之書、所得不必有百篇之數也。而爲之序、言其作意。〔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孔子世家云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與班意並以爲孔子作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臧。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補注〕沈欽韓曰、孔叢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將先藏之、家語序云孔騰子襄、子襄即子魚弟、容得同計也、隋志與釋文史通並作孔惠。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補注〕先謙曰、劉歆傳移讓太常博士書亦云武帝末魯共王壞、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二十八年薨、（據表在元光四年）不得至武帝末、論衡以爲孝景時是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補注〕先謙曰、篇名數詳上。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補注〕沈欽韓曰、劉歆移書博士、與此志所說同、其不列學官、自緣俗儒專己妬能、排擯古學、如毛詩左傳古禮皆不得立、若謂適遭巫蠱、後此宣帝右文之世、胡爲永默耶、王先云、武帝取之、祕於中外、不得見、又非也、儒林傳庸生胡常徐敖塗惲桑欽等皆古文眞傳、王莽又立學官、外人奚爲不得見耶、光武中興、一切反莽所爲、古文既非祿利之途、

葬高才好古者共之習亦寡之覺。王充妄談惑人，至僞古文行，而孔穎達等於漢世習古文者一概末殺，指爲張霸之僞，其爲罪於充也。先謙曰：朱彝尊經義攷云：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安國，世宗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志云遭巫蠱云云者，乃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僞孔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補注〕王應麟曰：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祝簡之文歟。沈欽韓曰：法言酒誥之篇俄空焉矣，勘注：空，缺也。據此，案志以爲今文脫簡，伏生所引自是別說，王說非也。召誥脫簡二。師古曰：召讀曰邵。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補注〕沈欽韓曰：左傳序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曰策。鄭注論語序引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案後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然則中外寫經皆用二尺四寸之簡，故以中簡校外簡，知其所脫爲一爲二也。然書名疏密不同，鄭注尚書從三十字，服虔注云：左傳自裴書一簡八字是也。要以一祖本相傳寫，不敢妄有增損，故劉向校中書之簡，外簡脫字二十五，脫字二十二，字數多少相符，可知數定也。下云脫字數十，則逐簡所遺之字而乘之。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又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王氏考證所據古文尚書，乃晁公武所云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較陸德明釋文小有異同者也。此東晉僞古文經，唐明皇所刊落改爲今字，豈是壁中舊物而據之乎。其僞與史漢說文合，或好事者轉取古書所引以爲比附，非唐以前舊本，而古文竟無一字矣。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補注〕王應麟曰：秦置尚書於禁中，以通章奏。漢之詔命在尚書，以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是名官。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補注〕沈欽韓曰：大戴小辨篇：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後書賈逵傳：逵數爲帝言古

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師合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遂集爲三卷。詩載驅箋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疏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案宋微子世家洪範。正作涕。蓋涕悌爲溯耳。此古文之一也。葉德輝曰。史記五帝、夏、周紀。載尙書文。多以訓詁代經。師說即本爾雅也。

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補注〕齊召南曰。應說非是。后蒼傳齊詩者。非其始也。齊詩始於轅固。先謙曰。此三家全經。並以序各冠其篇首。故皆二十八卷。十五國風十三卷。〔邶鄘衛共一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魯商頌各爲一卷。共二十八卷也。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補注〕先謙曰。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是魯故即申公作。

魯說二十八卷。〔補注〕先謙曰。儒林傳魯詩有韋張唐褚之學。此魯說弟子所傳。

齊后氏故二十卷。〔補注〕先謙曰。后蒼也。轅固再傳弟子。詳本傳。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補注〕王應麟曰。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補注〕先謙曰。蓋后氏弟子。從受其學而爲之傳。如易周氏服氏。書伏生大傳之例。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補注〕先謙曰，此蓋下所云采雜說者。

韓故三十六卷。〔補注〕先謙曰，此韓嬰自爲本經訓故，以別於內外傳者，故志首列之。或以爲弟子作，非也。

韓內傳四卷。〔補注〕先謙曰，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則內外傳皆韓氏依經推演之詞。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沈欽韓云，郭璞爾雅注引魯詩，璞不應耳食，則魯詩亡於永嘉後。）韓詩雖存，無傳之者。至南宋後，韓詩亦亡，獨存外傳。於是王應麟爲三家詩考，近儒宋綿初、范家相、陳喬樅等，各爲集說，具見本書，不復廣引，以祛繁雜。

韓外傳六卷。〔補注〕先謙曰，隋志韓詩外傳十卷，今存。近儒趙懷玉輯佚文附後。

韓說四十一卷。〔補注〕先謙曰，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此其徒衆所傳。

毛詩二十九卷。〔補注〕先謙曰，此蓋序別爲一卷，故合全經爲二十九。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補注〕先謙曰，古經傳皆別行，毛作詩傳，取二十八卷之經，析邶鄘衞風爲三卷，故爲三十卷也。隋唐志或作十卷，或二十卷，並非元帙卷次。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哥詠言。」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詠者，永也。永，長也。哥所以長言之。〔補注〕錢大昭曰：哥，俗作歌。說文：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為謌字。先謙曰：官本哥並作歌。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補注〕沈欽韓曰：王制：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古文苑劉歆與揚雄書云：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補注〕宋祁曰：邵本取作采。凡三百五篇。〔補注〕先謙曰：詩譜序孔疏：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惟有三百五篇。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儒林傳王式說同。志兼收毛傳，豈得不知毛學？亦云三百五篇，是漢儒通論如此，並不取毛說也。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補注〕沈欽韓曰：劉歆移書云：詩先師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則亦幸而得全耳。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補注〕先謙曰：荀悅漢紀，稱轅固為詩內外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補注〕先謙曰：與、已，皆語詞。顏說是也。（與，辭也。見周語韋昭注。）但此謂齊韓二傳推演之詞，皆非本義，不得其真耳，非併魯詩言之。魯最為近者，言齊韓

劉故。亦各有取。惟詩最優。顏謂三家皆不得。誤矣。既不得其眞。何害最近乎。官本注宗下有作皆。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補注〕先謙曰。此與儒林傳稱孟喜自言師田生獨傳喜同意。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劉歆移書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篇。禮疏云。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禮經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祕在於館。七錄云。餘篇皆亡。沈欽韓曰。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禮。王莽傳云。通知逸經意者。徵詣公車。則彼時已爲絕學可驗也。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補注〕劉敞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錢大昭曰。劉說是也。下云禮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補注〕錢大昕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之數。隋志謂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足。蓋以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二十三篇。別見藝文志。故疑爲東漢人附益。不知劉向別錄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三篇。小戴入之禮記。而明堂陰陽與樂記。仍各自爲書。亦猶三年問出於荀子。中庸緇衣。出於子思子。其本書無妨單行也。記本七十子之徒所作。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河間獻王得之。大小戴各傳其學。鄭氏六藝論言之當矣。謂大戴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九篇。其說始於晉司空長史陳邵。而陸德明引之。隋志又附益之。然漢書無其事。不足信也。或謂漢書不及禮記。致河間獻王所得書。禮記居其一。而郊祀志引禮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又引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又引禮記。天子藉田千畝以事天地。又引禮記祀典。（即祭法也。律歷志謂之祭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又引禮記。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梅福傳引禮記。孔子曰。某殷人也。韋元成傳亦引禮記王制。禮記祀典之文皆在四十九篇之內。志不別

曲記四十九篇者。抹於百三十一篇也。王鳴盛曰。說文自序。既稱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壁中書。即有禮記。河間獻王傳叙王所得書中有禮。又有禮記。是前漢本有此稱。非始於鄭氏作注之時。亦題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補注〕王應麟曰。隋牛弘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蔡古共曰。今小戴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而大戴記之盛德。實記古明堂遺事。此三篇其僅存者。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補注〕沈欽韓曰。旗氏王史複姓。漢有新豐令王史音。先謙曰。案隋志作王氏史氏記。誤。

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補注〕宋祁曰。越本曲臺下有至字。吳仁傑曰。太學興於元朔三年。案儒林傳。謂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太常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其宣紀以是載於議尊號詔文。是太學興於武帝時明甚。實錄云。學者。所學之官也。韓延壽修治學官。注。謂庠序之舍。文翁修起學官。招學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所云興學官。及博士官。非太學而何。下文郡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偕。故文翁傳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爲有天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都。乃反無太學之理。紀於元朔五年。書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案。太常議本文爲博士下。有官字。紀脫之耳。通鑑知其誤。故武紀作曰博士官。並取儒林傳文足之也。且史載何武等習歌詩太學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孰謂西京無太學也哉。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此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也。顏謂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豈忘前注耶。官當讀作館。易官有渝。九家作館。蜀才作館。古官館通。王應麟曰。七略云。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大戴公冠篇載孝昭冠詞。並宣帝時曲臺記也。王念孫曰。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注云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初學記居處部。御覽居處部五。引此。並作曲臺后倉記。周壽昌曰。黃圖明言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是太學實有其地矣。安得云無。

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

禮經，蓋此之流。〔補注〕王應麟曰：白虎通闢之禮中庸記。沈欽韓曰：鄭目錄云：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先謙曰：官本自記以下各自提行。

明堂陰陽說五篇。〔補注〕沈欽韓曰：明堂位正義引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曰：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蓋此類明堂說也。講學大夫在王莽時，明堂，平帝時立。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卽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補注〕王應麟曰：隋志：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禮記疏云：孝文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非也。

周官傳四篇。〔補注〕先謙曰：周官既置博士，當時必有傳說。蓋東漢初興，先故杜子春能通其讀，以授鄭衆、賈逵。沈氏欽韓謂先無傳者，此袁氏附益，非也。下文不云惟入司馬法一家乎。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補注〕王應麟曰：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灋。司兵：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此古者司馬灋，卽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灋。史記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先謙曰：隋志云：亦河間獻王所得，今存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六引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管子有封禪篇，卽古封禪禮也。葉德輝曰：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告太平于天，報羣神之功。據此，則古有封禪羣祀之禮。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補注〕沈欽韓曰、牛弘所云婁山通議、即此。兒寬傳議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補注〕先謙曰、此如光武時馬第伯封禪儀記之類。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補注〕錢大昭曰、春秋論語石渠下皆有論字、疑此脫論字。沈欽韓曰、石渠禮議、唐時尚存、引見通典禮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三四十九五十五十二五十六五十九六十三各卷中。詩既醉疏、禮王制疏亦引石渠論。

凡禮十三家、〔補注〕沈欽韓曰、志所次但本七略、不與別錄相應。知者、禮記正義鄭目錄云、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於別錄屬制度。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於別錄屬通論。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三年問、於別錄屬喪服。文王世子、內則、於別錄屬世子法。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於別錄屬祭祀。投壺、冠昏、鄉射、燕聘之義、於別錄屬吉禮吉事。樂記屬樂記。則彼禮目自有五種、俟人尋省。與志不同。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師古曰、序卦之辭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

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儒林傳。秦焚書。獨有士禮。高堂生書之缺略。謝承云。秦代有魯人高堂伯人。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補注〕先謙曰。儒林傳。普、沛人。字孝公。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補注〕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王應麟曰。朱文公云。疏言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沈欽韓曰。古經之出有三說。後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論衡佚文篇云。魯恭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隋志。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案本傳云。獻王所得書周官尚書禮禮記。書獻王得者是也。又云。及孔氏。則志亦兩存其說。范書殆因此孔氏。衆可名之孔安國書之論衡。又云。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佚禮一篇。不言何篇。乃志妄說。葉德輝曰。按禮古經五十六卷。志有明文。釋文引鄭氏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禮記大題正義引隋據此。則鄭氏所見孔壁文。與班志合。并要正義。引作五十七篇者。誤也。志文當於學字絕句。七十篇當依劉說作十七篇。言淹中古經及孔氏學古經十七篇文。大致相似。多三十九篇。及下明堂陰陽云云。別爲一節。言多出之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乃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則有歧異耳。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淹中古經及孔氏學所傳。皆有其書。合多之三十九篇。則總五十六篇矣。曰孔氏學者。如公羊顯何休學之例。顏注有此名義。先謙曰。七十誤倒。劉說是。學屬上讀。葉說是。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補注〕王

應麟曰。朱文公云。士禮。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先儒曰。此謂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等記。多君大夫遺古禮之僅。惟恐不備。其意具見禮樂志。后戴不傳古經。故其說如此。要之燕射朝聘。士因無是禮。而冠昏喪祭。古經所傳。亦自有出倉等所說外者。況氏謂今禮經本甚不備。而詆班氏未讀十七篇之文。斯爲謬矣。

樂記二十三篇。〔補注〕王應麟曰。樂記疏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十二篇。其名猶在。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周禮樂師注云。義皆在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於京太室。（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史記正義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王禹記二十四篇。〔補注〕王應麟曰。樂記疏云。王禹二十四卷。記無所錄。

雅歌詩四篇。〔補注〕王應麟曰。文選注。七略云。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別錄。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尙淸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間燕爲散操。（向有雅琴賦。見文選注）沈欽韓曰。長門賦注。引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補注）周壽昌曰。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七略。別錄云。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言師曠後。至今邳俗猶多好琴也。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補注）周壽昌曰。隋志。沈約奏云。龍氏雅琴百六篇。文選五十九李善注。亦引作九十九篇。則唐人本與今本合。疑沈誤也。後書儒林傳注。引劉向別錄云。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然則雜事乃龍氏雅琴中之一篇也。先謙曰。王襃傳作龔德。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師古曰。豫卦象辭也。殷。盛也。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音刳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衡作耕。六國之君。魏文侯爲最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補注）齊召南曰。案竇公事見正史。必得其實。但桓譚書百八十歲。則可疑也。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時爲周安王十五年。自安王

十五年。附至秦二世三年。卽巳一百八十一年矣。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卽帝位。則是二百零八年也。竇公在魏文侯時已爲樂工。則其年必非甚幼。至見文帝。又未必卽在元年。則其壽蓋二百三四十歲矣。謂之百八十歲可乎。 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補注〕先謙曰。互見獻王傳及禮樂志。 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補注〕沈欽韓曰。樂記疏。引作內史中丞王度。 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獻二十四卷記。〔補注〕沈欽韓曰。禮樂志。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 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師古曰。寖、漸也。

春秋古經十二篇。〔補注〕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又云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許愼五經異義言今春秋公羊說古春秋左氏說。 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補注〕錢大昕曰。志稱傳春秋者。以左氏爲古文。公羊穀梁爲今文。稱古經。則共知其爲左氏矣。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別有左氏傳。猶古文經四十六卷不注孔氏而別出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與此同。沈欽韓曰。二家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一卷。後師當緣閔公事短不足成卷。幷合之耳。何休乃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其先俗師未見古文。或分或合。猶可言也。休已見古文。不當爲此言。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補注〕段玉裁曰。春秋古經及左氏傳。班志不言出誰氏。據說文敍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意經傳皆其所獻也。論衡說左傳卅篇。出恭王壁中。恐非事實。沈欽韓曰。史記吳世家贊。余讀春秋古文。乃知

中國之疾。與荊蠻句吳兄弟也。此謂左氏傳也。桓譚云。遭戰國寖藏。本志亦云。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然戰國諸子又多襲春秋傳而成書。如韓非姦劫弒臣篇。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云云。此全從左氏傳也。故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鐸椒、虞卿、呂不韋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是先秦周末並傳拾竊。其學爲風靡於漢耳。御覽六百十引桓譚新論曰。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補注〕錢大昭曰。喜、閩本作嘉。宋一新曰。汪本作嘉。周壽昌曰。桓譚新論。爲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是穀梁名赤。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正文論衡案書篇作穀梁寘。阮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楊士勛穀梁疏引作淑。則俶字之誤。皆與顏氏名喜之說異。葉德輝曰。釋文敘錄引糜信云。穀梁赤與秦孝公同時。元和姓纂一屋穀梁姓下。引尸子云。穀梁俶傳春秋十五卷。按尸子爲六國時人。見陶鼓瑞。則以爲名俶者是也。

鄒氏傳十一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有三鄒子。莫知爲誰。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師古曰、夾音頰。〔補注〕先謙曰。有錄者見於二劉著錄。

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補注〕沈欽韓曰。微者春秋之支別。與鐸氏微同義。顏解非。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補注〕沈欽韓曰。十二諸侯年表。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序錄。椒爲左丘明四傳弟子。

張氏微十篇。〔補注〕沈欽韓曰。疑張蒼。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別錄云。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葉德輝曰。釋文敘錄云。鐸椒授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補注〕錢大昕曰。漢時公穀二家皆有外傳。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為外傳。漢志卻無此名目。沈欽韓曰。公羊外傳。其董仲舒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類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補注〕沈欽韓曰。公羊疏。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又莊顏之徒。以周王為天囚。何休序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後書張霸減嚴氏春秋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皆章句也。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補注〕沈欽韓曰。范甯序云。釋者近十家。疏云。尹更始則漢時始為章句者也。釋文敘錄。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補注〕沈欽韓曰。公孫弘傳。弘學春秋雜說。疑此是也。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補注〕沈欽韓曰。顏安樂也。案平石經公羊碑有顏氏說。周壽昌曰。徐彥云。何休序謂說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案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書日不書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又曰。顏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

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別屬理。假不更案顔氏說。隋唐志皆無之。惟徐氏所引尙有此三條。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補注〕錢大昭曰。後書應劭傳。故膠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沈欽韓曰。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崇文總目云。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只有七十八事。通典載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有酒態也）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鬭。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鬭。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尸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當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不當坐。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補注〕王應麟曰。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爲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史通云。左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補注〕王應麟曰。周官。瞽矇世奠繫。（注。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司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云。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書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顏之推云。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文也。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補注〕王應麟曰。劉向校戰國策序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又曰。姚氏校定。錄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朱一新曰。今高誘姚宏注本。雖分三十三卷。實已缺一篇。並後人分析以求合三十三篇之數也。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補注〕王應麟曰。七國夫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沈欽韓曰。泰山刻石一。瑯邪刻石二。之罘刻石三。東觀刻石四。刻碣石門五。會稽刻石六。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脩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之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丞相斯請具刻詔書刻石。凡七也。本紀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不載其辭。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補注〕沈欽韓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鄒說引之。疑馬考不載。蓋亡於南宋。容齋隨筆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若高祖之臣。別有梓潼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宗余書見明揭忠愍所書十八侯

贊。其名姓咸與洪氏所指同。史記索隱云。十八侯位次。楚漢春秋不同者。陸賈記事在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然知張耳韓信皆在高祖初年。陸賈豈猶未及覩聞耶。其異其參差之故。先謙曰。後書班彪傳云。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案賈叙述時事。不容多有舛牾。執其非舛之顯而著知唐世所傳。已非元書。

太史公百三十篇。　十篇有錄無書。〔補注〕先謙曰。隋志題史記。蓋晉後寫錄。改從今名。王應麟攷證。觀呂氏祖謙說。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一景紀（篇在）二武紀（亡）三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書在四叙）四禮書（自禮由人起以下草具未成）五樂書（自凡音之成而下草具未成）六律書（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草具未成）七三王世家（所載惟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略叙自出。亦未可知）八傅靳蒯成傳（篇在。非褚先生補）九日者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史公本書）十龜策傳（自褚先生曰以下乃所補也）則班書無者。特就中祕所藏書之耳。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補注〕王應麟曰。張湯傳贊引馮商語。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陶濬宣曰。商語亦見趙廣漢傳贊。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補注〕王應麟曰。六藝論云。遂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又曰。春秋緯云。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

漢著記百九十卷。　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補注〕何焯曰。後書皇后紀。平望侯劉毅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著疑作注。沈欽韓曰。魏相奏云。觀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十八。隋志。起居注篇。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抱朴子論僊篇、案漢禁中起居注云云。此著紀之類、著與注同。周壽昌曰、律歷志言著記者十四、五行志亦言凡漢著紀、谷永傳八世著紀、久不塞除。注、高祖以來至元帝著紀災異未塞除也。是著紀名稱已久、不能改著爲注。

漢大年紀五篇。〔補注〕王應麟曰、高文武紀、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創此書。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補注〕王念孫曰、式本作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式、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爲法、非者可以爲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書得失、陳法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御覽職官部三十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戒、戒亦戒之誤。（陳禹謨不知戒爲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爲式）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補注〕王應麟曰、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補注〕葉德輝曰、史通言史有六家、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尚書家者、其先出于太古。至孔子觀書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國語曰、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

禮也。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亦因也。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遺。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補注〕周壽昌曰。王吉傳能爲騶氏春秋。據此當時匪有師授。因未立學官失傳耳。先謙曰。鄒氏有書無師。並疑班氏時言之。夾氏未有書。〔補注〕先謙曰。口說流傳。未著竹帛也。後書范升傳云。春秋之家有騶夾。如令左氏得置博士。騶夾並復求立。是後漢時騶夾私學猶存。其後迺並亡耳。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補注〕王應麟曰。何晏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說文引論語皆古文。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補注〕王應麟曰。說文。初學記等書。引逸論語。書玉非。恐謂問王。疑即問玉也。篆文相似。沈欽韓曰。別錄云。齊人所學謂之齊論。何晏序。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先

謙曰。隋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漢末鄭元以張侯論爲主。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陳羣等爲義說。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官本注曰下有多字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補注〕王應麟曰。正義云。魯論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

齊說二十九篇。〔補注〕先謙曰。下云傳齊論者。惟王吉名家。吉傳云王陽說論語。卽此齊說也。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補注〕錢大昭曰。夏侯勝傳。受詔撰論語說。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補注〕先謙曰。事詳禹傳。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補注〕沈欽韓曰。隋志二十一卷。王肅解。有孔安國後序。卽出肅手。竝私定家語。以難鄭學。（晉代爲鄭學者馬昭張融竝不之信。張融云春秋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

非孔子之書也。又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家語。孔子以為從於繼父而服。馬昭云。異父昆弟恩繫於母。不於繼父。見通典。）王劭疏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信。案肅惟取婚姻喪祭郊禘廟祧與鄭不同者。雜入家語以矯誣聖人。其他固已有之。未可竟謂肅所造也。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補注〕沈欽韓曰。今大戴記千乘。（第六十七）四代。（六十八）虞戴德。（六十九）誥志（第七十）小辨（七十四）用兵（七十五）少閒（七十六）。別錄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記。是也。顏云一篇。誤。朱一新曰。汪本哀公上有魯字。先謙曰。官本注有魯字。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孝經內有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蓋本諸此而別標詭異之名。史記仲尼弟子傳贊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弟子。舊有圖法。皆出壁中者也。葉德輝曰。今漢武梁祠石刻畫像。有曾子母投杼。閔子御後母車。及子路雄冠佩劍。雄冠作雄形。可想其遺法。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篹與撰同。〔補注〕王先謙曰。案檀弓鄭注。門人弟子也。釋文引鄭注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劉恭冕論語序正義謂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

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以殺淡志。弟也。皇邢二疏並云論撰也。羣賢集定故曰撰。師注周禮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誕也。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師古曰。畸音居宜反。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補注〕王念孫曰。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古文也。上文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敍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補注〕王先謙曰。據儒林傳。撰論語說在已遷太子太傅時。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補注〕葉德輝曰。蕭望之傳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是望之之學出於夏侯也。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補注〕王應麟曰。許沖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案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沈欽韓曰。隋志。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又云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通考崇文總目云。今孔注不存。而隸古文與章猶存邪。中興藝文志云。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朱一新曰。近日本人有作僞孔傳者。流入中國。四庫提要闢之。宋黃氏日鈔謂古文分三才章先王見教之

可以化民也以下為一章，與此注云庶人章分為二者不合，又多一章，案即閨門章也。凡二十二字，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補注〕王應麟曰：隋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

長孫氏說二篇。〔補注〕先謙曰：長孫氏無考。惟隋志云長孫有閨門一章，互見上。

江氏說一篇。〔補注〕先謙曰：儒林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補注〕先謙曰：翼奉、后倉，並見下。

雜傳四篇。〔補注〕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補注〕先謙曰：此雜議論也。爾雅、小爾雅，諸經通訓；古今字，經字異同，皆附焉。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補注〕王應麟曰：釋文序錄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葉德輝曰：今本三卷十九篇。漢志蓋合序篇言之。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爾雅有序篇之明證。釋文敍錄列犍爲文學、李巡、孫炎注，皆三卷。惟樊光本六卷，此亦卷分上下也。孝經序疏引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又大宗伯疏引鄭氏駁五經異義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也。

然則爾雅與孝經同爲釋經總會之書，故列入孝經家。隋志析入論語，非也。

小爾雅一篇。〔補注〕沈欽韓曰：陳振孫云：漢志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第十一篇，當是好事者鈔出別行。案班氏時孔叢未著，已有小爾雅，亦孔氏壁中文，不當謂其從孔叢鈔出也。先謙曰：官本無爾字。引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錢大昕云：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雅，此書從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僞造孔叢，以此篇竄入，因有小爾雅之名，失其舊矣。宋景文所引邵本，亦俗儒增入，不可據。

古今字一卷。〔補注〕先謙曰：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尚書。論衡云：壁中古文篇語，後更隸寫以傳誦。此蓋列其古今，以便誦覽。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補注〕沈欽韓曰：今爲管子第五十九篇，鄭康成注引之，蓋漢時單行。

說三篇。〔補注〕先謙曰：此弟子職說，王氏應麟以爲孝經說，非。各本誤提行。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補注】王應麟曰：晁氏云，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云）。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仲尼弟子所爲書。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補注】沈欽韓曰：續，日本古文作績。孔傳云，績，功也。陸氏釋文從鄭本作續。莫大焉，案此背嗣續之事，無大於此，作續是。故親生之膝下，【補注】沈欽韓曰：宋本古文與志同。言始生在膝下，故親愛。長而異宮，有嚴君之義也。日本古文作親生毓之，無膝下二字，非。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補注】朱一新曰：案孝經正義、王氏孝鑑引新論皆作千八百七十二字，汪本亦作二。先謙曰：官本作二。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師古曰：籀音胄。【補注】王鳴盛曰：說文謂之史篇（皕部云，燕召公名奭，史篇名醜。徐鍇云，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案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李斯作倉頡篇，鍇誤）。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數與此志籀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以意參酌定之，非專取史籀。建武亡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固不能盡遵用之也。沈欽韓曰：說文敘，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張懷瓘書斷云，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唐玄度十體書曰：遭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

八體六技。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補注〕王應麟曰。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沈欽韓曰。說文繫傳云。臣鍇案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臣以爲符者內外之信。若晉鄙奪魏王兵符。（案當云魏公子奪魏王兵符。）又云。借符以罵宋。然則符者書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摹印屈曲塡密。秦璽文是。子良誤合之。署書者。蕭子良云。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蕭何覃思累月。然後題之。殳書者。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李賡芸曰。六技當是八體之譌。下志云小學四十五篇。併此八篇正合四十五篇之數。先謙曰。六技王說是。李說非也。莽改六書。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六種。下文亦云六體是也。八體是否八篇。書無明證。又謂去六技下文不可通矣。官本署下無書字。引宋祁曰。注文署下當有書字。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補注〕先謙曰。此下文所云閭里書師合并者也。近儒馬國翰有輯本。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補注〕王應麟曰。文選蜀都賦注引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襌。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唐志猶有。今攷說文引相如說。葉德輝曰。唐陸羽茶經下引凡將篇有烏喙、桔梗、芫華、款冬、貝母之類。皆藥名也。

急就一篇。成帝時黃門令史游作。〔補注〕錢大昭曰。成帝當作元帝。沈欽韓曰。晁公武云。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先謙曰。官本成作元。考證云。隋志作急就章一卷。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補注〕王應麟曰。揚雄傳。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隋志。三蒼三卷。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說文繫傳以倉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先謙曰。此下文所謂作訓纂篇以續蒼頡也。

別字十三篇。〔補注〕錢大昕曰。即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或稱別字。或稱方言。皆省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補注〕先謙曰。此合蒼頡訓纂爲一。下文所云。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也。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補注〕先謙曰。此蓋於揚雄所作外。別有增益。故各自爲書。說文引杜林說。

杜林蒼頡故一篇。〔補注〕先謙曰。此下文所云杜林爲作訓故也。隋志。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亡。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師古曰。下繫之辭。夬揚於王庭。師古曰。夬卦之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

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六書作指事、象形、形聲、會意，餘同。至六書之次第，許慎說文解字、衛恆書勢、江式論書表、孔穎達書正義、封演聞見記皆同，而鄭衆周禮注、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韋續五十六種書，其次第各異。朱一新曰：汪本注末也作焉。先謙曰：官本作焉。

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草，創造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補注〕王鳴盛曰：即史籀大篆也。諷書，許自序作諷籀書。乃得為史，作乃得為吏。賈子新書云：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亦以作吏為是。志下文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所謂古文者，黃帝史官倉頡所作，乃書之本文也；史籀所作，即是周代之通俗文字，與古文並行，彼時書即自有兩體。但志直云與古文異體，而說文序云或異，蓋雖變古，不全異也。志又云：蒼頡篇多古字。李斯等所作，尚然，況史籀乎？蘇輿曰：案江式傳亦作史，近段氏注說文，轉據以改吏為史。注云：得為史，得為郡縣史也。周禮史十有二人，注云：史，掌書者。又史掌官書以贊治，注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後漢書百官志：郡太守、郡丞、縣令、尉，若長、縣丞、尉，各置諸曹掾史。案史字於義尤長。又以六體試之，〔補注〕李賡芸曰：說文敘云：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此六乃八之誤。據說文敘，書王莽時甄豐改定古文有六體，蕭何時止有八體，無六體也。先謙曰：六當為八。李說是也。上文明言八體，是班氏非不知有八體者，且此數語與說文序闇合，不應非實，殆淺人見下六體字而妄改耳。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補注〕劉奉世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令有書令史。吳仁傑曰：太史課試善史書者，以補史書令史，而分隸尚書及御史也。尚書、御史皆在禁中，受公卿奏事，故下文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則所謂史書令史者，正以其通知六體書，故以補此吏員耳。百官表於尚書、御史不載令史，而後書有之，曰：尚書六曹，有令史三人，主書；御史中丞有蘭臺令史，掌奏。則所謂史書令史，即主書及掌奏者是

已。故通典引漢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並當時奏牘。皆當用史書。嚴延年傳。稱其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貢禹傳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又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罰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判奏也。令史專以史書爲職。恐不可爲二名。先謙曰、吳說是。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補注〕何焯曰、今訛字必能行。並其遺意。葉德輝曰、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東觀漢記馬援傳。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據此則兩漢正書之嚴可見。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補注〕朱一新曰、說文八下儿下引奇字凡二見。徐鍇敍引漢書云、籀書卽大篆。新臣甄豐讀之奇字。史籀與古文爲之。故與古文異也。先謙曰、此方釋亡新所定六體。上所云六技也。下文皆所以云云。據上書之。

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爲字。〔補注〕葉德輝曰、知說文敍所云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及後書光武紀讚以泉貨爲白水眞人之類皆是。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孔子自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補注〕周壽昌曰、論語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史僞古籀諸書。文卽字也。說文敍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與班志引經同指。並漢以前說論語古義也。朱一新曰、治汪本作作。先謙曰、官本書作書、治作作、是、自作曰。

蓋傷其寖不正。師古曰、寖、漸也。〔補注〕周壽昌

曰.說文敘云.譏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補注）何焯曰.梁庾元威云.班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景純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先謙何以安之.今案此志.止言七章.則自八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威景純.皆未覈論至此.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補注）朱一新曰.秦篆即小篆.是時始造隸書矣.（補注）葉德輝曰.唐張懷瓘書斷云.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為隸人佐書.故以隸書.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七.引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先謙曰.官本邈作邈.引宋祁曰.邈當作邈.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之也.易音弋豉反.施之於徒隸也.漢興.（補注）先謙曰.官本.隸作隸.是.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并.合也.說合以為蒼頡篇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後皆類此.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長下無作字.引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又介作者.凡將則頗有出矣.（補注）先謙曰.謂其出於倉頡篇之外.至

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序、孝平皇帝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揚、此卷並訛揚。今改正。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補注〕王鳴盛曰。隋唐志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錢大昭曰。閩本作三。以十三章併八十九章。正一百二章。先謙曰。說文叙下亦引班說。官本二作三。是。凡一百二章。〔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補注〕先謙曰。事亦見杜鄴傳。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補注〕先謙曰。官本六下提行。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補注〕王應麟曰。白虎通云、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詩義、禮禮、易智、詩信也。與此不同。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蘇林曰。不能見易意。則乾坤近於滅息也。師古曰。此上繫之辭也。幾、近也。音鉅依反。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

事焉。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古之學者耕且養，〔補注〕錢大昭曰：詩甫田疏引作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易大畜象辭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三十而五經立也。〔補注〕錢大昭曰：三年通一藝，故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言爲學之道，務在多聞，疑則闕之，慎於言語，則少過也。故志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在下重在字。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爲僻碎之義，以避它人之攻難者，故爲便辭巧說，以析破文字之形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它作佗。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補注〕王應麟曰：儒林傳作秦延君。注延字誤。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古曰：已所常習則保安之，未嘗所見者則妄毀訴。〔補注〕先謙曰：未嘗所見，當作所未嘗見，蓋誤倒。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序六藝爲九種。〔補注〕錢大昭曰：此句當與上文相屬。先謙曰：官本與上連文。案：序六藝兼及論語以下諸書者，別論語於儒家，尊孔子也。傳孝經於六藝，尊其書也。弟子職、緣孝經而入者也。爾雅古今字，所以通知經義經字，故與五經雜義并附於此。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補注〕王應麟曰。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沈欽韓曰。劉向上奏。臣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二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其書六篇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復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補注〕王應麟曰。隋唐志。子思子七卷。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三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即表記語。初學記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孔叢雜訓篇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云云。溫公采之著於通鑑。是二十三篇大約叢記說苑孔叢書之矣。御覽三百八十六引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搏虎。五百六十五引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補注〕王應麟曰。隋唐志二卷。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大戴禮。（於篇數為四十九至五十八。）晁氏云。視漢亡八篇矣。

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補注〕王應麟曰。韓非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史記列傳作漆雕開。字子開。蓋名啓。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者。其後也。葉德輝曰。說苑引孔子問漆雕馬人。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之賢。家語好生篇。引作漆雕憑。經一人名憑。字馬人。孔子弟子漆雕氏啓之後。它無所見。或即馬人。朱一新曰。汪本作十三篇。先謙曰。官本作十三篇。王氏漢志考作十二。與汲古本合。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補注〕沈欽韓曰。淮南齊俗篇。客有見人於宓子者。趙岐作虙子。淮南書又作密。論衡本性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葉德輝曰。韓非外儲。呂覽。新書。淮南子。韓詩外傳。說苑。論衡。家語注。引宓子賤語。皆治單父時事。當在十六篇中。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補注〕王應麟曰。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沈欽韓曰。繁露俞序篇。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先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

魏文侯六篇。〔補注〕葉德輝曰。樂記引魏文侯問子夏樂。魏策引魏文侯辭韓索兵。及疑樂羊食子。命西門豹爲鄴令。與虞人期獵。呂覽期賢篇引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樂成篇引與田子方論敎幼孤。自知篇引問任座君德。淮南人間訓引魏文侯不當解扁東封上計。韓詩外傳引魏文侯問孤卷子。說苑君道篇引魏文侯賦鼓琴。復恩篇引與樂羊攻中山。尊賢篇引下車趨田子方。及與大夫于曲陽。善說篇引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反質篇引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新序雜事二引魏文侯出遊。見路人負芻。雜事四引與公季成議田子方。刺奢篇引見箕季。問牆毀。其書皆逸遺。當在六篇中。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補注〕王應麟曰。韓詩外傳。說苑反質篇。載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周壽昌曰。釋文云子夏傳詩於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則克爲子夏再傳弟子。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補注〕王應麟曰。隋唐志一卷。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總意林引之。沈欽韓曰。荀子強國篇稱公孫子語葉公。錢坫曰。初學記引公孫尼子論云。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意林引公孫尼子云。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語在今樂記中。沈約說是也。北堂書鈔引公孫尼子云。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燧人。飲食以通血氣。文選沈休文三月三日詩注引公孫尼子云。衆人役物而忘情。據此則其書唐時猶存。故諸家稱引獨多。御覽所引則舊唐修文本之舊。未足取信也。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補注〕王應麟曰。傅子云。字子輿。廣韻云。字子居。沈欽韓曰。史記云。孟子七篇。趙岐章指題辭云。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書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眞也。今外書並不可見。孔叢雜訓篇孟子車尙幼。請見子思。是王肅所據。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補注〕王應麟曰。當作三十二篇。沈欽韓曰。劉向上云。臣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宋祁云三十三篇。或遂向敘歟。先謙曰。史記作荀卿。謝墉云。漢不避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以下。竟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荊卿又爲慶卿也。胡元儀云。荀姓。郇伯之後。以國爲氏。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潛夫論志姓氏篇。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郇也。孫也。皆是也。如陳公子完奔齊。史記稱田完。其後陳恆亦云田常。陳仲子亦云田仲。陳駢亦云田駢。田陳皆氏。故兩稱之。宋胡氏說尤塙。荀書議兵篇稱孫卿子。此自著其氏也。劉龍、風俗通。更作孫卿。卿者尊美之稱。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爲卿。以法孫卿也。蓋若今人自稱甫矣。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芊音弭。〔補注〕王念孫曰：史記孟子荀卿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顏云音弭。案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誤也。案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子。（小雅斯干篇君子攸芋，傳：芋，大也。釋文：芋，香于反，或作吁。）作芊者，字之誤耳。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補注〕王應麟曰：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補注〕沈濤曰：案今六韜乃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人表有周史大弢，古字皆無弢字，篇韻始有之，當爲弢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以爲太公六韜，誤矣。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君道述本篇，有河間獻王曰四章。

讕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如淳曰：讕音粲爛。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補注〕周壽昌曰：今馬國翰依孔叢子錄出三篇，其說甚辨，而未可據。顏云非穿所造，亦以王肅僞造之家語未足信也。先謙曰：官本作十篇。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補注〕王應麟曰。呂覽。甯越。中牟之鄙夫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注。威公。西周君也。說苑尊賢篇引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補注〕王應麟曰。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意林引之。御覽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藝文類聚引衛靈公坐重華之臺。沈欽韓曰。文選舞賦注。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史記李斯傳集解。亦引王孫子。葉德輝曰。宋本意林。王孫子云。衛公重裘累茵。見負薪者而凝哭之。問曰。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故失薪。衛公顏色大懼。乃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曰吾恐辟國貪養賢以肆吾也。此條今本意林缺。王氏所見是足本。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補注〕沈欽韓曰。十二諸侯年表敍。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錢大昭曰。閩本問作間。先謙曰。官本作間是。

李氏春秋二篇。〔補注〕葉德輝曰。按公孫固。齊閔王時人。羊子、秦博士、志敍次此書於二子間。則李氏當是戰國時人。呂覽勿躬篇引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于篋。故用則衰。動則暴。作則倦。衰、暴、倦、三者。非君道也云云。其言泛論名理。疑即此李氏也。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補注〕王應麟曰：隋志一卷。論衡福虛篇：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錢大昕曰：無心蓋六國時人。風俗通亦引其語。

俟子一篇。李奇曰：或作俟子。〔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反質篇：秦始皇既得侯生，侯生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其文八百餘言，疑即此。先謙曰：官本俟作侯。陶憲曾云：官本是也。廣韻六止俟下云：又姓。風俗通云：有俟子，古賢人。（通志氏族略五作六國賢人）著書。應仲遠嘗爲漢書音義，則所見本必作俟矣。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補注〕王應麟曰：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疑即此。外黃時屬宋。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補注〕王應麟曰：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文選注、御覽有八十四。史記正義引之。葉德輝曰：齊策引魯仲連子說孟嘗君勿逐舍人。遺燕將書。說田單攻狄。趙策引說孟嘗君養士。水經注丹水、汶水、沂水、巨洋水篇均引魯仲連子。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補注〕先謙曰：建有傳，當次下高祖傳後。官本君作老，引宋祁曰：老一作君。案高似孫子略亦作老。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補注〕王應麟曰：見史記本傳、十二諸侯年表序。葉德輝曰：劉知幾史通六家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補注〕王應麟曰：魏相傳奏明堂月令曰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隋志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

陸賈二十三篇。〔補注〕沈欽韓曰：本傳稱凡著十二篇。隋唐志陸賈新語二卷。王氏漢志考云存七篇。其引吳儀晉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今輔政篇無此語。宋一新曰：今存二卷十二篇。四庫提要謂篇數反多於宋本，或後人因不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舊目也。司馬遷取新語作史記者，於本傳而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論衡本性篇引新語，今本亦無之。穀梁傳至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時代尤相牴牾。馬總意林、李善文選注引，皆與今本合，則雖或後人依託，亦必在唐以前。

劉敬三篇。〔補注〕葉德輝曰：本傳載敬說高帝都洛，匈奴和親，徙民實關中，凡三事，當即此三篇之文。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補注〕王應麟曰：史記文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錄也。

賈山八篇。〔補注〕葉德輝曰：本傳惟載至言一篇。其言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王無大罪，言柴唐子爲不善，皆無其文，當在此八篇中。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補注〕周壽昌曰：隋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案臧以功臣子嗣爵，官太常而名[illegible]。儒家有書十篇，又賦家入賦二十篇，亦漢初儒術也。晁公武云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孔叢子後。考孔叢子至東漢末始有其書，疑後人僞託，然其書名已載入宋中興館閣書目及宋人郡齋書目、通考、玉海，俱引之。

賈誼五十八篇。〔補注〕錢大昭曰，誼傳亦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新書止五十六篇。沈欽韓曰，崇文總目本七十二篇，劉向删定爲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爲十卷。（首附誼傳）今佚三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補注〕沈欽韓曰，事見本傳。後漢書張純傳，純案河間古辟雍記，欲具奏之。案漢多以明堂辟雍靈臺爲一，故謂之三雍。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補注〕先謙曰，隋唐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案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是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諸書內也。

兒寬九篇。〔補注〕葉德輝曰，本傳引對封禪一事，律歷志引議改正朔一事，餘無攷。

公孫弘十篇。〔補注〕葉德輝曰，藝文類聚鱗介部引弘答東方朔書云，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御覽帝王部引公孫弘曰，舜牧羊于黃河，遇堯，舉爲天子。皆佚文也。本傳載弘對策上武帝書。

終軍八篇。〔補注〕先謙曰，文閒見本傳。

吾丘壽王六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梁有吾丘壽王集二卷，亡。葉德輝曰，本傳有駁公孫弘禁民挾弓弩議，汾陰寶鼎二議，藝文類聚武部引驃騎論功論一篇。

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補注〕先謙曰，虞吾字同。虞丘即吾丘也，此壽王所著雜說。

莊助四篇。〔補注〕先謙曰，助有傳。

臣彭四篇。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補注〕沈欽韓曰，據百官志注，漢官曰，鉤盾令從官四十人。先謙曰，官本冗作兄，引宋祁曰，兄當作冗。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淵聖御名。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補注〕錢大昭曰，汲古閣依宋板，故於桓字作淵聖御名四小字。閩本作桓。公孫田劉爵贊云，汝南桓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論，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先謙曰，官本寬上作桓。隋志鹽鐵論十卷，漢廬江府丞桓寬撰，今存。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補注〕王應麟曰，本傳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又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曾鞏序云，隋書及崇文總目皆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蘇頌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今驗頌義之文，蓋向自敘。又志有頌圖，明非歆作也。王回序云，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嬖孽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頌云，畫之屏風。別錄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以頌考

之每書皆十五傳，則凡無頌者，宜若非向所奏者，不特自陳學為斷也。葉德輝曰，隋志新序、說苑入儒家，析列女傳入史部雜傳。先謙曰，此說不詳，本傳有世頌，疑即其書。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補注〕王應麟曰，樂四未詳。雄有琴清英。沈欽韓曰，箴二下有脫字。後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則雄見存應有二十八箴也。陳遵傳，成帝令雄作酒箴。朱一新曰，太玄本十四篇，據別錄有玄間一篇，合十五篇，新論亦稱經三篇，傳十二篇，與別錄合。本傳稱章句尚不存焉，則此亡佚之四篇，當為章句無疑。陶憲曾曰，州箴、官箴合為箴二，酒箴雖見諸侯傳，或班未收入此。（史索隱引作酒賦，蓋在賦家十二篇中）如沈說，則篇數不符矣。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十八篇。〔補注〕錢大昕曰，閩本十八篇作三十一篇。先謙曰，官本作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為明法，又師尊仲尼之道。於道最為高。〔補注〕王應麟曰，湛水半氏云，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巖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為賤有司，陰陽者食於太史局，而縱橫雜墨之流，或馳一郵，或效一官，農家者流，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為流哉。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譽音弋於反。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讀曰僻。苟以譁衆取寵。師古曰。譁、諠也。寵、尊也。譁音呼華反。後進循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本作修之。案文應作循之。今從監本。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師古曰。寖、漸也。辟讀曰僻。〔補注〕周壽昌曰。爾雅邢昺疏引此作僻儒之患也。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補注〕王應麟曰。說苑臣術篇。呂覽。皆引伊尹對湯問。周書王會。有伊尹朝獻商書。案孟子稱伊尹之言。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於兵權謀省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葉德輝曰。尸子引伊尹對湯問齋。殷本紀引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韓詩外傳引伊尹對湯問穀大共。齊民要術引氾勝之述伊尹區田法。皆王氏所未及。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補注〕周壽昌曰。詩大雅大明正義引七略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謀八十一篇。

言七十一篇。

兵八十五篇。〔補注〕錢大昭曰。謀、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析言之。太公其總名也。沈欽韓曰。隋志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舊唐志太公陰謀三卷。又陰謀三十六用一卷。隋志太公金匱二卷。（舊

隋志。三卷、）太公兵法二卷。又兵法六卷。（梁有太公雜兵書六卷。）又三宮兵法一卷。（又禁忌立成集二卷。枕中記一卷）案據。蘇秦夜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齊世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是太公之書尙矣。志云謀者。即太公之陰謀。書者。即太公金匱。凡善言書諸金版。（羣書治要引武韜。太公云。文王曰。善。請登之金版。又文選注。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大戮鉅路昨。據呂覽新書淮南說苑所稱。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說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最其先。亦管子書中所本耳。葉德輝曰。齊世家云。文王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羣書治要六韜後載陰謀三事。皆武王問太公治國居民之道。與史遷說不合。蓋擇其語近純者錄之。許大明正義引太公授兵鈐之法。即此兵篇。五行大義十七篇引太公兵書遁典百四十九。引太公握軍法。開元占經引太公兵法。所引不同。蓋一書也。先謙曰。官本注下十五字。皆與上太公選文是也。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別錄曰。辛甲。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左傳。辛甲爲太史。命百官箴王闕。沈欽韓曰。韓非說林作辛公甲。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師古曰。鬻音弋六反。（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鬻子一卷。唐宋著錄皆以冠道家。葉夢得云。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逄行珪所獻。廬仲容子鈔（當作庾。隋志梁黟令庾仲容子鈔三十卷。）馬總意林並云六篇。其所載與行珪先後不倫。恐行珪或有附益。案今亦十四篇。標題甲乙數目。雜亂不可曉。又短僅不成章。而列子天瑞、黃帝、力命三篇。引鬻子實該錄下篇。周文王武王成王。問於鬻子。有七章。皆本書所無。今本其糟粕耳。小說亦有鬻子說十九篇。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筦讀與管同。（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十九卷。今本二十四卷。晁公武云。今亡十篇。劉向上奏云。所校讎中管子書。大中大夫卜圭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中

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補注〕葉德輝曰：隋志道德經注云：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又云：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二卷，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二卷，隱士嚴遵注二卷（稱梁者，梁七錄也）。此四家志未載。據史釋文敘錄，有河上公、毋丘望之、嚴遵，無河上丈人。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文子十二卷。新唐志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李暹訓注文子十二卷。宋志又有唐朱玄注文子，缺府晉一篇。晁公武云：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書爲十二篇。劉向錄文子九卷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案晁氏未考隋志已十二篇也。容齋隨筆云：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馬總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案彼因計然字文子，謬以此氏爲彼字，因合爲一家，其謬也。亦爲淮南竊取，與莊列亦時與之同，十二篇並引老子之言而推衍之。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一元反。〔補注〕王應麟曰：史記，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索隱、正義皆無注。今案文選枚乘七發，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補注〕錢大昭曰：高誘注呂覽云，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游也。九篇者，一宇篇、二柱篇、三極篇、四符篇、五鑒篇、六匕篇、七釜篇、八籌篇、九藥篇也。沈欽韓曰：張湛列子注云，關令尹喜字公度。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補注〕王應麟曰：成元英疏，莊周字子休。沈欽韓曰：陸氏序錄，司馬彪注二十一卷，孟氏注十八卷，並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郭象注三十三篇，後人增足，漸失其眞。王氏困學紀聞采逸文若干條，而題君平老子指歸引莊子之語，亦今書所無。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補注〕王應麟曰：劉向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錢大昭曰：高誘注呂覽云，列子御寇，體道人也，壺子弟子。八篇者，天瑞一，黃帝二，周穆王三，仲尼四，湯問五，力命六，楊朱七，說符八也。沈欽韓曰：隋唐志同，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又有唐盧重元、宋徐遒注。

老成子十八篇。〔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殷敬順釋文作考成子。

長盧子九篇．〔補注〕錢大昭曰．九篇下．南雍本閩本．有注云楚人．今本脫．沈欽韓曰．鄧析子云．長盧之士．列子天瑞篇引其語．楚並時人也．史記孟荀列傳．楚有長盧．御覽三十七引呂氏春秋．長盧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也．先謙曰．官本．篇下有楚人二字．

王狄子一篇．〔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正狄子．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補注〕王應麟曰．荀子非十二子注．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郎與莊子同時也．說苑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錢大昭曰．高誘注呂覽云．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中山．得之．以封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沈欽韓曰．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張湛云．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案平原君時．文侯沒且百年．不得爲文侯子也．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補注〕錢大昭曰．呂氏春秋云．陳駢貴齊．高誘注云．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死等古今也．田陳古通用．劉向七略云．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補注〕沈欽韓曰．魏策．或謂黃齊曰．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抗志篇又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蓋紀載者誤分爲兩事也．史記云．著書十五篇．與孔子同時．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語子貢老萊子之行．則孔叢所記妄矣．文選注十一．劉向別錄云．老萊子．古之壽者．畢尙書述道德經序．案古有萊氏．左傳有萊駒．老萊子疑是萊子．如列禦寇師老商氏．以商氏稱老矣．葉德輝曰．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莊子外物載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志云與孔子同時．是也．

黔婁子四篇。 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豉反。〔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先曾子死。亦不當威王時。蓋別一人。周壽昌曰。廣韻去聲十九侯婁字注。引漢志作黔婁子。葉德輝曰。宋邵思姓解。引漢志云。齊有隱士黔婁子。著書五篇。與廣韻同。是宋人所見漢書不作四。云五篇。與志不合。

宮孫子二篇。 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鶡冠子一篇。 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爲冠。〔補注〕沈欽韓曰。隋唐志。三卷。韓子讀鶡冠子云十六篇。讀書志云十五篇。通考晁氏云。案四庫書目。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篇。皆在。後兩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眞。案宋陸佃所注。自博選至武靈王十九篇。然其中觀㯰論兵。注漢志本在兵家。爲後人傅合耳。其辭多有可采。柳宗元謂惟賈生鵩賦所引用者爲美。餘無可者。彼信漫觀之而定爲僞耶。何其粗疏也。韓子之言得矣。

周訓十四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黃帝四經四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道經部云。漢道書之流。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列子天瑞篇。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呂覽去私篇。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賈子修政上。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不具錄。）淮南泰族訓。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此則至書要道。眞道家之眞風。流時

黃帝老子之言。自名其學。厥後釋湮。大約自淮南王等著書。遞相剽竊。故眞書反無傳焉。

黃帝銘六篇。[補注]王應麟曰。皇覽記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誡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沈欽韓曰。蔡邕銘論曰。黃帝有巾机之法。文心雕龍銘箴篇。帝軒刻輿几以弼違。葉德輝曰。路史疏仡紀引黃帝巾几銘。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補注]沈欽韓曰。五帝紀。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御覽七十九引尸子曰。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耕。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案此蓋雜記其君臣事迹。爲後來書風后、力牧、太山稽等所本。葉德輝曰。六韜兵道。文子符言上仁。呂氏春秋應同去私圜道遇合審時。淮南繆稱泰族。並引黃帝遺言。賈誼新書宗首修政上。又引黃帝政語。疑皆君臣篇遺文。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補注]錢大昭曰。兵陰陽又有力牧十五篇。沈欽韓曰。淮南覽冥訓。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王欽若先天紀。帝問張若謀殿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補注]沈欽韓曰。魏繚論功篇。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知之不能更也。不稱兵法。而言孫子。似是道家之孫子。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補注）錢大昭曰，史記孟荀傳作接子。接捷古字通。王念孫曰，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正義，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葉德輝曰，元和姓纂入聲二十九葉捷下引作三篇。又引風俗通云，鄭公子捷菑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又接字下引三輔決錄云，接子所著書十篇。是捷子與接子為二耶。恩按，姓解一捷下，引三輔決錄作接昕子，與姓纂引異。然則捷子接子疑非一人。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為文。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外儲說右兩引鄭長者說。陶憲曾曰，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下引風俗通云，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高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也。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補注〕沈欽韓曰：劉向序列子云：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吏氏即用其語。隋志：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家矣。案樂毅傳贊序其源流云：樂臣公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爲曹相國師。此君人南面之術也。〔補注〕王念孫曰：君人當爲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引此，皆不誤。合於堯之克攘，師古曰：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言其信恭能讓也，故志引之云。攘，古讓字。〔補注〕錢大昕曰：說文揖攘字從手，責讓字從言，數攘字從支。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師古曰：四益，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彖辭。嗛字與謙同。〔補注〕劉奉世曰：嗛若與謙同，何爲作兩字？蓋易文辭有云嗛嗛者。吳仁傑曰：易謙卦初六爻，子夏傳作嗛嗛君子。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脊而祇離咎也。韋昭云：嗛嗛，猶小小也。疑卦名與鳴謙、勞謙、撝謙，皆當從言從兼；而初六嗛嗛，皆當從口字。書謙，敬也。嗛，通作慊，不足貌。則嗛嗛，蓋自視歉然之意。子夏傳作嗛嗛，止本於初六一爻耳。今卦中總字並作嗛，則傳者失之。錢大昕曰：古書言旁字與口旁字往往相通，故謙或爲嗛。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師古曰：放，蕩也。曰獨任清

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制樂篇。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論衡變虛篇子韋書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案先所引者卽劉向奏也。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師古曰。檮音疇。其字從木。〔補注〕錢大昭曰。案下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則此注始終當作終始矣。奭字亦誤。作終始者是鄒衍。非鄒奭也。別有鄒奭子十二篇。非終始。沈欽韓曰。律歷志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葉德輝曰。邵思姓解三引漢志作公擣子。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補注〕沈欽韓曰。文帝時。齊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發或臣之先也。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補注〕王應麟曰。史記。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云云。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又見司爟注鄭司農引。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補注〕王應麟曰。封禪書。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齊人奏之。陶憲曾曰。文選魏都賦注。七略云。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補注〕沈欽韓曰。當作桑丘。隋志晉征南軍師楊偉撰桑丘先生書二卷本此。葉德輝曰。沈說是也。邢昺姓解二引漢志正作桑丘。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傳云。韓人也。〔補注〕朱一新曰。注、別傳當作別錄。汪本亦作別錄。先謙曰。官本作別錄是。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補注〕王應麟曰。項羽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徐廣云。楚人也。善言陰陽。眞隱節居國南鄙。因以爲號。著書言陰陽事。葉德輝曰。元和姓纂二十二覃南公下云。戰國時有南公。著書三十卷。言五行陰陽事。蓋衛南公子之後也。

容成子十四篇。〔補注〕王應麟曰。呂覽勿躬篇。容成作歷。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朱一新曰。志次於南公後。當是六國時人。言陰陽以爲容成之道。如黃帝泰素之比。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補注〕王應麟曰。本傳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篇數不同。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師古曰。奭音試亦反。〔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三十六。引七略曰。鄒奭子者。齊人。奭迺用史漢。號曰雕龍奭。司證。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訛彫。從宋本改。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補注〕葉德輝曰。元和姓纂九魚作閭丘決十三篇。作十二篇。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補注〕葉德輝曰，元和姓纂十陽引漢志云，六國時，將鉅彰著子書五篇，是唐時志文明言將鉅名彰，今本疑有奪字。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補注〕王應麟曰，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沈欽韓曰，五曹算經云，一為田曹，地利為先，既有田疇，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故次集曹，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故次倉曹，倉廩貨幣交質，故次金曹。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補注〕錢大昭曰，侯當作候，衛尉屬官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逸其姓名，故但稱官。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補注〕陶憲曾曰，長書今不傳，其列陰陽家，自別有意，惜後人不見其書，無從窺測。王應麟困學紀聞乃以此譏劉歆抑忠臣，過矣。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補注〕王應麟曰，公孫賀傳，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錢大昭曰，此作渾邪，與功臣表同，史記表作昆，昆渾聲相近。

雜陰陽二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師古曰、泥、滯也。音乃計反。舍人事而任鬼神。師古曰、舍、廢也。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補注〕沈欽韓曰、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晉書刑法志、律文起自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一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今案李悝爲律家之祖。三十二篇則其自著書。葉德輝曰、近人黃奭有輯本。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衞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商君書五卷。新唐志、或作商子。讀書志云、宋時亡三篇。又佚其二。凡二十四篇。通考、晁氏謂司馬貞於史記商君傳、未見商君書。不知開塞之義。以今本攷之。所謂又佚二篇。乃第十六刑約、第二十一（無目）。又案第十五來民篇云、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則城必拔。又云、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又弱民篇、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沙。莊蹻發於內。楚則皆在秦昭王時。非商君本書也。葉德輝曰、羣書治要載商鞅六法。亦今本所無。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師古曰、京、河南京縣。〔補注〕王應麟曰、史記云、著書二篇。注引劉向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

孫子爲正其字（案出御覽二百二十一）沈欽韓曰。隋志。梁有申子三卷。亡。新舊唐志仍列之。周壽昌曰。史記張叔傳索隱。引七略。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葉德輝曰。意林二。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六。百二十四。並引君臣篇。羣書治要。引長短經大體篇。反經篇。初學記二十五。意林。引大體篇。其無篇名可攷者。引見史記李斯傳。北堂書鈔天部。藝文類聚人部。刑法部。御覽地部。刑法部。文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詩注。鄒陽上吳王書注。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補注）王應麟曰。史記。趙有劇子之書。注。徐廣曰。應劭氏姓注云。處子。風俗通云。漢有北海太守處興。蓋處子之後。史記正義。趙有劇孟。劇辛。是有劇姓。葉德輝曰。元和姓纂八語。引志云。趙有辨士處子著書。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補注）王應麟曰。史記。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案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騤補注荀子云。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又云。慎子有見於先。無見於後。注云。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御覽引慎子。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又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皆在亡篇。沈欽韓曰。韓非難勢篇引。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云云。呂覽愼勢篇引。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云云。意林引。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疏族親。家貧則兄弟離。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御覽五百二十三引。禮從俗。政上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惡之禮也。皆在亡篇。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補注）王應麟曰。史記。韓非。喜刑名法術。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程氏云。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使監本誤吏。從汲古閣本改正。

游棣子一篇。師古曰、棣音徒計反。〔補注〕沈欽韓曰、鼂錯傳、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軹張恢生。此游棣與劉帶當同。

鼂錯三十一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梁有鼂氏新書三卷、亡。新舊唐志仍列之。文選注三十六引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又四十五賓戲注引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御覽九百四十四引朝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毆蠅、蠅愈至。周壽昌曰、本傳云三十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師古曰、噬嗑之象辭也。飭、整也。讀與敕同。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師古曰、薄厚者、謂厚者爲薄。〔補注〕周壽昌曰、顏解未晰。此卽大學所云於所厚者薄之意、蓋專指秦商鞅、漢鼂錯爲戳。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序。臣所校讎中鄧析書四篇。臣敍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二篇。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隋志。一卷。韓非子云。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淮南鴻烈曰。鄧析巧辯而亂法。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鈃音形。（補注）錢大昭曰。今道藏本上下二篇。並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題文之語。故隋志已作二卷。沈欽韓曰。說苑。尹文對齊宣王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其書言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大旨爲公孫龍所祖述。龍又加鬼瑣跂。仲長統序稱其學於公孫龍。非也。宋晁氏又誤以形名爲刑名。類未究其書者。然以大道爲世。而雜以山雞鳳凰。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亦訴嘲無稽甚矣。朱一新曰。集韻。鈃音經天切。人名。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師古曰。卽爲堅白之辯者。（補注）王應麟曰。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秉。公孫龍也。淮南鴻烈曰。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錢大昭曰。邵守節云。與鄒衍同時。今道藏本上中下三卷。與唐志同。朱一新曰。高誘注呂覽。謂龍爲魏人。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補注）錢大昭曰。高誘注呂覽云。惠子惠施。宋人。仕魏。爲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葉德輝曰。莊子至樂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據此。則惠亦辯士耳。其書隋唐志不著錄。引見莊子諸篇。

天下。韓非子說林。呂覽不屈篇。應言篇。開春篇。愛類篇。魏策。說苑善說篇。雜言篇。

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師古曰。疵音才斯反。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欲為政。必先正其名。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為之。晉灼曰。譥、訐也。師古曰。譥音工釣反。則苟鉤鈲析亂而已。師古曰。鈲、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補注〕王應麟曰。左傳稱史佚有言。史佚之志。晉語。胥臣曰。文王訪於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太史。說苑政理篇引成王問政於尹逸。尹佚周史也。而為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考。呂覽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意者史角之後託於佚歟。葉德輝曰。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蓋其人歷文武成康四朝。周紀引史佚策祝。逸周書克殷解。引尹佚筴。皆其書之逸文。左傳僖十五年。文十五年。成四年。襄十

四年。昭元年晉罪均引史逸。其書合於儒術，志入墨家者。蓋以其爲太史。出於清廟之守。故從其朔而書之焉。

田俅子三篇。

先韓子。薛林曰。俅音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梁有田俅子一卷。呂覽韓非難篇作田鳩子。葉德輝曰。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引田俅子曰。少昊之時。赤燕一雙。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御覽休徵部引同。燮作銜。）又引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黃帝時。有草生于帝庭階。有佞人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東京賦注。引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庖。爲帝成歷。（張景陽七命注。王元長曲水詩序陸注。佐公新刻漏銘注。引同。）白帖九十八。引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稽瑞引云。獬豸色青。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爲帳。）御覽章服部。引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采。光曜五色。又引少昊氏都于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又休徵部引少昊生于稚華之渚。渚一日化爲山澤。鬱鬱蔥蔥焉。劉賡稽瑞引云。昔帝堯之爲天下平也。蒲蓮出庖廚。爲帝去惡。又引云。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又引云。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騶。其書多稱符瑞。殆亦明鬼之徵與。

我子一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補注〕葉德輝曰。元和姓纂三十三部。引風俗通云。我子。六國時人。著書。號我子。

隨巢子六篇。

墨翟弟子。〔補注〕王應麟曰。隋唐志。一卷。洪氏云。非今不存。意林所述。隨巢姬變明鬼而墨之徒可知。藝文類聚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史記索隱引隨巢子云。兆羊在牧。飛拾於野。天鬼不顯。亦不賓滅。御覽引。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大哭于市。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代殷。愚謂此墨氏之明鬼也。葉德輝曰。太史公自序正義引韋昭曰。墨翟之術也。尙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按徐隨音近。疑即一人。意林一引隨巢子云。執無鬼者曰。越闞問隨巢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闞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化育之。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

賢於聖人。晉書石崇傳引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開元占經引夏后之興。方澤出馬。北堂書鈔九十六百五十八引周氏之興。河出綠圖。殷湯隨人受之。百二十六引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御覽章服部九引同。）御覽地部引夏桀德衰。伊洛沛。珍寶部引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于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咎徵部引幽厲之時。天旱地坼。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補注〕沈欽韓曰。隋唐志一卷。意林引云。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鬭。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胡非言勇有五等云云。其言與說苑善說篇林既語齊景公同。叢稿之說案。錢熙祚曰。元和姓纂十一模胡非姓下云。陳胡公後。有公子非。後子孫爲胡非氏。戰國有胡非子著書。御覽兵部引胡非子論羿射。藝文類聚人部引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北堂書鈔七十七引善爲吏者樹德。大指與貴義上同相近。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陶濬宣曰。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據此則墨子在七十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韓非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其徒見於墨程者十數人。呂覽有腹䵍。許犯。田繫。索盧參。孟勝。徐弱等。百八十三人。田襄子。謝子。唐姑果。列子有東門賈。孟子有夷之。論衡有纏子。（文選文賦注。亦引纏子。）淮南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其私名門人。禽滑釐下之徒。未有若是之衆也。蓋出

於清廟之守。〔補注〕周壽昌曰。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志蓋以墨之儉出於此也。茅屋采椽。師古曰。采。柞木也。字作棌。木從木。以茅覆屋。以棌為椽。言其質素也。采音千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是以貴儉下。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補注〕周壽昌曰。墨子有明鬼篇。其第三篇言鬼神報應。即首引杜伯射宣王事。知以墨子注墨子。何氏焯以為譏。非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之善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肖下無之字。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視讀曰示。〔補注〕周壽昌曰。今本墨子有明鬼。無神字。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補注〕王念孫曰。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朱一新曰。志言見儉之利。因以非禮。蓋譏其儉不中禮也。治要誤衍樂字。穀梁序疏引是也。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補注〕沈欽韓曰。今見於史記。國策。灼然為蘇秦者八篇。其短章不與焉。秦死後。蘇代。蘇厲等並有游說。國策通謂之蘇子。又誤為蘇秦。此三十一篇容有代厲并入。陶憲曾曰。杜周傳注。服虔云。抵音坻。陒音羲。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曰今本鬼谷子有抵巇篇。鬼谷子書。本志不錄。蓋後人取秦書為之。（唐志鬼谷子下題蘇秦。蓋本樂壹之說。然樂氏謂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非也）陶憲曾曰。御覽九百八十三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

非以殊致破。王應麟攷證。以爲蘇秦非。（又見困學紀聞。）案北堂書鈔九十九。亦引此文。下有是以公孫賈得丞相而啼泣云云。則非蘇秦甚明。以宋本黃林攷之。（今闕此卷。）蓋晉蘇彥書也。王氏誤矣。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爲燕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補注）錢大昭曰。兵權謀家亦有龐煖三篇。

闕子一篇。（補注）王應麟曰。御覽引闕子云。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卷八百三十二。）又云。吳秉莊告之罰。（八百四十九。）藝文類聚引闕子云。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云云。又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沈欽韓曰。宋人寶燕石事。亦見文選百一詩注。及酈水注。宋景公事。亦見御覽工部。及酒水注。又御覽三百八十一。八百三十四。並引闕子。周壽昌曰。後漢書獻帝紀注。引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縱橫家有闕子著書。即此。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補注）陶叔苞曰。信、令名。文選吳都賦劉淵林注。引秦零陵令上書云。荊軻挾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劍以自救。疑即此篇文也。

蒯子五篇。名通。（補注）王應麟曰。本傳。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鄒陽七篇。（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尊賢篇。鄒子說梁王曰。詩曰。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綿綿之葛矣。

主父偃二十八篇。〔補注〕王應麟曰，說苑善說篇，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先謙曰，本傳偃學長短縱橫術。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補注〕沈欽韓曰，皆見本傳。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錢大昭曰，廣韻二蕭聊下云，亦姓，風俗通有聊倉，為漢侍中，著子書。據此，則作膠者非。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補注〕沈欽韓曰，韓非五蠹篇，從橫之黨借力於國，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則人不達於事，誦詩雖多，亦無所用。又曰，使乎，使乎。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歎使者之難其人。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師古曰，諼，詐言也，音許遠反。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補注〕王應麟曰，文選注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杅之誡。錢大昭曰，應

劭注田蚡傳。作二十九篇。

大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禽古禹字。〔補注〕宋祁曰。一作禽。王應麟曰。賈誼書修政語。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朱一新曰。注言下禹字。汪本亦作禽。葉德輝曰。說文禹、古文作禽。卽此字。墨子兼愛下。引禹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卽爲非大禹說所本。逸周書大聚。引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並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又文傳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孔晁注。夏箴。禹之戒書也。北堂書鈔百二。引天有四殃。以下爲周書夏箴。則開望爲夏箴中之篇名矣。文傳又引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禍至無日矣。上亦皆夏箴。鬻子引禹筍簴銘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淮南氾論訓作禹號。皆其書之佚文也。

五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補注〕周壽昌曰。兵技巧又有五子胥十篇。先謙曰。官本五作伍。考證云。監本譌五。今改正。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十過篇。秦穆公問由余事。比呂覽爲詳。史遷采入秦紀。新書禮篇引由余語。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音了。又音聊。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補注〕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尉繚下有子字。兵形勢又有尉繚三十一篇。沈欽韓曰。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梁幷錄六卷。梁惠王時人。舊唐志六卷。案梁惠王同者。當在兵形勢家。始皇紀。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其計以散財物賂諸侯強臣。不過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從有頓弱說秦王貢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正與尉繚謀同。初學記。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蓋類雜家言。朱一新曰。汪本無子字。先謙曰。官本無子字。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師古曰。佼音絞。〔補注〕王應麟曰。史記。楚有尸子。注引劉向別錄。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衞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後漢書注。佼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為一卷。)爾雅疏引廣澤仁意綽子篇。宋書禮志引禹治水為喪法。穀梁疏亦引尸子。先謙曰。注魯疑晉之誤。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補注〕沈欽韓曰。總十二紀。八覽。六論也。十二紀。紀各五篇。八覽覽各一篇。六論論各六篇。凡百六十篇。(第一覽少一篇。)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補注〕沈欽韓曰。其要略一篇自敘也。隋志。許慎、高誘兩家註並列。今惟存高注。景十三王傳云。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則是非之定論也。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補注〕宋祁曰。雜、邵本作新。沈欽韓曰。本傳云。外書甚衆。高誘序。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與此三十三篇不同。蓋其後或有缺矣。案文選注引淮南莊子

後解。疑郎外篇。

東方朔二十篇。〔補注〕周壽昌曰。本書朔傳注。引劉向所錄云。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宏借車。凡朔書具是矣。葉德輝曰。北堂書鈔百五十八。引嗟伯夷文。選注引對詔。藝文類聚異部引旱頌。人部引誡子。（御覽人事部百引文同。）凡四篇。王拾遺記載寶甕銘。唐釋法琳辨正論載隱真論。開元占經載東方朔占。皆後人僞託。不足據也。

伯象先生一篇。師古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益世主之治。〔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十一。引新序云。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於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藏簡書也。又八百十三。新序。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況於人。今新序無之。先謙曰。王氏漢志考引公孫敖問作新序。是宋末新序尚有之。

荊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補注〕王應麟曰。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荊軻讚。文心雕龍。相如屬筆。始讚荊軻。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補注〕沈濤曰。志所列雜家。皆非詞賦。此賦字誤衍。下賦家別有臣說九篇。則其人所作賦。此處因相涉而誤耳。先謙曰。官本無所字。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師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補注〕陶憲曾曰。入兵法上。脫出蹵鞠三字。兵書四家。惟兵技巧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而諸子家下。亦注出蹵鞠一家二十五篇。是蹵鞠正從此出而入兵法也。今本脫出蹵鞠三字。則入兵法三字不可解。而諸子家所出之蹵鞠。亦不知其於十家中。究出自何家矣。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師古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說。見王治之無不貫。師古曰。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師古曰。漫。放也。羡音弋戰反。〔補注〕錢大昭曰。漫羡。猶漫衍也。周壽昌曰。盪與蕩同。丙吉傳豈孫敖盪。即蕩蕩也。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補注〕王應麟曰。食貨志。呂氏春秋。管子記農之事。引神農之教。劉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百十一。引神農書八穀生長一篇。藝文類聚災異部引神農求雨書。先謙曰。官本注怠作息。是。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閒。師古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補注〕王應麟曰。眞隱傳。六國時人。遊秦楚閒。年老隱居。著書農家事。因以爲號。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補注〕葉德輝曰。史記貨殖傳裴駰集解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傳云。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據此。則唐人所見集解本。是作宰氏。宰氏即計然。故農家無計然書。志云不知何世。蓋班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書也。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補注〕宋祁曰。尹一作鄢。沈欽韓曰。隋志。尹都尉書三卷。齊民要術種穀篇。引氾勝之曰。區種粟。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似尹都尉名澤也。御覽九百八十。引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薤蔥諸篇。北史蕭大圜云。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陶憲曾曰。尹都尉又有種瓜篇。見御覽九百七十八引劉向別錄。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補注〕沈欽韓曰。疑即趙過教田三輔者。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引崔寔政論曰。趙過教民耕殖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輓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氾，音凡，又音敷劍反。〔補注〕王應麟曰，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爲敦煌太守。月令注，周禮草人注，後漢劉般傳注，文選注，初學記，御覽，皆引之。晉食貨志，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沈欽韓曰，隋唐志氾勝之書二卷。齊民要術多引氾勝之書。周壽昌曰，文選注引王隱晉書云，氾勝之敦睦九族。鄭樵通志氏族略，漢有氾勝之，爲黃門侍郎。藝文略農家有氾勝之書二卷。馬端臨通考無其書，殆亡於宋末。近人洪頤煊經典集林輯氾勝之書二卷。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補注〕周壽昌曰，齊民要術引崔寔政論，有趙過教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云云。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文正同。蔡癸書述過法，而崔氏引之。錢大昭曰，閩本蔡作祭。朱一新曰，汪本蔡作祭，古祭蔡同。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補注〕沈欽韓曰，呂覽上農任地二篇，皆引后稷。任地以下三篇，似全述古者樹藝收穫之法，此農書之祖。朱一新曰，汪本出下有於字，此脫。先謙曰，官本有於字。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言爲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補注〕何焯曰，顏注誤以武爲湯。此其

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主。天下自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主作王。欲使君臣竝耕。誖上下之序。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補注〕王應麟曰。司馬相如傳注引伊尹書。殷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引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任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補注〕沈欽韓曰。唐志小說家亦載鬻子一卷。文選注三十六引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御覽三百引作赤烏）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御覽三百八十三引鬻子年九十見文王事。案此類小說也。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補注〕王應麟曰。風俗通義引靑史子書。大戴禮保傅篇。靑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敎。隋志。梁有靑史子一卷。文心雕龍云。靑史曲綴於街談。周壽昌曰。案賈執姓氏英賢錄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靑史之田。因氏焉。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鳥部引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鷯。黃頭赤目。五色皆備。疑卽此書。沈欽韓曰。說苑君道篇、辨物篇、御覽三百六十九竝引師曠語。周壽昌曰。兵陰陽又有師曠八篇。彼注云。

晉平公臣。而此不注。未詳。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補注〕錢大昭曰。荀子大略篇云。舜學於務成昭。楊倞注。引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又五行家有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房中家有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云。堯學於務成子。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補注〕王應麟曰。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宋牼。）又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沈欽韓曰。莊子天下篇。宋鈃尹文並稱。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補注〕王應麟曰。賈誼書修政語。引湯曰云云。殷祝。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非監本訛者。今改正。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補注〕沈欽韓曰。此方士所本。史遷所云。其文不雅馴。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補注〕錢大昭曰、項國疑淮陽國之誤。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補注〕王應麟曰、郊祀志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錢大昕曰、注號、閩本作號。李善注文選西京賦、引曰、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今本注有脫落、當從文選注增改。朱一新曰、汪本作號。先謙曰、官本作號。

百家百三十九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六十八風俗通云、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取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後、并仲長統敍百家雜說、請用從火。陶穀曰、御覽七百六十又百八十引風俗通公輸般見水上蠡事、亦出百家。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補注〕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小說家者流、〔補注〕沈欽韓曰、滑稽傳東方朔博觀外家之語、即傳記小說也。文選注三十一引桓子新論曰、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詞。蓋出於稗官。如淳曰、稗音鍛家排、九章細米爲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爲稗。師古曰、稗音稊稗之稗、不與鍛排同也。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泥、滯也。音乃細反。〔補注〕周壽昌曰。今論語作子夏語。此或是齊古兩論語也。東平思王傳。小道不通。致遠恐泥。顏注亦云。引孔子之言。後書蔡邕上封事有云。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師古亦引此語作孔子。不作子夏。 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補注〕沈欽韓曰。從諸子家出入兵技巧。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 是以九家之說。〔補注〕宋一新曰。汪本設作術。先謙曰。官本作術。 蠭出並作。師古曰。蠭、與鋒同。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師古曰。辟讀曰譬。 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 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補注〕先謙曰。官本終下有之字。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

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師古曰。舍。廢也。）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補注〕沈欽韓曰。自離騷至大招。適二十五篇。隋志專列楚辭一家。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以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案漢時朱買臣召見。言楚詞。宣帝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爾時自有專門。可知其音讀非易也。）

唐勒賦四篇。（楚人。〔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宋玉賦云。景差、唐勒等並造大言賦。）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補注〕王應麟曰。隋志。宋玉集三卷。王逸云。屈原弟子。楚辭九辯。招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古文苑大言小言釣笛諷賦。沈欽韓曰。笛賦非宋玉作。隋志。宋玉集三卷。）

趙幽王賦一篇。（〔補注〕沈欽韓日。本傳作歌。）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補注〕錢大昭曰。即嚴夫子也。此獨不諱。史駁文。沈欽韓曰。楚詞章句王逸云。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

賈誼賦七篇。（〔補注〕王應麟曰。惜誓。弔屈原。服賦。古文苑有旱雲虡賦。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

枚乘賦九篇。〔補注〕王應麟曰、古文苑有梁王菟園賦、文選王粲七哀詩注、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隋志梁集二卷、先謙曰、西京雜記有柳賦、又略見初學記二十八。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相如集一卷、葉德輝曰、本傳有子虛賦（文選分亡是公以下爲上林賦）、哀秦二世賦、大人賦、凡三篇、文選有長門賦一篇、藝文類聚人部有美人賦一篇（古文苑初學記人部下同）、文選魏都賦注有梨賦、北堂書鈔百四十六有魚葅賦、陶穀曰、玉篇石部有梓桐山賦。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補注〕周壽昌曰、隋志集一卷、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二引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熏籠賦、古文苑有屏風賦。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補注〕王應麟曰、楚詞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補注〕王應麟曰、孔叢子云、臧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葉德輝曰、孔叢子連叢上有諫格虎賦、楊柳賦、鴞賦（藝文類聚鳥部下、御覽羽族部十引同）、蓼蟲賦（藝文類聚草部下、御覽蟲豸部五引同）四篇。

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師古曰、隁音偃、〔補注〕齊召南曰、案王子侯表、臨邱、隁作楊邱、隁應作偃、齊悼惠王之孫、共安侯之子也。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帝也。〔補注〕沈欽韓曰、傷李夫人及秋風辭、隋志武帝集一卷。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補注〕錢大昭曰、蕭望之傳作子蟜。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補注〕錢大昭曰、卽劉向之父。先謙曰、表傳俱作陽城。

劉向賦三十三篇。〔補注〕王應麟曰、楚辭九歎、古文苑請雨華山賦、文選注、雅琴賦。隋志集六卷、唐志五卷、今所存十八篇。別錄云、向有芳松枕賦。沈欽韓曰、樂家出琴頌、應入此。

王褒賦十六篇。〔補注〕王應麟曰、本傳作甘泉洞簫頌、楚辭有九懷、文選注有碧雞頌、隋唐志集五卷。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補注〕王應麟曰，本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師古曰，七略云，怱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造作賦。〔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加官有中常侍，無常侍郎，然東方朔亦嘗爲常侍郎，則武帝時有此加官矣。嚴助傳作嚴葱奇。注造作賦，南雍本閩本作詔造賦。朱一新曰，汪本作詔造賦。先謙曰，官本作詔造賦。

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怱奇，下言嚴助，史駁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補注〕錢大昭曰，辟彊字少卿，楚元王之孫。

司馬遷賦八篇。〔補注〕王應麟曰，藝文類聚有悲士不遇賦，隋唐志集一卷。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補注〕錢大昭曰，道家有郎中嬰齊十二篇，疑即其人。

臣說賦九篇。師古曰。說名。音悅。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補注〕陶憲曾曰。亦任涿郡。見王尊傳。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補注〕錢大昭曰。衛霍傳之李息。別一人。

淮陽憲王賦二篇。〔補注〕先謙曰。名欽。宣帝子。

揚雄賦十二篇。〔補注〕王應麟曰。本傳作四賦。志云。入揚雄八篇。蓋七略所載。止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有覈靈賦。沈欽韓曰。覈靈賦略見御覽一。陶憲曾曰。說文氏部引雄賦。響若氏隤。蓋解嘲古亦謂之賦也。當在此十二篇中。

待詔馮商賦九篇。〔補注〕周壽昌曰，藝文類聚八十，引劉向別錄云，待詔馮商作鐙賦。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死字。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補注〕劉奉世曰，其實唯脫一史字耳。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補注〕王應麟曰，荀子賦篇禮知雲蠶箴，又有佹詩。

秦時雜賦九篇。〔補注〕沈欽韓曰，文心雕龍詮賦篇，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本此。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補注〕先謙曰，越，景帝子。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師古曰、東暆、縣名。暆音移。〔補注〕王應麟曰、地理志屬樂浪。先謙曰、延年亦見溝洫志。

衞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補注〕錢大昭曰、儒家有鉤盾冗從李步昌。疑卽其人。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師古曰，錡，姓；華，名；錡音魚綺反。〔補注〕王應麟曰，左傳殷民七族錡氏。葉德輝曰，邵思姓解三，西漢有錡業。案華、業字形近，疑即此人。

眭弘賦一篇。師古曰，即眭孟也。眭音先隨反。

別栩陽賦五篇。服虔曰，栩音詡。〔補注〕王應麟曰，庾信哀江南賦，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蓋亭名也。沈欽韓曰，案別栩陽當是姓別，而封栩陽亭侯者，若以為離別之別，則當列於雜賦家，而不列於賦家矣。志兵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此人當即成子之後。古有別姓，元和姓纂引姓苑云，京兆人。先謙曰，前漢無亭侯之制，沈說非也。庾賦當有所本。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補注〕王應麟曰。見蕭望之傳。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補注〕沈欽韓曰。子墨客卿。翰林主人。蓋用其體。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補注〕先謙曰。中忠字同。董仲舒有士不遇賦。見古文苑。當即此類。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師古曰。泡、水上浮漚也。泡、音普交反。漚、音一侯反。〔補注〕沈欽韓曰。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頌。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別錄有行過江上弋雁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文雜賦三十四篇。〔補注〕錢大昭曰。文、閩本作大。宋一新曰。汪本作大。先謙曰。官本作大。

成相雜辭十一篇。〔補注〕王應麟曰。荀子成相篇注。蓋亦賦之流也。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補注〕王應麟曰。文心雕龍諧讔篇。讔者。隱也。遯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昔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補注〕王應麟曰。大風歌。鴻鵠歌。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補注〕先謙曰。泰一甘泉壽宮並見郊祀志。

宗廟歌詩五篇。〔補注〕先謙曰。合上十四篇爲十九章。見禮樂志。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補注〕先謙曰。疑卽漢鼓吹鐃歌諸曲也。宋書樂志所錄十八曲。多以舊題被新聲。並擬古樂府之祖。其中戰城南。遠如期等曲。當是原歌詩。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補注〕先謙曰。蓋武帝瓠子盛唐樅陽等歌。漢鐃歌上之回曲。當亦在內。御覽五百九十二引武帝集云。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補注〕王應麟曰。陸厥擬臨江王節士歌。沈欽韓曰。當爲臨江閔王榮作。先謙曰。李白亦有擬臨江王節士歌。杜甫魏將軍歌。所謂千秋萬歲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也。但陸李專詠節士而不及臨江。庾信哀江南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則似王思節士而於志文及字未合。疑皆未見本詩者。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補注〕沈欽韓曰。外戚傳有是邪非邪詩。文心雕龍樂府篇。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王子年拾遺記有落葉哀蟬曲。未審其眞。先謙曰。郭茂倩樂府載陸厥擬李夫人及貴人歌。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補注〕王應麟曰。庾肩吾擬未央才人歌。先謙

曰。郭茂倩樂府載陸厥擬中山孺子妾歌第一首云，未央才人，中山孺子，一笑傾城，再顧傾市。李白擬辭亦云，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郭敍云，歌詩賜中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留聚宮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宋孺子妾疑即中山王宮人。特不當寵及未央才人耳。文選陸厥歌注引此文，沫作井，又引如淳注云，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先謙曰，晉志，吳歌雜曲，並出江南。宋志，南作東。文選吳都賦，荊艷楚舞。劉注，艷、楚歌也。吳趨楚艷，並以音調言。郭茂倩樂府有雞鳴歌，首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郭敍引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鯛陽、公安、細陽四縣衞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然則此歌蓋漢歌也。攷此雖吳歌，即汝南歌詩矣。禮樂志有蔡謳員。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補注〕沈欽韓曰，上林賦，文成顛歌。文穎注，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宋志有雁門太守行歌洛陽令王渙，蓋本有此曲，後漢取其音節以祠王渙。樂府瑟調曲有隴西行。先謙曰。魏曹植豔歌擬出自薊北門行，蓋故燕曲也。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陌上桑，出邯鄲女名羅敷作。疑即其辭。琴操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先謙曰，禮樂志有邯鄲鼓員。郭茂倩樂府引樂府廣題云，邯鄲，舞曲也。陸厥擬邯鄲行。

齊鄭歌詩四篇。〔補注〕沈欽韓曰，禮樂志有齊四會員、齊謳員、鄭四會員。樂府解題，齊謳行，齊人以歌其地。

淮南歌詩四篇。〔補注〕沈欽韓曰，上林賦，淮南干遮。先謙曰，禮樂志有淮南鼓員。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補注〕沈欽韓曰，隋樂志有秦倡員。先謙曰，郭茂倩樂府有陸厥擬左馮翊歌。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補注〕先謙曰，郭茂倩樂府有陸厥擬京兆歌。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補注〕先謙曰，郭茂倩樂府引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蒲坂行，齊陸厥、梁劉遵並擬之。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補注〕王應麟曰，旄人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沈欽韓曰，宋志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隋樂志黃門名倡丙彊、張武之屬。樂府散樂有倡歌辭。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補注〕沈欽韓曰，樂府有雜曲歌辭。吳兢云，樂府雜題自相逢狹路間行已下，皆不知所起，自君子有所思行已下，又無本詞。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補注〕先謙曰，宋志引單雅曰，徒歌曰謠。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補注〕先謙曰，此上詩聲當數並同，聲曲折，即歌聲之譜，唐云樂句，今曰板眼。宋志，詩并稱異，與聲臨時至其稱逗（晉志訛符爲字）曲折，皆繫於聲，是以一音因訛，不敢有所改易。又云，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其載今鼓吹鐃歌詞三曲，即歌聲譜式，所謂樂人以聲音相傳，詁不可復解者也。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補注〕沈欽韓曰，後之迎送神弦歌，本此。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補注〕先謙曰，郭茂倩樂府有陸厥擬南郡歌。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傳曰。〔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下提行。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師古曰。耑、古端字也。〔補注〕王應麟曰。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戒伯魚之辭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師古曰。寖、漸也。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離、遭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補注〕王念孫曰。案風下原有諭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沒其風諭之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晉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作賦以風諭。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師古曰。辭人、言後代之為文辭。〔補注〕先謙曰。注末疑當有者字。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師古曰。言孔氏之門既不用賦。不可如何。謂賈誼相如無所施也。〔補注〕王念孫曰。門下人字涉上

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入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入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删去）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二引此皆無入字、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詩賦爲五種、〔補注〕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詩賦上並有序字、朱一新曰、汪本有序字、先謙曰、官本有序字、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廬、〔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新唐志、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案周官車僕注、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此卽八變陣圖也、御覽三百二十八引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然若雨、是爲天霖、其師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爲浴師、勿用陳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陳、陷陳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此卽雜占也、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吳孫子三十二壘經曰、移軍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此三十二壘經也、杜牧孫子序云、武書十數萬言、魏武削其繁賸、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案史記武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十三篇其初見時所進、謂曹操所定非也、先謙曰、武傳贊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正義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先謙案、十三篇以吳王嘗得名、而中下卷文多見諸家徵引、唐時非會存也、御覽百八十九、三百三十一、通典百二十、百五十二、百五十九、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所引、並在十三篇外、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補注〕王應麟曰、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秋孫臏貴勢、司馬遷稱孫子臏腳、兵法脩列、

公孫鞅二十七篇。〔補注〕先謙曰。荀子議兵篇。秦之衞鞅。世俗所謂善用兵者也。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補注〕王應麟曰。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所闕亡多矣。沈欽韓曰。案今存者。圖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六篇而已。文選注兩引俱作三十八篇。先謙曰。史記起傳贊云。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補注〕王應麟曰。甘延壽傳注。左傳桓五年疏。文選潘安仁賦注。並引范蠡兵法。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補注〕沈欽韓曰。吳越春秋。大夫種書滅吳者有九術。越絕書同。史記作七術。

季子十篇。〔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李子。沈欽韓曰。疑李悝。宋一新曰。汪本作李。先謙曰。官本作李。

娷一篇。師古曰。娷音女瑞反。蓋說兵法者人名也。

兵春秋一篇。〔補注〕沈欽韓曰。新唐志亦有兵春秋一卷。

龐煖三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又音許元反。〔補注〕沈欽韓曰。鶡冠子兵政篇。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又有悼襄王武靈王問（武靈王問作龐煖。注云煖兄。）疑即煖也。亦見燕世家。

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也。兒音五謑反。（補注）先謙曰，呂覽愼勢篇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亦見賈誼傳。官本謑作奚。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補注）沈欽韓曰，疑即淮陰侯傳中事。

韓信三篇。師古曰，淮陰侯（補注）沈欽韓曰，馬隆八陳讚云，天地前衝，變爲虎翼，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管公莫測。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補注）劉奉世曰，種當作重，九下又脫一篇字。注二百五十九，恐合作五百二十一篇，數已在前。錢大昭曰，所云省伊尹以下諸書，今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在道家，孫卿子、陸賈在儒家，蘇子、蒯通在從橫家，淮南王在雜家，並不入禮。注云出司馬法入禮者，因兵家下有出司馬法入禮，而誤衍其文於此。陶濬宣曰，劉氏謂種當作重，九下脫篇字，是也。謂二百五十九合作五百二十一，則非也。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蓋七略中伊尹以下九家，其全書收入儒、道、從橫、雜各家，又擇其中之言兵權謀者，重入於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如本志太公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參患，孫子議兵，淮南兵略等篇之類，皆當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班氏存其專家各書，而於此則省之，故所省亦止二百五十九篇也。司馬法，七略本入此，班出之入禮家，是入禮專指司馬法而言。錢句讀未明，因謂伊尹諸家並不入禮，以出司馬法入禮六字爲衍文，亦非也（兵家下注出司馬法入禮者，據校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家出入之數也。若僅注兵家下，而此不注，則四家中不知司馬法果由何家出也。兵家下注入蹵鞠一家，而兵技巧亦注之，是其例）。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孫叔敖稱軍志。楚之兵法備矣。

蚩尤二篇。見呂刑。〔補注〕王應麟曰。管子。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則黃帝六相亦有蚩尤。隋志。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

孫軫五篇。圖五卷。

繇敘二篇。〔補注〕王應麟曰。人表。繇余即由余。疑敘當作余。李筌太白陰經云。秦由余有陣圖。先謙曰。雜家仍作由余。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補注〕沈欽韓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史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徐廣云。王子成甫。此王孫疑王子也。

尉繚三十一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兵家。梁有尉繚子兵書一卷。今案其書。自天官至兵令二十四篇。皆言兵形勢。不當入雜家。隋志蓋襲承漢志兩見。不知雜家者先亡耳。其末篇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李靖兵法取之。亦異乎六韜所稱殺一人而三軍震之旨矣。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補注〕王應麟曰。史記。諸侯之客。各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史記注引七略云。圖七卷。宋一新曰。下云圖十八卷。合上文計之。溢於十八卷之數。則此十卷當從七略作七卷也。

景子十三篇。〔補注〕沈欽韓曰，楚策，楚王使景陽將救燕，暮舍，使左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淮南氾論，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

李良三篇。〔補注〕沈欽韓曰，見張耳陳餘傳。

丁子一篇。〔補注〕沈欽韓曰，疑即丁固。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句下。

太壹兵法一篇。〔補注〕王應麟曰，隋唐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武經總要，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二局存諸勝式，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貴於先知逆為之備。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補注〕先謙曰，天一亦星名，見天文志。

神農兵法一篇。〔補注〕沈欽韓曰，越絕，風胡子曰，神農以石爲兵。先謙曰，食貨志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有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亦似言兵之文。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補注〕王應麟曰，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沈欽韓曰，王氏所引，非兵陰陽也。太白陰經引黃帝曰，車闕容車，隊闕容隊，曲闕容曲。又云，黃帝設八陣之形。類兵陰陽。隋志，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黃帝兵法雜要訣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唐志略同。又御覽十五及三百三十九，並引黃帝兵法。葉德輝曰，五行大義五篇引黃帝兵訣，卽隋志黃帝兵法要訣省稱。開元占經五引作黃帝用兵要法，十一引作黃帝用兵要訣，二十一、二十二又引作黃帝兵法十要。出後人依託者爲多。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補注〕王應麟曰，通典，衞公兵法守城篇曰，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沈欽韓曰，王欽若先天紀，黃帝拜封胡爲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葉德輝曰，元和姓纂二冬封姓下云，封鉅爲黃帝師，胙土命氏。案封鉅疑封胡字訛。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張衡傳注引春秋內事云，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武經總要云，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衍遁甲，究鬼神之奧。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補注〕王應麟曰，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抱朴子云，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

鵊冶子一篇。圖一卷。晉灼曰，鵊音夾。〔補注〕沈欽韓曰，路史，鵊冶決法。抱朴子極言篇，黃帝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先謙曰，官本冶作治，引宋祁曰，治一作冶。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師古曰。即鬼臾區也。〔補注〕王應麟曰。封禪書。鬼臾區號大鴻。容臾聲相近。沈欽韓曰。史記索隱。系本。臾區占星氣。案閒有鬼臾區天元大紀論。

地典六篇。〔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張衡傳。師天老而友地典。沈欽韓曰。隋志。某輯錄。黃帝七輔。地典受州絡。

孟子一篇。〔補注〕沈欽韓曰。下五行家有猛子閭昭。疑此是猛子。

東父三十一篇。〔補注〕沈欽韓曰。續天文志。星官之書。說石申父。東父無攷。疑即申父也。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補注〕王應麟曰。後書蘇竟傳云。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

萇弘十五篇。周史。〔補注〕王應麟曰。淮南汜論云。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萇弘。封禪書。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補注〕先謙曰。別成子。葢別姓。望軍氣略見天文志。隋志兵類。有用兵秘法雲氣占一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梁有辟兵法一卷。抱朴子雜應篇。或問辟五兵之道云云。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補注〕錢大昭曰。此兵家陰陽。上當有兵字。法家者流之前。已有陰陽家者流矣。下文陰陽者。亦脫兵字。張衡傳李注。以兵陰陽之風后十三篇。地典六篇。爲陰陽流。又方回古

今攷引此、已無兵字、知唐宋本已脫。先謙曰、官本圖十卷大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補注〕王應麟曰、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淮南子兵略訓注、刑十二辰、德十日也。又天文訓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隨斗擊、〔補注〕沈欽韓曰、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隋志五行家有黃石公北斗三奇法。因五勝、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句下。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十作一。

五子胥十篇。圖一卷。〔補注〕錢大昕曰、五、古伍字。呂氏春秋、五員亡荊入吳。伍參亦作五參。非文之譌。陳涉傳、銍人五逢、史記作伍徐。沈欽韓曰、舊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隋志又有遁甲訣、遁甲文各一卷、伍子胥撰。先謙曰、文選顏延年侍遊曲阿後湖詩注、張協七命注、御覽三百十五、並引子胥水戰法、皆明言出越絕書。御覽七百七引越絕、伍子胥船軍之教。以上今越絕書所無。

公勝子五篇。〔補注〕葉德輝曰、次伍子胥後、疑左傳楚昭王時之白公勝也。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卽逢蒙。〔補注〕王應麟曰。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注引七略。有逢門射法。呂氏春秋。逢門始習於甘蠅。後之言射者。皆作逢。王褒傳云逢門子。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補注〕王應麟曰。李廣傳。世世受射。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師古曰。圍、郁郅人也。見趙充國傳。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補注〕王應麟曰。李廣傳孟康注。太公陷陣卻敵。以大黃參連弩。案、周官五射。參連其一。李陵發連弩射單于。注。服虔云。三十弩共一弦。沈欽韓曰。吳越春秋。越王謂陳音曰。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漢南郡有發弩官。唐書兵志。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葉德輝曰。漢郭氏孝堂山畫像。獵者以弓仰地。一弓三矢。以足踏之。蓋古連弩射法之遺。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補注〕沈欽韓曰。卜式上書願與臨淄習弩。擊南越。蓋卽射師。後書順帝永建元年。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此主教五營射師也。

蒲苴子弋法四篇。師古曰。苴音子余反。〔補注〕王應麟曰。列子湯問篇。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淮南子。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張茂先詩。蒲盧縈繳。神感

飛禽部蒲且。

劍道三十八篇。〔補注〕王應麟曰。史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又序孫吳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

手搏六篇。〔補注〕王應麟曰。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注、弁手搏。哀紀。時覽卞射武戲。注、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葉德輝曰。說文。㞊、大兒。或曰拳勇字。案手搏亦拳勇之類。先謙曰。今謂之貫跤。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雜兵書十卷。雜兵圖二卷。文選注五十六引雜兵書。御覽亦多引之。

蹵鞠二十五篇。師古曰。鞠以韋爲之。實以物。蹵蹋之以爲戲也。蹵鞠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蹵音子六反。鞠音巨六反。〔補注〕王應麟曰。劉向別錄云。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黃帝蹵鞠兵勢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今軍無事。得使蹵鞠。有書二十五篇。史記。霍去病穿域蹋鞠。正義。徐廣云。穿地爲營域。案、蹵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若講武戲焉。傳燕酒兵六博蹴鞠。揚子云。斮木爲棋。捖革爲鞠。亦皆有法焉。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蹵鞠也。〔補注〕陶憲曾曰。省墨子重者。蓋七略。墨子七十一篇入墨家。又擇其中言兵技巧者十二篇。重收入此。（說詳下）而班省之也。蹵鞠本在諸子。班氏出之入此。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補注〕劉奉世曰。此注二百七十一。又當作五百九十二。兩注篇數皆不足。蓋訛誤也。沈欽韓曰。案王莽徵天下能明兵法六十三家。知此志始省十家。陶憲曾曰。兵權謀省伊尹以下九家二百五十九篇。兵技巧又省墨子。則爲十家。而云二百七十一篇。則所省墨子當十二篇矣。攷墨子備城門篇有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十二攻具。今本墨子備高臨諸篇是也。（今本墨子有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凡六篇。詩大雅皇矣疏引有備衝篇。餘五篇。蓋備鉤。備堙。備空洞。備轒轀。備軒車也。今闕。）則七略所載墨氏所書者當即此十二篇。以十二篇加二百五十九篇。正合二百七十一篇之數。劉氏疑注有訛誤。又非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兼兵與食。不可以爲國。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非其不素習武備。〔補注〕朱一新曰。注汪本無所字。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弧。木弓也。剡。謂削而利之也。音弋冉反。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師古曰。燿。讀與鑠同。謂銷也。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補注〕王應麟曰。高紀韓信申軍法。李靖云。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

天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補注〕劉奉世曰。軍政當作正。錢大昭曰。軍政。即軍正也。軍正有丞。見胡建傳。捃摭遺逸。紀奏兵錄。師古曰。捃摭、謂拾取之。捃、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補注〕先謙曰。泰壹、星名。即太一也。見天文志。雜子星者。蓋此並雜記諸星。以太一冠之。猶下雜變星以五殘冠之也。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見天文志。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七十八。引黃帝占軍氣訣曰。攻城有虹。欲敗之徵。晉隋天文志。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補注〕王應麟曰。說苑敬慎篇。常樅有疾。老子往問之。用齋呂曰。文子上德篇云。老子學於常樅。見舌而知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老子述常樅言如此。樅即從也。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補注〕先謙曰：國章，人姓名。國姓出鄭國，鄭之後亦云齊國氏之後，見元和姓纂。

泰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而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補注〕宋祁曰：邵化本六作陸。沈欽韓曰：東方朔陳泰階六符，應劭以爲黃帝書，郎顗傳注引黃帝泰階六符經，御覽休徵部亦引之。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補注〕先謙曰：律曆志度其法用銅，故曰金度。斗杓爲玉衡，詳律曆、天文志。御覽八百七十五引京氏易五星占志，凡漢代事以漢統之。五星或爲客，或爲流，及出入，皆有占也。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補注〕先謙曰：彗客，五星之變，以行事占之。隋志京氏釋五星災異傳一卷，其類也。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補注〕王應麟曰：功臣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有日旁占驗。天文志：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沈欽韓曰：隋志京氏日占圖三卷，夏氏日旁氣、魏氏日旁氣圖一卷。太卜注：王者夜有夢，則晝視日旁氣，以占其吉凶。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補注〕先謙曰：此專占流星。隋志有流星形名占一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補注〕先謙曰。此與上日旁氣行事占驗同。而無一事字。云十三卷。蓋別一書。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日月食暈占四卷。其名目甚多。大略采於天文志者是矣。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各一卷。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顧炎武曰。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沈欽韓曰。海中混茫。比平地難驗。稱海中者。言其術精。算法亦有海島算經。唐封氏見聞記云。齊武成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答曰。案海中星占。天雞星動。必當有赦。先謙曰。王說是。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補注〕先謙曰。五星順逆。詳律曆志。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補注〕王應麟曰。淮南天文訓。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春秋正義云。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遂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地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張衡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隋志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卽臣分之義也。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楊厚祖父春卿戒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又章帝賜東平王蒼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葉德輝曰，說文易下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後書鄭元傳，戒子益恩書云，時覩祕書緯術之奧。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賁卦之彖辭也。然星事兇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師古曰，兇，讀與凶同。湛讀曰沈，由，用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補注〕錢大昭曰，王，南雍本、閩本並作主。朱一新曰，汪本王作主。先謙曰，官本作主，是。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補注〕王應麟曰，律歷志張壽王曰，安得五家歷。後志，黃帝造歷元起辛卯。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歷，不如史官記之明也。齊杜預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先謙曰，天官

書。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案歷五家。案謂五紀。謂月日星辰。歷數各有一家。顓學習之。故曰五家也。案黃帝、與顓頊、夏、殷、周、魯、爲六家。今以黃帝貫下五家。稱黃帝五家歷。於文爲不詞。且顓頊以次五家。志文明列於下。不在此內。則此五家。當如宋䜣說爲安。張壽王治黃帝調歷。因其疏闊。衆以爲殷歷。壽王遂云安得五家歷。所以自飾其非殷歷。實黃帝歷也。王氏引以證此文。似未明晰。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補注〕王應麟曰。漢興。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後志。顓頊造歷元用乙卯。蔡邕論曰。顓帝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唐志大衍歷日度議。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宋志。祖沖之曰。案五紀論。黃帝歷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孰識其正。顓帝歷元歲在乙卯。而命歷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

日月宿歷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後志賈逵論顓諸太史官日月宿簿。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補注〕王應麟曰。書正義云。古時眞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歷魯歷。蓋漢初爲之。其交蝕遲速。殆與考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又云。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後志載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宋志。祖沖之曰。夏歷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殷歷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歷以八十一爲日法。春秋書食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占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春秋正義釋例云。今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長歷稱凡誤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三百五十日。唐志大衍日度議云。甄耀度及魯歷南方有弧無

井鬼。北方有建星、牽牛、南斗。中氣議曰。殷歷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歷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合朔議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歷魯歷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歷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晁氏云。考靈曜命歷序。皆本於甲寅元。漢延光二年。亶誦議延。熹平四年。馮光陳晃皆言歷元不正。當用甲寅爲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晃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爲殷湯之元也審矣。古諸儒生。皆以爲孔子用殷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寢以春秋緯命歷推之。洪言可信。公子譜所謂商起庚戌。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補注〕王應麟曰。三代世表。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十二諸侯年表云。譜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沈欽韓曰。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案此以漢元上推殷周。後志云。四分歷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先謙曰。後書張衡傳注。諜。譜第也。案史文或單稱譜。單稱諜。或連稱譜諜。其義一也。以上引史記證之。諜歷當爲歷諜。而文誤倒。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後志。賈逵論曰。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先謙曰。食貨志稱壽昌善爲算。

娶其字，稱字冠舊，如賦宋眉厚賦之例，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左傳稱展禽，莊子稱柳下季，亦其比也。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補注〕王念孫曰：傳當爲傅。耿昌、傅周，皆上姓下名。沈欽韓曰：後志賈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此傅周或世相傳授也。

律歷數法三卷。〔補注〕沈欽韓曰：律歷志，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補注〕沈欽韓曰：律歷志，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此蓋其類。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補注〕王引之曰：謀當爲諜。歷譜注，揚雄傳曰：諜，譜也。上文有漢元殷周歷諜（今本譌作諜歷。）十七卷，下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諜字作諜，因譌而爲謀矣。（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作謀士。）沈欽韓曰：律歷志，議造漢歷，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易通卦驗，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其晷之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利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爲訛言。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補注〕葉德輝曰：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列劉向世本前，疑即此書。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律歷志，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閒，皆不合經術。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日晷書三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黃道晷家占一卷、（梁有晷景記一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補注〕王先謙曰、溝洫志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

杜忠算術十六卷。〔補注〕沈欽韓曰、廣韻、說文曰、算長六寸、計歷數者、云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魏劉徽九章算經序、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建歷紀、協律呂、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保氏注、鄭司農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疏云此漢法增之、（此劉徽所云校其目與古或異者也）禮記疏、重差、差分一也、去旁要以句股替之、是爲漢之九數、案此許商杜忠所爲、卽是九章術、志舉人名以包之、遂令後人疑惑耳、後書馬續、鄭氏、並善九章算術、明許杜等非別一書也。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補注〕王先謙曰、劉歆作三統曆及譜、三代各據一統、天統子、地統丑、人統寅、禮記樂緯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 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

之至材。其孰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

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五行家。載太一占甚多。今存者太一龍首式經一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十二引黃帝玄女占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會稽之山下。隋志。黃帝陰陽遁甲六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補注〕先謙曰。御覽五百三十七引黃帝太一密推曰。師曠曰。先知巡狩之年。當親太一與天目在四維之誕。法爲巡狩。若不然。則遣使者按行風俗。太一雖在四維。不出也。卽出。知巡狩何方。以主人所在處之。案黃帝臣有師曠。或作師曠。此假黃帝諸子論陰陽也。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十八引神農書曰、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路史注引作交遊。）天爲尸逆、神爲不凍、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不可出遊、必有憂悔。葉德輝曰、開元占經引神農占以每月風雨占豐穀之貴賤、當出此書。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所引雜五行書言農家種殖、殆此類。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補注〕先謙曰、猛子、閭昭、二人。元和姓纂有猛氏、閭氏。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補注〕沈欽韓曰、亦易陰陽明堂月令之類。

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慎云、堪、天道。輿、地道也。〔補注〕錢大昭曰、占夢正義云、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又鄭注保章氏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公羊疏、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御覽八百四十九引風俗通曰、堪輿書云、上朔會客必鬬爭。隋志有歷頭堪餘、地節堪餘、大小堪餘、四序堪餘、八會堪餘等。吳越春秋、伍子胥曰、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云云。又文種謂其妻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云云。案金匱玉門是五行書名、其所占類太乙六壬之式、則或天一太一兩家書也。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仙人務（脫成字）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異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隋牛宏傳。引劉歆鍾律書。沈欽韓曰。此蓋京房之術。後志京房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日者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一家曰小吉。太一家曰上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案此數家。雖總名五行。所占又不同若此。朱一新曰。汪本作二十二卷。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二。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黃鍾七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黃鍾律一卷。

天一六卷。〔補注〕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向。太白陰經。黃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太牢。有玄龜含符致壇。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授。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

泰一二十九卷。〔補注〕王應麟曰。後漢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沈欽韓曰。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隋志太一式雜占十卷。太一九宮雜占十卷。陶宏景曰。觀文甲部引太一經曰頭

玄爲甲。（大徐本作一曰人頭宜爲甲。）疑出於此書。錢
大昕曰當作二十九卷。衍二字。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補注〕錢大昕曰。淮南天文訓。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
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八
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又曰。太陰在甲子。刑德合
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七舍。則月之刑德也。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隋七志有遁甲經。風鼓未詳。葉德輝曰。
一切經音義十二引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船。宋衷注。共鼓貨狄。黃帝二臣名也。共風字聲相近。風鼓疑
卽共鼓。先謙曰。遁甲演於
風后。風鼓疑風后之譌。

風后孤虛二十卷。〔補注〕王應麟曰。龜策傳。辰不全。故有孤虛。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
亥爲孤。辰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
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後漢方術傳注。孤謂六甲
之孤辰。對孤爲虛。遁應爲宗。貴賤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討賊。孟子正義。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畫爲
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
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補注〕沈欽韓曰。南齊書禮志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占夢注。日月之行。及合辰所
在。隋志。六合婚嫁歷一卷。御覽三百二十八引玄女兵法曰。三奇六合。主威軍士。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補注〕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隋志梁有十二屬神圖一卷、臨術雜占雜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補注〕王應麟曰、日者傳、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周禮大史抱天時、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唐六典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刻十二神、下布十二辰、月令正義、案陰陽式法、梁元帝洞林序云、羨門五將、韓終六壬、司馬相如傳注、羨門、碣石山仙人羨門高也。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如淳曰、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胲、軍中約也。〔補注〕王念孫曰、說文、奇侅、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奇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高注、奇賌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侅者、非常也、侅、正字也、胲咳賌、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侅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侅、皆言其術之非常也、顏以奇胲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胲爲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言）非奇胲之義、且

奇胲二字同訓爲非常。若以胲爲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沈欽韓曰，抱朴子極言篇，黃帝論攻戰，則納五音之策。御覽三百二十八引玄女兵法曰，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伍胥（路史作胥）與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其咎安在。伍胥曰，此城中之將爲人，必白色商音，帝始攻時，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黃帝爲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以戰爲之。黃帝曰，善，爲之若何。伍胥曰，臣請攻蚩尤，三日城必下。黃帝大喜。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子欲以三日下之，何以爲明。伍胥曰，不如臣言，請以軍法論。黃帝曰，子欲以何時。曰，臣請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赭衣之軍於南方，以輔角軍。臣請以青龍之日平旦時，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於東方，以輔羽軍。臣請以玄武之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將於北方，以輔商軍。臣請以白虎之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於西方，以輔宮軍。四將以立，臣請爲帝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已具，四面攻蚩尤，三日其城果下。太師注，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案六韜亦有五音篇，以五音之法制敵是也。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補注〕王念孫曰，兵略訓，明於刑德奇賌之數，即此所云奇胲刑德。

五音定名十五卷。〔補注〕先謙曰，白虎通論名云，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易是類謀云，吹律卜名姓，亦見大戴禮。五音定名當謂此。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補注〕王應麟曰，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先謙曰，形官本作刑。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

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補注]錢大昭曰。五行志及孔光傳並作羞。師古曰。羞進也。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師古曰。疑皆在五行志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補注]王先謙曰。監本鄒衍明於五德之德而散消息之分。沈約云。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師古曰。寖漸也。

龜書五十二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崇文總目三卷。固五十二卷之書亡矣。史記褚先生補龜策傳所載。其大略也。宋一新曰。汪本作五十三卷。先謙曰。漢志攷亦五十二卷。知宋本相承作二三字誤。

夏龜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龜策傳。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山。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張衡靈憲。姮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此夏龜筮之見於書者。太史公云。三王不同龜。

南龜書二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龜人南龜曰獵。龜策傳。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抱朴子對俗篇。玉策記曰。千歲之龜。游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褚先生亦引記曰。或卽玉策記也。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補注〕先謙曰。劉向傳引易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白虎通。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儀禮疏引三正記云。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故坐筮。說文蓍下云、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此皆當在蓍書中。

周易三十八卷。〔補注〕王應麟曰。大宛傳。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隋志。京房有周易占。守林。飛候。四時候。錯卦。混沌。委化。逆刺、占災異。占事。集林。錢大昭曰。周易下當有脫字。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補注〕沈欽韓曰。蓋即明堂陰陽之說。類魏相所采者。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補注〕王應麟曰。隋志有易射覆二卷。又一卷。東方朔傳。上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沈欽韓曰。魏志管輅射覆卦成。此並先有卦辭占者以卦推之。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對俗篇。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補注〕先謙曰，元和姓纂九魚引風俗通云，陳仲子，齊世家也，辭爵灌園於於陵，子孫氏焉。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補注〕周壽昌曰，任良當即京房弟子，見房傳。官中郎。時房請出任良試考功，不行，後無考。儒林亦無傳。

易卦八具。〔補注〕沈欽韓曰，東觀漢記，永平五年，秋，御雲臺，詔尚席取卦具，七冠，箸莖與席所卦。鄭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又少牢禮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鄭云，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然則易卦八具，其版者也。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併入五行家。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所爲之事有疑，則以卜筮決之也。龜曰卜，蓍曰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師古曰，皆上繫之辭也。亹亹，深遠也。言君子所爲行，皆以其言問於易，受命如嚮者，謂示以吉凶，其應速疾，如響之隨聲也。遂猶究也。來物，謂當來之事也。嚮與響同，與讀曰豫。〔補注〕錢大昭曰，莫善，易繫辭作莫大，陸釋文作莫善，云本亦作莫大。案何休注公羊亦引作莫善。儀禮疏同。賈公彥云，凡艸之靈，莫善於蓍，凡蟲之知，莫善於龜。中山經，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璞云，良，善也。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師古曰，解讀曰懈，齊讀曰齋，婁讀曰屢。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師古曰，易蒙卦之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

畫象之衆洪疑初則以實爾告至於再三爲其煩瀆乃不告也。龜厭不告，詩召爲刺。師古曰小雅小旻之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瀆慢於龜龜厭之不告以道也。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補注〕王應麟曰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黃帝因夢求得風后力牧因著占夢經十一卷。沈欽韓曰詩大人占之疏鄭觀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先鄭曰夢信齊王甄彥飛風長柳月角星間莫不吟誦在心發成於手所云長柳即此長柳書也。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補注〕沈欽韓曰即占星之甘公隋志雜占夢書一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論衡譏日篇裁衣有書，凶日製衣有禍，吉日有福。先謙曰武禁人姓名隋志雜相書九卷梁有裁衣書一卷亡。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師古曰嚏音丁計反。〔補注〕王應麟曰隋志梁有嚏書耳鳴書各一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補注〕沈欽韓曰中庸疏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補注〕沈欽韓曰先天紀黃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抱朴子極言篇黃帝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隋志白澤圖一卷管子水地篇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

反雖。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之精也。小問篇。管仲對桓公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莊子達生篇引管仲曰。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然則知鬼神之情狀。固有證驗矣。

變怪誥咎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太祝六辭。三曰誥。誥。告於神也。咎、自刻責也。曾子起誥咎文。序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繼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惑。弱解上帝之命。以誥咎既寤。意益心不樂。宋多怪。乃之格生所問。古亦其事也。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論仙篇。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遐覽篇。鄭君有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御覽八百九十一引風俗通曰。案黃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與人禍。神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飾桃人。畫虎於門。皆是追效前事。冀以禦凶。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師古曰。訞字與妖同。〔補注〕沈欽韓曰。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管子四時篇云。除神位。謹禱弊梗。注。時方閉道。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禳祀天文十八卷。師古曰。禳、除災也。音人羊反。〔補注〕沈欽韓曰。晏子諫篇。景公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葉德輝曰。說文。禜、設綿蕝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此即禳祀天文之遺法。

請禱致福十九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太敦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繁露郊祀篇。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惟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補注〕王應麟曰。董仲舒傳言求雨止雨。後漢輿服志注引仲舒止雨書。沈欽韓曰。繁露有求雨篇。止雨篇。御覽三十五引神農求雨書。春甲乙不雨。東爲青龍。又爲大龍。東方老人舞之。壬癸。黑雲興。乃雨。又曰。禾不雨。命巫祝而曝之。不雨。神山積薪。具鼙鼓而焚之。案其文有類。繁露亦引神農。然則古法如此。周壽昌曰。藝文類聚一百有神農求雨法。路史餘論二同。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天官書言候歲美惡。漢之爲天數者。占歲則魏鮮。沈欽韓曰。易通卦驗亦以卦氣候歲。御覽十七及齊民要術雜說並引師曠占歲語。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補注〕葉德輝曰。此因子貢貨殖依託而作。

五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計倪內經。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漢耿壽昌亦精其術。先謙曰。臧官本作藏。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八引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葉德輝曰。引見食貨志。呂氏春秋愛類亦引神農之教。言耕耰儲粟之事。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引之。齊民要術有陶朱養魚經。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栽樹篇食經有種名果法作乾棗法蜀中藏梅法藏乾栗法藏柿法藏木瓜法馬貫注蠶術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御覽八百二十一引氾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民非人所忽略衛尉勤之忠國愛民之至唐志蠶經一卷崇文總目淮南王蠶經三卷劉安撰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補注〕先謙曰此與下連文官本不提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著有事而占則視方來之驗也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大卜掌三夢之法又占夢中士二人皆宗伯之屬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旐旟則爲多旋之象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龜蛇曰旐鳥隼曰旟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師古曰申繻之辭也事見莊公十四年炎謂火之光焰談談也言人之所忌其氣談引致於災也釁瑕也失常謂反五常之德也炎讀與談同〔補注〕王念孫曰左傳夫作弃朱一新曰汪本注引作舅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師古曰厭音伊葉反惠順也柔殺

共生。大戊以興。〔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監本作太戊之興。非也。從宋本改正。鴝雉登鼎。武丁爲宗。師古曰。說在郊祀五行志。〔補注〕先謙曰。官本鴝作雊。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師古曰。稽、考也。訞也。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故老、元老也。訊、問也。言不能修德以禳災。但問元老以占夢之吉凶。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補注〕沈欽韓曰。列子湯問篇。夏革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論衡。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董仲舒覩重常之鳥。劉子駿曉貳負之尸。劉歆序云。禹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古文之著明者也。孝武時。東方朔言異鳥之名。孝宣時。臣父向對貳負之臣。皆以是推。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臣望所校。凡三十二篇。今定爲十八篇。案十三篇者。劉向於時合南山經三篇以爲南山經一篇。西山經四篇以爲西山經一篇。北山經三篇以爲北山經一篇。東山經四篇以爲東山經一篇。中山經十二篇以爲中山經一篇。並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凡十三篇。至劉歆增大荒經四篇。海內經一篇。故爲十八篇。（多者十餘篇少者二三篇）宋人著錄。既不能致其篇第所由。而陳振孫以爲山海經本解楚詞天問而作。殆妄庸者也。

國朝七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贛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國朝者。疑此是也。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三王世家。御史上輿地圖。晉書裴秀傳曰。漢氏所載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

宮宅地形二十卷。〔補注〕沈欽韓曰。論衡詰術篇。言圖宅術。隋志。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五姓墓圖一卷。梁有冢書。黃帝葬山圖各四卷。又有五音相墓。五音圖墓等書。

相人二十四卷。〔補注〕錢大昭曰。荀子非相篇。楊注。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春秋傳曰。公孫敖聞其能相人。隋志。相書四十六卷。沈欽韓曰。崇文總目有姑布子卿相法三卷。袁宏後漢紀。相工蘇大相鄧后曰。此成湯之骨法。此相人所傳也。御覽三百七十一。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尺。富貴足壽。乳黑知壽。公侯之相。劉知幾史通。許負相經。當時所習。見傳流俗。

相寶劍刀二十卷。〔補注〕沈欽韓曰。越絕書。客有能相劍者薛燭。呂覽別類篇。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梁陶宏景作刀劍錄。

相六畜三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梁有伯樂相馬經。甯戚王良高堂隆相牛經。相鴨雞鵝等經。日者傳。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後書馬援上表曰。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

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補注）宋一新曰。上文僅有百九家。十字當衍。 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補注）宋祁曰。史官之下。舊本有術字。沈欽韓曰。史是史巫之史。官則太卜詹尹之官。律歷志。太史令張壽王。太史丞鄧平。本志。太史令尹咸。皆是。非數非執簡之史也。故於數術宗尊之。 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道由人行。 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補注）王應麟曰。天官書。齊甘公。此作楚。異。先謙曰。子韋見陰陽家。石申夫詳天文志。唐都詳律歷志。 庶得麤觕。師古曰。觕。粗略也。音才戶反。（補注）沈欽韓曰。管子水地篇。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春秋繁露俞序。始於麤觕。終於精微。觕俗亦作粗。莊子則陽釋注。司馬彪云。鹵莽。猶麤粗也。 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補注）沈欽韓曰。隋志。黃帝素問九卷。又素問八卷。（全元起注。）黃帝鍼經九卷。（馬蒔云。靈樞即古七安以鍼經名之。）唐志。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讀書志。黃帝素問二十四卷。（王砅注。分為二十四卷。）靈樞經九卷。王砅謂此書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馬蒔云。王砅分為十二卷。）王砅云。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秩。秩各九卷。王砅名為靈樞。與同第七卷亡已久。唐寶應中砅得先師所藏之卷為注。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

玉海六十三引張仲景云。撰用素問。則素問之名。雖著於隋志。而已見於漢代。天元紀大論等七篇所載。與素問略不相通。疑是陰陽大論之文。啟取以補所亡云。余案素問離合眞邪篇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鍾數。又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今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此書本名鍼經者是也。兩唐志止謂之九靈經尙無靈樞之目。

外經三十九卷。〔補注〕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九作七。先謙曰。官本九作七。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補注〕先謙曰。隋志。黃帝八十一難二卷。梁文選目。秦越人撰。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是有兩扁鵲。此則史記之扁鵲也。當戰國初。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元。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絡作落。古絡落通。先謙曰，官本作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師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砭音彼驗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與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師古曰，齊音才詣反。其下並同。和音乎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乎作呼。至齊之得。〔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作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死為生。師古曰，瘉讀與愈同。愈，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以生為死，義兩通。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師古曰，痺，風溼之病。音必二反。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疝，心腹氣病。音山諫反。〔補注〕錢大昭曰，南雍本閩本山諫反下有又音訕三字。朱一新曰，汪本有三字。先謙曰，官本有。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應劭曰，黃帝時醫也。師古曰，拊音膚。〔補注〕王應麟曰，扁鵲，鄚人。上古之時，醫有俞跗。周禮疾醫注，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者。說苑，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拊。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瘈引之瘈。師古曰，小兒病也。瘛音充制反。瘲音子用反。〔補注〕王念孫曰，顏注瘛音在前，瘲音在後，則瘲瘛當爲瘛瘲。說文，瘛，小兒瘛瘲病也。諸書皆言瘛瘲，無言瘲瘛者。沈欽韓曰，靈樞注，瘛瘲者，熱極生風也。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補注〕沈欽韓曰，扁鵲傳，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入咸陽，聞秦愛小兒，卽爲小兒醫。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素問有湯液論。事物紀原，湯液經出於商伊尹。皇甫謐云，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補注〕沈欽韓曰，本草經，神農作赭鞭鉤鎖，從六陰與太一外五岳四瀆土地所生，皆雜問之，得其主治。一日遇七十毒。御覽七百二十一，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

出焉。然本草創始於神農。而黃帝修之。若但書食禁。未足以盡之也。葉德輝曰。醫心方二十九。引本草食禁云。正月一切肉不食者吉。二月寅日食不吉。五月五日不食蹸鹿及一切肉。卽此書也。疑古本附本草後。故云本草食禁。沈說非也。或據醫師疏以禁爲藥誤。亦非。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補注〕朱一新曰。汪本其下有所字。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補注〕錢大昭曰。今吳人猶云不服藥爲中醫。周壽昌曰。周禮賈疏。全引此文。改易數語不可通。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遐覽篇。道經有容成經。列仙傳。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補注〕沈欽韓曰。呂覽。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補注〕沈欽韓曰。張衡同聲歌。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補注〕葉德輝曰。康賴醫心方二十九養陽篇引玉房祕訣。黃帝問素女玄女采女陰陽之事。皆其遺說也。玉房祕訣等書見隋志。（康賴日本人。當中國北宋時）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性情之極。〔補注〕朱一新曰。性情。汪本作情性。先謙曰。官本作情性。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補注〕王應麟曰，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梁蕭導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於黃帝外傳，又加以元化五禽之戲，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崇文總目軒轅黃帝導引法一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子游按摩。趙岐孟子注，折枝者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抱朴子遐覽篇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唐六典太醫令屬官按摩博士一人，置按摩師按摩工佐之，教按摩生。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師古曰，服餌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閔反。〔補注〕王應麟曰，黃帝內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黃帝登具茨之山，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沈欽韓曰，抱朴子僊藥篇，五芝者，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百許種。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極言篇，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師古曰。黃冶。釋在郊祀志。〔補注〕沈欽韓曰。抱朴子有黃白篇。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師古曰。盪。滌。一曰。盪。放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師古曰。誕。大言也。迂。遠也。〔補注〕先謙曰。不欲斥言武帝。而其文甚顯。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補注〕張佖曰。案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元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爲之矣。恥之也。今志作索隱。師古從而解之。文注卽與禮記不同。義意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素字。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師古曰。和。秦醫名也。蓋論病以及國。〔補注〕王應麟曰。晉平公。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醫和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原診以知政。師古曰。診。視驗。謂視其脈及色候也。診音軫。又音丈刃反。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師古曰。晻。

與隋同。

故論其書。已序方技爲四種。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案書篇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隋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與此志略異。通考卷數與隋志同。劉昫志亦云漢藝文志載三萬三千九十卷。則刻本於上應脫一字。歆所撰雖名七略。其輯略即其叢別羣書。撮列指趣。若志之小序耳。實止有六略也。葉德輝曰。案宏明集引阮孝緒七錄云。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是梁時志文二百作三百。總覈志載書數實祇多二卷矣。又引七略云。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以較藝文志實多七家。班自注入三家。省兵十家。以較七略實少七卷。其數皆足以兩相取證。惟卷帙則無考耳。陶憲曾曰。三家者。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也。五十篇者。書入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家入揚雄三十八篇。賦入揚雄八篇。凡五十篇。皆班氏所新入也。若禮入司馬法。兵技巧入蹵鞠。本在七略之內。互相出入。故於此不數也。先謙曰。官本大下提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四)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第次其時之先後耳.不言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漢書三十一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補注)齊召南曰.志屬潁川.不屬汝南.顏注誤.錢大昕曰.汝南潁川.皆有陽城縣.汝南之陽城爲侯國.宣帝時並置.此當是潁川之陽城.先謙曰.潁川陽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凡言在今某縣幾里者.皆謂故城.後不復出.)秦世並無汝南郡也.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補注)先謙曰.秦時無淮陽.陽夏蓋是楚郡所屬.今陳州府太康縣治.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爲之耕.言賣功傭也.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篤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是猶猶今使燕雀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與此意同.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

戍也。解具在食貨志。〔補注〕先謙曰。漁陽、漁陽縣今順天府密雲縣西南三十里。勝廣皆爲屯長。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皆下有次當行三字。行至蘄大澤鄉。〔補注〕先謙曰。蘄、漢沛郡縣。秦屬泗水郡。今鳳陽府宿州南大澤鄉名。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勝廣迺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補注〕先謙曰。史記索隱謂欲經營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爲戍卒而死。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補注〕王先慎曰。索隱、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爲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皆類此。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此言或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兵詐自稱扶蘇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項燕爲楚將。數有功。師古曰。燕、音一千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補注〕沈欽韓曰。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翦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後虜荊王負芻。獨始皇紀言二十二年虜荊王。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擁校隊皆或以項燕爲在者。則始皇紀作自殺爲是。若先一年爲秦所殺。楚人豈得不知乎。先謙曰。史記作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師古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衆下有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九字。官本顏注在宜上。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卜者效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爲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卽

是也。如淳曰。呂鬼道感衆乎。或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舉起耳。故勝廣悟此意。則爲魚書狐鳴以威衆耳。〔補注〕沈欽韓曰。列子說符篇。楚人鬼而越人禨。張湛注。信鬼神與禨祥。呂覽異寶篇。荆人畏鬼越人信禨。此卜者語勝廣之意也。先謙曰。官本注無或字。疑下衍其字。勝廣喜。念鬼。〔補注〕先謙曰。案顏念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繖蓋。四維而舉之。音曾。卒買魚亨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亨音普庚反。又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閒。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處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補注〕宋祁曰。旁音步浪反。王念孫曰。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文所明是戍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構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若非戍卒所止處。則構火狐鳴何爲乎。沈欽韓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各立社。則擇其木之茂者爲位。故名樹爲社。又爲叢也。六韜略地篇。社叢勿伐。墨子明鬼篇。建國營都。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此叢爲社之證。張說是。顏說非也。史記作篝火。篝構通用字。方言。篝罰謂之牆居。郭云。今薰籠也。蓋置火其中。使隱約若篝火而爲狐鳴也。顏謂火結起。釋爲束苣之義。亦非。先謙曰。史記文下有近字。旁如字讀亦通。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補注〕劉奉世曰。案此語疑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爲並目吳廣。然則衍廣字。王念孫曰。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句)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上文皆曰陳勝王。故卒指目勝。而廣不與。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衆。而勝不與。史記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爲將尉。〔補注〕吳仁傑曰。左傳閻偽將指。正義謂大指

為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於時有兩尉。故以其大者為將尉。猶以大指為將指也。晉灼曰。郡尉為軍尉。謂之元尉。亦以有佐尉。故稱將。元皆訓大。先謙曰。案縣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廣因奪取之。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弟。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弟。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弟。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弟言之。外戚傳。弟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弟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弟者甚眾。弟。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弟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弟皆作第。史記集解引服說。作藉。假也。第。次第也。與此異。應說藉為籍。失之。案應以蘇說為近。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補注〕先謙曰。大名。即謂侯王之屬。項籍傳。眾欲立陳嬰為王。嬰母言暴得大名不祥。是其證也。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師古曰。言求之而得不必胤胄。徒屬皆曰。敬受命。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眾也。〔補注〕周壽昌曰。國策。齊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本書周勃誅諸呂。又以為劉者左袒令於眾。蓋左右無所區別。但以卜一時眾心之從違耳。王氏應麟引儀禮覲禮左右袒以證周勃。非。陳勝本造亂。得暇講明禮制乎。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補注〕先謙曰。集韻。下。降也。迺令符離人葛嬰〔補注〕先謙曰。符離。沛郡縣。今鳳陽府宿州治。將兵

徇蘄以東。李奇曰、徇、略也。師古曰、音似峻反。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銍音竹乙反。酇音才多反。〔補注〕先謙曰、銍、今宿州南四十六里。酇、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苦、今鹿邑縣東七十里。柘、今柘城縣北。譙、今潁川府亳州治。銍、酇、譙、屬沛郡。苦、柘、屬淮陽國。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先謙曰、比史記作比。陳、淮陽縣、今陳州府淮寧縣治。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補注〕劉攽曰、案秦不以陳爲郡、何當有守乎、疑衍守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先謙曰、胡三省云、秦分天下爲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劉父曰此守爲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通鑑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先謙案、陳是秦楚郡治、故有守有令、顏說是也。漢爲淮陽國治。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革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補注〕劉奉世曰、門名譙、陳與譙、譙門去譙路者也。先謙曰、譙、劉說是。守丞顏前說是。官本注革作車、是。不勝、守丞死、迺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師古曰、號令召呼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堅甲也。銳、利兵也。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迺立爲王、號爲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號下無爲字。王念孫曰、張耳陳餘傳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已同）則劉說不誤。先謙曰、張楚即大楚也。廣雅釋詁、張、大也。號下官本無爲字。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補注〕周壽昌曰、滎陽、屬河南郡。在秦爲三川郡、李斯子由所守。

錢繹曰，文選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注引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先謙曰，滎陽，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南十七里。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補注〕先謙曰，汝陰縣，漢屬汝南郡，今潁州府阜陽縣治。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音材喻反。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補注〕先謙曰，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蔡，姓；賜，名。晉灼曰，張耳傳蔡賜為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補注〕先謙曰，上蔡，漢汝南縣，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十里。上柱國，楚官，見齊楚策。漢汝南有吳房縣，本房子國，是蔡賜封邑。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如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天文家有視日旁氣。周壽昌曰，高紀應劭注，周章字文，此與文稱字。下又云周章。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補注〕王先和曰，張耳、陳餘、劉向傳並云周文將卒百萬，史記淮南王安傳云周章之兵百二十萬，蓋是當時號稱之數，不如此傳為得其實。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為好陽。師古

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繩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補注〕先謙曰：陝，宏農縣，今陝州。曹陽詳地理志。二月餘。〔補注〕梁德輝曰：史記月表二世元年九月，周文兵至戲敗走，二年十一月周文死。此云二月餘，與表合。陳涉世家作二三月，亦約計之辭。以十月爲歲首，九月至十一月凡三月也。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師古曰：黽音澠。〔補注〕先謙曰：黽池，宏農縣，今河南府黽池縣治。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爲讎敵，與秦等異。〔補注〕宋祁曰：案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先謙曰：即此柱國也，文偶異耳。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補注〕先謙曰：史記正義：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案以上文房君例之，成都自是封邑。然涉何事取名遠郡，張說非也。後志南陽郡有成都縣，容即敖封邑，故因爲縣，義爲近耳。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補注〕沈欽韓曰：案此仍策士之故智，六國之所以亡者，正以人人欲安坐而乘其敝，巧爲自便，而發縱以至斬滅。張陳號稱國士，觀其始終言論，與宋義等耳。項王云：「趙舉而秦彊」，何

殺之乘。此與英雄也。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補注〕王先愼曰，地字當在上文北徇燕下。燕地貴人，當爲燕故貴人。故貴人、謂昔六國時燕貴人，而今失勢者。如李廣傳故將軍之比。若此秦時燕地無所謂貴人也。疑轉寫者脫故字，誤移地字實之。史記地作故，上燕下有地字，即其證。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又安敢害將軍之家乎。〔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又作獨，無之字。南監本作獨，有之字。王先愼曰，史記與監本同，無乎字。先謙曰，官本與閩本同。韓廣以爲然，迺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補注〕先謙曰，狄，漢千乘縣，秦屬齊郡。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迺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且作旦暮，守作圍。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

足己守滎陽。師古曰、遣、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盡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託言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師古曰、說讀曰悅。郯、東海縣也、音談。〔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陳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郯恐當作郟。正義、郟今汝州郟縣地、鄧說陽城人、陽城與郟地相近。先謙案陽城、郟並潁川縣、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郟今汝州郟縣治。章邯別將擊破之。〔補注〕劉攽曰、案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得遣將圍東海、疑郯乃是郟字、下乃有郯下軍耳。先謙曰、說已詳上。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逢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為徐字之誤。說文徐讀若養、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案漢書伍姓皆作五。許、潁川縣、今許州治。勝誅鄧說。勝初立時、淩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淩、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緤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閭。〔補注〕先謙曰、淩縣、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五十里。取慮、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徐縣、今泗州盱眙縣西北八十里。將兵圍東海守於郯。〔補注〕先謙曰、據史記、守名慶。郯、東海縣、今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三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繫屬於人。告軍吏

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補注〕錢大昭曰、軍下閩本有敗字。先謙曰、史記臨作監。於義爲長。疑字形相近而誤。軍破。張賀死。臘月。孫叔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補注〕齊召南曰、續志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絜也。涓人、主絜除之人。涓音蠲。〔補注〕沈欽韓曰、吳語、楚靈王呼涓人疇。呂覽淫辭篇、荆柱國莊伯令涓人取冠。楚有此官舊矣。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補注〕先謙曰、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六十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補注〕先謙曰、上以陳爲楚、宋祁云、爲如字讀。此爲字亦當如字讀。言復爲秦地也。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衆爲戒。徇音辭峻反。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預。〔補注〕先謙曰、方與、山陽縣。今濟寧州魚臺縣北。欲擊秦軍濟陰下。〔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定陶下。地志、濟陰郡治定陶。本是一地。固可通稱。但濟陰郡名至後始立。則史記作定陶是也。使公孫慶使齊

王。欲與幷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兵起。（補注）先謙曰。官本兵起作起兵。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要散卒復相聚斂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補注）周壽昌曰。復相聚耳。如兼訓斂。則非矣。先謙曰。官本注無次要字。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鄱番陽縣也。於番爲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鄱。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青波、卽青陂也。淮水注。淮水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輿地廣記。蔡州褒信縣有白亭。明史地理志。光州息縣東北有褒信鎭。）一統志。青陂在汝寧府新蔡縣西南。接息縣界。久廢。復呂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迺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迺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幷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反。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補注）周壽昌曰。夥、史記作夥頤。服虔云。楚人謂多爲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案說文繫傳錁字注。引史曰。錁乎。涉之爲王沈沈者也。錁卽夥。亦無頤字。但夥訓多。用爲驚訝之辭。無頤字則音義俱未足。頤與眙音同。西都賦。猶愕眙而不能階。李注。眙、驚貌。今楚人乍見物之盛多者。驚呼曰阿嗄。

俗轉作阿呀。皆此音也。從史記有頤字。是。楚人謂多爲夥。〔補注〕周壽昌曰。方言。凡物盛多謂之寇。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非獨楚語然矣。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補注〕先謙曰。漢世相傳語也。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補注〕先謙曰。史記防作房。則防是房之誤。胡武爲司過。〔補注〕沈欽韓曰。趙世家。武靈王少置左右司過三人。主司羣臣。〔補注〕先謙曰。司讀曰伺。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三十家。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爲衍。蓋失不剟耳。〔補注〕吳仁傑曰。史通云。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涉傳乃具載遷文。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乎。余案高帝詔楚隱王亡後。其與守冢十家。則勝固亡後矣。世家稱不著子孫甯字。不知竊知哉。何以言之。句踐葬會稽山。以爲苑。越來邑事正類此。蓋使尸而祝之耳。郊祀志顏注。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宋祁文作高昭賢云與文偶嗣。血食千古。此爲得遷闕遺意。豈不必其子孫。然後血食也。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補注〕先謙曰。今徐州府宿遷縣西七里。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補注〕錢大昭

曰。漢祀云。故楚將項燕之孫。 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補注〕先謙曰。項汝南縣。今陳州府項城縣東北。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迺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補注〕何焯曰。藝文志兵法形勢中有項王一篇。蓋布混陣知項籍軍高祖絜而惡之。蓋諳兵混陣。是其所長。故能力擬鑿鋒而不足於權謀。其後往來奔命。卒爲人乘其罷而踣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 梁嘗有櫟陽逮。〔補注〕先謙曰。史記逮下有捕字。索隱。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爲櫟陽縣所逮錄也。 請蘄獄掾曹咎書。〔補注〕錢大昭曰。曹咎後爲楚海春侯大司馬。 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也。已。止也。〔補注〕王先愼曰。事止梁一人。不當云皆。已。皆字涉下文誤衍。史記作得已。是。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抵。至也。索隱。劉伯莊云。相憑託也。語較明顯。 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 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補注〕葉德輝曰。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楚漢春秋云。項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八百三十五引云。項梁陰養死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 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才氣過人。吳中弟子皆憚籍。〔補注〕葉德輝

曰。閩本、德藩本、弟子作子弟。先謙曰。官本作子弟。史記同。以上子弟例之。此誤倒。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作殷通。姚鼐曰。南史謝朏為侍中。齊受禪。朏當日在直。侍中當解璽。乃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王延之傳內載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案侍中每日應有人在省正直。無人正直。攝者為兼假。若既常充。是正直矣。而又謂之兼假。蓋重其官。不遽以予人之意。謂假攝曰兼。此晉漢制蓋已有此語。王非傳縣宰缺者敘年守兼、是也。今人不達古時俗語。觀晏此注。反滋惑矣。素賢梁。通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補注〕先謙曰。淩稚隆云。方今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此作梁語。又史記守通使桓楚將。此謂自出梁意。敘事迥別。齊召南云。案此傳與史記本紀多有異同。蓋班氏刪訂原文也。又案江西二字。師古無注。顧炎武云。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此說甚確。下文江東已定。渡江而西。謂渡江而北也。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後羽殺宋義。使報命懷王者。時梁特令羽假其名以入。後亦別無所見。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迺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眴字者。流俗所改耳。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讋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讋、失氣也。音章涉反。〔補注〕錢大昭曰。史記作慴伏。案說文。讋、失氣。言。傳毅讀若慴。讋與慴古字通。梁迺召故人

所知豪吏。諭以所爲。師古曰。諭。曉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人字。案人字當衍。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爲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補注〕沈欽韓曰。據志。校尉比二千石。軍司馬比千石。部下有曲。曲軍候比六百石。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迺皆服。梁爲會稽將。〔補注〕先謙曰。君爲會稽守也。上文云佩守印綬。知是自爲守。郡守亦稱郡將。故班易守爲將。史記作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裨音頻移反。他皆類此。徇下縣。〔補注〕錢大昭曰。此下縣與上文使人收下縣同。史記作下邳縣。非。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廣陵。廣陵縣。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北。許應元云。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補注〕先謙曰。東陽。臨淮縣。今泗州天長縣西北七十里。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也。居縣。素信爲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爲長者。〔補注〕先謙曰。史記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衆異也。〔補注〕先謙曰。蒼頭特起。俱見上文。爲此軍容以示新起特異也。

嬰母謂嬰曰。自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迺、汝也。〔補注〕葉德輝曰。集解引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閩本、德藩本無自字。先謙曰。官本無自字。引宋祁曰。別本作自我爲迺家婦。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爲王。謂其軍曰。〔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軍下有吏字。葉德輝曰。德藩本有吏字。先謙曰。官本有吏字。史記同。此脫。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補注〕錢大昭曰。名、閩本作功。先謙曰。官本作功。史記作名。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爲將。不可求勝也。〔補注〕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爲將者非此人不可。先謙曰。其不如此顏說爲優。下名族乃謂項氏耳。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其眾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比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者是一人。不當先書姓名。後迺稱將軍也。〔補注〕先謙曰。宋陳棠昭云。蒲、姓也。服云英布起蒲者非也。布初起於江湖之間。案吳仁傑刊誤補遺疑斯蒲將軍爲棘蒲侯陳武。今不取。注文自比二字。集解引作此。自是也。傳寫倒誤。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補注〕先謙曰。彭城、楚國縣。今徐州府銅山縣治。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嘉軍敗走。追至胡陵。〔補注〕先謙曰。軍上當更有嘉字。史記有。此脫。胡陵、山陽縣。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嘉還戰。師古曰。還、復來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梁已并秦嘉軍胡陵，〔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軍下出重軍字。先謙曰：官本重軍字，史記同，此脫。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夏邑縣治。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補注〕先謙曰：薛，魯國縣，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補注〕先謙曰：襄城，潁川縣，今許州襄城縣治。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師古曰：阬之，於阬塹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晉灼曰：鄛音勦絕之勦。師古曰：居鄛，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郡。鄛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時巢國。〔補注〕先謙曰：今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官本鄛絕之鄛作勦，江下縣作郡，是。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並非是，宜取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補注〕齊召南曰：南公自是姓南。梁[illegible]引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沈欽韓曰：虞翻注南公[illegible]姓，六國時有南公子，著書言陰陽五行事。案即此南公也。虞翻蓋據此稱南公，稱以為南公名。索隱：三戶，地名。案左哀四年傳，界楚師於三戶，紀年惠成王二十四年，孫何使楚入三戶郛，以為地名，固有實徵。然蘇氏說文為解，於辭順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蜂之起，言其眾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補注〕先謙曰：蠭起，宋祁曰行本作蠭午，今本史記作蠭起。王念孫以為

史漢皆作盱台。說詳史記雜志。吕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迺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閒爲人牧羊。立吕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補注〕先謙曰。盱台、臨淮縣。今泗州盱眙縣東北。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補注〕先謙曰。亢父、東平縣。今濟甯州南五十里。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補注〕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假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吕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賈相貿易有利也。梁救榮。雖榮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知待吕新。又可吕貿易他利。吕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吕伐齊。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吕爲已利。而楚保全不殺。吕買其計。故曰市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吕角閒市取齊兵也。言趙不殺角閒、吕求齊兵耳。〔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作加。訒作讎。是集解引張注。不如下多依祥秋皆公五字。官本無故曰市也四字。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

與沛公別攻城陽。〔補注〕齊召南曰。案城陽當作成陽。此傳及高紀並傳寫之失。誤加土旁耳。胡三省云。成陽縣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可以補三劉刊誤所不及。先謙曰。成陽。濟陰縣。今曹州府濮州東南。城成通作。齊說非城陽國之城陽。是矣。以爲誤加土旁非也。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補注〕先謙曰。濮陽。東郡縣。今大名府開州南。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補注〕先謙曰。定陶、濟陰縣。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雍丘、外黃並陳留縣。雍丘今開封府杞縣治。外黃今杞縣東六十里。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琅邪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四字作是琅邪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迺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

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補注〕先謙曰。鉅鹿、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縣治。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間名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餉王離、涉間之軍。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補注〕錢大昭曰。皆屬下當有義字。先謙曰。集解引文穎云。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冠軍者。張晏云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補注〕葉德輝曰。史記作留四十六日不進。先謙曰。通鑑胡注。宋白云。傅寬傳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案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後魏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是也。在今宋州楚邱西北。沈欽韓云。以下文宋義送子至無鹽證之。謂在已氏者是也。一統志。安陽在今曹州府曹縣東。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張晏曰。搏音傅。蘇林曰。䖟喻秦。蟣喻章邯也。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䖟。而不能破蟣。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鄒氏云。搏音附。舊云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蟣蝨。以喻志在大。不在小也。似較顏說文義為順。沈欽韓云。羅願爾雅翼䖟有數種。

淛浙以南江嶺閒。有大木蝱。長大。綠色。殆如次蟬。咂牛馬或至頓仆。蜚蝱狀如蜜蜂。黃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蝱。大如蠅。齧牛馬亦猛。據此是蝱有搏牛者。沈欽韓說亦合。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罷讀曰疲。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擐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佷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縣名。〔補注〕先謙曰。無鹽、東平縣。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菽謂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芋菽。集解引徐廣云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索隱引王劭云半量器名。容五升也。是半本器名。此言卒須食五升菽耳。今無見糧。不堪供食。文本相承。瓚說非也。孟注斗字乃升之譌。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宴字。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卽、就也。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

服。師古曰、讋、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梧作啎。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爲假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假。攝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補注〕先謙曰。當陽君英布。河即漳水也。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舡。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舡於水中。〔補注〕葉德輝曰。閩本舡作船。先謙曰。官本作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官本士下有卒字。史記同。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冠。最爲上也。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惴恐。服虔曰。惴、音章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重諸侯將三字。是。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兵

皆屬焉。〔補注〕劉敞曰、將軍字衍。上爲句。按史記云、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補注〕沈欽韓曰、明史地理志、順德府平鄉縣南有棘原。西南有漳河。 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 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責也。 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 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爲軍旅之事。 相國趙高。顓國主斷。師古曰、顓與專同也。 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補注〕葉德輝曰、孰、國本、德藩本作熟。 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補注〕周壽昌曰、注賜號馬服。宜作馬服君。 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卒、終也。 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十作千。是。先謙曰、官本作千。史記同。 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補注〕先謙曰、今延安府安定縣北九十里。 何者。功多。秦不能封。〔補注〕先謙曰、史記封上有盡字。 因㠯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竝起茲益多。〔補注〕先謙曰、史記茲作滋。通用字。 彼趙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諂也。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㠯法誅將軍㠯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㠯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文穎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退兵內嚮㠯攻秦也。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鑕也。古者斬人加於鑕上而斫之也。鑕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補注〕先謙曰。案鄭。始成其名蓋是。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水經注漳水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音于。〔補注〕錢大昭曰。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南經汙城北。入漳。沈欽韓曰。彰德府志汙水在臨漳縣西入漳。其源出武安山。今絕。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迺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袁。非也。虛讀曰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索隱。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冢也。官本注。至下無于字。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

上將〔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將軍 將秦軍行前 師古曰行前罷居前而行 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補注〕葉德輝曰史記月表作四十餘萬 行略地至河
南遂西到新安 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補注〕先謙曰新安宋廢縣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塔泥鎮是 異時諸侯吏卒繇役屯戍過秦中 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
秦中遇之多亡狀 師古曰無善形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秦中下多吏卒二字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
吏卒〔補注〕宋祁曰一本無重字先謙曰史記亦無一本是 吏卒多竊言〔補注〕錢大昕曰南監本、閩本竊言下有曰字葉德輝曰德藩本有曰字先謙曰官本有曰字史記同 章將軍詐吾屬降
諸侯〔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章將軍下有等字先謙曰官本亦有史記同 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
妻子〔補注〕先謙曰案史記又作必是 諸將微聞其計〔補注〕先謙曰列子說符篇注微猶密也聞其計如此 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至關下有中字擊下有殺字皆是疑本書奪文 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補注〕先謙曰史記屠作破 羽大怒使當
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鴻門坂在臨潼縣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 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

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補注〕宋祁曰。景本作收其貨略婦女而東。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補注〕葉德輝曰。集解引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肥饒。可都以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宮室字。引宋祁曰。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補注〕宋祁曰。史記作衣繡。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果如人之言也。〔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毛詩草蟲經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先謙曰。官本注如上無果字。羽聞之。斬韓生。〔補注〕周壽昌曰。法言重黎篇韓生作蔡生。沐猴作木侯。斬韓生作亨之。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

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顓主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補注〕先謙曰、郴、桂陽縣。今郴州治。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迺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迺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補注〕錢大昕曰。予謂此公非老人之稱。春秋之世。楚縣令皆僭稱公。楚漢之際。官名多沿楚制。故漢王起沛。稱沛公。楚有滕公、薛公、郯公、留公、柘公。漢有滕公、戚公。皆縣令之稱。此瑕丘公亦是瑕丘縣令。孟說非也。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

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河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補注）宋祁曰、共一作兵。先謙曰、史記亦作共。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㠯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㠯封之。師古曰、環音宦。（補注）先謙曰、南皮、勃海縣。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北八里。番君將梅鋗。師古曰、鋗音火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侯字下。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伯王。師古曰、伯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㠯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

即墨。〔補注〕先謙曰。即墨、膠東縣。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補注〕何焯曰。田儋傳榮還攻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此云越殺。誤也。越傳亦止云下濟陰以擊楚。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齊趙畔之。趙指陳餘破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傳敘趙叛爲在二年。故改齊趙爲齊梁。下文張良以齊趙反書遺羽。亦改爲齊梁反書。梁、即指彭越反梁地也。先謙曰。齊謂傳改齊趙爲齊梁。是矣。下齊梁反書。史記與此同。非齊趙也。齊偶誤。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補注〕沈欽韓曰。蕭縣公、名角。通鑑直云蕭角。似非。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補注〕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先謙曰。三家同受羽令。而布遂殺之。非史駮文。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爲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

國爲扞蔽。師古曰。扞爲齊之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補注〕葉德輝曰。劫史記作部。先謙曰。顏說亦非。詳在高紀。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補注〕先謙曰。魯、魯國縣。今兗州府曲阜縣治。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蕭、沛郡縣。今徐州府蕭縣西北。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補注〕先謙曰。靈璧至宋爲縣。今鳳陽府靈璧縣治。明地理志。宿州靈璧縣北有睢河。漢軍卻。爲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詣反。又音子奚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不流。師古曰。晉

殺人多。壙於水中。漢王迺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閒求漢王。師古曰。閒行而求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補注〕先謙曰。京、河內縣。有大索小索亭。詳志。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補注〕先謙曰。歷陽。九江縣。今和州治。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迺急圍滎陽。漢王患之。迺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君臣。師古曰。閒。音居莧反。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癰創也。音千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創作瘡。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苛音何。樅音千容反。〔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姓纂作從。漢有將軍從成公。廣韻同作從。何氏姓苑云今東莞人。則此樅字俗加木旁。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葉並南陽縣。宛今南陽縣治。葉今葉縣治。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薛公。羽迺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補注〕先謙曰、成皋、河南縣、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北。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嚮破之、令其走。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跳、音徒彫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跳作逃。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補注〕先謙曰、修武、河內縣、今衛輝府獲嘉縣治。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屬東郡。〔補注〕先謙曰、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欲挑戰。愼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不重外黃二字。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言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已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補注〕先謙曰、睢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邱縣南。漢果數

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氾水。師古曰。氾音凡。解在高紀。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氾水上。咎故蘄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師古曰。眛音莫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眛皆作昧。是注葛作曷。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羽亦軍廣武相守。〔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迺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斲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一百七十六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即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之曰項羽堆。亦呼爲太公臺。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曰。若。汝也。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迺亦汝也。杯者。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讙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曰。史記天下下有之民二字。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

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爲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劉攽曰，安知非姓樓名煩者乎。錢大昭曰，功臣表有樓煩將丁復，是將樓煩之兵耳。樓煩非姓名。沈欽韓曰，灌嬰傳，斬樓煩將五人，與此同也。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也。音赤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閒問之，迺羽也。師古曰，閒，微伺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王鳴盛曰，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書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監本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考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書者，以傳中可互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故其敘事皆稱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漢紀，亦皆但有龍且。史記高紀，又以是役爲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云，從韓信擊斬龍且，虜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合。然則是役楚所遣將凡三人矣。項聲、項它皆楚將，其職事散見諸紀傳中者甚多。觀高紀，楚使項聲、龍且攻黥布，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破之，是一事。則二人皆嘗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灌嬰傳，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其事在破斬龍且後，相距甚遠。項它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死，周蘭被獲，全軍盡沒，不應它獨得免，至彭城方被虜。故知救齊乃項聲，非它也。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

涉往說信。語在信傳。〔補注〕先謙曰、史記項羽紀、序羽擊彭越、欲阬外黃、及漢破曹咎侯於此下、與史漢高帝紀不合、今傳移於韓信破龍且前、爲是。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
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
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固。是。史記高紀、羽紀、本書高紀、故作固。陵詳紀。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
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縣。今鳳陽府壽州治。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
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補注〕先謙曰、漢沛郡洨縣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
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有美人名
虞。案婦人從夫姓。即以己姓爲名。後世猶然。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曰惠姬。晉李恆妻衛鑠稱名曰李衛。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迺悲
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師古曰。若、汝也。
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

許宜反。又音許爲反。漢書遵曰䕺爲旌麾及折簡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補注〕先謙曰。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文穎曰。紿、欺也。欺令左也。左。迺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補注〕宋祁曰。東城、縣名。先謙曰。九江縣。今定遠縣東南。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讀曰霸。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卒、終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軍快戰。〔補注〕錢大昭曰。快、南監本閩本並作決。漢紀同。王念孫曰。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亦作諸君。葉德輝曰。德藩本作決。先謙曰。史集解本作快。官本決。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刈。使諸君知我非用兵罪。〔補注〕葉德輝曰。知我、閩本德藩本作知吾。先謙曰。官本作知吾。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孟康曰。四下隤陁也。師古曰。隤音徒回反。〔補注〕沈欽韓曰。輿地紀勝。四隤山在烏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陰陵山。方輿紀要亦名四馬山。而爲圜陳外嚮。師古曰。圜陳、四周爲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曰。呼、

呼也。（音火故反。）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音普彼反。）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謂退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在牛渚。〔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案在今和州東北。）烏江亭長檥船待。（孟康曰。檥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視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偝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補注〕劉攽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沈欽韓曰。劉說是。少儀云、遇於道。見則面。鄭注可

以隊則隊。則猶直爲向也。亦作偭。說文、偭、鄉也。少儀尊壺者偭其鼻。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作王翳。索隱引漢表、又作王翥。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設賞。購音工豆反。吾爲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爲功也。晉灼曰、字或作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德。字通。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輮蹈。師古曰、輮、踐也。音人九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蹂躪相踐。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補注〕錢大昭曰、喜、赤泉侯。翳、杜衍侯。馬童、中水侯。勝、涅陽侯。武、吳房侯。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補注〕何焯曰、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魯公爲次將。故以魯公號、以正楚君臣之分也。先謙曰、穀城既詳高紀。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補注〕先謙曰、功臣表有劉纏、劉襄、劉它三人。其一、羽紀云玄武侯。表不載。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遷取以爲贊。班固因之。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君臣固守、而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補注〕先謙曰、新書、陳涉世家贊、四海下有之意二字。文選同。始皇紀作之志。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衞鞅也。封於商。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

起至於岸門。（索隱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止車望西河。泣數行下、曰、君讒我入之讒。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案秦紀孝公下令曰、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是則魏先侵食秦地、故得築長城、自洛北有上郡也。自吳起去後、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魏西境蹙矣。齊策蘇代說閔王曰、衞鞅見魏王云云、魏王大恐、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此惠成王之世也。然其地猶未盡入秦。世家襄王五年予秦西河之地、（秦惠王八年）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惠王十年正義案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自華州鄭縣已北、濱洛、洛縣白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策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楚威王兵罷敝、恐畏秦、獻西河之外、此即襄王獻地之由也。韓非子韓策俱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淮南氾論、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皆非核實之言。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補注〕先謙曰、新書作惠文、武、昭襄王。涉世家贊作惠文王、武王、昭王。始皇紀作惠王、武王、文選作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子容反。締音大系反。）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此四賢者。（〔補注〕先謙曰、新書、史記、文選作四君。）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約誓為從、欲以分離為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涉世家贊作連衡。始皇紀、新書、文選與此同。書離散秦之橫、連字誤。）兼韓、魏、燕、趙、宋、衞、中山之衆。（〔補注〕王念孫曰、始皇紀兼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陳涉世家、賈子

文選.殿楚齊二字.於是六國之士.〔補注〕先謙曰.衞微弱.宋、中山又先滅.故止言六國.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補注〕周壽昌曰.呂覽不廣篇.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甯越.趙中牟人.務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注.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亦見周策.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沈欽韓曰.召滑.楚策作卓滑.召之轉也.齊明.說卓滑以伐秦.則滑爲楚相.先謙曰.始皇紀作昭滑.涉世家贊作邵滑.宋隱.國策.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翟景.王念孫以爲卽楚魏策之翟強.景強聲近.引史記索隱.功臣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注.彊一作景.爲景彊通作之證.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他、音徒何反.兒音五奚反.廖音聊.〔補注〕王念孫曰.易林萃之臨云.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強.帶季蓋卽帶他.二人爲趙魏將.故云趙魏以強.但未知孰趙孰魏也.周壽昌曰.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呂覽不二篇.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叩.非也.〔補注〕王念孫曰.仰本作卬.古卬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卬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擧.)今本則正文注文卬字皆改爲仰.又刪去卬讀曰仰四字矣.卬叩字相似.故卬誤爲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爲叩乎.先謙曰.始皇紀、文選並作叩.叩、擊也.於義亦通.新書.潭本作扣關.與叩同.建本作仰關.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郤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爲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逃遁以奔竄.斯亦誤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懼作出.引宋祁曰.姚本注文疑出作疑懼.又注逃遁.官本作遁逃.沈欽韓云.新書作逡巡.是也.遁、巡、循、皆一字.鄉射禮.賓少退.鄭注.少逡遁.釋言.逡.退也.郭注.逡巡.卻去也.管子戒篇.亦作逡遁.晏子問篇作逡循.莊子至樂篇.蹲循而爭.絲作逡巡

者。師古所妄改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賈書天下下有諸侯二字。官本注在費下。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漂音匹遙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樐、大盾也。或作櫓。鹵又樐之省文。先謙曰、官本注無末五字。史記文選作櫓、新書作樐。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施音弋豉反。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也。策、所以撾馬也。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威震四海。〔補注〕錢大昭曰、此句與下文餘威震于殊俗、史記、新書、震皆作振、古字通。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頫首係頸、鄧展曰、頫、音俯。師古曰、古俯字。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師古曰、卻、音丘略反。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補注〕先謙曰、涉世家彎作貫。弓字同。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如淳曰、鍉音鏑。箭鏃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鍉與鏑同、即箭鏃也。如

音是也。鑄以爲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補注〕先謙曰。案讖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與此三丈異。公作翁。字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服虔曰。斷華山爲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補注〕先謙曰。川、史記、文選作谿。新書作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補注〕沈欽韓曰。六韜金鼓篇。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孟康曰。瓦甕爲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樞也作牖也。是。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文萌字。甿、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萌民也。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補注〕周壽昌曰。中庸。史記作中人。案中庸古止訓中人。庸人非美稱也。唐劉知幾史通兩稱中庸。俱作中人解。可證。先謙曰。文選注。方言。庸。賤稱也。晉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穎曰。墨翟。宋人。爲墨家者也。〔補注〕先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貲擬王公。馳名天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擬作擬。是。躡足行伍之間。如淳曰。躡音聶。師古曰。躡、音女涉反。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者、言免脫徭役也。免字或作俛。讀與俯同。〔補注〕王念孫曰。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仟佰。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始皇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引漢書音義云。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云。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

如淳注，當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今本什伯誤作仟伯，十人誤作千人，與匈奴傳索隱不合。且下文云將數百之衆，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通典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間，窮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時事，非爲耕夫時事。上文先言屯戍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衆，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先謙曰：新書潭本作偪起，建本作俛起，始皇紀作俛起，世家作俛仰，文選作俛起，官本注稍作免。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師古曰：罷讀曰疲。轉而攻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而轉攻秦，新書、文選與此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師古曰：揭音竭，謂登之也。今謂之者爲負揭之揭，非也。天下雲合響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音如響之應聲。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音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齊列如齒。〔補注〕先謙曰：新書、史記、文選不齒作非尊。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服虔曰：耰，鉏柄也。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晉灼曰：耰，椎、塊椎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穜同，穜謂矛鋋之把也。鉤戟，戟刃鉤曲者也。鎩，鈹也。晉灼曰：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穜，以相攻戰也。耰音憂，矜音其巾反，鎩音其列反。〔補注〕王念孫曰：方言：矜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陳勝伐椒棗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即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徐樂傳：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適戍之衆，鐖鑿棘矜。義並與此同。師古云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鉤戟長鎩，乃始言戟耳。先謙曰：史記不敵作非銛，文選同，一作非錟。新書建本作不敵，潭本作非銛，銛錟字同。官本脫

注擾亂稱也四字，衍。上無稱字。其列反，作山列反。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謫。謫罰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新書不作非。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也。音迺朗反。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補注〕先謙曰：新書、史記無何字，文選並無也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比權量力，〔補注〕宋祁曰：學官本作重力。史記作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小作之，引宋祁曰：姚本注文之作小。先謙案：官本注文在上句下。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補注〕先謙曰：新書招作序。始皇紀、文選同。陳涉世家作抑。官本注鄧展、蘇林互易。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也。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陳涉世家贊，下則項羽紀贊。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賢大夫作賢人也。項羽紀集解引文穎云周時賢者，則官本是，此大夫二字有誤。舜蓋重童子，〔補注〕錢大昭曰：童，古瞳字也。說文本不從目。沈欽韓曰：董子三代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楊倞注：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淮南修務訓亦本尸子語。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目之眸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

之中。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曰、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補注〕先謙曰、集解、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并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與由同。號爲伯王。師古曰、伯讀曰霸。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近古猶末代。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而怨王侯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補注〕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王先謙曰、史紀始作謂是。欲以力征。〔補注〕沈欽韓曰、商子開塞篇、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力征諸侯者退德。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補注〕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陳留郡浚儀縣，古大梁，秦時置屬碭郡，今開封府祥符縣西北。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嘗及見毋忌，爲之賓客。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補注〕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謂逃禍自逃其命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侍賴其夫，視之若廝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嫁廝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王楙云：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刪嫁亡二字，殊便不詞。王念孫云：徐廣注一云其夫亡也，宋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亡字在其夫下，引本書爲證。朱一新云：此當讀嫁庸奴爲句，亡其夫去抵父客爲句，言所嫁者乃庸奴，因逃其夫而去抵父客也。亡則出亡之亡，非死亡之亡，與漢書義同，王氏楙誤解耳。王氏念孫說甚辨，但史嫁字諸本皆有之，疑未敢武斷。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師古曰：謂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女家厚奉給耳，耳已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宦魏爲外黃令，是也。必有魏字，以別於秦，漢書刪之，非。下文秦購耳以千金，不明矣。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補注〕沈欽韓曰。孔叢獨居篇載陳餘與子魚語。亦其好儒之證。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師古曰。陘音刑。〔補注〕先謙曰。苦陘、漢中山縣。秦時蓋屬代郡。今正定府無極縣東北。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亦知陳餘非庸人也八字。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托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紛反。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補注〕先謙曰。史記。秦滅魏下。有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句。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卒賤以自隱。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師古曰。攝、謂引持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攝作躡之。吏去。耳數之曰。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樹、立也。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突作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師古曰。與相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傑皆作桀。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上史記有邵騷為護軍一句。又下文張耳為右丞相下有邵騷為左丞相一句。漢書刪去。實於事情不合。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補注〕先謙曰。白馬。東郡縣。今衞輝府滑縣東二十里有白馬津。詳志。至諸縣。說其豪桀。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殘賊天下。滅賊形近。義俱可通。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眞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裴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案淮南書。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脩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張耳傳相符。所謂五領者此也。案漢志。鐔城縣屬武陵郡。南野縣、餘干縣並屬豫章郡。九疑屬零陵。而番禺屬南海云。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閒訓。大夫箕會於衢。注。箕會。以箕於衢會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師古曰。匱、竭也。重以苛法。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師古曰。倡讀曰唱。嚮讀曰響。家自為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為音于僞反。

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㠯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補注〕劉奉世曰。案陳勝立爲王。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先謙曰。官本注地作也。張楚卽大楚。說見陳勝傳。但言張楚。人不通知。故稱張大楚以顯其義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殺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迺引兵東北擊范陽。〔補注〕先謙曰。范陽、漢涿郡縣。秦屬漁陽郡。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補注〕齊召南曰。案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及此傳范陽令徐公是也。又如貫高說張敖語。史作今王事高祖甚恭。生前豈應稱謚。漢書改高祖爲皇帝。當矣。又說武信君㠯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補注〕先謙曰。邯鄲、漢趙國縣。秦屬邯鄲郡。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十里。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至戲地而卻兵。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㠯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㠯爲將軍而㠯爲校尉。〔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不也。〔補注〕先謙曰。言非六國後人皆可王。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臣瓚曰。介、特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不王無㠯塡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且陳王聽

讒。遐報。恐不得脫於禍。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顧將軍毋失時。武臣迺聽。遂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補注〕錢大昭曰、相國當作柱國。陳勝傳云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史記作相國、亦誤。周壽昌曰、當造亂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尊者稱之、非誤也。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取安據爲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師古曰、黶、音烏黠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迺與陳餘北略地燕界。〔補注〕王先慎曰、傳例敘事不書姓。陳當爲耳之誤。史記正作張耳、陳餘。下又言耳餘患之、尤耳同往略地之明證。此不得單言餘也。先謙曰、官本陳作耳。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閒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

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案廝即斯，詩作以斯之，斯本字，廝後起字也。史記舍作舍中。宋祁曰：漢書作舍人。卽顏所稱流俗本然。謝其舍非對人書面，何顏斥爲俗本，亦太泥。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補注〕宋祁曰：別本爲字作謂。先謙曰：爲謂字通，史記無二字。亦通。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次下亦同。迺走燕壁。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馬策也。音止蕊反。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念也。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謂相扶持也。燕以爲然，迺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補注〕先謙曰、石邑、漢常山縣、秦屬邯鄲郡、在今正定府獲鹿縣東南。秦兵塞井陘。〔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今正定府井陘縣北。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漢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之、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迺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已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補注〕先謙曰、據史記、邵騷亦於此時被殺。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補注〕錢大昭曰、獨字下、南監本、閩本俱重立字。先謙曰、官本亦重立字、是也。史記亦作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師古曰、就、成也。迺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迺作乃、引宋祁曰、乃、舊本作仍、非是。王念孫云、既文、仍從乃聲、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爲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乃與之語。（今本作乃字、據蜀志郤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方朔傳迺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水經渭水注引迺作仍。閩粵傳、迺悉與衆走江淮之閒。

漢與邊防二道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爲非而改之。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補注）何焯曰、徙民夷城、恐兵去而還復爲趙守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四字。餉王離。師古曰、餉、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黶、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釋作澤、字通。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胡、何也。且什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尙冀得一二勝秦。（補注）先謙曰、官本什下有有字。引宋祁曰、别本無有字。錢大昭云、南監本閩本作且什有一二相全。先謙案、史記亦作且十有一二相全。有有字者是。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師古曰、餧、飤也。音於僞反。張黶、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曰、顧、思念也。迺使五千人令張黶、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云。（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云作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兵字。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迺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黶陳釋所在。餘曰。黶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豈以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愕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迺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耳字。引宋祁曰。別本遂取字上有耳字。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從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補注〕劉攽曰。有雅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爲人所稱。一說多字屬上句。先謙曰。雅、常也。言常遊。是以多爲人所稱。多字下屬是。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師古曰。治、爲治處也。音丈吏反。信都更名襄國。〔補注〕先謙曰。襄國、趙國縣。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南。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

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迺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銳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遊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夏說一人。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迺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迺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補注〕王先慎曰。天官書在齊甘公。劉晉說所本。藝文志。楚有甘公。史正義引七略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徐廣云。甘公名德（七略同）本魯人。案齊、楚、魯說各不同。未知孰是。甘公亦非秦漢間人。疑習其業者傳之。先謙曰。王說是也。天文志載此事作客謂張耳云云。是班氏已知其不合。此依史記錄之以存疑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迺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蓋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補注〕先謙曰。高紀元年五月圍章邯廢丘。二年十月耳降漢。廢丘尚未破。至六月方破廢丘。紀傳並無參錯。顏說誤。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

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㠯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㠯相國守代。師古曰。爲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迺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迺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卽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蘇林曰。泜音祗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柢。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祗敬之祗。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柢之柢。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補注〕沈欽韓曰。明志。眞定府元氏縣西北有封龍山。泜水所出。下流入胡盧河。趙州志。泜水自元氏縣南境流經臨城西柏暢亭。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餘步復出。東流經鈞盤山下入河。俗名三斷絲楊河。追殺趙王歇襄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德本無此七字。劉攽曰。斬餘泜水上下有追殺趙王歇襄國七字。四年夏。立耳爲趙王。〔補注〕沈欽韓曰。史表在十月。班表則在十一月。五年秋。耳薨。〔補注〕宋一新曰。異姓諸侯王表。耳以五年十二月乙丑薨。高紀五年正月。諸侯上疏。已有張敖名。則耳之薨在正月前可知。表作十一月是也。此秋字當作冬。諡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腳。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爲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

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爲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汙王爲。師古曰、言何爲汙染王。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補注）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先謙曰、無南垣縣名。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補注）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廁中、故云置廁。東齊貫蕣枝五里一堠、十里一置。錢大昕曰、廁與側同、非溷圂之廁也。伏人於置側、欲要而殺之。先謙曰、置、劉說是也。解見田儋傳。廁、錢說是也。解在汲黯傳。柏人、趙國縣、在今順德府唐山縣南。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迺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爲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他皆類此。刺爇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師古曰、爇、音而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

天下。豈少迺女虖。師古曰、迺、汝也。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張晏曰。以和說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師古曰。泄音薛。〔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臣之邑子素知之。言生同縣而又相識也。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師古曰。侵、毀犯貶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卬視泄公。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輿處之也。箯音鞭。卬讀曰仰。〔補注〕先謙曰。公羊文十五年傳注。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箯。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果、猶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高曰。人情豈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師古曰。易、代也。顧爲王實不反。師古曰。顧、思念也。獨吾等爲之。

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補注〕先謙曰。以字句絕。謂本根所由也。史記作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

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師古曰。多猶重也。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

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曰。塞、當也。滿也。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迺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即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荀悅論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四十四字。敖已出。尚

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迺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謂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且焉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豈知主不得言主掌也。[補注]王引之曰：索隱韋昭云：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案：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尚爲配。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爲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爲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師古曰：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甚是。惠紀中劉攽已辨之矣。先謙曰：劉說非也。詳惠紀。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補注]劉攽曰：復字疑衍。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以母爲太后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爲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爲王。又憐其年少孤弱，迺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補注]先謙曰：史記侈據作他，延異，壽作受。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薨，[補注]先謙曰：表，偃薨，子歐嗣，歐薨，侯生嗣。此傳薨下脫子歐嗣薨四字。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師古曰：睢音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子昌嗣下。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補注]先謙曰：表云坐爲太常之祠。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

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相然信死。〔補注〕先謙曰。然信猶然諾。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昔也。後相背之盭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戾、違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補注）先謙曰、官本韓下有王字、是。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子。今此魏豹、魏咎皆魏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言秦暴猶不若後世必殲其種也。陳涉兵起、齊、韓、趙、魏、楚皆故國子孫。惟燕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天下、盡是故徙諸家族於關中。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爲庶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家人、義同。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迺見。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迺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爲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王迺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補注）齊召南曰、案後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即此臨濟、爲魏咎所都也。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縣、非是。先謙曰、言非千乘狄縣、安帝更名臨濟者也。與田儋傳互證。平丘在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魏王使周市

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補注〕劉攽曰、田儋傳、儋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儋臨濟下、非遣田巴也。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爲要而約降。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爲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補注〕先謙曰、高紀、豹自立爲魏王、時項梁初死、懷王徙彭城、項羽亦尙無立王之權、顏注誤。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補注〕先謙曰、平陽、河東縣、在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補注〕先謙曰、臨晉、馮翊縣、今同州府大荔縣治。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補注〕先謙曰、高紀張晏注、緩頰、徐言引譬喩也。酈生至、豹謝曰、〔補注〕錢大昭曰、至、南雍本、閩本作往。先謙曰、官本作往。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隙也。〔補注〕沈欽韓曰、莊子盜跖篇、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墨子兼愛篇、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猶駟馳而過郤也。據此則謂馬也。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

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補注〕先謙曰。在今青州府高苑縣西北。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奴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為字作僞。非也。陽即僞耳。不當重釋之。〔補注〕王念孫曰。為、古通作僞。（古書為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陽為即陽僞。史記作為。本字也。漢書作僞。借字也。師古不識古字。而誤為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為。而反以古本為俗本。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補注〕先謙曰。臨濟解見豹傳。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齊人聞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

之而楚怒齊之立假適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補注〕王先愼曰史記致上衍求字當依此訂因不敢歸楚適立儋子市爲王楚相之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楚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補注〕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王者項梁之語也見羽傳中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補注〕先謙曰趙殺角等則齊出兵有若市易今不然也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曰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閒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蠚音火各反螫音式亦反虺音許偉反擘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詁蠚痛也史記作螫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以身非手足憂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董份云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国於楚趙兼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壞棄顏戮非特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爲不殺注釋先謙案瓚說與上下文不貫董說亦非史記作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直猶特也但也齊王意謂齊楚趙皆首用非憂患同之田假等反側不獨齊之患亦必爲害於楚趙故以蝮之害身爲喻而詰其何故不殺且言與國無心秦復得志彼此不利也文注意正合非手足憂也非下疑有但字而後人妄刪之漢紀改作豈有手足之戚疑意似斷而爲害於身句仍不貫注亦非確詁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首

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側齕也。齕、齩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齮音蟻。齕音紇。齩音五狡反。 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敗而殺之。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即墨故城在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補注〕先謙曰、臨菑、齊郡縣。今青州府臨菑縣治。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補注〕先謙曰、博陽、即泰山郡博縣。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 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補注〕王先慎曰、漢當作楚。齊不出兵。章邯果殺項梁。破楚兵。是榮不肯助楚。非不肯助漢也。史記作不肯助楚趙攻秦。楚字是。而趙字亦誤。先謙曰、官本作助楚。 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彊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 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

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補注】先謙曰、顧炎武日知錄三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城陽國治莒。齊王上城陽郡、朱虛侯為城陽王。及韓信追田廣至城陽、皆此地。齊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拒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復反、則齊時已名城陽矣。先謙案、城陽今沂州府莒州治。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己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補注】先謙曰、高密、高密縣、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補注】先謙曰、史記博作博陽。下同。蓋田安所治之博陽、即博縣、非汝南博陽也。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官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

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補注〕先謙曰。今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閒。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補注〕錢坫曰。案史記作因令曹參云云。則破殺田既。乃曹參事。與灌嬰破殺田吸同。韓信未身至膠東也。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補注〕先謙曰。千乘、千乘縣。今青州府高苑縣北。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隝。師古曰。音丁老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北史楊愔避難東入田橫島。史記正義云。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先謙曰。唐東海縣在今海州東北。元和志。小島山在東海北六十里。田橫避漢所居也。三面絕壁。岩百餘仞。惟東南一道。略通行人。案小島山今南直海州東。高七百二十丈。周圍十餘里。去岸二十餘里。中可居十餘家。其上累石為城。謂之田橫固。高帝聞之。㠯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隝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夷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㠯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

者迺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補注〕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爲侯。詳語意可知豈爲其徒眾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廄置。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廄置謂置馬㠯傳驛者。〔補注〕周壽昌曰。續志引帝王世紀云。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於尸氏。即其地也。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應劭。是。偃師縣屬河南郡。今河南府偃師縣治。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老子德經曰。貴㠯賤爲本。高㠯下爲基。是㠯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㠯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知作觀。先謙曰。閩本是。史記作觀。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李善注引譙周法訓云。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㠯寄哀焉。高帝曰。嗟乎。有㠯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㠯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㠯有㠯二字屬下讀。㠯字不另作句。苟衍嗟乎下當有字。更下加立爲二字。豈非作豈不。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㠯王者禮葬橫。

〔補注〕王先愼曰、案正義、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㠯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說是也、史無削人名字之理、兩人姓名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爲此解、不知因司徒訛爲申徒、因申徒又訛爲信都、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同、非韓王本名信都也、故韓襄王孼孫也、張晏曰、孼子爲孼、師古曰、孼、庶也、張說非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王爲秦所滅、少子蟣虱生信、先謙曰、案孼、何休注公羊以爲孼賤子、猶樹之有孼生也、釋名云、孼子、悖孼、王是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作橫陽君成、先謙曰、官本作君成、是、史記同、欲㠯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㠯韓司徒徇韓地、得信㠯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補注〕先謙曰、二字史記作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㠯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穿鑿乎、將二人所對、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鋒與鋒同、鄉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高紀拜韓信爲大將軍、同以對策、信對曰云云、與此微有詳略、韓、彭、英、盧傳並無此語、

不知師古何以云然。史記韓信傳漢王曰云云。集解徐廣云。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與此紛同。是高紀誤從傳爲是。先謙曰。高紀及史記信傳並作及其。餘據鄧注所見本亦作餘。故知餘是借字。漢王還定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距漢下。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陽城二字。昌降漢。迺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之後。復得歸漢。〔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分也。爲合符而分之。〔補注〕先謙曰。以潁川爲王都。六年春。上以爲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曰。鞏、即今鞏縣。〔補注〕先謙曰。史記北上有所王二字。鞏、河南縣。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雒、雒陽。南迫宛葉。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治。葉、今葉縣南三十里。東有淮陽。〔補注〕先謙曰。淮陽、漢爲國。今陳州府淮寧縣治。胡三省云。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於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者。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皆天下勁兵處也。迺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今太原府太原縣治。信上書

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時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無有雁門之馬邑。先謙案今朔平府朔州治。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師古曰。閒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爲將軍當必死之意。不得爲勇。當必生之心。不任事。非。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補注〕周壽昌曰。專死者輕生。故不爲勇。專生者惜死。故不能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補注〕先謙曰。言處安危存亡之地。專死專生二者。皆非朕所望。貴其據智勇以禦敵。不可輕生。亦不宜惜死也。顏注殊略。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今沁州西南四十里。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補注〕劉攽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與字。周壽昌曰。曼邱姓。臣名。兩人皆白土人。見陳豨傳。先謙曰。史記亦衍與字。本書高紀誤同。惟史記高紀無與字。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補注〕宋祁曰。邵本無散字。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補注〕先謙曰。廣武在今代州西十五里。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

〔補注〕先謙曰。今汾州府永寧州治。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補注〕先謙曰。樓煩、鴈門縣。今代州崞縣東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補注〕先謙曰。此主父偃書所謂匈奴聚於代谷之下也。水經㶟水注。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史記作居代上谷。正義云。今嬀州。王念孫云。代谷去平城近。上谷去平城遼遠。且嬀州爲上谷郡治。卽唐嬀州。張說誤。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補注〕先謙曰。平城。鴈門縣。今大同府大同縣東。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宋祁說是。宋北征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先謙案。山西通志。漢高祖被圍之白登。一在大同府城東七里。一在城北百餘里。要以城北者爲正。今隸陽高縣。匈奴騎圍上。上迺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稍字。引宋祁曰。景祐本有兩稍字。案史記亦不重稍字。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書唯弓矛。無雜仗也。〔補注〕先謙曰。韋衡云。李注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傅矢外嚮之計。不得行然。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沈欽韓云。全兵謂短兵自衞者。故可以盡破圍。通典兵篇引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周壽昌云。書胡全用短刃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鏑鏃之類。以發弩矢也。先謙案。沈、周說是。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傅讀曰附。每一弩兩箭。兩矢外鄉者。以擬敵也。鄉讀曰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補注〕先謙曰：事詳豨傳。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補注〕先謙曰：今大同府陽高縣東北。漢使柴將軍擊之。鄭氏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大王所知。今王已敗亡走胡，〔補注〕先謙曰：已，卽以也。史記作以。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卽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補注〕先謙曰：言二人無罪，然一死一亡，皆不能保其位，文義甚明，無煩曲說。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蘇林曰：僨音奮。孟康曰：僨，殭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僨，謂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師古曰：貸，音吐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補注〕沈欽韓曰：勢窮蕩跡，跛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蓋本此。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案韋說是也。音穨

以爲綽名。無可取證。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頹當及嬰率其衆降。〔補注〕先謙曰。據表。二人俱匈奴相國。漢封頹當爲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嬰爲襄城侯。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補注〕先謙曰。表。子失名。孫名則。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補注〕先謙曰。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穨當孽孫嫣。鄭氏曰。音傳陵之陵。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偃。貴幸。名顯當世。〔補注〕先謙曰。見佞幸傳。嫣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頟侯。師古曰。字或作雒。〔補注〕先謙曰。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說諫之。上惑而貰寬。見劉向傳。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仲雜說云。漢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南越反。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削縣。侯失國焉。蓋諸侯之不從軍。武帝惡焉。乃設此法。故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復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說皆初封龍雒侯。後爲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龍雒侯名說。按道侯名說。列爲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雒作頟。案讓卽說。形近訛字。史記亦云再封爲按道侯。與本傳合。師古不加訂正。而致疑表。非也。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爲太子所殺。師古曰。掘音其勿反。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爲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爲巫蠱見誅。皆爲怨枉。故上曰。勿有所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以掘蠱爲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興雖以巫蠱見

誅其昆弟宗族匿從坐者。可勿論之。所以追寵顯也。迺復封與弟增爲龍頟侯。增少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爲忠臣。〔補注〕周壽昌曰。幼爲忠臣。不甚可解。功臣表。陽都敬侯丁復。注。爲將軍忠臣侯。亦有忠臣字。考後書趙溫傳。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時操封武平侯。是知功臣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然。操奚翅人。豈自稱爲忠臣耶。鮑昱傳。帝報曰。昔國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案昱父永封關內侯。並稱傳。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石刺校。祖爲司隸校尉。父爲太常。其先雖未以忠節著。是世卿之家。亦可稱忠臣。本傳矣。而傳高祖定著令。稱爲忠功臣之名。忠臣或取於此。藝文志于是天下忠臣九篇。注。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頟侯。薨。子持弓嗣。〔補注〕先謙曰。表岑作共。持弓作歆弓。王莽敗。迺絕。〔補注〕周壽昌曰。蘄非時尚紹封。至東漢始絕也。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減也。音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

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師古曰。烈、業也。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虖。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瓚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厥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韓信淮陰人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今淮安府清河縣東五里 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爲鄉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士無伍莊子逸生篇孫休賓於鄉里逐於州部韓非問田篇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楚雖汗明見春申君曰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案此戰國以來選擧之法信以無行故不得推擇也 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 常從人寄食〔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寄食爲餬 其母死無以葬〔補注〕宋祁曰或無其字 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補注〕周壽昌曰營度也先謙曰史記營作高敞地 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南昌亭在淮安府西三十里周壽昌曰案鑑引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 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補注〕王先愼曰案亭長上當有數月二字下文信謂亭長曰公小人爲德不竟明從食之日久矣若無數月二字則與下語不合史記有班氏删之非也 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補注〕王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食猶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食下 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韓侯釣臺在淮安府山陽

縣北。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補注〕何焯曰。博物志云。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詞。案索隱引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而俗人遂以信爲韓王後。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補注〕王念孫曰。案此又字非承上文之詞。又讀爲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爲有。（說見釋詞）史記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有可無。下文人有言上。亦無者字）先謙曰。史記少年上有居中二字。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衆辱。於衆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袴下。意同。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麾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補注〕宋祁曰。或無此項字。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票客。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粟客。知粟本作票。功臣表如淳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也。時功臣內以連敖起家者。尚有柳丘侯戎賜。隆慮侯周竈。河陵侯郭亭。朝陽侯華寄。若[illegible]侯革朱。則以超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補注〕宋祁曰。或無此上字。錢大昭曰。天子。南監本閩本作天下。先謙曰。官本作天下。史記同。而斬壯

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放也。置也。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補注〕周壽昌曰、至南鄭、爲高祖元年夏四月。時沛公爲漢王都南鄭。諸將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量也。音大各反。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補注〕沈欽韓曰、許彥周詩話、蜀陝間有漢曰韓溪。蓋文終追淮陰處也。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數十。〔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數。據上文則數十是也。官本已作以。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爲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師古曰、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補注〕宋祁曰、或無久字。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必欲

拜之。〔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必欲上皆有王字。先謙曰、官本有王字、史記同。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補注〕先謙曰、官本已作巳、古字通。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反。〔補注〕劉奉世曰、唯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王念孫曰、案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為雖。雖非獨大王以為弗如、雖信亦以為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為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為雖。荀子性惡篇、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為雖。秦策、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又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唯竝與雖同。）又借作惟。（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雖同。）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斯惟字為句而讀為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士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在上句、則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

耳）唯富說爲雖晉不獨士稱甚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晉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難唯爲獨失其指矣又僉安上傳鮒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爲雖書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揚雄傳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贍知乃會時之可爲也又失之矣。信亦已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嗟也書羽一喑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晉烏是也猝嗟暴猝嗟歎也猝音千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喑噁叱咤又書語姁姁史記作嘔嘔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但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姁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摶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摶音大官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補注）齊召南曰案諸侯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郎指田都王臨淄田市王濟北臧荼王燕司馬卬王殷張耳王常山皆徙其故王於偏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國罷兵矣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田市及臧荼殺韓廣事乎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若怨於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強己賊王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彊下有服字新序善謀篇亦有服字是也名雖爲霸，實

失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爲霸也。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言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補注〕劉攽曰何不散者言以兵擊敵諸侯之衆亡不離散而敗也。先謙曰索隱引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爲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補注〕先謙曰史記於作入。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衆向遇妾不以然戶知之卽用此三字顧炎武謂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耶。大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之往也。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補注〕先謙曰陳倉扶風縣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

擊楚彭城。〔補注〕王念孫曰，合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先謙曰，西漢年紀考異云，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從人妄加耳。先謙案，史記作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各爲一，亦未嘗不合。若擊楚彭城，則齊不與是役，兵改併史記偶未及檢覈。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補注〕先謙曰，史記發作收，是也。高紀亦云收兵與漢王會。若關中之兵，權在漢王蕭相，非信所得專發也。與漢王會滎陽，

復擊破楚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

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補注〕先謙曰，齊未嘗與楚和，此及史記並衍齊字。又史記作欲反漢與楚和，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此班氏刪正。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

豹，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大將軍。曰，栢直也。信曰，豎

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塞臨晉。〔補注〕先謙曰，蒲坂，河東縣，今蒲州府永濟縣東南。信迺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襲安邑。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度也。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補注〕宋祁曰，伏越本作復。劉攽曰，復當作伏。周壽昌曰，功臣表祝阿侯高邑下注云，屬淮陰，擊度軍，則此役高邑有功，或即其所獲策也。先謙曰，陳船者，索隱陳列船艘，欲渡河也。或以爲地名，誤。臨晉，馮翊縣，今同州府大荔縣西。夏陽，馮翊縣，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安邑，河東縣，今解州夏縣北。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

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與是邑名也。在上黨涅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曷反。與音豫。〔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閼與城在沁州西北二十里。俗曰烏蘇村。閼與山在遼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先謙曰。上黨無涅縣。涅字沾之訛。宋祁引續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正義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先謙案。此韓之閼與邑也。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今正定府井陘縣北。元和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明志。真定府獲鹿縣土門關在其西。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師古曰。喋音牒。喋血解在文紀。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曰。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補注〕沈欽韓曰。四語見黃石公上略。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並行也。列。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師古曰。閒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路。是。史記同。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補注〕王念孫曰。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為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為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為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為必不。以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為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須希之願可致戲下。豈特不為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三作不然必為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吕圍城。多一倍者。戰則可勝。〔補注〕沈欽韓曰。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先謙曰。官本注城作敵。是。史記戰下衍之字。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補注〕齊召南曰。不能斷句。言實兵不能數萬也。史記作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能字屬下句讀。先謙曰。其實不能。雖仍不了。當以其實不為句。能千里襲我為句。不卽否字。其實否者。謂號數萬之多也。衛兵號二十萬。餘書不過數千。似非情理。故班刪正之。能讀為乃。耐才能之能。能乃聲近義通。此王念孫說。詳見經傳釋詞。亦吕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吕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旌旗之屬也。音式志反。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補注〕先謙曰。說文。萆。蔽也。從艸卑聲。戒曰。趙見我走。

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駮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湌字。音千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騎作駮。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嘸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儛。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府反。〔補注〕洪頤煊曰。嘸與憮同。三蒼。憮。怪愕之詞。先謙曰。官本注憮作嘸。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補注〕劉攽曰。前行當屬下句。舊說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王念孫曰。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補注〕沈欽韓曰。輿地廣記。眞定府井陘縣有綿蔓水。（在縣西南八十里）韓信攻趙。背水爲陳。即此。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爲絕地。向阪陳爲廢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先謙曰。綿蔓水自太原之上艾縣。流入井陘。信背是水立營。今所謂桃河者也。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擊鼓而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補注〕劉攽曰。復疾戰三字衍文。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補注〕宋祁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有二張字。先謙曰。上言張耳矣。此不必有二張字。宋說非。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

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師古曰。泜音祗。又音丁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水經注泜水卽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皆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漢初。禮以東鄉為尊。如王陵傳。項羽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尊陵母也。周勃傳。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勃自尊也。皆此類。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書謄簿也。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補注〕沈欽韓曰。効當作效。曲禮。效馬效羊。注。效猶呈見。先謙曰。官本作効。史記同。此形近誤字。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云。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淮南兵略。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注。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危則士自修。孫子九地篇。知信所引。又云。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死地則戰。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毆與驅同也。忽入市鄽而驅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練習。〔補注〕朱一新曰。浙本注文同也。無也字。沈欽韓曰。呂覽簡選篇。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張定遠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兵不為用。

與驅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眞市人也。故背水而陣，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不察也。王先慎曰，據史記作此，則語非指兵法言。顏說甚諦。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予生地，皆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今訓爲即，史漢多有（已詳高紀）。言若置死地使自爲戰，即予生地則皆走耳。今下再加即字，則詞不可通。此蓋後人旁注即字以釋今義，傳寫者不知而併入正文也。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仕作事。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補注〕王先慎曰，亦當作必。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史記亦作必。明亦爲必之誤。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願，念也。〔補注〕先謙曰，據顏注，故恐之故當作願。官本不誤。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王先慎曰，史記故作夫，是。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羹臛之臛。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補注〕先謙曰，今趙州柏鄉縣北。身

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爲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爲久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禽作命。是。史記同。靡衣媮食。史記作揄衣甘食。集解引漢書作美衣媮食。所見與顏注本異。 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罷讀曰疲。 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勌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 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 若燕不破。〔補注〕宋祁曰。若一作弱。 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 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 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短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以使燕下。 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補注〕周壽昌曰。廣武君自此遂不知所終。通志氏族略左車氏。爲廣武君李左車之後。是廣武有子孫。 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

張耳王趙。已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圍之。四年。〔補注〕王先謙曰、二字衍。高紀出成皋。幷張韓軍。並在三年。非四年。史記四年二字作六月。上文不書三年。亦誤。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補注〕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兩人軍印。浙本無印字。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補注〕錢大昕曰、前爲左丞相。位蕭何下。今爲相國。位何上。周壽昌曰、此說誤。漢左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前左丞相、虛稱也。樊噲亦爲之。相國設於高祖十一年。此拜儻爲趙相國也。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補注〕先謙曰、官本渡作度。字同。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救齊下。救齊。齊王龍且幷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戰鋒不

可當也。〔補注〕宋祁曰、一本壁字上有久字。錢大昭曰、閩本壁作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補注〕沈欽韓曰、九地篇、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所親信之臣。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爾當得封齊之半地。為何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經昌邑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箕作羿。引宋祁曰、注文羿縣當作箕縣。沈欽韓云、元和志、濰水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膠州高密縣西有濰水。方輿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灘、相傳亦信所壅。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沙以壅水上流。〔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上有盛字、是。史記作滿盛沙。引兵半度、擊龍且。〔補注〕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留兩意俱通。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並。先謙曰、官本度皆作渡。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並作南邊楚。先謙曰、官本作楚。史記同。不為假王

吕塡之。其埶不定。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吕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吕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吕亡龍且。〔補注〕宋祁曰。以疑作已。周壽昌曰。以已字通。本書尤多。在讀者自知之。不必改。亦不當改。卽作以本字文義亦通。謂楚因亡龍且。而項王恐也。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吕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吕得須臾至今者。吕項王在。〔補注〕王念孫曰。此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言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尙存也。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少須臾。卽少從容。亦延年之意。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注。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項王卽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

王曰斬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衞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補注〕宋祁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先謙曰。史記數上亦有予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飤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雖死不易四字。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補注〕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錢大昭曰。閩本同。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高紀張良請從陳以東傅海與信。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得故邑。正義云。謂從陳穎州北以東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信。信又先有故齊舊地。先謙案。徙信王楚。所以實踐前言。而齊地遂爲郡縣矣。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恥辱之。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師古曰。晨炊蓐食。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兩死字皆作殺。殺者專就少年言。死者兼己身言也。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成今日之功。項王亡將鍾離眜。師古曰。眜。音莫曷反。〔補注〕周壽昌曰。陳

乎。鄉稱眛爲項王骨鯁臣以金首開之。眛姦楚覇將。先謙曰官本眛皆作眛。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朐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補注〕先謙曰。續志東海朐縣有伊廬鄉。元和志鍾離眛城在朐山縣南百里。眛所築。姦郎眛家所在之伊廬鄉矣。今隸海州。素與信善。項王敗。眛亡歸信。漢怨眛。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胥於吳尚夫差之誅也。蠡臣曰。狡兔死。良犬亨。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爲太宰嚭遺大夫種書。蓋通習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曰引黃石公三略非也。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案六年游雲夢時。高祖已即帝位。不當更稱王也。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補注〕宋祁曰。當作牛向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

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有差下。）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補注〕先謙曰。史記辦作善。）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此當得其實。據史記豨傳亦未嘗為鉅鹿守也。）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補注〕周壽昌曰。豨此時無反意。信因其來辭。妄教之反。不慮豨之言於上乎。此等情事不合。所謂微辭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補注〕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有稱字。周壽昌曰。病與稱病情事絕異。觀下相國紿信語。則信病非假稱也。史記亦云信病無稱字。）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

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補注〕劉奉世曰。案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為淮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齊召南曰。劉據表以正晉說。是也。本書作樂說。史表作欒說。欒樂形近。未知孰是。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亂。師古曰。黨。音他朗反。〔補注〕錢大昭曰。亂。南監本閩本作就。先謙曰。官本作就。是。史記同。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補注〕先謙曰。官本死作破。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紿。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補注〕周壽昌曰。紀表俱作十一年誅信。此從十年豨反後敘入。未細分析也。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引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補注〕劉攽曰。釋。解也。猶云解說也。先謙曰。自說。卽是自釋。不當復訓釋為解也。顏是劉非。語在通傳。〔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此四字。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卽今鄆州鉅野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中作縣。是。鉅野。山陽縣。今曹州府鉅野縣南。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及陳勝。居歲餘。澤間少

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吕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吕擊楚。（〔補注〕劉氏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先謙曰。劉說是也。事見高紀。）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眞魏後也。（鄭氏曰。豹眞魏後也。）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爲此事。〔補注〕何焯曰。擅將兵者。雖拜越爲魏相國。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

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補注〕先謙曰。穀城。郡穀成。河南縣。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奏。夏、音攻雅反。〔補注〕先謙曰。此謂漭分地後項王西歸也。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幷力擊楚。〔補注〕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敵字。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記亦誤。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補注〕錢大昭曰。固陵上當有脫字。漢王之敗。敗於陽夏南。非固陵也。其與留侯計謀。合信越幷力擊楚。乃在至固陵之時。見於本紀及張良傳。此固陵上當有豎字。先謙曰。高紀明言擊楚至固陵。楚大破之。錢說謬。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柰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補注〕先謙曰。正義。從宋州以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濟並與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

鄆。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因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補注〕先謙曰。青衣。蜀郡縣。今雅州府雅安縣北。沈欽韓云。輿地廣記。嘉州龍游縣。乃漢南安縣故地。非青衣。漢嘉本土也。應顏師古注彭越傳。杜佑述通典嘉州事。皆以龍游爲青衣。並失之矣。〔明有龍游縣入嘉定州。〕今檢各本此處皆無師古注。則刊本有脫落也。先謙案。集解引瓚注云。今漢嘉是也。宋隱今爲臨邛。瓚說是。廣記蓋指此而誤爲顏說。西至鄭。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是也。〔補注〕先謙曰。京兆縣。今同州府華州北。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補注〕宋祁曰。一本作涕泣。一無詔字。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廷尉王恬開奏案。即王恬啓。避諱。開又譌爲開。遂夷越宗族。〔補注〕宋祁曰。宗字當作三字。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補注〕先謙曰、六六安縣、今六安州北三十里。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王念孫曰、幾讀爲豈。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趙岐注孟子告子篇云、幾、豈也。荀子榮辱篇、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楊倞注、幾讀爲豈。韓子姦劫弒臣篇、幾不亦難哉。續史記滑稽傳、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竝與豈同。〕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補注〕先謙曰、以、史記作已、字通用。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英布城在饒州鄱陽縣西百五十里、漢初築以居布。案當時番君爲布築也。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說在陳勝傳。史記作清陂、通用字。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爲衆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補注〕先謙曰、官本梁作軍。引宋祁曰、軍字疑作梁。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補注〕宋祁曰、越本將字下有軍字。項籍與

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爲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

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

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

師古曰。閒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常爲軍鋒。索隱。案漢書作楚軍前鋒。薄者。前薄也。所見與顏注本異。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

六。後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

布稱病不往。〔補注〕齊召南曰。案敘此事於追殺義帝之後。與史記合。是也。乃項羽傳敘於追殺義帝之前。蓋誤。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

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

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虞。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補

注〕劉攽曰。上文云。漢之敗楚彭城。此文又云。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案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

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己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

則可矣。實疑項王伐齊。召兵黥布。漢王度羽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擊齊事。故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辭違錯。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先謙曰。案下文留項王於齊數月。高紀改爲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班氏亦知史記之不合也。此傳全用史記。故未改其文。劉氏疑爲寓言。過矣。上文漢之敗楚彭城。是實事。此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乃追溯之詞。非謂與下文會戰也。虞。梁國縣。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此非周官之太宰也。漢奉常屬官有太宰。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爲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鑕也。言伏於鑕上而斧斬之。鑕音竹林反。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此時布受楚封爲九江王也。淮南王。史臣追稱之。先謙曰。官本注次

以。作

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以爲士卒先下。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補注〕先謙曰。此謂漢王率五諸侯擊楚時。項王雖不在彭城。其守者與漢王戰也。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爲。〔補注〕宋祁曰。城字下當更有城字。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補注〕宋祁曰。觀其字下當有孰字。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負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以戰勝自彊。〔補注〕先謙曰。史記恃作侍。無以字。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臣瓚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補注〕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羽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

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或之者。疑之也。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補注〕先謙曰。史記分作封。是。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淮南字下更有淮南二字。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次下亦同。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補注〕先謙曰。下邑梁國縣。今徐州府碭山縣東。據高紀。是時呂侯將兵居下邑。數月。〔補注〕劉攽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符上文

留項王於齊敗月餘。事理全在下邑。又非齊地。先謙曰。敗月字屬上是也。劉於非齊地致疑。未悟史記止留項王於齊一句有誤。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久爲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垓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破之垓下。此之字當有。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爲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敘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補注〕王先慎曰、史記作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案朝陳卽會諸侯執韓信之歲、本書六年是也。朝雒陽之年、當從史記高紀八年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從、卽此事。明七爲八之譌。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補注〕王念孫曰、高紀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同）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爲不類。史紀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菹彭越、此事益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爲夏、又倒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引作復誅彭越、是其證。醢其肉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爲菹醢、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卽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具說狀。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應有反謀。恐仇怨妄

怨之。（師古曰。怨、音於元反。）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補注〕宋祁曰。微或作徵。舊本及李本並作徵。今改作微。殿本無王字。）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補注〕宋祁曰。浙本上字下更有上字。）召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將、是。）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補注〕先謙曰。正義、荊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補注〕先謙曰。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

下蔡。〔補注〕先謙曰，下蔡，沛郡縣，今鳳陽府壽州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罪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上下有中字，是。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補注〕劉攽曰，上曰善，案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布取荊，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士寓言耳。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補注〕先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師古曰，二縣之閒也。〔補注〕先謙曰，徐、僮並臨淮縣。徐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八十里，僮在泗州東北。爲三軍，欲㠯相救爲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爲三，欲互相救，出奇兵。〔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兵作語。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懷土偷安，故易逃散。〔補注〕周壽昌曰，孫子九地篇云，用兵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戰。此即所引之兵法也。爲散地下，魏武注云，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此即顏注所本也。蓋凡戰於境內，地勢皆生，不知所往，故多聚而戰。自戰其地，各懷其家，離志不堅，故爲散地。

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補注〕先謙曰、史記一下有軍字。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蘄西會甀。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甀音丈瑞反。解在高紀。〔補注〕宋祁曰。高帝紀作會缶。周壽昌曰。甀。史記作甄。一作甄。蘄之鄉名。音與此同。先謙曰。宜本作甀。是通。史記作遇。是宜本同此。形近致誤。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隃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隃讀曰遙。〔補注〕錢大昭曰。隃即遙也。說文無遙字。賈誼傳。貴賤有等而下不隃。顏注。隃與踰同。陳湯傳。橫厲烏孫。隃集都賴。顏注。隃讀曰遙。是隃踰遙字並通用。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四引楚漢春秋。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尙未足黔徙冢盜所耶。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晉說。尙有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十二字。師古刪之。而據爲己說。僞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僞詐爲此計。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鄱陽縣之鄉也。鄡音口堯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據史漢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則茲鄉當在番陽界。寰宇記。廢鄡陽縣在鄱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正義。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寰宇記百六十里）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牟侯單右車。邳侯黃極忠。博陽侯周聚。陽羨侯靈常。下相侯冷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布功封。與期思侯賁赫。凡七侯也。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補注】宋祁曰。浙本嘉作喜。先謙曰。作嘉是。稱美之也。史記作嘉。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補注】先謙曰。史記避宅作辟匿。上下上有出入二字。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耳。王念孫曰。從入漢。即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其證。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觖音決。【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相字下有又字。姚鼐曰。師古語殊不明。余謂觖即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傅太后書觖以錫我。怨是摘其缺失義。此觖音決。而舊作漢書音有或讀邱瑞反。而解為覬望之義。故肅宗李通傳論云以觖一切之功。此音義乃顏監所不取。又案說文無觖字。依顏義即缺字之異體。依姚義則欠部缺字之異體。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

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

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補注〕先謙曰。宛句今曹州府菏澤縣西南。史傳贊稱豨梁人。則宛句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補注〕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案功臣表自著豨起。及以破臧荼封陽夏侯。當是傳誤脫。又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吳仁傑曰。淮陰侯傳。稱豨為代相監邊。高紀豨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喜棄國歸。立如意為代王。以愛子留長安。是歲。豨為代相。九年徙如意王趙。而豨就遷趙相國。則豨為代相在七年。為趙相國在九年。歲月可考。蓋未嘗為代相國也。功臣侯表亦載豨以趙相國反。而紀於十年九月書豨反時為代相國。此紀誤也。漢紀承誤作代相。尤非。至通鑑但書豨為相國。而不著其為趙若代。疑傳脫一字。方豨為趙相國。而周昌於時又為趙相者。案漢初諸侯王有丞相。有相國。昌為丞相。行相事。而豨自為相國守邊。時代未有王。不應置相。故豨以趙相國并將趙代兵。先謙曰。史表九年豨為趙相國明文。亦無周昌為丞相行相事之事。宋人以臆見說經史。其謬每如此。據高紀。帝言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是豨為代相國明矣。又云代地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故豨為代相國。並監趙代邊。及豨反。周昌以趙相相如意之國。別封文帝為代王。趙代始分。合觀紀傳自知。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慕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

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補注〕先謙曰。後二人爲其麾下受漢購賞皆生得見史記豨傳。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詿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漢既斬豨。其裨將

晉灼曰。使豨久亡畔。〔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浙本注文久字下有亡字。先謙案。宋所見本並無亡字。今官本有亡字。與宋既不合。史記亦有亡字。集解引晉說釋之。據顏引晉注。則所見漢書本亦有亡字矣。

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稀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閟匿。師古曰。閟閉也。閉其從者而藏匿其人也。閟音祕。〔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閉。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瘉。自入謝。師古曰。瘉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補注〕齊召南曰。它人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則人字誤也。又此及史記並云綰孫。而本書及史表並云綰子。必有一誤。封為惡谷侯。〔補注〕齊召南曰。惡谷史記及本書表作亞谷。則惡字亦誤。周壽昌曰。惡亞古字通。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作亞。書大傳鐘鼓惡注。惡當作亞。亞次也。傳至曾孫。有

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先謙曰。即鄱陽。漢豫章縣。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千計反。他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鋗。師古曰。鋗音呼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玄作懸。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皆屬南陽。酈音郞益反。〔補注〕先謙曰。析宏農縣。顏說酈屬南陽誤也。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北。酈南陽縣。今內鄉縣東北。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殊。〔補注〕先謙曰。邾江夏縣。今黃州府黃岡縣治。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補注〕先謙曰。長沙縣。今長沙府長沙縣治。一年薨。諡曰文王。〔補注〕先謙曰。湘水注。臨湘縣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廛郭之佳憩也。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薨。子靖王差嗣。〔補注〕先謙曰。官本差作羌。考證云。宋異姓諸侯王表。共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

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予謂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實徒忠耳。它事何以著令邪。劉敞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亦一證。沈欽韓曰。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爲條約。以戒飭王侯。而稱長沙之忠也。先謙曰。芮從王後一年薨。此自高祖賢芮而著令耳。王莽傳張竦爲陳崇奏云。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蓋盧綰反後。高祖刑白馬而盟。此令當在其時。以賢芮故。使其後人得嗣王也。諸說未晰。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補注〕齊召南曰。便侯沅陵侯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五)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荊燕吳傳第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荊王劉賈。〔補注〕錢大昕曰。宗室王例不書姓。劉賈。劉澤獨書姓。衍文。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爲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又史記劉澤。諸劉遠屬。此云從祖昆弟。皆班氏補史記之缺略也。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補注〕先謙曰。在今衛輝府滑縣東。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芻稾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王念孫曰。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書耿弇傳注。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爲避。其失甚矣。荊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閒招楚

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閒隙而招之。〔補注〕王念孫曰、後書鄧禹傳注、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項羽紀沛公道芷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顏注於義轉迂。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以臨江爲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塡天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立弟交爲楚王子肥爲齊王。故云然。漢書刪去、則此爲羨文。羣臣皆曰、立劉賈爲荊王、王淮東。〔補注〕先謙曰、時分韓信地爲二國、楚王交王淮西也。史記云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紀作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吳王濞傳云王三郡五十三城、即賈舊封也。史記二字當依此訂漢云都吳。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補注〕先謙曰、賈以高帝六年正月立、十一年布反。東擊荊、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補注〕先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爲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補注〕先謙曰、宗躍引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書宗家似疏遠。先謙案、班補史闕、當別有見。楚漢春秋非陸賈元書、不足據證。高祖三年、澤爲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得王黃、是。樊噲傳云、斬大將王黃。而史記陳豨傳、王黃以賞購得之、皆事可互證。封爲營陵侯。

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游乏資下 游乏資以畫奸澤 服虔曰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爲計策欲以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補注）王先愼曰史記奸作干揚服注所見本亦作干本書奸干通用 澤大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 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 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爲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如淳曰奄人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澤或作釋卿案周勃傳宦者令張釋[illegible]告顏注曰荊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齊召南曰案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佞幸傳作張澤與史記文帝紀及裴駰同宋祁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每遇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宦者張卿名釋名澤究難懸定也先謙曰釋澤古字通用卿蓋美稱下文田生亦屢稱卿蓋若晉共卿張侯生轅固生申培公之比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謂田生令子請之故云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爲主親脩具者不假手廝僕若魏其迎田蚡夫妻治具是也 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 （補注）先謙曰具置猶供具也史記作帷帳共具 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 （補注）先謙曰宋祁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非如他一切權時也 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是者也師古曰謂贊成其事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補注）先謙曰雅常也故舊也雅音平音讀若呂平音本助成帝業非謂呂公 功

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春秋長，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事。〔補注〕先謙曰。呂后，駁文，官作太后，官本不誤。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其下亦同。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補注〕先謙曰。官本過作禍，是。史記作禍。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補注〕先謙曰。以澤姦封建陵侯。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劉下少長字。當依此。言大將軍者，侈言之，非澤本立此號也。獨此尙觖望。師古曰。觖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補注〕先謙曰。官本須作嬃。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補注〕劉攽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說在高紀。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

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紿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紿字下有說字。一本紿作詭。齊召南曰。案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於誅諸呂。特見詐於齊王。其後又因敗以為功耳。是以通鑑從齊王傳。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劉攽曰。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補注〕宋祁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錢大昭曰。自文三年至景五年。正合二十六年之數。此作九年誤。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遼郡之時也。先謙案。肥如故城在今永平府盧龍縣北三十里。肥如令郢人。即定國所欲誅殺之臣。顏謂別欲誅其臣。亦非。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補注〕先謙曰。主父偃亦發定國陰事。見偃傳。下公卿。皆議曰。〔補注〕先謙曰。皆字當在議下。誤倒。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

立四十二年國除。〔補注〕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周壽昌曰，表作二十四年。錢大昭曰，高后七年至元朔二年，凡五十四年，表傳俱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居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補注〕錢大昭曰，歸生為侯，表失載。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脫年字。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補注〕先謙曰，自歸天子為句，言歸命於天子也。不忍致法上，當更有天子二字，語意方足。史記重天子二字是也，此脫文。合陽，馮翊縣，說詳志。子濞封為沛侯。〔補注〕先謙曰，沛，沛郡縣。三國時所謂小沛也，今徐州沛縣東。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有氣力三字。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引宋祁云，浙本為布字下有所字。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塡之。師古曰，悍，勇也。塡，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錢唐功云，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稽輕悍，今本漢書並作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書吳會稽，定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齊召南云，吳會，猶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誤，已嘗論之。先謙案，高紀、灌嬰傳、功臣表周緤下，皆書吳郡，是楚漢間嘗分秦會稽郡為吳郡，景帝後併合之。吳會稽自當時語耳。顧、齊說皆非也。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補注〕宋祁曰，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皆賈舊封。已拜受

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悔。不言語人也。既已封拜爲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心獨悔。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拊。輕擊之。音芳羽反。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注中章郡故章二字似應作鄣字。鄣郡即丹陽郡也。志有銅官。沈欽韓曰。寰宇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縣西七十二里。吳王濞即山鑄錢處。小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北八十里。案永貞即今儀徵縣。考縣志。銅山今並在儀徵界。又池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補注〕先謙曰。史記盜作益。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煑海。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補注〕先謙曰。正義云。吳國民何得無賦。如說非也。山海之利不賦之。故云無賦。先謙案。下文明言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如說是。張說非耳。史記淮南王安傳伍被言吳王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補注〕錢大昕曰。吳之師傅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併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羽故地。故上文言上患吳會稽輕悍。此云楚人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師古曰。慍。恚也。音於問反。天下一宗。師古曰。劉氏同姓共爲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

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吕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子說符篇。趙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韓非說林上。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急。〔補注〕先謙曰。官本。反作及。是。史記作及。愈益閉。〔補注〕先謙曰。閉匿不來朝。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吕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吕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補注〕宋祁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溝洫志蘇林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如淳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補注〕周壽昌曰。頌。史記作訟。訟亦訓公。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韋昭注。訟。公也。本書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注。謂寬容之。不桎梏也。是頌亦訓容。並從容音。史記魯仲連傳。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頌。即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如此者三十餘年。吕故能使其眾。〔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十餘年。云云。

史公甚言吳王一代行事也。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滅十年。朝錯爲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補注〕錢大昕曰。高紀。封齊王七十三縣。此云七十二。或後文誤也。先謙曰。史記濞傳作七十餘城。齊王世家作七十城。蓋舉大數。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補注〕錢大昕曰。楚元王傳及高紀俱云王三十六縣。此云四十城。恐誤。先謙曰。史記作四十餘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補注〕宋祁曰。一本無稱字。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也。卽。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爲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堊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句。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河閒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

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補注〕先謙曰，諸侯，史記作諸齊，膠東、濟北之屬。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補注〕先謙曰，口說者，史記書無文書。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補注〕先謙曰，宜本無其字。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良作善。飛異。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師古曰，狧，古舐字。舐，用舌食也。蓋以犬為喻也。言初舐糠，遂至食米也。舐音食爾反。〔補注〕齊召南曰，宋祁曰，狧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滅國也。顏注迂曲，不如宋說。王先慎曰，說文狧下云，犬食也。舓下云，以舌取食也。或作舐。顏以狧為舐，非。狧糠盡則米見，語出流俗，不妨以犬為喻。小司馬釋應高本意，義得並存。齊說亦非也。史記狧作舐。荀子彊國篇，伏而舐天，注，舐與舓同。然舐舓皆說文所無。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白，明也。今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絫，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補注〕先謙曰，過，責也。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

欲相趨，同利相死。（補注）王念孫曰，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案惡助爲韻，好留爲韻，情成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㡯，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爲求矣。（昭二十年左傳虞以求艱，晏子外篇求作成。）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補注）錢大昭曰，意與抑同。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周壽昌曰，言安得不以君事之而遽云反乎。史記非作蠡，蠡亦由蟲。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熒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熒謂回撓之也。（補注）錢大昕曰，熒與熒通，非回撓之義。沈欽韓曰，孔子世家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熒或即熒惑。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補注）宋祁曰，叛當作畔。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補注）先謙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吳王內以朝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補注）先謙曰，史記方洋作彷徉，同。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

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爲叛逆吕憂大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尙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補注〕先謙曰。史記濟南下有濟北二字。則下文濟北有根。本書奪文。諸侯旣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吕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欽藥自殺四字。案此時齊但城守。聞欒布破三國兵後。欲移兵伐之。乃懼而自殺。此史駁文。班刪正之。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補注〕周壽昌曰。發下史記更有發字。是也。去此發字。則二十餘萬人五字無根。而皆發二字又止完上句不能。連下讀。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補注〕先謙曰。閩東越謂閩越、東越也。史記作南使閩越東越。亦發兵從。不言閩越發兵。據下文吳王保東越。是東越發兵。閩越未發也。明此次閩字誤衍。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

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曰漢有賊臣錯。〔補注〕先謙曰。幸教下史記有寡人二字。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曰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專曰侵辱諸侯爲事業。不曰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誑作詿。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志失。失卽佚之省字。與逸義同。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精字。先謙曰。史記有精字。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曰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貴臣。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曰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曰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補注〕先謙曰。南越已從吳王。何勞更定南越。南越二字上屬爲句。直長沙者。但謂地近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趨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補注〕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曰北。使報當作便報。先謙曰。定長沙蜀漢。何用告東越南越。如顏說皆非也。史正義謂告東越及楚與淮南三王。偕吳王西向。告越二字下屬。近是。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爲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

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補注〕王念孫曰。轉字。師古無音。宋祁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摶。索隱。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摶三國之兵。徐廣曰。摶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摶、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即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先謙曰。蕭關見武紀。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六字。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憾。志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補注〕先謙曰。史記用上有之字。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師古曰。爲此。謂欲反也。爲音于僞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句。此脫文。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補注〕王先愼曰，軍是常彩近誤字，據服注所見本尚不誤。史記正作常。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補注〕錢大昕曰，七國起兵，齊對未嘗反也。然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書擊齊，擊齊地之反者耳。故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補注〕先謙曰，史記淮南王安傳，伍被言吳王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補注〕宋祁曰，浙本適字下有過字。先謙曰，史記有過字。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常。時盎猶為奉常也。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景三年，通為宗正，三年遷。輔親戚。使

至吳。師古曰：目親戚之道鑒說也。〔補注〕先謙曰：注文當在輔親戚下。史記作道說。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謂能奉宗廟議兼以往復命諸侯，以親戚骨月之誼輔助而告諭之。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聚大兵。傳音張戀反。〔補注〕周壽昌曰：漢制，非有急務，不能乘驛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入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傳者，惟文帝由代入即帝位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乘四乘傳。至雒陽，〔補注〕劉攽曰：案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宋太尉云：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猶言又得據滎陽也。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書，不足信也。至淮陽。〔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雒陽，引宋祁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謹、劉固善疑顛，未見景文所見浙本。實然則此黃可妄下乎？先謙案：史記亦作淮陽，今陳州府淮寧縣治。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補注〕先謙曰：官本奪都字。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補注〕王先愼曰：楚字衍文，此皆吳兵，下言楚兵不得以吳該楚也。楚兵輕，史記無楚字，此其證。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

壘。使輕兵絕淮泗口。〔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塞吳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㠯全制其極。〔補注〕先謙曰。史記作㠯全彊制其罷極。罷讀曰疲。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輕兵絕吳饟道。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㠯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㠯反爲名。此兵難㠯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補注〕先謙曰。別謂分兵爲別將也。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㠯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㠯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椎作推。是。史記亦作推。通鑑從汲書本作椎。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

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閒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閒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閒或爲候。或爲司馬也。〔補注〕先謙曰。行閒二字贅文。史記無二字。文義自足。疑此涉下行閒而衍。然舊本之誤。由來舊矣。通鑑亦無二字。 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補注〕宋祁曰。南本酤作醞。周壽昌曰。案酤疑醞字之誤。先謙曰。史記亦作酤。通鑑同。案如司馬相如之酤酒。不煩改字。 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吕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吕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吕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至字。通鑑亦無。 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破城陽中尉軍。〔補注〕先謙曰。城陽。文帝封劉章爲國。時其孫延嗣位。王國有中尉掌武職。通鑑作陽城。誤。陽城縣不得有中尉也。 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補注〕宋祁曰。癰當作疽。先謙曰。史記作疽。宋說癰並疽之誤。 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吕福。爲非者。天報吕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

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殺亂天下錢。〔補注〕宋祁曰。注文天下錢。浙本作天子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補注〕先謙曰。史記伐作夭。）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補注〕沈欽韓曰。此孝文廟在郡國者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補注〕先謙曰。敗當爲破字之誤也。史記亦誤。元王世家正作攻梁破棘壁。通鑑同。棘壁卽左傳宣公二年宋師敗之大棘也。史正義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州郡梁棘壁。先謙案。卽漢陳留郡之寧陵縣也。在今歸德府寧陵縣西。）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補注〕先謙曰。

史記云遣六將軍兩軍作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補注〕先謙曰官本使下無人字引宋祁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謂張尚也〔補注〕周壽昌曰尚以諫楚王戊不聽被殺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補注〕先謙曰史記守下有堅字據李王傳梁城守睢陽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補注〕先謙曰梁國縣也今徐州府碭山縣東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千人通鑑同此脫數字度淮走丹徒。〔補注〕王念孫曰淮當為江丹徒縣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尚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保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吕利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即紿吳王。師古曰紿誑也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吕矛戟撞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吕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吳王子子華子駒此止駒一人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

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㠯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時漢兵尚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先謙曰。㠯已字同。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補注〕先謙曰。官本用下有之字。引宋祁曰。浙本無之字。不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遺王書。師古曰。弓高侯韓頹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㠯從事。師古曰。言王欲㠯何理自安處。吾待㠯行事也。處音昌汝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㠯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㠯誅錯。〔補注〕先謙曰。官本錯下有㠯字。引宋祁曰。浙本且字下有以字。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㠯錯爲不善。何不㠯聞。及未有詔虎符。〔補注〕王念孫曰。及當爲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史記誤同。又朝鮮傳。乃使衞山諭降右渠。史記亦誤及。擅發兵擊義國。〔補注〕先謙曰。義國謂齊國。言守義不從反也。㠯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

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甾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徙王菑川。詳見齊王肥傳。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荊王王也。〔補注〕周壽昌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依史記贊語。凡史漢此類無之字者甚多。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疏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閒。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猒望。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恐其當作恐以。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詐。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累音力瑞反。〔補注〕宋祁曰。此中注舊獨者。浙本皇作釋。蕭夏公偶偉誤作危。顏遂以重爲罪累。劉敞曰。謂田生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諸呂。而後謝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王念孫曰。事發相重。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云。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奇物譎詭。俶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云。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作偉。(偉與瑋通)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京賦。四海同宅西秦。豈

不遜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率發爲非發兆。相負爲相累。誤。賈父又疑危字爲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爲跪之借字。遂致紛紛之說。沈欽韓曰。賜夏公是謝辭。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補注〕宋祁曰。斂字上當有賦字。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朝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楚元王傳第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補注〕宋祁曰。游字下有也字。周壽昌曰。翻錯對袁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先謙曰。史記作同母少弟。徐廣云。一作父。證之本書。則同母爲誤文。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陸賈新語資質篇。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包浮聲同。即一人也。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爲楚蘭陵令。避宣帝諱。改之曰孫。〔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漢人不避諱名。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轉耳。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當刪。高祖既爲沛公。景駒自立爲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爲文信

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卽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旣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荊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都彭城。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爲代王。長子肥爲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爲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冢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服虔曰。音勞。轑、轢也。師古曰。以勺轑釜。令爲聲也。轢音洛。又音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櫟。客㠯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㠯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補注〕錢大昭曰。稱某。史家避諱。爲其母不長者。〔補注〕先謙曰。高帝嫂呂后時封陰安侯。見文紀。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補注〕宋祁曰。當作頡羹。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案帝取其山名爲侯號者。怨故也。先謙案。唐懷戎縣。卽今宣化府懷來縣治。一統志。頡羹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信墓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俗呼爲舒王冢。二說不同。推其取山名國。隱寓怨恨。情事爲合。索隱謂是僞號。非縣名。案侯國無非縣者。小司馬說也。宋氏以爲當作頡羹。術從漢紀。竟改爲刮羹。此則不長者之尤。高帝大度從寬。或不如此淺陋耳。元王旣至楚。㠯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

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作郢。本表作郢客。而儒林傳又作郢。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集之。〔補注〕劉攽曰。次之之字衍。先謙曰。之訓其。非衍字。世或有之。〔補注〕王先慎曰。藝文志不載元王詩。傳志本七略。劉歆不應數典忘祖。當是次而未成。故班史傳疑云或有以示未見之意。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補注〕宋祁曰。當作下邳。先謙曰。王子侯表亦作上邳。即魯國薛縣也。詳見地理志。宋說非。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若與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補注〕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條下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為侯。疑爵字衍。云生比皇子者。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李慈銘曰。爵猶秩也。此特其禮秩比皇子耳。非封爵也。顏劉說皆非。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子字。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晉灼曰。沈音湛。王子侯表。驪千乘齋宛。埶為宛朐侯。師古曰。埶、古藝字。調為棘樂侯、〔補注〕先謙曰。振表俱元年四月封。惟調三年八月封。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

嗜酒麴不齊之。〔補注〕錢大昭曰。案高誘云。醴以蘖。不以麴。濁而甜。中山經云其祠羞醴。郭注以蘖作醴。蓋謂少麴多米矣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吕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吕鐵束頸也。音其炎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補注〕宋祁云。浙本幾作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閩本、官本無注。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吕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忘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但云削東海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吕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補注〕劉攽曰。胥靡。說文作縃縻。謂拘縛之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臨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碓臼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雅作碓。注、雅曰作碓舂。引宋祁曰。碓一作確。一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雅。昔斯樂者。此雅謂舂而確歌以相舂也。周壽昌云。雅、常也。言使之常舂不得息。晉注正身而舂之。說近迂。宋說舂者相杵。情事亦不合。以相舂非王所得使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

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補注〕周壽昌曰。起、舉兵反也。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補注〕宋祁曰。一本作三年。先謙曰。表及元王世家作三年。一本為合。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五年。引宋祁云。越本作二年。別本作三年。先謙案。二十二年與表相應。計年亦合。此及越本是也。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記注作十四年。同。表作十二年。依表計之。十二年是。四字譌。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補注〕宋祁曰。後疑是后字。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機作幾。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

辟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入漢爲彭城郡初休侯富旣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補注〕先謙曰懲戒也以前事爲戒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闢彊讀曰彊疑在文耜〔補注〕先謙曰閩本官本注倂在下仕於朝下供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自在京師供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冢地謂爲界域塋音營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非地名也蓋卽守冢戶宋史禮志謂之柏子戶先謙曰知沈說當連上文讀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補注〕先謙曰辟見表辟彊〔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另提行先謙曰官本辟彊提行字少卿亦好讀書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卽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諸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衆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須詔命也年三

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衞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補注〕先謙曰。事在昭帝始元二年。見公卿表。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叔字。引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修當作脩。王念孫云。案路少本字路叔。諱書叔字或作討。（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泰山都尉孔宙碑陰）因譌而爲少。宋疑路下有叔字。而不書少字之譌。則是以少爲幼少之少。屬下句讀矣。案此書少修黃老術。下又書少時數言事。則兩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作字路叔。修黃老術。（今本文選注。修上有少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初學記。白帖。御覽。皆無少字。）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騏驥可致千里也。年尚幼少。故謂之駒。〔補注〕周壽昌曰。史記注引魯連子云。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引此以爲稱也。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與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補注〕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先謙曰。顧炎武云。德傳如此。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齊召南云。案德之仕宦。在昭帝初。霍光選擇宗室。則當武帝治淮南獄時。德尚未爲吏也。此傳書治劉澤詔獄。爲得其實。向傳因得淮南祕書而附會耳。劉澤事見雋不疑傳。父爲宗正。徙大鴻臚丞。〔補注〕先謙曰。此後世親屬仕宦迴避例所自昉。遷太中大夫。後復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補注〕錢大昭曰。宗正掌親屬。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故蓋主事德亦案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補注〕葉德輝曰。藝文志道家有劉向說老子

四歲則其家舉也。先謙曰。官本脫師古曰三字。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補注〕周壽昌曰。數責數其罪而責之。起居無狀。指公主爲丁外人求封等事。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罰冤訴。故云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鳳元年爲宗正。數月免。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史不知己意。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補注〕宋祁曰。城一作成。先謙曰。城成通用字。然公卿恩澤二表並作城。表云以行謹重爲宗室率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補注〕先謙曰。宗家。同宗屬之家。二字亦見史記晉世家後漢樊宏傳。或以爲宗室之誤。非。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補注〕陳浩曰。此時無云子更生。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僞黃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妄訟子。〔補注〕先謙曰。官本妄作

安。引宋祁云。姚本安作妄。爲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爲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補注〕李慈銘曰。恩澤表德薨子安民嗣十八年。薨子慶忌嗣二十一年。薨居攝元年。侯岑嗣。與此不同。以年考之。德以地節四年封。更十一年。如子十八年。孫二十一年。共四十九年。而宣帝地節四年至居攝元年。中隔七十年。則慶忌後自當更有一代。公卿表有太常劉岑。可據也。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乖別釋。蓋所說惡。當依本字爲讀也。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爲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引周禮輿服雜事曰。羊車一名輦車。小兒衣青布袴褶。紫碧裲襠。青耳懺。五辮髻。數人引之。今代名爲羊車小史。案此則漢以郎挽輦。爲輦郎也。周壽昌曰。任。用也。言以父德爲宗正等官。遂用其子爲郎。王吉傳。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注。子弟以父兄任爲郎。哀紀。除任子令。應劭注。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蓋漢律如此。無庸保任也。服注誤。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從力。〔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力作勿。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補注〕宋祁曰。循一作脩。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蟜。或作蹻。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篇名上有書字。葉德輝曰。葛洪神僊傳曰。淮南王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

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補注]劉攽曰。案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彊爲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者父見在故拜辟彊。先謙曰。德嘗治劉澤詔獄是也。此因向得淮南書而附會。已詳德傳。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補注]周壽昌曰。案此比例之誤。當時鑄作黃金不成。非本僞。見錯科罪事。條漢律。惟有鑄黃金棄市之辦。故吏引以爲比。刑法志云。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此予死比也。更生兄陽城侯安民。[補注]宋祁曰。城一作成。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

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閒。（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其兔反。〔補注〕沈欽韓曰。晉天文志。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曲者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更名向在成帝卽位之後。此在元帝初年。卽云向。非也。）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外親。謂母黨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謂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逆作過。）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謂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晉灼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補注〕周壽昌曰。言議罪至於夷族滅世也。）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

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猶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師古曰。貰。謂緩恕其罪也。〔補注〕錢大昕曰。此事寬傳不載。韓說名在佞幸傳。而能爲寬強諫。亦自可取。當表而出之。先謙曰。說附韓王信傳。不列佞幸。其兄嫣爲佞幸。史不過於嫣傳帶敘其名耳。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師古曰。興謂改作處事。〔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興下。處作慮。是。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多此比類下。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其書病也。一曰。書曰病移出。不居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臣恐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

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補注〕錢大昕曰。元成爲太子。太傅不當稱太子字。蓋轉寫失之。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補注〕周壽昌曰。望之使子伋爲望之訟前事。自冤者。自白前事之冤。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爲對辭。〔補注〕宋祁曰。越本。景本注文作立其罪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補注〕周壽昌曰。案下封事上於元帝永光元年。宏恭已前死。此文當云石顯憚之。恭字衍文。通鑑改作石顯是也。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己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甽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六甽而爲一畝。甽音工犬反。字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補注〕宋祁曰。正文句末指文義不合有也字。先謙曰。官本工

作古。況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杼、謂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補注〕先謙曰、杼卽抒字。本書手旁木旁字多通作。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尙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作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補注〕先謙曰、作朕虞。官本作益朕虞。是。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簫、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磬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書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遝、聚積之貌。遝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淸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淸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淸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雝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璧。〔補注〕先謙曰、官本至也作至止。是。禮記曰作禮記言。壁作璧。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

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貽我釐麰」，師古曰：此思文之篇，后稷配天之詩也。貽，遺也。言天遺此物也。貽讀與貽同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麰音牟。〔補注〕宋祁曰：麰，浙本作𪍿。王先慊曰：毛詩作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𪍿（嘉當爲喜，詳王引之經義述聞）。說文來下引作詒我來麰。詒貽通假字。貽即詒之俗體。釐來文異而聲義同。馬瑞辰云：方言陳楚之閒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釐孳。蘇林曰：釐孳，雙生也。然則釐孳亦作孷孖，玉篇孷孖，雙生也。詩孔疏引說文來牟，一麥二夆，與釐爲雙產義合。牟，大也。麰從牟聲，故爲大麥之稱。典引注引薛君章句云：𪍿，大麥也。𪍿字說文所無，又麰之俗體。一麥二夆者名來，麰，故毛傳釋牟爲麥。向所習詩。釐麰亦爲麥也。先謙曰：官本注無同下也字。釐麰，麥也。〔補注〕宋祁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邵夏公案：徐堅初學記引漢書云：來麰，大麥也。證唐本與江南本同。始自天降。〔補注〕錢大昭曰：今文尚書大誓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故云自天降也。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爲不善，共爲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據異之。〔補注〕宋祁曰：注文而當作兩，注末之當作矣。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非士，歙歙然患其上，訿訿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爲刺也。歙音翕。訿音紫。君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師古曰：橈，屈也。不爲眾曲而自屈也。橈音女教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橈作撓。先謙曰：官本作撓。此亦本書通作字。勉彊以從王事，

賜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謷謷。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黽勉從事也。謷謷，衆聲也。言己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口謷謷然也。謷音敖。〔補注〕宋祁曰，注文黽勉從事當剟從事也。錢大昕曰，密勿即黽勉聲之轉也。古讀勿如沒，爾雅蠠沒，勉也。亦密勿之異文。沈欽韓曰，邶谷風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傳云，密勿，僶勉也。蠠沒與密勿聲同。劉向治魯詩，是魯韓詩並以黽勉爲密勿。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爲災異，故令人甚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補注〕宋祁曰，谷一作川。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皆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爲曾莫創艾也。憯音千感反。〔補注〕錢大昭曰，毛詩卒作崒，釋文本亦作卒。先謙曰，官本隆作降，乂作艾。引宋祁曰，注文降一作隆。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恆寒若

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僞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爲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爲僞言。言是爲非。排斥賢僞。爲甚大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若作若。是。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補注〕先謙曰。官本云作曰。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王見殺。師古曰。爲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補注〕劉敞曰。穀梁不謂祭伯爲奔也。齊召南曰。祭伯來。穀梁傳以爲來朝。公羊傳以爲出奔。向正用公羊說耳。張注誤。劉糾之是也。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三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閔公三年作二年。是。日食三十六。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

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地震五。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山陵崩阤二。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阤，下頹也。音丈爾反。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火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陳火作陳災。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者，榮如。之魯者，僑如。之晉者，焚如。長狄，鄋瞞之種。鄋音搜。瞞音末安反。〔補注〕宋祁曰：榮如、僑如、焚如三如字下，浙本皆有也字。先謙曰：官本焚作燢，末作未。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蜮，短狐也。鶂，水鳥也。蜚，負蠜也。鶂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鸜音劬。鵒音欲。晝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雨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illegible]樹。雨音于具反。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書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經不同，未見辭所

出。〔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注文並無二木字。齊召南曰。案以下文八月殺菽例之。用夏時紀月。則此文七月。疑是十月之譌。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又顛倒其文云十月霜降草木不死。李梅實。則文義俱顯矣。先謙曰。官本然作殺。八月殺菽。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大雨雹。師古曰。非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音于具反。雨雪靁霆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靁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如淳曰。蠭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蝝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螽。文二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螟。八年九月螟。莊六年秋螟。皆是也。螽即螟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補注〕錢大昕曰。蠭午猶言旁午。古音蠭讀蒲紅切。與旁聲相近。霍光傳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沈欽韓曰。爾雅翼。蠭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爲兩衙。今驗之日中尤喧雜。故蠭午爲雜沓。先謙曰。官本蠭作螽。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闈。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

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蕭，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三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及邾滅須句，楚滅橘，晉滅鳩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補注〕先謙曰：官本舒蕭作舒庸，是。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穀梁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應劭曰：王自將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非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伐作執。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事，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音工衡反。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頹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

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殽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補注〕宋祁曰。當作女救反。先謙曰。官本注在糅下。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㠯付北軍尉。北軍尉㠯法治之。楊僕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補注〕沈欽韓曰。案此謂待詔屬食於北軍者多也。東觀漢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壓。如解爲下獄。非也。朝臣舛午。膠戾乖剌。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剌音來曷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愬下。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㠯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姦罔天子也。埶排回撓之。〔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或作惡。先謙曰。官本或作惡。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㠯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㠯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輳於轂也。毀譽將必用。㠯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㠯乖離也。是㠯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

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退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讒、枉、曲也。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麃麃。盛也。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麃、音彼驕反。晛、音乃見反。(補注)宋祁曰。韓詩作曣。云曣見日出也。今詩作見。蓋向引韓詩。後人輒改作見。非是。歸夏公案。向時毛詩未列學官。周壽昌曰。毛詩。曣與作曣。曣畢作曰。韓詩外傳四荀子非相篇俱與此同。王先慎曰。說文暮晛、星無雲也。(見郎姓字)顏注無雲也。則所注漢書本作曣。不作見。疑後人用毛詩改曣為見耳。向本習詩學。曣字與韓同。宋謂劉引韓詩亦非。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禹父也。共工、少昊氏之後。即

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檮音徒高反。杌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謂季孫；孟，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補注〕葉德輝曰：通仕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志貞確，執德不貳，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四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五，通鑑注引同。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時三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踰，通鑑注引同。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者，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師古曰：讇，古諂字。〔補注〕王鳴盛曰：御史者，御史大夫，省文。後書何敞傳二府以爲故事，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即丞相，司空即御史大夫，亦稱兩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注：兩府，丞相、御史也。車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蕭望之傳「天子下其議兩府」。薛宣傳「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涓勳劾兩府」，是也。亦稱大府，杜周傳

罷寃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注、大府。丞相御史之府是也。二府政本丞相。閒助理萬機。御史大夫卽佐之。故朱雲傳、華陰守丞嘉、薦雲試守御史大夫。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又雲爲槐里令。丞相韋元成奏其亡狀。雲自訟。而御史中丞陳咸與相善。爲求下御史中丞。非下丞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輕重。有大事必下二府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與相埒也。後書多稱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見承宮、鄭弘、賈琮、朱浮、陳元、宋均傳。亦稱三司。見胡廣、鄭康成傳。蓋古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後雖改名太尉。而太尉卽司馬。故云三司也。合大將軍亦稱四府。見後書質帝紀、和熹鄧皇后紀。趙典、鄭泰傳。亦有以三公幷太傅稱之者。後書陳翔傳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是也。或稱五府者。後書樊宏傳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是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閒。師古曰、譁、讙也。譁、音火瓜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放言於外以誣人曰流言。爲飛書以誣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師古曰、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悄、音千小反。小人成羣。誠足慍也。〔補注〕先謙曰、案此蓋亦齊詩說。荀子宥坐篇釋詩曰、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羣、何足禮哉。皆與此義同。與毛傳別。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工衡反。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寐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比、毗至反、近也。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補注〕何焯曰、飛龍以喻賢人。顏說乃後儒釋經之詞。亦非向引易本意。葉德輝曰、易乾、大人造也。釋文云、

劉歆父子作聚。與此正合。先謙曰。官本注四作萬。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絜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彙下無彙字。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補注）葉德輝曰。說苑指武篇云。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餘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當。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害曰詖。音彼義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門字下。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

誠。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補注〕王念孫曰。一說近之。然既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若謂木皮也。說文。朴、木皮也。柿、削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今本肺誤作𥝧。顏氏家訓已辯之。）小雅角弓箋。附、木桴也。正義。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朴、聲並相近。肺附語之轉耳。言已爲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蚡以肺附爲相。中山靖王傳。得蒙肺附。衞青傳。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閒。宣元六王傳。博幸得肺附。韓卅傳。肺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景閒侯者表序。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腑。因肺字而誤。凡肺附字作肺腑者皆誤。古書無腑字。亦無作腑者。）後書盧芳傳。以肺腑之故。太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餱。其幹已良。與此義同也。若以肺爲肝肺之肺。則義不可通。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通所聞。〔補注〕王念孫曰。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開諭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通謂陳道之也。竊推春秋災異。㠯効今事一二。條其所㠯。師古曰。㠯、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効作敎。引宋祁曰。浙本敎作効。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㠯材能幸。〔補注〕朱一新曰。興又見賈捐之傳。常稱譽堪。上欲㠯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也。師古曰。齗齗。忿嫉之意也。齗音牛斤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也作耶。先謙曰。官本作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

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漢人謂同州鄉而居者爲州里。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顯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句下。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張晏曰。悃、誠也。愊、致密也。師古曰。悃愊。至誠也。悃、音口本反。愊、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衆臣見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晻、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

試之。吕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足吕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吕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吕類。欲吕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補注〕先謙曰。官本書下有事字。據注文。官本是也。此脫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音許證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吕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

后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
精於詩書。觀古文。〔補注〕宋祁曰、浙本觀字下有覽字。 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
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 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
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
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補注〕先謙曰、成帝以渭城延
陵亭部為初陵。在建始二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在鴻嘉元年。罷昌陵反故陵。在永始元年。反故陵。即此傳所云復還歸延陵也。反
故陵後制度仍奢。故向上此疏。末云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明向此疏諫延陵制度之奢。非諫昌陵也。谷永傳云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又云。且褻初陵之作。止諸
繕治宮室。與向此時進諫事可互證。荀紀通鑑並載此疏於永始元年罷昌陵之前。以為向諫昌陵誤矣。 向上疏諫曰。臣聞易
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 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
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為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
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

成之端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兼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攝用作攝用。字同。二家作諸家。是。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臣士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祼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喟然歎曰。師古曰。喟。歎聲也。音丘位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甿同。無知之貌。〔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同下有甿甿二字。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補注〕劉敞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旣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至公篇。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氾論。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注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案周欲子孫以德久長。故不使憑恃險阻。秦德不及周。故倚關中之險也。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師古曰。效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補注〕宋祁曰。水經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二水也。意悽愴

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應劭曰。斮、斷也。陳、施也。孟康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爲椁。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斮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竹呂反。斮音側略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臧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寘器衞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慼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爲喻也。錮音固。〔補注〕先謙曰。官本衞作備。假下有以字。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謂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爲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子午山在慶陽府合水縣東。及寧州真寧縣東。即橋山也。據水經注。古陽周在走馬水北。應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北界。真寧之陽周。乃後魏僑置。非故縣也。橋山黃帝陵。皆當據水經注改入延安府。堯葬濟陰。〔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唐堯陵在曹州府菏澤縣東北五十里雷澤城西。與濮州接界。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補注〕葉德輝曰。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山。涉此丘壠皆小誤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補注〕葉德輝曰。禮記作三妃。宜依此訂。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隴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

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知故耳，非別葬也。晉氏失之。〔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安死篇，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明以肆爲市肆矣，顏說非。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補注〕宋祁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寰宇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不知其處也。沈欽韓曰，河水注，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續志薄屬梁國。）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殷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所謂湯冢者，而世謂之王子喬冢。案湯冢酈氏亦不能決，故謂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闕。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周。沈欽韓曰，元和志，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井深數十丈，亦謂之畢陌。周公墓在縣北十三里。一統志，文王武王陵俱在咸陽縣北十五里，文王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案畢有二，故文武周公葬處說亦互異。元和志云，畢原在京兆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臣瓚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其說已兩歧。括地志，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然周時畢原應在長安之西，近豐宮，似當以在咸陽者爲是。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補注〕沈欽韓曰，括地志，秦穆公冢在雍縣東南二里。一統志，祈年宮在鳳翔府南，即秦橐泉宮。樗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樗里子墓在長安縣東北長安故城中。長安故城在縣西北十三里。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補注〕宋祁曰，正文注文防當

作坊。先謙曰、宋說不可解。疑所見本作坊、云當作防、後人轉寫倒誤耳。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識下更有誌字。引宋祁曰、注文識字下當更有識字。爲四尺墳。〔補注〕沈欽韓曰、叔梁紇之葬、以墓而不墳、故合葬時不知柩之所在。孔子感之、故既葬其母、因封識之。不欲以隱惜易故規。乃託言東西南北之人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補注〕梁德繩曰、國本德譌木。古下有者字。先謙曰、官本有者字。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翳之才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補注〕王文彬曰、禮記鄭注、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補注〕沈欽韓曰、號是復之號。士喪禮皋某復注、皋、長聲也。樂師詔來瞽皋舞注、皋之言號也。喪大記小臣復、北面三號。足明皋號字同、爲招魂復魄也。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右轂、以其綏復、則道死有復也。但彼是載尸歸而復、季札葬而復、爲禮之變耳。觀下魂氣無不之、則號爲復明矣。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體作禮。先謙曰、作體是。通鑑作體。漢紀作禮。蓋各本不同。宋桓司馬爲石槨、仲

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爲石槨奢泰，故激言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情字，引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即莊襄，則始皇父也。〔補注〕錢大昕曰：惠文一也，武二也，昭三也，嚴襄即莊襄四也。此云五王者，蓋昭王之後，尚有孝文王，傳脫孝文二字耳。先謙曰：官本注文無則字。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也，音於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李奇曰：墳中爲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槨於墳中，以爲離宮別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觀作館，下無也字。人膏爲燈燭，〔補注〕宋祁曰：史記作人魚膏。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爲機，咸皆知之，已下，閉墓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王文彬曰：據下又有生埋工匠之文，則此不得從晉說，當以孟爲是。如禮云公輸般請以機封之類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原爲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量、源，度也。源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茫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云：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王莽傳：功亡原者賞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齊俗高注：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

既不能禁其根本亦失之。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補注〕錢大昭曰：役，古文役字，見說文。先謙曰：官本作役。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補注〕先謙曰：周章即周文，陳勝傳周文西擊秦，行收兵至關，卒十萬，無百萬也，說詳勝傳。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發字上有皆字。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補注〕錢大昕曰：鑿猶隧也，隧鑿聲相近。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補注〕先謙曰：胡注知讀曰智。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補注〕沈欽韓曰：成帝無嗣，故言此示勸戒。及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魯築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吕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吕饑饉。物故流離吕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惛焉。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惛音昏。一曰、惛、古悶字。悶、病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當從後說。案漢紀作悶。惛字通。吕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安、焉也。〔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謀之賢知則不說。吕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吕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補注〕先謙曰、官本慈仁倒。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補注〕葉德輝曰、漢紀美作業。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師古曰、顧、猶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亂君下。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吕儉安神。可吕爲則。秦昭、始皇、

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補注〕先謙曰。上文言葬圖五王。此不應獨稱樂昭。疑昭字衍。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橅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模音謨。皆同。其字從木。〔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所以墓謂之墲。注。謂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墲。則字當從土作墲。非。先謙曰。官本注在初陵之橅下。橅作模。是。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嬖音必計反。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補注〕先謙曰。曾鞏云。傳稱八篇。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稱十五篇。曹大家注。非向書本然也。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補注〕沈欽韓曰。新序三十篇。說苑二十篇。案說苑本有劉向奏上書。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除去復重。更造新事。則此二書。舊本有之。向重為訂正。非盡自其手也。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漸作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日盛。是。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絫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絫。古累字。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

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臣瓚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師古曰、衎音口旦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補注〕劉奉世曰。孫林父甯殖。予罰弒其君剽。乃甯喜也。先謙曰。官本注照作昭。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解並在五行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並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補注〕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爲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痛當爲政。而反大夫爲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補注〕

先謙曰。顏注避諱改世爲君。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冄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母之弟作之母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臣瓚曰。秦二世葬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死不在渭北也。〔補注〕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爲祟。齋而欲祠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乎也。葉德輝曰。秦本紀集解引張晏及黃圖說。與博物志同。師古以胡亥葬處駁之。豈有死葬同一處者耶。據黃圖云在涇陽縣界。則宮在渭北無疑矣。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寵字下。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補注〕先謙曰。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常侍皆銀璫左貂金附蟬。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

親。以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先謙案。官本注在侯東宮之下。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補注〕王念孫曰。恨讀為很。忤。逆也。很。違也。謂與王氏相違逆者。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盭也。盭亦違也。（盭通作戾。鄭注大學云。戾猶很也。）齊策。秦使魏冉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即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為很。很。逆也。謂廣欲居前。而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遷恨勝。恨亦讀為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恚謂勝曰。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讀為很。）疾言辯訟。是也。曲禮。很毋求勝。鄭注。很。鬩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鬩于牆。毛傳。鬩。很也。爾雅。鬩。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也。（李巡云相怨恨。失之辨見經義述聞。）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為很。謂相爭鬭也。孟子言好勇鬭很。是很與爭鬭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亦讀為很。謂相爭鬭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恨亦讀為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君嚴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很同。而六篇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死也。則是皆讀為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為很之借字矣。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

宗室親近而反遠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爲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卿位、擅權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補注〕宋祁曰、微作徵。周壽昌曰、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微象即是此義、僞孫用改作徵。葉德輝曰、漢紀作徵。先謙曰、通鑑同、胡注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眭孟傳。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眭孟傳。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補注〕先謙曰、王莽之先本濟南東平陵人。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補注〕先謙曰、官本臿作𦥔、引宋祁曰、臿作臿、一作𦥔。張照云、案今或作垂、作臿、而汲古閣本則作𦥔字。王念孫云、通鑑漢紀二十二作臿、司馬康云、臿、測洽切。胡三省云、字書、測洽之臿、從千、從臼、與今臿字不同。漢書作根臿地中、意臿即𦥔字也。念孫案、漢書作臿、乃臿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今本臿誤作𦥔)。臿即臿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是也。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臿入地中。地中非安臿之處、不可以言臿、則作臿者是也。隸書臿俗作𦥔(周官典瑞注、插之於紳帶之閒、釋文插作𦥔、初洽反)、胡以𦥔爲𦥔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插、臿古字通、則漢書作臿明矣。又儒林傳、先敺旋頭、劇挺𡿩墜、首𦥔泥中。宋祁曰、𦥔字當是臿字、亦是也。泥中可言臿、不可言𦥔。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臿。又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入引此、並作插。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師古曰、皁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補注〕宋祁曰、舊本無樂昌字。浙本有。周壽昌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先謙曰、通鑑無樂昌。用舊本。然非是。所㠯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黜遠外戚。毋授㠯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遠下無謂字。皆罷令就弟。㠯則效先帝之所行。〔補注〕葉德輝曰、弟、錢藩本作第。先謙曰、官本作第。通鑑作弟。胡注弟與第同。漢書率作弟。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㠯襃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此策下。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古早字。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

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補注〕先謙曰。通鑑載此疏於陽朔二年。而前諫昌陵疏。載永始元年。以罷陵在是年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補注〕王念孫曰。積思當爲精思。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文部一。御覽學部十。並引作專精思於經術。北堂書鈔藝文部三。翰苑序疏。並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傳贊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兒寬傳。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猶其精如此）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曰壅。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補注〕劉攽曰。毋若丹朱傲。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王念孫曰。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云云。論衡問孔篇引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敖已不敢私不肖子也。蓋古書云舜告禹曰。毋若丹朱敖。與司馬劉王所稱皆合。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讀今本尚書以啓子政。因無疑焉。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周書亡逸篇。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

譏其憂。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曰。比頻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補注〕先謙曰。胡注。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年八月己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蓋是年并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賁卦彖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爲孟。正月爲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秦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孫林曰。有光爲天狗。無聲爲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宮。師古曰。孽。災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猶而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

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犯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隨地爲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見尚書高宗肜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下下無有字。先謙曰。官本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補注〕先謙曰。胡注。崇。增高也。猶增高劉氏之業愈巍巍也。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豤豤。款誠之意也。奸。犯也。豤音懇。奸音干。〔補注〕先謙曰。通鑑作懇懇。字同。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贍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

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曰設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補注〕先謙曰。官本曰設作口設。是。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閒下。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補注〕錢大昭曰。謂納其言。先謙曰。二說並通。然終不能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載此疏於元延元年。考異云。向傳云星孛東井。岷山崩。向懼不能已。上此奏。案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胡三省云。案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間日八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數。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漢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幾一年而食。又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朞年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九朞。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朞而食。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寐反。廕。音於禁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廕下五字。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

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補注〕葉德輝曰：漢紀作輒爲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先謙曰：顧炎武云：衍一不字，當云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扶制之義，而非扶助之解也。陳景雲云：顏注蓋傍誤而傅會其說。列居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補注〕錢大昕曰：依此推校，向當卒於成帝綏和元年。葉德輝曰：漢紀云前後四十餘年。本傳言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則向卒於成帝建平元年。由建平元年上推，向生於昭帝元鳳四年。自既冠擢爲諫大夫，至此實四十餘年，當以漢紀爲是矣。後續疑年錄亦推向生元鳳四年，卒建平元年。蓋莽代漢在孺子嬰初始元年十二月，是年上距向卒正十三歲之後，錢氏誤推，不足據。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一載劉向集書誡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又四百五十六云：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則必有善而還福也。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

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補注〕沈欽韓曰。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葉德輝曰。原本北堂書鈔九十八引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補注〕錢大昕曰。志古識字。後文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藝文志多見。而志之皆從古文。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當作七。先謙曰。官本注言在數下。是。傳聞之與親見之。〔補注〕宋祁曰。之字當刪。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師古曰。間、音居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謂辭以對也。歆因移

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吕紀帝王之道。〔補注〕先謙曰。文選把作紀。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補注〕先謙曰。文選李注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吕竹曰籩。吕木曰豆。籩音邊。〔補注〕宋祁曰。理一作治。先謙曰。官本注在之禮下。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補注〕先謙曰。官本氏作子。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吕古非爲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補注〕先謙曰。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爲卜筮之事。傳者不絕。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補注〕先謙曰。見惠紀四年。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補注〕錢大昭曰。李善注文選。謂絳灌是一人。非絳侯與灌嬰。案孝惠世。周勃灌嬰俱在。而一取封地。一取氏族。不相倫類。故李氏疑非二人。蓋據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然史傳中無此人。且賈誼傳已云。樊酈絳灌。樊指噲。酈指商。絳指周勃。灌指灌嬰。又陳平傳云。絳灌等或讒平。樊噲傳云。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外戚傳。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豈各舉其姓。則周有周昌周竈之不同。各舉其封地。嬰又封潁陰。兩字不可單稱。故當時有此絳灌之目。咸

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書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補注〕宋祁曰：在漢朝，不容更有漢字。錢大昕曰：漢初，甾川田何、濟南伏生、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魯高堂生、齊胡毋生，皆諸侯王國人，唯賈生洛陽人，在漢十五郡之內，故云漢朝之儒，唯賈生一人。宋未之思耳。何焯曰：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修左氏春秋傳，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是以推賈生。先謙曰：文選無漢字。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即所謂經師也。眭弘上書稱先師董仲舒，即是其證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補注〕先謙曰：李注成一經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補注〕先謙曰：文選讀作讚。李注引七略曰：孝武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書離絕已久，不可得其真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離於作離合。先謙曰：李注全經未焚書之時。案官本無稱字。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補注〕錢大昭曰：文選九下有篇字。先謙曰：官本有篇字。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

行。〔補注〕沈欽韓曰，孔子世家末敍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安國不及見巫蠱之禍也。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則與世家早卒之文合。王鳴盛云，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案近代閻氏、王氏辨僞孔傳已詳，不復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國身爲儒官，既以古文傳授，何不及生存時獻，而當身後倥偬多事始上之乎。嘗考恭王始封在景帝中，本傳首云，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壁得古文，亦在景、武之際，武帝即位，敬崇儒術，未遑多欲，術知孔氏所藏古書，縱使世儒無能通曉，寧有不錄祕府，而任其隱沒民間，則廣開獻書之路何爲乎。術謂今文方興，諸儒嫉妬，或有擁遏之者，考伏生殘授鼂錯，殆若一綫，今文至兒寬始顯，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在其後，寬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儒，在先無踰於安國，治今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蓋古文之不顯，實緣非主之不好，而學者所苦難，史云巫蠱非不得施行，遂爲疑案。　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補注〕先謙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葉德輝云，三事不及毛詩者，以毛詩非先師也。班志藝文敍毛詩，則云自謂子夏所傳，何閒獻王好之。儒林傳則云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班志意皆有微詞，歆亦知毛詩不如書禮左傳之可信，故祇取重三事也。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簡。閒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音古莧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經傳字間作脫。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傳或閒編無所考見。　傳問民間。〔補注〕先謙曰，文選傳作傅。　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補注〕先謙曰，柏當作桓，閩本、官本不誤，宋人避諱缺末筆，遂譌爲柏。貫公傳左氏春秋於賈誼，庸生傳古文尚書於都尉朝，桓公即桓生，傳禮於徐生，並見儒林傳。　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

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補注〕沈欽韓曰。大戴小辨篇。子曰。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補注〕沈欽韓曰。公穀二傳。皆戰國時爲末師也。公羊傳至胡毋生始著竹帛。以前口說也。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論誹篇。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備上有不字。齊召南云。案瓚注據太常孔臧與從弟安國書也。班固不知書本百篇。則妄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錢大昕云。以注文證之。不字衍。陳詩庭云。南監本無不字。先謙案。官本注存作有。是。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補注〕先謙曰。書自爲書。非春秋傳。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補注〕先謙曰。昭文選作深。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補注〕先謙曰。考問其可否。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

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作苟以己不誦習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補注〕先謙曰：李注：二語本太公金匱。此乃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補注〕先謙曰：文選其下多爲字。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補注〕何焯曰：內，謂中祕藏；外，謂民間桓公、貫公、庸生遺學。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補注〕先謙曰：官本書下無也字。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妬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妬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

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

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意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補注】宋祁曰：浙本作太皇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補注】先謙曰：具載律歷志。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故改名，幾以趣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富字。何焯曰：觀其改名於哀帝之時，以見歆樂禍非望，不能乃心王室。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

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虖讀曰呼。〔補注〕何焯曰。昔赤眉之亂。無不被發。先謙曰。官本注在嗚虖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諒多聞。可謂益矣。與讀曰歟。〔補注〕何焯曰。多聞。指上鴻範論。七略。三統曆譜。言山陵梓柱。則加以直諒。七略三統。并子歆所著。連類舉之。而中言向之直諒。則箴砭亦具其中矣。先謙曰。官本注。可謂益矣。矣作也。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目非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目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補注〕宋祁曰，俠疑作挾。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閔反。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止。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能聽臣。臣敢進計。卽否。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鄧展曰，皆大棺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翣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目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鄧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蓋者耳。非此之謂也。翣音扶咬反。〔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與此異。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說曰。

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上有即字。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荊、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冢、取屍鞭之三百也。〔補注〕宋祁曰、荊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亡。先謙曰、史記有王字。忌、同浙本作亡誤。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待、待於天子閒隙。〔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爲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補注〕宋祁曰、浙本拜字下有爲字。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補注〕先謙曰、見匈奴傳。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曰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將兵四十餘萬衆、而本書匈奴傳載布言三十二萬人。噲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歎、詳略不同如此。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

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師古曰。痍、傷也。瘳、差也。痍音夷。瘳音丑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瘡作創。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

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

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發怒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又上無人字。引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人字。顧炎武云。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顏注非。至。

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補注〕劉攽曰。見罷猶言見遣見棄耳。非引見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

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補注〕宋祁曰。一本無受字。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

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

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非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李奇曰。招權、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權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使人顧金錢也。〔補注〕劉攽曰。招權猶作為形勢。招權路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先謙曰。官本注顧下有以字。史記云。生、楚人。事貴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補注〕宋祁曰。越本談作同。先謙曰。史公以父諱談為同。漢書自應作談。越本乃後人據史記妄改。與竇長君善。服虔曰。竇帝舅。〔補注〕先謙曰。見外戚傳。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

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爲己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諾。辭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百下有斤字。諾上有一字。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閒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何焯曰。既爲俠。則其交必雜。此曹丘所以卒容於季布也。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盎字。弟以兄長之禮事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也字作之。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補注〕先謙曰。宋[illegible]漢書作中尉司馬。誤也。有尉字。則如不加注。中尉郅都不敢加。〔補注〕周壽昌曰。雖以都之嚴峻。不敢有加於彼。先謙曰。史記作不敢不加禮。都見酷吏傳。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自稱爲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補注〕何焯曰。漢初游俠之盛。季布其益厲之也。自田竇敗。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閭里之魁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爲同母異父之弟。〔補注〕宋祁云。浙本注文無之字。有也字。周壽昌曰。左僖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謂同母弟爲母弟也。師古曰丁公名固。則自姓丁。故以爲異父。

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種屬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戹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噲輩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欒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補注〕先謙曰。家人猶庶人。見魏豹傳。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補注〕沈欽韓曰。鶡冠子世兵篇伊尹酒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賈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促、急也。方提趣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趣讀曰趨。趨、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吕不能遂西。徒吕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陛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徵、召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作之。引宋祁曰。封之之字疑可删。浙本亦字。今漢壹徵兵於梁。〔補注〕宋祁曰。越本作今帝徵兵於梁。浙本從今。彭王病不行。而疑吕爲反。反形未見。吕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吕法滅之。吳楚反時。吕功封爲鄃侯。蘇林曰。鄃音輸。清河縣也。〔補注〕先謙曰。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補注〕錢大昕曰。史記云陘城。今在中山國。攷地理志中山有苦陘。有陸成。無陘城縣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劒。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公者、老人之稱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樂毅傳。樂氏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樂解臣公一作巨公。史公贊云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臣公本一作巨公。此鉅公即巨公也。御覽五百十引道學

傳。亦作樂鉅公。巨爲巨細無疑。爲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稱王家奴四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爲宣平侯。〔補注〕先謙曰。官本殿下有王字。引宋祁云一本無王字。乃進言叔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引宋祁云删也字。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補注〕何焯曰。欒布再爲燕相。田叔守漢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稱其職。得與民休息也。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

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爲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師古曰：歐與驅同，言不歐之令戰也。歐字從攴，攴音普木反。〔補注〕宋祁曰：豈歐之哉之下當有戰字。先謙曰：官本歐作毆，攴作支。）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求其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補注〕先謙曰：相景帝子共王餘。）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補注〕錢大昭曰：千，閩本作十。先謙曰：官本作十，是，史記同。）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爲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補注〕周壽昌曰：舍，入舍休息也。禮月令云：耕者少舍。）

王曰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補注〕沈欽韓曰。以百金與其家爲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爲衞將軍舍人。張晏曰。衞青也。數從擊匈奴。衞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如淳曰。爲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補注〕沈欽韓曰。如說非也。三河從屬司隸。是時未設司隸官。仍以丞相史刺舉。還奏事稱意。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補注〕先謙曰。褚少孫補史記云。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謂仁掌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孫虞曰。履軍。踐踏履之。李奇曰。搴。拔也。孟康曰。搴。斬取也。師古曰。履身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搴音蹇。今流俗書本改履爲屨。而加典字云身屨典軍。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履屢當作屨。先謙曰。履屨古字通。身屨典軍。即用史記文。可謂壯士。及至困戹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僇。古戮字也。奴僇。罪髡鉗爲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

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音工代反。〔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槩爲節槩。則感槩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慨而自殺。游俠傳感槩不快意。史記作慨不快意。是感槩卽感慨也。感慨之爲感槩。猶慨然之爲槩然。莊子至樂篇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是也。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聊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聊。晉灼曰。揚雄方言。俚、聊也。許愼曰。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高五王傳第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書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目下三王非必同母蓋目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書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閎諸姬子于聚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姬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聚叔出其例也豈曰諸為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補注〕沈欽韓曰小雅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列女傳賢明篇宋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外婦與外昏外妻同義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補注〕齊召南曰案高紀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封齊先謙曰史記云七十城舉大數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

國大。故多封之。〔補注〕先謙曰。宋祁引孟說。此時人多流亡。移亡一也。人多二字不可少。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臥反。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補注〕先謙曰。官本蝮作蛇。是。令齊王為壽。〔補注〕周壽昌曰。據此。古人置酒為壽。先自飲。明其酒無惡味。而後以壽長上也。觀下帝亦起欲俱為壽可見。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內史勳。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昔以母禮奉之。所以自解也。解具在惠紀。〔補注〕齊召南曰。宋史記無此句。但曰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而已。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傅。戚姬使舊趙王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補注〕宋祁曰四字校添。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衞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己之理直。冀天監察之。〔補注〕劉敞曰。棄國當屬上句。宋祁曰。浙本無自字。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補注〕宋祁曰。仇、音渠尤反。讎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閒立辟彊。是爲河閒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

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爲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上下文並作建德悍。顏說是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廣平府邯鄲縣東二十五里。一名諸沁水。濁漳水注。牛首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圍邯鄲。相捍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逕溫明殿南。又東流出城。合成一川。又東澄而爲渚。沁水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渠城南五里有渚河城。西半里有沁河。合爲西河。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僇哉。宋躛史漢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故史公明著之。據此。納忠者不獨相內史也。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補注〕周壽昌曰。司讀曰伺。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

〔補注〕沈欽韓曰，外戚傳同。西京雜記云，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王。十五年薨。〔補注〕沈欽韓曰，金史文藝傳，初，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冢，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東西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柩，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柩題燕康王劉嘉之葬也。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景王，興居爲濟北王，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師古曰，辟音璧，又讀曰闢。賢爲菑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呂台爲呂王，師古曰，鄜音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酈。徐廣注一作鄜。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

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衞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旣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補注〕先謙曰。三王燕、趙、梁。 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補注〕沈欽韓曰。吏當作史。賓之初筵云。或立之監。或佐之史。先謙曰。史記亦作吏。假以監酒。不必定用古名也。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喩也。 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庚桑楚。能兒子乎。呂后蓋以小兒視之。弄愛之也。周壽昌曰。畜如季布弟畜灌夫、籍福之畜。 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補注〕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耳。下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以琅邪爲父也。齊召南曰。悼惠王本高帝微時庶子。故曰知田。上文高后兒子畜之。不謂呼孫爲子也。下文云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義尤明白。劉說是。 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試爲我言田。不須加意字也。此意字卽下文章字誤衍。 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爲藩輔也。穊音冀。 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言斥諸呂也。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

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補注〕朱一新曰。爲當讀如字。顏音非。）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謂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

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宋祁。廣平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別人。）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平曰。（師古曰。紿、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史記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此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非在前。何緣有銅虎符。沈欽韓云。史家以後事追稱。此類甚多。）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將兵及衛守之。具曰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補注〕沈欽韓曰。春申傳贊引之。後書儒林傳引作黃石公三略。）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

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爲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呂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呂爲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補注〕王念孫曰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文不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悼惠王世家同。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呂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擅廢高帝所立義異。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爲濟南琅邪城陽凡爲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補注〕先謙曰史記

侍作侍。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官嚴威。〔補注〕朱一新曰。監本下宜作兵。先謙曰官本作兵史記同。劫列侯忠臣。撟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撟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撟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師古曰。諭曉告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補注〕先謙曰。史記乃下有西取其故濟南郡句。

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琅邪王及大臣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劉攽曰。此訪與公羊訪於此義同。周壽昌曰。訪同昉。昉始也。先謙曰。史記作方。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

齊兵。使使召賁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暇待有詔命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匡作臣。引宋祁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匡之。先謙案。丈人。史記作大人。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補注〕先謙曰。宋陳。晉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爲乎。乃罷勃。師古曰。放令去。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則作劓。誤。城陽景王章。〔補注〕先謙曰。王齊城陽郡。年表云都莒。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

文十二年。徙王淮南。〔補注〕先謙曰。年表云都陳。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補注〕宋祁曰。越本作十年。先謙曰。史記作十一年。表同。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補注〕宋祁曰。越本作三十六年。先謙曰。史記作四十六年。表同。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爲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補注〕先謙曰。王齊濟北郡。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貴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補注〕錢大昭曰。案功臣表有棘蒲剛侯陳武。此又作柴。誤。詳侯表。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

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補注〕錢大昭曰。本紀亦作七人。孝王子侯表。管共侯罷軍。氏邱共侯甯國。營平侯信都。楊邱侯安。楊虛侯將閭。朸侯辟光。安都侯志。平昌侯卬。武成侯賢。白石侯雄渠。俱悼惠王子。同日受封。此七人當作十人。下文云十五年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時罷軍甯國信都等已卒。皆非見在。故不得王。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宋祁曰。越本絕字下有世字。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都即墨。膠西王都高苑。並見年表。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服虔曰。扐音勒。扐、平原縣也。〔補注〕宋一新曰。扐王子侯表作朸。悼惠王世家作勒。誤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補注〕劉攽曰。吳王濞傳前云膠西。膠東。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廣韻中字下引賈執英賢傳曰。路中大夫之後。以路中爲氏。是其後姓路中也。先謙曰。案陳引顏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天子復令路中大

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大誤。曹襄以武帝元光五年嗣爵。是時孝景初年。已爲將軍。案陸云。案表是曹奇。是也。奇薨於景帝四年。則救齊擊破三國兵乃奇未薨前一年事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補注〕王念孫曰。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欒布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

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補注〕先謙曰。見外戚傳。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補注〕先謙曰。史記及作急。下更有乃字。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坐死字上有新字。先謙曰。史記有新字。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寖淫猶言漸染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浸潯。浸潯卽侵尋之異文。亦與寖淫同義。主

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安。師古曰。鉅。大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宋祁曰。自及吳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以。引宋祁曰。舊本以作大。朱一新云。大監本作以。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圜。謂周繞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紀所謂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顏

注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案諸侯王表志在位三十五年與傳同以元光五年薨紀云菑川王志誤也 是爲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靑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 如淳曰八子妾號 終古或參與被席 師古曰與讀曰豫 或白晝使臝伏犬馬交接 師古曰臝者露形體也音郎果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臝作羸案羸誤臝亦俗字王念孫云景祐本臝作嬴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嬴袒也從衣嬴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臝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臝少見嬴而輒傳中嬴字皆誤爲臝矣 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 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 〔補注〕錢大昭曰案外戚傳八子視千石比中更此是諸侯王之八子故秩不同 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 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內反 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尙嗣五年薨〔補注〕周壽昌曰五年表作六年 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 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 故大封同姓以塡天下 師古曰塡音竹刃反 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

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爲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補注〕周壽昌曰，左官，諸侯王表注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王侯，故謂之左官也。附益二字見論語。諸侯王表注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顏注非。匡衡傳，丞相主簿陸賜、曹屬明阿承衡意，遂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阿黨二字見禮記月令鄭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本注引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爲阿黨。諸侯王表注，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元后傳，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朱博傳，言大司馬喜阿黨大臣，無益政治者是也。 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六)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蕭何，沛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沛豐人。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補注〕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毋害。毋害者，取其為人毋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端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餘說太汎。先謙曰：宣紀詔云：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文者，循理用法之謂，過於理則為文深，為舞文。集解引漢書音義云：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此無害之確詁。文毋害，猶言文吏之最能者耳。（蜀中舟子，長年三老，號曰最能，唐杜甫有最能行，最能之稱，猶無害也。）周亞夫稱趙禹云：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顏注：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劉為無比意是也。而此注云無人能傷害之，則尚拘於字義，不悟其為當時習語耳。既言禹無害，又云然文深，則無害非無嫉害、不刻害之義甚明，服、應非也。索隱引韋昭云：有文理不傷害，謂文為有文理，是，訓毋害為無傷害，非也。續志：郡國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謂遣吏能最高者。劉昭注：律有無害都吏，猶今言公平吏。天下豈有公平而文深者？劉注誤矣。墨子號令篇：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案無害可任事者，猶云最能可任事者也。論衡程材篇論文吏云：巧習無害，文高德少，巧習無害，猶言巧習無比。是無害二字，書吏高下皆可施用。索隱：主吏功

曹也。主吏掾即功曹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字。先謙曰。史記作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曰傜。傜、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傜作役。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常辨明何之有方略也。蘇林曰。辨。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補注〕劉攽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錢大昭曰。辨、治也。案時御史監郡。郡中事皆與從事共辨之。何為泗水卒史。即從事也。蘇顏說皆失之。先謙曰。辨與辦同。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補注〕周壽昌曰。秦時沛屬泗水郡。漢乃屬沛郡也。索隱。如氏云。秦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事第一。師古曰。課最上。〔補注〕齊召南曰。案事字應屬上句。言何給泗水郡卒史事也。第一。即是課最上。不必有事字。蘇讀非。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常選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補注〕沈欽韓曰。漢刺史。歲一奏事京師。秦法當然。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為沛丞。專督眾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趨向之。走音奏。〔補注〕先謙曰。官本音上無走字。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

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吕距漢王。〔補注〕宋祁曰。浙本距字下有塞字。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補注〕宋祁曰。謝郭去之字。蕭本無之字。齊召南曰。漢王就國漢中一段。史記所缺。而班氏補之。何爲漢功臣之首宜也。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漢王曰。何爲乃死也。〔補注〕宋祁曰。乃字疑作遽。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補注〕沈欽韓曰。周書見存者無此語。太公金匱云。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越語范蠡曰。天與不取。反爲之災。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河漢當作天河。沈欽韓曰。詩雲漢疏引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五引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韓注或辨韓王語同。此萬乘當爲萬人。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吕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吕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吕爲大將軍。〔補注〕先謙曰。以爲大將。而稱曰將軍。信傳可證。此時尚無大將軍官名也。說漢王令引

兵東定三秦。〔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王字。引宋祁曰。浙本於漢字下有王字。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師古曰。塡音竹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忍作刃是。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服虔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竹阮反。此即專壹之意。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剸作專。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次下亦同。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補注〕沈欽韓曰。書中言轅生王生之類甚多。皆謂先生也。師古以為諸生妄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皆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酇屬南陽。解在高紀。〔補注〕宋祁曰。朱際。鄭氏曰。酇屬沛郡。音嵯。屬南陽。音贊。又臣瓚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嵯也。先謙曰。官本注未作有。齊召南云。案功臣表。六年十二月甲申。封曹參靳歙夏侯嬰王吸傅寬召歐薛歐陳濞陳嬰陳平凡十侯。至正月丙午封張良。

劉賈．蕭何．周勃．樊噲．酈商．灌嬰．周昌．武虎．董渫．孔聚．陳賀．陳豨．共十三侯．其餘功臣未封者尚多．即上文所云羣臣爭功歲餘不決者也．注舊有爵者疑應作未封爵者．先謙案．何先封沛郡之鄼．而後封南陽之鄼．此先封者作酇．音嵯．傳寫並作鄼耳．音嵯者沛郡縣．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音贊者南陽縣．今襄陽府光化縣北． 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補注〕先謙曰．史記兵作銳． 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 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補注〕宋祁曰．衞邵本去知獵狗乎曰知之七字． 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蹤字．蹤蹟字古作縱．隸釋郛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楊峻碑云．比縱豹產．趙圉令碑云．襲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夏承碑云．紹縱先軌．皆是也．小顏乃疑非蹤蹟之蹤．誤矣．先謙曰．史記作蹤．足證縱蹤通用．顏注非是．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補注〕吳仁傑曰．史記作得走獸．案上文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所謂走得獸者．謂其追而殺之耳．云得走獸．則誼未備矣．王仲任亦云．高祖行封．先及蕭何．蕭何安坐．樊酈馳走．是也． 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補注〕齊召南曰．案十八侯位次定於此時．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

臣多封何。應劭曰：橈，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鄂秋，引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周壽昌云：各本俱作鄂秋，功臣表亦作鄂秋，無千字，史表亦作千秋，蕭何世家祇稱鄂君，無名。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師古曰：跳，身猶輕身走出也。〔補注〕周壽昌曰：跳，史記作逃，據文下有遁字，作跳為是。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引宋祁曰：浙本加字上有而字。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補注〕先謙曰：史記脫第一二字，當依此訂。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千字，引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補注〕先謙曰：父母，史記作父子。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

戶。呂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補注〕齊召南曰。案丞相常設。相國則特設矣。漢初相國惟何及曹參二人。自參後即仍稱丞相。又案何為相國。在淮陰既誅之後。此傳甚明。而公卿表乃列於九年。誤也。若在九年。則韓信尚未叛。信尚未誅矣。當以此傳為正。在十一年。周壽昌曰。高帝即位。置一丞相。至是更名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始也作以為名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補注〕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補注〕宋祁曰。舊本作上自將軍。浙本無軍字。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補注〕先謙曰。史記曰作相國。二字勉下有力字。是也。無力字不成句。史記作相國。實事。此作曰。乃對使者辭矣。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

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怠亦作迨。上所謂數問君。〔補注〕宋祁曰。此疑有者字。先謙曰。據與爲同。史記作爲有者字。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貣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貰。賒也。貣音土得反。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千萬。義異。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補注〕先謙曰。謂奪民所有以爲利。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稾音工老反。稈音工旱反。〔補注〕劉敞曰。書毋收稾。稾草爲獸食而已。沈欽韓曰。此棄地本稱稾給獸食。今令民田取粟也。注非。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衞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衞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謂進而問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補注〕先謙曰。官本求作取。故繫治之。王衞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

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補注〕宋祁曰、浙本作民人。先謙曰、史記作賈人。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關中二字。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惡衞尉之言、故慙懌而不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懌作懌。帝不欲何布德於民、故繫治之、而衞尉之言正、不能不勉從、故不得弗惡言而悲悔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補注〕先謙曰、官本吾字在苑下。引宋祁曰、越本作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錢大昭云、南監本閩本吾字在苑下。先謙案、史記同。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親字。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補注〕周壽昌曰、高祖帝崩時、呂后問相、帝已定何後爲參、茲云惠帝發問始爲參者、殆帝恐何意有可否也。紀傳各就當時語書之、非有異詞。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爲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

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引括地志。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

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師古曰。酇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見屬襄州。筑音逐。〔補注〕周壽昌曰。史表諡侯同元年。是同諡懿也。而無其母家姓。先謙曰。官本注見作並。）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補注〕先謙曰。據侯表。則親封武陽。非嘉也。疑表誤。）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師古曰。爲、治也。亦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補注〕先謙曰。犧當作犠。官本不誤。）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戶二千。封建世爲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䜌長喜爲酇侯。（蘇林曰。䜌音人足攣躄之攣。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爲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補注〕先謙曰。侯表居攝元年。喜曾孫爲嗣。建國元年。更爲蕭鄉侯。莽敗絕。）

曹參。〔補注〕先謙曰，朱勵引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曹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絜也，言其在內主知絜清洒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補注〕沈欽韓曰，墨子號令篇有中涓，其名蓋始於戰國。職內舍之事也。先謙曰，官本絜作潔。擊胡陵、方與，師古曰，音房豫。〔補注〕先謙曰，史記擊上有將字。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曰，秦郡御史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秦監泗水郡御史名平，不特高紀可證，夏侯嬰傳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即此監公也。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補注〕先謙曰，高紀時雍齒反為魏守豐。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欣作尼，是也。高紀作巳，樊噲酈與司馬巳戰碭東，即此人。尼巳二字相似，未知孰正，但必非欣耳。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上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補注〕沈欽韓曰，狐父、祁邑聚名，非縣也。伍被傳，吳王破大梁，敗狐父。史正義引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先謙曰，史記取下有碭字，是與高紀合。凡與紀合者，地不復出。言取狐父及祁之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爰戚，今濟寧州嘉祥縣西南。功臣表有爰戚侯，作爰是。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補注〕先謙曰，高紀章邯圍田榮東阿，本戰國阿邑，漢置東阿縣，故或為阿，或為東阿。周勃傳擊秦軍阿下，即此北救東阿，擊章邯軍也。曹相國世家，宋隧本作北救阿，無東字，蓋後人傳改，致有參差。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

陽。攻定陶。取臨濟。【補注】先謙曰。此臨濟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正義以為淄州高苑縣西北。誤。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作執帛侯。非。沈欽韓曰。禮。孤執皮帛。楚僭王。故亦於執珪之下置帛。初起官爵皆從楚制。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補注】先謙曰。正義。即沛戚也。時屬秦泗水郡。同沛公為碭郡長。故改戚屬碭郡耳。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補注】先謙曰。據高紀。破成陽杠里在秦二年後九月。破成武在三年十月。樊噲傳先成武後杠里。與此同。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顒。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乘者位執珪。古爵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五作伍。案漢書伍注皆作五。其作伍者後人改之。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補注】先謙曰。陽武。緱氏。河南縣。陽武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緱氏今河南府偃師縣南。據志。緱氏縣有轘轅關。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北。【補注】先謙曰。據志。尸鄉在偃師北三十里。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堵陽故城在南陽府裕州東六里。本秦陽城縣。漢改名。即本應劭此注也。案地理志但云堵陽。莽曰陽城。不言本秦陽城。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書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齮。紀傳不同。疑傳誤。【補注】先

（謙曰。據前坐致之。先謙後封事理自合。非誤也。）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辯。故道。（師古曰。武都二縣也。〔補注〕先謙曰。下辯道在今階州成縣西三十里。故道今漢中府鳳縣西北。）雍。斄。（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斄音胎。〔補注〕先謙曰。雍今西安府長安縣治。斄今乾州武功縣西南。）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補注〕先謙曰。今乾州東十里好畤村。）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壤鄉今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案唐武功縣在今武功縣西南。）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景陵下。史記作二十日。景陵無考。）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東郡白馬縣有韋鄉。故河津亦有韋津之稱。韋圍通借字。成紀大木十圍以上。圍作韋。可互證。）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補注〕先謙曰。此漢二年彭城之役。）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

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外黃作黃，集解引徐廣云，內黃縣有黃澤。索隱，晉灼據地理志作外黃，是也。徐廣說誤。外黃縣今開封府杞縣東六十里。燕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衍氏在今開封府鄭州北三十里。先謙曰：索隱，衍氏，魏邑。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羽嬰，人姓名。昆陽今南陽府葉縣治，葉在今葉縣南三十里。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補注〕錢大昭曰：高帝封莊不識為武彊侯，即此地。先謙曰：正義，括地志，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滎陽。〔補注〕先謙曰：高帝時在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彭城之敗。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補注〕周壽昌曰：此猶後世之攝銜也。元年蕭何已為拜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補注〕宋祁曰：浙本假字下有左字。先謙曰：史記有左字。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遫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遫，古速字。〔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遫字下有軍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先謙曰：涑水注，涑水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正義引括地志云，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先謙案：唐之虞鄉即今虞鄉縣治也。一統志，今平陽府浮山縣西南三十里有東張城。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曲陽城在絳州絳縣東南，或曰在曲沃之陽，故曰曲陽。垣縣城在絳州垣曲縣西二十里，一名王垣，亦曰武垣。博物記，王屋山在縣東。故知垣故縣亦有東垣之稱。解史記者以定州瀛州屬縣當之，不知魏豹都安邑，今之解州，豈能遠越至真定河間乎。梁玉繩曰：曲陽乃陽曲之誤，太原縣也。陽曲抵垣不甚遠，是以追及之。史記作武垣，武字衍。生獲魏

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鄔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補注〕沈欽韓曰：陳餘傳，餘為代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此夏說自為代相也。韓信傳注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其說是矣。此作趙，誤。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它合反。鬲與隔同。〔補注〕錢大昕曰：項羽封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攻殺安，并三齊之地，因以濟北為郡，非追書也。先謙曰：著，濟南縣。漯陰、平原、鬲，並平原縣。盧，泰山縣。著在今濟陽縣西南。漯陰在今臨邑縣西四十里。平原在今平原縣南二十里。鬲縣今德州北。盧今長清縣西三十里。並屬濟南府。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補注〕先謙曰：濰水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韓信斬龍且於是水。案假密即高密也。高假雙聲。在下密縣，故此稱上假密。高密，高密縣，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下密，膠東縣，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

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齊字。引宋祁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補注〕先謙曰、竹邑在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相今宿州西北。蕭今徐州府蕭縣西北。並漢沛郡縣。留今徐州府沛縣東南。漢楚國縣。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嚻。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如淳曰、嚻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補注〕先謙曰、官本候作侯。史記亦作候。餘前云非秦候一人也。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補注〕錢大昕曰、吳王濞傳、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高五王傳亦云食七十餘城。此云七十者、舉成數也。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故下有俗字。當依此訂。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盍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補注〕周壽昌

曰、正堂、齊丞相治事之堂。五行志曰食餘下有云避正堂。後書章帝紀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皆官舍之正堂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治行裝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猶言家人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據戰國策蘇秦使舍人資遣張儀於秦、李斯爲呂不韋舍人、謂爲私屬官可也、以爲主家事則拘矣。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先謙曰、浙本是也。史集解引此作漢書音義、則非孟說矣。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鬬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補注〕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辭。先謙曰、史記宰相作將相、是。宰疑文、否則爲上當加何字。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師古曰、遵、循也。言凡事皆無變改。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補注〕何焯曰、謹厚長者、其爲治乃能務與秦吏相反。年又長大、非唯歷事多、其人親受秦法酷烈之害、必求事退順民情、與之休息也。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補注〕先謙曰。度之。史記作閒之。閒之猶言頃之也。此謂揣度之。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其下並同。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材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患之作惡之。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臥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與讀曰歟。〔補注〕王念孫曰。案隱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少譌作小。）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乃、汝也。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閒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師古曰。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爲何治也。治、音丈吏反。〔補注〕陳景雲曰。詆人以答接爲治。治即答耳。錢大昕曰。與窋胡治。猶言胡與窋答也。陳說是。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免

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補注〕宋祁曰。浙本觀參字下有能字。先謙曰。史記亦有能字。與。如也。賢猶愈也。言材能孰優。浙本是。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參爲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講作顜。徐廣注。顜。音古項反。一音較。錢大昭云。講與斠同。斠卽角斗甬之角。說文斠。平斗斛也。斠較通用。顜講皆借字。王念孫云。宋祁單行本顏作覯。集韻三講四覺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覯。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顜字。顜卽覯之譌。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乘也。〔補注〕錢大昭曰。靜。南監本閩本作靖。王念孫曰。載。行也。（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淮南俶眞篇注。）謂行其淸靜之治也。顏訓載爲乘。失之。先謙曰。官本靜作靖。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爲將軍。擊匈奴。薨。〔補注〕先謙曰。據史記。窋孫時尚平陽公主。時子襄尚衞長公主。子宗嗣。有罪。完爲城旦。〔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征和二年。宗坐太子死。侯表與此傳同。此並正史記之誤。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補注〕錢大昕曰。案功臣表。本始乃參元孫之元孫。傳脫元字。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補注〕先謙曰。表云。建武二年。侯宏嗣。以舉兵佐軍。紹封。非莽所侯也。嗣字當在封上。至今八侯。〔補注〕劉攽曰。八侯字疑衍。齊召南曰。案參傳子窋。窋子奇。奇子時。

時子襄。襄子宗。參元孫本始。本始子宏。宏子曠。卽功臣表所謂今見者也。八侯皆非衍文。周壽昌曰。案高帝時侯者。後嗣紹封最盛、如蕭何不過終西漢而止。不及曹參。魏志武帝紀云。漢相國曹參後。注引王沈魏書云。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諫篇。錄錄彊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蓋言何參値漢初興。故以日月爲喻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爲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慶流苗裔。盛矣哉。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臣道篇。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楊倞注。張去疾。張良之祖。韓非說林。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案張譴之相。當在公仲公叔之後。荀子與韓非俱並時目睹者。當非妄說。而史名開地。名不無一同者。又王符氏姓志云。良韓公族姬姓。良為韓報讎。秦索賊急。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今考韓非。則良之先以張為氏。符言非也。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補注〕錢大昭曰。人表作桓惠王。先謙曰。案隱韓世家及世本並作桓。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補注〕宋祁曰。宦疑是當字。錢大昭曰。閩本宦作當。周壽昌曰。何焯云。北宋本無年字。先謙曰。淩稚隆云。一本未下有當字。案史記作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補注〕先謙曰。史正義。今陳州也。案即漢淮陽。今陳州府淮寧縣治。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補注〕沈欽韓曰。越絕云。楚威王滅無彊。無彊之子侯竊自

立爲君長。倉海君。蓋諸尊之君長。先謙曰、索隱、姚察以武帝時東夷濊君降爲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補注〕先謙曰、史記狼作浪。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寰宇記云、在縣東南五里。漢陽武縣城在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應劭云、狙、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更、改也。〔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補注〕張佖曰、案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反。据許愼說文云、東楚謂橋爲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差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與下文直墮其履圯下、並作圯字校定。劉攽曰、予謂若本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疑汜亦自爲頤音。而釋爲橋也。譬如鼈鄴作濟鄴矣。然則汜字從水、亦未爲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宋祁曰、舊本汜從水。張佖改作土。蕭從水者是。江有汜之汜音詳里反。余謂佖說非也。近胡旦作汜傳贊、字從水。旦、碩儒也。予嘗問之。旦曰、汜音頤。何所疑。俯按說文從圯。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無義。佖改從土。蓋應注爲汜水之汜。又何以辨應之誤耶。用此尤見張佖之率爾也。王念孫曰、沂水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廣謂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即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爲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沈欽韓曰、淮南道應訓、公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一呼而航來。注、汜、水涯也。此汜上者、亦謂下邳之水邊也。先謙曰、官本注、是矣作是也。汜字當從水。而有二解。如服說、讀汜爲圯、則訓爲橋。如沈引淮南注、則訓爲水涯。予疑汜字古本或作沂。故敍傳云、漢良受書於邳沂。顏注引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此注文穎云、沂

水上橋。蓋所見有沂汜兩本因而立注。水經注。小沂水之名。又後人沿傳文及文穎爲之附會流傳。以成其實。究之古訓。不如此也。沂與圻通。圻又與垠同。故宋祁於敍傳引韋昭本作垠。文選䟽班此文亦作𤰞垠。垠字本訓崖岸。足證班氏於此傳文。必解爲下邳水崖之上。不以爲橋圯。而沈氏圯爲水崖之說。爲不可易也。韋昭於作垠之本釋曰。垠、限也。謂橋。文選大將軍讌會詩李注引文穎沂水上橋之說以釋垠字。則妄爲牽引而愈不可通矣。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補注〕宋祁曰。褐制若裘服。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補注〕先謙曰。直猶故也。語本張揖。宋祁駁之。謂當訓正。王念孫云。老父故墮履。使良取。欲以觀其能忍與否。知小司馬說是。履墮出於無意。失其指矣。直之言特也。謂特墮其履而使取之。並引禮祭義。穀梁文十一年傳。孟子梁惠王篇。莊子德充符篇。秦策。韓詩外傳。孝王世家。直特同義以釋之。〔詳史記雜志〕詩柏舟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尤明證。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孺幼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歐、擊也。音一口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歐作毆。集解引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跪進。〔補注〕周壽昌曰。釋名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古無高坐。於所尊敬。跪而致物者其常。禮記。跪而遷履。是爲已納履也。此跪進履者。所謂授坐不立也。彊釋之爲王生跪而結韤。亦是此意。先謙曰。史記。取履下作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之。笑去。〔補注〕宋祁曰。浙本作笑而去。先謙曰。史記亦有而字。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引劉攽曰。怪字合在因字上。宋祁云。浙本怪字下有之字。周壽昌云。案史丹傳上因納儲丹言云云。古書自有此等句法。非有誤。劉刊非也。先謙案史記亦有之字。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雞鳴。師古曰。故良令去。我以後

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補注〕宋祁曰。注文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先謙曰。蚤早通作字。非古字也。依說文當爲早。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

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爲書。故云一編。編音鞭。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

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讀。〔補注〕宋祁云。一本讀下有誦字。先謙曰。史記作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補注〕宋祁曰。浙本作在陳留。齊召南曰。案留縣名。地理志屬楚國。即後文良所云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者也。良之封留。即以此。非別本作在陳留非也。先謙曰。高紀作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

沛公拜良爲廐將。服虔曰。官名也。〔補注〕沈欽韓曰。爲楚宮廐尹之職。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它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釋詁。省。察也。顏訓非。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此班氏改正史記之失也。高紀明言沛公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可見良亦見駒。但自此決意從沛公耳。沛公之辟。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迺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賢。〔補注〕宋祁云，浙本韓字上有而字。錢大昭曰，功臣表傅寬以舍人從起橫陽。即成所封地。可立爲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補注〕周壽昌曰，司徒，史記作申徒。徐廣云，即司徒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案楚漢春秋作信都。信即申，都徒音近而轉耳。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補注〕先謙曰，史記擊下有破字。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師古曰，嶢音堯。〔補注〕先謙曰，嶢關解見高紀。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補注〕先謙曰，史記五一作百。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皆所以張己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秦將果欲連和，〔補注〕周壽昌曰，果下史記有畔字。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離漢兵襲咸陽。〔補注〕宋祁曰，浙本襲字上有共字。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補注〕周壽昌曰，逐、史記作遂。以北爲背北之北，此以北爲敗北之北也。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

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㠯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資。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資字舊本作質。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補注〕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苦於口。先謙曰。史記亦作逆耳苦口。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事急。〔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鯫音七垢反。鯫、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鯫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補注〕先謙曰。說文。鯫、小魚也。臣瓚楚漢春秋。鯫生本姓解。此注誤作小人。又脫三字。致語義不了。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固不能也句。今爲柰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補注〕先謙曰。史記因作固。義異。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㠯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補注〕齊召南曰。案此直用史記而失者也。鴻門之役。史記於項羽本紀中詳敘。故留侯世家曰語在項羽。非中若漢書既移敘其事於

高祀。故羽隊從略。但曰留在高祀。不應此文復曰從在羽隊也。此史家修改所未及處。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補注〕錢大昭曰。溢、古鎰字。食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爲名。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案服注蓋據高紀。蕭何等傳。但言漢中。故云。然據此傳上文明言止王巴蜀。則無漢中明矣。如注爲是。此當在項羽猶封未定時。侯表良功狀亦有請漢中地四字。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襃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遣歸即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復字。引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閒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補注〕先謙曰。官本國作地。高祀。時周呂侯將兵居此。帝往從之。漢王下馬踞鞌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補注〕先謙曰。已與以同。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

梟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田榮二字。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補注〕先謙曰。北、史記作兵。是。因舉燕。伐齊趙。〔補注〕何焯曰。伐當作代。宋大字本亦誤作伐。先謙曰。史記作代。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補注〕宋祁云。越本云持兵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師古曰。橈、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德。引宋祁云。浙本德字作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補注〕周壽昌曰。高帝五年即皇帝位。此三年猶爲漢王。陛下之稱。史臣追書之。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補注〕王念孫曰。衽謂袂也。廣雅。袂、衽、褏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是衽即袂也。管子弟子職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攝衽抱几。列女母儀傳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

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補注〕先謙曰。言子房以爲如何也。官本作何如。意同。叔孫通、吳王濞傳並有於公何如之語。其義並同。宋本史記亦作於子房何如。今本誤爲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詳王念孫史記雜志。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釋箕子之拘。徐廣注。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囚不可式。當亦門之誤字。蓋人皆知武王釋箕子囚。而不知有式箕子門之事。故改門爲囚。而不計式囚之不可通也。史記下云。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正承上三者言。尤爲史漢文同之顯證。後見王念孫史記雜志。與余說大同。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補注〕先謙曰。財當依留侯世家作錢。殷本紀亦作財。王念孫云。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武成正義引正作錢。齊世家、逸周書克殷篇、管子版法解、淮南主術道應篇並同。殷本紀、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呂覽愼大篇云。賦鹿臺之錢。說苑指武篇散鹿臺之金錢。並作錢。自僞書盛行。後人輒改錢爲財。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元文。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補注〕宋祁曰。載作戢。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埜。晉灼曰。在弘農閺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卽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閺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示天下不復輸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示字。引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王念孫云。宋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書其乖避而委離之。且從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左作離。引宋祁曰。離親戚。浙本離作左。左者。書其乖避而委離之者。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旣立六國後。土地皆屬。無邑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難之辭。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瓚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屈殺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以湯伐桀作不可者一。武王伐紂作不可者二。以下遞數。至此當不可者七。爲不可者八。且楚唯無彊至焉得而臣之。直接誠用客之謀云云。無其不可八矣五字。與本書稍異。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假齊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假字。引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

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補注〕先謙曰。史記幄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補注〕周壽昌曰。中讀曰仲。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補注〕宋祁曰。浙本封作拜。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補注〕宋祁云。浙本無上字。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而字。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複。〔補注〕先謙曰。史記復作複。集解引如淳云。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往往數人偶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爲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

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補注〕王念孫曰。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雍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即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衞。退朝而入。衞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衞君之罪。公曰。吾與衞無故。子曷爲請。無故即無怨也。史記作雍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竝作雍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作汁防。）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師古曰。殽、殽山也。黽、黽池也。音湎。〔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作殽、殽山也。黽、黽池也。）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漑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漑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補注〕周壽昌曰。性猶生也。周禮地官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性亦猶體也。魏志吳質傳注。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與此性義同。計秦滅韓時良年少甚十年。從高帝卽帝十三年。後六年卒。壽不過五十。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澤當是釋之。齊召南云。考異是也。澤與釋相近而譌。其下文又脫之字耳。呂澤封周呂侯。呂釋之封建成侯。呂澤侯表可據也。先謙案。釋澤通作字。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補注〕錢大昭曰。案隸釋云。揭子鎣注晉英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並孟堅敍近古逸民與揭子同。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以號。夏黃公姓崔。名廣。隱居夏里。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姓周。名術。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謐之徒。甄又相戾。故小顏悉棄不取。陶淵明詩。黃綺之南山。杜子美詩。黃綺終辭漢。似亦以夏爲地名也。惟園稱鮮亞。義舊傳自序云。園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漢刻有四皓神坐。園公。綺里季

神許札則圖稱亞有據也。師古以爲商山四皓。三輔舊事云。四皓隱於上雒商耳山。是商山卽熊耳山。周壽昌曰。廣韻。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下。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白帖卷二十二所引同。案據此四人外尙有一人徵而不至者也。先謙曰。官本註角作用。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娒士。師古曰。嫚與慢同。娒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卽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補注〕錢大昭曰。卽、史記作則。則卽聲相近。古字通。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補注〕沈欽韓曰。燕丹子。荊軻曰。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秦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備內篇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補注〕先謙曰。官本終上有曰字。引劉敞曰。曰字後人妄加。王念孫云。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太子爲人仁弱。

高祖以爲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太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太子爲不肖，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明代太子位必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明下有其字。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補注）周壽昌曰：禮曲禮「在醜夷不爭」，鄭注：夷猶儕也。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補注）宋祁云：浙本夜字上有立字。先謙曰：史記亦有立字。呂后承閒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愼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補注）先謙曰：高紀以三萬人軍霸上。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古者天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補注）周壽昌曰：史記陽作詳。詳即佯字，與陽同。猶

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爲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何上有彼字。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補注〕王念孫曰。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竝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睇之。訖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迺主矣。師古曰。迺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篤反。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補注〕沈欽韓曰。意林尸子曰。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橫絕四海。又可柰何。〔補注〕先謙曰。史記又作當。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爲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爲闋。音口穴反。戚夫人歔欷流涕。師古曰。歔音噓。欷音稀。又音許氣反。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

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爲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所與字下有上字。王念孫曰。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注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道下有引字。是道讀曰導。惟導引方能輕身。師古所見本無引字。乃注云道謂仙道。是望文爲注。而失其本意矣。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世下有閒字。先謙曰。官本有閒字。史記同。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後八年卒。據侯表。良以高后二年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補注〕宋祁云。浙本圯作汜。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六黃石公記曰。黃石鎮星之精也。取而寶祠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寶作葆。徐廣注。史記珍寶字皆作葆。及良死。幷葬黃石。〔補注〕先謙曰。史記衍冢字。當依此訂。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補注〕先謙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贖爲城旦。與此云不敢異。史記亦作五年，則此三字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陽武屬河南，不屬陳留。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三十二引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案秦本紀，惠文王後七年，樂池相秦。）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爲定天下，爲右丞相。孝明之世，侯延爲太尉。孝平中，延曾孫故以宰相擢選，咸由斯里。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社所相，乃樹碑云。水經注：東昏縣，故陽武之戶牖鄉。平有功於高祖，封戶牖侯，是後說東昏縣也。紀要：東昏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故戶牖鄉。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大字，是。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補注〕先謙曰：不視書，不親身治家事。史記親作視，字近而訛。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爲紇頭。〔補注〕錢大昭曰：廣韻引作糠𪎊。蘇輿曰：說文𪎊，堅麥也。从麥，乞聲。孟注晉音與許合。𪎊本字，此借覈爲之。說文麩下云：麥覈屑也。義微別。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補注〕宋祁云：浙本作莫肯與。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補注〕先謙曰：案張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周壽昌云：下云張負既見之喪所，又云負隨平至其家，此豈老婦人行動？其爲丈夫無疑。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

旣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讀曰示。悅其奇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背也。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補注〕周壽昌曰。長者。貴人也。後書馬援傳。但畏長者家兒。又子石奮傳。居自守。顏反游京師長者。注。長者謂豪俠。魏志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與此長者同。先謙曰。官本徹作轍。史記同。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孫予二字。劉攽曰。吾欲以女陳平。女下疑少一與字。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一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迺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旣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補注〕先謙曰。孔穎達云。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曰今之里社。平爲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辭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

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吕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旦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補注〕先謙曰、宋祁引張敖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人。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吕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師古曰、讙、囂而議也。〔補注〕宋祁曰、一本作譁。注云、譁、囂而議。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補注〕先謙曰、長者、諸將自謂。猶食其謂高帝不宜倨見長者、是其例也。史記護下有軍字。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

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㠯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或作咸。案既言絳灌等、則讒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㠯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㠯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補注〕沈欽韓曰。以下語本蘇秦說燕王。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㠯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引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補注〕周壽昌曰。諸項、伯、莊外、惟聲、它、悍冠、見各傳。桃侯

劉襄爲項氏親。降漢封侯。見表。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補注〕先謙曰。史記願誤顧。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耆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耆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侮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侮。古侮字。〔補注〕先謙曰。史記資作恣。義異。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補注〕先謙曰。官本鯁作骾。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眛音秣。且音子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眛作昧。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補注〕先謙曰。意疑也。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㠯爲然。迺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㠯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㠯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饌而來。〔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舉進下。即陽驚曰。㠯爲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㠯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補注〕宋祁曰。浙本作惡草之具。使歸。具㠯報項王。果大疑亞父。〔補注〕宋祁云。浙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補注〕宋祁曰。乞當作賜。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補注〕宋祁曰。出去當作夜出。先謙曰。史記作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㠯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

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補注〕宋祁曰、一本固作固然作固爲長。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鳳反。又讀如本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安陸以南。郢客以北。枝江以東。皆古之雲夢澤。後世悉爲邑居聚落。陛下弟出僞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出郊遮迎謁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言出郊作出其郊。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補注〕宋祁云。浙本特字上有此字。高帝以爲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行未至陳。是也。故信迎於道中。下乃至陳而會諸侯也。本書蓋奪一未字。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盡定楚地句。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

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知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補注〕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王念孫曰。文選劉峻重答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閼氏音焉支。〔補注〕先謙曰。解字上屬爲句。錯解紙也。史記無解字。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補注〕先謙曰。在今保定府完縣東南。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御史掌圖籍祕書。故戶口之數職知之。每有封拜。與丞相同被詔。亦因此。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御史。〔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詔。是。史記同。更封平爲曲逆侯。〔補注〕宋祁曰。曲逆。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遊宏達。好謀能斷。注。曲臨句反。逆音遇。盡食之。〔補注〕錢大昕曰。漢時封縣侯。戶數多少不同。如蕭何始封酇。食八千戶。後又益封二千戶。元狩中以酇戶二千四百。封其曾孫慶。宣帝時以酇戶二千。封其元孫建世。封號雖同。而租入迥別。蓋一縣之戶不止此數。除侯所食外。其餘皆之有司也。高祖功臣盡食一縣者。惟平一人。除前所食戶。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臧荼。凡六出奇計。〔補注〕錢大昭曰。間疏楚君臣。一奇計也。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二奇計也。躡漢王

立信爲齊王。三奇計也。僞游雲夢縛信。四奇計也。解平城圍。五奇計也。其六當在從擊臧荼、陳豨、黥布時。史略無文。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凡言短之者皆類此。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下有陳字。引宋祁云景祐本無陳字校添。先謙案。史記有陳字。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道中字下當有行字。又呂后女弟呂須夫。〔補注〕王念孫曰。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古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趙皇后弟昭儀。霍光傳霍皇后弟上官皆無女字。先謙曰。官本須作嬃。下同。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譖己者。

得其成卉。〔補注〕先謙曰、其成字誤倒。因固請之、得宿衞中。〔補注〕宋祁曰、之字可删。王念孫曰、平此時但請之耳。下文太后以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衞中、則是平已得宿衞、而下文爲甚贅矣。之字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史記無。太后迺以爲郎中令、日傅教帝。如淳曰、傅相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日作曰。是後呂須讒、迺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補注〕齊召南曰、陵之初從、傳與表判然不同。據此傳、則在漢王還定三秦、擊五諸侯伐楚之後、故下文云陵本無從漢之意也。但張蒼傳言陵解張蒼之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耶。先謙曰、據高紀、帝入南陽時陵降、特未從入關耳。救張蒼在南陽、於事理固無疑也。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鄉讀曰嚮。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補注〕周壽昌曰、最後始封。史記作晚封。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

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問丞相平。〔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上有左字。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喋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喋。小歃也。音所甲反。〔補注〕宋祁云。浙本無而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喋歃盟而飲血之類。此作喋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歃。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喋血盟。無而字。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補注〕先謙曰。官本定作安。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補注〕周壽昌曰。之猶其也。古訓如此。項籍傳籍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語相類。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敞。音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敞作敝。十年而薨。〔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年。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illegible]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

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補注〕先謙曰、平不以能加於辟陽之上、又無治迹、不爲呂后所畏忌、故后喜之。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譖、毀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師古曰、詐且順從之、不乖拒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以爲相。如淳曰、衆狐言也。衆人之議、皆以爲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補注〕周壽昌曰、怪其無故以病辭。問之。平曰：「高帝時，〔補注〕宋祁曰、別本帝上有皇字。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而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霑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沾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

各有主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各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張晏云。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先謙案。揚馬賦則作惶恐解。漢時自有確詁。蓋對主稱臣。惶恐意自見。別無義可求。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喩。罷音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補注〕劉攽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倘不當問猶故也。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補注〕宋祁曰。越本無病謝二字。而平顓爲丞相。師古曰。顓與專同。〔補注〕周壽昌曰。此後無左右。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主。〔補注〕先謙曰。官本主作市。是。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

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補注〕先謙曰。辟陽。信都縣。今冀州東南三十里。淄川國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南三十一里。此蓋因地近爲先交通。侯畏審平坐誅。反自殺。卽謂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終字。引宋祁曰。不能字上疑有終字。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娶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補注〕先謙曰。官本封下有之字。引宋祁曰。浙本無之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寇恂傳注引此無之字。然終不得也。〔補注〕宋祁曰。得一作行。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沛人下有也字。引宋祁曰。沛人也也字可刪。案卷在今懷慶府原武縣西北。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爲曲也。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散不足篇。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此沿秦俗之弊。先謙曰。顏注本臣瓚。索隱引瓚作韜。是。又云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材官引彊。服虔曰。能引彊弓。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彊司馬也。師古曰。彊音其兩反。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預。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闌虞。取之。〔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攻蒙虞。是也。此承下邑之文。曹參傳亦曰。攻下邑以西至虞。據地理志梁國卽秦碭郡也。下邑蒙虞三縣俱屬梁國。此文闌蓋作蒙。先謙曰。地無闌虞名。齊說

是。

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音填也。謂軍後曰殿。猶言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補注〕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周壽昌曰：殿爲高帝殿後也。擊章邯車騎句，殿一字句。先謙曰：殿若是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劉說誤。顏、周二說並通。據曹參傳擊秦將章邯車騎，則是以章邯車騎爲句矣。周說較優。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轅音袁。〔補注〕先謙曰：轅戚，詳曹參傳。東緡，山陽縣，今濟甯州金鄉縣東北二十里。顏以爲陳留之東昏，誤也。栗，沛郡縣，今歸德府夏邑縣治。取之。攻齧桑，〔補注〕沈欽韓曰：杞要齧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補注〕先謙曰：阿、詳曹參傳。追至濮陽，下甄城。〔補注〕齊召南曰：史訛作甄。鄄、阿地近濮陽，史記是。先謙曰：鄄城，濟陰縣，今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攻都關、定陶，〔補注〕先謙曰：都關，山陽縣，在今濮州東南。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師古曰：朐音劬。〔補注〕先謙曰：宛朐，濟陰縣，今曹州府菏澤縣西南。單父，山陽縣，今曹州府單縣南一里。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補注〕先謙曰：臨濟即狄縣，詳田儋傳死處。壽張當作壽良，東郡縣，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後漢光武以叔父名良，諱改壽張。此作壽張，後人所改。史記作攻張，又脫壽字。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文穎曰：勞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

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虎賁令，徐廣云一作句盾令。史記是也。高祖方用勃爲將，安得遠縣乘之。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字，案曹參傳亦有擊王離軍成陽南，正在項羽渡河救趙之前，此脫。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補注〕先謙曰：長社、潁陽並潁川縣。長社在今

許州長葛縣西。潁陽，今許州西南。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補注〕先謙曰：史記攻作破。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補注〕先謙曰：懷德，馮翊縣。在今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境內篇，爵賦之士，其先入者舉為最，其後入者舉為殿。先謙曰：槐里即廢丘，說後詳之。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補注〕錢大昭曰：救當從史記作攻。先謙云：今邠州治。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補注〕先謙曰：在今鳳翔府隴州南。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櫟陽東北。郿音媚。〔補注〕先謙曰：郿，扶風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北。頻陽，馮翊縣，在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西作破西丞。益已作盜巴。巴西天水縣。疑此篆文益盜巳巴形近，未知孰是。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補注〕先謙曰：上邽，隴西縣，今秦州西南。東守嶢關。〔補注〕先謙曰：此高帝使距關不內諸侯軍。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曲逆。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補注〕先謙曰：鍾離，九江縣，今鳳陽府東北二十里。潁陰，史記作潁陽。潁陰侯灌嬰。新潁陽侯。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補注〕先謙曰：易，涿郡縣，今保定府雄縣西北十五里。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補注〕劉

欽曰：驍道，猶言乘輿耳，言勃將卒在驍道有功也。服功曰多。沈欽韓曰：謂敵人驍車衝突之道，當之者功為多也。注非。先謙曰：宋祁說或以驍道為豢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先謙案：諸說顏劉為優。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二百作一百。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補注〕先謙曰：宋祁所校云：左傳以偪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羅。正義：霍音瘦，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案霍字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先謙案：葰人在今代州繁峙縣南，服引顏音，今本所無。武泉，今朔平府右玉縣西北。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蘇林曰：硰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正義云在樓煩縣西北。明志太原府靜樂縣西北有故樓煩縣，唐所置為監牧地也。紀要硰石城在靜樂縣東北，靜樂今屬忻州。先謙曰：後是復之誤，下文後擊綰軍沮陽，史記後作復，即其證也。此後字史記亦誤。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補注〕先謙曰：樓煩，雁門縣，今代州崞縣東北。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陳豨屠馬邑，〔補注〕錢大昭曰：陳豨上脫擊字。史記及南監本閩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補注〕先謙曰：史記降作絺。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圂。師古曰：圂者，雁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遬，古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肆作肆，博作勳，無軍字。定雁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補注〕先謙曰。靈丘代郡縣。在今大同府靈丘縣東。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補注〕先謙曰。史記肆作肆。斬豨下有得豨二字。案既斬豨。又得豨。複也。高紀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與史書斬豨靈丘異。蓋靈丘當城相距近也。後不更書斬豨事。則此處據書之爲是。疑本書誤得豨二字也。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補注〕錢大昭曰。時高帝怒噲。使陳平即軍中斬噲。故勃代之。周壽昌曰。勃爲丞相在孝文初。此是虛稱。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音計。〔補注〕先謙曰。薊廣陽縣。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抵偃綰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弱施。皆名。渾都。渾音胡昆反。〔補注〕先謙曰。弱。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先謙案。渾都郡志作軍都。渾軍通借字。在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十七里。破綰軍上蘭。〔補注〕沈欽韓曰。正義引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案是灤水經注馬蘭溪水導源馬蘭城。明志薊州遵化縣北有馬蘭峪。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俎。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補注〕先謙曰。後史記作復。是。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補注〕錢大昭曰。遼東上史記有遼西二字。案地理志遼西縣十四。遼東縣十八。合之得三十二縣。較絳侯所定者多三縣。後又是析置者耳。且下云定郡五。若無遼西。止四郡矣。當從史記爲是。漁陽二十二縣。〔補注〕錢大昭曰。當作十二縣。先謙曰。史記亦作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高帝以爲可屬

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貴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曰、士、南監本閩本並作事。先謙曰、官本作事、史記作士。趣爲我語。蘇林曰、音趣舍。臣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椎、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爲椎儲。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推反。

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補注〕先謙曰、徐廣云、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齊召南云、案勃此文與公卿表同、蓋用史記世家、而不取史記功臣將相二表也。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四語。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迺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恆山王皆非惠帝子。〔補注〕錢大昕曰、此稱恆山、後稱常山、史駁文也。考外戚恩澤侯表、高后時以孝惠子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爲常山王（更名安）、卽少帝也。軹侯朝、四年爲常山王。壺關侯武、六年爲淮陽王。昌平侯太、七年爲呂王。異姓諸侯王表、高后七年、呂王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太始、故平昌侯（恩澤侯表作昌平侯）。傳稱濟川王、表稱呂王、其實一也。初高后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及呂產徙封、改呂國曰濟川、以王孝惠之子、此非之所宜有者、則濟川卽濟南矣。孝景時分梁爲濟川國、孝梁孝王始封、其時濟南王辟光尚存、七國既平、梁又未嘗全封、此稱濟川者、名同而實異也。先謙曰、官本題作以是。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補注〕劉敞曰。宮云汝陰侯。 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 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荊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宦。是。擇當爲澤。 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 滕公曰。就舍少府。〔補注〕周壽昌曰。何焯用宋本校。舍下多一舍字。 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補注〕宋祁曰。除下當有矣字。 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衞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 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㠯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居月餘。 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㠯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猶當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㠯久當之。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即上多不去二字。此脫。 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丞相。〔補注〕先謙曰。官本

無丞字。引宋祁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補注〕先謙曰、本書王商傳、張匡云、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案傳志皆無其事、蓋匡妄言。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受賜二字。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補注〕周壽昌曰、釋名、帽、冒也。漢時亦自稱幘。本書鄧通傳以刺船爲黃頭郎者、黃帽。應云陌額絮者、方言、絡頭、南楚之間云陌額也。唐宋以來呼曰抹額。梁隴提、蔽、鼓音底。擲也。案郎瑛驗之抵戲隴策侍發冒絮、且以其所奉藥鼓提擲耳。與此同義。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綰、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貫作綰。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反也。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吏下有事字。

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然字。引宋祁曰。浙本安知字上有然字。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補注〕宋祁曰。弦菇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河內太守十一字。予據後書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爲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內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錢大昭曰。閩本無下弟字。亞夫上有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太守十二字。弟亞夫復爲侯。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補注〕沈欽韓曰。册府元龜八百三十五云。梁裕雜爲水軍都督。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時有羅貿狀貌豐美。頤頰闊張。人皆謂貿必爲方伯。無饑乏之慮。及魏剋江陵。卒致餓死。羅竟保衣食而終。此或別有故也。麻衣神異賦云。法令入口。鄧通餓死野人家。螣蛇洩齊。梁武餓亡臺城上。注。法令者。口邊紋也。螣蛇即法令紋也。梁武帝亦有此。即此所謂從理入口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爲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脩作條。引宋祁曰。脩當作條。集解音條。云周亞夫所封。錢大昕云。案地理志勃海郡有脩市縣。侯國。應劭讀脩爲條。此昔河間王子寅所封也。又信

信都國有脩縣。師古亦說爲脩。亞夫所封。蓋信都之脩。非勃海之脩市也。志作脩。不作脩。顏注誤。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遘。〔補注〕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周壽昌曰。弓弩上弦爲彀。持滿。則力挽使滿。持滿不發。亦軍容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候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補注〕沈欽韓曰。六韜立將篇。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白虎通曰。大夫將兵。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持兵揖。此脫兩字也。太祝九拜。七曰奇拜。注。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引手曰撎。又何休云。以手通指曰揖。此持兵揖。假當從倚拜之說。）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補注〕沈欽韓曰。尉繚子。兵甲爲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

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吳胒如上有軍字。語意乃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爲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補注）先謙曰。楚兵趫剽。吳楚之兵義詳吳王濞傳。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濞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鄧爲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沈欽韓曰。鄧爲畫計。而亞夫先上請。兩傳雖異。可互參。亞夫旣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阸陿之閒。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猶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閒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閒。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爲護軍。亞

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聚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
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補注〕
周壽昌曰．弓高侯韓頽當．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
亞夫堅臥不起．〔補注〕宋祁曰．浙本堅作終．先謙曰．史記作終．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
兵果奔西北．不得入．〔補注〕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
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
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以太尉計謀爲
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
待．〔補注〕錢大昭曰．待當作得．先謙曰．官本作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

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卽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己身也。〔補注〕周壽昌曰。人生。史記作人主。宋祁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非不必一一相法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封字。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補注〕先謙曰。恨。悔也。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補注〕宋祁曰。浙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補注〕先謙曰。按表。容城侯徐盧外有桓侯賜。迺侯陸彊。易侯僕黯。范陽侯范代。翕侯邯鄲。俱匈奴王。以中三年十二月丁丑同日封。尚不止五人。官本注唯作唯。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卽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音側吏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曰。大胾。大臠也。沈欽韓曰。荀子非相篇注。胾。臠也。曲禮注。殽。骨體也。胾。切肉也。胾正是切肉。云無切肉。則是大臠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蘇林曰。尚席。主席者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記注引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帷幔。上視而笑曰。此非不

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意謂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豈不二字。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曰。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怒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於是起。帝曰。爾何故視此邪。對曰。此人面畏。必能作賊。帝笑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㠯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賃字下有作者字。庸知其盜買縣官器。〔補注〕先謙曰。宋隱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卽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補注〕宋祁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補注〕沈欽韓曰。帝怒亞夫屈強不說對。直下廷尉考劾。不用問也。先謙曰。宋隱引師古一說以爲姚察解。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補注〕先謙曰。史記君下有侯字。與上文合。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㠯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

上迺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建德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侯。史記作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盜本作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有罪國除。史文誤倒。非酎金不善之外。別有罪也。兩文同在元鼎五年。本無不合。明此文有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迺封王信爲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爲絳侯。千戶。〔補注〕先謙曰。據表。恭封在死前。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以梧爲驚悟。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增成其義。其失也鑿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言。吳。大也。後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注梧音吾。漢書猶有此讀。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爲丘虛壯大之意是也。先謙曰。官本注驚下誤作梧。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阸。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於漢。而爲謀臣。〔補注〕宋祁曰。一作謀主。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

漢伊周。師古曰。殷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師古曰。戇，愚也。音下絳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師古曰。迺、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及下有也字。終皆如言。聖矣夫。

樊酈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補注〕周壽昌曰。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又以其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天子以犬嘗麻。以犬嘗稻。續志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元顏注是以其時食狗為異。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閒。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預。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補注〕周壽昌曰。監名平。見高紀。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先謙曰。官本無水字。引宋祁曰。泗字下疑有水字。與司馬𡰱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𡰱讀與夷同。〔補注〕先謙曰。司馬。注也。辨見高紀。𡰱史記作尼。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爵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爵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補注〕齊召南曰。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近。大說陽城亦爾縣除。

胡三省謂匯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先謙曰、成陽、濟陰縣。成城通作。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補注〕先謙曰、戶牖、詳陳平傳。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名通於天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者、蓋初命爲諸侯。非噲爲沛公私將、此上聞爵、亦得上達懷王也。錢大昭曰、上云賜爵國大夫、列大夫、下云賜爵五大夫、賜爵卿、賜爵封號賢成君。文穎以國大夫卽官大夫爵第六級、列大夫卽公大夫爵第七級、然則上聞爵卽公乘爵第八級也。下文五大夫爵本第九級、卿則左庶長以上、封君則大庶長之屬矣。先謙曰、史記作上間。集解引如淳曰、間或作聞。下引呂覽上聞作上間爵。後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卽陳留圉縣。〔補注〕劉敞曰、圉、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周壽昌曰、郡守尉之改爲都尉、雖在景帝中二年、而歷言從高祖王漢中時、已爲隴西都尉、非卽郡都尉耶。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未可知也。先謙曰、史記作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無圍都尉三字。高紀秦三年、攻破東郡尉於成武、曹參傳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灌嬰傳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卽此一役、而皆不書攻圍都尉、明此文與史記同。衍者誤圉爲圍、又妄加都尉二字耳。又高紀、曹灌傳但書東郡尉、疑此守字亦衍文。官本後作從、是。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候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補注〕先謙曰、案注文當在捕虜上。史記二十六作二十七。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顒。〔補注〕先謙曰、揚、揭通作字。揚雄之爲揭雄、亦與此同。遇官本作遇、是。史記同。攻宛陵。〔補注〕先謙曰、宛陵、河南縣。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

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補注〕先謙曰：尸鄉亦單稱尸，曹參、灌嬰、周勃傳並云尸北。史記此傳作東攻秦軍於尸，東攻與下南攻對文，正義誤斷「南」字逓上讀，案諸傳云尸北，此不得是尸南也。南攻秦軍於犨。〔補注〕先謙曰：南陽縣，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官本亦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將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補注〕先謙曰：封爵未聞有加二號者。張說是，若今之親王雙俸，亦云雙親王也。（雙親王見乾隆朝東華續錄）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割之中飲。凡事之半曰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沈欽韓云：燕丹子「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酒中即中酒也。周紫芝云：時飲酒未終，定，賓主各寄意焉，何暇計及醉醒，又豈能知孰爲弗飲，以中酒爲靈歡耶。此中字讀如本音，不得音竹仲反明矣。相如傳顏注音竹仲反，亦同此誤。先謙案：中酒二字，唐宋詩人用之皆讀平聲，足證顏氏之非。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屏作肩，誤。項羽紀作翼蔽，與屏蔽義同。時獨沛公

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酒持盾入。（〔補注〕先謙曰。後志。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冕。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也。撞音丈江反。〔補注〕王文彬曰。撞入。突入也。顏說未合。先謙曰。案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音撞鐘。徐廣云。一本作立帷下。瞋目而視。眥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補注〕先謙曰。史記食下有盡字。）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補注〕先謙曰。高紀惟留張良謝羽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不載噲語。顏注誤。）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補注〕先謙曰。案正義云。至此為絕句。當從之。謂天下解體也。）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補注〕齊召南曰。四人。噲與靳彊、夏侯嬰、紀成也。見高紀。）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補注〕先謙曰。史記山上有閒道二字。高紀作從閒道走軍。此二字不可少。）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補注〕宋祁曰。奔疑作犇。）後數日。（〔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明日。案高紀作後數日。此班改正者。）項羽

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之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蓋過晉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補注〕沈欽韓曰，晉灼注衍平字，此白水即漢水，在成縣界。一統志，漢水在秦州徽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略陽縣界。白水縣在甯羌州西南。晉志略陽郡本名廣魏，晉魏時皆以白水縣隸入也。水經，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可以證晉灼此注也。擁輕車騎雍南。破之。〔補注〕王念孫曰，擁當從宋祁本作雍。擊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爲雍王之雍，下雍是雍縣也。（二雍字並於用反。）史記正作雍輕車騎。（正義音於拱反，則已誤讀爲擁矣。）酈商傳亦云破雍將軍烏氏。後人改雍爲擁，則義不可通。從攻雍斄城。先登。師古曰，斄讀與邰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地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曹參傳曰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然則壤是鄉名，壤東，壤鄉之東也。先謙曰，三秦省文稱秦也。史記車騎軍。正義，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補注〕先謙曰，下者攻下之。郿、槐里並扶風縣。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嘗灌矣。〔補注〕先謙曰，高紀元年夏圍廢丘，二年六月灌廢丘，知顏說非。水攻經年，必無之理。蓋此時噲嘗圍廢丘，次年灌而舉之，噲復在事。功房首云灌廢丘最者，統前後言之。無取過泥。宋觀廢丘即槐里，上文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

再見其文，故因舊稱滕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濟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補注〕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朐有煮棗城。周壽昌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煮棗是也。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補注〕先謙曰：曹參傳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此傳俱在外黃，與參傳微異。殿改云皆漢將。攻鄒、魯、瑕丘、薛。〔補注〕先謙曰：鄒即騶，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魯，今曲阜縣治。瑕丘，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薛，今滕縣東南四十四里。並漢魯國縣。今屬兗州府。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補注〕先謙曰：高祖五年十一月，遣人誘周殷，畔楚，當即其時。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補注〕先謙曰：霍人見周勃傳。雲中郡，今大同府。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補注〕

先謙曰。上書破胡人下不得復著降之降字。屬下讀。謂降定清河常山諸縣耳。與酈商傳降定郡六同一句例。之字衍。史記無。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以其卒殘高祖也。見高紀。官本注瓚作爲。字。同。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毋、名印也。綦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卬。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守、豨之代郡守也。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是太卜乃將軍名。在十人之內。皆噲所虜獲者也。（史記汲古本。奪太卜二字。）此作將軍大將一人。文不成義。且與上大將復出。明爲寫妄改。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丞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則抵蓋以假丞相爲大將。知當時漢語一說是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補注〕先謙曰。此後則周勃代將破綰定燕。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臣爲大將者。傳皆有之。曹參傳稱參功。凡云云。酈商、夏侯嬰、靳歙傳皆稱凡。可證。周勃傳作最。最亦凡也。其例正同。史記八十七人作八十八人。十三人作十二人。十二人作十一人。

噲以呂后

弟呂須爲婦。〔補注〕先謙曰、須、官本作嬃、下同。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反。〔補注〕王文彬曰、廣雅釋詁、排、推也。謂推門直入。詩東方之日、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間謂之闥。顏以闥爲門屏、非是。卽門屏之閒、亦不得以排言也。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補注〕先謙曰、絕、是訣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爲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師古曰、卽、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也。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無噲字、用事顓權、謂呂須也。先謙曰、官本及史記

無嗣字。大臣甾毋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六歲下云。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則舍人上書有因。其樊酈滕、灌傳贊云。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是他廣能存故家遺乘。亦佳公子也。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補注〕齊召南曰。商卽食其弟。食其傳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此文似脫陳留二字耳。先謙曰。高陽屬陳留圉縣。詳食其傳。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補注〕先謙曰。據高紀。酈食其傳。秦三年二月。沛公過高陽。食其言其弟商爲將。將陳留兵。距二世元年沛公起事已年餘矣。此傳文異。蓋史公據樊他廣所述錄之。以廣異聞。班氏因之。正義謂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從高亂曲爲之說。非也。宋陳。岐。地名。闕。蓋在河南陳留之界。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補注〕先謙曰。初次賞功。卽賜爵封君。與靳歙同。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補注〕先謙曰。旬陽。漢中縣。今興安府洵陽縣北。旬關在洵陽縣東。別將有二義。一小將別在他所。高紀項梁盡召別將是。一別領一軍爲將。此傳是與周緤灌嬰靳歙等傳單書別者義同。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

爲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攻作取。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補注〕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爲漢王，諸將皆賜侯爵，因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何焯曰，此復云賜爵信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先謙曰，以此爲重封，於義不通，劉說是也。或疑下文賜爵列侯，此不得爲信成侯，但漢初先賜名號侯，如樊噲臨武、傅寬通德之類甚多，信成乃名號，後既爵列侯，則實封耳。灌嬰傳由昌文君賜號昌文侯，即其例也。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定北地、上郡，則二郡也。此文假脫上字。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栒邑，今在豳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栒音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而栒邑泥陽守將姓名具存也。此傳實書但云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耳。先謙曰，烏氏，安定縣，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泥陽，北地縣，今慶陽府寧州東五十里泥陽里。栒邑，扶風縣，今邠州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賜食邑武城六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武成，城成通用字。武城，馮翊縣，今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七里。紀要左文八年傳秦伐晉取武城，魏文侯三十八年秦敗我武下，即武城下也。從擊項籍軍，與鍾離眛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鬭。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補注〕先謙曰，史記二歲下有三月二字。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以龍兌、汾門與燕，龍兌即龍脫也。紀要龍逸山在易州西南三十里，即龍兌。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補注〕先謙曰，今雄縣。卻敵，遷爲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此右丞相與韓信、樊噲、傅寬皆假號稱。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涿

下無郡字是也。涿封諸功臣列侯及分涿縣立涿郡。雖俱在高帝六年。然列侯之封。猶有以郡者。蓋封商在前。置郡在後。當封商時。涿猶爲縣。及既爲郡。故更封商曲周耳。五千戶下。史記有號曰涿侯四字。不可去。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補注〕先謙曰。史記。別定上谷上。有以右丞相四字。與絳侯等上有以右丞相趙相國別八字。趙相國是實任。右丞相猶虛稱也。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與勃共得之。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爲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衞一歲。〔補注〕先謙曰。將太上皇宮衞卒。公卿表。商爲衞尉。即此事也。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補注〕先謙曰。高紀。十年九月豨反。十一年冬。攻降東垣。此十月即十一年冬。史記作七月。誤。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壁壘。若垣牆也。或曰。軍營言大軍自陳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大軍作大車。是。考證云。前垣。史記作前拒。集解。拒音矩。徐廣云。拒一作和。駢謂拒方陳也。王念孫云。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誤也。（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帝王篇。鯢桓之審爲淵。崔譔本桓作拒）桓讀爲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如淳注漢書酷吏傳云。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譌爲和。猶和之譌爲桓。水經桓水注。引禹貢和夷底績。鄭注曰。和讀曰桓。說周書時謂譌。將帥不和。與書譌爲和。亦讀爲和。）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衆。交和而舍。魏武帝注。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韓子外儲說左篇。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爲場。四出爲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壘鼓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旌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右和。）猶木雙植謂

之桓也（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鄭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將木四植謂之桓也（檀弓三家視桓楹鄭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爲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爲和也（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然則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顏以垣爲牆垣裴以拒爲方陳皆失之（訓拒爲方陳則與下文陷兩陳相複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若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陷兩陳得呂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二軍字王念孫曰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　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　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紿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已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補注）先謙曰史記友作交　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已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月　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補注〕齊召南曰：事在孝景中二年。臧兒尚未尊稱平原君也。史官紀事，據後文稱之耳。何焯曰：外戚傳，武帝卽位，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當如監本汪本無姊字，爲與注合。帝欲取之，蓋臧兒更嫁田氏而復取之時，時武帝立爲皇太子已三年矣。周壽昌曰：臧兒始嫁王仲，更嫁田氏，前後生子女五，女爲后，男娶宜爾，必不諱若其姊，當更老矣。據蘇注，則姊字衍，官本及明淩氏本亦無姊字。先謙曰：各本無姊字，是。若是平原君姊，景帝尚不至怒而下寄吏也。史記亦無姊字。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它子堅爲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爲太常。〔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已下子孫爵乎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乎作皆。先謙曰：官本作皆，是。功臣表，賜商代後者璧友爵關內侯。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廄司御，每送使客，〔補注〕先謙曰：送，官本作逢，案送是。史記亦作送。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告，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傷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補注〕劉攽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書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誣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笞也。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補注〕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

後傅。閉城城守也。此謂被樊噲召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補注］先謙曰。當本父老倒。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是也。此嬰字誤倒在以字下。常奉車。師古曰。爲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補注］先謙曰。降者說降之。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補注］先謙曰。陳留縣。今開封府蘭儀縣東。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無破之二字。上既云破李由軍矣。此涉下文而誤衍。先謙曰。戰疾。猶勝爲捷云疾鬭也。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補注］先謙曰。楊史記作揚。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補注］宋祁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先謙曰。史記作滕公。無重字。公即令也。先未封。重字不當有。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補注］先謙曰。史記因下有復字。是。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爲霸陵縣。［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以兵車趣攻戰疾句。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蹶兩兒棄之服虔曰蹶音撅晉灼曰音足蹶之蹶師古曰服音是〔補注〕先謙曰蹶史記作蹳蹶上有欲字以足蹋兩兒使下也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以面首向恐之也師古曰面偝也雍抱持之者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遠雍讀曰擁〔補注〕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者況復馳乎蘇說是也李慈銘曰案蘇林與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是晉灼於此亦有注而小顏刪之先謙曰史記作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集解引蘇說作而者大人以面首向恐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較此為詳據項羽紀漢王推墮二子於是者三故嬰擁抱於前不聽漢王再路棄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祈陽索隱蓋鄉名也漢書作沂疑係其聲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補注〕先謙曰今汾州府汾陽縣治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卒以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

嬰細陽千戶。師古曰。令其邑使食之。〔補注〕先謙曰。細陽汝南縣。今潁州府太和縣東。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闕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補注〕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嘗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卽以賜之也。孟劉說皆未是。錢大昭曰。閩南監本閩本作賜。先謙曰。官本作賜。史記同。闕字誤。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閒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下邑縣名屬梁國。迺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淸宮。廢少帝。〔補注〕先謙曰。東牟侯興居也。事詳周勃傳。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先謙曰。索隱。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補注〕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本陽信公主。王皇后生。元帝女平陽公主。衞倢伃生。其

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帝女也。馬端臨帝系考，載高帝一女魯元公主。文帝二女館陶長公主，及周勃子勝之所尚公主。景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慮公主。武帝五女鄂邑蓋長公主、夷安公主、衛長公主、陽石公主、諸邑公主。宣帝二女館陶公主、敬武公主。元帝三女平都公主、平陽公主、潁邑公主。皆據班史紀傳。然尚有未備，如博成侯張建，建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夏侯頗尚平陽公主，成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此三事皆遺漏。而南宮公主，塙彰申見功臣侯表，馬氏亦失書。先謙曰：據衛青傳，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後壽有惡疾，就國，上詔青尚平陽主。參之功臣表，曹壽即曹時也。其子襄以元光五年嗣侯，是曹時卒於元光四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青爲大將軍，而尚平陽主，卒後與主合葬，不容更有夏侯頗尚平陽主之事。且表云元光三年，頗嗣侯十八年，元鼎二年，坐尚公主與父御姦自殺。是元鼎初公主尚爲頗所尚，其時平陽主適衛青久矣。足證頗所尚者必非平陽主也。況平陽主外家非孫姓，尤明此平陽二字有誤。 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補注】周壽昌曰：此或頗一支更爲孫氏，其他子孫不盡然也。功臣表，嬰元孫之子長安大夫偃附滕公表，不云更姓孫。魏志夏侯惇傳猶云夏侯嬰之後也。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補注】錢大昕曰：依班史例，當云睢陽人也，以販繒爲生。先謙曰：睢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丘縣南。史記同。漢紀作雒陽，誤。 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疾速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

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補注〕先謙曰。據高紀。漢王元年四月入漢中。五月卽出定雍圍廢丘。八月降塞王。翟合本傳。此十月當作四月。 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補注〕先謙曰。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無魏相。則魏相非人姓名。蓋項佗爲魏相歟。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補注〕李慈銘曰。食杜平鄉四字衍。先謙曰。諸傳賜名號侯無卽賜食邑者。此食杜平鄉。時下復出。李以爲衍文是。史記亦誤。 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爲公。今反。〔補注〕先謙曰。魏公申徒二人。蓋從王武反者。曹參傳。王武反於外黃。往擊。盡破之。證以此傳下文鼓合。 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外字。案外黃是。山陽東萊二郡皆有黃縣。時屬齊國。並在今山東境。非此時戰地也。史正義云在曹州府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是史文爲訛。失之。 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李必後封戚侯。見功臣表。作善必。案重泉在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 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 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

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補注〕先謙曰。郎官𡚁之郎中騎將也。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補注〕宋祁曰。滴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脇夏公注顧云。以注觀當有左字。錢大昭曰。右司閩本作左右。先謙曰。據張說本文無左字。據晉說假有左字。但下文無左右千人之騎。語疑晉誤也。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補注〕先謙曰。曹參樊噲靳歙傳及本傳上文皆不晉王武。是柘公則柘公自別一人。非即王武也。顏說誤。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補注〕先謙曰。取其稱也。案集解引作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補注〕李慈銘曰。史記從作徙。疑從字誤。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此假官也。表不載。與諸將相國丞相同。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劉奉世曰。前已爲列侯食杜平鄉矣。疑誤出。先謙曰。前是衍文。說見上。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補注〕錢大昭曰。單騎、南監本閩本竝作車騎。先謙曰。官本作車。史記同。單字誤。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

光，是也。田儋傳同。此脫守字。齊相爲田橫，光乃守相耳。曹參傳又作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守相許章。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於高密。索隱注：留縣令稱公，旋其名。案今索隱單行本作旋其名，旋旋疑皆於字之誤。假密即高密，假音革，高假雙聲字。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補注]齊召南曰：入字係一人兩字傳寫誤併。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句）攻博陽（句）是也。攻博陽上不須入字。宋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爲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傅陽。紀要：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傅陽縣，屬楚國。傅偪同音。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也。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嬰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補注]先謙曰：據高紀，嬰與彭越同在此役。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補注]沈欽韓曰：按東郡無縣之平陽，亭則道遠，當是山陽之平陽。明志：兗州府鄒縣西有廢南平陽縣。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酇、蕭、

相。師古曰、凡六縣也。鄼音才何反。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譙作醮。復得亞將。〔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亞將下有周蘭二字是也。前已獲蘭、蓋後逸去、而此復得之。與漢王會頤鄉。〔補注〕沈欽韓曰、案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頤鄉。一統志、頤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耜要云在縣東。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騎將八人、此奪騎字。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歷陽今和州治、並漢九江縣。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謂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補注〕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始分、並疑二史此文爲誤。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爲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章會稽郡、則尤明矣。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高帝六年命灌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官本考證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先有此事。遂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卽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補注〕先謙曰、周勃傳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互證兩傳文當在此時。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此下有號曰潁陰侯五字、不可省。從擊漢王信於代。〔補注〕錢大昭曰、漢當作韓。先謙曰、官本作韓。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

左將。〔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左相、是也。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補注〕沈欽韓曰、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裴子野即說此傳爲證。先謙曰、唐杜甫秦州雜詩胡舞白題斜、薛夢符注、題、額也。其俗以白塗墨其額、因得名。如黑齒雕題之類。又受詔幷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師古曰、硰音千坐反。至平城、爲胡所困。〔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從還軍東垣五字、不可省。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補注〕先謙曰、敞又見高紀。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爲將。〔補注〕周壽昌曰、特將、楚漢閒所設將名。功臣表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是也。韓信傳亦有特將、似皆其所部裨將。先謙曰、官本各特作各獨、是。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補注〕先謙曰、盧奴、中山縣、今定州治。上曲陽、常山縣、今定州曲陽縣西。安國、中山縣、今保定府祁州南。安平、涿郡縣、今深州安平縣治。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肥誅。徐廣注、一作銖。古無以誅命名者、此傳是也。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

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㠯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㠯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㠯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謙曰。微示之也。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補注〕先謙曰。詳文紀。後歲餘。㠯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補注〕先謙曰。官本彊作彊。是。史記同。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補注〕錢大昕曰。寬與靳歙皆失其所居郡縣。㠯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補注〕先謙曰。索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蓋橫陽也。案一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南。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補注〕先謙曰。

今酈州北三十里。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侍高帝於懷、懷縣召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官本注侍作待。召作名。此誤。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鄗之間。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爲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補注〕先謙曰。田儋傳。齊王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則擊歷下軍與擊解不得爲二事。下擊字誤也。華毋傷爲漢兵所破。田解當不得獨脫。疑擊當爲斬。或得字壞字之譌。史記亦誤。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補注〕先謙曰。官本勿作不。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補注〕錢大昭曰。功臣表無右字。先謙曰。正義云。按爲齊王韓信相。五歲。爲齊相國。〔補注〕先謙曰。案正義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案此說非也。謂寬距爲齊右丞相之後五歲。又爲齊相國耳。韓信王齊在高祖四年。寬爲相當是五年。又五歲是高祖十年。寬爲齊相國。豨反在十年九月。故下文云爲齊相國四月而擊豨也。四月。〔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作四月。別本作一字。誤也。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勃遷爲太尉。擊陳豨。虛相反。勃以相國代樊噲擊綰。此文以相國上當更有勃字。擊豨當爲擊盧綰。史文脫誤也。史記亦誤。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有難則將卒備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爲丞相。將屯。〔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丞相上有代字是也。時改諸王國之相國爲丞相。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朐音其于反。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徐廣曰。將一作候。疑如氏所見本將作候。故注云然。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有漢菑縣故城。後漢改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食邑上有三年賜三字。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擊趙將賁郝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郝。係趙將。非姓趙名賁也。先謙曰。齊說是也。趙賁乃秦將。後復為章邯將。為曹參樊噲所破。見高紀參噲傳。此在河內者自別一趙將賁郝。後人習見趙賁。妄刪將郝兩字耳。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安陽城在趙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魏之房子安陽。拔之。即此城也。一統志。棘蒲故城。今趙州治。下十縣。〔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引括地志云。平陽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按臨漳縣今屬彰德府。）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曰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兵守郡守各一人。此奪守各二字。沈欽韓云。墨子號令篇。率時而行者。惟守及操太守之節而使者。是守與太守爲二也。蓋將屯備之兵守。如魏晉之都督與刺史。於義爲通。）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郡作軍。是。史記同。）降邯鄲郡六縣。（〔補注〕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此。皆擊趙事。當在三年韓信張耳擊趙時。別令歙將兵畧趙地也。）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鄫郯下邳。（〔補注〕先謙曰。鄫即繒。東海縣。在今兖州府嶧縣東八十里。史記作繒。）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補注〕先謙曰。案史記爲作號。）以騎都尉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補注〕先謙曰。據灌嬰傳。此與嬰同時。）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

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四十。史記作三十。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已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補注〕錢大昭曰。五下。南監本。閩本皆有百字。先謙曰。官本有百字。史記同此脫。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補注〕先謙曰。緤食邑時。池陽尚未爲縣。縣乃惠帝置也。秦立爲社縣。其地有池陽。蓋緤邑之名。緤因食之。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因之。如遇韓信軍襄國上下皆有脫誤。賜食邑池陽。亦必先有賜爵之文。先謙曰。高帝出度平陰。韓信軍修武。上馳入奪其軍。傳蓋言此事。然非在襄國也。殺趙王歇襄國。又在此前。與遇信軍無涉。李以爲有奪文。是也。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爲信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補注〕先謙曰。功臣表云。楚漢分爭。以緤爲信。號曰信武。蓋以此。食邑三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表云二千二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殺人不死四字。十二年。更封緤爲𨜒城侯。服虔曰。音菅蒯之蒯。蘇林曰。音蒱偝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

陸。麗楚漢春秋作涿城侯。陸涿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牀背反。〔補注〕王先謙曰。按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酈商傳。商先食邑涿。號曰涿侯。後云更食曲周是也。然歙封信武。乃名號侯。至此爲郲城侯。是新封邑。不得云更封也。更字當爲衍文。史記作以梁爲郲城侯。不書更封。先謙曰。史記作劇成。索隱劇者鄉名。三蒼云。劇鄉在城父縣。音豐。正義引括地志云。劇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劇成縣。故陳倉縣之鄉聚名也。周緤所封。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劇城縣。屬始平郡。先謙案。三蒼音劇爲豐。與呂忱音蒯爲陪同。蓋誤。雖劇蒯互異。其誤一也。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同。史表作哀侯。正義云。尊一作卑。案尊與貞聲近而誤。卑則譌脫貞下半也。子昌嗣。有罪。國除。

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鄲侯。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補注〕宋祁曰。沛國當作譙國。張照曰。按譙國無鄲縣。據志應作沛郡。王念孫曰。淮水注。渙水東逕鄲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音多。沈欽韓云。漢書周緤傳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鄲。史記周緤傳。亦引蘇林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譌爲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鄲縣之鄲。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緤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鄲縣下。孟康曰。鄲音紂紅反。（辯見地理志）此傳鄲侯下。鄲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鄲縣之鄲。蘇林。（周緤傳注。）孟康。（地理志注。）酈道元。（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百官公卿表注。）司馬貞。（高祖功臣侯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緤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鄲縣。孟康音多。正與蘇林相合。豈亦脫去寒反二字耶。且蘇音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銍。鄲鄲二字皆無音。而鄲侯之鄲。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酈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注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耶。沈氏之惑。徙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鄲從單聲。不

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幷有轉入箇韻二韻者。說文。鄲從邑單聲。而詩頌駉篇有驒有駱之驒。音徒河反。說文。驒、富驒驒兒。從奢單聲。丁可切。鼉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黿鼉。鼉巳與鼍鼉爲韻（鼉古讀若洞。鼉古讀若沱。說見唐韻正）又爾雅。癉、勞也。癉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癉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竝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痑痑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箇二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鄲之音多乎。而全祖望經史問答且用沈說。是發二千年之疑。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怪也。先謙曰。官本作鄲音多寒反。按王說是。

甍。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辠國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犂、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雜而角美。堪爲犧牲。雖曰其母雜色而不欲用。山川寧肯置之哉。喩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値時迺穫。信矣。樊噲夏侯嬰滕灌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言蚊虻爲喩。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勦功帝籍。［補注］先謙曰。官本勦作勳。是。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謂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補注］先謙曰。漢紀摧呂祿作權賣呂祿。於義亦通。誼存君親可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蒼。陽武人也。〔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爲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六人。先謙曰。如注謂下脫書字。集解引有。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㠯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鍖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當斬上有坐法二字。不可省。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迺言沛公。赦勿斬。〔補注〕周壽昌曰。王陵傳。高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爲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爲言以救之耳。遂西入武關。至咸陽。〔補注〕先謙曰。史記遂下有從字。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㠯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㠯蒼

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六年二字。遷爲計相。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爲計相。其名蓋本此。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補注〕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著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布以高祖十一年反。是蒼爲主計在八年。又後封侯二年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補注〕先謙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唐律疏義序疏云。三載上計。以會課最。史記范雎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吏隨殿最遣吏上計。新序載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韓非子稱西門豹重斂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古者上計以貢稅定其殿最也。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黥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卽立長爲王。合觀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字當乙。先謙曰。官本作起沛。擊破泗水守

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補注〕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王念孫曰、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以自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沛公以昌爲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鄧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也。〔補注〕沈欽韓曰、猶戰國之客卿客將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苛自內史遷、則苛曾爲內史。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補注〕錢大昭曰、虜當爲虜。先謙曰、官本作虜。今猶卽也。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閒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卻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補注〕先謙曰、庭字說當從史記作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訖二字。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心知其其不可。〔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皆作然臣期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南監、閩本史記亦同。據下顏注，此文亦當爲期期。後人據宋說妄改也。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昌口吃，故每重言期期。〔補注〕劉攽曰，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浙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據此，則前之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爲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先謙曰，通鑑胡注，孔穎達疏釋詁、饑汔也。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與汔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意亦與汔同。案諸家之說皆未當也。期者、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勇也。杜注，期、必也。本書路溫舒傳，溫舒引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注，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是期之爲必。漢世恆言。此文臣心知期期不可，心知必不可也。（他本作臣期期知其不可，臣必知其不可也。若今人言定知矣。）臣期期不奉詔，臣必不奉詔也。班書劉語吃，乃爲期期耳。劉胡二說固非，王氏乃以期期爲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爲謬矣。（劉注欲上曰當爲目。王念孫云，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注但云綦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爲綦，未知所據。）上欣然而笑。卽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既罷。是也。卽與既形近而誤，各本俱誤。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補注〕先謙曰，史記箱作廂。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補注〕周壽昌曰，集解引瓚曰，方與縣令也。案楚漢之際，縣尹皆稱公。如徐公之類甚多，不必爲其號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補注〕先謙曰，異、優待也。是且

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間曰。〔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間作問。宋祁曰。間疑作問。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間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間。先謙曰。官本作請問。亦引宋說。此本請間。疑後人因宋說改也。陛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爲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位作任。然吾私憂趙。〔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王字。不可省。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師古曰。於已止也。是徒御史大夫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

以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爲之。餘人不能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言字。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高后患之。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爲相。迺抵堯罪。〔補注〕先謙曰。表云免官。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

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案漢書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正義案史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疏也。先謙案。敖子敬以孝文三年嗣。是敖二年薨。正義是。此元字當正作二。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窋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紀考之。窋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窋即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亂。窋復馳語太尉。則窋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邸上議。羣臣列名。即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前。窋已罷官矣。其後賞功。又不及窋。意者史記所云。因得其實乎。不然。即不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灌平典客共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其事也。窋坐事免官在前。及誅諸呂。迺文帝時。張蒼已代任。故賞蒼而不及窋。說詳呂后紀。此傳誤也。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因故秦時。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蓋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爲火漢勝火以水也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補注〕先謙曰史記入作人

及㠯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㠯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宜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寐反臣瓚曰謂㠯比故取類㠯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晉吹律調音㠯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補注〕先謙曰高紀所謂張蒼定章程也官本注是下有也字

至於爲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就成也

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補注〕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瓚說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王念孫曰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應此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書汎好書故下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尤邃二字正對汎好書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鄧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歷師古亦無音

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

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㠯救其死刑故也

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補注〕周壽昌曰休沐之日

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㠯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㠯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㠯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補注〕王鳴盛曰賈誼傳誼以爲漢宜改正朔

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誼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爲舛。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剋。卽欲承秦。爲何以土尅之。張蒼因非而公孫臣賈誼亦非也。漢當爲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更元年。〔補注〕先謙曰。又明年遂更爲後元年。蒼由此自絀。〔補注〕先謙曰。官本絀作黜。引宋祁曰。一作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爲中候之官。大爲姦利。上以爲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補注〕先謙曰。官本子作國。類。今本史記同。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顓。音職。梁玉繩曰。行本注。案漢書作穀。顓卽穀也。王念孫云。本作顜。或作顮。並讀如鑿顜之顜。玉篇顜音穀。又音職。史表作顜及類。穀皆顜之誤。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補注〕李慈銘曰。史記蒼長八尺餘下。有爲侯丞相四字。長六尺餘下有坐法失侯四字。此節去之。則語意不明。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補注〕周壽昌曰。藝文志不載。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擘音布麥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蹶。距也。从走。厥省聲。漢令曰。蹶張百人。張卽蹶張矣。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

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此止二十四人。未知孰是。先謙曰。官本作三十四人。史記與此同。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補注〕先謙曰。廣國詳外戚傳。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餘者未死之餘人也。刪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迺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為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為相。則破格之事也。後丞相封侯。遂起於此。先謙曰。故邑。前所食之邑在故安也。在今易州東南。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補注〕先謙曰。當與袁盎傳參觀。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見字。王念孫曰。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戒教作教戒。案私之謂愛之也。呂覽去私篇。子人之所私也。注。私。愛也。離騷。皇天無私阿兮。注。竊愛為私。顏誤私教戒之。非。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

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補注〕先謙曰，至、即詣也。書至不當更言詣，此詣字緣上文詣丞相府而誤衍。羣書治要引無詣字，史記亦無。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嘉字，是。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史作吏，集解引如注亦作吏，案百官表丞相所屬有兩長史，下文亦云朝罷罰長史，假史字爲是。王文彬曰，今猶即也。史今行斬之，史即行斬之也。如不達今字之義，於今下加便字爲訓，轉屬皆文。羣雅釋詁孫炎注，即猶今也。故今即轉相爲訓。上文吾今使人召若，亦謂吾即使人召若也。叔孫通傳邪守尉今捕誅，伍被傳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周昌傳今爲嫖矣，今字並與即同義。淮南厲王傳令從之王念孫說並可參證。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曰字，君字下有其字。先謙曰，羣書治要引有曰字，史記亦有。鄧通旣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帝元年錯爲內史，此云即位二年者，通即位時數之。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補注〕先謙曰，更音工衡反。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堧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堧音如緣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

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冗誤他。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傅子至孫臾，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補注〕周壽昌曰：青、高祖功臣陶舍子。謚夷侯。舍史記作舍，功臣表舍父襄，亦項氏親，賜姓劉。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記作含者誤也。舍謚懿侯。昌、許溫孫。謚哀侯。澤、薛歐孫。青翟、莊不識孫。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皆以列侯繼踵，齱齱廉謹，師古曰：齱齱，持整之貌也。齱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曰：荀子王霸篇：齱然上下相信。注：齱齱、相迎也。說文：齱、齒相值也。齱即齱齱之別體。廣雅云：齱齱、廉謹也。本此傳耳。先謙曰：齱齱與廉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娖娖。集解引徐廣曰：娖一作斷，一作齱。索隱：娖音側角反。漢書作齱齱，一作斷。義如齊音斷斷猗無他技。先謙案：說文無齱娖二字。娖當爲娕。說文：娕、謹也。讀若謹敕數數。大徐音測角切，測角與側角、初角同聲（側初雙聲，側測疊韻）。是此文娖當爲娕，與下廉謹義相應。世俗以音屬之字轉寫作娖娖，復轉爲齱齱。齱即讀字，形有移換耳。今人斥人爲齷齪，即此齱齱義也（酈食其傳作握齱）。其作斷斷者，又後人以齪齪爲誤而改之耳。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文學律歷。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

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爲其然哉。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直作質。任敖。呂舊德用。張晏曰。敖舊爲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七）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書四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陳留郡無高陽縣。蓋鄉名。非縣名。涿郡。琅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陽也。高紀沛公西過高陽。文穎云聚邑名。屬陳留圉。沈欽韓曰。金史地理志杞縣有圉城鎮。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圉城。先謙曰。案正義。酈音歷。索隱引故書舊傳。食其圉高陽鄉人。圉後漢陳留屬縣。前漢淮陽縣。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魄音是。〔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案落託亦作落拓。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為監門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字於下。王念孫曰。吏縣中賢豪。殊為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為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為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荷禮。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齱音初角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荷作苛。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

其適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慢而易人。者簡率也。與好苛禮反對爲文。有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釣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周壽昌曰：士冠禮注：戒，告也。先謙曰：史記言下有如字。官本注無音字。千作子。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一音是。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末所附同。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而見食其下。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補注〕錢大昭曰：下攻國本作破。先謙曰：官本作破。引宋祁云：浙本破作攻。按史記作破。羣書治要引此亦作破。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補注〕王文彬曰：豎儒猶

實少儲。詳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復以賤劣鄙斥之。顏說非。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補注〕先謙曰。踞、史記作倨。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句)攝衣(句)延食其上坐。士冠禮鄭注。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懼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謬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顏本刪之。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音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瓦合者不相附也。史記儒林傳。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本書蒯通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儒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亦謂以不相合者雜合之也。先謙曰。史記作糾合。集解云。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下有兵字。史記同。此脫。遂下陳留。〔補注〕先謙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騎城報沛公。遂下陳留。詳史記傳末。號食其爲廣

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說客。馳使諸侯。〔補注〕先謙曰。常字誤。當從史記作嘗。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補注〕先謙曰。史記鞏有洛字。是與下鞏雒同。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反趙及梁。〔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反作救。是。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補注〕先謙曰。索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臧粟甚多。〔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敖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即廣武山）秦所置。呂氏春秋。穿竇窌。高誘注。穿窌所以盛穀也。是古者穿地下臧粟也。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補注〕先謙曰。楚引東定梁地。令曹咎守成皋。此迺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爲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略反。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皋之險。杜太行

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補注〕何焯曰：此假後人依託之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遺。當時漢已虜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形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何庸杜此。策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顚遺。守白馬之津。〔補注〕齊召南曰：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西岸即黎陽也。召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召地形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馬光云：史漢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為一事，病劉向新序分為二。新序是。先謙案：高紀三年九月，項羽使曹咎守成皋，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說齊，通鑑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亨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食，先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並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未為非也。官本已作以。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補注〕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閒？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補注〕宋祁曰：人疑作民。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補注〕先謙曰：時尚未得敖倉，云復守者，究言之。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

力。西面擊秦。〔補注〕先謙曰、面、向也。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補注〕先謙曰、據酈食其勸立六國後。未行、此設辭耳。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鍔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刓、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補注〕錢大昭曰、玩、閩本作刓。先謙曰、史記作刓。集解引孟注、刻斷作刓斷。索隱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據此、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書治要引作刓而不能授、且引注曰、刓斷無復廉鍔也。蓋別一漢書本。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補注〕先謙曰、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四句相對爲文。財字衍文。不當有。史記無。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爲西河。援上

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補注〕先謙曰、柴隊北魏、豹在河北故也、亦猶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也。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補注〕周壽昌曰、黃帝、史記作蚩尤。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帝起兵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書黃帝、史記蚩尤、初無區別。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補注〕先謙曰、庾、官本作倉。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吳蕭該曰、馮、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但安坐乘車而遊說、不用兵衆。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之也。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南曰、武陽、史記作武遂、而二表俱不書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勃、勃子平、疑遂字譌。錢大昭曰、史記侯更食武遂、且稱武遂侯平。據此則武陽當爲武遂。充表疥子勃而此作遂、涉上武遂而譌耳。李慈銘曰、柴隊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漢書作武

陽、子姦衍字誤也、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姦闕三世侯平有罪亦不辭、此陽卒子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稱其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佗作他、字同、索隱、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椎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腳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補注〕先謙曰、索隱、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背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伉衡爲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補注〕先謙曰、官本伉作抗、史記同、索隱、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轅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其正下、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劫下有略字、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彊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彊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補注〕先謙曰。官本冢作冢。是。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夷滅宗族。此云夷種宗族。不辭。據顏注疑宗字衍。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史記王誤皇。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補注〕王念孫曰。顏訓遽為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距、巨。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為福乎。韓子難篇曰。衞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遽叱乎）荀子王霸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呂氏春秋

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釋文曰。詎、徐本作巨。李云。詎、何也。）淮南齊俗篇曰。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少。假借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庸遽。或言寧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先謙曰。官本注遽作詎。是。迺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補注〕周壽昌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宋祁引作埤蒼。非。案左僖二十八年。甯子職納橐饘焉。宣二年傳。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橐可盛食。無底何以能盛。說文。橐、囊也。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今毛傳作小曰橐。大曰囊。是傳寫異也。埤蒼語未然。它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補注〕先謙曰。上師古官本作蘇林。是。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補注〕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此並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滅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鄧展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爲氏。張晏曰。莊襄

王爲賓於趙，還爲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倚作迠，是。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補注]宋祁曰：以疑作已。先謙曰：已以通作，不勞改字。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罪作皆明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者下有何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者下有之字。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補注]先謙曰：史記凡上作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無賈字。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補注]先謙曰：漢扶風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有五男，迺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補注]先謙曰：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飲作欲。先謙曰：官本飲作欲，引宋祁曰：欲疑作飲。案史記作極欲，於義亦通。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從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禾反。[補注]王文彬曰：客游於外也。顏專屬爲賓客言，非也。一歲之中或訪問親舊，或留連道途，其往來經

適它處者，爲日恆多，故於其子所，率不過再過也。先謙曰：史記無言字。再過作再三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補注〕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劉攽誤引。沈欽韓曰：史記無久慁公爲也。溷作慁，是。楚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慁先生。先謙曰：說文溷下云亂也，一曰水濁皃。慁下云憂也，一曰擾也。此當溷爲慁，當訓爲擾於義適順。服訓辱，顏訓亂，皆未合。禮記儒行注，慁猶辱也，與服訓溷爲辱同。史記范雎傳是天以寡人慁先生，索隱慁猶汨亂之意，亦與顏訓溷爲亂同，足證慁溷二字古多通假。沈云作慁是，要爲未達。又史記慁下女作公，上文與女約，集解引徐廣曰：女一作公。則公是稱其子。無久慁公爲，與毋久溷女爲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賤，皆用之。鼂錯父亦稱子爲公，是也。詳見錯傳。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處，思其方略。〔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常，是。史記亦作常。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往請，直入坐。無不字，是。請以請謁言，下云直入，即不假將命意也。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請，謁；間，起居。則音義所見漢書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文請上有不字，師古即訓請爲將命，語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故賈至坐前而不見。顏訓爲自坐，失之。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樂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豫，樂也。言將相和，則士乃樂附也。讀爲樂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務附。論語君子務本，皇疏，務猶向也，趣也。務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讀豫爲樂之誤。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大昭曰：謂，閩本作語，注同。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其具，而與太尉樂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藉甚。藉即藉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而愈盛也。甚與盛意同。孟言狼籍，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藉通作。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漢室，升拜，號爲朝拜臺。後江淹起驛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逐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梁父泰山縣。侯姓逐名。布臣何得有封梁父侯者。仍當以如說爲是。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平原君諫不與謀下云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不言賜建號平原君。今案布傳不載建事。史記誤也。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補注〕先謙曰。宋祁。案劉氏云。欲發喪時須啓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貣服具。師古曰。貣。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九字。史記同此奪。何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知當同憂共死。且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爲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稅。韋昭云。稅當爲襚。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

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閎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閎籍孺。此蓋沿史誤。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它皆類此。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袒而見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耳。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於。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詳厲王傳。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補注〕先謙曰。辟陽侯死後。其黨諸呂之事發覺。文帝窮治。聞建嘗爲設策全之。故幷捕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

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耳。沈欽韓曰、輓一作挽。淮南兵略訓、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注引漢書作婁敬脫輅挽、挽字、張衡西京賦云、婁敬委輅、揚雄解嘲云、婁敬委輅脫輓、史記此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文欲與鮮衣、方有因。先謙曰、據集解引蘇林注、遮當作庇、索隱、輅者、鹿車前橫木、案輓者、繫於輅上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三人。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繒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補注〕先謙曰、官本取作王。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師古曰、邰、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絫善十餘世。師古曰、絫、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言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柱作拄、箠作棰。案大雅緜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言策馬往岐耳。顏謂杖馬箠以示無所攜持、其義轉迂。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耻也。師古曰、虞、今陝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

〔補注〕宋祁曰丙字下一有之字 始受命〔補注〕齊召南曰案始受命連屬上句師古誤斷之 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補注〕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 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曰雒字下一有邑字周壽昌曰中四方之中也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讀如本字顏音誤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 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補注〕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先謙曰史記有擊字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恆言上文陸賈傳酈其語不必定有擊字也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痍 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

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搤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補注〕先謙曰。案據留侯傳。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補注〕錢大昕曰。婁劉聲近。今吳人呼婁江曰劉河。吾鄉婁塘市土人亦呼爲劉塘。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貙劉之禮。漢儀注作貙婁。古今注風俗通並作貙膢。足證古婁劉二字一音。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胔老弱。師古曰。胔音漬。謂見者之肉也。一說。胔讀曰瘠。瘠。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見作死。是。史記胔作瘠。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二十餘萬。先謙曰。句注。地理志在廣武。顏注非。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補注〕先謙曰。史記舌上有口字。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

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補注〕先謙曰、廣武在今代州西十五里。志屬太原。顏據唐地理爲說。未晰。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㠯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補注〕周壽昌曰。案敬雖封爾。止名號侯。故表不列。河水注地理志千乘郡溼沃縣。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郡。卽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酈注之書。或紀其古蹟。未可據爲封國之証也。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能引弓也。音口弄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㠯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㠯力爲威。未可㠯仁義說也。獨可㠯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㠯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㠯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㠯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㠯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

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補注〕宋祁曰。亢字下越本無外字。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是。史記同。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公主。至高后六年薨。中間不應奪之而與冒頓。此史家採遺之失。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良家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爲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誤。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是家人子乃宗室女也。使敬往結和親約。〔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故事曰。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寒。秦亂。汝侵其界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割土盟子。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謙曰。白羊、樓煩。匈奴二王名。衞青傳可證。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爲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三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

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尙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補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爲孔鮒弟子。周壽昌曰。此尙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之薛。皆爲秦薛郡可知。先謙曰。通葢字何。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爲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爲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閒哉。郡守尉今捕誅。〔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今。卽也。今令字史多相亂。淮南厲王傳令復之。史記作今復之。亦猶[illegible]

復之也。後人不達令字之義。故改令爲今。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補注〕先謙曰。案蹤。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補注〕周壽昌曰。生、史記作先生。漢時稱生。卽先生。如先師稱下生。卽下先生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爲叔孫先生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案釋。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剸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師古曰。剸與專同。又音之兗反。此則專擅之義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剸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拔取。音蹇。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

〔補注〕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泗水注亦引之。張說非。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誤也。故顏不從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補注〕先謙曰。官本拔作拔。引宋祁曰。拔當作拔。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補注〕周壽昌曰。饜、史記作厭。爲宜。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補注〕先謙曰。史記面諛下有以得二字。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德行作行德。是。脫也字。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衆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蕞與蕝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說，謂上有置設緜索爲習肄處蕞九字，無尊卑之次也五字。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爲緜，立表爲蕞。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先謙案：緜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應說與韋合，特未爲蕝立訓。如說蕞蕝釋，故顏是之。此注如說，當如集解所引，有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秋下當有一外字，見晉語。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習肄，案肄肄二字古通作也。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補注〕先謙曰：會十月，迺上爲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誤斷屬下，而謂爲適會，誤。朱隱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補注〕沈欽韓曰：治禮郎屬大鴻臚。先謙曰：前漢無治禮郎，後漢大行令屬官有治禮郎，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耳。後書禮儀志注專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亦其證也。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步卒衛宮，是也。宮廷不得稱戍卒，疑班改步卒爲戍卒，傳寫者誤戍爲戍，尋檢傳志無衛官之名，且官不當在戍卒下，宮官亦因形近而譌也。設兵，〔補注〕先謙曰：兵謂兵器。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謂疾行爲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皆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補注〕劉攽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以臚句傳也。沈欽韓曰：司儀旅擯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先謙曰：朱隨引韋注，更有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十三字。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補注〕先謙曰：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云：職一作幟。李慈銘云：幟俗字，古止作識，此職字蓋譌。漢惟郎執戟，上所云侯陛者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字〔補注〕先謙曰：謂朝賀如禮也。史記作至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為文。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補注〕劉攽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總云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氣顛倒不序矣。周壽昌曰：法酒，君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醞也。食貨志請法古令官作酒，即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劉說非。下云觴九行，即言罷酒，飲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諸侍坐殿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絹綿席前殿筵。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奉常，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補注〕齊召南曰：按此文前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徙通為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

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共官本作攻。據注。攻字是。與範同。攻治也。不當訓擊。官本注淡作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師古曰。又重爲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師古。爲音于僞反。集解。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閒往。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閒小謁見。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孟康。索隱。韋昭云。蹕止人行也。中閒往來清道煩人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

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與沅案：長安圖志載漢故長安城圖，自未央宮而東，越武庫，南過北路門，取道高帝廟，南逆長樂宮也。通奏事，因請閒，師古曰：請空隙之時，不欲對衆言之。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補注〕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祀陵寢，薦衣在櫃中，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先謙曰：集解引如淳云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遊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補注〕錢大昭曰：以南監本閩本作上。先謙曰：官本亦作上，是也。宗廟道，謂神道也，即衣冠往來所由，複道行其上，故云乘其上行。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補注〕周壽昌曰：此周公對成王語，見史記梁孝王傳。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補注〕劉敞曰：渭北字宜屬上句。先謙曰：劉說是。黃圖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衣冠月出游之，〔補注〕先謙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原廟既成，則陵寢衣冠但月游原廟，不至城中高帝廟，故複道無妨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也字，句乃足。上迺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陳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僭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七作弋．］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皆作修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補注〕先謙曰時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也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爲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幷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作有身爲是周壽昌云上云有身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是前生高帝八年冬過趙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謀反事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未審也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差得其實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且不理其母〔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㠯作附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眞定.厲王母家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謂父祖代居眞定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注.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㠯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㠯爲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邪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師古曰.横.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請謁也.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褏金椎椎之.師古曰.褏古袖字也.謂㠯金椎從褏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肌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誤.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王念孫云.說文.刑.剄也.(廣雅同.案說文.荆.罰辠也.從刀井.井亦聲.刑.剄也.從刀幵聲.是刑訓爲剄.與荆罰之荆不同.)剄.刑也.是刑與剄同義.不必改刑爲剄.齊召南云.史記孝文紀及淮南傳.並作從者魏敬.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宋祁曰.時字浙本無.先謙曰.史記作趙事.下云.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浙本時字當在事下.而誤倒.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㠯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

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齊召南曰。此文以下文帝令薄昭爲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補注〕先謙曰。新書淮難篇云。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他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爲名。〔補注〕先謙曰。自爲主名也。一曰自居爲親殺讎之名也。皇帝不使吏與其閒。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罪。赦大王。甚厚。〔補注〕沈欽韓曰。新書淮難篇。淮南王棄入北千乘之君（趙宗爲仆即辟陽侯也）陛下爲稱頞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誚讓斂西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横治尊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子國横行不辜而無譴。乃多賜美人。載金錢而歸。漢法二千石缺。〔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漢字。輒言漢補。〔補注〕先謙曰。言於漢廷而補之。大王逐漢所置。〔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職者爲之相吏。王僅不寬

蹈而逐耳。雖不稱病而走者。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欲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執古委字。說稱曲也。大王欲

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師古曰。屬。謂委業之也。音之欲反。〔補注〕何焯曰。屬國。當謂傳國於子。洪亮吉曰。顏說是。一說欲傳位於子。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

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㠯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㠯負謗

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㠯千里爲宅居。㠯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師古曰。沬赤頮字也。蒙冒也。沬。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補注〕先謙曰。官本頮作額。趨矢石。野戰攷城。〔補注〕錢大昭曰。攷當作攻。先謙曰。官本作攻。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㠯爲子孫成

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㠯無

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㠯言孝。父爲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㠯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爲六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誇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褒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

〔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一劒自任。王乃貴尙其事也。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師古曰。任情恣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觸動也。動於情則不自制而妄行也。詳宜本作祥。祥祥古通。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衞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補注〕先謙曰。時漢諸王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昭云然。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非覺。誅毐。幷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貴德。左氏傳。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春秋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經傳言太上。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言欲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文意。不當釋爲太古上聖也。仍依如說爲正。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補注〕錢大昭曰。舍匿。卽季布傳賂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語。先謙曰。之往也。言有罪逃往諸侯國。游而爲客宦。而爲宦。或爲奴僕。以

亭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皆有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補注〕先謙曰。罪人逃匿在王所。則吏主其事者坐罪也。言相不匡正舉奏。當坐之。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補注〕先謙曰。諸侯王之子在其國爲吏者。雖貴。其國之御史主督察之。下中尉同。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補注〕錢大昕曰。古南監本閩本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慕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此言蠻夷歸義。及流民之無名數。自占籍爲民者。內史縣令主之也。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見死也。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驩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出多峻阻。師古曰。輂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輂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四馬車也）輂車當依史記作轝車。說文。轝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輿其輂輦注。輂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輂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輂少見轝。故轝譌爲輂。（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轝者。今本轝譌爲輂。）先謙曰。谷口。漢舊縣。在今西安府醴泉縣東北七十里。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補注〕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爲典客。七年爲御史大夫。先謙曰。長廢在六年時。敬尚未爲御史大夫。行亦若今署任。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補注〕先謙曰。漢諸侯人。漢郡縣及諸侯國之人。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亡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所不當得。考證云。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先謙案。注文如瓚顏三家所見漢書本皆無不字。裴駰集解亦止引如瓚二說。未別加案語。似史記本無不字。後人增之也。史記下文又云。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亦承以二千石所當得之一語。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爲大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士伍開章等

七十人。如淳曰：作，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補注〕先謙曰：新書五美篇云：棧奇啟章之謀不生。淮難篇云：通棧奇之徒，啟章之等。啟章即開章，避景帝諱改也。盧文弨云：漢書作柴奇，柴與棧音義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機疑因棧形近而譌。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蕑，名忌。蕑音姦。嚴助傳作閒，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蕑字或有作簡者，非也，並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七年廢。地理通釋：八公山一名肥陵山，下有小肥陵縣舊址。紀孝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東南，淮南厲王殺開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縣，則亦唐初旋置旋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李兆洛鳳臺縣志云：淮南厲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遠葬諸安豐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稱，蓋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阜之迹。先謙曰：如沈說，則以肥陵為八公山者是也。然史記作肥陵邑，正義引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與諸書合。蓋當時事覺，長令開章遠匿肥陵，後知不可掩，乃殺之，即葬其處耳。李氏說疑未可據也。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詭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補注〕王先慎曰：顏說非也。初言不知安在，謂告往捕之吏不知開章所往，非謂不知葬處也。繼乃詭稱已死，陽表其墓，實未死也。迨吏窮知其詐，長知不可掩，乃令蕑忌殺之肥陵，即葬其地。情事如此，文特倒敘，遂致讀者難明耳。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補注〕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補注〕先謙曰。死罪及城旦舂以下。不斷赦者。長皆赦之。上城旦下亦當有舂字。史記有。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書。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補注〕先謙曰。殿則得。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即其事也。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補注〕周壽昌曰。織。南海王名。見高紀。史記多一民字。緣上南海民而誤也。若是民。何以能上書獻璧帛乎。無民字是。先謙曰。史記無帛字。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閒忌也。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舂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十七字。舂是其郎中。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補注〕先謙曰。史記置作致。置致字古通。吏二千石郡守也。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補注〕齊召南曰。按即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非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為太僕。至八年薨。錢大昭曰。時灌嬰陳嬰皆前卒。故知是夏侯嬰也。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

〔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有邛來山在縣西五十里。遷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補注〕先謙曰。史記鹽下有豉字。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盂椀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上無則字。是。材人當從史記作才人。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甾。令縣次傳。〔補注〕先謙曰。遞以郵傳致之也。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補注〕王念孫曰。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即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即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即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今猶即今也。餘見釋詞。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吾安能勇四字。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補注〕周壽昌曰。宋書文帝弟彭城王義康爲孔熙先范曄等所誘。事泄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蓋有感於斯語也。迺不食而死。〔補注〕先謙曰。史記迺上有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二句。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下乃接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云云。是不敢發者畏其勇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

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補注〕先謙曰：不可奈何，猶言無可奈何也。儻王死不能復生。史記無淮南王三字。願陛下自寬。」〔補注〕先謙曰：盎語詳盎本傳。上曰：「爲之奈何？」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補注〕先謙曰：侍候同也。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憐上有上字，不可去。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補注〕先謙曰：新書云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立咫泣沾衿，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謂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補注〕先謙曰：顏說非也。書大禹謨言丹朱用殄厥世，蓋堯時實已逐之，使方舜在位乃封之。孟子言舜封象有庳，或曰放。故史記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放出不收，朱象管蔡是矣。是古有此說，特書文闕略，難可推究耳。官本注文在骨肉下。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補注〕先謙曰：史記聖下有何者二字。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補注〕周壽昌曰：城陽王喜，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謚字。

置國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補注〕錢大昭曰。淮南二字。閩本不重。先謙曰。官本不重。其相曰。〔補注〕周壽昌曰。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此景帝三年事。則將兵之相。疑是釋之。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先謙曰。官本蟲作蠱。捷作揵。無也字。功臣表。蠱達子捷。孝文元年嗣侯。不作揵。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山王。王江北。〔補注〕先謙曰。廬江王王江南。得豫章廬江。徙江北。則漢收二郡。斷其通越。征發便略衡山數縣可參證。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補注〕齊召南曰。按此贊較史記有補有刪。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略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謀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周壽昌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高誘序蘇非作蘇飛。八人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屬爲從父叔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謂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傳當爲傅。傅與賦古字通。（皋陶謨敷納以言。文紀數作傅。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使爲離騷傅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序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

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尙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補注〕王文彬曰。文選吳都賦劉注。賂。貨也。先謙曰。史記書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及聞武安侯言大喜。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補注〕先謙曰。以安父遷徙道死事感動之。使爲畔逆。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有起字。此無起字。不詞。蓋脫。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補注〕先謙曰。郡守令國諸侯。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詗。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曰。詗音朽政反。師古曰。詗。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詗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詗。知處告言之。約結上左右。〔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侯鄂千秋元孫但。與淮南王女陵通。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涉頭侯孫次公。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父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

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補注〕先謙曰。外戚傳。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即此太子妃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補注〕周壽昌曰。內。房也。終不近妃。〔補注〕先謙曰。史記終上有三月二字。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娥欲嫁齊王。蓋在淮南謝歸後也。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致繫一作毄。繫二字皆形相近。太子學用劍。自已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已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補注〕先謙曰。被爲郎中。乃郎中令屬官。故使郎中令斥免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補注〕錢大昭曰。案壽春嚴正上書告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又衡山王告太子不道。事下沛郡治。趙太子丹事。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廣川王去事。治鉅鹿詔獄。此重河南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所見本已重河南二字。史記亦重。則二字非衍文也。正義以詔下其事廷尉河南爲句。注云。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爲句。注云。逮謂追赴河南也。先謙案。下文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下復云河南治逮。辭引太子及黨與。即兩河南上下分屬之明證。河南治三字自應連下爲文。顏讀誤也。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

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卽訊太子。師古曰。卽。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補注〕先謙曰。爲丞乞請。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令人衣衞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卽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師古曰。卽亦就也。〔補注〕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殷宏。考汲黯傳。宏以蓬侯王信任官。再至九卿。百官表亦僅逸其名也。先謙曰。案殷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先謙案。今表作中尉殷客。卽殷宏。說詳汲黯傳。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殃。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拔閣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有廢字。宋祁引淮南云。詔書亦擊匈奴。而王雍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則廢字不可少。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補注〕先謙曰。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卽賀王。

王㠯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爲妄言。言上無男卽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與下言漢廷治有男卽怒對文。漢不治三字不可去。當是奪文。言漢廷治有男卽怒。師古曰。漢廷治者。稱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㠯爲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眞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補注〕先謙曰。索隱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補注〕先謙曰。膠東王寄。常山王舜。皆景帝子。諸侯並爭。吾可㠯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補注〕先謙曰。行仁義上。無煩加親字。此親字當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倒耳。上文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㠯爲子兄數。如淳曰。后不㠯爲子。太子不㠯爲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當籍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師古曰。分國邑㠯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爲援。欲害太子。㠯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補注〕周壽昌曰。嚴正史記作莊芷。班氏

以明帝諱。改莊爲嚴。正芏則字近而誤也。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審卿蓋平子。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服虔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蘇林曰。非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爲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補注〕先謙曰。爲史記作僞。古爲僞字通。故僞亦作爲。左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竝云。爲本作僞。詩采苓人之爲言。疏引定本作僞言。白帖九十二引亦作僞言。是其證也。爲得罪。

發害誅得罪。不煩省文以成義。蓋以誅作二字釋爲字之義。顏云爲得罪之狀。並如字讀。失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衞靑。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補注〕先謙曰。索隱。猶措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曰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補注〕先謙曰。爲亦讀曰僞。史記作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代人爲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褚。郭璞曰。言衣赤也。是亭吏皆褚楨褚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說文卒下云。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題識者。褚下云。以絳帛箸於背上。卽此所謂求盜衣也。沈云褚楨褚衣。蓋誤。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東方。按下言南越兵入。則南方是也。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言字。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

絕。〔補注〕先謙曰。謂稱證其非者。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逢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補注〕王念孫曰。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休二語正相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郎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補注〕先謙曰。此自剄及下安自剄殺。以刀剄傷之。並訓爲剄。與上文剄之同義。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謀反誅。並在元狩元年十一月。衡山反謀發覺稍後。故上特原之。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補注〕王先慎曰。按功臣恩澤侯表元朔間列侯無以讓名者。讓疑作襄。襄平陽侯曹參元孫。元光五年嗣。十六年薨。元朔六年正當嗣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曾孫慶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爲隸臣。至元狩三年慶始紹封。故此時列侯與議。襄宜居首也。讓襄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并儀也。釋文襄本作讓。本書文三王傳梁平王襄。宋祁云漢書作讓。今各本仍作襄。是其證。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

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師古曰。熒謂回挠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補注〕蘇輿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一年。昭元年傳並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本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人臣無將。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文同公羊。而不言傳。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並漢時義說如此。或以爲春秋下脫傳字。非也。史記亦無傳字。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補注〕先謙曰。史記書下有節字。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宦。史記同。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爲近幸之人。非吏人者。〔補注〕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補注〕先謙曰。據上文行邪辟顏注。此僻字當爲辟。贊中邪辟字亦不作僻也。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宗正劉棄也。汲黯傳作棄疾。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次男孝。次女無采。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隙。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吕應之。恐爲所并。〔補注〕先謙曰。伍被傳載淮南王書發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卽還略衡山。王蓋具知淮南本謀矣。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吕爲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補注〕先謙曰。衡山內史也。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惡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吕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吕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吕王之惡。天子皆爲置。衡山王吕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獎勸也。〔補注〕沈欽韓曰。縱臾卽慫慂。廣雅慫慂。勸也。后乘舒死。〔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乘舒二字。立徐來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吕刃刑傷之。后吕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

采嫁。弃歸。師古曰。爲夫所弃而歸也。與客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案下言無采與奴姦。據之則彼文無根。太子數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卽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非計須接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補注〕先謙曰。史記繫作擊。是。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補注〕先謙曰。史記自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不病。雖自言病而面有喜色。幸王死己得立也。有喜色是孝無采見之。無太子自言有喜色之理。明此奪一病字。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幷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汙之。欲幷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始或作強。先謙案。強食猶言努力加餐。此爲惡言以對王也。上書者。上書於天子。發孝無采姦亂事。卽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

自追捕太子。太子安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閩本作令。先謙曰。官本作令。史記同。外家。史記作外宅。皆是也。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夜從與王謀反事。從與。史記亦作從容。從容。從與音轉而義通也。班氏易此文從容為將養。是時從養亦當與從與同義。將猶扶進之。養猶長育之。總謂導成其反謀耳。顏讀將為獎。獎養二字文義不屬。其說非也。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救赫。下同。作輣車鍛矢。〔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輣。兵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王念孫云。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為鍭字。形相近而誤也。（說見淮南兵略篇。）案王氏讀書雜志云。淮南子疾如錐矢。王引之云。錐當為鍭。下文云。疾如鏃矢。鏃亦鍭之誤。侯字隸書作矦。隹字隸書作隹。二形相似。族字隸書或作矦。形與矦亦相似。故鍭矢之字。非誤為錐。即誤為鏃。齊俗篇。疾如錐矢。亦是鍭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為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銛矢。索隱引呂覽貫卒篇所為貫錐矢者。今本呂覽亦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鍭之誤。郭象音族。非也。鶡冠子世兵篇。發如鏃矢。鏃本或作鍭。亦當以作鍭者為是。）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大雅行葦篇云。四鍭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士喪禮記作鍭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將得下邳下下邳者。〔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傳。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補注〕先謙曰。史記約束上有以字。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

西發兵定江淮閒而有之望如是。〔補注〕先謙曰衡山王云云賜與其下言如此也。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
語。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芙契約爲反具。〔補注〕先謙曰芙官本作共是。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補注〕先謙曰史記賜下有書字。
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卽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
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卽吏捕嬴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卽字此卽與則同字時淮南事發逆引及嬴吏
捕繫之也。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卽上書告太子以爲不道事。〔補注〕先謙曰史記以作所是。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
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爲頭首而藏匿之。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
注〕先謙曰雅常也。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
陳喜等。廷尉治非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師古曰就問之。〔補注〕周壽昌曰案公卿表中尉司馬安大行李息。
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殺。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為之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補注】先謙曰：史記為衡山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諸表為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合，是。徙二年當作徙一年，十四年當作十三年。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祁曰三或作四。案表王寬天漢四年嗣，是式王三年薨，自孝景六年嗣位至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三者誤也。式，本表作成，史表作武，形近致誤，未知孰是。子寬嗣，十二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後元二年也，脫元字）謀反自殺，此十二當為十一之誤。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睢陽太守田廣明為鴻臚，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為衛尉，此後元二年事，正當廣明為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為明字之誤，又奪去廣字耳。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泰山郡無北安縣，惟盧縣注云，濟北王都，疑北安為盧之誤，或初名北安，而後改盧也。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艾也。荊，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荊舒，土俗彊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之作也。信哉

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𠀍。下云翊也。從廾。從卩。從山。山高奉承之意。承下云。奉也。從手。從卩。從廾。音義並同。故經典丞承字通用。而剸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剸與專同。音之兖反。〔補注〕先謙曰。音上當有又字。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王下有過字。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枚乘傳亦云漸靡使之然也。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摩同。（學記。相觀而善謂之摩。鄭注。摩。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即摩字。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摩也。靡字古讀若摩。故與摩通。說見唐韻正。）漸靡即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而訓爲相隨從。後訓爲靡。皆失之。夫荊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蓋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七，客謂匡生，即蒯生也，聲之轉耳。先謙曰：范陽在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補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謙曰：據張耳傳，武臣方下趙十城，引兵擊范陽時，未略燕地也，一本非。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補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史記入之張耳傳，足下上有秦法重三字，似不可省。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補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孫曰：接讀爲插。說文：插，刺內

也。內與入同。（大徐本譌作刺肉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竝作刺入也。）謂以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廬人。共其接盛節注。接讀爲一報再祭之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李注。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亊。（亊與插同）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亊與插同義。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倳刃。是其明證也。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吕復其怨而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功字。引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史記無功字。此通之所吕弔者也。曰。何吕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吕爲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吕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吕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吕城自繞。〔補注〕先謙曰。文選曹植責躬詩李注引說文。嬰。繞也。嬰城固守。謂繞城守禦耳。陳湯傳。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猶繞城也。顏爲以城自繞。則非。它皆類此。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吕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爲君計者。莫若吕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衆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

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及城下者三十餘城。張耳傳同。本書燕字敓文。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伺閒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隱起者。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

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爲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補注〕沈欽韓曰。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猋。謂疾風。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飄。史記作熛。是也。說文。熛。火飛也。今楚人猶謂火之飛起者曰熛。音摽遙反。敍傳。勝廣熛起。熛起猶猋至也。此言士之趨赴。如火之熛飛。風之猋起也。下言風起。上不得復言飄至。熛飄音相近。故熛譌爲飄。師古讀飄爲猋者（說文。猋。犬走皃也。音飆。與飄音不類）蓋誤猋爲猋（猋乃飆字俗省）又以飄爲飆也。說詳司馬相如傳。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阻山河之險。說文。岨。石戴土也。阻。險也。此借字。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成皋戰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乘利席卷。與此義異。然兵困於京索之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王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左昭四年傳。豎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人將墮幣焉。服虔注。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爲毀。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補注〕先謙曰。史記淮作膠。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師古曰。黶音一點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陳澤。澤釋古通。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追窘逃亡。如鼠之藏竄。〔補注〕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禍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而

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猶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補注〕沈欽韓曰。袁簡陳修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

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補注〕先謙曰。謂計慮所及不能致其決。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蠚。師古曰。與讀曰預。蠆蝎也。蠚毒也。蠆音丑界反。蠚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先謙曰。史記童子作庸夫。又孟賁句上有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下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句。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補注〕沈欽韓曰。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罷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捕之也。史記召作捕。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

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自爲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謙曰。詩云。爾之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縕。亂麻。音於粉反。〔補注〕先謙曰。縕與蘊通。文選西京賦。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爓治死犬。爓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洪亮吉

曰。案列子音旋于衞。意同。謂擇旋往也。方音自旋而出謂之旋。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兗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紀作安期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補注〕先謙曰。通及安其生。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補注〕先謙曰。微。竊也。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侯王國止有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為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淮南王傳。王以非反斥雷被事削邑。復召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臣。引宋祁曰。越本作下臣。先謙案作

不。是。不與否字王問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臣。不云小臣。下臣也。小下二字皆後人以不字爲誤而改之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補注〕先謙曰。官本預作豫。是無之字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史記庭作廷。是。下漢廷不誤。又此文與史記序次不同。皆班氏删改。不備載。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被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引宋祁曰。新本去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僰。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爲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補注〕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幹力。引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作身材如此。先謙

宋。史記作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爲號。文言外家姓。近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爲六國。七當爲六字之誤也。鄒陽傳亦誤。可互證。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閒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猶言不知時。史記作不知。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師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竝非也。言

男子愍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斷危亡。言此致死也。〔補注〕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文彬曰。言男子所甘心也。死者。卽決於反之一言耳。諸說皆未晰。先謙曰。集解引瓚注作或有一言之究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樓緩。集解駰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妄也。先謙案。裴在顏前。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稱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後同名。必併史記疑爲後人所妄。亦未必然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有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補注〕王念孫曰。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當據毛傳箋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言爲何如。對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言中閒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爲閒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閒已有。當爲中已有閒。有閒。卽謂有隙可乘。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卽還略

衡山。勢不得不發。〔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卽無應。案何。衡山傳云衡山王賜恐爲所并。以知淮南本作也。被曰。路衡山以擊廬江。〔補注〕先謙曰。盧誤。官本及史記作廬。有尋陽之船。〔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潯陽故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先謙曰。尋陽。廬江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夏縣名。師古曰。雉音羊氏反。〔補注〕先謙曰。下雉。江夏縣。今武昌府興國州東南。結九江之浦。〔補注〕先謙曰。九江。詳地理志。絕豫章之口。〔補注〕先謙曰。正義。卽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閒。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皆以爲有福。什非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響讀曰嚮。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道術之士。謂儒生也。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濱。涯也。海濱謂緣海涯之地。濱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

不足於葢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屈字雙聲。不當爲其上注文音其勿反。其乃具字之誤。廣韻區勿切。集韻渠勿切。區渠具音一也。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遂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補注)沈欽韓曰。據淮南人閒訓。秦皇使尉屠睢伐越。三年不解甲弛弩。越人攻秦。大破之。殺尉屠睢。與尉佗事不相涉。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書之。淮南書。即伍被等所撰。然則被今陳辭。無容不知而妄改趙佗也。先謙曰。史記此下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三句。案臨嶺攻越。佗亦從役。惟止王在後耳。此文不書王越。即爲無累。辨士之言。難可徵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

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補注〕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云。亡行之名合胡離代者起東南。周壽昌曰。高帝先歲後發。可補本紀所未及。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卧反。嚮讀曰響。〔補注〕先謙曰。卧官本作臥。是。所謂蹈瑕釁。〔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蹈瑕候間。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閒。已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普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劍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嚮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考證云。揚應作楊。楊熊。秦將。見高紀。先謙案。漢書從木從手之字多通作。非誤字。樊噲夏侯嬰傳亦作揚熊。其作楊者後人所改。獨楊雄作揚雄不改。後遂以爲與楊異姓矣。王已陳勝吳廣論之。被已爲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柔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補注〕沈欽韓曰。書大傳以爲微子作。先謙曰。史記正作微子。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

死曾不如匹夫。〔補注〕錢大昭曰。今孟子無此文。或曰。孟子外篇文。止此二句。下是伍被引伸之詞。王氏藝文志攷證合下二句皆爲孟子非是。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補注〕先謙曰。書上賜之。爲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先死作前死。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與此不同。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爲此文書。令徙人也。〔補注〕先謙曰。請。奏請也。詐爲丞相御史奏請徙人之書。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耐解在高紀。解。先謙案。下解字衍。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赦令除其罪。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補注〕宋祁曰。趙本無僞字。今浙本郭本亦無。先謙曰。左右都司空者。左右司空及都司空也。百官表。宗正屬官都司空。無左右二字。少府丞有左右司空。晉說非也。又表云。護軍都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顏注亦云。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先謙案。文云上林中都官。疑上林二字不當如晉注連上爲文。中都官亦不當概京師諸官府。或中都官自屬上林。後隸護軍都尉也。若如顏說。則但稱中都官。卽可以

議諸官府，何必更言左右都司空乎。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逮，對獄。〔補注〕先謙曰，幸臣，親近用事之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辯武。徐廣注，淮南人名士曰武。黨可以徼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爲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縱跡如此。〔補注〕先謙曰，縱，官本作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補注〕先謙曰，彭祖謚敬肅。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補注〕宋祁曰，言當作意。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作至，引宋祁曰，至後宮，越本至作王。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補注〕宋祁曰，別本也作弟。上書訟太子

皐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其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補注）先謙曰已目字同官本作以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補注）先謙曰詳景十三王傳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臺字者誤也漢無太臺宮也（補注）周壽昌曰黃圖犬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補注）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襌衣即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襌衣不相應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上許之充衣紗縠襌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縐者為縠襌衣制若今之朝服中襌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襌衣襌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問篇衣不務於隅肶之削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釋名裾倨倨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是今朝服之曲裾是古制木直裾元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漢明帝以為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尺二寸狹頭廣六寸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為之按此則一幅斜裁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五寸即交輸裁者也先謙曰官本注裁作縗是冠襌纚步搖冠飛翮之纓

服虔曰。冠禪纚。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蕤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纚織絲爲之。卽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補注〕沈欽韓曰。士冠禮注。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按以禪纚束髮訖。然後加冠笄。充復以首飾。若步搖之冠也。服以禪纚卽是冠。非也。先謙曰。上冠古玩反。下冠如字。步搖冠名。晉書載記慕容廆傳。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充趙人。與燕代密邇。則步搖冠乃其鄉俗。故是充所常被服也。官本注戈作弋。是。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補注〕宋祁曰。浙本名作召。移劾門衛。〔補注〕先謙曰。以所奏劾移文於門衛也。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卽陳皇后母也。〔補注〕陳景雲曰。案功臣表。館陶公主子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卽主卒於元狩之末。及江充貴幸。主沒已十餘年。

館陶字誤無疑。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補注〕劉攽曰。是時太后已崩。書太后詔者。衆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沒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書上也。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從上。後國本作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在上側。得行其譏譏也。顏説誤。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充爲水衡都尉。五年爲太子所斬。不云前坐法免。與傳異。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爲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爲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補注〕先謙

曰。二說皆非也。巫能視鬼。故因妄傳蠱疾一身盡痛。上使視鬼者瞻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禱而祝詛者也。下息夫躬傳即其證。言捕蠱及夜祠之人。豫埋偶人於其居。又以他物染汙其處。託爲鬼魅之迹。逼使胡巫視鬼所染汙。令共知有掘蠱處從而掘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薶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補注〕周壽昌曰。漢世斥人曰虜。充。趙人。呼爲趙虜。猶婁敬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諡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爲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爲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爲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

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補注〕周壽昌曰。中山孝王興。元帝子。馮太后。殺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爲哀帝祖母傅太后讇以祝詛罪。令自殺。所謂其罪不明也。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徑作徑道。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補注〕周壽昌曰。先當作宣。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補注〕先謙曰。雲。思王宇子。宣帝孫。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補注〕先謙曰。發。官本作察。引宋祁曰。察當作發。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

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補注】先謙曰：傾覆，言傾險反覆也。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不申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師古曰：騃，愚也。音五駭反。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師古曰：僕遬，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遬，古速字。【補注】錢大昭曰：詩「林有樸樕」，毛傳：樕，小木也。僕遬與樸樕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遬字當為樸樕。杜牧集上吏部高尚書狀：人惟樸樕。又賀平党項表：臣辟在小郡，樸樕散材。皆用此語。孫子吳起與秦人戰：僕樕之荖足以蔽霜露。亦訓以小材作荖。卒有强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嘄，古叫字。謼音火故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嘄，聲嘄嘄也。王念孫曰：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涯，方也。是涯與方通。先謙曰：東崖，王說是，謂關東郡國也。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蠭精兵，【補注】沈欽韓曰：蠭是鋒之借字。後漢竇融傳：竺曾為武鋒將軍。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音一弭反。足也音口弭反。【補注】沈欽韓曰：方

蹞。半步爲跬。（說文作趌。同。）凡舉足。先右。左足未發。是爲半步。荀子勸學篇。不積蹞步。無以致千里。（與同注。）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師古曰。憒。心亂也。眊。目闇也。憒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爲字。可度地𡙇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補注〕先謙曰。丁。哀帝母家。傅。祖母家也。詳外戚傳。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蘇林曰。疐音𤔡疐之疐。晉灼曰。音跲跋疐其尾之疐。師古曰。自字書之疐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疐字爲㚇。言㚇服兵之音。尤離眞矣。〔補注〕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錢大昭曰。㚇匈奴傳作𤔡。先謙曰。官本𤔡疐之疐作之疐。是。無詩字及獻捷之三字。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補注〕錢大昕曰。孫字衍。舉兵南伐。并烏孫

之埶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閔念之。）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補注〕沈欽韓曰。車師前王庭也。後漢爲伊吾盧塞之地。）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爲。不用兵革。所以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誤之。令其解散也。〔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孫子謀攻篇。）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補注〕先謙曰。蕃與藩同。）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蹠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爲謀策以壞之。〔補注〕先謙曰。幾如字讀。幾先。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爲國家計於幾先。謀於將然也。張顏句讀未明。因而誤解。）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

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師古曰。茀讀與孛同。〔補注〕先謙曰。哀紀在建平三年。其法爲有兵亂。〔補注〕先謙曰。占驗之法也。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補注〕先謙曰。哀紀在四年。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敕。整也。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補注〕先謙曰。震謂聳動之。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師古曰。見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辠。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補注〕劉攽曰。云當爲云云二字。郎上所陳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諂。古諂字。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殽。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

黃髮之言。師古曰、黃髮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㠯先入之語爲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爲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見顯玄反。未聞將軍惻然深㠯爲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鹽惡。鄭氏曰、鹽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爲將軍者凡舉二人。〔補注〕劉敞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周壽昌曰、旣云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曾不足爲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先謙曰、劉周說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不云舉將軍也。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補注〕先謙曰、明本爲衛將軍、因以晏爲衛將軍、更明爲票騎將軍、兩人並大司馬、故云又也。據公卿表在元壽元年正月辛丑。哀紀云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云辛亥、賜金安車駟馬免。距辛丑十日。而丞相御史奏躬嘉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師古曰、諼詐也。音虛遠反。欲㠯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爲名。〔補注〕先謙曰、交遊

交結奔走之也。爲名以求名也。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闚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厭勝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補注〕先謙曰。進謂進用之人。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補注〕先謙曰。官本候作侯。是。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有左右監。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謼。師古曰。謼古呼字。音火故反。〔補注〕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補注〕先謙曰。表云元壽二年下獄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補注〕周壽昌曰。充漢。躬妻名。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焉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雲作雲注焉作烏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神之精亦色五采雞形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叢棘

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猋疾風也言矰弋强毅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猋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猋當正作飆說文猋下云犬走兒飆下云扶搖風也初學記引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十六飆暴風也

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本反〔補注〕宋祁曰棧當作棲王先慎曰字書無棧字宋說是也列子力命篇張湛注棧車謂編木爲之此言叢棘衆盛如木之編列也先謙曰官本本作山是發忠忘身自

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宛讀同冤

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叢莛於地有所依憑則起射怨哀帝不用己爲大臣自詛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師古曰瓚說是萑音完〔補注〕先謙曰萑蘭即汍瀾之異文〔李白詩曲終涕汍瀾韓愈詩念昔涕汍瀾後人若作汍瀾無作萑蘭者矣蓋涕泣汍瀾故云汍瀾揚子法言陽氣親天萬物丸蘭言萬物盛滿也丸蘭亦萑蘭之異文〕官本瓚作致是此通作字心結愲兮傷肝。師古曰結愲亂也孟康曰愲音骨〔補注〕沈欽韓曰廣雅結愲不解也愲同縎

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曜耀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沒微也〔補注〕先謙曰日喻主上非謂忠良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

入天兮鳴謼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言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謼者言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謼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

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爲我唫浮雲爲我陰。師古曰唫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何用久留而生撫神龍兮攬

其須。師古曰。鑑與鑒同。謂執持之。游矯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補注〕何焯曰。顏說非也。乃高舉遠避。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據辭說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如其文者。指上冤頸折翼若爲其前兆耳。先謙曰。官本迴作迴。引宋祁曰。姚本迴作迥。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具論語。蒯通一說而喪三儁。應劭曰。亨酈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補注〕先謙曰。橫當作廣。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爲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爲王畫詐僞之策而見納用也。〔補注〕先謙曰。集官本作售是也。引宋祁曰。注云。售。姚本作售。先謙案。集又售之譌。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補注〕先謙曰。官本殛作殛是。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爲蟲。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爲君殺威公。以我爲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補注〕先謙曰。注桓作威。避宋諱。官本仍作桓。後人所改。欒書搆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郤至召爲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郤。欒書因是反弑厲公。〔補注〕宋祁曰。注文孫周。姚本作孫同。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鉤。先謙案。茂當作伐。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郈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郈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爲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

〔補注〕先謙曰，案此注語未了，疑有脫文。宰嚭讒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員自目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爲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恐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補注〕先謙曰，孝當爲考。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爲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囚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壻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爲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爲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痤與楚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目證之，公因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萬石衞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萬石君石奮。〔補注〕沈欽韓曰。萬石。表異例也。史公之類。班當改正。案嚴延年。馮勤。秦彭。宋世並有萬石之號。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親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補注〕錢大昭曰。陳平世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卽其事也。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補注〕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非高祖以奮姊爲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周壽昌曰。宋敏求長安記。戚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爲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因石奮家而名。以姊爲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

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　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補注）周壽昌曰以九卿迫近上前憚其拘謹也　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乙一作仁　皆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二千石下　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爲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補注）王文彬曰集聚也人臣尊寵乃舉聚其門卽謂一門貴寵耳不煩曲說先謙曰王說是也迺舉集其門句屬下讀則人臣尊寵四字語意不完且凡訓最計是舊號萬石之義已愚何必云總合其一門乎　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師古曰以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文子天道篇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食上大夫祿祿賜上大夫通以中大夫二千石者當之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爲敬也（補注）先謙曰軾史記作式是　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補注）先謙曰謂官本作爲古謂爲通用史記作爲　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勑之貌（補注）王先慎曰顏說誤論語申申如也皇疏申申心和也集解引馬注申申和舒之貌也不關整敕此與下文訢訢爾意而與唯謹反對言和

而有節也。史記譺下有居字。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補注)周壽昌曰。顏說非也。宜如晉讀作欣。言僮僕皆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讀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二字乎。先謙曰周說是。唯謹。師古曰。唯言謹敬爲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師古曰。質實也。(補注)王文彬曰。論語。文勝質則野。皇疏。質實也。言齊魯倘質行。猶自以爲不及萬石君家。下文書儒者文多質少。須質字乃同。顏說未安。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補注)劉奉世曰。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補注)沈欽韓曰。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子侍親有退坐之處。太子坐東廂視膳。卽子舍也。上文云謁親。則在親所非私室矣。顏說非。先謙曰。官本注舍上有之字。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淸也。孟康曰。廁行淸。牏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牏。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補注)沈欽韓曰。孟康訓牏爲受糞函是也。說文。牏。築牆短版。從蔥函以短版爲之。若云牏爲小衫。何故晉卽晉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牏。按釋名。反閉。襦之小者也。卻向著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閉其襟也。(此今小兒

著之以褻垢汙）又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唐韻猴褕小衫則侯頭乃猴褕之譌陰當爲裕矣）是反閉侯頭本是二物又不作牏牏窬同義別音說非李慈銘曰諸卽今牏字曹當作楠牏當作窬淮南注窬空也先謙曰集解引論中受褻函者也作窬行中受褻者也下牏亦作窬反門作反閉是侯牏作侯窬下有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九字先謙案說文帬下裳也古者裳亦得通稱衣（曲禮摳衣趨隅鄭注手摳衣疏云衣謂裳也）故顏釋中帬爲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是中衣非近身褻服矣疑釋名誤也古者中衣通作衷說文衷裏褻衣從衣中聲春秋傳皆衷其袒服衛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褻衷衣也是近身服之乃謂之中衣非在大衣之中小衣之外也中帬者近身下裳今有襠之褌俗謂之小衣者是矣顏陰集解引徐廣曰陰築牆短版也廁陰謂廁溷垣牆也賈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牏爲竇言建又自洗蕩廁竇廁竇謂除穢惡之穴也先謙案沈欽韓說是矣說文云牏築牆短版（長版爲榦築牆兩耑短版爲牏築牆兩頭）無行清及受褻函之義卽以版爲義亦何取於築牆之版徐謂踐於廁溷垣牆既非牏字本訓且廁牏上更須加文以成義若屬竇之說尤不可通班氏贊云石建澣衣初未旁及他褻之物則諸家之說皆非也竊謂廁爲側（本非設辭解注廁謂邊側也張釋之傳注廁岸之邊側也史記張耳傳索隱廁者履側之處徐注云除於其側正與索隱合特不當又言廁溷耳）牏當作窬徐讀爲竇（史漢作牏諸家皆用窬義是古本有作窬者說文窬穿木戶也一日空中也此徐讀牏爲竇所本）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云窬門邊小竇也禮儒行注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禮月令穿竇窖注入地隋曰竇方曰窖隋闕竇水竇也然則窬當是傍室中門牆穿穴入地空中以出水（今魏俗尚有之）建取親中帬廁身側近窬邊自浣洒之耳故下文云不敢令萬石君知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建奏事於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補注〕先謙曰史記乃言作恣言灌夫傳分別言田竇非蓋其一端）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補注〕劉敞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謝字。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然。〔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顏注未是。先謙案。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此乎。則非固當語意。顏注未嘗不是。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補注〕齊召南曰。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歲。萬石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洪亮吉曰。奮卒時年九十六。先謙曰。洪說是。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爲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補注〕先謙曰。獲譴。史記作上譴。下有甚惶恐三字。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補注〕周壽昌曰。公卿表不載。御出。師古曰。爲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補注〕王文彬曰。不治。猶言無爲。先謙曰。史記作不言。爲立石相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生祠之始。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

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本七作十。案慶元鼎二年爲御史大夫、適七歲、作十者誤也。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

所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

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

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謂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倚丞相也。事不關決

於慶。〔補注〕先謙曰、關、通白也。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

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三人。〔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是。忠見郊祀志、司馬相如諸傳、宣見酷吏傳。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令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

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特原之、以其議不合事理、非慶所能爲也。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

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

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閒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師古曰、陻、塡也。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補注)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從徙居人、自得便也。(補注)劉攽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補注)錢大昭曰、氣、閩本作瑞。先謙曰、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應。地理志風雨時節、有和氣之應。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補注)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衆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補注)先謙曰、然則猶然而、言朕意委任有司、然而官曠民愁、至於盜賊公行也。古者則與而同義。說見王引之經傳釋詞。文選鄒陽上吳王書、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本書鄒陽傳然則作然而。秦策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窺齊之說說秦。史記蔡澤傳然而作然則。是然而與然則同義也。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

流民猶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補注〕劉奉世曰。興讀如車興。搖蕩百姓。師古曰。搖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爲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補注〕王文彬曰。孟子疑其殺率。趙注。率。法也。蓋無罪而坐以連徙之法。服說近之。特不當有刑耳。先謙曰。注文率上當有坐字。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罷爲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罷。歸己罪。退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志。〔補注〕先謙曰。志官本作心。引宋祁云。新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懼。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補注〕王先謙曰。猶言歸休矣。顏說贅。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獨以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坐廟牲瘦入穀贖論。恩澤侯表。坐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補注〕先謙曰。至上史記有吏字。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衞綰，代大陵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大陵縣屬太原，不屬代，蓋漢初以山南太原之地屬代國，故繫大陵於代。先謙曰，文三王傳，太原王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卽其時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旃。御覽五百六十六梁元帝纂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通其樂六舞爲伎，蓋今之戲車伎者。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補注〕王先慎曰，謂無它材能也，與下文無它腸義別，顏說非。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奉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卽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補注〕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爲借問。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不譙呵綰，疑譙呵是誰何之譌。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爲謹慎，日日益甚。〔補注〕先謙曰，詩蒸民，威儀是力，箋，力猶勤也。本書司馬遷、王莽傳注並同，謹力猶言勤謹，顏說非。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補注〕先謙曰，驂官本作參，是，史記同。綰曰，臣代戲車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臣從車士，從字誤，下爲何。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死罪實病，言當日不來，爲死罪，實亦病耳，實字似不可去。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貤，貤，延也，音弋豉反。〔補注〕沈欽韓

曰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故常易也先謙曰古人佩劍乃常施而常易者施讀如字於義爲備不勞改讀沈說是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韜在劍室之中也盛音成劍音先召反〔補注〕周壽昌曰劍在劍室不待言蓋謂什襲藏之以敬君賜也先謙曰周說是此常盛涉下常字而誤史記作尙盛是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冒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補注〕宋祁云一本它作心先謙曰有功能讓是其廉也召飲不行賜劍不服是忠實也無它腸言一心奉主耳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補注〕先謙曰傅景帝子德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孝景三年三歲以軍功封綰爲建陵侯明年〔補注〕先謙曰按表綰以六年四月封距擊吳楚三歲而廢太子在四年則明年者擊吳楚之明年也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補注〕先謙曰集解引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諱其名也上以綰爲長者不忍〔補注〕周壽昌曰中尉掌徼循京師綰任此官帝恐其長者不忍盡力治捕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師古曰劉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中三年下書綰爲御史大夫四年遷後元年下書綰爲丞相實四歲五字當正作四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補注〕先謙曰謂但舉例行事奏之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尙黃老之後獨能崇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綰言導之從附見於紀而傳不

藏。先謙曰。無可書。謂無可贊誄也。上吕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補注〕周壽昌曰。據武紀。公卿表。竇嬰辭。中字當正作初。丞相吕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補注〕先謙曰。君字蓋謂綰稱之。史駁文。免之。〔補注〕先謙曰。據實是與稱病以免也。後薨。〔補注〕先謙曰。據表推之。薨在元光四年。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補注〕先謙曰。官本持上有將字。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意其盜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意作疑。是。史記同。舍郎作金主。亡作妄。屬下文讀。是也。言覺察已備。言覺亡。轉不成義。疑本作妄。轉寫誤脫其半耳。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補注〕宋祁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吕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景帝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爲衛尉。此傳脫令字。中大夫令。本衛尉也。景帝初。改。後復。先謙曰。錢說非也。據史記。稍遷上有文帝稱舉四字。是文帝時遷官。不得據景帝中六年之中大夫令實之。郎比三百石。四百石至六百石。中大夫比二千石。皆無員。由郎稍遷。合是中大夫。不應遽躐九卿也。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朝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補注〕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造官也。先謙曰。見。顯也。見人猶言顯者。劉說是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吕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

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據表由衞尉遷。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補注〕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爲，非有大利害不輕改變也。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不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侯堅，坐酎金免。堅望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名彭祖也。

周仁，〔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周文，其字也。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爲太子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服張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潔清。師古曰，故爲不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爲小袴且藉其尿。〔補注〕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褻矣。此常務溺濺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何焯曰，爲郎中令侍中，不敢溺，乃爲小袴以藉，慎之至也。王文彬曰，急就篇襜褕袷複褶袴褌，顏注，袴合襠謂之褌。廣雅，褌𧝓褣者謂之襣。據此，則袴必有襠，此溺袴，蓋於大袴之中別爲小袴以承溺者，顏說是也。（方言，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校衫。御覽六百九十五引魏略舊事，楊平善栽袴，以官絹百匹作小袴百枚，並以形製小，故曰枚。）仁爲人猥悄不檢，故常如此，非至愼所始然，何謂爲愼之至矣。李慈銘曰，溺本西貫溺水，氐西之溺字借爲沈休之休，字音

奴既切。又借爲艆褻之褻字。音奴甲切。說文尾部，𡲾，入小便也。從尾，水。會意。今西夏水名皆借用溺字。而假褻二字用者尟也。清周壽昌曰，本字當作辮。先謙曰，官本作故爲不絜清。引宋祁云，越本作期爲不絜清。以是得幸，入臥內。〔補注〕王文彬曰，以是，承上文陰重不泄言。帝知其人慎密，故得幸入臥內也。至敝衣溺袴云云，特乘連及之，非得幸之由。如劉說，是入內承寵者必皆不潔矣。因不潔而得幸，理之所無。且劉既云人惡遠之，又何以得至後宮乎。於後宮祕戲。〔補注〕先謙曰，於上，史記有景帝二字，是也。此奪。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補注〕先謙曰，下云，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爲無所推薦。而此問人乃是以其人之材質爲問也。如顏說，則然亦無所毀爲贅文矣。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如此作以此。以下讀與上文以是複，班改如此爲優。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終字。疑此終字涉下文而衍。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補注〕王先慎曰，重雖有敬難二義，此特言以先帝臣敬之耳。重字當訓敬，不必牽涉下文仁乃病免，強謂爲難也。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驅，則名本作敺，誤也。案史記作歐。集解音於友反。師古用孟音。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史記少子作庶子。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一也。此說非。〔補注〕劉攽曰，予謂刑名者，即

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俛蘇子題辭秦王曰。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尹文子。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曰形名不可不正。）此刑名當爲形名也。管韓說苑等書。凡形名皆爲刑字。荀子彊國篇。愛利則形。韓詩外傳六作刑。是其證也。史遷云。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藝文志申商之徒爲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爲名家。二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爲刑名。蓋術學刑名於張恢先者是也。張歐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也。先謙曰。沈說極晰。但歐所治非公孫龍之刑名。即鼂錯所治之刑名。故下云。然其人長者。若是治名家之學。則然字爲贅文矣。又歷言其不言按人具獄涕泣以明長者之實。見歐治刑名。然其人不刻深。故可稱也。下文然其人長者。史記作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重言以見意。顧光明具官本注一作二是。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歐代安國爲御史大夫。在元光四年。非元朔也。任御史大夫五年。以老請退。則在元朔中耳。表於景帝五年書安邱侯張歐爲奉常。據傳。歐爲安邱侯說少子。未嘗嗣侯。此表之誤也。又表於景帝元年有廷尉歐。不書姓。疑亦張歐也。先謙曰。表孝武建元元年下書中尉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下書中尉張歐代安國。是其名歐。歐得互寫也。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剸。與專同。又音之兗反。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議之。〔補注〕宋祁云。注文舊本議作辯。先謙曰。案若今書平反也。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因讞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背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因封上其獄。使知當死。必面封者。恐囚有冤也。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告罪。問其服否。晉說是。周壽昌曰。據晉注。則師古本文元有對字。奪去也。其

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以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先謙曰。史記此贊三人。不及塞侯。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案塞侯受誣不自明。君子以為非直道。故不取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君子譏之。蓋以為非大臣之體。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補注〕先謙曰、史漢表云二月乙卯。武爲代王。〔補注〕先謙曰、史表都中都。四年。徙爲淮陽王。〔補注〕先謙曰、四年者、文帝四年。本表云三年徙淮陽。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其爲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補注〕先謙曰、十八年留也。據史表、七年、八年、十年、入朝。此不書者、自王梁後數之。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千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補注〕先謙曰、事又見竇嬰傳、至戲而也。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補注〕先謙曰，四齊合吳楚趙爲七國。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傳。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嬰睢陽城而自守。〔補注〕先謙曰，城嬰猶嬰城之義，顏說非。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吳楚。〔補注〕周壽昌曰，梁孝王時，人材頗多，汲黯傳中條伯，勝劭注梁人爲孝王將，以抗直，儒林傳丁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皆在此役者也。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衆，略與漢同。〔補注〕王先慎曰，廣雅釋詁，略，取也。左宣十五年傳以略狄土注，成十二年傳略其武夫注並同。史記貨殖傳，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呂布與暹（韓暹）奉（楊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是皆虜略連文。孟康以略字屬下文，非也。梁所殺虜略者，謂梁所殺吳楚之士卒，與虜吳楚之生口、略吳楚之財產，與漢相當耳。史記世家作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則句讀益明。顏無注，又引孟注，並疏矣。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陳留高陽人，又云，沛公將兵略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矣。先謙曰，集解徐廣云在陳留圉縣，司馬彪云圉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說也。〔補注〕宋祁曰，道於書下添也字。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補注〕先謙曰，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正義括地志云，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棲龍岫、雁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目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蘇林云，廣其徑也。大

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補注〕沈欽韓曰：任昉述異記：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蒹葭洲、鳧藻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有平臺集，接虞城界。先謙曰：史記作五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趩。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趩，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趩。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輿衛志、宋史儀衛鹵簿志。先謙曰：史記作出言趩，入言警。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比也。音擬。〔補注〕先謙曰：其帝聞不善，王得韓安國爲解，詳安國傳。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補注〕先謙曰：宋祁曰：周禮有奇袤之人，鄭玄云：奇袤，譎怪非常也。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十作千。引宋祁曰：千萬一作十。又官本注有作且，是。案史記云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宋祁引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言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與，即車也。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使使持節乘輿駟馬，文義較明。官本注四並作駟，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諸侯王有謁者郎。著引籍出入天

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所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是也。著籍猶言通籍，言以梁王侍臣姓名著於門籍，引之出入殿門。無門籍不得擅出入。竇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是其證。此籍字誤倒在引下耳。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補注〕王先慎曰：宋祁、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案小司馬二說皆非也。關，通也。謂曾子問注關中書之儀禮覆聘傳注關已許嫁疏皆訓爲通，關說即通說，通說於帝，猶言達言於帝耳。本書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注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知行者之有關說。律立關拘曲。史記佞幸傳集解注曰：關，通也。其說是矣。本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吳志呂蒙傳蒙必關白，不敢專許。關白即通白，與關說義同。先謙曰：官本考證按語先生具書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閣。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補注〕錢大昭曰：格音格閣。閣本作格者格閣也。先謙曰：集解如淳曰：扙閣不得下。宋祁引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與此異，疑宋祁誤也。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此事言於太后。〔補注〕先謙曰：史記太后議格下作亦遂不敢復言以梁王爲嗣事，與本書稍異。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補注〕錢大昭曰：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因以爲氏，見廣韻。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即字。皆泣諫王，王迺

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責而怨之梁王恐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補注〕先謙曰案此與鄒陽傳合互證安國傳梁事闕失皆安國因長公主入言得釋或疑此文為誤非也上文稱內史安國此不當有韓字明是衍文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補注〕先謙曰史表三十一年來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補注〕王文彬曰張說非也後漢禮儀志大喪諸侯王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是喪禮原有布車之制然太后尚存而謂王藉布車自比喪人決非當日情事此蓋不欲人知特用布車私入耳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外字是也車騎居外不知王處文義自顯若云關外人皆不知王處則不當獨著一外字蓋衍文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作帝史記作景帝先謙曰官本作帝是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補注〕先謙曰梁山史記作良山集解引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案居之壽張前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州西南五十里高紀十一年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疑以故郡之良山改名梁山或光武諱叔父名改壽良為壽張此良山時人遂併改梁山耳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

梁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老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補注〕劉攽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平。先謙曰。史記足下無上字。梁鼇云。述征記稱有梁孝王之冢。案六月當作五月。據史漢表。孝王支子四王。皆以五月立。則孝王薨非六月明矣。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居不安寢四字。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爲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飡字。〔補注〕先謙曰。史記壹上有加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參徙爲代王。〔補注〕先謙曰。文帝四年。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補注〕劉攽曰。如故爲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還都也。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表。文帝前元年。初置太原。都晉陽。二年。初王參。四年。參更號爲代王。實居太原。又孝王世家以參爲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卽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卽此城是也。五年一朝。凡三朝。〔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年來朝。凡再朝。與此異。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七年。據史記世家。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此是表誤。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師古曰。依山以爲關。〔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三年。徙函

谷關於新安。徙代王於清河。〔補注〕先謙曰、史記、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集解、徐廣曰、都清陽。案清陽、清河縣、今廣平府清河縣東。是爲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八年薨。據頃王太始三年嗣、是剛王二年薨、通前在代凡立三十八年、表是、此誤。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表、湯作陽、二十五年薨。據子年地節元年嗣、是頃王本始四年薨、凡二十五年、表是、此誤。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補注〕先謙曰、官本則作子。引宋祁曰、弟子子字當作則。及年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廣宗故城在廣平府威縣東。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補注〕齊召南曰、懷王名、史表及世家作勝。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紀及本傳作揖。李奇謂懷王有兩名、理或然也。先謙曰、索隱謂梁帝子有中山靖王勝、以爲史誤、說殊不足據。文帝少子也。好詩書。〔補注〕先謙曰、新書先醒篇載懷王與賈君問答語、是其好學之證。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年入朝。立十

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爲王。〔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孝王子以下提行。是也。此誤連上。太子買爲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爲濟川王。〔補注〕周壽昌曰。濟川屬郡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曰。今陳留濟陽縣也。紀要濟陽縣在開封府蘭陽縣東五十里。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補注〕先謙曰。據表五月丙戌。

梁共王買。〔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梁孝王子貫（貫當買字之誤。下同。）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帝冠婚之。帝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哉。帝曰。兒堪室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三十而室。貫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餘日。貫朝至闕而遺腸。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立十年薨。〔補注〕宋祁云。越本十作七。齊召南曰。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先謙曰。史表。景帝後元年下書恭王買元年。建元四年下書薨。正七年。齊云建元五年薨。非也。此宜從越本正作七。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補注〕先謙曰。濟川王明以下官本提行。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補注〕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傅。與此不同。宋祁曰。垣表作桓邑。先謙曰。中傅是。此中尉蓋因殺人少見中傅而妄改。說詳武紀。垣、表紀作桓。又表衆同侯者表本書諸侯王、王子侯兩表。皆作桓。明垣字誤。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房陵。國除。〔補注〕先謙曰。後爲陳留郡。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補注〕周壽昌曰。

以爲好。即以爲樂之變文。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爲山陽郡。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爲濟陰郡。表作七年。據史表二年薨。此說謂立後一年耳。七字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平王襄下不提行。朱駿云。襄漢書作讓。所見蓋誤本。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罍樽。臣瓚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罍、古雷字。〔補注〕先謙曰。瓚言畫。鄭言刻。故師古是鄭。禮明堂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孔疏。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是宗瓚說。集解引鄭德曰。上蓋刻爲雲雷象。去山字。非也。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補注〕先謙曰。猶與由同。任后絕欲得之。〔補注〕先謙曰。後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

多不順。〔補注〕先謙曰，官本李作於。引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笮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笮。〔補注〕沈欽韓曰，淮南繆稱訓，猶狖之捷來措。注，措，刺也。按周禮鼈人籍魚鼈，措、籍字或當耳（莊子揭籠同）。作笮者義亦通。說林又云，猨狖之捷來乍。即笮之省。先謙曰，宋祁云，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迮前後，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笮也。迮謂為門扉所笮（案陵傳無此語，說文笮，迫也，誤倒）。先謙案，一切經音義九，笮猶壓也。今謂以槽笮出汁也。說文，壓、笮也。通作窄。釋名，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笮，相迫笮之名也。孟子，迫斯可以見矣。趙注，迫窄則可以見之。又通作迮。後書陳忠傳，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注，迮，迫也。窄指者，門辟閉而指未出，為所迫壓，是借措為窄，不當訓刺。沈說非也。考工記輪人轂小而長則柞，鄭司農云，柞讀為迫唶之唶，謂輻間柞狹也。秋官柞氏，鄭司農讀為音聲唶唶之唶，屈窄之窄，是迫窄之窄，音義竝可從唶。措與唶音相近，故義亦相叚矣。官本注，窄作笮。太后啼謼，師古曰，謼、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持喪，是也。侍與持形近致誤。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補注〕宋祁云，浙本犴反作犴友。先謙曰，官本考證，按此文則其人姓犴名反。史記作類犴反，則其人姓類犴。漢書脫一字耳。先謙案，宋祁亦云反或作友。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補注〕劉攽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錢大昕曰，史記本作淮陽。淮陽國，孫帝四年除為郡，故得置太守，梁與淮陽接壤。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補注〕先謙曰，史記，犴反上有太守客出下車六字，但云殺其仇，則是止殺與客同車之人，非殺客也。錢大昕以為太守

客為睢陽人所殺。謂殺者睢陽人。而非在淮陽地。故淮陽太守治之而以讓梁吏。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吏作史。引劉攽曰。史作吏。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補注〕周壽昌曰。成陽、志屬濟陰郡。此食邑在梁國外者也。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錢大昕曰。此說非也。志所述者平帝元始之郡縣。而梁平王削地。乃在武帝元朔中。相去百二十餘年。卽以漢書本傳攷之。則王立嗣位之後。削地千戶及五百戶者數矣。及削五縣。而餘尚有八縣。益知餘八城之說。未可信也。襄立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襄卒於天漢四年。史記作三十九年。誤。子頃王無傷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諸侯王表作頃王毋傷。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補注〕沈欽韓曰。王宮有私府長。先謙曰。見賈山傳。毋得以金錢財物

假賜人。〔補注〕先謙曰、假、貸也。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補注〕宋祁云、浙本注文、捶擊也。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補注〕王文彬曰、曲禮天子當宁而立、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金鶚駁之云、此書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爾雅郝疏引之云、天子外屏、亦見淮南子。金氏駁之、是矣。案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乃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曲禮正義引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宁立之處也。〕孔取天子外屏證之、非矣。然金郝二家謂天子無外屏、則又非也。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樹所以蔽行道。孫卿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欲見於內也。是天子原有外屏。〔論語皇疏、天子尊遠、故外屏。〕當道而樹塞外門之屏也。〔陳祥道禮書亦云、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故郝疏又云、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屏、牆也。是屏以土為牆、即今之照壁。其說得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冓、夕暮夜也。顏主應說、不辭。周壽昌曰、玉篇

寐、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釋文引韓詩、中冓、中夜、淫辟之言也。是韓詩義同。毛詩中冓、內冓也。鄭箋、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則冓讀如搆。說文、冓、交積材也。又顏所本。春秋爲親者諱。〔補注〕王文彬曰、語本公羊閔元年傳。

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孟康曰、蔑音淺。師古曰、蔑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補注〕先謙曰、王字當連上爲句。顏誤斷。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惡言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補注〕王念孫曰、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惡言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則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猥、暫也。暫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山水猥至。言猝至也。王莽傳、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補注〕周壽昌曰、年齒不倫、一也。富厚足聘美麗、且各有恥辱之心、二也。案事者未及淫亂事、故自發、三也。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蹟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發之、則詰之上。

既已案驗舉憲宜及。〔補注〕先謙曰、言舉法者所必及。王辟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淸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淸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補注〕王文彬曰、附疏卽疏附之義、詩予曰有疏附、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疏云、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人主篤一本之恩、廣親親之誼、則宗族疏遠者咸樂依附、故云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卽訊。師古曰、就問也。〔補注〕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事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勑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獨斷、天子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策、策書以命諸侯王三公、戒策以戒敕刺史太守、此戒策卽梁王有璽書被勑教戒者也、豈謂初封時策命哉。先謙曰、戒策不合用於諸侯王、仍以顏說爲是。武五子傳策書可證此文、以下方歷數其犯罪屢赦、是策戒非指璽書被勑教戒明矣。誖暴妄行。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比、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讕、誣讕也、抵音

丁禮反。䚡、音來重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補注〕劉攽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𢀩也。令音零。先謙曰：劉說上也字疑言之誤，連下為句。此文王陽病抵讕句，置辭驕嫚句，不首主令句。陽病即是抵讕，讕音恐病不與是史丞相見也。說文：讕，詆讕也。顏箎引作詆讕也。又云：詆，讕誣言也。讕或借闌字。史記孝文紀而後相譖，索隱引韋昭說：讕者，相抵闌也。並與此同義，不當分疏。置辭猶其供辭，與下文今王當受詔置辭同。主令猶言主使。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補注〕宋祁曰：一本無實字。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誅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匵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匵，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補注〕宋祁云：注文浙本虎作豹，檻作柙，吳兒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先謙曰：匵，官本作匱。匱，論語作柙，柙匱匵古或通用。說文：匱，匣也。匵，匣也。匱匵也。桂氏義證云：魏文帝與鍾繇書：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五內震駭，繩窮抑開，爛然心目。是借抑為匣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補注〕先謙曰：官本翼作翌。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

姦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師古曰。眄、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補注〕先謙曰。毛氂猶後世書毫釐。時俗轉寫異字耳。鄒陽傳。氂孫亦庶脫死如毛氂耳。其義亦同。皆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曰。貰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頓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簒。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親愛。二字不必分指太后與帝。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八)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能誦詩屬書。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補注〕周壽昌曰：書中凡秀之字曰茂，避光武諱也。獨此尚存秀材二字。甚幸愛。〔補注〕宋祁曰：愛字下當有之字，句絕而斷。先謙曰：史記亦無之字。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補注〕周壽昌曰：據此，吳公是漢汝南郡上蔡人。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爲廷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元年。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家作諸子百家。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制上有法字。先謙曰：閩本是也。此後人不解法字之義而妄刪之，賴有閩本猶存其眞。史記亦作法制度。法，正也。觀詳鄒陽傳。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補注〕王念孫曰：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譌，又脫法字耳。色上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爲不當改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則是以初即位不暇改制，非謂不當改制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害，忌也。史記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楚使齊，諸侯害齊湣王驕暴，皆害之注，害猶言患之也。患與忌意同。屈原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亦謂忌其能也。先謙曰：公卿表，孝文三年，典客馮敬，七年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此在帝初即位時，顏注誤。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補注〕先謙曰：誼傅吳芮元孫差。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尚在內史中尉之上，以秩而較，初非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子之側而官王國也。先謙曰：官本讀曰譴作音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補注〕先謙曰：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

懣也。柴曜、引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憂也。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㠯自諭。師古曰、諭、曉也。其辭曰。

(補注)先謙曰、文選李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先謙案、誼之立朝、宜有譏闒茸、必非以況絳灌諸人、廷譏鄧通、情事所有、應氏所錄不妄也。

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竢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俟字、俟、待也。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沈。汨音莫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虖讀曰呼。(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虖音呼。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鴟、鴟鵂、怪鳥也。鴞、惡聲之鳥也。鴟音尺夷反。鴞音于驕反。鵂音休。(補注)先謙曰、史記、鴞作梟。官本鵂鶹作鵂鶹、鶹作鶹、是。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補注)先謙曰、文選李注引胡廣云、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卞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跖蹻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爲莊蹻。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蹻音居略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世謂隨夷溷兮、謂盜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李善注引李奇云、跖、魯之盜跖、蹻、楚之莊蹻、與此異。莫邪爲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㠯冠名。(補注)先謙曰、史記、鈍作頓、借字。鉛刀爲銛。晉灼曰、世俗爲利爲銛徹。師古曰、音弋占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孫叔然音義曰、銛、謂利也。史記集解引同。官本注、爲利作謂利、爲謂

通用字。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自此至獨離此咎兮字並在上句末。斡棄周鼎，師古曰：斡，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鄧展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師古曰：甈音五列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應劭曰：康，容也。一曰：康，空也。索隱引李巡云：康謂大瓠瓠也。先謙案：爾雅郭注：瓠，壺也。郝疏云：說文：康瓠，破罌。康瓠既破裂也，故人注故書段爲瓠，釋文云：康，埤蒼作甈，字林作甈，李本作光，按光猶廣也，大也，李巡蓋以光瓠爲大瓠，郭云瓠壺，與李義異。賈誼此文皆言瓦器，當以郭爲是。案此康瓠謂瓦壺之毀裂者也。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曰疲。蹇，跛也。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補注〕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冀顛倒。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苦，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苦作若，據注文亦當作苦。文選引兮若上更有苦字，明本書字誤。誶曰：李奇曰：誶，告也。張晏曰：誶，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誶音碎。〔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誶作訊。集解引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文選注引同，誤章爲竟，本書注又脫辭字）與本注同，是誶即訊也。索隱云：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據劉、周二音，皆讀訊爲誶。詩訊予不顧，楚辭章句作誶。說文：誶，讓也。引國語曰：誶申胥。今吳語作訊申胥。經典誶訊通用，見釋文者不可枚舉。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我也。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怫鬱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堙鬱。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縹縹作漂漂，逝作遰，引作縮。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補注〕先謙曰：襲，深藏也。沕淵潛㠯自珍。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補注〕先謙曰：淵，史記、文選作深，上有淵字，此當爲深。偭蟂獺㠯隱處兮，服虔曰：蟂音梟。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

也。偭，背也。欲舍蟂獺，從神龍遊也。師古曰：偭音面。〔補注〕先謙曰：偭蟂獺，史記作彌融爚。集解引徐廣曰：一本作彌融爚者，輕冥誤也。宋祁曰：蟂獺，引郭注爾雅云似獺，江東謂之魚媼。先謙案：此文當如下孟康解，應說非。夫豈從蝦與蛭螾。服虔曰：蛭，水蟲也。螾，今之蚯蚓也。孟康曰：言龍自趣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螾字與蚓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螘音丘離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螾作螘，唐音合韻，猶今之叶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遠下並有人字。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麒麟作騏驥。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斑。般，反也。紛紛，擾亂貌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舟，音之舟。離，遭也。郵，過也。〔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無從丹從殳之字，小顏誤也。裴駰班馬字類引此傳及禮樂志般裔裔、趙充國傳明主般師罷兵、揚雄傳般倕棄其剞劂，皆從丹旁。今本皆改正作般矣。先謙曰：經典般、班字皆通用。離騷「班陸離其上下」，注：班，亂貌。與此般字意同，孟音是矣。郵，史記文選作尤。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鳳凰耳。〔補注〕劉敞曰：顏說全失，但謂學屈原非，則可與已矣。遂自欲其恐懼，則太過矣。何焯曰：當從李說。史記作辜，文義尤明。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足以爲保，不足哀傷，何用苦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史記歷作瞝。索隱：瞝，歷觀也。文選注：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先謙案：屈原睠懷宗國，義不他適，誼爲此言，哀屈之生無可奈何之辭耳。顏說失之愈遠矣。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宋祁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煇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補注〕宋祁曰：浙本徵作微，作微者非，是。上音徵，注言證，迹自相會。（案言徵當作言徵）錢大昭曰：史記作搖增翮逝而去之。案擊卽翮也。長楊賦拮

隔嶮。珠。鄭昭曰、古文隔爲擊。說文玉部、𤥚讀若鬲。瓦部、䃃讀若擊。古擊鬲通用也。王念孫曰、如淳曰、遙、逝也。增、高上飛意也。李奇曰、增、益也。（並見文選注）念孫案、如以增爲高上飛之意是也。鵩鳥傳夫徵鴆濫衆、則仁鳥增逝、懲者衆戮、則知士深退。增逝與深退對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高注、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爲益、顏訓爲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覽德輝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徵、則遙高擊而去之也。如訓遙爲逝、亦失之。先謙曰、擊者、鳥將飛、兩翼還自擊而後上翔也。此文當作擊、史記借爲耳。正義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徵起、則加翔羽翮遙逝而去之。文選徵作微。李善說爲險微、作注、是在唐世本已各異、徵義爲長。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流爲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也。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頷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爲螻蟻所制、以況小國主闇、不容受忠直之言、亦爲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鱏、鱏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螻音樓。蟻音蛣也。〔補注〕先謙曰、注口在頷下、集解在作近、忠直之言作忠謇之言。文選注引逝作逝、又引莊子庚桑楚篇弟子、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

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音才臥反。

服似鴞。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齊召南曰、史記、楚人命鴞曰服、是一物二名。漢書云似鴞、則二物矣。王先謙曰、史記云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索隱引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楚人謂之服。御覽九百二十七引漢太常孔臧作鴞賦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玆服鳥、卒用喪已。又毛詩義疏云、鴞大如鳩、綠色、惡聲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是也。又爾雅類鳥部引本草集解、鴞即梟也、一名服。吳人呼爲魑魂。惡聲鳥也。賈誼傳云、服似鴞、其實一物也。又曰、鴞服、偽鵩梟皆惡鳥

也。獸者往往混注。各載一說。今通考諸井杳前野人則梟鴞鵩鵬狐一物也。鵂鶹一物也。鴞即今俗所呼幸胡者是也。處處山林皆有之。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鸜鵒。目如貓目。其名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劉恂嶺表錄云。北方鴞鳴。人以爲怪。南中晝夜飛鳴。與諸鴞及盛弘之荊州記說之。鵩鴞服鵩狐之爲一物明矣。先慎案。賈子在長沙作服鳥賦。蓋從楚地之名耳。非有二物也。當從史記爲是。周禮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鄭注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賈疏云。鴞鵩者鴞之與鵩二鳥俱是夜爲惡鳴者。蓋沿班而誤也。先謙曰。文選注引晉灼。作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然志作四字蓋譌。疑即如非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御覽九百二十七引此。無字下有面喩二字。主人下有當字。）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服虔曰。太歲在卯爲單閼。師古曰。閼、音一葛反。〔補注〕宋祁曰。單音蟬。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單閼之歲兮以下。凡起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文選注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誤。蔡云。依三統術超辰法推之。孝文六年。太歲在丙寅。單閼之歲。是七年也。徐說誤。先謙案。汪中云。按史記曆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旃蒙單閼。賈生以孝文元年爲博士。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案汪說是。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日昳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施。索隱。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暇。謂閑。〔補注〕先謙曰。文選注。閒暇。不驚恐也。異物來崒。私怪其故。孟康曰。崒音萃。萃。集也。〔補注〕王念孫曰。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萃集也。崒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于坐隅。廣雅。崒、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萃。止也。史記崒作集。集亦止也。（見唐風鴇羽傳箋注。）非萃集之謂。先謙曰。崒、各本從山不從止。據史記作集。文選作萃。王刪是也。蓋借崒爲萃。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讖音楚禁反。〔補注〕王先慎曰。宋祁發作啟。啟之書占其度驗。案班箋驗發張

非也。度者、數也。禮投壺注、筭封之度、釋文一作之數。是度與數義通。故字亦相假。凡言度則數在其中。易節卦彖下傳節以制度。虞注坤數十爲度。淮南時則訓、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他如箭度、律度、皆以數言。故古義通用之。證下文淹速之度、亦謂淹速之數也。先謙曰、史記叢作館。索隱蓋識旋之辭。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補注〕周壽昌曰、子猶汝也。詩相彼鳥矣、又爾牛來思、爾羊來思、加一字以成文。子服之稱、亦猶是。不必爲美稱也。觀史記作請問于服兮、可知。先謙曰、殿本子作於。引宋祁曰、子服、姚本作于服。案於于字不得通用。姚本誤也。索隱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美之稱。所見正文及注作予。又一漢書本。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補注〕先謙曰、意、史記文選作臆。索隱本作意。注云、協音意。正義、協韻音億。王念孫云、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義注如此。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不煩協韻。文選作臆、亦後人所改。李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斡音管。斡、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故音蟬耳。蘇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文選續作續。李善注引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嬗音蟬、如蟬蟬之蛻化也。或曰、嬗、相遽也。（嬗音蟬以下乃善所加。）索隱引韋昭曰、嬗、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蟬。謂其相傳之也。（之是與字之誤。）三書引蘇說各不同。當以史記爲正。本書傳寫脫嬗音蟬謂其五字。故師古說不明。案形氣轉續、即是禪代之義。不當又謂蟬爲相傳與。蘭如二字古通。如蟬正與變化義相承。服韋說是。汭穆亡閒、胡可勝言。師古曰、汭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汭音勿。〔補注〕先謙曰、藝文類聚九十二鳥部下、引亡閒作無窮。史記文選同。李善注以下文多引鶡冠子。案柳宗元云、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今悉屏不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

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茲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爲趙高所讒、身伏五刑。〔補注〕宋祁曰、注姚本伏作被。先謙曰、遂、述也。遂成、謂身述而名成。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師古曰、纆音墨。〔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字林曰、糾、兩合繩。纆、三合繩。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旱、水之激疾則去疾、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補注〕劉敞曰、旱讀爲悍、猛疾也。先謙曰、文選注引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宋祁云、呂氏春秋作疾、則所見本不同也。疾悍義同。劉說是也。旱悍通叚字。萬物回薄、振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補注〕先謙曰、官本蒸作烝。雲自下升、雨自上降。糾錯、史記作錯繆。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注此作比。先謙曰、史記作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索隱、韋昭曰、鈞、槃轉也。與播義同。說文、垠、圻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補注〕先謙曰、文選兩與字作預。史記索隱、與音預。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猶何也。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師古曰、以冶鑄爲喻。〔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子犂曰、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超然、何足

引持自貫借也。如淳曰。控、引也。摶音團。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補注〕宋祁曰。注文貫借姚本作貫惜。錢大昭曰。[illegible][illegible]閩音必作摶字。乃與患字合韻。文選作控摶。並引如淳曰。摶音團。或作揣。是如本作摶也。小顏變其字而仍其音。遂致讀者不可解矣。先謙曰。專字或作耑。故摶亦變文爲揣。作摶是也。史記同。文選注。展轉推移。徙遞轉續。貫借亦引作貫惜。錢本是也。**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秋水篇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補注〕宋祁曰。浙本徇作殉。先謙曰。文選列作烈。注引莊子云。烈士之徇名。貪夫之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先謙案。列士與貪夫夸者對文。則非烈士之謂。義當從烈者文爲列耳。**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衆庶也。〔補注〕先謙曰。夸泰者不可一日無權。故云死權。每生、史記作馮生。集解引孟康曰。馮、貪也。先謙案。說文。品、衆庶也。易。品物流形。品物即指衆物。此文品庶亦指衆庶也。貪夫、列士、夸者、品庶。四者皆以人言。顏云。庶品則兼物言。非其指矣。方[illegible]補[illegible]也。宋祁云。每字合從手旁是也。或作每耳。**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怵之誅則音皮。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爲訹。蓋穿鑿耳。〔補注〕王念孫曰。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訹爲怵惕明矣。先謙曰。索隱云。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爲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據此是當日漢書本私西互異矣。集解引孟注。訹作怵。文選注引作怵然。脫下有也字。**大人不曲。意變齊同。**〔補注〕王念孫曰。意讀爲億。萬年之億。（說文本作意。）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即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愚士繫俗。僒若**

囚拘。李奇曰：攌音塊。蘇林曰：音人相攌僻，攌音斯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補注〕張佖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因拘之貌。五臣注：窘，閑也。愚者繫縛俗累，與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僒字，並音窘。疑窘音窘，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沈欽韓曰：玉篇、集韻：攌，口管二切，引此文，謂相攌僻也。與蘇林音異義同。荀子儒效篇：億然若終身之虜，俗係三倍字，亦紙所見。蓋環繞因拘之貌，疑與此窘字同。史記作攌，義與攌同。集韻：攌，閑門機也。先謙曰：官本注人上音字作窘。

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

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眾人惑於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李、瓚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𠶷，或作億（文選作億）。又作𦸗。說文：𦸗，滿也。方言：𦸗，滿也。小雅楚茨：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滿也（說詳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猶盈逞，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說見經義述聞）。逞億雙聲，與意同。先謙曰：說文：惑，亂也。惑惑與惑之非。集解引瓚說，積下有抱字。

眞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德之至也。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亡作忘。案集解是也。文選注：莊子：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案坐忘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寥，深也。廓，空也。

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行，險難則止也。〔補注〕先謙曰：坎，史記、文選作坻。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坎。索隱曰：坻，水中小渚也。先謙案：坻坎意同，總謂不可行耳。不當作險難解。言行止一聽自然，非有計較之私，亦無關仕隱之義。如孟張說，與上下文皆不合矣。官本得作遇，玩孟注作遇是。

縱軀委命，不私與己。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休，息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澹虖若深淵之靚，氾虖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氾，音敷劍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老子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又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遺家養空，遺若浮舟也。【補注】先謙曰：保，史記、文選作寶。浮，史記作游。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知舟之空也。索隱：鄧展曰：自寶，自貴也。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文選注：服虔引作鄧氏。德人無累，知命不憂。【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云：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蔕芥，小鯁也。蔕，音丑芥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蔕薊。索隱：薊，音介。張揖云：蔕介，鯁刺也。文選注：鶡冠子曰：細故袃蒯，奚足以疑？袃蒯與蔕芥古通字。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釐，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補注】沈欽韓曰：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釐，賜也。左僖四年傳：太子申生歸胙于公。晉世家作歸釐于君。則釐即胙也。續志注：丁孚漢儀：桓帝祠恭懷皇后，嘏辭賜皇帝，稱太常再拜，太宰左執以致皇帝。是漢以受胙肉爲受釐之證也。其郡國祠祭，亦致釐京師。風俗通云：泰山廟，太守自侍祠，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先謙曰：索隱引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迫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

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師古曰。儗。比也。上比於天子。儗音擬。〔補注〕齊召南曰。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敍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槩未及錄。故待詳補之。其治安策。及上書。並賈子新書文。節以入傳。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長。濟北王興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臣竊維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於傳。而載之食貨志。可爲長太息者六。〔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新書庶人上僭。班氏取爲太息之一。婺俗辭制二篇。不以爲太息。而班氏取爲太息之二。諭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爲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銅布篇於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先謙案。新書文多脫誤。今但採其與本書文義相發者。餘屏不錄。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上有以字。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治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補注〕宋祁曰。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蹌蹌。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傖。吳人罵楚人曰傖。傖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傖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仕庚作仕廉。引宋祁曰。搶攘。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攘因（音襄）女庚反。未知孰是。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

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爲急。〔補注〕先謙曰。文帝喜射獵。故誼云然。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補注〕先謙曰。新書乏之下多雖勞二字。義較完足。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言。數。術也。謂治天下之道術。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補注〕先謙曰。新書下有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二句。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補注〕周壽昌曰。顧成。文帝四年自作廟名。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補注〕王先慎曰。自來說六親者紛紜不定。老子六親不和有孝慈。王弼注。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左昭二十五年傳。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注。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本書禮樂志。六親和睦。注取以爲釋。今案左傳文。夫婦明在六親之外。不應下文云。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又云。父子六親各得其宜。父子亦不在六親之內。下文又云。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是六親爲同時親屬。或疑如尚書堯典鄭說九族。本書以陽鄭張說七族之義。亦非也。六親。諸父一也。諸舅二也。兄弟三也。姑姊四也。昏媾五也。姻亞六也。皆列於爾雅釋親之文。其在天子。親雖父兄弟姑姊。以厚宗族。親諸舅以厚母黨。主婦黨爲婚。壻黨爲姻。自天子達於庶人共之。皆一本之恩所推。故曰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

也。〔補注〕錢大昭曰、新書幸作宰。立經陳紀，輕重同得，〔補注〕先謙曰、新書同作因。後可㠯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㠯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補注〕劉敞曰、少知治體、泛說耳、何必誼自謂乎。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㠯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埶也。師古曰、鄭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之下、於義不順。如瓚說、則樹國固當一讀、於義甚長。師古取鄭說、似誤。錢大昕曰、沈彤云、夫當作大、鄭氏云、今建立國泰大、其埶必固相疑也、若作夫樹國言云、則當講壓封建、或於國字句絕、則當講無立國於險矣、而下文皆不之及、但言國不可太大、宜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故知夫為大之譌。先謙曰、瓚、齊說是、言險固則彊大意在其中、沈要引鄭、下有也字、於固字一讀、誤引瓚注、漸誤作夫樹國、必當相疑之埶、當是後人妄改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謂秦之所憂在孤立、而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沈彤云、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之義、如說與上文不貫。先謙案、廣雅釋詁、爽、傷也、言上數為憂所傷也、故下文云、非所以安上。甚非所㠯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

應劭曰、壅、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周壽昌曰、言未有失也。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虖。師古曰、十倍於此。〔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誼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爲逆、使諸侯相合、踵是跡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爲患莫大焉。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徧作偏。案治要作徧、通志九十七引賈誼傳作徧。宋建本新書同。盧文弨云、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作徧者非也。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補注〕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罷成文。王念孫曰、案當作雖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疊涉上句而衍、各本又脫能字。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孟康曰、熭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熭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熭、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補注〕先謙曰、盧文弨云、顏氏家訓引賈誼傳作熭、宋潭本新書正相合、從之。先謙案、說文熭、爲乾火也（徐鍇本無火字）玉篇熭、暴乾也。此作熭、後人妄加艸耳。通志賈誼傳亦作熭。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補注〕先謙曰、道、由也。由順不爲叛逆。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音火規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虖。〔補注〕先謙曰、始皇殂、二世即位、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三人殺於內宮是也。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

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補注〕王念孫曰。案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尚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興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並與此同。賈子作將不云云。恐後人據漢書改之也。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補注〕先謙曰。亡恙猶言尚在耳。顏注泥。官本注末有也字。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補注〕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殽、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王先謙曰。左桓二年傳。師服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鄭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孔疏。適有側室曰次。是卿得立此官也。案國家側室貳宗。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副貳。此言淮陰侯等非有副貳之埶為之憑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師古曰。廑與僅同。廑、劣也。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

古譿字、遲、呼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爲累。言不以屬也。蘇林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特彊爲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補注〕先謙曰、謂隱王如意。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爲於天子爲昆弟而不踰君臣之禮。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補注〕先謙曰、官本蓋作轂。引宋祁云注文姚本戴作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循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應劭曰、圜、睢正視也。師古曰、言猶睨也。〔補注〕先謙曰、猶言相顧而起。應說非。新書作瞏視。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補注〕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爲御史大夫。先謙曰、敬是無擇子。見齊紀。宋說誤也。適啟其口。

匕首已陷其胸矣。師古曰：始欲發書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補注〕周壽昌曰：前之齊、貧其後之吳、楚皆是也。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補注〕錢大昭曰：仲尼燕居云：敢問穆也者，領好而全惡者與？鄭注：領猶治也。師古避諱改為理。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禍，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淮南齊俗訓作屠牛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禾芒也。頓讀曰鈍。〔補注〕先謙曰：說文：芒，艸耑。引申之則刀耑亦謂之芒。文選七命注引聲類：芒，刃也。（今人加金作鋩，非也。說文無鋩字。）又說文：刃，刀堅也。謂刀之隱物處也。芒刃二字當不列，顏說非。官本注棻作耑。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擊，支節也。音胡懈反。〔補注〕先謙曰：理，肌肉也。說文：解，判也。眾理解，謂肌肉易解，顏說非。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補注〕先謙曰：下文嬰以廉恥，顏注嬰加也。此亦當訓為加。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晉灼曰：一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哉？不可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是。臣竊跡前

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補注〕王念孫曰、在讀爲纔、廣雅、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太僕見馬遺財足。）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十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誤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作乃纔二萬五千戶。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嚮、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埶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補注〕王念孫曰、制從、猶爲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從制。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補注〕先謙曰、新書此下有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二句。雖在細民、且知其安。〔補注〕宋祁云、舊本在作有。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吕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吕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辜。其地皆入於漢。故曰頗入也。〔補注〕宋祁曰。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錢大昕曰。沈彤云。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存地爲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爲之徙其侯國。並封其子孫於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之也。顏注誤。先謙曰。浙本令其作令不。是。所吕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徙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補注〕劉攽曰。昔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徙而以封列侯。今爲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爲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劉奉世曰。償之音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先謙曰。詳文義。上不應有也字。沈改爲他。確不可易。諸家說竝廢矣。誠吕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補注〕先謙曰。新書作慮莫不王。是也。顏注則漢書本作慮莫不王。故訓慮爲計。言宗室子孫自計。莫不可王。故無倍畔之心。若作莫慮不王。則當釋爲無慮不王。不訓慮爲計矣。治要引亦作莫慮。是唐初已有誤本。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補注〕先謙曰。官本倍作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

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補注〕齊召南曰：利幾非見高紀，幾本楚將，降而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帝擊破之。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補注〕宋祁曰：新本開作啟。先謙曰：新書亦作啟，蓋避景帝諱改。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新書作效順，義較長。效、致形近而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託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補注〕王鳴盛曰：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先謙曰：遺腹與赤子對文，植遺腹，故但朝先帝裘衣，義自一貫。孟氏以為天子未坐朝，其解不明。委，垂也。呂覽察賢篇：堯之容若委衣裘。文選任昉為蕭揚州薦士表注引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蓋委裘二字所本，而義各別。新書此下有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方接故當時云云。案自臥赤子至誦聖為五美之一，必如新書文義乃完足。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補注〕先謙曰：新書作五美，是也。其篇亦名五美。前明用仁義，後謂永安也。業與美形近致譌。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音上勇反。〔補注〕先謙曰：瘇當作尰，說文：瘇，脛气足腫。詩曰：既微且瘇。籀文作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近也，音巨依反。〔補注〕沈欽韓曰：桑蚿落睢淵桑王宋當腳指大于臂，臂大于股。韓非揚權篇：腓大於股，難以趣走。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音丑六反。〔補注〕宋祁曰：越本搐作畜。先謙曰：一二指痛，則身慮若無所恃賴，喻諸侯有一二反者，則天下為之震動，不可保也。失今不治，必為錮

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爲，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瘇也，〔補注〕王念孫曰：病非徒瘇，當作非徒病瘇。瘇病並與苦踐、盭對文，則病字當在瘇字上，不當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瘇）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徒病瘇。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踐盭，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又苦𨃮盭。師古曰：𨃮，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無𨃮字，小顏讀爲蹠，恐亦臆說，當是𨃮字之譌。說文：𨃮，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逵（渠追切）。盭亦當從說文作𢧵。𢧵，戾也。𨃮𢧵謂足脛反戾不便行動。王念孫曰：說文：跖，足下也。作蹠者借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跖者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炙聲，一也。（石與炙聲相近，石與庶聲亦相近，故蹠跖或作𨃮，庶與炙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與爲豆孔庶爲韻。）後書郅惲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跖盭，是古有𨃮盭之語，即此傳之𨃮盭。師古讀𨃮爲蹠，非臆說也。蹠，之石反，故曰蹠盭。賈子大都篇亦作蹠盭，錢氏以爲𨃮字之譌，非也。說文以𨃮爲曲脛，廣雅：𨃮，曲也。是𨃮盭者有曲義，上既言瘇，則下不得復言𨃮。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先謙曰：官本𨃮作𨃮，是。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補注〕劉攽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先謙曰：新書亦脫之子二字。盧文弨云：惠王乃文帝親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卒，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氏說補。先謙案：通鑑、通志賈誼傳並有之子二字，何焯以爲惠王當作哀王，又據通鑑有之子二字，與前親兄之子句相應，以爲刊本脫誤，當以後說爲正。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諸侯，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補注〕先謙曰：親者謂帝之子孫。下之疏者，即謂元王惠王之後。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偪，古逼字。〔補注〕先謙曰：偪正字，逼俗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𨃮盭。

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娒，古侮字。」〔補注〕先謙曰：說文「娒，女師也」，字或作姆，不訓嫚侮，此借字，師古以為古侮字，失之。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讀曰供。」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音如人反顧然。」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顧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服虔曰：「痱，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痱，風病也。辟音壁。痱音肥。」〔補注〕宋祁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字，痱下有體偏病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先謙曰：辟當作躄。說文「躄，人不能行也」。此當文作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注「辟與躄同」，新書作躄，俗字。注辟為辟之誤。說文「痱，風病也」。灌夫傳竇嬰即陽病痱，顏注「痱，風病也」，注風下脫病也二字。浙本妄改體偏病也，宋氏從之，誤矣。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補注〕先謙曰：一方痛當為一方病，痛與病字形相似而譌也。六書故「痱，風瘙也」。廣韻「痱，瘡，皮外小起」。字略「痱，瘡小腫也」。皆無痛義。令人皮膚小起，痒不及搔，甚者暴起而且為惡瘡，據俗謂之風疙。其病初不至痛，亦能死人。靈樞經「痱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據此知此文作病不作痛，下文云「臣故曰一方病矣」，不云一方痛，尤其明證矣。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繫寇，不得復除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周壽昌曰：長爵，世及之爵也。雖有長世之爵，猶甚征役不

得復除也。昭紀如注。難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是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大小皆當自爲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兵略注。斥、度、候、視也。先謙曰。注火然、舊、周紀。幽王爲烽燧。正義。晝日然燧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燧、土魯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司馬相如傳。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索隱。烽主晝。燧主夜。皆家並與張說合。師古自誤耳。說文燧下云。燧、候表也。（蒙文連讀）邊有警則舉火。又下云。塞上亭守褻火者。褻取互譌。更不分疏。斥殿也。將吏被介胄而睡。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誼自謂。可爲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補注〕沈欽韓曰。言以此爲久長。何所究竟也。說作長養。非、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補注〕先謙曰。固、新書作困。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補注〕先謙曰。言其人民少。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眞德秀云。此文下新書言三表五餌。而史刪之。又賊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侯之臣號爲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刪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宦人也。漢使送公主嫁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

也。行、音胡朗反。說讀曰悅。中行說非具在匈奴傳。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畫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補注〕沈欽韓曰、廣雅、纖諸、緄䋄、絛也。說文、絛、扁緒也。服虔謂絛、是也。偏諸即編諸之假借。（巾車絛纓五就。鄭注、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先謙曰、急就篇承塵戶簾絛繢總、顏注、絛一名偏諸、織絲縷爲之、所以懸係承塵戶簾、因爲飾也。案扁緒、偏諸、偏諸即一物、聲轉字異耳。官本注如作加、是。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所以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妾、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緶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爲斧形、繡者刺爲采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皁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庶賤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者

此臣所謂舛也。夫作也。說文無孽字。新書作孽妾。是也。此舊本名孽產子（上文賣僮者作賣產子。倡優下賤。作買妾倡優下賤產子）上文妾亦作孽妾。說文孽庶子也。引申之則凡庶旁出者並受此稱。庶子婢妾皆謂之孽也。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補注）周壽昌曰。漢文時偷安者。以諸郡為治。故曰毋動為大。不必栽說。先謙曰。毋動為大。猶言毋動為上也。孟子亦親為大。守身為大。句例正同。大語曰大所未聞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補注）錢大昕曰。或謂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為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戶。貧富窮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同得所願。恐非女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謫戍贅壻與吏有罪亡命者並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然則贅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閒耳。秦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為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壻。故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

兼有聘財。以身爲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婿爲贅婿。亦失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贅妻。淮南子云。贅妻鬻子。是也。（太公陰符云。人田宅贅人妻子。）先謙曰。二字下疑脫十字。注應所二字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爲恩德也。耰音憂。〔補注〕先謙曰。新書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耳矣衍文。宋淳本無。）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慮、大計也。言其俗大都如此。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誶音碎。〔補注〕宋祁曰。浙本誶作[illegible]。沈欽韓曰。釋詁。誶、告也。言母不得擅取。須相告。非責讓也。先謙曰。新書淳本作立而訊語。古誶訊通用。故有告讓之義。耰鉏可借。則箕帚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是徑取之辭。則且立而責讓矣。或曰。誶訊皆問也。言母取箕帚。立而詰問。不輕與之。三義並通。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飤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是以舅爲公也。淮南氾論。宋人嫁子。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此以舅爲公也。釋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據下與姑對文。則公專謂舅。上四句以父母言。乃謂其子。此以公姑言。是謂其婦耳。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音悅。稽音上奚反。〔補注〕宋祁曰。反脣一作反唇。劉攽曰。脣或作唇。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補注〕劉奉世曰。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沈欽韓曰。新書云。其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者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焉耳。（僅同僅）此正謂其如禽獸。惟知嗜利計算也。顏說殊誤。先謙曰。官本注耆音字。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蹷音厥。師古曰。蹷、蹶拔而取之。〔補注〕先謙曰。若要引。時下有者字。是也。上言商君并心進取。致俗敝如此。然秦之君臣并心而赴時者。猶曰但求功成。雖遺禮義。棄仁恩。弗恤。若無者字。則文義不明。新書亦作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其明證也。顏以文蹷、斷也。荀子成相篇。國乃蹷。注、

壓、顚覆也。富國篤。是之謂輒壓。注、壓、顚倒也。壓六國謂顚仆之。拔乃引申之義。不當取以爲訓。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爲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恥醜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並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作醜。況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懷人篇恥作醜。韓子說難篇、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醜。燕策、雪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脩務訓、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恥作醜）故知此廉愧爲廉醜之誤。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補注）先謙曰、起之、謂扶持天下之危亂也。晉語、偕相起也。注、起、扶持也。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補注）劉攽曰、慮、大率也。先謙曰、劉說是。詳見食貨溝洫二志。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師古曰、剟、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寢謂陵上之殿。剟音掇。（補注）先謙曰、新書剟作掇。搴兩廟之器、如淳曰、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搴、拔也。音騫。又音蹇。（補注）先謙曰、張釋之傳、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是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明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僞者出幾十萬石

粟。服虔曰：吏握資發盜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叢，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割發發於下也。叢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僞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補注〕沈欽韓曰：按鼂錯疏請入粟之請得賜高爵，其納粟于邊，又詐乘傳過郡國也。如解入粟為使者，固非。顏言詐作詔令徵發，亦無理。先謙曰：案以上數事皆實有之，故龐雜以為民亡行義之證。此出粟賦錢乘傳行郡國，即是矯僞無行者之事。顏說近之。漢世奸佞橫行，觀貨殖游俠兩傳可以想見，不必執今疑古。酷吏傳胡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至晚止陳留傳舍，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亦其比也。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先作尤，是也。小民奸僞至極，故曰尤至。治要通志賈誼傳並作尤，新書同。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補注〕宋祁云：注文姚本特以作徒以。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補注〕王念孫曰：失與泆同。（禮樂志作風俗流溢。）因當為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荀子秦策及呂氏春秋審分篇、淮南氾論篇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為而，說見經傳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為急，於俗之流泆、世之壞敗，反恬然不以為怪也。賈子俗激篇正作固恬弗知怪。先謙曰：宋校新書本作固，王引證別本。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補注〕先謙曰：慮亦大率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補注〕沈欽韓曰：文子微明篇：務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荀子王制篇：亡國富筐篋。馬齊昌曰：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顏注誤。先謙曰：沈周說是。新書作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篋。而不知大體。

（補注）先謙曰、官本禮作體、是、新書亦作體、盧校云建本作大誤、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禮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薑、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言管子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言管子為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補注）王念孫曰、按當從賈子、俗淺讀作則是豈不可為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為寒心哉、可為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治要引此已誤、）史記田單傳、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叅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補注）先謙曰、官本社上有而字、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補注）先謙曰、今、即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為忠信也、（補注）王念孫曰、按此本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此涉上文君君臣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衆信為句、上不疑惑為句矣、不知此謂羣衆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衆心疑惑而言、羣衆、即衆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詞七諫羣

衆成與）賈子俗激篇正作衆衆信上而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

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楫曰楫櫂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

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補注〕周壽昌曰。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千餘言皆載大戴禮保傅篇。惟字句小異。二十餘世彼作三十餘世。注云。三十一世。孝推殷傳二十八王。從此爲正。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

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補注〕王文彬曰。大戴禮盧注。暴。卒疾也。案暴與長對文。謂爲短促。史記項羽紀贊何興之暴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廼。始也。〔補注〕蘇輿曰。新書同作固。魏書李彪傳引同。誼得兩通。先謙曰。孔廣森云。春秋左傳所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是也。使

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白虎通義。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補注〕先謙曰。闕。大戴禮作闕。即兩字。孔廣森云。闕。象魏也。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下。下車也。昔荊莊王作茅門之法。太子入朝。馬蹄蹂霤而戮其御。春有茅門。則茅門者闕與。古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過廟亦下。二文互耳。殷廟在闕內右。周廟在闕內左。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補注〕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非。紹入井又弄所謂新

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繈抱作襁褓。盧注。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孔廣森云。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即位。故云襁褓。注言十有三者。書古文說與賈子異也。據六歲即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有三歲之數。蓋戴以嗣王之初歲爲復子明辟之元年。故卽少七年耳。但以保傅亦賈子書。援彼證此。於事則非。於文則當。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意作義。是。新書作德義。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補注〕先謙曰。新書宴作燕。於燕居時隨事輔導也。與讀曰預。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禮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補注〕先謙曰。治要引作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大戴禮亦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竝與此異。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耆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

〔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言擇其所好樂以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補注〕先謙曰。大戴禮作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師古曰。隃與踰同。謂越躐。〔補注〕宋祁曰。句末當添也字。先謙曰。大戴禮盧注。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親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柔。故上親。夏物盛大。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氣於天中見也。故上爵也。孔廣森云。天子之學。與明堂同制。故明堂靈臺辟雍謂之三雍。太學者。辟雍之中室也。虞名學爲庠。夏爲序。殷爲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學環之。東堂曰東序。一曰東膠。養國老在焉。西堂曰瞽宗。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祭義云。祀先賢于西學。合於此上賢貴德之事也。北堂曰上庠。北爲冬方。文王世子云。冬讀書。書在上庠。是以此。南堂曰成均。乃周學之正名。故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五學先成均。猶五宮先明堂矣。易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北學。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百姓、百官也。書曰辯章百姓。案此文即取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二語爲義。孔說是也。及太子既冠成

人。〔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衛子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作司直之史。通典。唐龍朔三年。東宮置司直。本之。先謙曰。大戴禮記過作司過。新書盧校云。別本亦作司過。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過則徹其膳。〔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減膳。上啟曰。令史雖闕官。宰寄乖職。宰膳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遂申減膳。先謙曰。大戴禮新書徹作撤。蓋漢武帝諱改。大戴禮下云。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新書略同。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者立於旌下。〔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堯置之。誹謗之木。師古曰。謗。謂非者書之於木。〔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堯設之使書政之僭失也。孔廣森云。古今注。謗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敢諫之鼓。師古曰。欲諫者則擊鼓。〔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孔廣森云。禹之令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周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司農云。若今時上變事擊鼓。亦其遺也。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補注〕王念孫曰。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周語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楚語史不失書。矇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大戴禮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注反以夜為史之誤。失之。）列女母儀傳。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書馬廖傳亦曰。願置寵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兩誤。賈子保傅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先謙曰。大戴禮瞽作鼓。字同。本書禮樂志立樂府采詩夜誦。亦其證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士傳。春秋左傳所謂士傳言。杜預曰。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也。民語。傳所謂庶人謗。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補注〕先謙曰。新書亦作不媿。大戴禮作不攘。盧注。且知被攘。故雖勞能受也。孔廣森云。古以讓為攘。讓字。曲禮左右攘辟。不讓言受教不辭也。後漢桓榮傳引禮記云。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先謙案。不媿與不攘詞殊。顏云無可恥媿之事矣

之。蓋孔以不能爲能受教亦非也。上文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此二句正承習貫如自然言之。言其習與智俱長。則所習之事事而揩之。純乎自然。極親切而不拙。迅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乃承少成若天性言之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中音訓并如字。容中道之中。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莫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莫。莫音暮。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補注〕先謙曰。有敬。大戴禮作有別。盧注。教天下之臣也。孔廣森云。春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按公冠篇云。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春秋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由此言之。朝日於朔。夕月於望與。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仲春合舞。仲秋班樂合聲。天子親學。面迎養老。孔廣森云。國老。三老也。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然此饋醬者。食禮也。漢辟雍儀云。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所以明有孝也。〔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教天下之子也。孔廣森云。祭義曰。貴老。爲其近於親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樂志。〔補注〕先謙曰。以、大戴禮作中。是、盧注。行、車行也。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才私反。〔補注〕先謙曰。新書作采薺。大戴禮作采茨。孔廣森云。逃詩篇名。或以爲齊夏。餘見下。趨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趨謂曰趨。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肆音竹仲反。〔補注〕王文彬曰。大戴禮盧注。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繆也。（誤疑作異）孔廣森云。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爲賓擯鐘之。不當言趨。周禮文是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說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文彬按周禮鄭注略云。行者。謂於大寢之中。（孔疏引爾雅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今不言堂下步者。人之行必由堂下始步與行。小異大同。故略步而言行。）趨謂於朝廷。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作。

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疏謂出時從內向外，晉玉藻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先趨後行，謂入時從外向內，齊樂節則同，是二經言行趨先後不同，顧肆夏采齊自有定處。燕禮記所云賓及庭，郊特牲所云賓入大門，疏云賓行朝聘既畢，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享則大門是廟門，是寢廟各異，奏肆夏於門內則同，尤足證本傳步趨互倒。先謙曰：官本注此作昔，是。 所以明有度也。〔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教天下儀也。 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補注〕先謙曰：新書上不食作不忍，下不食作不嘗。 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補注〕先謙曰：說文，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蓋面相斥罪而又告發之，故謂之訐。顏但以面相斥罪訓訐字，則於義未盡。（刑法地理志注同。）論語惡訐以為直者，孔注，發人之私曰訐。新序雜事篇，訐則羣人是訐，兼告發，不當僅以面相斥罪釋之。本傳王商傳父子相訐，顏彼注云：訐，告斥其罪也，其說是矣。 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補注〕王念孫曰：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注：若會愛司馬，則當亡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

勿行。其訓知爲不知者非也。說見釋詞。）言不習爲吏、則當視已事以爲法也。（說苑尊賢篇亦云察往世而視已事。）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治要所引亦誤。）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前視已事、而亦知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善說篇魏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荀子成相篇、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補注〕王念孫曰、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爲知、說見管子法法篇。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尹注訓智爲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言捕已下移而上不知、彼有弒父弒君之禍也。君臣篇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識之知。廣雅、黨、曉、哲、智也。哲爲智慧之智、黨、曉爲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經說篇、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耕柱篇、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呂覽忠廉篇、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韓子孤憤篇、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淮南詮言篇、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與開字相對爲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爲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删去理字、而不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竝作知義理之指。（治本

賈子皆如是。近時盧刻本又倒理字）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與此文意同。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也。〔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者字為是。不但疏語。亦與注會。王文彬曰。為、助也。論語。夫子不為也。皇疏。為猶助也。此言其人行事。雖至老死。各不相助。老子。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與此同意。先謙曰。行者之者。官本作有。是也。新書同。大戴禮作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誤倒。通鑑又刪行字。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補注〕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補注〕錢大昭曰。生、閩本作用。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辠而遠。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吕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吕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補注〕宋祁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吕禮義治之者積禮義。吕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吕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吕德教。或毆之吕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毆與驅同。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毆官本作敺。注同。道之吕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吕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吕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補注〕王文彬曰。陛九級上者。天子階九等。每一尺為一級也。儀禮燕禮賈疏云。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以三等為階。以此推之。一尺為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廉恥節禮以治君子。〔補注〕先謙曰。治要引作禮節。新書同。通鑑作節禮。是司馬公所見漢書已與今本同矣。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

路馬，蹵其芻者有罰。師古曰：蹵，謂蹋其蒭也。芻，所食之草也。蹵音子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補注〕周壽昌曰：方扶南云此則古禮，然則申屠之欲斬鄧通未必是，而孔光之禮接董賢未必非耶。余案：寵臣非倖臣嬖臣之比。既文寵、尊居也。一曰，愛也，恩也。易承天寵也。書居寵思危。左傳陳桓公方有寵于王。皆是證。爲君所貴愛之臣也。不得援寵幸爲說。先謙曰：下文云衆庶之所尊寵，亦尊貴之義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蘇林曰：傌音罵。〔補注〕周壽昌曰：駿佩傌，罵本字。玉篇：罵，詈也。先謙曰：案官本令作今，二字形近易譌。新書及治要引作今，通鑑及通志賈誼傳作令，文義兩通。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近天子也。廉恥不行，〔補注〕先謙曰：新書有也字。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補注〕先謙曰：大官，新書作高官。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振忌上之風也。〔補注〕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耳，又以法定其罪。先謙曰：趙高弒逆，何云以法定二世之罪？劉說非也。當以重法，即決死之罪。言二世見弒者，由秦上刻剝，積習致然。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補注〕先謙曰：新書作弗以加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

藉也。音子余反。(補注)宋祁曰。直當作子夜反。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左篇。費仲說紂曰。冠雖穿敝。必戴于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文子上德篇。冠則戴枝之。袜則足躡之。先謙曰。上文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喻意正同。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繫以長繩係之也。緤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補注)王念孫曰。此及下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咸爲南陽太守。案豬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非與此相類邪。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云。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秦廢周制。不稱司寇。名大李(見呂覽。李一作理)一名廷尉。漢承秦制。有廷尉。兼司寇。哀帝元壽二年。雖造司寇職。而帝旋崩。未竟其事。故終漢世無此官。百官表亦未載。此司寇是罪名。非官名。顏注主刑罰之官。書是官所也。刑法志。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王子侯表。揭邸共侯安。耐爲司寇。遂復作徒刑也。在孝景帝四年。與誼時相近。此云輸之司寇。明是繫之刑所。而編列於徒官。下云司寇小吏。新世亦云司寇牢正徒長小吏。則非謂廷尉尊官。此司寇字似非誤也。先謙曰。王說較長。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補注)先謙曰。言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可加以非禮也。新世無此字。則詞一

且可加乎其上也．與意略同．其說非．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補注〕王念孫曰．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也．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胡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胡作戶．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補注〕劉攽曰．釁謂以物塗之．取以釁鼓．故謂之釁．當訓熏．與漆皆非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補注〕先謙曰．列．烈古通用．與上列士異名同義．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頓音鈍．奊詬亡節．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補注〕劉台拱曰．奊本作謑．古字省耳．說文．謑詬．恥也．謑或从奊．廣雅．謑詬．恥也．曹憲音乎啟反．廉恥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到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服虔曰．音挻起．師古曰．挻、音式延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挻．取也．淮南子俶真訓．履揆挻挏世之風俗．高注．挻挏．猶上下．以求利便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楚部或謂之挻．先謙曰．官本注．起下有也字．無下音字．主上有患．則吾

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補注〕先謙曰。蘇林官本作師古。此當粹爲萃。蘇釋爲純。望文生義耳。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圜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兗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師古曰。謼。古呼字。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正論篇。黥慅嬰。楊倞曰。當爲澡嬰。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慎子作草纓。案此氂纓。亦必有說。以毛作纓。於古未聞。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補注〕沈欽韓曰。揚雄[illegible]箴。請室令先驅清道。字本宬爲清。呂覽愼勢篇作法室。新書耳痹篇。大夫種繫領謝室。謝又請之誤。先謙曰。盧文弨云。如蘇音。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書此文正作清室。知蘇音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顏訓自弛爲自廢而死，其義不明，與下頸盭而加亦不相合。發語及楚辭悲回風注，竝云弛毀也。聞命而免冠就桎械，自毀其容儀，不待上使人戾頸而加戮辱也。此雖不至大辠，然較輕何者爲重，不能冠纓請辠，故須自毀而就獄也。不至死，故云中罪也。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盭，古戾字，音郎結反。〔補注〕先謙曰：盭當爲盭，盭官本不誤。旣是中罪，何至戾頸而加刀鋸，蘇說非也。解見上。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憙，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爲志氣也。〔補注〕宋祁曰：王仲弓謂憙字宜曰憙，讀爲憙。先謙曰：新書作自憙，應劭云：宋引王說，亦謂當作憙。案本當作憙，故顏據本文竝爲憙，王云宜曰憙，讀爲憙誤矣。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爲主耳，不念其身。〔補注〕先謙曰：建本、新書耳皆作爾，爾亦語也，諸本皆作爾。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補注〕沈欽韓曰：圄同禦。月令正義：圄，止也。管子霸：禦皆作圄。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

戒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觀其下文義可曉矣、(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七法篇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說苑談叢篇夫吠不驚命曰金城、先謙曰、盧文弨云、建本潭本新書作此物比志也、別本作此物此志也、宜從漢書、先謙案、物類也、(易繫辭下傳疏、左桓昭傳注晉語注竝同)志意也、(廣雅釋詁釋言互相爲訓、書舜典詩言志、史記五帝紀作詩言意、孟子不以辭害志、文心雕龍志作意、是字又通假)言臣各效死取義、則爲國家不拔之基、聖人有金城之諭、正比類此意也、宜本注訛作拔是、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瓚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機柄、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御作禦、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爲、而顚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顚、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爲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階級之事、(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爲此而反久行彼也、先謙案、據顏注、正文本無行字、但云而顚彼之久、故顏釋云、久謂久行之也、若元有行字、不須如注矣、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時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補注)先謙曰、成在酷吏傳、

初。文帝㠯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王勝無子國除。則王國官當可知。而誼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是以故二千石居長安也。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豪自植立太過於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㠯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主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補注〕先謙曰。翰當爲扞之誤。代北邊匃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㠯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不足㠯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㠯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㠯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㠯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爲剌。音謂。臣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蘄讀與芟同。謂芟刈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蘄並作斳。擇良日。立諸子雒陽

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補注〕齊召南曰。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必言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祖帝雖自雒陽入都關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封子如意代王。九年徙王趙。十一年立子恆代王。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帝實在雒陽行封爵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其最多者言之。雒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趙代在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

吕為王。師古曰。畢猶盡。〔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下文安字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吕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補注〕劉奉世曰。縣讀如懸。王念孫曰。劉音是也。淮南去衛甚遠。注懸、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修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一作衣。師古曰。悉、盡也。〔補注〕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補行。先謙曰。今新書無此語。殆後人删之。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補注〕先謙曰。言欲得漢為立王。其情至亟。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吕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下文益梁下。與東郡吕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補注〕先謙曰。不可。謂帝不以前說為然。梁起於新郪吕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郪。潁川縣也。郪、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補注〕先謙曰。在今潁州府太和縣北七十里。淮陽包陳吕南揵

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音鉅偃反。（補注）王念孫曰，揵皆爲捷字之誤也。然並捷字或作㨗，與揵字相似，因誤而爲揵。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牧功獻捷，捷字作㨗，是其證也。（士冠禮建柶，今本譌作捷柶。史記衛世家嗣伯卒，子捷伯立，索隱引作建伯，蓋從建從㨗之字，傳寫往往譌溷。）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揵字，故訓爲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爲接，後說是也。（諸書無訓揵爲接者，而捷與接同義，如氏誤以揵爲捷，故訓爲接也。）爾雅，接，捷也。郭注，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菑于邾婁。左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人表作捷子。是捷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鄭者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南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揵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辭矣。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嬰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音弟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補注）劉奉世曰，頤指兩事。吳仁傑曰，陳勝傳，卒中往往指目勝，謂手指目視之，此則爲兩事。若頤指則如貢禹所云家富勢足，目指氣使耳。師古訓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然則頤指目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舅李父頤指麾，用此。王念孫曰，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爲顯，顯指，謂目顯人而指使之也。顯與頤草書相似，因誤而爲頤。左思吳都賦，搴旗若顯指。劉逵注引此傳曰，顯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手撓顯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顯本亦作頤，此承草書之誤。）貢禹傳，目指氣使。顏注，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並燕策，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睇盻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顯指並相近。先謙曰，凡人出氣使

人頭與目俱。頤指之說，未爲非也。新書本作頤指。王引莊子頤指，釋文云本亦作頣指，是義得兩通。如吳說是。蓋唐世郭子儀傳，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唐書王翰傳，家畜聲伎，目使頤令。頤指之義，亦用甚古。王據文選劉注所引別本以駁如淳，並僞動頤不能指屬，失之泥矣。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孰，官本作熟。引宋祁曰：熟字舊本無火，後孰者亦無火，當去四點。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補注〕王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薦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訊，言也。郭注：相問訊。廣雅：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晉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此古人謂問爲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大祝言甸人。注：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鄭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此言問二字通用之證。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耳。下文言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唯陛下裁幸。佞幸傳：唯陛下哀憐財幸。義並同也。趙廣漢傳：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龔勝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李尋傳：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神，猶賈誼願陛下少留計也。（師古以財爲裁，非是。）師丹傳：唯陛下財覽衆心。言唯陛下少覽衆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纔。李陵傳注：財，僅也。廣雅：菫，少也。菫與僅同。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

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補注〕先謙曰。據文紀。梁王勝死在十一年。封厲王四子在八年。班氏載此事於前疏後。蓋誤。王淮南諸子亦在十一年也。初封列侯。誼揣知復王。通鑑載前疏於八年。失之。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猶言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爾接今時當卽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也。〔補注〕先謙曰。顏訓接爲續。是也。言前旣封淮南王子爲侯。竊恐續復王之。其意自明。顏不必又云接今時當卽王之。注末也字官本作耳。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辠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顯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卽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子也。事見春秋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平王之子也之作諸。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憤作忿。注再作冉。是。固爲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盡也。靡。碎也。音武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皮作彼。引宋祁曰。越本靡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

安樣則當危矣。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閒。師古曰。剸諸刺吳王。荊軻刺秦皇帝。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補注〕先謙曰。言非顯務兵。卽暗行剸。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補注〕先謙曰。假。借也。史記范雎傳。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假賊兵與爲虎翼是二喩。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爲有兩名。誼自傷爲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懷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先謙案。文紀封齊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下文云後四年。是誼死爲十二年無疑。史記日者傳云。王墮馬薨。誼不食。恨而死。與史記誼傳不合。誼死距王薨歲餘。則云不食恨死者。非其實也。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上有之字。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補注〕先謙曰。誼前疏有諫足抒齊趙。淮陽足禁吳楚。帝慮齊大難制。從文王薨。帝思誼言。遂分王悼惠六子以弱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補注〕先謙曰。據文紀。十當爲七。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補注〕先謙曰。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孝

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補注〕先謙曰：史記傳末褚先生補云，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述史家之辭。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遂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似皆追行賈生之言。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爲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舊書云帝義也。先謙曰：官本注府作倉。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補注〕先謙曰：官本以天二字作亦天。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漢書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音一浪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袁。按爰與袁轅通。史游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按爰濤塗。左傳作轅。公穀作袁。袁盎。史記作袁。漢書作爰。實係通用。故爲羣盜。徙安陵。師古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爲盜也。〔補注〕先謙曰。據史記。其父爲盜也。高后時。盎爲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爲郎中。師古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郎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如淳。集解引亦作如淳。官本是也。郎中史記作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目作自。集解。徐廣曰。自一作目。案若無自送臣之理。帝禮絳侯亦不至是。目送是也。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顧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補注〕王文彬曰。按盎意謂勃顧王諸呂。不以死爭。故引主亡與亡之義以相形也。如以下亡字並屬主。謂非能正爲從新主要爲斷說。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

帶。師古曰。帶微細也。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補注〕王念孫曰。顏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談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明世稱大司馬爲本兵。本此。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如、似也。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嚴也。〔補注〕周壽昌曰。書中莊字多改爲嚴。避明帝諱也。獨此與莊青翟及鄭當時字莊未改。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補注〕先謙曰。時盎年少。故絳侯兒呼之。史記迺作廷。廷毀我。猶張釋之傳廷辱張廷尉也。廷較迺義爲深。疑廷迺形近致誤。非班氏改廷爲迺也。盎遂不謝。〔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遂、竟也。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補注〕先謙曰。事在文帝四年。請室。史記作清室。賈誼傳蘇林注。請音絜清。蓋據史記此傳爲說。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

〔補注〕王念孫曰霜當爲霧霧說文本作霿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即本此 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補注〕先謙曰史記爲以誤倒 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遂字 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補注〕宋祁曰注是字當删 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 盎入頓首請辠師古曰自責以不強諫也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先謙曰官本無下箋也字

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補注〕宋祁曰解字上當有不字錢大昭曰睫古作睞史記扁鵲傳云忽忽承睞說文睞目旁毛也先謙曰史記有不字無亦可通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補注〕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先謙曰史記亦無孝字惟下文過曾參遠矣曾參下有孝字宋氏雜之者承上文數亦而言無孝字句義未嘗不足宋說非也 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 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士下無也字 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

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衞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補注〕先謙曰。史記騎下有持節夾乘四字。諫作說。集解引徐廣曰。說一作謀。先謙案。諫盎爲謀盎之誤也。謀盎謂與盎謀。說文議雅曰。謀與此文合。若作諫。則非其義矣。謀諫形近易亂。本書敍傳贊耳謀甘公。一本作耳諫甘公。淮南主術訓耳能調而執正進諫注。諫或作謀。皆其證也。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毀之。言其過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補注〕王先愼曰。續書禮儀志輿下云。漢室制度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通典六十三。夏氏末代制輦。秦以輦爲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補注〕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師古曰。攬與擥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富貴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補注〕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先謙曰。索隱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是也。詳司馬相如傳。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衡一作行。索隱曰。衡。車衡。索隱衡木行馬也。案諸家說。如淳爲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曰欄。橫者曰楯。

是也。璲文選云。跨衡甚危。即非百金之子。亦未必敢以身試。二句正言其過慎耳。北齊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正作垂堂倚衡。足證如說不誤。先謙案。水經注亦作立不倚衡。史記上作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百金之子下無立字。則文義不備。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補注〕先謙曰。史記下不字作而。 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補注〕沈欽韓曰。宋書禮志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飛。謂飛黃也。先謙曰。史記作六騑。 馳不測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馳下峻山。 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補注〕先謙曰。據史記作常同席坐。顏說非。 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補注〕宋祁云。越本及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案上字衍)便不成語。與上句了不貫屬。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何焯曰。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必天子幸署也。如注恐非。先謙曰。詳蘇如注。二人所見本皆無長布席三字。顏但引如蘇注。未爲郎署長作注。則所見本亦無三字。治要引作及坐郎署。後紀通鑑同。是長布席三字後人據史記誤加。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也。 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讀如悅。 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

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補注〕周壽昌曰。中郎將與郡都尉。皆比二千石。由中而出之外曰調。顏注非。先謙曰。調選義本如淳見集解引。顧炎武云。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訓爲選。未盡。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從子呼叔父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苟欲劾治。下文絲能日飲。史記作君能日飲。似爲得之。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補注〕吳仁傑曰。衞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何之域。顏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日飲毋苛。按王莽傳。被門僕射苛問。又事長苛之。古苛何通稱。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又南方卑溼。宜日飲酒而已。其他一切勿有所問。知此而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盎勿有所問。則其字當從史記爲正。先謙曰。吳說是也。亡毋古自通用。但不當如顏解耳。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師古曰。愧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求見丞相下。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師古曰。欲因閒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補注〕先謙曰。之曹。往掾史治事之所也。則私。吾不受私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私邪。即則雙聲。故兩書中多通用。申屠嘉傳。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盎即起說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跪說。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也。與猶如也。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謂

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爲材官蹶張。遷爲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司馬穰苴曰。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補注〕宋祁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則是官與宦者。略謂禁中人耳。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補注〕王念孫曰。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得聞異書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先謙曰。史記作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案上字不可省。宋說是也。賢士大夫。今古恆言。不當竄入英字。景德本越本無大夫字。作賢英士。亦與學見疑後人妄加英字也。官本注在以益聖下。以益聖。〔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明所不知。日益聖智。而君自閉鉗天下之口。師古曰。鉗。鋤也。音其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而日益愚下。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補注〕先謙曰。御史兩

丞。一日中丞。表言成帝更御史大夫名大司空。置長史。知中丞。又云哀帝時。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是丞史即御史丞。知云丞及史分丞史爲二非也。府中之史職分卑微。不當與丞並稱。錯亦不至與商要事也。集解引丞及史。又誤作丞相史。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補注〕先謙曰：案雖謂絕吳反心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㠯反，〔補注〕齊召南曰：此文删去史記晁錯在前一段，以詳序於錯傳中也。先謙曰：時嬰薦用盎，見嬰傳。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補注〕錢大昭曰：致，南監本、閩本作至。先謙曰：官本作至，史記同，是也。顏注不誤。嬰入言上，上迺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㠯反，獨急斬錯㠯謝吳，吳可罷。上拜盎爲泰常，〔補注〕先謙曰：此及下文泰常，並當爲奉常之誤也。本書太常字皆不通作泰。公卿表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此在景帝三年，正當作奉常，不作太常也。奉與泰形相近，後人但知太常，罕知奉常，以泰太通用，遂疑奉爲泰之譌而妄改之耳。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諸陵長者謂徙居諸陵未仕之人。長安中賢大夫則爲朝官者也。此脫長者二字，文義不合。諸陵不得有大夫也。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盎㠯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㠯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

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適亡去。盎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驅馳而追，言疾速。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師古曰：爲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迺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補注〕宋祁曰：古本飢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爲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何上有公字，不可省。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補注〕先謙曰：疑當作老親。吾不足累公。師古曰：累，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君何患！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補注〕王念孫曰：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史記作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之道。張音帳。案漢與史異，決張義不相屬，如顏若以道爲道路之道，上既爲何非也。道讀曰導，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設漢復見爲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醉卒道，即醉卒隧也。隧訓爲道，則上道字非訓道路明矣。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時各去也。盎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補注〕先謙曰：史記旄作毛。旄，旄牛尾也。屐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屐步行而逃亡。〔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杖步行七八里，蓋謂盎解節旄，以其杖拄而步行也。吳壁梁郊，本裁七八里，易得脫，若七十里之遠，吳豈不能以一騎追捕乎？先謙

曰。說文。屐、屩也。屩、屐也。桂馥義證云。然則屐屩古時同類也。漢書。莫盈屐行七十里是也。案廣雅。屩、草屢也。史記平準書韋昭注同。草、屢輕便。故著以行。若木屐則不可遠矣。屩亦作蹻。本書王褒傳。離疏釋蹻。應劭曰。釋此木蹻也。屩屐互稱。故木屐亦通稱木屩。釋名。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因以爲名也。屐、搘也。爲兩足搘以踐泥也。又云。帛屐。以帛作之如屩。不曰帛屩者。屩不可踐泥者也。屐、踐泥者也。此亦可以步泥而浣之。故謂之屐也。以屐與屩。判然二物。後世承之。益非古義矣。 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過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補注〕先謙曰。馳去。得梁馬馳去也。史記。馳去上更有騎字。宜本注。將下多軍字。 吳楚已破。上更召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盎爲楚相。嘗上書不用。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鬭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沈。 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 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辭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補注〕錢大昭曰。案論語子路問聞斯行諸。包咸以爲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以爲當白父兄。不得自專。白虎通義亦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則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友寒爲之不重裘。然則以親爲解。行古之道也。先謙曰。史記。一旦下有有急二字。 不以在亡爲辭。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補注〕王文彬曰。史記。在作存。存在亡猶存亡耳。言緩急可恃。不以身之在亡爲計而謝辭也。一曰不以友之在亡而異其情也。顏說未當。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補

注〕先謙曰、見布傳。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陽作常。集解、徐廣曰、常一作詳。案詳即佯字、吳太伯世家公子光詳爲足疾、索隱、詳詐也。陽與佯字相假、義亦相通。本書田儋傳儋陽爲縛其奴、注陽即佯耳。左定十二年傳注、陽不知也。釋文、陽本亦作佯。是陽從數騎、正與徐說一本詳從數騎相同、謂富人爲飾以炫人也。鄧說未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師古曰、多猶重。盎雖居家、〔補注〕先謙曰、居家、當爲家居而誤倒也。上文亦云盎病免家居。凡書隱不仕者皆謂家居、不云居家也。史記亦作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棓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棓。文穎曰、音踣。棓生、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是。〔補注〕先謙曰、史記棓作掊、徐廣注掊一作服。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先謙曰、梁孝王世家、後褚先生曰、梁使人殺袁盎、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朝廷之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鼂通請錯匿府之、故以鼂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叙爲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

儒生。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補注〕周壽昌曰。據明云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是生乃刑名家。非儒家。安得稱儒生。生亦先生也。史記作張恢先。徐廣注。先即先生。案軹縣人張恢先生。蓋生爲先生。先亦爲先生也。此歸錯先。顏注。邪先猶云邪先生也。據禮傳。叔孫先非不忠也。注。先。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注。生。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補注〕先謙曰。劉帶。史記作劉禮。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補注〕先謙曰。案。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服虔云。百石卒史。集解引應注亦作掌故百石。六字衍。錯爲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字與峭同。峭謂峻陿也。音千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補注〕錢大昭曰。太常當作奉常。時尚未改也。下太常亦誤。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爲舍人。又爲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術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也。又申子曰。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

或曰。皇太子亡吕知事爲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吕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吕陛下爲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補注〕先謙曰。書當爲禮。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吕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補注〕先謙曰。集解服虔曰。太子稱家。吕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槖之盛物也。〔補注〕王先慎曰。史記樗里子傳。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吕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吕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承挫折也。自高后吕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

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補注〕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粗不傍理。疑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浙本作敗其衆而有大利。先謙曰。通志九十七鼂錯傳亦作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瀸。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師古曰。屮。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補注〕沈欽韓曰。六韜奇兵篇。深谷險固者。以止車禦騎也。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聯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補注〕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先謙曰。治要引有也字。此傳寫奪之耳。漢紀亦有。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閒。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補注〕先謙曰。官本草作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補注〕沈欽韓曰。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

師古曰、萑、亂也、蒹、葭也、葦、蔦也、萑音完。〔補注〕先謙曰、官本萑作雈、注同、亂作薍、是。少木叢蘢、支葉茂接。師古曰、叢蘢、蘢蔽之貌也、蘢音來東反。此矛鋋之地也。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補注〕先謙曰、起居猶言坐作。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補注〕先謙曰、畢、盡也。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㠯進衆、金所㠯止衆也。〔補注〕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王念孫曰、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謬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先謙曰、通鑑作指。胡三省云、指舊作音、則亦爲宋祁所誤矣。辨證曰、解。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補注〕先謙曰、書不能部勒士卒。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補注〕先謙曰、管子參患篇、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甲者同實。弩不可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管子參患篇、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兵謂器械。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㠯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㠯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㠯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㠯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

至要也。〔補注〕錢大昭曰、閩南監本國本竝作兵。先謙曰、作兵者是也。官本亦作兵。晉利器、料卒、知兵之將、擇將之君、此四者皆用兵之至要也。若國之至要、則不僅此四者。治要引作兵、通鑑同、袁紀亦作此四者兵之要也。知古本作兵、汲古本誤國耳。管子參患篇、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豉反。〔補注〕沈欽韓曰、大司馬鄭司農注、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 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將、則須連諸外援、共制之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霸形篇、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 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罷讀曰疲。 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撫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一曰撓之撓當作橈。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補注〕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鏃、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先謙曰、觀三者云、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補注〕先謙曰、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格謂拒捍者。 堅甲利刃、長短相雜、〔補注〕沈欽韓曰、司馬法定爵曰、五兵當長以衞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虛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騶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闑聚也。(補注)沈欽韓曰。既夕禮注。蒲菆、牡荊莖也。此菆之正訓也。以菆爲善。望文生義耳。此作騶。又不可以左傳文爲菆。蘇音騶是也。韓策、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者是也。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爲驟。是也。驟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趨發、驟發。並與驟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驟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濩。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驟。是騶趨並與驟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驟發。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笥音息嗣反。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作也。通鑑胡注引作及。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本書司馬遷傳。常救死扶傷不給。顏注。給、猶供也。此云相連及。其義不明。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俛亦俯字。卬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

出於蠻。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吕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吕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吕此當之。平地通道。則吕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吕衆。張晏曰。衡音横。師古曰。衡即横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補注〕先謙曰。財。少也。解見賈誼傳。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吕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補注〕先謙曰。勸農力本一事。班氏載入食貨志。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粵。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補注〕先謙曰。楊。官本並作揚。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吕衞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補注〕

王念孫曰。積字。師古無注。案積讀爲漬。漬。死。病死也。熱。謂地熱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死也。蜡氏注引曲禮四足死者曰殰。今本殰作漬。注云。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引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殲于遂。傳曰。殲者何。瀸積也。（瀸積即漸漬。）注云。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衆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殰漬積瘠並字異而義同。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補注）沈欽韓曰。尸子、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補注）先謙曰。肌肉下有膚文。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補注）先謙曰。能亦讀曰耐。通鑑三能字並作耐。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補注）何焯曰。恐文帝懲秦戍卒創亂。不敢徙民實塞下。故就秦所以致亂之故。分疏則自使讁不待挽也。先謙曰。官本懲作恐。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補注）何焯曰。言自計亦爲利而願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除也。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師古曰、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師古曰、壄、古野字。〔補注〕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故字。若去也、去故、語迫而不文、故字疑當於義。先謙曰、治要引有故字、浙本是也、此奪文。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補注〕沈欽韓曰、此謂北邊、東起幽燕、西至隴右、河西也。以漢郡言之、上谷、代郡、漁陽、右北平之塞、當匈奴左地（左賢王所部）、極於遼西、明之邊鎮則大甯及遼薊二鎮、今之土默特科爾沁等部落。雲中、雁門、定襄、五原之塞、為匈奴中地（直單于庭）、明之宣府大同山西邊境、今之歸化城與喇武部落。上郡、隴西、北地之塞、當匈奴右地（右賢王所部）、極於酒泉敦煌、延為西域、明之榆林甯夏固原甘肅、今之鄂爾多斯青海西嘉峪關迤西酒泉塞、哈密闢為車師地。延袤萬餘里、備多而力分、其邊患漢與明略相似。鼂錯時河西四郡尚未開斥、故言邊塞出於隴西。卒少則入、〔補注〕先謙曰、官本入作

人

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纔至也。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說文，纔、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桂馥義證云：言淺於紺也。六書故，纔一色之淺也。引申之則凡甫爲纔。官本注至下無也字。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補注〕先謙曰：不知其所能，則備禦之方不具。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補注〕宋祁曰：以便爲之，吞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劉攽曰：案此書以其便爲之高其城，深其塹，作一句讀，則以字不可去。先謙曰：胡三省云，因山川地形之便而爲之城塹。依周說，則謂因非之便。二義並通。具藺石，布渠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補注〕錢大昭曰：晉士奇云，雷石一作礧石，潘岳西征賦所謂寫以鐵鎖，機關既縱，礧而又昇是也。一名礮石，閒居賦云，礮石雷駭。注云：礮石、今之拋石。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說文，䃸、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一名旝，魏志謂之霹靂車，亦曰拋車。後世易石以火藥、震天雷，蓋師雷石之遺意而加酷矣。沈欽韓曰：墨子雜守篇，藺石厲矢諸材器用皆謹部。尉繚子兵談篇，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先謙曰：官本疾作蒺，一答下重答字。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眞德秀云：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沈欽韓云：通典守拒法，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先謙案：眞說以復爲一城其內爲句，沈說以復爲一城爲句。

按大城內無所匠爲小城。沈說較優。漢紀刪去具藺石布渠荅二語。於復爲一城上增其外二字。則亦與沈說合矣。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擬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已上也。爲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鏁。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築城作籬。亦謂之虎落。舊五代史慕容彥超設虎落以護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先謙曰。於內城小城之中。閒以虎落周繞之。故曰中周虎落也。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反。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補注〕錢大昭曰。案樊噲傳。賜爵卿。卿謂左庶長以上之爵。孟說非。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爲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予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謂胡人入爲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爲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爲贖也。師古

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爲備償贖之耳強說非也〔補注〕先謙曰之言官本無之字通鑑胡注引有之字其民如是〔補注〕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先謙曰劉說是也胡屬人名畜產而亡人能止得其所驅者畜產則以其半予之無須官爲贖取其民人各有骨肉弗能予人則官爲備償贖之仍令完聚也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吕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吕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補注〕王文彬曰言民之出此非以上之厚施而德之也下之於上不能以立德言顏說非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陳當戍邊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戎作戍是胡三省云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吕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吕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補注〕先謙曰益漸也解見景十三王傳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補注〕王念孫曰募當爲慕民慕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慕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慕臣聞古之徙遠方吕實廣虛也師古曰所吕充實寬廣空虛之地〔補注〕王念孫曰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

作實空處是其證矣郎堧字古皆作壖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處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充廣處爲空處則廣處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武五子傳廣廣義可互證先謙曰此與下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並作一句讀顏於以上加所字分爲二句非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補注〕沈欽韓曰二內東房西室也王鳴盛曰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室不同之處未能詳析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同者張晏迺言二房非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吕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之往也〔補注〕錢大昭曰色當作邑先謙曰官本作邑爲置醫巫吕救疾病吕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畜音許六反〔補注〕劉攽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先謙曰此與下室屋完安對文劉說是也室屋完安此所吕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吕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補注〕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攝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周壽昌曰周官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案軍旅什伍之伍伯即古之假五百官府巡徼之伍伯則後世隸人之類非兵帥也先謙曰胡三省云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道師五人爲

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行旅從。依古義也。王文彬云五家爲伍。由長里遷甫至連。得二百家。不得以五百人爲旅之義解之。此文五百當與長士候隨地命名。非必以數起義也。

十連一邑。邑有假候。〔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候即軍候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謨妄改之耳〔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邪正定於外。〔補注〕先謙曰正即政字。通鑑作軍政。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同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力作者。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作意疑也。疑字乃後人誤改。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補注〕宋祁曰。治字下疑有之字。存之。則語毅且昌。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車。〔補注〕王文彬曰。周禮弓人治弓以六材。其一爲膠。折膠與調弓同義。梁書侯景傳方今秋賜向折。白露將團。蓄弓以膠爲剛。秋至氣始凝。乃勁而可折。〔弓書操張溼。春夏溫潤。今人時烘以火。抱朴子云秋以弓弩爲先。唐楊師道奉和詠弓詩。霜重秋膠勁。是弓弩之用特利於秋。又周禮秋合三材。亦取其成於堅也。三材謂絲膠漆〕匈奴每應候而寇邊。故錯言當乘時立威也。先謙曰。官本注車作軍。是。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遂志氣而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之作其志氣作氣志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逮所不及者取其善以自輔也〔補注〕先謙曰言四遠之賢士聞其詔求之命咸來匡補之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聽比善戮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師古曰楙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縱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爲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者字者非也後人妄加之也〔補注〕劉攽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先謙曰官本注者字上多一者字並建豪英以爲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爲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補注〕宋祁曰智當作知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以匡

朕之不逮。〔補注〕先謙曰、官本吕字上有務字。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耳。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廟。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吕薦先帝之宗廟。下吕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吕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龍作隴、是。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親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爲有司枉橈也。烏虖戒之。師古曰、虖讀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潁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不具其姓。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補注〕先謙曰、混當作渾。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爲窋等所舉。〔補注〕沈欽韓曰、按其令式、至唐猶然、文苑英華四百七十八、張九齡策云、問啓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云云。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吕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則爲五帝。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帝下有先字、是。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師古曰、筦字與管同。伯讀

曰。竊。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傳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補注〕沈欽韓曰。充賦。謂充貢於庭也。通典選舉三。長壽三年。詔給令舉人獻歲元會列于方物前。以備充庭。亦此意也。先謙曰。注曰上奪如淳二字。官本有。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萬機之務。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旋知膏。五穀孰。祆孽滅。〔補注〕先謙曰。說文祆下云。地反物爲祆也。衆反物謂物失常性。俗作妖者。借字也。賊氣息。〔補注〕先謙曰。賊氣。陰陽不正之氣爲災者也。本書天文志。迅雷訞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子華子。盭氣伏息。災疫不作。變氣盭氣。與賊氣義同。民不疾疫。河出圖。

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
始。愚臣竊㠯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
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
㠯己。內恕及人。師古曰。㠯己之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㠯彊人。情之所欲。不㠯禁民。是㠯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
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
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㠯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㠯國。任之㠯事。師古曰。屬、
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自伐也。
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㠯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立法也非吕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穽也）吕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吕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吕顧其功（師古曰顧酬也若今言雇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補注〕周壽昌曰知與者取財以賞功兼妄費也民知爲安已而用財故不恨也）其行罰也非吕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曰縱）吕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吕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吕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汙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吕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伯而

賜。恐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恐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恐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民力罷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群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諂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諂諛也。恐音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師古曰。憯、痛也。言痛害於下。憯音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補注〕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見其非。必著人字義乃易了。先謙曰。上云輕絕人命。此殺字下不著人字亦可。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

宮人吏家也。〔補注〕先謙曰。吏家仕宦之家。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唱。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補注〕先謙曰。文帝二年。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廢去淫末。除苛解嬈。文穎曰。嬈、煩嬈也。師古曰。音如鳥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嬈。苛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孥。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誹。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應劭曰。孽之言蘖。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補注〕王念孫曰。孽猶獄疑也。(獄今作讞。)獄與孽同聲。故字亦相通。不疑諸侯。卽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孽諸侯。亦謂疑諸侯也。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爲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是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補注〕宋祁曰。師疑作帥。軍帥有衆者。帥誤耳。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

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㠯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㠯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㠯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補注〕先謙曰．當時神明周於事．後世聖賢稱其功．故曰不遺不廢．顏注非也．官本正文及注聖賢並作賢聖．）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聽言篇．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先謙曰．能令當世之人明曉理道．勉爲善良．斯謂之天子也．）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㠯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非天子之財貨．〔補注〕先謙曰．財與材通．已見上文．）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補注〕先謙曰．對在十五年．云十六者．并即位之年數之．）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㠯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棄神明之德．〔補注〕先謙曰．恐上神明不周．致有廢事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

蓉。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㠯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之愚。臣言。〔補注〕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補注〕何焯曰、班氏蓋亦不滿斯對。云誼已死者、所謂拔衆爲高也。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孝文雖不盡聽。〔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書闗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此云不盡聽、稍異。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補注〕先謙曰、獨舉盎者、㠯錯死由盎。書盎及諸大功臣也。盎由中郎將都尉爲諸侯相告歸、非大臣、亦非功臣。景帝卽位。㠯錯爲內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㠯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爲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爲左馮翊。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請閒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㠯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㠯聞。迺先請。因

議。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補注〕先謙曰。官本公上有令字。是。史記同。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補注〕先謙曰。漢初帝羣相稱以公。韓信。英布。淮南厲王諸傳及下文袁盎稱鄧公。君稱臣爲公也。如及史記陸賈傳。父稱子爲公也。非以錯位上公而尊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師古曰。讓。責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補注〕齊召南曰。按此二句補史記之缺。竇嬰言盎以下云云。則裁取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之缺。但丞相青下不當有翟字。此衍文也。說與宋祁同。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釣反。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虖。〔補注〕先謙曰。田祿伯詳吳王濞傳。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補注〕先謙曰。今。即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

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虖何吕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吕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補注〕沈欽韓曰公食大夫禮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甚恨〔補注〕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上卒問盎師古曰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先謙曰謂各有定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讁吕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補注〕先謙曰以此爲名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補注〕沈欽韓曰公卿表丞相嘉薨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此與漢紀皆譌爲青翟文苑英華蕭綸隱居碑云陶舍子青翟位至丞相則知其誤已在六朝舊本矣錢大昕曰因武帝時有丞相嚴青翟相涉而誤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張歐也音區〔補注〕先謙曰安丘侯張歐爲奉常見公卿表廷尉歐不云張姓疑顏誤也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

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吕予吳。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吕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師古曰。紿、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自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吕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拑、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吕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補注〕先謙曰。恨、悔也。迺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中。〔補注〕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書中則是史家體。

先謙曰。史記作建元中。年字當是傳寫誤衍。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補注〕何焯曰。張恢生。史記作張恢先。則以鄧先爲先生者是也。先謙曰。正義引孔文祥云。鄧公名先。則一曰其名者用孔說也。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閒。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値其世也。騁其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財作才是。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有立字是。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遂。〔補注〕先謙曰。遂、進也。謂爲楚相不復進用於朝。

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爲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李瓌曰。史臣貴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鼂錯用至忠之略。與趙括必敗之勢異也。使錯父爲之。是阻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先謙按。官本注有罪上有括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顏注下有宋祁曰堵、韋昭音赭又音知字地名屬南陽十六字蓋後人校注而刊本竄入 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下有儀字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補注〕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先謙曰釋之為廷尉不在孝文三年表誤十年不調之語非誤也說見下 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進〔補注〕宋祁曰遂字下當添也字 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舉黃老治雜霸道恐釋之道專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毋甚高論為戒 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補注〕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綴其語先謙曰宋因史記有而字故云 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謁者秩比六百石

有僕射。秩比千石。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補注〕王先謙曰：黃圖，漢獸圈九，彘圈一，在未央宮中。文帝問上林尉及馮媛當熊，皆此處。獸圈上有樓觀。又長安志注引漢宮殿疏，秦故虎圈周市三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先謙曰：史記作從行登虎圈，上字在問字上，通鑑從之，較此文為順。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百官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通鑑胡注：禽獸簿，謂簿錄禽獸之大數也。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弁皇失措而左右視也。顧注弃案：胡說是。蓋不能對者，上林尉非一人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補注〕先謙曰：正義，嗇夫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補注〕先謙曰：曰嚮之嚮，官本作響，是。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補注〕先謙曰：史記闕上有久之二字。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補注〕周壽昌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美人異。史記平準書：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後書寇恂傳：時人歸其長者。魏帝八王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羣傳注引魏書：君子稱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諜諜。宋祁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先謙案：說文無喋字。諜下云：軍中反閒也。與此文無涉，當為呭，或為詍也。說文口部：呭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呭呭。言部：詍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蓋引三家詩本與毛不同。呭呭之為喋喋，詍詍之為諜諜，通後人妄加木字耳。且秦以任刀

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頹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響讀曰嚮。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補注〕先謙曰：徐行下不當更有行字，師古就衍文加釋耳。史記作徐行問釋之秦之敝，不重行字，通鑑、通志張釋之傳並同。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通典，衛尉公車令。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訶出入。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補注〕周壽昌曰：劾其罪而奏其事。書呂刑正義云：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補注〕王念孫曰：外臨廁，當依史記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陵之厓也。〔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寘之河之側兮，毛傳

側亦匪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周陳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爲外。（史記魯仲連傳士無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並誤作外。）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愼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趨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索隱走猶向也，宜本注，不重奏字。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李注，有舊曰聲依永五字。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斮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具在劉向傳。文帝稱善。〔補注〕先謙曰：劉向稱文帝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補注〕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沈欽韓曰：長安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程大昌雍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爲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有一人從橋下走，〔補注〕先謙曰：史記走下有出字，不可省。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補注〕先謙曰：漢紀作遠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趩，止行也。天官宮正、禮記曾子問皆作蹕，蹕非古字。以爲行過，師古曰：以爲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卽走耳。〔補注〕先謙曰：史記既作卽，是也。言以爲天子行過，乃出也。且與下卽字相應。

若作既，則以為行過四字不相屬矣。鄭與既形近致誤。漢紀亦作鄭。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補注〕沈欽韓曰：唐衞禁律，車駕行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衞仗者徒二年。如言罰金四兩，是漢律較唐律輕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補注〕錢大昭曰：魏志王肅傳，肅言云「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可爾，況行之乎？肅謂釋之此語為失當則可，至譏為不忠之甚，則謬矣。先謙曰：史記下使字作立。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

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補注〕沈欽韓曰：唐賊盜律，諸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五百里。據此，是漢律較唐律重也。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補注〕先謙曰：史記器上有廟字。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補注〕先謙曰：案際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補注〕劉奉世曰：此等謂如等殺之

等。者凡罪之等差。然以逆順爲基。【補注】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本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王念孫云。如上對說。則下句當删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爲差。若以等爲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爲差也。豈其然乎。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盜土之物也。【補注】宋祁曰。新本抔作掊。先謙曰。注末三抔字官本皆作杯。是。案陵。張云不欲指言者。蓋不欲言掘開長陵。又從掘發。偏道切先帝故也。案顏云毀徹。其義未明。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戚。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補注】先謙曰。官本戚作啟。引宋祁曰。啟作戚。齊召南云。按如宋說。則戚字屬下文爲句也。但山都侯自名恬啟。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作王恬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既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無謂。王念孫云。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竝作啟。此作戚者。俗書啟字或作啓。因譌而爲戚。宋祁反以作戚者爲是。謬矣。先謙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月餘。拜爲中尉。據文紀。後六年。亞夫爲將軍。是爲中尉。即在其時。此云中尉條侯周亞夫與張廷尉結爲親友。是釋之爲廷尉。亦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數年間。公卿表。後元年有廷尉信。孝景元年有廷尉歐。以文紀及本傳參證。文帝崩於後七年六月。釋之事景帝歲餘。由廷尉爲淮南相。則是釋之代信。歐代釋之。公卿表文帝三年下。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八字。當在信歐之間。傳寫者誤移於前也。若釋之爲廷尉。在文帝三年。則周勃尙存。亞夫未任。亦未封侯。（亞夫以文帝後二年封。）傳何得云中尉條侯亞夫與釋之結爲親友。且釋之見重文帝。歷三年已爲廷尉。不應歷廿餘年。不遷一階。公卿表釋之後。廷尉信前。尙有廷尉昌。廷尉嘉。廷尉宜昌三人。若謂釋之任廷尉。直至文帝末年。則明有四人更代。如謂免官而後復任。傳不應不著其事。若並未復任。則傳云欲免去者。爲欲免何官。事景帝歲餘。又爲何官乎。又袁盎傳。

淮南厲王遷蜀，盎時爲中郎將，據文紀，厲王遷蜀事在文帝六年，此傳云中郎將袁盎請徙釋之補謁者，豈有文帝三年釋之已爲廷尉之理，知本傳十年不調之語爲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非於文帝三年，係沿公卿表之誤，漢紀知表誤，乃敘釋之爲郎非於孝文十年，而於十三年書廷尉釋之，奏當二非，以意編次，猶爲未當，梁相山都侯王恬啟，據功臣表云高后四年四月封，八年薨，孝文四年嗣侯中黃嗣，是釋之爲廷尉，山都已薨矣，疑釋之未顯時，夙與山都侯爲親友，史公併書之，以見釋之名重一時，班氏沿而不察耳。

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言嘗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補注〕王念孫曰：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即承此句言之，則此句原有謝字明矣。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補注〕先謙曰：過，責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也字。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三公九卿盡會立，案後漢蔡邕傳注，居猶坐也。時漢廷尊尚黃老，故大會時王生被召坐廷中，而公卿盡立也。王生老人，曰：吾韈解。師古曰：韈音武伐反。〔補注〕王先慎曰：說文，韈，足衣也。一作韤。釋名，韤，末也，在腳末也。又作襪，哀帝紀韤係解是也。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補注〕先謙曰：史記方下有今字，不可省。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補注〕宋祁曰：聊使結韈，疑云聊廷使跪結韈。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先謙曰：史記作聊辱廷尉，使跪結韈，宋說非也。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

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目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目孝著。爲郎中署長。鄭氏曰、目至孝聞也。師古曰、目孝得爲郎中、而爲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補注〕周壽昌曰、文紀、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弟者帛人三匹。以後帝紀、孝者弟者分列、屢見。此孝著、疑孝者之譌。蔣宜斛云、其今平陵蔣藩本作孝者。功次積遷、亦孝者遷官之一證。先謙曰、史記郎中作中郎、集解引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據應說、漢代自有以孝舉爲郎者、師古正用應義。王鳴盛以爲謬解、實不然也。袁盎傳、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爲郎也。崔浩曰、爲自從也、從何爲郎。此說非也。〔補注〕劉攽曰、按文帝問因唐老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爲郎、正問從何處來爲郎。崔說是。宋祁通音戈。先謙曰、索隱從何作何從、是何自爲郎、言自何途得爲郎、郎之進身不一、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安在也。顏云自爲郎、郎無自爲之理。劉云從何處來爲郎、則與家安在相複矣。唐具以實對其進身之由、及其家居趙代、後徙安陵、爰陳之。帝遂及居代時事也。崔說得之、顏劉並誤會耳。宋祁通、索隱引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具目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補注〕先謙曰、官本袪作祛。案漢紀、通要並作祛。通鑑作袪。汲古本史記作袪。官本作祛。未知孰是。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鉅鹿之戰、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父老。周壽昌曰、史記無老字、蓋此以父老爲稱、史以父爲稱、而以前老字爲年老也。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

為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官卒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士將。案陳案國語。閭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先謙案。馮奉世傳云。在趙者為官帥將。官帥將子為代相。所稱即馮唐祖父也。師古彼注云。帥或作師。其義兩通。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劉攽曰。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是知其實矣。（案實為善之誤。）良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先謙曰。劉說是也。而搏髀曰。師古曰。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為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為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太史公自序。事未易名。而失人情。通鑑引此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補注〕宋祁曰。解在王陵傳注。誤。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亡間處虖。師古曰。何不開隙之處而言。〔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不下有於字。此奪。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補注〕先謙曰。事在文帝十四年。卬姓孫。見文紀注。功臣表。

上目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目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目內。寡人制之。閫目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為闑。師古曰。音牛列反。〔補注〕沈欽韓曰。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

者將軍制之兵略同御覽七百六十三引淮南子曰閫以外將軍裁之與此傳同錢大昭曰閫漢紀作閫同案爾雅釋宮橛謂之闑郭璞曰門閫曲禮云由闑右李如圭云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先謙曰史記作閫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補注〕先謙曰索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案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一說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案史記覆作詧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六韜衞云有選車之法十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彀張弩也音遘〔補注〕先謙曰匹字疑衍史記無匹字索隱引如淳曰彀騎張弓之騎也謂能控弦之騎士有萬三千人騎可以匹言彀騎以人言不以匹言是此文不得有匹字明矣通鑑亦作彀騎萬三千胡三省云弓弩引滿爲彀謂騎兵能射者亦其證也李牧傳選騎得萬三千匹彀者十萬人騎與彀分爲二事則可言匹或此傳本作彀者十萬人騎萬三千匹而傳寫奪文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喩其貴重耳服說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案李牧傳百金之士五萬人與此異是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鄧展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補注〕錢大昭曰如說非也匈奴傳但言林胡不言澹林先謙曰案注都甘切誤既云音都甘反不得又音談也談疑作淡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一本作襜襤通鑑胡注澹林即襜襤今案胡說是也李牧傳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正與此傳合胡說云滅林胡云降則襜襤非林胡可知集解彼注引徐廣曰襤一作臨據此澹林亦爲澹臨矣林臨以同聲通用襤林又以雙聲通轉耳西抑彊秦南支韓魏〔補注〕先謙曰

史記．支毅友．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幾音鉅依反五字．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其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補注〕宋祁曰．聚一作最．王念孫曰．史記集解亦曰聚、漢書作最．又馮衍、司馬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最者皆冣之譌也．說文．冣（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冣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中冣字皆譌作最．（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冣也．何注．冣、聚也．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冣．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丘．徐廣曰．冣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今諸書冣字皆譌作最．）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是呂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呂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錢字下．是．史記集解、通鑑胡注引．並作私家假錢．又史記無出字．索隱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爲私奉養．服說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胡三省云．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先謙案．或說胡注是也．呂饗賓客軍吏舍人．是呂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呂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呂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注．要作約．下有或曰以尺籍書．故曰尺籍也十一字．通鑑胡注引顏注．作謂庶人家之子也．是．索隱．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贋同．案辯下文．索隱是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呂法繩之．〔補注〕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科字．句似長而義具．先謙曰．宋說誤．索隱不相應．

罰數不同也。莫府解在李廣傳。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補注〕先謙曰。胡注。一歲刑爲罰作。漢紀作罰及之。非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補注〕先謙曰。上文數處皆言廉頗、李牧。因唐大父璿善牧。故但言牧事。然帝卽以問頗。此處總結上文。仍兼頗牧並稱。李當爲頗字之誤也。治要引此正作陛下雖得頗、牧。漢紀同。史記、通鑑並作陛下雖得廉頗、李牧。本傳贊亦爲不能用頗牧。以頗牧二字並稱。亦其證。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補注〕周壽昌曰。史馮唐傳以戰車爲縣。又云臣從車士。郎爲車士也。先謙曰。中尉之車士。及郡國之車士。皆得主之。漢紀作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表無車騎都尉官。十年。景帝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年。案文帝十四年至後七年。正十年。史記誤。以唐爲楚相。武帝卽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迺以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與余善三字。趙世家亦稱馮王孫云云。魏尚。槐里人也。〔補注〕錢大昭曰。尚無傳。故於此記其里居。猶公孫無傳者表中書里及字也。槐里右扶風縣。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衞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衞弱。但稱君也。〔補注〕王先愼曰。風俗通。衞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爲氏。案通志氏族略以爲汲衞邑。其大夫所治

之邑。不必子孫是也。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十世史記作七世。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補注〕先謙曰，史記嚴作莊，謂以莊敬為太子所敬憚，避明帝諱改。

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延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比，近也上有家人猶言庶人家也八字，此奪。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補注〕王念孫曰，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並作河南，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此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先謙曰，王說是也。通鑑三河內並依史記作河南。請歸節，伏矯制罪。」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補注〕齊召南曰，治官民史記作治官理民。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云，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胡三省云，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

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爲主爵都尉，十一年徙爲右內史，元朔五年也。主爵都尉掌列侯。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補注〕先謙曰：引、史記作弘，疑形近致誤。爲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猶傲也。音居庶反。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補注〕先謙曰：所見之士不親附也。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之爲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爲孝王將，亢直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伯作柏。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劉棄，徐廣注：一云名棄疾，公卿表亦作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補注〕周壽昌曰：言欲上希堯舜耳。觀黯對語，知張注誤。會黯對爲帝語也。元朔元年詔云：朕嘉唐虞而樂殷周，卽帝所云云之語。先謙曰：周說是也。漢紀作上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補注〕先謙曰：宋[illegible]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且已在其位。縱

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瘉。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瘉與愈同。〔補注〕沈欽韓曰。病滿三月則當免。故優假之。復賜告也。唐會要八十二。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殿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敕殿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恩。其常式百日例。猶沿漢制也。呂南湖集韓文公神道碑云。病滿三月免。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師古曰。瘉。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補注〕先謙曰。至如疑本作至於。涉上文至如而誤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帳設五兵。蓋以闌錡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變避正殿。廢兵則不坐武帳也。先謙曰。集解韋昭云。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補注〕何焯曰。自為太子洗馬。即以莊見憚。帝固已信之於素矣。非特戇以得此於君臣之際也。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質上有數字。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補注〕先謙曰。淮南王衡

詭注、褻、大也。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師古曰：言何爲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曰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補注〕先謙曰：下謂字，官本作爲，史記同，謂爲通作字。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補注〕先謙曰：言必用湯也，則令天下之民不安矣。匈奴傳中行説云必我也爲漢患者，言必用我也，則且爲漢患，句法一例。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因閒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補注〕宋祁曰：邃史作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補注〕先謙曰：官本奪奏字。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補注〕先謙曰：常以此言面斥之，互詳弘傳，官本面作而。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陷人於罔，以自爲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唯天子亦不說也，唯與雖義同，詳韓信傳。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爲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右內史卽京兆

尹。至太初元年乃更名。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補注〕先謙曰。誠重。言其尊貴如此。信爲重也。故黯下云反不重邪。史記作大將軍尊重益貴。通鑑作大將軍尊重。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拜貴以禮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難惑以非四字。語意更明。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補注〕先謙曰。黯時丞史。謂黯爲東海太守時之丞史。史記作故黯時丞相史。則謂故黯列爲九卿時之丞相史。二義未知孰是。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陿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淮南繆稱訓同。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說皆非也。日益甚。言其戇日更甚。又益非損益之益。雖老子有爲學日益之語。不能如此訓也。下文帝云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則明以此語爲妄發可知。上文云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宏。黯常毀儒。面觸宏等。故帝以無學

發蹤也。積薪之言出文子。顏云出管子。今世傳管子書無此語。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補注〕先謙曰。二、官本作三。案史記作二。汲古本是。通鑑亦作二萬乘。考異云。漢書食貨志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縣官亡錢。從民貰馬。師古曰。賒貰也。〔補注〕錢大昭曰。昭紀始元四年詔曰。往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即其事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補注〕先謙曰。令所過諸縣以次給傳。徐徐而來也。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晉灼作如淳。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鉅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之苦二字。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闌、妄入宮掖也。從門䜌聲。如淳引臣瓚云。則字當爲闌。妄入爲闌。妄出亦爲闌也。先謙曰。錢說是。今本書及史記闌入宮掖。亦誤作闌。如史記作干。其義

兩通。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補注〕齊召南曰：臣上，史記有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一句，漢書删去，不如本文。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狩四年義縱代。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案黯以縱爲郡復拜官，是其隱居祇一年，不得云數年也。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爲淮陽太守。〔補注〕王鳴盛曰：黯下自言棄逐居郡。又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明矣。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以表傳參考之，高帝子友以高帝十一年立爲淮陽王，惠帝元年徙王趙，則國除爲郡。高后以假立惠帝子彊爲淮陽王，彊死，以武代，文帝立，武誅，則國又除爲郡。文帝子武以文帝三年立爲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則國又除爲郡。景帝子餘以景帝二年立爲淮陽王，王三年而徙魯，則國又除爲郡。後宣帝子欽以元康三年立爲淮陽王，傳子及孫，凡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時絕。郡國屢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爲國，地志以最後之元始爲據，故書國而中間沿革俱略也。黯爲淮陽守，當武帝時，其前申屠嘉亦嘗爲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後國除爲郡之時。司馬安亦嘗爲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爲之，見本傳，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爲之，見酷吏傳，此皆在武帝時。韓延壽亦嘗爲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帝四年爲郡，至宣帝元康三年爲國者，約九十年，故爲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馮奉世傳，兄昌爲淮陽相，則在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尹齊爲淮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爲郡之時，若國則不當有都尉）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塡、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

臣嘗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補注〕錢大昭曰、有、閩本作存。今病。力師古曰、力、謂甚也。〔補注〕周壽昌曰、今病二字爲句、力字屬下句讀、似較順。先謙曰、周說是也。史記本作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適遂從之、狗馬病、猶言犬馬之疾也。是力字應屬下讀、官本顏注在事下。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二句。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補注〕先謙曰、如淳、官本作師古。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補注〕先謙曰、賊吏、吏之爲姦賊者也。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補注〕先謙曰、言息不早言之是何意也。漢鐃歌艾如張曲、艾而張羅夷于何、謂何地也。古文書何、漢文有此句例。周亞夫傳、君侯欲反何、伍被傳、公獨以爲無福何、酷吏傳、武帝問言何、皆是。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二年、張湯自殺。公卿表於是年書張騫爲大行令、是息因湯事得罪去職。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

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補注〕沈欽韓曰：新書等齊篇，諸侯之相，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先謙曰：集解引作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與此異。居淮陽十歲而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歲。集解、徐廣曰：元鼎五年。若十歲則至元封二年矣。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補注〕先謙曰：仁不見公卿表。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補注〕吳仁傑曰：史記作姑姊子，是也。釋親，父之姊妹為姑。樊光引春秋傳姑姊妹為證。左傳正義：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取其兄子，是謂父妹為姑妹也。司馬安之於汲黯，自史記言之，則為姑之子，於黯為內兄弟；自漢書言之，則為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闕。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補注〕先謙曰：宦，官本作官。案宦字是。史記本作宦。四至九卿，與下文宦亦再至九卿相應。本書猶宦字耳。文深者，外文飾而內刻深。巧善宦，其人巧猾而善宦也。後世省文言之曰巧宦，亦云善宦。晉書潘岳傳：仕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南史何尚之傳論：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疑屯波，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此當稱巧宦也。宋陳傅良詩：文章輸善宦。此但稱善宦也。安歷官見公卿表者：元狩元年書中尉司馬安（二年受代），五年書廷尉司馬安（三年受代），其二無考。惟元狩三年書廷尉安，不著其姓，是年即受代，未知即此司馬安否。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假宏。始事蓋侯信，〔補注〕服虔曰：武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宏亦再至九卿。〔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武帝元朔五年書中尉殷客，蓋即段宏。段與殷、宏與客，並以形近致譌也。王念孫云：索隱本段宏作段客，注云漢書作段宏，是史記本作段客。今本作段宏，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宏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宏從各之字，隸寫往往相亂。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姓纂，鄭桓公為韓所滅，桓公六世孫榮生當時。周壽昌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唐書宰相世系表鄭君名榮，或據所傳寫誤也。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補注〕先謙曰：於上前稱項籍之名也。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補注〕先謙曰：孝文時鄭君乃死也，與司馬遷修職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同一文法。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阸。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阸音許吏反。脫音佗活反。〔補注〕先謙曰：羽事詳韓安國傳。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補注〕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並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請謝賓客，〔補注〕先謙曰：請，謁也。史記上有存諸故人四字，不可省。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補注〕劉攽曰：其慕長者，蓋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嫌然自見當屬上句。先謙曰：史記本作其慕長者如恐不見，無稱自二字，是年少官薄距自為一句。此既加稱自二字，則如恐不稱為一句，自見年少官薄為一句，猶今俗言自覺年少官薄，益謙退之至，故如恐不稱也。劉說於理未愜。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脫行字。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建元四年。以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謂田蚡及竇嬰也。〔補

注〕先謙曰官本此注在詹事下。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爲大農令是也當時爲大農令在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曰大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補注〕宋祁曰邵本無下字王念孫曰宋祁本亦無下字蓋涉上文戒門下而衍白帖三十四御覽職官部三十人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算徐廣曰算竹器按管子版法解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注質竹器所以盛物者音質孝字皆無質字說文籩竹器也則作算質者皆籩之壞脫此作具益非風俗通愆禮篇太尉黃瓊葬豫章徐穉子孺齎并步盛一盤飯哭殺文斯正篇并是算之譌然此本字亦與管子同作質皆籩之誤。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閒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補注〕先謙曰下云言上不必復云說說字上下屬皆不成句顏說未也說當讀曰挩閒說猶言暇豫也候上從容挩豫之時其所進言未嘗不及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作人是車作推。常引以爲賢於己。〔補注〕先謙曰言其薦士及屬官務爲稱美之言常以爲視己猶賢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補注〕先謙曰案莊嚴爲裝嚴之誤也二字見後漢劉寬傳又吳漢傳朝受詔夕即引道物無辦嚴之日辦嚴與裝嚴義同。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

曰。趙說曰、趣。趣、向也。相、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敢甚引當否。如武安、魏其時、縣是魏其、後不堅之類也。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僦。晉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事較作僦也。師古曰、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僦音子就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集解、徐廣曰、人一作入。臣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宋祁曰、事較音姑角反。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貨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事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酤也。此云事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事較也。先謙案、本書下人字作入、屬下讀、義可兩通。諸家解皆云任賓客、而略人字。臣瓚以任人與賓客對舉、是也。任人謂見保任之人、若富商大賈之屬、與莊賓客並爲大農事較取利也。入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兄弟子孫以莊故。子孫二字不可省。武帝於汲、鄭兩人並以東宮舊恩加厚待也。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內行修。〔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絜字。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落、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蘇林曰、邽音圭。京兆縣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翟公爲廷尉在元光五年。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音田。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補注〕先謙曰：揚，官本作楊。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九)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補注〕先謙曰：官本祛作袪，下同。通志賈山傳作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當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二字為衍文。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潁陰侯，灌嬰也。騎者，在侯家為騎士。沈欽韓云：猶志之騎吏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補注〕先謙曰：賈子先醒篇：君好問謙而惡至言。至言與謟諛為對，是至言即直言之謂。至之為言極也。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察聽其至。李善注引劉瓛周易注云：至，極也。謂極言之。後漢陸議傳：入雖極言正諫，及與賓客難，未嘗及國事。極言猶至言也。蔡邕傳：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說苑：明主者有三懼，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謂術至言衆捐，羣賢罪逆，義並與此同。今人多以至言為至義之言，蓋疑山自名至言為夸矣。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補注〕宋祁曰：韋

帶。南本、浙本作革帶。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補注〕先謙曰：言脩士修身成令名，冀後世，秦爲天子迺不然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爲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謼字與呼同。謼，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作凡。是。始皇紀關內離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據此，咸陽以西離宮止有二百七十，非三百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補注〕沈欽韓曰：新序刺奢篇：魯孟獻子聘于晉，趙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先謙曰：官本鍾作鐘，古本通借。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並近也之解爲贅。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沈欽韓曰：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紀並言二世復作之。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正義引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與此不同。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師古曰：橈，屈也。言臺殿之高，敵衆騎馳騖，所過猶建立旌旗，不屈橈。橈音女孝反。〔補注〕宋祁曰：注屈橈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屈橈橈音，官本橈並作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引應劭云。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補注〕王先謙曰。三丈中央之地。惟皇帝得行。樹之以為界也。三輔黃圖云。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蓋沿秦制。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靳反。〔補注〕周壽昌曰。隱即穩字。以金椎築之使堅穩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作也。〔補注〕宋祁曰。平當作庸。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虛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補注〕先謙曰。始皇紀。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補注〕先謙曰。冶本或作治。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補注〕先謙曰。始皇紀。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是中成觀游也。又云。樹草木以象山。是上成山林也。爾雅。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郭注。成猶重也。秦穿治驪山。蓋亦三成三泉。致椁其下成矣。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堁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補注〕先謙曰。顏氏家訓書證篇云

士通呼塊一甴。故爲一甎。按甴卽塊字。塊甎雙聲。故塊亦爲甎。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埆瘠薄也。磽音口交反。〔補注〕先謙曰、注埆字疑衍。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皋、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也。〔補注〕先謙曰、猥、猝也。說詳文三王傳。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皆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補注〕宋祁曰、乎字作虖。震之以威、壓之

目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紀過之史。晉灼曰、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瞽誦詩諫、師古曰、瞽、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非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補注〕王念孫曰、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瞽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事也。（東方朔傳贊正諫似直、敘傳正諫舉郵、韓詩外傳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諫有五、一曰正諫）漢紀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覽達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並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瞽夜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字也。士傳言諫過、〔補注〕先謙曰、詳文勢、此句不應獨有過字、蓋涉下文而衍。漢紀無過字。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師古曰、饋字與餽同。進食曰饋。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饐、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爲備祝以祝之。〔補注〕宋祁曰、饐當作餲。沈欽韓曰、王逸九思、仰長歎兮氣餲結。注、餲、結也。洪興祖云、與饐同。先謙曰、後漢明帝紀、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與此不同。案、祝噎當從明紀、祝鯁當從本書。說文無饐字。餲字篆下云、飯傷溼也。哽下云、語爲舌所介也。非指飲物窒礙之義。噎下云、飯窒也（通俗文塞喉曰噎、廣韻噎、食塞）鯁下云、魚骨也（集韻引字林云、食骨留咽中爲鯁

後漢來歙傳注引同。）皆以食訾耐義各別。故兩說之。莊子外物篇。窒則哽。哽而不止則跈。通爲噎塞。假噎哽二字皆屬氣塞。義亦可通。然不如噎嚥之爲當也。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補注〕沈欽韓曰。王制正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補注〕王文彬曰。不過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余按詩豳風七月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郊特牲。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是古者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以冬三月爲候。豐年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無年而力役不作。則冬用九日而已。此以旬爲限。歲以凶豐爲差。故曰歲不過三日也。若云不過歲三日。則是歲止以三日爲限。且將有一日二日之差。而城郭道渠之治。安能暫時畢事乎。又按本書食貨志。毋過歲什一。與此句例相似。而義不同。先謙曰。王西莊說正作歲不過三日。什一

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為籍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盛致。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補注〕先謙曰：言特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非又甚多，然天下弗能供，以此見欲不可縱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補注〕先謙曰：始皇琅邪刻石云功蓋五帝，是自以為過堯舜統也。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石以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泰也。虡，神獸之名。縣鍾鼓之樹，飾為此獸。虡音鉅。〔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據此，師古說是。鐻、虡字同。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以竹篩為之。篩音師，簁音山爾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師古曰：絫，古累字。以為子孫，然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

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補注〕王念孫曰、道諛、卽諂諛之轉聲。史記越世家、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導諛卽諂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則己道人。則己諛人。道人卽諂人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諂。是道與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諂與導聲之轉。諂諛之爲導諛。猶名及之爲導及。（禮書名及士大夫。宋本作昭及。大戴禮禮三本篇作導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宋召字當讀爲窕。及鬼方之窕。集解本名譌作函。辯見讀書雜志）禫服之爲導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爲導。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函技二字、並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他感二切。技、餘律切。禫之或爲導。函技之讀若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先謙曰、漢紀道諛下有者字。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補注〕先謙曰、官本壞作壞。是。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詩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禍也。又言譖言而見讒

則悉意荅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爲義。與此不同。〔補注〕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二言字。先謙曰。漢紀譖言則退作誦言如醉。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補注〕先謙曰。禮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 得士而敬之則士用。〔補注〕先謙曰。言樂爲用也。 用之有禮義。〔補注〕宋祁曰。禮義下語未竟。疑文不足。 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必實盡念之。不爲禮飾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細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 而三臨其喪。〔補注〕沈欽韓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正義。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按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弔也。續則小斂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按弔字疑脩。齊召南云。當作彼謂大夫也。〕魏書禮志。太和十八年。安定王休薨。高祖自薨至殯。車駕三臨。改服錫衰。素弁加絰。十九年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補注〕沈欽韓曰。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 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

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聲聞之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忘作亡。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補注〕錢大昭曰。術與述同。爾雅孫炎注。遹古述字。術追猶詩言遹追來孝也。先謙曰。古術、述、遹字皆通用。士喪禮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禮禮器聿追來孝。注聿、述也。詩聿修厥德。後漢東平思王宇傳作述修厥德。聿語辭。言追念祖考定天下之功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與堯舜之迹。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爲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補注〕錢大昭曰。諸吏、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諸吏得舉法。與之馳敺射獵。師古曰。敺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補注〕宋祁曰。江浙本廷作臣。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廏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補注〕沈

敘韓曰書其罪於衣被令時猶然周官司圜加明刑蘇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後漢書河南尹李燮過甄邵於途使卒投諸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先謙曰釋放之人不復衣赭沈說乃明刑之事於穢意不合解見下文官本注文在衣赭下是 而賜之衣〔補注〕先謙曰書罪人已被赦與父子兄弟相見上憐其無裝賜賜之巾幘其舊衣赭者肯則賜之衣也文皆參錯其辭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補注〕先謙曰說文癃罷病也從隆聲籀文省作痒痒餘字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說詳韓信傳 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補注〕宋祁曰兔疑作菟先謙曰此今字當訓爲即通鑑引今作而 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爲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先王之道下則爲之爲作謂爲那古道王引之云夏與秦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舊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秦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書夏歲二月或書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爲五月則漢月之

名。與夏耜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補注〕先謙曰。言乃可從容遊讌耳。非謂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師古曰。媟、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君子謂上也。齊讀曰齋。齋嚴即齋莊。漢避諱改。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官人篇。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匿。聲樂伎藝之人不並奏。君樂雅樂則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侍。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補注〕先謙曰。與樂同節也。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補注〕先謙曰。非常計之事不下其議。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錢令。並列五年。案除盜鑄錢令在五年。據此文其後云云。是前上書不同在五年明矣。通鑑列前書於二年。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補注〕先謙曰。官本訟作誦。引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王念孫云。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

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先謙案。說作讁。古借字。然非所謂六書假借之旨也。王說誤矣。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㠯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反。見淮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誤。先謙曰。淮南傳但書棘蒲侯太子奇。不云柴武柴奇也。文紀作棘蒲侯柴武。高五王傳稱棘蒲侯柴將軍。功臣表云棘蒲侯陳武。子奇以反誅。不代。與柴姓無涉。疑別有一柴唐子。不可考矣。章下詰責。師古曰。㠯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㠯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㠯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補注〕先謙曰。長久也。不可長。非長久之計也。顏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㠯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定鑄錢棄市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㠯文辯著名。久之。吳王㠯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未央東有曲臺殿。蓋採秦宮而名。懸衡天下。服虔曰。懸石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㠯爲威力彊固。弄論平法也。下又言蘇秦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

釋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謂衡爲從衡之衡，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衡也。下文張耳陳餘連從兵之據，乃言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也。先謙曰：官本注橫作衡，是也。藉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藉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不犯上有人字。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李善注廣雅曰：據，引也。書相引以爲援也。呂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補注〕先謙曰：引秦爲鑒，以見富彊不足恃也。其言不相親救，亦與下救兵不專相應爲文。今胡數涉北河之外，〔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史記曰：秦惠王遊於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入寇之疾，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目反。〔補注〕劉攽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蓋已知趙適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總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梁、淮弱不能助己，欲吳王曉其譬辭也。然文意鮮澀，故不可通。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不止，越本作不至。先謙曰：文選作不至。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閒。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閒，立遂弟辟彊爲河閒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閒。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惠后割齊濟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自此怨之。〔補注〕先謙曰：惠后訓爲惠帝呂后，於文不順。釋詁：后，君也。文選東京賦薛注：后，帝也。惠后即惠帝。齊悼惠獻城陽郡，尊魯元，呂后所爲，皆在惠帝之世，故其子六王追怨惠帝時事。一說是也。割齊南琅邪，乃在呂后稱制時，與惠無涉。

宜本注。王台二字作后。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喜傳濟北王，前豈害願念而怨也。〔補注〕齊召南曰：按地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博濟北地。先謙曰：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願念而恨也。案謂城陽王喜願念濟北王興居誅死事，而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補注〕先謙曰：宜本欲作故，引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則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補注〕先謙曰：賜意本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國不肯專為吳，以兵相救，卽雖不相讓，敗不相救，意而讜言猶數入邊，諸國各懷私怨，大王不以為憂，恐無專救漢者。文選注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晨為得之。如說四國不敢相救，師古駁之，亦是。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待也。〔補注〕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蓋謂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使吳也。下文云水軍藏，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沈欽韓曰：水經注引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輿地廣記：潭州長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荊王獻青陽以西是也。先謙曰：文選注，蘇林曰：青陽，水名也。（案沈引蘇說見史記始皇紀集解，引彼以為縣，此以為水名，因上云還舟而然耳。一入而說互異，不可解。）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云此同孟康之義也。案水長沙，劉說是胡退之龍說，水下土亦用此為文，青陽沈說是。越至青陽，已襲上游，將為吳患，下文越亦從深，獨其說又進，然不敢斥言使吳也。其隱顯之義，善注備之。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

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謀東三越。故鄒陽微譬諫趙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毀也。陽知吳王陰遣告齊趙淮南胡越欲謀。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權。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爲大王患之。以亂其辭。若吳爲發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文選注。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權。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爲。乃使越人當爲吳人。輔當爲累。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權。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紛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先謙案。梁孝王初王淮陽。後徙梁。仍兼有淮陽。下文所謂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故云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則可以遏轘道漢兵。截西河。守漳水。則可以助大國之威勢。而胡又益進。越又益深。吳趙腹背受敵。其何能支。不言遏吳人之權而言越人。惡指斥之。然使梁越廣陵以遏越權。則吳之不國斷然矣。此可以互文見意也。大國謂漢。不必指趙。上云胡銜北郡。下云胡亦益進。趙且破滅。豈能與吳爲梁。李注較確。錯多未當。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徐鍇改交爲蛟。錢大昭曰。交文選作蛟。交蛟古今字。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其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補注〕先謙曰。文選注。爾雅曰。奸、求也。干與奸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仰嚮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

旨則謂下風高先生之知，說先生之行。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補注〕先謙曰：志不可聽，文選志作至，李善注云：劉熙孟子注，至，極也，謂極言之操，此志爲至之誤。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鷙鶚之屬也。鶚自大鳥而鷙者耳，非鵰也。累古纍字。鶚音愕。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補注〕先謙曰：全趙之時，猶韓安國傳云全代之時也。文選注引應劭曰：後分爲三。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袨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袨音州縣之縣。〔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袗，玄服。玄服即袨服也。袨字在新附中，亦謂之袀服。左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服虔以均服爲黑服，古戎服尚黑。趙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注云：黑衣，戎服。先謙曰：文選注服虔曰：袨服，大盛玄黃服也。鼎士，讒鼎本臣瓚說，亦見李注引。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謂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淮南遷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而，文選作然則，古者而與則同義，故然則亦爲然而，說詳孫石君師。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爲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爲之寒心銷志也。求衣，夜求衣者，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新立，自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寒心，如履冰也。銷志，戒逸樂也。宵衣注未有也字。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宋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爲天子也。儀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爲王，其中有小

小要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案東使亦當作使東）。而幾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察其後，故封其子皆爲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要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先謙曰，幾父文選作幾父，據劉說，疑是悼惠字也。謂引孺子，故爲不倫。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謂要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說，於理最切。音罪者，淺而無統。沈欽韓曰，方言，㜓，盛也。凌言或曰腹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偉其肥盛謂之㜓（注肥讀多肉也，李善引方言注作偉其肥盛。盧文弨校方言云，偉當作諱）。按此壤子解作盛子，不可通。穀梁釋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疏引糜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子謂出土分與諸子也。先謙曰，文三王傳，代王武徙王淮陽，復徙王梁，太原王參徙王代。益以淮陽。〔補注〕先謙曰，文帝十二年，武自淮陽徙王梁，史表云淮陽爲郡，是時益併屬梁，賈誼傳所云割淮陽北邊列城以益梁也。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頓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補注〕先謙曰，新垣平以詐反誅也。言濟北厲王之死，皆以象平等故，非天子恩不厚也。應說謬矣。卒，終也。象，似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補注〕先謙曰，謂漢用事大臣深謀難測，如鼂錯是也。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瓚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引水灌其城破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水作灌，下荆王作項王，皆淺人妄改。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鬬

於行。(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荊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非於國家皆無危險之處也。師古曰、言漢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應說是也。(補注)劉敞曰、幾讀曰冀。先謙曰、國家關矣、言高帝之成功有天命、非今所可冀幸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謙曰、內即納、不勞改字。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廁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詭之間、不肯苟合、故勝等疾之。先謙曰、勝詭見梁孝王傳。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毀之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絫。師古曰、絫、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武紀云、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言爲世所輕訶也。遭讒而死、身被惡名、是負絫也。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補注)王先愼曰、集解引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列士傳、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文選引如說同。李善曰、畏、畏其不成也。)索隱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

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先謙按。荆軻未去。太子畏疑之。事詳國策。畏之者。畏其不去也。白虹貫日。乃軻發後事。偶待舉以見軻之精誠達天。取與衞先生之事爲配。如李說。於正文以見虹貫日不徹知事不成釋此文畏字之義。小司馬辯謂說畏於王。不思與下文信不諭主情事不合也。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衞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誠字。引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鞫問也。音信。〔補注〕先謙曰。官本鞫作鞠。是使荆軻衞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臣瓚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也。〔補注〕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正諫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醒聽爲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榼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器。〔補注〕宋祁曰。鴟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宋說非。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盛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補注〕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先謙曰，初相識，謂識面也。至白頭不相知，謂不知心也。故倘如新識面之人。注文不誤，宋說誤也。集解引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即引孟注於至字上妄增不相知三字，文義益不可通。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駢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荊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亂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為喻。〔補注〕沈欽韓曰，韓策，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蘇代曰，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晉注令閔王厚葬以敝齊，此蘇代為燕昭王，非蘇秦也。秦傾齊之事，亦不止一端。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補注〕先謙曰，魏世家，樂羊為魏文侯拔中山。說苑復恩篇，吳起為魏將，攻中山，為軍人吮疽，無白圭取中山事。圭與孟子同時，問答據呂覽先識篇，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辭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圭云，二國有五盡，必亡。後中山果亡於趙，齊湣王為燕所破殺，與孟子時事略合。是圭實嘗從中山亡時，若前中山之見滅於魏，時代不相及也。此蓋別一白圭，與樂羊吳起同時為魏將兵者，官本注不

電號字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飤。駃音決。騠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按中山之功而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補注〕宋祁曰。南本賢下有惡字衍字。不可從。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案隱本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擢也。音盧合反。〔補注〕錢大昭曰。文選拉作摺。案春秋公羊傳莊公元年搚幹而殺之。史記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脅。揚雄傳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晉灼曰。摺古拉字。先謙曰。案隱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荅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補注〕先謙曰。信必然之畫。言以為計畫必行。果於自信。交。史記作位。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書敘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晉灼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沱。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補注〕王念孫曰。雍讀為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案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作蹈流之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也。蹈甕之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

水耳。莊子稱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澂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蹈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遐。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
雍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蹈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先謙曰。官本注人也作介士也。下服虔曰作服
云。案隱。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誤番
云自沈於雍河。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又爲後人因顏注而妄改也。

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古曰。負石著
欲速沈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說
題辭曰。徐衍負石。佞子自經。守分亡身。
提石失驅。宋均曰。提猶殺也。力之切。

不容於世。〔補注〕宋祁曰。容字下一添
身字。先謙曰。文選有身字。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
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相推。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
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
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

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
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骭、脛也。薄、止也。骭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商字
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爲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作商蓋監本誤刊耳。先謙曰。宋說是也。集解引應劭說。正作商歌。索隱商
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
歌也。二說並通。案商旅之說誤也。

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
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
夫季桓子也。名斯。
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補注〕齊召南曰。子冉史記作
子罕。故文穎以爲一人。先謙曰。顧炎武云。案子罕是

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一人。文穎注非也。史記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覺。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補注〕沈欽韓曰。周語。衆志成城。衆口鑠金。注。衆口所毀。雖金猶可消。鬼谷子權篇。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御覽八百十一。風俗通稱俗說云云。與師古同。非本意也。先謙曰。索隱大顏云。讒人積久稱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此師古所本。案金骨皆以堅喻。言衆口積毀。雖金可鑠。骨可銷也。不當如顏說。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號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相刺篇。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則子臧又名夷吾。沈竹礽曰。潛夫論論榮篇。由余生於五狄。越蒙產於八蠻。而功顯齊秦。德立諸夏。越蒙與由余並舉。疑即子臧。史記作越人蒙。蒙蓋蒙字之誤。先謙曰。索隱引張晏云。子臧是越人蒙字也。 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補注〕先謙曰。係繫二字。不當並用。史記文選係作拘。是也。奇偏無義。史記作阿偏。奇與阿形近致誤也。史記文選並無浮字。 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平也。並觀。所見齊同也。〔補注〕先謙曰。顏說非。文選李善注。並觀。言無偏也。 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丹朱。堯子。謀殺未聞。按書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朋淫于家。其與父爲讎可知也。史記作則骨肉出逐不收。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補注〕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爲字下有比字。 是以聖王

覺寤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說作悅，是。史記同。而下有能字。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殷，反其故政，乃封修之。〔補注〕先謙曰：宋祁案封比干之後，後當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刳剔孕婦，闕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鞮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郤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注文郤當作卻。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加作嘉，不可上有此字。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卒，終也。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絲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絲作狐，往作何，爾不作而，身是。文選注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祿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補注〕先謙曰：官本溢作鎰，是。溢作鎰。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

之意。〔補注〕王文彬曰：文選注，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案報當屬士言，豫讓所謂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也。人主推誠屈禮以待士，自爲可報之地，陽欲梁王體此意也。觀下文桀犬跖客荆軻要離云云，陽意自明。李說未合。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即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蔡澤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愫。集韻曰：愫，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王文彬曰：顏訓素爲心所向，是心所向爲素，猶心所之爲志也。後漢張衡傳注：素猶志也。但此非素本義。說文糸下云：白致繒也。管子水地篇注：無色謂之素。蓋素爲質始，推言之，凡物之不加雕飾者，皆謂之素。故廣雅釋詁云：素，本也。中庸"素其位而行"，即謂本其位而行。此所謂素，亦謂心之本然也。劉向訓實，皆微隱。又案此處文義，情素乃根心腹爲言，與下文肝膽德厚對文，言披心腹以見情素，墮肝膽以施德厚也。王以心腹情素對釋，又失之。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毁也。音火規反。〔補注〕沈欽韓曰：墮與隋通。儀禮隋祭，諸篇參差，或作墮，或作隋，是其證也。說文：隋，裂肉也。裂所墮，即上文剖心析肝意。先謙曰：王念孫謂墮當訓輸，詳蒯通傳。於義並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補注〕王文彬曰：窮，窶也。言舉情素德厚盡之於士，而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補注〕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兩語直。先謙曰：史記文選並作狗。李善注：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自刑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補注〕劉敞曰：王充書言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

作荆軻。宋祁本無荆字。按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鍇亦沒荆字。錢大昭曰。閩本則下有荆字。王念孫曰。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鄉語固自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滅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為文。則正文內當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云軻荆軻也。今直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元有荆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新校本去荆字。亦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荆字。先謙曰。治要引此文亦有荆字。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約同要離焚妻子。晉灼荆軻逃七族。即用此文。明有荆字。師古未深考耳。宋賢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姪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先謙案。張說晉灼至曾孫。無同在一時被誅之理。宋賢說是。論衡云。九族衆多同里而處。亦以滅族言也。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蘇林曰。柢音蔕。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囷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離奇史記作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為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卽卞和所獻之玉耳。祇。適也。音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文選同。末句作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此蓋寫誤倒。治要引此文亦作結怨。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補注〕先謙曰。游謂游揚。史記文選作談。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

孤獨也。一曰、孤罰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蒙作包。宋祁曰、蒙被堯舜之道也。是小司馬所見本與漢書同。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通也。念孫按李說是。先謙曰、史記文選作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眄、邪視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巧株之資也。〔補注〕先謙曰、巧、官本作朽、是。史記同。是已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并陶家轉乘天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爲佞人奪其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亂作辭。引宋祁曰、浙本辭作亂。案史記卑亂、文選卑辭。李善並爲卑辭作注。先衆謂下、書謂上。不得書辭、史漢本是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亦非蒙名傳文脫嘉字耳。先謙案蒙嘉事并見燕策、新序。此文史記、文選皆作蒙嘉。已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已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太公望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文選注引同。）索隱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先謙案諸說皆非也。亡、史記作殺。秦任蒙嘉、未爲荊軻所殺、亦未以此亡國。是信左右不得指蒙嘉、則用烏集亦不指太公也。秦二世信趙高、殺身亡國、是信左右而殺亡也。烏集猶言烏合。

文選曾元首六代論。故漢祖仗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李善注引管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是以爲集爲烏合也。周武王伐紂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若烏鳥之集然。是用烏集而王也。文意承上文推究言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攣、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孟康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廧臣妾所見牽制矣。〔補注〕先謙曰。沈、溺也。諂、史記作讒。集解引漢書音義。亦作帷裳。（卽孟康）據此是漢書本有作裳者。文選作牆。李善引音義作帷牆。先謙案。王蘇廧同牆。注辟當爲嬖。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閒。謂歷曰皁。皁、音在早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皁、食馬器。以木作如槽。宋祁引崔豹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先謙案。歷訓非也。牛不當與驥同皁。故以喻賢愚雜處。此文用牛驥。又不同槽。斷牛馬畜類耳。官本歷作櫪。字同。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己。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槁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世下有而不留富貴之樂七字。宋祁。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李善注引列士傳。與顏說同。蔬皆作蔬。宋云。蔬卽古蔬字。案此注亦當作蔬。後人妄加草耳。若本作蔬。顏無須加釋云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飾。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里作縣。宋祁。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

也。寥音聊。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勸學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王先慎曰、案回訓爲邪、邪面不詞。說文、回、轉也。後漢鄭興傳注、回、易也。孟子梁惠王下篇注、面、向也。（廣雅釋詁、面、鄉也。鄉卽向字。）此謂轉易其向而汙穢其行耳。史記司馬相如傳、回首面內。卽回面之意。後漢西南夷傳論、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晉書張駿傳、方隅回面。並與此義同。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補注〕先謙曰、巖藪、史記作巖巖。集解並爲巖藪作注。是此文傳本不同。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太后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補注〕先謙曰、自王邸至太后宮門築甬道通往來。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補注〕先謙曰、深辭猶深謝也。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

不能止。（補注）先謙曰。晉以太后之尊且親。不能止也。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臣瓚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鑕。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悅。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耳。師古曰。廑。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廑音巨刃反。（補注）先謙曰。廑與僅同。毛與氂同。氂與釐同。公羊昭二十四年杞伯鬱釐。釋文。釐本作斄。晏子。齊將滅本非僞林。斄作斄氂。言茅焦僅免於死。猶如毛氂之差耳。文三王傳。毛氂過失亡不𦔳擧。與此同也。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鄒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補注）周壽昌曰。言不欲蓋覆衆人之長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補注）先謙曰。王美人。即孝景王皇后也。蓋侯名信。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

師古曰料量也隅皆也 長君號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 師古曰言獨一耳無所比類也 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 師古曰怫鬱蘊積也怫音佛 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 師古曰累卵者言其將墜而破碎也 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柰何 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貌 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 〔補注〕先謙曰呂覽博志篇注精微密也 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也 師古曰言其堅固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 師古曰言日日欲殺也 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 服虔曰音畀予之畀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 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 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 獄有所歸 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 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 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 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緩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 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 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

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目爲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孫殺閔公。齊人殺之於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目免其親也。〔補注〕王念孫曰。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卽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卽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目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補注〕先謙曰。此與文三王傳合。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補注〕先謙曰。七國者。連吳數之。去吳則爲六國。七當爲六字之誤。下文枚乘傳。吳王遂與六國謀反。是其證。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旣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補注〕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首善。卽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當有爲此說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師古曰。玃、音俱略反。〔補注〕何焯曰。玃非與鄒陽相似。漢進審之。先謙曰。漢紀玃作蠼。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爲五。晉灼曰。四分卽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目自守。勁不足目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補注〕王念孫曰。勁當爲埶字之誤也。（俗書埶字作埶。勁字作勁。二形相似。）權埶則不足以守國。埶弱則不足以扞寇。埶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

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爲勢之誤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爲亂逆也，但假稱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嬰城守，須待援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變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於吳也。〔補注〕宋祁曰：徐鍇改云作亡子。劉云義安，不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非鄭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衞。書足，脅於大國，猶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補注〕宋祁曰：亡也邪，本無也字。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繇讀曰猶。見，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敺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乘馬篇：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白徒三十人。呂覽決勝篇：廝輿白徒皆來會戰。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蘂反。〔補注〕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可行。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補注〕宋祁曰：一當作壹。功義如此，

尙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師古曰、脅、翕也。衿、斂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崤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云捋臂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師古曰、淪、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篇下。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説。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引宋祁曰、浙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補注〕錢大昭曰、說苑正諫篇、孝景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云云。與此不同。攷鄒陽傳亦云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疑說苑誤也。先謙曰、乘游梁後上書諫吳王、合如說苑所稱、特以從事加削書爲不同也。文選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齊世家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邑落也。音才喻反。〔補注〕先謙曰、選注、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以爲天子、誠得其道者也。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據致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繆、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

避重誅㠯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㠯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㠯復出。〔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自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禍，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補注〕先謙曰：官本太作泰。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㠯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㠯為大王惑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王念孫曰：景德本是也。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亦云此臣之所㠯為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

內反。〔補注〕先謙曰。宜本注文在卻背而走下。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補注〕王念孫曰。知當為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如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不知二字正與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言愚甚。若作不如。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如。故下言景滅迹絕。蓋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又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若改作不知。其可乎。）文選正作不如。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愴愴之愴。寒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滄字。注須復文為訓。故必待滄字乃足。沈欽韓曰。逸周書。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晁注。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呂氏春秋曰。夫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之大。言其至小也。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補注〕先謙曰。顏訓納為藏。未合。納猶受也。禮記。祭則受福。書云。以進受此丕丕基。納福基之義也。泰山之霤穿石。〔補注〕先謙曰。說文。霤。屋水流也。引申之。

山水自上下流，亦霤之穿。單極之綆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爲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爲綆索久，鍥斷井幹也。晉灼曰：綆，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爲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鯁。鍥、契皆刻也，音口計反。〔補注〕錢大昭曰：此句說苑作引綆久之，乃以絜木幹。宋作韓。說文：韓，井垣也。从韋，取其帀也。軗聲。井韓是井上木欄。久汲爲綆契斷。沈欽韓曰：孟說是也。莊子則陽篇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文選西京賦薛注：三輔名梁爲極。余目驗河陝關於高阜穿井，深蓋數十丈，橫木爲梁，兩頭施鹿盧，綆之維梁，鍥者數寸。一人轆汲，響聞百步。先謙曰：文選單作殫，李善注：殫，盡也。與晉說同。據沈目驗，孟義優矣。文選加乃爲殫，不可從。官本注彙下鑽作爲。鑽爲同字。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六十三引尸子，鑽與此同，索作纆。先謙曰：漸音漸漬之漸，靡音縻。說詳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顏說非。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蘇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稱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差繆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循繩而斷，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又上仁篇：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淮南泰族、說苑雜談並同。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蘗，言若蘗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擢，拔也。搔音先高反。抓音莊交反。〔補注〕沈欽韓曰：莊子人閒世音義，崔云：環八尺爲一圍。先謙曰：文選注：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蘗足，易去也。莊子曰：擽櫱萌生，可抓而絕。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亦磨也。底，柔石也。厲，𥑮石也。皆可以礪者。礱音聾。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

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補注〕劉攽曰。此枚乘諫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也。諸書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邛莋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莋之塞。益知其非。先謙曰。顧炎武云。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此云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何焯云。前篇鑑者之文。此作過別嵩下。劉氏以爲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先謙案。據說苑。乘梁孝王中郎。枚乘爲書諫吳王。稱君王之外臣乘云云（見上注）是乘在梁寓書吳王。實有其事。特所錄非與耳。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卻匈奴之處。隋開皇三年。於此築城。置榆林關城。南至上郡一千八百六十八里。方輿紀要。秦置榆中關。在廢勝州北。即榆谿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臨洮。今洮州縣。是未得至河兗所居榆中也。又趙策。武靈王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又趙世家。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南距羌莋之塞。師古曰。莋。西南夷也。音才各反。〔補注〕宋祁曰。莋當從竹。下同。王念孫曰。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此諸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同。）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莋冉駹。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南距羌莋。正與二傳合。貢父云。邛莋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莋之塞。非特未之考耳。先謙曰。官本注。才作力。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无忌常棲五國卻秦。

有地資也。(補注)先謙曰。斯說曰菲本書通作。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飾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爲禍也。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蜹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羣作羊。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作陬、昭。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叛。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執而輸。錯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補注)王念孫

曰。方猶並也。言都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運行不絕也。淮南氾論篇注。方並也。荀子曰。小民方與。相爲敵讎。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
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方告無辜於上。謂並告無辜也。鄉射禮。不方足。謂不
並足也。爾雅。大夫方舟。謂並兩舟也。沈欽韓曰。地理志。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此所謂東山。疑卽章山也。先謙曰。說
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是訓並乃方本義也。東山文選誤山東。又注引張云鑄五出玫明此注下更字衍。 轉粟西鄉。陸
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爲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曰。海陵屬臨淮郡。先謙曰。今
泰州治。官本大倉作太倉。 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爲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補注〕宋祁曰。注文吳苑字
下當有也字。沈欽韓曰。元和志。長洲苑在蘇州長洲縣西南七十里。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爲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補注〕宋祁曰。注
文上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朝夕之池。史記日者傳所謂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也。朝夕後爲潮汐字。（說文潮作淖。無汐字。）類篇。海潮汐池也。海濤朝曰潮。夕曰汐。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王念孫曰。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爲大王患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二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
無以字。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恙。故云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
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羽林騎自太初以後始有。此篇蓋出後人假託。 襲大王之都。

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補注)錢大昭曰：魯東海，漢紀作據東海之地。先謙曰：文選注：吳饟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理志有魯國、東海郡。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飭，整也。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補注)先謙曰：晉說非也。書四國爲齊所據，不能出而合兵，非謂見誅也。注文濟南，官本作濟北。齊召南云：濟北係濟南之譌。趙囚邯鄲。服虔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繫異。(補注)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耳。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矣。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實，非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在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張韓並詳安國傳。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饟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補注)先謙曰：文選作太息，誤也。二句重言以見意，言吳軍不得下壁而大休息也。漢紀作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

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補注〕錢大昕曰：弘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而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何也？漢初弘農當屬河南郡，蓋爲河南都尉而治弘農，元鼎中郡因都尉治爲郡治耳。沈欽韓曰：予嘗謂函谷關本在弘農北，弘農都尉乃關都尉也。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補注〕李楨曰：西京雜記，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五匹。先謙曰：藝文志，賦家有枚乘賦九篇。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道死。師古曰：道，在道病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上道字，是。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皋。師古曰：孽，庶也。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補注〕先謙曰：官本乘上更有乘字。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讒其短惡之事。〔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惡爲短惡之事，非也。惡與䛩同。說文：䛩，相毀也。玉篇：䛩，烏古切，讒毀也。又烏路切（俗作𧫱）字通作惡。見讒惡，即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補注〕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景

稿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即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面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無之字。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補注〕先謙曰。平樂館注見武紀。善之。拜爲郎。使何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李奇曰。詼、啁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詼音恢。俳音排。啁音竹交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啁、南本作謿。後人不識。改從嘲耳。先謙曰。官本竹上無音字。爲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汙也。音慢。以故得媟黷貴幸。師古曰。媟、狎也。黷、垢濁也。音瀆。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補注〕宋祁曰。皇子禖祝。浙本皇字下有太字。王先慎曰。按立皇子禖。皇子即謂戾太子。武五子傳云。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爲立禖。是爲皇太子立禖也。且上云朔皋作皇太子生賦。此處不應但稱皇子。浙本有太字是也。又上文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與武五子傳年二十九迺得太子文法正同。是此文亦當作迺得皇太子。傳寫奪太字耳。御覽五百八十七文部引此文正作迺得皇太子。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衞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皋爲賦。善於朔也。〔補注〕何焯曰。奏賦戒終。有詩人之則。非徒俳倡嫚戲也。故云善於朔。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師古曰。蹴、足蹴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蹋爲戲樂也。蹴音千六反。

黷、音匿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高文典冊，用相如。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而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 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如淳曰：娸音欺。詆，猶刺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娸，醜也。詆音丁禮反。 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也。 頗詼笑，不甚閑靡。〔補注〕王先慎曰：文選舞賦辭約閑靡。李善注：閑婉而柔靡。先謙曰：官本閑作閒。 凡可讀者百二十篇，〔補注〕先謙曰：藝文志枚皋賦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補注〕錢大昭曰：東里，蓋鉅鹿縣之里名。 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 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補注〕

沈欽韓曰、據蘇林注、則舊本石邑丞晉灼所見乃誤耳。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光解光。〔補注〕齊召南曰、按此李光也。公瑜奏李光以元鳳六年爲廷尉。四年免。張晏以成哀間解光當之非是。先謙曰、官本注張晏作師古、是。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補注〕先謙曰、趙王如意也。不終謂不得其死。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補注〕先謙曰、大與太同。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補注〕先謙曰、言遐邇一體也。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偽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云、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若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偽異。今本偽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偽絕異也。偽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偽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治要所引已誤。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

心合謀，皆㠯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㠯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㠯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㠯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補注）王念孫曰：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㠯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補注）何焯曰：霍光旣擢上官之後，頗峻刑罰，延尉王平坐縱不道下獄要市，所謂宜改前世之失者，溫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皆隱以譏切昭帝時事也，當以杜延年黃霸傳中語參觀之。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先醒篇：懷王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曰：此博號也。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先謙曰：先生猶儒生也。儒者襃衣大冠，故曰盛服先生。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謂氣烝也，音勳。）此乃秦之所㠯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

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𣃔者不可復屬。師古曰：𣃔，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政理篇，衛靈公問于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錢大昭曰：說文𣃔，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常寬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常作崇。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師古曰：敺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補注〕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以則語絕而迂，不知去之則句易了。先謙曰：江浙本是也。治要引無以字。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令其誣服也。漢紀作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補注〕周壽昌曰：指道，指揮引導也。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爲上所卻退。卻音丘略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晉注精熟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案內讀爲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謂上奏補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文而周納其隙。）廣雅：紩、納，也；納、補，也。論衡程材篇：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爲納頭矣。先謙曰：說文鍛，小冶也。練，湅繒也。鍊，冶金也。鍛練二字義不相貼

練當爲鍊之借字。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吕爲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吕爲喻也。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吕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必不入。此皆疾吏之風，〔補注〕先謙曰：風讀曰諷。詩序：風，風也。釋文託音曰諷。關雎序疏：諷謂微加曉告。文選甘泉賦注：不敢正言謂之諷。此文引俗語之疾詈吏者，故曰疾吏之諷，正與悲痛之辭相對爲文。若云疾吏之風俗，則不可通，且與上下文義不相貫。注非。穀梁傳序云：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後漢文苑傳：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並與疾吏之諷句法相同。說文：諷，誦也。誦，諷也。其義互相爲用。楚辭惜誓有師工之誦，注：誦謂箴諫也。是師工之誦即爲師工之諷也。左僖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誦，亦謂輿人之諷也。今人見風上有之字，輒疑其不當爲諷。師古注本書，風讀曰諷者不可枚舉，而此文獨無注，則亦知字爲諷矣。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師古曰：鳶，鴟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吕招切言，〔補注〕何焯曰：霍山言諸儒生窶狂說妄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反霍氏之政也。開天下之口，廣箴諫

之路。埽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補注〕先謙曰。殺、除也。謂除去治獄之弊政。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補注〕錢大昭曰。顏說非也。漢制。諸侯王國亦有少府。不名私府。百官表。詹事。中長秋。私府令長丞皆屬焉。然則私府長。后之官也。諸侯王之后亦有之耳。先謙曰。廣陽燕王旦太子建所封。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厮養。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爲卒而隨使至匈奴也。〔補注〕周壽昌曰。求以厮養卒給之。出使匈奴。非自求爲卒也。先謙曰。官本注在臣節下。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書無可取。故罷而還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紀者也。及王莽簒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補注〕何焯曰。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氏有味長君之言。著其後福。後又於贊辭致意也。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郜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賈山

自下劘上。孟康曰、劘謂劘切之也。蘇林曰、劘音摩。厲也。師古曰、劘音工來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劘字、古作摩。呂覽繁露云、剛柔相摩。京房曰、摩相磑切也。沈欽韓曰、風俗通皇霸篇、莊王僭號、自下摩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竇嬰字王孫。〔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無嬰字。觀景帝謂嬰王孫寧可以讓耶。是嬰字王孫矣。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觀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索隱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先謙案。索隱說是。言自其父以上世爲觀津人。（史記淮南厲王傳。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謂父祖代居眞定。與此父世二字義同。）竇皇后傳云。家在淸河。其親早卒。葬觀津。薄太后令淸河置園邑二百家。則是自嬰父始居觀津明矣。觀津屬淸河。後更屬信都耳。在今冀州武邑縣東南。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爲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爲詹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詹事掌皇后太子家。

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禮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補注〕宋祁曰。浙本傳字下有於字。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酒進之。著罰爵也。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補注〕先謙曰。史記得下有擅字。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謙其官．辭讓之也．〔補注〕宋祁曰．爾本注．也字下有何焯云以爲嬰素忠讜氣高．不以官卑爲恥．余按師古注例無何儒亮此其誤寫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補注〕先謙曰．案胡注云．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淮南王安傳云．吳王濞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謂帝外家也．言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爲將也．〔補注〕沈欽韓曰．案屬宗籍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爲郎．則似是戚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余按下文云．灌夫得竇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則宗室兼指竇氏明矣．禮．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服問又有外宗．鄭云．君外親之婦．按異姓女子子雖通名外宗．則外戚爲宗室宜矣．國語．武云．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謂曰宗室．左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此又宗室通稱之證也．先謙曰．下文羣臣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又俱外家．史記作俱宗室外家．此竇氏宗屬稱宗室明證．此文宗室在諸竇之上．自是帝之同姓親．當以顏說爲正．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舞．〔補注〕先謙曰．說文．廡．堂下周屋．無廊字．新附．廊．東西序也．本書通用郎．董仲舒傳．郎是也．自來釋廊廡者．皆訓爲堂下周屋（本書司馬相如傳．後漢申屠剛梁鴻傳注．御覽一百八十一引聲類可證）案釋名．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廣雅．廡．舍也．是廡爲屋舍無疑．後漢順帝紀注．始云廡．廊屋也．侯覽傳注．廡．廊下周屋也．據此．則廡是廊下之屋．而廊但是東西廂之上有周檐．下無牆壁者．並今所謂遊廊．說文新附以爲東西序是也．廡爲門屋．所未聞也．軍吏

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補注〕錢大昕曰。時欒布擊齊。酈寄擊趙。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拒吳楚。北拒齊趙。吳楚之兵。有周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為大將軍。得節制之。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補注〕宋祁曰。注特字當作時字。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敬曰栗太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敬作故。是臨江閔王榮也。猶戾太子母衞氏。稱衞太子也。使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補注〕宋祁曰。爭下當有之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補注〕宋祁曰。邵本無藍字。居下著點。越本作屏居田南山下。若只云田南山下。即當作田字。今藍田為是。先謙曰。宋說是。史記傳亦云。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蓋藍田南山在當日為朝貴屏居游樂之所。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補注〕先謙曰。來猶注拔。得也。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懟音直類反。〔補注〕先謙曰。祇當從示。說文。其字從衣。祇。祇裯短衣。顏說誤。有如兩宮奭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奭。怒貌也。音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螫將軍。張晏曰。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此借奭為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

者。師古曰：愛猶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語意較明。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蟾。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吏反。易音弋豉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蟾作幨。錢大昭曰：沾即姑字。說文姑，小弱也。一曰女輕薄善走也。一曰多技藝也。言魏其自以爲多技藝，而輕薄自喜，不勝丞相之任。先謙曰：沾沾，張說是。嬰不當有輕薄之目，蓋其人手采自矜，故帝言其沾沾自喜，猶言翩翩自得也。說文沾，水名。又益也。無自喜義。匈奴傳顧無喋喋佔佔，注佔佔，衣裳貌也。蓋謂衣裳整齊之貌，與張說自整頓意同。疑沾沾迺佔佔之叚借字耳。易，輕率也。嬰爲爭太子事，謝病數月，復起，出處輕率，帝故知其多易，難以持重。張以爲多輕薄之行，又失之。官本禪作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補注〕先謙曰：官本有蘇林曰蚡音鼢鼠，鼢扶粉反，十一字注文。案宋祁蚡音扶粉反，又如鼢鼠之鼢，音墳，是鼢鼠之鼢與扶粉反本係兩音，疑此注誤。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補注〕先謙曰：外戚傳，王皇后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生男信與兩女。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竇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無曹字。据徐廣注，亦不作郎官解。又漢初官耶，不以曹稱，疑此文曹字訛。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諸郎一云諸爾。時人相號，長老者爲諸公，年少者爲諸爾，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也。先謙案：史記方盛上有後字，則似竇嬰七字與上生長陵相屬爲義。王皇后生武帝在景帝元年，其前尚生三公主，嬰爲大將軍在景帝四年，豈有臧兒晚嫁，至是方生田蚡之理。且蚡以是時生，至孝景末年，甫及十餘歲，何能以材辯稱。漢書刪後字，以竇嬰已爲大將軍方盛爲句，連下爲文，是也。疑史文失實。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補注〕吳仁傑曰：按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康成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又禮記子姓之冠，孔穎達云，姓，生也。孫是子所生。然則姓之爲言孫也。麟趾之詩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

公族。其親疏先後自有次第。顏說以姓爲子。固失之。至毛公不知公姓之爲公孫。乃以爲同姓。而反謂公族爲同祖。其舛剌又甚矣。先謙曰。被褐怪云。史記作如子姪。此作如子姓。於義雖通。究是譌字。案謏說非也。王引之云。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當依漢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爲中大夫。辯有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爲太中大夫。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槃作盤。集解引注。史作使。作下有銘字。九作六。之書作文書。王皇后賢之。〔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王太后賢之。在景帝時。祇合稱皇后耳。此漢書改訂史記之失。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潛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排之也。上所塡撫。多蚡賓客計筴。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爲帝塡對蚡也。師古曰。塡。竹刃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補注〕王先愼曰。按此藉福。史記皆作籍福。通志氏族略云。籍氏出於伯氏。晉大夫荀林父爲中行伯。孫伯黶以王父字爲伯氏。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或言晉文侯仇弟陽叔伯黶。晉爲三家所滅。籍氏播遷於宋。故春秋有籍談。漢有籍孺。籍福。皆以籍爲氏。此藉福當是籍福。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引此文及通志九十二魏其等傳並作籍福。（通志列傳。悉用漢書。四作籍。推一誤藉。）是宋人所見漢書本作籍福也。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上有又字。

蚡迺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迺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疏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以毀去矣。」〔補注〕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先謙曰：今猶即也。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推車轂之爲也。〔補注〕先謙曰：案，釋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爲之推車轂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下有宋祁曰餘關門之稅八字，後人誤加。案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景帝四年以七國新反，復置諸關用傳出入，至是復欲除之，服說是。以禮爲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補注〕先謙曰：官本謫作讁，藉作籍。史記謫作適。讁、謫、適通用。籍讀貫也。藉作籍，通借字。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補注〕先謙曰：日於太后前毀之。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補注〕先謙曰：胡注，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新垣平事，見文紀、郊祀志。迺罷逐趙綰、王臧，〔補注〕先謙曰：太后陰求得綰、臧姦利事，以讓上，上下綰、臧吏也。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

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見用。士吏趨埶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大司農當為大農令時尚未更名大司農也。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索隱云顏師古以為生貴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先謙案通志田蚡傳注侵上聲短小也生貴甚索隱說是蓋蚡方幼時已為外戚尊貴矣故曰生貴甚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年幼也猶歷方久故云富於春秋也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補注〕先謙曰肺附史記作肺腑下同案當作柿附說詳劉向傳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者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私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云君何不遂取武庫此蓋謂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字遂字不明先謙曰是後迺退謂後稍斂退也顏說未晰召客飲。坐其兄蓋侯

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補注〕錢大昭曰，案從寶嬰傳從西階上東鄉特坐，亦言其自尊抗之意。王先謙。勃奏丞相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惡於公門之中，亂朝廷爵秩之位。據護，鄉坐者自敬，若離席伏，號猶東鄉正坐，是東鄉為上也。沈欽韓曰，北鄉，史記作南鄉，是也。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南面，是東鄉尊於南鄉也。說苑君道篇郭隗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是東面尊於南面也。先謙曰，北當為南，沈說是也。王信後封蓋侯。㠯為漢相尊，不可㠯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補注〕先謙曰，官本長作最。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連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愼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㠯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奏珍物作諸侯奉金玉。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師古曰，驁與傲同。〔補注〕先謙曰，驁，官本作敖，注同，是。唯灌夫獨否。〔補注〕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否。先謙曰，此益否作不，後人不知不即否字，又妄加顧字也。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墨與默通。史記賈生傳「吁嗟默默兮」，漢書作默默，顏注「默默，不得意也」。孫叔敖碑云「其意常墨墨」，隸釋云以墨為默。魏受禪表「究窨淵墨」，亦以墨為默。說文，默，犬暫逐人也。讀若墨。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常並作嘗。先謙曰：南、浙本是也。史記作嘗，此文作常則不可通。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爲嬰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灌何。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候，是。集解引亦作候。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補注〕先謙曰：孟年老，太尉亞夫不欲用之，潁陰侯彊請而後可，故孟不得意也。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漢書曰：潁川張欽孟季，吳楚反，與亞夫常爲前鋒，陷陣潰圍，旁人觀曰：壯哉此君。欽則自矜，遂死軍。案此所云張孟，但舉其字，文不全也。先謙曰：此蓋別一張孟字也。孟蒙灌姓，不得云張，又名字不符，沈說非也。漢法。〔補注〕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法。從軍，是。此自說漢，何須只漢別之。先謙曰：漢法，史記作軍法，此本書改史記也。二字本書習見，宋說非。父子俱。〔補注〕先謙曰：俱從軍也。史記俱下有從軍二字。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矜厲也。〔補注〕先謙曰：高紀注，若，及也。一說若，或也。禮記文世王子注，先鄭周公若孔子疏云，若是不定之辭。此言願取吳王頭若將軍頭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己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

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補注〕先謙曰：官本敗作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補注〕先謙曰：言之上也。夫爲郎中將。〔補注〕劉攽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先謙曰：中郎、郎中俱有三將，此傳但稱中郎將、郎中將，劉氏見史記作中郎將，故有此說也。西南夷傳上以唐蒙爲郎中將，司馬相如傳作中郎將往賓之，與此同，並轉寫積譌，莫可究詰矣。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爲代相。武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衞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謂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爲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埶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補注〕先謙曰：諸埶，謂諸埶家也，史記作諸有勢。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衆之中，故寵薦也。〔補注〕先謙曰：下輩，謂輩行之下於我者，年少及在己左者皆是也。故下云士以此多之。下等之人，何容寵薦，顏說非。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

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師古曰：波讀曰陂。橫潁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爲此言也。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爲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怠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爲根格也。〔補注〕宋祁曰：根格二字疑皆從手。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孟注音作者。史記排作批。漢下有之字。集解引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欲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與此注異。蘇注較此文爲長。索隱持彈。案漢書本作押彈。據此孟注彈上脫一捋字。又引劉氏云：二人相倚，兆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活。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怠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據此，顏注格亦作括。案玉篇：根，貌也。廣雅：根，引也。注文根格當如宋說，正文及史記根字从木，並借根爲根。今人概欲改爲根，又失之。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爲音于僞反。〔補注〕先謙曰：兩相援引藉重也。爲如字讀。張顏說皆非。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有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

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補注〕沈欽韓曰蚡見爲丞相而稱之將軍史駁文。夫安敢以服爲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補注〕先謙曰案服謂期功之服也故張晏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謂具酒食〔補注〕先謙曰具史記作帳具。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旦也蚤古早字〔補注〕先謙曰蚤早借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埽張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懈反。至旦。〔補注〕先謙曰至旦二字連上爲文言嬰洒掃張具自夜達旦勞擾之甚也若作至旦平明則文不成義矣。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補注〕先謙曰司讀曰伺下候司亦同。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夫以服請宜往。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鄂謝。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夫從坐上語侵之。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補注〕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先謙曰史記作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則非此日卒飲去後明浙本去字衍。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埶相奪乎。不許。

夫聞。怒罵。籍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謊也。非爲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補注〕先謙曰。言魏其所請。蚡無所不許也。愛數頃田。〔補注〕先謙曰。史記愛上有何字。無意較明。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疑此怒字係怨字之誤。

元光四年春。〔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以爲當是三年。是也。說見下。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金與語言。〔補注〕先謙曰。淮南事見下。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補注〕先謙曰。史記過上有得字。得過者得罪也。若但云過則文不成義。疑轉寫奪得字。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補注〕王文彬曰。集解。如淳曰。上酒爲稱壽。非大行酒。予案據下文夫行酒至灌賢云云。是者爲壽。是爲壽卽大行酒也。如說非。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時坐客半嬰故人。其餘半則皆膝席。不加敬嬰。夫行酒至蚡。〔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蚡膝席曰。不能滿

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遍之爲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燕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猶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許其反。〔補注〕劉攽曰。夫謂嬰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先謙曰。畢之。史記作屬之。時蚡不肯。師古曰。不爲盡也。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補注〕周壽昌曰。賢。潁陰侯灌嬰孫。改封臨汝。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呫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呫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補注〕王先愼曰。史記集注。呫囁。附耳小語聲也。說文。呫作詀。囁作讘。古通用。先謙曰。女曹兒。史記但作女兒。以耳語乃女兒態也。中加曹字則文不成義。女曹兒當爲女兒曹。顛倒爲兒女輩。則曹字當在下明矣。御覽四百六十六人事部引正作女兒曹。此轉寫誤倒。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補注〕齊召南曰。孟說非也。漢以長樂宮爲東宮。太后居之。天子居未央宮。在長樂西。據李廣傳。廣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是廣衛西宮。而不識衛東宮也。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爲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等。今辱一人。不當爲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補注〕王先愼曰。漢紀此下云。李將軍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匈。猶不止也。〔補注〕先謙曰。穴匈。史記作陷匈也。集解。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爲麾字。夫出。〔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魏其侯去。麾灌夫出。疑漢書此處誤重一夫字。先謙曰。李說是也。下明言令騎留夫。夫不得出。若夫出。何云不得出乎。明夫字衍。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

也。〔補注〕先謙曰。罪過也。言業不較適令益騎。適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酈食其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爲客也。〔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請召宗室。猶有太后詔。遂行之灌夫罵坐。是稱詔命。故爲不敬也。顏注非。先謙曰。宜本注文在有詔二字下。案蚡言召宗室有詔。迺能陷夫以不敬之罪。顏注未及。又下文但言於大坐中罵詈爲不敬。是其疏證。據此。知注文當日不在有詔下。乃宋祁移置也。有詔。〔補注〕先謙曰。蚡與長史言如此。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不爲敬。〔補注〕先謙曰。宜本作爲不敬。是。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遂案其前事。漢書奪案字。顏遂依文解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魏其侯大媿。夫不往蚡所。嬰邀之。致禍。以是愧也。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貨使人爲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爲資。爲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爲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讀記裴駰注。資謀也。言爲夫謀使賓客請於蚡。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師古曰。相違迕也。迕音悟。〔補注〕錢大昕曰。迕古文作啎。說文啎逆也。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過失爵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

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讓而分別也。嬰東朝。〔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魏其之東朝。之往也。之字似不可省。盛推夫
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
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補注〕先謙曰。官本肺作胏。說見上。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
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卬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卬讀曰仰。〔補注〕王文彬曰。案視天畫地。辟睨兩宮。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語意一貫。張於下文云幸有反者。當爲將立大功。此乃云欲作反事。自相矛盾。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作睥。睨音吾計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辟倪。索隱引埤蒼云。睥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爲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國家遭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是上有爲字。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强盛也。荷音何。〔補注〕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
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杯作桮。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

累巨萬。橫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輘轢。謂蹂踐之也。輘音淩。轢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丕靡反。〔補注〕王先愼曰。新書大都篇引范無宇語云。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又云。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安爾云。所謂者。蓋當時之成語也。先謙曰。正義。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補注〕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卽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也。先謙曰。宋說非也。一時之言亦分前後。史記亦作後。不敢堅對。浙本作復形近譌耳。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狹小之貌也。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補注〕沈欽韓曰。當時對不堅。故上怒其局趣。本傳以此左遷。先謙曰。正義引應注。者作馬。是官本注挩下轅也字。吾幷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卽罷起入。上食太后。〔補注〕先謙曰。帝於太后循孝道。有上食之禮也。史記張耳傳。趙王旦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莊子宰人上食。王三環之。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言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噉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乎作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補注〕李慈銘曰。一說是也。此特帝在。卽錄錄。師古曰。錄錄。言隨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假設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孝文竇皇后從兄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

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此奪事字。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謙曰。止車門名。御覽百八十三居處部引洛陽故宮名。有南止車門。東西止車門。玉海百七十宮室部。後漢兩魏皆有止車門。而不及前漢。蓋疏漏也。（北史郭祚傳。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君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補注〕何焯曰。安國行五百金於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也。李慈銘曰。注版授爲扳援之譌。集解引作扳援。先謙曰。謂無官位扳援者爲禿。此語不經。嬰年老頭禿。故云禿翁。史記作老禿翁。索隱共治一者禿翁亦用張說。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補注〕先謙曰。言蚡何用多怒爲也。集解引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得此文意。顏說非。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齰。齧也。音仕客反。〔補注〕先謙曰。史記齰作齚。同。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欺謾二字。似不可當。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補注〕何焯曰。嬰外家。故繫宗正屬官。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

說其非.而上於天子. 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 師古曰.幸冀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得下有復字. 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天子崩曰大行.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爲四曹.

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 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一.唐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誥.皆寫兩本.一爲底.一爲宣.崇文總目有宣底八卷.案沈括筆談.唐穆宗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此甚常行.非自皆然.不獨唐也.況大行遺詔.豈有無副而獨藏私家者.此主者畏蚡而助成其罪也.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 鄒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補注)何焯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顏注迂.王念孫曰.案漢律.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史記同)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同)終軍傳.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謂爲衍文.蓋未考漢律也.沈欽韓曰.唐詐僞律.諸詐爲制書及增減者.絞.未施行者.減一等.案漢論矯詔害不害.或可以意輕重.不若唐律但分已未施行也.李慈銘曰.案此迺尚書劾也.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 (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五年.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案五年者.誤也.先謙案.據此.是正義所見漢書本五年.並作四年.此五年.乃後人所改.當三年之爲四年.亦後人沿史記之誤.改之.若紀傳歧出.師古不得無注.足證漢書本元不誤也.

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 師古曰.痱.風疾也.音肥.(補注)李慈銘曰.案史記作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是也.下言治病.則此非陽病痱明矣.先謙曰.官本風疾作風病.

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爲惡言聞上. 張晏曰.蚡爲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

無根而至也。故曰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春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故殺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群臣多是竇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案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為之。託固名耳。又徐廣疑十二月為二月。案漢制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嬰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何必改為二月也。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晉灼曰。服音蒲北反。西南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謈。或者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謈古呼字也。若謂啼為謼服。則謈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補注）錢大昕曰。東方朔傳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郭璞曰。謈音瓜瓝之瓝。呼謈即謼服也。古音服如匐。匐轉為謈。說文。謈大呼自冤也。謈正字。服通字。瓝假借字。先謙曰。官本注小兒啼下無呼字。若字上無也字。上使視鬼者瞻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使巫視鬼者視之。說文。覡。覘視也。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建元二年。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公車晏駕。（補注）先謙曰。官本公作宮。是。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頼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潁川陳留二郡。並有成安縣。此陳留之成安。先時為梁國也。後漢郡國志。成安縣今名利望亭。先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地。史記成作城。通借字。後徙

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補注〕先謙曰。韓子。韓非子。雜說。雜家說也。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師古曰。僭。擬也。 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 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省。察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唯梁最親。為限難。〔補注〕宋祁曰。一本無難字。周壽昌曰。言七國自東向西。梁限止其間。與之為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 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補注〕先謙曰。六人。安國。張羽及汲黯傳之韓伯。儒林傳之丁寬。其二人未詳。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補注〕周壽昌曰。言平日所見皆帝制之尊大。習慣為常。即僭擬亦不為異也。 故出稱蹕。入言警。師古曰。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蹕入言警者。互舉之耳。〔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作稱趣書證是。車旗皆帝所賜。（補注）先謙曰。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即以嫮鄙小縣。服虔曰。嫮。夸奼也。晉灼曰。嫮音拆嫮之嫮。鄧展曰。嫮。好也。自以車服之好。曜逸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夸奼之奼作好。又拆嫮之嫮。禮樂志注引作拆嫭之嫭。是。史記正文作即欲以侘鄙縣。集解徐廣曰。侘一作紨。索隱侘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漢書作嫮。音火亞反。紨音蹇孟反。先謙案。張衡七辯。西施之徒。姿容修嫮。嫮音護。集韻同。嫮。美好也。索隱音火亞反。則讀爲侘。侘與姹同。本書司馬相如傳。過侘烏有先生。侘亦夸也。說文無侘嫮字。侘下云。少女也。玉篇云。美女也。引申之爲夸美之義。是奼乃姹之正文。嫮又假借字耳。衍訓雖殊。其義不遠。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補注）宋祁曰。而免冠。南本無而字。兄弟不能相教。迺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補注）齊召南曰。此作一句讀。史記云名由此顯。結於漢。意義亦迥不同。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補注）劉奉世曰。案蒙字當屬下句讀。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官本徒作徙。是。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

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與治也。治讀如本字。〔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笑曰下有可溺矣三字。此不如本文。先謙曰。一說是也。宋祁取之。官本注無治也也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爲內史竇太后所。〔補注〕先謙曰。於太后所請之也。史記作竇太后聞。句讀不同。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補注〕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爲太子恐大臣不聽。故與之異。諸傳不同。當是此誤。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補注〕先謙曰。官本遣作使。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閒。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

迺憂死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如淳。事具外戚傳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使撲垣衞。自殺也。何則。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師古曰。訹。誘也。音戌。〔補注〕宋祁曰。江浙本訹作鉥。音橈皎反。犯上禁。橈明法。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說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補注〕先謙曰。據梁孝王傳。賜釋。安國亦因長公主入言得釋。傳不書者。史文互見耳。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云。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補注〕錢大昭曰。北地有兩部尉。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遷爲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建元三年。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爲丞相。〔補注〕先謙曰。建元六年也。閩東越相攻。史記作閩越東越相攻。案武紀兩粵傳。乃閩越攻南越。漢擊閩越。閩越殺王郢降。此閩下奪越字耳。通志九十八韓安國傳閩

下有越字。東越當作南越。史記亦誤。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卽字。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貪侍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爲人。集解索隱引如淳云。不內屬於漢爲人。念孫案。如淳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爲人。而顏注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爲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埶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則元光元年五字。據下召問公卿語與武紀同在元光二年。史記誤。鴈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猾帥也。〔補注〕周壽昌曰。豪桀民謂其邑人之傑出者耳。史記匈奴傳。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初未稱其爲帥也。先謙曰。馬邑今朔平府朔州治。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補注〕先謙曰。武紀作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補注〕宋祁曰。浙本恢字上有王字。陛下

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爲一國，尚能以距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補注〕宋祁曰：王本改北爲背。予謂作北義直，不須爲背。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非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補注〕宋祁曰：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遣者，見天下同任義。轉粟輓輸以爲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鞍，若齊壘也。〔補注〕王文彬曰：此但言其馬之多耳，軍有解鞍之時，非獨以示閑暇，其高如城，亦不得言齊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補注〕先謙曰：歌見匈奴傳。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補注〕宋祁曰：浙本功作公。王念孫曰：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公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案兵憒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借爲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史記晉侯世家義不爲漢臣，新序善謀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並作議。）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

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補注〕錢大昭曰。廣武。地理志屬太原。張說非也。後漢改屬鴈門。沈欽韓曰。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十五里。今鴈門山下。（州北三十五里）有水東南流。經州城外東關。名東關水。又南入滹沱。疑即之常谿水。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鴈門有常溪水。合注滹沱。即此。今案司馬彪志及劉昭注無此文。乃寰宇記代州下所引郡國志。蓋周隋間所撰也。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宿字。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師古曰。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家。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衞。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補注〕沈欽韓曰。商子更法篇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補注〕王先謙曰。古謀繇詞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能制。

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猋。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補注〕先謙曰。胡以戰鬬為常事。邊郡兵興。則常久廢耕織以與之支也。後漢郡國志注。支猶持也。其埶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闢。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師古曰。燧。古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蘇代曰。以天下擊齊。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謂徵召也。言欲擊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補注〕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錢大昕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誤。詳見武紀。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

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先謙曰：史記云，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為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補注〕王文彬曰：軍無資，則繼其運輓，而前受迫脅。併進則防其鈔殺，而中路斷絕。疾則糧乏，〔補注〕先謙曰：轉輸不繼也。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補注〕先謙曰：不為浮詞所奪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戒，備也。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

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補注）齊召南曰。安國與王恢論馬邑之計。反覆折辯。較史記爲最詳。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吕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吕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雁門。（補注）先謙曰。在今朔平府左雲縣南。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王恢李息李廣。此缺李廣。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吕三萬人衆

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逗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逗又音住。〔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爲迟。說文。迟。曲行也。從辵只聲。玉篇音邱豉切。說文又云。乚（讀若隱。）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間世篇。吾行卻曲。釋文。卻字書作迟。卻曲即迟曲也。廣雅。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義。（匡氏橈字之訓去破。）恢不擊單于輜重而擅罷兵。故曰迟橈當斬。淮南汜論篇云。今日屈橈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爲逗。（史記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橈。曲也。二字各爲一義。不得㠯逗橈連文。服虔所見本正作迟。故服云迟音企。㠯企迟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與企遠而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字之訓。若逗字則不得訓爲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作逗。故誤訓爲逗留。師古不知逗爲迟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之矣。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㠯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㠯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古。是。說文。尉下云。从上案下也。从𡰥又持火。㠯尉申繒也。慰下云。安也。从心尉聲。尉取尉帖之義。慰訓心安。此云㠯尉士大夫心。則慰爲正字。尉乃借字耳。顏說非。今不誅恢。無㠯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㠯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補注〕先謙曰。明於趨避。所言所行。當世俗意也。當音丁浪反。而出於忠厚。

〔補注〕李慈銘曰，案踵，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雖忠厚之行，微非，不特文法未合。考安國爲人貪爲長者，不得謂無忠厚之行。先謙曰，言智略雖工，而能出以忠厚，雖貪利，然能舉廉士。四語相對爲文。史記贊云，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足證索隱之說。

貪耆財利。師古曰，耆讀曰嗜。

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郅他，則郅姓他名，與壺遂、臧固爲三人。此傳作至它，則非人姓名矣。王念孫曰，案郅上當有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案，至與郅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是所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也（小司馬以至它爲至於他處，尤非）。解漢書者不以至它爲人姓名，徒以郅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聲與郅同，古字亦相通（豳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垤室窒爲韻。小雅杕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書司馬相如傳登陽郅隆，文穎曰，郅，至也。郅隆即至隆。史漢中人姓人名類多省字，郅至之通亦是也。

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人二字。先謙曰，唯讀爲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顏注天子一人，訓唯爲獨，非。王念孫云，據顏注，亦字當在唯天子下，今誤倒（史記誤同）。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

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尊引而墮車，跛蹇也。〔補注〕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他本只云引。予謂作奉引爲是。沈欽韓曰，續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案，引，前導也。先謙曰，史記作奉引，官本注尊作導，是。

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師古

曰以足狀。數月瘉。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衞尉。而將軍衞靑等擊匃奴。破龍城。〔補注〕宋祁曰。龍當作蘢。見衞靑傳。先謙曰。蘢城即龍城。武紀匃奴傳可證。宋說誤。明年。匃奴大入邊。語在靑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匃奴傳靑等破龍城在元光六年。冬安國屯漁陽即在是年秋匃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安國爲所敗在次年秋。（元朔元年）史記誤書靑破龍城之明年安國爲將軍屯漁陽。班氏仍未審定沿其譌耳。捕生口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生虜。是也。生虜即虜之生口。不當更有口字。他傳亦無稱生口虜者。明此文衍。言匃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補注〕先謙曰。疏文無佃字。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匃奴大入上谷、漁陽。〔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匃奴傳元朔元年匃奴入遼西、漁陽、鴈門。未入上谷。二年乃入上谷、漁陽。此承史記之誤。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匃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補注〕先謙曰。匃奴傳。匃奴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匃奴迺去。與此微異。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補注〕先謙曰。欲令安國當虜。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衞靑等有功。益貴。〔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而新幸壯將軍衞靑等。此去二字文義不明。安國旣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徼幸也。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注徼幸官本作僥幸。案幸。冀也。（上灌夫傳注可證）即徼幸之義。（晉語注。幸。徼幸也。）旣云冀得罷歸。不必更云徼幸也。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以元朔二年中卒。壺遂與太

史遷等定漢律曆。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補注〕沈欽韓曰。燕丹子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韓非十過篇。知伯之爲人。臨中而少親。案臨中者少親。則深中爲篤行矣。先謙曰。深中篤行。史記贊作深中隱厚。上方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綺反。〔補注〕宋祁曰。倚欲。浙本作欲倚。先謙曰。史記贊云會遂卒。下云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補注〕何焯曰。史公記云皆以外戚重。復申之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其區分前人尤嚴。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補注〕王念孫曰。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名顯者。用亦以也。言竇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竇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爲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爲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爲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貴而驕溢。師古曰。溢。持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補注〕先謙曰。於當作如。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顚墜。李奇曰。摯極也。〔補注〕王先愼曰。見器。謂上欲用爲相也。非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傳。摯至也。疏。摯至同音。故摯爲至也。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釋詁。摯。臻也。臻至義同。臨其摯。猶言及其至。謂安國將至相位。李說微隔。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卑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師古曰。言自己爲之。非由命也。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閼。師古曰、閼音烏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葛作曷。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迂也。言其所行不善、迂乖道德、故以爲謚。〔補注〕沈欽韓曰、禮文王世子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李慈銘曰、于迂古通用、故顏以迂字訓之。先謙曰、史表索隱云、謚法能優其德曰于。與顏說異。但考端之爲人、不當有美謚也。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補注〕齊召南曰、漢代賢王、河間稱首。史記五宗世家文太簡略、自此以下云云、並漢書所補也。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眞

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師古曰：眞，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爲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補注〕宋祁曰：加字新添。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先謙曰：宋說不可解，御覽百五十引亦作加金帛賜。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補注〕先謙曰：秦在漢先，故稱先秦，猶言前朝耳。秦代焚書，以此類者非內府並無藏書也，顏說不詞。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補注〕齊召南曰：禮經即儀禮十七篇，禮記七十子後學所記，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戴記在後，故師古特解之。孟子、老子之屬，〔補注〕先謙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河上公序老子云，親以所注老子授文帝，此云孟子、老子，獻王所得其說不同。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補注〕齊召南曰：按儒林傳，毛公治詩，貫公傳左氏，皆爲河間獻王博士，並當時不立於學官者。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補注〕先謙曰：宋慶引顏注，謂所嚮必行也。作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此文係寫誤也。通鑑胡注，顏注非也。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先謙案，被服，胡說是也。顏訓造次爲所向所行，義尙微隔。造當訓行，次爲止，言行止必於儒者。言其行止皆有矩度。史記作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則謂不服奇衰，不苟行止也。集解引杜業奏亦云被服造次必於仁義，皆以被服造次平列，後

書訓遊夾爲急遊布。且之時與古義異矣。山東諸儒者從而游。〔補注〕錢大昕曰、者國本作多。先謙曰、官本作多。史記亦作多。吳之游者字譌。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補注〕齊召南曰、藝文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先謙曰、宋祁注云、詔對三雍宮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補注〕沈欽韓曰、指當爲指。說文廣雅並云、指、意也。御中多誤爲指。先謙曰、沈說是、指指借字。顏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諸侯王中尉掌武職。常麗人姓名。曰、〔補注〕李慈銘曰、曰字上當有制字。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也。治、理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叡、深也、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叡作睿。宜謚曰獻王。〔補注〕先謙曰、宋集解引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何焯云、策問之詞、褒崇若此、知衆語爲誣矣。先謙案、史表、武帝元光五年、獻王來朝、即王之二十六年也。歸後即薨。此自當時流傳之說。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補注〕先謙曰、不害、史表作不周。案、史表、世家與此同。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堪、史表同、本表、世家作基。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爲謚者皆類此也。〔補注〕先謙曰、授、史表、世家同、本表作緩、誤。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終於頃王十三年、當太初四年也。據本表、孝王天漢四年嗣、是頃王以三年薨、七當作六。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十七年。據表、王元五鳳四年嗣、是孝王自三年薨、正四十三年。此是表誤。

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補注〕錢大昭曰、張敞也。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補注〕何焯曰、少史卽少使。外戚傳有長使少使、主供使者。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補注〕先謙曰、據表、建昭元年廢。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元字。引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元字。立十七年。〔補注〕宋祁曰、姚本七作五。先謙曰、表亦作十七年、姚本誤。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為河閒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閒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閼。〔補注〕先謙曰、史記閼作閼于、兩見。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年，表繫中三年，此及本表作三年，案景紀榮死繫中二年三月，史記景紀同作三。坐侵廟壖地為宮，師古曰，壖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補注〕先謙曰，景紀作侵太宗廟地，乃臨江國所立廟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稱之祖，因以為纍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纍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軷，祭酒脯而已。按今祭禮以軷壤土為堄於道，則用黃羝，或用狗，以其羝血釁左輪。文彬按，祖始行也。爾雅，祖、叚、首，皆始也。今人始行曰假，裴曰首途，與祖同義。聘禮鄭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奠於軷，為行始也。詩傳，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據此，是祖為行始於祖時致祭，故謂之祖，非以祖為行神乃謂行祭曰祖也。（孔穎達云，此一祭而三名，曰軷，曰祖，詩云取羝以軷，又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曰道而出是也。）又儀禮賈疏云，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於行者（即禮五祀之行神），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是以委土為山象。據此則祖之祭在國門外，故榮祖於北門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墮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荊州圖副云，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師古曰，簿音步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補注〕先謙曰，史記景紀云即死中尉府中，荊州圖副云懼而縊死。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擇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補注】先謙曰，前云魯共王餘，此及下文誤共爲恭，傳寫誤也。本表及史表、世家並作共。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補注】先謙曰，景紀，前三年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在六月。好治宮室苑囿狗馬。【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鬭雞鴨及鵝鴈，養孔雀鵁鶄，俸穀一年費二千石。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末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辭下有辯字，文意較明。官本注無音字。爲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補注】先謙曰，說文，吃，言蹇難也。二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史表、世家並作二十六年。據表，安王元朔元年嗣，是共王止二十六年，史記是，此誤。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遴，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遴與吝同，猶貪吝也。【補注】錢大昭曰，易蒙初六「以往吝」，說文兩引之，一曰吝，恨惜也；一曰遴，行難也。遴與吝通用。王莽傳云「性實遴嗇」，亦此意。廣雅，遴，遲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勁，表作封。子文王睃嗣，【補注】宋祁曰，睃疑作俊。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九年。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睃弟郚鄉侯閔爲王。蘇林曰，郚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補注】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王念孫曰，兩浙本是也。閔爲睃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著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下文云立孫弟爲者，皆不著某王子，是其例。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表云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獻神書，封列侯，賜姓王。

恭王初好治宮室，【補注】先謙曰，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

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前四年徙江都。以軍功賜天子旗。〔補注〕先謙曰：御覽百五十引旗上有旌字，史記亦作賜天子旌旗，此脫。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非好氣力，〔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補注〕先謙曰：非事亦見董仲舒傳。二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八年，史表、世家並作二十六年。據表，王建元朔二年嗣，是易王以元年薨，正二十六年，此傳、表並誤。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補注〕先謙曰：考，按問也。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堊室之次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音是，音女教反。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補注〕先謙曰：據表，是時蓋侯王充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建又盡與其姊弟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

易王最小子也。〔補注〕王念孫曰，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為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荼音瑘邪。潘化本瑘邪反，皆未安。錢大昕曰，廣韻余姓有二，其一以諸切，秦由余之後；何氏姓苑云新安人。此余字本音。其一視遮切，見姓苑，出南昌郡，此即荼之省文。今人妄造佘字，讀如蛇音，非也。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嗣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教之。〔補注〕宋祁曰，恭當作共。先謙曰，太后即程姬也。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讙聒之意。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間起居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諸侯王國官有謁者，吉其名。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補注〕先謙曰，後漢仲長統傳注，漫漫猶縱恣也。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補注〕沈欽韓曰，雷波即雷塘。寰宇記，雷塘在揚州江都縣東北十里。先謙曰，九域志，雷陂在揚州府江都縣，有堤高二尺，南兗記即吳王濞之釣臺也。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

郎溺。攀舩。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死陂中也。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臝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臝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補注〕沈欽韓曰。八子。承秦女官。史記秦昭王母芈八子。孝文王母唐八子。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鈆杵舂。師古曰。鈆者。鉗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臝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四據。手及足據地也。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補注〕先謙曰。越婢。越女解巫鬼之術。而為宮婢者。與郎中令等語。怨望。〔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諸侯王國官有郎中令。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補注〕王念孫曰。案顏訓覆為治。於古無據。覆猶審也。據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

閩。遣人通越繇王閩侯。〔補注〕先謙曰：越繇王閩，尊王無諸孫繇君丑也。見兩粵傳。繇音搖。閩侯，蓋其所屬。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絟，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筩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荃，芥脃也。絟，細布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作細葛布也。廣韻絟，細布別名。通作荃。沈欽韓謂荃不當偽絟，引寰宇記廣、潮等州土產蕉布、竹布，皆排其皮為之。嶺南新語云：蕉竹之屬皆荃也。足廣異聞，要逕古義矣。官本注音蓀上有荃字。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圜者也。音機，又音祈。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結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以滅其獄辭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音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案，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補注〕先謙曰：吏二千石，郡守也。議者皆以：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國問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宗正劉受、廷尉張湯。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補注〕劉攽曰：當云建立六年。地入于

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補注〕先謙曰。據表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眙音飴。〔補注〕先謙曰。王子侯表盱台侯蒙之江都易王子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是建弟即蒙之也。諸侯王表宮以易王庶孫盱眙侯子紹封。則宮為蒙之子。廣陵表作廣世。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盭。又陰痿。師古曰。盭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很戾也。痿音萎。〔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上也字。言其上有賊盭二字。當下無而字。很作狠。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頻也。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財也。〔補注〕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藉稅。蘇故為此語。顏失之。沈欽韓曰。齊語訾相其質。注。訾。量也。呂覽知度。猶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注。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韓非亡徵。籍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禮記少儀。不訾重器。注。訾。思也。並是此訾字義。蘇說得之。先謙曰。無訾省者。若今言諸事不思省。端含怒。遂一切漫無思省。故致財物腐不徙。吏不收租賦也。顏沈說是。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補注〕先謙曰。案謂罷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

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宅閭。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彊足以距諫。【補注】先謙曰。距。拒借字。論語其不可者拒之古本作距。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補注】先謙曰。繩事又見董仲舒傳。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為單衣。【補注】王念孫曰。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皁布。皁布單衣。賤者之服也。皁與帛字相似。因誤為帛。（管子輕重戊篇。立皁牢。服牛馬。今本皁誤作帛。）衣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為單衣。斯為曲說矣。王先慎曰。王說是。御覽六百九十一引此傳文正作皁布單衣。先謙曰。皁布衣。蓋雜役所服。故下云行迎除舍。令人不疑是王也。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補注】宋祁曰。邵云迎至除舍。先謙曰。顏宋說非也。史記作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則除舍非連文明矣。言自行迎之。又為埽除其舍也。宋祁謂彭祖自為二千石埽除

其舍、以迎之也、顧倒文義、亦未合。 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五十餘年、案史表終於太初四年、彭祖時立五十五年、此總其立至薨年計之、故云六十餘年也、 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榷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榷音角、會音工外反、〔補注〕宋祁曰、榷從木、從手者非、是、沈欽韓曰、廣雅、榷、彴、獨梁也、按獨梁惟一人得行、故韋昭云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是此義、唐律、諸買賣不和而較固取者、（注云、較、謂專略其利、固、謂障固其市、）則較與榷通也、先謙曰、會、會計也、總計買人財物而征榷之、故曰榷會、賈者之賈讀曰假、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禨、鬼俗也、字或作禨、淮南子曰、荊人鬼、越人禨、禨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禨音居衣反、〔補注〕宋祁曰、禨當作巨衣反、 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 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察也、音工釣反、〔補注〕先謙曰、劉文徼循也、公孫表有游徼、徼循禁盜、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經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彼義反、 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弟子事、詳充傳、 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衆、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補注〕先謙曰、

凱按武云。椎埋。即掘冢也。新雅者謂之埋。師古注非。沈欽韓云。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有欲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是椎埋爲發冢之徵矣。淮南人間訓。掘冢之家必有殃。高注。謂發冢得伏藏。即椎埋意也。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目勇敢自隨。〔補注〕先謙曰。從音縱。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求復立丹爲太子。上不許。

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補注〕先謙曰。據表。彭祖立六十三年薨。征和元年。頃王昌嗣。是彭祖以太始四年薨。此文誤也。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爲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補注〕先謙曰。在今廣平府雞澤縣東二十里。紀要。征和二年爲平干國。據表。征和二年立也。是爲頃王。十一年薨。〔補注〕宋祁曰。頃王下。疑更有頃王二字。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補注〕宋祁曰。五當作二。先謙曰。宋說非也。據表。元鳳元年。繆王元嗣。二十四年。五鳳二年。坐殺謁

者。會稽。不得代。案元鳳元年至五鳳二年。正二十五年。表二十四年。四爲五字之誤。大鴻臚禹奏。〔補注〕錢大昕曰。王禹也。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爲遺令也。能爲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十一年楚誅蔡般文。白虎通與誅般絕。云誅君之子不立。君見弒。其子得立。何以尊君防篡弒。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爲是。枉見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勿作多。是。行事猶故事。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大體篇。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補注〕先謙曰。諸侯王多自以爲見侵陵冤屈也。本書凡言自以爲者。止作自以。元紀。人人自以得上意。自以爲得上意也。于定國傳。民自以不冤。自以爲不冤也。此類甚多。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補注〕先謙曰。案濟川以是年

說。據史漢表，代、長沙、中山是年來朝，濟川不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補注〕沈欽韓曰：或問曲對，疑亦文士寓言，非當時辭令。按西京雜記，梁孝王得文木一枝，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云云。孝王大悅。則勝固優於文者。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師古曰：絫，古累字。累，重也。欷，歔欷也。音許旣反。思者不可爲歎息。師古曰：言聞欷歎之聲則增悲思也。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荊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補注〕先謙曰：御覽百五十引此作泣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爲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端之後，高彈低已，顧曲泄又已乎，壞墓生荊棘，牧豎遊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補注〕沈欽韓曰：如說見說苑善說篇。齊策又有一雍門子，勸王建無入秦，蓋說客亦有擬。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補注〕先謙曰：幼讀曰窈。夫衆喣漂山，應劭曰：喣，吹噓也。師古曰：漂，動也。喣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補注〕劉奉世曰：喣，吐沫也。聚蟁成靁，師古曰：蟁，古蚊字。靁，古雷字。言衆蚊飛聲有若雷也。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上，龐恭謂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秦策，莊辛謂王稽曰：三人成虎，十夫楺椎。先謙曰：執，固執也。謂執言有虎，喻人口多，則僞可使眞，直可使曲。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褒爲延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補注)沈欽韓曰.魏策作羣輕折軸.李善注.衆口所移.無翼而飛.亦此意.先謙曰.御覽百五十引.叢輕作衆輕.紛驚逢羅.潸然出涕.晉灼曰.言皆獵亂遇法罔.可爲出涕者也.師古曰.潸.垂涕貌.音所姦反.(補注)先謙曰.紛.言羅罔之多也.楚辭.紛吾旣有此內美兮.與此同義.此靖王自言.不得訓爲皆.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紓也.音山豉反.又音力支反.明月曜夜.蚊蝱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蝱音盲.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補注)先謙曰.文選王仲宣公讌詩注.蒸熱氣也.此言雲蒸之氣與雲平列爲義.塵埃抪覆.昧不泰山.師古曰.抪亦布散也.昧.暗也.抪音鋪.(補注)錢大昭曰.泰山上脫見字.先謙曰.官本有見字.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壅.塞也.閼.猶止也.音烏曷反.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生.言衆多也.一曰.蠭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鼷.小鼠.音奚.(補注)王文彬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灌之.君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亦國之社鼠者.(御覽九百十一引)韓非子.君亦見夫社木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鼠之所以不得也.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補注)先謙曰.肺當作柹.解在劉向傳.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爲帝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者.鴻毛喻輕薄甚也.莩音孚.張晏葉裏白皮.非也.(補注)宋祁曰.顏以晉說未明.故申云.莩者.筩中白皮.以張說爲非.以裏作裹則誤.景祐本.葭.蘆葉也.裹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裹字並裏.先謙曰.官本張注蘆也作蘆葉也.當衍葉字.葭莩雖有相著之親.然至微

薄。況疏遠小臣乎。此微薄之親。亦無之也。正與鴻毛之重對文。顏云喻者。其義不明。疑有脫文。宋說憂字並衍。亦有誤。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疢、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謂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補注〕錢大昕曰。按地理志。諸侯王國二十。如趙。眞定。河間。廣陽。城陽。廣陵。皆止四縣。菑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縣。東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文景以後。稍有裁制。然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郡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至封域若此之小。及讀王子侯表。始悟諸侯王國所以日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以表徵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間二十三人。菑川二十一人。魯二十人。王國之食邑。皆入於漢。無怪封圻之日蹙矣。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琅邪縣五十一。東海縣三十八。琅邪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四國鄰。東海與魯。泗水。楚。城陽諸國鄰。侯國之析置者多屬焉。此所領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陸成。（表作陸城。）新處。（表作薪處。）安險。皆常爲侯國。改屬它郡矣。（陸成。新處。皆屬涿。惟安險表失書所屬。亦當屬涿郡也。）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亦以舊封益之。如北新成。劉向以爲涿郡。（地理志末論十二國分域。蓋出於劉向。）而志屬

中山亦是後來姦封之證也。勝爲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補注〕周壽昌曰：左傳齊侯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史記作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

復井孫敗之。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四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十二年。據哀王元鼎五年嗣，是靖王以四年薨，正四十二年。三字誤也。史記表傳並作四十三年薨。

子哀王昌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薨，史表作即年薨。（其糠王嗣亦誤移前一年。）據糠王元封元年嗣，是哀王以元鼎六年薨，作二年是。此及史表並誤。子康王昆侈嗣。〔補注〕宋祁曰：琪越本作糠。糠，惡謚也，好樂怠政曰糠。學本去米，姦誤也。先謙曰：越本是也，史漢表並作糠。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三年薨。據憲王始元元年嗣，三年是也。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補注〕先謙曰：循表作脩。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補注〕先謙曰：據表，脩地節元年嗣，十五年薨，當五鳳三年。自五鳳四年至鴻嘉元年止，絕三十五歲，不得云四十五歲也。四字誤。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補注〕先謙曰：據表，利鄉孝侯安，中山頃王子，是憲王弟，即安也。下云數侯遂嗣，又下云侯因嗣，是因蓋安孫，雲客即因子矣。是爲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補注〕先謙曰：表作一年薨，下云建平三年復紹封。案自鴻嘉三年至建平二年，計絕十四歲，是雲客於封後即年薨，作一年是。（上文哀王昌一年薨，史表云即年薨，是其例。）三年誤也。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

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補注〕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奉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孫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錢大昕曰。羅願云。按表。廣漢至王莽時猶在。安得遽云無後。此廣德王倫自以廣川系絕。故封考之廣川惠王傳可見。非續中山也。中山子孫侯者二十餘人。不應取於見絕之廣川則矣。大昕案。劉氏以此必有一誤。今據羅氏辨正。則此傳無後以下二十三字。明是衍文。倫漢字形相近。非有二人也。先謙曰。倫實廣德王。奉惠王後。王子侯表。襲隨侯聚下可證。此文誤。錢說是也。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補注〕沈欽韓曰。釋名。以丹注面曰的。的。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說文。姅。婦人污見也。漢律。見姅變。不得侍祠。闕壽昌曰。婦人月姅不進御。令宮婢奚入月。唐時尚如此。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誤幸唐姬。〔補注〕先謙曰。張說非也。上文明云已乃覺非程姬。非待王生而始發寤。命名之意。蓋因一索而得義。取發祥。特用志喜。蓋開後漢二百年之祚。允叶嘉名矣。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補注〕王先慎曰。通志。定王墓在長沙東門外。及其母唐姬墓各高十三丈。其間相去三丈。又引明統志云。定王墓在府城東南。定王築臺於此。以望母唐姬墓。方輿勝覽。俗傳定王載米換長安土築臺。遂異記。定王故宮有望母臺。言定王故國也。先謙曰。史表景帝後二年。不書定王來朝。疑應氏誤記。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

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二王薨年與此同，史記傳表則定王二十七年薨，王二十八年卒，未知孰是。史表傳並作康。子頃王鮒鮈嗣。服虔曰，鮈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鮈音劬，字或作胕朐，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表作胕朐。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師古曰，剌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燔，燒也。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補注〕先謙曰，表作初元四年，據上文絕歲餘，三年是。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三十年薨，據魯人永光二年嗣，是孝王以元年薨，正三年，表是，此誤。子魯人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表云繆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居攝二年，舜嗣，二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此傳王莽上有脫文。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十三年表作十二年，誤。表繆王建元五年嗣，是惠王以四年薨，正十二年，史記表傳並作十二年，三字誤。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諡法曰，蹈仁布義曰繆。四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四十四年表作四十五年，據表王去征和二年嗣，是繆王以元年薨，正四十五年，表是，此誤。初，齊有幸臣乘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與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補注〕錢大昭曰，案王子侯表西熊侯明，廣川惠王之子

也。當是繆王齊之弟。縣作子誤。鼠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謂彭祖屬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有司二字。引宋祁曰。浙本案字上有有司字。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卽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補注〕先謙曰。受疑當作授。下文云。事師受易。言非師則可云受易。師但可云授易也。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劍。晉灼曰。成慶。荊軻也。衞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荊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荊卿也。〔補注〕錢大昭曰。後代之有門神。濫觴於此。沈欽韓曰。秦策。范雎說秦王。成荊孟賁之勇。史記。徐廣曰。荊一作慶。慶字同。方言。大袴謂之倒頓。按此卽後世之袴褶也。先謙曰。注謂之荊卿。官本卿作軻。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案疾字衍。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褎中刀。師古曰。褎。古衣袖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以鍼刺也。鍼音之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以字。是。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夢見昭平等呂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補注〕錢大昭曰。永巷二字。疑衍。南監本閩本皆作衣服。王文彬曰。南雍宮中嘗罪之室。蔡引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耳。史記范雎傳。范雎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是永巷之名秦已有之。後代爰沿其制。先謙曰。據下文昭信譖脩成主諸姬淫亂難禁。改使大婢主永巷。是永巷二字不誤。後人妄改衣服耳。李斐說近。周易集解。爲閹寺。引宋衷注。閹人主門。寺人主巷。是宮中之巷。必有主之者。永巷蓋諸姬往來之道。明貞夫人主之。司其防禁也。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補注〕先謙曰。後漢書袁紹傳注。與猶待也。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鮮新華也。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師古曰。匄。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呂故益不愛望卿。〔補注〕先謙曰。司讀曰伺。益。漸也。疑望卿有姦。漸不愛之也。凡言益者。皆以漸而加之詞。李廣傳。胡虜益解。言胡虜漸解也。蘇武傳。武益愈。言武漸愈也。本傳去益大。顏注。謂年漸長大也。得其義矣。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呂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作呼舅爲鍾。引宋祁曰。注文呼舅下當有姑字。先謙案。呼舅姑爲鍾。亦非。宜本章聲作尊聲。是也。據[illegible]。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補注〕先謙

曰。屈嘱同。行周流。自生患。〔補注〕先謙曰。行周流。謂望卿數出入南戶。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
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卽誣言望卿歷指郞吏臥處。具知其主名。〔補注〕先謙曰。知某吏臥某處也。又言郞中
令錦被。疑有姦。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嬴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從音縱。更。迭代也。令諸姬各持燒
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橜也。椓。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
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幷
煑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服虔曰。知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
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吕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

人望之莫敢復迕。師古曰：迕，逆也。不敢逆昭信意。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爲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補注〕王先謙曰：百官表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注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補注〕先謙曰：方言戶鑰自關而東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鑰。文選鮑明遠樂府注引易廣注，齊魯之閒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是籥鑰古通也，或亦作鑰。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賴也。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師古曰：茀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隤音頹。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吕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補注〕先謙曰：昭信兄女名初也。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

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吕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臝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吕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補注〕先謙曰：天子下其事，遣使案之。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

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卽取他死人與都死。幷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求其死。亦同。〔補注〕先謙曰。都死之死。卽屍字省文。說文。屍。終主。从尸从死。今作尸非也。史記晉世家以其死與之。與此同。注求其死。其字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僻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補注〕周壽昌曰。以廣川事雜治於鉅鹿郡中。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棗強縣。東鉅鹿郡今順德府平鄉縣。治相距甚近。凡遣官治獄曰詔獄。奉詔治獄也。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僻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補注〕先謙曰。謂望卿與都及其母也。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補注〕先謙曰。惟望卿母在赦後也。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補注〕先謙曰。去妻卽昭信。下云昭信棄市。不得與去俱徙。妻字衍。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

文案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補注]先謙曰。海陽表作汝陽。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嬴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補注]先謙曰。甘露四年至元始二年計五十三年。此誤。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廣爲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廣音曠。[補注]先謙曰。表云靜王倫以惠王曾孫戴王子。報封故王子侯表。襄隄侯廣川繆王子地節四年免。元始二年。地子倫以曾祖廣川惠王曾孫爲廣德王。以上中山靖王勝諡之作倫者是。廣稱者誤也。地爲繆王子。戴王弟。倫爲惠王曾孫。戴王從子。諸侯王表誤。奉惠王後。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年薨。諡靖王。亦以居攝元年嗣。表是此誤。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窺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兵作樓。集解引應注。非兵車義也。鏃字爲錐。說見衡山傳。戰守備。[補注]先謙曰。備諸戰守之具也。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謂所連出其事。[補注]周壽昌曰。出之。出其罪也。出猶脫也。王還紓轉行轉無出者。出亦作說解。觀後王未被誅。徙以意自傷而死。可證。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也下有當出王云天子爲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

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補注〕先謙曰。淮南反。賜不以聞。而私作兵器。爲有過也。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四年。據戴王元封五年嗣。是賢以四年薨。正十四年。表是此誤。史記表傳並作十四年。諡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狩三年五月立慶爲六安王。史漢表並云二年七月立。至始元三年。得三十八年。子夷王祿以始元四年嗣。然則武紀誤也。子夷王祿嗣。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四年。誤。據繆王本始元年嗣。是夷王以元平元年薨。正十年。此是表誤。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三年。據頃王甘露四年嗣。是繆王以三年薨。正二十三年。表是此誤。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地入於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三十三年。表作三十二年。據史表薨於元

鼎三年．正三十二年．裴是此說．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其字從木．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補注〕先謙曰．內謂姬妾．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妒媢不常在．師古曰．媢亦妒也．媢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梲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補注〕蘇輿曰．言不齒於諸子之數也．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梲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補注〕先謙曰．宜本之作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補注〕先謙曰．疑讀曰擬．漢所擬罪之囚也．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梲陷之罪．〔補注〕先謙曰．言脩平日妒媢．不善事憲王．致梲得陷以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補注〕先謙曰．

最親解見上。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補注〕先謙曰。宋表。勃。脫平。商封並在元鼎三年。紀漏書平爲眞定王。 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眞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據安王建昭元年嗣。是孝王以永光五年薨。自本始三年嗣位。至永光五年。計三十三年。表竝誤。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二十六年。表作十六年。據共王陽朔三年嗣。是安王以二年薨。自建昭元年至陽朔二年。正十六年。表是此誤。 子共王昔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陽表作楊。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十年作十二年。一年作十一年。引宋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先謙案。十年。表作十五年。案表哀王太初二年嗣。是思王元年薨。自元鼎三年。（表作二年。誤。說見表。）至太初元年。計十一年。表傳並誤。史記作十一年卒。是也。哀王一年薨。不當作十一年。史記云。商以元鼎四年立。又誤也。史表亦以元鼎四年爲商元年。以太初二年爲哀王元年。則商止十年。與傳十一年卒之文自相違戾。且哀王止一年薨。史表於太初三四兩年書哀王二年。三年。（表終於太初四年。）而傳云安世立十一年卒。果兩卒年已在史公身後。何由知而書之乎。史表譌誤。不可悉舉。讀者以其據闕文。或未細加讐校耳。 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爲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補注〕宋祁曰。浙本云二十年。先謙曰。二十二年。表作二十年。據表。勤王元鳳元年立。是戴王以始元六

年薨。自太初三年嗣。至始元六年。正二十二年。此是表誤。浙本亦誤也。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補注〕先謙曰。煖表作綜。相內史不吕聞。太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謚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吕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載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吕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補注〕先謙曰。人當作民。蓋避唐諱改。凡民猶細民。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十三)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按成紀縣，漢初屬隴西郡，至元光以後，置天水郡，改屬焉。故志載成紀於天水下，而此傳曰隴西成紀人也。 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故槐里徙成紀六字。 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補注〕先謙曰：史記廣下有家字，文義較明。索隱引注受上有世字，此奪。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 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補注〕周壽昌曰：漢制，凡從軍不在七科謫內者，謂之良家子。 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用善騎射，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案歷觀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先謙案：百官表無武騎常侍。據史記，蓋文景時置此官。後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亦為武騎常侍，武字不可少。師古說文立嗣耳。 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補注〕先謙曰：百官志，郎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史記云：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

顯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補注]錢大昕曰、即平曲侯公孫昆邪、丞相賀之大父也。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師古曰、亟、屢也。确、謂競勝負也。确音角。[補注]先謙曰、說文、确、礊石也。礊、堅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物堅鞕謂之确。無競義。角借字耳、當正作角。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補注]先謙曰、官本入作徙。引宋祁曰、徙上郡監本改徙作入。案史記作匈奴大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補注]先謙曰、宋際宇畫巴爽履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雜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補注]王念孫曰、顏以從爲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下文云李敢從數十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數十騎縱。徐廣曰、放縱馳騁。差得其意矣。下文聞鼓擊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卒逆東兵先縱。並與將數十騎縱之縱同義。先謙曰、官本張注從作縱、是。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趨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以爲箭羽。音彫。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馳而逐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分引其騎若鳥翼之爲。而廣

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上馬．是．若廣先上山．匈奴又何以上山陳耶． 望匈奴數千騎．〔補注〕李慈銘曰．史記匈奴下有有字．不可省． 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補注〕先謙曰．誘、即上所云誘騎也．史記之誘作誘之．誤倒． 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 廣令曰前．〔補注〕先謙曰．令騎前行也．史記下更有前字． 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補注〕王念孫曰．去當為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 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補注〕先謙曰．顏說分用堅其意為二義．非也．此言匈奴以我為誘騎．故上山陳．然猶疑我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彼以我為誘騎之意．所謂使之不疑也．與上文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相應．史記此下有於是胡騎遂不敢擊八字． 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此七字．非．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 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補注〕先謙曰．史記敘此

文於匈奴大入上郡.前云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此兩書代郡也.據公卿表.廣由隴西太守爲衞尉.則隴西當在諸郡末.史記則云以上郡太守入爲衞尉.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衞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衞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光元年.隴西太守李廣爲衞尉.不書程不識.百官志云.長樂建章甘泉衞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故表不書.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頻面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頓作屯.舍作舍止.下屬爲句.不擊刀斗自衞.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郡之譙.鋗器也.鋗音火玄反.鋗卽銚也.今俗或呼銅銚.音姚.〔補注〕先謙曰.刀.官本作刁.是.史記亦作刁.又官本注行下夜字作故.集解引受上有器字.無上刀斗二字.今下七字.索隱引蘇林曰.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衞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衞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補注〕宋祁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說.先謙曰.史記作省約文書籍事.注.幕中府之幕.當作莫.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補注〕先謙曰.索隱.案許愼注淮南云.（南下脫注字）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簿音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而其士亦佚

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猶閑豫也。爲之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咸樂爲之死。語意較足。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元光六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之字。先謙曰。越本是也。下文臥行十餘里。臥行連文不合。差廣傷不能起坐。故絡而盛其臥也。史記作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是臥字屬上爲文。不應有之字明矣。通鑑亦作絡而盛臥。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脫視字。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暫。猝也。因抱兒鞭馬。〔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茅坤曰。史記作因推墮兒。是。洪頤煊云。世表集解。抱音普茅反。讀如抛。枚乘傳。抱薪救火。抱義亦作抛。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

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補注〕錢大昭曰、時彊以有罪免侯、故曰故也。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補注〕宋祁曰、南本飲作欲。先謙曰、南本誤。史記亦作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補注〕譚宗浚曰、按說文無呵字。呵當作抲。說文抲下云、撝也、从手可聲。周禮曰、蓋執抲。疑此及江充傳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止之、皆作抲爲是。抲止、謂撝止不使行也。呵字或淺人所改耳。又說文訶下云、大言而怒也。與抲止之抲義相通而微異。先謙曰、索隱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補注〕宋祁曰、越本作隴西。先謙曰、事在元朔元年、見武紀匈奴傳、越本誤。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補注〕沈欽韓曰、司馬法、兵車不式、城上不趨、無遭喪不服語。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補注〕先謙曰、廣韻、稜俗棱字。說文、棱、柧也。一切經音義十八引通俗文、木四方爲棱。人有威、如有棱者然。故曰威棱。後漢班彪王充傳注並訓稜爲威。非獨神靈之威曰稜也。文選蕪城賦、稜稜霜氣、注、嚴冷之貌。故猶氣亦言稜威矣。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

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婢反。〔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白檀屬漁陽，不屬右北平，孟注因下有右北平字而誤耳。沈欽韓曰：一統志，漢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承德州界，相傳在古北口東北一百四十里，此即漢白檀縣地。紀要云：白檀縣在昌平州密雲縣南，白檀山在縣南二十里，此本漢傂奚縣地，後魏於此置白檀縣，爲密雲治，非漢之白檀也。紀要誤。先謙曰：顧炎武云：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官本注無也字。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爲寇，故令折衝禦難也。〔補注〕王先慎曰：防盛秋，即後世所謂防秋。唐書邢君牙傳：田神功爲兗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盛秋，是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退而更射，鏃破簳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按呂覽精通篇、養由基，新序雜事，楚熊渠子事並同。北史李遠傳：遠，廣之後也。嘗校獵於沙播，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然則北史所載，想非虛造，果有其事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

無宋五字。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圜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作張。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注太公下脫在六韜曰三字。此刊本誤脫也。沈欽韓曰。文選射雉賦。捧黃間以密發。鐘鼎款識有中郎將弩機上字云。中郎將曹悅赤槊闔發。所謂黃間白間皆在弩機處名之也。先謙曰。集屏。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宋隱蕃說是。殺數人。胡虜益解。〔補注〕先謙曰。益漸也。解在紀十三王傳。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　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補注〕宋祁曰。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先謙曰。此師古誤認罷字連讀爲文。謂罷兵歸也。下迺言漢法云云耳。若罷字連上讀。則沒罷不成義。浙本越本刪去罷字。適爲顏讀所誤也。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補注〕先謙曰。軍自當。史記作軍功自如。如當義同。初。廣與

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補注〕錢大昭曰。中率。中首虜率也。上文云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封爲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爲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補注〕周壽昌曰。樂安地理志屬千乘郡。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無安樂縣名。自以樂安爲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第之中。〔補注〕李慈銘曰。下中者卽人表第八等。謂下等之中也。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作云。天文志王朔所候決於日旁。開元占經日占中多引朔說。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妄作部。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㠯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補注〕先謙曰。案謂廣不在人後也。然終無尺寸功㠯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句下有且固命也四字。㠯相與命並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補注〕沈欽韓曰。吳越春秋。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此迺將軍所㠯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或曰。假借爲猨臂也。師古曰。王國風兔爰之詩云。有兔爰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修務訓。羿左臂修而善射。此亦如猨之通臂也。或曰猨臂。猨臂何能善射乎。先謙曰。史記作猨臂。爰猨古字。集解引如說。作臂如猨通肩。此注下臂字當是衍文。官本爰爰緩意也。作亦緩意三字。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補注〕先謙曰。藝文志有李將軍射法三篇。廣吶口少言。師古曰。吶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如淳曰。爲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補注〕沈欽韓曰。三略。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補注〕先謙曰。非見敵急不射。故其將軍數被敵窘迫。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補注〕齊召南曰。案後文注。右將軍趙食其也。應在此文下。先謙曰。師古爲食其作注耳。齊說誤。官本注末有也字。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

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適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補注〕宋祁曰：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繆。蕭顯宗璉曰：按孫奕示兒編引宋景文筆錄云，孫奭亦讀以為朔。先謙曰：宋監小顏音所具反，宋說是。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時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指欲禽單于。既有避道失之，為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補注〕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先謙曰：武紀云青將四將軍，去病傳有前後左右將軍，則無中將軍明矣。但敖既為校尉，不為將軍，而青欲令當單于，與廣徙他道與否無涉，非若敖廣俱為將軍，必須徙一將軍乃留一將軍也。若謂廣與青俱，敖固不能留軍中俱當單于，此必無之理。廣死由青，當時哀廣者皆歸過於青，不免曲加文致，此自史公元文之誤，班氏承用之耳。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補注〕先謙曰：胡注：青本與敖友，又脫青於阨，故青欲使當單于而立功。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衞青行軍府。〔補注〕宋祁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劉敞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設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雖面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來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書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徑封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李慈銘曰：據之莫府，謂廣所自立之莫府也。上云廣行軍莫府省文書，則將軍之出，各有莫府明矣。先謙曰：劉、李說是。奉世所見漢書與景祐本同，故謂之為其，但景祐本奪廣字耳。

曰。急詣部如書。〔補注〕先謙曰。此當面告廣之書。詣部。卽下所云就部也。不明示之。但令詣部如書指而行。然弗願之意。已在言外。故廣不謝而起行也。正義謂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從東道。是以爲前明告廣從東道。則上封書爲贅文矣。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師古曰。言慍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補注〕王念孫曰。正文注文本皆作或。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以字本作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也。若作惑。則不須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或。史記同。先謙曰。注在後字衍。史記或上有軍亡導三字。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補注〕宋一新曰。幕與漠同。先謙曰。注渡當爲度。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問

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失字。正義。軍曲折。言委曲而行。回折。使軍後大將軍也。王念孫云。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正義失其指矣。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

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補注〕劉奉世曰。此閒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劾責廣之莫府曹吏。令上簿。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剄耳。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

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遜音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補注〕先謙曰。史記能作勇。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先謙曰。常為早借蚤字。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壖、音人椽反。〔補注〕先謙曰。案陵云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四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二丈也。案陽陵、景帝陵。蔡為丞相。時賜冢地陵旁。於所當得地外。使盜賣錢。又取神道地營葬也。史記作坐侵孝景園壖地。表作坐以丞相侵賣園陵道壖地。並以陵壖二事言。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敢為郎中令在元狩五年。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補注〕先謙曰。恨讀為很。很、逆也。謂廣欲居前部。當單于。而青不聽。說詳劉向傳。顏訓非。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補注〕周壽昌曰。從上雍。言從上於雍

也。故敢去病射死。而上爲諱若謂地形高爲上則所云敢從者爲從雕故時武帝連臨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祗云幸雍。不得上雍也。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元狩六年。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補注〕沈欽韓曰。中人。蓋宋有位號者。猶唐宋宮人曰內人。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縋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補注〕沈欽韓曰。杞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從水中行。（火州在哈密西七百里。即高昌國。）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

迎貳師遺。復酉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補注〕先謙曰。官本右作左。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師古曰。輜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左宣十二年傳注。輜重也。疏。載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補注〕先謙曰。見黃圖。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補注〕先謙曰。上文將勇敢五千人。史記本作將丹陽楚人五千人。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搤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搤音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補注〕先謙曰。官本干作于。南作前。案通鑑作蘭于山南。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向。〔補注〕先謙曰。官本向作嚮。是。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補注〕先張曰。毋無同。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事猶言須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補注〕先謙曰。論語其不可者拒之。拒。古本作距。釋文。距。雞爪也。案統言則距亦爲爪。分言則前者爲爪。後者爲距。雞行爪伸。其後屈不動者距也。淮南修務訓。爪後距是也。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補注〕周壽昌曰。浚稽。應屬殿州。屬國內道。李兆洛云。當在今吳剌忒境。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帝疑陵，因徙博德出他道。鉤營，地名。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遮虜鄣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匈奴戰處。將軍楊元於其地得銅弩牙箭鏃。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胡注，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補注〕齊召南曰：胡注，地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蓋其下流在浚稽山下。召南案，陵出居延遮虜障，此龍勒水當在居延塞外直北沙磧中。故下文曰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至敦煌之龍勒縣實之也。且志言有氐置水，不云即龍勒水。胡氏地學極精，而此條則誤。沈欽韓曰：一統志，按浚稽山直受降城北，趙破奴從朔方出，漢書言出朔方二千餘里；李陵從居延出，漢書言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其山當在今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所謂龍勒水，在東浚稽山南。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補注〕先謙曰：初，漢築受降城，受匈奴左大都尉之降，猶以爲遠，使破奴出朔方，期至浚稽山而還。後浞野敗沒，單于攻受降城，使入邊而去，非詳何奴降。此命陵循其出兵故道而歸。抵，至也。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補注〕何焯曰：以圖爲信也。浚稽山由居延行三十日始至，程大昌北邊備對引顏注云在武威塞北，疏矣。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

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補注〕先謙曰。直讀曰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補注〕何焯曰。上云東西浚稽。故云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補注〕沈欽韓曰。陵以此車載輜重。因行陳。備衝突。晉馬隆討鮮卑樹機能。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亦是此法。要其臨戰。乃用步騎。未嘗以車戰也。先謙曰。霍去病傳。衛青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與此同。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郎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補注〕先謙曰。擊。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鉦也。一名鐲。鐲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補注〕先謙曰。傷重者不能行。故載於輦。令人挽以行。將亦挽也。劉注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鼙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補注〕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補注〕先謙曰。龍城解見衛青傳。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

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斷。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絭音去權反。又音眷。〔補注〕劉攽曰。三十弩一弦。三十絭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先謙曰。胡注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揚弩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補注〕先謙曰。捕虜述匈奴君臣之言。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一引陵傳云。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與此不同。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

延年爲侯吕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補注〕沈欽韓曰。杞要鞮汗山在遮虜障西北百八十里。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補注〕先謙曰。官本一日作百。引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齊召南云。按百字通鑑作一日。然則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案齊氏未證毛本及宋祁故云然。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輻、輪轑也。即輪木中之直指者。斬而持之以當軍器。軍吏持尺刀。〔補注〕先謙曰、以矛戟都盡。但持短刀。抵山。〔補注〕先謙曰。至鞮汗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書故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補注〕錢大昭曰。陵居谷中。虜在山上。故以壘石投之。亦謂之礧石。鼂錯傳云具藺石。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先謙曰。周禮肆人注。軍壁曰壘。廣雅釋詁。壘、重也。又云。積也。石重積而下。高若軍壁然。故云壘石。陵入谷欲南出。而匈奴遮其後。乘山隅下石以壘斷谷口也。若投人之石。無壘石之名。顏錢說亦誤也。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著衣卷袂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補注〕周壽昌曰。便衣不介胄。猶古人免胄欲致死於敵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補注〕先謙曰。勸陵且降匈奴。後求得間道而徑歸漢也。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補注〕宋祁曰。浙本

客作容。王念孫曰。客字義不可通。蘇破奴傳。無所罰天子客遇之之非。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行志）遇、待也。（見管子任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先謙曰。王說是也。此後人因下有單于客遇李緒之文妄改此容遇亦爲客遇。不思武帝無客遇破奴之理也。陵曰。公止。〔補注〕先謙曰。止、令勿言。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人字。義乃安。若只云數十矢。何能脫也。先謙曰。宋說是。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卽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云。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補注〕周壽昌曰。時天漢二年五月。故有冰。持以備渴。顏說誤。先謙曰。通鑑作一片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補注〕先謙曰。胡注。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鄣者。得脫以待後至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補注〕沈欽韓曰。六韜五音篇。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曰。從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

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服虔曰：糵音欺，謂誣欺也。孟康曰：媒，酒教；糵，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補注）先謙曰：胡注引賈公彥云：齊人名麴餅爲媒者，麴䴷和合成酒醴，名之爲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師古曰：輮，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卬億萬之師。卬，向也。讀爲仰。此作抑，則謂毆排匈奴抑之在下也。抑卬形近，致有不同。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桊同，音去權反。又音眷。（補注）先謙曰：拳當爲弮字之誤也。通鑑作張空弮。胡注引文穎，拳並作弮，並引師古兩音（通鑑顏注弮音丘權反，又音眷，與此正同）。是司馬胡氏所見顏書本正文及注並作弮無疑，辭詳通鑑。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補注）宋祁曰：南浙兩本冒音莫勗反，首音式授反。當化本首音式到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謂敗匈奴之兵也。暴，顯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補注）先謙曰：當，謂適可也。謂欲得適可之事會而動，非眞降匈奴。顏說非。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師古曰：財與纔同。謂淺也。僅也。史擇通用字，他皆類此。（補注）王念孫曰：財猶蓋少也。蓋與僅同。凡言財者，或裁，或纔，或財擇，財衺，財僅，義皆訓少。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

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孟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爲當陵發兵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擁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爲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致陵軍無救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杅胡地名也師古曰杅音于〔補注〕先謙曰天漢四年事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吕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補注〕何焯曰史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先後不同先謙曰陵入匈奴後事漢書較詳審當以漢書爲正陵是當戶遺腹子不得有弟史記作族陵母妻子是隴西士大夫吕李氏爲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宗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吕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吕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吕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

立爲王而主其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衞律耳。先謙案下文云律常在單于左右。胡說是也。皆貴用事。衞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律父蓋胡人降漢。爲胡騎而屯長水。故律生長爲漢人也。又詳蘇武傳。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補注〕先謙曰。當云單于愛之也。下匈奴二字史駁文。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衞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補注〕周壽昌曰。環者還也。故循刀環。先謙曰。官本注順作循。是。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補注〕譚宗浚曰。史記陸賈傳陸生至尉他魋結。集解引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本書陸賈傳注引同。）索隱。魋。直追反。結音計。且案其魋結依字讀之亦得。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據此則魋結乃中國所有。胡服椎結者。正謂其俗雜漢夷耳。並以椎結爲夷服者恐非。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

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補注〕先謙曰。墨讀曰嘿。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補注〕宋祁曰。字字一作呼。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九。范蠡行遊與齊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補注〕王先愼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據此是陵娶單于女後復有子也。賢祖父兄弟仕魏周。皆至大官。先謙曰。天漢二年至宣帝元平元年。二十六年。

蘇建。杜陵人也。〔補注〕譚宗浚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蘇氏出自己姓。顓頊裔孫吳回爲重黎。生陸終。生樊。封於昆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鄴西蘇城是也。蘇忿生爲周司寇。世居河內。後徙武功杜陵。至漢代郡太守建。徙扶風平陵。封平陵侯云云。此必唐以來譜牒所載。而歐公采之。地理志杜陵下云。宣帝更名。而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楚兵大敗於杜陵。鮑注。屬京兆。疑秦漢時本有杜陵之名。宣帝特因以置縣。故蘇建以前得稱徙武功杜陵也。至明康海武功縣志。據此以蘇建蘇武爲武功人。則不脫地志沿附之習耳。先謙曰。史記。家在大猶鄉。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遊擊將軍。從大

將軍出朔方。〔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元朔三年城朔方。五年出朔方。後一歲。吕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補注〕宋祁曰。南本騎作駙馬。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吕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廄監。師古曰。移中。廄名。爲之監也。移音移。〔補注〕先謙曰。詳昭紀。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吕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鞮。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據匈奴傳。單于立。歸漢使。在太初四年。武使匈奴在天漢元年。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補注〕沈欽韓曰。尸子發蒙篇。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此以丈人爲家長也。故單于比漢天子於丈人行。若泛然尊老之稱。不當加一行字。（唐世呼婦翁爲丈人。劉禹錫集劉氏集略說云。子壻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鄉遊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此別一義。）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吕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遣作遺。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補注〕錢大昭曰。賂。閩本作路。先謙曰。賂譌字。官本作賂。通鑑同。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吕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補注〕先謙曰、胡注、漢望其回心嚮善、今乃叛離、故曰非漢所望。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侯作侯、是。胡注、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鄠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注、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每屯於此、非胡名也、戾傳說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軍、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補注〕沈欽韓曰、此下應有虞常二字、蓋衛律長水胡人、上文云長水虞常、則常以長水胡屬律、若不敍虞常沒匈奴之由、則并此語爲贅文。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迺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卽謀單于、

何以復加。師古曰、言殺衞律而殺之、其罪太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宜皆降之。單于使衞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衞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爲坎。置熅火。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弋贍反。〔補注〕先謙曰、說文熅、鬱煙也。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補注〕宋祁曰、浙本哭作共。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補注〕先謙曰、益、漸也。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曉謂令降也。會論虞常。〔補注〕先謙曰、論、斷其罪。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衞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補注〕先謙曰、募、招也。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

何用見女爲也〔補注〕王念孫曰見字本當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爲猶論語言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耳若云何以女爲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爲兄弟乎爲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爲也 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 絕不飲食師古曰飲方於禁反食讀曰飤〔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爲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飤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刪與字）服飾部三（此卷與字未刪）藝文類聚天部下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食）先謙曰官本注方作音是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 數日不死匈奴吕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補注〕齊召南曰按北海爲匈奴北界其外卽丁令也塞外遇大水澤通稱爲海唐書地理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卽此北海也今曰白哈兒湖在喀爾喀極北鄂羅斯國之南界 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補注〕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飤之 掘野

鼠去屮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屮，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補注〕劉攽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案草食之食當作實。）周壽昌曰：去即弆字。陳遵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去，藏也。與此同。王文彬曰：左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疏：去亦藏也。又云：字書去作弆，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弆，東人輕言爲去。文彬按：謂去爲藏，本反言以見意，猶治之爲亂，香之言臭也。王先愼曰：御覽九百十一引此文無去字（漢紀同）。又引唐書云：吐蕃有草名遂古芒，葉長二寸，狀如韮苗，每莖不過三四葉，其莖頭其花，其根連珠如麥門冬。有鼠長於常鼠，每二三十同一穴，至秋鼠皆收此草爲藏，多者至數石。俗亦掘草根食之，而留給鼠糧。案此可取證。蘇說與張劉說並通。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靬，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師古曰：紡，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斫。檠音警，又音巨京反。〔補注〕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王念孫曰：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沈欽韓曰：管子輕重甲篇：十鈞之弩，不得檠㯳，不能自正。韓非外儲右：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甁。孟康曰：服匿如甖，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甖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南齊書魏虜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觀器底，有字髣髴如澄所言，可以證孟晉二注。沈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旃帳，案今徵卒所宿若倚廬者是也。范成大石湖集河邊服匿多生口，乃承用劉說。十國春秋南唐章僚使高麗，有溫器名服匿，狀中國之甁，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及南齊陸澄所言，又與孟晉二說合。其穹廬則穴帳，淮南齊俗訓作窮廬。梁書諸夷傳：高昌屋宇，雜以百子帳。唐書吐蕃傳：其人處於大氈帳，名爲拂廬（元之斡耳朵，今呼爲蒙古包）。蔡絛鐵圍山叢談：古號百子帳，北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氈帳。程大昌演繁露：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而其

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耳。捲柳爲圈，以相連瑣，可張可合，爲其圈之多也。亦非眞有百圈也。其施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補注〕何焯曰：衞律爲丁靈王，蓋使人盜之以困武也。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補注〕先謙曰：愧見武，不敢求訪之。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殿門階之閒。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爲騎也。黃門駙馬，天子私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補注〕先謙曰：大夫人，通鑑作太夫人。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乾字。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補注)先謙曰是時陵母誅久矣繫保宮追書始降時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補注)先謙曰言武家並已無人願盡而不欲降之情無以過於陵也 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補注)周壽昌曰為朝廷近臣也 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王必欲降武(補注)先謙曰胡注匈奴封李陵為右校王故稱之 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 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稱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故也云惡自賜武並嫌於自居其名耳周壽昌云陵自愧於武惡自賜之也其妻為罪于貴主故使賜之先謙案周說是此云惡者所謂羞惡之心也 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

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奇二甌皆失之。區讀曰甌。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補注〕沈欽韓曰。區脫猶俗云邊際。匈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脫。似不當以爲土室。且候望自有樓櫓。非居土室所辦。先謙曰。沈說是。言邊界補得生口耳。諸家皆誤。注讀曰之曰。官本作環。是。言太守已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哭也。音力禁反。數月。昭帝卽位。〔補注〕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先謙曰。劉說是。通鑑作旦夕臨數月。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補注〕宋祁曰。江浙本詭作紿。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補注〕王念孫曰。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爲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或作荒。與某相似。）荒澤卽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鴈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聚鳥部中引作荒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正作荒澤。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師古曰。貰。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

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隤，墜也。音大回反。〔補注〕先謙曰：蒲讀曰漢官本無欲字，引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歾，非也。〔補注〕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歾，音沒。齊召南曰：按此專記武官屬耳。匈奴傳言有馬宏者，前以副使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不肯降，至是與武並還漢。王念孫曰：釋名：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為歾）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宋說近之。物與歾同，說文：歾，終也。或作歿。歾、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死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歾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胡注：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今以命武，以武久在匈奴中，習外夷事，故使為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始㠯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補注〕宋一新曰、二十年者舉成數耳、顏注非。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補注〕宋一新曰、擅、散也。光顓權自恣。師古曰、顓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廷尉王平也。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㠯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衞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㠯爲遺言。〔補注〕先謙曰、據表、地節三年安世爲衞將軍。霍光已薨。武當卽其時。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補注〕先謙曰、百官志、左右曹皆加官、給事受尚書事。㠯武著節老臣。〔補注〕王念孫曰、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書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仍改苦爲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㠯施

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補注〕先謙曰。聲問猶音問。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補注〕先謙曰。天漢元年至神爵二年共四十一年。武使匈奴時年方四十。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補注〕先謙曰。胡注。閣在未央宮中。圖畫功臣自此始。法其形貌。〔補注〕先謙曰。呂覽情欲篇注。法。象也。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衞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補注〕宋祁曰。額或作雒。沈欽韓曰。衞將軍、車騎將軍。俱應以大司馬冠將軍之上。史脫文。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

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爲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補注〕先謙曰。定國於甘露二年由廷尉爲御史大夫。三年代霸爲丞相。廷尉二字史駁文。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補注〕李慈銘曰。恂恂史記作悛悛。案方言。悛。改也。說文。悛。止也。恂。信也。則悛悛乃叚借字。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補注〕宋祁曰。南本代作世。沈欽韓曰。史記客謂王離曰。爲將三世者必敗。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衞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衞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補注〕先謙曰。官本吏作史。史記亦云爲吏給事平陽侯家。作吏是也。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爲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補注〕齊召南曰。曹相國世家參曾孫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本傳後文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亦與史記正合。然則壽卽時之別名也。先謙曰。集解。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案知識曰。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先謙案平陽侯當是名疇。時與疇形近致譌。壽又疇之字耳。史表注。一名時則時與疇各存其字。如以爲文字殘缺。致有不同。是也。季與主家僮衞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媼者。老年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衞者。舉其夫家姓也。〔補注〕沈欽韓曰。索隱云。媼。婦人老少通稱。按廣雅。媼。謂之妻。媼與媼並兼老少。先謙曰。史記作與侯妾衞媼通。索隱。漢書曰。與主家僮衞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媼近父又與趙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小顏云。衞者。舉其夫家姓也。案此云侯妾衞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衞長子及姊衞子夫。皆冒衞氏。又似有夫。其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先謙案史記明言青自姊子夫得幸天子後。冒姓衞氏。字仲卿。兄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衞媼。則媼是年老追呼之稱。無可疑者。僮奴

婢也。妾婢亦得通稱。特給非賤者之號。（周禮太宰八日臣妾。注。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語。納女工妾三十人。注。妾。給使者。）不必定是副室。班氏慮啓後世之疑。故易侯妾爲家僮。顏謂衞媼爲妾。其夫家姓不媿。案隱未審耳。官本注妾作女。生青。青有同母兄衞長君及姊子夫。〔補注〕先謙曰。據史記。長君先字長子。於子夫。貫後更字。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衞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衞媼長女君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長女衞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衞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衞而冒稱。〔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步一作少。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縣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妄增也。〔補注〕俞樾曰。丙吉傳宜諫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顏注。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案民母民夫語意正同。服解未得古人之旨。先謙曰。史記作先母。疑居因隸改之。案隱數音去聲。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先謙案。甘泉別有居室。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居室。及甘泉居室令丞。武帝更名居室爲保宮。甘泉居室爲昆臺。正義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作人奴之道。按人奴。謂衞媼本主家僮也。貧兒毀碎。惡志以人奴之爲謙。非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補注〕周壽昌曰。堂邑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無子。妒。大長公主聞

衞子夫幸有身。妒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補注〕先謙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宮中名也。 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屰而奪取曰篡。注言篡謂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淮南氾論相與篡之。 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補注〕周壽昌曰。下云為詹事陳掌。此述其故與之通也。 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衞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浙本龍字從竹者非。龍音後人誤作。先謙曰。官本史記作蘢城。毛本與此同。武紀匈奴傳並作蘢城。 斬首虜數百。〔補注〕王先和曰。武紀云獲首虜七百級。案它處或言級。或言人。或稱人。級字。或言斬。或言獲。或言捷。或言斬首捕虜若干。敘次參差。無一定義例。 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補注〕先謙曰。案敖傳云亡卒七千人。 衞尉廣為虜所得。得脫歸。〔補注〕先謙曰。事詳廣傳。 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補注〕何焯曰。以深入故首虜不多得賜爵。 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 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衞夫人有男。〔補注〕周壽昌曰。太子據也。 立為皇后。其秋。青復

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補注〕先謙曰：史記，青是役爲車騎將軍。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陰山在吳喇忒旗西北二百四十里，高闕塞在陰山西。榆林舊志，高闕北去大碛凡三百里。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補注〕何焯曰：出雲中則若向單于庭者，忽西至隴西，攻其無備，所以遂取河南地也。劉敞云：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攻破舒患，是役爲得將算矣。沈欽韓曰：水道提綱，黃河正派東北流（鄂爾多斯後旗西北境）六十里又分二支，一南支東流，一北支北流八十里又分爲二，一北爲東西北東北流會一，東南流南北地百餘里間三派並東流二百六十里，經鄂爾多斯後旗北境，即古朔方河南地也。最北一派中分復合，東至噶札爾賀鄂山（即陰山）之南，大漠得兒山之西南，始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復分而東南共百三十里，至吳喇忒旗西之墨爾蓋克賀鄂山北，始折而西南流，北派自西來會，又西南至几爾哈郎圖，南南派亦自西來會，三派復合，自古稱南河北河二派，今則三支分合如織。先謙曰：正義，朔方，今夏州也。案此唐夏州朔方縣也，在今榆林府懷遠縣西。漢朔方郡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套外黃河西岸，朔方縣在黃河東岸，白羊、樓煩二王地。匈奴傳作樓煩白羊王。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補注〕先謙曰：皮氏，河東縣也，在今絳州河津縣西二里。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先謙案：匈奴傳云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張晏曰：發機爽

借兵鈔邊。〔補注〕宋祁曰、姚本改鈔作剽。王先愼曰、籍有借義。穀梁宣十五年傳、籍而不稅。疏引徐邈曰、籍、借也。書孔疏、籍者借也。借此籍當以耤斂致非借義通。故張晏籍兵爲借兵。或訓作簿錄兵數解、則上下文義乖隔矣。借兵又作藉兵。賑關雉。蘇公與韓魏攻楚。而藉兵乞食於西周。本策。趙先剛傳。先侯遺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注、藉、借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代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補注〕先謙曰、北代、官本作北伐、是。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南征、因築城以攘獫允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城字下。當添城字。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河水自靈武郡西南（今寧夏府是）、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唐豐州、今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乃東流。自靈武以北、蕃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榆林志、黃河在榆林衛北千里、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中西二城、吳喇忒旗西北界、東城歸化城西黃河東岸）、至廢東勝州西（亦在歸化城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屬葭州）黃甫川東九里。其中謂之河套、周回數千里。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補注〕先謙曰、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輧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故顏文云、輜輧車前衣車後也。集韻引字林云、輜、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案、青車輜、則車當是輕車。與去病傳輕車重同義。非借字。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舊塞、尋此塞而行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周伯溫扈從詩注云、懷來縣南則榆林驛、即榆谿舊塞。按懷來縣、今宣化府屬縣。在縣東南三十里。案、漢時爲內地、伯溫誤也。水經注、上郡諸次山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榆谿舊塞也。自溪西北、悉榆柳之藪。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卻匈奴之處。隋開皇於此置城（明爲榆林衛、今爲府）。一統志、在鄂爾多斯左翼界內。先謙曰、集解引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與此微異。

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補注〕沈欽韓曰：梓要木根山在廢夏州西北，唐夏州故城在榆林府懷遠縣西，梓嶺疑卽木根山。符離塞在豐州河西北。明志：榆林關西北有符離塞。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梁北河在豐州界，梁北河已見上注。武紀出高闕，遂西至符離，是符離爲塞名矣。蒲泥王號，當依晉說。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補注〕沈欽韓曰：晉書載記石勒爲伏夜牙門，孫子謂之伏姦，俗謂之夜不收。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遊邏服聽，繫伏爲耶。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也。訊音信。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三千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雁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

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衞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俎。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補注〕錢大昭曰：代王義之相也。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補注〕先謙曰：遂領屬青。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補注〕何焯曰：右賢王怨漢使奪其河南地，數使擾朔方，此出專以擊走右賢王，終前功也。前出雲中而繞西，茲不出朔方而繞東乎，亦令兩將軍出右北平者，設單于疑右賢王也。不著兩將軍功罪，未嘗使深入故。錢大昭曰：大行下當有令字，下同。先謙曰：史記亦無令字，宜爲省文也。兩將軍李息敍功，獨岸頭無賞耳，何說未諦。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

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師古曰。卽、就也。）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補注〕先謙曰。索隱。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補注〕錢大昭曰。西京雜記。衞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曰騧。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升。）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繦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

則別爲幡耳，不名校也。〔補注〕錢大昕曰，劉文詔云，釋名，旛、幡也，其貌幡幡然也。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則校亦旛之類。張景陽七命即鉦散校，聚隊旌旛，李善注引漢書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唯校是幡類，故可散爲陳列而行。若營壘安得言散，然則幡校之說，未爲非也。先謙曰，案隊顧祿監云，傅領也，五百人爲之校。封敖爲合騎侯。晉灼曰，騎冠軍從驃之名也。〔補注〕先謙曰，案驃騎非邑地，因戰功爲號。猶軍合驃騎，故云合騎。先謙案，取戰功立侯國號耳。凡徵侯號非縣者，朱隊誤。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窳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窳音庾。渾音魂。〔補注〕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齊召南曰，按臨云從大將軍，脫將字耳。窳渾，史記作寘渾。錢廣曰，窳渾在朔方，音萸。段地理志載之，朔方有窳渾縣，爲西部都尉治，有道西北出雞鹿塞。以寘渾當即窳渾也。先謙曰，史記大下有將字。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皆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謂戰。〔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先謙曰，宋隊搏，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傅，傅搏轉也。封說爲龍額侯。師古曰，額字或作頟。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爲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窌侯，以大字也。師古曰，窌音普教反，窌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補注〕齊召南曰，樂安侯，表作安樂侯。陟軹侯，史記作涉軹侯，表但作軹。隨成侯，表作隨城侯。又中郎將綰，史記無此四字。先謙曰，據表，李朔擊闕氏，戎奴至右王庭，爲麾行，上石山，先登。不虞攻辰吾，先登石壘也。官本豆作竇。通鑑胡注，豆如意，史記豆作竇，是胡氏所見漢書本亦不作豆。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朱英。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衞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未也字當去。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補注）錢大昭曰。議郎是郎中令屬官。大將軍莫府中不得有此官。疑即從事中郎之類。先謙曰。問罪於此三人也。前三者云。凡軍行。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先謙案。霸蓋當時奉詔從軍者。今時猶有差遣之員。非必大將軍莫府官也。集解。徐廣曰。霸。儒生。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師古曰。言當處斷其罪法何也。（補注）王念孫曰。注言處斷其罪。則當只當為延尉當之當。（楊惲傳。延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閎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辭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畢殺也。一說。若建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補注）沈欽韓曰。曹操注。小不能當大也。按顏說所以不背何焯注疑。先謙曰。胡

注。此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云云。案士盡斷句。上文言建盡亡其軍。自歸者。故云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此專屬建言。無旁及所部意。通鑑從史記。班氏易盡為皆。文義遂別。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肺附當作柿附。解在劉向傳。史記作肺腑。誤。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失為臣之意也。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而具歸天子。此其字疑具字之誤。先謙曰。通鑑亦作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補注〕劉攽曰。當云詣行在所。先謙曰。史記有詣字。此脫。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補注〕宋祁曰。票姚當作本音。先謙曰。史記票作剽。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補注〕劉敞曰：大將軍衍將字。先謙曰：史記無將字。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補注〕先謙曰：當戶，匈奴官名。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封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補注〕先謙曰：藉，官本作籍，史記同。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頻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頻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頻也。案索隱說是。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補注〕齊召南曰：冠軍初無此縣名，武帝發去病功，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臨駣聚爲冠軍侯國，解見地理志。二千五百戶，史記作千六百戶。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爲終利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千三百級作二千餘人。終作衆，衆、終古通用。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孟已事。是歲失兩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失兩將軍軍，是也，此奪一軍字。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爲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爲東海都尉。校

尉張騫從大將軍。㠯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補注〕先謙曰。據騫傳當作使月氏。月氏後遷居大夏耳。騫留十三歲。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㠯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補注〕宋祁云。三。越本作一。先謙曰。越本誤。說見下。元狩三年春。〔補注〕宋祁曰。三。越本作二。王念孫曰。越本是也。此從本及史記並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同。）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為票騎將軍。〔補注〕先謙曰。票史記並作驃。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盭。師古曰。隃與踰同。盭古戾字也。烏盭山名也。討遬濮。師古曰。遬古速字也。遬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名作者。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讋者弗取。師古曰。攝讋。謂振懾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讋音之涉反。〔補注〕李慈銘曰。攝讋。史作慴懾。慴與懾同義。攝則讋之段借。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幾作冀。集解徐廣曰。子一作與。先謙案。作與。則是冀獲單于。與轉戰六日。與字連下為文也。然幾冀元可通用。但作與。則文義全別矣。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括地志曰。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沈欽韓云。寰宇記。刪丹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紀要。山在丹衛東南百二十里。鏖皋蘭下。孟康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國名也。李奇曰。鏖音麃。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文穎曰。鏖音[illegible]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麀聲。轉寫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皋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穎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麀、牝鹿也。音於求反。〔補注〕洪亮吉曰。白石縣。前漢屬金城。後漢縣省。此注云隴西。蓋就金城郡未立時言之。沈欽韓曰。唐龍、隋文帝置廓州。取

皋蘭山爲名。九域志，蘭州西南九十五里皋蘭縣有皋蘭山。然蘭州西北至甘州千餘里，上云過焉支山，未詳其何以復至皋蘭也。一統志石門山在河州西南，水經注云疑即皋蘭山門也。然此二說皆非是，皋蘭山遠在張掖西外矣。先謙曰，史記無四字。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侯作胡。[illegible]字變。 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補注〕齊召南曰，據此文上，史記無銳悍者三字，則以誅全甲爲一句。此傳則銳悍者誅爲一句，全甲獲醜爲一句。先謙曰，史記亦無獲醜二字。 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捷字。捷猶斬也。下文捷首虜三萬二百，史記捷作斬，可證。八千九百六十，史記作八千餘。 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爲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虯反。屠音儲。〔補注〕宋祁曰，舊本多作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illegible]亦改。沈欽韓曰，匈奴傳云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玉篇，祆，胡神也。先謙曰，案宋說不合。疑天祭祭天四字後人傳寫誤倒也。 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補注〕劉奉世曰，誅悍以爲全甲，則不應兵失亡至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狩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興財用，大率以減少爲功，故四年詔亦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繼不絕，功相因也。先謙曰，師古前說謂匈奴之師什減其七，是也。此傳凡三見率字。一言大率，率計也。大率者，總計之辭也（本書高紀宣紀，外戚傳注，可證）。去病是役捷首虜近九千，匈奴約爲三千人，故云什減其七。祁連山之役捷首虜三萬餘，匈奴約十萬人，故云什減其三。封狼居胥之役獲首虜七萬餘，匈奴約三十五萬餘人，故云什減其二也。敵兵多寡可懸而知，當時將軍奏報，故詔書張之以獎其功。一說以爲漢兵失亡之數，固非。劉氏謂率爲軍興財用，既無確據，案之文義，尤爲未合也。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千戶。 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卽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祁音上夷反。〔補注〕沈欽韓曰。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里。明志甘州衛西北有故祁連城。西南有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渡。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鄭氏曰。鱳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鱳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補注〕錢大昭曰。鱳當作觻。注同。地理志作觻。說文。觻。角也。沈欽韓曰。寰宇記。甘州張掖縣。本漢鱳得縣。西河舊事云。本匈奴鱳得王所居。一統志。鱳得故城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北。先謙曰。張掖地理志屬。錢沈三說不誤。顏氏非也。詳在地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補注〕劉攽曰。衍單于字。先謙曰。注桓字漢朱蹤。缺誤。則正文亦當作桓。史記但云得酋涂王。及相國都尉呂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例之。此處奪級字也。史記有。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王母上有五字。五千四百戶作五千戶。賜校

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右字，將下有得字。宋祁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先謙案：既云右千騎將，即非匈奴王號可知。下文有左大將雙王，是其例。或說望文生義耳。此文自是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史記脫右字，本書又脫得字。右千騎將正與下前行二字相對為文，皆破奴之部校也。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補注〕先謙曰：前行猶言前隊。行讀如顏行之行，顏說非。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補注〕先謙曰：史記校尉下有句王二字。宋祁云：與破奴並匈奴人也。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補注〕先謙曰：史記耆作屠。宋祁：三字共為王號。王子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補注〕先謙曰：冠猶如冠軍之冠，從票宜冠取義同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補注〕先謙曰：皆大軍在後，去病已與壯騎先赴敵，與上文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義同。史記大下有將字。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

不能得而無功也。〔補注〕王念孫曰：留落，卽不耦之意。耦之言遇也，言無所遇合也。故史記作留落不遇。留落者，牢落也。陸機文賦：心牢落而無偶。是牢落卽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曰：失意懷憂，如幽狴牢。明夷之旅曰：暘日啓牢，振冠無憂。姤之大壯曰：亡羊補牢，毋損於憂。釋名：留，牢也。落，格也。言牢格在衣裘也。是牢字古讀若留，故牢落通作留落。今人言流落，義亦相近也。留落雙聲字，不得分爲兩義。留落與不耦，亦不得分爲兩義。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補注〕王念孫曰：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案史記作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使人至要邊十八字，甚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其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文者也。索隱本出先要邊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道卽邊字之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爲路旁，尤不成語。）先謙曰：史記誤文，當依王說。但道非衍字，顏解道爲言亦非也。道讀曰導，言遣人先與漢要約，請於邊境上導之入內地耳。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補注〕先謙曰：將兵於河上築城也。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補注〕王念孫曰：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先謙曰：案渾邪裨王將者，渾邪之裨王將也。下文云封其裨王呼毒尼，是渾邪所部有裨王之明證。且去病斬其欲亡者至八千人之多，其中未必祇有裨將，無裨王。此本非誤，與史記詞意較更密，王說非也。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誅戮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

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補注〕先謙曰。詔書稱之。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鷹庇爲煇渠侯。文穎曰。鷹音鷹。庇音庇蔭之庇。師古曰。庇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庇。疒音女厄反。〔補注〕先謙曰。疕庇並比聲。文顏音皆是。表作雁疕。史記作鷹庇。集解徐廣曰。一云鷹營。索隱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煇渠表作輝渠。先謙案。史表煇渠侯扁訾。不作僕朋。梁正義誤也。索隱引韋昭云。僕多所封。則作煇渠。鷹庇所封。則作渾渠。二者皆鄉名。在魯陽。今並作煇。誤也。案漢表及傳亦作煇。孔文祥云。同是元狩中封。則邑分封二人也。其說爲得。先謙謂索隱表傳爾注不相蒙。渾渠之說。孔較韋長。鷹之爲雁。𤷺庇之爲疕庇。疕並轉寫訛誤。屬當則一人異名耳。禽棃爲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棃。今此作禽棃。轉寫誤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禽棃。集解徐廣曰。禽一作烏。索隱案表作烏棃。先謙案。史表作烏犂。與索隱異。索隱又注云。漢書作禽棃。是索隱所見漢書亦與今本異也。大當戶調雖爲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爲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補注〕先謙曰。表作稠雖。與顏說異。史記作銅離。集解徐廣曰。一作稠離。索隱引注與漢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先謙案。徐注稠離。與本表稠雖不同。索隱非銅調字異。而不言離與雖異。是索隱所見漢書本下一字尚與史記同也。史表作稠離。與本表同。索隱注漢書衛青傳作雖離。則轉寫愈失其眞矣。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甿同。犇古奔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犇於率。謂犇於我所率之師也。史記作咸相犇率。則是相率來犇也。以軍糧接食。幷將控

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者皆戰陣。誅獟悍。師古曰，獟，健行輕銳也，字或作趬。悍，勇也。獟音巨昭反，又音上召反。〔補注〕先謙曰，健行輕銳也，當爲行輕健銳也，誤倒矣。隆按，說文獟作趬，行疾貌。宋說文猇，狾犬也，狾，猘犬也，一曰逐虎犬也。狾，狂犬也。狂，狾犬也。玉篇，猇，狾狗也。狂，狗也。廣雅，獟，狂也。是獟、狾、狂、狾，異文同義，與趬義不同。此獟悍屬匈奴說，猶言狂悍也，不當作趬。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補注〕先謙曰，史記捷作獲。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安息無憂患也。〔補注〕先謙曰，仍，頻也。興，軍興也。周禮旅師平頒其興，鄭注，興，謂所徵發。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又司稼平其興，注，興所徵賦。本書功臣表成安侯韓延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師古注云，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闕乏。是因軍旅而賦物以備調發，謂之興也。此文言頻數軍興，甚爲勞苦，今幸兵威已及於河塞之外，往後自此亡患乎。故下文言減戍卒以寬天下繇役也。顏說不駁。史記興作與，轉寫之誤。無患下有幸既永綏矣五字，亦藝文班刪之。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補注〕先謙曰，正義，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案海是河之誤）。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補注〕宋祁曰，越本於此下有臣瓚曰，沙土曰幕，李陵歌曰，經千里兮渡沙幕，十五字。先謙曰，宋祁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先謙案，蘇輿曰，漢借

幕字耳，非古字少也。匈奴傳言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故此文言信以爲漢兵不能度幕北，輕留於彼地也。匈奴傳云漢誤以爲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意與此同。匈奴既絕幕毋近塞，不得云留而不去。顏氏一說近之，然留字成文，轉沒其本義矣。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補注〕先謙曰：爲猶將也。說詳匈奴傳。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昭曰：主爵下當有都尉二字。先謙曰：省文也。本書食其傳稱主爵都尉，史記作主爵，可證。平陽侯襄爲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也。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迻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陳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明史兵志：景泰三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武剛車，四圍箭板，人處其中，下穴銃眼，上開小竇，環列槍刃長五尺，高六尺四寸，每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十兩計，一方支四里四四十有六車，馬芻糧器械悉置戍取給焉。騎不得衝，射不能貫，敵若近前，火器齊發，奇兵撥出，擣遠長驅，莫善于此。奇令亟行。（夯堰蘇軾類編云車崇劃雜行至目

爲鵝鶴車，關其行不得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補注〕先謙曰，從當作縱，史記作匈奴亦縱可萬騎，縱謂發其半也。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贏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贏，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贏音來戈反，冒音莫克反。〔補注〕先謙曰，贏當正作贏，說文贏，驢父馬母，從馬贏聲，贏或作騾。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補注〕先謙曰，索隱，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補注〕先謙曰，廣傳作惑失道，食其傳作迷失道。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

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衆。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輜車亦曰重車。重猶上言車輜也。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補注)錢大昭曰。此李敢非廣子郎中令也。廣子早為去病射死。蓋別是一人。先謙曰。廣傳明言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後為去病射死。是此李敢即廣子。錢說誤。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補注)先謙曰。左方當為左王。匈奴傳。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是其證。功臣表路博德。復陸支。伊即靬下。皆作擊左王。無作左方者。方王音近而誤也。史記亦誤。此與左王接戰。故云直左王兵。若左方但泛指其地。則所直為誰之兵乎。史文舉無此例。胡注以為匈奴分其國為左右。故謂之左右方。亦曰左右地。然雖有據。以釋此文未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音熏。葷允。匈奴別名也。晉灼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熏同。粥音弋六反。(補注)先謙曰。言既率漢兵。又躬將所得匈奴歸義之士也。葷同熏。允同狁。取葷粥獫狁並稱之。史記作葷粥。集解徐廣曰。粥一作允。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持食少也。一曰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補注)王念孫曰。上文曰涉孤奴。又曰涉鈞耆。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從涉魏兩。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先謙曰。單于字衍。史記作涉獲章渠。集解徐廣曰。獲一作護。形近致誤。以誅北車耆。晉灼曰。王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北作比。索隱比音必耳反。是北字誤也。轉擊左大將雙。(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雙字。索隱按漢書名雙也。獲旗鼓。(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獲旗

鼓。逾上爲文。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涉離侯。索隱。漢書作度難侯。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不作離也。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弓閭。索隱。包愷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孟康曰。皆匈奴王號。〔補注〕先謙曰。韓王。集解徐廣曰。王一作藉。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爲墠祭地曰禪也。〔補注〕齊召南曰。按翰海。北史作瀚海。卽大漠之別名。沙磧四際無涯。故謂之海。張晏如淳直以大海北海解之。非也。本文明云由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則其地正在大漠。安能及絕遠之北海哉。凡塞外過巨澤大湖。通稱爲海。如蘇武牧羊北海上。竇憲追至私渠北鞮海。皆巨澤大湖。如後世稱闊灤海之類。非大海也。沈欽韓曰。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渾海。太祖度弱洛水。西行擊破之。復討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狼山卽狼居胥也。一統志。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御駕親征厄魯特噶爾丹。抵克魯倫河。此瀚海東北征時御路上。諭曰。朕所經過之處。非大瀚海也。西之瀚海較此更闊。然觀之亦非平衍之地。山阜聯綿。沙石間雜。自出喀倫。未見寸土。其沙亦堅硬。礙之不陷。營中軍士鑿井甚易。一人可鑿二三十處。有鑿之甚速者。地極而闊。未二尺卽及泉。有謂之張爾者。出水澄徹。僅尺餘卽可及泉。有謂之布里度者。乃叢草積潦。水雖有而佳者少。有謂之規布爾者。水流地中。以手探之。泉卽隨出。故野人以踏抉之而飲。風土最況。一無所取。地盡碎石。下馬鵠佇立可射之處亦少。草則叢生而土高。所以秣飼馬匹。又各稱野鼠所穿之穴。較興安一帶鼢鼠之穴更深。殊覺可厭。草名頗多。有稱爾呼草。牛羊駝馬食之最宜。以此稱佳。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什三。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史記卓作逴。說文。逴。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會與城。正義。與音余。從至檮余

山。師古曰。揺音遙。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索隱搖余音搖從。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補注〕先謙曰。史記八作七。封傅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衞山從驃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補注〕先謙曰。史記邳離作符離。衞山作邢山。案本表及傅德傳作邳離。史表作符離。集解徐廣曰。邢山一作衞山。案史漢表並作衞山。則作邢山者誤本也。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侯字。樓剸王伊卽軒。師古曰。剸音之兗反。軒音居言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剸作專。史漢表並作剸。皆從驃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補注〕先謙曰。本表亦作杜侯。史記表傳並作壯侯。伊卽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漁陽太守解。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庶長。索隱徐自爲也。百官表爵十左庶長。十八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靑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常惠與從蘇武北使後封長羅侯爲右將軍典屬國者別是一人。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常惠遂成事。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補注〕先謙曰。武紀云。兩軍士死者數萬人。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

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補注）先謙曰。史記往作任。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補注）先謙曰。顧、視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不恤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賫同。解已在前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太官。顏注。太官主膳食。疑文齎、持遺也。據本文太官下文重車餘棄粱肉。此齎字專以食言。不當與賫裝同釋也。既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粱、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蹋而戲也。蹋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臘作臈。蹋、俗字。說文有蹴無蹋。史記作踢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正義。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為人仁善退讓。不言喜士。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補注）何焯曰。大將軍將略以佐被所著淮南王則參觀乃備。不可獨據於天下未有稱之語。此即出太史公淮南衡山列傳也。先謙曰。因其不招士。故天下未有稱。即對諸賢士大夫無稱之意。不論其將略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

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之黑色也。〔補注〕先謙曰。宋注文當作衛送其葬。所以寵之。文起冢在下。爲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補注〕先謙曰。梁履繩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官本亦作豎石。豎字誤。元和志。霍去病墓在京兆府興平縣東北十九里。唐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治。謚之。幷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難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嬗嗣。師古曰。嬗。音上戰反。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補注〕先謙曰。據表。元鼎元年免。後去病死一歲。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伉失侯。〔補注〕先謙曰。酎下伉字誤。官本作金。據表二人失侯在元鼎五年。後二歲。冠軍侯國絕。〔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補注〕先謙曰。元狩四年至元封五年。十四歲。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補注〕先謙曰。據表計。夷侯曹時薨在元光四年。曹襄嗣侯在五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當青爲大將軍。長公主尙青。當在其時。是曹襄之爲曹時。無可疑者。後人紛紛致辨。蓋未審也。主笑曰。此

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平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廬作盧。何焯曰。廬當作盧。匈奴傳揚雄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以上文象祁連山例之自明。沈欽韓曰。揚雄傳孟康注。盧山。單于南庭山也。按唐書貞觀二十一年。以回紇思結部置盧山都督府。紀要。寘顏山亦名盧山。是。安志。衛青冢在興平縣東北十五里。最師古曰。最亦凡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公羊傳注。最。聚也。若今聚民爲投最。莊子德充符音義。最。聚也。此總聚擊匈奴之數。與樊酈傳云最者小異。先謙曰。官本注在凡上最下。提行。史記亦提行。汲古本史記與此同。下文將軍公孫賀不提行。將軍李息至趙破奴等並上空一格。以後文自衛氏興云云結語推之。則附傳皆不應提行。汲古本並其元式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益字。先謙曰。史記作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萬五千七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爲將而出征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四人。又云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故止十四人。索隱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並通李廣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 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補注〕先謙曰。青傳出朔方之役。息有功。得關內侯。與此異。 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息元朔三年爲中尉。元狩元年爲大行。凡七年。至元鼎元年張騫代。故青傳元朔五年出朔方。已書大行李息。表失載。疑息當時兼爲大行。或自元朔五年已爲大行也。後因張湯事去官。詳湯傳。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郎事武帝。下無至字。 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補注〕宋祁云。十二歲。景德本作八歲。先謙曰。事在元光六年。作八歲者誤。 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補注〕宋祁云。景德本無失字。王念孫曰。景德本無失字。後票騎期。卽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補注〕沈欽韓曰。明志。甘州衞東北有古受降城。先謙曰。官本杅作杆。是也。史記作杅。索隱。杅音于。匈奴地名。作杆。（杅字誤寫之誤。）傳云。元封六年。因匈奴左大都尉欲降。故築此城。武紀在太初元年。 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補注〕沈欽韓曰。紀要。余吾水在廢夏州北塞外。先謙曰。天漢四年。 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補注〕劉攽曰。武紀敖自余吾還。明年太始元年有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先謙曰。

敖蓋於斬時詐死而行刑者以已斬報武紀書斬敖於太始元年正其失律之誅五六歲後復出乃覺其詐耳武帝雖英主然其時刑法少紊奸佞橫行情事可以推見非紀傳歧誤也 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姐〔補注〕先謙曰注殷師古曰三字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補注〕錢大昭曰酷吏傳云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 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及功臣表元朔二年五月封侯六月皇太后崩 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十八字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翕字當依史記補翕侯又見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先謙曰史表索隱云匈奴相國惟匈奴傳云胡小王也 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七歲案事在元朔六年作十八是

趙食其祋祤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許羽反 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補注〕先謙曰事在元朔六年公卿表於元狩三年書主

騎都尉趙食其。是元朔中食其尚未爲主爵。未知孰誤。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㠯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㠯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遂反。漢發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且蘭。遂平南夷爲牂柯郡。據武紀。定越地及西南夷是元鼎六年事。又武紀元封二年遣郭昌。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是將兵有功。本傳並不載。其擊昆明無功。西南夷傳亦不載也。惟武紀元封六年書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將軍郭昌擊之。

荀彘。太原廣武人。㠯御見。侍中。師古曰。㠯善御得見。因爲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補注〕先謙曰。事詳朝鮮傳。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㠯將軍。師古曰。再出爲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㠯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

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西河郡有平周。無平州。先謙曰。史記亦作平州。王莽傳。兵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西河郡平州在并州部內。故云。或當時屬州通叚也。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衞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補注〕先謙曰。據表紀。失侯在太初元年。屯居延在三年。又匈奴傳云天漢二年。使公孫敖與博德會涿邪山。亡所得。四年。博德萬餘人與李廣利會。武紀同。傳並不載。

趙破奴。太原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故九原人。案九原五原之縣也。九太形近易譌。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後二歲。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案事詳西域傳。不著其年。功臣表云元封三年。破奴以匈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史表云元封三年擊樓蘭功復侯。據此。當云後三歲。作一歲二歲者並譌。浞野即以樓蘭功封。不得云後爲浞野侯。史記後作復。承前封從驃侯言之。是也。史表亦云復侯。後復形近。又涉上文後字而譌。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補注〕先謙曰。亦在太初二年。詳匈奴傳。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補注〕宋祁云。越本國作定。後坐

巫蠱族。〔補注〕先謙曰。官本下提行。 自衞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衞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曰。言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擇士也。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何焯曰。此言將之。其言主父偃。誠宜於上。乃在名位未盛之時也。武帝雖猜。拔擢一人。必欲恩自己出。丞相猶不敢薦士。況爲將握兵者乎。沈欽韓曰。褚少孫田仁傳。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有詔募擇衞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少府趙禹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衞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推此言之。青實不知士。其謝遜猶託詞耳。 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補注〕先謙曰。方讀曰放。史記作放。爲將上有其字。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棗強縣有廣川鎮，與景州相近，即漢廣川故縣。沈欽韓曰：紀要廣川城在景州棗強縣東北十八里。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則仲舒爲廣川溫城人也。水經注，桑林薔溝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王莽更曰居寧，俗謂之溫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按修市縣屬渤海，以俗稱溫城證之，則修市縣即溫城所改，其後改屬渤海耳。於明爲景州，州西北有修市故縣。王文彬曰：魏地形志景州勃海郡修縣有董仲舒祠。少治春秋，〔補注〕先謙曰：史記儒林傳云，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補注〕劉氏曰：久衍字。先謙曰：史記亦有久字，文義較足，劉說非。顏注授業當作受業，且上言傳，則下不得復言授，轉寫誤授耳。史記正作受業。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按御覽六百四十一引漢書曰：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年不知牝牡，殆誤也。八百四十引作鄒子曰言云。考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亦以爲班馬二史，則所見之誤久矣。）先謙曰：史記作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補注〕宋祁曰：浙本至尊下有之字。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補注〕何焯曰：統，紀也，總也。注釋為緒者，非。此處本意，觀第三策中統紀不終之語可見。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以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補注〕先謙曰：進重廣延四方之士，故詔辭不及二府。諸侯王不得治國，其在國者相選之。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褎，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褎如充耳。褎音弋授反。〔補注〕王念孫曰：褎然者，出衆之貌，故曰褎然為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褎，毛傳曰：褎，長也。義與褎然為舉首之褎相近。）張晏訓褎為進，猶為近之；師古訓為盛服貌，則與為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衆，非嘉其盛服也。李慈銘曰：字當為褎，褎從衣，從采。采，古禾穗字。褎即古衣袖字也，與褎字從保省者異。先謙曰：官本作褎，是。顏文袖下云，俗褎從由。釋名：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衣有領袖，若衆之在上，故凡首舉者稱領袖也。（晉宋以降，史傳多此語，據此文，漢時已有其義矣。）王義未申。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補注〕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古本無禮字。下云韶勺，寧有禮字存之，不成文。洽一作治。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

功，以發天下也。師古曰，句讀與酌同。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筦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師古曰，陵夷，言漸頹替也，解在成紀。〔補注〕宋祁曰，行字古本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題云，又云桀紂之行，語意常若不了。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作，謂王道大壞，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沈欽韓曰，言周道陵夷，世主之行，類桀紂也。故下文云五百年之間。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補注〕先謙曰，當塗，當路，謂爲政者。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輔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補注〕先謙曰，言亂極於秦而後息。豈其所持操或詩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詩，乖也。統，緒也。操音千高反。與讀曰歟，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師古曰，息，止也。〔補注〕錢大昭曰，衰，閩本作中衰，是衷字之誤。先謙曰，衰譌爲衷，又轉改作中耳。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補注〕先謙曰，屑，說文作㞕，云，動作切切也。荀子儒效篇注，屑然，雜碎衆多之貌。廣雅釋訓，屑屑，不安也。言不得治道，雖瑣碎勤勞，日思法古，無補益也。本書王莽傳晨夜屑屑，與此同意。將，殆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夭，夭命也。仁，謂性也。鄙，謂不通也。〔補注〕先謙曰，仁，寬裕。鄙，狹陋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飭作飾。引宋祁曰古本飾作飭。惠潤四海。澤臻屮木。師古曰、臻、至也。屮、古草字也。三光全。〔補注〕先謙曰、無錯蝕流貫之變。寒暑平。受天之祜。師古曰、祜、福也。音怙。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爲鬼神所歆享。惠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豉反。〔補注〕先謙曰、方外、殊域。羣生、庶物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吕諭朕。師古曰、諭、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一。是。劉敞傳注、猥、苟也。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補注〕先謙曰、非正道勿以上陳。時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故特申戒之。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吕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吕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吕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爾雅釋詁、省、察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吕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並作亦。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立字。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人作民。無夙早也三字。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補注〕先謙曰、今書茂作懋。說文、懋、勉也。茂、草豐盛。經典多借茂爲懋。詳釋文。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豉反。著音竹筯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亝而聞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亝作齊。引宋祁曰、古本齊作亝。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

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補注〕先謙曰。晉灼注。滯、廢也。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補注〕先謙曰。言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引孔子之言以明繇道在人。脩治自己也。顏說非。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不得可反。引劉敞曰。當云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補注〕先謙曰。官本以天下爲使之王也。王音于況反。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補注〕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綴而文。王文彬曰。復讀爲覆。言火下垂而屆在其屋中也。覆、史記周本紀有火自上復于下句文義甚明。顏訓覆、未合。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觀火烏之瑞。遂曰復哉復哉。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補注〕劉奉世曰。復當爲覆。繁字之誤也。王文彬曰。劉說是也。周公覩火覆之瑞。重言以歎美之。與仲尼曰。水哉水哉同一詠歎之意。顏說非。繆荃孫曰。尚書大傳引作茂哉茂哉。茂與復聲相近。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脩德者不獨立。必有近助也。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師古曰。絫古累字。及至後

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盭，古戾字。繆、戾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亝作齊，引宋祁曰：古本齊作亝。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屮遇風則偃仆也。〔補注〕宋祁曰：風也屮也，越本無兩也字。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任法篇，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惟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先謙曰：文選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注引顏曰：鎔，炭鑪所以行消鐵也。「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補注〕宋祁曰：正，越本作之盛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稱春王正月之一句也。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

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㠯正。其所爲正。正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㠯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㠯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補注〕先謙曰。大、盛也。其下亦同。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㠯成歲爲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貴刑也。師古曰。卒年首稱春也。卽上文所云王欲春者是也。〔補注〕王鳴盛曰。沈彤云終上當有陰字。陰終陽。本爲陽地。遂能成而代有終義。然終陽之事。卽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爲名。佐當作佐。形似而譌。先謙曰。言陽不得陰助。因不能獨成歲。然卒年首稱春者。陽以成歲爲名也。卒者。究竟之辭。名、稱也。沈說陰終陽之義。已見本文。迺欲以意增改。斯爲謬矣。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㠯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㠯治世。猶陰之不可任㠯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謂公始卽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

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補注〕宋祁曰、辭、古本作辨。王念孫曰。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㠯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㠯正朝廷。正朝廷㠯正百官。正百官㠯正萬民。正萬民㠯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㠯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補注〕先謙曰。官本徠作倈。字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

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後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補注〕先謙曰。苟簡謂苟且簡略也。蘇但不當言簡易耳。顏訓非通。遂改作苟且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

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補注〕宋祁曰、濟古作達。先謙曰、古下脫本字。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距作拒。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圬、鏝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實敗壞。不能修治也。圬音一胡反。鏝音莫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不能作不可。依正文則不可是。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甚作其。甚與其小差則成誤矣。然其字施於此則未安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氾論、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亦見文子上義篇。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要須複疊。不容上言治而下言善治也。浙本亦同有善字。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錢大昭曰、歸、南監本閩本並作退。先謙曰、

宜本作遇。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仲舒對策之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於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既失之太後。通鑑据史記武帝即位爲江都相之文，載於建元元年，與嚴助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也。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爲七十歲，而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餘歲乎。先謙曰：仲舒對策有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之語。西南夷傳，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後，次年即爲元光元年。是漢書載仲舒對策於元光元年，並不失之太後，齊說非也。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其時武帝崇儒已有此盛舉，傳所稱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二事，文與武紀不盡符合，或因仲舒對策，推擴規模，抑或後世緣時事相當，傳疑附會，班氏未審因而錄焉，未可知也。康居歸誼，於史無徵，蓋武帝初立，欲事滅胡，遣人往通西域，而康居或於其時一至中國，史官失載，若張騫之通康居，又後十數歲矣。武紀載賢良一詔於元光元年五月，又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特史家綜述此舉得人之盛，非謂董與公孫皆出是年（公孫元光五年復徵，迺擢見本傳），而詔書之在是歲，不可易也。至通鑑之誤，更不足辨。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補注〕宋祁曰：越本飭作飾，下亦同。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補注〕宋祁曰：承總本冊作策。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嚴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案郎，官本正文及注並作廊。引宋祁曰：古本、浙本廊並作郎。余按廊本作郎，後人加广。

謂俗人作邪，則瘖而不審，更改爲窳，吁可惜耶。先謙案，說文無窳字，借邪爲之。周書作維解，亟亢邪邪。韓勑後碑邪室中邪，遂以邪爲窳。說文新附以爲窳，東西序是也。不當釋作窳屋，詳貢禹傳。戰邪猶相如傳所稱高窳矣。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昊作昃，是。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爲戚柄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補注〕先謙曰，爾雅釋宮，觀謂之闕。郭注，宮門雙闕。釋名，觀，觀也，於上觀望也。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薛子衿正義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佾，官本作佾，注文在而頌聲興下，佾作佾，佾佾異文，或爲佾。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爲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師古曰，秏，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秏音呼到反。一曰，秏，不明也。言刑罰昏亂。音莫報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秏作耗，字同。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長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今朕親耕藉田。〔補注〕先謙曰，官本

耤作籍。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補注〕錢大昭曰：云，閩本作亡。先謙曰：據仲舒對，閩本誤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泲，師古曰：遂，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泲作濟，引宋祁曰：濟古作泲，下同。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師古曰：貿，易也。渾殽，雜也。貿音武又反。渾音胡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淆作殽，顏注作渾殽，明正文淆字後人妄改。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悉也。一曰審也。〔補注〕宋祁曰：古本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則促而不緩，必待意字，何乃自安。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補注〕先謙曰：淮南原道訓注，濟，通也。之，官本作而，是。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拘於文吏之法。與讀曰歟。其下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歟作與，又無注文與下八字，是也。顏注既云後皆類此，不宜復出。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磋音千何反。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補注〕宋祁曰：古本位字上有在字。王念孫曰：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

竹仲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補注〕錢大昕曰。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王念孫曰。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則正文本是矣字。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字。先謙曰。官本注無論語載孔子之言七字。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

師古曰，見，顯示也。〔補注〕王先慎曰，廣雅釋詁，素，空也。素王，謂空王，指在下者而言。莊子天道篇云，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上下對舉，義極明顯。史記殷紀載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賈子過秦論稱諸侯非有素王之行，是古以素王推尊在下有德者，通稱，何嘗屬之孔子。賈子生當西漢，必不以素王爲孔子自稱。故繁露玉杯篇云，孔子立新王之道，三代改制篇、春秋作新王之事，而不云孔子立素王之號，尤其確證。自緯書出，遂有孔子自號素王之說，東漢宗之，盛稱流傳，誣及董子，肄書作僞。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吕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補注〕錢大昭曰，勸有德，閩本作觀德二字。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吕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補注〕沈欽韓曰，孟說本秦策甘羅之言，並師說相傳以爲達巷黨人。天中記引圖經云，項橐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一統志，達巷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五里。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臣瓚曰，量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瓚說近之，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爵祿吕養其德，刑罰吕威其惡。

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補注〕宋祁曰。古本流作沉。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法字下。韓非至秦即死。秦未嘗行其說。秦所行與非說合耳。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天字。古本有。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亝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導之。以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亝作齊。引宋祁曰。古本齊作亝。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補注〕先謙曰。言德被殊域。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

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補注〕宋祁曰。浙本尊作遵。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辭也。曾子。曾參。〔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一曰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琢作瑑。當從此本。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補注〕先謙曰。官本虖作乎。是。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謂擧賢良文學之詔書也。〔補注〕先謙曰。既以對言。則所謂亡應書者。皆是不應詔議也。此仲舒泛論平日郡國之衆。顏說非。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補注〕宋祁曰。古本流作派。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擧。適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

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古師曰。訾與貲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絕。郎吏句絕。其上文專言郡守縣令之爲長吏。即守令。郎吏即郎中中郎也。繹其義當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選郎吏多出於二千石子弟。又以富訾。選郎大約出任子算貲二途者尤多。故未必賢。王應麟玉海論此事云。郎選其途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楊惲。霍光是也。有以富訾爲郎者。張釋之傳如淳注引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釋之及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馮唐是也。余謂唐傳但言以孝著。非因孝行得爲郎。王氏獨此條不確。漢有以舉孝廉爲郎者。王吉。京房。孟喜是也。有以射策甲科爲郎者。儒林傳云。歲課甲科爲郎中。如馬宮。翟方進。何武。召信臣是也。有以六郡良家子爲郎者。如馮奉世是也。大約漢之郎選。盡於此六途。王氏所舉任子富訾兩條。即仲舒之所病。至於算貲爲郎。始於漢初。非見景紀。並非入粟拜爵。而今人往往誤解。竊謂後世選舉人有身家殷實一條。乃其遺制耳。食貨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郎選二字與此同。但入財補郎。乃武帝晚年事。仲舒對策當武帝即位初時。尚無此。不必以當之。先謙曰。百官志。縣令長。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是爲長吏。又云。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又云。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仲舒言其時令長多出於郎。而選郎非任子即算貲。故未必賢。大抵漢世郎秩有差。而皆可出補長吏。翟方進傳。方進由郎遷議郎。是郎秩遞遷之證也。酷吏傳。義縱以中郎補上黨郡中令。何武傳。武以射策甲科爲郎。遷鄠令。王吉傳。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儒林傳。費直治易爲郎。至單父令。循吏傳。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補穀陽長。是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之證也。（楊惲傳。擢郎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此特爲超擢。不同例補。）王吉傳。吉言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驁。不通古

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是吏二千石子弟選郎，複出爲長吏之證也。（積功與下文所謂功者，非積日絫久義同，吉說亦與仲舒同意。）言郎中中郎以該侍郎，猶郎言吏二千石子弟以該朝臣之子弟，言二千石必加吏者，以別於朝臣二千石也。又以富訾郎辨訾之謬。王說郎吏即郎中中郎，深爲未當。詳上下文義，郎下不得有吏字，疑衍文。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絫久也。〔補注〕王念孫曰：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羣書治要本作非謂積日絫久也。（通典選舉一、通鑑漢紀九並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字。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是以有司竭力盡知，〔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知讀曰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補注〕先謙曰：官本累作絫。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補注〕先謙曰：不言刺史者，時不常置。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補注〕何焯曰：上所謂英俊，乃能明王道，補世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以備郡守縣令之材，承流宣化者也。求之不可不廣。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

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補注〕宋祁曰。浙本之字下有曰字。二曰雖相承。史體則然。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補注〕沈欽韓曰。荀子性惡篇。驗彼作節。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補注〕先謙曰。官本乎作虖。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補注〕先謙曰。浸字誤。官本俱作寖。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補注〕宋祁曰。所以。予按古本無以字。蓋徑易了。浙本道作遺。文與可從作道。傳寫誤耳。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胡眄之眩。與。讀曰歟。〔補注〕先謙曰。官本讀皆作皆讀。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唯聖人能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孔子作子夏。引宋祁曰。景祐本注子夏作

孔子。又案官本能上無人字。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含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徧也。音普。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

化民。民吕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吕犯法而罪多。〔補注〕宋祁曰、犯法、古本、浙本並作法犯。予謂法犯、罪多、語中輕重自相(?)品之。非是。一歲之獄吕萬千數。吕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吕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吕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吕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吕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吕相愛。此人之所吕貴也。生五穀吕食之。桑麻吕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旣反。六畜吕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吕爲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吕爲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補注〕何焯曰、董子所謂知命、只天命之性言之。此之謂

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晻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乎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翼翼。恭敬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謂身形之漸長。自幼及壯也。〔補注〕先謙曰。言如短景日漸加長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

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有弊非道也。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捄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補注〕先謙曰。注上救字當作捄。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違此也。〔補注〕宋祁曰。浙本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

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補注〕何焯曰、文致、謂文敝之極也。然致字屬下句讀。貢父希元之說並同。似宜從之。用夏之忠者。〔補注〕劉攽曰、致字屬下句。蘇輿曰、用夏之忠。此公羊家說春秋所祖述。仲舒正公羊家也。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補注〕先謙曰、此誼字不可通。蓋涉下誼字而誤也。治要引作論議考問。當從之。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師古曰、廑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補注〕錢大昭曰、亦、閩本作以。先謙曰、閩本是也。亦字於義不合。又涉上兩亦字而誤也。治要正作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

理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迹，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移去省字。　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朗反。〔補注〕宋祁曰：越本古字上有於字。錢大昭曰：黨，儻借字。伍被傳「黨可以徼幸」是也。先謙曰：官本注反作返，是。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補注〕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新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者，是通上下，殊非義理也。吳仁傑曰：顏注本出淮南書，所云戴角者無上齒，為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無上齒乎。按行露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蓋古謂咮為角也。獸有齒而鳥有咮，鳥有翼而獸四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互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大戴禮亦言戴角者無上齒，又云有角者無前齒，有羽者無後齒，又與顏注小異。太元掜云：「啮以牙者童其角，肯知乎九日餘分也。」蓋祖仲舒之意。王念孫曰：治要引作「予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為整齊。春秋繁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沈欽韓曰：有角者無上齒，亦見呂覽博志篇。先謙曰：牛善觸，以角為用，而無上齒。若羊鹿之屬，雖有角又有上齒，然角不為力用，非牛之比。斯言亦就物理參伍，無取拘泥。古義相承，由來已久，吳氏妄設耳。　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傅讀曰附。附，箸也。言鳥不四足。〔補注〕先謙曰：官本箸作著，是。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嗷同，音敖。嗷嗷，衆怨愁聲也。　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師古曰：溫，亦柔也。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如猶當也。亦見李廣傳。　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

曰．齊讀曰齋．務此而亡已．〔補注〕先謙曰：已、止也．以迫蹵民．師古曰：蹵、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褰踧也．蘇林曰：朘音鐫石，俗語謂縮朒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踧音子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褰作蹇．集韻：朘、縮也．孟說為轉蹇踧，謂若行步之安舒者轉而蹇踧．蹇、踧也．踧同蹵．蹵踧即蹵縮意也．（若從衣作褰，褰亦縮襞，惟褰踧二字不相聯貫）玉篇：縮朒，不寬伸之貌．（朒、說文作肭）是蘇孟義同，顏是孟而詆蘇，所未解也．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四字不重．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洳．〔補注〕先謙曰：官本洳作汝．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

石巖巖。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巖音才銜反。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 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補注〕先謙曰面向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遠者上。 豈可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遽之貌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 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爲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爲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舍讀曰捨。言爲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不遵。則無可爲者矣。先謙案休事見史記。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繫作係。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㠯上亡㠯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㠯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 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補注〕先謙曰、名非。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補注〕齊召南曰。泄庸。師古無注。疑卽國語所謂舌庸者。與苦成、文種、范蠡、皐如並爲大夫。稱五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泄與舌音相近而字異耳。錢大昭曰。泄庸。漢紀及人表並作后庸。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采邑之名。惠。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采作采。是。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王

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補注〕錢大昭曰。求雨止雨之法。詳見春秋繁露。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稾未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爲稾也。〔補注〕沈欽韓曰。張揖璣書斷引如淳注。與師古語同。又引蘇林曰。草猶鋒也。鮑書爲本曰稾。史記屈原傳屈平屬草稾未定。先謙曰。史記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是災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高園災在建元六年。時仲舒尙未對策。班氏知史記之誤。故易是時爲先是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補注〕錢大昕曰。按偃傳元光元年西入關。而高廟高園殿災。乃在建元六年。其明年始改元元光。計其年月似不相應。周壽昌曰。此書全載五行志。先謙曰。災在建元六年。仲舒草稾未上。其後偃竊奏之。非一時事也。錢氏獻疑未審。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補注〕宋祁曰。古人舒作舍。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入字當作本。又按呂步舒。本書儒林傳及史記並同。宋祁所見之古本作步舍者非也。先謙案。集解引徐廣曰。步舒之舒。一作荼。亦音舒。步舒官丞相長史。見儒林傳。後上思仲舒胥使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見五行志。又鹽鐵論孝養篇。呂步舒弄口而見戮。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下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攘、卻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補注〕何焯曰。弘傳。少爲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胡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

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膠西于王端也。事詳本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儒。善待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儒字。引宋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師依古本存儒字。則顏不當於仲舒下作注。此蓋顏注時已失儒字矣。先謙案。史記作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㠯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讚學篇。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先謙曰。史記作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與潛夫論同。語意更完足。㠯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補注〕宋祁曰。古本無如字。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補注〕齊召南曰。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廷尉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二十三事。動以經對。即其事也。隋唐志尚有十卷。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㠯壽終於家。家徙茂陵。〔補注〕王先慎曰。宋仲舒死葬長安。宋敏求長安志云。蝦蟆陵在萬年縣南六里。韋述西京記。本仲舒墓。李肇國史補曰。昔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爲蝦蟆耳。陝西通志引馬縊田集云。墓在長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園。過此下馬。一時文士罔不下馬。故名。按在西安府城內。長安縣志。在城內胭脂坡下。子及孫皆㠯學至大

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敎。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淸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補注〕齊召南曰。玉杯以下。並是書名。而今所傳十七卷。玉杯第二。竹林第三。凡八十二篇。總名蕃露。此先儒所以疑其書或後人採掇以成也。蕃露之義。程大昌曰。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先謙曰。聞舉亦書名也。 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 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也。伯讀曰霸。 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迺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迺作乃。引宋祁曰。越本無乃字。 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 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 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原作源。 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

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補注〕何焯曰。劉歆未蹈狡猾。班氏恐人以爲疑。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佐之。王先愼曰。後漢書蘇竟傳略云。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與龔書曉之。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善議論。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章懷注云。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又引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三十一)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司馬相如傳卷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眞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漢書五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補注〕沈欽韓曰學擊劍學擊刺之法也莊子說劍日夜相擊於前吳越春秋越處女曰竊好擊之術戲謬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孟康云愛而字之是也顏以為不欲稱斥則非也相如既學〔補注〕先謙曰索隱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師古曰藺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以訾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補注〕何焯曰訾郎猶今擇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之比漢初得官皆由訾算有市籍者亦不得宦也郎官宿衛親近欲其有所顧藉重於犯法沈欽韓曰武騎常侍其官與李廣李蔡同亦郎中被選者耳云六百石非先謙曰據史記李廣傳當是八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

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爲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病免。客游梁。〔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迺著子虛之賦。〔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子虛賦乃游梁時作。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非當日本文矣。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補注〕先謙曰。宜本考證引汲郡陳云。劉知幾謂此傳相如自作。子長錄之。班氏書循習。損如果相如自作。何以自述竊妻而不諱耶。觀賦後有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數語。此子長斷稱。自作之說未可據也。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困。師古曰。遂。進也。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補注〕先謙曰。宋祁臨邛郭下之亭也。先謙案。詩彼都人士箋。城郭之邑曰都。華嚴經音義下引漢書音義云。都。城也。故宋祁以爲郭下之亭。都亭亦見嚴延年傳。臨邛令繆爲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僮。謂奴。〔補注〕先謙曰。史記僮客作家僮。程鄭亦數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補注〕先謙曰。程鄭亦見貨殖傳。迺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衆人以此意也。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師古曰。奏。進也。

〔補注〕周壽昌曰、不敢云娛客、故以自娛爲言。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古下十三字。索隱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挑音徒了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師古曰、閒讀曰閑。張揖曰、其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閑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曰、洵美且都。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韋說都邑失之遠矣。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其人而好其音也。〔補注〕王文彬曰、好、愛也。〔楚辭惜誦注〕言說而愛之、不必分指其人其音。恐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之作也。既罷、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補注〕宋祁云、別本無夜亡二字。錢大昭曰、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弟、但也。發聲之急耳。酈食其曰弟言之、此類甚多。義非且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第、同。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師古曰、貸、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

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爲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補注〕宋祁曰。注文酒盧下當有也字。先謙曰。盧、史記作鑪。集解引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爲墮。邊高似鑪。與顏說同。字當作壚（說文。壚、剛土也。）通作罏（爾雅釋天注。卽今夜獵載罏照也。釋文。罏本作壚。說文。罏、方鑪也。蓋以冶器。卽顏所云鍛鑪耳。）盧則文省也（說文。盧、飯器也。因文省作盧。故或稱爲酒甕。）本書趙廣漢傳注。盧所以居甕。食貨志下注。盧者、賣酒之區也。與此義並合。食貨志注又引臣瓚曰。盧、酒甕也。卽顏所謂溫酒火盧矣。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卽今之衳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衳音之容反。〔補注〕劉奉世曰。犢鼻穴在膝下。爲褌財令至膝。故習俗因以爲名。非謂其形似也。先謙曰。吳越春秋。越王服犢鼻。[illegible][illegible]。袥、襌褌也。方言。無襉袴謂之襣。郭云。袴無踦者。卽今犢鼻褌。褌亦襣字異耳。案說文。絝、脛衣也。急就篇顏注。袴之兩股曰襱。玉篇。襱、袴襱也。揣此形製。但以袴前反繫於後而無袴襠。卽吾楚俗所稱圍裙是也。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卽謂賃作者。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洒之。賤人之役也。洒音先禮反。

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補注〕何焯曰。倦游。言所游之多。今人以宦且病解之。誤矣。先謙曰。倦游謂游宦病免而歸耳。言其曾爲官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既令之爲客。不可言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迺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補注〕錢大昭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臨邛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札、音莊黠反。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爲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其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師古曰。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隨樂壞墮之比者。〔補注〕宋祁曰。章疑作常。先謙曰。史記亦作章。卒章猶言終篇。不當作常。因以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王念孫曰。奏下正文注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總插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姹

烏有先生。師古曰、詫、誇誑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詫也。〔補注〕錢大昭曰、李善文選本作姹。史記及五臣本竝作詫。陶潛曰、詫當爲咤。亡是公存焉。〔補注〕宋祁曰、存疑作在。先謙曰、史記作在。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雲夢、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鳳反。字或作瞢。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列卒滿澤、罘罔彌山。師古曰、罘、覆車也。即今幡車罔也。王風兔爰之詩曰、雉離于罦。罦亦罘字耳。彌、竟也。罘音浮。〔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罦、覆車也。玉篇罘同罦。掩兔轔鹿、射麋格麟。師古曰、轔謂車轢踐之也。音吝。格字或作腳。言持引其腳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格作腳。索隱引司馬彪曰、腳、掎也。說文云、掎、偏引一腳也。麟、說文大牝鹿也。左襄十四年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謂或持其角、或掎其腳也。鹿唯用掎、猛獸則須格擊。則此格字爲腳之變文而誤。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騖、亂馳也。擩、搵也。騖音務。擩音如閏反。搵音一頓反。〔補注〕郭嵩燾曰、案割鮮染輪、與下獲多句相應。言割鮮多而血浸漬兩輪、爲之斑也。下文脟割輪淬、與此異訓。脟割輪淬正謂割取一臠、就輪間炙而食之。又與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句相應。兩輪字各有意義。顏注因騖於鹽浦一語、謂擩車輪鹽而食之。并云淬亦擩染之義、恐誤。先謙曰、宋祁、染或爲淬。與下文脟割輪淬意同。詳文意、郭義較長。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以爲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衞十

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一遊字。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補注〕宋祁曰。一本無其字。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崷起也。岪音佛。〔補注〕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崒四字。王念孫曰。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崷起也。岪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屈作隆崇。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崷起是釋岪鬱二字。而隆崇律崒不與焉。且岪字有音而崒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崒作崒崒。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西都賦。巖峻崷崒。西京賦。隆崛崔崒。皆有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岪鬱。岑崟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崒四字。與越本景祐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崒崒為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為韻。而首句不入韻也。先謙曰。史記。郭作嵂。律作崒。廣韻。峍山皃。楚辭招隱士。山曲岪。是岪鬱與盤紆同義。故郭釋為詰屈。而以崷起釋隆崇律崒四字。本自明晰。文選注隆崇崷起也。上或有脫文。或誤詰屈為隆崇。均不可知。王以崷起為釋岪鬱二字。則非。越本景祐本自脫文耳。（說文。崒。危高也。危高正崷起之義。）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崟音吟。〔補注〕錢大昭曰。江淹雜體詩。岑崟還相蔽。李善引郭注方言云。岑崟。峻皃。王文彬曰。蔽。全隱也。虧。半缺也。山岑崟而參差。則日月或蔽或虧。張說未晰。先謙曰。史記岑作嶔。官本注擁作壅。見下。有也字。文選注擁作擁。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摎結而峻絕。罷池陂陁。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穨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陁音駝。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此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意假借協陁之韻也。師古曰。文晉之說

皆非也。下屬江河者。謂晉山之廣大所連者遠耳。於文無施。陂音彼河反。陁音之欲反。〔補注〕王文彬曰。玉篇。罷、疲也。顏氏刊謬正俗。陂池讀如坡陁。猶言靡迤耳。是陁與池同。罷池言極其所至靡迤下垂也。一曰。罷池卽坡池之異文。坡誤為疲。疲又轉寫作罷耳。先謙曰。官本注。皆作俱。意作章。文選注亦誤作章。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雘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稚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師古曰。丹沙、今之朱砂也。青雘、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坿音附。雘音一郭反。〔補注〕沈欽韓曰。正義引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案吳氏本草。雄黃產山之陽。然則雌黃生山之陰也。索隱。白坿出於陽山。先謙曰。注引張揖與文選注同。索隱引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本草云。一名白墡也。文又異。索隱謂漢書注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恐有餘人也。先謙案。解者謂師古也。此卷注皆有本非揖注而稱揖者。故與索隱說同。說文。坿、益也。呂覽孟冬紀。坿城郭。高注。坿、益也。堊、說文。白涂也。涂與塗同。（急就篇顏注。堊、白塗也。）釋名。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也。據此。卽今之石灰。因其可以坿飾牆壁。故得白坿之名。因白土可涂。故別色可涂者。赤謂之堊。山海經。玉門之山。其下多黃堊。是也。

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師古曰。言采色相耀。若龍鱗之間雜也。炫、音州縣之縣。〔補注〕先謙曰。官本鱗作麟。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張揖曰。琳、玉也。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瓌。琳音林。瑉音旻。〔補注〕宋祁曰。注文。琳、玉也。越本。玉作珠。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武帝得天馬。以玫瑰石為鞍。則非火齊珠也。昆吾非金。元和志。鐵石山在巂州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礬石。火鍊成鐵。極剛利。是此類也。先謙曰。沈說是也。史記。昆吾作琨珸。梁章鉅云。此承上其石。張氏忽釋以金。誤矣。索隱引司馬彪曰。琨珸、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藝文類聚劍部引龍魚河圖與此略同。又石部引十洲記。與河圖亦同。而琨珸皆仍作昆吾。與此賦合。說文玫下云。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瑰下云。玫瑰。一曰圜好。一切經音義三引作石之美好曰玫。圜好曰瑰。此文上云其石則。以為石之美好得之。昆吾史記作琨珸。注。玉也。集解引作球也。越本作珠。又球之誤。

瑊玏玄

㻞 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玏音勒（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瑊玏卽說文之玪塾玉篇玪同瑊中山經葛山其下多瑊石廣韻瑊字注引郭璞云瑊玏似玉之石厲廣韻引作礪先謙案說文厲旱石也（本書枚乘傳引之爲礛諸顏注黑石曰厲卽此所謂玄厲矣

碝石武夫 張揖曰碝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葱蘢白黑不分郭璞曰碝音究反（補注）錢大昭曰碝當作礝說文礝石次玉者中山經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沈欽韓曰海內經羈山國有武夫之丘郭云此山出美石先謙曰史記、文選碝並作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碝石出雁門武夫出長沙也今無顏說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蘪蕪、芷、白芷若杜若也師古曰蘭卽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補注）劉奉世曰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今首城多有之苗如麥門冬而長大花黃紫兩色宋祁曰浙本淅本芷作茝齊召南曰史記有射干二字文選亦有（案舊注無）然則俗本妄增有自來矣據下文射干一獸名一草名此是香草名如史記文選則此賦凡三用射干字先謙曰衡同蘅楚辭及文選洛神賦並作蘅然說文無蘅字杜蘅與杜若二草也桂馥說文義證若下引陶宏景云葉似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又絕似旋葍根殆欲相亂葉小異耳此草一名杜衡今復別有杜衡不相似馥案王微四氣詩蘅若首春華亦分杜衡杜若爲二草蘭下引圖經云澤蘭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莖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而澤蘭莖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初採微辛此爲異是也范成大論以蘭爲大澤蘭以澤蘭爲小澤蘭雖謂同此名稱易淆耳先謙案此分別衡、蘭若三者甚晳芷卽茝也故南本浙本作茝說文茝虈也本草白芷一名虈本書禮樂志茝蘭芳顏注茝卽今白芷

穹窮昌蒲江離蘪蕪 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蘪蕪蘄茝也似蛇牀而香師古曰穹窮芎藭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蘪蕪一名江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然非蘪蕪也藥對誤耳（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蘺楚謂之蘺晉謂之虈齊謂之茝是三者同物異名說文又云蘺、江蘺蘪蕪許蓋引子虛賦文非謂江蘺卽蘪蕪也先謙曰梁章鉅文選旁證云蘪六臣本作芎胡氏攷異云注中字作芎考說文艸部营营藭香艸也重文芎司馬相如說营或从弓則凡營如此史記漢書作

蘅香。假借也。字書別未載蘅字。此與甘泉賦發蘭蕙與芎藭。正文及注並誤。桂馥義證蘼下云。此文蓋後人亂之。相如傳三句同類。每句竝舉二物。上文云芎藭昌蒲。下文云諸柘巴且。中云江離麋蕪。辭又云揉以蕙蘅。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流夷。此四句各舉一草。江離、麋蕪非一物。又可見。故顏師古、毛晃、洪興祖皆謂蘪蕪非江離。江離者蘭也。先謙案。如錢桂二說。以離爲蘸。則與上芷複出。集韻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郭璞光曰。藁本一名麋蕪。根名蘄芷。藥對以爲麋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芎藭、藁本、江離、麋蕪竝相似。猶是一物也。先謙謂三者若是一物。文中不應加入昌蒲。蓋其苗曰江離。根曰芎藭。（博物志同。）葉名麋蕪。（本草。）又名蘄芷。（釋草蘄茝麋蕪是也。廣韻引字林。茝麋蕪別名。則誤以芷爲蘄芷矣。）雖一本所出。判然三物。名稱各不相混。後人不察耳。宜本注。正作也。

諸柘巴且。張揖曰。諸柘。甘柘也。蕃且。蘘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曰。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反。蕃音步各反。蕃且自蘘荷耳。非巴且也。〔補注〕劉奉世曰。諸、柘、巴、且、四物也。柘、蔗字。字當爲蔗。且、蕃且也。蕃音步各反。蘘荷也。沈欽韓曰。嵇含南方草木狀。諸蔗一名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先謙曰。史記作諸蔗。猼且。文選作諸柘巴苴。說文藷下云。藷蔗也。蔗下云。藷蔗也。史記作蔗。此作柘。字通假耳。楚詞招魂有柘漿。王注。柘、藷蔗也。劉說非。巴且即蕃苴也。注蕃乃蒪字之誤。說文蘘下云。蘘荷也。一名菖蒩。廣雅。蘘荷、蒪苴也。蒪、曹憲音普各反。（廣韻蒪苴大蘘荷名。）索隱顏注。蘘荷一名蒪苴。並從蒪。）楚詞九歎注作蒪蒩。大招箇作苴蒪。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謂蘘荷至齊梁間猶呼蘘蒩。案蒪與巴雙聲。苴蒩又一聲之轉。若作蕃。無緣轉爲巴。蒪蘘二字。顏音亦不作普各反矣。且史記作猼且。猼蒪同音巴。爲蒪之異字。更無疑義也。（上林賦。江離麋蕪。諸蔗猼且。與此篇錯出。亦有蘘荷。而無巴蕉。巴且之爲蘘荷。非巴蕉。亦其一證。）王引之廣雅疏證釋草云。張云蒪苴。蘘荷也。蓋一本有作蒪苴者。故索隱引郭璞子虛賦注云。巴且。蘘荷屬。則亦以巴且爲蒪苴也。顏讀蕃苴非巴且。殆不通假借之例耳。文氏以巴且爲巴蕉。特因且蕉雙聲。說文生訓。不知巴蕉後出之物。說文蕉下止訓生枲。若長卿賦有之。許氏在後漢。豈不爲巴蕉立訓。知其未足據也。（嵇含南方草木狀。甘蕉一名巴蕉。又名巴苴。蓋緣文說而誤。）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陁靡、旁頹也。陁音弋爾反。〔補注〕先謙曰。陁宜本作陁。集解。陁靡音移靡。

案衍壇

曼。師古曰：嵬嵬之貌也。衍音弋戰反。壇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補注〕先謙曰：宋祁引司馬彪云案衍壇下增曼，平博也。官本注文衍音下十五字。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張揖曰：葴，馬藍也。菥，似燕麥。苞，藨也。荔，馬荔。蘇林曰：菥音斯。師古曰：藨即今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藺也。葴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隸。藨音皮表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菥本蘇林上有也字。沈欽韓曰：釋草葴寒漿，注今酸漿草。蜀本草：酸漿即苦葴，根如菹芹，白色，絕苦。又云葴馬藍，注今大葉冬藍，然則二物同名也。錢大昭曰：說文苞，草也，南陽以爲麤履。又云荔，艸也，似蒲而小，根可作㕞。注析音斯，斯下脫歷反二字，文選引蘇注作新歷反。先謙曰：宋祁引郭璞云葴酸漿，江東名烏葴。案酸漿即酸漿也。通志：馬藍，田野人以爲菜茹。張揖葴爲馬藍，則非絕苦不可食之酸漿草矣。析，文選作菥，史記作菥，說文無菥菥二字，蓋古後人加艸耳（宋祁、析，漢書作斯，所見蓋別本，或是斯。漢書作析，而誤倒也）。宋祁引孟康云：斯禾似燕麥。撰志云：涼州地生菥草，皆中國苗稼，麥是也。禮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苞，藨也，蓋其物可爲草屨者，亦中爲席。玉篇：藨，蔍蒯，可爲席，與顏注合。月令荔挺出，注荔挺，馬薤也。程瑤田云：余居鄉閭，二三月間見草似蘭，叢生，長者二尺許，開花藍碧色，亦略似蘭，土人呼馬藍，亦呼馬藺。愈其爲月令之荔也。形與韭相類，故又有馬韭之名。葉其堅韌，市人以貫錢及繫物皆用之。通俗文亦云馬藺。顏氏家訓書證篇：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據此，則相如以爲高燥所生是矣。薛莎青薠。張揖曰：薛，藾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師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薠音煩。〔補注〕宋祁曰：一本薛莎青薠四字雙張揖等注。先謙曰：薛，史記、文選並作蒒。玉篇：蒒，莎也。案下既有莎，若作蒒則爲複出，作薛是也。釋草：苹，藾蕭。郭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桂馥劄樸：蒒、薛一聲之轉。莎，薃侯，說文並云薃侯也，文選注作滴侯。玉篇：薃，莎草，一名莎侯。本草：莎艸一名薃，一名侯莎，其實號異。要珠庭雜記：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與葉，兆之牽也。薠，說文：青薠似莎者。淮南覽冥：路無莎薠。西山經：陰山其草多茆蕃。郭注：蕃音煩，似莎而大。據二說，薠實生於高燥之地矣。此賦合張氏以爲薠生江湖，失理遠矣。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郭璞曰：藏莨，草中牛馬芻。蒹，荻也，似萑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莨音郎。蒹音兼。荻音敵。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葴，似薍而葉大。菥，尾草也。蒹，蘼也。葭，蘆也。說文新附，蘵，䔾也。漢書通用葴字，從艸後人所加。先謙案，此葴不應獨作蘵字，亦後人因是艸名，加艸於上。然艸兼名蘵者，音義說未確，故顏不採之，而從郭說也。文選注引郭云，葴，寒漿草名。中今馬藍也。此說名字中音竹林反。葴，蔗，即狗尾草也。詩，不稂不莠。稂，狼尾草。莠，狗尾草也。二草相雜生野地，秋月道野，稿皆是。狗尾草穗似狼尾毛。疏，其苗老則轉赤而黑，與狼尾不異。（說本程氏瑤田，爾雅、釋草、說文，以禾粟之不成者當蕭稂，而別蒹為艸名，與爾雅異，程氏從之。）詩，浸彼苞稂，生於埤溼，故水得浸之，與此賦合。苞，从包聲。苞亦通作包。（易泰卦，書禹貢，釋文，孔氏，草木漸包，說文好部作蘥苞。）包，叢也。（本書外戚傳注。）故苞稂亦為葴蒹矣。說文，蒹，藿之未秀者。葭，葦之未秀者。夏小正傳，葦未秀為蘆。蒹葭即荻蘆，二物而相混。注文

東蘠雕胡，

張揖曰，東蘠實可食。雕胡，菰米也。師古曰，東蘠似蓬，其實如葵子也。〔補注〕先謙曰，蘠章荻，索隱引作蘆，蘆，鷄翟。穿蘧云，史記蘠作薔。索隱引廣志云，東薔子色青黑。河西語云，貸我東薔，償我白粱也。徐廣曰，烏孫國有薔，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按廣韻引亦作薔。又按彫胡，史記漢書並作雕胡。玉篇、廣韻並作蔣胡。即枚乘七發之安胡也。

蓮藕觚盧，

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盧，扈務也。郭璞曰，菰，蔣也。蘆，葦也。師古曰，書不為菰蘆字，郭說非也。但不知觚盧於今是何草耳。〔補注〕劉奉世曰，顏人不從本字者，因多，何獨於此不然耶。宜用郭說。先謙曰，張注觚盧，官本作觚蘆。顏注觚蘆，當作觚盧，官本不誤。上文葭即蘆，此不得複出蘆。郭說非也。觚盧即瓠𤬸（廣韻，瓠𤬸，瓢也。）觚盧瓠𤬸，聲並一聲之轉。爾雅，瓠棲瓣，釋文，舍人本瓠又作觚。此觚瓠通假之證。

奄閭軒于，

張揖曰，奄閭，蒿也，子可治疾。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蕕音猶。〔補注〕王文彬曰，五音集韻，奄閭，草名，狀如艾蒿，俗猶讀葉于郭注。多生水中，名軒于。江東呼臂為猶。爾雅行義疏云，今水中皆有，亦單名于。後漢馬融傳注，于，一名蕕，生於水中是也。先謙曰，奄，史記文選作菴。閭，官本作䕡（汲古本史記仍作閭）。于，史記作芋。

衆物居之，不可勝圖，

師古曰，圖，謀也。不可盡舉而圖寫之，言其多也。〔補注〕先謙曰，顏訓圖為舉，又於舉上加盡，以足其意，則舉字為贅設。勝，盡也。本書賈山傳注，勝，盡也。文選神女賦序，不可勝贊。封禪文，不可勝數，句法與此同，注亦皆訓盡。

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

水推移。郭璞曰、汯汩、揚也。外發夫容蓤華、內隱鉅石白沙。郭璞曰、夫容、蓮華也。蓤、芰也。師古曰、鉅、大也。〔補注〕先謙曰、夫容、史記文選竝作芙蓉。蓤、史記作蔆、說文竝作蔆、文選作菱。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瑇瑁似觜蠵、甲有文。黿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迺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瑇音代、瑁音妹。鼈者鱉也。〔補注〕宋祁曰、徒何、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反、丹何近而相亂。上林賦鼉亦自有注。錢大昭曰、瑇瑁古字。齊攡注作瑇瑁、釋文云、字又作蝳蝐。先謙曰、朱珔云、南山經注、蛟似蛇、四足、龍屬。與此魚身而蛇尾合。其云皮有珠、則又南都賦鮫鱅注引山海經注所謂鮫鯌屬、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皆曰鮫、鮫、海魚也。皮可飾刀。本兩物、然兩物如此。張注則似合為一物矣。吕覽季夏紀伐蛟注、蛟、魚屬。因遂以蛟為鮫。淮南道應訓注、蛟、水居、其皮有珠、世人以為刀劍之口。而說山訓注亦云、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為刀劍之口。所云鮫魚之長、又即說文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也。荀子禮論注引徐廣、鮫韅以鮫魚皮為之。諸文皆蛟鮫無別。禮記中庸黿鼉蛟龍、釋文、鮫本又作蛟也。先謙案、此與武紀射蛟注互證益明。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枏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楩音鞭、又音步田反、即今黃楩木也。枏音南、今所謂楠木。〔補注〕先謙曰、巨、文選譌其。正義引溫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桂椒木蘭、檗離朱楊。師古曰、桂即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檗、黃檗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補注〕先謙曰、正義引廣雅云、木蘭似桂、皮辛可食、其實如小甘辛美、南人以為梅也。離同樆。釋木、梨、山樆。郭云、即今梨樹。〔陸氏音義、樆音離、本亦作離。〕非。郝懿行義疏云、梨生人家者即名梨、生山中者別名樆也。樆本作離、子虛賦可證。釋文反以作離為非、誤矣。先謙案、樆自從木、當時借離為樆耳。郝氏謂樆本作離、而又強為梨樆分疏、亦通人之蔽也。〕急就篇顏注、檉一名由柳。案顏朱楊、爾雅云檉、河柳是也。

柤梨梬栗、橘柚芬芳。張揖曰、柤似梨而甘。梬、梬棗也。師古曰、柤即今所謂柤子也。梬棗即今之梬棗也。柚

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樝、音側加反。梬、音弋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庚反。芬芳、言橘柚之氣也。（補注）劉奉世曰、樝、樆各自一種。顏所說乃樆也。先謙曰、顏惡爲樆立訓、而不及梨。蓋以梨即上文之樆。分樆梨爲二物、非也。上文言梨、此不當復出。樆與梨者、梨之別種也。廣雅、樆、梨也。禮內則、柤梨曰攢之。鄭注、柤、梨之不臧者。又作查。宋書張敷小名查、傅亮戲敷而云查。故是梨中不臧者。此樆梨一物之證。郝懿行以爲即說梨也。先謙謂即今之山查。說文、樝果似梨而酢。王禎農書、樆似小梨、味劣於梨。齊說則香美過之。藝文類聚八十六引張敖曰、平邪有甘樆。蓋樆梨酸酢、難得甘者。張氏謂樆似梨而甘、於理未戳矣。梬、集解音郢。說文、梬下云、梬棗也。似柹。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說文云、梬似柹而小也。郭璞注、梬今之梬棗也。蓋實似柹而極小、其蒂四出、枝葉皮核皆似柹、秋晚而紅、乾之則紫黑。知梬棗。其大小亦然。今人謂之丁香柹、又謂之牛乳柹。柚、劉說是。說文、橙、橘屬。柚似橙而酢。博物志、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風土記、橙、柚屬、而葉正圓。綜此數說、足證橙柚之異物矣。注文樝乃楂之譌。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鸞鳥。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補注）沈欽韓曰、廣東新語、騰猴生高要西七十五里騰猿巖、狀類沐猴、頭正方、髮長丈許、覆其面。欲有所視、輒撥開、以兩手拔之。一名騰猿。上樹甚捷、故以名。疑即騰遠也。射干、蓋佛書所謂野干。翻譯名義、悉伽羅、此云野干、似狐而小、形色青黃、如狗羣行、夜鳴如狼。廣志、巢於絕岩高木也。梁章鉅曰、莊子山木篇、騰猿得柘棘。南都賦、騰猿飛蠝、挂其下。豈即所謂騰遠邪。射干即野干。楊慎云、射干、胡地野犬也。法苑珠林云、有獸名野干、鳴聲似獅子吼。先謙曰、史記有赤猨獲猱四字、在宛雛孔鸞之上。蓋班刪之。宛、文選作鵷。史記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與騰遠連文、射干是獸、知騰遠非鳥也。索隱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先謙案、騰蛇能飛、騰與蛇不倫。沈說騰猴所采亦一隅之書、未爲篤據。據數說騰遠、更之新序、謂元蝯異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故受騰遠之名矣。蝯一作猨、或作猿。（山海經、楚辭、莊、列並作猨）猿與遠篆文相似、竝疑此獸本作騰猿、猨爲遠耳。射干、沈梁說是。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貙似貍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萬。蜒音延。貙音樞。犴音岸。師古曰、蜒、與張合。官本注誤見山海經四字。

又音弋豉反。貙音丑于反。豻、合顏音五安反。（補注）沈欽韓曰、蟃蜒百尋過是。郭不爲此語耳也。說文、獌、狼屬。謝靈運山居賦注、獌似貍而長、狼之屬。一曰、獌、廣雅獌狿長八尺。蓋獌類長八尺者已爲大矣。百尋乃八尺之誤。釋獸、貙獌似貍。彼注、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先謙曰、說文無蟃蜒字。說文廣韻、獌狿從犬、從虫者借字。百尋乃一尋之誤。豻自是胡地野犬、非此貙豻也。周禮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鄭司農云、豻者獸名也。獸有貙豻。讀之爲爾雅注文、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則貙豻是一物。此賦手格之狂獸、待以虎豹貙獌四者害之、不宜加入胡地野犬、郭偶未審耳。官本注、五作互。史記下有兕象野犀窮奇獌狿八字、亦班刪之。

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剸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舉言爲類。剸與專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專。

楚王乃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言常馴馬也。師古曰、馴音旬。（補注）劉奉世曰、馴駮止是駮馬耳。虎豹見而伏、故出擬駕之、非真駮也。先謙曰、駮史記作駁。駁駮通假。（易說卦正義可證）劉攽本作子是也。馴一乘也。

乘雕玉之輿。師古曰、言玉飾輿而雕鏤之。

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言魚須爲旃柄。驅馳逐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爲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尙書大傳。橈旃、曲旃也。橈音女敎反。（補注）先謙曰、說文旃下云、旗曲柄也。旃柄本自上曲、非因驅馳而橈。集解引郭璞曰、以海魚須爲旃柄、旌旗名橈弱也、顏不取之、因其不達橈旃之義。張注與郭同意、亦不爲顏所取也。本書韓信傳注、靡、偃靡也。文選琴賦、靡靡猗猗。注、靡靡、風貌。此文以靡與曳對、狀旃之靡然而偃揚耳。文選引注、正作也。橈旃通作曲旃。官本注無見尙書大傳五字。

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言明月珠飾旗也。

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鉅者。干將所造。（補注）沈欽韓曰、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張稱韓王劍師、非。方言、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注、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程瑤田戈戟考、今戟刺在內之後、正符匽名。）先謙曰、宋曜、匽音巨。周禮冶氏爲戈戟三之注云、刺其子也。又周禮圖、鉤戟反曲下爲胡也。

左烏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

弓烏號。郭璞曰、雕、畫也。師古曰、烏號、雕弓二號若柘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雕作彫。史記號作嗥。宋祁引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太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云、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號呼其上、伐取其材爲弓、因名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案宋祁所引較雕說爲晰。

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箭服即今之步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勁作良。齊召南曰、案煩弱應作繁弱。左傳、封父之繁弱是也。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夏、夏羿也。宋祁說同、以羿善射也。然伏說較長。官本無師古十一字。

陽子驂乘、纖阿爲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纖阿、古之善御者。纖音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陵陽子。纖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顏並不取。宋祁引樂彥曰、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爲月御也。文選注引楚辭曰、纖阿不御焉。又引郭注御者下有見楚辭三字。

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案節、頓弭節也。未舒、言未盡意騁騖、已陵狡獸。狡獸、狡捷之獸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云已陵狡獸矣。狡獸、狡捷之獸也。文合如此。先謙曰、文選注引天文志曰、案節徐行。

蹵蛩蛩、轔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郭璞曰、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郭說是也。蹵音子六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蹵轔互易、蛩蛩作邛邛、從漢表。荀注轔、轢也。說文、轢、車所踐也。距虛一作駏驉。一切經音義十三、駏驉似贏而小、牛父馬子者也。劉氏新論諸名爲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其稱類分而爲二。集解引穆天子傳曰、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也。先謙案、此極言車馬迅疾、雖至捷之獸、亦能獻踐之也。

軼野馬、轊騊駼。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郭璞曰、轊、車軸頭也。師古曰、轊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轊音衛。騊音逃。駼音塗。〔補注〕王念孫曰、軼讀若迭。左隱九年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傳、將有西師過軼我。釋文並云、軼、直結反。成十年傳、迭我殽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爲突也。轊讀爲躗。躗、踶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踶、蹋也。說文、踶、躗也。躗、踶躗也。（舊本躗譌作衞也。今據踶字注及牛部[illegible]字注改。）是躗爲踶也。躗轊二字並音衛、故字亦相通。言疾野馬而踶騊駼也。上林賦之轊白鹿、義與此同。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皆上

文所云陸狡獸也。張訓軼爲過。郭訓轊爲轊頭。顏謂轊頭衝而殺之。（案轊頭不能殺獸。殊強爲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先謙曰。蛙、說文作𧊒。云車轊耑也。或作軎。俗作轊。因誤作轊耳。字林騊駼北狄良馬也。一曰野馬。衛館道衛君野馬四百。高注野馬騊駼也。淮南主術訓。騏騄馬服騊駼。許注。騊駼。野馬也。遊與騊駼。野馬類也。是野馬騊駼爲一物。故賦取與蛩蛩距虛之一物二名相對爲文。郭璞山海經贊騊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在服。郭亦以騊駼爲野馬矣。

乘遺風。射遊騏。

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師古曰。騏音撫。騏音其。（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說文。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孫偁引此賦語。先謙案。索隱引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古今注曰。秦始皇馬名。詳見王褒傳。

儵胂倩浰。

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儵音式六反。胂音式刃反。倩音千見反。浰音練。（補注）先謙曰。官本練作棟。（條疑本字。）胂、史記文選作忡是。（官本史記誤胂。胂音約何之何。以血塗祭爲胂也。見東山經祈神用魚注。）倩史記作浰。（徐廣音七見反。）楚辭九歌。儵而來兮忽而逝。儵忽皆書疾也。師古。驚疾之貌。蜀都賦。鸞大倏胂。李善注。胂、驚也。倏又與倏同。胂亦驚也。莊子據无符。少焉眴若。釋文引司馬注。眴、驚也。眴即瞚之異文。（眴通作佝。列子黃帝篇。今汝怵然有佝目之志。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瞚目爲佝目。）人之爲用。唯杜麟傑儵胂酒勢瞚之義耳。倩無疾義。蓋浰之借文。（說案字典引集韻。潚與浰同。浰、疾貌。或作潚。通作倩。他書無潚字。）浰、浰皆疾也。說文。浰、雲雨起也。雲雨之起。其流迅疾。楚辭悲回風。涕泣交而淒淒兮。注。淒淒、流貌。狀涕泣之下交而疾流也。王逸注。潚、浰、疾流也。浰、利聲。兼聲兼義。利亦疾也。淮南繆稱訓。精士多利。注。浰、疾也。二字皆從水。而訓爲疾流。故賦舉以狀車騎之迅疾矣。

雷動焱至。

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之至。言其盛且疾也。焱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焱、史記作熛。文選作焱。案文選是也。焱本作飈。說文。飈、扶搖風也。初學記引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十六。飈、暴風也。字从焱。非犬。非火也。俗作焱。故本書刑法志。焱起雲合。韓安國傳。至如焱風。顏注並云。焱、疾風也。此傳顏訓疾風。知當作焱。不作猋矣。（說文。猋、犬走兒。蓋謂犬疾走也。楚辭九歎。猋遠舉兮雲中。王注。猋、去疾也。）猋無疾義。說文。焱、火華也。（文選七啟。風厲猋舉。上言風厲。則下當从火作焱。猋舉猶火上騰。不訓疾。）熛亦無疾義。說文。熛、火飛也。（史記韓信傳。熛至風起。言天下之士。如火飛而至也。）史記作熛。蓋因通段而誤。焱

與颶俱借爲颶。（月令猋風暴雨總至。注、回風爲猋。釋文猋本又作飆。文選五臣本曹顏遠思友人詩云、心與回颶俱注云李善本作飆。說文飆回風也。颶猋俱非回風。後人因叚借誤耳。）颿猋偏旁俱從聚因轉寫作猋耳。 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 師古曰、眦卽決眥之目眦。言射審也。眦卽眥字。（補注）先謙曰、注曰下當有決字。集解郭璞曰、在目所指中必決於眼眥也。於義亦通。顏注較安。 洞胷達掖。絕乎心繫。 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達右髃。中心絕系也。師古曰、髃謂肩前骨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補注）沈欽韓曰、詩毛傳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正義、貫心死疾肉最深矣。 獲若雨獸。揜中蔽地。 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揜、音于且反。中、古草字也。 於是楚王迺弭節徘徊。翱翔容與。 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示安徐也。（補注）王文彬曰、文選李善本引楚辭注云、弭、案也。此弭節猶案節也。（後漢東平憲王蒼傳注可證。本傳上文案節、顏注、猶弭節也。）案與按同。（本傳下文車案行、文選作按行。）本書周亞夫傳、天子乃按轡徐行。按轡與案節同意。案安聲亦兼安義。案轡案節皆安徐之貌也。弭亦安也。（周書作雒解本書谷永傳注並同。）故顏氏訓弭節爲示安徐矣。郭訓低、非。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𢱉受詘。 張揖曰、𢱉音倦𢱉之𢱉。詘音屈強之屬。郭璞曰、詘、詘折也。𢱉、疲極。詘、音屈。師古曰、𢱉音是也。𢱉音與劇同。詘音其勿反。徼、工堯反。徼、要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補注）宋祁曰、注文工堯反上當有音字。錢大昭曰、𢱉當作𢱧。說文𢱧、相踦𢱧也。作疲極解當作𠜂。勞也。今之劇字。先謙曰、𢱉、宜本作𢱧。史記作𢱧。文選作𢱧。案當作𢱧。左从谷。（其虐切。說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右从丮。（說文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當文作𢱉。作𢱧。𢱉、㧩、𢱧、皆誤也。錢引說文𢱧相踦𢱧也。是𢱧字本義。而云作疲極解當作𠜂。似尙未備。說文𠜂下云、徼𠜂受屈也。段注、按長卿用叚借字作𢱧。許用正字作𠜂。蘇林注漢書曰、𢱧音倦𢱧之𢱧。當作音倦𠜂之𠜂也。方言、𠜂、傍也。㑣同傍。傍同倦。倦下云、勞也。與𠜂音義同。史記匈奴傳、漢兵趨先囓然。當云徼極與徼𠜂音義同。又案小徐𠜂下注云、困劇也。言見徼遮困劇、則受屈也。𢱉下注云、按上林賦曰、徼𢱧受屈。謂以

力相彊角。微要極而受屈也。其義竝通。踦、一足也。相踦亂。猶徙極以足相倚與。倚之訓勞。語異詁也。(玉篇。徙。徙。字亦作徙之異文。)

殫覩眾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則也。師古曰。殫音單。(補注)先謙曰。文選引郭注則作貌。

於是鄭女曼姬。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者、言其色理曼澤也。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師古曰。文說是。是也。(補注)劉攽曰。予謂曼、鄧姓也。姬亦婦人通稱耳。先謙曰。曼即美也。本書司馬遷傳曼辭以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後漢杜篤傳注同。)鄭女多美。故鄭女爲當時美女恆稱。不必果出自鄭。鄭女曼姬。猶言美女美姬耳。鄭國不聞有美色也。

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繒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曰。紵、織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揄音踰。又音投也。(補注)宋祁曰。句末也字當刪。錢大昭曰。錫、文選作緆。古字通。王文彬曰。注織紵也正義引作被紵。本書高紀注亦云紵織紵爲布及疏也。周禮典枲注。緆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然與絲異質。不得言織。作被是也。小爾雅。縞。帛之粗者曰素。縞、素同物異名。惟粗細差別耳。先謙曰。文選注引列子曰。鄭衛之處子衣阿錫。曳齊紈。徐廣曰。君後宮皆衣紵縞。先謙案。禮樂志如注亦釋阿爲細繒。列子周穆王篇。淮南修務訓。並以阿爲細繒。緆乃帛之總名。下文言縠。則此謂細錫是也。錫。詳禮樂志。

雜纖羅。垂霧縠。張揖曰。縠、細如霧。垂以爲裳也。師古曰。纖、細也。霧縠者、言其輕細如霧。非謂綺文。(補注)先謙曰。官本脫張下十二字。文下有也字。楚辭招魂注。羅、綺屬也。釋名。羅、文羅疏也。綺、欹也。其文欹邪。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據此。羅乃綺之文理交錯者。今俗謂之起花。文選神女賦。動霧縠以徐步。注。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集解引郭璞曰。言細如霧。垂以覆頭。據神女賦。顔說得之。

襞積褰縐。鬱橈谿谷。張揖曰。襞積、猶簡齰也。褰、縮也。縐、戢也。其襞中文理萬疊。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襞積。即今之帬攝。古所謂皮弁素積者。自謂之積也。音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襞摺委屈。如谿谷也。襞音璧。縐音側救反。(補注)郭嵩燾曰。說文。襞、䙅衣也。褰、袴也。引春秋傳徵褰與襦。楚詞。襞積狀衣之摺疊。婦人無長服。不得有皮弁之素積也。衣在外。袴在內。揭褰羅縠之屬。輕軟多摺疊。故以鬱橈谿谷爲言。言衣裳之深邃也。先謙曰。宋祁引蕭林曰。褰、隱縐壓之也。宋祁說是。士冠禮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鄭注辟蹙摺疊處也。鬱橈谿谷四字。總狀其縐壓耳。郭說亦通。揭下文遂有紆徐委曲

一句。注部罷之疲也，官本之作此。宋祁曰：古下十三字引作古罷之皮弁裴破是也。

衯衯裶裶，揚袘戌削。張揖曰：衯音芬。裶，衣長也。戌，鮮也。削，衣刻除貌也。師古曰：揚，舉也。袘，曳也，或延或曳，則戌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裶音霏。袘音弋示反。戌讀如本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衯，長衣貌。裶，長衣貌。今人乃以裶為氏，氏族之裴古用裴。先謙曰：史記戌作卹，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卹削（文選作戌削）裁制貌也。文選引作張揖說，與此不同，則此非張說。宋隱以為疑有餘人，是其一證也。袘，史記、文選並作衪。玉篇：衪，衣袖也。士昏禮纁袡注：袡亦緣也，袡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陰氣下施也。䙅、襳、䙊，裳下緣也。衪、袡、施同一字，訓為裳緣，戌削狀行時裳緣之整齊。張訓裁制貌，得之，顏說非。

蜚纖垂髾。張揖曰：纖，袿也。髾，髮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也。纖，袿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非髮垂也。纖，古孅字也。纖音孅。髾音所交反。〔補注〕王念孫曰：玉篇：襳，袿衣飾也。袿，婦人之上服也。廣雅：袿，長襦也。玉篇、廣韻亦釋襳為小襦，其云袿飾，未詳何物。類篇襳或作襳。說文䙤為旌旗之旒也，字亦作䙤，本係大人賦。垂旬始以為幓，曳彗星以為髾，彼云幓髾屬旗，此云襳髾屬衣，皆假借為名耳。爾雅：纁帛縿。郭注：縿，衆旒所著。周禮巾車注：正幅為縿，旒則屬焉。縿、襳字通，則此所云襳者，袿衣之正幅，下垂為飾者也。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正此所謂襳也。廣韻：髾，燕尾。顏注釋此為燕尾，正若今長帶交股岐分。爾雅：纖旄曰旆。郭注：帛續旐末為燕尾，是也。疑此云髾，如漢志之赤屬、黃赤絲綬施之綬帶者。蓋疑雙帶於袿衣之前，飾其下為垂絲，二者皆袿衣本制。顏注釋襳為長帶，而訓髾為燕尾，似未分明。先謙曰：襳，史記作纖。集解引郭璞曰：纖，袿衣飾。髾，髾髮也。文選注司馬彪曰：襳，袿飾也。髾，燕尾也。善曰：襳與燕尾皆婦人袿衣之飾也。先謙案：郭說與善合，官本注脫非髮垂三字。

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扶持容養為猗靡。〔補注〕劉奉世曰：扶輿猗靡，此言衣裳稱美之貌耳，不須曲解。沈欽韓曰：淮南修務訓：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折摩地，扶旋猗那，其物狀模旋正與此同，顏說非。先謙曰：汲古本史記輿作與。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與猗委也。（官本史記仍作輿，注同。）與輿古通（釋文不可枚舉）。靡、委聲近義同。扶輿猗靡，猶以為衣裳稱美之貌是也。

翕呷萃蔡。張揖曰：翕呷，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呷音火

甲反。萃音翠，又音千賄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翕作噏，翕呷皆衣聲。張說非也。扶輿猗靡，衣之狀。翕呷萃蔡，衣之聲。翕，合而盛也。呷，吸也。旋韻喔呷衆聲。衣聲有似翕呷，故取爲狀。萃蔡亦作綷縩，班婕妤傳紛綷縩兮紈素聲。又作綷䌨，潘岳籍田賦紛綷縩，綷縩是也。亦作翠粲，文選琴賦新衣翠粲，注引此萃蔡作翠粲，蔡粲一聲之轉。

下靡蘭蕙，上拂羽蓋。師古曰：下靡蘭蕙，謂垂髾也。上拂羽蓋，謂飛襳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垂髾飛襳靡撫上下，故或靡蘭蕙，或拂羽蓋，較顔說爲是。

錯翡翠之葳蕤。師古曰：錯，雜也。葳蕤，羽飾貌。〔補注〕先謙曰：文選葳作威，史記同。集解引徐廣曰：或作紛紛翠葳。李善注引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爲首飾也。先謙案：據正義（引見下）葳蕤乃旗名也。一作萎蕤，唐時南蕃中用之，唐人詩適見萎蕤舉翠葳蕤，以翠飾萎蕤之上，與此云翡翠之葳蕤義正相合。舍文選爲翠葳，軍中亦用此旗，故杜甫魏將軍歌云：翠蕤雲旓相蕩摩也。張說非。

繆繞玉綏。張揖曰：楚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以玉飾綏，亦謂神女受嫗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采絲垂紉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蟉，繞音若擾。〔補注〕沈欽韓曰：如顔注，綏當爲緌。天官夏采注：綏當爲緌字之誤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緌者，下垂之意，故系於冠纓爲飾者謂之緌，旌旗之旄亦謂之緌。按士冠禮注：緌，纓飾。左傳子玉爲瓊弁玉纓，服說以五色絲飾纓，蔡子謂志兼鍇上爲鳳皇群，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敍類也。先謙曰：正義：玉綏，以玉飾綏也。言旗竿垂翡翠之旌旗，或繞玉綏也。以喩拂錯繞相承爲義，則謂綏爲車綏，亦通。官本注無亦字。

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郭璞曰：言其容飾奇麗，非世所見。張衡賦曰：姣之美女，好白常服而立於衡，不知者謂之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

於是迺羣相與獠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爲獠。師古曰：獠，音力笑反。〔補注〕劉奉世曰：獠雖宵獵之名，以謂此獵，則不通，直獵耳。先謙曰：史記、文選無羣字。

媻姍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媻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媻音盤，姍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隄音丁兮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平原君傳：媻散行汲，集解：散或作跚。楚辭：蹇非勃屑而日侍，注：勃屑，猶媻姍，膝行貌也。顔說媻姍勃窣於蕙圃，則勃窣亦蹩躄之狀也。先謙曰：沈說是。文選勃

作敎，敎勃同字，上下有乎字。韋昭注：媻姍勃窣匍匐上也。

揜翡翠，射鵕鸃。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鵕鸃，鷩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實非也。鵕音峻，鸃音儀。〔補注〕先謙曰：說文鵕鸃，鷩也。鷩，赤雉也。史記文選注並引漢書音義曰：鵕鸃似鳳也。

微矰出，纖繳施。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矰音增，繳音灼。〔補注〕先謙曰：纖，史記作孅。

弋白鵠，連駕鵝。師古曰：鵠，水鳥也，其鳴聲鵠鵠云。駕鵝，野鵝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鵠音胡沃反，駕音加。

雙鶬下，玄鶴加。師古曰：鶬，鴰也，今關西呼為鴰鹿，山東通謂之鶬，鄙俗名為錯落。錯者，亦言鶬聲之急耳。又謂鴰捋，捋音來括反。鴰鹿，鴰捋，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鵠而連駕鵝，又下雙鶬而加玄鶴也。鶬音倉。

怠而後游於清池。郭璞曰：怠，倦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南本後字下並有發字。先謙曰：史記文選亦有發字。

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師古曰：鷁音五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下有子字。

揚旌枻。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枻，船上接旌也。師古曰：枻音曳，枻音大可反。〔補注〕宋祁曰：枻，蕭該從木，別本從手，誤。王念孫曰：史記作揚桂枻，集解引韋昭曰：桂，檝也。文選作揚旌栧（本作枻，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為栧）。李善注引郭璞曰：栧，船舷，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栧。韋昭訓櫂為檝，是也。桂栧謂以桂為檝，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枻也。浮文鷁，揚桂栧，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為文。旌字隸書或作㫌，與桂字相似，桂與㫌亦相似，故桂栧譌為旌栧。張揖謂建旌於船上，而謂栧為櫂，郭璞訓栧為船舷，而謂樹旌於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先謙曰：栧當從木，漢書從手從木之字每多遞作，非誤也。

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師古曰：翠帷，帷翠色也。羽蓋，以雜羽飾蓋。〔補注〕先謙曰：文選注翠帷羽蓋，謂以翠羽飾帷蓋，案義甚是，顏謂帷翠色，非也。

罔瑇瑁，鉤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曰：貝，水中介蟲，古以為貨也。〔補注〕先謙曰：鉤，文選作釣。

摐金鼓。師古曰：摐，撞也。金鼓謂鉦也。摐音窻。〔補注〕先謙曰：鉦，鐃也。其形似鼓，故名金鼓。後漢郡國志注：洞庭山宮門東石樓，樓下兩石鼓，扣之聲徹越，世謂之

錚鉦。晉孝武樂章、錚鉦一震。九域來同、此鉦鼓通名之證。吹鳴籟。張揖曰、籟、簫也。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倡聲而歌者也。師古曰、榜音謗、又方孟反。〔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釋名、舫、并也。廣雅釋水、舟、舫、榜、船也。說文、舫、船師也。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按舫榜聲相近、故舫人或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云、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是也。此引月令蓋與鄭同、爲明堂月令矣。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喝音一介反、嘶音蘇奚反。〔補注〕先謙曰、喝讀若曀、所謂噎塞之聲、即擫歌也。噎塞與欸乃同音。諸郭說、若今歌之尾聲嫩。字激楚含哀矣。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驚駭、波涌作也。師古曰、沸、音弗蓋反。〔補注〕先謙曰、鴻、大也。涌泉起、奔揚會。郭璞曰、奔溢激相鼓薄也。師古曰、溢音弗頓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文選作奔物會。案史記文選皆與此同、作物者蓋別本。礧石相擊、硠硠磕磕。師古曰、礧石、轉石也。礧音盧對反。磕音口盍反。〔補注〕錢大昭曰、楚辭九思云、雷霆兮硠磕。說文、硠、石聲。磕、石聲。王文彬曰、礧磊同。（晉峻碑礧落彰較、借礧爲磊。）說文、磊、衆石也。文選海賦注、磊、大皃。魯靈光殿賦注引山海經郭注云、礧落大石也。礧石相擊、言石之大而且多、水與相擊、硠磕作聲也。顏訓礧爲轉、非。先謙曰、硠硠、史記文選作硍硍。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補注〕宋祁曰、江南本里字下有之字。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師古曰、靈鼓、六面鼓也。所以警衆也。〔補注〕郭嵩燾曰、周禮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敺之。左文十年傳、宋華御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命夙駕載燧、燧所以舉火田亦用之。此獵罷而鼓而舉燧之事、猶始田也。有車騎鼓行之盛。車案行、騎就隊。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行、音胡郎反。隊音大內反。〔補注〕先謙曰、案、文選作按、字同。纚乎淫淫、般乎裔裔。郭璞曰、皆衆行貌。師古曰、纚音屣。般音盤。〔補注〕先謙曰、纚若繼絲相連屬也。淫淫、漸進也。般、以次相連而行。史記作班、義同。裔裔、流行貌。本書禮樂志、先以雨般裔裔。

於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補注〕何焯曰、按孟注當從文選作雲陽。此本對以雲夢之事也。先謙曰、朱珔云、集解引徐廣曰、楚王游於陽雲之臺、則以陽雲爲有據、宋說是。

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補注〕先謙曰。泊澹。文選作怕僤。李善注引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怕無爲也。廣雅。僤怕靜也。僤與澹同。怕與泊同。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鵽。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穎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讀。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勺、音竹略反。〔補注〕王引之曰。張昭曰。勺藥。和齊酸鹹美味也。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文選李善注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調和之醬。於義爲得。引之案師古說非。諸家及張李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𥺝、和也。从甘。厤。厤、調也。（𥺝音甘厤音歷）周官遂師注。遲者適歷。疏曰。分布希疏得所。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揚雄蜀都賦。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羹。觭衡數皆甄。蹴酒於罍。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嵇康聲無哀樂論。太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墟說云。以勺藥調食。（見文選注）薛綜亦云。勺藥。香草。可和食。（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既詆諸家妄爲音讀。斯爲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勺藥。皆謂五味之和。陸璣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沈欽韓曰。韓文公集區城聯句云。五鼎調勺藥。注云。勺藥字。子虛賦及文選凡四見。皆音酌略。今讀曰。後讀有仍前卻老藥。此蓋異讀。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今案集韻十八藥。以藥爲韻首。藥下凡兩出。一、弋灼切。云藥。勲見。一、力灼切。云勺藥。調味也。以韓詩證之。當從李善說。而世混爲一音者。緣師古而誤。蕭鄴嶺南節度使韋正貫神道碑云。（見全唐文）拜京兆尹。京師稱難治。公能勺藥其間。安然無一事。則見唐人文辭。猶能依據古。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師古曰。脟字與臠同。焠音千內反。焠。染之義耳。言臠割其肉。擩車輪鹽而食之。此蓋鄙不惡俗說也。

㠯譔上割鮮染輪之旨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察今篇。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莊子在宥篇。臠卷獊囊。劉向九歎作脟圈。是臠脟同字。先謙曰。梁章鉅云。史記焠作淬。說文繫傳引亦作淬。說文。脟與臠分字各訓。脟字注。脅肉也。一曰。脟腸間肥也。一曰。膫也。徐鍇云。子虛賦。脟割輪淬。注。脟、臠也。當是借爲臠字。旅緩反。又臠字注。臞也。一曰。切肉臠也。數遄反。又有膞字。注云。切肉也。徐鍇云。子虛賦。膞割輪淬。應作此字。借脟字也。殊斬反。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師古曰。殆、近也。於是王無㠯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作貺。引郭璞曰。言有惠貺也。史記正文並郭注作況。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㠯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君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補注)先謙曰。戮讀若勠。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揖曰。願聞先賢之遺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㠯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補注)朱一新曰。文選。驕作奢。李善注引郭璞曰。以爲奢誇也。奢靡下誤引郭璞曰奢靡也。文義甚明。此誤。先謙曰。史記亦作奢。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補注)先謙曰。文選無有而言之十字。李善注。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先謙案。據顏注。則漢書亦本無此十字。必若所言。亦當有而言之也。淺學不深。妄加入耳。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

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齊無所直揖。故云輕也。累、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使者失辭。爲輕於齊。使非其人。爲累於楚也。較顏說爲長。據選作字。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州曰陼。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曰。東陼鉅海。東有大海之陼。字與渚同也。〔補注〕齊召南曰。按琅邪在東海濱。不在勃海。張揖注誤。地理志云。琅邪郡。琅邪。越王嘗治此。起館臺。自齊國言之在南。若如揖說。反在齊北境矣。先謙曰。史記陼作有。正義云。琅邪。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官本注州作洲。俗字。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成山在登州府文登縣東北百五十里海濱。斗入海中。先謙曰。錢東垣云。詩唐風。噬肯來游。毛傳訓游爲觀。孟子云。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趙岐訓觀爲游。此觀字亦當作游解。方與下三句相協。張揖、郭璞、張守節、李善並以觀爲闕。非。官本注土作上。是。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射獵其上也。師古曰。腄、音直瑞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與此不同。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別枝也。澥音蟹。〔補注〕先謙曰。此注史記引作漢書音義。文選引作應劭說。此師古當爲應劭。案齊都賦云。海旁曰勃。斷水曰澥也。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愼爲鄰。郭璞曰。肅愼。國名。在海外北。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補注〕先謙曰。左。官本作斜。是。引宋祁曰。注文斜或作衺。右以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愼云。熱如湯也。〔補注〕劉奉世曰。右當爲左。先謙曰。文選注引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爲東界也。善曰。青爲東界。則右當爲左字之誤也。劉氏亦用其說。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補注〕郭嵩燾曰。東方朔十洲記。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北史高麗祀青丘之裴成。衍職貢圖亦本此。杜甫詩。渡海山東一百州。朝成如案指青丘。證今蓬萊諸島在海中者。服虔以爲國者誤。先謙曰。梁華鉅云。淮南子本經訓。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呂覽求人篇。禹東至榑谷青丘之鄉。海外東經。大荒東經。並有青丘國。逸周書王會解注。青丘。海東地名。先謙案。正義引郭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案青丘之山所在。郭未確指。其後說與服同。當以郭嵩

穢反。爲是。仿偟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呑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蔕芥。張揖曰。蔕芥。刺鯁也。師古曰。蔕音丑介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郭璞云。曾不覺有也。其於文選作於其。

若迺俶儻瑰瑋。異方殊類。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俶音吐歷反。〔補注〕先謙曰。廣雅。俶儻。卓異也。俶讀與倜同。說文。倜儻不羈也。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師古曰。崪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崪作萃。

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离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夏司空。辨九州名山。别草木。离爲堯司徒。敎五敎。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离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補注〕先謙曰。仞與牣同。文選作牣。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至耳。〔補注〕先謙曰。見至。官本作見客。索隱。文選注並引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案如說是。見客猶言見禮於王耳。顏訓客爲賓字非。是以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

何爲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曰。述。循也。循順行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絕淫放耳。

今齊列爲東蕃。師古曰。蕃。讀曰藩。而外私肅愼。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棄也。謂田於青丘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踰作隃。本當通用。

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

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㠯揚名發譽。而適足㠯卑君自損也。師古曰、卑、古貶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貶。文選注引師古說作晉灼說。文巢部卑傾覆也。從寸臼覆之。寸、人手也。從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君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補注〕吳仁傑曰、檀弓言舜葬于蒼梧之野。注謂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按山海經、郁州在海中。一曰鬱州。郭注、今在東海朐縣。世傳此山自蒼梧徙來。上皆有南方物。崔季珪敍述初賦云、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輿地廣記云、鬱州山一名蒼梧。不知相如果用此事否。不然。當作蒼海。如甘泉賦所用乃當。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補注〕吳仁傑曰、注指丹水爲宏農丹水縣。其地之相去與蒼梧西極紫淵不類。且天子以四海爲境。八藪爲囿。亡是公方侈而張之。豈肯近取三輔而止。按山海經、南有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甘泉賦亦云、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崖。二賦皆指丹穴之水言之。以其在長安極南之境故也。先謙曰、吳說是也。官本注冢作家。是。紫淵徑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在縣西北。於長安爲在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河下無有字。是。官本考證、按地理志、穀羅武澤在西北。與文此注則穀武字譌也。正義引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終始灞滻。出入涇渭。師古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灞陵入灞。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开音牽。又音口見反。〔補注〕先謙曰、注本張揖。見索隱引。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內。應劭曰、潦、流也。潏、涌出聲也。張揖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有潏水。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㠯下至潏。除潦爲行潦。凡九川。從灞滻㠯下爲數。凡七川。潏音決。潏水涌出聲也。除潦潏下爲水

餘適八。下晉經營其內。於數則背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張言潦為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於渭。上言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若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豐、鎬、潦、潏。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潏音是也。地理志。鄠縣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潏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潏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義。實在於斯耳。(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入縣界。出馬坊村。入咸陽縣西十一里。流至宋村入渭。鎬水出長安縣西北十八里鎬池。澇水在鄠縣西二里。文選注。潦水。即澇水也。潏水在長安縣南一十里。自萬年縣界流入長安縣。張禮遊城南記注。潏水今不至皇子陂。(水經注。沈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由瓜州村附神禾塬上穿申店。而其原愈高。鑿原兩邊。深至八九十尺。俗謂之坑河。是也。先謙曰。官本注無潏音是也五字。灃作澧。是。豐亦作澧。宋下無亦字。里作理。穴作宂。坑河蓋沈河傳寫誤。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豐、鎬、澇、潏。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文選注引澇作潦。足證上顏說之誤。

東西南北。馳騖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師古曰。來音郎代反。(補注)先謙曰。來如字讀。不煩改音。

出乎椒丘之闕。郭璞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補注)沈欽韓曰。離騷。馳椒丘且焉止息。王逸曰。土高四墮曰椒丘。按三國志華歆傳注。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寰宇記。椒丘城在洪州東。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先謙曰。此指關內八川。非上蒼梧西極丹水紫淵之比。不得遠引豫章。亦如下桂林太湖。不能泥指他所也。史記索隱引如淳云。丘多椒也。亦屬臆說。當從王逸為訓。其義又見廣雅。椒丘四語以八川出入苑內外經行之迹約略言之。

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州。淤、沙也。浦、水涯也。淤音於庶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方言曰。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也。

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樹之林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文選注引張揖。以南海經桂林為證。誤。

過乎泱莽之壄。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

之野也。師古曰、凡言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泱、音烏朗反。〔補注〕先謙曰、非漭爲文選海賦泱漭瀇汻注、泱漭廣大也。此言廣大之勢耳。不煩遠引山海經。汩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汩、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汩音于筆反。混、音下本反。〔補注〕先謙曰、混、史記作𣶂、古通用。說文混下云、豐流也。此顏說所本。𣶂下云、𣶂、流聲也。文選注引郭璞曰、混、并也。先謙案、荀子非十二子篇注、混然無分別之貌。八川合流、故曰混。豐流言流之盛、方言𣶂、盛也。赴隘陿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也。隘、音於懈反。陿、音狹。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音丁回反。埼、音巨依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堆、沙堆。蓋沙磯而成曲岸、水過之則激起、正與穹石對文、顏以高阜釋堆、與埼爲二義。踣字雖是、證文則非。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拂二字。洶涌彭湃。師古曰、洶涌、踊起也。彭湃、相戾也。洶、音許勇反。湃、音普拜反。〔補注〕先謙曰、顏注本司馬彪、見文選注引。相上有波字。說文、洶、涌也。涌、滕也。彭湃、史記作滂濞。彭旁古通。故彭亦爲滂。下滂濞、史記又作彭濞。玉篇、彭下云、彭、浡、滂、沛也。湃即沛字。音轉異文。說文無湃字。洶涌、謂水之上騰、彭湃、謂水之旁溢。滭弗宓汩。蘇林曰、滭、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滭弗、盛貌也。宓汩、去疾也。汩、音于筆反。〔補注〕先謙曰、顏注本司馬彪、見文選注引。官本于作干。是。史記、弗宓作浡潏。說文、滭下云、滭沸、濫泉。即詩之觱沸。濫泉、詩毛傳。觱沸、泉出貌。滭沸、滭弗字義並同。說文宓下云、安也。周語、決汩九川、韋昭注、汩、通也。滭弗、謂水盛出、宓汩、言水勢稍平、處得安通也。偪側泌瀄。郭璞曰、泌瀄、音非櫛。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泌瀄、相揳也。偪字與逼同。瀄、音先結反。〔補注〕先謙曰、偪側、史記作湢測。顏說本司馬彪、集解、文選注引。相逼並作相迫。官本揳作楔。史記、文選注同。楔、史記貨殖傳、揳鳴琴。後漢申屠剛傳、尚書近臣、至乃捶揳牽曳於前。義並作擊。橫流逆折、轉騰潎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潎洌、相撇也。師古曰、潎、音匹列反。洌、音列。潎、又音普蔑反。〔補注〕先謙曰、說文、潎、於水中擊絮也。洌、水清也。玉篇、潎、漂潎也。方言、潎、洴也。蓋擊絮水中、謂轉洴潎、洌尤甚。故取以狀橫流逆折之水也。滂濞沆溉。郭璞曰、滂、音旁。濞、音匹鼻反。溉、音許溉反。皆水流聲貌。師古曰、沆、音胡朗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滂作澎。溉作潎。宋祁、潎亦作溉。司馬彪云、沆

潏。徐諧也。郭璞云。鼓怒聲貌之貌也。案說文涌下云。沛也。謂下云水暴至聲。沆溉郭說是。猶言忼慨也。**穹隆雲橈。**師古曰。橈、曲也。言水急旋回。如雲之屈曲也。橈音女教反。〔補注〕先謙曰。言水勢起伏。乍穿然而上。旋如雲而低曲也。類說本服虔。**宛潬膠盭。**郭璞曰。塡薄相搏也。師古曰。宛音蜿。潬音善。盭古戾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蜿灗膠戾。案引司馬彪云。蜿灗。展轉也。膠戾。邪曲也。音宛善交戾四音。先謙案宛潬猶蜿蜒。狀水勢之縈迴。見索隱引。**踰波趨浥。涖涖下瀨。**郭璞曰。踰、躍也。浥、沈陷也。涖涖、聲也。師古曰。浥音於俠反。涖音利。瀨、疾流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司馬彪云。踰波。後波踰前波也。趨浥、輸於瀨也。先謙案說文浥下云。溼也。趨浥猶言流溼就下之意也。說文瀨下云。水流沙上也。涖涖、史記作莅莅。**批巖衝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限也。言水觸批巖崖而衝限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批音步結反。滯音丑制反。沛音普蓋反。〔補注〕先謙曰。顏訓批擁二字。本司馬彪。見正義引。梁章鉅云。批當作𢪛。說文。𢪛、反手擊也。無批字。先謙案。擁、史記作䧛。索隱引郭璞云。滯沛、水跳散貌。案說文滯下云。凝也。與沛義不相屬。此蓋言水觸巖衝䧛。奔騰怒揚。滯而仍沛也。**臨坻注壑。瀺灂霣墜。**師古曰。坻、謂水中高地也。秦風蒹葭之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遲。瀺音士咸反。灂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霣即隕字。墜、音直類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字林云。瀺灂、小水聲也。墜即墜字。**沈沈隱隱。砰磅訇礚。**師古曰。砰、音普冰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宏反。礚、音口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廣雅釋詁。砰磅訇礚。聲也。當即釋此。案文選注。沈沈、深貌也。隱隱、盛貌也。沈沈、史記作湛湛。隱隱、言水聲殷然也。與下四字義貫。文選閒居賦。煌煌乎。隱隱乎。注、隱隱一作殷殷。音義同。李於深盛下加貌爲訓。謬。**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郭璞曰。皆水微轉細涌貌也。淈音骨。湁音丑入反。師古曰。潏音決。潗音子入反。言水之沸。如鼎鑊沸也。〔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說文。湁湒、鬻也。从水拾聲。徐鍇曰。上林賦湁潗鼎沸。又潗、湒也。徐鍇曰。沸也。相如上林賦湁潗鼎潗。如此作也。先謙案說文潏下云。涌出也。潗下云。水出貌。索隱引周成雜字云。潗湒、水沸之貌也。據說文及索隱。是潗亦作湒。湒當作潗。**馳波跳沫。汩㴔漂疾。**晉灼曰。㴔、音涉給反。郭璞曰。㴔音許立反。師古曰。言水波急馳而白

沭踸起，汩濦然也。汩音于筆反，濦音郁，二音皆通。漂音匹堯反。〔補注〕先謙曰：汩，誤，官本作汩。然也，上濦字官本作急，然作適。宋祁引郭璞云：汩濦，急轉貌也。

悠遠長懷，寂漻無聲。郭璞曰：悄亦寂寥文耳。漻音聊。師古曰：言長流安靜。〔補注〕先謙曰：郭訓與下肆乎永歸意複。釋言：懷，來也。文選注引說文曰：漻，清深也。

肆乎永歸。〔補注〕先謙曰：安然而長往也。

然後灝溔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灝音浩。溔音弋少反。潢音胡曠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補注〕先謙曰：玉篇：浩瀁，水無際也。文選江賦：沆瀁皛溔，注：皛溔，深白之貌。不當作灝。說文：灝，下云：豆汁也。潢，下云：積水池。集韻引作積水也。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章句云：漾，長也。言水廣積而長流。

安翔徐佪。郭璞曰：言迴轉也。〔補注〕先謙曰：佪，文選作回。

翯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師古曰：翯音胡角反，滈音鎬。

東注大湖。郭璞曰：大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補注〕齊召南曰：按此大湖自指關中巨澤言之，非吳地震澤也。顏引郭說，非是。凡巨澤瀦水，俱可稱大湖，不必震澤。

衍溢陂池。郭璞曰：言溢溢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

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离，山神也，字則宜作离形，若龍子，宜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虫音許尾反。〔補注〕劉奉世曰：尋師古之說，既不以三家為然，則是螭字本不從虫也，故云別是一物矣。後人誤並注改從虫，非也。洪亮吉曰：螭與彲同。齊世家：非龍非彲。文選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說文：螭若龍而黃。廣雅：無角曰螭。廣韻：螭若龍。無角而黃，則螭蓋似龍而無角者。此云赤螭，揚雄解難言辯螭，則螭非盡黃色可知。王念孫曰：呂覽舉難篇：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高注：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為龍類甚明。若山神獸形之离，則非其類矣。顏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為何物乎？先謙曰：正義云文張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虯，無角曰螭。按此皆龍類而非龍。先謙案正義之文與顏注所云非雌龍龍子合。顏謂离山神也，字則宜作离形（離字形作离也。今本作螭形，誤。官本作离。）若龍子，宜從虫作螭（龍子、各本皆誤龍字。）此據文氏龍子為螭之說，以正如氏詁字之誤。又云此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謂螭乃龍類而非龍，與正

雅同。洪併文爲二段正之也。後人傳寫。誤龍子爲龍字。倒此字於作蛟之上。遂無能通其說者矣。此蛟乃水族。洪引猛獸之蛟以釋之非。

䱭䲛漸離。 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䱭䲛。出鞏山穴中。三月泝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爲龍矣。漸離未聞。師古曰。䱭、音工鄧反。䲛、音莫鄧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九百三十六引武昌時食制曰。䱭䲛一名黃魚。大數百斤。骨輭可食。出江陽犍爲。郡。當卽爾雅正義。今呼爲鱘鱑魚。先謙曰。漸、史記作鰤。案鰤漸聲同。官本作䱭。說文䱭下云。䲛也。周禮謂之䱭。䲛下云。䱭䲛也。類篇。鯡、鱷。龍、擬角。文選注引司馬彪云。漸離。魚名也。

鰅鰫鰬魠。 如淳曰。鰅、音顒。鰬、音乾。魠、音託。郭璞曰。鰫、音常容反。鰅魚有文采。鰫似鰱而黑。鰬似鱓。魠、鯌也。一名黃頰。師古曰。鰅、如音是也。鰫、鰬、魠、郭說是也。鱓音善。鰬音虔也。〔補注〕宋祁曰。注末魠字當作鰬。也字當衍。沈欽韓曰。鰬、史記作鰭。東山經。旄山多鱃魚。本草拾遺。以爲卽鯌魚。李時珍云。此魚中之下品。蓋魚之庸常以供饈食者。又東山經。食水中多鱅鱅之魚。其狀如犁牛。其音如彘鳴。證卽下文禺禺也。通雅。鰬如鱓而黑。則鱅類也。廣雅。大鱓謂之鰬。中山經。霍諸之山。減水中多鱃。郭注云。一名黃頰。（東山經亦作鱃魚。）玉篇。鯌、黃魚也。李時珍云。鯌生江湖中。體似鯮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啖魚最毒。池中有此。不能畜魚。亦名鰬魚。先謙曰。說文鱃下云。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鰅。（案周書王會篇。揚州禺禺。許氏以爲與鰅一物。據相如此賦。是二物也。）其云皮有文。與郭說合。說文鰫下鰬下並云魚名。鰬是二魚。史記鰫作鱅。疑二者必有一誤。陳藏器本草。鱅魚。蓋南人作鰫魚。劉元翔云。其臭如屍。海人食之。所謂海上有逐臭之夫也。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鱅似鯉而大也。廣雅。鯕、鱅也。大鱅謂之鱅。說文鯉下云。鱣也。鱣下云。鯉也。玉篇。鱣似鮎而大。本草。蜀本圖經。鱣魚有二種。口腹俱大者名鱯。背青而口小者名鮎。說文鮷下云。大鮎也。廣韻。鮷、鮎也。字或作鯷。先謙案。說文無鰬字。鮎鰬音近。故轉寫作鰬。與鱧鮷實一物也。說文魠下云。哆口魚也。韓詩外傳。魚之哆口垂腴者。魚長之。廣韻。鱴、鮔。河魴、魧。鱗、魠也。桂馥謂魠類。引博雅云。鯕、鯉、魠也。以爲今本魠誤作鰬。案魠卽俗所謂河豚。魠魚有鬐似之。今本未必誤也。說文無鰅鰫二字。山經玉篇並作鱅。則顒音當不誤。宋祁謂鰫當作鰬。非深考耳。

禺禺魼鰨。 如淳曰。魼、音去魚反。晉灼曰。鰨、音奴攝反。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魼、比目魚也。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得行。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

如嬰兒。師古曰，禺音隅，又音顒。鯢音五奚反。魼音遝筴反。〔補注〕沈欽韓曰，王會解，揚州禺禺，徐廣曰，魚牛也（詳上文）。鯜鰈、比目魚鯽之屬。玉篇，魼亦作鰈（說文，鰈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鰨、廣雅作魶，鯢也。玉篇，魶魚似鼈無甲（廣韻作鰨。與郭解同）蓋一物也。山海經作鯑，又作鰟。先謙曰，禺禺，即東山經所謂鱅鱅之魚。沈說是。鱅鱅乃假借字，與上文鰫別一物也。魼鰨，史記作鰅魶，集解引徐廣曰，鰨一作鮇，魼一作鱋。又引漢書音義曰，魼，比目魚也。鰨，鯢魚。先謙案，說文鰨下云，虛鰨也。戴侗云，謂魚翼土兩行者，今謂之鰨鰨。說文鯢下云，刺魚也。刺、集而作鯢，音許。鰨鰨、鰨音轉異文。宋玉對楚王問所謂尺澤之鯢也。

揵鰭掉尾，振鱗奮翼。師古曰，揵，舉也。鰭，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揵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補注〕先謙曰，掉，史記作擺。文選注引高唐賦曰，振鱗奮翼。

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岸底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底作坻。

魚鼈讙聲，萬物眾夥。師古曰，讙，譁也。夥，多也。讙音許元反。夥音下果反。

明月珠子，的皪江靡。張揖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照於江邊也。師古曰，皪音歷。的皪，光貌也。江靡，江邊靡迤之處也。迤音弋爾反。〔補注〕沈欽韓曰，吳都賦，濯明月于漣漪。注云，濯光珠于匯水。又郭璞江賦，玉珧海月。注，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說裴錢異海鏡，廣人呼為蒼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足具備。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則海月乃海月也。珠子謂蚌也。江賦，璅蛣睎耀以瑩珠。先謙曰，明月珠子二物，沈說是。的皪，史記作玓瓅。文選注引應劭曰，靡，邊也。集解引郭璞曰，靡，崖也。顏說非。

蜀石黃碝，水玉磊砢。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碝石，黃色。水玉，水精也。師古曰，碝音如兗反。磊音洛罪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其上多水玉。郭璞曰，磊砢，魁礨貌也。

磷磷爛爛，采色澔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師古曰，磷音鄰。澔音浩。

藂積乎其中。鳿鷫鵠鴇，駕鵝屬玉。張揖曰，鳿，大鳥也。郭璞曰，鷫，鷫鷞也。鵠似雁而無後指。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鷫音肅。鴇音保。師古曰，鳿古鴻字，鴇即今俗呼為獨豹者也。豹者，鴇聲之譌耳。駕音加。屬音之欲反。鷞音霜。〔補注〕吳仁傑曰，案馬融解鷫鷞云，雁

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高誘亦曰鷫鷞綠身其形似雁則知鷫鷞雁屬而綠羽者耳西京賦直以爲雁云鷫鷞鶬鴰鴐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雁門是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服鷫鷞裘就市酒然用水鳥綠羽爲飾如鶡冠之比先謙曰鶤文選史記作鴻說文雁下云雁或从鳥雁下云鳥肥大雁雁也从鳥工聲鴻下云鴻鵠也从鳥江聲則作鴻爲是說文鵠下云鴻鵠也桂馥云一切經音義引作黃鵠也又云形如鶴色蒼黃也西都賦注引同玉篇鵠黃鵠仙人所乘急就篇鳳爵鴻鵠雁鶩雉顏注鴻鵠分釋云鵠黃鵠也一舉千里其鳴聲鵠鵠云蜀都賦其中則有鴻儔鵠侶亦鴻鵠分言其白者爲鴻鵠以別於黃鵠急就篇顏注鴻水鳥其色正白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鵠若稍鴻也先謙案鴻鵠異類同性相類者斯此賦亦以鴻鵠爲二物然名稱相混自昔然矣鴐鵝說是說文鴚或作鴐鵝可司馬相如說從鳥各聲許引相如說備在諸篇疑此賦鴐本作鴚後人傳寫改之也急就篇鶉鴳鴐鵝鵝雞翟尾顏注同段成式酉陽雜俎獨豹鴐也遇大鳥能激護聚之鴐者毛悉脫說文作鴚下云鴚鵝也鵝下亦云鵝鴐也顧炎武云駕雁舒雁也今江東呼鴐鵝駕與鴐字同先謙案鴐駕音義異文同史記作鸀鳿正義引郭注同又云鸀水鳥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兩鸀者生子輒圓江東呼爲屬玉

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旋目未聞也師古曰今荊郢間有水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鵁鶄旋目禽經旋目其名鷃方目其名鴋交目其名鳽說文鳽下云鵁鶄也是交精即鵁鶄矣詳下鵁鶄注此其旋目乎正義引作此其是乎

煩鶩庸渠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名章渠鶩音木師古曰庸渠即今之水雞也[補注]沈欽韓曰西山經松果山有鳥曰䳓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郭云䳓音彤日之彤即此庸渠也(與爾雅鶅鵰名雖渠者異物)按今太湖邊有水鳥黑色如雞者土人呼爲桿雞先謙曰庸渠史記作鷛鰈集解引徐廣曰煩鶩一作番䳺又引漢書音義曰煩鶩鳧也鷛鰈似鶩灰色而雞足先謙案說文鶩下云舒鳧也周禮掌畜疏云鶩即今之鴨鷛下云水鳥也劉欣期交州記鷛鶶水鳥出九真交阯大如孔雀與番䳺合他書無稱煩鶩者疑番䳺是也說文䳺下云鳥也雝下云雝渠也鶅下云石鳥一名雝渠一曰精列案精列即脊令聲轉也脊令非水鳥又無水雞之名且說文雝下但云鳥也不取雝渠爲說則與雝渠異物不得以雝渠牽連而溷此庸渠

乃水鳥。沈說近是矣。

箴疵鵁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鵁、鵁頭鳥也。盧、白雉也。郭璞曰、盧、鸕鷀也。箴音針。師古曰、盧、郭說是也。白雉不浮水上。疵音貲。鵁音火交反。鶄音鳥了反。鷀音慈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鵁字並當作鶄。何焯曰、盧是黑色。安得反為白。非獨雉不浮也。沈欽韓曰、爾雅、鵁、頭鵁。郭云、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御覽引孫炎云、鳥鵁也。玉篇、頭鵁為水鳥。而不利於行。御覽九百二十五引異物志、鵁鶄不生卵。而孕雛於池間。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水鳥而巢高樹之上。或在窟穴之間。先謙曰、史記作鱵鴜鵁鸕。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鱵鴜蒼黑色。是裴駰所見漢書本亦作鱵鴜。說文鴜下鶖下。此云鴜鶖也。據此。箴當作鱵。疵當作鶖。又鵁下云鵁鶄也。从鳥交聲。一曰鵁鸕也。一切經音義三、鵁鸕、鳥名也。一名鵁鸕。據此鵁盧是一物。即鵁鸕也。正與箴疵為對。張揖分為二物。誤。鵁當為鵁。宋說是。文選注引張揖正作鵁。廣韻集韻音拗。又音坳。

羣浮乎其上。汎淫氾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深貌。師古曰、汎音泛。氾音敷劍反。澹音大覽反。淡音琰。〔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深作淫。

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草叢生曰薄。郭璞曰、薄、集也。師古曰、薄、郭說是也。奄奄集隨上而遊戲。〔補注〕先謙曰、史記奄作掩。水作草。隨作隋。古通用字。水中小渚也。

唼喋菁藻。咀嚼菱藕。張揖曰、菱、芰也。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師古曰、唼喋、銜食也。唼音所甲反。喋音丈甲反。咀音才汝反。嚼音才爵反。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巃音籠。嵸音才總反。崔音摧。巍音五回反。師古曰、嵸音總。〔補注〕王念孫曰、矗矗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巃嵸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矗矗二字。而以崇山矗矗為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巃嵸崔巍。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巃嵸崔巍。皆無矗矗二字。且矗矗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為後人所加無疑。（吳都賦之矗矗森萃。蕪城賦之矗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矗矗二字可知。）

深林巨木。嶄巖參差。師古曰、嶄巖、尖銳貌。參差、不齊也。嶄音士銜反。參音楚林反。差音楚宜反。〔補注〕先謙曰、參差史記文選作嵾嵳。

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師古曰、九嵕山今在醴泉縣界。巀嶭山即今所謂嵯峨山也。在三原縣西也。南山、終南山也。峩峩、高貌。嵕音子公反。又音揔。巀音截。嶭音齧。

靜。又音在割五割反。峩音蛾。〔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九嵕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嶻嶭山在池陽縣北。巖陁甗錡。摧崣崛崎。張揖曰。摧崣。高貌。崛崎。斗絕也。蘇林曰。摧音越水反。崣音卒鄰反。郭璞曰。陁。岸際也。音豸。甗錡。陸屈崇折貌。甗音魚蹇反。錡音蟻。崛音掘。崎音倚。摧音作罪反。崣字作委。師古曰。巖郭兩說是也。郭音作罪反。又音將水反。〔補注〕先謙曰。陁。史記文選作陁。摧作崔。崣作峩。注引司馬彪曰。陁。席也。甗。甑也。錡。釜也。上大下小。有似甑甑也。先謙案。釋山。重甗。隒。注。甗。甑也。釋畜善陞甗。郭注。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釋文。甗者。陂也。又引顧注云。山嶺曰甗。案詩公劉。陟則在甗。釋文。甗本作巘。據此。甗與巘通。張衡南都賦。坂坻巇崿而成巘。則巘是山巘。故詩以巘言。訓陂非也。方言。鍑。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注。錡。三足釜也。山之狀空玲瓏。有若錡然。與甗對文。甑釜相類之物。故舉以爲喻。巖陁甗錡四字。各爲一義。言或嶮而峻。或陁而下。或如甑而斂鋭。或如錡而狀空也。司馬彪以甗錡串讀。失之。摧崣。通作崔巍。文選史記並作摧崣。卽崔嵬。字形有增省耳。甘泉賦。嵯峨波詭。摧嶉而成製。注。謂山林崇集也。崣與嵬同音。卽摧崣也。莊子齊物論。山林之畏佳。注。畏佳。山阜也。畏佳卽崔嵬轉而異字。崔崣卽摧崣倒文也。說文。顚下云。山頂高也。郭賦。嵐嶯嶯以峨峨。注。嶯。特起也。崎卽說文𡿧字。𡿧下云。𡿧區也。玉篇。崎嶇。山路不平也。崛崎一聲之轉。是崛崎卽崎嶇矣。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郭璞云。振。猶濺之也。文選注引張揖。屈折作詰曲。善曰。言山石歛蹴溪水而不分泄。谽呀豁閜。阜陵別隝。郭璞曰。谽呀。豁閜。澗谷之形容也。隝。水中山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隝音島。師古曰。大阜曰陵。音阜陵居在水中者則爲隝也。豁音呼括反。〔補注〕周壽昌曰。閜。文選作閜。郭音呵下反。似從閜爲是。下閜字、閜字音烏可反。足知此閜字爲閜字之誤也。先謙曰。谽。文選史記作谽。閜閜雙聲。古字通用。文選注引司馬彪曰。谽呀。大貌。豁閜。空虛也。先謙案。後漢班彪傳注引字林云。呀。大空也。是谽呀當訓大空。文義乃足。亦作谽谺。文選思元賦。𧯼谽閜之洞穴兮。注。谽谺。大貌。案彼以洞穴言。亦當訓大空。後漢張衡傳引思元賦作谽谺。注。谽谺。深貌也。阻之爲閜。亦猶此閜之爲閜矣。說文閜下云。大開也。谽呀豁閜。上溪谷溝瀆。音阜陵別隝。與下連文。隝卽島字。宜本注。擣作島。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崴音於鬼

反。磈音烏鬼反。嵔音烏罪反。廆音瑰。虛音墟。堀音窟。礨音磊。師古曰。磈又音於鬼反。廆音胡罪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廆作瘣。虛作墟。堀作崛。正義。崴磈嵔瘣。皆高峻貌。丘墟崛礨。皆不平貌。

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郭璞曰。隱轔鬱壘。崖不平貌。轔音洛盡反。師古曰。壘音律。施音弋爾反。施靡猶迤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㟪作壘。史記作壘。登降猶言高下。施同陁。

陂池貏豸。郭璞曰。陂池。旁頹貌也。陂音皮。貏音衣被之被。師古曰。陂又音彼奇反。貏又音彼。（補注）先謙曰。陂池猶如陂陀。文選注。貏豸。漸平貌。先謙案。貏豸義皆从卑。說文豸下云。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徐鍇云。豸豸背隆長貌。此二字以蟲喙山形。言其漸卑而隆長也。李說未晰。

允溶淫鬻。張揖曰。水流谿谷之間也。師古曰。溶音容。鬻音育。（補注）先謙曰。史記允作沇。索隱引郭璞云。游澌淖衍貌。案郭說文不成義。依本文釋之。當爲游衍激滾貌。游衍釋沇溶。激滾釋淫鬻也。本書郊祀志。沇沇四塞。顏注。沇沇。流行之貌也。說文。溶。水盛也。水流行而盛溢。與游衍義合。故郭訓允溶爲游衍。（詩板及爾游衍傳。衍。溢也。沇又與衍通。濟水注。衍水即沇水也。衍沇聲相近。亦其一證。）說文。淫。浸淫隨理也。鬻同粥。釋名。粥。濁於糜。粥粥然也。水濁似之。故以爲狀。釋音孫注。鬻。淖糜也。左昭七年傳。鬻於是。疏引字林。淖。濡甚曰淖。淫鬻激滾同義。故郭訓淫鬻爲激滾矣。

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分散而渙然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夷。平也。廣平曰陸。（補注）先謙曰。言將至平地。水則允溶而淫鬻。出山則散渙而夷陸也。

亭皋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爲亭候於皋隰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平也。被音皮義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服虔曰。皋。澤也。疑上十里一亭。集解引郭璞曰。皆爲亭候於皋隰。皆築地令平。夏山所謂隱以金椎也。先謙案。如亭字於皋上。則曰亭皋。文不成義。尋上下文意。此處亦不應遽及亭候。且謂不被築。便謂築地盡平耳。而先言皋上有亭。尤爲倒置。服郭顏說皆非也。亭當訓平。淮南原道訓。疾者甘立而五味亭矣。高注。亭。平也。築始登把決河亭水正義。亭。平也。酷吏傳亭疑法。集解引李奇。釋亭爲平。（本書張湯傳注同）亭皋千里。猶言平皋千里。亭水旁地（見下卷注）故以平言。下文二世賦注平皋之廣衍。此變文爲亭耳。

揜以綠蕙。張揖曰。揜。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古曰。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

被以江離。（補注）先謙曰。文選離作蘺。

糅以蘼蕪。

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草也。非新夷。新夷乃樹耳。〔補注〕先謙曰、離騷、畦留夷與揭車兮。王逸注、留夷、香草也。楚辭湘夫人、辛夷楣兮葯房。又山鬼、辛夷車兮結桂旗。注並云、香草也。辛夷即新夷、與留夷同是香草。張說似未誤。後漢馮衍傳、衍顯志賦云、攢射干雜蘼蕪兮、揉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章懷注、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則亦用顏說。

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線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箏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云。〔補注〕沈欽韓曰、一切經音義引孫炎云、三輔曰結縷、今關西饒之、俗名句屢草。（顏注本爾雅郭注）先謙曰、史記布作專。集解引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稱之者也。

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草相交戾也。張音材官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司馬彪曰、戾莎、莎名也。集解引徐廣曰、草可染紫。按釋草、藐茈草。郭云、可以染紫。廣雅、茈莀、茈草也。據此、是可染紫者茈戾也。說文莀下云、草也。可以染留黃。綟下云、帛戾艸染色。是莀亦作戾。云染留黃、則非染紫之茈莀也。廣雅、留黃、綠也。毛詩終朝采綠。陳啓源云、綠、即本草之藎草。說文謂之莀草。案綠莀本染色之草。後遂以爲染色之稱。本書百官志、諸侯王盭綬、盭綟綬也。故後漢輿服志注作綟綬（顏注盭綠而近黃、互見下文黃礫注）此言莎草濃綠、以戾狀其色、曰戾莎、猶言綠莎也。後人多見綠莎、少見戾莎、遂無能通其義者。顏以爲莎草相交戾、知交戾於攢字下、不辭甚矣。

揭車衡蘭。張揖曰、揭車、一名芞輿、香草也。師古曰、揭音丘列反。芞音乞。〔補注〕沈欽韓曰、本草拾遺、揭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先謙曰、說文藒下云、芞輿也。釋草、藒車、芞輿。釋文云、車音居。又云、輿、或作蕍。沈說亦見御覽引廣志。又齊民要術云、凡諸樹木有蛀者、煎藒車香冷淋之、辟蛀蟲也。衡蘭見上。

槀本射干。師古曰、槀本草、葉白芷、根似芎藭。射干、即烏扇耳。射音弋舍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槀本、槀茇。射干、十月生、皆香草。荀子、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後漢馮衍傳注、射干、烏翼也。與顏云烏扇不同。

茈薑蘘荷。如淳曰、茈薑、薑上齊也。師古曰、薑之息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蘘荷、蓴苴也。根旁生筍、可以爲葅。又治蠱毒。茈音紫。蘘音人羊反。〔補注〕沈欽韓曰、爾雅翼、蘘荷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芽、其葉冬枯、其根爲葅、亦可醬。有白有赤、今人乃呼赤者爲蘘荷、白者爲覆葅。

食之。赤者鋒。葉用白者。中蠱者服其汁。並臥其葉。卽呼蠱主姓名。亦主精溪毒沙蝨蠱人宗稱之蘇茈。(御覽九百八十。葛洪方曰。人得蠱。取蘘荷葉著臥席下。不使知。立呼蠱名。又見干寶搜神記。)先謙曰。官本茈作苴。引宋祁曰。注文茈越本作苴。又蕭當作蘇。說見上。菹官本作蘋。據沈說。蘘荷可爲菹。亦可爲蔬。官本注文可爲蘋。菹與汲古本所據宋本不同耳。文選注。張揖曰。茈薑。子薑也。茈音紫。

葴持若蓀。

如淳曰。葴音鍼。張揖曰。葴持闕。若。杜若也。蓀。香草也。師古曰。葴。寒漿也。持當爲符字之誤耳。符。鬼目也。杜若苗頗類薑。而爲樓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其下過弄黃甘橙楱。此無橙也。葴。音之林反。蓀音孫。〔補注〕沈欽韓曰。爾雅翼。杜若苗如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荳蔻。集韻。蓀亦作荃。楚詞補注。陶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羅願俱以爲菖蒲。非也。李慈銘曰。此葴持爲一草。若蓀爲一草。爾雅。葴。寒漿。郭注。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又蘵。黃蒢。郭注。蘵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釋文。蘵又作職。說文。蒢。黃蒢。職也。玉篇作蒢。云蘵草葉似酸漿。夏小正。三月采識。識古字祇作職。通作蘵。蘵。藏持後出字。御覽引本草吳普云。酸漿一名酢漿。陶宏景注。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此菜可以釋葴。卽爾雅蘵黃蒢也。是葴蘵實一物。葴持卽葴蘵也。持蘵一聲之轉。葴持赤疊韻。上文箴疵蔣茵。箴疵亦是一物。大凡鳥獸草木之名。多取雙聲疊韻。若蓀亦雙聲也。先謙曰。文選注引韋昭曰。持音懲。史記作橙。集解引郭璞云。橙。柚。索隱云。姚氏以爲此賦後皆草。非橙柚也。漢書作葴持。小顏云。葴。寒漿也。持當爲符字之誤。符。鬼目也。案今讀者亦呼爲登。翻登聲也。先謙案。持無懲音。韋昭所見本亦當作橙。後人改持耳。葴持卽葴蘵。李說是也。

鮮支黃礫。

師古曰。鮮支。卽今支子樹也。黃礫。今用染者黃屑之木也。二者雖非草類。既云延曼太原。或者賦雜書之耳。〔補注〕沈欽韓曰。鮮支非梔子也。卽燕支耳。崔豹古今注。燕支葉似薊花。如蒲公英。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爲紅藍耳(爾雅翼。或止謂之紅花。大抵三月初種。花出時。日日乘涼摘取之。五月種晚花。七月中摘。深色鮮明。耐久不黦。勝於春種者。花生時。但作黃色茸茸然。故又名黃藍。杵碓水淘。絞去黃汁。更擣。以清酸粟漿淘之。絞如初。卽收取染紅。然後更擣而暴之。染紅色極鮮明。)黃礫。礫當爲蘗。李慈銘曰。沈說礫當爲蘗。是也。此所賦

若草類。既不容有木石之風。且鮮支爲一草。黃礫爲一草。鮮支以染紅。黃礫以染黃。說文。䕅艸也。可以染畱黃。畱黃卽綠黃。亦作流黃。本字作䕅。通作綟。假借作盭。亦作綟。漢書百官公卿表。諸侯王金璽盭綬。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說文段注引作可染黃。段說是也。續漢百官志注引徐廣曰。綟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似紫。艾本著白色近黃。而云似綠似紫。明本非綠色也。百官志云。乘輿黃赤綬。諸侯王赤綬。注引徐廣又曰。太子及諸王綟朱綬。綟者淺綠赤黃色。明諸侯王亞天子一等。故用淺黃色。微似綠耳。相國以下乃綠綬矣。史文有云綠綟綬者。謂綠黃綬也。先謙曰。史記支作枝。索隱引張揖云。若草也。司馬彪云。鮮支卽今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恐非也。案鮮支沈說近之。黃礫李說近之。

蔣芧青薠。張揖曰。蔣、菰也。芧、三稜也。郭璞曰。芧音杼。師古曰。蔣音將。芧、音丈與反。〔補注〕沈欽韓曰。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芧音序。司馬云。橡子也。案後漢李恂傳注。橡、櫟實也。先謙曰。王褒僮約云。當編蔣織箔。注。蔣、菰蒲草也。通志。菰曰蔣。今人謂之茭。爾雅。齧彫蓬。薦黍蓬。彫蓬者。米茭也。其米謂之彫胡。可作飯。故曰彫胡。黍蓬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芧、文選作苧。玉篇。芧與苧同。說文苧下云。艸也。可以爲繩。文選南都賦。其草則藨苧薠莞。李善注。苧、直呂切。說文云。可以爲索。卽謂此也。管子小匡篇。首戴苧蒲。注。苧、蔣也。則誤蔣與苧爲一物。本草有荊三稜。圖經云。荊湘江淮水澤之間皆有。葉似莎草。極長。莖三稜如削。大如人指。高五六尺。莖端開花。大體皆如莎草。而好生水際及淺水中。蓋芧蔣皆生淺溼。橡子爲芧。別自一物。沈引司馬說誤也。青薠見上。官本注丈作文。

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閎亦大也。濩音護。延、音弋戰反。〔補注〕先謙曰。濩無露義。蓋普徧之意。下卷汜布濩之。師古注。布護。言遍布也。此本借護爲濩。史記作汜布濩之。索隱引胡廣曰。普遍布散無所不濩也。楚辭疾世。遐江漢兮濩渃。注。濩渃。大貌也。案大貌。亦自普徧生義也。此言草普徧布散於大澤之中。閎讀則於義隔矣。太原猶言廣原。

麗靡廣衍。師古曰。麗靡。相連不絕也。衍、布也。麗音力爾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麗靡。邐迤邪靡。不絕之貌也。孟康甘泉賦注。衍、無崖岸也。史記作麗靡。古字通用。

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酷烈之氣也。披音丕蟻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蟻作儀。是。文選注亦誤作丕蟻切。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菲音

祀。〔補注〕先謙曰、菲菲、史記作斐斐。肸蠁布寫，晻薆咇茀。師古曰、肸蠁、盛作也。寫、吐也。晻薆、咇茀、皆芳香盛也。肸音許乙反。蠁音嚮。晻音奄、又音烏感反。薆音愛。咇音步必反。茀音勃。薆字或作曖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晻曖苾勃。文選、晻亦作晻。李善注引司馬彪曰、肸、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郭璞曰、香氣盛發作也。善曰、說文、肸、蠁布也。馝馞、咇茀音義同。說文、馣馤、香氣奄藹也。晻與馣、藹與薆音義同。先謙案、說文肸下云、蠁布也。今人因李善注上林賦、甘泉賦並引蠁作蠁、遂謂肸蠁連文、訓為布也。而以今本說文為誤。余謂肸自訓蠁布、言聲響四布也。說文、蠁、知聲蟲也。桂馥義證引蟲異賦注、蠁、知聲蟲也。能令人不迷。顏氏會蠁從響省、足證蠁為形聲兼會意之字。凡言肸蠁者、蓋聲入則此蟲知之、其應最捷、故以喻靈感通微之義。文選羽獵賦、蠁智如神。注、蠁、智疾也。是以蠁之捷應為喻也。此賦肸蠁布寫。及文選吳都賦、芬馥肸蠁。皆謂香氣四達、而入人心。甘泉賦、肸蠁豐融。懿懿芬芬。謂和聲香美、通於神明。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作。謂天帝降福、默相歆應。皆取感通微之意也。今人讀說文肸蠁蟲注為連文、合肸字無義可求。且肸蠁為布、古無此訓。司馬釋肸為過、遂云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既於文義難通。師古因甘泉蜀都二賦豐融與作之文、而訓肸蠁為盛作、亦非思之甚矣。（五臣注蜀都賦云、肸蠁、盛生蟲、數飛是也。其聲若氣之布寫也。尤為妄說。）說文蠁下云、司馬相如說、蠁從向。（如下脫說字。）此賦蠁字疑當作蚼。晻薆咇茀義甚是。於是乎周覽氾觀，師古曰、氾、普也。音敷劍反。〔補注〕先謙曰、氾、史記文選並作泛。縝紛軋芴，孟康曰、縝紛、眾盛也。軋芴、緻密也。師古曰、縝音丑人反。軋音於黠反。芴音勿。〔補注〕先謙曰、官本、縝音丑忍反。引宋祁曰、越本注文縝音丑人反。縝紛軋芴、史記作縝粉軋芴。集解引徐廣曰、粉一作紛。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怳忽。郭璞曰、言眼亂也。師古曰、芒音莫郎反。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畔也。音儀。〔補注〕先謙曰、涯、史記作崖。日出東沼，入虖西陂。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莫入於苑西陂中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漢宮殿疏曰、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死、水不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張揖曰、其苑南陽煖、則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曰、躍波言不凍也。此顏說所本。其獸則庸

旄貘犛，沈牛麈麋。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麋似鹿而大。郭璞曰：犛牛領有肉堆。貘似熊，庳腳銳鬐，骨無髓，食銅鐵。貘音陌。犛音貍。師古曰：犛牛即今之犛牛也。旄牛即今所謂偏牛者也。犛牛即今之貓牛者也。犛字又音茅。麈音主。〔補注〕先謙曰：犛，文選作犛，史記作犛。集解引徐廣曰：犛音容，獸類也。今案說文犛下云：犛獸也。與徐說合，則字當作犛矣。玉篇：犛，犛牛。又云：犛，野牛也。韻會引韓略云：犛牛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晉刻犛牛於壁首。說文以爲猛獸，是也。後漢順帝紀注：封牛，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是北山經：譙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推牧贊右乘白旄。馬注：白旄，旄牛尾。旄或作牦，正字通云：牦牛出甘肅臨洮及西南徼外，野牛也。人多畜之，狀如水牛，體長尾背胡下，黑毛長尺許，尾最大如斗，常自愛護，古取爲旌旄。今人以爲纓帽，毛雜白色者，以茜染紅色用之。又引水東日記云：牦牛與封牛合，則生犏牛，狀類牦牛，偏氣使然，故謂之犏。據此，犏又牦之遺種，師古言牦牛即偏牛，非也。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一切經音義：貘又作貊，字林：似熊，黃黑色，出蜀郡。一曰白豹也。桂馥云：貊貘聲近，詩貊其德音，韓詩作莫。先謙案：白居易貘屏贊序：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蜀都賦：戟食鐵之獸，即此是也。說文犛下云：西南夷長髦牛也。案犛。犛音貍，又音茅。或以爲貓牛，毛可爲毦，是也。桂馥云：禹貢正義，誤以旄牛爲犛牛。一切經音義：今隴西出犛牛，經文作貓，非經義也。證顏經所謂貓牛，正犛牛也。中次八經：荊山，其中多犛牛。郭注：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案：張揖顏師古以旄牛犛牛爲二物，郭璞以犛牛爲旄牛屬，是旄牛非犛牛矣。鄭注周禮樂師旄舞云：旄舞者，犛牛之尾。又注旄人云：旄，旄牛尾。是鄭亦分爲二矣。旄牛大，犛牛小，犛牛黑色，旄牛黑白二色，此其別也。先謙案：唐書南詔傳：犛簦皆插貓牛尾。貓犛一聲之轉。文選注引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也。則沈牛非即今所謂水牛，別一物也。說文：麈，麋屬。麋，鹿屬。急就篇顏注：麈似鹿，尾大而一角，談講者飾其尾而執之以爲儀。麋似鹿而大，冬至則解角，目上有眉，因以爲名也。又案：索隱引張說，節下有生字。文選李注引毛下有貘白豹三字，索隱同。又文選注引郭璞說，犛牛作犏似牛，索隱作犝。犝牛堆下有即今之犛牛也六字。似熊以下作張揖注。集解引郭注鬐作頸。

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嘷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也，長鼻，牙長一丈。

犀頭似豬，一角在鼻，一角在額。」〔補注〕先謙曰：東山經，北號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狚，是食人。中山經，鄣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蟲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禦火。此赤首未定何獸也。匽訓額，額猶不開者。匽蹏之誤。文禮王制雕題交趾，白虎通禮樂篇作雕題交趾，禮月令注相踶謂此，釋文踶本作踶。疑此文書師爲踶，後遂改爲匽耳。下文麒麟張注狼匽，索隱引作狼蹄，廣雅麒麟狼題，瑞應圖作狼蹄，並題蹄互易之證。本書武紀注，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圜蹄，一角毛詩義疏作圓蹄，是圜蹄者麟也。麟乃瑞獸，字當作麐，與麟之訓大牝鹿者各別，相如因下言麒麟，故變文爲圜蹄，取與赤首相對，此與下文抑分南北，一物不妨兩見耳。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爲之裂，故涉冰而渡河也。揭，褰衣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之篇曰：深則厲，淺則揭。揭音丘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音上少一揭字也。

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張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題一角。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爲弓。郭璞曰：麒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豬，角在鼻上，中作弓。師古曰：麒麟角端，郭說是也。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駝物，故以名云。〔補注〕沈欽韓曰：駝，史記作驝。郭璞曰：李陵書以角端弓十張遺蘇武，是何角端之多耶。宋史符瑞志，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聖在上，則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元史太祖十九年，帝至東印度，角端見。耶律楚材傳，先謙曰：注麟，說作麐。狼題，索隱引作狼蹄，索廣雅作狼題，何法盛徵祥記作狼頭，京房易傳作狼額，此注作狼題，是也。釋獸麐，麕身牛尾一角。說文：麒，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類聚爲麟，初學記引作麕身，一切經音義二引作麋身）。麐，牝麒也。是麒麟皆有一角。既考諸書，並相符合，不同郭說，當郭誤也（宋臨文選注引郭璞同，則非誤字，疑郭以麒爲似麟而無角，以爲郭釋角端之文，其誤甚矣）。說文觻下云：角觻獸也，狀似豕，角善爲弓，出胡休多國，與郭說似豬合，然則麒麟，張說是；角端，郭說是。師古既主一說，豈得不加考按。廷師古曰：麒麟下有張說是三字，而後乘之也。續漢書鮮卑禽獸異於中國者，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亦見魏志鮮卑傳及後魏書。若宋志元史之角端，乃神獸，雖形狀相同，自別一物。騊駼見上。

蛩蛩驒騱，駃騠驢騾。郭璞曰：驒騱，駏驉類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驒音顛，騱音奚，駃音決，騠音提。〔補注〕先謙曰：蛩蛩見上。說文：驒騱，野馬也。一曰青

騠。白驢。文如鼉魚。案野馬乃騊駼之異名。（見上）是驒騱即騊駼。郭以爲驒騱類。似未審。駮文。駃騠。驢父馬子也。本書鄒陽傳語駃騠注、駃騠。駿馬。生七日而超其母。通典作生十日而超其母。與郭互異。未知孰是。駮文、驘父馬母。從馬贏聲。史記作騾。騾騠是俗字。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師古曰。彌、滿也。跨、猶騎也。（補注）先謙曰。據雜歷云。長安志上林苑、武帝始廣開之。漢舊儀曰。苑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關中記。關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宏侈可知矣。先謙案。谿谷低處以浮梁承注。蓋越之有若跨然。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師古曰。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有架室也。曲閣、閣之屈曲相連者也。（補注）先謙曰。注、屬也。（見左傳成六年賈服注。案蒙莊注。）四注、謂四周相屬而下垂也。集解引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文選注引司馬彪曰。廊舍上級下拔皆可坐。故曰重坐。曲閣。閣道委曲也。先謙案。說文。坐、止也。从土。从留省。土所止也。是重坐即重室矣。（釋詁、坐、重也。故顏訓坐室。）郭云重軒者。軒、長廊之窗也。（見文選魏都蜀都吳賦注。）亦謂樓上窗也。（見文選別賦。後漢張衡傳注。聲類音義上引本書音義。按謂板可倚。與欄窗義同。）御覽七百七十三引通俗文云。後重曰軒。此言室自高而下注其形勢。而後樓遂若車軒之後重者然。故曰重軒矣。周書作雒篇。乘九重郎。注、重郎、累屋也。又云。凡五宮明堂。咸有重郎。若其義也。故乘七致。連屬四注。蓋城郭樓此云重坐。猶言增樓。並重累之義。文耳。司馬彪非。曲閣顏說是。華榱璧璫。輦道纚屬。師古曰。榱、椽也。華謂彫畫之也。璧璫、以玉爲椽頭當。所謂璧璫玉瑱者也。一曰以玉飾瓦之當也。輦道、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纚屬、言相連屬也。纚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一說本司馬彪。見索隱引。非是。說文。纚、冠織也。言閣道周環如織紝之相聯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師古曰。步櫚、謂其下可行步也。今之步廊也。言其途長遠。雖經日行之尚不能徧。故中途而宿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周流、周徧流行也。集解曰。曲屋步櫚也。郭璞曰。途、樓閣間陸道。夷嵕築堂。絫臺增成。師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嵕。絫、古累字。言平山而築堂。於其上爲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爲一成也。嵕音子公反。巖突洞房。師古曰。於巖突底爲室。若潛穴然。潛通臺上。（補注）王念孫曰。突當從史記作窔。字之誤也。（窔

窔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混。莊子徐無鬼篇，鶉生於宎。釋文，宎，烏吊反，郭，徒忽反。字則穴下犬。淮南地形篇，宎生海人。今本宎譌作突。）文選作窔。李善引郭璞注曰，言於巖窔底爲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窅，窔深也。窔與穾同。巖窔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頫杳眇而無見。甘泉賦，雷鬱律於巖窔兮。（文選如是。漢書傳寫誤作而巖突兮。而字窔字竝誤。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突矣。）魯靈光殿賦，巖窔洞出，逶迤詰屈，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爲窔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爲室，若蔽然，潛通臺上，襲郭注而小變之，強爲突字作解，斯爲謬矣。先謙曰，案，窔、穾音一弔反。釋名以爲窔，幽也。楚辭云，冬有窔廈，室窔王逸以爲複室也。

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師古曰，頫，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攀，古攀字也。橑，椽也。捫，摸也。言其樹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橑音老。捫音門。〔補注〕先謙曰，官本攀作𢴤，橑並作撩。

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闥，宮中小門也。宛虹，屈曲之虹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軒之闌檻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曲屈作屈曲，吾作音，是。正義引顏注曲屈亦作屈曲，申作中，闌作闌。文選注引應劭曰，楯，闌檻也。司馬彪曰，軒，檻下板也。

龍蜿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師古曰，象輿，以象飾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蜿蟉、婉僤，皆行動之貌。蜿音一糾反。蟉音力糾反。僤音善。〔補注〕沈欽韓曰，楚辭惜誓，駕太一之象輿。韓非十過，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先謙曰，史記蟉作蟺，僤作蟬。文選注，蜿蟉，龍行貌也。（引郭璞）孫炎爾雅注，箱，夾室前堂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引張揖。集解作西清音義）西清者，箱中清淨處也。（引張揖。集解引作郭璞。此顏說所本）今案說文蟺下蟉下並云，蟺蟉也。玉篇蟉與螾同。蟉蚪，龍兒。蜿蟉之音義若今俗書夭矯矣。說文蟺下云，夗蟺也。集韻引作蜿蟺。廣韻作蜿蟺。揚雄傳作蜿延。此賦之作蜿僤，蜿蟺字形雖異，音義並同。蜿延亦爲蜿蟺。下卷大人賦云，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四字合併言之，是蜿蟉之與蜿僤皆蜿蜒同義，此對舉成文耳。後漢馮衍傳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亦作廂。文選顏延之赭白馬賦，故能代驂象輿。注引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較此注所引文義爲顯。又見下卷大人賦及禮樂志。

靈圉燕於閒館。張揖曰，靈

圉。眾仙號也。師古曰。圉讀曰禦。（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俶眞訓。眞人騎蜚廉而從敦圄。注云。敦圄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按以似虎者爲是。說文之字作敦。亦爲伏虎形。西山經。陸吾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是即此羨圉。先謙曰。文選圉作圄。注引楚辭曰。坐蜿圄而來謁。案圄圉通用字。集解引郭璞曰。羨圉。過圉。仙人名也。索隱引張揖云。羨圉。眾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敦圄。是也。是張說元引淮南。師古訓之禦圉。敦圉字之異耳。蓋仙人而虎形。沈說近是。前史記作圄。

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偓佺。仙人也。食松子。好眠方。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偓音握。佺音銓。（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張揖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檐南頭如翼也。故據玄云。榮。屋翼也。高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先謙案。榮非專指南檐。郭注榮上應有南字。

醴泉涌於淸室。通川過於中庭。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爲川。從中庭而過也。

磐石振崖。孟康曰。振、碎致也。崖、厓也。言石致川之厓也。師古曰。振、仸、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崖重密而累稜。（補注）沈欽韓曰。集韻。振同殄。顏文玄服。於義非也。集韻十六軫。碜以石致川之厓也。字又作碜。與此孟康說合。先謙曰。碜史記作磣。文選作碜。選用字易淆非碌注。案石旁殄。殄岸。沈引集韻殄義是也。集韻又有碌字。下云。碌碌。石垂貌。蓋碌變爲碌（今俗珍或爲琢。參或爲參。是其證。）碌又變爲碌（參與僧之異文。今俗變爲尔。稱人曰尔。猶古稱曰爾也。或加人作你。）故孟訓爲求致矣。（碌亦俗字。）碌致猶今俗言堅緻也。（致與緻同。禮器。禮有之致也。精微注。致、致密也。詩斯干箋。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彼孫人士箋。其性情密致。釋文並云。致本作緻。）文選作振崖。李善注引李奇曰。振、擊也。以石擊頓之。水之涯也。（宋羅引作擊頓池外之匪。匪即水涯。不云池外。索隱誤。）與孟說以石致川之厓同意。匪、厓、隅也。即水涯也。（鄉飲酒禮注。側邊日厓。本書賈誼傳注。匪、側隅也。）崖乃匪之異文。亦即涯異字。（釋與匯、厓、涯三字通用。詳見釋文。）蓋醴泉通流成川之處。以砮石密緻其崖。下文嶔巖倚傾三語。皆指砮崖之石。顏書碌與擊同義。振擊古義通用。（經典訓振爲擊者甚多。）文選作振崖。是。此作崖。涯形近致誤耳。（文選高唐賦。振陳磑磑。李注云。已見上林賦。是前賦當日傳寫誤本甚多。）

嶔巖倚傾。郭璞曰。嶔巖。欹貌。師古曰。嶔、音口銜反。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

隨水之高下。以石磑之。故其低處則嶔巖倚傾。其高處則嵯峨嶕嶢也。揚雄甘泉賦。深溝嶔巖而爲谷。文選注。嶔巖。深貌也。本書雄傳注云。深險貌。公羊僖三十二年傳。殽之嶔巖。亦同此義。郭訓爲欹貌。非。

嵯峨嶕嶢。刻削崢嶸。

蘇林曰。削音矟峻之矟。崢音傳爭反。嶸音戶拜反。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嶕音昨堯反。嶢音五堯反。師古曰。直言刻削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嶕音捷。嶢音堯。〔補注〕先謙曰。嵯峨。高大貌。集韻。嶕嶢。山貌。亦作嶕嶢。狀石勢之高也。史記作礁礫。集解引徐廣曰。礫一作崇。嵳池義同差池。謂石之不齊也。崢嶸嶕嶢皆言石狀。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可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可作樹。玫瑰碧琳見上。

瑉玉旁唐。玢豳文磷。

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礴。玢豳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碭。音碭。瑉玉及石也。玢音彼貧反。豳又音彼閑反。〔補注〕先謙曰。瑉石之次玉者。淮南脩務訓。唐碧堅忍之類。注。唐碧石似玉。顏謂唐字本作碭。碭文石也（本書地理志梁國碭注）故顏謂唐爲文石。不從郭說。廣雅釋詁。旁大也。豳同邠。太元文次四。斐如邠如。注。邠者文盛貌也。史記玢豳作瑸斒。義同。廣雅釋詁。斒文也。疑字不當爲磷。史記文選並作鱗。言其文斑然鱗次也。

赤瑕駁犖。雜臿其閒。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駁犖錯雜石中。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補注〕先謙曰。集韻引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集解引徐廣曰。雜一云插。臿一云歰。

鼂采琬琰。和氏出焉。

晉灼曰。鼂采兩。師古曰。鼂、古朝字也。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而今皆出於上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晉下六字。鼂采史記作垂綏。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本味篇。伊尹說湯以至味。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應劭所云伊尹書當是此也（青鳥青馬。海外東經互見。淮南地形訓作青馬。說文櫨字下引爲青鳧）說文作櫨。與應劭引同。亦不名其何物。齊民要術引裴淵廣州記曰。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剝皮啖則酢。合食極甘。又有壺橘。形色都是甘。但皮厚氣臭。味亦劣。又云。盧橘皮厚。氣色大如甘。正月至二月漸變爲青。至夏熟。味亦不異冬時。土人呼爲盧橘。其類有七八

霜。不如吳食梅。先謙曰。朱臏引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可與沈引五經。左思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故晉灼云然。黃甘橙楱。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楱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楱、小橘也。出武陵。師古曰。橙即柚也。音丈耕反。（補注）先謙曰。張協七命。漢皋之楱。是楱非獨出武陵。案、橙、晉楚俗謂之橘紅。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若杏。橪、橪支香草也。亭、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橪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橪、郭說得之。朴、木皮也。此藥以皮爲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橪音煙。朴音匹角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上林苑枇杷十株。棹十株。御覽九百七十四引劉邵魏都賦。果則谷被山棹。廣雅。樆、棹、梨也。蘇頌本草圖經。厚朴、廣雅謂之重皮。春生葉如槲葉。四季不凋。紅花而青實。皮極鱗皺而厚。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橪、音而善反。果也。索隱引說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橪棗以爲矜。亭柰作棹榛。索隱引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棹榛。先謙案、郭謂橪爲木。是。以爲橪支。則非也。劉向九歎。搴橪支于中洲。則橪支爲草。疑即今焉支花。故顏說橪爲堊。橪木乃酸棗也。音從徐說。廣雅釋木。棹、梨也。蜀都賦。橙柿梬棹。是亭柰二物。司馬說合爲一。誤。張揖說及廣雅、棹即橪也。（誤詳上）榛俗字。注解同誤。梬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也。（補注）先謙曰。注、穀從木不從禾。楮也。官本作穀。史記文選作穀。是。顏梬棗詳上。集解引徐廣曰。梬音弋井反。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含桃。爾雅謂之荆桃。櫻、音於耕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蒲陶似燕薁。可作酒也。案、玉篇作蒲萄。隱夫薁棣。師古曰。隱夫未詳。薁即今之郁李也。棣、今之山櫻桃。薁音於六反。棣、音徒計反。（補注）先謙曰。注、徙、官本作徒。是。隱即櫽之省文。說文。櫽、括也。括、櫽也。（段注。櫽與括互譌。櫽亦作檃。亦假借作隱。）蓋櫽木即括木矣。（今人但以櫽括爲矯制衺曲之器。蓋以櫽括見於經典者。止此一義。括爲木名。禹貢一見。而櫽之爲木。不載他書。且說文亦不注何木耳。余謂許書木部互訓者。如栟櫚、椶也。椶、栟櫚也。楸、梓也。梓、楸也。樻、椐也。椐、樻也。栩、柔也。柔、栩也。穀、楮也。楮、穀也。皆不加注。何獨疑於櫽括。且括木明載禹貢。說文杶字下亦引夏書曰。杶榦栝柏。許亦不謂括非是木。櫽之爲木。則此賦著之。豈得因櫽括之一義。舉此木名而沒之乎。）尚書禹貢馬注。括、白括也。廣雅。括、柏也。文選西

京賦、木則樅栝椶柟。薛注、栝、柏葉松身。此文變栝言欒耳。或曰、欏即蘿之省文、蘿、菝也、菝名管子地員篇、其種蔓蘿是也、字或作欏。釋草、蔆、欏忍。案、上下文皆言木、不應此獨言草、疑蘿不合。夫即扶之省文、木名、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桐柞扶櫄、是也。史記薁作欝。詩豳風疏、薁是欝類而小、則晉宮閣銘云、華林園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欝、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棣、說文、白棣也。詩采薇、維常之華、傳云、常、常棣也。陸璣疏云、似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先謙案、此棣乃常棣、薁即唐棣也。（陸璣疏、唐棣、薁李也。）說文鬱下云、木也、以棣爲白棣、則鬱是唐棣矣。

荅遝離支。張揖曰、荅遝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遝音沓、離音力智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搭𣗥荔枝、索隱本仍作離支。說文、荔、艸也、似蒲而小、不以爲荔支字、蓋古皆通作離支。集解引郭璞曰、搭𣗥似李。案、說文𣗥下云、搭𣗥木也、从木遝聲、搭下云、搭𣗥果似李、从木荅聲、讀若𣗥。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師古曰、貤猶延也。一曰、次第而重也。貤音弋豉反。〔補注〕先謙曰、貤、史記文選作𨓖。

揚翠葉、扤紫莖。師古曰、扤、搖也、音兀。〔補注〕先謙曰、說文、扤、動也。方言、扤、不安也。顏說本郭璞、張揖見史記文選注引。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也。鉅野、大野也。煌音皇。〔補注〕先謙曰、垂、史記作秀。釋詁郝疏引爾雅扈扈、爾注、扈扈謂大廣。詩簡兮、碩人俁俁、釋文引韓詩扈扈、美貌。後漢馮衍傳注、扈扈、光彩盛也。此扈扈皆可通。

沙棠櫟櫧。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也。櫧似柃、葉冬不落。應劭曰、櫟、采木也。郭璞曰、櫧似采柔。師古曰、櫟非果名、又非采木之櫟、蓋木蓼也、葉辛、初生可食。櫟音歷、櫧音諸、柃音零、采音菜、柔音食諸反。〔補注〕宋祁曰、柔字當作食諸反。沈欽韓曰、詩、山有苞櫟。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榝之屬也。璞以爲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按應劭謂采木、又集于苞栩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按應云采木、即是皁斗之櫟、顏強改木蓼、非。中山經、前山、其木多櫧。爾雅翼、櫧似柃、葉冬不落、故郭璞雖類本草、櫧子小於橡子、味苦澀、止泄利、皮樹如栗、冬月不凋、生江南。先謙曰、集解引張注、柃作櫨、疑誤。柔無食諸食諸二音、疑柔之誤也。杼、說文杼字作

柔。後人承寫作杼，少見柔字，遂誤改爲柔，據宋音甯時所見本尙不誤。

華楓枰櫨。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脂可爲香，今之楓膠香也。郭璞云一名欇欇。枰即平仲木也。櫨今黃櫨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櫨音盧。〔補注〕沈欽韓曰：華當作樺。玉篇：樺木似山桃，室韋國用樺皮蓋屋。又隋大業中，汾州起汾陽宮，宮南外平林，崖是大樺木，高百餘尺，從行文武皆剝取皮覆蓋舍，取脂燒辟鬼。一統志：樺似山桃，皮有紫黑花，可裹弓及鞍鐙諸物，奉天府諸山中最多，今吉林烏喇有樺皮屯，設丁壯采其皮進御。爾雅：楓，欇欇。說文：楓木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欇。又姦木葉搖白也。徐鍇云：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楓木一名姦，姦義出於此。（邢疏：孫炎云：欇欇生江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泥之即雨，則楓攝又稱姦。徐鍇云：今人謂其上寄爲楓楓，遇風雨則長或三四尺，亦曰楓人。）玉篇：枰，仲木名。吳都賦：平仲君遷。劉逵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李時珍曰：未知即今銀杏果否。）說文：櫨字一曰爲甘櫨。夏然一曰有宅櫨木，出宏農山。古今注：以櫨木爲黃櫨木，案師古所云黃櫨木者，蘇頌圖經本草云：生商洛山谷，葉圓木黃，可染黃色，其非恐本草拾遺所之櫨木，今之菩提子也。先謙曰：史記作華氾檘櫨，集解引徐廣曰：氾一作楓。索隱：檘，平仲木也，亦云火栗木，一云玉樹食其子，得爲神仙也。先謙案：諸家以枰爲平仲，無本郭璞。（見文選注引。）但史記作檘，自是皮可染之黃木。（見上檗離朱楊注。）而索隱訓爲平仲木，疑宋隱所見本亦作檘，後人竄改耳。宅櫨或作托櫨。玉篇：托，托櫨也。集韻：托櫨，木名。

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椶也。郭璞曰：落，檴也，中作器。案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榔也。頻字或作賓，胥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檳音鑌。〔補注〕沈欽韓曰：爾雅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吳都賦作播。南方草木狀：劉樹子大如李，實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煮或蜜之，乃甘好。爾雅與劉同。釋木：檴，落。注：可爲杯器素。邢疏：檴一名落。某謂檴即詩無浸穫薪。陸疏：穫，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其材可爲杯器。胥邪即椰子樹。吳都賦注：椰樹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挂物也。實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核作飲器。御覽九百七十一，李當之藥錄曰：檳榔一名賓門。一統志：檳榔一名仁頻。先謙曰：留、胥邪，沈說是也。索隱引司馬彪說胥邪與沈同。又引孟康曰：仁頻，椶也。姚氏云：椶一名檳，即仁頻也。先謙案：說文栟下云：栟櫚也。椶下云：栟櫚也。六書故：栟櫚木高

者一二丈。葉如蒲蒻。實如魚子。葉下有毛如髮。故亦謂髮櫚。是腰乃并閭。不謂仁頻。疑孟注仁頻當作并閭。傳寫誤耳。**欃檀木蘭。**孟康曰。欃檀。檀別名。郭璞曰。欃音讒。〔補注〕沈欽韓曰。爾雅翼。木蘭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柿。皮如桂而香。生晉陸及泰山。狀如楷樹。高數仞。楚詞王逸注。木蘭去皮不死。洛陽宮殿簿陽前殿有之。先謙曰。案隋引皇覽云。孔子冢後有欃檀樹。孔子世家集解引作欃檀。**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節操。故以名焉。〔補注〕沈欽韓曰。李時珍本草。女貞木一名冬青。女貞葉長四五寸。子黑色。冬青葉微圓。子紅色。爲異。今人不知女貞。但呼爲蠟樹。立夏前後取蠟蟲之種子。裹置枝上。半月其蟲化出。延緣枝上。造成白蠟。民大獲利。**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司馬彪曰。七尺曰仞。案七尺八尺。經典箋注。並無定說。小爾雅廣度四尺謂之仞。木華食貨志顏注。仞五尺六寸也。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食貨志顏注。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義去說文。則當以八尺爲是。**夸條直暢。實葉葰楙。**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葰。雨也。師古曰。暢。通也。通謂上下相稱也。葰音峻。楙古茂字也。西音語。〔補注〕王文彬曰。夸卽夸之省文。說文。夸。草木華也。或从艸。从夸。釋草。華。荂也。華。荂。榮也。吳都賦。異夸蓲蘛。今俗作花字。此賦以夸條實葉四字相對爲文。猶夸與條對。實與葉對。直猶直遂。葰楙猶云茂也。郭依本字。訓夸爲張布。誤。顏訓暢爲通。又申言上下相稱。亦非。先謙曰。文選注引司馬彪曰。葰。大也。說文甬下云。草木華甬甬然也。此張說所本。**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也。欐佹。支柱也。倚音於綺反。卷音丘專反。又音巨專反。欐音力爾反。佹音詭。〔補注〕宋祁曰。注文柱景本作住。先謙曰。欐佹或訛作累佹。文選注引司馬彪曰。崇佹支頭累也。案攢聚叢竝從聚。麗。附也。詩曼奏釋文。佹。戾也。樹之枝柯相附。猶又相戾。顏訓支柱。得之。猶言交戾矣。**崔錯發骫。**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發骫。委曲貌也。崔音千罪反。發音步葛反。骫古委字。〔補注〕沈欽韓曰。淮南招隱士。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說文。發。以足蹋夷草也。字當爲茷。說文。茷。草葉多也。先謙曰。崔。音七罪反。後人加玉爲璀。文選魯靈光殿賦。下峩峩以璀錯。注。璀錯。衆盛貌。與此交雜同義。又作璀璨。璀錯一聲之轉。集解引徐廣曰。發音撥。案如顏音。則當如撥。玉篇。骫。骨曲也。王逸釋茷骫爲枝條盤紆。沈謂發當作茷。

是也。斐乃借字。顏說本郭璞，見文選注引。索隱引郭云：崔錯癸骪者，婁屈相纍也。與文選異。**坑衡閜砢。**師古曰：坑衡，勁直貌也。閜砢，相扶持也。坑音口庚反。閜音烏可反。砢音來可反。坑字或作抗，言樹之扶幹相抗爭衡也。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顏說前四句本郭璞，見文選注引。史記坑作阬。索隱引郭璞云：阬衡閜砢者，揭孽傾敧貌也。（與文選引郭不同，當有一誤。上句亦然。）案據郭注，則所見本亦作坑衡。傾敧訓坑衡，揭孽訓閜砢也。坑即抗之同音借字，傾敧即樹幹支柱相傾相敵，正抗衡之義。說文：閜，大開也。砢，磊砢也。木傳：水玉磊砢。郭注：魁礧貌。是閜砢亦謂磊砢衆積之意，總言其高耳。文選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注：揭孽，高貌。則揭孽乃閜砢之義。郭注當為傾敧揭孽貌也，後人誤倒。**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師古曰：扶疏，四布也。英，謂華也。幡纚，飛揚貌也。纚音山爾反。〔補注〕先謙曰：說文扶下云：扶疏，四布也。通作扶。史記作扶於。集解引郭璞曰：扶於猶扶疏也。幡纚猶幡纚也。案偏幡即詩之翩反也。詩巷伯傳：幡幡猶翩翩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幡纚，相連之貌。**紛溶萷蔘，猗柅從風。**郭璞曰：紛溶萷蔘，支幹擢也。猗柅猶阿那也。萷音蕭。蔘音森。猗音於氏反。柅音乃氏反。師古曰：溶音容。萷亦音山交反。〔補注〕沈欽韓曰：九辯：櫹槮之可哀。王逸云：蕭槮，獨立貌。考工記注引作紛容蕭蔘。先謙曰：史記作紛容萷蔘，旖旎從風。文選柅作旎。注：猗柅猶阿那也。亦引作張揖說。先謙案：萷蔘今亦用作蕭森，同類作颯颯。**瀏莅芔歙，**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瀏音劉。莅音利。芔，古卉字也，音諱。歙音翕。〔補注〕先謙曰：史記瀏作藰，歙作吸。楚辭九歎：秋風瀏以蕭蕭。瀏莅，猶風之過木，其聲謖清，或通作漻淚。文選南都賦：漻淚淢汨，言水之清。又作㵳溧，劉歆楚辭九辯：㵳溧兮若在遠行。武帝李夫人賦：悁慄不言，言心之悽愴也。義同字異。芔歙猶呼吸也。芔呼雙聲，歙吸疊韻。**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鐘磬也。管長一尺，圍一寸，六孔無底。籥三孔，並以竹為之。〔補注〕先謙曰：正義：籥謂之笛，有七孔。說文：籥，三孔龠也。官本孔作穿，六作穴。**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茈音此。虒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郭璞曰：柴音差。還，還繞也。音宦。〔補注〕先謙曰：柴，郭音是也。文選作偨。柴池即茈虒，音義並同。差池，猶上言陂池陂陁，均是陂陁耳。參差不齊，非有二義。還，史記作環。集韻：還音患，繞也。儀禮既夕禮：還車不還器。釋文亦同此讀。**雜襲累輯。**師古曰：雜

聚。相與也。宋祁曰、重積也。宋古聚字、聲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史記雜襲作雜遝、集解引徐廣曰、雜一作插。案雜襲宋祁皆重積之義。被山緣谷。循阪下隰。師古曰、循、順也。下溼曰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鸓。張揖曰、蜼似獼猴、卬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鸓、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額飛。郭璞曰、鸓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誚遺之遺。鸓音誄。師古曰、玄猨、紫雌、皆猨之雌者。玄猨而雌者白紫也。爾雅曰、玃父善顧也。玃音钁。鸓音誄。（補注）沈欽韓曰、北山經天池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名曰飛鼠。先謙曰、史記鸓作鸓。索隱、蜼今狖。尾端爲兩歧、天雨便以尾插鼻兩孔。郭璞云、玃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玃也。先謙案郭璞爾雅圖讚、寓屬之才、莫過於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狀雖醜、列象宗彝。釋獸注、蜼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也。一切經音義八、狖古文蜼字。林餘繡反、江東名也。又音餘季反、建平名也。抱朴子對俗篇、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猨、猨壽五百歲變爲玃。說文玃下云、母猴也。鼺下云、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也。廣韻、鸓、飛生鳥名。飛且乳。一名鼯鼠。毛紫赤色、似蝙蝠而長。廣雅、鶴鳴、飛鸓也。字皆不從也。釋鳥、鼯鼠夷由。郭注、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急就篇顏注、飛鼯一名飛鸓。又曰、鼯鼠亦曰夷由、即今俗呼飛生者也。劉逵吳都賦注、與郭注略同、言其大如猿。東吳諸郡皆有之。唐書地理志、古州土貢飛生鳥。南越志、高要縣有飛鸓、肉翼如蝙蝠、猨頭鼠目。一曰鼯鼠、且飛且產子、便墮地而飛。據此數說、明飛鸓有翼、與飛鼠之以背飛者不同。張沈二家據山經爲說、誤也。（今人勸學篇鼯鼠五技、案說文鼫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釋獸孫注、字林、蔡邕勸學篇並以鼫爲五技鼠。呂林、碩鼠四足、飛不上屋。古今注、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詩碩鼠正義、亦謂碩鼠即五技之鼠、與飛鸓爲二物。而後人以爲鼯鼠誤也。荀子勸學篇梧鼠五技而窮、注云、梧當爲鼫。蓋以鼫爲鼯、又誤鼯爲梧、沿誤已久、今並正之。）蛭蜩玃猱。如淳曰、蛭音質。張揖曰、蛭、蛛也。蜩、蟬也。玃猱、獼猴也。師古曰、方言獸屬而引蛭蛛水蟲、又及蜩蟬、非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猱音乃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爲褥者也。戎音柔、聲之轉耳。非獼猴也。（補注）宋祁曰、猱當作猱。姜皋曰、山

海經，鳧麗之山有獸焉，名曰蠪姪，玄覽，蠪姪九首，萊茂兩頭，疑韻，蠪蛭如狐，九尾虎爪，呼如小兒，食人，姪蛭皆同蛭，先謙曰，注如淳當
作張揖，猱，官本並作猱，玃，文選作蠼，史記作蠼，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蠼蝚似獮猴而黃，蜩未
聞，索隱引顧氏云，獑音錫卑反，山海經云，鼻（案鼻當作鼻）涂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爲蠷（案蠷當爲獑），又說如字，郭
下）獑狨即此也，字或作蠷，郭璞云，獑非也，上已有蛭玃，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爲蜩，字
林云，獑音伏，蛭、蜩、二獸名，先謙案，蛭疑即蠪蛭，姜說近是，蜩當爲獨，玉篇，獨，猛獸，神異經，獨，西方獸名，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
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十月生，猱字不作蜩，索隱差誤（李時珍云，玃無牝，獨無牡，此牝牡相反）說文玃下云，貜，貜也，與玃
異詁，貜下云，大母猴，要以上黃，要以下黑，食獼猴，或曰，貜似羚羊，出蜀北囂山中，犬首而馬尾，案前說即下文所謂貜也，或說即毀貜也，
西山經，皋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郭注，玃如猶前兩脚似人手，音段玃之玃，案經言玃如之狀，與
說文異，索隱據以實之，以爲字當作蠼，竝非也，此賦借字爲多，又傳寫譌異，當以字書爲正，詩小雅，毋教猱升木，傳，猱猨屬，疏，猱則猨
之屬，非猨也，陸璣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是猱與猨玃獑胡
同類異物，張釋猨蠷非，以猱爲獼猴，未爲不可疑，不必如顏說解猱爲狖也（集韻，狖，獸名，禺屬，其毛柔長可藉，埤雅，或並狖貁之屬，
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猨，長尾，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狨，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毯，狨甚愛其尾，中矢
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深患也，狨一名猱）

獑胡豰蛫，

張揖曰，獑胡似獼猴，頭上有髦，要以後黑，豰，白狐子也，郭璞曰，豰似鼬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獼猴，蛫未聞也，獑音讒，豰音呼穀反，蛫音詭，師古曰，豰，郭說是也（補注）錢大
昭曰，胡、獑文作蟪，云獑蟪鼠，黑身白要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握版之狀，類蝯蜼之屬，豰當作貑，說文，貑，犬屬，要以上黃，要以下黑，食母
猴，沈欽韓曰，蜼字訛，引臨海異物志云，戰道有獸名獑胡，似猿而尾短，一躍一百五十步，如迅鳥之飛，取此皮爲狐白之用，故百方成赤，謂
之猱獑、豰，白狐子，見爾雅，此蜼字之譌也，先謙曰，索隱引姚氏案山經
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蛫，案中山經也，即下脫公字，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

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

天蟜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猨猴在樹共戲姿態也。天蟜。頻申也。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蟜音矯。杪音眇。〔補注〕錢大昭曰。格、說文作挌。云枝挌也。从手各聲。淮南脩林訓。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庾信小園賦。枝格相交。草樹混淆。皆是挌字。先謙曰。姿、官本作恣。是、史記注引亦作恣。隃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株枿也。言超度無梁之水而跳上株枿之上也。隃字與踰同。榛音仕人反。枿音五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仕作鉏。五作伍。正義引張云。絕梁。斷橋也。又云。爾雅云。木叢生爲榛也。殊、異也。文選注引張揖曰。殊榛。異枿也。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至稀疏無支之間也。師古曰。掉、音徒釣反。〔補注〕先謙曰。注支官本作枝。張敦讀捷爲接。捷接古通用字。掉、史記作踔。集解引郭璞曰。踔、縣踊也。案後漢馬融傳注。踔、跳也。史記貨殖傳索隱。踔踔貌也。郭晉灼蹢者。謂以身投擲於空中（莊子徐無鬼篇。齊人蹢子于宋者。釋文。蹢、投也。）故曰踔希間。掉乃借字。牢落陸離。爛漫遠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恆。雜亂移徙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牢落猶遼落也。廣雅。陸離。參差也。漫、文選作熳。史記作曼。正義引郭云。奔走崩騰狀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戲音許其反。〔補注〕王念孫曰。顏注、娛音許其反。（今本娛字作戲。此後人所改也。後人以娛與許其音不相協。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娛爲戲。以求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娭字之譌。娭非常見之字。故須爲之作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之改。甚矣其謬也。）文選李善注。說文。娛、戲也。許其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訓爲樂。不訓爲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爲娭字之譌也。說文。娭、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其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娭光眇視。王注曰。娭、戲也。本書禮樂志。神來宴娭。師古曰。娭、戲也。娭、音許其反。音義正與此同。則娛爲娭之譌明矣。娭即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娭。氾濫水娭。史記並作嬉。）又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娭。洪興祖曰。娭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娭。娭一作娛。漢書揚雄傳羽獵賦。踔天蟜。娭澗門。五臣本文選娭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娭。故娭字多譌爲娛矣。先謙曰。舍、止也。一宿爲舍。

見左莊三年傳。臭。記舍作客。疑誤。**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已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閑也。非其周禮非以職馬故稱校人。（補注）先謙曰。注謂下以字疑衍。閑宜本作闌。**乘**

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子有角曰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鏤象。由所出與言有雕鏤。虯。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文選注云。此依古成文而假借之。非謂似也。今依郭說。案集解詳上。**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師古曰。拖音土賀反。又音徒可反。**靡雲旗。**張揖曰。畫熊虎於旒爲旗。似雲氣。（補注）先謙曰。文選注云。此亦假借也。高唐賦曰。蜺爲旌。雲旗已見東京賦。先謙案東京賦。雲旗拂蜺。薛注引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華嚴經音義下引漢書拾遺。旖旎。傾也。文選琴賦注。旖旎。順風貌。**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爲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皮爲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補注）沈欽韓曰。續漢志注。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宋史輿服志。皮軒車。漢前驅車也。晉以虎皮爲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馬。參按前後車云。虎皮。師古說也。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案諸說。漢皆實以虎皮飾軒。後世遂以赤質之皮畫虎文耳。顏據唐制爲說。不稽古之失也。**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解具在文紀也。（補注）吳仁傑曰。此兩人蓋指古之善御者耳。下云。青琴虙妃之徒。色授魂與。心愉于側。又豈當時眞有此耶。案孫叔即楚詞所謂驥躊躇於敝輂。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國語所謂衛莊公爲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者是也。校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二京賦。大丙弭節。風后

陪乘。亦祇用古人。此類甚多。不可彊舉。至長楊賦。迺命驃衞。此則指言霍去病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也。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補注〕先謙曰。梁氏玉繩云。案夢溪筆談云。扈從。始自上林賦。張揖以爲跋扈。顏注因之。亦以爲縱恣而行。詳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近之。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何休注。養馬者曰扈。然則扈從蓋任牧圉之役者也。先謙案。如顏說。乃出校之四外。不當言出四校之中矣。其說非也。文說亦非。校、部也。衞青霍去病傳注。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百官志。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皆武帝初置。劉注。志內惟七校。晉灼注。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蓋此武帝時不止五校。若元紀。任千秋將五校並進。乃所將有五部也。若必指定五數。（趙充國傳之九校三校。陳湯傳之六校。皆其證）亦與天子之獵無涉。竊謂此賦是以四校行獵耳。四校當即屯騎。步兵。射聲。虎賁四校尉。皆天子行獵必當隨從者。而掌北軍之中壘校尉。掌胡越騎之三校尉不與。班氏燕然山銘。四校橫徂。星流彗埽。本此賦四校橫行之文。但彼言軍有四校。亦與此四校無涉也。顏注扈從本郭璞。（集解引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案鹵簿矣。文選注引作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宋祁引晉灼曰。扈。大也。（文選注引同）今案郭說不可通。晉解大從。不辭。梁引扈養。義近之。案廣雅釋詁。扈、使也。扈從。從駕而供使令也。或曰。考工記弓人注。扈、緩也。扈從。從駕而緩行也。於義亦通。橫行。言軍士分校就列。天子獵則按部。不由中道行而旁出。鼓嚴簿。縱獵者。孟康曰。鼓。嚴鼓也。簿。鹵簿也。師古曰。縱。放也。簿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反。是。文選注。若與嚴鼓簿鹵之中也。張晏史記作獵。集解。韋昭曰。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獵也。先謙案。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五經樹義。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蓋天子儀衞森嚴。故曰嚴簿。言鼓於嚴簿之中而縱獵者也。嚴字不當屬上爲文。集解本林[illegible]林薄。據裴說。則簿一作薄。然其說非也。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蘇林曰。阹。獵者圍陣遮禽獸也。張揖曰。櫓。大盾。目爲櫓也。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爲阹。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阹音袪。〔補注〕錢大昭曰。劉昆傳。以牛車爲櫓。與此同意。先謙曰。官本。袪作祛。是。車騎雲起。殷天

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師古曰：震古雷字也。殷音隱。先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言各有所追逐也。追合韻音竹遂反。〔補注〕先謙曰：地韻裔施追不須合韻。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得山野也。生貔豹，搏豺狼。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貔豹二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補注〕先謙曰：貔一名執夷，一名白狐。見陸璣詩疏。爾雅：貔，白狐。郭璞贊：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凡猛獸以生得手搏爲能。手熊羆，足壄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壄羊，羱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壄，古野字。今之所謂山羊也，非羱羊矣。手，謂手擊殺之。足，謂蹵蹈而獲之。〔補注〕沈欽韓曰：郭注爾雅云：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李時珍云：山羊有二種，一種有大角盤環，肉至百斤者，一種角細，說文謂之莧羊，音桓。陸氏云：羱羊狀如驢而羣行，其角堅天墜露在上，坐草戴行，故代都賦云：羱羊養草以盤桓。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野羊如羊，千斤，手足謂捐蹴殺之。釋畜釋文引字林云：羱，野羊大角者也。一切經音義八引字林云：羱，野羊也，其角堪爲牽月小橇也。出西方，似吳羊而大角也。角重於肉，江南呼爲羱羝。說文莧下云：山羊細角者。桂馥義證引杜預奏事云：臣前在南陽，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數百斤，試令求，今者得牝牡一，其形不異土羊，然是野獸，土所稀有。先謙案：不異土羊，則是細角可知。郭注如羊千斤，旣與杜合，顏云山羊亦與說文合，是郭顏皆以此賦壄羊爲莧羊，非角重於肉之羱羊矣。說文莧下云：大羊而細角，案即今所稱羚羊角可入藥者。張壄羊之名，張說誤。蒙鶡蘇。孟康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鬬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爲帽也。鶡音曷。〔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案：謂覆而取之，鶡以蘇爲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決疑注云：鳥尾爲蘇也。先謙案：據下索隱被斑文注引輿服志，則當如郭說，鶡冠爲是，且與下三句文義相貫。絝白虎。張揖曰：著白虎文絝也。師古曰：絝，古袴字。〔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絝謂絆絡之，不如張說爲合。被斑文。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亦貙豹之皮也。被音皮義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斑作豳，通用字。索隱輿服志云：虎賁騎鶡冠，武文單衣，即此斑文也。（唐諱虎爲武，文選注引作虎。）跨壄馬。師古曰：騎之也。〔補注〕先謙曰：野馬詳上。喻所跨之駿捷。陵三嵕

之危。師古曰，陵，上也。三嵕，三聚之山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三嵕，三成之山。文選注引郭璞三倉注曰，三嵕山在聞喜。

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地也。磧音千狄反，坻音遲。〔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秦謂陵阪曰阺，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坂坻巇嶬而成甗，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李善注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歷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歷然也。師古以磧與沙石同類，輒云磧歷沙石之貌，望文生義，失其本指矣。）故曰下磧歷之坻。坻為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皆謂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豕、氏、豕為韻，非與危為韻。危字古音魚戈反，亦不與坻為韻也。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師古曰，厲，以衣度也。〔補注〕錢大昭曰，厲，即履石渡水之砅。先謙曰，莊子秋水篇，徑流之大，釋文引崔注，直度曰徑。史記作俓，集解，直也。厲，以衣涉水，繇帶以上為厲。說文砅下云，履石渡水也。詩曰，深則砅。濿下云，砅或从厲。

椎蜚廉，弄解廌。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廌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今流俗讀作椎擊之椎，失其義矣。解音蟹，廌音丈介反。〔補注〕朱一新曰，文選注可上有今字，是。推作椎，李善無注，五臣銑注，椎謂擊殺也，蓋望文生訓，小顏所謂失其義者是也。先謙曰，文選江賦，蜚廉無以睎其蹤，注，蜚廉善走。又詳武紀。蜚，文選作飛。推，排也。

格蝦蛤，鋋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蝦音遐，蛤音閤，鋋音蟬。〔補注〕先謙曰，蝦，史記作瑕。

羂要褭，射封豕。張揖曰，要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豬也。要褭音腰嫋。師古曰，羂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補注〕王念孫曰，要，依景祐本作騕。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宛屈遂騕，引漢書羂騕褭，又引注云，騕，古要字。今則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先謙曰，官本褭作褭，注喙作喙，是。要或作騕，亦作騕。淮南子，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瑞應圖，騕褭者，神馬也，金喙赤身，日行萬八千里，與飛兔同，君有德則至。封豕，神獸而豕形。大荒北經有封豕，注，大豬也，羿射殺之。

郭璞贊，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亦作封豨。淮南本經訓，逮至堯之時，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高注，封豨大豕，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脩務訓，吳爲封豨脩蛇，即用左傳吳爲封豕長蛇之文。史記天官書，奎曰封豕，本書天文志作封豨，是封豨即封豕也。楚辭天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王逸注，封豨神獸也，言羿不循道德，而挾弓矢，射殺神獸，以快其情也。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苟遇也。脰音豆。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弭，猶低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弭作濔，徘作裴，其義並同。文選注引楚辭曰，與弭節而高厲，詳在衛青傳。

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師古曰，睨，衺視也，部曲解在李廣傳。睨音五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衺作邪。

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稍疾也。(補注)朱一新曰，注短文選注作疾，此誤。先謙曰，史記侵淫作浸潭，索隱，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浸淫，或作乘輿案節也，按此索隱所見漢書本不作侵。先謙案，侵淫浸淫義同，皆漸進之意，促節則由徐而疾。

儵敻遠去，師古曰，儵然，敻然，疾遠貌。(補注)先謙曰，官本本文及注，儵作倏。案儵倏疾也，儵忽即倏忽，楚辭九歌，儵而來兮忽而逝，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是也。

流離輕禽，蹵履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晉灼曰，輕小之禽。案流離當如顏說，與蹵履意對，輕禽，飛禽之輕疾者，與狡獸意對。

轊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兔健跳，故捷取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郭璞曰下云，轊，軸也，言轊轢白鹿，追捷狡兔也，轊音衞。余謂子虛賦已於轊騎下注轊音突，此疑不合再出。先謙曰，文選注，故捷取之也，引作故曰捷耳。轊文選作轊，史記作轊，集解，徐廣曰，轊音銳，一作轗也。正義，轊音衞。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爲羣。

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爲變怪者，遊光之屬。(補注)先謙曰，郭以光耀爲遊光，則遺字無義，此言行疾可以軼過赤電，而遺其光耀，反在後也，與下二句連讀，總謂迅捷耳。集解引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速也，不引郭說。

追怪物，出

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師古曰：張說宙非也。許氏說文解字云，宙，舟輿所極覆也。〔補注〕先謙曰：正義：怪物謂游梟、飛虡也。先謙案：禮記：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本書武紀帝登封泰山詔曰：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據此，怪物不得專指奇禽，張說誤。正義謂指下文，亦非。弸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弸，滿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工名，引弓滿箭鏃爲滿。言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師古曰：弸音烏還反。蕃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案史記作繁弱。文選注：左氏傳衞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古字通。國語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注：良工官木作良弓。是羽箭誤。文選注引作爲箭。射游梟，櫟蜚遽。張揖曰：梟，惡鳥，故射之也。櫟，梢也。蜚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師古曰：梟，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梟也。櫟音洛。遽音鉅。〔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按淮南氾論：山出嘄陽，與同。梟羊方士言是爲怪物，又非狒狒一名梟羊者也。先謙曰：梟解引郭注，長脣下有反踵二字。山海經：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與郭說梟羊，人獸雖殊，形狀相似。羽獵賦蹈飛豹，羈嘄陽。文選注：嘄陽即狒狒也。據此，梟羊即嘄陽矣。遽，史記作虡。說文虡下云：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從虍，異象其下足。遽下云：虡或从金，豦聲。虡下云：篆文虡省。後漢董卓傳鍾虡章懷注：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獸也。據此，虡、遽義同，遽乃傳寫誤字。探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郭無者字。擇其肥者而後射，先命其射處，遇從而中之。言矢不虛發，發必命中。文選注：廣雅曰：命，名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爲藝。一發矢爲殪。郭璞曰：仆，斃也。殪音翳。仆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藝也。藝謂射的，即今之垛上縣也。藝與蓺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補注〕錢大昭曰：攷文氏注義，則藝當爲臬。攷工記匠人置槷以縣，眡以景。注云：故書槷或作弋。元謂槷古文臬，假借字，傳作藝字，轉寫謁耳。小顏以藝與蓺字同，失之矣。先謙曰：官本發下矢作死，是。選注引亦作死而赴之。赴當作仆。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飄遊也。陵驚風，歷駭猋。師古曰：猋，飆扶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猋當作森，說見上。乘虛

亡。與神俱。張揖曰。[illegible]元通鑑。言其所乘載之鳥。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與此同。文選注曰下有郭璞老子經注曰七字。也上有者字。官本元作天。閵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補注）先謙曰。閵、鶤音文。文選作鶤。李善注引郭璞曰。鶤鷄也。史記作鶤。集解引徐廣曰。鶤音鶤。說文。鶤鶤雞也。昆與鶤字與鶤同。（釋畜雞三尺爲鶤。釋文鶤本作鶤）淮南覽冥訓。軼鶤雞於姑餘。注。鶤雞。鳳皇之別名。

遒孔鸞。促鵔鸃。郭璞曰。遒促皆迫捕之也。師古曰。遒音材由反。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海內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又曰。北海之內有蛇山者。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此注誤合爲一。宋祁曰。史記作鷖。說文。鷖鳧屬。與上下文不相類。從翳爲是。捎鳳皇。師古曰。捎、音山交反。捷鵷雛。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作焦朋。李善注。方言。揜、取也。樂汁圖。焦朋狀似鳳凰。宋衷曰。水鳥也。史記集解。索隱作鷦明。正義云。長喙。疏翼。員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梁章鉅云。鵬下當有徵字。各本皆脫。據朱臏有朋當作明。張注西當作南。說文鷫下云。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先謙案。楚辭遠遊。洪元鶤與鵔朋。王注。鵔朋使鳥。吳都賦作鷦鵬。廣雅釋鳥又云。焦明。鳳凰屬也。是明朋互寫。其來已久。疑以朋爲正。此鳥鳳屬。說文朋鵬二字並鳳之異文。且非焦朋矣。吳都賦無鷫作鷦鷯也。道盡塗殫。

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迺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師古曰。紘音宏。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

揜乎反鄉。師古曰。揜然疾歸貌。（補注）先謙曰。揜文選作晻。史記作闇。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蹷、蹋也。歷、經也。蹷音巨月反。鳷音支。（補注）宋祁曰。鳷越作支。（案越下當有本字。）周壽昌曰。石闕文選史記及本書揚雄傳並作石關。案黃圖作石闕。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

其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處作宗文選史記作宗正義引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　西馳宜曲。張揖曰宜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補注〕先謙曰文選史記注引同官本西作曲　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以刺船也鷁即鷁首之舟也濯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即櫂字解在佞幸傳牛首詳霍光傳　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方言掩者息也　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　鈞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補注〕先謙曰獵史記一本作獠集解徐廣曰鈞一作診也　徒車之所閵轢。郭璞曰徒步也閵踐也轢轢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轢音女展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徒上有觀字閵作轔文選作轥　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蹈也蹂音人九反〔補注〕劉攽曰徒字乃助辭徒猶但也若亦助辭若猶及之辭先謙曰騎上史記有乘字文選有步字史記人下有民字藉作躪文選人下有臣字李善注引廣雅曰若蹈足貌先謙案徒是語助則不辭若義選注得之獵者與徒車對文騎與人對文也劉說非步乘民臣四字並後人妄加　與其窮極倦𠞰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𠞰疲憊也驚憚讋伏怖不動貌師古曰𠞰音劇憚音丁曷反讋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讋下有者字怖上無讋字是貌下有也字𠞰官本作𧾷文選作𧾷史記作𠞰𠞰說見上　不被創刃而死者宅宅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宅音徒何反〔補注〕先謙曰宅宅文選作他他史記作佗佗藉藉史記作籍籍　塡阬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廣雅曰大野曰平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干顥天也師古曰顥音胡考反　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補注〕錢大昭曰寓籀文字荀子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亦作寓先謙曰史記作寥廓之字膠葛寥廓猶今言寥闊也　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補

注〕沈欽韓曰。齊旌。左右曰。大王撞千石鐘。萬石虡。舊唐書樂志。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鍾十枚。即上林賦所謂也。鍾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

立萬石之虡。

師古曰。虡。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虡。以縣鐘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虡作鉅。借字。釋器。木謂之虡。郭注。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虡。詩疏。虡業維樅。縣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案劉逵說其上也。詳上飛遽注。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以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郭璞曰。乘、葆也。案說文。葆、草盛皃。後漢光武紀下注。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集解引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先謙謂羽葆自言建旗。不涉樹鼓。疑郭誤。

奏陶唐氏之舞。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陰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敘黃帝。顓頊帝嚳。及堯舜作樂之本。若有大舜。豈再敘堯而錯亂其序乎。登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補注〕先謙曰。梁玉繩云。今本呂覽古樂篇陰康仍作陶唐。此賦李注。亦沿其誤。惟章懷注後漢馬融傳。引作陰康耳。

聽葛天氏之歌。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補注〕先謙曰。案文選注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民為氏。以遂為育。以建為徹。皆誤。案史記集解引並不誤。梁玉繩云。按張李所見呂覽。皆與今本異。今本古樂篇持作操。遂作達。禽獸作萬物。證李所辨。則今本達字為誤。集解及初學記十五引並作總禽獸之極。與此注合。則今本萬物字亦誤。

千人倡。萬人和。

師古曰。倡讀曰唱。〔補注〕先謙曰。梁玉繩云。文心雕龍事類篇。陳思報孔璋書曰。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案葛天之歌。倡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濫侈葛天。推三成萬。信賦妄書。致斯謬也。按此賦千倡萬和。乃總承上文。非專屬葛天。當由陳思誤用。不得以此譏相如矣。

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

之蕩波。郭璞曰：波盪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㖿謳聲，嘔喻也。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謳舞嘔喻。許君所引即此文，疑巴俞古作嘔喻矣。先謙曰：史記干作于，索隱引張揖曰：禮樂記曰：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員三人，楚謳云吳謳蔡謳淮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文選注引無禮字，宴作燕，無楚謳七字，南下有鼓字，遮下有名字，無是其意也四字。招魂作吳歈蔡謳）案巴俞蔡淮南謳，見禮樂志。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也，其音則同耳。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補注〕王念孫曰：族居可言起，不可言居。師古訓族居為聚居，非也。居讀為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即舉錯。齊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古字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鏗鎗闛鞈，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闛鞈，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鏗音口耕反。鎗音初衡反。闛音訏耶反。鞈音榻。〔補注〕先謙曰：汲古本史記作鏗鎗鐺鼕。文選注：毛詩曰：擊鼓其鏜。字書曰：鼕，鼓聲。闛與鏜，鞈與鼕，古字通。官本鎗作鏘，是，切作初。荊吳鄭衛之聲。郭璞云：皆淫哇之聲。〔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之聲作也，官本云作曰。韶濩武象之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也。〔補注〕先謙曰：案呂氏春秋：成王立，殷人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淫，流湎曲也。師古曰：衍音弋戰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湎作河。詩賓之初筵序：沈湎淫液。箋：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故郭以陰淫案衍之音為流湎曲。左傳醫和曰：陰淫寒疾。此陰淫二字所本。案衍見上。又文選琴賦：案衍陸離。是也。淫，放濫也。（周禮宮正注）衍，溢也。（詩板毛傳）長言之則為陰淫案衍，約言之則為淫衍。（魏文帝愁霖賦：深淫衍而橫溢。阮籍賦：音淫衍而莫止兮。皆其義）謂其過而無節也。鄢郢繽

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貌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繽、音匹人反。（補注）錢大昭曰、揚雄反離騷云、嗜繽以其繽紛。注、繽紛、交雜也。楚辭九懷云、撫余佩兮繽紛。王逸注、持我玉帶相糾結也。張有以說文之閴閬二字當之、音義俱合。先謙曰、鄢郢繽紛、謂楚歌楚舞、交雜並進。古歌必兼舞、激楚結風、並歌舞曲名。李奇以繽紛爲舞貌、非。錢說是也。集解引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文選注引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索隱張文穎曰三字、衍。激作激楚。結風下有回風二字。爲節也作以爲節。）今案文說不辭、張以楚爲歌曲亦非。（魏文帝詩、流鄭激楚度宮中商、以鄭楚對舉、此如上巴俞宋蔡之比、不得取爲此文之證。）楚辭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後漢邊讓傳、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淮南子、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以鄭衛激楚對文。文選嘯賦、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以激楚北里對文。皆與郭說激楚歌曲合。唐獨孤及詩、齊童如花解郢曲、起舞激楚歌采蓮。激楚采蓮對舉、尤激楚爲歌舞曲名之明證。徐陵玉臺新詠序、騁纖腰於結風。此以結風爲舞曲也。陸機演連珠、烈火流金、不能焚影、沈寒凝海、不能結風。蓋歌聲哀變悲風、爲之凝結、故以結風爲名、如遏縈迴響之比矣。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說是也。鞮、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優侏儒。集解引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先謙案、公羊定十年傳注、夾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禮記注、侏儒、短人也。狄鞮二說、未知孰是。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恣所觀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所作其下、有列女傳曰桀造爛漫之樂十字。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晉作樂於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若夫青琴虙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虙妃、洛水之神女也。師古曰、虙讀與伏字同、字本作虙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文選注如淳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之神。索隱引同。絕殊離俗。郭璞曰、世

絕變也。〔補注〕先謙曰。宋祁引作俗絕變也。文選注引作離俗絕變也。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鬋髮也。便嬛。輕麗也。綽約。婉約也。嬛音瓊。靚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綽音綽〔補注〕先謙曰。史記妖作姣。閑作嫺。宋祁引郭璞云。姣、好也。都、雅也。說文。嫺、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閑。文選注字書曰。妖、巧也。小雅曰。都、盛也。莊作粧。綽、史記文選作綽。先謙案靚同靜。後漢南匈奴傳豐容靚飾。玉篇。莊、草盛兒。引申之為凡盛義。故亦會以莊為盛飾也。後人加米作粧。亦見後漢梁冀傳。說文。鬋、女鬢垂兒。刻飾。以髮剔鬢使就理如刻畫然也。說文。綽、緩也。或省作綽。綽約、舒而不縱之意。柔橈嫚嫚。嫵媚孅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嫚嫚、柔屈貌也。孅、細也。孅弱總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嫚、音於蹇反。嫵音武。孅即纖字耳〔補注〕先謙曰。宋祁纖細也之孅當作纖。嫚、宜本作嬽。是屈作詘。嫚嫚、文選作嬽嫚。李善注引郭璞曰。柔橈嫚嫚。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埤蒼曰。嬽嫚、悅也。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物小謂之嫚。史記作柔橈嬛嬛。嫵媚姌嫋。宋祁引張揖曰。嬛嬛、猶婉婉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郭璞云。姌嫋、細弱也。先謙案說文嬛下云。僕易也。（與慢同。並見本書高紀元后傳。）嬽下云。材緊也。春秋傳曰。嬛嬛在疚。（孤特急蹙之意。）嫚嫚嬛嬛。皆借字之誤。本書作嬽嬽是也。說文。嫵、好也。讀若蜀郡布名。玉篇。嫵、美女也。媚、嫵媚。媚、悅也。媚、姿也。（徐鍇曰。此今人所書媚字也。桂馥云。讀若蜀郡布名者。蜀郡有筒中黃潤。疊潤若潤。案當讀若絹。絹潤一聲之轉。）姌當作妍。說文。妍、弱長兒。讀若妍也。後人書妍為嫋。遂以姌嫋為孅弱矣。宋祁本誤仍作嫋。

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張揖曰。褕、襜褕也。袣、袖也。郭璞曰。獨繭。一蘭絲也。閻易、衣長貌也。卹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師古曰。褕音踰。袣音曳。易弋示反〔補注〕錢大昕曰。閻易猶跳易也。出史篇。先謙曰。宜本弋上有音字。袣、史記作袘。文選作袘。卹、史記作戌。文選作卹。卹削解見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便、音步千反。姍音先。嫳音步結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媥姺徽循。集解引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案媥姺即蹁躚。故顏說姍為先。芬芳漚鬱。酷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漚音一候反〔補注〕先謙曰。香氣鬱積。則其發愈烈。故以漚鬱為香。說文。淑、清湛也。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郭璞曰。鮮

明貌也。師古曰，䠥音纖。〔補注〕先謙曰，宋祁楚語曰，美人皓齒以姱。又曰蛾眉笑以的皪。文選注楚辭曰，嫮目宜笑蛾眉曼。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緜藐，遠視貌。藐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計反。〔補注〕沈欽韓曰，宋玉舞賦，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王念孫曰，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緜藐，好視也。方言，南楚江淮之間謂矔子謂之䁕。郭璞曰，言緜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矊與緜同義。藐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曰，目眇眇兮愁予。王注，眇眇，好貌。眇與藐同義。合言之則曰緜藐。方言注作緜邈。張衡西京賦，睩藐流眄，一顧傾城。（薛綜以睩爲眉睫之間，失之。）邈字異而義同。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音踰。〔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授下有我字，宋祁引授下有二我字。於是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樂酣，奏樂洽也。中音竹仲反。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芒音莫郎反。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有失也。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閒讀曰閑。〔補注〕蘇輿曰，言閒居無事，是虛棄此日，故順天殺伐。顏注未晰。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補注〕宋祁曰，浙本無以字。先謙曰，史記文選並無以字，則無以字者是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爲農郊，以贍氓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農郊也。衛風碩人之詩曰，稅于農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稅作說。隤牆填壍，師古曰，隤，墮也。音徒回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恣其芻牧樵采者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猶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仞，亦滿也。勿仞，言發罷之也。

〔補注〕先謙曰、案官本發作實是、有字當衍、文選注引司馬彪曰、養魚曰籞、禁池而不禁民取也、與顏說異、於義並通、又引郭璞曰、虛宮不案人、衆其中也、仞滿也、案仞讀曰牣、孟子音義上引丁音云、牣本作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令也、易夬卦曰、孚號有厲是也。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補注〕先謙曰、文選爲下有更字、李善注引郭璞曰、變宮室車服衣尙黑、更以十二月爲正、平旦爲朔、梁章鉅云、尙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白虎通三正引同。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猶算也。襲朝服、乘法駕、〔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司馬彪曰、襲服也、法駕六馬也。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在軛曰鸞、在軾曰和。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師古曰、郭說非也、此六藝謂六經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騖字。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也、先謙案、游其囿、馳其塗、覽其林、皆以射獵之地借喻也。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盾、戚、斧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言古者舞玄鶴以爲瑞、今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尙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公羊傳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補注〕先謙曰、案流同旒、見公羊襄十六年傳、爾雅釋天注、釋文、文選注引畢作罼、閻若璩云、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當以篇數言也、先謙案、文選注、先用雲罕以獵獸、今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張揖曰、罕車也、（案此與本書文選注異、罕車連讀、於義亦通、）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爲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先謙謂雲罕自是罼網、雲罕九旒自是

旌旗。說文、罕罔也。廣雅釋器、罕率也。文選羽獵賦及至罕車飛揚、李善注、罕罕也。詩盧令令序、齊襄畢弋、注、畢亦作罼。然罕畢罼也。是然罕為罼網、其義甚明。登出獵則載之於車。故此言載雲罕以掩物。羽獵賦言罕車飛揚也。蔡邕獨斷、天子前驅有九旒雲罕。（此張晏所本。）注、大旗名。文選東京賦雲罕九斿（集韻旒或作斿。）薛注、雲罕、旌旗之別名也。南史梁武帝紀、齊帝命帝乘金根車、駕六馬、建旌頭雲罕。此即天子前驅九旒雲罕之旗。張以此雲罕為九旒雲罕、因鑿小司馬謂罕車與九旒車別、並斥張者以雲罕為旌旗之非。不知雲罕固有旗名、特不可以釋此賦耳。（詩長發箋、旒、旌旗之垂者也。羽獵賦又云建九旒、李善注、禮記曰、龍旗九旒也。下言六白虎、載鉞與、皆指天子始出而言。是九旒即九旒雲罕、與後行獵之罕車迥別。）揜羣雅、

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補注〕沈欽韓曰、宋玉笛賦、歌伐檀、號孤子。先謙曰、梁釋引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

樂樂胥。鄭氏曰、詩云于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蓋取小雅桑扈之詩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耳。胥、有材知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知之人使在位也。胥音先呂反。

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師古曰、此言上皆取經典之嘉辭、以代遊獵之娛樂。〔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郭璞曰、禮所以整禮儀自修飾也。尚書所以疏通知遠者、故遊涉之。

述易道、郭璞曰、修絜靜精微之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補注〕先謙曰、正義、明堂有五帝廟、故言清廟、王者朝諸侯之處。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作於。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師古曰、說讀曰悅。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芔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芔然、猶歘然也。遷、徙也。徙就於義也。芔音許貴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芔作明。官本無注末五字。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一曰、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也。錯音千故反。羨音弋戰反。若此故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

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師古曰：罷讀曰疲。抏，挫也，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補注〕先謙曰：文選注，管子曰：國雖強盛，無德厚以安之，國非其國也。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補注〕沈欽韓曰：新序刺奢篇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曰：魏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謂此類也。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師古曰：辟讀曰闢。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補注〕何焯曰：萬乘之所侈，謂天子猶自謂此太奢侈者也。文選無所字，非也。僕恐百姓被其尤也。師古曰：尤，過也。被音皮義反。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音材小反，又音秋誘反。〔補注〕宋祁曰：景本無又音秋誘反五字。逡巡避席，〔補注〕何焯曰：席，文選作廗，為是。此賦多古字。先謙曰：張雲璈云，陸德明經典釋文郭忠恕佩觿皆以廗為席之俗書，非古字也。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眾，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矣。〔補注〕劉攽曰：觀傳所云，則是嘗刪其辭矣，若是顏說，則刪字為長語，恐非傳意。先謙曰：一切經音義一引聲類：刪，定也。後漢孔奮傳注：刪定其義也。亡是公云云，文本史記，言不尚其侈靡過實之辭，特定取其終篇歸於正道而論列之，非刪削之謂也。玩此賦文辭首尾完具，即所謂侈靡失實者，倘在豈爲刊剟之本

劉氏以辭害意。其謬甚矣。索隱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削取非謂削除其詞。
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也。今併入師古注。索隱特存其眞。昔人謂師古甚取游秦之書。此亦其一證。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漢　蘭臺令史　班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北反。〔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武帝開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僰道令通之，費功無成，使者唐蒙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歎曰，忝官益土，恨不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斬石通閣道。世爲諺曰，思都郵，斬令頭。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羌之別稱也。索隱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爲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牂柯、犍爲二郡。先謙案，開二郡事在建元六年，相如已爲郎數歲，是獻賦在武帝即位初矣。通夜郎、僰中，詳西南夷傳。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渠字。漕水運也，音在到反。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迺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補注〕先謙曰，說文，擅，專也。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從大行王恢議，誘匈奴。擊之，無功。然匈奴貪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

中之。詳匈奴傳。風俗諸祠。盍飾昔之。文選注引戰國策。張儀曰。儀突背而非舊甚。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覲獻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補注〕先謙曰。西域降漢與王于孝武帝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據史記大宛傳。騫使西域。以元朔三年歸。喻巴蜀時。西域康居。疑尚未通中國。乃相如夸飾之辭。或其時偶有通貢之事。史振略文耶。享一說是。移師東指。閩越相誅。〔補注〕先謙曰。建元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王恢、韓安國擊之。越人殺郢降。詳閩粵傳。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感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非謂至也。〔補注〕先謙曰。左襄十四年傳注。弔、恤也。周禮世婦疏。致禮亦名為弔。番禺、南粵都。閩粵殺郢。天子使嚴助往南粵諭意。其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衞。詳南粵傳。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補注〕瞿鴻禨曰。說文。喁、魚口上見。喁喁以喻向風之狀。衆口向上。似泥解。喁喁然三字屬下句讀為順。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補注〕先謙曰。宋祁引蕭該云。賓、伏也。案上言為善者未賞。下言奉幣。則此謂賓禮之也。賓有敬義。亦有導義。周禮鄉大夫以禮禮賓之。司農注。賓、敬也。書堯典寅賓出日。孫賓導也。兩義皆通。官本賓作賔。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興衆之制也。〔補注〕先謙曰。許慶元云。發軍興制。即前所謂用軍興法。顏注非。先謙案。宋祁引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此蓋為使而用軍興法制。故驚懼蜀人也。案張說乃師古所本。宋祁已駁之矣。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

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殺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䉛。縣著契皐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補注〕宋祁曰。䉛音鄧。漉水籔。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契皐作桔槔。索隱引字林云。䉛、漉米籔也。說文同。水字誤。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補注〕先謙曰。史記議作義。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補注〕先謙曰。高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亦詳文紀注。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析圭而爵。謂分圭而爵之也。此蓋古訓。析即分頭之義。非中分為二。疑如說誤。楊雄解嘲。析人之圭。本書顏注。析亦分也。不謂中分。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二十四引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隋志。梁制。封公侯者。境內稱曰第下。自稱寡人。蓋以此。蜀都賦亦有甲第當衢向術。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啟。夏侯嬰。高后德之。賜北第第一。蓋甲第又以北第為尊也。先謙曰。文選注引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索隱。列甲第在帝城東。故曰東第也。先謙案。有甲乙次第。故曰第。見高紀注。據此賦。知漢以東第為甲。西第為乙。顏注是也。至北第與北闕同語。則更尊矣。後世如後漢馬融傳。為梁冀作大將軍西第頌。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趙牙為道子開東第。南史徐勉傳。園在南第。則不論方位甲乙。但取第宅宏侈為貴耳。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

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補注〕先謙曰。事行。史記文選俱作行事。名聲施於無窮。功業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屮而不辭也。師古曰。埜與野同。古野字也。屮、古草字。〔補注〕先謙曰。說文。屮、艸木初生也。古文或以爲草字。讀若徹。今奉幣使至南夷。〔補注〕宋祁曰。越本使作役。王念孫曰。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即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衞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伇。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竝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徭役吏民。是其證。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補注〕羅鴻禨曰。抵、當也。呂覽分職而抵誅者無怨矣。注、當也。較至義爲長。身死無名。師古曰。誣善名也。謚爲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迹也。積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謚號號。顏注非。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作所。引宋祁曰。所司、疑作有司。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爲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漢書景帝詔曰。三老孝悌以道名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衆之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

縣之人，使者已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喻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怠忽也。

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補注〕先謙曰：廣漢亦郡名，詳西南夷傳。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師古曰：筰，才各反。〔補注〕先謙曰：才上官本有音字。邛、筰，西夷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補注〕先謙曰：索隱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師古曰：今夔州、巂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補注〕沈欽韓曰：邛，今四川寧遠府；筰，今雅州府清溪縣，唐置黎州；冉駹，今茂州。先謙曰：駹，官本注作尨。案易駹蒙尨，侯注同。雍市車大人注，並駹龍互通，疑龍音亦是。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秦時。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補注〕先謙曰：索隱：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先謙案：此及上文中郎將，與史記同。西南夷傳竝作郎中將，史記亦同。未知孰是。百官志：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非四百石也。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充國太初元年為大鴻臚。馳四乘亦乘傳也。六乘傳見吳王濞傳，七乘傳見武五子傳。因巴

蜀吏幣物㠯賂西南夷。〔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南字。至蜀。太守㠯下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補注〕宋祁曰。太守字上疑更有蜀字。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驅導路也。〔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兩漢京兆、河南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殺角弩而不用也。按此負弩矢先驅之用也。先謙曰。宋慶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榮寵。蓋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塞。使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韊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先謙案。傳明書縣令負弩矢。宋說既謬固時輕重。又背亭長當負弩文義。兩失矣。蜀人㠯為寵。〔補注〕先謙曰。宋慶引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㠯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㠯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㠯就之耳。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相如使略定西夷。案史記是也。且相如自行略定。未嘗使人。使使形近致譌。南字衍。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補注〕沈欽韓曰。斯榆。今雅州府天全州。漢嚴道縣。音斯。蜀志作斯都。晉曰徙陽。先謙曰。史記臣妾作內臣。是。索隱鄒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斯都者蓋傳譌之斯臾。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臾一也。除邊關。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關下再有邊關二字。引宋祁云。邁化本無下邊關二字。齊召南云。按史記作除邊關。關益斥。文選亦然。（案文選二字疑誤）。假邁化本脫一關字。而今本又衍一邊字也。先謙案。通鑑十八。關下亦有關字。言除去舊塞之關。更於新闢之地置關也。益斥文義連下。西至沬若水。張揖曰。沬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沬音妹。〔補注〕齊召南曰。蜀郡有廣都、廣柔二縣。無廣平縣。平字誤也。

但地理志於廣都所采二縣。不云沫水出徼外。未知張揖所據。又按沫水卽大渡水。志曰。渽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而大渡水出青衣縣東。南至南安入渽。渽水卽水經注之涐水也。若水今名打沖河。沈欽韓曰。方輿紀要。大渡河出黎州西北生羌界。一名沫水。南經雅州蘆山縣北。又西南流經黎州所西。折而東南。經建昌行都司越嶲衞北境。東流入嘉定州。歷峨眉縣南。至州城東南。入大江。瀘水出黎州所西徼外。其源曰若水。下流曰瀘水。流經建昌行都司南。又南經會川衞西。南入金沙江。一統志。鴉龍江在西藏喀木城東二百四十里。至四川打箭鑪古對安撫司西。名鴉龍江。又三百餘里。至四川鹽井衞。名打沖河。折東流一百五十餘里。又折而南流二百餘里。會金沙江。卽古若水。一名瀘水。又云。青衣江上源出自天全州北界木坪司地。有四水會流。東南至蘆山縣南。卽水經之沫水。先謙曰。通鑑胡注引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李文子曰。若水南至大作入繩水。先謙案水經。沫水出廣柔徼外。足證平爲柔之誤字。又云。東北與青衣水合。注云。華陽國志曰。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爲一川。自下亦謂之爲青衣水。又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至犍爲南安縣。入于江。齊氏偶有不照耳。若水注。若水至僰道。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録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

南至牂柯爲徼。張揖曰。徼。塞也。以木石水爲界者也。知濃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釣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栅水爲蠻夷界。明此石字誤。

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靈關嶲山道。靈嶲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通零關道。以地理志證之。越嶲有靈關道。則本文山字誤也。張揖注。靈關道縣。亦脫一關字。錢大昭曰。兩漢志俱作靈關道。沈欽韓曰。一統志。孫水自寧遠府冕寧縣北發源。南流經縣東。又南經西昌縣西。又南經會理州西。合若水。一名長河。又名安寧河。至建昌所西南。合打沖河。（元和志。笮橋在巂州衞山縣北三十里。以竹篾爲索。架北江水。又長江水本名孫水。出巂州臺登縣北胡浜山下。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邛笮。卽此水也。）先謙曰。史記作零關道。通鑑胡注引張揖曰。靈關山爲道。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盧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鎮在盧山縣北八十二里。（元和志云。縣西北六十里。

靈山在下有峽口似門闊三丈長二百步。）零靈通用。又引孟康曰。孫水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河水。先謙案。據張揖說。本文山字不誤。齊氏誤也。先驗靈山之道。後乃鑿靈關道。縣義得兩通。不須據史記以駁本書。水經沫水注。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注云。靈道縣一名靈關道。齊氏謂張注脫一關字。亦非也。若水注。又有孫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以通邛莋。〔補注〕先謙曰。莋、史記作筰。索隱本作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僰道。通南中。置越巂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筰王首。置牂牁郡也。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諷。且因宣其使詣。〔補注〕錢大昭曰。詣當作指。史記及閩本俱作指。先謙曰。官本作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不提行。漢興七十有八載。〔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補注〕宋祁曰。六世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通武帝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湛讀曰沈。汪音烏皇反。濊音於喙反。〔補注〕宋祁曰。汪當作涅。先謙曰。字書無涅字。疑涅之譌。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補注〕先謙曰。霑、史記作澍。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音丕靡反。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補注〕先謙曰。史記蒲作滿。索隱引服虔云。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索隱本

作搢紳。音薦。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來制之，故取譬也。〔補注〕宋祁曰：於疑作牧。先謙曰：文選作牧。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業、事也。屈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補注〕先謙曰：語字誤，官本作辭。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吞之。以其險遠，理不可也。〔補注〕先謙曰：古往疑作往古。今割齊民以附夷狄，〔補注〕何焯曰：附、附益之也。割齊民，謂賂以巴蜀吏幣物。先謙曰：文選注：附謂令之親附也。非是。宜從何說。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道議之人也。惡、音一故反。〔補注〕宋祁曰：若、汝也。莊子予語若之類，不容訓為如。先謙曰：宋說是。宋國引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師古曰：覯、見也。音遘。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汝詳言之。請

為大夫粗陳其路。師古曰、粗猶略也。音千戶反。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目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衆人懼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元作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補注〕王念孫曰、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溢溢。注引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匹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推漢河隄謁者議亦曰溢溢滔沿。從潁陳忠陳徐府之濱。海水益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涉秋霖漉。盆溢口漏。盆竝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曰潦。扶園切。潦與溢聲近而義同。錢大昕曰、下文浸淫衍溢。師古曰、衍溢者有餘也。於彼作注。則師古所見本此文必作溢溢。顏與李異。非李與顏異矣。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補注〕何焯曰、以禹為堙水者。始自相如。而孟堅仍之。先謙曰、文選作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已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徒濫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漉沈贍菑。據顏音灑讀為釃。文選注引蘇林云、灑或作澌。音詩。並同。漉、釃、灑、災、菑、通用。注濫、官本作監。宋祁引作澌。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補注〕先謙曰、宋祁隆紫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戚、湊理也。孟康曰、胝、䠋、皮也。言禹勤躬胝無有毳毛也。師古曰、胈音步曷反。骿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補注〕張佖曰、棱字當作傶字。又戚字。說文曰、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寫相承誤以湊字作傶字耳。合為湊。宋祁曰、傶南本浙本並作戚。與戚

蜎耿注云撙撙近也此文難得句不知師古如何讀之必只躬傶胼胝無胈爲一句膚不生毛爲一句則長短不均先謙曰史記作躬胝無胈文選作躬腠胝無胈集解引徐廣曰胈踁也一作腠音湊膚理也索隱張揖曰腠一作胈躬體也胈湊理也韋昭曰胈胈中小毛也(文選注引胈中作身中是)莊子云禹胝無胈脛不生毛李頤云胈白肉也先謙案據徐張二說是無胈一作無腠無腠一作無胈腠同湊字書無腠字廣雅湊聚也周書作雒解注湊會也腠亦作奏公食大夫禮注奏謂皮膚之理也張訓胈爲湊理者手足胼胝則血減理蕃無腠無胈義得並通本文既作無胈不應上更有胈字傳寫者誤增之也師古所見本已如此未加辯證乃引張說前删去腠一作胈四字又不能通其讀有音無注致啓千古之疑然所見本尚作胈不作胼故引張說以釋胈義未爲俗字作注張偽宋祁所見本則已作傶矣文選作躬腠胝無胈腠字亦後人誤增當以史記躬胝無胈爲正孟康所見本有胼字特爲胼字立義而史記文選本當無之疑亦傳寫誤增也說文胼并胝也(鉉曰此胼字同今別作胼非)胝腄也腄瘢胝也荀子子道篇手足胼胝注胝皮厚也戰國策墨子聞之百舍重繭高注重繭累胝也淮南子申包胥累繭重胝許注胝躋即累胝重胝之義繭之與胝重疊相並也字書無胈字孟訓胈爲毳毳細毛也與韋訓小毛同義莊子天下篇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並此文所本官本注胈音步葛反在宋是此誤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浹音子牒反(補注)蕭該音義曰今茲字作于今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師古曰握齪局陋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齪音初角反(補注)先謙曰握齪史記作握齪索隱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齪局促也文選作齷齪李善注引應劭曰急促之貌也

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自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補注)先謙曰文選循作修

必將崇論谹議，師古曰谹深也音宏(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爲萬世規下

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爲三是參天也

且詩不

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普、大也。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潯衍溢。師古曰。浸潯、猶漸漬也。衍溢、言有餘也。〔補注〕先謙曰。潯、史記作溽。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弒。〔補注〕先謙曰。既通朝獻。何爲侵犯邊境。棄而絕之。又不止放弒其上。顏說非也。言其於中國則犯邊。在其國則放弒。自我書之。中國爲內。夷狄爲外。文義自明。官本注弒作弒。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纍號泣。師古曰。爲人所獲而纍係之。故號泣也。纍音力追切。〔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切作反。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望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師古曰。洋、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普下。今獨曷爲遺己。師古曰。曷、何也。己、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張揖曰。盭、很戾之夫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焉也。已、止也。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補注〕翟過讓曰。鱗眾成說。鱗、魚龍之屬。呂覽注、鱗、魚也。鱗集、猶言魚聚而向流。不必定

爲讎之相次。願得受號者以億計。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曰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關沬若，張揖曰：以沬若水爲關也。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補注〕先謙曰：靈，史記作零。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疏遠安長行之也。〔補注〕先謙曰：長駕猶遠馭。文選注：長駕，罔所駕者遠。張說蔽腐。使疏逖不閉，師古曰：逖、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師古曰：曶爽、未明也。曶音忽。〔補注〕先謙曰：曶爽，史記作阻深。說、宋際本與此同，引三蒼云：曶爽，早朝也。曶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文選注引郭璞三蒼解詁曰：曶，旦明也。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先謙案：曶爽猶昧旦，言微明之義，與闇昧有別，顏注失之。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音土支反。〔補注〕宋祁曰：禔，越本止支反，浙本上支反。先謙曰：禔，史記作提。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沈、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補注〕先謙曰：升也之沈，官本作拯，是。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頹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師古曰：惡讀與烏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曰：言始能甚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補注〕先謙曰：此謂天子通西南夷，爲憂勤遐之事，張說非。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補注〕王念孫曰：減五皆五，義俱未安。詩

閎宮。克咸厥功。婁燮。咸同也。爾雅。登爲升。左昭三年傳。皆登一等。注。登、加也。猶曰漢之德。上同五帝。下加三王。不煩加字。詞意皆通。集解引韋昭曰。咸同於五帝。近之。先謙曰。劉說是。李善五帝比漢爲減。未嘗言漢減於五帝。顏遂誤歟。文選咸作減。引李說亦作比漢爲減。索隱引作漢比爲減。因顏說而倒其文。无釋。又引漢書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當之。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亦爲曲說。集解引徐廣曰。咸一作函。又傳寫誤改耳。

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補注〕先謙曰。焦朋。史記作鷦明。文選作鵾鵬。解見前。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澤無水曰藪。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師古曰。詞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勞作怠。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補注〕翟鴻議曰。敞罔即悵惘之借字。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補注〕錢大昭曰。西京雜記。長卿常有消渴疾。乃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文君爲誄。傳于世。沈欽韓曰。素問奇病論。脾癉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馬蒔注。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有上消中消下消。劉河間云。飲水多而小便多者曰消渴。蓋指上消而言。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劉奉世曰。事當作仕。先謙曰。史記作其進仕宦。仕事音近。又涉下事字而譌也。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閒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

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盩厔。〔補注〕先謙曰，盩當爲盩，正義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盩厔縣東南三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爲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

上疏諫。其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不提行。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

駭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軼，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補注〕劉攽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先謙曰，釋詁，存，察也。軼不及察之地，顏說非。犯屬車之清塵。臣瓚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以爲清道而行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illegible]。輿不及還轅，人不

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技下有力字，官本得作能，注末無也字。枯木朽株盡爲

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補注〕宋祁曰，或無近字。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補注〕宋祁曰，浙本馳字上有後字。先謙曰，史記有後字。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橛謂

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衡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音鉅月反。〔補注〕王念孫曰。顏說非也。徧考諸書。無指車鉤心爲橛者。說文。騺、馬口中橛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橛。橛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爲馬口中橛。字或作橜。莊子馬蹄篇。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弒臣篇。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猶無銜橛而禦捍馬也。是銜橛皆所以制馬。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輹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當從張說爲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義亦與此同。 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墟。 前有利獸之樂。〔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禮記鄭注。利、猶貪也。 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補注〕宋祁曰。越本作不亦難矣。劉敞曰。亦字不當有。先謙曰。史記、文選並有亦字。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有而字。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檐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檐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四諱篇。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先謙曰。索隱引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非謂畏檐瓦。蓋顏氏所本。然據論衡。漢時諺語。意正如此。與張說合。顏說非也。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補注〕周壽昌曰。諭同喻。 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先謙案。今當爲經。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

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閻樂所殺故悲其處而哀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 其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不提行

登陂阤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蘇林曰坌音馬坌此之坌張揖曰坌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嵯峨高貌也陂音普何反阤音徒何反坌音蒲頓反又音步頓反 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隑隑即碕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隑音鉅依反 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晉灼曰谾音籠古豅字也師古曰谾谾深通貌豁音呼活反谽大開貌谽音呼含反谺音呼加反〔補注〕先謙曰說文豅大長谷也谽即谺字谽谺史記作谽呀解見上 汩淢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師古曰汩淢疾貌也靸然輕舉意也皋水邊地也汩音于筆反淢音域靸音先合反〔補注〕先謙曰文選南都賦潗滵淢汩李善注云說文淢疾流也王逸楚辭注汩去貌淢汩與汩淢同靸說文小兒履也與水流無涉史記靸作噏下更有習字（文選吳都賦翕習容裔翕習與噏習同）案翕噏與吸同（詩大東載翕其舌玉篇口部作載吸其舌）此又借靸為吸耳吳都賦靸響警捷注靸響走疾貌借靸以狀水流之疾於義亦通 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蓊薆蔭貌榛榛盛貌蓊音烏孔反薆音愛榛音側巾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蓊作塕 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淺水曰瀨音賴揭音丘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而作而是 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 烏乎操行之不得師古曰操音千到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烏乎下有哀哉二字不得下有兮字益衍 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補注〕宋祁曰姚本作墳墓蕪穢而不修魂魄亡歸而不食先謙曰此下史記有敻邈絕而不齊兮彌久

遐而愈休。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五句，蓋並刪之。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補注〕周壽昌曰：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埽除也。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臣嘗爲大人賦，未就，師古曰：就，成也。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閒，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宋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閒，小顏及劉氏並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錄非。傳或作博，儒或作傳，二形相似，故傳譌爲儒矣。沈欽韓曰：戰國以來，儒墨並稱，未聞以巖穴人爲儒也。晏子外篇，離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一本作儒者無其外，是傳儒以形近易譌，顏說非。形容甚臞。師古曰：臞，瘠也，音鉅句反，又音衢。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補注〕先謙曰：史記奏作就，案上文云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後文云相如奏大人賦，則此處作就者是，疑涉下奏大人賦而誤耳。其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不提行。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以驗天子也。中州，中國也。〔補注〕周壽昌曰：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師古曰：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師古曰：朅，去意也，音丘例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如淳曰：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患世俗迫隘也。說文，朅，去也。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爲幡，蜺以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補注〕先謙曰：乘與載對文，解如上乘虛無之乘，猶言駕素蜺而載雲氣耳，不當訓用。史記乘作垂。建格澤之脩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

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修、長也。此氣爲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爲葆也。師古曰、總音總。葆、卽今所謂纛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卽上有者字。今下有之字。垂旬始以爲幓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幓、旒也。繇旬始於葆下以爲十二旒也。師古曰、幓音所銜反。〔補注〕沈欽韓曰、楚詞遠遊造旬始而觀淸都。曳彗星而爲髾。張揖曰、髾、燕尾也。揭彗星袠著旒、以爲燕尾也。〔補注〕沈欽韓曰、楚詞遠遊攬彗星以爲旍。先謙曰、史記曳作攙。注攙作攙、是、官本亦作攙。本書從手從木字皆通作。在讀者審之。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曲貌。師古曰、掉音徒釣反。蹇音居偃反。〔補注〕宋祁曰、注文指靡也、越本無指字。又猗抳以招搖。晉灼曰、猗、音依倚反。抳、音年蠅反。張揖曰、猗抳、下垂貌。招搖、跳踊也。師古曰、招音韶、踊音勇。〔補注〕先謙曰、猗抳、史記作旖旎。擥攙搶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張揖曰、彗星爲攙搶。注旄首曰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韜也。以斷虹爲旌杠之韜也。師古曰、韜、謂裹冒旌旗之竿也。攙音初咸反。搶音初銜反。屈音其勿反。綢音直流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攙作攬、攙搶同亦作攙搶。正義引天官書云、天攙長四丈、末銳。天搶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類彗也。注爽、官本作彗、是。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炫、湣音麪。晉灼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湣、混合也。言自絳蟠以下、衆氣色盛、光采相燿、駮蘢炫亂也。師古曰、如猋風之踊、如雲之浮。言輕舉也。猋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玄作眩、猋作飆。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杳眇、眩湣閣奕、垂光也。宋祁、紅或作虹。引蘇林、麪作麵、官本誦作涌、是。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師古曰、蠖略委麗、蚴蟉宛蜒、皆其行步進止之貌也。蠖音於縛反。麗音力爾反。蚴音一糾反。蟉音力糾反。宛音於元反。蜒音延。〔補注〕先謙曰、史記委作逶、蚴作蟃、宛作蜿。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象輿蝺蟺解見前。宛蜒詳上宛僤注。本書甘泉賦蠖略蕤綏注、蠖略蕤綏、龍行貌。委麗猶委蛇、行步自得之貌。官本虵作蛇。注、其當作具。低

卬天蟜裾吕驕驁兮。詘折隆窮躩吕連卷。張揖曰、蟜、直項也。驕驁、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穹蒼也。躩、跳也。連卷、句曲也。師古曰、蟜音矯。驕音居召反。驁音五到反。躩音鉅縛反。卷音鉅圓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裾作据。躩作蠼。裾据並借字。當作倨。顏讀爲直項也。隆窮即隆穹。（窮穹字通）蓋謂折而隆起之狀。（太元元告天穹隆而周乎下。注。穹隆、天之形也。狀其高而曲。）一曰、長曲貌也。（文選西京賦。閣道穹隆。注。穹隆、長曲貌。）不當作舉鬐解。論語足躩如也。疏。躩、盤辟而爲敬也。詩卷阿傳。卷、曲也。言其連卷局曲。狀若盤辟。故曰躩以連卷也。連卷亦作連蜷。楚辭雲中君。靈連蜷兮既留。甘泉賦。蛟龍連蜷于東厓兮。注。連蜷、長曲貌。張訓非。

沛艾赳螑仡吕佁儗兮。張揖曰、沛艾、駊騀也。赳螑、申頸低卬也。仡、舉頭也。佁儗、不前也。師古曰、沛音普蓋反。赳音古幼反。螑音火幼反。仡音魚乞反。佁音丑吏反。儗音魚吏反。佁儗又音態礙。〔補注〕先謙曰、官本古幼之幼作有。是。𧾷下衍反字。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赳螑、申頸低卬也。佁儗、不前也。索隱引張揖曰、赳螑、牙跳也。仡、舉頭也。與此書不合。文選東京賦。齊騰驤而沛艾。李善注。沛艾、作姿容貌也。張解爲駊騀。玉篇。駊騀、馬搖頭。與選注相合。頫蹴赳螑、伸頸行貌。螑當爲趫之借字。說文。趫、輕勁有才力也。趫、行也。集韻。趫或作踃。又云、踃踃、行不正也。踃踃即赳趫之異文矣。詩大雅。崇墉仡仡。傳。仡仡、高大也。說文。佁、儗貌。集韻。佁儗、固滯貌。儗音海去聲。

放散畔岸驤吕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驤、舉也。孱顏、不齊也。孱音士顏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服虔曰、馬仰頭。其口開正孱顏也。

跮踱輵螛容吕椒麗兮。張揖曰、跮踱、互前卻也。輵螛、搖目吐舌也。容、龍蹚貌也。椒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跮音丑日反。踱音丑略反。輵音遏。螛音曷。椒、古委字也。麗音力爾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蹚作跾。椒作委。集解引徐廣曰、跮踱乍前乍卻也。集韻。輵螛、搖也。士相見禮注。容、謂趨翔。容前後文。此容字不當釋體貌。索隱引張說、互上有疾行二字。

蜩蟉偃寋、怵臭吕梁倚。張揖曰、蜩蟉、掉頭也。怵臭、奔走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蜩音徒釣反。蟉音盧釣反。怵音黜。臭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蜩蟉作蝸蟉。蹇、索隱本仍作蜩蟉。寋作蹇。集解引漢書音義。走上無奔字。索隱引廣雅曰、偃蹇、夭撟也。臭當作奠。梁倚、如屋梁之相倚。文選魯靈光殿賦。奔虎攫挐以梁倚。官本注下釣作釣。

糾蓼叫奡。

踏㠯艐路兮。張揖曰。糾蓼。相引也。叫奡。相呼也。踏。下也。艐。著也。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奡。高舉之貌。蓼音力糾反。奡音五到反。踏音沓。艐音屆。〔補注〕沈欽韓曰。釋詁。艐。至也。方言同。艐、宋語也。郭云。艐、古屆字。故注謂艐依方言云宋曰屆。案隱引孫炎云。艐。古屆字。張揖作艐。艐當依雅訓。今云擴至也。艐當爲艐之誤。師古引張揖作艐者也。艐音屆。是不知艐屆古今字。無須音其義。又錯舛。至謂雅釋文引顧野王艐音子公反。益非。先謙曰。史記踏作蹋。艐作艐。索隱引三蒼云。蹋著地。先謙案蓼爲繆之借字。奡爲囂之借字。囂音聱。奡囂同音通段。叫奡即叫囂。張訓相呼。是也。柳宗元集捕蛇者說。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即相呼之義。下云踏以艐路。則叫奡不得爲高舉。師古望文生義耳。

蔑蒙踊躍、騰而狂趭。張揖曰。蔑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趭。奔走也。師古曰。蒙音莫孔反。趭音醮。〔補注〕先謙曰。史記蔑作䠛。趭作趡。案唐柳宗元集乞雨河效用狀。蔑爾小醜。尚欲稱跳梁。蔑即蠛字。蔑、小也。蒙、昧也。蔑行空際。視之若甚微昧也。甘泉賦。浮蔑蠓而撇天。師古注。蔑。疾也。文選作蠛蠓。義皆相近。說文。趡。動也。音唯。河東賦。神騰鬼趡。趡注。趡。走也。玉篇。趡、趡走貌。

莅颯芔歙、猋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芔歙。走相追也。師古曰。莅音利。颯音立。芔音諱。歙音翕。〔補注〕先謙曰。史記芔歙作卉翕。猋作熛。解並見上。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眞人乎相求。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眞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眞人、至眞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補注〕先謙曰。說文。眞下云。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乚音隱〕八所乘載也。若士見淮南子盧敖經乎太陰所見若士者也。

互折窈窕㠯右轉兮。橫厲飛泉㠯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西南。師古曰。厲、渡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引張說。谷上無飛字。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楚辭。吸飛泉之微液兮。河水注。崑崙山東北陲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疑張說所謂飛泉谷也。

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張揖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補注〕先謙曰。衆圉解見上。署、史記作乘。

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己。〔補注〕宋祁曰，注文五時，當從浙本作五時。先謙曰，正義，五帝五時帝太皞之屬也。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仙傳云，子明於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先謙案，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宜祀後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是太一為尊，五帝為佐，故使五帝先導而反太一也。楚辭東皇太一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

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嬴而見之。或曰水神也。〔補注〕沈欽韓曰，遠遊注云，黔嬴，造化之神，閒以得失，接嬴或為羸，故轉雷。先謙曰，史記作含雷，黔含並今聲，以音近通叚。

前長離而後矞皇。服虔曰，昔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矞在禮樂志，矞音弋出反。〔補注〕先謙曰，史記長離作陸離，矞皇作潏湟。陸離不聞有神名，疑涉下陸離而誤。

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廝，役也。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也。〔補注〕先謙曰，詔、史記作斷。張說屬使主方藥，集解引作漢書音義，是漢書本作斷，不作詔，疑傳寫誤也。

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氛，惡氣也。〔補注〕先謙曰，氣氛誤倒，史記作氛氣，氛亦作雰。

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師古曰，綷，合也，合五采雲以為蓋也。綷音子內反。

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娭音許其反。〔補注〕先謙曰，娭，史記作嬉。楚辭招魂注，娭，戲也。廣雅釋詁，娭，戲也。義得兩通。顏注正義引作將行領從者也。

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

紛湛湛其差錯兮，雜

遝膠輵吕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遝。重累也。膠輵。參交加也。湛音徒感反。遝、音大合反。輵音葛。(補注)先謙曰。史記輵作葛。案廣雅。膠葛。驅馳也。案方並也。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

滂濞泱軋、麗吕林離。張揖曰。衝蓯。相入貌。滂濞。衆盛貌。泱軋。不前也。麗。庶也。林離。摻攦也。師古曰。衝音尺勇反。蓯音相勇反。挐、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濞音普備反。泱音烏朗反。軋音於黠反。摻音所林反。攦音所宜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相字。史記有。麗作灑。案蓯或爲摐之借字。廣雅釋言。摐。撞也。泱軋一作坱圠。亦作軮軋。本書甘泉賦。紀軮軋而無垠。文選作坱圠。罔無涯際也。林離當爲淋灕。說文。淋。以水沃也。一曰淋淋。山下水貌。灕。水流貌也。淋一作滲。河東賦。滲漉而下降。灕亦省作離。羽獵賦。淋離廓落是也。今俗作淋漓。張訓摻攦。疊借字。

攢羅列聚叢吕蘢茸兮，衍曼流爛痑吕陸離。張揖曰。痑。衆貌。一曰。羅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蘢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痑。自放縱也。蘢音來孔反。茸音而孔反。衍音弋戰反。痑音式爾反。張云羅極義則非矣。(補注)先謙曰。史記。攢作鑽。痑作壇。假借字。痑亦借字。當爲嘽。嘽古同音而通用。壇又以音同而通段也。說文。痑下云。馬病也。詩曰。痑痑駱馬。嘽下云。喘息也。一曰喜也。詩曰。嘽嘽駱馬。許所見詩不同。故兩引之。據此痑痑。疲也。義與馬病喘息爲近。張訓痑爲羅極。然與上下文義不合。故師古駁之。詩小雅。戎車嘽嘽。傳。嘽嘽。衆也。大雅。王旅嘽嘽。傳。嘽嘽然盛也。徒御嘽嘽。傳。嘽嘽。喜樂也。人衆盛則嘽然喜樂。故說文有喜義。此當如張說訓爲衆貌。師古讀爲侈而釋以自放縱。音義兩失矣。離騷。長余佩之陸離。注。陸離。參差衆貌。又。斑陸離其上下。注。斑。亂貌。陸離。分散也。與參衆貌之義並相貫注。

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鬼宿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礨崴魁。不平也。師古曰。砰磷鬱律。深峻貌。砰音普萌反。磷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礨音洛罪反。崴音一罪反。(補注)先謙曰。堀礨崴魁。史記作堀礨嵬磈。集解引漢書音義。聚也。下有楚辭曰。登鬼谷於北辰九字。案此人以後賢著作改屬原文者。統刪之楚辭劉向九歎云。淩驚雷以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裴注所引。即用相如此文也。入雷室。出鬼谷。出入陰陽之界也。砰磷雷聲。(今楚人方言猶謂有聲曰砰磷)韓愈讀東方朔雜事詩。偷入雷電室。輷轟輘掠

狂趾。𨍏𨋩䡖研䃰之異文。(陳琳神武賦。軒𨎌於雷室。軒轄亦研䃰之意。)甘泉賦。雷鬱律於巖窔兮。師古注。鬱律。雷聲也。李善文選注。小聲也。師古訓四字爲深峻貌。非也。涸𡋯見上甝𡿯之借字。楚辭九章。軫石崴嵬。注。崴嵬。高貌。嵬一作𡿯。埠𡿯崴𡿯不平也。文選吳都賦。𡼏𡼏崴𡶒。注。崴𡶒。排積貌。集韻。𡶒或作嶲。亦作㟪。嶮𡼏。山谷不平貌。𡼏又𡽫之借字。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越其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音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別九河之內。亦非五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句河作湖。是。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殯。八殯之外有八紘。東北方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方之紘曰衆安。南方之紘曰反戶。西南方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曰沃野。西北方之紘曰河所。北方之紘曰委羽。晉書陸機傳。箸洪琛賦文。懸圃之積玉。兼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梁庾闡游仙詩。崑崙涌五河。是五河皆崑崙山水也。博物志云。崑崙有五色流水。其泉東南流入中國。名爲河也。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渡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非水也。舊說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郞反。(補注)先謙曰。十洲記。天漢二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藏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又云。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蓋此文所本。

奄息葱極汜濫水嬉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葱極。葱領山也。在西域中。(補注)先謙曰。史記葱作總。嬉作娭。總。葱之借字。梁江淹遊行李賦。悲借餐于琨柱。既長徂于葱極。葱嶺詳西域傳。河水出葱嶺下。故過息而爲水嬉也。汜濫。搖動貌。述異記。吳王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

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羲作琴。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又工蛙反。(補注)先謙

曰、孖、史記作歰。集解引無伏下九字。徐廣曰、嬽一作貽。索隱帝王世紀云、女媧一號女希、是爲女皇。希貽聲近、故又爲女貽也。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即馮夷。馮冰聲相近。楚詞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音步丁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曖曖作薆薆。正義引韋云、屏翳、雷師也。案離騷時曖曖其將罷兮、注、曖曖、昏昧貌。釋言、薆、隱也。義本相近、故曖曖亦作薆薆。（見前）混濁、不明也。廣雅、雨師謂之荓翳。曹植洛神賦、屏翳收風、李善注、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竝無明據。曹植詰洛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爲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先謙案、此文下言風伯雨師、則屏翳不當爲風雨神、故應韋說各不同。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音呼廣反。〔補注〕先謙曰、山海經云、方八百里、高萬仞、旁有五門、面有九門。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補注〕沈欽韓曰、神異經、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爲匹配、而仙道自成。先謙曰、文選甘泉賦、屏玉女而卻宓妃、李善注、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又思元賦、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注、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殿中有鼓琴聲、是有兩玉女也。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閶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師古曰、閬音浪。亢音抗。〔補注〕先謙曰、史記登作舒。遙作搖。鳥作烏。集解引應說亦作烏。正義引張說無山遙遠也四字、有楚辭云登閬風而緤馬也十字。低徊陰山翔㠯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

虛。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暠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畫之華勝。暠音工老反。字或作皓。音浩。〔補注〕沈欽韓曰。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此云三足烏。蓋誤。先謙曰。史記皓作白。暠作皜。西山經有陰山。以經文校之。去崑崙二千七百八十里。非地志西河郡之陰山也。又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注。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大荒西經。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鶩。一名少鶩。一名曰青鳥。郭注。皆西王母所使也。海內北經。蛇巫之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郭注。又有三足烏主給使。案經文皆言三青鳥。郭注又有三足烏。疑郭傅會此傳之文也。郝懿行箋疏引史記正義引輿地圖云。有三足神烏。為王母取食。然無言三足青鳥者。張揖合三足青鳥為一。疑非。又春秋元命苞云。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考案諸書。不言王母所使是三足烏。蓋烏鳥用轉寫舛譌。其來久矣。官本注畫作華。是。正義引張說在下有大字。脫室字。青鳥上無三足字。崑崙下無墟字。引顏注婦上衍代字。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師古曰。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補注〕先謙曰。晉語注。濟。度也。官本注陋作陋。

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無南下六字。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瀣音蟹。〔補注〕先謙曰。會食幽都四字上屬為句。注。春朝之則。官本作食。是。

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張揖曰。芝草類也。秀而不實謂之英。嘰。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蕊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噍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嘰音機。又音祈。〔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嘰。小食也。韋昭曰。瓊華。玉英。

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張揖曰。僸。卬也。鴻溶。竦踊也。師古曰。僸音角甚反。祲音子禁反。鴻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補注〕先

謙曰。史記、僸作傑。祲尋作侵潯。濿作厲。宋祁曰。浙本僸作襟。襟衿也。音禁。先謙案、襟當爲僸之誤。祲潯、侵尋之借字。言漸進也。　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無人下十五字。有倒景日在下五字。閃一本誤門。列缺一作烈缺。文選羽獵賦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應劭注烈缺、閃隙也。火電照也。倒景謂電光倒在下耳。非日月景也。　涉豐隆之滂濞。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濞、雨水多也。滂音普郎反。濞音匹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濞作沛。　馳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張揖曰。騖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舊是路兩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周官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斿游字通用。游車先驅之乘也。道車出入持馬陪乘。　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曰。舒、緩也。垠、崖也。音銀。　遺屯騎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補注〕先謙曰。淮南子道應訓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　軼先驅於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寒門、天北門。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疑應說非。言行疾。屯騎先驅皆遺爾。軼之。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節以馳騖兮。遊絕垠乎寒門。此文數語祖之。　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上嵺廓而無天。師古曰。嵺廓、廣遠也。嵺音遼。〔補注〕先謙曰。嵺、史記作寥。嵺借字。　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怳、耳不審也。眩音州縣之縣。泯音所。〔補注〕先謙曰。史記泯作眠。敞怳作惝恍。　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補注〕宋祁曰。友字浙本作有字。先謙曰。史記作友。或作有。案獨存不勞更著無友。作有者是。宋蘇軾詩超世無有我獨行。即用此賦意。　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閒意。〔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游上有似字，此十二字爲一句，揚雄傳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句可證。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林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乃止。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人後也。〔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若不然，後失之矣，文意甚明，此祇少三字，使卒不可解，顏注非。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無使字。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補注〕宋祁曰，別本無其字。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顥穹，皆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以來也。顥音胡老反。〔補注〕蘇輿曰，師古注自初始有天地以來，是以肇字屬下句讀，非也。史記穹下有兮字，六字爲句，猶之極顯。漢書傳寫譌脫，如若後之矣之類，非班氏刪之也。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璧。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逖，遠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風聲著於雅頌者也。師古曰，風聲，猶謂遺風聲譽耳。無繫於雅頌也。〔補注〕先謙曰，聽逖，史記作逖聽，猶言近世則顯然之迹可蹈，遠疑遠古詳不得聞，猶其聲可風也。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補注〕先謙曰，史記輪作綸，威作葳，宋廖本仍作威，說文無葳字。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

曰：昭、明也。夏、大也。謂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繼韶夏。韶昭字古通。先謙曰：李說是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韶者，昭也。獨斷：舜曰大韶，一曰大昭。史記李斯傳鄭韶虞武象者，索隱：昭一作韶。此傳文選作韶，宜本史記，亦作昭。足證昭韶通用。昭、舜樂。夏、禹樂。謂昭夏創繼舜禹而起。文穎望文生義，非也。其號人主在時所上，美謚致後所知。七十二君，索隱云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爲逆失者誰能久存也。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遐、邈，皆遠也。已、語終之辭。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補注〕宋祁曰：皇當作王。先謙曰：文選作維風可觀也。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補注〕先謙曰：文選唐下多一堯字。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穀。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郅音質。〔補注〕王念孫曰：文穎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先謙曰：越、粵同。集解引注，朔下有易字。文選注同。而后陵夷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漸衰微，政教陵替，猶存千載而無惡聲。〔補注〕先謙曰：史記徐廣注，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與鄭顏異。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效之。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晉灼曰：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重其遺教也。較顏說爲晰。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易音弋豉反。湛恩厖

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厖洪皆大也。厖音尨。〔補注〕先謙曰。厖洪史記作濛涌。文選作厖鴻。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乖、戾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孤易六爻。窮理盡性。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繼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統業。直書所垂之獎。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之耳。非謂演易也。〔補注〕王念孫曰。理亦順也。說文。順、理也。廣雅。理、順也。說卦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水屬不理順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執述與易迺異。厖洪、憲度著明、垂統理順、與易皆平也。厖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先謙曰。王說是。是以業隆於繈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襁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王道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蓋成法易故也。〔補注〕先謙曰。保、史記文選作褓。李善注引末無成字也字。集解引無以字。蓋作道。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補注〕先謙曰。都、總也。言總計其所終。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補注〕先謙曰。言無殊尤之迹可稽考於今日者。非與漢校德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尊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師古曰。逢讀曰蓬。言如蓬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潏曼羨、盛大之貌也。沕音勿。潏音聿。羨音弋戰反。〔補注〕先謙曰。逢、史記作蓬。集解引韋昭曰。漢德蓬涌。如泉原也。索隱張揖曰。逢、遇也。言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文選注引作若遇原泉之涌出也）又作峯。蓋張讀。顏氏未引。蓋以為不合而刪之。今案遇涌原泉。詞不辭。顏讀為蓬謂如蓬火之升。原泉之流。是逢一字涌原泉三字各為一義。尤非句法。疑說漢德蓬涌如泉原。蓬涌二字文義平列。是也。逢讀為蓬。文選吳都賦。歎為蓬浡。注。浡水盛貌。音浮。氣如水之盛也。集韻。蓬浡。蓬同。又與浲同。浲水即洪水。言水盛大不擇地而出。蓬涌即蓬浡之義耳。逢本義亦大也。書洪範子孫其逢吉。馬注。逢、大也。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注。逢猶大也。是逢讀本字而訓逢涌為盛涌。亦無不順。與下文沕潏曼羨文義正相貫。注不必如顏說為蓬也。史記作蓬。乃借字。韋得其義。故不煩改字。直訓為蓬涌如原泉耳。晉注服虔曰。

羨。沕潏、徐廣曰、沕、沒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官本注弋作弋。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補注〕先謙曰、魄同礴。史記布作尃、徐廣曰、尃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竑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猋之疾。〔補注〕先謙曰、猋、官本作猋、史記作飄。文選作猋、李善注、橫流、多也。猋逝、速也。武節、戰陳將選擇兵振旅躬乘武節。邇陜游原、迥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迥、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陜作狹、義同。史記陜作狹、末作沬、皆借字。首惡鬱沒、闇昧昭晢。師古曰、始爲惡者皆即湮滅、素闇昧者皆昭光明也。晢音之舌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始爲惡者皆湮沒、闇昧喙夷狄皆化。文選注引作孟康。昆蟲闓懌、回首面內。文穎曰、闓懌、皆樂也。師古曰、闓讀曰凱。言四方殊遠皆懷和樂、回首革面而內鄉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瓚曰、面、向也。然后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囿苑囿、怪獸自來若入徼塞、言符瑞之盛也。徼音工釣反。〔補注〕劉奉世曰、此言騶虞可致於囿中、怪獸可驅於徼外耳。吳仁傑曰、封禪文於傳誡之云受命所乘。刊誤云、如是猶所云元狩以前皆嘗有此瑞、史不備記何也。（案刊誤見後。）仁傑按、是雖著符瑞三事、序頌互見。序云囿騶虞、頌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序云擢雙觡共抵之獸、頌則曰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序云招翠黃乘龍於沼、頌則曰宛宛黃龍。服虔謂麟指武帝獲白麟、事是在元狩元年。孟康謂乘龍指余吾水神馬事、是在三年。編騶虞一事、無所考見、故刊誤疑元狩以前嘗有此事。然非史不盡記、諸先生補傳有之。按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若麋。武帝詔東方朔視之、朔曰、所謂騶牙者也。是雖所指、豈非是乎。山海經騶音爲珍獸。故是猶有騶虞珍群之語。其頌曰、昔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蓋以其出於建章宮後、莫知其所從來故也。顏注上文亦曰、騶虞自擾苑囿、但不悟其爲騶牙。且受

偕苷遠方當來歸後一歲。昆邪王果降。按昆邪降在元狩之二年。則騶牙之出當是初元也。先謙曰。顔劉說徼義。皆非也。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案音義訓徼是。惟下言雙觡共抵之獸。此不應先言白麟。子虛賦。徼麛受詘。史記索隱引司馬彪云。徼。遮也。音工堯反。麋鹿非怪獸。且中國所有。不應武帝時始入徼塞。更何至驅之徼外。所謂麋鹿之怪獸。卽其狀若麋之騶虞也。非麋似麐。故云麋鹿之怪獸。一事而對舉成文。古人多有此法。

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補注〕錢大昭曰。導、史記作䆃。集解鄭德云。䆃。擇也。說文。䆃禾一名䆃。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䆃也。顔氏家訓。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䆃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鴻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爲謙案。導當作䆃。本書百官表有䆃官。卽擇米之官。北堂書鈔五十五。䆃官令掌擇御米飛蒸也。字正從禾。不從寸。與史記說文合。漢書作導。乃傳寫之訛。凡說文引據典。不必全文。呂忱顔之推並遂誤斷爲禾之一莖六穗。（䆃下禾也。當遮篆文。隷如鎣下云商星也。禂下云禱也。歲下云祜也。緣下云服也。此例甚多。段氏玉裁謂禾當爲米。衍爲䆃字。）不知導擇卽䆃擇。欲離而二之。無怪乎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矣。

犧雙觡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目爲牲也。〔補注〕宋祁曰。觡音居額反。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斎餘龜於沚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也。〔補注〕先謙曰。餘下當有珍字。史記作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官本收作牧。）集解徐廣曰。一作放龜。又引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據此。是裴駰所見漢書本有珍字。音義以獲周餘珍放龜爲二事。言獲鼎放龜。皆岐周所有。漢併獲之。文穎小顔所見漢書並無珍字。蓋轉寫奪去。周餘放龜。文不成義。文穎顛倒正文爲之立訓。究屬袤說。不知音義爲當。周爲九鼎。漢得其一。故曰餘珍也。文選亦作獲周餘珍放龜於岐。

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招致翠

黃及乘龍於池沼耳。乘音食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補注〕劉奉世曰、此則下文黃龍一物也。翠黃、言其色翠而黃、非兩物。何焯曰、翠黃當如孟說作乘黃。言黃帝孔甲之乘黃乘龍皆歸池沼也。先謙曰、宋祁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先謙案、竹書、地出乘黃之馬。管子、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注、乘黃、神馬也。翠黃即當黃、疑當翠以雙聲借字。當黃乘龍、祗以取喻渥洼神馬耳。語意無嫌複疊、非謂黃帝孔甲之馬皆歸池沼、亦非其色翠而黃也。廣雅釋言、招、來也。官本注詔作招、是。

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圉賓之於閒館舍中也。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劉奉世曰、鬼神接下疑少三字。先謙曰、集解徐廣曰、書云、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圉為賓、底於閒館矣。郭璞曰、靈圉、仙人名也。徐以靈圉下屬、則鬼神接三字不辭、當如文說。

奇物譎詭、俶儻窮變。師古曰、俶音吐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儻作黨。史記同。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俶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皆能窮極其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補注〕先謙曰、文選薄上有德字。

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臣瓚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大山封禪、不亦慚乎。〔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封禪三十五、貞觀十一年、封禪議曰、請介丘山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高宗乾封元年、帝登于泰山、封玉牒于介山。按此則介丘本山名、服注非。

進攘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也。師古曰、攘古讓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宋無也字。

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語也。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文穎曰、譓、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譓作憓。揆言悉順也。說文無譓憓字。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比蠻夷為大也。

德牟往初、功無與二、師古曰、牟、等也。休

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衆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補注〕宋祁曰：液疑作浹。期應浙本作斯應。予謂疑當作應期。先謙曰：液，史記、文選作浹。索隱：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李善注引作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先謙案：造亦創也，較顏注晰。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加號以褒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蓋，發語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蓋作祀，是。文選注引漢書音義亦作祀。集解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爲名號。索隱：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蓋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摯虞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蓋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曰：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授其榮而相比況，以爲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以榮名也。於義爲疏。然其文云蓋號，義與實，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誤也。先謙案：華蓋之說，索隱既是，蓋義皆非也。釋名：蓋，加也，加物上也。言太山梁父望帝臨幸，加上尊號，以比榮於往代，語意甚明。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下，積福祉，用慶告成之禮。〔補注〕先謙曰：史記慶作薦。陛下嗛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也。師古曰：嗛，古謙字。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挈音口計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挈猶言乖也。韋昭曰：挈，缺也。索隱：挈猶乖，非也。應劭挈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案索隱義是。釋詁：挈，絕也。廣雅：挈，缺也。挈蓋借字。羣臣恧焉。師古曰：恧，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已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補注〕先謙曰：注，集解引作漢書音義。史記無示字。文選有，辭作曰。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

謂古帝王若但各一時之榮華、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師古曰、屬音其勿反。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爲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吕祇。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以祇作地祇、官本不誤。勒功中岳。吕章至尊。張揖曰、登先禮中岳而幸太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吕浸黎民。〔補注〕先謙曰、官本、史記號榮作榮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丕。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吕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音弋贍反。錯音千故反。〔補注〕先謙曰、因雜猶言推薦、謂縉紳先生之略術萃之也。上文雜遝累輯注、雜、相附也。卽與雜之意。略術猶言道術、左定四年傳注、略、道也。絕炎與末光同意。文訓殊絕之明、則與末光義不貫。文選長楊賦注、絕、遠也。言諸儒得仰帝德、若獲日月高遠餘光遠映而已。據下兼正列其義、此尙不及紀功著業意。文穎非也。書堯典馬注、采、官也。文選正文及引文穎、並作寀。蓋後人妄改。錯措古通用。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敍述大義爲一經也。師古曰、祓、除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祓音敷勿反。〔補注〕宋祁曰、浙本祓音方吠反。先謙曰、官本正文及注並作祓飾。文選同。史記作校飭。集解徐廣曰、校一作祓。祓、猶拂也。音廢。官本史記注作祓、其字從衣、疑祓飾猶拂飾意也。正義、飾文紀述時事、垂之史官。此春秋家法、故曰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爲七也。師古曰、攄、布也、音丑居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攄一作攎、攎、紋也。案廣雅云、攄、張舒也。文

選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懇、固也。俾萬世得激淸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師古曰、蜚、古飛字。〔補注〕先謙曰、索隱、胡廣曰、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補注〕先謙曰、稱、舉也。常爲後人稱舉之首。顏音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儀作義。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兪乎、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兪者、然也。然其所請也。沛、音普大反。兪音踰。〔補注〕先謙曰、文選沛作俙、李善注引張揖曰、俙、感動之意也。俙或爲沛。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歌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般般之獸已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補注〕劉奉世曰、嘉穀亦符瑞之一也。此但包舉作頌之意、不必別之。廣謂廣闊其事。王念孫曰、詩字若訓爲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爲不詞、且字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爲不類矣。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詩訓爲志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爲志記之志也。沈欽韓曰、內則注、詩之言承也。特牲禮注、詩猶承也。孔穎達正義、詩有三訓、持也、承也、志也。（呂氏愼大覽、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注、詩、志也。）此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爲訓。孟注誤。先謙曰、孟注、詩所以歌功德、集解引作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文選注引同。是以詩字作歌詠功德解、乃古人實字虛用之義例。（古書實字虛用、如門焉戶焉、亂人兩人之類、不可勝舉。）顏氏引之、改爲詩所以歌功德。詩字遂成實解、不可通矣。王沈二說亦通、然謂孟氏誤解則非、由未檢史記文選注也。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

麻之液。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其澤可以游泳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也。滲音山禁反。漉音鹿。〔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說文：滲，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氾布護之。師古曰：氾，普也。布護，言遍布也。氾音敷劍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非惟濡之，文選作非惟濡之。宋一新云：案胡廣曰：言雨澤非獨於我，普遍布散，無所不濩也。據此則史記本亦作偏，後人誤改耳。文選我上有之字，衍文。萬物熙熙，懷而慕之。〔補注〕先謙曰：之，史記、文選作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補注〕先謙曰：文選注：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集解引無之事二字。君乎君乎，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作李奇，無邁行也三字。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師古曰：謂騶虞也。般字與斑同耳。從丹青之丹，音許記反。〔補注〕宋一新曰：文選五臣本囿作圃。（李善本作囿。）史記同。圃、嘉古音叶也。此作囿，誤。又史記、文選嘉作喜，非。劉鴻翼曰：說文：畜獸曰囿，種菜曰圃。此當作圃。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音旻。〔補注〕先謙曰：史記態作能。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來，合韻音郎代反。〔補注〕翟灝曰：來，與之、哉、態音叶，顏說非也。先謙曰：文選視作親。李善注云：親見其來。據顏注，疑漢書亦作親。史記作親。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也。〔補注〕王念孫曰：爾字於義無取，當從史記、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作爾者，亦譌爲尒，後人因改爲爾矣。（淮南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後漢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竝作爾。說與此同。）先謙曰：索隱引文注曰：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爲亦字作注，是文穎所見本爾

字爲亦之證。（文選注引作百獸率舞。則朕亦在其中與顏引覽有刪節）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也。師古曰。濯音直角反。大雅靈臺之詩云。麀鹿濯濯。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帝也。言此祭天。天既享之。答以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采色玄耀。熿炳煇煌。師古曰。玄讀曰炫。煇、煌、光貌。煇音下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炳炳。注引宋祁曰。炳炳。越本作熿炳。案史記玄作炫。熿作熿。徐廣曰熿音晃。煇音魂。熿晃雙聲。煇不必如顏改讀。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衆也。烝、衆也。（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龍、陽類。貴象也。據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龍者陽類。君之象也。故曰正陽顯見。衆陽都南面受朝。非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師古曰。緯書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補注）劉奉世曰。如晁錯所云。則蓋元狩以前皆有此瑞。不知史不得記何也。先謙曰。此謂涯注神馬車胖上圖瑞應指翠黃注非史不得記也。文選注。如淳曰。書傳撰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索隱引如小異。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補注）先謙曰。書聖王戒敬修德信所以答天休也。史記文選非作德。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祗敬也。（補注）沈欽韓曰。周書程典解。於安思危。於始思終。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天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致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顧天意而封禪也。（補注）先謙曰。天官本作大。是文選所作同。李善注。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

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顯著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舜敬祠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此之謂也。相如既卒〔補注〕先謙曰。徐廣注元狩五年也。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補注〕何焯曰。傳遂終言其事。閔不悟封禪之非。而直以爲惟此盛典。皆發自相如也。史通云。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更無改作。別於揚馬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其例不純。按傳中兼言相如卒後之事。則非止錄自敘也。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補注〕先謙曰。徐廣注。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屮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弒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補注〕何焯曰。晉由人事之見著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李注失之。然近人讀見爲本字。則去之彌遠矣。先謙曰。集解。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於義亦通。索隱引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索隱以之明顯也。是何說爲長。易本隱㠯之顯。張揖曰。作八卦㠯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㠯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且譏其上也。師古曰。小己者。謂卑少之人。㠯對上言大人耳。〔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曰。小雅云人志從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索隱云。故詩譜云。小雅譏己得失。及之於上也。先謙案。說文。譏。誹也。廣雅釋言。譏。怨也。所謂小雅怨誹是也。詩人怨恩之作。雖極哀傷惻怛。每以己身之得失爲小。不足道。而要及於國家之大。故曰譏小己之得失。類聯不詞。

張揖說亦非。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風作諷。按顏注上文言次下亦同。作風爲是。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亦。先謙曰。譏揚雄之論適輕相如也。史記戲作虧。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十三)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脫。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弘書云次卿足下、則弘一字次卿。菑川薛人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傳稱齊菑川薛縣人也、薛並不屬二國。正義裴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誤爲薛人。言齊菑川者誤也。齊召南云、本傳牧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薛縣、東去海絕遠。又云菑川國復推上弘、史漢並合。然則弘爲薛人尚可疑、其爲菑川人、似無可疑也。錢大昕云、地理志、菑川國三縣、無薛縣。然齊五王傳、菑川王終古皆稱四縣、安知薛縣不在所削之內。漢志所載侯國領縣若干、皆元成以後之制、如鄚晉故屬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國、城故屬趙之類、概有列傳略見一二、未可據志駮舜。沈欽韓云、菑川治劇、薛蓋劇字之誤。洪頤煊云、薛當是鄉聚名。如東方朔傳平原厭次人之類。先謙案、史漢並書薛人、則薛非劇誤、史稱薛縣、則非鄉聚名也。薛去菑川絕遠、亦不應在終古所削四縣之內。史記云少時爲薛獄吏、蓋弘本菑川人、其先齊未分、故稱齊菑川人、因少在薛久、故或亦稱爲薛人耳。此史家承誤、班未及釆正者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補注〕先謙曰、史記爲下有薛字、不可去。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補注〕何焯曰、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藝文志亦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以宏所對智者術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蓋出於雜家、則此雜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武帝初

即位。招賢良文學士。〔補注〕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補注〕先謙曰、一說非。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補注〕沈欽韓曰、案西京雜記云、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補注〕先謙曰、用猶以。史記作以。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制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證。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補注〕先謙曰、釋詳武紀。亦見元紀刑法志。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師古曰、屮、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補注〕先謙曰、無短折。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阯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補注〕先謙曰、二語亦大戴禮少閒篇。盧辯注以北發為北狄地名。其言北發渠搜氐羌徠服。與南撫交阯文不相屬。割裂用為對耦。蓋誤。故弘對略而不言。渠搜西域之國。亦不在北方。顏依文立訓耳。詳見武紀。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歧。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

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問上有敢字是。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聚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屬統垂業、下接物鬼變化四字語似不倫、蓋弘對屬統垂業之本也以下脫一冊、及物鬼變化之事、疑衍文。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身親行之、遇、猶處待之而已。〔補注〕宋祁曰、注文而已字疑當倒。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刑。〔補注〕錢大昭曰、當、閩本及漢紀並作賞。先謙曰、官本作賞是。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補注〕先謙曰、即、官本作則、古即則通用。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師古曰、逡、有次第也。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其字從辵。〔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師古作李奇、是、辵作走、引宋祁曰、逡疑作俊、姚

本注文，改逐作𨓈。先謙案：李訓逐爲有次第，古無此義，其說非也。逐、退也，言羣臣朝退讓之義也。說文：逐，復也。復乃𨓈之誤字。徐鍇說：逐，𨓈也。𨓈即退字。逐與誤作𨓈。本書王莽傳亦作𨓈，故說文以爲逐疑作𨓈，今篆隸作復耳。說文不能改逐爲𨓈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下有民字。引宋祁云：江南本無民字。王念孫云：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者，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說苑政理篇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補注〕先謙曰：由下理字官本作禮，是。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遠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去棄也，音丘舉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補注〕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削，止作則民從。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亦字，此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

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履上有禮字。）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補注〕錢大昭曰。塗下脫塞字。南監本閩本及通鑑所引並有塞字。先謙曰。官本有塞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補注〕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王念孫曰。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㠯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補注〕宋祁曰。天德。浙本無德字。）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補注〕王念孫曰。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福。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

一年莊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入字。引宋祁曰。浙本云召入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補注〕先謙曰。官本班俱作般。是。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名作民。蓋緣下民字而誤。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補注〕宋祁曰。答字下疑有弘字。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補注〕宋祁曰。累當作絫。注文累積字上當有絫古累字四字。銷金

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歲，徐廣注一云一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補注〕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補注〕先謙曰：史記情下有實字，始下無為字，為讀曰偽。）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詼，音恢，謂嘲也。善嘲謔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

吏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補注〕宋祁云一作滄。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曰弘才非不能得一。不敢逆上耳。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爲布被。〔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救匱。公孫弘布被。兒寬練袍。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價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亦上僭於君下。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音頻寐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補注〕先謙曰。差。別也。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爲相皆在元朔五年。惟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

三年弘始爲御史大夫。蓋綜齊五爲三，因置於三年耳。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補注〕齊召南曰：按志，高成縣屬勃海郡，宋白云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平津縣。又戶六百五十，與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補注〕錢大昭曰：西京雜記，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姚範曰：此閣是小門，不以賢者爲吏屬，別開門延之，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龔順爲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融之爲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府及州郡皆得作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別，而後籍字形往往互寫，各隨義正之。先謙曰：宜本閣作閤。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補注〕李楨曰：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據糳糲也，不當作鑿。先謙曰：宜本作糳。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按貂蟬弁內服，弘亦不爲侍中，蓋蟬字

有誤）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逆疑賓。不逢故人。奉祿皆㠯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補注〕王念孫曰。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深。廣雅。意。疑也。文三王傳顏注。意。疑也。陳平、張湯二傳並同此文。諸常與弘有隙。〔補注〕宋祁曰。南本常作嘗。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補注〕先謙曰。史記過作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㠯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塡撫國家。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無㠯塞責。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塞。答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㠯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㠯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物。故爲仁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㠯自治。知所㠯自治。然後知所㠯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㠯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㠯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下

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甚也。〔補注〕周壽昌曰、過意、猶言過垂恩意。先謙曰、官本下字不重、是。史記不重。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稱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補注〕何焯曰、淮南輕弘、至有發蒙振落之語。當日若其默無有不聞於上者。豈恐避位。蓋亦非得已也。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錢大昭曰、成下脫上字。南監本閩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上字。據下注顏本有上字。史記亦作尚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謂亂時則上武耳。〔補注〕先謙曰、遇官本作禍。據顏注亦當是禍字。史記作遭遇。索隱引顏云、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又與此注異。疑遇字篆文與禍相涉、因譌禍爲遇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補注〕先謙曰、知、謂知朕意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忘於心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郭嵩燾云、此答其歸侯之意。善善及後世、謂世爵國爲侯。行者、所以行賞也。武帝自言身任賞罰之權。與史記文義各別、而漢書爲勝。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癒。索隱、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音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補注〕郭嵩燾曰、後漢陳忠傳注、古者召吏休假曰告。汲黯傳、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此連牛酒雜帛爲文。謂因賜告兼賜牛

酒肆鼎也。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補注〕先謙曰：陳景雲云：按史記，弘以建元元年徵為博士，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凡十一年，年七十一。是年自以博士為左內史，元朔三年為御史大夫，年七十五，五年為丞相，年七十七，元狩二年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八十。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勿反，又鉅勿反。氂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葺修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補注〕郭嵩燾曰：息夫躬傳寄居丘亭，師古曰：丘，空也。當時或名空處為丘虛。依師古前注，則此不當讀虛為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補注〕先謙曰：說文：庫，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入而率下篤俗者也下。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補注〕先謙曰：富厚，官本作厚富。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

宅反。適讀曰嫡。〔補注〕先謙曰次嫡謂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補注〕何焯曰此非偕宏以白發大耳史家不採其歷而錄之。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祇音他活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祇作徒。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補注〕先謙曰官本少作小。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補注〕齊召南曰按平準書作苟如此子何欲前然此傳省去數字遂似不了又按卜式始末本詳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為傳。與食貨志複矣。且贊語以式質直厥汲黯尤覺不倫。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是上久不報式。但云不報則疑為不報弘書矣。式字似宜有。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助下有籍字、式姓名在數籍中也、若無籍字、則所上者何物乎。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補注〕郭嵩燾曰、漢律、踐更過更謂之繇、皆出錢給代更者、若官主之、故名更賦。外繇、正謂出繇戍錢者。下云式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家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屮蹻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屩、並音居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屮作草、注作蹻、即今草屩也。引宋祁曰、注文今草屩也、屩本作今之鞋也。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音羊旣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邱巨反。公孫弘傳、義之所去也下、顏音丘呂反、丘與邱同、兵乃丘之誤文、丘去雙聲、兵去非雙聲、呂與巨形涉、遂誤爲巨。毋令敗羣。〔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汙、或能合羣致死。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

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師古曰。既輕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下令字。上曰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彊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彊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爲齊相。故即舉齊地言之。沈欽韓曰。齊書高帝紀。揚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強命中。新唐書杜牧傳。今若以靑州彊手五千。則臨菑習弩。古今所同。先謙曰。博昌、千乘縣。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詔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孔子下有曰字。是。引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孔子之言曰。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繇出身勞於循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言其行猶正。又躬耕也。〔補注〕先謙曰。余罪環說是。官本無晉說是也四字。隨收畜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番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畜作畜。注同。番作蕃。並是。惟注文音上作番。與此同。言下多一其字。不爲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補注〕宋祁曰。惑一作或。注同。王念孫曰。惑字本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先謙曰。本書惑多作或。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謂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先。師古

曰爲首而蓄。歷馭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黃金四十斤。以理度之十字是也。史記作金六十斤。又韶文與此多不同。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補注〕何焯曰。文章謂文物與章稱古以立文垂訓者也。貶秩爲太子太傅。吕兒寬代之。式吕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吕郡國選詣博士。〔補注〕王念孫曰。千乘郡名。非國名。國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國字。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亨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亨炊也。養音弋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千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按武帝時無辟雍。此文記引古之誤）誰當貴者。相工指兒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兒寬。結膠漆之契。徙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在本朝。遂至太傅。時行賃作。〔補注〕先謙曰。賃作。爲人庸也。司馬相如傳顏注。庸。卽謂賃作者。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吕射策爲掌故。〔補注〕周壽昌曰。掌故屬太常主故事。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郭嵩燾曰。此廷尉官屬。不與郡卒史同。文

事卒史。主行文書。下云除爲從史。後又以爲奏讞掾。似卒史有員額。從史無員額。其秩又在掾下。廷尉左右平秩六百石。掾史之屬。自當下之。故知蘇說非也。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衞也。言智自衞護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一奏字。先謙曰。一當爲下。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問尚書一篇。〔補注〕宋一新曰。事詳儒林傳。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補注〕先謙曰。表在元鼎四年。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補注〕先謙曰。與猶接待也。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蘇林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豈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補注〕宋祁曰。注令皆下當添使字。何焯曰。召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本之此也。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貸音土代反。〔補注〕先謙曰。裁。斟酌也。闊謂寬裕。狹謂窘迫。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師古曰。繈。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繈音襁。屬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荀氏論語注。負者以器。皇疏。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此繈屬即上擔負者。師古妄謂繩索相屬。先謙曰。輸租繈屬不絕。承上牛車擔負言。故顏以爲取譬是也。沈云即上擔負者。繈屬但言負。亦不言擔也。說文繈下云。觕類也。緥下云。負兒衣。本不相涉。後混爲一。故注家多互訓（呂覽明理篇。直諫篇。本書宣紀。後漢清河孝王慶傳注。並可證）宣紀李奇注。繈。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匡謬正俗云。繈負。謂以繩絡而負之。與此注意同。顏本不誤。俗書以繈爲鏹。故文選蜀都賦。藏鏹巨萬。劉注謂鏹爲錢貫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

羣元。張晏曰：統、緝、楫，聚也。如淳曰：羣，數之元也。臣瓚曰：統楫，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補注〕齊召南曰：按師古解輯楫與集三字並同，是也。但虞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據何本。錢大昕曰：楫當爲揖。虞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揖。秦始皇紀摶心揖志，亦與輯義同。小顏旣知楫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詆瓚說爲不通邪。且虞書輯字亦不從木，注文當有譌誤。朱一新曰：顏云瓚說不通者，謂輯楫本同字，不煩改說。瓚乃謂楫當爲輯，是未明同字之義，爲不通也。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吕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筯反。吕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補注〕宋祁曰：散字下當添也字。先謙曰：李訓祛爲開，義本廣雅。然於文爲不辭。文選舞賦注、後漢班彪傳注並云：祛，舉也。是祛有舉義。宗祀天地，薦禮百神，是爲合舉於天地神祇也。祗戒精專，吕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唯聖主所由，〔補注〕先謙曰：由，從也。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爲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吕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吕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

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泰一作泰山。六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歌樂各有等。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補注〕先謙曰：丞同承。李經注前疑後丞，釋文本亦作承。公卿表應劭注：丞者，承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曆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邕，和也。祀既敬且和，則長為大所享也。闓讀與開同。〔補注〕李楨曰：武紀是歲登封在夏四月，距冬至尚遠，蘇說非也。此謂狀象，武紀云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帝意封禪必有光應，是以開門候之。癸亥宗祀，即上云宗祀天地也。甲子為癸亥明日。上元即指甲子，為六十日之元。肅雍永亨，即上云薦禮百神也。肅雍，永遐也。遐，遠也。遐邇有徧及之象，猶云將若得於群神也。李慈銘曰：亨當作享。古亨享字通。據說文無享字。先謙曰：注謂日下當有下字。太元，官本作大元，是。郊祀志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謂以本瑞改建元年。是歲以封禪改元元封，亦其義也。時尚未改，故寬將建大元不指太初曆。本瑞亦不迫指白麟之屬。公卿表寬以元封元年為御史大夫，從封泰山，即在是歲，前改定太初曆在後，亦傳詳之。上元甲子，不應泛指太初元年事也。亨，官本作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云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充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日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充作見，注大作天，是。上日作白。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補注〕先謙曰：官本臣下有寬字。制

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曆。語在律曆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自上大字官本作夫。引宋祁曰。諸大下夫字當作大。爲下官本脫得字。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時寬有重罪繫。以按道侯韓說諫而免。見劉向傳。又向云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前事此傳未載。故說與此云官屬易之之語不合。錢大昭曰。向傳所云當即爲以負租課殿當免事。寬之咎不止於免官。免疑死字形近而譌。先謙曰。負租課罪未必至死。據公卿表。寬爲左內史。後未嘗解官。則有重罪繫非此時事。疑改文就己。說未可從。凡說以元封元年封按道侯。寬時已爲御史大夫。則罪繫或是居位九歲中事耳。稱意。謂稱上意。官本注豉作鼓。是。廣韻集韻並云以鼓切。與此同。居位九歲。以官卒。〔補注〕先謙曰。表作八年卒。案太初三年正月延廣爲御史大夫。則八年是也。荀紀稱寬卒於太初二年十二月。尤居位八年之確證。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爲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閒。師古曰。遠。窮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師古曰、焉、於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作何、是。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補注〕先謙曰、史記公孫弘傳後錄此贊拔作試。弘羊擢於賈豎、衞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師古曰、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補注〕先謙曰、朋、官本作明、是。史贊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補注〕宋祁曰、南本令作律。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滑稽傳索隱引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史記本作下脫滑字、今補。）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顏說非。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補注〕先謙曰、史贊洛作落。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衞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

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補注〕先謙曰：史贊孫嚴延年、張敞。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補注〕郭嵩燾曰：延當作參諸名臣經文其諸二字多連用。蓋一擊之疾徐。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小也。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補注〕先謙曰：史記掘熏作掘窟。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補注〕錢大昕曰：傳當作傅，傅音附，謂附於爰書也。顏訓為傳逮，似非。先謙曰：各本并作傳者，錢說非。史記酷吏傳亦作傳。集解引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按處字疑衍）。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分與前辭同不也。索隱引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為易，與韋顏訓換同。湯為兒戲，不必知平日有移換他官考實之事，據得盜鼠，亦豈須三日復問。蘇顏說是。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傳訓為傳囚辭本劉說，見下）。蘇顏解為傳囚，失之。蓋劾者，皆見之文辭，劾一也，爰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獄成矣。掠治迺有爰書，訊鞫然後論上，故下皆交覈其文辭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補注〕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國、杜緩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先謙曰：治獄之文已具於上，宋說是。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

也。〔補注〕劉奉世曰、傳非逮也。若傳逮、則不當先書掠治矣。傳者、傳因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獄辭、時獄吏書體皆用此、故從俗呼爲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沈欽韓曰、湯父爲長安丞、丞主獄、凡傳逮出死之事、皆令書之、非泛謂律令也。先謙曰、劉說爰書、於義亦通、但謂父以此使之書獄、則非。湯父驚異其文辭、令書獄、使練習、非以其曉書體也。沈說近之。

父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侯爲諸卿時、師古曰、姓趙。〔補注〕齊召南曰、顏注誤。恩澤侯表、周有周陽侯趙兼、以淮南王舅得封、然當孝文六年、即以罪免矣。此周陽侯、即田蚡弟田勝、孝武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下文言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周陽侯姓趙、不亦謬乎。王啟原曰、田勝爲卿、百官表闕載、在景帝後元之末。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補注〕先謙曰、事之、史記作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補注〕先謙曰、謂周陽侯徧見湯於諸貴人也。史記見下有湯字。

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爲此官也。調音徒釣反。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爲阬曰方、今荊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爲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補注〕錢大昭曰、以循分供職者爲拘泥也。王鳴盛曰、言以文法律令拘制守職之吏、使不得出入。李楨曰、按刑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所以深文拘吏者如此。先謙曰、王李說是。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

湯舞知吕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以御它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補注〕沈欽韓曰。此言無所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誚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先謙曰。正義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或云揆取貨利沒為已有。如水盡涸也。蓋說以沈為長。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補注〕先謙曰。道。稱道也。與。許也。道與之猶言稱許之也。顏訓道為道義。則浮道與之為不辭。史記作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決大獄。欲傅古義。師古曰。傅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補注〕先謙曰。用兒寬是其一證。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補注〕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王念孫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顏云為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先謙曰。亭即平也。此平字衍文。師古所見本多平字。故為之說。實則亭訓均。調平亦均調。無異詁也。史記無平字。是集解引李奇曰。亭平也。此李說多亦字。明師古妄加以右己說。讞。白也。請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辭。非承上之詞。顏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式也。挈音口計反。〔補注〕先謙曰。言上所允行者。則受而書之於板。著其上擇之非為定法。復舉此令以宣布。上奏杜周傳云。後主所是疏為令也。挈。舉也。史記作絜。借字。挈絜古通用。（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大學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絜。挈也。是其證。）揚主之

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摧挫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補注〕郭嵩燾曰：摧謝二字不辭，史記作應謝，集解引徐廣曰：應一作摧。是徐所見本有作摧謝者，摧即應之壞字。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過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之意。〔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官本無曰字。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議，故至於此。〔補注〕劉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先謙曰：史記作固為臣議，如上責臣，則漢書如下此字為衍文也。劉說上責臣上當有固為臣議如五字，轉寫奪之。罪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閒，謂非常朝奏者。〔補注〕王闓運曰：閒即奏，非猶言有時奏事。先謙曰：史記閒作聞，屬上為句。集解引徐廣曰：聞，常聞也。如今制曰聞矣。先謙案：上下文義連屬，不當於此處分別常朝奏與否，史記聞字亦未安，王說是也。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補注〕先謙曰：史記解作蔽。所治即上意所欲辠，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補注〕劉敞曰：吏皆當作史。先謙曰：史記下兩吏字正作史。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其下並同四字。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亦從湯此言，往往釋其人罪，非未奏之前口說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王闓運曰：希覬古字通，不必添幸字。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

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史記表是。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也。〔補注〕何焯曰：鹽鐵出於宏羊，告緡出於楊可，然非得湯不能取信於天子，以酷虐助而成之，故惡皆歸之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旰，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旰音幹。〔補注〕劉攽曰：日旰當屬下句。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注，時李蔡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

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補注)劉奉世曰並音步渠反。旁緣爲姦也。先謙曰劉說是。於是痛繩以辠。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殉字。何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也。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雖可暫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閒。師古曰謂謀議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景帝往來兩宮閒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盡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爲字。引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爲字。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爲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

士。而爲鄣蔽以扞寇也。鄣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師古曰、震、動也。讋、失氣也。讋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失下疑脫失字、官本不疊。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千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音上有操字。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爲小吏之時、與田甲爲錢財之交。及爲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曰字。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服虔曰、薦、荐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荐已在內、甚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爲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補注〕劉奉世曰、薦數猶言頻閒。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書悉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知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爲地。然文似本無甚造事中之也。（案今史記作甚。據劉說則宋本甚或作悉。）王闓運曰、薦、眡、訓薦、是。被劉訓閱、是言李文薦閱內中文事爲名、每欲傷湯也。先謙曰、史記文下有書字、以非下屬讀是也。此刪書字、則以文非上屬爲句、不能爲地、不爲湯餘地也。餘以王解爲長。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補注〕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書、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

近謁居病臥閭里主人。〔補注〕先謙曰，言於閭里主人家臥病也。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作獄官無導也。引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補注〕先謙曰，兵、官本作共，是。史記同。下有告字。郭嵩燾云，變告疑漢人常語，韓信傳一云變告，一云上書變告，正言之，則告變也。黥布傳云上變，非。史記作書變，非上變書。變與告變同文。此文疑共變李文，則不當變下當脫告字。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補注〕沈欽韓曰，唐書王璵傳，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清異錄葬家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蓋寓亡者居室，號曰券臺。朱子云，埋地券，或曰券臺。上書財若干緡。〔孫星衍古文苑有晉楊紹買冢地莂文云，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蓋此盜錢瘞四隅，盜發者即是四隅所埋，不在冢藏中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爲此要約。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五百八十七，唐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奉遣使往諸陵起居，蓋沿漢制。後改二時遣使通

與五十二唐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行事太尉丞相四時行園之制不異。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謂不干其事也。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吕術至右內史。〔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作王鼂。與朝同。司馬遷傳朝錯即鼂錯也。邊通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補注〕沈欽韓曰、劉向上戰國策云、或曰短長。鬼谷子捭闔。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唐趙蕤著長短經。命名本此。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應劭。是。集解引作漢書音義。此下引張晏。不當在師古後也。正文及注短長。史記並作長短。又注長短二字。集解作行長入短。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居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詘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證之左者、言於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ナ、手相左也。右、助也。是左右皆相佐助之義。左即佐字。楊惲傳左驗明白。證驗也。謂其事有徵驗。左者從旁佐證成之。謂以非言左。以人言助之。以實其語也。凡手之用。順者為右。相悟者為左。則成其罪名。使無所遁飾。是相悟也。故曰左證。顏注楊惲傳、舊時在左右見此事者也。與此注並據左右為訓。誤。曰、湯且欲為請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

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間錢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誑也。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補注〕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重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位字。引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史記位作爲。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塞答也。言無以答上責望。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補注〕何焯曰。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先謙曰。被蒙也。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補注〕先謙曰。欲令湯責狀上聞。冀冤得白也。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補注〕先謙曰。美湯母之智。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補注〕郭嵩燾曰：續志尚書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文書。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四曹。武帝時尚書未分曹，凡文書皆總理之。亡書三篋，即所下尚書文書也。具作其事，謂盡舉其事所下文書，皆能盡舉其事，無所遺失。不必其文皆記誦也。安世因給事尚書，遂識其事。惜事則題而顏注未詳，後人遂失其義矣。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衞，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詔曰：〔補注〕先謙曰：官本詔上有下字。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衞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吕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補注）先謙曰。據表凡萬三千六百四十戶。則元封三千戶也。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吕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吕勸百寮。是吕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吕示天下。顯明功臣。吕塡藩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毋空大位。吕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吕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事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吕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吕爲光祿勳。領宿衞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豫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吕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吕

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先謙曰，財猶少也，言惟天子少哀憐之。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誰更作更誰。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衞將軍，兩宮衞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師古曰，寖，益也。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後說非。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補注〕先謙曰，達，薦進也。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爲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爲通。先謙曰，勿，官本作弗。顏注後說是。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

短而自言乎。絕不許。〔補注〕先謙曰。言人臣所執持。是職分之事。何所為長短而自言功。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周壽昌曰。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宮殿中官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薰。從入臺護衣。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謫。〔補注〕先謙曰。官本自作告。郭嵩燾云。作告是也。安世以奴誣郎。告服署自適罰之。不加推按也。自署無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北海太守張延壽為太僕。四年。別見。此作北地。未知孰是。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

室。蓄火以證之。舊新說刻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 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補注〕先謙曰。廷、官本作庭。下並同。 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補注〕何焯曰。以封侯告葬。故曰封其冢。 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無子下。 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養以為子。〔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謂賀雖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為子也。賀早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賀非無子也。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補注〕先謙曰。非指欲封之。書詔權意欲封之。 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上下六字。與下居冢西鬬雞翁舍南八字。為一句。謂處置三十家於此地也。顏說斷讀。 居冢西鬬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

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補注〕先謙曰。賀以彭祖爲子。而詔乃稱賀弟子。其稱彭祖世父賀者。不沒其所生也。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補注〕宋祁曰。浙本作辭祿不受。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復也。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闇反。〔補注〕先謙曰。感即憾省文。見吳世家、索隱。左傳釋文。言可讀。故顏釋感爲恨。薄朕忘故。蘇林曰。本冀君重於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補注〕先謙曰。言今遽求去。是待朕不厚。而忘舊恩也。顏說失之。非所望

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補注〕先謙曰。專精神少思慮也。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八月丙寅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彤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菹弩。介士謂甲士也。菹。插也。箙、皮箙盛弩也。菹音側非反。箙音服。〔補注〕宋祁曰。注文輴也下。別本。浙本並無也字。先謙曰。官本書下曰作云。無也字。是。箙、皮箙古以盛玉。後世乃盛弩耳。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師古曰。塋。冢地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甯縣南。冀字部。在明德門南八里。俗呼張車騎冢。王啓原曰。杜爲杜陵之三年。安世始薨。賜塋踏陵也。史記張湯傳云。杜人。本書云杜陵人。不應此獨否。疑傳寫脫一陵字。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補注〕錢大昭曰。祠堂起於漢。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循吏傳。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朱邑葬桐鄉西郭外。民爲起冢立祠。後漢書馬援傳。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潛夫論云。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補注〕錢大昭曰。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別邑在魏郡。〔補注〕錢大昭曰。魏郡之別邑。當在武始縣。故安世六世孫純封武始侯。先謙曰。錢說未審。辨見下。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補注〕先謙曰。徙封後。仍舊名。故侯表地志富平并屬平原。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補注〕錢大昕曰。表作敞。古書勃爲敦。敦與敞字形相涉。因譌爲敞耳。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

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補注〕王先謙曰。湯傳作獻食丞。案續志。太官令有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本注。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此獻食丞卽主飲食之左丞。太官不主貢獻物。蘇說失之。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補注〕先謙曰。繆。官本作謬。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補注〕先謙曰。其宗之閣殿也。古讀得通假。常歎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姑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據薛宣傳云。主恚曰。嫂何以取妹沒之。既謂元后爲嫂。是則元帝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陳作臣。是。下姊字作妹。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補注〕錢大昭曰。具。南監本。閩本作共。先謙曰。官本作共。是。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鬭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

奮。勤作不節。甚吕過放。師古曰。以放爲非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詔書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吕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犇走伏匿。師古曰。犇古奔字。〔補注〕周壽昌曰。古者宮室通稱。禮君子將營宮室。又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宮中卽室中也。本書亦屢見。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補注〕先謙曰。弟官本作第。是。幸得勿治。〔補注〕王啓原曰。幸。冀也。下吏當考實其罪。今匿不出。以冀吏之不治。此隱度負罪者之意。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罪名雖顯。前蒙恩。〔補注〕郭嵩燾曰。所奏罪皆在前。前侍御史云云。與前蒙恩相應。謂連犯大惡。罪名顯著。前已蒙恩不加究治。故但請免歸國也。驕逸悖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

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衞在位。臣請免放歸國。㠯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弱也。音一豔反。〔補注〕先謙曰。厭、服也。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㠯放爲言。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閒。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埶。〔補注〕王念孫曰。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御覽人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㠯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㠯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

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補注〕錢大昭曰。別鄉疑當作別邑。上文所謂別邑在魏郡也。武始是魏郡縣。非富平鄉。先謙曰。後書純傳云。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又云。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衞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案富平不屬魏郡。則武始不得稱富平之別邑。此自富平之別鄉耳。章懷注范書亦云武始縣屬魏郡。蓋未細檢此傳也。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補注〕王啟原曰。延壽以後不隨陵者。元帝後罷陵不邑。故張氏止杜陵居焉。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補注〕周壽昌曰。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韋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殆即在漢書中。未標別出耳。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著尚多。王尊傳當是商作元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傳贊內。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傳第三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杜周。〔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補注〕先謙曰。縱在酷吏傳。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邊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寇入爲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補注〕宋祁曰。句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史記使案邊失亡上有云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是案邊失亡乃爲御史後上使之也。二語似不可少。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言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宣在酷吏傳。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並在元封間。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補注〕李楨曰。司。相吏反。史記作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補注〕先謙曰。擠。謂推排而去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

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補注〕宋祁曰：新本無法字。沈欽韓曰：孟說得其文凡耳。與鹽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正說篇周以八寸為尺，則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左傳正義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郭嵩燾曰：蔡邕獨斷：策書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命諸侯以策書，罷免亦賜策，以尺一木兩行。惟此所述漢制策簡如此。說文檄二尺書段注引後漢光武紀注：說文以木簡書，長尺二寸，謂之檄。與前書高祖紀同。蓋古本說文如此。檄與常簡宜有異也。儀禮聘禮疏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策八寸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左傳序疏又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六經之策較常簡長四寸，所以尊經。儀禮疏云尺二寸，蓋有脫誤。合諸傳記證之，策長不逾二尺，惟刑書策三尺。朱博傳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正以異於常簡，故自漢相沿以為三尺法。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疑自春秋以來，刑書皆用鑄。定九年，竹刑注：鄧析造刑法，書之竹簡。說文：范，竹簡書，古法有竹刑。鄧析蓋私造之，故取簡易書之竹簡。秦漢以後，網相疑用木簡長三尺者，以示殊重，不可移易。其他簡策無及三尺者。姚鼐云：漢官書制必三尺，天子詔亦三尺。沈氏因據春秋緯之文，以漢尺二尺四寸准周之三尺，不知簡策長短，儒但據漢制言之，於周無與也。

專己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詳在唐書職官志。漢甲乙之令，雖條目不存，大約不外乎此。）宋史職官志：禁於未然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敕，設於此而使彼至之謂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式。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補注〕先謙曰：當，合也，音丁浪反。言法無一成，惟以當其時為是耳。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

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補注〕郭嵩燾曰，漢制，郡國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此言公府及郡國之獄，皆由廷尉鞫治，如以郡吏專屬太守，亦誤。先謙曰，太官本作大。是。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氐讀與抵同。抵，歸也。詆，誣也。詆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罪至不道極矣，更無所謂不道以上也。朱氏據道字絕句，以上屬下讀，謂吏具獄以上之廷尉及中都官也，似宜從之。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周為廷尉十一年免，數之，應在天漢二年。而是年即書周為執金吾，則中廢纔數月。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卒已四年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謀誅，書事之誤如此。先謙案，周天漢二年為執金吾，三年遷御史大夫。據武紀，天漢二年秋，大搜，因泰山琅邪羣盜起，復遣暴勝之等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周之逐捕盡力，正在斯時，史記周傳明言逐盜捕治也。後七年為征和元年，乃書巫蠱起。二年，衛皇后弟子長平侯伉坐巫蠱誅。逐捕與巫蠱兩事，本不相涉。據公卿表，周為執金吾時，弘羊為大司農，此蓋桑衛昆弟子皆在逐捕中，非指弘羊本身。所云衛皇后昆弟子，亦非即巫蠱坐誅之衛伉也。周執法不避貴戚，故武帝嘉之。必牽合後事，以此解為誤，失理甚矣。上以為盡力

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延年最幼。昭帝初。始爲吏。則夾河爲郡守者。延壽、延考也。何焯曰。蔣先生曾田仁事云。仁剌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劾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未視其終。班氏遂仍之。留天之報虐。無或爽也。家訾累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補注〕宋祁曰。空字下疑有令字。（案今當爲令）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補注〕先謙曰。前說是。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補注〕先謙曰。初首先三字同義。復出。不辭。初字蓋衍。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補注〕繆荃孫曰。通志引風俗通云。晉孤爲晉侯史官。後因氏焉。先謙曰。通鑑

胡注。晉武帝時有侯史光。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公羊表。平字子心。仁字中孫。俱齊人。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爲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補注〕宋祁曰。江南本後字下有使字。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爲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罪作辠。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寬。內則爲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疾。一本作侯。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

人書讒耳。〔補注〕先謙曰。好音。美言也。謂丞相未能定見。而爲美言於下以盡悅其素行。顏讀好爲呼到反。則爲好音三字不辭。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補注〕先謙曰。無狀猶言無禮。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爲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爲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補注〕先謙曰。姚範云。言不窮竟其事耳。十字一句。愚案顏姚二說並通。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不登下。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處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此謂令延年平處復奏。延年乃擇其可試以官者奏之於上。言字下屬。若於復奏下加言字。則是衍文。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補注〕先謙曰。可官試。若今之試用官執。外則至爲縣令。內則兩府除用。掾吏滿歲以其事

狀奏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有非之人。有姦妄者。則待致之於罪法〔補注〕先謙曰。官本特作待。法下有也字。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補注〕郭嵩燾曰。吏民上書。宜下丞相御史兩府。其有異者。令延年平處。非從下之延年也。上書言便宜尤與廷尉干涉漢官儀。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左右曹。所劾諸吏郎左右曹也。謁侍中。延年時為右曹給事中。平處所奏事。或由丞相御史除用。或由廷尉議罪。其功罪分別下其章兩府及廷尉行之。上云平處。下云分章。係兩事。與下典領方藥皆侍中所領職。延年為光信任。故常專主其事也。如顏失考。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表。延年始侯二千戶。益封三千三百六十戶。此傳云益戶二千三百。凡四千三百戶。則表云益三千乃二千之誤。傳不數六十者。舉大數也。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知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又云使

樂成。三者不同，蓋史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他字，而表遂誤爲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㠯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補注〕李楨曰：太僕掌輿馬，故有苑馬及官奴婢。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㠯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爲最也。上㠯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補注〕劉攽曰：繫當爲擊字之誤。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補注〕何焯曰：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吉遺言薦之故也。錢大昭曰：公卿表作五鳳三年六月辛酉。漢舊儀云：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缺，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已失，不遑康寧，憂思百姓未能綏。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悉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大夫、百官慎哉！不勖於朕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父民庶，韙朕躬，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法爲命，可不慎與？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此其策命之詞也。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㠯老病乞骸

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牛字。引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補注〕錢大昭曰、疾、南監本閩本作病。先謙曰、官本作病。 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云作曰。 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爲名。 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 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元光。引宋祁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 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緩以甘露三年爲太常、七年坐盜賊多免。七年當元帝初元三年。 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呼以兩目無見者始爲盲、語移轉也。〔補注〕繆荃孫曰、兩目無見曰盲。今欽一目、故謂之偏盲、非語有移轉也。 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鄴字子夏。 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

夫也。〔補注〕王念孫曰，倶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稱欽爲盲杜子夏，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倶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欽惡以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迺爲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纔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宋祁曰，軍武庫，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予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周壽昌曰，續漢書，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先謙曰，荀紀成帝建始三年，作大將軍武庫令杜欽，不重軍字，通鑑同。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補注〕李禎曰，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不言天子。禮記鄭注云，帝嚳有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舜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增九九八十一，合之百二十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蔡邕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娶八妾。以上三說，皆與瓚說不合。班氏白虎通義，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此同瓚說，但不必爲夏殷之制耳。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

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閒也。窈音一了反。窕音徒了反。所吕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吕養壽塞爭也。師古曰。謂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缺、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欲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吕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吕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莧反。劉敞曰。適次下亦同。是吕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李祯曰。術、道也。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補注〕先謙曰。據顏注。則正文作毋必有色聲音技能。顏所見本尚不誤。後人傳寫誤倒色聲作聲色。則音字為贅文矣。通鑑作毋必有聲色技能。刪去音字。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

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張晏曰。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悲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卞、音盤。〔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唯將軍常曰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怠、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嚮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張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說。張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宗之事耳。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漢人屬文。以殷高宗周宣王並稱。以其爲中興之君也。宣紀贊侔德殷宗周宣。卽用此義。屬亦近也。近屬。猶言近今。李尋傳故屬者頗有改變。與此義同。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補注〕繆荃孫曰。何焯云。劉氏校本注文鳴字下更有鳴字。荃孫案。此字當有。后夫人雞鳴卽起。鳴佩玉而去君所也。下鳴字指玉言。故佩玉晏鳴。歎康王后之晏起。先謙曰。列女傳魏曲沃負篇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論衞謝規諫。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古文苑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劉向王充習魯詩。楊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見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辭淫。作詩規之。皆用魯說。是此詩乃刺康王后夫人作

者是鄭公也。本書匡衡傳。衡引齊詩說。及王應麟詩攷引韓詩敍。皆與魯詩說同。知毛傳非也。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補注〕宋祁曰。離字下疑有脫文。先謙曰。官本顏注在蒙化下。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補注〕李楨曰。易緯坤靈圖。正其本。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必謹其始。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倉卒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補注〕先謙曰。玄誤。官本作氏。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非攝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補注〕先謙曰。逮亦及也。爲漢家建無窮之業。誠難以忽。不可以遴。李奇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吝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與字。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蕭林曰。字君力。爲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補注〕齊召南曰，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錢大昭曰，梁喜之子。先謙曰，喜宣帝功臣，齊氏偶有不照。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補注〕先謙曰，迹當作虛字解，猶言蒐求之也。周禮地官序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跡知，謂蒐求而知之也。後漢儒林傳，跡衰敝之所由致。注，跡猶蒐也。顏說迹爲實字，而訓爲觀得失之蹤迹，非是。季布傳，迹且至臣家。注，迹謂蒐其蹤迹也。平當傳，宜深迹其道。注，迹謂求其蹤迹也。此二迹字皆當如訓爲蒐求，注並失之。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師古曰，剌，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北、南、西也。〔補注〕先謙曰，說文，垂，遠邊也。殆爲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夫士也。〔補注〕錢大昭曰，夫宮作未，南監本、閩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作未。士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

忠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補注〕宋祁曰。前本相若字作於宮。唯陛下深戒之。變感吕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吕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吕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石經殘碑高宗之享國百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丁五十九年。陸僞古文出於汲冢古文之後。故據汲作五十九年。要在所吕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然其誠。熒惑爲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補注〕先謙曰。注景公下當有時字。吕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饔膳。張晏曰。二宮。卽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饔。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補注〕先謙曰。太后上當有帝字。致晨昏之定省。〔補注〕先謙曰。官本晨昏作昏晨。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吕奉淫侈。匱萬姓之力吕從耳目。師古曰。縱、恣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吕誅忠良。賢俊失

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謂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補注〕王念孫曰：失讀爲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謂賢者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爲佚。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曰：爲，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以，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補注〕先謙曰：官本據作取。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爲心，內省己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師古曰：涖，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補注〕宋祁曰：四語，禮記祭義曾子之言。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能下終始作始終，不及下無於字。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

官職。遠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補注〕沈欽韓曰。以上四語說苑臣術篇李克對魏文侯語與此及大戴官人篇略同。近觀其所爲。〔補注〕劉敞曰。當云近觀其所爲主。注文甚有妄刊去之。宋祁曰。爲字下南本浙本並有主字。先謙曰。據下顏注則有主字是也。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爲主謂託人以爲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爲人之援而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爲主越本作所爲。非是。進也當作進之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觀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此字。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師古曰。長謂崇獎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補注〕王念孫曰。治之當爲之治。上文鉅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戾也。逆罪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補注〕宋祁曰。說別本浙本作悅。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衆庶咸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幾嗣日廢，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爲煩，不足遍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補注〕先謙曰：罷謂非稱病，故未錄用。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補注〕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予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決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說一世字歟。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補注〕何焯曰：欽爲野王奏記王鳳，不見聽，語在馮奉世傳。野王以京兆尹王章薦以代鳳，鳳風御史中丞劾之，欽之救解，亦爲王氏補過也。先謙曰：胡常見翟方進、儒林傳。欽救解胡常事無所見。及繼功臣絕世。〔補注〕齊召南曰：功臣表杜業說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述張湯功臣絕世乃欽兄子業之事也。表傳互異如此。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少作小。心不介然有閒。〔補注〕宋祁曰：說文：介，畫也。畫則必有閒，故介一讀閒。閒，古莧切。言穰侯昭王其君臣心中不曾介然有閒隔也。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任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雎爲秦相，穰侯就國。〔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文穎。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遣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補注〕先謙曰設猶宜元年傳注放猶屏也。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所屬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分、別也。介亦別也。合則進。不則退。辨之甚然。守而不移。故曰執進退之分。分介隸形相亂。經典字多互用。陸氏釋文中不可枚舉。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鄭氏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何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喩。則是其義非謬。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鄭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

杜氏，追告韓詩也。〔補注〕錢大昭曰，漢孟毓碑云，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其言與欽同。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知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意並作息。先謙曰，顏讀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爲句，但治安變異四字不辭，疑作息是也。主上照然知之。〔補注〕錢大昭曰，照，南監本、閩本並作昭。先謙曰，官本作昭，是。故攀援不遺。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猶引此書之。〔補注〕先謙曰，元后傳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僞古文作公無困哉。弄也。逸周書祭公解亦云公毋困我哉。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時章不以劾鳳見罪，而以奏薦馮野王，遂張羌人爲罪，故欽欲鳳暴揚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補注〕先謙曰，左昭元年傳，引其封疆。注，引，正也。一曰引，否控執之爭，引猶言爭執也。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補注〕宋祁曰，南本無章事二字。並見郎從官展

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原自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將、助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補注〕先謙曰。官本支作友。引宋祁曰。友疑當作支。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補注〕錢大昕曰。業字君都。見公卿表。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衞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鴻嘉元年。業爲太常。七年免。七年當永始三年。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補注〕周壽昌曰。長母王若。元后姊。李祯曰。定陵。汝南縣也。長就國當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爲不敬。〔補注〕先謙曰。立與業書。而丞相史於長所搜得者。蓋長出關時業以此市恩。坐免就國。其春。〔補注〕先謙曰。綏和二年。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

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伸、辟讀曰僻。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補注〕錢大昭曰、在當作坐。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坐。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補注〕錢大昕曰、翟方進傳作孫閎。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漫、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弟。〔補注〕先謙曰、弟同第。官本作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羸也。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補注〕先謙曰、嘗官本作常。丹前親鳳邑

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閩本作冀。是。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太山人。官至常山太守。毛當作屯。說見儒林傳。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以熏轑天下。師古曰。熏音熏灼之。轑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弭。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示天下。〔補注〕郭嵩燾曰。車千秋傳尉安黎庶。尉字通。百官表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張釋之傳亦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是尉亦有平意。上云廣持平例。此云尉示天下。皆持平以慰安天下之心也。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師古曰。骾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諂

怨故許后、被加以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補注〕先謙曰、謂世執朝權。意若探湯。師古曰、言畏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哀帝建平四年、業為太常、三年貶、與下元壽二年丙昌為太常合、此云歲餘、誤也。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補注〕先謙曰、選舉屬官、不以實也。

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師古曰、闊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逕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補注〕繆荃孫曰、業子輔、輔子憲見表。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猶有嗣、杜氏獨絕也。〔補注〕先謙曰、業孫憲、建武中先降梁王劉永、不得封。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類。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非在周爲唐杜氏也。〔補注〕何焯曰、史家之微辭也。蓋謂推其故而不得。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補注〕王念孫曰、關雎見微、即指上文杜欽說王鳳語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顏說未確。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陒。服虔曰、抵音紙。陒音羲。謂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時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陒、毀也。言因事形先謙曰、官本抄作鈔。

勢而擊毀之也。隵音隵。一說，隵讀與巇同，音許宜反，巇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巇篇也。〔補注〕先謙曰：隵、垝之或體，說文：垝，毀垣也。詩氓「乘彼垝垣」，傳：垝，毀也。管子霸形篇注：垝，敗牆也。抵隵，謂因其毀而擊之。如劾方進於已死，及哀帝立而排擊王氏，皆所謂抵其隵也。師古謂擊毀之，非是。一說亦非。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疑可刪。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椑榼。卽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以溲便者也。椑音鼙。〔補注〕沈欽韓曰。趙襄以知伯頭爲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爲觴。則云虎子者非也。元僧楊璉眞伽發理宗頂骨爲飲器。胡俗同然。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人援助也。漢方欲事滅胡。〔補注〕先謙曰。逐胡稱兵。始於元光二年馬邑之役。而建元中卽欲事滅胡。則知武帝雄心定於卽位之始矣。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大宛傳索隱。更。經也。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補注〕劉敞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爲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先謙曰。史記作堂邑氏故胡奴甘父。則服顏說是。索隱云。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

宗從書。雖稱堂邑父而略甘字。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由匈奴過。〔補注〕先謙曰。據下文。騫以軍臣單于死之歲還。爲元朔三年。去十三歲。則出使在建元三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鄉本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指字。是。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脫。引宋祁曰。越本脫作今。錢大昕云。予見宋大字本正作今。詳其文義。以今亡爲句。閉道連文。謂閉其道不使往也。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爲校書者妄改。先謙案。史記亦作今。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爲發導驛抵康居。下爲孫發譯道送騫。史作發道譯送騫。譯驛通。然合諸文校之。並譯字是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作立其太子爲王。外國因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是。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一云夫人爲王。宋所見古本。蓋兩存而未刊者。旣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補注〕郭嵩燾曰。史記。君作居。是也。西域傳明言月氏爲匈奴所敗。徙遂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而大夏傳云。都嬀水南。嬀水爲今阿母河。其地屬布哈爾。近多爲俄羅斯侵踞。當時皆大夏地。月氏踞居之。並嬀水以北

爲界。以兵力臣屬大夏。而大夏仍自爲國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遠字。官本千作于。是于遠疊聚。千遠非疊聚。且本當云以爲于而遠之注可證。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並傍字。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朔三年。史記此下云。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據匈奴傳。徐說是也。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補注〕宋祁曰。古本胡字上有故字。先謙曰。史記亦有故字。其上亦云故胡奴甘。既歸漢。則不應直稱之胡人。且本書前省故胡奴三字。似此處故字尤不可省。古本有故字是。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先謙案。騫歸在元朔三年。史記大宛傳有確證。西南夷傳特追溯前事。非謂騫以元狩元年歸也。考異所疑。何其不審。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補注〕宋祁曰。古本旁字下有有字。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

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迺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補注〕先謙曰、邛山、即地志嚴道下之邛來山、元和志、邛來山今在滎經縣西五十里、山出竹、高節實中、堪作杖、名邛竹、因山以爲名也。一統志、山在今滎經縣西南、餘詳地理志。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補注〕宋祁曰、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史所稱居國也、漢時中國謂之地著、見食貨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師古曰、乘、大象、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以象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居漢西南、此漢字似不可省。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補注〕宋祁曰、顏注前古本宜作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閒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閒使者、求間隙而行。〔補注〕先謙曰、犍官本

作犍。四道作數道。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師古曰。皆夷種名。駹音尨。莋音材各反。徙音斯。僰音蒲北反。〔補注〕宋祁曰。新本邛字上有出字。先謙曰。史作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官本注此作北是。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氐與莋二種也。〔補注〕宋祁云。越本無行字。南方閉嶲昆明。師古曰。嶲。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嶲音先蕊反。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服虔曰。滇音顛。滇烏出其國。〔補注〕先謙曰。官本此注併在或至焉下。烏作馬是。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閒出物。謂私往市者。〔補注〕先謙曰。史記閒作姦。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以爲事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狩元年復通。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補注〕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宋祁下應有上字。劉所見本無知字）宋祁云。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迺封騫爲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補注〕周壽昌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注侯國。水經注亦以爲卽騫所封。後宣帝復以封王舜爲侯。顧不引地志。但取美名。殊疑非此地名矣。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衞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後二年爲元狩二年。與武紀合。史記作其明年。誤。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

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齊召南曰鹽澤即蒲昌海于闐及葱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洛普淖爾沈欽韓曰一統志蒲昌海在沙州衞西北境外裴矩西域記云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按西州乃唐立裴矩隋人豈知此)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地記今稱呼羅布淖爾在安西府西少北邊外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皆不重西字先謙曰官本不重西字史記重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霍去病匈奴傳事在元狩四年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焞煌以西(補注)齊召南曰西域傳月氏遂去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然則本文祁連即指酒泉張掖金城之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地在敦煌之東注當云祁連以西敦煌以東也先謙曰兩焞字官本俱作敦 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爲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翕同(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殺昆莫父者匈奴非大月氏 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乳飲之 又烏銜肉翔其旁。(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烏嗛肉蜚其上 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補注)郭嵩燾曰案西域傳罽賓西北與大月氏接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

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傳云至疏勒南與葱嶺屬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葱嶺左右爲今東西布魯特地烏孫即今伊犂婆皆沿葱嶺南徙烏孫傳云本塞地大月氏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據此則塞即烏孫地昆莫立國乃改名烏孫是烏孫之民本塞種而雜有大月氏種漢書西域諸國實與身毒佛國無涉塞地爲大月氏所併其遺種踰葱嶺南至罽賓罽賓傳亦云成帝時大將軍王鳳言縣度之險非罽賓所能越縣度在今巴達克山之西罽賓又在其西可知唐僧元奘西域記以迦濕彌羅爲古罽賓迦濕彌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爾也於是相沿以北印度爲罽賓唐書罽賓治循鮮城亦據印度書之謬漢志略以月氏在媯水北當今布哈爾罽賓在縣度南當今阿富汗其南至確（阿富汗即要烏罕）並踰葱嶺以西經縣度又折而南乃至罽賓不得爲北印度明矣唐時以北印度當罽賓遂并以塞釋聲相近通謂之釋種不知烏孫塞地詳見西域傳顏注以爲附會者之殆誤也 塞王南走遠徙

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補注）先謙曰健壯大也 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補注）先謙曰官本遣作遺引劉敞曰遺字當作遣宋祁曰作遣是 其勢宜聽 師古曰言必聽從於漢 則是斷匈奴右臂也（補注）何焯曰騫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指招烏孫居祁連敦煌間故地而言先謙曰昆莫地空史記作渾邪地空無人招以東居故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郭嵩燾云西域大月氏傳遂去過宛西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據此則月氏烏孫在祁連敦煌間月氏當近南而烏孫稍北

月氏既併烏孫，又為匈奴所破，乃西踐塞地。昆莫攻破月氏，而據其地，號烏孫。則所謂昆莫故地者，正指敦煌間地言之。武紀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來降，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昆莫故地，當在敦煌，時尚未置郡，故騫以為昆莫地空，可以招烏孫使居故地。史記作渾邪者是也。漢書推原昆莫故地，徑據昆莫地為言。此所言今烏孫地，恐未達班意。渾邪王正治昆莫故地。其後十餘年，始置敦煌郡。此云金城西傍南山至鹽澤，亦與地勢未合。又案地理志張掖郡注，應劭曰：張國臂掖，故云張掖。武帝猶感於張騫之言，取斷匈奴右臂為義，因有此名耳。

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補注〕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道字下更有一遣字。何焯曰：於道中若得便宜，遣其副也。先謙曰：古本浙本道字下當是遣字，而後人誤并為道也。道下加遣則文不成義。宋所見蓋元是遣字，若是道字，則當云重一道字，不得云有一遣字矣。史記作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補注〕先謙曰：大夏下史記有安息、身毒、于窴、扜罙諸國。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二年騫為大行，三年卒，與此異。後歲餘，〔補注〕宋祁曰：古本騫卒下復有騫卒二字。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

孔穴也。故此下言鑿空。通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以卜。（補注）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先謙曰。史記亦作發書易。然詳鄧說。則古本是也。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李奇曰。靬音軒。服虔曰。犛靬。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犛靬。卽大秦國也。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爲名耳。驪犛聲相近。靬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補注）郭嵩燾曰。西域傳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卽北海。其地距安息諸國絕遠。疑所謂北海者。卽今裏海之北境。今謂之裏海。其南境之烏滸河。界波斯。故自奄蔡達安息犛靬諸國。皆所通西域至遠之地。終西漢之世。惟安息遣使貢獻。餘國雖屢遣使。固未一通中國也。後漢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犂鞬。卽今意大利。西隔地中海。爲安息所閡。漢使亦未能一至。班史亦約略言之。不詳其始末也。先謙曰。史記犛靬作黎軒。官本注兩作軒。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數百下有人字。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

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補注]錢大昭曰：地志無沈黎、文山二郡。沈黎省於天漢四年，文山省於地節三年，皆併蜀。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補注]先謙曰：前，往也。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補注]先謙曰：史記遣使下有柏始昌、呂越人等。索隱謂之初郡者，後皆叛而併殺之。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補注]宋祁曰：越本無皆字。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封二年。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則聽而遣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樂下有往字。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爲限禁，遠近雖賤人私隸，並許應募。[補注]先謙曰：予節，予求使者節也，屬上爲句。募吏民，則從往之人衆耳。官本顏注在以廣其道下。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補注]先謙曰：具備人衆，官本作備衆。錢大昕云：宋大字本備衆作具備人衆。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爲難，必當更求充使也。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補注]郭嵩燾曰：顏注非也。漢法，死罪皆聽贖，罪愈重則贖金愈多。所使盜幣不足當重罪，輒加覆按，致之重罪，使因所使盜以贖。既贖而復求使，是以其非無習而其犯法益輕。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官所齎

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補注〕先謙曰，史記，其使下有皆貧人子四字。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補注〕先謙曰，謂外國市漢使所齎官物，使者以賤直上聞，而自私其利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乏絕貲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補注〕宋祁曰，怨，浙本作怨。先謙曰，貲，史記作積。姑師，集解引徐廣曰，即車師。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匪之則利，不討則爲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災害，與此義異。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補注〕周壽昌曰，時從票已失侯，因此役更封浞野侯也，此應稱故從票侯。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補注〕先謙曰，據功臣表，破奴元封三年封浞野侯，所謂明年即元封三年也，與破奴傳云後一年合。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甕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獨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迺知世宗時犛靬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迺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罋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犛音氂。〔補注〕宋祁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犛靬。越本作犂靬者非。又注文罋字，按西域烏弋傳師古音罋於龍反，汲水瓶也。今雖與罋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要必無二音，亦當云一音。先謙曰，西域傳安息王以大鳥卵及犛靬眩

人獻於漢而於烏弋山離國亦云有大鳥卵如甕後漢西域傳條支國出大雀其卵如甕永元十三年安息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安息今波斯烏弋山離今俾路芝條支今阿剌伯據西域傳載大鳥卵者安息也而其種實出條支烏弋山離蓋皆近海炎地也其性不能耐寒僅後漢時一來獻餘皆獻卵而已今阿剌伯出此鳥名駝鳥其形如駝可以挽車西人尤重其卵以爲供具或朱綠之飾以金銀宋祁謂大鳥與犂靬獻蓋未究知其實耳先謙曰犂靬史記並作黎軒外國地名多同聲異字越本亦未還非宋說皆未當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窮河源。〔補注〕先謙曰此句下史記有河源出于寘五字。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補注〕王闓運曰爾雅西方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故以玉石名河所出山爲昆侖。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則字在過之上文義更顯所以示外國富庶也帛下具下並有以字。吕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氐。師古曰氐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反。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吕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補注〕先謙曰其史記作甚益二字。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大宛吕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吕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許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言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恣成之皆於天子而

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補注〕王闓運曰。進孰者進見孰習也。以習孰故指所不齎而言及馬矣。先謙曰。王說是。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有死亡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流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道遠之處無城郭之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言字及上之字。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罵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椎破金馬。擔之而去。示絕宛也。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補注〕周壽昌曰。顏注非也。此言宛國中之貴臣。不得以中貴人連讀。觀李廣利傳云。宛貴人皆以爲然。又云。宛貴人殺宛王可證。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

閼。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補注〕周壽昌曰。廣利中山人。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補注〕齊召南曰。徐廣云。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害除。案此王恢以擊破車師功封浩侯。與元光中設計馬邑以大行令爲將軍下獄死者不同。此在後。先謙曰。史記故浩侯上有趙始成爲軍正六字。此下有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九字。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財與才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在郁成下。財與才同。與罷讀曰疲。併在皆飢罷下。奪下師古曰三字。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太初二年秋遣浞野將匈奴不還。其夏當作其秋。史記亦誤。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補注〕先謙曰、輪臺史記作侖頭。為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故囚徒使其扞禦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爲斥候。〔補注〕王鳴盛曰、寇盜、皆爲寇盜當刑者也。扞、謂若扞禦之扞。謂以人監守之耳。郭嵩燾曰、案王說非也。案法、弛刑徒戍邊爲發讁。秦因之有七科發讁。所發之惡少年亡命。則亦寇盜之流也。刑徒兼及死罪。而從未云發及寇盜。蓋亦古人正名之義。疑敘因徒扞寇盜。當時常語然也。弛刑徒有罪者。隸之兵籍。校尉領之。當以兵法部勒。無責扞禦。如王說則此扞字與上赦字下發字相揹。而義不可通矣。（顏注以從從軍爲斥候。釋扞寇盜三字。亦附斥候軍中。一非發讁從征萬里外。豈得專爲斥候而已）先謙曰、官本注、從作徒。是。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迺得行。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補注〕王念孫曰、此謂負私糧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顏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糧以從之馬也。顏云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騾駱它以萬數齎糧。〔補注〕先謙曰、史記糧下有戰字。齎上有多字。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張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

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補注〕沈欽韓曰。寫水使涸。就其空爲地穴攻城也。墨子備穴篇。善攻者穴土而入。郭嵩燾曰。大宛當今浩罕地。北依納林河。城外流水。蓋環城山溪注納林河者。先謙曰。此敘遣水工之故。尚未至宛。而顏云下再敘其事。誤也。此文作一句讀。徙水穴城。不分二事。一說近之。空讀如字。沈說近矣。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居延張掖縣。休屠武威縣。皆都尉治。武紀。太初三年。遣路博德築居延澤。蓋二縣於是時置。居延休屠皆匈奴地。取於元狩中。而志云二郡縣太初所開也。衛酒泉者。以備胡。雜武紀匈奴傳甚明。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車當作運。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爲執馬校尉。一人爲驅馬校尉。〔補注〕先謙曰。史記驅下無馬字。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補注〕宋祁曰。古無復字。予謂後字當存爲是。（案古下脫本字）先謙曰。兵字應下屬。與多字連文爲句。明小國畏服之由。宋誤讀史記作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知多字單文不成句。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漢書曰。李廣利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蓋傳會妄說。不知出何書也。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

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歷其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補注〕宋祁曰。古本作源。先謙曰。史記亦作源同。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先謙曰。不即否字。本書用不字號句者甚多。宋因史記有解字而云然。未當。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補注〕王念孫曰。其外城壞至以王毋寡。錯簡正文六十九字。當依史記移置攻之四十餘日下。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衍。當依史記删。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補注〕先謙曰。史記漢人作秦人。外夷稱中國秦漢一也。亦見匈奴傳。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已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有本末之末，蔡音千曷反。〔補注〕錢大昭曰：按服說音蔡字當以楚言讀之。說文蔡下云：讀若江南謂酢母為蔡。淮南俶真訓注：蔡讀楚人言趣禁者蔡之，蔡本字為音。漢魏注家此例甚多，蓋漢人未有反切，徒以聲相譬況，聲不足明，則又為內言外言、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閒人言、以舌頭以舌腹言，皆注家委曲曉示之近似。段若膺獨不明乎此，注說文於此等處均改他字，不知漢人本有此例也。先謙曰：史記昧作待，漢下有使字，文義較明。昧蔡後非在西域傳。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飤。〔補注〕先謙曰：為音于僞反。史記為上有以字，則為讀本音。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補注〕先謙曰：壺充國，太初元年為鴻臚，二年免，見公卿表。千餘人別至郁成，城〔補注〕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郁城。王念孫曰：郁成下當重郁成二字，與城守為一句。先謙曰：宋說誤，郁守字王說是也。史記正作別到郁成，郁成城守。古本浙本蓋因郁郁形近，誤郁為郁，其上下又脫兩成字也。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補注〕先謙曰：史記負作偩，疑本書誤脫偩字之半，後人見負字無義，遂改為負。師古依文立訓耳。攻郁成急。〔補注〕先謙曰：史記但云貴郁成，未嘗急攻，情事不同。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補注〕齊召南曰：外戚傳並不言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搜粟都尉後為少府者，另是一人。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官桀為少府。

年老免。卽合此傳。劉顏注乃闕疑此非上官桀。裴駰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補注〕何焯曰。將字衍文。如注強爲之說耳。下同。先謙曰。此與下文大將軍。史記並同。則是班用元文。非衍也。諸將獨貳師將貴。因而稱之大者。大其爲將軍耳。要是駁文。不合史例。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毒猶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李慈銘曰。生將謂生致之也。將讀將送之將。先謙曰。史記將下有去字。文義更明。恐班奪佚去字。非重大也。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補注〕先謙曰。後行。上文所謂後復行也。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補注〕先謙曰。將、郎亮反。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補注〕先謙曰。後行與上義同。史記作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目此物故者衆。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昭紀及蘇武傳。〔補注〕沈欽韓曰。楚辭下牟百姓。亦作侔。荀子榮辱篇侔侔然惟利之見。集韻、牟取也。大也。此爲侵取之義。顏注非。先謙曰。牟訓取。是也。食貨志注。牟取也。景紀使牟萬民。李奇注牟、食苗根蟲也。則顏說所本。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補注〕何焯曰。張騫傳云並南山至鹽澤

空虛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稱矣。所以爲此誣起本源明其事不實而兵爲得已也。先謙曰、案武紀太初三年、路博德築居延。後匈奴復入酒泉張掖殺都尉。匈奴傳謂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蓋匈奴雖徙幕北、侵掠未已。何焯據傳敘語、漢謂詔書不實。臆說失理之甚。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補注〕先謙曰、江、攘名。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泝、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泝河也。泝音素。〔補注〕郭嵩燾曰、案河山即張騫傳所云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是也。河源所出凡二、一北出蔥嶺、一南出于闐、同匯於蒲昌海、東南流爲星宿海而委。傳云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疑所據爲河源者于闐山也。自玉門陽關以西、皆流沙地。水道提綱以今青海當西海、則所云河山爲河所出之山明甚。從河上泝而名所出山曰昆侖。顏注析河山爲二、而不詳其地、與涉流沙通西海自爲虛實、恐未然也。李慈銘曰、泝正字當作遡、今作溯。先謙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先使路博德築城其地、爲貳師軍行所必經也。士大夫徑度、師古曰、徑、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爲新畤侯。〔補注〕先謙曰、嘉其能勇決、故特重斬王首。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

二千石百餘人。千石已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自樂前行者。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讁。言已罪讁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補注〕郭嵩燾曰。漢法七科讁。一曰吏有罪者。此云黜其勞。主軍官吏言之。蓋吏之有罪者也。但許其立功贖罪而不授官。故曰黜其勞。意在示人以重犯法也。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充之。故云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萬金。郭嵩燾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史記平準書注。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上文還入玉門者萬餘人。而為軍官吏千餘人。是士卒受賜約萬人。史記云四萬金。直錢四萬萬。並通言之。此云四萬錢。則一士卒所得之賜也。漢法。凡賞賜有帛。有金。有錢。各分數品。云直四萬錢。蓋金帛數者合計之。無以他財物充賞者。顏注未審。（張禹傳云。黃金錦帛直數千萬。亦可證。）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還。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師古曰。郅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補注〕先謙曰。史記餘在里字上。此誤倒。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補注〕王闓運曰。惡睹所謂昆侖。言高二千五百里之山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有恠異言。故為放字。因解為不效。非矣。之

矣。〔補注〕先謙曰。此全本史記大宛傳贊。不敢斥書武帝志窮河之失。舉崑崙之非實以寓諷也。武帝所名崑崙。非眞河源。然因此竝疑崑崙則蔽所不見之失也。聖祖康熙四十三年。聖祖命侍衛拉錫等窮河源至星宿海。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命侍衛阿彌達窮河源。還奏。星宿海西南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河水色黃。回旋三百餘里。入星宿海。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伏讀高宗御製文集。有河源按語。河源簡明語二篇。彌錄於此。以曉學者。餘詳西域傳。御製河源按語曰。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又司馬遷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於是酈道元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外。書器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即星宿。彼時譯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並得眞源。然崑崙之辯。亦不爲無因。蓋崑崙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稍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崑崙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崑崙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遼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御製河源簡明語曰。予既爲河源詩並按語。撥識失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黎蒞以釐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徵辭。雖彼此細猶事則明。恐卷帙或繁。乃彙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崑崙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但山海經。附錄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注。則采於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至於煩文。且崑崙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指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諾爾爲河源之語。鄂敦爲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顯見梗概矣。潮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潢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爲微流。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

中國與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敍其簡明提略如此。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昔在顓頊，〔補注〕錢大昕曰，劉知幾譏前篇首云，司馬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繼以其自序曰云云，方合著述之體，其說固然，然此例人所共知，孟堅命世大才，詎猶未了，蓋叔皮父子踵史遷而作書，故自敍一篇悉因舊文，附以後事，取述而不作之義，遂主攟摭，非失於檢點也。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燿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補注〕郭嵩燾曰，律厤志，太陽者，南方，南，任也，淮南天文訓，天道曰圓，圓者主明，南正者，主明之義也，淮南亦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天用莫如日，人用莫如火，司天屬神者主日，司地屬民者主火，南正向明以測日，火正順時以改火，各據所用言之。先謙曰，郭說是，尚書孔疏引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得獨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地，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火官，故掌地猶為火正，據此以兼職言稍異，然火正之不為北正，益可見矣，史記火作北，傳寫誤耳，索隱採顏注正之，又引劉氏曰，黎為火正，以淳燿敦大，光照四海，此幽通賦所本，又引瓚注古文作北正，作古文作火字非也，七字明古鈔作北正之本，此注引誤。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臣瓚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補注〕錢坫曰：據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先謙曰：索隱：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按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先謙案：楚世家集解引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小司馬以彼說為當，不應於此反不聯也。大戴禮帝繫篇亦云老童產重黎，是黎本名重黎，且此文皆本國語，小司馬以為遷誣其先，失理殊矣。

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補注〕何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正義：宣王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徧以時王所命之官，別為司馬氏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下有所字，是。

司馬氏世典周史。〔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先謙曰：索隱：司馬更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然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王啟原云：史佚，逸周書或稱尹逸，則佚姞姓，黃帝後也。春秋尹氏是其胄裔，耶時猶貴寵為公卿，未嘗中衰。佚後為司馬氏，別無他證，未能與史公爭審矣。

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隨會奔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屬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誘而還時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假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補注〕齊召南曰：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耳。又案隨會奔秦時，未為中軍將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先謙曰：索隱：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魏也。先謙案：奔秦奔魏，理元可通，遷說自不誤，顏之獻疑，適增其惑。

而

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爲秦所滅。號爲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爲中山相。〔補注〕先謙曰。見國策、呂覽及人表。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論來頓反〔補注〕先謙曰。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諸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集解引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此說傳爲搏也。又引晉灼云。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劍論兵書相對爲文。義謂劍術者著論傳世。晉說是。集解引服說善。下有傳字。官本來上有音字。蒯聵其後也。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聵也。師古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主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司馬蒯聵不使應敵。非刺客傳中人。張文虎曰。刺客傳無蒯聵。惟荊軻傳有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云云。疑蓋聶即蒯聵之誤。榆次本趙地。古聶字本作聑。與聵從耳。聑與蓋形相涉。爾雅釋詁、釋文云。又作嘳。說文耳部。聵字籀文作𦖋。與聶字形皆相涉。蓋傳寫錯亂。如淳魏時人。或尚見史記舊文。索隱云蓋姓聶名。則所見本已誤矣。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服虔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曰。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古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古作各。是。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爲郡守。錯孫蘄。師古曰。音新〔補注〕先謙曰。蘄、史記作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補注〕沈欽韓曰。秦紀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魏王入上郡少梁以謝秦。是入秦即名夏陽。上句云事武安君白起。則爲昭襄王時。此語殊乖次第。先謙曰。少梁更名夏陽。尚在惠文後九年錯拔蜀之前。此文補述之也。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爲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古曰。郵音尤。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城西北四里。有司馬遷碑。蘄孫

昌為秦王鐵官。〔補注〕先謙曰。王、史記作主。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為武臣之將也。〔補注〕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王念孫曰。劉通鑑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叙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史記。）始皇之時。卬安得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疑史異說。誤矣。先謙曰。本書項籍傳。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封為殷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卬為殷王。都朝歌。卬降漢。地為河內郡。是徇朝歌定河內實一事。武信君之為武臣。更無可疑。劉說非也。但此文本當昌為鐵官。當始皇時。屬上讀。與卬事無涉。後人自誤會耳。王謂史記誤。亦非。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師古曰。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赤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無澤。索隱。漢書作毋擇。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不作懌也。緒王本史記索隱擇仍作懌。毋懌為漢市長。〔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長安四市有四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爵九級曰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補注〕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則其位上士。若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罪由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矣。仁傑曰。韋昭云。史記稱

遷爲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爲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案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則非官屬與外孫尊之矣。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五臣注。太史公。遷之父。按遷被刑。談死久矣。安得以父故官爲稱。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先人、謂先代賢人。非以太史公爲談自稱。按遷此書言僕之先人。又非先代賢人之謂。又遷自序云。談爲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爲令而自尊曰公者。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爲公。漢書音義陳涉爲楚王。沛公起豐沛。故從楚制稱公。史記有柘公。留公。索隱。柘縣留縣令也。故曹參爲戚令稱戚公。夏侯嬰爲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陵書。談由太史丞爲太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爲令耳。其稱公者。如柘留戚滕之比。非尊其父而然。李慈銘曰。太史公自是當時官府通稱。因非官名。亦非尊號。如後世之稱太史氏。亦非有此官名也。流俗相沿。如晉之中書令稱令君。唐之御史稱端公。不必以其尊官也。衛說不通。因公字而附會之。至官曹稱謂。例不見於百官志。亦不必疑。宋一新曰。衛宏所說。謂位在丞相上者。蓋謂朝會之位。以其國史所關。使之崇邇至尊。以便記注。非以其爵秩。亦非必以尊寵也。（正義引志林。已有朝會坐位之說。特其論過泥。）此如唐之起居舍人。秩從六品上。而分侍左右。乘筆隨宰相入殿。蓋其職非使然。惟言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則非其實。本傳言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李陵傳。言太史令司馬遷。是遷官爲太史令無疑。李云太史公爲當時通稱。其說甚確。遷自云廁下大夫之列。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除。六百石。本紀宣帝罷吏六百石。位大夫。合以史公自言。則其官爲太史令。其秩爲六百石。安有如衛氏所云者。惟漢舊儀言太史公秩二千石爲異。此則或談任職時。增其秩以示寵。或官秩尊卑。隨時升降。或記者偶失其實。闕疑可矣。先謙曰。遷書近乎卜祝之間。廁下大夫之列。官職自明。宋晉吳氏駁衛說。是遷自謂太史公。則太史令實有太史公之稱。顧謂遷尊其父爲公。韋昭謂楊惲尊遷爲公。合之遷書。理不可通。李宋二說得之。吳氏駁公之說。失之鑿矣。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如律曆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見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太史公仕於建元

元封之閒。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師古曰：誖、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誖、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誖作悖，集解引顏注亦作悖，注作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曰字。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補注〕郭嵩燾曰：言六家同務爲治，而所施異宜，不相爲用，務此則絀彼，故曰有省不省。下言道家爲術，無所不宜，則亦無所不省也。顏注誤。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補注〕李慈銘曰：史記詳作祥。古祥、詳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本或作詳。孟子申詳，檀弓作祥。先謙曰：衆猶多也。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是宜，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補注〕李楨曰：褚補史記日者傳言孝武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厤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家爲主。人取諸五行者也。據此，知忌諱拘畏，西漢時已如是。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曰其事難盡從。然其敍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補注〕先謙曰：正義引韋昭云：墨翟之術也，尚儉。是曰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補注〕李慈銘曰：梁玉繩史記志疑以儉字爲求的，引許林莊份說爲檢字之

誤。案梁說是也。名家以察名實爲務。不得云使人儉。蓋檢卽斂也。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注。檢、斂也。本書食貨志作不知斂。名家以譏撥檢察人。使各約束於禮而不得肆。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若作儉。則與墨家義犯矣。釋茎孫曰。古檢儉險多通用。易。君子以儉德避難。說刻云。一作險。險且稅。釋文云。古文歸本作檢。可證。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贍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贍。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折關破鍵。使羨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說並通。健、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哀公篇。孔子曰。無取健。注。健羨之人。說苑尊賢篇。健者必欲兼。不可以爲法也。王先謙曰。玩晉說。則服注健壯假當作健牡。並以健爲鍵。（鍵卽鍵。禮月令。修鍵閉。注。鍵、牡。閉、牝也。周禮司門注。鍵謂牡。）鍵牡、戶牡也。服讀健爲鍵。不如本義。樂解孫取如說。顏從亦不右服也。先謙曰。健、其偃反。官本健作楗。是。此注鍵字官本皆從手。亦誤。稍通作如此。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明。循大素。反本歸眞。則理得而海內約也。師古曰。黜、廢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黜作絀。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先謙曰。蚤衰史記作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

强缺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禁下有忌字。月令作日月。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補注〕蘇輿曰、晏子外篇、晏子沮景公封仲尼云、絫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墨子所載語意大同。〕是太史公所稱儒者、即謂孔子為後世非儒之漸、故班贊正之謂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蓋其家學然也。當年猶丁年、釋詁、丁、當也。淮南齊俗訓、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當年與丁壯對文同義。管子輕重丁篇、男女當壯、戊篇又作丁壯、丁當雙聲互訓、是其證。此言雖文繁積年、雖丁壯不能究盡。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棌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棌、柞木也。茨音疾茲反。棌音采、又音菜。〔補注〕沈欽韓曰、玉篇、棌、櫟也。釋木、栩、杼。注、柞樹。栩別名。李時珍云、櫟有二種、一種叢生小者名枹、見爾雅。一種高者名大葉櫟、樹葉俱似栗、長大粗厚、冬月凋落、其木理粗、不及橡木。〔即柞木。〕所謂樗櫟之材指此。師古以棌為柞者也。先謙曰、詩、柞棫拔矣。毛、柞、櫟也。山海經、大時之山上多穀柞。注云、柞、櫟。風土記、吳越之間名柞為櫟。陸璣詩疏、秦風、疏、秦人謂柞櫟為櫟。據諸說、是柞即櫟也。史記自序集解注、劉采為櫟、顧承其誤於此傳及藝文志、茅屋采椽。揚雄傳、唐棌採椽、皆釋為柞。先謙案、柞即皁斗樹木、與櫟相似、亦有斗杼、即樸樕。說文樸下云、樸樕、木。李巡本作樸樕小木。叢生云、即今小栗之類也。詩野有死麕正義云、釋木、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傳云、樸樕、小木也。

据此則爲椽之採，即江河間作柱之斛樕小木，玉篇樕採爲椽，是其明證。因其似櫟，又冒櫟名，故昔人或誤混爲一，沈駁顏說，是也。然文無採字，藝文志作采，是此及班傳並後人妄加木旁。史記自序亦作采，猶是。紀採椽不刮注云一作采，椽不斲，晉實采也。官本採作採，亦通作。

飯土簋，歠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飯、扶晚反。簋音軌。歠、尺悅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引顏注，刑下有所字，此脫。官本扶上有音字。集解引徐廣云簋一作漉，歠、史作啜，案漉當作塯。

糲粱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補注〕沈欽韓曰：張云一斛粟七斗米爲糲，非也。九章算術粟米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米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米益精，則數亦漸減，至御米得二升一合也。夏侯陽算經粟五斗爲糲米三斗，三十乘之，五十而一，其法亦同，則一斛粟止得糲米六斗也。王念孫曰：服虔云：糲、粗米也。賈逵晉語注：粱、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是糲粗而粱精，不得以糲粱連文，粱當爲粢字之誤也。（案粱粢字形相近，傳寫往往訛溷。屈原賦曰明粢，釋文一本作明粱。淮南人閒篇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粢，稷也。桓二年左傳：粢食不鑿。玉藻：稷食菜羹。論語鄉黨篇：疏食菜羹。稷食、疏食異名而同實也。粢與糲皆食之粗者，非所以尊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主術篇：堯太羹不和，粢食不毀，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以糲粢與粱肉對言。淮南人間篇：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上文云：糲以芻豢、黍粱，下文云：服輕煖，乘牢良，與粱爲韻，今據改。）以糲粢與黍粱對言，是粱精而糲粗，可言糲粢，不可言糲粱也。先謙曰：官本糲作糲，注粗作麤。引宋祁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先謙案：糲是糲之俗省。說文無糲，有糲。糲下云：粟重一秳爲十六斗大半斗，舂爲米一斛曰糲。史自序索隱注：五斗粟三斗米爲糲。沈駁張說是。粱當爲粢，王說是。

藜藋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藋、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補注〕先謙曰：正義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

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補注〕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先謙曰、史記故作使、共作法。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扶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下有音字。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淳纏繞下有不通大體四字。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單兗反。〔補注〕先謙曰、剸、史記作專、時作而。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補注〕沈欽韓曰、鄧析子無厚篇循名責實、君之事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師古曰、無爲者、守靜一也。無不爲者、功利大也。〔補注〕王啟原曰、道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集解引韋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鶡冠子世兵

篇亦云。聖人損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先謙曰。法度與時物爲變通。神而明之。故曰。有法無法。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後漢馮衍傳下引作與物趨舍。官本史記作因物與合。正義。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補注〕先謙曰。巧史記作朽。）虛者道之常也。（〔補注〕王啟原曰。韓非解老云。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有常。）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爲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服虔曰。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先也。音竹仲反。〔補注〕沈欽韓曰。爾雅釋器。款足者謂之鬲。封禪書。其空足曰鬲。索隱云。款者、空也。亦同窾。莊子養生主云。道大窾。音義云。空也。先謙曰。款史記作窾。下同。言爲心聲。有實者爲正言。無實者爲空言。觀上下文甚明。李奇及索隱訓聲爲名。以爲實不稱名。非是。）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申子云。款者無成。）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補注〕先謙曰。合、史記作反。）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爲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形字。）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補注〕齊召南

曰、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卽遷所生之地、顏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泰州、唐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置泰州、二年徙治龍門縣、在漢爲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今曰河津縣、非遷所生地在西岸者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補注〕周壽昌曰、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尙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案遷生於景帝後元年、距鼂錯之死十一年、錯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及事伏生、生不已百四十餘耶、伏生不聞有此大年、揆之情事、亦不合、史公從安國問故、索隱蓋誤以孔爲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葬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先謙曰、會稽顏據越絕書爲說。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在地理志、汶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繹。戹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蕃、薛、並魯國縣、蕃今兗州府滕縣、薛在滕縣東南四十四里。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陜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補注〕先謙曰：史記稱下有誦字。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讀曰邵。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補注〕先謙曰：集解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補注〕先謙曰：義士，史記作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補注〕先謙曰：史記文上有史字。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如淳曰：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胄。鐀與匱同。〔補注〕周壽昌曰：談卒於元封元年。先謙曰：索隱引如說，抽作摘。李慈銘云：紬即摘字，亦作抽。詩鄘風，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說文：籀，讀書也。方言：抽，讀也。故亦曰紬繹，言讀而尋繹之也。索隱：石室金匱皆國家藏

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典十二月之政。歷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補注〕何焯曰。謂自此初用夏正也。先謙曰。記。史作紀。官本。云作改。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補注〕先謙曰。正義。太史公遷自謂。先人謂談。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讓。當五百歲而讓之也。〔補注〕先謙曰。案史記。至上有卒後二字。紹而明之作紹明世。攘作讓。顏注疑音爲見索隱引作何敢自讓。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明此讓爲攘之誤。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補注〕先謙曰。索隱。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爲上大夫也。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補注〕周壽昌曰。生亦先生也。遷自居後學。故稱先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補注〕先謙曰。是非猶褒貶。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貶下有天子退三字。蓋班氏删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補注〕李楨曰。繁露俞序篇。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博深切明。其文正與此同。史公自言聞之董生。正謂

云、此春秋律、文王應爲以爲律書、述張守節語耳、先謙曰、刪李賢義理以教人、不知附見諸侯大夫僭遂之行事、垂誡尤切、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紀字、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補注〕先謙曰、弊、官本作敝、史記同、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言變化之道爲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諸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衍誤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先謙曰、一說非、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須忽言減乎、學者又爲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爲春秋乎、〔補注〕張文虎曰、說文、數、計也、徐音爽主切、蓋云文以萬計、指以千計、恐人誤讀如數目之數、遂多穿鑿、先謙曰、顏所云曲解、迺裴駰說、裴謂遷此辭是述董生之語、董生治公羊、故云云、何焯以爲裴說得之、沈欽韓亦謂公羊爲董生所習、合本經與師說、文有數萬、又其條例殊雜、要須知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目、故云其指數千、繁露十指篇、春秋大略、約有十指、則又約而言之、先謙案、一萬之外、何得即以萬言而稱爲數萬、顏說殊不可通、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蓋指公羊推演春秋之文義、要當非謂遷以公羊傳爲春秋也、時公羊之學特顯、故舉以見春秋之閎深不窮、何沈說是、文

此說亦通。官本注在駮議下。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補注〕郭嵩燾曰，物、猶事也。萬物之散聚，謂會盟侵伐，散見諸國，合而聚之，其事皆可觀，而其義皆可尋。下云弒君亡國，舉其重者。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補注〕先謙曰，春秋書弒君三十四，亡國四十一，說見向傳。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豪氂，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禮記經解、大戴禮保傅皆引此為易文。選注六十引作乾鑿度，今通卦驗亦有之。先謙曰，史記作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徐廣引一本與此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經，常也。為人君父者〔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者字。先謙曰，浙本是也。此與為人臣子對舉為文，且下文有者字，此複出則文不成義。史記亦無者字。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曰逆犯禮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上有一字。正義引此作一云逆犯禮義，明此奪一字。異謂云景祐本

注文正作一曰。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

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

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

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

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癸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

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補注〕劉攽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先謙曰。劉說是。正義引注政作教。澤

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

能宣盡其意。師古曰。力。勤也。〔補注〕先謙曰。宣盡。官本作盡宣。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毁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功臣下有世家二字。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補注〕宋祁曰：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係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補注〕何焯曰：十年，史作七年。徐廣注，天漢三年。作七為是。劉攽曰：乾道本作七年。朱一新曰：陵降在天漢二年冬，史公受刑以三年，非秋。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辠師古曰：喟然，歎息貌也。音邱位反。〔補注〕宋祁曰：浙本辠字下有也字。先謙曰：官本注在夫字下。是說作繫。史記作是余之罪也夫，並一句。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其義隱微而言約，正義謂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此下皆西伯拘羑里一段，班氏刪之。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為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於麟止者此也。張謂遷以獲麟為述事之端。按獲白麟在元狩元年，子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獲白麟之歲，未為史官也，安得以為述事之端？顏是晏說，失之。又云遷序事盡太初，按太初盡四年，又更天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麟止，遷此何耶？蓋不究遷自序之文，故麟止之說，前後失據，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實。先謙曰：史記成於天漢，要以太初為限。史記高祖功臣表序、衛祀、後班彪傳、及本書敘傳可證。武帝獲麟，改號元狩，至太初四年，凡廿二歲，至太始二年，凡廿八歲，更黃金為麟趾，追紀前瑞，時雖遼隔，事本一端，遷借以終其史，特假託是非，取象春秋，猶曰終於獲麟之代云爾。班彪傳載彪論遷作史記云上自黃帝，下訖獲麟，則彪已解此為獲麟矣。孔子卒至太初之

元三百七十五年。蕭該云五百歲。又史記之作。不爲獲麟。遷仰希聖經。取義絕筆。文人恢奇。雖可拘圍。議止獲麟。意切本理。實爲文辭。未可從也。索隱引服說作麟足形。下有故云麟止四字。顏刪之則文義不明。止於此下有猶春秋終於獲麟然八字。集解引張說作包。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舉目錄於六十九。至惟茲撮五帝末流之後。遷書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敍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閒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衞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

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荊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閭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補注〕程苍孫曰．今本史記孟嘗君傳第十五．平原虞卿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補注〕先謙曰。韓下脫王字。官本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蒯成侯周緤也。蒯音普肯反。又音陪。〔補注〕先謙曰。官本蒯作劇。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補注〕錢坫曰。今本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

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補注〕先謙曰：史記絕作統。　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以為文字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作以，是。否則韋字當在刻字下矣。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補注〕先謙曰：倉宜本作蒼。集解引如淳曰：章，曆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彬音邠。間音居莧反。　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補注〕先謙曰：事見參傳。　而賈誼、朝錯明申韓，〔補注〕先謙曰：史記韓作商。　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補注〕宋祁曰：纂當作纂。何焯曰：敘當代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意，仍推本先世以終前文之緒。　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辭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虖，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徧舉之。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官統太史之職，故云。　至於

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補注〕先謙曰。宋祁曰。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補注〕先謙曰。史記略下有推字。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曆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補注〕先謙曰。科條之。謂本紀既成。自黃帝至今。科分條列。大綱已舉也。並時謂從國同時。異世謂世家傳嗣。其年曆差互。皆非表不明。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補注〕先謙曰。宋祁。兵權即兵書也。遷歿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先謙案。天人之際。謂天官書。承敝通變。謂平準書也。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補注〕宋一新曰。集解引孟注三十下有世字。是。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補注〕先謙曰。宋祁。己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補注〕錢大昕曰。案太史公以官名書。桓譚云。遷著書。示東方朔。朔署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楊終傳。俱稱太史公。無稱史記者。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撰。謂撰下遷撰。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補注〕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先謙曰。史記亦作

補藝、索隱、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是小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闕、又有藝字、蓋亦兩存而未刊定耳。協六經異傳、〔補注〕先謙曰、協、合也、言稽合同異、折衷取捨、索隱謂遷書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蓋不敢比經藝非也、異傳者、正義以爲如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是也。齊百家雜語、〔補注〕先謙曰、史記齊上有整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竢、古俟字。遷之自敍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敍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辭耳。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補注〕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異。先謙曰、如顏所駁、缺者不足十篇、兩人皆謂律書即兵書、當從之。

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素交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補注〕先謙曰、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從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補注〕齊召南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先謙曰、顏說非也、齊說亦非。王念孫云、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而、如也。言少卿責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我之詞、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世俗人。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又文選志餘云、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爲如矣。又案張銑注云

云。則五臣本亦作不相師用而拘俗人之言明矣。今本作而用。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又後人據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此傳作用而。足以互證。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宋祁曰。者字下當有之字。先謙曰。文選有之字。疑班謝之非必當有也。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假欲修名立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誰為。為誰蓋也。言己假欲為善。為誰為之乎。顏注未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補注)先謙曰。事在呂覽。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王啟原曰。趙策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文選注引之。死亦作用。與此同。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汙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會從東上來。文選與此同。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宗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苦作若。賤下有事字。文選注引苦亦作若。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文穎曰。卒音倉卒。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卒音子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文注作卒音倉也。引宋祁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音倉卒。與此不同。先謙案。文選注引文穎作卒

卒，促遽之意也。閻隙也，又與此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遲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己以度己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補注〕何焯曰：謂恐行法也。時安爲北軍使者，坐受戾太子節，當腰斬。沈欽韓曰：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七月，武紀三年正月上行幸雍，安以懷貳心要斬，而猶繫至冬獄，則漢法之異於後也。周壽昌曰：衞青䢱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獨任安不肯去。顏注安滎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甯衛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不重上字，是。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喻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闕，謂中間久不報也。〔補注〕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先謙曰：過，責也。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補注〕沈欽韓曰：以下四語亦見說苑，孔叢並古語。先謙曰：文選府作符。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補注〕先謙曰：文選符作表。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補注〕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故禍莫憯於欲利，師古曰：憯亦痛也，音千敢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解老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補注〕沈欽韓曰：曾子修身篇，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世字。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

靈公近之。〔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楚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補注〕先謙曰。見史記商君傳。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補注〕王啓原曰。趙同。稱曰同子。猶田盼稱盼子。匡章稱章子也。先謙曰。絲爰盎字。見本書盎傳。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補注〕宋祁曰。浙本豎字下有有字。莫不傷氣。況伉慨之士乎。師古曰。伉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所以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搴旗之功。師古曰。搴。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搴音蹇。〔補注〕先謙曰。官本戰野作野戰。文選同。注搴官本作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補注〕先謙曰。猶積年資平進也。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張昭曰。謂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者猶言昔時也。〔補注〕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瓚以太史令爲千石。非也。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補注〕張鳳翼曰。文選注引臣瓚曰。外廷。卽今僕射外朝也。又劉攽曰。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爲外

朝。維綱。今本文選作綱維。宋本文選與此同。盡思慮。今已虧形。〔補注〕沈欽韓曰。呂不韋傳。嫪毐詐爲腐。拔其鬚眉爲宦者。則爲腐刑者去鬚眉。故云虧形。韓非十過。豎刁自獖注。獖。虧勢也。先謙曰。虧形卽虧勢也。前說非是。毐詐爲宦者狀耳。非謂腐刑則去鬚眉也。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師古曰。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闒。吐合反。茸。人勇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張揖訓詁以爲闒茸劣也。呂忱字林。闒茸。不肖也。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卬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補注〕宋祁曰。越本、尙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刪也。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補注〕羅涇讓曰。宋本文選注引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先謙曰。負才猶言恃才。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本書注謂負爲恃者甚多。顏解失之。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衞之中。服虔曰。薄伎。薄材也。師古曰。周衞。言宿衞周密也。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事也。如說失之。〔補注〕王啓原曰。易林。戴盆望天。不見星辰。後漢書第五倫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疑漢世有此諺。故史遷與第五倫俱引之。如氏未可兼施之說。與倫語同。此本義也。何焯曰。造事卽其職務。下文亦自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則如說是也。先謙曰。造事固是職務。然與下文意隔。且遷意豈以望天喩遭事耶。特言營職親媚主上。故並辭一切以營職爲受知地耳。天以喩上。何若如說迥非其指。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

居門下。[補注]沈欽韓曰。公羊疏。漢主爵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按陵侍中。則遷亦以太史令侍中也。唐六典志云。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今此云門下。則其名蓋始於漢。素非相善也。

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遘合會之。孽。謂釀生其罪釁也。師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麴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麴餅爲媒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孽作蘖。注引瓚謂下無爲字。僕誠私心痛之。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李奇曰。挑。音銚。師古曰。音徒了反。[補注]先謙曰。銚。官本作誂。文選引李奇作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不云挑音銚。又引說文曰。挑。相呼也。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卬億萬之師。師古曰。卬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補注]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卬也。李慈銘曰。卬即迎之省。古卬迎字通。先謙曰。玉篇。卬。向也。李說雖通。顏劉說望李陵傳作抑數萬之師。謂戰時匈奴抑之在下。義得兩通。疑文字脫誤。致不同也。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補注]先謙曰。文選怖作慄。注。旃裘。匈奴所服也。故曰旃裘之君。先謙案。君下當有長字。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

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沬音頮。李奇曰：弮，弩弓也。師古曰：沬，古頮字。頮，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也。首，讀曰嚮。沬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弮音丘權反，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迺以爲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弮當爲絭。絭謂攘臂也。凡攘者必以絭收袂。說文：絭，攘臂繩也。又弮與弓有別。說文弩彄上假服一弮字。張晏注李陵傳云：連弩三十，衆共一弦。則衆乃扣弩臂之繩。宋神臂弩之名，亦取於此。李慈銘曰：沬今頮字。先謙曰：起躬流涕爲句，猶言流涕而起立。此文至爭死敵皆屬士言（二十二字讀如一句）不指陵。文選躬下有自字，淺學人所加。（王念孫亦謂不當有自字，見讀書志餘。）注裂以下疑衍弩爲二字。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注：少則自絕，甘則分之。文選亦作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義得進通也。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摧破敗之罪。〔補注〕先謙曰：官本、其當作當其，是。當謂適可也。欲得其當，謂欲伺適可之事，會而歸漢。顏云以當其破敗之罪，非也。

誰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推。析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音才賜反。〔補注〕周壽昌曰。睚眦之辭。怨家之辭也。恐媒孽陵者。藉此報陵。兩有辭。故以此塞之。先謙曰。文選注。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睚眦之辭。續撮紀顏狂篇注。皆者。眥外之眼角也。凡人正眡則目上指。側眡則目指旁。本書杜欽傳。報睚眦怨。注。睚。舉眼也。眦。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報之也。陵敗降。胡羣邪怨恨衆眡之。故謂之睚眦之辭。周說以爲媒孽陵者藉此報陵。於義並通。顏以睚眦爲顧瞻之頃。失之遠矣。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補注〕周壽昌曰。景帝中六年。更廷尉名大理。武帝時復爲廷尉。此稱理者。從舊名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墜也。音頹。〔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孟康作蘇林。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謂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補注〕劉奉世曰。茸讀如闒茸之茸。先謙曰。文選茸作佴。引蘇林作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此俾字疑即佴字之誤。如淳蘇林傳寫更換耳。（羅泌識云。說文扶下云。俾持夾下云。敝人俾夾。蘇云若人相俾次。正即俾持俾夾之義。蓋當時語也。似非佴字之誤。其說亦通。）說文。佴。佽也。小徐作次也。釋言。佴。貳也。郭云。佴次爲副貳。遷言陵降後族誅。隤其家聲。已又以救陵下蠶室。是居其次也。蘇解茸爲次。則亦讀茸爲佴耳。官本注。茸

作乃。是。重爲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漢初功臣剖符世爵。申以丹書之信。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螘。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補注〕王念孫曰。比字後人所加。據顏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爲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俗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按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因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謂同義。夏小正傳。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記邾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即不謂能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補注〕王鴻緒曰。選作趣。宋本文選仍作趨。王啓原曰。燕丹子。荆軻曰。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遷書蓋本軻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補注〕先謙曰。文選注。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先謙案

知遷注。理色二字義不相屬。荀子解蔽篇注。理。肌膚之文理。又正名篇形體色理以目異。色理猶理色也。不辱理色。卽謂不辱顏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詘體。被縲紲。易服。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蘂反。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鬄音吐計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髡鉗。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補注〕先謙曰。謂劓刖臏斷之屬。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穽。掘地爲陷獸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言威爲人制約。積漸至此。先謙案。言人以威制約非指獸。獸下積威約之埶也句可證。故士有畫地爲牢。埶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補注〕錢大昭曰。釋詁。鮮。善也。詩邶風。籧篨不鮮。小雅。鮮我方將。鄭箋並訓鮮爲善。此言定計爲善。不遭刑辱。文穎爲鮮明未當。沈欽韓曰。左昭五年傳注。鮮者。杜預云。不以壽終爲鮮。此言定計自殺。不必復轉作鮮明。先謙曰。錢沈說並通。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師古曰。槍千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千上有音字。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解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僞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則見囚執械繫桎

詰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賄作郎，是。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鄭氏曰：繫〔補注〕王念孫曰：如顏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氐罪。氐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氐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氐譌爲互（隸書氐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因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槀祗侯陳鍇，漢表祗作祇，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泜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泜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改爲具耳。說文：氐，至也。呂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出亡。高誘曰：抵，當也。本書高紀：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集解。）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氐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氐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補注〕沈欽韓曰：勇怯二語見孫子兵勢篇。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閒。〔補注〕先謙曰：早自財，則朝廷不更繩以法，是引身繩墨之外也。已以同，文選作以。稍，漸也。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師古曰：殆，近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補注〕先謙曰：親戚謂父母兄弟。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不得已也。〔補注〕先謙曰：言非不顧念，特義理

勢所在不可止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補注〕宋祁曰越本勉作免非僕雖怯耎欲苟活師古曰耎柔弱也音人兗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補注〕先謙曰去就謂舍生就義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補注〕王念孫曰案函讀為容容糞土之中則為不辭函當為臽臽本作臽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為函（說詳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幽於糞土之中幽又函之譌）說文臽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臽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堅無臽潰西狹頌刻臽確嵬其字皆作臽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臽糞土之中若非譌作函則後人亦必改為陷矣）臽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臽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辭若合函兩晉中散注函入也而亦臽字之譌故或訓為入舊音及補音竝音感失之矣史記酷吏傳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隱作陷云陷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臽之譌臽陷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陷裴駰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臽字既相承作陷而漢書史記之臽及士大夫及此傳之臽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為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補注〕先謙曰鄙下文選有陋字王念孫志餘云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鄙王注鄙恥也廣雅同）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為文後人於鄙下加陋字謬矣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

記。〔補注〕周壽昌曰：摩卽磨。詩如琢如磨，釋文本作摩。莊子徐無鬼篇循古而不摩，釋文一本作磨。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磷，卽用論語磨而不磷之文。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補注〕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王啓原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傳，茲舉國語以上春秋字。先謙曰：宋說非也。文選亦無明字。此省文便句，而宋不解，致爲淺陋。孫子臏腳，兵法修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爲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補注〕齊召南曰：呂覽爲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韓非書亦在游秦之前也。此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爲自己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孫臏、邱明。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師古曰：氐，歸也。音丁禮反。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及如左丘明無目，〔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丘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補注〕先謙曰：官本此四字在顏注上，是。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

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官本考證云。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爲明顯。蓋誤兆注爲正文。郭嵩燾云負下猶言所爲汙下。文選注疑屬曲解。下流多謗議。〔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上流。引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胡紹煐云宋本文選亦作下。引論語君子惡居下流爲注。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湛讀曰沈。以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墨子曰。晉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先謙案。如選注說。則深以不能自裁免辱。而復浮湛任職。爲狂惑也。正文五字官本在顏注七字上。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瑑。師古曰。瑑。刻也。音篆。曼辭以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

封遷後爲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爲史宜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至字。周壽昌曰，地志及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是莽美稱，如寧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先謙曰，周說是。注宜字誤，官本作官。

贊曰，〔補注〕何焯曰，此贊本叔皮之論。龔與曰，自嗚呼以下，則固自謂。詳玩後書固傳論，嗣可見。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謂東六國與秦七國。〔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爲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補注〕張鴻禧曰，乾道本伐秦作代秦。王念孫曰，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梧，柧支柱不安也。梧音悟。〔補注〕周壽昌曰，抵梧正應作抵牾。說文，抵，觸也。牾猶忤也。俗多誤作牾。王莽傳亡所牾意，後書寇榮傳以牾宦官，實不行。皆牾字俗譌也。此抵梧借字耳。先謙曰，據如說顏訓，當時漢書本已作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載千載閒，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補注）先謙曰：自唐後每帝修實錄，義取於此。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謂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美宣王而稱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補注）蘇輿曰：班氏西都賦云：大雅宏達。文選注：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此大雅義與彼同，不因引詩。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亦是通贊其才，顏注亦泥此詩。惟大雅乃能保身，用為遷惜。後書范曄論稱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云云，因此贊而發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三十三)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師古曰。閎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師古曰。髆音博。戾太子據。〔補注〕先謙曰。戾太子。官本及他本提行。是。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師古曰。禖。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皋傳。〔補注〕王文彬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禮月令注。高辛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又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疏。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謂高禖為郊。）是前代立禖在未生子之先。漢初無高禖之祀。武帝生太子。始立禖。蓋因得子之晚。祀禖以報喜。故云為太子立禖也。枚皋傳云立皇子禖。以立禖屬之皇子。其義正同。先謙曰。御覽一百四十七引此。無為立禖下有張晏曰。禖者求子。月令曰祀於高禖。是十五字注文。與今本異。今皋傳亦無張注。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師古曰。祝。禖之祝辭。〔補注〕周壽昌曰。據朔皋傳。朔皋又作皇太子生賦。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

壯者，皆漸長大也。少襲知本字。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補注〕先謙曰：江公，魯申公弟子。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事見儒林傳。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補注〕先謙曰：黃圖，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補注〕周壽昌曰：從讀曰縱。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母氏姓爲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補注〕錢大昭曰：臨江王栗姬所生，號栗太子；館陶公主竇太后所生，號竇太主，皆是。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爲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補注〕先謙曰：本見充傳。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公主所封縣稱邑，陽石不當邑者，史省文。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補注〕先謙曰：伉誅非賀、充傳不見。巫蠱獄在征和二年，伉爾失侯，傳云坐法。表云元鼎元年坐矯制不害，免。又太初元年嗣侯，五年闌入宮，完爲城旦。五年實天漢元年也，距征和二年，懸隔十載。伉失侯久，故坐誅不載於侯表中，此文長平侯追溯稱之。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補注〕

朱一新曰，禮記王制疏云，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鍼刺之。踞鴻讖曰，偶桐木人也，得桐木人，蓋昔得木偶矣。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讀曰避。〔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三輔故事曰，衞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嶽鼻，當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北堂書鈔百五引三輔故事作太子大鼻）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補注〕周壽昌曰，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百官表，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贖論。恩澤侯表，德天漢元年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是德未官太子少傅且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爲太子少傅。據劉屈氂傳，功臣表，景建以獲德侯，屈氂傳又云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誅矣。而爲石君傳及各表無之。此別一石德，非慶子也。師古偶未審耳。德懼爲師傅幷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衞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謂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臣瓚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爲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皇太子官稱家臣。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應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詐。先謙曰，官本作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

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補注〕繆荃孫曰：黃圖有長秋殿，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此門即長秋殿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經禮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廄者，天子之內廄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廄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先謙案：黃圖，都廄，天子車馬所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顏注不誤，胡據秦語以駁漢制，失之。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補注〕先謙曰：詳屈氂傳。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補注〕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班氏偶失紀耳。劉昭續漢志注引上黨記、魏收地形志、水經注，皆載令狐徵君，蓋豈可誣者。今刊本漢紀脫令狐二字。梁玉繩曰：漢武故事作鄭茂，梁元帝同姓名錄從之，未知孰是。濁漳水注作壺關三老公乘興，乃誤以訟王尊之湖三老為茂耳。繆荃孫曰：後漢張皓傳李注，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見前書。疑舊本有令狐二字，顏本偶脫，反以荀紀為異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

〔補注〕錢大昭曰、粟、南監本閩本作粟。先謙曰、官本作粟。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食祿雖多。吾不得食也。〔補注〕朱一新曰。此文引論語及顏注均有豈字。與皇疏本合。史記孔子世家亦有豈字。釋文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豈義同。周壽昌曰。阮元校勘記。高麗本吾下有豈字。御覽二十二引作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音竹仲反。孝己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己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令皇太子爲漢適嗣。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錢大昭曰。令當作今。先謙曰。官本作今。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師古曰。蹵音千六反。〔補注〕繆荃孫曰。廣雅釋詁。迫、急也。呂覽貴生篇註。促也。此於急促義近。說文。蹵、躡也。先謙曰。迫之使不得退。蹵之使不得進。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鬲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亡也。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補注〕先謙曰。云、官本作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也。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補注〕周壽昌曰：今毛詩作樊，昌邑王傳龔遂引此詩亦作藩。蓋齊詩本如是。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蕃，即藩也。先謙曰：漢紀引詩下讒言仍作讒人。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補注〕先謙曰：趙太子事在充傳。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補注〕先謙曰：深過太子，深責太子也。過有責義，淮南覽冥訓過歸鴈於碣石，注：過猶督過之過。呂覽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注：過，責也。顏云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謂過為罪過，而加責之於下，則深過二字不辭。高紀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亦謂督責之也。顏注督謂視責也，捨過字不釋，而不知過之即為責矣。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補注〕先謙曰：被惡名而不顧，所謂忘其號也。顏訓忘為亡失，非。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莝刃也。音膚。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譖，讒之人，甚可疾惡，願投與豺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補注〕先謙曰：非謂逆亂也。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虢州閿鄉湖城二

縣。皆其地也。〔補注〕先謙曰。湖、京兆縣。今陝州閿鄉縣東四十里。 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補注〕先謙曰。河南通志。戾太子冢在今閿鄉縣南泉鳩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鳩、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先謙案。全鳩即泉鳩。字隨音變。今河水自陝西東流入河南界。逕虎踞山北。玉溪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鎮。盤豆河入之。（河南通志。東則盤豆河作盤澗水。）玉溪河即酈注所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者也。盤澗水即注所云河水又會盤澗水也。（注見下引）稱合圖說泉鳩水爲十二澗水之一矣。 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 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 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鬭死。皇孫二人皆幷遇害。〔補注〕周壽昌曰。皇孫、蓋弟也。失其名。 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邘侯。張晏曰。邘在河內。師古曰。爲其解救太子也。邘音于。〔補注〕先謙曰。壽抱解太子。以其自經。欲生得之。非救之也。上文云亡不得。云三公自將求之。時上方以反脅太子。覽壺關三老書而感寤。然無明詔赦之也。富昌壽乃吏卒相從圍捕太子者。既獲之後。上雖傷太子之死。不能不賞獲者功。故曰疑賞申信。功臣表壽以得衛太子侯。豈以解救太子封乎。如顏注之說。上下文義。皆不可通矣。 張富昌爲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抱侯。蹋踶侯。蓋是雜采俗傳之說。不足據證。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補注〕先謙曰。詳千秋傳。 上遂擢千

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卽橫門渭橋也。〔補注〕先謙曰。此橫門橫橋也。非渭橋。黃圖引三輔舊事云。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又云渭橋。秦始皇造。（元注。渭橋在長安北三里。跨渭水爲橋。舉校本如此。）玉海百七十二引此並合（玉海渭橋下注引初學記云。秦造渭橋及橫橋。）此明是二橋。師古誤合爲一（案玉海橫橋下。引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而渭橋在北三里。此亦橫渭異橋之證。孫星衍校黃圖。必欲定爲一橋。謂今本黃圖爲誤。遂併玉海駁之。未敢從。）渭水注。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此謂時俗音呼曰光也。橫光字古同音而通用。上言西出南頭第三門曰西城門。又曰光門。則是本名光門。昔人勦襲兩光門致疑。斯未審耳。注上師古官本作孟康。是。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補注〕周壽昌曰。失其名。疑者下有脫文。先謙曰。洪邁容齋隨筆云（戾太子條。）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此誤記史文。壽有他據功臣表。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遺蹤。不以北地太守族也。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趾猶存。〔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又會槃澗水。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思臺東。又北流入於河。河南通志。思子宮城在閿鄉城東北二十里。歸來望思臺在其西北。今本黃圖於甘泉宮門列入思子宮誤（孫校本無。但云思子宮武帝聞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荀紀云。爲思子臺於湖。則併宮與臺爲一。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補注〕錢大昭曰。史表無平輿侯。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補注〕錢大昭曰。侯當作后。外戚傳。葬之城南桐柏。先謙曰。官本作后。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補注〕先謙曰，詔上帝字官本作下是。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補注〕宋祁曰，邵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謚六字。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補注〕齊召南曰，按表元成傳，此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歲有司復言云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冢不得以位言，周禮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鄭注，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今為太子議謚置邑，則宜就塋為位，有司歲時祠之，故言起位，不言冢也。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淳曰，親謂父也。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皇字，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衍。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並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先謙曰，皇字後人誤加，王說是。又或以下悼后為疑，不知漢制諸侯王母妻，得稱太后后也。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補注〕先謙曰，百官志，諸廟寢園有食官令長丞。周衛奉

守如法。以湖閺鄉邪里聚爲戾園。師古曰：閺，古閿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閿。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旻音許密反。閺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讀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補注〕先謙曰：上師古宜本作孟康，閺作閿是，轉下脫寫字。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長安志，漢博望苑在長安縣北五里。寰宇記，戾園本秦白亭，在金城坊。博望苑在金城坊。戾園東南本長安杜門外大道東。先謙曰：顧炎武云，下云後八歲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戾后園之目誤見於八年之前，蓋兩敢而未貫通也。廣明成鄉爲悼園。〔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殿校廣明作龐明，非。）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爲悼園，在東都門。長安志，皇城西第一街次南休祥坊南有漢奉明園。園之北漢奉明縣。（寰宇記訛爲鳳鳴園。）一統志，戾后園、悼園並在長安縣北。先謙曰：據酈注，成鄉上應有廣字，未知其審。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補注〕先謙曰：京兆縣也，今西安府長安縣北。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補注〕錢大昭曰：本紀，是年詔作誥。故三王俱載賜策。先謙曰：三王定位建國，大司馬霍去病建議，詳載三王世家。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補注〕先謙曰：據三王世家，四月戊寅朔，則乙巳二十八日。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

閎爲齊王。師古曰，於閎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閎。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爲王。〔補注〕先謙曰，天序，史記作祖考。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奉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義則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此蓋承用其文。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得，則能終天祿者也。〔補注〕先謙曰，得，官本作德，是。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乂，治也，與讀曰歟。閎母王夫人有寵。閎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王夫人，趙人，閎且立爲王而病，請王閎雒陽，帝不許，言關東國莫大於齊，夫人謝。及死，帝痛之，使使奉璧一，拜爲齊王太后。閎不幸早死，國絕，天下稱齊不宜王云。詳三王世家。閎因元封元年薨。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官本，社作土。史記，此及廣王策社下，皆有朕承祖考惟稽古七字，漢書無，蓋班氏删之。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服虔曰，葷粥，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甿音萌。師古曰，虐老者，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害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

吡庇人。葷音勳。粥音育。（補注）先謙曰。葷粥。史記作葷粥。音同字異耳。下同。心下作從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十字。顏說本匈奴傳。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補注）先謙曰。朕上史記有於戲二字。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補注）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齊召南曰。事見霍去病傳。上云去病之功曰。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降異國之王三十二。先謙曰。帥。史記作君。下有皆來二字。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補注）劉奉世曰。匈奴徙漠北。先謙曰。劉說是。北州以安。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妥。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妥音他果反。（補注）李慈銘曰。妥者綏之省。古無妥字。段玉裁補入說文女部。非也。先謙曰。孟說是也。禮曲禮下大夫則綏之注。國君綏視注。並云綏讀曰妥。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妥爲綏。妥綏古通用。董訓爲安。史記妥作綏。集解引臣瓚曰。綏。安也。是瓚說本亦作綏。顏是瓚而實孟。由不知古義耳。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輔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補注）朱一新曰。食貨志賦入貢棐。顏注竹器也。師古注棐讀與匪同。知匪棐古通用。說文匪器似竹篋。从匚非聲。篚。車笭也。從竹匪聲。經傳中匪多以篚爲之。今篚行而匪之本義晦。漢書凡篚匪之匪皆作棐。地理志中屢見之。顏彼注云。棐讀與篚同。蓋篚字從俗也。匪之假借則爲非。故顏注以棐爲古匪字而訓非。至敘傳亦云實棐諶而相順。則用尚書大誥天棐諶辭之語。顏注既引大誥。而又引詩其命匪諶。謂棐讀與匪同。則非其本誼矣。先謙曰。史記棐作俷。集解徐廣曰。俷一作菲。索隱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俷。俷。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棐。毋迺廢備。師古曰。棄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呂覽簡選篇。齊桓公教卒萬人以爲兵首。）先謙曰。索隱引張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案承上毋廢備言。故沈說非。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則張說所本。王其戒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及廣陵王策王上皆有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十字。亦班氏刪省。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略。博學經書

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衞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衞。上怒。下其使獄。〔補注〕先謙曰。三王世家。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補注〕先謙曰。顏師古註。壽西長下云。與燕王通壽西長之長安。蘇林云。壽西姓也。是宋本燕傳長下有註七字。而後脫之。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郭廣意。〔補注〕錢大昭曰。意字疑誤。下文作廣意。公卿表亦作廣意。先謙曰。官本正文及註並作意。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問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莋宮。師古曰。莋與柞同。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

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補注）王念孫曰。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義未確。先謙曰。如說非。王說是。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勑同。飭、整也。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其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錢大昕曰。者讀如諸。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撟、正也。章、表也。撟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

常爲漢闕繇不被用也。棐，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旦由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師古曰：敺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貂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僭爲之。〔補注〕先謙曰：後漢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據此，顏說是也。官本注謂作爲。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上文言武帝時旦坐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褒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之後也。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得之。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劉成知澤等謀，

師古曰、缾侯、菑川懿王子也。缾音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已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補注〕周壽昌曰、劉德傳、德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徙大鴻臚丞。連引燕王。有詔弗治。〔補注〕先謙曰、漢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等風諭旦、旦恐懼謝過。事詳三王世家。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缾侯。〔補注〕周壽昌曰、成紀證缾侯。先謙曰、不疑擢京兆尹。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爲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爲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補注〕先謙曰、信武帝舅、信子充疑不得取武帝女爲妻。據表、充子受嗣侯、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則主當是受妻。受免侯後寡、主遂私近丁外人也。王念孫云、據昭紀、書公主子文信、則主不得爲信妻及子婦甚明。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遣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補注〕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補注〕錢大昭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更爲趙氏、故秦亦稱趙。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

路。規士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規畫也。是已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音土莧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

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及字。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為典屬國。師古曰。亶音但。〔補注〕先謙曰。武在匈奴十九年。曰二十年。舉成數也。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敞、楊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肄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補注〕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大將軍。沈欽韓曰。此漢世教練禁衛之制。至宋始詳。宋史兵志。禁軍日習武技。寄營隨軍。閱習宿衛禁旅。遷補之制。可參證。注云。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與宋御前不赴進教沙汰者。其制同也。先謙曰。都、謂都肄也。霍光傳。漢紀皆作都肄郎羽林。此去肄言都。文省而義自見。都之為言大總也。謂總隸屬而閱之。若如顏注。單釋為大。都郎羽林。為大郎羽林。光傳都郎屬耳。為大郎屬耳。文不成義矣。光傳稱肄。顏云謂總閱試習武備也。亦訓都為總。而於此失之。道上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補注〕王鳴盛曰。顏注隔絕事句。當移在霍上疏曰之下。為合。先謙曰。桀令旦上書告光。而桀下其章。欲速成事。故詐令人為旦上書。旦實知情預謀。即與旦自上疏一也。昭紀光傳。書詐令人為旦上書。帝以調校尉不及十日。燕不及知。決其詐。所以著當時事實。此云旦自上疏。所以著旦逆迹。本無參錯。顏說非也。注朕知此書云云。乃光傳語。又下當有霍光傳三字。而傳寫奪之。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

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補注〕先謙曰。男子張延年。詳昭紀。雋不疑傳。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讙譁也。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補注〕先謙曰。言非桀安謀泄也。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莽元鳳元年卒。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水泉竭。〔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泉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並作井水竭。漢紀同。先謙曰。官本作井水泉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圂也。圂音胡困反。〔補注〕先謙曰。說文。圂。廁也。象豕在囗中。廣雅。一切經音義並云。圂、圈、屏、廁也。晉語。少溲於豕牢。韋昭云。豕牢。廁也。五行志。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

七枚墮殿前。故顏劉寵爲圖。大官竈。顏五行志註。以爲孫炊之大竈是也。烏鵲鬭死。〔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烏與鵲鬭宮中池上。烏墮池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雁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補注〕先謙曰。官本妃作姬。下后妃同。是姬當爲姬之誤。地理志。廣平國南和下。列葭水東入漒。此無列字。或時俗省文稱之。今長蘆水也。雁門郡陰館下。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師古曰。治燕剌王傳作台字。治水今桑乾河上源。其下流爲永定河也。說詳志晉注。雁門下脫陰館二字。以南和例知之。王客呂廣等知星。〔補注〕錢大昭曰。天文志。有燕王侯星者吳莫如。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蓋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補注〕王念孫曰。蘇音

是也。觀贖者。遽無人之貌。故下云。関知國中之無人。若讀爲廣大之廣。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畏。髮墮寘於渠岸也。臣瓚曰。寘渠溝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一反。〔補注〕沈欽韓曰。寘當作寘。說文。寘。塞也。從穴寘聲。集韻或從土爲填。周壽昌曰。寘音闐。李慈銘曰。謂人首相從填渠也。非專謂髮。先謙曰。沈說周音李說並是。注一字汪本南監本官本作干。是。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兩渠之間。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卽其所見。以爲歎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補注〕先謙曰。先赦吏民。所以散逆黨。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爲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補注〕沈欽韓曰。案。虜、奴隸也。說苑反質篇。始皇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妃夫人共啼泣止王。〔補注〕先謙曰。官本妃作姬。是。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噲、酈商、曹參、灌嬰等。從高帝。〔補注〕先謙曰。官本高下有皇字。墾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菑、古災字。〔補注〕錢大昭曰。此下脫正文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八字。又注文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二十字。當據南監本閩本補。先謙曰。官本有此二十八字。又引宋祁曰。浙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

三字。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諸作封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補注〕沈欽韓曰。春秋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兄終弟繼曰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四支之一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人謂先人。〔補注〕先謙曰。舉、官本作奉是。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醫者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醫者上官本有主字是。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剌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補注〕先謙曰。元鳳元年十月。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定安侯。〔補注〕先謙曰。慶、本始四年封。賢、元年封。定安、官本作安定是。表亦作安定。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補注〕先謙曰。本始元年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補注〕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錢大昭曰。表云二十一年。先謙曰。据表。嘉以建平四年立。是璜薨於建平三年。距陽朔二年璜立之歲。恰二十年。浙本及表誤。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補注〕周壽昌曰。表云。莽篡位。貶嘉爲公。明年[illegible]。未獻符

命前本。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補注〕劉攽曰多一世字。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補注〕先謙曰正義。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也。五湖之閒。〔補注〕先謙曰索隱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保恃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疆一作彊則謂恃其疆域阻深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正作政。褚先生解云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祗祗敬也。兢兢慎也。言常敬慎惠于下。忠順于上也。〔補注〕先謙曰祗祗史記作戰戰。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毋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服虔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補注〕王念孫曰桐字若訓爲輕脫之貌。則毋桐好逸殊爲不辭。按三王世家作毋桐好佚。（佚與逸同。）褚釋曰毋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讀爲長也。（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說衛齊世家。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叚借字耳。（侗與桐古字通。揚子學行篇桐子之命。宋咸曰桐當爲侗。）侗之爲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李慈銘曰。揚法言桐子之命也。注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蓋桐與童通。此毋桐好逸。言毋童心好逸游也。先謙曰。史記張晏注侗音同。此張注作桐。疑顏改以就正文。顏音通。而訓爲通脫。意與禮樂志注桐讀爲通同。是顏所見漢書本作桐。王謂侗桐叚借字。是也。漢世文字未正。因轉寫而生通叚。至於謂則雜揉。不可殷梲。今人動謂當時字少。取用相代者、誤也。侗之爲桐。猶非之爲棐矣。李賢並通。宵人、案顏云。或作佞人。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

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愼。勿令後有羞辱之非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彘猛獸。〔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胥於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按末句誤。或當作觜死。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補注〕先謙曰。霍光傳。昭帝崩。羣臣議立王。有郎上書言不可承宗廟。遂立昌邑。故云終不得。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卽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補注〕錢大昕曰。下文云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卽四侯之一也。子弟大昭曰。考王子侯表。但有朝陽荒侯聖。平曲節侯曾。南利侯昌三人。別無名寶者。表稱南利侯昌。地節二年坐賊殺人免。此傳云南利侯寶。疑誤。先謙曰。此文本作聖曾昌皆爲列侯。淺學者以爲不足四子之數。見下南利侯寶之誤文。而謬加入寶字也。封胥四子句絕。（與燕王傳封旦兩子句絕一例）四子者。倂弘數之。下文云又立弘爲王者。與胥同時王。故言又立也。三王世家云。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與此脗合。是不得有寶字明矣。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尙巫鬼之事。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書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也。左右皆服。師古曰。見安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補注〕錢大昭曰。服。南監本閩本作伏。周壽昌曰。服伏一也。衞青傳服聽。史記作伏聽。與此同。先謙曰。註言伏而聽之。是顏所見漢書本作伏也。宜本正作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

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云。巫山者。越䰟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山陰縣十三里許。又吳地記。虞山者。巫咸所出也。然故神出奇怪。按所禱在吳越俱未可知。顧希爲楚州之巫山。何由涉江數千里而祈禱乎。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爲因禱祝而崩也。塞音先代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子儲說。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俗作賽。祭一新日塞字。郊祀志中屢見。說文新附收入賽字。非。然後書曹節傳注已云。塞當爲賽。通用則賽字行備塞報神賽。唐初已然。觀阮籍宗爲鄭沖勸晉王牋。西塞江漢。沼祀崐山。尚作塞。知晉時賽字尚未行也。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師古曰。寖。古浸字也。浸。漸也。[illegible]也。〔補注〕先謙曰。寖訓漸。是。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補注〕先謙曰。據表。寶距作昌。疑見上。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射陽屬臨淮。寰宇記。射陽湖在今楚州山陽縣東南八十里。漢非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即此。與鹽城寶應三縣分湖爲界。縈回三百里。一統志。射陽湖在今淮安府山陽縣東南七十里。古射陂也。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

〔補注〕先謙曰。正官本作上。巢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補注〕先謙曰。廷官本作庭。胥謂姬南等曰。巢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雜字。先謙曰。據公卿表。廷尉于定國。大鴻臚王禹也。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補注〕周壽昌曰。八子秩視千石。比中更。爵第十三爵。家人子視有秩斗食。斗食。佐史也。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冀其安樂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補注〕先謙曰。胥冀望久生。而不幸無終。既死爲鬼。則長不樂。安有窮極也。文自明了。顏注迂晦。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驛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悽悲哉。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韋昭曰。悰亦樂也。音叢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爲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悰。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邛吏反。〔補注〕先謙曰。亟猶促也。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

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列反。〔補注〕王念孫曰。代字句絕。庸用古字通。（義與三十微廟論衡氣壽篇。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皆顧庸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死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知顏說則當以死不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補注〕沈欽韓曰。馬永卿嬾眞子。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冢。知山。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爲琉璃王冢。按廣陵王胥賜諡曰厲。爲劉厲王。轉訛爲琉璃王。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恐胥僭擬云。李慈銘曰。阮元揅經室三集甘泉山獲石記云。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旱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甚不可踐。而西麓有銀南壙。蓋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劉厲之傳訛也。嘉慶十一年。甘泉山惠照寺殿下獲四石。其一石有中殿第廿八字。體在篆隸間。江鄭堂謂即淮南厲王冢上石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作父。引宋祁曰。姚本父作及。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六十三年。先謙曰。胥五鳳四年正月誅。恰六十四年。表誤。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補注〕先謙曰。初元二年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十三年薨。案護以建始二年嗣。則意薨於建始元年。距建昭五年立。恰三年。表誤。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補注〕先謙曰。表十五年薨。案下云後六年立守。表在元延二年。逆數至永始元年爲六年。則護以鴻嘉四年薨。距建始三年。恰十五年。表是此誤。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補注〕先謙曰。官本復作後。引宋祁曰。後立姚本作復立。是爲

靖王立二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十七年薨案表以居攝二年嗣則守薨於居攝元年距元延二年立恰十七年表是此誤)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八年薨案章以元康元年立則弘薨於地節四年距本始元年恰八年表是此誤)子頃王章嗣。(〔補注〕先謙曰以弘薨在胥得罪前天子加恩不除國)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四年薨案寬以建始二年嗣則章薨於建始元年距元康元年恰三十四年表是此誤)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愼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補注〕先謙曰表作十二年誤)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爲喪主〔補注〕先謙曰今官本作令是)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后璽書)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文帝之入立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補注〕先謙曰從人衆也)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補注〕先謙曰御覽九百十八引西京雜記曰成帝時交趾越嶲獻長鳴雞伺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

不絕。是距善鳴。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長鳴短鳴雞。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南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鳴清聲徹也。）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祋，積竹杖也。先謙曰：御覽七百十引新序：昌邑王置積竹刺杖二枚。賈逵曰：積竹刺杖者，驕奢少年杖也。說文：殳，積竹矛戟矜也。殳以積竹八觚。徐鍇曰：積竹，木閒合竹木為之也。若今之杖多然。又說殳字云：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為之，取其有力也。據此，蓋以竹繞合纏作杖，若今之矛矟然。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補注〕沈欽韓曰：衣車，輜軿也。詩毛傳：帷裳，婦人之車也。正義：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周壽昌曰：大奴，謂眾奴之長也。王尊傳匡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是亦官奴長，故使入殿中，豈必須長大者耶？又云劉輔傳辭過寵大奴利家，則霸用事之奴也。先謙曰：後書梁冀傳注引蒼頡篇：軿，衣車也。軿車制詳後書輿服志注。大奴周說是。至湖。師古曰：即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以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澣也。洒，滌也。湔音子顛反。洒音先禮反。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捽，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捽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補注〕先謙曰：此郭門，亦蒙東都門之稱，故遂謂是長安東郭門也。黃圖：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謂東都門。其郭門亦曰東都。（畢校本據玉海改郭誤。亦者，承上東都言，則郭門必是東都。玉海引黃圖於此下即引昌邑傳至廣明東都門，龔遂曰此長安東郭門也，爲注足證玉海本作都不作郭，而今本傳訛也。孫校本作亦曰東都。注云：後漢書注引作其外郭門名東都門，亦其確證。特疑上民間謂東都門，都字當為城，又誤矣。）渭水注：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挂冠處也。下文昆明渠下云：其一渠東逕奉明縣

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史良娣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上御法駕郎中令龔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是也。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補注〕先謙曰。此城門則宣平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補注〕先謙曰。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北闕爲正門。說詳高紀。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弔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補注〕沈欽韓曰。帳。周禮之次也。鄭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在東闕。故面西伏也。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傳誤也。沈欽韓云。列女傳趙姬曰。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亦以無尾爲絕嗣之徵。此誤。先謙案下云頸以下似人。若無頭何由知爲犬。考異及沈說是。其頸已下似人。而冠方山冠。〔補注〕先謙曰。續漢輿服志云。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彩縠爲之。五行志。賀常冠方山冠。後見熊。〔補注〕宋祁曰。浙本後作復。王念孫曰。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御覽獸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

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卬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師古曰。卬讀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牒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至公篇夫子修春秋人事浹王道備上通於天而麟至。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濊穢〔補注〕先謙曰。官本濊作也。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祆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少閒篇血者猶血。盧辯注血憂色也。宜畏愼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旣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補注〕李慈銘曰。王夢下青蠅之三字衍。不則下語贅矣。矢本字作菌。凡說文版常作叛。說文叛。敗瓦也。玉篇廣韻叛。牝瓦也。牝瓦者。瓦之仰者也。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誦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謙曰。至詩作止。官本與此同。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亦其義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

之。左側當爲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御覽蟲豸部一引此、並作在側。李慈銘曰、惡當讀烏路反。與汚通。凡不潔之物皆汚蔑。可惜惡也。今江浙方音尚如是。劉鴻誥曰、如是六字爲句、猶言如此青蠅矢也。先謙曰、左側猶今言左近、即旁近之意、非專指左耳。宋書樂志燕樂歌遨如期曲、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亡極。不得謂彼文爲處天在側也。郭茂倩樂府所載亦作左側。王說誤會文義、所引亦係誤本、不足據。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補注〕朱一新曰、晉語以忍去過、注忍以義斷也、顔注義未備。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師古曰、詭、猶反。〔補注〕先謙曰、六字官本在皆字上。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補注〕先謙曰、廉猶選、使之非吏以廉選爲名也。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內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迾、遮也。孫晏曰、令其宮中潔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爲卒也。〔補注〕周壽昌曰、迾遮宮垣、清除中禁、皆以備匪人也。中猶內、即上奴婢在中者之中。迾宮與清中對舉、孫說是、特清中二字義未析。臣敞

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蘇林曰、若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著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惠文冠已見上補注。御覽六百八十八引徐廣輿服雜注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蟬、不論加貂蟬與否、統名惠文、孟服二說並是也。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與此不同。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師古曰、羅紨、其名也。紨、音敷。〔補注〕齊召南曰、此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者不同。周壽昌曰、嚴次卿同時正為涿郡太守、故嚴長孫以別之。羅紨即羅敷、古美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為名、如樂羅敷之類。閒過識曰、王士正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書曰、李西涯小詞中書羅敷為羅紨、不知何故、蓋未知羅敷即羅紨、而紨乃敷之譌也。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癡作白癡、是。周壽昌云、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注所本。惠慧古通、列子穆王篇、逢氏有子、少而惠、後

漢孔融傳。將不早覊乎。肯關疑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補注〕先謙曰。以書白丞相御史也。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㠯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補注〕曾廣鈞曰。法亦治也。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㠯臣敞書聞。奏可。皆㠯遣。〔補注〕先謙曰。㠯已字通。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補注〕沈欽韓曰。贛水注。繚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漢昌邑王封海昏。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

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且亦將如此。非所宜言。〔補注〕先謙曰。以上二語。皆非賀所應言也。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補注〕先謙曰。表。神爵三年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上其名於有司。〔補注〕瞿鴻禨曰。由當作申。唐人諱。州家申名使宗卸正是申上其名也。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爲不宜爲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補注〕先謙曰。案顧炎武云。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詔宗室列侯並復故國。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然漢書表傳中往往書王莽篡位絕。惟此傳書今見爲侯。表云。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孫原侯保世。曾孫會邑。免。建武復封。又安衆侯寵以建武二年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蓋光武時亦但隨宜封拜。未嘗徧及。安衆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特紹封與。錢大昭曰。爲下南監本閩本有侯字。先謙曰。官本有侯字。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

覺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補注〕劉奉世曰。案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資孫爲非。錢大昕曰。本傳戾太子。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以年逆推之。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非建元六年。衛青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皆與本傳合。贊語似未推校年歲。若衛青取河南。置朔方郡。則在元朔二年。又在戾太子生之後矣。李慈銘曰。此等大事。班氏不宜錯誤。讀者不得其解耳。此贊蓋謂自建元六年長星見。遂有征胡之事。至建置朔方之年。而其春戾太子生。史家省文連屬書之耳。考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以春孟爲歲首。其前皆建亥。以冬十月爲歲首。建朔方郡在元朔二年春二月以後。戾太子蓋生於是年歲首。至太初用夏正之後。以前時月皆追正之。故以戾太子爲元朔元年生。班氏志其實遂以爲其春生矣。蓋元朔二年之三四月間。夏正之十二月正月間也。先謙曰。武帝命將出征。自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閩越始。長星見後也。先惟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未嘗命將。贊推原禍始。擬兵凶。其云後遂命將出征。則推之建元六年以後。宗黨以戾太子生屬之建元六年也。（既云後。卽不得更書其春。如以其春屬建元六年下。不得複書自是之後。卽以行文書。班氏亦未至如此。）劉錢妄譏。殊爲不審。惟取河南置朔方。在戾太子生後一年。而云其春。則當如李說。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補注〕王念孫曰。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

吏外畔。〔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下兼字。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行志。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衞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補注〕何焯曰。舉秦以見漢之得竊未極猶有倖焉。痛其禍以著戒也。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千秋適因惡運之衰。激於禍亂之極。而建言以寤主也。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補注〕先謙曰。傳猶稱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漢書六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補注〕先謙曰：忌見藝文志、鄒陽司馬相如傳。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助對策在建元元年。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補注〕齊召南曰：膠倉、藝文志作聊蒼。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班自注：趙人。嚴葱奇、志作莊忽奇。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班自注：枚皋同時。蓋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爲嚴。猶莊忌、莊助稱嚴忌、嚴助也。周壽昌曰：藝文志顏注引七略云：葱奇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補注〕先謙曰：宜本閤作閣。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

若嚴助之類也。外朝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詘。師古曰。謂討論不如助等。每詘屈也。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補注〕沈欽韓曰。溫州府志。東甌故城在永嘉縣西南三十里。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補注〕繆荃孫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其證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亦誤耳。郭嵩燾云。百官表太尉官建元二年省。是田蚡免並罷太尉。故可仍其舊稱。非誤也。蚡曰。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補注〕王念孫曰。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晉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先謙曰。王說是。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爲臣子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補注〕沈欽韓曰。以銅爲符。鑄虎爲飾。中分之。頒其右而藏其左。起軍旅時。則出以合中外之契。唐用銅魚符。宋用虎豹符。明以金牌用寶璽發。非古制。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云。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故助得斬司馬也。按周禮地官掌節。惟道路用旌節。注云。今

使者所擁節是也。司常注。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夏采注。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莽大赦。今以之復去其旄。異之於王。然則漢之使節但繫旄從綴。亦去旄不用。故蘇武得臥起操持。輿志。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爲節。柄長八尺。其旄三重。黃公紹韻會注。漢節柄長三尺。朱一新曰。案武紀及兩粵傳建元三年事。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爲無符驗也。〔補注〕先謙曰。距同拒。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爲發興。〔補注〕先謙曰。興謂軍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補注〕周壽昌曰。建元六年事。兩將軍。王恢、韓安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補注〕先謙曰。詩既醉疏。攝者收斂之言。謂安斂隔且。與下人安其生意複。人安其生。自以身不見兵革。〔補注〕錢大昭曰。自以下脫漢字。南監本閩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師古曰。劗與翦同。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治要亦作翦。官本下音作張是。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

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為王者斥候。〔補注〕錢大昭曰：此用國語文，避高祖諱，故作封。侯衞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衞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衞二服同為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衞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要者，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地作內，是。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補注〕先謙曰：顏說是。說文及史記樂毅傳集解引徐廣同。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阸，陋也。言其險地與所著山川要塞曠遠不相屬，其中險阻林叢必尚多，非能詳也。間讀為古莧切，謂相間隔之意。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臣瓚曰：藩國貢獻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

內。都內也。國家貨賦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補注〕姚鼐曰。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爲大內。誤會此書之語。
漢制以官解之是也。而卽以大內爲都內則尙非也。蓋武帝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治粟內史自掌穀粟。大
內自掌財貨。故景帝紀云。中六年以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引見史記）是大農大內各爲一職
之徵也。淮南王書在武元六年。其時大內之官固在。及後更定官制。裁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官之名亦去。更設均輸平準都內之官以
領左右內官之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司農統掌穀貨矣。若爲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百官表蓋未辨其分合因大農原於
治粟。遂先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更不載大內之名。則已疏矣。臣瓚因班表爲注。則有未諳悉者。若大內之官。蓋亦本於周
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厤志言度者分寸丈尺引。其法用銅。又用竹爲引。職在內官。顏注引宗正屬之內官長丞。余疑此內官乃本大內
屬之左右內官。後爲都內。主財貨者。若爲宗正之內官。丞恐是主宮內者。非律厤志之內官也。先謙曰。通鑑胡注。言越國僻遠。旣不輸土
貢。又不輸酎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
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可字 壹不
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
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壻耳。贅壻解在賈誼傳。〔補注〕沈欽韓曰。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柳州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知說非虛也。淮南本經訓。贅妻鬻子注。贅。從嫁也。或作質
妻。與此贅子義同。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先謙曰。文紀
後六年夏。大旱蝗。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並卽武紀所謂移賣也。贅子一說非。 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

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拱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拱作扶、是。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隃與踰同。〔補注〕劉攽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先謙曰、俞正燮云、河渠書山行即橋、徐廣云、橋、近遙反、直轅車也。橋當即是轎、轎者橋也、狀如橋、中空離地。胡注、江南人又謂之籃輿、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謂上官本無梁字、領官本作嶺。拕舟而入水。師古曰、拕、曳也、音它。〔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拕官本皆作拖、案當從手。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擢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泄無吐義、說文、歐、吐也、或作嘔。疑顏注當作歐、吐也。泄、音弋制反。寫者脫歐字、又倒泄字於吐上耳。通鑑注作歐、吐也。泄、利也。亦其證。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耳。以其軍降。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師古曰、音工含反。〔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有新淦縣、無上淦。紀要、淦水在臨江府南三十里、新淦縣既遷、水遂屬清江縣。源自峽江縣南茂林鄉之蘇溪、經紫淦山、出洋湖、至清江鎭、會蛇溪水入贛江。又寰宇記、信州玉山縣東五里有上干溪水。一統志、上饒江在廣信府城南、上源即上干溪。干淦聲近、或今之上干溪與。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

孤子謕號。師古曰。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補注〕先謙曰。書其事為監戒。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鼂不及夕。師古曰。鼂、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自領水而上。信豐寧都俱有石磧險阻。號十八灘。此所云下領水。蓋由貢水上流入贛江。此閩越之徑也。領水之山。即今大庾嶺矣。郭嵩燾曰。時所擊者閩越。非南越。淮南立國之初。兼有豫章之地。南逮閩越。並其邊鄙。自秦時通謂之百越。皆有嶺間之。如今新城之杉嶺。水由此下。名黎川。臨南城。下入

盱江。源出分水嶺。水北流。合梁金溪。出鉛山河口。入上饒江。江山之仙霞嶺水。一名鹿溪。北流至大溪灘。又北為衢江。豫章會稽兩郡嶺水皆峭石回旋。下云田餘干界中。則所下之嶺水。並建昌之四望嶺。杉嶺水。出盱江者也。服虔但以山嶺為訓。嶺路甚多。無可指名也。沈氏據為大庾嶺。恐失之。

不可吕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補注〕齊召南曰。韋注非也。餘干即志所謂餘汗。屬豫章郡。非越邑也。越人先於餘干縣接界之地治田耳。先謙曰。今饒州府餘干縣治。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補注〕沈欽韓曰。越船不能適嶺。故須於嶺北別治船。晉時盧循入寇。先於豫章伐材治船。見晉書循傳。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補注〕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且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音滅。猶力也。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吕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補注〕錢大昕曰。能耐二字。古書多通用。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饑渴。顏皆讀如耐。此亦當從耐音。先謙曰。通鑑改作耐。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吕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五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饟亦餉字。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補注〕王念孫曰。訓癉為黃病。則癉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癉者。盛也。周語。陽癉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僤。又作憚。（大雅板篇下民卒癉。釋文。癉一作僤。釋詁注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癉人。今本癉作憚。）大雅桑柔篇。逢天僤怒。言盛怒也。桑柔王之威亦憚矣。言威之盛也。呂覽重己篇。衣不燀熱。高注。燀讀曰亶。亶。厚也。義與癉熱亦相近。癉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溼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暴露水居。蝮蛇蠚

生。師古曰：蠚，螫也，音壑。〔補注〕宋祁曰：浙本生作蟲。疾癘多作。〔補注〕宋祁曰：邵本癘作災。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吕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即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顏注非。甲吕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補注〕先謙曰：內與納同。來內，猶言招納。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吕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吕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吕爲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吕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補注〕先謙曰：填音竹刃反。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吕兵入其地，此必震恐，吕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勌，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種樹，〔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紝。紝音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饟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

勝。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雎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雎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使監祿轉餉。以卒鑿渠通糧道。注云。鑿通湘水灕水之渠。寰宇記。秦鑿渠在桂州興安縣二十里。本灕水。自柘山之陰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爲二水。昔秦命御史監祿自零陵鑿渠至桂林。故漢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卽此。後漢馬援。唐李渤。魚孟威。因秦舊瀆。據有興造。詳輿地廣記。及范成大石湖集。先謙曰。渠在今廣西興安縣西北一十里。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補注〕宋祁曰。越本持作引。王念孫曰。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而誤爲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彌久。彌亦長也。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迺字。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補注〕沈欽韓曰。明志。桂林府臨桂縣北有秦城。相傳秦時戍守處。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補注〕先謙曰。莫。官本作莫。是。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辭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荊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補注〕王念孫曰。從字師古無音。案當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文選海賦。莫振莫竦。李善曰。竦、動也。）嚴助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先謙曰。通鑑亦作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挍也。師古曰：挍，計也。不敢與計彊弱曲直。〔補注〕先謙曰：官本挍作校。伐罪弔民，其民故莫敢校，顏說未當。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死字。先謙曰：顏雁一聲之轉，文說是也。顏之為雁，猶岸之為顏，皆以聲轉通用。因管子輕重甲篇有士爭前戰為顏行之據，後世遂謂戰士在前者為顏行也。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厮，微；輿，衆也。師古曰：厮，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補注〕沈欽韓曰：鶡冠博選篇四曰厮輿，五曰徒隸。何休公羊注刈草為防曰厮。先謙曰：不備，謂有損傷。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蔬為囿，江海為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補注〕先謙曰：蔬，官本作藪，是。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舉之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補注〕先謙曰：嚮讀如字亦通。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

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繫之。〔補注〕沈欽韓曰，秦策呂不韋說陽泉君曰，寧于泰山四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猶不足爲一日閒暇之樂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閒，隙也。隙，壁際也。引申之，凡有隙聲皆曰隙。閒者隙之可尋者也。有隙則兩相閒，以言天下大安，閩粵相攻，不足爲中國閒隙，當讀爲古莧切，如說恐未然。先謙曰，後說通。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耕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補注〕沈欽韓曰，語見文子上德篇。趙佗、武被王胡雎、趙文諫語同。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竭其愚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實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補注〕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王念孫曰，一本是也。漢紀作兵已出，未踰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先謙曰，逢、竟也。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補注〕宋祁曰，浙本卒作率。王念孫曰，浙本是也。率即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諸書率與卒相近，因譌爲卒。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補注〕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南越王頓首曰，〔補注〕先謙曰，王、趙佗孫胡。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

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補注〕先謙曰。所上書已得聞也。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昧。〔補注〕先謙曰。昧宜本作寐是。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師古曰。菑、古災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闊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非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據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言字。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猶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師古曰。卬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補注〕王念孫曰。顏以狼爲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亦作盭。廣雅。狼、戾、很也。又曰。狼、很、盭也。是狼與戾同義。

趙王狠戾無親、淮南要略、秦國之俗貪狠、狠戾貪狠、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狠之戾、如狠之貪也、文選洞簫賦、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狠戾者聞之而不懟、長笛賦、氣噴勃以布濩、乍躊躇以狠戾、貪饕布濩狠戾、亦皆兩字平列、吳都賦曰、料其虓勇、則鵰悍狠戾、狠戾與鵰悍相對、則舊說以狠爲豺狠之狠矣、不知狠戾乃疊韻之字、不可分爲二義、若必訓如狠之戾、則樂歲粒米狠戾、又將何說乎、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蹤之、句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招古義訓爲舉也、陳項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補注〕先謙曰、或與惑同、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鬭、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補注〕先謙曰、亦詳南粵傳、

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故冶縣在福州府治北。吳錄云：越句踐冶鑄處也。孫閩越國都冶山前，故曰越王山。先謙曰：閩越傳師古注冶即侯官縣是也。 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補注〕郭嵩燾曰：前云閩王率兩國擊南越，是並劫東越兵以行。南越上書以聞，而發兵守邊，則非擅發兵也。三王之衆，並南越、東越及閩越言之。（據閩粵傳，建元三年，東越內徙江淮閒，其地當並為閩越所併，故此云率兩國。）先謙曰：謀，官本作誅，是。 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補注〕先謙曰：言事效已見於前所云也。顏注非。 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所未聞者，今得聞也。 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閒語也。從音千容反。 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 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補注〕李慈銘曰：不聞問，謂不通信問也。故詔云間者闊焉久不聞問，而助以不能事父母為比。顏注非。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

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補注〕沈欽韓曰。說苑修文篇。天子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也。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勞侍從之事。〔補注〕先謙曰。以侍從爲勞苦。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補注〕郭嵩燾曰。春秋敍事直書。縱橫則飾辯而已。詔書詰其所以不樂侍中而外求郡之指。助據春秋天王出居於鄭爲對。正承詔書之意。不自述己意。而述公羊譏貶之意。是其善於立言。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躬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右篇。西門豹爲鄴令。期年上計。漢法亦以歲盡上計。預爲首大會而遣歸。此三年計最。蓋遠郡如此（見後漢西南夷傳）。先謙曰。注令躬。官本作今助。是。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爲輕小。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補注〕先謙曰。助得罪在元狩元年。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朱買臣宅在吳縣穹窿山相傳寺基故址也。李慈銘曰：翁子即公子也。如儒林傳劉公子、游俠傳萬公子、羽公子、尹翁歸傳暴公子之比。後漢薛漢亦字公子。 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補注〕沈欽韓曰：淮南泰族訓，趙王遷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嘔，古謳字。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富字。 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讀曰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飤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補注〕先謙曰：飯飲之，猶言飲食之也。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隨與計吏將重車也。裝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補注〕沈欽韓曰：重即大車駕牛。風俗通，汝南戴幼起為上計吏，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吏，獨車乃輕車也。是他計吏兩有衣裝大車。計吏賦貢方物，所載不止衣食具也。 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 會邑子嚴助貴幸，〔補注〕錢大昕曰：邑子，猶言邑人。助與買臣皆吳人，同邑，故有邑子之稱。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趙廣漢傳，廣漢殺其邑子榮畜。教令尹翁歸傳，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二人，皆與此同義。六朝碑多有題邑子者。 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

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補注〕先謙曰。元朔三年築朔方。時助自會稽入侍中也。又三年而助誅。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補注〕先謙曰。漢誅閩粵後。別立餘善爲東越王。其數反覆詳閩粵傳。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補注〕齊召南曰。泉山今曰清源山。在泉州府城北。去海甚近。而下文乃云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中者。即大海中島嶼。然郭嵩燾曰。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東流爲永嘉江。一名甌江。東甌故城在今永嘉縣西南。東越始立國時。實都東甌。此云居保泉山。則是其後南徙泉州。據險自守。故曰保。大澤若今泉州之洋嶼。漳州之南澳。蓋皆阻海爲險。是以前討東越王郢。分出豫章會稽。及討餘善。橫海將軍韓說直浮海擊之。此可以推其用兵之迹者也。齊氏疑大澤爲大海中島嶼。誤。閩越通名泉州。自唐景雲二年改閩州爲福州。而泉州相承至今。方輿紀覽云。山顚有清泉。因名泉山。東越王居保泉山即此。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晚反。拜爲太守。買臣衣故

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買臣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遂與執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吏。先謙曰：郡邸，會稽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不重買臣二字。先謙曰：顧炎武云，室中即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來字。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入下有內字，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即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淮南傳云：閉太子使與妃同內。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詳見[illegible]。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補注〕周壽昌曰：守丞自一官，顏謂繫太守而言，非也。縣亦有守丞，不必郡太守。漢平時蒼頡廟碑碑陰題名有衙守丞臨晉張曉，衙，左馮翊屬縣。朱雲傳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屬縣。此縣有守丞之證。丞以守名，殆亦居守之義。先謙曰：注舊下疑脫儀字。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

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齊召南曰。按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即前買臣所獻浮海直指泉山之策也。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補注〕先謙曰。上言擊東越。此言與橫海。以閩粵傳證之。即是滅粵之役。朱一新云。說傳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功臣表按道侯說以元封元年五月封。十九年為衛太子所殺。自元封元年至征和二年衛太子敗時。適得十九年。與說傳合。元封以前說僅待詔。未嘗為橫海將軍。此云橫海將軍。即滅粵之役可知矣。先謙案。公卿表於元狩元年書會稽太守朱買臣為主爵都尉。三年書主爵都尉趙食其。是買臣為主爵都尉止二年。此傳及張湯傳云買臣因湯死詐案湯。死在元鼎二年。公卿表與武紀合。漢滅東越在元封元年。閩粵傳亦與武紀合。是東越之滅。後湯死六年。若買臣以滅東越功為主爵都尉。及數年而免官。則湯死已久。何至尚有與湯仇害之事。湯死越滅。紀與表傳年相符合。此大事不容有誤。蓋買臣實不預滅越。載記流傳。並兵謀採。致有抵牾。漢紀通鑑載買臣害湯。而刪其獻計滅越事。予謂買臣或因倡伐越之謀。拜會稽太守。而未預其功。宜刪去上買臣受詔將兵二十一字。則情事脗合矣。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於僞反。〔補注〕先

謙曰。爲叢如字。不當別音。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深字。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補注〕先謙曰。事詳湯傳。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宣本始四年。六安相朱山拊爲右扶風。一年下獄死。

吾丘壽王。〔補注〕錢大昕曰。兩都賦序作虞邱。沈欽韓曰。說苑善說篇作虞邱。新序列女傳。楚莊王令尹有虞邱子。說苑敬慎篇作吾邱子。御覽七百六十四作吾邱。注。吾一曰虞。虞吾古同音通用。字子贛。〔補注〕先謙曰。治要贛作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補注〕李慈銘曰。案後書梁冀傳注引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是塞白乘五者。簺四采之名。其詞雖不得詳。據冀傳注又引鮑宏博經曰。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由此推之。則塞白乘五。亦皆刻畫之異名。簺即格五也。與博異。博本字作簙。用六箸。六箸亦謂之六箭。總曰十二棊。其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格五所行者。謂之簺。簺有四采。舊唐書經籍志。載鮑宏簺經。鮑宏小博經各一卷。宋一新曰。太平廣記博戲門引酉陽雜俎云。小戲中於弈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段成式謂蹙融。右方爲之蹙戎。是蹙融亦用五子。與格五相類。故夢溪筆談謂蹙融即格五。顏注謂即今之簺。得諸目驗。自必不謬。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謂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補注〕先謙曰。官本扞作捍。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

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謀方而至。若車輻之歸於轂。吕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地理志。東郡領二十二縣。都尉治東阿。壽王時以都尉兼太守則並臨都尉矣。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横。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補注〕周壽昌曰。百官志。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案公孫弘相在元朔五年。踰三年薨。當元狩二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十八年。此當公孫丞相時。應稱中大夫。云光祿大夫者史駁文。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補注〕錢大昭曰。彍。說文作彉。云弩滿也。淮南子兵略訓。疾如彍弩。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吕蕃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吕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吕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吕相害。吕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吕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吕設守衞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

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師古曰：抏，訛黜也，音五官反。〔補注〕先謙曰：抏，摧挫消耗之意也。訛同抏。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是以」二字俱在「巧詐並生」之下。先謙曰：官本與監閩本同，治要亦同。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殺豪桀」上。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檛也。梃，大杖也。耰音憂。箠音之累反。梃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新王書此者，蓋以譏公孫弘。〔補注〕沈欽韓曰：程大昌演繁露：春秋莊公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也。按此，則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按用采色，庶人則不許，是以謂爲白屋。顏云以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屋皆飾以朱，故曰朱門、朱邸，著朱以別於白也。錢鴻禧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魏書食貨志：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北史李敏傳：周宣帝謂樂平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白猶素也，無官稱空一人耳。白屋即起家無所憑藉之義，顏解迂迂，沈說亦未確。周公致白屋之士，豈必庶人，知衆王業臣，不必定以色言也。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

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㠯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熊侯。諸侯射麋侯。卿大夫射豻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爲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恐聞聖王合射㠯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㠯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㠯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㠯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㠯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㠯爲然。壽王獨㠯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

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浹，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桓二年傳注：周宋以非享天瑞之鼎以助享祭。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

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補注〕周壽昌曰：齊王誅死後，武帝頗悔恨，見劉向傳。按道侯韓說諫帝語。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蓺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補注〕郭嵩燾曰：史記作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此諸子即諸儒，史記云莫能厚遇者，即謂下假貸無所得言之。河間獻王喜儒術，毛生、貫生爲之博士。梁孝王好文辭，忌枚乘爲客。可云游諸侯，而不可云游諸侯王子間。據本傳及齊悼惠王傳，主父偃無從齊諸王子游，非也。顏注恐未然。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補注〕錢大昭曰：儐與擯同。說文：儐或作擯。文王世子云：退儐于西序。釋文本亦作擯。客疑當作容。先謙曰：官本正作容。史記同。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漢書載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其事皆在元光元年以後，蓋誤以朔字爲光字耳。先謙案：徐樂書亦稱匈奴，實爲始伐匈奴而發。據武紀，元光二年王恢建議擊匈奴，未成。六年衛青始爲將軍，伐匈奴有功。

偃以元光元年入關。衞將軍爲言於上。不見用。迺上書。當在元光六年。惟謂與嚴徐同上書。上召見三人。考異因據安書以合偃事。欲易元光爲元朔。案漢紀列三人上書於元光二年。固未當通鑑載之元朔元年衞皇后已立之後。亦非也。偃明言元光元年徑西入關。留久。乃上書。未嘗以上書爲元光二年事。簒意三人上書皆在元光六年。史記載安書今欲招南夷云云。欲者。將然之詞。非已成之迹也。本書删去欲字。遂滋後人之疑。餘詳安傳。見衞將軍。師古曰。衞青。衞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補注〕沈欽韓曰。見司馬法仁本篇。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補注〕沈欽韓曰。尉繚子兵議篇。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說苑指武篇屈宜咎語同。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

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補注〕先謙曰。胡注。委積者。倉廩之藏也。鄭氏云。少曰委。多曰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補注〕李慈銘曰。謂勝其國而棄其民。非爲民父母之道。先謙曰。史記。集作殺。假設。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縻。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補注〕王念孫曰。顏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即斥鹵。非謂沮澤也。史記作地固澤鹹鹵。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即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潟。徐廣亦曰。潟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云。澤一作寫。本或作斥。寫鹵澤鹵並與斥鹵同。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失之。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作河北。先謙曰。漢紀誤也。下云終不能踰河而北。何能守河北乎。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稾。令其疾至。故云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胡注。河水逕安定北

地朔方界。若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河謂之北河。先謙案。負海見國策。齊地濱海。故七國時直稱齊曰負海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也。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師古曰。饟亦餉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善者之為兵。使敵若據虛若搏景。先謙曰。胡注。景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雖得而搏之。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係虜單于上。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竟而敺略人畜也。敺與驅同。其字從攴。音轉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敺竝作毆。從攴文作從殳。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

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罷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補注〕先謙曰。治要引注文作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集解引交市已利作交求利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補注〕沈欽韓曰。周書王佩解。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卅者各在何處。〔補注〕宋祁曰。皆字疑作比。比猶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義淺而不雅。郭嵩燾曰。史記作公等皆安在。此脫等字。則文句不完。宋改皆爲比。非矣。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

計。〔補注〕錢大昭曰、中山王勝傳云、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此偃鎮弱之計也。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亂衆之民。案文義此之字似不可省、亂猶惑也。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衞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補注〕先謙曰、敬王澤之孫。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鑊亨之誅。〔補注〕沈欽韓曰、聘禮注少牢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是五鼎無牛也。少牢饋食禮五鼎、羊、豕、膚、魚、腊、腊用麋。李慈銘曰、牛惟周禮膳夫之牢鼎九、儀禮聘禮之飪鼎七始有之、張注明是誤字。偃時爲中大夫、故以大夫禮言之。生不五鼎食弃語辭、與下則字相應爲文、言不生而五鼎食、則死而五鼎亨耳。先謙曰、胡注引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亦不言有牛。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假借而稱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日暮下有途遠二字。本書伍子胥皆作五、官本注作伍、蓋後人所改。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補注〕王念孫曰、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後人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

當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弋一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旣反。食讀曰飤。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補注〕先謙曰，官本以作告。引宋祁曰，越本告作以。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補注〕先謙曰，齊厲王次昌也。事互見齊王肥傳。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補注〕先謙曰，趙王，景帝子彭祖。及其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補注〕先謙曰，史記子下有弟字。及齊王以自殺聞，〔補注〕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補注〕先謙曰，據表，齊厲王元光四年嗣封，五年薨，推後。（薨當作自殺，史駁文）案元光四年至元朔二年，共五年，燕王自殺亦在元朔二年，秋厲王自殺。

亦在二年。偃誅當元朔二三年之交矣。計偃上書貴幸至誅死。先後不及三年。通鑑載偃誅於元朔二年。史記偃傳。言偃誅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考弘傳及百官表。弘爲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則偃誅以三年矣。通鑑係於二年。誤。假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洨孔車。集解引徐廣曰。沛有洨縣。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佚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於其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錢大昕云。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訂版籍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既已牴牾。蓋晉故屬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陘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猶縉稱代大陵人。公孫弘稱菑川薛人。鄭通稱蜀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終。未幾即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王念孫云。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無終人也。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顏氏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上書。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即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先謙案。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王定國未死之前。時國未除爲郡。止當作燕無終人。王說是也。但知漢紀作元光二年上書。則未審耳。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補注〕宋一新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以輔弼之臣瓦解。注引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淮南泰族訓。紂之士億有餘萬。武王麾之。則瓦解而走。土崩而下。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

地。〔補注〕宋祁曰，越本尺作疆。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補注〕朱一新曰，說文，矜，矛柄也。段注謂矜當从令，作矝，說甚確。今案顏注云矜音巨巾反，則字亦當从令，傳寫誤从今耳。項羽傳贊注云，矜字亦作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天下從風上。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補注〕先謙曰，史記德下有澤字。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趙魏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

崩之埶。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數字。先謙曰。治要引有數字。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埶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毀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補注〕先謙曰。史記幄作帳。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補注〕先謙曰。宿、留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補注〕先謙曰。夏子史記作湯武。下禹湯亦作湯武。蓋班氏改之。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補注〕先謙曰。史記質作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

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其言敝末之注猶足自安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七桓譚新論曰。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敝可以霸。後漢書王元說隗囂亦作霸。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補注〕周壽昌曰。據史記。樂後遷中大夫。先謙曰。樂拜郎中見主父偃傳。此下宜亦有師古曰奚何也注文六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師古曰。此卷首尙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傳題目以示不遺易也。）　漢書六十四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嚴安者。（〔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一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並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補注〕錢大昭曰。衍、南監本閩本並作子。先謙曰。官本作子。）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弃其時則騃淫也。）有易則易也。（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

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矯、僞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爲之立法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疴也。〔補注〕先謙曰、以上史記無。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音工衡反。以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音作更。是以作其。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補注〕郭嵩燾曰、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爲深於春秋者。蓋春秋專一王之大法。以正當時之諸侯。念獎伯者而進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是以西周亡而王道絕。戰國興而伯道終。聖人之獎伯也。所以濟王道之窮也。孟子之黜伯也。所以傷王道之終不復也。漢初嚴助諸人皆習春秋。觀嚴安之言。足證當時說春秋之旨。無黜伯之文也。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補注〕王先愼曰：馳車，兵車。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車驟徒走。左傳車馳卒奔。鄭杜二注並謂兵車也。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師古曰：虡，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旣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旣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爲虐政以殘害也。〔補注〕先謙曰：言秦併六國，示不復用兵，人人以爲逢明天子，有更生之慶，顏注非。官本旣作得，據顏注作旣是。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讀曰嚮。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補注〕先謙曰：史記佞作智。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者衆，師古曰：讇，古諂字。曰聞其美，〔補注〕先謙曰：曰，譌。官本作日，史記同。章廣心逸。〔補注〕錢大昭曰：章當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史記同。欲威海外，〔補注〕先謙曰：史記欲下有肆字。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曰闢。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

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以戍越。〔補注〕沈欽韓曰，尉佗任囂之誤。使囂戍越，因爲南海尉。趙佗僅以裨將與行耳。先謙曰，因後尉佗擅越，特舉之，非誤也。上尉下史記有佗字，疑衍。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補注〕王念孫曰，挂讀爲絓。絓，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雅，絓，䋁，結也。楚辭九章曰，心絓結而不解兮。上句秦禍北搆於胡，搆亦結也。史記律書，秦二世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尤其明證矣。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唐蒙通夜郎，以爲犍爲郡，乃建元六年事。武紀元光五年，發巴蜀治南夷道，元朔二年罷，自建元六年凡十年始罷，時見公孫宏西南夷諸傳。元狩中又因張騫之言通滇國，至元鼎六年始定。安所謂徇南夷，朝夜郎者，指前役而言。是時夜郎道雖通，而未來朝。史記載是書作今欲招南夷，朝夜郎，班删欲字，遂啓後人之疑。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張晏曰，薉，貊也。師古曰，薉與穢同。〔補注〕先謙

曰，棘郎提爲燒當也。建元六年爲郡，見地理志。羌降自元鼎六年平西羌外，史無明文。續後書西羌傳，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則諸羌早有保塞者。武帝初或頗事招徠，未著成效，史遂略而不書。武紀元朔元年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罷。蓋元光末安上書時招降薉州亦已萌芽也。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龍，史記作蘢，本書衛青傳作籠。武紀與此同。元光六年青伐匈奴至龍城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挐，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補注〕錢大昭曰：挐當作紛拏之拏。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拏」。先謙曰：官本顏注在不解下。正文及注皆作拏，此本誤也。觀顏音，則所見本亦作挐。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橋箭控弦，師古曰：橋，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補注〕先謙曰：官本久作多。引宋祁曰：多或作久。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次下亦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要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旁脅。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

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

以安爲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補注〕錢大昭曰。騎馬令屬太僕。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蹏。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蹏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聚也。言隨畜牧聚居。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氏字。王念孫曰。師古訓薦爲聚。隨畜聚居則爲不辭。故於聚下加居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本書趙充國傳。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

菜也。(晉語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菜也。案草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為聚。師古誤荐為聚、而引左傳戎狄荐居、斯為誤證矣。)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說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廌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為薦之證。 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補注)先謙曰、幕讀曰漠。 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此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事在二年秋。猝軍此時何以能預書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克獲、而霍去病以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況去病至元狩三年始為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豫書票騎。疑票騎抗旌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用也。先謙曰、齊說是也。惟去病為票騎、在元狩二年、非三年。言票騎抗旌尚可、昆邪右衽則不可通矣。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霑也。暢、達也。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竢、古俟字。次下亦同。 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罷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畎畝也。 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補注)先謙曰、一說非。 履乘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 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補注)先謙曰、言三宮制度文質得中、各有攸宜。職、主也。鄭說非。 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 夫人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補注)先謙曰、人、官本作天。是。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 故

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補注〕李慈銘曰。勒成者。封禪也。班固東都賦云。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張衡東京賦云。登岱勒封。與黃比崇。是勒成爲當時常語。故以對郊宮。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瘞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補注〕劉攽曰。是時未有泰畤后土。顏注失之。先謙曰。官本瘞作瘞。是。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荅也。明者。明祇。亦謂神也。〔補注〕先謙曰。和氣充塞天地。日月所照臨。無不到也。交神與塞明爲對。言陰陽徵顯之交。皆以精氣感孚。故致靈異。顏訓塞爲荅。則讀如今賽字。失之遠矣。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先祭祖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孫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補注〕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綴。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爲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耶對非眞。史誤因之。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皆作後三年有司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三元郊得一角獸曰狩云。郊祀志作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案既云今。則非元鼎中語。後三年三字蓋誤。當是後一年。故漢紀於獲麟之下書由是改元朔爲元狩。通鑑亦於獲麟下書。久之有司又言云云。莫能定爲何年。以此對證之。則獲麟未久改元不疑。故下文匈奴來降止後數月事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爲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茲號也。師古曰。苴音租。又音子餘反。非苞苴之苴也。〔補注〕先謙曰。苴下以字衍。

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觸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鶂退飛，象諸侯時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衆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動，言感動之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補注〕葉德輝曰、詩魏風要之襋之，毛傳要，褸也。襋，領也。士喪禮復者左執要右執領，衣上曰領，裳上曰要。夷狄有衣無裳，要者衣裳之際也。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竢音其鄉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補注〕先謙曰、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人來降，見武紀。越地來降者，表傳無攷。武紀及南粵傳所載故甌駱左將黃同、越侯嚴甲二人當是也。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補注〕沈欽韓曰、功臣侯表注，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唐職制律諸侯上書奏事，即誤有害者，各加三等（杖六十上加）注云有害謂當言勿原而言原之，當言千匹而言十匹。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

法。〔補注〕先謙曰、吕與己同。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精華篇、公子結受命、往媵陳、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也。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軍發本此。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城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補注〕王念孫曰、正猶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即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爲吏矣。言即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即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貊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貊即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

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膠東國治即墨。紀要、即墨故城在今平度州東南六十里、今俗稱爲朱毛城（案即朱墨、毛字轉寫誤）。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補注〕先謙曰、率、計也。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

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闕匹。至秋迺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補注）先謙曰。謂此明係言與實反。偃能以此辭爲非情實乎。正詰責之辭。故顏云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爲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吕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爲之。孟子以爲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吕采名也。師古曰。幸。覬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載徐偃云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事在元封元年。是偃即罪後仍得赦免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須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繻即過所書紙也。虞氏既濟卦注。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先謙曰。注傳下須字宜本作煩。是。軍問吕此何爲。吏曰。爲復傳。師古曰。復。返也。將返出關。更以爲信。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吕合符。（補注）劉奉世曰。還當以合符。還字宜屬上句。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

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衞。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補注〕先謙曰。啓當作開。此後人回改。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衞之臣也。〔補注〕先謙曰。外官於外謂捍邊境也。自言孤負所願。不任一方之寄。軍給事中。得列宿衞。顏以爲謂非侍衞之臣。非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悅官本作說。是。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五十九，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老，每一誦輒與粥。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補注〕周壽昌曰：張子僑、華龍俱見蕭望之傳。龍為宏恭、石顯傾望之，非正士。子僑作子嬌，又見東平王傳。以太中大夫來置書監王。藝文志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又有車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僑子。是子僑且有子能文也。柳褒無考。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當。〔補注〕先謙曰：當，官本作富，是。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補注〕錢大昭曰：龔宜作龍。藝文志樂家有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周壽昌曰：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即此趙定也。龔德後拜為侍郎，見劉向別錄。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補注〕郭嵩燾曰：中和、樂職，蓋王褒擬為之名，而協律之意。晉書樂志云：遞相節奏，以暢中和。宋書樂志稱晉荀勖典知樂事，作新律，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不合中和。是所云中和，實為協律之義。唐世有中和樂舞，即雅樂中宮調也。樂職，樂官所司。宣布者，作為詩歌，譜其聲以彰聖德，而依鹿鳴之節，以合雅樂之律，與上欲興協律之事相應。顏注未免望文生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補注〕沈欽韓曰：鹿鳴之樂，漢猶見存也。唐行鄉飲酒禮，亦歌鹿鳴。通典禮三十三：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請於太常調習雅聲，則當時歌

鹿鳴。自有雅聲。宋政和中亦按習之。見宋史樂志。郭嵩燾曰。晉書樂志。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懸定雅樂。又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及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惟因鹿鳴不改。是鹿鳴雅樂流傳最遠。時氾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氾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奏御。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補注〕郭嵩燾曰。顏注非也。傳者。依聲選律。譜其音容節奏。以合雅樂。作益興起之義。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所依鹿鳴之聲。不宜異訓。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絲帛之麗。緜纊之密也。一說。純緜。不雜緜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應劭曰。謂以為純緜。此師古前說所本。羹藜啥糗者。服虔曰。啥音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補注〕先謙曰。藜當本作黎。王闓運云。說文。黎。履黏也。黏以黍米。蓋若今漿粉。故可黎以充飢。與糗之熬米以為乾糧。二者相對。飢餓自救之物。若作藜。不甚與糗對。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瑞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塞。荅也。無當義。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寫也。音食汝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愚字下有心字。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

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是爲五始。共讀曰恭。〔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君道篇、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先謙曰、張注要上疑脫五始之三字。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趨。普、博也。〔補注〕先謙曰、省亦少也。趨舍者、省不煩改變。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淬、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也。淬音千內反。〔補注〕先謙曰、燒官本作燒、是。越砥斂其咢、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咢、刃旁也。音五各反。〔補注〕宋祁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先謙曰、文選注引亦有石字。百越、官本作石越也。文選注引作越石、是。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師古曰、剸、截也。音之兗反。又音徒官反。〔補注〕先謙曰、文選引漢書音義曰、剸、章兗切。忽若彗汜畫塗。師古曰、彗、帚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補注〕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汜字。王念孫曰、文選注、如淳曰、若以彗埽於汜灑之處也。念孫案、如顏以彗爲帚、汜爲汜灑地、則彗汜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埽字而其義始明。案彗汜與畫塗相對爲文。彗者、埽也。汜者、污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耳。後漢光武紀注、彗、埽也。班固東都賦、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是也。彗或作𢿐。枚乘七發、浚赤岸、𢿐扶桑、觀濤勢之大、浚赤岸而埽扶桑（李善以𢿐爲埽竹、非是。）是彗爲埽也。方言、汜、洿也。（洿與污同。廣雅、汜、污也。）自關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汜而不俗、是汜爲污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補注〕先謙曰、增同

羣。文選作膺。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補注〕王念孫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旦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旦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駔同。駔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駔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駔。牡馬也。楚辭九歎。同駑贏與乘駔兮。王注。乘駔。駿馬也。乘駔即乘且。[illegible]柴驢也。樊光孫炎本柴作祚。駔作且。駿馬謂之乘駔。亦謂之繁組。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繁駔。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繁駔之爲煩且。猶乘駔之爲乘且。是駔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苴。故與輿爲韻。張讀爲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補注〕吳仁傑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良。郵無恤。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則稱[illegible]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顏謂張失之。非也。顏既誤以王良伯樂爲兩人。而又並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爲三人。豈未嘗考春秋傳耶。良爲趙簡子御。得名未嘗非秦。亦與穆公生不並世。先謙曰。晉語韋昭注。與張晏同。顏偶有不照。吳說是也。至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此蓋別一伯樂。顏引之以實王良伯樂之非一人。未全失理。吳氏所駁。非其指矣。李慈銘云。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恤。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恤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蓋簡子時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政。字期。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呂氏春秋似順論晉[illegible]陽非以國語郵無正爲孫明。疑因伯樂而誤。（以上皆俞說）今案史天官書。漢天文志。皆言有王良星。主車駕。是必先有星名。而後之善御者。皆以王良稱之。猶善射者皆稱羿。善占者皆稱巫咸和也。至伯樂自是郵無恤之字。開元占經引星名有伯樂。則又後世以伯樂善御。而目王良之星。俞氏謂無政當是避襄子名而改。其說得之。謂伯樂當是王

族未必然。先謙案。注劉攽止當作鄒無正。吳引如是。可證宋人所見漢書本尚不誤。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但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補注〕錢大昕曰。宋說非也。呂覽勿躬篇。寒哀作御。寒韓古字通。哀衷字形相似。遂誤爲一人。呂氏以寒哀與儀狄伯益史皇巫咸諸人並列。則亦夏商以前人矣。豈得謂非始作者乎。縱馳騁騖。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騖。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超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補注〕先謙曰。起當爲超字之誤。官本作逝疾。逝卽疾也。疑後人見起字未甚。以意改之。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湧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故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凡從遂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說文。隤。下隊也。小雅小弁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潰。遂也。白虎通。隤之爲言遺也。說文。隧或作隤。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皆其例也。)揚雄傳。輕先疾雷。以駿遺風。楚辭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並與此同。呂覽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文選李善注。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遼、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補注〕先謙曰。主、官本作王。文選同。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嘔一侯切。開

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飡，一沐三握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圄並作圉，注飡作食。文選捉作握，圄作圉，注引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先謙案：說文圉下云：囹圉，所以拘罪人。圉下云：守之也。圉與圄同。（詩桑柔箋、莊子繕性篇釋文、管子輕重甲篇注可證。）圄亦訓獄（釋名釋宮室：圄，禦也）。左定四年經孔圉，公羊作孔圄。淮南人間訓馬圉，論衡逢遇篇作馬圄。本書地理志天水郡注：圉讀與圄同。是二字音義一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算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補注〕先謙曰：注遂，官本作逐，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逸，閒也。〔補注〕先謙曰：閒當作閑，官本作閑。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而虜，轉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補注〕先謙曰：關，通也。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孟康曰：奧，內也。渫，狎也，汙也。音

穀奧渫汙、不平潔也。師古曰、渫音先列反。〔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注引如淳曰、奧音郁。念孫案、張讀奧爲隩、則誤分奧渫爲二義。如淳音郁是也。奧者、濁也。言去卑辱汙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廣雅、渫、濁也。曹憲音息列反。渫與奧同。

離疏釋蹻而享膏粱。服虔曰、離此疏食、釋此木屩也。臣瓚曰、以繩爲屩也。師古曰、屩自今之鞋耳。瓚說是也。屩音居略反。〔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蹻字、文選作屩。注木下蹻作屐、爲下蹻作履。屩之說、說文履下云、履也。蹻下云、舉足行高也。後世屩蹻通用、韓非外儲說、猶顛臏而履蹻。淮南氾論訓、乃爲羸蹻。史記虞卿傳、躡蹻擔簦。皆借蹻爲屩也。自、官本作即。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游說也。士傳以爲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說也作說之、是。

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風冽、通鑑同。文選作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

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蝣音由。字亦作蝤、其音同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官本注出作蟲、是。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禼同、字本作偰、後從省耳。〔補注〕先謙曰、文選下有之臣二字。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

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補注〕宋祁曰：景本作號鍾，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上當有遞字。王念孫曰：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脩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沈欽韓曰：宋書樂志：齊桓琴曰號鍾。雲笈七籤軒轅本紀：黃帝之琴名號鍾。作遞者，俗寫誤。先謙曰：文選引注，故曰遞下有鍾字，是也。又聞字當在不字上，作伯牙以善鼓琴聞，句意方足。文選引作聞伯牙以善鼓琴，不辭。能鼓鍾也，不下亦無聞字，是其證。下有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爲號，不得便以遞遞判其音也二十一字。予宋文選遞作遞，引晉灼注亦作遞，與此遞字皆轉寫之誤。茲元文作號，與䶵相似，䶵即篪字。（說文䶵或从竹作篪。釋樂：大篪謂之沂。釋文：篪本作䶵。）號，嗁呼也。（見易同人、禮曲禮注。）䶵亦取嗁呼之義。（釋名：篪，啼也。聲从孔出，如嬰兒啼聲也。）二字漢時或以聲義近而相亂，轉寫者誤號爲䶵，又改䶵爲篪，因而加辵於篪下爲遞。（字書無遞字，其爲由篪而誤顯然。）或並誤遞字之竹爲厂而成遞，故文選作遞鍾，漢書作遞鍾。宋見眾本作號鍾，而校者改爲遞，蓋俗本流傳久，莫知其所從矣。（晉灼所見本自作遞，故云音遞遞之遞。若本是遞，何煩作音。此晉晉注，乃師古妄改也。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事解在前也。〔補注〕沈欽韓曰：諸書作逢門，門蒙同聲。韓詩外傳：六爲弓人之妻見哀公曰：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補注〕先謙曰：過，官本作遇。引宋祁曰：越本遇作過。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大反。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補注〕先謙曰：此用堯典光被四表語，光被今文作橫被。遐夷貢獻，萬祥畢溱。師古曰：溱字與臻同。〔補注〕周壽昌曰：王褒傳，聖瑞已溱。溱亦同臻。莽傳：百蠻并溱，又假溱作臻字。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補注〕先謙曰：王，官本作主。文選同。不單頃

耳而聽已聰。師古曰。耳、擬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翶、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埶。恬淡無爲之場。〔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呴噓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音許于反。噓音虛。〔補注〕沈欽韓曰。偃卬屈信者。熊經鳥伸。若五禽之戲也。呴噓呼吸。數息服氣。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補注〕王念孫曰。放獵當爲游獵。字之誤也。游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書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爲放）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游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藝。然亦爲之。猶賢也。奕。今之圍棊也。〔補注〕先謙曰。注其。官本作棊。是。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辭賦比之。尚有

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
苦忽忽善忘不樂。〔補注〕先謙曰。事詳外戚傳。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
平復。迺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補注〕沈欽韓曰。後漢西南夷傳注。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土。
非上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乎唐虞。澤配三皇。一統志。金馬山在雲南府昆明縣東二十五里。碧雞山在縣西南三十里。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
儋耳珠厓郡。〔補注〕錢大昭曰。案本紀。二郡立於元鼎六年。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補注〕宋祁曰。海字上當有大字。先謙曰。胡注。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爲主。環山列置諸縣。
下文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南。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
〔補注〕沈欽韓曰。吳志薛綜傳。珠厓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以爲髲。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

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㠯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㠯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行危。〔補注〕先謙曰。行危。官本作危行。是。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莧反。㠯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補注〕先謙曰。被上脫西字。宜本有。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君有德可歌頌。〔補注〕先謙曰。帝庸作歌。皋陶載賡。此所謂君臣歌德。顏注微隔。含氣之物。各德其宜。〔補注〕錢大昭曰。德、南監本閩本作得。先謙曰。官本

作得。是。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補注〕王念孫曰。此及下文詩云蠢爾蠻荊。當依通典兵四作荊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荊。段玉裁詩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蠻荊來威。案毛云荊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誤倒之也。（案今本毛傳云蠻荊荊州之蠻也。蠻荊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荊蠻荊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荊楚。荊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爲荊蠻。韋注。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訓。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荊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引詩蠢爾荊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垌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荊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譌倒作蠻荊。）注引蠻荊來威者。係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遂荒荊蠻。注引詩蠢爾蠻荊。亦誤倒。顧甄云正義。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荊蠻。下文皆作蠻荊。後世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誠甫案。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荊來威。師古曰。今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荊蠻。念孫案段顧誠說是也。經傳皆言荊蠻。或作蠻荊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荊蠻。荊蠻者。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荊也。揚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崔宗頌亦云蠢爾荊蠻。氣埃不息。伊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爲稱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謂楚所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下謂作爲。爲謂古通用。齊桓捄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爲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補注〕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先謙曰。此言齊桓伐楚以尋周孔子所謂微管左衽也。捐之意以治世不勤遠略

人自疏。遠甚。則勤遠無益。故周王南巡不還。齊諸侯之伯棄。大聖之至文。攘夷尊周以維持之。顧以排難爲定太子之位。失其旨矣。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爲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補注〕宋祁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注引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宋史輿服志。鸞旗車。漢爲前驅。赤質曲壁一竿。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是。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補注〕宋祁曰。浙本去求字。賂字當作路。王念孫曰。浙本去求字是也。求卽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選注亦云。令郡國無來獻。先謙曰。治要有求字。則唐初本已如此。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

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補注〕劉奉世曰。元狩。宋祁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捐之之云。並非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爲元狩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計數也。〔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校。官本作挍。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書探。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卻也。〔補注〕宋祁曰。一作籍兵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先謙曰。謂取貲富民以供兵用也。一作籍兵厲馬。或當是籍馬厲兵。否則宋所見漢書本是籍馬厲兵。故宋云一作籍兵厲馬也。籍馬厲兵文義較長。官本與此同。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比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補注〕先謙曰。比官本作北。是。制南海以爲八郡。〔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則此亦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漢紀孝武紀同。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郡。（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賈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則天下斷獄萬數。〔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按捐之言。文帝斷獄百。武帝斷萬數。皆謂死刑也。宣帝斷獄四萬七千餘人。蓋通計死罪以上。若如應劭之言。豈宣帝時反酷於武帝數倍。必不然矣。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

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 〔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征和三年 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 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 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 〔補注〕先謙曰說文悁、忿也詩陳風中心悁悁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又子奚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擠、排也推也 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 〔補注〕先謙曰救、官本作捄引宋祁曰捄當作救助先謙案通鑑治要並作救助 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 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蠢、動貌也蠻荊荊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爲讎敵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 〔補注〕沈欽韓曰尚書大傳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 相習以鼻飲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八十六引裴淵廣州記云烏滸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啖如故桂海虞衡志南人習鼻飲有陶器旁植一小管若瓶觜赤雅鼻飲獠族鼻如垂鉤隔日好鷄同田市要與之酒鼻飲輒盡皆其類也 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補注〕沈

欽韓曰。淮南覽冥訓。蛩獸食顓民。先謙曰。說文顓下云。頭顓顓謹皃。此言顓顓狀其蠢愚無所知識。亦從謹字生義。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補注〕王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殆不辭。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為語助耳。（管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為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凡言無以為何以為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言此鼎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為。何以伐為。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為。言雖多何用也。為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經傳釋詞。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補注〕錢大昭曰。御史下當有大夫二字。先謙曰。不言大夫者。文省。通鑑亦無大夫二字。本書凡言丞相御史大夫者去大夫二字者甚多。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

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 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補注〕先謙曰。胡注。王制。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祭用數之仂。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 況乎辟不嫌之辱哉。〔補注〕先謙曰。胡注。嫌當讀作慊。慊之爲言厭也。意自足也。先謙案。不慊之辱。言非甚可羞也。似不須改讀。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卽安置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作也。胡注。便處者。各隨其便而處之也。先謙案。罷擇便地安處之。 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補注〕齊召南曰。珠厓始爲郡。在武帝元鼎六年。至元帝初元三年而罷。凡立郡六十五歲。 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師古曰。謀說其長短。〔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短之。非陳奏也。故下文得復讒奏。 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補注〕先謙曰。胡注。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光祿大夫琅邪

張譚爲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甚是時成巳去而譚未除。是以缺官也。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荀紀作君簡。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逾薛大夫。張晏曰。薛。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師古曰。逾與愈同。〔補注〕先謙曰。注逾下脫興字。官本有。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爲精妙耳。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補注〕先謙曰。劉注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爲中書令。五鹿充宗爲尚書令。疑兩官並設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爲少府。五年。貶爲玄菟太守。遞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始爲尚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於五鹿。因以爲氏。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張晏曰。許嘉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嘉以初元三年爲右將軍。期思侯並可爲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補注〕錢大昕曰。侯並。當是人姓名。期思。其所居之地也。期思侯賁赫。薨於文帝時。以無後國除。安得更有嗣侯者。顏說非。錢大昭曰。期思侯並。疑是二人姓名。廣韻期姓下引風俗通有期思國。不言複姓。若以爲期思地名。則下文滿宣。又不言所居之縣。何以侯並獨載居地乎。先謙曰。後錢說是。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補注〕先謙曰。成帝建始四年。始罷中書宦官。元帝之世。任宏恭石顯。與饒要未嘗止中謁者不受事也。或是止宦者不入宗廟言二事而從其一邪。或詔皆從之而未行邪。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箕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事作士。引宋祁曰。注文士字姚本作事。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

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今字。〔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木，是。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師古曰：第，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補注〕先謙曰：見非迹。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吕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吕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回、閔子騫。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吕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補注〕先謙曰：回，枉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補注〕先謙曰：王鳳父。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吕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補注〕先謙曰：罔，官本作罔，是。書曰：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爲辯言。不以誠實。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補注〕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卽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謂不聽教命乎。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補注〕先謙曰。通鑑列此事於永光元年。蓋據蕭廣德爲御史大夫之歲也。成帝時。至部刺史。〔補注〕何焯曰。成帝時。諫大夫楊興與博士駟勝對。新都四事終日皆由太后諸侯以無功封。不知卽君興否。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荊蠻與羣舒以靖難。久矣其爲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葉反。〔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平原郡有富平侯國，應劭云明帝更名厭次，後人因疑西京無厭次之名，攷厭次侯爰類傳子至孝文五年以謀反誅，國除，而張安世封富平侯在昭帝時，其封邑本在陳留郡，及子延壽嗣侯，上書讓減戶邑，徙封平原，乃宣帝之世，然則昭帝以前平原無富平侯國也。蓋厭次國除之後，本爲厭次縣，宣帝移富平侯國於此，始去厭次之名，明帝時仍復其舊。水經注謂厭次故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其說精而當矣。漢時列侯國除有即爲縣者，如武帝以穰之盧陽鄉宛之臨駣聚封霍去病爲冠軍侯，去病子嬗薨，國除爲冠軍縣是也。武帝以高成之平津鄉封公孫丞相爲平津侯，元帝以𣃔之樂安鄉封匡衡爲樂安侯，而地理志無平津樂安縣，是國除之後仍爲鄉矣。南陽郡有博山侯國，故順陽縣，哀帝以封丞相孔光，改名，明帝改曰順陽，亦是從其舊名，與厭次正相類。沈欽韓曰：明一統志，厭次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三十里。周壽昌曰：褚補史記作齊人。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補注）先謙曰。十三。官本作十二。引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先謙案。三冬謂三年。猶言三春三秋耳。學書三年。除十五數之。則十二是也。文者各書之體。史者史籀所作書之通俗文字。諷誦在口者也。足用者言足用以應試。藝文志。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六當為八。說詳志。）說文序諷書作隸籀書。據此各體之文與所隸之史並試。皆學童習以待用者也。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擊劍。遮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補注）劉攽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遮擊也。誦二十二萬言。（補注）沈欽韓曰。釋言邢昺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漢書東方朔自稱二十二萬言。則以一字為一言也。邵晉涵云。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則一字為一言。其來已久。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正作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補注）劉敞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九引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古語已久。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搖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揃把。不能中。驅馬逐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

卽微生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梁作橋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以爲大奇也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衞尉上書者所詣也（補注）先謙曰續補史記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錄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一本改本作奉先謙曰據宋祁所見本奉作本也官本注無於字 久之朔紿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爲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廄之御騶也後人以爲騎謂之騶騎（補注）周壽昌曰騶說文廄御也左成十八年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鄭注騶本廄之御者百官表有騶僕射此朱儒蓋屬於騶僕射所轄羣騶者也朱儒齊語作侏儒蓋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若俳倡之類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推昭爲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爲衞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衞尉啼面云云是魏承漢制猶備有此等人仍名爲侏儒也先謙曰官本注後下無人字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 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補注）先謙曰索求也易繫辭上傳探賾索隱疏云索謂求索 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補注）宋祁曰啼當爲號王本作號 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補注）先謙曰多端謂辯知不窮 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爲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補注〕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劉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蝘蜓俗呼爲蝎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沈欽韓曰御覽三十一引淮南萬畢術云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合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偶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姦先謙曰官本注呼俗作俗呼是）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補注〕沈欽韓曰東方朔有覆射經見藝文志案管輅射覆亦以易筮其卦辭並如焦氏易林有立成法也）迺別蓍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歷反蜴音余亦反蠑音榮螈音原蝘音烏典反蜓音殄〔補注〕宋祁曰角音祿谷反獸不羣也先謙曰官本注不重蜥蜴字蜓作蜒歷上有先字是）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

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齊音齊。齊亦釋在公孫弘傳。〔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竪〔?〕畢於掌中為驍傑也。每投壺輒賜金帛。先謙曰：郭舍人事詳褚補史記。

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不上有朔字。

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斂錢之斂。窶數，四股鉤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賓白關謂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盂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銜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補注〕劉攽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窶數。前覆守宮自以盂，此以盆，何怪乎。不然，盂亦盆類，朔故譎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數皆是附著他物而得名，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為窶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盂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盂字為盆耳。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盂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為芝菌，形圍似窶數，而云非寓木，尤疏誤矣。錢大昕曰：釋名，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說文積[illegible]頂戴器。窶數即積[illegible]之轉也，與寄生聲亦相近，故樹上之寄生亦有窶數之名。廣韻，窶數，四足几也。此與蘇林四股鉤之說相近，皆以形相似名之。先謙曰：官本窶藪並作窶數。引宋祁曰：數音藪，景本作藪。先謙案：顏謂窶數非寓木者，以寓木寄生必有枝葉，不中覆射，故決是芝菌也。何晏景福殿賦，閞槶積重，窶數矩設，言其重疊交互之狀。以閞槶對窶數，亦是以為芝菌之類，與顏說合。芝菌之形，蹙縮觀卷，故釋名以音近字釋之，云窶數猶局縮而為小意。芝菌雖微物，其巨者不能入鼠穴，故楊惲取為喻也。說文之頂戴器，廣韻之四足几，皆非此所謂窶數也。注林，官本作枝，是。楊惲傳下。官本有云字。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

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服虔曰：謈音暴。鄧展曰：呼音髇箭之髇。謈音爪瓝之瓝。師古曰：鄧音是也。謈，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謈，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謈。今人痛甚，則稱阿謈。音步高反。是故朔還嘲之云口無毛，聲謷謷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謈，大呼自冤也。先謙曰：官本注無謈字，服作報，引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緅。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謷音敖。〔補注〕王先慎曰：尻當作尻，從九。說文：尻，脾也。從几者，居處字，與尻別。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補注〕錢大昭曰：舍人以宰倡常侍左右，故自稱天子從官。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補注〕周壽昌曰：案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此謂之度辭，亦謂之謎。說文：謎，隱語也。文心雕龍云：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化爲隱語。隱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鞠窮庚癸見左傳，卽隱之捷與郡姓名字詩見孔北海集，黃絹幼婦見蔡邕題碑，井畦見鮑照集，若鑿朔而起者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項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爲鷇，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鷇音口豆反。〔補注〕劉攽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蘇輿曰：穴胡直逐誤留。先謙曰：官本烏並作鳥，項作頊，雛音作鷇音，是。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凡背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補注〕錢大昭曰：啄讀與噣同。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張晏曰：狋音權梁之權。應劭曰：狋音蘆。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狋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下有音字。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齟

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為廷府。〔補注〕沈欽韓曰：陵寢兆域為柏城。齊書王僧虔傳：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投之一骨，輕起相牙，有爭意也。龍龕手鑑：吽與㖼同，牛鳴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鏠出，〔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鏠當作鋒。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補注〕先謙曰：少府屬官有大官丞，見百官表。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總領官遇庚伏，則前期遣中使諭旨，聽以早歸，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補注〕劉敞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先謙曰：顧炎武云以劍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音舉，字或作弆）。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王念孫云：上文云拔劍割肉，即懷肉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為衍字，是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補注〕周

蘇昌曰。漢武故事，朔娶長陵民宋女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先謙曰，褚補史記，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弃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宜本注自上有飄字。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補注〕王念孫曰，宋祁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並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若魏太子牋注引此，並作武帝微行始出。兩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補注〕先謙曰，池陽馮翊縣，扶風槐里有黃山宮，見地理志。渭水注引東方朔傳云，武帝微行至黃山宮，故世謂之游城也。

南獵長楊，〔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澗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名。其地在盩厔界。

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言爲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補注〕先謙曰，黃圖，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杜縣東近下杜。

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孰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補注〕先謙曰，以酎祭畢時。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稱名始此。

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補注〕先謙曰，官本馳作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秔，其不黏者也。音庚。

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御覽八十八，漢武故事曰，與霍去病等十餘人（案建元三年，疑霍去病尚未入侍）皆輕服爲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至蓮勺通道中

行。行人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醪前可者數百人。時微行，準不過二十人，馬七八疋，更步更騎，若知凡庶，不可別也。又嘗至柏谷亭，夜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聚衆夜行，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飲，翁答曰：無漿，止有溺耳。有頃還內，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探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千金，擢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案此事通鑑采之，亦見潘岳西征賦。相聚會，自言鄠杜令。〔補注〕周壽昌曰：民自訴言於鄠杜令也。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齎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距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屢幸雍，幸甘泉，幸汾陰，踰隴，登空同，幸緱氏，登嵩高，登封泰山，臨決河，通回中，道出蕭關，自代還，幸河東，幸東都，南巡狩，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出樅陽，北至琅邪，並海，東巡海上，幸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無安歲，故史特載此語於此。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徼音工釣反。〔補注〕錢大昕曰：是時但分內史爲左右，初無三輔之名也，而先有右輔都尉，有右輔必有左輔矣。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始於太初元年，而百官表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則三輔之名在太初以前矣。王太后以元朔三年崩，又在元鼎之前，此傳先言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下言使右輔都尉徼循，則左右輔都尉亦不始於元鼎，表所言恐尚有誤。右內史發小民共

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補注〕劉攽曰，更衣，休息處耳，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從館陶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從宣曲吕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補注〕先謙曰，爲道中休息之所，凡十二。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揚、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鄠貫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揚作楊，本書字通作。五柞宮在盩厔縣，長揚宮東北。於是上吕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吕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吕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秦阿房宮一名阿城，在長安縣西二十里，西北三面有牆，一面無牆，周五里一百四十步。盩厔吕東，〔補注〕先謙曰，盩厔，扶風縣。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宜春吕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補注〕先謙曰，提封，都凡也，說詳刑法志。顏訓非。欲除吕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吕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吕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遜作遜，引宋祁曰，遜當作遜。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吕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吕爲苑，何必

盩厔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書爲後人所妄斫。未達也。 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補注〕先謙曰。謂去雒陽不都。 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霸下有陸字。是。產。滻水。 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補注〕先謙曰。原。計也。言不可勝計。說詳劉向傳。顏訓非。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師古曰。卬。音牛向反。 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鼃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 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郤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郤爲斥之，殊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騁騖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騖。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眾輿也。無限若言不貲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補注）劉攽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檻，必有顛墜之憂。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隄字。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三引六韜曰：殷君善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市。初學記居處部：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修宮室，大者宮室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補注）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何焯曰：應引黃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占三台者異。周壽昌曰：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

色以知吉凶。故曰符祥。朔因陳此書。臣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東方朔別傳曰。人有殺上林鹿。武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阿旨。以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卽有急。推鹿逐之。三當死。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先謙曰。逐、競也。

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補注〕周壽昌曰。病困之困。各本作因。以病字斷句。此本作困。則從困字句。假困字譌。以因字可省。困則下豫贖及隆慮卒句有根。呂后傳云。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正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因。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曆志。〔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長公主傅秩千石。（或云六百石）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若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補注〕錢大昭曰。案此以隆慮公主爲武帝女弟。而吳十三王傳又以爲帝姊。未知孰是。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

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吕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補注〕宋祁曰。夕當作少。 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今先生上壽。時乎。 師古曰。言所上壽豈得時乎。 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 〔補注〕先謙曰。官本重精神散三字。 銷憂者莫若酒。 〔補注〕沈欽韓曰。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長安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所致。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銷。 臣朔所吕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吕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 〔補注〕先謙曰。官本時作對。是。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 師古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 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吕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

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二十一。史記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兒博戲殿下。主伏聽視之。僮負財錢人肆則有讓。主益奇之。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公主私府秩六百石。先謙曰。官本無者也二字。引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字。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補注〕何焯曰。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豈知乃以佐其淫縱如此耶。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補注〕周壽昌曰。盎有兄子種。爲盎畫策。此爰叔亦盎兄子。善畫策。疑即爰種。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遂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如淳曰。其園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皆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言有楸梓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補注〕劉攽曰。城改成。先謙曰。文帝廟。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爲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

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音才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儀作使。引宋祁曰。使、景本作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補注〕張佖曰。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並如此。臣佖案。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爲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又爲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猶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葆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服說是也。不當謂斥其家第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爲賤者之服。〔補注〕劉攽曰。執當作服。先謙曰。敝當作蔽。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補注〕沈欽韓曰。宋玉風賦。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

人叢出主人第三字所本。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之，往也。董君綠幘傅韝，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韝音工侯反。〔補注〕沈欽韓曰：隋禮儀志黑幘，上下通服之，庖人則綠幘。古今注，構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構衣，漢董偃綠幘青構，加構衣以見武帝，庖人之服。按構即是構衣，非別有構衣。構字當為韝。鄉射禮注：遂，射韝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斂衣。滑稽傳親有嚴客，晃帶構鞠跽，徐廣云：帶，取衣袖構，臂捍也。案此是幼儀行酒侍奠，故亦服之，與此傳構事同也。列女傳文伯引衽攘捲，淮南原道訓，短袂攘捲（捲疑為捲），皆是縮束其袂，以便手作。僞古今注云：構衣者，構衣必須傳構。御覽八百十六引漢舊儀曰：大官賜官奴婢各三十人，大臘酒日皆綠構蔽膝。此其證也，別有揮衣拆胡之誤，非此臂構也。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聲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庚桑楚篇以胞人籠伊尹（釋文本又作庖）。禮祭統煇胞翟閽，亦以胞為庖。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補注〕劉攽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劍客輻湊師古曰：蹵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補注〕劉攽曰：董氏當屬上句。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

樂觀雞鞠之會。（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黃圖，上林苑中有平樂觀。先謙案平樂因是觀名，此觀字當屬下爲句，不則於文不協。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補注）先謙曰：官本列作立。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師古曰：右，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尊下有之字，是。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魅蜮也。（補注）劉敞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耳，何必遂就魅蜮也。先謙曰：官本句末有也字，引宋祁曰：姚本句末無也字。又注河，官本作云，是。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師古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補注）蘇輿曰：襄三十年經，諸侯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傳：會者曷其所爲者，宋伯姬也。何注：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悼。憚與怛同（考工記注，憚故書或作怛）。怛，悟也。即閔悼意。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補注）先謙曰：言已屬。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

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王道篇。觀乎陳佗宋閔。知妒淫之禍。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補注〕何焯曰。案東司馬門。後已更名。故曰疏之不知。蘇說也。王念孫曰。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有入字。先謙曰。通鑑亦有入字。胡注。東司馬門。東闕內之司馬門也。先謙案。此納劉正書更名以避諱。非取交會之義爲美稱也。自此東交之名仍而不改。外戚趙后傳。會東交掖門。即東司馬掖門也。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補注〕何焯曰。如蓋主近幸丁外人。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敬聲私通皆是。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末

闢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作子，是。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爲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莞及蒲爲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音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采也。縕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師古曰：集，聚合也。〔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僭案未央前殿創自蕭何，令後世子孫無以加，與文帝無涉。與書囊爲帷自可也，忠作障，不必即施前殿，應劭之論固矣。東觀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師古曰：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即下有今字，末有是也二字。宮人簪瑇瑁，垂珠璣，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圜者。瑇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補注〕周壽昌曰：戲，弄之戲。顏注衛綰傳云：知今弄車之技是也。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古聚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

有也字。擿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卻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卻。退也。走馬。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建本賈子胎教引易同。列女貞順傳引作傳曰。知非易正文。周壽昌曰。文選任彥升竟陵文宣王行狀李注引易乾鑿度云云。本下多一而字。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嘲戲也。詼笑。謂嘲謔發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啁詼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爲音于僞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觀其辭也。〔補注〕周壽昌曰。禮樂記注。作。造也。好造設以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爲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創度文章。太公爲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用兵征伐之

非。故云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爲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爲衛尉。師古曰。言其有勇。〔補注〕周壽昌曰。弁與卞同。弁嚴子即卞莊子。避明帝諱改。皋陶爲大理。師古曰。言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爲司農。師古曰。主播種。伊尹爲少府。應劭曰。伊尹善亨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也。〔補注〕周壽昌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主天子內職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故以此屬之。應注謬。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子贛使外國。師古曰。言其有辯說。顏閔爲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爲其有德行也。子夏爲太常。師古曰。言有文學。故爲太常也。服虔應劭曰。言子夏聞字樂合爲夔。解云夔知樂。故可言爲太常。此說非也。〔補注〕劉攽曰。作夔字乃是。先謙曰。官本注兼學字。應劭下無曰字。是。益爲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補注〕周壽昌曰。右扶風以下諸官。多太初元年所改。公孫弘爲丞相。在元朔五年。薨在元狩二年。下去太初二十餘年。此文下云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云云。則所引官名多不合。疑朔此等雜文。後有改易。流傳轉寫。致多譌舛也。先謙曰。此蓋傳寫者以後官易前文也。右扶風當爲主爵中尉。否則三輔並數。不當在京兆。馮翊前。下文並同。季路爲執金吾。師古曰。亦言有勇力。〔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作子路。契爲鴻臚。應劭曰。禼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禼同。字本作偰。蓋後從省耳。龍逢爲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言其直無所阿私。伯夷爲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郊祀。故令爲之。管仲爲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修令民安。故令爲馮翊也。魯般爲將作。師古曰。言其巧也。般與班同。仲山甫爲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爲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爲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爲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爲典屬國

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暱其風俗、故令爲之。柳下惠爲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謚曰惠、以其貞絜、故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師古曰、史魚、衞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爲太傅。如淳曰、太傅輔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爲之。師古曰、蘧伯玉、衞大夫也、名瑗、蘧音渠。孔父爲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爲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爲期門。應劭曰、言其勁捷可爲期門郎也。師古曰、王慶忌、吳王子慶忌也。夏育爲鼎官。或曰、夏育、衞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先謙曰、或字譌、當是師古。羿爲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爲旄頭、今目羽林爲之、整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宋萬爲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候引駕。〔補注〕先謙曰、式道候屬中尉、見百官表、官本注末有人字。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寬之爲御史大夫在元封元年、距公孫弘薨時已十有二年、其中如司馬相如等人多已故者、此乃以方今兩字冠下、相提並舉、在徵此文雖出、不能以事實繩之。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師古曰、頰肉曰胲、音改。〔補注〕先謙曰、官本臿作舌。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頷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脽尻、師古曰、脽、臀也、音誰。遺

蛇其迹。行步偊旅。師古曰。逶蛇猶逶迤也。偊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偊音禹。〔補注〕沈欽韓曰。字書無偊字。列子立命篇。北宮子偊偊而步。釋文云。本作踽字。林云。踽行貌。旅當爲膂。說文呂脊骨也。篆文從肉旅。乃膂之省也。莊子列御寇。一命而呂鉅。音義云。播。貌。正與偊旅相反。此則傴僂曲躬也。臣朔雖不肖。尙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謂服其胸臆也。釋。廢置也。〔補注〕宋祁曰。數

當作詭字。而不下滑可字。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二句。自以智能海內無雙。〔補注〕沈欽韓曰。疑滑稽毀譽。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先謙曰。史記。智能作爲。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尙有過失之行。先謙曰。官本盡善作盡善是。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同下六字。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衞、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李注引張晏說同。但顏所本。然鄭爲韓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補注〕宋祁曰。故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從行焉。周壽昌曰。文選作故說得行焉。先謙曰。史記作說聽行通。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二句。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威振四夷句。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補注〕周壽昌曰。此下文選有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八字。先謙曰。史記同。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補注〕周壽昌曰。文選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先謙

日。史記曷。官本注宋有也字。賢不肖何㠯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靑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補注〕宋祁曰。泉疑作淵。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遵下十三句。夫字作方今以三字。士民之衆。竭精談說。〔補注〕先謙曰。史記談作馳。是。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慕作募。引宋祁曰。募當作慕。先謙案。募之。史記作慕義。趙策。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則疑作募義是也。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曰。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補注〕宋祁曰。常字當刪。周壽昌曰。文選無常字。先謙曰。史記作常侍侍郎。故曰。時異事異。〔補注〕沈欽韓曰。韓非五蠹篇。世異則事異。周壽昌曰。文選此句上有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人無所立功二十六字。先謙曰。史記作時異則事易。上與文選大同。雖然。安可㠯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補注〕先謙曰。史記體作躬。七十有二。延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李注云。說苑太公七十而相周。案此出尊賢篇。而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皆作七十二。與此同。先謙曰。官本延作迺。是。史記作遂

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孜同。敏、勉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敏行上有修學二字。先謙曰。史記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師古曰。鶺鴒、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鶺音脊。鴒音零。〔補注〕周壽昌曰。鶺鴒詩小雅作脊令。左昭七年傳引作鵲令。釋鳥作鵲鴒。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讙譁之聲。〔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見荀子天論。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榮辱篇。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衆也。〔補注〕沈欽韓曰。自此至使自求之。並見大戴子張問入官篇。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工苟反。謂以玉爲瑱。用黈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緜也。以黃緜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記作黈絖。（玉篇。黈黃色也。絖絮也。與纊同。）又晏子諫篇。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瑱耳。惡多所聞也。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柔、亦安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

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補注〕何焯曰。此譏武帝知之不盡而旨明有所遺者。弃遺困懲。或有遺行。獲在所恕。不亟勸誘以大官者。亦所以待其自得。非棄之也。先謙曰。辟若至此。史記無。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塊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逃。接輿。楚狂接輿。陽狂避世。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平搖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辯物篇。趙中庶子謂扁鵲曰。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方言。蠡。陳楚宋衛之間或謂之瓢。韓詩外傳。孔子曰。臣之比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先謙曰。官本注搖作遙。以莛撞鐘。文穎曰。謂藁莛也。師古曰。音唐丁反。〔補注〕吳仁傑曰。謂衡。當不能鳴鐘。當作藁。周官矢人注云。笴謂為藁。又藁人注云。箭幹謂之藁。集韻。箭橋通。穎云橋者。謂箭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筳篿。王逸曰。筳。小破竹也。王莽傳。以竹筳導其脈。師古曰。筳。竹梃也。說文。筳。維絲筦也。四說不同。大意不離於竹。五臣文選注乃云。筳。小木枝。不知何所根據。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豈以說苑字從木而疑是莛邪。韓文公詩。寸莛撞鉅鐘。音義云。莛。草莖也。筳從竹而此以從艸釋之。誤矣。案從艸之莛。一曰屋梁。莊周書舉莛與楹。厲與西施。郭象曰。莛橫而楹從。司馬彪以莛為梁。楹為柱。案莊生本以莛楹大小之殊。厲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莛為梁。則失其趣矣。先謙曰。官本注唐作徒。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考。究也。繇

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服虔曰。音旌劬。如淳曰。鼱鼩。小鼠也。音精劬。〔補注〕洪頤煊曰。釋獸鼩鼠。郭注小鼱鼩也。亦名鼷鼩。此服音所本。先謙曰。官本鼱作蹤。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齧也。音仕客反。〔補注〕沈欽韓曰。吳子圖國篇。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之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鬭心。隨之死矣。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補注〕先謙曰。若夫至此。史記無。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補注〕王念孫曰。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補注〕先謙曰。默默。官本作默然。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

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豉反。〔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箴石篇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補注〕先謙曰、官本佛作弗。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以與言上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以字。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作主。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補注〕錢大昭曰、禍閩本作禍。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辜、罪也。戮及先人。爲天下笑。〔補注〕何焯曰、張湯誅顏異被誅。陰擠狄山死地。汲黯亦以直廢。朔之言皆藥武帝之病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上有遂字。革作革。沈欽韓云、秦紀惡來革者、蜚廉子。說苑雜言子石曰、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志而用國。此革字誤。汪文盛本

及文選並是卒。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琱與彫同。琢也。瑑謂刻爲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補注〕先謙曰。論語。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謂不以遂往之事爲戒也。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師古曰。阤、頹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說讀曰悅。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呴呴、言語順也。呴音許于反。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補注〕王念孫曰。顏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先謙曰。損捐形近易誤。下文捐車馬之用。捐亦誤損。是其證。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補注〕錢大昭曰。家、閩本作深。先謙曰。官本作深。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補注〕錢大昭曰。懼、漢紀作瞿。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薦几自貶損也。先

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淸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閒讀曰閑．閑．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下有閒字．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畫並作盡．引宋祁曰．越、姚本作畫．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冒也．干．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爲本．以義爲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世下有之字．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

〔補注〕先謙曰、官本君下有臣字、是。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補注〕先謙曰、官本鄭作鄭、是。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子作予、是。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作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王念孫曰、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圄作圉。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爲圄矣。說文、囹圉、所以拘罪人也。圉、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囹圄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賈引過秦論處囹圄而免刑戮、其字竝作圉。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興生此多士。爲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補注〕沈欽韓曰、楚詞章句有東方朔七諫。疑即八言七言。不然、不應遺於劉向也。又御覽三百五十有東方朔對驃騎難。從

公孫弘借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別傳曰，朔與公孫弘借車書曰，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廄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長貧也。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師古曰，說音式芮反，爲音于僞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蔑猶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爲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爲工也。〔補注〕吳仁傑曰，宮從集本作柳下爲定。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逢，遇也。〔補注〕周壽昌曰，朔本集載其誡子詩全篇云，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先謙曰，官本注矣作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爲之長帥也。朔之詼諧，逢占射覆，

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補注〕何焯曰、此條詳著其非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剿取叢脞、以博異聞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三十四）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補注〕錢大昭曰。政功臣表賀是昆邪之子。祖字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補注〕周壽昌曰。昆邪以罪免。故賀未嗣侯。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封南奅侯。奅亦作窌。師古曰。窌奅二字同耳。音普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云作賀侯。上奅字作窌。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補注〕周壽昌曰。武帝太初二年。時朝廷多事。督責大

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頻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補注】周壽昌曰。漢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其造巫蠱之亂。貽禍國家。不足稱俠也。聞賀欲以贖子。【補注】先謙曰。官本子下有罪字。是。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凡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者言上也。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對也。【補注】劉攽曰。使人巫多人字。祝詛有惡言。下有司

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補注〕錢大昕曰：外戚王夫人傳云語在戾太子傳，劉屈氂傳云語在太子傳（上文有戾字，故但稱太子），而此與江充傳俱稱戾園，亦例之不一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補注〕周壽昌曰：此宗室爲相之始。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據高埶而爲邪，師古曰：帝爲太子，賀已爲舍人，故云舊故。〔補注〕先謙曰：官本據作乘。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能爲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衆庶貨賂上流執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迺以邊爲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爲己名援也。或曰以胡爲援也。〔補注〕先謙曰：用邊郡吏自援助，甚受其貨賂而行此不平均之政也。饒邊以爲名，其爲尙小，未至死罪，若以胡爲援，又豈得稱胡爲邊乎。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詔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令耕者自轉，文穎曰：自輸穀於邊。〔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以困農煩擾畜者，〔補注〕先謙曰：畜者謂養馬之民。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使懷孕者爲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反字，引宋祁曰：故字下疑本有反字。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爲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補注〕

劉攽曰、獄合屬上句。先謙曰、理、法官。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爲右丞相。〔補注〕宋祁曰、長史下當添使字。李慈銘曰、此武帝有意欲復惠帝高后時兩府之舊、而本紀及表敘俱未載。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東海郡無澎縣。先謙曰、澎卽彭也、說詳表。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補注〕錢大昭曰、景十三王傳云、國中口語籍籍、愼無復至江都、皆言諠譁之意。先謙曰、本書籍藉通假。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遮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師古曰、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撟制。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撟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

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游牧之地。〔補注〕宋祁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先謙曰。發字下斷爲一句。則本讀。長水宣曲胡騎。皆長水校尉所掌。見百官表。蓋近長水。故以爲名。〔補注〕劉敞曰。以爲作已。先謙曰。官本攷證云。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其姓爲莽。見孟康注。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楫濯士。主用楫及濯行船者也。短曰楫。長曰濯。楫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任安傳。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師古曰。毆與驅同。〔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劉昭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爲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柳市。先謙案。此時倉卒烏集。何能定爲某市之人。四市人猶言諸市人耳。四者。虛語之詞。胡說失之泥矣。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補注〕先謙曰。官本闕作闕。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丞相附兵寖多。師古曰。寖、漸也。太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補注〕先謙曰。胡注。黃圖。長樂

宮在東。直杜門。故太子敗從長樂闕下南奔覆盎城門而出亡也。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吕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安爲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下安吏。誅死。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秺侯。孟康曰。秺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吕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燉作敦。吕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

惲傳，丘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爲通矣。〔補注〕周壽昌曰：顏駁如說，雖是，而不盡然也。楊敞傳，敞爲丞相，封安平侯，敞夫人謂敞曰，使九卿奏報君侯。亦列侯爲丞相稱君侯之證。丘常借尊稱以譏惲，非典故也。如據漢舊儀爲說，自是正論。後漢以來，凡尊官俱稱君侯，六朝更濫矣。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補注〕先謙曰：胡注，長安城中八街，華陽其一也。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補注〕周壽昌曰：臧安世云，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爲車氏。案其子田順嗣侯，尚爲田氏，則更爲車氏之說未確。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千秋爲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

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補注〕周壽昌曰。麗字不訓美好。公孫安傳亦有此語。言其容貌俊偉而光明也。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補注〕何焯曰。千秋、高寢郎。又自言白頭翁教之。言故曰此高廟神靈使公。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卽拜之。言不移時也。〔補注〕朱一新曰。立拜、特言其速。顏因上有召見字。曲爲傅合耳。賈捐之傳。立拜爲冀州刺史。立止、若與此義同。豈亦立見乎。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補注〕周壽昌曰。伐閱卽閥閱。猶門第也。門在左曰閥。門在右曰閱。史記功臣年表。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後漢章帝紀。或起甽畝。不繫閥閱。與此同意。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爲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補注〕蘇輿曰。妄一男子。猶作一妄男子。彖子漢下。則叚有數妄能書。足以治之矣。語譏正同。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貰之。師古曰。貰、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其稱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

寬廣上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耳。〔補注〕宋祁曰：當删字字。錢大昭曰：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注云：尉者自上安之也。韓安國傳云猛願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案王嘉傳遣使者賜金尉厚，師丹傳有以尉復師傅之臣，匈奴傳遂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宣元六王傳金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王莽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皆不從心。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鬬死者也。〔補注〕劉攽曰：既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太子時人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補注〕先謙曰：鞫謂窮治其罪。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補注〕先謙曰：敬聲，公孫賀子。禹，李廣孫，事見廣傳。疇，儔通借字。發，謂發其事。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據此蘭臺在殿門外。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補注〕先謙曰：餘巫頗脫逃在外，尚為蠱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補注〕先謙曰：官本甚作其。敬不舉君之觴！〔補注〕周壽昌曰：臣下上壽尤之則

（曰敬舉君之觴。如兒寬是也。不允則曰敬不舉君之觴。如田千秋是也。後書明帝紀。十七年百官公卿奉觴上壽。制答之末云。不敢有辭。其敬舉觴。蓋中興後制尚如此。）謁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宮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宮作官是。）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補注〕宋祁曰。正文未任。王本作未堪。）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補注〕先謙曰。督、責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補注〕先謙曰。益、漸進也。）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補注〕先謙曰。此議因千秋不害宏羊力持。鹽鐵卒不能罷。但罷榷酤而已。班於贊中痛貫千秋。而附宏羊誅滅事於此傳末。所以深致其不然也。）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

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補注〕錢大昭曰。鹵獲作虜獲。鹵虜通用字。)國除。(〔補注〕周壽昌曰。千秋尚有弟爲函谷關都尉。一子爲雒陽武庫令。見魏相傳。)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榷筦之利。(師古曰。榷、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古管字也。義與斡同。若斡主也。榷解在昭紀。〔補注〕宋祁曰。榷從木。俗從才者非。)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椹也。欲斬人者伏於椹上也。椹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寬假之。貸音土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死力下。)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脩治。供

張拚。師古曰，侯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補注〕錢大昭曰，拚古拚字，攷工記云，或審曲面埶以拚民器，鄭注，拚猶具也，釋文，拚，皮莧反，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告有司具，鄭注具猶拚也，晶、劉林以拚，徐音拚具之拚，說文拚字在新附中。先謙曰，官本拚作拚。

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補注〕宋祁曰，宅一作卞。自新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補注〕先謙曰，又為長史，見昭紀及燕王旦傳。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補注〕先謙曰，官本倉皆作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請以作輒移。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不即告言也。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

音弋癸反。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遽、速也。〔補注〕何焯曰、敞夫人是後妻、非司馬遷女。觀下惲傳中後母無子之文可證。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

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補注〕周壽昌曰、帝六月即位、敞以八月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補注〕宋祁曰、監本惲下重一惲字提行。先謙曰、官本惲字提行。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

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補注〕錢大昭曰、五人、閩本作有功。案功臣表、是時同日封者張章、董忠、金安上及惲有四人。其一人史高在外戚侯表。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補注〕錢大昭曰、

此郎兼倫書郎是宿衞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償者。賞病者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者以招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薄書給繇之長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補注〕宋祁曰。薄書給繇之長也。別本給作餘。無繇字。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補注〕錢大昭曰。加諸吏者。始見於此。然孝文時賈山上書。已云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則官制久矣。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

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爲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弋二反。〔補注〕錢大昭曰。隸閩本作肄。下副帝隸及注同。先謙曰。官本同。隸肄古通。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隸。秺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秺侯適爲御耳。御謂御車也。秺音丁故反。〔補注〕先謙曰。秺侯金賞也。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補注〕先謙曰。高昌侯董忠。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補注〕周壽昌曰。脛脛即硜硜通借字。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設人何以得活。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言不容穴。坐銜窶數自祈。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釋在東方朔傳。朔傳自云今之眞人亦於已有妨。〔補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何焯曰。眞人猶云賊者人書也。李注非。先謙曰。官本注不得入穴下有也字。窶數非戴器。詳東方朔傳。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語者所錄也。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中書謁者令。成帝改爲中謁者令。見百官表。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曰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朱翹作朱翮。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猶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謂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得春秋。失之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書下有也字。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惲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不

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譴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訞惡言。師古曰。訞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吕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補注）宋祁曰。監本作稱譽。文選注引漢書仍作稱舉。先謙曰。官本作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晻與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一朝下有以字。是。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吕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吕所不及。師古曰。蒙、被。督、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被下有也字。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

遂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惲引之。〔補注〕宋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補注〕何焯曰，中郎將光祿勳所領皆宿衛士，故曰總領從官。周壽昌曰，柏梁詩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補注〕先謙曰，官本戮作勠，是。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補注〕劉敞曰，惲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師古曰，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

爊也。炰音步交反。爊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亨作烹。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拊作撫。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基。須，待也。〔補注〕周壽昌曰：張晏非作詩注，文致周內，顏注取之，竊意宣帝延者，當中君父送終數語，並先時實是樂昌侯罪，有昭帝崩今復如此，又上行不至河東等語觀之，此徵更實其罪矣，不係此詩。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師古曰：褎，古衣袖字。〔補注〕先謙曰：官本褎作褏，注袖衣字是。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爲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補注〕錢大昭曰：貢禹傳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惲爲庶人，故欲爲賈豎之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衆議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補注〕宋祁曰：卿字常刪。先謙曰：官本意上有之字。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傳又引之。爲音于僞反。今子尚安

得呂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補注〕先謙曰。漂飄借字。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壤。文穎曰。昆戎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爲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也上有者字。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自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以給駕使乘之。佐主騶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補注〕先謙曰。通鑑注末者引作是。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以書中有君父並稱語。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

與偉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補注〕錢大昭曰。案杜業傳。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書衆斂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淸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讀曰閑。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補注〕劉敞曰。俛讀如本字自可。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補注〕周壽昌曰。義授經昭帝。故云為人主師。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衆語。猶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

開也。義爲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既被察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遷也。無之字。引宋祁曰。遷也改作遷之。㠯高弟入爲右扶風。遷太僕。〔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㠯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㠯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讇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讇、古諂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㠯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

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事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補注〕宋祁曰。輸府下當添下字。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補注〕先謙曰。司空獄見賈誼傳。官本注行作作。是。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釱。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師古曰。鉗在頸。釱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釱音弟。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死下有者字。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釣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徒上有音字。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千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持作執。向作高。是。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敕也。

〔補注〕周壽昌曰。唐惟詔命始稱敕。時有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之語。師古注此。故云移書約敕。案之本文。則云敕書。不云書敕也。蓋漢時敕爲上命下之辭。凡官長行於掾史。祖父行於子孫。皆可稱敕。韓延壽傳敕功曹議罰白。孫寶傳寶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後書張禹傳臨終敕家丞。又霍稱純遺敕。因不肯受。歐陽氏集古錄書韓敕碑後云。書錄以敕命名者。案制。天子之命稱敕。漢用秦法。臣下豈敢以敕命名。而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民程敕。字伯嚴。是漢時不獨一韓敕。董逌廣川書跋云。南齊時有劉敕。爲始興內史。是名敕者。不獨漢爲然。歐陽或攷之未審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慹。慹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爲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侯反。沒入辜榷財物。師古曰。辜榷。專固也。〔補注〕王念孫曰。翟方進傳多辜榷爲姦利者。師古曰。榷。專也。辜榷者。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念孫案。辜榷或作辜較。又作嫴榷。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漢書音義曰。辜、固也。較。專也。謂規固販賣。專略其利。分辜榷爲二義。已失之迂。師古乃訓辜爲罪。訓榷爲專。又云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則其謬滋甚。今案辜榷雙聲字也。廣雅。辜榷。都凡也。故總括財利謂之辜榷。略陳指趣。亦謂之辜榷。孝經蓋天子之孝也。孔疏曰。蓋者。辜較之辭。劉炫曰。辜較猶梗概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梗槪與辜榷。一聲之轉。分言之則或曰辜。或曰榷。武紀。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王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榷之。廣雅。嫴、榷也。是辜榷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之意也。先謙曰。官本注辜下有罪也二字。據翟方進傳

注．則有者是也． 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案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紀．〔補注〕周壽昌曰．案御令律監守自盜也．注引如氏云云．是漢律最重．而陳咸猶坐免官．殆所取未足十金也．先謙曰．官本注果下有帝字．紀下有盜武亦反四字． 而官婣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補注〕先謙曰．當與方進傳參讀． 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補注〕先謙曰．胡注後書陳寵傳．寵之曾祖陳咸．不仕莽世．亦居沛．名是一人． 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 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弟入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 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弘以永光二年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傳．但言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弘言之．弘坐免為庶人．與此傳合．表云自殺．誤也． 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補注〕錢大昭曰。後下南監本閩本俱有教字。先謙曰。官本有教字。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廢也下。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補注〕錢大昭曰。相當作桓。先謙曰。官本作桓。宋諱桓缺末筆。因誤而爲相也。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即相寬總評論其善惡。〔補注〕先謙曰。官本相作桓。是。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己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補注〕宋祁曰。朱下當添先字。錢大昭曰。朱生。鹽鐵論作朱子伯。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師古曰。齗齗。辯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齗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補注〕周壽昌曰。鹽鐵論作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補注〕錢大昭曰。鹽鐵論作劉子雍。推言王道。

撟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撟。撟，正之也。撟讀曰矯，同。其字從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曰作與，是。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又下有音字。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檢如括結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作口。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彼人哉作彼人者。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筲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補注〕錢大昭曰：今本論語選作算。選、算古字通。邶風「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傳注絕交論引作「不可算也」。（今本仍作選，詳攷以為作算，蓋宋本與今本異。）齊風「舞則選兮」，文選舞賦注引作「舞則纂兮」，纂即算也。周語「纂修其緒」，史記周本紀作遵，徐廣曰「遵一作選」，是選、纂同。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常璩漢中志云成固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補注〕劉攽曰。顏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謂能致之以自供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爲遺令。〔補注〕先謙曰。官本此注併入下注。爲作謂。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眞。師古曰。羸者。不爲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眞者。自然之道也。羸音郎果反。〔補注〕劉攽曰。形魂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眞也。何自然之謂。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其心又不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其作之。先謙曰。官本作之。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補注〕沈欽韓曰。功臣表。祁侯它以元光三年免侯。帝紀。元光二年行幸雍祠五畤。則祁侯書所云從祠雍。卽在元光二年。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音求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求作來。是。願

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補注〕先謙曰：官本進下有近字。引宋祁曰：近字當刪。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補注〕先謙曰：聞、官本作聞，是。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吕贏葬，將吕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吕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補注〕先謙曰：眞疑直之譌。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補注〕王念孫曰：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案淮南精神篇注，化猶死也。既言終，則又言化，期複矣。終當讀爲衆。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故曰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衆之爲終，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爲衆，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衆生之化。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吕華衆，厚葬吕鬲眞，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爲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吕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

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對反。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十一引漢東園秘記曰：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八百八云：以雙珠塞尸，則亡人不朽。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爲客也。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歸土則眞，爲一久不歸是客也。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服虔曰：窾音款。款，空也。空木爲匵。師古曰：匵，匣櫝字也，棺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補注〕沈欽韓曰：墨子節葬篇：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無通臭。尸子：舜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先謙曰：官本款空也款作窾。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師古曰：亂，絕也。〔補注〕先謙曰：不至泉，是不亂也。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者儉約也。〔補注〕先謙曰：尚謂尊奉。聖王不勞民以自厚，是生易尊奉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臝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權守之。〔補注〕劉攽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兼守之。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趙奏云丞。於用法疑者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齊召南曰：案後文御史穿北軍壘垣，則建守北軍正丞也。何焯曰：以軍正之丞，故係正言之。將上卷有廬江太守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

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藉也。〔補注〕王念孫曰。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案如說是也。薦藉一聲之轉。尉薦猶尉藉耳。無取慰薦之義。漢紀作慰藉。是其證。慰與尉通。若以薦爲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若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耳。故衞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衞官外士稱爲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宜作宦。是北軍壘中爲校尉所帶見百官表。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器。堂皇。壁也。（同蹤）釋宮無室曰榭。郭云。即今堂堭。案今爲講武榭。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補注〕錢大昭曰。堂下脫皇字。南監本閩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皇字。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補注〕王先愼曰。御史上脫監字。傳前後並有監字。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

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補注〕沈欽韓曰。說苑作理法。李理義同。兵陰陽家黃帝李法十六篇。下軍法。乃漢南北軍制也。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奏劾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以作已。引宋祁曰。已改作以。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非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臣謹以斬。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韶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兵書上無亦字。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爲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見司馬法天子之義篇。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福昭帝始元六年守京兆尹。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補注〕齊召南曰。案渭城屬右扶風。在長安稍西。即秦故都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渭城。故建圍之以求賊耳。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奔走逐之而射也。吏散

走。主使僕射勠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補注〕先謙曰，此僕射是主家僕射。百官表云僕射，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此僕射蓋公主宮人領事者。建報亡宅坐。服虔曰，害游徼本公據宅坐也。〔補注〕劉敞曰，多坐字。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公上有邪字，是。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爲報故，謂有故也。不窮審，窮竟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謂爲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補注〕朱一新曰，注南監本斷獄下無也字，窮竟上有不字。先謙曰，官本無也字，有不字，是也。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補注〕周壽昌曰，光傳云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安父也。下吏捕建，建自殺。〔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訟賢篇，東海成顒，河東胡建，以衛眾寒，起卒伍，爲縣令。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行，行忠正之道，不避強禦，卒爲衆枉所排。周壽昌曰，據鹽鐵論，賢良文學議在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已云建不得其死，則此必是年正二月事。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補注〕王先慎曰，通亦交通。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補注〕齊召南曰，案儒林傳，東海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爲博士，由是有白氏學。然則白子友當即白光，但彼云字少子，此云子友，字不同耳。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補注〕何焯曰，成帝以後，士皆依附權倖，容身固位，志節日微，卒成王氏之篡。

史家於朱雲。深有取焉。特爲立傳。蓋激於張孔之徒耳。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尊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作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補注〕錢大昭曰。走。南監本閩本作步。先謙曰。官本作步。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猥作猥。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補注〕何焯曰。貢禹雖賢。然爲石顯所薦。朱雲好大節。又從蕭望之受經。此固顯等所畏惡也。衡之對。嘉之坐。其或有使之者歟。是時。少府五鹿充宗

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也。音子私反。〔補注〕沈欽韓曰。孔安國鄉黨注。衣下曰齊。皇侃云。裳下縫也。師古讀爲齋。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刺也。距也。音竹庾反。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補注〕錢大昕曰。嶽即觻字。說文。觻、獸角觻。岳岳也。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曰。蘭與猿反能解邪。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補注〕何焯曰。故縱亡命。是猶遊俠之餘習也。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當御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言爲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疏作書。引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

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衞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爲御史中丞，而奏諸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補注〕宋祁曰，城旦下當添治字。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補注〕先謙曰，官本、并上有之字。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補注〕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錢大昕曰，禹以成帝河平四年爲丞相，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此稱位特進，則在罷相後，故但斥言安昌侯張禹，不書丞相。而成帝亦但以廷辱師傅罪雲也。文當云故丞相安昌侯，今本轉寫誤耳。王念孫曰，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若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竝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沈欽韓曰，唐六典武庫令職注，陌刀，長刀，蓋古之斬馬劍。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補注〕先謙曰，因禹右王氏，事

許禹傳。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下有殿字。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至今宮殿正中一閒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自漢以來相傳如此。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出字。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補注〕王鳴盛曰，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也。然則屬吏皆從當庭中門入，東閤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以吏也，而雲言乃如此，其強項可見。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

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曰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槨。家簡裁容槨也。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補注〕王先謙曰。下云陛下罪臣者三矣。明上變事者三。數字渾言之。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補注〕沈欽韓曰。晉書輿服志。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鳳死於陽朔三年八月。成紀。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鐵官蘇令等反。福上書中有此二事。則必在永始二三年矣。距鳳死已八九年。則忌時以下云云疑有舛誤。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九。詩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宋後書曹褒傳云。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補注〕先謙曰。一說非。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順下有易字。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㠯爲大將軍。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爭四面而至。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㠯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㠯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㠯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補注〕錢大昭曰，文，南監本閩本作武。先謙曰，官本作武，是。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至猶直也。詳見賈山傳。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誠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補注〕梁玉繩曰，孝廉茂材稱廉茂，猶抱朴子審舉篇魏書高祖紀隋書禮儀志稱秀才孝廉爲秀孝也。是㠯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㠯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

高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安王緣閒而起。〔補注〕錢大昭曰。安王二字當乙。宋一新曰。監本作王安。先謙曰。官本作王安。所㠯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㠯衆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勢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勢陵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勢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勢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補注〕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先謙曰。劉說誤。以隨和爲珠玉。然則黨與又是何物耶。仍如李解爲是。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㠯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議作義。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㠯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㠯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補注〕沈欽韓曰。事見說苑尊賢。韓詩外傳三。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注。九九者乘除之原也。夏侯陽算經曰。夫乘除之法。先明九九。一從十橫。百立千僵。千十相望。萬百相當。滿六已上。五在上方。六不積算。五

不專發上下相乘實居中央書十自過不滿自當以法除之宜得上商從算相似橫算相當以次右行極於左方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㠯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卽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卽秦穆公也。伯讀曰霸。繇讀曰由。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㠯升斗之祿，賜㠯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懣音滿。〔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發憤懣下。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㠯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㠯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砥。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㠯喻國政，器喻賢材。〔補注〕先謙曰：官本厲作利，是。此厎字緣上而誤。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㠯爲漢歐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閒而發，譬倒持劍而㠯把授與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譬作喻。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㠯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師古曰：辟

讀曰閡。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元紀宣帝言漢家本以王伯道雜之，故不當言三王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補注〕宋祁曰：而當作其字。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仲為相也。解於上。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亡益當為有此，本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亡益於時，蓋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一色成體謂之醇，〔補注〕先謙曰：官本醇作純，是。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氾論訓：溉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鵄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補注〕先謙曰：增，高也。說詳賈誼傳。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師古曰：言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補注〕王念孫

曰一奐二字文不成義一奐本作可見奐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奐三字與上文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奐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字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奐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月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月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衆象也何異言將危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

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爲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喩也。斗身爲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秉持亦當早圖。奪其權也。〔補注〕錢大昕曰。今本作燄燄。庸燄聲相近。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補注〕先謙曰。遂猶竟也。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忌。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補注〕先謙曰。質與鑕同。釋見張蒼王訢傳。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㞩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補注〕先謙曰。㞩櫪字同。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謂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臥反。〔補注〕王鳴盛曰。戶牖之法坐。即尚書顧命篇所謂牖間南嚮是也。先謙曰。官本注負作自。引宋祁曰。自扆當作負扆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

深省臣言。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吕自立也、壅人所吕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趙燕作燕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絕三統、滅天道、是吕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爲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嗣子嬰。所謂壅人吕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幷杞、宋、是爲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吕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吕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吕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此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猶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祀作祖、是。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吕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吕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

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不敢臣（補注）齊召南曰案大傳伏生所著其說王啓金縢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即用其說宋一新曰示天下豈本有下字先謙曰官本有下字是也闕誤作嗇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爲庶人也

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補注）先謙曰若前緒所承

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補注）錢大昭曰武帝上閩本有詔字先謙曰官本有詔字

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

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

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吕孔子世為湯後。上吕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吕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吕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封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補注〕先謙曰。居家疑當作家居。）常吕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吕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儒。（〔補注〕先謙曰。官本儒作孺。是。）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儒林傳。吳章字偉君。受尚書於許商。）平帝吕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吕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吕血塗莽

門。〔補注〕錢大昭曰，莽下，南雍本閩本有弟字。先謙曰，官本有弟字。 若鬼神之戒，譏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衞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補注〕錢大昭曰，閩、南監本錮本作鋼。周壽昌曰，石經陳啟原等釋皆作禁鋼，錮卽鋼也。後漢黨錮之禍自莽倡之。先謙曰，官本錮作鋼。 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號，不肯是章弟子。 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韻云，姓出自祝融之後。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幙嶺上。案彼作云敞，彼爲曹敞，參錯。 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爲輔弼之任。 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補注〕周壽昌曰，漢魯國，王莽時改爲魯郡。漢書僅此一見，東漢復爲魯國。 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賢於頑囂無識者也。狷音工掾反。〔補注〕宋祁曰，進取下疑添於道二字。 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補注〕何焯曰，漢諸陵無不爲赤眉所發，故班氏特追稱楊王孫之志，立傳以諷曉當代，其言始皇所謂借秦爲喻，不敢

謗議上及山陵也。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補注〕先謙曰。隊墜字同。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親見夏桀之亡。可爲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親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爲立後。自取衰亡。可爲戒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贊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先謙案。注引詩。世作時。避唐諱。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爲大司徒掾。後爲車騎將軍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上有故字。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衞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注〕先謙曰、扶服卽匍匐。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

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常當作車。先謙曰、官本作車。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衞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師古曰、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補注〕王念孫曰、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鼂錯、楚元王傳並云出入臥內。周仁傳入臥內。史丹傳直入臥內。皆是也。顏此注及金日磾傳注、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

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目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爲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補注〕齊召南曰。注河字下疑脫間字。城則郡之譌。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注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先謙曰。日磾捕何羅。桀光並共捕誅通也。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衞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衞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補注〕宋祁曰。莽王且傳。蓋去耦音獨患光及莽。則莽亦何辠也。莽字稚叔。天水人。見公卿表。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纔同。白皙。疏眉目。美須額。師古曰。皙、潔白也。額、頰毛也。皙音先歷反。額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郎有僕射。爲諸郎長。見百官表。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文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補注〕先謙曰。通鑑此句下有欲收取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顏注正釋收璽之故。若無四字則召郎語意不完。下文郎不肯授。無根。顏注文義。亦無所承。各本皆脫。賴通鑑存之。胡注據志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

中。齊。官本注其作敢。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曰此事爲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補注〕先謙曰。蓋侯王信子充。見侯表。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後元二年。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其初除太僕。表不得其年。並征和二年。公孫敬聲有罪下獄。卽以桀代之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桀爲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爲奉車都尉。秩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錫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

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補注〕齊召南曰。案武五子傳作旦自遣之壽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正得其實。燕刺王傳未及刊正耳。先謙曰。此正互文見義。齊說過泥。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補注〕先謙曰。都、大也。肄、試也、習也。若今軍營云大操矣。省言之則但曰都。下文云都郎屬是也。孟謂都為試。非。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補注〕先謙曰。太官掌御飲食。有令丞。屬少府。二者皆言其僭。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補注〕先謙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舉成數也。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胡注。伺光出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補注〕先謙曰。胡注。當者以之自任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師古曰。彫畫是也。〔補注〕何焯曰。畫室。即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沈欽韓曰。時蓋已移光趨勳禁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被告劾者待罪之所。周壽昌曰。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揚敞傳

上觀西閣上畫人，指紂畫，謂樂昌侯王武云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西閣畫古帝王像，故稱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贊。文苑英華盧碩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蓋，知漢宮殿皆有圖畫也。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書不入殿也。先謙曰，下文光不敢入，至殿前而不入也。知何許，則畫室乃光私室，固非。沈說移光綵勳禁止，此時撫詔書，亦非桀等所敢出也，周說是。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耳、謂都郎羽林，皆那屬也。屬不當訓近。胡注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亦詳戾太子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據表，尚書中書為兩官，據志合為一官。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兩官明矣。沈約宋志亦以為兩官。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

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補注〕先謙曰。遂、竟也。言終委任之訖至也。 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補注〕何焯曰。史樂成、光所親信。故首遣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 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補注〕周壽昌曰。光爲大將軍。在武帝朝。雖印綬官屬。延年初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 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 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否作不。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是也。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補注〕王念孫曰。鄂亦驚也。若以爲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愕、驚也。燕策。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補注〕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先謙曰。添所字文不順。宋說謬。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補注〕宋祁曰。受難改作是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補注〕先謙曰。胡注。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賞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

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補注〕先謙曰：胡注、晉灼云：長樂宮有溫室殿。黃圖：溫室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固亦有溫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爲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補注〕先謙曰：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見表。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補注〕錢大昭曰：侍中爲中朝官，故稱中臣。朱一新曰：臣當作常。先謙曰：云守王，不須言侍守。中臣二字，史亦罕見。據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則朱說是也。通鑑亦誤作臣。光敕左右：「謹宿衞，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衞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

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補注）錢大昕曰。誼卽義也。儒林傳亦作蔡誼。案鄭仲師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卽威儀字）今時所謂義爲誼。（卽仁義字）漢書項籍傳贊董仲舒夏侯勝傳皆以誼爲義。義者宜也。故字從宜。（儒林傳東郡太守霸誼。卽霸義。）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隨桃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補注）沈欽韓曰。容齋四筆。武傳、昭帝時免武官。以故二千石與定策。此奏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疇。師古曰。宋疇。臣吉。師古曰。景吉。（補注）錢大昭曰。景吉卽丙吉也。唐諱丙字。故丙丁皆爲景丁。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

宗廟總壹海內者。〔補注〕錢大昕曰，大當作天。先謙曰，官本大作天。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者，爲喪主也。斬縗謂衰裳下不緝，直斬斬割之而已。緝音步千反。〔補注〕錢大昭曰，典喪，爲喪主也。下言服斬縗，無悲哀之心，顏以典喪服爲句，失其指矣。先謙曰，官本注直下斬字不重，胡注引顏亦無斬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補注〕沈欽韓曰，喪服傳，始死至葬，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程瑤田喪服足徵記云，疏食者，稷食也。案人君於子卯稷食，庶人凶年亦稷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程瑤田云，始食菜果，倒接云飯素食，其爲蔬稻肉何待言。）蓋初前葬令毋絕粒餓死而已，既葬始惡食不取飽，至練後哀殺，乃從其被吊取飽而止，不飲酒食肉，若侍於尊者，亦食之矣。通計前後，被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子夏作傳時，安知傳注所謂素之食，顏不當以漸俗習聞，輕實先儒經訓。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別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蓏素食當十石，注，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然則居喪之禮，亦不火食，只以瓜果菜果爲膳，讀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說爲解。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補注〕先謙曰，內與納同。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補注〕何焯曰，先立爲皇太子，則無嗣世宗不父孝宗之嫌矣，此舊儀不可不察者也。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舍，輒發璽，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

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之璽取節也。朝祖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御府令屬少府。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從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服虔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哀絰而遊戲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逵擬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補注）劉敞曰、輦道、蓋仁之牟首也。（仁下疑有誤。）予謂牟者、等牟也。等牟、蓋鼓角士冑。張衡為鼓吏所著者。錢大昭曰、吳都當作魏都。注是張孟陽、非劉淵林。先謙曰、書納祀泰壹及祀宗廟之樂人、由輦道至牟首、為樂耳。牟首似孟說是。泰壹見郊祀志。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閤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閤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祠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補注）先謙曰、胡注、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

西有娃宮。先謙案。此卽龔遂傳所云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也。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驩遊宮中黨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補注）蘇輿曰。漢闕有果馬廄。述異記。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魏志。濊國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之。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引新序曰。昌邑王治側（注之誤）冠十枚。以冠賜師友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是大王奴畜臣也。又六百八十二引新序曰。龔遂諫云。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爲不可。先謙曰。諸綬、詳百官表。者字當衍。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氂與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爲常。今輒改之。（補注）沈欽韓曰。東京之世。猶承用黃旄。不敢改。至靈帝始改赤。見宦者傳注。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沈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解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

未舉。〔補注〕沈欽韓曰、未滿既葬三十六日之制、故未祠廟。　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　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衞武公刺厲王也。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尙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籍作藉、宋本書藉籍通作。　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卽五刑也。辟音頻亦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　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

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補注〕先謙曰。未見高廟而受命。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子道篇作四人。家語三恕篇作七人。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師古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補注〕宋祁曰。西疑作四。先謙曰。漢紀通鑑作西。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補注〕何焯曰。自送至邸。防其自殺。或他人承望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書光之謹慎也。不書其策行於既後之始。此則不學爲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陳景雲曰。出死、出獄赴市也。又見張敞趙廣漢傳。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補注〕何焯曰。誅其尤無誼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濫乎。然觀其臨死之言。則昌邑羣臣亦謀爲變。光微覺之。不敢以其行淫亂而變詔改圖。史家使人得諸言外耳。光坐庭中。會丞相目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閒。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補注〕王念孫曰。太宗當爲大宗。各本皆誤。王先謙曰。宣紀太作大。不誤。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補注〕王先謙曰。宣紀躬作操。慈仁愛人。可目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目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補注〕王念孫曰。御衣當爲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先謙曰。通鑑作御衣。蓋承其譌脫。太僕目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師古曰。解在宣紀。軨音零。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目安宗廟。其目

河北．東武陽．〔補注〕先謙曰．河北．河東縣．在今解州芮城縣東北一里．東武陽．東郡縣．在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 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衞尉．〔補注〕齊召南曰．案范明友為未央衞尉．鄧廣漢為長樂衞尉． 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補注〕何焯曰．光惡燕王上官之難．故使其子孫黨親典兵居中以自衞．不思時勢遷變．權重勢逼．適益致禍．又悲於此不涉學之患也． 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補注〕先謙曰．去病子嬗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奉其祀． 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與為冢者． 賜金錢繒絮

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爲楩木名。非也。（補注）劉敞曰。以次爲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爲是也。且出漢儀注。宜以爲信。嚮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爲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誤說耳。宋祁曰。小柏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爲梓木。姚改以爲楩木。沈欽韓曰。續志。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鄭云。以端題湊也。正義。椁材並皆從下累至上。始爲題湊之義也。昔木之頭相湊。而作四阿也。（釋文。題、頭也。湊、聚也。）呂覽節喪篇。題湊之室。高誘注。室、椁藏也。題湊複累。案此爲椁之題湊也。喪大記注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攢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此殯之題湊也。皆天子之制。先謙曰。果何用木爲之。疑作果用何木爲之。誤倒耳。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廚廄之屬也。蘇林曰。樅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竝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竝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顏二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祕器。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車。文穎曰。輼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輼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廏白虎駟。以輼車駕大廏白鹿駟爲倅。師古曰。輼輬本安車也。

可以臥息。後因輼輬飾以柳翣。故遂爲輼輬車耳。輼者密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後人既專以輼輬。又去其一。總爲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黃屋左纛。師古曰。解在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虎賁校尉掌輕車。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續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侯。以監五營。據此。知西京北軍亦止五營。五校即五營也。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霍光冢在茂平二陵間。今人耕田時得柏木如璧形。謂之柏璧。案傳云送至茂陵。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則光墓當亦在此。蓋平陵之西。茂陵之東。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補注〕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衞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有字。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補注〕王先慎曰。宣紀。三公下有諸侯二字。定萬世冊。以安社稷。〔補注〕先謙曰。冊同策。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服虔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

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補注〕沈欽韓曰、輦者古人一稱、而其制有三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輓行、重車而大者也。巾車連車組輓連、讀爲輦、后居宮中從容所乘、此則以人輓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魏獻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恃輦而行、及此傳乘輿輦、皆略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與輦重之輦異制、制雖異而皆有輪、皆以人輓行者也。至後世帝王遊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輦爲不便、乃前後皆以人舁之、如今之轎、無輪、唐人謂之擔子、亦曰輦。王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輿者以茵、四人舉以行。此西都賦乘茵步輦是也。言步所以別於有輪之車。加畫繡絪馮。黃金塗。如淳曰、絪亦茵馮、所謂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所謂作謂所、是也。輿作於、引宋祁曰、於疑改輿。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竹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師古曰、輓、謂引車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補注〕周壽昌曰、以情事推之、疑東閭氏無子、僅一女、爲上官安妻。顯生子禹、故光以爲後妻也。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

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補注〕何焯曰、上謁猶今通刺所投職名、先謙曰、黃山見東方朔傳、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補注〕先謙曰、躢與蹋同、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補注〕何焯曰、上下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群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立字、引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字、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補注〕錢大昭曰、宣紀作女侍醫、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

具曰實語光。光大驚。〔補注〕宋祁曰、語疑作告。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外戚傳同。此文注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二注並出師古之手、而判然不同。胡三省云、光薨後、帝始聞顯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奇說是也。光薨後、語稍泄。〔補注〕宋祁曰、稍下疑有漏字。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補注〕宋祁曰、次字下當有女字。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補注〕錢大昭曰、此少府是長信少府、見本紀。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補注〕先謙曰、胡注、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蕭林曰、特、但也。〔補注〕宋祁曰、使禹官名字、謝官字。名下當添爲字。先謙曰、通鑑亦無爲字。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補注〕何焯曰、先收其兵權。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

〔補注〕周壽昌曰。此禹爲右將軍時之長史也。大司馬無官屬。寬即前太中大夫護喪事者。 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如淳曰。縣官謂天子。 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 師古曰。外、謂疏斥之。 反任許史。奪我印綬。 〔補注〕周壽昌曰。右將軍金印紫綬。禹拜右將軍。至是罷職。僅領大司馬虛銜。 令人不省死。 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也作耳。 宣見禹恨望深。 師古曰。望、怨也。 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 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 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 師古曰。种音沖。〔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李种。公卿表作李仲。字季主。雒陽人。始元元年爲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杜延年傳。 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 〔補注〕周壽昌曰。仁字中孫。 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 〔補注〕朱一新曰。竟當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是。 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補注〕周壽昌曰。使疑史之誤。史作使。樂成則又因史使字近而誤。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服虔曰。皆光奴。 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亡如。猶如無所象似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之說甚迂。亡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秦國亡者蔑矣。亡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亡。論衡問孔篇又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 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

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補注〕朱一新曰：爾雅「窶、貧也」。詩北門毛傳「窶、無禮也」。疏謂貧窶無可爲禮。師古加而字，義不晰。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讎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補注〕何焯曰：對或作封，誤也。後因上書不奏，乃上封事耳。先謙曰：官本對作封，通鑑作對。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使作下。引宋祁曰：輒下添使字。不關尚書。〔補注〕何焯曰：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浸任宦豎矣。成帝以後政出外家，有太后爲之內主，故宦豎不得撓。不然，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權宜之謀，偶然一用，遂迺復循習，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政耳。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許作詐。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

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猝、怱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補注〕何焯曰。褚先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據記云。張章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書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所相避。常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爲上官太后爲姨母。遇之無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以下爲作於。是。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師古曰。讓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否。亟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且作亟。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

尾蜚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字亦見黃霸傳。鴞音羽驕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止作正。引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止天子。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弃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補注〕先謙曰、此言其株連之多。通鑑作數十家、非。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

誤百姓。賴祖宗神靈。（補注）先謙曰。祖宗官本作宗廟。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非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忠不終而詐讎。誅其身。上使御史復責問所言頗不讎。王念孫云。晉說是也。爾雅、讎、匹也。廣雅、讎、匹、雙、耦也。與晉說讎等義一而已。召誥。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為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為等。不當訓為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為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

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補注〕何焯曰、突當爲突。式林反。與突字突字異義。玉篇所分甚明。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淳于髡之告失火。高誘注、淳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焦頭爛額爲上客。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浪反。〔補注〕先謙曰、浪官本作郎。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文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十疋。〔補注〕王念孫曰、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爲千匹。通鑑作十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並作千匹。漢紀同。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嚴也。近、音鉅靳反。

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補注〕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遊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

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補注〕宋祁曰、詔疑作母。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匽其進。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補注〕王先慎曰。旁卽側也。二字不當連文。疑旁是帝。形近而誤。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衞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

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補注）王念孫曰：案未起上脫臥字。師古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此，並作上臥未起。漢紀同。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謙曰：內，房也。坐殿房之戶下以候之。或據御覽四百十七引作臥內，以爲坐當作臥。但上之臥內，日磾何敢遽入？且何羅見日磾在臥內，無反趨臥內欲入之理。御覽未足據也。如此文作臥內，顏解臥內之義，不應在下。知所見本亦作坐，不作臥也。須臾，何羅褎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褎刃於衣褎中也。褎，古袖字。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臥內，天子臥處。（補注）先謙曰：臥內即臥室，詳見上。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臥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捽音才忽反。（補注）宋祁曰：臥輪當改臥輪。沈欽韓曰：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先謙曰：官本注忽作兀。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補注）齊召南曰：案與霍光同傳，故

褭其文。不言拜爲車騎將軍也。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作秺。云濟陰有秺縣。明志。兗州府城武縣南有秺縣。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補注〕何焯曰。以帝少不受封。安得來王忽自相貴之謗。大將軍識不逮也。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補注〕王念孫曰。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爲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師古曰。萌芽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宣帝甘露四年。秺侯金賞爲侍中太僕。距霍氏之亡已十六年矣。霍氏有事之始。賞祇爲侍中。未任太僕也。王文彬曰。賞去妻乃特能。不必與上爲太僕連文。錢說泥。先謙曰。官本芽作牙。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

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補注）先謙曰。官本重與上連文。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也。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衞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補注）錢大昕曰。岑、今本作明岑。南監本閩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不誤。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卽位。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此云奉車水衡都尉。當是先後任此兩職。不重書都尉者。省文也。至衞尉。（補注）先謙曰。敞以成帝河平四年由侍中奉車都尉爲水衡。次年陽朔元年爲衞尉。見公卿表。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補注）先謙曰。唯與雖同。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顏誤。詳見韓信傳。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郎。使主客。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詔。無郎字。引宋祁曰。拜爲下當添郎字。錢大昕云。百官表大鴻臚屬無此官。敞子涉。本爲

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睿綠車。常殿以待幸也。臨敕涉拜子爲侍中。以此車送。欲飲見其樂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謂涉賢。以皇孫車寵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據志皇孫綠車。如云幸綠車。不成文義。先謙曰。官本朔下有田字。是。須臾卒。〔補注〕先謙曰。據表。歆卒於陽朔四年。歆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即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補注〕周壽昌曰。使匈奴下應有拜字。各本俱脫。惟汲本有。宜從之。越騎校尉。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關內都尉。引宋祁曰。當刪內字。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補注〕先謙曰。將大夫之稱。亦見百官表。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補注〕先謙曰。門大夫。亦太子太傅少傅屬官。哀帝即位。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尙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補注〕王文彬曰。欽使疑當作使欽。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爲大司徒司直。〔補注〕周壽昌曰。一本作大司馬。案哀帝時。更丞相爲大司徒。丞相有司直。大司馬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長史。不聞有司直也。先謙曰。官本作大司馬。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

欽。目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衞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補注〕先謙曰。鳳字君房見表。）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目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失載賞諡。）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卽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蘇林曰。當上南爲太夫人。恃莽親母故耳。爲父立廟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名下無也字。）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目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爲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非。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爲太夫人。遂疏其祖父以讓日磾。不復爲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非。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祖父作父祖。）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目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目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衞寶。復造姦謀。至於

反逆。咸服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㠯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爲君。持大宗重。〔補注〕先謙曰。官本後作從。引宋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㠯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補注〕宋祁曰。頗惑當作疑惑。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㠯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㠯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㠯明爲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閒。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纔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補注〕何焯曰。昭宣之際。有推霍光為霍叔後者。其語殊誣。足累光之賢。語詳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略舉於贊中以傳疑。亦兼以為微戒云。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統志。趙充國宅在秦州清水縣北二里。先謙曰。上邽今秦州西南。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令音零。〔補注〕先謙曰。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補注〕王鳴盛曰。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微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同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續志羽林郎三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之。漢陽即天水。後漢永平中更名。先謙曰。官本注在補羽林下。武帝上有自字。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補注〕齊召南曰。案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即此役。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

入。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卽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補注〕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軍爲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案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亦充國爲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爲水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范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昭帝時、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故此稱大將軍護軍都尉也。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補注〕劉敞曰、案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爲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先謙曰、少時不詞。劉說非。此蓋長信少府、故不見公卿表。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傳、封題除渠堂爲鹿奚盧侯。蓋卽其地。符與鹿聲寫各異也。先謙曰、廬官本作盧。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

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補注〕劉攽曰。湟北非盡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齊召南曰。案顏注是。劉說非也。胡三省云。羌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因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洛沖克克河。在西寧府邊外西北青海。源出噶爾藏嶺。入西寧西川邊內。是為西寧河。先謙曰。漢得昆邪休屠王地。開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羌與匈奴隔遠。不得復通。因湟水旁地肥美。故斥逐羌人。不使渡湟水北也。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補注〕先謙曰。以其不詳審情實。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補注〕宋祁曰。冒作莫報反。周壽昌曰。前、先零豪所言。雖經安國奏。為充國所劾。轉議故未許也。羌人乃緣前言。抵法冒禁而渡。故云抵冒。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種類寖盛。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補注〕先謙曰。胡注。元鼎五年。西羌反。攻安故。枹罕。六年郡平。至是五十一年。案與充國所言不甚合。疑別一事。至征和五年。〔補注〕王先慎曰。五當為三。貳師將軍降匈奴在征和三年。見武紀、李廣利傳。匈奴降貳師歲餘。衞律害其

寵。取貳師。居以爲。此匈奴告諸羌語。當在初降時。不得在貳師死後。且征和無五年。五疑三譌。尤其明證。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師古曰。事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已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本始五年爲烏孫所破。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補注〕先謙曰。恐漢再伐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補注〕錢大昕曰。西域傳黎作犂。設已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開作開。是。其計不合。〔補注〕先謙曰。諸國不與匈奴合謀。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補注〕沈欽韓曰。沙陰。卽流沙地。寰宇記。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古之流沙澤。卽蒲昌海。長阬。長城之窟。寰宇記。故長城。漢書謂之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北。窮水塞亦在張掖縣北。淮南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注。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案入此塞。卽罕开所居鮮水上矣。晉書載記。禿髮傉檀追沮渠蒙遜於窮泉。是也。南抵屬國。〔補注〕沈欽韓曰。此蓋爲張掖屬國。時金城尚未置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已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已爲狼何小月氏

種，在陽關西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古陽關在安西廳沙州衛西南。埶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發开爲并字之譌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補注〕先謙曰，兩府，丞相、御史大夫。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誅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補注〕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懼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王念孫曰，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怨怒無所信鄉，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鄉之也。後漢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師古曰，浩音誥，亹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先謙曰，浩亹，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云，漢浩亹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武縣西南。先謙案，在

今西寧府碾伯縣東。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鄭氏曰。隃、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隃讀曰遙。〔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曰遙作作遙。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唐蘭鄯廓州地。先謙案。在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補注〕先謙曰。胡注。立營陳則虜不得犯。諸軍可以繼渡。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絕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鄯州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湟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寧衛東南有峽石山。亦曰湟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峽。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湟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

落都城。後漢志。浩亹縣有維都谷。沈欽韓曰。即樂都。南涼禿髮傉檀所居。因此名。一統志。故樂都今西寧府碾伯縣治。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先謙曰。在金城。〔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失載治所。後書西羌傳。和帝時。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明志。西寧衛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日饗軍士。師古曰。日日饗飲之。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鬭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鼎反。〔補注〕劉奉世曰。並猶具爾。聚衆不一。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焯曰。解。下文分兵並出。又當爲且邪。蘇輿曰。顏注俱本作且。劉注具本作俱。下居民得並田作注可證。此並誤。卬已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踈。音蘇踈而捕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小司徒注。胥、伺捕盜賊也。疏胥字義並通。先謙曰。八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通轉道津渡。〔補注〕宋祁曰。渡、姚改作度。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

爲質。〔補注〕先謙曰。都尉。即金城西部都尉。 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 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堯反。〔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徼其疲劇乃取之。吳王濞傳。欲以全制其極。史記作以全彊制其疲極。是以極爲倦極疲耗義。固有之。 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 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册。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謙曰。册同策。 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 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補注〕齊召南曰。案鮮水即西海。一名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僊海鹽池者也。後書西羌

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爲、擊平之。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地爲西海郡。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補注）先謙曰。卽疑旣字之譌。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補注）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逐水屮。入山林。師古曰。屮、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復、報也。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

過歷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吕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拊作撫。通鑑作拊。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吕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卽、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册。吕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補注〕先謙曰、晉羌獲麥徙將如此。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吕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補注〕先謙曰、官本直錢作錢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産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補注〕王念孫曰、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蓋本北堂書鈔兵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陳禹謨本删注內將字。而正文尙未删〕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補注〕劉奉世曰、微、疑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羌亂、猶不樂此安便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微、不作敵。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言豈獨將軍、有安人人皆欲爲之。與劉說大同。案微字上下讀皆可通。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婼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爲候。奉世即馮奉世。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補注〕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補注〕王念孫曰、宋祁本校下有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卬將八校尉。是其證。今本校下不空一字。非。先謙曰、王校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二校者、言步兵中之二校耳。若言二營矣。步兵止一校尉。無二校尉。校下增尉字、則不可通。下文言步兵九校同。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補注〕先謙曰、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夷狄用兵

者利。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補注〕王文彬曰。書無往不利。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國守以取安利也。〔補注〕先謙曰。注國當為固。官本不誤。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曰。即義渠安國。先謙曰。言安國得此賜書也。擇羌人可使使罕。〔補注〕先謙曰。擇可使者令往。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此羌句。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形篇。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曹操注。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補注〕蘇輿曰。見虛實篇。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飭上有宜字。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補注〕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先謙曰。通鑑注引作廢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名也。如是。虜兵寖多。師古曰。寖、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漢紀作一二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拼下計作利。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

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纔七日耳。案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駁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復還。引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爲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

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補注〕先謙曰。詔充國止養病。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補注〕先謙曰。言出兵利病小。不必盡傾危國家。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何國家之安。〔補注〕先謙曰。漢紀安上有能字。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補注〕周壽昌曰。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每斛八錢。是邊地也。皆宣帝時豐穰歲。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儲蓄食可以制敵。〔補注〕先謙曰。通鑑作三百萬斛。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補注〕沈欽韓曰。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謀也。不得已而用兵。釋罕开誅先零。所謂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至

持釋罕誅零之議。後竟不行。遂蹈空虛。故堅持屯田之議。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旣然矣。〔補注〕先謙曰。官本差下之作以。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豈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愼。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補注〕沈欽韓曰。孫子作萁（同萁）秆一石。注。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故。引宋祁曰。故也當作也。計度臨羌東至浩亹。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臨羌、金城縣。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西。羌虜故田。〔補注〕宋祁曰。故田、姚本刪故字。先謙曰。通鑑有故字。羌舊所田也。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補注〕周壽昌曰。金城郡爲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亭已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足徵壞敗不少。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

留弛刑應募。〔補注〕何焯曰。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如能使絕域之比。不在尋常調發之數。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吕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吕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畮、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補注〕先謙曰。以薪屯田者。吕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據注蓄當為畜。官本不誤。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為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志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戸反。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吕全取勝。是吕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吕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本孫子。蠻夷

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麋鹿唯薦草而就。齊物論音義司馬云。美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喩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補注〕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補注〕王文彬曰。不勞甲兵。坐令解體。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爲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衆。〔補注〕錢大昭曰。貧、漢紀作分。案說文。貧、財分少也。則貧亦有分義。先謙曰。通鑑作貧。仍以貧字爲是。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攽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周壽昌曰。言民田與屯田同時並作。兩不相妨。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補注〕先謙曰。胡注。縣西北卽塞外。以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

伐材、師古曰。師讀曰閑。（補注）先謙曰。遙擾下下有先字。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伸。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記王言篇。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

言也。〔補注〕劉攽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卽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卽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進言留。先謙曰：亡與毋同。言得毋效前事否。漢紀作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作今，是。通鑑同。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流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鬭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烽火幸通，勢及并力。〔補注〕先謙曰：漢紀作烽火相通，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

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補注〕沈欽韓曰。六韜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勝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補注〕先謙曰。貶重、胡注謂貶中國之威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補注〕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先謙曰。通鑑從別本有更字。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解注。周語

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並曰，故非也。）宣帝以罕开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开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非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先謙曰，官本效作校。引宋祁曰，校當作效。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補注）錢大昭曰，坊記云，貴不慊於上。鄭注，慊或爲嫌。說文，慊，疑也。是慊古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書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孰計。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補注）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

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定計、以定數計算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師古曰。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補注〕宋祁曰。獲作坐。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數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猝。卒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

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補注〕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王文彬曰：宣紀作斬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是與傳異者，楊玉列酋非上耳。劉章主楊玉而猶疑，不知所謂。王先慎曰：酋、猶二字古通用。史記樗里子傳仇猶，戰國策作仇由，索隱云或作仇酋（今本酋誤首）。呂覽權勳篇作夯繇（今本並誤作夙），高注或作仇酋。此酋猶通用之證。顏疑紀作酋誤，失考。先謙曰：通鑑考異從紀。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補注〕李慈銘曰：為侯者，帥衆侯；為君者，帥衆君。承上當言之，下同。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段穎言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地，當服終叛，至今為鯁。以地理志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並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置之屬國，設都尉以主降者，羌為患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援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徙羌三輔，於是始盛。或以充國謂先零內地為非，而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為充國辯。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補注〕宋祁曰：小弟湯，湯浙本作陽。先謙曰：胡注：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為五府。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補注〕錢大昭曰：使酒，謂恣酒以為酗酒是也。季布使酒難近，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師古曰：酗音况務反。師古曰：酌，酗字也。醉怒曰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酗字，微子篇云：我用沈酗於酒。釋文云：以酒為凶曰酗。先謙曰：前師古誤。羌人反畔，卒如充

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閒宴時共語也。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爲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於首。橐音丁各反。又音託。〔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外篇。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晉輿服志。筆者白筆也。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手版頭有白筆。以入朝。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案此假羅成王年已十二）。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齊書輿服志。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周壽昌曰。案契即挈。挈囊。言可挈之以行也。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備顧問。今無韋昭注。而張安世傳亦無此言。此杳一時誤記耳。先謙曰。官本無橐音八字。引宋祁曰。橐、舊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寘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補注〕先謙曰。胡注以破羌希賞而格不行也。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補注〕先謙曰。既漏省中語。又坐此罪。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於神爵二年書後將軍充國。不書何年罷免。據此傳。似即是神爵二年事。而常惠傳書甘露中後將軍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則充國雖以病免。宣帝猶以將軍待之。故充國之身。盡將軍位不罷也。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

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宋祁曰：庭改作廷。周壽昌曰：庭、廷古通用，說見前。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
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
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師古曰：伋音汲。〔補注〕錢大昕曰：恩澤侯表失載此事。初，充國以功
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
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
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合韻音眞。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
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威欲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开於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
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
有虎，張晏曰：方叔、邵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邵作召，下同。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

後。師古曰。趄趄、動也。祖祖、威也。猋族後。讀闕周之方部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文選作趨。 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眞。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補注〕宋祁曰。歙改作翕。陳景雲曰。赤谷城在烏孫西偏。與康居相接。握匈奴。康居亦有翕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歙侯戰者。謂康居所遣之將也。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甚睦。不當有交戰事。顏注似誤。 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邊郡有長史。掌兵馬。 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車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者。車去騎爲車將也。齊召南曰。案以文義推之。敞說尤長。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未有以郎中兼者。觀下文云。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即知非車騎將軍矣。軍字顯是衍文。又案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此文應云遷郎中騎將。又誤衍一車字耳。沈欽韓曰。案文衍軍字。蓋辛慶忌爲長史。已六百石。又舉茂材。爲車騎將。秩千石也。下云爲校尉。則秩二千石也。 朝廷多重之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庭作廷。 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

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賢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任、堪也。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迺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補注〕宋祁曰。注不寐下當添也字。衞靑在位。淮南寢謀。〔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也。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攻戰之形。謀勝之也。厭音一葉反。〔補注〕沈欽韓曰。齊策。蘇代說閔王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說苑尊賢篇。遵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册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尙書咎繇謨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

久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也。〔補注〕劉敞曰。衍災字。宋祁曰。注國有下。當添其字。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補注〕先謙曰。慶忌直諫救朱雲。詳雲傳。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補注〕王文彬曰。言獨輿馬奢靡。餘皆從儉也。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補注〕錢大昭曰。茂字子源。由中郎將遷。見公卿表。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補注〕錢大昭曰。呂寬事見莽傳。莽誅衛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

師古曰。敓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時字。引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郿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北。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補注〕先謙曰。頻陽。馮翊縣。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郁郅。北地縣。今慶陽府安化縣治。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補注〕先謙曰。義渠。北地縣。今慶陽府寧州西北。成紀。天水縣。今秦州秦安縣北三十里。杜陵。京兆縣。今西安咸寧縣東南。上邽。隴西縣。今秦州西南。襄武。狄道。並隴西縣。襄武。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南。狄道。今蘭州府狄道縣治。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五十三)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茲音丘慈。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補注〕周壽昌曰：駿馬監屬太僕，而百官表駿馬有令丞無監，續志注引同。後漢有左駿令，亦無監，疑此監字為令丞字誤也。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補注〕王先慎曰：監上脫廄字。功臣世系表義陽侯傅介子以平樂廄監

使。誅樓蘭王。斬首候。是介子實監平樂監。通鑑胡注，備平樂監，監平樂觀。據說文爲監，御覽二百一引有監字，猶未脫也。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謂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徧往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補注〕何焯曰，光所遣也，故無異議。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傳作嘗歸，必有一誤。先謙案，通鑑考異從紀及本傳。嘗爲匈奴閒候遮漢使者。師古曰，閒、爲匈奴之閒、爲候伺〔補注〕齊召南曰，案

西域傳云，後數爲匈奴反間。注云，閒音居莧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爲匈奴之間，當作爲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先謙曰，注爲候伺上，亦當更有候字，宜本注上間字作官，爲作而。發兵殺略衞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人，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謂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作以。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栘中，廄名也。音移。解在昭紀。〔補注〕宋祁曰，蘇林曰，栘音移。如淳曰，栘，謂羅。唐棣，栘也。栘園之中有馬廄也。釋文唐棣，栘。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爲栘。音以支反。騎本改作栘。先謙曰，事互詳蘇武、匈奴傳。幷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補注〕周壽昌曰，蘇武傳，惠還時猶拜爲中郎，或不久即遷。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補注〕錢大昕曰，此傳與西域傳相同者幾三百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

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翖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翖卽翕字也。翖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漢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西域傳作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而匈奴傳作名王犂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得馬牛驢贏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以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書至斷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

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補注〕宋祁曰。注文放字下疑有也字。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

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惠隨蘇武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歲而卒。計出使時年二十。至卒時亦當八十餘歲。諡曰壯武侯。〔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作壯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補注〕何焯曰。鄭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彊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是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案吉出自卒伍。未必有官閥。但鄭宏之從祖。居在山陰。或可信也。沈欽韓曰。寰宇記。鄭廳門在會稽縣南二里。即鄭吉遺宅。樂史以為晉王吝傳譌。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執。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補注〕齊召南曰。黎字應作犂。傳寫誤耳。先謙曰。至譯音無定字。諸傳黎犂通作。本不能一。非誤也。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補注〕齊召南曰。案西

域傳。出西域有二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西行。至疏勒。爲北道。本文西字應讀爲鄯善以西之南道也。下北道亦然。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師古曰。撣音纏。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已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兜訾城在廢庭州境。庭州城在火州北四百十里。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補注〕周壽昌曰。後遂稱都護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已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補注〕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緊字，掣字疑作擊字。王念孫曰：左思吳都賦翹猛徒拊拔距投石之部。劉逵云：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擿也。投石猶言投擿，擿亦投也。廣雅：擿，投也。石擿也。賈子連語篇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擿也。史記刺客傳荊軻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燕策擿作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即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徐廣云：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超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距躍，超越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注：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說投石爲以石投人，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先謙曰：官本注二百步作三百步，應劭是作應說是，猶下有作有。

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孟康曰：弁，手搏。〔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兗州府滋陽縣，漢瑕邱縣，宋大觀四年避先聖諱改曰瑕縣，金又改爲嵫陽，明成化間易嵫爲滋，故城在縣西二十五里。少好書，博達善

屬文。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家貧、匄貣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師古曰、匄、乞也。貣、音吐得反。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補注〕錢大昭曰、太官屬少府、主膳食。獻食丞、百官表所無。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補注〕宋祁曰、循疑作脩。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官本戶字在削下。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偈、音起厲反。令、與零同。〔補注〕齊召南曰、案呼偈、匈奴傳作烏揭。沈欽韓曰、魏志注魏略曰、呼得國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六萬人。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而此丁令在烏孫西、明有北丁令、西丁令也。呼偈卽呼得、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實誌古今四夷述云、黠戛斯古堅昆國。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引宋祁曰、偈字下當添音字。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衞司馬谷吉

遣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吕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其所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制節作節制。今郅支單于鄉化未淳、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一也、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作醇、據顏注所見本亦作醇、此淳字誤。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補注〕先謙曰、官本縻作縻是。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捐弃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先謙曰、捐弃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吕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補注〕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嬰大罪罪字疑作譴。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吕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吕示朝者、禹復爭吕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吕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吕女妻郅支、郅支亦吕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

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師古曰：歐與驅同。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歐作敺。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郅支嘗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目，破烏孫兵，故驕也。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其四支也。都賴，水名。〔補注〕齊召南曰：案注稍誤，蓋康居國水名，而郅支來築城其地，故下文曰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也。沈欽韓曰：通典一百九十三：康居國王亦在蘇薤城，即都賴，聲同。案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隋書西域傳：米國都那密水西，曹國、何國都那密水南，皆舊康居地。蓋那密水為彼土大水，即都賴水。先謙曰：官本注都上有解字。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西域傳：奄蔡改名阿蘭聊，北與西域傳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寰宇記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為一國，誤也。粟特、溫那沙皆闔蘇聲之轉，胡廣所言誤也。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補注〕先謙曰：死屍者，文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都死，付其母。都死，謂都屍也，與此同。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

奇功。師古曰。奇。音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補注〕先謙曰。胡注。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郅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盡屬漢。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補注〕王念孫曰。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北擊伊列。〔補注〕沈欽韓曰。魏略。伊列國在康居北。寰宇記。康居與粟弋伊列鄰接。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凡西域國爲城郭者。皆不隨畜牧遷徙。已別於匈奴也。〔補注〕錢大昭曰。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此云山離烏弋。疑傳寫倒。服虔以爲去中國二萬里。未詳。先謙曰。官本作三十六國。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補注〕王念孫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郅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郅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郅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承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雜（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宿離尊儁。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輿字並作雜。顏氏家訓書證篇。雜則配禹。正謂此也）形與雖相似。因誤爲雖。（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輟或作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雖）雖上又脫去分字耳。御覽兵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離字。謬矣。漢紀正作郅支分離。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補注〕先謙曰。蠻夷無強弩之守。所謂胡者全兵也。下文郅支城中以弓射外人。似亦有弩。下又云胡兵弓弩不利。頗得漢巧。則知久與漢戰。亦非全無弓弩

矣。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師古曰、敺帥之令隨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敺作歐、注作驅。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上也字。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已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時已稱天子爲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壞字上疑有敗字。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才汝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目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補注〕先謙曰、胡注、別、分也。揚威、白虎、合騎三校、幷副校尉、戊校尉、己校尉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塡。〔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有玉河、亦即闐池。又隋西域傳有挹怛國。通典引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案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抱闐鈔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根實、案

今稱作抱闐，又傳寫之訛。西域傳，康居小王五，曰奧鞬王，當即抱闐。記者互異，不考耳。周壽昌曰：副王，其王之副，若匈奴中左右賢王也。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補注〕先謙曰：通鑑貝作具。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舅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補注〕齊召南曰：案都護不稱將軍，延壽湯自稱以耀遠人耳，下文見將軍受事者同。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稱貴臣為大人。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

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怨無已自遺。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補注〕何焯曰。示弱以堅之。使毋走下。郅支所云。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爲此語所紿也。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幟。幟音式志反。〕

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

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

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

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卬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

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補注〕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

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己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自計無所往而可。〕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

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

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補注〕周壽昌曰。傳戰大內。蓋傳呼大內諸人助戰。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邪。觀下走入大內。知顏注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穿。鑿穴也。木城穿中人。即上文重木城中人也。胡注。中人。木城中人也。是以木城穿爲句。誤。）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音胡臥反。〔補注〕先謙曰。康居兵來救者。與乘城招呼者應和也。）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部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爲軍候而假丞也。）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補注〕何焯曰。此云諸鹵獲以畀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殆丞相御史誣枉之。）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

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㠯爲彊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爲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補注〕周壽昌曰。精明即晴也。亦作晹。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㠯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㠯爲槀當爲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㠯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何反。㠯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音工客反。胔音才賜反。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樂昌侯王商。以右將軍後爲丞相。自有列傳。非王鳳弟成都侯王商也。㠯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㠯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與猶許。〔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注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補注〕先謙曰。胡注不注者。以外國財物闌入塞門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補注〕先謙曰。胡注。當勞來而反收。是於事理爲反也。逆、迎也。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縣有蠻夷曰道。既至論功。石顯、匡衡。〔補注〕何焯曰。匡衡之上冠以石顯。史家之辭嚴矣。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若、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如若也。是。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補注〕先謙曰。胡注。帝初即位。向爲宗正。廢官久矣。故曰故宗正。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師古曰。攬、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補注〕先謙曰。荀紀作五。通鑑作三。胡注。郅支城木城再重。并土城爲三重。則作三是也。下文谷永亦云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蹇。〔補注〕齊召南曰。案西域傳俱作翖侯。師古注。翖與翕字同。則此文歙字誤也。斬郅支之首。縣

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補注〕先謙曰．胡注．昆山指言崑崙山也．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服．莫不懼震．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稽顙曰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焞音他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兩音字．此蠻荊亦當作荊蠻．誤倒．詳賈捐之傳．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爲善．〔補注〕先謙曰．官本非作匪．通鑑同．荀紀作非．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

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弃其軀命者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非所目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

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貢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補注）劉攽曰。諱行事。非辭也。蓋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大昕曰。顏解行事為滅項之事是也。劉疑其不辭。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王念孫曰。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秦風無衣箋及廣雅）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事。漢紀改行事為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其厚賜。近事二字。亦總目下文之詞。）然則行事為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為句。則大為不詞。（通典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以行事屬上讀。而改其文云。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其行亦為顏注所惑）錢以顏說為是。劉說為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即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也。史記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仲尼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府閒都督行事。雖不對。翟方進傳。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案劉說是也。論衡一書。言行事者甚多。皆謂往事也。其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劉云。漢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也）儒林傳。因於春秋。采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故列其行事。以擇世變云。匈奴傳贊。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近觀行事。高祖之

約非劉氏不王．𢾾將王命．論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事字）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行事占驗．皆謂吉凶已然之效．即李奇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為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故事也．又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句者皆總目下文之詞）與行事文同一例．先謙曰．通鑑無行事二字．蓋亦以韓行事相屬不詞而刪之．下文云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行事之即近事益明．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而厪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厪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毋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音．不甚諦也．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㠯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畱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㠯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帥。師古曰。重、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帥作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㠯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㠯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㠯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補注〕先謙曰。謂奉法之吏奏當其罪狀。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㠯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㠯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復奏湯㠯

吏二千石奉使，〔補注〕先謙曰：胡注，湯爲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顓命蠻夷中，師古曰：顓與專同。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補注〕先謙曰：胡注，書外域之事，漢朝務存寬大，必不考覆也。雖在赦前，〔補注〕先謙曰：胡注，事在竟寧元年七月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郅都見酷吏傳，尚見馮唐傳。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愊億，憤怒之貌也。愊音皮逼反。〔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愊、愊臆也。郭注曰：愊又臆滿也。郭云愊臆，氣滿之也。億與臆通用。師古解爲憤怒，非也。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郅頼，如淳曰：踰，遙也。遙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補注〕王念孫曰：奔當爲猋字之誤也。猋逝，言如猋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

文云，武節猋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雷動猋至，星流霆擊」）曰猋逝。曰猋厲曰逝，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猋逝則弟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猋。漢紀孝成紀正作興師猋逝。朱一新曰：案師古注，蹈當作陷。蹈三重城，〔補注〕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先謙曰：五當爲三，說詳上。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補注〕周壽昌曰：言自漢建元以來也。武帝始伐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爲言。先謙曰：胡注漢元謂漢初也。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補注〕朱一新曰：喋即啑字，唐人避諱缺筆。先謙曰：官本作喋。薦功宗廟，〔補注〕先謙曰：官本宗作祖。告類上帝，張晏曰：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補注〕沈欽韓曰：今周書佚此文，賈子大政篇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言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使百姓介然

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中再爲西域都護、不云爲烏孫所圍、惟元延中嘗被圍、其時又非都護、且不與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同時、此傳云會宗爲烏孫所圍、似當在陽朔中、又考公卿表、王商以河平四年罷相、以張禹代之、其明年始改元陽朔、使會宗果於陽朔中被圍、則丞相乃張禹、非王商矣、以二傳參互考之、當有一誤、或會宗傳陽朔字當爲河平、或此傳王商當爲張禹也。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言攻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王文彬云、湯引兵法爲客立論、言必倍主人而後敵也、胡兵以三當一、是倍猶不敵、半矣、衆不足、故無憂、胡注未晰。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

適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準之。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補注〕王文彬曰。吉語猶言好音。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埶。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卽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占爲彊界也。可徙

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補注】先謙曰。後疑復之譌。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言爲要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就、亦成也。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火夜作。師古曰。然、古燃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衆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補注】王文彬曰。性、生也。據眞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緒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得徹。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者。更移徙邪。【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得徹二字倒。王文彬曰。注未邪字正爲得毋作訓。是顏所見本尚未誤倒。先謙曰。官本得在徹下。是。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

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猶不封。〔補注〕錢大昭曰，猶，南監本閩本作獨。先謙曰，官本作獨，是。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補注〕沈欽韓曰，竟當作非。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汲。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補注〕周壽昌曰，即訊謂即時定讞也，無有司就所居考問之理，顏說非。王文彬曰，即訊，來就鞫訊也。先謙曰，二說並通。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補注〕沈欽韓曰，范甯大元沈首注，土為中宮，下為玄龍，已墊而出，是則玄門開也。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以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豉反。〔補注〕周壽昌曰，劇，事之最要者，易，非之稍平者，宜以此為罪輕重。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知今獄罪輕重。〔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承。無比者先以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

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屬、音之欲反。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頻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爲竟寧也。不目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則改元實以此事附著也。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

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 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 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 〔補注〕王念孫曰案盛當為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也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 又無武帝薦延 如淳曰薦延使群臣薦士而延納之 梟儁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 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儁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儁曰克〔補注〕劉敞曰梟儁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梟音驍故云梟儁猶言梟將也 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補注〕王先慎曰湯未受刑不得云鞭鞭疑斥音近而誤 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 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 遠覽之士莫不計度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甚異深可誅責也。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爲安漢公秉政。旣內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上邽屬隴西。不屬天水。卽趙充國亦上邽人。傳曰。隴西上邽人。可證也。此文疑誤。錢大昕曰。外戚上官皇后傳亦云隴西上邽人。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是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車騎將軍許嘉。大將軍王鳳。右將軍王商。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者。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拜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雁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

復遣出。予書戒曰。足下吕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吕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己曉告也。〔補注〕劉攽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吕相喻也。劉奉世說同。雖然。朋友吕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足吕復雁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雁門。又坐法免。為踦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踦音居宜反。〔補注〕劉攽曰。由沛徙雁門非踦也。謂免官為踦耳。萬里之外吕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翖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衞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因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吕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吕病免。歲餘。小昆彌為

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周壽昌云。案此下云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烏犂靡爲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寫之譌。非係誤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補注〕錢大昕曰。案西域傳。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斬其太子番丘。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是末振將實難栖所殺。傳以爲病死者誤也。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溺之墊。鄭氏曰。婁音慮。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摟。〔補注〕沈欽韓曰。鄭氏音婁爲慮。是猶傳名其慮。師古妄改。非也。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補注〕錢大昕曰。西域傳作安犂靡。烏安聲相近。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

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飤，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補注〕王先謙曰：據宣紀，吉迎日逐，破車師，為都護在神爵二年。吉傳亦云神爵中。非地節。西域傳作神爵三年。三當為二。此與百官表作地節，並誤。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補注〕齊召南曰：案廉褒、孫建並見烏孫傳。郭舜並見康居傳。褒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元始中封成武侯。周壽昌曰：西域傳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並亦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其餘無稱焉。陳湯儻䓫，不自收斂，師古曰：儻䓫，無行檢也。䓫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兗反。又辭兗反。〔補注〕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兗反。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曰禮。〔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必字。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補注〕齊召南曰。按此天漢二年事也。勝之。河東人。以光祿大夫出爲直指使者。至太始三年爲御史大夫。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曰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晉灼曰。櫑具。木摽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曰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雷。摽音匹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下有似字。摽作標。引宋祁曰。注文浙本有似字。疑其衍重複當刪去似字。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卽玉珮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褒衣博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曰爲朝服垂褒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

劒者君子武備，〔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二十二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大夫四十而冠，帶劒；庶人無事不得帶劒。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補注〕先謙曰：官本閤作閣。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蹝履起迎。文穎曰：蹝音屣。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蹝。蹝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蹝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補注〕周壽昌曰：據地，以手下據也。古人席地而坐，不疑因避席致辭，故先據地以示敬。王文彬曰：禮玉藻鄭注：據，按也。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補注〕先謙曰：官本厓作涯。今乃承顏接辭。〔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乃今字。凡為吏，太剛則折，〔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敬慎篇，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補注〕宋祁曰：遣，南本作適。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補注〕先謙曰：孝王，齊悼惠王肥子也。澤與燕王旦及中山靖王曾孫長結謀。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補注〕先謙曰：因菑川靖子缾侯成告知發覺。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

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幡音居起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平反。理正幽枉也。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補注〕先謙曰。官本同。引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先謙案。宋所見本並無。故云然。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師古曰。旐。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旐。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補注〕錢大昕曰。冒即今帽字。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此猶作冒。乃通用字。後人又加巾旁。先謙曰。官本注。誤作覆是。詣北闕。〔補注〕先謙曰。未央宮北闕也。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自謂衞太子。師古曰。戾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補注〕沈欽韓曰。是時。衞尉王莽爲右將軍。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補注〕王念孫曰。若要引此同。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爲並。並。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並。不誤。是其證。先謙曰。通鑑亦作並。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衞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衞。春秋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

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因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奈何字上。浙本有其字。先謙曰。官本輒作輙。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補注〕先謙曰。胡注。卽就也。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補注〕先謙曰。何似未了。疑有奪文。通鑑作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漢紀作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補注〕王文彬曰。覔。究也。謂窮究。先謙曰。官本注人下有也字。本夏陽人。〔補注〕錢大昭曰。故昭紀謂之夏陽男子。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衞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卽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補注〕王念孫曰。宋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補注〕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于欽齊乘。二疏宅在嶧州東四十里。羅滕城。墓亦在滕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爲宅。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讙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補注〕先謙曰。胡注。伯即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先謙案。伯蓋其字。非謂尊之。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宦至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官本宦作官。引宋祁曰。宦字。謝本作官字。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即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補注〕先謙曰。一說非。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是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設上脫為字。（為于僞反）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二、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有為字。先謙曰。漢紀作為祖道。通鑑作設祖道。設、即為也。似不必定加為字。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補注〕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阯、讀曰址。今日飲食費且盡。〔補注〕先謙曰。官本費作貲。是。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遂自從丈人所出。新注晉書

也。師古曰。丈人。莊嚴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補注〕周壽昌曰。宋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即師古說所本。先謙曰。官本注吾作我。莊嚴作嚴莊。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即閒字也。廣曰。我豈老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人之怨也。〔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李克曰。富者則貧者惡之。先謙曰。官本無人字。引宋祁曰。衆字下疑有人字。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王念孫曰。通鑑漢紀十七無其字。宋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宣紀正作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補注〕先謙曰。今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二十里。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罹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立生祠始此。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

丁壯。奈何。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補注〕周壽昌曰。女亦以丁口算。故云少婦爲丁壯。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補注〕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錢大昭曰。黨。古儻字。徧被書。黨可以徼幸。揚雄傳。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皆作黨。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太守二字。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神記。于公辨東海孝婦之冤。而天大雨。長老相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標。又緣旛而下。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補注〕宋祁曰。與。南本作爲。浙本作與。王文彬曰。與讀曰預。而師古無注。則所見本當亦作爲。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補注〕宋祁曰。宣帝立。浙本作宣帝即位。大將軍光領尙

署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補注〕何焯曰。黃霸于定國。皆晚節經術。故起獄吏致宰相。而振曹人推尋之刺。如丙吉則尤能掩於有政者。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亢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補注〕錢大昭曰。稱當作稱。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稱。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嗣。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補注〕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眞。王念孫曰。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御覽刑法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何焯曰。冬月請讞。似今之秋審。先謙曰。請治讞。官本作治請讞。爲廷尉十八歲。〔補注〕齊召南曰。定國以地節元年爲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公卿表作爲廷尉十七年。蓋從爲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傳不同也。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

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補注〕先謙曰。上可定國所議。與言事者何涉。官本言事者作天子。當二字是也。此涉下言事者而誤。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師古曰。寖。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補注〕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遝。王念孫曰。案遝字是。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

子相乘。師古曰。言遭飢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補注〕先謙曰。不字斷句與否同。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今所錄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沈欽韓云。論衡正說篇。尚書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任。大總錄二公之事。（蔡邕楊秉碑。統大錄之班）案此今文尚書之說。王肅及僞孔傳從之。魏晉後錄尚書事者。謂之錄公本此。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頹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補注〕周壽昌曰。推類以記。當時語也。所書此已開東漢讖緯之漸。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補注〕沈欽韓曰。稱經者古文尚書也。孔安國堯曰注。此伐桀告天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京時。眞古文應有之。孔安國親得古文。何用引墨子。故近人疑論語孔注亦非眞本也。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師古曰。顓。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

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補注〕先謙曰。上書郡國。下不得復書郡牧。官本郡作羣。是。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愼疾。師古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師古曰。耆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補注〕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以字。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補注〕先謙曰。恩澤表。恬嗣侯四十三年。更始元年絕。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唐書宰相世系表。薛公獻旌誠數布。封千戶侯。生踈。踈生茂宜。茂宜生懷則。懷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補注〕先謙曰。列傳所謂楚二龔。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以爲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

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二職俱代貢禹。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補注〕錢大昭曰：聘禮鄭注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也。匡張孔馬傳贊曰：其醞藉可也。醞縕同，亦作溫藉，義縱傳少溫藉。師古曰：言無所含容也。史記作蘊藉。王念孫曰：服、顏注義縱傳是也。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醞藉，又作蘊藉，不必分醞為醞釀，藉為薦藉也。小雅小宛篇飲酒溫克，鄭箋：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皆為溫藉重離也。含蓄謂之溫藉，故寬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色以溫之，鄭注：溫藉也。轉之則為蘊藉矣。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閒，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補注〕先謙曰：事在永光元年。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自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言見死傷，犯於齋絜，不得入廟祠也。〔補注〕劉攽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先謙曰：官本注理作禮。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敺，導乘輿也。敺與驅同。猛，張騫之孫。〔補

注〕先謙曰。丞事詳劉向傳。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丞之詳審也。〔補注〕先謙曰。言當如猛之詳謹。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孰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補注〕劉攽曰。致仕縣車。君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案故下文義有誤）沈欽韓曰。白虎通致仕縣車。示不用也。先謙曰。官本注榮下有字字。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爲大行治禮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大行令有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據此。丞亦以治禮名也。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師古曰。栒音荀。以明經爲博士。〔補注〕周壽昌曰。當治尚書。學於太子太傅林尊。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傅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者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嚴謂尊嚴。〔補注〕先謙曰、言字疑衍。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補注〕何焯曰、此臨川新安劇議所本。然后稷始封之君、有粒民之功、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援此為比。孟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

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西京所行僞泰誓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然則傳於亡窮四字，當所自撰，以詁引書之意也。

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補注〕先謙曰，事在成帝河平元年。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擧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師古曰，勞倈，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倈者，以恩招倈也。勞音盧到反。倈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采取，官不專也。〔補注〕何焯曰，弛鹽禁，亦救荒一法。不假轉輸，販濟之勞。勃海亦可假之鹽池，今人獨以稱解縣。沈欽韓曰，淸水注，淸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錐指云，漂榆城在今靜海縣北）。東臨巨海，民咸資海水，藉鹽爲業，即其地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爲最。〔補注〕先謙曰，官本稱下有擧字。引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刪擧，改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爲最。今景祐本越本無擧字。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入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絫，古累字。

先是，太后姊子衞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爲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議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爲騎都尉，領河

隄.哀帝卽位.徵當爲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吕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爲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一吕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如注末有也字.李注無一字.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吕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吕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補注〕沈欽韓曰.如注引漢律.自是實.非師古駁之非也.造酒法.詳齊民要術.稻.黍.粟各有釀法.其厚薄之齊.卽爲上中下尊之差.君其勉致醫藥吕自持.後月餘.卒.子晏吕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補注〕齊召南曰.此但言由布衣吕文學升庸者耳.不然.絳侯.條侯.輔佐文帝.非父子宰相邪.周壽昌曰.晏爲大司徒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爲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後事詳莽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補注〕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爾本作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補注〕周壽昌曰。李注在當作任。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為光祿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書。上上字屬下讀。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補注〕周壽昌曰。成紀綏和元年夏四月。罷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封列侯。哀紀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年正月。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宜為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是大司空即御史大夫更名。此云轉為大司空。似未合。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芳目

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師古曰：竢，古俟字。〔補注〕先謙曰：寘當作寘。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絫，師古曰：絫，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憐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補注〕劉奉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並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凡疾疑乎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祥刑之言鰥寡，洪範之書煢獨，意義自不同也。吳仁傑曰：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然哀鰥哲獄，刊誤謂爲哀矜，則合於大傳孔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鰥寡，以大傳哀孤獨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後人所增也。蓋大傳前後文自殊兩意，孟堅因之耳。鰥矜古字雖通，而鴻鴈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謂矜人爲可憐之人，則矜鰥又自各義。辟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遁與巡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

有恥下。與上有讓字。罷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爲傾邪也。贊言谷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補注〕何焯曰。贊幷嚴德言之。說序傳可見。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因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忠。〔補注〕吳仁傑曰。山谷夷齊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為疑。又載豬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皆不取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無事實。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竊謂山谷以諫武王不用。餓死為疑。則猶有說。諫武王。非伐商。乃遷鼎耳。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義士伯夷之屬是也。餓於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書所言。亦見呂氏春秋。故史公采以為傳。孟堅之書。顧用史記語實之。大非本指。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為近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死。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見論語。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奮乎百

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行乎二字。引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迹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焉。〔補注〕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用不成字。當作角。齊召南曰。田汝成云。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黃公。亦猶樂正裘牧仲之類耳。召南案。杜甫詩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則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案用里角字。宋史儒林傳。崔偓佺為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音用字加撇。或云加點。卿知否。偓佺對曰。臣聞刀用為角（音祿）兩點為甪（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據偓佺此論。則俗本作角字者亦非也。宋云角不成字。當作甪。俗本又誤甪作角。蓋緣不知崔偓佺之論耳。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補注〕先謙曰。谷口馮翊縣。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補注〕沈欽韓曰。高士傳。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慚。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

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㠯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補注〕先謙曰，遂猶竟也，下同。君平卜筮於成都市，㠯爲卜筮者賤業，而可㠯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㠯善。〔補注〕何焯曰，易不可以占險，斯正理也。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僅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補注〕沈欽韓曰，君平作老子指歸。先謙曰，官本作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遊學，㠯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補注〕先謙曰，㠯與已同。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㠯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㠯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㠯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㠯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爲病。盍埶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孟康曰，盍，何不也。君何不因名卿之勢以求名。晉灼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爲不然，唯有德者

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羣有權力之稱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爲自著其德則有名也〔補注〕蘇輿曰荀子正名篇云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楊注埶列班列也此埶字與彼同義言何不取富貴班列名稱之位則名可庶幾也注晉灼注訓埶爲親義亦未當下言二人以隱依名而云豈其稱言不必貴爲稱相非謂因親非名稱而取名也班復申言黃綺等以未嘗仕而樹風聲是此以仕隱對舉尤其明證顏注未晰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虖成其名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爲苟顯之行不求苟得之祿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補注〕何焯曰以諸人事迹不備故總序之於傳首若亦傳也以此爲論者未讀序耳體與後來述贊方郭蔣諸人例同蘇輿曰自誠問至豈其卿見法言問神篇楚兩龔以下見問明篇先謙曰官本注以作巳引宋祁曰注文巳字疑作以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眞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補注〕齊召南曰吉爲琅邪王氏之祖唐書宰相世系表秦將王離子元避亂遷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皋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先謙曰皋虞在今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五十里

少時學明經。〔補注〕先謙曰，官本時作好，是。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𢝊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𢝊，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補注〕宋祁曰，注文𢝊字下疑有怛字。先謙曰，毛詩揭作偈，𢝊作怛。據儒林傳，吉學韓詩，故與毛異。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補注〕劉敞曰，案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𢝊者蓋傷之也。今皆顛倒，殆亦公云倒文取新，古並多如此，不為誤。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補注〕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方與。先謙曰，通鑑胡注，方與縣本屬山陽，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也字。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奭，自陝以西邵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止息。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也。茇，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昧反。茇音步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芾作芾，字同。杜下有棠字。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臣瓚曰，撙，促也。

師古曰。籍、挫也。音子本反。〔補注〕先謙曰。式與軾同。銜馬勒也。胡注。遡跌曰惡。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箠作

蒸。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補注〕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

爲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音遇。疾風則偃蹶也。薄、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耎、柔也。音而兗反。非所以全壽命之

宗也。師古曰。宗、尊也。〔補注〕何焯曰。宗、本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

詩外傳。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

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張揖以橛爲馬之是銜。非也。橛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

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脚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

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

廣譽。登而上聞。〔補注〕宋祁曰。登疑作發。則福祿其蓁。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蓁與臻同。臻、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至上無臻字。皇帝仁聖。至今思慕

未息。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㠯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補注〕先謙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疏廣與兄子受稱父子，見廣傳。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㠯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補注〕宋祁曰：惰疑作愭，須音渠伊反，畏也，敬也。先謙曰：通鑑與此同。造行謂所作所行，此自責之詞，宋說不根。中尉甚忠，〔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尉，是。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國中尉掌武職，內史治國民，成帝後省內史，令相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卽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㠯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王念孫曰：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卽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興舉衆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爲言，皆非。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 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補注〕先謙曰。官本襁作繈。 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 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補注〕先謙曰。官本常作嘗。是。 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

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爲至恩，然未甚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禮篇，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先謙曰：官本注作不常値。引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㠯言治；左右不正，難㠯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㠯正身也，所使所㠯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㠯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此其本也。春秋所㠯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㠯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㠯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㠯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補注〕王念孫曰：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爲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自任權譎也。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敝深，難久行。是㠯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

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賈樸曰銷，〔補注〕先謙曰，官本銷作消。恩愛寖薄。師古曰，寖，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補注〕先謙曰，官本濟作躋。通鑑同。胡注，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王念孫曰，財猶少也。言惟陛下少擇之。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宋祁云，吉意以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尙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尙、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齊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趨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誅利，引宋祁曰，浙本作趨利。先謙案，通鑑亦作誅。胡注，誅，責也，求也。不畏死亡。周

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舉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故致美政。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俗字。王念孫曰：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驁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為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治要及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一同。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驁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刺下作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九字，引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補注〕王念孫曰：子下脫弟字，治要御覽通鑑有。周壽昌曰：哀帝即位，始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瑑者，刻鏤為文。瑑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祖啗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

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且作冒。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補注〕何焯曰。弔祠。即後兩龔傳中韓福故事。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補注〕何焯曰。騶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絕學。有錄無書。故於兼通五經之下。復特著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補注〕周壽昌曰。駿不及梁邱賀時。實受易學於賀之子臨。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補注〕齊召南曰。案賢父子猶云賢父之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日辭。〔補注〕先謙曰。詳憲王欽傳。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補注〕先謙曰。詳衡傳。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辪宣從左馮翊代駿

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補注〕先謙曰。盧文弨云。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愼篇同。抑首作抱首。檀弓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於足。申與華殆即一人。)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補注〕先謙曰。安成恭侯王崇。太后母弟。建始二年薨。故寡居。故得共養太后。)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婚。(師古曰。婚姻之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之美下。以太守超御史大夫。是踰列次也。)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諼之辭。(師古曰。諼詐也。音虛袁反。)

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後徙衞尉左將軍。平帝卽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傅曰附。謂近幸也。〔補注〕周壽昌曰。不能正綜。故除其國。先謙曰。官本注說作謂。是。自吉至崇。世名淸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正失篇。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轉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卽位。徵禹爲諫大夫。〔補注〕先謙曰。

為石顯所譖。詳佞幸傳。數虛己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己。謂虛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粟也。謂以粟米飯也。〔補注〕王先慎曰。宮女九人。謂九嬪也。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內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分居九室。故稱宮女。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琱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補注〕先謙曰。說詳賈山傳。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補注〕王念孫曰。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盛。〔補注〕先謙曰。官本盛作甚。通鑑同。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絝、古袴字。〔補注〕先謙曰。亂謂近似。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

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補注〕先謙曰：齊三服官解詳元紀。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補注〕錢大昭曰：三工官當謂考工室之一令二丞也。百官表少府有若盧、考工室令丞屬焉，表不書員數，是為一令一丞矣。然王吉傳云補若盧右丞，有右必有左，若盧既有二丞，考工室亦宜有二丞。如以地理志懷、成都、廣漢之工官為三工，殊不知志書工官者尚有河南陽翟、宛、東平陵、太山郡奉高、濟南七處，豈得單舉三者以當之。顏以為考工室、右工室、東園匠，攷右工室不見於表，東園匠則專作園陵器物，觀下文見賜杯案云云，則非東園匠所作明矣。顏說誤。先謙曰：官本注漆作銀。東西織室亦然。〔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東織、西織令丞，成帝時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所字。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

氣盛怒至。迺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步馬、習馬。孫楷案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案周禮庾人職。教駣攻駒。注、教駣。始乘習之也。今俗謂之溜馬。亦曰遛馬。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師古曰。此塡字讀與寘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補注〕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何焯曰。宮人奉陵。自孝武茂陵始。昭宣循之。遂爲故事。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補注〕何焯曰。諒闇不言也。先謙曰。官本烏作惡。胡注。惡有所言者。恐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補注〕王文彬曰。厚葬者爲虛擲地上之物。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

也。故請止。置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補注〕何焯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百。茂陵平陵不言者。已多老死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畱此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何焯曰。即武帝所起上林苑地。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也。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慢非易失。勿猶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難下也作矣。監作鑒。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倦倦音義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倦倦作惓惓。是。天子納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遷長信少府。旋遷御史大夫。數月而卒。適八十一歲。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

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諫大夫比八百石。此脫比字。考表注及後書百官俸例無八百石比八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故奉錢無可考。顧此獨存其數者，以十斛抵千錢，則較千石轉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脫比字。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者，以十斛抵一千，恰如其數。而禮志云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屮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屮、古草字。伏自念終亡以報厚恩。〔補注〕先謙曰：官本恩作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師古曰：洿與汙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蹎音顛。蹎，蹶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

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衞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補注〕先謙曰。辨與辦同。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王鳴盛曰。食貨志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漢取民所以比古若是之重者。半由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言布縷粟米力役之征。惡之安有口賦。周禮太宰九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算。其實康成意不過因漢制口錢算口賦。故援以解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於漢耳。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

十錢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捽。拔取也。屮。古草字也。杷。手掊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捽音才兀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掊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稾稅。（師古曰。稾。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

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貲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還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衞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周壽昌曰。元紀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衞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其長樂衞屬太后。自不能省也。百官表。初元五年六月。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十二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衞罷已三年。當是禹爲諫大夫時所奏。故上文以自禹在位統言之。）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師古曰。給其食。〔補注〕先謙曰。官本廩作廪。注同。）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補注〕先謙曰。官本贓作臧。）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白。明也。）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補注〕王文彬曰。禮王制。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又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鄭注。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此書與民。亦當如禮所云。示天下以大公也。顏注似未審。）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補注〕何焯曰。孝文寬而有制。所以異於仁柔。）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

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耆

讀曰嗜。 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補注〕先謙曰。謂權時之變法也。 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補注〕先謙曰。漢紀官作闕。 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補注〕朱一新曰。監本無於字。是。 姦軌不勝。〔補注〕先謙曰。軌。宄之借字。 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補注〕劉攽曰。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 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詆也。謾音慢。又音武延反。 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謠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補注〕先謙曰。漢紀置作致。置致同字。 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尙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

不以贖、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換反。〔補注〕周壽昌曰。顏音猶俱失。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索隱注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是訓中爲正。知當讀本音。亦作折衷。衷、中心也。音義同。）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讇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讇、古諂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出口錢。自此始。又罷

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衞卒。減諸侯王廟衞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目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補注〕先謙曰。禮下官本有然通儒或非之六字。引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江南本浙本無此六字。錢大昭云閩本有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補注〕先謙曰。據下文。龔彭城人。舍武原人。並隸楚國。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名是。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補注〕沈欽韓曰。梁元帝金樓子。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所欲。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歎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挂冠而退。時人謂之蜘蛛隱。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目王國人不得宿衞。補吏。〔補注〕宋祁曰。補字上疑有出字。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補注〕先謙曰。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作閎宗。薦勝。

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補注〕先謙曰。亢父東平縣。今濟寧州南五十里。濟陰郡。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弋作弋。有詔爲駕。〔補注〕周壽昌曰。若今之驛騶。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迺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依本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

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非勝議者。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很，猶再稱謂去。〔補注〕先謙曰：官本下很作詪。王念孫云：很讀爲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下文相非很，義同。曲禮很毋求勝，鄭注：很，鬩也，謂爭訟也。詩小雅兄弟鬩于牆，毛傳：鬩，很也。爾雅：鬩，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也。作恨者借字耳。說詳劉向傳。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補注〕沈欽韓曰：白衣，謂庶人逆路之者耳，何必以官府給使爲白衣。韓昌黎詩白衣長彩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事是業閒養居排雜宜志檢校當門戶倉庶聽事隸設之事。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所作，自觸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

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疑書博士者誤也。錢大昕曰。常前稱博士。此稱大夫。劉疑之是也。至以博士非中朝臣。疑稱博士爲誤。則先之未攷漢時博士多加給事中。如韋賢、申咸、炔欽之倫皆是也。博士非中朝臣。加給事中。卽中朝矣。陳咸舉方正對策。拜光祿大夫給事中。擢方進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此給事中在中朝之明證也。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嫚謾亡狀。師古曰。疾、怒也。嫚、古慢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迺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淸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漢字游君。綏和二年。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病。爲太中大夫。見百官表。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以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飤。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補注〕齊召南曰。韓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此係錢韶

晉原文。疑此八月當爲正月之訛。又案羊豐頤壽字應作一。各本俱誤耳。先謙曰。此本作一。齊隅不誤。

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宋致仕蔭補之法同此。 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補注〕先謙曰。官本攷證引孔武仲云。龔勝邴漢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爲光祿大夫。漢爲太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厚也。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補注〕何焯曰。曼容名丹。見儒林傳。 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 舍家居在武原。〔補注〕先謙曰。楚國縣。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八十里。 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 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補注〕先謙曰。官、謂官舍也。 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

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補注〕先謙曰、今陝州閿鄉縣東。〕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迺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補注〕周壽昌曰、承其師薛廣德之風。〕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師古曰、卽、就也。就其家而拜之。〕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補注〕先謙曰、辦、官本作辨。字同。〕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窗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拕紳。〔師古曰、拕、引也。臥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拕紳。故之也。拕音土賀反。〕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

加㠯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者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補注〕周壽昌曰。要猶挾也。使者挾莽威勢以說之。至㠯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補注〕先謙曰。官本壹作一。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㠯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㠯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㠯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㠯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開發。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補注〕劉攽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先謙曰。顧炎武云。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㠯香自燒。膏㠯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補注〕沈欽韓曰。莊子人閒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御覽引莊子曰。蘭以芳自燒。膏

以明、自燒。 龔生竟夭天年。〔補注〕周壽昌曰、七十九死、而謂之夭、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 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高城、地理志作高成。先謙案、在今天津府鹽山縣東南。 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束州丞。師古曰、束州、渤海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在今河間府河間縣東北四十里、俗名知林鎮。 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 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 駕一馬、師古曰、晉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補注〕沈欽韓曰、一馬則軺車、庶人所乘也。 舍宿鄉亭、為衆所非。〔補注〕周壽昌曰、景紀中五年五月詔、車騎衣服宜稱、不知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張敞傳、敞無威儀、時罷朝會、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終以此不得大位。宣領豫州牧、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逾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為鉅鹿太守、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今、左轉下邳令、蓋其制至後漢猶然也。 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

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補注〕先謙曰。胡注。覆當作復。劇者也甚也。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補注〕先謙曰。漢紀敦作厚。謂親厚之。顏注未晰。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恭。〔補注〕劉奉世曰。共讀如字。先謙曰。官本恭作供。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晉灼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是。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非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

曰亡。罪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償更卒也。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稅租。官本作租稅。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並與傍同。所謂因緣爲姦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補注〕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迾。六亡也。晉灼曰。迾。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當字。通鑑有當字。迾作列。漢紀同。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師古曰。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補注〕先謙曰。官本拱作共。是。胡注。拱默。拱手而默然不言也。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

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補注〕先謙曰，宜羞晉從知養賢爲朝廷之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百官表少府有大官令主膳食。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秸鞠也。秸音居黠反。〔補注〕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厭飽足也四字。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如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爲蒼頭青幘。〔補注〕沈欽韓曰，蒼頭廬兒，守舍兒也。孫子注所謂家子。漢舊儀，掖庭有廬監。環濟注，風俗通曰，倚費斷史蒸，皆以官府頭爲吏，主賦舍守門戶。先謙曰，官本注如作奴，是。通鑑引同。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補注〕蘇輿曰，以，用同。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補注〕先謙曰，或與惑同。宜以時

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詞注言經學有師法也。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補注〕先謙曰。胡注。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郡守正不阿。郡國懼為所舉奏。故皆慎於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於偽反。輸、音式喻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輸、景本作式兪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㠯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補注〕先謙曰。官本太作大。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㠯安身邪。誠迫大義。官㠯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師古曰。吶、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㠯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

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補注〕先謙曰、今時民俗猶然。足徵古今人情不相遠也。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音翕。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虷音干。〔補注〕王念孫曰、虷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旁。說文玉篇皆無虷字。莊子秋水篇還虷蟹與科斗。釋文虷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虷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虷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先謙曰、通鑑作干。胡注犯也。不用顏說。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莩音孚。葭莩、喻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幷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幷爲一第。賜賢猶嫌陿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補注〕先謙曰、許廣漢爲暴室嗇夫見外戚傳。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

〔補注〕先謙曰、將作大匠、掌治宮室、使爲之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爲賢第上持時行夜者。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音上有行字。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補注〕先謙曰、胡注、爲之供具也。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下可久負。〔補注〕先謙曰、下字誤、官本作不。胡注、暴殄天物、以私嬖李、是謂負天。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補注〕蘇輿曰、縣官謂天子。東平王傳、縣官年少。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皆此義也。後書劉盆子傳、何云富爲縣官、何故爲賊。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謂刻也。閒、空隙。極竭毣毣之思。師古曰、毣音沐、沐、發憤聚也。如淳曰、誠慤之貌也。〔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毣字。沈欽韓曰、方言、毣毣、好也。郭云、毣毣、小好貌。先謙曰、官本注沐沐下再有沐字、是。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

行園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謂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補注〕王念孫曰、案摧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補注〕周壽昌曰、官、官舍也。禮玉藻在官不俟屨注、朝廷治事處曰官。先謙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官舍、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補注〕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旦欲入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迺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爲之長帥也。雄、爲之雄豪。〔補注〕沈欽韓曰、褚先生田仁傳、任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即此意。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風州郡以皋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補注〕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壻字。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謂顯其名而捕之。興與

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補注〕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錢大昕曰、案後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知情者應坐罪。不知情者不坐。故謝承傳云、雖不知情、有詔勿問。宋疑情上當有其字、蓋未攷漢律也。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千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姓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補注〕周壽昌曰、林師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為四科、林為德行。見儒林傳。莽傳云尊字子侯、與此作伯高異。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履空屨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師古曰、贈終者衣服曰裞。裞、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冢。〔補注〕宋祁曰：由字，宋注并贊注及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疑有亦猶二字。王念孫曰：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羅泌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illegible]元彥洪注、逸民傳論注、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補注〕先謙曰：官本末無也字。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十八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案輔錄羊仲、求仲二人皆治車為業，推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見稽康高士傳。周壽昌曰：渭水注：汧水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昔郭欽驗王莽之微，而遯跡於斯。此郭欽疑即郭欽。欽與欽字近而譌也。莽傳氏己校尉郭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為從弟脩求蔣詡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興賢者，欲為此也。魏志荀彧傳注：昔蔣詡姻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邑在莽時為大司空。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補注〕齊召南曰：宜傳特附薛方諸人，皆不仕莽、非清節著名者。據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

申徒剛、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謨、王霸、瑕遷。皆立志皎然。不汚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並書之。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兩龔子孫。後書無傳。鮑宣子永、孫昱。三世司隸。後書有傳。而宣妻桓少君在列女傳。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補注〕蘇輿曰。言或得罪見誅滅也。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之字當刪。何焯曰。言見幾先去。爲莽所迫。卒又死之。合於孔子之教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

正其道耳。言不必偕也。薛方志避亂朝。故引其辭爲喻。近此義也。

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逡及兩唐。〔補注〕蘇輿曰。絕、猶相懸遠。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宜爲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下連文是。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爲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爲斧形而白與黑爲彩也。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韍。其音同。〔補注〕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爲彩當作爲綵。亞字當作亞。其音同紱。當作同耳。錢大昕曰。亞當作亞。兩已相背也。與亞次字音義全別。此朱紱諸侯之服。當訓爲韠。不當作黻黻解。顏注誤。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爲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謂爲諸侯。預盟會之事也。〔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少康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

韋氏。其說即本此詩。然豕韋顯名夏商。國語左傳有明文。至周以後。羣傳未見。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稱歷世會同。豈可信哉。漢初人去古未遠。其自譜世系即已荒略如此。宜無怪乎揚子雲之自敘多謬也。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讒。絕豕韋氏也。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晉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劉敞曰。予謂王赧時詎有豕韋哉。有豕韋。亦非王赧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周之逸政久矣。不由赧也。孟此詩爲不曉其亂者。齊召南曰。案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而實之。愈謬。劉論確矣。但詩中尙有可疑者。漢以高祖諱邦爲國。此句及下文寔其外邦。於異他邦。凡三用邦字。偶所避諱文不諱者耶。沈欽韓曰。洪邁容齋四筆所論亦同。案紀年。夏桀二十八年。商師取韋。則商頌所云韋顧既伐也。又武丁五年。征豕韋。克之。則左傳所云在商爲豕韋氏。自後不復有豕韋氏矣。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庶尹羣后。靡扶靡衞。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補注〕王文彬曰。周之五服、侯、甸、男、采、衞。見周禮。不當引夏書爲注。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遷古遷字。其下並同。在予小子。勤誒厥生。師古曰。誒、歎聲。音許其反。〔補注〕宋祁曰。誒、浙本作唉。先謙曰。官本改譆。錢坫云。方言楚謂然曰誒。說文。誒、譆也。離騷云。款秋冬之緒風。說文。欸訾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先謙案。文選作勤唉。善注引方言。唉、歎詞也。勤誒猶勤歎。厄此嫚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亂。雖有列位。解耕於野。〔補注〕先謙曰。文選以作斯。悠悠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補注〕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南。王念孫曰。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憒憒。於赫有漢。四方是

征。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爲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萬國逌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逌、古攸字。攸、所也。言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兢兢作矜矜。壹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漸、沒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此作斯。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爲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烝作蒸。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也。諛、諂言也。睮睮諂夫。咢咢黃髮。如淳曰。睮睮、自媚貌也。師古曰。咢咢、直言也。睮音踰。咢音五各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玉篇俱無睮字。說文。盱、張目也。玉篇舉眼也。集韻依此注收入十虞。其實盱睮字同。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貌同。瓚說是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也。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穆穆天子。

臨爾下土。〔補注〕先謙曰。文選臨爾作監臨。 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羣、衆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 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與讒戚屬。不自勖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近下有親字。文選怙茲作茲怙。案下與思韻。作怙茲是也。文選誤倒。 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鑒戒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益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補注〕先謙曰。文選失作逸。案失與佚同。與逸通。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顚隊之咎。由於忘慢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非。昔在王心。無所不閱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昔作時。善注。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所見與顏注本異。王文彬云。作時是也。時古作旹。與昔形近而訛。顏望文生訓耳。 興國救顚。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顚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若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而悔過作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亦員然之失。庶幾以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稱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員與云同。〔補注〕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 歲月其徂。年其逮耇。師古曰。逮、及也。耇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已往。年將及耇。不可殆怠。 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補注〕宋祁曰。昔一作恭。先謙曰。文選作恭。 我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耆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斥作書。引宋祁曰。注文書字疑改作斥。 其在鄒詩曰。〔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下連文是。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老材質鄙陋也。）豈不牽位。穢我王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汙穢不能諫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補注〕宋祁曰。牽一作挛。淳化本作挛。刊誤據史館本改作挛。）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道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便行字下。疑有去字。）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悊且仁。懸車之義。以泊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懸車致仕。泊、及也。天子以懸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泊音鉅異反。〔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冠五年傳疏云。舊說日在懸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懸輿致仕。案淮南天文訓。至於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先謙曰。官本注異作冀。）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鄒。（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遷輔相之。相近居鄒也。〔補注〕宋祁曰。遷當作遷。遷遷通同。）既去禰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禰音乃禮反。）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徒居也。）爰戾于鄒。鬋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鬋字與剪同。）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環、繞也。）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曰猶不忘本也。〔補注〕何焯曰。易曰。再三瀆。言夢中猶諫之也。上非王。先謙曰。何說是也。官本名下曰作也。是。）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室之非。王違戾我言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之非字下。疑有而字。言字下。疑有故然之三字。先謙曰。官本王我作我王。是。）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寤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丘位反。覺音工效反。〔補注〕宋祁曰。外邦字疑爲異邦。）念

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旣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鄒居絕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我遺業也。洋音祥、又音羊。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于、曰也。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端之辭。侃、和樂貌。音口旦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端作絕、引宋祁曰、邵本絕作端。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㠯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補注〕周壽昌曰、自孟至賢五世皆習魯詩。迨元孫賞、猶以明詩稱。儒林傳稱詩有韋氏學。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有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似韋有章句矣。隸去韋時未遠、碑語當不妄。或謂魯詩亡於西晉、并此章句亦亡之。然七略藝文志均未錄、何也。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卽位。賢㠯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讀曰豫。徙爲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府、太后官屬也。㠯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㠯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弟一區。〔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丞相致仕自賢

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籯、笭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閒謂筲爲籯。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籯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筲作箵。引宋祁曰。籯、浙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爲是。注文我陳字下。疑有留字。箵字疑作筲。吳仁傑云。方言。籯、筲也。齊楚陳宋之閒謂之籯。籯滿之義非他。直謂其滿儋耳。史文偶誤。顏加竹旁。許宋遂以竹器名之。淮南書。蘇秦贏蓋。項羽贏擢。並同此義。顏偶字復多異。蔡制通傳。守儋石之祿。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貴頂殺千儋。孟康曰。儋、擔也。師古曰。儋、人儋之也。要之人所負皆可謂之儋。不必有器專之稱。沈欽韓云。管子山國軌。籠籯箄籃屑筴。據方言則籯爲受飯之器審矣。論語疏注。筲、竹器也。受斗二升。方言。陳楚宋衛之閒謂筲之箵。或謂之籯。吳據誤本方言。強以爲籯符。一何淺陋也。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補注)宋祁曰。與、疑作輿。先謙曰。顧炎武云。下字句。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補注)周壽昌曰。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除爲郡。名大河。凡六十五年。至宣帝甘露二

年爲東平國。故本書地理志。蓋大河名也。大河改爲東平正元成由太常免侯殿居之時。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奉常有丞。續志。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爲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爲侯。故謙不肯也。〔補注〕周壽昌曰。疑唐時本懷謙作懷嫌。元成詩云。惟我俊兄。是讒是形。則作嫌爲是。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補注〕周壽昌曰。室蓋宗之誤。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補注〕何焯曰。去古未遠。韋氏世傳經業。宜有宗法。則宗家者其宗子也。非師古所云同族之謂。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爲文書於大行。以稱其事也。〔補注〕先謙曰。下書大鴻臚奏狀。則此大行是大鴻臚之屬官。武帝時由行人更名者也。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補注〕宋祁曰。越本及別本作在官。或作任官。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補注〕宋祁曰。笑作咲。注文大小便下有也字。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補注〕先謙曰。官本奉作奏。是。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卽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

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補注〕先謙曰：使微聞外間疑議，自知改悔。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補注〕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曰：欲高蹈而被劾，是傷高。致其不病之實，是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補注〕宋祁曰：受字下疑有侯字。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衞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補注〕蘇輿曰：等輩猶等夷。史記匽侯世家索隱引如淳曰：等夷，等輩。孔融薦禰衡表：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此以等夷爲義也。漢時稱同儕亦謂之等輩。如此篇及後書賈復傳、陸拆等輩，第五倫傳等輩笑之是也。先謙曰：據表、傳，魏相子弘、丙吉子顯，卽所謂等輩數人也。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爲伯也。

綏、安也。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謂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壙官、僚空也。〔補注〕先謙曰、壙與曠、曠同。亦見李夫人傳。元紀、衆僚久壙。壙獲壙皆借字。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爲輔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補注〕錢大昭曰、訓、古馴字。故與聞爲韻。周禮土訓、鄭司農讀訓爲馴。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徐廣注引作訓。既耇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奐、盛也。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補注〕錢大昭曰、謂賢乞骸骨賜黃金百斤也。王念孫曰、祁祁、言賜予之衆多也。上文祁祁我徒、亦言徒衆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蘩祁祁、商頌元鳥篇來假祁祁、傳箋竝曰、祁祁、衆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補注〕先謙曰、不遣之國、備顧問也。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爲師。四方遐爾。〔補注〕錢大昭曰、爾與邇同。觀國之煇。師古曰、煇、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

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身而留在京師。（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婿，古惰字也。削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己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夷蠻，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道德雖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補注）王念孫曰：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為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謂德雖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即涉注文庶幾而誤。王文彬曰：上文隊招非韻，疊之為韻，此亦疊而為韻，無庸改庶為幾。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不一上有謂字。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群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初戒他人。

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諷。迺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補注）先謙曰：是以其曾讓國。

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卽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補注〕周壽昌曰。據百官表。元成以太常免官。在五鳳三年。至永光二年爲丞相。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間。約辭也。 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韋賢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長子不得嗣。而立玄成。其爲容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 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師古曰。玉缺曰玷。復音房目反。艱古艱字。玷音丁念反。 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 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閑習之貌。音徒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並作棣棣。引宋祁曰。棣棣疑作逮逮。王文彬云。韋氏世習魯詩。魯詩作逮逮。與毛異。詳顏注所見本。正作逮逮。官本作棣棣。乃後人依毛詩改之。故宋以爲疑。 咨余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自言德不及也。 曾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曰。曾、則也。之言則也。 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早夜常自戒也。 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重也。惰、古惰字。 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 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

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爲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謂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爲職務也。〔補注〕蘇輿曰、釋詁、熙、興也。顏注熙訓興、是。而云助我興盛、則非。此言司直猶以我復爵爲興盛門閭之事、而我方戒懼不息也。與下我嘉我度、同一句例。羣公百僚。我嘉我度。〔補注〕先謙曰、官本嘉作加。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艱。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己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然懼非所居。貶退黜日。〔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作我。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含銜音甚廉反。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常、唯善是謀、當爾位無荒怠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舊字、會作命、是。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婧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婧、亦古惰字也。域、謂封邑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於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讀曰嗚乎。〔補注〕先謙曰、官本乎作呼。無忝顯祖。〔補注〕宋祁曰、祖一作位。以蕃漢室。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

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

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賞傳國至玄孫迺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補注〕宋祁曰。為疑作於。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哀帝元壽元年十一月壬午。諸吏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乙丑卒。在位止八日。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補注〕先謙曰。官本祖作帝。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補注〕先謙曰。官本孝文作文帝。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補注〕宋祁曰。二浙本作二。越本作三。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百六十七所下。當添者字。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補注〕何焯曰。後書祭祀志云。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古

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寢衣始出遊。起於寢側。漢因而弗改。先謙曰。官本注之下補作則。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月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十月嘗作十一月嘗。是。便殿歲四祠。又月一遊衣冠。〔補注〕先謙曰。先帝衣冠月出遊之。見叔孫通傳。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補注〕先謙曰。昭靈后。高祖母。見高紀。武哀王。高祖兄伯。昭哀后。高祖姊。見呂后紀。衛思后。戾太子母。戾后。即史良娣。見宣紀武五子傳。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補注〕先謙曰。制注。禹蓋以悼考廟足爲七廟。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壹。今賴天

地之靈。〔補注〕宋祁曰、江浙本地無地字。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久遠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讀曰恭。〔補注〕周壽昌曰、顏說非也。共字讀如本音、不得如他處作恭。文義自明。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豫。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下二千石三字。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繇中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助字。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改也。詩云、有來雍雍。〔補注〕宋祁曰、來字疑作徠。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雝篇祀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篇下祖字作禘、是。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補注〕沈欽韓曰、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正義、適子庶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嫡、明有所宗。）又云、庶子不祭禰。（正義、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春季氏有桓公廟、郊特牲云、公

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補注〕沈欽韓曰。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又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注。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文二年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正義云。宋爲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爲其所出。故特存耳。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稱魯爲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祖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郊特牲正義云。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准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諸侯有得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子母弟。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余案經傳雖有祭祖王之文。然玄成等所說。自是正禮。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師古曰。顓與專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

迭也。音大結反。〔補注〕宋祁曰、太祖下、疑有擬太祖三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擬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復祀作擬太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擬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擬太祖三字、則文義不全。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系反。祫音洽。〔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一一祭之也上一字作壹、是。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佋。〔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字耳兩字。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補注〕錢大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補注〕周壽昌曰、劉歆云、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矣。證云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據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補之。案蔡因云、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則文為據一誤。指立四廟為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殺其一。二誤。禮莫大於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乃不為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隆於配天之禮、而乃斬之耶。三誤。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為立廟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禘嚳而契配、周禘嚳而稷配。與祭天配天何與。而乃以禘為祭天、以配為配天。五誤。惟劉歆之論、足以正衆之失。蓋呂緒攬而立四廟、依鄭注、亦自可解。古禮隊自高堂生至戴聖始傳禮記。正當元成時、不致有脫誤、而反引之也。或此篇含蓄未申、大傳篇補申其旣。後至劉歆推闡愈密、而皆從元成發之耳。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補注〕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以七廟者、〔補注〕王鳴盛曰、七廟始於周。夏商以前

未有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諸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 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 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補注〕先謙曰、漢祀作廟猶從毀。 以行爲謚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 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聘禮、公揖賓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疏云、諸侯三門、皋、應、路、應門爲中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閒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闔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也。又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門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廟、受命祖之廟也。（疏云、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也。）案是則廟皆在大門內。左昭十八年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正義、廟當在宅內、以其居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即游吉所居宅也。此廟與宅異處、其偶然者也。 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補注〕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 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補注〕齊召南曰、案景帝初年詔、固尊孝文爲太宗、是即百世不祧之廟、與高祖並崇矣。可因親盡而毀乎。宜許嘉等駁其議也。又悼考立廟非正、宜有升更始之言。 皇考廟親

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孥同。〔補注〕王念孫曰。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漢紀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許嘉等奏議所本。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補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王念孫曰。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漢紀正作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補注〕錢大昭曰。尹忠字子賓。魏郡人。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迺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

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 師古曰一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宣帝之於昭帝爲從孫故云於義一體〔補注〕劉敞曰予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爲昭帝後臣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何焯曰於義一體言不得復廟私親以皇考厠上序於昭穆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補注〕何焯曰此詔獨取許嘉尹更始二議得之 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 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補注〕宋祁曰注末疑有是也兩字 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 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狎也數音所角反〔補注〕王文彬曰此祭義之文瀆作煩 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 師古曰間、音工莧反 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補注〕宋祁曰貴字上疑有明字 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 師古曰適、讀曰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身沒

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毁、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補注〕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補注〕宋祁曰、恐疑作懼字。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補注〕周壽昌曰、此曾孫不以世次言、書武成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詩信南山曾孫田之、注、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續志注引漢儀云、祖帝祠謁皇后、祝文、孝曾孫皇帝某敢辭云、於爾孝孫曾孫皇帝、蓋倣此。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烈、業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補注〕宋祁曰、義、越本作禮。錢大昭曰、閩本義作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

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祐。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壽者秀眉也。疆、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作者。末有居良反三字。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烈、謂始嗣位者也。墮、音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位字。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師古曰。間歲。謂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補注〕沈欽韓曰。喪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

止。孝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伸。〔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顧上得作復。 母祖嚴父之義也。〔補注〕何焯曰、此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言。 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音工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祠作祀。 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宋有也字。 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 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 即以令日。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 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 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 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補注〕宋祁曰、廟字下疑有毀字。 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

統皆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之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之作六、是。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適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案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補注〕周壽昌曰、漢制。上特定著令。則在律令之外。如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是也。此則高后所定。猶今之欽定專條。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

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補注〕宋祁曰、所爲疑作所謂。先謙曰、爲謂通作字。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補注〕宋祁曰、狁、浙本作允。王念孫曰、案說文㺄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獫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敍傳、並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玁狁。玁字亦說文所無。當作獫。小雅采薇釋文云、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爲獫狁、所通釋文作獫允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補注〕宋祁曰、宣字上景本有周字。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賢士。命爲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恐其役勞則兼荊之

嬖。亦長跪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嘽嘽當刪一嘽字。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息賤反。〔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僖四年傳之文。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爲戎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爲下戎字作夷。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十七年傳注。桓公擬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以爲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補注〕先謙曰。七當爲九。詳賈捐之傳。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鈕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補注〕何焯曰，此指朔方及開河西四郡。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婼音而遮反。〔補注〕錢大昭曰，鬲與隔同。先謙曰，官本肩作髆，引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皆作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補注〕宋祁曰，四疑作西。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摹可見。師古曰，摹讀曰模，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

五。〔補注〕何焯曰，匡衡五廟之說尤萃。然合陰陽五行數之，則可以七爲斷矣。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補注〕周壽昌曰，西漢奏議內引左氏傳，始見此及翟方進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補注〕宋祁曰，注文太庚，舊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庚。先謙曰，此今文尚書說，與古文不同。史記殷本紀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太宗。段玉裁云，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自時厥後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蓋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臆造。賈誼云，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元年，丞相嘉等議云，高皇帝廟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尚書，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未由倒易其次序也。先謙案，段說是也。其後平帝時，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王莽大誥云，殷中宗高宗之號，明莽用今文尚書說，仿殷三宗也。東觀書章帝賜東平王蒼書云，此故三宗，誠有其美，亦用今文說。是太宗、中宗、高宗，漢儒讀尚書次序如此，不得執古文祖甲之文，將史記石經末殺，歸之劉歆傅會也。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讀與由同。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

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㠯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補注〕沈欽韓曰、案今見禮記祭法篇。或漢時一名祀典。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補注〕先謙曰、案五經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許君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因而不駮。據此傳、則古文尚書說卽本之劉歆。歆又本之貢禹。又或說云云、乃今文尚書與三家詩說合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蔽字與翦同。茇音步葛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㠯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㠯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㠯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㠯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㠯爲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

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爲壇墠。墠，除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祭土爲壇，除地爲墠。祧音他堯反。墠音善。〔補注〕宋祁曰：注文墠字闕。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補注〕吳仁傑曰：案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穎達以禘爲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殊不思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非郊祭，而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矣。韋玄成等議亦引祭義所云，乃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案考二說，昭爲近之。案國語：祭公謀王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矣，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即位而來見耳，非爲新王而來。顏說止及一事，而韋說乃兩事也。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逆，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毀而爲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補注〕宋祁曰：惠景字下疑有廟字。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

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補注〕宋祁曰：父、江南本浙本作文。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迺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補注〕宋祁曰：文字下疑有王字。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爲縣。〔補注〕何焯曰：此奏合禮，雖王莽爲丁傅衞氏發難，然不以人廢與東京末董卓蔡邕議和帝以下不應爲宗奏同。奏可。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劉攽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蕃作藩，蕃是。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

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三十六)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爲妄說矣。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補注〕齊召南曰：案相對策，見韓延壽傳，但彼文云以文學對策，又載舉褒崇節義一段，亦非全文也。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補注〕宋祁曰：浙本遷字下有爲字。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補注〕周壽昌曰：案田千秋子顧已襲侯，此當是其次子。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補注〕宋祁曰：罪字疑從辠書。迺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補注〕先謙曰：遂，竟也。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補注〕先謙曰：用，亦以也。遇，謂待遇。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

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者。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久繫踰冬。會赦出。〔補注〕宋祁曰。繫字下疑有之字。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治行。是。方且大用矣。願少愼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音子詣反。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本始二年徵爲大司農。三年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

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尙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補注〕齊召南曰。案後顏注當如張敞傳稱兄孫山。然下文魏相封事曰兄子秉樞機。即說此事。蒙霍禹言之。可稱兄子。霍光傳亦曰。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尙書。與此文同。非誤也。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補注〕何焯曰。因許伯乃得至帝前。其不因王吏而因許者。專欲發其弒許后之謀。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補注〕先謙曰。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爲當作無。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周壽昌曰。光爲大將軍。而稱冢宰。案詩語。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因帝惟周公位冢宰。古者總政者即爲冢宰。不必如周官冢宰之稱天官也。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補注〕劉敞曰。禹不爲大將軍。字之誤也。何焯曰。大當作右。先謙曰。通鑑作右。足證爲後人傳寫之誤。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補注〕先謙曰。在當作任。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帝善之。〔補注〕何焯曰。此一時制霍山之權計。後遂行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三公九卿皆外朝。今相給事中。則得入禁中。預中朝之議。霍氏殺許后之謀。

始得上聞。迺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補注〕先謙曰。詳見霍光傳。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在地節三年。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補注〕周壽昌曰。禮月令。簡練桀俊。本書禮樂志。練時日注。練。選也。言簡選群臣也。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補注〕先謙曰。不能下。謂不能拔。匈奴也。時鄭吉往救。爲匈奴所圍。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恨讀爲很。很相爭鬭也。孟子言好勇鬭很。是很與爭鬭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借字耳。說詳劉向傳。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補注〕沈欽韓曰。文子道德篇。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相論本之。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屯字。不足致

意中。〔補注〕周壽昌曰，致蠶同。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補注〕先謙曰，胡注，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官。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非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作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非按云，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無徼倖功名之心，則過於充國遠甚。上從其言而止。〔補注〕先謙曰，官本其作相。帝但遣常惠迎烏孫，鄭吉徙車師國民居渠犂，以其故地與匈奴。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事也。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

漢興已來，〔補注〕宋祁曰：已字疑作以字。先謙曰：已、以字同。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朝作鼂。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補注〕錢大昭曰：案此虞字與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樂」，揚雄傳長楊賦「反五帝之虞」同。孟子「驩虞如也」，亦此意。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桑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餧。師古曰：餧，餒也。音迺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禦之也。波音陂。〔補注〕宋祁曰：注文音字當作讀曰。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飤馬也。酤酒者，廢賣酒也。貯積者，稸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量，視年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尙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闕弄其闕也。〔補注〕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普同。〔補注〕宋祁曰，注文溥字下當有一讀字。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豫、慮也。賴明詔振捄，迺得蒙更生。師古曰，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踊，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吕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吕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上施行其策。

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爲標明之。采、撮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爲作謂，同。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吕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吕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彖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陰陽之分，吕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本有。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案北郊及七月之說本於此）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

司春。張晏曰，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補注〕宋祁曰，浙本無下字。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補注〕沈欽韓曰，天文訓，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寄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屮木茂，鳥獸蕃，師古曰，屮，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說讀曰悅。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補注〕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字。先謙曰，官本注下字上無其字。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

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補注〕周壽昌曰。章卽襄章也。令羣臣議天子所服。吕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吕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趙堯疑另是一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爲御史大夫者也。上文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其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丞相之改稱相國。周昌之出爲趙相。而趙堯之代爲御史大夫。叔孫通之由奉常徙爲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據功臣表。江邑侯趙堯以漢五年爲御史。則未嘗爲中謁者矣。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吕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曰。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罷音疲三字。引宋祁曰。罷音疲。御史大夫朝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

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相好武。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後敢入。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補注】周壽昌曰。表作甘露元年騎至司馬門。非宗廟下。云不敬。無大字。若大不敬。豈尚能降爵關內侯也。先謙曰。史記傳云坐騎至廟不敬。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閑、寬淨之處也。操、謹敬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盩厔。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補注〕宋祁曰。納字疑作內。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補注〕宋祁云。浙本無者字。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言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旣因吉得生。而赦令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宣帝名病已。蓋以此。先謙曰。官本無二音字。引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之字上。當有音字。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

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歷覽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位列。引宋祁曰。位列浙本作列位。未有所聞於民閒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補注〕朱子文曰。豈宜褒顯。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當爲直宜褒顯。錢大昕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爲不。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疑當爲直字。非孟堅之旨。王念孫曰。案古人無謂豈不爲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曾孫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天王豈辱裁之。漢紀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竝與其同義。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補注〕齊召南曰。此時定策吉爲首功。不止從前保護曾孫有恩也。錢詳述其發端云云。見杜延年等勸光立宣帝。其功實在丙吉之下。光覽其議。師古曰。覽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補注〕宋祁曰。親字下疑有治字。是

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宗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補注〕錢大昭曰。則宮婢名。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補注〕沈欽韓曰。此督字當如陳咸傳。作杖督解。師古說非。隋書刑法志。定八等之差。自爲官裁杖督一百至杖督一十。亦可謂之視察乎。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虖。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宋裴作于三百三十戶。又案此詔宣帝紀元康三年。吉與史曾、史玄、許舜、許延壽及張賀子彭祖同日封。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服虔曰。吉時病不能起。欲知君視疾。知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病作疾。末無也字。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孫叔敖母曰。有陰德者陽報之。文子上德篇。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

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神爵三年。褚補史記。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相代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補注〕宋祁曰。長休告。浙本無休字。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補注〕王念孫曰。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補注〕宋祁曰。陋疑作陋。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補注〕何焯曰。因以爲故事。則姦吏益無所懲艾矣。丙公當宣帝之朝。方據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有寬舍。可否相濟耳。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耆讀曰嗜。〔補注〕王文彬曰。逋謂常在外。若逋逃然。顏謂亡其所供之職。則亡爲遺忘。與逋義隔。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並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竝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皆有茵字。

西

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弃逐。〔補注〕何焯曰、據志、西曹主府史署用。先謙曰、官本注無逐字。引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吉曰、吕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弟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補注〕周壽昌曰、地之爲第、甚無義、不過音同而隨筆書之、後人不敢改古書、因留文生訓耳。外戚傳班倢伃傳、號而大幸之號即娥、亦猶是也。漢書此類尤多。先謙曰、官本注、猶作由。引宋祁曰、注文由字越本作猶、辭改作由、注末也字疑作耳。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補注〕先謙曰、官本犇作奔。引宋祁曰、奔疑作犇。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補注〕宋祁曰、視字下疑有具字。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補注〕何焯曰、據志、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補注〕沈欽韓曰、詩傳、瑣瑣、小也。此爲纖科別、不當解瑣爲錄。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吕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周壽昌曰、御史大夫、黃霸也。吕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

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宋祁曰注文與字上當有讀字。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横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鬬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補注〕沈欽韓曰丞相出當清道。反有羣鬬者壅道也。師古謂天子出。非。宋史儀衛志一品鹵簿中道清道四人。蓋漢世已然。先謙曰官本注祠作祀。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息也。音昌兗反。〔補注〕宋祁曰逐字下疑有失字。吉止駐。〔補注〕師古曰駐字疑作騶。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詔反。〔補注〕宋祁云大熱。浙本作以熱。王念孫曰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鄭注考工記云已、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爲已之借字。故改以熱爲大熱耳。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三（陳禹謨依俗本改以爲大）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並作未可以熱。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迺服。以吉知大體。〔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引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王念孫云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言作諱。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

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衞尉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甘露三年為太僕。一年為建章衞尉。此言衞尉太僕。從其後復任次第之。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補注）沈欽韓曰。續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祀宗廟諸祀則冠是冠。（一曰齋冠）玉藻正義。鄭云四命以上齋祭異冠者。諸侯玄冕祭。玄冠齋。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齋。是齋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玉藻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是齋祭同冠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齋。絺冕祭則絺冕齋。以次差之可知也。若助祭於君。則齋祭同冠。雜記。大夫士弁而祭於君。齋時服之。祭時亦服之。以此傳夕牲乃取齋衣。則齋衣即祭服也。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迺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

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補注〕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幷江浙本曾孫上無皇字。刊誤。據眾本添皇字。）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當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臥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邸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讎字。爲姓又非也。〔補注〕劉奉世曰。守丞謂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沈欽韓曰。上云大獄。則曾孫已出獄在郡邸。劉謂此守邸之丞是也。先謙曰。官本注不作作本作。）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廩字疑作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

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遨、放也。遨讀與傲同。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毳讀與脆同。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補注〕先謙曰，比也二字官本作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删去臣辭。師古曰，删、削也。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永光元年。故建章衛尉丙顯爲太僕。十年免。案免在竟寧元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

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迺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師古曰。名位在衆臣之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漢　蘭臺令　史班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404529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眭字，寧可混糅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炅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補注）宋祁云，決錄浙本作炔欽。沈欽韓曰，今鎮江府有此姓，讀如雖。葉德輝曰，儒林傳許商門人有齊人炔欽，則作決錄者誤也。洪适隸釋桂君碑陰云，姓苑載炅氏兄弟各分一姓，曰炅、吞、桂、炔，字皆九畫。按隸書圭巾直通連書，故云皆九畫。若眭則不止九畫矣。眭非桂姓可知。先謙曰，蕃，今兗州府滕縣治。少時好俠，鬬雞走馬，長迺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補注）宋祁曰，俠字上疑有游字。先謙曰，官本考證，儒林傳，嬴公東平人，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故弘稱先師董仲舒。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符節令屬少府。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補注）先謙曰，此則昌邑顯立之應。又上

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偃臥於地。音居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引宋祁曰。象字下疑有而字。葉德輝云。德藩本閩本有而字〕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補注）齊召南曰。案以漢爲堯後。始見此文。然則弘雖習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其義。而新莽亦因以爲其緣之本。葉德輝曰。後書賈逵傳。逵具奏曰。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也。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禪以帝位。〔師古曰。禪、古禪字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補注）葉德輝曰。退封百里。如二王後。亦公羊家新周故宋之說。〕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閒。卽位。徵孟子爲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補注〕蘇輿曰：據五行志，在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下日字當衍。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補注〕錢大昕曰：始昌習尚書，名已見儒林傳，其說災異祇有言柏梁臺災事，附見勝傳可矣，乃以兩夏侯題其篇目，何也。朱一新曰：班以兩夏侯權輿盡歸勝，及建為大小夏侯氏學，故以此題其篇，並示敍始昌也。今本提行，皆後人分併，非復班舊，錢說過矣。先謙曰：朱說得班，然矣。其敍次列傳竅意，且下文勝上冠以夏侯，建上不冠夏侯，則本書勝傳提行與始昌別傳，而建係帶敍，不當稱兩夏侯為勝建也。

夏侯勝，〔補注〕宋祁曰：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雅反，勝音升，或式證反，一作升證反。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補注〕宋祁云：王字下疑有時字。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補注〕錢大昕曰：案侯表共王子寧陽侯恬、瑕丘侯政，皆諡節侯。此傳所稱節侯，蓋寧陽侯也。地理志寧陽屬泰山郡，不屬東平。蓋宣帝建東平為王國，復以寧陽屬它郡。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蕑卿，師古曰：姓蕑，名卿。蕑音姦。〔補注〕錢大昭曰：蕑卿，勝同郡人，兒寬門人。蕑姓，廣韻不收。淮南王有中尉蕑忌，小顏以為从艸，不從竹。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

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卽是車、故删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卽天子車。（蔡邕獨斷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驕奉乘輿車。薛廣德傳、當乘輿車、免冠頓首。儒林傳、劍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王怒。謂勝爲訞言、縛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補注〕宋祁曰、言字疑作泄。 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補注〕沈欽韓曰、洪範五行傳鄭注、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此讀亦正宜爲代。 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察、謂詳察、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謂作爲。引宋祁曰、注文爲疑作謂。案爲謂同字。 故云臣下有謀。〔補注〕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爲不欲斥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爾。 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共字。引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上官太后也。 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補注〕劉攽曰、關內侯無國、云何益戶。周壽昌曰、案西漢初封關內侯、食邑者多。申屠嘉傳云、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故

故傳云。還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是關內侯食邑也何不可全戶乎。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補注〕劉攽曰。氐羌不在南恐誤。昆明、甌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越號。東定薉、貉、朝鮮。張晏曰。薉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薉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補注〕宋祁曰。周之後越本邵本無之。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況、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補注〕先謙曰。事並見武紀。又山稱萬歲泰山東萊兩見。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補注〕葉德輝曰。荀悅漢紀本始二年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過字。引宋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

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稱字。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迺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補注〕錢大昕曰。此詔已見本紀。可不復載。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補注〕宋祁曰。懼字疑作瞿字。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見於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上聞而讓勝。師古曰。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道也。懲、創也。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撰、撰其意若今義疏也。〔補注〕葉德輝曰。藝文志尚書家有大小夏侯章句。大小夏侯解故。論語家無夏侯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補注〕王鳴盛曰。葉夢得云。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青紫謂此。顏據當時所見。誤以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也。葉說是。楊雄傳紆青拖紫注云。青紫、謂綬之色。此注自相歧。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之字。引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

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補注〕宋祁曰注顓字下當有音專字。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元帝永光元年成帝元延三年俱有大司農堯。相距三十三年恐非一人。未審誰是夏侯堯也。其為大鴻臚則表失書。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始四年更長信名長樂。見百官表。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無千秋名。蓋長信少府。

京房字明君。東郡頓丘人也。〔補注〕蘇輿曰。房與夏侯勝。復於儒林中著小傳。以明學派。此班氏叙例之精。治易事梁人焦延壽。〔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讚學篇。京君明經年不出戶庭。銳精其學。先謙曰。通鑑胡注云。洪适隸釋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以焦為譙。左郎逃師從陳取翁夾注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通用。後書律歷志房受學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供。〔補注〕宋祁曰。王字上更有梁字。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補注〕先謙曰。小黃、陳留縣。今開封府陳留縣東北。以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補注〕蘇輿曰。宋藝文志有京君明推偷盜書一卷。知此亦有術。京氏師傳焦

法也。又有太一飛鳥詭決捕盜賊法一卷。不著撰人。亦係斯術者。京定課吏法。有盜賊三日不覺罪之例。亦恃其術以難人耳。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當被舉。故欲遷爲他官也。三

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補注〕宋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請字。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補注〕沈欽韓曰。易緯稽覽圖。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卦。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

也。四時卦者。謂四正卦。離、坎、震、兌四時方伯之卦也。（乾坤鑿度。亦立坎離震兌四正卦。）先謙曰。官本無四字。引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以風雨寒溫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

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葉德輝曰。王充論衡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

則溫。陰升則寒。寒溫隨卦而至。又樊毅修華嶽碑云。風雨翼卦。亦本京氏說也。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

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補注〕錢大昭曰。古精字作晴。說文作姓。葉德輝曰。天文志。天暒而見景星。孟康曰。暒精明也。按晴

暒姓一字。開元占經日占五。引京氏曰。日青無光。惟命是爭誅。又引春秋感精符曰。日將蝕。必先青黃。不卒至漸消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

屢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所以教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

末世吕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二率相准如此法。〔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率上二作辠。是。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師古曰。溫室。殿名也。皆吕房言煩碎。〔補注〕錢大昭曰。煩碎猥瑣小也。亦見黃霸、薛宣、王莽傳。令上下相司。〔補注〕蘇輿曰。司與伺同。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補注〕先謙曰。胡注。刺史各部一州。故曰部刺史。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吕課事。刺史復吕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補注〕蘇輿曰。充宗爲梁丘易。同經異師。又乘貴口辯。務欲雙抗諸家。匪獨師致異也。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吕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吕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吕知其不賢也。上曰。吕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吕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

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補注〕王念孫曰。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則文義不明。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同。）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王念孫曰。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荀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治要、御覽引此並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徐鍇之改不誤。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師古曰。雷、古靁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齊召南曰。案通鑑考異云。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蘭溪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據此則古本無亂邪二字。王念孫曰。案錢說本作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瘉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尚何道。則與下文瘉於彼之語相左矣。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上曰。然幸其瘉

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豈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補注〕錢大昭曰：帝意謂我所用者，幸其愈於豎刁、趙高之輩，且災異之來，不在此人。顏注疑誤。朱一新曰：殿文無愈字，古祇用瘉爲之。先謙曰：錢說係依今本釋之，故以顏注爲誤。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知、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知下無之字。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補注〕周壽昌曰：令房上其弟子名籍也。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補注〕周壽昌曰：漢制，郡太守秩二千石，增秩者中二千石。元帝建元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魏因大郡也。而其秩八百石者，考黃霸傳，霸守京兆尹，以乏軍興等罪，連貶秩，以八百石爲潁川太守。房爲郎，本六百石，出試爲守，未卽眞，特爲增損其秩，如宣帝時之制。又成帝時，除吏八百石就六百石，此在元帝時，尚存八百石秩也。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

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歲竟。歲終也。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補注〕錢大昕曰。二月當作三月。以三統術推是年正月甲午朔。二月甲子朔。房封事所稱辛酉者。正月二十八日也。己卯庚辰辛巳。則二月之十六十七十八日也。張晏注以辛巳蒙氣為晉卦。解卦太陽侵色為大壯。考卦氣圖。晉解大壯皆二月卦。則房上封事必在二月後矣。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干消息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沈欽韓曰。稽覽圖注。太陰、謂消也。從否卦至坤。為太陰。雜卦九三為少陽之效。雜卦九三行於太陰之中。效微過一辰。其餘皆當隨太陰為寒。其陰效也。太陽、謂息也。從泰卦至遯。為太陽。雜卦六三（案此下似脫少陰之效）行於太陽之中。效微寒一辰。其餘皆當隨太陽為溫。效盡六日七分也。孟注消息字互倒。葉德輝曰。說卦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虞翻注。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又九家注泰卦曰。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起復終巽。陰言消者。起姤終乾。據此。則息為陽。消為陰。合之則為辟。鄭氏注乾鑿度曰。辟。天子也。即本京氏之學。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補注〕先謙曰。守王鳳。欲因以自見而未能。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己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言蒙帝哀而許之。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

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補注〕劉攽曰衆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錢大昕曰以三統術推是年二月二十四日丁亥春分其前六日辛巳正當晉卦用事之始而衆氣乘之亦及後解卦用事又六日七分而大壯乃用事則二月癸巳朔也大壯消息卦晉解皆雜卦又曰下文云太陽色日月相薄則非大壯卦劉氏所正是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補注〕沈欽韓曰乾鑿度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郎顗傳易中孚傳曰陽猶天不旋日鄭注陽者天子也此云覆陽是以二乘五大夫蒙蔽天子之象上疑當作二稽覽圖注邪臣蔽覆冒其君先爲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從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衆君復不覺悟下爲蔽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補注〕王念孫曰通鑑同案房止當依宋祁作止房今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自六月中言遯卦不效〔補注〕葉德輝曰據宋本監本閩本臣下有前字先謙曰官本有前字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補注〕葉德輝曰易緯稽覽圖曰有實無貌謂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注云有寒溫無貌謂淸濁此賢者逃仕于不容君也有貌淸濁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于非也又郎顗上便宜七事引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淸濁爲貌郎引易緯亦卽易緯也先謙曰胡注注者房占候之法著之於書者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

也。

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小忠。謂以誠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謀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

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下有自以爲憂責也六字。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

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補注〕錢大昕曰。丙戌四月二十四日。其明日丁亥。直小滿。小滿卦用乘。亦雜卦也。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爲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爲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爲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爲教令。言正令還也。〔補注〕錢大昕曰。己丑、四月二十七日。辛卯、二十九日。葉德輝曰。易緯稽覽圖云。還風者。善令還也。鄭注。還。暴也。君出善令。君弱臣強。還而不行。陽氣逆蔽。不以時降。後得同類并下。故暴也。故曰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須此。但日無光。不食也。〔補注〕錢大昕曰。癸巳、五月二日。正當乾卦用事之始。而有相薄之異。故云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星霣爲隕。夜食爲蝕。而星亡爲星不見也。〔補注〕葉德輝曰。易

緯稽覽圖云。蓋朋爲蝕。既蒸則爲星亡之蝕。鄭注蓋不蝕既蒸不星亡。不能成災。爲異而已矣。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補注〕先謙曰。議者、謂顯等。房居內不可隔蔽。則於顯等不利。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補注〕先謙曰。弟子、謂良。師、房自謂。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人君雖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天氣必爲之變而失其常。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師古曰。爲、音于僞反。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

師古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卽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補注〕蘇輿曰、卽、猶若也。詳張敞傳。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鉤盾令屬少府。據志。典諸近池苑囿游觀之處。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補注〕葉德輝曰、錢藩本、閩本、因作困。先謙曰、官本困作因。皆持東與淮陽王。〔補注〕宋祁曰、與疑作予。下文同。先謙曰、胡注、淮陽國在關東。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元紀及荀紀、房死皆在建昭元年末。案本傳、二月末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八月癸亥、匡衡代鄭弘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姓名篇、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故姓有百也。御覽三百六十二引易是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周禮、司商協民姓。韋昭云、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葉德輝曰、合璧事類外集引古今姓纂云、李姓徵音。京姓角音。並徵角微有淸濁之別。故吹律重定之。死時年四十一。〔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五引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為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卽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房言。案五行志、元帝初元元年二年、俱有客星

見此在延祖以後，宗晉客星豈志失載抑謝承書未可信邪。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補注〕齊召南曰：案儒林傳其師東海后蒼也。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少府屬有宦者令丞。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布外屬侍中，〔補注〕錢大昭曰：臨，宣帝舅王無故孫也。布乃帝字之譌。葉德輝曰：德藩本、閩本作帝。先謙曰：官本作帝。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補注〕葉德輝曰：奉師后蒼，藝文志詩家有齊后氏故、后氏傳，則此下師說皆后蒼詩說也。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乃懷邪，知益為害。〔補注〕宋祁曰：知當讀作去聲。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情性篇：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洞，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故多好字，多字可刪，可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沈欽韓曰：白虎通：好在北方，北方陽氣始施，故好。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怒在東方，東方萬物之生，故怒。貪狼必

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憮亮以為尋者雖驗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與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補注〕劉攽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書子卯為刑午酉自刑者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戒懼故當其日稱食菜蔬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斟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耶何焯曰忌子卯吉午酉相對而言翼氏專主二陰二陽與賈氏所云夏殷興亡異義龍德輝曰禮玉藻子卯稷食菜羹鄭注忌日貶也（鄭說又互見檀弓子卯不樂士喪禮朔夕哭不辟子卯下）春秋左氏昭公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公羊莊二十二年傳肆大眚何注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云云忌子卯為疾日公穀無明文此何非獨左氏）禮記疏引鄭衆注曰五行子卯自刑釋文引賈逵注曰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按逵注即李引賈說也然以子卯相刑之說為是子卯有亡午酉則無興也張顏說者非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惡在南方南方陰氣始起故惡先疑曰官本注加作容是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喜在西方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案此與董仲舒說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又不同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補注〕錢大昭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命吉日戊午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丘與翼本

吉午酉之祝合。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循擇車馬以出田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補注〕錢大昕曰。注利當作刑。木刑於亥。水刑於辰。火刑於午。金刑於酉。五行家所謂自刑也。亥為木之生方。故云木。辰為水之生方。故云未。葉德輝曰。孟注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當云木刑在亥。水刑在辰。蕭吉五行大義引翼氏說。正如此。據風角。木落歸本。亥卯未。木之本位。是歸木也。木亥水辰皆自刑。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補注〕先謙曰。豈況況也。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案初元二年奏封事云。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案是年甲戌歲也。四年上疏云。如因丙子孟夏。順太陰以東行。案是年丙子歲也。以奉言推之。太陰卽太歲。其說出淮南書。孟康乃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張晏亦曰。丙子太陰在甲戌。是殆以太歲之外別有太陰。且幷二年所上疏

爲四年事也。漢紀又誤以四年所上疏并列於二年。王引之曰，此太陰謂太歲也。下文太陰建於甲戌，指太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太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太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太陰說之，以爲是年太歲在酉，則太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卽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太陰，不得謂之太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蓋謂太歲在戌，則太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太歲亦名太陰，與歲後二辰之太陰迥異，說見下。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舉爲時邪也。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加未而來爲邪時。晉灼曰，來以未爲邪時，占知平昌侯爲邪人也。諸書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爲五音，四刻散爲十二律也。

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補注〕先謙曰，與猶如也。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用子不用甲也。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爲主人，故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爲正，北與東爲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爲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卽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爲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書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

反我小邪故也。卽已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書大邪容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爲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卽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爲常事。時爲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補注〕先謙曰。參五與參伍同。本書伍多作五。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宋祁曰。興疑作與字。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其以日配之。葉聞天元諸論詳之矣。葉德輝曰。禮中庸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蕭吉五行大義云詩緯同。白虎通二引春秋元命苞云。肝者木之精。心者火之精。脾者土之精。肺者金之精。腎者水之精。與鄭氏禮注及詩緯義異。按易乾鑿度云。北方陰氣形發。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蓋緯書傳授不同。觀之以歷。則十幹相合。不可強配矣。先謙曰。官本注戊上性作信。是。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補注〕葉德輝曰。初學記引樂緯云。六律。黃鍾十一月。太簇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六呂。大呂十二月。夾鍾二月。仲呂四月。林鍾六月。南呂八月。應鍾十月。陽爲律。陰爲呂。律銷之十二月律。按十二律卽十二支。上云某方之情。某支主之是也。先謙曰。官本注無六情二字。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

臣瓚曰。仁日用不知。故曰藏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圃。〔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苑圃作苑馬。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補注〕錢大昕曰。以三統術推初元二年七月己未朔。無己酉日。恐是乙酉之誤。先謙曰。通鑑。漢紀皆作己酉。劉向傳云。冬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補注〕先謙曰。此及元紀皆作太上皇廟。然隴西郡非諸侯王國郡。而有太上皇廟。與高紀。韋元成傳不合。所當闕疑。壞敗豲道縣。師古曰。豲音完。〔補注〕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嗣夏公曰。案地理志。豲道乃天水部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謂之縣。先謙曰。官本完作桓。城郭官寺及民室屋。〔補注〕先謙曰。壞至此十三字錯簡顛[illegible]誤。壓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補注〕先謙曰。元紀作朕師。是也。不當專言朕躬。蓋字誤。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

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師古曰：憯，音千感反。〔補注〕先謙曰：元紀憯作慘，字同。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捄貧民。師古曰：捄，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茂，勉也。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補注〕錢大昭曰：元紀初元二年三月詔書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文與此略同。其七月又有詔書，卻無舉直言極諫事。此傳疑合兩詔爲一，因涉一年地再動之語。先謙曰：錢說合兩詔爲一，是也。一年中地再動，乃後詔語，非班所增。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亦字。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孔穎達詩疏云：鄭元六藝論引春秋緯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補注〕葉德輝曰：列終始，謂列其事之終始。推得失，謂推其事之得失。五行志書春秋某災應某事，皆是也。則又左氏家說也。奉諸奏言春秋，或主左傳，以其師后蒼兼習左氏學故也。至秦迺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

也。是已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獨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鄭頌譜。詩汎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曰。天門。戌亥之間。（周禮保章氏疏。引雁度云。龍度天門。龍銜星也。天門在戌亥。乾坤鑿度云。乾爲天門。乾位西北方也）注又引汎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詩正義引汎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案翼奉所陳五際。進十月之交書之義。據卯爲陰陽交際也。鄭箋云。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正義引推度災曰。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乘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此鄭所據釋此詩爲周之十月。與翼奉書卯行陰賊正合）蘇輿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後人因據此。以十月之交篇爲戌際。其詩云。日有食之。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故下云知日蝕地震之效。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貍之類也。〔補注〕沈欽韓曰。巢居知風。見齊詩詩傳。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補注〕蘇輿曰。喜術易知。不足爲重。但偶習此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

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補注〕先謙曰。荀紀作伸屈見於形。今年太陰建於甲戌。〔補注〕錢大昕曰。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奉上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太歲正在甲戌。蓋以太歲爲太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太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太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太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太歲亦在丙子之末。太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歲星已度嬃星而入大火。太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太歲得在甲戌也。王引之曰。錢以太初元年歲在丙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太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太初元年五月改厤。二年以後。並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猶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嬴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太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太歲應之而在丑。蔡邕厤議所謂太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太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太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厤。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初言太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太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期。亦不得以爲太歲超辰。且太陰爲太歲之一名。太歲超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太歲。亦皆謂之太陰。又不得分太陰太歲爲二也。律曰庚寅初用事。曆曰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補注〕吳仁傑曰。案奉先上封事論災異。實初元元年歲在癸酉。次年封事論地震。實初元二年。孟康又以後一事爲初元四年。並此二說。顏注不一參考何耶。錢大昕曰。案推律自歲前十一月始。依三統術推得初元二年天正癸亥朔。（卽初元元年十一月也。）冬至與朔同日。庚寅則月之二十八日也。冬至日黃鍾律始用事。孟康云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其法未詳也。又以三統術推是年二月四日甲午春分。故云歷以甲午從春。又注案太陰在戌。太歲當在申。孟說非也。王引之曰。此孟誤以歲後之太陰當之也。太陰有二。一爲主歲之太陰。卽太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謂太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太陰。淮南

注揖雅傳曰，太陰歲後二辰，今陰陽家所謂歲后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矣。太歲一名太陰，故
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其為本歲之太陰明甚。若以為歲後二辰之太陰，則太歲在戌，太陰當在申，不得言太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
太歲在戌，而以為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謂太陰在戌，太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太陰建於甲戌，卽指太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太歲乎。厤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
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

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寬大之令明府政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

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

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補注〕吳仁傑曰：何武傳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注：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仁傑按，朝事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同姓，謂宗族。異姓，謂婚姻甥舅。庶姓，則非宗族非婚姻甥舅者也。翼奉乃以外戚為非異姓，顏注之誤本此。沈欽韓曰：顏君云異姓婚姻也，案五者，姑姊妹女子子之家及婚媾之屬，禮之內宗外宗皆是，不當以異姓五當同姓一。顏雜用之，無覈實之思，故下云獨以舅后之家為親，是則有偏親之歎也矣。以師古注何武傳之誤而輒議翼奉此語，非也。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

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

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補注〕何焯曰。貢禹以前奉先帝之欲以太皇太后詔。故先帝園宮人得奉體。成紀永始四年。京師火災。歷降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去來奏封事時初元二年。已三十五年矣。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凡言其法云云者。下皆有爲字。衍祀作其法爲大水。與下爲大旱相應。是也。此大水上脫爲字。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補注〕宋祁曰。法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葉德輝曰。春秋襄公三十年。事公羊何休注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穀梁傳云。婦人以貞爲行。詳其事。賢伯姬也。左傳云。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五行志引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經傳及諸說不同。公羊傳無明文。則何休董仲舒所據。必公羊師說。故其義略同。劉向列女傳則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此從穀梁說。劉向與五行志異。由向先習穀梁故也。據此本公羊家說。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災字。引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災字。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

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始終。師古曰：閒，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與上有讀字。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補注〕宋祁曰：洽疑作給。錢大昭曰：閩本作給。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補注〕錢大昭曰：左疑當作右。閩、英德輝曰：建本、閩本作右。先謙曰：官本作右。前鄉崧高，後

介大河。師古曰鄭氏曰據、介隔也礙也。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補注〕先謙曰此處文義不順。當作建榮陽而入敖倉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蓋傳寫誤倒建與鍵同藏鑰名之曰鍵吳注建讀為鍵續志榮陽有敖亭劉昭注秦立為敖倉是榮陽敖倉即在一地此言徙都成周以榮陽之險固為鍵閉而入敖倉於內地故曰建榮陽而入敖倉天文志晉灼注扶將也釋名扶傅也傅近之也河東郡名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己亡為。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補注〕李慈銘曰賈誼上文帝疏曰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此言萬歲之後長為高宗古人無忌諱其後王莽奏尊元帝廟為高宗蓋即采奉議也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猶依舊都也〔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先醒篇君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僻乎易之哉亶居猶平居也文子道原篇作大學坦坦去身不遠是亶與坦通宋祁曰依舊居則不能改作故云難之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次下亦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

據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亂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逝我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飢膚青黃為菜色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與上有讀字。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補注〕先謙曰。萬分之一。謂國祚不永。不欲斥言之。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知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補注〕沈欽韓曰。此謂二年之四月。太陰左轉在丙子。淮南天文訓。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

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補注〕先謙曰。官本般作盤。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補注〕齊召南曰。案孺字誤也。據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此文張孺即張無故兩舉其字。當云張子儒。傳寫之訛。遂合兩字為孺字耳。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補注〕蘇輿曰。以洪範推五行。是今文家法。災異又其旁流耳。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補注〕先謙曰。事見方進傳。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在元延元年。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注與

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運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樞爲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補注)先謙曰。紫宮中有紫微大帝之坐。故名中宮。天極星卽北極五星之一。宋史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爲天樞。天樞卽天極。此所云紫宮極樞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四星后妃之屬。環以匡衞十五星。藩臣。總爲紫微垣。與人君宮垣列位綱紀消息相通。故曰通位帝紀也。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補注)先謙曰。南宮爲太微垣。孟注作宮。誤。據天文志太微廷中端門。左右掖門。晉書天文志。東藩有東太陽門。中華東門。東太陰門。西藩有西太陽門。中華西門。西太陰門。此書四門。特約舉之詞。非必指四掖也。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補注)劉敞曰。正當屈宿。何故紀數五經。蓋謂二十八舍。先謙曰。注就當作及。官本考證云。劉敞駁顏。其論甚合。但所云天文六緯名目。劉亦未嘗指實。姚鼐云。言天文宮爲人主所取法。由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次相向爲六。故人主當法之以舉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士耳。與經書讖緯何涉哉。先謙案。天文志太微廷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五帝者。晉志黃帝坐在太微中。四帝星夾黃帝坐。蓋卽五經。六緯者。六諸侯。天官書同。蓋漢世天文家旣知此。姚謂五經爲五經星。六緯爲十二次。上下文義不屬。疑非術道也。術士。有道之士。少微士大夫在太微星西。故以隸顯言之。

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言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翼爲羽翮。主遠客。張爲廚。主觴客。晉志翼二十二星。主外夷遠客負海之事。張六星。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故曰翼張舒布燭臨四海也。翼張皆星名。張注誤。其位皆近太微垣。故次晉之。

少微處士。爲比爲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爲太微輔佐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晉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其占明大黃潤。則賢士擧。不明反是。(案議郎博士諫大夫太中光祿大夫象此。)

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爲天帝廷。女宮則軒轅星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軒轅龍體。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南宮朱

眞儀。衡。軒轅爲權。太微爲衡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音弋二反。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孟康曰。顓。太微宮垣也。西垣爲上將。東垣爲上相。各非一面。面正天之朝事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晉志。東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第二星曰次相。第三星曰次將。第四星曰上將。西藩南第一星曰上將。第二星曰次將。第三星曰次相。第四星曰上相。案此皆面南正列於廷中。故曰專面正朝。非謂正天之朝事也。星經官名。故史記爲天官書。上相上將。又官之尊者。故以天官况之。受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諓諓。小善也。仡仡。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楊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爲晉襄公所襲。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諓音踐。仡音魚乙反。又音牛乞反。(補注)葉德輝曰。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釋文引馬本作諓諓。注云。諓諓。辭語截削省要也。說文戈部引周書。馬本蓋古文也。又訖訖勇夫。馬注云。訖訖。無所省録之貌。此作仡仡。字亦不同。蓋班固治夏侯尚書今文學也。公羊文十二年傳。惟諓諓善竫言。尤爲今文家之明證。先謙曰。官本注目作臣。上無音字。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員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自言前亦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詢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補注)何焯曰。秦誓孔子取之。故云德列王道。先謙曰。官本注。員作云。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

家。書曰。曆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補注〕先謙曰。赤黃四塞。卽謂建始元年黃霧四塞。五行志作雲氣赤黃四塞。此地氣大發。謂徵兆非謂地震地動見下也。動士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補注〕宋祁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沈欽韓曰。是類謀曰。蓍視无日。虹蜺煌煌。夜視无月。彗茀將將。案晉志彗體無光。傅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張謂與日月爭明非也。先謙曰。建始元年。星孛營室。流星貫紫宮。庶雄爲桀。〔補注〕先謙曰。庶雄。庶人之雄。爲桀。謂爲亂。此彗星之應。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補注〕先謙曰。鴻嘉元年。徒作昌陵。是動士竭民也。陽朔三年。潁川申屠聖自稱將軍。鴻嘉三年。廣漢鄭躬自稱山君。永始二年。尉氏樊竝。山陽蘇令等反。是庶雄爲桀也。城中訛言大水。犇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補注〕先謙曰。事見成紀建始三年。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涌音直用反。旁音蒲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涌兩音字。建始二年。北宮井水溢出。旁音步浪反。與傍通。闕。書仍出。則不止一次。顯祀寢不見。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摓其角而過之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有星守三淵。天下大

水。廣雅。天潢謂之三淵。開元占經引荊州占云。太白守天潢。洪水出。江決溢。若海魚出。宋史天文志天潢在鹹池東。又天文志云。積水在北戍東北。宋均月太白入東井。犯志並不載。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黑。爾無光也。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踰於君也。起風積雲。又錯㠯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縮、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補注〕宋祁曰。正文河字下疑有決字。先謙曰。不用其道。卽是決也。案成紀元延元年前山崩地震各二。河決東郡金隄。盛冬雷電。〔補注〕先謙曰。紀志不載。潛龍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補注〕先謙曰。成紀鴻嘉元年黃龍見眞定。永始二年詔云。龍見于東萊。繼㠯隕星流彗。〔補注〕先謙曰。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郡國皆言星隕。又永始二年星隕如雨。元延元年七月星孛東井。並見紀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補注〕先謙曰。開元占經引荊州占云。有星出。大而赤。出地二三丈。如月始出。是謂地維藏光。黃帝占云。出東北隅。天下大水。荊州占又云。四填星見四隅。皆為兵起其下。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自成帝卽位至元延元年二十一年。閒日蝕九次。天文志如淳注。凡氣食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此鄉卽抱也。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音之欲反。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補注〕宋祁曰。光字江南本作立字。先謙曰。精與晴同。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補注〕先謙曰。

後漢蜀爽傳李注。致猶盡也極也。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晉師於天士。天士。賢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晉字下當有

賞公養士四字。諸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師古曰。闒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謅古諂字。〔補注〕蘇輿曰。抱虛。謂懷挾虛僞無實意也。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補注〕宋祁曰。

闒字當改作闚。先謙曰。闒改爲闚。文義上下不貫。用猶以也。言以殘賊酷虐聞者。宋屬下讀誤。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趯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爲

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

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

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補注〕葉德輝曰。邪陰。據蕃本閩本作陰邪。先謙曰。官本作陰邪。案行事。考變易。

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注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於是遣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

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案公卿表。傅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閒者水出地動。日月失

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

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㠯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尊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師古曰、過、猶經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補注〕何焯曰、漢時待詔於玉堂殿唐時待詔於翰林院至宋以後翰林遂并蒙玉堂之號沈欽韓曰、續漢百官志玉堂署長官者爲之導待詔於其署耳比得召見亡㠯自效師古曰、比、頻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補注〕先謙曰、官本誠作時自㠯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留、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孝武紀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宿留遲待之意此宿留亦謂存其書於心以待後時之參驗也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㠯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縣象也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晷、景也故日將旦淸風發羣陰伏君㠯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㠯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㠯壹君就房有常節〔補注〕何焯曰、此亦古書相傳之語讀之皆有韻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各有云爲〔補注〕先謙曰、云猶所也諸葛豐傳未有云補言未有所補也爲音于僞反言各有

所應。隨時而見。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補注〕王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者。持之言則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服虔曰。謁、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有所畏難。〔補注〕先謙曰。畏不敢斷。難不敢絕。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猶惑也。〔補注〕宋祁曰。營猶惑之。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日占三引石氏曰。氣青赤曲向外。中有一橫。狀如帶鉤。名爲珥。如淳曰。日刺旧曰珥。珥決傷也。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愼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補注〕先謙曰。保阿乳三母也。保母見禮記內則。說文。娿、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史記倉公傳作阿母。蓋轉寫失眞。音存字變。景十三王傳贊引晉灼云。公言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阿雖女師。而教兼男女。凡幼小者隨事教之。並其職也。保阿本二母。後並爲統稱。丙吉傳。掖庭宮婢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是也。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補注〕先謙曰。良、甚也。貨財。官本作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孟康曰。日

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策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策得作。〔補注〕周壽昌曰、毛詩傳、伯兮策兮、策、特立也。君陰本伏於陽、而陽不能制之、故陰特出而得起也。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補注〕先謙曰、淮南主術篇注、執、制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皆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晷、萬里則總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總作摠、是。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補注〕沈欽韓曰、周官馮相氏注、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疏云、案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入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則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案此則弦為繩墨之義也。望成君德。〔補注〕先謙曰、月望合朔、總日而明、所以助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黃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黑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此言春夏南、秋冬北者、日行黃道、為中道、月行青赤白黑道、仍出入於黃道。其極遠者去黃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歷、行黃道之外曰陽歷、北為內、南為外。今與日同道、則是失節度而妄行矣。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補注〕先謙曰、上后猶言正后。入太微帝廷楊光輝。〔補注〕葉德輝曰、閩本楊作揚。先謙曰、官本作揚。犯上將近臣。〔補注〕先謙曰、近臣謂左右執法、將者三公九卿五諸侯之屬。列星皆失色、厭厭如

滅。鄭氏曰、服音默。杂之際。師古曰、音烏黠反。此爲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惡、勿得寵異、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五星占引荊州占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又引春秋緯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先謙曰、淮南天文訓、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元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爲鎮星。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爲帝、塡星爲女主也。〔補注〕先謙曰、晉志、歲星、人主之象也。天官書、塡星、女主象也。隋志、司天下女子之過。塡不避歲、下所謂塡歲相守也。奎婁西方之宿。相留猶言疑宿留之謂。宿脫上半故誤爲相耳。上文宿留顏音、卽其證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補注〕劉攽曰、營當作熒。先謙曰、官本作熒。據劉說所見是營也。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熒惑占七引黃帝占曰、熒惑入太微、天下有急兵。又引荊州占曰、熒惑入太微宮、爲天下旅。一日有兵。又引石氏曰、熒惑入紫微宮中、大臣有謀、兵起宮中。又引荊州占曰、熒惑入紫微、天下大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爲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蘇林曰、常占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爲後宮

之義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熒惑占二引郗萌曰熒惑入天門出復反天下大亂守反者事大又引郗萌曰熒惑以十月守心期六十日有爭王一曰當兵起又引郗萌曰熒惑入守尾天下成兵又引東宮候曰熒惑入尾後宮有憂一曰幸臣亂宮先謙曰晉志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廷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心爲明堂孟說誤元命包云尾九星爲後宮之場皆東方之宿官本注下常字作當是

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卷爲天庫〔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太白占八引郗萌曰太白入庫樓三日兵起光芒一日兵起西北方先謙曰天文志軫南衆星曰天庫晉志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一曰天庫兵甲之府也故下文云兵寇之應並非天庫孟說誤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軒轅黃龍體帝廷即上文太微帝廷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補注〕先謙曰言熒惑入心上明堂太白至房而分不入心是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也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驕揚貌〔補注〕宋祁曰注宋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補注〕先謙曰注擁當爲壅

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補注〕先謙曰天文志中端門左右掖門臣有不臣者〔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太白占七引帝覽嬉曰太白入太微而出端門臣不臣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南宮也金謂太白星也上堂入房星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南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先謙曰太白至房而分未上明堂也自熒惑厥弛至又主內亂皆引古占驗之詞不當泥視不吕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補注〕先謙曰天文志歲與填合則爲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非徵〔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細字誅放佞人防絕萌牙吕

盪滌濁濊。消散積惡。師古曰。濊與穢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補注】先謙曰。天文志晉灼注。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師古曰。茀與孛同。【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辰星占一引甘氏曰。辰星政緩則不出。急則不入。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辰星占一。引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又引海中占曰。辰星出四孟。為月食。出四季。彗星則生。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補注】王念孫曰。戚戚二字無注。案戚讀為蹙。蹙、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為戚速也。鄭注。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莊公十年公羊傳)蓋以操之為已戚矣。(今鄭注戚作蹙。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戚、徐倉歷反。李音蹙。今公羊傳作蹙。欲速則不遂。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補注】宋祁曰。來字疑作夾字。春三月。浙江本作春月。蘇輿曰。來事猶云後事。宋說誤。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補注】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張晏曰。逆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溫也。音於六反。【補注】蘇輿曰。書溼則非溫。顏注未諦。釋名釋

天、陰、蕤也。氣在內奧蕤也。釋言踖、諡、傻也。書奧傻也。此奧字與彼同義。言土氣陰溫賤文、奧、宛也。宛、厖蚧自覆也。氣覆在下是謂之奧。王襃傳注引張晏奧、幽也。義與此近。恐後有雷雹之變。〔補注〕葉德輝曰。雹凝於寒。故雹寒氣爲災。皆生於溼。故壅溼奧爲災。夫以喜怒賞罰。〔補注〕宋祁曰罰疑作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補注〕蘇輿曰效亦驗也。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首時篇水凍方固。后稷不種。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彖辭也。書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書授下以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繫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補注〕沈欽韓曰。呂氏春秋知士篇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韓非功名篇君若枹。臣若鼓。亦爲榮問岐伯語。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補注〕先謙曰若猶及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補注〕先謙曰。北方黑帝。其精爲玄武。七宿婺女其一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補注〕

先謙曰、官本、溺作湎、下同。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刃作仞。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爗爗、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叙、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補注〕蘇輿曰、上中下以地形言之。中謂中央、上下謂四方。下所云四方中央是也。揚泉物理論云、西北高、東南下。論衡云、地之埶下者有揚兗二州。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補注〕蘇輿曰、本朝猶朝廷。職器之節、器之推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淮南子繆稱訓、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大戴禮保傅篇、賢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蓋此義。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弘等不足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公上有以爲二字 弘。湯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尙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萬達賢材也。陵夷。謂頹替也。 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補注〕蘇輿曰。賈山傳亦有此二語。士作地。明作仁。 中人皆可使爲君子。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厲之。 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 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師古曰。顓與專同。 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工人代。故官曰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蓺。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就歸農業。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補注〕劉攽曰。衍一覆字。王念孫曰。案下覆字讀爲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覆猶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爲察。與上覆字異義。劉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宋一新曰。監本無下覆字。先謙曰。財留神。猶言少留神耳。蘇訓裁量非。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補注〕何焯曰。政當作正。執守也。先謙曰。政正字同。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

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司隸校尉。哀帝綏和二年復置。但爲司隸。此稱司隸校尉。不合。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補注〕宋祁曰。下得字可刪。劉攽曰。得道不得行。下得字衍。朱一新曰。監本無下得字。是。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作民人。先謙曰。官本作民人。哀帝

久寢疾。幾其有瘳。師古曰。幾讀曰冀。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補注)劉敞曰。當云制詔。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補注)蘇輿曰。詩既醉正義引洪範鄭注考終命云。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鄭意以楊五事之貌與壽對舉。段殆述本篇。引河閒獻王云。夫殺者國宗所以職昌。士女所以使好。亦取壽義。與鄭合。河閒傳古文學。則知鄭是古文說。元帝紀初元二年詔云。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五年詔又云。天不終命。五行志亦以考終命與凶短折同屬思心。蓋根伏傳為說。是今文義也。此以考為考正。以終命為運終受命。則今文異說。易緯乾鑿度。孔子執以七百六十為世軌者。堯以甲子受天元為推術。又云。入天元二百七十五歲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又言求日之法。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為甲。旁算亦為甲。以日次文之諸所推演。多合斯旨。蓋緯書亦今文家言。故得相通也。(陳氏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以此為小夏侯解詁。謂李尋鄭寬中為小夏侯之學。寬中授成帝尚書。案此詔是哀帝詔。陳以為成帝大誤)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補注)宋祁曰。連字一本作遊字。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陵夷。漸滅亡也。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興字。引宋祁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于字。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

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補注〕先謙曰：官本叅元將二字。）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誤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幾爲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補注〕宋祁曰：爲字當作謂。先謙曰：爲謂字同。）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雖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句下，是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補注〕先謙曰：毛當爲屯，見儒林傳。）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明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幽深下當有也字。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田終術見翟方進、王莽傳。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趙廣漢字子都。〔補注〕沈欽韓曰蜀貢舍誌儒趙子都明經擢甲科至郡博士。宋祁博謂見後漢書。今案奕不當名趙廣漢。案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謙曰今保定府博野縣西南。故屬河間。師古曰蠡吾縣本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師古曰敏、材識捷疾也。下、音胡稼反。擧茂材、平準令。〔補注〕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爲字。周壽昌曰續漢書平準令六百石。韋昭辯釋名云主平物價使相依準。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壙臧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補注〕宋祁曰注文方上字下當有解字。齊召南曰宋惠耗作斥上、亦作斥土。而張湯傳作方中。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宋祁云延斷本作及。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補注〕王文彬曰致、置也。謂置之於法。顏訓近迂。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人也。下有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九字引劉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爲是。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補注〕周壽昌曰。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姓。起居猶動定也。顏注泥。使吏告曰。若計知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補注〕宋祁云。原褚皆作原氏褚氏。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告言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補注〕宋一新曰。受記受太守誥誡也。張敞傳受記義同。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遣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爲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同。〔補注〕何焯曰。孟康曹魏時人。已有受密事筩。則廣漢此法歷代遵用。不至武后始行也。廣漢亦祖王溫舒。沈欽韓曰。說文。缿。受錢器也。古以瓦。今以竹。案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即缿也。周壽昌曰。案缿從缶。知是瓦爲之。蓋一器。工製如缿。而形狀似筩。可投書其中。令入不得出也。師古云或缿或筩。非是。先謙曰。官本注筩作筩。是。及得

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乂反，又音居謁反。〔補注〕宋祁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面相斥，疑作告而相斥。）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補注〕宋祁曰：景本有遣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遣字。鄙案：徵廣漢不當便云遣，若已云遣，下又書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爲長。楊伯時云：徵而遣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補注〕錢大昭曰：薦，猶藉也。尉薦，即慰藉。亦見韓延壽、匈奴傳。顏分尉薦爲二義，非。）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補注〕先謙曰：職謂入髮尊人曰掾，漢世遂爲常語，下文捕賊掾是也。）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補注〕錢大昭曰：小雅蓼蕭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毛傳：輸寫其心也。鄭箋：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僵作畺。）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按之罪立具，即時伏

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疑字下。疑有示字。先謙曰。鬼谷子飛箝篇。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是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嫺而箝之。案鉤者鉤取物也。距與致同。尙書。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史記距並作致。是其證。鉤距謂鉤而致之。義本明了。諸說皆非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也字。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至。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家將財物贖之。〔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劫質之。尤爲明證。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喩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衞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

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釣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補注〕宋祁曰。給字疑可刪。李慈銘曰。疑作調棺斂給葬具。觀注以棺斂爲文可知。王文彬曰。案給當從宋說。明涉上文給字而衍。李說亦未合。蓋皆以棺斂葬具並爲調辦。無煩以給別言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補注〕先謙曰。湖縣之都亭長。都猶總也。百官表有亭長。無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㠯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㠯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補注〕宋祁曰。浙本作獄史。先謙曰。百官表游徼徼循禁賊盜。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㠯爲自漢興㠯來治京兆者莫能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橋伯時曰。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治所云京兆在故城南尚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陰街北。犯法者從

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補注〕先謙曰，縱當作蹤。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

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微指，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度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補注〕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沈欽韓曰，鹽鐵論取下篇，公卿踧踖，且罷郡國榷酤，是關內仍榷酤也。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文子上義篇，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補注〕何焯曰，廣漢始欲以此自邀於霍氏耳，因帝善之而遂以為務，則殆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世吏，舊吏家子孫，謂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疑是者字。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謝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客字，引宋祁云，史越本作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致其罪也。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師古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吏，注同，引宋祁云，吏越作史。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

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刑法部序曰。漢有大獄。則令丞治其次。卽令就問。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為丞相。此事在七月。為相甫一月。先謙曰。官本考證。通鑑考異云。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師古曰。將酎祭宗廟而先齋戒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補注〕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恐字。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補注〕宋祁曰。突字新本無。先謙曰。荀紀有突字。通鑑無。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

家事。事下廷尉治罪。〔補注〕王念孫曰。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先謙曰。王說是。通鑑亦無罪字。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弟迺死。〔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丞相傳云。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脅迫丞相。案蕭望之傳。霍光薨。地節三年夏。望之上疏。拜爲謁者。歲中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是望之爲司直即在地節三年。趙廣漢以元康三年冬要斬。則望之已遷官。百官表。元康二年少府蕭望之爲左馮翊。是其去司直官久矣。作繁延壽者是。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補注〕先謙曰。時廷尉于定國。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補注〕宋祁曰。使得牧養。越本無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祐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書京兆尹彭城太守遂是廣漢死在元年。通鑑據書之。官表作二年誤。百姓追思。歌之至今。〔補注〕周壽昌曰。廣漢兄子貢。爲吏亦有能名。見薛宣傳。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

莫能當。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合陽侯梁喜。以平陽大夫告霍徵史。徵史子信等侯。蓋光後族滅。平陽諸霍。亦以反誅。而霍氏無遺種矣。及翁歸為市吏。〔補注〕周壽昌曰。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職儀曰。市令。周有司市。肆師。司市皆其任也。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補注〕宋祁曰。受餽下有遺字。注末也字可删。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吏字。引宋祁云。浙本作家居。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補注〕沈欽韓曰。案此後有相類者二事。北堂書鈔會稽典錄曰。上見天下郡郎。劃曰文左武右。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耶。對曰。有文有武。未知所知。又問何施。答曰。文為顏氏春秋。武為孫吳兵法。上擢拜大夫。又謝承書。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任所施用。功曹㠯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史。〔補注〕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便從歸府。〔補注〕王念孫曰。便當為使。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指矣。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㠯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補注〕齊召南曰。地理志。河東郡統縣二十四。自安邑至騏。可數也。此八字當是四字之譌。周壽昌曰。蓋元始時改除四縣入他郡。此宣帝時。猶二十八縣也。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

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齊綜宣帝時。地理綜元始時之數。故不能齊同。凡此可類推。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閎、姓也。音宏。〔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北下。後漢書橋元傳注。部猶領也。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補注〕宋祁曰。中字一作守。遷補都內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大司農屬官。舉廉。爲弘農都尉。〔補注〕先謙曰。都尉卽郡尉也。景帝時更名。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補注〕先謙曰。急名。謂縣令以嚴急稱者。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高、謂罪名之上者。發書上列矣。周壽昌云。高猶極也。下極者同。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周壽昌曰。漢以冬盡決囚。必於秋冬收取者。使不得展緩逃死。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

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師古曰、郯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眞、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補注〕先謙曰、胡注、職居諸吏之上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補注〕先謙曰、負翁歸罰不舉職。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爲伍、若今五保也。比音頻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保上五作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師古曰、類、猶率也。〔補注〕錢大昭曰、託、南監本閩本並作脫。先謙曰、官本作脫、是。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右扶風有掌畜令丞、顏注誤。使斫莝、師古曰、莝、斬芻、音千臥反。責以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爲功程。〔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呈與程同。鹽鐵論水旱篇、有司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中程、輒笞督、師古曰、督、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斫莝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莝、故因以莝刃自剄而死者。或謂爲斧、或云鈇鉞、皆失之也。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師古曰、著最則殿之。

無有遺失。故爲最也。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嗛退。不吕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爲謙字。〔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嗛、口有所銜也。借爲謙字。易釋文。謙子夏作嗛。云。嗛、謙也。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吕求賢爲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吕奉祭祠。〔補注〕先謙曰。官本祭上有其字。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補注〕齊召南曰。據表。岑字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爲執金吾。元延元年爲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吕得失。時魏相吕文學對策。吕爲賞罰所吕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

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爲喩也。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構、結也。一切以爲聰明。〔補注〕王文彬曰。發書以爲耳目。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補注〕周壽昌曰。官、即官舍也。後書明帝紀。永平十年。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校官二字與此同。猶言學舍之諸生弟子也。不作官職解。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爲之。象眞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於市之道上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注。象人曰偶。木土像亦曰偶。本書郊祀志。木寓龍。史記封禪書作木禺龍。偶一作寓。蓋以來謂爲寓車寓馬。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

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㠯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補注）先謙曰：胡注：爭讀曰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宮。考證云：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然，諸本宜改耳。周壽昌云：學官亦謂學舍。漢學校立官肇自董仲舒，見仲舒傳，謂京師學校也。郡縣立學官始文翁，見文翁傳。春秋鄉社，（補注）先謙曰：官本社作射，是。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補注）先謙曰：胡注：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㠯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相率㠯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仟佰有非常，（補注）先謙曰：仟佰，乃阡陌借字也。官本正作阡陌。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箠音止蘂反。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㠯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延壽嘗出，

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知父之兼敬愛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入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補注〕王念孫曰。待讀為持。（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持用此門卒為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譔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持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持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高陵縣屬左馮翊

首縣、而非其治所。趙廣漢傳、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故曰行縣至高陵也。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賢長吏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先謙案、百官志、嗇夫職聽訟、三老掌教化。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以繫待罪。〔補注〕宋祁曰、自字疑作同字。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以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補注〕先謙曰、尉薦猶尉藉。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補注〕先謙曰、歙與翕同。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望之之後、尙有左馮翊疆一人、非卽以延壽代也。望之由馮翊遷大鴻臚、又二年而拜御史大夫、其時延壽亦爲左馮翊矣。傳所書未核。侍謁者福、〔補注〕先謙曰、

百官表有謁者。無侍謁者。續志後漢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掌殿上時節威儀。疑侍上脫常字。蓋其名也。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東郡。〔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事字。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顏注。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補注〕何焯曰。嚴延年傳張晏注。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郡都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補注〕沈欽韓曰。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鸞雀立衡。延壽衣黃紈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紈作直領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李奇曰。總、著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緹繒飾鑣轄也。建、立也。幢、旌幢也。棨、戟也。師古曰。轄、路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繒為之。幢音大江反。棨音啓。〔補注〕沈欽韓曰。輿服志。乘輿金鑁方釳。插翟尾。鑁。馬頭金鑁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鬣前。案總即鑁也。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職反。〔補注〕宋祁曰。注文今字下疑有纛字。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

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補注)沈欽韓曰。宋禮儀志。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樓上有翔鸞棲鳥。並爲鳥形獸車。未詳。或樂人所戲。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棨戟、殳之遺。保前驅之器。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補注)王念孫曰。通鑑漢紀十九亦作千人。案既云旁轂。則不得有千人之多。千人、當依漢紀作十人。先謙曰。續志。大將軍部下有軍假司馬。此當讀部字爲句。馮奉世傳如淳注引漢注云。邊郡置部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百官表。中尉有候司馬千人。西域都護下有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屬國都尉下有丞候千人。此千人皆官名。王說誤。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咷音滌濯之滌。師古曰。咷音它釣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韊羅後。師古曰。韊、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如淳曰。籣、盛弩箭籠也。師古曰。鞮鞪、即兜鍪也。籣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鞮音丁奚反。鞪音莫侯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盜驂、解驂馬。御者不見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弄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弄馬盜驂。則桑駿公孫敖爲之。象百戲之始。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鐔音淫。又音尋。(補注)錢大昕曰。說文云。鐔、劍鼻也。案鐔又稱之劍口。顏云劍喉。義並同。因其有孔。總受諸名。先謙曰。胡注。漢制尚方主作御刀劍。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賃也。繇讀與徭同。(補注)宋祁曰。繇字下疑有役字。王念孫曰。使當爲役。役、古文作伇。與使形近而誤。漢紀作私假徭役吏民。是其證。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補注〕沈欽韓曰。左馮翊治長安。有罪不就戮長安市。而至右扶風所屬渭城。不可曉。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秩次於三老。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太僕有兩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爲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

帝。丞崩無嗣。師古曰、丞、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補注〕先謙曰。上事謂上封事。百官表。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簿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補注〕錢大昭曰。地節三年五月親事。先謙曰。敞奏賀行事不足畏。詳賀傳。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疇其庸。引宋祁曰。疇其庸。浙本作疇其邑。邵本作官爵。案宜絕。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先謙案通鑑作疇其庸。漢紀作疇其官位。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

季氏顓魯。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補注〕蘇輿曰：迹猶推尋也，顏訓非。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補注〕先謙曰：胡注，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補注〕先謙曰：通鑑隆下有盛字。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朓音它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褎寵故大將軍吕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衞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吕列侯為天子師。〔補注〕先謙曰：官朝臣宜如此。官本弟作第。明詔吕恩不聽，羣臣吕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吕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稱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吕出，〔補注〕先謙曰：吕已同。人情不相遠，吕臣心度之，大司馬得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補注〕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先謙曰：荀紀、通鑑皆作危。

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値。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爲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師古曰。亹亹猶勉強也。舍息也。亹音尾。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已上。〔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師古曰。訖、盡也。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頻不孰也。盜賊並起。至攻官寺。〔補注〕先謙曰。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後書光武紀注引風俗通云。官府所止皆曰寺也。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

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補注〕周壽昌曰。淮南衡山王傳大王諸欲救世。顏注。業。業也。一曰。始爲端緒。業與緒互相訓。此言事有端緒也。蘇輿曰。即猶若也（見西南夷傳注）言事若有端緒便條奏也。本書言即訓若者。如孫寶傳即度稱季而建它求。言若度稱季而建它事也。趙充國傳兵即分出。言兵若分出也。又云虜即藉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言虜若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也。王尊傳即不知事。言若不知事也。陳萬年傳即各欲求索自快。言若各欲求索自快也。又云即宗子公力。言若宗子公力也。酷吏傳即有邅。言若有邅也。又云。即無勢。言若無勢也。此類甚多。顏並失注（經傳中亦多訓若。詳王氏釋詞） 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補注〕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 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師古曰。懲。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罰作罪。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補注〕劉攽曰。下言上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 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師古曰。歙音翕。 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陽式涉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雖告篇。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然則葉陽是華陽之譌。衡作繆公。又非。先謙曰。式上局官本作音。是。 楚嚴

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惛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師古曰。耆讀曰嗜。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軿。衣車也。輜音甾。又音楚疑反。軿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補注〕沈欽韓曰。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進退則鳴玉佩。〔補注〕王念孫曰。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鳴佩玉。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保傅篇同）鄭箋大傳云。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斂其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裳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綢繆之纏。所以自結固也。綢音直留反。繆音一虬反。〔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四。齊孝孟姬曰。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詩傳。綢繆猶纏綿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補注〕王念孫曰。縱欲當爲縱恣。縱恣二字。卽指田獵言之。徐樂傳。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爲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誤爲慾。又譌爲欲耳。漢紀正作縱恣。王文彬曰。少以猶言微以。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補注〕宋祁曰。臣字可刪。先謙曰。漢紀下臣作臣下。臣敞幸甚。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

〔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在神爵元年。

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頻也。更，歷也。音工衡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廣漢後惟[illegible]守兆尹彭城太守遣及霸，此云數人，蓋表有脫漏。）京師寖廢。（師古曰，寖，漸也。）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溫，厚，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補注〕沈欽韓曰，韓非難使編重厚自鞏謂之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貰，緩也。把，執持也。音步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于官府。）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署願權補吏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壹。）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里之門也。）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補注〕先謙曰，百餘發，猶言百餘次，重則致法，輕則行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從木也。）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貰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能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二十引漢書曰，（誤引）張敞為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臧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遣賊子詣敞自陳，願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效吏，裁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廣二尺，價值五百，由此得

不死。蘇輿曰、有足大者、猶言有足多者。晉專以誥法言、非。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補注〕周壽昌曰、敞蓋治左氏春秋。前封事所引公子季友、晉趙衰、齊田完等事、皆與左傳合。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羊反。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爲眞。〔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京兆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案走馬則舍駕而騎。趙爽、晉鮑宣俱以舍法駕被劾、於此見其無威儀。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卽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補注〕王鳴盛曰、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扇、竹升紙身者、卽此遺製。先謙曰、官本注車作扇、是。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蘇林曰、憮音撫。師古曰、本以好媚爲稱、何預於大乎。蘇音是。〔補注〕宋祁曰、憮音嫵、媚之嫵、嫵音舞。沈欽韓曰、方言、憮、愛也。韓詩曰、憮（釋詁作煤）。釋詁、憮、大也。此應所本。廣雅、嫵媚、好也。孟云、媚好爲詡畜、畜卽嫿也。關熙爲媌、方言作盱。郭云、舉眼

也。依本字。當如愛訓。畢氏部謂視僞光之意。故爲媚好。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

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補注〕宋祁曰。或無終字。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補注〕先謙曰。武帝更行人爲大行。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補注〕先謙曰。甘露元年。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而敞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皆赦。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挐。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補注〕先謙曰。卒字疑衍。官本作賊。據注本作賊。下文作賊捕掾不誤。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補注〕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爲後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補注〕先謙曰。胡注。罪不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舜當出死。〔補注〕宋祁曰。當添爲舜臨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補注〕先謙曰。胡注。主簿處郡閣下。主文簿。因以名官。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詔延命乎。〔補注〕周壽昌曰。

敖罪舜所恃。冬月未盡。纔數日。至春則不行刑。令冬月已盡。敖果得延命乎。自關五日京兆之尙有權以罪詰舜也。顏注失語氣。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舜家載尸幷編敘敎。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爲輕小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面反。〔補注〕周壽昌曰。敞本罪爲賊殺不辜。當從重比坐楊惲事。僅免爲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遽主法者輕之。令自伺輕罪一事。得薄罰以免也。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補注〕先謙曰。下爲公卿所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𢿢、故也。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數起、言賊多也。先謙案。官本注在弛下。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補注〕先謙曰。胡注。治行裝而隨使者也。詣公車上書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詣公車上書。引宋祁曰。當添爲上書謝曰。錢大昭云。當作詣公車上書。蘐與云百官表。衞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掌天下上事。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補注〕宋祁曰。當作京兆尹。先謙曰。胡注。西都之制。爲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瘝曠之罪。故謂居職爲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臣有章劾

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爲符教也。 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化。先謙曰、通鑑與一本同。 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 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補注〕先謙曰、廣川王海陽也。詳景十三王傳。後廢徙房陵。 吏逐捕窮窘。縱迹皆入王宮。〔補注〕周壽昌曰、縱、即蹤。先謙曰、官本縱作蹤。 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爲兩也。 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棼也。師古曰、重棼、即今之廡舍也。一邊虛爲兩夏者也。轑音老。棼音扶分反。〔補注〕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字。沈欽韓曰、說文、橑、椽也。又棼、複屋棟也。孔晁作雜注、重廡、累屋也。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 敞傳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敞自監臨吏而捕之。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補注〕宋祁曰、當作徙守太原。 滿歲爲眞。太原郡清。〔補注〕宋祁曰、當作郡清靜。周壽昌曰、案北堂書鈔引典錄曰、張敞爲太原太守。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爲質。敞聞之。自往詣劫所。曉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賊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劾。詔復其冠履如故。先謙曰、朱博傳郡中清。嚴延年傳郡中正清。

趙廣漢傳。京兆政清。與太原郡清句例同。宋說非。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補注〕先謙曰。朋見劉向蕭望之傳。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補注〕先謙曰。敞事又見郊祀志蕭望之黃霸朱邑傳。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補注〕先謙曰。王定國也。孝王武之元孫。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蘇林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爲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纚即今方目紗也。纚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補注〕李慈銘曰。一角上宜疊解廌二字。解廌今作獬豸。獬俗字。豸借字。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遝遝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補注〕先謙曰。辨與辦同。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補注〕何焯曰。竦事詳莽傳及游俠傳杜鄴傳。竦死。敞無後。〔補注〕周壽昌曰。竦從兄稱爲

安衆侯劉崇相從，崇起兵誅莽，兵敗，死之。實敞孫也，宜附傳末。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補注〕宋祁曰，當作少孤，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爲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淳化本無史字。予案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補注〕錢大昭曰，據志在海陽縣。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如淳曰，本西虢也，屬右扶風。〔補注〕先謙曰，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五十里。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補注〕先謙曰，槐里、美陽並扶風縣。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十里。美陽今乾州武功縣西南。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補注〕沈欽韓曰，前妻之子也。列女傳魏芒慈母曰，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頌曰，慈惠仁義，扶養假子。晉書閻纘傳，宗門無祐，三世假親。宋褆自言繼母也。武梁畫像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與此假子對也。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補注〕宋祁曰，妒當改作妬。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

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補注〕周壽昌曰。漢制。春不行刑。此以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卽令律之決不待時也。先謙曰。景紀顏注。磔謂張其尸也。此謂懸而張之。與磔相似。故亦曰縣磔。非謂張尸下乃尋射殺也。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補注〕劉攽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美陽。虢字是邪氏說。齊召南曰。案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攽及炎武並疑虢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自有虢縣也。據地理志。雍、虢、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雍縣卽今鳳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虢。道里甚明。何乃疑爲之虢國東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弘農郡。因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何焯曰。尊已轉守槐里。不爲虢令。周壽昌曰。槐里爲守。美陽爲兼。仍實任虢縣。未他徙。齊說是也。以高弟擢爲安定太守。〔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補注〕錢大昕曰。君謂令長。卿謂丞尉。應劭漢官云。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爲治者也。明愼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補注〕周壽昌曰。後世謂無才爲不中用。本此。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

不可以致千里。〔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則字。 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閫、門橛也。音魚列反。 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補注〕宋祁曰。當作以賢爲上。 毋以富買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軌、不修法制也。 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補注〕蘇輿曰。言適足以致死也。 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定法篇。主法令之吏。名爲尺六寸之符。漢舊儀。夜漏起。宮中宮城門擊五百官直符行衞士周廬擊與此直符同。 丞戒之戒之。〔補注〕宋祁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 相隨入獄矣。師古曰。謂丞教戒張輔。令其服罪。故以此言探敕之。〔補注〕朱一新曰。此特教丞令當鞫成。否則隨輔入獄矣。顏注迂曲。 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爲校尉主轉運。而屬護羌將軍。 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 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 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補注〕宋祁曰。刊誤改媚作郿。先謙曰。郿不能音郿。當作眉。 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郲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郲、山名也。師古曰。郲音來。〔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邛郲山、在縣西南。地理志作邛來山。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寬中見儒林傳。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補注〕先謙曰。宣帝子宇也。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頻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補注〕宋祁曰。庭當作廷。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補注〕先謙曰。此以諷尊不致詔而遽歸。故下尊云云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補注〕沈欽韓曰。隋書音樂志。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御覽五百八十二劉璵定軍禮曰。昔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人爲雷門以禦人。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先謙曰。會稽、洛陽。相距絕遠。顏引流俗妄談。不爲典要。蛇門之鬧。亦微近虛誕也。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

嗚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敎不得。〔補注〕先謙曰。言尊有敎敕。不得復如前。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旨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孤、特也。安、焉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蘇輿曰。顧猶特也。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詒為好詐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傳。祁彌明呼趙盾曰。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王情得。師古曰。情得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謁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奏尊上。是也。太后事詳宣元六王傳。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恐。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譚字仲叔。琅邪人。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補注〕先謙曰。百官

奏業盎太后與馬不常置。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事見虞書咎繇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皆奏行罰。（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閩本作白。先謙曰、官本作白是。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補注）宋祁曰、越本義下有也字。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衞士。如淳曰、諸衞士更番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補注）先謙曰、據志、猶饗罷衞士儀。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蒲賞也。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讀曰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補注）先謙曰、看東鄉非禮、論語鄉黨篇席不正不坐、與此義同。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補注）宋祁曰、浙本作相比詐。又注文添比比周也。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

爵秩之位。(補注)吳仁傑曰：案覲禮，諸侯朝於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爲後也。旣以東鄉爲上，西鄉爲下，則尙右，故漢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爲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尙右，而夷狄尙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蓋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鄭康成曰：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蓋尊者南鄉，則其下以西面者爲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者爲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爲禮，而其坐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烏知禮意哉。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補注)宋祁曰：行臨到當作行臨時。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補注)何焯曰：此二事幷皆失輕重，故御史丞得以爲飾成小過也。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迺下御史丞問狀。(補注)宋祁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勃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補注)王先愼曰：說文無傰字，當作倗，倗，輔也，讀若陪位，與晉音會。明古本作傰，廣韻十七登傰姓也，引此傳正作傰。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補注)周壽昌曰：據後公乘興上書，知爲步兵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補注)錢大昭曰：漢奉世傳云今發三輔、河東、恆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

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補注〕宋祁曰。賢字下有行字。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補注〕宋祁曰。一本作盜賊清靜。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守京輔都尉王尊為京兆尹。二年免。河平二年。書楚相齊宋登為京兆尹。是尊任止二歲。此云凡三歲。蓋總行事時數之。故下文亦云三期之間也。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給諸府字下。有府有史。故言佐也七字。先謙曰。哀帝時。但為司隸。此在成帝時。司隸下亦當有校尉二字。官本注末無也字。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倘稱矣。治音直吏反。〔補注〕何焯曰。治所。即謂司隸治所。非使人尊稱。沈欽韓曰。宋書劉式之傳。為宜城淮南二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覈。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案此。則治所正謂使人。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補注〕先謙曰。司隸有督察姦邪之責。故詔書下之。其時司隸已罷兵去節。因以詔書白尊發吏。而尊復以無京兆文也。以上遇使者無禮事。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非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補注〕先謙曰。此下至歸舍。賜所自言。吏不致捕而尊遣奔飭詞。故御史以外為大言劾之。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

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補注〕宋祁曰中、諸本皆改作忠。謂張忠也。先謙曰。暴虐新殺千人以上。外爲大言。倨嫚姍嫚。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補注〕錢大昭曰。嫚、南監本閩本作上。先謙曰。官本作上。是。無注謫誹也三字。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先。〔補注〕錢大昭曰。先當作免。先謙曰。官本作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補注〕先謙曰。在今陝州閿鄉縣東。任據三老。爵爲公乘。興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補注〕劉攽曰。日當作曰。著字衍。劉敞說同。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故爲卿也。卽前京兆尹王昌貶爲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遵當爲尊。內當爲南。羣盜寖強。吏氣傷沮。師古曰。寖、漸也。沮、壞也。音才汝反。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補注〕先謙曰。先徵至問其方略。寬中。師上鄭寬中。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

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翦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補注〕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箭張禁。予案注意，正文當依校本作箭。張禁注中悉作箭，乃安。朱一新曰：西、西市賈也。東市賈萬城，監本作萬城，是。先謙曰：詳游俠傳。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補注〕宋祁曰：今越本無討字。先謙曰：官本無十字，是也。不能至二十年之久。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懌。說讀曰悅。〔補注〕宋祁曰：正文與注，釋當作懌。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補注〕宋祁曰：當作皆前世所稀有。名將所不及。〔補注〕先謙曰：此將謂郡將也。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補注〕宋祁曰：一本改承作以。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言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曰滔，漫也。〔補注〕宋祁曰：浙本作慚。鄭注云：龔，遂也。王念孫曰：浙本是也。說文：龔，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龔。古文尚書靜譖庸龔[illegible]（見羣經音辨）。馬注：龔，違行也（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尚書改龔為違，故又改注文耳。蘇輿曰：顏既以漫釋滔矣，一說雖有異，或是慢字。毛詩蕩傳：滔，慢也。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補注〕宋祁曰：浙本作出於御史。先謙曰：所以，謂得罪之由。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前惡，心不信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七十三引六韜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先謙曰：官本注前惡作惡前，是。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

辭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師古曰、捽、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補注〕宋祁曰、剄、一本作刺。輔以故深怨疾壽。欲傷害壽。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其畫此議也。傅讀曰附。附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爲字。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工莧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吳起傳公叔害吳起、呂覽爲王錯所譖。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壽。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補注〕宋祁曰、浙本作討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着職修。〔補注〕錢大昭曰、着當作著。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著。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補注〕宋祁曰、江浙本只作誠國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補注〕先謙曰、官本仇作讎。引宋祁曰、一作仇人之手。先謙案通鑑亦作仇。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補注〕宋祁曰、當作罪被共工之大惡。劉奉世曰、猶戲弄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也。無所陳怨愬

罪。〔補注〕先謙曰、通鑑怨作冤。尊㠯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㠯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補注〕宋祁曰、注文當添作期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補注〕宋祁曰、違、當依前注改作回。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補注〕宋祁曰、一作若當獲選舉之辜。先謙曰、胡注、任、保也。漢法、選舉而其人不稱者、與同罪。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補注〕先謙曰、言若不如所奏。飾文深詆、㠯愬無罪、師古曰、詆、毀也。亦宜有誅、㠯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懲、創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俗作路、是、創訛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㠯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㠯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

爭叩頭救止尊。〔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尊字。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補注〕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下文謂曰。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河水注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作尊立不動。漢紀同。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補注〕宋祁曰。浙本英作芙。先謙曰。官本考證地理志東郡有白馬縣。今滑縣也。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補注〕宋一新曰。公卿表失載。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代者齊宋登。臣東萊都尉。章任在河平四年。時帝

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補注〕沈欽韓曰：晉書劉寔作牛衣，賣以自給，亦作烏衣，義同也。魏志鄧艾身被烏衣，隋五行志北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程大昌演繁露云：牛衣，編草使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案南齊書張融傳，融悉脫衣以為牌，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之，被牛背。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卬讀曰仰，但頭為健。〔補注〕宋祁曰：卬音昂為是。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補注〕宋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補注〕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倒書之。宋祁曰：可十二，猶言約十二，不煩曲解，當存之。沈欽韓曰：案列女傳無可字。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補注〕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周壽昌曰：我君猶言我家君，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明日問之，

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補注〕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師古曰。衎衎、彊敏之貌也。音口翰反。 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補注〕先謙曰。敞傳云。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贊卽指此而言。則縱赦當爲縱舍。赦舍音近而譌。它文亦但有縱舍。無縱赦也。 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師古曰。媠、古惰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媠、美也。廣雅以爲好也。非古惰字。 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 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三十七）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illegible]書補注

[illegible]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盍反。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衞也。劾奏衞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通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師古曰：不以實也。左遷爲衞司馬。蘇林曰：如今衞士令也。臣瓚曰：漢注有衞屯司馬。〔補注〕先謙曰：衞屯司馬亦作屯衞司馬。百官表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屬有諸屯衞候司馬二十二官。屯衞候司馬者，謂衞候、衞司馬也。衞候見馮奉世傳，衞司馬亦見元紀谷永鄭吉傳。屯兵爲衞，故又稱屯衞司馬。馮逡傳爲長樂屯衞司馬，以屯衞並言，是其證。百官[illegible]有衞士令，蘇說誤也。先是時，衞司馬在部，見衞尉拜謁，常爲衞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徭同。〔補注〕王文彬曰：衞官謂衞尉官[illegible]衞官同。親下衞尉，私使寬饒出[illegible]衞官非指衞尉屬官也。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衞者。蘇林曰：衞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衞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

反。〔補注〕劉攽曰。案此文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衛尉。沈欽韓曰。案衛司馬於衛尉。部曲也。亦猶三署郎見光祿勳。執版拜。不當僅揖。疑上文見衛尉拜。錯脫官屬二字。先謙曰。下云候司馬不拜。則見衛尉亦不拜矣。舊令如此。不當以意比例。沈說非。上言見衛尉拜。此云揖官屬。於文不備。劉說近之。案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此云官屬以下行衛者。並專指衛士令丞言之。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補注〕許慶元曰。文說非也。並上謁辭關白耳。尚書主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報單是也。上奏辭。卽上謁辭也。往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先謙曰。衛者當出。則報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尚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補注〕先謙曰。固司馬以及候。皆不敢私使。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爲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補注〕周壽昌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若今之宿衛屋矣。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補注〕沈欽韓曰。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褋。古謂之深衣。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補注〕先謙曰。漢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畱。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共讀曰供。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目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傜同。傜役及爲使而來者。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司隸校尉二千石。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詘也。撓讀曰橈。許伯自酌曰：盍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補注〕宋祁曰：笑或作咲。錢大昕曰：史家敘事之詞，當稱人名，此傳稱魏相爲魏侯，鄭崇傳稱貢禹爲貢公，司馬相如傳或稱長卿，儒林傳或稱丁寬爲丁將軍，費直爲費公，召信臣傳末云九江以召父，皆援引舊文，未及刊正。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卑下之，謂自謙降。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師古曰：沐猴，獼猴。〔補注〕沈欽韓曰：樂記：優侏儒獶雜子女。鄭云：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正義引漢書此事。先謙曰：官本獼作彌。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卬讀曰仰。〔補注〕宋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補注〕先謙曰：言忽然而更易。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補注〕先謙曰：寬饒視屋而言，此謂屋也。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

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補注〕錢大昭曰。少府列於九卿。故長信少府亦稱列卿。然其名不列於表。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補注〕沈欽韓曰。如淳云。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寬饒以貧故。不能雇人。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師古曰。人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干。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補注〕宋祁曰。庸疑是庶字。浙本作庶。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禦善者也。〔補注〕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禦於人。爾雅云。王念孫曰。禦亦彊也。說詳經義述聞。書是彊梁下。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補注〕宋祁曰。循一作修。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

拂天子。師古曰：厓，正也。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聽之語，目摩切左右。非所目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目飾君之辯。〔補注〕先謙曰：飾，謂增成之。文足目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師古曰：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目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橈也。挺，音吐鼎反。〔補注〕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該。宋祁曰：注文遇時字疑是則字。大雅云：既明且哲，目保其身。師古曰：烝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目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補注〕先謙曰：裁與財同，財者少也。詳賈誼傳。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寖，漸也。目刑餘爲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目法律爲詩書。師古曰：言目行法成教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行作刑，是。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三引韓詩外傳，有此語，下云：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案山海經，顓頊有太子長琴；呂覽，殷太史據法爭紂爲太子；後儒但據二十八篇之書，以爲古無太子耳。）說苑至公篇，博士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繼，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後世官家之稱本此。（文選干令升晉紀

執論云：至乃爲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禪官之語。注家某錯誤。書曰：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案當有禪官天子，世俗之議亦本於此。）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補注）錢大昭曰：執金吾據公卿表名廣意。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師古曰：禪，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補注）劉攽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周壽昌曰：劉說是。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俞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吳曾能改齋漫錄以此語爲是，采藜藿者不必於山。）國有賢者，折衝千里。（淮南說山訓襲之。）鹽鐵論引作春秋曰云云，知此語由來已久。范蔚宗孔融傳贊引此傳，並就事論事耳。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何焯曰：屬當讀之欲反，謂屬託也。應說是，以下文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之語求之自見。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讐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

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補注〕沈欽韓曰。吳志注。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司隸校尉秩二千石。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師古曰。卒讀曰猝。德無以報厚。〔補注〕錢大昭曰。當作無以報厚德。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不誤。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率職務。空食祿耳。〔補注〕

先謙曰、官本來作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補注〕宋祁曰、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御。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令堯賜臣璽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免處中和。〔補注〕宋祁曰、免、越本作勉。劉攽曰、免當作勉。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師古曰、懣音滿。〔補注〕先謙曰、請間暇對也。唯陛下裁幸。〔補注〕王念孫曰、裁猶少也。裁財通用。佞幸傳唯陛下哀憐財幸義同。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爲其尙少、己且攝位而卒爲

（桓公所殺。〔補注〕宋祁曰、注文爲桓公所殺、一本無公字。）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衞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叔武弟下疑有弟字。）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卽是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補注〕沈欽韓曰、文選傅長虞詩進則無云補、本此。）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補注〕先謙曰、沮亦塞意。顏訓壞未安。）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爲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補注〕先謙曰、事詳劉向傳。）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隷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補注〕宋祁曰、修疑作循。）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

免爲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閒宗室也。（〔補注〕錢大昕曰，輔蓋河閒獻王之裔，故稱宗室，然於史家書法之例未合，當云河閒人也，以宗室爲襄賁令。先謙曰，官本室下有人字。）舉孝廉，爲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補注〕先謙曰，在今沂州府蘭山縣西南百二十里。）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補注〕沈欽韓曰，漢紀有王仁上疏，大旨與輔同。）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閒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

也。(補注)先謙曰。一說是。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補注)周壽昌曰。谷永傳云。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憯於炮格。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今補正以驗趙氏繫此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補注)劉奉世曰。案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爲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錢大昕曰。漢書稱中朝官或稱中朝者。其文非一。嘗孟康此注。最爲分明。蕭望之傳。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龔勝傳又有司隸鮑宣。)光祿大夫非內朝官。而孔光獨得與議者。加給事中故也。此傳太中大夫谷永。亦以給事中故。得與朝者之列。則給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舉。不能遺漏矣。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最爲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將軍兼領光祿勳。而楊惲爲光祿勳。亦加諸吏。故其與孫會宗書。自稱與聞政事也。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之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父偃輩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其秩尚卑。衛青、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職事。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將軍。在內朝預聞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者。皆自託爲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明言之。讀者可推驗而得也。又攷趙綏侍父之封侯。在永始二年四月。則劉輔繫掖庭獄。亦當在是時。而公卿表。慶忌爲左將軍。師丹爲光祿勳。皆在三年。廉褒爲右將軍。則在四年。谷永爲太中大夫。依本傳推校。亦當在三年。此傳所書諸人官位。俱爲乖舛。周壽昌曰。段會宗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而褒無傳。百官表。成帝永始四年。執金吾廉褒爲右將軍。五年免。西域傳云。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繒三百匹。當在建始年中爲執金吾以前。其可見者。惟此上書列名。及孔光傳

議立定陶王兩事。卒坐謫于是。王立事。見馮唐人。從又起用事。王莽。雖見莽傳。子聚丹。其後人聚范後書有傳。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當作使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僁。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僁。古諐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補注〕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浙本無。獨觸忌諱。不足深過。〔補注〕先謙曰。過。責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與字。引宋祁曰。衆共之衆字上疑有與字。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犨。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目為鳴犢、竇犨。蓋鐸犨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指作止。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

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喻作諭。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人皆懼也。精銳銷耎。蘇林曰、耎、弱也。師古曰、音乃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耎字。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少府屬有考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輔獄在成帝時、此共工蓋仍曰考工爲是。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爲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補注〕周壽昌曰、貢禹稱貢公、蕭育傳亦如此。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

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傅晏也。高武侯傅喜也。〔補注〕周壽昌曰：喜為大司馬，故曰以三公封。因緣二字始此，六朝造譯佛經者沿用之。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補注〕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補注〕沈欽韓曰：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注：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案君者法天，失君道為逆陽。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極凶短折。注：殖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案土位陰，逆土性為逆陰。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變，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早作早，是。無也字。此皆犯陰之害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案，謂之擬。考工記玉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注：案，玉飾案也。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詔書案者，承受詔書之案。吳志：孫權拔佩刀斫前奏案。古者進食奏事，俱別設案。李說是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師古曰：顓與專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

目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
據心無已也呼昊天者謙己至誠也皞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師古曰殊異也恧愧也音女六反。侍中
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補注〕宋祁曰產字下疑有弟字。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
〔補注〕錢大昕曰哀紀建平四年二月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爲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此詔稱皇太太后史家追改。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哀侯。崇又以
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讇。
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
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師古曰鄢音偃。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補注〕周壽昌曰忠爲御史大夫在建始四年。欲
令授子經。更爲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偫。師古曰儲偫謂儲備器物也偫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

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目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目寶爲適可爲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目爲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爲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師古曰擅放羣盜賊。故云矯制也。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爲亂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制下也作由。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商微縱故也。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

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爲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爲草田。占云新自墾。）上書願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愛其田而準償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衞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補注）王念孫曰。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俗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二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書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刪）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

部中。初學記談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曰字。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卬讀曰仰。猶仰前面對也。賓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賓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貍。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賓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衞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賓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免商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賓。賓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賓。故賓窮。無以復應文。文怪賓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閉也。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謗也。卽度穉季而隨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補注〕周壽昌曰。度、越也。言越過穉季而治他事。蕭望之傳。度行積思。注亦訓度爲越也。本傳上亦云。度立而用櫬。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賓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謂與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其意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師古曰。睚音涯。眥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眥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

分、音胡間反。直讀曰値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顚爲顚倒、直爲値遇、皆非也。顚、猶特也。（凡漢書中顚字在句首者、如張耳陳餘傳、顚其勢初定、顚爲王實不反、韓信傳、顚王旋安決、顚諸君幸察耳、顚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爲特、師古皆訓爲念、非也、他皆倣此。）直、繩也。言我與稱季本無宿怨、特受詔將之命、分當相繩耳。說卦傳、巽爲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淮南說稱、篤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繩亦直也、繩訓爲直、故直亦訓爲繩。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稱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稱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補注〕朱祁曰、浙本無尹字。京師稱之。會湻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稱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稱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卽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目當郤。事惡而然之。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補注〕先謙曰、衆詳外戚傳。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補注〕沈欽韓曰、司隸罷於成帝、故傅太后出以激哀帝。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觖目揚我惡。師古曰、擿觖、謂挑發之也。擿音它歷反。觖音決抉。音它歷反。〔補注〕宋祁曰、擿字正文注文當作擿。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效力篇、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力有餘。上目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補注〕王念孫曰、敦煌之魚澤障自

武帝時已改爲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渭已辨之）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深親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補注〕劉攽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二月封，而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寶傳疑誤。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其免寶爲庶人。

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嶲郡上

黃龍游江中。〔補注〕王念孫曰。通鑑漢紀二十七同。案上下本有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補注〕沈欽韓曰。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設禍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誖、惑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且如所奏之章也。誖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補注〕何焯曰。寶視定陵。是其微遇。然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鮑宣之儔。故建武中錄其後也。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踵故事也。〔補注〕姚鼐曰。從事中郎。幕府之官。自漢至六朝皆有之。始見此將軍中郎。本天子之衞臣。以衞臣而從事公卿之幕府。故曰從事中郎。唐時藩鎮幕僚有郎官御史之稱。其端蓋已啟於漢也。與參謀議。奏請隆

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卽位，以高第入爲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師古曰：共讀曰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師古曰：顓與專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定十三年傳，孔子曰：家不臧甲，邑無百雉之城。）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補注〕宋祁曰：僻當作嬖。）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補注〕錢大昕曰：契與挈同，非契缺之義。周壽昌曰：晉說是也，契卽挈也，說見溝洫志。）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

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爲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爲西伯。爲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來露奏也。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千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諫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爲中太僕。〔補注〕先謙曰。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爲河內太守。〔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哀帝建平三年。尚書令宗郡趙昌君仲爲少府。一年爲河內太守。是昌已前列九卿。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南之縣也。〔補注〕周壽昌曰。平輿。汝南縣。平陵縣屬右扶風。注平陵當作平輿。 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 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婢壻當是使女所嫁之夫。如師古注本文應云殺婢私夫。而林罪亦不重矣。 並具知之。以非己時。〔補注〕先謙曰。非己在任時。 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補注〕宋祁曰。傳。越本作侍。 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偫也。度音徒各反。 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補注〕周壽昌曰。韋昭辯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可稱寺。不必九卿矣。 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

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剎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剎寺門鼓。師古曰、置、錮寄沒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爲實死。師古曰、讙譁、衆議也、讙音許元反。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泣涕。爲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詡至。拜爲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化作俗。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字季君、領罪案官。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並爲太守。故辭鍾廷尉。〔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過、是。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髠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補注〕何焯曰、廷尉典法之官。

（三尺是掌。故曰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槨。亶容下棺。（張晏曰。亶。音三亶之亶。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槨。裁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亶讀曰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補注〕周壽昌曰。寬饒官司隸。故稱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己之子。邦

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任作司。若桑王生之言曰、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補注〕李慈銘曰、異志猶奇志、謂其異於常人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德者爲難也。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毋將延爲冀州牧、與定立丁玄共奏傅太后事、是爲汙曲也。汙音一胡反。〔補注〕何焯曰、毋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解、故止曰汙。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橈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漢　蘭臺令　史班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諜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酇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補注〕錢大昭曰：梁書武帝紀云漢相國何生酇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此顏注所指妄相託附者也。徙杜陵。家世㠯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補注〕錢大昭曰：后倉，東海郯人，見儒林傳，與望之同郡，非同縣也。疑當作郡。㠯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補注〕周壽昌曰：案武紀顏注云，郡國每歲令所徵之人與上計簿使俱來京師也。續百官志云，太常每歲選試博士，奏其能否。詳見儒林傳序。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嘗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於作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

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今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遍字。王念孫曰。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洽平當為治平。字之誤也。王嘉傳以致治平。即其證。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補注〕先謙曰。效、官本作効。是。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補注〕宋祁曰。注握字。疑是捉字。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人辭。定高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作文。是。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補注〕先謙曰。黃圖。長安十二城門。無小苑東門名。此宮苑門。仲翁下車趨門也。苑疑不應以小名。或謂下苑之譌。元和有宜春下苑。是。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補注〕宋祁曰。貢禹傳當是鮑宣傳。沈欽韓曰。漢官儀。丞相東西曹。長安給騎亭長七十人。六月一更。倉頭廬兒出入大車駕馬。然案諸官給使皆有之。晉宋謂之僮幹也。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尊寵下疑有之榮字。沈欽韓曰、漢官儀、官奴擇給事者從侍中以下爲倉頭青幘、從入殿傳以呼名（本注欲傳取於雞鳴古周時傳呼舉法案周禮雞人夜嘑旦以叫百官由傳呼法也）御覽二百三十、漢官解詁曰、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每傳呼、前後以相通。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師古曰、錄錄、猶碌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擾索、自爲苦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補注〕朱一新曰、爲、監本作遂。先謙曰、官本作遂。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衞、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及字。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補注〕先謙曰、大鴻臚屬官有行人丞、武帝改爲大行丞、下屬有治禮郎丞、亦名治禮丞。通鑑但書大行丞、而胡注云、據傳爲大行治禮丞、是未知大行丞郎大行治禮丞也。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當誤。〔補注〕先謙曰、謂禹兄子山耳、緣上文書之顯會。親屬皆宿衞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閒讀曰閑。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師古曰、畸音居宜反。〔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作宋疇、字之譌也。宣帝紀有廬江宋畸、師古注、宋畸也、亦音居宜反、由廬江守歷大鴻臚、左馮翊、遷少府。無有所諱。望之對、曰、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補注〕先謙曰、荀紀賊作敗。唯明主躬萬機。〔補注〕宋祁曰、一本作躬親。浙本無。先謙曰、荀紀躬作親。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補注〕劉奉世曰、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課斷其文。劉攽同。先謙曰、顏注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課斷也。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論屯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補注〕先謙曰、其言不可用、故但報聞、或遣斥之。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師古曰、寖、漸也。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

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目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補注〕宋祁曰。平一作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目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目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補注〕先謙曰。功臣表。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作成都。侯傳寫誤倒。所用皆更治民目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目夏。〔補注〕王念孫曰。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後將軍卽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紀。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則敞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發隴西目北。安定目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目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

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補注〕宋祁曰：浙本改財作賕。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謂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彊字仲君。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同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官本仁作好，是。注在之氣下，有紀函作含，仁作好。據下文，則作仁者誤。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補注〕王念孫曰：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補注〕宋祁曰：壹或作一。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

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目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蒙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于字上當有音字。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目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目為非。目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壻死。目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目加也。今議開利路。目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目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目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目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

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補注〕錢大昕曰、周本紀、墨辟疑赦、其罰百率。率選與鋝音聲相近也。今尚書作鍰、鍰鋝之譌。說文云、六兩大半兩爲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鍰。輕重異名、不可假借。呂刑贖罪計鋝、不計鍰。鋝之爲鍰、字形相涉。說文已不能訂正矣。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補注〕沈欽韓曰、言出身爲吏之年也。趙策願令備黑衣之數。論衡程材篇、吏衣黑衣、宮闕赤單、則朝服仍朱衣也。嘗聞罪人赦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補注〕宋祁曰、大字上疑有不字。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謂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爲軍旅猝暴而施設。〔補注〕宋祁曰、注文疑有之字。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

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師古曰。貣音土得反。）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興字。劉敞曰。當云以軍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

靡不得立而遐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烏孫傳。請婚在元康二年。案元康二年。望之未爲鴻臚。蓋誤。 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補注〕劉奉世曰。漢與匈奴嘗約爲兄弟。此弟直自謂爲弟耳。 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

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補注〕先謙曰。詳見食貨志。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衞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師古曰。緐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補注〕宋一新曰。丞同承。百官表。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亦同承義。監本於此文改丞作承。非。先謙曰。官本作承。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補注〕王文彬曰。蘇注當在曰下。下手。以手至地也。蓋良先未下手。望之因不起。而故自下其手。以禮不備貴良。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補注〕宋祁曰。南本庭作廷。下同。先謙曰。宋說斷後字下。屬。今移正。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肯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補注〕劉敞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足敬也。劉奉世曰。此直

謂其安能爲我之父，輕之之辭。周壽昌曰，上以丞相年老輕之，故云然，望之時已年近六十也。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官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補注〕錢大昭曰，注留守，當作留寺。漢舊儀云，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爲侍御史，宿廬左右退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中丞二人，領餘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也。先謙曰，官本注，留作員，是。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蘇林曰，少史，西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補注〕宋祁曰，注宋當添也字。沈欽韓曰，漢舊儀，少史秩比六百石。與蕭既高卑懸絕，妻之亦知丞相有長史少史耳。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爲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自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右，上也。〔補注〕周壽昌曰，本朝猶言中朝，前云望之雅意在本朝。先謙曰，官本注在之右下。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補注〕沈欽韓曰，唐職制律，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歸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補注〕沈欽韓

曰、道當爲導、教揚傳收印綬、使導往太傅官、署者當時云送上也。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諐、靡有後言。師古曰、諐、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補注〕先謙曰、在五鳳二年。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爲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遂四海之外皆整齊。〔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補注〕宋祁曰、如疑作加。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補注〕先謙曰、胡注、言聲教所不及也。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光德、無所不通也。亨音火庚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語或若伏生之書有之、今國語猶載此言。言其來

荒忽亡常。〔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來下有服字。先謙曰、官本有服字。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目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補注〕先謙曰、朝、朝見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目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補注〕先謙曰、通鑑無德字。其目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衆事皆由之。自是之後、凡受遺輔政者領尚書事。至東都、曰錄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目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補注〕先謙曰、胡注、王者之事。先謙案、宣帝言漢家本以王霸道雜之、今欲復古興王道也。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目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猶言嚮之而

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於天子也。仄。古側字。〔補注〕周壽昌曰。此直謂其論議傾仄見詘於望之等四人。故望之爲帝云云。大與恭、顯忤也。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補注〕先謙曰。胡注。散騎給事中中朝官也。宗正外朝官也。故云出。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言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寡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壯勇士也。召讀曰邵。至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

規摹。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朋望之立意皆邈如管晏而止。爲欲厭其道。曰吳不貪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摹讀曰摸。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臣瓚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讓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朋云冀之所爲。若但如管晏。則不過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皋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樊田曰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竢、古俟字也。俟、待也。沒齒、終身也。齒、算器也。音徒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俟作也。是。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爲高行也。蹊、徑、猶道也。音奚。與周召之遐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師古曰、鋒、刃端也。鍔、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目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言推誠待之。接以殷勤顏貌耳。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目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補注〕先謙曰、白見於帝。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

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師古曰、蟜音巨遙反。字或作僑。以行汙濊不進。師古曰、濊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補注〕先謙曰、漢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補注〕周壽昌曰、朋黨二字。昭人始此。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補注〕宋祁曰、令出視事。疑作今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先謙曰、作令是也。通鑑亦作令。恭、顯因使高〔補注〕宋祁曰、恭顯因使高。疑作恭顯乃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補注〕先謙曰、宣帝五鳳二年。望之爲太子太傅。至〔補注〕先謙曰、胡注。劉更生爲宗正。九卿也。周堪爲光祿大夫。

黃龍元年薨。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大略篇。國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伋音級。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讒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補注〕先謙曰。胡注。史不載伋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樊榮云。無罪無辜。讒口嗸嗸。豈伋所引者即此詩乎。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錢大昕曰。給事中掌顧問應對。故云與聞政事。孔光罷相後。復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自稱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丹傳。尚書劾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則漢時給事中亦要地矣。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

不坐爲句非也。愼富爲德字之誤也。（愼字俗書作慎。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深愼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爲句。終不坐爲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荀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德。終不坐。是其證。 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服虔曰。非。不也。 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人所重者性命也。 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補注〕宋祁曰。越本車作軍字。先謙曰。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徼循京師。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速其自盡也。 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卬天歎曰。師古曰。卬讀曰仰。 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 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 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補注〕先謙曰。荀紀、通鑑並作哀動左右。疑顏見誤本作慟。因而加注。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 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

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蕭望之冢在萬年縣東南五里古城春明門外。終

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補注〕齊召南曰、案名父子與王吉傳賢父子同。猶云名父之子也。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爲使於匈奴、而育爲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補注〕沈欽韓曰、如車騎之官爲使匈奴中郎將之副。亦如西域副校尉爲都護之副也。取匈奴傳證之自明。師古殊謬。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殿音丁見反。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補注〕沈欽韓曰、第六則在中下。儀守故官。唐六典考功郎中職云、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爲中下。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爲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者、若今言旁人也。及能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決曹皆後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恣其爲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補注〕宋祁曰、注文恣字越本作怒。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補注〕齊召南曰、案男子猶言大丈夫。言我不以官爵介意。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

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郡刺史。〔補注〕錢大昕曰。育又爲朔方刺史。見馮野王傳。本傳失書。長水校尉。〔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豪作事。引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豪字。顧炎武云。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周壽昌云。顧說是也。但賊不得以名王比。蓋著名之賊。名猶名捕之名。謂詔所指名欲誅者也。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補注〕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沈欽韓曰。續輿服志之小使車。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補注〕王念孫曰。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衆少。其於當厄。怨不其深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其猶腹而已。其皆與期同。繫辭傳。死期將至。釋文作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間篇作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孝哀建平三年。光祿大夫蕭育爲執金吾。一年免。此云以壽終於官。參錯不同。未審孰是。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

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補注〕宋祁曰。公字當作兩字。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補注〕蘇輿曰。王吉傳。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始育與陳咸俱目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補注〕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爲字。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目交爲難。

咸字仲。〔補注〕先謙曰。咸。張禹壻。見禹傳。爲丞相史。舉茂材。好畤令。〔補注〕錢大昭曰。茂材下當有爲字。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何奴。至大司農。終官。〔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始元年。咸爲大司農。二年卒。見公卿表。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何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

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補注〕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注文贊導九賓之事。當云從導九賓之禮也。周壽昌曰。案漢雜事云。入爲鴻臚。病不任賓贊。此以病不能任贊導九賓之事。此云不及。即不任異文。非有別義也。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無此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補注〕先謙曰。籍、藉字同。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間、隙也。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補注〕宋一新曰。監本哀哉下有不然二字。先謙曰。官本有二字。望之堂堂。折而不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補注〕沈欽韓曰。管子水地篇。折而不橈。勇也。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補注〕錢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略相似，竊意馮商續太史公書，亦當有自序，而班史亦用之，故與它傳不同。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補注〕宋祁曰，注文經行，疑當刪行字。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自歸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省冤谷，東西南北各六十步，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二十五里，秦壘西面百步，即趙括降卒四十萬坑處。地名殺谷，唐開元十年正月，玄宗行幸親祭，改名省冤。一統志，長平故城在澤州府高平縣西北二十里王報村，今猶稱舊縣。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師，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

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補注〕先謙曰：武安，魏郡縣，今彰德府武安縣治。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二字，引宋祁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補注〕錢大昕曰：軍司空令不見於百官表，當是將軍之屬官也。（注延年傳，大將軍霍光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爲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補注〕先謙曰：以貪汙爲外國所患苦也。上辱命乃有被困辱者在其中耳。顏注非。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衞候〔補注〕先謙曰：候亦衞尉屬官，見百官表。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師古曰：伊脩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補注〕齊召南曰：伊脩城當作伊循城，各本俱誤。西域傳鄯善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置都尉，所謂伊循田官也。通鑑亦作伊循。知宋時漢書本尚不誤，後來刊本訛循作脩耳。顏注亦然。錢大昕曰：循、脩二字相似，因譌作脩耳。三國志蜀後主傳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禕傳亦作郭循，而魏三嗣主傳、張嶷傳並作郭脩。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音素和反。〔補注〕宋祁曰：宋字疑是宗字。先謙曰：官本注名王作王名，是。幷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

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㠯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閒。奉世與其副嚴昌計。㠯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擊之下。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㠯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㠯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補注）劉攽曰。此馬名曰象龍也。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㠯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㠯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爲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㠯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㠯奉世爲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比字下疑有音字。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㠯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

附。〔補注〕宋祁曰、善字之下疑有竟不封三字。 元帝卽位、爲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師古曰、酋音才由反。〔補注〕齊召南曰、案昭帝疑是宣帝之譌。昭帝時、奉世名尙未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尙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周壽昌曰、齊說是。下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考惠封長羅侯、爲宣帝本始四年、薨在元帝初元二年、皆不及昭帝時。 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爲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師古曰、彡、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尙有此姓。而彡音先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所上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彡字下當有音字。 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補注〕周壽昌曰、此所謂五府也。 是歲、時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補注〕朱一新曰、監本歲時倒。是。先謙曰、官本注頻作類。是歲時字倒。 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補注〕周壽昌曰、此元帝永平二年事。食貨志云、元帝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斛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云一石直二百餘錢、是也。方扶南云、漢世錢以緡論、二百餘緡、斯貴矣。此方誤也。二百餘止二百餘錢、非二百餘緡。檢食貨志可證。卽上云石五錢、斛八錢、亦豈得以緡算耶。 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補注〕先謙曰、官本廷作庭。引宋祁曰、庭當作廷。 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 奉世曰、

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不㠯時誅，亡㠯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補注〕沈欽韓曰：見孫子作戰篇。杜佑注，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又文選注四十三引六韜曰：聖人興兵爲天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得。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補注〕宋祁曰：注文暴字下疑有謂暴字。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如淳曰：軵，推也。淮南子曰：內器軵車而餉。音而隴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而隴字疑是如隴字。沈欽韓曰：淮南覽冥訓：厮徒馬圉，軵車奉饟。高誘注：軵，推也。讀楫拊之拊（說文：軵，反推車，令有所付也。高注脫車字）。又氾論：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注：軵，擠也。讀近茸，急察此軵字有兩讀，今通作茸音。先謙曰：此文軵車，當如高讀而隴反，即如隴反，而如變堅，隴譌壟，疊譌。宋故作狡獪。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計慮而大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六萬人下。法當倍用六萬人。〔補注〕王文彬曰：陳湯稱引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爲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㠯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㠯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補注〕先謙曰：通鑑發下更有發字，是也。疑此奪文。胡注：且足，猶言且可足也。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秏，師古曰：秏，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補注〕宋祁曰：注文揀字疑是練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首爲寇難也。今㠯萬人分屯數

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辛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補注〕宋祁曰。萬二千人、浙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上疑有為字。王念孫曰。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沈欽韓曰。將屯是屯營。前此亦屢見。非屯田也。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補注〕先謙曰。白石、金城縣。在今蘭州府河州西南。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補注〕先謙曰。臨洮、隴西縣。今鞏昌府岷州治。辛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隴西縣。今蘭州府渭源縣治。紀要、鞏昌府隴西縣四十里有首陽山。山谷往來通道。有關在其上。官本注無也字。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陂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陂音彼何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阪下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府字上當有音字。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辛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

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復字。引宋祁曰，須字下當有復字。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宜爲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補注〕宋祁曰，徐鍇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去。王文彬曰，百下百全與趙充國傳爲下必全同意，蓋當時有此語例。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爲畔敵也。〔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詁，畔，離也。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埶。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也作之。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補注〕先謙曰，言所奏已得聞。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謂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非爲擊也。師古曰，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累、嗕種。劉德曰，嗕音辱，羌別種也。彀者，謂能張弩者也。彀音工豆反。累音力追反。嗕音乃穀反。〔補注〕劉奉世曰，呼速累則呼遬累單于所將五萬衆來降者也。嗕者，匈奴傳所謂西嗕君長數千人降漢

者。此二種有兵衆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方急遣。師古曰。書令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周壽昌曰。患字連上讀。不合。敗可患。成有何患字。且下兩句意亦不接。當屬下爲文。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目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光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罷。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亡下有諸字。先謙曰。官本有諸字。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目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薦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爲太常。薨。千秋嗣後。〔補注〕宋祁曰。後疑作侯。 復爲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補注〕先謙曰。俱見公卿表。千秋字長伯。 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

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爲契約。 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者。 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補注〕宋祁曰。師古誤注遂事。可疑。蕭該音義曰。公羊桓八年傳。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用其義。何注。生猶造也。專事之辭。 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

支滯。舉敵則涉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趨。趨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補注〕先謙曰、據注、正文措當作錯。官本不誤。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爲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以褒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部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逡、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無中庶子。蓋脫漏。續志、後漢有太子庶子、太子中庶子二官。漢舊儀、中庶子秩六百石。庶子比四

石。育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永光二年。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師古曰。都、祋祤人而為掾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許羽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罪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補注〕宋祁曰。並字下當更有並字。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建昭二年。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郎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蓋人有二姓。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補注〕何焯曰。野王為石顯所問。故不得為三公。當以佞倖傳參觀之。帝之引

憚。顔所敬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
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爲太守。〔補注〕周壽昌曰。野王本官大鴻臚。秩中二千石。太守則二千石也。漢制郡太守秩者爲中二千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上郡係邊郡。未增秩。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補注〕先謙曰。育傳但云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而無朔方。薦言野王行能
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謀字下當添也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
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
使行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灾
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
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賜告養病。
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

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令告則得，詔恩不得。王念孫曰：案令當為今。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上文云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御覽治道部十五引，並作今。）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弃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

爵。師古曰、痤、音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補注〕先謙曰、官本遂下提行。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遷爲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補注〕先謙曰、定國子。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衞司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衞尉諸屯衞候司馬皆屬焉。據此、則屯衞稱衞司馬者、即屯衞司馬、省文稱之耳。屯而爲衞、非別有屯司馬也。百官表又云、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屯衞望言、亦其證矣。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補注〕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立字聖卿。〔補注〕先謙曰、官本立下提行。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音吐載反。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補注〕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補注〕先謙曰、官本參下提行。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衞十餘年。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衞作行。

衞十餘年。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補注〕王念孫曰。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設官部下引此竝作進止。漢紀同。蔡邕傳云。宜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補注〕先謙曰。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屬太常。見百官表。以數病。徙爲寢中郎。師古曰。亦謂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職作軄。擾作優。引宋祁曰。注文優之當作擾之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爲農都尉。〔補注〕齊召南曰。地理志西河郡有富昌縣。無富平縣。且富昌縣下。亦不云農都尉治。又顏注敘傳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二注自相矛盾。案地理志富平有二。一屬平原郡。故名厭次。宣帝時更名也。一屬北地郡。有北部都尉。渾懷都尉亦不云農都尉治也。惟張掖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明文。沈欽韓曰。河水注。河水自麥田山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又北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一統志眴卷故城在寧夏府中衞縣東。富平故城在靈州西南。漢屬北地郡。師古曰云西河。先謙曰。據此傳。北地都尉當時或偶更名。志不詳載耳。病免官。復爲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爲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左馮翊有左都水長丞。是時馮翊當有河渠之事。故令參領護之。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爲漢嗣也。〔補注〕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

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補注〕先謙曰、王及太后也。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爲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補注〕周壽昌曰、此李斯引荀卿語也。見史記李斯傳。顏不引此而別注、失之。君侯以王舅見廢。〔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列侯爲丞相相國、號君侯。案衛光稱田千秋爲君侯是也。此呼馮參爲君侯、則列侯亦通稱。周壽昌曰、楊惲傳孫常稱惲爲君侯。後漢任尚稱班超爲君侯。皆因侯爵稱之、不必爲相。後卽不侯亦稱。久不遂漢儀之既矣。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脩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頃之、哀帝卽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

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德者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補注〕宋祁曰。注中鞠躬當云鞠躬曲躬也。王念孫曰。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失之迂矣。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可謂仁之方也已。孔鄭、鄭注竝曰。方、道也。又師古云。鞠躬、謹敬貌。是也。宋云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斂身也。踧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臯侃疏。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爲謹敬也。廣雅。鞠躬。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鞠窮與鞠躬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爲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重字當作愛字。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譖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爲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補注〕沈欽韓曰。檀弓疏。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鄭注地官封人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人謂之雉。師古說非。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

太子之傅作焉。刺幽王信褒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經曰。心之發矣。渧旣隕之。師古曰。卽小弁之詩也。隕、墜也。〔補注〕周壽昌曰。毛傳以小弁爲宜咎作。三家詩以爲伯奇。此以離騷配小弁。以屈原配伯奇。用三家說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三十八)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王欽。衞倢伃生楚孝王囂。師古曰。囂音敖。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補注〕錢大昭曰。懲、閩本作徵。古懲字。詩曰荆舒是徵。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迺立長陵王倢伃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倢伃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

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疑可删。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補注〕宋祁曰、兄字上疑有於字。先謙曰、詳元成傳。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補注〕宋祁曰、推字疑作禮字。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倢伃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補注〕先謙曰、官本恐下無王字。引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字。注文怖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案、益、漸也。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報書。〔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

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補注〕宋祁曰。陽字疑作殷字。先謙曰。元帝時平陽侯曹參後絕。平陵侯范明友宣帝時誅。宋說亦非也。平陽當是陽平誤倒。王鳳時嗣陽平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肺腑。案肺附是也。肺卽柿字。詳劉向傳。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聞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補注〕宋祁曰。浙本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雖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勞博下。上言北游燕趙。此復書道王厚禮。稱博辭之。以明事欲爲淮陽王盡力也。復使人願尙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尙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尙女下。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

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目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目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 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目成大功也。駰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 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補注〕宋祁曰。此下當添入字云。師古曰。上、上與王也。 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與王也。〔補注〕宋祁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 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 顯至誠。〔補注〕宋祁曰。顯字下疑有以字。 納目嘉謀語目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補注〕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 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 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目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補注〕先謙曰。詳見房傳。 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目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目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補注〕宋祁曰。詳書別本無許字。先謙曰。石君即謂石顯。 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

死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鴻水堯時水災。不大於今。〔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之。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曰。始爲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爲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憯、痛也。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憯音才感反。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爲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師古曰。卞莊子。古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補注〕宋祁曰。顯字上疑有石字。告之之字當刪。王念孫曰。漢紀無之字。周壽昌曰。案上已有石顯。此不得再有石字。房漏泄省

中語。博兄弟莊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師古曰。諂、古謟字也。〔補注〕宋祁曰。周當作湯。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補注〕宋祁曰。朕惻焉當云朕甚惻焉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補注〕宋祁曰。注文申字下當有綮字。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從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從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者。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幷令駿曉告於王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補注〕周壽昌曰。禮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注考、稽考也。壹即一。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邇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天

子普覆德布於朔。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謂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罪字。引宋祁曰、犯字下當有罪字。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文十二年傳、秦伯使遂來聘、云賢秦繆公以為能變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絜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祇之至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故用藉、當作故用為藉。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

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

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孟康曰。縯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爲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如此作如斯。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勗、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顯賞有德。以明其善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商作尚。今王

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凡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囂薨。子懷王文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文𢦫作芳。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補注〕宋祁曰：陸一本作陵。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補注〕何焯曰：紆子般，後書有傳。范氏稱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般子愷復以讓國顯。蓋宣帝有功德於民，而元帝以後嗣統三絕，其餘慶在楚矣。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當已纂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補注〕先謙曰：安定縣，今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補注〕周壽昌曰：王子侯表但云莽敗死，從時也。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補注〕先謙曰：官本末有也字。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輒坐王獲罪。〔補注〕先謙曰：亦詳王尊傳。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師古曰，蟜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補注〕齊召南曰，案藝文志及劉向王褒傳並作僑，則僑字是也。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補注〕先謙曰，官本於作其。引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離子聽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後俗儒所添也。錢大昭云，於閩本作其。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排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補注〕宋祁曰，下紛字當作棼。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今詩作聿修，按漢書他將亦作聿修，惟此文作述，蓋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耳。錢大昕云，述與聿同，爾雅，遹，自也。孫炎云，遹，古述字，讀若聿。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當以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宦者令屬少府。

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補注〕宋祁曰。考諸本無位字。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涉學日寡。騖忽臣下。師古曰。騖讀曰傲。傲〔補注〕先謙曰。官本曰傲作敖。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補注〕宋祁曰。注文親字上疑有自字。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舊。不可責以備行。而頓棄之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耳作也。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師古曰。貰。緩放。〔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爲非也。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愼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禮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

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官本讀曰作音。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也作矣。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朐臑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朐音劬。臑音奴溝反、又音奴羔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朐臑為家人子。師古曰、斥、謂出其秩位。掃除永巷、數笞辱之。朐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詔奏請逮捕。〔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司。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司。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補注〕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蘇輿曰、言不敢專己廢法、因聽削地。惟王

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補注〕蘇輿曰。是時史記稱名太史公。此稱其書名。自晉以後始有史記之稱。上以問大將軍王鳳。〔補注〕宋祁曰。鳳字下當更有鳳字。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補注〕宋祁曰。書字上當有子字。先謙曰。諸書統子史言之。不當有子字。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補注〕蘇輿曰。審猶誠也。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泥下為作謂詞。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之字。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

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思王墓在鄆州須昌縣東四十九里，其松柏皆西靡，王葬後生張所愛幸者，守冢者皆聞號呼，數年後乃不復聞聲。案劉孝標荅劉秣陵書云：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周壽昌曰：表作三十二年。先謙曰：思王冢在今泰安府東平州境。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息夫躬傳作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先謙案：山東通志：東平州北有瓠山，東北有危山。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補注〕宋祁曰：作山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蹢反。〔補注〕劉敞曰：立石屬上句。沈欽韓曰：夏官大馭注：菩芻爲神主。說文無菩字。案字書黃菩草，則說文亦作菩也。此倍乃借字（集韻作蹢，非）。束菩草并祠之，即菩芻爲神主也。建平二年。〔補注〕朱一新曰：案諸侯王表及哀紀乃三年事。先謙曰：官本作三年，是。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補注〕周壽昌曰：躬因宋宏上變事，哀帝寵賢，欲侯之，故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傳從諱也。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傅恭，巫姓字。爲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其所爲也。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

明爲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補注〕周壽昌曰，成都於莽篡時反爲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爲東平王。〔補注〕周壽昌曰，匡立在居攝元年。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爲天子。兵敗，皆爲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爲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補注〕宋祁曰，江南本邸字上有葬字。湖本無。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補注〕何焯曰，既立爲國君，則不當絕矣，乃不爲置後，使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豈當時謬引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之文耶。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元光三年。立爲濟陽王。八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爲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

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哀帝。卽位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補注〕錢大昕曰、一本有帝字。皆文。哀紀外戚傳但云共皇。無稱帝之文。丁姬初稱共皇后。後稱帝太后。太后之號。從子不從夫也。漢制非有天下者不稱帝。故高帝父太公稱太上皇。而後漢追稱孝德皇孝崇皇孝仁皇。皆不稱帝。周壽昌曰、明監本汲本有帝字。惟毛本無帝字。是也。哀紀共作恭。先謙曰、官本皇下有帝字。寑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爲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者。如天子之儀。〔補注〕沈欽韓曰、皇與元帝序昭穆。如魯閔僖。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爲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目已爲後故。〔補注〕何焯曰、朝廷初不先爲異獻王立後。故啓異日紛紜。若成帝已有此舉。哀帝復置大宗而顧私親。且徙景封。其悖甚矣。宜享國之不永也。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爲信都王。〔補注〕劉敞曰、王爲信都王上王字當作立字。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曰及。〔補注〕何焯曰、案公羊曰、臣子一例也。及謂次第及之。然未嘗不知父子相繼之禮。三綱五常。三代相因。周如是。則殷亦如是。顧注惑於後儒之說耳。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爲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補注〕宋祁曰、入字上當有繼字。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慰其

意。三十年薨。子衎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興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爲箕子。未諱衎也。今此傳云子衎嗣。蓋史家追書之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卽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目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補注〕何焯曰。此孔光知太后王氏追怨哀帝。遂不復主及王之號。使哀帝絕嗣也。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爲天子也。徧卽古遍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補注〕蘇輿曰。顏注末語疑有脫誤。先謙曰。顧炎武云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爲蕩。古今一也。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祁曰集解音懲集解蓋臣瓚說也先謙曰承縣在今兗州府嶧縣西北一里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賃功庸爲人作役而受顧也〔補注〕錢大昭曰西京雜記匡衡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王符潛夫論云匡衡自鬻於保徒周壽昌曰庸作即司馬相如傳所云與庸保雜作也西京雜記言衡與客作案三國志注引魏略云鼎光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是客作但供力役不受庸資先謙曰顏注順正文以供資用解之雜記言客作不求償自別一義耳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妄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且爲號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補注〕宋祁曰祝季張曰匡鼎來來音釐協上而讀檢左傳宣公二年棄甲復來亦音釐注文若言匡且來也考蕭若字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亦多可采此葛洪所序其大氏淺薄雜入晉制如枚鄒諸賦非閭巷所能道

也。師古注。擯斥遠去。周壽昌曰。貫捐之傳。顏爲貫。知滄注。言方且欲貫矣。義亦猶是也。下云匡說詩。不云鼎說詩。益知鼎非字也。先謙曰。官本注。登入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頤。知滄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頤作頤。引宋祁曰。南本浙本以頤爲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誤。謂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爲掌故。〔補注〕宋祁曰。注文。浙本無說字。沈欽韓曰。史記丞相傳。衡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補平原文學卒史。（甚有射策者。謂列策於几案。貫人以矢投之。匿所中而對之也。）周壽昌曰。丙科即丙科。顏在唐時。諱丙也。儒林傳自作丙科。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補注〕宋祁曰。別本作突。當作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補注〕周壽昌曰。遣歸平原學官舍。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非不在也。〔補注〕先謙曰。不在疑作不任。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

曰。令、耆、聞、名、休、英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耆字名字下。並當有也字。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言其不能進賢也。〔補注〕先謙曰。彼謂望之。聞謂屬達也。目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師古曰。卬讀曰仰。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目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親解此事。不自知其非。〔補注〕錢大昭曰。以、南監本閩本作紹。先謙曰。官本作紹是。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補注〕王念孫曰。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目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目其毛在內也。今人則目背毛爲裘。而棄其白。甚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補注〕宋祁曰。注文故貴字下。疑有之字。於既字上。疑有音字。先謙曰。官本有音字。宋所見本蓋無之。注集目、官本作集之。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目求賢爲務。傳曰。目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目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或作惑。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目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恆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師古曰。歙謂貫行之也。歙音翕。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目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目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云。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與此異。是時有日蝕

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補注〕先謙曰。官本樂作禮。引宋祁曰。禮、監本作樂字。浙本同。案禮樂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作樂是。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抵字下有亦字。比年大赦。師古曰。比、頻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爲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僻。綱紀失序。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異姓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補注〕王引之曰。以身施利。殊爲不辭。設當爲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沒雙聲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序善謀篇並作沒利。）晉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

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國字。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擾、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補注〕先謙曰、克勝、謂忌克求勝其民。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補注〕宋祁曰、克當作剋。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忮、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忮音之豉反。〔補注〕宋祁曰、忮字數見酷吏、儒林傳。韋昭曰、忮音洎。如淳曰、詩云不忮不求。很、忮也。蕭該案字書、忮、很也。之豉反。先謙曰、宋注很當爲忮之誤。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此據論二南風化之美耳。注以關雎一詩爲解、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狃、忕也。汝亦太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忕爲之、恐傷汝也。襢音但。裼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千羊反。狃音女九反。〔補注〕宋祁曰、注文

中三虎字。浙本並作鼓字。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補注〕宋祁曰。穆字浙本作繆字。周壽昌曰。風俗通五霸篇云。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與此注所引應說不同。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吝嗇而積財也。畜讀曰蓄。

太王躬仁。邠國貴恕。

師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豳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賦恕。〔補注〕宋祁曰。注文父子而居之。浙本作父子而君之。王文彬曰。上皆引詩。此亦當本豳詩為說。

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師古曰。上謂崇尚也。

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

賢者在位。能者布職。

〔補注〕先謙曰。官本布作在。引宋祁曰。下在字越本作布字。別本同。王念孫云。景祐本亦作布職。（元起曰。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布職。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

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

方之中正也。王則籌考且安，言此全守我子孫也。〔補注〕宋祁曰，我、一作爾。王念孫曰，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周壽昌曰，後書樊準傳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韓詩之文，與齊詩同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殷武所以頌高宗武丁，而衡云成湯，本齊詩之說如此。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反。〔補注〕宋祁曰，字林云，祲、精氣成祥也。音字鴆反。沈欽韓曰，淮南泰族訓，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盪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蝕也。師古曰，晻與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案，字林曰，晻，不明也。應劭曰，晻音闇。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無之字，浙本有。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衞，罷珠崖，〔補注〕宋祁曰，此下當有郡字。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

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過致也。諸見龍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補注〕先謙曰、度亦過也。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補注〕宋祁曰、視字下疑有聽字。先謙曰、失與佚同。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作以為解者。多不用為字。（間有用為字。如韓王信傳上以為信壯武。趙廣漢傳以為自漢興以來。韓延壽傳長老皆以為便。齊王肥傳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此類蓋揭孜未盡。）吳王濞傳、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竊不疑。傳在位者自以不及也。于定國傳民自以不冤。嚴助傳自以沒身不見兵革。尹翁歸傳自以能不及。常惠傳自以當誅。陳湯傳自以無所之。蕭望之傳自以託師傅。西南夷傳。各自以一州主。及本傳人自以將見太平也。皆無為字。史記淮南王傳。否以為不至如此。本書伍被傳作否以不至如此。班氏刪去為字。尤其顯證。不應於此文獨補為字也。元紀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與此一事同。文亦不用為字。更為明白可據。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尊寵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

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承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補注〕宋祁曰、注文詩字下疑有也字。先謙曰、念我、毛詩作念茲。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當刪。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二

句中兼無物字，浙本有。可目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補注〕先謙曰：廣大則易有所遺忘，故以爲戒。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目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目崇聖德。〔補注〕先謙曰：所疑作之。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爲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補注〕蘇輿曰：儀禮篇次首士冠士昏，據鄭目錄、大小戴及別錄皆同，匡義指此，本亦始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閫同，門橛也，音苦本反。〔補注〕錢大昭曰：之道二字當乙。先謙曰：官本作道之衰。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師古曰：隃與踰同。所目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目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

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也。〔補注〕何焯曰。衡爲少傅數年。乃遷光祿勳。時建昭元年也。則上疏時在初元三四年間。元帝初立。蕭望之周堪輔政。選白劉更生金敞拾遺左右。勸道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以中書政本。欲更置士人。中書令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史高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衡本因高進。此疏所謂遵制揚功者。蓋與高顯等陰爲唱和。務堅帝以率由宣帝故事。所謂釋樂成之業。虛爲紛紛。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皆以杜塞更生復進之路。如得其情。雖爽之論六藝以文姦言可也。復陳書儀妃后。別適是則以身爲師傅。禍羅共之石顯。又常擁佑太子。恭子丹帝舍護太子家。故衡敢以爲言。且兩事並舉。雖香光不之疑耳。先謙曰。官本彖也作彖辭。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師古曰。傅讀曰附。附、依也。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補注〕錢大昭曰。恩澤侯表作六百四十七戶。此舉其成數耳。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

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補注〕王文彬曰。此論曾子之言。顏引孔子誤。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補注〕宋祁曰。聖字可刪。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

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貌下無也字。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目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補注〕蘇輿曰。據儒林傳。衡受詩后蒼。妃匹之際。〔補注〕先謙曰。妃匹。官本作匹配。引宋祁曰。匹配當作妃匹。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目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也作者。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目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補注〕蘇輿曰。仇。毛作逑。禮作仇。匡傳齊詩。據此知齊與禮同。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目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補注〕宋祁曰。無當作毋。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目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

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目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補注〕王文彬曰、技能謂奇技淫巧。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補注〕宋祁曰、蕭該作材似、似亦駑也。無目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目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目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補注〕宋祁曰、浙本禮作體。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燕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目臨其民。是目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補注〕先謙曰、惟、思念也。昭穆

穆目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目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目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目饗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目立基楨、〔補注〕周壽昌曰、基、址也。楨、當牆兩端者也。基以立其址、楨以閑其防、取義如此。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補注〕劉奉世曰、甄當作張。沈欽韓曰、百官表、王尊傳皆作張譚、此誤。追條其舊惡、幷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補注〕錢大昕曰、此奏已見尊傳、較此文爲詳。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目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著、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目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

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

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補注〕蘇輿曰、左昭四年傳引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杜注逸詩。荀子正名篇引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楊注逸詩也。本書東方朔傳亦引作詩云。與荀子同、無兩兮字。此云傳、謂傳記有之、非謂左傳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

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襃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

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

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補注〕宋祁曰、注文逆、越本作奪。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

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鄉作郷。考證曰、當云屬臨淮郡。沈欽韓云、一統志樂安鄉在鳳陽府虹縣東北。鄉本

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補注〕宋祁曰、佰當作陌。注及下文並同。朱一新曰、佰即今陌字、古祇作百、作佰。韓延壽傳亦作佰。

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補注〕錢大昕曰、漢時郡國各有圖、至魏猶然。

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不決。孫寶以區列封平原時圖決之是也。先謙曰。衡封謂衡始封侯。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補注〕先謙曰。郡實之。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故從平陵佰以爲定實。〔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故作改。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補注〕沈欽韓曰。集曹之屬名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令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補注〕先謙曰。詰問郡不依故圖而以此爲解。是何意也。本書何字爲句。如周亞夫傳君侯欲反何。伍被傳公獨以爲無福何。汲黯傳不早言之何。皆其例也。顧說非。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補注〕錢大昕曰。衡以建昭三年封侯。距初元之元已十三年。又四歲爲成帝建始元年。衡多收租入三歲矣。此租穀千餘石。謂三歲中多收之數。郡初上計簿時還之官。至是乃復收之也。以是推之。列侯封戶雖有定數。要以封界之廣狹定租入之多寡。不專以戶數爲定也。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衡以建始三年十二月免相。而張忠爲少府在建始四年。不應有劾衡事。衡免相時廷尉則何壽也。洪頤煊曰。恩澤侯表衡以建始四年免。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

民稱故賦晉大水至。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此傳是公羅裴顯也。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擧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無承字、只云阿丞相衡意。浙本作阿承。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咸字子期、元始三年爲左馮翊。見公卿表。家世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徒家蓮白。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酌。〔補注〕錢大昭曰、白當作勺。先謙曰、官本作勺、此傳寫之譌。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之。喜音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補注〕宋祁曰、父字下當有曰字。錢大昭曰、閩本有曰字。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旣皆明習、有徒衆、擧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

問。〔補注〕周壽昌曰、奉詔旨問也。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
故官。師古曰、寢、謂不下也。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補注〕
宋祁曰、善字下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
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
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
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
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
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補注〕宋祁曰、無當作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
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

吕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以田為業。（〔補注〕宋祁曰。姚本業作樂。）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補注〕劉敞曰。絲竹管弦等二物耳。於文為衍。）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音才臥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崇以禹為親之宜。以禹為敬之。故各自得。）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

得買亭處之地爲冢塋。又近延陵。〔補注〕宋祁曰。別本無延字。予謂當存延字。成帝營昌陵不成。更還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補注〕先謙曰。游衣冠詳叔孫通傳。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孔子字。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聞其食飲寢臥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補注〕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爲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以恩因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補注〕宋祁曰。郎字上疑有侍字。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

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補注〕宋祁曰、未字上當有而字。適車騎至禹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第。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補注〕宋祁曰、則當作即。先謙曰、古則即字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補注〕宋祁曰、案劉向傳曰蝕三十六、地震五。今云五十六、疑衍十六兩字。今越本與別本無十六兩字。劉敞曰、案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希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作見。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福善。引宋祁曰、福善越本作福喜。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宋祁曰、皆當作此。遂親就禹。〔補注〕先謙曰、朱雲請上方劍斬禹見雲傳。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蓍。服虔曰、露蓍、易蓍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蓍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補注〕

宋祁曰。有字上疑有常字。先謙曰。若、及也。官本注無下無蓍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補注〕宋祁曰。感動字下疑有有字。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補注〕先謙曰。宏字子夏。平帝元始二年爲太常。二月。貶爲越騎校尉。見公卿表。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補注〕周壽昌曰。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補注〕先謙曰。獲、謂文義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補注〕宋祁曰。監本、越本、欲字下有不字。沈欽韓曰。論語集解序。劉向言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案此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然二人皆爲齊論。而藝文志直係張禹於魯論之下。志傳不相蒙。傳爲疏失。一新曰。論語序邢疏引漢書曰。欲不爲論念張文。阮元校勘記云。宋本漢書有不字。周壽昌曰。念、讀誦也。今猶云讀書爲念書。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師古曰。寖、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補注〕王鳴盛曰。十四世。通前後并及身總言之。後人言譜牒者當以此爲例。沈約宋書自序、蕭子顯南齊書序太祖道成先世、例同。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書其字者。孔氏自爲譜諜。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汲。伋生子上帛。〔補注〕宋祁曰。帛、禮記作白。漢書作帛。古字通用。監本浙本同。錢大昕曰。孔子世家作白。

鮒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補注〕齊召南曰。家子眞箕。史記作其字子京。箕生子高穿。穿生順。〔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子愼。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補注〕宋祁曰。浙本監本無忠生二字。於安國字下又添忠字。云襄生忠武及安國。忠武生延年。齊召南曰。史記云武生延年及安國。世次不同。必有一誤。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詹事掌皇后太子家。成帝省併大長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補注〕錢大昭曰。漢制。王國相統衆官。尚有內史治國民。故在郡守上。至成帝時省內史。而令相治民。則與郡守等矣。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爲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補注〕宋祁曰。注文爲帝師教令成就。當作爲帝師。教帝令成就。蘇輿曰。後王莽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奉其祀。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之名。即原於此。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補注〕宋祁曰。三字下當有曰字。以是敬之。

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補注〕先謙曰。東園祕器解見霍光傳。策贈以列侯諡。〔補注〕宋祁曰。贈一作賻。諡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補注〕宋祁曰。監浙二本皆云嗣爵。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補注〕宋祁曰。二一作三。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諫下有議字。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虹。地理作成。今泗州治。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旨。〔補注〕宋祁曰。旨當作意。越本作意。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第字。引宋祁曰。監本浙本作三科高第。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爲僕射。後爲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愼。未嘗有過。〔補注〕宋祁曰。有詔字下。當有以字。加諸吏官。〔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諸吏加官所加或尚書令。此其一證。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

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補注〕宋祁曰。浙本云獲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槀。師古曰。言已繕寫奏書。輒削壞其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師古作服虔。無奏字。草下有也字。引宋祁曰。注文繕字下監本有奏字。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補注〕宋祁曰。注文奸忠當作求忠。王念孫曰。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為忠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為直之文。今本訐誤為奸。又脫為字耳。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宦字別本作官。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補注〕宋祁曰。於帝子行。越本云於帝為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

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宜作可。引宋祁曰。可字越本作宜字。方進、根目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目爲禮立嗣目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目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爲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音必寐反。〔補注〕沈欽韓曰。殷庚爲陽甲之弟。受於兄。故云及王。中山王宜爲嗣。上目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目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目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謂方進及何武。目爲令。犯法者各目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其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法其作其。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去。於法無目解。師古曰。解免也。請諭。光議目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後字。引宋祁曰。監本正文懲字下有後字。夫婦之道。有

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自字。引宋祁曰：知字上當有自字。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複。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引宋祁曰。行字上監本有而字。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猗音於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耳字。猗依聲假字。丹以罪免。（補注）宋祁曰。丹字下當有先字。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宋祁曰。又字上當有後字。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

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補注〕先謙曰、官本輔翼作翼輔。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爲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爲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位非其人。是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於虖。師古曰、於讀曰烏。虖讀曰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卽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補注〕周壽昌曰、據朱博傳。知亦免爲庶人也。光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補注〕宋祁曰、復字下當有代字。數諫爭忤指。旬歲閒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

也。〔補注〕王文彬曰、旬歲逾三歲之誤。公卿表、建平二年四月光爲御史大夫、建平三年、四年、至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恰三歲。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孟康曰、朓、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朓音吐了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有朒亂行字。朓、案書曰朓晦而月見西方也。蕭該音丑召反。先謙曰、官本正文注匿皆作慝。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補注〕宋祁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持鈐反。服虔曰、沴音戾。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補注〕宋祁曰、右、景祐本作左、注亦作左。予案、王商傳、佐太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謂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王念孫曰、案子京改左爲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箇切。）ナ手相左也。（ナ、

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ナ相左也。徐鉉改爲手相左助也。尤非。今訂正。）從ナ工。爾雅曰：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勸也。左右，亮也。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並云左右助也。左傳曰佐右，祝曰佑。子京不知左爲古佐字，故有此誤說。

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補注〕宋祁曰：浙本注云師古曰周頌敬之篇也。敬，戒也。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以承之，受天命甚難也。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補注〕周壽昌曰：書秦誓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先謙曰：尚書疏引鄭說。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諶，誠也。辭，至誠之辭也。棐音匪。諶音上林反。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之所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也作貌。審矣。

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補注）周壽昌曰。罷相復起。降秩拜官。漢相中僅見。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宋祁曰。謝字上當有固字。前比歷位典大職。考本越本邵本、並作前所歷位天職。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臷。師古曰。臷、老者也。讀與盡同。今書本有作臷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顚仆。無以報稱。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太守。（補注）宋祁曰。舉字上當有光字。錢大昭曰。王國有相。無太守。此言太守者。東平王雲以建平三年有罪國除。至閔明嗣封在元始元年。其閒爲郡者四五年。敞爲郡守正當其時。敞姓成公。東海人也。（補注）錢大昭曰。廣韻作東郡人。

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補注）先謙曰。官本復作爲。是。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補注）先謙曰。過、責也。復免傅嘉。（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復字。引宋祁曰。免

崇黨字上當有復字。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乂。嘉傾覆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厓眥莫不誅傷。師古曰：厓音崖，眥音漬，厓又音五懈反，眥又音仕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補注〕宋祁曰：學林云史記游俠傳曰以睚眥殺人，此用厓者省文也。何焯曰：細案莽傳，當元始初政，非光爲書則莽猶不能必得之於元后也。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補注〕胡三省曰：行內署門戶省爲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爲之說耳。沈欽韓曰：王莽傳更始將史諶行諸署，與此同義。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爲太師，〔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師指此非光莽後權臣宮爲之旋踵，自是至後漢不拜，後漢末董卓始拜此官。而

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補注〕宋祁曰。統字上當有總字。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古曰。艾讀曰乂。書曰。無遺耇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毋作每。是。似竹二字在制上。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補注〕蘇輿曰。大生猶言高弟。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

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輼輬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輼輬車及副各一乘也。輼輬解具在霍光傳。〔補注〕宋祁曰：輼輬下當有車字，注文同。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須過迺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補注〕劉奉世曰：可字疑非。王念孫曰：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補注〕宋祁曰：益字上當有再字。疾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補注〕宋祁曰：一字當刪。先謙曰：官本弟作第。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下有安字。引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是安。遂本無安字。婁公綺羨安字甚堅。浙本作還是子福名數於魯。案霸既謝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還，還與還小異，而大同。言是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移若無義。皆潁川陳彭

年、亦以安字爲衍。顏子曰、是知字、凡以安爲衍字者、誤以長爲長幼之長也。福謂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於昔徙名數於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南本。王念孫云、案蕭該宋祁說皆是也。或引顏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辨。景祐本及御覽職官部四所引並作是子福、無安字。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補注〕先謙曰、光傳敍霸賢、哀帝拜光兩兄子官、事見賢傳。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補注〕周壽昌曰、儒林傳、眭孟弟子、以嚴彭祖顏安樂爲明、安樂授淮陽泠豐、豐授馬宮、春秋自分嚴氏顏氏兩家學、此當云治春秋顏氏、不當云嚴氏也。以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絜、遷廷尉平、〔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宜帝證。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爲

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補注〕錢大昭曰。臣疑當作誠。）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辟讀曰僻。）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弟。（〔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王莽篡位。以宮爲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補注〕何焯曰。宮與平晏事莽尤儒之賊者。著此以別於他馬。沈欽韓曰。矢疑遹之轉變。漢有執金吾馬適建。無緣取馬矢爲姓。）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

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補注〕吳仁傑曰。義據傳。少温藉。顏注。言無所含容也。案醞藉之音。大抵言有所蘊節。非直情徑行者耳。傳一作醖。一作温。而說醖者亦作温。禮器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鄭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既謂薦獻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温藉之義顯矣。先謙曰。醞藉說詳薛廣德傳。吳說非。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補注〕宋祁曰。注文抨彈。字書曰。抨。彈也。抨音迸萌反。何焯曰。古人之迹。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慽。〔補注〕宋祁曰：慽疑作戚。周壽昌曰：說文慽、憂也，卽慼字。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爲中郎將而加諸曹侍中也。加諸曹得受尚書事，加侍中得出入禁中。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音鉅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鉅字上當有音字。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卽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反。躪音藺。〔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上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人字上當有音字。長安中大亂。〔補注〕先謙曰、官本長安上有正文老弱號呼四字、注文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八字、此本脫。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僞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爲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肜爲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

上商部屬按問。如淳曰，部屬猥差次，差次其屬令治之。〔補注〕宋祁曰，巳字疑作以，按字疑作案。沈欽韓曰，如說非也。續志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宋丙吉較東曹案邊長吏，蓋郡國皆東曹所部，屬者其掾屬也。鳳曰

曉商。師古曰，曉，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按疑作案。商不聽，竟奏免彤。

奏果寢不下。〔補注〕宋祁曰，寢疑作寖。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補注〕周壽昌曰，即下張匡對中所云願問狀定上書也。天子以爲闇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補注〕先謙曰，此在成帝初，不當司隸校尉，省文。先是皇太后嘗詔

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

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

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史丹也。〔補注〕劉敞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一句。上以匡章下丹等令問匡也。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劉奉世曰，孟說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謂之中朝，當屬下句云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而後云匡對曰。齊召南曰，案敞及奉世說是，師古誤斷下朝者爲句。上文張匡願對近臣陳日蝕咎，所謂近臣即指中朝將軍侍中等官也。周壽昌曰，匡衡傳亦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朱博傳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與此句例同。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

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補注〕宋祁曰、性字上疑有其字。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

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師古曰、懟、音直類反。〔補注〕宋祁曰、懟、蘇音直遂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師古曰、迕、逆也。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補注〕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爲句。乃不煩注釋矣。劉攽說同。齊召南曰、劉說是。王文彬曰、遠遠色。別、別嫌疑。以分別爲說。未當。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補注〕沈欽韓曰、後漢妃妾稱貴人始此。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補注〕王文彬曰、罪本證王制。誣罔誖大臣節。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補注〕宋祁曰、易作見沬。王弼云、沬、微昧之明也。王觀國云、昧與沬義同。蘇輿曰、王莽傳引亦作昧。不作沬。易釋文云、鄭作昧。與此合。服虔說易昧義云、日中而昏也。案此引以證日蝕。非移引以循日中無光。知服說是。西漢舊義。子夏傳以爲星之小者。字林以爲斗杓後星。皆爲異讀。今易無則字。王觀國學林九引此條亦無。疑衍文。據蘇注。似正文元有无咎二字。先謙曰、宜本注。君上有人字。

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師古曰、卒、終也。怵、古惕字。]〔補注〕宋祁曰、勃傳及天文志五行志皆無是事。疑匡妄爲此言以害商爾。怵與惕同。二字文雖異其音訓則一。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補注〕錢大昭曰、意當作竟。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竟。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補注〕劉攽曰、春申君獻妾。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疑匡自誤。非傳者之失。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補注〕宋祁曰、訐、蕭該音九列反。引字林面相斥罪也。浙本音居叉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

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亨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寫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吕厚刑。臣恐吕爲聖主富於春秋。即位吕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吕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吕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吕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吕進其私。師古曰。回、衺也。辟讀曰僻。執左道吕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內寺是也。〔補注〕先謙曰。若盧說詳百官表。上素重商。知臣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吕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補注〕宋祁曰。而字下疑有過字。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吕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

三日發病。歐血薨。(補注)先謙曰。官本歐作歐。 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衞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補注)先謙曰下有說文 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衞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衞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倚字下當有音字。 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尊字。引宋祁曰。監本作即尊位。 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補注)沈欽韓曰。表將陵侯史子回封二千六百戶。 玄平臺侯。(補注)沈欽韓曰。表云字子叔。侯二千五百戶。先謙曰。官本玄下有爲字。 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補注)沈欽韓曰。表云高字子旻。封三千五百戶。

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補注〕宋祁曰，間、考作後，越本作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也。或置鼙鼓殿下，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檻，軒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頹。擿音持益反。一曰擿，磓也，音丁歷反。磓音丁回反。〔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宙合篇，鼓之有椁，擿擋則擊。先謙曰：官本注無軒字，注末有蕭昭曰擿持歷反如淳音摘十一字，磓作碓，誤。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咲。師古曰：咲，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補注〕先謙曰，

官本考證曰。案建昭四年事也。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師古曰。同歲同養。目至於壯大。〔補注〕先謙曰。官本同養作具養。是。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
目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目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
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目爲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
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補注〕王念孫曰。或無后字。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太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太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太子希得進見。則文義不具。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太子。漢紀同。元后傳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先謙曰。官本無后。下同。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
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忽忽、不和也。數問尚書目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衞尉侍中。與皇后太
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目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靑蒲上。應劭曰。靑緣蒲
席也。應劭曰。目靑規地曰靑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目蒲靑爲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言曰。皇太子目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

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爲臣子。〔補注〕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周夏公謂如顏讀亦通。先謙曰。通鑑胡注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安得也。）丹卽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卻、退也。離席蒲上。）上因納謂丹曰。（〔補注〕周壽昌曰。上因納丹毋動搖太子之言而獎之。）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還、旋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唏音許旣反。）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卽位。擢丹爲長樂衞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補注〕宋祁曰。徙字下當有丹字。）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補注〕先謙曰。官本忠作中。）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才喩反。聚

邑居也。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疏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補注〕齊召南曰：案表，丹兄名衎，即樂陵嚴侯也。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補注〕周壽昌曰：案百官表在永始三年。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補注〕沈欽韓曰：諸補表，斐宜君，成王孫，坐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

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卽位。以喜爲衞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旣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太后從父弟也 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補注〕劉敞曰親當作新。 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 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尙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衞。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 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閒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遂使人反閒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補注〕宋祁曰。注

未當有於字。師古曰、導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煇、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賢、則傅氏與其異乎二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導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煇、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賢、則傅氏與其廢、亦知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補注〕蘇輿曰、漢世君字上下通稱。此君稱臣也。王尊傳尊女云、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此子稱父也。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由、用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弃教命、毀其族類。〔補注〕先謙曰、尚書作方命。今文作放。馬、鄭、王皆作方。今文說方爲放。方與放文異義同。亦見朱博傳。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卽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師古曰、愨、謹也。音口角反。雖與故定陶太后

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目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目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目故高安侯莫府賜喜。〔補注〕錢大昕曰。高安侯謂董賢也。漢制。將軍出征有莫府。而列將軍在京師者亦有莫府之稱。霍光薨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霍光傳）楊敞給事大將軍莫府（楊敞傳）張安世以衞將軍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張安世傳）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蔡義傳）杜欽在大將軍莫府（馮野王傳）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莫府得舉吏如將軍（元后傳）大將軍王鳳秉政陳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朱博傳）王鳳奏陳湯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陳湯傳）張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本傳）楊興說史高曰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匡衡傳）是也。董賢書爲大司馬衞將軍後雖去將軍號而司馬亦典兵之官。故居第稱莫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目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案表。高武侯傅喜。封十五年薨。建國二年。侯勁嗣。然則喜子名勁。史特以無關緊要故略之。非不得其子名也。王念孫曰。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邛成侯及商鳳三家也。〔補注〕周壽昌曰。邛成。宣帝王后之族。王奉光。王舜。王駿。王章。王成。諸入陽平之王。元帝王后之族。王禁。王鳳。王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人。涿郡之王。史皇孫之妻黨。王武。王無故。皆目宣帝舅封侯。商則武子。與諡某武侯之王商又別。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賢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補注〕宋祁曰。事當作士。其勢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其位。是爲曠官。故云曠貴。

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導。傅讀曰附。〔補注〕周壽昌曰：禮，天子之元子，注：謂君副主也。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曰字也字。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贊。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郯音談。〔補注〕宋祁曰。贛如淄音鑽。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吏。引宋祁曰。吏疑是史。齊召南曰。案百官表。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先謙案如淳注。治水官也。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補注〕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先謙曰。不其。琅邪縣。今萊州府即墨縣西南。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行字下當有音字。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自宣自從也。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欲舉宣。故得遷也。樂音洛。浪音郎。〔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地理志樂浪郡有兩部都尉。其南部都尉治昭明縣。東部都尉治不而縣。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爲刺史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補注〕先謙曰。官本宛下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宛字下當有音字。志作冤句。濟陰縣。今曹州府荷澤縣西南。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

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弗遑暇食。宣引此言也。仄。古側字也。佚與逸同。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竹字上當有音字。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補注〕先謙曰。獨疑猶字之誤。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擧劾。妄爲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擧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與。讀曰豫。豫。干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二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勞字下。來字下並當有音字。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鬲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宣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

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繇是知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九十六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求共庇蔭。因與一頭。雨霽當別。因共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怨。宣曰。然。因知當狀。因詰責之。具服。縑悉還本主。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始高陵令楊湛。〔補注〕先謙曰。官本陽作楊。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補注〕宋祁曰。紂疑作尉字。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己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補注〕周壽昌曰。漢律。科吏臧至十金。即死罪。馮野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案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翟義傳。宛令劉立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皆可證。故

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爲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宣書記相當。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讀曰謫。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古曰：言歛取錢財，以供給爲非法之用。〔補注〕宋祁曰：賊字浙本作賦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歛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讀曰價。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舉者，故云然。〔補注〕宋祁曰：以明疑作已。洪頤煊曰：舉者，即今所謂罪坐舉主也。陳湯傳富平侯張勃舉湯，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二百戶。何武傳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盤辟雅拜，坐左遷楚內史。皆其證。先謙曰：以已字通。故使掾平鐫令。如淳曰：平鐫，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爲光武鐫說其將帥，此爲徐以微言鐫礱遲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鐫謂琢礱也。鐫音子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云：案晉灼之意，引鐫與之言，能無說乎。出論語巽語之言。案依鄧展鐫音子緣反，與此引晉灼不同。先謙案官本此爲作此猶。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路之言也。列，次也。言自審己之力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遷人且代游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

〔補注〕先謙曰。頻陽在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為數郡吏。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補注〕先謙曰。此以孝廉舉郎者。郊祀所載孝者是也。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先謙曰。粟邑在今同州府白水縣西北八十里。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補注〕錢大昭曰。地理志樓煩屬雁門郡。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畤令雖有材不稱職。得改之。〔補注〕錢大昭曰。後漢蔡琫五種。拜高密侯相。以能換為衙相。今縣令有人地稱不相宜者。上官奏請交易其任。為對調。古人謂之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免之曰。〔補注〕先謙曰。免勉通借。官本作勉。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補注〕先謙曰。證文王世子或以德進或以事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宋祁曰。學林云。此傳直用憮字以當誣字耳。憮有空之義。可借與誣字通用。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為而受縣之成功。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

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慚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師古曰、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應劭曰、以壹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與壹矢同、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為歡关耳。关古笑字也。〔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無笑字（徐鉉本有。）关亦不知所從。當即芺蘱之芺。說文、妖從女芺聲、女子笑也。芺留之芺亦從艸。明芺即古笑字矣。漢隸從竹從艸之字皆省作廾。後人往往相亂。如著作字當從竹。而反從艸。笑語字當從艸。而反從竹。皆由隸省而譌也。隸書艸在上者、或變為兩點一畫。故班史竟作关。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

而滅於處也。省音所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陽朔四年宣爲少府。二月遷。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虞書皐陶謨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斁、壞也。墮、音火規反。斁、音丁故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補注〕錢大昕曰、嚴延年傳雖有子貢通藝於從政不能絕也、通與達同。後漢書鄭顗傳稱黃瓊果於從政、周舉傳稱孫堪清廉果於從政、吳志士燮傳達於從政、漢人引論語皆如此讀。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轂之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烝人作烝民。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當音丁浪反。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

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嘗試之以事。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閱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踰之辠。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者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潔、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宣為御史大夫在鴻嘉元年正月癸巳、為丞相在四月庚辰。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補注〕周壽昌曰、或以相府連讀、非也。府字屬下句、上守馮翊時、自言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亦府字冠首可證。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愛日篇、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遂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僞、則但欲罷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為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字有訛）甚違召伯頌棠之義。又云、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以曠旬滿祈。豪富饒錢者、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觀王氏所論、則知公府理訟、例納錢貨、又須百日乃為證決遣也。納錢者亦周官鈞金束矢之遺意、而其弊至於小民無告、沿及東京、猶循其故。宣之相業可證矣。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

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 降者數千人。迺平。〔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成紀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自號山君。四年趙護擊之。護後為執金吾。公卿表。護字子夏。以元延元年為執金吾。 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 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補注〕先謙曰。過、責也。 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補注〕宋祁曰。多朕既不明止空虛十六字 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音鉅依反。 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 有司法君、領職解嫚。師古曰。法謂擬法以劾也。解讀曰懈。嫚與慢同。

開讒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補注〕先謙曰發焉也。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師古曰。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修遂竟服。〔補注〕先謙曰。竟服終三年。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云。賕、韋昭曰。行貨財以有求於人曰賕。字林以財枉法相謝曰賕。音巨又反。該案今人亦爲求音。

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補注〕先謙曰衆其名。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補注〕宋祁曰丞當作承。先謙曰丞承通借。不必改作。釋名敕、飭也。言不能互相警飭宣承聖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賤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音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補注〕王念孫曰手傷下原有人字。況首爲惡。明手傷人。相對爲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注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王文彬曰手傷即是傷人。班書文非脫也。文義甚明。不須四字爲句。觀下文亦作手傷。不加人字。即其證。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即廷尉屬眞也。眞字與直字相近而誤耳。以爲律曰鬭以

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曰。案晉灼曰。疻音侈。侈、裂也。韋昭曰。疻謂毀傷也。疻音胥地反。說文。疻、毆傷也。手支反。又思賠反。痏、說文。痏、病也。該案三倉云。痏、瘡也。音如鮪魚之鮪。王念孫云。案正文之痏人本作疻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兩疻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疻言痏。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疻痏。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疻字。非釋痏字也。師古曰。痏音鮪。自爲應注痏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爲舊注作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痏字。而改疻人爲痏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疻。毆傷曰痏。是疻痏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疻人爲痏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並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先謙案。官本注歐並作毆。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爲修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千故反。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

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受賕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補注〕宋祁曰。罪字上當有死字。）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補注〕周壽昌曰。漢相免為庶人終者。匡衡及宣。）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者。）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補注〕朱一新曰。公主本嫁營平侯趙欽。欽薨。主無子。見趙充國傳。）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

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補注〕周壽昌曰。主。宣帝女。外戚傳宣帝有一館陶主。爲華倢伃所生。其敬武姊耶。即敬武爲宣帝末年所生。至平帝初元已五十餘。若元始中。將六十。乃留子與亂乎。漢末政雖不綱。清議尚嚴。況與莽不協。必遭糾治。乃主薨後。太后猶欲親臨其喪。其無失德亦可證矣。此因主平日出言非莽。莽很畏惡之。觀莽傳云。窮治呂寬獄。內及敬武公主。因欲致主死。並死其子辭況也。史氏紀莽舊聞。不將年事書正。以辨其非。不得謂非巨戾也。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補注〕宋祁曰。擠。玉篇云子詣子禮二切。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披。發也。抉。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抉音一穴反。挑音它凋反。〔補注〕宋祁曰。抉字林曰抉挑也。音一穴反。蕭該案左傳云。鄭人菀抉之以出門者。又曰。以杙抉其傷。王念孫曰。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況私亂。而莽據元后詔賜之死。故主怒曰。嫂何爲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以且嫂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先謙曰。官本注一穴作古穴。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補注〕王先慎曰。觀此。莽知誣公主罪不合情理。未敢公白太后。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補注〕錢大昕曰、搏當爲捕搏之譌。師古解爲追捕擊搏、非也。王文彬曰、好客少年、好若少年爲客也。不當分釋若客屬賓客、則下好交爲覆文矣。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目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補注〕錢大昭曰、元帝永光元年、改屬三輔。博目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補注〕沈欽韓曰、韋昭辯釋名曰、督郵書掾者、郵、過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劉昭輿服志注、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傍郡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縣置屋二區、有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上州郡。風俗通曰、今吏郵書掾府督郵職掌此、案督郵本以主郵書爲職。因得糾猶長吏耳。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笞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目此顯名。爲郡功曹。久之。成帝卽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

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目高弟入爲長安令。〔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爲刺史行部。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目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補注〕宋祁曰。橫本并別本云使者還部。越本無使者三字。周壽昌曰。治所。平時刺史所居之治也。非行部時所止。故必俟其行部還。始令詣之也。下云各使屬其部從事。方是行部時所治。續志。冀州刺史治在高邑。前漢爲鄗。屬常山。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幷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目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目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補注〕周壽昌曰。惶恐。欲太守存問始起。故以惶恐二字先之。猶奏記之先言主臣。

皆發語辭也。蘇云懼新太守之威。非是。若誠懼則無以下云云。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職。〔補注〕周壽昌曰。起職。言起而就職也。明凌氏評本職字上有就字。後人加之、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師古曰。袑音紹。謂大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云。案韋昭曰。袴上曰袑。音乘矯反。鄧展音紹。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穿、

嗣也。曰是橐強慹服。師古曰：慹音之涉反。〔補注〕周壽昌曰：說文，慹，悑也，從心，執聲。悑一作怖。莊子曰子方慹然似非人，注，不動貌。與讋通，失氣也。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亡，捕不得也。〔補注〕先謙曰：姑幕在今青州府諸城縣五十里。官本注亡上有若字，捕下有之字。長吏自繫書言府。〔補注〕先謙曰：以書上白。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迺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讀曰豫。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贍反。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補注〕先謙曰：不得屏具上。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也。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補注〕周壽昌曰：如律令三字，漢制官府文移中常語。史記儒林傳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末云請著功令，佗如律令。文選載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末云如律令。東觀餘論載漢破羌檄皆有之。漢聞憙長韓仁銘碑末亦有如律令三字。本傳前云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下云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皆不專指捕盜賊也。顏注泥。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云字書曰騖，亂馳也。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云字林曰閱，其數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補注〕何焯曰：以未獲三人責部掾以下也。先謙曰：用猶以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弟入守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官本

（弟作第。）滿歲爲眞。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尙方禁。（師古曰。姓尙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闢。）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補注〕王念孫曰。大字後人所加。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瘢。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羣書治要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禁。（師古曰。抆拭、滌也。洒、音先禮反。抆、音文粉反。〔補注〕王念孫曰。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抆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竝作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抆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爲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補注〕先謙曰。如受禁賂之類。）與筆札使自記。（〔補注〕宋一新曰。便、監本作使。是。先謙曰。官本作使。）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師古曰。積累前後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反、跌、音徒結反。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閒。襲殺之。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補注〕先謙曰、奏主也。言其職固如此。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妙反〔補注〕先謙曰、若今諺云剽學。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以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故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下有爲字。此脫。意猶揣也。如知誤。當云意覆。不當作覆意矣。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卽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

奇譎如此。旨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卽位。旨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旨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出也。隨而奔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補注〕先謙曰。官本文作之。引宋祁曰。之。監本邵本作之。校本作文。〕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旨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旨考功效。其後上旨問師安昌侯張禹。禹旨爲然。及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旨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𥁞下。〕旨備三公官焉。議者多旨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

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補注〕何焯曰：王莽、蘇綽、宋神宗、皆昧此理。然何武謂不可以丞相獨兼三公之事、則可採也。　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吏舍、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補注〕宋祁曰：顏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作烏鳶用之。浙本亦作鳥。予謂烏字當作鳥字。沈欽韓曰：顏氏家訓文章篇、朝夕鳥、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其說非也。惟烏喜集廟宇、聽其人不之怪、不當爲野鳥。唐書柳仲郢傳、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廷尉樹巢皆滿。此豈可亦以爲野鳥也。周壽昌曰：顏氏當日所見漢書、或係鈔寫誤、宋氏取此孤證、欲改古書、未可信也。考御史府稱烏府、見唐制書。烏府烏蒸、見白六帖。唐張良器有烏蒸賦云、門漢長而多出、樹夕陽而烏來。正用此事。是唐以來漢書皆作烏、益可證。先謙曰：宋引顏說、前兩烏字當作鳥。　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　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

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補注〕宋祁曰。喜字上當有傅字。　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衞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補注〕宋祁曰。浙本云咨十有二牧配哉。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補注〕宋祁曰。復字下當有置字。　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　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補注〕何焯曰。每歲盡。詣京都奏事。則天下之情上通。居部九歲。則所部利病周知。中興以後。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與天子踈遠。積皆輕矣。翟方進傳爲朔方刺史。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是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不必滿九歲限也。何武爲揚州刺史五歲。入爲

丞相司直。前此則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遷潁川太守。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頹替。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補注〕何焯曰。罷刺史而置州牧。東漢遂以此亡。非特功效陵夷也。傅議是。當合後書百官志注中劉昭議觀之。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寑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補注〕何焯曰。博俠吏。趙京兆尹扶風之亞。少與蕭朱結交。晚用爲侯。未有不致敗者。況位過其量乎。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補注〕宋祁曰。陶字下當有傅字。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諂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

鄉侯。食邑二千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宋作橋鄉。又下文願還千戶。宋作還千五十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補注〕王念孫曰。尚相得死。文不成義。通鑑漢紀二十六同。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尚得相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氾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氾音凡。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玄者。以博強毅多權詐。難遽得其情。而玄易以窮詰也。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詔決即上文所稱事已前決也。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鄉讀曰嚮。傾亂政治。

姦人之雄。〔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指武篇。孔子誅少正卯曰。此姦人之雄也。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蟜音矯。〔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哀帝建平二年八月事。據公卿表。光祿勳丁望爲左將軍。執金吾公孫祿爲右將軍。至三年。蟜望始爲右將軍。此文似應云左將軍。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案呂忱曰。蟜。蟲也。巳兆反。今借以爲姓字。此葢古字無定耳。周壽昌云。禮檀弓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通志氏族略。漢有逸人蟜愼。據此則蟜之爲姓舊矣。殆國語有蟜氏之後裔歟。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舍。置也。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苕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圮族。〔補注〕先謙曰。解見傅喜傳。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補注〕蘇輿曰。本猶始也。職爲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

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苛、副也。〔補注〕先謙曰。宣本作苛細也。是此緣下稱副也而誤。器誠有極也。〔補注〕宋祁曰。別本有字下有所字。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晉灼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借二字、借雖該訓亦作藉字。若作借。何煩更云音以物借人之借。蓋傳寫之誤。何焯曰。贊得其隱。如王鳳之陷王商。毀馮野王是也。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也。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補注〕先謙曰。與傳互文見義。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三十九)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補注〕周壽昌曰孤學猶言獨學無父教之而學無所成也一曰孤學猶孤學異語以心孤句踐注孤異也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以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注化本努作怒六字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補注〕宋祁曰於母字上疑有後字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儒林傳方進[illegible]穀梁春秋於尹更始又從左氏[illegible]案讀字斷句經猶歷也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

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久舊也。與方進同經。（補注）蘇輿曰、同習經也。京房傳亦云五鹿充宗與房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官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補注）劉攽曰、多一論字。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補注）王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即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禾出囷壞都竈。師古注、都竈、烝炊之大竈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補注）先謙曰、猶言不自安。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補注）蘇輿曰、應條、謂應科條。吏有無狀。知科條所禁者。察出輒舉奏也。下云上以方進所舉應科。義同。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公卿表、慶字君穉。按方進爲丞相時。慶以琅邪太守入爲廷尉。一年。徙爲長樂少府。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公卿表、延壽字子路。安成人。河平二年。以北海太守入爲廷尉。八年卒。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坐奏劾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補注）劉敞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

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是也。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證尚書忘己之事不奏。〔補注〕劉攽曰。予謂非證尚書忘已不奏也。言及之耳。考下文可見。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補注〕蘇輿曰。謂慶自云當論贖也。猶今日坐事者。非大故。輒抵罪。但慶自設此例。非上意。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補注〕蘇輿曰。言遲疾無定。即上所云忽忘留月餘也。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爲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補注〕先謙曰。義渠在今慶陽府甯州西北。公卿表縣減萬戶爲長。長取其母。與豭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言深辱之。豭、牡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造由也。〔補注〕劉敞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先謙曰。此遣掾史督趣司隸。故以并力爲詞。逐捕亡賊。察義渠長無狀之情實。顏注未析。劉說尤非。既與司隸刺史并力逐捕。又反察其無狀乎。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補注〕錢大昭曰。寓勳。涓姓。列仙傳有齊人涓子。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

奉使。吕督察公卿吕下爲職。師古曰、督、視也。〔補注〕先謙曰、公獨表司隸督大姦猾。據續志、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今丞相宣〔補注〕先謙曰、薛宣。請遣掾史。吕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爲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誖逆順之理。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言其不當以掾督趣。

宣本不師受經術。〔補注〕葉德輝曰、宣傳云、宣經術淺、上亦輕焉。蓋自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等、以經術緣飾吏事、見重武帝、遂成一代風尚、而大臣不通經術者、往往見之彈章矣。因事吕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迺並作乃、引宋祁曰、乃、監本作迺、越本謝。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吕下。正國法度。〔補注〕周壽昌曰、案漢舊儀、丞相爲外朝。此斷丞相、故請下中朝議也。議者吕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頞過。迺就車。師古曰、頞、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補注〕

宋祁曰。撝本復有敬長二字。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自尊卑上下之禮爲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補注〕蘇輿曰。穀梁僖九年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方進習穀梁。故用其義。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補注〕先謙曰。注立乃升車上。以上文起立例之。似當更有下輿二字。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誑也。與慢同。易音弋豉反。而又詘節失度。邪讇無常。師古曰。讇、古諂字也。君遇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諂也。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橈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以爲言。墮國體。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音七容反。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補注〕先謙曰。謂浩商。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

其原。（補注）蘇輿曰、言互劾取辟之風不可長。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曰字在子下、是。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補注）蘇輿曰、言遷擢必速、若十日之一周。

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為姦利者。師古曰、榷、專也。辜榷者、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補注）宋祁曰、學林云、辜榷者、乃罪障而獨阻其利。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此說是也。師古以謂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此訓迂矣。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贓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搏、是。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法貴戚而見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

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尙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師古曰：飾讀曰飭。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補注〕何焯曰：後書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注云：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方進之事，是其徵也。沈欽韓曰：三十六日既葬後，則不計未葬前月日。舊唐書張柬之傳，弘文館直學士王玄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豈謨食漢以日易月歟。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師古曰：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補注〕周壽昌曰：逢信字少子，平陵人。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補注〕錢大昕曰：楚國不當有太守，當從陳咸傳作楚內史。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

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衞尉矣。〔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補注〕宋祁曰、官簿一作薄。王念孫曰、案景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漢僞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朱一新曰、觀師古云音主簿之簿、則所見本簿作薄無疑。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從字。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商素惜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補注〕先謙曰、杜欽也、見本傳。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旣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尺兗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之也。該

辟今讀擠。音刻委反。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㠯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而官媚邪臣。欲㠯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讀曰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不字。咸信之罰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㠯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㠯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衞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㠯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㠯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㠯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補注〕宋祁曰。浙本云。陰事發。遂下獄。先謙曰。宋引浙本與今本同。疑所見本異也。方進劾立懷姦邪。亂

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謂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已、止也。援音爰。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倫字。引宋祁曰。一作於人無倫字。監本有倫字。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尙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補注〕蘇輿曰。猶言畢死力爭。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補注〕宋祁曰。父疑作甫。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

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鸇似鷂而小、今謂之土鸇、音之然反、〔補注〕周壽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爲左氏學、求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此尙在前也、左傳、毛詩、平帝時始立學官、僅見於儒林傳贊、王文彬曰、左文十八年傳作見有禮於君者事之、見無禮於君者誅之、文省異、蘇輿曰、朱博傳贊稱之誅、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赦、云云、亦左傳義也、 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 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補注〕宋祁曰、姚本旣作知、 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補注〕宋祁曰、監本楊本云以憂發疾而死、別本越本云以憂死、錢大昭曰、閩本無發疾而三字、 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補注〕錢大昭曰、飭、閩本作飾、 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云、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 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慚、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 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補注〕宋祁曰、監本有近字、別本無、 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

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已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已爲議曹.(補注)先謙曰.互見尋傳.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蝕則頻.星孛於營室東井.熒惑守心.(補注)先謙曰.白告方進.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蜀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類.宜因而崩.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民人訛謠.斥非感名.如淳曰.斥非.井水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非溢.感名.謂燕尾涏涏是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井盤作井.先謙曰.官本注涏涏作涎涎.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杓連.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抑正直弧中也.(補注)齊召南曰.孟注是也.如張說.則與下文狼弓複矣.沈欽韓曰.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爲人表候.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注.攝提兩星傾曲.人眉似之.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弱張也.兵起之象.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湛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爲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補注)周壽昌曰.天文志.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史記正義.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此明君湛沒爲方進將死之占.張注不合.萬歲

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補注〕王鳴盛曰。萬歲之期。謂宮車晏駕。故賁麗欲以此災移於宰相也。朱一新曰。賁麗但言大臣宜當之。不言可移於相。則萬歲之解仍當從顏注。古人稱萬歲不必專指君上。顧炎武日知錄已詳言之。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觸作臣是。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罪惡。不但斥逐而已也。〔補注〕劉敞曰。宋祁改戮。闔府三百餘人。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補注〕周壽昌曰。爲上書也。時在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故賁麗言之。二月方進自殺。三月而帝亦晏駕矣。案熒惑所居之宿國受殃。心爲明堂。其大星爲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惡之。故成帝欲殺方進。以應星變也。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補注〕宋祁曰。案五行志注晉灼曰。雍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往是出舊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以鐵爲之。非出籥也。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衆多。〔補注〕宋祁曰。監本浙本作盜黨衆輩。越本作盜賊衆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斷獄歲歲多前。〔補注〕先謙曰。謂每歲加增。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妒。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間。謂近者以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補注〕先謙曰。謂流亡。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堧。城郭旁地。園田入多。妄其稅也。百人爲卒。取一人所踐常爲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踐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堧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補注〕沈欽韓曰。所謂筭及六畜也。增益鹽鐵。變更無常。〔補注〕何焯曰。此謂之及民者。詔書已許。故史不復敍。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使議者以爲不便。〔補注〕錢大昭曰。使。南監本閩本作後。先謙曰。官本使作後。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補注〕沈欽韓曰。官自賣之也。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難、罪也。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師古曰。孝經之書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

顯寵告殊告。使者去半道。丞相歸上病。使者還去白事。會晝吕丞相不起病聞。上祕之。遣九卿册贈吕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吕白素衣之。〔補注〕何焯曰。以方進塞變。故祕之而加殊禮。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補注〕宋祁曰。注文已字當作也。先謙曰。官本錯賜互易。宋說當作也也當爲已。謚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爲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爲此官。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吕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補注〕先謙曰。曲陽侯王根。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并同。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補注〕宋祁曰。相對飲。浙本無相字。景祐本無飲字。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補注〕宋祁曰。自監本作目。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補注〕周壽昌曰。內讀若納。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吕他事召立至。吕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補注〕錢大昭曰。薛宣傳云十金法重是也。沈欽韓曰。地理志鄧縣南陽都尉治所。恢亦吕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

迻邪。師古曰。因太守行縣自立自斷迻邪之獄。義曰。欲令都尉自迻。則如勿收邪。師古曰。書若都尉自迻至獄。不知本不收治。〔補注〕錢大昭曰。公羊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卽不如。齊人語。左僖二十年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與此同義。王念孫曰。師古以如勿收爲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迻。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詞。先謙曰。王說是。被環宛市。迺迻。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㠯問丞相方進。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㠯爲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㠯自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爲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靑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㠯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㠯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㠯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㠯不慚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

而名立。（〔補注〕蘇輿曰，遲名，即以身殉名之意，言殉國而死，爲名而遲也。）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逮，赴獄也。）於是以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補注〕齊召南曰，案都試日即講武日也，故下文云勒車騎材官，漢制常以秋行都試，韓延壽傳最詳，如淳以課殿最解之，非是。）斬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觀，東郡縣，在今曹州府觀城縣西。）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爲王。故義舉兵幷東平。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中尉皋丹爲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莽聞之。大懼。乃拜其黨親（〔補注〕先謙曰，胡注，孫建、劉宏、竇況，莽之黨，王邑、王駿、王況、王昌，莽之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強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

〔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城門校尉。掌十二城門。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城門校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補注〕先謙曰。莽更宗正為宗伯。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補注〕先謙曰。胡注。中少府。長樂少府也。以職在宮中。故曰中少府。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兄讀曰況。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擬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為橫壄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逯。姓也。並。名也。逯音祿。又音鹿。今東郡有逯姓。一音連行。將本逯字或作逯。今河朔有逯姓。自呼音徒數反。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官本祿作錄。行作得。羲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太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音烝。〔補注〕先謙曰。官本霸作灞。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補注〕先謙曰。館觀通作。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補注〕宋祁曰。兵字下疑有以字。莽日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補注〕朱一新曰。北監本謂作會。是。先謙曰。官本作會。通鑑同。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師古曰。斗筲。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補注〕先謙曰。

莽作大誥皆用今文尚書說。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補注〕先謙曰。書稱王若曰。此稱攝皇帝若曰。是誥書之王。是周公代王。與史記鄭注合。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已大道告於諸侯已下也。御事。主事也。〔補注〕先謙曰。書猷大誥爾多邦。釋文。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孔疏。鄭本繇在誥下。案釋詁方書繇猷並訓道。知莽用今文。與馬鄭同。應注道在告上。非其義也。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傅太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閔字下疑有也字。先謙曰。書有不少延三字。此省文。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無窮之歷服行政事。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悊。古哲字。道讀曰導。〔補注〕錢大昭曰。書作弗造哲。迪。遭造古字通。卅刻作遭。具編。史記作遭。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孔傳訓遭。下文予造天役。書作造。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嘆辭。〔補注〕錢大昕曰。大誥熙作已。已熙古文。先謙曰。惠棟云。梓材。已若茲監。已讀爲熙。歎辭也。段玉裁云。熙已皆即今之嘻字。下文已亦作熙。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擇獨勞。〔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奔走屬上讀。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敘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傅與敷。古字通用。此敘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傅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傅爲傅近。亦用今文說也。皮錫瑞曰。王說是。漢書武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魏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若涉淵水。非君攸濟。知今文皆於濟字絕句。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傅讀曰附。近音其靳反。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補注〕先謙曰。書作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段玉

疑云、以莽誥證之、今文附作比、無于字、先謙案、莽言不敢自比高皇帝、猶周公不敢比文王、顏說非。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弋季反。〔補注〕先謙曰、據傳則書器用寧王、亦謂王室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紹、承也。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西京也、言在東郡之西也。〔補注〕先謙曰、據傳則書之曰有大艱于西土、是述管叔之言也、西土即謂鎬京、大艱謂不利於孺子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補注〕王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先謙曰、據傳則書以越茲蠢殷小腆爲句、誕敢紀其敘、紀是犯之誤。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師古曰、呰、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呰與疵同。〔補注〕洪頤煊曰、以今大誥證之、遺我寶龜四字、當涉上文而衍、居本已誤。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呰韋昭音疵、呰字則有音於地理志及序錄中已具也。先謙案、書作疵。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右讀曰佑。〔補注〕先謙曰、據傳則書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爲一句、日者誤爲天書、復反猶反復、鄙當作圖、圖亦謀也、謀猶度也、愛之斯助之、與此右助同意、篆采命從、皮錫瑞說。粵其聞日、孟康曰、粵音越、猶上聞日也。師古曰、粵、發語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日作曰、引宋祁曰、景本曰作日。皮錫瑞云、書今莊今異曰五字難通、據傳今文有異。宗室之儁有四百人、孟康曰、諸劉見在者。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補注〕王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儁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

賓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古整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義音儀。既文穎從東觀。發或作獻。從金獻發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安衆黎儀。假討姦稽泰山都尉孔宙碑。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寧。邑令費鳳碑。黎儀痛傷泣涕連漣。黎儀即皐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作黎儀。則皐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即古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民儀響慕。羣英影附。亦用今文也。予敬曰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補注）先謙曰。據此則莽予冀之冀當訓敬。今文多一終字。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書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爲美也。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囙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曰。逋、亡也。播、散也。尒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尒衆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尊敬。不可征討。（補注）先謙曰。據傳於小子族父。則當今文越予小子考句絕。考翼叔衆弟皆王族父。故云考也。帝不違卜。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補注）皮錫瑞曰。非諸於帝王宮室王等字皆易爲帝。此文義同。周稱王。漢稱帝也。顏說以爲天命。非。先謙曰。據傳帝王皆不違卜。今文無帝字。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補注）先謙曰。據傳非肆予沖人永思艱。予下當有爲字。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曰爲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重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己身也。（補注）先謙曰。顏注從遺字絕句。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

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補注)齊召南曰、案泉陵王子侯表作衆陵。據地理志、泉陵侯國屬零陵郡。則此文是衆誤也。皮錫瑞曰、義彼謂義其人。江聲云義讀爲儀。儀度也。非。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已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班謂布行也。(補注)王文彬曰、禮明堂位之文。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卽謂孺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君也。言明君之事還孺子。(補注)皮錫瑞曰、據莽擬經文、則書誥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必以爲周公假爲國君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寧考之觀猷也。先謙曰、官本予作子、是。熙爲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歎而言。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已成三阨。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劉奉世曰、阨者國統三絕也。隊極厥命。師古曰、隊、落也。極、盡也。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補注)先謙曰、書僭作替。段玉裁云、篇末云天命不僭、此作僭爲是。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衆、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補注)先謙曰、據此書天休于寧王、亦謂安王室。與上寧王同訓。惟卜用上無寧王二字也。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惠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孟康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爲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陰精女主聖

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月入懷。陰精女主之祥。配元生成。㠯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㠯祐我帝室。㠯安我大宗。（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㠯紹我後嗣。㠯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嗣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適讀曰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爲帝室。不得止。（補注）王文彬曰。左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此疑用其文。是㠯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畤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者。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㠯受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㠯威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㠯威遠辟至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壄。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壄。洛所出。皆有圖書。故本書之壄。古野字。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㠯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

也。

烏虖。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因為難。更益強大。〔補注〕宋一新曰。北監本用作明。是。先謙曰。洪此。知非弱我丕丕基訓始。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克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補注〕先謙曰。非不作丕。丕不同字。今文作不。於義爲優。爾知寧王若勤哉。鄭注以受命曰寧王。指文王書也。以太皇太后代寧王。是今文亦不讀以寧王爲安王室也。天毖勞我成功所。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補注〕先謙曰。書天閟毖我成功所。段玉裁云。閟毖不當複用。閟是衍文。今文多勞字。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補注〕先謙曰。顏訓肆爲陳。陳在予上。不詞。當從上文訓故。告者曉譬之。與書化誘義同。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補注〕皮錫瑞曰。孔光傳引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與此義合。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書其考我民。此增字釋之。使人易曉也。江聲云。淮南氾論。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又說林訓。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考有瑕累之義。先謙案。顏訓累爲託。猶今人言以此累汝矣。書前寧人。此易爲祖宗安人。下文則直作祖宗。不云安人。知今文訓義亦隨文變改也。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來到反。〔補注〕先謙曰。書天亦惟用勤毖我民。段玉裁云。據此。今文無毖字。攸受休畢。畢當爲弼。故此易爲輔。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

意則子當築室而御名勞欲已成之〔補注〕宋一新曰御名卽構字宋避高宗諱先謙曰官本注築室作築堂是御名二字作構 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 師古曰父舊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爲菑一曰田一歲曰菑

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弃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 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言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言公義〔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正作此書若後案祖宗在上迺有義信效湯武伐其子孫爾爵爲民之長者其可相勸弗救乎段玉裁云書作乃有友伐厥子此易友爲效湯武者妥爻二字音形相亂今文盡作爻而說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 烏虖肆哉 師古曰肆陳也勤令陳力 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其勉助國道明 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非已助國也〔補注〕先謙曰書爽邦由哲孫星衍云方書廣雅爽、𡾊也猛孟聲近釋詁孟勉也說文爽明也明都卽孟諸明孟字通是明亦勉也故莽誥易爽爲勉 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 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蹈道而知天命〔補注〕錢大昭曰此下脫正文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九字又脫注文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十九字南監本閩本皆有惟汲古本脫王念孫曰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爲命既文命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宋一新曰北監本不脫先謙曰官本不脫下文降定作降定則此作不得易定義自貫注似不必改定爲法疑古文法字亦當爲定據因形近而誤也 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艱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 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迺大爲艱難自于國紀是自相誅殺伐其室也艱古艱字〔補注〕先謙曰書誕鄰胥伐于厥室據此知今文以大逆訓誕鄰也孫星衍云說文迻行難也或作𨘢𨘢讀通皆字誕鄰卽大難也 予永念曰

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師古曰。嗇夫治田者。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意終竟田晦之事。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功。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下卜作于。江聲云。予曷爲窮極之於卜哉。以衆心不安。今既卜矣。曷敢不惟卜是從乎。先謙案。據莽誥。敢弗于從。亦訓敢不卜從。顧依僞孔傳訓爲往從。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書不可不從也。(補注)先謙曰。據莽誥明彼指亦同旨訓美。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卜兆陳列惟如此。(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兆陳。引宋祁曰。邵本兆作卜。迺遣大夫淵聖御名。譚等。(補注)周壽昌曰。據後書桓譚傳。譚爲掌樂大夫。先謙曰。官本淵聖御名作桓。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言其出使能明告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諸將東破陳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曰考城。(補注)錢大昭曰。破字誤。南監本閩本作至。先謙曰。官本作至。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矣。(補注)先謙曰。官本矣作也。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古早字。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補注)宋祁曰。監本、越本、郭本託作孤。別本云養六尺之孤。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惟、

恩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散作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吕爲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烈，業也。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吕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毒殺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嫉害也。（補注）王念孫曰，靜言令色即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則靜非安靜之訓也。古文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今文作惟諓諓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竫。又作諍。文十二年公羊傳引作惟諓諓善竫言。王注楚辭九歎曰。靜言諓諓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諓諓，讒言貌也。引書曰。諓諓竫言。潛夫論救邊篇。諓諓善竫。並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賈逵注。諓諓，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尚書曰。惟諓諓善靜言。是靜言即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補注）劉奉世曰，義發兵時。東平相蘇隆。此輔未喻。或者當爲傳聲之誤也。宋祁曰，前云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執捕械繫。欲吕威民。先自相被吕反逆大惡。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轉

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壘。師古曰。言人多而累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討海內之讎。功効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韍縌。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縌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韍所以繫印也。縌者。系也。謂遂受之也。即。就也。韍音弗。縌音逆。〔補注〕宋祁曰。注文系字上當有其字。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破之。義與劉信棄軍庸亡。孟康曰。言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翟義東郡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師古曰。斄讀曰邰。劫略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衞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

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中郎將李棽爲厭難將軍。師古曰、棽音所林反。〔補注〕宋祁曰、服虔棽音禁。如淳音琴。說文丑心反。音均音參。參音森。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迺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迺并錄。以小大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補注〕周壽昌曰、書其敍功封爵策命如此云爾。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眞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謂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王引之曰、鴈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鴈。古謂鵝爲鴈。說見經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師古曰、俶音土

歷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補注〕宋祁曰。恐有當作恐其。大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師古曰。晉解其本族。自絕於翟氏。〔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以避害下。以避害。毋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師古曰。汙、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補注〕沈欽韓曰。全唐文七百三十三載長孫俊漢丞相翟公廟碑云。猗氏城西五里。曰漢故丞相翟子威之塋。公本汝南上蔡人。舊郡本籍。值東郡之敗。其餘子孫逃難西逕。改於此。故諸孫代爲河東猗氏人。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幷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鱷鯢、大魚爲害者也。以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乂也。慝、惡也。鱷、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觀、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乂作艾。胡注。崔豹古今注。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蓋鯨鯢有力能噬食小魚。故以喻夫強暴而陵弱者。而導從數萬子。以喻渠大海中亦有渠魁之義。鱷古鯨字。逆者反虜劉信、翟義。誖逆作亂於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盩厔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中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長安志。司竹監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晉地道記。司竹都尉治鄠縣。其園周百里。以供國用。義甯元年。唐高祖起兵。其第三女平陽公主。聚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先謙曰。官本注中作今。是。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補注〕洪頤煊曰。義守東郡。并東平。濮陽、東郡治。無鹽、東

平治。殄滅於圂。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晉太康中始平郡治槐里，其城遷帶防陸，舊堤尚在，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長安志興平縣百頃泊、宋泊、曲泊，並有蒲魚之利，隋開皇十五年各築隄防，護槐里故城，在縣東南十里。） 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 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補注）先謙曰，胡注，濮陽、無鹽、圉，義黨之尸，槐里、盩厔，明、鴻黨之尸。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曰，字林作栫，栫，柴木壅也，在見反。該案，今作薦字者，借以為栫字。 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 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言其溉灌及魚鼈萑蒲之利，以多財用。（補注）沈欽韓曰，明志，汝寧府汝陽縣東有鴻卻陂。 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錢大昭曰，事當作視，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視。 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溉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晚反。

食音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不生上有爾字。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乎之反覆猶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賁謂孟賁。育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本政篇。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十萬人。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平君之禮。義勇發憤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御覽引汝穎士論曰。穎川士雖抗節。未有如汝南翟文仲破家為國者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衞司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衞司馬衞尉屬官使送郅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郅音質為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何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建昭三年衞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補注〕沈欽韓曰杜欽傳云舉賢良方正帝紀亦有賢良字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慶忌陽城侯劉德之孫安民之子自宗正徙為太常案慶忌為太常在建始二年任五年免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敕同敕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政下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率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補注〕何焯曰作師舉為

是。蘇輿曰、作帥是也。帥與率同。儀禮、帥古文作率。本書多言率意（見文紀）又言悉意。帥率悉三字聲義得相通。悉、盡也。帥意猶言悉意。突揭莊傳帥與之同。若樂與此義同。燕見紬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韋昭曰、繹、陳也六字。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庶、衆也。徵、證也。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知、若也。般讀與盤同。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迺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猶深也。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於女色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補注）錢大昭曰、此及下文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皆當讀為抑。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與讀曰歟。下皆類此。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補注）先謙曰、或、惑同。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幽王惑之、卒有犬戎之禍。閻妻驕

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曰：劉氏曰：閻音淫，甚案毛詩作豔妻。齊召南云：案毛詩說，豔妻即指褒姒，此另指一人，蓋齊魯韓三家詩字句本有不同，不可執毛詩以難三家也。班婕好亦曰：哀褒閻之爲郵。錢大昭云：永用魯詩，故爲閻。魯詩以閻妻爲厲王后，鄭箋從之，詩正義引中候摘雒戒云「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哉震」。既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讀古今字耳。以剡對姬，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本傳下文永又言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又云抑褒閻之亂，褒閻對舉，魯說爲長。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也。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疇之義也。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師古曰：損，減也。閒讀曰閑。勞，憂也。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師古曰：笑，古笑字。絕郤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郤，退也。享，當也。言所爲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曰，天不祐之，不歆享其祀也。與義同。〔補注〕錢大昕曰：義，古儀字。書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當御貫獻而不受也。與下文不享上帝義自不同，師古兩解皆誤。先謙曰：官本注末有蕭該曰「享，呼庚反」七字。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以往繼體嗣立之王，毋過欲於酒，毋放於田獵，惟宜正身共己也。共讀曰恭。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曰蜚作與蜚同。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愼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無致字。別本作之所愼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謂堯以二女妻舜，觀其治家，欲使治國，而舜能敕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遂受堯禪也。飭與敕同。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復見，遂勤政事，爲霸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釋，非本實也。伯讀曰霸。〔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直諫篇、說苑正諫篇並云丹之姬，是荊文王事。正諫篇又云莊王立鼓鐘之閒，左伏陽姬，右擁越姬。未知谷永所用何本作夏姬，文義亦亂。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師古曰：解並在五行志。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次而進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國人作此詩以刺之。永書此者，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補注〕劉奉世曰：案永後疏云：建始、河平許、班之貴，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未當有趙昭儀也。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也。遠音于萬反。父讀曰甫。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舜臣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四輔

既備。成王厥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斷保文武受命、亂爲四輔。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齊栗、言其整齊萬事、嚴栗
敬也。(補注)何焯曰、齊常讀側加反。先謙曰、官本注無非字、嘗作常、是。 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侍長事者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 皆使學先王之
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孚、信也。 則左右肅艾。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乂。乂、治也。 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
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蓋今本之誤。孔安國傳作先正是也。其下文又曰、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即指此先正矣。謂以此傳光明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安國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尚書者邪。王念孫曰、案齊說二段皆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 未有左右正而百
官枉者也。師古曰、枉、曲也。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簡、略也。謂輕慢也。 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
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師古曰、程、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能下。 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
之譖愬。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寖潤、積漸之深也。比音頻寐反。 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
小人日銷。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乂。其下亦同。 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居官者三年一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

者。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乂治能之士並在官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爲十二州。處所離遠相制之道微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靑、徐、荊、楊、雍、梁、幽、幷、營也。〔補注〕先謙曰。堯時分十二州。詳地理志。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絀。益選溫良上德之士。㠯親萬姓。師古曰。親謂愛養之。平刑釋冤。㠯理民命。師古曰。釋、解也。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爲一月。〔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是爲一時。是。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苦此疾惡。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懷、和也。保、安也。〔補注〕蘇輿曰。此今文尚書。與石經同。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㠯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

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錫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威以六極。畏，罰之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之解已具於前。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敬而修德以禦災。（補注）沈欽韓曰：五行傳作六伐，伐罰義同。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也。不當天心。上帝不豫，師古曰：豫，悅也。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晉灼曰：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聽，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角，競也。（補注）宋祁曰：競疑作較。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師古曰：末殺，埽滅也。滿讕，誣罔也。殺音先葛反。讕音來寒反。（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俶真訓，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注，弊摋猶雜糅。弊音敝遊之敝，摋讀楚人言殺。釋名，摩娑猶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與弊摋音義同。滿，謨官切，義同謾。說文，讕，詆讕也。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滿讕或音漫。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師古曰：自甲至己凡六日也。溱與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

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卽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書任用之。授以權也。陰欲自託。迺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葷粥冒頓之患。師古曰。粥、音弋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弋作弋。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晏、安也。諸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補注〕先謙曰。燕、梁、燕王旦、梁孝王也。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齊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補注〕何焯曰。互、古字作𠀤。與牙不同。顏從解頗乖小學。沈欽韓曰。歐顏互俗作𠀤。非古字。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申伯、宣王之舅。谷永以之況王鳳也。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敬慎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反。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上官桀。博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補注〕宋祁曰。一本新曰出當爲比。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閑也。其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補注〕宋祁曰。蘇林曰。濫、氾也。淳音作檻。閑也。晉灼曰。於義蘇音是。蕭該案。蘇濫氾者。字林曰。濫、氾濫也。濫音力暫反。如淳曰。檻閑者。字林曰。檻、櫳也。一曰。圈也。丁斬反。又力甘反。宦官或無宦字。顏注文關字。越本作閑。蘇輿曰。文選西京賦薛注。檻、閑也。廣雅。闌、遮也。檻塞猶遮塞。若今云擁塞矣。諸說皆未了。京房傳。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義同。漢時天地有變。輒歸大臣以塞責之。如成帝殺翟方進。終無解於災異之厄。是則塞異之害也。雖

永此言意在詆王氏，無足取耳。先謙曰，官本注閒作閑，據宋祁所見本作閒。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師古曰，舍，廢置也。晻字與暗同，又音一感反。〔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士欲行義白名，說苑立節篇作著名。此白過亦即著明之過也。先謙曰，下文白罪亦同。胡注，舍，置也，讀曰捨。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次下亦同。重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爲大不可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補注〕先謙曰，官本委作遂，引宋祁曰，遂或作委。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師古曰，較，明貌。〔補注〕先謙曰，官本貌下有也字，引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删。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事，〔補注〕先謙曰，官本事作士，是。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於綺反。與，讀曰歟。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已，甚也。〔補注〕王文彬曰，詩學記，比物醜類。鄭注，醜猶比也。言二者之徵兆已相連比而見也。顏訓已爲甚，則解醜爲醜恥之義，殆非。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駮，不周徧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爲鳳洗前過也。〔補注〕劉奉

書曰宋王章書奉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爲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爲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爲上第擢爲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先謙曰胡注此時鳳營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爲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周壽昌云宋說對書闕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是書字之譌亦誤考漢初高帝納薄后生文帝景帝王后先在民間嫁金氏生一女景帝納之生武帝漢世親宗室法如此故永敢爲此言 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 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補注）蘇輿曰公羊傳所謂母以子貴也 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閒 師古曰求當也令音力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求作直是胡注引同又引鄭玄云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者也 以遇天所開右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補注）蘇輿曰開右卽啓佑漢張壽碑 慰釋皇太后之憂慍 師古曰釋散也（補注）蘇輿曰慰當作尉本書從心者皆後人加之 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反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補注）王念孫曰案則不深察若不深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補注）沈欽韓曰隋五行志洪範傳曰石自高隕者君將有危殆也 將發不久（補注）蘇輿曰言不久將發也與翟方進傳必在相位不久同一語例 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 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巳語終辭也（補注）先謙曰關猶白通其計策於上前 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 師古曰間音居莧反 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

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爲鳳書而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爲誠天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即作則。引宋祁曰。則字姚本改作即。蘇輿云。則即字通。以劉若。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讀曰縱。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十作千。引宋祁曰。姚本改千作十。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旣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補注〕沈欽韓曰。齊出者。疑其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也。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容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筲音所交反。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介紹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讀曰悅。擢之皁衣之吏。〔補注〕沈欽韓曰。永爲太常丞。掌祭祀小事。輿服志。祀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袀玄。張敞云。備皁衣二十餘年。亦謂侍祠服之。非袀衣也。厠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納也。膚受、謂初入皮膚。至骨髓。言其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初字。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師古曰。察、明也。悊、智也。

昔豫子吞炭壞形．吕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爲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吕變其聲．漆而吕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隕首公門．吕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者．齊湣王更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到宮門自剄．吕明孟嘗之心．〔補注〕沈欽韓曰．此當爲北郭騷自刎以白晏子．事見晏子雜篇及呂覽士節篇．死復恩輒．師古所引見史記孟嘗君傳．一事而傳異也．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吕自代．上從之．吕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補注〕先謙曰．陽朔三年．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邵．其下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宜在上將久矣．吕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絫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絫．古累字．累親疏．謂稽累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一．師古曰．言萬分之一．〔補注〕王文彬曰．宜本作萬分．以下文報塞萬分證之．疑作萬分者是．屬聞吕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補注〕蘇輿曰．屬猶頃也．史丹傳．臣猥被屬病．此義同．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于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

也。恐稱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太伯。王季之兄也。退不爲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爲君侯安此。〔補注〕周壽昌曰。書中自稱小子始此。謂得其群。大臧。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師古曰。擁。持也。可謂富貴之極。〔補注〕宋祁曰。之疑作至。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與孜同。執伊尹之強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師古曰。章。明也。篤行三者。迺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也。享。當也。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尙在桑榆之閒。〔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衆王音也。永見音爲司馬。以疏闊親。自以位適。故以太白喻司馬。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依違從苟合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

尾。其逆常也。〔補注〕宋祁曰、常字下疑有道字。先謙曰、常與對文、不當有道字。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者、行之以剛則能成也。故激勸之云爾。〔補注〕周壽昌曰、左傳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杜注、沈漸猶滯溺也。釋文、漸以廉反。史記宋世家亦引作沈漸。先謙曰、官本注潛作漸、是。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永自知有忤於音、故以此書自救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爲護苑使者。〔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牧苑在西北邊郡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衛將軍。〔補注〕先謙曰、永始二年。永迺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諸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求有所問、令尚書郎受之。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有即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師古曰、迭音徒結反。更音工衡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變改更三字誤倒、當作更變。改當爲政。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政與易姓對文、政因字形相似而誤。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

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無有能危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補注〕先謙曰。今易作危者安其位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補注〕先謙曰。胡注。劉攽曰。芻采薪曰蕘。文王聽于芻蕘。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爲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補注〕先謙曰。李光地云。永爲異姓遊說。漢以火德王。如何反以黑龍爲同姓。案漢以火王。水滅火。異姓爲陰類。此則王氏竊嗣之兆。龍陽德。由小之大。師古曰。言因小以至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補注〕先謙曰。廣陵王胥昌邑王賀。臣恐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補注〕宋祁曰。元年當作去年。沈欽韓曰。成紀。永始二年紀曰。黑龍見於東萊。與此同在元年。荀紀編於二年冬。彼誤也。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補注〕錢大昕曰。五行志。成紀。己未皆作癸未。沈欽韓曰。癸未與乙酉相距二日。此誤。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補注〕先謙曰。官本並二字。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

代所吕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妲己。書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殘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書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烕亦滅也。書火燎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迺為褒姒所滅。烕甚其甚也。烕音呼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宋作能。引宋祁曰：說文曰烕，滅也，從火戌聲。火死乃戌，陽氣至戌而盡。音許滅反。烕本能作寧，注文並作能。王念孫云：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說。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寧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燎火方盛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為褒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相同。左昭十二年傳：「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能、為、則三字相對為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為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為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序佞幸傳：「非唯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先王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聲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疏曰：「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為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寧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寧或滅之」（宋云：姚本能作寧，此依毛詩改也）。寧亦乃也。鄭箋誤解寧字，說見經義述聞「寧或滅之」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也。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湛，溺也。秦所

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補注〕先謙曰：胡注，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七年崩，二世三年而亡，其有天下財十六年。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饋饋而已，無所必遂。〔補注〕王文彬曰：遂，成也，言婦道無成。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讀曰預。詩曰：懿厥悊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悊，智也。言幽王以悊婦為美，實惡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補注〕先謙曰：今詩匪上有亂字，據顏注當有。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横音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性反。〔補注〕劉奉世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榜箠瘠於炮格。師古曰：瘠，瘦也。炮格，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以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瘠音千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格作烙，火下無上字。考證引蘇林音義曰：榜音彭。王念孫云：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沈欽韓云：呂覽過理篇：糟丘酒池，肉圃為格。高注：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為

樂。御覽八十四。桓子新論曰。紂無道。闕金為格。諸書皆訛為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音扶目反。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謂曰轎。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補注〕王念孫曰。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為建議劾治。此曲為之說也。建當為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莽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隸書逮或作逮。（見漢北海相景君銘。郎中鄭固碑。）與逮相似。故逮譌作建。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拷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補注〕沈欽韓曰。唐置捉錢令史。為官生息似之。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孟康曰。既、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在其辜下。以昭其辜。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補注〕周壽昌曰。帝與張放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時有張公子之號。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僄、疾也。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反。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恆。如烏鳥之集。〔補注〕先謙曰。通鑑飲醉作醉飽。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黽勉也。遁、流遁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師古曰。黽勉、言不息也。遁、流遁也。言流遁為樂。與此異。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

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目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當敬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法作發。是。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補注)宋祁曰。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沈欽韓曰。繁露王道篇。楚靈王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女同汝)盡則見。女水涌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靡敝天下。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晉灼曰。盱音吁。盱、大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注末有廣大營表四字。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餧死於道。目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餧、餒也。冗、音人勇反。餧音奴賄反。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畜讀曰蓄。上下俱匱。無目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目失之。目鏡考己行。師古曰。鏡、謂監照之考校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之所爲。過於前儉。皆與永言同。(補注)先謙曰。言所行與前代失天下之事合。非謂與永言同也。顏注誤。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

道。違先祖法度。或㠯中興。或㠯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爲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嫷出之具。師古曰。嫷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補注〕宋祁曰。嫷本嫷作姷。音又。耦也。蕭該音義。嫷作姷。音佑。王念孫曰。案嫷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爲惰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姷出。說文。姷。耦也。從女。有聲。讀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姷出者。謂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鬬免遊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姷出之具也。姷與嫷字相似。世人多見嫷少見姷。故姷譌爲嫷矣。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師古曰。貳謂重爲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㠯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補注〕何焯曰。時嬖倖小人。亦有奏請於玉堂待詔之中者。故並舉椒房玉堂言之。周壽昌曰。揚雄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注。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是玉堂非止一處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格之陷阱。〔補注〕先謙曰。官本格作烙。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㠯事上者。㠯塞天下之望。且

寑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卹振捄困乏之人。呂弭遠方。師古曰。捄、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呂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迭異也。貫音工瑞反。（補注）宋祁曰。工端反。當作工斷反。王念孫曰。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服、事也。廣雅。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夙夜孳孳。婁省無怠。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屢省、屢自觀省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纖介之邪。不復載心。（補注）宋祁曰。載當作惑。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加禮而答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動之。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廄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

上意亦解。自悔。〔補注〕先謙曰。悔遣攻永也。明年。徵永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衞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補注〕錢大昭曰。草野。南監本閩本竝作野草。先謙曰。官本作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衞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職當諫諍。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爲諫官。但爲守耳。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綏。安也。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將死。委柩後寢。衞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揚憂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侯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思慮。而在王室。臣永幸得給

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衆也。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洽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補注〕先謙曰、胡注、五徵、即洪範之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也。百姓壽考。庶屮蕃滋。師古曰、庶、衆也、屮、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為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師古曰、湛讀曰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逖、遠也。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悖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洪範之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補注〕先謙曰、胡注、洪範五行傳、草木之異、謂之妖、蟲豸之異、謂之孽。茀星耀光。師古曰、茀與孛同、音步內反。饑饉荐臻。百姓短折。

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補注）沈欽韓曰、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篇、洽、徧徹也。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補注）先謙曰、如詩哀碩大天不降譴是也。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爲惡、不復適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讀曰仲。陛下承八世之功業。（補注）先謙曰、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反。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適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爲義。（補注）沈欽韓曰、易稽覽圖、无妄九月天下無雲而雷、三十日之外、雷行、夜從西南正東北、此應劭所據也。案京房六日七分圖、无妄爲九月卦、九月雷已收聲、無雲而雷、故爲大災。（續五行志、無雲而雷、京房易飛候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有甲兵。）論衡寒溫篇、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劉淵林吳都賦注、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厄、陰厄、則律歷志所謂陽九也。虞氏易曰、京氏及俗儒以无妄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也。失之遠矣。有无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是漢以前師說、並以无妄卦爲惡運、至虞乃始據經文正之。師古但云以无妄卦爲義、亦至陋矣。先謙曰、胡注引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漢書無妄皆无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揚子注書皆然。故太玄以去擬无妄、謂其無所復望也。在易則自爲誠妄之妄。直百六之災阸。師古曰、直、當也。（補注）先謙曰、百六之阸、解詳律歷志。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反。雜遝、稠萃貌。（補注）先謙曰、三七之紀、一難也。无妄之運、二難也。百六之阸、三難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

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補注〕先謙曰、李說非也。言災異多於春秋所書及八世著記。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補注〕王念孫曰、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書丁鴻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竝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師古曰、畜讀曰蓄。蓄、積聚也。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雖隆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匡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先謙曰、胡注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也。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靈公。齊崔杼殺其君光。〔補注〕先謙曰、帝微行、將有此禍。官本注殺作弒。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補注〕周壽昌曰、樊並、蘇令之亂、皆永始三年事。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以火角為期。張晏曰、以熒惑芒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萌牙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木下有之字。可不致慎。禍起細

徵。姦生所易。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師古曰、媟、狎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所謂嚴也。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補注〕王念孫曰、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文紀如淳注、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孫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補注〕先謙曰、胡注、三者、謂微行、縱飲、好色也。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補注〕先謙曰、上書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又言兵萌及興與發之由、明其將然也。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補注〕錢大昕曰、案五行志、乃京房易傳之文、非洪範傳文。顏注誤也。五行志厥咎牡亡、此傳脫牡字。周壽昌曰、觀下文關動牡飛、此傳寫奪之也。本傳云、永於天官京氏易最密。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訞占之辭也。訞卽妖字耳。〔補注〕沈欽韓曰、隋經籍志、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御覽告徵部多

引京氏妖占。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以供在上之所求。愁
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
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補注〕宋祁曰：十五，姚本作五十。比年喪稼，師古曰：比，頻也。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賤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
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
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塈，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既反。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師古曰：邶國谷風之詩。服音蒲北反。救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哀公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補注〕先謙曰：予與通借字，官本注無皆字。臣願陛下
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補注〕先謙曰：大官主膳食，導官主擇米，御府主宮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故曰中御府；與均官長丞並屬
少府。掌畜主畜牧，屬右扶風。廩犧主藏穀養牲以供祭祀，屬左馮翊。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補注〕先謙曰：尚方織室並屬少府，見百官表。工服官見貢禹傳。以助大

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之往也。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俗下。存䘏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反。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綏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句下。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師古曰、書祇也。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改。〔補注〕錢大昭曰、改、南監本閩本作政。先謙曰、官本作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爲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劍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補注〕王念孫曰、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正、諫也。（見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唐林數上疏諫正。呂氏春秋讚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𧬈、云諫也。倉頡篇云、士尉以証靖郭君。）言永所諫正者、唯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

漢紀正作正上身興發宮。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居之官皆稱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衞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補注〕先謙曰。元延元年。薦永。徵入爲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延四年。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補注〕周壽昌曰。此卽近世因病勒休之例。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迺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補注〕先謙曰。漢制。列將軍開幕府。得舉吏。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補注〕沈欽韓曰。召公。文王庶子。故鄴云然。先謙曰。

胡注、不終者、不爲恭伯之爲也。忠呂相輔、義呂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呂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呂東周公主之、自陝呂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縣也、音式冉反。而說者妄云分郟、是潁川郟縣、非也。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分郟作分陝、承作丞。胡注、陝從兩入、郟從兩人、人自不考耳。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闇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呂此也。竊見成都侯呂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補注〕先謙曰、胡注、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非異也。說讀曰悅。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訢、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文侯感寤、廢訢而召立擊、父子更親也。〔補注〕周壽昌曰、錢泰吉云、大雁、宋本作大鴈、是也。御覽一百四十六引說苑、魏太子擊使趙倉唐緤北犬、奉晨鳧、以獻。七百七十九引韓詩外傳、事更詳。此獨語所本。李慈銘曰、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同。陳平共壹飯之餐、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呂五百金爲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補注〕宋祁曰、餐、浙本作饌、邵本作籑。穿類曰、饌字或作籑、音均同。籑、類纂卽饌字。蕭該音義曰、今人不識籑、遂易識作饌字耳。所接雖在樽階俎豆之閒、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補注〕王念孫曰、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卽所謂隱奧、唯將軍深察之。非謂室中

隱奧之處也。奧與厥民奧。（今本作隩，乃衞包所改，尚書撰異已辨之。）書大傳堙四奧，鄭注並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正義，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居四隩，韋注隩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爲隩（釋文烏到於六二反。）隩與奧亦同義。

晉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商爲大司馬衞將軍，除鄴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豫。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衞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補注）先謙曰，育玄成孫寬子。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刖足願之。師古曰，解在鄒陽傳。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人在家

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補注〕宋祁曰：姚本無罷字。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補注〕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何猶太姒。先謙曰：胡注，劉說是。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周壽昌云：毛詩亦有文母。傳曰：文母，太姒也。列女傳云：太姒號曰文母。本書元后傳稱為新室文母。後書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雝篇對上「假哉皇考」言，故稱文母。烈考為武王，所謂繫之於子也。若是太任，則武之祖母，當云繫之於孫矣。顏注未核。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減降也，音所例反。〔補注〕沈欽韓曰：繁露陽尊陰卑篇：春秋之於昏禮，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並在前。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㠯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師古曰：晻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補注〕蘇輿曰：傳、轉同字。案春秋災異，㠯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㠯其象指意告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㠯繼明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在朝，必㠯惡終入于地也。坤㠯法地，為土為母，㠯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過震，是為不順陰道也。占

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間音居莧反。〔補注〕周壽昌曰。後書范升傳。升謝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是以不苟從令為說。與鄴書同。間祇非間。漢儒說此經如此。論語注引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猶作非間解。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蕃去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傅遷也。間未旬月。則有詔還。〔補注〕先謙曰。則即字同。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補注〕先謙曰。大臣孔光、師丹也。事詳光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言皆緣私恩而得封。君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補注〕王念孫曰。功與公同。公私對文。言業緣私恩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如顏說。則功義二字不相屬。先謙曰。業。鄭業。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并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周以皇甫為卿士。魯三桓強盛。作三軍而三分公室。比丁傅無以甚也。當拜之日。晻然日食。師古曰。晻。音烏感反。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誹謗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偪者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補注〕先謙曰，胡注，猥，遝也。其流漸至積遝也。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而疏賤者，有過失為主上所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竊自謂旁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傅、趙之黨等妄受恩賞者。〔補注〕朱一新曰，偏見，蓋謗言所見之偏。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應劭曰，右讀曰佑。謂譴訶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師古曰，謂雊升鼎耳，故懼而修德政，解在五行志。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遂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迺啓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昔。以厭下心。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豔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墓前種松柏樹五株，至今茂盛。鄴言民訛言行籌。〔補注〕先謙曰，見五行志思心傳。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

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補注〕周壽昌曰。吉官至郡尉。張敞傳無其名。竦幼孤。則吉蚤早世矣。郊祀志載敞辨汾脽寶鼎銘文。藝文志云。蒼頡多古文。敞從齊人能正讀者受之。張氏世擅古文學。鄴則吉甥。至林著蒼頡訓纂蒼頡故等篇。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職。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蕩之德未耗。義音親己忘舊怨也。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補注〕先謙曰。今成都府郫縣治。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襃頌漢德。〔補注〕周壽昌曰。辯士。才辯之士也。易明辯晳也。注。辯明析也。作才辯解。不專主能言說。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謂德化周洽。徧於四海也。〔補注〕先謙曰。顏說未諦。解詳王襃傳。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補注〕宋祁曰。循字疑是脩。浙本作脩。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襃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詔書又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之也。遷為鄠

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補注〕沈欽韓曰常璩先漢士女志武兄中郞將何霸字翁君武弟潁川太守何顯 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 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姓商名也〔補注〕錢大昭曰廣韻求姓三輔決錄漢有求仲沈欽韓曰唐六典注漢代諸郡國皆有市長候氏始有市令案此乃縣市但置嗇夫 顯怒欲以吏事中商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 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補注〕劉攽曰吏改作史周壽昌曰太守有卒史無卒吏劉說是 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琭其狀直令免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琭作除是 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師古曰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 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 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師古曰聚爲羣盜而吏捕得也 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

是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補注〕何焯曰。此敘待二千石之效。王嘉傳中詳之。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補注〕王念孫曰。一本正文注文作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注官謂官舍。韓延壽傳脩治學官。注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脩起學官。注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改官爲宮)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並作學官。先謙曰。官本作學宮。試其誦論。問以得失。〔補注〕周壽昌曰。陶宗儀輟耕錄云。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其制實昉於武。今各省學政往學官弟子員講說一書。排之下學講書即此。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以爲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次第字上疑有此字。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河平二年由廷尉遷。其兄子爲廬江長史。〔補注〕劉攽曰。廬江長史。案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爲重而薦舉之也。明此多長字。不然。是卒字耳。沈欽韓曰。爲書史之長。非與府丞對秩之長史也。其後歲中得舉。則是右曹掾史而舉孝廉也。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令出見顯等。曰。此子楊州長史。

師古曰。晉揚州部內長吏也。材能驕下。未嘗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爲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師古曰。對賜一巵之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言槃旋也。辟音闢。〔補注〕沈欽韓曰。春官太祝奇拜。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有司以爲詭衆虛僞。師古曰。詭、違也。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公。貲二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思念惡壻爭其財。兒判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與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兒大。姊不肯與劍。男乃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其父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自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也。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活。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劍。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以見伸展也。凡庸何能思慮強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壻。溫飽十五歲。亦以幸矣。于是論者乃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周壽昌曰。此亦見宋桂萬榮棠陰比事引風俗通。今風俗通無之。知宋時風俗通所據

尚多也。復入爲廷尉。綏和三年。〔補注〕宋一新曰。案公卿表。武爲御史大夫。乃綏和元年。非綏和止二年。此作三年誤。劉本均作元年。先謙曰。官本作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新更開置之。卽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俱改。不別拜授也。武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戶。氾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爲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氾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卽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氾鄉侯國。師古曰。犨、音昌牛反。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勸也。進而勸之。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人當作此四人。師古兩龔兩唐也。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世以此多焉。師古曰。多、重也。重武進賢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補注〕周壽昌曰。武爲御史大夫。旋詔改大司空。傳已敍明。此不容以御史大夫司空兼題。且漢制無司空官。明衍御史夫三字。而大字當加於司空上也。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與讀曰豫。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

任。所吕壹統信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吕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吕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吕內史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補注〕宋祁曰。監本有二復字。案注宜有二復字。越本無一復字。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補注〕先謙曰。公謂三公官。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吕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吕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

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言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延事發覺也。復音扶目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莽字，監本有。）太后爲謝，上言太后故，不忍誅之。（〔補注〕宋祁曰：浙本去之字。）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師古曰：辟讀曰避。）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補注〕宋祁曰：南本徐鍇去不字，予據顏注，刪之爲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異姓正謂外戚爾，恐不當去不字。王念孫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疏相錯爲國計便，錯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不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疏，故曰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也，故顏注云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

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皆免下。皆免。武就國後，莽寖盛，爲宰衡。師古曰，寖，漸也。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謂風采也，指，意也。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補注）先謙曰，後書彭寵傳，父宏爲漁陽太守，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即偉也，而名互異。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廷尉正，哀帝元壽二年，復廷尉爲大理。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爲侯。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意下。諡武曰剌侯。師古曰，剌音來曷反。莽篡位，免況爲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補注）王鳴盛曰，宣十二年傳作屈蕩戶之，注訓戶爲主，吳下錢氏所藏淳熙九經作戶，疏亦作戶，宣六年公羊傳入其門無人門焉者，戶之門焉一也。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州作城。引劉攽曰，南陵，薄太后陵耳，漢無南陵縣。宋祁曰，案地理志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爲郡。齊召南云，此注誤，劉謂漢無南陵縣，亦非也，南陵屬京兆尹，因薄太后陵得名，地理志甚明，至宣城非漢郡，則宋祁已言之矣。王鳴盛云，顏

宜州者，據舊縣，乃漢丹陽郡春穀縣地也。兩監本無此注，殆校者因其舛誤，刪去之。先謙案，南陵縣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

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補注〕劉敞曰，加食邑多加字。何焯曰，宋祁傳云，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此千一百戶，故云加。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正其乖失者。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難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禮記郊特牲之文。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齊高國皆三桓，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傅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古之命卿。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補注〕先謙曰，胡注，周制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郡守方制千里，連城十數，是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補注〕先謙曰，胡注，致，極也。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

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補注〕先謙曰、胡注、韓安國傳、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當作景帝。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師古曰、謂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補注〕先謙曰、京兆賊捕掾絮舜也。詳敞傳。敞收殺之。其家自冤。〔補注〕先謙曰、自言其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謂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音胡稼反。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亦變也。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也。〔補注〕先謙曰、司隸部三輔三河弘農、其餘部刺史分部諸郡國。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揉持羣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爲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亦輕也。音弋豉反。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輕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輕

（作傾。是。胡注引同。）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作民。引宋祁曰。愛其良民吏。其字當删。先謙案。通鑑改作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爲搖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補注）沈欽韓曰。如上所稱張敞事是也。續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罪非殊死。且勿按驗。則漢世雖不逢赦。入春令亦得究。）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此乃劾其罪告。）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責備者。求全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爲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補注）先謙曰。胡注。使之逐捕而問其狀也。）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爲使也。）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

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補注〕先謙曰、官本諸上令作今、是。通鑑同。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迺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補注〕先謙曰、訓注、人才當聚於朝廷、非倉卒之無可用者。倉卒求之、適所以明朝廷之無人耳。先謙案、明猶書光顯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祠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補注〕宋祁曰、弒當作殺。字雖作殺、讀亦作弒。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謂改治也。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師古曰、掇讀曰剟。剟、削也。削去其名也。剟音竹劣反。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以賢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彰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土。

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補注〕宋一新曰，平，監本作下。先謙曰，官本平作下，是。必有言當封者，〔補注〕宋祁曰，言字上當有對字。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師古曰，說讀曰悅。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蒙，被也。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稱，副也。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迕，逆也。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補注〕先謙曰，迕猶寃也。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祠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師古曰，案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廟之靈，〔補注〕宋祁曰，靈字上當有神字。先謙曰，通鑑亦無。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

左曹光祿大夫弱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愼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補注〕宋祁曰。資暇集云。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晉文帝謂丞相於非動必經年。怪其遲。桓溫曰。萬機那得速耶。此對眞得書義。近改爲郎離之具。當由漢王嘉封事誤從木傍也。顏氏不知引孔注以證。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非顏自誤後人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尚書作毋教佚欲有邦。此所引伏生今文也。邦字當以避高帝諱作國。齊召南云。案晉文帝。指簡文帝也。脫本脫簡字耳。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師古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謂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惡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補注〕宋祁曰。極字當作殛字。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師古曰。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頹替也。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

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忽，忘也。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先謙曰：百官表大司農有都內令丞。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有見親幸者，加之賞賜，則屬其人勿於衆中謝也。先謙案：據下文賞家有賞賜及見親，則見親非見親幸之謂，顏注是也。二字亦見淮陽憲王傳，蓋漢世恆言。示平惡偏，〔補注〕周壽昌曰：言示以均平，惡其偏黨也。惡音烏路切。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補注〕先謙曰：少府掌禁錢，水衡都尉有鍾官技巧令丞，並鑄錢。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補注〕先謙曰：永光二年，隴西羌反。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音彭，擊也。不以私

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

道上、稱誦美德。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爲治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回其戴成帝之心而戴哀帝。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

繒而已。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共皇、哀帝之父、卽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惟、思也。以義

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師古曰、鄉讀曰嚮。引

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御溝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曰、晉說是。〔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昆明故渠、又東而北屈、經青門外、出未央宮桂宮之間、謂之明渠。明渠又東逕長樂宮北、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卽汲書所謂王渠也。一水逕楊橋下、卽青門橋也。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水右入昆明故渠。一統志、王渠在西安府城北。先謙曰、官本注由作猶字局。使者護作。師古曰、護、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

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爲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謂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補注〕先謙曰、胡注、據文理、則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飤。爲賢治器、器成

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補注〕劉敞曰、予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帝太后稱永信宮、而丁姬中安宮、故以三宮爲言。先謙曰、胡注、此時丁姬死矣、三宮謂長信、永信及趙太后宮也。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以所掌並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補注〕蘇輿曰、賓婚亦讀

世。恆書、史記留侯世家、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新結為婚、禮加賓敬、故云然。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賈音古。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㠯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㠯下至於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苑古苑字。墮音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均田在綏和二年。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謂行西王母籌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㠯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㠯此言責之、㠯其不匡諫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師古曰、卒、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㠯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㠯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師古曰、寖、漸也。說讀曰悅。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補注〕劉奉世曰、薨當作崩。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

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傅晏、傅商、鄭業也。〔補注〕錢大昭曰：案新信古字通，侯表亦作陽新，本紀及杜鄴傳並作陽信。先謙曰：三人先雖封侯，未有國邑，今賜之國邑也。嘉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天命於有德者，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吕貴之，單貨財吕富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吕寵之，師古曰：言上減損，褻為下所褻也。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補注〕先謙曰：胡注，哀帝為賢治第，擬於宮闕，乘輿器物，充牣其家也。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補注〕先謙曰：官本費作惜，引宋祁曰：惜，越本作費。錢大昭云：閩本作惜。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吕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吕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字，引宋祁曰：流字上或有此字。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吕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謂月日之朝

也。已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補注〕先謙曰。賢先封關內侯。復封高安侯。晏商再易邑。〔補注〕先謙曰。胡注。商先嗣爵崇祖侯。徙改封汝昌侯。晏先以皇后父封三千戶。又益二千戶。食邑於夏丘。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補注〕宋祁曰。求當作受。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補注〕錢大昭曰。尊卑。南監本閩本並作卑尊。先謙曰。官本作卑尊。通鑑同。胡注。封三侯所以尊傅太后。今求恣則傷尊卑之義矣。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補注〕先謙曰。胡注。痛、甚也。予仰痛切也。臣驕侵罔。陰陽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補注〕宋祁曰。驕字下當有主字。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君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詔書下。朱鉤施行。詔書有違法令施行之不便。曹史白封還尚書。對不便狀。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補注〕先謙曰。胡注。謂不以違拒詔旨之法自劾。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補注〕沈欽韓曰。漢有廢格詔書之罪。本當自劾也。朱一新曰。劾監本作效。先謙曰。官本作效。通鑑作劾。胡注。書自劾則天下知其事也。恐貇數犯忌諱。〔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恐懇。此誤脫懇下心。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之

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音千高反。幸雲踰冬。〔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僥幸雲獄踰冬可被死。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補注〕宋一新曰。百官表。相貶爲東海都尉。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收采其功以明罪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明作免。是。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公卿表。建平元年相爲廷尉。二年貶。三年方賞爲廷尉。四年徙。本紀。雲自殺在建平四年。大赦天下在元壽元年正月。當治東平時。廷尉乃賞。非相。又表書相貶。不書免爲庶人。大赦亦不在後數月也。先謙案。此表傳寫年月之誤。惟相免與貶。則未知孰誤耳。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恚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補注〕宋祁曰。或無萬字。劉奉世曰。多萬字。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舉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補注〕蘇輿曰。在疑任。形近而譌。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則遠者固宜爾也。對狀。師古

曰。敕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補注）先謙曰。事下將軍中朝者。猶師丹傳之上問將軍中朝臣也。中朝者。指中朝臣。通鑑無中字。胡注。朝者。當時見入朝之臣也。通鑑所見本當與顏異。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補注）錢大昕曰。孔光、龔勝俱爲光祿大夫。而光以故丞相拜。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故得列於左右將軍之上。其它大夫雖給事內朝。要皆屬於光祿勳。不當列勳上之。故仍在光祿勳之下也。龔勝傳敍此事。以孔光列於司隸鮑宣之後。失其次。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補注）錢大昕曰。劾上當有皆字。方與下獨字相應。勝獨㠯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劾嘉之上。不當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爲上。當有光祿大夫龔勝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不然。故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若劾嘉上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爲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爲衍文。反刪去下文之光祿大夫龔勝五字。斯爲謬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證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嘉坐薦相等微薄。㠯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㠯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衞尉雲等五十人。（補注）錢大昭曰。雲、孫雲也。河內人。㠯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㠯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

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補注〕先謙曰。永信少府。因傳太后居永信宮。僭逆。故不入獄。吕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吕禮。退之吕義。誄之吕行。師古曰。昔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爲誄也。誄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吕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補注〕周壽昌曰。漢答辱大臣若此。可補刑法志所不及。非所吕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吕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吕爲故事。師古曰。踵、由蹤也。〔補注〕先謙曰。自周勃繫獄。賈誼以爲言。文帝自此待大臣有節。將相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然景帝時周亞夫、武帝時公孫賀、劉屈氂猶下獄死。相踵爲故事。書其槩也。理、獄也。言大臣縱有冤。不對獄而自陳。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吕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吕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吕示

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補注〕先謙曰。謂與爲同。嘉遂裝出。〔補注〕先謙曰。胡注。裝出者。整服而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補注〕沈欽韓曰。隋書刑法志。陳制。除名死罪將決。乘露車。蓋沿漢法。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都船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都船獄令。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補注〕先謙曰。關、通白也。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顯望。阿附爲雲驗。〔補注〕先謙曰。驗、徵驗也。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補注〕先謙曰。前相坐罪時。嘉以爲當。且以自劾。今君以此故吏詰之。謂此卽負國矣。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歎曰。師古曰。卬讀曰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補注〕宋祁曰。而字衍。帝舅大

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議論。引宋祁曰。越本作論議。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補注〕宋祁曰。以外戚恩澤侯表攷之。丹爲大司馬。封高樂侯。在綏和二年七月。以傅喜傳攷之。徙爲大司徒。在明年正月。恐不當云月餘。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

於上。上奮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默然，然字當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補注〕齊召南曰：案哀帝紀帝以四月即位，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封后父傅晏為孔鄉侯，則封后父時后已正位中宮矣。以外戚恩澤侯表校之，陽安侯丁明及晏，俱以四月壬寅封，在丙戌立后之前四十四日，與此傳正合。蓋帝紀係史文類敘，不如表為確實也。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比，頻也。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讀曰猝。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補注〕先謙曰：當，音丁浪反。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敬懼也。〔補注〕先謙曰：語見左僖九年傳。願陛

下深思先帝所吕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吕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補注〕先謙曰。胏附卽柿附也。說詳劉向傳。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吕爲太傅。陛下吕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卽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補注〕宋祁曰。一本云成帝趙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吕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吕爲子也。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吕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吕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

共皇。〔補注〕錢大昕曰、一本有帝字、衍。下文稱共皇者、不一辭、皆不云帝也。詳見定陶王康傳。先謙曰、官本有帝字。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師古曰、泠音零。〔補注〕劉敞曰、案是時無郎中令。王先愼曰、漢紀無泠字。案令郎泠之譌衍。荀紀作令、當爲泠之誤譌也。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吕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反。置吏二千石吕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吕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地字。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吕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吕定陶共爲號者、〔補注〕宋祁曰、共字上當有皇字。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吕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補注〕王念孫曰、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傅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吕天子、其尸服吕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

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太作泰。引宋祁曰。泰當作太。 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㠯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師古曰。寖、漸也。 會有上書言古者㠯龜貝爲貨。今㠯錢易之。民㠯故貧。宜可改幣。上㠯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㠯爲行錢㠯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 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補注〕陳景雲曰。後當作復。 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㠯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師古曰。易上繫之辭。 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蘇林曰。炔音桂。〔補注〕周壽昌曰。

欽字幼卿，齊人，從許商受書。先謙曰，欽亦見薛宣傳。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師古曰，厭，音一贍反。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傅經義，以爲當治。師古曰，傅讀曰附。事以暴列。〔補注〕先謙曰，以已同。迺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師古曰，婁，古屢字。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究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迺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以挺爲縣名，失之遠矣。〔補注〕錢大昭曰，挺，寬也。言優寵力田之人，寬其租賦繇役。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補注〕宋祁曰，書或作議。君迺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虛僞壞化。浸㠯成俗。故屢㠯書飭君。師古曰。飭與敕同。幾君省過求己。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己。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㠯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補注〕先謙曰。書無以爲疏者法。殆繆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㠯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音虛袁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㠯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讀曰恭。㠯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一本作者。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㠯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之人上有見字。四方所瞻卬也。師古曰。卬讀曰仰。惟陛下財覽衆心。有㠯尉復師傅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財猶少也。書惟陛下少覽衆心。上從林

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大皇太后。先謙曰。一本非。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傅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麤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補注〕宋祁曰。天下。據姚本作天子。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墮廢共皇廟。師古曰。墮、音火規反。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補注〕宋祁曰。通鑑考異云。案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子武坐父爲佞邪免。不得至今。此傳誤也。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補注〕沈欽韓曰，琅邪縣，屬東海郡。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傅不宜稱尊號。考其禍福，迺效於後。師古曰，終以王莽篡位，董賢遇禍，丁傅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蕢，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一蕢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沈沒也。蕢音匱。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黃震云，莽氏篡未然也，武嘉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如殺狐兔耳，何江河一蕢之足云。師丹引經義，開陳說切，視董宏何人，而以較勝負也。賞罰何足計哉，君子惟論是非耳。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逆流俗則其身不安也。〔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敬慎篇，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

身。先謙曰、免、免官、殆、危身。此古人所㠯難受爵位者也。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師古曰、自是揚賦以後分爲下卷。]

漢書八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 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諸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謂不知何王之別子。] 揚在河汾之閒。[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楊縣。〔補注〕先謙曰、楊在西漢亦河東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 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揚。爲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有揚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諜。蓋爲疏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偪揚侯乎。偪、古逼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食字上疑有揚字。錢大昕曰、張晉顏諸人皆譏子雲自序譜諜爲疏謬。以予考之。揚氏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從木。此文從手。其云揚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鄒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甚偪而奔楚者乎。王念孫曰、段玉裁云、此傳爲雄自序。不增改一字。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唐初自序已無單行本。故師古注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揚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扌。而揚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扌

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是說。至宋而乃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閒。考左傳霍楊韓魏皆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志河東郡楊縣。即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啓臨淄侯之致笑也。作爲自序者。但因班氏無他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揚者皆從木與雄從手異也。廣韻揚字註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弘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非則。案段說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揚。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三志。趙充國谷永游俠傳。叙元后五傳及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尙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即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先謙曰。官本注末也作字是。偏、正字通、俗字。揚楊字同。王說是也。漢書從手從木之字。類多通作。不能校覈。而各本又復互異。楊揚通作。如揚州。景祐本汪本多作楊。明監本全書皆作揚。左傳之揚干。汲古本人表作楊干。本書之揚惲。見於宣紀者作楊惲。與各傳同。閩本作揚惲。嘉紀之揚熊。汲古本樊噲、夏侯嬰、伍被傳作揚熊。李尋傳之揚光。顏、汲古本作楊光。尤足證此書二字通寫。元無一定。今汲古本雄傳作揚。而志傳多作楊。證以雄自序世系。其本從木不從手。又何疑乎。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在荆州西南也。楚漢之興也。楊氏溯江上。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師古曰。溯。逆流而上也。音素。〔補注〕先謙曰。江州。今重慶府巴縣西。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閒。避仇復溯江上。處㟭山之陽。曰郫。師古曰。㟭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郫。縣名也。㟭音旻。郫音疲。〔補注〕先謙曰。今成都府郫縣治。有田一壥。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夫一壥。一百畝也。〔補注〕宋祁曰。壥當作廛。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楊

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故書雄無它楊。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師古曰：詁謂指義也。〔補注〕蘇輿曰：言不治章句，但通訓詁而已。後世述因傳云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語意相類。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踼。晉灼曰：佚蕩，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校本云：新鼓蕩亦作儻。宜佚為佚，儻為蕩音鐵儻。口吃不能劇談，鄭氏曰：劇，甚也。晉灼曰：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師古曰：劇亦疾也，無煩作遽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校本云浙本無吃字。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湛讀曰沈。清靜亡為，少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師古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為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耳。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徼字或作激。激，發也，音工歷反。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師古曰：儋石解在蒯通傳。〔補注〕宋祁曰：乏字上疑有至字。先謙曰：官本多韋昭曰儋音若擔獲也說文曰丁甘反十五字。自有大度，師古曰：斷反也。〔補注〕周壽昌曰：此謂器局上為義，與高紀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意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補注〕周壽昌曰：禮祭統注：顧，但也。顏訓非。先是時，〔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校本云南本無時字。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師古曰：擬謂比象也。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補注〕先謙曰：不為世所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大行，安步徐行。〔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山木篇一龍一蛇，與時俱化。先謙曰：孟子云君子所性，雖大行不

加遊行。謂行遊。顏剸非。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投水而死。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師古曰。摭、拾取也。音之亦反。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補注〕王念孫曰。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載反離騷同。）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馮衍傳。惡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顏延年陪祀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嵇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加離字）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十五。八十六。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反騷。（吳氏刊誤補遺引此文作反騷。則吳所見本尚無離字。）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類此。重音直用反。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師古曰。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中之名也。〔補注〕宋祁曰。蕭該案。牢字旁著水。音直作牢。蘇林曰。牢、騷也。鄒氏愁音曹。王念孫曰。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爲聊。而又書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爲懰。廣韻。懰、力求切。烈也。廣雅。烈烈、憂也。是懰爲憂也。集韻。懰慄、憂也。外戚傳。懰慄不言。師古曰。懰慄、哀愴之意也。義與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故與懰通。牢愁、叠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補注〕宋祁曰。獨字疑可刪。其辭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嫣音於連反。〔補注〕宋祁曰。注文疑本作鼻亦始也。沈欽韓曰。能改齋漫錄云。方言。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注云。鼻、始也。非。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應劭曰。諜、譜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補注〕周壽昌曰。隋經籍志有揚雄家諜。諜即牒也。

先謙曰。以出自有周。爲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英烈也。超、逝也。晉灼
神冥後裔。故曰冥宗。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
之水。故云大波也。虖、古乎字。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淑、美。豐、大。超、遠。離、去
也。周楚大烈。謂袁周稱侯、至楚爲家。超離皇波。謂過江上。昆𡶶山之陽也。因江潭而𣶒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郭
展曰。𣶒、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流而投
書記以往弔也。欽、敬也。潭音尋。𣶒音于放反。纍音力追反。〔補注〕宋祁曰。叢鼓注作𣶒。𣶒音與狂音同。潭音淫鼓琴。晉灼棠作纍。此書
纍世承楚之族。宋字林、纂文、宋也注文皆是也。也字姚本倒。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
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辟
讀曰闢。〔補注〕宋祁曰。注文天路下疑有也字。王念孫曰。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經篇注。並曰軌道也）辟、明也。（見
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尚遠。先謙曰。紛、亂也。下同。紛
纍目其淟涊兮。暗纍目其繽紛。應劭曰。淟涊、穢濁也。師古曰。繽紛、交雜也。淟音吐典反。涊音乃典反。繽音匹人反。〔補注〕宋
祁曰。淟涊、晉灼云。今俗謂水漿不寒而溫爲淟涊。字林曰。淟涊、垢濁也。淟、浙鼓音他本反。先
謙曰。繽紛、謂讒邪交加。晻者。身晦而不光也。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改稱陽朔。應劭曰。
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己以此時弔屈
原。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平者。莫過於地也。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
也。我爲原。以法地也。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
漢十世已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己心所觀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補注〕何焯曰。師古注非也。蓋謂
遭漢之隆。天清地寧。非若原時天軌不辟也。先謙曰。官本注末有如淳曰。清、正。則、法也。十一月爲歲首。天之正。地稱方貞。貞、正也。十一

月坤離成，故方貞。音員。為是三十七字。

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師古曰：圖，按其本系之圖書也。洪，大也。覽，音觀也。昌，美也。〔補注〕宋祁曰：彼，考作破。先謙曰：圖，思也。顏說非。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欃槍，妖星也。晉灼曰：綦，履跡也。此反屈原雖佩帶方平之行，而蹈惡人跡以致放退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欃音初咸反，槍音初行反，綦音其。〔補注〕宋祁曰：履，考作治。沈欽韓曰：墨子辭過篇：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繁露服制篇：鉤之在前，朱鳥之象也。案鉤以繫革帶，非鉤法矩之方也。應說非。先謙曰：官本注誠作緘，末有晉灼曰綦路也六字。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䋗。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䋗，挾也。如淳曰：文肆者，楚辭遵遊乘龍之言也。質䋗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曰：羅取、紉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䋗音攝。〔補注〕沈欽韓曰：廣韻：䋗，狹也。在帖字紐，與應劭音義同，不作攝。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孟康曰：娵，閭娵也。娃，吳娃也。髢，髲也。賴，得也。九戎被髮，髢無所用也。師古曰：娵娃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賣美女之髢髲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娵音子輸反，娃音烏佳反，髢音徒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韋昭曰：娵，當作顏，梁王魏嬰之美人曰閭娵，十七字。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應劭曰：蓬陼，蓬萊之陼也，在海中。晉灼曰：捷，及也。師古曰：駕鵝，鳥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駕音加。〔補注〕何焯曰：蓬陼，蓬蒿雜生之洲渚。言不能捷於駕鵝也。捷，速也。當以上下語脈例之。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案駕字亦作鴚，音加。宋祁曰：字林云：鴚鵝，鳥，似雁。鴚音柯。騁驊騮以曲艱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師古曰：驊騮，駿馬名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使駿馬驕騖於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驊音華。連音力展反。蹇，古蹇字。〔補注〕宋祁曰：以字疑作於。周壽昌曰：驢騾字見文中始此。先謙曰：官本驊作騂，引蕭該音義曰：騂音騂。俗作騷。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師古曰：榛榛，梗刺貌也。蝯，善緣援。貁，似猴，卬鼻而長尾。擬，疑也。榛音臻，又士臻反。貁音弋授反。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

吾纍忽焉而不蚤睹。服虔曰，纍，係，楚王也。蘇林曰，椒闌，令尹子椒、子蘭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唼，佞諂者也。唼音妾。（補注）宋祁曰，韋昭曰，唼音祖獵反。蘇音接。蘇音詩唼唼幡幡之唼。蕭該音義案詩作捷。先謙曰，蘇音是。接捷字同。故接唼通用也。忽，輕忽也。矜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應劭曰，矜音矜系之矜。矜，帶也。芰，蔆也。師古曰，矜音其禁反。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詁。被音披，又音皮義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字詁一作字詁。沈欽韓曰，釋草，荷，芙蕖，其莖茄。茄非荷字明矣。師古知字詁而忘爾雅。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師古曰，襞，疊衣也。離房，別房也。襞音壁。（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固字。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應劭曰，衆士競進猶女競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也。相態以麗佳，言競爲佳麗之態以相誇也。淖音綽。（補注）宋祁曰，監本并上二句兮字下皆有固字。錢大昭曰，莊子綽約若處子。廣雅作婥約。說文作婥。劉子遺賦云，便娟婥約。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晉灼曰，離騷云，衆女嫉余之蛾眉。師古曰，嫭，美貌也。颺，古揚字也。蛾眉，形若蠶蛾眉也。此亦譏屈原自擧蛾眉合衆嫉之。嫭音胡故反。眉古眉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嫉下無之字。引宋祁曰，韋昭曰，嫭音呼。言其目知衆莫之拆也。刊誤，嫭出故反。當作胡故反。蕭該音義下故反。酒化木火故反。眉一本作眉。顏注蛾眉字下當有眉字。衆嫉字下當有之字。懿神龍之淵潛竢慶雲而將擧。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晉灼曰，龍竢風雲而後升。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隱，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懿，美也。竢，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爲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被讀曰披。（補注）宋祁曰，韋昭曰，被讀如光被之被。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淵潛字下當有兮字。王念孫曰，龍潛於淵，得雲而擧，不必竢慶雲也。竢慶雲而將擧，本作慶竢雲而將擧。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爲羌，而妄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高慶而不可虖彊度。敍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注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竢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雲。則慶爲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顇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

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汪文盛本如此。監本改亦爲讀，非是。）亦者，承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曰：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先謙曰：靈得風而飛揚，龍娛靈而騰舉，皆無春風之拔擢，則龍當伏處，而不令人知。

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顇而喪榮。晉灼曰：雖愍屈原光香，奄先秋遇霜，生亦不長也。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燁燁，光盛者。苓，香草名，音零。慶讀與羌同。顇，古悴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凝作疑，注讀當爲亦，誤，見上。

橫江湘以南㴾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虖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啓貢聖人，陳己情要也。師古曰：㴾，往也。走，趨也。重華，舜名也。㴾音于放反。走音奏。潭音尋。衷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作背。引宋祁曰：蕭本作蒼梧，亦作蒼吾。恐非。華叶音敷。

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張晏曰：舜聖卒溺父害，以全身責於事父以事君，恐不與屈原爲黨與。〔補注〕蘇輿曰：與猶許也。張訓非。

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陵，乘也。言屈原與陽侯之罪而欲折中求舜，未必獨見然許之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陽侯之罪當作非。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也。靡，屑也。瓊，玉之華也。晉灼曰：離騷云：精瓊靡以爲粻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靡秋菊，將以延年，曉雖忽迫暮於末暮，何乃自投汨羅，言行相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有韋昭曰：汨音覓。靡作縻，引蕭該音義曰：如淳音河水渙渙之渙。案詩渙音莫畔反。楚詞曰：精瓊靡以爲粻。說楚辭者依字不皆音也。宋祁曰：兮字下疑有何字。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晉灼曰：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冀日之入，入年得不老。言自嗟君而反離視自沈，解轡縱君使遂奔馳也。

鸞皇騰而不屬

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楚辭云「鸞皇爲余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雲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皇，俊鳥也。晉灼曰：已從其學，使之奔馳。鸞皇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晉注疑未具，使君不遁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已字。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離騷云「貫薜荔之落蕊」，「雜杜衡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畮」，「雜申椒與菌桂」，皆自喻謹行芬芳也。今何爲自投江湖而棄此芳乎。棍，大束也。漚，漬也。今漚麻也。棍音下本反。漚音一侯反。〔補注〕宋祁曰：棍疑作混。錢大昭曰：棍疑當作捆，方言「捆，同也」，宋衛之閒語。先謙曰：官本蕙作惠。注末有晉灼曰薜芷若蕙四者皆是草也十三字。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曰：椒稰，以椒香米饋也。離騷曰「懷椒稰而要之」。晉灼曰：離騷云「索瓊茅以筳篿」。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筳篿，折竹所用卜也。稰音所，又音思呂反。筳音廷。篿音專。〔補注〕錢大昭曰：稰與糈同。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東山經曰「糈用稌米」。淮南說山訓云「巫用糈藉」。郭璞、高誘並云祀神之米。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史記日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糈從米胥。王逸曰：糈，精米也。官本注饋作饌，析作折。遂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晉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師古曰：既不從靈氛之占，何爲貲椒稰而要瓊茅也。湛讀曰沈。江皋，江水邊之游地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從作定。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晉灼曰：兆，筮也。離騷曰「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古曰：兆，古筮字。既攀援傅說，何不信其所行，自見用而遂去。〔補注〕先謙曰：官本兆作筮，引宋祁曰越本筮作兆。官本注用作困。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師古曰：離騷云「鷤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不芳」。雖賢自沈，何惜芳草而憂鷤鴂也。鷤鴂字也。鷤鴂鳥，一名買䳁，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鷤音大系反，鴂音桂。鷤字或作鶗，亦音題。鴂又音決。鵜音詭。〔補注〕何焯曰：師古注非，晉何爲畏其將鳴先自毀害芳邪。

錢大昭曰。廣雅、鶗鴂、鷶鴟、子規也。曹憲音釋云。鶗音弟。又音啼。鴂、古惠反。又古二反。鷶音規。爾雅。郭璞曰。子嶲出蜀中。史記律書云。百草奮興。秭鳺先嗥。徐廣以爲子規也。玉篇以鶗鴂爲子嶲。宋景文公筆記引蕭該音義云。該案蘇林鶗鴂音殄絹。子京據之以證小顏之失。予謂殄絹。杜鵑、題鴂。一聲之轉。其實是一物也。王引之曰。杜鵑一名鷤鴂。一名買䳊。一名子嶲。鷤鴂一作鵜鴂。一作鶗鴂。楚辭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注曰。鵜鴂一名買鵍。常以春分鳴。反離騷。徒恐鶗鴂之將鳴兮。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爲五月始鳴之鳥。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爲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著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知九章云。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嶲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爲疑矣。況鶗鴂、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爲可據。(玉篇。鶗鴂、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鷤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鶗鴂音殄絹。是鶗鴂、杜鵑同聲也。子嶲、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鴂。華陽國志作子鵑。子鴂之爲子鵑。猶鶗鴂之爲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鶗鴂爲子嶲也。而師古注漢書乃求就其說云。鶗鴂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鷤鴂以秋分鳴。廣雅又云。鷤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也。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爲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鶗鴂春月即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紀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鄧展曰鵜鴂遡䟕鳥也。九字。

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師古曰。離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又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此又謂其執心不定也。虙妃。古神女。有娀女。即簡狄也。虙讀曰伏。

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抨、使也。耦、合也。抨、音普耕反。(補注)宋祁曰。鴆、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鴆。今從監本作鴆。王念孫曰。案宋說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鴆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鴆而鴆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鴆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鴆。即因注內鴆字而誤。(雄鳩善鳴。

故日雄鳩之鳴逝兮。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鴆。則非其指矣。獨考諸書。亦無雄鴆之文。）子京不察。凡并改注文之雄鳩爲雄鴆。則豈有上言鴆而下又言雄鴆者乎。弗思甚矣。沈欽韓曰拂當爲佛。拂擊也。佛使也。郭忠恕佩觿拂彈也。非此文義

乘雲蜺之旖柅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蕭林曰離騷云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士。高丘則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揚雲蜺之晻藹。閬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旖柅。雲貌也。樛流。猶周流也。女。仕也。何必要仕於楚也。旖音於綺反。柅音女綺反。樛音居虯反。女音尼據反。（補注）宋祁曰異旃本作旖旎。越本旎作柅。先謙曰官本柅作旎。引蕭該音義曰柅。應作手旁㧃。今作心旁㧃者。亦是古字通用。先謙案據蕭所見本㧃作㤈。

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晉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師古曰言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幽藹。猶晻藹也。蛇音移。（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焉字。引宋祁曰古文駕字上有焉字。淳化本無。刊誤據史館本添。

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晉灼曰。離騷云。攬茹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蹈其哀樂不相副也。招讀曰韶。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師古曰。離騷云。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雖言自古聖哲皆有不遇、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遭無不字。注皆作增。引宋祁曰晉灼曰。於下當著心作悆。浙本作悆。浙本作聖哲之不遭兮。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反。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爲戀。愈在舊都。言回反舊居。屈原何獨不懷鄢郢。而赴江湘也。濤。大波也。瀨。急流也。濤音大高反。（補注）劉奉世曰。言何不若仲尼。不用於魯。歷聘外國。周遊天下。而歸舊都。反卒卒於楚。而自投於湘也。注非。何焯曰。言進退去就自有中道。孔子不用於季桓子則去。及康子召

之則歸。屈子亦可去可歸。不當必期自沈也。與前折衷重華之語相應。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師古曰。漁父云。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曰。爲溷濁不肯從之。乃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也。餔。音必胡反。歠。音昌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二音字。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師古曰。由。許由也。聃。老聃也。二人守道。不爲時俗所汙。然保己全身。蹠。踐也。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蹈由聃高蹤。而遵彭咸遺跡。蹠。蹈也。亦之亦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該案雄往往離騷文而反之。蹠。應作手旁庶。摭本蹠。拾也。先謙案。官本注之上亦作音是。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篇云。蹠。蹈也。顏是蕭非。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補注〕宋祁曰。劉良曰。客則楊莊也。雄文則綿竹頌也。李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錢大昭曰。雄答劉歆書云。雄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楊莊。華陽國志作尚書郎楊壯。李周翰注文選亦作莊。作壯者。涉下明誤改。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綿竹頌。當作綿竹頌。文選李善注。謂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八十七引桓子新論曰。予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嘗作小賦。用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至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臧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少氣。病一歲餘。李善注甘泉賦引新論云。雄作甘泉賦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文有脫誤。（御覽他卷所引。亦與文選注同。吳氏能改齋漫錄疑之。）又引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愚案成帝紀。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據此傳下云。其三月將祭后土。其十二月羽獵。不別年號。則爲一年以內之事。奏甘泉賦。當在元延二年。與紀文方合。先謙曰。卒暴病之誤字。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補注〕先謙曰。善注上玄。

天也。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師古曰：雍，聚也。明號，謂謚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補注〕先謙曰：五臣文選本雍作擁，訓聚，是。明號者，明神之號，尊而祀之，顏謂皇帝之號，非也。下迺言三皇五帝耳。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胥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也。胥，相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蒙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羨音弋戰反。拓音託。〔補注〕先謙曰：後漢和帝紀注謂總領之也。言五帝之功並總而有之，因憂卹胥嗣而錫予饒衍於庶民，拓廣其迹而開啓統緒也。於是迺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善時也。〔補注〕先謙曰：善注楚辭曰：歷吉日乎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歷，選也。先謙案：猶擇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補注〕先謙曰：此句總領，故下文以星爲喻。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補注〕錢大昭曰：泰陰，蕭該音義本作泰壹。先謙曰：善注引服說鉤陳下有神明也三字。禮記鄭注：當，主也。主謂典領也。先謙案：天文志杓端有兩星，內爲矛，招搖。孟康注：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志又云：房爲天駟，其陰右驂。宋史天文志云：房南二星爲太陽道，北二星爲太陰道。又云：北二星爲右驂，次下爲右服。疑招搖與泰陰猶云詔天矛與天駟耳。泰一星乃天帝之別名，不得言詔，舊本誤也。鉤陳之星在紫微垣，步天歌所云句陳尾指北極巔。天皇獨在句陳裏也，故云使主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有角，人面。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也。今皆殺而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抶，笞也。梢音山交反。魖音虛。屬音之欲反。抶音丑乙反。獝音揆聿反。〔補注〕宋祁曰：韋昭曰：魖音昌盧反，一作魖虛反。蕭該音義曰：獝狂，無頭鬼也。見字林。李善曰：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錢大昭曰：說文魖，耗神也。如龍一足，從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是夔魖一物也。先謙曰：善注引孟說無魖神二字，此當衍。言天地諸精鬼怪伏竄。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獝狂，凡八神也。殷轔，盛貌也。軍裝

為事故之飾裝也。輣音來忍反。(補注)宋祁曰、殷音隱。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聲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王念孫曰、善注漢書武紀用李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祠撫遍八神、以合宜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遍敬八神耳。)楚辭九歎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先謙曰、賦言八神奔走警蹕、未嘗擊去也。其與既為天地、不當同列八神上。上言天地、此言八方之神、王說為正。蚩尤之倫、帶干將而乘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揖曰、玉戚、以玉為戚柲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師古曰、茸音人蒙反。柲、柄也、音秘。(補注)先謙曰、蚩尤之倫、謂武衛之士。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猋駿䮂訊、獿呂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總撙撙、聚貌也。膠葛、猶言膠加也。訊亦驚訊也。撙音子本反。訊音信。攘音人羊反。(補注)錢大昭曰、廣雅云、總總、撙撙、僔僔、聚也。僔撙古字通。先謙曰、官本無訊音下八字。引宋祁曰、韋昭曰、方攘、周章。方相氏、蕭該音義、依韋昭音相。則本顏注子本反下、更有訊音信攘音人羊反八字。先謙案、文選獿攘下多以字、訊作迅。此借字。注半散、與泮散同、泮亦散也。言衛士先總聚而後奔離解為方相、失之遠矣。膠加猶交加。駢羅列布、鱗呂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䀪。師古曰、柴虒參差、不齊貌也。頡䀪、上下也。柴音初宜反。虒音豸。參音初林反。頡音胡結反。䀪音胡剛反。(補注)王念孫曰、䀪者、胻之譌。胻字古讀胡郎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胻、與狂為韻。)故借為頡頏之頏。不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䀪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䀪字。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柴、一本作偨。蕭該按、賦偨音初宜反、虒、蕭本初擬反。先謙案、善注、駢、猶併也。頡䀪、猶頡頏。鱗、言其相次也。又案上林賦、柴池茈虒、音義並同。差池也。此賦柴虒、約文為字、其義同也。翕赫曶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呂成章。師古曰、翕赫曶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爛、言其分布而光明也。曶讀與忽同。(補注)先謙曰、半與泮同。子虛賦、照爛龍鱗。文選霧集下有而字。照爛照。善注、翕赫、盛貌。曶霍、疾貌。宋祁云、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霚、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霚與蒙同。霧

與猎同。先謙案，以上並晉兵燕之乘盤殿蓋。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翳華芝。師古曰：鳳皇者，車吕鳳皇爲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爲蔽也。〔補注〕宋祁曰：兮字下疑有而字。先謙曰：文選有而字。善注引服虔曰：華芝，華蓋也。駟蒼螭兮六素虯。師古曰：四、六，駕數也。言或四或六也。螭似龍，一名地螻。虯，即龍之無角者。〔補注〕宋祁曰：兆明曰：螭似虎而鱗。鄭氏曰：螭，虎類也。龍形。李奇曰：螭，雌龍也。字林曰：螭若龍而黃，北方之地螻。浙本作一名螻刊誤據今說文，滅虯字。監本作地螻。金坊刊誤據今說文作一名地螻。當有地字。先謙曰：善注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賦：乘鏤象，六玉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師古曰：蠖略蕤綏，虯螭貌也。灕虖襂纚，車飾貌也。蠖音於鑊反。灕音離。襂音森。其字從巾。纚音所宜反。〔補注〕宋祁云：於鑊反，一作於郭反。綏，先佳反。先謙曰：李善本文選襂作槮。六臣本與此同，皆圓寫豎貌。假借用之，無定字也。善注：蠖略蕤綏，龍行之貌。灕乎襂纚，龍翰下垂之貌也。先謙案：大人賦：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又云：滂濞泱軋麗以林離。張揖注：林離，摻攦也。灕虖襂纚與麗以林離音義俱合，皆衆盛貌也。襂纚、摻攦、林離、淋離（文選羽獵賦）、滲灕（河東賦），並字異而訓同。蕤綏猶葳蕤。帥爾陰閉，霅然陽開。晉灼曰：帥，聚也。霅，散也。師古曰：霅音所甲反，又音先合反。〔補注〕先謙曰：帥與率同。帥爾，即率爾，猶言倏爾也。善注：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霅然，猶颯然。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柅也。師古曰：霄，升也。霄，日旁氣也。軼，過也。景，日光也。畫鳥隼曰旟，龜蛇曰旐。郅偈，竿杠之貌也。旖柅，旗移之形也。郅音吉，又音質。偈音居桀反。旖音猗。柅音女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宋祁曰：柅音桀。六字。柅作旎，女支反，作女倚反。引宋祁曰：旎越本作柅，女支反。越本旎作柅。先謙案：郅偈、旖柅，並形容之詞，中加之字，則文不成義。之字當在旖柅下，各本誤倒也。文選柅作旎。善注引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浮景，流景也。流星旄吕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如星之流，如電之照也。咸，皆也。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方，並也。〔補注〕先謙曰：六臣本敦作屯。聲駍隱吕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師古

曰，駭然疾意也。駍音普萌反，騷音先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而作以，引宋祁云：越本以作而。先謙案：官本注末有韋昭曰騷音蘇及反六字。善注：廣雅，陸離，參差也。駍隱，車聲大而盛也。說文：騷，馬相及也。遺風，既見王褒傳。陵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厓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嵱音踊，嵷音竦。如淳曰：嵱嵷，上下衆多貌。師古曰：衍即所謂墳衍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岸字，考字引宋祁云：姚本竪作衍，晉灼作鋪。按本注文厓字下有岸字。先謙案：據宋說，所見本衍作竪。高衍猶高平，亦猶墳衍，顏以衍爲墳衍，非也。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狃音貫。蘇林曰：狃，至也。師古曰：入陵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兢音鉅陵反。〔補注〕先謙曰：善注，王逸曰：閶闔，天門也。官本注亦作音是。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繹與臻同，轃，至也。通天，臺名也。言雖未至甘泉，則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補注〕宋祁曰：晉灼曰：繹音夕。諸家賦音亦。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云：繹繹，盛貌。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亦寒涼之意也。洪，大也。紛，亂雜也。錯，互也。繹讀如本字，又音來感反。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師古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度，極也。言此臺至天，其高不可究竟而計度也。嶢音堯。造音千到反。慶讀曰羌。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選疆作彊。度下而字當衍。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孟康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叢生曰薄。新雉即辛夷耳，爲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一名新矧。壇音徒旦反，曼音莫旦反。〔補注〕宋祁曰：雉當作夷。學林云：周禮薙氏掌殺草，鄭氏注云：薙或作夷，引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音稊。然則雉賦本用薙爲夷，而又省薙之草，止用雉字耳。王念孫曰：案訓唐爲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壇曼，殊爲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既言唐而又言壇曼者，重言之以形容之，若上文言[illegible]乎[illegible]突。說文：唐，大言也。白虎通：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爲廣大之名。沈欽韓曰：本草綱目，辛夷本經名新雉，拾遺名木筆。先

謙曰：子虛賦，案衍虛受。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虛耳。此并閭謂椶樹也。茇葀，草名也。鄂，垠也。茇音步末反。葀音括。被音皮義反。麗讀如本字。被麗又音披離。（補注）沈欽韓曰：集韻，茇葀，瑞草也。（據字林）唐本草作拔葀，寇宗奭本草作菝葜。先謙曰：官本注時下政作改，是。皮上有音字。善注：被麗，分散貌也。鄂，垠鄂也。先謙案：被麗即披離之同音假字，顏又音是也。故風賦云被麗披離。亡鄂猶無垠，言其多不可涯際也。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蘇林曰：駊騀音叵我。師古曰：駊騀，高大貌也。嶔巖，深險貌也。嶔音口銜反。（補注）宋祁曰：別本口作巳。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服虔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迣，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般，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宮名也。施靡，相及貌。屬，連也。般音盤。施音弋爾反。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善注：往往，言非一也。般，布也。與班同。黃圖：甘泉有石關觀、封巒觀。先謙案：漢鐃歌，遠如期，曲游石關望諸國，謂此。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嶉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嶉，材木之崇積貌也。晉灼曰：嶉音纆水反。師古曰：嶉音子水反。觀，謂形也。音工喚反。詭音丑皮反。（補注）先謙曰：善注：言大廈之高，而成觀闕也。顏訓觀為形，非。材官本及選注作林。欵，摧嶉即崔嵬之同音假字，若今言崔嵬矣。抑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師古曰：撟，舉也。冥眴，視不諦也。撟與矯同。其字從手。冥音莫見反。眴音州縣之縣。（補注）先謙曰：五臣本撟作矯。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服虔曰：惝音敞。師古曰：瀏濫，猶汎濫。弘惝，高大也。漫漫，甚也。瀏音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有蘇昭瀏劉又反，濫音覽九字。案：以上下文推之，瀏濫即劉覽（同攬），今作瀏覽。弘惝即弘敞。濫惝並借字。善注：漫漫，無厓際之貌。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師古曰：言駭其深博。（補注）先謙曰：選無固字。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師古曰：軨，軒謂前軒之軨也。軨者，軒間小木也。字與櫺同。周流，周覽

也。軮軋，道相映也。軮音零。軮音烏朗反。軋音於黠反。〔補注〕先謙曰：文選軮軋作坱圠。善注：廣大貌也。說見賈誼傳，顏訓非。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應劭曰：瞵音鄰。晉灼曰：㻞音斌。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爲非本土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瑪瑙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瞵㻞，文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該案字書，瞵㻞，采色也。當從玉旁彬。宋祁曰：學林云，此傳作璧，師古訓爲殿壁，文選作璧，五臣訓爲璧玉，其義迥不同。賦曰：翔蟜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敞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皆以下句釋上句。其曰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然後言玉樹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其廣大而無際，乃但見庭中玉樹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樹植於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案甘泉賦漢書文選字不同者甚多，它皆可以假借而讀，惟璧壁二字，不可假借通用，而注釋者又皆不同，不可不辨也。又劉禹錫嘉話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先謙案：宋說是。五臣本瞵作璘。璘㻞若今言斕斑。

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師古曰：仡仡，勇健貌。嵌巖，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真龍之形也。仡音魚乙反，又音其乞反。嵌音火敢反。〔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改嵌從山。蕭銓賦音苦銜反。先謙曰：據宋說，所見本嵌作嵌。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也。炎音弋贍反。炘音欣。〔補注〕宋祁曰：越本炘作忻。先謙曰：官本揚作楊。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增城、縣圃、閬風，昆侖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補注〕先謙曰：以上六句皆賦金人。洪臺掘其獨出兮，㨖北極之嶟嶟。應劭曰：掘，特貌也。㨖，至也。晉灼曰：嶟嶟，竦撅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竦峭嶟嶟然也。掘音其勿反。㨖音竹指反。嶟音千旬反，又音遵。〔補注〕宋祁曰：㨖字讀竹几反。韋昭知己反。嶟嶟，字林曰山貌。蕭該、姚本作嶟嶟。先謙曰：選掘作崛，是也。借字。列宿迺施於上

棊兮。日月纔經於柍桭。服虔曰：柍，中央也。桭，屋梠也。師古曰：桭，廷也。棊，屋巽也。凡此者，言屋宇高大之甚。桭音弋豉反。柍音央。桭音辰。一曰施直翻安施音之耳，讀如本字。〔補注〕宋祁曰：姚本劉音字幾章昭仕箋反。蕭該音義：柍，於兩反，又於郎反。桭，之人反。王念孫曰：師古曰柍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柍字俱無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柍，於兩反。亦音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案柍當作央，今作柍者，因桭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因而誤者，如璿璣之爲璿璣，鳳皇之爲鳳凰，窈窕之爲窈窕，展轉之爲輾轉，蓑笠之爲簑笠，畎畝之爲畎畝，皆柍桭之類也）。桭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郎服注所謂屋梠。師注士喪禮曰：宇，梠也）。郎今人所謂屋檐。央桭，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桭與上棊相對爲文，則央字不當作柍。服虔訓爲中央，則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柍，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柍矣。西京賦：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薛君中宸猶此言央桭，則央之不當作柍益明矣。魏都賦：旅楹閑列，暉鑒柍桭。張載曰：柍，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柍，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柍，柍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郎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桭之義無涉。集韻：柍，屋中央也。則爲誤本漢書所惑矣。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籬也。倏音式六反。藩音甫元反。〔補注〕宋祁曰：而字當作於。先謙曰：文選作於。是倏作儵。補注上林賦儵㸌洞朋，釋名曰突幽也，倏忽疾貌。案突是誤字。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補注〕先謙曰：文選還作逮。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蔑蠓，疾也。師古曰：撇猶拂也。蠓音莫孔反。撇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疾作蚊。案選作蠛蠓，皆倩字。呂向注：蠛蠓，浮氣也。後冊張衡傳：浮蔑蒙而上征。注引此賦作蔑蒙。左欃槍右玄冥兮，前熛闕後應門。晉灼曰：大人賦攙搶以爲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雖擬相如，故云爾。熛闕，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熛怒。熛門正在熛闕之內也。師古曰：熛音匹遙反。〔補注〕宋祁曰：浙本右字、後字上皆有而字。注文旌考作旍。姚本熛必遙反。先謙曰：文選有兩而字。陰西海與

幽都兮，涌醴汩吕生川。如淳曰：言闕之高，氣陰西海也。師古曰：蔭，映西海也。言及幽都。幽都，北方絕遠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汩汩然也。汩音于筆反。〔補注〕先謙曰：文選陰作蔭。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虖昆侖。師古曰：連蜷，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蜷音拳。敦音屯。〔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春秋漢含孳曰：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曰：樛流，屈折也。溶然，閑暇貌也。方皇，彷徨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溶音容。〔補注〕宋祁曰：樛，諸詮賦音樛。溶，字林弋冢反。先謙曰：官本注，繆作樛。流與周流同。意方皇猶旁皇也。善注以方皇為殿名，則文義不通。六臣本作彷徨。上林賦「象輿婉僤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孟康曰：以和氏璧為璫璧帶也。其璧玲瓏也。晉灼曰：以黃金為璧帶，含藍田璧。瓏玲，明見貌也。師古曰：崔巍，高貌。瓏玲，聲貌是也。崔音才回反。巍音五回反。瓏音聾。玲音零。〔補注〕宋祁曰：瓏玲，字林曰：瓏，禱旱玉，為龍文。又音龍。呂氏春秋曰：大旱用瓏。玲。先謙曰：官本注，玲瓏作瓏玲。含作合。梁章鉅云：注晉五百篇云：瓏璁，其聲者其質玉乎。璁與玲同。太元唐次三：瓏玲，范望注：瓏玲，金玉之聲也。據此，善說為是。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師古曰：炕與抗同。抗，舉也。榱，椽也。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榱，其形危竦，有神於冥莫之中扶持，故不傾也。〔補注〕宋祁曰：李善曰：毛詩君婦莫莫。毛萇云：莫莫，清淨也。先謙曰：官本注，冥作冥。六臣本炕作抗。閌閬閬其廖廓兮，佀紫宮之崢嶸。師古曰：閌，高門貌。閬閬，空虛也。寥廓，宏遠也。紫宮，天帝之室也。崢嶸，深遠也。閌音抗。閬音浪。寥音僚。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補注〕先謙曰：官本嶸作嵘。文選作嶸，通用字。注宏作宮。駢交錯而曼衍兮，㟅嵸隗虖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叢觀相連不絕也。㟅嵸，安施之貌。嵬隗，猶崔巍也。衍音弋戰反。㟅音宅罪反。嵸音叢。隗音五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亦作亦。引蕭該音義曰：㟅接，字書粉果反。嵸音叢。善注引埤蒼：㟅嵸，山貌。嬰，繞也。五臣本㟅嵸作嵸隗。嵬隗猶崔嵬也。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吕掍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言其高入於雲也。蒙籠，深通貌。掍成，言其有若自然也。掍音胡本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梶並作棍。善注引服虔曰。眾龍、誤葛說。老子曰。有物混成。棍與混同。今字作渾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師古曰。言宮室曠大。自然有紅采之氣。〔補注〕錢大昭曰。宛延與蜿蜒同。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宛、於元反。

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乎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琁室。紂作傾宮。言此甚過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補注〕宋祁曰。妙一作眇。遠字下當有亡國字。先謙曰。文選、妙作眇。下有亡國二字。琁室、傾宮。見晏子春秋。案書琁室頃宮。則臨淵之意自見。不當直言亡國。無二字是也。眇遠猶言邈遠。妙借字。

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鬱移楊。師古曰。回猋。回風也。肆、放也。碭、過也。駭、動也。翍、古披字。鬱、聚也。移、唐棣也。楊、楊樹也。言回風放起。過動衆樹。則桂椒披散。而移楊鬱聚也。碭音徒浪反。移音移。〔補注〕宋祁曰。浙本棣字下有而字。先謙曰。文選有而字。六臣本碭作蕩。是也。碭借字。顏訓碭爲過。則過駭二字義不相屬矣。

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師古曰。言桂椒香氣乃擊薄櫨及屋翼也。薄、迫也。櫨音盧。〔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薄櫨、字林曰。柱欂也。學林云。欂櫨弱鼓切。通用欂字。一作平鼓反。先謙案。苹即櫨字。文選、窮作穹。穹隆、高也。善注。以擊爲觸。是也。將、送也。故文選、璧柱、櫨、柱上柎也。言香風之高颺。上送屋翼。

薌呹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師古曰。又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師躍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掍猶梱也。薌讀與響同。呹音丑乙反。肸音許乙反。掍音下本反。駍音普耕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呹、別本丑乙反。文選余日反。肸、別本作肹。虛乞反。案今流俗本肸或作肹者。傳寫之誤。宋祁曰。注文合字下當有同字。先謙案。文選棍作掍。掍亦擊也。較掍根爲合。掍、根拔木。似不宜施於此文。善注。薌亦香字。呹、疾貌。肸、蠁布也。案顏以上言香。此不當複言薌。故讀薌爲響。當從之。掍亂文選當爲響。善注錯引劫賦肸蠁。蠁融亦作蠁。香風駭歷十二鍾而成聲。言諧合律呂也。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惠與穹窮。李奇曰。鋪、門首也。師古曰。言風之所至。又排門揚鋪。擊動殿鈕。迴旋入宮。發舊衆芳。〔補注〕王先愼曰。文選類聚三十九引穹窮作芎藭。字通用。先謙曰。官本惠作蕙。蘭蕙衆芳。隨風雜不可辨。

帷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弸音石墮井弸爾之弸。彋音宏。孟康曰：弸彋，風吹帷帳鼓貌。師古曰：拂汨，亦風動貌。暗暗，幽隱。靚即靜字耳。弸音普萌反，彋音聲宏反，汨音于密反，暗音烏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弸，文萌反。彋，音宏。拂，芳勿反。先謙案：以上六句言香風之深入。據孟注，帷當爲帷，文選不誤。注鼓下當有動字。善注：弸彋，風吹帷帳之聲。拂汨，鼓動之貌。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伯牙也。〔補注〕王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作生，辯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脫不字，辯見淮南），故爲和（此和字讀和睦之和，下凡言和穆者皆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穆。穆與穆同。和穆爲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唱和之和）。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師古曰：般，公輸般也。倕，共工也。王爾，亦巧人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功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棄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倕音垂。剞音居宜反。劂音居衛反。〔補注〕宋祁曰：剞劂當作掎劂。注文倕字下當有舜字。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彷彿若夢也。師古曰：方謂並行也。征僑，姓征名僑，僊人也。偓佺亦仙人名。偓音屋，佺音詮。彷彿即髣髴字也。征，郊祀志作正字，其音同。〔補注〕宋祁曰：字林曰：仿，相似也。佛，見不審也。先謙曰：官本注屋作渥。征僑、偓佺，並見相如傳。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聽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蜵蜎蠖濩，刻鏤之形。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蜵蜎蠖濩，言屋中之

琛厲也。閼讀曰閑。蠁音一兗反。蚓音下交反。蠖音烏郭反。澔音胡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琁題，案左思蜀都賦曰，金鋪相映，玉題交輝，是也。蠵蚓，予案字林，蠵蚓，好印也，上一甸反，下一瞅反。先謙案，蕭注范子曰，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

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師古曰，言絜精以待冀神降福。〔補注〕先謙曰，善注文選本恩作思，云，精神垂思也。然不如恩順。

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釐讀曰禧。禧，福也。〔補注〕宋祁曰，三神，天地神也。（王先慎曰，宋注下神字當作人。）先謙曰，善注引韋昭曰，逆，迎也，迎受福釐也。

迺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應劭曰，冠其眾倫魁桀也。師古曰，言選擇賢臣可匹耦於古賢皋繇伊尹之類，冠等倫而魁桀。〔補注〕宋祁曰，搜逑，邁化本作捒求，衍謨謂求當從孟康本同，校本作逑，又注本當有者字。

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師古曰，甘棠之惠，謂召公奭也。東征之意，周公旦也。〔補注〕宋祁曰，函當作含。劉攽曰，能屬上句。劉敞曰，能屬魁字。齊召南曰，案文選以冠倫魁能爲句，則劉攽說是也。師古誤以魁字斷句，而以能字下連函甘棠之惠，非屬牽強。先謙曰，此應劭誤讀，而師古從之。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師古曰，齊，同也。同集於此也。祭天之處，故曰陽靈之宮也。〔補注〕宋祁曰，齊，注云，齋，祖齋反。李善云，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側皆反。先謙曰，漢舊儀，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善注是。

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師古曰，靡，纖密也。靡纖纖之也。一曰靡猶偃而靡之藉地也。〔補注〕先謙曰，善注從後說。又引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

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絜也。瑕，謂日旁赤氣也。露英，言其英華之露。〔補注〕先謙曰，官本清作青。瑕霞借字。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文選瑕作霞。善注，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較顏說爲優。

集虖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以祭也。地神曰祇。

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猶威蕤也。旓，旗之旒也。一曰燕尾。旓音所交反。

攀琁璣

而下視兮，行遊目虖三危。陳衆車所東阬兮，肆玉釱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釱，車轄也。九垠，九垓也。師古曰：皆設言周流覽觀，升降天地，爲神通一也。肆，放也。阬，大阜也。窺與闚同。釱音大，又音弟。還讀曰旋。〔補注〕宋祁曰：張銑曰：玉璣，北斗也。晉灼曰：阬，古坑字也。字書曰：阬，閬也，口盆反。注文爲神通一也，爲當作與，一字當删。先謙曰：官本所作於，是也。善注引如淳曰：東阬，東海也。楚辭曰：齊玉軑而並馳。說文：漂，浮也。海非陳車之所。又自高而下馳，明所云東阬非東海也。故顏讀阬爲岡。詳文意，從北望南，自東徂西，乃至龍神之所。風傱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蕤。師古曰：傱傱，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蕤，車之垂飾纓蕤也。傱音竦。今書御字或作銜者，俗妄改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纓蕤字上當有若字。從與氏音總。先謙曰：文選傱傱作㴬㴬，御作銜。善注：㴬㴬，疾貌。晉灼曰：蕤，綏也。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渡之若濎濙耳。師古曰：濎濙，小水之貌。不周，山名。逶蛇，亦言不絕也。濎音吐定反，濙音熒，又音胡鎣反。蛇音移。〔補注〕先謙曰：善注：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師古曰：西王母在西方，周穆王所見者也。玉女、虙妃皆神女也。虙讀曰伏。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服虔曰：盧，目童子也。〔補注〕宋祁曰：監本作玉女欣喜，浙本無作亡。先謙曰：文選盧作矑。方擥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晉灼曰：擥天地之材量也。師古曰：擥，持也。音覽。其字從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材作財，眸作侔。引宋祁曰：擥量當作材量。擥力敢反。先謙案：文選眸作侔，此作字譌。擥作攬。善注：說文：攬，撮持也。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柴，積柴也。宗，尊也。祈，求福也。〔補注〕先謙曰：案注積柴之柴當作祡。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

所役之圜也。見郊祀志。(補注)宋祁曰。招䍐。一本作皋陶。晉灼音義作皋搖。蕭該音義曰。如淳作皋搖。云皋。禊禳。積柴於招搖頭。致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其近天也。故曰皋搖。先謙曰。文選作皋搖。於是欽柴宗祈。頂句循起。燎熏皇天。與招搖泰壹對舉。如說是也。泰壹之祠。詳在郊祀志。招搖雖亦神名。施於此處則不類。善注引服說。旗作旌。

樵蒸焜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師古曰。樵。木薪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以燎及蒸燎火炎上於天。又披離四出。(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燎作燒。引蕭該音義曰。焜音昆。火貌也。配藜。如淳曰。黎為火正。能使火氣施四布也。先謙案。依如說。配字無著。張顏依韋昭釋之為長。王先慎云。藝文類聚卌九引藜作黎。是也。玩如注。所見本亦作黎。後人加草作藜耳。

東燭倉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爌。古晃字。煬。熱也。言祡燎之光遠及四裔也。煬音弋向反。(補注)宋祁曰。爌本爌作擴。先謙曰。文選作爌。

玄瓊觩璆。秬鬯泔淡。服虔曰。玄玉飾之。故曰玄瓊。張晏曰。瓊。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鬯。觩觩。北貌也。鄧展曰。泔淡。滿也。師古曰。觩音虯。璆音力幽反。泔音胡甘反。淡音大敢反。(補注)宋祁曰。泔淡。美味也。注文以圭字下。別本有文字。一作大字。

肸蠁豐融。(補注)先謙曰。肸蠁詳司馬相如傳。懿懿芬芬。師古曰。言秬鬯之芬烈也。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熛盛。感動神物也。訛。化也。碩。大也。熛音必遙反。(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本炎字作燄。王念孫曰。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熛盛。疾動神物也。字林。焱。火光也。(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弋劍反。)說文。熛。火飛也。毛萇詩傳。訛。動也。案李說是也。

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師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

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儐。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影也。穰穰。多也。委。積也。藹音烏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儐。甫刃反。

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棃。師古曰。三巒。即封巒觀名也。棠棃。宮名。偈讀曰憩。

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師古曰。天閫。天門之

屬也。洪亦興也。書徐淳音洽。振驱限也。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師古曰。長平。涇水上坂名也。磕。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也。聲字或作殷。擊殷鼓也。厲。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磕、口蓋反。又口艾反。李善曰。字指大聲也。先謙案。長平見宣紀。文選、磕作礚。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師古曰。于。曰也。胥。皆也。麗、美也。沛、音普大反。亂曰。師古曰。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師古曰。言其高。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師古曰。峛崺、上下之道也。單、周也。埢垣、圜貌也。峛音力爾反。崺音弋爾反。單音蟬。埢音拳。〔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峛崺、涉邪也。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師古曰。增、重也。參差、不齊也。駢、並也。嵾音初林反。駢音步千反。嵯音材何反。峨音我。岭巆嶙峋。洞亡厓兮。師古曰。岭巆、深邃貌。嶙峋、節級貌。岭音零。巆音榮。嶙音隣。峋音荀。〔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埤蒼曰。岭巆、嶙峋、深無厓之貌。稚觀云。據史館本改嶙峋。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師古曰。縡、事也。杳、高遠也。旭卉、疾速也。縡讀與載同。〔補注〕宋祁曰。縡、財代反。先謙曰。善注。旭卉、幽昧之貌。六臣本旭卉難知也。卉疑眸之借字。與顏說異。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邦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師古曰。言百祇敬而來。郊祭禋祀則神祇依附。〔補注〕宋祁曰。祇、一本作祗。蕭該音義曰。字林曰。禋、潔祀也。音一人反。徘徊招搖。靈遲迉兮。師古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招音上遙反。迉音屈。遲音丈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遲作犀。引宋祁曰。呂向云。招搖、神名。李善云。招搖、猶彷徨也。犀、浙本作遲。刊誤據選文。改作犀。張揖字詁云。犀今遲字也。先謙案。文選作犀遲兮。善注。犀遲即棲遲。輝光眩耀。隆厥福兮。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補注〕先謙曰。文選隆作降。子子孫孫。長亡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之林光宮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

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瑋。師古曰：棠棃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陸音袪。〔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三蒼圉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陸，音袪。瑰偉，字林曰：玫瑰，火齊珠。該案詩云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埤蒼云：瑰瑋，珠奇也。又考證云：案枝鵲應作鳷鵲，司馬相如傳可證。先謙案：鳷鵲同。言遊觀之所皆屈奇瑰偉也。蕭說是。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雕，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棌，柞木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也。棌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棌椽詳司馬遷傳。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師古曰：黨音它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作爲。

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曰：從法駕也。〔補注〕先謙曰：一說是。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神也。麗，偶也。〔補注〕劉攽曰：麗，茲也，君所以參乘茲駕者，非其人也。宋祁曰：注文神字可刪。劉攽茲字當作並字。沈欽韓曰：續輿服志大駕有從官中藏左右道車騎者，此參駕也；有但分左右道者，此麗駕也。先謙曰：沈說是。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既

祭，行遊介山，回安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道。〔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先謙曰：介山說見下。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在今絳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晉灼曰：在河東蒲坂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歷山在蒲州府永濟縣東南三十里，其東爲神嶺。先謙曰：官本注山下有之字。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也。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豐，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可相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蕭該曰：墟〔補注〕宋祁曰：注文之上當作其上。先謙曰：官本注相作想，是。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師古曰：言成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令自興至治，以從帝皇之風。〔補注〕先謙曰：臨川二語見董仲舒傳。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薶，故云瘞后土。瘞音乙例反。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以勸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勸崇垂鴻，勸崇名而垂鴻業也。隤，降也。祉，福也。欽，敬也。若，順也。鑠，美也。越，曰也。已，辭也。言發祥降福，敬順神明，其非盛美，不可勝載。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爲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先景，爲馬行迅疾，常在景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所字。引宋祁曰：注文乘車字上當有所字。先謙案：注下爲字與僞同。六，謂駕六馬也。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奔弧之旗也。師古曰：彏，張也。音攫。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梢雲也。師古曰：梢與旓同。旓者，旌旗之旒。言以雲爲旗也。被音皮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旒作旈，同。奮電鞭，驂雷輜，師古曰：輜，衣車也。淮南子云：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

輅。故雖用此舊也。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漢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承其下。取其負重致遠。〔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漢下有書字。引宋祁曰。注文漢書舊儀。當刪書字。沈欽韓曰。漢舊儀。諸道建五旗。晉輿服志。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又云。建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爲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宋書禮志。則云木牛。宋史儀衛志。熙寧七年。太常寺言五牛旗。蓋古之五時副車也。以木牛載旗。用人輿之。失其本制。宜省去。羲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曰。倫、古善御者也。羲和、日御名。〔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二。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至於顏淪而少衰。至於顏夷而衰矣。顏倫即顏淪。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師古曰。飆、回風也。趡、走也。飆音必遙反。趡音子笑反。又音才笑反。〔補注〕宋祁曰。趡、一本作蹃。蕭該音義曰。今漢書鬼趡或作蹃字。非昭悲昭反。云趡也。字林音才召反。錢大昭曰。廣雅。趡、趡、進彝也。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霆之盛而亂動也。屈橋、言壯捷貌。屈音其勿反。橋音其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下書字。是引蕭該音義曰。橋音驕蟜之蟜。先謙案。橋蟜借字。言馬驕首之狀。嘻嘻旭旭。天地稠嶅。師古曰。稠嶅、動搖貌。師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之貌。嘻音許其反。稠音徒弔反。嶅音五到反。巒丘跳樛。涌渻躍湼。師古曰。山小而銳曰巒。言車騎之威。令巒之盛。至於涌渻。謂跳蹶丘山者也。秦神下讋。跖魂負沴。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爲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復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祓除。今之茸頭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沴、河岸之垢也。晉灼曰。沴、沸也。師古曰。跖、蹈也。言此神怖懼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負沴沸。畏懼之甚也。跖音之亦反。沴音直尸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茸字上當有旄字。先謙曰。秦神即怒特祠。如蘇林說。非頭當爲旄頭。顏訓跖爲自蹈其魂。跖殊乖。跖與蹠同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言秦神畏懼。其精魂跳躍遠避而負倚垢岸也。河靈矍踢。爪華蹈衰。蘇林曰。河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衰、衰山也。字讀之足蹈之也。踢音試歷反。服虔曰。踢音石奧反。師古曰。矍踢、驚動之貌。矍音钁。踢音傷。二音並通。爪、古爪字。凡言此者。以車騎之衆。羽旄之盛。故秦神河

邃。莫不恐懼而自放之。〔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揚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驪介嗣之云，據郊祀志，襄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郊作襄山。徐廣云，蒲阪縣有襄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襄一本作㜷。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並無㜷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踢，掌華蹈衰。先謙曰，官本踢並作踢，爪作爪，衰作襄。注廓作郎，無音傷二字，末之作也。王念孫云，案衰與沴爲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沴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鳳葉說苑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坻與沴同字，故晉灼讀沴爲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注曰，坻，岸也。坻與沴同字，故服虔讀沴爲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蹈魂龜以負沴。負沴即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沴字從㐱得聲，古音在諄部。（沴又爲巽沴之沴，漢書孔光傳，六沴之作。宋祁曰，韋昭云，沴謂皐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拂軫反。服虔曰，沴音戾。案韋昭音拂軫反，則在諄部。服虔音戾，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氐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氐之字亦與從㐱之字相通。曲禮，畛於鬼神。鄭注，畛或爲祇。小雅無將大車篇，無思百憂，祇自疷兮。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即自疷，是其證也。然則負沴之沴古讀若坻，故與衰爲韻。若改衰爲襄，則與沴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㜷者，雖非正體，然偏旁作嶷，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襄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爲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並作衰，而今本皆作襄，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正義，尙作衰，音色追反，則襄字爲後人所改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襄字正作衰。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並作襄，恐亦後人所改。）先謙案，踢當作足旁易，從易從昜之字多相亂。踢之誤踢，猶碭之誤碭矣。河水注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嶽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說文，爪，亦丮也。從反爪。（職相反）不以爲掌字。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府永濟縣南四十五里，一名襄山。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蹲蹲，行有節也。蹲音千旬反。靈祇既鄉，五位時敘。師古曰，鄉讀曰嚮。服虔曰，五位，五方之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絪縕玄黃，將紹

厥後。師古曰，絪縕、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色也。易下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而地黃。將、大也。言天地之氣大興發於祭祀之後。絪音因。縕音於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縕下無音字。合作含。引宋祁曰，注文含氣當作合氣。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容暇而安豫也。與讀曰豫。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禹鑿之以通河水，故勤勞之。(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汾陰縣有介山。汾水注，介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十餘里。晉太康地記及地道記等並言介子推隱於是山，即實非也。又云汾水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界休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於綿上之山。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為介山。故袁山松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綿上聚、子推廟。先謙案，界休、太原縣，今汾州府介休縣東南十五里。汾陰、河東縣，今蒲州府榮河縣北。斯蓋地說流傳，文人寄託，非祀實之祠矣。官本注末之作也。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灑、分也。菑、古災字也。沈災、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淮濟也。播、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海之瀕也。禹分治洪水之災，通之四瀆，布散九河於東海之瀕也。灑、音所宜反。瀕音頻，又音賓。(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曰，灑沈菑而豁瀆兮。該案，呼或以為呵，呵此則四瀆也。孔武仲非誤亦錯此。灑、菑唱音義作西。劉昞云音疏佳反。又注文江河淮濟字上當有四瀆字。禹字上當有書字。分治、別本作分河。洪當改作灑。錢大昭曰，書當作菑。先謙曰，官本書作菑。注同。河水篇，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云，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先謙案，播九河並舉其委。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歷山，故云然。(補注)宋祁曰，喜古本作娭。韋昭音熙。先謙曰，據宋說，喜當為娭借字。河水注，蒲阪縣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瞰帝唐之嵩高兮，䀎隆周之大寧。師古曰，瞰、臨視也。帝唐、堯也。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孔子云，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也。一曰堯

嘗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瞰其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瞰音苦濫反。脈即覛字。〔補注〕宋祁曰：脈，別本作派。甯按曰：相視也。沈欽韓曰：周語「順時覛土」，韋昭云「覛，視」。釋詁「覛，相也」。郭璞「相視也」。先謙曰：嵩即崇字。謂視唐帝之崇高，與大寧爲對。後人不知嵩爲崇之借字，故一改云然，而顏亦據引之，詳在武紀注。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陔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汨，往意也。低佪猶俳佪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視也。汨音于筆反。睨音五系反。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濊與穢同。坎坷，不平貌。坎音口紺反。坷音口賀反。易音弋豉反。〔補注〕宋祁曰：南巢濊放桀之處，非桀敗處也。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嶢崝，謂山形嶢而崝嶸也。嶢音堯。崝音士耕反。〔補注〕先謙曰：崝與崢同字，崝嶸即崢嶸。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師古曰：霏，古霏字。霏霏，雲起貌。澤，雨露也。滲灕，流貌也。降，下也。滲音淋。灕音離。降音胡江反。〔補注〕宋祁曰：滲，韋昭音斯禁反。灕，蕭該林曰：灕音灑洒之灑。先謙曰：官本注灕作灑，灑洒之灑。灑與灕同字。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師古曰：言豐雨之貌。滃音烏孔反。汎音數劍反。沛音普蓋反。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師古曰：言皆從命也。〔補注〕宋祁曰：淳化舊本作東西，劉攽謂當作西東，叶韻。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天地曰二儀。王者大位與之合德，故曰參天地。參之者三也。盪盪，大貌。〔補注〕何焯曰：此亦登華之峻，非如師古注所云合德。遵逝虖歸來，師古曰：遵路而旋京師也。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函諸夏也。師古曰：函，包容也。彼，謂堯舜殷周也。所謂與古同。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張晏曰：乾六爻悉稱龍也。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鉤芒，東方神。蓐收，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

南方神、麗、並駕也。驂、三馬也。言皆役服也。〔補注〕宋祁曰、驂字可耐。服字當作驂。蕭該音義曰、駊、宋衷昭作䮀。䮀、偶也。王念孫曰、宋說是也。麗鉤芒與蓐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驂元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雁行也。顏注、麗並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譌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攄、散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發其志而爲歌頌也。攄、音丑於反。頌讀曰容。〔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式道候。此式道二字所本。陿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於緝熙。言薦德之盛皆過之也。陿讀與狹同。於讀曰烏。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盈之地。盈、高下也。師古曰、軔音刃。〔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軔如瞚反。錢大昭云、楚詞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注、軔、止輪木也。說文、軔、礙車也。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士負羽。〔補注〕宋祁曰、文選注引士下有卒字。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二帝、堯舜。三王、夏殷周。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師古曰、財讀與纔同。御、侍也。充、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林麓、字林、守山澤吏。御、五寡反。先謙案、善注、毛詩傳、御、進也。禮記、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補注〕先謙曰、六臣本交作充。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

和。屮木茂。師古曰：益，臣名也。任以為虞。虞，主山澤之官也。上，山也。下，平地也。屮，古草字。〔補注〕宋祁曰：益，取瑒作焱，古益字。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補注〕先謙曰：蕭注引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羅四面，湯拔其三面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補注〕王先慎曰：孟子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案袁宏後漢紀樂崧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范氏後漢書楊賜傳同。（范書五十里作五里，脫十字。）大雅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即據此而言。是文王之囿古固有百里之說。唐陸贄奏罷瓊林大盈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殊不百里之文明相齊，有百里七十里之異。至宣王囿，袁范皆書五十里，疑五為四之誤。周禮天官囿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若詩有五十里之文，則孫氏不應言大國四十里也。樂崧疏當依此訂正。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大字上當有泰字。案各本及文選本俱無泰字。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裕，饒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杜。御宿在樊川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川作園。引宋祁曰：御宿，蕭該音義曰：案說文曰：御，禁苑也，牛呂反。注文樊園西，姚本園作川。先謙案：文選胡作湖。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師古曰：循渭水涯而東也。瀕音頻，又音賓。〔補注〕先謙曰：此數語與東方朔傳互證。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穿昆明池象滇河，師古曰：滇音丁賢反。〔補注〕宋祁曰：賢一作玄。先謙曰：蕭注引漢書曰：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師古曰：殿名也。師古曰：馺音先合反。娑音先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下師古曰三字。蕭注引孟康曰：馺娑，殿名。善曰：神明，臺名。先謙案：皆在建章宮內。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浸也。

服虔曰，游中三山名，注救藥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師古曰，贍，給也。齊人，解在食貨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作民，垂邊也。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師古曰，禁，禁圍守也。〔補注〕宋祁曰，禦當作籞。先謙曰，文選田作甲，是。注圍，殿官本作闌。說文，儲，偫也，偫，待也。尚泰奢麗誇詡，師古曰，詡，大也，音許羽反。〔補注〕先謙曰，尚猶也。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補注〕宋祁曰，一說三驅者三面驅之，闕其一面，使有可去之道，而不忍盡物，蓋先王之仁心也。禮所謂天子不合圍者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傳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當以泉臺折中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勿居字上當有不如字。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師古曰，校獵，謂闌守禽獸而大獵也。風讀曰諷。〔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案帝紀當在元延二年。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殷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神農為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故論者答之於下也。稱者謂自稱也。彌猶稍也。諸家之釋皆不當，徒為漏雜，故無所取。〔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其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師古曰，所尚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皆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於何得七十二禮也。〔補注〕先謙曰，善注管子曰，古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案則與即同字。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三王，誰是誰非，皆文質改異，各不同也。〔補注〕先謙曰，言後世韶襲

乖繞者，俱不見義文之差爽，遐而五帝，遐前三王，孰能定其尚質尚文之是非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虖侔訾，貴正與天虖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淨也。訾與貲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侔，字林亡又反。先謙案：善注莊子曰：夫道，顓頊得之以處玄宮。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陿三王之阸薜，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薜亦僻字也。嶠，舉步貌也。音去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陿音洽。阸，蕭該音烏隘反，一音於賣反。薜音辟。韋昭曰：薜，乎狹反。嶠音蹻。先謙案：薜辟借字。選作狹三王之阸辟。善注本作嶠。五臣作蟜。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閎，高遠也。寥音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登閎，韋昭曰：高大也。蕭該登張鄧反。先謙案：五臣本涉作陟。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玄冬。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芽始生於內，而枝葉凋毀死傷於外也。〔補注〕先謙曰：善注大戴禮曰：孟春百草權輿。六臣本徂作殂。帝將惟田于靈之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囿也。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王在靈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師古曰：垠，厓也，音銀。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補注〕宋祁曰：統本注文無之字。先謙曰：文選以下有乘字。六臣本無。蓋衍。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闛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闛闔，門名也。闛讀與閶同也。又音吐郎反。〔補注〕先謙曰：闛文選作閶。宋培云：說文闛闔盛兒，此假闛為閶。大司馬注：跋蹙不通。閶，又假閶為闛。儲積共偫，戍卒夾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偫，音丈紀反。斬叢棘，夷野草。師古曰：夷，平也。御自汧渭，經營酆鎬。應劭曰：御，禁也。師古曰：將獵其

中故止禁不得人行及獸出也。洪濆曰、東鄙鏡日西者爲獵圍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師古曰、章皇周流、猶彷徨也。謂苑囿之大、遙望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沓然縣遠也。沓者反。言沓爲沓。解云頂沓。非唯非理、蓋目失韻。（補注）宋祁曰、沓然舊作者。刊誤改者作沓。疑本無然字。先謙曰、遝、沓作沓。番注、章皇猶彷徨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應劭曰、沓、合也。先謙案、据應說則所見本作沓。孫志祖云、楚辭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焉天與地會合何所。子雲蓋亂屈原之語。

爾迺虎路三嵕。目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目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爲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柴也、以繞周樓之也。三嵕、三峰聚之山也。嵕音子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該案晁錯傳中屬虎落。韋昭曰、於城中爲藩落、如落虎兗謂之虎落。先謙案、經典與徑同。

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補注）錢大昭曰、邪、古與左通。禮記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盧植曰、左道、謂邪道。子虛賦云、邪與肅愼爲鄰。師古曰、邪讀爲左。案長楊賦、回戈邪指、亦謂左指。

鴻濛沆茫。碣目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大貌。碣山特立貌。鴻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浪反。茫音莽。碣音竭。

營合圍會。然后先置虖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補注）宋祁曰、沼、邵本作沼。諸體作沼。靈沼、李善云、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

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目萬計。師古曰、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也。鏌邪、大戟也。羅、列也。遮禽獸。鏌音莫。邪音弋奢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列字當刪。下當有也字。

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師古曰、畢、田罔也。罘、幡車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韋昭云、青畢之大、垂天邊也。朱竿、太常之竿也。日月爲太常。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辭曰、攬彗星以爲旍。

青雲爲紛。紅蜺爲繯。屬之虖昆侖之虛。師古曰、紛、

唔也。綴、系也。屬、綴也。昆侖、西極之山也。綴音下大反。屬音之欲反。虛讀曰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紛，張晏曰：紛，燕尾也。韋昭曰：紛，旗旒也。音孫。繯，該案說文、字林、三蒼並乎善反，云：繯，絡也。陳武音環。通俗文曰：所以懸繩楚曰繯。繯，胡犬反。先謙案：姿舉云方言：所以懸權，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繯，或謂之環。故王書云：繯，環也。說文：繯，落也。均作維系解。惟韋昭以爲旗上繫。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列也。濤水之波，言廣大。（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欃槍爲闉，明月爲候。孟康曰：闉，闉闍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補注）先謙曰：善注：候，望敵者。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不祥。天弧，星名，在上二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注說弧星在參星南，斷襲射云。注上當有執字。熒惑或罰之執法，見廣雅。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衍，言其並據大也。佖，次比也。一曰滿也。扁音篇。駢音步千反。佖音頻一反。美音步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鮮扁，服虔曰：扁音篇。戰國車陳貌也。該案：服云以春秋傳曰：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曰：司馬法，車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五人爲伍，此蓋魚麗法也。先謙案：扁與騙同。鮮騙，言鮮明而騙𦑊，與緁獵對文。蕭說未審。徽車輕武，鴻絧緁獵。師古曰：徽車，有徽識之車也。鴻絧，直馳貌。緁獵，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絧音徒孔反，緁音捷。（補注）宋祁曰：景本注文無之車至次也十四字。先謙曰：官本無作攕，是。蕭該音義曰：鴻、絧，胡弄反，絧音動。先謙案：善注：廣雅：武，健也。鴻絧，相連貌。詳文義，善注是。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迾虖高原之上。師古曰：殷殷、軫軫，盛也。冥，幽深也。殷讀曰隱。（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殷殷作㥯㥯，㥯呼盛反。先謙案：文選冥作㝠，迾作列。羽騎營營，昈分殊事。蘇林曰：昈，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殊異也。昈音戶。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虖青林之下。孟康曰：轠轤，連屬貌。如淳曰：轠音雷，轤音盧。師古曰：繽紛，眾疾也。轠轤，環轉也。繽音匹人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illegible]。韋昭音勒落。先謙案。若光若滅。猶作明作暗。於是天子迺㠯陽鼂始出虖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北方之宮。故曰玄宮。撞鴻鍾。建九流。〔補注〕錢大昕曰。流、南監本閩本故作旒。先謙曰。官本作旒字爲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蒙恬也。王褒曰。神名也。師古曰。服說是也。驅音丘具反。〔補注〕何焯曰。文選注如淳曰。蒙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則此注中孟說爲長。先謙曰。善注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畢方並轄。蚩尤居前。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師古曰。歷、經也。捎、拂也。歷天捎星。言其高也。捎音所交反。〔補注〕宋祁曰。校改旂作旃。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雷火之耀。及馳騎振鞭。如電吐光及炎其疾。〔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施、如淳音弛。萃傱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爲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師古曰。戲、猶曰麾。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傱、音先勇反。又音蔣。溶音容。〔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傱、案字林及埤蒼云。傱傱、走貌也。允、溶、疑音余永反。溶音勇。戲、陳武去危反。先謙案。官本。傱並作縱。遝作傱。傱音總。倩字。萃傱、猶萃聚也。善注。允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允溶淫鬻。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㠯龍翰。師古曰。吸嚊、開張也。潚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龍之衆翰。嚊音許冀反。潚音肅。翰、合韻音韓。〔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嚊、張晏音彭濞之濞。先謙案。善注。說文。吸、內息也。埤蒼曰。濞、喘息聲也。先謙謂。潚率、卽蕭索。同音字。書風聲也。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蹌蹌、騰驤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乘飾相切摩而光起。有若神也。蹌音千羊反。〔補注〕宋祁曰。秋秋、淳化本作啾啾。禮樂志。龍秋游。改啾爲秋。案蕭該啾、舊作愁。韋昭音揫秋反。今書或作口旁啾。該引埤蒼。啾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猿啾啾兮又夜鳴。爲據云。又諸本秋作口旁秋、蹌。蕭該本作蹌。先謙案。官本注。飾作飭。是。善注引張晏曰。切、近也。神光、宮名。案以上下文律之。神光爲宮名無疑。顏注非。望平樂。徑竹林。

張揖曰、平樂、館名也。晉灼曰、在上林中。〔補注〕先謙曰、盧文弨云、東方朔傳長門園有荻竹、竇太后賜爲宮、即竹林也。蹂蕙圃、踐蘭唐。師古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蘭唐、蘭唐之上多生蘭也。〔補注〕宋祁曰、踐韋本作跋、又作跃。先謙曰、官本蹂作竄。舉烈火、轡者施披。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補注〕宋祁曰、披當作技。先謙曰、文選無作、披作技。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駢並驅也。校騎、騎而爲部校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校、張晏音効。虓虎之陳、從横膠輵、猋泣雷厲、驞駍駖磕。服虔曰、虓音哮。鄧展曰、泣音粒。師古曰、哮虎之陳、謂勇士奮怒、狀如哮虎、獸而爲行陳也。泣猋、風疾貌也。驞駍駖磕、皆聲響衆盛也。哮音火交反。輵音葛。驞音匹人反。駍音普萌反。駖音力莖反。磕音口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輵舊作鞨、又作𩌂。驞、諸詮作石旁賓。磕、諸詮苦盍反。先謙案、官本注哮虎作虓虎、泣猋作猋泣。文選輵作轕、猋泣作拉、善注拉、風聲也。鄧展曰、拉音颯。與顏引不同。猋不能以泣言、顏據所見本以疾貌釋之、要亦知泣之不可通矣、作拉爲是。洶洶旭旭、天動地岋。蘇林曰、岋音岌。岋、動搖之貌。師古曰、洶音凶、岋音五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岋、韋昭曰、岋擬及反。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師古曰、羨音弋戰反。〔補注〕王念孫曰、蕭字後人所加、文選無。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半、諸詮音叛。先謙案、半與泮同。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師古曰、趣讀曰趨。東西南北、騁耆奔欲。師古曰、耆讀曰嗜。欲合韻音弋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耆、諸詮音市至反、欲字音瑜注反。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張晏曰、跋、蹶也。鄭氏曰、蹶音蹶躓之蹶。師古曰、拕、曳也。跋、戾也。蹶、躓也。浮麋、水上浮者也。拕音佗。跋音步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豨作狶、引蕭該音義曰、狶、字林曰、東方名豕曰狶、虛豈反。蹶、諸詮居衛反、鄭氏居月反。斮巨狿、搏玄蝯、師古曰、斮、斬也。狿、獸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斮音側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狿音延。騰空虛、歫連卷。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曰、歫即距字也。卷音拳。〔補注〕先謙曰、官本歫作距、注作距、即拒字也。引宋祁曰、

今越本距作歫。注。歫即距也。別本亦同。先謙案。距當訓如超距之距。解在甘延壽傳。踔天蟜。娭澗門。師古曰。踔、走也。天蟜、亦木枝曲也。娭、戲也。踔音丑孝反。又音徒釣反。蟜音矯。娭音許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踔亦音卓。晉灼曰。踔音氣罩之罩。今依晉灼音。宋祁曰。娭澗門。當作娭澗閒。先謙案。善注引三蒼詁訓曰。踔、踰也。據踔娭若謂壯士。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師古曰。莫莫、塵埃貌。紛紛、亂起貌。

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也。師古曰。掌、以掌擊也。〔補注〕劉攽曰。獲、鳥獲。夷、夷羿。皆有力者。宋祁曰。注文擊字下當有之字。何焯曰。劉以為烏獲夷羿。說勝服虔。但此下更有羿氏控弦之文。周壽昌曰。疑漢兵卒之號。此名。猶如射聲佽飛之類。獵蒙蘢。轔輕飛。師古曰。蒙蘢、草木所蒙蔽處也。轔、轢也。輕飛、猶言輕禽也。轔音吝。履般首。帶修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類也。師古曰。履、謂踐蹋之也。修、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案諸本般首般作般。下當作盤。先謙案。文選亦作頒。鉤赤豹。摼象犀。師古曰。摼、古牽字。跇巒阬。超唐陂。師古曰。跇、渡也。巒阬也。解於上。唐陂、陂之有隄唐者也。阬音剛。跇音弋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跇、服虔曰。跇音厲、厲度也。該案。字林曰。跇、述也。弋世反。先謙案。唐近字作塘。塘陂與巒阬對文。車騎雲會。登降闇藹。師古曰。闇音烏感反。〔補注〕先謙曰。闇藹、不分明也。近字作靄。

蓁華為旋。熊耳為綴。師古曰。旋、旌旗之旒也。綴、所以聯綴也。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仆字林疋豆反。又疋住反。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內。服虔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厓也。師古曰。聊浪、猶游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補注〕先謙曰。文選溥作浦。此借字。善注。淮南子曰。徐驕結與。先謙案。儲與與舒徐也。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晏、無雲也。逢蒙列眥。羿氏控弦。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善射者。列、裂也。控、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眥、字林曰。眥、目匡也。音漬。該案。淮南曰。瞋目裂眥。靜計反。莊周曰。多骨而不實。司馬彪曰。眥、視也。王

念孫云，蕭引淮南，出姦族亂，其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皆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易九三，列其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夫秩列。荀子哀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裂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列字矣。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師古曰，幽輵，車聲也。輵音一曷反。純音之允反。〔補注〕王念孫曰，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案二李說皆非。純讀曰焞。焞，明也。光焞天地，猶言光燿天地也。說文，焞，明也。引春秋傳，焞燿天地。今本焞作淳。云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焞、淳古字通用。敘傳，黎淳燿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為美，亦失之。太玄元測序，盛哉日乎，炳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明也。王先謙曰，幽輵即轇轕。東京賦注，轇轕，廣大貌。顏訓為車聲，則與光純天地句隔矣。先謙曰，善注引服虔曰，皇車，君車也。望舒彌轡。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案也。言天子之車案轡徐行，故望舒為晉耳。彌音莫爾反。〔補注〕先謙曰，彌轡即弭轡。六臣本作弭。翼乎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師古曰，部，軍之部校也。言稍寖漸進。蹵音子欲反。〔補注〕宋祁曰，注文重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善注，毛傳，蹵，促也。蹵古字通。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師古曰，隊亦部也。按，依也。隊音徒內反。行音胡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按並作案。引蕭該音義曰，重，直龍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師古曰，言所抶擊，如鬼神雷電也。抶音丑乙反。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師古曰，言殺獲皆盡，無遺餘也。埽，音先早反。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師古曰，罕車，畢罕之車也。聿皇，疾貌。〔補注〕先謙曰，聿皇近字作矞皇，聿、遹、矞字通用。蹈飛豹，羂嘄陽。師古曰，嘄陽，獸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羂，繳其足也。羂音工犬反。嘄音工卯反。費音扶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羂，蘇林曰，羂音絹罥之絹。先謙案，文選羂作羅。追天寶，出一方。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人身。〔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頭下有而

字善注引同。上林賦追怪物出宇宙。此二句亂之。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駍然有聲。又有光精也。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曰。雄在陳倉。雌在南陽也。故云野盡山窮也。駍音普萌反。沈沈容容。遙噱虖紭中。師古曰。口內之上下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噱吐舌於紭罔之中也。師古曰。噱音其略反。紭古紘字。(補注)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沆。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沆。沆、服虔音宏。王念孫曰。蕭本是也。沆容、雙聲字。謂禽獸衆多之貌也。上文萃傱允溶。文選亦作沆溶。李善曰。沆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沆溶淫鬻。沆以水切(今本水譌作永。據上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沆、沈、草書相似。故沆譌爲沈。(史記六國表索隱。籌音驅丙反。今本沆譌爲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矣。又案注文師古兩見。則前非師古之注。文選注引作晉灼。是也。晉以口之上下爲噱。則噱虖紭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訓張噱吐舌以曲通其義。殆失之迂矣。余謂噱讀爲窮極倦劇之劇。字本作御。又作𠞰。方言𠞰、倦也。(倦與倦同。)說文作劇。(玉篇作劇。其虐切。)廣雅𠞰、疲、極、倦、劇、極也。(劇亦與倦同。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徼𨘷受詘。郭璞曰。𨘷、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𨘷。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𨘷。疲憊也。然則遙噱虖紭中。謂禽獸皆疲倦𨘷於羅網之中也。作噱者。假借字耳。𨘷噱竝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先謙曰。據文選注引此。衍內字。三軍芒然。窮允闕與。孟康曰。允、行也。闕、止也。言三軍之衆。窮闕禽獸。使不得逸漏也。晉灼曰。闕與、容貌也。師古曰。闕與、容暇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允音淫。闕音於庶反。與音豫。(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窮、如淳音窮。允、諸詮余種反。吳仁傑云。案馬援言尤豫未決。注曰。允行貌。豫、未定也。與豫字通。然則此賦言三軍捕禽獸行者窮迫之。未定者闕止之耳。允與二文相對。顏監乃以闕與爲容暇之貌。於義未安。五臣注以允爲允音柔雅切。云窮允、倦忽貌。愈失之矣。又允與音相近。南史淫預堆。預字亦作猶與。言取遂不決。淮南書云。善用兵者。擊其猶猶。陵其與與。此賦上文亦云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其義一也。沈欽韓云。亂文。允淫淫行兒。從人出𠔉下。闕與之與。即猶尤豫義。遵。羅獸尤豫者窮闕取之也。但觀夫票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師古曰。但讀曰但。票禽、輕疾之禽也。挐與拏同。遽、疲

也。踰與踰同。掔，牽引也。攫，搏持之也。被，服桀也。迭，憚也。慄音頻妙反。跇音弋制反。觸，合觸音昌樹反。掔、音女居反。攫音钁。被音鉅。〔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亶丁但反。掔，韋昭音奴加反。文選掔作倒。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師古曰：徒，亦但也。搶，猶刺也。題，額也。脰，頸也。言衆獸迫急，以角搶地，以額注地，或自觸車輻，關頸而死也。搶音千羊反。蹙音子育反。脰音豆。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師古曰：言矢發妄發而必有中也。進則履之，退則獲之。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過也。夷，平也。言創過大血流平於車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大作長。引宋祁曰：注文長字一本作大。先謙案：六臣本無注大血流車四字。胡氏考異云：無者是也。言獸被創過解，創淫二字與輪平也，解輪夷二字，即將獲獸平輪耳。於是禽殫中衰，師古曰：殫，盡也。中，射中也。音竹仲反。相與集於靖冥之館，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張揖曰：靖冥，極高之貌也。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岐、梁，山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補注〕宋祁曰：景本無以臨珍池并服虔注十四字。今案：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當在珍池字下。先謙曰：梁章鉅云：黃圖：昭帝始元元年穿琳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遠，東引太液之水。昭帝有琳池，漢玉海以爲臨珍池即此。先謙案：岐梁二山之水下注池中，故曰灌以岐梁。東瞰目盡，西暢亡厓。師古曰：瞰，視也。目盡，極望無厓也。暢，廣遠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亦也字在無厓上，是。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師古曰：焯，古灼字也。焯爍，光貌。爍音式藥反。玉石嶜崟，眩燿青熒。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嶜崟，高貌。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發也。嶜音仕金反。崟音牛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嶜崟字詁古文岑字。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荊雞子。師古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貌之狀。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師古曰：言其毛羽有光華。王雎關關，鴻鴈嚶嚶。師古曰：王雎，雎鳩也。關關，和聲也。嚶嚶，相命也。嚶音於行反。〔補注〕先謙

已官本注，椓俞下有鑿字，是行作耕。蔡媄㢓其中，噍噍昆鳴。師古曰：媄，戲也。昆，同也。媄音許其反。噍音子由反。〔補注〕先謙曰：媄，文選善注本作娭，戲。六臣本作嬉，字同。善注噍與啾同。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師古曰：鳧，水鳥，即今之野鴨也。鷖，鳧屬也。鷺，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鷖在涇。周頌曰振鷺于飛。三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起翼之聲若雷霆也。鷖音烏奚反。砰音扶萌反。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補注〕先謙曰：子虛賦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此二句祖之。淩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巖，水岸嶔巖之處也。碕，曲岸也。薄，迫也。索，搜求也。碕音鉅依反。索音山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探，字林曰：遠取也。薄索，諸詮上音博，下音桑各反。蹈獱獺，據黿鼉，蘇林曰：獱音賓。師古曰：獱形如狗，在水中食魚，猶小獺也。獺音它曷反。抾靈蠵。鄭氏曰：抾音怯。應劭曰：蠵，大龜也。張揖曰：赤蠵，蝺曰蟕蠵。師古曰：抾，挹取也，又音祛。蠵音弋隨反，又音攜。〔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抾作取，引蕭該音義曰：蠵，字林曰：龜也，以胃鳴。善注，韋昭曰：抾，捧也。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師古曰：洞，通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道也。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何焯曰：洞穴即具區之洞庭穴，謂之地脈，李說得之。乘鉅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讀爲鯨。鯨，大魚也。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師古曰：目猶覩也，望也。有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遊望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姙然，故謂之胎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五臣注流離，玉也。吳都賦流離與珂珬，凡數音流離，本用琉璃耳。晉書音義：璢璃，字林云火齊珠也。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虙讀曰伏。〔補注〕宋一新曰：即甘泉賦屏玉女而卻虙妃之意。餉屈云云，言當求賢以自輔也。於茲虖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師古曰：俄俄，疑舉之貌。雜者，言衣與裳皆雜色也。〔補注〕先謙曰：善注，韋昭曰：

襲、巾也。東有鞶曰軒。襍衣裳弄衣裳緣色也。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師古曰：匡，正也。昭光振燿，蠁曶如神。師古曰：燿與耀同。曶與忽同。〔補注〕先謙曰：注燿當作蠁，善注蠁曶，疾也。燿與蠁同。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極遠也，故云南鄰。一曰鄰，邑也。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旃，氈也。抗，舉手也。言其屬恭合掌而拜也。貉音莫百反。前入圍口，後陳盧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補注〕宋祁曰：庭下當有南字。先謙曰：六臣本南庭作庭南，是也，宋說非。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傳。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爲喻也。喟然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也，音丘位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稱上有並字。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補注〕先謙曰：選大作夫，梁基作梁父也。羽獵賦亦云禪梁父之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師古曰：俞音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流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之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二者爲奢侈而改也。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爲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爲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徂，往也。輟，止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補注〕朱一新曰：文選承作丞，善注蒼頡云丞亦拯字也。說文云拯上舉也，宋作丞是也。此誤，師古亦訓爲舉，若作承不得訓舉。勸之以弗迨。

〔補注〕先謙曰、文選迨作怠。 儕男女使莫違。師古曰、儕、偶也。違、謂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 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補注〕何焯曰、虞對囿、乃虞人之虞、顏李皆云通娛、非也。 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補注〕先謙曰、善注、觀其有無而加恩施。 放雉菟。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飯牛馬。蕘、亦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飯作飤、是。 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 加勞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迺祗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祗莊、敬也。雍穆、和也。 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皇、暇也。 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 背阿房。反未央。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四十)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illegible]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明年。〔補注〕宋祁曰。李善云。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卽漢書成紀云。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歲。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蕭該案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錢大昕曰。此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敘事多相應。如上文云。正月。從上甘泉。卽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卽紀所書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卽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此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無之。蓋行幸近郊射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幷兩事爲一。則紀失之也。戴氏震以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漸爲傳說。不知羽獵長楊二賦。元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子雲自序。必不誤也。沈欽韓曰。羽獵長楊二賦均是二年冬事。而傳次序。一在當年。一在明年。蓋以上賦之先後爲次也。羽獵賦序但言苑囿之廣。奢以風。先聞有校獵之詔。遂作賦。在行幸長楊之前。及雄從幸長楊。親覩搏獸。歸奏此賦。在明年。蓋雄於每篇自敘作賦之由。故須別起。班但承其文耳。非有誤也。又疑七略所當時文不當有失。或雄自敘此賦奏御之日。祕書典校。則誤寫進之年。故參差先後也。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補注〕先謙曰。晉注。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漢

中。今梁州也。斜音弋奢反。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師古曰。狖似獮猴。卬鼻而長尾。玃亦獮猴類也。長臂善攫。玃身長金色。狖音弋授反。玃音钁。〔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彘。賈萃云。狀如豚。大如豚。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補注〕宋祁曰。射。諸經音食射反。以罔爲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阹音袪。〔補注〕宋祁曰。阹。陳武音古狹反。先謙曰。梁章鉅云。蕭該音義引三倉曰。因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阹。從禽獸其中。〔補注〕先謙曰。從讀曰縱。官本作縱。文選同。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文選有。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師古曰。言爲百姓也。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太華。卽西嶽華山。〔補注〕先謙曰。上文所謂東至宏農也。善注。太華在宏農縣華陰西。是安東。故言左。椓嶻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師古曰。嶻嶭。卽所謂嵯峨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嶻嶭音截櫱。又音材葛反。又音五葛反。〔補注〕先謙曰。弋讀曰杙。故言椓也。嶻。官本作巀。是。地理志左馮翊池陽下云。巀嶭山在北。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平曰莽。帥軍踤阹。錫戎獲胡。師古曰。踤。足蹵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之。踤音才恤反。〔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漢書音義曰。踤。聚也。又引方言曰。踤。蹴蹋也。二訓並通。又引顏注。疑下脫之字。搤熊

羆。抒豪豬。師古曰：搤、捉持之也。豪豬、亦名帝豲也。自爲牝牡者也。搤音厄。抒音佗。豲音完。〔補注〕宋祁曰：抒、舊經音佗。先謙曰：官本亦作一。完作桓。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服虔曰：儲胥、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槍音千羊反。纍音力作反。〔補注〕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蓄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王念孫曰：儲胥、猶言儲蓄也。漸驅禽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槍纍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訓有儲畜以待所須。分儲胥爲二義。已失之。宋黃朝英以儲胥爲宮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沈欽韓曰：六韜軍用篇三軍拒守木螳蜋劍刃扶胥。廣二丈。一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周禮司戈盾及舍設藩盾。鄭云：盾可以藩衞。如今之扶蘇矣。又倚撒大胥。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鄭云：里落之壁（韓詩外傳三同。藝文類聚九十二引六韜作胥餘。御覽九百二十引作餘胥。非。類賦作儲胥。）文選注亦引昭云：儲胥、藩落之類是也。儲胥雖文異而義同。顏說非。又木擁槍纍者。卽以木爲拒馬槍耳（通典五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從楂安檢。長一丈。銳其端。塞要路）。行營閑守皆用之。師古謂以木擁欄又非也。冊府元龜九百八十一。唐長慶元年。大理卿劉元鼎赴吐蕃時。贊普建牙帳於野。以槍櫃爲壘。每十里環長槊百枝。而中建大旆。次第有三門。相去百步。門有甲士。此其制也。宋一新曰：宋本茶陵本文選注引顏注作畜其儲蓄。先謙曰：儲胥沈說是。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廑至矣。師古曰：廑、古勤字。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圖、謀也。言百姓甚勤勞矣。而不見謀慮憐恤之事。〔補注〕先謙曰：善注、凡人之所爲、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猶勞而無功也。愼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疑張顏爲合。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爲脯薦、以充實豆、薦宗廟。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今

樂遠出以露威靈，師古曰：露，謂暴露不深隱。數搖動以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茲邪，猶云何爲如此也。吁音于。〔補注〕先謙曰：善注文選本作吁客何謂之茲邪，六臣本無之字。先謙案：據顏注無之字是。疑蜀父老云烏謂此乎，此謂茲猶此也，客字又後人妄加。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補注〕先謙曰：善注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補注〕先謙曰：其乃具之誤。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補注〕先謙曰：文選舉下有其字。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爲民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寸，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窫音於黠反。窳音愈。〔補注〕錢大昭曰：所爭者秦也，猶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鑿齒之徒謂陳勝、項籍等。宋一新曰：文選注引齒下重一齒字。先謙曰：官本注堯下無之字。應劭字善注文選本士誤土。豪俊麋沸雲擾，〔補注〕先謙曰：善注服虔曰：麋〔補注〕先謙曰：善注廣雅：擾，亂也。案當作擾。羣黎爲之不康。師古曰：黎，衆；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補注〕先謙曰：善注服虔曰：斗天斗極，運轉也。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頫斗極。廣雅：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搖動也，音匹遙反。〔補注〕宋祁曰：票讀若飄，音匹妙反。先謙曰：文選票作漂。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摲音車轄之轄。師古曰：摲，舉手擬之也。〔補注〕宋祁曰：韋昭曰：拚也，音芟。蕭該案：李善云：鄭玄注禮記曰：摲之言芟也。字林曰：摲，山檻反。呂向云：芟也。蒼頡篇曰：摲，指取也。王念孫曰：文選摲作攙，李善注亦作

撕案玉篇、廣韻、皆無撕字。蓋即撕字之譌。沈欽韓曰。集韻。撕同。摴、擬也。一曰手約物。案蜀志許慈傳。時荐楚撻。以相震懾。則是恐偈之義也。管子撰度篇。懲之以法。則中內撕民也。與此撕義同。（玉篇。撕、捘也。又有𢳚字。云取也。誤分爲兩字。說文止作揅）作撕爲是。先謙曰。善注引顏注撕作撕。無之字。若本是撕無疑改引作撕。疑李所見漢書本元作撕。宋時傳刻誤撕耳。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可殫記。言其多也。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師古曰。蓬、亂如蓬也。（補注）宋祁曰。疏與梳。疑古通用。先謙曰。官本注在飢上。文選疏作梳。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鍪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鍪音牟。蟣音居豈反。（補注）宋祁曰。李善云。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蟣蝨。汗文選偽顏音失。以爲萬姓請命虖皇天。（補注）先謙曰。善注。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衣執鋭。以爲百姓請命於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補注）宋祁曰。諸謹曰。詘 古屈字。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師古曰。密、靜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逮至聖文。（補注）周壽昌曰。聖文。文帝。下聖武。即武帝。隨風乘流。（補注）先謙曰。善注。言順從高祖之風流也。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踏。（補注）宋祁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衣字。履字下當有也字。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師古曰。瑑、刻鏤也。瑑音篆。（補注）先謙曰。文選瑑作琢。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斥、却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衞幼眇之聲。師古曰。衍音弋戰反。幼音一笑反。眇音妙。（補注）先謙曰。善注。晏衍。邪聲也。六臣本衍作衍。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樞也。

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師古曰。鬻音弋六反。橫音胡孟反。（補注）先謙曰。東夷謂朝鮮。蕃注以為東越。非。羌戎睚眥。閩越相亂。師古曰。睚眥。瞋目貌。睚音五懈反。眥、音仕懈反。睚字或作矔。矔者。怒其目眥也。音工喚反。（補注）宋祁曰。蕭該案。晉灼音義。睚作矔。蘇林音貲習之貲。晉灼曰。揚雄方言。瞋目曰矔。該案方言曰。矔。瞋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矔。音光旦反。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師古曰。遐、遠也。（補注）錢大昭曰。萌、文選作氓。萌與甿同。張去疾傳。及眾梁兩。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並云。萌與甿同。孟子書皆悅而願為之氓。孫奭音義云。氓或作萌。或作甿。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師古曰。驃、驃騎。霍去病。衛、衛青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票作驃。引宋祁曰。驃、越本及諸本並作票。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師古曰。汾沄沸渭。衆盛貌。汾音紛。沄音雲。（補注）先謙曰。汾沄即紛紜。沸渭猶茀蔚。善注以為衆盛貌。是也。猋騰波流。機駭蠭軼。師古曰。猋、疾風也。蠭、羣也。蠭與鋒同。軼、過也。如機之發。如蠭之過。言其疾也。軼與逸同。疾如奔星。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之急者。音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霆字。碎轒輼。破穹廬。應劭曰。轒輼、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旃帳也。轒音扶云反。輼音於云反。（補注）宋祁曰。碎字當作䃀字。沈欽韓曰。此言以轒輼攻車。破匈奴之穹廬也。六韜軍略。攻城圍邑。則有轒輼臨衝。墨子備城門篇。攻者轒輼軒車。孫子謀攻篇注。轒輼四輪。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宋明史朱燮元傳所云呂公車也。應以為匈奴車。非。先謙曰。轒輼為中國或匈奴之物。皮傳並無明徵。文選作䃀。則為匈奴車矣。此皆望文生義。非有據見。腦沙幕。髓余吾。師古曰。腦塗沙幕地。髓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亡。髓古髓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幕沙作沙漠。是。遂獵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也。（補注）宋祁曰。姚本無乎字。先謙曰。文選獵作躐。善注。王逸曰。躐、踐也。敺橐它。燒熐蠡。張晏曰。熐蠡、乾酪也。以為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熐音覓。蠡音黎。又音來戈反。（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有作乾酪法。又云攤乳。以先成甜酪為酵。大率熟乳一升。用酵半匙。攪使勻調。以氈絮之屬茹甕令煖。良久以單布蓋之。明旦酪成。案酵

鄒薩母，與乾酪異物。張說誤。懼當爲蜜。膏酪之甘如蜂蜜也。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師古曰：梨與剺同，謂剝析也。剺音力私反。〔補注〕先謙曰：文選作剺，此通借字。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師古曰：鹵莽，遮草之地也。阬音口衡反。莽音莫戶反。〔補注〕先謙曰：六臣本注，鹵莽，鹵中生草莽也。善注，說文，鹵，西方鹹地也。刊，斫也。拔莽斫石以通道。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師古曰：言已死則蹂踐其屍，破傷者則輿之而行也。廝，破折也。廝音斯。累音力追反。〔補注〕劉奉世曰：輿、與，廝，騶卒也。兗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兗，括也。孟康曰：瘢，書馬脊創瘢處也。蘇林曰：言耆字爲著字，著音值之著，謂著其頭也。師古曰：鋋，鐵杆小矛也。淫夷，傷也。據如孟氏之說，則箭括及鋋所中皆有創瘢於耆，而被金鏃遇傷者復求也。如蘇氏言耆字爲著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鋋所傷皆有瘢，又著金鏃於頭上，而遇傷者亦多矣。用字既別，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耆字，宜從孟說。鋋音蟬，又音延。著音竹略反。矜音巨巾反。〔補注〕錢侗曰：案字書無兗字，今俗以爲兗州字，本作沇。此兗鋋合作鈗鋋，許慎說文鈗字注曰：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鈗讀若允，與鋋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猶是鈗字，後傳寫作銳耳。據文，鋋，芒也，亦與矛不類矣。蓋世相承，疑誤書爲兗字，如淳注釋乃云兗，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爲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鋋小矛同，可以傷夷人乎？此兗字故合作鈗矣。吳仁傑曰：鈗、鋋、鋭三寫之誤，良然，非說文存古，則此誤不可復正。文選亦誤。此作吮鋋。五臣音辭兗切，云箭也。案箭與㮚同，字書，吮，嗍也。豈誤以嗍爲㮚耶？顏謂鋋爲箭括，雖無所據，猶並讓下句金鏃之意。至以吮爲箭，則愈益無據矣。顏注視五臣之說，固可以五十步笑之。先謙曰：官本注值作擿，引宋祁曰：南本亦云擿之著。予以意求之，當云著音著鏑之著，此最爲允。擿作續，誤添一著字。先謙案：善注文選本兗作吮，六臣本作吮。梁章鉅云：兗即吮字，曹全碑兗癰之仁，直以兗爲吮。先謙案：善注引服虔曰：耆，獸（當有也字）。傷者或矛頭內未出，其著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蓋若獸然。分釋吮、鋋與耆、金鏃二事。解耆爲獸，則讀如鬐，鬐蓋聚金鏃，文義較順，當從之。淫夷者，屬下讀。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頷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頷音胡感反。服音蒲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補注〕宋祁

曰，蕭該音義，宋祁曰，穡頹樹頹，當依古本作翠頹樹頹，翠頹，頹還也，樹頹，頹猶士也。今作穡頹，傳寫誤耳。服虔齊音扶北反。先謙曰，文選頹作傾。宋昭曰，傾音蛤。二十餘年矣，尙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幽都，北方謂匈奴。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曰，夷，傷也。一曰平殄也。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殊亦遐也。鄰，邑也。自上仁所不化，〔補注〕先謙曰，上仁猶至仁。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蹻，舉也。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靡，合韻音武義反。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師古曰，樵夫，采薪之人。故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師古曰，罔，無也。靡，亦無也。殺，衰也。音所例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無故字。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而皆當思念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王念孫曰，不棄險，不放險，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肆亦忘也。肆讀曰愧。廣雅，愧，忘也。又曰，愧，緩也。淮南精神篇高誘注，肆，緩也。是肆與愧同。先謙曰，官本注無舊字。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師古曰，有年，有豐年也。因豐年而時出兵也。竦，敬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有豐年，有字當刪。振師五莋，習馬長楊，師古曰，振亦整也。莋與柞同。〔補注〕宋祁曰，莋，文選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校，計量也。票禽，輕疾之禽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補注〕宋祁曰，簡，李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蕭該本別本並作票先

謙曰，據宋祁所見本，票作驃。遐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其西。師古曰，瞰，視也，音口濫反。西厭月窟，東征日域。服虔曰，窟音窟穴。月窟，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厭音一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征作震，文選同，此誤字。又穴下有之窟二字。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師古曰，禦，止也。〔補注〕宋祁曰，取當作爲。先謙曰，文選作爲。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骫屬而還。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移過旋。師古曰，車不安軔，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謂曰髣髴。骫，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謂曰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軔作軌，注末無也字，引宋祁曰，軌，越本作軔，注同。先謙案，注從者見仿佛委移過旋，選注引無見字，釋下宜有而字。亦所以奉太宗之烈，〔補注〕齊召南曰，案太宗，文選作太尊，謂高祖也。下句文武之度，指文帝、武帝，於理甚順。若此文作太宗，則下句爲重出矣。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補注〕先謙曰，蘇注，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何焯曰，虞、文作娛，娛當從之。章樵云，此與羽獵賦創道德之囿、弘仁義之囿同一句法。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音憂。〔補注〕宋祁曰，機當作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師古曰，易，合韻音弋赤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行簡易下。見百年，存孤弱，〔補注〕先謙曰，蘇注，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春秋繁露曰，存恤幼孤。帥與之同苦樂。〔補注〕先謙曰，帥與率同，言悉與之同憂樂也。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孟康曰，碣磍，刻猛獸爲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鼗字，鞀，小鼓也。碣音一曷反。磍音轄。〔補注〕宋祁曰，孟武云，刻作猛獸，其形碣磍而盛怒也。先謙曰，宋引奧注稱孟武，即孟康之誤。拮隔鳴球，掉

八列之舞。師古曰、拮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一曰拮隔、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拮音居黠反。球音求。又音糾。掉音徒釣反。〔補注〕宋祁曰、隔韋昭云古文爲擊。蕭該音擊。鳴球韋昭曰玉磬也。掉蕭該曰振迅也。八列李善云八佾也。先謙曰、官本拮並作拮。漢書從手從木之字通用。當以拮爲正。文選韋昭注、拮、櫟也。古文隔爲擊。段玉裁云古說皆謂擊爲柷敔。拮鄗變字。隔則擊字。鄗擊柷也。韋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尚書隔字古文尚書作擊也。不言古文拮爲鄗者、或韋時今古文皆作拮。故略之。先謙案、揚用今文。故作拮隔。白虎通禮樂篇引書曰戛擊鳴球。則三家今文亦有同於古文者矣。酌允鑠、肴樂胥。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胥、相也。言酌信義以爲酒、飾禮樂以爲肴也。師古曰、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故引之爲言也。胥音先呂反。〔補注〕先謙曰、善注引張晏作張揖、義作美是也。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祜。祜、福也。音戶。〔補注〕宋祁曰、祜考作祐、音右。歌投頌、〔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服虔曰、擊之相投也。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謂勞來之、猶言勸勉也。故此引之云。勞音郎到反。〔補注〕宋祁曰、虔、舊本誤改作虔。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補注〕先謙曰、善注引張晏曰、往號、三五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補注〕宋祁曰、秔、古作稉。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補注〕宋祁曰、盲字下當有者字。先謙曰、文選有者字。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目者。一號離朱。燭、照也。〔補注〕宋祁曰、婁力朱反。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

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補注〕先謙曰。體謂禮也。言大哉此田獵之禮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補注〕先謙曰。言見不及此。文選小子作小人。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補注〕先謙曰。善注。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古字通。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方草太玄。〔補注〕宋祁曰。草字下當有創字。先謙曰。文選作方草創。有以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謿雄以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補注〕宋祁曰。或字上當有人字。先謙曰。文選作人有謿雄以玄之尚白。有或古字通。而雄解之。號曰解謿。其辭曰。客謿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爲衆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儋、荷負也。懷人之符。〔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分人之祿。紆青拕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綬之色也。紆、縈也。拕、曳也。拕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拕、徒何反。又音佗。先謙案。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轓。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蘇林曰。金門、金馬門也。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補注〕宋祁曰。越本燿作曜。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沈欽韓曰。韓策。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顧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顧、反也。〔補注〕先謙曰。文選顧字下有默字。是。顧而文不成

義。

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疏。分布也。〔補注〕王鳴盛曰。今太元經具存。晉范望叔明所注。共十卷。正文大約與五千文之數合。法言凡十三篇。分爲十卷。正文不及萬言。此云十餘萬言。不可解。先謙曰。文選十上有數字。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師古曰。纖微之甚無等倫。〔補注〕先謙曰。案李善注。文選作細者入無間。六臣本與此同。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師古曰。纔。淺也。言淺得之也。纔音才。意者玄得毋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託。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結反。〔補注〕宋祁曰。賓華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王念孫曰。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宋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無所有。赤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鹿戰國時諸侯也。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師古曰。十二。謂晉、衞、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爲七也。四分五剖。並爲戰國。晉灼曰。並其分離之處。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補注〕宋祁曰。剖。韋本作騞。匹力反。字林。騞。判也。王念孫曰。文選亦作副。副與騞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副、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疈。玉篇。疈。副也。普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爲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後之學者。但以爲副貳字。讀詩不坼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副與騞同音。而騞訓爲判。故韋本作騞。若本是剖字。不得與騞通矣。且結逸七爲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爲一韻。（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爲剖。則

失其顏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御覽人事部二引史記。作坼副而生。）郭注海內經。引啓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任當作止。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應劭曰。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蘇林曰。坏音陪。師古曰。又音普回反。〔補注〕沈欽韓曰。范雎傳無橐盛事。蔡澤。范雎說昭王云。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雖寄范雎扶服入橐者疑涉引及之。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後垣。蕭案作後坏。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天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爲迂闊。遊於事情。然終不見當仕於齊。位至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胡浪反。〔補注〕宋祁曰。晉本頡旁從手。音挈。今不用。李奇云。頡亢。奇怪之辭。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師古曰。蹇音蹇〔補注〕先謙曰。蕃注。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易林訓齊蹇蹇今大漢左東海。〔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六字注。右渠搜。〔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服虔曰。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二十六字注。前番禺。〔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應劭曰。番禺。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十六字注。汲古本並脫。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騊駼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騊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爲名。今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補注〕宋祁曰。番、蘇林音潘。注文馬字上當有此字。先謙曰。文選作椒塗。應劭曰。漢陽之北界。顏所不取。然顏說亦未確。闕疑可也。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四十一。臨江記曰。漢元鼎五年。立都尉府於侯官。以鎮撫二粵。所謂東南一尉也。洪頤煊曰。地理志。會稽郡錢唐注。西部都尉治。回浦注。南部都尉治。而無東部都尉。越絕書。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幷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

吳郡。都尉治錢唐。此西部都尉也。三國志虞翻傳注。元始五年。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二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從句章。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由東部都尉也。晉太康記。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地理志。南部是東部之誤。

西北一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中部都尉治敦煌步廣候官。續志張掖屬國有候官城。

徽以糾墨。製以質鈇。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徽纆。尤甚者則斬以鈇質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鍖也。鈇、莝刃也。鍖音竹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徽。舊作揪。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該案音揮。王念孫云。顏訓徽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製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纆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范望注〕是徽為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也。〔今本徽誤作制〕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今本誤作束以繩徽弩之徽。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徽。乃訓為繩耳。先謙曰。說文。糾。繩三合也。纆、索也。墨當作纆。纆與纆同。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師古曰。風化也。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倚音於綺反。〔補注〕沈欽韓曰。廬非學舍。後書儒林傳序。博士倚席不講。即明學士倚廬誦讀。此非孝子所居門外東壁倚木為廬者也。詳文義。不當指行三年喪於禮既虞。翦屏柱楣。既練舍外寢。並亦不三年居倚廬也。周壽昌曰。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作畸。說文。畸。殘田也。是倚廬或即田廬。晉陶潛曰。結廬在人境。結廬二字即當取此。語晉時必有正訓。不作喪居解也。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縰。韜髮者也。音山爾反。〔補注〕先謙曰。善注。縰與纚同。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之也。自其不為王者之佐。〔補注〕朱一新曰。也當為者。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當塗者

入青雲。〔補注〕先謙曰，文選入作升。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島，海中山也。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補注〕宋祁曰，一本勃解旁有水字。蕭該音義曰，案字林，渤澥，海別名也。字旁宜安水。

王念孫曰，臧玉林經義雜記云，古島字有通借作鳥者。禹貢鳥夷，孔讀鳥為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島，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雲借鳥為島，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鳧為複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厓，渤澥之島。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鴈為四鴈，非也。雙鳧當為隻鳧，乘鴈隻鳧，謂一鴈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為多，無一人不為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鴈雙鳧也。乘之為數，其訓不一。有訓為四者，若今言乘馬、乘禽、乘矢、乘韋、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為二者，廣雅，雙、耦、匹、乘，二也。淮南泰族篇，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列女仁智傳，夫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為二也。有訓為一者，方言，絓、挈、俇、介，特也。楚曰俇，晉曰絓，秦曰挈，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鴈曰乘。廣雅，乘，壹弋也（弋古一字），管子地員篇，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為一也。乘鴈隻鳧，即方言所謂飛鳥曰隻，鴈曰乘矣。應但知乘之訓為四，而不知其又訓為一，故以乘鴈為四鴈，後人又改隻鳧為雙鳧以配四鴈，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雙，四鴈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昔三仁去而殷

虛，師古曰，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此也。一曰，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為丘墟。二老歸而周熾，應劭曰，二老，伯夷、太公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

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羖，謂百里奚也。買以羖羊之皮五，故稱五羖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晉灼曰，摺，古拉字也。蔡澤

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顩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噤音其錦反，吟音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補注〕蘇輿曰：文選舉作以。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患合韻音胡關反。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孟康曰：管仲也。或釋褐而傅，孟康曰：謂傅說也。〔補注〕宋祁曰：李奇云，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沈欽韓曰：案管子小問、呂覽舉難皆稱甯戚爲傅非（小匡稱甯戚爲大司田），蓋甯越之誤也。呂覽博志，甯越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爲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辭嬴，嬴無所戒，更還，嬴笑之，言其告無忌也。或橫江潭而漁，師古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漁，潭音尋，漁合韻音牛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上師古作服虔，引宋祁曰：注文江潭而漁四字當刪。舊服虔字作師古，今改。又劉淵林注左思魏都賦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揚子曰：觀淵林之所引，則知子雲之書實本於原也，與今卜居無此語，豈今楚辭非古全本也。楚人名深曰潭，淵林亦以深爲潭，卽當音徒南反。若從師古音尋，則是水之旁深者耳，恐非是。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補注〕先謙曰：孔子歷聘七十二君，說見莊子天運篇、淮南泰族、說苑善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儒林傳序仍之。呂覽遇合篇謂孔子周流海內，所見八十餘君，而論衡儒增篇謂孔子所至不能十國。余謂周千八百餘國，雖存兼併，小國尚多，耗減固知其從推究古籍傳說，必有其據。王充執後疑前，固非達論也。或立談而封侯，服虔曰：虞卿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先謙曰：文選無閉字。或枉千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彼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並見

之。〔補注〕宋祁曰：注文縱致傲爵祿者，者字當刪。先謙曰：善注引無者字，作從夫子傲爵祿，從縱同字。或擁帚彗而先驅。應劭曰：鄒衍之燕，昭王郊迎，擁彗為之先驅也。師古曰：彗亦帚也，音似歲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無帚字。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讀曰申。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釁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也。師古曰：窒，窒塞也。罅音呼駕反。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補注〕沈欽韓曰：晉書殷浩傳，石苞東郭先生于定國趙禰受春秋，故為當時所稱。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抗也。俛，低也。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師古曰：辟，罪法。〔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先謙曰：善注辟作僻，而辭異。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宛作卷，固作同。案以擬足投迹意例之，則同字為是。宛卷義同，言屈舌不談，俟彼發而同聲應之。善注亦作同，同固形近而譌誤。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文選今下有世字。策非甲科，〔補注〕先謙曰：善注，史記曰：武帝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疏音所據反。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補注〕宋祁曰：此下疑脫師古曰安焉也六字。先謙曰：合高下者之，或非宜或不用。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日天收雷聲，地藏火熱，則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補注〕先謙曰：李光地云：此段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豐其炎炎隆隆，以為盈且實也，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

其居，若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即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變易辭意以成文，自王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師古曰：瞰，視也，音口濫反。攫挐者亡，默默者存。師古曰：攫挐，妄有搏執取引也。挐音女居反。位極者宗危。〔補注〕何焯曰：此言丁傅董賢方將顛仆，何足羨也。沈欽韓曰：周語，高位寔疾顛。太玄上次八曰：升于高危，或斧之梯。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廷，合韻音才佞反。〔補注〕宋祁曰：舊本作爰靜爰清。案注言合韻才佞反，則正文自合作爰清爰靜也。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時之。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師古曰：蝘蜓，蜥蜴也。蝘音鳥典反。蜓音殄。〔補注〕先謙曰：善注引孫卿蠶賦曰：以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說文：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良醫也。跗音膚無反。〔補注〕宋祁曰：跗字下當有與字。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文選作不遇俞跗與扁鵲也。善注引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靡，亦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師古曰：髂，骭也。徽，繩也。髂音恪。〔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髂，口亞反。字林，腰骨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翕，斂也。服音蒲北反。〔補注〕宋祁曰：呂向曰：翕肩，畏懼貌。雎初入秦，道遇穰侯，穰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橐中，橐，無底囊也。蘇輿曰：扶服即匍匐，亦作蒲伏，又作扶伏，宋解泥。激卬萬乘之主，如淳曰：卬，怒也，言秦安得王，獨太后穰侯耳。師古曰：卬讀曰仰。〔補注〕宋祁曰：

集正義云，音昂。激卬，猶激勵也。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界，謂其兄弟使疏遠。劉攽曰：涇陽，秦昭王弟，貴用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界作介，同。善注：說文：抵，側擊也。當也。師古曰：當，當其際。蔡澤

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涶流沫。師古曰：顉，曲頤也。音欽。（補注）先謙曰：官本顉作頷，引宋祁曰：顉一作頷，商敬曰：頷蠶音反，又曲感反。頷猶搖頭也。蕭該音義顉作顩，韋昭曰：曲上曰顩，音欺甚反。該案字林曰：顩，醜也，丘斂反。與韋昭音同。字林，顩，狡猾銳頭之貌也。音蕭該亦云顩，丘斂反，又丘檢反。頞，字林曰：鼻莖也，一葛反。捶，郎睡也。才臥反。吳仁傑云：案文選作顩頤，韋昭、師邱其切，後漢周燮傳欽頤，章懷太子曰：欽，音邱凡切，或作顩。又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且儼。薛君曰：儼，重頤也。字亦作顩。毛詩作碩大且卷。或作婘、集韻、廣韻、顩、簑同，魚檢切，嚴，好貌。又簑，衣檢切，美也。凡顩顩欽嚴儼六字，其音切固不一，而訓釋亦異。竊自蔡澤、周燮言之，則曲頤、醜狀也。自韓詩、集韻言之，則重頤、美好也。案古讀以曲爲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市作顩詞者，謂之欽巾，無則頷頤音切。當從顏氏若訓釋，則亦各當其義而已。錢大昭云：說文：顩，低頭也。春秋傳曰：迎於門，頷之而已。玉篇引杜預注，亦作頷，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頷其頤而歌合律。張湛曰：頷猶搖頭也。王念孫云：作頷者正字，作顩者借字，作顉者訛字也。（注內顉字同。）玉篇：顉，音欽，曲頤也。（廣韻及殷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竝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嵚吟，師古曰：嵚吟，曲頤之貌。其字正作顉，故知此顉字爲頷字之譌。（玉篇、廣韻顉字皆無欽音。集韻顉，祛音切，曲頤也。或作顩，此俗誤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顩。周燮傳欽頤折頞，皆頷之借字。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張晏曰：蔡澤說范雎言功成身退，禍福之機，適值雖有間於王，因薦自代。師古曰：搤，謂捉持之。咽，頸也。炕，絕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補注）宋祁曰：附當作拊。劉良曰：拊背猶躡後攝跡也。先謙曰：文選炕作亢，附作拊，即拊也。時也。師古曰：適其時。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師古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掉音徒釣反。解在劉敬傳。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不拔也。中國謂京師。適

也。師古曰。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得其所。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補注〕先謙曰。文選甫作呂。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合其宜。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文選誖作悖。善注。悖布迷切。或作誖。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補注〕先謙曰。文選繆作乖。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補注〕錢大昭曰。蕭字上南監本閩本皆有夫字。先謙曰。官本有夫字。文選同。注書調察篇夫蕭也規曹也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師古曰。阺、音氐。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阺。應劭曰。天水龍氐失之矣。阺音丁禮反。〔補注〕宋祁曰。蘇林、阺音遞。遞之遞。弋爾反。何承天亦云。巴蜀謂山岸傍欲墮者爲阺。阺崩聲聞數百里。又鄭曉曰。案說文。巴蜀名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氐。氐崩聞數百里。引揚雄賦響若氐隤。注云。承紙切。然則阺當作氐。錢大昭曰。阺古作氐。說文。氐、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氐。氐崩聲聞數百里。象形。揚雄賦響若氐隤。氐與是通。鄭康成注尚書云。榰是、雕摧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榰是。今其下民謂是爲阪。曲爲盤也。先謙曰。官本注。龍作隴。是。阺當爲阺。各本並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師古曰。非唯其人贍知。乃會時之可爲也。〔補注〕宋一新曰。文選贍作瞻。誤。東方朔讚。贍知宏才。馬汧督誄。才博知贍。李善注。均引此文。先謙曰。唯顏讀爲雖。文選作雖。顏注誤。詳見韓信傳。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

曰。秦昭王、趙成王、飲於此臺。藺相如脅折昭王也。晉灼曰。相如藏璧於此臺。師古曰。晉說是也。謂藏璧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史記始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迺在澠池。非章臺也。孟說失之。〔補注〕先謙曰。文選作藺生。即先生也。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翻聲名也。一曰。榮謂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跡於祁連。師古曰。霍去病也。祁、音止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止作子。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損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補注〕宋祁曰。舊本考異祁連下注。并司馬十六字。先謙曰。顧炎武云。名字是炙字之誤。文選可證。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補注〕先謙曰。說文氏字注。引揚雄賦曰。響若氐隤。徐鍇云。解嘲之文。古通謂之賦。故下文賦者云云。接諫中音之。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師古曰。風讀曰諷。下以諷刺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風也作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爲廣大之言。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篇反從之正道。故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於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宋祁曰。正文句末。別本有也字。今考作之字。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師古曰。縹、音匹眇反。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髡、孟皆滑稽。〔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者字。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師古曰。輟、止也。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天象也。渾音胡昆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天部二桓譚新論曰。揚子雲因衆儒之說天。以爲蓋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

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王者遵天設曰。蓋儀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歷數。昏明晝
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裹黃也。周迴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參摹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拆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拆並作析。引劉敞曰。參摹者。玄首一二三也。四分者。玄首四重也。宋祁曰。參摹。蘇林音模字。林曰。摹。旋求也。七與反。注文三析下當更有析字。極於八十一。〔補注〕沈欽韓曰。司馬溫公說玄云。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
次曰家。凡家每首輙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礥之類是也。州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上之類是也。部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
初。如中睟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易有七八
九六。偶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案玄圖三方天地人也。天地人各三州。故九州也。天地人各九部。故二十七部。）旁則三摹九據。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居也。〔補注〕沈欽韓曰。玄告云。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
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案此天地人爲三位。）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
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案此天地人三變也。）叙玄圖云。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
三生者。三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
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補注〕沈欽韓曰。說玄云。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卦六爻。爻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首猶卦。贊猶爻。其用
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補注〕沈欽韓曰。說玄云。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
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
七百二十九。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句）中初

一。(句)冬至之初。踦贏二贊。大雪之末。亦周而復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補注)沈欽韓曰。玄數云。贊贏入表。范望曰。一五七爲一表。三四八爲一表。二六九爲一表。且中夕各有所用。故贊踦而入三表。案八十一首每首有三表。以三乘之。故二百四十三表也。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補注」沈欽韓曰。太玄歷云。漢歷以八十一爲日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以日法乘之。得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益以四分日之一二十分少。(句)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句)以二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餘一十七分少。(句)以三十二乘分。(句)八乘少。(句)通分內子爲五百五十二。又除之。得二十三秒。每氣一千二百三十二分二十三秒。以三十二爲秒母。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每贊得四十分十六秒。求氣所入贊法。置冬至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首者。以贊分秒去之。餘若干分秒。算外命之。得小寒所入首贊分秒。求次氣。置前氣所餘分秒。益以一氣分秒。如前法求之。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蘇林曰。三三而分之。師古曰。揲、音食列反。(補注)沈欽韓曰。既玄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闢之曰休咎。(補注)沈欽韓曰。玄數云。逢有上中下。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一從二從三逢。始中休終咎。一從二逢三逢。始休中終咎。一逢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一逢二逢三從。始中咎終休。一逢二逢三逢。是謂大咎。先謙曰。官本闢作闔。引宋祁曰。闢越本作闔。絣之曰象類。晉灼曰。絣、雜也。師古曰。絣、并也。音并。(補注)宋祁曰。絣、號文方并反。字林布莖反。績布也。沈欽韓曰。玄掜曰。絣絣也。播之曰人事。師古曰。播、布也。(補注)沈欽韓曰。玄告曰。著書天地者以人事。書人事者以天地。文之曰五行。擬之曰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補注)劉敞曰。當作無名。今越本舉官本作知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

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漶音緩。師古曰。曼漶。不分別貌。曼音莫幹反。漶音奐。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晉灼曰。攡音離。服虔曰。掜音倪。師古曰。攡音摛。〔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玄衝云。八十一家相對若輻輳之衙也。今漢書或誤作衡者非也。攡、今漢書及蕭該晉灼音義並作攡字。今字書無手傍離字。今人讀漢書相承以攡字音力支反。案劉向別錄。揚雄經目有玄首、玄衝、玄錯、玄測、玄舒。不作攡字。然字林云。攡、舒也。攡、音丑支反。太玄經曰。玄者。幽攡萬物而不見其形。宋忠曰。攡者、張也。與晉灼同。掜、服虔音兒。晉灼曰。掜、擬也。字林。五弟反。莊子曰。捈日提之而手不掜。司馬彪曰。但揄而提之手不捉也。太玄經曰。別一以掜於左手之小指。又今人不見太玄經及別錄。以玄衝、玄攡下有玄瑩、玄數、玄文、玄掜、玄圖、玄告、玄問合十二篇。今漢書祇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若以解剝玄問一篇。故云十一。蓋取未詳。是故遂之。鄭曉曰。太玄自漢宋衷作解詁。吳陸績作釋文。范望作贊。以至唐及國朝。為之注解及音義之類者非一家。皆止有十一篇。不知蕭該所謂別錄者果何書也。衝亦不當作衡。當更問知者。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劉敞曰。言此十一篇。財以離散玄文。未有章句也。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也。音頻二反。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師古曰。眇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曉其意。〔補注〕宋祁曰。茲年及注中茲字並當從水旁。亶費精神於此。而

煩學者於彼。師古曰：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殆，近也。放音甫往反。揚子曰：俞。師古曰：俞，然也。音踰。若

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師古曰：麗者，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言其貴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師古曰：已，止也。獨不見

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師古曰：虯、螭，解亞在龍。〔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覽冥訓：今夫赤螭青虯之游冀州也，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必聳身於蒼梧之淵。〔補注〕先謙曰：官本蒼作滄。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師古曰：撠，掣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閎，九天之門。撠音戟，又音居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撠，如淳曰：撠，袭也。膠葛，大也。韋昭曰：撠，音撠略反。字林：撠，挶也。撠，持也。撠音戟。先謙案：膠葛猶交闊。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方。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紘音宏。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師古曰：嶕嶢，高貌也。浡滃，盛也。滃，雲氣貌。歊烝，氣上出也。嶕音樵。嶢音堯。浡音勃。滃音一孔反。歊音許昭反。〔補注〕王念孫曰：師古注：浡滃，盛也。滃字衍。各本皆同。當刪。浡滃雲與散歊烝對文，則浡當訓爲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浡，作也。郭注曰：浡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浡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先謙曰：官本昭作照。引宋祁曰：蕭該音義曰：韋昭曰：歊，氣之發見者也。注文許照當作許昭。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師古曰：宓音伏。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

附六爻。師古曰，因而重之。孔子錯其彖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補注〕宋祁曰，然後字下當有能字。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㠯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烈，業也。緝熙，光明也。〔補注〕朱一新曰，造化盍涉下句而誤衍。蓋胥靡爲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常樹萬物也。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㠯無爲作宰者也。寂寞爲尸。李奇曰，道化㠯寂寞爲主。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師古曰，淡，無至味也。音徒濫反。大能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是㠯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眇讀曰妙。〔補注〕先謙曰，各本並脫師古曰三字。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也。音胡本反。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旁廣也。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㠯表發撫抑之處。追趨逐耆，隨所趨嗜覺嗜而追逐之也。趨讀曰趣。耆讀曰嗜。〔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處下有也字。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揄，引也。和，應也。揄音踰。和音胡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蕭作簫，是。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師古曰，解在司馬遷傳。〔補注〕錢大昕曰，即伯牙也。古文伯百通用。先謙曰，官本作伯牙。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㠯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獿，抆拭也。故謂塗者爲獿人。獿音乃高反，又音乃回反。今書本獿字有作㹛者，流俗改之。墍音許旣反。〔補注〕王念孫曰，獿當作㹛。說文㹛（今本譌作獿，玉篇廣韻同）墀地（說文墀，涂地也。涂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墍）㠯巾撋之（此即師古

所詳技拭。）從巾𡢁聲。（𡢁籀文𡢁字。今本𡢁譌作嬰。）讀若水温𣿅。（𣿅字注云、安𣿅、温也。玉篇、奴旦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㡎𢃃、㡎䘗也。（今本𡢁字亦譌作𢅻。）㡎字當從音奴回。纔鐵論故不足爲、宿者翌㡎學飾。（今本㡎譌作𢅻、）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郢人、漢書音義作㡎人。（今本㡎譌作㡎。）服虔云、（此下引服注與今本同。）㡎音温𣿅。（今本脫𣿅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温爲音饒、大誤。）韋昭乃回反。（以上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㡎。從巾𡢁聲。非從嬰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𡢁籀文𡢁字、故㡎從其聲。而讀乃昆反。𡢁部之㡎字亦從𡢁聲。而讀若𡢁。是其例也。許服並讀㡎爲温𣿅。與乃昆之音相近。韋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者魂灰二部多相轉。故𡢁字亦有乃昆乃回二音。若嬰字則在宵部。音乃高反。與㡎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嬰少見𡢁、故漢書、說文、廣雅之㡎字、遂譌爲𢅻。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㡎字何時又譌而爲㹈。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㹈字之音。則謬之又謬矣。案說文、㹈、獿也。從犬、𡢁聲。女交切。玉篇㹈與狃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㡎字、訓爲塗㡎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温𣿅、而訓爲塗墍。顏音乃回反、而訓爲技拭。則是㡎字、非㹈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㹈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㹈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㹈、奴回切。古之善塗墍者。下平聲六豪、㹈、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㹈。一曰㹈、善塗墍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㹈、其心勞即巾旁之譌。然則顏本漢書㡎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㹈爲㡎、以正其字。删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復其舊矣。先謙曰、官本㹈並作㹈。

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鑄鍾。工者以爲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爲後世之有知音。（補注）宋祁曰、注文平公字下、當有鑄鍾字。沈欽韓曰、見呂覽長見篇。 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讀曰冀。 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此非其操與。師古曰、與讀曰歟。 雄見諸子各

以其知舛馳。師古曰。舛、相背。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大氐、大歸也。詆、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非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爲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大高反。其字從手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氐下脫不字。又注文詭異也字下當有撓攪也三字。王念孫曰。案司馬說非也。即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即字耳。即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補注〕錢大昭曰。記當作訖。先謙曰。官本作訖。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音普我反。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師古曰。譔與撰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譔專教也。音詮。撰記音撰。字書並音詮。象論語。號曰法言。〔補注〕沈欽韓曰。論衡佚文篇。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師古曰。雖目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案字林及埤蒼。倥音口弄反。侗音勑動反。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師古曰。訓、告也。譔學行第一。〔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行讀如字。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爲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補注〕宋祁曰。宋就注書本迄作訖。字林曰。迄、至也。火乞反。終後誕章乖離。諸子

圖微。師古曰、言其後務末流誕放章乖於七十弟子所說微妙之言〔補注〕劉敞曰、誕、大也。章、法也。言王道息而諸子起也。宋祁曰、法言微作徵矣。而注云圖、謀也。徵、美也。謀其異端而謀其徵矣。錢大昭曰、終、南監本閩本作然。先謙曰、官本作然。譔

吾子第二。

事有本眞。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本諸身。譔修身第三。〔補注〕宋祁曰、注言、億作意。邵公云、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僞、內無本眞、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必本諸身也。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補注〕宋祁曰、宋成、天作大。蘇輿曰、天道、謂天與道也。篇中有問天問道二段可證。宋作大、非。李注以天道連讀爲義、亦失之。在昔聖考、謂諸古聖可考見也。篇中云、惟聖人可以開明。又云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若其義。今本法言在昔作昔在。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譔問道第四。

神心曶恍。經緯萬方。師古曰、曶讀與忽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曶作曶、下同。引蕭該音義曰、恍音況、韋昭熙放反。蘇案今音況爲是。蘇輿云、法言作忽恍。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譔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補注〕蘇輿曰、說文、遜、遁也。遁亦遷也。避彼不虞、保全天命、所謂明哲保身也。篇中

問命云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又云或問活身曰明哲或其蔽也李注未晰　譔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李宋吳皆作遐光謂當作假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先音遐假即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沈欽韓曰師古既非也下云絕于遐言以遐對遐　幽弘橫廣絕于遐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書也　譔寡見第七

聖人恖明淵懿〔補注〕先謙曰官本恖作聰　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補注〕宋祁曰法書作範　譔五百鄧展曰五百歲聖人一出〔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第八下　第八

立政鼓眾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哲當作晢晢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王念孫曰顏說知讀知字是也吳祕注亦云五行修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為知不當改為晢說見法言問明篇　譔先知第九〔補注〕宋祁曰先景本作光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音初林反　一槩諸聖師古曰言聖人大道槩平也槩音工代反〔補注〕宋祁曰別本注文以字上有一字蓋本無又平字下當有之字蘇輿曰太史公孔子世家贊云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雄語所本　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補注〕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訖作迄。德斯閔，〔補注〕宋一新曰：監本德下有行字。先謙曰：官本有行字。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譔淵騫第十一。〔補注〕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共序。張慈據子厚云漢書淵騫自有序，慈疑此範不見漢書中序，故云共序。子厚又云或班固所作。宋咸云：品歷世之臣，以淵騫冠其首者，有激子雲也。有以長賢之途，帶達乎廣道之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也。未知其據。蘇輿曰：今仿宋槧刻李注本與漢書同，疑是後人所改。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失令名。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音押。〔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檢押當作檢柙。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顯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贊曰：〔補注〕錢大昕曰：予謂自雄之自序云爾以下至篇終，皆傳文，非贊也。司馬遷傳亦稱遷之自序云爾，然後別述遷事，以終其篇，與此正同。遷有贊而雄無贊者，篇終載桓譚及諸儒之言，褒貶已見，不必別為贊也。此贊曰二字，後人妄增，非班史本文。

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補注〕宋祁曰：至字可刪。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補注〕錢大昕曰。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則成帝永始四年年始四十有一。而王音之薨。乃在永始二年正月。使雄為音所薦。則遊京師之年尚未滿四十也。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補注〕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非在元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先謙曰。辨詳下文。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補注〕宋祁曰。雄字上當有唯字。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埶利乃如是。師古曰。恬、安也。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補注〕宋祁曰。求字當作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載訓纂而不及方言。應劭序風俗通始言之。常璩志不書四賦。而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應劭云。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亦以比爾雅。則班序殺之耳。盧文弨云。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音甫往反。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師古曰。曶與忽同。謂輕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輕下當有之字。唯劉歆及范逡敬焉。師古曰。逡、音千旬反。而桓譚以為絕倫。師古曰。無比類。

王莽時。〔補注〕周壽昌曰。莽始建國二年。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棻字也。音扶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棻作芬。引宋祁曰。注文芬字當從木。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言何故在獻符命事中。并相連及。閒請問其故。師古曰。使人密問之。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符命之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今流俗本云惟寂惟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妄增之。〔補注〕宋祁曰。注文作符命。當云作符作命。沈欽韓曰。此指劇秦美新之文。班不爲之諱。而注不能舉。洪頤煊曰。文選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李善注引漢書。惟寂惟寞。自投于閣。皆與流俗本同。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五十五。桓子新論曰。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案法言云苗而不秀者。其我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烏第二子。其一不可考。）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服虔曰。芭音葩。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補注〕先謙曰。言易立學官。可得祿。

利。然明者尙不可見。又如玄何。師古曰。言無奈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部作蔀。雄笑而不應。〔補注〕沈欽韓曰。答劉歆書云。張伯松。書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章樵注。般樂也。）論衡齊世篇。楊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並肩。故賤其書也。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補注〕何焯曰。自非居攝至此。凡十三年。周壽昌曰。據此書。雄卒於莽之天鳳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當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即位。雄已二十二歲。陽朔三年己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音薨。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爲王音門下史。語不合。案古四字作亖。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本書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顧炎武校正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婁不棊三國爲四國也。）自三誤作亖。後人遂謂本史七十一歲卒。爲不可信。因將雄卒年缺之。非疏則謂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與所謂七十一歲者牴牾。何焯則云。雄生在宣帝甘露元年。至成帝永始三年。爲四十歲。班書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王音薦爲待詔。甘泉賦爲四年所上。則又未將王音拜大司馬及薨年一考之也。侯芭爲起墳。〔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案書篇。楊子雲作太元。侯鋪子隨而宜之。鋪子蓋芭字也。文選注五十九。七略曰。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長安志。楊雄冢縣曰。諸陪葬安陵阪上。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顧、念也。〔補注〕蘇輿曰。顧猶但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補注）何焯曰，李光地云，至韓文公司馬溫公，皆王諸公之論出而雄之書果驗矣，推重始於張子。 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所嗣也。（補注）劉敞曰，絕，讀如春秋貶絕之絕。 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王教之典籍。先聖所吕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師古曰。陵夷言漸頹替。〔補注〕宋祁曰。注文頹替字下疑有也字。吕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於是應聘諸侯。吕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爲陳答而申明之。〔補注〕劉奉世曰。答禮者。迎之有禮。亦以禮答之。先謙曰。孔子周流。欲明禮義於天下。顏說是也。劉所見殊陋。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吕爲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奸七十餘君。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師古曰。韶舜樂之善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巍巍。高貌。煥。明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觀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已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補注〕劉攽曰。世改代。先謙曰。代之爲世。後人回改。殿之官本注夏殷下有二代二字。於是敍書則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稱韶舞。韶。舜樂也。孔子歎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回作淵。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爲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目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彈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師古曰。編。所目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爲之三絕也。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皆因近聖之事目。音以。〔補注〕先謙曰。二字淺人妄增。官本無。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弟子字下疑有達字。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

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顓孫，名師。〔補注〕沈欽韓曰，史記於上有子路居衞。班以其先孔子死，刪之。先謙曰，仲尼弟子傳，子張陳人。索隱引鄭玄目錄，陽城人。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滅明。澹音徒甘反。〔補注〕先謙曰，弟子傳稱其南遊至江。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姓卜，名商。〔補注〕先謙曰，弟子傳索隱，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正義，今汾州。子貢終於齊。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補注〕宋祁曰，貢，蕭該本作贛。淳化本、景本作子貢，刊誤改作贛。又云，子貢當爲子夏。錢大昕曰，說文，贛，賜也。從貝，竷省聲。貢，獻功也。從貝，工聲。二字音同義異。古人字與名相應。端木子名賜，則非貢獻之貢明矣。蕭該本最爲近古。禮樂記亦作子贛。先謙曰，弟子傳，常相魯衞，家累千金，卒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師古曰，子方目下光魏人也。滑音于拔反。氂音釐。〔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重言篇注，田子方學於子貢。尊師篇，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史記，吳起嘗學於曾子，其年不相當。經典序錄，吳起受左氏傳於曾申，非曾子。呂覽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與發程皆合（尊師篇注，禽滑釐，墨子弟子）。列子湯問、楊朱篇，莊子天下篇並同，未可援墨入儒也。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爲秦阬儒處也。衞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閔儒之地，亦不謬矣。燔音扶元反。〔補注〕周壽昌曰，經術之士稱術士，猶列傳中有道之人稱道人也。

六

學從此缺矣。〔補注〕周壽昌曰，學，史記作藝。本書述武紀敘云，疏章六學，統壹聖真。述藝文志敘云，六學既登，遭世罔宏。述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補注〕錢大昭曰，南雍、南監本、閩本並作往。先謙曰，官本作往。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補注〕先謙曰，錢東垣云，自陳涉之王也至發憤於陳王，大約皆本於鹽鐵論之褒賢篇。孔子世家云慎年五十七，生鮒，爲陳王涉博士。孔叢答問篇，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陳勝起兵於陳，陳餘以鮒賢，說陳王往聘之。陳王乃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張耳亦謂子魚宜速來以佐王業。子魚遂往，至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與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爲博士，爲太傅。凡仕六旬，老於陳。又載其將沒戒弟子語。據此，孔甲即孔鮒也。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師古曰，敺與驅同。適讀曰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補注〕先謙曰，史記遺上有之字，學作禮樂。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息貌。喟音丘位反。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謂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

曰「晉少用文學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

漢興，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培音陪。〔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臣瓚曰：培，公之名也」八字。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補注〕先謙曰：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其字。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嚮。

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悼字，刊誤據史記作悼道，據南本作以道。先謙曰：官本曰作白。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補注〕宋祁曰：延字，刊誤據史館本添入。齊召南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晳。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而師古因曲爲之說耳。沈欽韓曰：方、旁，古今字。廣雅：旁，大也。於義亦通。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

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已上、弘所引詔文。〔補注〕先謙曰、予與同、史記作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孔臧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兩都賦李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至遷於元朔二年載此條、並云臧辭御史大夫、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云。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校、效也、言可效道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殷曰序、周曰庠、與孟子同。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改厲賢作屬賢。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補注〕周壽昌曰、漢官儀舉博士狀有身無金痍痼疾一條、藝文類聚御覽職官部引同。郡國縣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郡國縣道邑、是也。此文有脫誤耳。縣有蠻夷曰道、列侯公主所食曰邑、皆屬於郡或國之縣及道與邑也。漢時稱朝廷爲縣官、故凡言令長丞、不曰縣官也。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名、屬、謂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補注〕劉攽曰、所聞皆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詁矣。何焯曰、史記聞下有一者字、自當屬上、出入不悖爲句。王鳴盛曰、案當作上所屬二

千石.先謙曰.史記亦作屬所二千石.王說非.自二千石下言之.則曰所屬.自令相長丞上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偕.上計吏.俱至京師.〔補注〕先謙曰.史記常作當.宜從此訂.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爲名籍而奏.〔補注〕宋祁曰.注文爲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曰.宋說非.史記傳中下有者字.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而請諸不稱者罰.此文祇換一不字.省一罰字.義迄不同.史記言罷黜並舉.此文言登進賢才也.沈欽韓曰.史記所云.當是兼坐舉主也.通考四十云.請不稱者.謂太常之擇選.博士之失教.及郡國之濫以充貢也.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則其罰可知.先謙曰.官本注無相字.此文依史記義自貫串.疑本書傳寫脫誤.非班氏改史記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下.謂班行也.〔補注〕先謙曰.謂平時所頒下者.不專上言.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句下.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補注〕先謙曰.明通宣布.使下諭其意.非俗吏所能.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選擢留滯之人.〔補注〕劉攽曰.下以字衍.言治禮掌故其遷常留滯.故請特選用以勸之.先謙曰.上以字衍.刪下以字.則義不可通.史記亦止有下以字.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

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補注〕先謙曰：以上書宦途選補之法如此。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書作者，引宋祁曰：注文曹史，姚本作曹史。先謙案：史記不足上有若字，下有乃字，文義尤晰。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升遷之非籍其實用也。〔補注〕劉攽曰：尋此文意，本謂小吏能究宜，謂非故使文學士布在州郡也。然顏解未甚悉。今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者。普故治禮掌故，令在它官，而遷皆留滯，今遷之，精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皆文學掌故留滯在比二百石以上，又百石通一藝，皆補爲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吏乃以百石用者，爲其職事優之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言故文學掌故在留滯，及吏比百石，皆補郡卒史也。不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先用誦多者，此數品先用誦多者也。不足，擇掌故，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爲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屬，以與已同，言自比二百石至比百石爲卒史者，已而爲二千石屬也。有議有屬，卒史遷而爲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爲郡屬也。備員者，總言此二者皆備員也。錢大昕曰：師古說非也。乎津本意以詔書爾雅深厚，非俗吏所解，故選文學掌故補卒史，所謂以經術飾吏事也。安得云不籍其實用乎。備員蓋狀上不足之文，謂恐有不足，當以文學掌故先之。班使扶頊耳。中二千石屬，即謂內史大行卒史，郡屬即謂郡卒史，劉謂卒史遷爲屬，亦非是。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補注〕沈欽韓曰：衆匯功令，即今學令也。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補注〕沈欽韓曰：弁增博士秩六百石（據志本四百石）員十二人。元帝好儒。

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蠲其徭賦也。復音方目反。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補注〕沈欽韓曰：此鄉學教官之始。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補注〕先謙曰：官本下提行。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姓也。瞿音衢。〔補注〕沈欽韓曰：商瞿，字子木。索隱，商姓，瞿名。廣韻商字下注云，姓。家語有商瞿，未有以商瞿為複姓者。以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補注〕宋祁曰：蕭該案史記，橋音矯。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補注〕先謙曰：弟子傳作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贊云商瞿傳易，六世至田何，未嘗詳六世姓字也。自橋庇子庸至孫虞子乘，皆班氏所補。又田何子裝，史記作子莊，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先謙曰：弟子傳作庇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也字。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

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補注〕宋一新曰：藝文志注服生名光。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補注〕王文彬曰：字字當衍。漢傳前後附入者，字敘名下，若不以字字表之，此不得獨異。觀顏注於子庸下標它皆類此可知。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補注〕先謙曰：史儒林傳云元光中徵官至中大夫，弟子傳云元朔中為中大夫，則太字當衍。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補注〕周壽昌曰：霸與議封禪，見郊祀志；以擊鄭在軍中，見衞青傳；後官至膠西內史。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補注〕錢大昭曰：廣韻衡姓，風俗通云阿衡伊尹之後；又云衡當公字，後乃氏焉。蘇輿云：有衛尉衡方。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大官作二千石。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梁項生從田何受易，〔補注〕錢大昭曰：一王二字誤，閩本作也，初。先謙曰：官本作也，初。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令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先丁寬行其法術以去。〔補注〕宋祁曰：易以東矣，或無以字；注文法字當削。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補注〕周壽昌曰：周王孫故與寬同學，是轉相師授也。藝文志易傳周氏二篇。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故詁字同。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

碭田王孫。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宕。〔補注〕周壽昌曰。梁劉宋爲郡。顏注誤。傳稱同郡者。以未僅云同國故望文書之。越絕書云吳西城閶小城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此亦寬邊事也。先謙曰。官本碭並作碭。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結髮爲童丱。即從師學。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也。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無崇名。據張禹傳。崇任少府也。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補注〕宋祁曰。蕭該案漢書表本悉作毛字。風俗通姓氏篇。乇氏。太昊之良佐。漢有乇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授之。爲新淦令。案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乇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恐聞爲乇。驚怪者多。乇毛相似。容是傳寫誤矣。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在風俗通而不信。錢大昭曰。據此則顏注非矣。顏采集注漢書

家獨未見蕭該音義。故有此失。沈欽韓曰。廣韻。屯姓。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隋地理志。館陶縣舊置毛州。乃屯氏河譌爲毛。因置州。與此同誤。先謙曰。莫知又見杜欽李尋傳。琅邪邴丹曼容。〔補注〕宋祁曰。此下更有曼容二字。著清名。莫知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用爲光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僞也。〔補注〕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司徒注。同師爲朋。是同門者同師之謂。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爲說耳。荄茲。言其根荄方滋茂也。荄音該。又音皆。〔補注〕沈欽韓曰。此說在當時爲怪妄。意亦以爲非桀易擇文。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荀爽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詁。以譏荀爽。然則荀氏易仍同趙賓也。此爲明夷六五爻辭。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時。箕子未蒙其難。何得知馬融云紂奴之乎。（見周易集解。）史記律書。亥者。荄也。子者。滋也。明夷本九月卦。侯在

九月。五出成低濟。亂濟侯在十月。京房易傳。明夷積陰盛陽。變陽入純陰。故趙賓云陰陽氣窮。未有萌兆。太玄降上九。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待困濟已極。則陰氣方消。陽滋於黴。猶有戒形耳（淮南時則訓。襲其誕火。高誘注其讀孩備之孩。箕荄同有孩音久矣）

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師古曰。仞亦名也。仞音刃。〔補注〕錢大昕曰。仞古認字。說文無認。沈欽韓曰。列子天瑞篇。認而有之。皆惑也。唐虞重元本作仞。淮南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仞也。仞人之事者敗。今俗通作認。吕此不見信。

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供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儒效篇。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補注〕錢大昕曰。當云孟家有白翟之學。文有脫誤。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吕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郡吏法者。或脫字誤耳。不當為京房。〔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同名姓者多。不必是脫字誤也。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都司空令。宗正屬官。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為

謂侍中說經爲教授。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也。先敺旄頭劍挺墯墜。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引拔出也。墯。古墮字。〔補注〕宋祁曰。挺字當作鋌字。先謙曰。宋說是也。泥中可言鋌。不可言挺。說詳劉向傳。刃鄉乘輿車。師古曰。鄉讀曰嚮。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也。〔補注〕周壽昌曰。顏注是也。然此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知義縱傳稱衛太后外孫脩成子中。脩成。太后女。其子中太后外孫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與此文法微同。宣子章爲公車丞。〔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公車司馬丞。屬衛尉。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皆皁衣。故章玄服以廁也。〔補注〕沈欽韓曰。祭服皆袀玄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七十七。漢石渠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何也。戴聖聞人通漢韋元成各云云。此即問諸儒於石渠事。杜氏注云臨失其姓。未之考耳。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

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補注〕劉奉世曰。臨代五鹿充宗。代當為授。後人誤改之代。充宗者。召信臣。亦非臨也。沈欽韓曰。上不敘充宗易所始。而下云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則授易者梁丘臨。不可言充宗。陸德明序錄云。臨傳少府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等。以朱雲傳證之。陸序是也。先謙曰。藝文志有五鹿充宗略說三篇。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補注〕宋祁曰。蕭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衡也。伊尹官也。見詩傳。漢有衡咸。講學祭酒。張為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補注〕先謙曰。互見房傳。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補注〕先謙曰。上文云楊何字叔元。藝文志班自注同。此脫元字。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補注〕先謙曰。惠棟云。案文義當以黨字屬上句。異黨猶言異類也。錢大昭云。嵩耙以黨字絕句。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及經典釋文作段嘉。殷字誤。河東姚平。〔補注〕先謙曰。平見房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補注〕劉攽曰。今有乘姓。音如乘黎之乘。錢大昭曰。案廣韻十六蒸有乘又姓。四十七證不言姓。皆為郎博士。

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爲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王璜溝洫志作王橫，案後書亦作橫。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補注〕周壽昌曰，言其學所從出。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本傳作翟義，義誼古字通用，案義亦或作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漢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

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補注〕錢大昕曰。伏女傳言。所謂受讀也。漢初音讀訓詁。學者以口相傳。周口變文王之德。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其一事也。賈逵受周禮讀。馬融受漢書讀。東京猶然。馬鄭後就經為注。口說絕矣。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兵大起。是也。此誤倒。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補注〕先謙曰。此藝文志所云經二十九卷也。今文本有太誓。董仲舒司馬相如所引是也。馬鄭諸人以為民間後得太誓者非。即以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但云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此文似衍齊字。然以上下文推之。又似齊字下脫魯字。如云齊魯學者。於文義順也。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補注〕先謙曰。閻若璩云。史記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別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乃於三人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為贅。甚失遷意。兒寬事歐陽生。又事孔安國。則安國先通今文明矣。古文不列學官。若安國不通今文。無由為博士教授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補注〕何焯曰。倪寬受今文於安國。其古文之學自授都尉朝也。先謙曰。案官本倪作兒。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補注〕宋祁曰。俊字當作儁。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

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吕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在永光元年。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吕廉絜著。可吕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數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補注〕沈欽韓曰。後書儒林傳。歐陽歙。光武時為大司徒。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補注〕先謙曰。尊為少府。不見公卿表。蓋長信少府。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補注〕朱一新曰。史失其名。蓋嘗爲都尉之官。後書注云。都尉名殆誤也。百官表。都尉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㠯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補注〕先謙曰。勝互見兩夏侯傳。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姦。〔補注〕朱一新曰。簡。兩夏侯傳作蕑。蕑從艸。監本正作蕑。案古人從竹從艸。多通用。急就章凡從竹之字。多從艸。詩鄭風秉蕑釋文云本作簡。周壽昌曰。明凌氏本作蕑。作簡者誤也。史記淮南王傳中尉蕑忌。索隱蕑姓也。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蕑。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補注〕周壽昌曰。錄傳作從父子建。案錄稱大夏侯。建稱小夏侯。疑建爲勝從子。此傳是也。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補注〕錢大昭曰。建當作遷。勝本傳云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劉向傳同。若建。官至太子少傅。非太子太傅也。且建本附勝傳。不得云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譯官令屬大鴻臚。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㠯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補注〕宋祁曰。越本邵本無等字。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補注〕宋祁曰。商本牟作鄉。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㠯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補注〕宋祁曰。光字下更有光字。亦事牟卿。至丞

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補注〕錢大昕曰。以公卿表考之。永始三年詹事許商爲少府。綏和元年又由侍中光祿大夫爲大司農。其年又遷光祿勳。當云三至九卿也。又據溝洫志。商嘗爲博士。將作大匠。河隄都尉。皆在未爲卿以前。朱一新曰。王應麟藝文志考證引此作五行論。蓋以歷字屬下讀。藝文志有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算術二十六卷。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師古曰。依孔子目弟子顏回已下爲四科也。炔音桂。〔補注〕宋祁曰。炔字詁曰。今吳姓也。韋昭音希決反。非。錢大昕曰。班史於人名字例至精密。它傳已見字者不更書。唐林字子高已見鮑宣傳。而又書者。因三人而類及之也。朱一新曰。炔欽上書請滅師丹罪。見丹傳。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補注〕宋祁曰。越本作所誅也。先謙曰。詳莽及云敞傳。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撫。〔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韋昭音拊又音甫尤反九字。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補注〕朱一新曰。山拊爲少府亦不見百官表。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學部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至

二萬言。文心雕龍論說篇。秦延君注堯典十餘萬字。為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儁材。〔補注〕先謙曰。官本儁作俊。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遂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遂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國下有人字。與上無而字。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補注〕先謙曰。官本公叔發作公孫發。近事大司空朱邑。〔補注〕劉敞曰。朱當為鹿。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師古曰。贊。佐也。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補注〕錢大昭曰。嚴與儼通。曲禮。儼若思。釋文云。儼本又作嚴。無逸。嚴恭寅畏。馬融本作儼。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嚮。閎。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

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臣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補注〕宋祁曰：新曰，顏注並取毛詩鄭箋義。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補注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爲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屬官及府佐也。〔補注〕王文彬曰：案家臣以治事務具也。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師古曰：卒，讀曰猝。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師古曰：令，善也。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補注〕宋祁曰：淳化本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故二字，馮賓字下更有一馮字。刊誤謂當去無故二字，添一賓字。先謙曰：趙玄見朱博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補注〕先謙曰：詳藝文志。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補注〕何焯曰：起其家，猶言別起家法。司馬貞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則當屬下逸書讀。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補注〕周壽昌曰：疑都尉官名，亡其姓，傳中以都尉傳經者不少。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補注〕周壽昌曰：後書作朝授膠東庸譚，是譚爲庸生名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補注〕先謙曰：常見翟方進傳。以明穀梁春秋爲博

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周壽昌曰。案釋文本王璜上有琅邪二字。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補注〕宋祁曰。新本改論作諭。先謙曰。據宋祁所見本作論。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補注〕王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疑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補注〕沈欽韓曰。書正義。緯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補注〕周壽昌曰。言求能爲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書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補注〕沈欽韓曰。論衡佚文篇。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東萊之誤）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下霸於吏。吏當器辜。（未詳。或造僞物律等同沽）大不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補注〕周壽昌曰。並反在永始三年。

申公，魯人也。〔補注〕周壽昌曰：申公名培，鄭所稱申培公者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志，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傳也。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并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乃往。〔補注〕先謙曰：徐廣注，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補注〕齊召南曰：案千餘人，史記作百餘人。下文言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則此文作千餘人是也。又案申公為魯詩之師，又為穀梁春秋之師，故下文言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也。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衞，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補注〕宋祁曰：景祐本改駕作加，今兩存。弟子二人乘軺傳

從。師古曰、傱、音張戀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力行、爲勉力爲行也。〔補注〕王念孫曰、不至一作不在。景祐本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並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爲在）御覽人事部百十五引此並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先謙曰、官本至作在。注勉上爲作謂。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說、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

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補注〕朱一新曰、地理志、瑕丘山陽縣。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

曰大江公，卽瑕丘江公也。吕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据晉注，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吕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吕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補注〕沈欽韓曰，執金吾丞武榮碑，治魯詩韋君章句。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後書光武紀，龐萌與蓋延圍桃城，注，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又劉永傳，龐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注，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邱縣西北。此卽東平之新桃也。沈欽韓曰，紀要，桃城在東平州東阿縣西南四十里。周壽昌曰，王子侯表，桃鄉頃侯宣，東平思王子，則新桃卽桃鄉。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吕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吕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吕亡諫書。式對曰，臣吕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吕三百五篇諫，是吕亡諫書。使者吕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

來事式。〔補注〕周壽昌曰、釋文敍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即褚先生。正義引張晏云、褚少孫、潁川人、元成間爲博士。褚氏家傳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案宣帝末距元成間不過二十年、時足相及、所傳微有異耳。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略、任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師古曰、摳衣、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摳音口侯反。頌讀曰容。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蓋者、發語之辭。〔補注〕劉攽曰、予案荀卿書區蓋之間、疑則不言、區蓋近意也。丘區聲相近、疑始謂此耳。錢大昭曰、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楊倞注、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匣之間、言有分限、不詭從也。區與丘聲相近、義亦同。洪頤煊曰、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書云、怒猶未備、丘蓋。廣雅、丘、空也。是丘言爲空言。法言問神篇、酒誥之篇俄空焉。蓋者發語詞。空蓋不言、即闕疑之意。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胡稼反。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師古曰、爲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

禮未畢，且無用辭也。〔補注〕劉敞曰：案文衍一客字。驪駒者，客將辭之歌，主人無所辭，不當歌也。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出。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補注〕王念孫曰：錢先生云，當作何拘曲也，既含輕譏，不至妄詈。注非。朱一新曰：若僅斥譏，式何至引為深恥。且狗曲本承曲禮而言，若作拘曲，是刷出一義，與上文不相應，仍當以顏注為是。式恥之，陽醉逿墬。師古曰：逿，失據而倒也。墬，古地字。逿音徒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逿作逷，引宋祁曰：逿古作踢，服虔音湯，湯去豆皮之湯。蕭該音勅宕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曰：讓，責也。諸生強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補注〕宋祁曰：晏字下當有授字。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補注〕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周壽昌曰：上稱轅固生，生即先生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殺作弒。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

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爲。〔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錢大昭曰：而何，南監本、閩本而並作爲。宋一新曰：案注則爲字是也。此作而，蓋涉下非殺而何句誤。先謙曰：官本作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貫字，史記作關。錢大昭云：關貫古字通。鄉射禮云：不貫不釋。鄭注：古文貫作關。沈欽韓云：御覽六百九十七引六韜作崇侯虎語，韓非外儲說以爲費仲語。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知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憙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爲喻也。〔補注〕劉攽曰：知味者不必須食馬肝，言學者不必須論湯武，此欲令學者皆置之耳。遂罷。〔補注〕先謙曰：史記下云：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補注〕宋祁曰：越本耳作矣。先謙曰：集解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云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也。〔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獄，司空也。御覽六百四十三引風俗通曰：詩云：宜犴宜獄。犴，司空也。漢以司空主罪人，故賈誼亦云：輸諸司空。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

刺彘。〔補注〕王念孫曰，上已言假固利兵，則毋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因國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補注〕先謙曰，徐廣注，哀王乘。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事作視。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齊下有人字。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宣帝本始二年。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補注〕王先慎曰，蕭望之傳，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是白奇亦從事后蒼，而傳不載。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補注〕錢大昭曰，後書伏湛傳注，伏理字君斿。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補注〕周壽昌曰，王莽傳載儒者滿昌，王莽傳潁川滿昌為講詩，即此人。東觀漢記作授傳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作滿不作滿。然顏前滿字下引風俗通，漢有尚書滿昌。理高密太傅。〔補注〕朱一新曰，後書伏理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注云，為高密王寬傅也。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補注〕先謙曰．徐廣注．鑿王舜．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悍勇銳．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補注〕周壽昌曰．寬饒傳引韓氏易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補注〕王先慎曰．紀、裴、郭並作義．誼義字通用．誼授同郡食子公〔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沈欽韓曰．公子食我．見韓非說林上．戰國策作司馬食其．當是以司馬爲氏．蕭該誤也．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補注〕先謙曰．官本邑下多王字．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補注〕王先慎曰。經典釋文敍錄引髮福作段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補注〕錢大昭曰。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補注〕先謙曰。阿武。涿郡縣。今河閒府獻縣西北。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補注〕先謙曰。史記。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而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注文越本無徐氏二字。能字下添揖讓二字。沈欽韓曰。新書卷六有容經。此爲容者所講習也。禮玉藻少儀亦有說容。知其有名家也。孝文時。徐生吕頌爲禮官大夫。〔補注〕沈欽韓曰。博士大夫皆禮官。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吕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栢生及單次凡三人。單音善。〔補注〕錢大昭曰。栢當作桓。沈欽韓曰。劉敞移太常書所謂魯國桓公也。先謙曰。官本栢作桓。而瑕丘蕭奮吕禮至淮陽

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㠯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㠯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補注〕先謙曰：七略云：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藝文志晉灼注引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注：天子射宮也。錢大昕云：曲臺有二。鄒陽上吳王書云：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注：秦皇帝所治之處，若漢之未央宮。此一曲臺也。翼奉傳：孝文皇帝時，未央宮有前殿、曲臺、宣室、溫室、承明耳。此又一曲臺也。蓋漢之曲臺在未央宮中，黃圖所稱未央宮東有曲臺殿是也。長門賦所稱覽曲臺之央央也。秦之曲臺則在一處。枚乘上吳王書諫曲臺臨上路，張晏注：曲臺，長安臺，臨道上。王尊傳：正月中行幸曲臺。當即此也。使即未央宮之曲臺，不得言行幸矣。后蒼爲記，亦必在此。蓋即秦之故宮而習射，故以爲天子射宮也。先謙案：錢說甚覈。顏謂著記之曲臺在未央宮，疑非。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㠯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補注〕何焯曰：此所傳戴氏禮，皆謂儀禮十七篇。通漢㠯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補注〕宋祁曰：景本作楊子榮，新本作楊榮，注同。仁爲大鴻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平帝元始二年。家世傳業。榮琅

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補注〕宋祁曰。遂之者當删之字。劉敞曰。遂之者之字衍。齊召南曰。案史記作仲舒弟子通者。又東平嬴公。史記無。廣川段仲。史記作殷忠。先謙曰。徐廣注殷一作段。則段字是。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補注〕周壽昌曰。步舒以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見史記。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補注〕宋一新曰。後書云授東海孟卿魯人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補注〕周壽昌曰。即酷吏嚴延年之次弟。萬石嚴延之子也。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者各自名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補注〕周壽昌曰。漢嚴訢碑。宋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云云。是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爲之章句。而志不錄馮君名。

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補注〕宋祁曰。或無東字。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爲仲。〔補注〕先謙曰。中爲少府。百官表不載。蓋宮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補注〕周壽昌曰。江賊。即尹賞傳所云。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荊州與江夏接壤也。

顏安樂字公孫。〔補注〕宋祁曰。一作翁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補注〕宋祁曰。一作務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補注〕沈欽韓曰。公羊疏誤作陰豐。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補注〕先謙曰。官本疏作琉。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筦草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卻作草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筦二姓。云筦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筦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歎。

爲因河太守。今恭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宜由來。讀者多誤。檢風俗通乃知。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也。〔補注〕周壽昌曰。後漢有堂谿典。熹平間與蔡邕等同校刊石經。並世儒族也。惠授泰山冥都。師古曰。冥音莫經反。〔補注〕宋祁曰。顏該案周禮冥氏。鄭司農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劉昌宗莫歷反。案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姓氏篇冥氏。後見史記。漢書有冥都。爲丞相史。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建平元年。左咸爲大司農。三年。爲左馮翊。元壽二年復由復土將軍爲大鴻臚。元始五年又爲大鴻臚。並四至九卿。徒衆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補注〕劉攽曰。官改作宮。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補注〕沈欽韓曰。傳不言申公穀梁所授。案穀梁序疏云。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師浮丘伯也。嘗事荀卿。傳浮丘伯。浮丘伯傳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師古曰。吶音之欲反。吶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比音頻寐反。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集比其義。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

浸微。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補注〕錢大昭曰。皓星、姓也。亦作浩星。趙充國傳有浩星賜。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眭弘字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補注〕周壽昌曰。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者。所俠也。孔氏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宮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補注〕王先愼曰。王亥、後漢書賈逵傳注作王彥。先謙曰。注外、官本作則。是。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晉灼作由章。予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屬夏公案後書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李奇。錢大昭曰。廣韻十七眞有複姓申章昌。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補注〕錢大昭曰。長樂戶將不見表。長樂者、太后宮也。太后宮不置光祿勳。並統於長樂衞尉矣。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不載。方進丞相。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

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補注〕先謙曰：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將，秩比千石。時光祿勳王龔吕外屬內卿，如淳曰：邛成太后親也。內卿，光祿勳治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吕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吕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靑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補注〕先謙曰：論衡佚書篇，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室，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案充承劉向別錄之說，然者誼實左氏始師，非孔壁中所得，或壁中者與見行本同。京兆尹張敞、〔補注〕先謙曰：經典序錄，賈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此不言敞受自貫。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吕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

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爲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師古曰。蕃、滋也。蕃多也。滋益也。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爲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補注〕沈欽韓曰。其後立學。但施、孟、梁丘。不言楊何所授。三家之易。不出於楊。易楊爲易田之誤。按本不立博士。或以衆言易者皆本田何。三家皆田易。猶大小戴仍后禮也。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補注〕朱一新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又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孝文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則趙氏之言。蓋實本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知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師古曰。帥、讀曰率。〔補注〕齊召南曰。案帥是率先之義。顏注非。）民作畫一之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補注〕先謙曰。吳公見賈誼傳、公卿表。）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攘、卻也。）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不可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

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閒。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句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古側字。仄陋。言非正嫡而身經微賤也。繇與由同。次下類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大位也。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補注〕宋祁曰。已字當作以。先謙曰。以已字同。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也字。姚本刪。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

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弘自有傳。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與此廩廩同義。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廬州人物云：文翁名黨，字仲翁。廣博物志：廬江七賢傳：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讀曰僻。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補注〕沈欽韓曰：常璩蜀志：文翁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叔為博士，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布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邪婦人割裂財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環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賚以為貨，兼限於書刀、布刀也。如、晉二說皆頗而不當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細密環也，景本據史館本改作細密者也。沈欽韓曰：如、晉舉金馬書刀，當時所尚也。御覽三百四十

六。金馬書刀銘曰。巧冶鍊剛。金馬託形。黃文錯鏤。兼勒工名。此正博士所齎耳。豈謂凡斷斬之刀。以遺博士。誠布者。楊雄蜀都賦曰。洞中黃潤。一端數金。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舉。〔補注〕先謙曰。用次猶以次。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傜。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才臥反。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也。飭。整也。讀與敕同。使傳教令。出入閨閤。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補注〕齊召南曰。案蜀志秦宓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然則相如即文翁所拔以為蜀人師者。其與地理志所云景武間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者正合。但此傳及相如傳並無明文。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補注〕齊召南曰。案文翁學堂即石室講堂也。江水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守更增二石室。顧有意益州學館記曰。華陽國志。文翁講堂石室一名玉堂。安帝初間。烈火為災。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眹於玉堂東更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

沈欽韓曰。隸釋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禮殿記云。始自文翁。遵期製度。開建學宮立堂布觀。至於甲午故府梓潼文君（文參）增造吏寺二百餘間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補注〕周壽昌曰。成為膠東相、在膠東頃王二十三四年間。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勞來、勸勉招懷百姓也。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贍反。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衆等。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補注〕劉敞曰。長吏守丞。吏當作史。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猶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通於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書之。既不可不辨。下言長史守丞。同。何焯曰。宣帝褒成。即將明非隱之意。史並書此語。以著元始以後上下相蒙之弊。黃霸篇詳著張敞奏。無非此指。務在可否相濟。足為後法也。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以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役使鄉里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師古曰。喜、謂愛好也。音許吏反。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以官。〔補注〕宋祁曰。姚本正文謝以字。沈欽韓曰。食貨志。令民得買爵。置賞官。名曰武功

爵。則霸由武功爵補官。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補注〕宋祁曰。景本無罪字。後復入穀沈黎郡。〔補注〕先謙曰。據武紀西南夷傳元鼎六年定莋都爲沈黎郡。後書西南夷傳天漢四年。併蜀郡爲西部。此爲郡時。或以振救荒貧例得入穀補官。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爲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簿書正。以廉稱。師古曰。簿帳所從歷。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言廉見察而遷補。〔補注〕先謙曰。均輸內發於大司農。水衡都尉所屬皆有均輸令丞。此分治於河東。故別置長也。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上作尙。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閒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正秩千石。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廷中亦作庭中。引宋祁曰。庭當作廷。下文同。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廷中。謂朝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

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師古曰。勝及霸俱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師古曰。踰與踰同。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補注〕周壽昌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姒皆懷妊。長姒胎傷。弟婦生男。長姒竊以爲己子。爭訟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娣姒競取之。長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宋除比事引風俗通。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補注〕宋祁曰。景本越本自賜車蓋止以章有德無此二十三字。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宋祁曰。太守當在爲字下。劉敞曰。太守字當在霸爲字下。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行作書。是。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以

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陋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陋作漏是。吏出。不敢舍郵亭。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钁。〔補注〕宋祁曰。攫、說文曰搏也。音九縛反。先謙曰。官本注音钁作音厥縛反。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補注〕先謙曰。官本氂作釐。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處音昌汝反。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補注〕宋祁曰。猪當作豬。沈欽韓曰。方言豕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補注〕先謙曰。正猶即也。說詳終軍傳。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

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補注〕宋祁曰。不先以聞。姚本作不先聞。蕭該音義。適、儲足也。讀音相代反。韋昭音詩歷反。宋今漢書儲字作適字。注云適始歷反。予謂與韋昭音同。〕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補注〕宋祁曰。景本三作二。王文彬曰。吳係三年。作二誤。〕代邴吉爲丞相。〔補注〕周壽昌曰。漢孝宣時。霸爲相。燕代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丞相。斷之。霸曰。非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案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

殺假子。並舉其事之類耳。注不禁禽獸聚塵。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殺之可也。出宋隆比事。未詳所引何書。

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補注〕齊召南曰。案此總計孝宣朝名相而言。霸前不及丙魏。後不及定國也。定國為相。實在霸後。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芬。字或作鳻。此通用耳。鶡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鶡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鶡雞者也。音曷。非此鶡雀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鶡音分。字本作鳻。今本誤作芬致鶡字。予見徐鍇本改芬為介。鶡為鳻。宋許慎說文。鳻音古拜反。鳥似鶡而色青。出羌中。與師古所引合。徐改為尤。鶡是鳥聚貌。非鳥名。沈欽韓曰。蔡襄閒評曰。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鶡雀二字云。顏師古本解作鶡雀。官本誤以為鳻雀。鳻、鳥聚兒。非鳥名。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玉篇。鳻、音扶云切。鳻雀如鷃。玉篇見漢書有此鳻字。故出此字。玉篇並皆人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作鳻矣。筆談曾云。案說文。鳻似雉。鶡似鳻而青。出羌中。顏氏家訓慕楚友齊實知而從河州來得一鳥。騏養愛玩。舉俗呼之為鶡。吾曰。鶡出上黨。色並黃黑。無駁雜也。說文鳻雀知鶡而青。出羌中。集韻音介。師古承其訛說。漢書注當作鳻。音介。字或作鴿。與文辨之是也。玉篇為宋人重修。鳻字自沿官本誤為說補鳻字注。與說文同。先謙曰。下云邊吏多知鶡雀者。則作鶡是。雀出羌中。故是安見而神之。 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沈欽韓曰。漢舊儀。郡國守丞長吏上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 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補注〕宋祁曰。景本無弟字。沈欽韓曰。周官槀人注。今司徒

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據漢志注。應劭曰。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幷存。然是古外朝之遺法。天子所嘗臨。故丞相聽事亦謂之殿。漢制尊卑有定。豈得汎然同稱乎。罷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後字。當作在後。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下文上計長吏同。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同作閩注末無也字。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離。薄樸、大質也。澆之散也。〔補注〕沈欽韓曰。莊子繕性篇。澆淳散樸。（音義本亦作澆）先謙曰。官本注。離作瀉。是。散上有則字。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師古曰。解讀曰懈。

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補注〕宋一新曰：軼與泆通，謂其淫爲泆。地理志作軼爲泆，是其證。師古訓軼爲過，僞聲過於京師，不辭。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補注〕先謙曰：官本所作即。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次下類此。〔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撿式，師古曰：撿，局也，音居儉反。〔補注〕宋祁曰：郡字疑作羣字。先謙曰：官本撿作檢。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補注〕沈欽韓曰：晉書王沈傳，武帝詔沈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沈奏曰：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隋禮儀志：梁元會尚書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然其制蓋始於宣帝。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知若也。左右之臣皆將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率作帥。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

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爲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爲越職則不可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齊召南云。案自武帝以後。外廷之官統於丞相。中朝之官統於大司馬。霸以丞相而舉史高堪大司馬。故以越職責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舉高爲太尉適非宜也。〔補注〕何焯曰。史著此者。見宣帝必欲黜自己出。故霸死始用高。以實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之語。顏注謂其適非宜。知其一也。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衞尉九卿。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輔字子元。哀帝元壽三年爲衞尉。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形法家相人二十四卷。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爲妻。與之終身。〔補注〕錢大昭曰。亦見論衡骨相篇。爲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鄉吏之有秩者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嗇夫職聽訟獄。收賦稅。先謙案。寰宇紀。舒州桐城縣。取桐鄉爲名。即今

安慶府桐城縣也。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地節四年。爲人惇厚。篤於故舊。〔補注〕王念孫曰。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惇篤有智）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陳禹謨本加厚字）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美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直讀曰值。〔補注〕先謙曰。爲繩墨所約束。猶馬之受馭。故云。胸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舊作放。越本改作效。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師古曰。穰歲。豐穰之歲。穰音攘。〔補注〕先謙曰。飢者自喻。穰歲況邑。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譬猶汲黯號爲汲直。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補注〕周壽昌曰。倩爲無知字。亦假之也。必謂顏注爲非。而以倩爲士之美稱。假他處稱人爲倩。若某公某生者甚少也。至謂以魏倩次蕭公爲偶語。尤不盡然。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以伯牙對逢門子。揚雄解難。以獿人對匠石。師曠對孔子。解嘲則以[illegible]先生對四皓。如此者不可殫述。不得謂倩對公即

非字也。田廣明傳、與客胡倩等謀反。亦得讀胡倩之倩爲美稱、而非名乎。奈何師古以汲直相擬。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讀爲君上所信任也。一說信讀曰伸、得伸其材用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補注〕宋祁曰、事當作士。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傲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彊作疆、引宋祁曰、亡疆浙本作亡彊。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補注〕王念孫曰、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既言爲邑起冢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話尼賦、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補注〕先謙曰、今兗州府鄒縣治。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

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愧、恥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淸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闢。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補注〕先謙曰。膠西王卬也。景帝時與吳楚反誅。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儗於桀紂也。師古曰。儗、比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愼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逐安等。〔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去逐二字倒。先謙曰。官本作逐去。久之。宮中數有怪妖。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衞尉。

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九流．〔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注、翼前驅有九斿雲罕、注、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也、先謙曰、霍光傳云、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即謂此．驅馳東西．所爲誖道．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補注〕宋一新曰、言求去不得、陽狂、又恐爲人知覺也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㠯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㠯數諫爭．得減死．髠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㠯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㠯息其盜賊．㠯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言初生幼小之嬰也．積水曰潢．〔補注〕先謙曰．官本曰潢作音黃．是．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上聞

遂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師古曰、鉤、鎌也。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罷厭。〔補注〕劉攽曰、盜賊與劫略相隨、史以為二事、故前云盜賊亦皆罷、後云劫略者去兵、末乃總云盜賊於是悉平。師古疑前未著書皆罷（案書疑作當）故解為疲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自通。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補注〕先謙曰、荀子富國篇楊倞注、一本、一株也。埤雅種法、薤一本率七八支、故曰薤三蔥四、言種薤者三支一科、蔥即四之也。一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秋冬課收

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菱、芰也。芡、雞頭也。勞來、勸勉也。〔補注〕蕭該音義曰。芡音儉。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補注〕先謙曰。注若字衍。官本無。吏民皆富貫。〔補注〕先謙曰。官本貫作實。是。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補注〕沈欽韓曰。此與孫寶傳文學卒史王先生實一事也。但彼以爲武帝時北海太守。卽時地全非。功曹㠯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師古曰。耆讀曰嗜。〔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讀字。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日日恆飲酒也。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日下。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㠯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㠯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㠯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遂以地節四年爲水衡都尉。卽朱邑以北海太守入爲大司農之歲也。議曹王生爲水衡丞。㠯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㠯官壽卒。師古曰。㠯壽終而卒於官也。〔補注〕周壽昌曰。據表。遂地節四年任。元康四年遷。奉世代。凡五年。年八十餘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劭。〔補注〕先謙曰。官本劭作邵。是。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劉昭注。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此以穀陽長遷上蔡長。一長也。而此遷於彼。或上蔡戶視穀陽爲多也。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師古曰。閼所以壅水。音一曷反。〔補注〕齊召南曰。案提閼作隄。又案信臣於南陽水利無所不興。其最鉅者鉗盧陂六門堨。並在穰縣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陽三縣。後漢杜詩修其故迹。民有召父杜母之歌。晉杜預復其遺規。地有二十九陂之利。故讀後漢書、晉書、及水經注、通典。而歎信臣功在南陽。並於蜀李冰、鄭白也。顏注太略。錢大昕曰。提閼即隄遏也。古讀閼如遏。亦作偈。後書許楊傳。於所度水中爲立偈。以爲捕魚。注云。謝承書偈字作堨。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又作堨。後書王景傳。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爲害。閼又有遏音。故字亦作遏。水經注載晉劉靖碑云。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即戾陵堰也。說文無堰字。周禮獻人掌以時簎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是漢人亦作偃也。周壽昌曰。提隄字通。刑法志提封作隄封。可證。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涇渠圖制云。立三限閘以分水。立斗門以均水。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官給申帖。方許開斗。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過溉水歇罷。七月住罷。每夫一名。溉夏秋田二頃六十畝。仍驗其

工給水，行水之序，須自下而上，晝夜相繼，不以公田越次，深濬輟功，此若水之法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補注〕何焯曰：成帝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此用信臣所請，並頁公事。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補注〕先謙曰：官本泰作太。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舞。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著也。火蘊音於云反。〔補注〕先謙曰：注也火倒，官本不誤。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蔣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以官卒。〔補注〕何焯曰：案公卿表，徙中少府。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補注〕王文彬曰：禮月令仲夏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此舉古制。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

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補注〕錢大昕曰，信臣不書名，非史例也。蓋寬饒傳，稱魏相爲魏侯，鄭崇龔舍傳，稱貢禹爲貢公，敍傳稱桓譚爲桓生，皆史家刊正未盡者一。而南陽亦爲立祠，

酷吏傳第六十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恥。而至於治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不恥。舜本作不止。刊誤作不恥。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整。更以衰之。法令繁則巧詐並起。故多盜賊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愈起。〔補注〕先謙曰。官本不作姦。是。今作不者。後人不知軌究通借而妄改之。史記作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衰敗。不可振救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並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遁。欺也。賈子過秦篇。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為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遯。欺也。當是之

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敝不除，則其末難正。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師古曰：惡猶曰烏，烏，於何也。媮，苟且也。〔補注〕駒宗萬曰：案媮快，史記作愉快。此文媮字即愉字。顏以苟且解之，於義不順。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溺而不舉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德經之言，注誤作道，當據老子改。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並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為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深，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擇巧偽而務敦厚也。琱謂刻鏤也，字與彫同。〔補注〕沈欽韓曰：周髀算經：萬物周事而圓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立焉。或毀方而為圓，或破圓而為方。先謙曰：官本注彫作雕。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純一之貌也。黎民艾安。師古曰：黎，庶也。艾讀曰乂。乂，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補注〕王文彬曰：案[illegible]云：言在道德，不在嚴酷。疑顏注亦當有在道德三字。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補注〕宋祁曰。轢當音來各反。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夷。誅除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誤作夷。是。史誤爾。孝景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師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但曰楊人也。據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東郡。似此文誤楊為陽。因逐衍大字。先謙曰。大陽在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正義引括地志云。漢楊縣城。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城為名。郅都冢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河東大陽人。蓋闕失之甚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補注〕先謙曰。史記入上有卒字。上目都。師古曰。眴目以使也。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瞯音馬瞯眼之瞯。師古曰。音閑。〔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曰瞯。音閑。宋祁曰。姚本劉注中一瞯字。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

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腳戰栗也。〔補注〕何焯曰。史記族作族滅。首惡。謂一郡首惡。非指一家。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補注〕蘇輿曰。史漢多言請許。猶今言請託。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景帝七年為中尉。三年免。丞相條侯。〔補注〕先謙曰。周亞夫。至貴居也。師古曰。居。怠傲。讀與倨同。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補注〕先謙曰。致猶極也。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景帝太子榮。廢王臨江。事詳本傳。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必作筆。是。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師古曰。伺閒隙而私與也。〔補注〕先謙曰。魏其侯竇嬰。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搆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亦同。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之字。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致闕陳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致作至。是。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補注〕先謙曰。史記舉作居。竟都死。不近鴈門。

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郅都之形也。偶，對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文與此同，索隱「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爲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紀「以木偶馬代駒」，漢書郊祀志「偶」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改寓爲偶。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補注〕何焯曰：史記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今去四字，似郅都爲匈奴所陷矣。沈欽韓曰：漢書疑得其實，漢紀云「匈奴中以法」。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彼全據班書鈔撮，故爲潤飾。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師古曰：釋，謂也。解也，罪故免也。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補注〕宋祁曰：傳末也字當刪。

寧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少吏，〔補注〕宋祁曰：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本作「少」，今兩存之。齊召南曰：少吏，南本作小吏，非也。少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丞尉二百石以上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爲少吏。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即此少吏也。先謙曰：史記自作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音千高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束溼下有薪字。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上召成爲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中六年。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

觀恐也。懺、音之瑞反。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補注〕錢大昭曰。文帝深納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寧成始。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即罪被髡鉗。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鈦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竹戀反。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謂販賣之。迺貰貣陂田千餘頃。師古曰。貰、賒也。貣、假取之也。貣音吐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補注〕先謙曰。成後事在義縱傳。

周陽由。〔補注〕錢大昭曰。由、眞定人。見淮南王傳。先謙曰。史記周陽由提行別傳。是此誤連文。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爲周陽侯。故因氏焉。師古曰。趙改姓而爲周陽也。由以宗家任爲郎。〔補注〕先謙曰。索隱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事文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補注〕王文彬曰。循當從史記作揗。循揗形近。多相亂。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橈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橈亦屈曲也。音女教反。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補注〕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補注〕先謙曰。之與其同義。謂干預其政權也。汲黯爲忮。師古曰。忮、意堅也。音章豉反。〔補注〕宋祁曰。韋昭曰。忮音洎。字書之豉反。司馬安之文惡。

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蓐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吏由故、同車之時、自以其官則不均敵也。馮讀曰凭。〔補注〕宋祁曰、茵亦作鞇。霍光傳作鞇。晉灼音茵作鞇字、亦音因。沈欽韓曰、車中蒔簟者。古者男子立乘馮軾。軾上須皮覆之。此馮之䩑也。周壽昌曰、急就篇䩙靯䪊䩞。蓋茵屬。軾中或用席爲之。字從艸。或用絲。或用革爲之。故字或從絲從革也。先謙曰、史記作伏、與馮一也。故文弨云、釋名文轖、車中所坐者也。軾、伏也。在前、人所伏也。馮與軾皆謂軾。轖以爲馮。當知字讀。與軾一聲之轉。顚倒者亦未以茵馮收入蓐䩑。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補注〕先謙曰、索隱、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徒。案即申屠。下一字緐雅易作徒。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補注〕先謙曰、議當爲義。史記不誤。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斄人也。師古曰、斄讀曰邰。扶風縣也。音駘。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官府吏也。〔補注〕宋祁曰、淳化本史作吏。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史。注文師古曰下當有於字。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補注〕劉奉世曰、足以知廉平之類、爲無害也。先謙曰、劉說非也。解詳蕭何傳。然文深。服虔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補注〕先謙曰、禹作此法也。詳刑法志。吏傳相監司以法。盡

自此始。〔補注〕沈欽韓曰。謂所部屬吏有罪。坐其長上也。先謙曰。傳同。職司屬伺。監自此始於文不順。史記作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義是。並之形近誤字。禹爲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倨也。讀與倨同。〔補注〕先謙曰。裾倨通借。與郅都傳責居例同。爲吏已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千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公卿相造請下。據劉說則從古本是也。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攽曰。報謝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謝之。宋一新曰。史記上無行字。更可證。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爲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補注〕宋祁曰。老字上當有先字。數歲。誖亂有罪。免歸。師古曰。悖。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誖音布內反。〔補注〕周壽昌曰。猶今俗言昏聵。此老年疾也。觀二疏傳云老誖。又嚴延年傳衰年老悖可證。悖即誖字。先謙曰。官本注悖作誖。是。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補注〕何焯曰。不覆案求陰罪。晚節獨以緩名爲平。此禹獨以壽卒也。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補注〕宋祁曰。校本改時作行。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

曰、姁、音許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姁、音黥主反。韋昭音同李奇音呼。補上黨郡中令。（補注）先謙曰。史失其姓名。治敢往。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殺害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含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補注）先謙曰。溫讀曰蘊。史記作蘊藉。官本注、蘊作縕。縣無逋事。師古曰。逋、亡也。負也。音必胡反。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已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脩成君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脩成子仲、則不必有君字也。王文彬云、詳顏注。似所見本有君字。上已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已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已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爲小吏時。（補注）宋祁曰。小或作少。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肄、閱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李上有蘇林曰稅音悅閱之閱九字。史記無稅字。肄作隸。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隸、閱也。據此知肄隸字同。稅、止息也。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寧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

陽。師古曰、孔氏、姦氏二家、並豪猾者。〔補注〕劉攽曰、南陽屬下句。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遷爲廷尉史。〔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尉字、王溫舒傳、廷尉史、史記亦作廷史、則義同文省也。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補注〕先謙曰、史記重罪下有輕繫二字、是也。獄中不皆重罪、輕繫二字不可省。私入相視者尚論之、輕繫者豈得免乎。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爲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脫切字、當依此補。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補注〕劉攽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爲報。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爲暴惡者、今與縱之黨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改也。民爲姦、京師尤甚。迺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補注〕先謙曰、其溫舒弗先與言者、則縱必敗壞之。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晉灼曰、取音趣。直指始出矣。〔補注〕錢大昭曰、直指、夏蘭之屬、見食貨志。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爲務。閻奉以惡用矣。師古曰。閻奉以數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尙急刻也。〔補注〕周壽昌曰。閻奉以元封元年爲水衡都尉。史記稱其朴擊賣請。蓋酷而不廉者也。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

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卽幸甘泉。卒讀曰猝。〔補注〕先謙曰。官本卒作猝。字通。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

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苞含在心。以爲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苞作包。至冬。楊可方受告緡。〔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宋昭云。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詳見食貨志。縱以爲此亂

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補注〕先謙曰。杜式。人姓名。以爲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

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補注〕宋一新曰。七字承史舊文。但史文此傳於湯傳後。故有此語。今湯既別立傳。而仍承用於文。法爲疏。

王溫舒。陽陵人也。〔補注〕先謙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爲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或謂發冢於義爲長。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補注〕王文彬曰。試如尙書堯典試可乃已之試。似不當訓補。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

遷至廣平都尉。〔補注〕周壽昌曰。廣平爲郡。在武帝征和二年。前故有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爲吏也。〔補注〕宋祁曰。豪字下

當有桀字。周壽昌曰。豪。卽其郡人之桀出者。不必加桀字也。韓安國傳。雁門馬邑豪聶壹。敢往吏。言敢於前往無所畏避也。顏注似以

敢字屬上讀。義至不可通。王文彬曰。周云不加桀是也。而詳其語意。仍以豪桀爲義。寧成傳所居郡必夷其豪。安有豪桀而夷之乎。蓋

郡中之渠魁豪惡、溫舒因擇用之、觀下文把其陰重罪義自可見。先謙曰、史記往誤仕、當依此訂。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補注〕先謙曰、把挾持之陰重罪罪重而未覺發者。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案單言避、事理已顯、不必更言回、疑回卽因之誤、師古望文立訓耳。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旣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補注〕先謙曰、蓋沒入其家、以償其前所得臧耳。非旣沒入之、又令出倍臧也。奏行不過二日、〔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旣多、故血流十餘里。〔補注〕劉攽曰、驗此、可與報並異矣。先謙曰、言論奏可之事、則論報也。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梨求、注梨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補注〕沈欽韓曰、後書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肅宗時始改用冬初十月

而已。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吕爲能。遷爲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元狩四年。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徙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徙、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徒請名禍猾吏。則徙諸吏名禍猾者於京師。而與之從事。徙徒請諸名召猜猾皆形相近。宋祁引浙本與今本同。兩義並通。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禍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揚作楊。集解引徐廣云。麻戊一作麻成。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補注〕宋祁曰。或無治字。王念孫曰。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溫舒爲廷尉。一年復徙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師古曰。言爲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擧。惛音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居廷惛異。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師古曰。缿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史記淫惡少年作盜賊惡少年。史記缿作缿同。置伯落長吕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仟伯。晉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謬矣。王引之曰。收當作牧。牧司。相監察也。辟周君傳。溫舒多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

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吕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補注〕先謙曰：史記巧請作攻詆，動作焄。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氐，大歸也。靡，碎也。氐音丁禮反。靡音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部中中猾吕下皆伏，有勢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吕權貴富。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獲受取致富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貴字，義較長。溫舒擊東越還。〔補注〕周壽昌曰：擊東越，在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吕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脫音它活反。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為少府。徙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封二年為少府，四年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元封六年。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溫舒死，家絫千金。師古曰：絫，古累字。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師古曰，茌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韋昭音鋤，字林曰茌草亦盛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補注〕王念孫曰，湯數稱以爲廉武（句）帝使督盜賊，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湯數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觀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斬伐不避貴勢。遷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關下多內字，當依此訂。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爲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爲用，而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以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尸亡去歸葬。郭徐廣注，亦及敘尸亦飛去，風俗通怪神篇敘周公羊傳陳侯鮑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同屍）而得，疑亦引此事爲證，班氏疑以爲誕而易之。

楊僕，宜陽人也。〔補注〕先謙曰，宜陽，弘農縣。以千夫爲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師古曰，所謂武功爵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補注〕宋祁曰，越本守作舉。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關東屬上句，宋本誤，從宋祁注於督盜賊下。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以敢摯行。師古曰，果敢摶擊而行其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摯作

擧。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伐也。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劉攽曰、南越中險地名也。〔補注〕宋祁曰、陿或作陝。先謙曰、南粵傳樓船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是其事。是石門、尋陿、詳彼傳。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搴與攓同。攓、拔取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烏足以驕人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爲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補注〕宋祁曰、歲字下當有朕字。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戀反。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傳下有音字。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師古曰、內顧、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爲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比數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宋祁曰、注文嘗字疑作當、將字下當有行字。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賴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

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補注〕宋祁曰。死字下當有以字。與王溫舒俱破東越。〔補注〕何焯曰。此自當在東越傳中。雜此。非史法也。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補注〕周壽昌曰。據朝鮮傳。以罪當誅。贖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減宣。急就篇姓氏有減罷軍。彼注即引減宣。減咸通用。考工記輈人注。減亦為咸。先謙曰。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廄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廄丞。此奪文。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大廄五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補注〕宋祁曰。淳化本為御史中丞。刊誤。御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及字。先謙曰。史記丞作中丞。此奪。下文亦作中丞。尤其明證。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師古曰。詆。誣也。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上為作免。是。說公卿表。溫舒免中尉在元鼎六年。宣為左內史在元封元年。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

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補注〕先謙曰。史記辯作辨。字同。然獨宣以小至大。〔補注〕先謙曰。官本至作治。史記作致。能自行之。難以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中廢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封六年宣免。太初元年為右扶風。中坐怒其吏成信。〔補注〕先謙曰。史記怒作恕。信亡臧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師古曰。郿、扶風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補注〕周壽昌曰。周傳。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又云周中廢。為執金吾。據公卿表。宣自殺。當太初四年。又云天漢三年。故廷尉杜周為執金吾。是宣死時周亦中廢也。傳者此以明武帝任用酷吏。然周為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在宣自殺後數年。事勢不相接。先謙曰。此班沿史記元文。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益也。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百作白。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史記段作殷。徐廣注殷作假。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注者盛少伯正之屬潰梁楚。兵破徐敦之徒亂齊趙。與此文稍異。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蘇林曰廷篤讀堅曰甄晉灼曰音近甄城字非也已先反二十一字。史記主作生。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補注〕先謙曰。自立名號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師古曰。釋、解也。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師古曰。趣讀曰促。小群以百數。掠鹵

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爲使者督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下使字，顏因衍文立說耳。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補注〕何焯曰：史記部作輔。百官表有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史記諸字句，此當於連字句。數歲，迺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沈欽韓曰：與之相連但死，爲沈命也。冊府元龜六百十六，是慶二年孰康實得群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慶赦之義，宜減死處分。後執正依應劭作沒命義。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爲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雖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蘇昭曰累及府，府亦使其不言也十四字。故盜賊寖多。師古曰：寖，漸也。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補注〕王念孫曰：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作以文辭避法。後人改云非爲虛文者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爲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師古曰。陳留圉縣。〔補注〕周壽昌曰。圉在漢屬淮陽。後漢始屬陳留。廣明爲淮陽太守。治此事。可證顏注微誤。圉使小史侍之。〔補注〕周壽昌曰。圉下當有令字。或守尉字。不得但云圉使。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補注〕齊召南曰。案江德。功臣表作江喜。又案此傳魏不害三人之封。並緣斬公孫勇也。乃功臣表則云蘇昌以捕故越王子騶起侯。事實稍異。何焯曰。騶起亦必公孫勇之黨。而此略之。尉史蘇昌共收捕之。〔補注〕何焯曰。不害侯表云以捕反者淮陽胡倩侯。與此互異。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陽侯。師古曰。轑音遼。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補注〕先謙曰。四人併小史數之。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副賜之爵也。〔補注〕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弋季反。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補注〕錢大昭曰。隸釋載國三老袁良碑云。孝武征和三年。袁幹斬賊公先勇。拜黃門郎。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幹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此言小史即袁幹。公孫勇即公先勇也。功臣表例不載關內侯。故世次不可考。錢大昕曰。漢制列侯大者萬餘

戶小者數百戶。武帝時。蔞城侯桀龍四百戶。騏侯駒發五百二十戶。蘇侯乘取五百一十戶。莪宜侯韓陶五百四十戶。邗侯李壽一百五十戶（案封戶太少疑有誤）而國小史得食六百戶。是列侯封邑有時不如關內侯之多也。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爲御史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宋祁曰。爲字下當有左字。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補注〕宋祁曰。韋昭曰。所期約著地處。蕭該音義質音贄。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僕作守。引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僕。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爲淮陽守。〔補注〕宋祁曰。淮一作灌。姚本改作淮。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爲陽陵縣。〔補注〕宋祁曰。先字上當有其字。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

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補注〕周壽昌曰。陽成紀作陽城。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爲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卒。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師古曰。一乘爲一兩。僦謂賃之與顧直也。音子就反。〔補注〕宋祁曰。服虔曰。雇載曰僦。音將秀反。載沙便橋下。送至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補注〕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年決大議。非明刃過高不疑。至詐增僦直。是韓延壽比耳。劉敞曰。議當作義。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師古曰。爲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爲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補注〕蘇輿曰。光以延年抵拒而怒

音.郎令兼是事.亦應爲治.顏訓郎爲既.非.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罪乞與之也.乞音氣.〔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今群注云自稱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存.王念孫曰.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句.廣雅.句.與也.罪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舊書句字作包.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徐鍇改自作丐.即句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傳.我匄若馬.師古曰.匄.乞與也.乞音氣.文義正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周壽昌曰.何哉.猶云何也.顧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補注〕宋祁曰.韋昭曰.心中喘息曰悸.音水季反.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諫.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補注〕先謙曰.官本閤作閣.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補注〕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謹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竝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出罪劾之。覆音芳目反。〔補注〕周壽昌曰、時大司農已被劾奏、故稱罪人。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畤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頻也。〔補注〕宋祁曰、還字下當有遷字。周壽昌曰、不能者、不任職、猶言不材也。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師古

曰。啎、逆也。音忤。〔補注〕周壽昌曰。他本作悟。非也。王莽傳亡所啎避亦正作啎。先謙曰官本作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浸、漸也。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爲郡將也。謂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補注〕宋祁曰。越本按作劾。錢大昭曰。延年太守。故稱將。尹翁歸傳翁歸爲東海太守。于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孫寶傳賦受將命。分當相直。時寶爲京兆尹。故亦稱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果字。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髀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歛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爲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

害也。反音幡。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悍，勁也。雖子貢、冉有通蓺於政事，不能絕也。〔補注〕沈欽韓曰：此十四字，劉知幾史通浮詞篇譏之。周壽昌曰：荀子勸學篇注：絕，過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補注〕先謙曰：出身猶言捐身。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清。〔補注〕先謙曰：正，是政之通借。趙廣漢傳京兆政清，即其例。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補注〕何焯曰：此謂宣帝雖尚法律，然欲民無歎息愁恨之心，非以多殺爲能者也。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之國也。咽音一千反。〔補注〕周壽昌曰：斃，殘通借。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敗穀所在也，苗，粟苗也。莠音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作生，是。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屢字。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

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黯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此、接近也。音頻二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補注〕宋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狐義。）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爲之是職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爲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典瑞注、杜子春云、珍圭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書云爾。）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爲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補注〕宋祁曰、越本刪有字。）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己遂被貶秩。後人誰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思惑亂、悖音布內反。）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補注）劉攽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為報耳，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奏囚，長吏判准斷定，所謂報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補注）周壽昌曰：數其罪而責之。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補注）沈欽韓曰：畢正臘日即歸，不待卒歲也。天文志：臘明日，人眾卒歲，壹會飲食，故曰初歲。御覽三十三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為小歲，賀稱初歲，福始，復無不宜。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案此則人家作臘，無不過小歲飲食者。蓋母深惡延年，故但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解為臘及正歲，非也。御覽又引會稽典錄云：賺修家貧，每至正臘，常臥不起，可得謂從臘日臥至元日乎？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詔罷小歲賀。（世說注：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為祝歲。此禮唐既不行，師古莫考。）謂延年：（補注）王念孫曰：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為中大夫，嘗中廢，已為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竇嬰為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外戚傳云：匄沐沐我，已飯我。）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辯命論注、御覽時序部十六引此皆有已字。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己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若不自謂知此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知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號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補注〕周壽昌曰，案後漢冀州從事尹宙碑有云，尹吉甫元孫言多，雅事，歷王，載在史典。尹言多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即賞之先也。碑又云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即指賞。宙殆賞之同族後人也。鉅鹿楊氏人也。〔補注〕先謙曰，楊氏今趙州寧晉縣治。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補注〕先謙曰，與頻陽令薛恭換縣，見宣傳。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補注〕何焯曰，元后傳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校尉京兆尹阿縱，則顏注後一說是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補注〕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

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讎也。〔補注〕宋祁曰：賕當作財。相與探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反。〔補注〕王念孫曰：正文內本無爲彈二字。丸即彈丸也，既言探丸，則不得更言爲彈。師古云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探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爲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甎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緻。令音零。辟音避歷反。〔補注〕王文彬曰：爾雅：瓴甋謂之甓。注：甗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此顏注所本。先謙曰：致與緻同。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爲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補注〕宋祁曰：注文承字下當有順字。無市籍商販作務，〔補注〕周壽昌曰：作務，作業工技之流，見貨殖傳。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爲名籍以記之。〔補注〕周壽昌曰：服無所謂危險也。凶服，蓋凶徒作亂之服，如肆輕蔑市、不遵法制之類皆是。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

爲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飤。賞親閱見。十置一。師古曰、置、放也。其餘盡吕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吕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補注〕宋祁曰、桓、徐鍇改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垣不知桓。表當從桓。劉攽曰便讀如箯。錢大昕曰、桓、和、華聲皆相近。揭著其姓名。師古曰、揭、杙也。櫫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揭音竭。杙音弋。字並從木。〔補注〕沈欽韓曰秋官蜡氏職。埋而置楬。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櫫是也。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補注〕何焯曰古詩結客少年場本此。蓋所以爲歌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裁同。皆貰其罪。師古曰、貰、緩也。詭令立功吕自贖。師古曰、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耆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吕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補注〕周壽昌曰、荊州刺史東門雲亦爲江賊拜。可知捕格不易。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吕

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補注】先謙曰：正猶即也。說詳終軍傳。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愼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尙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知讀曰智。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補注】宋祁曰：李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作阿邑人主者，傳寫誤。王念孫曰：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匼（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謟諛阿匼，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色人主，則大爲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迂矣。先謙曰：史記贊阿色作陰陽。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聚也。寖以耗廢，師古曰：寖，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九卿奉職，救國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補注】先謙曰：儀表說詳表記。顏訓非。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

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補注〕宋祁曰、亦字下當有皆字。何焯曰、稱其位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之微辭。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補注〕蘇輿曰、班書不用史公元例。疑舊則出之故。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皁。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土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補注〕先謙曰。易履象辭。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補注〕宋祁曰。注文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先謙曰。官本注延作衍。　教民種樹畜養。師古曰。樹。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種樹作樹種。　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雚。薍也。卽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雚音桓。薍音五官反。荻音敵。　所吕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吕時。而用之有節。屮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

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罝罘網也音嗟罻羅未張。矰弋不施於徯隧。師古曰隼赤鷲鳥也今所呼為鶻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徯隧徑道也矰音增徯音奚隧音遂罻音尉卉反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師古曰茬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蘖斬而復生也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蘖音五葛反夭音烏老反〔補注〕劉奉世曰蘖讀如牙蘖之蘖旁出嫩枝也義與夭相對宋祁曰茬浙本音大雅反王引之曰茬從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茬為槎茬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用諸書差字或作茬漢太尉劉寬碑咨嗟是也後人誤認茬上之艹為艸頭又因師古有古槎字乃依篆文作茬與茬字相似因譌而為茬矣玉篇廣韻茬字並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茬槎為一字引漢書山不茬蘖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茬故作韻者誤收耳顏籀以下諸書並沿其誤蝝魚麛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蝝小蟲也麛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麛毋卵蝝音弋全反麛音莫奚反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稸即蓄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補注〕王鳴盛曰財與裁同師古以為資財用以成教非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補注〕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閒

宴。師古曰、閒讀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爲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補注〕宋祁曰。注末疑有業字。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補注〕王念孫曰。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並出善鐵。鑄爲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淮南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則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越爲餘干。雖非確詁。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謬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

皆沿師古之誤。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德下。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僞也。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栭也。山，刻為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莊公也。山節藻梲，臧文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梲字疑作棁。王文彬曰：禮玉藻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文仲特用以居蔡，此序當指管仲，顏說非也。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並見論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列作佾。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補注〕劉攽曰：圉讀如禦人於國門之禦。王念孫曰：師古以圉為禁守，則圉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圉讀曰禦，（禦圉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圉，釋文圉本或作禦。逸周書寶典篇不圉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圉我，墨子辭過篇逸足以圉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圉，並與禦同。又大雅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彊圉。莊子讓王篇列禦寇，釋文作圉寇。）圉奪成家者，

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即此所謂閔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刦奪成家，義與閔奪同。禮誼不足吕拘君子，刑戮不足吕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織枲衣也。裋音豎。唅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吕財力相君，〔補注〕沈欽韓曰，管子箸法篇，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吕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補注〕先謙曰，梁玉繩云，馬總意林、史記貨殖傳集解、文選求通親親表注並引范子，謂計研姓辛，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亡公子，范蠡師事之，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漁父。孟注以為姓計，殊誤。高似孫子略云，姓辛，通志略云，姓宰，並因辛而誤。吳越春秋作計硯，越絕書作計倪，則因硯而

譔。唐徐鍇府文子注作計研。因研而稱。亦皆以聲相亂耳。先謙案。官本故實戲作故戲實。引宋祁曰注文故戲實當作故答實戲。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謂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補注〕先謙曰。史記十作七。吳越春秋越絕書作九。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補注〕先謙曰。官本名姓作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補注〕先謙曰。師古注索隱引作大顏說。文小異。又引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爲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補注〕先謙曰。濟陰縣。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貫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鎮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孟注貫作貨。官本注隨時作與時。而不責於人。〔補注〕劉攽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競逐。無求責於人也。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補注〕先謙曰。史記產作生。十九年之閒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補注〕齊召南曰。案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

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鬻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賣之也。鬻音弋六反。〔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為廢。宣八年公羊傳注。廢。置也。（周官肆師疏引鄭志同。）謂廢滯之積貯之。以待鬻於曹魯之閒也。史記作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發貯鬻財。猶言廢居也。平準書云。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食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為出賣。非是。）越世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裴駰曰。廢舉謂停貯也。此即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廢。稅舍也。方言。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鄭作發。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貨殖傳。色廢廢觀。徐廣曰。一作發。）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為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笥也。食。飯也。瓢。瓠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至字上當有言字。先謙曰。史記作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抗作亢。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億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補注〕王文彬曰：務盡地力，考工記所謂飭力以長地材也。先謙曰：宋祁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亦云李悝。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作足。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爲本始也。

猗頓用盬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盬鹽，池鹽也。於盬造鹽，故曰盬鹽。盬音古。〔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陶朱公謂猗頓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元和志河東府猗氏縣，即猗頓之所居。尸子治天下篇相玉而借猗頓。淮南氾論注云：猗頓能知玉理。周壽昌曰：周禮鹽人云其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盬，謂出水直用不湅治也。一說盬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煑水爲鹽也。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蠃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蠃，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蠃作倮，集解引韋昭云烏氏縣名，屬安定。顏注非。及衆，斥賣，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物，閒獻戎王。師古曰：閒，時之隙，故伺閒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補注〕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先謙曰：史記同，宋說非。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

公多少君之。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曰豫。請，音才性反。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絜，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川谷之穴出丹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括地志：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限數也。訾音子移反。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傜。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孟康曰：五十匹也。師古曰：蹏，古蹄字。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補注〕宋祁曰：牛千蹏角，越本作牛蹏角千。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補注〕先謙曰：史記波作陂。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萩不在山明矣六字。刪樹字兩也字。先謙曰：史記萩作材。徐廣注一作楸。安邑千樹棗，

〔補注〕沈欽韓曰、爾雅翼、魏文帝詔、凡棗味莫過安邑御棗、通典、河東郡貢棗八千顆。燕秦千樹栗、〔補注〕沈欽韓曰、唐書地理志云、幽州貢栗。陸璣詩疏、五方皆有栗、惟漁陽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蜀漢江陵千樹橘。〔補注〕沈欽韓曰、吳志注、襄陽記、李衡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淮北、滎南、河濟之閒千樹萩。師古曰、滎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滎澤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滎南作常山以南。陳夏千畝桼。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桼樹而取其汁、夏音賈。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若千畝巵茜、師古曰、茜草巵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補注〕周壽昌曰、茜草名紅藍、今俗呼紅花、可染紅、巵子俗寫作梔子、可染黃。先謙曰、若猶及也。千畦薑韭。師古曰、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㠯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千甕以釀酒。醯醬千瓨、師古曰、瓨、長頸甖也、受十升、瓨音胡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瓨作頊、引宋祁曰、注文中頊字當作瓨、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漿千儋、孟康曰、儋、甖也。師古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甖、儋音丁濫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稾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船之丈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个。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字上當有也字。軺車百乘、師古曰、軺車、輕小之車也、軺音弋昭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馬車也。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

頸、開之屬者、言其輕細兩兩而耦。木器桼者千枚。〔補注〕先謙曰、史記桼作髤、徐廣注髤漆也。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石。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師古曰、躈、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躈音江釣反、又音口釣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噭、吼也。字書無躈口者（集韻有之、乃因師古增入）大玄注、噭與叫同。史記作躈、徐廣志、馬八髎。索隱埤蒼云、尻骨為八髎。一曰夜蹄。案內經骨空論、八髎在腰尻分間。呂覽觀表、古之善相馬者許鄙相䐁。注、䐁、後竅也。躈即尻竅。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雙即兩。僮手指千。孟康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沙千斤。〔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作砂。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繒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為榻音、非也。〔補注〕吳仁傑曰、案古者讀書音讀、皆有師承之自、未可遽非之也。晉羊曼與郗鑒卞壼蔡謨等八人號八伯、擬古之八儁、皆一時名流也。而曼為䈁伯、顏氏家訓云、䈁者多饒積厚之貌、與荅布重厚之意相近。集韻荅䈁二字同託合切、與榻音亦相近。集韻則出䈁字、引䈁伯事、宋家鼎䈁字用盛洪之音并本、而集韻䈁字用唐御製本。要之、荅布之荅、乃與晉八伯名實相當、字書宜於荅字下注云、託合切、厚重貌、一作䈁。沈欽韓曰、上文言麤布、則知是麤布。其時白疊未入中國、故孟說非也。荅布即納布。宋書徐湛之傳、高祖微時貧、有納布衣襖。洪頤煊曰、史記作榻布、齊民要術卷七引漢書、亦作榻布千石。桼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今俗猶有大量。〔補注〕先謙曰、斷炭武云、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桼耳。齊召南云、案史記但云桼千斗、無大字。糵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糵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荊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乃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補注〕王引之曰、師古以合為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荅布皮革千石、桼千大斗、下文云、鮐鮆千斤、鯫鮑千鈞、此

瓵不害斗斛，不害斤石，而以相配爲名，有是理乎。史記貨殖傳作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孫叔然云（今本作孫炎，誤。叔然，孫字，乃淺學人所改）瓵，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爲瓵，音貽。案徐說是也。爾雅甌瓿謂之瓵，郭注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列女仁智傳臧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瓵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今本台作荅，乃苔字之譌。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貰齊侯呂博，徐廣曰：呂一作台，漢表作合）師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鮐鮆千斤，師古曰：鮐，海魚也。鮆，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荅。鮆音薺，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鮐爲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鯫鮑千鈞，師古曰：鯫，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䱓魚也。鯫音輒，膊音普各反，䱓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鯫爲鯫魚之鯫，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爲鮑於煏室乾之，亦非也。煏室乾之，即鯫耳，蓋今巴荊人所呼鰎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䱓魚耳，而煏室乾者本不臭也。煏音蒲北反。〔補注〕沈欽韓曰：玉篇䱓，鹽漬魚也。鯫亦鹽漬魚。鮑漬魚也。今謂䱓魚，䱓即鯫也。玉篇於鯫鮑通謂淹魚，無異解也。說文鮑，饐魚也。䱓亦䱓鯫之類，而徐鍇繫傳解饐爲陳臭，則沿俗說耳。先謙曰：史記鯫下有千石二字。棗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三千石。〔補注〕先謙曰：正義如此，乃與上物相等。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變皮言石，亦互文也。齊召南云：顏說甚確，蓋非互文。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采作果，是。史記作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駔音子朗反。儈音工外反。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補注〕劉攽曰：貪賈務貯貨，仍取以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先謙曰：李光地云：孟說未是。貪賈以十計而三之，謂得十之三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得息十之二分也。亦比千乘之家。此

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補注〕周壽昌曰，卓、徐廣曰，一作淖。案此卽卓王孫之祖或父也。至孝武時尙有僮客八百人。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車曰輦。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唯卓氏曰，此地陿薄。吾聞㟭山之下沃壄，下有踆鴟，至死不飢。孟康曰，踆音蹲。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踆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民工作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憙，卽鐵山鼓鑄，師古曰，卽鼓也。運籌筭，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國也。滇音丁賢反。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千人。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魋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魋、音直追反。結讀曰髻。〔補注〕先謙曰，魋結、史記作椎髻，義同。下有俱居臨邛四字。

程卓既衰，至成哀閒，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彊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裒耳。訾次如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鉏。

子反。〔補注〕先謙曰、如直見下文。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京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貸音吐戴反。〔補注〕錢大昭曰、此谷永所謂為人起責分利受謝是也。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纖碎。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其贏得過當、瘉於孅嗇。師古曰、瘉讀為愈。愈、勝也。孅、細也。嗇、愛吝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吝者也。孅與纖同。下云周人既孅義亦類此。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曹邴氏。鹽鐵論禁耕篇大夫曰、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案朐邴即宛朐邴、春秋曹國地也、在今曹州府菏澤縣西南。故史記作曹邴、而當時謂之朐邴也。富至鉅萬。〔補注〕王文彬曰、集解起屬下讀、云起富至鉅萬是也。下文刀閒起數千萬、史記起下亦有富字。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頫有拾、卬有取。師古曰、頫、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妄廢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上當有者字。蘇輿曰、頫拾卬取、言人不閒遊、物無遺利。齪軾谷梁先詩學訓富貴在博弈、卬取頫拾無遺錙、正用此義。約、如下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之約。言家約如此、是以行賈徧郡國。史記弟作孫。貰貸

行賈徧郡國。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閒，名也。刀音貂。〔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並作刁。史記同。玉篇刀可幺切，亦姓，俗作刁。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刀閒能畜豪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刀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補注〕周壽昌曰：當時語詞未必如孟說之委曲。且如孟說，何由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乎？蓋此乃反揭語，言寧為爵之貴，無若刀之饒邪。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閒，臨菑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補注〕宋祁曰：尤，舊本作光，越改作尤。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言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外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補注〕何焯曰：街居，當如孟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顏注居在諸國之中為優。然以為要衝之所若大街衢，疏矣。先謙曰：顧炎武云：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二周之山川，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則顏說亦自可通。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

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爲官也。

宣曲任氏（補注）先謙曰、宋祁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其先爲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補注）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爲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周壽昌曰、督道爲地名、若秦時督亢之類。先謙曰、督道、劉周說是、倉名無考者多矣、官本注史作吏、在所作所在。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窖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所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補注）王念孫曰、此當以任氏獨取貴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上文賈讀爲盬、盬謂物之麤惡者也、唐風鴇羽篇盬不攻致也、小雅四牡篇盬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晉灼曰盬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楛之楛（荀子勸學篇楊倞注、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或作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苦、韋注功牢也苦脆也、淮南時則篇功事苦慢、高注苦惡也、史記平準書器苦惡）或作沽酒之沽（喪服傳冠者沽功也、鄭注沽猶麤也、士喪禮弓矢之新沽功、釋文沽音古）或作枯槁之枯（荀子天論篇楛耕傷稼、楊倞曰楛耕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楛作枯）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今文沽作古）此傳則爲賈之賈（史記同）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之物、非謂爭取賤價也）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氏獨取貴爲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

豈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爲善、所謂曲說者也。此但言其所居之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在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食酒肉、以此爲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宋祁斷任氏獨取貴善爲句、是也。唯讀賈爲價、亦與師古同誤。（宋祁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爲價矣。）先謙曰：宋祁以善上屬、王說是也。然謂人爭取賤者、於理未允。人爭取賤者是矣、肯爭取惡者乎。讀賈爲賈、古義無徵、仍讀價爲是。不必定與貴善對文也。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其家爲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爲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補注）劉攽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擴地、恣其畜牧哉。先謙曰：史記桃作姚、羊萬下有頭字。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資糧而出、於子錢家貸之也。貸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貸與之。音吐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毋作母、是。母與無同、蓋以無鹽爲氏也。史記作無鹽。其息十之。（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曰祇。祇、適也。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言安陵縣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前富者既衰、

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貲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爲京師市師、漢司東市令也。〔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百爲一市。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師古曰。顓與專同。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爲州中第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楊作揚。何焯云。田宅踰制。六條所禁。漢法嚴。安得容此。孟注非也。史記作田農拙業。而秦揚以蓋一州。不過首其因力田而致富甲一州耳。以下數句例之自明。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補注〕先謙曰。史記醬作漿。醬作珠。徐廣注。漿一作醬。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者。主爲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質作郅。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燖音似廉反。坋音蒲頓反。〔補注〕沈欽韓曰。熟羊胃與脯炙也。更始時謠。有爛羊胃騎都尉。釋名。脯炙以餳蜜豉汁淹之。脯脯然也。先謙曰。胃。官本作胃。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

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搏當爲博、一說是。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稽作桓、云曲叔掘冢、桓發博戲、雍樂成行賈。此未分斷。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爲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四十一)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踰。〔補注〕王文彬曰。語本左桓二年傳。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對揚不移於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上也字。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曰。政讀曰征。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皆藉王公之埶。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補注〕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而趙相虞卿。

藥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須賈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竊救之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椎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補注〕齊召南曰：案應作矯安釐王命。錯字難與並通，而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侯也。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擥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搤，捉持也。擥，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搤音厄。〔補注〕錢大昭曰：擥當作掔，注同。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跡，覩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鬬之，故入赴難，遇孟黶、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補注〕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據姚本刪。何焯曰：此言游俠誤託季路、仇牧，非殊生以季路、仇牧為可少也。舉媛失其本意，譏以不知殺身成仁之為美，疏矣。蘇輿曰：與猶謂也，言游俠自謂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古書謂與與多互作，其義同也。

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

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示繇讀曰由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句下 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補注〕蘇輿曰莫猶無也下文然莫足數同 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閒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補注〕蘇輿曰禮檀弓鄭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廣雅釋詁魁主也顏以為凡根本之稱遷延而復隱班氏父子以謂史公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故別譔序文然史公身離刑辱別自孤憤觀其與少卿書云家貧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云云意可見矣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補注〕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王念孫曰案飲蓋欽字之誤（隸書從金

從食之字多相亂。孟子盡心篇是以言餂之也，今本餂譌爲餂。）史記作歆，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呂覽民歆而德之，高注，歆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熙，興也。）是歆爲喜也。歆、欽聲相近，歆之通作欽，猶歆之通作廞矣。（見上注。）小雅鼓鍾篇鼓鍾欽欽，毛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欽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欽也 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晉灼曰，軥，軥挹也。軥牛，小牛也。師古曰，軥，車挹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案隱大牛爲軛，小爲軥，牛據此時賤牛車，而朱家所乘，并是挽軥之小牛，言其貧薄。說文，軥，軛下曲者。先謙曰，官本注，挹作扼。 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 既陰脫季布之厄，〔補注〕先謙曰，事詳布傳。 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 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將爲大將也。傳音張戀反。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補注〕先謙曰，史記東作車，此形近致誤。即如本書作東，當從東字斷句，將屬下讀，不知顏說也。師古曰，已，語終辭。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軍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條侯以太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嬰

非唯俠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御覽兵部六、後書吳漢傳注引此並無軍字。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瞯氏、陳周膚亦以豪聞。師古曰：瞯音閑。〔補注〕先謙曰：史記膚作庸，陳人也。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補注〕先謙曰：瞯氏見郅都傳。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諸白，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補注〕先謙曰：史記寒作韓。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字翁伯。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補注〕蘇輿曰：許負相周亞夫，見亞夫傳。解父任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甹。徐鍇注：任俠也。集韻引說文作俜，則任即甹也。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解為人短小精悍。漢書移短小二字於後文，又改精字作靜。王念孫曰：靜與精同。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傳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為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槩作慨。感槩，即感慨也。顏作節槩解，非。史記無感字，蓋脫。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耤下云：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藉下云：祭藉也。一曰：草不編，狼藉。籍下云：簿書也。古書耤藉借通用，本書藉籍亦通作，往往雜糅，各依文義讀之。顏以耤為古藉字，則非矣。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臧

命。藏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補注〕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頗皆二者異耳。王念孫曰，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分大小。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剽攻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王念孫曰，案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削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補注〕沈欽韓曰，若，及也。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爲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舉致也。矜，夸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侍作恃。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補注〕王念孫曰，顏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心本爲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陰賊著於心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終也。言其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夲，卒字或作夲，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先謙曰，王說本作卒，是也。然當作卒暴解，不訓終。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埶。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釂。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彊灌之，故怒也。釂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嚼，與釂同。說苑尊賢篇蘇嚼亦作嚼，荀子榮辱篇作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亡去，是此誤倒。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翁伯之義。

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伺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

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補注〕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除罪。罪其姊子。〔補注〕先謙曰。言歸罪死者。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

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

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辠。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尉吏曰尉史。蓋吏緣之非掌於尉。先謙曰。官本史作吏。史記作史。重作急。

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

〔補注〕先謙曰。箕踞者從問吏。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肉袒謝辠。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

間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和解之。而不見許也。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屈在曲下。解謂仇

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迺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依待洛陽豪吏言之迺從其言也。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

自匿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補注〕龍奭曰：史記游俠世家集解引如淳云：不相中，猶言不相當合。此云不中訾者，言其貲少，不合數也。索隱貲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下云不中徙，猶言不合徙也。顏訓為充，非。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補注〕周壽昌曰：青卑謙，不肯薦士，所言於上者，獨主父偃、郭解兩人，偃有成言，亦因青書上為厩丞。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軍下有為言二字。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補注〕先謙曰：史記鬲之作舉徙解，與此義異。解兄子斷楊椽頭。〔補注〕先謙曰：椽當為掾，本書從手從木之字通作。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已又殺楊季主，是解所殺也，與此異。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補注〕先謙曰：夏陽、臨晉並馮翊縣。夏陽在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臨晉今同州府大荔縣治。臨晉籍少翁。

窯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補注〕先謙曰。爲作也。言犯法所作之事。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補注〕周壽昌曰。後書郭伋傳。高祖父解。伋父梵。蜀郡太守。是解曾孫。伋開元孫也。解雖被族誅。必有竄其後裔而嗣其後人者。故至東漢復盛。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公仲。字並同。太原魯翁孺。〔補注〕先謙曰。史記魯作鹵。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補注〕先謙曰。史記陳作田。亦同字。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耳也。姓佗。名羽。字公子。它。古他字。〔補注〕宋祁曰。注文羽字下。當有之道兩字。先謙曰。史記作趙他羽公子。索隱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先謙曰。官本注在徒下。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

酒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補注〕闕夏公曰、宋厲說、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劉宗萬曰、宋萬字從艸從禹、急就篇萬段鄭、師古注、萬亦禹字、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舊曰、穪惟師氏漢有禹章、今各本或作萬章、非是。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免官、徙歸故郡。〔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徙字。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補注〕宋祁曰、留字下當有其字。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哀爲石顯所哀憐。〔補注〕王念孫曰、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

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服注非也。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注：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齊召南云：賈子光當即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周壽昌云：章被殺當在河平初，尊以建始四年為京兆尹，二年即免，正河平元年也。此在河平中，微未合。箭張回，尊傳作箭張禁，羽與箭字近而誤。

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呂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北堂書鈔引字林云：鯖，雜肴也。）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補注〕蘇輿曰：文心雕龍知音篇云：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

不仲。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補注〕劉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齎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解斯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攽說同。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

爲前煇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煇光。後丞烈。以煇爲之。煇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煇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旣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埶。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已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爲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 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周壽昌曰。賤子稱始此。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晉灼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師古曰。博、六博。弈、圍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棊作棋。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贐也。帝博而贐。故遂有所負。〔補注〕朱一新曰。注一說是。下文故有亦在元平元年。致令前之賭。謂亦已更赦。則向所負博進。宜不必償矣。及宣帝卽位。用遂。稍遷至

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者。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其博之狀者。著恩之深也。〔補注〕劉攽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璡。自不死諱也。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游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博負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為是。錢大昕云。博進之進。本作贐。與進退字文義俱別。故詔不諱。且陳侯二國。表上尊號。當時臣民未嘗避諱之例。非由追書之故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補注〕先謙曰。初元元年為京兆尹。二年為廷尉。三年卒。

遵少孤。見公卿表。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補注〕王先慎曰。上讀曰尚。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薄法令而劉之也。適讀曰謫。此下皆同。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補注〕蘇輿曰。據顏注。又當本作尤。尤又聲近而誤。謂西曹。此入大度士。奈何

邑小文貴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補注〕先謙曰：在今鳳翔府隴州西五十里。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補注〕錢大昕曰：馮翊、扶風皆官名，後因以爲郡名耳。韓延壽傳民有骨肉爭訟，皆在馮翊，當先退。張敞傳馮翊敬事令。朱博傳馮翊欲洒卿恥拔擢用。蕭望之傳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蕭育傳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書。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戰者便欲改轄字爲舘，云門之舘，穿鑿耳。舘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濡也，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補注〕沈欽韓曰：唐職制律，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日笞三十。疏義：事有期會，謂若朝集使、計帳使之類。案朝集使正如漢之刺史每歲詣京師奏事也。母迺令從從閤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閤出之也。〔補注〕先謙曰：下從字誤，官本作後。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補注〕沈欽韓曰：朱長文墨池編釋夢英十八體書，芝英篆者，陳遵所作。主皆臧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臧也，音丘呂反，又音舉。〔補注〕先謙曰：去卽弆字，說見蘇武傳。請求不敢逆，所到，衣

冠幘之唯恐在後。師古曰：儺，來也。謂招來而禮之。〔補注〕周壽昌曰：儺，想也。猶想望風采。顏注迂。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贍反。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飫。飫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師古曰：此韍謂印之組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

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質、正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補注〕先謙曰、絣汲水之瓶。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師古曰、纆徽、井索也。叀、縣也。瓽、井以甎爲甃者也。轠、擊也。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爲井甃所擊、則破碎也。叀音上絹反。瓽音丁浪反。轠音雷。諸家之說、或以叀爲疐、或音衛、又以轠爲隳、皆失之。甃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爲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幐作縢。引宋祁曰、注文縢當作幐、浙本作幐。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六十一、崔浩漢紀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樽。王先愼曰、腹如大壺、當作腹大如壺。傳寫誤倒。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藝文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十六、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並作腹大如壺。是其證。先謙曰、滑稽蓋若今俗所云酒過龍。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盡日、猶竟日也。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東方朔別傳曰、漢武帝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有蟲赤如牛肝。東方朔曰、是地必秦之故獄處。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沃之、果消。上曰、東方生眞先生也。賜帛百匹。自此後屬車上盛酒。出入兩

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爲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曰、爲通人之蔽也。〔補注〕沈欽韓曰、王符潛夫論、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范書引陰陽書。詳之王制正義云、俗禁者若廣漢張竦行避反支。先謙曰、官本注譚下曰作以是。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展曰、颯音立。〔補注〕洪頤煊曰、恩澤侯表、陽城釐侯劉德、居攝元年、侯颯嗣。王莽敗絕。當即此劉颯。此歸德侯蓋更始所封也。後漢南匈奴傳、光武六年、又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遵。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

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吕上妻子通共受之吕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補注〕劉敞曰史丹在成帝時爲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爲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爲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劉攽說同齊召南曰案劉攽注史丹在成帝時爲大將軍大字係左字之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補注〕先謙曰所猶許）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大千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吕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補注〕先謙曰正猶即也說詳終軍傳）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

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戍，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因欲自殺，父母懼而不敢，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補注〕沈欽韓曰，陳孝婦見列女貞順傳。文帝時人。先謙曰，顏注本穀梁襄三十年傳文。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讀曰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翻反覆故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補注〕何焯曰，涉能知守身爲孝，則無此得已不已之舉。先謙曰，官本閣作閤。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卬富人長者。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補注〕先謙曰，道，言也。官本注末有也字。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補注〕先謙曰，主人，置酒家。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讀曰嚮。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即人之喪，故側席。削牘爲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據也。具記衣被

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補注〕周壽昌曰。分付二字始見。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師古曰。昳音徒結反。〔補注〕宋祁曰。注文昳字下當有日側也三字。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補注〕先謙曰。食於有喪者之側不飽。涉取此意也。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俫畢葬。師古曰。勞俫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俫音郎代反。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辠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補注〕宋祁曰。避字下當有賓字。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爲中郎。后免官。〔補注〕宋祁曰。后字當作後。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敺上茂陵。師古曰。敺與驅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補注〕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眞爲之。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

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辠。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

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辠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補注〕先謙曰。初、其子名。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補注〕先謙曰。傳相告呼也。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補注〕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耳。周壽昌曰。游公雖與太伯同母。其父自姓王。但曰無驚祁夫人。明不冗游公之父也。宜仍從顏注。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師古曰。隱、匿其情也。〔補注〕先謙曰。二字屬上讀。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補注〕王念孫曰。獨死二字義不可通。獨當作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郭解傳云。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衆。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死。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死於塵中者甚衆。即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

獨字為後人所改。後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同。足證今本之誤。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補注〕先謙曰。官本士死作死士。引宋祁曰。越本作士死。莽迺召見。責以罪惡。赦貰。師古曰。貰。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補注〕錢大昕曰。王莽改天水曰鎮戎。太守為大尹。既云鎮戎大尹。不當更云天水太守。疑本注文。後人誤入正文。沈欽韓曰。後書馬援傳。莽從弟衛將軍林辟援及原涉為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鎮戎郎王莽所改天水名。疑校書者注天水太守於旁。而誤入正文也。宜宋祁作領州太守訛。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補注〕先謙曰。官本屠作徒。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補注〕宋祁曰。十、越本作千。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

縣之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自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補注〕周壽昌曰、王莽禁二名、此歷書其字者、如貨殖傳曲叔、稱發、雍樂成、又以名與字雜書。先謙曰、馬領在今慶陽府環縣東南。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泛音數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泛作汎、是。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媚作佞。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知行者之有關津。（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先謙曰：關，通也。顏注比之關津，過泥。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師古曰：以鵕鸃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鵕鸃即鷩鳥也。鵕音峻。鸃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宋祁曰：注文鵕鸃下疑有鳥字。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師古曰：秺，音丁護反。（補注）先謙曰：仁、賞皆有傳。嗣父車騎將軍日磾

爵。爲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敕、整也。爲其小妻所毒薨、國除。〔補注〕蘇輿曰。漢世謂妾爲小妻。枚乘傳。取皋母爲小妻。三國時猶然。魏志文德郭皇后傳。后姊子武孟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亦稱傍妻。見本書元后傳。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南安屬犍爲郡。不屬蜀郡。犍爲武帝所置。漢初蓋屬蜀也。先謙曰。在今嘉定府夾江縣西北二十里。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櫂。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船。即櫂船也。說文無櫂字。新附有之。云。所以進船也。俗亦作棹。史漢通用濯。劉屈氂傳注。晏曰。櫂。短曰楫。長曰櫂。即楫也。司馬相如傳。濯鷁牛首。文選上林賦濯作櫂。注引韋昭曰。櫂。今棹也。楫字蓋起於漢魏間。集解引徐廣云。著黃帽也。又引漢書音義云。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名曰黃頭郎。顏兩取之而加潤飾。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補注〕王念孫曰。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史記。尻作裻。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寤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補注〕裻。案說裻音篤。衫襦之横者。先謙曰。官本目作自。史記同。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此四字。案顏漢注云。上曰。鄧猶登也。說

之，是小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尊幸之日日異。〔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日字，疑此衍一字。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補注〕劉攽曰：積前後賞賜登鉅萬者以十數，留不翅一賜則鉅萬也。官至上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無上大夫。據石奮傳，奮爲太中大夫，二千石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是上大夫即太中大夫也。下文上大夫義同。文帝時時閒如通家遊戲。師古曰：閒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補注〕沈欽韓曰：明志，雅州滎經縣東北有銅山，即鄧通鑄錢處。西京雜記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兗反。〔補注〕王鳴盛曰：嗽字今吳中尚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束，猶然呼角爲祿，皆古音也。先謙曰：史記嗽作唶，下齰亦作唶。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師古曰：齰，齧也，齧出其膿血。齰音仕客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太子嗽癰而色難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嗽作齰。已而聞通嘗爲上齰，〔補注〕先謙曰：官本齰下有之字。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補注〕蘇輿曰：潛夫論賢難篇，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愛陛下也。又云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

反萏恐，而歸告焉，與案通舉太子，以極彰已之愛上耳，以為欲稱太子之孝，或未必然。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釣反。〔補注〕先謙曰：通鑒胡注，匈奴傳侯應上議曰「孝武攘匈奴於塞北，建塞徼，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徼也。朝鮮傳曰「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曰徼也。師古說未深考。無直書徼以要遮為義，豈不簡而明乎。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補注〕劉攽曰：遂字屬下句。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記作頗有之，下文無之字。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及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顧庸之私直。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補注〕蘇輿曰：潛夫論遇利篇，鄧通死無簪，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說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補注〕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是字，給字上疑有且字，食也也字當刪。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穨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

射。〔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十有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拾焉。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嫣素自便習。〔補注〕宋祁曰。注文自字疑作已字。注末當有也字。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擬比也。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補注〕先謙曰。江都王非武帝弟。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師古曰。已稱蹕止行人。而天子未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通。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闢。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歸封於天子也。入宿衞。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補注〕先謙曰。璩書出入掖廷也。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永巷爲掖廷。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師古曰。說讀曰悅。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頟侯。師古曰。頟字或作額。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補注〕錢大昕曰。說增父子。已附韓王信傳。此以愛幸故。又系述於嫣傳。不必更及其子也。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主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

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為變新聲是也。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氏校本云。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丞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承。引宋氏校本云。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新字。先謙案。為與繇同。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十七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帝幸之。時人語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案書中無是語。當亦漢雜事之類。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久之、寖與中人亂。徐廣注引一本與此同。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弛並作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氐外戚之家也。師古曰。氐、歸也。音丁禮反。衛將霍去病皆愛幸。然亦㠯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㠯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補注〕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補注〕宋祁曰。浙本無事字。方隆好於音樂。㠯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

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先謙曰官本僻作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辠，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

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埶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師古曰、逡、音千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天子召見。欲吕爲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其下類此。〔補注〕先謙曰、閒字不可通。疑是問之訛。天子大怒。罷逡歸郎官。〔補注〕劉攽曰、郎疑作故。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吕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吕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吕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吕閒己。師古曰、閒、音工莧反。迺時歸誠。取一信吕爲驗。〔補注〕先謙曰、官本信作書。是。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吕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吕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

賤。誠不能㠯一軀稱快萬衆。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埽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㠯此全活小臣。天子㠯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賞賜二字。此誤衍。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㠯爲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㠯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寖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補注〕先謙曰。官本力作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補注〕錢大昭曰。前代宦者往往有妻。後漢劉瑜傳云。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周舉傳云。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薪軒和鸞者。閹官之婆姊。胡馬鳴珂者。黃門之養息。唐書載高力士娶李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吳文碑亦有娶有子。朱子語類云。梁師成娶死。蔡叔黨范溫衰絰臨喪。奄人俗

勞作合良家、後先一撤。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懣、音悶。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貫。師古曰、貫猶曰值。〔補注〕蘇輿曰、言去牢陳之功無貫以當之也。

淳于長字子鴻。〔補注〕宋祁曰、鴻越本作鴻、校本作鴻。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爲黃門郎。未進。〔補注〕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先謙曰、注當在幸字下。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衞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衞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罷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爲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絫鉅萬。師古曰、絫、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

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補注）錢大昭曰、坐字上脫后字。先謙曰、官本有后字。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孊爲龍頟思侯夫人。晉灼曰、孊音靡。（補注）錢大昕曰、韓寶
嗣父增爲龍頟侯。諡曰思。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爲倢伃。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
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黷汙也。易、輕也。易音
弋豉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
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孊。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
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擬署某人爲某官。某人爲某職。具言其
辠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
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其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
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爲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爲使者傳言語

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日侮字。謀立左皇后。辠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故郡。〔補注〕先謙曰。官本屬下有歸字。是。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靳反。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爲微行出入。〔補注〕何焯曰。放事附見張湯傳。後不入佞幸者。以張純復顯於建武中也。然不掩其惡。所以不失爲良史。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師古曰。東宮官屬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爲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侯、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閒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褏古袖字、（補注）宋祁曰褏字上當有衣字、先謙曰官本藉作籍通用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丁効反、不欲動賢、迺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常是、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補注）先謙曰、若、及也、因賢妻故並吏妻子皆得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以為昭儀、（補注）錢大昭曰、謂南監本閩本竝作召、先謙曰官本作召、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衞尉、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董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便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木

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吕綈錦。師古曰。檻。軒闌之板也。綈。厚繒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補注〕先謙曰。上弟猶上等。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吕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要以下玉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補注〕宋祁曰。柙字下當有者字。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迺吕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吕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極。盡也。而恨明如此。

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補注〕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而宣除用丹為御屬。〔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御屬主為公御。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鴆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補注〕先謙曰。官本山作境。是。朕

閎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師古曰、飭與敕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頻寐反。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肴也、喻爵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自齧其肌膚、謂云爲明是皇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噬膚之恩、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親、恩未忍絕、先謙案、官本云作曰。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爲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補注〕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

及賢爲大司馬。與光竝爲三公。上故令賢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補注〕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均作鈞。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補注〕先謙曰、中常侍加官、得入禁中、亦稱常侍、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補注〕劉敞曰、多久字。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補注〕先謙曰、案望之傳、子育、哀帝時爲南郡太守、特徵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此兄弟並列、謂育咸。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卑。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

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補注〕王念孫曰。宴飲上脫與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有酒在體中。〔補注〕先謙曰。酒所猶酒意。疏廣傳宜從丈人所。彼注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張宜傳自從其所願。注若自出其意。皆是此注失之。 從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師古曰。言甚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音作治之甚堅牢。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補注〕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尙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補注〕宋祁曰。入出當作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 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册賢。師古曰。即。就也。 曰。閒者以來。陰

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補注〕何焯曰。周禮司烜氏注。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歟。疏云。以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沈欽韓曰。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殣。王文彬曰。夜葬者。蓋賢家惶恐之甚。庶有它故。乘夜潛葬之。故莽以詐爲疑。以罪葬例之不合。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櫬也。診、驗也。音軫。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補注〕王文彬曰。翼姦。謂與姦人相比黨。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辠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等字。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硃砂塗之而又畫飾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

安中小民讙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聞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師古曰。贏、露形也。音郎果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診作袗。同。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㠯它辠擊殺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補注〕劉攽曰。案後漢傳。浮祇爲大司空。未嘗爲司馬。明多兩字。錢大昕曰。豈以其嘗爲大司馬主簿相涉而誤歟。而王閎。王莽時爲牧守。〔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十六。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手巾拭閎泣。所居見紀。莽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閎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㠯閎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補注〕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補注〕先謙曰。官本籍作藉。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㠯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罪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爲

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補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奔北邊。〔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已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險。粥音弋六反。）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驘、駃騠、騊駼、驒奚。（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驘、驢種而馬生也。駃騠、俊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騊駼、馬類也、生北海。驒奚、駏驉類也。佗音徒何反。駃音決。騠音提。騊音桃。駼音塗。驒音顛。〔補注〕先謙曰、官本佗作駝。）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非也。肉食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同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爲

用食字之誤也。（蘇輿肉字作月。用字作用。二形相似。故用誤爲肉。）用猶以也。言射狐兔以食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乃始言食肉耳。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師古曰。鋋、鐵把小矛也。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無姓字。集解。單于姓攣鞮氏。本文下云世姓官號可得而記。則不能謂無姓也。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補注）沈欽韓曰。困學紀聞王逵曰。自后稷五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亶父在商之末世。不啻五六百年。曰三百歲。未知何據。案疏亦史遷舊文而不知其誤。戎狄攻太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父讀曰甫。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

犬種也，故字從犬。〔補注〕先謙曰，索隱汧明作并明。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而東南入于渭。〔補注〕宋祁曰，注文冒亦作昌。越本作冒。先謙曰，作昌是也。索隱亦作昌。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補注〕沈欽韓曰，竹書紀年，穆王十二年伐犬戎，從成王數至此年，幾九十四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闢。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補注〕沈欽韓曰，紀年，懿王十三年，翟人侵岐。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事與此合。先謙曰，史記周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白虎通引采薇之詩以為師出踰時，怨思而作。人表懿王下班注，詩作。易林遯之小過云，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是三家采薇詩義，與毛序以為文王詩者不同。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獫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乎，獫允之難甚急。〔補注〕先謙曰，毛詩釋文，戒，音越，又人栗反。鄭箋云，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是鄭讀曰字。此作日戒，明三家詩是日字。毛或作日也。唐石經改毛詩曰作日，又誤。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獫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補注〕先謙曰，自至穆王之孫至此，班氏所增。至于幽王，用寵

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補注〕先謙曰：后字誤，官本作申侯。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驪山。昭云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地鹵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焦穫。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此鹵獲乃誤文。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於雒邑。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古岐字。〔補注〕劉敞曰：當字下疑有是字。先謙曰：劉說是也，此脫文。史記作當是之時。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補注〕王念孫曰：齊上脫於字。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於鄭之氾邑。蘇林曰：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補注〕周壽昌曰：內應字始此。開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為襄王時

詩，與班義異。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圁洛之間，晉灼曰，圁音銀。三在作圁。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圁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晉本作圁，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爲圖耳。洛水亦謂漆沮。〔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圁水在葭州北，自邊外流入，下流入黃河。通志有禿尾河，自建安堡北塞外流入，又東南逕高家堡西，合永利河、芙蓉川，又東南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蓋即圁水也。洛河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二百五十里。案洛水今發源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家嶺下，東南流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五六十里。舊志所記里數，與元和志、寰宇記皆同。先謙曰，史記西河作河內。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郤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獂之戎，師古曰，昔在天水界，即緜諸道及獂道是也。獂音完。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烏音雒，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即儋林，爲李牧所滅。索隱，樓煩縣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正義，林胡、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嵐州，樓煩胡地也。先謙案，朔州今朔平府朔州治，嵐州今太原府嵐縣治。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補注〕沈欽韓曰，因畢祀閒，晉文公三年，秦霸西戎，襄公四年，魏絳和戎，蓋五十餘歲。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

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補注〕先謙曰、案隱貉卽濊也。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卽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補注〕蘇輿曰、據此、秦在昭王時、已築長城、始皇特立萬里之名耳。後人以長城始於始皇、非也。中國自春秋以後、各有長城、詳見顧氏日知錄三十一。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補注〕先謙曰、史記亦有築長城三字、此趙之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衞青霍去病傳。〔補注〕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爲句。先謙曰、案隱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爲高闕也。先謙案、臨戎縣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故漢朔方縣西、黃河向北流之東岸。官本注無霍去病三字。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東胡下再有東胡二字、史記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卽遼東所治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造陽在今嬀州北。唐嬀州今宣化府懷來縣治。漢襄平在今奉

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錢大昭曰。物南監本閩本作衆。先謙曰。官本作衆。史記同。無數字。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謫。有罪謫合徙戍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先謙案。荷華池縣在今慶陽府合水東北百二十里。縣東有子午山。舊名雞道山。九原、漢五原縣。雲陽、扶風縣。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補注〕先謙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括地志。郎今岷州。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先謙案。岷州、今鞏昌府岷州治。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案河目縣在今烏喇忒西北。當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師古曰。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謫。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補注〕宋祁曰。冒音墨。頓音碡。無別調。姚令威云。僕因讀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爾顏便以

是后解之。大便俗也。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師古曰。鏑音嫡。髐音呼交反。〔補注〕王念孫曰。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即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赭白馬賦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

曰。欲得單于一閼氏。〔補注〕沈欽韓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以閼氏爲專言正妻。案此傳是匈奴妻妾通稱閼氏。大抵胡俗。烏孫左夫人。右夫人。元亦有第二皇后。第三皇后。皇后則稱大斡耳朵。元太祖世祖有四斡耳朵。匈奴正妻則稱大閼氏。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補注〕錢大昭曰。甌脫、蘇武傳作區脫。先謙曰。官本注處作舍。

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補注〕先謙曰。朝那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膚施在今綏德州東南五十里。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

者。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信官號〔補注〕錢大昕曰、信當作姓。先謙曰、官本作姓。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曰、攣、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牚距之牚。師古曰、音丈庚反。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補注〕先謙曰、谷蠡下史記有王字。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補注〕先謙曰、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補注〕劉攽曰、以東屬下句。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補注〕先謙曰、西接下史記有月氏二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補注〕先謙曰、匈奴謂所都處為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補注〕劉攽曰、衍國字。先謙曰、史記亦作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補注〕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先謙曰：舊本衍文，史記無。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補注〕先謙曰：言小以配下大會之文，官本作少，史記作小，明少字非也。五月，大會龍城，〔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會五月龍城。宋隱侯諸云：四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案晉載記，慕容廆使謁拓跋猗盧桂祭龍城，構宮廟，循舊俗也。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蹛，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補注〕何焯曰：案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亦於夏五月。沈欽韓曰：案隋鄭氏曰：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蹛林」。案遼史國語解云：蹛林即松林故地。然則胡語名林木為蹛也。新唐書太宗以鐵勒部思結為蹛林州，隸燕然都護府。先謙曰：官本注無皆字，正義以計字下屬，誤。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撾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補注〕何焯曰：軋之義似當從如說。先謙曰：官本撾作檛。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己。〔補注〕錢大昕曰：以戊己日為吉也。周壽昌曰：上，尚也。字同。戊己在天幹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補注〕先謙曰：史記裳作裘。而無封樹喪服。〔補注〕先謙曰：集解：張晏曰：匈奴名冢曰豆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補注〕先謙曰：史記十作千，正義引顏此注，蓋史誤已久。舉事常

隨月盛壯以攻戰。〔補注〕沈欽韓曰、隋書突厥傳、候月將滿、輒爲寇抄。先謙曰、史記作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疑星字衍。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師古曰、趣讀曰趨。趨、向也。善爲誘兵以包敵。師古曰、包、裹取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包作冒。上言善誘、則包義爲長。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死者家財。〔補注〕先謙曰、史記轝作輿。扶轝其傷、而輿歸其屍也。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鬲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戈主反。犂音犁。〔補注〕王念孫曰、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射、三丁零、四鬲昆、五新犂。龍字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沈欽韓曰、魏志注、魏略、匈奴北有渾窳國、屈射國、鬲昆國、新犂國、亦無龍字。先謙曰、史記渾窳作渾庾、丁零作丁靈、後又作丁令、隔昆作鬲昆、新犂作薪犂。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

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補注〕先謙曰。詳婁敬傳。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駹。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駹音尨。騂音先營反。〔補注〕沈欽韓曰。釋畜。馬面顙皆白爲駹。駹非青馬。故史記云青駹馬。高帝迺使使閒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閒隙而私遺之。〔補注〕沈欽韓曰。此蓋單于用事之正妻。文苑英華。有謝觀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云。塞國與歸。婁敵之君莫離。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云云。其奇計蓋如此。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謂引弓持注矢外。鄉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直角作角直。是。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鴈門二字。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已漢將數率衆往降。師古曰。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

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率其黨數千人。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師古曰：寖，漸也。〔補注〕先謙曰：惟高后紀六年書匈奴寇狄道，攻阿陽。七年書寇狄道，略二千餘人。稱事。迺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如淳曰：僨，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僨音方問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僨如左傳張脈僨興之僨，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如說非。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補注〕齊召南曰：案韓王信反，誘匈奴攻太原，圍高帝於平城，高祖七年事也。若陳豨之反於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謬誤。記徒非爲前事，疑陳豨二字傳寫之譌。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師古曰：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唫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唫，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

慢又音莫𨒪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師古曰。過謬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補注〕宋祁曰。景本無書字。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補注〕何焯曰。前此匈奴復得陰山北假地。至是入居河南。故十四年大入蕭至彭陽也。先謙曰。在北河之南。崇括衛青所取者即此地。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敺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驁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補注〕先謙曰。濟北王興居。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

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書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補注〕先謙曰、史記、支作氏。恨作距。王念孫云恨讀爲很。謂相爭鬭也。詳見劉向傳。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書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補注〕先謙曰、史記、之在定上。是。皆已爲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補注〕先謙曰、言未知漢意如何。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師古曰、虖、音火姑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虖作雩。下同。請字下屬。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爲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卽遣之。〔補注〕先謙曰、請勿稽留。六月中來至新望之

地。服虔曰。候界上寨下之地。〔補注〕先謙曰。史記。新作薪。寨作隊。令匈奴使至於此。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補注〕先謙曰。官本事作士。是。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工洽反。〔補注〕先謙曰。綺衣下。史記作繡袷、長襦、錦袷袍。凡三事。比疏一。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疏字或作余。〔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梳、枇、笓、櫛也。案張揖訓多混同。釋名。梳言其齒疏也。比、言細相比也。魏志管輅傳。清河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逐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顏說未聞。先謙曰。索隱。若顏說。疏者為比。篦者為梳。史記作比余。宜本注。飭作飾。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鮑彪云。帶飾之佩也。猶具劍。）案具當作貝。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趙國化之。（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冠鵔鸃貝帶鵔鸃之屬。）高誘注。以大貝飾帶。胡服。鵔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曰郤

洛帶。案誘此注。當有說文云私鈚頭者。即指師比言之。其云郭洛帶。一名鮮卑帶。與張晏說合。東觀記。詔賜鄧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魏志注。與略文帝賚賜劉楨郭洛帶。事同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又延篤爾雅注云胡革帶鉤為師比。蓋賜帶必連鉤。故徐廣云犀毗或無一字。先謙曰。史記飭作飾。此誤犀毗。史記作胥紕。具疑當作貝。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綈、厚繒也。音徒奚反。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謂諸侯王之女。〔補注〕先謙曰。翁、史記作公。此本以翁主象公主之名。曰翁主者其實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行、音胡郎反。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必我行也。班刪行字而語意正同。顏注不合。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之字。是。以衣食異。無卬於漢。師古曰。卬。音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湩。其音則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湩。於是說教單

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師古曰。疏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補注〕劉攽曰。說當作旋設音。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以字。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驁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飤。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親上有老字。則文義更顯。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補注〕先謙曰。史記節作飾。是。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

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到作制。引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史記作至乃。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詐爲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競興。勞役甚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息之聲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汝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補注〕先謙曰。土室之人斥漢使也。使以冠帶爲晉。故說言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補注〕先謙曰。文紀十一年寇狄道。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補注〕先謙曰。今涇州鎮原縣東。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回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九年巡隴西過回中宮。即此。括地志。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以下文評之。則在雍明矣。先謙曰。史記騎

作奇。雍縣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 候騎至雍甘泉。〔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漢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補注〕先謙曰、宋祁曰、表盧作旅。古今字異。案今表作旅。又旅疑字。 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師古曰、遬、古速字。 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廬。〔補注〕先謙曰、上郡、北地、隴西、並以屯地名之。 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師古曰、文紀書建成侯。此書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補注〕宋一新曰、赤成侯董渫之子。見功臣表。史功臣表、匈奴傳亦皆作成侯。案醫成縣名。屬涿郡。則此傳無建字是。文紀誤。先謙曰、史記云前將軍。時爲將軍者。尙有欒布。班氏删之。說見文紀。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補注〕先謙曰、史記、郡上多至代二字。 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爲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補注〕先謙曰、史記且渠作且居。 先帝制。〔補注〕先謙曰、言高祖制詔如此。 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

暴虐。〔補注〕先謙曰、官本居作俱、是、史記作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渫音渫水之渫、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渫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貪降其進取之利。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補注〕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王念孫曰、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以使字下屬爲句、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糱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補注〕先謙曰、史記綿作絲。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吕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補注〕劉敞曰、衍也字。墮壞前惡、吕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

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蝡蝡，動貌。跂音岐。喙音許穢反。蝡音人兗反。〔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喙而息，蝡蝡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公孫弘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並與此同。說文：蝡，動也。跂，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並引說文云：跂，行也。凡生類之行皆曰跂。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與蚑通。方言：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跂行喘息，蜎飛蝡動之類，王褒洞簫賦蟋蟀蚸蠖，蚑行喘息，是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跂動噦息，淮南俶眞篇蠉飛蝡動，跂行噲息，噲與喙通。（喙訓為息，故病而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病喙矣，韋注：喙，短氣貌，是也。懼而短氣亦謂之喙，宋玉高唐賦虎豹豺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跂為足，喙為口，則與蝡動之文不類矣。先謙曰：官本注岐作崎，無爾也字，及末兩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崎字越本作岐字。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今不追。〔補注〕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爲二事。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言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爲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凡云二字。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存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是。史記作令。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補注〕先謙曰：此與文紀所載詔文，詳略互見。後四年，

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後元三年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補注〕先謙曰。文帝後六年。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衛燕趙之中。〔補注〕先謙曰。句注山在雁門陰館。今代州西北。飛狐口在代郡常山閒。今蔚州南。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補注〕先謙曰。三將軍周亞夫、徐厲、劉禮。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補注〕先謙曰。元年四月。遣御史大夫陶青和親。二年復與和親。並見紀。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補注〕先謙曰。帝紀五年遣公主。中二年入燕。六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後二年入雁門。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補注〕周壽昌曰。聶翁壹。敘傳云以財雄邊。又云北方多以壹為字者。顏注非。閒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

以誘單于。〔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補注〕先謙曰索隱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懼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補注〕劉攽曰迺下具告單于作一句。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句下有天使若言四字。以尉史爲天王。〔補注〕周壽昌曰匈奴以天爲貴猶云天所封之王也。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補注〕王念孫曰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爲縱史記高祖紀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訓從爲隨辯見前將數十騎從下）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率遼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今年利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爲者其證也此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須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部猶言主領也。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

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師古曰、耆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補注〕先謙曰、武紀、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即書遣衞青云云。秋字疑當作春。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衞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補注〕先謙曰、史記七千下有有餘二字、通鑑同。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補注〕先謙曰、數千人盜邊、史記作數入盜邊。武紀、秋、匈奴盜邊、遣韓安國屯漁陽。其冬當作其秋、時未正歷、冬不在歲末也。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武紀作敗都尉、與此異。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補注〕劉攽曰、之字衍。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衞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衞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

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補注〕何焯曰。大事罪其西與匈奴不敵。漢都長安。既取河南地。則無烽火通甘泉之患。先謙曰。武紀置朔方五原郡。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補注〕齊召南曰。案造陽地當在上谷郡北。即前文所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據後文。則造陽之北凡九百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即古之造陽。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補注〕先謙曰。史記陟作涉。本表同。陟字誤。數月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補注〕先謙曰。共友。史記作龔友。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入鴈門亦在夏。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冬。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五年。漢遣衞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補注〕何焯曰。拜西。衞青傳云。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以牽綴其東。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

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補注〕先謙曰。央、史記作英。路千餘人。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六年。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補注〕何焯曰。直單于庭北出。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補注〕周壽昌曰。謂蘇建也。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戛。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補注〕王念孫曰。介即獨也。（廣雅。介、獨也。）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前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為介。（介本作个。分俗作分。二形相似。故分誤為介。杜周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徼音工堯反。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疑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元狩元年夏。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補注〕先謙曰。二年。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

爲耆山千餘里。〔補注〕何焯曰。遣票騎擊其西。春小書之。夏大發兵。沈欽韓曰。耆與支同。元和志。甘州刪丹縣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縣南五十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先謙曰。刪丹故爲張掖縣。今甘州府山丹縣治。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居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居王右地。故休居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卽今佛像是其遺法。〔補注〕沈欽韓曰。始皇紀十年。迎太后復居甘泉宮。十五年。韓非死雲陽。（正義。括地志。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則雲陽爲秦地久矣。三十二年。使蒙恬略取河南地。卽漢之朔方郡耳。寧得以前與秦通處數十里間乎。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有休居金人祠。及徑路神祠。越巫䘙祠。此因霍去病得休居金人。置諸雲陽。郊祀志作甘泉宮。以致天神是也。本以得金人而有其祠。說者反謂匈奴祭天之處。僞矣。（正義引括地志。宋敏求長安志。皆承其誤。）先謙曰。史記八千上有萬字。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百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補注〕何焯曰。兩將軍擊其東。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補注〕劉奉世曰。旣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先謙曰。史記作漢亡失數千人。李廣傳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武紀云。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合證之。廣軍四千。死者二千餘。故云過半。殺匈奴三千餘。故云過當。及獨身脫還。其軍盡亡失。蓋或降或逃故耳。故傳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也。情事固無不合。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補注〕何焯曰。票騎再西。前斬三萬級。此復降四萬人。右王不能軍矣。後出代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軍矣。冒頓之盛。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於是幾耗其種之半。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補注〕先謙曰。武紀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補注〕劉敞曰。西當作而。明年春。〔補注〕先謙曰。二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補注〕宋一新曰。其年春。霍去病傳作其明年。攷之武紀去病傳是也。此脫明字。先謙曰。四年也。史記亦有明字。漢謀以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補注〕王念孫曰。私負從馬。即謂私負衣裝而從之馬。顏分為二事。非。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載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補注〕何焯曰。昆邪來降。則西方無復匈奴。故兩軍皆東。大將軍遇單于。票騎值左賢王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作期。是。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

會莽。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補注）周壽昌曰。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注。與敵也。）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迺自立爲單于。眞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曰。萬數。史記作數萬。武紀。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此傳誤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

使爲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漢使𣸸使於單于。單于詰𣸸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補注〕先謙曰。元狩六年。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補注〕先謙曰。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殺太守。此語微有未合。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遣公孫賀等在元鼎六年秋。滅南越在六年冬。滅東越在明年春。六年尚未滅也。此兩爲南之譌。史記亦譌。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補注〕先謙曰。集解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補注〕劉攽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河。此衍奴字。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補注〕周壽昌曰。主客、蓋是匈奴官名。倣漢之典客。漢舊儀云主客尚書主外國事。匈奴亦設此官。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

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補注）先謙曰：史記「能」在「即」上，是也。官本脫「前」字。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補注）王文彬曰：注復述無謂，疑有脫誤。荀子正論篇注，黥以墨涅畫。顏注黥或涅之譌。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為猶將也。言吾將遣太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彼言欲為，此言為矣。古者為與將同義。盧綰傳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竝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然則吾為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也。師古不曉為字之義，乃云吾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穢同，亦或作薉。（補注）先謙曰：滅朝鮮在元封三年。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

掖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彊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補注〕先謙曰、正義、無幾言無所冀望也。似較顏注爲長。周壽昌云、言無冀和好矣、於義亦通。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辯。〔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辭字、與下對文較合。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補注〕先謙曰、史記兵作使、是。有使必答也。時無兵事、知作兵者非。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師古曰、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紿、誑也。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

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補注〕先謙曰、武紀元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説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即此事也。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補注〕先謙曰、史記詹作烏。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補注〕先謙曰、太初元年。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杅音于。〔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漢受降城在吳喇忒旗北、與爾改三城在歸化城西三百六十里。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補注〕劉攽曰、而改兒。先謙曰、史記作兒。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

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卽來兵近我．我卽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卽兵來迎我．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二年．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且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補注〕王念孫曰．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迺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師古曰．句音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呴犁湖．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劬．〔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河城．又西北得宿虜城．案卽築城鄣列亭至盧朐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

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卽衞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卽居延澤。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五原朔方。武紀亦無。四字疑衍。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其人。〔補注〕沈欽韓曰。西域傳。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故得擊酒泉張掖。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補注〕先謙曰。敢。史記作能。漢破大宛在四年。其冬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爲紀侯所譖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補注〕先謙曰。武紀天漢元年。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單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

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天漢二年。浞野侯上之明年二字疑衍。 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涿涂山。 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補注〕先謙曰。武紀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雁門。四年遣貳師將軍等。 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補注〕先謙曰。史記七作十。 強弩都尉路博德。〔補注〕宋祁曰。博、舊本作傅。校本改作博。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 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即此余吾。 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補注〕先謙曰。史記止此。以下褚氏所增。 明年。且鞮侯單于死。

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師古曰．撣音纏． 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補注〕先謙曰．征和二年． 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其年當作其明年．征和二年事也．紀云殺兩都尉．部字衍． 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補注〕先謙曰．武紀作二萬人． 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反．郅音之日反． 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有涿邪山。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是臆説。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先謙曰。官本斜作邪。是。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强。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闓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闓讀與開同。(補注)錢大昭曰。闓陵侯成娩也。本匈奴人。表作開陵。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衞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趙信城。范夫人城。並在喀爾喀界內。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説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言就誅役。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

是孤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補注〕先謙曰：之字當衍。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左字。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煇渠侯僕多子雷以匈奴都尉擊匈奴，封煇渠。煇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煇音輝。僕多者字當為朋。〔補注〕錢大昕曰：據表煇渠侯僕朋子雷電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俱擊匈奴，即其人也。據晉云煇渠侯，表止有煇渠之號，不云侯也。先謙曰：官本注雷後作雷電，朋作朋，多下無者字，是。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一音千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漢竇憲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魏書蠕蠕傳：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案亦在喀爾喀部內。先謙曰：官本注一音作音一，是。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師古曰：闓讀與開同。歲給遺我糱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糱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雜繒萬匹，

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鬬。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與敕同。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今字。於是收貳師。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怒作罵。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穄。〔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宜下衍作不。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補注〕先謙曰。武帝崩於後元二年。距征和四年止二歲也。云三歲。自貳師沒年數之。昭帝初即位。匈奴入朔方。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惰、落也。殰、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補注〕周壽昌曰。殰、未及生而胎敗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

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衞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撟單于令。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衞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補注〕先謙曰。顏炎武云。顏說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卽

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衞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補注〕先謙曰。據昭紀在始元六年。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吕通善意。〔補注〕周壽昌曰。傅介子傳引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閒。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衞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西域傳云樓蘭數遮殺漢使。又云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是宏副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年前。宏爲匈奴所得不肯降。持節之苦不減蘇武。乃武歸尚有屬國之賞。而宏並不得與常惠等同受爵賞。不可解。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補注〕先謙曰。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吕爲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補注〕先謙曰。二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吕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吕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追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衞律吕死。衞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衞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

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推之。此明年二字當衍。單于使犁汙王窺邊。〔補注〕周壽昌曰。犁汙、是匈奴右谷蠡庭所屬地。下有犁汙都尉。又有到左犁汙王咸所居地。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無幾下。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補注〕先謙曰。日勒、在今甘州府山丹縣東南。屋蘭、今山丹縣西北。番和、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汙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張掖屬國有千人官。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汙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補注〕先謙曰。據功臣侯表。封在元鳳三年二月。斬犁汙王。二年事也。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其明年。〔補注〕先謙曰。三年也。元鳳中匈奴三次入邊。紀皆不載。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攻塞外亭長。〔補注〕錢大昭曰。長當作障。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

發兵要擊之。師古曰。邀迾而擊之。邀音工堯反。〔補注〕錢大昭曰。要依注當作邀。先謙曰。官本作邀。召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補注〕先謙曰。昭紀在元鳳三年。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遮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補注〕王先慎曰。時公主亦遣使上書。見西域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抗作伉。是顏所見本亦當為伉。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

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奔字。毆與驅同。是日五將少所得。〔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三十七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耶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將出征。案其奏書、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敕穀即下調穀馬。案防以此事知馬出塞宜穀。後人因此知五將無功者。由匈奴先覺遠避也。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

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補注〕王念孫曰。案遛本作留。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留明矣。宣紀云。蒲類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留。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其字並作留。故知此遛字爲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留法。其字亦作留。又元后傳吏畏懦逗遛當坐者。遛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並作逗留。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補注〕王先謙曰。將字上奪騎字。常惠、西域傳並有是其證。虜馬牛羊驢驘橐駝七十餘

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補注〕錢大昭曰、亡當作亡。先謙曰、官本作亡。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補注〕先謙曰、本始三年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數字。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補注〕周壽昌曰、取當猶取償也。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茲與滋同。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

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曰、嗕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嗕音奴獨反。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補注〕先謙曰、下被字衍文。遂南降漢。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補注〕先謙曰、互詳西域傳。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補注〕先謙曰、地節後為元康。上是地節四年。下明年為神爵元年。此後二歲當為後四歲。方合元康四年之數。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師古

曰。奧音郁。鞮、音居奚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補注〕先謙曰，神爵元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餘萬作萬餘。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補注〕周壽昌曰，趙充國傳，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奚盧山爲塞南地，故以封之。彼作符，此作鹿者，傳寫雜出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封羌陽雕爲言兵侯，大約類此。侯以待歸義者，此因題除渠堂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爲言兵，而加地名爲侯，例不入表也。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師古曰。朐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

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酋音材由反。〔補注〕先謙曰、伊酋若王、宣紀作呼留若王。譯音無定字。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吕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師古曰、狦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何奴。狐鹿姑單于吕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衆爲之長帥。〔補注〕何焯曰、右地疑作左地。日逐王先賢撣。〔補注〕先謙曰、官本撣作撣。引宋祁曰、撣當作撣。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吕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補注〕先謙曰、據紀表、在神爵二年。封在三年。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補注〕先謙曰、三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爲王。與俱東徙。〔補注〕周壽昌曰、留庭者、留居單于庭也。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其五曰奧鞬王也。云云、奧鞬城在

孫居東南地。知奧鞬爲西域地名。此云奧鞬貴人。下云右奧鞬王。而其時匈奴未通西域。或別一地同名者。 單于遣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右必有左。若左右賢王也。然傳中僅此一見。 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 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 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瞀、音莫搆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師古曰。撣音纏。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補注〕劉攽曰。衍為字。劉奉世曰。為當作與。王念孫曰。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為猶與也。是為字可訓為與。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嚴仲子避人。因為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豈寡人不足為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鞬王為烏藉都

因。即右奥鞬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例反。唯音弋癸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闟敦地。師古曰。闟音蹋。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嗕姑地。師古曰。嗕音乃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乃作力。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

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遬累者。其官號也。遬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宣紀。呼速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驁單于子左大將率衆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謼遬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即厲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補注〕先謙曰。信成即新城。字通用。烏厲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補注〕劉敞曰。多呼韓邪三字。宋祁曰。浙本無破其兵三字。王文彬曰。此文疑倒。當作破其兵。呼韓邪走。文義乃順。上三字非衍。下三字亦不可無。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言服役

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鬭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補注〕周壽昌曰、外夷相稱為蠻、不必南方也。故匈奴亦稱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補注〕周壽昌曰、匈奴貴人相稱為大人。二字始此。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者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師古曰：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摽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璏，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璏當作瑑。王非。瑑正作璏。說文：璏，劍鼻也。古銅劍常有之，以玉為劍鼻，故從玉。亦有用銅者。）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補注〕沈欽韓曰：四發，乘矢也。古今並以一矢為一發。隋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馬射，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此不當如服說十二矢也。又騶虞詩：壹發五豝。箋以為五豝而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見仁心之至。若四矢為一發，五已中其四，寧得為仁。）棨戟十，（師古曰：棨，有衣之戟也。棨音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之字服字當刪。）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補注〕王念孫曰：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衆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徐上有即字。）有急，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即

公孫敖所築者。城在五原郡邊界。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西北。〔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注。水北逕西安陽于窳渾縣故城東。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明志。榆林衛西北有雞鹿塞。東北爲光祿塞。）唐地志。以突結部置雞鹿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給贍其食下。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補注〕先謙曰。黃龍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

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副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乃殺郅

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補注〕王念孫曰：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顏說迂。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非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亦非。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烏揭即前文所謂呼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音零。〔補注〕周壽昌曰：堅昆今塔爾巴哈台之西，丁令即丁零，今科布多之北。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補注〕劉攽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書皆者，吉有徒衆。王念孫曰：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衆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

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衞。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共爲要。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爲盜於匈奴。匈奴人爲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眞水也。〔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薛延陀傳。李勣選敢死士徑灩河。趨白道。（水經注。吕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追大度設。大度設渡諾眞水。即諾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字。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契臂。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即此是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猶無善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猶作言。上薄其過。師古

曰：以其罪過為藩障。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而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補注〕宋祁曰：邵本無馬字。史龍本涎。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纔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補注〕沈欽韓曰：案文當云康居弄烏孫。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

昭君賜單于。〔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復更。乃窮案畫工、皆棄市。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陰山在烏喇特旗西北二百四十里。九邊考、自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必踰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漢邊要地。陰山以南、卽爲漢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此秦漢唐都關中、必河南北守陰山也。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補注〕先謙曰、所謂大磧也。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

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謂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反。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補注〕先謙曰。胡注。自武帝起塞時數之。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平之下。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昌平山水記。潮河川至牛闌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里。昔人斫大樹倒著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爲橋。其外縱橫布石。以限戎馬。此漢中郎侯應所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悍。遇大雨。則諸山之水奔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也。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權時也。解在平紀。繇讀曰傜。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補注〕先謙曰。御、禦同。通鑑作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昔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

恐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吏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爲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使。是。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皆長於且莫車。少

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鬬。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乂。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絫音力追反。〔補注〕齊召南曰。案自雕陶莫皋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匈奴謂孝為若鞮。見下文。周壽昌曰。後書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絫單于復妻王昭君。〔補注〕沈欽韓曰。吳兢樂府解題。王昭君不從胡禮。乃吞藥而死。此好事者飾之。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補注〕錢大昭曰。案云是伊墨居次。因為須卜當之妻。故亦稱須卜居次耳。沈欽韓曰。以常惠與烏孫兵獲單于嫂居次驗之。居次是其王侯妻號。猶今王妃稱福晉也。非公主之比。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

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莫演有本作莫濱，通鑑作莫演。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蒲阪。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補注〕王念孫曰：演靶孝成紀，或作成。案下文谷永、杜欽以為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惟永、欽不可也，作成是。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

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絫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師古曰。朐音許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朐並作昫。 㠯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國而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朝會作朝禮。 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撣音纏。〔補注〕宋祁曰。夷舊本作邪。 㠯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㠯第二閼氏子樂爲左賢王。㠯第五閼氏子輿爲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閼氏。即上所謂大閼氏也。第五閼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閼氏。〔補注〕先謙曰。官本。第二並作第一。 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 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

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竿。音工旱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雕作鵰。引宋祁曰。注鵰當作雕。鵰鷲也。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得此地爲中國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耳。(補注)先謙曰。胡注。直徑直也。爲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謂命不行。故云傷命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爲損中國之威。根卽但以上指曉諭。令從諭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曉諭說單于而求之。諭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次語之次也。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三都尉。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閼之。(補注)宋祁曰。閼當作閉。先謙曰。通鑑閼作割。胡注。割從直割地。以其斗入者與漢也。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補注)宋祁曰。敞字當作倘。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諭曰。詔指也。然諭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駼音塗。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後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蓋溫偶卽溫禺也。後人妄於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爲用者。

漢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奏改。諷其慕中國不二名。始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於此。已問温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爲諸侯者。效中國之君耳。仰音牛向反。〔補注〕周壽昌曰。即所謂裨小王之類。西邊匈奴邊國小藩號若是也。見西域傳。且先父地。不敢失也。漢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言漢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漢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今徙漢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撣音纏。稽音雞。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師古曰。援音爰。疐音竹二反。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師古曰。泠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同。卑援疐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師古曰。逯音錄。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補注〕先謙曰。以兩國並爲漢臣。不當擅受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

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服音一涉反。 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 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已戰而後獲勝。則不足貴。 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補注〕先謙曰。官隙從此斷。 本北地之狄。〔補注〕錢大昭曰。本閩本作夫。 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鄭氏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補注〕朱一新曰。石汪作碩。鄭說是也。顏注非。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之。 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乎。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㠯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墬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㠯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爲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㠯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邊人謂舉燧烽爲狼火。狼望謂狼煙候望之地。㠯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蹔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㠯忍百萬之師。㠯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喙口也。盧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㠯烏孫

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補注〕王念孫曰。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為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扶伏稱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補注〕周壽昌曰。扶伏即匍匐。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彊、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很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曰。怙、恃也。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師古曰。肄、謂附寫之也。惡謂威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肄、習也。言易習於為惡也。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蹂蹈也。姐音紫。〔補注〕先謙曰。胡注。元帝永光三年。隴西羌彡姐反。豈是邪。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

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爲一時。固已犂其庭。埽其閭。師古曰。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師古曰。菑、古災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補注〕先謙曰。胡注引師古曰。懸、絕也。此疑脫。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補注〕先謙曰。胡注。來厭、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止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疏。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負、恃也。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衞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先定。雖折衝。〔補注〕先謙曰。思患豫防。則兵威可不用。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補注〕先謙曰。透隙旣開。雖竭盡謀慮。較未然時。更難措置。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師古曰、闓、開也。闓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補注〕先謙曰、萌、俣同字。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補注〕先謙曰、官本雄作絺。

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補注〕先謙曰、胡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宮由此得名。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舍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

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閭反． 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 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 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鉤．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注非也．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補注〕先謙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 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翕． 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 今遣之．師古曰．今卽遣還．〔補注〕先謙曰．今有卽删．顏注未晰．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其時尚未更名．應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 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

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 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補注〕先謙曰。胡注。爲二虜請於漢。求釋其背叛之罪也。 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 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補注〕先謙曰。欲以懲後使不敢叛。 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爲此制也。 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 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補注〕先謙曰。莽以約束未明。故頒四條。而收舊所爲約束。 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 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

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
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之當予匈奴稅。〔補注〕錢大昭曰。之當作不。先謙曰。官本作不。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補注〕周壽昌曰。到
與倒同。孟子。猶解倒懸也。酋豪昆弟怒。共入匈奴使。〔補注〕錢大昭曰。入當作殺。先謙曰。官本作殺。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
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
千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
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
師古曰。颯音立。〔補注〕錢大昭曰。此率字讀如將帥之帥。莽置五威將。每一將各置前後左右中帥。故下云右率陳饒。先謙曰。官本注在頂遣單于下。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
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補注〕齊召南曰。案故印。即甘露三年宣帝所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也。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
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

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補注〕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錢大昭曰。閩本曰下有止字。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嚮。幾音鉅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即。是也。即者若也。（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即作印者。後人不曉即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作即。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

賂遺。郎遣弟右賢王與。孝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從舊。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顓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補注〕宋祁曰。決一作使。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來。實來爲寇。〔補注〕宋祁曰。注文陽字。越本作揚。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歐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補注〕先謙曰。成城通作。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

城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師古曰。刀音貂。〔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並作刁。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補注〕周壽昌曰。奏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此南犁汗王所過稱南將軍。殆仿漢官號也。先謙曰。官本汗作汙。下同。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

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遠。入丁令地。令音零。　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師古曰。蟁、古蚊字也。蝱音盲。螫音式亦反。敺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少齎衣裝。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次下亦同。　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

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吕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阸，（［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釣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吕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鬴，古釜字也。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食糒飲水，吕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

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精卒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葛邪塞下。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衆。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構作搆，注火作丈。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閒，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補注〕先謙曰：云是須卜居次，上文兩見，伊墨二字疑衍。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

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以弟屠耆閼氏子盧渾爲右賢王。師古曰，閼、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爲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己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名，在其界。〔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虎猛故縣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內，直榆林北。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補注〕周壽昌曰，和親侯王歙、展德侯王颯，俱王莽時封，故長前而不書。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歙、音翕。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補注〕先謙曰，官本購、作構。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補注〕朱一新曰，廚字上當有右字。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

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爲盜而抄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攽曰。驛馬車也。蓋司農出錢市車。驛次易牛也。〔補注〕周壽昌曰。若今之長載驛車。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

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櫝王。師古曰、櫝音讀。〔補注〕先謙曰、上文昭君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此當戶乃當于之譌。與云下、疑更有云字、文義乃明。據下文、云與當俱來也。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補注〕先謙曰、卽上文子醯櫝王。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逯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逯、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爲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爲公。師古曰、逯音錄。任音壬。〔補注〕錢大昭曰、陸當作睦。睦逯任名、見莽傳。莽侍者開明所生女。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爲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爲此斷進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歸德靖侯先賢撣、以匈奴日逐王率衆降侯。其孫颯嗣侯、此帝卽其人。颯字近、又係上屬據侯颯而誤。下稱颯者、必颯之誤、史失載也。以故侯從光武、得紹封復國、建武六年使匈奴、見後書。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閒之時也。數如本字、又音竹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

所篡，匈奴亦出兵寇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與相牚距。師古曰，牚，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補注〕錢大昭曰，攷工記弓人維角堂之，鄭注，堂讀如牚距之牚。說文，樘，柱也。單于終持此言。〔補注〕周壽昌曰，遵傳云，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曲直，單于大奇之。此云單于終持此言，是卒未知遵所說也。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書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齊者也。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補注〕王先謙曰，春秋有道，即春秋有書也，與書戒詩稱同意。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

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四，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爲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移，謂貞士爲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

境之民。父兄緩帶。〔補注〕沈欽韓曰、穀梁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驁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爲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阸。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案呼韓邪、復株絫、烏珠留三單于來朝。是三世賓漢庭也。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

三世無犬吠之警，蔾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蔾，古黎字。〔補注〕沈欽韓曰：案隸釋華下民租碑黔首蔾庶。（他碑多然。）蔾祇碑又作黎，堯廟碑作藜。此正漢俗蔾字，不得以為古。先謙曰：官本蔾作黎。三當為五。五世，宣、元、成、哀、平。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遯逃竄伏，師古曰：遯，古遁字。〔補注〕沈欽韓曰：此亦遯之俗字，不得為古。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補注〕蘇輿曰：廣所云有闕于後世者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必以經遠也。師古曰：偷與偷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必作可，是。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補注〕王念孫曰：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

物也。周官敍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竝曰物類也。學記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醜類惡物（正義物亦類也）爲群衆物天地比類百則。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吳外也。曷爲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創。使其創艾。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四十二）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書補注

王先謙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西夷君長以十數，(補注)錢大昭曰：西當作南。南監本、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南。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補注)先謙曰：今遵義府桐梓縣東二十里。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補注)先謙曰：今邛州治。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魋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椎作魋，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補注)先謙曰：史記桐作同，下同。索隱漢書作桐師。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異。沈欽韓云：桐師、滇志作同師，蓋與桐相假，在曲靖府霑益州北。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補注)先謙曰：今大理府太和縣東北。史記葉作楪。名為嶲、昆明，師古曰：嶲即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也。嶲音髓。先謙曰：官本嶲作巂，是。嶲，今寧遠府西昌縣。昆明，今寧遠府鹽源縣治。唐之南寧州則今曲靖府南寧縣地也。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莋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莋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莋音材各

反。〔補注〕先謙曰：徙縣在雅州府天全縣東。沈黎，今雅州府清溪縣東南。自作吕東北，君長吕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尨。〔補注〕先謙曰：冉駹，今茂州地。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處作居。在蜀之西。自駹吕東北，〔補注〕先謙曰：自下脫冉字，史記有。君長吕十數，白馬最大。〔補注〕齊召南曰：案白馬氐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絕，上有平田百頃，詳後書南蠻傳。先謙曰：今階州成縣，漢白馬氐地。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作頃襄王，與秦取楚黔中郡事較合。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泝循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略巴、黔中吕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巴下有蜀字，衍文。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云滇池。〔補注〕先謙曰：史記方上有地字，是，此奪。一統志滇池在雲南府昆明縣南，呈貢縣西，晉寧州西北，昆陽州北。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吕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吕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吕長之。師古曰：爲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阸，故道纔廣五尺。〔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五尺道在郎州。沈欽韓云：敘州府慶符縣南五里，即古五尺道也。嘗破，史記作常頞。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釣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關作開，史記同。案作開是。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作馬、僰僮、旄牛，吕此

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蒲何反。風讀曰諷。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飤。〔補注〕錢大昭曰。南方艸木狀云。蒟醬。蓽茇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為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眞人家多種。蔓生。先謙曰。官本赤作桑。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而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句末無也字。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音普安反。禺音隅。〔補注〕齊召南曰。案牂牁江即鬱水之上流豚水。在後書謂之溫水者也。地理志牂牁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是也。今曰盤江。自貴州東南流。逕廣西。又東逕廣東廣州入海。夜郎侯以竹為姓。詳見後書。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補注〕沈欽韓曰。紀要。盤江在貴州境者為北盤江。出四川烏撒府西北五十里（今為貴州大定府之威寧州）東南流至烏撒南九十里。謂之可渡河。又東南為七星關河。折而南。經霑益州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又南經永寧州西境。與安州東境盤迴曲折於山箐間。陰翳叢密。夏秋多瘴。流經慕役長官司東南。而南盤江流合焉（一統志。慕役長官司在永寧州西一百七十里。州屬安順府。）又東南入廣西泗城州境。而謂之左江。陶弼云。左江即盤江。盤江即牂牁江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

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萬。浮船牂柯出不意。〔補注〕王念孫曰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即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補注〕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誤同。周壽昌曰華陽國志作中郎將。江水注同。先謙曰史記作郎中將。百官表郎中令所屬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莋關入。〔補注〕王念孫曰巴莋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東過符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是符關即在符縣。而縣爲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莋地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莋關矣。隸書符字作苻。與莋相似。又涉上下文莋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莋關（通鑑漢紀十同）多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上文巴蜀中以西巴下亦衍蜀字。辯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巴符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莋）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補注〕先謙曰僰道在今敘州府宜賓縣西南。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

蜀。當是時。巴蜀四郡。〔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師古曰。饟、古餉字。〔補注〕先謙曰。史記。載作戍。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餧。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餧、飢也。離、遭也。餧音能賄反。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南夷下有夜郎二字。其一縣無考。稍令犍爲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補注〕王念孫曰。保就、猶言保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是也。聚就一聲之轉。逸周書謚法篇。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卽天竺也。亦曰捐篤也。〔補注〕先謙曰。集解。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先謙案。捐篤當作捐毒。西域國。非天竺也。詳見西域傳。顏注誤。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閒隙而出也。〔補注〕先謙曰。南字衍。史記無。指求身毒國。至滇。滇

王嘗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嘗羌。滇王名。〔補注〕宋祁曰。遷史當作嘗。注三書一作賞。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道西。此四字當屬上句。作西。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補注〕王念孫曰。王當為主。上文云。名為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此亦一州之主。若其證。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十一同。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補注〕先謙曰。武紀作越馳義侯遺。遺越人。失其姓。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當作嘗。誤。官本同。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衞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頭蘭。索隱。即且蘭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嶲郡。筰都為沈黎郡。〔補注〕先謙曰。史記黎作犂。冉駹為文山郡。〔補注〕先謙曰。史記文作汶。字同。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

子已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先謙曰：史記深作浸。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倚侍爲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杖作仗。史記作扶。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補注〕先謙曰：勞莫不辭，當脫深靡二字。史記作勞浸靡莫。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自來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師古曰：書東緊來幾。〔補注〕先謙曰：史記離下衍難字。滇舉國降。〔補注〕劉攽曰：多一滇字。宋祁曰：郭本無滇字。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爲之長帥。西南夷君長以百數，〔補注〕先謙曰：官本數作入。引宋祁曰：百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補注〕先謙曰：昭紀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云云。破胡即下辟胡，此文不應止書其官，當有脫文。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師古曰：犇，古奔字。犇命解在昭紀。〔補注〕先謙曰：昭紀作擊益州，則是益州牂牁皆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壁。〔補注〕先謙曰：水衡都尉呂五字衍文。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

人。〔補注〕先謙曰、據昭紀始元四年冬、遣田廣明擊益州、蓋因畔胡之敗可尋誤得之。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補注〕先謙曰、見昭紀始元五年、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鉤町王。〔補注〕先謙曰、句町、牂牁縣、在今臨安府通海縣東北五里。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閒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閒歲、隔一歲。〔補注〕先謙曰、元鳳元年。遣執金吾馬適建、〔補注〕周壽昌曰、姓馬適、名建。王莽傳有虎男子馬適求、疑亦此姓。龍頟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在下更上、少師古曰三字。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反。耎、音人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人作大。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補注〕先謙

曰。官本二作三。是。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狡之心而殺守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狡作悖。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非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調音徒釣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卽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隳壞。師古曰。如亦若也。隳、毀也。音火規反。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補注〕沈欽韓曰。常璩序志。立字少遷。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補注〕先謙曰。連然。在今雲南府安寧州。不韋。今永昌府保山縣北三十里。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遵義府桐梓縣東北有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

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㠯與
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與妻父翁指、與
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阸爲壘。
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閒㠯誘其衆。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
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
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㠯立爲巴郡太
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補注〕先謙曰、居字當衍。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
爲左曹衞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簒位、改漢制、貶鉤町王㠯爲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牂柯大尹
周欽詐殺邯。〔補注〕錢大昕曰、王莽傳作周歆。錢大昭曰、改太守爲大尹、莽制也。牂牁亦當從莽改作同亭。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

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補注〕錢大昭曰，益州亦當從莽改作就新。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爲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嶲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師古曰，眞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蓋始皇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總十三年耳。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病且死下。考證云，秦此郡尉也，掌一郡兵事，故得移檄發兵。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補注〕先謙曰，案在今惠州府龍川縣西北，唐循州今府治歸善縣東北五里。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

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補注〕沈欽韓曰。廣東新語。湟谿、陽山、湟口。皆有秦關。湟谿關口。亦有之。爲粵東要害。皆在西北。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佗分兵絶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絶新道。於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即今城口。築城以壯橫浦。於樂昌西南二里上抵瀧口。築城以壯湟谿。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郴州。（案明志仁化樂昌二縣俱屬廣東韶州府。）當時東嶺未開。入粵者多由此二道。此佗設險之意也。案元和志。任囂城在韶州樂昌縣南五里。輿地紀要。趙佗城在韶州仁化縣北九十里城口村。昔尉佗據粵。以五嶺爲界。乃築此城。以定粵境。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偝作背。南北東西數千里。〔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明云負山阻海。以險字海字絶句。此以阻字絶句。海字譌爲北字。遂云南北東西數千里。與南越地勢亦不合。從史記是。至下云東南西北數千萬里。乃佗上書自夸於漢。難以爲據也。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補注〕先謙曰。通典。虔州大庾縣橫浦關在此。案在今南雄州西北。陽山桂陽縣在今連州陽山縣東。湟谿關在連州西北。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師古曰。令爲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守假作假守。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補注〕先謙曰。事詳賈傳。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補注〕周壽昌曰。時桂陽零陵兩郡。俱屬長沙。未別置郡。而皆與南粤接境。

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師古曰。鬲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下有越字。是。荀紀、通鑑同。或云當作南武帝者非也。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廬。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領。師古曰。隃與踰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補注〕宋祁曰。甌、集韻於口反。駱、越種也。先謙曰。官本役作役。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冢、謂父母冢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粤者。〔補注〕先謙曰。陳平。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粤。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顏注非也。左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三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沈欽韓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

室。鄭云。謂夫之室。次燕寢。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鄭云。凡子生。皆就側室。疏云。世子亦就側室。案昭二十九年傳。公衍公爲之生。其母偕出。注云。出之產舍。是產舍謂之側室。漢時猶然。外戚傳。許后使伊居增城舍。再就館。所謂陽祿柘館。其產舍也。文帝以呂后取他姓子爲帝。故特書側室之子。明親高帝子也。其非嫡生。外國已知。不待自表。師古解非也。顧說所引與小宗伯職正室謂之門子相對。又非此義。先謙案。諸說並通。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書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補注〕錢大昭曰。自古自字。自臨事者。即尉佗書所云高后自臨用事也。先謙曰。官本作自。王文彬云。自爲自古文是也。然師古無注。元文當爲自。自乃轉寫誤耳。本書自字多有。不得於此獨舉古文。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日益甚也。以故誖暴乎治。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既也。不能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訪作親。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高祖功臣表有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爲將軍也。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嚴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補注〕先謙曰。謂欲以予粵。猶匈奴傳。漢亦棄甌脫斗辟地以予胡虜也。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作能。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殺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補注〕沈欽韓曰。顏說非也。這人衣服但謂精粗。何論綿之厚薄。周禮鬯人注褚讀。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左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褚、畜也。呂覽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四十一引作亦爲貯。是褚乃貯藏之義。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亦所貯之器也。齊御府所貯衣有上中下三等。願王聽樂娛憂。〔補注〕王文彬曰。謂聽樂以消其憂也。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

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吕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吕賜老夫者厚甚。〔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粵。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矣。〔補注〕先謙曰。官本矣作也。自吕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聞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吕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吕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有西嘔君國專縣。斬西于王。即西甌也。從漢書馬援傳注。西于縣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其衆半羸。師古曰。羸。瘦劣弱也。〔補注〕何焯曰。史記作其西甌駱裸國。則羸者裸之譌也。顏注非。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吕自娛。老夫

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鍾作鐘。吕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補注〕沈欽韓曰。裴異錄。紫貝卽砑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爲貨。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補注〕沈欽韓曰。大業拾遺錄。隋時始安（今桂林府）獻桂蠹四瓶。以蜜漬之。紫色。辛香有味。啖之去痰飲之疾。蘇云赤轂小車者。續志云小使車蘭輿赤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蓋卽追錄取其疾速。生翠四十雙。〔補注〕沈欽韓曰。王會解蒼梧翡翠。桂海虞衡志。翡翠出海南邕欽二州。亦有臘而貨之。故此云生翠。孔雀二雙。昧死再拜。吕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補注〕沈欽韓曰。御覽百九十四。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吕朔望升拜。號爲朝臺。又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補注〕王鳴盛曰。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七十年。佗百歲矣。案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居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餘歲爲龍川令。亦百十餘歲矣。佗孫胡

為南粵王。〔補注〕齊召南曰。案後文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武帝即佗。文帝即胡。蓋佗之太子早卒。而孫胡嗣立也。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今本脫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並同。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補注〕先謙曰。據武紀。王恢、韓安國。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補注〕先謙曰。要之猶言總之。謂大要在此。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師古曰。摎、音居虯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樛。

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補注〕先謙曰要約也。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衞。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曾。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決作缺。徐廣注一作決。明缺是誤文。衞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補注〕先謙曰史記資作齎。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補注）周壽昌曰。孟說是也。光自據蒼梧地。稱秦王。安在以秦趙同姓乎。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師古曰。鏦。撞刺之也。音窻。（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欲字。引宋祁曰。正文鏦字上。別本有欲字。王念孫云。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有欲字。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衞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補注）王念孫曰。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

二千人亡足目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潁川郟縣人．郟音夾．〔補注〕錢大昕曰．李陵傳作濟南相．奮曰．目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百人．必斬嘉目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器字．入獻天子．目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目爲僮．取自脫一時利．〔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一本奴作取．案僮即奴也．自脫一時之利．有取字意方足．作僮奴者．因奴字近取而譌耳．先謙曰．官本取作奴．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補注〕錢大昭曰．言粵妻者．以別於摎氏．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誘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目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爲首也．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摎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

漢。封其子廣德為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龍亢侯，表作龍侯，疑脫一字。龔又龍亢之併，晉以為古字，誤也。集韻因此文增入，又訛為龔。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補注〕王文彬曰：政讀曰征。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晏然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補注〕沈欽韓曰：今郴州。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補注〕先謙曰：武紀作下湞水。然則橫浦即湞水也，說詳紀。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降，歸義而漢封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瀨作厲，字同。二人嚴、甲。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補注〕先謙曰：戈船下離水，下瀨抵蒼梧也。離，後人加水作灕。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補注〕先謙曰：馳義侯，越人名遺，亦見武紀。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補注〕先謙曰：此即楊僕傳詔書所云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也。史記陿作陝。朱琦、錢氏云：尋陿在始興縣西三百里，近連口。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廣州新語：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峽（英德，湞陽縣地；清遠，中宿縣地），一曰中宿，一曰大廟，一曰湞陽。大廟介二峽之間，尤險隘。故尉佗築萬人城於此，楊僕先陷尋陿即此。先謙案：隋時始興郡始興縣，在今南雄州始興縣西北。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補注〕劉攽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先謙曰：劉說是，史記無下粵字。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

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名字。語較足。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迺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誘之也。〔補注〕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毆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毆與驅同。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補注〕朱一新曰。史作其故校尉司馬。蓋以故校尉而今為軍司馬也。故功臣表云。蘇弘以伏波司馬得南越王建德侯。表闕有校司馬之稱也。此故其二字誤倒。又脫尉字。師古偶為之說耳。先謙曰。建德被獲。仍封術陽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補注〕先謙曰。都稽、表作孫都。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師古曰。揭音羯。南海縣。〔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安道侯揭陽定。以粵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而不著其姓。史記此作史定。或其人姓史名定耳。否則衍一史字。先謙曰。官本又作及。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膫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膫屬南陽。音來彫反。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郡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補注〕先謙曰。宋祁引本書作三十餘萬口。湘

城。戎作湖成。通用字。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騶一作駱。案騶。徐說是。上云駱騶。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卽今之泉州建安是也。〔補注〕王鳴盛曰。地理志載秦三十六郡。無閩中郡。蓋置在始皇晚年。且雖屬秦。而無諸與搖君其地如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侯滅秦。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先謙曰。徐廣云今建安侯官是。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羽作王。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卽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補注〕何焯曰。案朱育傳。漢滅東粵。以爲冶。冶之爲縣。在國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領於會稽之東部都尉。史因後日之名書之。先謙曰。史記作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

（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東甌、今溫州永嘉縣是也。後以甌地為回浦縣、永寧縣、即漢回浦縣之東甌鄉。紀要、東甌城在建寧府東南十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補注）王念孫曰、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為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補注）朱一新曰、與、史記作舉、是。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隃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甚彊、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甚彊作彊盛。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

不聽。迺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鏦殺王。師古曰。鏦、音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謠曰搖。乃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中郎。無將字。引劉敞曰。當作中郎將。案史記亦作郎中將。劉說誤。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十。〔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千。是。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補注〕沈欽韓曰。揭陽。潮州也。元和志。潮州西南至廣州。水陸路相距一千六百里。大海在潮州海陽縣東南一百三十步。以海風波爲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須詔命也。〔補注〕先謙曰。杜佑云。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先謙案。括地志。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化今寧都州治。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補注〕先謙曰。官本砂作沙。史記同。索隱。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當閩越之孔道。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共王子也。嘗封山州侯。〔補注〕周壽昌曰。公卿表元鼎六年大農令張成。此稱大司農誤也。武帝太初元年始更名大司農。故史記此下俱作大農。侯表。山州侯齒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六年事。齒已失侯。故云故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補注〕先謙曰。句章在今寧波府慈谿縣西三十五里。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楊僕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補注〕先謙曰。史記如作若。沈欽韓云。寰宇記。新昌縣西有穎溪。一名若邪溪。當是此若邪也。正義以爲越州之若邪溪。太遼。王文彬云。據武紀。越侯二人。曰嚴。曰甲。一戈船出豫水。一下瀨出蒼梧。此則一出如邪。一出白沙也。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軍卒錢唐榬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榬姓。終古名也。榬音袁。〔補注〕先謙曰。史記卒作率。榬作轅。爲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禦。或作籞。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籞作禦。是。語兒詳地理志。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

〔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漢陽城在建寧府浦城縣北。志云今縣城亦漢東越王餘善創築，後廢，唐爲浦城縣。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東城侯，功臣表同。封敖爲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封陽爲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補注〕先謙曰，官本卯作印。引宋祁曰，印當作卯。先謙案，史記作北石，表作外石，皆非。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師古曰，繚音遼。嫈音於耕反。福者，城陽王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共王子，此共字當有。故爲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爲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補注〕王念孫曰，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鄜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軍黃同，索隱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封爲下鄜侯。師古曰，鄜音孚。於是天子曰東粵陿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補注〕洪頤煊曰，武紀元封元年詔，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而不及閩粵。此傳云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聞東粵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地理志會稽郡有冶縣，而無泉山，此亦當日徙處東粵而不及閩粵之證。

朝鮮王滿。（補注）齊召南曰、案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也。後書傳正補此傳之缺。先謙曰、索隱、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是小司馬所見本異。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因略得此地。（補注）王念孫曰、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索隱傳全燕之時、故乘傳、今夜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爲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師古曰、浿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大通江在平壤城東、亦曰大同江、舊名浿水。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補注）先謙曰、官本役作役。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眞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補注）先謙曰、亡在、史記作亡命。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隋書高麗傳、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北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新唐書、平壤在鴨淥水東南。）朝鮮國志、平安道治平壤府、東南去王京五百餘里。杜佑云、平壤卽王險城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補注）先謙曰、后下、史記有時字、不可省。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

亡人滋多。師古曰。逃亡也。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眞番旁衆國。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之。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東部都尉治遼東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補注】先謙曰。胡注。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沈欽韓云。予欽齊乘。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勃海之口。闊五百餘里。紀要。海在幽平間者皆謂之渤渤。東西涯涘千有餘里。薛季宣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迹湮矣。程大昌云。逆河。世之所爲渤海者也。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補注】先謙曰。誅、史記作討。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卒正多率。卒正其官。而多其名。下文坐法斬者即此人。如解非。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補注】先謙曰。武帝紀先教責之見僕傳。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

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衞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浿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補注〕先謙曰。此又一衞山。非表中義陽侯衞山也。）左將軍破浿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補注〕先謙曰。言左將軍不肯與樓船共功。）㠯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補注〕先謙曰。史記和作私。是。此形近譌。）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

〔補注〕先謙曰。官本卒作率。引宋祁曰。卒。越本作率。乃使衞山諭降右渠。〔補注〕先謙曰。史記乃作及。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與左將軍下有計字。是。此奪。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補注〕先謙曰。正。史記作征。非。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補注〕宋祁曰。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補注〕齊召南曰。許字疑。史記作誅遂。是也。然通鑑考異已謂漢書作許字。則舊本已誤矣。先謙曰。史記贊備述爭勞與遂皆誅。作誅無疑。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韓陰。通鑑從之。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蒂下文乎。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恐不能與下有戰字。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奴傳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

民安能知之哉。書安能敵之也。宋策。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與、如也。此書不能與卽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雖讀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並未曉如字之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猶也。（說見經義述聞一與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荷我也。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稱承戎將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楚策。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間篇。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龐煖易與耳。白起傳。廉頗易與。淮陰侯傳。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紀。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如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也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不可與戰。韋昭注越語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與爭。皆誤釋與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此不知與訓爲敵。則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誤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王又不肯降。陶、陝、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補注）先謙曰。官本攻作政。引宋祁曰。政當作攻。一本作政字。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澅清侯。師古曰。澅音獲。陶爲秋苴侯。晉灼曰。功臣表秋作荻。屬渤海。師古曰。苴音千餘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秋作荻。同。表作萩。誤。官本千作子。陝

爲平州侯。長爲幾侯。〔補注〕先謙曰。表作萩侯張陼。最吕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補注〕王念孫曰。案涅陽。史記作溫陽。涅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涅字或作湼。與溫相似。）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史表略同。）濕水注。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涅。（陳禹謨依俗本改涅爲溫。）先謙曰。官本涅作溫。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補注〕先謙曰。胡注。其地當洌水入海之口。齊召南云。案樂浪郡有列口縣。然非洌水入海之口也。志曰。吞列縣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蟬縣矣。沈欽韓云。紀要。列口城在朝鮮國王京西南。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吕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能成功。〔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上多動字。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塡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塡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恩作道。引宋祁曰。道德一作恩德。豈古所謂招攜吕禮。懷

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古音國讀如域。廣雅釋詁。域。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域。西南夷傳有南域。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太初三年。貳師誅宛王。漢始通西域。在史記後。史公但作大宛傳。班書分大宛傳爲張騫李廣利傳。又採錄原文。益以城郭諸國。裒爲西域傳。

漢書九十六

漢　蘭臺令史　班固　撰
唐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　王先謙　補注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國。逸周書王會解。伊尹獻令。正北大夏莎車。是西域建國。昉乎夏殷。張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本三十六國。〔補注〕齊召南曰。下志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書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難兜屬罽賓。亦不在數中。大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樓蘭之外。僅二十六國也。崔紀載西域三十六國。婼羌、且末、精絕、戎盧、渠勒、皮山、烏秅、西夜、蒲犂、依耐、無雷、捐毒、桃槐、休循、疏勒、尉頭、烏貪、卑陵、渠類谷、府立師、單桓、蒲類、西沮彌、劫、狐胡、山、車師。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扞彌、于闐、難兜、莎車、溫宿、龜茲、尉犂、危須、焉耆。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今案前數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即卑陸。渠類谷即卑陸國所治之番渠類谷。誤數爲國。此傳所載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條支、奄蔡、犂軒、天篤。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在數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師國。而無車師前後國。卽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貪訾離。亦建國元帝時。罽賓、烏弋山

離、安息、大月支、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捷枝、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敘。蓋三十六國者。婼羌國。樓蘭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于闐國。皮山國。烏秅國。西夜國。子合國。蒲犂國。依耐國。無雷國。難兜國。大宛國。桃槐國。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犂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墨山國。劫國。狐胡國。渠犂國。烏壘國也。王氏不數難兜。以為屬罽賓。傳明言屬都護。知其說非。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補注〕徐松曰。分者。如姑師分為車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為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為烏貪訾離國。且彌國分為東西。蒲類分為蒲類後國。卑陸分為卑陸後國之類。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注〕徐松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南境至南山下。張騫傳並南山欲從羌中歸。為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師樓蘭。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地。匈奴右部。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城。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西域北山之陽。先謙曰。後書西域傳云。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補注〕徐松曰。通鑑胡注。南山在于闐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言之。西藏部阿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里。即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為張騫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趨和闐西北。迴千六百餘里。發為齊齊克里克嶺。踰什峇什嶺。又西為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為吉布察克山。又折而東。為阿喇古山。復東為喀克善山。環于八百餘里。統名蔥嶺。蔥嶺又東趨為天山。過回疆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為西域之北山。故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北之貢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庫車之汗騰格里山。哈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察罕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巴里坤南之庫舍圖嶺是。中央有河。〔補注〕徐松曰。即塔里木河。河東流亘西域中。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補注〕徐松曰。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羅

河五千餘里。漢律據步測者也。東則接漢。〔補注〕徐松曰。此據武敦煌郡後書之始則限匈奴。阸以玉門陽關。孟康曰。陽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阸塞也。〔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有敦煌縣。龍勒縣。今之敦煌縣治以北爲漢敦煌縣地。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爲壽昌。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十八里。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陽關。是也。玉門關。唐時移於晉昌縣。元和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州城西南。故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先謙曰。官本注陽作二。是。西則限以葱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補注〕徐松曰。今帕米爾西南境普喀斯嶺。即葱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葱。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葉爾羌和闐境南諸山。自和闐南復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肅州甘州。涼州。蘭州南。又東經渭水之南。爲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爲終南山。舊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補注〕先謙曰。後書云。一出葱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即此傳所云一出葱嶺山也。酈注分見各國下。一自捐毒國列敍入西海之水也。一東流。自捐毒國列敍而下。有葱嶺南河。葱嶺北河之異。南爲葉爾羌河。長二千一百餘里。北爲喀什噶爾河。長二千七百餘里。合爲一河。共以爲一原。遂考之未詳。葱嶺河又東合于闐河。長于一百里。又東合阿克蘇河。長九百餘里。酈注所謂北河枝水也。〔見溫宿下〕河源紀略云。會成四水交貫形如井字。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補注〕先謙曰。水經河水下云。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者也。于闐在南山下。〔補注〕徐松曰。南山者。今譯稱密克瑪克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先謙曰。徐氏西域水道記云。西域記謂之雪山。記中有雪山。有大雪山。大雪山蓋伯格達巴布山。河水注謂之仇摩置。漢書特書南山。以別葱嶺。通鑑胡注。南山在于闐之南。馬氏文

欽定通考書于闐都蔥嶺北二百餘里，誤以蔥嶺爲南山。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注〕先謙曰，詳見于闐國下。其合流在喀巴克阿克集之地。東注蒲昌海。〔補注〕徐松曰，和闐河與蔥嶺南北河既合，又會阿克蘇河東流，是爲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淖爾水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即蒲昌海也。自和闐河蔥嶺河合流之地至蒲昌海千四百餘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產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一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泑澤在昆侖下。今回部語謂之羅布淖爾。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補注〕王念孫曰，殿本水地記云，玉門關在故燉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燉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燉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唐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釋文）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徐松曰，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明傳寫奪千字。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補注〕王念孫曰，三百里本作三四百里，鹽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閒也。河水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並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徐松曰，今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北有圓池三，南有方橢池四。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注〕徐松曰，郭璞山海經注云，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水經注，其水澂渟，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停。

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停渟字。皆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補注〕徐松曰。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之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赤色。蒙古語謂石爲齊老。謂北極星爲噶達素。謂黃金爲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散爲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爲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爲札棱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爲鄂棱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書河源者多不了。獨此條綜括詳盡。蓋孟堅運北單于。親至且渠滄。定遠道是西域。本其家素。以爲國史。故所書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說。而後儒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轉以此所書積石爲妄。又譏議張騫窮河源事。乃臆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錯綜之論。不足依據。唐辯機西域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此說也。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補注〕徐松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說異。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犂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

徼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案至罽賓。至車師。特入西域者。經行之處。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卽漢之南道。是書四出者。實惟一道而已。南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補注〕徐松曰。南山北者。崇累岱山英額齊盤山崖克雅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傳並南山。謂此也。始皇本紀。並勃海以東。正義。並、白浪反。並、傍皆徬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波。傍也。音詖。段玉裁以波爲陂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泝河山。顏注。泝、遡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泝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泝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岸。以達葉爾羌境。後漢紀作陂。則謂波。蓋循南河。義亦通。先謙曰。後書兩波字皆作陂。段說是也。章懷引史記曰。陂山通道。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敦煌以北爲鄯善。當漢衝。出西域者皆由此。自鄯善而西。由且末。精絕。扜彌。至于闐。又西北至莎車。所謂傍南山波河行。此南道也。其出陽關。不經鄯善。西自婼羌。小宛。戎盧。至渠勒。又南道之南。所謂僻南、不當孔道者也。**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補注〕先謙曰。由莎車而西。爲大月氏。在大宛南。此蔥嶺西國也。其南爲罽賓。爲高附。更西南爲烏弋山離。爲安息。是爲蔥嶺西南諸國。**自車師前王廷。**〔補注〕王先慎曰。匈奴傳作王庭。庭廷通用。本傳下文亦作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補注〕徐松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之南也。波河西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案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爲塔里木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止一大河。先謙曰。西域圖考云。鄯自善而北至伊吾。爲今哈密地。自此而西。由狐胡至車師前王廷。經山國。危須。尉犂。烏壘。渠犂。焉耆。龜茲。姑墨。溫宿。尉頭。至疏勒。所謂隨北山波河行。此北道也。其自伊吾西北。至蒲類。又西爲車師後庭。經卑陸。單桓。烏貪訾離。至烏孫。又北通郁立師。卑陸後國。劫國。則北道之北。亦不當孔道也。至疏勒之西。爲捐毒。休循。已入蔥嶺。于寘之西。自皮山西夜子合。以至烏秅。又皆蔥嶺之國。爲通西南諸國之孔道。**北道西踰蔥嶺。則**

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耆字、是也。焉字絕句、耆下耆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葱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並見下文）故曰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焉耆、則在葱嶺之東、凡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當得云西踰葱嶺出焉耆乎。漢紀孝武紀從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耆字、此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無耆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耆字皆後人所加。先謙曰、由疏勒而西、爲大宛、在大月氏北、亦葱嶺西國也。其北爲康居、爲奄蔡、又極西北爲條支、是爲葱嶺西北諸國。又極西爲大秦、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是大宛亦可從南道踰嶺、後衍邐而北耳。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著者、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補注〕徐松曰、大率者、不盡之辭、以有休循、捐毒、蒲類等種、故不盡爲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補注〕徐松曰、有城郭、故謂之城郭國。今天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匈奴西邊日逐王〔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撣爲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西邊者、匈奴右部界西域。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補注〕沈欽韓曰、僮僕都尉、蓋主簡閱人口。徐松曰、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長之列、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尉、通鑑胡注、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通鑑胡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閒、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補注〕徐松曰、三國在西域北道、而東西適中、故僮僕都尉治之。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補注〕徐松曰、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渭水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鄜州地、在周時爲西戎、白狄、義渠所居。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竟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竟作境。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補注〕徐松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臨洮

府西南二百二十里。始昌耙西至臨洮羌中。正義引括地志、臨洮即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里。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補注〕徐松曰、謂以征伐爲事。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補注〕先謙曰、見騫傳。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補注〕先謙曰、霍去病傳元狩二年。遂空其地。〔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令音鈴。〔補注〕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令居縣名、在金城郡。徐松曰、令連雙聲字。匈奴傳。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初置酒泉郡。〔補注〕徐松曰、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補注〕徐松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案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敦煌、今肅州敦煌縣。列四郡。據兩關焉。〔補注〕徐松曰、陽關在南、玉門在北。大宛傳出南北道者分由之。傳書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在南道也。武帝時圍車師、出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通玉門。李廣利傳、使大宛、天子使使遮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來王亦守玉關。傳又言、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是兩關仍得相通。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補注〕徐松曰、貳師破大宛、在太初三年至天漢二年。渠犂六國使使來獻、是因伐宛而震懼。李廣利傳、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顏說非也。此書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王念孫云、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書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致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

景紀，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其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注，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朱虛侯忿劉氏不得職。鹽鐵論輕重篇，衆人未得其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補注］徐松曰：今自哈喇淖爾至羅布淖爾，有二道，一由哈喇淖爾北，一由哈喇淖爾南，皆經羅布淖爾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什噶順，凡千八百餘里，地皆沙漠。亭謂如下條至校尉府皆爲亭之亭，非秦法十里一亭也。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補注］徐松曰：此據昭帝時言之。李廣利傳注，輪臺國名。渠犁，武紀臣瓚注，西域胡國名。蓋西域小國，漢滅之，以置田卒。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尉，此秩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謂使者渠犁田士千五百人，今分田輪臺，故各數百人。護田積粟是也。鄭吉以後，改爲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稱副校尉，後書云武帝置校尉，領護西域，宣帝改曰都護，即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注引此注，營田作屯田。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數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注］徐松曰：據傳，有樓蘭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曰，遣者負糧，須諸國稟食。又曰，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使因攬外國之證，所以省轉饋之勞，發得積穀以威西國也。使外國者，通考引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獻之使，漢以此爲廪給，義亦通。至宣帝時，遣衛司馬，［補注］徐松曰：元紀注，衛司馬即衛尉八屯之衛司馬。鄭吉傳以侍郎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補注］徐松曰：吉傳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注］錢大昕曰：集解徐廣注，姑師即車師，車姑聲近。徐松曰：宣紀，神爵二年秋，吉破車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補注］徐松曰：山，天山也。今博羅圖山。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境。分姑師爲車師前後國，且彌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共八國。後書以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爲車師六國，不數西且彌與卑陸後國者，或已爲他國所併。周壽昌曰：此都護分之也。後書云，哀平

國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并也。觀五十國皆屬都護、惟五國不屬、可證此言之分、卽三十六國分爲五十餘國之漸。匈奴分爲五單于、而匈奴遂衰、西域分爲五十五國、而西域遂弱、此亦衆建而小其力之義也。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補注〕徐松曰、史記樂毅傳索隱、護猶總領之也。匈奴傳、單于祠狄血、罷兵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補注〕先謙曰、詳吉傳。是歲神爵三年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年事。此三字誤、通鑑考異已辨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補注〕先謙曰、胡注、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屬於漢、故僮僕都尉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是益弱。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余反。鞬音居言反。〔補注〕徐松曰、下言披莎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爲自輪臺徙莎車。案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且遠於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爲車師之訛。徙田北胥鞬、卽下傳別田車師、特水經注已然、是酈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注〕徐松曰、左傳、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注、披猶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注〕徐松曰、卽下傳三校尉。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也。〔補注〕徐松曰、案護北道、故特言北道國。動靜〔補注〕徐松曰、二字當屬上爲句。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徐松曰、謂得便宜行事。都護治烏壘城、〔補注〕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孫字。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爲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卽此。齊召南曰、案本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

百三十八里。而車師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龜茲國東至都護治所三百五十里。則烏壘當在車師西南。與龜茲相近。非伊州伊吾地。在車師之東者也。伊吾地即今哈密城。後漢永平中始置宜禾都尉。在前漢未聞其名。宋說非也。徐松曰。今庫車城屬蒞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地。監本有孫字。蓋因烏孫致誤。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注〕徐松曰。舉陽關以該玉門。河水注引作玉門陽關。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注〕徐松曰。渠犁西有龜茲東川。東南敦薨藪出之河。南瀕塔里木大河北岸。故土地肥饒。自車爾楚南至河岸二百里。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補注〕徐松曰。言居中西域而立莫府。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注〕徐松曰。百官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後漢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二校尉。據傳序書校尉有二人。據表書校尉似祇一人。混檢前書。知徐普、刁護、郭欽皆稱戊己。無書戊校尉己校尉者。惟烏孫傳有己校。吳仁傑謂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將則總戊己為稱。吳氏又言兩都護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己校尉。各以校兵為名。顏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己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說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三省以為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前說為是。吳又引馬融傳注。謂戊己居中。為中堅。二校之說。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彥賓說。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非。故取為名。案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前說亦不為得。惟漢官儀厭勝之說為近耳。蓋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為金。匈奴在北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周壽昌曰。匈奴傳云。日上戊己。元帝置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亦即厭勝之義也。

屯田車師前王庭。〔補注〕徐松曰。後王庭近匈奴。故不可田。考漢時屯田常在渠犁。昭帝時分置輪臺。宣帝時則田車師。皆不久即罷。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庭。方罷渠犁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不言渠犁。

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

護。〔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擊匈奴蒲類澤，得單于使者蒲陰王，蒲陰謂在蒲類之陰，即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周壽昌曰，率衆降，蓋無不侯者，他匈奴降侯者可證。特封侯不見表者，亦有如趙充國傳封若零弟澤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歸雕爲書兵侯，匈奴傳，匈奴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烏孫國傳元始中，封卑援疐爲歸義侯。表皆未見。史表云，御史大夫賜陵侯宰邁，而侯表無之。匽太子傅女尚乎與侯、嗣子乎與侯，姓名表中俱無考也。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補注〕徐松曰，蒲類王故在車師後國東，今移於西，蓋界烏孫，都護得兼護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注〕徐松曰，漢吳仲山碑，出入敖翔，亦借翔爲詳。出陽關自近者始。〔補注〕徐松曰，錄敘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也。以次而西南，其道經蔥嶺東南，以至懸度之西南，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東入蔥嶺，經嶺中依耐、捐毒二國，乃東至蔥嶺西山之東，不當烏弋山離道，故下蔥嶺經其國自南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北至焉耆，焉耆之北，即天山東師地，於此終焉。先謙曰，官本出陽關提行，不連上文。曰婼羌。孟康曰，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補注〕先謙曰，御覽引說文，羌，西婼羌戎，牧羊人。羌人牧羊。亦元成傳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羌種繁多，單舉婼羌，知當時爲諸羌首帥。或單書婼，趙充國傳云，婼、月氏。酷衞云，方今寇羊，鄯善婼羌，靖賢德也。西域圖考云，婼羌當在陽關之西，亦宛之東，今論爲戈壁。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補注〕先謙曰，去胡來王唐兜，見下卷，亦見匈奴傳。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注〕宋祁曰，越本八作六。徐松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婼羌爲最近。鄯善爲西域門戶，烏壘爲建治之所，縣度爲極險之地，五翎侯、五小王所居不一，皆特書陽關，紀其道里。其餘往來孔道，兩關得通，故不言。校以陽關去長安里數，作八者是，越本非。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傳發於婼羌、樓蘭兩國，標去陽關去長安，知陽關之去長安四千五百里。辟在西南，不

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補注〕王念孫曰：顏說非也。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徐松曰：趙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婼羌雜處者。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注〕徐松曰：勝音升，胡注：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傳惟罽賓、安息、烏弋山離三國不書戶口兵數。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注〕徐松曰：傳或書接，或書通，或書至。案于闐書北與姑墨接，而姑墨書南至于闐，蓋互書。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龜茲，是因地為文，非有異義。先謙曰：後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隨畜逐水草，不田作。〔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仰謂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注〕徐松曰：鄯善亦仰穀旁國，此蓋由鄯善以貸且末。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普伯反。髀音陛。〔補注〕沈欽韓曰：釋名：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徐松曰：御覽引作自作兵甲，有弓矛服刀劍。汪校本弓下無矛字。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補注〕徐松曰：婼羌雖與西域別，亦不立西羌傳，故因西域道里所經，並書之。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首經鄯善。

鄯善國，〔補注〕先謙曰：官本提行，是。後書云：鄯善先併小宛、精絕、戎盧、且末四國，亦見于闐、莎車傳下。三國晉魏仍為鄯善，唐書號納縛波。西域圖考云：唐書地理志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而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則蒲昌海以東皆其地，今噶順之千里戈壁，控其地。河水注：南河自且末國來，東為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又東注澤。北河自墨山國來，東逕注濱城南（蓋即以注濱河得名，南北河合流在此），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墾田士所屯，故城擅國名耳。河水又東入泑澤，彼俗謂是澤為牢蘭海，即蒲昌海也。水逕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西接鄯善，東逕三沙為海北隘。河水下入地理志敦煌郡。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河自庫爾勒莊東行二百里，逕哈喇沙爾城南，又東二百

餘里。逕博斯騰淖爾南。又東匯於羅布淖爾。回疆羅布者。匯衆水之區。吐魯番回部傳云。羅布淖爾南吐魯番。爲巨浸。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境水六十餘匯之。是也。其受水之口。今惟一處。水經注以爲南北二河。各自注澤。案漢書分兩道。曰南山北山。不見分設南河北河之文。知一川照并。擬古知茲。酈君所說。容有未審。大淖爾旁有小淖爾環之。北則淖爾三。南則方湖。淖爾四。地當喀喇沙爾城東南五百里。吐魯番鎮城西南九百餘里。鎮城曰廣安。唐之安樂城。其東七十里。曰元火州治。今日哈喇和卓。又東五十里。曰魯克沁。東漢之柳中城也。廣安城西二十里。爲漢交河城。

本名樓蘭。〔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劫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故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海因國得名。牢樓一聲之轉。徐松云。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樓蘭烏孫。是未改國名之證。王治扜泥城。師古曰。扜音一胡反。〔補注〕徐松曰。御覽注云。扜音烏。河水注鄯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爲新城也。魏書云。所都城方一里。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注〕徐松曰。魏書。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先謙曰。婼羌傳云。去陽關千八百里。此云千六百里。則視婼羌爲近矣。上云自近者始首婼羌。疑千六百里。傳寫有誤。魏書出玉門二千里爲得之。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補注〕徐松曰。傳凡言去長安者四十九。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補注〕徐松曰。西域置輔國侯者二十二國。凡二十三人。郤胡侯。師古曰。郤音丘略反。其字從卩。卩音節。下皆類此。〔補注〕徐松曰。凡言郤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耆與鄯善有郤胡侯。疏勒。龜茲有擊胡侯。龜茲有郤胡都尉。郤胡君。危須、焉耆有擊胡都尉。危須又有擊胡君。鄯善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國。惟此與精絕繫國名爲官。擊車師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龜茲。左右且渠。〔補注〕徐松曰。此因匈奴官名。匈奴傳注。且音子餘反。分左右爲二人。擊車師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焉耆。並鄯善、龜茲、焉耆。皆近車師。譯長二人。〔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三十九人。猶今之通事。凡譯長二人者。蓋亦分左右。案諸國官皆用其國人爲之。而佩漢印綬。猶今之回部伯克。第官制亦非定於一時。鄯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鄯善都尉、車師

破於宣帝時。其後不得有騎車師之稱。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卽烏壘城也。凡傳言去都護治者五十一國。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河水注。扜泥城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上文云都護治烏壘城）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本傳八作三。未知孰是）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爲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爲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爲之說也。下文山國王局。先謙曰。辨見山國王下。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其地相接。故漢每使擄謂騎車師。地沙鹵、少田。〔補注〕徐松曰。傍國耙鄯善國其地崎嶇瀉斥。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補注〕徐松曰。蓋寄田且末。國出玉。〔補注〕徐松曰。今赤閶。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檉音丑成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沈欽韓曰。徵異錄。異胡桐淚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類衍錄。撒馬兒罕貢物有胡桐鹻。七十一西域錄云。胡桐。釋書柴也。其樹彌滿沙灘。不任器用。僅可取作燒柴。夏日炎蒸。其津液自樹杪流出。凝如琥珀者。爲胡桐淚。自樹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桐鹻。徐松曰。此數種獨西域有之。不獨鄯善。胡桐形狀。孟說爲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疾。白草。顏說是。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爲箭。汪校本銀下無也字。今字。民隨畜牧逐水草。〔補注〕徐松曰。魏書地多沙鹵少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婼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補注〕先謙曰。詳騫傳。使者

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之。〔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補注〕宋一新曰。此與大行王恢別。及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補注〕先謙曰。並詳大宛傳。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補注〕徐松曰。如宛傳書諸嘗使宛姚定漢等書宛兵弱。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之類。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補注〕徐松曰。元狩二年置五屬國。以處昆邪休屠降衆也。先謙曰。案官本注在姑師下。也當作者。又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補注〕徐松曰。大宛傳作七百餘。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補注〕徐松曰。功臣表王恢以捕得車師王侯。是樓蘭車師二王皆被虜。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補注〕徐松曰。史記暴作舉。動作困。案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補注〕徐松曰。史記作酒泉列亭障至玉門。言自酒泉郡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障者。猶塞道有宗艾亭。廣至有昆侖障之類。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廣利傳。再出兵在太初三年。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注〕徐松曰。因樓蘭者。使漢不覺。時漢軍正任文。

將兵屯玉門關。〔補注〕徐松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擊右賢王救酒泉還拔者。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注〕徐松曰，距振拒也，說文無拒字，依許義距當作歫。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補注〕徐松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兵隨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一責之。簿音薄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戶上簿作步，是。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候司匈奴。〔補注〕先謙曰，司，官本作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注〕徐松曰，即傳所謂後王。漢復責其質子，〔補注〕徐松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傅介子傳作前太子質在漢者，即尉屠耆。亦遣一子質匈奴。〔補注〕徐松曰，即安歸也。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補注〕徐松曰，樓蘭用匈奴俗。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補注〕徐松曰，據此則安歸、尉屠耆於後王為昆弟。故水經注亦稱尉屠耆為前王質子。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

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補注〕徐松曰。案卽今噶順沙磧千餘里。無水草。先謙曰。後魏書樓蘭北卽白龍堆。常主發導。〔補注〕徐松曰。大宛傳。爲發導譯。抵康居。宋祁發導。謂發譯令人導引。負水儋糧、送迎漢使。〔補注〕徐松曰。今經沙漠者皆預儲水。韋昭齊語注。背曰負。肩曰儋。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補注〕徐松曰。淮陽憲王欽傳懲艾孟氏顏注。艾創也。後復爲匈奴反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數遮殺漢使。〔補注〕徐松曰。傅介子傳。樓蘭王殺漢使者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三輩。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補注〕徐松曰。匈奴謂賢曰屠耆。蓋以匈奴語爲名。久在漢。故曰降王。先愼曰。尉屠耆質於漢。不得歸。而匈奴遣其兄安歸立爲君。故遂降漢耳。徐謂久在漢故曰降。非也。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補注〕徐松曰。詳介子傳。平樂監。功臣表作平樂廐監。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補注〕先謙曰。屏人私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容有誤者。〔補注〕徐松曰。介子傳兩見皆作安歸。或因顏有安歸嘗爲匈奴閒候之語。連文致誤。馳傳詣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補注〕徐松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北司馬門之北。匈奴傳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而陳湯傳言斬郅支首懸頭稾街蠻夷邸閒。黃圖以蠻夷邸在長安城內。或稾街卽北闕下之街。封介子

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補注〕徐松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段玉裁云：此時初製鄯字。周壽昌曰：後漢西域傳無樓蘭國名，班超傳亦然，而裴勇傳云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河水注云：行貳師將軍索勵將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又云召鄯善、龜茲、焉耆云云，是國號更新，地名尚存其舊也。爲刻印章。〔補注〕徐松曰：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紐，文曰章。此蓋寵異之，比於單于。周壽昌曰：舊儀所載恐誤，非西漢制也。匈奴傳宣帝甘露三年，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盭綬。又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自王莽遣將推置後，始改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後漢和帝紀永光四年，遣大將軍耿夔授北匈奴單于於除鞬璽綬，則仍用璽不用印。此之印章，特比之匈奴諸王，非比單于也。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補注〕先謙曰：官本相下有將軍二字。引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錢大昕云：閩本作丞相將軍，無率字。南監本丞相下有將軍率三字。王先愼云：御覽四夷部引有將軍二字。祖而遣之。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補注〕徐松曰：通考引殺作拒。國中有伊循城，〔補注〕徐松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經鄯善伊脩城，脩循二字相亂。河水注，河水逕伊循城北，又東注澤，澤在扜泥城，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補注〕先謙曰：官本一作二，是。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補注〕徐松曰：都尉秩卑於司馬，此漢官與鄯善都尉異。伊循官置始此矣。〔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鄯善國治伊循城，蓋以地肥美徙都之。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

百二十里。〔補注〕先謙曰、唐書西域傳、古且末東行又千里至古樓蘭、則不止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補注〕徐松曰、且末以西入今和闐境。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路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至且末。又云、且末爲鄯善所併、後國復立、梁書稱末國、魏書仍稱且末。西域圖考云、且末在闢展之南、今淪爲戈壁。唐裴機西域記云、于寘東行入流沙、沙磧流洩、行人迷路、莫知所指。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城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從此東行千餘里至納縛波國、即樓蘭也。是知沙磧二千里、國久空墟。晉法顯經行、已繞道偽秦國（即鄯善沙）。魏宋雲所見有左末（即且末）。末并廢三城、至唐雖與築城樓蘭、閼鎮且末、今亦不知何在矣。河水注、南河自精絕國來、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南河下入鄯善國、阿耨達大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又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兼稱誠水經圖說云、隋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蓋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之、當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里水皆流入沙中、則無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以理推之、流沙之地、古今互易。漢代城郭、元奘西域記、唐時已爲無人之境、今則唐代諸鎮城并淪沙磧、水泉之匯爲淖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矣。王治且末城。〔補注〕先謙曰、後魏西域傳同。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長安六千一百里、故且末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其去陽關當二千三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補注〕徐松曰、西域置左右將者十九國、凡四十人。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

北接尉犂。〔補注〕徐松曰。且末北界且末河。蓋與尉犂以河爲界。尉犂云南接鄯善且末。是尉犂在且末東北界。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補注〕徐松曰。張晏傳注云。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案傳有言馬行若干日者。此當爲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數。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日也。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補注〕徐松曰。俗本作三千。案下精絕國書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通精絕正二千里也。魏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是即通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小宛爲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西戎傳。三國時屬鄯善。後無攷。王治扜零城。師古曰。扜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二千七百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西域置左右都尉者十九國。凡四十八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補注〕徐松曰。以在且末南。故遠三百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注〕徐松曰。戎盧。于闐。難兜三國。皆云南接婼羌。而此與渠勒獨言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所據之山谷近於南。其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精絕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末至精絕。又云。精絕爲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鄯善。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和闐極東大戈壁中。河水注。南河自扜彌國來。東逕精絕國北。下入且末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四千三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精

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補注〕徐松曰：河水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渠勒南接精絕，是精絕北境以河爲界。過河，即渠勒與都護治。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陿。〔補注〕徐松曰：說文阸下云塞也，陝下云隘也，陋下云阨陝也，是漢時有此語。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扜音烏。〔補注〕徐松曰：不書東者，與且末互文見義。案蠡茲云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勒亦曰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勒西至蠡茲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東西長也。

戎盧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戎盧爲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三國屬于闐。西域圖考云在渠勒之東，今洛爲戈壁。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三千八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然凡無官之國十三，舜道國小，故所不具車師都尉及發城是不爲國，故亦無官。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補注〕徐松曰：傳書不當道之國三，皆與婼羌相屬。

扜彌國。〔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扜罙。索隱曰：扜罙，國名也。案扜即扞字之訛，彌罙音同。先謙曰：後書有傳，改號拘彌。又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又見孫東傳下三國時屬于寘，見魏志注。晉時號拘睒彌，見釋法顯佛國記。唐譯憍賞彌，見大唐西域記。又作俱密，即拘彌之譯字也，見唐書西域傳。河水注：南河自于闐國來，東北逕扜彌國北，下入精絕國。案于闐下南北河已合矣，此引酈注仍南北分敍，亦便考檢左右諸國疆域。西域水道考云：于闐河合克勒底雅南北河而東流，克勒底雅河發南來注之。水出克勒底雅山，北流，逕和闐屬之克勒底雅城東。西域記云：媲摩且那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即此河也。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今河在城東，城郭遷移，不足爲異。河北流三百里，入大河。王

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扜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故扜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二十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集解引徐廣曰。漢紀。拘彌去于窴三百里。先謙曰。後書及河水注與此同。今名寧彌。〔補注〕先謙曰。宮本孝證云。案此孟堅自據作史時言也。後書拘彌國王居寧彌城。

渠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爲于窴所統。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于窴。西域圖考云。今爲戈壁。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補注〕徐松曰。不言南者。戎盧在東。于闐在西。皆南接婼羌。此南亦婼羌可知。

于闐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晉、梁、後魏、周、隋、後晉、宋、明紀傳。皆作于闐。或作于窴。唐書西域傳。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今爲和闐直隸州。王治西城。〔補注〕徐松曰。後魏

書云，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新唐書，其居曰西山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于闐去扞彌三百九十里，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五千一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案新唐書，晉時勝兵四千人。蓋其時並有戎盧、扞彌、渠勒、皮山五國地，故兵強也。輔國侯，〔補注〕徐松曰，後書西域傳有輔國侯仁。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于闐部內有大城五，又云，城東有大水，城西亦有大水。然則于闐所治之西城，爲今額里齊城，其東城或玉隴哈什城歟。東西城長蓋分治之。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與婼羌接，〔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于闐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今之雪山，婼羌當在南山中也。北與姑墨接。〔補注〕徐松曰，今南北二河皆逕和闐北界，姑墨在北河之北也。後魏書，北去龜茲千四百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補注〕徐松曰，西域記，書覩貨邏國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案大雪山在于闐南山之南，又東扼葱嶺，是覩貨邏地在葱嶺西南，縛芻在其中境，正當葱嶺西突。先謙曰，河水注，西域記曰，蜺羅跂禘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蜺羅跂禘水下入安息。水經圖說云，葱嶺西流之水，發山中，其西北入達里岡阿鄂模者北流，較近與安息入海之文不合。今巴達克山南有水，出雅布塔爾西流，東南合厄爾古水，又西屈東流，合塗里木水，皆出葱嶺中。三水合而西流，逕科克倫回部南，又西逕哈扎爾巴什紅帽回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大水，又西北逕布哈爾部落西南，又北流入騰吉斯鄂模。與北注西流之河較合。騰吉斯鄂模周圍數千里，疑即雷翥海。蓋其時突厥西境至此，合西域傳與酈注觀之，休循爲今巴達克山北境，難兜爲其南境，痕都斯坦北境爲罽賓，科克倫諸部落爲大月氏，布哈爾諸部落爲安息也。又云，葱嶺西流之水，南合二水，其源出和斯替恆占諸部落，皆不逕于闐。于闐西南二面葱嶺環繞，亦無西流

之水。蛇羅跂禘無可指證。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南河自皮山國來。東與于闐河合。又東逕于闐國北。唐書西域傳曰。于闐巳東水皆東流。南河下入扞彌國。于闐河出于闐南山俶廉翼。北流。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於南河。西域水道記云。于闐河二源。西源曰哈喇哈什河。東源曰玉隴哈什河。俱自南山出。東北流各百里。後魏書云。于闐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後周書作樹拔水。北史作首拔河。)卽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上五字衍。周書北史作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蓋樹枝卽東源。達利爲西源矣。一逕和闐額里齊城東。一逕城西北。各東流二百餘里而合於額克里雅爾。(回語額克里。不正也。地形不正。且蹄坎。故名。)名于闐河。又東北逕卡塔里齊山之東。又東北逕塔克三克爾之東。又東北逕巴什博克巴之東。地皆沙磧。凡四百餘里。合於南河。水經圖說云。南河今葉爾羌河也。和闐河回語爲和闐達里雅。今葉爾羌河右合和闐河。卽左與北河會通。爲塔里木河。而注敍南河合北河。在合且末水之下。與今水道不合。蓋塔里木河所經。皆戈壁沮洳之地。水道或有改易矣。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補注)先謙曰。西域水道記云。梁書西南夷傳。有于闐玉河。高居誨使于闐記云。于闐河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張匡鄴行程記云。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其玉隨地而變。撒斯以書白者玉隴。綵者哈喇。烏者爲卓羅勒。年犁東之卓羅勒河。去闐出玉。蓋爲異矣。又云。唐西域記。書產白玉。黯玉。今和闐采玉皆於水。所采皆璞。顧崙說是。先謙案。官本注無玉石二字。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斫句迦國東八百餘里爲于闐。後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疑南爲西之譌。

皮山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皮山爲于闐所統。後復立。亦見于宋雲若傳下。後魏書作蒲山。屬于闐。河水注。南河自蒲犂國來。東逕皮山國北。下入于闐國。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于闐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當在今葉爾羌之東南。和闐之西。

王治皮山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城。先謙曰。西域圖考云。自皮山國始上葱嶺。今喀什噶爾回之乾竺特部東境也。(宋雲青自子合始上葱嶺。今以輿圖考之。當格喀巴部山。當和闐正南。西北趨千六百餘里。

費爲齊齊里克嶺。喀什塔什嶺。又西爲和什庫珠克嶺。即哈喇庫勒所發也。則于闐之西。即是大山葱嶺。所該者廣。宋雲之書指其至高者耳。）自此南西諸國。皆在葱嶺中矣。去長安萬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故去長安一萬零五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五百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秅音鷃䝙。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鷃䝙耳。非正音也。〔補注〕徐松曰。顏說烏爲鷃。秅與䝙雙聲字。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秅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秅遠於皮山僅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接。〔補注〕先謙曰。張騫傳作身毒。李奇注。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祖祀作天竺。杜篤傳作天督。魏志注三國時屬大月氏。亦見晉、宋、齊、梁、陳、北魏、唐、宋紀傳中。北天竺見梁書。西南天竺見後魏書。五天竺見唐書。又云天竺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宋史亦稱東印度。明史榜葛剌則東印度也。西域記云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皮山南即天竺。隔雪山不通行。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水自蒲犂國東逕皮山國北。亦與姑墨以河分界也。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案子合云東接皮山。西接烏秅。罽賓云東至烏秅。西南接烏弋山離。是由皮山至罽賓必先經子合與烏秅。不言者略也。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子合云北接莎車。子合在皮山之西。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秅國。〔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後魏爲權於摩國。見西域傳。唐爲烏萇。通典烏萇在中天竺南。一云烏茶。見大唐西域記。烏茶皆秅之同音變字。清通考云當今巴達克山地。在葱嶺西。王治烏

秅城。〔補注〕劉敞曰：秅當作耗。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十里，烏秅遠於皮山，不容去長安反近，疑有誤。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補注〕徐松曰：蒲犂云南接子合，是蒲犂又在子合北。西與難兜接。〔補注〕徐松曰：縣度亦在國西，故與難兜爲界歟。山居，田石閒。〔補注〕徐松曰：河水注作佃于石壁閒。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閒，堆埠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雖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案此非鄯善國之白草，故將書之。累石爲室。〔補注〕沈欽韓曰：即今之彌勞後藏西南克什彌之邪龍。民接手飮。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飮水，故接連其手，如猨之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補注〕沈欽韓曰：孟說是也。明史西域傳：納失者罕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蓋小步馬。師古云百步千跡者，史傳所未見。徐松曰：依顏說，今搭刺之窣走。但馬之能步驟，各有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案唐西域記書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則孟說不爲非也。先謙曰：官本注細步下有音其二字。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引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又云：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先謙案：烏萇疑即烏秅，音近字異也。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注〕徐松曰：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餘里，而此縣度去陽關都護道里差相似者，蓋縣度與陽關皆偏南，故雖迂而路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三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據此文，是烏秅城至縣度山一百二十八里。縣度者，石山也，〔補注〕沈欽韓曰：魏書阿鉤羌國在莎車西南，西有縣度山，其閒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

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釋法顯西域傳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下有水。名新頭河。（通典：越底延國理辛頭河北。）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梯。（通典：陁羅伊羅在烏萇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度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釋道元云：即罽賓之境。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案罽賓正是漢所往來。何云張騫未至乎。通典云：今案懸度葱嶺迥遠相屬。稱說所絕。道里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徐松曰：石山，通典引作名山。云在渴槃陁國南四百里。谿谷不通。〔補注〕徐松曰：谿谷，御覽引作谷谿。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補注〕先謙曰：後書西夜有傳，云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亦見莎車傳下。徐松云：考傳文依耐、蒲犁、烏秅書子合，不書西夜；莎車書西夜，不書子合。此傳亦明書西夜與胡異，復別書子合出玉石。截然爲二國。惟蒲犁下兼書西夜子合。而河水注所引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書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罽賓、犂靬、條支接；尉頭山國云與鄯善、且末接。豈以文義相屬，遂指爲一國乎。此傳所書地理，雖以絕遠，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文，簡本脫爛。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爲一。范氏之論爲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犍。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徐氏書城頭記云：西夜國王號爲句，子合王治呼犍谷爲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周壽昌云：兩國雖共境，實一行國，一土著。班書未嘗爲一國。范偶未審耳。本書各國俱未稱王名。何獨西夜有號子之稱。後魏書云：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是西夜子合已併一國，號子或當魏時國王之名。相去數百年。不得引此作證。先謙案：後書又云：自于竇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續志注：三國時西夜屬疏勒。子合見佛國記。後魏唐時爲朱居槃，亦爲朱俱波。並見西域傳。併有西夜、蒲犁、依耐、德若四國地。西域圖考云：西夜在皮山西，今乾竺特之西境。宋雲往天竺，由皮山取道於此。子合在西夜西。（德若又在其西。）今喝勒察回之博洛爾部南境。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補注〕徐松曰：後書犍作鞬。佛國記：子合南行四日入葱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葱嶺北三百里。是呼犍爲葱嶺中谷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

闕當五千七百五十里 戶三百五十 口四千 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 東與皮山〔補注〕徐松曰佛國記法顯自于闐行二十五日到子合國蓋于闐西通皮山由皮山以達子合 西南與烏秅 北與莎車〔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渠沙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 西與蒲犂接〔補注〕徐松曰蒲犂書南接子合則西爲西北也 蒲犂反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補注〕錢大昭曰反當作及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反作及 皆西夜類也〔補注〕徐松曰五國同類故壤相接 西夜與胡異〔補注〕徐松曰巨濱武紀注渠搜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爲胡故後書梁冀傳馬援傳皆稱西域賈胡說文鄯之西胡段氏云說文西胡凡三見書西胡以別匈奴之北胡 其種類羌氐行國 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注〕徐松曰商頌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蓋羌與氐爲一 隨畜逐水草往來 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注〕徐松曰特書之以別西夜

蒲犂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經蒲犂漢後叢考河水注南河自依耐國來東逕蒲犂國北下入皮山國水經圖說云在今英吉沙爾葉爾羌之間分流之水當自此東流至葉爾羌合葉爾羌河 王治蒲犂谷〔補注〕徐松曰蓋亦蔥嶺谷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在今乾竺特部北境 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五十里 戶六百五十 口五千 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補注〕徐松曰蒲犂由莎車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三百一十二里 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在莎車北蒲犂在莎車西故得北至疏勒 南與西夜子合接〔補注〕徐松曰子合云西接蒲犂北接莎車此云東至莎車蓋東北也五當作七

徐松曰，河水注引無西夜二字。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蒲犂在無雷東北，西下當脫南字。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補注〕徐松曰，耆越依耐以耕。種俗與子合同。〔補注〕徐松曰，上書蒲犂類西夜，此書種俗同子合，互文見義。

依耐國，〔補注〕先謙曰，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今爲英吉沙爾直隸廳。河水注，南河自無雷國來，東流逕依耐國北，下入蒲犂國。水經圖說云，當在今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今海洛爾北境，西夜子合蒲犂依耐，唐爲朱俱波國。王治〔補注〕王念孫曰，案上文皆書某國王治某城，此下不書某城者闕文。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犂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五百餘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北接疏勒，莎車西接疏勒，是莎車在依耐東北，故繫上爲文。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南接子合，子合西南接烏秅，西接難兜，難兜西至無雷，是無雷在依耐西南，傳文參之，無雷距蒲犂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里數疑有誤。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依耐國北，是與疏勒以河爲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補注〕徐松曰，東北二境與二國接壤，故得寄田。

無雷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經蒲犂至無雷，漢後無改。河水注，河水自蔥嶺分源，（以上見捐毒國下。）東逕迦舍羅國，逕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是爲南河，下入依耐國。水經圖說云，迦舍羅國當在今喀什噶爾境西

蔥嶺中。大唐西域記。稱竭盤陀國大川。東北至奔攘舍羅。當即迦舍羅克。無雷當今西布狩特部落之南。博羅爾部落之北。喀什噶爾西邊地。分諸之水。當即傍山東南諸逕其北也。西域圖考云。國在依耐西。今噶勒察回之入達克山東北境也。蔥嶺之脊。其南爲唐喝盤陀國。西域水道考云。葉爾羌河二源。西源出喀楚特城南大山。東北流。逕塞勒庫勒莊。齊齊克里克嶺水注之。又東爲托里布隆河。又東南流。折而東北。又折而西北。凡數百里。逕密爾岱山北。即玉山也。河水又折而東北流。逕英額齊盤山。爲澤普勒善河。又東北流。逕葉爾羌城南。又東北瀦爲淀泊水草之交。是爲黑水。回人稱曰喀喇烏蘇。又東北與東源合。東源出庫克雅爾山。在和闐西。與其南山間水北流至沙圖城北。分爲二。行百八十里復合。東行百里。爲聽雜阿布河。唐書于闐西五十里有葦關。又西經勃野。西北渡繫館河。或即聽雜阿布歟。河水又東北爲哈爾噶里克河。又東北爲沁達勒河。又東北至葉爾羌城東二百里之英克里特北。西與西源合。是爲葱嶺南河。王治盧城。〔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雷字作靁。其上半與盧相似。故雷譌作盧。（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又脫無字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此正作無雷城。周壽昌曰。河水注。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與此書合。與非選就其觀以後御覽何如徵據水經注之爲訛也。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補注〕徐松曰。無雷由依耐蒲犂至都護治。當作二千八百五十二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無雷之東爲難兜。難兜之東爲烏秅。烏秅之北爲蒲犂。在無雷東北。當蒙上東北爲文。南字衍也。南與烏秅。〔補注〕徐松曰。烏秅境蓋與婼羌犬牙相錯。故得越難兜而接無雷。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音一名。語有輕重耳。〔補注〕齊召南曰。案天篤即天竺也。下文罽賓傳曰。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塞種。即所謂釋種者也。蓋即浮屠氏國。其種分散。遷於諸國。故又云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後世傳之天竺。即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徐

松曰捐毒在葱嶺東爲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爲五印度地二國絕遠頗比而同之斯爲誤矣水經注亦誤以身毒爲捐毒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補注〕徐松曰不言寄田者去莎車疏勒遠

難兜國〔補注〕先謙曰後漢以下不見於史河水注西河自休循國來西逕難兜國北下入罽賓國西域圖考云國在葱嶺西再西出葱嶺則大月氏界也今巴達克山部西境王治〔補注〕王念孫曰不言治某城周文王先慎曰御覽四夷部引有難兜城三字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補注〕先謙曰難兜國境不與無雷接漢紀誤以爲此係無雷誤字也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補注〕先謙曰河水注三十作四十南與婼羌〔補注〕劉奉世曰案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鄯善之東而此與罽賓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婼羌相接必誤徐松曰通典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葱茈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皆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爲羌種故傳以婼羌目之劉氏以爲誤非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婼羌西與且末接而小宛戎盧渠勒于闐難兜皆南接婼羌此不可解十三州志云婼羌國帶南山西有葱嶺餘種或虜或羌戶口甚多強則分種爲豪酋更相鈔暴是知沿山布谷種類實繁其附近陽關止去胡來王一種國無治所又不列傳諸傳亦未指明後書西羌傳亦云濱于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但假去王耳北與休循〔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河水自休循又經難兜國北是休循在難兜東北西與大月氏接〔補注〕徐松曰難兜西至無雷而二國皆西接大月氏是無雷之北有大月氏境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烏剌尸國半笯蹉國曷邏闍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迦濕彌羅國王先慎曰御覽引無上有金字

罽賓國。〔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魏志注。三國時屬大月氏。後魏唐仍爲罽賓。隋爲漕國。明爲撒馬兒罕。又唐書箇失密傳箇失密或曰迦濕彌邏。西域記。迦濕彌邏國。舊曰罽賓。或當時分爲二國。西域圖考云。今爲阿富汗地。米一新云。明史以撒馬兒罕爲罽賓。非也。撒馬兒罕在敦罕。今爲布哈爾所幷。漢時屬大宛。非罽賓。徐松云。舊唐書作在蔥嶺南。當以南爲是。河水注。西河自難兜國來。西逕罽賓國北。下入月氏國。王治循鮮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都善見城。隋書。都城方四里。循鮮。御覽引作脩鮮。先謙曰。唐書罽賓傳。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元龜亦云中宗神龍元年。拜罽賓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都督。則作脩鮮者是。循脩以形近誤也。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七千七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補注〕徐松曰。隋書。勝兵者萬餘人。大國也。〔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自古隣敵無能攻伐。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烏秅在難兜東。難兜書東北。而烏秅反書東者。蓋當書南。據烏秅在難兜之南。有烏秅地。正在罽賓東境。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補注〕先謙曰。上文云難兜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則所須九日行。九字蓋誤。西北與大月氏。〔補注〕徐松曰。與大月氏中隔雪山。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補注〕徐松曰。後魏書。罽賓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補注〕徐松曰。塞王。大夏之王也。案史記。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則罽賓在東。不專於南。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補注〕徐松曰。張晏傳注。塞。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案梁僧濟諸佛教。奘書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竺。仍譯轉以塞種爲釋種。證與顏同。然考牟子書。言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

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實出於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地也。元和姓纂亦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後，即釋種也。

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案今中國有之，惟西域裝花為異。雜草奇木，〔補注〕徐松曰：隋書漕國出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一切經音義云：鬱金出罽賓國。檀、櫰、梓、竹、漆。師古曰：櫰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注〕徐松曰：顏以雅訓為類，案廣韻櫰下引山海經云：中曲山有木如棠，而圓葉赤實，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櫰別是一木。惟玉篇云：櫰，槐別名，後說皆載此文，即作櫰槐，是顏所本。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補注〕徐松曰：都城西臨信度大河，故下溼。生稻，〔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別書之。王文彬曰：稻宜下溼，故別書之。後烏弋山離亦云：暑溼田稻，而於五穀仍特別之。冬食生菜。〔補注〕徐松曰：蔣赯書：其地暑溼，草木凌寒不死。其民巧，雕文刻鏤，〔補注〕徐松曰：罽賓，今痕都斯坦，其地饒玉，有鬼工。治宮室，〔補注〕徐松曰：隋書：罽賓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為地，亦治宮室之事。織罽，〔補注〕徐松曰：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罽，織毛為之方文者曰毾。又引通俗文：織文曰罽，蕃交曰毾。案說文：罽，魚網也。[糸罽]，西胡毳布也。則罽當作[糸罽]。廣韻亦云：[糸罽]，氈類，織毛為之。刺文繡，好治食。〔補注〕王念孫曰：案治食二字，義無所取。（通典邊防八，治作理，避高宗諱也。則唐本漢書已誤作治。）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俗耆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注〕王念孫曰：通典同。案市列上脫有字，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徐松曰：河水注：罽賓土地和平，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

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補注〕徐松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也。故稱鵠傳爪幕。郁按背穴。王光祈曰。今西洋銀錢。猶沿其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鞭以呼之。沐猴、即獮猴也。〔補注〕錢大昭曰。爾雅犦牛。郭注。即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徐松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作犎。又云。罽賓雞字作犎。音紀封反。今有此牛。形小。頭上有犎。王氏廣雅疏證云。獮猴聲轉為母猴。說文曰。為母猴也。又轉為沐猴。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雀尾萬枝。文采五色。罽賓近于闐。故亦有之。今回疆有孔雀。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補注〕沈欽韓曰。後魏傳。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然大月氏既鑄作之法。則知本非自然之物。徐松曰。說文。璣、珠之不圓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璣、小珠也。廣雅。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璧流離。梵書作吠瑠璃。一切經音義舊言鞞稠利夜。亦言鞞頭梨。或云毗瑠璃。亦作鞞瑠璃。皆梵音訛轉。從山為名。鞞頭梨山出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焰所能鎔鑄。唯有鬼神有道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珋。璧珋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璧珋即此梵之璧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皆有璧流離。今本漢書注說璧字。讀者誤以璧與流離為二物矣。璧與吠音相近。又案元應所說。孟書青色。蓋有據也。先謙曰。官本注。治作冶。疑是治字。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徐松曰。魏府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輕僄。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關都尉、武帝初置。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補注〕徐松曰、容屈王、罽北國小王、如越居五王。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補注〕徐松曰、所殺者烏頭勞之子、通鑑注以爲殺烏頭勞、非是。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補注〕徐松曰、西外國王惟漢立者有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補注〕王念孫曰、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鎖琅係罪人、謂之琅當、班文作銀鐺、云琅也、（瑣古瑣字）琅當德、即鎖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補注〕徐松曰、縣度在烏秅國西百二十餘里、罽賓東至烏秅二千二百五十里、則縣度在罽賓東北境二千一百餘里。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河平四年。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補注〕徐松曰、欽傳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補注〕先謙曰、嬌、驕之借字。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補注〕王念孫曰、爲字涉下爲字而衍。徐松曰、通考引無以字。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愜音苦頰反、比音頻寐反。〔補注〕徐松曰、通考引求作欲、各本寇下有也字。今縣度之阸、

非斛賓所能越也。〔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烏剎尸國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國，即縣度也。其鄉慕不足㠯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謂西域諸國也。〔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注，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前親逆節，〔補注〕徐松曰，謂親爲逆節。惡棄西域。師古曰，惡，謂棄絕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補注〕王念孫曰，悔過來本作悔過來朝。朝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三已與今本同。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朝。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補注〕徐松曰，所謂西域賈胡。欲通貨市買，㠯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補注〕徐松曰，非奉獻之實。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補注〕徐松曰，皮山南即天篤印度境，時不屬漢。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刀斗解在李廣傳。〔補注〕徐松曰，五更之義，顏氏家訓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師古曰，溫器也，鋗即銚，今俗或呼銅銚。先謙曰，官本注刀並作刁。倘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㠯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㠯作以。國或貧小不能食，〔補注〕徐松曰，言不能供使。或桀黠不肯給，〔補注〕徐松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也。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飢也。音奴賄反。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

也。音工大反。〔補注〕徐松曰：乞有汔音，與匄釋注。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補注〕沈欽韓曰：逝兆山在羯盤陀國西南，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夏不可行，行則致死。惟冬乃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唐書：喝盤陀都城負徙多河西南，即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注〕徐松曰：謂驢畜皆病。又有三池、〔補注〕徐松曰：北史波知國有三池，傳曰：大者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盤石阪，〔補注〕徐松曰：西域記咀叉始羅國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周壽昌曰：據顏注崢嶸深險之貌，則下文不得復云深也。深本淵字，唐人避諱改之。後魏書作不測之淵，可證。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補注〕徐松曰：佛國記云：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先謙曰：河水注云：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即本漢書。官本考證云：千字訛，當以十爲正。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墜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麋。〔補注〕徐松曰：猶書阬谷之深。先謙曰：注墜當作隊。人墮，勢不得相收視。〔補注〕徐松曰：言彼此不得救援。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荊、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補注〕徐松曰：通鑑胡注引顏注而釜之曰：此書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爲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

至尊之命。逆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補注〕徐松曰。通考引作之計。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補注〕徐松曰。注遣一作遺。通鑑注引。及汪校皆作遣之。先謙曰官本作遣。

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注〕先謙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後書德若傳下云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西域圖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爾滿丹。法爾斯丹。古爾斯丹。剌那四部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七千七百里。陳湯傳服虔注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補注〕先謙曰。戶口勝兵。語意不完。以上罽賓例之。兵下有多字而脫之也。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補注〕徐松曰。罽賓書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蓋互文見義。先謙曰。後書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北與撲挑。西與犂靬、條支接。師古曰。撲音普木反。犂讀與驪同。靬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補注〕宋祁曰。景本挑作桃。徐松曰。顏注。布木當作普木。或撲爲樸之訛。後書大月氏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地。濮達有居割反之音。與樸雙聲。濮達疑即撲挑。沈欽韓曰。通典。撲挑作樸桃。傳中無撲挑國。疑桃槐之誤。先謙曰。犂靬張騫傳作黎軒。後書作犂鞬。西域圖考云。犂靬即後書之大秦。兼有今歐羅巴一州之地。國都羅馬。拓地直至土耳其。東境與安息鄰。後書云。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又云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其境黑海之南。出海及渡海。即渡他大尼里峽。由黑海至地中海處。闊僅數里者也。過峽爲土耳其西土。則入歐羅巴洲境矣。犂靬爲葱嶺極西之國。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

〔補注〕先謙曰：後書，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案魏後無條支之名，梁書始見波斯，後魏波斯傳云，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隋書，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國臨西海。**〔補注〕先謙曰：後書條支傳云，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惟西北得通陸道。又云，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新唐書云，條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圖考云，條支在今俄羅斯極南之境，且達部地，西瀕黑海也。蓋其國當時兼得俄羅斯高加薩五部地，東界裏海，南通安息。甘英使大秦，由安息抵條支，臨黑海東岸，故安息人得沮之。渡此大秦國都，在意大里亞之羅馬，拓土西東，與安息鄰，經其國，行程及萬里，故由海往。徐繼畬以天方當之，不知海水之環，指城而言。天方國境數千，何止四十，且西北所通，亦非一隅，其曲海句不能解，實由未審地形也。條支爲應屬極西北之國。**暑溼。田稻。**〔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雜無稻及黍稷。是與漢時異。王先慎曰：御覽四裔部田下有宜字。**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貢反。〔補注〕徐松曰：郭衍以鳥卵大如一二石甕，顏駁之，曰：高與知汲水之甕耳，無一二石也。見張騫傳注。後魏書云，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唐杜環大食國經行記云，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先謙曰：後書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人衆甚多。**〔補注〕徐松曰：隋書勝兵二萬餘人。**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注〕先謙曰：後書，安息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又云，安息王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張湛曰：化，幻人也。又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魏書，悅般國真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蠕蠕凍死者十二三。徐松曰：後書西域傳注引魏略曰：大秦

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補注〕沈欽韓曰。舊唐書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至坦駒嶺。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畢沅校山海經。據寰宇記延州保安軍之吃莫河。以爲弱水。非也。弱水不當在中國。徐松曰。史記索隱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又引括地志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後魏書。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西有王母山。玉爲堂云。長老一本作長者。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注〕先謙曰。後書大秦國下云。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目還。莫有至條支者。先謙案。據後書此文。可字是二字之譌。河水注引作可。

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草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補注〕徐松曰。頭此語及下烏孫國莽平。同用此注。案下文有草木。不必複言草莽。莊子釋文云。莽莽。近郊之色。莽即莽莽。後說爲是。其草木、畜產、

五穀果菜、〔補注〕徐松曰。唐杜環大食國經行記云。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褊桃。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匹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莽。一名梨蘆茇。

食飲、宮室、市列、〔補注〕徐松曰。大食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爲廬舍。錢貨、兵器、〔補注〕徐松曰。唐書。大食國兵刃勁利。金珠之屬。〔補注〕徐松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銀、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大眞珠、頗梨、琉璃、水晶、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頓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猊音倪。拔音步葛反。耏亦頰旁毛也。音而。非音人庸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與孟說異。蓋亦鹿類。徐松曰。後書章帝紀。月氏安息各

獸師子、扶拔、巫超脩、大月氏亦獸符拔、不獨烏弋有也。先謙曰注者兩角官本作兩角者是。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補注〕徐松曰烏弋已入北天竺境、故奉浮圖道。後書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補注〕徐松曰晉獨者、諸國同罽賓、惟此正異、窃字訛。條支市列錢貨其文爲人首、幕爲騎馬、簡引此脫而幕頭字。目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兵字。絕遠漢使希至。〔補注〕徐松曰後書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補注〕徐松曰益西南也。至烏弋山離。

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補注〕先謙曰後書條支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西域圖考云安息在其北、則烏弋山離在南也。漢通道盡此、今南向有陸路、逕直至小西洋、漢未通。

安息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後魏、周、隋、唐。紀稀後魏時爲忸密、稱安國。唐書安亦曰布豁、又曰捕喝、西域記喝捍國。此即東安捕喝國、此晉中安戊地國、此晉西安。西域圖考云今波斯國北八部之境（惟南四部不入）、罽賓爲附烏弋山離安息、爲蔥嶺西南諸國。河水注、西河自月氏國來、西逕安息國南、與蛇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蛇羅跂禘水自于闐國來、西逕揵陀衛國北、至安息注雷翥海。先謙案西河即阿母河、雷翥海即裏海也。王治番兜城。蕭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兜、後書作和櫝。又云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後魏書云都蔚搜城。隋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注〕徐松曰隋書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今二國去長安里數正同、當有誤字。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補注〕徐松曰東當從後書作南。西與條支接。〔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後書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此今東土耳其地（統六部）。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此今中土耳其地（統五部）。從斯賓國南行渡河（即渡伯大尼里峽）、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此今西土耳其地（統八部）。安息西道極矣。由羅癸里亞西南至日蘇靈斯而渡海逕大秦、此地通羅馬本有陸路、惟爲

亞得亞海所隔須繞北經奧大里亞南境至意大里亞北境又折東南始至羅馬不知至此南乘海越亞得亞海而即至也甘英得之安息人之言而按之千年後之輿圖殊覺不爽知此 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補注］徐松曰。此又與烏弋異。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補注］宋祁曰。注文張翅下當有舉字。王念孫曰。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為不詞矣。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同。沈欽韓曰。通典。吐火羅國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馬爵。高七尺。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鳥。徐松曰。史記正義亦引此文。有卵大如甕四字。御覽引裴矩本末記云。短人國有大鳥。高七八尺。恆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注］徐松曰。河水注引竺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蔥嶺極西之國。臨嬀水。［補注］徐松曰。嬀水即河水注所謂發羅身毒之河水。安息都城南臨嬀水。通考云。今謂烏滸河。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注］徐松曰。安息西界臨黑裏海。又有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故車船輻輳。書革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為皮之不柔者。［補注］王念孫曰。上書字本作畫。（胡麥反）謂畫革為字而旁行之。以為書記也。顏注今西方云云。釋旁行為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即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為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河水注同。先謙曰。今西洋文字猶如此。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事見史記

大宛傳。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武帝時。安息獻犛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須。長四尺五寸。徐松曰。黃圖云。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注。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書。乃知世宗時犛靬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字。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補注〕先謙曰。月支國見海內東經。即月氏也。逸周書王會解。正北月氏。後漢有傳。云莎車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三國後魏時仍為月氏。魏源海國圖志云。大月氏今為愛烏罕布哈爾二國分得其地。一統志以布哈爾為雜兜國地。案雜兜乃小國。不足當之。徐繼畬瀛寰志略云。月氏既在媯水之北。媯水即今阿母河。則月氏乃今之布哈爾。非愛烏罕也。案今布哈爾地甚廣。為回部最大之國。雜兜與大月氏無妨同在其地。李光廷以為布哈爾國南境也。月氏大宛為葱嶺西國。河水注西河自罽賓國來西逕月氏國南下入安息國。治監氏城。〔補注〕錢大昭曰。後書作藍氏。徐松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即藍氏也。後魏書作盧監氏。先謙曰。官本治上有王字。是。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核算。大月氏當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七百一十二里。改定里數見鄯善下。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萬震南州志曰。大月氏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作四千九百七十四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

〔補注〕先謙曰。山海經郭注。月氏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即羬羊也。元中記。稱瑞出大月氏。又有牛名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通典大月氏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挽之。在車大小而已。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補注〕沈欽韓曰。魏書。波斯國遣使獻一封黑橐駝。通典。杜環經行記云。大食國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蓋駝者兩封。故以一封爲異。師古不知其故。又非封牛也。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控弦。謂能引弓者。故彊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注〕徐松曰。通考引作故恃彊。顏注恃與輕對。衆是。蓋本有恃字。本居敦煌祁連閒。〔補注〕徐松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昭武。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史記正義云。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案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爲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張騫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冒頓使右賢王擊走月氏。事蓋在孝文二三年閒。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注〕王念孫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騫傳補。徐松曰。河水注引作殺其王。通考引作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媯水北爲王庭。〔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蓋大夏時都水南。大月氏徙治水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媯水。唐之烏滸河。亦名縛芻河。今爲阿母河。西北流入布哈爾西之鹹海。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注〕先謙曰。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後漢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霍去病取西河地。開湟中。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在張掖者。號曰義從胡。護羌校尉所稱之爲伯玉。與先零羌叛者也。又後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

月氏。先居西平張掖之閒。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所謂百丈佛圖也。小月氏可考見者如此。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補注〕王鳴盛曰。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遣還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爲稟給之義。共與供同。徐松曰。即上文所謂皆詣闕稟食也。有五翖侯。師古曰。翖即翕字。〔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有傳父布就翖侯。李奇曰。翖侯。烏孫官名。匈奴傳。康居與諸翕侯計。是烏孫康居皆有翖侯。匈奴傳又有小王趙信爲翕侯。先謙曰。後書云。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

一曰休密翖侯。〔補注〕徐松曰。數翖侯以東爲上也。先謙曰。官本一曰至五曰皆不提行。連上爲文。治和墨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伽倍國。故休密翖侯。人居山谷閒。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注〕松徐曰。五翖侯道里殊爲紛舛。據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靡九百里。雙靡去貴霜二千一百九十九里。貴霜去肸頓二十二里。肸頓去高附七十九里。據去陽關言。則休密去雙靡二十里。雙靡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肸頓二百二十里。肸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而休密去陽關。轉較雙靡爲遠。古籍流傳。宜有訛奪。今各以後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密翖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

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翖侯。在伽倍國西。人居山谷。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

八十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雙靡在伏實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

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為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滅濮達、罽賓，天竺諸國，稱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後魏書，鉗敦國，故貴霜翖侯，在折薛莫孫西，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

四曰，肸頓翖侯。師古曰，肸，音許乙反。治薄茅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弗敵沙國，故肸頓翖侯，在鉗敦西，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肸頓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

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翖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後魏書云，閻浮謁國，故高附翖侯，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西域圖考云，高附在月氏西南，安息東，罽賓西北，當在今阿母河南布哈爾南境，阿富汗之西北境也。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肸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衡不當孔道，則去陽關或近數十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

〔補注〕徐松曰。高附之去大月氏約七百餘里。

康居國。〔補注〕先謙曰。逸周書王會解有康氏。孔晁注。康亦西戎之別名也。後魏西域傳。康國者。康居之後也。新唐書同。是前後皆有康國之稱。魏志晉書仍爲康居。又後魏有者舌國。云故康居國。又有悉萬斤國。唐書以爲即康居。蓋後分裂國名。唐書康國傳。康一名薩末鞬。亦曰颯秣建。西域圖考云。今爲哈薩克右部地。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注〕徐松曰。隋書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闐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先謙曰。官本匿作匽。下文竝同。本書匽匿字同。作匿爲正。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補注〕徐松曰。大宛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爲城名。陳湯傳涉康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爲名。此其治之地。而非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爲都會。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即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誤。唐西域記。颯秣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據下去都護里數。當作去長安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補注〕徐松曰。奪樂字。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補注〕徐松曰。蕃內地大約在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補注〕徐松曰。國小於烏孫而大於大月氏。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補注〕徐松曰。大月氏在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月氏人。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繫也。〔補

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書不純臣。但羈縻非之與烏孫羈縻同意。當用彼注。删此注。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補注〕先謙曰。詳匈奴傳。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補注〕先謙曰。通鑑繫於元延二年。胡注。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貢獻。〔補注〕先謙曰。胡注。既遣子入侍。而又奉貢也。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補注〕徐松曰。不肯視同諸國。都護郭舜數上言。〔補注〕徐松曰。舜爲都護當在永始中。周壽昌曰。段會宗傳贊郭舜以廉平著。絕無所見。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匈奴之強弱。不繫二國之叛服。漢雖皆受其質子。〔補注〕徐松曰。匈奴傳。鴻嘉元年。搜諧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案烏孫小昆彌時亦有侍子在京師。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補注〕先謙曰。三國。匈奴、烏孫、康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補注〕徐松曰。三國見有便宜。互相發略。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補注〕先謙曰。胡注。謂自武帝以來。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補注〕徐松曰。服而絕之。於義不順。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

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補注〕徐松曰、都護吏謂若丞以下。康居自以不屬都護。慢易其使。故為無所省。㠯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㠯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注〕徐松曰、蠻者夷狄通稱。故匈奴亦謂之蠻。匈奴傳。故有威於百蠻。又云於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㠯之為高。自㠯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㠯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章、顯著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㠯此事為困苦。〔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故為小郡。康居在北道。而莎車、疏勒已入吐火羅境。在蔥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考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補注〕王先慎曰、康居不拜使者。坐都護吏於烏孫使下。欲賈市。詐為好辭。是謂驕黠之國。非謂康居使者也。顏說誤。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補注〕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改名阿蘭聊。屬康居。魏志注稱阿蘭。後魏西域傳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隋書同。西域圖考云、奄蔡屬今俄羅斯東境。西伯利部自哈薩克右部而北。即俄羅斯之多偎斯科而北

爲據波爾斯科。卽臨北海者也。後書有嚴國。又在奄蔡北。且書奄蔡亦國。書傳聞不同。（後書有粟弋。是其屬國。）康居奄蔡爲蔥嶺西北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奄蔡卽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括地志云。奄蔡酒國也。先謙曰。官本大作人。是。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補注〕徐松曰。說文。崖、高邊也。書證案不見高岸。塞高以鼓卑。後觀書粟特居於大澤。匈奴傳。留郅吉不肯。遣使之北海上。先謙曰。魏源云。此北海疑卽今所謂裏海。東岸、本俄羅斯屬地也。河水注謂之雷翥海。徐繼畬云。雷翥海乃鹹海。非裏海也。此北海當爲裏海無疑。康居有小王五。〔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有康居副王抱闐。副王殆卽小王。

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師古曰。䪥音下戒反。〔補注〕徐松曰。新唐書。史國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峽峭石色如鐵。西域記。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旣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旣設門扉。又以鐵鋼。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先謙曰。官本一曰至五曰並不提行。迷上爲文。是。晉書四夷傳。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是晉時康居統於蘇薤矣。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補注〕徐松曰。去康居二百二十里。隋書云。史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陽關當八千四百六里。此不同者。蘇䪥在蔥嶺西南。入蔥嶺山南道。徑趨陽關也。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卽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域記。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案此在康居極東境。去都護五千七百

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蘇䪥在南附墨極東而去陽關正同去都護僅差九里疑有誤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案此在康居極北境先謙曰隋書以赭時爲大宛是又爲大宛所并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石國南五百里爲康居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十里去陽關八千六百八十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案此在康居東境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又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是罽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十里疑誤

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西域記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千里南北五百餘里案此在康居東南境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又西南三百餘

里。至捐毒那國。是較疏勒近三百餘里。而傳紀都護之數。適於疏勒千一百三十里。踰關之數。遲於疏勒三百三十里。即核之烏城惟都護之數以爲相距六百十里者近之。其踰關又轉近二百里。誤尤顯然。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莎車傳下。亦見魏、晉、後魏、隋、唐紀傳。後魏爲洛那。隋唐爲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西域圖考云由疏勒而西出葱嶺爲大宛。月氏大宛在北。今浩罕八城皆其地。今敖罕地。元時所謂賽馬爾罕城也。其西北境兼有今布哈爾之地。見四裔考、及海國圖志。敖罕近爲布哈爾所幷。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注〕錢大昕曰。二百。南監本閩本作五百。徐松曰。據改定鄯善里數積算。當去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三十二里。先謙曰。官本作五百。御覽引亦作五百。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注〕徐松曰。國又小於大月氏。副王。〔補注〕徐松曰。康居有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有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四千二百八十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卑闐城在葱嶺西北。故以大宛爲南。若以蘇薤與疏勒論之。則大宛在西。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西至大月氏。是大月氏在西南。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補注〕徐松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西走乃至大宛。晉遣道至月氏。不知向西南而直西行。故至大宛。大宛乃送之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也。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補注〕徐松曰。安息俗同罽賓。烏弋罽賓云種五穀。地下溼。生稻。烏弋山離亦云畏溼田稻。故史記大宛傳云大宛俗土著耕田田稻麥。大月氏與安息同俗。大宛同安息。是以與大月氏同也。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補注〕徐松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爲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

不餲。饑而不餒。冷而不寒。味是汁多。除煩解餔。又釀以爲酒。甘於麴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況親食之。則他方之果寧有匹者。又引後涼錄曰。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師古曰。耆讀曰嗜。〔補注〕徐松曰。俗、通考作人。今西域回人無不嗜酒。者種苜蓿。如中國種蕎麻。四月以後馬啖苜蓿尤易壯健。宛別邑七十餘城。〔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多善馬。〔補注〕徐松曰。通考引朱書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又引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馬汗血。〔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東平王蒼傳。宛馬血從前髆小孔中出。徐松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武紀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案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髆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髆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吐火羅國城北有頗黎山。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孟康。張騫始爲武帝言之。〔補注〕徐松曰。史記。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是書者非一。特自騫始也。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補注〕徐松曰。謂張騫隨漢使壯士車令等往。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罵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補注〕徐松曰。廣利將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貳師城地。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補注〕徐松曰。伐宛始於太初元年秋。至四年春乃斬宛王。宛

人斬其王毋寡首。〔補注〕徐松曰、陳湯傳作毋鼓、蓋古音相近歟。獻馬三千匹。〔補注〕徐松曰、廣利傳、漢取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補注〕徐松曰、當作張騫李廣利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秣、蔡音千曷反。〔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昧蔡大宛將。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諂、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諂、古諂字。〔補注〕徐松曰、說文、諂、諛也、或從舀、史記作諛。相與兵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補注〕先謙曰、閩本兵作共、是。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補注〕錢大昭曰、數、閩本南監本作使。先謙曰、官本作使、是。求其物、因風諭以代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錢大昭曰、其當作奇、代當作伐。先謙曰、官本其作奇、代作伐。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補注〕徐松曰、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大宛傳作取其實來。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補注〕徐松曰、西京雜記云、樂游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目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為連枝草。述異記曰、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宮館、傳作離宮別觀、李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補注〕徐松曰、雖大月氏康居不斥言者、康居偏北、大月氏偏南。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頿、善賈市、〔補注〕徐松曰、今安集延種人近之。爭分銖。〔補注〕徐松曰、律歷

志。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是百黍爲銖。故說文云十絫黍之重。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補注〕徐松曰。以爲正而斷決從之。其地皆絲漆。〔補注〕王念孫曰。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皆書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上文其人皆深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不知鑄錢器。〔補注〕吳仁傑曰。史記作鑄錢器。詳下文。謂當從史記爲正。罽賓傳有金銀銅錫爲器。金銀爲錢。則錢器自是兩事。遞來世書兼乘弓矛之兵耳。器不爲利器。謂兵器也。大宛諸國。但有弓矛。下文所謂他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所謂得黃白金以爲器者。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者。鄯善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案越絕稱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劍。郭景純。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是也。若曰彼不知鑄作之利。當併舉諸金言之。又豈止一物而已哉。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補注〕徐松曰。黃金即漢所賜大宛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北服渾窳。屈射。丁零。又書從西近烏孫。丁零爲今俄羅斯國。旋西渡。是得至安息。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補注〕徐松曰。即謂冒頓老上事。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補注〕徐松曰。信如外國之符節。周壽昌曰。信即古之符契也。平紀。漢律。諸乘傳者持尺五轉信。司馬相如傳故遣信使曉諭百姓。或以繒帛書分持之。或用木爲之。國傳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飤。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注〕徐松曰。言騎馬也。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注〕徐松曰。神爵後西域無役較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補注〕徐松曰：計其道里，蓋亦蔥嶺西小國。案西域記，覩貨邏國，東抵蔥嶺。自覩貨邏西至呬蜜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赤鄂衍那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其國東西百餘里，又東至愉漫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鑊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蔥嶺。是蔥嶺西多小國，桃槐即其類歟。王先謙曰：不書治所，與敍婼羌同。先謙曰：後書以下無考。唐書地理志有桃槐州，注以阿臘城置，隸月支都督府。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案此下疑有脫文。

休循國，〔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作休脩。先謙曰：河水注，西河自捐毒國來，西逕休循國南，下入難兜國。案休循，後書以下不見。西域水道記云：洛陽伽藍記，載魏宋雲云，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漢盤陀國，今之阿賴地也。略爾提錫諾布哈特哈之。捐毒傳云，西上蔥嶺，則休循是矣。又云：哈喇庫勒大池（互見疏勒）西流，其沿水西崖之岸百里，曰布哈游。又西四百六十里，曰大河橫塽，枝流出焉。又西百九十里，爲什克南城。其南又有一水西流，西域記云，西源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納翁河合而西流，逕哈喇庫勒西流之水下流，仍合爲一。其一水，即納翁河也。西域圖考云：哈喇庫勒西南流之支，必匯巴達克山之水，同入阿母河，以注鹹海無疑。惟哈喇庫勒向有一支，經喀爾提錦而西流者，或北歸那林河，或即南流同入伊西洱庫爾淖爾，無確證。王治烏飛谷，〔補注〕先謙曰：西域記云，達摩悉鐵帝國，又書護密。新唐書護密，元魏所謂鉢和國。嬰薛以地爲烏飛州，疑以烏飛谷得名。然則休循更名護密與。在蔥嶺西，〔補注〕松徐曰：唐西域記，蔥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恆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河水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寶引西域諸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其南哈喇庫勒，即唐龍池水，東流爲雅瑪雅爾河，即蔥嶺北河之南源，唐之波謎羅川也。唐書西域傳云：南有商彌地，大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謎羅川，與西域記同。其云南有孛露，即今之布魯特。

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蠡茲里數覈算，當作去長安一萬六百二里，去陽關六千一百二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三千三百六十四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與蔥嶺爲西鄰。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較捐毒近百一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大宛東南爲休循，西南爲大月氏，在休循西。休循倚蔥嶺，大月氏出嶺外，故傳書踰蔥嶺出大月氏。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補注〕錢大昭曰，因當作田。王先愼曰，因畜隨水草當作隨畜逐水草，傳寫者誤逐爲隨，校者未審，改上隨字爲因，字本傳屢書隨畜逐水草，可證。錢氏執字形改字，不知休循即今布魯特，山峽多雪，不可耕作，與尉頭國異，不得云田也。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無捐毒，有天竺，云一名身毒。或遂以爲即捐毒，誤也。天竺自是今之五印度，在蔥嶺東南。捐毒與休循接壤，在北道之西，渺不相涉。西域圖考云，今巴爾琿之南地，屬薩爾巴噶什布魯特部。河水注，河水重源有三，一西出捐毒國蔥嶺之上，河源潛發，分爲二水，一下西入休循國，一下東入無雷國。水經纂疏云，西布魯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爾之西，葉爾羌之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郭爾普推部落，皆在蔥嶺。則捐毒當今西布魯特地，其西流之水自痕拔達克山以南之水，西北流至布哈爾部落入鹽吉斯郭部者。王治衍敦谷。〔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舊奔塡含羅爲蔥嶺東阿，此其國國之谷歟。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蠡茲里數覈算，當作去長安一萬三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

〔補注〕徐松曰。當作三千一百四里。至疏勒。〔補注〕徐松曰。傳書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是葉上東至爲文。南與葱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葱領兼南北。此居葱領中。蓋近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此今西布魯特地。與休循共之。捐毒休循爲北道西國。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休循也。〔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水西逕休循國葱領云。西水持西流。是知休循在葱領外。先謙曰。河水注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與大宛烏孫皆隔葱領。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領。〔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波謎羅川據大葱領內。本塞種也。〔補注〕徐松曰。休循捐毒二國爲今東西布魯特種人。由嶺多雪。不可耕。故逐水草居。

莎車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後魏爲渠莎國。今爲莎車直隸州。河水注。北河枝水。自疏勒國來。東逕莎車國南下入溫宿國。水經圖說云。此書枝河東逕莎車國南。則莎車城在葉爾羌北境。蓋在北河之北。當今葉爾羌屬巴爾楚克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南至莎車也。西域圖考云。地勢有葱嶺南河。即唐之徒多河。西有塞勒庫勒。爲外藩拱衛之區。殆即漢南通罽賓之路。王治莎車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蒲犁去長安減之。當作去長安八千八百十里。去陽關四千三百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南接西夜。故備之。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注〕徐松曰。以去疏勒數減之。當作一千五百七十二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

疏勒又書南至莎車，互文以明西北也。先謙曰：後書云莎車東北至疏勒，疑有誤。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至莎車，歷蒲犂、依耐、無雷，皆迤邐而西南。有鐵山，出青玉。〔補注〕徐松曰：今葉爾羌河所經密爾岱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剞閭氏，乃命剞閭氏供養六師之人於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爲即莎車國鐵山。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補注〕徐松曰：楚主之子元貴靡及大樂皆長於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補注〕徐松曰：漢外孫也。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補注〕先謙曰：詳馮奉世傳，此蓋地節三四年事。會衞候馮奉世〔補注〕徐松曰：衞尉屬官有諸屯衞候。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補注〕徐松曰：據奉世傳，以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是歲元康元年也。〔補注〕徐松曰：續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天鳳五年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非曰迦普，見後漢紀。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西戎傳、後魏、隋、唐紀傳。唐書云：一曰佉沙。西域記，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今爲疏勒直隸州。河水注，北河自岐沙谷東分南河，（以上見蒲犂國）又東北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流逕南河之北，下入溫宿國。北河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下入莎車國。北山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入枝水。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疏勒鎭三面皆山。又云疏勒西南入

葱嶺。卽今喀什噶爾也。葉爾羌河。卽注之南河。喀什噶爾河。卽注之北河。二水異源。而注稱一水所分。與今水道不合。今喀什噶爾自西迤南至英吉沙爾。西邊東南至葉爾羌西南之山。回語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卽古葱嶺岐沙谷。當在喀什噶爾西葱嶺中。自此東出山。卽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溉田。或言有水傍山東下。與葉爾羌河相通。發更運叢與西域圖考云。疏勒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孔道。河曰赫色勒河。爲北河之北源。唐之赤河也。唐志。疏勒西南北三面有山。城在水中。赤河來自疏勒西葛蘇嶺。至城西分流。合於城東。又北入據史德城。（城在龜茲境孤石山上。今屯鉢索山在烏什正南二百里。）西域水道記云。喀什噶爾河二源。北源爲烏蘭烏蘇河。自赫色勒嶺東流。逕別什托海會通布倫嶺水。爲得爾必楚克河。又東南流逕玲爾鄂卡倫與卡倫西小水會。爲烏蘭烏蘇河。蒙古語謂赤爲烏蘭。回語謂赤爲赫色勒也。又東南流。合木什水。又東南分爲渠。又東南至喀什噶爾城。又東南與雅瑪雅爾河會。南源雅瑪雅爾河出自哈喇庫勒池。池在和什庫珠克嶺東。周數百里。唐書高僊芝傳云。登葱嶺。涉播密川。西域記云。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案播密川。卽波謎羅川之異音。哈喇庫勒池。卽大龍池也。西域記又云。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互見捐毒。）池東派一大流。東至佉沙國界。與徙多河合而西流。佉沙。卽疏勒也。雅瑪雅爾河水。自哈勒出而東流。爲圖巴里克河。又東逕塔什巴里克莊北。爲雅瑪雅爾爵斯騰洛成之河曰瑪斯騰也。又東爲古里布楚克河。又東北與烏蘭烏蘇河會於喀什噶爾城南。是爲喀什噶爾河。卽葱嶺北河也。西域記云。東派一大流。卽雅瑪雅爾河。所云徙多河。卽烏蘭烏蘇也。

王治疏勒城。〔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盤槖城。烏卽城。楨中城。又有兩城。楨中又作楨中。頓中。唐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道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五十當作七十。去都護當四千八百七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耙以爲小國。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有都尉黎弇斯長。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

人。〔補注〕徐松曰：譯長書左右僅此與卑陸。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作二千一百三十二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實東南也。後魏書疏勒國南有黃河。先謙曰：後書云莎車東北至疏勒。有市列。〔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唐西域記佉沙國周五千餘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細氈，工織細氎氍毹。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西帶葱嶺，故踰葱嶺者由之。

尉頭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疏勒東北至尉頭，亦見班超傳。後魏時屬龜茲，見西域傳。西域圖考云在今喀克善山之南，奇里克布魯特部地也。準其地望，距今烏什地。下文云至疏勒山道不通，據後書疏勒傳云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以至焉耆，是間道而南矣。今爲烏什直隸廳。王治尉頭谷，〔補注〕徐松曰：蓋白山之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稽算，當作去長安九千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五百二十八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千七百九十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補注〕徐松曰：疏勒都白山南，故以爲阻。先謙曰：魏書西域傳在溫宿北。水經圖說云溫宿、疏勒東西相距約千里。今烏什至喀什噶爾喀爾，其中大山綿亘，尉頭在溫宿之西北，故與疏勒由道不通，今圖勒扎巴什爾山是也。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注〕徐松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二百二十里，而沿烏蘭烏蘇徑路凡六百餘里，殆猶是歟。田畜隨水草，〔補注〕徐松曰：城郭國，故田畜近烏孫，故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漢　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烏孫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班勇擊降車師於是龜茲等十七國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故後書無攷後魏書云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西域圖考云在今阿克蘇北境木素爾嶺之北伊犂南境特克斯河之南（當今特克斯及沙圖麥爾麥地）下文云西徙已校尉屯姑墨欲候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溫肅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樓烽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即木素爾嶺）又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眞珠河是知其地河即特克斯河矣蓋自今小特勒都斯河而西南隨天山北距伊犂河（伊犂北境爲伊列國烏屬匈奴至伊犂河爲界南濶烏孫也）兼有特特北境與霍罕哈薩克爲界南北不過千里東西數千里。大昆彌。（補注）徐松曰末稱昆彌時稱烏孫王匈奴傳以翁主妻烏孫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補注）徐松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續漢書中分小昆彌別爲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葱嶺中是烏孫在山南之證今阿克蘇城北額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郅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補注）徐松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二十八里烏孫在溫宿北故里數略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補注）徐松曰西域最大國。相大祿。（補注）徐松曰傳有中子大祿。左右大將二人。（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左右二字徐

松曰。傳有大樂爲左大將。漢夫人爲右大將。是則揭本非也。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補注〕宋祁曰。揭本大將作大夫。徐松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將。都尉。揭本似誤。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十二里。但言東。知非在山北。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補注〕徐松曰。陳湯傳。郅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在康居境內四千餘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補注〕徐松曰。烏孫之境。西自蔥嶺之北。東迄焉耆之北。旁白山之陽亘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倚山。故多雨雪而寒。樠有二說。一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樠。言木名者。此傳及左傳樠木之下。馬融廣成頌。履修樠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云樠。松心木。段氏以爲有脫誤。顏所據當得。今本說文左傳音義。樠。郎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馬融傳注。音莫寒反。周壽昌曰。洪亮吉纏絲云。萬松塘在天山下。即諸巴里坤要道也。稱驗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樠。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注。樠讀如耕樠氏之樠。故竟陵縣武朿山一名樠木山。樂史稱郡國志云。楚武王卒此山。洪又云。曾在萬松塘一宿。土人尚呼爲樠木也。音讀若門。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植也。〔補注〕徐松曰。近山故不田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補注〕先謙曰。官本狠作狼。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注〕徐松曰。史記書單于令昆莫長守於西域。後盛大。〔補注〕徐松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總羈縻屬之而已。〔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是匈奴朝會事。東與匈奴。〔補注〕徐松曰。烏孫

之地。蓋葱天山之陽直至焉耆以北。其東則車師。是與匈奴接。西北與康居。〔補注〕徐松曰。言西面北面皆接康居。故傳又言北附康居。西與大宛。〔補注〕徐松曰。捐毒休循北境皆烏孫地。故大宛在正西。南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注〕王念孫曰。相字後人所加。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漢書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徐松曰。謂姑墨溫宿龜茲焉耆。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謂南走縣度在西南也。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補注〕徐松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補注〕徐松曰。據張騫傳。昆莫盜殺月氏王。其夫人臣大夏也。顏注以大夏為臣。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補注〕徐松曰。若其民去之不盡者。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注〕徐松曰。敦煌之置在元鼎元年。騫時無此郡。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約為兄弟以和親。今用其法於烏孫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補注〕劉敞曰。衍位字。徐松曰。騫傳書拜為中郎將。二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子。騫大慙。謂曰。〔補注〕徐松曰。大宛

傳。寡知鴟其食故翔之。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遻賜。師古曰。遻賜。謂將賜物遻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補注〕徐松曰。其它仍用單于禮。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堅彊能爲將。〔補注〕徐松曰。大祿者。居大祿之官。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補注〕徐松曰。史記作岑娶。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補注〕徐松曰。史記作謀攻岑陬及昆莫。昆莫與岑陬萬餘騎。〔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補注〕徐松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注〕徐松曰。冒頓死於孝文六七年閒。昆莫生於冒頓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補注〕徐松曰。大宛傳作發導譯送騫。使烏孫。騫在元鼎二年。明年騫卒。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伊稺斜單于死。子烏維立爲單于。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

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南山下。由北道者沿塔里木河北岸。皆在烏孫境南。烏孫於是恐。〔補注〕徐松曰。漢通大宛月氏。則出烏孫後。使使獻馬。〔補注〕徐松曰。張騫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補注〕徐松曰。事在元封初。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補注〕徐松曰。內讀曰納。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補注〕先謙曰。王建以淫暴自殺。江都國除。至此十四五年。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注又引漢官曰。主簿一人。僕一人。私府長一人。家丞一人。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宦官侍御數百人者。皆特置異於常制。贈送甚盛。〔補注〕徐松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沈欽韓曰。舊唐書音樂志。琵琶。四弦。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裁箏筑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通典樂部引傅玄琵琶賦同。）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弦鼗之遺制。其他皆兌上兌下。曲項。形制稍大。疑此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補注〕徐松曰。匈奴俗。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是匈奴尚左。昆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補注〕徐松曰。烏孫雖逐水草。而有城郭。故得建宮室。玉臺新詠引作自治室宮。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

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案周禮共其毳毛爲氈，旃爲氈之假借字。玉臺新詠作氈。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師古曰：食，飼飯。音飤。〔補注〕王念孫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肉爲食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答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徐松曰：玉臺新詠亦無以字。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愁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補注〕徐松曰：玉臺新詠作願爲飛黃鵠兮還故鄉。案謝莊注傾顧引漢女悲而歌飛鵠，是古本有飛字。

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補注〕徐松曰：書此者以慰喻公主。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補注〕徐松曰：官號不見前者，或暫官不常置。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補注〕錢大昕曰：顏說非也。昆彌即昆莫。彌、莫聲相轉，猶宛王毋寡一作毋鼓，鼓、寡聲相轉，其實一耳。莫之爲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爲號也。徐松曰：案烏孫人名多有靡字，是其語音如此。昆彌亦仍其語音，未必取義昆莫、驕靡也。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補注〕徐松曰：公主在烏孫僅四五年而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補注〕先謙曰：楚王戊，景帝三年反誅。妻岑陬。〔補注〕徐松曰：在太初中。岑

隧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補注〕徐松曰、季父大祿、即前中子大祿。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注〕錢大昭曰、言俟泥靡長大、以國歸之。故後云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泥靡也。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補注〕徐松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為王在地節中、傳終言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補注〕徐松曰、下又作左大將樂。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注〕徐松曰、烏孫有布就翎侯、見張騫傳。此若呼翎侯、蓋如五翎侯之比。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匈奴使四千騎田之、見下傳。車師與匈奴為一。〔補注〕徐松曰、言二國併力。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注〕徐松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冠支將家屬入惡師居、即此地。案匈奴傳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使使求公主。匈奴傳、范明友乘烏桓敝擊之、匈奴疑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注〕徐松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萬騎、是未得半。故宜兼但言國精兵。

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補注〕先謙曰，本作大發兵。兵字誤倒在上。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補注〕徐松曰，案宣紀本始二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翖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補注〕徐松曰，匈奴隸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後書班超傳注，蒲類以西爲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案匈奴傳，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矣。宣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後書杜篤傳作鹿蠡，是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單于所居。此書庭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爲最大，故亦書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有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犂汙王咸。蓋犂汙王蓋次於賢王者。左犂汙，左或作右，案在匈奴西，以右爲正。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人，匈奴傳作三萬九千餘級。馬牛羊驢驘橐駝七十餘萬頭。〔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驘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注〕徐松曰，功臣表，長羅侯以本始四年四月封，傳因敘用兵事，併書之。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注〕徐松曰，時公主亦應有賜。後書耿恭傳，大昆彌遣使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元康二年。〔補注〕徐松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爲大鴻臚，傳文有大鴻臚蕭望之，則元康爲神爵之誤。今案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霍光薨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敘龜茲事云，常惠斬姑翼時，烏孫公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緣明

書斬姑翼而還，未嘗復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遂至祁翎，不足據三也。即以紀之傳推之，傳云還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蕭望之以爲非是，乃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云，望之復以爲不可。並先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爲不可之綱，非直辭爲大鴻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望之，合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翼還京，至元康二年，復遣常惠將兵護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是元康不誤。

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補注〕徐松曰：郁結兩重姻親。畔絕匈奴，願聘馬贏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補注〕徐松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府遷左馮翊，云大鴻臚誤。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注〕徐松曰：元康二年去本始三年僅六年，故曰新。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補注〕徐松曰：取聘財。昆彌及太子、〔補注〕徐松曰：太子即元貴靡。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注〕王文彬曰：取讀曰娶。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補注〕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徐松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楚王延壽之女弟行。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補注〕何焯曰：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徐松曰：與宣帝爲姑也。楚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尚有少弟。會苑中，以其容車騎。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

〔補注〕錢大昭曰：盈當作羅。功臣表匈奴降當作羅。先謙曰：蕭望之傳同，官本作羅。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注〕徐松曰：出塞，出玉門關也。道光國際，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補注〕徐松曰：從岑陬之約。蕭望之傳作背約，謂背翁歸靡之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注〕徐松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周壽昌曰：此從後號之也。下云暴惡失衆，又云為烏孫所患苦，明不止不與主和一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補注〕徐松曰：蕭望之傳作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補注〕徐松曰：蕭望之傳作亡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補注〕徐松曰：蓋公主在絕域，館送之使，興發勞人。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候，斥候也。為和意之副。侍子，前所送在京者。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之作也，是。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會兵圍

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也。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補注〕徐松曰。和意昌蓋繫在烏壘。故從尉犂行。觀此知漢北道近河北岸。在今道之南也。車騎將軍長史張翁。〔補注〕徐松曰。百官表。前後左右將軍皆有長史。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補注〕徐松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長史秩千石。蓋張翁爲遵之副。遵送和意等還長安。故翁留也。下副使季都。蓋亦同時使者。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師古曰。捽。持其頭。音村兀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捽。持頭髮也。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補注〕徐松曰。醫養。謂知醫者及廝養。狂王從十餘騎送之。〔補注〕徐松曰。但言送都。是當時已還。故上書劾將。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補注〕徐松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委罪和意耳。張翁季都之獲罪。皆不知朝廷之意。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補注〕徐松曰。即今冰嶺以東至博羅圖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揚言母家匈奴兵來。〔補注〕徐松曰。北山之陰。爲今伊犂烏魯木齊境。皆匈奴地。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

行表。〔補注〕何焯曰、溝洫志、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注謂表柁之、今之豎標是　穿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注〕徐松曰、胡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鞮侯井以西、案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流入疏勒河、即哈喇淖爾、淖爾西即大沙磧、豈古六通渠遺跡歟。先謙曰、官本西作而、引宋祁曰、而當作西。　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補注〕錢大昕曰、倉閩本作舍。徐松曰、通渠轉穀、欲水運也。羅布淖爾、國朝雍正中大將軍岳鍾琪於蠡河議行水運、詳見西域水道記中。先謙曰、積居猶積貯。　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音了、嫽者慧也、故以爲名。〔補注〕徐松曰、詩陳風佼人僚兮、釋文僚本亦作嫽、說文嫽、女字也、僚、好貌、方言嫽、好也。蓋僚嫽通、婦人以爲美稱、顏謂慧、未知所出。　能史書習事。〔補注〕徐松曰、胡注、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　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補注〕王先慎曰、當重諸國二字。　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爲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今鄭吉自神爵二年爲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未定此制。　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補注〕徐松曰、願得小昆彌之號。　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補注〕徐松曰、通鑑引此注作應劭。錦車、漢紀作軺車。　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補注〕錢大昕曰、烏字衍。徐松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營與辛武賢同討、而獨至烏孫也。先謙曰、官本無烏字。　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補注〕徐松曰、以長幼爲大小。　皆賜印

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補注〕徐松曰。以上甘露元年事。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翕侯民衆。〔補注〕徐松曰。烏就屠與諸翕侯俱去。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補注〕徐松曰。慶忌傳。為右校丞。隨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卻敵。惠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補注〕徐松曰。是時戶不足十二萬也。以上當為二年事。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補注〕王念孫曰。烏字涉上下文烏孫而衍。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孫因留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烏字。是歲。甘露三年也。〔補注〕徐松曰。案宣紀。公主歸於三年冬。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補注〕宋祁曰。舊本主作第。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補注〕徐松曰。當黃龍元年。三孫因留守墳墓云。〔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補注〕錢大昭曰。弱與健對。下文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又云。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翕侯皆畏服之。是也。顏說非。周壽昌曰。段會宗為都護。當竟寧元年。時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星靡父元貴靡死。當甘露三年。星靡立幾二十年而死。已有子代立。且健矣。則代為大昆彌時。必非幼少也。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馮夫人或隨公主來歸。鎮撫星靡。〔補注〕錢大昭曰。彌當作靡。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靡。漢

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補注〕宋祁曰、越本邵本無烏孫字。錢大昭曰、閩本無烏孫字。都護韓宣。〔補注〕徐松曰、宣代鄭吉、當在元帝初。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補注〕徐松曰、胡注、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補注〕沈欽韓曰、免王也。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補注〕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為昆彌。先謙曰、宋說疑誤。後段會宗為都護、〔補注〕徐松曰、會宗傳、竟甯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案竟甯元年、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召延壽更還、會宗代之。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補注〕徐松曰、衆附小昆彌、故亡畔。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補注〕徐松曰、說文、拊、揗也。段玉裁云、古作拊揗、今作撫循、是拊撫古今字。事在成帝建始、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補注〕徐松曰、會宗傳、安日為會宗所立。日貳亡、阻康居。〔補注〕徐松曰、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即日貳攻圍之事。會宗以竟甯元年為都護、此事在建始元二年。漢徙己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也。〔補注〕徐松曰、屯姑墨、為近烏孫。欲候便討焉。〔補注〕徐松曰、以上為建始二年事。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補注〕徐松曰、段會宗以建始二年更盡、褒當以三年代、褒見公卿表、又傅常、鄭、甘、陳段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補注〕徐松曰、以上為建始河平閒事。後安日為

降民所殺。〔補注〕徐松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三年。段會宗傳，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漢立其弟末振將代。〔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案會宗凡再爲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爲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末振將兄子校之，是兄字誤。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注〕徐松曰，入牧疑當爲入所牧，爲稅，猶今哈薩克部入內地牧馬，每馬百收稅馬一之類。國中大安和翕，歸靡時。師古曰，歸於靑雌靡時也。〔補注〕先謙曰，依顏注和翕斷之誤。小昆靡末振將恐爲所幷。〔補注〕先謙曰，官本靡作彌，是。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補注〕徐松曰，案段會宗傳，在立末振將之明年，是永始三年事。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注〕徐松曰，會宗傳不載此事，此爲使西域之二。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補注〕徐松曰，會宗之再爲都護，更在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凡六歲，當有二都護。案傳於康居下有都護郭舜，據傳贊敘郭舜於康居後孫建前，則舜正在永始時，此云都護或郭舜歟。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補注〕徐松曰，伊秩靡或大樂子。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補注〕徐松曰，爲其有罪。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載末振將病死，與此異。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代爲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犂靡。〔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作烏犂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責字。錢大昭曰，閩本無責字。徐松曰，汪校亦無。復使段會宗卽斬其太子番丘。

師古曰。孫音盤。逐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補注]徐松曰。詳會宗傳。此爲會宗使西域之三。會宗以翖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
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補注]何焯曰。因而旌之。則惡惑皆歸於漢。徐松曰。以賞功特設此官。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
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補注]徐松曰。劉昭輿服志注引東觀書云。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墨綬。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補注]徐松曰。匈奴
傳。哀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歐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即其人也。爰援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疐音跋疐之疐。晉灼曰。音詩載疐其
尾之疐。匈奴傳注服虔音趨逯之逯。顏云晉音是。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注]徐松曰。以番丘見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補注]徐
松曰。古多以藉爲借。兼并兩昆彌。[補注]徐松曰。息夫躬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彊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漢復遣會宗發安國兵。與都護孫建并力。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補注]徐松曰。哀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
烏孫大昆彌來朝。案匈奴傳。是時爲烏珠留若鞮單于。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補注]徐松曰。王莽傳言大昆
彌中國外孫。是伊秩靡至始建國時猶存。卑爰疐侵陵。[補注]徐松曰。謂侵陵兩昆彌。都護孫建襲殺之。[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中。不應元始中尚在西域。或再任也。自烏

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甯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

姑墨國。〔補注〕徐松曰。莽曰積善。見宴宏耙。先謙曰。後書云。自疏勒東北經尉頭、溫宿、至姑墨。亦見莎車傳下。魏志注。後屬龜茲。後魏書作姑默。唐書。自龜茲贏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今爲拜城縣。西域水道記云。哈喇裕勒袞台之東百二十里。爲滴水崖。皆沙磧。唐書之小沙磧。謂此也。河水注。北河自溫宿國來。東逕姑墨國南。合姑墨川水。下入龜茲國。姑墨川水導源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流。右注北河。西域圖考云。姑墨今阿克蘇屬之哈喇裕勒袞軍台地。姑墨川水。今阿爾巴特河。唐之撥換河也。唐志。姑墨南臨思渾河。即阿克蘇河下流。今名渾巴什河。西域水道記云。阿爾巴特河。亦曰阿察哈喇河。出阿克蘇城北瑪珀爾滿山中。東南流繞鐵山之東。即赤沙山也。又南入沙而伏。長凡三百里。不入北河。與酈注異。又云。大河合克勒底雅河後。又東過布古斯孔郭爾郭境北。爲渭干勾河。準卅渭河流回抱爲額爾勾也。唐志云。姑墨州南臨思渾河。是其異名矣。與李說不同。王治南城。〔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姑墨有石城。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九百五十八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不言當爲次大國。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補注〕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越本作二千二十一里。徐松曰。今以改定里數較之。當作千二百二十一里。先謙曰。官本作二千二十一里。南至於闐。

〔補注〕錢大昕曰、於南監本闕本作于。先謙曰、官本作于、是。馬行十五日。〔補注〕徐松曰、自姑墨南行、度鄂爾勾河、經大沙磧、至于闐。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計。先謙曰、今阿克蘇城距烏什里數略同。水經圖說云、自阿克蘇城南渡河循和闐河、有道通和闐城。即馬行十五日之道。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蓋今拜城北也。出銅鐵雌黃。〔補注〕徐松曰、今滴水崖地有上下銅廠。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蓋壤地相接、故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幷其國。〔補注〕徐松曰、亦以壤地接、故幷之。

溫宿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自疏勒東北、經尉頭至溫宿、後屬龜茲。見魏志注及北魏西域傳。西域圖考云、今阿克蘇境。先謙案、今爲溫宿直隸州。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補注〕沈欽韓曰、隋書地理志、醴泉縣有溫秀嶺。恐不緣溫宿國人得名也。此方俗訛誤、宋次道作長安志、采其語、尤爲無識。徐松曰、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氏道、上郡有龜茲縣、蓋亦類此。先謙曰、河水注、北河自疏勒國來、經於溫宿之南、左合北河枝水。下入姑墨國。北河枝水自疏勒國來、東逕溫宿國南、右入北河。水經圖說云、喀什噶爾河自喀什噶爾城南東流、逕巴爾楚克城南、入烏什界、別無支流。揣注當自喀什噶爾城南分枝水北流、又東隨山遶東行、逕巴爾楚克城諸地、至烏什南界、合爲一。古今或有遷徙也。西域水道記云、阿克蘇近漢溫宿地、城西二百四十里爲烏什城。烏什西北有葱嶺支山、曰塔克善山。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爲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自西而東、綿亘不絕。其水入阿克蘇境、爲托什干河。又東與東支水會。東支出楚克達爾山、爲瑚瑪喇克河。又南合渴那哈克河。又東至阿克蘇城西南、與西支水會。又東六十里分爲二。西支爲艾阿爾河。又東南流、與東支會。東支東南流、爲渾巴什河。又東南與西支會、爲哈喇塔勒河。又南至噶巴克

阿克蘇北境，合蔥嶺北河。凡是九百餘里。酈云，枝河右入北河，即阿克蘇河也。西域圖考云，唐代北河水入撥史德城，地距烏什止二百里，其國蓋在兩河合口之北，今無城。先謙案，北河於此已合南河，茲仍依酈注分承，以便尋檢左右諸國疆域。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校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里數，當作一千四百九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尉頭在溫宿北，蓋西兼北也。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水導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赤沙山疑即赤谷，今之騰山，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補注〕徐松曰，漸近鄯善也。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溫宿在姑墨西北，今阿克蘇城至滴水崖二百八十里。

龜茲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自疏勒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至龜茲，亦見疏勒國下。至宋仍爲龜茲。唐書，一曰邱茲，一曰屈茲。唐西域記作屈支，皆語音緩轉也。唐書又云，自焉耆步一百里，度小山，徑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元史別失八里，明史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或曰焉耆，或曰龜茲。明一統志作赤力把力。北周書，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今爲庫車直隸廳。河水注，北河自姑墨國來，東逕龜茲國南，又左合龜茲川水，又東右合敦薨之水（見渠犂下）下入墨山國。龜茲川水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逕赤沙山，東南流，枝水出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枝水，下入烏壘

西川枝水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東南注東川。西域水道記云。大河又東逕沙雅爾城南。距庫車屬城也。庫車爲龜茲北境。額爾勾河逕城南百餘里。即漢書所云龜茲國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者也。唐書作計舒河之南岸爲大磧。亂山斜紛。與羅布淖爾盡。中隔千里。其山高峯嶋起。凡六百餘里。以屬於巴顏哈喇嶺。即中國河源所自出矣。大河又東爲塔里木河。又東。渭干河從北來注之。西源出木素爾嶺。亦喀克善山支峯。故唐書以爲葱嶺北原也。嶺下有白龍口、黑龍口二水。匯爲木素爾河。西南流。折而東南。爲木咱喇特河。又東折而南。爲種爾幹河。又東。哈布薩朗河入之。又東。木札特河入之。又東南。湖水自西北來入之。又東會赫色勒河。赫色勒河出額什克巴什山。山所謂白山也。新書曰阿羯山。唐書曰阿羯田山。山有二水。會阿勒坦呼蘇山水南流。又會二水。爲赫色勒河。是爲渭干河。東源又南逕千佛洞西。蘇山會雅爾幹河。並爲渭干河。渭干河東流。折而南。凡四十餘里。逕丁谷山西。山上有石室五所。就壁鑿佛像數十。又有一區。是沙門題名。兩岸有故城。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中有寺。名雀離大清淨。辨機記亦云。屈支國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今洞遺蹤。差存彷彿。渭干河逕洞前。南流八里。至山外。歧爲五渠。又南流逕札依非東和卓土拉斯莊西。（庫車城西六十里。）唐之白馬渡也。唐書地理志。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俱毗羅磧。今之赫色沙磧。俱毗羅城。今賽喇木城。阿悉言城。今拜城也。渭干河又東南逕沙雅爾城北。爲鄂根河。回人謂之烏恰特河。又東逕沙哈里克湖南。又東南五里許。折而東。逕玉古爾莊南。入塔里木大河。水經注云。北河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是也。渭干河。即龜茲西川矣。庫車西北六百餘里。通伊犁路。有庫克訥克嶺。嶺下水三支南流。又西南至博勒齊爾山後。左右分注。復匯爲一。西南流逕銅廠山西。至山外逕破城東。復分爲三。最西者曰烏恰爾特彥河。南流逕庫車東門。水經注所謂枝水入龜茲城也。又折而東南流。凡百八十餘里。入沙哈里克湖。次東者曰烏恰爾薩伊河。自分支後東南流。亦百八十餘里。入沙哈里克湖。最東者曰葉斯巴什河。自分支後東南流。凡五十餘里。入阿提奕納克湖。譌曰頭道、二道、三道河。即龜茲東川也。水經注曰。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案當作西川水。）出北大山南。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阿克薩噶山。）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

俱東南流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歷赤沙積梨南流。（原車洞廠山。）枝水右出（東川分出一支。）入龜茲城。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入自城東出自城南與西川未入河之左一支會。下文云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即東川此句之文。二源。東川之源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者。即東川枝水。右會西川枝水之事。）其水東南注東川。（兩枝水既合之水）又東南注大河。經作注畔。西川分爲三。二支先入大河。一支逕城南會東川枝水入東川。東川注於河。東川入河處在渠犁國西。漢書所謂渠犁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者也。今則西川自入河。東川入湖後。無復餘水不與河通。

王治延城。〔補注〕錢大昕曰。後漢班超傳注。龜茲國居居延城。徐松曰。唐書王居伊邏盧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後書班超及渠犁條。龜茲又有它乾城。案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龜茲。二大河者。今海都河及舊時龜茲東川也。延城蓋在今渭干河北岸。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唐爲安西都護治。今庫車城南百四十里沁雅爾城北四十里。南去渭干河三十里。河源西北木素爾嶺。折東南流。會塔里木河入泊。

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里數。當作去長安七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二百八十八里。

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有左將軍。

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補注〕徐松曰。龜茲四達之國。故有四部。先謙曰。官本二作一。

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補注〕徐松曰。蓋亦分東西南北。

南與精絕。〔補注〕徐松曰。赤河相接。

東南與且末。〔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東與且末。奪南字。

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師古曰。杅音烏。〔補注〕徐松曰。杅彌云東與龜茲接。據後書龜茲都城

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故并白山賜烏孫得居之。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小磧至跋祿迦國。河水注龜茲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能鑄冶。〔補注〕徐松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有鉛。〔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龜茲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三當五字之訛。見下烏壘國注。以今道計之。凡六百餘里。

烏壘。〔補注〕徐松曰。河水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脫之。周壽昌曰。徐引河水注爲證是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此城爲都護專治。其國王所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也。每國傳皆云至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之云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作準的。諸國特爲地望。無有德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書治所也。先謙曰。後書班超傳下云。莎車王賢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鞬王爲烏壘王。此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漢專取爲都護治所。至東漢始立國。故本傳無國王兩字。唐置烏壘州。屬龜茲都督府。今輪特爾地爲哈喇沙爾之屬境。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庫車城東西南接庫車河。河水注東川水自龜茲來東南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北河。先謙案東川水今不與河通。說見上。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亦小國。城都尉、〔補注〕徐松曰。蓋掌一城之兵。烏壘、渠犂同置。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補注〕徐松曰。雖書同治。應別有垣塹以蔽將吏。知今西域回城中別爲滿城之制。據後書都護在它乾城。或別城名歟。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於渠犂下云。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是酈氏所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先謙曰。徐補說云。南至渠犂。南字當東字之誤。先謙案。徐說較是。此傳疑脫東字。

渠犂。〔補注〕徐松曰。武紀天漢二年。渠犂六國來獻。鄭吉傳作渠棃。先謙曰。後書不載。城都尉一人。〔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昔龜茲東川水與西川枝水合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酈氏之意。以水間

故城。爲渠犂田官之城。是田官不與渠犂同城之証。第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龜茲之南。案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是故城或超所居耳。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補注〕徐松曰。敦薨水自今博斯騰淖爾溢出之河。渠犂在河西。尉犂在河東。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補注〕徐松曰。且末之西精絕二千里。故龜茲至渠犂皆接之。西有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敦薨水自尉犂來。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又南流。注於北河。西域圖考云。今哈喇沙爾所屬策特爾車爾楚軍臺之南。南濱塔里木河。國城在東。海都河經其城西。合塔里木河。道元時。河水往西流。今移而東北。西境接玉古爾軍臺。爲輪臺地。西域水道考云。海都河自車爾楚軍臺南而西。乃折而南行三百里。水經曰。其水屈而南逕渠犂國西。余謂地形渠犂爲尉犂之誤。龜茲東川入河故道。在輪臺東。敦薨水不得越渠犂也。當其折處。水勢彎環。鄭吉傳云。迎日逐王至河曲。以其臨折斯有河曲之名矣。水又折而東。入塔里木河。先謙案。徐以渠犂西之河。爲龜茲東川所注(見龜茲下)。與前說異。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補注〕徐松曰。案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補注〕徐松曰。自元光二年。誘單于絕和親。爲用兵之始。至太初三年。西域貢獻。凡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征和四年。其時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奏言故輪臺以東。〔補注〕宋祁曰。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徐松曰。輪臺國爲貳師所屠。故稱故。捷枝、渠犂、皆故國。〔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東川水逕龜茲東北。歷赤沙積梨南流。積梨當卽捷枝。是渠犂在今庫車城東南。捷枝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接枝。地廣。饒水

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補注〕徐松曰。皆引河水溉之。後魏書云。輪臺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處溫和。田美。〔補注〕徐松曰。今回疆極暖。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注〕吳仁傑曰。錐當作錢。其說旁轉篤。以爰為貨耳。周官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作錢。疏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以銖。利于刀。流于泉。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于民也。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為錢刀。古辭白頭吟。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則錢刀之稱。從古因然。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非旗義。又曰。黃金謂之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賜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此以黃金為黃金。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孔傳。鍰。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為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為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皆指銅書錢。荀氏之書。說者不以是為黃金者幾希。先謙曰。顧炎武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王念孫云。此承上文而言。書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旁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則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顧說亦非。（既言宜給足。又言可不乏。文義重複。）先謙案。官本注繒作采。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補注〕徐松曰。欲分田卒。故增置一校尉。漢紀作二人。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益、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顏注在五穀下。齊召南云。監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下。非也。張掖酒泉連下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讀。並以時益種五穀。指輪臺言。不指張掖酒泉言也。今從宋本移正。徐松云。冊府元龜引益多也在酒泉下。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補注〕徐松曰。案續志注。部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為之

副。胡注、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候望也。屬校尉。〔補注〕徐松曰、斥候士皆領於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卽今之驛馬也。〔補注〕徐松曰、文紀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案置傳驛者、謂分置傳與置驛。凡出使用車者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又曰據此騎置、猶說文言置騎。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補注〕徐松曰、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其累重。匈奴傳、匈奴悉遠其累重。案黃鵠賦、壐傳重馬儲耗。顏注、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得稱重。魏晉間又或稱爲累。如樂廣不得率攜眷累是也。募民敢徙、如今新疆之客戶。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徐松曰、卽一歲所得之積穀。本業、漢紀作產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敦薨之水自尉犂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以爲田。桑弘羊云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卽此處也。黃鉞云、城當在今喀喇沙爾西南庫勒爾城之西。自連城西至輪臺、皆故屯田地。輔烏孫。爲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尙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補注〕徐松曰、昭紀有丞相徵事任宮。文穎注、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爲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衛霍傳、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案徵事以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爲之。則臣昌或卽郭昌歟。嚴敕太守都尉明逢火。〔補注〕徐松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補注〕徐松曰、說文、茭、乾芻也。詩疏引鄭氏曰、茭、乾芻也。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補注〕徐松曰、蓋以貳師降。恐西國畏匈奴不安。臣昧死請。〔補注〕徐松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上迺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補注〕

徐松曰：通鑑，見羣臣，上乃書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注〕徐松曰：高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惠紀應劭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口增三十，是百五十爲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注〕徐松曰：以今道里計之，輪臺在車師前部西南一千三四百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注〕徐松曰：功臣表，開陵侯成娩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擊後歸事在征和四年。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注〕徐松曰：六國者，連車師者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耆歟。子弟非必侍子，案征和元年，樓蘭請其侍子，以下蠶室不遣，是別有子弟也。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補注〕徐松曰：六國之王。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飤。〔補注〕徐松曰：車師降後，便遣諸國兵，而諸國已匱乏，不能供億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途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補注〕徐松曰：謂漢破車師時，軍食尚多，而士所載以歸者，不足自給，書道遠。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補注〕徐松曰：明年始置敦煌郡，故專書酒泉。吏卒起張掖，不甚遠，〔補注〕徐松曰：遣酒泉吏卒出玉門迎軍，又使張掖吏卒至酒泉接應，二郡接壤，故言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

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廝音斯。〔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廝。披散也。東齊聲散曰廝。器破曰披。廝與嘶義同。（宋本方言亦作廝）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補注〕徐松曰。城蓋是城。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匄。乞與也。若。汝也。匄音蓋。〔補注〕徐松曰。胡注。謂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驍書者。驍馬來書也。案匈奴傳。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之秦人。又漢使者久留不還。〔補注〕徐松曰。胡注。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故興下無師字。尋注文。則無者是。徐松曰。汪校興下無師字。欲以爲使者威重也。〔補注〕徐松曰。郎謂匈奴之使。欲使匈奴畏而留之。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補注〕徐松曰。洪範所言者是。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補注〕徐松曰。御史。謂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郎謂郎、中郎、侍郎、郎中。文學。郎大夫郎之兼備兩者。武紀。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補注〕徐松曰。郡屬國都尉。謂郡守及郡與屬國之都尉。浞野侯以巫蠱事族。此趙破奴別是一人。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補注〕徐松曰。馬見縛。兵敗之兆。或以爲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補注〕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攽考異無式字。故除之。徐松曰。亦閒者誰馬非之之意。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示强也。視亦讀曰示。〔補注〕徐松曰。此申明見彊。以其見彊。知其不足也。易之。

〔補注〕徐松曰，謂以易卜之。張晏顏曰，天子發書易。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補注〕徐松曰，大過上五體震，五在震下爲馬足，巽爲繩，兩爻相承，縛馬之象。大過乾若坤生，坤爲鬼方。震爲驚走，故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邊防七與此同。宋匈奴上有曰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曰者，衆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衆人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曰字。徐松曰，此占者之詞。凡對縛馬書者有此三說。以下又雜考之星氣占筮也。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曰爲吉，〔補注〕徐松曰，胡注，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爲天文之家。望氣，如潤官之類。龜蓍者，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類。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也。鬴，古釜字。〔補注〕徐松曰，說文以鬴爲釜之或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補注〕王念孫曰，通典與此同。宋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期鬴山者，五原塞外山也。匈奴傳又云，使右大都尉與衛律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補注〕錢大昭曰，惠棟易漢學引程舜俞集衆法師春曰，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體，克世之兆，所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兆卦。五動又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爲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以漢爲內卦，匈奴爲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繆也。重合侯毋虜候者，〔補注〕錢大昭曰，毋當作得，南監本、閩本不誤。徐松曰，是時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先謙曰，官本毋作得。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

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曰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衞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戾太子傳。炙胡巫上林中。蓋匈奴有此巫蠱之術。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補注〕徐松曰。漢將尙有商邱成、莽通。惟貳師敗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曰。能音耐。〔補注〕徐松曰。鼂錯傳。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失一狼。走千羊。〔補注〕徐松曰。此亦述匈奴之言。謂因失一狼千羊亦不能自存。狼喻將帥。羊喻士卒。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起亭隧。顏注。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依說文當作䆯。謂塞上亭守烽火者也。後書西羌傳作亭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補注〕徐松曰。詩大雅傳。優。渥也。箋。寬也。說文。優。饒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補注〕徐松曰。公卿表。征和四年。淮陽太守田廣明爲大鴻臚。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尙恥不爲。況今大漢也。〔補注〕徐松曰。胡注。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補注〕徐松曰。胡注。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搜索者。恐其挾兵刃。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止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亡文書。〔補注〕沈欽韓曰。言上軍簿時皆不

能得其兩出之數。弄巧守遠火之卒弄亡。徐松曰。武紀注。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此上集遣卽上計。漢之上計使亦謂朝集使也。得者登也。書上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先謙曰。官本注止作主。令作今。亡作上。是。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古曰。既不上事。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責之。乃知此事。〔補注〕徐松曰。生口虜。虜之生得者。不得分爲二也。當今務在禁苛暴。〔補注〕徐松曰。禁長吏苛暴者。止擅賦。〔補注〕徐松曰。胡注。漢有擅賦注今止不行。力本農。〔補注〕徐松曰。謂務農力本。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補注〕宋祁曰。注文牝舊作牡。徐松曰。亭養牝馬。又見昭紀應劭注。顏說免徭賦。卽復不非之意。而以孟說爲非。未得其解。先謙曰。官本注文在而已下。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補注〕徐松曰。卽所謂與計偕也。邊馬有耗。馬死略盡。故補之。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補注〕徐松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北道。而過杅彌者。杅彌東北接龜茲。杅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杅彌質。〔補注〕徐松曰。匈奴背漢受樓蘭質子。龜茲疑於背漢。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伐功篇。文學曰。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上以爲然。用君之計。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效。而反衰中國也。西域篇。大夫曰。羣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

故匈奴不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庶功幾而無斷成之理。是非與胡而負強敵也。徐松曰。武帝時欲用未果。故昔稱行之。且杅彌太子賴丹爲校尉。〔補注〕徐松曰。卽三校尉之一。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補注〕徐松曰。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先謙曰。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河自玉古爾東流。（庫車城東北三百二十里爲玉古爾軍臺。臺南十里爲玉古爾回莊。）玉古爾者。漢輪臺地。莊南四十里。有故小城。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又南百餘里。尤多舊時城郭。田疇阡陌。畫然可尋。疑田官所治矣。河水又東二百里。逕策特爾軍臺南。又東一百六十里。逕車爾楚軍臺南。兩程之閒。平原衍沃。南近河者。渠犂故地。北近山者。烏壘故地。漢於此置都護。以爲西域之中。河水又東逕庫爾勒莊北。庫爾勒之境。東接哈喇沙爾城。西接玉古爾。東南至羅布淖爾五百餘里。北至多羅嶺二百里。玉古爾之境。西接庫車。東接庫爾勒。南至塔里木河二百四十里。北至阿依庫穆什山七十里。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補注〕徐松曰。輪臺爲今玉古爾地。在庫車城東三百二十里。庫車城南卽龜茲故國。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補注〕徐松曰。如陰末赴之爲。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補注〕徐松曰。事在地節元年。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合五萬人攻龜茲。〔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言五萬者。舉成數。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補注〕徐松曰。楚主女弟史。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

主女。過龜茲。〔補注〕徐松曰：言烏孫而過龜茲，是烏孫在天山南龜茲北。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補注〕徐松曰：言與主女爲昆弟，不敢質書婿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補注〕徐松曰：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補注〕徐松曰：用公主之儀，當紫綬、印、金印紱。其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此蓋寵之如大將軍。歌吹者，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乘輿以爲武樂。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補注〕徐松曰：玉篇引埤蒼云：琦，瑋也。後書仲長統傳琦賂寶貨注引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數千萬者，言其直。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衞，出入傳呼。〔補注〕徐松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持兵周廬擊夜，誰何。發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衞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撞鐘鼓。〔補注〕徐松曰：劉昭禮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東京賦云：撞洪鐘，伐靈鼓。先謙曰：官本鐘作鍾。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補注〕沈欽韓曰：楚策，史疾謂楚王曰：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與此同意。若龜茲王，所謂贏也。〔補注〕徐松曰：說文，驘，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

驢爲牡，馬爲牝，即生騾。馬爲牡，驢爲牝，生駃騠。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補注〕徐松曰：弟史號稱公主，故其子自稱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尉犂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犂止三百里，龜茲東邊，不得有六百餘也，疑六字有誤，或中隔數程，從出之水而哈喇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犂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焉耆傳，亦見和帝紀。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耆。河水注：敦薨水自焉耆國來，澆爲西海，逕尉犂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以爲田，下入渠犂。水經圖說云：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討焉耆，自西南東先至尉犂，焉耆絕葦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屬有廢古城，有葦湖，惟一土橋可渡，則尉犂正當今布古爾地。新疆南出西流，仍爲海都河，又西逕庫勒爾山北，山東接和爾格齊山，兩相夾曰沙山。西域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西南流數十里，經海都河之南，又西南行百里，折而南入山，復南折而西，逕哈喇噶阿璊軍臺南。晉書西戎傳：沃焉耆進屯鐵門，未五十餘里，要之於遮留谷。今自庫爾勒北二十里至峽口，所謂遮留谷也。入山徑路崎嶇，三十里越大石嶺，下臨海都河，地處要害，或當謂關。歟岑參有題鐵關關樓及宿鐵關西館詩。下瀨十里，至哈喇噶阿璊軍臺，河水又西行三十餘里出山，故水經注曰：又西出沙山鐵關谷也。河水又南流二十餘里，逕庫爾勒莊東軍臺之閒，又西南流爲泉溝，凡七十里，又逕車爾楚軍臺南，凡三百里，仍爲海都河。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隋鄭吉從尉犂至長安，是正當烏壘孔道，去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去陽關當二千四百三十八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文大國。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犂西北，蓋龜茲國大，其境得至烏壘北。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焉耆傳下。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耆。又見晉書宣帝紀。河水注、敦薨水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自焉耆來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而爲海、下入尉犂。水經圖說云、海都河經於喀喇沙爾之南、爲博斯騰淖爾、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卽敦薨之藪也。西域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之側產葦及蒲、水復自西南隅溢出、故水經注曰溢流爲海也。王治危須城。〔補注〕徐松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淖爾東南。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二百三十八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擊胡侯、擊胡都尉、〔補注〕徐松曰、匈奴皆在焉耆、危須、尉犂閒、賦稅諸國、置三國鼎峙、故皆設擊胡官。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補注〕徐松曰、據河水注文、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疑不當西案上爲文。河水注引此傳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亦見莎車傳下。魏書、後魏、周、隋、唐仍爲焉耆。西域記作阿耆尼、譯音有增減耳。晉書焉耆傳、地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唐書、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犂、北烏孫。今爲喀喇沙爾直隸廳。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補注〕錢大昕曰、員渠卽焉耆之轉、與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例不異也。周壽昌曰、員渠城後書作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後魏書、太武太平眞君七年、萬度歸討焉耆、入其界、進軍向員渠、是舊名員渠也。先謙曰、河水注、敦薨水出焉耆北敦薨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二水、左水西南流、出焉耆之西、逕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南會二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二水、逕出焉耆之東、下入危須。徐松云、案敦薨水今曰海都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入淖爾之處分爲二、又有一水自西北來入於敦薨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爲二、員渠城正

當其分處。故後書班超傳，焉耆有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水。葦橋大澤，均海都河所瀦也。今既無敦薨分出同入淖爾之水，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十里有舊城，雉堞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爲員渠遺址。後魏書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里。唐書云：漢時舊國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水經圖說云：今裕勒都斯河爲西源，出喀喇沙爾西北撒爾達山，哈布齊哈河爲東源，出喀喇沙爾地柏木博克塔山，皆天山正幹，即敦薨山也。山迤東爲鎮西府所屬，當漢匈奴蒲類王地，迤西爲伊犂所屬，當漢烏孫地。西域水道記云：庫車城北汗騰格里山東百餘里，有地曰阿噶爾，母泉百餘，會以東流，爲大裕勒都斯河，又東會二水，又東會小裕勒都斯河。小裕勒都斯河出自阿勒坦陰克達之北，會四水，又西會烏里擭嶺古水，又西南會大裕勒都斯河，又二水東西來會，自哈爾噶圖山溝，匯爲博木，萬壑爭流，百川匯集，有砥柱巫峽之險，又東南分爲二，東行爲南北二支，東至海闊薩之陰，復合爲一。唐書回鶻傳：鷿鵜川在焉耆西北，是其焉耆之野歟。河水又東南流，會烏蘭烏蘇河。烏蘭烏蘇二源，一博爾圖河，發自吐格爾托克遜軍臺之東南，西流逕博爾圖山口入焉，一哈布齊垓水，發自哈布齊垓山，有三水，俱入烏蘭烏蘇。與裕勒都斯河會而東南流，爲海都河，又東南逕哈喇沙爾城西門外五里，兩岸設軍臺，河廣三里，謂曰通天河，自城西繞至城南，折而東北流百數十里，又東瀦爲大澤，曰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蓋以裕勒都斯爲西源，烏蘭烏蘇爲東源），西源東流，分二水（此大小裕勒都斯既會以後），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西南當作東南，下文又言屈而東南。又西南似指小裕勒都斯源疑言之），逕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其時小裕勒都斯自入淖爾），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此謂大裕勒都斯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南會兩水，謂大裕勒都斯分流之兩水至焉耆國南復會爲一也），東源東南流，分二水，逕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敦薨之藪（其時烏蘭烏蘇水自入淖爾），曰渚曰浦曰藪，皆謂淖爾也。淖爾西岸有故城，蓋曰四十里城，言距新城四十里也。河水注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是或員渠遺址歟。唐郭孝恪討焉耆，焉耆城四面皆水，孝恪命將士浮水而度，所謂四水之中矣。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三百三十八里。後漢書：焉耆東南去

瓜州二千二百里。案故瓜州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陽[關]又在瓜州西南，故瓜州較近。 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所書勝兵千餘人。 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有國相腹久。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班超傳有左將北鞬支、左侯元孟，左侯蓋屬於左右將者。 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後魏書焉耆國在車師南，案功臣表有匈奴歸義樓鄯王伊郎軒，又有匈奴歸義王次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爲歸義君而處於焉耆。 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補注〕徐松曰：蓋亦分左右。 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支國。案踰一小山，當即阿特瑪山，越二大河，當即敦薨水，是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里，則烏壘至龜茲當五百五十里也，故據此以訂正之。 南至尉犂百里，〔補注〕徐松曰：班超傳超自龜茲討焉耆，兵到尉犂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尉犂。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犂，後至焉耆，是尉犂在南。又案尉犂去烏壘三百里，危須經尉犂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犂二百里。焉耆東南去危須百里，故西南去尉犂亦百里。 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烏孫之東境止此。 近海水多魚。〔補注〕先謙曰：此即河水注所云敦薨藪瀦而爲海者，今之博斯騰淖爾是也。

烏貪訾離國，〔補注〕徐松曰：以下諸國爲車師及匈奴故地，在旁天山山路迂曲，里數難知，傳文不盡合也。周壽昌曰：上序云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匈奴降王茲力支，是其國爲都護所分置，並初立此地名也。蓋初本單桓國地，爲車師所得，漢復取之於車師，分置此國也。先謙曰：後書云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西域圖考云在今綏來縣地。 王治于婁谷，〔補注〕徐松曰：以改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訾離在後

國西千六百六十里。案車師已分爲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後國幅員尚千餘里。蓋車師分國卑陸、且彌相距不過百里，烏貪訾離以四十戶小國，猶在車師西三四百里耳。正當傳寫捝山中，故王治谷中也。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此里數有誤。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傳書脫去千七百人，或都護散遣之。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訾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貪訾離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已過天山西，亦不能南接且彌。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烏孫，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西與之接。

卑陸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卑陸爲車師六國之一，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卑作畢，字形之誤。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補注]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徐松曰，武紀注晉灼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云即祁連山。後書章懷注以爲折羅漫山，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又於班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既言交河縣北天山，又書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案晉顏不著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里坤。章懷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今西域所稱汗騰格里山即天山，則在庫車城北。考匈奴傳重合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是天山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傳注及唐志交河郡縣之說非也。後書蒲類國在柳中西北，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淖爾南之山爲天山，蓋緣於章懷。余往來西域，登茲山，山雖云巖峨，南高止十五里，不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注亦未爲足據。考班傳文，證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蜿蜒而北至傅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貳師將軍出隴西，遇焉耆山。焉耆即哈喇沙爾，特標焉耆山，明其爲大山。御覽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即焉耆，別書稱連與焉支者，互文見

裨耳。河水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字之訛。若以汗騰格里山當之、地既遼於車師、且與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烏壘東。偏在庫車北、是當烏壘西矣。唐書言西州西南至天山博羅圖山、正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乾當谷要與今阿拉癸山谷近。周壽昌曰、徐說雖辨、而祁連名既古、郎汗騰格里稱亦久、恐未能奪之。考各圖志及洪氏天山客話等書云、由西北各地、漸遞至蘭州城、高出六百里。又由蘭州出關至天山下、更高出六百里。是平地已高一千二百里、倘更由頂積雪不化、鳥飛至半空而墜。近日西征將士皆云、四面皆以此山爲主名、無有峻於此者。徐或遠遜其旁、未能親睹。後書焉耆國傳、其國四面皆大山。則河水注焉耆東北隔大山、大字恐非訛也。山隔焉耆、而卑陸依山爲治、故列於卑陸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今之阜康縣地。

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以劫國計之、卑陸前後國去長安約八千三四百里、乃得南接車師。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都護道里與前國差等。

卑陸後國。〔補注〕徐松曰、分爲後國、猶烏孫之有大小昆彌。後書無後國、或已并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當今阜康城之東北。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長安里數不足據、而就傳言之、是在卑陸西二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注〕徐松曰、戶四百、更小於卑陸國、疑誤。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補注〕徐松曰、都尉譯長皆少一人、將則同卑陸也。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補注〕徐松曰、卑陸不言是後

國在北。後書言卑陸接匈奴，其時已幷後國。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補注〕徐松曰：皆車師旗國。

郁立師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郁立爲車師所滅，後復立。兼師字，以後不見。西域圖考云：當今古城之西北。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注〕徐松曰：諸不言天山者略也。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國在卑陸後國之東，八百疑作三百。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補注〕徐松曰：以此傳言，是後城長在車師後國西。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補注〕徐松曰：霍去病傳從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注單桓、酋涂皆胡王也。蓋漢因其號以建國。先謙曰：後書云單桓爲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西域圖考云在烏魯木齊地。王治單桓城。〔補注〕徐松曰：不在山中，故言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車師後國里數，單桓在後國西二百里。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注〕徐松曰：聚落之小者，不足爲國。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蒲類，其王得罪匈奴，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號阿惡國。又有移支國，居蒲類故地。西域圖考云：在伊吾北，今爲巴里坤地，巴爾庫勒淖爾即蒲類海也。王治天山西疏榆谷。〔補注〕徐松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爲塞。漢方有長榆塞，謂之榆中。西羌傳有大小榆谷。今新疆多榆，以榆名地，如榆樹溝者往往有之。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蒲類東南去長史

所居。千二百九十里。而是史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後書去柳中九百十五里。疏榆谷約在後書北三百七十餘里。　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後書作戶八百餘。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後書去烏壘四百里。此在後書西。里數懸絕。疑有誤字。後書云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補注〕徐松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國歟。先謙曰。後書云蒲類爲車師六國之三。西域圖考云後國又在蒲類海之北。過後國爲車師後王庭。　王〔補注〕徐松曰。前國猶知田作。故有治地。此則專逐水草也。王先謙曰。上文鄯善、西夜、大月氏、休循、捐毒、尉頭、烏孫、蒲類國。皆逐水草。皆有治所。此看治所豈因逐水草遂無治地也。徐說非。　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亦九千餘里。大抵在前國西。　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補注〕徐松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猛勇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土爾扈特和碩特所游牧。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于大、宋本一作天大。先謙曰。西域圖考云西且彌在今琿闍噶河至瑪納斯河以南一帶。　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里。當去長安九千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補注〕徐松曰。大於東且彌。　西

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八百里也。後書不書、疑爲東且彌所併。

東且彌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東且彌爲車師六國之一。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後魏時屬車師。見後魏書。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案後書東且彌去擧中八百里。是去長安八千九百七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補注〕徐松曰、四十八通考作八十四。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案後書云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蓋幷西且彌而強盛。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也。後書云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

劫國。〔補注〕先謙曰、漸時仍爲劫國。見西域傳及通典。西域圖考云、當今昌吉城之北。劫與車師後城長都立師卑陸後國爲北道。再北之國。今地多戈壁、疑皆行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關陽四千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在卑陸之西。則去都護當千或千一百也。

狐胡國。〔補注〕王念孫曰、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狐胡當依御覽四夷部十八所引作孤胡、字之誤也。孤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讀若丘慈、宋古讀邱如欺）。先謙曰、後書作孤胡、則王說是也。爲車師所滅、後復立、後無考。西域圖考云、由都

善論白龍堆，爲孤胡國。今闢展西百二十里魯克沁地（西距廣安城亦百二十里）。王治車師柳谷。〔補注〕齊召南曰：後漢書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居爲準。疑即此柳谷也。王念孫曰：孤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徐松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是孤胡在前部北、後部南。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十里，入谷六十五里至柳谷，則去長安當作八千一百五十五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焉耆里數，四十七當作七十。至焉耆七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不書西者，蒙上爲文。據此傳，知孤胡去交河城六十五里。唐書言百三十者，報至金沙嶺，柳谷適當道里之中。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補注〕王念孫曰：此山國亦當作墨山國（互見上卷）。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據河水注，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之，若顏注，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亦是曲說。徐松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先謙曰：河水注，北河水自尉犁國來，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北河下入鄯善。先謙案：據酈注，山上當有墨字，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然後漢和帝紀及焉耆傳下兩見，並作山國，則非寫脫，酈所據本異也。魏志注，山王國屬焉耆。西域圖考云：在今羅布淖爾之北，廣安城之西南山中國。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去尉犁數當五百四十里。西北至

焉耆百六十里。〔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云、當云三百六十里、乃與諸傳合。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疊山在尉犁東、則去危須近而焉耆遠、里數有誤。東南與鄯善、且末接。〔補注〕徐松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淖爾南岸、東南當蒲昌海、海南卽鄯善且末境。山出鐵、民山居。〔補注〕徐松曰、博斯騰淖爾南岸皆山。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補注〕徐松曰、河水注、尉犁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是其地不可耕、故寄田糴。

車師前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晉書載記、後號總稱前部、西域圖考云、在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王治交河城。〔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西州交河縣、本車師前王庭、明史、吐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古西州交河縣安樂城也。先謙曰、後魏西域傳、前部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補注〕徐松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有故城、周七里、卽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遶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遶城西、至城南三十餘里入沙而伏。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去陽關三千七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後書云、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徐松曰、車師叛服不常、故名官多以降附為義。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烏壘四百里、則此去都護當作千二百三十五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補注〕徐松曰，赤谷上西南爲文，以今驛程計之則一千里，蓋因自博羅圖山改數驛站，故迂遠也。焉耆去罽中九百十五里，故後魏書云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先謙曰，後書云，前部南通焉耆北道。

車師後王國。〔補注〕錢大昭曰，侯前後例，當作車師後國王。先謙曰，官本作後國王，不誤。後書有傳。又云，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爲車師六國，亦見魏志注，稱後部。西域圖考云，今濟木薩地，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里，亦名金滿城，唐北庭都護治也。後城，其國在其東北。**治務塗谷。**〔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通鑑，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浮圖即務塗之轉音。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中。今濟木薩城北五里有破城，爲唐都護府遺址，南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今城之南也。後書班勇傳，後部有金且谷，西域傳有且固城。**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務塗谷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案郡國志云，雒陽西至京兆尹九百五十里，以此減之，則去長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補注〕徐松曰，蓋小於前國。後書云，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擊胡侯、**〔補注〕徐松曰，傳有輔國侯，蓋省支則，此當有輔國侯。後書後部有親漢侯。**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後書又有後部侯炎遂，蓋屬於左右將者。**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補注〕徐松曰，今驛程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漢時由前部以至後部，則當一千七百三十五里，案當與前部互易。先謙曰，後書云，後部西通烏孫。

車師都尉國。〔補注〕徐松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者。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廣安城東七十里哈喇和卓，即車師都尉國治也。後漢戊己校尉居此，亦名高昌壁。**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

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補注〕徐松曰：案傳，車師後王畢，附匈奴，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是知後城長與車師都尉皆漢所置，以有人民名之爲國耳。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在後庭之東北，當今奇台縣之北。 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補注〕先謙曰：官本九作五。 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補注〕徐松曰：功臣表書開陵侯不得封年，案傳文似以天漢二年封也。開，匈奴傳作闓，顏注闓讀與開同。 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補注〕徐松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非欲有其地，至是始與匈奴爭之，故書始。 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補注〕徐松曰：案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十六七，繼以李陵敗降，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漢未得車師。 征和四年，〔補注〕徐松曰：當從武紀、功臣表、李廣利傳作三年。 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補注〕徐松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成出西河，此獨書馬通，惟通出酒泉，通車師也。匈奴傳作莽通。 道過車師北，〔補注〕徐松曰：今巴里坤至迪化州路。 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補注〕徐松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開陵侯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此漢爭車師者二，漢得車師。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五將本始

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注〕徐松曰。武本作虎。顏避唐諱改。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補注〕徐松曰。此漢爭車師者三。車師復降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補注〕徐松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元年事。凡三年。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師古曰。憙音許吏反。〔補注〕徐松曰。鄭吉傳。吉以從軍數出西域爲郎。憙。喜古今字。將免刑罪人。〔補注〕徐松曰。胡注云。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補注〕徐松曰。鄭吉傳。此爲地節二年秋。匈奴傳以爲事在三年。誤。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補注〕徐松曰。下言三校尉。以五百人爲校。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補注〕徐松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汙山。城在山中。蓋石爲之。案姑墨亦有石城。是知非城名。鄭吉傳擊破車師兜訾城。或即其城歟。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秋收畢。〔補注〕先謙曰。官本秋收二字倒。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書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然則稗小王爲小國矣。諸小王亦稱諸侯。匈奴傳書匈奴西邊諸

降是也。匈奴有東蒲類王。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補注〕徐松曰、今吐魯番有勝金口地。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勒兵逆擊烏孫、顏注以兵逆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補注〕徐松曰、所謂軍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補注〕徐松曰、留守石城、備其王入匈奴。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補注〕徐松曰、就屯校城。東奏事、〔補注〕徐松曰、吉還奏車師之捷。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補注〕徐松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知此。以吉傳推之、吉還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當在此時、所謂安西國者、即令其護南道。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補注〕徐松曰、此非本年事、傳終書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別使吏卒之在渠犂者、非屯校兵也。案匈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即此傳二年非也。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漢田車師始此。得降者言、〔補注〕徐松曰、自此以下、據通鑑爲元康二年事。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補注〕徐松曰、前國爲今吐魯番地、恆暖宜硫穀。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

〔補注〕徐松曰、此校尉、卽司馬憙、非屯田之三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補注〕徐松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卽用此傳文、而訛士爲七、淺人又臆增卒字耳、若果七千人、下文不得言田卒少也。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補注〕徐松曰、蓋交河城。匈奴將〔補注〕徐松曰、左大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卽、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補注〕徐松曰、前國去烏壘千二百餘里、渠犂在烏壘南三百餘里。閒以河山、師古曰、閒、隔也、音居莧反。〔補注〕徐松曰、河謂敦薨水、龜茲東川、山謂敦薨山、沙山、鐵關谷。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補注〕徐松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公卿者、魏相等也。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注〕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蕭該本及越本無兵字。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補注〕先謙曰、王上當更有車師二字。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西

道所當右地者。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補注〕徐松曰：據下傳，蓋殺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補注〕徐松曰：此漢爭車師者五，漢得其民，匈奴得其地。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補注〕徐松曰：責其久留烏貴。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補注〕劉攽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案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錢大昕曰：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為句，將詣闕三字為句，刊本誤衍孫字，顏不能校正，曲為之說。既知其未安，乃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亦非也。徐松曰：將詣闕猶鄭吉傳言將詣京師，此傳亦言捕樓蘭王將詣闕。周壽昌曰：此亦如上傳都護治烏壘城，宋監本作烏壘孫城，衍一孫字也。通鑑云：元康四年車師王烏貴詣闕。是通鑑已正此誤，刪去孫字矣。錢駁正良是，第未檢通鑑耳。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案當并徙還前王庭後國之地，疑亦於此時也。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補注〕徐松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補注〕徐松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風戈壁，即龍堆北邊也。新道避之，又省道里之半，故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句姑。以道當為拄置，師古

曰、挂者、支挂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己、故心不便也。挂、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挂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補注〕劉敞曰、道當為挂、置者、蓋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發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挂置猶言掛礙。宋祁曰、案道與道下有道字。徐松曰、挥音搘、挂也。說文作搘柱。挂置即搘挂、置為搘之假借字耳。先謙曰、本書從木從手之字通作、挂柱皆可待、不應失解耳。官本注又下無音字。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補注〕徐松曰、在匈奴南、故與南將軍接。曾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補注〕徐松曰、繫於校尉城。先謙曰、官本繫作縶。姑句數以牛羊賕吏、〔補注〕徐松曰、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疵、惟來、馬本作惟求、云有請求也。段氏云、惟求者、今之枉法贓。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句曰、〔補注〕徐松曰、蓋往告之。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注〕徐松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聲者、並兵傷、君有血污。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補注〕徐松曰、事不見傳。前王謂兜莫。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補注〕齊召南曰、高昌壁始見於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案拓跋魏時、闞爽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王、即以此壁得名。入匈奴。〔補注〕徐松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案元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剌和綽也。和綽本唐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為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書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山、為後部、東出即匈奴境。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注〕

錢大昭曰，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羌沒劍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參狼種在武都，犛牛種在越巂，白馬種在廣漢。又有五十二種。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謂逮將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水源。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當時平帝初，則事在元始中。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補注〕徐松曰，守猶敂也。敂關首欽。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補注〕先謙曰，詳匈奴傳。二王，彼傳作二虜。莽使中郎王萌。〔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中郎將。此奪將字。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補注〕徐松曰，息夫躬傳顏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先謙曰，逢受猶迎受。既詳匈奴傳，彼傳敍此事作逆受，逆猶迎也。單于遣使送。〔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送到國。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補注〕徐松曰，爲大會陳兵以示威。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補注〕徐松曰，當作始建國。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書甄豐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平晏爲左伯。當出西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豐當述職西出。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

音丁奚反。開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補注〕錢大昭曰。稱太伯尊之之辭。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補注〕徐松曰。導、譯、譯語者。前五威將過。〔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師古曰。刀音彫。〔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作刁。召置離驗問。〔補注〕先謙曰。置上疑脫須字。下同。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補注〕徐松曰。當即後書班超傳所謂陳睦故城。所親處也。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舉率一國之衆也。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補注〕徐松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校尉司馬。疑有分治後城長國者。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補注〕徐松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還匈奴。當經車師前國之北。先謙曰。狐蘭下疑更有支字。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使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案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戊己校尉不書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爲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以六百石爲之。屬職同於長史。故後書即稱戊己校尉爲長史。則此二史者。或

戊已之副。非其屬官也。

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補注〕徐松曰：戊已校尉屬有丞一人，司馬一人，候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文，壘，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壘。曲分置者，壁壘非一處，故互文言之。領諸壁壘，卽所謂建知營事。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補注〕徐松曰：是時西域騷動，尚未顯然背叛，至始建國五年，焉耆先叛，殺都護，叛跡始著。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補注〕徐松曰：要死，匈奴傳作恐并死。卽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爲擧火也。〔補注〕徐松曰：亭，亭燧之地，卽傳所謂亭燧，爲烽火者，假爲寇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作三四百人。先謙曰：官本作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燃。師古曰：古然字。〔補注〕徐松曰：卽燔積薪。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補注〕徐松曰：見燧火，故收吏士使入府。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補注〕徐松曰：殺刀護四子及其昆弟之子。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謂不殺也。止留戊已校尉城，〔補注〕徐松曰：卽校尉府所在也。案傳書姑句馳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匈奴、車師共圍戊已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戊已校尉之圍，而破車師於交河城，是也。逮超再定西域，復置戊已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與匈奴南犂汙王南將軍相聞。南將軍蓋卽南犂汙王者。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

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已良帶爲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故惟以良帶二人爲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是爲都尉官、而號以將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書、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是其事也。建、孫建。欽、但欽。後三歲單于死。〔補注〕徐松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匈奴傳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弟烏累單于咸立。師古曰、累、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已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注〕徐松曰、欺詐謂斬給言侍子登在、今知其死。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注〕徐松曰、案莽傳、事在始建國五年。天鳳二年、〔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迺遣五威將王駿、〔補注〕徐松曰、王莽傳作大使五威將。西域都護李崇、〔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作李宗。將戊己校尉、〔補注〕徐松曰、即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注〕徐松曰、謂助兵與食。兵、如莎車、龜茲兵是。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

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剼胡子。鄧展曰、剼音彩。師古曰、剼、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劋。轉寫誤耳。（補注）錢大昭曰、剼、莽傳作勦。徐松曰、說文、劋、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劋絕其命。今作剿者、俗非正字。衛包改劋作剿。剿從刀、刀又誤作力。遂相承用勦。而劋廢矣。王莽傳將道大司空征伐劋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又封剼胡子。佐帥何封為集胡男。皆見莽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補注）徐松曰、近都護者龜茲為大國。故依以為重。 數年。（補注）徐松曰、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年漢兵誅莽。凡八年。 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注）徐松曰、漢書衛霍傳後有最。顏注、最、凡也。先謙曰、最猶撮也。謂撮聚其數。最凡猶都凡耳。若訓最為凡。則不可通。 凡國五十。（補注）徐松曰、據哀平閒、分五十五國。除去不屬都護者五國。故曰五十。 自譯長、（補注）徐松曰、三十九人。 城長、（補注）徐松曰、三人。 君、（補注）徐松曰、以君名者二十二人。 監、（補注）徐松曰、以監名者二。 吏（補注）徐松曰、以吏名者三。 大祿、（補注）徐松曰、一人。 百長、（補注）徐松曰、傳無。 千長、（補注）徐松曰、八人。 都尉、（補注）徐松曰、以都尉名者六十二人。 且渠、（補注）徐松曰、二人。 當戶、（補注）徐松曰、傳無。 將相至侯王。（補注）徐松曰、將四十九人。相一人。侯四十八人。王七人。 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補注）徐松曰、此即匈奴傳所謂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者。合傳所載官數二百四十七人。又除不屬都護者。其數益懸。百長、當戶皆在匈奴傳。 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補注）徐松曰、若康居貢獻。則都護吏至其國閱實奉獻。則送其使。 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補注〕徐松曰、漢紀武帝篇全錄此文。稱爲本志。贊書本書也。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羣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迺表河曲。〔補注〕王念孫曰、曲當爲西字之誤也。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食貨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御覽四夷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列西郡。〔補注〕宋祁曰、新本西作四。錢大昭曰、作四是也。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補注〕徐松曰、漢書以取烏孫爲斷匈奴右臂。劉歆上議、以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班超傳注云、南面以西爲右也。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補注〕先謙曰、幕漢借字。武紀臣瓚注沙土曰幕。遭値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補注〕徐松曰、高惠文景至孝武爲五世。獨斷云、呂后不入數。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補注〕徐松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音代。瑁音妹。〔補注〕王念孫曰、犀布連文。殊爲不類。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布。犀象瑇瑁皆南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瑇瑁則建珠崖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瑇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引此並作犀象。徐松曰、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建珠崖七郡。漢紀作開建爲珠崖七部。案武紀及地理志、元鼎六年定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帝時。始罷珠崖、儋耳兩郡。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改建爲者亦非。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師古曰、枸音矩。〔補注〕徐松曰、西南夷傳、武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開

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補注〕徐松曰：通考引無安息二字。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補注〕徐松曰：文甲、通犀，漢紀作文貝、犀象。東方朔傳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音所交反。〔補注〕徐松曰：漢紀作甝甝、璂瑤、蒲蒨、龍文、魚目、汗血名馬。東京賦：駙承華之蒲梢。設文：媽，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吉皇之乘。此龍文者，謂其文似龍。猨屬駮文如鼉魚突。爾雅：馬二目白，魚。西京雜記：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漢舊儀：中黃門騎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果下馬。顏注梢馬音當作蒲梢，馬名，梢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師古曰：巨，赤大。〔補注〕徐松曰：漢紀作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圃。本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先謙曰：官本注巨作鉅。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補注〕徐松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本紀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黃圖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十里，有百艘樓船，船上建樓櫓，戈船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麾蓋。營千門萬戶之宮，〔補注〕徐松曰：本紀太初元年，起建章宮。顏注在未央宮西。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立神明通天之臺，〔補注〕徐松曰：神明臺在建章宮闕闕門內。通天臺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在甘泉宮。武紀元封二年，作通天臺。顏注：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補注〕徐松曰：東方朔傳摧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顏注蓋用應說。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補注〕徐松曰：漢紀作絡。以隨珠和璧，東方朔傳注引亦作絡。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畫斧形，置

衣也。被音皮義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王文彬曰，左昭十二年傳杜注，翠被以翠羽飾。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補注〕徐松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司馬門內，其水來自未央宮，自未央北歷出經明光宮，南入長樂宮北闕，經長秋殿大夏殿之北，匯為池。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賓字紀云，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盃，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案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書酒池，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之。

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蘇林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觀視曰示。觀示者，觀之令觀也。〔補注〕徐松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觝。武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悉就坐，爵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為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因用之。正旦，唯無角抵耳。巴俞重用於大饗禮。先謙曰，官本注大作徒。引宋祁曰，注文八丈，一作入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

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漢發車二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凡百餘鉅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

至於用度不足，

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補注〕徐松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為若馬口錢，見昭紀注。

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

匈反。〔補注〕徐松曰。漢紀用作貸。因之以凶年。〔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補注〕徐松曰。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揚雄論見匈奴傳。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域。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補注〕徐松曰。魏書西域傳序引非上威服。作非盛威武。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補注〕周壽昌曰。聖上、稱光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帝同。通考引作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補注〕徐松曰。後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

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引作聖人遵鑒古今。　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同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補注〕徐松曰：孟堅生於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為聖上者，蓋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於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叔皮目睹時事，書之固詳也。先謙曰：官本注，獻下以作已，至作致。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四十三）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書補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師古曰：有娀，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卨，爲殷始祖。有㜪氏女，湯妃也。娀音嵩。㜪音莘。〔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又有㜪三字及下文太姒二字，並史記所無，而漢書補之。先謙案：據考證作又，而官本正文又作及，南監本同，以事文例之，作及是。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師古曰：妲己，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異於姦究，嬖幸於紂。紂用其言，虐衆庶。於是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不爲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亡者由此女也。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爲周始祖。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嫄音原。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謂黜申后而致犬戎，舉燧烽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師古曰：基，亦始。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

媯汭。言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補注〕先謙曰。以上顏注官本並無。南監本同。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人能弘道。末如命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故引之。〔補注〕先謙曰。上及此注二條。官本無。南監本同。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子。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後書郅惲引此語。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補注〕先謙曰。案隱即趙飛燕等是。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補注〕先謙曰。案隱、如栗姬、衛后等是。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師古曰。惡音烏。惡猶於何也。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補注〕先謙曰。上及此注二條。官本無。南監本同。漢興。因秦之稱號。〔補注〕齊召南曰。自此以下。詳序宮中位號。班氏所自撰錄也。後並云。秦爵列九品。卽據此傳。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二儀。〔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箋。紂。殷之正適也。初學記儲宮部引白虎通義云。周以天

子之正嫡爲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漢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皇后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御覽皇親部一及十一引此，並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同。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秩祿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補注〕沈欽韓曰：魏書后妃傳，美人視三品。魏志，良人視千石。秦紀，昭王母芊八子。唐八子。許皇后傳有田八子。班倢伃、馮昭儀，皆爲少使、長使。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也。伃，美稱也。娙娥，皆美貌也。傛傛，猶言奕奕也，偃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倢音接，伃音予，字或從女，其音同耳。娙音五經反。傛音容。〔補注〕沈欽韓曰：褚補史記云：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傛依字，蓋加人旁。周禮序官注：內司服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襍其禮，使無色過，鄭正據充衣爲義也。宋書后妃傳：容華、充衣，前漢舊號。晉書禮儀志：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其名皆本此。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爲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更音公衡反。其下亦同。〔補注〕錢大昭曰：案衛衡用王志傳云：以令詔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蓋天子八子視千石，諸侯王之八子比六百石，故與傳不同。充依視千石。〔補注〕王念孫曰：充依不當與八子同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而誤。（文選注、御覽

引此皆誤。） 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 良人視八百石。〔補注〕王念孫曰。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而誤。（御覽引此亦誤。）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視七百石。 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 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后傳王根聘取五官殷嚴、王飛君等。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絜也。無涓者、無所不絜也。共讀曰恭。恭者、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補注〕沈欽韓曰。晉書愍懷太子傳。孝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是東宮亦有保林之號。宋書后妃傳。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採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服虔曰。陵上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高帝常擁戚夫人倚瑟而弦歌。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千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

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案是時未有扶風）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莫。常與死爲伍。師古曰。與死爲者爲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補注〕王念孫曰。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

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廁中。名曰人彘。居數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親事。已自知太子然。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補注〕沈欽韓曰、法言重黎篇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恐彼述甘羅而誤。史記呂后紀亦云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解散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讀曰恭。及燕靈王建。〔補注〕周壽昌曰、何焯校本無靈字。

建下多一子字，云宋亦字本同。案何校是也。呂后紀七年秋九月，燕王建薨，表傳同。是建未爲后殺。惟傳云王建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絕後，是宜作建子也。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師古曰，台，音土來反。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補注〕先謙曰，成城通作。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卽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衞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此因兩敖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敖三字。又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字。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補注〕周壽昌曰，張后爲帝姊之女，以配帝，故云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爲皇后子。殺其母，立

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補注〕周壽昌曰，自知非后子，其不云非帝子可知。上呂后傳云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亦明言爲惠帝子也。先謙曰，官本子作所，則從下出字斷句。南監本、閩、汲本云一本作子字。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壯音子亮反。〔補注〕陳景雲曰，壯後當爲其所爲，意欲報復也。否下文無自明。王念孫曰，所爲字當讀平聲。爲所爲者，謂爲變也。爲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故下文云太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卽爲變，尤其明證矣。若讀爲去聲而云爲所生之母，則辭不達意。周壽昌曰，王說是也。劇孟傳，爭欲爲暨。下所爲語意類此。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恆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牢，堅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補注〕何焯曰，前所立者呂后時已幽死，此云少帝恆山，卽恆山王一人也。錢大昕曰，淮南當作淮陽。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既廢，遷居北宮。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補注〕周壽昌曰，媼亦當時女通稱。衛青傳父鄭季與主家僮衛媼通，是媼爲僮也。史良娣傳良娣母爲王媼，末年皆稱曰王媼。知媼與嫗別。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王。而魏

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下有色字。是。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胸。〔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夢蒼龍據吾腹。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補注〕先謙曰。昭後有罪自殺。見文

祀。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補注〕先謙曰。致同置。長丞已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補注〕先謙曰。史記使作吏。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書太后爲外家所養也。迺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書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卽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補注〕周壽昌曰。呂后之葬。本紀不載。史記集解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今據此書。則合葬爲信。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補注〕周壽昌曰。初學記四引世王傳曰。竇氏少小頭秃。不爲家人所齒。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爲后之瑞。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爲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師古曰。嫖。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刪下有之字。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喚反。〔補注〕錢大昭曰、觀津、地理志屬信都國、郡國志屬安平國、顏以為清河縣、非也。沈欽韓曰、御覽三百九十六引三輔決錄曰、文帝竇后名漪、清河觀津人、父遭秦之亂、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即位、后登尊號、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觀津城南背山是也。案唐書竇建德傳、建德遣使往觀津、祠竇青之墓、置守冢二十家。誤以青為竇父名。九域志、冀州武邑縣有觀津鎮。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提行。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師古曰、壓、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脫、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自卜數日當為侯。〔補注〕周壽昌曰、劉攽云、日當作曰。案劉說是也。竇廣國之至長安、得見竇后、當在文帝初、而廣國之封章武侯、實在景帝朝、安所云數日也。元后傳、使卜數者相政君、顏注、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

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謂墮樹。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案史記作又復問他何以爲驗。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乞沐。具潘爲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侠。音許夾反。爲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爲元光。則是參

鴦。又舊書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補注〕先謙曰。長公主事。詳東方朔傳。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因欲奇兩女。索隱。漢書作倚。是所見本與顏同。先謙案高紀。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本傳張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句例皆與此同。班氏非不知文義者。無緣改奇爲倚。疑傳者誤改。顏馬遂據以爲說耳。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補注〕周壽昌曰。言奪諸金氏。金氏怒而不肯也。決、別也。蘇武傳與武決去。顏注。決、別也。又因與武決。注同。竇后傳。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元后傳。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

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補注〕沈欽韓曰。漢武內傳。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下。有丹霞蓊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改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御覽八十八漢武故事曰。景帝又夢見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及生男。因名之彘。年七歲。爲太子。上曰。彘者徹也。因改曰徹。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補注〕先謙曰。史記。主言栗姬與諸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聳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猶竊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此景帝七年事。尚不稱大行。蓋從後追書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補注〕周壽昌曰。本春秋公羊傳。時朝廷用公羊決事。故大行引之。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

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亦非汝所當得耳。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爲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補注〕錢大昕曰、予謂俗蓋金氏女之名。先謙曰、錢說是也。褚補外戚世家後云、皇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集解引徐廣云名俗。顏自製訓耳。官本謂作爲。南監本同。古字本通。此謂乃借字。王孫、金氏子名。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補注〕王念孫曰、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褚史記外戚世家亦云。

女亡匿內中牀下。扶將出拜、〔補注〕沈欽韓曰、說文、扶、扶也、集韻或作扶、通作將、古詩多用扶將字、孔雀東南飛、木蘭詩皆是。帝下車立曰、〔補注〕先謙曰、立當爲泣字之誤也、據補史記云、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猜事宛然、下車則立不待言、此泣脫其半耳。大姊何藏之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臧、是。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嫁爲淮南王安太子妃。男號修成子仲、〔補注〕周壽昌曰、後爲長安令義縱所捕案者、見酷吏傳。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元朔四年、誤也、此與紀合。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補注〕先謙曰、事詳羽傳。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尙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十八漢武故事曰、長公主抱著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膠東王曰、欲得婦、問曰、阿嬌好否、於是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補注〕先謙曰、據補史記、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聞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補注〕沈欽韓曰、謂欲致子夫於死、大長公主執囚衞青、欲殺之、亦因子夫也。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補注〕沈欽韓曰、周

官內寺，葬其命於，鄭云若今掘道。賈氏云，鄭舉漢法證經。列女傳夏姬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此類也。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書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補注〕沈欽韓曰，文選長門賦序，陳皇后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案宋云復得親幸者，著述之體，皆著其效驗，非必實然。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作季須。主寡居，私近董偃。〔補注〕先謙曰，詳東方朔傳。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在長安東南三十里。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補注〕先謙曰，衛青傳，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出平陽侯邑。〔補注〕先謙曰，平陽侯曹壽。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見所偫美人。師古曰，偫，儲偫也。偫音丈紀反。〔補注〕先謙曰，偫字不合，史記作侍，是也。顏據誤文為說。帝不說。

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說皆讀曰悅。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如淳曰。以帷障尊者也。晉灼曰。代侍五尚之衣。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尚。主也。時於軒中侍帝。掌主衣裳。〔補注〕沈欽韓曰。六典。尚衣宮官。晉令有崇德殿大監、尚衣、尚食大監。並銀章艾綬。晉灼謂五尚之衣指此。先謙曰。官本無如晉二注及二說皆非也五字。南監本同。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幰者。〔補注〕何焯曰。案長廊有牕而周遮者曰軒。此軒中蓋屋也。豈有帝方宴飲時上車更衣者乎。周壽昌曰。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注。軒檻闌版也。凡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澄曰臨軒。左思魏都賦周軒中天。此軒中。主第旁室中也。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撫循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彊飯勉之。師古曰。彊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皆繈褓中。〔補注〕先謙曰。官本皆作在。是。南監本同。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青還。尚平陽主。〔補注〕先謙曰。詳青傳。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

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爲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師古曰。瘞、薶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補注〕沈欽韓曰。注本皇覽及關中記。見長安志引。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七十二引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善雅歌。與李延年同時。每奏新歌。莫不稱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師古曰。非不吝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補注〕先謙

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衞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緣上雅意者。緣上以后禮葬夫人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補注〕周壽昌曰。禮記。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夫人語本此。妾不敢以燕媠見帝。師古曰。媠與惰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曰。弟。但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歔音虛。欷音許旣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及下二條注。夫人姊妹讓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恨讀爲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恨借字。晏子諫篇。君歡然與子邑。子必

不愛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趙蔡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很同。段詳劉向傳。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攣音力全反。又讀曰戀。〔補注〕錢大昭曰。易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子夏傳作戀。敘傳云。既繫攣於世教矣。稱唐公房及張君碑皆以攣爲戀。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補注〕王念孫曰。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御覽皇親部一引此正作有吐棄我意。漢紀同。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李夫人墓亦名習仙臺。崇二十丈。周二百六十步。河水注。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是即前所云趙之王夫人。非李夫人也。王李皆早卒。而王敘在李前。似李夫人先卒。可知李夫人有子。爲昌邑哀王。其封以天漢四年。少翁之誅在元狩四年。距王封時已二十三年。王封十一年而薨。謚之曰哀。年必不永。即以二十歲分封。當少翁死時。王尚未生。即李夫人何以死也。通鑑據史記作王夫人。注曰。齊王閎之母。亦明班史有誤也。鉤弋傳云。趙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是胡注所本。或有以少翁作李少君者。尤誤。少君病死。更在少翁十數年前。王益之西漢年紀。謂漢書史記並誤。其考異云。少翁之死在元狩四年。而褚先生補云。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帝曰。先帝以來。無王雒陽者。關東之國無大於齊。乃立閎爲齊王。是元狩六年王夫人尚無恙。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豈得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乎。

故於年紀除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云云宋王氏考核詳辨然武帝分封三子皆在元狩六年齊王閎封時不必其母猶存封齊之語或先有成約後踐其言未可定也據補史記每有年與事不相應者史公當武帝朝此當不舛似宜從史記作王夫人爲是亦不必云無姓也。迺夜張燈燭設帷帳。〔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音先安反〔補注〕王先慎曰詩桑柔旟旐有翩釋文翩作偏是偏與翩通作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此偏亦當讀爲翩言望之何偏然縱緩遲來也顏未加注則讀如本字矣。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補注〕沈欽韓曰拾遺記武帝思懷李夫人不可復得時穿昆明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以脩嫮兮。師古曰嫮美也連娟纖弱也嫮音互娟音一全反。命樔絕而不長。師古曰樔截也音子小反〔補注〕沈欽韓曰曲禮將作剿說釋文剿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樔與玉篇切勦同案說文剿絕也引夏書天用剿絕其命廣雅剿天也則剿乃正字作樔者或體或乃省刀也又加木旁非也說文樔澤中守艸樓。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佇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補注〕何焯曰新宮即設帷帳也。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

山陵也。師古曰。自慘鬱以下。皆言夫人身既壞墓而隱翳也。條是也。翳明也。秋氣憯吕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枝芳香。亦喻夫人也。憯音千感反。淚音戾。〔補注〕先謙曰。官本憯作憯。是。此注不誤。南監本作憯。尤非。淒淚與淒戾義同。神煢煢吕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補注〕錢大昕曰。畺、古疆字。諸書無畺。惟休古文尚書作畺。王子侯表以諸侯王畺土過制。注畺亦古疆字。託沈陰吕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謂在地下也。壙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翱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補注〕先謙曰。幼眇之眇字與妙同。因今之窮極不反。而思幼妙之時。函菱荴吕俟風兮。芳雜襲吕彌章。李奇曰。荴音敷。孟康曰。菱音綏。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華菲含蓤敷散以待風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鮮美。雖在風中飄搖。愈安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補注〕王文彬曰。上二句以氣體言。此二句以顏色言。飄姚即飄搖。孟注以縹姚連文。誤。先謙曰。的、明也。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晉灼曰。包、藏也。謂夫人藏其顏色。不肯見帝。屬其家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心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壙墓之中。不可見也。〔補注〕先謙曰。包紅顏而弗明。即上詩所云是邪非邪。顏說亦非。官本無晉注及此說非也四字。南監本同。歡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經接狎之歡。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吕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疇。躇合韻音丈預反。埶路日吕遠兮。遂荒

忽而辭去。師古曰、菴、音呼廣反。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屑然疾意也。以日爲喻、故言西征。寖淫敞克、寂兮無音。師古曰、克、古恍字。〔補注〕先謙曰、敞克猶惝怳。

思若流波、怛兮在心。師古曰、流波、言思寵不絕也。怛、悼也、音丁曷反。〔補注〕王文彬曰、尋注意、思當爲恩之誤。亂曰。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俠猶佳麗。

嫉妒闒茸、將安程兮。師古曰、言嫉妒闒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爲程品也。闒茸、衆賤之稱也。闒音吐攝反、茸音人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茸作茸、注攝作臘、南監本同。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師古曰、傷、合韻音式向反。弟子增欷、洿沬悵兮。應劭曰、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洿沬、涕橫也。晉灼曰、沬音水沬面之沬。言涕淚洿染沬面下也。師古曰、沬、晉說是也。悵、惆悵也。洿音烏洿下也。沬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沬作湏。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鮮之閒謂小兒泣不止名爲喧、音許遠反。〔補注〕沈欽韓曰、喧當爲咺。方言、朝鮮洌水之閒、小兒泣而不止曰咺。說文、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咺。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隨聲、必當有應、而今滯止、自已耳。夫人不知之、是虛其響。〔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徙作從、是、南監本亦作從。嫶妍太息、歎稚子兮。孟康曰、夫人常歎歔欷、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冥、嫶冥猶嫶妍也。師古曰、嫶音在消反。懰慄不言、倚所恃兮。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念之也。師古曰、懰慄、哀愴之意也。懰音劉、慄音栗。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苟一不以爲恩、雖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誓約乎。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返、惟念痛痛、重以此心爲信、不有忽忘也。信合韻音新。〔補注〕王鳴盛曰、躔跡與去、傷與凝、信與親爲韻。古無四聲之分、平仄通爲一音、顏云合韻、即吳才老所謂叶韻、此字本無此音、改以叶之也。又連唱儀居昭陽舍、璧帶往往爲黃金釭、顏云、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釭江皆從工得聲、何所別異。沈約以江居東冬鍾之後、音猶未變、遂

鬲乃還爲假良反矣顛不通古音不能枚舉聊一出之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 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室之庭也復音扶目反 嗚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閒武帝巡狩過河閒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 〔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志云鉤弋夫人齊人少好淸淨六年臥病右手拳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披其手伸之得玉鉤 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 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冢在門西也 拳夫人進爲倢伃居鉤弋宮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 〔補注〕王念孫曰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太始朱一新曰宋隆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蓋也元始當爲太始據宋隆說則唐時本已作元始今景祐本作太始當是據宋隆改正也 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迺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 〔補注〕王念孫曰鉤弋下原有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御覽長祝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衞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

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鉤弋倢伃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音口戰反。〔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嘑爲女陵。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卽位。追尊鉤弋倢伃爲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補注〕錢大昭曰。桀字少叔。見李陵傳。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羽林掌送從。次

期門、蓋先為羽林、後為期門也。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

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廄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太僕屬官。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顯見之。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及下條注、南監本同。馬多瘦。上大怒令曰、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視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補注〕何焯曰、詔使侍主。故燕王旦得為稱爵號。此霍光不學失之始也。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補注〕周壽昌曰、淮南王舅趙兼封周陽侯、侯廢、遂氏周陽也。時上官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

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 呂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倢伃。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補注〕周壽昌曰。罷為皇后。未待年也。 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補注〕周壽昌曰。漢呼女夫為婿。本書始見。 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補注〕周壽昌曰。內亦房也。 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凡婢妾。〔補注〕周壽昌曰。桀安父子封侯。其姬妾得稱良人。趙充國傳充國孫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是主家妾可稱良人。侯家亦稱之。 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 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妄。 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

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此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過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寖恚。師古曰。寖。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林。逐鹿者不顧兔。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補注〕先謙曰。亦以光女故。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去光冢將二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服虔曰。窮絝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絝。古袴字也。窮絝即今之緄襠袴也。令音力征反。緄音下昆反。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

后年十四五云。〔補注〕洪頤煊曰。昭紀。始元四年三月。立皇后上官氏。此傳云立爲皇后年甫六歲。則帝崩時后年十五。四字當衍。昌邑王賀徵。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補注〕何焯曰。元詔爲宣帝如劉原父說。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案漢無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虎魄笥盛之。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補注〕沈欽韓曰。魏書。孝文帝爲太子。伸聘彭城劉長。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案左傳南孺子之子。列女傳四。衛夫人偕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則通稱貴妾爲孺子矣。又王子侯表。東城侯遺爲孺子所殺。則列侯亦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吕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吕附史恭。〔補注〕錢大昭曰。附。南監本、閩本作付。先謙曰。官本作付。是。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補注〕王先慎曰。外孫亦得稱孫。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

遂登至尊位。是爲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卽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嫗。初上卽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妄人。〔補注〕周壽昌曰。媼言以下。至皆入太子家。任宣所統考問之辭。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謙曰。官本蠡作蠡。下同。南監本同。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

子劉仲卿宅。〔補注〕周壽昌曰。廣望節侯名忠。中山靖王子也。長子中嗣侯。仲卿或其支子。仲卿謂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須作緋單衣。師古曰。緋。即今之絳也。音非。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之往也。仲卿載迺始共求媪。媪惶急。〔補注〕先謙曰。官本惶作遑。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營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當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劉蓋為侯國。寰宇記。柳宿故城在望都縣東北四十三里。媪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還不肯行。翁須曰。毋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捨之。不須自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作任。是。南監本同。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媪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媪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歸。糴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補注〕先謙曰。不聞其音問。賈長兒妻

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閒。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封舅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補注〕錢大昕曰。外戚侯表無故、武皆六百戶。初。遒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遒富貴。追賜謚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奉明故戾太子博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

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補注〕周壽昌曰。訟取一案耳。以盜劾以死論卒下蠶室。漢法治盜之嚴如此。後爲宦者丞。〔補注〕先謙曰。少府屬官。見百官表。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索音山客反。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師古曰。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爲桀之反具。〔補注〕先謙曰。具當作證。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南監本同。時掖庭令張賀本衞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衞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卜。〔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召嗇夫飲酒也。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

乃關內侯。師古曰。曹曾孫之身。於帝爲近親。縱其人材下劣。尚作關內侯。諸本或無人字。可娶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爲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令者。掖庭令也。賀爲令。己爲嗇夫。故重其媒介。不以屬書中顏注誤。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儗霍將軍女。服虔曰。儗音擬。晉灼曰。儗、向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補注〕沈欽韓曰。服音擬者。韻會四紙。儗、擬疑切。擬也。引此傳文。宋玉高唐賦。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儀比。是以儗爲擬之證。先謙曰。官本無服注六字。及晉說是也四字。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旣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衞。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人。乃行入宮也。爲我求安池監。〔補注〕沈欽韓曰。安邑鹽池也。一統志。大安池在解州西城縣南十五里。居民引以溉田。下流入於河。疑此安池。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闢。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安池監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醮弒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顯

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喩反。（補注）王先謙曰。據列女傳。免作娩。下同。說文。挽、生子免身也。免卽挽之省。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反。成君卽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共雜治之。又人有先嘗者。何可行毒。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卽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痹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得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金百兩。（疑斥字）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後人有上書告諸醫待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補注）王念孫曰。案急上本無卒字。恐急者。旣恐且急。猶言恐遽耳。霍光傳。雲山謂顯曰。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文義正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卒字。失其旨矣。景祐本及通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卒字。卽以狀具語光。

因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書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霍光傳。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書之於帝邪。李說是。宋一新云。此因宋從李說。但胡駁亦未當。顏意但謂爲之署書。請於帝耳。非必以毒后事告帝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

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師古曰。卽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爲平恩侯。

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

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卽位。復封延壽

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旣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補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爲音于僞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御覽引此。正作女成君。周壽昌曰。衣補爲嫁衣。亦漢時語。注本作衣被。從顏注誤改也。王先謙曰。此承上諸文。不必有女字。續列女傳亦無。御覽節引。不得不加女字以明之。王據以爲說。文非也。

治入宮具。歸光內之。果立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

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燕。師古曰。顓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烏呼傷哉。〔補注〕先謙曰。官本烏作嗚。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雲湖宮、昆吾亭、俱在藍田縣西南。杜甫詩昆吾御宿自委蛇。是也。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補注〕先謙曰。此下應提行。官本不誤。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

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鬭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毎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倢伃。是時。館陶主母華倢伃。師古曰。華音戶花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主作王。南監本同。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衞倢伃。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爲霍氏所害。師古曰。幾音巨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於是迺選後宮素謹愼而無子者。遂立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爲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

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贄。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爲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卽其一也。〔補注〕何焯曰。元后傳云。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則顏注後說是。周壽昌曰。家者。專指王家而言。不得并戚屬數之。禁鳳父子繼侯。當爲兩人。若必拘論。終莽之篡逆。亦不得列十侯內矣。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卽位。立許妃爲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

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㠯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竝。杜欽㠯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補注〕沈欽韓曰。公羊說。天子不臣王后之父。御覽四百十。袁喬與褚左軍解交曰。皇后踐登正位。臨御皇極。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不可不愼。衞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衞將軍、衞青也。武帝衞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尙在於長老之耳。〔補注〕先謙曰。謂衞氏以尊盛。卒被夷滅。嫌斥言之。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㠯吏職自絫。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賜黃金二百斤。㠯特進侯就朝位。〔補注〕周壽昌曰。此卽後書續志所謂特侯也。後書鄧禹傳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卽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補注〕先謙曰。官本廷作庭。南監本同。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所服也。誇音夸。糲音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六字。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

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汙同。曠、空也。尸、主也。妾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猶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南監本同。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一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

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曰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伎佷。必欲自勝。師古曰。宦吏、奄人爲皇后吏也。伎、堅也。伎音之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宦並作官幸妾尚貴時。猶曰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音千高反。次下亦同。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補注〕先謙曰。言今日益爲吏侵陵。又得此詔。其操持約束人。將至無所控訴也。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微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補注〕周壽昌曰。顏以內邪下屬。非。當以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爲句。纖微內、卽上所云纖微之間也。疏祠鏡宕蓋用此字。後又云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亦其證也。先謙曰。百官公卿表詹事屬有中長秋私府令長丞。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補注〕先謙曰。官本貸作貿。南監本同。言舊故時中宮嘗爲此。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猶如。未奉詔之前也。〔補注〕先謙曰。謂吏書如此。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達。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及毋

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諸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遣賜人於事則可，而后之衣服自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補注）沈欽韓曰：玉臺新詠曹植有妾薄命詩二篇本此。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他時為比例，而正依竟寧前也。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來事，比竟寧前不皆得同也。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補注）先謙曰：決，謂斷定也。上表乃決，即上文所謂每輒決上也。言雖酒肉微物，不能私賜予。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言多於梁美人也。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盡也。俟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俟，待也。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見音胡電反。索音先各反。（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皇后五日一上食，與上左右酒肉留宿，明日平旦歸中宮。案此云自見，蓋五日之期也。先謙曰：官本無俟待也三字及注末十字，南監本同。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蕭侯王相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褱、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官桀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惡於何也四字、南監本同。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嚮。內嚮者、嚮中國也。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目塞之。師古曰、微、無也。猶言非也。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日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尙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補注〕蘇輿曰、五行志引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釋之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班氏用今文說、據谷永傳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亦與班義同。此蓋今文異說所謂以災異說洪範也。皇、大傳作王、二字通訓。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作皇。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目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著、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及下條、南監本同。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

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補注〕先謙曰官本傳相作相傳。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辨辨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補注〕錢大昕曰五行志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此作五月誤（下文有三月四月可證）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音桃解具在谷永傳。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說引以為言也。索音先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南監本同。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補注〕先謙曰數頻數也。成形之禍。

月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師古曰：寖，益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怠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書云：
高宗肜日，粤有雊雉。師古曰：肜，音弋中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在谷永傳。
即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指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敕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補注〕齊召南曰：其條刺三字一讀，使大長秋來白之爲一句。監本作刺史，非也。沈欽韓曰：釋名，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謁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也。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補注〕先謙曰：過，責也。
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帛之省，〔補注〕錢大昕曰：帛，南監本閩本並作幣。先謙曰：官本作幣。特牛之祠，其於皇
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及下二條。南監本同。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
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補注〕蘇輿曰：論語集解引孔氏云：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以約爲儉約，其義最古。審
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
遺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南監本同。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姊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稱、副也。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師古曰。以謙約爲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朔望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養名顯行。已息衆讙。師古曰。讙、讙譁衆議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頻作類。比三年日蝕。謂河平三年八月。四年三月。陽朔元年二月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補注〕先謙曰。鳳死於陽朔三年。后廢在鴻嘉三年。去鳳死四年矣。著此者以見后之廢由王氏讒構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補注〕沈欽韓曰。表未見此侯。惟邛成家有安平侯王舜子章。疑剛侯。然非平

安也．錢大昕曰．予謂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侯國．當是王舜所封．若段章耶之安平侯國．則長沙孝王子所封涿郡之安平．又非侯國也．先謙曰．錢說是也．事在綏和三年．剛侯章襲．蓋侯淵嗣已四年．時事踳合則安平當從此傳作平安無疑．然不以謁罪株連王氏．淵侯知故．並當時寬典也．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詛．古詛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孊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孊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紿之曰．師古曰．紿．誑也．我能白東宮．［補注］周壽昌曰．趙后之立．實得長力．時長主往來通謁東宮．故許后信之．復立許后為左皇后．［補注］沈欽韓曰．其後劉聰及周宣帝竟有此號．廢后因孊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誖謾．師古曰．誖．惑亂也．謾．誑也．誖音布內反．謾與慢同．［補注］先謙曰．事詳佞幸傳．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廄西．［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交道廄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去長安六十里．

孝成班倢伃。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爲倢伃。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補注〕齊召南曰、案黃圖、武帝時後宮八區、曰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鸞、鄭殿。觀班固西都賦、西京賦俱作鴛鸞。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猶陽祿與柘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補注〕沈欽韓曰、拾遺記、成帝於太液池旁起宵游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宮中美御皆服皁衣。自班倢伃已下、咸帶玄綬、簪佩雖加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游宮乃乘燭宴幸、餘羅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嘗欲與倢伃同輦載。〔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漢官儀曰、皇后倢伃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及下條注、南監本同。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鉅靳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卽是詩篇、蓋失之矣。〔補注〕王先慎曰、說列女傳此下有必三復之四字、語意較足。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補注〕周壽昌曰、谷永疏云、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時尙未遠陽朔、至鴻嘉許班皆失寵矣。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衞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衞。所謂衞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

從自微賤興。〔補注〕先謙曰、自亦從也、疑衍一字。隃越禮制、寖盛於前。師古曰、隃與踰同、寖、漸也。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愬、謂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絫息、言憟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絫、古累字。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褒閻之爲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閻妻煽方處、故云爲郵。郵、過也。

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姒、太姒。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據反。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忘也。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仍、頻也。離、遭也。〔補注〕沈欽韓曰。黃圖。上林苑有繭觀、陽祿觀、柘觀。先謙曰。本書館觀通作。豈妾人之殃咎兮。〔補注〕錢大昭曰。人、閩本作父。誤。周壽昌曰。妾人、猶詩云我人也。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讀曰暮。一曰。莫、靜也。讀如本字。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被音皮義反。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曰。流、謂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洒音灑。又所綺反。埽音先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又下有音字。南監本同。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蔭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重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關也。音工熒反。〔補注〕王念孫曰。扃亦閉也。淮南主術篇。中扃外閉。亦以扃閉對文。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菭、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菭音臺。萋音妻。〔補注〕周壽昌曰。本文實作萋兮。引注多一萋字。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疏檻也。音來東反。泠音零。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

師古曰：感，動也。綷縩，衣聲也。綷音千內反。縩音蔡。（補注）王先謙曰：文選琴賦李注引綷縩作翠粲，列女傳作悴縩，並聲近通用。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靚字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霮䨴，狀若霧也。霮音徒感反，䨴音徒對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案與上丹墀皆是思君之處，非泛指雲狀，顏說非。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覆翠羽於下。數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補注）先謙曰：謂所享處於生人已為極美，意知足而無怨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虞與娛同。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鄁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鄁應作邶。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並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者也。（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宮人擇官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年三十五出嫁。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五行志作河陽主家，荀紀及列女傳亦作河陽。先謙案：據地理志，陽阿，上黨縣，平原郡有阿陽，無陽阿。河陽則屬河內郡，此師古偶然誤記，後人輒改平原之阿陽為陽阿以就顏說，謬矣。荀紀本亦作陽阿。互詳五行、地理兩志下。學歌舞。

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故字，南監本同。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倢伃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爲皇后。〔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居昭陽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殿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設木畫屛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綠熊席，毛二尺餘，人坐則沒膝。其西廂多是綠琉璃，榱桷皆刻作龍蛇，縈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髹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捎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髤，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下有音字，髹作髤，南監本同。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它合反。〔補注〕王念孫曰，冒字涉注文而衍，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即沓也。注訓沓爲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御覽皇親部十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

無。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左右侍婢莫得至。以軿車載輕薄少年爲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韤。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傅讀曰附。絝、古袴字也。韤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補注〕周壽昌曰、失衣、失音之失、言不能衣也。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閒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補注〕劉敞曰、是時孔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然則衍丞相五字也。王鳴盛曰、案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見孔光傳。何云未拜。皇帝暴崩。羣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

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補注〕錢大昭曰。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故此不言校尉。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書其姓。〔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者下。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補注〕先謙曰。官本偏作徧。南監本同。據下文客子偏兼。此徧傳寫之誤。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補注〕沈欽韓曰。周禮序官。女史八人。女史、女奴曉書者。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

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補注〕先謙曰。胡注。詔記與詔書有別。詔記、後世謂之手記。出於上手。故曰詔記。若詔書則下爲之。以璽爲信耳。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幐耳。綈音大奚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十六。漢舊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白爽表裏。封御史中丞印。〔補注〕何焯曰。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周禮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鄭氏曰。若今御史中丞。蓋漢宮中事皆御史中丞所掌。故用其印封。周壽昌曰。據此。御史中丞印當藏殿中。與御史大夫別一印也。漢凡定著令。郎調詔御史。此益可證。予武曰。

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補注〕先謙曰，母當作毋，各本皆誤。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爲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服虔曰，憆，直視貌也。師古曰，憆音丑庚反，字本作瞠，其音同耳。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鬩牆之鬩。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爲鬩蹏。鄧音應說是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補注〕沈欽韓曰，玉篇，擊繳，赤紙也。周壽昌曰，據此，西漢時已有紙可作書矣。赫，狀其色赤。蹏，狀其式小。孟說亦爲非也。先謙曰，官本注無孟說及鄧音應說是也六字，孟說非也四字，今下爲作謂，南監本同，宋本作爲，是。曰。告偉

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卽宮。〔補注〕周壽昌曰。宮字偉能。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

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爲圭頭者是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補注〕蘇

輿曰。續列女傳作已殺之乎。先謙曰。危猶殆也。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謂何道令太后得聞也。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

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補注〕先謙曰。若猶或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

輩也。卽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縛之繆。鄭氏曰。自縊也。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虯反。武皆表奏狀。〔補注〕先謙曰。以宮及婢死狀奏。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

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涿沐觀在上

林苑。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補注〕周壽昌曰。書入飾室。或舍中也。下語云留數月。或半歲。此祇書召入之地耳。注誤會本句意與下兩語背殊。飾室。卽下說飾室簾南之飾室。舍如掖庭舍、甲舍、丙舍之類。

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師古曰。褱、古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乳

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宮中來。師古曰。紿、誑也。中宮、皇后所居。〔補注〕先謙曰。

宮中、當作中宮。官本南監本不誤。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爲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爲皇后邪。此謂約之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書何從生中、文由下乃始書約耳。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怒也。擣、築也。懟音直類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師古曰、故以許美人事告汝、何爲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師古曰、何爲不食也。〔補注〕蘇輿曰、據列女傳、知作如。於義爲長。先謙曰、官本爲作謂。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

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補注〕先謙曰。即許后居長定宮後稱之。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爲庶人。師古曰。孋音麗。〔補注〕先謙曰成都侯王商平阿侯王譚。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入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斥成帝也。不敢斥。故書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補注〕先謙曰。輕治人罪至族滅也。是家謂昭儀。何敢指帝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耆讀曰嗜。〔補注〕錢大昕曰。票騎將軍謂曲陽侯王根也。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補注〕先謙曰。句義與上文同。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愼語。師古曰。言汝雖不能獨爲。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譚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比作此。是。南監本與此同。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補注〕先謙曰。以為當於理也。當音丁浪反。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予之也。解具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近音鉅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補注〕錢大昕曰。外戚侯表。成陽節侯趙臨以皇后父侯。子訢嗣。新成侯欽以皇太后弟封。建平元年皆坐弟昭儀絕繼嗣免。表以欽與訢皆為昭儀之兄。傳以訢為欽兄子。必有一誤。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

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晚暮也。萬歲、言歿喪也。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補注〕王念孫曰、注說稍迂。使、從也。不使、即不從也。管子小匡篇、諸侯爲弱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魯仲連傳、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閒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補注〕王念孫曰、妒媚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爲媢。鄭注大學云、媢、妒也。五行志、觸有妒媢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妒媢不常侍病。黥布傳贊、妒媢生患。皆其證。隸書眉或作肩（見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與胥相似。故書傳中媢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之。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捄、古救字。

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補注〕何焯曰。謂趙氏已稱太后。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補注〕先謙曰。不及謂已往。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爲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師古曰。誖、逆也。祖、先帝也。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趙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師古曰。請、謁也。闊、猶疏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皆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供作恭。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

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涏涏。師古曰。涏涏、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補注〕沈欽韓曰。集韻。涏、徒非切。洴涏小水。一曰波貌。類篇又堂練切。涏涏、光貌。宋此字從延。當爲涎。不當爲涏。玉篇亦云涏。又徒見切。好貌。玉篇爲唐人所修。此字之誤久矣。先謙曰。官本涏作涎。南監本同。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補注〕王念孫曰。家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即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師古曰。鍰讀與環同。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爲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補注〕沈欽韓曰。蓋使人之號。謝墓集有詠部事才人嫁爲廝養卒婦。宋書后妃傳。晉武帝置才人。爵視千石。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爲倢伃。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酹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論衡解除篇。令巫祝延以解土神。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蓺。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倢伃。

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目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后妃傳，昭儀在四妃下，居九嬪首，然漢無妃號，故昭儀最尊。賜目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補注〕王先愼曰：猶稱，稱號由傅遞沿用之。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目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尙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

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承。南監本同。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補注〕先謙曰。據此傳太后得見帝挽政。實王太后有以啓之。其後何武不從孔武之議。令傅太后得居北宮。哀帝遂無能自主矣。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補注〕先謙曰。官本、中下宮作官。南監本同。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

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關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陽信侯表作陽新侯。案信新同字。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補注〕王念孫曰。六當爲四。此涉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傅喜、二傅晏、三傅商、四鄭業也。（並見上文。）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始祖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補注〕周壽昌曰。祖師二字亦異稱。丁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故稱將軍。先謙曰。官本注始祖作祖始。

是。南監本同。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卽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風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

妾。師古曰、不遜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補注〕錢大昭曰、葬當作莽。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作莽。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曰、炎、音弋贍反。吏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背倫太優僭也。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死偽篇、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多藏食物腐臭猥發、人不能堪、未為怪也。長安志、咸陽縣有漢傅太后陵、水經注在霸城西北、王莽發毀其陵、今其處積土猶高、謂之增冢、又謂之增阜。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

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壙中也。(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卜葬兆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脆。先謙曰。惠士奇云。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竁中。則竁讀爲穿。信矣。說文。穿、通也。竁、穿地也。文異義同。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傅氏女爲妃。哀帝卽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爲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爲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爲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乃配食於左坐。服虔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坐食。師古曰。坐、音材臥反。誖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倢伃。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倢伃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倢伃男立為信都王，尊倢伃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儲元宮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謁祠解，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眚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虔誤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脫服虔七字，下虔作蘇，南監本同。]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懈。〔補注〕何焯曰：解、禱而解之也，顏音

非。周壽昌曰。案蕭注。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是也。據注。本文解下脫舍字。解舍。或祀神解病之舍。如學舍之類。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補注〕先謙曰。據志。謁者郎中比三百石。由中郎。疑作郎中。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宜爲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冀。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醫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醫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謂治而刺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迺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爲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

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爲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爲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徙合浦云。〔補注〕何焯曰。但罪由立。不追復宜鄉爵邑。及孝王后。中山太后號。以王氏自嫌蓋野王與馮氏亦有怨故也。使立鄉侯平帝時尚在。必爲莽所深畏。亦必滅之矣。

中山衞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衞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倢伃。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倢伃。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衞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年二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平帝二字。二作三。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師古曰。懲、創艾也。〔補注〕何焯曰。懲丁傅者。太后之意。假以顓國權者。莽之私。以帝爲成帝後。母衞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衞姬璽綬。卽拜爲中山孝王后。以苦

陘縣爲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修義君，哉皮爲承禮君，鬲子爲尊德君，（師古曰：鬲音隔。）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誖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誖，逆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侮古侮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止有師古曰侮古侮字七字，南監本同。）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夭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補注〕何焯曰：謂徙定陶王爲信都王也。）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適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

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衞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衞氏支屬。衞寶女爲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后位而徙也。唯衞后在。師古曰、中山孝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爲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卽位、年九歲。〔補注〕劉攽曰、衍年字。王鳴盛曰、宋祁謂亦有此一句。又元后傳於孺子嬰亦曰年二歲。後漢本紀亦云沖帝年三歲、質帝年九歲、年若干歲、古人亦自有如此句法、未必果是衍字。王先愼曰、年上脫后字。平帝年已見紀矣、此處不必補敍。據列女傳正作后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宜爲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謂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教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積、積謂襞積之、若今之襵爲也。〔補注〕沈欽韓曰、據志、執事者冠皮弁、服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王先愼曰、據

列女傳。技作積。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補注〕蕭該曰：宮當以第爲句，宮字迷下。豐歆讀即前文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光祿大夫歆三人也。顏說失之。豐、歆授皇后璽紱，師古曰：紱所以繫璽，音弗。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頻面反。〔補注〕錢大昭曰：漢上林有兩處，一在城內，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時所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之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即有之，蕭何所請令民入田者也。莽承武以後，不以爲豫遊之所，而屬大農，以鑄錢藏幣，平準書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是也。后自莽第入宮，皆在城內，無行至南山下上林之理，若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便時耳。顏注便時不明。李善注揚雄傳引此，解云待吉時而後入，其解似明而實非。若平后之便時，未嘗非欲待吉時，而此但言取便停住許時耳。此時非指吉時。如以此便時爲吉時，以解揚雄傳，尚亦可通，而以解莽后傳爲便時，不可通矣。入未央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補注〕先謙曰：夫上脫太字。食邑。封公子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爲定安公，改

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瘱、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瘱、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襐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襐、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襐、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爲之。（補注）周壽昌曰、急就篇襐飾刻畫無等雙。顏籀注。襐飾、冠者之首飾也。此亦漢時語。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㠯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與由同。窮富貴而不㠯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㠯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虖。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漢　蘭臺令　史班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張衡傳，永平中爲侍中，上疏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於諸后紀後，則當時未用其議也。蓋元后殂於莽建國五年，越十一年，莽乃滅。若不於莽傳按年紀事，則十數年國統虛懸，事無所屬。此傳不先敘先世而特書曰王莽之姑，明莽之篡，后實成之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補注〕周壽昌曰，自本，莽自造之本系也。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爲姓。師古曰，嬀、水名也。水曲曰汭。舜因水爲姓也。汭音而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曰，嬀汭字書曰嬀，舜姓也。蓋案舜居嬀水，因以爲姓。先謙案，水曲官本南監本作曲水。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曰，犇、古奔字。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補注〕宋祁曰，舊本三作二。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補注〕周壽昌曰，項籍傳，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從羽，立安爲濟北王。劉昭謂濟北前漢之舊國，亦緣羽封安，非書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

景閒。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地。〔補注〕先謙曰、官本地作縣、是。生賀。字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東平陵故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齊乘、在濟南東七十五里、周二十餘里。鄭樵氏族略謂、斷東平、遂以陵終氏爲複姓云、見此傳。其謬甚矣。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繇辭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哀帝下更有元壽二年哀帝六字。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此下提

行、無王字、案提行非是、王字羨衍。

王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卽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補注〕宋祁曰、譚字上當有次字。先謙曰、長男外以一次字統之、不當更有次字。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妒去、更嫁爲河內苟賓妻。

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補注〕錢大昭曰、東平王、王充論衡作趙王。偶會篇云、王莽姑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又骨相篇云、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娶又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稚君善者、遇相正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稚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

㠯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㠯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者字。先謙曰。過猶責也。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㠯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女御長如侍中。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也。是時政君坐近太子。〔補注〕周壽昌曰。時政君方爲後宮家人子。乃能於皇后太子前坐。恐坐疑立字誤。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卽袿衣之類也。長御卽㠯爲。〔補注〕錢大昭曰。爲下脫是字。閩本不脫。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有是字。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爲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㠯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甲館成紀作甲觀。案館觀字同。爲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㠯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

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燕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

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無此注。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諒信下有也字。故詔臣鳳與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茀與孛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

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補注〕周壽昌曰。此太后母再嫁苟賓所生子也。參死。子仮復爲侍中。陳湯傳所云參妻欲爲仮求封。以金賂湯求爲奏者也。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師古曰。顓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奇字。引宋祁曰。舊本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刪之。今越本亦無。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卽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疢。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補注〕宋祁曰。注曰字下當有言字。注末當有也字。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晏駕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師古曰、見、顯示。〔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泣上有涕字。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佐並作祐。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靳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一作壹。鳳不內省責。〔補注〕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

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補注)先謙曰。事詳商傳。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卽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爲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尙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補注)宋祁曰。腸當作腹。沈欽韓曰。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墨子節葬作輆沐之國)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長樂

衞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㠯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㠯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補注〕周壽昌曰、杜欽傳欽說鳳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鳳自竟寧元年輔政、至陽朔初已十年。此當陽朔元年奏、則七字誤也。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㠯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㠯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職曰曠任。徒受祿秩也。陛下㠯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㠯無益之故。有離從門之心。誠歲餘㠯來。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日益甚。〔補注〕先謙曰、官本下日作月。引宋祁曰、越本月作日。先謙案、南監本作日月。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期月之閒。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塡溝壑。〔補注〕先謙曰、塡、當作寘。各本竝誤。臣㠯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㠯病得

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譏。師古曰。譏者不云戚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補注〕先謙曰。官本屢作婁。此下有師古曰婁古屢字七字。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歸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也。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㠯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㠯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爲其家所薦舉者皆得大官。又㠯侍中太僕音爲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㠯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

漸臺。〔補注〕沈欽韓曰。列女貞順傳。燕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蔣涵傳。秀宜王說酒漸臺。則臨水之臺皆名漸臺。不專起於漢。黃圖云一曰漸臺星名。法星以爲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補注〕宋祁曰。怒、音㖑五反。上聲。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擭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爲近是。〔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泬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又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又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引泬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云云。宋寰宇記。長安志並云下杜城在長安縣南一十五里。則謂若五侯第宅相連。亦不爲過。又黃圖、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一號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注云（水經注爲應劭語。）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所云外杜。當在於是。顏注不明外杜。水經注作五杜。先謙曰。官本注。按李說爲近是。無按字。是字南監本與此同。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補注〕宋祁曰。漸本西字下有象字。王念孫曰。西字下、下當作上。象漸本是也。顏注放效二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爲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曰。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似類亦象也。渭水注。文選西征賦注。御覽人事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西白虎。漢紀同。奢僭如此。〔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其奢侈如此。南監本作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

㠯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師古曰。敕、整也。臣敢㠯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

五人必不可用。〔補注〕先謙曰。官本譚上有言字。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

天子臨弔。贈寵送㠯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

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補注〕先謙曰。官本兵作外。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

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㠯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

家。前為御史大夫。㠯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

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南

與長樂宮相連屬。（西都賦。北彌明光而亘長樂。西京賦。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此當是商所借。甘泉宮亦有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㠯行船。立

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㠯行船也。令執楫櫂人為越歌也。楫、為櫂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善說篇。鄂君子晳乘青翰之舟。越人擁楫而歌。先謙

曰、官本、南監本、鑿爲作撃、誤。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目讓車騎將軍音。〔補注〕先謙曰、專讓音者、以音柄政爲諸舅領袖。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爲連環文、而青塗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百三十五引漢官儀曰、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先謙曰、官本連環作連瑣、而下有以字。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先謙案、上責問者、商立根三人、下又云商立根皆伏斧質謝、此不當止有二人、明二當爲三之誤。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目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師古曰、寖、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補注〕周壽昌曰、事詳文紀注。昭、文帝母舅也。奏亦猶今決大獄定讞必檢成案。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

師古曰。自坐藁上。言就刑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藁作稾。通用字。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宋祁曰。越本作姊。當曰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衞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

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衞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直節。〔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莽畫字。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爲特進。朝朔

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補注〕錢大昕曰。校尉二字衍。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款誠。〔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獻致作致。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大治第宅。〔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第宅作宅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補注〕王念孫曰。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若相對為文。今本脫下字。則句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御覽資產部七引此皆有下字。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補注〕周壽昌曰。公聘取。言公然聘取為妻。無顧忌也。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

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㠯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爲嗣也。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㠯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㠯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書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㠯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㠯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年字。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

剛直。莽內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燿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剌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爲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爲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此讀虞娛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此字，南監本有。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補注〕宋祁曰：近字下當有郊字。劉奉世曰：舊郊不必二十里也，鄠、槐里焉得云近。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遊霸水而祓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遊，衢也。祓，謂滌水邊。〔補注〕先謙曰：續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用少牢。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此祓禊之禮亦起西漢也。夏遊籞宿鄠杜之閒。師古曰：籞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補注〕宋祁曰：籞一本作御。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補注〕沈欽韓曰：黃圖飛

中觀。武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館即東館也。館觀字通。黃圖。未央宮有東明飛雨。（寰宇記引黃圖同。玉海作飛羽。蓋據此書改）案西都賦後宮則有鳳鸞飛翔之列。西京賦後宮則昭陽飛翔。疑翔字損。又譌羽爲雨。先謙曰。魏里縣有黃山宮。見地理志。

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補注〕先謙曰。長平觀見宣紀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尙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作宮。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補注〕先謙曰。官本祚作阼。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先

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補注〕王念孫曰、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文漢傳國璽而衍。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御覽儀飾部三引此皆無漢字。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補注〕宋祁曰、別本作未卽立。或作未卽位。璽臧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補注〕沈欽韓曰、玉璽記、元后出璽投地、璽上螭一

角抉。後審問皇后耗。魏受璽遺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附與元后事亦相類。邑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補注〕宋祁曰。知而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知。先謙曰。官本族滅作滅族。今猶即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悲懟之辭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補注〕先謙曰。冠軍南陽縣。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補注〕劉攽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補注〕宋祁曰。監本作協於新。浙本作新室。何焯曰。案此黃氏麻沙本所祖。然宋景文公奉於仁宗時。追奏請擇宗室爲七廟之主。安得見監本耶。但室字疑衍。姑存此說。以見宋本固有與予意同者矣。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祗畏

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師古曰。比紱謂璽之組也。〔補注〕先謙曰。比字誤。官本、南監本作此。蓋在四海焉下。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孟康曰。篹音撰。晉灼曰。篹。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曰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過預。何為毀壞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音下無曰字。過作干。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音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

漢家正臘日。〔補注〕沈欽韓曰：獨斷、高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宋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引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大蜡日也，是爲臘古法。逮周以後，即以第四戌爲臘，不可在十一月也。後書陳寵傳：其祖成於王莽時猶用漢家祖臘，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補注〕王念孫曰：御覽服章部五引此，食下有肉字，於義爲長。太后年八十四。

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補注〕王先慎曰：揚雄文見類聚十五、古文苑二十。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泰作太。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補注〕何焯曰：後書王丹，疑是一人。周壽昌曰：中山自元帝永元二年復爲國，平帝時，大皇太后立桃鄉侯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立之封紅陽在成帝河平二年，平帝元始四年子柱嗣侯，時中山國未廢，不能有太守，此或是王莽時。然莽已易中山曰常山，易太守爲卒正，連率、大尹之名，亦不得稱中山太守矣。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補注〕周壽昌曰：表云：建武元年泓以父丹爲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侯，與傳同，而後書未載丹事。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補注〕宋祁曰：三代字上當有自字。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

莽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工上有音字。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員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禁爲侯。〔補注〕齊召南曰。案外戚及元后傳言十侯。自元后親屬計之。并數定陵侯淳于長也。此專言王氏。故云九侯。周壽昌曰。外戚傳云。家凡十侯。此云九侯。益知淳于長之不能與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九侯作九者。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古早字。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貴戚之時。〔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戚作盛。是。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字與逸同。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敕。整也。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世父。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

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衞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恧。師古曰。激。急動也。恧。愧也。激音工歷反。恧音女六反。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起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周徧也。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爲私買侍婢。（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爲作嘗。是。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卽朱博。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

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在前也。莽陰求其罪過。〔補注〕先謙曰。官本陰作因。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補注〕宋祁曰。聘諸當作聘請。以爲掾史。賞賜邑錢。〔補注〕先謙曰。邑錢謂國邑賦入。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補注〕沈欽韓曰。方言。蔽厀。江淮之間謂之褘。或謂之袚。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釋器。衣蔽前謂之襜。（注今蔽厀）陳祥道禮書。劉熙曰。韠以蔽前。婦人蔽厀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案唐志。乘輿及公卿褾服者。蔽隨裳色。玄衣纁裳則韠。若通天冠。遠遊冠。絳紗袍。則服絳紗單衣者。並絳紗蔽膝。皇后六服。俱絳紗蔽膝。然則韠服仍存蔽膝之名。常服則蔽袡也。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

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衞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坐、音材臥反。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曰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爲使令。〔補注〕沈欽韓曰、置中黃門使侯家中黃門爲十日一賜餐也。六典、凡宦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杜甫詩、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蓋本此。蘇說非。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曰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南陽棘陽縣。〔補注〕宋祁曰、郵、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俞樾曰、郵、過書之官也。廣雅云、驛也。益封莽別本越本無莽字。先謙曰、黃郵聚、見淸水注。地名也。宋釋郵義誤。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

莽奏之以從。所以寵也。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補注〕宋祁曰。吏字下當有民字。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瘢、音下刪反。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補注〕宋祁曰。耳字當刪。即解其瑑。服虔曰。瑑音衛。蘇林曰。劍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璏。從王。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篆也。〔補注〕沈欽韓曰。攷工記玉人注、瑑文飾也。說文。璏、劍鼻也。說苑善說篇。綖城君帶玉瑑劍。案瑑為文飾。若桓圭、信圭之類。璏劍鼻者。即劍鐔。先謙曰。官本注作璏作作璏。音彖作音瑑。南監本作音篆。是。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車

茂傳。休字子泉。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案休之高節。賴光莽甄別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何武傳俱云祿爲左將軍。此作後將軍。誤也。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敕整也。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師古曰。說讀曰悅。莽皆傅致其罪。師古曰。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

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師古曰。肆。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無此注。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後也。何焯云。安後。謂國家少安之後。顏注非。先謙案。二說並通。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補注〕周壽昌曰。傅介子等傳贊云。孫建以威重顯。游俠傳。王莽素善強弩將軍孫建。建既濟中叔。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竟不罰建。仕莽至立國將軍成新公。莽欲以其女平帝后改稱黃皇室主者嫁建之子。其寵任可知。豐子尋。歆子

棻。師古曰：棻或作棼，棼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嚴厲之色，而假爲方直之言。〔補注〕先謙曰：官本方作之，引宋祁曰：而言之，當作而言方。先謙案：南監本作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諷。下皆類此。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補注〕宋祁曰：卿字上當有名字。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明也。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補注〕先謙曰：官本託作記，南監本仍作託。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補注〕劉敞曰：行事，謂已行之事。先謙曰：行事猶言故事。古制謂周公，故事指霍光。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

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
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
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遜、讓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寵之。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莽遂固辭。
〔補注〕先謙曰。遜猶寬也。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
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衞四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爲
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曰、與讀曰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
戶。以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衞三世。忠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
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爲廣陽侯。食邑四千戶、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
都尉邯。宿衞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四人既受賞。莽尚

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能爲忠臣宗。〔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能作德。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補注〕宋祁曰。熙寧監本舊本無裳字。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封功如蕭相國。〔補注〕宋祁曰。邵本云。封加如蕭相國。劉敞曰。封字衍。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補注〕蘇輿曰。爲與僞同。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自作給。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人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於下人作故。是。百姓

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補注〕何焯曰。上尊宗廟。謂奏尊元帝廟爲高宗。以媚悅太后。下施恩澤。以明自實顯須百姓。宗杝莽空言飾讓示信衆庶也。語在平紀。莽既說衆庶。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錢大昭曰。庶。南監本閩本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諷。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補注〕宋祁曰。元服下當有者字。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養育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自今以來。非封爵乃以聞。〔補注〕先謙曰。非字誤。官本南監本作惟。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

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縑文者。視讀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師古曰。闊、寬也。略、循也。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補注〕先謙曰。官本太作大。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師古曰。閾、門概也。音域。〔補注〕宋祁曰。監本無門字。沈欽韓曰。列女傳孟子母曰。婦人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

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王文彬曰.語見禮記檀弓. 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 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師古曰.勗、勉也. 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卽菜食也.解在霍光傳. 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定六年傳.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何休云.爲其難諱也. 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亦.(補注)先謙曰.官本液上有古字二字. 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讀曰娶. 正十二女之義。(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天子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檀弓注.舜但三妃.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卽夏制也. 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

娶所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生下有女字。郡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是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是上有言字。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祀。〔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天、是。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補注〕劉攽曰。予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錢大昭曰。服虔云。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補注〕沈欽韓曰。洪範正義。馬融云。逢、大也。信鄉侯佟

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淄川頃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佟，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佟音徒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從作徒。 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隱二年見經稱子，桓二年稱紀侯。何休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穀梁解云：時王所進。 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 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附。〔補注〕先謙曰：肺附當作柿附，說詳劉向傳。 獲爵士，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師古曰：共讀曰供。 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皇帝聘皇后，黃金萬斤。後漢梁皇后紀，依孝惠皇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案宋書禮志，魏書朱整議：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宋志所徵是也。王莽跋扈之世，盜廷誕殺，何所不至乎。 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群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群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 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

歛、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時。値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埶足。亡所啎意。師古曰、啎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啎音五故反。〔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啎、官本作牾、南監本作忤。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云字。南監本無此注。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言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師古曰、解在前。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姬爲帝太后也。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補注〕宋祁曰、監本越本無不侮鰥寡四字。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烝人作烝民。公之

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剌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簒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服虔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補注）蘇輿曰。隧與墜同。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顇。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也。殄、盡也。顇、病也。言爲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顇與萃同。音才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萃作悴。是。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譖中山馮太后。昭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矯遺詔。擅立疏親。共立幼主。以塼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疏遠者也。（補注）宋祁曰。徵字當作懲。其字下當有然字。矣字當刪。何焯曰。入句又點丁傅董賢不然之罪。以張大莽功。遂誣往冤者。蓋平帝必因馮太后故不得立也。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無有敢當之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

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力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爲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補注〕錢大昭曰：韓詩作涼，毛作亮。涼，相也。此用韓詩。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速疾，乃能成功。〔補注〕先謙曰：官本速疾作疾速，南監本無此注。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斄令邯，師古曰：甄豐、甄邯也。斄讀曰邰。與大司徒光、〔補注〕宋祁曰：徒當作馬。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以道佐齊，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補注〕沈欽韓曰：晏子雜篇，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粟之食、五卵、苦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能順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遂不受。孔子

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董仲舒傳。〔補注〕先謙曰。南監本無此注。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揖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謙讓。稱不足以嗣帝堯之事也。〔補注〕王念孫曰。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尚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帝紀舜讓于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書舜讓于德不台。音義。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見漢書皆作不台。顏依古文改爲嗣。而釋以爲孔傳。謬矣。朱一新曰。注書曰。當作師古曰。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師古曰。亹亹。勉也。翼翼。敬也。亹音武匪反。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後音千旬反。其字從彳。〔補注〕王引之曰。後儉與隆約對文。則後非退也。後讀爲遵。遵循也。謂循儉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古字通用。爾雅。遵。循也。方言。遂。循也。集韻。遂亦作後。故遵儉之爲後儉。亦猶遵循之爲逡循。（遵之通作後。亦猶逡之通作遵。晏子春秋外篇。晏子遵循而對。遵循即逡巡。）劇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師古曰。彌讀與弭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布衣。王文彬云。左傳。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此衣布與秣穀對文。不當作布衣。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隊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裁得粗及僅足而已。物物卬市，日閥亡儲。師古曰：物物卬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閥，盡也。日閥，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卬音牛向反。閥音空穴反。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入下有金字。殫盡舊業，爲衆倡始。師古曰：倡，音尺尙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鬭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豫反。〔補注〕沈欽韓曰：楚語鬭且曰：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張注引左傳，非也。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以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綜管衆治。師古曰：婁，古屢字。〔補注〕子雍曰：官本、南監本注在朝政下。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補注〕先謙曰：謂考覈其人生平。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烝人作烝民。南監本無此注及下綜注。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乾，自強之意。惕，懼也。厲，病也。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頻也。秉冢宰

職，埴安國家。師古曰：埴，音竹刃反。四海輻湊。〔補注〕先謙曰：湊字誤，官本南監本作湊。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敘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有聖德，雖遇風雷，不迷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列作烈，南監本無注，官本注有上有舜字，風雷作雷風。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師古曰：鮮，音先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所鮮下，南監本無此及下條注。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謂忠恕。〔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貫之下。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効，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先謙曰：官本注路作輅。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奉述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為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補注〕先謙曰：南監本無此注。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配，對也。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師古曰：遴與吝同。苟有一策，即必

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旋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爲旋頭。酈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圍項羽，闕樊噲反，旋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繆矣。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郞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衞青，青子三人或在強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故，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埶，其事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擁席常任也。晉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繞也。扶，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補注〕先謙曰：官本帶作滯，卽蹛字通作，下並同。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補注〕先謙曰：官本勝作騰。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訓假爲升，則陷假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鑿也甚矣。余謂假讀爲瑕，陷瑕離朝，謂陷於瑕釁而去其位，服說是也。瑕與假古字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古今人表公肩瑕，檀弓作假。高祖功臣表中水夷侯呂瑕，史表作假）。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韋昭曰陷，墜也，假音下，下猶墮也十三字。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補注〕先謙曰：天子崩，迭更繼新君，是割斷也。此言哀帝崩已歷久，武帝自統大政又數十年，以喻莽嘗國統三絕，所遭倍難。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

不蒙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蒙徵邑王不得其人也。累音力瑞反。及至靑戎摽末之功。服虔曰。摽音刀末之摽。謂衞靑、公孫戎也。師古曰。摽、音匹遙反。〔補注〕宋祁曰。予案字林。摽、刀削末銅也。音匹么反。沈欽韓曰。淮南繆稱訓高注。摽。讀刀摽之摽。與服虔同。則漢謂刀末爲摽。續輿服志。佩刀皆以白珠鮫爲鐔口之飾。注。通俗文刀鋒曰鏢。（集韻或書作鏢。）荀子賦篇箴云。長其尾而銳其剽。注。剽、末也。謂箴之鋒也。摽又剽之借字。公羊莊十三年傳。曹子摽劍。何休云。摽、辟也。剽劍當地。與趙岐孟子注。摽、麾也。解同。非此義也。此指靑功。下文一言之勞。方說戎。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靑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靑戎也。然曾不得蒙靑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者也。檢、局也。〔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限、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與作於。是。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解並在前也。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在作見。無也字。南監本亦無。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璜。父讀曰甫。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

晉語有所祛衆之貌耳。〔補注〕先謙曰、自商佑之民至此、本左定四年傳。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卽上祀帝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祀作祀上帝。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禽爲魯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爲上有而字。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補注〕周壽昌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見左傳。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讎對也。賞當其善也。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番吳芮也。解在高紀。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補注〕先謙曰、遂成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補注〕宋祁曰、德字下當有而字。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

如周公。師古曰、佤、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補注〕宋祁曰、輸浙本作翰。下文輸同。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盡其極無所遺。〔補注〕先謙曰、言王事無不舉也。顏說非。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形作刑。南監本與此同。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師古曰、敕、備也。遴與吝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言此為法之始。〔補注〕錢大昭曰、今當作令。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作令。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反。幾、音鉅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火作女。南監本無此注。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衞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衞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衞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衞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補注〕王先謙曰、故、事也。章以為莽不可諫。

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衞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補注〕宋祁曰、越本邵本無惡字。先謙曰、南監本無惡字。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衞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補注〕先謙曰、詳薛宣傳。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補注〕何焯曰、先以恩結。復以威震。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辠。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

曰、著官簿、舉用之得選舉也。〔補注〕周壽昌曰、孝文有孝經博士、司隸有孝經師、此孝經之著官簿者也、並立之學官。

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恩澤侯表、王惲、閻遷、李翕、郝黨、陳崇、謝殷、逯並、陳鳳、是八人也。先謙案、官本注在大赦天下下、南監本無注。

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惪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此韍、印之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無此字。

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

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師古曰。眡、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師古曰。召讀邵。〔補注〕先謙曰。官本郵上有曰字。是。）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

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徵。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韍如相國。師古曰。韍亦謂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作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爲閒田而退。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補注)先謙曰、言莽出所休止、則謁者代持。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

營之。〔補注〕劉敞曰。宰衡以下。前已有其事。此復述出。當删併從上。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

〔補注〕沈欽韓曰。案御覽五百三十四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為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疑當為常滿倉。）南去隄三百步。起國學于郭內之西南。（案今本黃圖云在長安西北七里。）為博士之官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為射宮。門出殿堂。南嚮為牆。選士肄射於此中。北之外為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北之東為常滿倉。倉之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藝文類聚作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論議槐下。其東為太學官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姦宄。理詞訟。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今本黃圖言漢太學不詳。）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反。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安漢公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光明之貌。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

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揚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猶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補注〕何焯曰。書庶殷丕作字當爲丕也。王念孫曰。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亦用維誥文。誥書丕字。或作平。與平相近。因譌而爲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耿弇傳。大營令吉丕。丕或作平。皆其證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㠯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㠯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驪馬二駟。師古曰。驪馬。竝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補注〕宋祁曰。淳化本祭字下有祀字。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有時。吏民㠯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㠯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㠯治民。作樂㠯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轃。師古曰。轃。即臻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巳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

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爲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陋。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汙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於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若不聽。又遺忘也。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蔭也。（補注）宋祁曰、晉灼音義作蔭下休。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卽有所閒非。則臣莽當被詿上誤朝之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如無他讁。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無此通用三

字。

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宋祁曰。復見前重陳。當依越本作復重見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富平侯三字。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襃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爲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賜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賜作錫。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敘堯德之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自字。聖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亦與臻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亦字。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

（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請詔之。（〔補注〕沈欽韓曰。請當爲親。親禮、侯氏升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注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漢書儀拜丞相。皇帝延登親詔之。先謙曰。官本作親。南監本與此同。）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己而聽也。）前公宿衞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弭。弭、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不重弭字。）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亂。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閒。（〔補注〕王先慎曰。言不移時刻也。）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年。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字字。）詩之靈臺。

臺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氛祲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爲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在上公。〔補注〕先謙曰。官本位在作位爲。今加九命之錫。〔補注〕周壽昌曰。莽九錫。一衣服。二車馬。三弓矢。四斧鉞。五秬鬯。六命珪。七朱戶。八納陛。九虎賁。獨無樂懸。與公羊莊元年注禮緯及韓詩外傳所言皆不合。即武紀注引應劭說亦異。蓋皆有樂懸無命珪也。此恐出王莽諸臣所纂述而爲之。不必應經典。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師古曰。共讀曰供。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韠。韍音弗。韠音畢。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師古曰。瑒音蕩。琫音布孔反。珌音必。〔補注〕先謙曰。官本瑒作瑒。引劉攽曰。瑒字宜從易。宋祁同。蘇輿云。說文瑒圭尺

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王，爵聲。非刀飾。案瓚圭，即周禮玉人之祼圭。瑒讀如鬯，故爵器亦作鬯圭。从昜得聲，不宜从易，宋說非也。此瑒蓋璗之借字。說文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禮佩刀，諸侯璗琫而璆珌。案詩毛傳亦云諸侯璗琫而鏐珌，與說文同。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是諸侯飾刀，上下純用金。漢制，天子諸侯並飾黃金。續志，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孟以瑒爲玉名，又非也。

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一二寸。師古曰：其形歧頭，句音巨俱反。（補注）宋祁曰：韋昭曰句履頭飾，形如刀鼻，音軥。禮記作絇，亦是。沈欽韓曰：句即絇。儀禮士冠禮疏云鄭云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者，此以漢法書之。今之屨頭見有下鼻，似刀衣鼻，故以爲況。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無一字。

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解在禮樂志。四馬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無其字。

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

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

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

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

甲冑一具。師古曰：冑，兜鍪。

秬鬯二卣。師古曰：秬，黑黍也。鬯，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音弋九反。（補注）宋祁曰：字書曰秬，黑黍，一稃二米也。

圭瓚二。師古曰：以圭爲勺柄。

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方生萬是青萬物也。

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殊，義皆不了，故無取云。（補注）陳景雲曰：宋均禮含文嘉注云：納，作有禮。納陛以安其體。文選魏公九錫文納陛以登，李周翰注：納陛者，致于殿兩階之間，使其上殿。此蓋漢人相承之說。宋史呂端傳，眞宗以端肥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是納陛爲安體而設，信矣。小顏獨采孟解，宋均說亦不可廢。

置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傅籍。師古曰：傅讀曰著也，音附。

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孟康曰：傳，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反。（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末有先謙曰。傳二封皆也。八字。以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爲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子午關在長安縣南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因置此關。長安志子午鎮去縣南四十里。以南山子午谷爲名。後漢安帝元初二年。罷子午道。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今作令。是。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補注〕劉奉世曰。史文以從杜陵徑漢中爲子午道耳。顏之所見。非史意也。何焯曰。通梁漢道者。即莽所爲。顏前說是也。第不當並舉在宜慶二州界者耳。劉敞非之。又說。先謙曰。官本道下無者字。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補注〕周壽昌曰。漢天子著令。據御史府高祖高后行之。成帝令太子得絕馳道。亦著令。至此莽公然奏請定著令矣。又奏爲市無二賈。師古曰。賈讀賈也。賈音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陳崇等八人。以宣教化封。劉歆、平晏、孔永、孫遷以治明堂封。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

有加。迺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補注〕先謙曰。詳地理志。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孰。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補注〕先謙曰。莽令安處有作業。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補注〕錢大昭曰。橫卽光也。後漢書馮異傳亦云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

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眞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衆爲誤也。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莽依周公爲武王請命作金縢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補注）何焯曰。雖曰欺僞。然臣爲君服喪三年。嗟元始後議行之。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䆫侯況。合昌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鄉侯恢。釐鄉侯褒。昌鄉侯且。新鄉侯鯉。部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封。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充。扶鄉侯普。方城侯宜。當陽侯益。廣城侯疌。春城侯允。呂鄉侯尙。李鄉侯殷。宛鄉侯隆。蒲泉侯承。

睿山侯蓮。嚴鄉侯信。武平侯璜。陵鄉侯曾。武安侯授。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侯立。栗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瑕子之交。栗鄉侯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迺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囂音許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武功縣本屬扶風。莽分屬前煇光。上圜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稱作居。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天下有以字。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曰冀。屬。音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

後。（師古曰。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頻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補注〕先謙曰。官本祚作阼。）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補注〕何焯曰。漢光邑。光武中興之祥。先謙曰。地理志武功莽曰新光。蓋其後改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悅。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敬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棐音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召作邵。）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

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悅、次下並同。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扆、此下亦同。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縗麤未除。師古曰、縗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補注〕先謙曰、官本祚作阼。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蔽膝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補注〕先謙曰、通鑑依下有立字。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臣、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補注〕先謙曰、胡注、帝皇后、謂平帝后、復、反也、還也。自

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補注〕先謙曰、胡注、宮謂以安漢公第爲宮、家謂其家屬、國謂其所封新都國、采謂以武功縣爲采地。如諸侯禮故事。〔補注〕先謙曰、禮下脫儀字、官本、南監本有。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補注〕何焯曰、先爲攝皇帝、而後立嬰、不復令有君臣之分也、又止立爲皇太子、不正其君之名、則予奪惟莽也、先謙曰、胡注、亦因周公輔成王二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而爲此號。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胡注、四少、少師、少傅、少阿、少保。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衆侯、長沙定王子崇、卽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補注〕周壽昌曰、漢宗室起義誅莽者、始崇而嚴鄉侯信、武平侯璜、徐鄉侯快、陵鄉侯曾、扶恩侯貴等、又繼之、王子侯表、建武二年、劉寵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子松嗣侯、班氏作表時尙存、殆以崇爲宗室起義之最先者也。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弃。

師古曰。幾亦音巨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亦字。南監本無注。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匡字不缺筆。此本猶存宋舊。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㠯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㠯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㠯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顒。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此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翔。〔補注〕先謙曰。南監本無此注。國家所㠯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爲設問。後陳其本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補注〕錢大昭曰。方言。迹迹屑屑。不安也。江沅之閒。謂之迹迹。秦晉謂之屑屑。又所往勞也。郭注。屑屑。往來皆勞也。說文。屑。動作切切也。廣雅。屑屑。不安也。本書董仲舒傳。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後漢書王良傳。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崔駰傳。否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與孜同。凡㠯爲天下。厚劉氏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

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師古曰：悖，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之心下，南監本無。〕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弃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空作空。〕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補注〕宋祁曰：景本作一百歲。〕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誖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而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爲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也。汙音烏。〔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而作則，是。〕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騎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簀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蘇昭曰棧柴也六字。〕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爲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褰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補注〕王念孫曰：顏說望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拂讀爲刜。刜，斫也。謂以劍斫其頸也。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並承上文手劍而言。說文：刜，擊也。廣雅：刜，斫也。昭二十六年左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正義：今江南猶謂刀擊爲刜。齊語：刜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刜蓬兮。王注亦曰：刜，斫也。作拂者，假借字

耳。既宛雖者驚干將鏌鋣。拂鐘不錚。亦借拂爲刜也。若以拂其頸爲戾其頸。則上與手劍不相承。下與衝其匈三句皆不相比附矣。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師古曰、仆、倒也。〔補注〕宋祁曰、刃其軀、舊作刲。其殿罷牘刲音近說、音灼。音刲。字林曰、刲、切也。夷其屋。焚其器。師古曰、夷、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掃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補注〕先謙曰、則即字通。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師古曰、倡、音先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荷作倚。引宋祁曰、倚當作荷。鍤或作臿。音丈涉反。王念孫云、倚字古讀阿上聲。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倚爲韻。福伏爲韻。（詳見唐韻正）是倚字古讀與禍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何、儋也。是儋何字本作何。作倚者、借字耳。借字本無一定。何必荷之是而倚之非乎。猶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補注〕蘇輿曰、曰皆疑作皆曰。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牙。〔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牙作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補注〕錢大昭曰、師當作帥。與率同。下文作率禮侯。王念孫曰、御覽封建部四引此正作帥。嘉子七人皆賜爵

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謂之語曰。〔補注〕先謙曰。官本師作爲。古字通作。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鬭。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目莽權輕也。宜尊重目塡海內。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廄、廚長丞。中庶子。虎賁目下百餘人。〔補注〕先謙曰。率更令廄長丞。衞率屬官。廚長丞。太子家屬官。中庶子。太子太傅少傅屬官。虎賁舊名期門。屬郎中令。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今一倣其官制也。又置衞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補注〕先謙曰。胡注。廬、殿中止宿之舍。府、治事之所。第、所居也。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天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數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

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㠯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少府有御府令丞。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師古曰。東平煬王之子。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作供。〔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共讀曰恭。南監本無曰字。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㠯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之。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㠯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臥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㠯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

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爲使而監軍於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宋祁曰。圉故屬淮陽後屬陳留。呂靜曰。圉音語。十八字。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㠯配上帝。是㠯四海之內。各㠯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㠯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㠯事其先王。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其字。引宋祁曰。邵本先字上有其字。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吕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吕勸善。興滅繼絕吕永世。是吕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補注〕王念孫曰。備讀爲伏。漢書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匍匐之匐（說見六書音均表）故字亦相通。箭箙。今謂射之服。史記趙世家服作備。是其例也。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補注〕宋祁曰。越本寧字下無今字。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補注〕蘇輿曰。白虎通引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公羊說春秋亦以伯子男裁爲一等。合公與侯爲三等。繁露三代改制篇。周爵五等。春秋三等。並今文家說如是。而云無其文者。謂不見於經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補注〕先謙曰。南監本無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補注〕先謙曰。項安世家說云。漢人蓋以城字解庸也。古人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胡注。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正義。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

（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項羽本此。）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祚。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子。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眞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補注〕何焯曰。攝奸食位奪情。自王莽始。）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

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補注）劉敞曰。予謂屏者。即荀子所言屏成王而及武王。所猶鄣也。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錯置也。之世。囹圄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隸者引之。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救孔子譏云。他人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盛土籠也。所以盛土也。言人脩德行道。有若爲山。雖于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謂莽脩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補注）劉敞曰。予謂此言莽制作已成。尚有未足。欲圖之者也。當引書云。譬如爲山九仞。功虧一匱。以解之。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耕作云。官本注。修德行道。作修行道德。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補注〕先謙曰。官本。緦作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爲新都侯也。俾、使也。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補注〕先謙曰。胡注。總曰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賈疏云。凡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之。今環絰。則與絞絰有異。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補注〕沈欽韓曰。前引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強擠其母爲妾。不知漢非莽之大宗也。此據周官司服。王爲諸侯緦衰。強以其貴壓其母。不知正統之親。非諸侯可比也。此姦成於劉歆手中。陳崇云三綱絕矣。當在是矣。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人作之。胡注。私報、私屬之也。張晏云。少失幸報我以事。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

自詆。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字也。皆爲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字作宇。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罪爲公義。〔補注〕劉奉世曰。莽不服喪。亦以示公義。令光子嘉嗣爵爲侯。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朞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補注〕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朞。非再朞也。蓋莽自謂義縱過密。實非三朞。不以二十五月也。或曰。此事當在三年冬。誤記於此年耳。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齊郡有廣饒縣。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

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補注〕周壽昌曰。發、涿郡安平人。篆之兄。駰之叔祖也。後書崔駰傳。稱其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其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此事莽傳未載。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補注〕蘇輿曰。此雖莽假借其文。要今文說宜知此。故其仿大誥文。直作攝皇帝若曰。(見翟方進傳。)王肅以為孔以大誥之王為成王。不知書凡言周公述王命者。上皆言周公以別之。知多方多士篇是也。大誥康誥不然。知王是周公。莽故特假引二篇文也。莽稱引多今文說。皆可徵驗。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

皇帝。師古曰。共音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始初。考異云。莽傳作初始。荀紀及袁宏漢紀
號錄。宋庠紀元通譜皆作始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補注】何焯曰。用夏賀良術。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崇也。成就之。使其崇大也。【補注】劉
奉世曰。此居攝二年冬也。至此始請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則是二年冬。非疑傳有差誤。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
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師古
曰。視讀曰示。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始元年。期門更名虎賁。此史駮文。謀共劫莽立楚王。【補注】先謙曰。胡注。楚王紆。宣帝曾孫。發覺誅死。梓潼
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劉元傳注引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為姓。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
匱。為兩檢。【補注】先謙曰。胡注引毛晃云。檢、書檢印窠封題也。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
【補注】宋祁曰。越本邵本云赤帝璽無一行字。先謙曰。胡注予讀曰與。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
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廁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

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補注〕先謙曰。胡注。高廟有令。有僕射。先謙案。表祇有高廟令。無高廟僕射也。 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師古曰。嬗。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 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 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補注〕錢大昭曰。魏文帝受禪。以十月二十九日辛未。直成日。成定皆取吉祥。周壽昌曰。淮南天文訓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日者家以建月日爲轉移。十二幹無定屬。大要以除危定執爲吉。建滿平收爲次。成開亦吉。閉破則凶。足知其法自漢已然。非僅時日小數。故取諸此也。上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注云。其日當建。與此同。隋律曆志云。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稱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是權亦莽此日所制。故有戊辰直定四字也。 御王冠。即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 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補注〕宋祁曰。癸酉字下當有改元二字。

劉敞曰。莽改年爲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當有始字。何焯曰。魏曹叡景初元年。改用建丑之月爲正。凡三年而子芳嗣位。改元正始。復用建寅之月爲正。雖以叡忌日在正月爲辭。其亦以莽嘗自謂代漢得地統中之而改耶。

㠯雞鳴爲時。〔補注〕先謙曰。胡注。以丑時爲十二時之始。

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補注〕先謙曰。胡注。以土繼火。故尙黃。萬物細牙於丑。其色白。故應正用白。

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㠯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四十四）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書九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始建國元年〔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漢紀記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正月朔，〔補注〕先謙曰：莽以十二月為歲首，此不與其改正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師古曰：韍，謂璽之組，音弗。〔補注〕王先慎曰：元后傳韍作紱，字通。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在上太皇太后下。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訢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娶咸之女。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迺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音璧。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迺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迺太祖，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曆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為諸

侯。服事周室。是天命姬常也。謂孩子爲宋公也。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師古曰。於戲。音曰嗚呼。敬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往踐酒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師古曰。五縣也。漯音它合反。鬲音與隔同。〔補注〕先謙曰。一統志。平原故城。在今濟南府平原縣南。安德故城。今陵縣治。漯陰故城。在臨邑縣西。鬲縣故城。在德州北。重丘故城。在德州東。官本、南監本注在爲定安公國下。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補注〕先謙曰。並讀與竝同。行其正朔服色。〔補注〕先謙曰。胡注。皆告之書。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補注〕先謙曰。命名字通。命德猶名德。與茂功對文。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師古曰。歔音虛。欷音許氣反。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後漢書注引前書音義。中傅。宦者也。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補注〕先謙曰。哀章所獻金匱圖、金策書也。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補注〕宋祁曰。驃字當去旁馬字。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補注〕宋祁曰。少阿。晉灼音義作少倚。阿讀倚。取阿衡一字也。音倚衡之衡。李奇音奇。紅休。南本作林。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

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陽音烝。〔補注〕宋祁曰、承、南本作丞。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從承之承作丞，注烝下有陽字，並在承新公下。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衞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弼。〔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在廣新公下。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衞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補注〕先謙曰、四輔、三公、四將為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補注〕先謙曰、胡注、城門令史、掌城門校尉、掌文書。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皆拜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補注〕先謙曰、通鑑守下有者字。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補注〕宋祁曰、邵本無故字、新本添。皆置門衞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補注〕王念孫曰、阿下當有保字。謂敕阿保及乳母也。平帝紀云、諸保阿乳母。史傳皆以阿保竝言。若云敕阿乳母、則於文為不詞、於事為不備矣。漢紀孝平紀正作敕阿保乳母。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

獄。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敕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物生於東方、故戒太師也。〔補注〕先謙曰、典、主也。獄字誤、官本、南監本皆作嶽、下同。青煒登平、考景以晷。服虔曰、煒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青、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景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故考景以晷屬焉。熒惑司悊南獄。太傅典致時奧。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智也。厥罰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之位、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也。師古曰、奧音於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盛陽作陽盛。末有宋祁曰、司悊南方曰視、君視明則臣聽悊、十六字。赤煒頌平、考聲以律。晉灼曰、頌、寬頌也。夏、穀也。物假大、迺宜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爲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焉。師古曰、頌讀曰容。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暘。暘、旱也。師古曰、艾讀曰乂。白煒象平、考量以銓。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晉灼曰、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殺、故戒國將。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搖提。搖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張晏曰、月爲刑、司馬主武、又輿天、故使主威刑也。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師古曰、欽、敬也。若、順也。力來、勤勉之也。來音郎代反。〔補注〕先謙曰、力來猶勞來。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張晏曰、日爲陽位。晉灼曰、厷、圜也。五教在寬、則和氣感物、四瑞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厷、古肱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圜上肱作厷。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

迺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故貴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水土，貴以其物也。晉灼曰，中央為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補注〕先謙曰，衆殖猶言繁育。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補注〕先謙曰，書其餘衆職皆如之。置大司馬司允，師古曰，允、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併入下條，在孤卿下。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師古曰，若、順也。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補注〕周壽昌曰，桓譚為莽掌樂大夫，殆即此官。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音曰龔。〔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音作讀。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補注〕宋祁曰，或無官字。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衞尉曰太衞，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補注〕劉攽曰，中尉廢久，此安得更名，蓋是中壘校尉，脫兩字。周壽昌曰，軍正漢有此官，但非莽所改耳。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銳反。〔補注〕劉奉世曰，贅讀如虎賁綴衣之綴。沈欽韓曰，立政綴衣，鄭云掌衣服。（案顧命出綴衣于庭，傳云幄帳。下云狄設黼扆綴衣，述文則綴帷幄者是。）古文苑揚雄雍州牧箴，牧臣司雍，敢告贅衣。崔瑗北軍中候箴，敢告贅衣。近侍諸伯之人。公羊襄十六年傳，君若贅旒然。鄭取以解尚書綴衣，則綴贅通用。顏解為贅聚，誤。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贅字。後又典兵秩

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補注〕周壽昌曰。太尉亦漢舊制。但廢置不常。此則秩如漢都尉耳。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師古曰。此黻謂衣裳之黻。又置司恭。司徒。〔補注〕劉攽曰。徒改從。齊召南曰。案此司徒。當作司從。與聰明恭一例。舊本別本俱誤耳。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勸爲虛美。〔補注〕王先謙曰。將、順也。言毋將順其虛美也。好惡不愆。立于厥中。師古曰。愆、過也。於戲勗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勗、勉也。〔補注〕先謙曰。南監本無注。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諫之鼓。師古曰。非音曰誹。〔補注〕王念孫曰。欲當依景祐本及賈誼傳作敢。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音壬。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授

印韍。師古曰、韍者印之組、次下並同。令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補注〕先謙曰、胡注、王大一統、王者有天下之號、諸侯及四夷稱之、非古也。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皐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補注〕宋祁曰、施一本作化。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宋祁、舜出于帝嚳、堯出顓頊、莽于是直誣古帝矣。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故封爲黃帝後。〔補注〕宋祁曰、字書恂、信也、音荀。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爲伯益之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書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爲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爲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補注〕宋祁曰、伊休疑是紅休。先謙曰、歆是紅休侯、此自其子疊別封伊休、宋說非。媯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

賓。周後衞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補注〕先謙曰。言隨時運而更位次。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幷杞宋爲三恪也。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服虔曰。姒、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目配皇始祖考虞帝。〔補注〕劉奉世曰。四代以下十七字。其義不倫。莽方封先聖後。未暇及此。且已有後文。此字當衍。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祧音吐彫反。神祇報況。師古曰。況、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或黃氣熏烝。昭燿章明。目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反。自云承黃虞之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反作也。是。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補注〕周壽昌曰。莽自述爲楚項所封濟北王田安之後。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實濟南之地。莽所稱濟南伯王。卽此人。因其字伯紀。訢之伯王。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史記注。伯王指桑始皇。伯發曰。謂莽信符命。借此伯王以爲祥也。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目宗祀于明堂。〔補注〕宋祁曰。南本云。皇始祖考以當作已。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目配天。黃

后以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弟爲大禖。歲時以祀。師古曰。禖、祀也。立此大禖。常以歲時祀其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家之所尚。種祀天

下。師古曰。各國已立大禖。祠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各令傳祀勿絕。猶天之下同其法。〔補注〕劉奉世曰。此謂非宗所尚之種祀。示令天下傳以爲種祠。不得不系祀。亦猶漢高之枌榆社也 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

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惇、厚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

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餘它王氏則不禁焉。〔補注〕周壽昌曰。

特別元城者。莽本娶王咸之女爲妻。以示他王氏得相嫁娶。且明己非婚同姓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在理親焉下。 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爲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胡公。田

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

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楊並等子。皆爲男。〔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陽。案此數人。並見上卷。作陽是。楊乃寫譌也。遣騎都尉囂等。師古曰。囂、音許驕反。分治

黃帝園位於上都橋畤。師古曰。橋山之上。故曰橋畤也。〔補注〕劉攽曰。都當作郡。先謙曰。橋山黃帝陵。見地理志上郡陽周下。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

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服虔曰。齊愍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

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 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師古曰。嬗古禪字。 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 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爲宗。故有七。〔補注〕先謙曰。官本祖宗作宗祖。 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補注〕先謙曰。易代之後。不隸於宗正。 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爲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爲攝皇帝。又爲假皇帝。 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客作各。是。南監本無注。 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師古曰。幾讀曰冀。 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卽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 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

而立新。師古曰、革、改也。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尺、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補注〕沈欽韓曰、說文、毅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郝與盧同、爾雅釋文孫炎云、盧、疫病也。續志以爲雙印、蓋剛卯佩兩也、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其下以黑犀、象牙。周壽昌曰、吳志注、虞翻別傳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裴松之謂翻言爲然、故劉、柳、卯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輸卯金刀、故以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據此、則莽雖主從裴、而亦未嘗非說也。先謙曰、官本注三尺作三寸、用五有五、五並作玉、非作琫、非也。吳氏大澂古玉圖攷有玉剛卯四文字、相類、多減筆假借、文云、西月剛卯央口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命執成（借只爲執）口口口卯、庶疫剛靠（借月爲疫）莫我敢當。其四文不可識。吳云、所見玉剛卯、從無三寸長一寸廣者、殆以晉說爲長、顧是服不可解。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炔、字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是歲二字。韋昭云、徐鄉、東萊縣也。沈欽韓曰、一統志、徐鄉故城在登州府黃縣西南五十里。快兄

般。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長廣故城在登州府萊陽縣東。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宅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古曰。給、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補注〕先謙曰。蘭闌借字。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就室曰搜。於道曰略。略、強取。左莊四年傳注。不以逆天心。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也。誖音布內反。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師古曰。孝經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引之。性、生也。書曰。予則奴戮

女。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也。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者以爲帑子也。戮及妻子也。說非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罪乎。女讀曰汝。〔補注〕先謙曰、官本帑作孥。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補注〕先謙曰、官本帑作孥。
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音疲。癃音隆。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
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在食貨志。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
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師古曰、厭、飽也。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補注〕宋祁曰、越本辜作辠。予前在大麓。始令
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爲井田。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
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
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補注〕先謙曰、語本左文十八年傳杜注、裔、遠也。如皇始祖考
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
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補注〕先謙曰、非讀曰誹。於是農

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補注〕齊召南曰：案五威將十二人，其將一人各有帥五人，故下文云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也。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補注〕沈欽韓曰：文紀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宣紀黃龍元年不書龍見，師古引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地理志廣漢郡有新都縣，則莽所指新都矣。成都府志故城在今新都縣東二里。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補注〕先謙曰：王伯當作伯王。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補注〕王先謙曰：四十二篇書不傳，惟五行志中載自說德祥事云：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得此可見一班，比附時事，歸美於己而已。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補注〕何焯曰：孝惠、孝文為一世，哀、平為一世，蘇注謂九天子，非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孟康曰：獻生犀。〔補注〕宋祁曰：注文孟康曰下當有黃支二字。

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吕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補注〕先謙曰。官本祐作佑。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吕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吕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吕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愼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師古曰。能音台。〔補注〕沈欽韓曰。晉說有脫誤。說文。媽。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媽。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西伯獻紂。以全其身。藝文類聚九十三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得犬戎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皇帝復謙讓。未卽位。故三吕鐵契。四吕石龜。五吕虞符。六吕文圭。七吕玄印。八吕茂陵石書。九吕玄龍石。十吕神井。十一吕大神石。十二吕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吕顯著。師古曰。寖、漸也。至于十二。吕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爲初始。欲吕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吕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故是日。天復決其吕勉書。孟康曰。天帝所作策書也。書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爲眞也。晉灼曰。勉字當爲鑑。是日自復有鑑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是。〔補注〕宋祁曰。別本無復決其三字。邵本無其字。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其下有所字。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

布單衣。赤繢方領。師古曰。繢者。會五采也。以布爲單衣。以赤加繢。爲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繢音胡內反。〔補注〕王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繢。則非五采也。赤繢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爲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爲官績純下。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謂五方天神共齊其誠。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音之欲反。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祗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瞿。瞿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瞿音居具反。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師古曰。亹亹。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補注〕先謙曰。左右音佐佑。則不當云在左右。在字疑傳寫加之也。顏音佐佑。所見本亦必無在字。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補注〕先謙曰。海內上疑有與字。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師古

曰、申、重也。仍頌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衆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已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爲牝馬、六、地數。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鷩鳥、雉屬。即鵔鸃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鷩音鼈。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若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也。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音洛。浪音郎。夫音扶。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師古曰。隃、字與踰同。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爲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靁。師古曰。古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

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已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僞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補注〕何焯曰。准深提備其下。故有第六條。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補注〕錢大昕曰。司命上疑脫五威二字。周壽昌曰。陳崇本官司直。此復作司命。卽新置之五威司命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循也。繇讀與由同。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已待暴客。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爲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補注〕宋祁曰。柝亦作㭬。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中或作闕。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服虔曰。霤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霤者。言四面塞阸。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卽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霤音力救反。〔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秤坡在藍田縣東南。通典。七盤二十拆。藍關之險路也。注十二拆。誤爲十二繞。（寰宇記商州引此注文不誤）士喪禮注。拆。屈也。濡水注。盧龍之險。峻阪縈折。故有九折之名。亦取之爲號矣。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衞。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在

上黨壺關縣。〔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羊頭山在潞州長子縣東五十六里。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謂據險阨而捶擊也、捶音之蘂反。命堂威侯王奇曰、〔補注〕王念孫曰、堂威當依下文作掌威、後放此、諸書掌字或作黨、與堂相似而誤。肴黽之險。東當鄭衞。師古曰、肴、肴山也、黽、黽池也、皆在陝縣之東、黽音莫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師古曰、批謂斜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結反。〔補注〕宋祁曰、掌當作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案晉灼音義作批難、字林云、擊也、父迭反、廣雅曰、批、擊也、釋名曰、批、搯相稗則共擊也。先謙曰、案宋說見上。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坻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坻音丁禮反。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呼、叫也、音火故反。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狂妄之人、職在掌寇、故云治者。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有韋昭曰、謂禁擅而獨關一路以專之知筦者十七字。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

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視察之。傳音張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視察作察視。是。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補注〕先謙曰。通鑑作犯者徙西海。此疑脫。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但欽也。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貂。〔補注〕宋祁曰。刁、韋注改作刀。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亡漢將軍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補注〕先謙曰。不知何。謂不知何處。猶何者。文漢鐃歌艾而張羅夾於何。亦謂夾於何所也。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補注〕洪頤煊曰。小妻、妾也。下妻非小妻。後漢光武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飢亂及為青徐賊所掠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十三年。詔益州民被略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說文。媵、一曰下妻也。下妻非妾。王昌傳郎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亦非妾屬。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末有也字。劉氏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卽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補注〕宋祁曰。男或作界字。一本無違字。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補注〕先謙曰。可、孫建所奏。此下當更有又奏二字。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寄食之賓於王氏廟中。〔補注〕沈欽韓曰。尚書大傳。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為賓

客、而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案此賓食之義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賓作賓。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師古曰、崇快解於上。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補注〕周壽昌曰、不見王子侯表。嘗贊超兵誅莽非、亦未載傳中。更聚衆謀反。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爲漢高皇帝爲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爲體。師古曰、夫婦一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雖罷其職、各使退歸而書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當作善、是。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

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非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辜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曰恭。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師古曰。狦音删。又音先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韋昭曰。狦。惡健犬也。八字。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棽音所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韋昭曰。棽音疏禁反。字林曰。棽。支條棽儷也。十七字。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

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音促。〔補注〕劉奉世曰、五大夫不可曉。疑衍。先謙曰、胡注言軍法誅斬也。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不行。師古曰、訖竟也。復下書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寶貨皆重。則小不用。給皆輕。則僦載煩費。師古曰、僦、送也。一曰賃也。音子就反。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補注〕先謙曰、謂錢貨、金貨、銀貨、龜貨、貝貨、布貨、共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廚、行道飲食處。傳、置舍之舍也。苛、問也。音何。〔補注〕蘇輿曰、苛與何同音通訓。周禮射人、不敬者苛罰之。鄭注、苛謂詰問之。廣雅釋詁、訶、罰也。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補注〕沈欽韓曰、除書、唐宋謂之除目（杜甫集有秦州見除目詩）其循例遷換亦曰然除（六一居士集得然除以張奎替知滁州）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

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師古曰。倡、音赤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曰。所班。晉作所莽。案東晳曰。莽布也。音班。或作班。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補注〕宋祁曰。或無貴字。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吕即眞。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軍。師古曰。拂讀曰弼。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吕東。周公主之。自陝吕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冉反。吕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吕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吕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

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補注〕劉奉世曰。東通靈將。五司大夫。亦疑其僞。非史本文。沈欽韓曰。東通靈將。蓋五威將戰東方者。五司大夫。即前司恭大夫。此似五斗米道符籙中結銜。莽之妖妄。其事當然。劉氏疑其僞。未審也。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補注〕錢大昭曰。關當作闕。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作闕。堂亦當作掌。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天。宋祁曰。天或作大。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效舜之罰共工等也。殛、誅也。音居力反。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為人侈口蹷顄。師古曰。侈、大也。蹷、短也。顄、頤也。蹷音其月反。顄音胡感反。〔補注〕沈欽韓曰。方言。頷、頤、頜也。注。謂頷車也。沈彤釋骨云。頷。說文作顄。與頤同。劑蓋從口內言之。若從口外言。則兩旁為頷。頷前為頤。不容相假。故內經無頤稱者。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無二音字。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補注〕沈欽韓曰。方言。聲敗曰嘶。說文。嘶、散聲也。徐鍇以馬鳴聲為嘶。嘶嘶通用。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師古曰。毛之彊曲者曰氂。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氂音力之反。字或作㲛。音義同。〔補注〕沈欽韓曰。釋言。氂、罽也。郭疏。舍人云。氂所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而作衣。尚書正義引孫炎云。毛氂為罽。然則以氂裝衣。亦以氈褐為著耳。豈謂長毛彊曲使衣張起乎。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㲛作氂。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望視也。音口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

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扇面、蓋屏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為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補注〕宋祁曰、路字下有門字。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師古曰、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稱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錢大昕云、路博德傳云、西河平州人。平州縣名。屬西河郡。在并州部內。故云并州平州也。地理志作平周。蓋古字通用。胡注恐未然。沈欽韓云、平州、蓋莽分幽州所置。公孫度自立為平州牧、本此。錢氏以為西河之縣、在并州部內、故云者、誤。并州一縣流亡、豈足概莽之亂。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補注〕先謙曰、胡注、七公、四輔及三公也。六卿、羲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遣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師古曰、逯音錄。填、音竹刃反。此下亦同。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

塡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
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令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
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勢。恐猲良民。師古曰。猲、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妄封人頸。得錢者
去。如淳曰。權臣妄以法枉良人爲僮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贖錢。乃去封。毒蠚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蠚、音呼各反。司監若此。可謂稱不。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自今以來。敢
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北邊烖殺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
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補注〕王先愼曰。始拜咸子助爲順單于。助病死。以登代助爲順單于。見匈奴傳。 太
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寖、漸也。悸音其季反。〔補注〕宋祁曰。悸、舊作喘。王念孫曰。此本作病喘悸。舊本新本各脫其一字耳。（喘悸二形不相似。無緣彼此互譌。故知原有兩字而新舊
本各脫其一也。）袁紹注翻傳云。心中喘息曰悸。是也。（見宋祁校本。）御覽疾病部四引此。正作病喘悸。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爲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也。師古
曰。監謂覩見也。 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襃新侯匡。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

人。秩以大夫。呂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補注〕周壽昌曰，胥附，即疏附，胥疏一音。博士李充為犇走。師古曰，犇，古奔字。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補注〕先謙曰，師友、侍中、諫議三祭酒，並六經六祭酒，為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潁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補注〕先謙曰，即、就也。就家拜之。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補注〕錢大昭曰，據、南監本、閩本作操。先謙曰，官本作操，是。小大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形。三日止。瀕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南北諸郡。瀕音頻，又音賓。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補注〕先謙曰，胡注，莽曾祖賀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補注〕何焯曰，莽專事期以利己，故百姓不附。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

將軍陳歆。〔補注〕錢大昭曰、匈奴傳作陳欽。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師古曰、視讀曰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爲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爲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橫音胡孟反。〔補注〕沈欽韓曰、案莽出留搜索、則官吏入宮殿者亦當露索也。漢儀、三公領兵入見、令虎賁執刀挾之（見後書伏后紀、三國志魏武紀注）、唐猶然、見唐書王及善傳及文苑雜錄。樂記鄭注、橫、充也。釋書、橫、大也。（臧云、孫叔然本作光、爾雅疏引釋言亦作光）漢書光被四表、莽傳及後書安帝紀、馮異傳、俱作橫被（案光充皆大之通訓）、此橫搜即乃大搜耳。是月、橫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補注〕宋祁曰、分字下當有九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衞有五服。師古曰、並解於上。詩國十五、抪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南、召南、衞、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凡十五國也。一曰、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是爲十五國。抪音普胡反。〔補注〕宋祁曰、國字當作曰。沈欽韓曰、廣雅、抪、布也。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幷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補注〕宋祁曰、浙化本無無幷二字。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

當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補注〕王文彬曰、左襄二十五年傳、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官匠人方百里爲同。先謙曰、官本同作國。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補注〕沈欽韓曰、大宗伯職注、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周書作雒解、苴以白茅、以爲土封、受則土於周室。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師古曰、兩兩而降也。殺音所例反。〔補注〕王文彬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以兩數相減。此自九以下、而七、而五、而三、以至於一也。顏說未晰。至於一成。如淳曰、十里爲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補注〕錢大昕曰、十四人者、謂安新公王舜、就新公平晏、嘉新公劉歆、美新公哀章、承新公甄邯、章新公王尋、隆新公王邑、奉新公王興、成新公孫建、崇新公王盛、章平公姬黨、寬成公鄭[illegible]、揚成公殷[illegible]、安定公劉嬰也。廣新公甄豐有罪國除、不在數內。莽之宗室公、如新寧公安、褒新公臨、功隆公千、功明公壽、功成公吉、功崇公宗、功昭公世、功著公利、亦不在十四人之內。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秉

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襃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襃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師古曰。解音曰懈。稽考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音作讀。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師古曰。區姓也。音一侯反。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食貨一作莽知民愁。案作愁者原文。作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愁即怨也。說文。愠怨也。（今本怨作怒。乃後人所改。據詩緇衣正義及一切經音義卷五卷九卷十三卷十九引訂正。）悲恨也。廣雅。愠、愁、恚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怨也。淮南覽冥篇云。已之所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愁。即承此愁字而言。則本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愁四字。食貨志凡兩見。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

音下甘反。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
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
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慰安。〔補注〕先謙曰。正即也。解詳燕王傳。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
厚也。被加也。音皮義反。〔補注〕先謙曰。猥猶辟也。說詳文三王傳。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
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
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音與抽同。今年
刑在東方。孟康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
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
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

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補注〕先謙曰。官本璇作琁。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解並在前。予之受命即眞。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阸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塡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爲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爲明堂。塡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塡星。癸德在中宮。宮又土也。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遲退。掌、主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爲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觀晉歲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補注〕錢大昕曰。孟說非也。觀晉二卦名。易稽覽圖有主歲卦。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乾鑿度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蔀首。即置積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據後漢書黃瓊傳注）沈欽韓曰。案晉語。董因對文公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韋昭云。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公以辰出。而以參入。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在實沈。）案大火於辰在卯。火星於辰在酉。故晉灼云卯出酉入也。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師古曰。調、音徒釣反。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帛字。輸常安。前後毋相須。師古曰。須、待也。至者過半。莽下書曰。

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㠯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補注〕先謙曰。據此。知本書信新通作。古亦通用。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㠯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逯並爲大司馬。〔補注〕沈欽韓曰。廣韻逯字注云。又姓。王莽大司馬逯並。元和姓纂又作㭺。云王莽大司馬㭺並。見姓苑。逯㭺聲同而異作。逯者風俗通云漢有大司空逯並。廣韻又別之。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補注〕周壽昌曰。此光武建都之兆。符命著明。敢不欽奉。㠯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師古曰。纏。踐歷也。音直延反。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㠯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㠯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㠯有

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吕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吕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吕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糒。乾飯也。張坐臥。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補注〕宋祁曰。濟化本無內字。新本肉字下去內者行。先謙曰。胡注內者令。時屬共工。續漢志。內者令掌布張諸衣物。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吕勸東作。師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對反。〔補注〕宋祁曰。耒字下當有耜字。王先愼曰。此皆四字句。宋說非。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耕作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吕勸南僞。師古曰。耨。鉏也。薅。耘去草也。耨音奴豆反。薅音火高反。僞讀曰訛。訛。化也。〔補注〕錢大昭曰。僞字古亦省作爲。史記平秩南譌。司馬貞本作南爲。淮南天文訓。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爲。上下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不當獨譌爲化。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吕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吕勸蓋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治粟。〔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僉。宋魏之間謂之攝。郭云。今連枷。所以打穀者。又云。[illegible]自關而西。或謂之拂。案此則枷是打禾麥杖。拂是擊粟之杖。今田家於秋打不盡者。復以竹片削其餘穀。明其二物也。齊語。耒耜枷芟。韋昭云。枷。拂也。說文。拂。擊禾連枷也。又枷。拂也。既推拂謂之枷。則混言之。畢北巡狩之禮。卽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吕軍法從事。劉攽曰。趨讙。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至孝。

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闋，盡也。音口決反。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繇作猶。其勖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補注〕何焯曰：莽至明年，發穢積援五日，況肯出行萬里耶，皆虛爲此文以示僞耳，無所不塞，又借臣下之言輟行，仍書天鳳七年當出，上下相蒙，益彰姦僞，而乃有欺敝之甚，私蓋其僞者，此南北五代所以多故也。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卽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補注〕先謙曰：胡注：相，息亮反。宅，居也。塋域塋界皆曰兆。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補注〕先謙曰：胡注：免官以侯就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爲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補注〕沈欽韓曰：案新上脫苗字。莽卽眞，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

任。師古曰、賁音扶昧反。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晏、其言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服虔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蘇林曰、士者曹掾屬、公府諸曹次第之名也。師古曰、服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曰、戊、予案春秋說曰、土戊也。五行書曰、戊己屬土。王莽自以土行。音茂。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以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策也。音止蘂反。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補注〕周壽昌曰、治當作理。書自申理也。唐諱治為理、後人回改、故此轉誤作治。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補注〕劉攽曰、前云斬士、後云斥士、則非斬也、疑是斫字。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置此官。〔補注〕沈欽韓曰、莽置國將主北嶽、和叔亦宅朔方、為國將之副。後有太傅羲仲景尚、太傅羲叔士孫喜、國師和仲曹放、知四輔屬官皆依虞書置之。先謙曰、胡注、莽以國將主冬、故置和叔之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補注〕錢大昭曰、哀章、廣漢梓潼人、故曰西州。四月。隕霜。殺屮木。師古曰、屮、古草字。海瀕尤甚。師古曰、邊海之地也。瀕音頻、又音賓。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

〔補注〕先謙曰。胡注。王制。三十國爲卒。卒有正。十國爲連。連有率。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補注〕王念孫曰。此文本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其禮如三公。謂州牧之禮秩如三公也。下文云州牧位三公。是其證。郡監以下。謂分天下爲百二十五郡。（見下文。）郡監二十五人。人主五郡也。今本其禮誤作見禮。郡監誤作部監。而郡監二十五人又誤在見禮如三公之上。遂致文不成義。後漢隗囂傳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足正今本之失。朱一新曰。王以漢紀正今本。是也。但謂見禮當作其禮。殊誤。見禮猶朝見之禮。本傳中即已數見。何煩改字。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師古曰。隊音遂。〔補注〕劉奉世曰。河南當爲滎陽。莽所分以爲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爲保忠信卿。周壽昌曰。此莽仿周官之制。略爲沿革。大司徒屬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疏云。司徒掌六鄉者。鄭注王畿六鄉。則公有三人也。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遂人職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賈疏云。其以六鄉爲正。六遂爲副。莽之六隊。即六遂也。古遂隊字通。易震卦震遂泥。釋文。荀本作隊。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史記作隧。隧是隊省文。考工記匠人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釋文隧本作遂。知莽以六遂作六隊也。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河南郡下。顏說頗詳。彼注。益河

南鄉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補注〕劉奉世曰當為六郊衍州字何焯曰州長是即周官與鄉州牧連率者不同劉以為衍字誤也故下文亦稱六州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補注〕錢大昕曰莽所改郡縣名地理志具書之而郡之分析則不備也考本傳有翼平連率田況夙夜連率韓博壽良卒正王閎翼平者北海壽光縣也夙夜者東萊不夜縣也壽良者東郡縣也是分北海為翼平郡東萊為夙夜郡東郡為壽良郡矣後書邳彤傳引東觀記云王莽別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志皆未之及也至河南之滎陽別為祈隧亦見於本傳汝南分為賞都則地理志已書之郡縣㠯亭為名者三百六十㠯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㠯男為之師古曰竟音曰境諸侯國閒田為黜陟增減云師古曰閒音閑㠯賜有功封賜有罪黜陟也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補注〕劉奉世曰州當為郊錢大昕曰地理志維陽莽曰宜陽即此義陽也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皆在甸服之內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在賓服是為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為名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師古曰凡此惟城㠯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為名號也解在諸侯王表〔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下有年字南監本無此句各㠯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

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圉縣屬淮陽。不屬陳留。豈莽時改屬乎。圉縣莽曰益歲。今志亦無之。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補注〕周壽昌曰。據此。漢梁國至莽時已稱郡矣。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補注〕劉攽曰。此祈隧即莽六隊之一也。莽並分河南之滎陽置郡。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補注〕周壽昌曰。禮婚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古皆以甲子爲六旬首。此則非所遵王光庶也。冠以戊子爲元日。師古曰。冠音工喚反。元。善也。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師古曰。昏猶娶也。〔補注〕錢大昕曰。戊寅旬中無子。故忌之。何焯曰。莽自以土德。故改戊子爲六旬首。戊寅支剋幹。故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

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㠯橫行莽壯其言㠯威為將軍

然采酋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塡都尉諸屯兵〔補注〕先謙曰胡注莽置四關各有鎮都尉領屯兵 會匈奴

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

民者棄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蠻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補注〕錢大昭曰當從西南夷傳作馮茂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作馮 寧

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 大赦天

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㠯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訟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補注〕王念孫曰訟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或删民字與下文百姓相複非也古人之文往往如是子庶民則百姓勸豈嫌於複乎）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

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迺收前

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㠯他辠繫獄欽曰是欲㠯我為說於何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子今故殺之 遂自

殺。莽選儒生能顓對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濟南王咸爲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爲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卻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補注〕劉敞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誤爾。周壽昌曰非誤也。此正莽大言匈奴未敢恣掠但稍有略於邊民也。莽好爲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辠。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之。〔補注〕劉攽曰。之字衍。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爲伯。伏黯等皆爲子。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論議作議論。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補注〕宋祁曰。甚下當有是時二字。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作傅。引宋祁曰。傅疑作傳。周壽昌云傳猶轉也。觀下有遞相賕賂語。下卷有傳相監趣語。則傳字是。又十一公士。〔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一公。改掾曰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淸濁不分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白黑色之易別者。且紛然不能分別猥亂之甚。〕

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師古曰。攬與擥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補注〕先謙曰。胡注。謂上封事者。先由尚書。乃奏御。莽廢尚書通啟。令宦官左右發其封。自省之。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奏行者。〔補注〕先謙曰。奏字誤。官本南監本作奏。輒質問乃以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憒眊不渫。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憒眊、不明也。渫、散也。徹也。憒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補注〕王念孫曰。不散不徹。皆與憒眊義不相屬。余謂渫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憒眊而不能治也。井九三。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渫、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井渫不食。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證。先謙曰。胡注。前者言決未了。而後者復來。謂之相乘。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寢、病臥也。案會意病臥則事廢。故事不行謂之寢也。先謙曰。胡注。上書者尚書不以聞。匿寢其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衞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仰、音牛向反。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逃亡結爲盜賊。在者少也。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補注〕劉敞曰。霧字疑非。周壽昌曰。即大雨且大霧

也。
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爲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爲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補注〕王念孫曰、或當爲成字之誤也。漢紀孝平紀北堂書鈔天部四引傳。正作成。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闢、闢、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翕脅之聲相近。義則同。〔補注〕先謙曰、官本音闢作讀曰。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衞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師古曰、緵音子公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稯、機縷也。字通爲緵。魏玉篇、稯、縷也。晏子雜下篇、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先謙曰、八十縷、南監本同。官本作八十縷是也。下有韋昭曰四秉曰莒十莒曰稯十稯爲秅四百秉也十九字。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阸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補注〕周壽昌曰、略頗稍三字連文。魏其因韓隔賢有云、尙猶頗有存者。句法相似。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

吏祿皆如制度。（補注）先謙曰、胡注、賦布也、興也。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師古曰、莽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賓作濱。 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 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璧、任音壬。（補注）宋祁曰、如淳曰、辟、公主也、任、宗室女也、蘇林曰、案爾雅曰、皇、王、后、辟、君也。 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因官職而食地也。 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穰、音人掌反。 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補注）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周壽昌曰、什即十也、即所計數也、不能再有計字、觀下云、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可證。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補注）先謙曰、官本、岳作嶽、與下一律、是。 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衞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

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暨字也。暨，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師古曰：共讀曰恭。〔補注〕劉攽曰：此文誤，但當云大司馬保納言卿、作士卿，大司徒保典樂卿、秩宗卿，大司空保予虞卿、共工卿，不合分爲兩也。劉奉世曰：其書七部，亦當云七郡。然其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王念孫曰：上文七部當爲十郡，合五部十郡，共二十五郡也。先謙曰：官本毀作佚，南監本無注。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補注〕劉奉世曰：莽所六司又已有六卿，此當但云司卿，即所謂三公司卿曰司允、司直、司若者也。後人不曉，又妄加兩六字耳。先謙曰：胡注六司即前所置六監也。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補注〕先謙曰：胡注委，積也。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師古曰：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師古曰：幾音曰冀。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邕讀曰壅。〔補注〕先謙曰：胡注長平館即長平觀，在涇水之南，涇水東南流入渭，爲岸所壅，故毀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

〔補注〕先謙曰：宣本蒲作明。 至莽止也。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兩光祿之四科。〔補注〕劉奉世曰：四行，莽前已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今復令舉之，非光祿四行。 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 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紀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引之。 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補注〕先謙曰：胡注，莽改益州牧部監，州自是州，部自是部，今史熊為庸部牧，則又若州部牧為一。 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補注〕錢大昭曰：就都，故廣漢。先謙曰：莽於蜀郡廣都縣置就都大尹。 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也。仇牛等，越巂旁夷。〔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遂久廢縣在寧遠府鹽源縣西。 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敺眾遠

居。師古曰、殷讀與殷同。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師古曰、發人訾財、十取其四也。〔補注〕王先慎曰、訾、量也。見齊語高注、列子說符張注。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田。〔補注〕宋祁曰、宜或作一旦者非是。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師古曰、刳、剖也。音口胡反。量度五藏、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師古曰、筳、竹挺也。音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入下注為一。云可以治病。師古曰、以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補注〕宋祁曰、盡或音義。鄭氏曰、筳音平亭之亭。筳、筭也。予案字書曰、筳、許竊也。音亭。字林曰、筳、維絲管也。大丁反。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在後也。將音子亮反。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剿胡子、師古曰、剿音子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宋祁曰又作剿音炎八字。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逡（師古曰逡音千旬反字或從亻其音同耳）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師古曰黃髮者稱耇白髮墮落更生黃者）其封林爲建德侯逡爲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師古曰朝見之禮）賜弟一區錢三百萬（〔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補注〕宋祁曰考之合之下各當添於字通字下當添之字）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西都賦左城右平注引決疑要注曰城者爲陛級平者以文磚相亞次也）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云厥篚菁茅儒者以爲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書以菁茅爲一物則是謂善茅爲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精〔補注〕沈欽韓曰管子輕重丁篇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名曰菁茅故書疏引鄭注

苞茅。茅之有毛刺者。周書作洛篇。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然則方色土上皆冒黃土、為孔傳大略亦同。顧見此云四色之土、遂謂黃土不封、誤也。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師古曰、欽、敬也。班、布也。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補注〕先謙曰、若、及也。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師古曰、調、謂發取之。音徒釣反。次下亦同。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師古曰、遴、讀與吝同。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浸作寖。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補注〕宋祁曰、起上當有興字。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補注〕周壽昌曰、前有納言掌貨大夫、後又有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知前之稱納言、稱秩宗、稱劉氏以為誤者、洵不誣也。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師古曰、督、察也。隊音遂。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洲之苑。〔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今蘇州長洲縣、即長州地。琅邪女子呂母

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師古曰。宰。縣令。〔補注〕先謙曰。莽改縣令長曰宰。] 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師古曰。酤音姑。] 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補注〕先謙曰。李賢云。海曲故城在密州莒縣東。齊召南云。案通鑑即書新市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起兵於呂母之後。] 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補注〕先謙曰。胡注。即、就也。就其相聚爲盜處而赦之。] 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補注〕王念孫曰。愁讀爲揫。（子由反。）揫、斂也。言民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遂借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窮悉起爲盜賊也。爾雅。揫、斂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揫。揫、斂也。是揫與愁古字通。] 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補注〕沈欽韓曰。南史何承天傳。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案莽即位。以太保後承甄邯爲大司馬。建國三年。邯死。鑄威斗在天鳳四年。承天書官位年不符。恐涉傅會。（魏志甄皇后傳。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寰宇記。甄邯墳在無極縣西南三十五里。）] 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鍮石之爲。] 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師古曰。厭

音一業反。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御、侍也。（此常識、不須引證）言出則在前、入則侍側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為入在御旁、又删去上句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本同。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十引此、竝作出則在前、入則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補注〕先謙曰、胡注、北軍壘門之南出者也。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補注〕先謙曰、官本揚、監本揚作揚。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師古曰、貸、音土戴反。闊其租賦，師古曰、闊、寬也。幾可以解釋安集。師古曰、幾、讀曰冀。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補注〕先謙曰、開、導使言。幾以禁姦，師古曰、幾、讀曰冀。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臧薪冰，文誼

曰：祉，福祚也。冠存己，欲擬代也。服虔曰：夏成南山，欲踐深也。臧薄冰，亦以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繼。服虔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嗣，致得天寶龜以立，宗欲襲其緒。三曰，德封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爲殺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殺作弒。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爲功崇繆伯，以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宗姊妨爲衞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䠠惲責問妨，師古曰：䠠音帶，又音徒蓋反。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巛馬，〔補注〕錢大昭曰：巛，古坤字。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補注〕先謙曰：官本雀作烏，引宋祁曰：烏當作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補注〕沈欽韓曰：熒惑司罰，故以號司命之官。非以驕仁，迺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爲鬼神怪異之事。以直道侯

王涉爲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德其舊恩也。以爲曲陽非令稱。師古曰。令。善也。曲陽之名。非善稱也。乃追諡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補注〕劉攽曰。力當作刀。齊召南曰。案通鑑作刀子都。然本文及後書並作力。姓譜曰。力姓。黃帝臣力牧之後。似力字不誤。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初學記地部上。御覽時序部一引此並作僊而上天。張樂崑崙虔山之上。〔補注〕沈欽韓曰。穆天子傳。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山海經。黃帝取峚山之玉榮。投之鍾山之陽。虔疑峚之訛。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爲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饗哉。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補注〕宋祁曰。笑當作咲。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補注〕先謙曰。胡注。新樂。莽所作。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鹿皮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麟。大牡鹿也。詩正義。陸璣疏云。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或聞其樂聲。曰。清

厲而哀。（[補注]先謙曰、官本哀作衰。）非與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衆寖多。（師古曰、寖、漸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曅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補注]先謙曰、胡注、莽以太傅主夏、欲置羲叔、官案淸潔猶書平靖。官本犧作羲。）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補注]周壽昌曰、凡吏民之奴也。）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嘗作當。）

是。齊將詣長安，強立吕爲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所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師古曰，槀街，蠻夷邸所在也。解在陳湯傳。槀音工早反。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輿者，即見爲單于之名。出車城西橫廄。〔補注〕先謙曰，車疑作軍。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補注〕先謙曰，官本西，監本西作四，是。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吕風諫莽。師古曰，風讀曰諷。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吕爲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提天威，不用詔命，皃很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皃，古貌字也。皃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爲善，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懷執異心，非沮軍議。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師古曰，韍者，印之組。歸故郡。吕降符伯董忠爲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補注〕先謙曰，胡注，據地理志，北海壽光縣，莽曰翼平。奏郡縣訾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吕況忠言憂國，

進爵爲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詈之。〔補注〕宋祁曰。詈當作罵。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不夜縣。莽曰夙夜。此云連率。則莽嘗設爲郡矣。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登州蓬萊縣。漢武帝於此望蓬萊山。因築城。以蓬萊爲名。又大人故城在黃縣東北二十里。此因巨毋霸名傳也。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也。瀕、涯也。音頻。又音賓。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補注〕宋祁曰。南本云。臥則枕數尺鐵。非是。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師古曰。視讀曰示。鎭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晉灼曰。諷莽非得其道而霸。〔補注〕周壽昌曰。雄劇秦美新。巨滔天而泯夏兮。亦以巨稱莽。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曆號也。〔補注〕蘇輿曰。御覽七十八引項峻始學記云。天地立。有天皇十二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地皇十二頭。治萬八千歲。此合天地皇歷數之。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

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讙。謂趨走而讙譁也。須待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補注〕周壽昌曰。漢制。春夏不決獄也。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昧字林云日旁作未。書昧或且明也。日闇昧云昧。斗杓後星也。音芒太反。予案易曰日中見沬。沬音昧也。當音芒太反。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補注〕劉奉世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軍。此王匡又別一王匡也。周壽昌曰。劉說是也。惟云衍大字或不然。莽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是莽有大將軍之制。可證。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讁。讁責也。音徒厄反。見音胡電反。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先謙曰。官本犧作羲。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候作侯。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名。百非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晉灼曰。自五大司馬至此。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兩或三。應

協於易弧矢之利。㠯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將率以合此義。木弓曰弧。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考法於前人也。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爲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補注〕宋祁曰。卒字當作率。縣宰爲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倉無見穀㠯給。師古曰。見、謂見在也。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輒取之。以充事也。〔補注〕劉敞曰。以給當屬上句。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補注〕先謙曰。未央宮前殿。莽改曰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古曰。列風、列暴之風。〔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列暴作暴烈。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撫手也。言驚懼也。〔補注〕周壽昌曰。禮、弁行剡剡起屨。疏。弁、急也。弁亦同卞。集韻。卞、躁疾貌。左傳定三年。邾莊公卞急而好潔。伏念一旬。迷迺解矣。師古曰。先書列風雷雨。而後言迷迺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以爲言也。昔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古曰。遷猶僊耳。不勞假借音。〔補注〕錢大昕曰。予謂遷之讀仙。乃是古音。律歷志。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西遷聲相轉。猶尚書大傳云。西方、鮮方也。莽稱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遷。（今本或作僊。）所謂新遷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諸遷字皆作僊解。故知服音爲是。臨國雒陽爲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㠯爲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

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者以茵、四人舉以行、若今之板輿面鐫茵乎。師古曰、晉說非也。此直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何謂板輿乎。〔補注〕先謙曰、官本挈作挈。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閤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朝賀易衣服處、室屬名也。〔補注〕周壽昌曰、中下疑脫室字、下云後閤更衣中室可見。又呂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也。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列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閤。閤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補注〕先謙曰、候官、謂候視天文之官。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褒主、大主也。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追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音千故反。莽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鮮音先踐反。耗音火到反。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補注〕先謙曰：通鑑正作征。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補注〕先謙曰：書正名以順符命文也。幾以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冀。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

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補注〕沈欽韓曰：續志，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資送大行者皆藏陵寢也。廢藏在室匣中者，師古曰：匣，匱也，音狎。出自樹立外堂上，師古曰：樹，豎也。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服虔曰：以黃爲寶，自用其行氣也。廝赤，廝從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爲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讀曰示。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圖波、浿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古曰：晉說非也。黃圖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謂龜爲玉兆之文而墨食也。波音彼皮反。〔補注〕沈欽韓曰：據黃圖，石城當作古城。波、郎二水名，因爲池，在上林苑中。晉云在甘泉苑中，故誤。案池上有郎池觀。蘇輿曰：語仿洛誥。詩王風正義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顏以食爲墨食，因謂玉爲玉兆，與古義不合。案洪範云：惟辟玉食，此語所本。舊惟此地宜於玉食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浿作郎，波皮之皮作彼。是。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

西。〔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鄗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右出焉。鄗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又云。昆明故渠東逕河池陂北。又東合泬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案諸書俱不著金水。推其地。當疑即昆明渠也。黃圖。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

亦惟玉食。予將新築焉。〔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新作親。是。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師古曰。營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音下更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將。領營作之人。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師古曰。文、禮文也。縟、繁也。音辱。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補注〕沈欽韓曰。見周髀算經。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謂不絕。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補注〕劉攽曰。建章與宮同名。疑當是字誤。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補注〕王念孫曰。帝虞當為虞帝。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

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楮也。櫨音盧。飾以金銀琱文。師古曰。琱字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補注）宋祁曰。帶當作本。王念孫曰。因高地而立廟。不得謂之帶高。帶當爲席。劉向傳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蘇林曰。席。因也。然則席高增下。即因高增下。故如注云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㡯。（見漢司隸從事郭究碑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禮殿記）俗作廗。（鹽鐵論論功篇席尚爲蓋。今本席作廗。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云席中加帶。正謂此也）又脫其广。而爲帶矣。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於上。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自莽爲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音孚。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涌。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

之。以至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補注〕錢大昕曰。食貨志作貨泉。錢節泉字。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爲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補注〕宋祁曰。浮化本景本入字下有官字。周壽昌曰。下犯鑄錢下亦有沒入爲官奴婢語。入下並無官字也。 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爲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褎。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補注〕先謙曰。胡注。漢之盛。乘牸牝者擯不得聚會。鄉閭所賤。皆然。觀市之隨從可知矣。唐尊爲上公而乘牝馬。亦以矯世也。 藉藁。瓦器。師古曰。藉藁。去蒲藁也。瓦器以瓦爲食器。又以歷遺公卿。師古曰。以瓦器盛食遺公卿也。 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 莽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 封尊爲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口作田。是。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師古曰。墊。陷也。音丁念反。〔補注〕錢大昭曰。中水鄉。地理志在右扶風美陽。 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剌舉怠解。師古曰。解讀曰懈。 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

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音一尋反。能爲星。〔補注〕周壽昌曰、爲、治也。言能治星學也。後書楚王英傳。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何敞傳。敞通經傳。能爲天官。皆此類。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補注〕周壽昌曰。漢稱未仕之服爲白衣。後書崔駰傳。駰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是也。臨聞而喜者。疑白衣爲喪服。不知民庶會於宮中。爲莽敗亂之兆也。先謙曰。胡注。晉天文志。木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爲白衣之會。言宮中者。以所會之舍占而知之。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補注〕周壽昌曰。中室當依李說。莽時內宮俱稱室。如元后稱新室文母。平帝后稱黃皇室主。故臨亦稱其母爲中室也。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補注〕先謙曰。胡注。司命從事。司命之屬官。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韍。師古曰。韍讀曰紱。〔補注〕沈欽韓曰。說文、褮、鬼衣也。玉篇。褮衣、鬼衣。疑鬼當爲魂。周禮司服。大喪共其衣服。鄭云。

今坐上魂衣也。〔沈守欽韓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愚謂以此傳證之。並知後世魂帛象人形設靈床上者。〕 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夭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曄。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補注〕周壽昌曰。莽爲侯就國時。僞爲謹飭。其私幸侍者所生子女。未敢顯言於人。其不明之故在此。若侍者與人私通。本文中並無此言。莽雖不足道。然謂其侍者私通外人。自知所生子女不明而故留之。莽之很愚。未必容此也。 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徧示之。 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曰。友、愛也。善兄弟曰友。 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曄爲睦脩任。捷爲睦逮任。〔補注〕先謙曰。捷後爲匈奴後安公奢妻。見匈奴傳。據彼傳作睦逯任。李奇曰。睦逯。邑也。師古曰。逯音錄。莽男封皆冠功。女皆冠睦。彼睦是睦之譌。此逮又逯之譌也。 孫公明公壽

病死。【〔補注〕錢大昭曰：公明當作功明，壽所封國名。】旬月四喪焉。【〔補注〕先謙曰：莽妻與臨、安、壽爲四。】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補注〕錢大昭曰：魏成，故魏郡。】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補注〕先謙曰：南監本亦作者，官本作音，是。】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書，言文帝發怒，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趣讀曰促。】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補注〕錢大昭曰：麻、言多面縱理也。上云江湖海澤麻沸，亦此意。】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補注〕周壽昌曰：長安，莽改常安，此又稱長安，史臣隨筆書也。】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補注〕先謙曰：胡注，莽以太師主莽，其屬留撥

仲官。國師主秋。故謂和仲。諸將軍皆詭號。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補注〕王念孫曰。鎖字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即鎖其頸。不得又加鎖字。御覽刑法部十引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先謙曰。以鐵鎖琅當其頸。猶言以鐵鎖鎖其頸耳。若云以鐵琅其頸。知是何等鐵器乎。不詞甚矣。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補注〕先謙曰。注選孫云。前作士孫喜。此脫士字。周壽昌云。喜。宋本作憙。先謙案。官本作憙。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以王況讖言荊楚當興。李氏為輔。〔補注〕先謙曰。後書李通傳。通素聞父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蓋況語流傳。遂成事實矣。亦見光武紀。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讖。棽音所林反。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儲夏。人姓也。〔補注〕劉奉世曰。注脫一名字。莽以為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之令自出。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雖書降。而身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師古曰。幾讀曰冀。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

裹其親。皆除之。

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㠯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百官志。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時屬司中。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補注）先謙曰。史記正義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水經注。後董卓毀其九為錢。其在者三。魏明欲徙之洛陽。重不可致。停霸水西。石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鐫。鑿也。音子全反。（補注）先謙曰。不二枚鑄其五。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譴責。（補注）周壽昌曰。莽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感此事也。顏謂夢見譴責。無據。莽果夢。誰肯告人耶。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補注）沈欽韓曰。王肅喪服要記。孔子曰。魯哀公曰。寧設三桃湯乎。公曰。桃湯起於衛女嫁楚。道聞夫死。因遂到夫家。當三桃湯以沐死者。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徙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寢中屯居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此當作北軍中壘。或言黃帝時建華蓋㠯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師古曰。瑵讀曰爪。謂蓋弓頭為爪形。載㠯祕機四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杠皆有屈膝。可上下屈申也。師古曰。言宿為機關。不使外見。故曰祕機也。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

〔補注〕王念孫曰。轅上脫赤字。御覽車部引作黃衣赤幘。續志云。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朱一新曰。莽既淡行。恐不用赤幘。御覽不足據。續志乃漢制。未可以證莽制。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輭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輭車。載喪車。音而。〔補注〕沈欽韓曰。既夕注。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遂師注。蜃車柩路。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箋云以二軸而貫四輪。此亦四輪。故云似輭車。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輭作輀。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補注〕先謙曰。豐號楚黎王。見光武紀。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補注〕王念孫曰。經博當爲博經。故服注云博奕經以八箭投之。（奕字疑衍）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其得罪於天。死在須臾。其猖狂爲盜。特尸行耳。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其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爲賊害也。故祿引此爲言。〔補注〕宋祁曰。侯下當有唐尊二字。國師嘉信公。〔補注〕錢大昕曰。是劉歆也。初封嘉新。後改。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

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補注〕周壽昌曰、非讀曰誹。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豔反。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熟作孰、是。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亶讀曰但。言不爲大號。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師古曰、闋、盡也。讀曰[illegible]也、闋音空穴反。〔補注〕先謙曰、胡注、言羣盜攻劫、所得日給口體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七公、四輔三公也。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督、謂察視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曰、穴、謂穿窬爲盜也。〔補注〕先謙曰、惟、思也。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

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赤糜。赤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況自劾奏。莽讓況。師古曰。讓。責也。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辠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鄉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補注〕先謙曰。言盜發雖少。亦宜兵力禽捕。胡注。部吏。部盜賊之吏。都賊曹、賊捕掾、游徼、鄉亭長之類是也。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反。曼與蔓同。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讀曰供。〔補注〕宋祁曰。交懼斷死罪之刑也。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暇也。將率又不能躬率

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師古曰、浸、漸也。）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飢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補注〕先謙曰、胡注、言米粟不給也。）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補注〕先謙曰、小國、諸列侯國也。）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補注〕先謙曰、畏惡其能。）陰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

侍已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爲邯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暫姿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之。以成歷數。故其道駮。師古曰。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讀字。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補注〕先謙曰。常安即長安。霸水古名茲水。秦繆公改名。以章霸功。莽意取此義也。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止宿也。疑以火自燎。爲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炙令暖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駮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補注〕先謙曰。謂天示警戒。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亟、急也。音己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匡丹於都門外。〔補注〕先謙曰。

官本、南監本、注無於字。天大雨霑衣止。〔補注〕先謙曰、官本止作上、南監本與此同。長老歎曰、是爲泣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六韜曰、雨霑衣裳者、謂之潤兵、不霑者謂之泣兵。又十一引魏武兵書接要曰、大軍將行、雨霑衣冠、是謂洒兵、其師有慶。大將始行、雨濡不濡衣冠、是謂天泣、其將大凶、其卒敗亡。案此傳云天大雨霑衣、則與兵書言不符。莽曰、惟陽九之阸、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師古曰、薦讀曰荐。荐、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嶽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師古曰、之、往也。填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更始將軍、即廉丹也、疑廉丹二字在侯下。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師古曰、黎、衆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師古曰、溥與普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

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歷名。〔補注〕錢大昭曰。案韓禮新莽侯鉦。有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之文。莽自以土行。故令太傅置戊曹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並改元爲地皇。沈欽韓曰。王光不可盡。書爲天元之說。容齋隨筆云。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則知莽紀年皆以戊。不必循常歲干支之次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辜攉謂獨專其利。而令它人犯者得罪辜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彖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書。艾讀曰乂。乂、治也。咨虖羣公。可不憂哉。師古曰。咨者、歎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約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補注〕先謙曰。官本船作舡。引宋祁曰。越本。士作七。舡當作船。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紲、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師古曰。蜚、古飛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曰天下穀貴。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爲大倉。置衞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

迺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食讀曰飤。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

長安市買、〔補注〕沈欽韓曰、唐總宗宮市之弊、先有此事。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

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視莽、師古曰、視讀曰示。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

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今語戲猶曰幡城。索音先各反。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

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

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據後漢書、當在無鹽縣界。兵敗、匡走。

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鬭、聞之、皆

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犇賊、皆戰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

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調、發取也。音徒釣反。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師古曰、忽、謂忽忘也。譟、羣呼也。音先到反。爲狂刃所害。烏呼哀哉。賜謚

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補注〕先謙曰。中黃直。黃帝將。攻破蚩尤見御覽三百二十八引玄女兵法。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補注〕錢大昭曰。此疑即誅將軍陽俊也。浚俊不同。未知孰是。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塡南宮。師古曰。塡、音竹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補注〕先謙曰。亦當作北軍中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師古曰。霸昌觀之廄也。三輔黃圖曰。在城外也。〔補注〕沈欽韓曰。正義括地志云。漢霸昌廄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辭〔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六十三。志林曰。齊當爲齋。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齋也。案釋言。劑、翦、齊也。郭云。南寧人呼翦刀爲劑刀。翦文、齊斯也。齊斧之字義取斬斷。後書皆作齋戒非也。錢坫云。易資斧子夏作齊斧。攷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是資與齊通。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補注〕先謙曰。待召見未發行。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補注〕錢

大昕曰，伯升，光武之兄，故字而不名。劉聖公，光武所事也，故亦稱字。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補注〕先謙曰，詳後書常傳。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識讀與幟同，音武志反。〔補注〕王先謙曰，上書旌旗，則表識所以題別，不當讀爲幟。先謙曰，官本注武作式。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光武紀作二月，惠棟以爲後書誤者，非也。莽改曆以建丑爲正月，則莽之三月正漢改

夏正後之二月也。下四月後皆作三月。同。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讀曰示。迺染其須髮。〔補注〕周壽昌曰。染須髮見於書者自莽始。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補注〕王念孫曰。杜陵上原有立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爲后也。今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有立字。通鑑同。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執弓韣。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韣音獨。封皇后父諶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即靜字也。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風即谷風。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也。介、大也。王母。君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之冠詞。〔補注〕沈欽韓曰。士冠禮三醮辭。惟萬字爲異。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

雞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師古曰．蕃．滋也．殖．生也． 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舂陵侯群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泊南狄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輿、侗．皆單于名也．泊、及也．若豆．孟遷．蠻夷之名也．言伯升已下．孟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補注〕先謙曰．泊字誤．官本南監本作洎． 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師古曰．亟．急也． 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笮同．音莊客反．下亦放此．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補注〕宋祁曰．車騎．監本作車馬．劉攽世曰．車馬將軍非官名．字之誤也．尤茂前云大將軍．此云將軍．未知孰誤．然其它多如此者． 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補注〕錢大昕曰．莽改南陽為前隊．所云醜虜．指光武兄弟也．孟堅於王莽指斥之詞．無所避諱．所以著莽之惡．於光武蹤跡．初無諱也． 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

則反㨗破壞。西擊則逆賊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此迺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師古曰、剿、截也。音子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予作子。是。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因逃亡矣。〔補注〕周壽昌曰、隗嚻即隗囂也。後書囂傳云、國師劉歆引囂爲士。歆死。囂歸鄉里。此云逃亡。與後傳異。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師古曰、三縣之名也。郾音一扇反。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班自注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是七略載兵法者有六十三家也。後書光武紀亦云、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師古曰、視讀曰示。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師古曰、亟、急也。彼

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蹀。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也。（補注）沈欽韓曰。曹操注軍爭篇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師古曰。易、輕易之也。易音亦豉反。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遮行軍陳也。行音下更反。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師古曰。蜚、古飛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天作大。是。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嘑。師古曰。嘑、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師古曰。言戰懼甚。（補注）周壽昌曰。此虎豹皆王邑軍中所有。即前云多齎珍寶猛獸也。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羣臣。師古曰。視讀曰示。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

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臣知其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臣作民。是。先是。衞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三十。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埽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補注〕宋祁曰。族字或作姓。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補注〕周壽昌曰。哀侯即王曼。莽之父也。小被病。言幼小即病。功顯君素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母洛湎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明不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衞。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

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也。大習兵也。肄音弋二反。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𠗨惲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劉奉世曰、或書更始、或書寧始、未知孰誤。王鳴盛曰、致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書拜諶為寧始將軍。其事已在劉聖公改元為更始之後。當是寧始。此作更始。幷下文更始將軍諶。度涓枯。恐若寧字之訛。先謙曰、官本寍作寍。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莽欲以厭凶。師古曰、厭、音一葉反。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剉。音千臥反。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詿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幷一坎而埋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棘作棘。是。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

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露、承盤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作以掌承承露盤是也。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補注〕錢大昭曰。當是王光之子。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謼邑與計議。師古曰。謼音呼。〔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嘑。古呼字。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戀反。我年老毋適子。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先謙曰。官本毋作無。欲傳邑以天下。赦亡得謝。見勿復道。〔補注〕先謙曰。毋邀失師罪。相見亦勿道前事也。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亶飲酒。啗鰒魚。師古曰。亶音但。下亦類此。鰒、海魚也。音雹。〔補注〕先謙曰。曹操亦嗜食鰒魚。宋蘇軾鰒魚行云。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也。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補注〕宋祁曰。枕字當作尤。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毋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字。則文義不明。御覽皇王部十四、居處部十三引此。正作復思漢。漢紀孝平紀、穀水注竝同。又

以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染之也。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號將至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補注〕周壽昌曰：宋小字本「至」作「軍」。先謙曰：南監本作「軍」，是。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補注〕沈欽韓曰：成紀屬天水郡，顏說隴西，先謙曰：據後書隗囂傳，崔與兄義也。以兄子隗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補注〕先謙曰：囂傳作安定大尹王向。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南鄉故城在南陽府淅川縣東南，本漢淅縣及順陽鄉地，後漢建武中置縣。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鄡亭，備武關。師古曰：鄡，音口堯反。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爲言也。厭音一葉反。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同人九五爻辭也。號咷，哭也。咷音逃。宜呼嗟告天

邑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旣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卽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飧粥。師古曰：飧，古湌字，音千安反。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䢵惲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藏並作臧。莽愈愛之，〔補注〕周壽昌曰：愛，惜不能舍也。孟子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注：愛，嗇也。晉語：人以其子爲愛，注：愛，吝也。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意。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風陵堆在蒲州府蒲州城東三里，黃河北岸。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閿讀與聞同。作姑，邪道所由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盤豆谿在陝州閿鄉縣西南六十里。中山經：陽華之山，縉姑之水出於其陰。縉姑卽作姑也。紀要：籍姑城，括地志在韓城縣北三十五里。史記：秦靈公十二年城籍姑，作藉擊同。先謙曰：官本注末有宜韶

曰。譚音覃六字。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翬音暉。〔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永豐倉在華州華陰縣東北。或曰。即渭口倉也。本漢京師倉之地。案水經注。小赤水即山海經之灌水也。灌水又北注于渭。一統志。小赤水在華州西。即顏所云灌北渭口也。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補注〕錢大昕曰。寇恂傳。波水將軍即竇融也。孟堅修史時。竇氏方貴盛。故隱其名。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大姓櫟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斄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斄屬右扶風。斄讀與邰同。其人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姓屠門。名少。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兵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

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入城誅莽。既立大功。又得鹵掠。貪二者之利也。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衞門。發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閒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門出北頭第一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王邑、王林、王巡、䠣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師古曰。衆聚行讙而自相和也。和音胡卧反。燒作室門。〔補注〕先謙曰。程大昌云。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黃圖指爲尙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蓋未央宮之便門也。斧敬法闥。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闥、小門也。斧斫之也。譁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譁、音火故反。其下亦同。火及掖廷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嗁譁曰。當奈何。時莽紺袀服。師古曰。嗁、古啼字也。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袀、純也。純爲紺服也。袀音均。又弋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弋作式。帶璽韍。持虞帝

匕首。〔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帝安得有匕首。蓋莽自爲之以懼人也。天文郎桉栻於前。師古曰。栻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栻者也。音式。〔補注〕沈欽韓曰。栻當爲式。唐六典。太卜令用式之法。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刻十二辰。下布十二辰。以加占爲常。以月將加卜時。視日辰陰陽。以立四課。案今六壬及地師並用式。周壽昌曰。周禮春官大史。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注云。大出師則太師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莽篤信周官。故用此制。蓋栻即今之星盤也。以木爲之。藝文志。五行家有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卽此。亦作楬。博雅。曲道栻。梮也。楬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也。先謙曰。官本桉栻作按栻。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爲言也。莽時不食。少氣困矣。〔補注〕先謙曰。少猶稍也。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邪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未央宮之漸臺也。水經。未央宮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云。漸者。漬也。臺在水中。受其漸漬也。凡臺之環浸於水者。皆可名漸臺。漸子廉反。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關至漸臺。師古曰。閒關。猶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譁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

邑父平。〔補注〕先謙曰。平字衍。官本南監本作子。建、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補注〕先謙曰。胡注。餔。後餔之下餔。見天文志。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補注〕周壽昌曰。三輔故事作屠兒杜虞手殺莽。東觀漢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爲天子使也。〔補注〕錢大昭曰。廣韻。魯有公賓庚。沈欽韓曰。續志鴻臚大行令主治禮郎四十七人。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師古曰。陬。隅也。音子侯反。又音鄒。就識。斬莽首。〔補注〕沈欽韓曰。東觀記杜吳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濡侯。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臠切千段也。〔補注〕沈欽韓曰。徐陵集與楊僕射書曰。四冢分蚩尤。千刀剸王莽。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補注〕沈欽韓曰。東觀記作申屠志。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揚作楊。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

九江連率賈萌，〔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吉州安福縣下）輿地志云，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興兵誅王莽，普乃背約，詣莽自陳，萌遂伐普於新茨之野。案水經注，贛水又逕豫章郡北，爲津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爲立廟。（寰宇記，洪州南昌縣龍沙廟，即西漢末太守賈萌也，萌與安成侯張普共謀誅王莽，普反告王莽，攻萌而殺之，時人悲嘆，故爲立廟以祭。）全祖望云，御覽引謝承後漢書，萌是討莽而死，又引安成記，萌爭地而死，王莽傳則是爲莽九江太守拒漢而死，其亦異矣，豈同時先後之間有二賈萌，又皆爲南州牧守耶。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劉聖，後書劉元傳作望。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幷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師古曰，就發學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符命不驗也。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諶、王延、王林、王吳、趙閎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

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卽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補注）劉攽曰。王非三十八爲大司馬。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卽眞。六十八誅死。居攝三年。號初始元年。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四。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故贊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補注）先謙曰。鳳、音、商、根相繼秉政。皆莽諸父。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放也。慝、惡也。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

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漫也。）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書。）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補注〕先謙曰：炕亢借字，官本作亢，南監本同也。）紫色鼃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閒色，鼃，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鼃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鼃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鼃聲為蠅聲，引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敘傳第七十上

師古曰。自敘漢書以後。分爲下卷。〔補注〕齊召南曰。案南史劉璠傳。璠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璠固求得之。其中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璠寶祕之。及璠爲江夏太守。以書餉鄱陽王範。範獻於東宮。又劉之遴傳。太子以漢書眞本。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案此說可疑。後書固傳。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然則永平十六年乃初受詔。豈容即表上於朝乎。又其父彪以建武中爲徐令。司徒掾部郡長。自不合列傳於前書。所謂眞本。必非實也。意者好事之徒所爲耶。永平中何由有紙。即此足破其妄。漢書自初出。即已盛行。八表天文志闕。曹大家且受詔以完其業。然則今本漢書確足據矣。稱敘傳爲中篇。有何義乎。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無顏注十三字。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補注〕宋祁曰。今越本無之字。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師古曰。瞢。雲瞢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瞢中。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瞢與夢同。並音莫風反。又音莫鳳反。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

師古曰，穀讀如本字，又音乃苟反。於音烏。菟字或作兔，並音塗。〔補注〕宋祁曰，浙本作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檡。先謙曰，穀當作穀。說文，穀，乳也，从子殸聲。左莊三十年釋文，穀，奴走反，漢書作穀，音同，是唐本亦有作穀者。方言，虎，江淮南楚閒或謂之於䖘。左傳䖘作菟者，借字。檡本作擇，亦假借字。玉篇檡，檡虎也。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而鬬穀於菟爲令尹，是班非子文之子。何焯云，春秋傳作殺與珙同，非殺令尹子元之申公鬬班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閒，因氏焉。師古曰，遂以班爲姓。始皇之末，班壹避墬於樓煩，師古曰，墬，古地字。樓煩，鴈門之縣。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爲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師古曰，馬邑人聶壹之類也。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壹字爲懿，非也。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補注〕先謙曰，此官亦見馮奉世傳。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越騎校尉掌越騎，左右曹加官，諸曹受尚書事。成帝之初，女爲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補注〕先謙曰，事詳成紀、劉向、陳湯諸傳。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師古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補注〕周壽昌曰，後書班彪傳云扶風安陵人。先謙曰，之下曰字誤，官本、南監本作口。況生三子，伯、斿、

稺。伯少受詩於師丹。〔補注〕周壽昌曰，儒林傳師丹治齊詩學，則伯所受者齊詩。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補注〕周壽昌曰，勸學，勸上學也。出並如後世侍講侍讀之類。後書馬嚴傳除子轉為郎，令勸學省中。楊震傳，以明尚書徵入勸講。皆是。三國志蜀尹默傳，譙周為勸學從事，見本傳。晉孟嘉為勸學從事，見嘉傳。梁元帝在荊州置勸學從事，見玉海。並州郡則加從事之稱。召見宴昵殿。張晏曰，親昵宴飲會同之殿。〔補注〕宋祁曰，張晏解與師古同。字林，昵，近也，乃吉反。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補注〕先謙曰，中常侍加官，得入禁中，見百官表。時上方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補注〕先謙曰，寬中見儒林傳。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補注〕先謙曰，謂輟不講說。出與王許子弟為羣，〔補注〕先謙曰，王成帝母家，許成帝后家。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冰紈之袴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報私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殺吏。〔補注〕宋祁曰，忼字越本作伉，石李越本作石季，報怨殺，浙本及越本作報怨追殺。先謙曰，官本李作季，忼不作伉，與宋所見異。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師古曰，欲守定襄太守。期音朞。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拜。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

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師古曰、請、召也。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師古曰、酒食之具也。供、音居用反。執子孫禮。〔補注〕蘇輿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謹。魏志孔融傳注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郡中益弛。師古曰、弛、解也。見伯不用威刑、故自解縱。〔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弛作弛、益寖也。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爲諸父尊之如師、故曰父師。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分部收捕。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師古曰、栗、古慄字。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師古曰、同赴其所。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師古曰、紀、記也。道病中風。師古曰、中、傷也。爲風所傷。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受其秩俸而在家自養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李奇曰、元后、成帝母。〔補注〕先謙曰、事詳外戚傳。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眂事。師古曰、眂、古視字。〔補注〕周壽昌曰、成帝以微行臨候、故伯惶恐也。自大將軍薨後。師古曰、王鳳。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

侍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桮，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是也作者也。〕談笑大噱。〔師古曰：芺，古笑字也。噱噱，笑聲也，音其略反。或曰噱，齗舌口之中，大笑則見，此說非。〕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師古曰：坐，音材臥反。〕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二十五，劉向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案如書，則畫紂醉踞妲己者，亦屬列女傳之一耳。〕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師古曰：目視而敬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牧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放也，陳也。〕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伯引此為言。〕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其誥曰：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晝為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謼，音火故反。〔補注〕何焯曰：沈湎二語，對引滿舉白；式號二語，對談笑大噱。周壽昌曰：謼，毛詩作呼。伯所引是齊詩說。說苑貴德篇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亂行也。則魯詩說韓亦作呼。流連，顧謂不指飲酒說是也。然亦無謂為泣涕者。詩泣涕漣漣，漣作漣不作連。大雅此篇天不湎爾以酒，下專指酒說，流連往復以致戒耳。先謙曰：官本荒作流。〕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

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善言也。音黨。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補注〕宋祁曰。林表、晉灼曰應劭書作材表。宮人之有材能者表其師也。張晏曰。林、君也。表、外也。於宮外爲威儀也。沈欽韓曰。十四等號無林表。此蓋給事長信庭之官者。名林表。先謙曰。沈說是。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師古曰。間、猶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奏放歸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遣就國。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爲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周壽昌云。放傳作上諸舅皆害其寵。不專屬音爲是。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補注〕先謙曰。續志云。邊郡往往置部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上所言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復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爲言。上謝曰。請今奉詔。〔補注〕先謙曰。今猶即也。

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如淳曰。兩師。許商、師丹。〔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元延元年。侍中光祿大夫趙彪大伯爲侍中水衡都尉。三年卒。計其年正許商、師丹除侍中光祿大夫之時也。伯爲水衡都尉。表失載。疑趙彪即班伯之誤。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

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當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史丹。攝公繇表。成帝河平三年。史丹爲左將軍。永始三年薨。綏和二年、師丹爲左將軍。明年而哀帝卽位。則舉斿者。蓋史丹。非師丹也。建始三年。詔舉賢良方正。在史丹爲左將軍前四年。而云左將軍史丹舉者。從其後官書之。劉向校祕書成。祀亦當於河平三年。斿由諫郎遷至中郎將。與向校書。自是後數年事。若成帝末始對策。則不及與向共事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師古曰。斿每奏校書之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師古曰。於天子前讀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師古曰。謂不出之於大下。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此書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斿遂賜祕書。明見寵異。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補注〕先謙曰。嗣事見下。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師古曰。盾讀曰允。百官表云。詹事之屬官也。漢書儀云。秩四百石。主徼巡宮中。〔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中盾。韋昭曰。太子宮中盾長也。該案盾音允。先謙案。郎中允音近字通。淮南叔眞訓翻翮爲物琴英萌生高誘注。翻讀允恭之允。與此同。官本兩監本注。書作盾。穉獨不敢荅。師古曰。書其箴。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

畜穉。師古曰：事斿如兄，遇穉如弟。斿之卒也，修緦麻，賻賵甚厚。師古曰：送終者，布帛曰賻，車馬曰賵。賻音附，賵音芳鳳反。〔補注〕沈欽韓曰：儀禮喪服朋友麻。鄭注朋友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経帶。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師古曰：言欲以文教致太平。〔補注〕劉敞曰：公羊春秋說文致太平者，以春秋亂世，但聖人作文致之，如太平耳。莽政既惡，而飾虛以自章大，是亦文致也。豈謂文教致太平乎。沈欽韓曰：何休說定六年傳云，定哀之間文致太平（疏云實不太平，但作太平文而已）。此公羊家例，漢人常用。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而穉無所上。師古曰：不稱符瑞及歌頌。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師古曰：諷，告祥應，而隱蔽災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師古曰：班倢伃有賢德，故哀閔其家。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師古曰：罹，遭也。

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師古曰：論天子之過失。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師古曰：肆，極也。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

貫。頓動兩朝。燻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曰驗讖趙李。亦無間云。師古曰：谷永嘗有此言。而意專在趙李耳。自餘劉向之徒。又皆不論班氏也。間、非也。音居莧反。 稚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楊作揚。 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 桓生欲借其書。師古曰：桓譚。 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 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師古曰：絓、讀與挂同。聖人謂周孔也。 不齅驕君之餌。蘇林曰：齅、音六畜之畜。師古曰：齅、古嗅字也。餌謂爵祿、君所以制使其臣。亦猶釣魚之設餌也。（補注）宋祁曰：齅、字書火又反。注文設一作投。沈欽韓曰：說文齅以鼻就臭也。讀若畜牲之畜。與蘇林音同。 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師古曰：肆、放也。 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音疆。（補注）宋祁曰：絆、字書音半。 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蹄處為躅。師古曰：躅音丈欲反。（補注）宋祁曰：鄭云躅音拘揭之揭。先謙曰：官本注無師古曰躅四字。疑衍。 馳顏閔之極摯。劉德曰：摯、至也。人行之所極至。 既繫攣於世教矣。（補注）錢大昕曰：摯、古摯

字。顏文無懸。何用大道。爲自眩曜。師古曰。言用老子莊周之道。何爲。但欲以名自炫曜耳。眩音州縣之縣。〔補注〕宋祁曰。曜字下浙本有也字。先謙曰。爲讀曰僞。顏注上爲非。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師古曰。匍音扶。匐音蒲北反。〔補注〕沈欽韓曰。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師古曰。言不與其書。嗣之行己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言父諱。舉其字耳。〔補注〕周壽昌曰。班氏崇習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故特於嗣論莊子後。爲其父表明此語。後書云。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壟擁衆。招輯英俊。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宋祁曰。壟字下當有右字。周壽昌曰。後書作擁衆天水。先謙曰。壟隴借字。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師古曰。抑。語辭。〔補注〕周壽昌曰。抑。疑辭也。左昭十三年傳。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語義正同。亦作意。廣雅。意。疑也。韓詩云。抑。意也。先謙曰。後書彪傳作意者。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別爲政。〔補注〕先謙曰。官本別作分。本根既微。枝葉強大。師古曰。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埶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

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音工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後書於此條闕若字句，稍有增損，危自上起二句，後書倒載於王氏擅朝同竊位號之下，又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下，後書節引云皇矣上帝四句，又王命論全文，後書但載其目，而不述其文也。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師古曰：言無據援。是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補注〕先謙曰：官本歎作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補注〕宋祁曰：城或作域。王念孫曰：作域者是也。雄桀帶州域者，謂雄桀並立，各帶一州之域也（周官大司徒，九州之地域。史記天官書，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漢書食貨志，有國彊者兼州域）。若作州城，則非其指矣。城與域字形相似而誤（管子八觀篇，通域大而田野淺狹。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史記天官書，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大宛傳，漢遣驍騎破匈奴西域。今本域字竝譌作城）。漢紀孝平紀、後書班彪傳、宋書符瑞志竝作州域。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授之。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師古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補注〕先謙曰：謂季挺而掎之，故王命論特改正此語。時民復知漢虖。〔補注〕沈欽韓曰：漢當作秦。先謙曰：沈獻疑亦有因，然後書亦作漢，則時民當謂今時之人。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

息。（補注）宋祁曰、韋昭音義作火旁息、音桑既反、字林音息。是以今漢書止作息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作熄、此沿避唐諱。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師古曰、事見論語。泉于稷契、咸佐唐虞。師古曰、契讀與卨同、字本作偰。（補注）宋祁曰、卨音巨設反。周壽昌曰、泉即暨。史記夏本紀暨稷、泉集注、泉、古暨字也。光濟四海、奕世載德。師古曰、載、乘也、言相因不絕。（補注）先謙曰、官本乘作承、南監本與此同。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各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補注）顧炎武曰、案左昭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如師古注、則父其苗裔也。蘇輿曰、士會二語、確是後人增益、當引昭二十九年傳爲注、文選李注並引兩處。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師古曰、絫、古累字。（補注）宋祁曰、師古曰下當有豐古豐字四字。先謙曰、宋說不可解、當是所見本作豐、此文豐誤倒耳。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不爲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屈、叚借字、文選作倔起。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

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吕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神器者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師古曰。隸、賤隸。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壞之餘曰褻。儋石解在蒯通傳。音丁濫反。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官本裋作短。注列作到。濫作擔。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褻、褻衣也。丈儉反。錢大昕云。說文。裋、豎使布長襦。貢禹、貨殖傳。並有裋褐不完之語。作短非。王念孫云。褻與褺不同字。褻、親身衣也。從衣埶聲。讀若漸渫之渫（先列反）褺、重衣也。字本作褺。從衣執聲。讀若僵疊之疊。（大儉反）其執字或在衣中作襲。隸寫小異耳。與褻衣之褻字從埶者不同。此言裋褐之褻。謂飢寒之人。思得裋褐以為重衣。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竝作裋褐之褺。李善注。說文曰。褺、重衣也。字林曰。褺、大篋反。（舊本反譌作也。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此即褺之借字也。何以明之。說文。褺、重衣也。從衣執聲。一切經音十五。褺、（與褺同）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衣曰褺。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褺、重衣也。（舊本重衣作裏衣。乃後人誤以為褻衣而改之。今據說文玉篇廣韻訂正）大篋反。（舊本大譌作丈。據文選注引改）正與李善所引同。則褻為褺之借字明矣。說文以褺為左衽袍。以褺為重衣。今經史中重衣之字皆作褺。而褺字遂廢。唯此一處作褻。（與褺同）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褻、謂親身衣也。先列反。是直不辨褻褺之為兩字矣。廣韻褻在十七薛。褺在二十六緝。褺在三十帖。褺與褻聲相近。故漢紀文選皆作褺。若褻與褺則聲遠而不可通矣。蘇輿云。裋褐。短褐。原有兩本。荀紀寒者利裋褐。（據汲古本）徐廣云。一作短。索隱裋、一音豎。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孟嘗君傳。士不得裋褐。索隱。短亦音豎。（並據單行本）案小司馬竝作豎音。則所見本作裋。今刻本荀紀。索隱譌作短耳。或謂古無短褐字。非也。杜甫詩。知臨滄若長纓。與宴非短褐。語生涯短褐。旋泛一浮萍之類。玩其屬對。並作長短之短用。必有所本。可見唐時史漢有作短褐之本。文選注引韋昭云。短、謂裋。裋、褕也。短丁管反。則韋見本已作短。所願不過一金。然

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阸會。竊其權柄。師古曰。罹亦遭也。音離。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師古曰。質、椹也。伏於椹上而斬之也。椹、音竹林反。又況么麼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麼音麽。小也。晉灼曰。此骨偏麼之麼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么音一堯反。麼音莫可反。骨偏麼自音麻。與此義不相合。晉說失之。〔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無麼字（徐鉉等新附）而有𦢌字。𦢌、病也。與麼同。么者其小。麼者其病。竟謂所稱見一麼人。書欲上天。魏闕少病麼。以是刻之也。晉說得之。王念孫曰。錢說非也。麼之言麼也（張揖注上林賦曰。麼、細也）么麼二字連文。俱是微小之意。廣雅、麼、小也。麼與么同。漢紀文選並作么麼。不及數子。李善注引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有道之君。任用俊雄。（見道端篇）又引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作麼者古字假借耳。么麼不及數子。謂雖勇不如信布。彊不如梁籍。成不如王莽。非謂其病瘠也。若以麼爲病瘠。則上與么字不相比。下與不及數子之文不相連屬矣。說文。麼、瘠病也。瘠、牛枯也。此即今偏枯之病。亦非瘠病也。顏注自音麻。麻當爲麼。各本皆譌。據說文玉篇廣韻改。麼、鄭氏曰。麼音麼。玉篇麼亡可切。又亡波切。是麼麼古同聲。顏必分平上二讀。非也。沈欽韓曰。郭璞爾雅注。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么豚。字林、么、小豚。隋書律曆志。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𥝢。其有不成秒曰麼。不成𥝢曰么。而欲闇奸天位者虖。師古曰。奸音干。〔補注〕宋祁曰。奸字諸古文干字。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楶即薄櫨所謂柎也。棁、梁上短柱也。楶音節。字亦或作節。棁音之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韋昭楶音節。一名櫨。即柱上方木也。鄭氏楶音𥡴。應劭曰。爾雅曰。棁朱儒也。音之劣反。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師古曰。斗、筲、皆小器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筲音山交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䈰、飯筥也。受五升。秦云。山交反。該案。籍或作筲。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餗、鼎實也。京房音義。餗字作鬻。曰。菜蘘曰鬻。音速。該案。字林。餗或作鬻字。鬻音涮則一。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師古曰。而、汝也。卒富貴不祥。〔補注〕錢大昭曰。卒讀與猝同。不如以兵屬人。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蘇輿曰。此承嬰陵言之。四當從文選作二。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師古曰。王命論敍高祖之德。及班氏漢書敍目所稱引事皆具見本書。不須更解。以祇煩辭。其有辭句隱互。尋覽難知者。則具釋焉。浮說之辭。蓋無取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況字。浙本作况字。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之赴聲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作響。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師古曰、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斷音丁喚反。〔補注〕周壽昌曰、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見高祖。言便宜。故稱戍卒。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晉灼曰、不立戚夫人子。 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師古曰、任謂懷任也。〔補注〕先謙曰、任、文選作姙。字通。 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師古曰、厭音一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厭合也。劉氏曰、厭當也。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劉德曰、厭、當也。師古曰、音一涉反。〔補注〕宋祁曰、厭顏音魘。文選李善注音一豔反。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師古曰、昧、貪也。〔補注〕王念孫曰、於字衍。昧權利以下句法相同。首句多一於字。則累

於飄忽謨紀。文選皆無於字。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師古曰。鈇、音方于反。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補注）王念孫曰。畏順禍戒。殊爲不詞。禍戒可以言畏。不可以言順也。今案上文云喪保家之主云云。所謂禍戒。若猶此也。言畏此禍戒。若字即指上四者而言。賈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解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覬、音冀。覦、音踰。（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覬、北也。覦、欲也。按謂乃幸之譌。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咲。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冀。（補注）宋一新曰。幾當讀如後說。文選正作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墬於河西。師古曰。墬、古地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隗囂。諸從上五罪反。下許妖反。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師古曰。每事皆與謀。舉茂材。爲徐令。（補注）用蕭該曰。後漢紀。還京師。光武問融。融畢之。帝雅聞彪材。因召見。舉司隸茂材。㠯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師古曰。如、往也。不苟得祿。故所往之處不合其意。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師古曰。謂年二十也。作幽通之賦。㠯致命遂志。劉德曰。致、極也。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意。其辭曰。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系、連也。胄、緒也。言己高陽顓頊之連緒也。顓頊、北方水位。故稱玄。中葉謂令尹子文也。虎乳。故曰炳靈。（補注）王先慎

曰、系本也、玄、遠也、書本蒿預之蛻背也、應說蛻玄字太泥。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應劭曰、凱風、南風也、朔、北方也、言先祖自楚遷北、若蟬之蛻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蛻音稅、颺讀與揚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從上無由字、颺下無讀字、引宋祁曰、注文颺字下當有讀字。先謙案、文選繇作總、凱作颽、同、曹大家注、緫、緫也、繇通借字、顏注非。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應劭曰、十紀、漢十世也。張晏曰、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成帝時、班況女為倢伃、父子並在京師為朝臣也。晉灼曰、皇、漢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以作用。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應劭曰、巨、王莽字巨君也。張晏曰、彪遇王莽之敗、憂思歌謠也。師古曰、滔、漫也、言不畏天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班固自謂其父也、遘、遇也、愍、憂也、徒歌曰謠〔補注〕沈欽韓曰、班彪北征賦云、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阸災、李善引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即此事也。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師古曰、謂其父遭時溷亂、以道自安、終遺法而處仁者所居也、論語稱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故引以為辭〔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曹大家曰、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師古曰、謂自言其美前人之餘業、窮則獨善、達能兼濟也、濟合韻音子齊反。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師古曰、眇眇、細微也、圮、毀也、謂自言孤弱、懼將毀絕先人之跡、無階路以自成〔補注〕先謙曰、文選蒙作矇、眇通借字、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圮、毀也、音敷委反、字林、父己反。豈余身之足殉兮、愇世業之可懷。師古曰、殉、營也、愇字與韙同、韙、是也、懷、思也、愇音于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殉、殺生送死也、說文、愇、籀文韙、韙、是也、劉氏及廣雅並云、愇、恨也、先謙案、文選愇作違、曹大家注、違、恨也、違或作愇、愇亦恨也、案訓愇為恨、施之此文不順、仍以訓是為合。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師古曰、拾、音頁、拾之拾。應劭曰、拾、更

也、自謂不敢與惡人更進也。師古曰。靖、古靜字也。掐、音其衆反。玷、缺也。更、音工衡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上師古作蘇林。是。

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張晏曰。幽人、神人也。師古曰。覿、見也。音迪。〔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其。引宋祁曰。其字當作與。

攬葛藟而授余兮。眘峻谷曰勿墜。師古曰。攬、執取也。言入峻谷者。當攀葛藟。可以免於顛墜。猶處時俗者當攬道義。然後得用自立。故假託以夢也。葛藟、葽也。一曰。藟、葛屬也。葛之與藟。皆有蔓莚。攬音攬。其字從手。藟音力水反。〔補注〕先謙曰。擥、攬借字。下同。文選作攬。官本蘽作藟。無葛藟葽也四字。爲作焉。引宋祁曰。攬葛藟當作攀葽。爲當作焉。

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孟康曰。昒昕、早旦也。覺寤思念。未知其吉凶也。師古曰。昒音忽。昕音欣。〔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孫嚴昒音昧。該案字林。昒、尚冥也。音勿。諸詮方昧反。劉奉世曰。但以察合韻。音蔡則協韻矣。

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應劭曰。黃帝善占夢。久遠無從得問。都其讖書以意求其象也。賈逵曰。讖書其度。應劭曰。臆、胸臆也。師古曰。對、合韻音丁忽反。〔補注〕周壽昌曰。臆對、即實疏臆斷。曰精對以意。意亦作臆。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蒼頡篇曰。讖書、河洛書也。該案諸詮音楚蔭反。先謙案、蓋注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高誘注。黃帝之神也。又兩應劭有一誤。

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師古曰。登山見神。故曰乘高也。遌、遇也。音五故反。又音五各反。

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應劭曰。周南國風。其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師古曰。樛木、下垂之木也。綏、安也。樛音居虬反。纍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樛亦作朻。韋昭曰。朻、下曲也。居黝反。

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師古曰。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惴、恐懼之貌也。小旻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皆恐墜陷也。故云二雅之所祗。惴音之瑞反。〔補注〕先謙曰。曹大家注。祗、敬也。

既諄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戒。師古曰。諄、告也。烱、明也。諄音之閏反。烱音公迥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吉作告、引宋祁曰、告當作吉、蕭該音義曰、說文曰、誶、讓也、息悖反、先謙案、文選誶作訊、字通用、詳賈誼傳、曹大家注、登高爲吉象、深谷爲凶戒也、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服虔曰、盍、何不也、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何不早進仕以及羣也、師古曰、辰、時也、倏忽、疾也、言時疾逝不再來也、倏音式六反、〔補注〕宋祁曰、晉或作㬜、亦作晉、沈欽韓曰、孟晉、釋詁文、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孟康曰、虛徐、狐疑也、張晏曰、竚、久也、俟、待也、惟天墜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晉灼曰、墜、古地字也、應劭曰、晦、無義也、師古曰、墜、古地字也、鮮、少也、言天地長久、而人命短促也、鮮音先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晦、韋昭音武鬼反、又音梅、字林曰、晦、微視美目貌、先謙案、說文晦、背脊肉也、非此文義、文選作晦、善注、曹大家曰、晦、亡貌也、又引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則晦爲晦傳寫之譌無疑、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孟康曰、世艱難多、智者少、故遇禍也、師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辭曰、屯如邅如、蹇卦六四爻辭曰、往蹇來連、皆謂險難之時也、邅音竹延反、連音力善反、〔補注〕先謙曰、文選邅作遭、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師古曰、黎、衆也、言上聖之人、猶遇紛難、觀機能寤、然後自拔、文王羑里、孔子於匡是也、至於衆庶、豈能拯救之哉、〔補注〕先謙曰、文選寤作迕、曹大家曰、迕、遇也、言衆聖罹難、與顏解異、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孟康曰、御、迎也、昆、兄也、衛叔武迎兄成公、成公令前驅射殺之、師古曰、御音五駕反、衛叔解在五行志、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師古曰、謂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桓公反國、以爲相也、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師古曰、詭、違也、〔補注〕先謙曰、曹大家注、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師古曰、雍、雍齒也、丁、丁公也、繇讀與由同、栗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應劭曰、栗、孝景姬也、有子而以疏見廢、王、宣帝王倢伃也、以無子爲憂、而以謹敕得母元帝也、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故亦所也、畔回

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師古曰。畔、亂貌也。回穴、轉旋之意也。叟、老人稱也。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對曰。此何詎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對曰。此何詎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老子德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故頗識其倚伏。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畔作叛。曹大家注。叛亂也。迴、邪也。穴、辟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穴。

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應劭曰。單、單豹也。都居其所。以理五內。處深山。爲虎所食。張、張毅也。外修族敬。蹟徒馬閭。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師古曰。襮、表也。單音善。襮音布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晉灼曰。襮音素衣朱襮。該案詩音博。字林曰。襮、黼領也。方沃反。先謙案。曹大家注。治裏、謂導氣也。單張事見莊子。

吙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師古曰。吙、古聿字也。龢、古和字也。聿、曰也。曰中和之道。可以庶幾免於禍難。而顏回早死。冉耕惡疾。爲善之人。又不得其報也。〔補注〕錢大昕曰。吙从曰不从日。詩遹求厥寧。說文引作吙。先謙曰。官本曰皆作由。引宋祁曰。注文聿由也。由中和。二由字皆當作曰字。

溺招路目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虖世禍。鄭氏曰。慆慆、亂貌也。萉、避也。師古曰。溺、桀溺也。路、子路也。論語稱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子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慆慆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言天下皆亂。汝將用誰變易之乎。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謂自謂也。而子路安之。卒不能避。乃遇蒯聵之亂。身死醢也。慆音土高反。萉、音扶味反。字本作腓。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萉、牛羊腓字之腓。萉假借。腓、避也。韋昭曰。萉、避也。音匪。晉灼音義作匪云。匪、避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萉、避也。

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師古曰。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賦言子路游於聖人之門。而孔子不能救之。以免於難。難爲覆醢。無所補益。〔補注〕王先慎曰。顧當作難。文選不誤。玩顏注。正文亦本作難。先謙曰。官本注。禮記曰作禮記云。

游下無於字。

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師古曰、論語稱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稱子路曰、君子尚勇乎、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賦言子路恃行行之性、其凶必也、所以免爲於亂盜者、賴聞道於孔子也、行行、剛強之貌、行音胡浪反。〔補注〕王先謙曰、注免爲於當作免於爲、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行行、鄭玄音胡浪反、先謙案、官本尚勇作上勇、言子路不得其死、則由天定、能免於爲亂盜而死、爲賴聞道於孔子耳。

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師古曰、柢、本也、彙、盛也、靈、善也、言草木本根氣完、則枝葉盛而善矣、人之先祖有大功德、則福祚亦蕃昌也、柢音丁計反、茂合韻音莫口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彙、服虔曰、彙、類也、音近卉、服虔音卉、應劭音謂、該案字書音謂、先謙案、文選彙作雩、善注引曹大家曰、雩、落也、明班賦本作雩也、蓋乃雩之借字、顏釋爲善、非也、言柯葉或雩或茂、各從其類、皆根柢所發、與下文意相應。

恐罔蝄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師古曰、慶、發語辭、讀與羌同、已、止也、莊子云、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賦言景之行止皆隨於形、草木枝葉各稟根柢、人之餘慶、資以積善、亦猶此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慶作羌、發語辭也、顏復言餘慶積善、乃釋其文義、或以爲兩後說解、非也、此文謂根本各殊、其發之衰盛相因、故效無比、恐罔兩之問景、羌未足以喻耳、亦不宜爲積善解。

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汜。應劭曰、黎、楚之先也、淳、美也、高辛、帝嚳之號、芈、楚姓、汜、崖也、師古曰、言黎在高辛之時爲火正、有美光耀、故其後嗣霸有楚國於南方也、汜、江水之別也、音祀、邵南之詩曰、江有汜、芈音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醇作淳、崖作涯、是、汜水涯。

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止。應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爲虞、有養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止、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爲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禮也。〔補注〕劉奉世曰、百儀、則柏翳也、語譌耳、王念孫曰、廣雅、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義與張良傳同、顏說失之。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呂氏春秋應同篇、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

益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故曰嬴取威於百儀。非謂取威於六國也。劉云百儀固相對。不知百儀與三止相對為文。（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地理志伯翳作伯益。議作儀。）且儀字古讀俄（見唐韻）不得與翳通也。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止文選作趾。先謙案。趾蓋止之通借字。趾者人所止也。故以止為禮。

既仁得其信然兮。卬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然。仰稽天道。又同法也。師古曰。仁得謂求仁而得仁。卬讀曰仰。

東厶虐而殲仁兮。王合位虖三五。應劭曰。東厶、紂也。殲、盡也。王、武王也。欲合五位三所。即國語歲月日星辰之所在也。師古曰。厶、古鄰字也。仁即三仁也。國語稱泠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五位謂歲日月辰星也。三所、謂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欲合作欲從。王上無也字。南監本與此同。

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孟康曰。伯、晉文公也。歲在卯出。暨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為龍。酉為虎也。師古曰。戎女、驪戎之女。謂驪姬也。烈、酷也。孝、謂太子申生也。伯讀曰霸。晉文公諸侯也。徂、往也。言以龍往出。以獸歸入也。（補注）劉敞曰。重耳之出也。歲在大火。故云龍。及其入也。在大梁。故曰虎。非卯酉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獸作虎。

發還師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師古曰。發、武王名也。性、命也。武王初觀兵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性。還師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武王乃伐克之。於是成天命也。重、謂重耳。晉文公名也。耦、合也。文公初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後遂反國。與時會也。（補注）先謙曰。此變承上文言之。性、文選作命。官本注末有應劭曰。耦與天時偶會也。十字。先謙案。耦、妻也。言文公醉行。自其妻遣之。顏應說非。

震鱗漦于夏庭兮。帀三正而滅周。應劭曰。易震為龍。鱗蟲之長也。漦、沫也。師古曰。謂漦沫也。解在五行志。三正、謂夏殷周也。漦、音士之反。正、音之盈反。

巽羽化于宣

宮兮，禍五辟而成災。應劭曰：易巽爲雞，羽蟲也。宣帝時未央宮路軨廏中雌雞化爲雄，元后秉政之萌也。至平帝歷五世而王莽篡位。〔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五辟宣元成哀平也八字。道悠長而世短兮，敻冥默而不周。劉德曰：敻，遠也。周，至也。冥默，玄深，不可通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敻冥，晉灼曰：敻音目敻敻而瓊緜，何緜反。該案：目敻敻而瓊緜，出王延壽靈光殿賦。諸詮音呼政反。韋昭曰：敻，遠也。呼迥反。先謙案：文選作脩。曹大家注：言王道甚遠，人世促短，當時眞默，不能見微遠之所至也。胥仍物而鬼諏兮，迺窮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諏，字林曰：諏，聚謀也。子于反。諸詮音諏侯反。韋昭曰：天宙所受曰宙。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往古來今謂之宙。聖人所以能極數而知來者，皆因卜筮謀於鬼神。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算祀于挈龜。應劭曰：嬀，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孺，少也。陳完少時，其父厲公使周史卜，得居有齊國之卦也。李奇曰：算，數也。祀，年也。周公卜居洛，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師古曰：挈，刻也。詩大雅緜篇之辭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計反。〔補注〕劉敞曰：算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王念孫曰：祀者，年也。故左傳曰：卜年七百（宣三年）。又曰：載祀六百。若五世八世，乃父子相傳之代，不得謂之祀。且旦者，周公之名也。若謂算祀挈龜指田完言之，則旦字當作何解？劉說非其矣。（旦與嬀相對爲文，此賦以上上句對文者，皆各指一事言之。劉謂兩句皆指田完，誤矣。）先謙曰：文選挈作契。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衞名諡於銘謠。應劭曰：周宣王牧人夢眾魚與旟旐之祥，而中興。曹伯陽國人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謀亡曹，而曹亡也。孟康曰：魯文成之世，童謠書稠父喪勞，宋父以驕，後昭公名稠，逐死於野井。衞公名宋，即位而驕。衞靈公謂地得石槨，其銘曰靈公，遂以爲諡。〔補注〕沈欽韓曰：衞靈得石槨，見莊子則陽篇。先謙曰：官本注旐作旌。姚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應劭曰：姚，叔向之母也。石，叔向之子也。聽其啼聲，知其後必滅羊舌氏。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鞠，窮也。條，亞夫所封也。師古曰：鞠，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

義曰。鼓案曹大家本作韌石。胥注。韋昭曰韌。先謙案。二義並通。然應說尤合。文選韌作物。善注引毛傳曰。物。告也。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師古曰。大道混然。歸於自然。人之所趣雖有流別。本則同耳。〔補注〕先謙曰。曹大家注。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飲食更相爲表裏。合成一體。出其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禍福。觀其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處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原而分流也。穀顏解爲切

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已定命矣。然亦隨其所行以致禍福。〔補注〕宋祁曰。別本皆無命字。

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贏縮。師古曰。斡。轉也。言人之生。各有遭遇。不能必濟。免於困厄。各隨其所遭以致贏縮也。

三欒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忒。孟康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覆黶。黶惡而喪盈也。師古曰。欒書。欒武子也。黶。欒桓子也。盈。欒懷子也。春秋左氏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以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其後至襄公二十一年。終爲范宣子所逐。而出奔楚。自楚適齊。二十三年。自齊入于晉。晉人遂滅欒氏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作雖移易而不忒。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師古曰。眾兆。兆庶也。〔補注〕先謙曰。洞。明也。言報應參差紛錯。士能獨深明之。眾人不能無惑。

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孟康曰。莊周。賈誼也。貢。惑也。憤。亂也。故盪惑亂死生禍福之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貢。晉灼音義作心旁貢。字林曰。憤。憒也。李奇曰。憤。亂也。孟康曰。憤。惑也。該案。貢合作心旁貢。先謙案。此及文選作貢。案注皆讀爲憤。曹大家注。貢。憒也。

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服。孟康曰。莊周不欲爲犧牛。賈誼惡忌服鳥也。師古曰。抗。舉也。爽。差也。謂二人雖舉齊死生禍福。而心實不然。是差謬也。〔補注〕先謙曰。善注引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

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

天性而斷誼。師古曰：斷，謂以誼斷之。斷音丁喚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師古曰：富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則君子不居。死亡人之所惡，處得其節，則君子不避也。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輶德而無累。師古曰：孔，甚也。輶，輕也。言守其甚約，執心不貳，舉德至輕，無所累惑，斯爲可矣。詩大雅烝人之篇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輶音弋九反，又音猶。〔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作民。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師古曰：三仁，紂賢臣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論語又稱逸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賦言微子、箕子、比干所行各異，而並稱仁。伯夷不義武王伐殷，至于不食周粟而死。柳下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邦。志執乖舛，俱有令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舛，字林充絹反，錯也。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師古曰：木，段干木也。客居魏，魏文侯敬而禮之，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欲伐魏，或諫曰：魏君賢者，是禮，國人稱人，未可圖也。秦遂止兵。申，謂申包胥。荊，即楚也。繭，足下傷起如繭也。楚昭王時吳師入郢，昭王出奔，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會繭重胝，立於秦庭，號哭七日。秦哀公出師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反國，將賞包胥，包胥辭曰：吾所以重繭，爲君耳，非爲身也。遂不受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稱人作稱仁，胝作䟡，是。引宋祁曰：注文䟡舊本作胝。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也。脫漢王於滎陽而爲項羽所燒。皓，四皓也。避秦，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補注〕王引之曰：顏說營字之義未當。營者，惑也（說文本作營，云惑也，字亦作熒，又作瑩）。言自養其志而不惑於利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並云：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營，惑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淮南俶眞篇：耳目不燿，思慮不營。東都賦：形神寂漠，耳目弗營。漢老子銘：樂居下位，祿埶弗營。堂邑令費鳳碑：退己進弟，不營榮祿。義竝與此同。下文云：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眞。即此所謂皓頤志而弗營也。文選弗營作弗傾，蓋後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先謙曰：官本皓並作皓。侯屮木之區別兮。

苟能實而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應劭曰，侯，維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師古曰，侯，發語辭也。爾雅曰，伊、維，侯也。程，正也。言人之操行，所尚不同，立德立言，期于不朽，亦猶樹藝松括，各有本性，粹烈材幹，堅操貞芳，此乃古昔賢人以爲正道也。論語稱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賦引之。〔補注〕宋祁曰，侯，周詩曰，侯文王孫子。毛傳曰，侯，維也。先謙曰，官本括作栝。

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應劭曰，棐，輔也。諶，誠也。相，助也。師古曰，尚書大誥曰，天棐諶辭。詩大雅蕩之篇曰，天生烝人，其命匪諶。易上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賦言天道惟誠是輔，唯順是助，故引以爲辭也。棐讀與匪同。諶音上林反。〔補注〕先謙曰，文選順作訓。適用李善注引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

謨先聖之大繇兮，亦从悳而助信。劉德曰，从，近也。師古曰，謨，謀也。繇，道也。从，古鄰字。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繇，聖人謨之。論語稱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易上繫辭曰，人之所助者信也。賦言若能謀聖人之大道，有德者必爲同志所依，履信者必獲他人之助。謨音慕，又音莫。〔補注〕先謙曰，文選繇作猷。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師古曰，韶，舜樂名也。虞書舜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云，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載也。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有視明禮修之信，而致麟。漢封其後爲褒成，又紹嘉公歸殷後，爲二代之客。〔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係作孫。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徽。養游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師古曰，養，養由基也。楚之善射者。游睇，流眄也。楚王使由基射猨，猨操弓而眄之，猨抱木而號，知其必見中也。李，李廣也。夜過石，以爲猛獸而射之，中石沒羽也。〔補注〕周壽昌曰，陳思王獎自試令曰，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句本此。先謙曰，官本徽作徵，引宋祁曰，徽當作徵，游，蕭本作流，音義曰，鼓字非，秩作養由，今漢書作流，由與流亦互用。先謙案文選作流，沈欽韓云，事見呂覽博志篇，高誘注引此作養流睇。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師古曰，信，合韻音新。操末技

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師古曰：矧，況也。湛讀曰耽。躬，親也。射者猶扶猗能精誠感於發石，況立身積德親耽大道而不倦者乎。〔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湛，文選作耽。先謙案：今文選作耽，湛與沈同。登孔顥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應劭曰：顥，太顥也。孔，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終始天道備矣。孟康曰：孔，甚也。顥，大也。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師古曰：應說孔顥是也，孟說經緯是也。顥音胡老反。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觀，見也。諠，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師古曰：形已尚可遺忘，況外物者哉。諠音許元反，又音許遠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大作天。若胥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師古曰：彭，彭祖也。老，老聃也。言有攝彭祖之志，升聃老之蹤者，則可與言至道而通情也。〔補注〕何焯曰：謂死而不朽，不啻彭祖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亂曰：天造屮昧，立性命兮。應劭曰：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師古曰：易屯卦彖辭曰：天造草昧，故賦引之。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應劭曰：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論語曰：人能弘道。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復一作睿。張晏曰：以道為睿心也。弘道，達於天地之性命也。渾元運物，流不處兮。師古曰：渾元，天地之氣也。處，止也。渾音胡昆反。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應劭曰：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師古曰：舍，置也。〔補注〕先謙曰：言能保身而貽令名，則為民表；不幸而舍生取義，亦合於道用也。憂傷夭物，忝莫痛兮。晉灼曰：忝，沒也。言死莫痛於是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忝，辱也。言不遂性命，自取憂傷，為物所夭，恥辱且痛，莫過於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沒作殁，死下有者字，取作與。昊爾太素，曷渝色兮。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為潔爾太素，何有變渝者哉。師古曰：渝音踰。〔補注〕先謙曰：官本為作謂。尚粵其幾，淪神域兮。應劭曰：尚，上也。粵，於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淪，入也。師古曰：尚，庶幾也。顧也。〔補注〕先謙曰：曹大家注太素

不染也，不攖則庶幾於神道之殆，殆而入於神明之域矣。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補注〕先謙曰：善注引項岱曰：譏謂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補注〕先謙曰：文選列作烈，善注：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貴得名也。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補注〕先謙曰：善注：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師古曰：不安之意也。孔席不煗，墨突不黔。師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煗，呂靜曰：煗，溫也，乃卵反。黔，字林曰：黔，黑也，音衿，又音巨炎反。先謙案：善注引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靜無爲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也。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曰：湛讀曰沈。英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善譽，內則服道崇德也。矕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矕，被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久也。晉灼曰：矕，視也。言目睹見其文久矣。師古曰：尋其下句，孟說是也。矕音莫限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師古曰：攄，申也。洿，停水也。塗，泥也。以龍爲喻也。洿音一故反，又音烏。〔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攄，字林曰：攄，舒也，丑於反，又擬也。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

響震。師古曰：景讀曰影。見形則駭，聞響則震。合兩音之人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響作享，引宋祁曰：享當作響，注同。先謙案：善注，言見之者雖殊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震懼之甚，不俟形聲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師古曰：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籍，才亦反。韋昭音義作藉字，慈因反。說文曰：藉，茅藉也。從草租若。如韋昭音，則漢書本作藉字。先謙案：籍藉通用字。枕藉對文，藉薦也。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虖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恆以年歲。如淳曰：恆音亙竟之亙。師古曰：宇宙之外，言宏廣也。豪芒之內，喻纖微也。恆音工鄧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恆作亙，善注引如淳亦作亙，又引方言曰：亙，竟也。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劉德曰：賈，售也。師古曰：當己，謂及己身尚在猶言當年也。賈音古，又音工暇反。售音上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讎九反，引宋祁曰：詩曰賈用不售。賈音古。讎九反，越本作上究反，一本作止九反。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師古曰：大波曰濤。摛，布也。藻，文辭也。猶無益於殿最。師古曰：殿音丁見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有也字。善注引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補注〕先謙曰：合會猶際會也。下文所謂因勢合變，偶時之會。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虖？主人逌爾而笑曰：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攸，笑貌也。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埶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卬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東南隅謂之窔，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窔奧，室中之二隅也。熒燭，熒熒小光之燭也。卬讀曰仰。窔音烏了反，其字從穴，夭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當無燭熒熒三字，浙本漆。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郭璞曰：窔音突。該案：依儀禮宜音徒骨反。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

夏。應劭曰、七雄、秦及六國也。師古曰、虓音呼交反、闞音呼敢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虓、案字林音孝。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師古曰、颺與揚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風颺、該案韋昭音義作風飆。云飆風之聚暴者也。音飆、今漢書並作風颺而電激也。說文曰、颺或作飆、飆音甫遙反。先謙案文選作飆。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師古曰、猋、疾風也。煜霅、光貌也。煜音于及反、霅音下甲反。煜又音育。〔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煜霅、韋昭煜音呼夾反、霅音于俠反。服虔曰、煜音近叔、叔音為育、霅音暴雨之聲。字林曰、霅、從電也。一曰衆言也。于甲反。煜音弋叔反、又于立反。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壹斷。師古曰、搦、按也。音女角反。斷音丁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換作奐。引蕭該音義曰、搦、韋昭曰搦女捉反。說文曰、搦、按也。史記曰、搦髓腦而沈腸胃。先謙案善注引韓詩外傳曰、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晉書鑒王承謂王敦曰、鉛刀豈無一割之用。顏本此。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應劭曰、魯連、齊人也。齊圍聊、燕將保於聊城。魯連係帛書於矢、射與之、為陳利害。燕將得之、泣而自殺。讓切號新垣衍、使不尊秦為帝。秦時圍邯鄲、郤秦為郤五十里、趙遂以安。趙王以千金為魯連壽、不受。魏齊為秦所逼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然愍其窮、於是解相印、閒行與奔魏公子無忌也。晉灼曰、蹶、蹷也。蹶也。師古曰、蹶音厥、又音其月反。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𡘋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晉灼曰、𡘋、不正之音也。師古曰、啾發、啾啾小聲而發也。投曲、過合屈曲也。感耳、動衆庶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𡘋、非正之聲也。不謂淫𡘋之鳴也。啾音子由反。〔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也字。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若淫𡘋之聲也。先謙案善注引項岱曰、投曲、投合歌曲也。文義去顏注屈曲著寫誤。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師古曰、雖偶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風易

俗。〔補注〕先謙曰，文選偶時之會作遇時之容，不如本書義長。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師古曰，從，音子庸反。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師古曰，漂，浮也，音匹遙反。〔補注〕先謙曰，書注引項俗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應劭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也。師古曰，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彼皆躡風雲之會，〔補注〕王念孫曰，風雲當依文選作風塵。此涉上文躡風雲而誤。風塵之會，謂七國兵爭時也。商鞅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稱周邵賢良者不同，皆不得言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勢，師古曰，顛沛，僵仆也。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徼，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徼，音工堯反。徼字或作激，激，發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去以字。王念孫曰，據可以要迎之時，不得訓之據要。老子釋文云，徼，小道也，古弔反。班固西都賦，徼道綺錯，謂小道相錯也。然則據徼乘邪云云，猶言緣小道、乘邪途以求富貴耳。朝為榮華，夕而焦瘁，師古曰，焦，音在消反。瘁與悴同。福不盈眦，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不滿目，故言不盈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眥，字林曰，目厓也，才賜反。先謙案，官本盈作溢，文選同，盈字誤。韓愈詩榮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即用此文。凶人且以自悔，〔補注〕先謙曰，商鞅李斯臨死，皆自悔恨也。況吉士而是賴虖！師古曰，賴，利也。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徼君，〔補注〕先謙曰，文選徼作激，非。呂行詐以賈國。師古曰，賈，市賈也，音古。說難既酋，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隧。應劭曰，酋，音酋豪之酋。酋，雛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呂不韋效千金於秦，立子楚為王，封十萬戶侯，以陰事自殺也。師古曰，呂不韋初見子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楚為秦貨耳。安設效千金乎。應說失之矣。〔補注〕王先慎曰，史記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未任用，李斯害之，下吏治非，故云說難既酋，其身迺

因也。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脩、鄒氏曰、脩、孰也。韋昭曰、脩、終也。王念孫云、脩、孰也。孰當作孰、與熟同。據方言、廣雅、及月令鄭語注、改脩讀爲就。就、成也。言說難之者既成而其身乃因也。太元元文曰、脩、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又曰、脩考其就。范望曰、考成也。物成成就也。此脩者、世家。脩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索隱曰、酋、世本作就。就與酋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韋訓脩爲終、終與就義相近。故兩說皆就訓。鄭訓爲孰、則於義稍疏。應訓爲雄、則於義甚疏。而顏獨取其說、誤矣。朱一新云、脩本有就義、不煩改讀。王云脩讀爲就、亦非。先謙案、文選善注引應劭曰、脩、好也。與顏引異。疑文選亦作脩。

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張晏曰、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也。師古曰、浩然、純壹之氣也。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師古曰、洒音所懸反。汛也。汛音信。〔補注〕錢大昭曰、選注引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案左隱六年傳芟夷蘊崇之。說文引作發。云以足蹋夷艸。此芟字晉灼本作發、亦芟字之譌。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師古曰、函、容也。讀與含同。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師古曰、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末流也。稟卬太和、枝附葉著。師古曰、卬讀曰仰。著音直略反。譬猶屮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師古曰、毓、生也。也。毓與育同。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師古曰、苓與零同。〔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宙合篇、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參天墬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師古曰、墬、古地字。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覯。師古曰、覯、見也。音徒遘反。欲從旄敦而度高庳泰山、懷氿濫而測

深厓重淵，亦未至也。應劭曰：爾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側出曰氿泉，正出曰濫泉。師古曰：敦音丁回反，厓音徒各反，氿音軌。〔補注〕宋祁曰：注文前高字下當有後下字，正出當作上出字。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旄，爾雅曰：前高後下曰旄丘。詩有旄丘篇。字林曰：前高後下曰嫠，音毛。此與爾雅同。嫠音毛，又亡周反。今人呼爲務音，非併多矣。氿濫舊作氿檻。韋昭曰：水側出曰氿泉，音軌。涌出曰濫泉，音檻。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師古曰：訪亦謀。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師古曰：說，傅說也。解已在前。望謂太公望，即呂尙也。釣於渭水，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得非龍非彲，非豹非羆，乃帝王之輔。果遇呂尙於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鄭氏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曰：齊甯，甯戚也。聲激謂叩角所歌也。沂，音牛斤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與，韋昭曰：五達爲康，呼抗反。該案：事出爾雅。該讀沂如字，未詳。韋氏音沂，韋昭作垠，曰：垠，限也。爾猶也。晉恩反。王念孫云：垠當爲垠，文選亦作垠。下邳縣名，非水名，則不得言邳垠。垠本作垠，而誤爲沂。橋是也。良受書於老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垠，即良傳所云下邳圯上也。（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圯垠語之轉，作沂者借字耳。先謙案：晉說是，詳在張良傳。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師古曰：信，合韻音新。〔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詞，字書曰古辭字。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鄭氏曰：優繇，不仕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繇與游同，文選作游。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補注〕先謙曰：朱珔云：辯章即平章。案平章百姓，今文作辯，班用今

文。故文選典引亦作辯章。說文。辯治也。揚雄覃思。法言大玄。師古曰。覃。大也。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大作太。皆及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應劭曰。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壼。師古曰。壼音苦本反。婆娑虖術蓺之場。休息虖篇籍之囿。目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虖聖聽。〔補注〕先謙曰。文選聽作德。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師古曰。亞。次也。與讀曰歟。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師古曰。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辱仕。謂為士師三黜也。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師古曰。篇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狩。合韻音守。〔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韋昭字林曰。簞。笥也。一曰小筐。丁安反。瓢。蠡也。父幺反。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師古曰。墜。古地字。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補注〕先謙曰。善注。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師古曰。共讀曰恭。腴。肥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諸。之也。言能志委命。則明神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賓又不聞龢氏之璧。韞於荊石。師古曰。龢。古和字也。韞。亦藏也。音於粉反。隨侯之珠。藏於蚌蛤虖。師古曰。蚌即蜯字也。音平項反。蛤音工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蜯。蛤字排。蜯。蜃屬也。步項反。蛤。雀化所作也。案曰牡蠣。先謙案。蜃當為屬。項當為項。乘當為蜯。蠣當為蠣。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補注〕先謙曰。文選無夜字。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師古曰。應龍。龍有翼者。潢汙。停水也。媟。謂侮狎之也。潢音黃。汙音烏。不覩其能奮

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顥蒼也。師古曰、躆、以足據持也。顥、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躆音踞。〔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躆、案字書無足旁康字、猶應是踞字。字書、踞、蹲也。巳恕反。顥、字林曰、顥、白貌也。音昊。楚辭、昊白顥顥。該案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今作顥者、此古書假借用耳。先謙案、晉注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案忽荒猶恍惚、謂不可視聞之境耳。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隨作隋。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師古曰、時、閒有時而闇也。〔補注〕何焯曰、此本禮記中庸闇然而日章也。注非。

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離婁、明目者也。眇、細視也。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榷巧於斧斤。師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魯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與公輸氏爲二人也、皆有巧藝也。古樂府云、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榷、專也。一曰、較也。榷音角。〔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榷巧、韋昭曰、榷猶專也。該案音較。晉灼音義作攉字、云劉氏云、攉、致也。成書攉也。晉灼曰、攉、見也、發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師古曰、良、王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同。相、相馬也。馭、善馭也。烏獲、壯士也。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孟康曰、研、古之善計者也。桑、桑弘羊也。師古曰、和、秦醫和也。鵲、扁鵲也。研、計研也。一號計倪、亦曰計然。垠、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鍼、字林曰、鍼、所以縫也、之心反。先謙案、計研詳在貨殖傳。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補注〕沈欽韓曰、僕、文選作走。服虔曰、走、孟堅自稱也。蓋本作走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師古曰、密、靜也、安也。

敘傳第七十下

漢　蘭臺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師古曰：德冠百王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補注〕先謙曰：官本句末有也字。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此篇論語載孔子美堯舜之言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師古曰：篹與撰同，輯與集同。以述漢書，起元高祖，〔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元作于。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則所撰諸表序及志，標舉之義在於是也。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補注〕劉奉世曰：顏說亦非也。考，成也。書以編年之故，而後成紀表志傳，非止於紀也。語箋於下。齊召南曰：案奉世糾師古之違，似非也。李賢注後漢書引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

帝紀也。書考載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敍師古注尤明，不必以敍訓考也。

其敍曰：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敍，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敍目耳。史遷則云為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敍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為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尙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補注〕先謙曰，文選目錄，於此書紀傳贊稱史述贊，善注引，皆作漢書述，並其證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補注〕王念孫曰，高祖不為項羽所害，豈得謂之漏罔。且與上秦人不綱，殊分兩事，陳勝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于楚，謂陳勝作亂，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網漏於楚，謂陳涉反，面不能誅是也。

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補注〕王念孫曰，五星光不及地，則不得有景，顏說非也。晷卽軌字，軌，道也。五星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淮南本經篇，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廣雅同，周語注並同）。是其證。軌晷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氿（音軌），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醮曰氿，今爾雅作厬。氿之通作厬，猶軌之通作晷矣。御覽天部五引此，正作五星同軌。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不用義帝要，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補注〕蘇輿曰，毛作畔援，鄭箋，畔援，猶拔扈也。玉篇人部引詩作伴換，云伴換，猶跋扈也。宋本用齊詩，疑齊作畔換。孟為換字作訓，顏本鄭箋為說。釋文，援，鄭胡喚反，是換援聲義並近。伴畔通字。先謙曰，顏說本鄭，昭見善注引。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悅，皆宅心高祖。〔補注〕周壽昌曰，宅，說文所託也。古宅託字同，猶言歸心。

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師古曰。保、安也。懷人、懷德之人也。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補注〕先謙曰。龔、恭借字。文選作恭。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㠯敗。劉德曰。罔、無也。顧、念也。顯、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者。徒念王諸呂以至於敗亡。〔補注〕何焯曰。罔顧天顯。謂殺三趙王及燕王也。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㠯躬。帥下㠯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之稅。是不供貢也。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墓、合韻音謨。我德如風。民應如屮。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屮也。故引以爲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師古曰。登、成也。述文紀第四。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言叛之惡。壞其族類。吳楚七國亦然。〔補注〕王念孫曰。正文注文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尚書作放命。本字也。古文尚書作方命。借字也。（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是馬鄭王皆讀方爲放也。）漢書皆用今文。孟注所引。亦是今文。故皆作放命。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皆改爲方命耳。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涖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今本李注放命作方命。韋昭曰放命作方命。皆與正文不合。明後人所改。）御覽皇王部十三引此。亦作放命。則所見皆是未改之本。今據以訂正。傅毅傳。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朱博傳。今晏放命圮族。其字皆作放。桓九年穀梁傳亦云。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譌作故。據范注及唐石經改）

周壽昌曰，注釋地族，不釋方命，於本文無涉。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師古曰：甲令，即景紀令甲也。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師古曰：曄曄，盛貌也。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熙，興也。載，事也。謀於衆賢，誰能任用，故能興其事業也。作，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誰下能作可，是。厥作伊何，百蠻是攘。師古曰：攘，卻也。恢我疆宇，外博四荒。師古曰：恢，廣也。博，大也。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劉德曰：迪，進也。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補注〕宋祁曰：秩當作祑。先謙曰：官本百作而。協律改正，饗茲永年。張晏曰：改正，謂從建寅之月也。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如淳曰：譸音疇。應劭曰：譸張，誑也。〔補注〕先謙曰：蓋，蓋主，事見燕王旦傳。罔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服虔曰：寅，敬也。〔補注〕沈欽韓曰：釋詁：寅，進也。玉篇：寅，進也。師以為敬，非。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是也。於是時也，選用賢者。師古曰：傅讀曰敷。虞書舜典曰：敷納以言。敷，陳也。謂有陳書者，則納而用之。〔補注〕劉奉世曰：時舉，謂時而舉之也。柔遠能邇，燀燿威靈。師古曰：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柔，安也。能，善也。故引之云。燀，燃也。音充善反。龍荒幕朔，莫不來庭。

孟康曰：謂白龍堆，莎磧也。師古曰：龍，匈奴祭天龍城，非謂白龍堆也。朔，北方也。丕顯祖烈，尚於有成。師古曰：丕，大也。烈，業也。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明柔克」，謂人雖有高明之度，而當執柔，乃能成德也。敘言元帝有柔克之姿也。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故老，謂貢禹、薛廣德也。優繇，謂寬容也。亮直，謂朱雲也。繇讀與由同。〔補注〕齊召南曰：顏注誤。朱雲折檻事在成帝時，此書元帝禮貢禹之書，外禁閣，內損御服云爾。述下二句讀其義自明，賓禮故老謂于定國、韋元成、薛廣德之屬也。蘇輿曰：優繇即優游，與寬容義同。先謙曰：官本注無讀字。

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張晏曰：不徙民著縣也。閹尹之疵，穢我明德。如淳曰：任弘恭、石顯，使爲政，以病其治也。師古曰：謂官人爲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曰王奄閽門者。尹，正也。疵與疵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疵作疵，注官作宮，王作主，是。引蕭該音義曰：韋昭皆作擢字，云子罪反。劉氏云：擢，數也。或音極也。晉灼曰：擢，見也。穢，惡也。使爲政以病其治也。今漢書本或疵作疵字，或作擢字。蘇輿曰：擢與疵皆疵形均誤。樂穢，說文：疵，病也。言雖用閹尹秉政，爲國疵病，有污主德耳。後書左周黃傳贊「瑣瑣名閹，知惡章國」，疵與此同義。晉注書使爲政以病其治，仍與如合，於擢義無涉也。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補注〕何焯曰：徒稱其儀貌，則爽德可知。壼閫恣趙，朝政在王。師古曰：趙謂趙皇后及昭儀也。王，謂外家王鳳、王音等。

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盛矣。師古曰：允，信也。〔補注〕宋祁曰：邵本如字作燎，亦字作光。先謙曰：文選亦作光，據宋祁所見本燎作如。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懲孝成之時權在臣下，故自攬持其威神也。攬，執取也。其字從手。〔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如淳曰攬音鑑六字。彫落洪支，底剭鼎臣。服虔曰：彫

落洪支，廢退王氏也。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晉灼曰：鬩，刑也。師古曰：鬩者厚刑，謂重誅也。音握。服音屋下，失其義也。〔補注〕劉奉世曰：洪支謂東平王雲，非王氏也。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應劭曰：以董賢爲三公，乃欲共成天功也。易大過卦棟橈凶，言以小材而爲棟梁，不堪其任，至於折橈而凶也。師古曰：婉孌，美貌。亮，助也。尚書舜典曰惟時亮天功，故引之也。橈，曲也。音女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橈並作撓。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師古曰：造，成也。遭家業不成。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故引之也。言其自號宰衡，而無周公、伊尹之忠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宰作宰，是。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補注〕先謙曰：政讀曰征，與諸侯力政義同。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師古曰：茂，合韻音莫口反。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師古曰：贊功，佐命之功也。奕，大也。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士。師古曰：書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勤獲爵土者。〔補注〕宋祁曰：監本、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王念孫曰：監本、浙本、越本是也。紹字在小韻，楚、旅二字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戊實淫衍，平陸遷紹。又曰：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又曰：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亦有紹士」，則文不成義矣（據顏注云「尚有」，則正文原有猶字明矣。紹，繼也。顏注當云「尚有能繼之者」，而今本云「尚有以勤獲爵土者」，蓋既改正文爲「亦有紹士」，遂幷改注文耳）。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補注〕錢大昭曰：哀字衍，功臣表至成帝止。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應劭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也。言德澤深遠，故至漢朝其子孫又受茅土以奉祭祀。宰相外戚，昭韙見戒。張晏曰：韙，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韙下有「歎昭曰韙，明也。韙，是也」九字。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迪於秦，有革有因。劉德曰：迪，至也。〔補注〕蘇輿曰：如劉說，當云秦迪於漢，方書「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然則迪亦正也，謂漢正秦之制度。觕舉僚職，並列其人。晉灼曰：觕音麤觕之觕。師古曰：觕音才戶反，謂大略也。〔補注〕先謙曰：觕舉僚職，謂先述百官，並列其人，後敘公卿大臣姓名也。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補注〕先謙曰：上下謂古今。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起於初九之一也。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師古曰。秒音眇。其字從禾。〔補注〕先謙曰。計亦算也。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師古曰。解在禮樂志。度量權衡。曆算逌出。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攸、所也。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曆也。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曆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樂也。取易象制禮作樂。師古曰。易象曰。上天下澤。履。雷出地奮。豫。故具引其文。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衞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師古曰。言上風既流。下人則化也。湎湎、流移也。紛紛、雜亂也。湎音莫踐反。〔補注〕錢大昕曰。卽呂刑泯泯棼棼也。湎泯聲相近。詩緜緜其麃。韓詩作民民。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劉德曰。震下離上。噬嗑。利用獄。雷電取象天威也。師古曰。易象辭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故引之。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善用刑之理也。周書呂刑曰。告爾祥刑。〔補注〕周壽昌曰。祥與詳同。易履上九視履考祥。祥、釋文本又作詳。左成十六年。詳以事神。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下述霍金傳亦云漸化不詳。詳卽祥也。先謙曰。官本。祥刑作詳刑。南監本與此同。吳孫狙詐。申商酷烈。師古曰。狙、音千豫反。漢章九法。太宗改作。張晏曰。改除肉刑也。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

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惟作爲。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搉，引也。揚搉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搉音居學反。〔補注〕王念孫曰，揚搉，猶辜較也。辜較、揚搉，都凡也。揚搉古今，猶約略古今，非舉而引之之謂也。上文曰，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下文曰，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淮南俶真篇作物豈可謂無大揚搉乎。高誘注，揚搉，猶無慮大數名也。莊子釋文引許慎注，揚搉，粗略法度也。然則大揚搉者，猶言大略也。左思蜀都賦，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劉逵注，韓非有揚搉篇。班固曰，揚搉古今，其義一也。然則揚搉而陳之，猶言約略而陳之也。人表張晏注，略舉揚較以起失謬。較與搉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世儒闇於大較。索隱，較音角。大較，猶大略耳。或但謂之較。文選養生論，較而論之。李善注，角較而論之，猶言約而論之耳。提封、無慮、辜搉、揚搉，皆大數之名，故廣雅通訓爲都凡也。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鄧展曰，營，惑也。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應劭曰，僭時，秦文公造四時祭天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封禪書，秦襄公造西時，文公造鄜時。揚子法言問答篇，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是造四時爲秦襄公，非文公。先謙曰，官本注四作西，是。放誕之徒，緣間而起。師古曰，謂方士言神仙之術也。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音胡畎反。縣古懸字。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咎徵也。降應王政。景以燭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象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敍。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洛書即洪範九疇也。師古曰。庖、庖犧也。逌、古攸字。〔補注〕宋祁曰。庖當作炮。世代寔寶。〔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世作三。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墜埶。高下九則。張晏曰。易曰。地埶坤。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師古曰。墜、古地字。易象曰。地埶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高下、謂地形也。一曰地之肥瘠。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師古曰。燮、和也。疆理、謂立封疆而統理之。〔補注〕錢大昭曰。燮當作爕。注同。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並作爕。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晉灼曰。剗音剗削之剗。師古曰。音初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服虔曰。剗音翦。韋昭曰。剗音鏟。剗削也。十五字。路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師古曰。四載解在溝洫志。唯河爲蘖。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服虔曰。河竭而商亡。移、亦河移徙也。如淳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

滅之道。爲溝入淮泗。自茲歫漢。北亡八支。服虔曰。木有九河。今盡。餘有一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則八支還盡。在秦漢之閒矣。韓昔謂齊桓公塞八支以自廣。終無所據。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歫作距。文陻棗野。武作瓠歌。服虔曰。陻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張晏曰。河決瓠子。武帝親臨。偉功不成而作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劉德曰。成帝治河已平。改元曰河平元年。(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韋昭曰。成帝時河復決。王延世塞之。河水平。因改年曰河平。二十四字。考證云。宋舊本訛衍入字。當云王延世塞之。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宓羲畫卦。書契後作。師古曰。宓讀與伏同。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刪詩。綴禮正樂。師古曰。篹與撰同。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師古曰。謂修春秋。六學既登。遭世罔弘。師古曰。罔、無也。無能弘大正道也。羣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馳也。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凡九家。爰著目錄。略序洪烈。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述藝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嫚下暴。盜思伐之矣。引此言者。謂秦胡亥之時。勝廣熛起。梁籍扇烈。師古曰。飛火曰熛。扇、熾也。烈、猛也。言陳勝初起。而項羽益盛也。熛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益作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斿如父子。〔補注〕先謙曰：斿即游字。竇嬰傳「其游如父子」然。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應劭曰：遂，逐也。師古曰：遂，古逐字也。拊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擊其翼而鳴也。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師古曰：言反相吞噬也。耳諫甘公，〔補注〕錢大昕曰：諫當作諆。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作諆。古書諆、諫字形近相亂。甘公事見耳傳。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兇而復枿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復起，若兇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補注〕錢大昕曰：說文：巘，伐木餘也。引商書「若顛木之有㽕巘」。重文作㽕、蘖，古文巘。又弓部：㽕，木生條也。亦引商書作枿，古文言由枿，是枿即櫱字，隸變為枿爾。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應劭曰：易云「枯楊生華」，憤異之徵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也。師古曰：枯楊生華，大過卦九五爻辭也。舊合韻音臼。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言今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張晏曰：吳芮為番陽令，在江湖之間。尹，主也。雲起龍襄，化為侯王。師古曰：襄，舉也。〔補注〕齊召南曰：劉之遴所校眞本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維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與今本大異。以理推之，邦字是高祖諱，又信越布後並誅滅，史官安得溢稱其美，必好事者為之也。又案之遴書，眞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悉次外戚下，外戚次帝紀下，如所云，是十二紀之後即次外戚傳、諸王傳矣，其然豈其然乎。劇有齊楚，跨制淮梁。張晏曰：韓信前王齊，徙楚。英布王淮河，彭越王梁也。綰自同閈，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扞。綰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為

閈。師古曰。左氏傳云。高其閈閎。舊通語耳。非專楚也。德薄位尊。非胙惟殃。(補注)先謙曰。胙同祚。文選作祚。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廑從旅。爲鎮淮楚。張晏曰。劉賈晚乃從軍也。晉灼曰。廑、纔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廑古以爲勤字。言賈從軍有勤勞也。澤王琅邪。權激諸呂。(補注)錢大昕曰。謂用田生之計。先王諸呂而激之。非王澤也。濞之受吳。疆土踰矩。師古曰。矩、法制也。雖戒東南。終用齊斧。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齊天下也。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斧於吳也。師古曰。易云喪其齊斧。故引以爲辭。(補注)周壽昌曰。戒東南者。高祖謂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述荊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師古曰。詩衞風云。伯兮朅兮。邶風又曰。仲氏任只。此序方論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爲之辭也。(補注)錢大昭曰。斿與游同。楚元王交字也。戊實淫軼。平陸迺紹。師古曰。楚王戊爲薄太后服姦。削東海郡。遂與吳共反而誅。景帝更立平陸侯禮。元王之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景帝作文帝。引宋祁曰。注文浙本改文帝作景帝。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師古曰。正、合韻音征。(補注)錢大昭曰。劉辟彊、劉德父子並爲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補注)錢大昭曰。宣帝以劉德親親行謹厚。封爲陽成侯。子政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謂劉德、劉向、劉歆。俱有名聞。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張晏曰。申意於上將。上將、樊噲也。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布曰。噲可斬也。時議臣皆恐。師古曰。信讀曰申。欒公哭梁。田叔殉

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得。民思其政。或金或社。李奇曰。齊人愛田叔。死送之以金。齊貴欒布。爲生立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補注〕周壽昌曰。謂隱王如意、共王恢、幽王友。一爲高后所殺。二爲高后所逼自殺也。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補注〕先謙曰。掩與奄同。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張晏曰。濟北王志吳楚反後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城陽、菑川。武帝乃割臨菑環悼惠王冢以與菑川。令奉祀也。師古曰。適讀曰嫡。赳赳景王。匡漢社稷。師古曰。赳赳武貌。音糾。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勸高祖且王漢中也。舉信、舉韓信也。信合韻音新。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師古曰。革、改也。謂曹參爲相。守靜無爲。一遵蕭何約束。不擬改也。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補注〕周壽昌曰。漢初相國。惟此兩人。後皆爲丞相。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劉德曰。襲秦、椎始皇於博浪沙中。圖折武關。解阸鴻門。師古曰。圖折武關、謂從沛公入武關。説令爲疑兵。又啗秦將以利。勸因其怠懈擊之類也。推齊銷印。

〔補注〕先謙曰、推齊、謂信欲爲假齊王、因而推之。後遂奉詔封信也。銷印、謂酈食其謀封六國後。毆致越信。師古曰、毆與驅同。越、彭越也。信亦韓信也。謂於垓下圍項羽時也。信合韻音新。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師古曰、攘、音人羨反。貌范亡項、走狄擒韓。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圍也。禽韓、僞遊雲夢也。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師古曰、罔、無也。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廄騶。師古曰、鼓刀、謂屠狗也。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師古曰、乘、登也。述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師古曰、志、記也。謂多記古事也。司、主也。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謂此也。平字當爲成、傳寫誤耳。廣阿之廬、食厥舊德。張晏曰、任敖也。吏遇呂后不謹、敖擊傷主吏也。師古曰、廬亦舊字也。易訟卦六三爻辭曰食舊德、食猶饗也。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師古曰、易蹇卦六二爻辭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言申屠嘉召責鄧通、請誅晁錯、皆不爲己身、實有蹇蹇之節也。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師古曰、杜亦塞也。謂說令塞白馬津。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

容風議。博我以文。李奇曰。作新語也。師古曰。論語稱顏回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我也。此言陸賈嘗之甚也。從音千容反。風讀曰諷。〔補注〕齊召南曰。師古拆從容二句。亦指使越。非也。此二句指賈著新語。每奏一篇。高祖稱善。李說得之。敬緟役夫。遷京定都。師古曰。緟讀與由同。書劉敬由戍卒而來納說。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創、始造之也。創音初良反。〔補注〕何焯曰。義疑作儀。錢大昕曰。說文。誼、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漢書仁義作誼。威儀作義。正與說文同。何說非也。或悊或謀。觀國之光。師古曰。詩小雅小旻之篇曰。或悊或謀。書有智者。有謀者。易觀卦六四爻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故合而爲言。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師古曰。本傳作朱劉。敘者其賜姓也。此言朱婁。本其舊族耳。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師古曰。窘、仍也。薦讀曰荐。荐、再也。長遷死。罷其子安又自殺也。〔補注〕錢大昕曰。小雅正月云。又窘陰雨。鄭箋。窘、仍也。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師古曰。言伍被初不從王反。王繫其父母。乃進邪謀。終以遇害也。充躬罔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敘書江充息夫躬之惡。引以爲辭也。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云。遻、遇之也。非謂寤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溫溫恭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遇下無之字。宋祁云。宋今爾雅釋詁。遻、

逐、遇、遻也。逆、逢、遇、遻、見也。並孫氏所據爾雅。遻字作㝘。詩東門之池可與晤歌。毛傳、晤、遇也。古晤㝘字通。詩㝘辟有摽。說文目部引作晤辟有摽。可與晤言。列女傳二卷引作可與㝘言。則毛公時爾雅遻亦作㝘也。㝘亦與逆通。遻說文作㖾。逆也。左傳莊公㝘生。㝘謂逆生。此正謂萬石幼遇高祖耳。不必言恐懼也。釋言。遻、㝘也。郭注云。相干㝘。音義。遻五故反。宜爾子孫。夭夭伸伸。師古曰。詩周南螽斯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謂和舒之貌。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故引以爲辭也。夭音於驕反。慶社于齊。不言勤民。鄭氏曰。慶爲齊相。齊爲立社也。衞直周張。淑愼其身。師古曰。衞詩燕燕之篇曰。終溫且惠。淑愼其身。淑善也。引此詩言以美四人也。

述萬石衞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師古曰。代孝王參。及梁孝王武。梁懷王揖。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師古曰。折謂夭也。孝亦謂梁孝王也。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旤告妖。師古曰。霿、瞀也。音莫候反。解在五行志。〔補注〕錢大昭曰。五行志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時則有牛旤。先謙曰。牛旤亦見本傳。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師古曰。庸、用也。用親親之道。故分梁爲五國。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王。次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德不堪寵。四支不傳。晉灼曰。子、父母之四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孝王支子四人。封爲王者。皆絕於身。不傳嗣。唯梁恭王買有後耳。其事具在本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曰下子作支。是。

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師古曰。矯矯、高舉之貌也。冠音館。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師古曰。圉、

合韻音御.吳楚合從.賴誼之慮。師古曰.勸文帝大封梁淮陽.梁卒距吳楚.不得令西也.從音子庸反.[補注]先謙曰.得令二字當乙.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師古曰.爰盎字絲.此加子者.子是嘉稱.以偶句耳.攬轡正席.顯陳成敗。師古曰.攬.執取也.其字從手.亦或作擥.[補注]錢大昭曰.攬轡.謂諫帝西馳下峻坂.正席.謂引却慎夫人也.錯之瑣材.智小謀大。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此敘晁錯所以及禍.禍如發機.先寇受害。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錯已誅死.[補注]先謙曰.官本受作授.述爰盎朝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張晏曰.矯辭以免魏尚也.師古曰.張說非也.矯.正也.正言其事.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古曰.淮南王謀反.憚黯正直.武帝不冠不見黯.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也.元.首也.故謂冠爲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自下摩上.惟德之隅。師古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言有廉隅也.此敘賈山直詞刺上.亦爲方正也.一曰.隅.謂得道德之一隅也.賴依忠正.君子采諸。師古曰.諸.之也.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挻.既敗用成。師古曰.挻.謂柔挻也.音式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挐

昭曰、相挻、極也。淮南子曰、陶人之剋埏埴。許愼曰、挻、抑也。太玄經曰、與陰陽挻其化。宋忠曰、挻、和。方言曰、挻、取也。聲類曰、挻、一曰柔也。老子曰、挻埴以爲器。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孟康曰、易、壯于趾、征凶。安國臨當爲丞相、墮車蹇、後爲將、多所傷失而發死。此爲不宜征行、而有凶也。師古曰、壯于趾、大壯初九爻辭也。壯、傷也。趾、足也。直謂墮車蹇耳、不言不宜征行也。彼若天命、此近人咎。師古曰、彼、韓安國也。此、王恢也。壯趾、天命也。誅兵、人咎也。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師古曰、言景帝所生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文帝之德慶流子孫也。慶、合韻音羌。〔補注〕何焯曰、長沙之後光武中興、中山之後昭烈分鼎、皆文之慶也。宋一新曰、言文帝由藩邸而登天位、故景帝諸王皆得王封、所謂承文之慶耳。顏注誤。魯恭館室、江都訬輕。師古曰、訬、謂輕狡也。音初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蕭林曰、訬音少年輕薄堅訬危惡之訬。知識音樵。錢大昭云、說文、訬、擾也。一曰、訬獪。淮南子脩務訓云、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高誘曰、訬、輕利急、音杪。趙敬險詖、中山淫醟。師古曰、詖、辯也。一曰、佞也。醟、酗酒也。音詠。合韻音榮。長沙寂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師古曰、亮、信也。聞淮南謀反、作戰具守備。後辭及之、發病死。是爲不信於漢朝。四國絕祀、河閒賢明。李奇曰、臨江哀王閼、臨江閔王榮、膠西于王端、清河哀王乘、皆無子國除。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師古曰、北鄰、謂匈奴也。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衞青、見討去病。〔補注〕先謙曰、李敢、

陵不引決。忝世滅姓。師古曰、忝、辱也。蘇武信節。不詘王命。師古曰、信讀曰申。 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師古曰、桓桓、武貌也。元、首也。 薄伐獫允。依我朔邊。師古曰、依、倚也。 戎車七征。衝輣閑閑。鄧展曰、輣、兵車名也。師古曰、輣音彭。 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師古曰、如猋之勇、紛紜然盛也。 長驅六舉。電擊雷震。師古曰、六舉、凡六出擊匈奴也。震、合韻音之人反。 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張晏曰、置郡至祁連山。 述衞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師古曰、爾雅云、抑抑、密也。 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師古曰、讜、善言也。訪對、謂對所訪也。讜音黨。 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師古曰、寓、寄也。風讀曰諷。 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採盛也。音豔。〔補注〕先謙曰、官本、採作采。是。南監本與此同。 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金門、金馬門也。 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師古曰、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布衾疏食。用儉

飭身、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卜式耕牧、㠯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亹亹、束髮修學、師古曰、亹亹、勉也、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補注〕先謙曰、遂達二字義同、猶言貴顯、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師古曰、詩大雅下武之篇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天子也、媚、愛也、此敘言張湯見愛於武帝、〔補注〕錢大昭曰、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既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師古曰、詩邶風燕燕之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淵、深也、塞、實也、謂其德既實且深也、此敘言子孫亦有之、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言異其類、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李奇曰、李廣利、胡殺之、以其血釁社也、師古曰、釁者、以血祭耳、非塗之血也、致死為福、每生作戾、師古曰、每、貪也、張晏曰、致死封侯、李廣利求生而死也、〔補注〕錢大昭曰、賈誼鵩鳥賦云、品庶每生、孟康曰、每、貪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韋昭曰。痛刑必薰之於殘曰胥。王念孫云。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胥以刑。謂相率而入於刑也。若以薰胥爲相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錢大昭云。後漢書注引韓詩云。薰胥以痡。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是其太甚。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補注〕錢大昭曰。自序云。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是錯綜群言也。勒成一家。〔補注〕錢大昭曰。自序云。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又報任安書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大略孔明。師古曰。孔、甚也。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也。師古曰。嗣、合韻音辭。燕剌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補注〕錢大昭曰。昏謂改封海昏侯。失據。易繫辭云。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戾園不幸。宣承天序。師古曰。序、合韻音似豫反。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浟浟。師古曰。六者、謂武帝也。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耽耽。其欲浟浟。耽耽、威視之貌也。浟浟、欲利之貌也。耽、音丁含反。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耽、蘇林音湛。晉灼音義及今漢書本作悠悠。應劭曰。易曰。虎視耽耽。字林曰。耽、視近而志遠也。音大含反。應劭曰。耽、近也。悠、遠也。言武帝內興文學。外耀神武。耽耽悠悠而盛也。余謂耽當音當含反。沈欽韓云。易釋文。逐逐、子夏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跾。云遠也。說文。跾、音式

六反。案說文、鑒、疾也。長也。徐鍇以爲攸叡字。今此敓字。與蘇林同音。蓋攸字變加水。先謙案。注六者。當爲六世。文武方作。是庸四克。晉灼曰。方、並也。師古曰。言並任文武之臣。是用克開四方也。〔補注〕先謙曰。四克。謂四征而克之。

助儷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師古曰。淮南。謂淮南王安諫武帝不宜興兵討越也。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師古曰。詼音恢。譏苑扞偃。〔補注〕錢大昭曰。諫帝起上林苑。拒董偃入宣室。正諫舉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懷肉汙殿。〔補注〕錢大昭曰。懷肉。謂割肉遺細君。汙殿。謂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氂王子。師古曰。公孫賀妻。衞皇后姊。故云內寵也。千秋時發。宜春舊仕。張晏曰。千秋訟衞太子冤。發言值時也。師古曰。宜春侯王訢也。敞義依霍。庶幾云已。如淳曰。若此人等。無益於治。可爲庶幾而已也。師古曰。敞、楊敞。義、蔡義。弘惟政事。萬年容己。咸睡厥誨。孰爲不子。〔補注〕先謙曰。弘、鄭弘。容己。謂阿世取容。陳萬年教戒其子咸。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是萬年先失父道。不得以不子責咸。述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嬴葬。建迺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師古曰。逾、遠也。是謂狂狷。敞近其衷。師古曰。衷、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言朱雲以上近狂

猾耳。云敞之操、近於中行也。要、音竹仲反。〔補注〕沈欽韓曰、云敞仕王莽世。與梅福高蹈不屈者、一龍一豬之異。乃云敞近中行。其是非謬於聖人之旨矣。 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也。蓋美子張儀形盛也。故引之。 擁毓孝昭、末命導揚。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命下也作在。是。

遺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補注〕先謙曰、詳與祥同。陰妻之逆、至子而亡。師古曰、陰、謂覆蔽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 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師古曰、匈奴休屠王之子、故曰狄孥。秺音妬、倚合翻音頻。奕世載德、貤于子孫。師古曰、貤、延也。音弋豉反。 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髮貌也。音蒲何反。〔補注〕何焯曰、書其書幷可爲萬古法也。 以不濟可、上諭其信。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此敍書宣帝令擊西羌、充國不從、問上屯田之策也。 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哲。鄭氏曰、三哲、謂劉向、谷永、耿育、皆救湯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誕不拘也。 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闕下卒變，定方遂詐，非衛太子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膚敏，謂微子也，故引以為辭。辭霍不婚，逡遁致仕。師古曰：遁與巡同。疏

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晉灼曰：當宣帝時始仕，至元帝時以盜賊民饑，便乞骸骨去，此為知恥。師古曰：此說非也。當為平當也。宣，彭宣也。言廣德、平當、彭宣三人不苟于祿位，並為知恥也。本傳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榮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補注〕宋祁曰：營當作榮。吉困于賀，〔補注〕先謙曰：賀，謂昌邑。涅而不緇。禹既黃髮，目德來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涅，汙泥也，可以染皁。緇，黑色也。言天性潔白者，雖處汙涅之中，其色不變也。緇合韻音側仕反。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應劭曰：易曰：好遯，君子吉。言遭暴亂之世，好以和順遯去，不羅其害也。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仍，頻也。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淳曰：謂迭毀之義也。師古曰：謨，謀也。合韻音謨。〔補注〕先謙曰：官本謨作謀，是。南監本與此同。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誕，大也。謂憲章之大者，故廣載之。述韋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辟作威，言威權者唯人君得作之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

毗。胥大臣之職。輔佐天子者也。此敘言魏相欲崇君道而黜私權。故引雅詩以爲言也。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補注〕何焯曰。言吉之保全宣帝。天啓之也。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言蓍卦之德。皆神知也。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言欲深致神明之道。助以成教。故爲蓍卜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人能弘道。非其人則不能行。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迕世。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殆危也。而有疑則闕之也。此敘言術士不闕疑殆。故遭禍難也。淺爲尤悔。深作敦害。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補注〕周壽昌曰。敦憝同。說文。憝怨也。從心敦聲。或亦省作敦。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張晏曰。受任爲右扶風。卒。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師古曰。平讀曰便。便辯也。贊助也。以文雅助治道也。一說。贊。進也。以文雅自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道作術。是。尊實赳赳。邦家之彥。師古曰。赳赳。武貌也。音糾。章死非辠。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繫好剛，輔亦慕直。師古曰：繫，是也。音烏奚反。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師古曰：典，經也。式，法也。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如淳曰：崇為尚書僕射，是言責之官也。哀帝及傅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隆議武庫兵不宜以給董賢家，此為持官守也。寶曲定陵，並有立志。鄧展曰：孫寶曲橈定陵侯淳于長也。晉灼曰：何並斬侍中王林卿奴，是立志也。〔補注〕何焯曰：有立志，謂不撓於鍾廷尉，鍾威不入關，卒收之，非若寶之言及杜穉季而氣柔也。是敘誤也。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師古曰：本傳毋將隆在孫寶下，今此敘云毋將孫何，

長倩懙懙，覬覦不舉。蘇林曰：懙懙，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而見霍光，故不得大官也。懙音弋於反。〔補注〕錢大昭曰：論語與與如也，敘傳本此。說文：懙，趣步懙懙也。迺宣迺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顯石許。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云「旻天疾威，不慮不圖」。慮，思也。圖，謀也。言幽王見天之威，不思謀也。此敘言望之思謀不審，卒為石顯及許史所顛蹶也。蹶音竹二反。〔補注〕宋祁曰：見字當作顛。何焯曰：見顛於石顯史高耳，許字乃不經校勘之過，或本史字，傳寫譌。沈欽韓曰：五行志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也。合韻音美。舅氏籧篨，幾陷大理。師古曰：籧篨，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也。言淮陽憲王舅張博為詔辭，幾陷王於大辟也。籧音渠，篨音除，幾音鉅依反。楚

孝惡疾。東平失軌。師古曰。惡疾、謂眚病也。軌、法則也。〔補注〕何焯曰。馮昭儀傳注中言平帝幼被眚病。不謂楚王囂也。注非。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張晏曰。戎氏女。歸戎氏之里也。元之二王。孫後大宗。孟康曰。謂哀平帝。〔補注〕先謙曰。官本哀下有帝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鄧展曰。昭而不穆。有父無子。張晏曰。大命、帝位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何焯曰。謂哀平皆後成帝。不相傳也。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褏褏。古之文學。師古曰。褏褏、盛貌也。音弋教反。學、合韻音下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教作救。是。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爲不善乎。深責之也。此敘言匡衡失德。不終相位。故引以爲辭耳。二司者。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追奏石顯。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臣。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衡專地盜土也。司、合韻音先寺反。安昌貨殖。朱雲作娸。晉灼曰。娸、醜也。師古曰。朱雲廷辱欲斬張禹。是爲醜惡之娸。音欺。合韻音丘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之娸下更有娸字。博山惇慎。受莽之疚。師古曰。疚、病也。孔光後更曲躬從莽之欲。以病其德行也。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橈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師古曰。詩邶柏舟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遘、遇也。閔、病也。謂見病害甚衆也。此敘言王商爲王鳳所排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橈作撓。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師古曰。言傅喜不阿附傅太后。故得免禍。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

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那。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踐作典。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師古曰：翰音登于天，中孚卦上九爻辭也。翰音，高飛而且鳴，鳴居非其位，聲過其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且作自。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為鯨鯢。師古曰：半步曰跬，跬音丘蘂反。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補注〕蘇輿曰：三七，取永元延元年對中語。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卿，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補注〕先謙曰：戚，憂也。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

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師古曰。輟、止也。纂與撰同。言止不復作賦。而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斟酌六經。放易象論。師古曰。放、音甫往反。論、論語也。〔補注〕錢大昭曰。斟酌二字首見周語。云而後王斟酌焉。荀子富國篇云。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律歷志云。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楊雄傳云。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白虎通云。昔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後漢書章帝紀贊云。左右藝文。斟酌律禮。班彪傳云。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班固兩都賦云。體酒車而斟酌。魏志袁渙傳云。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潛于篇籍。以章厥身。師古曰。章、明也。

述楊雄傳第五十七。〔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南監本與此同。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獷獷、麤惡之貌。言無親也。獷音礦。又音九永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獷、犬獷獷不可附也。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師古曰。散、謂分離也。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敘言人之從政可試而知。故引以爲辭也。泯泯羣黎。化成良吏。師古曰。黎、衆也。言黎衆無知。從吏之化而成俗也。〔補注〕錢大昭曰。書呂刑。泯泯棼棼。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掊克爲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強圉。曾是掊克。強圉、強梁善也。掊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言任用此人、爲虐於下也。掊音平侯反。報虐以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閔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苛爲虐者以威而誅絕也。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補注〕蘇輿曰。言專一其業。管子所謂四民不得雜處也。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蓋均無貧。言爲政平均不相陵奪。則無貧匱之人也。故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貧匱作匱乏。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師古曰。肆、極也。偪上并下。荒殖其貨。師古曰。荒、大也。〔補注〕蘇輿曰。言諸侯大夫皆爲僭侈。其流及於士庶。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故云荒殖其貨。數語當與敘傳參觀。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師古曰。殺、音所例反。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師古曰。矧、況也。齊人、齊等之人也。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師古曰。匡、正也。台音怡。〔補注〕王念孫曰。案古字若讀爲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二句文意上下不相聯屬矣。今案如台猶奈何也。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奈何不匡之以禮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莊周申韓。若不乖寡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之何也。班固典引。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奈何而獨闕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辨之詳矣。述游俠傳第六十

二。〔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游作遊。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疑而惡之也。此敘亦深疾佞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麋，水邊也。 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師古曰：於，歎辭也。帝典，虞書舜典也。載舜命咎繇作士，戒之曰：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諸夏也。於讀曰烏。 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師古曰：攘，卻也。 宗幽既昏，淫於褒女。師古曰：宗，幽，謂幽王居宗周也。 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張晏曰：申侯與戎共伐周，敗於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 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師古曰：境，合韻音竟。 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 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 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師古曰：攸攸，遠貌。〔補注〕王念孫曰：寓當為寓字之誤也。寓，古文宇字。閩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徼外，故曰外寓。（王粲鶡賦，覽堅發乎外寓。）猶下文言燕之外區也。若作寄寓之寓，則義不可通。劉逵吳都賦注引此作悠悠外宇，故知寓為寓之譌。（張衡思元賦，怨高陽之相寓兮。風俗通義祀典篇，寓夷浪。今本寓字並譌作寓。）而作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

已滿作寓矣。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師古曰：柔，安也。剖符，謂封之也。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

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敘以爲外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表，明也。明以德化也。周穆觀兵，荒服不旅。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犬戎殺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之，是以荒服不陳於廷也。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鄭氏曰：驒驒，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嘽嘽駱馬」。驒驒，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此敘言漢遠征西域，人馬疲勞也。驒音它丹反。嫋嫋公主，迺女烏孫。孟康曰：嫋音題。嫋嫋，惕惕，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嫋音上支反。嫋嫋，好貌也。魏詩葛屨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女，妻也，音乃據反。言漢以好女嫁烏孫也。〔補注〕錢大昭曰：爾雅釋訓云「徥徥、惕惕，愛也」。郭璞曰：徥徥未詳。釋文引李巡云：徥徥，和適之愛。徥本或作嫋。是嫋嫋即爾雅之徥徥也。孟康注本此。說文「嫋，美女也」，或作姼，從氏，通作徥。說文「徥，愛也」。使命迺通，條支之瀕。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補注〕何焯曰：總督二字本此，故前代僅邊境乃稱之。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師古曰：詭，違也。言禍福相違，錯若不一也。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礙魏，宗文產德。如淳曰：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生天子。魏豹聞負言，不與漢遂，爲而死也。師古曰：孫，古遜字。竇后違意，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衛風曰「考盤在澗」。考，成也。盤，樂也。此敘言竇姬初欲適趙而向代，違其本意，卒以成樂也。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

扇而不終。師古曰、扇、熾也。鉤弋憂傷、孝昭呂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應劭曰、詩云、是類是禡。禮、將征伐、告天而祭、謂之類、告以事類也。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官后雖幼尊貴、宗族以惡逆誅滅也。師古曰、禡音莫暇反。〔補注〕王先愼曰、此言上官宗族、賴后得以血食。外戚傳、桀安宗族旣滅、皇后母前死、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家是也。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張晏曰、王成帝乃崩也。師古曰、乘序、謂登至尊之處也。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衞。師古曰、馮、昭儀、中山孝王母也。爲傅氏所陷。衞、姬、中山孝王后也。爲王莽所滅。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平王之作、事雖欽羨、非天所度。師古曰、作、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后七人、時雖處尊位、人心欽慕、以非天意所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音徒各反。〔補注〕王先愼曰、事雖欽羨四字、與上下文義不貫、事疑作人、顏注人心欽慕、是所見本正作人字。先謙曰、注惠帝下當脫張皇后三字。怨咎若茲、如何不恪。師古曰、恪、敬也。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師古曰、娠音身。遭成之逸、政自諸舅。師古曰、言成帝貪自逸樂、而委政於王氏。陽平作威、誅加卿宰。師古曰、謂王商及王章也。成都煌煌、假我明光。師古曰、煌煌、盛貌。〔補注〕先謙曰、謂王商從帝借明光宮避暑。曲陽歊歊、亦朱其堂。師古曰、歊歊、氣盛也。音許驕反。〔補注〕錢大昕曰、說文、歊歊、气出皃。從欠、不從攴。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歊

作獻。宋堂。謂僭上赤墀。

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張晏曰。桀名癸。紂名辛。僞稽黃虞。繆稱典文。師古曰。稽、考也。衆怨神怒。惡復誅臻。張晏曰、復、周也。謂王也。十二歲歲星一復。莽稱帝十三歲而見誅也。左氏傳曰美惡周必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張晏曰。十二紀也。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準天地。統陰陽。張晏曰。準天地、天文志也。統合也。陰陽、五行志也。闡元極。步三光。張晏曰。闡、大也。元、始也。極、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大推上極元始以來。及星辰度數。謂律歷志。分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及溝洫志也。窮人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緯六經。綴道綱。張晏曰。藝文志也。總百氏。贊篇章。師古曰。贊、明也。函雅故。通古今。張晏曰。包含雅訓之故。及古今之語。正文字。惟學林。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藪也。凡此總說帝紀表志列傳。備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術藝文章。汎而言之。盡在漢書耳。亦不皆如張氏所說也。〔補注〕蘇輿曰。班書多存古字。以視學者。故云正文字。後來史家。移遵斯例。以歐宋修唐書。猶不免有別俗字矣。此所以有字書非是之譏也。述敘傳第七十。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漢書補注

四十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補注者　王先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六六八

九八